全面战争·日式三国

（套装共5册）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版权信息

书名：全面战争·日式三国（套装共5册）
作者：[日]吉川英治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时间：2019-06-01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目录
CONTENTS

三国.1
第一卷 桃园之卷
第一章 黄巾党人
第二章 童谣之兴
第三章 白色芙蓉
第四章 小兵张飞
第五章 桑下人家
第六章 桥畔风谈
第七章 童学草舍
第八章 三雄聚首
第九章 义结金兰
第十章 南征北讨
第十一章 卢植遭囚
第十二章 秋风瑟瑟
第十三章 十常侍之乱
第十四章 鞭打督邮
第十五章 岳南佳人
第十六章 故园探母
第十七章 大乱之兆
第十八章 舞刀飞首
第十九章 流萤彷徨
第二十章 人中吕布
第二十一章 马中赤兔
第二十二章 春园走兽
第二十三章 白面曹操
第二卷 群星之卷

第一章 伪忠狼心
第二章 南风竞吹
第三章 江东之虎
第四章 温酒斩华雄
第五章 大战虎牢关
第六章 洛阳落日赋
第七章 生死一河
第八章 传国玉玺
第九章 白马将军
第十章 溯江而上
第十一章 落石之灾
第十二章 牡丹亭
第十三章 倾国美女
第十四章 痴蝶之镜
第十五章 绝缨之会
第十六章 天飙
第十七章 人灯
第十八章 大权轮转
第十九章 秋雨时节
第二十章 死里逃生
第二十一章 牛与蝗虫
第二十二章 愚兄与贤弟
第二十三章 以毒攻毒
三国.2
第三卷 草莽之卷
第一章 巫女
第二章 绿林宫殿
第三章 改元
第四章 火星与金星
第五章 二虎竞食
第六章 碎杯禁酒
第七章 母亲妻子和朋友
第八章 大江之鱼
第九章 神亭庙
第十章 棋逢对手
第十一章 小霸王
第十二章 日暑

第十三章 名医华佗
第十四章 和平主义者
第十五章 新嫁娘
第十六章 盗马之人
第十七章 胡琴夫人
第十八章 淯水之红
第十九章 陈家父子
第二十章 高大金冠
第二十一章 仲秋风雨天
第二十二章 饥饿与履足
第二十三章 望梅止渴
第二十四章 北客
第二十五章 天下第一嗜食者
第二十六章 黑风白雨
第二十七章 奇计
第四卷 臣道之卷
第一章 攻防变换
第二章 破瓶之叛
第三章 命丧白门楼
第四章 许田之猎
第五章 暗授密诏
第六章 灯花揭秘
第七章 鸡鸣之约
第八章 青梅煮酒论英雄
第九章 雷声惊人
第十章 逃脱凶门
第十一章 袁术之死
第十二章 雾中破敌
第十三章 一纸抵万兵
第十四章 曹字大旗
第十五章 抓阄对阵
第十六章 张飞之计
第十七章 奇舌祢衡
第十八章 击鼓骂曹
第十九章 命丧鹦鹉洲
第二十章 太医吉平
第二十一章 美童之叛

第二十二章 曹操之怒
第二十三章 小儿有恙
第二十四章 刘备投冀州
第二十五章 英雄相惜
第二十六章 降汉不降曹
第二十七章 破衣锦心
第二十八章 白马之野
第二十九章 关羽报恩
第三十章 横渡黄河
第三十一章 灯花占卜
第三十二章 密信暗送
第三十三章 高悬避客牌
三国.3
第五卷 孔明之卷
第一章 关羽千里行
第二章 过五关斩六将
第三章 浪子回头
第四章 古城窟
第五章 兄弟重逢
第六章 仙人于吉
第七章 孙权继位
第八章 霹雳战车
第九章 滚滚黄河
第十章 十面埋伏
第十一章 泥鱼之寓
第十二章 兄弟内乱
第十三章 邯郸之野
第十四章 真人在野
第十五章 辽西辽东
第十六章 食客刘备
第十七章 马跃檀溪
第十八章 弹琴高士
第十九章 吟啸之士
第二十章 指挥之棒
第二十一章 徐庶母子
第二十二章 离鸟哀啼
第二十三章 诸葛一族

第二十四章 卧龙冈
第二十五章 拜访孔明
第二十六章 千丈雪
第二十七章 三顾茅庐
第六卷 赤壁之卷
第一章 孔明出庐
第二章 东吴之变
第三章 丧钟之声
第四章 蜜蜂和世子
第五章 首战告捷
第六章 刘备借荆州
第七章 舍弃新野
第八章 流离失所
第九章 妻儿离散
第十章 青釭宝剑
第十一章 长坂桥
第十二章 孤帆下东吴
第十三章 舌战群儒
第十四章 火中取栗
第十五章 醉计二花
第十六章 一声号令
第十七章 独闯绝地
第十八章 滔天巨浪
第十九章 群英荟萃
第二十章 军中无戏言
第二十一章 草船借箭
第二十二章 呼风杖
第二十三章 一竿翁
第二十四章 将计就计
第二十五章 凤雏出巢
第二十六章 竹冠之友
第二十七章 寒鸦绕树
第二十八章 铁锁之阵
第二十九章 借东风
第三十章 南风北春
三国.4
第七卷 望蜀之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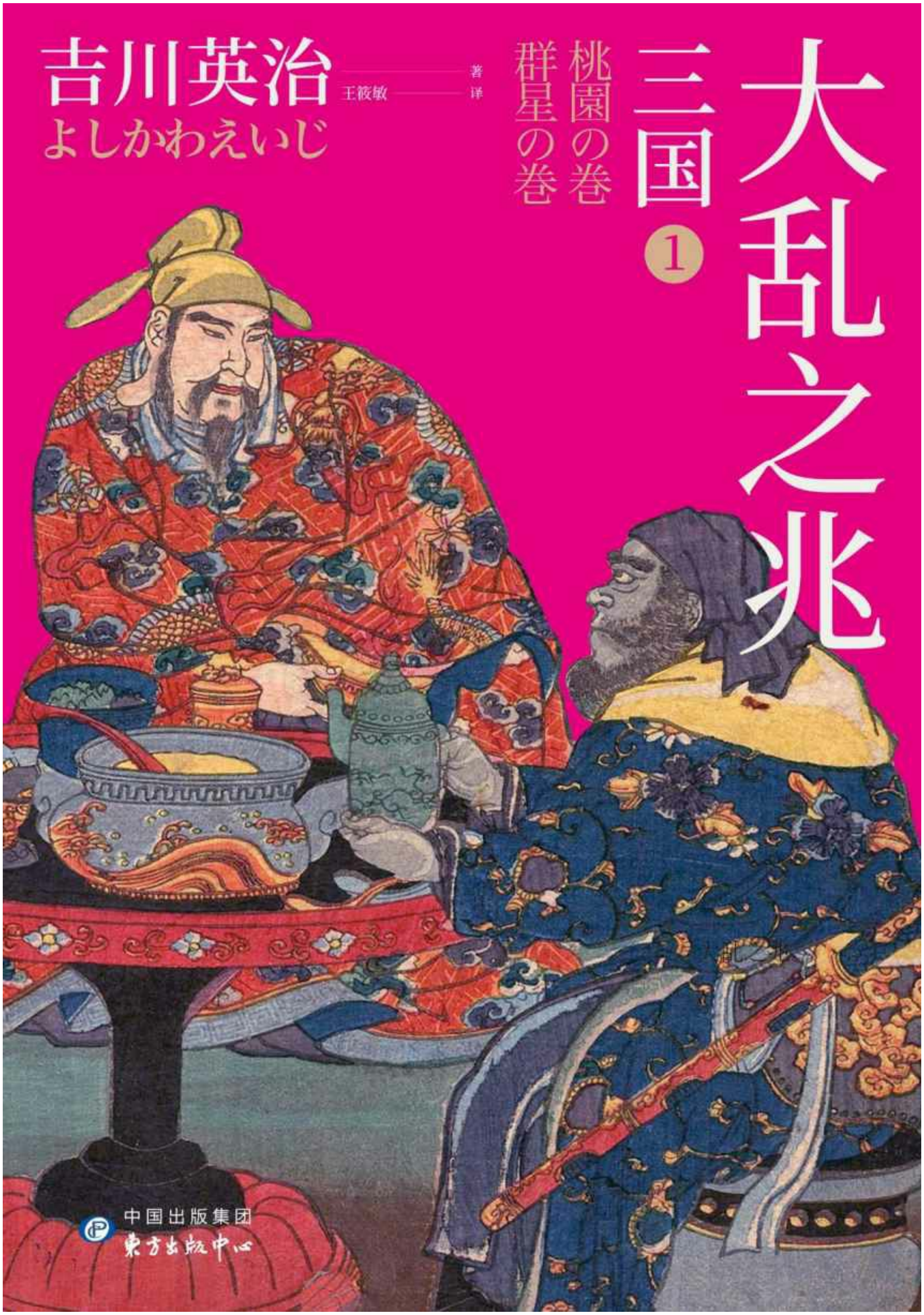
第一章 降曹之船
第二章 赤壁之战
第三章 山谷一声笑
第四章 关羽报恩
第五章 连下三城
第六章 羽扇纶巾
第七章 黄忠之箭
第八章 死刺猬
第九章 柳眉剑簪
第十章 鸳鸯阵
第十一章 风残月
第十二章 蜂腰之剑
第十三章 气死周瑜
第十四章 文武竞春
第十五章 往来荆州
第十六章 凤雏惜别
第十七章 醉县令
第十八章 马腾一族
第十九章 不共戴天
第二十章 渭水之战
第二十一章 水火无情
第二十二章 敌中置敌
第二十三章 兵法之妙
第二十四章 蜀人张松
第二十五章 孟德新书
第二十六章 西川四十一州图
第二十七章 进军
第二十八章 鸿门之宴
第二十九章 一国之宝
第八卷 图南之卷
第一章 焰焰红日
第二章 上策、中策、下策
第三章 酒后失言
第四章 魏延与黄忠
第五章 短发壮士
第六章 落凤坡
第七章 破军之星

第八章 割草之人
第九章 金雁桥
第十章 再战西凉
第十一章 马超与张飞
第十二章 成都陷落
第十三章 临江亭会谈
第十四章 冬叶萧瑟
第十五章 吞并汉中
第十六章 剑、戟、盾
第十七章 张辽来了
第十八章 鹅毛之兵
第十九章 休战
第二十章 柑子与牡丹
第二十一章 藤花之冠
第二十二章 神卜
第二十三章 正月十五夜
第二十四章 御林之火
第二十五章 阵前美酒
第二十六章 败将
第二十七章 老将之功
第二十八章 绝妙好辞
第二十九章 伤折一股
第三十章 常山赵云
第三十一章 智取汉中
第三十二章 鸡肋
第三十三章 汉中之王
第三十四章 烽火连天
第三十五章 抬棺出战
第三十六章 关平
第三十七章 水淹七军
三国.5
第九卷 出师之卷
第一章 刮骨疗伤
第二章 建业大会
第三章 吕蒙与陆逊
第四章 斗笠之罪
第五章 荆州易主

第六章 英雄白头
第七章 关羽走麦城
第八章 蜀山远矣
第九章 马不食草
第十章 国葬关羽
第十一章 成都鸣动
第十二章 千古梨树
第十三章 曹操离世
第十四章 武祖
第十五章 七步成诗
第十六章 斩断情丝
第十七章 改元之年
第十八章 蜀国效仿
第十九章 桃园春残
第二十章 雁儿骚动
第二十一章 吴国外交
第二十二章 一战成名
第二十三章 冬将军
第二十四章 慰灵宏愿
第二十五章 一介书生
第二十六章 白帝城
第二十七章 石兵八阵
第二十八章 魏国讨吴
第二十九章 刘备托孤
第三十章 观鱼生计
第三十一章 吴蜀修好
第三十二章 全力造舰
第三十三章 淮水之战
第三十四章 蜀征南蛮
第三十五章 《平蛮指掌图》
第三十六章 蛮王孟获
第三十七章 过流沙口
第三十八章 二擒孟获
第三十九章 三擒三纵
第四十章 四擒孟获
第四十一章 毒泉之水
第四十二章 蛮女起舞

第四十三章 女中豪杰
第四十四章 木制巨兽
第四十五章 藤甲蛮兵
第四十六章 地雷之战
第四十七章 王风万里
第四十八章 鹿与魏太子
第四十九章 出师表
第十卷 五丈原之卷
第一章 挥师中原
第二章 美丈夫姜维
第三章 祈山之野
第四章 西部第二战场
第五章 司马懿复出
第六章 洛阳之难
第七章 空城之计
第八章 挥泪斩马谡
第九章 断发起誓
第十章 后出师表
第十一章 二出祁山
第十二章 兵粮告急
第十三章 总兵大印
第十四章 司马懿中计
第十五章 血色天地
第十六章 长雨
第十七章 赌局
第十八章 八卦之阵
第十九章 掘灶
第二十章 麦熟之时
第二十一章 北斗七星旗
第二十二章 木门道
第二十三章 有识之士
第二十四章 木牛流马
第二十五章 舌头玄机
第二十六章 种豆
第二十七章 七盏灯
第二十八章 水火相遇
第二十九章 巾帼女衣

第三十章 银河的祈祷
第三十一章 秋风五丈原
第三十二章 死诸葛亮吓走活仲达
第三十三章 松无古今色
番外篇一 诸葛菜
番外篇二 后蜀三十载


大乱之兆
三国
1
桃園の巻
群星の巻
吉川英治 著
王筱敏 译
よしかわえいじ
中国出版集团
東方出版中心

大乱之兆

第一卷
桃园之卷

第一章 黄巾党人

话说此时正是距今一千多年前，东汉末年，建宁元年[(1)]之际。

有一位旅人缓步而来。

只见他腰佩一柄长剑，着装质朴，长衣泛白。但看他生得一副唇红齿白、剑眉星眸的模样，而且两腮丰润，唇边带笑，毫无卑怯之意。他年纪有二十四五岁，正是一派青年不俗的气质。

只见这位青年走了一程，便随意坐在草地上歇息一下，任河岸清爽的微风吹拂他的发丝。

看时节大约正是凉秋农历八月时分，此地是黄河之畔，一处黄土断崖所在。

“喂——”

忽然远远传来一声呼喊。黄河上一叶小渔舟划过。渔夫一边划船一边高声呼喊：“那位后生——你在此处做甚？莫不是在等着渡船？那里可不是渡口，等也等不到船来哟！”

青年微微一笑，颔首答道：“承蒙提醒！”

渔舟顺水而行，渐行渐远，这位青年仍然端坐原地，若有所思地凝

视着浩瀚的滚滚河水。

“哎!哎！那个年轻人！”

从他身后又传来一声呼喊，两个村民模样的人路过。他们一人拎着鸡，一人扛着锹：“我们打从晌午前就看见你在这里，你是不是在等人啊？最近这里有黄巾贼人作乱，你要小心别被官府的人盯上啊！”

青年回首示意：“我知道了，多谢您提醒。”

但他丝毫没有起身离开的意思，仍然出神地凝望着浑浊的河水，似乎要将这千万年来流淌不息的黄河望穿。

——为何黄河之水呈现如此浊黄之色呢？

如果细细观察这黄河之水，便可知道并非河水浑黄，而是水中夹裹着黄土沙砾。这些沙砾随着水波浮沉，河水便呈现出一片浊黄之色。

青年俯首掬起一捧黄土：“哦，果然这土色亦是如此。”

他放眼西眺，遥望着河水来处，陷入沉思。

正是这些黄土沙砾，造就了茫茫中华大地，也浸染了滚滚黄河；正是这些黄土沙砾，自人类历史尚未开始的几万年前而始，从遥远的中亚沙漠随风而来；也正是这些黄土沙砾，堆积成了绵延不久的黄土高原，染黄了滚滚而下的黄河之水。

他不禁喃喃自语：“我的先人也是顺着这河水而来的……”。

青年默默感受着自己体内奔涌的血流，暗暗思忖着这一脉血统是从何而来。在很久以前，大汉民族跋山涉水，随着黄沙滚滚，翻越了亚细亚山脉的崇山峻岭，沿着黄河繁衍生息，在黄土高原上生根发芽。他们驱逐了未开化的苗人，开荒务农，振兴产业，从此奠定了千百年中华文明的根基。

“列祖列宗在上，请佑我刘备，护我苍生，光复大汉，重铸和平！”

青年刘备俯首长拜，对天起誓。

突然，一个尖厉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呔！你是何人？如此形迹可疑！莫不是黄巾贼人的同伙？”

刘备闻言一惊，赶忙回头观瞧。

来人不容分说，上前一把薅住他的衣领：“好小子，说！你是打哪来的？”

刘备定睛一看，原来是两个官差，他们胸前绣着县衙的吏章。如今时局动荡，就连地方小吏也严加戒备。只见其中一人手擎一把铁弓，另一人手执一柄半月枪。

“在下是从涿县来的。”刘备从容地答道。

“涿县？你到底是从涿县哪里来的？”官差继续盘问。

“回这位官差大人，鄙舍在涿县的楼桑村（今河北省，涿州市），在下现在与家母同住一处。”

“哦？你们家是做什么的？”

“家中编制草席，打制草帘，聊以为生。”

“哦哟，原来你还是个手艺人呐。”

“正是！”

薅住刘备领襟的官差正待再细细盘问，陡然撤了手，双目圆睁地死死盯住他腰侧的佩剑：“你休得胡言！你这腰上配的这把剑镶金戴玉的，一个卖草席的怎么有钱买如此好剑？想必是你偷来的！”

刘备的态度谦恭有礼，又落落大方：“您有所不知，这把剑乃是家父遗物，并非盗窃所得。”

官差一时被他的气势所迫，上下打量了一眼，又问道：“话虽如此，你在这个地方一坐就是大半天，究竟想要干什么？昨晚有一伙黄巾贼子洗劫了附近的村子，卷款而逃。你这小子看样子倒算老实，但是我们难免怀疑，自然要细细盘问一番。”

“在下绝非偷盗之徒，今日在此，只是想等候船家。听说洛阳船今日会顺流而下，路过此处。”

“哦？难道你有亲人在那船中？”

“非也。在下只是想等着与船家买些茶叶罢了。”

“买茶叶？”

两位官差面面相觑。以他们的阶品和月俸是买不起茶叶，更是从未尝过茶叶的滋味的。在当时茶叶的价格十分昂贵，只有达官显贵喝得起。平常人家也就只给危重病人时，才能筹资买上一点茶叶治病。他们小心翼翼地问：“哎哟，你买茶叶做甚，莫不是家里有病人啊？”

“并非如此。只因家母嗜爱饮茶，但儿子不孝，因家境拮据不能常常为母亲买茶。在下这两年凭着手艺攒下一点银子，想着这次出门买点茶叶，献于母亲，聊尽孝道。”

刘备的回答滴水不漏。

“嗯，闹了半天原来咱们碰着个大孝子啊！唉，瞧瞧人家的出息，我们家那个混账儿子什么时候能想着给我买点茶叶，孝敬孝敬我呀？真是的！”

两名官差听了刘备一番解释，打消了疑虑。于是摆摆手，边嘟囔边走了。

不知不觉，已是夕阳西下时分，在傍晚绯色晚霞的映衬下，黄河也被染就一片红色。刘备怔怔地望着这片红霞赤水，又陷入了良久沉默。

“哎！黄河来处似乎显露出船旗的模样，莫不是洛阳船到了？”

刘备说着，翻身站起，手搭凉棚，眺望上游。

此时夕阳已渐渐落山，巨大的船影映着红彤彤的晚霞，徐徐靠岸。洛阳船与其他普通船只不同，船桅上无数通红的龙舌旗，随着江风不断飘扬。船身上下油满彩漆，显得绚烂夺目。

“喂——”

刘备挥手高喊，但洛阳船却视若无睹。只见船身慢慢转舵，刷刷落帆，顺着河水的走势停靠在稍远的下游河岸之畔。那里正是一个百十来户人的水村所在。

看来今天等着洛阳船的不止刘备一人。此时，岸上已是挤满熙熙攘攘的人，有赶着骡马招揽生意的掮客；有推着俗称“鸡车”的农民，小推车上堆满了当地产的绒线和棉花；还有吆喝卖干鲜果品、肉蛋食品的小贩……洛阳船靠岸的大日子，水村里也自发形成了一个大集市。

洛阳都城位于黄河上游，目前正是东汉第十一代皇帝灵帝的宫殿所在。当时的京师洛阳繁华无比，天下的奇珍异宝、文化精品都先汇聚于此，再行销各地。

洛阳船每隔几个月就会顺河而下，将琳琅满目的各类商品行销至沿河各地。这个小小的临河村也是其中的一站。

伴着夕阳的余晖，喧闹的集市开场了。刘备沿着河边小路赶来，贸然置身于这川流不息的人潮中，几乎迷失了方向。他隐隐担心茶叶一旦落到二道贩子的手中，价码就会被抬得虚高，自己囊中羞涩，恐怕难以负担得起。

集市开始得快，结束得也快。聚集起的人群似乎一眨眼工夫就散去了。掮客、小贩和农夫们纷纷推着车，挑着扁担，三三两两地消失在暮霭之中。

刘备与一位商人模样的人擦肩而过，他连忙凑上前去问道：“请问您这里有茶叶么？在下很想买些茶叶。”

“哦？你要买茶叶么？”

洛阳商人倨傲地回身打量了一番，说道：“小伙子，我倒是有茶叶，但恐怕没有便宜茶叶能给你。我这儿的茶叶都是按一片一片称重的名贵上等货哟。”

“那也没问题，请您给我称一些就可以了。”

商人并不称茶，仍旧站在原地问他：“小伙子，你喝过茶么？这地方好像很多人只是煮些树叶子充茶水，但那些可不算真正的茶叶啊。”

“您说的正是，我正是想买一些真正的茶叶。”

刘备语气诚恳，神色急切。他完全了解茶叶有多么宝贵，价格有多么昂贵，确实不是这些地方的乡下人能够随意买得起的。

据说茶叶的种子是从遥远的热带国家传来的。到周朝时，茶叶为数稀少，仅为皇室特供。到了汉朝，茶叶的产量也很少，历代皇帝都在后宫花园中种植茶叶，聊以御用。而民间也只有一些达官显贵能获取些茶种，在私有土地上少量种植。

此外，还流传着一个传说，相传神农氏日尝百草，经常误服毒草被伤，当发现茶叶之后，他发现只要一嚼茶叶就可解毒，如获至宝。

无论如何，以刘备这样的身份求购茶叶，实属不易。见他语气迫切，态度真诚，洛阳商人似乎被打动了，接着说：“既然如此，我就卖给你些茶叶也未尝不可。不过小伙子，你带的银两可够啊？”

“银两是够了的。”

刘备忙从怀里掏出皮囊，把里面的银子和散碎黄金倒了出来，毫不犹豫地一股脑放到商人的手中。

“嚯！”

洛阳商人掂了掂手中银两的分量：“没想到你还真有点银两啊。不过啊小伙子，你的这些银子要想买上等的好茶，恐怕也买不了多少啊。”

“能买多少我就买多少。”

“哟，你为什么这么想买茶叶啊？”商人疑惑地问道。

“请您谅我想在家母床前尽孝。家母嗜爱饮茶，就算再贵我也是要买的。”

“小伙子，你们家是做什么的？”

“家中靠编制草席，勉强度日。”

“哦！原来你是个手艺人家啊！恕我直言，你要想攒这么些银子恐怕不容易吧？”

“实不相瞒，这些银两是在下花费两年的时间，省吃俭用攒下的。”

洛阳商人闻言很是感动：“既然你这么说，我倒确实不能拒绝你了。不过就这点银两，不够半两的茶叶钱。你再添点我就卖你了。”

“既然如此，请您收下这个。”刘备拿起佩剑，解下剑穗上的琅玕珠子，递与商人。

商人看了一眼，露出一丝不甚稀罕的神色，但仍对刘备说：“好吧！看在你这一片孝心的分儿上，我就把茶叶卖给你吧。”

说罢转身回到舱内，拿出一个装满茶叶的小锡壶，交与刘备。

此时天色渐晚，黄河也融入一片茫茫夜色之中。西南方的夜空中有星星闪烁，好似妖猫的瞳仁。仔细观瞧，会发现星星的光芒蒙着一层昏暗的红色——妖星如虹，此乃世间大乱的凶兆。如今妖星闪耀，令众人见之无不胆战心惊。

“承蒙割爱，在下谢过！”

青年刘备手捧小锡壶，对渐渐远去的船影拜了一拜。心中浮现出母亲饮茶时的笑脸，不禁心中一暖。

只是这临河村距离他的老家涿县楼桑村路途遥远，尚要花费几天的时间赶百里的路。如今天色已晚，刘备思量着：“就在此处歇息一晚再赶路吧。”

他举头观瞧，只见不远处水村中闪着两三点灯光，于是去村里的小客栈投宿。

刚到夜半时分，刘备房间的门忽然被推开。小客栈的老板慌慌张张地推门进来，把他摇醒。刘备坐起来定睛一看，窗外一片火海，灼人的火焰炙烤着小客栈，不时还传来木头燃烧的噼啪声响。

“店家！怎么失火了？”

“客官，这是招贼啦！黄巾贼来了！今天和洛阳船做生意的买卖人都住在村里，一定是被贼人盯上了！”

“什么？是黄巾贼？”

“客官啊，您是不是今天也跟洛阳船上买了东西了？这些贼人就是冲着这个来的，可能下一个就轮到咱们啦。你快点从后门逃了吧。”

刘备匆忙套上衣衫，把佩剑紧紧握在手中。待他走出后门，才发现四周都已陷入一片火海。牲口哀鸣，妇人哭闹，村民四散，慌不择路。大地被火光照得通明，恍如白昼一般。

火光中闪现无数人影，如同恶鬼出山，挥舞着刀枪剑戟，逢人必砍。尸殍满地，哀号震天，俨然一派地狱般的惨烈光景。

如果是在白天，就能看出这些恶鬼每人头上都裹着一条黄色头巾——黄巾贼之名即如此而来。黄色象征皇天后土，原本是中国最尊贵的颜色，如今却变成老百姓闻之变色的恶魔象征。

“啊！怎么会如此这般？”刘备暗暗愤恨。

“难道这是天意？让我住于此处，睹此惨状，让我在此替天行道，解黎民于水火？这些贼子，实在可恶！”

刘备手持利剑，正待将门一脚踢开，杀将出去，但忽然心头一动，且慢！

我如何能忘，家中尚有老母在上！如若我此番贸然行事，那母亲该如何是好？这黄巾贼子遍布天下，如蝗虫过境，肆虐成灾。单凭我刘备一剑之勇，尚不能以一顶百，难以为民除害。我又怎能拯救天下苍生！如果我此番逞强上阵，与贼人拼个你死我活，倘若就此身亡，那么有谁能去床前为母亲尽孝？即使我以一命拼上百命，又有什么意思？

“我今日在黄河岸边起誓，护我苍生，光复大汉，重铸和平。既然立此重誓，必当忍辱负重，以图大业。”

一念至此，刘备暗下决心，一把拭去眦裂眼角的泪水，又用衣袖捂住口鼻，在滚滚火光烟雾中掉头离去。

刘备在星夜中奋力前行，终于离开了村落，来到了一处山路之上，才停下来稍事休息。他一边擦着额角的汗水，一边回头遥望，心想：“我已逃至此处，应该无碍了。”

被纵火烧毁的临河水村已被远远落在后面，只隐约可见，如同旷野尽头的一点萤火一般。四下空寂，他不禁抬头仰望苍穹，只见一道白虹般的银河跨越天际，横亘于夜空上。与这浩瀚的银河对比，这人世间的巍峨山岳、滚滚黄河，甚至这绵延不绝的中原大地都显得如此渺小，何况人类，更是微不足道。

人啊，是多么渺小！我啊，更是多么渺小！刘备在这苍天大地之中，深深地感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他浑然不觉，仰天长啸：“非也！非也！有人才有宇宙，没有人，宇宙只不过是一片空寂！人比宇宙更加伟大！”

旷野中响起他的回音，风声中似乎传来应答：“然也！然也！”

刘备四顾而视，不见人影，只有夜色中树影丛丛。他仿佛看见树影之后显现一座破旧的孔庙。于是他信步而前，对孔庙深施一礼：“是的，早在七百多年前，孔子生于鲁国（今山东省），起于乱世。其儒家思想流传于世，孔夫子正是人世间名扬千古的圣贤！昔孔子以文励世，我则不妨以武济民。如今天下大乱，黄魔当道，鬼魅作怪，民不聊生。当今之计正乃不宜德化，只宜武平！”

刘备只道四下无人，不禁慷慨激昂，在孔庙前立下豪言壮语。

谁料突然从庙中传来一阵大笑：“哇哈哈哈！”

刘备一惊，刚要起身踢开庙门。霎时之间，只见一名壮汉虎跃而出，一把按住刘备的后颈，大喝一声：“嘿嘿！休想逃走！”

这时，庙里又走出一名彪形大汉，他把孔子木像一脚踢倒，大声咒骂道：“你这个混账东西！这个破木头你倒来拜，哪有什么稀罕的！”

孔子的木像被他一踢，齐颈折断，身首异处，滚落于地上。

刘备暗道不妙，想必是遇到了歹人。

只见这两名彪形大汉，头裹黄巾，身披铠甲，脚踏兽皮靴，腰挂三

尺剑。不用问，想必就是那黄巾贼人，而且其中一人看衣着打扮，身形面相，俨然一个小头目。

“我说大方啊，你看咱们拿这小子怎么处置？”拎着刘备脖领子的那名壮汉回头询问。

踢倒孔子木像的那人回答：“你把他松开吧，我谅他也不敢逃跑！要是这小子胆敢逃跑，咱们就一刀宰了他！”

说完他大摇大摆地坐在庙前的石墩子上。

在黄巾贼的组织里，这所谓大方、小方，指的是小头目的品阶。这个称谓是从方士（术士、祈祷师）而来，在黄巾贼的部将彼此之间都是如此相称。不过被尊奉为大贤良师的总将军张角另有称谓。张角和他的两个胞弟被特别地尊称为天公将军张角、地公将军张宝，以及人公将军张梁。在他们之下设所谓大方、小方的各位武将，领兵作战。

此番坐在刘备面前的大汉就是天公将军张角手下的一名干将，名叫马元义。抓住刘备的是他的手下，名叫甘洪。马元义见手下有些担忧的样子，就喝道：“喂，甘洪！你把那小子给我押过来！”

甘洪立刻一个推搡，揪着刘备的脖领子就把他押到马元义面前。

“好啊你小子！”

马元义上下打量一番，开口说道：“你刚才在庙门口胡言乱语些什么？又是发重誓，又是要动武的。你是当真还是说胡话呢？”

“正是。”

“什么就正是的!休想搪塞我！你刚才说什么黄魔当道，民不聊生，还说要以武济民，以武安天下。你倒说说，到底谁是黄魔？你指的是谁呀？”

“我并没有什么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自言自语说胡话么？”马元义追问道。

“我不过是一个人走山路有些害怕，为了壮胆才信口胡说的罢了。”

“你说的可是实情？”

“确是实情。”

“哦！那你倒说说，这深更半夜的，你一个人走山路是要去哪啊？”

“我要回故乡涿县。”

“哟，那你还要赶上老远的路呢。正好我们等天一亮也要去北边的镇子，被你小子一闹想必也睡不了了。对了！你看我这里行李太多，你正好和我们一道，就给我担着行李吧。我说甘洪啊！”马元义说道。

“在！”

“咱们的行李就交给这小子担着，你就帮我拿着半月枪吧!”

“我们现在即刻上路是么？”

“等咱们翻过山岭，就差不多天亮了。到时候，那路人马也差不多忙完今晚的活儿，自然就会赶上我们了。”

“得令！待末将沿途留下暗号，给来人指路。”

甘洪说罢在庙墙外画下暗号。每走半里路又在路边的树枝上系上杭锦。

大方马元义则稳稳骑在骡子背上，大摇大摆地走在最前面。

第二章 童谣之兴

骡子一路向北而行。

马元义端坐在鞍子上时不时地回首南望，嘴里念叨着：“怎么回事？那路人马怎么这么慢，这么久还没赶上来。”

甘洪扛着半月枪，跟在骡子后面，接话道：“他们是不是路上走岔了？等我们到了冀州就能会合了。”

刘备扛着行李跟在一旁，闻言心中暗想，估计他们在说黄巾贼人同伙的事。他们要等着会合的，应该就是昨晚袭击黄河岸边临河水村的那批贼人吧。我现在不妨假意顺从，然后见机行事，伺机而逃。

于是刘备沉默不语，默默背着贼人的行李，行走在马元义的骡子与甘洪的半月枪之间。就这样三人一走就是四天四夜，翻山越岭，涉水渡河，越过平原。所幸连日无雨，万里无云，一派秋高气爽的景象。浓密的庄稼长得齐人高，三人一骡的身影时不时掩映其中。

“哈欠——”

马元义旅途劳顿，坐在骡子上打了个哈欠，跟在一旁的甘洪也困顿不堪，半梦半醒地挪动前行。

刘备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冲动，他心想：“现在正是逃跑的良机！”

他几次伺机出剑，但每当念至堂前老母，以及未竟的大业，终究还是按捺下来。

“我说，甘洪啊！”马元义忽然出声。

“是！”

“你看！前面好像有座小庙！咱们这下可以吃上一口热乎饭，喝上一口水了。”

“小庙！哪呢？”

甘洪立刻精神了，他伸长脖子探出庄稼的麦穗向前张望。

“太好啦！大方，咱们这下还能喝上点小酒呢。那个和尚庙里肯定藏着酒！”

这几天来日夜跋涉，白天烈日当头，走得口干舌燥的。所以一听到有水，刘备不禁为之一震。

他忍不住也长身而望。只见不远处有一座小山，山前长满茂密的树林，林间有一泓清池，红白莲花点缀其中，开得正艳。这里确是一个好去处。

他们一行三人匆匆走过庙前石桥，来至庙门之前。马元义翻身下了骡子，伸手欲推门时才发现庙门早已破败不堪。一扇门不时嘎嘎作响，另一扇也早已不知去向。就在这破门之上，还贴着一张黄纸，上书一首：

苍天已死，

黄天当立。

岁在甲子，

天下大吉。

——大贤良师张角

甘洪见之大喜，忙招呼马元义：“大方，您快来看！此地也贴着我党的盟符呢。看来这座庙也加入了咱们黄巾一伙了！”

他乐得大喊大叫：“有人吗？快出来啊！”

马元义纳闷：“这么叫了半天，没人出来啊！你再叫叫门！”

甘洪又喊：“喂！我说这庙里有喘气的没？”

他一边大喊一边迈步向庙里走。昏暗的大殿里面空无一物，只有他的声音回响隆隆。忽然他发现在堂后的椅子上，蜷缩着一个形容枯槁的老和尚。只见那老和尚一动不动仰着头，仿佛盯穿了屋顶一样，不知是生是死。

“嘿！你个老秃驴！”

甘洪用半月枪的枪杆去扒拉老和尚。

老和尚这才仿佛苏醒过来一般，抬起混沌的双眼，打量眼前众人。

“你这有吃的吧。我们要在你这吃饱肚子。你快去给我们准备酒菜！”

“没有……”

老和尚脸色蜡白，有气无力地摇了摇头。

“什么没有！你这么大的庙怎么能没点吃的？”马元义上前一步，“你以为我们是谁啊！你睁大眼睛看清楚了！我们头上缠的是黄巾！我可是大贤良师张角的方将马元义！你等着，待我到你庙里搜一搜，要是发现你私藏粮草，我就要了你的脑袋！”

“你搜吧……”老和尚微微地点头。

马元义见状，不由得回头看了看甘洪：“看这老秃驴木呆呆的样子，这儿没准还真没吃的。”

老和尚干瘪见骨的胳膊突然举了起来，宛如枯枝一般指着身后的佛坛和墙壁：“没了！没了！都没了！这庙里连佛像都没了！什么都没了！”

他浑浊的双眼满是怨恨，激愤的声音在大殿中反复回响着——没了，没了，没了。

“什么都没了！所有的东西都被你们的同伙抢走了！就像蝗虫过境一般，全抢没了。”

“总能剩点东西吧，有点吃的就行了。”马元义讪讪地问。

“什么都没了！”

“没有吃的就算了，你去给我们打点水来喝。”

“井里已经被投了毒，没法喝了。喝了就要死人的。”

“谁给投的毒？”

“还不是你们这帮戴黄巾的同伙干的！他们去抢前面的村子，为了把人都赶尽杀绝，在所有的井里都投了毒。”老和尚愤愤地说。

“没有井水也罢，你这里总还有泉水吧。我看庙前不是有个水池么，还开着不少好看的莲花。那个水池里是不是有泉水啊？”

“你说那些莲花？你们觉得很美么？在我眼中，这些红白莲花都是无辜百姓的幽魂啊。每一朵莲花都在诅咒你们，每一朵都在哭泣，每一朵都是仇恨……”

“好你个老秃驴，少在那里胡言乱语！”

“你道我是在胡言乱语么？你们不妨自己去看看水池底下，那里面堆积了上百具的尸体啊！那些被你们的同伙虐杀的老弱妇孺，那些不愿入伙而被吊死的村民百姓，还有那些奋战而死的官吏都堆于池底。那些莲花就长在那数百具腐朽的尸身之上，你还觉得那莲花好看么？”

马元义清清嗓子又说：“那是自然的！凡是反抗大贤良师张角将军的人，都是如此下场！”

老和尚沉默不答。

“废话少说！你这和尚竟说没吃没喝的，那你自己吃的什么？”

“哼，不就是这些。”老和尚随手向地上一指。

只见地上零星散落些嚼过的草根、虫腿和鼠骨之类的东西。马元义恶心地直摆手："真是服了你这老秃驴了。看来我们指不上你给张罗吃喝了。那个刘备、甘洪啊，咱们走吧。"

说完自顾自地走了出去。

直到这时，老和尚才注意到站在贼人身后的刘备。他直勾勾地盯着刘备半晌，仿佛要看穿他的脸。突然，他哇地大叫一声，骇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老和尚那双眼睛深深凹陷在眼眶里面，此刻却瞪得溜圆。他一眨不眨地盯着刘备的脸。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哼了一声，好似回过魂来似的连声大叫："啊！啊！原来是你！"

说罢翻身跪倒在地，叩拜不止，仿佛见到了菩萨显灵。

刘备大惑不解，连忙上前一步，扶起对方问道："老方丈，您行此大礼，究竟为何？"

当老和尚触碰到刘备的双手时，竟激动得老泪纵横，浑身颤动。他低下头来，用额头触碰刘备的手背，含泪说道："年轻人啊！我这么久以来苦苦等待，我要等的人就是你啊！只有你才能驱除鬼魅跳梁，只有你才能扫荡暗世，只有你才能开辟乐土！如今这乱世如麻，生灵涂炭，也只有你才能救百姓于疾苦之中啊！"

"你何出此言。在下只不过是一个卖草席的穷小子，从涿县稀里糊涂地流落于此。老师父，请您起来吧！"

"非也！我看你吉人天相，骨骼清癯，绝非寻常人等。年轻人，你快告诉我，你的祖上如非帝王之族，也是王侯血脉。"

"这怎么可能！"刘备连忙摇头。

"先父和祖父不过是楼桑村的农户罢了。"

"那么再早一辈的先人呢？"

"这个在下就有所不知了。"

“你若不知，不妨一听老衲所言。我来问你，你这佩剑是何人所赠？”

“这柄佩剑么，乃是先父遗物。”

“那么这柄佩剑想必是很早就在你家里保管了，对不对？从剑鞘上的配饰花纹来看，虽已磨损，但这绝非一把常人所佩之剑。剑穗上原本该配有上好的琅玕玉珠，剑带上的皮革也原本配着皇室锦绣。至于剑身，必定是举世无双的宝剑。年轻人，你有没有曾经出剑一试呢？”

刘备闻言心中大惑，一时竟无言以对。

那厢马元义和甘洪原本已经走出庙外，但见刘备迟迟未跟上来，便停住脚步。他们回头见那老和尚拉着刘备滔滔不绝地说话，忍不住高声叫骂：“喂！姓刘的！你跟他啰唆什么！还不赶快过来扛行李！”

老和尚本欲多说，闻言一惊，忽然语顿。刘备趁机放手，连忙走出殿外。

马元义待刘备刚刚跨出庙门，便吩咐甘洪暂时不用解下骡马，他对着刘备一指门外的大树墩，说道：“刘备，你给我坐下。”

说罢自己也大摇大摆地坐在门口石阶之上，对着刘备说道：“我刚才听老和尚说什么来着，说你小子有吉人天相，将来恐怕会当上王侯将相吧。依我说，我看你小子挺有前途，不如跟我干吧。裹上黄巾，做我的手下，你看如何？”

“多谢您的错爱，”刘备佯装老实，“只是我堂上尚有老母待养，承蒙您抬举，在下恐怕难以两全。”

“有老母待养啊，这也不成问题。你只要给她寄些饭钱不就行了。”

“常言道，父母在，不远游。家母生性老实，常为儿子担忧。在下此番出门在外良久，想必母亲日夜思念，身体也会消瘦许多。在下实在于心不忍啊。”

马元义挥挥手，打断刘备的话：“话虽如此，你母亲消瘦也是因为你家贫寒。要是你加入我们黄巾党，就能衣食无忧啦，你母亲也不用再跟着你吃苦。你现在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她不会太担心的。”

马元义一心想将刘备招致麾下，于是坐在庙前石阶上侃侃而谈。他对黄巾党的势力夸夸其谈，想要激起年轻人急功近利之心。

“有些人眼光短浅，会觉得我们在欺压百姓。但是有很多地方的人都赞赏我们，把我们的主将张角奉如神祇一般。”

以此为开场白，马元义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黄巾党的发祥之初。

在距今十几年前，张角还只是个无名之辈，他在巨鹿郡（今河北省）算得上难得的秀才。

有一天，他上山采药，遇到了一个长相奇特、手拄藜杖的老道。道士向他招手道：“贫道已在此恭候多时了。”

张角上前，随老道来至一处白云深处的洞窟之中。老道在洞中赠书三卷，并再三叮嘱：“此书乃是《太平要术》，你须得悉心详读，体味其中奥妙，便可拯救天下苍生，兴道施善。若你痴迷私欲，心生恶念，则定会遭天谴而亡。”

张角手握此书，再三揖拜，上前询问老道尊号。道士答道：“贫道乃南华老仙是也！”

语毕，随即化身为一朵祥云，飘然而去。

张角下得山来，便将此番奇遇告诉乡民。巨鹿郡的乡民生性淳朴，立刻信以为真，皆言张角入山得到仙人指点，暗授真经，现已是仙人附体之身。故尊称张角为救世方师。乡民每逢大事小情，都会向他讨教。

张角从此闭门谢客。他身着道袍，吃斋持戒，并将南华老仙所赠之书随时带在身边，日夜详读，潜心琢磨。有一年，天降大疫，死殍遍野。张角暗暗思想：“正是此时，此乃上天示我出关之日！”

于是张角整理衣冠，素正颜色，推开大门，意欲出关救人。据说，当时他的门前已经聚集五百之众，全部匍匐在地，叩求张角收为弟子。

张角遂令五百弟子奉他之令，携金银赤三色仙丹秘药，布施天下，传颂功德。弟子们深入疫区，广施善行，将金色仙丹赠予男人，银色仙丹赠予女人，赤色仙丹赠予儿童。这三色丹药的药效显著，一众患者服

下，不日痊愈。

如果仍有病人服药后未有痊愈，张角便会亲自上门医治。他在患者家中高颂咒语，要将病魔从家中驱除，同时施以符水。他的这种方法颇见奇效，很多重病者自此可以下床了。

张角从此声名远扬，身患重疾者不远万里前去投医，就连一些患有心病的人也云集而来，欲在张角面前忏悔过错。聚集的人中有贫瘠之人也有富贵之人，有婀娜美女也有堂堂壮汉。他们争先恐后地拜在张角的帐下，哪怕是做些厨房的杂役，或者伺候在身旁也心甘情愿。只要能够被张角收入门下，大家都喜不自胜。

转眼之间，张角的势力已经遍布全国各州。他将弟子严格编制，设三十六方，划分严密的等级和官职。领头的成为军师，或被称为“方士”。颁授为大方者，可号令万人部众，小方则率六七千人。在部众中再设部将、方兵等职位。另外张角的两个胞弟张宝和张梁被尊奉为地公将军和人公将军，手握重权。而张角自己则君临最上，人称“大贤良师张角”。

由于张角本人常常头裹黄巾，这个做法也风靡全军，不知何时起，黄巾成为张角党人的象征符号。这就是黄巾党之由来。

另外，黄巾党的旗帜也皆为黄色大旗，旗上有字：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黄巾党徒中有善音律之人，他们将此宣文配以动听的曲调，令党徒传唱。这简单优美的小曲连儿童也可朗朗上口，一时之间传遍大街小巷，各村各镇，无所不闻。

——大贤良师张角！

——大贤良师张角！

如今这名号连三岁稚子也都知晓。

在民间，每当唱完“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童谣，党众便高呼张角之名。如此声势让人无不以为，那天上乐园即刻便降临人世。

地方官员对黄巾党人的侵扰防不胜防，频频向洛阳王城告急。可目

前汉室朝廷腐败，内争不堪，无力自保，哪里还能有余力派兵镇压。自汉光武帝统一天下，建立东汉以来已近一百五十年之久，朝野内外分崩离析，一触即溃。

汉朝第十代恒帝驾崩之后，由年仅十二三岁的灵帝继位。辅佐众臣欺灵帝年幼，猥琐朝纲，奸人得势，而有真才实学之人却被摒弃在外，放逐山野。

有心之人不禁忧患："这世道究竟会变成什么模样？"正当此忧患满怀之时，各地揭竿而起的黄巾军又将"苍天已死"的童谣传唱天下。这个暗指东汉末世的声音，传唱至皇都洛阳的大街小巷。

此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搅得人心惶惶。

某年，幼年灵帝驾临温德殿，突然狂风大作，一条两丈余长的大青蛇自梁上落下，正好落在灵帝的龙椅之侧。幼帝骇得大喊一声昏倒在地，不省人事。遇此情形，温德殿内一片大乱，禁军急忙执弓拿枪冲进殿来，意图救驾，斩杀青蛇。谁料此时又一阵狂风呼啸，大块冰雹砸得王城地动山摇。那条惊驾的青蛇却在狂风中化为云雾，升腾而去。自此之后，洛阳城中连下三天三夜的倾盆大雨，城中两万户居民被淹，数千栋民房被毁。溺死和受伤的百姓更是不计其数，简直是一场人间浩劫！

此外，红色彗星现世，被世人认为大凶之兆。在无风的白昼刮起一阵黑色旋风，吹走皇宫望楼，亦是凶兆。甚至五原山在一夜之间山崩地裂，将数十个村落埋入地下，更是大凶之兆。

如此凶兆连发，搅得人心动荡，朝野难安。

每当凶兆出现之时，百姓便不自觉地传唱"苍天已死……"的黄巾童谣。在此鼓动之下，各地民众纷纷揭竿而起，加入黄巾一党，其势力日益加强。

这厢思想陈腐，纲纪紊乱，道德腐朽的东汉王朝对此却难以招架。那厢黄巾党以星火燎原之势，不断扩大战果，如今已将青州、幽州、徐州、冀州、邢州、扬州、兖州、豫州等地逐一括入囊中。

各州诸侯、郡县长官及各地官吏全无作为，要么四散而逃，要么投降黄巾。百姓无人顾及，死伤无数。有钱的富豪尚可奉上财宝，乞求活

命；而贫寒的乡民只得在寺庙、民宅上贴着大贤良师的黄符，发誓效忠，才可免于一死。一时之间，民众敬畏黄巾，如同祭奉鬼神一般。

话题再回到当下——

滔滔不绝讲述黄巾发家史的马元义顿了一顿，他仍坐在破庙门前的石阶之上，用下巴一指寺门说道：“刘备啊，我料你必定看见那门上贴的黄符了，读了符上所写的字了吧。就连这个地方也是属于我们黄巾党的势力范围。”

刘备默而不答，从始至终他都一言不发。

马元义又道：“不只是这八州，当今天下都将成为黄巾党的天下。汉室要亡了，要改朝换代了。”

听到这里，刘备才第一次开口问道：“在灭亡汉室之后，良师张角就会自己登基吧？”

“非也！良师张角并非有如此打算。”

“那么，由谁来当下一个皇帝呢？”

“这个嘛……刘备啊，若你肯做我的属下，我自然会讲与你听。”

“嗯，在下会考虑的。”

“你此话当真？”

“家母若允许，在下自然不敢不从。”

“如此甚好。那我就明说了吧。这下一个皇帝由谁来当，那得容我们和匈奴慢慢协商之后才能定夺。”

“什么？凭什么汉朝的皇帝要与匈奴协商？历朝历代匈奴与我为敌，年年犯我边境，秦、赵、燕等国边境年年告急。凭什么中国的皇帝要外族来定？”

“这个嘛，自然是有原因的，”马元义一副理所应当的神情，“黄巾党就算势力再强，本领再大，如果背后没有人撑腰，提供军费和兵器，

自然是不行的。要不我们怎么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搅得汉室天下大乱呢？”

“哦！那么就是说，黄巾党的背后是靠外族匈奴撑腰了？”

“嘿嘿，你现在明白了吧，我们黄巾党是绝对不会失败的。怎么样啊，刘备？你也来加入我们黄巾党吧。只要为党众效力，就能谋个将来出人头地的机会！”

“如您所言，确是一件好事。家母听到想必也会欣喜的。不过请您念我想礼数周全，容我回禀了母亲之后，再正式加入吧……”

刘备一言未尽，马元义却忽然起身。只见他手搭凉棚向远处观瞧，说道：“哎哟！他们来啦！”

第三章 白色芙蓉

不远处，正走来一伙五十人上下的黄巾党人的小队伍。为首有三两个部将，手执铁鞭，跨坐骡背，懒懒散散地闲聊。没过一会儿，他们望见了马元义的身影，匆忙快马加鞭，向破庙赶了过来。

“哎哟！我说李朱范啊！你小子走得可够慢的！”马元义笑呵呵地说道。

名叫李朱范的部将连忙接口道：“我的大方，原来您在这儿呐！”

他和其他同伙一边应着，一边从骡背上跳下来，埋怨道：“大方啊，咱们不是说好了在山上的孔庙会合么。谁知我们一去就扑了空，大伙儿一时没了主意，只好兜着圈子找。这不就来迟了。”

一众汉子擦着满头大汗，七嘴八舌地抱怨，嘻嘻哈哈地打闹，马元义也不觉得受责怪，跟着哈哈大笑。

“说说吧，那天的收成怎么样？各地商人都去等着洛阳船，应该都住在临河村了吧？”

“其实也没什么。我们烧了个临河村，得来的财物都打了包，按例送到咱们仓里去了。”

“也是。近来财主们都学得机灵，把金银财宝藏得没了影儿，咱们搜来搜去也找不到。商人也大多结伴而行，逃也逃得快，让我们越来越不好下手了。咱们以前一出手一个准儿，可现在的日子难过喽！”

“可不是么。那天晚上在临河村，我们还让一个家伙逃跑了，实在可惜！”

“哦？此话怎讲？是不是那人身上藏有重金？”

“那人倒不是身藏金银珠宝，只是听说那天他特地去找洛阳商人买茶叶。我想着咱们盟主张角将军最好饮茶么，我们就打算无论如何也要抢了茶叶来孝敬给他老人家。兄弟们还特地在那小子住的店家前头做了记号，谁知等我们点起火来闯进去却不见他的踪影。真是太失算了！”

李朱范就站在刘备身旁，大声咒骂。刘备闻言大惊，忍不住偷偷伸手入怀，暗自摸了摸装茶叶的小锡罐儿。

马元义鼻子轻哼了一声，回头打量了一下刘备，接着问道：“你说的那个人有多大年纪？”

“人没见着，多大年纪我倒不太清楚。听咱们兄弟说，买茶叶的人是个衣着朴素的青年。听说他颇有一番凛然之气，说不定是个不容小觑的人物呢。”

“你且看看，是不是这个人？”马元义回身指向刘备。

“咦？”李朱范满脸诧异的神情，再听马元义解释详情后，更加觉得奇怪，“没准儿还真是他！那个，丁峰啊！你快过来！”

李朱范抬高声音，挥手叫池畔歇息的部下过来。

那个叫丁峰的闻言立刻跑来。李朱范指着刘备问，那个在黄河边和洛阳商人买茶的青年是不是就是此人。

丁峰定睛一看，立刻毫不犹豫地回答：“没错！就是他！我看得很清楚！”

“这就好办了！”

李朱范斥退了丁峰，和马元义一起上前，扭住了刘备的左膀右臂。

“好小子！原来你还藏着好东西呢！赶快把茶叶给我交出来！”马元义一边反剪刘备的右手，一边威胁。

“如果你胆敢不交出来，老子就要了你的小命！咱们良师张角最爱饮茶，但纵是大贤良师也难以觅到茶叶。你这贱民要茶叶做甚？倒不如

交了我们，献与良师为礼！”

刘备自知难过此关，早已断念。只是一想到千辛万苦所得之茶，难以奉给堂前老母尽孝，刘备真是心如刀割一般。他强忍双臂剧痛，暗自思忖，能否有办法逃脱此劫。未等他说话，李朱范就重重地一脚踹上他的后腰，并大声叫骂：“你少在这儿给我装聋作哑！”

刘备一个趔趄，险些摔倒在地。李朱范又上前一步，一把扯起他的领襟，中气十足地叫骂：“你可要睁大眼睛看清楚了，那边有咱们五十多兄弟呢。大家饿了几天，正等着把你扒皮削肉，拿你当下酒菜呢！你还不赶快乖乖把茶叶交出来！”

刘备被推搡在地，俯倒在两人脚下。他满心不甘，明知交出茶叶就可脱离险境，却不甘心舍弃为母亲尽孝的心意。他挣扎着抬起头来，观察四周寻找机会。却发现先前那个老和尚正躲在庙门之内，朝外面窥探。老和尚使劲给他打手势，催他赶快舍财保命，隐隐说道：“物不足惜，他们想要，便给他们就是！”

刘备立刻顿悟：“正是！那些皆是身外之物，如若在此丧命，才是对母亲的大不孝。”

他虽已暗下决心，但仍迟迟不肯舍弃怀中的茶叶锡罐儿。他先解下腰中佩剑，对二人哀求：“此乃家父遗物，在下将此物爱之如命。今日愿将此剑奉上，恳请二位准我将茶叶留下。”

马元义立刻上前，一把夺过剑来，乐道：“甚好甚好！我早就看上这把剑啦。那这剑我便收下了！至于茶叶不茶叶的，我就不管啦！”

李朱范被抢了先机，颇为恼怒。他大声责问刘备为何只将佩剑交予他人，不将茶叶给自己。形势危急，刘备被逼迫之下，万般无奈，只得掏出怀中深藏的茶叶锡罐儿。李朱范如获至宝，双手捧着小锡罐儿，大声叫嚷：“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洛阳茶叶！待我献给良师，定会受到张角将军的赞赏。”

这一队黄巾贼人原本准备立刻启程，但这时闻得探子来报，说前方十里开外有一小河，河边驻扎五百官兵，似乎在搜索这一路黄巾党人。因此临时改变计划，就地扎营，度过此夜。于是五十名贼人以破庙的大殿为营，纷纷解衣休息，还拿出自带的干粮埋火造饭。

夕阳西下，炊烟袅袅，在众人一片忙碌之中，刘备瞅了个机会，就趁乱逃了出去。

“呔！你小子往哪跑？”

谁料刘备刚一出门，就立刻被放哨的黄巾发现，给马元义和李朱范捆了过去。

此刻，刘备被五花大绑，捆在斋堂立柱上。

这间斋堂是个石室，地上铺着硬砖。环顾四周，除了粗大的圆柱外四面空空，屋里仅有一扇小窗。

“好你个姓刘的！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想跑！我看你不会是官府的探子吧！是不是？一看你准是县里的密探！你是不是听说十里开外有官军扎营，想跑过去给他们通风报信不成？”

马元义和李朱范气急败坏，轮番拷问。

“难怪我们瞧你面相不像寻常人，我看你若不是县军派来的探子，就是洛阳派来的密探！你以为你能瞒得过我们兄弟么？你赶快给我从实招来，免得再受皮肉之苦啊！”

两人联手对刘备拳打脚踢。

刘备却一言不发，似乎已看破生死，听天由命了。

“看样子，我们不动点真格的，你是不会开口了！”李朱范无计可施，只得向马元义建议道，“我本打算明天一早便动身，前往张角良师的大本营，献茶请安。不如我们把这家伙押回大营交给本部军法处理，说不定还可论功行赏呢。你道如何？”

马元义颔首应允。

夜阑人静时分，斋堂门扉紧闭。刘备努力抬头，从唯一的高高窗口，可以望见今夜的银河依旧澄净，秋夜凉爽。可怜我刘备今夜被困于此，终究难以逃脱。

这时，不知何处传来阵阵马蹄声响。刘备心头一动，以为是县兵至

此剿匪。但再细听，不过是三两名返营的贼兵而已。四下又恢复了一片寂静，毫无人声。

“想我刘备，本只想买些茶叶献于母亲，以尽孝道。谁曾想被贼人所害，竟然落得如此地步。我死不足惜，但家中老母无人照料，徒增悲伤。若我这不孝之身横尸荒野，却又怎生是好？可悲可恼啊！”

刘备仰望窗外星空，嗟叹不已。只怪自己想买茶奉母，总痴想些与身份不符的奢望，才落得如此下场。

他暗自思量，与其被拉入贼窝受尽欺凌而死，倒不如自绝于此！想到这里，他四下环顾，如今他身上无剑，看来只能以头撞柱而死，或是咬舌自尽而亡。想来这自行了断的方法也难求痛快，只能在这浩瀚星空下，慢慢煎熬而终吧。

刘备正暗自苦恼，闷闷不乐之时，忽然眼前景物一晃。只见有一条绳索从高高的窗口之下，垂了下来，犹如神遣。

“咦？是何人相助？”

刘备抬眼观望，却不见人影，只有面前垂下的绳索，和一方窄窄的星空。他试图站起来，使劲扭动身体，却难以从五花大绑的捆缚中脱身。急得他满头大汗。

听得窗外有衣衫瑟瑟作响之声，刘备料的是有人相救，正在高墙外等候。忽见眼前绳索也颤颤地抖动起来，刘备这才发现，原来在绳索末端绑着一把匕首，吧嗒吧嗒地敲打在地砖上，如白鱼翻跳。

刘备心中大喜。他连忙用脚尖将匕首拨弄过来，再扭动身体，好不容易把匕首握在手中。他立刻割断捆绑的绳索，来至窗下。

墙外营救之人不便说话，只是不断地摇晃绳索，仿佛在说“快点！快点啊”！

刘备二话不说，双手握绳，踏石墙而上。当他终于手扶窗框，能向外张望时，忍不住“噢”了一声。原来临危搭救之人正是白天那位骨瘦如柴的老和尚。他那枯槁的身影在月色之下，被拉出一个细长的身影。

“快点跑吧！”

老和尚在窗下向他举手示意。刘备立刻跳到地上，随老僧一起向外跑去。他们二人一言不发，跑至寺外一处小树林。只见林间有一条小路，在夜色下显得分外清晰。

“老师父，老师父！请问我们要逃往何处？”

“请你在此稍候片刻。”

“哦？我们要等什么？”

“你先到那座塔那边去！”

老和尚一边快步走着，一边用手指点前方。只见树林深处果然耸立着一座古塔，塔尖略高于树梢。老和尚急急上前，推开塔门，他的身影立刻隐于其中。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刘备见四下寂静，不禁心头惴惴不安。他生怕有贼人追来，不断四下张望。

“年轻人！你来这里！”

不过多时，老和尚倏地从塔中出来，身后还跟着一个身影。

“嚯！”

刘备不禁睁大了双眼，只见随老和尚从塔中走出来的，竟是一匹通体雪白的骏马。

好家伙！只见这匹白马的毛色油亮，身上的马鞍尤其华贵。但更令人吃惊的是，紧随马后出现的竟是一位绝色美人。她步履婀娜，身姿楚楚，看似不食人间烟火。这位佳人更是生得美貌无比，眼波流转间，如愁似怨，自是一派风流韵味。或许是夜色迷蒙，在刘备眼中，这座古塔中的白马和美女现身，竟如同天女下凡一般。

老和尚将马的缰绳交到刘备手中，吩咐道：“年轻人，如果你念在我救你一命，有恩于你的情分上，就请答应我，带上这个姑娘一起逃走

吧。以此向北十里开外驻有官兵的营寨，你把她送到那里就行了。只需快马加鞭，很快就可抵达。”

刘备本该对此请求毫不犹豫地应允下来，可他一时之间却有些恍惚。倒不是因为这个要求太过分，只因这位佳人十分动人。见他有一丝迟疑，老和尚会错了意。

“是啊，你怕是在顾虑这位姑娘的来历不明吧。请不必担心，她是此地县城里城主的女儿。只因黄巾贼人来袭，县城被烧毁，父亲被贼人所害，家人失联。这位姑娘流离失所，投奔到我这破庙中，我才将她藏于此古塔之处的。”

老和尚说着说着，忽然抬头望向塔尖树梢之处。在秋风吹拂过的树林之外，竟隐隐传来一阵人马嘈杂之声。

刘备正待回头观望，老和尚一把拽住他的衣袖：“且慢！此时还是不动为妙。咱们暂时静静地躲在此处，反倒安全些。”

虽然情势危急，但老和尚不为所动，继续说了下去。原来这位佳人姓鸿，名芙蓉。今夜在北方十里外河畔驻扎的官军，可能就是城主之前四散的残兵，集结起来追剿黄巾贼人的。

“年轻人啊，只要你把芙蓉送至营寨，那些官兵自会保护她的。你们二人赶紧共乘一骑，抄近道逃吧。”老和尚边说，边口诵佛号。

听闻此言，刘备也壮了胆量，应允下来。

“老师父，可是您该如何是好？”

“至于我么……”老和尚轻叹。

“是啊！老师父，若是让贼人发现是你放走我的，他们定不会轻饶于你啊！”

“这个么，你就不必多虑了。即使我今日躲得过贼人，又能多活几日？其实这十几天来，我每日以鼠骨草根度日，生不如死。只不过一心想苟延残喘，救得鸿家小姐逃得生天。如今我将她交付于你，已是完成了使命，对人间再无半点留恋了。”

言必，老和尚转身进入塔门，身影如风。

芙蓉姑娘见此状不禁惊呼一声，赶忙跟上，哪知塔门却从里面反锁。任她反复捶打却纹丝不动。

“老方丈！老方丈！求您开门啊！”

芙蓉潸然泪下，痛哭着摇晃着塔门。自她与家人离散之后，全凭老和尚照料才能活到今日。芙蓉敬他如敬自己的父亲一样。

这时，从古塔高处传来了老和尚的声音：“年轻人，你来看！看我手指的方向！在那树林的西北方向，有北斗七星在闪耀。你们可以向北斗星所指的北方而行。至于南面、东面、莲花池畔、寺庙附近，还有其他的道路上都有贼兵拦路。你们只能向西北方向逃走。现在就快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明白了！”

刘备应着，抬头望去，只见老和尚的身影伫立在古塔顶端的石栏边，手指坚定地指向西北方向。他立刻转身对芙蓉姑娘说：“小姐，请你快些上马！现在没有哭泣的时间了！”

刘备扶着姑娘的纤腰，助她坐上马鞍。芙蓉姑娘身轻如燕，身上散发着柔和高贵的气质。她将双手搭在刘备的肩上上马，飘扬的发梢不经意地触到他的面颊。年纪方少的刘备并非草木，他只觉心头一动，热血沸腾。但这所有的念头都只限于扶姑娘上马的一瞬间而已。他口称一声：“在下失礼。”

翻身上马，坐在芙蓉姑娘后面。他单手持缰绳，另一只手护住姑娘，拨转马头朝西北的方向，疾驰而去。

老和尚在塔顶目睹着这一切，似乎心愿已了，纵情喊道：“看吧！看吧！凶云没，明星出。白马翔，黄巾灭。用不了几个年头啦！年轻人！快去吧！自己多保重啊！”

说罢，他咬断舌根，纵身一跃，坠落百尺塔下，摔得粉身碎骨。

第四章 小兵张飞

一骑白马在树林间的小路上疾驰而去。在秋风的吹拂下，林间树叶如箭矢一般掠过鞍上刘备和芙蓉姑娘的身影。

不过多时，两人便来至一处旷野。但仍有箭矢从两人身旁掠过，这就不是树叶了，而是来自于敌人铁弓的夺命箭头。

“呔！你们哪里跑？”

“兄弟们，你看那马上怎么还有个女的？”

“难道那逃走的不是刘备？”

“不对！肯定是刘备！”

“嘿嘿，管他是谁呢，都别想跑了！那个女的也跑不了！”

只听身后纷纷扰扰传来黄巾的呼喝之声。原来刘备二人跑出树林之时，就被一队黄巾军发现行踪，发出野兽般的怪叫声，向二人的身影扑了上来！

刘备边在马上奔驰，边回头张望，心说糟糕！一直俯在马鞍上的芙蓉姑娘，也吓得魂飞魄散，只会发出颤抖的悲鸣哭声。

刘备心里明白，这次可能难逃生天了，但仍对姑娘好言相劝，他柔声道：“没关系的！没关系的！你一定要抓紧马鬃和我的腰带，千万小心别落马受伤。”

然后奋力挥鞭，催马前行。

芙蓉姑娘却不答话，她紧咬下唇，筋疲力尽地将脸埋在马鬃里。她苍白的面孔简直如一朵雪白的芙蓉花一般，凄美绝艳。

“只要我们能跑到河畔，到了官兵驻扎的营帐，我们就能得救了！”

刘备用随手折的树枝为马鞭，奋力抽打白马奔驰。树枝已经被抽得外皮剥落，露出了里面雪白的木质实心。

他们奋力穿过了起伏的山坡，忽然远处出现一条白练般的河流。刘备心中大喜，连忙快马加鞭赶至河畔。谁知河畔之上，一片寂静，毫无人影。昨夜驻扎在此的官军可能是惧怕贼兵人多势众，早已撤退得不知去向了。

“你们快给我停下！”

刘备的前后左右被几名骑着骡子的壮汉团团围住，看样子他们应该是黄巾里的小头目。

那些没有骡子的小兵脚力有限，一时追赶不上刘备胯下的骏马。但是以李朱范为首的小方，仗着有坐骑立刻围捕了上来。他们怒喝道：“站住！”

“再跑我们就放箭啦！”

正在这时，不知从哪里射出来一支铁箭，正扎在白马的颈部。马儿中箭吃痛，昂起前蹄，一声悲鸣就轰然倒地。刘备和芙蓉姑娘也随之滚落一旁。

芙蓉姑娘这么一摔，便昏了过去，纤细的身体倒在地上一动不动。而刘备却蓦然起身，对着来人，大喝一声：“你们干什么！”

在此之前，刘备并不知道自己的声音如此洪亮。这一声大吼，力发丹田，声传百里，令百兽俯首。

来人也不由得一愣，他们被刘备的气势所慑，都不敢动弹。连胯下的骡马也被吼声喝住，止步不前。

可这短暂的平静瞬间就被打破。

“你瞎嚷嚷什么！”

“你小子活腻歪了！”

黄巾兵纷纷跳下骡马，手持利刃，挥舞刀剑，如同猛虎野兽一般向刘备扑来。

前有埋伏，后有追兵。刘备陷入一盘死局之中。

自从黄河岸边到此地，刘备不知有多少次徘徊在鬼门关前。他面临了种种考验，经过千难万险，如今再次陷入险境之中。

“我命休矣！”

刘备早已视死如归，眼看敌人包围而上难以逃脱，他誓要同贼兵决一死战。只可惜他如今手无寸铁。那柄亡父遗剑自刘备幼年起便从不离身，但却在不久前被部将马元义强行夺去。

刘备思忖道，我决不能白白送死！他猫腰捡起一块大石，猛地砸向近来的贼兵脸上。这个贼兵原本没有提防，一个躲闪不及被石头正中鼻梁，他怪叫连连，捂住脸倒下。

刘备乘机夺过贼兵的长剑，大声喝道：“你们这些为非作歹的贼人！我刘备如今是饶你们不得！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涿县刘备刘玄德的武功！”说罢他挥舞长剑，以死相拼。

小方李朱范忍不住嘲笑起来：“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乡巴佬！”

说罢提起半月枪来战。

刘备本非习武之人。虽然他在老家楼桑村里学过一点武功，但水平有限。他一向认为自己的当务之急是多编制些草席，赚得银两来孝顺母亲，而并非习武打仗。如今刘备背水一战，与几个贼兵纠缠在一起，还能抵挡一会儿。但没过多久，刘备手上的兵器就被打落一旁，一个趔趄摔倒在地。李朱范上前一脚将他踩住，把长剑抵在他的胸口之上。

在此危急险要的关头，只听远处旷野之上，传来了阵阵呼喊之声。

“喂！刀下留人！”

声音由远及近，犹如野人的嚎叫一般刺耳。贼人们也不禁住了手，回头观望。

只见有一个人影飞奔而来，他边跑边挥舞双手，高声呼喝，来势汹汹。待那人跑近时，大家才发现，原来那是一名身高丈七的巨汉。

“哟！那不就是张飞么？”

“可不是，那就是最近刚入伙的小兵张飞啊！”

贼兵们一见来人都有些莫名其妙，不禁面面相觑。跑来之人正是他们自己黄巾之中的一员小兵，名叫张飞。张飞原本和那些徒步的兵卒一道追赶，只是其他人不胜辛苦，纷纷掉队。而张飞仅凭脚力就追上了骡马的脚程，真是让人有些出乎意料。

这厢李朱范正将刘备压在膝下，右手掌剑抵住他的胸口。他转过头来问道：“张飞，你要干什么啊？”

张飞跑至身前，答道：“小方！这人不能杀！您把他交给我吧！”

“什么？是谁命你这么做的？”

“这个啊，是俺张飞下的命令！”

“混账东西！你不就是张飞么，你一个小兵如此胆大包天！”

话还没说完，李朱范的身子就已经被抡起两丈高，飞了起来。

张飞走到跟前，抓着李朱范的脖领子，二话不说就给他抡到半空中。

“好小子！你要造反啊！”

众兵将见势不妙，把刘备扔到一边，围上了张飞。

“喂！张飞！你干吗呢？你干吗自己人打自己人啊？捣什么乱？”

“你小子别胡闹了，小心我们饶不了你啊！”

“大家赶快把他拿下，军法从事！大家快上啊！”

黄巾党七嘴八舌地叫嚷着，而张飞却突然纵声大笑起来：“哈哈哈！叫吧叫吧！你们这些只会乱叫的野狗，有胆子就来试试吧！”

“什么！你敢骂我们是野狗！”

“我就骂了！怎么样吧！你们几个哪有个人样儿！”

“哼哼，你不过就是个新来的小兵！”

众人叫嚣着，持枪扑了上来。只见张飞用蒲扇般的巨手，一巴掌呼在对方脸上，同时一把夺过对方的长枪，照着他踉踉跄跄的背影抡了上去。只听咔吧一声，枪柄顿时断成两节，挨打的贼人更是腰骨粉碎，哇的一声惨叫，倒在一旁。

这一切都发生在转瞬之间，黄巾众人都有些惶惶，不知所措。他们原本轻视张飞只是一员小兵，只当他是个鲁莽大汉，没想到今日目睹他大发神力。一时之间，大家都难以相信，原来这是他的真正实力。

张飞挺起那石壁一样的胸膛，蔑视道：“你们还要上么？我告诉你们，今日要想活命，就乖乖滚回去。告诉你们主子，鸿家小姐和刘备是我张飞救走的。我本是鸿家旧将，与家主失散之时诈降于黄巾的。”

“什么？原来你是鸿家旧将！”

“正是！现在你们知道我是谁了吧。我乃鸿家部将，任县城南门卫少督，名张飞，字翼德。此前在我外出公干之时，县城被你们这伙儿黄巾党人烧毁。主公遇刺，百姓被害，家园毁于一旦。此仇此恨必报！我张飞誓与黄巾贼不共戴天。我佯装败兵混入你们贼窝，只为寻机报仇。你们这帮小贼听好了！回去好好禀报你们的大方马元义，还有贼首张角！我张翼德迟早有一天会找到他们报仇雪恨的！”

张飞声如炸雷，豹头圆眼，怒视贼兵，吓得这伙儿黄巾党人魂飞魄散。但他们仗着人多势众还一时没有撤逃，反而声色俱厉地叫嚣着：“嘿嘿，好你个鸿家的散兵败将，我们绝不能留你这条活命！”说罢，挥舞着刀剑想捉拿张飞。

只见这猛张飞毫不在意。他连腰剑也不拔，赤手空拳地将欺近身旁

的士兵来一个抓一个，都随手抛出去，摔得一众士兵头破血流，动弹不得。不多时，满地躺满了伤军败将，血流成河，惨不忍睹。

刘备站在张飞身后，看到他与敌人拼杀的场景，只觉得他是一位燕飞龙翔、踢云啸风的人物。不禁心中暗赞：“好一个英雄真豪杰！”

剩下几个轻伤侥幸不死的贼人匆忙跳上骡马，落败而逃。张飞哧之一笑，并不追赶。他毫不在意地拍拍手转过身来，对刘备说道：“这位公子，让你受惊啦。”

张飞伸手从腰中的两柄佩剑中解下其中的一柄，又从怀里掏出一个熟悉的小锡罐递与刘备手上，说道：“这些都是你被贼人抢走的东西吧，请收好了。”

“不错！正是在下的东西。”

刘备的宝物失而复得，不禁大喜过望。他再三向张飞道谢，说道：“承蒙英雄搭救，又将宝物送还，在下心中不胜感激。适才听闻英雄的名讳，在下一定铭记在心，永志不忘。”

张飞摇了摇头，说道：“哪里，哪里！所谓德不孤，必有邻。公子将鸿家小姐舍命相救，我不过是报答了公子的恩情。刚才听到贼人的哨兵通报，有人从林中古塔乘快马逃跑了，黄巾贼人一片大乱。我就趁乱从马元义和李朱范的歇息之处夺回了公子的两样宝物，然后随着追捕兵卒赶来此地。想来上天也为公子的孝心所感，才让你遇难成祥，物归原主。”

张飞态度谦逊，毫不夸耀自己的骁勇，刘备闻言大为感动。他将刚刚归还的宝剑双手奉上，交予张飞，说道：“恩公，救命之恩，无以为报，请收下在下这区区谢礼。这锡罐中的茶叶是奉与母亲的，不能献给恩公。宝剑配英雄，这柄宝剑只有拿在您这样侠肝义胆的英雄手里，才是正途。”

张飞接过剑来瞪大双眼，深感意外：“当真？你要把这柄宝剑赠我？”

“区区谢礼，聊表心意，请英雄务必收下。”

“果然当真？老实说我也是练武之人，一看之下就知道此宝剑乃是稀世名剑，很是稀罕。但是我也听说了公子的来历，这个可使不得，我是万万不敢收下啊。”

“不不不！英雄的救命之恩，刘备无以为报。既然恩公了解这把宝剑的真正价值，那更是慧眼识珠。请务必笑纳，在下也就心满意足了。”

“如此说来，我就愧领了。”

张飞迫不及待地解下自己腰中佩剑，扔在一边，立刻将那把梦寐以求的宝剑系在腰际，喜形于色。他对刘备说道：“这帮贼人一定是搬救兵去了，他们肯定会立刻杀回来。我这厢拥立鸿家小姐，召集旧部将使，共谋重振鸿家之事。请公子也速速启程，赶快回到老家去吧。”

刘备闻言颔首：“英雄所言极是。”

他将芙蓉姑娘扶起，托付给张飞照应，自己则挑了匹黄巾党人扔下的骡马，翻身上马。

“此去涿县，路途遥远。请公子带上这把剑防身吧。”

张飞将自己原先的佩剑为刘备系上，然后抱起芙蓉姑娘上了白马，与刘备依依惜别。

“有朝一日，必再相逢。公子，请多保重！”

“好！后会有期！祝恩公武运昌盛，重振鸿家！”

“多谢！”

“再会！”

刘备单人一骑，张飞抱着芙蓉姑娘共乘白马。两人就此别过，各奔东西。

第五章 桑下人家

涿县的楼桑村虽然是个仅有二三百户人家的小驿站，但是每逢春秋之际，南来北往的商旅都在此处的客栈打尖歇脚。村里既有卖酒的旗亭，也有卖唱的歌女，小商贩云集，倒也十分热闹。

此地乃是太守刘焉所辖之所，由校尉邹靖设衙代管。由于最近几年来常常受到黄巾贼的骚扰，楼桑村每到傍晚时分，天未擦黑就会早早关闭城门。无论是往来商旅还是当地居民，都一律宵禁，不得随意走动。

城门关闭时，望楼上的衙役会击鼓六声作为信号，所以居民也称这城门为六鼓门。这天傍晚，当霞光万丈的夕阳映照在铁门之上时，望楼的鼓声准时响起，一声、两声、三声、四声……

“请等一等，等一等哟——”

远处一人一骑正策马奔来。要是他赶不上时辰，被关在城门之外的话，可就要露宿一夜了。于是此人挥鞭扬手，大声呼喝。

刚巧在最后一声鼓响之时，此人也策马来至城门以外。他翻身下马，拱手说道：“有劳各位差人老爷，请容我入城吧！”

当差的衙役注目观瞧，认清了来人的面目：“哎哟，你不是刘备么！”

刘备正是这楼桑村人，小地方人来人往，彼此都是认得的。

“正是在下。我此番出行，刚刚归来。”

“好说好说，也不用什么劳什子的搜身检查了。就凭你这张熟脸就

能当通行证。我说刘备啊，你这次到底去哪了？我可有日子没看见你回家了。”

“正是。在下正是如常去做些贩卖生意。只是如今黄匪横行，哪里都不太平。生意也着实难做啊！”

“可不是么！我看这城门楼子里往来的商人都少啦！得嘞，不跟你聊了。你快点回家吧。”

“多谢差役老爷！”刘备拱手后翻身上马。

衙役又说道：“对了刘备！你的母亲每天这个时候都来城门口打探消息，问你回来了没有？我儿刘备可否归来？不过我有好些日子没看见你家老太太了。莫非是思儿心切生病了？你赶快回家看望母亲吧。”

“什么？我外出期间，莫非母亲病倒了不成？”

刘备不禁一阵胸口发闷，匆忙策马加鞭，一路飞奔入城。

暮色里许久未见的熟悉街景他也无心观赏，纵马一一略过，转瞬已驶过并不宽敞的街道。喧闹的街市过后，马儿踏上了村庄悠长的小路。

只见路边有潺潺溪水，绿绿稻田。时值秋季，村民们忙于收割粮食。此时正是傍晚时分，农夫们牵着水牛，三三两两地从田中归宅。

“啊！终于到家了！”

刘备坐在马背上手搭凉棚，遥望过去。夕阳的余晖里，可以看见孤零零的一处黑色屋脊，以及华盖如伞的一株大桑树。那里就是刘备生长于斯的故园老家。

“我此番出门，时间良久。母亲必定整日挂念。唉！我原本想要尽孝，却尽了如此不孝之事。母亲啊母亲，孩儿对不住你啊！”

他胯下的马儿仿佛懂得刘备的心思，加快了脚程，旋即来至日夜思念的大桑树下。

这株大桑树究竟经历过几百年的寒暑，连村里的耄耋老人也无从知晓。

但是若要打探那编草鞋制草席的刘备家在何处，村里老少都会说："喏！他家就在那棵桑树下。"因为这棵桑树如此之大，在村中一望便知。

据村里的老人家说："咱们这个楼桑村的名字由来，就是源自这棵大桑树。想当年这棵大桑树枝繁叶茂，华盖如伞，盛夏之时宛如一座绿色的楼台一般。因此咱们村才叫楼桑村呀。"

此等闲话先按下不表。刘备此时已经来至自家院中，他一边将马匹拴好，一边高声招呼："母亲！母亲！我回来了！我是玄德啊，儿子回来了！"

这间房子已经有些年头了，虽然干净宽敞，但里面四壁空旷。中庭原本是刘备编织草鞋和草席的小作坊。但他此番离家，不曾开工，只有任其荒芜。

"咦？这是怎么回事儿？怎么连盏灯都没点？"

刘备又大声招呼老妈子和佣人的名字。仍无人回应。

他奔至母亲的门外，敲打房门，大叫道："母亲！"

原以为母亲一定会立刻迎出来，问着"是我儿回来了么？"但他推开房门，才发现母亲那熟悉的身影并不在房中，不仅如此，原本房间里仅有的衣柜和床铺也不见了。

"咦？这是怎么回事儿？"

刘备心中茫然，心脏扑通扑通乱跳。正当他呆立在门口，胡思乱想之时，却突然听到黑暗的中庭方向传来"咔嗒，咔嗒"的声音。正是他熟悉的织席之声。

"咦？"

他连忙顺着声音走到廊下。只见昏暗的制席作坊的一角，闪耀着一盏昏暗的油灯，灯下坐着的正是他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她正一个人弓着背，在油灯的照耀下编织草席。

老母亲仿佛没有发现儿子的归来。刘备急忙跑过去，大叫着："母

亲！我回来了！”

老母亲乍一看到刘备，仿佛一惊，她踉踉跄跄地站起来问道：“啊！果然是我儿吗？是我儿回来了吗？”

待看清真是刘备站在面前时，老母亲一把将他抱在怀里，仿佛怀抱幼儿一样不敢撒手。她还不及问些什么，就被欣喜糊住双眼。母子两人执手相看泪眼，良久不曾分开。

“儿子听城门口的衙役说母亲好像病了，实在是担心，于是一路打马归来。现在这夜深露凉，母亲怎么还在外面编席子呢？”

“谁说我生病了？哦，那都是城门口的衙役们胡说的。我之前总是去城门口打探你回来了没有。这十几天没去，他们就乱编排。你可不要信啊。”

“那您的身体无碍吧？”

“无碍，无碍，别担心啊孩子！”母亲笑着答道。

“可我看您房中的床铺和衣柜怎么都不见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刘备又问道。

“那些东西都被税官收走了。他们说要讨伐黄匪，军费激增，所以今年税金暴涨。你临行前留给我的那些银两不够交税金的了。”

“我怎么没看见帮忙的老妈子，她去哪里了？”

“官差说怀疑她儿子加入了黄匪一伙儿，就把她给抓走了。”

“那个帮忙的年轻佣人去哪了？”

“他啊，前些日子也被官差拉了壮丁了。”

“啊！母亲啊，儿子让您受苦了！”刘备不禁跪伏在母亲脚边，愧歉难当。

刘备觉得自己未能在母亲面前尽孝，又是自责又是愧疚，泪湿衣襟。刘母看着久别重逢的儿子，又是心疼又是难过。母子两人相拥哭泣

了半晌。

良久后，刘母擦了擦眼泪，拉起刘备说道："儿啊，咱们快别哭了。你也不必过分内疚。如今这世道沦落，也由不得你。为娘现在去煮点粟米粥，咱们娘儿们两个好久没有在一起吃顿团圆饭了不是。你一路奔波，一定乏了吧？为娘这就去烧水，你好好擦洗一番才好！"

说罢，刘母从织机前站起身来。

见到母亲没有责备自己，反而安慰体谅，刘备深受感动，他连忙起身说道："母亲快歇息吧，儿子已经回来了，这些事儿就交给儿子来做。母亲不要再受半点辛劳了。"

"你先擦擦汗，明天再干也不迟。你现在是咱们家的顶梁柱。如今奴仆都不在了，这些厨房里的粗活为娘还是做得的。"

"儿子此番远行，阔别已久，家中发生如此变故，我竟然丝毫不知。让母亲您受苦了。如今儿子已经大了，就容儿子尽孝为您做饭吧。请您进屋去在床上好好歇息一下。"

说着，刘备搀起刘母打算送她入房，可忽然想起床铺早已被税官搬走。偌大的空房之中竟无处歇脚。

非也，岂止是床铺和衣柜，当他擎着烛火去厨房时，发现连做饭的锅灶都被拿走了。原来家里养的四五只鸡和一头牛也都被征走，充当太守的军需和税金。可以说家里稍微值点钱的东西都被搜刮一清了。

"太守的军费已经如此拮据了吗？"

刘备不免担忧自家的生计，更加担忧天下的安危。

"这些皆因官兵所害。如此以往，该如何是好啊？"

"……"

一想到世态炎凉，前景黯淡，刘备的内心也笼罩了一层阴影。

他暂且按捺下纷乱的心神，打开橱柜，想寻找装盛粟米的口袋。却发现不仅先前存下的干粮和肉脯不见了，连吊在房梁上的菜干也都荡然

无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又一次陷入茫然，呆立在屋中久久不语。

这时，他听见被拉进屋里歇息的母亲房中传来一些响动。进去一看，却发现母亲正将一处地板掀开，从底下取出一个罐子，倒出仅剩的一点粟米。

“啊！原来您把粮食藏在这里啊。”

刘母闻声回过头来，有些羞赧地说道：“我提前藏了些粮食在此。若非如此，为娘也难以撑到今天啊。”

“……”刘备默然无语。

如今这世道已经急转直下，这种情形非同小可。普天之下，黎民百姓苟延残喘，饥寒交迫。

不久，刘母就在简陋的饭桌旁招呼道：“我儿啊！快把灯拿来。粟米煮好了。虽然是粗茶淡饭，也算我们母子两人一起吃顿团圆饭吧。怎么样，好吃吗？”

虽然如今家徒四壁，但母子二人久别重逢，共进晚餐，也是其乐融融。

“母亲，儿子这次远行，给您带了极好的礼物。我明天早上呈于您看，保管您会欢喜！”

“给我的礼物？”

“正是！儿子选了母亲最喜欢的礼物。”

“哟，你带了什么东西呀？”

“儿子记得听母亲说过，希望在有生之年再来一次的滋味。就是那个东西喽！”

为了给母亲意外惊喜，刘备特意卖着关子。

刘母能够感到儿子的这点心意，已经乐得眯起眼了。她一本正经地配合儿子，便问道：“是编织的布料吗？”

“不是的。我刚才说了嘛，是可以品尝滋味的东西哦。”

“那么就是好吃的喽？”

“差不多嘛。”

“到底是什么东西呀？我实在猜不到了。儿呀，我会很喜欢那东西吗？”

“那可是一件人们想要都难得弄到的东西。您可能自己都淡忘了吧。几年前，我记得您曾经说过，有生之年希望能再尝一次它的滋味。儿子一直记得母亲的话，想实现母亲的心愿。”

“是吗，你能一直将为娘的话放在心上，实属不易啊。儿啊，究竟是什么东西，请拿出来吧。”

“母亲，就是这个呀！”

刘备从怀里掏出小锡罐，放在桌上，说道：“这就是洛阳的铭茶。是母亲最爱喝的茶叶。明天早上我会早点起来，骑马去四里外的鸡村去。那里有清澈的泉水，我去打上一桶回来。请母亲在后院桃园里铺上草席等我回来吧。”

“……”

刘母难以置信地睁大双眼盯着小锡罐，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良久，才视若珍宝地把小锡罐轻轻捧在手心，欣赏茶壶上贴着的诗笺文字。她叹了一口气，望着儿子的脸，低声问道：“儿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刘备不想让母亲担忧，于是一五一十地就把自己的想法和买茶的经过告诉母亲。最后还补上一句：“虽说这茶叶确实在市面上罕见，但我的确是通过正当手段买来的，请母亲不用担心。”

“哎呀，你这个孩子呀！你真是太孝顺了！”刘母放下茶叶罐，向着儿子刘备合掌致谢。

刘备慌道：“母亲，您怎能这样，儿子承受不起如此大礼。儿子只盼母亲高兴就好。”

母子俩又相拥而泣。刘备见自己万般辛苦得来的茶叶受到母亲喜爱，终于放心了，而刘母也为孩子的孝心感动得老泪纵横。

第二天早上，刘备趁着天色蒙蒙亮就起来，把水桶绑在马背上，前往鸡村去打水。

刘备出门时，刘母其实早就起来了。她煮了些豆荚作早饭，然后到房屋后边。

她绕过大桑树走到屋后。那里有间牛棚原本是养牛的，还有个鸡舍如今也没有一只鸡。原本热闹的后院，如今满目荒芜，杂草丛生。

再往前走百步之处是一片果树林，总共有十来亩的果林里都长满桃树。在这秋日里，落叶纷飞显得有些萧索。但往年一到春暖花开之时，绚烂的桃花煞是好看。缤纷的落花还会把整条蟠桃河染红。当桃子成熟之时，就会被运到集市上卖掉，所得的钱款会均分给村里各户人家。这是村民们一年生计的重要来源。

“哦——”

刘母抬头看到眼前的美景，不禁出声感叹。只见朝阳已从桃园尽头冉冉升起。金色的日轮仿佛要撕破密云，跃出云端。这一派壮观的景象仿佛预示着贵人将于世间现身。看到此情此景，她不禁满怀感动。

“……”

刘母拜俯于地上，对天三拜，似乎是为儿子祈福。然后她起身拿起扫帚，打扫落叶。

园中落叶缤纷。这十亩桃园本是村人共有，平日并无人打扫。她扫了片刻，打扫出一隅空地。

刘母将一面新草席铺在空地上，又搬来一个土炉和茶具。她原本是世家之女，刘家也是正统门第，但这些器具已经有几十年没用过了。

准备就绪后，她在桃园里清扫过的地方坐下，静心等待去鸡村打水的儿子快快回来。

桃园的树梢像一片静谧的湖泊，鸟儿翩然翻飞其中，清脆的鸣叫声

声。太阳渐升，越过云朵，普照大地。紫色的晨雾尚未消散。

“老身我实在是个有福之人呐！”

她觉得此时此刻已经非常满足，真是死而无憾了。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妥。

“我还得守护儿子，直到以后啊！”

这时，她倏地向远处望去，只见刘备打水归来的身影渐行渐近。他骑在马上，鞍上挂着水桶。

“啊！母亲！”

穿过桃园的小径，刘备很快就来到母亲面前，卸下水桶。

“这鸡村的泉水清澈无比，用来煮茶一定不错。”

“我儿累了吧！为娘常常听人说起这鸡村的泉水。只是路途险要，为娘为你一路担心呢。”

“没有的事！这一路上也并不凶险。只是鸡村的清泉旁边有人看守，不能免费汲水，我又付了点钱才打到水的。”

“黄金之水，洛阳之茶，儿子孝心！即使是王侯之母也难有如此福气啊！”

“母亲，您把茶叶放在哪里啦？”

“我自己无法一人独享，就先供放在佛坛上，祭祀祖宗先享了！”

“原来如此。这茶叶若被歹人偷走可不得了。我这就速速去取来。”

刘备一路小跑回了家，不一会儿，就像端着宝贝一样把茶叶罐捧来了。

刘母这厢给土炉生火。刘备跪在前面递过茶叶罐。这时，刘母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她并没有伸手接过茶叶罐，反而不寻常地盯着刘备身上看。

忽见母亲异常的举动，刘备诧异地问道：“怎么啦，母亲？”

刘母神色严厉，与往常迥异地沉声叫道：“刘备你过来！”

“儿子在，怎么了？”

“你身上所佩之剑是谁的？”

“是我的呀！”

“一派胡言！你现在的佩剑与出门时所佩之剑完全不同。你那柄剑是父亲的遗物，那可是祖宗传下来的宝贝！我问你！你把剑弄到哪儿去了？”

“这个……”

“休想搪塞为娘！我千叮咛万嘱咐，此剑一刻也不能离身！你说！把那柄佩剑到底丢到哪里去了？”

“其实，那个……”刘备低下头去。

刘母的面色越来越严峻，看刘备支支吾吾的样子，不放松地追问：“莫非你真的把剑弄丢了？”

刘备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低头说道：“儿子错了！其实，儿子是把那柄佩剑在回来的路上，送予别人了……”

“什么？你把佩剑送人了！”刘备的话音刚落，刘母神色大变，“天哪！”

刘备见状，只得将自己一路的经历一一讲给母亲。他先被一伙黄巾贼抓住，抢走了茶叶罐和佩剑，险境逃生后又被黄巾重围。在那危急时分，被一位名为张飞的英雄出手相救，才得以逃生。他感念恩人情谊，想赠礼为谢。但他当时身上仅剩一把佩剑和茶叶罐，因此才将佩剑赠予张飞。

“当儿子被贼兵抓住之时，还有被张飞解救之时，儿子觉得生死都可以置之度外。唯有这茶叶，我就算拼了性命也要带回来献给母亲。把佩剑送人，是儿子不对。但我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把这贵如生命的茶叶

带回家来。”

“……”

“那把宝剑虽是祖传之物，意义非凡。但是我想，咱们家以编草鞋制草席为生，恩人张飞给我的这把剑也应该够了。”刘备为了安抚母亲惋惜的心情，如是劝慰。

谁知刘母若有所思，忽然恸哭失声：“啊呀！我对不住你的父亲啊，我如今还有何颜面对亡夫！全怪我教子无方啊！”

“母亲！您为什么这样说啊？”刘备实在理解不了母亲的言语，见母亲如此悲痛，战战兢兢地问道。

刘母突然一把抓起眼前的小锡罐儿，又拉起刘备的胳膊，严肃地说：“起来，咱们走！”

“我们去哪儿啊，母亲？您要到哪儿去啊？”

“……”

刘母并不应答，她紧紧拉着刘备的手腕，向桃园尽头快步走去。来到蟠桃河畔，刘母突然扬手把锡罐扔到河水中央。

“啊！这是为何？”

刘备大惊失色，唐突地抓住母亲的手腕。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茶叶罐在河中溅起几朵水花，旋即沉到河底。

“母亲啊！母亲！您到底在为什么生气啊？为什么要把儿子千辛万苦弄来的茶叶扔到河里啊？”

刘备的声音颤抖不止。那沉到河底的，可是他为了尽孝，一路拼了性命才带回来的珍贵茶叶啊！

他甚至怀疑，母亲莫非是高兴过度，得了失心疯了？

“你胡说些什么，少顶嘴！”

刘母用力甩开刘备的手，露出如亡父当年一般严肃的神情。

“……”

刘备看到母亲眉眼严厉，吓得后退了一步。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母亲如此威严。

“你给我坐下！”

“是……”

“为娘明知那是你为让我高兴，而千里迢迢辛辛苦苦带回来的茶叶，我现在把它扔到了河里。你能明白为娘的一番良苦用心吗？”

“我……不明白……母亲，玄德愚钝。儿子哪里做错了惹您生气了，请母亲训斥。”

“不。”刘母使劲摇头，“为娘不是任意训斥你。为娘把你养大，你却把传家宝剑给了别人。作为母亲，我对不住列祖列宗，对不住你死去的父亲啊！”

“都是孩儿的错。”

“住口！你这么回答就说明你还没明白我为什么训斥你。为娘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你的心气不知何时已经枯萎，你难道已经彻底变成了楼桑村的村民么？我在为你惋惜啊！”

刘母声泪俱下地训斥儿子，她用衣袖拭泪，继续说道：“难道你忘了吗？儿啊！你的父亲和祖父虽然也是编草鞋制草席谋生，一辈子和寻常百姓一样生老病死，但要追溯血缘，你乃是大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嫡系血亲啊！你是位居正统的景帝玄孙。你的身体里流淌的是统一中国的帝王之血。那把宝剑则正如印绶一般。”

“……”

“为娘在你小时候是怎么教你的？自打你襁褓之时起，为娘整日将你抱在怀里，一边哼儿歌一边告诉你咱们刘家列祖列宗的故事。这些应该早已印刻在你的脑海里。如今只是时机未到，未成大事不能擅自行动。一旦时机成熟，你就要为了天下黎民，为了振兴汉室血脉，脱出草

庐，执剑而起啊！”

“儿子明白。”

“儿啊儿啊，如今你把那祖传宝剑赠予别人，难道是打算一辈子都编草席吗？你难道认为这点子茶叶比宝剑更重要吗？？你难道觉得喝了这样不成器的儿子带来的茶叶，为娘会高兴吗？！为娘实在生气，也实在难过得很啊！”

刘母一边泪流满面，一边扯住刘备衣襟，抬起胳膊用力捶他的胸膛，就像孩子小时候不听话，母亲用家法责罚一样。

刘备跪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他任凭母亲一下又一下地捶在他身上，体会到母亲深深的关爱和失望，自己的泪水也忍不住扑簌簌地滚落衣襟。

“孩儿错了！”

过了许久，刘备终于按住母亲的手掌，将已经打红的掌心贴住自己的前额。

“母亲，儿子真的知错了。都是玄德愚昧所致。母亲教诲的是，玄德整日身处百姓之中，过着贫苦日子，渐渐忘却了母亲的教诲，忘记天下苍生。”

“你真的知错了吗？真的有所醒悟了吗？”

“是的。儿子挨了母亲的责打，重新想起幼时母亲的训示，儿子都记得了。请母亲放心，虽然宝剑有失，但玄德的性灵不曾改变！”

听了刘备的话，刘母终于放下手臂，她用早已打得发麻的双手紧紧搂住刘备：“我的儿呀！你终于记得了吗，你是不甘成为寻常百姓的帝王后裔啊！你可千万别忘了，要牢牢将为娘的话记在心里啊！”

“儿子怎敢忘记！我身上流淌的大汉景帝后裔之血也绝不会忘记的！”

“你说得好！儿呀，为娘能听你这么说就放心啦。把你打疼了吧，你可不要怪罪母亲啊！”

“请您不要这样说！您责罚儿子是应该的，如此说话，岂不折煞儿子了！”

“唉！为娘也是气糊涂了，见你忘却了初心，一时气急才打了你的。”

“母亲的责打对儿子是恩是爱！母亲这顿当面棒喝，是儿子真正鼓起勇气的神军之鼓、佛陀之杖！如非今天目睹母亲的雷霆之怒，可能儿子心里已经渐渐忘却了初心，只想着母亲健在，就一辈子做个平民百姓也好。或许这样下去，儿子就真的只能做个乡下的小老百姓，不思进取，终其一生了。”

“如此说来，你为了让为娘能够平安度日，不为你担惊受怕，而勉力过着清贫无事的日子么？听你这么一说，为娘实在是对不住你啊！”

“儿子如今已经痛下决心了！我这次出门期间，目睹了各州各地的种种苦难，黄匪横行，百姓遭殃，生灵涂炭。母亲，儿子感到之所以生于此世，是因蒙受诸帝在天之灵所命。”

听到刘备如此吐露真心，刘母不禁默祷天地，母子两人坦诚地互表了心声。

但这天早上的一切都是仅仅属于刘备母子二人的秘密。从那之后，刘家还如往常一样，每天织机哒哒作响，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刘备请了当地的村民来帮工，整日在院子里忙着打草鞋织席子。等攒多了就拿去市集变卖，换些粮食、布匹和给母亲的药物。

平常日子就这样转瞬即逝。那棵位于老宅东南面五丈多高的大桑树，依旧春天百鸟鸣唱，秋天落叶缤纷。如此时光匆匆，转瞬已经过去三四个春秋。

某个早春的一天。一位年迈的老人来到大桑树下。他牵着一只雪白的山羊，羊背上驮着两只酒罐。他独自一人，默默伫立在树下良久。

不知何时，老人已牵着白羊，踱进刘家的院子里来。

这厢刘备正和母亲一道编织草席。虽说老人是不请自入，但这院子的围墙坍塌，又没有门扉，就算人家误闯进来也并非过分。

“咦？”

刘备母子闻声回头，他们都被那只担着酒罐的山羊所吸引了。这山羊毛色雪白，煞是好看。一时间倒没有留意这位老人。

“你们这活计蛮辛苦的啊！”

老人自来熟地在织机旁坐下，不拘礼节地搭着话。

“老人家，您这是打哪儿来的啊？您这山羊可是真漂亮！”

刘备顺口应着。老人却是不答话，若有所感地摇晃着脑袋，他向刘母问道：“这位是令公子吧？”

“正是。”刘母答道。

“您家可养了一个好儿子啊！我这山羊可不赖，但也不及这个孩子厉害。”

“老人家，您这是要把这羊牵到城里集市上去卖吗？”

“那可使不得！我这只山羊可卖不得！这羊可是我的宝贝儿子啊！老朽今日本是去卖酒的，可是路上遇到歹人，酒都被他们喝光了，只剩如今这酒罐空空。唉嘿嘿！”

“那你这么大老远跑一趟，岂不是要空手而归吗？”

“我这不正要赶路回家，没想到走到这里，看到了一个宝贝啊！”

“什么宝贝？”

“这宝贝就是你们家门口的大桑树！”

“啊？大桑树？”

“我问你们，以前这成千上万的过路人都看到过这棵树吧？有没有人说过什么啊？”

“没有说过什么特别的。”

“哦？是吗？”

“大家倒都说这棵桑树能长这么大，实属难得。一般桑树少有长这么大的。”

“嘿嘿，那我来告诉你们吧！这可是棵难得的灵树啊！能得此树，说明这房子里必有贵人降生。你看那树上千万片树叶都在沙沙作响，他们在说啊，就在不久之后，来年春天，待这桑叶绿绿如盖之时，必有嘉友来访。到时，这房子的主人就会青云直上，宛如蛟龙入云，前途不可估量啊！”

“老人家，莫非您会占卦吗？”

“老朽乃是鲁国李定。终年漂泊，远离故乡。我成天就牵着我这只山羊，四处闲逛，饮酒买醉，人称羊仙是也！”

“羊仙？这么说世间的人都把你当成仙人咯？”

“哈哈！说来讨人嫌啊！不过老朽今天能见此稀罕灵树，又能跟贵人攀谈，着实是高兴啊！我说这位老夫人啊！”

“什么事？”

“我这只山羊就送与你们，以表老朽庆贺之意吧。”

“这怎么使得？”

“令公子可能从未庆祝过自己的生日吧。今年您可一定要好好给他过一次生日。就用这罐子去沽酒，宰了山羊，把羊肉做成羹，用这羊血祭祀神坛，切记切记！”

刘备母子二人起先只当老人家戏言，姑且听听，没想到这羊仙真的放下山羊，飘然而去了。

刘备慌忙追到院外，站在大桑树下四处张望，但老者早已不见踪影。

第六章 桥畔风谈

又一年春天如约而至，蟠桃河水又被缤纷的桃花染红了。

这两岸桃园红霞一片，熏得那弯新月也隐隐飘香。只可惜，这如斯美景中，既没有载着文人骚客的画舟在水中荡漾，也没有策杖而来的雅士踏绿寻春。

“母亲，我今天要去城里走一趟。”

“早去早回啊！”

“好的，我去城里给您带些点心回来。”

刘备说罢，收拾行装，出了门。

前不久，刘备将草鞋和草席已经送货给城里的商家，今天正是去收钱的。

这楼桑村距城里路途不远，不用赶早出门。刘备今日晌午出门，约莫着办完事太阳还没落山，因此没有骑马。

那日羊仙留下的山羊竟依依不舍地跟在刘备身后，也欲出门，遂被刘母唤回家。

一路红尘滚滚，久旱无雨，地面干燥，移步有声。

刘备先依次去众店家收了尾款，顺道在集市上逛逛，想给母亲买些点心。

只见这小城集市鳞次栉比，各个门脸油光锃亮。刘备随手买了些藕糖，可刚走几步又想：“这藕性寒凉，恐对母亲的病不利吧？”他一时驻足，犹豫是否回去更换。

忽闻十字路口人声鼎沸，众人云集。那里原本是贩卖烧鸭面饼之所，刘备只当众人买卖喧闹。但仔细观瞧一看，在攒动的人头上边，高高立着一榜。

“那是什么？”

刘备深感好奇，扒开人缝，向上仰望。只见上书“遍募天下义勇之士”，原来是一个布告。

布告中书：

诸州各地黄巾作乱，年年为害，毒如鬼畜，苍生惨无青田。今欲诛伐鬼贼，特告天下：太守刘焉感子民之磨难而涕泣，欲擂讨贼之天鼓。诚召隐于草庐之君子，潜于山野之义士，共举讨贼之大旗。本府诚招天下英雄，齐聚于府中。

落款是：涿郡校尉邹靖

“这上头写的是啥？”

“好像是官府在招募军队呀。”

“原来是招兵的告示啊。”

“要不咱们也去报名，跟黄巾贼干上一场怎么样？”

“我可不行，又不会杀敌，又没什么能耐。”

“官府招兵不都一样，谁是天生的英雄。人聚多了，不就显得威风嘛。”

“此话有理！”

“这黄匪太可恶！我不会使枪，就算让我割草喂马，只要能出上力就行！招兵算我一个！”

有人自顾自说着头一个离开，众人一呼百应，纷纷大步流星地朝官府赶去。

“……”

刘备仿佛听到了时局的召唤，人心的所向。他手里掂着藕糖，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他一直看着布告，直到人群散尽。

“啊……”

等他回过神儿来，才发现众人散尽。他正欲离开，就在这时，只听杨柳树后忽然有人喊他：“公子，请留步！”

刘备闻声回头，看见有位壮士正坐在杨柳树下，与贩酒的商人说话。

那人仿佛端详他许久了，刘备便转身向他踱了过去。

“公子，你读过布告了吧？”

那人说着，一手擎着酒杯，一手握着剑把，突然起身，朝这边走来。

刘备方才只是从背后看到此人，觉得他的肩膀仿佛比那杨柳树干还宽上几分。待那人站起来一看，真是一个伟岸丈夫，仿佛突然在眼前耸立起的一座大山一般。

“你是在问我吗？”刘备上下打量这位大汉。

“可不就是你，你身边也没别人啊！”

那汉子大嘴一咧，哈哈一笑。看他声音相貌，似乎与刘备同龄。这汉子从嘴角到下巴，留着满脸漆黑油亮的胡子。

“我看过了。”刘备的回答很简练。

“那你是怎么看的？”大汉一针见血地问道，目光锐利，盯着刘备。

“这个嘛……”

“这还用想啊？你不是盯着布告看了好久了吗？”

“这里并非讲话之所。”

“你倒是有趣！”

大汉回身把酒钱和杯子递给酒贩，然后大步走到刘备身边，模仿刘备刚才的口气说道：“这里并非讲话之所！答得爽快！你这话倒说得有诚意。那好吧，我们去哪里才是讲话之所？”

刘备略显尴尬，他硬着头皮说道：“不如我们先离开此处，这里是市集中心，人多口杂。”

“那我们走吧！”

大汉抬腿就走，刘备得小跑才能赶上他的脚程。

“虹桥这里如何？”

“这里甚好！”

大汉几步就走到城外一处所在。这里杨柳荫荫，池塘边有座彩虹般的拱桥，池塘那头有个破败的宅院。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先生在此挖下池塘，栽下柳树，兴办学堂，教授圣贤之道。可这时局兵荒马乱，与圣贤之道背道而驰，没有几个真心向学的学生。

老先生虽然兢兢业业地在虹桥边讲学，却被乡民孩童视为异类，甚至有人骂先生扔石块。直到后来先生真的得了失心疯，整日胡言乱语，在池塘边转悠，失足落水溺死了。这里从此荒芜，唯有杨柳石桥还伫立一旁。

“这里挺好的。你也请坐吧。”

大汉径自坐在虹桥石栏杆上，也招呼刘备坐下。

刘备一路跟来，暗中琢磨这汉子，觉得他举止光明磊落，判断此人并非伪诈之徒。因此他此时非常沉着冷静。

“在下姓刘名备，字玄德，乃是离此处不远的楼桑村人氏。敢问阁

下尊姓大名？”

听了此话，大汉忽然大笑着拍刘备的肩膀说：“好汉！我早就知道你是谁啊。我的名字你不是也早知道了么？”

“哦？你我难道是旧识？”

“你怎么把我给忘啦？啊哈哈！”

大汉摇摇肩膀，摸了一把下巴上的黑髯。

“不过也不能怪你不认得我。我脸上受了刀伤，模样可能变得有点不一样了。而且，这三四年来各处流浪，风餐露宿。上次和公子相见时，我还没留这一把胡子呐！”

刘备上下打量大汉，仍是想不起来。忽然，他瞥见大汉腰间佩带的宝剑，禁不住叫出声来：“啊呀，是恩公啊！我想起来了。你不是几年前，搭救我性命的冯家部将张翼德吗？那时我从黄河岸边返回涿县途中路遇黄匪，身陷险境，承蒙恩公出手相救才侥幸逃生的呀！”

“这就对喽！”

张飞一把抓住刘备的手。那铁掌粗糙坚硬，如蒲扇一样。

“难得你还记得我啊！在下正是张飞也。我这几年不得志，只得留了胡子，改了相貌，隐于世间。其实我刚才这一路上是在试探公子能否认得我。多有失礼之处，还请公子多多海涵！”

张飞一改刚才粗鲁的神情，显得彬彬有礼。

刘备更加诚恳地说道：“恩公！是我该罚，竟然没先认出你来。无论你容貌如何改变，我也不该忘记的。请恩公恕罪啊！”

“哎呀，你这就言重啦，我不敢当啊。”

“恩公，你现在是住在县城里吗？”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我上次对你说过，为了夺回被黄巾贼抢去的县城，我兴兵讨伐。后来兵败只得藏身民间。如此多次举事，难奈黄匪

势力渐强，我几乎已经到了箭尽刀折的地步。不久前我流浪漂泊，来到涿县附近。平日里就去山上猎些野猪，把猪肉拿到集市贩卖，聊以为生。让公子见笑了。我张飞如今真是弹尽粮绝了啊！”

“哦！原来如此，我竟毫不知情。果真这样，为何不到楼桑村来做客呢？”

“我确是打算去府上拜访的，不过，见面时尚有一事相求，该如何开口，在下尚未想好。”

“一事相求？究竟是何事，恩公但说无妨。”

“刘兄啊，”张飞目光如炬，胸中的烈火仿佛能透过那双眸子烧将出来，“你今天在集市上看到官府的布告了吧？”

“哦，十字路口那个布告吗？我看到了。”

“那你看了布告，有何想法？官府正在招募军队，打算讨伐黄匪呢！”

“我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当真没有？”张飞有些气急败坏，声音也大了起来。他似乎在强压着怒火。

“当真没有。我没什么想法。我家中上有老母，不适合外出当兵。”刘备平静地回答，仿佛心如止水。

凉风轻习，翠鸟掠过，荷叶扑簌簌作响。

池塘里荷叶和莲蓬随风摇曳，仿佛尾附彩羽的飞矢，又似翩跹飞鸟，映着水波，不住飞舞。

“你扯谎！”张飞突然大吼一声，一跃而起，“刘兄！你竟如此隐藏真心，连对我张飞也如此提防？我懂了，你是不信任我张飞啊！”

“恩公，我并未隐藏真心，也并未隐瞒什么啊。”

“那你说，看着当今天下，民不聊生，你难道没有任何感觉吗？”

“我确实看到黄匪之害。可我又能做什么呢？如今我家徒四壁，还要侍奉老母亲。”

“别人我不知道，但你对我说这些可没用！我张飞知道你绝非池中之物，也绝非一介草民。请你尽管实话实说吧。我张飞也算是条汉子，绝不会泄密的。”

“你这么说，我就为难了。”

“你说吧！”

“我着实没法儿回答你。”

“啊！”

张飞显得有些沮丧，任凉风吹乱满脸漆黑的胡须。突然，他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解下了佩剑递与刘备，问道：“你还记得这个吗？上次你当作谢礼把宝剑赠予在下，我一直将之视若珍宝。但我一直思量着，有朝一日，一定剑归原主。因为此剑并非我一介匹夫所佩之物。”

“……”

“多少次我血战沙场，或是落败逃亡，都枕于剑上。多少次我挥舞宝剑，让剑端沾血。每次我都能听到这剑啸之声。”

“……”

“刘兄，你可曾听过这宝剑出鞘的峥嵘之声么？”

“……”

“一挥断风，宝剑啾啾泣泪。一剑刺星，仰观剑锋锐利锋芒，那剑光宛如星月流云。在我眼中，那剑光点点都是剑泪滴滴。”

“……”

“那是宝剑在对主人诉说，究竟你还要将我藏于剑鞘中到几时？究竟何时宝剑才能出世？刘兄，你若不信，我就让你亲耳听听这剑啸之声，亲眼看看这剑光之泪吧！”

“……啊！”刘备情不自禁站起身来。只见张飞宝剑出鞘，一挥斩风，宝剑龙吟铮铮，不绝于耳，惊心动魄。

“你听见了吗？”张飞一边怒吼一边舞剑，只见横纵交错，剑光飞舞。

“这是什么声音，你倒是说呀！”张飞怒吼。

见刘备始终一言不发，张飞十分恼火。他停下身法，手擎宝剑，单脚踏上石栏。望着桥下秋水枯涸，张飞长叹一声：“可惜啊可惜！想你本是治国安民的宝剑，如今却流落末世，难觅主人，无可奈何！若此剑有灵，就请饶恕我吧。与其挂在一介村野屠夫腰间，你倒不如葬身池中！”

说着，张飞抬手，作势要把宝剑扔到桥下。

刘备一见，大惊失色，慌忙冲上去阻拦。他一把托住张飞的胳膊，叫道：“恩公！且慢！”

张飞原本也只是作势扔剑，其实不愿宝剑沾泥。刘备如此一拦，正中他的下怀，可他仍嚷着：“你还有何话可说？”

说着，张飞故意后撤半步，等着刘备如何应对。

“请恩公稍安毋躁。”刘备见张飞神情激动，先安抚他道，“真勇士不动怒，请恩公莫要急躁，咱们有话慢慢说嘛。不过，在下这一见便知，恩公绝非是虚伪之徒。我刚刚一开始对你仍存疑心，看来是我以小人之心度人了，请恩公恕罪。”

“哦？此话怎讲？”

“皆因清风有耳，活水有眼，我恐隔墙有耳，不便将大事随意言之。其实恩公有所不知，我乃是大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裔，景帝之玄孙。如今落魄草庐，以编制草鞋席子为生，并非我所本愿。我作为帝王之后，看到汉室衰败，黄匪横行，如何能够无动于衷呢？”

刘备话音低沉，宛如耳语，但语气充满凛然之气。说罢，刘备莞尔一笑。

“恩公，此事不宜多说，我们择日再谈吧。今天在下出门在外已久，天色已晚，家母该担心了。”

张飞闻言，惊得虎目圆睁，半晌不语。过了一会，他不禁挠了挠蓬松如猛狮鬃毛的一头钢丝头发，长吐口气，胸脯起伏，喃喃言道：“原来如此啊！我张飞竟没看错！如今我忽然想起那个跳塔而死的老僧所言。他说你是天降贵人的意思，原来你是景帝之后，汉室宗人。如此兵荒马乱，战乱连年，皇室血脉早已如烟而逝。但只要有一脉相传，就能传承汉室。啊呀呀！感谢上苍，想我张飞今时今日，得见贵人！”

张飞言罢，突然倒身拜在石桥中央。他双手捧起宝剑，对刘备说道：“请容在下谨将宝剑物归原主。此等传世宝物，本非我这等俗人所能佩之物。不知你能否收回此剑。佩剑之人，必当天命，与此剑共生共亡！”

刘备郑重地伸出手去，神色肃穆，“这柄宝剑，我收下了。”

宝剑终于物归原主。

张飞叩首，拜了又拜：“改日张某必定前往楼桑村叨扰。”

“好啊，在下随时恭候。”

刘备也将腰中佩剑解下，还与张飞。那正是几年前彼此交换的信物。

“天色已晚，就此别过！”

昏黄暮色中，刘备先行告辞。微风吹动，他的湛蓝衣襟虽染上风尘，但腰中宝剑硕硕夺目，在黄昏万物之中，独放异彩。

“此人气质非凡，绝非常人。果然有大家风范！”

张飞独立桥上，目送刘备远去，许久才回过神儿来。他暗忖：“对了！今日奇遇，一定要快说与云长兄来听。让他也高兴高兴。”

想罢，张飞起身便跑，行动身法全然不似刘备一样稳重。他大步流星，宛如一道黑旋风一样，飞奔而去。

第七章 童学草舍

天色渐晚，已是华灯初上时分。城楼上的关门鼓刚刚响过六声。

张飞奔回了集市，收起白天摆的猪肉摊子，胡乱把猪肉和屠刀包成一捆，拎起来就跑。

“哎呀，还是晚了一步！”

张飞赶着出城之时，发现城门刚刚关闭。

“喂！你们快把城门打开！”

张飞抬头冲着望楼大声呼喝，像个任性的孩子一样耍赖。

城门旁的兵营舍里闻声走出来五六个官差，瞅着张飞直乐。其中一个像逗傻子一样嘲讽着张飞：“嗨！你喊什么喊！没听见关门鼓声响半天了嘛！城门关啦，雷打也不开！你算老几呀？”

“你问我算老几？我是卖肉的！”

“没错儿，我认得他。这小子是市场里卖肉的。你怎么现在才出城？真是迷糊啊！”

“我这不是办事耽误了么，你们把城门打开让我出去吧。”

“你小子说什么胡话呢？是不是喝多了？”

“我可没喝醉！”

“嘿嘿！我看这小子肯定是喝多了。要不这么着吧，你现在原地转

三圈，再给咱们磕个头吧。”

“你说什么？”

“我说啊，你现在原地给我们哥几个转三个圈儿，再给我们磕三个响头，咱们就放你出城。”

“磕头可不行，我给你们鞠三个躬吧。好啦，礼也行了，赶快开门吧！”

“去去去！就算你小子鞠几百个躬咱们也不能让你过去。这城门哪是说开就开的。你回去找个屋檐底下眯一觉，明天早上再出城吧。”

“嘿！你们怎么说话不算话！我要是可以等到明天再出城，也不来求你们。赶快开城门，要不小心老子踩着你们脑袋，从城墙上跳出去！”

“臭小子！”一帮官差变了脸色，“你喝了点猫尿就跑这儿来撒野了！好大的胆子！赶快退后，要不小心大爷们砍掉你的脑袋！”

“你们啰唆什么？到底开还是不开？刚才不是让我行礼么，怎么说变卦就变卦！”

张飞上下左右环视了一下，看了看周遭的地势情形。虽略感到有丝醉意，但他毫不在意，双目圆睁，气势汹汹，在一干官差之中径直穿了过去，三步两步就走到攀城墙的铁梯前。那铁梯就在兵营旁边，本是闲人禁入的地界。张飞一抬脚就踏上了铁梯。

“嘿！你想往哪里去？”

一个官差上前揪住了张飞的腰带，想把他拽下来。其他城门守兵也都把枪尖指向他。

张飞回头，龇牙一笑，说道：“你别那么凶嘛！”

他把成包的猪肉递给那人：“这是新宰的新鲜猪肉，送给各位大爷。当兵的平时也吃不着肉，就拿这个下酒，总比跟我打一架强吧！”

“你小子，胡言乱语什么呢！”

人群里又冲上来一个官差，几人一起拦腰抱住张飞。

张飞抄起一条猪腿，反手打翻几把钢枪；然后，他转身噔噔噔就爬上了铁梯，全然不顾那两个抱着自己的腰和大腿的官差。仿佛那两人只是轻飘飘的苍蝇，对他毫无阻拦。

“啊！这家伙跑了！”

“真是个不要命的家伙！”

“竟敢闯关！找死啊你！”

“快给我下来！兄弟们上啊！”

官兵们不敢上去追赶张飞，只得仰头乱喊一气。先前那两个抱住张飞的官差，又在城墙上被他踹下来，摔得粉身碎骨，血溅当场，压在底下的人也成了垫背的。

听得外面人声鼎沸，兵营里守城的官兵将士都跑出来一看究竟。而这时，张飞早就从两丈多高的城墙上跳到城门外边了。

“黄匪来了！”

“咱们城里出奸细了！”

城楼上立刻擂鼓示警，上下乱成一片。那厢张飞哪管这些，他头也不回地飞奔而去。

张飞一口气跑了五六里路，来到一条河边。这条河是蟠桃河的支流，河对面有一个大约五百户人家的村庄，都隐于墨色夜幕之中。张飞走进村子时，能看到有些人家窗户上摇曳着微暗的烛光。

来至一座寺院附近，四周杨柳环绕。张飞沿着墙根轻车熟路地大步而行，一个拐弯，有一处幽静的庭院，旁边还栽着五六棵枣树。幽深静谧，像是个隐居之所。只是屋子已经破败了，门扇全无。入口处悬挂着一块牌子，上书：童学草舍。

“嘿！你睡了吗？云长兄！云长兄！”

张飞走到里院，大力敲打房门。不多时旁边的窗里出现了淡淡的灯光。有人掀起窗帘，把头探出来问道："是谁呀？"

"是我！"

"哦，是张飞吗？"

"正是，云长兄！"

窗帘落下，人影和灯光一起隐去。不多时，张飞面前的房门打开了。

"都这么晚了，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来人擎着烛火，映得脸色很清晰。只见他的身材高大魁梧，个头丝毫不亚于张飞，胸前垂着一束茂密的美髯，比张飞的胡须还长。人们通常认为须发粗硬的人性格粗野。而关羽的胡须比张飞的要细软许多，显得更加睿智。

他的面相生得也很端正，中庭饱满，天生一双丹凤眼，耳垂丰厚。虽然身材高大，但皮肤细腻，讲话声音也很沉稳。

"抱歉抱歉，我也知道天色已晚，但有件大事等不及明早，想要尽早告诉你。你听了准保惊喜！"

听了张飞的话，关羽微微一笑："你不会找话当下酒菜，来找我喝酒的吧？"

"你又笑话我！你可别以为我整日只会喝酒，小看了我。我那只是喝几口解闷罢了。我现在清醒得很，专门跑过来跟你说个大新闻。不用酒菜咱哥俩也能好好聊一聊。当然，你这里要是有酒更好啦！"

"哈哈哈哈！你啊你啊，先进屋说吧！"

穿过昏暗的走廊，两人进入一个房间里。只见这墙上挂着孔子与弟子们的圣贤图像，屋里还摆放着许多桌子。正如门廊上所书的题匾，这里是村里的私塾，名曰童学草舍。此屋为私塾先生关羽所有。

"云长兄，咱们平时总是说起丈夫志向，如今咱们的志向终于能成

啦！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那个叫刘备的人吗？今天我在城里偶然碰见他了，我们长谈了一番，聊得很深入。这么一聊你猜怎么着，他果然不是普通的小老百姓，他其实是汉室血脉，景帝后裔。这个年轻人的前途不可估量啊！要不这么着吧！咱们现在就去楼桑村，到他的家里去拜访一下。你说怎么样？云长兄，咱们现在就收拾收拾出发！”

“你啊你啊！怎么还是这个毛躁样子！”

关羽微微颔首笑着，见张飞反复催促他动身，也丝毫没有起来的意思。

张飞火气有点上来了，反问他道：“我这样子怎么啦？”

关羽又笑：“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咱俩要是现在动身去楼桑村，等走到那里都是半夜了。咱们初次登门造访人家，深更半夜上门成何体统。要我说，真要去拜访人家，明天或后天去都可以啊。你的性子总是这么急躁。大丈夫还是沉稳一些才好。”

张飞原本一心想让关羽高兴，没想到他不温不火，便说：“我说，云长兄，你好像对我讲的事半信半疑，所以才如此冷漠吧。你每次都说我急躁，我看你才优柔寡断呢。大丈夫，遇事当决，快刀斩乱麻才好！”

“哈哈哈！你倒学会回嘴了。不过我总觉得应该三思而后行。这个人自称汉室血脉，景帝后裔，我可得好好思量一下。要不然这世上信口胡言的人太多，咱们怎能各个都去上门拜访呢？”

“你看你，你果然是怀疑我呢！”

“有所怀疑是应当的。倒是你，脑筋不转弯，从不起疑心。”

“你这话说得我怎么这么不爱听！我怎么就脑筋不转弯了？”

“你平日里，不是总被别人蒙骗么？”

“我什么时候被人蒙骗过啊？”

“你这人啊，天真烂漫，被人蒙骗了也不自知。你骁勇善战却生活窘困，常常四处漂流、居无定所。这些皆因你疏于思考所致。再说，你

性情急躁，点火就着，做事不计后果，很容易招来误会，被人当作恶人。这些你都应该好好思量，好好反省才是啊。”

“哎我说云长兄！我大半夜跑到你这来，可不是来听你教训的。”

“张飞啊，你我二人曾经互表大志，结拜成异姓兄弟，同心共德。若是看到弟弟的短处，我作为兄长怎能不担忧。更何况，你说这刘备，他只见过你两三次面，如此草率地就把这天大的秘密告诉你知，未免太大意了。你立刻不加思量就相信对方，还要三更半夜马上就去上门拜访。如此行为，实在过于轻率，我不得不担心啊！”

关羽几番话就表明的态度，明确指出深夜造访刘备家很不恰当。他对张飞而言是结拜兄长，深谙世故，常常说些道理让张飞心服口服。

张飞被关羽一通说教，显得有些垂头丧气。关羽见他可怜，就拿出他平时喜欢的酒递给他。

“不了，今晚我不想喝酒！”

张飞赌气不语，当晚就借宿在关羽家中。

第二天天亮之时，上学的村童纷纷前来，齐聚草堂上课。关羽便亲切地将孔孟之道读给孩子们听，还教孩子们提笔写字，俨然一派教书先生模样。

“我先走了啊，晚上再来。”

张飞离开前隔着窗子对关羽打了声招呼，便径自走了。

张飞其实是带着一肚子火气走的。他一出门就回头骂道：“真是优柔寡断！”

骂完了还不解气。他来到村里的酒馆时，昨晚的馋虫又被勾起，一进门就喊道：“老板！快拿酒来！”

张飞一口气灌了一斗酒，眼眶立刻被酒气熏得又红又黑。

不过这罐子酒下肚，他的怒气有些消散了，便和店家聊起天来。

“我说店老板啊，你家这只鸡老往我这钻，是不是想直接钻我嘴里啊？我真把它给吃了怎么样？”

“客官要是想吃，我立刻就给你杀鸡油炸。”

“炸鸡倒是美味，不过我看你家这鸡新鲜得很，干脆生吃吧！”

“生吃鸡肉啊！客官，您不怕闹肚子么？”

“鸡肉干净，马肉也干净，生吃没事！”

“这我倒是头回听说。”

“鸡和马都是血热的，不比那些冷血的动物，满身是虫。国家不也是这样么？”

“客官，您这话说得有意思。”

“哎？刚才那只鸡跑哪去了？你已经给我杀了油炸么？”

“客官，您还没付银子呢，那炸个鸡肉还不快么！”

“我可没带银子出来。”

“客官，您可别开玩笑了。”

“真的！我真没钱！”

“客官，您这是要赊账吗？”

“我说店家，这么着吧。你出门拐过寺庙旁边那条巷子，里面有个私塾叫童学草舍。你到那里找关羽我大哥拿钱就行。”

“客官，您这不是为难我吗？”

“你有什么可为难的？云长兄跟我一样是个武人，但他兜里有钱。那是我结拜的哥哥。你就告诉他，就说他结拜的兄弟张飞在你店里喝了酒了，他肯定不会赖账的。喂，你再给我来一壶酒！”

店家一听这话，就先倒了壶酒稳住张飞，又让老婆从后门出去到草舍找云长。店家老婆跑去关羽家对质，不一会儿就回来了，趴在店家耳边嘀咕了几句。

“既然有人结账，那就给他继续上酒，错不了。”

店家连忙笑脸相迎，给张飞布菜斟酒，有求必应，还让后厨油炸了小鸡给他端了上来。

“去你的！这鸡炸得干巴巴的，不合老子的口味！我要吃活的！”

张飞一见炸鸡就炸了，低头去抓脚旁的鸡，一直追到街上。鸡吓得拍打着翅膀横冲直撞，一下飞过他的肩头，一下钻过他的裤裆。

这时，正在挨家挨户巡查黄匪的捕吏发现了张飞的身影。他立刻命令自己手下十多个兵卒：“没错！就是这小子！他就是昨天晚上闯城关，打死卫兵又逃走的歹人！大家小心点儿，别让他跑了！”

“贼人别跑！”

张飞恍若未闻，仍醉眼迷糊地四下找着鸡。突然一把扑到地上，抓住了一只鸡。

只见那鸡被他倒拎起双腿，用力扑打翅膀，咯咯叫个不停。

“呔！大胆贼人！休想逃跑！快快老实过来受绑！”

张飞直到被捕吏和兵卒重重包围起来之时，才注意到他们是在和自己说话。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啊？”

张飞呆愣愣地环视了一下周围指着自己的长枪，然后张嘴一口生扯下活鸡的大腿，连皮带毛，血淋淋地嚼在嘴里。

张飞有两大缺点，一是一喝就醉，一醉就闹，二是争强好斗，出手过重。云长一直提醒他要多加注意。

所以撕活鸡啃生腿这样的醉酒闹事，对张飞来说是家常便饭，可这

血淋淋的场面把众捕吏和兵卒可吓坏了。再加上张飞豹头环眼，满脸是血，目露凶光，那场面实在恐怖。

“什么？就凭你们几个想来抓我？哈哈哈！等我把你们一个一个抓起来，像拎鸡一样倒拎着。”

张飞很不以为意地嘲笑包围他的捕吏兵卒，又把断了腿的活鸡举到脸前，向他们炫耀。

捕吏大怒，大喝道：“大家听好了！都别听这个醉鬼胡说！此人是黄匪，当场格杀勿论！弟兄们都给我上啊！”

但是兵卒们都吓得不敢上前，只是举着长枪将他包围起来，枪阵摆得像一个屏风一样只围着张飞转圈。

这时张飞忽然做了怪异的姿势。他像一条狗似的趴伏在地上，摇头摆尾。他这副样子让捕吏和兵卒更加恐惧，他们还以为张飞马上要扑跃出去，随时冲上来杀人。

“你们等好了！你们这群大鸡！我要一只一只把你们脑袋拧掉，可不许逃走啊！”张飞大叫。

似乎他醉咕隆咚的脑子里一直在玩着抓鸡的游戏。那些捕吏和兵卒在他眼中，头上都长着鸡冠。

这些“大鸡”们又气又急，其中一人怒喊着：“拿命来！”举枪向张飞刺去。长枪一击而中，正刺在张飞的肩膀上面，这下可捅了马蜂窝。

张飞原本只是酒后闹事，戏弄官差，现在被刺一枪后却陡生杀意。

“好啊！你敢打我！”

张飞一把抢过长枪，抡起来就打了出去。他力气大，长枪一扫而过，打趴下一众兵卒。他又嫌兵器不顺手，就仰手把长枪向空中掷去。只见长枪呼呼作响，如一道闪电就不知飞向何处了。

随着张飞长枪出手，只听得哀号四起，凄惨无比。但只一瞬，忽然所有声音都止住了，四下一片寂静。

店家、客人、往来行人以及附近居民，原本纷纷躲在屋里树后，屏住呼吸，生怕出事。但却忽然听不到任何声音了，周遭宛如墓地一样肃静。大家纷纷探头张望，不禁“啊”的一声，被眼前的场景骇得难以动弹。

只见尸横满地，官兵们各个身首异处，口眼歪斜，暴尸街头，血流成河。简直是一派人间地狱的惨况。

大街上空无一人，想必侥幸受伤没死的兵卒也早已逃跑。

再说张飞，只见他悠悠然朝村外头走去，轻飘飘来去无牵挂。

春风拂袖，随风轻摆，浓浓酒气四散飘远。

“哎呀！这可不得了啦！出人命了啊！老婆子，你快到关羽家通报一声。这人若真是他的结拜兄弟，那他也躲不过啊！”

酒店掌柜慌慌张张地喊自己老婆，可他老婆早就吓得四肢瘫软在地上，动弹不得。最后，他只得自己跌跌撞撞地向童学草舍那条巷子跑去。

第八章 三雄聚首

这日，刘备母子二人从一大早就在作坊里忙碌。他们专心致志地在织机前编制草席。

只听得安静的院中传来“咔嗒、咔嗒、咔嗒、咔嗒”的织机声。

单调的机器声如水车转动，不断重复。

可是今天这声音似乎充满了活力，带着快乐的节奏。

刘备母子虽然默默不语地在忙碌劳作，但他们心中如春回大地，仿佛长出希望的嫩芽，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昨晚，刘备从集市里一回来，就立刻向母亲报告了两件大喜事。

“母亲，我此次进城一来是遇到了当年的救命恩人；二来是那柄当初赠予他的传家宝剑又物归原主了！”

刘母初闻这两个喜讯，反倒显得很冷静，她低声问道：“如此说来，峰回路转，看来你的时运到了。儿啊，你可是准备好了吗？”

母亲这一番话是在为刘备确认心意，让他早作打算。

隆冬已逝，春回大地。这十里桃园中花蕾绽放，草露新芽，枝头泛绿。好一派生机勃勃的自然景象。

“咔嗒，咔嗒，咔嗒，咔嗒！”

织机依然在重复着单调的声音，但刘备胸中却是一派生机。今年这

个春天，与往年都不同，似乎是他记忆里最明媚的一个春天。

——我是个壮志青年！刘备很想冲动地对天高喊！

咦？忽见天上飘来一片桃花花瓣，正巧飞落到刘母肩头，为她的衣襟点缀上一点桃红。

这时，忽闻墙外传来一阵清脆的歌声。是一个十二三岁少女的声音。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刘备竖起耳朵。

少女甜美的声音越来越近。

……

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

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

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

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

十六君远行，……(2)

听声音，唱歌之人正是一位家住附近的少女。那是一位豆蔻年华的少女，青涩得宛如一颗青枣。她偷偷爱慕着邻居一个男孩，常常趁着繁星满天的月夜和寂静无人的午时，来到他家墙外唱歌。

“……”

刘备想起那个少女，总是头戴木兰花，耳戴金环，忽然就对邻家这男孩有些羡慕。

倏地，刘备心里浮现出一位丽人的倩影。那就是三四年前，他在黄河遇险时，被老僧自塔中引出的芙蓉姑娘。

“不知许久未见，芙蓉姑娘过得可好？”

鸿家小姐的近况，张飞一定知道。刘备思量着，下次见到张飞，一定要探问一下。

这时，原本在墙外一直娇唱的姑娘突然“啊”地叫了一声，仿佛被狗咬了似的，飞也似的跑了。

这少女其实没有遇见狗。

她是遇见一位黑髯大汉，大汉身佩长剑，不知道从哪里走过来。

来人问道：“喂！小姑娘，刘备家在哪里啊？”

少女闻言抬头，乍看到大汉的那副模样就吓得哇哇大叫，夺路而逃。

“哈哈哈哈！”黑髯大汉觉得小姑娘的样子很滑稽，不禁开怀大笑。

笑声稍歇，围墙内的织机声也戛然而止。

这一代的百姓为了防范贼盗，家家户户都用土石砌起长长的院墙。唯有刘家仍保持和平时代的传统，在家宅附近种植了一些灌木，又用细竹相连，编起篱笆。所以这所谓围墙，是个内外通透的竹篱笆墙。

张飞原本身材高大，他一探脖子就高过篱笆，把院内望得清清楚楚，于是一眼就看见了刘备。

“你来啦？”

“我来啦！”

两人熟稔地隔着篱笆互打招呼，亲如知己。

“啊呀，原来你家就在这儿啊！”

张飞大步推门进院，踩得地上咚咚作响。这静谧的小院里少有如此豪迈的脚步声。

“恩公快快请进。我昨天已经向母亲禀告了偶遇恩公，以及宝剑归还之事。母亲非常高兴，一整夜都乐得睡不着觉，我们母子一直叙谈到了天明。”

“噢？这位就是伯母大人吧？”

“正是！母亲，这位就是我的恩公，昨天我在集市上偶遇到的。他名叫张飞，字翼德。”

“原来如此。”

刘母迅速从织机前站起身来，接受张飞的行礼。不知为何，张飞感觉刘母身上有一种威严的气质。

刘母身上自然带有这种浑然天成的名门气质。她不似平时骄纵孩童的民间母亲一样，听到是儿子的朋友，就随便奉承。

“久仰久仰！我已经听刘备说过恩公的事迹了。老身一望便知，你是位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今后也请多照顾我这娇儿。你们要相互鞭策，共成大事！”

“我知道了！”

张飞听到刘母这一番铿锵之言，不由得心生佩服。他觉得这位刘母大有来头，不似寻常老妇。

“伯母大人，请您放心！我们一定努力施展抱负，一展宏图。我这番登门造访，是因为有件麻烦事，想和令郎一起商议商议。”

“既然你们有事要商议，那我就去里屋，你们慢慢儿聊吧。”刘母转身进到屋内。

张飞随手拉过织机后的一个凳子坐下，和刘备讲起自己结拜哥哥关羽的事来。

他说，关羽是他敬重的哥哥，彼此无话不谈。昨晚离开刘备后立刻

去拜会了关羽，与他讲述偶遇的经历，却不知他并不高兴。不仅不高兴，哥哥还训斥了他，说什么自称是帝王后裔的人很值得怀疑。还责怪他不该轻信路人，将宏图大志随意说给人听，不成体统之类的。

“嗨！你说我这个云长哥哥啊！他总是这样，慎重再慎重。刘备啊，你干脆现在就跟我一起去趟他家，他要是亲眼见到你，就会相信我啦。”

张飞为人一向光明磊落，他很少怀疑别人，也讨厌被别人怀疑。但他万万没想到，最信赖的云长哥哥会不相信自己的话。所以他特地赶来，准备带着刘备去见关羽当面对质。这种直来直去的作风，非常符合张飞的个性。

可是刘备听了张飞一席话后，却只应声不答。

他觉得既然人家不肯相信自己，如果强行上门去对质，似乎有些不妥。

这时，走廊里传来刘母的声音：“儿啊，你就跟他去一趟吧！”

刘母应该是在屋里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当然，张飞本来就声如洪钟，在这房檐下，想听不到都难。

“正好！伯母大人也同意。刘兄，你就不要推辞了，跟我去吧！”

刘母也应道：“儿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正是你时来运转的好时机，不要拘泥于小节。你就应允了恩公的邀请，随他走上一趟吧！”

刘备一听刘母如此说，便欣然应允，他站起身来说道：“好吧，那就随你一道走吧。”

刘张两人并肩走向走廊，对刘母打了招呼：“我们去去就回。”然后就出发上路。

两人刚走出院墙，就看到远处飞驰而来一支百人左右的军队。人群中有骑马的士官，也有徒步的兵卒。刀枪剑戟在飞扬的尘土中闪着寒光。

“哎哟，怎么又来了。”

刘备听到张飞的自言自语十分不解，问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大概是城里的官兵呗。”

“看情形，怎么来人好像是守城门的士兵啊。是出了什么事吗？”

“可能是来抓我的吧。”

“什么？”刘备大吃一惊，“莫非这些官兵是冲着你来的吗？”

“可能是吧。大概错不了！刘兄，你且在一旁稍候片刻，待我去把他们收拾了。”

“这可如何是好？”

“没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若是与官兵厮杀，失手伤了人，恐怕就难以再留在城里了。”

就在两人几句话间，这呼啸而来的上百官兵已经把他们二人团团围住，喊杀喧天。

但是他们已经领教过几番张飞的厉害，官兵们没人霍然向前。但刘张二人也一时被困在重重包围中，难以进退。

“哪个敢挡我？我一脚踹死他！”张飞大吼冲向一处兵士，只见那边的官兵齐齐后退，但张飞背后的兵士却立刻投上飞矛铁枪来阻挠。

“你们可真麻烦！”张飞一怒之下，手抚剑柄，就要拔剑出手。

就在此时，只听得远处有一声断喝：“且慢！住手！”

只见一人一骑绝尘而来，一边飞驰一边呼喝。

官兵和张飞都闻声回头观望。只见来人身跨一匹深棕骏马，胸前一把美髯随风飘扬。他腰挂长刀，刀挂佩环哗泠泠作响，手舞鲸鞭，鞭头上缀有绯红缨子。此人策马前来，转瞬间已到众人眼前。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关云长。

他平日里是童学草舍教学的先生，如此一身戎装更显得威风凛凛。关云长如此打扮，才是他的本来面目。

“诸位！刀下留人！”

关云长策马来至包围圈子，滚鞍下马，分开众人走到中间，他未与刘张二人搭话，只把他二人拦在身后，双手摊开，对包围的官兵说道：“你们原本是太守派来守备城门的官兵吧。可就凭你们区区百十号人马，想要抓捕这个人，实在是不自量力啊！”

他侧头用下巴指了指张飞，接着说道：“你们可想好了，这个人的本事你们也见识过。倘若来个几百上千的人，要想抓住他，恐怕大半也要横尸当场。此人名叫张飞，字翼德，力大无穷！他以骁勇善战扬名天下。当初在幽州鸿家任家将时，曾经挥舞一杆九十斤重的丈八蛇矛，冲入黄巾贼的大军之中。打得敌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令黄匪闻风丧胆。今天你们这才来了几个人，带了几样兵器，要想抓住他，简直是自寻死路。倘若你们各个以死相拼，可能才能伤他毫厘。不过我奉劝各位一句，请大家莫要白白丧失了性命。不如将此人交给我关云长，我自有法子。”

关云长的口才好生了得，一口气讲到这儿，只听得众官兵胆战心惊。他又接着说道：“诸位听我如此说，可能会疑心我是何许人也，怀疑我存心放走张飞。大家大可不必担心，区区不才乃是关羽，字云长，在村里开办童学草舍，教书办学，尊师重道，尊君守法，以身作则，教诲子弟。不瞒诸位，这位莽汉张飞是我的结拜兄弟。但是，我听说他自昨晚起到现在，私闯城关，酒后闹事，杀害了一众官兵士卒。我决不能轻饶于他。不劳众位官爷动手，我是他结拜的哥哥，自会亲手抓住他，把他押到官府。因此披挂上阵，一路策马，来至此处。请众位为我作个见证，我这就把他拿下！”

说罢，关云长转身，对着张飞大喝一声：“你这个莽夫！还敢造次！”

他扬手策鞭，打向张飞的肩膀。

张飞肩膀受疼，立刻虎目圆睁，一脸气愤。关云长并不理会，继续

怒喝："你还不速速受绑！"

说着，关羽扑将上去，把张飞一把按在地上，双手反扭到身后。

张飞先是一愣，但他深深相信自己的结拜兄长，于是并不挣扎，而是乖乖受绑，老老实实地坐在地上。

"看到了吧，诸位？"

关云长倒背双手，环视了一圈目瞪口呆的官兵，说道："我自会将张飞押到县城。各位就请先行请了吧。如若你们有所怀疑，那我现在就解开绳子，任由这头猛虎与你们厮杀，你们看如何啊？"

听得关云长如此一席话，官兵们二话不说，一溜烟退走了。

等到官兵走远后，关羽立刻给张飞松绑，告罪道："多谢贤弟信任，没有节外生枝。我用计救下你们，却也动手伤了你的肩膀，请贤弟莫要怪罪啊！"

听到关羽道歉，张飞顿时忘了肩膀的痛楚："兄长说的哪里的话。若不是兄长相助，我怕是又要大开杀戒了。"

他眼瞅着关羽一身戎装，有些奇怪："我说兄长啊，你这一身行头是打哪来的？好像为了救我就要披挂上阵似的。"

"张飞，你说些什么糊涂话。昨晚你特地跑来我家，说时运来了，偶遇良友。还说咱们要一起成就事业，一展宏图。难道是在扯谎？"

"我没扯谎，但你不是不同意嘛，昨晚我说什么你都不肯相信啊！"

"昨天晚上是个什么情况。我那草舍里下人们都在，你这声如洪钟，要是再兴奋起来，肯定把如此秘密之事嚷得人尽皆知。我是佯作冷漠才含糊过去的，要不岂非酿成大祸。"

"噢！原来哥哥是相信我的喽，要和我们一起共谋大计！"

"我可不只是听了你的话，我是听到你说良友是楼桑村的刘备先生，才当场就下的决心。我们村人皆知，刘备可是一个著名的大孝子。我已经暗中调查了他的来历和为人。"

“哎呀哥哥！你这个人老是玩弄智谋，不跟我说实话。”

“哈哈哈！你竟然说我不说实话！你这家伙，喝酒赖账，杀害官兵，我得跟着给你收拾烂摊子。真让人受不了！”

“哦？店家去找你要账啦？”

“你要光是赊账倒好办了。如今众人皆知，杀死官兵的人是我关羽的结拜兄弟，谁还敢送孩子来我这上学？官府迟早会找我去审案的。”

“嘿嘿，原来如此啊。”

“你这话说得真轻巧！”

“嘿嘿，哥哥，都怪我不好！”

“不过话说回来，这倒是个机会。我想这就是天意吧，所以今早就遣散了下人，又召集了学生家长，告知他们学舍因故关闭了。现在我已无后顾之忧，一个人来去无牵挂，于是立即赶来了。咱们现在就去刘备府上，去叨扰一番。”

“哦，刘备就在这儿呢。”

“哦？”关羽转头看向张飞所指的方向。

刘备一直就站在不远的地方，当他看到张飞和关羽二人亲密无间的情义和信义笃厚的情形，不禁心向往之。

“请问阁下就是刘备先生吗？”

关羽正了正衣襟，走上前来，深施一礼：“幸会幸会！我乃河东解良（今山西省运城）人氏，名关羽，字云长。浪迹江湖数载。四五年前来至此处，开办学堂以此聊生。久仰先生大名，今日有幸拜会，荣幸之至。如蒙不弃，愿与先生相交为友。”

刘备不卑不亢，立刻还礼。

“您太客气了。在下是本地楼桑村的百姓，名刘备，字玄德。我一直听说蟠桃河上游有个村子，民风淳厚如世外桃源，想必就是受先生的

高风亮节所教化而来。对了，在此处谈话多有不便，请各位移步到寒舍一叙可好？”

“我正有此意，先生有请！”

于是三人同行，一同来至刘家。

刘母看到儿子去而复返，又带了位新的客人，不免有点诧异。经张飞介绍，再细细打量关羽人品后，刘母面带微笑，招呼：“你们快请进来吧。”

当晚，众人彻夜倾谈，刘母也在一起，倾其所有地讲述了刘家旧史，有些话就连刘备也从未听说过。

“他肯定是汉室血脉，景帝后裔无疑。”

张飞、关羽听后深信不疑。他们同时心中暗定，要推举刘备为首领。但是，二人都清楚刘备是个大孝子，如果刘母反对，不让儿子参加这个计划，可就麻烦了。 关羽思虑至此，想要探一探刘母的心思。

没想到他话刚出口，刘母却仿佛知道了他的心思，说道：“儿啊，现在天色已晚，快去给客人铺床，你也要早些歇息。明天一早，你们三人要好好商量一下未来大计，如何一展宏图。为娘要好好给你们准备一顿酒菜庆贺。”

听到刘母此言，关羽和张飞都心生佩服，也明白了她宽广的心胸。他们一起施礼，向刘母道谢。

刘备道：“既然明天母亲要设宴为我们庆贺，我们自然不能独享美食，还要设坛祭祖才是。”

“现在后院桃园里桃花正艳，咱们就在园里设席吧。”

张飞拍手叫好：“太好啦！那我们明天一早就去打扫桃园，一起设坛祭祖。”

刘备为两位客人铺好床，安顿他们睡下，自己和母亲在黑暗的厨房角落垫上稻草，暂且睡下。

第二天一早，待刘备醒来之时，刘母早已起床。天色已亮，只听得阵阵山羊叫声。

厨房灶下堆满劈柴，炉火旺旺地烧着。这种情形，似乎刘备从小就没有见过。

春天翩然而至，既来到了十里桃园，也来到了刘家破败的厨房。

第九章 义结金兰

待刘备走入后院桃园，发现关羽和张飞二人已经雇了附近的村人，在园中设好了祭坛。

祭坛四面竖起竹子，拉上净绳，又挂满金纸银箔。以泥捏的白马当作活供品祭天，又宰杀乌牛祭祀地神。

“你们起得好早啊！”刘备招呼道。

“噢，你起来啦。”张飞、关羽闻声回头。

“这祭坛设得真是气派，你们莫非一夜未睡准备好的？”

“是呀，张飞实在兴奋，躺在床上不停讲话，我们几乎一夜未合眼。”关羽笑道。

张飞走到刘备身旁，有些担心道：“祭坛摆得再漂亮，没有酒怕是不好。刘兄，哪里能搞到些酒吗？”

“这个不必担心。我听家母说她会设法弄些酒来。母亲还说，今天很重要，一定要隆重庆祝一番。”

“那我就放心了。刘兄啊，你有一位好母亲。我昨天晚上在一边看着羡慕得不得了。”

“正是。不是我自夸，但家母确实不同寻常。”

“令堂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质，非常高贵。”

“恕我冒昧，刘兄似乎尚未婚配吧？”

“确实没有。”

“那你可得赶快讨个媳妇啊，令堂年事已高，事事操劳，未免太辛苦了。”

忽然被张飞这么一提醒，刘备心头又浮现出芙蓉姑娘美丽的倩影来。

他一时恍惚，忘了答话。只见林中朵朵桃花，翩然而落，似有情人的信物，飘落于眼前。

“儿啊，你们准备得如何了？”一直在厨房里忙碌的刘母，走入桃园问起三人。

刘关张回答已经准备妥当了，刘母又急匆匆走回厨房。

刘母今天请了邻居来帮忙，有那个昨天一见张飞就吓跑的小姑娘和她所爱慕的邻家小伙子，以及一些村人邻里。

不一会儿工夫，一大坛酒被搬来，众人合力把它搬到祭坛席子上。

然后一道道丰盛的美食也被端上酒席：油炸乳猪、山羊高汤、牛酪白菜、陈年酱菜……三人看着杯碗盆勺的美味佳肴，不禁大开眼界。

刘备一边佩服母亲的手艺，一边暗忖，这不像母亲平日节俭的作风：“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不久，村民又帮忙从村长家借来华丽的花梨木桌椅，摆在一旁。

“好家伙！真是一场大宴会啊！”张飞像个孩子一样，兴奋不已。

待祭坛和酒席都准备就绪后，帮忙的村人都退进堂屋。刘关张三人在席前落座。

他们对天虔诚祈祷：“愿上苍保佑，我等能共谋大计，共展宏图！”

这时，关羽忽然双手正了正衣冠，说道：“二位，且慢！”

“刚才在这个祭坛前落座之时，我忽然有一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

关羽对刘张二人没有隐瞒，当下就展开了详谈：“世间万事万物，皆有根基。若无根无据，则难成大事。我等三人，因机缘巧合在此聚首。志向宏大，欲谋大计。但若没有根基，形式松散，则难成一体。今日我等三人虽人单力薄，但志向相同，应当结为一体。世上众人，合则成事，遇事则散，如此前例众多，举不胜举。我等绝不愿半途分家，否则难成大事。因此我想，今日仅仅设坛祭祖是不够的，只听天命而不尽人事，更不能成就宏愿。”

关羽说得有理，但如何结为一体，不轻易分散，张飞、刘备二人一时之间并想不出什么主意。

关羽看了看他们，又继续说道：“虽然我们现在起势之初，手下暂无一兵一卒，粮草、兵器更是尚待筹措。但若我们三人就此结义，已成一军。而军不可无将，士不可无主。我等起义，为的是伸张正义，解救天下苍生为己任，救助黎民疾苦为准则。如若群龙无首，则军心涣散，终将化作乌合之众。我和张飞一直隐于草莽，等待时机，久久寻主而不见。今得机缘，得遇汉室之后刘公玄德，更有幸与你结拜为结义兄弟。今日此刻，我欲拜玄德兄为自己的主公。张飞，不知你意下如何？”

“云长兄，你此言正合我意！不如就如兄长所言，我等三人对天起誓，结为兄弟，推刘备为主公，这样才好嘛！”

“刘先生，我等二人，真诚所愿，望先生务必答应才好。”

刘备初闻此言，略感压力，他先稳了稳，说道：“二位且慢，容我想一想。”

刘备先稍微安抚了一下二人的情绪，又沉思了片刻，他正色回答：“正如云长所言，刘某身有大汉宗室的血统。可能以此家谱而言，我理应居于主位，发号施令。但刘某生来愚钝，一直以来隐身田野。如此才疏学浅之人，德不足行，还不足以成为主君之材。有关此事，不如我们少安毋躁，且再等等吧。”

“先生所言，是要等什么呢？”

“请容我慢慢积德修身，一起成事之后，再来看看刘某是否有德有能，值得成为二位的主君之材。等到那时，你我三人，再议君臣之事，也为时不晚吧。”

“关某认为大可不必！先生的为人行事，我们已经有目共睹了。”

“话虽如此，我还是觉得现在的时机尚未成熟。不然我们如此约定吧，待咱们已得一城一池之时，再议这君臣盟誓可好。就在今日，你我三人，在此桃园，结拜成兄弟。刘某宁愿我们三人，无论是君是臣，今生永远是兄弟！”

关羽捋了捋胸前一口美髯，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看甚好。张飞，你看如何？”

“我当然没有意见了。”

于是刘关张三人在祭坛前斟上牛血，倒上清酒，然后三人跪拜于地，向天地众神起誓。

结拜之时，要排列兄弟次序。从年龄上讲，关羽年纪最大，刘备其次，张飞比他们都小了几岁。但因是结义，也不必拘泥于此。于是关羽对刘备道：“请由刘兄来当大哥，要不这张飞太过任性，我怕是制不住他。”

张飞也表示赞同：“必定如此！我们俩一定会拜你为大哥，你就别推辞了。”

刘备此番不再推辞。于是三人席地而坐，畅谈宏图，又结下刎颈之誓。之后三人走下祭坛，来到桃树下的酒席桌前坐下。

“今日你我三人结义，永不改变！”

“绝不变心！”

“正是！至死不渝！”

三人共同举杯，再次相约，兄弟同心，合力报国，拯救万民于涂炭之中，一辈子都要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度此一生。

几杯酒下肚，张飞渐渐有了醉意，他站起身来，声如洪钟，大声说道：“来啊！咱们兄弟再干一杯！你我三人，成为兄弟，老张真是高兴啊！”

他殷勤地替刘备斟满酒。乐得手舞足蹈，像孩子一样叫道：“痛快！今天着实痛快啊！”

见张飞有些酒后失态，关羽连忙制止：“我说张飞啊！今天我们兄弟结拜你就兴奋如此，回头我们大事成功，你恐怕要得意忘形了吧？”

可张飞这一兴奋起来，根本不理会关羽的劝阻。他倒拍着巴掌笑话起关羽太古板：“哈哈哈！今天童学的先生也失业啦！从今往后咱们弃笔从戎，浪迹天涯，海阔天空，豪放磊落，结伴而行！是吧，大哥？”

张飞开怀得搂住刘备的肩膀打趣。刘备也不扫兴，笑笑陪张飞一同畅饮。

张飞胡吃海塞了一通，忽然想起来：“对了！这美味佳肴的酒席上怎么能不请出伯母，这可不行！如今咱们三人已经成了结拜兄弟，那大哥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我得把母亲请来，敬她一杯吧。”

说着，张飞慌慌张张地起身进屋，硬是把刘母背了出来，一路踉跄地回到酒席上。

“好啦！你们看我把母亲大人背来啦。还是我最孝顺吧！母亲大人啊，您现在不止刘备这么一个儿子啦，您现在有我们三个孝顺儿子！咱们是不是得好好喝一杯啊！我们可不只是母亲的孝子，还是当今世上数一数二的忠良之人、忠义之士。来来来！母亲大人啊，儿子们敬您一杯！祝您长命百岁，祝大汉宗室万世长青！”

一顿豪饮之后，这猛张飞第一个喝得酩酊大醉。他一头倒在桃花树下一睡不起，鼾声大作，直到夜深露重都不曾醒来。

在此桃园之中，刘关张三人从此义结金兰。虽然他们如今两手空空，但却志在天下。

“我们接下来该如何行动？”

第二天，三人不再饮酒庆贺，现在到了冷静下来，思考如何迈出第

一步的时候了。

吃早饭时，他们三人就开始合谋，该如何实现大计，如何行事。

“只要咱们三个人一条心，总会有办法的！”

张飞既不是理论家，也不是策划者，他有一身的力气，顽强的执行能力，是个实干家。

“你说有办法倒是轻松，可是成大事不能一味地靠蛮力。我们首先得有百姓支持，有一郡之土，还要有冲锋的兵卒，有一旗之兵；而要招兵就要有军饷、军粮，还有枪支和马匹才行。”

关羽思虑慎重，学识渊博。如果能将张飞和关羽二人的话总结一下，恰好有勇有谋，总能得出非常中肯的意见。

听罢二人的说法，刘备缓缓点头：“你们说得对，只要你我弟兄三人齐心，必成大事。不过目前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招兵买马，这个任务举足轻重，一定要做好。”

“咱们现在既没有马匹粮草，也没有金银器械，不知能不能招得来兵卒啊？”

刘备微微一笑，打消关羽的忧虑：“若是论招募兵卒，刘某还是有点自信的。在我们这楼桑村之中，就有不少志气相投、忧国忧民的青年，我们平素也有来往。我想，只要向附近乡邻分发招兵檄文，就能吸引很多有识之士前来投靠，召集三五十人是不成问题的。”

“如此甚好！”

“因此，有劳云长贤弟执笔，起草一篇招兵檄文。我会拜托熟悉的乡邻青年四处分发。”

“岂敢，关某不善辞藻，还是烦劳大哥起草檄文才是。”

“云长贤弟不必推辞，你执教学堂多年，教化子弟，最了解他们的心思。这篇檄文由你来写，责无旁贷啊！”

张飞也在一旁敲边鼓：“我说二哥啊，你这样推脱不像话啊！”

“此话怎讲？”

“咱们昨天不是对天发誓，大哥的话，绝不违背么？”

“哎哟，张飞！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教训我呢。如此说来，我这就动笔。”

关羽即刻展开纸笔，撰写檄文，一挥而就。

他的文采极好，檄文慷慨激昂，充满忧国忧民之情，观者无不动心。

檄文很快就分发到各乡各户。不久之后，刘备家的院墙外，聚集了七八十位青年。他们都是爱国志士，愿为民效劳。

张飞走出院门，对众青年问道：“你们都是看了檄文，想来应征入伍的吧？”

他权充面试之人，对各位青年一一点名，又记录下每人出生之地以及志向理想。

“正是！我们久仰诸位大人威名，决定响应义举，前来投奔麾下。”青年们异口同声答道。

“如此甚好！我张某见各位仪表堂堂，忠义非常，准许你们加入我们旗下。但是我们志向远大，不似黄巾贼之流。他们整日烧杀抢掠，而咱们誓在为民剿贼，拯救百姓，安定天下。建和平之国，求永世之福，与百姓同乐。我说这些，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张飞按照刘备的嘱托，对众人训示了一番。“今日既然你们投靠我们旗下，就要严守军纪。我现在宣读，你们可要听好了！”张飞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一叠文纸，高声诵读起来：

一、服从军令，坚守礼节；

二、不图近利，胸怀大志；

三、浅思一己，深思一世；

四、掠夺者斩；

五、虐民者处以极刑；

六、扰乱军纪之行为一律处以死罪。

“这些军纪，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一时之间气氛有些肃穆，众青年沉默思索了一番后，异口同声答道：“听明白了！”

“好！那既然如此，你们就是我们旗下的兵士了！只不过咱们创业初始，条件艰苦，一时不能分发军饷，食物装备也要众人共享，你们可不要有怨言啊！”

尽管条件艰苦，前来应招的青年人人精神抖擞，听从刘关张的号令。

看到四五天的时间，刘备麾下就已经聚集了七八十人，关羽十分惊喜，没想到初试即能成功。

但人员一多，分发的粮食就显得匮乏。剿匪之事，刻不容缓。

如今有很多地方都深受黄匪之苦，百姓被烧杀抢掠，苦不堪言。若是刘关张的队伍能首先到这些地方去，将那些黄巾贼赶走的话，就可以收取正当的税金和食物。

这一天，一名哨兵前来急报。

“张将军，张将军！我见到附近有个马队正在过路，他们有很多马匹啊。”

哨兵说，不远处忽然来了一个马队，一行人赶着几十匹马，正在翻越前边的山岭。

张飞一听有这么多马匹，大喜过望，乐道：“我们要是能把这些马弄到手就好了。”

以刘关张目前的情况，急需马匹钱粮。但军纪如山，既然是兴义

举，就不能下令手下如匪徒一般将马匹强抢过来。

张飞一时有些为难，于是去与关羽商量：“二哥啊，现有探哨来报前方出现一个马队。你说咱们能否设法将马匹留下？我觉得这实在是天赐机缘。”

关羽听闻有那么多的马匹，也很高兴：“不如这样！我去与他们攀谈攀谈。”

于是他带着几名属下赶往山岭。来至山麓之处，他们正好遇到那一行人。果然哨兵说得不错，这一队人马约赶着四五十匹马。看他们的衣着打扮，都是行商贩卖的模样。

关羽暗忖，既然是商人，那就有的商量，说不定这些马匹能够尽归我有。他暗自思索，如何发挥雄辩口才，说服他们。

这一队马商的领队是来自中山的富商，为首的一位叫苏双，一位叫张世平。

关羽赶到马商队伍的前面，主动把刘关张三人结义，结成义军的事情给他们描述了一番。言之切切，情深义重。关羽还说：如此乱世之下，黄匪当道，黎民受苦，若无人整治河山，一统大业，则难以拨乱反正。

他最后还感叹道：咱们这中原的大汉天下，可能有一天被北方蛮族所统治啊！

张世平和苏双二人听了关羽的一番陈词之后，低声商议了片刻，回复道：“你说的道理我们都听明白了。我们这次出门带了五十匹马，若能派得上用场，也算我们为平定天下出了一份力。这些马就权当送予你们啦。”

他们言辞干脆，态度决绝，倒有些出人意料。

关羽原本以为这次交涉会很难，对方不见得会轻易同意，所以听到如此痛快的回复有些意外。

“承让了！请恕我直言，商人本是逐利而行，何故你们二人如此痛快，仅凭我关某一席话，就将这众多马匹拱手相让呢？”

谈判已成，马匹到手，关羽本不想多生事端，但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才特地发问。

张世平笑了起来："哈哈哈！看来我们是答应得太爽快了，反倒叫人起疑。这也难怪，那我就解释给你听。首先，我们可以看出您绝非歹徒，而是心存天下的英雄，再者，我们觉得你们结成义军，此事颇得时宜。另外，我们还想借你们之手，为自己报仇雪恨。"

"哦？此话怎讲？"

"我们二人对黄巾之贼，张角匪徒怀有深仇大恨！说实话，我们二人曾经是中山一带首屈一指的富商巨贾。但黄匪侵入了我们的家园。贼人们毁我家园，夺我财产，掠我子弟。女子们不敢上街走动，小鸟儿不敢在园中鸣叫。我们名下的众多店铺被洗劫一空，损失惨重。最后连我们的妻子、女儿也被暴兵掳走，如今都不知去向。"

"噢，原来如此！"

"正因生意受损，我后来与外甥苏双二人不得不沦为马商。我们这次从市场上买进了五十匹马，准备拉到北方贩卖。可是走到半途，听说北边山岳常有黄匪劫道，抢人钱财，害人性命。无奈之下我们只得又牵着马群，折路而返。如今这天下东南西北，四面是贼，我们都心知肚明。倘若继续牵着这些马匹，四处游荡的话，总有一天会遭遇贼人。到时候马匹会被夺走，我们自身性命也难保。与其任这些马匹被贼人所用，变成他们烧杀抢掠的坐骑，倒不如送给你们这样的英雄，成为战马。若能为除暴安良、平定天下出一份力，我们觉得也是值得的！"

"哦，原来如此！"听了张世平一席话，关羽的疑惑尽消。

"既然如此，关某就请你们二人一起牵马到楼桑村走一趟吧。我想请你们见见刘备刘玄德，他是我们的盟主大哥。"

"那是当然，我们本是商人，总是要考虑成本的。此次虽是无偿赠马，我们也想到总有回报的。"

"这个嘛……恐怕即使见到刘公玄德，我们暂时也难以付出买马的银两啊。"

“这都好说。我们不看一时，重在将来。如果你们行事顺利，大事能成，取下一城，平定十州，最终得以号令天下。到那时请再连本带息地将今日的欠银付给我们。我们已经听了你所说的计划，认定这绝非白日做梦，而是万众所期，势必成功。今日免费赠马，一方面我们能将难处理的货物出手，另一方面也算长期投资。作为商人，这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

张世平说完，便带着外甥苏双随着关羽一起将马匹赶至楼桑村。一路走着，他还向关羽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若要兴义举，你们如今要人有人，要马有马。不过这人马众多，就要考虑财务问题。你们如今有没有计划，该如何筹备粮草军费，如何管理钱财呢？如若没有计划，我建议你们还要多加考虑为好。”

经张世平这么一提醒，关羽立刻意识到自己的队伍中确实存在不足。这几个人的确都不善经营之道。

关羽自己是个教书先生自不必说，而刘备和张飞亦无什么经营概念。他们几个都认为：习武之人，视金钱为粪土。一旦谈起钱财，则显得有损他们清高的名誉。他们自视清高，不重钱财。可这一点在治国安邦之时，就稍显不足了。

如今刘关张三人已经拥有一支军队，而如何应对粮草军费的问题，势必要考虑经营之道。如若不然，军中无粮，则只能依靠暴力掠夺，并非义军之道。自古以来，有多少义军，兴于举义，却因经营不善，而暴行天下，最终沦落为抢匪盗贼。

“您的意见非常中肯，我一定将此话细细禀报大哥。”

关羽十分庆幸听到这两个从商之人的意见，不仅自己长了见识，而且他们所提之事关乎义军的前途。

一行人不久就赶马来到了楼桑村。

关羽立即将张世平和苏双二人引见给刘备。一听到二人愿意无偿赠马，刘备和张飞都非常高兴。

张世平一见刘备，觉得相见恨晚，他不仅无偿奉上五十匹马，又追加了马匹所运的货物，包括一千斤铁、一百担兽皮织物，以及金银五百

两。他拱手奉上："就请先生笑纳，权充军费吧。"

张世平又道："我在过来的路上对关羽先生说过，在下终究是以利为重的行商之人。正如武人有武道，圣贤有文道，商人也有逐利之道。今天虽然奉上马匹金银，但在下绝不以此夸耀义心。待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在下希望今日所赠之物能产生巨大利益。而这利益我也绝不会一人独吞。唯愿天下受苦的黎民百姓，都能分得此红利，这才是我的心愿，也就是所谓的商人之魂。"

刘备和关羽闻言大为感动，欲将此人留在军中，以充谋士。但张世平回绝道："岂敢岂敢！在下胆子实在太小，没有勇气与你们一起奔驰沙场。如若下次还有所需，在下必当前往。"

说完，张世平和苏双二人带着伙计们匆匆返乡而去了。

刘关张的义军意外得到这五十匹马、一千斤铁、一百担兽皮织物以及五百两金银的军费，三人喜出望外，乐道："此真乃是天助我也！"

他们迅速请来附近的铁匠，为张飞打造了一把长有一丈多的蛇矛，关羽则打造了一把重达八十二斤的青龙偃月刀。同时还打造了兵卒的铁甲、头盔、刀枪剑戟。夜以继日的赶工，很快军队就装备整齐了。

日月之旗、飞龙之幡。如今刘关张这支队伍里配备了马鞍铁箭，军容齐整。人数已近二百人。

这支二百人的小队伍，原本不足以称霸天下。但经过张飞的严格操练，关羽的严肃军纪，以及刘备崇高的德望，军队已经初具规模。二百兵士令行禁止、整齐划一。

"母亲！我们出发了！"

这一日，刘备全身披挂盔甲，告别了母亲。

他带领众将士，整装出发，离开故乡楼桑村。而刘母则久久伫立于大桑树下，目送儿子出征。她努力忍住泪水，如若不然，早已泪流成河。

第十章 南征北讨

在他们出征之前，关羽曾携刘备手书，前往幽州太守刘焉府中。

太守刘焉不知他的来意如何，于是将关羽引入厅堂接见，问他所为何事而来。

关羽向太守施礼后问道："我们听说太守如今正在四方求士，是真的吗？"

刘焉一见关羽，觉得他威风凛凛，绝非常人，也就没有责备他的唐突之辞。他回答："正是！我已派人在各地路口驿站高悬榜文，招募仁人志士。莫非你也是响应檄文，前来应征的英雄吗？"

关羽回答："正是！关某见如今天下受难，黄匪横行，军队连败，百姓遭殃。而国主无力，贼人得利，苍生无助，黎民泣泪。"

关羽此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我等众人蒙受国恩已久，在此非常之时期不能袖手旁观，偷闲于草庐。而今我与张飞等二百多位仁人志士，集结成队，拥刘备为盟主，希望纳入太守的麾下，以尽报国之心。不知太守能否应允，准许我等投靠？"

说完，关羽双手呈上刘备手书，请太守过目。

太守闻之，非常高兴，道："今蒙诸位豪杰前来相助，此乃天助我也，刘某不胜感激。刘某诚心欢迎之至，又怎么会推辞呢。待众位将士来临之际，刘某自当泼街扫城，遍插彩旗，恭候大驾光临。"

"如此说来，关某感激之至。我等即刻投靠而来。"

关羽告辞了太守，旋即回府。他还特意禀告太守，自己的结拜兄弟张飞曾在此地犯案，在城门闯关、在市集伤人、在楼桑村也误伤了太守的属下众人。关羽请求太守念在他是爱国义士，愿为国剿匪杀敌，宽恕他的罪行。

太守应准，自此也再没有捕吏前来上门查问。而且，似乎太守有令，当刘关张等二百将士浩浩荡荡从楼桑村向涿郡县城出发时，沿路并未遇到任何阻碍。抵达城门之时，还见到城墙之上遍插彩旗，守兵差役列队相迎，真是阵势浩大。

沿路之上，有些百姓认出队伍的首领是刘备和张飞时，都不禁瞠目结舌："哎？我看那个前面打头儿的不是村里卖草席的刘家后生吗？"

"是啊是啊！他旁边骑马的，就是那个卖猪肉的醉汉啊！如今他倒挺威风的！"

"没错！就是那个卖肉的张飞啊！"

"哎哟，那个卖肉的原本还欠着我的酒钱呢，这下可要不回来啦！"

众人议论纷纷，酒贩子却不住叹息。

不久，一行人就浩浩荡荡来到了涿郡府衙。沿途之上，又有众人感其精神，投靠到了日月旗下。因此当队伍抵达府城时，人数已经达到数百人之众。

太守刘焉亲自降阶迎接刘关张三将，并在当晚于府内大排酒宴，欢迎义军将士光临。

太守刘焉在正厅接见了刘备等将士。他发现刘备虽然年仅二十多岁，却少年老成、沉着冷静，颇有些刮目相看。再得知刘备乃是汉室宗亲，中山靖王之后时，更是频频点头，高呼难怪如此，对刘备的两位义弟关、张二将更是优待有加。

正值此时，哨兵来报，有号称五万余众的黄巾贼在青州（今山东省，济南以东地区）大兴山一带猖獗作乱。太守刘焉速派校尉邹靖为将官，拨付大军，前往平乱。

关羽和张飞得知此事后，立刻向刘备建议："如此酒席欢宴并非长

久之计。如今黄巾匪徒猖獗，我们不妨主动向太守请缨，加入剿匪阵营，出征杀敌。”

刘备点头应允：“你我兄弟不谋而合！我这就向太守请战。”

当下求见刘焉，表示剿匪的决心。刘焉闻言大悦，不仅准其参战，更任命他们为校尉邹靖的先锋。

于是刘备这五百余骑的队伍，首次披挂上阵。他们志在必得，一路飞奔，赶到大兴山下。而此时，五万黄匪贼兵早已据守险要，以守为攻。并在山谷峡地之中，开挖了不少长期阵地。

此时正是初夏时节，雨季已过，满山绿草。贼兵有心恋战，拖延战时，又占据地利之优势，善于纵横奇袭。各州的黄匪也闻讯赶来，企图一举断掉官军退路。如此前后夹击，官军难免深陷重围，极易被就地歼灭。

刘备思虑至此，便同关、张二人共商对策：“二位贤弟，敌阵如此凶险，我们要好好考虑如何应战。此番出征，乃是我们义军的首次应战，如能首战告捷，才能鼓舞士气。太守刘焉、校尉邹靖也一定想考验一下我们的手段，观察我们的实力。如今我军为先锋，就不能恋战，若陷入长期对阵的局面，则对我军不利。我想出其不意，杀入敌阵，迎头痛击，不知你们意下如何？”

“原当如此！”

关、张都点头同意。于是他们下令，将五百余骑布置成变化多端的乌云阵，在逼近山麓时才突然擂鼓呐喊，以山呼海啸之势向贼军挑衅。

贼兵早占据了半山腰，他们架起铁弓，连发弩箭，以守为攻。

“这股来兵不过百十号人，看起来也不像朝廷的正规军。不知他们是从哪儿凑来的乌合之众。咱们这就下山，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贼军副将邓茂守关，他号令骑兵，打开寨门，俯冲下山，来至阵前，大声叫骂：“哎！你们这帮吃糠咽菜的土包子！是想充当炮灰，为官兵垫背的吧！我说你们啊，别被那帮当官的给蒙骗了，为他们卖命有什么好处！我劝你们啊早早投降，献上战马和兵器。我呢，会替你们向

大方程远志将军求个情。看在我的面子上赐给你们头扎黄巾，加入我们的队伍。从此你们就能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何乐不为！总比你们这帮干瘦猴子吃不上喝不上要强得多！胆敢不从，老子立刻将你们统统歼灭，杀你们个片甲不留。有耳则听，有口则答，你们倒是回话啊！”

这时，来军阵前有人应声而出，刘备拍马上前，关羽、张飞护其左右，来到绿地中央。

“大胆狂徒，无良鼠辈！”

刘备策马上前，来至主将程远志面前。他对着蠢蠢欲动的黄巾大军，振臂高呼：“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兽族嚣张长久的先例！纵使一时贼党乱政，以暴力夺权，终究失败，化为白骨！尔等听好了！我等乃是弘扬正义之义军，看这日月幡旗高高飘扬，誓将光明重回人间。你们速速投降，不要白白丢了性命！”

程远志闻言，仰天大笑：“你这简直是痴人说梦！近来不知死活的家伙越来越多，少说废话，纳命来！”

说罢，他挥舞着人称八十斤重的青龙刀，策马冲向刘备。

刘备并非骁勇善战的猛将，见敌人冲来他立刻回转，而护在一旁的张飞大喊一声：“竖子看招！”

他举起蛇矛长柄冲上前去。张飞这新锻造的蛇矛顶端安着牙形钩子，他举矛一挥，向贼将程远志当头劈下，连人带马，断成两截。

“大胆狂徒！来人啊！给我冲啊！”

贼兵副将邓茂一见主将被斩，怕兵卒乱了阵脚，立刻一边招呼一边冲向刘备。护在一旁的关羽怎容贼人造次，他拍马上前，断喝一声：“竖子！前来送死！”

关二爷挥起偃月刀，砍向贼将，只见血光横飞，邓茂也被立斩于马上。

瞬息之间，贼兵两员主将被斩，剩余残兵群龙无首，抱头鼠窜。刘备率兵乘胜追击，将余党包围歼灭。斩获贼首一万有余。投降的贼兵收容归编，斩获的首级高挂村口，以震慑敌人。

——“天诛如斯！”

“首战告捷，此乃吉兆！”张飞兴奋地对关羽说道，“二哥，我看咱们照这样下去，不到半年时间就可以剿灭各州贼军了。到那时候，各县各州都能插上咱们的旗帜，日月飘扬。造就咱们这立国安邦的乐土时代指日可待。这可太好啦！咱们这个仗打得如此顺利，我还没出汗就结束了，不过瘾啊！”

“三弟，你这话就错了！”关羽摇摇头道，“你要这么想就是大错特错了！不要以为每次上战场都能如此顺利，这世上万事可不都这么简单啊。”

随后，刘关张率领义军，离开大兴山，一路凯旋，返回幽州。

太守刘焉得知大获全胜的消息，喜不自胜，他命五百乐工列队城门，大吹赞歌，又在城门上遍插彩旗，并亲自出城，迎接凯旋之师。

回到幽州不久，刘备的兵马尚未来得及休整，又闻青州城来的快马报告：“大事不好！有请太守，立刻增援！”

“来者何事？”

太守刘焉打开使者奉上的牒文，原来是青州太守的求助之信：

此地黄巾贼徒于县郡为祸作乱，青州城池被困多日，恐遭烧城之险。如今形势危急，急待友军前来增援。

——青州太守龚景

刘备闻讯，又主动请缨：“我等义军，愿往救援。”

太守刘焉闻言大喜。他立刻调拨校尉邹靖的五千余骑作为援军，又命刘备义军充当先锋，即刻出发。

此时已是夏季时分。

当刘备义军赶到青州城外时，发现城外有数万贼军，他们高举黄旗，旗幡上画着八卦图案，围困城池，声势震天。

“贼军狂妄，不过如此！”

刘备依仗初战告捷的经验，又想如法炮制。于是他率领五百骑兵，冲进敌营，没想到此番竟大败。军队损失惨重，退至三十里后，暂且休养。

“看样子，这股敌人，实力很强。”

刘备在营中与关羽一起谋划战略。

关羽献策道：“敌众我寡，如此以寡敌众，我们唯有善用兵法。”

刘备从善如流，立刻派人前往剿匪大将邹靖的帐中共商对策，重新制定战略。

根据新的战略，由关羽率千人作为右翼包抄，张飞率千人隐于山坡之后，暂时按兵不动。

以邹靖和刘备为首的主要兵力作为中军，正面进攻，佯作对敌人主力发起总攻态势。然后再把握时机，故意落败而逃，诱敌深入。

“追呀！”

“杀呀！”

黄巾大军果然中计，他们一味追击，错失阵形。

“来得正好！”

待敌军进入包围圈后，刘备拨转马头，转身迎击。而此时，关羽和张飞率领的两支队伍，从右翼和后方杀出。一时山坡之上，旷野粮田中杀出众多兵士，敌人主力被完全包围，全部剿灭。

战况惨烈，血流成河，天地都被这一场混战染得一片血色。

“别让贼人跑了！速速追赶！”

官军一路追击落败的贼军，直至青州城下。

“援军到啦！”

青州城守兵见增援部队前来，立刻打开城门，冲出杀敌，加入战事。

黄巾军慌不择路，逃至城下，纵火烧城。却不料被官兵前后夹攻，反被火焰吞噬，全军覆没。

事后，青州太守龚景诚挚道谢：“若非友军及时赶来，此城恐怕早已陷落贼人手中，变成他们恣意妄为之所了。”

他下令重赏三军，又大排酒宴，庆祝胜利。一连三天三夜，城里夜以继日的狂欢，歌舞升平。

待庆祝结束后，邹靖号令队伍，班师而归：“承蒙太守好意，我等现在要告辞回幽州去了！”

这时，刘备趁机向邹靖请辞：“刘某有一事相求。很久以前，在我尚为孩提之时，有一位卢植先生来到我老家楼桑村暂居过一段时间。他为我的启蒙老师，教导我读书写字，兵法之道。刘某时常感念先生恩德。最近听闻卢植入仕为官，封中郎将，现奉敕令在遥远的广宗（今河北省）作战。听说那边的贼兵乃是黄匪首领张角所直属的主力部队，必定恶战难堪。因此刘某准备赶赴广宗，以还师恩，协助剿匪，以助恩师一臂之力！”

刘备请求邹靖将军将此形势转告太守刘焉。

刘备所率本是义军，因此大将邹靖并未阻拦：“既然如此，你且率兵赶去增援吧。邹某这厢的军粮物资，你也可以任意使用。”

习武之人，自是痛快。邹靖说完，立刻辞别而去。

话说卢植那头，他官拜中郎将，获得朝廷印绶，率五万官军领命剿匪。他率军一路从都城洛阳来到黄河下游的广宗原野，平定匪患。

“你说什么？有一位刘备来访？这刘备到底是何许人也？”

卢植听到下人来报，一时诧异，左思右想不记得刘备是谁。

此处虽为战地，但不愧是打着汉朝征旗的军营大寨，硕大的将军营位于一座大庙正中。院里院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兵士众多，戒备森严。

“正是！来人自称名叫刘备，字玄德，求见大人一面。”前来通报的传令兵如实回禀。

“他一个人前来求见？”

“不，他身后带着五百多号人马。”

“来了五百人？”

卢植更是满脸惊诧，问道：“如此说来，这位刘备带来了众多手下一同求见？”

“正是！他有两员副将，名唤关羽和张飞，年纪轻轻，威风凛凛。”

“这刘备到底是谁呢？”

卢植再三回想，仍想不起到底哪里认识的刘备。传令兵道：“我刚才忘记说了。那人还说，他老家是涿县楼桑村的。说将军当年在那里隐居时，曾蒙受先生教诲，学习读书写字。”

“噢！我想起来了，他应该是那家制卖草席的刘家后生。这么说起来，已经过去十多年了，论年龄，当初那个少年应该已经长成一个有为青年啦。”

卢植不禁缅怀过去，于是下令请刘备进来相见。五百兵士在门外等候，关张两位被引到厢房歇息。

不多时，刘备走了进来。

卢植一见之下，立刻认出了故人：“哦！果然是你！变成大小伙子啦。”

“十年不见，先生一向可好？学生听闻先生名满洛阳，着实为您高兴啊。”

刘备说着，几步来到卢植面前，拜倒行礼，如当年从师时一样恭敬。

落座之后，他向恩师卢植表达了自己的报国之志，希望能够加入恩师的军队，同官兵一道，为国效力，共同剿匪。

“你此番来得正好啊！刘备，你能心念当初的点滴师恩，专程前来率军增援，我感到十分欣慰。你虽为义军，已似朝臣。既然你怀有如此爱国之志，那我欢迎你加入我军，来一起建功立业吧。”

在卢植的首肯下，刘备及其率领的五百义军被纳入剿匪大军。经过一番侦察，刘备发现贼军主力为官兵的三倍之多，且兵强马壮，优势非常。他在卢植营中已盘桓两个多月，仍无出力之处。

而官军也只得以守为攻，白白拖延时日。

“我看啊，这些洛阳官兵，虽然武器精良，衣着华丽，但个个都是毫无斗志，整天满脑子想的只是都城里的老婆孩子，美酒佳肴。”

张飞见这两个月毫无建树，也总对刘备发牢骚：“我说大哥啊，咱们再跟他们混在一处，自己都变得松懈了。咱们要不早早离开这里，去寻别的地方剿匪，让弟兄们痛痛快快去上阵杀敌吧。”

刘备觉得不妥，他们刚刚前来投靠老师，如今毫无建树，又怎能径自离开。

不久之后，卢植忽然召唤刘备，向他交代有关军机要情。

卢植告诉刘备：此处地势险要，对贼军布阵有利，易守难攻。若官兵想要一举攻破，恐怕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得不偿失。因此他们也不得已，安营扎寨，做出一个打算长期作战的态势。而当时，贼军总帅张角的两个胞弟，张宝和张梁二人正在颍川（今河南省许昌）一带作威作福。

当时，皇甫嵩、朱儁两位将军也奉了洛阳朝廷之命，率领官军前去颍川剿匪。但是两兵对阵，胜负未决，陷入苦战。相比之下，颍川战事吃紧，如得援军，突破僵局，则对广宗之地的战事大大有利。一旦此地的贼军听到张梁、张宝二将战败的消息，就会害怕退路被断，而失去斗

志，溃逃而去。

“刘备，为师想请你前往颍川，不知你意下如何？”卢植商量道。

“刘备遵命！”刘备此次前来，原本就为了增援恩师，因此对恩师的嘱托一口答应。

他立刻整备人马，率手下五百骑兵，以及卢植派来的千余兵卒，共一千五百人，日夜兼程，赶往颍川。

不久，刘备一行就抵达了颍川阵地。他们立刻求见将军朱儁，奉上卢植牒文，并真诚表示：“我等受卢植之命，前来增援。”

“哼！也不知你们是从哪里凑来的杂牌军！”

朱儁冷漠地回应道：“行啊，那你们就好好干吧。等回头要是有了军功，说不定就能编入正规军，到时候能得到朝廷的赏赐，说不定还能当上地方小吏。”

张飞闻言十分生气：“他们怎么这么小看咱们！”

刘备和关羽只得好生安抚，然后赶往前线阵地。

义军一行赶到前线之时，在军粮军务等方面都备受冷遇，但是给他们分派的战场，却对着贼军主力，正是官军最为头疼的艰难战场。

刘备立刻前往观察地势。一看之下，他发现这里的地形与广宗完全不同，官军的阵前是一大片平坦的原野，其间密布湖沼。

时值盛夏，野草和野黍子生长茂密，有一人多高。而贼军就以野草为掩护，时不时地偷袭官军阵地。官兵对此束手无策。

“我倒是想到一个办法。”刘备看罢阵地，与关羽和张飞共商对策。

“此计甚好！大哥还会孙子兵法，真是高明！”关张二人听罢大加赞赏，对刘备十分佩服。

于是，当晚二更时分，他们趁着夜深人静之时，派部分兵力悄悄迂回到贼兵后方，接近敌阵。关羽和张飞则率军悄悄摸过漆黑的原野，潜

入敌营。

“冲啊！杀呀！”

兵卒们趁其不备，在靠近敌营时才突然爆发出呐喊之声，每个兵卒都背着十支火把，点燃后拥进敌寨，宛如无数火球，向黄巾进攻。

黄巾多日参战，已经放松警惕，如此深夜遇袭毫无防备。一时之间，手足无措。刘备义军趁机将火把掷向敌寨，一时火光冲天。

火光之下，草木成灰，营地混乱，抱头鼠窜的贼兵也尽被火焰吞噬。

这时，从火焰尽头忽然冲出一队人马。他们打着红色旗帜，不似黄巾贼匪。打头的一员大将红盔红甲，就连佩剑马鞍都是红色。煞是醒目！

“喂，来将通名！你们是敌还是友？”关羽冲到刘备身旁保护，向对方大声喊道。

“你们是官军还是贼军？”对方也在怀疑他们的身份，一时暂停了队伍。

红旗军里有人回道：“我等乃是洛阳南下的五千骑官军。你们莫不是黄匪贼人？”

刘备闻言，暂留兵士在后方，只让关羽张飞护其左右，驱马上前：“战场混乱，多有失礼，请将军海涵。我乃刘备刘玄德，来自涿县楼桑村，率领义军，起于草莽。矢志奉公，前来剿贼。敢问对面将军如何称呼，愿闻大名！”

听到刘备的介绍，对面那位红盔红甲的将领面露微笑：“多谢刘公如此客气，待我近前说话。”

说着他催马向前，宛如一位红衣夜叉。其身后围绕着同样红盔红甲的七名侍从，一起走向刘备。

但见此人年纪尚轻，皮白肉薄，细眼长髯，胆量超人。那一双狭长的眸子里，闪烁着智谋和勇气。

他谦虚地自报家门：“我乃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又名吉利，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士。我乃大汉相国曹参第二十四代之后裔，大鸿胪曹嵩之嫡子，在洛阳官拜骑都尉。此次奉朝廷之命，率五千骑官兵赶来增援。恰幸贵军施以火攻之计，我等趁机追剿逆贼，斩获贼人首级无数。如今两军会合，当同为天下太平，共唱凯歌。”

“如此甚好。那就请曹将军举矛，带领两军欢呼吧。”

“曹某认为，今夜之大胜，全因贵军火攻而得。这欢呼理应由玄德先生指挥才是。”曹操谦虚地相让。

“既然如此，不如我们共同举矛，一起指挥吧。”

“如此也好。”曹操不再推辞，与刘备一起并辔立于两军之间，三次举矛，众将士三呼万岁，震动山河。

野火四处蔓延，将贼军营寨焚烧殆尽，无处安身。散落贼兵只得慌忙四散，逃得毫无踪影。

“这仗赢得痛快！”曹操回首笑道。

得胜收兵，两军打扫战场，准备归营。刘备和曹操两骑并驾在前，进一步攀谈。

曹操方才的一番自报家门毫无自夸之意。刘备也因此对他充满敬意。在两人的交谈中，曹操指点江山，轻松自如。他既笑晋文公全无匡扶之才，又嘲赵高王莽无计无谋。虽然他夸夸其谈，自视甚高，但论军事才能曹操确是熟读《孙子兵法》，论学识他又以孔孟儒家弟子自居。刘备越和曹操攀谈，越感到他的才识渊博，智慧深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与其相反，颍川大将朱儁对刘备的大胜毫无嘉奖，待刘备归营后，他立刻下令：“如今你们这一仗将盘踞颍川的贼军打散。他们此番定会前往大兴山，投靠广宗张角的队伍。到时候卢植将军就会深陷麻烦。汝等须立刻赶回广宗，助卢植将军一臂之力。时间紧迫，今晚人马稍事歇息，明早立刻出发！”

第十一章 卢植遭囚

虽然名为义军，却无一官半爵；虽然骁勇善战，却无官旗在手。刘备的军队无论走到哪里，都只被别人当作私人部队、杂牌军。

义军打了胜仗，原以为回营后能听到主将一声“打得好”的鼓励，甚至获得犒劳，不料朱儁将军连休息的时间都不给。还当即下令：“你们在这里的任务结束了，速速赶回广宗，增援卢植将军去吧！”

刘备听了这话，并不多言，领命而归。但关羽和张飞一听明早就要离开，显得十分不悦：“什么？他们命速速离开？”

尤其是张飞，他气得手按剑柄，怒吼出声：“真是欺人太甚！咱们就算是官军将领，这样的命令，也断断不能接受！咱们义军众人，从昨天夜里就一直不眠不休地连天苦战，如今打了胜仗，却被人家赶走了。谁能下出这样的命令呢！”

张飞按捺不住激动之情，跳起来：“大哥，你怎么能答应他。咱们义军在他们洛阳城里人看来太好欺负了。不行！我现在就去找他理论理论！”

说着他就要冲去朱儁将军的营寨，刘备和关羽赶忙将他拦下。

“贤弟且慢！”关羽也是极力按捺着火气，“这里是军营！咱们不能在这里闹！咱们义军此番前来，就是为了增援官军，你要是一闹所有的功劳都会化成泡影。这帮都城里来的家伙原本就是高傲自大。只要咱们兄弟带领义军拳拳报国，默默奉献，终将诚意动天。咱们目前只是碰到一些小磨难，若因此大闹军营，岂非小人做派。咱们不和他们计较，因为咱们是胸怀天下才来此助阵的。”

“可是，老张实在心里窝火啊！”

“三弟，还是不要意气用事。”

“这帮人，太可气了！”

“消消气吧，贤弟，这些我们都知道。”

关羽总算安抚好张飞不要冲动，又转身安慰刘备：“大哥，想必你也难免气愤。这鏖战沙场也宛如大千世界的一个缩影。世间万事，各种情况，也不少见。我们不要过于介怀，还是速速离开此地吧。”

许是因为刘备天性醇厚，其实他倒并没有动怒。关张二人所说忍字当头一把刀，他倒并不在意。而朱儁将军担心广宗有失，令他们速去增援，他也觉得并非无理。因此他虽然有些失落，却未曾介怀。

于是当夜刘备吩咐众将士好好歇息，饱餐一顿，又备好军粮。直到夜半时分才启程前往广宗。

这支义军，昨晚还在西边沙场杀敌，今天又赶赴东边增援。

刘备整日带着这五百将士南征北战，却受人排挤，他有时也会感到一种难言的辛酸。

每当路过一处村庄，村里的老百姓见他们衣着寒酸，也有些看不起。他们并不知道这支义军，身怀大义，誓将百姓解救于黄巾的暴行之下，建立和平安定之国度。

“这算哪门子军队呀！我看这些当兵的，既不是正规官军，也不是黄巾贼子。看样子是个杂牌军啊！”

农民们在田间停下手中活计，手搭凉棚瞧着热闹，对这支队伍充满嘲弄之情。

不过，打头的刘关张三人气度不凡，十分引人注目。见他们三人威风凛凛，有大将之风，众农民中甚至有人向他们磕头叩拜。

然而无论是受人叩拜，还是遭人冷落，刘备并不介意。因为他从小一直生活在乡间，了解农民单纯的内心，并不觉得他们愚昧无知。

关羽和张飞并驾而行，对朱儁的无礼仍然无法释怀。他们边走边骂，鄙视官军的风纪和洛阳城人的浅薄。

“我最恨的就是这帮官僚，仗着身有一官半爵，就大发官威，不将别人看在眼里。要我说啊，如今这天下之所以大乱，并非祸起民间，而全因官僚腐败所致。这帮洛阳出身的官僚和将军当中，这种狐假虎威的人可不少呢！”关羽高声骂道。

张飞点头接话：“可不是嘛！我当时就该冲着朱儁的脸上啐他一脸唾沫。”

“哈哈哈！你若当真啐他一口，那个姓朱的肯定大吃一惊。不过，摆这种官僚架子的可不止他一人。如今这整个汉朝庙堂都已衰败，他也不过是众多官僚中的一个罢了。”

“二哥，这个我都懂，但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恶气啊！”

“我看啊，即使天下黄匪尽数被剿灭，如若朝廷的这种官僚恶习无法肃清，这天下也终究不会太平的。”

“唉！这黄巾之匪易剿，庙堂之鼠难除啊！”

“言之有理！”

“如此想来，想实现我们的救国大志，确属不易啊！”

两位英雄一边催马向前，一边眺望前路，对星月长叹。

刘备策马在前，一直听着二人的对话。他突然回头说道：“我看，朝廷命官也不可一概而论。这洛阳军中也有了不起的人物啊。”

他接着感叹道：“两位贤弟，你们是否还记得在颍川一战中，踏着野火而来的红衣大将曹操曹孟德。他虽然年纪轻轻，但无论人品还是谈吐，都令人钦佩，着实了得。他同样来自洛阳，却不仅睿智，又骁勇善战，人品出众。像他这样的人物才配得上将军之名。我觉得在乡夫草莽之中，难以找出如他那样的英武之士吧。”

关羽和张飞对此亦有同感。只因二人皆是出身民间，身为草莽英雄，只要一提到官军朝臣就难免心生鄙夷。无论对方人品如何，他们都

先入为主地摆出厌恶的态度。若不是刘备对曹操大加赞赏，他们对曹操其实并无好感。

“哎？前方怎么有旗子？”

这时，义军中一名属下指着前方大喊。刘备勒马，回头问关羽：“你看来人是谁？”

关羽以手遮阳，眺望远方道路。只见远处山峦阴影之处，道路蜿蜒曲折，阳光无法直射，因此只能看见有一支队伍打着旗帜行进而来。一时之间无法看清到底是官军还是黄匪，抑或是如他们一样的流浪义军。一行人不禁严阵以待。

待那队伍渐行渐近，他们终于看清旗帜上的标志。关羽回禀刘备，来者乃是官军。义军的士兵一见来者是友非敌，也不禁放松下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

“看那旗帜是官旗吧。”

“正是！来人是官军！”

“看人数大约有三百来人吧。”

“奇怪得很，队伍里还拉着槛车。他们莫不是抓到野熊啦？”

只见一个巨大的铁栅囚笼被架在马车之上，囚车前后左右都有官兵严防死守。守卫的官兵持枪拿棍，戒备森严。槛车前后也各有百余人押车。

槛车被围在队伍的正中间，七旒朝旗飒飒飘卷。随着槛车行进，在里面颠来晃去的并非熊豹之类的野兽，而是一个可怜人。只见他双手抱膝，埋头垂地，看不清面目。

前方队伍也发现了刘备一行，一名部将率领一队兵卒跑过来，朝他们大喝：“呔！你们还不快赶紧给我站住！”

张飞立刻拍马冲到刘备前面保护，应声答道：“你想干什么？你们这帮蝼蚁之徒！”

此话原本多余，但颍川一行后，张飞对朝廷官兵的狂妄做派难以容忍，因此一怒之下才脱口而出。

这句话宛如金石相撞，立刻激起官兵的怒火。

“什么？！你小子敢冲着官旗喊我们是蝼蚁之徒！”

“知礼乃人伦之始。人若不知礼，与蝼蚁有什么区别？”

“你给我住口！我等乃是洛阳敕使左丰的队伍。你抬眼看看我们举的旗帜！认不得吗？”

“你们若是朝中大臣的队伍，就更要知礼而为。我们也是忠君报国的义军，举着自己的日月旗帜。你上来就拦住我们，让我们站住，是何道理？如若你们以礼相待，我们自然以礼回之。要不你重新再行一次礼，咱们按照礼节重新来一次！”

张飞斜扛一杆丈八蛇矛，怒目而视，气势逼人。

官兵有些胆怯，却因阵势摆开，有些骑虎难下。他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刘备见状，示意关羽，上前应对。

“这位官爷，我们乃是涿县刘备刘玄德的义军，刚刚追随颍川朱儁、皇甫嵩两位将军剿灭黄匪。如今奉命返回广宗，增援剿匪。我这位兄弟说话急躁，言语上多有冒犯，还请诸位官爷恕罪啊。请容我一问，诸位这是去往何处啊？那囚车中所关的人，是不是贵军活捉的贼将张角？”

关羽打了个圆场，该道歉的地方道歉，该说明的地方说明，态度不卑不亢。

官兵部将闻言好像松了一口气，态度也端正了许多：“我们押的不是黄匪，而是朝廷罪犯。乃是之前负责广宗军务的中郎将卢植。”

“什么？那位是卢植将军？”刘备不禁惊呼出声。

“具体的罪名我们也不太清楚，只听说是左丰奉敕令去各地视察军情，查到广宗一带后，参了卢植一本，说他治军不力。因此卢植被褫夺官职，变成囚犯。现在我们正押解他到洛阳受审。”部将据实回复。

“这？怎么可能？”刘关张三人面面相觑，一时难以接受。

沉思了一会儿，刘备向部将求情：“这位将军，其实卢植将军是我昔日的恩师。如今在此相遇，请容我与他话别，不知军爷能否通融一下？”

“哈哈！你说这囚车里的罪犯卢植是你的恩师？还要见面话别是么？”

押解的部将闻言并不推辞，反而别有用意的语气暧昧：“通融倒不是不可以，不过啊，我也是有公务在身啊！”

关羽拽了一下刘备的衣袖，低声说道：“这厮是在明着索贿。咱们虽然所带的银两不多，但也能凑出一些给他。”

张飞一听就急了：“凭什么给他们银两？这帮官兵只认钱不认人。咱们不如跟他们硬碰硬，若是不让大哥话别恩师，我就冲到囚车旁边，替他们照顾卢将军。你们看我的！”

“三弟，万万不可冲动！咱们是剿匪义军，怎能对朝廷官兵动武。我与恩师有师徒之情啊，今日一别不知何日相见，让我务必与卢将军相见话别才是。”

刘备于是让关羽从军费中周转一些银子，悄悄塞给押解的部将：“烦劳军爷，高抬贵手。”

拿到银两之后，部将的态度明显好转。他命令停下战车，又命守卫士兵：“原地休息！”

于是，兵士们原地坐下，将枪棍放在一旁，转头佯作视而不见。

刘备趁机赶忙下马，一路小跑地赶到囚车旁边。他攀住坚牢的铁栅，低声喊道：“恩师！恩师！我是刘备啊！您怎么落得如此地步？”

卢植正蜷缩在囚车之中，埋头屈膝。他闻言才茫然地抬起双眼，神情呆滞地寻声望去。

“啊！”

卢植如同一只困兽，扑到铁栅边上，颤抖着声音叫了一声：“是刘备吗？”

“刘备啊！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你听我说啊！”卢植一见到刘备，老泪纵横，当年英姿勃发的中郎将如今憔悴万分。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派你们增援颍川后不久，一位洛阳敕使左丰前来督军。我勤于公事，疏于人情，也没有像其他将军那样赠他金银细软，献上贿赂。没想到这左丰居然厚颜无耻，公然向我索贿。我只当这军中金银财物，乃至一针一线都归公有，乃是军资，为购置兵器、发放饷银之用。我自己又一向清廉，无甚私产，便一口回绝。还告诉他，如今人在军中，哪有什么金银细软能送予他用！”

“原来如此！”

“听说左丰对我的所作所为大感受辱，怀恨而归。不久之后，我就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褫夺军职，落得如此地步，如今还被囚车押解到洛阳去。如今想来，可能我是太过固执死板。但我始终不愿和洛阳官僚同流合污。他们整日只想中饱私囊，上不忠君，下不顾民，如此徇私枉法，丑态百出，实在令人可恨可恼啊！如此做派，长此以往，这汉室江山可能会败在他们手上。唉！如今这世道，竟变成如此模样！”

卢植大放悲声，一边为自己的遭遇而感怀，一边为天下的衰败而嗟叹。

刘备站在囚车外，竟然无言以对。他很想安慰一下恩师，但却只能隔着铁栅握紧卢植的双手，陪他一同感慨落泪。他哽咽着鼓励卢植：“恩师，您的心意我最明白。您要相信无论世道如何没落，无罪之人终将昭雪，奸诈恶人终得报应。即使偶尔日月星辰被乌云蒙蔽，山川河流因岚雾隐形，但这些都会过去。有朝一日，您的冤情会大白于天下，也会东山再起。请恩师多多保重身体，静待时机啊。”

“承蒙你能体谅！”卢植慢慢冷静了下来，“没想到我能在这里遇到你，实在是意料之外。原本我一直紧悬的心忽然放松下来，就不禁泪湿衣襟。我已老矣，这清素世间，拨乱反正的任务就交给你们这些前途远大的青年啦。刘备啊！请你念黎民之苦，百姓之殇，要加倍努力才是啊！”

“谨遵恩师教诲！”

“另外呢。”

“您请讲。”

“我虽虚长些年纪，仍中了奸人之计，落得困在囚车之中，生不如死。你们这些人的年纪还轻，涉世未深，更要时刻当心，处处留意，否则也容易身处险境。人啊，一旦放松了警惕，可能要比鏖战沙场更加危险百倍啊！”

“恩师的训诫，我一定铭刻在心。”

“此地不宜久留，免惹是非！”

卢植边说边用眼神催促刘备尽快离开，生怕为刘备招致麻烦。这时，一直站在一旁的张飞终于按捺不住，大声说道：“我说大哥啊！咱们怎么能眼睁睁看着恩师平白无故陷入牢狱呢？我老张听到方才这一番话，实在觉得憋屈得很！咱们干脆来个一了百了，把这些押车的官兵统统干掉，劫了囚车，救恩师出来吧！”

说着，张飞又回头示意关羽：“二哥，你待如何？”

张飞说这番话时完全没有顾忌，简直是对天怒吼，嚷得人尽皆知。

原本背过身去，佯作视而不见的官兵们也不能再假装了。他们纷纷站起身，拿起枪棒武器，聚拢过来。一时之间，气氛变得非常紧张。

但张飞对这些官兵仍是视而不见。仿佛一群苍蝇乱舞一般。

“你们怎么都不吱声？难道是忌惮这几个官兵不成？所谓见义不为无勇也。好吧，你们不出手我就一个人来！这个破鸟笼子似的囚车，有什么了不起的！”

张飞猛然抓住槛车铁栅，使出猛虎一般的蛮力，用力撼动囚车。

“张飞！你想要干什么！”平日里温文尔雅、和颜悦色的刘备，忽然大喝一声，“你不过一介村夫，他是朝廷钦犯，你难道要劫囚不成？我今日见到恩师，不忍于心乃是出于师徒情重，但终究不过是私情。既是

天子之命，纵有不甘，亦当服从。所谓上命不可违，此乃我辈军纪第一条。你若胆敢造次，莫怪刘备替天行道，依军纪斩了你的首级！张飞，你给我住手！”

刘备紧握剑把，双目眦裂。如此血性模样，与他平日里的温和形象大相径庭。

押解囚车的队伍渐渐远去。

张飞一时挨了责骂，心灰意冷，扭过脸去，闹着别扭。

刘备则呆立无语。他默然目送恩师的囚车远去，泪水洒满衣襟。

“我们上路吧。”关羽上前，打破了沉默。

刘备神情恍惚，闻言只是默默地上马。经过刚才目睹了恩师卢植的一番命运巨变，他备受沉重打击。他长吁短叹地上了马，仍然一步一回头地望向早已没有踪迹的囚车队伍。

张飞也黑着脸。他没想到要解救卢植的义举却招来刘备的雷霆之怒，一向宽厚仁慈的大哥，这可是头一次训斥他。

义军的将士们看到张飞挨了训，竟有人偷偷嘲笑起来，张飞更觉得没有面子。

“看来不行啊！咱们家大将军好像受了孔子的影响。”

张飞意兴阑珊，垂头耷脑地信马由缰。

一行人通过峡谷地带，来到了一个岔叉路口。关羽勒马问道：“大哥！这里是两州的岔路口，顺着这边的路向南能到广宗，顺着那条路往北是回老家涿县的方向。您说咱们怎么走啊？”

“既然卢植先生被囚，押往洛阳，我们以义增援也失去了意义。先回涿县吧。”

“那就全听大哥的。”

“你看如何？”

“我刚才脑子里想了很多。咱们不如暂时回老家休整一段时间吧。”

“东奔西跑，南征北战。咱们弟兄带着这五百义军奋勇杀敌，却无半点共鸣。现在回老家，真有点愧对家乡父老。唉！也罢！就先回涿县吧。”

“如此也好！”

关羽拨马，指着方向，对着五百将士下令：“队伍向北！向北前进！”

之后队伍又陷入了沉默。

“呵——欠——”张飞伸了个懒腰，显得疲惫不堪，“咱们这么辛苦地打仗，到底为了什么啊？我现在都有点糊涂了！我啊，现在就想赶快回到涿县城里，找一家酒铺，一边啃着猪肘子一边大口喝酒。”

关羽瞪他一眼：“三弟！你当着手下人胡说些什么呢！你可是为将之人啊！”

“我不就说句心里的实在话么。”

“要是为将之人都这么说的话，军纪必定会涣散的。”

“要是军纪涣散了可不该怪我。咱们是义军，比不上那些官兵。人们一提到官兵就怕，咱们算什么啊！”

张飞仍然愤愤不平。

刘备其实能够理解张飞的心情，因为他自己也感到愤愤不平。如今他那慷慨激昂的斗志也松懈下来，无可奈何。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牵挂着家中的老母亲，也惦念着美丽的芙蓉姑娘。一想到芙蓉那“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仿佛能让疲惫的内心聊以慰藉。

这时，一侧山峰后突然传来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

“出了什么事？”

刘备侧耳倾听，分辨出山谷回声中混杂着铜锣、军鼓的声音。他立

刻下令："张飞，速去打探！"

"得令！"

张飞立刻抖擞精神，策马前去打探。旋即回告，道："前面貌似是广宗落败的官兵。他们正被一伙黄巾贼追赶，贼军旗上写着大贤良师，应该是黄巾主帅张角的军队。"

刘备闻言大惊，不禁叹道："这样看来，广宗的剿匪官兵竟被打败啦？想必是因为卢植将军无辜被囚，押往洛阳，这官兵群龙无首，反倒被贼人乘虚而入了。"

张飞却有些幸灾乐祸，他对关羽笑道："不仅如此，不止这些。官军风气已经习惯长期和平，流于懦弱，人人自大。"

关羽不答，他问刘备："大哥，你待如何处置？"

刘备毫不迟疑地说："咱们从兴义军之处，就定下了铁律，要尊崇皇室，讨伐逆贼，保民安宁。虽然如今朝廷和军队中有些为官不敏、为将不严之人，但我们不能因此见到官兵落败却见死不救。"

他立即下令，增援官兵。一方面他派出一支队伍在山路上阻击黄巾兵的追击，另一方面设计打乱张角主力军队的攻势。最后义军和官军汇合一处，击溃黄巾军，并连追五十里方才撤兵。

这支在黄巾党人手下落败的军队主将名叫董卓。

他好不容易才整顿部队，挽回败局，总算松了一口气。董卓向幕僚询问："刚才在险要的山路之间，忽然遇到增援的部队，截断追兵，助我一臂之力。那到底是哪个方面的部队啊？"

"这个嘛，我们也并不清楚啊。"

"哦？连你们都不知道吗？"

"刚才阵前混乱，并未问清对方是谁啊。"

"既然如此，那我就亲自见一见对方的主将，当面道谢吧。请传他过来。"

董卓的幕僚立刻找到刘备，并请他们来帐中一叙。

刘备于是带着关羽和张飞二人，来至董卓的帐中。

“请恕眼拙，董某似乎并未听说过洛阳王师里有如此勇将。请问各位现在身居何位啊？”

董卓初一见面，就先询问对方的身份。

刘备不卑不亢地回答：“我们并非有编制的官军，而是一支自发组成的义军，我等众人因心怀天下，而立志起义，讨伐贼党。”他并不为自己无爵无官的身份感到有什么不妥，反而很自豪。

“原来如此！你们都是涿县楼桑村起义而来的私兵是吧，也就是杂牌部队。”

董卓闻言，态度为之大变。他一改之前的彬彬有礼，反而在言语间露出一股轻蔑之情。他接着说：“既然如此，那你们就跟着我干吧，你们的饷银和军资，我自会派人处理的。”

言毕，董卓立刻避到帷幕之后，仿佛与刘备等众将同处一室有失他的身份似的。

刘备的义军在董卓部队溃败而逃之际，施以增援，本应是大功一件，对主将董卓而言，更算得上是救命恩人。

然而，刘备三人在董卓帐中受到的无礼待遇，令人气愤。即使不知恩图报，也应尽起码的礼节。

“……”刘张关三人见董卓匆匆离去，竟一时不知如何应对。

“去你娘的！”张飞第一个按捺不住，怒目圆睁，手按剑柄就要闯入董卓的后帐之中。

“三弟！不可！”刘备见状大惊，连忙从背后抱住张飞，制止他道，“此乃军中重地，不要莽撞行事！”

“我可咽不下这口气！”张飞拼命挣扎，义愤填膺。

“这帮混蛋！就认得当官儿的！见谁官儿大就拜谁！他们把咱们这帮人当什么了！这么小看人！他也不想想，刚才要不是我们帮忙，自己早被贼人打得屁滚尿流了！”

“三弟，休得无礼！”

“大哥，你快放开我！”

“我怎能放手！二弟，你快来帮我！我按不住张飞啊！”

“二哥！你也别拦我！我这次可忍不住了！咱们立了大功，不给赏赐也就罢了。可他那是什么态度！真是狗眼看人低！咱们是义军怎么了？凭什么说咱们是杂牌部队就嗤之以鼻！大哥你放开我！待我给他一蛇矛，砍下那董卓的脑袋！”

“二弟，你少安毋躁，少安毋躁！我也生气，但是又能如何。咱们要是整天都和小人置气争风，可成不了大事啊！如今这天下，尽是小人当道！”

刘备紧紧抱着张飞不放手，使劲安抚。

“那董卓是汉室武臣，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砍杀朝臣。否则别管我们是否有理，都会被判为乱臣贼子。而且，我们正在董卓帐中，外面驻满官兵，如果造次，我们都会命丧当场。三弟，你听我说！我们此番前来，不是为了白白送上性命的呀！”

“这帮混蛋！气死我了！”

张飞抬起大脚，哐哐跺地，踩得山响。这堂堂七尺大汉，气得泪水横流。

“真他妈憋屈！”

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抹起眼泪。一想到今天若不忍此辱，就不能为天下而战。如此忠义英勇的义军却被别人轻视，实在可恼！他越想越生气，咧着嘴哇哇痛哭。

“好啦好啦！咱们现在就回去啊！”

刘备和关羽二人连忙把张飞架起，像哄小孩一样安抚着他走出帐外。他们生怕夜长梦多，再让张飞待下去，恐怕又会莽撞冲动了。

当晚，他们立刻拔营离开董卓的部队。与这五百名义军将士一道，披星戴月，在风凉露重的荒野中行军。

几个无官的将士率着一支孤独的义军。

义军又开始了四处奔波的生活，夜以继日。弯弯月牙，茂茂平原，露湿裤脚。

大雁飞过，已是秋天时分。

刘关张三人原本打算回老家涿县，却又在这样夜以继日的行军中打消了这个念头。现在大事未成就回老家，未免为时过早。张飞也答应了两位哥哥，以后遇事不能急躁，一定要忍耐。于是刘备决定，再次回到颍川，继续讨伐黄巾的征程。于是这支义军队伍，也跟随大雁，继续赶路。

第十二章 秋风瑟瑟

待到刘备率领义军来到颍川之后，他们方才得知，原先的剿匪大部队现在只剩一小支分队还留在当地。朱儁、皇甫嵩两位将军为了追赶贼军，已经率领大部队移驻到河南曲阳和宛城一带了。

关羽说："别看当初黄巾贼的势力那么壮大，如今在各地洛阳王师的围剿下，也逐渐土崩瓦解了。"

"这就没意思了！"张飞有些起急。

"我们义军若不趁现在立些军功，不知道何时才能乘势而起。"

"义军无须思小功，忠胆不必借风云。"刘备默默低吟。

这支义军队伍只得又随着大雁，继续南行。

这一日，队伍渡过了黄河。兵卒们稍事休息，在河边饮马。

刘备站在黄河岸边，远眺浑黄的河水，陷入回忆之中，他不禁喃喃道："这滚滚黄河依旧如故啊！"

四五年前，刘备来到黄河岸边，那时所见的黄河和如今，并无不同。而千百年后，这河水滚滚依旧吧。

一念之间，刘备十分感叹。这天地悠悠，人生短暂。虽说英雄不思功小，但他作为汉室后裔，仍然想在这天下做一番事业，留下一些遗产，任人评说。

"想当年，我也曾在这黄河之畔盘桓良久，思绪万千。还曾向洛阳

商船买过茶叶呢。”

一提起买茶叶，刘备心头立刻涌起思母的乡愁。

不知道母亲她老人家这个秋天是如何生活的？她以前腿脚畏寒，不知现在好些么？变天时膝盖是否仍会发病？

可能母亲她老人家自己反倒顾不上身体的病痛，她时刻期盼着儿子能够有朝一日，成就大业。可任凭母亲有见识，也不会了解沙场之上是如何混战血腥，更不会了解即使在军营之中，人际关系亦是错综复杂。恐怕母亲很难想象到，这群爱国忠军、自发起义的义军，很难凭借理想而出人头地。

刘备此番离开楼桑村以来，一直杳无音信。母亲一定十分牵挂自己，时常挂念儿子在做什么。她是否会觉得儿子没出息，而焦虑万分呢？

“我怎么忘记给母亲写封家书，报个平安呢。”

刘备思虑至此，立刻下马，从系在鞍上的行囊之中取出笔墨，埋首给母亲写信。

兵卒们饮马完毕，正在歇息。他们看见刘备奋笔疾书的样子，也纷纷效仿。

“我也写一封家书报平安。”

“俺想写给俺媳妇哩。”

谁人无有故乡，谁人没有手足兄弟。刘备体恤地说道：“写好家书的人，可以交给我。咱们都给家人报个平安吧！”

于是兵卒们都在树皮纸片上写些只言片语，权当家书。刘备把这些信件都封到囊中，又选了一位可靠的部下，交予他一些路费，又叮嘱道：“由你来负责送信吧。请将这囊中之信，送到每个人家里。”

这时已是黄昏时分，昏黄的落日染得河水泛红。那位背着信囊的信差涉过浅滩，撑筏过河，渐行渐远。

朱儁将军移驻河南后，与屯集此地的数十万黄巾贼兵对垒，陷入苦战。贼军势力强悍，官兵死伤众多，损失惨重。朱儁一连数日愁眉不展，心中烦闷：“这该如何是好？”

正值此时，有幕僚来报：“那支从颍川回广宗的刘备义军，由于形势变化，如今中途折返，现已抵达阵地了。”

朱儁闻言大喜：“他们来得正好！快快请进！不可怠慢！”

朱儁此番将刘备义军奉为座上贵客，礼遇有加，态度大为转变。他还不顾人在军中，大排酒宴，奉上洛阳美酒，宰牛设宴，精心款待：“众位将士一路奔波，实在辛苦。我敬你们一杯！”

张飞人很实在，被朱儁的一番热情感动不已，将往日的不平和委屈都忘在脑后：“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正该如此！”

但是，朱儁的这番热情款待，几乎要了全体义军的性命。

第二天，朱儁就与刘关张三将商议剿匪之事。

“诸位英雄，朱某有一处对敌重地，希望能请义军上阵！”

朱儁派刘备义军到距此三十里远的一处阵地，那里是一块敌人占领的高地，非常棘手。

义军难以推辞，于是刘备率领五百义军再加上朱儁分拨的三千人马，前往阵地。

当刘备一行队伍刚刚靠近山脚之时，原本晴朗的天气突然起了变化。乌云密布，狂风大作，山脚下的湖水蒸腾出浓浓雾气，将前进的道路遮掩得看不清方向。

“糟糕！这天气突变，莫不是那贼将张宝在施展妖术来对付我们啊！大家得当心啊，抓紧身边的树根野草，别被狂风刮跑了！”

从朱儁分拨的人马中传来如此说法。众人一听，无不紧张异常，觉得前路恐怖不已。

“妖言惑众！”

关羽闻言大怒。他大声鼓舞士气：“世间哪有什么妖术！不过是骗人的把戏罢了。咱们都是习武之人，却被这点儿风就吓得趴在地上，成何体统！大家都站直了！向前行军！我关羽不畏鬼神，所到之处，妖魔退避！”

“不可能的，你敌不过他们的妖术的。我们向前只会白白送死！”

朱儁的官兵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止步不前。

原来官军已向这个高地发动过多次攻击，但屡屡战败，伤亡惨重。号称大贤良师张角的胞弟张宝正是在此驻营，号称他的妖法厉害，能够呼风唤雨。

张飞对此说法不屑一顾：“所谓妖术都是旁门左道的小把戏。你们谁听说过，开天辟地以来，哪个人凭方术得天下的例子？妖术都是遮人耳目、迷惑人心的小伎俩罢了。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不用怕他！凡抗军令，不肯前进者，我按军纪处斩！”

张飞跑到队伍最后，手持蛇矛，负责督战。

朱儁的官兵虽然十分畏惧贼人的妖术，但他们更害怕张飞的蛇矛，只得硬着头皮，顶着狂风，一边呐喊仗胆，一边继续前行。

天上乌云密布，狂风大作，而战场的形势更为恶劣。贼军所占据的高地形成了一个天然障碍，易守难攻。

这里是一个山谷地带，两旁山峰高耸，中间一条狭长的道路，整个地形宛如一道铁门一般。其实只要突破此关口，官兵就可以顺着山涧冲上高地，与山地间的敌人展开肉搏战。但难就难在，此关难开。

“以前每次进攻的队伍还没冲到铁门峡口，就被敌人歼灭了。各位英雄，咱们不可莽撞行事啊！还是撤兵吧！”

朱儁军中的部将发出如此畏敌退避的言论，士兵们更是吓得魂飞魄散，哪里还有一点斗志。

张飞不管这套，仍在队尾声嘶力竭地督战：“他们没成功是因为他们的攻势不强。你看今天换我们义军当前锋，肯定比他们厉害。习武之人能战死沙场，原是应当！大家不要怕，给我上啊！”

义军前锋在前面已经登上沙丘，马上就能攻到铁门峡附近。而朱儁的士兵也跟在后面，被张飞的蛇矛所迫，慢腾腾地向前移动。

突然之间，雷声动天，又一阵狂风袭来。地上的草木石子被卷到天上，甚至士兵战马都被吹得站立不定，摇摇晃晃。正当此时，从铁门峡一侧的山顶上传来了震耳欲聋的战鼓之声，贼兵们擂响战鼓，敲打铜锣，呐喊声声。

“冲啊！杀呀！”

听到这雷鸣呐喊之声，义军和官兵们都为之一惊，吓得趴伏在地，蒙住耳眼。有胆大一些的士兵偷偷抬头观望，才发现从山顶的一处平台上，冒出贼兵。他们高举“地公将军”的大旗，还打着印有八卦符号的黄色旗幡。

“你们这帮不知死活的官兵，这是急着去投胎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贼人们齐声大笑。

在贼兵之中，有一个身高过人的巨汉，非常惹眼。只见他面目狰狞，口咬符咒，在不停地念咒结印。而一时之间，狂风愈烈，直刮得昏天黑地。从山顶上飘下众多鬼面人形的纸片，如五色火焰，扑面而来。

“了不得了啊！是魔军来了啊！”

“都是那个贼将张宝念了咒语，招来妖怪援军啦！”

朱儁的兵卒被骇得口不择言，晕头转向地四处逃，人挤人，人踩人，自己先乱了阵形。

张飞虽然不畏妖术，但是任他如何拼命督战，都已经管不住吓破胆的士兵了。朱儁兵卒的恐惧氛围也传染给了义军将士。在飞沙走石的巨风中，军队已经完全失去进攻能力。漫天飘落的各色鬼面人形的纸片，更像妖兵降临，把兵士们吓得斗志全无。

与此同时，贼军从山顶投下无数箭矢巨石，并掷下大量火器。官兵们一时之间被火焰所包围，又被箭矢巨石攻击得毫无还手之力。全军陷

入一片绝望之中。

“情况有变！速速撤退！”

刘备见势不妙，立刻下令撤退。他虽然心有不甘，但是非常明白，这一次他们确实打了败仗。

“关羽！张飞！速速退兵！快撤！”

刘备招呼完，自己也拼命掉转马头，与滚石沙砾一起，飞也似的奔下山去。

刘备当即下令，休整队伍，退兵二十里。当晚，刘关张三人齐聚帐中，商讨对策。

“这仗打得憋屈，一个敌人都没杀死就败了！”张飞怒道。

关羽双手抱臂，琢磨着：“没想到朱儁的士兵一到战场上就先吓破了胆，那个地方莫非有什么蹊跷不成？这贼兵张宝的幻术看来不能小觑啊。”

“我觉得不然。这种种异象皆因那铁门峡的地形所致。那里终年云雾缠绕，而一旦起风，就会顺着狭长的峡谷刮向山下，峡口一带就转变成巨风。所谓幻术都是依势而成。”

刘备冷静地予以分析。

“言之有理！”关张二人恍然大悟。

“因此一旦天气变化，此处的风速就能比别的地方强上数十倍。即使晌晴白日里，峡门一带也总会乌云密布，砂石横飞，或连降烟雨。”

“原来如此！”

“我们此次进攻，没有做好准备。看来要想战胜贼军，就要先了解天气地形。这贼将张宝还真是一个颇有诡计的人，懂得利用铁门峡这种地形气象，让人们误以为是自己的妖术。又在战斗中装神弄鬼，洒下鬼面人形的纸片，迷惑人心，将一众无知士兵吓得不敢对阵。”

“大哥的分析确是准确。不过，我们要想与山上的贼军交锋，就势必要先拿下铁门峡，似乎别无他法。”

“嗯，所以那个朱儁将军才特意派咱们来啃这个硬骨头。”

刘备思虑至此，有些沉重。

关张二人也暂无良策，他们都紧咬双唇，远望旷野中的地形。

此时已是中秋前后，一轮皎洁的圆月高挂天际，向这广袤的旷野投下洁白的月光。夜露在月光下晶莹闪烁。而二十里外，就是今天义军首次败北的铁门峡战场。那连绵的山岳远看宛如一头黑黢黢的卧牛。白日里的飞沙走石，狂风大作的鬼天气，也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铁门峡在这中秋月色中，显得静谧而平和。

“哎！我有办法了！”张飞突然一拍大腿嚷道，“大哥！我想到别的法子攻打铁门峡了！”

“哦？速速讲来！”

“咱们只要能爬上峡谷旁边那个绝壁，就能出其不意地攻到贼兵背后。这样不就行了么？”

“那面悬崖峭壁么？爬上去谈何容易？”

“要是人人都能爬的矮坡，怎么能叫奇袭呢？就是这种悬崖峭壁，贼兵肯定想不到咱们能爬上去，打他个出其不意，这才是用兵之道呢！”

“难得！难得！张飞此番确实言之有理！大家都觉得绝无可能攀上悬崖，但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呢？如果我们突破了这个心理障碍，奋力一搏，说不定会发现其实爬上去并不那么艰难。如此出其不意而成功的例子，数不胜数啊！”

三人一拍即合，又坐下来，严密谋划进攻的对策。

第二天，刘备派出约一半的朱儁兵卒前往铁门峡口佯作正面强攻。刘备让他们举着两倍的旗帜，显得人数众多，又鸣锣击鼓，吸引贼兵的注意。

另一方面，由张关二将率领义军，刘备亲自带领另一半的朱儁士兵，悄悄地从一处离峡门以北十里左右的断崖攀岩而上。虽然一路艰险无比，但是将士们互相协助，终于成功登顶。

待到所有兵卒全部抵达之后，刘备等人还特地焚香祭祷，祈求上天保佑可以一战克敌，降妖除魔。刘备此举是为了鼓舞士气。

虽然身处战场，时间紧迫，但是刘备还特地举行祭祀仪式，是为了打消士兵心中的顾虑。经过昨日的一番经历，义军队伍中也有很多兵士心生畏惧，害怕贼将张宝的妖术。

待焚香仪式结束后，刘备指着晴朗的天空，大声说道："你们看！今日这天上没有妖魔，也没有惊雷。我们已经焚香祭祀，张宝的妖术已被破除啦！"

兵卒齐声呐喊，声如雷霆。

关羽和张飞见士气大振，立刻下令："咱们一鼓作气！拿下贼兵的老巢！"

于是兵分两路，向张宝的大寨攻去。

此时，贼将张宝还如昨日一样，举着"地公将军"大旗到铁门峡顶应敌。他正掐符念咒，装神弄鬼地吓唬官兵，忽闻背后的山中传来震耳欲聋的喊杀之声。张宝不禁皱眉，回头问手下："怎么回事？咱们大营里出叛徒了不成？"

这峡门山顶易守难攻，从未被官兵攻破过。因此听到背后传来的喊杀之声，贼兵们都以为肯定是出了叛徒，大家议论纷纷。

张宝大怒，提着宝剑冲回营地："到底是谁？胆敢叛变！待我亲自收拾他！"

他一边命将士继续防守铁门峡山顶的阵地，一边带领一队士兵，快马加鞭地赶回老巢。黄巾军的大营建在一处溪谷之处，地形恰似一个螺壳。

突然，从溪谷旁边的密林之中飞来一箭，正中将领张宝的太阳穴。只见他哇呀一声，滚落下马。但那张宝力大无比，他一手按住伤口，一

手握剑，掰断了箭杆。但箭头还深深地留在他的头骨之中，乌黑的血顺着他的脸颊不断流下，张宝一命呜呼。

“贼将张宝中箭啦！贼将张宝中箭啦！刘备在此将地公将军——张角之弟杀死啦！”

随着响彻山谷的呼喊声和战鼓声，官兵们从密林深处冲将出来，杀入溪谷中的敌营，把贼军打了个措手不及。

与此同时，贼营起火，那是关张二将率领的义军，在施以火攻。一时之间，山谷深处黑烟滚滚。

刘备率军与贼兵主力展开了殊死搏斗，尸殍满地，溪谷中的清澈溪水也被染成一条猩红血流。士兵厮杀的呼啸之声响彻山谷，大火逐渐蔓延，直烧了三天三夜。

义军一战，斩获贼首万余。而被大火所焚的贼兵更是不计其数。此战声势浩大，持续七日之久。待打扫了战场，刘备凯旋，回到朱儁寨中。

朱儁将军见到刘备，只是微微一笑：“没想到你的运气这么好啊！看来行军打仗有时候也得靠点运气啊！”

“运气么？原来军人打胜仗败仗都是靠运气喽。”刘备闻言，并不动怒，只是付之一笑。

朱儁接着道：“你负责的山地相对轻松，贼军宛如瓮中捉鳖。你看我负责的平原地区就麻烦多了，贼兵一打就散，不打就合。这战事一时难分胜负，真是让人头疼啊！”

“原来如此。”刘备仍然微微一笑，并不多言。

正在此时，有传令兵来报，前方战场形势有变。

据传令兵报告：“贼将张宝之弟，名叫张梁，人称人公将军。他一直在贼军旷野阵地的后方督战。时闻胞兄张宝被讨没，立刻纠集大军，屯守阳城（今河南登封市），加高城墙，貌似要以守为攻，固守一冬。”

朱儁将军闻言惊慌，他布置道：“待寒冬来临，此地冰雪覆盖，军粮运输极为艰难。若是久攻不下，战况传回京师，更是不妙。众将听令！立刻攻打阳城，势必在入冬之前破城！”

官兵立刻包围阳城，发起急攻。但这阳城城墙高筑，易守难攻。城内屯有多年积粮，供给丰富。朱儁急攻不下，陷入持久战，耗时月余，仍不得手。

“麻烦了！这让我如何是好！”朱儁急得在帐中团团转，而刘备只是置若罔闻。

张飞有些幸灾乐祸，没忍住嘲笑朱儁道：“朱将军啊，你之前平原作战，贼军一打就散，难分胜负。如今贼军就在城里，宛如瓮中捉鳖，轻松得很吧。”

朱儁闻言，颇为尴尬。

这时，又有信使带来远方的信报，朱儁闻讯，更加焦躁。

来人通报的是董卓和皇甫嵩二将的消息。此二人与朱儁一样，同为剿匪大将军，负责在曲阳战场对阵贼军主帅张角。他们运势极好，不但七战七捷，而且恰逢黄贼主帅张角病死军中。于是二将趁机发动总攻，全歼贼军。此战大胜之后，收编降兵十五万，斩获贼首数千。他们还掘开张角的坟头，将其首级送至京师。

圣心大悦。此贼首张角，号称“大贤良师”，正是黄巾一党之主帅。其胞弟张宝已没，还剩胞弟张梁一人，不过只是张角手下的将军而已。因此皇甫嵩斩下张角贼首，为“征贼第一功”，朝廷封其车骑将军，拜冀州牧。此外还有多人获得赏赐，红衣红甲的骁骑校尉曹操也因功封为济南之相。

朱儁心胸狭窄，自己的战事胶着，不见战功，而别人频频受赏，他颇为焦躁。于是勒令众将：“我等应速速攻下阳城，立下战功。你们也必当获得朝廷赏赐，获得封地，从此可以享受荣华富贵！”

刘备率义军自然义不容辞，为剿灭敌军，他们连番发起攻击。攻城的战事一直没有停歇，使得守城的贼军疲惫不堪，难以招架。

城内的黄巾军之中，有一人名叫严政。他识时务，断定黄巾一族大限已到，此时正乃降城的良机。遂暗与朱儁密通，暗中斩下贼将张梁的首级，开门投降。

严政带领众多降军，打开城门，高呼：“皇恩浩荡，我等归降，愿得恕命！”

朱儁攻陷阳城，又欲乘胜将黄巾余党一网打尽。于是命六万大军逼近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那里尚有黄巾残党孙仲、韩忠、赵弘三将固守城中。

“如今宛城为孤城一座，再无援军。且城内收容众多败兵，粮草耗尽，自会投降。”

朱儁立于阵前，断定此战必胜。于是他领六万官兵包围宛城，四面布阵，滴水不漏。而贼军似乎已经自暴自弃，他们一连数日，每天开城对阵，使得双方每天都伤亡惨重，尸堆成山。难奈城中军粮耗尽，贼兵忍饥挨饿。贼将韩忠只得派出降使，愿降城归顺。

朱儁却怒斩来使，称：“贼兵遇难则降，得势则任意妄为。实在可恨！我对你们，仁慈已尽。”

刘备谏言：“恳请将军三思。昔日汉高祖能一统天下，也多赖受降之人，善加利用才是。”

朱儁却反唇相讥：“你这是一派胡言！汉高祖那是什么年代的事！当时秦末战乱，才会有项羽等无赖横行妄为，而天下无主。汉高祖才不得已将仇人招降，前嫌尽释，留为已用。如今的黄巾之党与秦朝乱世相比，大为不同。城中贼人已经山穷水尽，断无生路。若我们今日高抬贵手，收为降军，岂不是助纣为虐，反而助长世人作恶吗？此时不应怜悯贼人，而要斩草除根，方为对策！”

“言之有理。”刘备并不反驳，“既然如此，将军应当立刻发起总攻，全歼贼兵。不过，如若再强四门，只怕贼兵会没有退路，殊死反抗。那样的话我军也必将损失惨重。不如我们放开一个城门的攻击，而从其他方向进攻。贼兵必然会弃城而逃，到时候我们再进行追剿。”

“此计甚好！”

朱儁立即下令，撤去东南门的包围，再向其他三面施以火攻。不出所料，贼兵果然纷纷从东南门溃逃而去。

朱儁在乱军之中发现了贼将韩忠，便令人以铁弓射杀。他得意地将韩忠的首级挑于枪尖，任人观瞧，还大声喊道："剿匪大将军朱儁已将贼将韩忠杀死！你们哪个还敢再战！"

这时，贼军残将赵弘和孙仲二人回顾韩忠惨状，勃然大怒。他们掉转马头，报名而来，大呼："朱儁小贼！如此残暴！你休走啊！"

贼将来势汹汹，朱儁竟然一时不敌，只得逃回军中。而一众黄巾贼兵也因韩忠之仇大为义愤，穷追不舍。贼兵一队一直深入官兵之中，打乱阵形，搅得朱军大乱而败。

朱儁遁走，贼将英勇，官兵不敌，只得连退十里，大败而回。

而那厢贼军重整精神，返回阳城。又扑灭了城头之火，加固四面城门，重摆阵形："随时再战！奉陪到底！"

是日黄昏时分，明月初上。官军寨中的伤兵败将横七竖八地躺于地上。寨中一片惨淡之时，忽然，从远处来了一队人马。

"来者何人？"

刘备等人来到帐前观望，发现这队人马已经快要抵达寨门。

这是一支约有一千五百人的队伍，整齐有序，声势浩大。

"如此精锐部队，不知统帅为何许人也？"

只见一班旗鼓手之后，有一人一骑，立于队前。人物威风凛凛，马匹毛色黝黑。

此人想必就是领军大将。只见他宽额阔面，唇色如丹，眉如新月，剑眉高挑，身材威而不猛，熊腰虎背，颇有大将之风。

"他们是什么来头？"

"究竟是何方神圣？"

关羽和张飞也都各自揣测不已。不久，就从寨门处传来通禀姓名的声音：“我乃吴郡富春（今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氏，名孙坚，字文台，为孙子之后，官拜下邳之丞。听闻官军在各州征讨黄巾逆贼，特率一千五百名兵士，欲助王师一臂之力，以报皇恩浩大。烦请通报朱儁将军。”

孙坚态度从容，声音清朗。

“……”

关羽和张飞闻言不禁对视一眼。他们之前曾在颍川战场偶遇红衣曹操，如今又在宛城见到孙坚这号精彩人物。真是让人感慨，这世间之大，人才济济，若非乱世倒显露不出罢了。

这孙坚人物风流，他带来的一千五百士兵更是各个兵强马壮，不容小觑。朱儁听说有孙坚带兵来助，心头大喜，赶忙亲自欢迎：“久仰久仰！人说吴郡富春豪杰辈出，承蒙相助，朱某不胜自喜！”

今天原本吃了败仗，士气低落，但又逢孙坚来助，朱儁得以重振旗鼓。于是第二天，他立刻下令孙坚的一千五百将士纳入王师，以期打个翻身战，一举破城。

朱儁派初到的孙坚主攻南门，刘备主攻北门，自己则带兵主攻西门。故技重施，将东门留出，权作通道。

“孙某莫要叫京城王师的将士耻笑！”

孙坚初到，求胜心切。他率兵急攻南门，又亲自领兵冲过护城河，三步两步攀上城墙，对着贼兵大喝：“你们认不认得我吴郡孙坚！”

孙坚英勇异常，挥舞兵器冲入贼兵之中，转眼间已斩贼二十余人。所到之处，贼兵血溅当场。

贼将赵弘见状大怒，他喝道：“无名之徒！何足畏惧！”

他扑向孙坚，与其力战二十多个回合，但仍是不敌。孙坚始终毫无疲色，瞬息之间，立斩赵弘。

另一贼将孙仲见状不妙，慌忙混入败兵之中，从东门逃出。

只听箭声凌厉，呼啸而过。

一支离弦之箭从东门望楼射出，于万军之中直奔贼将孙仲而去，孙仲马上就要逃出金兰桥外，却被一箭射得跌落马下。黄巾贼兵正争相逃出东门，哪里看得见这些，于是踩踏之下，孙仲也一命归西。

“速去取他首级！”

刘备手执铁弓，立于城墙之上。正是他刚才引弓射杀贼将孙仲。

另一面，朱儁和孙坚早已攻入城中，斩得贼首数万。一战而胜，于是官兵扑灭了各处的火势，又将孙仲、赵弘、韩忠三名贼将的首级高悬城头，布告百姓。如今宛城已下，城头的未尽余烟之中，朝旗遍插，昭示胜利。

“汉室万岁！”

“王师万岁！”

“朱儁大将军万岁！”

于此之后，南阳各郡也逐一平定。

当初大贤良师张角贴在各家各户门上的黄色咒符早被揭去，黄巾逆贼销声匿迹，天下百姓似乎终于迎来了太平盛世。

但是归根到底，这黄巾之乱的根源并非始于民间。乱世之灾总是起于庙堂之上，而非民间。正如洪涝泛滥总是源起上游，殃及下游。天下之乱则源起朝堂弄权之人，累及众人。从中央到地方，皆受其害。

可是，庙堂之上，又有几人能洞察如斯。所谓腐败之人，难以看到自己的腐败之处，更看不到时代变化的暗潮汹涌。

如今众人只见讨贼之师取得大胜，征贼大将军威名远扬，凯旋还朝。

洛阳全城遍插彩旗，欢迎讨贼之师回京。夜里更是张灯结彩，彻夜庆贺。一连七天七夜，洛阳城中歌舞升平，酒醉癫狂。

京师所在，洛阳都城，千万居民，熙熙攘攘。此城历史悠久，物资丰饶，文化绚烂，人才济济。达官显贵锦衣华服，川流不息。皇城之上红墙碧瓦，华丽无比。群臣百官，穿梭于翡翠门前。此一番盛世华景，仿佛天下太平。

在这一派太平盛世的歌舞升平之中，又有谁能忧国忧民，又有谁能惦记贫苦百姓，又有谁能忧心乱世之兆？那就宛如痴人说梦一样的不合时宜。人们只能看到歌舞妖娆，繁华如梦，万斛灯油，一夜燃尽。

但是若踏出城外，就能看到秋色已浓。满山遍野草木枯黄，城墙之上杂草丛生，夕阳西下之时，一片昏黄之景，让人徒生悲秋之凄凉。秋风瑟瑟之中，偶能看到沼泽之间，畏寒悲鸣的野牛。万里长空之上，形单影只的孤鸿时而掠过。

出城二十里外，有兵卒驻扎。此刻他们见不到洛阳华景，只是点燃枯木衰草，聊以驱寒。

这些兵卒就是刘备的义军队伍，他们受命驻扎此地，看守城门。

实际上，义军无官无爵，无编无制，只是杂牌私兵。因此三军凯旋，他们却没有资格领赏受恩，只能留在城外，不得入城。

鸿雁飞过，只见雪白的野芙蓉花在秋风中摇曳不已。

“……”

目睹此情此景，刘备和关羽却是垂头不语。

这支南征北战、战功显赫的义军队伍，此刻独守空营，百般寂寞，洛阳城中的歌舞升平与他们似乎毫无关系。

在一旁的张飞也是无聊之至，沉默不语。他偶尔抬头，望着天际掠过的鸿雁发呆。

第十三章 十常侍之乱

“刘先生！请留步！刘先生！”

某日，刘备因故进城要去朱儁府邸登门求见，路过禁门附近时听到有人召唤。

刘备回头一看，原来是郎中张钧。张钧此刻似乎正要入宫。他乘坐随从抬的轿子，一见果然是刘备，于是停轿下来。

“我听到有人招呼，原来是张钧先生！”刘备连忙施礼。

此人曾随同陷害卢植的黄门左丰等人，赴颍川担任督军，巡视战场。他于那时结识刘备，两人还曾共谈国事抱负。因此刘备在此偶遇张钧，颇为高兴：“张先生别来无恙。刘某没想到能在此与先生相见，实感安慰！”

张钧见刘备孤身一人，未带随从，而且身上还穿着过去那套讨贼征袍，形影萧索。他十分不解，问起刘备的情况：“刘先生现在哪里高就？官拜何职？怎么看起来清减了不少？”

刘备对他并不隐瞒，他将自己的情况据实以告。他说义军队伍虽然屡立战功，但自己并无官职，属下兵卒仍为私兵，未曾予以收编。如今三军将士凯旋，而义军却被下令不许入城。此时秋凉风紧，将士们暂无犒赏也就罢了，但分不到一件军衣过冬，实在难挨。刘备今天携带请愿书，打算拜访朱儁，请他开恩，分拨些军服军粮，让城外的兵士们勉强挨过寒冬。

“竟有此事！”张钧闻言，十分诧异，“刘先生，那你至今尚未封官，也未得到朝廷赏赐么？”

“确有此事。官府一直通知我们要静候消息，暂驻城外。可这寒冬将至，将士们衣衫单薄，我无奈之下，只得进城走动，替兵卒们讨棉衣过冬。”

“我听说皇甫嵩将军因军功显赫，立即官拜冀州太守。朱儁将军凯旋回都后也官封车骑将军，拜河南尹。那位吴郡孙坚，也因其在朝内有人，被封为别部司马。若是论军功的话，刘先生完全不在孙坚之下啊。或者说，此次剿灭黄匪的战事中，义军的表现最为优良，对朝廷最为忠义，军功应该是最大的才是！”

“……”

刘备闻言不答，面露忧郁。他一直遵从皇命，奋战杀敌，如今却沦落如此下场，不免心生不平。此番张钧说到他的痛处，他只得咬紧双唇，心中愁苦。

“嗯，我明白了！”张钧一思之下，便了然于胸，他对刘备说道，“刘先生这样的境遇我能体会。即使王师扫荡了地方乱贼，但是只要朝廷之上的社稷之鼠一日不除，则难保四海之内的长治久安。如今这朝中之内，不仅赏罚不公，还有很多可恼可叹之事。刘先生敬请放心，我会将你的情况奏禀于皇上的。这皇恩浩荡，可能不久而至。请你少安毋躁，耐心等待！”

郎中张钧将刘备好生安慰了一番，匆匆别过，入宫觐圣去了。

张钧面圣之时，难得皇帝身边并无闲人。

灵帝端坐龙椅，请张钧回话：“张郎中，你说有要事禀告，朕已经屏退近侍内臣。你有话但讲无妨。”

张钧跪于阶下，奏请皇上：“吾皇圣明，微臣张钧今日斗胆，有一事相奏，唯恐龙心不悦，微臣先行请罪，望陛下容禀。”

“但讲无妨。”

“微臣所奏之事，有关君侧的十常侍。”

一听到有关十常侍，皇帝面色有变，目光移到旁处。

张钧心中明白，皇帝不喜听到有关十常侍之事。但他坚信如实禀告方为忠君之道，于是冒死进言。

“皇上圣明，应该对十常侍的所作所为早有察觉。现在黄巾逆贼之乱已平，天下太平。与此之时，正是清扫君侧，整肃朝纲之良机。待朝堂之上的为乱之人被除，天下百姓才能真正消除忧患，安居乐业，国泰民安！”

“张郎中啊，你为何今日忽然要参十常侍之事呢？”

“皇上容禀。这十常侍紊乱朝政，使得皇上圣德蒙尘。此等乱状，已非一日。微臣深为忧虑，天下百姓也怨声载道！”

“天下百姓怨声载道？”

“正是！此次平定黄巾之乱的奖惩之事，十常侍也私心安排。倘若无功，只要行贿也可加官晋爵，而真正有功之臣，却因不向他们行贿而不得赏赐，甚至反遭贬官。”

皇帝闻言，脸色阴沉，却始终缄默不语。

这所谓十常侍，实际就是十个宦官近侍。民间称他们为宦官阉党。他们把持了君侧大权，在后宫也有庞大的影响力。这十个人以议郎张让、议郎赵忠、议郎段珪和议郎夏恽等人为中心，抱团制约朝政。所谓议郎，职为可以参议。如今所有朝中政事，甚至枢密大事都需经此十人的裁决。如今皇帝尚幼，这十名老宦官诡计多端，势力庞大，以致朝廷的恶政不绝。

灵帝尚处年幼，他即使察觉恶弊，也无能力应付。因此他虽然被张钧苦谏的热诚所动，却难以立刻做出答复，只得将目光投向宫外，避而不答。

“微臣恭请皇上明察！此时正为良机，请陛下决断！”

张钧满怀忠良，泪洒衣襟。他不断进谏，甚至跪行至龙椅之前，扯住皇帝的龙袍哭诉起来。皇帝颇为矛盾，他问张钧：“张郎中，你倒叫朕如何是好？”

张钧趁机进谏：“请皇上下旨，将十常侍押下大牢，斩首于南郊。

再将其罪状公诸天下，昭告百姓。此举一出，必能安定人心。”

正在此时，从龙椅背后的帐中传来一声断喝：“竖子住口！我们倒先要砍了你的头才是！”

只见从龙椅之后冲出十名常侍，他们个个怒发冲冠，对张钧怒目而视，包围过来。

张钧见状大惊失色，竟昏然倒地。

太医奉命抢救张钧，但张钧服下太医之药后，一觉不醒，一命呜呼。

张钧此番冒死进谏，原本凶多吉少。他若不是当场毙命，此番进谏之言被十常侍得知之后，也难保性命。

经过此番变故，十常侍也格外留意：“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否则又有此等愚忠之人，扰乱皇上圣听。”

他们不仅加强了皇帝周围的戒备，也更加严密地把控内政朝政。

不过，经过张钧的谏言，皇帝也了解到有很多有功之臣未获封赏，处境艰苦，心怀不平。于是下旨，特意重新调查战功赏罚情况，以便进行再次封赏。

十常侍鉴于张钧所奏，对再次封赏之事未加阻拦。他们借机粉饰辞令，将此次封赏又变成自己的功劳。这次补充封赏的众人之中，也加上了刘备。他被封为中山府安喜县尉（今河北省定州市）之职。

这个所谓的县尉，实际相当于乡间的警察局长。既然出自皇命，刘备谢恩之后，即携关羽、张飞走马上任去了。

由于是异地就职，刘备并不能将所率义军将士全部带走。于是，刘备请求洛阳的军府收编他的五百位义军士卒，自己仅率二十人随员赴任。

于是，刘备在任地度过了那年的冬天。

自刘备任职以来，过了仅仅四个月，当地的治安情况就大为好转。

不仅盗匪之徒销声匿迹，良民百姓也安于德政，县中太平。

“二弟、三弟，你们才干卓越，可能对现如今的官职境遇并不满意。但我们现在应该安于现状，勤政为民，等候时机才是啊！”

刘备时常安慰两位义弟，其实这些话也是他说给自己宽心听的。而且自上任以来，刘备从未将二人视为属下官吏，反而经常同卧而寝，同甘共苦。

不久，春回大地，新芽初发。此时传来敕令：“天子钦差将来此地巡视。”

皇上有诏曰：

朕闻自平定黄巾之乱后，有虚报军功者，依靠朝廷内戚，私授官爵。又有谎称军功者，在地方州郡恣意妄为。此番严查，此风必止。

此敕令来得很快，刚刚宣了圣旨，督邮就已经抵达安喜县城。

刘备闻讯，立刻率关羽和张飞，迎接督邮。见钦差如见圣上，因此众人拜倒于地，以臣子之礼迎接。

那位督邮大人威风凛凛，他端坐马上，悠悠问道：“这里就是安喜县吗？好一个穷乡僻壤的乡下地方！这里连个像样的县城都没有吗？我问你，县衙在哪？赶快把此地县尉给我叫来！速带我们去客栈歇息。”

他目中无人地四处环视。

关羽和张飞一望便知，这位趾高气扬的督邮，也不是个善茬。他肯定又拿官职压人。他们强压怒火，跟随钦差队伍来到县衙。

很快，刘备更换官服，来到督邮面前请安。

督邮大人令一众随员分立左右，自己则居中坐在堂上，一副居高而傲的样子。

“你是干什么的啊？”督邮故意端着架子，居高临下地明知故问。

“我乃此地的县尉刘备刘玄德。迎驾来迟，请督邮大人恕罪！”刘备

上前施礼。

“哦！你就是这儿的县尉啊。我们一路到此，沿路总有衣衫褴褛的百姓靠近车马，指指点点，猥琐不堪。你们到底是怎么安排的？沿路疏于管理，是不是平日就是如此松懈不堪？你们应该沿途接待，让百姓知道皇威浩大才是。”

“遵命。”

“我们歇息的客栈都准备好了吗？”

“乡下条件有限，难免招待不周，还望督邮大人见谅。”

“你们可得准备好了啊。我们最是讲究卫生，注重饮食。虽说乡下这种土地方条件有限，但我们正要看看你们是什么态度，有没有尽心尽力地招待我们。”

督邮此话其实话中有话，这一点刘备却不能理解。他只道督邮大人是奉旨而来，巡视各地，自然别无他念，诚心诚意地接待。

刘备刚想退下，又听督邮发问：“我说县尉刘备啊，你是本地出身，还是从别处调来上任的？”

“回督邮大人的话，在下本是涿县人氏，家中为中山靖王之后。只因率领义军，参与剿匪略有小功，才被封为县尉，来上任时间不久。”

“岂有此理！”刘备话音未落，督邮突然高声斥责，“好你个小小县尉，竟敢自称中山靖王之后！你好大的胆子！此番皇上特命我们巡察各地，就是因为听说有人谎报军功，狂妄自大，依仗官威，横行霸道。你这安喜县的小小县尉，居然还敢冒充汉室宗亲，欺瞒百姓！实在可恶！我要立即禀告皇上，看怎么处置你们这种狂妄之徒。还不速速退下！”

“大人容禀！”

“速速退下！”

刘备本欲辩解，但只怕多说无益，便不再多言，施礼退下。他心中暗忖：“究竟这是为何？”

刘备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悄悄请来一位督邮的随员，到房间一叙，私下打听为何敕使如此大怒。

随员说得坦白："你这县尉，要识时务啊！今天初见督邮之时，就该奉上金银财宝，权当孝敬。更要对我们这些当随员的，上下打点一番。这你都不懂，还要我来教你么？督邮大人刚才不是说了嘛，我们要看你们是如何孝敬我们的，看你们的诚意啦。"

刘备哑然无语，只得先行回到住所。

回到住所，刘备仍然闷闷不乐。

"百姓贫寒，赋税深重，县吏又怎么能剥削他们的血汗钱，去贿赂巡察敕使和他们的随从？若要置办金银珠宝，奉上贿赂，必定要搜刮民脂民膏。没想到其他县吏居然能做出如此下作之事！"刘备只得长叹一声。

第二天，督邮见刘备仍没奉上礼物，立刻叫县中小吏："那县尉刘备居然胆大包天，竟以汉室后人自居。我听此处百姓传言，刘备还常常抱怨，嫌皇室不公。我这就要立刻上本奏禀皇上，我命你赶紧起草诉状。"

县里小吏其实对刘备十分敬重，也想不出他有何罪过。只是被督邮吓得浑身颤抖，不敢应答。

督邮见他不应，又威胁道："你胆敢不写诉状，我就治你同罪！"

县里小吏迫不得已，只得按督邮所说，写了一纸诉状，编造了许多刘备莫须有的罪名。督邮下令将此诉状急送洛阳，就等着皇上下旨，严惩刘备。

"这日子过得没劲透了！"

一连好几天，张飞都一个人躲着喝闷酒。他这么酗酒要是让两位哥哥知道了，一定责罚于他。但看刘备和关羽这两天的脸色也很阴郁，于是他干脆躲起来喝个痛快。

酒酣饭饱，张飞满面通红地爬上马背，随意溜达。路过的百姓认得他是县上小吏，都客气地点头行礼。而张飞迷迷糊糊地打着瞌睡，在马

背上晃晃悠悠的，仿佛一不留神就能掉下来。

“我说！马儿啊马儿，你要驮着我去哪儿啊？”

张飞忽然一个激灵睁开眼睛，有些茫然不知身在何处。他拍着马脖子随意问道。而马儿自然不会回答，只是咔嗒、咔嗒地迈着步子，一路向前。

“咦？这是怎么回事儿？”

张飞这才发现原来已经来到县衙门前，七八十个老百姓聚集在县衙门口。他们都跪在地上，不住磕头，嘴里不知道在嚷嚷什么。

张飞一偏身就下了马，大声问道：“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有何冤屈要来县衙哭诉啊？”

“张大人，你难道还不知道吗？那个巡察的敕使命令县里小吏写了诉状，早就派人送到都城去啦！”

“什么诉状？”

“那个敕使命县吏参了刘备大人一本，说他欺压百姓，榨取赋税，中饱私囊什么的。听说编造了二十多项罪状，已经送往京师洛阳。皇上要是看到这个胡编乱造的诉状，一定会降罪给刘大人啊！我们仰慕刘大人，视他为百姓父母，因此大家商量着到这里来向敕使求情。没想到我们刚到就被小吏们打了出来，如今这县衙大门也关上了。我们这是无奈之下，才在这里长跪不起，求见敕使大人啊！”

张飞听罢，怒气满怀。他紧紧地拧起眉毛，豹眼圆睁，狠狠瞪向紧闭的大门。

第十四章 鞭打督邮

“我说大家都回去吧！”张飞请跪在地上的百姓起身，劝道，“你们都回家吧！这里就交给我，也别连累你们！”

大家听从张飞的吩咐，纷纷散开，但是见张飞满面通红，似乎饮酒了，又不太放心，于是在附近徘徊张望。

张飞走上台阶，大力打门：“开门！快开门！如若不开，我可就把门撞开啦！”

“谁在打门？”

看门的小卒探头观瞧，只见一个满面通红、怒目圆睁的巨汉在那里撼动大门。

“谁啊？谁在那嚷嚷啊？”

督邮的部下闻声出来询问，听说是县尉刘备的部将在砸门，赶快下令：“千万不能开门！”

他们赶快加固大门，还筑起几层人墙，生怕张飞撞门。

张飞见状，更加怒不可遏：“好啊你们！敢拦我！真是好大的胆子！”

只见他将双手搭在大门上，发起蛮力，猛力摇门。这县衙大门被他晃得嘎嘎作响，地动山摇。门内众人骇得不敢动弹，紧盯着大门。这时只听哐当一声巨响，大门轰然倒地，溅起满地的尘土。

门里搭起人墙的兵卒和部将有几个侥幸逃开，还有几人被大门压倒在地。而这时张飞已像豹子一样跃过门板，四处环顾着大叫：“那个督邮在哪里？我要找他算账！”

兵卒们见状，都慌乱大叫：“不能告诉他啊！快点抓住他！”

张飞根本不把这些兵卒看在眼里，他左一拳右一脚，把挡路的兵卒们打得人仰马翻。然后他又黑旋风一般，朝后院奔去。

虽说现在是白天，但敕使督邮的房间内却帐幔低垂，这位奉天子之命各地巡察的督邮大人正沉浸在歌女的温柔乡里。

张飞顺着胡琴的靡靡之音，来到一处房前。他来到窗前探头一看，只见帐幔下的卧榻上躺着一个大官。他正怀抱美女，饮酒作乐。果然正是那个督邮大人。

张飞踹门进屋，扯开帐幔，一声怒吼：“呔！狗官！你好大的胆子啊，竟敢诬陷我大哥刘备！还敢捏造罪名，伪造诉状，送去洛阳！老子早就瞧你不顺眼了！摆什么臭架子，要什么贿赂，还抱着姑娘寻欢作乐！今天我张某人就要替天行道，好好地教训你！”

张飞张开血盆大口，大骂贪官，那瞪起的一双豹眼仿佛燃了火苗一般。

“哎呀！”

歌女慌忙扔掉胡琴，躲到床铺下面，瑟瑟发抖。督邮也吓得缩成一团，颤抖着声音问道：“你!赶快住手！莫要胡来！”

他找个空当子，想趁机逃跑。张飞哪肯放他，断喝一声：“你往哪里跑！”

上前一拳就把督邮打翻在地。只见那督邮下巴歪斜，趴在地上，动弹不得。

“你给我老实点！”张飞像拎小鸡一样，一把拎起督邮，大踏步奔出大门外。

张飞奔出大门以外，抬手就把督邮掼在地上。

“你这种狗官，杀了喂狗都不配！如今这天下大乱，全因有尔等腐败官僚所致！乱贼有人来讨，而贪官却无人去治。今天，俺老张就要替天行道，打死你这贪赃的狗官！快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俺就是那义军将领，张飞是也！”

张飞说着一脚踩上督邮的脑袋，把他狠狠踩到地上。

督邮吃痛不已，手脚乱蹬，尖声呼救：“来人啊！快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嚷嚷什么！”

张飞伸手一把薅起督邮的发髻，将他从地上拽起，拖着他走向县衙门口的大柳树前：“你就在这里当街示众吧！”

张飞随手扯下衣带，一端绑住督邮双手高举过头，又把另一端绑到柳树上，将他吊在树前。

督邮被吊在树上，双脚不及地，只能乱蹬乱踹，身体空摆。张飞把绳子牢牢系紧在柳树之上，任凭他如何挣扎都掉不下来。他坏笑着问道：“督邮大人，你现在感觉如何啊？”

说着，张飞随手折下一根柳条，狠狠地抽了督邮一鞭。

“哎呀！痛煞我也！”

“疼啊？疼就对喽！”

张飞反手又是一鞭。

“你可知道，百姓被你们这帮赃官恶吏所害，更加痛苦！你们这帮朝廷的鼠辈之徒，都是那十个太监宦官的走狗！俺老张今天就让天下人看看你的丑态！你再给老子叫大声一点！抬起你的狗脸，让老百姓都看清楚了！就这样！”

柳枝没打几下，就被张飞抽烂了。张飞随手扔掉，又折下一根柳条，继续抽打督邮。抽烂了就再换一根。三十、四十、五十，一直打到二百多下。

督邮吃痛，再也顾不得体面，只得哇哇地叫唤：“英雄！张大人！打不得了！求你饶了我吧！”

见张飞不理，他涕泪横流，哭求道：“求求你了！不要打了！我都听你的！”

“你早干吗去了！现在求我，晚啦！”

张飞根本不停手，继续胡乱抽打。

刘备一连几日都把自己关在家里，闷闷不乐。这时忽闻有人敲门，他出来一看，门口来了几个百姓，他们慌慌张张地告诉他：“刘大人啊！可不得了啦！你快去看吧！张大人喝了酒，打进县衙。现在正把那个督邮大人吊在柳树上，一通好打呢！”

刘备闻言大惊。关羽也在一旁，咋舌道：“这个张飞！怎么又犯了老毛病！”

他们二人连忙向县衙奔去。

等二人赶到县衙门前，才发现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看热闹的百姓。分开众人，只见那督邮大人被双手高举吊在柳树上。他鼻青脸肿，一副惨状，衣裳也被打破了，身上鲜血横流。如果刘备二人再晚一步来，恐怕要被张飞打死在当场。

刘备立刻冲到前面，抓住张飞的手腕，大声骂道：“三弟！你要干什么！”

张飞见哥哥来了，喘了口粗气：“大哥你别拦我！这个狗官，欺人太甚！你放开我，让我打死他以解心头之恨！”

说着，他甩开刘备的双手，继续挥舞柳条，不断抽向督邮。

督邮正被张飞抽打得痛不欲生，拼命挣扎。这时他隐约透过树枝看到刘备赶来的身影，连忙大叫：“哎！是刘大人来了么？可是县尉刘备大人来救我了么？你赶快放我下来！你的部下张飞喝多了要杀我呢！你赶快救我下来，我就不会向张飞问罪。我还会赶紧派人去洛阳，撤回诉状。许你高官厚禄，报答你今日救我之恩！”

督邮慌不择言，不断哀求：“刘大人！快快救我！”

刘备前来原本是要救他的，但听了督邮这番话，顿时心生厌恶，反倒迟疑了。但他转念想，即使此人再是不堪，好歹也是天子使臣，于是对着张飞骂道：“张飞！还不快住手！”

刘备边说边从张飞手中夺过柳枝，反手抽了他一记。张飞被打之下有些发愣，这是刘备第一次打他。他呆立在一旁，满脸不平。

刘备迅速将系在树干上的衣带解开，把督邮放回地面。这时，一直在默默旁观的关羽突然上前，制止刘备道：“大哥，且慢！”

“二弟，这是为何？”

“我想，这个人不救也罢。”

“我也不想救他。我救此人并非为了高官厚禄，只是尊其所奉的天子威名。”

“大哥说的我都懂，可又有谁能明了你的苦衷？咱们以前抛家舍业地为国剿匪，屡立战功，如今却只落得个小小县尉之职。连这等贪官恶吏都能将咱们弟兄欺负，受其之辱。大哥若是再不伸张，恐怕就会被他所害，不得翻身。”

“可是，我却不能。”

“为何不能？对待这种恶吏就当一脚踢开。方才我就一直在想，凤凰择良木而栖，而这枳棘丛中，并非鸾凤所栖之所。我们现在可能找错了栖身之所，因此难展大志。大哥，我们兄弟不如趁此机会抽身而去，另谋良所，再展大计才是啊！”

关羽饱读诗书，学识渊博，总是能分析事实，予以谏言。

刘备向来善于纳谏，听了关羽一席话后，他深以为然，于是重重地点了点头：“二弟，你说得不错啊！我们确实是找错了栖身的所在。”

说罢，刘备解下县尉印绶，扔给督邮：“像你这种残害百姓的贪官，我们兄弟若想将你斩首示众简直易如反掌。但是听你刚才苦苦哀求，我就大发善心，把你权当作是野猫野狗放了就是。我把这块县尉印

绶就交给你了。朝廷这官我也不做了，你记得向上面禀告吧。”

说完，他决绝地回头，看着关羽和张飞二人，毅然决然地说：“好了！我们走吧！”

于是三人转头而去。

县衙门口，柳枝树叶散落一地，只剩督邮一人在地上翻滚呻吟着，一直到刘备他们不见踪影，仍无人上前搭救他。

第十五章 岳南佳人

刘备等人一路飞奔回府。他们把所有私信文书等旧文件扔进火炉烧掉，又打点行装，准备立即离开此地。

对于这次的弃官归野，张飞非常赞同。他立刻召集起全部的部下和侍从，宣布道：“咱们主公临时决定辞去县尉的官职，归于田野，过一段悠闲日子。当然，这些皆因我鞭打敕使督邮而起。你们之中，谁若有地方去的话，就只管去吧。倘若无处可去，就可继续追随主公，我们自然还是一家人，无论身在何处都甘苦与共。”

于是，有一部分人领了应得之物后自行离去，也有一部分人决定留下追随刘备。最后清点下来，一共留下二十多人。

待天黑之后，大家牵出马匹车辆，将随身物资装上车。之后众人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安喜县，进入了茫茫夜色之中。

而那位挨打的督邮大人，在刘备等人离开后良久，才有手下侍从赶来，将他抬入县衙疗伤。他浑身被抽打得皮开肉绽，痛如火烧，又发起高烧，时而晕厥不醒。待他时而清醒时，立刻大叫：“那个县尉刘备跑哪去了？”

侍从回话：“刘备已经解下官印，辞官逃跑。他带来的侍从也连夜逃走了。”

“什么？你们怎么能让他们跑了？那个打人的张飞也跑了不成？”

“正是。”

“你们这帮废物！不早点动手，怎么能让他们跑掉！还不快给我派

人！”

“大人是要派人去都城禀告吗？”

“你们这帮糊涂蛋！现在派人去都城干什么？那还来得及么？我是让你们派人去找定州（今河北省，保定和正定之间）太守。”

“遵命！我们立刻派人前去。”

“你们回头见了太守，就禀告说安喜县的县尉刘备欺压百姓。这次本敕使巡察之际，刘备胆大包天，反向敕使施暴，还煽动百姓造反。后来他发现罪行暴露，于是带领手下，连夜弃官而逃！”

“是！属下这就去。”

“且慢！我们不能就这么饶了他。你要催太守速速派兵，捉拿刘备等人，把他们都押往洛阳处置。”

“遵命！”

督邮的手下立刻快马加鞭飞奔定州。

定州太守闻讯后大惊，他一方面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另一方面畏惧敕使的名号，更轻信了督邮的一面之词。于是他立刻派出属下，四处打探刘备等人的下落。

几天后，有人来报：“我们发现有一伙人正从安喜县方向前往代州（今山西省代县）方向。他们赶着马车，驮着行李财物。一行大约十几个随从。领头的三个人骑马，都带着兵器，看起来是练家子。这伙人现在一路向北，正在赶路。”

“可能他们正是那罪人刘备及其同伙。你们速速出发，将他们拿下，押往洛阳！”

定州太守立刻下令派出二百铁甲快兵，兵分两路，一路追赶而去。

一路向北，一路逃亡。刘备率众随从，赶着车马，匆匆赶路。

这一路上，他们多次遭遇各州兵马的攻击，也多次中了捕快的计

谋。历尽千辛万苦，躲过千难万险，这一日，一行人终于来到代州的五台山下。

关羽问道："张飞啊，我们跟着你来到这里。你是否知道前方何处可以安身？咱们已经到了五台山下了。"

刘备也显得有些疲惫，他也问张飞："三弟，你想带我们去何处落脚？"

"你们就交给我吧！"

张飞拍着胸膛打包票，他领着众人来至一处村庄，那里依山而建，显得十分静谧，他回头告诉众人："你们大家暂且在这里休息一下，等我去去就回。"

说完，他转身进村，过不多时便回来，宣布道："刘大人答应我啦。你们就放心跟我走吧，咱们这下有地方去了！"

"刘大人？是哪个刘大人？"

"刘大人是本地的一个大乡绅。他的宅邸宽敞，门客众多。我记得平时就有近百名食客，所以加上咱们这二十多人，他是不在意的。而且，他是本地的名门望族，官府之人也会忌惮三分。咱们在此落脚正好！"

"哦？如此说来，就再好不过了。不过，你是怎么认识他的啊？"

"哦，这位刘大人如今隐居于此，自称为岳南隐士。他跟我的旧主鸿家是亲戚，以前还给鸿家当过军粮兵马的顾问咨询，两家一直有来往。我当年为鸿家做事时，也与刘大人有过交情。鸿家衰败之后，我也没少麻烦他，帮我付酒钱，帮鸿家遣散人员。"

"原来如此！不过我们这二十多人同时上门叨扰，刘大人怕是会不悦吧。"

"不用担心，刘大人向来行侠仗义，热情好客。我给他讲了大哥的身世经历，还讲了咱们这些义军兄弟抛官弃爵的英雄事迹，他非常欣赏，让我们放心住上两三年都没问题。"

刘备听到张飞如此解释，终于放下心来："既然如此，我们就去投靠于他吧。"

于是一行人赶上车马，随着张飞一同进村。

不久，他们就来至一处山脚下的树林，树叶掩映下露出旁边一道壮观的高墙。张飞一边带领刘备等人前行，一边骄傲地夸耀："你们看！这就是刘大人的府邸。怎么样？是不是非常阔气啊？"

刘备抬头观瞧之时，忽然发现远处宅邸旁边有一条小路，路旁栽满杏树。只见一位绝色美女正骑着白马经过。马后跟着一个担琴的童子，他迷迷糊糊没睡醒似的。

"咦？那位佳人我似乎在哪里见过。"刘备忽觉心头一动。

虽然相距甚远，那位骑白马的丽人倩影却撼动了刘备的心神。刘备心想，或许是自己一直在战场厮杀，身边充满了阳刚的男子汉之故吧。他们又从穷乡僻壤而来，一路躲避路人，是以才会觉得此女子甚是美丽吧。

他远远望见那位女子走进了这座高墙环绕的豪宅的大门。既然张飞说这里是刘大人的府邸，所以刘备猜想着，那位可能是刘家的女儿吧。

张飞很快带领刘备一行来至大门前。大家纷纷下马停车，彼此拍打着染满尘埃的衣衫。

虽说这位刘大人热情好客，又经常豢养众多食客。但是在正式见面之前，刘备和关羽都不禁各自揣测着，这家主人究竟是何许人物呢？

张飞又带着大家来到了南边的厢房。只见乔木成行，绿树成荫，宛若世外桃源一般静谧悠闲。看来这家主人不仅行侠仗义，更是一个爱好风流的风雅贤士。

待众人安顿之后，主人刘恢过来打招呼："在下刘恢。欢迎各位英雄光临寒舍。我方才已经听张飞讲过各位的事迹，刘某非常钦佩。请各位不要客气，尽可以在此盘桓一两年。只是乡下地方，恐怕照顾不周。不过，刘某这里有不少好酒啊。"

张飞一听就乐了："多谢多谢！只要有酒，我怎么都行啊。"

刘备连忙施礼，感谢主人收留：“多加叨扰！”

关羽通名报姓，感谢刘大人多加关照。

刘恢很有气派，稳重寡言。他立刻唤来下人打扫出南苑客房，作为三人的房间。又交代如果有任何需求，尽管吩咐，之后便离去任他们安顿。

“怎么样，这下可以放心了吧？”张飞得意扬扬地问道，似乎在向关羽邀功。

“确实很好，”关羽放松地笑道，不过也提醒张飞不要过于放肆，“你可要多加注意才是！”

不知不觉之间，度过一年，又到了春天。

这个五台山下的静谧村落，治安极好。大乡绅刘恢兼任村长，此地既无恶吏欺人，亦无匪盗伤财。

可是，这种安逸清闲的日子很快就让关羽和张飞这样的习武之人厌倦了。而刘备更加沉默寡言，显得颇有心事似的。

“大哥最近是不是也怀念征战沙场的时光了？像他这样的人物，并非池鱼，在这浅滩停留会丧失斗志吧。”关羽又一次和张飞聊天时说道。

“那倒不是，大哥现在肯定不想去打仗。”张飞连连摇头。

“那莫非他在思乡？惦记家中的老母亲？”

“这倒有点可能。不过大哥如此沉默其实另有原因。我正是知道这点，才故意不让他们二人会面的。”

“噢？你莫非知道什么隐情？”

“那是当然了。”

张飞忽然面露不悦之色。关羽也忽然想起一些事情。

最近南苑的梨花开了，尤其是月夜时分，梨花如雪，梨园之中一片美景，宛如仙境一般。园中常有一位闭月羞花的佳人徘徊。而每当此时，刘备也会忽然不见了踪影。

听了张飞一席话，关羽隐约明白了一些事，因此他更加留意刘备的举动。

过了几日，一个月色朦胧的春日之夜。半座五台山都被云雾缠绕，霞光染白了天际，一片银装素裹的幽静风景。

“咦？大哥怎么又不见了？”关羽莫名地嘀咕着。

他们兄弟三人原本围坐一桌，一起赏月。张飞大口灌酒，关羽也举杯相陪。刘备不知什么时候走了出去，桌上只剩他的酒盏。

关羽暗忖，今天倒要查明白大哥的行踪。于是也不告诉张飞，独自一人走出房间。他顺着小径，来至南苑的梨花园中，四处张望寻找刘备的身影。

关羽一直走至接近内苑之处仍不见刘备的身影。在那里透过树木掩映，可以望到这里主人刘恢及其家眷居所的灯火。

“咦？大哥总不会跑去内苑了吧？”

关羽站在原地，正在思索。忽见一个袅袅婷婷的身影穿过树林，渐渐走近。那正是这家主人刘恢的侄女，一位妙龄女子。

“果然如此！”

关羽觉得亲眼所见果然印证了之前的隐约猜想，不禁感到一丝寒意。他这个人一向不关心别人的私事或者什么八卦消息。但这次，他却在背后跟踪别人。

此时，刘恢的侄女已经穿过梨花树林，来至一处草坪上。那里没有树荫遮挡月色，只见她的纤纤身姿在月下异常动人。她四周的草地上露水凝结，如晶莹的宝石一样闪耀无比。

这时，梨花园中的小径之上忽然显出一个身影，原来有位男子从刚才起就一直躲在树后。

“是刘先生么？”

“正是在下。芙蓉姑娘！”

两人相视而笑。芙蓉姑娘深情地望着刘备，笑容比春月还要灿烂。

两人的身影旋即靠拢，刘备道：“我可把你给等到了！”

“嗯，奴家这不是来了么。”芙蓉轻声答道，娇羞地低下头。

两人互相依偎着走进梨园深处。

“刘先生有所不知，那个刘恢其实性情非常严厉。他在食客以及众人面前，总表现得温文尔雅，而对家眷却完全不同。奴家每次来这梨园，都是费了一番工夫呢。”

“芙蓉姑娘，这些在下都是懂的。像我们这样好几十名食客生活在一起。我和两位义弟，还有其他兄弟们都同住一室。我每次想瞒过他们来到这里，也是不容易的。”

“那你这是何苦呢？”

“此话怎讲？”

“既然你我都这么辛劳，为什么还一定要来到此地呢？”

“我也不知究竟为何，竟然连自己的心意也不了解了。”

“你看，今晚的月亮真美啊！”

“这春夜的月光多么美丽，比夏秋之时更为动人。如此美景，让人感觉如在梦中。”

两人在梨园小径下信步徘徊，这时光宛如梦境，令人流连忘返。

眼见大哥刘备和深闺佳人共度良宵，如此亲密无间，关羽不免有些尴尬。

“果然这太平日子会销蚀英雄大志啊！”他嗟叹不已。

关羽生怕看到一些不该看的情景，于是匆忙离开后苑梨树林。回到住所之时，他看见张飞还坐在原处，自斟自饮。

“我说三弟啊！”

“哎！二哥你去哪儿啦？”

“你怎么还在喝酒呢？”

“咱们这清闲日子过得无聊，我要是不喝酒，还能干点什么？难道我们要整日感叹这时局混乱，无出头之日，虽然身为蛟龙却只能潜于渊底不成？唉！二哥，你不如也跟我一起，醉卧酒乡如何？”

“好吧，我就陪你喝一杯吧。真想长醉不醒啊。”

“二哥今天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么？”

“我说三弟啊！”

“哎！”

“关某其实不像你，我觉得如今的时局和时运并非那么糟糕。但是我今晚真是失望啦。关某一直以为身为蛟龙，即使暂时潜伏于渊底，终有一日会再起风云的。”

“二哥今夜怎么看起来那么失落啊？”

“唉！咱们兄弟再干一杯吧！”

“二哥，我很少看你喝酒如此痛快。”

“待我喝了这杯再和你说。”

“到底出什么事了？”

“说实话吧，我今天撞见大哥的秘密了。”

“大哥有什么秘密啊？”

“是这样的。你之前不是说知道一些隐情么。所以今晚大哥出去的时候，我就跟了出去。没想到，我发现他竟然那般……唉！这话我真说不出口。关某确实没想到，大哥他竟然是如此意志薄弱的人！”

“你看到什么了？”

“我也不清楚看得真不真切。此刻大哥正在后院梨园和刘家侄女，就是那个芙蓉姑娘幽会！真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何时相识相恋的。大哥身为义军的盟主，居然把心思都耗费在女人身上，那咱们的大事何日能成啊！”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啊。”

“怎么？难道你已经知道此事？”

“我确实略有所知。”

“那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他们两人已经都这样了。我还有什么办法？”

张飞也是满脸的不悦之色。他以一只手拄着下巴，另一只手倒酒自酌。他摇头叹道：“都说这英雄难过美人关啊。所谓饱暖思淫欲，也难怪大哥变成现在这副样子。”

“若是大哥因为不得志，而将精力都耗在女人身上，那可不行啊。而且那个女子到底是谁啊？听她说话好像并非刘恢的家眷。她到底是什么来路呢？”

“你要是追问起来，我恐怕就没面子喽。”

“此话怎讲？”

“其实那个芙蓉姑娘是我旧主鸿家的女儿。只因刘恢跟鸿家交情深厚，因此我在鸿家没落后，就把芙蓉小姐领到此地，请他替我照顾周详。”

“什么？芙蓉姑娘是你旧主的女儿？”

“其实在咱们兄弟结义之前，他们二人就相识了。那时芙蓉姑娘和刘备都被黄巾贼子追杀，身处险境。皆因机缘巧合，这两个人在一处古塔之下相逢。因此这二人的缘分从那时就已经结下了。”

“哦，原来他们早就相识！”关羽闻言非常吃惊。这时，从屋外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来人正是这里的主人刘恢。

他在门口停下，看到关张二人正在屋中饮酒，于是开口说道：“刘某深夜打扰，敬请恕罪。”

关张二人连忙起身相邀。刘恢进屋坐下，与二人商量道：“最近出了一些麻烦事。再过几日，从京师洛阳派来的巡察使和定州太守将来此地巡视。他们要征用我的府邸作为落脚之处，一行人不日即将抵达。不过这样一来，你们恐怕就不能再藏匿在此了。不如你们暂时转移到别处藏身，以避风头。”

关羽和张飞闻言都一时语塞。这官府的巡视竟然来得如此之快，莫不是上天在惩罚他们的闲散懒惰。不过他们也知道刘恢的苦衷，回复道：“我等众人已在贵府叨扰多时。即使此番并非官府前来巡视，我们也该适时而动，以求转机了。请容我们兄弟三人稍加商议，即刻便回复您。”

“抱歉抱歉！若诸位一时为难，我也会设法帮你们介绍其他安全之所。”刘恢说完，抱拳而出。

关张二人面面相觑。

“莫不是刘恢察觉了大哥和芙蓉姑娘的关系，才以此为借口，赶我们离开啊？”

“这个就说不准了。”

“不过，说不定这是我们逆境逢生的机会。”

“正是。尤其是对大哥来说，是该做取舍的时机了。”

第二天一早，二人立刻将主人之意如实转告刘备，打算商量对策。

刘备的神情一时有些恍惚，不过他很快镇定下来，对两位义弟说：“我们理应立刻离开。刘大人已经为我们帮了很多忙了，不能再给他添麻烦了。而且你我兄弟确实不应一直在此悠闲度日。”

刘备一边说着，一边露出深深自责的神情。

而关羽坦率地问道：“大哥！理虽如此，但你不留恋这里么？还有这里的深闺佳人？”

刘备微微一笑，面露赧色：“那倒不会。儿女情长抵不过大丈夫之志。”

关羽闻言，终于放下心来，于是不再纠结。

“大哥果然不忘初心！见你如此，我们就放心了。说实话，我和张飞原本担心你会为女人丧失斗志。大哥身为我们义军的盟主，又有远大抱负。若真因为此事而不再大展宏图，那就太不值得了。那么，你会对那芙蓉姑娘如何解释呢？”

“我对她确实是真心，”刘备也很坦然，“我对芙蓉姑娘，并非逢场作戏。两人相处，也确是我的本心。”

“如此说来？”

“不过请二位贤弟放心。这段儿女私情只是刘某人生中的一个阶段。我会很快收拾心情，找回初心。我还是那个中山靖王之后刘备。想当年，刘某还只是一介山野村夫，而今已举义两三年了。而今后究竟是马革裹尸还是登堂入室，仍未可知。更何况，我尚有老母亲在故园苦盼，又岂敢沉沦不起呢。请两位贤弟相信刘备，定会处理好这些事！”

第十六章 故园探母

第二天一早，刘备等三人回复主人刘恢，他们会即刻启程，离开刘府。

刘恢也并不强留，他在临别之际安排酒宴，为几位英雄送行。他说道：“今日一别，不知何日再聚。有朝一日，请诸位英雄一定再回寒舍一聚。你们的二十几名随从佣人，若不便一路相随，可以暂留在此处。等诸位回来之后，东山再起。如今虽然黄巾之乱已平，天下稍安，而京师洛阳却已露出破败之兆。请各位多加勉力，自重自爱，为国尽力！”

“多谢刘大人关心！”四人起身干杯。

于是，就按刘恢的安排，他们将随行的二十几名随从佣人留在刘府。刘关张三人暂时别过，另谋去处。

为避人耳目，当三人离开刘府时，刘恢并未前来相送。而府内的楼台之上，却站着一个美人，独自垂泪，一直目送三人身影离去。那自然是伤心欲绝的芙蓉小姐。

张飞心知肚明，却不说破。刘备也不回头，兀自沉默。

当三人已经离开刘府，远远将五台山甩在身后之时，张飞才对刘备说道：“大哥，我们二人听了你昨晚的一番表白，早已对你不存疑心。大丈夫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也是难免的。就像我爱酒如命一样嘛。”

在张飞的概念里，这爱酒和爱美人都是一样。只不过刘备此时的感伤，他是无法体会到的。

“大哥也不要难过，”张飞回头看了看刘备，说道，“自古英雄皆爱

美女，此乃人之常情。大哥也总要讨个媳妇。如若你当真看上了芙蓉姑娘，我老张就替你张罗张罗，让她当上我的嫂夫人。其实我觉得吧，芙蓉姑娘是我旧主之女，如今又无依无靠，托付给大哥我更放心呢。只是现在时机不行，等有朝一日，大哥出人头地之后，再做计划吧。”

“这些我都知道。”刘备点头应道。

三人驱马来至一处州界的分岔路口。刘备驻马言道：“你我兄弟就在此处分别吧。我会暂回故乡涿县。不过，总有一天我们会再回五台山下的。”

关羽和张飞也打算在此分别。几年来形影不离的兄弟三人，一时离愁萧索。

“我们何日再次相会？”

“大概在今秋时分，就是你我重逢之时。”刘备说道，关张二人点头响应。

“大哥是打算回涿县，探望母亲吧。”

“正是。此番离乡已久，十分惦念母亲。刘某欲回去故园探母，即刻便回。这世间风云，并不待人。待到今年的凉秋八月，你我弟兄三人再回五台山，共赏明月吧。”

“一路走好！”

“多加保重！”

“来日再见！”

于是三人三马，分头而行。兄弟三人，频频回望，恋恋不舍。

在与关张二人分别之后，刘备乔装打扮成一个普通农民的样子，独自一人悄然回到了故乡涿县楼桑村。

“啊！原来我家门前的桑树依旧如此啊。”

一别数年，近乡情怯。当刘备踏进自家院门之时，不禁抬头仰望这

棵华盖如伞的大桑树。

咔嗒，咔嗒，咔嗒，咔嗒……

织机编制草席的单调声音从院中传来，刘备闻声，心中记忆的大门被倏然打开。他上马执抢，征战沙场不过两三年的光景，而今却似乎早已忘却这织机的声响。那是他自幼整日劳作，维持生计的必用之物。现如今，织机仍在日夜开动，未曾停歇。

而几十年如一日，坐在织机前日夜操劳的人又是谁？不用问，当然是刘母。她将儿子送上征途，如今独自一人在家，年事已高。

“母亲一定思念孩儿，孤独寂寞。”

只闻听得织机声声，刘备便已经泪洒衣襟。他这几年之间，征战沙场，转战各地，从未向母亲寄过任何衣食财物，而仅有的几封家书也寥寥可数。

“母亲啊！是孩儿不孝啊！”

刘备进门之前，内心就充满了愧疚。他进了院子，快步跑向宅中织机的方向。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妪正坐在织机前，默默编织草席。刘备三步并作两步，跑到老妪跟前，双膝跪倒，匍匐在她脚边。

“母亲！母亲！不孝儿刘备回来啦！”

“……”

刘母惊讶地停下手中的活计，回过身来，仔细辨认着。她问道：“是我的儿吗？”

“儿子不孝！这么长时间，家书也甚少寄回。母亲一定多为挂念。儿子身在沙场，四处转战，身不由己啊。请母亲恕罪！”

刘母不容他多加辩解，立刻打断刘备，反而问道：“儿啊，你何时回来？此番回来做甚？”

刘备仍然跪在地上回话："儿子此行，大志未展，此次回来拜见母亲，身上无功无名，并非衣锦还乡。不久之前，儿子弃官归野，要躲开捕吏的追赶，因此只得悄悄回来，探望母亲。不知母亲近日可好？"

刘母的双眼被泪水渐渐打湿。不过几年工夫，她的头发已经悉数变白，宛如雪白的梨花。皮肤也日渐松懈，显得十分苍老。她的两手因常年劳作，被稻草磨得满是老茧，粗糙干裂。

但是，她眼中望着儿子的深情却一如往昔。片刻，刘母止住泪水，轻声唤道："儿啊！"

"儿子在！"

"你此番回来，就是专程来探望为娘的么？"

"正是。儿子甚是思念母亲。"

"就没有别的缘故了？"

"母亲何出此言？"

刘备欲起身拉住刘母的双手，却被她轻轻挥开，仿佛是挥去衣衫上沾落的草屑一般。刘母忽然厉声叱道："你怎么能现在就回来？就像个孩子似的，只会依恋母亲？你不是忧国忧民，壮志未酬，要做顶天立地的好男儿吗？既然你此番归家，我也奈何不得。但你不可久留，歇息一晚，明天速速给我走吧！"

刘备见母亲不悦，有些意外。但他懂得，母亲是在强忍泪水，来激励自己。一想到母亲的隐忍，他又忍不住扑到母亲膝上，痛哭起来。

刘母并不伸手扶起儿子，而继续责骂道："你此番离家不过两三年时间！想当初你带领一众乡野青年，拿起刀枪就走入乱世，意欲平定天下匪患。如此短短时间之中你就想着立功扬名，还要衣锦还乡？为娘可不曾有过如此奢求。那简直是在做春秋大梦，这世间哪有那么简简单单就能成事的道理！"

"母亲！孩儿知错了！儿子只是觉得，虽胸怀正义四处征战，却总是遭受挫折无人问津。免不了烦恼失意，甚至心生怀疑，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为何而战。"

“男儿持枪，都会打仗。但若你不能克服自己的懦弱，不能坚持为正义而战，是绝不能成就大事的！”

“儿子明白。”

“我相信你一定会明白的。你也老大不小了，三十岁的男子汉，这些都应该清楚才是。”

“儿子记住了。”

“有些人的志向短浅，他们趁天下大乱，攫取一州一郡便已满足。可你与他们不同。你是大汉宗室之后，中山靖王之孙。你拔剑而起，是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啊！”

“儿子知道了。”

“为娘年迈，又有何足兮！与那天下万民之福相比，为娘一人又算得了什么呢？如若你的雄心壮志因我而顿挫，那为娘宁肯折去阳寿，让你为天下黎民勉力而为！”

“母亲！万万不可啊！”

刘备闻言，大惊失色。他慌忙扯住刘母的衣袖，连连道歉：“都是儿子不好！儿子绝不会懦弱不前，让母亲失望。明早天亮之前儿子就会立刻出发。今晚就请让儿子陪伴母亲，聊尽孝道吧。”

“……”

刘母踉跄地跪坐在地上。她轻轻拥着刘备，满头白发止不住的颤抖。她轻声说道：“儿啊！为娘是在替你已故的父亲责骂于你啊。他若知道你今日所言，定会如此恼怒啊。趁着明天早上，天色未明之时，你便速速上路吧。小心别让邻居们看到才好。”

说完，刘母挣扎着站起身来，走进里屋。

不久，从烟囱里冒出阵阵炊烟。那是刘母正在做饭，聊以慰藉儿子的失落。

刘备则走近那台熟悉的织机，坐在前面，耐心地把母亲刚才剩下的半匹草席织完。

天色渐晚，星星已在天际闪烁。刘备起身，信步走向后院的桃林。此时已是晚春时节，桃花开罢，早已落尽，树梢上只剩残蕊尚在。

“想不到如今这故园依旧，而人事全非。”刘备不禁暗暗感叹。

——待到来年春天，桃花依旧会绽放，而母亲的如霜白发，却不能再次变为黑发。时光一去不复返，而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我身怀大志，总有一天一定会成功，到那时，母亲才会真正感到慰藉。但不知那梦想何时能够实现啊？

思虑至此，刘备不禁长叹一声。

“儿啊！我的儿啊！”

天色已晚，堂屋里也掌起灯来。刘母呼唤刘备饭已准备好了。刘备仿佛还是当初那个无忧无虑的孩童，一边答应着一边跑回家去。

第十七章 大乱之兆

时值中平六年[(3)]之夏。

京师洛阳皇宫里，灵帝罹患重病。

灵帝自知病情严重，于病榻之上传旨：“传何进觐见。”

大将军何进立刻入宫觐见。那何进原本是一介屠夫，其妹是洛阳城里的绝色美人，因其美色得以入宫当上贵妃娘娘。后来何氏受皇帝宠幸怀上龙种，生下皇子辩，晋升皇后，人称何后。

她的哥哥何进也受其恩泽，身居要职，手握大权。

何进安慰病中的灵帝：“请陛下放心！无论如何，何某都会守护皇上，守护皇子殿下的。”

“嗯……”

何进退下后，灵帝仍然惴惴不安。他心中烦恼，忧愁未解。

在后宫之中，除何后之外，还有一位宠姬王美人，她生下皇子协。

何后非常嫉妒，竟然暗中下鸩毒杀死了王美人。而皇子协则交由董太后照顾。

董太后非常疼爱皇子协，而灵帝也可怜皇子协自幼丧母，与皇子辩相比，更加偏爱皇子协。

于是，十常侍中的蹇硕曾至灵帝病榻前，为其谏言：“若皇上欲立

皇子协为太子，必先诛杀何后之兄何进，永绝后患。”

“也罢！”

灵帝脸色苍白，点头答应。

灵帝自知病入膏肓，时日有限，于是立刻下旨再传何进。

何进听到皇上再传，不禁起疑：“皇上昨日刚刚召我觐见，怎么今天又传？”

他以为可能是灵帝的病情突有变化，于是派人打探，结果却发现病情稳定。不过他打听到十常侍的蹇硕等人似乎在密谋于己不利的决定。

“区区宦官，使出雕虫小技怎会陷害我何进！”

于是何进拒绝进宫，且将朝廷重臣都请到家中，密谋商议：“十常侍意图谋害朝廷重臣，事实确凿！如今这天下黎民将十常侍之徒恨之入骨，恨不得杀之而后快。何某认为应该借此机会，将其一举拿下，为天下除害。不知众位大人意下如何？”

“……”

众人闻言，并不表态，只是面露惊色。就在此时，从厅堂一隅站起一人，该人仪表堂堂，气质卓越。他大胆直言：“何将军言之有理！只是如今这十常侍在宫中势力庞大。何将军虽然实力雄厚，但倘若一着不慎而失手的话，恐怕会招来灭门惨祸啊。”

该人正是典军校尉曹操。何进只当他是一个区区小将，并不把他放在眼里。于是沉下脸来，责骂曹操：“岂有此理！你一个毛头后生哪里懂得朝中大事！还不速给我退下！”

众人更是缄口不言。而正在此时，传来灵帝驾崩之讯。

何进得此消息后，立即传达给众位大臣：“何某刚才得知一个重大情况，此事事关重大，尚未公之于天下，请诸公听好。”

他先稳住众人，之后沉声宣告：“当今天子染恙已久，不幸于今日，在嘉德殿中驾崩。”

“……”

听到何进此言，席间众人陷入一片死寂之中，久久无人出声。众位大臣虽精于政治，但仍难掩惊讶之色。天子病入膏肓，时日已久，因此这个消息已是预料之中。但众臣的心中仍不禁忧虑，不知今后朝廷的变局如何，也不知自己的命运如何。这时局终将有何变化，无论如何思考，前景都是一片黯然。

这厢何进密谋如何除掉十常侍；而那厢十常侍也在暗中策划，试图杀死何进。

这灵帝之死，将是何种征兆？

众臣一时人人自危，似乎身边危机四伏。莫非这预示着汉朝四百年天下，就要至此崩塌瓦解了吗？大家似乎不约而同地产生这种预感，而这动荡的时局之中有此想法也不足为奇。

在一片短暂的默祷中，人人心中都不禁忆起这几年的情景。后宫众妃争风吃醋，权臣宦官争权夺势。人人贪污，人人施恶，以致朝野内外恶政横行，日渐颓废。思虑至此，众臣不免发出嗟叹。

灵帝生而不幸。

他死于愚昧无知。在他短暂的人生之中，只能看到十常侍伪造的假象，而对人世间的真实情况却一无所知。

对十常侍一派而言，灵帝即为“盲帝”，不过是他们手中的一个傀儡。而禁宫内外则是他们玩弄权术、号令天下的舞台。

这十常侍的恶政如山，罄竹难书。以近年而论，王师平定黄巾之乱后，他们暗中索贿，提醒那些建功立业的部将：“你们能受到如此封赏恩典，全都仰仗十常侍在朝上为你们的仗义美言。如若不知恩图报，对十常侍毫无谢意，未免太过不近人情。”

有些将士畏惧他们的权势，在十常侍的恩威并施之下，立刻奉上金银财宝。但像皇甫嵩、朱儁这样的建功大将则一口回绝。

“休得一派胡言！”

十常侍见二将不识好歹，于是在皇上面前恶语诽谤，导致朱儁、皇甫嵩被削去官职，由赵忠任车骑将军取而代之。

另外，十常侍又迫使皇上将张让等十三个阉党宦官封为列侯，司空张温任太尉。那些借机得利之人自然对十常侍阿谀奉承，百般讨好，使其羽翼进一步扩张。

而敢于冒死进谏、指出实情的贤良之臣则被他们打入大牢，遭到斩首或是毒杀。

禁门之内的乱象早已影响到民间。那些曾被平定的黄巾余党，以及心生反意的逆臣再度出现，遍布各地。而这些危机也屡屡传到京师洛阳。

时局动荡，风云再起。乱世中人的命运也遭到巨大冲击，而随之改变。刘备曾征战沙场，又走进仕途，后弃官归野，被代州刘恢所收容。他起伏不定的命运在这时局的冲击之中，终于迎来了幸运的转机。

黄匪之乱已平，但又有乱党在各地兴风作乱。在乱党之中，以渔阳（天津市北部）的张举、张纯，以及长沙、江夏（今湖北省，麻城县附近）一带的土匪最为猖獗。

然而十常侍总是谎报皇上："如今天下太平，人们安居乐业，一片大好！"

但他们另一方面急派孙坚赴长沙讨贼，又迅速提拔刘焉为益州牧，刘虞为幽州牧，命其平定四川、渔阳等地的乱臣贼子。

此时刘备早已告别故园涿县，重赴五台山下的代州刘恢宅邸。有一日，刘恢交给刘备一封信函，说道："如今是你重出江湖的良机。你可携我手书赶赴幽州。如今的幽州太守刘虞是我的好朋友，他见到我的推荐以及你的人品，必定会予以重用的。"

刘备谢过刘恢的知遇之恩后，立即带关羽和张飞及众随从投奔刘虞而去。

适逢刘虞受命，正准备招兵买马奔赴渔阳讨贼。因此他一见到刘备率众来投，便大喜过望："你们来得刚好！请随我一同征讨逆贼！"

遂以收编，同赴渔阳剿匪。

不久，渔阳之乱暂获平定。刘虞上表朝廷，对刘备等人的功劳大加赞赏。

同时，公孙瓒也一并保举刘备，称："此刘备曾率义军，在平定黄巾匪徒之时，表现不俗，战功累累。"

因此，朝廷奖赏刘备屡次剿匪有功，封刘备为平原县（今山东省平原县）的县令。

刘备接旨后立刻率领手下众人赴平原就任。待众人抵达后，发现当地土地肥沃，储粮充足，官库饱满。于是众人皆精神大振，刘备也感叹："果然上天眷顾，助我聚兵养马。"

举义军至今，刘关张等众人终于获得应有的奖赏，有了自己的根据地。于是他们每日练兵不倦，尊义尚武，圈养骏马，饲以燕麦。他们以此地为根基，静观世间的风起云涌。

——大事可成？

果然在这乱世之中，难得太平。虽然乱臣贼党被肃清于野，但京师洛阳皇城的琉璃殿中，却百鬼横行，魔魅跳梁，后宫妇人和恶毒宦官轮番兴风作浪。而正在这时，命运不幸的灵帝，又忽在一夜之间驾崩归西。

在此朝野震荡之时，已经统治了四百年的汉室天下，终于发出最后土崩瓦解的巨响。大势已去！当灵帝驾崩的噩耗传来之时，众人皆骇得血色尽失，无法动弹。就仿佛大地崩裂，地狱门开，落入深渊一般。他们对于时局的突变难以应对，令人唏嘘。

这时在何进府中，众人闻讯仍然一时难以消化，瞠目结舌，鸦雀无声，一片死寂。忽然外面又匆忙闯进一人："何将军，小的有密情禀报！"

来人正是禁门武官潘隐，他暗通何进已久。

"哦？何事惊慌？"

何进起身离席，扔下席间众人，快步走到廊外听潘隐的密报。

潘隐来报："灵帝驾崩后，十常侍聚集密谋密不发丧，而是趁机召您入宫再将您秘密处决。之后再昭告天下，立皇子协即位。何大人，这假传圣旨之人可能马上就到。小的拼命赶来送信。"

何进闻言大怒："无耻之徒！他们设计害我，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他转身回到席间，向文武众臣通报了潘隐的密报。不多时，宫中来人果然抵达何府，传旨的老太监装模作样地宣旨："天子已危在旦夕，急召何将军进宫，以托汉室后事。请何将军随咱家速速入宫吧。"

"你这老狐狸！"何进对潘隐下令，"给我杀了他！"

随后，他聚集群臣，大声宣布："这帮阉党欺人太甚，如今我已忍无可忍，将做个了断！"

这时，典军校尉曹操再次发言，他不顾刚才进忠谏被何进斥责的前情，再次上前谏言："何将军，若您今日打算做个了断，则应先正天子之位，然后再行讨贼。"

何进不再轻视曹操，而是赞同地深点头。他问道："有谁愿与我一同拥立新帝，共讨宫内乱贼？"

他目光炯炯地环视众臣。有人应声而起："司隶校尉袁绍，愿为将军解忧！"

大家望向说话之人，看那袁绍身材魁伟，肩宽背厚，威风凛凛，一派习武的勇将模样。

袁绍乃是汉司徒袁安之孙，袁逢之子。他字本初，出自汝南汝阳（今河南省，淮河上流的北岸）名门，门下文官武将，人才辈出。现任汉室的司隶校尉之职。

袁绍昂然说道："请何将军调拨精兵五千，我可率军直入禁门，拥立新帝，诛讨多年盘踞宫廷的阉党之流！"

何进闻言大喜，立刻下令："请速去吧！"

随着何进的一声号令，洛阳王城登时变为一片血腥战场。

袁绍身披铁甲，率五千御林军杀入大内。他下令紧闭王城八门和城中卫门，又下戒严令，除自己以外，所有人等一律不准进出。

在此期间，何进也披挂上车骑将军的戎装，率何颙、荀攸、郑泰等人，以及三十多位朝廷重臣，昂首迈进宫门。他们就在灵帝的柩前，立他的外甥皇子辩为太子，并当场即位，拥为新帝。何进率百官山呼万岁，以示礼成。

第十八章 舞刀飞首

大丧之中，百官礼毕，山呼“新帝万岁”之声撼动禁苑上下。袁绍拔剑号令御林军：“即刻捉拿阴谋魁首蹇硕，格杀勿论！”

他随即亲自带兵在宫中搜查，当发现蹇硕的踪迹时，口中大骂，紧追不舍。

蹇硕见势不妙，拼命逃窜。最后他只得躲在御花园的花坛之后，被人从背后一枪挑死。

据说杀死他的是十常侍中的郭胜，也有人说是一名士兵。而此乱状只能出现在禁门以内，此时混乱无比，人人敌我不分，乱杀一气。

袁绍仗剑回禀何进：“何将军！请下令吧！我们应该趁此机会，清理宫闱之乱，将十常侍这些宫廷毒瘤、社稷鼠贼统统斩杀，以绝后患！倘若今天错过时机，恐怕今后定会遭其报复！”

“这个……”何进无意识地点着头，却全无刚才的决断之势。

这何进原本出身贫贱，处事谨慎。刚才只因一时气急，才下令闯宫，谋此大事。如今他眼见禁门之中血流成河，宛如人间地狱，不禁有些胆颤。而他又听说意欲加害自己的蹇硕已被斩杀，怒气已然消去一半。他只呆立在当地，被这场自己点燃的熊熊大火无边蔓延之势吓呆了。

而那帮宦官阉党十常侍则吓得屁滚尿流。他们以张让为首，仓皇逃至内宫，跪在何进妹妹何后的裙下，摇尾乞怜。这是他们穷途末路的唯一希望。

“我都知道了，你们放心吧。”

何后立刻派人叫来哥哥何进，她斥责道：“我们兄妹出身卑贱，全因十常侍的举荐扶植，才能享受今天的荣华富贵。”

何进被妹妹这么一骂，忽然想起自己以前屠牛宰羊时的落魄样子，也就不再坚持。

“我也并无意害他们。只要杀死谋害我的蹇硕就行了。”

何进走出内宫后，遂对四处逃窜的宦官以及属下安抚道：“蹇硕因欲加害于我，才被诛杀。而其他无意害我之人，我也没有害他之意。你们都放心吧！”

“何将军，何出此言！”

袁绍闻言，立刻提着血刀来找何进，向他进言应该坚决。

“我们已经率兵举事，形势至此，而将军此刻却如此犹豫不决，却让众将官无可适从！我们现在应该立刻去除宫廷后患，斩草除根，否则将军日后必然后悔！”

“话非如此！若今日之事再扩大，这乱子就会从宫内烧到全城，再从洛阳进而燎原天下。到时天下大乱，我等难以收拾。”

何进一时软弱，没能听从袁绍的忠告。

不久之后，禁门兵乱似乎已经风平浪静。

而何后和何进一族又认为“灵帝之母董太后是最后的阻碍”。

董太后在后宫的势力单薄，不及何后。又因她十分宠爱先帝宠妃王美人所生的皇子协，而遭何后等人嫉恨。被何后和何进毒计陷害，董太后无奈之下，只得挥泪离开京师，被发放至远离洛阳的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市）的穷乡僻壤，一处偏僻乡下。

之后何后和何进仍觉不妥，遂派出刺客暗中刺死董太后。

于是董太后不久之后便得以再回洛阳，只是此番她是被灵柩所裹，

回来安葬的。

董太后发丧之时，何进称病在家，足不出户。

这个何进敏感易怒，却又谨小慎微。他一方面敢为家族利益而举兵闯宫，但另一方面，他又瞻前顾后，自责不已。他出身卑微，家势贫寒，却又一跃而居高位，高处不胜寒。此人权术不足，不足以谋大事。又贪恋权位，畏首畏尾，终不能成大器。

何进长期称病，闭不见人，于是有一天，袁绍亲自登门造访：“何将军，是否贵体欠安？”

“倒也无妨。”

“那您是否精神不济？”

“精神也还好。”

“有一件事，不知何将军听说与否？”

“究竟何事？速速讲来。”

“那宫中宦官频放流言，说董太后之死全因何进所为。”

“原来如此。”

“何将军，请听末将一言。此时讨贼，为时不晚。宫中那些宦官阉党应立刻斩草除根，若留他们不死，终成祸患。他们必会重振旗鼓，再度作恶，施展阴谋，终致难以收拾的局面。”

“这个……”

“请您立做决断！”

“你暂且容我考虑考虑吧。”

何进仍是瞻前顾后，犹豫不决。

袁绍见何进态度不决，只得作罢。

而何进的下人中混有宦官派来的耳目，他们随即回去密报：“袁绍刚刚来过，他们如此这般说的。”

“大事不妙啊！”

宦官们闻听后惊慌失措。只好故技重施，又跑到何后宫中求饶。

“好吧。”

何后虽贵为新帝之母，却被一群宦官调遣于股掌之间。她立刻传何进进宫，以示其威严。

“传哀家懿旨，速传何进进宫！”

何进进宫，何后又是旧话重提：“哥哥，你该不会又被部下怂恿，要将我这太平后宫又搅得天翻地覆吧。这宦官掌管大内之事乃是祖宗留下的传统，你若要杀他们，就是藐视宗庙啊。”

“我并无此意。”

何进无奈，应付一句便退了出来。

何进刚刚退出宫门，等候在他车辇旁的武将就来询问入宫消息：“将军，怎么样？”

“哦？袁绍，你怎么在这里啊？”

“属下听说何太后召见，非常担心您此次进宫是否是因十常侍之事？”

“确是此事。”

“那么您是否已将决断告知太后？”

“我尚未开口，太后就已经出面调解，我反倒不好再说。”

“这可断断不可啊！”袁绍毅然决然地说道，“这正是他们的阴损之处：这帮宦官阉党一方面大放流言，栽赃于你，而另一方面，一旦罪行败露，又跑去哭求太后。他们是料定了太后心软，而您又不敢违抗太

后，才会如此毫无顾忌，一直暗中成事的啊！”

“此言有理！”

袁绍一番坦率之言，终于点醒了何进。

“现在正是良机！现在不为，更待何时！请何将军立刻向四方英雄飞传檄文，才能一举而定万代之计。”

何进终于被袁绍的一番热烈言论所动，认为很有道理。他终于下定决心，说道：“既然如此，我们就如是而为！你我心意不谋而合！”

他们二人的密谈，被躲在车后树荫的一个人偷听到了。此人正是典军校尉曹操。

曹操闻言暗暗窃笑：“这二人密谋如此而为，实在是愚蠢之至。他们只需借刑吏之手，拔掉宦官之首即可，何须煽动天下英雄来相助。一旦飞书天下，各地势力就会察觉汉室紊乱。到时群雄争霸，各国勾结，天下才真的一片大乱啊。”

他看着何进的车辇远去，暗忖：“这位何将军势必难成大事，此事必败。不知这今后世间风云会如何变幻？”

从此之后，曹操再不将自己的想法对何进直言。因为他既不似袁绍，事事直言不讳，也不像何进，处处胆小谨慎。

他刚才暗笑各地英雄会觊觎汉室天下，而其实他自己就是这其中的一员。曹操生得皮白肉薄，眉毛清秀，丹唇紧闭。他貌似整日唯唯诺诺，只不过是个区区典军校尉，但他的心思可要比马上车里坐的高官将领更加深不可测。他的心肠更黑，器量更大。

而另一方面，身处西凉（今甘肃兰州）的董卓，由于先前讨伐黄巾贼时率兵不力，待平乱后被朝廷问罪。董卓于是行贿收买了十常侍，结果不仅逃过问罪，反而加官晋爵，升任西凉刺史，拥兵二十万。

有一天，洛阳来了密使，将一纸檄文交给董卓。

何进依袁绍所言，向各州英雄飞传檄文，文中说道：

天下之府，枢庙之弊于今已除。宜汇集公明之旌旗，以成正大之云会，于昭昭日月之下，愿与诸公共商万代之革政。

发完檄文，何进便在洛阳静候佳音。不久之后，各地诸侯先后遣使者而来，纷纷回复“某愿赴京参会”或“我等定会提兵相助”。

从西凉快马加鞭而来的使者，终于抵达洛阳。他敲响何府大门，递上回复“西凉董卓必带兵来相助”。

侍御史郑泰来与何进议事：“将军也把檄文发给董卓了？”

“应该发了。”

“据说董卓此人如虎狼一般。如今我们引狼入京师，他会不会乱吃人？”

“老夫亦有同感。”一员老将接话说道。他本在房间一隅，正与众幕僚们查看地图。此人正是中郎将卢植。

卢植此前遭贪官所害，说他征讨黄巾贼子时率军不利，而遭囚车押解回京。幸亏当时陷害他的左丰失势，他原被判有罪，后被赦免。后来他又官复原职，重任中郎将。

“那董卓一见檄文，必定窃喜，以为此为良机。他喜的正是朝廷之乱，而非革政伐贼。趁此大乱，他大可举兵来京，以谋自己的野心。老夫深知董卓为人，若准他率兵进京，则祸害深重，恐怕到时我们难以控制啊。”

卢植貌似面对郑泰议事，实则是希望何进纳谏。但何进哪里肯听。

“若我也似各位这样疑神疑鬼，何以号令天下英雄？”

“可是，何将军……”

郑泰欲再进忠言，而何进却满面不悦，说道：“尔等众人，尚不足共谋大事！”

“如此也罢。”

郑泰和卢植于是不再多言，各自退下。之后又有其他朝臣听到何进此言，他们终于认清了何进的本质，于是纷纷离他而去。

“董卓的兵马已经抵达渑池（今河南省，洛阳西方）附近。”

何进听到来报时，立刻差人去迎接：“他们来得好快！速速迎进都城！”

但董卓总是推托，说一路远道而来，先让兵马稍作休整，要不就借口需要准备军备。无论何进如何催促，他总是搪塞不动。何进的催促被他当作耳旁风，而董卓却瞪大豺狼般的双眼，密切注意洛阳的动静。

另一方面。十常侍虽身处宫城之内，但他们也早已发觉何进飞檄诸侯，而董卓等人响应檄文，已经抵达渑池附近屯兵。

“咱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他们惊慌之下，密谋设计斩杀何进。他们以张让为首，派出禁兵的一队人马埋伏在嘉德门和长乐宫一带，又假冒何太后写下召见何进的旨意。

他们派了往日传旨的太监前往何府，而且特意假装成平常模样，驾着美车金鞍，若无其事地到何府传旨。

“将军万万不可！”

何进的近臣立刻看出，这肯定是十常侍的陷阱。他们力谏道：“何将军现在不可入宫。即使真是何太后召唤，也不可前去。此时正乃千钧一发之关头，何将军此行太过危险，万万不可出府啊！”

而何进偏偏听不得这种话，近臣们越是力谏，他越是要显示自己的器量。

“何险之有！我何进祛除宫中毒瘤，维护政权稳定。如今新君即位之时，那十常侍之辈又奈我何？若天下英雄听说我畏惧宦官鼠辈，而吓得不敢出府，岂不让人小看于我！”

何进在这时倒显得异常强悍。他立即派人准备车骑，带着五百精兵，身着铁甲，护卫森严，一路簇拥着他去入宫见驾。一行人来到青琐

门前，有守卫说道：“兵马不得进入禁门，请在门外等候！”

于是何进只得让五百精兵在门外等候，自己只身带几名随从进入宫门。尽管如此，他仍未意识到危险，反而昂首挺胸地大步向前。当这几个人来到了嘉德门前，突然从阴影处传来一声断喝：“好你个杀猪的！留下命来！”

顷刻之间，何进就被十常侍的手下团团围住。

张让跳出大骂：“何进小儿！你不就是个在洛阳街头杀猪卖肉的贱人吗？你也不想想，你今天的荣华富贵都是靠谁的功劳？要不是我们上下活动，把你妹妹推荐给皇上，她哪能当上皇后，你哪能当上大将军！好你个忘恩负义的混账东西！”

何进吓得面无血色，大叫一声：“大事不妙！”

他再想逃跑却为时已晚。此时十常侍下令将各处宫门紧闭。何进身边早被刀枪斧箭包围，难逃生天。

“天绝我也！”何进绝望地惨叫一声，试图拼死一搏，冲出重围。

张让骂道：“竖子！让你看看咱家的厉害！”

他手起刀落，将何进砍成两半。

青琐门外的五百将士听到宫内喧嚣，觉得气氛有异，预感不妙。兵士们交头接耳，一片嘈杂。

“何将军怎么还没回来？”

“请何将军速速回府！”

将士们对着宫门，不断叫喊。

正在这时，一个武将从宫门上探头出来，他喊道：“你们都安静点！何进已因谋反被查，他早就伏法被发落了。你们快带着这个，速速回府吧！”

说罢，他抛下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士兵连忙捡起一看，竟是何进的

首级！

第十九章 流萤彷徨

何进的幕僚——中军校尉袁绍怀抱何进的首级，怒瞪着青琐门，暗将钢牙咬碎：“你们欺人太甚！”

另一位何进部下，吴匡也怒发冲冠，骂道：“这是你们自作自受！”

于是他们下令火烧宫门，又率五百精兵闯入大内。

“杀死十常侍！”

“烧死那帮宦官！”

转瞬之间，愤怒的士兵们攻占了整个皇宫。刚刚太平几日的洛阳皇城又似被一阵旋风所席卷，充斥着火焰、黑烟，以及无数人的哀号和流箭呼啸之声。

“太监纳命来！”

“杀的就是你！”

将士们发现一个宦官模样的人，就立刻当场处死。反正这些士兵并不认得十常侍的面容，于是所有无须男子，或女气的内官都难逃一死。这些人一旦被发现，就会被愤怒的将士们立斩于当场。

十常侍中的赵忠和郭胜逃到后宫翠花门，却被弓箭逼得寸步难行。他们吓得匍匐在地，被追赶上的兵士砍成肉泥，任凭翠花门顶的乌鸦啄食。他们的脑袋则被扔进西苑的湖水之中。

一时之间，禁门内杀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

嫔妃女眷所住的后宫也响彻哀号之声，不绝于耳。

十常侍的首谋张让、段珪二人，从一片混乱之中找到新帝、何太后和新帝之弟皇子协（新帝即位后被封为陈留王）。他们打算挟持人质，逃出北宫翡翠门，以寻生路。

这时一员老将，策马而来。此人正是中郎将卢植。他一听闻宫门有变，又看到皇宫内黑烟滚滚，便立刻提戈着甲，飞奔而至。

“恶贼！休走！你们携着皇帝和太后，打算逃到哪里去？”

卢植断喝一声，策马追逐。而张让等人早就驾着新帝和陈留王的马车逃之夭夭。他只救下何太后一人。

这时，刚好遇到曹操正在指挥部下，拼命扑灭宫中的各处大火。卢植与曹操二人同请何太后道：“我等立刻前去救驾，请太后在新帝回来前，暂时执掌大权。”

他们立刻下令，派兵四处搜寻新帝和陈留王的身影。

这宫中大火逐渐蔓延到洛阳街巷之中。百姓们生怕被兵乱波及，于是都携家带口地出门逃难。一时之间，城中乱成一团。在如此人仰马翻的拥挤之中，张让等人拼命逃窜，载着新帝和陈留王的马车一路不顾行人，横冲直撞，肆意碾压，终于逃出城门，来到郊外。

可是，马车已跑得散了架，张让等人的坐骑也身受重伤。一行人不得不弃马下车，徒步而逃。

“唉！”新帝踩着泥泞而行，心灰意冷，大声嗟叹。

入夜时分，回望洛阳，只见黑烟滚滚，天空都被火光染红。

“再坚持一下。”

张让等人挟着天子，以保性命。他们是决计不会放皇帝离开的。

他们一路逃亡，直到能在草原尽头隐约望见北邙山的轮廓。在夜半三更之时，忽闻一队兵马追来。张让听到马蹄之声时，就知道追兵已到。

“我命休也！”

张让万念俱灰，投河自尽。

如今只剩新帝与皇弟陈留王两人。他们藏在茂密的芦苇之中，相拥瑟瑟发抖，只听得兵马之声渐行渐近。

追兵正是河南中部掾史闵贡率领的兵马。

他们策马渡河，急如骤雨一般，却丝毫没有发现躲在一旁的新帝和陈留王。这队人马很快又消逝在夜色之中。

“……”

“呜呜……”

新帝终于再也忍不住，在草丛里抽泣出声。

皇弟陈留王连忙安慰皇兄。他小小年纪却装作镇定：“皇兄，你肯定是饿了吧。臣弟也从一大早到现在滴水未进。咱们一路奔波，人生地不熟的，想起来就忍不住发抖呢。”

他又安慰着新帝。

“咱们可不能一直待在这里。河边露水重，要是被露水打湿，怕是会生病的。咱们向前走走吧，说不定能碰到民家借宿。”

“……”

新帝微微点头答应。

于是两人将衣袖挽在一起，说着：“咱们俩可千万别走散了。”

于是两个小兄弟摸黑前行。

黑暗之中的草丛满是荆棘，还有好多草刺儿扎脚。新帝和陈留王自幼生活在宫中，从未体验过如此窘境，简直苦不堪言。

“看！那有萤火虫！”陈留王忽然叫道。

只见不远处，有一大群萤火虫飞过，点点微光，让兄弟二人略有慰藉。

他们几乎跋涉了一夜，直到凌晨时分，两人再也走不动了。

新帝腰酸腿疼地跌倒在地，难以起身。陈留王也瘫软成一团。两人又累又乏，饥寒交迫之中昏昏沉沉地迷糊过去。直到有人将他们叫醒。

“小孩儿，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听到有人询问，他们抬头，才发现不远处一道土墙圈着一座老旧的房舍，这人可能是当地住户。

“你们是谁家的孩子呀？”

陈留王喉咙干咳，勉强发出声音，介绍道：“那是刚即位登基的皇帝陛下。只因十常侍之乱，胁迫出宫，又与侍臣失散，不知方向。我们二人一路奔波，才来至此处。”

那人大惊，圆睁大眼，道：“那你又是谁啊？”

“我乃皇弟陈留王。”

“竟然如此？！”

那人赶紧将两人扶起，架到旁边那所老房子之中，稍事休息。

“请容我介绍。我是前朝的司徒崔烈之弟，名叫崔毅。只因那十常侍之流妒贤嫉才，频施暴政。我不愿与之为伍，于是辞官归野，来到此处。”

崔毅以君臣之礼相待，又赶紧拿出水和干粮，给二人充饥。

黎明时分，十常侍之中的段珪，不顾张让投河而死，自己慌张逃亡。闵贡的搜寻队伍发现他时，质问皇上的行踪，他竟答不知。闵贡大怒，骂道：“你这个不忠不义的家伙！”

闵贡在马上挥刀，将他立斩于马下。之后把他的首级绑在鞍上，对士兵说道：“看来皇上确实到过这附近，肯定走不太远。”

闵贡命众人分头寻找。他自己也催马前行，在草丛间细细分辨，搜寻皇上的下落。

崔毅赶紧埋火造饭，不多时烟囱里冒出阵阵炊烟。

为了慎重起见，他暂将皇帝和陈留王二人藏在茅屋里面。待做好饭后，送来这里，歉然说道：“乡下地方，照顾不周，我这里仅有些热粥，请两位殿下凑合喝些吧。”

新帝和陈留王虽然委屈，却不推辞，端起热粥就喝。

崔毅看着不免辛酸落泪，他见二人困乏，于是告退：“请两位殿下在此歇息片刻。我会在外面负责看护。”

崔毅退出茅屋，负责地一直在院外守望。忽闻树林后面，传来阵阵马蹄之声。

“来者是谁？”

崔毅佯作镇定，挥着扫帚，假装扫地。

“劳驾！这位老乡，能不能讨碗水喝？或者有没有吃的东西？”

崔毅抬头，原来来者正是闵贡，他马鞍上还挂着一颗人头。于是答道：“吃的倒有！只是这位大人，您马上挂的人头究竟是谁？”

“这个嘛，乃是段珪的首级。他与张让一伙，被称为十常侍，是盘踞朝野、祸害天下的乱贼。”

“是么？那你又是何人？”

“我乃河南掾史闵贡，自昨夜以来，一直搜寻皇帝陛下。”

“原来如此！”

崔毅扔下扫帚就往院子里跑。闵贡见状奇怪，便下马追了进去。

“陛下！陛下！是自己人！他们来接驾啦！”

新帝和陈留王正依偎在稻草上打盹，听到崔毅此言大喜过望，宛如还在梦中。他们冲出茅屋，看到闵贡时，更如见亲人，喜极而泣。

帝非帝，

王非王，

千乘万骑走北邙，

草野夏茫茫。

这首歌谣自夏初就在洛阳孩童中流行。看来居然是天意，以这无心的童谣，来预言今日之事。

“国不可一日无主。请两位立刻随我回京！”

崔毅听到闵贡此话，立刻牵出一匹瘦马献给新帝。闵贡则请陈留王骑自己的马，他徒步而行，牵着两匹马的缰绳，出门招呼四散的兵士。

大约步行了两三里，校尉袁绍驰马奔来：“万幸万幸！皇上平安无事！”

不久之后，司徒王允、太尉杨彪、左军校尉淳于琼、右军校尉赵萌、后军校尉鲍信等众将官各率数百骑兵马赶来接驾。一见皇帝，众人皆是喜极而泣。

“御驾还朝一定要隆重，以安洛阳百姓之心！”

于是先用快马将段珪首级送回洛阳，当街示众。同时公告天下，皇帝平安，即刻还朝。

当皇帝的御驾一行走到郊外之时，忽见对面山后掀起漫天红尘，大队兵马迎面而来，挥舞的旌旗遮天蔽日。

“来者何人？”

随驾的将士百官都大惊失色，呆立当场。

“莫非是敌人？”

“这究竟是何人的军队？”

新帝及护驾众人皆不知所措，一阵惊慌。

袁绍一马当先，来到前方大喝：“前方军队是何人领兵？如今御驾还朝，竟敢挡路，真是胆大包天！”

“噢，是我领兵！”

对面军中传来一声犬吠般的回应。只见旌旗翻滚，队伍分开，一匹骏马扬起前蹄，人立而出。骑马的乃是一个彪形大汉，他策马而来，转瞬就来到袁绍跟前。

来人正是西凉刺史董卓！他原本驻军在洛阳郊外的渑池一地，任凭何进再三催促也始终不肯入城。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人氏。据说他身高八尺，腰壮十围，肉脂丰重，眼睛细长，智慧如豺，目光似针。

袁绍却不识他，大声叱道：“来者何人？还不报上名来！”

董卓并不理会于他。他一边驱马向前，一边傲慢地反问道：“天子何在？”

皇帝一时惊骇，难以出声。众人畏缩，不敢言语。就连袁绍也被董卓的气势所迫，一时未及阻拦。

这时，只听得皇帝御驾后面有人冷冷地训斥一声：“还敢造次！”

这凛凛之声使得董卓勒住缰绳，他瞪眼问道：“什么？是谁在说话？”

“你先报上名来！”

人群中一人策马上前，原来是一个威严的俊美少年。

“啊！原来是皇弟陈留王殿下。”

董卓看到竟然是陈留王，赶忙在马上行礼。

陈留王则始终昂首挺胸，沉声问道："正是本王！你是何人？"

"臣乃西凉刺史董卓。"

"董卓，我来问你！你此番前来，究竟是来恭迎圣驾的，还是来劫持皇上的？"

"这个……"

"还不速速回话！"

"臣是来恭迎圣驾的。"

"既来迎驾，天子在此，你怎能还安坐于马上！岂有此理，还不下马！"

陈留王虽然年幼，身材矮小，但气势威严。董卓一时动摇，匆忙下马退到路旁，对着皇帝车驾行跪拜之礼。

陈留王见董卓跪拜于地，就代替皇帝赐他平身，说道："此乃大仪。"

之后皇帝的队伍一路顺利回到京师洛阳。而董卓暗中感叹，这少年陈留王颇有天子威仪，不怒而威，令人不得不服。

"看此情形，我倒不如废掉新帝，改立陈留王为帝。"

董卓的野心，已从此时开始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了。

第二十章 人中吕布

洛阳城里，一连燃烧几天几夜的冲天大火终于被扑灭了。

而此时还朝的新帝和陈留王也抵达了宫门。

何太后出来接驾，母子一见，便抱头痛哭。

哭了良久，太后才擦拭眼泪，向皇上问道：“玉玺现在何处？”

兵荒马乱之中，那代表至高皇权的传国玉玺居然不知所终。

此事重大，要严格保密。因为传国玉玺乃汉室四百年树业之根基。但仍有消息走漏出去，闻者无不皱眉，叹道：“竟有此事！莫非又是大凶之兆不成？”

董卓将军队从渑池移到城外，又每天亲自率领千骑铁甲武士上街巡逻。一时之间，京师内外被铁骑包围，董卓的队伍更是肆意横行，好似洛阳已成他的囊中之物。

洛阳百姓惊见铁骑横行，无不惊慌避让。

“别过去！那边有董卓的军队！”

“小心他们抓人啊！”

当时，并州刺史丁原、河内太守王匡、东郡太守乔瑁等人纷纷响应之前何进的檄文，先后率兵赶至洛阳。他们比董卓晚到几日，见此情形，却都不知所措。

一日，后军校尉鲍信悄悄对袁绍道：“如今这情形到底如何是好？那帮人整日横行霸道，就连出入禁门都如入无人之境一般。”

“你所言何事？”

“明知故问！我说的当然是董卓，还有他的爪牙了。”

“你莫要高声！”

“究竟为何？如此一来，不是引狼入室么？”

“可此时又有何办法？宫内之乱稍平，不可再生事端。”

鲍信无奈，于是向司徒王允表达忧虑，讨教对策。但王允身为朝廷重臣，却对一手遮天的董卓毫无办法。

如同渔夫捕鱼一般，当遇见鲸鱼这样的庞然大物，却奈它不得。

“你所言之事，我亦有同感。而今日之时，却无可奈何。”司徒王允捻着稀疏的胡须，摇头叹道。

“如此也罢！”鲍信见众人皆无动于衷，只得作罢。他却不愿与之为伍，于是率领部下避到泰山去了。

如鲍信这般，愤而离开者有之，攀附权势，投奔董卓者有之。如此一来，董卓在洛阳的势力愈发壮大了，而他的野心也越来越露骨了。

“李儒！”

“属下在。”

“我欲改弦更张，你看如何？”

一日，董卓与他的亲信李儒暗商大计。他已在心中勾勒出一个远大的计划，即废去当今天子，而改立陈留王。到时他就可以操纵朝廷，乃至天下了。

李儒认为此事可行，并告诉董卓，此时的时机正好，欲行大事，则需从速。李儒此人之暴逆不亚于董卓，两人经常一拍即合，因此他颇受

董卓的赏识。

第二天，董卓下帖邀百官至温明园，大摆筵席。而众臣畏其淫威，皆前往赴宴席，几乎无人缺席。

“众位大臣，皆已到齐。”

董卓待众人落座后，才缓缓入场。他腰佩长剑，镶满宝石，径自登上主人之高位。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董卓忽然起身，缓缓道来：“欢迎诸位今日大驾光临。董某不才，有个提议。”

席间众人皆停了酒杯碗筷，安静下来，不知道他又要做什么。董卓将他肥壮的身体向上挺了挺，又说道：“我认为，为天子者，须天禀玉质，才足以受万民景仰。同时天子需兼备坚定不移之仁德，才可以使宗庙社稷能够长久巩固。然而，当今皇上意志薄弱，举止懦弱，实属黎民之不幸。我等臣民，不免常忧汉室之万世基业。”

众人没想到他竟提起如此话题。事关重大，闻者脸色皆为之一变。

董卓环顾席间，见百官皆低头缄默。他以左手扶剑，右手挥舞，继续说道：“其实各位也大不必有此担忧。我在此斗胆一议，所幸皇弟陈留王聪敏好学，天资聪颖，实是可当天子之良才。如今天下多事，应趁此时机，改立陈留王以取代新帝。我欲断然而行帝位废立之事。不知诸位意下如何？如有异议之人，请当场起身道来。”

如此改弦更张的大逆不道之事，却被他轻松道来。一时之间，这偌大的酒席宴上鸦雀无声，甚至无一人咳嗽。董卓甚为得意，环视席间，似乎相信自己的提议立刻就能实现。

这时，席间忽然站起一人，众人立刻回头望去。

此人正是并州刺史丁原。

“此事不妥，我等反对！”

董卓闻言大怒，瞪大双眼看他：“你别呆愣愣地站在那不动。若要反对，就说出你的理由！”

“天子之位乃是天授，皇位传承全依圣意，岂是我等臣下可私议之事？”

“我今日并非私议。开诚布公与诸公商议。”

“当今圣上乃是先帝嫡出长子，并无瑕疵，又何谈罪责！废立帝位乃大逆之事，你却于今日在此妄议，又有何居心！此乃篡权夺位之言，你竟然胆大包天，岂有此理！”丁原仗义执言，毫不畏缩。

董卓喝道：“给我住嘴！你竟敢违抗于我，难道你不怕死么？”

说着，他甩开衣襟，以手扶剑，杀气毕露。

“你欲何为？”

丁原岿然而立，毫不畏惧。

这也难怪，就在丁原身后，俨然立着一位彪形大汉。他怒目而视，仿佛在说：“有我在此！哪个敢动丁大人一个指头试试看！”

此人双眸炯炯有神，站姿威风凛凛，颇有猛豹之气质。

董卓的心腹李儒急忙阻拦。他暗中扯住主公的衣袖，低声说道：“主公息怒。今日乃设宴宴请群臣之日，实在机会难得。主公若要议国政，不妨改日而行。在这酒席之间，难得结果啊！”

“哼！也罢！”

董卓这才不情不愿地松开剑柄，坐回席上。他其实对站在丁原身后的大汉，心有顾忌。

不过，董卓此人的野心膨胀，是不会因丁原反对就轻易放弃的。

刚刚的剑拔弩张，使得酒席宴上变得冷场。待歌舞登场，几轮酒下来，董卓忍不住又起身，将那旧事重提：“董某刚才所说之事，可能说中各位心中所想。此事已成天下公论，不知诸公以为如何？”

这次，老中郎将卢植也起身仗义执言，说道：“此事董将军休要再提。若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倒叫天下人怀疑董将军欲假借废立天子之

名，行篡权夺位之实。此事古有殷太甲无道，被伊尹将其流放于桐宫之例在先，又有汉昌邑王登位……”

老将卢植学识深厚，他引经据典，规劝董卓不要造次，但董卓却闻言大怒。

“速速住口！莫非你也想被我立斩于此吗？”董卓气得手指颤抖，指着卢植大吼，“给我把他斩了！现在就动手！”

“万万不可！”

李儒扑上去拦住提剑而来的武将，对董卓谏言道：“卢植乃是海内大儒，其学识之名胜于中郎将之职。若被天下人知道董将军杀了卢植，则有损将军之德啊！”

“那速速将他给我赶出去！”董卓怒发冲冠，吼道，“即刻摘了他的乌纱帽！若哪个敢再让卢植为官，就是与我董某人为敌！”

此事已经无人可挡。于是中郎将卢植又被免官。卢老将军早已参透人世，径自归隐山林去了。

一场盛宴酒席在如此变故之中，匆匆收场。废立帝位之事，只待改日再提。众人匆匆干了杯中浊酒，纷纷散场，唯恐避之不及。

司徒王允等重臣率先离场。而董卓对丁原刚才的公开反对耿耿于怀，他手扶宝剑站在园外，只待丁原出门就斩杀他。

可是，园外早有一个风貌非凡的大汉。他身跨黝黑战马，手持方天画戟，守在园子门口，查看四散的宾客。

董卓唤来李儒，询问此人是谁。李儒一看便说：“此人正是刚才立于丁原身后之人。”

“原来是他！他的衣着似有不同。”

“他可能刚刚更换了一身戎装，取了兵器而来吧。此人不容小觑！他乃是丁原的养子，名叫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今内蒙古五原县）人氏。此人擅长弓马，号称天下无双。若吕布出手，恐怕我们不能抵挡。大人不如暂且回避，莫要见他为好！”

董卓闻言，突然忆起酒席当时吕布的凛凛之风。他心生恐惧，慌忙避入园内一座小亭。

他屡次欲除丁原，却总因吕布而失败。董卓心中畏惧，就连入梦，都会因瞥见吕布的身影而连连噩梦惊醒，惊得满身大汗。

这一日，丁原忽率大兵突袭董卓大寨。

董卓闻言，登时大怒。他立刻披铠带甲，来至阵前。只见正是昨日那吕布，他头戴黄金盔帽，身着百花战袍，肩披唐猊铠甲，腰缠狮蛮宝带，凛凛正义，好不威风！那吕布手持方天画戟，纵横于沙场，单枪匹马斩杀敌人无数。

董卓立于阵前，只吓得胆战心惊。

第二十一章 马中赤兔

首日之战，董卓大败。

那吕布骁勇异常，于沙场之上无人可挡。并州刺史丁原也纵马提枪，战于疆场。他于乱军之中发现了董卓的身影，于是大喝一声：“篡逆之贼，原来在此！”

丁原打马便追：“阉党作恶，始乱我大汉天下，致使万民涂炭，民不聊生。你既然身为朝廷命官，任凉州刺史，寸功皆无，不为皇上分忧，却欲废帝立新，实现你的狼子野心。如此大逆不道之徒，谋权篡位之党，真是岂有此理！来来来！我今日就要替天行道，将你的人头砍下，以示洛阳百姓，以慰天下众生！”

丁原边骂边打，气势如虹。

董卓见此情景，心中畏惧，不敢答话，匆忙拨马逃回大营。而当日董卓的大军也士气大挫，董卓无奈，只得退阵而居。

是晚，董卓将属下一众部将招致帐中，商讨对策。他不禁叹道：“那个凉州刺史丁原果然了得。而那吕布乃是人中豪杰，有他上阵，我们难有胜算。若能将那吕布招致麾下，这当今天下，岂不是我的掌上之物！”

只听众将官中有人答道：“将军！此事简单！”

众人闻声望去，看到发言者乃是虎贲中郎将李肃。

“哦？李肃，你莫非有何良策？”

“办法倒是有的。不过，需要将军将您的赤兔马和一袋金银珠宝暂交于我。”

“要马做甚？”

“我与吕布恰为同乡。此人虽骁勇善战，却有勇无谋。我只要带上这两样东西，以及我的三寸不烂之舌，去游说吕布一番，定能实现将军所愿！”

“噢？此事能成？”

“请将军拭目以待吧。”

董卓依旧满腹狐疑，他问心腹李儒。

“李肃此言，你看如何？”

李儒答道：“为得天下，一匹赤兔马又有何足惜！”

“此话有理。”董卓重重点头，下定决心，就用李肃之计。于是他将爱马赤兔和一袋金银珠宝交于李肃。

赤兔乃是稀世名马，号称日行千里夜走八百。此马周身通红，奔驰起来，项上的鬃毛摇摆，仿佛一条流动的火焰。此赤兔马虽为董卓将军的心爱之物，但名声在外。可谓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次日晚上，李肃命两个随从牵上赤兔马，马背驮上金银珠宝，悄悄来到吕布营中拜访。

吕布见他，甚为惊喜：“啊呀是你！好久不见！”

他立刻携手将李肃迎至帐中：“李兄，你我虽为同乡好友，但久无音信。你一向可好啊？”

李肃也与他一叙久别之情，答道：“为兄不才，如今在汉朝为官，任虎贲中郎将之职。听说你也在匡扶社稷，投身国事。于是今夜特来祝贺。”

忽然，吕布仿佛听见什么似的，竖起耳朵，他问李肃：“方才听到

帐外马嘶之声，莫不是你的坐骑？这嘶鸣之声惊世不俗，看来你有一匹骏马啊！”

“这马么，确是名马，但不是我的坐骑。我今日特地牵献给足下的。不知吕兄是否喜欢，咱们共同一赏！”

李肃起身相邀，引吕布来至马厩。

吕布一见之下，惊叹出声：“好马！此乃稀世逸骏啊！”

“李兄，吕某无功受禄，难以为报啊。”

吕布难掩喜爱之情，立刻于帐中设宴，与李肃把酒言欢。

待到酒兴正酣之时，李肃趁机说道：“吕兄啊，这匹名马我此番特地献于你。不过这赤兔美名，天下皆知。若是你的父亲向你要马，我就太遗憾啦。”

“哦？你何出此言，莫非是醉了？”

“我并未喝醉。”

“家父早已过世，怎会来与我夺马？”

“非也！我说的乃是你的养父丁原。”

“哦！你是说养父啊。”

“吕兄啊，恕我直言！我看你骁勇善战，文武兼备，如今却如绵羊一般，被养于笼中，不得施展才干，着实可惜！”

“唉！李兄有所不知，自从家父过世，我便被寄养在丁宅，被丁原大人抚养长大。如今即使想有所作为，也是难以为之啊。”

“哦？竟有此事？”

“自然如此。我如今风华正茂，正是大展雄才之机啊。”

“吕兄啊，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这日月易迁，光阴如梭，你如此

这般的空度青春，实在是太过可惜了！”

“这个么……李兄，那依你所见，如今这天下之中，朝中群臣，又有谁能称得上是真英雄？”

“若论英雄，自然是凉州刺史董卓将军啊！”李肃趁机游说，“董卓将军敬贤礼士，兼备宽仁德望。这天下英雄非他莫属！将来能成大业之人，必定就是董将军！”

“果然如此么？”

“吕兄以为如何？”

“哦，其实我也一向敬仰董卓将军，但他与养父关系不睦，因此无缘相识。”

听到吕布如此言说，李肃立刻取出那一袋金银珠宝呈于面前：“实不相瞒，此次我所来正是受董将军所托，此为他送你的礼物。”

“这如何使得！”

“想必你也知道，这赤兔马乃天下名马，也是董将军心爱之物，给一座城池都不肯相换的。但董将军爱吕兄之才，让我务必带来送给你。”

“啊！没想到竟得董将军如此厚爱。我该如何报答他的一番好意呢？”

“这有何难！来来来，请附耳过来。”

李肃在吕布耳边如此这般的密语一番。

此时夜已深沉，大营之中士兵沉睡正酣。只听见桀骜不驯的赤兔马在马厩中，不时以蹄蹬地，发出阵阵嘶鸣。

“如此也罢!”

吕布闻言，重重点头。

李肃附在吕布耳边密语一番之后，见吕布双目放出精光，于是继续煽风鼓动道："若要成事，必须从速！若吕兄决心已下，现在不办，更待何时！李某就在此斟满酒杯，静候佳音！"

吕布下定决心，立刻快步出门。他来到丁原的大帐外，向帐内窥视了一下。

丁原此时正在挑灯夜读，发觉有人进来，便转头问道："是谁在那里？"

丁原回头看见吕布满身酒气，面目狰狞，手持宝剑站在当下，不觉愕然。他起身问道："吕布，出了何事？你的脸色怎么如此怪异？"

"哼！想我堂堂男儿，何须一直当你的养子，受制于你，阻我大展宏图！"

"逆子！口出狂言！"

"无须再说！"吕布冲上前去，一刀砍下丁原的首级。

大帐之中，血溅当场，只见灯火黯淡，夜色惨然。

吕布提着染血的宝剑，如疯似癫。他站在中军帐外，大声呼喝："丁原死了！他不仁不义！我吕布已将他斩杀！军中有志者，跟随于我，不服之人，速速离开！"

他在营中边跑边喊，沉睡的士兵们都被恍惚惊醒，闻讯后难免一阵骚乱。有人留下，有人离开。最后大约有大半兵士选择留下，追随吕布。

待军中骚乱稍平，李肃抚掌大笑："大事成矣！"

李肃随即带领吕布回到董卓的营盘，并报告了事情的经过。

"李肃！你可立了大功一件！"董卓欣喜若狂。

第二天，董卓特地大排酒宴，隆重地将吕布迎至帐中。

吕布则骑着董卓所赠的赤兔宝马而来。他跪倒在董卓面前，效忠

道："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我吕布今日弃暗投明。承蒙董公收留，不胜荣幸！"

董卓连忙将他搀起："董某欲成大业，而得足下这般骁勇猛士，助我一臂之力，实如久旱逢甘露。董某更加喜不自胜啊！"

董卓与吕布一起携手入席，共享酒宴。

吕布乐而忘形。席间董卓拿出黄金铠甲和锦袍，作为见面之礼。他们二人饮酒贪杯，最后大醉而归。

说来可惜啊！吕布这样的英雄好汉，却被眼前的诱惑蒙蔽了双眼。他徒有青云大志，却投错了主人。

此时，吕布已入董卓笼中。

而董卓此番再也无所忌惮。他的威势正旺，如旭日东升，野心也日益膨胀起来。

他自封为前将军，其胞弟董旻被封为左将军，而吕布则被封为骑都尉中郎将，为都亭侯。

万事俱备，只差行动。

董卓最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帝位的废立。他的心腹之臣李儒不断谏言，助他实现此计划。

"也罢！这次大事可成！"

于是，董卓重操盛宴，再邀文武百官齐聚府中。

在这京师洛阳，人人热衷宴乐。尤其是朝廷百官，个个都是美酒佳肴的行家里手。彻夜畅饮，歌舞升平，此乃家常便饭。

"今日酒宴的气氛，比上次和谐多了。"酒至半酣，董卓环顾四周，颇感得意。

此时正是时机！

“诸位！”

董卓执杯而起，向在座各位问候。

一开始，他身为主人难免寒暄客套一番，在座诸君也共同举杯，纷纷感谢将军的款待。一时间掌声雷动，气氛热烈。

董卓以为这场面热烈，皆因自己人气过旺，于是忽然旧事重提。

“上次酒宴，董某提及一事，尚未得到在座诸公明判，因此终未决议。今日，老夫欲借此盛会吉日，邀请诸位将未尽之大事做个决断。如若各位同意，我们不妨共同举杯庆祝。不知诸公意下如何啊？”

他再一次提出废除新帝，改立陈留王之事。

原本喧嚣的宴会酒席，忽如沸水遇冷，刹那间变得鸦雀无声。

……

如此重大的问题，闻者皆三缄其口，不肯发声。

突然，有人喊道：“不可！万万不可！”

发声之人正是中军校尉袁绍。他敢冒董卓的压力，点燃反对的导火索。

“袁某敢问董将军！为何总是平地起浪？为何总是徒生是非？为何一再要求废黜现帝，而改立陈留王？出此阴谋，究竟为何？”

董卓以手扶剑，怒道：“住嘴！我哪有什么阴谋！”

“身为人臣，私议废帝之事，还不叫作阴谋？”袁绍毫无畏惧之色。

董卓面色铁青，怒骂道：“老夫哪里密议朝政？今日百官都在这里，我们是开诚布公地交流意见！”

“这只是一个私人宴会。董将军若要议论朝政，理当在朝上。为何偏不在皇上面前议政？为何不请满朝文武百官和太后商议？”

“好生啰唆！若是厌恶我这私宴，还不快滚出去！”

“我偏偏不走！我倒要看看，有谁会赞成这阴谋诡计！”

“哼！我倒要你知道，董某的剑够不够快！”

“口出狂言！诸位，董将军刚才所说，大家都听到了吧？”

“如今这天下之事尽在我手。若有谁不满，就随袁绍速速离开！”“董卓！你妖言惑众！一手遮天！”

“竖子！你若在此造次，老夫就一刀下去，让你命丧当场！快滚！”“哼！如此肮脏之地，哪个愿留！”

袁绍气得全身发抖，踢翻酒席，纵身离去。

是夜，他立刻递交辞表，远遁冀州之地。

袁绍踢翻酒席，愤而离去之后，董卓满腔怒火未消。他指着客席一角下令：“太傅袁隗在哪里？把袁隗给我带上前来！”

袁隗是袁绍的叔父，他早已吓得脸色苍白，被家将一路从宴席桌后拖到董卓面前。

“袁隗你看见了吧！你的亲生侄儿当面羞臊于我，简直无礼之至！你现在要代袁绍受罚。砍你人头之前，老夫来问你一事，你可要想好了再答。如今你可站在人世和冥界的岔路口上了。”

“遵……遵命。”

“董某刚刚所说，帝位废立之事，你是持何意见呢？是赞同于我，还是跟你那侄儿一个鼻孔出气？”

“谨听尊命。”

“什么叫谨听尊命？你给我说清楚了！”

“就是微臣以为，董将军所言极是。”

董卓高举宝剑，喊声如雷："也罢！既然如此，暂留你一条狗命。不知在座诸公是何意见啊？董某此番大事必成，若有反对者，一律军法处置！"

百官见状，慑于其淫威，无人敢言反对。

于是董卓逼迫百官效忠，他一一点名，逐一核实："侍中周毖！校尉伍琼！议郎何颙！"

董卓见众人听令而起，下达命令："想那大胆袁绍，竟敢背叛于我！我料想他今夜必定逃往冀州。袁绍掌兵，万不可掉以轻心！你等须即刻带精兵捉拿袁绍，务必将他的首级取来！"

"属下得令！"

伍琼和何颙立刻领命，就要出发。但是侍中周毖回禀董卓："董将军！请恕属下直言。现在捉拿袁绍，恐非上策。"

"大胆！周毖难道你要违背军令吗？"

"非也。董将军容禀。如今取袁绍人头，对将军而言易如反掌，但却极易引发大乱。袁绍此人平时广布恩德，门下官吏甚多，治下财富甚重。若其故人听说袁绍举旗反对，那么山东各地必定骚动。到时会给将军徒增烦恼。"

"董某怕他不成！若敢反我，征讨就是！"

"可是，袁绍此人其实是个想法颇多，却无决断能力之人。他不能洞察天下大势，只因为一时愤怒就离席而去。他实际上是非常惧怕您的，不足以妨碍您成就霸业。此时，将军不妨以利诱之，暂封他为一郡太守，暂且置之不理就是。"

"此计如何？"董卓环顾左右，征求意见。蔡邕认为很有道理。

"既然如此，那就暂留袁绍一条狗命。"

"如此方为上策！"

董卓听到大家异口同声，表示赞同，立刻改令："立刻派人去传我

的命令，封袁绍为渤海郡（今河北省一带）太守。”

九月初一，董卓请皇帝到嘉德殿，并于当日广告文武百官：“今日不登朝者一律斩首！”

随后董卓在殿上拔出剑来，完全不顾御驾在前，他对其心腹之臣命道：“李儒，宣读文告！”

一切都按预定计划而行。李儒答应一声，展开宣文，高声诵读起来：

策文

孝灵皇帝，不穷眉寿之祚，早弃臣民于不顾。皇帝承嗣，海内侧望。而新帝天资轻佻，威仪不恪，性情慢惰，凶德已显，损辱神器，宗庙蒙尘。太后亦教无母仪，统政荒乱。众论是起，大革之道……

李儒不顾众人反应，提高声音继续诵读。

百官闻听，皆脸色大变。新帝蜷缩在龙椅之上颤抖不止。一时之间，嘉德殿上死寂一片。

只听皇帝身边的何太后“呜呜……”的呜咽出声。太后满面热泪，紧紧拉着皇帝龙袍，哭求：“你大汉皇帝！绝不能因别人所言而改变！请皇上不要离开御座啊！”

董卓举剑大喝：“正如李儒所宣，皇帝昏愚无仪，太后疏于教诲，亦无母仪天下之德。从今日起，今帝废为弘农王，与何太后一同打入永安宫，改立陈留王为当今天子！”

董卓冲上前去，把皇帝拉下龙椅，押他北向而立，塞进臣子的行列之中。

大哭失声的何太后，也被董卓命人剥去绣满龙凤的朝服，而仅着普通衣裳，押至后排。如此惨状，众臣不敢造次，只得捂住眼睛。

众臣之中，只有一人大呼：“休得猖狂！逆臣董卓！你竟如此猖狂，一手遮天，竟私自废黜当今圣上！我今日要拼得和你同归于尽！”

只见一人从群臣之中冲出，挥起短剑刺向董卓。

挥剑之人正是尚书丁管，他是一个年轻纯真之人。董卓大为吃惊，一边躲闪，一边尖声呼救。

“哼，休得造次！”

李儒冲上前来相救，他拔刀砍下丁管首级。董卓的士兵们也将丁管的身体扎得满是血窟窿。嘉德大殿尽被这位年轻义士的鲜血浸染。

尽管临时有变，但董卓终究达成所愿，废今帝而改立陈留王为天子。文武百官皆慑于董卓淫威，不得不山呼万岁，以示礼成。

新帝称为献帝。而献帝年幼，凡事皆须听从董卓之意而行。

即位典礼结束之后，董卓自封为相国，封杨彪为司徒、黄琬为太尉、荀爽为司空、韩馥为冀州牧、张资为南阳太守。从上至下，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官员都被改为董卓自己的心腹之臣。从此，董卓自恃相国位重，横行宫中，着履佩剑，视禁门之内宛如自己的私宅。

同时，改年号为初平元年[(4)]。

第二十二章 春园走兽

废帝与何太后二人被打入永安宫，两人幽禁于此，整日哭泣。即使春天已到，每日只得空对花月，嗟叹不已。

董卓严令卫兵,对其二人一定要注意监视，不可懈怠。

一日，卫兵放哨之时，正要打盹。却听到宫中传来哀伤的歌声，便侧耳倾听。

嫩草绿凝烟，袅袅双飞燕。

洛水一条青，陌上人称羡。

远望碧云深，是吾旧宫殿。

何人仗忠义，泄我心中怨。

卫兵将歌词记在纸上，呈给董相国，告知此为废帝弘农王所唱。

董卓立刻唤来李儒参谋：“看歌词中所云，这废帝仍盼着有人相救。如此留着这母子必为后患。李儒，我就将这二人交给你处置。当杀则杀！”

“属下遵命！”

李儒心黑手冷，领命而动。他随即率十强悍兵卒，直奔永安宫。

“弘农王何在？”

此时弘农王与何太后正在永安宫的小楼上兀自悲伤，忽闻一阵脚步

之声，看到李儒的身影，都不免心惊胆跳。

李儒怪笑：“二位殿下不必惊慌。我此番前来是因相国赠酒。这延寿酒，强身健体，可延年益寿，正应这春日美景。请赏光喝一盏吧。”

说着，李儒斟满酒杯，递给废帝。弘农王紧锁双眉问道：“这不会是毒酒吧。”

何太后也垂下泪来，骂道：“董相国怎会容我们延寿？李儒，若非毒酒，你先饮一杯吧！”

李儒瞪眼骂道：“不识抬举！非要我拿出此物么？”

他派士兵送上七尺白绫和匕首短刀。

“这是何意？董相国是要我们自行了断么？”

“少说废话，你们自己选吧！”李儒态度冷淡地说。弘农王无奈饮下毒酒，吟出最后的悲歌：

天地易兮日月翻，

弃万乘兮退守藩。

为臣逼兮命不久，

大势去兮空泪潸。

话音刚落，就毒发倒地而亡。

何太后见状，目光炯炯地瞪着李儒，骂道：“国贼！匹夫！你们休得猖狂！你们的日子也长久不了！唉！皆因我的哥哥何进太过愚蠢，竟然引狼入室啊！”

李儒嫌她聒噪，好不耐烦。他一把揪起太后的衣领，将她扔下楼去。

“事情办好了吗？”董卓在府上一边品酌美酒，一边等李儒汇报。

李儒回来之时衣角沾满斑斑血迹。他呈上两颗人头，道："回禀相国，事已办妥！"

他带回来的正是弘农王与何太后的首级。这两颗人头含冤而死，虽然眼睛紧闭，但董卓总觉得被怒目瞪视，很不自在。

董卓皱眉："将这东西放远一点，拿去城外埋了吧。"

从此以后，董卓更无忌惮。他整日在宫中把酒作乐，骄奢淫靡。而身边伺候的宦官宫女，只要他不顺心，就立刻处死。晚上更是睡在龙榻之上，享受皇帝的感觉。

这一日，董卓前往阳城赏梅。他带了一车美女同行饮酒还嫌不过瘾，还执起鞭子，驾车而行。只觉得城外梅花开得正艳，香车美女，一路逍遥。

当日恰逢村里庙会，青年男女们都穿着新衣，前呼后拥地赶庙会。

董卓见到这副情形，却忽然勃然大怒，他骂道："这帮农夫不去耕地，反而趁着大好天气出来闲逛。简直太过懒散！来人呐！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原本兴冲冲去赶庙会的人们忽然被相国的士兵驱逐，大家纷纷四散奔逃。而有几个逃得慢的，就被抓住押来。

董卓耍起威风，下令道："将他们以牛车裂尸！"

于是这几个无辜的村民被士兵捆住手脚，绳子的另一端分别绑在两头牛身上。士兵使劲鞭打壮牛，随着两头牛向不同方向狂奔，村民的手脚随之被撕断，他们不断哀号，鲜血染红了梅园。

"有趣有趣！这可比赏花有意思多啦！"

一日游罢，相国的车马在傍晚时分抵达阳城。

"逆贼！纳命来！"

当车马路过一个巷口时，忽闻有人大喝一声。一个身影扑向董卓的马车。

车上的美女都吓得惊叫连连，马儿也受惊狂奔，好不混乱。

“大胆！你想做甚！”

董卓虽然身体肥重，不够敏捷，但他力大无穷，一时也没让刺客占上便宜。

扑进马车的刺客十分精悍。他拔出短剑，对着相国的肚子便刺。董卓将短剑打落，扑上去紧紧抱住刺客，令他难以逃走。

“大胆狂徒，快说！是谁派你来的？”

“逆贼！可惜我今天杀你不死！”

“速速报上名来！”

……

“你意图谋逆，必有同党，快说，究竟是受何人指使？！”

而那刺客虽然被董卓勒得喘不上气来，仍拼命挣扎，他叫道：“我不是你的臣子，何谈谋逆！我乃朝廷之臣，越骑校尉伍孚！”

“给我杀了他！”

董卓将伍孚踢下马车，随行兵士立刻冲上去，将他乱刀砍死。

再说那袁绍，他自酒宴那夜逃出洛阳后，被董卓封为渤海郡太守，身处边疆。每当他听到洛阳的形势时，都感到胸中憋闷。后来终于难以忍耐，暗中传书给好友司徒王允，催促他设法举事。

可是，王允收到书信之后，日夜煎熬。他虽位列三公，却想不出对付董卓的好办法。

司徒王允虽然每日上朝处理政务，却心有旁骛，怏怏不乐。

这一日上朝之时，他发现恰巧董卓的心腹高官都不在，只剩前朝旧臣齐聚一室。王允暗自高兴，认为这是“天赐良机”！

他急忙邀请诸位大臣来家中一叙："今日恰为老朽的生辰之日，不知诸公能否赏光，到别馆竹里馆同饮一杯如何？"

"既然如此，我等定去叨扰，为王公祝寿！"大家皆欣然同意。诸位大臣也希望能够躲开董卓的耳目，与旧友一聚。

于是司徒王允先返回竹里馆准备，天色渐暗时，这些前朝公卿们便暗中聚集而来。

席上众人皆为前朝旧臣，如今不得时运，因此虽为酒宴，但气氛沉闷。王允在敬酒之时，站起身来却一时语塞，不禁泪洒衣襟。

一位宾客见状，宽慰他道："王公，今日乃您的寿诞之宴。为何伤心落泪？"

王允一声长叹："在如今这乱世，我又哪里有心庆祝寿辰？我虽自前朝以来，位列三公之位，替天子承办政务。但如今却对董卓的势力无可奈何。我整日双耳可闻万民嗟怨，双眼可见汉室衰亡，却无能为力。哪有心思饮酒贺寿呢！"

说完，他忍不住频频拭泪。

听者闻言皆感同身受，叹道："我们怎么生在如此乱世之中。想当年高祖皇帝手提三尺之剑斩杀白蛇，平定天下。如今已有四百年。而我等不幸，生在末世！"

"如此动荡时局，令人嗟叹，命运难料啊。"

"当今这朝廷之上，有谁敢得罪董相国及其心腹朝臣，若有不慎，则小命休矣！"

众臣各自嗟叹落泪，席间气氛压抑，连烛光都为之昏暗无光。这时，从角落传来一人击掌大笑之声："哈哈哈！可笑可笑！"

众人回头观瞧，只见一位年轻朝臣正独擎酒杯，乐不可支，一张白皙面孔泛起红潮。众人正在伤心难过，他却如此开怀。

王允瞪他一眼，说道："我当是谁，原来是校尉曹操，你因何发笑啊？"

“恕罪恕罪！在下实在难忍笑意。在座诸公皆为朝廷大员，却只知道日夜啼哭，哭天抹泪。若朝臣们如此，那天下百姓岂不是要终日大哭，难以生活了！今日我等皆为王大人祝寿而来，却难道是特地前来落泪的么？哈哈哈！在下觉得实在可笑得紧啊！哈哈哈！”

“口出狂言！你乃相国曹参之后，四百年来一直蒙受汉室大恩。当今朝廷如此乱状，你竟丝毫无动于衷么？我们忧国忧民又有何可笑？你给我好好作答，否则定不饶你！”

“王大人莫要动怒。”曹操收起笑容，正色说道，“在下并非无故发笑。在座诸位大人皆为朝廷重臣，而今却只是伤怀落泪，似那女流之辈。若说起诛杀董卓之计策，却都毫无办法。既然大家都如此无能为力，那又何须感慨时局？倒不如怀抱美女，听曲作乐，落几滴伤春悲秋之浊泪消遣，岂不更好？思虑至此，在下不得不笑啊！”

曹操一番话说得直白，王允及众位公卿皆闻之有愧，面有愠色，却难反驳。

“你莫说大话！若要诛杀董卓，莫非你有良策不成？”

王允步步紧逼，责问曹操。众人也纷纷屏息，视线集中在曹操那张白皙面孔，待他如何作答。

“自然有计！”曹操毅然答道，“请王大人放心。在下有计，定可斩得董卓首级，悬于洛阳城门！”

他年轻气盛，说得痛快。

王允闻言大喜：“曹校尉，若你所言为实，则实为天降义士，拯救万民。你究竟有何妙计，请速速讲来！”

“各位大人容禀。在下如今接近董卓，谄媚侍奉，其实只为等待时机，刺死老贼。”

“如此说来，你莫非早已下此决心？”

“在下决心已下，因此才敢在众位大人面前如此造次。”

“哦？曹操果然是天下义士吗？”王允闻言，颇为感动。众臣也都面

露喜色。

曹操又道："在下对王大人有个不情之请，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有何求，但讲无妨！"

"在下听说，王大人府中珍藏一把稀世名刀，刀上镶嵌七颗宝石。希望借刀一用，以刺董贼！"

"此事能成？"

"必定能成！董相国最近对我宠爱有加，视为心腹，若我可持刀接近，必能将其立斩于刀下！"

"只要大事能成，乃是为天下除害。一把名刀，又有何足惜！"

王允立刻命人取来七宝刀，交于曹操。他不断叮嘱道："此事重大，请万万小心！若事情败露，则难以收拾啊！"

"请大人放心！"

曹操收起宝刀，踏上归途。只见那七宝刀璀璨夺目，挂在他腰际，宛如一条夜光珠带，夺人双目。

第二十三章 白面曹操

曹操年纪尚轻。虽然他肯充当义士，刺杀董卓，形象伟岸，但仍不过是个白面青年。

他以二十岁弱冠之龄，即任洛阳北都尉。短短几年之间，他的才干就得到上司赏识，成为朝廷少壮派武官。在如此纷乱多事的宫廷时局之中，他从未失职，反而地位越来越稳固。曹操能与新旧两派势力的高官打成一片，虽然年纪轻轻，却崭露了头角，不知不觉间成为朝臣之中的一员。

在竹里馆的寿宴上，王允曾说曹操出自名门，为汉初助高祖皇帝创立霸业的相国曹参之后。

他生于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其父曹嵩曾任宫内官职，归野后居住在陈留（今河南省，开封东南），如今年事已高，健在人世。

曹父自幼疼爱曹操，说此子生有“凤眼”。所谓凤眼，指双眼如凤凰一般细长，眼光有神。

曹操一直是一个肤白发乌、丹唇明眸、骨骼均匀的美少年。而学舍先生和邻里乡亲都知道他颇有鬼才，称他为“聪明得让人害怕！”

他少年时曾经有过这样一件故事：少年曹操脑筋聪明，对私塾先生所教的学问闻一知十，因此从不下功夫看书。他喜欢打猎，常常引弓射箭抓捕野兽。他少年早熟，常勾结不良少年诱拐村女。整天吊儿郎当，四处晃荡。

“这个孩子必须严格管教！”曹操的叔父担心孩子再不严加管教恐怕会走上歧途，于是向曹父建议，“你过于溺爱曹操，这样反而会耽误孩

子的。一般在父母眼中只能看到孩子好的一面，却容易忽视孩子的缺点。你要好好管教他！”

曹嵩闻言大怒，他平日里也听说过曹操的所作所为，于是将曹操叫来，狠狠地训斥了一番。

第二天叔父到他家时，忽见曹操倒在院中，仿佛抽风一样，显得痛苦不堪。叔父为人老实，不晓得他在装病，于是惊慌跑去通知曹父。

曹嵩一听爱子得病，吓得脸色大变，冲到院中。而曹操却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在院中玩耍。

“我儿在哪！曹操快来！”

“父亲我在这里，您因何事惊慌？”

“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你的叔父刚才跑来说你抽风倒地，好像生了大病。我这不是赶紧查看，生怕你出了意外！”

“叔父为何说谎？我并未生病啊！”

“真是奇怪。”

“叔父才是奇怪。别人都说他喜欢说谎，喜欢看人家惊慌的样子。他们还说，叔父似乎很不喜欢我，总说我调皮捣蛋，现在又和您说我生病抽风了。”曹操对着父亲和叔父，一脸无辜地撒谎。

从此之后，曹父不肯再轻信叔父的话了。

“父亲真是太好骗了啊！”

曹操愈发忘形嚣张，经常偷奸耍滑，却再也无人可以管束于他。

曹操在二十岁前一直不务正业。一来家境殷实，二来出身名门。如他叔父所言，从未严加管束。

但是，曹操虽然有诸多缺点，却又有很多优点。比如他侠肝义胆，在同辈青年中颇有人气。

“曹操是个聪明人。”

“他思虑细密，这个人靠得住。”

在他的同辈之中，桥玄、何颙等人认为曹操的纵横才华是一种特别的本领。还曾有人断言：“天下大乱之时，若无奇才则难以收拾。曹操这种人啊，到时候说不定能出其不意地安天下呢。”

有一次，桥玄对曹操建议道：“你如今尚无名无势，但我认为你将来一定有所作为。你不妨找机会去见一个叫许子将的人。”

“他是何许人也？”曹操问。

“此人非常善于鉴人，还是个学者。”

“那他就是个相面算卦的人嘛。”

“别说得如此不堪。他可是个了不起的品评家，相人更是独具慧眼。”

“这倒有趣！待我去找他拜访拜访。”

于是曹操择日去许子将府上拜访。当时许府中有许多弟子和客人在场。曹操通上名姓后，就想听他如何评说。谁料许子将只是瞥他一眼，漫不经心地不予理睬。

“哼！”

曹操又显露出自幼那耍滑头的样子，揶揄他道：“许先生，你是不是只懂鉴识池中之鱼，却未曾见过海中巨鲸吧。”

许子将这才从那黑薄的嘴唇后露出满口残牙，他开口说道：“竖子！你不用出言激我。我料你将来会成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听到他的回答，曹操满意而归：“乱世之奸雄？正合我意！”

不久，曹操于二十岁这年任为北都尉。

北都尉的实际工作相当于禁宫守卫。曹操初上任之时，要求严格。

任何违背宫中规定之人都会受到惩罚，即使高官也一视同仁。某次，就连那十常侍蹇硕的一个亲戚，破禁带刀入宫，都受到了曹操的棒责。

“小心那个年轻的都尉，他严守规定，若是违反，他可不会轻易通融的。”

曹操反倒因此受上司重视，很快就升任为骑都尉。在黄巾之乱时，曹操加入王师，征讨转战各地。他总是一身红衣红甲，队伍也执红旗，马匹配红鞍，因此他的队伍无论走到哪里都煞是醒目。在转战到颍川之际，遇到刘关张三人火攻张梁、张宝，令他们三人见状都忍不住暗挑大拇指，觉得他是个难得的不俗人物。

而那红衣红甲的不俗人物，正是那骁骑校尉曹操。

曹操在竹里馆接过司徒王允的七宝名刀，誓要刺杀董卓。是夜回家，他抱着宝刀睡在床上。

这一夜，他会做一个什么梦呢？

第二天，曹操如常来到董卓的相国府。

“相国何在？”他询问小吏。

“相国大人刚进小阁，正在书房歇息。”

曹操立刻来至小阁，向董卓请安。董相国正斜倚在榻上饮茶，而吕布侍立一旁。

“你今天来得好迟啊。”董卓一见曹操就如此责备。

当时已经日上三竿，相国府各处的工作都已完成，曹操到时正是午休时分。

“相国恕罪！只怪我那马儿太不中用，跑得不快。”

“你怎么连一匹好马都没有吗？”

“回禀相国，实在惭愧啊，我的薪饷不多，买不起好马呀。”

“吕布何在？”董卓笑着回头，“你现在去，到我的马厩，给曹操选匹好马。”

“遵命。”吕布领命去了后院马厩。

曹操暗忖：“现在机会正好。”

他一时紧张，心脏怦怦直跳。虽然现在没有吕布在一旁阻挠，但那董卓身体肥胖，力气很大，也很难对付。万一失手，恐怕自己也会难逃一死。于是他按下心神，寻找时机。他知道董卓体肥，坐久了总会疲劳的。

正在这时，董卓果然在床上翻了个身，将后背正对曹操。

“此乃天赐良机！”曹操心里一阵狂喜，他偷偷拔出七宝刀，慢慢靠近床边。

而宝刀此时却折射了一道光线，恰巧映在董卓的床头镜中。

董卓被闪光一晃，略有所惊。他立刻坐起身来，瞪视曹操问道：“那是什么在闪光？”

曹操手中仍握着宝刀，来不及隐藏。但他毫不慌张，反而笑道：“回禀相国，那是在下新得的一把稀世名刀。不敢私藏，特地拿来献给相国。若您中意，则请随身佩带。刚才我擦拭了一下刀鞘，这宝刀果然了得，一擦之下闪耀无比。”

曹操面上毫无惊慌之色，微笑着双手呈上宝刀。

“什么宝贝？呈上来给我看看。”

董卓正将七宝刀拿在手上鉴赏之时，正巧吕布挑完马回来了。

董卓好像很中意，对吕布说道：“这还果然是把好刀！你来看看如何？”

曹操接着说：“这个是刀鞘，你看这七彩宝石多么漂亮啊！”

说着把宝刀和剑鞘都递给吕布。

吕布接过宝刀和刀鞘并不多言。他拿刀在手，对曹操说道：“马已经挑好了，你快去看看吧。”

曹操谢道：“有劳了！我这就去看！”

他跟着吕布来到院中，欣喜地抚摸着马鬃，道：“多谢相国赐马。这果然是匹好马！我真想骑给相国看一看啊。”

董卓并不以为意，随口应道：“行啊，你就上马试骑一圈吧。”

曹操得令，飞身上马。他先慢慢在院中兜转一圈，又扬起一鞭，策马驰出相国府大门，绝尘而去。

“曹操怎么试马这么久还不回来？”董卓立在院中等了半晌，有些不耐烦。

“他不就是试骑一下嘛，怎么跑这么远还不回来？曹操这小子！”他再三问道，此时已心生怀疑。

吕布到此时才开口说道：“相国大人，恐怕曹操不会回来了。”

“何出此言？”

“他刚才特意在属下不在之时，才向您献刀，这一点着实可疑。”

“嗯！我也觉得他今日之举非常异常。”

“此时曹操得此宝马，恐怕早已逃出城外了。”

“若此事当真，曹操此人绝不能轻饶！来人啊！把李儒叫来！”

李儒来到相国跟前，听了前后经过之后说道：“糟糕！让曹操驱马而逃相当于放虎归山。他的妻儿老小都住在城外，此番前来，一定是专程要取相国的性命来的。”

“真是可恼！李儒，你说现在如何是好？”

“属下认为，现在相国应该立刻派人去曹操住处，谎称相国有事要立刻召见于他。如那曹操真无隐情，则必会立刻前来。不过我猜测，他

早已逃之夭夭，不会老实在家里等候了。”

话虽如此，李儒仍然立刻派人去探，不一会，就有士兵回来禀报：“就在刚才，曹操骑着一匹骏马飞奔出了东门。东门守卫见状起疑，就飞马去追，将他在城外关口截下后，曹操说他是奉了相国急命而外出的。又说若是官兵阻拦，耽误了大事，会受相国的责罚。因此官兵们便不再阻拦，任曹操扬鞭出关了。现在去往何处，竟无人知晓。”

“岂有此理！”董卓气得怒火填胸，“这曹操小儿，平时我对他多加提拔，他却背叛于我。实在可恨！我定要将他捉拿到手，严加惩罚！来人啊！”

“属下在。”

“速速派人，将曹操的相貌服装描画下来，将画像分发各地，张榜悬赏，严令缉捕！”

“属下遵命。”

“榜上就说，若能活捉曹操，则封万户侯，若有献曹操首级到相国府者，则重赏千金！”

“属下即刻布置。”

“且慢！”李儒正要退下，董卓又把他叫回来，补充说道，“曹操献刀的计谋周密，绝非他一人能为之，背后一定有其他同党。”

“想必如此。”

“如此看来，事态严峻。你在追捕曹操的同时，还要捉拿他的同党。将这王城之中的可疑人员一一甄别，若有嫌犯则要严加拷问。”

“属下遵命！此事事不宜迟，属下一定办好。”

李儒领命，大步离去。他立刻召集捕吏，抓捕曹操及其同党。

---

(1) 译者注：公元168年。

(2) 译者注：《长干行》唐代李白。

(3) 译者注：公元189年。

(4) 译者注：公元190年。

第二卷
群星之卷

第一章 伪忠狼心

抓捕曹操的悬赏布告被立刻分发到各州各郡，各处捕吏闻风而动。

另一方面,曹操自从董卓的相国府中逃出之后，便快马加鞭，日夜狂奔。他一路向南，只为远离洛阳。这一日，他来到了中牟县（今隶属于河南省郑州市）附近。

“来人站住！”

“赶快下马！”

曹操刚刚抵达中牟县的城门，就立刻被守城士兵拉下马来。

“我们刚得到洛阳的悬赏布告，要捉拿一个叫曹操的通缉犯。看你的样子和布告上所画之人，简直一模一样。你赶紧跟我们到府衙走一趟吧！”

守城的士兵根本不听曹操辩解，将他五花大绑，押到县衙审讯。

中牟县令陈宫一见之下，立刻断定：“此人即是曹操！无须再审。我一直在京城洛阳任职，直到去年才调任此处。在洛阳之时曾见过他。你们此番立了大功！相国的布告上说，若能生擒此人，押送相府，我就能封上万户侯啦。到时候肯定也少不了你们的好处啊。咱们今晚大排酒宴，好好庆贺一番！”

曹操立刻被押入铁槛囚车，只待天亮之后即刻押往京师洛阳，换悬赏酬劳。而守城将士和县内大小官吏都赴县令的酒宴，痛饮庆贺。

天色渐晚之时，庆祝之宴也终于落幕。守城将士关闭城门之后，醉醺醺地各寻去处，乐呵呵地做自己的春秋大梦。

曹操被独自留在阴冷的囚车之中，心灰意冷。他只得紧闭双眼，斜倚在铁槛之上，默默倾听黑暗山谷中的风声呼啸。

待到夜半三更时分，有人悄悄走近囚车，低声唤道："曹操！你醒着么？"

曹操睁眼，借月色看出正是那位中牟县令陈宫。曹操心下奇怪他为何半夜前来，但仍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应道："你有何事？"

"我一直听说，你深受董相国的宠爱和重用，为何今日会落到这般地步？"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你此时问这做甚？如今我已被你生擒押在囚车之中，你还来说这些废话！你不就是想押我回洛阳，当你的万户侯去么？这下该称心如意了吧！"

"曹操啊，可惜你一条好汉，却无鉴人之明啊！"

"此话怎讲？"

"请你少安毋躁。你莫要因我是朝廷官吏，刚刚将你捉拿就要误会我的立场。实不相瞒，陈某也是胸怀大志之人，一直苦于没有可以共忧国患的同道之人，只得独自幽怨，虚度光阴。今日见你，特来相叙，不知你的志向为何？"

曹操闻言，听出陈宫的话外之音，于是收起敌对态度，回答道："既然如此，我也不妨告诉于你。"

他重新在囚车中坐下来。

曹操缓缓开口说道："诚如你所言，董卓对我颇为看重，视为心腹。但我乃是高祖之相曹参的后裔，四百年来世代蒙受汉室隆恩，又怎会甘愿委身于汉室逆贼董卓的手下！"

他一旦开口，就越说越激动："我此番决心刺杀逆贼董卓，以报汉室之恩。但是可惜我一时失手，险被董卓所抓。我此番逃至中牟，却又被你的官兵所捉拿。如今深陷牢笼，无处可逃，但我无怨无悔！"

曹操即使在囚车之中，仍然是一副白脸细眼、泰然自若的神情。不愧为名门之后，镇定沉稳，不容小觑。

"……"

县令陈宫闻言，沉默良久，他忽然开口说道："你且稍候片刻！"

说罢，他从怀中掏出钥匙，打开铁锁，又一把拉开囚车铁门，将曹操从中拽了出来。

"曹公，你此番逃至本县，原本欲往何处而去？"

"我本欲回老家……"曹操被陈宫拉出囚车，站在当场，一时惊讶无比。他一边回答，一边思索陈宫的用意，"我原本打算回到故乡谯县，之后号召天下英雄起义再攻洛阳，堂堂正正地讨伐大汉逆贼董卓此人。"

"原应如此！"

陈宫牵着曹操的手，悄悄将他引至自己房中，又摆上酒菜。之后他倒身拜在曹操面前。

"曹公果然是一位忠义之士。今日得见，陈某三生有幸！"

"哦？莫非你也与董卓有旧怨？"

"非也！陈某与那董卓并无私怨。我同曹公一样，同天下万民一样，同为大汉子民，对董贼憎恨不已。"

"原来如此！"

"今日得见曹公，我心已决！这官我不做也罢！请让陈某同你一道出走，容我助你一臂之力。召集天下义兵，共同举义！"

"此话当真？"

“自然当真！我已将曹公从囚车中救出，已表诚意了！”

“真乃天助我也！”曹操这才如释重负，他颇有一种重获新生的喜悦之情。

“请问阁下如何称呼？”曹操问道。

“容我介绍，在下名叫陈宫，字公台，现任中牟本地的县令。”

“陈公家住何处？”

“我家住在附近东郡。我们现在即刻起身，回我家里准备一下，立刻上路为妙。”

陈宫悄悄从县衙马厩牵出马来，与曹操一起出发。两人快马加鞭，不多时已将东郡远远甩在身后。

两人日夜兼程，一连赶路三天三夜。这一日，来到成皋（今河南省，隶属于荥阳县）附近。

“天色渐晚，我们找个住处歇息一下吧。”

“既然已经来至此处，应该安全了一些。你看，今天的夕阳似乎格外昏黄啊。”

“看天气，要刮西北风了。”

“噢，你说的是大漠以北的沙尘风暴吧。”

“今晚我们到哪里投宿为好？”

“我们再往前赶一赶，附近应该能有村庄。这一带叫什么地方？”

“我看见道旁路标，写着‘成皋’二字。”

“已到成皋了吗，那我们今晚可以投宿于一个熟人之处。”曹操舒展开纠结的眉头，以手指前方，那有一片树林。

“哦？曹公在如此偏僻之所，也有熟人吗？”

“成皋这里有一位家父的朋友，名叫吕伯奢。他与家父情谊深厚。”

“如此甚好！”

“正好我们今晚可以前去，到他家借宿一晚。”

曹操和陈宫二人一边说话，一边骑马进入树林。他们来至一处林间的宅院，将马匹拴于桩上，走上前去扣响吕家大门。

吕伯奢开门之后，见到曹操非常惊讶。他热情地将两位不速之客请进房中，说道：“我道是谁，原来是曹家公子嘛！”

“世伯许久未见，一向可好？”

“很好很好！你们快快请进。你来告诉我，你究竟出了什么事？”

“世伯所问何事？”

“我听说官府在各地发了你的画像，正在悬赏通缉于你。”

“原来您问的是此事。那是因为我欲刺杀相国董卓，不料失手，因此逃出洛阳。虽然官府称我为逆贼，悬赏捉拿于我，但那董卓才是汉室之大贼。天下大乱皆因董卓而起，人人杀之而后快，我曹操又岂有坐视不理之理！”

“原来如此。那请问这位怎么称呼？”

“容我介绍，这位才是真正侠肝义胆的英杰！他名叫陈宫，原是中牟县令。他的手下官兵认出我的相貌，将我抓捕至官府。但幸遇陈大人，我们共商大志，志向相投，同为忧国忧民之士。他因此将我放出囚车，还弃官舍业，助我一路奔波，才能逃至此处。”

“竟然如此！”

吕伯奢当即跪倒在地，拜谢陈宫，他说道：“陈大人真乃义士！若非陈大人所救，曹门一族恐已灭门矣。今后也请多加提携为是。”

吕伯奢不愧为曹父的手足挚友。他以一个长辈的身份向陈宫托付，恳请他照顾曹操。

吕伯奢又说：“你们二人且在此歇息片刻，待我去邻村买酒，去去就回。”

他匆匆上马，出门而去。

曹操和陈宫于是稍事休息，擦洗身体，掸下旅途尘埃，在房中休息。但那吕伯奢却迟迟不归。

将至初更时分，不知从何处传来一阵异动。曹操侧耳倾听，却是一墙之隔，有人在磨刀霍霍。

“这是为何？”曹操心中狐疑。他轻轻推开窗户，仔细分辨声音。

“没错，的确是磨刀之声！看来吕伯奢出门时说是到邻村买酒，实际可能已经去报了官，他们现在打算绑了我们，向官府领赏吧。”

曹操心里暗自狐疑。他又听到厨房那边黑黢黢的，里面有几个人纷纷说着要绑起来，杀掉之类的话。

“看来错不了了！这家人是想先把我们稳住，然后伺机加害于我们。可是他们的毒计被我们发现了，我们要先下手为强！”

曹操匆忙将他的发现告诉陈宫。于是两人提剑蹿入厨房，将吕家全家老小，总共八口人统统杀掉。

曹操擦干刀上血迹，催促陈宫说道：“官兵说不定马上就到，咱们快逃吧！”

忽然，他们又听到窗外有异样的呻吟之声。两人赶紧蹿到门外，只见厨房外边的树上吊着一头活猪。它被绑住四蹄，倒挂树上，正在不断哀叫。

“哎呀，糟糕！”陈宫至此忽然了悟，不禁后悔不已。

他刚刚明白，这家人是刚买了一头猪，正在商量要杀猪做菜。

曹操见状并不理会，只是想着要快些逃跑。

他又在催促：“陈宫，怎么还不快走！”

“嗯。”

“你还在磨蹭什么？”

“唉！我真是后悔！心里实在难受！”

“这是为何？”

“我们居然杀害了这家无辜的人！可怜这一家老少八口人啊！他们其实为了抚慰我们旅途劳顿，特地买了猪来，原本准备给我们做一顿好饭菜的。”

“所以你现在是在合掌念经，忏悔你的罪恶么？”

“我想，我们应该至少念经拜佛再走，毕竟我们乱杀了无辜，罪孽深重。”

“哈哈哈！你这作风可不像习武之人。现在人已经死了，再怎么说也无可奈何。在战场上，一天要死成千上万的人，哪有时间一一念经。更何况，我们自己也不知哪天会被别人杀死。”

曹操和陈宫信奉各自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两者之间的区别很大。但两人现在同为天涯沦落人，一起逃亡，也不便在此辩论孰是孰非。

于是两人飞奔而去，各自解开马匹的缰绳，迅速逃离了吕家宅邸，一口气跑出去两里多地。

这时，迎面来了一个人。只见他牵着一匹马，马背上驮着两个大酒坛。走近之时，还能闻到水果的扑鼻香气，原来他手上还提着一篮水果。

“咦？曹操你们怎么出来了？”

原来是碰见吕伯奢从邻村买酒回来了。

曹操此时遇见他实在尴尬，他匆忙回道：“世伯，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过来的路上遇到一个茶馆，刚想起来落了东西在那里。我们现在去取来。”

“取东西的话，你吩咐人去就是了。”

“不用麻烦，我们骑马更快的。”

“那你们早去早回啊，我早就吩咐家人杀猪做菜，让你们好好吃一顿。你看，我还买到了美酒。今晚咱们爷儿俩好好坐下来喝一杯。”

“明白了，我们这就回来。”

曹操随口应道，赶紧别过吕伯奢，打马急奔。

刚跑了几步，曹操突然勒住马，仿佛想到什么似的，让陈宫稍等，又策马折回。

“曹操这是去做什么？”陈宫心中觉得纳闷，只得耐心等待。不久曹操就回来了，看起来心事已了。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我刚才回去把他也刺死了。”

“什么？你刚去杀了吕伯奢？”

“正是。”

“我们已经错杀了他的家人，为何还要将他也杀死？”

“我想他若一会儿到家，发现妻儿老小都被我们杀死，恐怕会视我们为仇人的。”

“我们错杀他的家人，他恨我们也是应当的。”

“如果他一怒之下，前去报官，那我曹某人就要大祸临头了。我杀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可是我们一路滥杀无辜，实在有悖人道啊。”

“非也！”曹操仿佛吟诗一样大声说道，“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曹操此人实在可怖！”听到曹操这一番话，陈宫不禁在心中重新审

视曹操的为人，忽然心中感到莫名的恐惧。

他根本不是志在拯救天下苍生之人，亦非忧国忧民之士。曹操的本质只是一个想为一己之利，夺取天下的野心家。

“看来我是看错人了！”事到如今，陈宫不禁悔恨难当。他忽然觉得，自己抛官舍业地追随曹操，却是把全部身家押在一个不值得的人身上。而如今他已走上这条不归路，一条充满荆棘的弯路。

“如今为时已晚，我真是追悔莫及啊！”

长夜漫漫，月高星稀。两人已在月光下奔驰了十里地。

路边出现一个小破庙，他们决定稍事休息。

“陈宫啊！”

“怎么？”

“咱们要不稍微小睡一下吧。现在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若不休息一下，明天路上会很辛苦的。”

“也好！那我先把马藏好，要是这马被盗了就麻烦了。”

“说得有理。不过，我还是忘了一事。”

“忘了何事？”

“我刚才杀了吕伯奢之后，却忘了把美酒和水果给抢来。看来我还是不够冷静啊。”

“……”陈宫无语，他竟无勇气回答曹操。

陈宫在树林深处将马匹藏好，不一会就回到破庙。这时曹操已经在屋檐下和衣而睡了，他的全身都沐浴在月光之下，睡意正酣。

“曹操此人竟如此胆大！”陈宫注视着曹操的脸，心中又是憎恨又是佩服。

一方面，他恨自己之前对此人的评价过高。曹操才不是真正忧国忧民的忠臣良将，他只是一个虎狼之心的大野心家。

但在陈宫心里，也有佩服曹操的一面。他认为曹操不论是野心家还是奸雄，这个人非常大胆和热情，而且有着卓越的口才。曹操才华横溢，与他人不同，必能独当一面，成为出世英雄。

陈宫心里矛盾挣扎着。他扪心自问，究竟自己该如何选择？

他现在完全有机会趁曹操熟睡之际，将其杀死。若任曹操肆意妄为，早晚有一天会成为一方枭雄，为祸天下。此时正是他替天行道的好时机！

陈宫思虑至此，刀剑出鞘。

曹操此时睡意正浓，浑然不觉宝剑已经横在自己颈前。陈宫注视着他俊美的睡颜，实在难以下手。

“且慢！如此不可！”

在陈宫心目中，将一个熟睡之人杀死，绝非武人之道，而是不义之举。

更何况，曹操诞生在如此乱世之中，若真的成为一个奸雄，说不定是天意亦未可知。若自己今天在他熟睡之际夺去他的天寿，或许反而有违天意。

“唉！我这思前想后的，不过是自寻烦恼。不如趁着月色正好，赶紧睡上一觉吧。”

一念至此，陈宫轻轻收剑回鞘。他和曹操躺在同一个屋檐下，也蜷身而睡了。

第二章 南风竞吹

两人一路奔波无话，终于抵达了曹操的故乡。

曹操故乡位于河南陈留。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南方的文化气息更加积极进取，这一点与北方的务实厚重有所不同。这里的人们更加机敏、灵活，擅长寻找机会。

“父亲大人，请一定要助我一臂之力。”

曹操回到家后，将洛阳所发生的一切都对家人和盘托出。他请家人给予协助，不容拒绝的样子好似向大人要糖吃的孩子一般。

“我已下定决心，要举兵起义。这一点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动摇的。”

曹父曹嵩一时震撼不已，他喃喃说道：“你竟然要做如此大事！”

他并未责备儿子，因为曹操是他最疼爱的孩子，于是问道：“如此大事，你要我如何帮你？”

“我首先需要军费物资。”

“这军费么，咱们家的财产有限，恐怕养不起几个兵啊。”

“这倒无妨！儿子已经想好了，只要父亲能出面介绍几个富豪给我就可以了。咱们曹家虽然资产有限，但是名门之后，既远承夏侯氏血脉，又身为丞相曹参之后。我可以利用这个关系，向大富豪们借来军费。”

“如此说来，我可以问一问卫弘。”

“卫弘是何人？”

“他可是本地一流的富豪啊。”

“如此甚好！那就烦劳父亲设一桌酒席，再将他请来。儿子好去会一会他。”

“你想向卫弘借钱，哪是一桌酒席就能办妥那么简单的事？”

“不试试看怎么知道不行？说不定就会一举成功呢。”

于是父子商议好对策，摆下酒席，请卫弘前来赴宴。

宴席之上，卫弘看到曹操便说道：“许久未见你回来。我听说你在京师洛阳做官，看来你已经长大出息了。”

曹操在席间殷勤地招待卫弘，伺候得他很高兴。曹操又瞅准时机，将自己心中的计划和壮志宏图讲了出来，希望得到卫弘的帮助。

曹操此次设宴的目的明确，他竭尽全力鼓动唇舌，争取卫弘的帮助。另一方面，他也早已暗下决心，若是卫弘不同意出资，则不会让他活着回去。因此在言谈话语之间，曹操虽然态度恭谨，但目光锐利，宛若刀锋。

谁知卫弘闻听了曹操的一席话之后，当即拍板应道：“说得好！你这忧国忧民的忠义情怀实在难得，我不妨就助你一臂之力。现如今这天下大乱，我却只能袖手旁观，空为嗟叹。而你却能有胆有识，毅然举兵起义，实在难能可贵。这样吧，你告诉我需要多少军费，我来帮你筹措资金。”

曹操闻言大喜。

“实在痛快！承蒙您的厚爱！既然军费已有，我就可以立刻招兵买马，准备起来。”

“好好干吧！不过你一定不能妄自冲动而打败仗啊！尤其是做大事，你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才有胜算。”

“您放心吧！只要不愁军费，我定能办成大事！到时候我们举义的

士兵将遍布河南，您可静候佳音。”

在父亲曹嵩的眼中，曹操不论年纪多大都始终是自己的儿子。因此他听到曹操的一番豪言壮语时，反倒有些担心。他怕曹操过于自信，也担心卫弘过于乐观。不过，当他目睹曹操的行事能力之后，才越来越放心了。

曹操首先广招壮丁，又做了两面旗帜，一面上书“义”字，另一面上书“忠”字。他还宣称：“我是奉了朝廷密诏，来到此地招募义兵的。”

曹家虽然现在只是地方上的普通乡绅，但毕竟是名门之后。曹操又是个不俗的风流才子，因此他的名声也远近皆知。

“曹某是奉密诏而来的。”

曹操首先以这个说法打动了一些附近乡村的壮丁和乡绅。

“陈宫，现在我们招来的义兵只是一些乌合之众。我们该如何打动最有实力的各州刺史或太守呢？”

曹操时常与陈宫共商对策，陈宫建议道：“我们目前只是将‘忠’‘义’二字写在旗上，这恐怕力量还是不够。我们应该更加打动人心，将忧国忧民的情怀抒发出来。”

“如此甚好！那我们该如何抒发情怀呢？”

“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广发檄文于天下。”

“这个主意好！就由你来起草檄文吧。”

“也好。”

陈宫很快就拟好了檄文。

他原本就是一位真正的忧国忧民的志士，因此他写的檄文发自肺腑，众人读之无不深受感动。

“果然是篇好文章！若我是某郡太守，读了你这篇檄文，一定会带兵来投的。”

曹操满心感动，立即派人将檄文飞传到各州郡。

英雄若仅仅是一个人，很难成大事。而成就霸业者必须同时具备三样东西：天时，地利，人和！

这三样缺一不可。

曹操发放的这篇檄文，正可谓占了天时。

不出数日，就有各地的英雄才俊源源不断地前来投奔，大家都被招至曹操的“忠”“义”大旗之下。

有人单枪匹马而来：“在下生于卫国，名叫乐进，字文谦，特来投奔，愿加入义军，共讨逆贼董卓。”

也有人带兵来投：“我们兄弟乃是沛国谯郡人，名叫夏侯惇、夏侯渊。今日率手下兵马三千来投义军。”

想当初曹家还在谯郡时，这对夏侯惇、夏侯渊兄弟是曹家抚养长大的养子。因此他们见到檄文，就第一个赶来投奔义军。而其他精兵强将也络绎不绝地赶来，每天军簿花名册上都登记得满满的。

前来投奔的还有很多大人物，比如山阳巨鹿人，名李典，字曼成；徐州刺史陶谦、西凉太守马腾、北平太守公孙瓒、北海太守孔融等手握重兵的众臣。他们各自率领成千上万的将士前来响应。

曹仁和曹洪，这两位曹操的堂兄弟也来到他的帐下。

另一方面，曹操特意从卫弘所提供的军费之中，划拨了一大部分给这些前来投靠的将士，供给他们充实武器和粮饷。

“既然曹操的军费如此丰厚，他的檄文就绝非一纸空文。或许他手中真握有朝廷密诏。”

有些人之前犹豫观望，但眼见曹操的势力如此扩张，军备如此丰厚，都不免觉得：“事不宜迟！我也要早点去投曹操的义军，否则晚去一天就是自己的损失。”

于是，又有更多的人员兵马，从四面八方投奔而来。

“让河南遍布义军！”

这句曹操曾信誓旦旦对卫弘许下的诺言，如今早已不只是一句美好的空想了。

富豪卫弘见状，更加信任曹操，他毫不吝惜地投入了全部的身家财产，用以支持曹操举义。另外，还有很多大富豪大地主都不请自到，主动奉上金银财宝：“敬请义军笑纳！”

而此时，曹操已经坐拥一众将士追随左右，能够泰然自若地稳坐中军帐中。当有士兵来报，又有富豪前来献上财物之时，曹操也只是淡淡地说一句：“也好，那收下就是了。”

他根本不去接见。

曹操的檄文飞送到了袁绍手里。渤海太守袁绍是最先反对董卓的，他被迫逃出京师洛阳，如今在偏远一隅坐着冷板凳，不被朝廷重视。

“曹操发来檄文，欲举兵起义，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为妙？”

袁绍立刻召集心腹，商量对策。

他的帐下聚集着很多年轻气盛的大将，还有一些年轻将校，比如田丰、沮授、许攸、颜良，还有审配、郭图、文丑等，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

“谁来将檄文给大家念一念？”

颜良应了下来，大声读起檄文：

檄文

操等谨以大义布告天下。董卓欺天罔地，灭国弑君，秽乱宫禁，残害生灵，狼戾不仁，罪恶充积。今奉天子密诏，大集义兵，剿戮群凶。望携义师，前来会忠烈之盟，上扶汉室，下救黎民。檄文到日，其速奉行。

“此篇檄文，慷慨激昂！此乃我们志同道合之人久盼之音。太守大人，我们必定要前去助曹讨贼，时不我待啊！”

众将官闻听此檄文都纷纷摩拳擦掌。

袁绍依旧显得有些踟蹰犹豫：“曹操是怎么得到密诏的？”

“这有何要紧的！他行的乃是忠义之事，有否密诏并无大碍!”

“此话有理！”

袁绍终于下定了决心。他凭借自身实力，以及多年人望，很快就集合了三万兵马。然后他率领众将官以及这三万骑兵，共赴河南陈留。

当袁绍来到陈留，目睹了曹营的盛况，不禁大为震撼。他亲自提笔在军籍花名册上签到，同时翻阅前面的签到情况，发现来投奔义军的阵容颇为壮观：第一镇即为后将军南阳太守袁术，字公路；第二镇，冀州刺史韩馥；第三镇，豫州刺史孔伷；第四镇，兖州刺史刘岱；第五镇，河内郡太守王匡；第六镇，陈留太守张邈；第七镇，东郡太守乔瑁。

此外，还有济北相鲍信，字允诚；西凉马腾；北平公孙瓒，以及四海之内数之不清的名将猛士，他们纷纷云集于此。而袁绍率领的三万骑兵也按抵达的顺序，被编为第十七镇。

“幸好袁某此番前来，也不落人后。”袁绍暗自庆幸，另外他也对时局的紧张程度，感到十分震惊。

这些从第一镇排列到第十七镇的诸位将军，皆为率兵万人以上的大军统领。他们之中藏龙卧虎，有不少举世闻名的英雄豪杰。

尤其是在第十四镇的部队里，还有潜在深渊的蛟龙，在伺机勃发。

第十四镇为北平太守奋武将军公孙瓒所率的军队。他接到檄文后，立刻率一万五千余骑去投义军。队伍行进到冀州平原县（今山东省，津沪线平原）附近时，忽闻有人大声呼唤：“且慢！公孙将军请留步！”

“是何人召唤？”

待他们回头查看之时，只见路旁有人打着两三面旒黄旗，正分开桑田向队伍赶来。

“咦？来者何人？”

公孙瓒正在纳闷，只见来了十几个人，为首的三人率领众人来至他的马前，单膝跪下说道：“公孙将军，我等不才，拟率众随从加入义军，为国尽忠，讨伐逆贼，供将军驱驰。我们已经恭候将军多时了。”

公孙瓒刚开始还以为他们都是附近的乡民，但他觉得其中一人似曾相识，便试探着问道：“来人莫不是刘备刘玄德？”

“正是！难为公孙将军还记得在下，我正是刘备。”

“果然是你！”公孙瓒颇感惊讶，“自当年黄巾之乱后，你我曾在洛阳城外匆匆一见，不知你现在官居何职啊？”

“此事说来惭愧。刘某无功无业，只能当一个小小县令。”

“如此太过委屈你的才能了！那这二位又是何许人也？”

“容我介绍，这两个人是我的结拜兄弟。”

“原来如此！”

“这位名叫关羽，字云长，另一位叫张飞，字翼德。”

“他们的官职为何？”

“关羽为马弓手，张飞为步弓手。这二人目前身无官职，只是兵卒。”

“实在屈才了！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却只能做个地方小卒。既然大家志向相投，就请各位加入我军，一同投奔义军去吧。”

“承蒙公孙将军恩准！”

“哪里哪里，能得三位英雄相助，乃是在下之幸。”

“我们誓讨逆臣董卓，以正朝纲。”

刘备和关羽一同感谢公孙将军，再拜起身，却听见张飞独自唠叨：“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当年董卓在颍川讨黄巾匪人之时，我本可以将他杀死。可当时哥哥们都不让。若我当时得手，也不会有今天这些

乱子了。”

刘备制止他道：“三弟！休得胡言乱语！你快随大军一起动身吧。”

说完刘备也加入了队伍之中靠后的位置，一同前往投奔义军而去。

到目前为止，曹操的义兵阵营已经初具规模。他的布阵、战略皆已具备。

共计十八路诸侯齐聚曹操麾下，兵力达到数十万之众。从第一镇到第十七镇，兵营阵地绵延长达二百余里。

曹操择选吉日，筑坛设祭，屠牛宰马，以供祭祀。誓师仪式举行得庄严肃穆。众人共立誓言：“我等起义，誓讨汉室逆贼董卓！”

仪式上有诸将提议道：“既然我们已兴义兵，讨伐逆贼，便应推选一位三军盟主，统一指挥，以便调遣。”

“必当如此！”众人异口同声，赞成通过。

“如此，当推举何人为首将？”

大家都互相谦让，无人承认自己可胜任，也无人自荐。

曹操于是指名道姓地提议：“不如推举袁绍如何？他本乃汉朝名将之后，父祖四代位列三公要职，门下人才辈出，遍布海内四方。曹某认为无论名望或地位，袁绍必可胜任盟主之位。”

袁绍闻言，连忙谦让：“岂敢岂敢！在下惶恐。”

在众人一致的推举之下，他谦让再三，已显示了礼仪。最终袁绍表示接受大家的厚爱，甘当此职。

第二天，仪式场地上高筑三层祭坛，遍插五方旗帜。众将列队，手捧白旄、黄钺、兵符、印绶等物。袁绍整理衣冠，佩剑登坛，大声宣布：“今日，诸位将士齐聚于此，结成赤诚同盟。我等在此立誓，清除汉室逆贼，拯救天下黎民。袁绍不才，受众望所推担任指挥。唯愿皇天后土，祖宗神灵，共仰明鉴！”

之后焚香祭天，待到礼成之时，众将士无不感然落泪。大家纷纷说道："时机到啦！"

"咱们终于盼到黎明啦！"

"我们誓将洛阳逆贼一扫而光！"

将士们人人摩拳擦掌，慷慨激昂。待典礼结束之时，山呼万岁之声经久不绝，直冲九霄。

袁绍接受诸将之拜后，下达了第一道命令："不才在下既被推为三军盟主，袁某必当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军法处置。希望诸位将领严格律己，约束部下，切勿怠以职守。"

"万岁！万岁！"

三军山呼海应，震动山河。

袁绍又下了第二道命令："吾弟袁术略有理财之术，因此命袁术总管粮草，负责各地营寨的运输军粮，以及诸将部队的调拨补给。"

大家纷纷表示同意。

"我军即刻踏上征途。请问诸将谁愿打头阵，一举攻破汜水关（今河南省，汜水）？"

"我愿先往！"

一人应声而出，自报姓名。正是那长沙太守孙坚是也。

第三章 江东之虎

拂晓时分，京师洛阳的丞相府中乱成一团。

不断有飞报送来，信使的快马拴满了武卫门前的杨树。马儿们累得气喘吁吁，不断刨地。

“丞相！大事不好！快快醒来！”李儒用力叩打董卓寝室的大门，焦急异常。

过了一会，内室的值夜兵士终于打开房门，将他请入帐中。

帐内有妖艳的美女和可爱的女童，她们正端着玉盘盛水，伺候董卓洗漱。看见董卓的心腹之臣李儒进来，就施了礼退下了。

“这么大清早的，你聒噪什么？”

董卓照例吃力地晃动着膘肥肉厚的巨大躯体，朝卧榻走去。

“回禀丞相！大事不好！”

“哦？宫里出事了吗？”

“非也！这次事发地相距洛阳甚远。”

“那是有草贼作乱吗？”

“非也！这次义军起义，规模空前。”

“哪里起义？”

“此次起义以陈留为据点。”

“陈留么？那不就是曹操或者袁绍干的么？”

“正是。曹操谎称奉朝廷密诏，一时之间竟有十八路诸侯带兵相助。如今的义军队伍庞大，连营长达二百余里。”

“哦？他们怎么找来那么多兵马？那我可就得注意一下了。”

“正是。”

“还有什么详细报告吗？”

“从昨晚半夜到现在，信报快马频频赶来。信报中说敌军已拥袁绍为统领，曹操为参谋。义军的先锋队伍由孙坚率领，已经攻到汜水关附近了。”

“孙坚不就是那个长沙太守么？这人能力如何？”

“孙坚此人善战，他号称是孙子后裔。”

“孙子？就是擅长兵法的孙武之后么？”

“正是。此人乃吴郡富春（今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氏，姓孙，名坚，字文台。他在南方颇有些名气。”

李儒倾其所能，将孙坚的为人，尽数道来。

据说在孙坚十七岁那年，曾随父亲去钱塘旅行。当时钱塘江口的海盗猖獗横行，旅船游客常受骚扰。

一天傍晚，孙坚与其父正走到港口之上，遇到数十名海盗正在卸货分赃，吵闹不停。

孙坚虽然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却愤然拔剑，冲过去将海盗头目立斩于剑下。他高声喝道：“我要伸张正义，守卫沿海百姓！”

之后，孙坚又将众海盗一通砍杀，直杀得他们死的死，伤的伤，慌忙逃走。

孙坚还将海盗们聚敛的财宝都返还给失主。那堆积如山的宝藏里还有一件宝石匣子，是钱塘富豪的传家之宝。失主感其大恩，欲赠谢礼，但孙坚却坚持分文不收。

自此之后，孙坚仅以弱冠之龄，就将威名传遍南方地区，声望更是异常高涨。

“如此看来，这个孙坚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我们也得派一员威猛大将前去对战才是。”

董卓在心中盘点一番，喃喃说道：“首战该派何人前去呢？”

这时，帐幔之后传来一人的不平之声：“丞相！您怎么忘了有我呀？”

“谁在帐后讲话？”董卓问道。

“末将吕布在此！”吕布从帐后走了出来，对董卓深施一礼，说道，“请丞相不要烦忧。区区曹操和袁绍之流何足挂齿，镇压他们的叛军更无须丞相忧心。此时不派吕布上阵杀敌，那丞相当初赐我赤兔马又有何用！”

吕布前来讨战，语气略带责备之情，“请丞相立刻派我吕布前去应战。待我一举歼灭那支草芥之军，立斩孙坚。我还要为丞相带来曹操、袁绍和谋逆诸侯们的首级，一一示众。”

“哈哈！如此甚好！”董卓闻言大喜，也安抚吕布道，“只要有吕卿在此，我尽可高枕无忧！我就算记性再差劲，又怎么会将你忘记呢？”

这时，董卓的帐外已有闻讯而来的众位将官，其中一人大声说道：“不劳吕将军出手！杀鸡焉用屠牛之刀。请派我打先锋，为丞相赢得首战。”

众人回头，只见说话之人生得一副虎背狼腰、豹头猿臂的稀世骨架，一望便知是一员猛将。此人正是华西的华雄将军。

“原来是华雄啊。如此也好！就派你立刻奔赴汜水关。你一定守好此地，以保我洛阳安稳。”董卓闻言大喜，立刻授他印绶，并派兵五万。

华雄再拜而退，他还带了李肃、胡轸和赵岑三名副将，当即就威风凛凛地奔赴汜水关。

“北军到了！”

“北军南下而来了！”

华雄的兵马一动，就立刻有飞报传来义军营中。打头阵的孙坚寨中，立刻变得气氛紧张。

孙坚先锋队伍的后方由济北相鲍信负责。当听到北军南下的飞报后，鲍信私下与其弟鲍忠商议：“你能否带一支队伍，迂回到敌军后方，打一个奇袭战？”

“没问题的！”

“这次出征，长沙孙坚抢了先锋这个肥缺儿，我们要是干等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建功立业，实在憋屈！”

“我与兄长所见略同。”

“那你速去！倘若顺利攻入关内，就以点火放烟为号，我会立刻大举进攻。”

“得命。”

鲍忠跟兄长鲍信如此密谋之后，立刻趁夜色深沉，率领五百骑兵马翻越险山峻岭而去。

但是，他们的行动很快就被敌军发现。结果鲍信的队伍深陷敌军的包围，这五百义军士卒惨遭一举全歼。

华雄亲自上阵，将鲍忠立斩于马下，乐道：“首战而胜，果然是好兆头！”

他派人将鲍忠的首级快马送至洛阳。

董卓见之大喜，立刻送来奖状和一把宝剑。

鲍忠私自行动却被敌军所斩，队伍全歼，敌军首战告捷一事，孙坚尚不知情。

先锋将军孙坚在部署好战术后，下令道：“将士们！咱们一鼓作气，争取旗开得胜！”

于是他齐整队伍，准备充分之后，领兵攻到汜水关城下正面发起进攻。孙坚在城下骂阵：“你们这帮助纣为虐的匹夫之辈！还不速速投降！我们义军的先锋已经至此，识时务者为俊杰，尔等速速打开城门，让你家义军爷爷们过去吧！”

华雄闻言，仰天长笑：“好你个孙坚小儿！只会胡言乱语！”

他回头环视众将官，问道：“哪个前去打头阵，取孙坚的首级而来？”

副将胡轸应声而出，说道：“末将愿往！”

他随即领兵五千人马，出城应战。

随后华雄也亲自率领一万兵马，由侧面出城，为胡轸保驾护航。

这一仗打得好不激烈。

孙坚在阵前骂道：“来将可是胡轸？头一个前来受死！”

胡轸回骂：“待我取你首级，尔休得聒噪！”

说罢拍马上前，冲到两军之间。

这时，孙坚的副将程普上前讨令：“区区胡轸，就让末将前往！不劳将军动手。”

只见程普举起长矛，向胡轸掷出。只见那长矛呼啸而去，正中胡轸的喉咙，将他钉到马下，立时毙命。

华雄在一旁见状，气得连连跺脚，可恼胡轸上阵，未损敌军一员一将，却灭了自家威风。他带领的五千人马也群龙无首，被义军打得一败涂地。

“快撤啊！撤退回城！”

华雄赶紧鸣金收兵，将大部人马退回汜水关，紧闭城门。这时义军已攻至城下，他们只好在城头抛掷巨石圆木，又连放火箭，一时石头和火箭如雨点似的，兜头袭来。

义军首战即斩获敌将首级，但攻城一战，也损失惨重。

“趁势收兵！”

孙坚见陷入了攻城拉锯战，于是也鸣金收兵，暂将兵马退至梁东的村庄附近。他派人将首战斩获的胡轸首级送回大本营，同时请求：“速送军粮为盼！”

可是，负责运送粮草的袁术身边却有人嫉恨孙坚，他们向袁术进谗言道：“运粮之事还望将军三思。这孙坚此人号称江东之虎。若他一马当先，拿下洛阳，杀死董卓，恐怕会先自立为王。如今见他那急于建功立业之举，更是不得不防啊！如今正可利用他军粮匮乏的机会，暂时克扣他的军粮。到时候咱们就能毫不费力地消磨他军队的意志，让他们从内而乱。如此无为而胜。”

袁术颔首说道：“此话有理！”

袁术最终没有理会孙坚的请求，克扣了他的军粮。

这支义军队伍是由十八路诸侯临时凑成的。虽说志同道合，但也各怀异心、各有所图，这也在所难免。

第四章 温酒斩华雄

汜水关方面频频派出细作密探，侦察对方的动静。一天，有密探回报李肃，说道：“最近孙坚的寨中士气不高。而且许久未见他们埋锅做饭，实在奇怪。打仗怎么还会饿着肚子？”

李肃立刻叫来其他密探，问道：“最近敌军后方有何变化？尤其是粮道运输情况如何？”

“属下探到，敌军后方已有一个半月未见有运粮车通过。”

李肃点点头，又问另一个密探：“敌军的马匹是否肥壮？”

“最近战马都十分消瘦。”

“敌军将士平日哼唱什么歌曲？”

“他们经常哼唱思乡之曲。”

“明白了，你们退下吧。”

李肃打发了密探之后，立刻求见先锋大将华雄，他建议立刻进攻：“华将军！如今正是活捉孙坚的好时机！我可于今夜率领一支队伍迂回到敌军后方，发动突袭，到时我们可以火光为号，将军则可从正面冲击敌军。”

“此计可有胜算？”

“属下有十足的把握。据密探回报，最近孙坚后方吃紧，已有一个半月未有粮草运来。如今没有补给，兵困马瘦，敌军队伍萎靡不振，正

是生擒孙坚的好时机！”

“突袭倒是好计，只是今晚月亮太过明亮！”

“月光明亮，敌人更是掉以轻心，机会难得！”

“如此甚好！就依你之计！”

华雄与李肃定下密计，又周密地筹划了一番。

于是当夜李肃就率领一支奇兵，趁着月色清明，走捷径绕到敌人之后。当他们抵达义军驻扎的梁东村庄后方时，突然齐声呐喊：“冲啊！杀啊！”

李肃率这支奇兵一边呐喊，一边杀入义军寨中。他们射出火箭，一时之间，兵营着火，火光冲天。

华雄这厢早就整备兵马，在城头等候。待看到梁东上空一片火光之时，便知道是李肃以火光为号，已冲入义军后方。他按照之前的密计所定，命人打开汜水关城门，对三军将士下令：“给我冲啊！我们要一举生擒孙坚！押回城门！大胜而归！”

说罢，华雄率领大队兵马，一马当先冲出城门。宛如青云出谷，杀得畅快淋漓。

义军毫无准备，被敌人前突后攻，内外包围，一时慌乱不堪。

“给我顶住！”

“不要慌张！”

孙坚急忙披挂上阵，他率领众位部将努力应战，并不断鼓励兵卒要顶住，但是效果甚微。

他早已向后方急发几道密报，请求速发粮草。但不知为何，一直未有新的军粮补给运来。兵士们已经有一个半月只能吃些稀粥，大家都心中愤愤不平。打仗之时更是兵弱马瘦，虚弱不堪，难以抵挡。

“无可奈何！”

孙坚心中暗叹，兵士孱弱他却毫无办法。

一时之间，他与副将程普和黄盖等人走散。孙坚只带了一员名叫祖茂的家将，奋力催马，逃离大营。

这时华雄一见孙坚欲逃，哪肯饶他。他大喝一声："孙坚，胆小如鼠！休得逃跑！"

"休得胡言！"

孙坚在马上搭弓射箭，转身便连射两箭，却都射歪。他心中焦急，欲再补一箭，谁知这次用力过猛，铁弓居然断成两截。

"真是糟糕！"

孙坚将断弓随手扔掉，连忙策马奔入林中。

"将军，将军！"家将祖茂策马追上孙坚，大声喊道，"主公快摘掉头盔，那朱金头盔太过鲜红，容易变成敌人的箭靶。"

"难怪如此！"

孙坚这才明白，为何敌军的飞箭能穷追不舍地瞄准自己。他迅速摘下朱金襕头盔，随手挂在一处焦黑的树桩之上，然后躲进附近的树林之中。

果不其然，敌人的飞箭不再瞄准他，而是落雨一般地射向头盔。

但无数箭矢射过之后，那头盔依旧原地不动。敌军难免生疑，慢慢靠近之后，才发现原来上当了。

"哎呀！孙坚跑啦！"

"这只是一顶头盔！"

于是敌军开始密集搜索树林。在皎皎的月光之下，敌军成群结队，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华雄也亲自参加到搜索队伍之中。

孙坚的家将祖茂原本藏身于茂密的树叶之中，一见华雄之下忍不住

怒喝一声：“呔！好你个董贼的走狗！”

祖茂不再躲藏，从隐身之处冲了出来，对着华雄就是一刀。

华雄眼疾手快，立刻躲开，他高声骂道：“手下败将！竟躲在此处！”

只见华雄手起刀落，祖茂却是不敌，首级应声而落，他的身体像一棵树干一样轰然倒地。

华雄毫不在意地吩咐手下：“把他的首级取来。”

他说完拨转马头，向别处去了。

“实在危险！”

原来孙坚就藏身在祖茂尸体旁边的树丛之中，他和华雄及其手下擦身而过。待敌军走远之后，孙坚才长舒一口气，放下心来。

“可怜祖茂！惨死于此！”

孙坚不禁潸然落泪。祖茂追随他多年，劳苦功高，因此他十分心痛。

不过，此时他仍未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尚处于危险之中。于是孙坚擦一把眼泪，一边调整心情，一边盘算该如何突破重围。他忍住身上伤痛，在密林中徒步而行，走了两里多地。

孙坚沿路又召集起四散的义军将士，但人数总共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这一夜之间，先锋军几乎被敌军全部歼灭。

一夜泣血，一夜悲歌，转眼已近天明。而那拂晓残月，却依然高悬于天际，宛如万千英灵的鬼魂不散。

“孙坚的先锋军已被敌人全剿！”

“敌军乘胜追击，正在逼近。”

随着前方的探报不断传来，义军大本营一阵大乱。

主帅袁绍和参谋曹操接到探报，皆是大惊失色。

他们刚刚接到战报，得知鲍信之弟鲍忠私自行动，损兵折将。现在又收到孙坚的先锋军几乎全军覆没的噩耗。众将官均垂头丧气，不住嗟叹。

“先锋受挫，敌军逼近，这可如何是好？”

于是袁绍和曹操急召十七镇诸侯，共商对策，该如何力挽狂澜，败中取胜。

只是如今敌军首战告捷，士气正旺，而敌将华雄又是武艺高强，有万夫莫当的威名。众诸侯一时手足无措，一筹莫展。

袁绍正满面冰霜，忽见一人站在公孙瓒身后，不停冷笑，便怒道：“公孙瓒，是何人在你身后而立？”

他语气不佳，充满责怪之情。

听主帅问话，公孙瓒侧头回身，答道：“您问的是他么？”

他将身后之人引至前面，向众位介绍道：“这位乃是在下少时之友，名叫刘备，字玄德，是涿县楼桑村人。他曾任平原县令，此次投靠义军而来。”

曹操立刻上前：“刘备！是曾在广宗和颍川，率领义军大败黄巾的那位刘备么？”

“正是在下！”

“果然不错！难怪曹某一见之下，觉得似曾相识。想当年在颍川之战中，义军火攻贼兵，我们就是在那时相识的。许久不见，刘公一向可好？”

袁绍这才放松下冷峻的表情，向刘备见礼说道：“袁某久闻涿县楼桑村有一位名门之后，原来就是您啊。刘先生乃汉室宗亲，请看座！”

一位将军立刻起身让座。

刘备连忙开口推辞："万万不可！诸位乃是建功立业的大将军，刘某只是一介小小县令，岂可和各位大人平起平坐。我在此处站立即可。"

他拼命推辞，仍然侍立于公孙瓒身后。

袁绍摆手道："刘先生不要再推辞了。诸公看座不是为你的官职，而是敬你的祖先为汉朝宗室，于国有功。请先生万万不要客气，安座于此吧。"

公孙瓒也劝道："既然诸公好意难却，就请刘先生就座吧。"

众将官也纷纷点头，于是刘备拜谢众人之后，这才坐下。

而原本侍立于公孙瓒身后的关羽和张飞，也改为侍立在刘备身后。

那厢，华雄领兵冲出汜水关乘胜追击，继续推进。他们与大本营的义军交手，已战了半日有余。

华雄连胜，难免得意忘形，兵士们也认为："叛军自己号称有十八路诸侯，十七镇大军，二百里连营。这也太不禁打了，看来他们不过是些乌合之众，不值得一提。"

华雄的部队如风卷残云一般连追数十里，势如破竹。将士们更是士气高涨，伴着进攻的战鼓隆隆之声，喊杀震天。顷刻之间，他们已经步步逼近义军大本营。

"我军的前两阵已被敌军攻破！"

"敌人又突破了第三阵！"

"战事吃紧！中军大乱，大事不妙！"

噩耗连连，接踵而至。

又有士兵来报：华雄之军将孙坚的朱金襕头盔挑于长竿之上，不住挑衅，频频骂阵。他们还称要一举攻来，扫荡连营。

飞报连连，噩耗不断，义军危机重重。

大帐之中气氛紧张，袁绍和诸位将领皆大惊失色，一时手足无措。

“这可如何是好！”

只有曹操才能压得住场面：“现在狼狈亦是无益，我们唯有放胆一试！”

他吩咐手下：“速拿酒来！”

“是！”

曹操命人为每位将军面前都摆上酒杯，他首先举杯，一饮而尽。

“啊……”

“啊……”

大帐之外呐喊声宛如万雷齐鸣，大地也传来隆隆巨响。

突然间，一名满身浴血的探兵冲到堂下，禀告：“义军已经……顶不住了！”他说罢便晕厥过去。

马上又赶来两三骑探子来报：“敌人重甲骑兵已到，中军溃散。现在我军已无防备可言！”

“请主帅尽快转移，此处将被敌军包围！”

“不好，敌军的先锋队已经攻到前面了！”

一时之间，此处的中军大帐也岌岌可危，宛如在风雨中飘摇的一棵孤树，自身难保。

“倒酒！”曹操命部下斟酒，他虽貌似镇定，但脸色却是愈发苍白。

“此处若是被围，我们该如何应对？”帐中已有人在窃窃私语转移之事。

诸侯个个面露恐慌之情，根本顾不得喝酒。

万丈黄尘遮天际，山川草木尽染血。

此时，突然席间有人站起大喝：“我军溃败如山，在此危机之时，末将愿往，力挽狂澜！”

吼声如雷，剑鸣声声。

说话之人乃是袁绍宠将俞涉，此人骁勇善战。

“爱卿速去！”袁绍起身，与他同饮，为俞涉壮行。

俞涉一口气喝完杯中酒，说道：“我去去就回！”

俞涉引兵冲入敌阵之中。但转瞬之间，手下大败而归，回报：“俞涉将军于乱军之中遭遇敌将华雄，未挺过六七回合就被斩于刀下。”

满堂诸侯闻言大惊，无不颤抖不已。

这时，太守韩馥慌忙起身：“诸公莫慌！我手下还有一人可以一试。他名叫潘凤，骁勇异常，百战全胜。此时若派他去，定能取得华雄的首级。”

袁绍大喜，道：“此人现在何处？”

“他此时应在后阵右翼。”

“速传潘凤！”

“是。”

不多时，潘凤应召而来，只见他手提火焰巨斧，胯下一骑黑马，飞奔至大帐阶下。

“果然是一员英雄好汉！潘凤听令！我派你速去前线，取华雄首级来！”

潘凤领命，转身冲入乱军之中。但不久就传来噩耗，潘凤也被华雄打败。他的首级在敌军的凯歌声中被高高掷起，敌军士气更胜。满堂将士再次消沉无措，斗志全无，众人都觉得大势已去了。

袁绍悔恨不已，他不断击股叹息。

“早知如此，若颜良、文丑两员大将在就好了！实在可惜！”

他坐立不安，刚起身顿足，发现无济于事，又重回座位上不断嗟叹。

“我那手下有两员虎将，名为颜良、文丑，此二人我特地留在封地，让他们准备殿后的兵马。此二人中若有一人在此，也容不得那华雄造次！”

满座之间，一时竟无人答话。袁绍愤恨之下，继续高声责骂道：“如今这十八路诸侯皆在此处，可手下竟无一员战将可敌华雄。真是贻笑大方！后世之人莫不为之羞耻吗？”

主帅气急之下，无端指责，实属焦躁。众人闻言也羞愧难当，低头不语。

正在此时，忽听有人高声说道：“谁说此处无人？请将军下令，在下愿往，取华雄首级献于诸公！”

诸人闻言大惊，纷纷回头：“是谁人说话？”

只见阶下耸立一人，挺拔如松，一把美髯长过剑柄。他的眉似卧蚕，眼若丹凤，威风凛凛，好一个天上武曲星下凡！

“说话之人是何许人也？哪位诸侯的手下大将？”

袁绍连忙询问，公孙瓒回禀道：“此人为刘备的义弟，名唤关羽。”

“原来是刘备的义弟，那他现在官居何处啊？”

“他任刘备手下，只是一个马弓手。”

袁绍闻言，十分恼怒。他斜眼怒瞪关羽：“还不快快退下！你身份卑微，却在我等面前口出狂言，实在可恶！如今情势危急，哪容得你在此造次！来人啊！将这大胆狂徒赶了出去！”

见袁绍一番怒吼，曹操连忙上前：“且慢！将军少安毋躁。既然此

人能夸下海口，倒不妨让他上阵一试。看他是否在诸公面前狂妄无礼。若是战败而归，再罚他就是。”

“此话有理。只是派如此无官无爵之人上阵迎敌，恐怕会被敌将华雄耻笑。倘若此事传回洛阳，怕是落下一个笑柄啊。”

“要哭要笑，权且由他！依我看来，此人品貌世间罕见！他虽为马弓手，但却有大将之风。如今敌情已迫在眉睫，中军大帐岌岌可危，如今我们确已无计可施。关羽！请上前来，干下这杯酒，速速迎敌去吧！”

曹操斟满一杯热酒，递与关羽。关羽却是不接，他只微微点头说道：“承蒙曹公赐酒！这酒且暂存你处。待我提得华雄首级回来，再饮不迟！”

说罢，关羽一横青龙大刀，跳上阶下一匹战马，一甩美髯，打马绝尘而去。

只见那关羽挥舞起青龙大刀，杀入敌军。他所到之处，无不血溅当场，杀得敌军望风而逃。

他远远地甩开自家士卒，单枪匹马冲到敌军中央，口中大叫：“华雄何在？匹夫华雄何在？你是看见你家关二老爷就吓得躲起来了吗？还不出来受死！”

他吼声震天，威风凛凛，敌军吓得四散奔逃。

而身处大帐之中的众人，只听得帐外喊杀之声不绝于耳，战鼓隆隆从未停歇，大地山川震荡不已。

帐中众人本已料定此仗必败，但仍对关羽抱有一线希望。

“不知现在战况如何？”

袁绍和曹操，以及帐中的各路诸侯都情不自禁站起身来，远眺战场的情形。

忽然，好似在顷刻之间呐喊之声骤然停歇。敌我双方皆停下战鼓，一时竟显得有些寂寥。只见那关羽单枪匹马而归，他浑身浴血地跨坐在

马背之上，斜目而视，根本不将敌军放在眼里。他回到中军大帐外，停在袁绍、曹操以及诸将跟前，才滚鞍下马。

“来来来！请诸位查验吧！”

关羽拾级而上，将一颗活生生的人头放在桌子中央。

这人头却正是敌军大将华雄的首级！满堂诸侯以及阶下兵卒见状无不激动失声：“这是华雄的首级！”

“关羽取下了华雄的人头！”

众人见状，连呼万岁。义军众将士也忍不住高声呐喊，一起欢呼。

关羽走到曹操面前，不顾双手沾血，举起酒杯说道：“多谢曹公存酒，关某先干为敬！”

他一饮而尽，而那酒尚且温热。

曹操赶紧又为他斟满一杯热酒，犒赏他打仗辛劳，不住赞道：“关公实在了得！容曹某再敬你一杯。”

“这杯酒关某不敢独享，请为三军将士举杯而庆！”

“此言有理！我们三呼万岁，以贺胜利吧。”

于是曹操起身，走出帐外，举起酒杯，只听得三军将士的呐喊之声不绝于耳，威震四方。

这时，忽闻刘备身后有人叫喊：“现在就庆祝胜利为时尚早。我二哥关羽既然斩了华雄，俺老张也得出出风头。不如我们趁此机会大军乘胜追击。由我当先锋，一直冲到洛阳，活捉董贼，再献于诸公如何？”

众人回头观瞧，说话之人却是那猛张飞。他正擎着丈八蛇矛，侍立于刘备身后。

袁绍的胞弟袁术闻言，心中不快。他大声叱道：“休得胡言乱语！在座诸位名将尚未开口，哪里容得你一个小小兵卒口出狂言！如此僭越，没有规矩！”

曹操忙打圆场，但袁术仍是气急败坏地骂道：“若是将军要用此般无礼轻贱之人，与我等平起平坐，那我且带着将士回去就是。”

曹操见状，知道众将失了面子一时恼怒，却不愿多生事端，便请公孙瓒让刘关张三人暂且回营休息。

是夜，曹操暗送酒肉至刘备房中，安抚三人不要挂怀。

第五章 大战虎牢关

——华雄被斩！

——华雄先锋军全面溃退！

战报飞传到洛阳，噩耗震动京师。李肃得信后慌忙急报董卓，两者皆大惊失色。

“我军竟被义军先锋打败了？那现在情势如何？”

“剩余残军均已退回汜水关。”

“立刻下令！大军严封城门，决不许出关！”

“属下已经布置下去了，令他们在援军抵达前，严守汜水关。”

“老夫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华雄竟会如此不济，被叛军轻易斩杀。”

“不管怎么说，袁绍在地方上还是有德望的呀。”

“袁绍是不是有一个叔父袁隗，他还在洛阳任官？”

“正是！袁隗官任太傅。”

“若袁绍在城中有内应，那洛阳岂不大乱！”

“属下也是这么想的。”

“袁隗此人不能留，一定要速速除掉！”

于是，李肃立刻派千余骑兵马杀至太傅袁隗的宅邸。

太傅府被放火灭门，府中男女老幼，主仆杂役一律斩杀。袁隗也惨死于兵士刀下。

当日，二十万大军从洛阳出发。

其中一路由李傕、郭汜二位大将率领五万余骑，前往汜水关援救。

另一路则由董卓亲率十五万兵马，前往严守虎牢关。

随同董卓一道前往的有李儒、吕布，另外还有张济、樊稠等铮铮铁将。这个虎牢关乃是洛阳以东五十余里的一处兵家必争之所在，地势奇险。若在此处驻有十万兵马，则万夫莫开，天下诸侯皆失去联通之路。

董卓将主寨设于关内，又命吕布率三万精兵，驻守关外。

如此一来，董卓亲率十二万大军驻守天险，又派吕布带三万精兵为前锋。吕布号称万夫不当，虎牢关号称万夫莫开。如今这个阵势一摆，虎牢关成了名副其实的铜墙铁壁。

这十州通道都被断绝，各诸侯难以与封地取得联系，因此义军内部又出现动摇之兆。

“此事事关重大，若有一失则全盘皆输，应及早拿出对策。”袁绍对曹操附耳说道。

曹操深以为然，于是立刻召集众诸侯将领，以筹划方略。

既然敌军兵分两路南下，义军也理所当然兵分两路以应对。

于是义军留下部分人马驻守汜水关，主力军队则赶往虎牢关。这一路主力由八路诸侯组成，分别是王匡、鲍信、乔瑁、袁遗、孔融、张杨、陶谦和公孙瓒率领的精兵强将。

曹操负责游击作战，若哪一方面出现纰漏，则迅速赶去增援。于是他在各处都安排下游击据点。

“敌人到了！”

虎牢关前的先锋阵地上，先锋大将吕布，骑着赤兔名马，气定神闲地远眺敌军。

只见吕布当日身穿西川红锦的百花战袍，身披连环锁子甲，梳着三叉发髻，外戴紫金冠，扎狮皮腰带。他挎着弓箭，手提方天画戟，站在阵前，不怒而威，连那匹跨下赤兔马都不若他的气派。

见此威风凛凛的风貌，义军将士也看得目瞪口呆，叹道："好一个吕布真英雄！"

义军先攻。河内太守王匡带猛将方悦，齐来寨前讨战："义军誓取吕布首级，以慰苍生！"

于是义军擂响战鼓隆隆，吹起冲锋号角，派河内强兵进攻吕布的先锋阵地。

"少安毋躁！待敌军靠得再近些！"

吕布毫不慌张，指挥手下按兵不动。待到敌军攻到百步之遥时，才下号令："给我冲啊！杀得敌军片甲不留！"

吕布抽鞭打马，一跃冲入河内的军阵之中。

"看戟！"吕布怒喝。

他挥舞着方天画戟，驰马纵横，左砍右杀。

"看招！"

在吕布四周，义军被斩得血肉模糊，身首异处。

"吕布在此！谁敢造次！你们这帮乌合之众！"他一边口出豪言，一边东突西撞，如入无人之境。

这成百上千的兵士，根本不敌他的甲袖一触，完全难以阻挡。

吕布的坐骑乃是举世无双的名马赤兔，马匹健硕无比，力大无穷。在赤兔马蹄下死伤毙命的兵卒也是难以计数。

洛阳童谣中就唱道：

牧场骏马多又多，不及赤兔一匹。

洛阳人儿何其多，人中豪杰吕布。

五原郡吕布战功显赫，名满天下。若能打败他，则可谓此役头号功臣。因此义军将士纷纷摩拳擦掌，誓将获得吕布首级看成头功一桩。

河内猛将方悦高喊：“末将愿往！斩获吕布立头功！”

方悦策马向前，挺枪刺向吕布。但只两三个回合，他就连人带马被方天画戟劈为两半。

太守王匡见爱将被斩，情急之下打马向前：“匹夫莫走！”

王匡挥舞着半月枪，直扑吕布。

“太守！危险！”

河内将士急忙赶来增援。只见众将士前仆后继，被吕布立斩于马下。王匡见状不禁心生恐惧，匆忙拨转马头。

“原来是匹夫王匡。你阵前逃跑，好不耻辱！”吕布在他身后笑道。

王匡只顾逃跑，顾不得吕布的耻笑。

乔瑁、袁遗一看友军危急，立刻率兵从两翼夹击吕布的部队。

“冲啊！”

“杀啊！”

他们擂响战鼓、漫天放箭、扬起沙尘，希望牵制吕布的战力。

但那吕布跨着赤兔马根本不畏这些，只见他催马突入东营，则东营溃散，又冲入西营，则西营尽乱。他所到之处，无人匹敌。

上党太守张扬旗下有一位用枪名家，名叫穆顺。穆顺冲上前去挺枪

与吕布战在一处，却连枪带人都被砍成两截。

北海太守孔融身旁有一个大力士，名叫武安国，手拿一对五十斤重的铁锤，号称力大无穷。但在吕布面前却被当作孩儿戏耍。他的铁锤被打飞，一只手腕被齐齐砍断，只得匆匆逃回阵地。

吕布一人可挡万军。

他所向披靡，无人可挡，宛如旭日东升，无人敢于直观其身影。

吕布所到之处，八州猛将均面无颜色。所驰方向，八镇太守策马奔逃。

袁绍见状大为头疼，却又无计可施，于是他向曹操问计道：“吕布如此英勇，我方该如何是好？”

曹操也感到遇到劲敌，回禀说道：“吕布此人，勇猛无比，可谓百年一遇的奇才良将，武曲星下凡。若是像如今这样，按寻常的打法对付吕布，恐怕毫无胜算。不如我们令十八路诸侯集合为一，将其团团围住，施展车轮战术，逐渐缩小包围。纵使吕布天赋异禀，终归有一刻会疲乏失力。到时我们就可以趁其不备，一举捉拿。你看如何？”

“如此甚好！”

袁绍立刻拟下军令，派传令兵立刻发往汜水关，那里镇守着十路诸侯。

但是，不等传令的十骑出去，忽闻前方阵前一阵哭嚎尖叫。

“不好！”

“吕布攻过来啦！”

义军阵形大乱，士兵慌忙逃窜，如溃堤一般逃向大营而来。

“大事不妙！”

将士们马上牢牢将袁绍护在身后，以保其安全，同时大声督战：“大家别怕！”

“往前冲啊！”

“吕布没什么了不起的！”

“给我上啊！”

大家高声呐喊着督战，可众将士却犹自倒退，又有哪个敢去出战白白送死。一时之间，大寨之中乱成一片，将士们四散逃窜，恐怖的气氛布满全寨。

“吕布在此！曹操何在？袁绍何在？别怕死躲着，你们快出来应战啊！”

只听得吕布的声音从大帐前面传来，宛如炸雷一般。袁绍吓得匆忙混入寻常杂兵之中，才未被发现。吕布在大帐前面晃了一圈，又催动赤兔马突破这边的营寨，向另一个诸侯营寨奔去。

他的下一个目标，正是公孙瓒的大营，刘备也正在此营中。

吕布一瞥林立的旗幡，就突到营中而去，他高声大吼：“公孙瓒！速速出来受死！”

赤兔宝马横空一跃，营中的数十旒营旗竟然瞬时齐齐倒地。而将士们投掷的飞戟长枪，铁弓铁锤，都被吕布轻松拨开。公孙瓒偌大的营盘之内，竟然毫无抵抗之力。

“大胆狂徒！敢在此处造次！”

公孙瓒气得咬牙切齿，他抄起随身大戟，就欲上前拼命。

“原来你躲在此处！”

吕布微微一笑，打马上前。而一见他一人一马来至跟前，公孙瓒早已吓得腿软倒地，连滚带爬地落荒而逃。

“好你个公孙瓒！原来如此不济！还不给我留下人头再走！”

赤兔宝马号称日行千里，他催马欲追，马蹄蹚出一溜烟尘。正在这时，忽然从斜下冲出一人一马。只见来人挥舞着丈八蛇矛，边舞边

骂："吕布！休走！你爷爷燕人张飞在此！我来要了你的脑袋！"

"哪个找死！"

吕布闻言，不再追赶公孙瓒，勒住马匹，冷冷回头。

只见来人是一个魁伟的大汉。他倒竖满脸虎髯，张着血盆大口，横抱丈八蛇矛，催马冲到赤兔马前面就要开打。大汉威风凛凛，毫无畏惧之情，只是看他的盔甲和装备颇为寒酸，不过是一名小小的步弓手。

"不知死活！还不快滚！"吕布对张飞不屑一顾，区区小卒不足以为对手。

"吕布！你别逃呀！你难道不知你家张飞爷爷的大名吗？"

张飞却是不顾，他冲将上来就立马横矛，矛尖掠过赤兔脖颈，砍下几缕鬃毛。

吕布被他激怒，骂道："区区小兵，上来找死！"

吕布举起方天画戟，想一举将张飞劈成两半，不料张飞居然躲过，反而一边大吼，一边耍开丈八蛇矛，反攻回去。吕布一击不中，有些意外，他本想三两下解决掉这个小兵，没想到对方却十分难缠。于是吕布也认真起来，和张飞斗在一处。

张飞冲上来是来拼命的。他自兴义军以来，无一官半职，屡次遭人轻视。他征战沙场转战多年，却总被埋没于穷乡僻壤。这种不得志亦不得势，只得每日借酒浇愁的日子，张飞可过够了。

对于张飞来说，如今能在天下英雄豪杰云集的战场之上，与闻名四海的英雄吕布对战，可谓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可以说，是张飞兴义兵以来最好的机会。只是吕布果然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张飞一时也讨不到便宜。

这双雄大战打得十分激烈，一个挥舞丈八蛇矛，一个耍开方天画戟，一时打得火花迸溅，无人敢靠近。这两个人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不分上下斗成一团。

张飞心里暗挑大拇指："原来天下真有如此豪杰！"

吕布也在心中暗叹：“此人功夫好生了得！为何还只是个步弓手？”

张飞的蛇矛数度掠过吕布的紫金冠和连环甲，而吕布的方天画戟也不时掠过张飞的眉前和护手。双雄大战险象环生，两人却依然奋战不止。他们胯下的两匹坐骑都累得浑身出汗，疲惫不堪，但是两位英雄却是越战越勇，毫无疲态。

这场对阵十分精彩，两军将士都驻足观瞧。

“那是谁在阵上？是张飞啊！”

“张飞在对阵吕布！”

这时只见吕布战势愈来愈猛，而张飞的蛇矛却露出了些许破绽。曹操和袁绍等十八路诸侯在远处观战，手心捏一把冷汗。而正在此时，有两人打马而出，向他们奔驰而去。

前去助阵的一位正是关羽，他大声喝道：“三弟，二哥助你一臂之力！”

“我乃刘备是也！吕布休走！”

另一位自然是刘备，他也跃马而来。

刘备双手掣着大小两柄双股剑，关羽挥舞一把八十二斤重的青龙刀。这三位结拜兄弟三面夹击，将吕布围在当中，四马相缠，斗在一处。

吕布在三人夹击之下，已是捉襟见肘，危机四出。

他也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但仍大喝一声：“你们三个，一起上啊！”

吕布耻笑一声，仿佛完全不将刘关张三人放在眼里。只见他左突右挡，金铁铮铮。而各州将士均将目光集中在这四人身上。

两军阵地的各路诸侯都如痴如醉地远远观战，不时随着沙场上的战况发出吼声。正当此时，吕布挥出一戟，险些击中刘备的面门。

“吼！”

“嗬！”

关羽和张飞赶紧催马，二人紧紧夹住吕布战马，犹如双龙夺珠。吕布和关羽两人的马鞍也撞在一处。

哒哒哒哒，一撞之下，赤兔宝马连退数步。吕布心中暗道不好，再战肯定不敌，于是撂下一句：“来日再战！”

吕布拨马便走，一溜烟撤回自家寨中。

刘关张自然不能轻易放过，放马便追。

“吕布！别跑啊！今日一战，怎待来日？咱们再战三百回合！”刘备叫道。

突然，从吕布那边“嗖”的一声飞来一箭。原来是他一边抽身而逃，一边回头拉弓射箭，还叫道：“你们三个，要送我回营不成！”

说完，他连连放箭，三箭之间已闪入虎牢关城门。

“竟叫他逃掉了！”关羽和张飞气得咬牙切齿，却毫无办法。吕布日行千里的赤兔宝马，根本不是寻常坐骑能追上的。

只是这吕布一逃，义军却是大涨士气。各路诸侯趁势下令发动总攻。大家擂响战鼓，乘胜追击。

北军随着吕布，一路溃败，逃回虎牢关。可是有大半将士来不及逃回关中，就被义军追上，当场斩杀。

义军大队如潮水一般逼近虎牢关。

关羽和张飞也飞奔至城下，想要一举攻入。只是这虎牢关占尽天险之地势，犹如铜墙铁壁一般，任他们想尽办法，却难以成功。

张飞抬头观瞧，只见城头之上飘扬着锦绣大旆和无数旗帜。还有一顶青罗华盖，硕大无比，随风而摆，如云似虹。

张飞不禁咧开大嘴，惊叫出声：“哎？城头那人不正是敌军主帅董卓么！他近在眼前，岂容逃走，大家快跟我上啊！”

张飞立刻下马，手爬脚蹬就要攀上城墙。无奈望楼上立刻掷下无数巨石滚木，危险异常。张飞恨得捶胸顿足，好容易才被关羽拉住，退到距城下百步之遥的安全地带。

当日激战暂时结束。而这一战也被后人传为佳话，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第六章 洛阳落日赋

虎牢关一战大捷。曹操等十八路诸侯齐聚中军大帐，共贺来之不易的胜利。

在他们的共同见证之下，将此一战所斩获的数万敌人首级，都埋入大坑。

“只可惜这万人的首级之中，却独缺吕布一人！”曹操感叹。

“非也非也！若是吕布能被关羽、张飞这等小兵之流打败，那他的首级可就一文不值啦！”袁绍纵声大笑。

这就是他的逻辑：胜利之果属于自己，而失败之错则归罪于别人。

众人兴致高昂，共唱凯歌，举杯同贺一番之后各回营寨。

“袁将军，请留步！”一个人叫住了袁术。

袁术为主帅袁绍的胞弟，负责粮草运输和物资调配。他驻足回头，原来叫他之人正是长沙太守孙坚。孙坚之前遭遇汜水关惨败，一时失势，在义军营中总是远避他人。

“原来是孙将军啊。您怎么不回营中休息？”

“孙某此番专程来找你的。”

“哦？所谓何事？”

“孙某有一事不明，敬请指教。此前我任先锋军，攻打汜水关，为

何迟迟没有军粮送来？请袁将军解释清楚。”孙坚高声质问道，同时右手握紧了剑柄。

袁术闻言脸色一僵，答道：“若问此事么，袁某早就想与您好好解释一番其中的详情，奈何人在军中，不由自己。”

“少说废话！我只问你，孙某在前线战场杀敌之时，你为何不送军粮？想我孙某与那董卓无冤无仇，只因响应檄文就前来举义。孙某本欲报效国家，解救百姓。而你等却听信鼠辈谗言，断我粮草，害得我的将士们忍饥挨饿，无力应战，因此才惨遭败北。如今我们虽为友军，但此仇此恨决不可轻饶。孙某今日来此，就是来取你的项上人头的。你速速好生作答，不可有假！”

袁术深知孙坚此人极无耐心，是个骁勇难挡的南方汉子。如今孙坚紧握剑柄，面色铁青，步步逼近，袁术早已吓得双膝发软，难以站立。

“孙将军！孙将军请息怒！袁某心知孙将军受尽委屈，全是袁某的不是。只怪我轻信了奸人的诽谤之词。我现在立刻就将他的首级砍下，为孙将军洗刷冤情。请孙将军少安毋躁！”

袁术为保性命，拼命向孙坚求饶。他还立刻将之前建议暂扣粮草的将官叫来，将他五花大绑押到孙坚面前。

“袁某正是听信了他的谗言，才对孙将军产生误解。如今我要将功补过，将此人立刻斩首，以解孙将军心头之恨！”

袁术立刻命人将此将当场斩首，还要四处张榜，为孙坚洗刷冤情。

孙坚觉得袁术不过是一介小人，再与他计较实属无聊。于是作罢，他苦笑一声，暂且回营。当晚，孙坚心结已解，在自己营中低垂帐帘，欲长睡一番，忽然听到帐外传来哨兵的争论之声。

“何事聒噪？”

孙坚起身，帐外聒噪之声已止，负责警戒的程普和黄盖两员大将正顺着帐帘缝隙低声询问：“太守大人，您醒着吗？”

“如此深夜，出了何事？”孙坚起身，撩开帐幔，向程普询问。

程普凑过身去，附耳低语道："如此深夜，若非要事，属下不会叫醒将军。就在刚才，有敌军派来的两位密使前来营前叩门，说是要密见太守大人。"

"什么？董卓派来了密使？"孙坚大感意外，"他又要耍什么花招，孙某不如先会会再说。"

孙坚于是下令放使者进来。这二人此行前来冒着生命危险，因此一见孙坚，就鼓舌而言："在下乃是董相国帐下之臣，名叫李傕。此番前来皆因董丞相一向仰慕孙将军，因此派我为使，愿结长久之友好。此事并非客套，为表诚意，董相国愿将膝下妙龄女儿许配给孙将军之子，共结两家之好。之后，孙将军满门子弟即可立刻封为郡守刺史，飞黄腾达。孙将军，董丞相诚意可鉴，如此千载难逢的良缘时机……"

"休得胡言！"未及对方说完，孙坚便一声怒喝，"董卓老贼，不知顺逆之道，弑君虐民。他就是一只私欲贪婪的畜生！董卓居然还想要我的儿子做他的女婿，真是痴心妄想！孙某现在唯愿征讨逆贼，诛其九族，将董贼的首级高悬于洛阳城头。若非如此，孙某死不瞑目。你们两个赶快滚回去，告予董贼！"

李傕硬着头皮，欲继续劝说："孙将军，您话可不能这么说……"

孙坚却不肯容他继续聒噪，他劈头喝道："休得多言！孙某本欲砍下你等二人首级。你们还不趁项上人头还在，滚回去向董卓老贼复命去吧。"

于是李傕和另一个敌使只得连滚带爬地逃回洛阳。他们将孙坚的说法如实地回禀给董卓。

董卓无奈。自从虎牢关遭遇大败以来，他一直郁郁寡欢。

"李儒，现在我们应该如何是好？"

董卓又叫来心腹之臣李儒，共同商议对策。

李儒回答："回禀丞相。事已至此，我们不妨另谋蹊径，以求赢得转机。"

"我们如何才能赢得转机？"

“我们不如趁此机会，迁都长安，彻底舍弃洛阳。”

“迁都长安？”

“正是。此前虎牢关一役之中，号称天下无敌的吕布都不敌而败。全军将士意志消沉，再战恐难有胜算。此时我们不妨力劝天子移驾至长安，择时再战。最近，洛阳街头坊间传唱童谣：

西头一个汉，

东头一个汉。

鹿走入长安，

方可无斯难。

属下以为，这歌词所指那西头一个汉是指高祖皇帝，形容长安十二代的太平盛世。长安地域富饶，物产丰富，丞相若去，必能遇难成祥。而那东头一个汉则指的是光武皇帝定都洛阳，至今也恰好已满十二代，此乃天数如此。若我们此时迁都长安，则丞相的运势必然有所转运，更加亨通顺达。”

董卓闻言，顿时觉得豁然开朗。他立刻在朝堂之上按此天象之说，制定新的政策方向，让朝臣以理论之。其实倒不如说是董卓一人独裁，将此政策通知了群臣百官。

虽说名为朝议，但只要是董卓开口提出的政策，就是铁定的事实。可是这一次，群臣百官也难掩惊讶之情，议论纷纷。

端坐龙椅之上的傀儡皇帝也不免吃惊：“董卿是要迁都么？”

兹事体大，朝堂之上一时无人出言赞同，自然亦是无人胆敢反对。

一时之间，偌大的朝堂上鸦雀无声。

良久，司徒杨彪才谨慎地开口说道：“丞相大人，现在未必是迁都的良机。自新帝登基以来，为时不久，黎民百姓尚未得到几日安宁。若是此时迁都，舍弃历史悠久的京师洛阳，而迁都长安，恐怕百姓难以接

受，一旦动乱，则又要引起一番天下大乱。”

太尉黄琬也接口道：“司徒大人方才所言有理。此时迁都，不大妥当。我想这朝上的百官众卿心里也明知此事不可为，只是不愿违逆丞相之意，才皆闭口不言罢了。”

荀彧也紧接着反对迁都提议，他说道：“若是此时迁都，百官公卿都弃洛阳于不顾，则商贾无生意可做，工匠无业可从，百姓流离涂炭。看在天下百姓之苦，请丞相大人三思！”

董卓见朝堂之上，反对之声渐强，唯恐此势再长，连忙正色喝止：“老夫哪管得过来那些区区小民！若要为天下大计着想，这些区区百姓又有何用！”

荀彧愤然回答：“百姓乃国之根本！没有百姓，国家安在！”

“休得胡言！给我将荀彧摘其官帽，削其爵位！看谁敢再反对迁都！”

董卓恼火，只得断喝一声走出大殿。他命人立备车辇，打道回府。

行至半路，忽然遇到两位等在路旁的青年将领，他们高声喊道：“董丞相，请留步！”

“请丞相稍等！”

两人追来，拦在车辇之前，立刻跪倒在地。原来是城门校尉伍琼和尚书周毖二人。

“拦我去路，所为何事？”

“回禀丞相大人，我等特来拦车申诉。明知无礼，但实乃有备而来。”

“有备而来？莫非你们有冤情要申诉？”

“我等听闻，今日朝堂之上已经内定迁都之事。”

“并非内定，那是朝堂决议。”

“迁都的消息一经传出，我等晚辈官员皆大吃一惊。如此洛阳古都，非一朝一夕就能建成。而且这一片大地更乃是汉室十二代才建成，请丞相三思啊！”

“你等鼠辈之徒，竟敢妄议朝政！你们还敢拦车申诉，实在大胆！”

“丞相大人，请息雷霆之怒。为了天下苍生，我等不能坐视不管啊！”

“何为不能坐视不管？如此胆敢公然反对朝廷决议，尔等想必是敌军派来的细作吧！留尔狗命，必定日后生祸。来人啊！给我把他们两人砍了示众！”

董卓说罢，即命车辇向前而行。而校尉伍琼和尚书周毖二人紧紧抱住车轮，进忠谏不止。

而董卓的家丁则直接从两人身后劈砍。只见那鲜血飞溅，染红车盖，而车轴之上也沾满肉泥，宛若系着一条红绳。车轮一边前行，一边留下两道血色车痕。

洛阳百姓见状无不落泪。只消半日时间，迁都的消息已经传得人尽皆知。闻者茫然，不知所措。

当夜，天地与往日相比，尤为黑暗。恐怕这是人们的心理作用，就连看那天际灿星也仿佛如妖魅跳梁，怪异无比。

“朝廷要迁都啦！快看迁都的告示都贴出来啦！”

“什么？这京师洛阳他们竟然弃而不顾，要搬去长安？”

“唉，谁知道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洛阳百姓听到迁都的消息，无不大为吃惊，一时都无所适从。

而市民一大早上就看到两位忠臣良将被立砍于街头，只因他们在董相国车辇前拦车进忠谏，却惹得相国大怒之下命人将其活活砍死在街头之上。目睹了如此惨状，大家都心有余悸。

“咱们可不能乱说话！”

“一不小心说错了，我们可就遭殃了！”

“大家小心啊，丞相真会砍头的！”

百姓身处极度恐惧之中，大家甚至连一声抱怨都不敢出口。

如此情势何其危险！董卓如此毫无顾忌，更不在乎民生民心。董卓很快将拦车谏言的两个人抛在脑后，他回府之后熟睡一晚，早上起床就立刻召唤：“李儒！李儒何在！”

“属下在此。”

“迁都的命令都发了吗？”

“属下已经安排妥当。”

“朝廷的公卿百官也都通知到了吗？”

“属下已经派人都通知到了，现在他们都在做举家搬迁的准备。城门也已经贴上了迁都布告，洛阳府衙派了官差，正在挨家挨户地通告。大部分洛阳百姓，应该可以随驾一同前往长安。”

“非也，随驾而行的都是些穷鬼。有钱的地主土豪会迅速隐藏财产，转移到别处。如今咱们丞相府和朝廷的金库是不是都囊中空空啊？”

“是的。所以属下准备在发放迁都布告的同时，也发布征收军费的告示。”

“你酌情办理吧，也不必万事都发告示。”

“属下遵命，这件事就交给我了。”

李儒随即抽调五千人马，命他们在城里征收迁都费用和军费。这伙人闯到洛阳城里的所有大户人家府中，肆意搜刮金银财宝。然后他们又将搜刮而来的财宝货物统统装车，快速发往长安。

京师洛阳在一日之间就陷入了彻底的混乱。

所有的官纪和警制，以及所有的秩序，全部荡然无存。城中人人自危，各个市街都是混乱不堪。

最为恶劣的，就是没收富家财物的方式。

李儒手下的暴兵们疯狂残暴，他们看上哪家是富豪地主，就会立刻包围，然后夺门而入，将所有的金银财宝全部夺走。如果他们遇上有反抗之人，则一律当场斩杀。不仅如此，他们还肆意凌辱别人的妻小家眷。每家每户都有年轻女子被拉至僻静之处，被他们强行侮辱。女子的悲鸣之声，从街头巷尾隐隐传来。还有人被公然掳走，其残暴之行简直令人发指！

迁都命令发布的第二天，为了防止流民私逃，流窜至其他地方，御林军开始进城。他们强制百姓们编为五千一团，或者七千一群，然后分别集中，一路押往长安。

流民中不乏哺乳妇女，以及扶老携幼的汉子，更多的则是又要担着全部家当，又要牵领孩子以防走失的家庭……这些原本在洛阳安居乐业的小老百姓们，一夜之间沦为流民。他们像羊群一样，被军队驱赶。谁也不清楚未来的命运如何。他们一路跋涉，凄惨无比。

这些暴兵对待百姓的态度更是猪犬不如。他们不断挥舞着刀枪棍棒，驱赶流民：“你给我快点儿走！不许磨蹭！小心你的小命不保！”

“病人不要带着，快将他扔在路边，速速上路！”

这帮暴兵毫无任何约束，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调戏人妻，杀死保护她们的丈夫，极尽暴虐之能事。

山野之间，回荡着流民悲愤的哭号之声，久久不绝于耳，天地为之凄然。

就在同一天。

董卓也离开了相国府，带着足足由八十辆马车承载的私人财产，浩浩荡荡地踏上赴长安之路。

“可以了，我们出发吧！”说罢他就钻进车辇。

董卓对洛阳这个古都王城毫无留恋。自从他强行占领洛阳至今，不过只住了一年多时间。

而在众多公卿百官中，有些人难舍故土，更留恋这座美丽的城市，他们依依不舍地潸然泪下：“没想到啊，我有生之年居然会离开洛阳！”

“老朽不想告别故土，实在难舍，痛心不已啊！”

有些年迈的老臣甚至恸哭失声。

董卓嫌他们行动迟缓，于是督促李儒强制所有人等立刻出城。还发布命令：

以今日寅时为限，宫门、离宫、城楼、城门、各衙，以及全市各街坊将焚之以火，火葬洛阳。

他知道袁绍和曹操的北上军队肯定会即刻抵达，于是宁可将这座城市烧为一片焦土，也不肯留给敌军只墙片瓦。

但是事出突然，众人准备不及，混乱难堪。

转瞬之间，寅时已到。

大火首先是从禁宫之中烧起的。

紫金殿的勾栏、琉璃楼的屋瓦、八十八门的金壁、鸳鸯池的珠桥，以及无数后宫院舍、亲王府邸，还有议政朝庙等大型建筑，都置身于一片火海之中。

“不知道这场火会烧多少天啊！”

董卓满意地注视着这片红光火海，随即动身出城。

搭载着皇帝、嫔妃以及皇族的车辇紧随在董卓的车队之后。他们看到如此惨状，不时发出悲号之声。一行车队匆匆忙忙弃城而去。

随之而后的是公卿百官的车马、后宫佳丽的车轿、宦官内臣的马队，以及装满金银财宝的马车。所有人都唯恐被火势所累，一窝蜂地拥出洛阳王城。

而吕布则接到董卓的密令，被派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因此调拨了一万多名百姓和脚夫，又率领着数千兵丁，在大火焚城的前一日奔赴了埋葬汉朝历代皇室的陵墓宗庙。他下令掘开所有陵墓坟冢，无论是帝王之陵还是宫妃大臣之墓，全部被掘开。

他的目标是陪葬的财宝。历代帝王的陵墓中，陪葬的金银财宝，数之不尽。而从那些皇族公卿的墓陵之中所获得的各种奇珍异宝更是不计其数。宝剑名器，朱泥金银，吕布命人统统装车，而对那些人俑土器等物，则弃之不顾。

这些偷坟掘墓得来的珍奇宝物装满了数千辆车马，价值巨大，难以估量。

“将这些东西夜以继日送往长安！”

吕布下令由军队护送，将这些宝物安全押往长安。同时，他又派人去通知虎牢关的守军：“弃关离城！全体军队迅速赶往长安！”

殿军大将赵岑接到命令后觉得蹊跷，他不明白为何要去遥远的长安。但他仍然遵守命令，下令从虎牢关撤离。他在奔赴长安的途中路过洛阳，才发现整个城市已经陷入一片火海，早已毫无人迹。

吕布此举是为了防止守军动摇。如果提早通知，导致军心震荡，则敌军恐怕会趁机攻入。在迁都的期限之前一直守口如瓶。由此可见，此次迁都是如何仓促。

而吕布也扔下被挖得千疮百孔的历代帝王墓陵，急奔长安而去。

虎牢关一役之后，义军一直等着对方的反攻，但却迟迟不见动静，正觉得奇怪。

正在此时，前方传来急报。

“大事不妙！”

众将官闻言皆大惊失色。

“我们必须迅速攻破虎牢关！”

各路诸侯迅速调兵。

孙坚的先锋军最先从汜水关出发，进入了虎牢关，一雪之前大败之耻。而公孙瓒的队伍也迅速进入虎牢关，刘关张三兄弟随同队伍也率先进城，登上城头向洛阳方向张望。

“焚城之灾！”

“洛阳王城早已陷入火海之中！”

站在虎牢关的城头，能够远望关内情势。可是极目之处，渺茫三百余里之间，只见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如此惨状，竟是人间之景吗？

在这一瞬之间，所有人都感到无比凄怆。而十八路诸侯更是难以忍耐，未曾停顿片刻，立刻带兵冲入洛阳，以求第一个进入城中。

孙坚率先策马进城，沿路巡视街巷，目睹的尽是灰土焦炭。看到昔日繁华的京师竟沦落成如此惨状，他不禁潸然泪下。但他仍在热火疾风之间高声命令部下：“先去救火！努力善后！不要擅动百姓的东西，不许私藏财物！若有未逃脱的老幼妇孺，要立刻保护起来！在皇宫各门处派遣哨兵！”

孙坚治军甚严，属下没有丝毫懈怠。

各路诸侯下令部队分别安营扎寨。曹操见状立刻求见袁绍，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请袁将军尽快下令，如此时机不可错过！董卓此时刚刚离城，理应前去追击。我们怎可坐拥废墟，悠闲度日？”

“非也！此时时机不对。部队连续鏖战，兵困将乏。如今既然大部队已经进驻洛阳，我们不妨在此休养两三天再说不迟。”

“这洛阳已烧得只剩焦土，占领如此废墟之地，又有何值得夸耀之处！兵士若就此休整，难免失去斗志。我们不妨趁势追击，一举破敌！”

“曹公，既然你们拥我为帅，就当听从调令。待到时机成熟，袁某自然会下令追击。如今你也不必多言了。”

袁绍别过脸去，神情不快。

“哼！”曹操恨其无能，怒上心头。他狠狠地扔下一句：“竖子，不足与谋！”

说罢，曹操立刻回营，号令手下追击董卓。

曹操率领以夏侯渊、曹仁和曹洪等将官为首的一万余骑兵马，出门追击。他料想，敌军匆忙迁都，又带着车马家财，妇孺老小，一路之上必定狼狈不堪，拥挤混乱。

“快追！再快点！他们带着车马，走不快的！”曹操在后方纵马狂追。

另一方面。皇帝御辇和众多逃离洛阳的人，途中苦于行路之难。他们来到荥阳，刚想喘一口气，就有谍报早早传来：“曹操的军队追来啦！”

众人大惊失色，皇帝身边的嫔妃们，甚至在车辇上发出悲哀的呜咽。

“启禀相国！此时大可不必惊慌！你看那处的天险，可以隐蔽伏兵。”李儒不慌不忙地指向荥阳城后的重山之中。

李儒此人一向深谋远虑，因此他提的计谋让董卓立刻放下心来。

吕布率兵先将偷坟掘墓得来的金银财宝押至长安，随后也来到了荥阳之地。

刚到城外,他却突然遭遇城内投掷的一番箭矢巨石。吕布大怒道：“吕某是听说太守徐荣将为相国开道，迎皇上的御驾，在此处当殿后，才放心而来。莫非徐荣叛变了吗！既然如此，待我踏平此地！”

他正要号令士兵，准备攻城。

“糟糕！大水冲了龙王庙！那是吕布将军！”忽闻城头有人高呼。原来是李儒在那里呼喝。

“我只道是敌军追击而来，而把你们错当成了义军。请吕将军息

怒，我立刻打开城门就是。”李儒匆忙迎接吕布进城，好生赔礼道歉了一番。

“如此说来，董相国是刚刚离开么？”

“正是！不信您到城头一望，他们的队伍正在往那边走。”李儒领着吕布登上城楼，殷勤地指着远处山谷说道。

果然由此可见在远处山谷的道路上，有大批车马军队缓缓而行。他们的行踪不久就被云雾遮掩，看不清了。

吕布这才收回视线，问道：“荥阳城小，不足以御敌。李儒，莫非你就要在此处抵挡曹操的追兵吗？”

李儒摇头道：“非也！此城为障眼之法，尽可送给敌军，以骄其气。殿后大军如今都埋伏在后面山谷，以待一击破敌。若是敌军发现吕将军在此当关，反而难以诱敌。不妨请吕将军也去山中埋伏，以助我之计谋。”

吕布听到李儒之计，深以为然，于是也带兵埋伏到谷中。

此时，曹操率领万骑兵马已经追击至此地。他不费多大工夫就轻易攻破了荥阳城。

曹操并不恋战，继续追敌，一直深入谷地。虽然地势不熟，曹操还是十分气势高昂，鼓励将士：“我们若继续按这个速度前进，那么很快就能追上董卓和皇帝的车马。到时候我们就能一举歼灭敌军的败兵残将。大家再快一点，速速追击！”

而一行人飞奔向前，只顾逐鹿，即使谨慎如曹操，也没有意识到周遭的杀机。

突然之间，从四面的山谷和悬崖之上传来了震耳欲聋的喊杀之声。

“糟糕！有敌军埋伏！”

待他们有所觉察之时，这万余骑兵马早已成了敌军的囊中之物。

若他们向前冲刺，则会有巨石从悬崖上落下，将他们的道路掩埋；

若想渡河而逃，又有无数箭矢从对面林中兜头射来。一时间前有阻隔，后有追击，曹操的兵马进退维谷，几乎被全歼于其中。

“我又失去一员手下大将！啊！他也不敌而亡了！”

曹操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手下大将一个个在眼前倒下，至死仍然杀敌不止。

而此时，吕布从山谷一侧缓步而出。他对着曹操高喊：“呔！你这个傲慢的小儿曹操！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你背弃旧主，忘恩负义，可知今日会陷入如此境地吗！”

吕布站在高处，低头俯视着拼命挣扎的曹操。

第七章 生死一河

曹操一眼就看见吕布，忍不住大吼：“吕布就在此处！”

说着他奋力冲过挡路的士兵，想要杀至吕布所在之处。但是此时，另一员董卓爱将李傕则率领一队人马，从水沼之中杀了过来。

“一定要生擒曹操！”

“将士们，莫要让那曹操逃跑啦！”

“曹操才是真正的乱贼魁首！”

所有埋伏于此地的大军齐声高呼。从四面八方的水泽和山崖之间飞来无数箭矢，箭头全部瞄准他，重重包围的将士将刀枪剑戟统统刺向他，所有敌军的目标都指向曹操。

一时之间，曹操危机重重，他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敌人的手中。

——你将成为乱世奸雄。

他牢牢记得曾经有人如此断言，而他也坚信这将是他最终的命运。因此他骄傲，自大，毫无畏惧。而在此时此地，曹操发现自己已经身处绝境之中。

他以过人之奇才，仅凭一己的雄辩之才和魄力，就能白手起家，召集来十八路诸侯，而今还逼得董卓放弃洛阳，迁都长安。现如今，他之前所有的规划都按部就班地实现了，但他的人生梦想，仍不过是一个白面书生的空想。今天在这片陌生的山野之中，是否就将是他最后梦想破灭的地方呢？

原来事实竟是如此。

他如今才有此感悟。

正在此时，曹操的手下大将夏侯渊杀开一条血路，冲将过来。

他发现曹操所处的情况危急，立刻大喝一声："休杀我主！"

夏侯渊立刻率领众将士自一角闯入重重包围，直将李傕逼退，最终将曹操解救出来。

"现在我军中了埋伏，无可奈何。保命要紧，咱们速速撤回荥阳城内吧。"

于是夏侯渊只留下两千残兵在此应战，而曹操则带着五百兵马，一路逃回荥阳，边跑还边不断催促："快点！再快点！"

他们带领着一万兵马从洛阳追击而来，如今所剩不过三分之一。

曹操全力奔向山麓的方向，但是沿路之上不断遭遇伏兵奇袭的威胁。五百兵马被迅速削减。到了最后，他身边只剩十多骑将士。而且，这还包括身受重伤和马匹受伤的兵士。

如此生死一线之隔的时刻，曹操真正体会到了武人的穷途末路。

他在陌生的山野上继续狂奔着，迷茫地寻找出路。待回过神来，却发现夕阳西落，树林边寒鸦悲鸣，已到了月上枝头之时。

"啊！此处景致竟如同故乡山水！"

曹操的心头忽然浮现出父母的身影。他眼望着徐徐升高的月亮，心中充满无限愧疚："是孩儿不孝，不能在父母膝下承欢。"

曹操此时不再是众人眼中那个傲慢的将军。他眼中泪光闪烁，却充满无限真诚。这一刻，他只是一个脆弱的普通人。他感到疲倦难忍，口干至极。

"太好了，此处竟有清泉涌出。真是天助我也！"

他慌张滚落下马，俯身在地，大口大口地喝着泉水。正在这时，他却又听到附近森林中敌军的喊杀之声正在靠近。

“糟糕！”曹操慌忙跳上战马。而此时，那十余骑护卫士兵之中，又有几人中箭而亡，还有几人早已无力挣扎，只得躺在草丛中坐以待毙。

追上来的正是荥阳城太守徐荣的部队。徐荣远远看到曹操在骑马逃命，心中暗喜：“我这就送你上西天！”

他将铁弓拉满，只听“嘭”的一声，一支飞箭凌空而出。

这支飞箭，正中曹操的肩膀。

“吾命休矣！”曹操一声惨叫，倒伏在马背之上。

此时，徐荣的第二箭已随声而至，箭头险险掠过曹操的耳边。连拔箭的间隙都不给他留。

从他肩头留下的鲜血将马鬃和马鞍全部浸染。曹操的战马，浑身浴血，狂奔不息。

而前方的树林之中，又有人影晃动。

“啊，曹操在此！”

那树林之中埋伏的正是徐荣的步兵。见战马奔来，一个兵士挺枪就刺。

战马腹部遇刺，一时吃痛，人立而起。曹操被一下甩到地上。

四五个徐荣的步兵立刻包围过来，兴奋地大叫着：“一定要活捉曹操！”

而曹操在落马之时，肋骨被马蹄所踢，疼痛难忍。他只得仰卧在地，勉强拔剑伤了两个兵士，之后便已体力不支。

正在此时，曹操的族弟曹洪刚刚摆脱敌军，身处不远之处。他忽闻战马嘶鸣，心中暗忖：“奇怪，听那声音，莫不是兄长爱马的嘶鸣之声？”

曹洪顺着声音，一路打马而来。借着皎洁的月光，他看到兄长曹操已经被几个兵士绑了起来。

“休得造次！”

曹洪立刻冲到近前，连连砍倒两名敌兵，剩下几人仓皇而逃。他顾不得追击敌兵，赶忙下马扶起曹操，安抚道：“兄长！兄长我来了，我是曹洪啊！”

“幸亏我遇到你了。”

“兄长，你还挺得住吗？我得赶紧扶你离开此处，刚才有几个士兵逃走了，他们肯定赶去报信。徐荣的军队可能快赶到了。”

“曹洪啊！我恐怕坚持不住了。”

“你觉得怎么样了？”

“我如今肩膀中箭，胸口也被马蹄踢伤，痛苦难当。你快别管我了，速速逃命去吧！”

“兄长不要说这些丧气话！区区小伤，不足挂齿。如今这时局大乱之际，天下可无曹洪，但不可无曹操。你一定要活下去，哪怕只多活一天，此乃天命！”

曹洪不断鼓励曹操，又脱去他沉重的铠甲，让他轻松一些。之后曹洪将曹操抱上马背，让他扶紧缰绳。

“冲啊！捉拿曹操啊！”

不出他的所料，只听得喊杀之声由远及近，徐荣的部队果然迅速赶到了。

曹洪一时之间也没了主意。他跨坐在马背之上，一手扶着曹操，一手握着缰绳。索性闭上双眼，心中暗念：“我曹洪死不足惜，请老天保佑我兄长曹操脱离险境！”

他心中念完，催马一路狂奔，逃了出去。一路奔驰，从山上冲到山下的平原地带。

曹洪觉得已经从山上跑到山下旷野。

“啊！这就算出山了吧。”

这时却见他们眼前出现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挡住了去路。曹操一见之下，神情凄然。他扭头对曹洪说道：“啊！看来今日我的命数已尽。曹洪啊，快把我放下来吧。趁敌军还未追来，让我在此自行了断了吧。”

曹洪怀抱兄长滚下马来，但却坚决不肯松手：“兄长说的什么胡话！什么自行了断的，这可不是你曹操会说的话啊！”曹洪故意说话刺耳，以激发曹操的斗志，“虽然咱们现在前有大河相阻，后有敌军相追，看起来山穷水尽了。但是俗话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咱们不妨放胆一试，涉水过河，看老天是不是眷顾咱们兄弟两个吧。”

说着他们就来到了河岸之上。这大河正值涨水之期，河水暴涨，水流湍急，就连飞鸟都难以靠近。

曹洪索性扔掉所有重物，只叼了一把剑在嘴里。他将曹操背在背上，毅然决然地跳进浊流之中。他努力打水，向河对岸游过去。

远处河雾与低垂的云雾相连，显现出一线泛红。原来不知不觉之间，已近黎明时分。黑夜即将过去，而河水则被这一道霞光染成红色。在这湍急的红色浊流之间，两人游动的身影宛如怪鱼，起起伏伏。

曹洪拼命游泳，但是河水湍急，又背负兄长，他总是力不从心。他划水的手脚施展不开，于是两人不断被冲向河水下游。

不知道游了多久，他们终于能望见对岸了。

“对岸近在咫尺，我要加把劲了！”曹洪使出最后的力量挣扎着。

可是河岸虽然看来近在咫尺，但要游过去却比渡河更难上加难。因为惊涛拍岸之后，会带来巨大的离岸之力，将水流卷回河中央。他们两个被裹在水流中，前进受阻。

徐荣的一个分队驻扎在离河岸不远的一处小山包上。当时正有两个哨兵放哨，他们一边望着江水，一边看着黎明的晨雾发呆。

“咦？河岸边有个什么东西？”一个哨兵忽然发现异状，连忙用手指着说道。

“那不是河中怪鱼吧。”

“不对！你仔细看，那好像是人！”

两人连忙回去报告。

当值的守将闻讯也过来查看，他命弓弩手准备：“那应该是曹军的败将！速速放箭！”

他们对河中二人的身份并不清楚，于是不慌不忙地列队，然后拉开架势向河中射箭。

“咻！”

“嗖！”

铁箭离弦，带出弦鸣阵阵。片刻后，水面上落下箭雨，溅起水花无数。

这时，曹洪已经挣扎着爬上河岸，他见敌人的箭雨不止，于是躺在地上装死，同时稍事休息。

果然敌军以为已经射死他了，箭雨稍缓。而他四下打量着，寻找逃跑的路径。

正在此时，曹洪发现有一队兵马从河对岸的上游涉水而来。借着晨光，他看清这支队伍所擎的旗帜正是荥阳城太守徐荣的精兵。

“不好！我们现在若被他们发现就糟糕了！”

曹洪一时之间慌乱起来，但此时还不是绝路。他架着曹操站起，一边舞剑挡开飞箭，一边撤退。

曹操的一只肩膀被弟弟架着，他就用另一只手挥剑格挡飞箭。兄弟两人互相搀扶的身影，从远处几乎分辨不清那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两处的徐荣部队都看到此情景，尤其是曹氏兄弟在箭雨中一边跑一边挡箭的身姿，于是他们大喊道：“那两人必定是敌军大将！大家快追啊！千万别让他们跑了！”

于是河对岸的追兵和河岸山包上的两支队伍都立刻展开追捕。他们马蹄蹬蹬，踏起一片沙尘。其中一小队人马不多时就赶了过来，将二人的去路堵得严严实实。

箭雨纷纷，从未停歇。

曹操兄弟二人只要停下就是死路一条，但继续前进更是毫无生机。

一波未平而一波又起。看来今天阎王爷是盯上了曹操。

“我们看来要跟敌人拼命了！咱们曹家兄弟就算在此毙命，也要死得轰轰烈烈。兄长！你也准备好了！”曹洪杀红了眼，决心和敌人同归于尽，他和曹操一起挥舞剑花，杀入敌群。

敌军却是兴奋异常：“听到没有！这是曹家人，一定是曹操、曹洪两兄弟啊！”

“没想到他们逃到这里让咱们堵上了。咱们一定要取了他们的项上人头，这可是头功啊！”

立功心切的敌军宛如饿狼扑食一般，将二人团团围住，毫不放松。

这时，在不远处忽然扬起一阵黄沙，有十余骑兵马正疾驰而来。

来人正是夏侯惇和夏侯渊两名大将。他们从昨夜起就一直四处奔走，寻找主公曹操的下落。

“啊，主公原来在此！”

他们大喜过望，十余人挺枪便刺，将敌军的重重包围打散。

“主公快上马！快点！”

夏侯惇催促曹家兄弟迅速上马，然后指挥众人，一起逃走：“你们快走！我来殿后！”

敌军的飞箭如骤雨一般紧随不舍，但他们还是逃过了追捕的围堵。

曹操等人见终于甩开了追兵，来到一处茂密的树林边上，才松了一口气。可是一望之下，前方居然驻扎着五百多兵马。

“不知前方部队到底是敌是友？”

打探之下，才发现原来前方兵马是曹操的家将曹仁、李典和乐进等人。

“是主公回来了！你们回来就好！”

乐进和曹仁等人见到曹操死里逃生，不禁大喜过望，连声欢呼。

曹操带来的这一万兵马几乎被敌人全歼，大败而归。但部下们见到他时由衷的欢迎之情，又让曹操深为感动。

“看来曹某昨日心中所想是真的错了！既然身为统帅，我就绝不能轻言放弃。如果我昨晚丧失信心，自行了断了性命，那就是置这些部下于不顾。那会让他们多么失望！”

“这是个教训！我一定要牢牢记住！”

他在心里反复重复这句话，要求自己绝不能忘怀。

曹操吃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败仗，却从中受益匪浅。

“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打了败仗才能取得经验教训，对我来说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曹操一直思索着，对于失败有了更深的领悟。

他从洛阳出发时带了一万兵马，而如今只剩五百骑。可是他仍然坚信，自己可以东山再起。

“咱们现在先去河内郡，然后再商量今后的打算吧。”曹操说道。

夏侯惇和曹仁等人也点头同意：“如此甚好。”

于是这五百骑兵马起身逃往河内。山河萧萧，如颂悲歌。

曹操生来凭着自己的奇才纵横，一向恣意妄为，如今更是目空一切。因此这次的失败对于他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

一路之上，对着漫天星斗，曹操不禁痛定思痛：“曾经有一个预言家告诉我：你将成为乱世里奸雄。我相信了他的说法，这才毅然起义！如今，天要降大任于我，必先要让我历经百般磨难。如此也好！曹某纵然做不成奸雄，也一定要成为天下一霸！”

第八章 传国玉玺

——另一方面。

各路诸侯宁可守着洛阳城中的一片焦土，他们如今又有何动静？

洛阳城中仍然布满余烬，余烟蒙蒙。

这场大火一连烧了七天七夜，将一切都化为灰烬，而大地仍然保留着烈焰的余温。

各路诸侯各占一处，都在奋力扑火。总帅袁绍还刻意进驻旧皇宫，将他的营地扎建在宫殿之中。他命人将烧焦的灰烬扫去，又命人迅速修复了被毁的宗庙，最后搭成了一个临时宫殿。这几天日夜操劳，他一直忙于战后重建。

“临时宫殿业已建成，我们应该去祭拜宗庙了。”

袁绍派人赴各路诸侯的寨中，要求大家齐集一堂，参加祭典。

因为条件有限，祭祀仪式颇为简陋。祭拜之后，众人又巡视了一遍皇宫内外。当看到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宫殿之时，大家无不感慨万千。

正在众位诸侯扼腕叹息之时，有人来报：“曹操的万骑兵马在荥阳城北遭遇敌军埋伏，几乎被全部歼灭。现在曹操仅剩几名部将，以及几百兵士，正在逃往河内方向。”

众人闻讯无不惊呆，无言以对，各自心中暗忖：“曹操竟落得如此境地！”

袁绍倒有些幸灾乐祸，他故意高声说道：“果然不出我所料啊！想那董卓之所以舍得弃洛阳而迁都，乃是因谋士李儒献计。他实际的实力还是有的，因此才设计主动放弃王师之地。那曹操未免过于轻敌，只率万余兵马前去追讨，真是太自不量力啊！”

之后，大家又坐在已经烧毁一半的鸳鸯殿中，小酌一番，之后各自散去。

这时天近黄昏。原本御花园的池泉之边，还剩一片白芙蓉犹自开放，随着多情的晚风轻轻摇曳。

其他诸侯早已离开了，而孙坚仍带二三随从流连忘返，在这御花园中逍遥一番。

“如此皇家御花园，如今却只剩一片断壁残垣。我仿佛能听到那边的花影泉边，有后宫美人在轻轻啜泣。我们兴兵攻城原本是为了破旧创新，建立新的秩序。但是为了建立新城，总要将旧有的打碎。这皇城的破坏如此严重，孙某却也无可奈何。唉！我一介武人，没想到今日竟然如此多愁善感。”孙坚独自一人坐在建章殿前的台阶上，仰望着星空，陷入了沉思。

突然，一道白光在天际之间掠过，在闪烁群星中并不起眼。孙坚见之，立刻占卜天文：“帝星不明，星座星环皆乱。此乃凶兆啊！看来这乱世未止，将有更多的地方化为焦土。”

他不禁摇头嗟叹。

这时，阶下的一名属下指着南边一处，开口说道：“太守大人，你看那里仿佛有什么东西？”

“哦？在哪里？”孙坚也凝目望去。

“属下方才就发现那边有异。您看这个大殿南边的水井里，好像不时闪出五色光彩，忽隐忽现的，就像五彩宝石在闪光一样。我还以为是眼花看错了呢。”

“哎！你小子果然眼尖！我看那边也有闪烁的五彩光芒。不如点上火把，过去查看一下。”

“是！”属下们立刻开始准备。

孙坚的属下们很快就点起数个火把，将水井照亮。他们迅速搜查井底，然后众人发出了惊呼之声。孙坚连忙走近一探究竟。只见从井底打捞出一具年轻宫女的尸体，可能已经过了多日了。看她的装束还不是一位寻常女官，但此时仍是栩栩如生，面白如玕。

一同出水的还不止这些。

这美人的尸身之上还有一件绝佳的美器，那就是挂在她颈项之上，且怀抱在胸前的一个紫金襕锦囊。

美人蜡白的手指将锦囊紧紧抱住，可想而知她临死之时，也誓将其保护周全。

孙坚靠近仔细观瞧，然后命令属下：“那是何物？你们速速取下锦囊交于我看。”

属下立刻取下死者身上的锦囊，交给孙坚查看。

“喂，快取火把过来！”

“是！”

众人打着火把，靠近孙坚左右，照亮了他手中的锦囊。

“……”

孙坚的眼中突然闪出惊讶之色。只见那紫金襕锦囊上的刺绣非常精致，用金丝银线绣着瑞凤彩云。囊中装着一只红色的匣子。那红色非常罕见，可能是由珊瑚或堆朱一类所染。匣子上还挂着一只精致的金锁。因为一时找不到钥匙，孙坚索性用牙将锁把咬断。

打开匣子，只见里面放着一枚印章。玉石非常温润稀有，方圆约为四寸许，石头上部雕有五龙，下端有一个边角稍有缺损，已用黄金缮补妥当。

“快！派人立刻把程普叫来。此事万万不可声张！”孙坚慌忙吩咐道，然后神情恍惚地凝视着手中的印石。

“这绝非一枚寻常之印！”

程普一路小跑过来：“太守大人，急找在下所为何事？”

孙坚把印交给他，问道：“程普，你且看看，此为何印？”

程普饱读诗书，见多识广。他将此印拿到手上细细观瞧，却大惊失色，险些昏厥。

“太守大人！这印到底是从哪里获得的？”

“是这样的，刚刚我们看到这口井里发出五彩光芒，就命人搜查。士兵们从井下打捞起这具美人的尸体。而这印章就是从她项上所挂的锦囊之中取出来的。”

“啊！竟然如此！”程普捧着印章不断鞠躬礼拜，“此乃大汉皇室的传国玉玺！绝非有假，属下非常确定这是皇上的玉玺。”

“什么？你说此乃传国玉玺！”

“正是！您看这印上刻有篆文可证。”

程普手捧玉玺，靠近火把的光芒，将玉玺上所刻的印文读了出来：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这正是传国玉玺上的印文……”

“何以见得？”

“曾有古人在荆山之下看见有凤凰栖息于巨石之上，便切开石头，将石心献给楚文王。文王视其为稀世璞玉，爱不释手。后来，秦始皇二十六年(1)之时，挑选良匠琢磨玉石，将其制为方圆四寸的玉玺，又命李斯刻上了这八个字。”

“哦！原来如此！”

“二十八年(2)，秦始皇横渡洞庭湖之时，遭遇风暴，此枚玉玺曾一度沉到湖底。而后世之中，此印数度显世，获得玉玺之人皆一生尽享荣

华富贵，令人称奇。后来此玉玺显世之后被历代作为传国之宝。我朝自高祖皇帝直到今日，更是代代相传。如今这兵荒马乱的乱世之中，此玉玺仍能安然无恙，果然是祥瑞之物啊！”

孙坚一边手捧玉玺，一边恍恍惚惚地听程普讲述玉玺的来历。

他不禁心中暗忖：“为何这稀世珍宝会落在我的手中？”

思虑至此，孙坚不禁感到有些恐惧。

程普继续说道：“现在属下细细想来，也能理清思路了。前几年十常侍等人作乱时，挟持灵帝逃到北邙山。当时，就曾传出过玉玺遗失的消息。如今此玉玺又在井底意外出现，落在太守大人之手，这件事非比寻常啊。”

“嗯！孙某也认为此事的确非同小可。”

程普凑近孙坚身旁，在他耳畔低声说道：“太守大人！玉玺由您发现，此乃天意啊！我认为这是上天指派你登上九五至尊之位，而您的子子孙孙也将负责传国大任，代代兴旺。现在，您应当立刻回到属国，以谋长远之计为妙。”

孙坚闻言，重重地点头表示赞同。

他的眼中精光闪烁，似乎已下了决心。同时他叮嘱在场的众人道：“今晚之事万万不可告诉他人。如有人胆敢擅自泄密，孙某定斩不赦！切切！”

不知不觉之间，夜已深沉。

孙坚携带玉玺，悄然回营。程普则立刻通知营中各人：“因主公突染疾病，于是决定明日撤营，返回属地。”

而实际上，他们只是谎称孙坚生病，以便尽早离开。孙坚的部将立刻开始准备返回江东。

只是在这一片慌乱之中，孙坚的一名属下偷偷跑去袁绍营中通风报信，将获得玉玺之事如实地禀告袁绍。该人领了袁绍的奖赏之后，立刻远赴他乡了。

因此袁绍也在第一时间得知了有关传国玉玺的秘密。

第二天一早，孙坚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到袁绍营中来告假。他故意装出一副憔悴的模样，说道：“孙某近来身体不适，处理营中各项事务也有所懈怠。因此特向统帅大人告假，孙某欲暂时回到属地静养，与风月为友。”

袁绍不待他把话说完，便扭过脸去，纵声大笑：“啊哈哈哈！”

孙坚见状大怒，以手扶剑道：“孙某特地来此郑重道别，为何主帅却无故大笑？”

袁绍一针见血地指出：“孙坚啊！我没想到你很会装病，就连生气也装得有模有样的。袁某今天才发现你很有表演才能，表里如此不一。你要如何静养？莫不是将传国玉玺放在怀中焐热，打算孵出小凤凰来吗？”

“你说什么！”

“孙坚，你不要慌啊！你自己是什么身份要想清楚。你昨晚从建章殿旁边井中捞上来什么东西了？还不快给我交出来！”

“哪有什么东西！孙某不明白，主帅此言何意！”

“大胆狂徒！你想自己篡夺天下吗？”

“什么篡夺天下？我听不明白，你莫非说我谋逆不成？”

“还不住口！咱们各路诸侯齐集一堂，共兴义军，同甘共苦，为的是匡扶汉室天下，安定社稷。你若得到传国玉玺，就当立刻归还朝廷。你这匹夫之辈竟欲私藏玉玺，真是胆大包天！”

“何出此言？你这卑鄙小人！”

“你胆敢说我是卑鄙小人！”袁绍也手按剑柄，欲拔剑相对。

“哼！就凭你还敢拔剑！莫非你敢杀了我孙坚不成！”孙坚怒道。

“怎么不敢！”袁绍也愤然起身，骂道，“你这信口雌黄的匹夫之

辈，居然还想瞒过我！你居然公然在我的营中编造谎言，谋反之心昭然若揭！袁某今天就要将你斩于此地，再暴尸城头，以儆效尤！”

“口出狂言！”孙坚义愤填膺，不由分说便拔剑在手。袁绍毫不示弱，立刻挥起大剑，与他怒视而立。

“你敢出手试试！”

两人对峙，杀机四伏。

袁绍的部将颜良、文丑等人，立刻跳到主公身后助威。而孙坚身后，则有程普、黄盖和韩当等诸位大将撑腰。他们同样仗剑在手，双方都互不相让，生怕自家主公吃亏。

自从联军进入洛阳之后，将士们久未打仗。他们一直憋着一股劲，希望能打上一战，痛快痛快。

在座的诸侯连忙上前拉架，将两伙人分开。大家在平日里称兄道弟，同为联军，若是此时自相残杀，让百姓知晓，那么不仅有损联军的威信，更会让逃到长安的董卓大看笑话。所谓亲者痛，仇者快。

“请两位少安毋躁，少安毋躁！”

“既然孙将军坚持自己是清白的，想必他是不会撒谎的。”

“主帅要多碍于身份，也请自重。不然我们众人十分为难啊！”

看在各位诸侯劝解的分上，袁绍终于让步，说道：“那不如这样，请各位帮助袁某来裁决一番。若是孙坚没有偷藏传国玉玺的话，又当如何证明？”

而孙坚高声喊冤道：“孙某亦是汉室旧臣，怎么会意图谋反，抢夺传国玉玺呢？请各位诸侯做个见证，孙某今日可在此起誓，绝无此事！”

孙坚一副信誓旦旦的模样，终于让所有人都信服了。于是，在众人的劝说之下，两人重又和好，举杯而别。可谁料只过了一时半刻的工夫，孙坚的营寨就已人去营空，不见一个人的身影。

“怪了！孙坚他确实有问题！”

袁绍一时焦虑不堪，而各路诸侯的营地之中也引发了骚动。

而曹操此时回到了洛阳。他之前为了追击董卓而大败于荥阳，如今身边只剩些残兵败将。

袁绍连忙设宴为曹操接风，欲向他讨教对付孙坚的对策。曹操反而义愤填膺地说道：“义军之中，虽然众人都口称大义，但大家心中却各自打算，所谓志不同而道亦不合！如此举义只会让黎民受苦，百姓遭殃，劳民伤财，更是无益！曹某欲暂归田野，自省吾身。这举义之事，也请诸公再行三思为好。”

曹操言罢，当晚便整装离开洛阳，向扬州方面而去。

而孙坚也在一路狂奔，拼命逃回封地长沙。

孙坚这一路之上，遭遇了数次袁绍追兵的追击，以及各地太守的阻挠，可谓是历尽了千辛万苦。但他最终还是设法找来船只，渡往江东。

孙坚坐在小舟之上环顾四周，如今随身在侧的只剩数名将士而已。但他怀揣的传国玉玺，却依旧安好。

道义的破坏只在旦夕之间，而建立却耗费时日，难以一蹴而就。

在最初起义之时，仅凭一道狼烟，一纸檄文就能聚集众人。那时大家万众一心，一致向前，因此要破坏旧秩序很容易。但到了后期，当众人开始进入建设新秩序的阶段时，人心的分裂也是必然的。

原先的同道之人逐渐成为陌路。此时人人都有话要说，人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因此冲突和矛盾就全部摊开在桌面上，难以缓和。原本应该破而后立，而当人心散了，要再收拢人心，又谈何容易。

而曹操、袁绍等人的举义兵讨逆贼之举，如今也遇到了如此瓶颈。

他们当初的理想，现在早已荡然无存。

首先，是曹操最先点起狼烟，召集来十八路诸侯的。但他后来对袁绍的优柔寡断甚为不满，下定决心“还是要靠我自己”。于是曹操不顾洛

阳人多势众的优越条件，毅然率领仅有的几名随从，怀揣满腔的不平和一颗惨淡之心，向扬州而去了。

另外，孙坚意外在已成废墟的禁门水井中获得传国玉玺。他也在怀揣珠玉之时改变心志，与袁绍大吵一架之后分道扬镳，当即仓促赶往封地长沙。孙坚在途中遭遇了荆州刘表的阻击，军队惨败。当孙坚逃过黄河时，身边随行的仅剩程普、黄盖等六七人而已。此乃后话。

就在这时，又徒生了事端。在洛阳大寨之中的东郡太守乔瑁和刺史刘岱二人，因为借贷军粮等琐碎小事发生争执。刘岱竟然趁夜杀入对方寨中，砍死了乔瑁。

不仅诸侯之间的关系紧张，而且上行下效，他们手下的将士更是疏于管理，混乱不堪。

他们不仅强行掳掠，借酒闹事，更常常因为抢夺女人或赌博输钱而大打出手。现如今这帮将士无人约束，更是不守军纪。而洛阳饥民则苦不堪言，他们守着一片焦土废墟，只得放眼星空，低声私语：“跟他们相比，以前董相国的暴政时期，咱们的日子反倒好过一些。”

天色漆黑之后，就再也无人敢上街走动。满城只能听到因食人肉而野性发作的野狗吠叫之声，以及女人的哭嚎悲声。

“太守大人召唤于我？”某天晚上，刘备应召悄悄来到公孙瓒的帐中。

公孙瓒告诉他：“我此番特地请你而来，不为他事。只因最近我体察到一些情况，有些担心。各路诸侯以及主帅袁绍，关系十分不睦。袁绍虽然身为主帅，但是心胸狭窄，无力善后。他想要管理这些诸侯更是无能为力。如此以往，义军营中必将乱象丛生，造成难以挽回的局面。”

“此言有理！”

“这些事态想必你也看在眼里，有自己的判断。而包括你在内，以及关羽和张飞都对义军鞠躬尽瘁，我却无以为报，实在心存愧疚。在当今这义军的营中久留不是长策，你们不妨暂离洛阳，回到平原去如何？我自己也会随后动身而去。”

“如此也好！感谢公孙大人多年的眷顾，刘备就此别过，有缘再见吧！”

刘备与公孙瓒告别后，回到驻地，通知了关张二人。三人便带领手下奔赴平原而去。

他们虽然进了洛阳，但却一无所获。他们的兵马装备，一仍其旧，还是原来那副穷酸相。

可是关羽和张飞此番却非常有兴致，他们一路上谈笑风生。不久后，他们就抵达了一处村庄，之后立刻置办了酒菜。两人边饮边向刘备劝酒道：“大哥！跟咱们喝一杯吧！虽然这不算是咱们兄弟的庆功酒，不过还是要庆贺一番，咱们三个不是还活得好好的么！如此策马而行，一路豪饮，可是别有一番风味啊！”

张飞嘻嘻哈哈，乐得逍遥。

第九章 白马将军

但讲后来之事。

如今的洛阳已然化为焦土废墟，各路诸侯均认为再守此空城并无意义，于是大家纷纷返回封地。

袁绍也整顿了兵马，移师河内郡（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但是因为拥兵甚众，他的军需吃紧。

“虽然我们如今已经尽量缩减将士们的配给口粮，但是也难以坚持多久。若是因军粮不足而造成军心动摇，士兵们有可能去打家劫舍，抢劫物资。到时候袁将军的军队就会被百姓当成土匪强盗。您也就由昔日的义军主帅，变为土匪头目了。”

管理军粮的部将十分担忧，频频催促袁绍一定要迅速拿出对策。

袁绍也认为事到如今，再也顾不得颜面了，便要修书：“如此说来，袁某就去求一求冀州（今河北省中南部）牧韩馥，暂借一些军粮之资，聊以应急。”

这时，一个名叫逄纪的侍将私下进言，说道：“大鹏当展翅高飞，遨游于天地之间。将军又怎能为钱粮这样的区区小事，就去请求别人帮忙呢。”

“逄纪，你所言有理。若有他策，我也断不会借粮。莫非你有良策？”

“良策确有一个。冀州一地物产富饶，粮食充足，可谓是金银满地，俯拾皆是。将军若能夺得冀州之地，则以后军粮物资之事，皆可无

忧了。”

“冀州确实是我梦寐以求之地，不过我们该如何将其拿下呢？”

“属下认为，将军可以暗中派密使前往北平（今河北省，满城附近）太守公孙瓒处，谎称请他配合我军一起攻打冀州，战胜之土地可以双方分之。”

“何以如此？”

“那公孙瓒听到将军的提议，必会有所心动。而另一方面，将军又可暗中与冀州牧韩馥联手，佯作可以助他来打公孙瓒。那韩馥必定会仰仗将军之力。如此一来，冀州不就唾手可得了么。”

袁绍闻计，甚为高兴，于是他立刻依逢纪之计而行。他给韩馥修书一封，派密使送去。

冀州牧韩馥接到袁绍的来信，觉得有些奇怪。他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北平公孙瓒正在暗中召集大军，准备攻打冀州。你要立刻备战，万万不可懈怠。

韩馥自然不知袁绍在背后挑拨公孙瓒之事，所以大惊，连忙召集群臣共商对策。

“袁绍曾任十八路诸侯大军之主帅，智勇双全、位高望重。他此次对我忠言以告，我们应依靠此人之力，请他进驻冀州。想那公孙瓒若是得知我们得到袁绍的兵力相助，必定有所忌惮。”

众位大臣都深以为然。

韩馥于是立刻决定：“按此办理！”

但是一个叫耿武的长史认为此事不可行，他罗列依据，直言不讳。但他的意见却未予重视。一时之间会议陷入一片混乱。当场就有三十几人因支持耿武的反对意见，愤然离席。

最终，耿武得知韩馥仍要邀请袁绍前来，而自己的主张未被采纳，

觉得无可奈何，欲辞官归隐。

但耿武乃一位忠烈之士，他终不忍心目睹主公陷入覆灭之地。于是他暗中寻找机会，欲在袁绍进冀州之时行刺于他。

不久之后,袁绍在韩馥的邀请之下，大摇大摆地率兵进入冀州。而忠臣耿武则藏在路旁树后，握剑以待。

耿武决定舍生取义，刺杀袁绍，以解韩馥与冀州百姓之危。

因此当袁绍的大军行至跟前之时，耿武一跃而出，挥舞宝剑冲到袁绍马前：“贼子休得入我冀州！”

“有刺客！”

袁绍身边的随从连忙上前拦阻。

“无礼狂徒！”

大将颜良连忙赶到近前，大喝一声，举刀便砍。

耿武自知刺杀无望，只得孤注一掷，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手中之剑掷向袁绍。

当耿武的鲜血泼洒在地时，他的剑也扎进远处的树干之中，而袁绍则毫发未伤。

虽然有此风波，但袁绍大军依旧顺利进驻冀州。太守韩馥及群臣百官在城头插遍旌旗，以贵宾之礼欢迎他的光临。

袁绍刚刚入城，便立刻实施新政：“强国的第一步，即为肃清政事。”

袁绍封太守韩馥为奋武将军，而自己则趁机执掌了大权，实施了一些善政，以笼络人心。袁绍又将田丰、沮授、逢纪等心腹之人安排在重要位置上，进一步弱化韩馥的势力。

韩馥直到此时才如梦方醒，他追悔莫及：“耿武果然言之不虚，我真是大错特错！”

但是此时，万事已定，他已无力挽回。韩馥日夜烦恼，最后终于决定奔赴陈留，投奔太守张邈而去。

另一方面。北平的公孙瓒按照与袁绍的密约，率兵赶来冀州。他发现此时冀州已然落入袁绍之手，便派弟弟公孙越为使，求见袁绍：“望袁将军履约，将半分冀州让于我方。”

袁绍答道：“此事倒是可以。不过这划分领地之事并非小事，还请公孙瓒亲自前来商量才好。我到时一定履行当初之约。”

公孙越闻言满意而归，却不料在归途之中遇到埋伏，被箭雨所伤而亡。

公孙瓒得知弟弟遇害之噩耗，愤恨不已。他誓将袁绍人头斩下，诛杀全家，否则无颜再见家乡父老。

他举兵来到磐河桥畔之时，发现冀州大军也在河的对岸严阵以待。袁绍的大旗迎风飘扬。

公孙瓒策马来到桥上，高声骂阵：“背信弃义、不知廉耻的袁绍何在？若你尚有廉耻之心，就赶快出来见我！”

“袁某在此！”袁绍也打马踏上磐河桥，“韩馥自认难孚众望，因此将冀州让贤于我袁绍，自己乐得逍遥。倒是你实在不知廉耻，竟敢公然发兵，难道你自认是土匪不成？”

“住口！袁绍原来你竟然是此等狼心狗肺的畜生！想当初我奉你为忠义盟主，与你共进洛阳。如今想来，我真是悔不当初！你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如此扯谎，你真是一点廉耻都不顾了吗？”

“信口雌黄！来人啊！生擒公孙瓒，将他的舌头拔下，袁某必有重赏！”

文丑号称为袁绍帐下的第一勇士。他身高七尺，面色赤黑，宛如螃蟹。

他一听到袁绍之命，立刻出列：“末将在此！”

文丑提马上桥，对着公孙瓒大声挑衅：“休得无礼！”

公孙瓒晓得文丑的武功高强，但毫无怯色。两个人举枪便战，打了几个回合之后，公孙瓒终究不敌文丑。

“我不敌也。”公孙瓒暗叫不好，旋即撤下，逃回桥东的自家军中。

“你有种别跑啊！”文丑根本不理会敌军人数众多，提马便追，一直杀入桥东的敌军阵中。

“快点拦住他！”

“别让他伤到主公！”

公孙瓒帐下的数名大将连忙冲到前方阻挡，他们将文丑团团围住，却都敌不过文丑。几个回合就被文丑砍于马下，一时之间尸殍满地。

“此人竟然如此可怕！”

公孙瓒见状简直吓破了胆，匆忙之间只顾拨马就逃。他跑着跑着就与其他手下跑散，等跑到一处山间小路之时，只剩他孤身一骑。

这时，文丑的声音在他身后响如炸雷：“公孙老儿！若你现在下马投降，爷爷饶你不死！”

公孙瓒忙乱之间连弓箭都丢掉了，他只得拼命鞭打坐骑，企图逃跑。但马匹跑得太急，慌不择路绊倒在地折断了前腿。公孙瓒也被甩下马来。

文丑策马于转瞬之间已来到跟前。

“吾命休矣！”公孙瓒绝望地闭上双眼，打算拔剑与他拼命。正在此时，忽然有一大汉从旁边的山崖上一跃而下。他挡住文丑的去路，一言不发地挺枪就战。两人如此缠斗了八十回合。

“此乃天助我也！”公孙瓒心中暗想。他连忙趁机爬到山顶，捡回一条性命。

后来听说文丑缠斗不止，最终无功而返。这厢公孙瓒重整兵马之时，向部下询问：“你们谁知道今天救我于危难之时的那位壮士，他究竟是何人？”

于是部下们分头去各自队伍中查找。

很快，那人便来到公孙瓒面前。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并非公孙瓒的属下兵丁，而是一名旅人。只见这人生得浓眉大眼，仪表堂堂，十分伟岸。

“请问你此番出行，打算去往何处？”公孙瓒问道。

“在下名叫赵云，字子龙，乃常山真定（今河北省，石家庄正定）人氏，此番正要返回故乡。”

赵云又说，他原在袁绍旗下从军，但看不惯袁绍的所作所为。他认为袁绍此人心术不正，不可长期追随，因此索性回老家去，今日恰巧路过此地。

“原来如此！我公孙瓒虽非智仁兼备，但若您有意，我们可以同心协力，拯救黎民于涂炭之苦。不知你意下如何？”

赵云闻言，痛快地回答：“既然如此！我愿留在此处，聊尽微薄之力。”

公孙瓒于阵前得此良将，一扫阴霾之气。第二天，他重振旗鼓又来到磐河桥畔。这次他用北国所产的两千匹白马列了阵势，好不气派。

公孙瓒之所以会拥有大量白马，是因为几年前他与北方胡人作战时，曾将清一色的白马编成骑兵阵，大败敌军。因此他的“白马阵”闻名天下。

“嚯哟！这阵势还摆得挺壮观的！”

河岸对侧，袁绍手搭凉棚，眺望敌阵。

“颜良、文丑听令！”

“末将在！”

“我命你们二人分成左右两翼保护，由鞠义率弓箭手千名，在河畔布下箭阵。”

“末将得令！”

袁绍下令后，又亲自率领一千人马，五百弓弩手、八百余枪戟步兵列为中军，周围以幡旗旆旗等围成圆形，列下阵来。

两军都已布阵列兵，严阵以待。公孙瓒隔岸看到敌人的阵形之后，命大将严纲为前锋，举起金线绣成的“帅”字大红旗，压到河畔。

公孙瓒虽然认为昨天救回自己一命的赵云是个英雄，但仍不敢完全相信他。于是今日之阵仍以严纲为先锋，而只让赵云率五百兵士位于后阵。

两军以一河之隔，排军对阵。从辰时直到巳时，太阳从偏斜的东方已经升至天空正中央，双方将士都怒目相对，却皆等对方先动。一时之间偌大的战场之上，只听见河水的汩汩之声，双方却都纹丝未动。

公孙瓒有些迫不及待，于是回头号令手下：“如此对峙亦是无益。敌军布阵只是虚张声势，不如我们乱箭齐发，渡河杀敌！”

于是他一声令下，东岸立刻拉弓，一阵箭雨铺天盖地射向对岸。

严纲以箭雨为掩护，率领前锋军渡过河去，冲入敌军先锋鞠义的阵中。

鞠义以静制动，见敌人渡河便点起狼烟为号，颜良和文丑见号立刻从两翼包抄，将来军团团包围。严纲不敌被斩落马下，“帅”字大旗也被扔入河中。

公孙瓒心中焦急，高声命令：“都不许撤退！”

公孙瓒亲自带兵杀敌，却难以抵挡鞠义的猛烈攻势。颜良和文丑二将发现公孙瓒之后，立刻又从两翼包抄。像对付严纲一样，将他团团包围在中央，前后围攻。公孙瓒只得咬碎钢牙，与溃退的兵卒一道，拼命逃跑。

“此战已赢！”

袁绍得意自己用兵如神，也跟在颜良、文丑和鞠义诸将之后，冲过磐河桥，肆意在敌军之中左砍右杀。

公孙瓒的军队早已溃不成军。不仅他的第一阵被破，第二阵溃败，就连中军也被敌军打得四散奔逃。不过，后阵的士兵却一直坚守阵地，按兵不动。

后阵之中约有五百兵士，带兵的正是昨日才投靠而来的客将赵云赵子龙。

鞠义一路率领先锋军连连冲散敌军，奔至后阵之时也毫不在意，他指挥将士："将敌人全歼于此！"

而正在这时，后阵这五百兵士忽然摆开阵形，宛如莲花绽放，登时就将鞠义的兵马包围其中。将士们手持弓箭枪支，四面进攻，鞠义却是不敌。他见势不妙，仓皇拨马回撤。而赵云哪里容他逃走，拍马而来，一枪将他挑落于马下。

赵云的胯下白马立时沾满血迹，宛如红梅落英。这是公孙瓒昨日赠予他的骏马良驹。

赵云又率兵冲到前阵，直逼文丑、颜良而去。敌军见势不妙，都欲撤回对岸，无奈这磐河之上只有一座窄桥，一时之间无数兵士在拥挤踩踏之间坠河而死。

此时，袁绍尚不知道，赵云早已歼灭了他深入后方的军队。

他率领大军越过磐河桥，在河畔布置下三百余骑人马和百人弓箭手之后，与大将田丰并辔而立，得意扬扬地说道："田丰，你看那公孙瓒也不过尔尔！"

"将军英明。"

"公孙瓒这个白马阵天下闻名，他的两千匹雪色白马一字排开，确是气派。不过白马阵只是个花架子，咱们的兵马一冲，也就溃不成军了。如今他们的帅字大旗也泡在河里，先锋严纲被咱们斩了。可笑这公孙瓒，如此无能！我看他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

但他的话音未落，忽然有一阵箭雨兜头盖脸地向他射来。

"哎呀不好！"袁绍慌张地问道，"此箭乃何人所射？"

他慌忙撤退，想要逃回自家盾圈的保护之中。

“冲啊！斩杀袁绍者立头功啊！”

这时，赵云率领五百将士突击而出，从四面八方包抄而来。

田丰一时猝不及防，被敌军的神速进攻吓得浑身颤抖，他连忙建议：“太守大人！此地危险，不可久留！一不小心就会被流箭所伤，或被敌军生擒活捉。末将以为我们不妨先退到磐河桥下，暂时藏身为好。”

袁绍发现他们已被敌军包围其中，四面受敌，而且流箭纵横，危险异常。他索性把心一横，决心决一死战。袁绍除去身上的重盔重甲，丢在一旁，高呼道：“大丈夫本当战死沙场，才得偿所愿！若咱们只知道一味躲藏逃跑，岂不叫人耻笑！将士们，跟我一起上！拼啦！”

袁绍除去重甲之后一身轻装，他一马当先地持剑冲入敌军，大声呼喝：“将士们！冲啊！”

众将官见主帅都如此亲身上阵，不禁士气大振，纷纷紧随其后奋勇杀敌。

这时，他们恰与逃回岸边的颜良、文丑二军会合一处，于是重整队伍，以死相拼。战场的局势又发生了逆转，袁绍大军又占了上风，追赶敌军而去，直逼公孙瓒的主阵。

这一天中，两军交战的局势瞬息万变，各有输赢。但战事惨烈，双方都死伤惨重，鲜血染红了磐河之水。这一战从黎明一直打到午后，陷入胶着的混战，一时胜败难分。

由于赵云先前的反攻之势，公孙瓒一方一时之间反败为胜。但不容众将官歇一口气，袁绍率田丰、颜良、文丑等诸将已经杀至眼前。敌军势如破竹，一时无法抵挡。公孙瓒只得转身，仓皇而逃。

这时，一股狼烟腾空而起，磐河之畔立刻战鼓擂鸣。袁绍的旌旗招展，击鼓声声，喊声大振。袁绍之军从四面八方挡住公孙瓒的退路。

公孙瓒穷途末路，只得猛抽战马，拼命狂奔。

二里地……三里地……他别无他法，只有沿着崎岖山路夺命而逃。

袁绍在他身后紧追不舍，誓将公孙瓒拿下。他们一路追赶，跑了五里多地，突然从前方峡谷之间冲出一队人马。

“袁绍小儿！我刘备已在此恭候你多时了！”刘备首先自报家门。

“你的死期已到！还不速速受降！”

“投降了还能留你一条性命，若是不然，让你今天回姥姥家喽！”

关羽和张飞两人也在一旁敲边鼓，他们也是一路日夜兼程赶来助阵。

袁绍大惊：“糟糕！这不是在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的那个刘备吗？”

众人见势不妙，转身就跑。一时之间，拥挤踩踏，人仰马翻，丢盔卸甲，狼狈不堪。

此战告捷。

公孙瓒将刘备迎至大寨，连连拜谢道：“今日多亏刘公相救，方能捡回一命。”

他又接着说：“此前我也身陷险境，幸遇一豪杰相救。此人亦乃真英雄，他定能与你投缘。”

于是他立刻差人去请赵云。

赵云片刻即到，问道：“不知太守召唤有何吩咐？”

公孙瓒将赵云引见给刘备，极力称赞赵云品质高洁，武功高强，用兵高明。

赵云闻言十分害臊，他谦逊地说道：“太守大人，您特意将在下召来，却如此取笑于我，赵某实在不敢当啊。”

别看赵云星眸阔面，生得一副威风凛凛的英雄形象，他却始终保留一颗赤子之心。刘备见他此番神情，不禁莞尔一笑。

赵云见刘备微笑，也颔首点头：“幸会幸会！”

刘备双眸柔和，赵云目似秋霜，两人初次相见皆对视而笑。

公孙瓒介绍道：“此乃刘备，字玄德。今日特来助我，他乃是我的恩人。我们交往甚久，情谊深厚。”

赵云听到对方的姓名后，非常惊讶：“莫非您就是那位英雄刘备，与关羽和张飞二位豪杰结拜的刘备是吗？赵某真没料到能在此地有缘相见！”

赵云深为能有幸见到刘备而十分高兴。

“我乃常山真定人氏，名叫赵云，字子龙。此前因故留在太守营中，身立寸功，但年纪尚轻，仍须多加历练。还请刘公多为赐教！”

刘备也彬彬有礼地回答：“哪里哪里！您过谦了！刘某只是一介武夫，除了一片丹心，并无一官半爵，亦无半寸封地。今日得见赵将军，刘某心中十分仰慕！”

两人初次相见，却已如相交十年的知己兄弟。

刘备心中惜才，暗忖：“赵云人品风流，绝非等闲之辈。”

赵云亦在心中对刘备充满敬意：“久闻刘备举义军，胸怀高远。今日得见果然才华横溢，远胜传闻所言。我若要追随诸公，非刘备莫属！”

由于刘备和赵云两人都只是临时助阵的客将，因此公孙瓒难免心中寂寥。但他诚心诚意地引见此二人相识，也是乐事一桩。

公孙瓒与刘备约定，今后必有重谢。又赠予赵云一匹通体雪白的骏马，助他常胜不败。之后与他们二人拱手告别。

当夜，赵云骑着白马回到营中。公孙瓒所赠的宝马固然珍贵，但他更加念念不忘的，则是刘备的卓越风范。

第十章 溯江而上

长安城自迁都以来，逐渐显示出繁华皇城的景象，秩序也大为改观。

而董卓的飞扬跋扈也愈演愈烈。

董卓一直以天子之辅自居，位极人臣，自称太政太师。他出行之时更是气派非常，他的车辇之上撑着金雕车盖，垂万珠车帘，轹声摇摇，甚至僭越了天子仪仗。

有一天，他的心腹李儒前来禀报：“启禀相国。”

“爱卿有何事禀告？”

“近来有情报，说袁绍和公孙瓒在磐河畔交战。”

“哦？战果如何？”

“袁绍方面落败之后，从磐河畔后撤甚远。但两军至今仍在隔岸对峙，已达一月有余。”

“哼！此二人皆为我手下叛党，由得他们两个去互相厮杀，两败俱伤才好！”

“属下认为此事不妥。如今朝廷迁都到此为时已久，一直忙于整理内政，却无暇顾及天下事务。如此以往，朝廷的威望会有所折损。”

“那你有何良策？”

“属下以为，相国当奏请天子下诏，派遣敕使去至磐河两岸，建议两军休战，重修旧好。”

“此话有理。”

“据线报，两军势均力敌，皆伤亡惨重，虽仍隔岸对峙但已是强弩之末。若此时相国派遣敕使前去说和，双方想必欣然接受。而且，他们领了相国的这份恩德，将来自会有所报答。”

“此计甚好，就如此办理！”

董卓立刻上奏皇帝，请求下诏为双方议和。于是派太傅马日磾、赵岐二人作为敕使，出使关东。

敕使马太傅先后来到袁绍和公孙瓒的大营，宣读圣旨，并表达了董相国的调停之意。

“若袁绍没有异议即可。”公孙瓒如是说。

而袁绍方面也说：“若对方退兵，我们自然会退。”

双方果然顺水推舟，欣然从命。

于是，马太傅将两人都请至磐河桥畔的小亭之中，见证双方握手言和，共同举杯，之后回长安复命。

袁绍和公孙瓒立刻于当天分别整顿兵马，各自回到封地。后来公孙瓒又上表长安以示感谢之情，并且奏请天子封刘备为平原侯。

不久，朝廷便批准此请。公孙瓒特意带着批复文书送予刘备，说道：“此为我对你的略表寸心，祝刘公仕途亨畅。”

刘备十分感谢公孙瓒的好意，随即准备动身前往平原。公孙瓒特意设宴饯别。酒席之后，有一人悄然来访，正是赵云赵子龙。

赵云见到刘备的面，显得十分依依不舍，眼眶含泪：“今日分别，不知何日再见。”

赵云并未久坐寒暄，而是开门见山地提出：“刘兄，不若明天你出

发之时也带我同去平原吧。临时提出这样的请求可能有些强人所难，但我实在仰慕刘兄的风范，不愿就此分别。”

赵云这个叱咤战场的英雄豪杰，此刻却十分害臊，低下头去。

刘备其实也很欣赏赵云此人的风采，也不忍分别：“能在军中得此佳友，难能可贵。如今我即将去平原赴任，心中亦是不舍。”

赵云十分消沉，感叹道：“刘兄知道，在下原本投靠在袁绍旗下，但见到袁绍进入洛阳以来的种种所为，深感失望。因此转投公孙瓒，以为他是一个安邦立国的明主。谁知他一见长安董卓派来的调停使者，立刻就与袁绍握手言和了。如此作为，可见他终难成大事，不足以拯救天下黎民，只是与袁绍一样的军阀官僚。”

接着他向刘备吐露真心。

“刘兄！赵某并非客套，而是诚心诚意愿意追随你共赴平原。我钦佩刘兄的宏图大志，料定以后必有作为，请一定要收留于我。我愿追随麾下，永侍左右！”

赵云双膝跪地，态度真诚，言辞切切。

刘备阖目思考了片刻，回复道：“当今之时，刘某尚未有所作为。唯愿将来有缘，与君重逢，我们可以重温旧谊。只是此时的时机尚未成熟，我希望你能留在此处，助公孙瓒一臂之力，以待重逢之时。这也是刘某对你的嘱托。”

赵云见状，也道无奈，只得含泪话别：“如此说来，我只有默默忍耐。”

第二天，刘备率关羽和张飞等人奔赴平原。

从此时开始，他终于成为一方之长，成为平原之侯。

再说此时在南阳一地，太守名叫袁术。

此人正是袁绍的弟弟，曾在义军之中管理粮草运输。

袁术回到南阳后，见哥哥并无任何恩禄，难免觉得愤愤不平，于是

他忍不住修书一封，要求：

先前追随有功，希得冀北千匹名马为盼。若无恩赏，则唯有另谋他路。

袁绍见信大怒，认为弟弟原本有过，如今又强要赏赐。因此他非但不送一匹马去南阳，更将书信扔在一边，不理不睬。

袁术等了多日，不见回复，于是兄弟积怨。但他一直以来所有的兵马物资全都依靠哥哥供给，袁绍一旦断了供给，他难免经济吃紧。

袁术只得派人去求荆州刘表，请求暂借军粮两万斛，却也遭婉拒。

“刘表定是受吾兄所指使！”

袁术心中不平，意图报复两人，于是派遣密使奔赴吴地，给东吴的孙坚修书一封。

他在信中如此写道：

昔日为夺玉玺，吾曾于孙公洛阳归途进行拦截，此为袁绍之计谋。今袁绍又与刘表合议共袭江东，意图窃取孙公之地。若孙公速速起兵，夺取荆州，吾必将举兵相助。届时，孙公可得荆州，吾则可下冀州，二仇同报，不亦乐乎。勿以延误为盼！

孙坚所在的长沙城（今湖南省）位于长江支流，水路便利，物产丰富，军备充足。

这日，程普从外地旅途归来，忽见大江沿岸停泊了四五百艘战船，兵士们正在源源不断地装运粮食、武器和马匹，不免心中生疑。

“如此大军集结，究竟要赴何处行战事？”

他立刻打发手下人上前打听，却未得到明确的答复。装船的兵士们回答说，他们并不确定此行的目的地，他们只得到孙坚将军的命令，装船要赶赴荆州（长江沿岸）方向作战。

“大事不好！”

程普顾不得先回家休整，立刻进城打探。他从其他将官口中得知孙坚欲攻打荆州，更为惊讶。

程普立刻求见太守孙坚，力谏其切勿轻举妄动。他说道："属下听闻太守大人与那袁术密议，举兵分头攻打刘表和袁绍。但属下认为，仅凭袁术的一封密信便要与他共同举兵，实在是有所不妥。"

孙坚闻言笑道："非也！程普。我自然清楚这其中的凶险。那袁术本是奸诈小人，诡计多端。但是我此次举兵而战，并非要依靠他的兵力，而是打算依靠自己的兵力而行。"

"但是太守大人，我们此番出兵无名啊！"

"想那袁绍小儿曾在洛阳羞辱于我，而刘表又受他指使，在我军返回江东的途中百般阻挠，害我损兵折将，大败而归。此番举兵，就是为了众将官报仇雪恨而为。"

程普见孙坚心意已决，再谏无益，只得主动请命，亲自督战。

孙坚麾下准备了五百余艘兵船，已在江边整装待发。如今只吉日一到，便会立刻溯江而上。

荆州太守刘表很快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心中暗叫不妙，迅速召集众将官开会商量对策。

此时，有一个叫蒯良的大将提出意见："太守大人，不必为孙坚的这些把戏惊慌。我们地势险峻，他孙坚纵是人马众多，也是隔江兴叹。您可派江夏城的黄祖扼守要害之地，再令荆州襄阳的大军坚守后防即可。"

众将官都点头赞同："此计甚好！"

于是刘表布下军令，将各地要害之地一一守备完善。

湖南之水怒拍湖北之岸，长江波涛滚滚，也预示着孙坚此行将是一场恶战。

而话说孙坚即将出征之际，却与家中的妻儿老小，首先掀起一番风波。

他的正室吴氏嫡出四子：长子孙策，字伯符；次子孙权，字仲谋；三子孙翊；四子孙匡。

吴氏的妹妹也是孙坚的宠妾，庶出一儿一女：子名孙朗；女唤孙仁。

另外他还过房俞氏一子：名韶，字公礼，赐姓孙。

在孙坚即将出征的前夜，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孙坚的弟弟孙静带着他这一众子女，郑重其事地来到孙坚的房中。

“弟弟，今日带众子女上门，是否是为我明日出征践行而来？”

孙坚见家人团聚，心情很好。

“非也！兄长。”其弟孙静神色严肃，“我此番带领你的一干子女上门，并非为兄长践行，而是奉劝兄长莫要出征。”

“这又为何？”

“弟弟认为兄长性命最为重要，这战事凶险，若有一丝差池，众子女又该如何是好？我今次前来也是受到众位嫂夫人所托，请兄长念在众多妻儿的分上，打消出征的念头。”

“你们都在胡说些什么！”

“兄长平安无事，总比打了败仗，有所折损要好。”

“如此出征之际，怎么尽说这些丧气话！”

“兄长恕我直言！若此时天下之乱，黎民涂炭，那兄长为拯救苍生而举兵出征，弟弟我是绝不阻拦。在兄长出征之际，我也会冲在前面为兄长践行祈福，规劝几位嫂夫人和七位子侄莫要悲伤。但此番出征乃出于兄长的私怨。若兄长为了一人之私念私欲而劳民伤财，出兵作战，那么只会徒增百姓的伤悲，将士兵卒也只会白白送死。如此不义之战，我以为不打为好！”

“休得胡言！如此兵家大事岂是你与这群妇孺小儿能够理解的？”

“还望兄长能听进弟弟的规劝。”

“你再多说无益！你说我此番师出无名，但你又怎能体会我的鸿鹄之志？我出征讨伐荆州刘表，自然是为了拯救天下黎民，并非只因私怨。待我纵横天下之时，你且再看！我孙家之名必定万世流芳！”

“如此也罢！”

孙静见孙坚心意已决，便不再多言。

这时，吴夫人所生的长子孙策正站立一旁，他是一个正值十七岁的美少年。孙策走上前来说道：“父亲容禀！若此番父亲执意出征，请带上儿子！我乃七位兄弟姐妹中的长子，在战场之上必能助父亲一臂之力！”

孙坚正被弟弟气得满怀不悦，听到儿子一番慷慨激昂的表白，深为感动：“果然虎父无犬子！你从小就在众兄弟中出类拔萃，才气纵横。为父深为欣慰。既然你有如此打算，那就即刻回去准备，明天与我共登战船，同赴前线！”

孙坚又环视满屋的膝下子女以及自己的亲弟弟，耐心叮咛：“孙权，你为家中次子。为父与你兄长上阵杀敌之时，你要与叔父一起照看好家里，不可有失。”

孙权注视着父亲的双眼，坚定地回答：“儿子知道了！”

当孙策的母亲吴夫人闻讯后，大为光火。孙策原本是去劝父亲莫要出征的，如今反而要随军一同出征。她怒道：“真是胡闹！快把孙策叫回来，别让他跟着出征！”

吴夫人立刻派侍女去叫孙策，但谁知此时天色未明，他却早已出了城。

原来那孙策早已料到，若是母亲得知他欲随军出征，定会横加阻拦。他身为孙家长男，又年轻气盛，只盼能尽早建功立业，如雏鹰展翅。心中只道：“我此番必争头功！”

于是，他趁天色不亮，就私自出城，提前登上一艘战船，率先起航向敌军所在的邓城（今隶属于湖北省襄阳市）驶去。

黎明时分，出征的战鼓擂响了。

孙坚的大军拥出长沙城门，抵达江岸登船。五百余艘战船的舳舻相接，溯江而上，一时布满整条河道。

孙坚听闻长子孙策已在天不亮时，就率十余艘战船先行出发，不禁赞叹他的勇气："真不愧是我孙坚之子！"

但身为父亲，他也担心爱子此番乃是初次出征，切不可有什么闪失。于是命令战船，十万火急向敌军所在的邓城前进。

荆州太守刘表布下的第一道防线由黄祖守备，他们早已在沿岸布下严密的防御。

孙策由于提前出发，比主力战队提前抵达战场。他按捺不住，就先用少数战船强行攻击。但无奈敌方万箭齐发，形成保护圈，他一时不能前进。

这时，吴军的五百余艘战船也抵达了战场。以孙坚的龙头大船为首，其余战船环绕其后，在长江之上列开船阵。孙坚派一艘小艇前去孙策船前，传令："孙策，莫要逞强！"

于是孙策得令撤到后面，加入父亲的船阵当中。

孙坚整顿好战船后，下令各艘战船的弓弩手分布船舷之侧，拉满弓弦。然后下令："前进！"

众战船立刻乘风破浪，向敌军战地冲去。

弓弩手这厢万箭齐发，形成掩护，同时各船纷纷放下小舟，送手持剑戟的精兵前去抢滩登陆。气势如虹，似乎一举就能突破沿岸的防御。

但是，敌军也不容小觑。

荆州大将黄祖作为第一道防线，早已严阵以待："有种你们就尽管上啊！"

黄祖令将士暂且按兵不动，静待敌船靠近。而当敌船进入箭矢射程

之时，立刻下令：“万箭齐发！”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从岸上的众多箭楼和巨盾土垒的箭孔之中，顿时射出无数飞箭，如暴风雨向江中倾斜而来。

一时之间两军对射，漫天箭雨，遮天蔽日。而黄浊的长江之水不停地拍打江岸，溅起无数凄怆的飞沫。小舟上的兵士一次又一次地发起登陆战，但前仆后继地都被箭雨所射杀。一波又一波的将士尸体宛如草芥一样，被长江浊流不停拍打，最终消失殆尽。

“快撤！迅速撤退！”孙坚看到一时战况不佳，立刻下令将船阵退到射程之外。

强攻一时难下，于是他决定改变策略。

孙坚命人搜罗了许多附近的渔船，将它们和无数的小艇连在一起，又在上面点上无数火把，派水手将其驶近敌人岸边，佯装要发动夜袭。

此时江上一团漆黑，视物不清，唯有那点点火光十分显眼，仿佛敌军立时就会抢滩而上。陆上的敌军惊道：“敌军夜袭，赶快放箭！”

守城将士一时惊慌，只得命弓弩手瞄着火光，不停射箭，企图以箭雨形成保护圈。

然而，这些点着火把的小渔船上并未载一兵一卒，而只有几个负责划船的水手。他们的任务就是消耗敌军的箭矢和精力。水手们每晚都点亮火把，将小船划近岸边之后，就不停地发出呐喊之声，用以迷惑敌军。

然后趁天色未明之时就迅速灭火，四散而去，以防止守关的敌军看清真相。一到夜幕低沉之时，又故技重施，引得敌军疲于应付。

如此接连七天七夜，搅得敌军整夜难以休息，疲惫不堪。而趁此机会，一天晚上趁着夜色低垂，孙坚派出载满精兵强将的主力船队，大举登陆。一举将黄祖的守军阵营攻破，大获全胜。

当水军抢滩登陆之后，立刻变成如狼似虎的陆军。

第二天，逃入邓城困守的敌将黄祖派张虎和陈生二人作为左右两

翼，自己领兵为中军，再次对孙坚的部队展开反击战，希望将敌军击退。

于是两军在河岸之上展开混战。张虎和陈生二将怒目圆睁，纵横驰骋，边打边骂：“将士们！冲啊！誓不让孙坚的一兵一卒活着回去！”

他们策马冲入孙坚主阵，大声骂阵：“尔等江东鼠辈！何故犯我城池，侵我疆土？”

孙坚闻言却是不答，他立刻下令左右：“敌将二人，口出不逊！谁去给我将他们的首级砍下？”

他旗下大将韩当应道：“末将愿往！”

说罢韩当挥刀冲向张虎。两人你来我往大战了三十多个回合。剑戟碰撞，火花四溅，两人打得势均力敌。

陈生见此情形，忍不住前来助阵：“我来助你！”

韩当一时前后受敌，难以抵挡。

而孙策此时正站在父亲身旁，他取过弓箭，拉满弓弦，猛射一箭而出。

“看小爷的箭法如何！”

飞箭越过东吴大军，正中陈生面颊。只听得陈生惨叫一声，滚落马鞍。

“哎呀不好！”张虎见势不妙，拨马便逃。那韩当哪肯放他，举起大刀，对着张虎的头盔重重劈去。

——张虎和陈生二将已被敌人斩杀！

黄祖得此消息之后，知道败局已定，众将士也知道大势已去，无心恋战。于是荆州军队仅剩的残兵败将只得仓皇而逃，狼狈不堪。

“生擒黄祖！”

“别让他跑了！”

孙策为立头功，提枪便追。

他紧咬着黄祖不放，好几次孙策的枪尖都已刺中黄祖背后的盔甲。

黄祖狼狈地丢盔弃甲，最后实在无法，只得下马混在徒步的兵士之中，拼命逃跑。最终才渡河逃回邓城。

经此一战，荆州的军势大乱，而孙坚的旗帜则遍插四方原野。

孙坚乘胜追击，迅速率兵进至汉水，将水军驻扎于汉江。

“黄祖惨遭大败！”

荆州太守刘表在后方频频接到快马来报，不禁大惊失色。

这时，大将蒯良又建议道：“我们如今必须坚守城池，并遣急使赶往冀州，请求袁绍火速增援。”

而另一名大将蔡瑁则极力反对：“此计不妥！”

蔡瑁甚至夸下海口，说道：“敌军业已兵临城下。此时乃是荆州危急存亡之时，怎可坐等他人援救。末将虽然不才，愿出城为荆州一战。”

刘表当即同意。

蔡瑁于是率领一万余骑兵马，离开襄阳城，抵达岘山（今湖北省，襄阳以东）扎寨。

而此时，孙坚早已横扫了各处的敌军，士气正旺，一鼓作气就拿下了岘山。

蔡瑁只会耍嘴皮子，如今却落得惨败。他只得带着败兵残将，仓皇逃回襄阳城。

蒯良心中记恨着蔡瑁之前在刘表面前羞辱自己之事，因此看到蔡瑁损兵折将，狼狈而归，忍不住当面痛骂道：“我早料到有此下场，如今

你服了吧？”

蔡瑁惨败而归，害怕受罚，只得不断求饶，但蒯良不依不饶，要求刘表依军法将其斩首：“蔡瑁力阻我求援的计谋，妄自托大才会招致大败，理当问斩！”

而刘表则非常为难，只得打着圆场，安抚蒯良：“如此危机之时，正是我方用人之际，此人尚有用处，不可轻易浪费啊。”

刘表最终仍不肯斩杀蔡瑁。

只因蔡瑁之妹乃是一名绝世美人，最近深得刘表之宠爱。

蒯良对此无可奈何，只得作罢。他深知国家大义与后宫娇宠总是不得相容，而此刻更难纠缠得清。

“如今我们唯有依靠天险之防，并寻求袁绍的增援。”

蒯良满怀壮烈，开始着手防务事宜。

这座襄阳城，背靠大山，三面环水，素有荆州之险之称，拥有得天独厚的天险阻隔。因此当孙坚大军攻至城下之时，却发现久攻难入，未免心焦气躁，士气懈怠下来。

有一天，刮来一阵邪风。孙坚大军因驻扎在野地之中，饱受风沙之苦。而不知为何，营盘正中高耸的“帅”字大旗的旗杆忽然拦腰折断，“帅”字落地染尘。

此面“帅”字大旗乃是长沙太守孙坚的主帅之旗。帅旗折断之事令众将士都心生不安，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孙坚旗下的众位部将也是扭紧眉头，纷纷谏言说道：“帅字旗折，此事并不寻常。襄阳此城独具天险，易守难攻。我军多日攻击均不奏效，将士们已经有所倦怠。如今严冬将至，朔风已起，将士们远离家乡，心生退意。今日，帅旗旗杆折断，大家心中不安，觉得并非吉兆。此时天时地利人和我军皆不具备，不妨暂且退兵，以谋后计。不知太守大人意下如何？”

孙坚却是不以为然，他嘲笑道：“啊哈哈哈！你们居然也会相信这些无稽之谈！”

孙坚虽然对此并不介意，但为了鼓舞士气，认真地解读了一番：“风乃天地之呼吸。朔风大作乃是冬季将至，而非专为折断旗杆而来。众人心生疑虑，只因其心使然，而受天象之迷惑。襄阳之城虽易守难攻，但敌军久攻之下已现疲态。此时若是我军再鼓作气，便可攻陷城池。此时言退，岂不可惜！”

他的说法似乎也有些道理，诸将闻言便不再多话，各自回到营地，鼓舞士气。

第二天，孙坚大军又战鼓喧天逼近城下。士兵们涉水过河，点燃火箭炮，又派轻兵攀爬城墙。此番攻势异常猛烈，孙坚的军队也死伤惨重。

但襄阳城却依然岿然不动。

此时天气渐冷，下霜了。每夜淫淫细雨夹杂雪花下个不停。

野地上尸殍满地。这萧萧战场，唯有寒鸦得其所愿。

第十一章 落石之灾

朔风狂飙后的第二天。

在襄阳城内，大将蒯良来到刘表面前，悄悄进言："太守大人，昨天的天象有异，不知您是否察觉？"

"你是说那阵狂风吗？"

"属下观察，昨日白天刮起狂风，而昨夜又有一颗从未见过的彗星陨落在西方原野。此乃将星坠地之天象，上苍一定在预示人间，将有大事发生。"

"临阵之时，不可说这些丧气话！"

"非也。属下观察此凶兆所落方乃是孙坚的领地，因此此兆并非针对我方，因此无须多虑。我们可因此事设坛祭祀，感谢上苍所助。而此时我们应当趁此良机，立刻派人赴袁绍那里求援。如此一来，敌军只能仓皇而逃，或者被我们前后包抄，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他们只有如此两条出路，别无他选。"

刘表点头赞同，然后问左右手下："如此也好！谁能担此重任，突破城外包围，前往袁绍处寻求增援？"

"末将愿往！"部将吕公主动请缨。

蒯良觉得吕公此人可以胜任，于是别开旁人，暗授吕公一条密计："你在出城之际，需领五百骑精兵，挑拣强壮马匹，并务必要带上弓箭手。一旦你们突破了敌军的包围，要立刻登上岘山。此时敌军见有人突围，必定会前来追赶。这时我们就要以诱敌深入之计。你们需在山

上险要之处堆放无数大石和巨木，若是敌军追来就迅速推落滚石，弓箭手可同时趁机从四面林中射箭。这样敌军就会狼狈不堪，而且道路被大石和巨木所阻，难以追击。你们就可以趁机逃至袁绍处。”

“好计谋！此计甚是高明！”

吕公不禁信心百倍，连夜就率领五百铁骑，悄悄出城。

他们将马蹄裹布，隐匿了声音，从城中溜出后一直在密林中悄然潜行。此时已是深秋，树木都已经凋零，枯叶满地，枝枝光秃秃的树干凌乱排列，宛如地面上插着排排白骨。

天上挂着一弯新月，月色黯淡。

当吕公一行靠近树林尽头之时，被敌军哨兵发现，他们大声喝道：“来者何人？”

吕公派打头的十来骑兵马迅速冲过去，当场就放倒了五名哨兵。

孙坚的大营就在哨兵附近，他听到喧哗之声后立刻跑出来，大声问道：“我方才听到马蹄声，那是敌人的还是自己人的？”

而此时却无人回答他的问题，因为那五个哨兵早已丧命于弯月之下。

孙坚见到哨兵的尸体，立刻意识到不妙：“糟糕！有敌情！”

他立刻纵身上马，冲着营中高呼：“有敌人从城里逃出，快跟我追啊！”

随即他便一马当先，迅速追击吕公的五百骑兵马。

而因反应不及，只有几十骑人马能勉强追在孙坚之后。

吕公在前面一边催马狂奔，一边回头观望：“我们被发现了！追兵追上来了！”

不过吕公心中有数，毫不惊慌。他按蒯良的安排，命弓箭手藏于密林之后，又命其他人立刻登山，同时准备好大石和巨木，堆放在险要的

山路之侧，之后静候追兵的到来。

没过多久，追兵就赶到了。十骑，二十骑……一共有四五十骑的孙坚士兵纷纷而至，他们来至岘山脚下，一边追击一边辱骂声声。

这时，传来了孙坚的声音："这伙敌军一定是逃到山上。如此断壁悬崖，他们一定是慌不择路！来啊！给我上！"

所谓猛将手下无弱兵。孙坚拍马纵上崎岖的山路，而其余的手下也纷纷拍马上山。

但这月色昏暗，身边漆黑一片。山路上遍布杂草藤蔓，沙土又十分松软，很难攀爬。孙坚的坐骑虽为骏马，但也只能艰难前行，累得嘶鸣不止。

"就趁现在！推石头！放箭！"

于是大小岩石一齐从断崖上滚落，几乎要把追击到半山腰的孙坚和其他三四十人活活掩埋。而且从四面八方的密林之中，又传来凌厉的飞箭破空之声，滚石和飞箭将他们团团包围，难逃生天。

"吾命休矣！"

孙坚抬头望了一眼天边的新月，而就在此时，一块巨大的落石直冲他砸落。

"轰隆……"只听一声地动山摇的巨响，孙坚连人带马都被落石砸中，顿时被碾成了肉泥。只有他血肉模糊的脑袋，能隐约在巨石下露出。

孙坚享年三十七岁。

时为初平三年辛未[(3)]十一月七日夜。果然如天象所示，将星坠地。一时之间，万枝枯木在寒风中凄然颤抖，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

天色大亮之后，敌我双方都发觉了此事，骚动不止。

吕公做梦也不会想到，昨夜被自己所杀死的三十多骑追兵之中，竟然还有敌军的主帅。

首先发现此事的，是吕公手下埋伏在树林中的一队弓箭手，他们在巡视战场时发现：“这不是那个东吴孙坚么！”

于是他们大喜过望，连忙将孙坚的尸体运回城里。吕公闻讯打响了连珠炮，向城内报告此异状。

而孙坚的大军也因主帅丧命，而大为震撼，其狼狈之状可想一般。有人痛哭流涕，有人茫然无措，有人义愤填膺。一时之间，兵荒马乱，人人自危，阵营早已崩溃无状。

刘表、蒯良等人原本困守襄阳城中，面临绝境，闻此喜讯无不欢欣鼓舞：“自孙坚从洛阳城中盗走玉玺不到两年，如今就遭到天谴，被滚石砸死，死得也全无大将的尊严。现在正是我们破敌的良机！”

黄祖、蔡瑁和蒯良等众将官打开城门，向敌军冲去。

江东之军已失主帅，群龙无首，溃不成军。一时之间被打得落花流水，死伤惨重。

江东大将黄盖原本奉命在汉江岸边率兵驻船，他从溃退而来的兵卒口中才得知孙坚已死的噩耗，愤然大怒：“冲啊！我们要为主公报仇！与敌人决一死战啊！”

说完黄盖率领水军奋力迎击追击而来的黄祖敌军，两军在江边混战在一处。黄盖勃然大怒，气势如虹，奋力斩杀乱军，并且生擒敌将黄祖，这才稍微缓解悲愤之情。

另外一边，程普保护孙坚长子孙策，一路从襄阳城外逃到汉江之畔。吕公发现了他们的行迹，连忙追来，想一并活捉，以领头功。

程普见状怒道：“大胆贼子，竟敢欺我主公之子，我岂可饶你！”

程普与吕公战在一处，而孙策也持枪前来相助。吕公自是不敌，转瞬之间就被斩于马下，首级也被取走了。

这场混战从黎明一直战到第二日的拂晓，喊杀之声才逐渐归于平静。

天明之时，双方交战还算有所部署，而这一场混战进行到深夜之

后，则毫无指挥。两军混战在一处，越打越乱。这边一波激起那边千重浪，而那边混乱又招致别处的混乱。直到天色渐明之时，才发现双方都伤亡惨重不堪，可谓两败俱伤。

刘表的军队全部撤回襄阳城里，而吴军则退至汉水。

孙坚长子孙策直到全军退驻汉水之时，方才确定父亲阵亡的事实。

孙策从前夜起就一直不见父亲的身影，心中十分挂念。但他又天真地以为，或许父亲只是被乱兵冲散，会在突然之间出现在自己眼前，继续奋勇杀敌。而直到此时，他才明白那都是他的幻想，父亲是真的阵亡了。孙策悲从中来，忍不住放声大哭。

“我一定要找到父亲的遗体，运回家乡进行厚葬。”

孙策惦记此事，于是派人去孙坚遇难的岘山附近寻找，可孙坚的遗骸早已落入敌人之手。

孙策越想越悲，痛哭失声：“如今吴军惨败，而父亲的遗体又被敌人所抢。我还有何颜面活着回去面对众人！”

黄盖见状连忙安慰道：“幼主莫急。我昨晚生擒了一员敌将黄祖。此时若我方提出以黄祖换回太守的遗体，想必能成。”

东吴军中有一位军吏名唤桓阶，他曾与刘表有过旧谊，于是派他为使者。

桓阶奉命只身来到襄阳城，他见到刘表时便将东吴的要求提了出来：“黄祖已被我方生擒，此番愿以黄祖换回主公尸体！”

刘表闻言自然欢喜，于是爽快地答应道：“孙坚的尸体确已运入城中。若你们肯将黄祖毫发无损地送回，我愿送回尸体。”

他又说：“另外，我们不妨以此为机会，停战结盟，使双方不再陷入如此战乱之中。”

使者桓阶再拜而起，应道：“如此说来，在下立刻回去准备。”

这时，站在刘表身旁的蒯良突然叫道：“此事不可！万万不可！”

他随后向刘表谏言：“尽破江东吴军正当此时。怎可交还孙坚尸体，安于一时和平？吴军必定会将今日耻辱蓄积于心，养兵蓄锐，他日再寻我报仇。此事明若观火。愿请斩杀使者桓阶首级，当场下令追击汉水。”

刘表沉思了片刻，最后摇了摇头道：“不可！我与黄祖乃心腹之交。如今若是我见死不救，岂可服众。”

他坚决驳回了蒯良的谏言，归还了孙坚的遗体，立刻接黄祖回城。

蒯良一直不肯放弃，反复劝告刘表：“主公此番若是肯舍一员无用之将，便可换得万里疆土，日后更能大展宏图，如此何乐而不为呢！”

但刘表心意已决，任蒯良如何劝诫，都是不听。蒯良最后只得长叹一声：“如此大好良机！白白错过！实在可惜啊！”

而吴国战船高悬丧旗，返回故地。孙策一路流着泪水，扶着父亲的棺椁回到长沙城。不久之后在曲阿之地为孙坚举行了隆重的厚葬仪式。

孙策此时不过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他初次出战就饱受丧父之痛，又经历了种种磨难。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继承父业，广招贤才，蓄养国力，以图东山再起。

第十二章 牡丹亭

“东吴的孙坚战死沙场了！”

这个消息口传耳闻，不久，就像旋风一般传到了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

董卓闻讯，击掌而庆：“妙哉！孙坚一死就除去了我一块心腹大患，而且他的儿子孙策尚年幼，不足为道。”

他欣喜异常，无限欢愉。

而此时董卓更是日益奢华，每日的吃穿用度简直奢靡得无以复加。他虽位极人臣，但仍未满足，令人称他太政太师，近日又自称为“尚父”。他出入宫廷总是大摆排场，天子的仪仗与之相比，都略为逊色。

董卓让弟弟董旻一手掌握了御林军的兵权，又封其兄之子董璜为侍中，掌管宫中一切枢机要务。这朝廷内外，宫中上下布满了他的手足耳目。

此外，凡是跟他沾亲带故的董家亲属，皆鸡犬升天，每人都被封官加爵，尽享富贵。这董氏一族简直一手遮天，风头正旺。

郿坞——

位距长安百余里的郊外，此处山明水秀，人杰地灵。董卓看中了此地风水，命人建起一座宫殿，规模和尺度甚至高于皇宫。宫中设百门，各殿楼台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同时他还在此处囤积了可用二十年的军粮，又派人于各地遴选了十五到二十岁的美女，共八百余人，皆被他收入宫中。他将天下的珍奇瑰宝也统统收集于此，堆积如山。

董卓整日大放厥词，毫无忌惮：“若我大事能成，则可取得天下！若不成，那我就在此郿坞养老便是。”

他说出如此大逆之语，但百官群臣慑于他的威势，皆不敢多言，只得战战兢兢，唯命是从。

董卓将自己的全家老小亲眷全都迁至郿坞，每半个月或一个月才到长安城公干一次。

而他每次从郿坞到长安城公干之时，这沿途百余里道路皆需清扫沙石，清水泼街。他的车辇之上幕帘低垂，以避飞尘。沿途的百姓甚至不得举灶，以防炊烟打扰了太政大人的兴致。众人只得唯唯诺诺，只愿他的车辇和随从人马能够平安通过，莫生事端。

“太师大人，您召唤下官，所为何事？”

有一天，一位负责观测天象的官吏被董卓唤来，他战战兢兢地跪在地上回话。那天正是朝廷举办酒宴之日。

“我问你啊，最近天象有何异常？”董卓问道。

“回禀太政大人，我昨夜观测天象之时，看到有一股黑气遮挡月光，穿过月空。看来今天赴宴的诸位大人之中，有人会有血光之灾。”

“哦？”

“莫非太政大人已知此事？”

董卓闻言，立刻怒道：“大胆！这里哪轮得着你来向我问话！我问你一句，你就回答一句。竟敢擅自问话，真是不懂规矩。你是做天文官的，就要好好工作，研究天象。有此异相之时应该速来报我，否则我要你何用！”

“下官知罪！下官惶恐！”天文官吓得浑身颤抖，趁董卓未取他的脑袋之前，仓皇退下。

不久酒宴的时辰到了。公卿百官猬集一处，觥筹交错，酒酣兴浓。而此时吕布忽然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他报了一声：“属下失礼。”

之后走到董卓身侧，与他附耳相告。

满座众人见此情形都紧张异常，皆停下手中酒杯，观察他们的行动。

董卓听了吕布的报告之后点了点头，低声命令道："莫让他跑了！"

吕布得令，于是走下董卓的高台，目露凶光，走近百官。

"你给我起来吧！"吕布走至百官之中，突然伸出手，一把抓住司空张温的发髻。

"啊！你要干什么？"张温惊慌地大叫。

满座众人骇得无不大惊失色，但他们无人敢离席，只得静观其变。

"你少啰唆！"吕布一提胳膊，就把司空张温揪了起来，抓着他的发髻像抓小鸟一样把他带到外面去了。

过了一会儿，一个厨师进来上菜。他端着一盘颇为怪异的东西放在正中的桌子上。

众臣定睛一看，那盘里放的竟然是刚才被吕布抓走的张温首级。朝廷诸臣见状皆颤抖不已。

董卓却笑了，喊道："吕布，你跑哪去啦？"

吕布不紧不慢地从外面走进来，他侍立在董卓身旁回话："太政大人，叫我何事？"

"吕布啊，你看你刚才上的这道菜未免太新鲜了，把百官众卿都看得停住了酒杯。你不妨告诉大家，安心饮酒才是。"

于是吕布环视众人的苍白面孔，傲然地说道："诸位大人，今日的余兴节目已经结束了，大家尽可放心举杯。除了张温大人，别人无须再担心我会做下一道菜了。"

待吕布说完，董卓也晃着他肥胖的身体站了起来，说道："我此番诛杀张温，事出有因。这张温小儿竟敢背叛于我，与那南阳袁术暗通谍

报。此事实难相容。好在那袁术的密使误将两人密信投到吕布家中，我们才了解其详。另外，刚才我已派人将张温的三族处决，一个不留。今日之事，也请众位卿家好生记住，引以为戒才是。”

于是这场宴会早早散场。

平日里经常彻夜长饮的百官，此刻都匆忙散去，无人尽兴。

司徒王允坐在回家的车辇之中，想起董卓的恶行以及如今朝廷的堕落，感到痛心疾首。他一路之上，长叹不止。

回到家中，他仍觉心中抑郁，难消此恨。

恰逢月色皎洁，王允便拄杖而出，想在后花园中散步以解烦忧。但是他一边散步一边在心中不断回想今日张温的惨状，心中郁结憋闷，难消惆怅。最后他来到开满荼蘼花的池畔，蹲在岸边将今天的积酒吐净。

吐过之后，稍缓抑郁之情。王允手抚额头，只觉得满头的冷汗。他靠着栏杆坐下，呆愣愣地仰望月亮，又闭上眼睛，稍养精神。

这时，他听到不知何处传来轻轻的呜咽之声，宛若春雨淅沥。

“何人在此？”王允环视四周。

只见池畔对面正是临水而建的牡丹亭。皎洁的月亮映得房檐一片银光，亭中的窗里隐约透出烛光闪烁。

“是貂蝉吗？为何会在夜里独自哭泣？”他走近牡丹亭，在窗外轻声呼唤。

貂蝉芳龄十八，天生丽质，就连这后花园里娇艳的芙蓉、芬芳的桃李，都远不及她的美貌。

在她尚未断奶之时，生身父母由于无力供养，就把她放在襁褓之中，卖到市场上去。那时王允可怜她命苦，便将她买下，带来家中抚养。貂蝉在他家中学习各种才艺，如研磨珍珠一般，被调教成乐女。

貂蝉自知薄命，深感王允救命之恩。而王允对她也是视如己出，百般疼爱，她也生性聪慧，能够体会到这份深情厚爱。

乐女，原本是被豢养在深宅大院之中，遇到有宾客登门赴宴之时，就吹拉弹唱，歌舞助兴的女子。

可是，王允和貂蝉之间的情分却胜似普通主仆，宛如养父女的深厚情谊。

“貂蝉，夜深露重，小心着凉啊！来来来，莫要哭泣，把眼泪擦干。看来你也到了伤春悲秋的年纪了。如此妙龄时节，让老夫甚是羡慕啊。”

“并非如此，貂蝉才不会为那些春花秋月的闲情悲伤的。”

“那你又是为何流泪呢？”

“小女子是因为见大人失意，实在心疼，才会忍不住落泪的。”

“你怎会心疼于我？”

“因为大人最近失意落寞，心中不快。”

“你这么年轻的小女子，竟然懂得这些？”

“貂蝉岂能不懂？大人最近日渐憔悴，连发际也染霜了。”

“唉！”王允闻言，忍不住泪洒衣襟。他本欲安慰貂蝉，结果自己竟难止老泪纵横，今夜自己怎么竟这样脆弱呢。

“你啊！真是杞人忧天，老夫哪里失意落寞了？”

“大人，您不用在奴家面前逞强了。貂蝉自幼被大人抚养长大，熟知大人的一喜一怒。而最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大人往日的笑容了，而且大人常常在四下无人之时，感慨兴叹。”貂蝉执起王允那沧桑的手掌，抚在自己的唇眼之上，说道，“貂蝉身为乐女，身份卑微，您自然不愿相信于奴家。但貂蝉愿倾听大人的烦恼苦愁，为您一解心中不快。在此之前，也请大人听奴家表明心迹。若无大人当年的救命之恩，奴家现在早已不知归处了。在大人府上这十几年中，您视我如己出，不是亲生父母，却胜似亲生父母。您除了教会我吹拉弹唱，歌舞技艺，还教导我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寻常人家的女子所学的技艺甚至不及我的万分之一，貂蝉如今的百般才艺，万种风流，全是靠您亲手栽培，悉心教

导。您的恩重如山，貂蝉难以为报。如此涕零之际，更难以表达心中的感激之情。”

“……”

“大人！请您相信奴家，若有烦恼苦痛，便尽情倾诉。貂蝉知道您在为国家大事而烦恼，如今这长安的形势，确实令人堪忧。”

“好孩子！”

王允拂去眼泪，紧紧地握住貂蝉的双手，几乎令她柔弱的双掌吃痛。

“老夫听你此言，实在是倍感欣慰啊！不枉我从小将你视为己出。”

“大人，只凭奴家几句微言轻语，怎可替大人解忧。只可惜奴家身为女儿，足不出户，难以为大人所用。奴家若是男子，便可为大人冲锋陷阵，死而后已。”

“非也！你能做到的！”王允意气满怀，不禁大声说道。

他举起拐杖敲打着地面，接着说道：“呜呼！我竟未曾察觉，在这后花园中，竟藏有如此利器，可以扬善除恶，力挽狂澜啊！”

说完，他一把拉过貂蝉的手，携她来到画阁中的一处。又让她端坐于正堂之上，王允整了整衣冠，忽然对她跪倒便拜。

貂蝉惊得慌忙要站起身来：“大人，您这是为何？奴家万万承受不起啊！”

而王允一把将她摁下，说道：“非也！貂蝉，老夫并非对你见礼，而是在跪拜能够拯救天下苍生的英雄。我来问你，貂蝉啊，你可否愿为普度众生，而以命相报？”

貂蝉闻言，毫无惧色，立刻回答：“若是大人所托，奴家这条性命又有何足惜。”

王允于是起身，坐正，严肃地说道：“既然你有此诚心，那老夫确有一事相求。”

“大人请讲。”

“老夫要你去杀掉董卓！”

“……”

“若那汉贼董卓一日不除，则汉室天子形同傀儡。”

“……”

“若董卓再存一日，黎民涂炭，难以自保。貂蝉啊，你能明白吗？”

“嗯。”

“如今这朝廷危如累卵，而民间疾苦更是万民嗟怨，这些想必你也有所耳闻。”

“是的。”

貂蝉目不转睛地凝神静听，而王允更是慷慨激昂。

“时至今日，已有众多仁人志士企图刺杀董卓，但皆未成功，反而舍生取义。如今再也无人胆敢冒此风险了。”

“……”

“那董卓胆小谨慎，他的身边总是戒备森严，保护重重，密而不漏。他还在各处设置密探，四处监视动向。而且他身旁还有个心腹之臣李儒，此人诡计多端。另外还有吕布，更是武功盖世。”

“……”

“因此，若想刺杀董卓，即使举天下之兵力，恐怕都难以为之。不过貂蝉啊，我认为你有能力做到。”

“大人，奴家有何能耐？”

“可用离间之计！你可假装倾心于吕布，然后我会故意将你献于董卓。”

“……”

貂蝉闻言，霎时之间脸色大变，原本洁白的面孔如今变得苍白如梨花一般。

“据我所知，那吕布和董卓二人都沉迷女色，荒淫无度。因此，一旦你略施手腕，自然能将他们迷住。如今吕布有董卓照应，董卓又有吕布保护。想同时取他们二人性命，难比登天。因此，需以女色离间此二人，让他们彼此心怀嫉恨，才好逐一击破。而若要此计成功，就需要你的配合。貂蝉，你能否为此献身？”

貂蝉微微垂头，泪如连珠。但在片刻之后，她又重新抬起头来，望着王允，斩钉截铁地说道：“奴家愿意！”

接着她又毅然决然地说：“如若事情败露，奴家必会含笑自绝于刀下，不再投生为人。”

几日之后，王允将家中秘藏的黄金冠以珍奇宝石重新装饰，着人送到吕布府上。

吕布见此礼物，大喜过望：“我原就听说司徒王大人家中颇有收藏，历代名剑珍宝向来秘不宣人。自从迁都到此后，我还未曾见过如此佳品！”

他虽武功盖世，但思虑仍是颇为单纯。他见到礼物非常高兴，立刻飞身上马，来至王府。

王允早就料到吕布必然会登门道谢，因此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啊呀！贵客光临，有失远迎！失敬失敬啊！”

王允亲自将吕布从大门口一直迎入府中，热情招待，并将他请到堂上正中落座，待如上宾。

第十三章 倾国美女

王允设家宴款待吕布。

吕布一边享受美味佳肴，一边兴致大发，他手捧酒杯敬主人的招待：“王大人！吕某仅为区区一名武官，侍奉董太师左右。而您贵为朝廷重臣，门第深厚。今日竟如此款待于我，吕某实在惭愧啊！”

“吕将军这是说的哪里话来！”王允一边劝酒一边回答，“我虽为文官，但是平素一向敬重吕将军的人品和武德。这与官位品职毫无关系，我敬的是您的为人啊！”

“承蒙抬爱！”

吕布闻言甚为欣喜，脸上也泛出红光。

“吕某原是个粗人，竟受到王大人如此错爱，实在是三生有幸！”

“哪里哪里！我也没料到吕将军会亲临寒舍。那匹赤兔宝马能踏上府前，都令全家与有荣焉！”

“王大人，吕某深感大人的抬爱。若他日有机会，请在天子面前美言几句，让吕某也能有所提携为好啊！”

“此事自不必说！不过，在下一向尊崇董太师德贤兼备，誓不敢忘。吕将军日夜在太师身旁守护，也一定要多加保重啊！”

“那是当然!”

“吕将军这步上青云之日，也一定会不日而至。来人啊！还不为吕

将军斟酒！”

王允招手，令房中环立的侍女伺候好吕布。又一抬下巴，叫来其中一位侍女，吩咐道：“难得有吕将军这样的贵客临门，你速去叫来貂蝉，让她近前伺候。”

“是。”侍女转身退下。不多时，一道摇曳生姿的倩影就出现在幔帐之外。有侍女立刻为她掀起帘帐。吕布见有人来，也放下酒杯，举目望去。

只见有一位美女在两个丫鬟的搀扶之下，袅袅婷婷地步入帐中。她身姿纤美，仿佛一朵牡丹在风中摇曳。

来人正是乐女貂蝉。

“貂蝉这厢有礼了。”

貂蝉微微抬首，冲着吕布的方向轻轻地施礼。但又似乎见到吕布之后不胜娇羞，她立刻垂下云鬓，走到王允身后，娇憨无比。

……

吕布一见之下，竟心神恍惚。

王允见状，心中暗喜，但他不露声色地命貂蝉端起酒杯，说道：“貂蝉啊！这吕将军可是人中豪杰，今日你一定要好好敬将军一杯啊！”

貂蝉微微颔首，移步到吕布面前，两人眼神交汇之际，更是羞得满脸绯红。她用纤纤玉手举起翡翠杯，轻启朱唇，以几乎难以听清的声音，轻轻说道：“貂蝉向将军敬酒……”

“啊，你也请！”

吕布竟一时发愣，望着眼前的美人，不顾喝酒了。

——此女子妙也！

貂蝉本欲立刻退到帐外，而吕布一直呆呆地望着她的倩影，酒杯迟

迟未及沾唇。他心生不舍，哪还顾得上喝酒，只是心心念着佳人且慢些走。

“貂蝉，且慢退下！”

王允叫住她，一边望着吕布，一边吩咐道：“今日你见的这位吕布将军乃是我平素尊敬之人，也算是我们一家的恩公。你可以请吕将军恩准你近身服侍，要好生为将军倒酒。”

“嗯！”

貂蝉于是乖乖在吕布身侧坐下，但却一直不胜娇羞地低垂云首，不再说话。

吕布这才晃过神来，开口问道：“王大人，这位莫不是贵千金吗？”

“正是！此乃小女貂蝉。”

“贵千金天生丽质，吕某竟是毫不知情。”

“小女涉世未深，平时足不出户，家中来客人也很少叫她出来陪见。”

“没想到王大人今天竟为了吕某，请如此深闺佳人出面，吕某感动之至。”

“吕将军，今日蒙您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叫小女为您酌上一杯酒，乃是她的福分啊！”

“王大人，吕某今日承蒙您的款待，不胜惶恐。这酒可喝不下了，再喝就真的醉了。”

“吕将军是海量啊！来！貂蝉，为将军敬酒！”

于是貂蝉将他的酒杯斟满，又适时劝酒。吕布接过她纤纤玉手递过来的酒杯，饮了一杯又一杯，逐渐不胜酒力，醉眼蒙眬。此时已近夜深，吕布起身欲告辞。但他又恋恋不舍貂蝉的美貌，不断夸奖，难以离去。

王允靠近吕布，轻轻在他耳畔私语道：“若蒙将军不弃，我将小女貂蝉送与将军可好？”

“什么？王大人是当真要将女儿献给我吗？”

“此事怎可作假！”

“王大人，若您将貂蝉许配与吕某，那我必将为你所用，以效犬马之劳。”

“如此甚好！那我就尽快选定良辰吉日，将貂蝉送至将军府上。我看小女今夜的神情，她似乎也中意于将军呢。”

“王大人，吕某似乎已经醉了，怎么腿也迈不动了。”

“将军海量，这些酒哪里就醉了呢。你今晚若想在寒舍留宿倒也无妨，只是若被董太师所知，恐怕会怪罪于我。将军请放心，我必将选个好日子，将貂蝉送到府上。今晚就先请回吧。”

“此事万勿有失！”

吕布抱拳施礼，一再叮咛，这才摇摇晃晃地归去了。

王允回过头来告诉貂蝉：“今日你的表现很好，我们已经拿下了吕布。貂蝉啊，让你受委屈了！”

貂蝉心中悲伤，但她心意已决，因此只是冷峻地微微摇头，说道：“请大人莫要如此体贴，您的温柔安抚，倒叫奴家难免伤怀落泪了。”

“好了好了，我不说便是。那我今日会按之前的计划，邀那董卓前来家中赴宴。到时你就要施展百般才艺，千般妩媚，以讨他欢心啊。”

“奴家知道了。”貂蝉微微颔首。

第二天，王允上朝之时，趁吕布公干外出，悄悄来至董卓办公之处。他拜跪于座前说道：“太师大人，每日勤政，日理万机，想必偶感倦怠。您回郿坞之时，可以尝些美味佳肴，聊以慰藉。不过，在下认为若是太师大人偶尔品尝粗茶淡饭，也不失一种情趣。在下不才，在寒舍

备下了简陋的饭菜，以盼能慰得太师大人勤政之辛劳。如蒙大驾光临，在下全家将不胜荣幸。”

他鼓动唇舌，极力相邀。

董卓闻言，喜形于色：“王大人，此番邀约我赴贵府为客，董某实在荣幸之至啊。卿乃国家元老，如此屈尊相邀，董某实在盛情难却。自然难拂此等美意，明日定然前往！”

“如此甚好！在下在寒舍恭候太师大人光临！”

王允兴冲冲地回到家中，立刻通知了貂蝉明日要做好准备，又叮嘱家人：“董太师将于明日巳时来府做客。他乃我毕生难请到的贵客，能光临已是全家的荣耀。明日一定要悉心照顾，不得怠慢！”

于是他派家丁在王府之中，以青砂铺地，锦绣盖榻，吸尘掸灰，张灯结彩。又在四处装饰以珍奇宝物，务必将上下内外收拾得尽善尽美。

第二天，巳时将至之时，有家仆来报：“可见贵宾车舆。”

王允早已换上朝服，举家老幼远远迎出门外。

太师董卓的车舆由数百名持戟卫兵护卫于正中，各式装配，绚烂夺目，甚至超越了天子仪仗。待车队抵达后，董卓跨出车帘，又立刻有侍臣幕僚等人随侍左右。众人簇拥着他走进府门，行走之间只闻得佩环叮咚，玉履声声。

“今日寒舍承蒙太师大人大驾光临，无上荣耀。我王宅真是紫云绕顶，与有荣焉！”

王允把董太师迎上高座，施以最隆重的大礼。

董卓貌似对王允全家的招待甚为满意，于是也客气赐座道：“王大人，你乃此处主人，不妨在我身旁就座。”

酒宴开席之时，丝竹高鸣。宾客手把琉璃杯，频频举杯畅饮。光影陆离，欢声笑语。不久，只剩杯盘狼藉。而此时乐人奏响乐器，骚客举杯高歌。歌声嘹亮，舞步曼妙。

“太师大人，且来后堂稍事歇息。”酒酣之际，王允拱手相邀。

“悉听主人安排。”董卓欣然应允，吩咐侍从们不要跟着，他只身一人随王允走至后堂。

王允将董卓引至后堂，打开了家藏宝樽，斟满夜光杯，一边献酒一边介绍：“今夜恰逢星月漫天，如此良辰美景之际，在下特意打开这家中秘藏的长寿酒，将此第一杯祝太师大人福寿满堂！”

“如此多谢！”董卓一饮而尽，心情大好。

“今日承蒙司徒大人热情款待，此番好意董某竟不知何以为报了。”

“太师大人容禀。在下确有心中所愿，若此事能成，则心满意足。在下幼时爱好天文，略通一二。近日夜观天象之时，发现汉室气运已尽，天下又将改朝换代，破旧立新。纵观如今这天下之中，唯有太师大人德望最高，能服天下之人。因此在下认为，如今应该效法古时的禅让制度，如尧舜禹一般，禅让于贤能之人。若太师大人能建立新朝，则天下归一，人心顺服。”

“岂敢岂敢！董某何曾有此非分之想。”

“天下并非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无德之人让位于有德之人，此乃我朝规矩。只要天下大定，又任谁会说是篡逆呢！”

“哈哈哈！若董卓得蒙天运垂怜，司徒大人必得重用啊！”

“在下惟盼此时尽早而至。”王允拱手再拜。

正在这时，忽见满堂烛火一齐点明，亮如白昼。正面的帘帐缓缓升起，一旁教坊乐女娇娇歌声，美音齐整。

在一片唯美清丽的丝竹乐声之中，乐女貂蝉翩然而至，抛洒长袖，舞姿绰约，身形曼妙。

貂蝉舞得旁若无人一般，似乎身旁无主无宾，亦无天下之人。她双目生辉，顾盼留情，翩跹歌舞。

舞之！蹈之！貂蝉翩跹的身姿，伴着教坊乐曲，更是相得益彰。丝

竹琴声，亦是美妙绝伦，令人陶醉。

“嗯，着实不错！”董卓点头称赞，并在一曲终了之时，要求道：“再来一曲！”

于是乐声再起，貂蝉亦是再度起身，随着乐声，纵声高歌，歌声凄婉。

红牙催拍燕飞忙，一片行云到画堂。

眉黛促成游子恨，脸容初断故人肠。

榆钱不买千金笑，柳带何须百宝妆。

舞罢隔帘偷目送，不知谁是楚襄王。

董卓目不转睛地盯着貂蝉，并凝神聆听歌词。此曲结束之时，他已经心神激荡，难以抑制。于是他问王允：“司徒大人，此女是何处而来，貌似并非寻常的教坊歌伎。”

“太师大人还看得入眼否？此为在下府中乐女，名叫貂蝉。”

“哦？将她唤过来吧。”董卓毫不掩饰对她的好感。

“貂蝉啊，你且过来。”

王允召唤她道，貂蝉随之即来，颔首含羞，娇娇怯怯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董卓递给她一杯酒，问道：“你今年芳几何啦？”

“……”

貂蝉却是不答，只是躲在王允身后，低垂云鬓，以小指点在唇边美人痣上。

“哈哈哈！竟是害羞了么？”

“貂蝉生性如此，平时也难见外人。”

“此女甚好！歌声清丽，身姿曼妙，舞姿翩跹。王大人啊，请她再

唱一曲如何？”“貂蝉，你听到了吧。今晚的贵客有此要求，你就为太师大人再唱一曲吧。”

“嗯。”貂蝉乖巧地点头，然后手拿檀板，在主宾面前又开启朱唇，浅吟低唱。

一点樱桃启绛唇，两行碎玉喷阳春。

丁香舌吐衠钢剑，要斩奸邪乱国臣。

“啊呀，有趣！”

一曲听罢，董卓鼓掌大笑。

其实，貂蝉之前一曲是对董卓的赞美，而此曲却暗指他为奸邪乱国之贼，董卓却毫未留意。

“所谓天降仙女，依我所看，此貂蝉当之无愧。虽然我那郿坞城中佳丽无数，但若貂蝉这般女子，确是无一能及。貂蝉一笑倾城，这长安城中的三千粉黛，竟无人可及啊。”

“太师大人，您是否真的中意貂蝉？”

“嗯！所谓倾城美女，我今夜才得一见啊。”

“既然如此，在下愿将此女献与太师。若能得到太师大人的垂爱，也是此女之幸。”

“哦？司徒大人舍得将此美人送给董某？”

“能讨得太师大人的欢心，看来此女福分不浅。不如就让她随您的车辇同行，一同回府吧。”

“如此多谢司徒大人的好意啦！那我今夜回府之时，就让她随我同行了。”

董卓大喜，几乎不知如何表达这种满足。他拥着貂蝉移步车辇。

王允此时心中暗喜，知道此离间之计必然成功。于是他立刻将貂蝉

送到董卓的车辇之上，并一路护送直至丞相府。

“在下就此告别。”

王允在丞相府门前向董卓告别之时，发觉貂蝉正从车辇之中凝视自己，正做无言告别。

“就此别过。”王允再次说道，此番乃是向貂蝉告别。

而貂蝉虽然不动声色，眼中却早已噙满泪水。王允见状，心疼难当，再也无法久留。

他匆匆告辞之后回府。而半路上忽然遇到一队兵马，他们从黑漆漆的街道中飞奔而来，举着两行火把，马蹄嗒嗒作响。

等这队人马来至近前，才看清原来来人正是吕布。他跨在赤兔马上，一马当先领兵而来。

“小老儿！你可算回来了！”

吕布伸出猿臂，一把揪住王允的衣襟，怒目圆睁，大声喝道：“你几天前刚刚和我约定，要将貂蝉许配与我。但居然今晚又将她献给董太师！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把我当成毛头小子来戏耍！”

王允面对吕布的怒视，毫不惊慌，他娓娓道来，安抚道：“吕将军竟然知道得这么快。请少安毋躁，听我解释。”

吕布依旧难消怒火，喝道：“刚才有人找我报告，说董太师从司徒王允府中带了一名美女回到相府。太师大人的事你以为还能瞒过我吗？你居然两面三刀，看我今天非要把你大卸八块！”

吕布随即命令手下随从，要将王允立刻拿下。

王允连忙举手相阻，解释道：“吕将军！吕将军少安毋躁！在下既然已经与你相约，为何要怀疑我的诚意呢？”

“哼！你竟然还敢狡辩！”

“吕将军，请先到寒舍再说，此处不好讲话。”

“你又想诓我不成！”

“在下自然不敢诓骗将军。就请将军先听我解释，若是不信，再取我首级不迟。”

“也罢！我且听你如何圆场。”

于是吕布大踏步地随王允回府。

王允将吕布邀入一间密室，再次鼓唇摇舌，极力辩解道：“吕将军容我从头道来。今夜董太师在寒舍之中甚为开怀，在酒宴之后还打趣说道，既然我欲将女儿貂蝉许配给吕将军，倒不如先让貂蝉随他回府。太师会占卜吉日，置办酒席，然后瞒着将军将貂蝉带出，以成婚配。而众人也可趁兴开怀，为将军庆贺。岂不妙也？今夜太师确是如此对在下说的。”

“哦？如此说来，董太师是想戏耍于我，才将貂蝉带回府中是吗？”

“确是如此。刚才董太师说，要在酒席之中忽然带貂蝉出来，而将军出其不意，必定臊得红脸。样子一定有趣。在下心想，太师大人也是出于好意，便欣然同意，让貂蝉跟着去相府了。”

“那我刚才实在是太失礼了！”吕布有些尴尬地道歉，“吕某竟然怀疑王大人，实在抱歉！今日冲撞了大人，万望莫要归罪吕某才是！”

“哪里哪里！若将军能打消疑惑便好。看来董太师实在待将军不薄啊，而我也很快能喝上将军和爱女的喜酒了。貂蝉在太师府上必定静候佳期。我这就准备，将她平时的衣裳用品等琐碎之物，都交与将军府上。”

吕布闻言，三拜之后，匆忙离去。

第十四章 痴蝶之镜

在这春日里，盖世英雄也未免儿女情长。

吕布听了王允的一番说辞之后，欣然相信，回到府中，但他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不知道貂蝉此刻在做什么？”

他整晚都在反复思量。貂蝉今夜被带回董太师府邸，她会住在何处？会如何度过今夜？会不会也思念着我？吕布胡思乱想着，简直要把自己逼疯了。

吕布干脆起身，走到窗前，抬头凝望相府方向的天空，那是貂蝉现在所在的地方。

天际之上，鸿雁飞过，只留下声声悲啼。此时夜正低垂，月色朦胧，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天地之间笼罩着蒙蒙夜雾。吕布窗前的海棠花被夜露打湿，荼蘼花也含羞低头。

“唉！”吕布无可奈何，只得重新躺下。

“想我此刻竟然方寸大乱，这可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感受。貂蝉啊貂蝉！都怪你的双眼太过迷人，我的心儿早已被你夺走！”

他一夜未睡，只等黎明赶快到来。

清晨来临，吕布穿衣束带后，又俨然是一名威风凛凛的大将。在麾下众多武将面前，他一如往昔，一早便骑着赤兔马，英姿飒爽地赶去丞相府。

虽无急事，他却直奔董卓的卧房之外，询问当值的卫士：“太师大人醒来了吗？”

卫士慢悠悠地歪头看了后花园一眼，慵懒地答道：“你看，幔帐还未曾卷起呢。”

“噢！”

吕布的心头突然涌来一阵不安，他忽然之间觉得口干舌燥。但他只是假装无事地抬头望天，说道：“这天色已近午时了，太师大人怎么还睡着呢？”

“是啊，你看那条通往后堂的长廊，尚未开启呢。”

一时万籁俱寂，只能听见后花园中的喳喳鸟鸣。

虽然已经日上三竿，但董卓寝殿的帐幔依旧低垂，殿中一片寂静。

吕布按捺不住心中的焦虑，又继续询问卫士：“太师大人昨晚是不是睡得很迟？”

“是啊，大人昨晚到司徒王允宅中赴宴，直到深夜才归来，兴致很好呢。”

“我听说还有一位绝色美女也随之回府，是吗？”

“是啊，吕将军消息得到的真快啊。”

“那位美女乃是王大人家中的乐女貂蝉，有着倾城美貌。”

“我估计啊，太师昨夜带这位美女回房，连夜宠幸，因此现在尚未起床吧。反正今天也是个好天气啊！”

“我且到那边等候，若太师大人醒来后就叫我吧。”

吕布闻言，怒满前胸，但他努力压抑住冲进太师卧殿的冲动，咬紧牙关先行离去。

他将自己关在旁边的一个房间之中，怅然若失地反复徘徊。他时不

时地望向对面的卧殿方向，双手抱臂，心中胡思乱想着。而董卓寝殿的窗户一直到正午时分，才缓缓开启。

“太师大人起来了。”守卫立刻过来通知他。

吕布大踏步走过后廊，径直走进董卓的后堂。他站在廊下向内张望，只见卧榻之上依旧低垂着芙蓉帐，卧榻上一片凌乱，想来这春宵一梦了无痕。帐中一个美人的背影若隐若现，正对镜梳妆。

吕布看到那个背影，忍不住靠近细瞧。

“那真的是貂蝉！”

他的心脏仿佛被紧紧捏住，一时竟喘不上气来。堂堂七尺大汉，竟要哭了出来。他失魂落魄地站在卧房门口，紧紧盯着美女镜中的倒影，难以挪动脚步。

吕布心如刀割，思绪万千：“貂蝉已在昨夜失去了处女之身！我仿佛仍能听到她的嘤嘤哭声。啊！太师大人竟然会对她下手，而貂蝉也是曲意逢迎。难道那王允老儿诓骗我不成？非也，若是董太师起兴，貂蝉那么柔弱，又能如何呢？”

吕布那张面无血色的面孔映在梳妆镜中。

“咦？”貂蝉大惊之下，连忙回首望去。

“……”

吕布紧紧盯着她的脸庞，满脸的怨恨，而貂蝉突然像梨花带雨一般，浑身战栗不止。

“请原谅我！这一切并非我所愿。我的痛苦挣扎也如你一样，你一定懂得！”

貂蝉欲哭无泪，也饱含深情地望着吕布，仿佛在祈求他的原谅。

就在此时，墙后传来董卓的声音：“貂蝉啊！有人来了吗？”

吕布一惊之下，故意悄然退了几步，这才大步流星地走进屋来，一

如往昔一般对董卓说道："是我，吕布。太师大人已经睡醒了么？"

经过春宵一夜，董卓衣襟松散，脸上也一副纵欲过度的样子。他肥大的身躯正横躺在鸳鸯榻上，听到吕布的脚步声，连忙坐起身来。

"哦，原来是吕布啊。你怎么也不通禀一声就进来了？"

"太师大人恕罪，刚才卫士告诉我您已经起来了。"

"那你找我所为何事啊？"

"这个……"

董卓这么一问，吕布不禁一时语顿。他今日原本并无要事需要一早来请示的。

"回禀太师，是这样的。属下昨夜忽然发梦，梦到太师大人身体不适。因此担心之下，一早起来就赶来请安。如今见您并无异状，也就放下心来了。"

"你这是说的什么胡话？"

董卓听他语无伦次，不免心生疑惑，不悦地说道，"我一大早上起床，就听你说这些丧气话。哪有做了噩梦特地赶来告诉别人的。"

"属下知错！只因时常记挂大人的安康……"

"少说废话！"董卓训斥道，"你看看你那副样子，顶着个黑眼圈，浮浮躁躁的。还不快退下！"

"是！"

吕布只得低头施礼，黯然离开了。

当天他提早回到府中，他的正妻见他脸色阴沉，关心地问道："官人今天这是怎么了？被太师大人训斥了么？"

而吕布气正不顺，他大骂妻子："你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就他董卓算个什么东西！居然想要骑在我吕布的头上，他那是痴心妄想！"

这些天来，吕布就像变了个人一样。

他不再每天早上精神抖擞地赴相府报到，而是成日闷在家中，偶尔才去点个卯。平时更是迟到早退，毫无以往为人表率的样子。他还常常喝酒，喝得酩酊大醉，白天则焦躁狂暴，任意打骂手下人。而有时，他又会接连几天闭门不开，独自茫然不语。

而每当妻子关心地问他："你这几天是怎么回事？"

吕布只会将她一把推开："少啰唆！"

他有时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踏得地板咚咚作响，宛如笼中困兽。而此时，泪水总是爬满他的双颊。

如此消沉的日子已经度过了一个多月。此时，后花园中的春色渐去，而初夏的暖阳又将树叶染得碧绿，天气一天天转热。

"你若不想去办公也就罢了。但你总要去给太师大人请安啊，否则别人会说你是不是对太师大人心有不满的。"

妻子仍是对他耐心劝慰。

据说董太师这一段时间身体不适，虽非重病，却也需要卧床调养。因此吕布的妻子也频频劝他应该适时探望。

吕布经过这些时日，心情也渐渐缓和多了，于是他点头同意："你说的也有道理。我就算不去办公，也得去探视一下太师大人，不然会被人怪罪的。"

于是他收拾了衣裳，又骑上赤兔马前往相府。

董卓看到吕布来到病榻前请安，很是高兴。他本来就将吕布视为养子一般，又爱他骁勇善战。经过一个多月，早已忘记上次训斥他的事了。他也体贴地关怀吕布，问道："哦，是吕布来了吗？我听说你最近身体也不舒服，现在好些了吗？"

见董卓躺在病榻之上，反倒来安慰自己，吕布神情落寞，黯然一笑："回禀太师大人，我的身体并无大碍，可能是之前饮酒过量了。"

吕布忽然瞥见在一旁服侍的貂蝉。半个多月不见，貂蝉原来一直在董卓身边照顾。她衣不解带，悉心伺候，娇嫩的小脸上已露出憔悴之色。吕布见此情形，忍不住心中打翻了醋坛，嫉妒得仿佛全身血液都燃烧起来。

“貂蝉不过是一介女流之辈，即使最初无奈委身于人，但总会日久生情，最终交出自己全部的真心。”

吕布思虑至此，不禁心中郁结不堪，如鲠在喉。

董卓突然咳嗽起来。

吕布趁机退到床榻的角落之中，以幔帐遮挡自己因妒火烧得歪曲的脸色。他紧紧盯着貂蝉雪白的玉手，盯着她为董卓抚背按摩的样子，几乎压抑不住心中的激荡。

这时，貂蝉将脸庞靠近董卓的身侧，轻声耳语道：“请大人稍事歇息吧。”

貂蝉俯身将被子掖好，胸脯正好压在董卓身上。

吕布见状，眼中不禁喷出妒火。他全身硬如磐石，僵然而立，无法移动。这时，貂蝉起身，以衣裳挡住董卓的视线。她扭过头来望着吕布的双眸，泪水扑簌簌垂落下来。她举起一只衣袖，擦拭泪水，仿佛在对他倾诉相思之苦。

“奴家心中好苦！如今终于得见心中所慕之人，却不能扑到他的怀中，甚至连一句话都不能说。如今我只能和这个自己完全不爱的人同处一室之中，难以脱身。上天是多么无情！而你也竟然如此薄情，让我许久都不曾见到你。奴家只要能看到你伟岸的身影，心中也能略得些许安慰。你可知我心中的这番深情吗？”

这一切都是从貂蝉的眼角眉梢无声地向吕布诉说。她一直深情地凝望着他，泪珠不停地滚落面庞，沾湿衣襟。而她的朱唇也微微颤抖着，仿佛充满无限委屈。她好似在对吕布深情表白，希望吕布能够明了。

“你……莫非也在思念着我吗？”

吕布原本就相思成愁，见到貂蝉对他渴求的眼神，一时血脉贲张。

他情难自禁地走到貂蝉身边，张开双臂就欲搂住她雪白的颈项。而尚未触及之时，他腰间佩剑忽然勾住屏风一角，哗一声，佩环脆响，他只得停下脚步。

“吕布！你干什么呢？”

董卓原本躺在病榻之上，闻声突然起身，大喝一声。

吕布顿时狼狈不堪，他慌忙应道：“没有！我没干什么！”

边说边缩回床后。

“你给我站住！”

董卓挣扎着坐起身来，仿佛忘记了病痛，他气得一时青筋暴突。

“原来你刚才背着我想要调戏貂蝉啊！真是色胆包天啊！你刚才到底对我的宠姬干出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干！”

“那你为什么要躲到屏风之后？到底在那里猥猥琐琐地想图谋什么？快说！”

“……”

吕布一时语顿，无言辩白，只得丧着脸垂首而立。

他不善言辞，也缺乏机智，又以为被董卓抓到了现行，因此一时之间手足无措，只得呆立在当场，咬着嘴唇不吭声。

“大胆狂徒！你仗着我的恩宠，如今竟然要骑到我头上来了！居然还敢调戏我的宠姬！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从今往后，不许再踏入我房中一步！你赶快滚回家去！闭门思过！还不快滚！来人啊！给我把吕布轰将出去！”

董卓暴怒之下，口不择言，狠狠地大骂吕布。

门外的侍从和士兵闻言赶忙冲进房中，而吕布却不待他们动手，气

哼哼地拂袖而去：“太师大人放心！我再也不来了！”

说完他自己径直走到室外。

李儒正好从外面进来，几乎被吕布撞个满怀。他疑惑地问道：“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此时董卓依旧怒满前胸，他一边大口啐着唾沫，一边对着李儒高声叫骂，说是吕布刚才就在此处意欲调戏自己的宠姬。

“此事确实麻烦。”

李儒闻言却很冷静，他苦笑着劝慰董卓：“吕布此事确实有错。不过太师大人，若您为了完成君临天下之大志，此时就不如大人大量，对他此番小错付之一笑，也就罢了。”

“胡说八道！”董卓仍然怒气冲冲，“连我的宠姬都敢下手，我这次若是饶他，以后还怎么制得住他！以后还有谁能听我的号令？”

“但是太师大人，您再想想，若是吕布因此心生异数，转投别国，那岂不因小失大了！”

“……”

董卓听到李儒一番劝说，怒气稍有缓和。确实在他的心目之中，这区区一个宠姬怎能同得天下这般大事相提并论。即使貂蝉美色绝伦，倾国倾城，他宠爱有加，却仍无法因这一个女子而放弃窃国的野心。

“不过吕布刚才离开那副样子，倒是毅然决然。你说我现在应该如何是好？”

“这倒不用过于担心。那吕布乃是一个心思单纯之人。太师大人只需明日召唤他前来，赠以金银，再好言规劝一番即可。以吕布的性情，他一定会感激涕零，以后也会小心行事，不会再造次了。”

董卓终于接受了李儒的谏言，第二天就派人叫吕布来府中。

吕布原以为董卓是要向他问罪的。可是却出乎意外地受到恩赏，得到了黄金十斤，锦缎二十匹，董卓还亲自道歉并安慰他道：“我昨天尚

在病中，未免有些急躁，乱发脾气，将你责骂一番，还望你莫要挂怀。其实我是最看重你的，希望你还要一如往昔，莫要离开我的左右，每天都来此相见才是。”

但是吕布得到这些赏赐之后其实更加痛苦。但董太师既然已经亲自道歉了，他也只得跪拜谢恩后默默地退下了。

第十五章 绝缨之会

又过了几日，董卓之病业已大好。

他似乎很为自己肥大强健的身体为傲，又整日与貂蝉寻欢作乐，沉迷于帐内痴梦。

吕布则变得愈来愈沉默寡言，但他每天依旧精神抖擞地赴相府公干。

在董卓上朝之时，吕布就跨在赤兔马上，一马当先走在卫队前方开路；在董卓上殿之时，吕布则手持方天画戟，立于阶下护卫。

有一日，董卓上殿向天子奏报政事。吕布也一如平日一般，执戟立于内门。

即使是血气方刚的精壮武人，也难免会有慵懒困倦之时。当天的天气和暖，吕布看着满眼蝴蝶翩跹，也不禁瞌睡连连。当他抬头远眺到后花园中的翠柳红花之时，又不禁心头烦恼："不知此时貂蝉在做什么？"

他忽然意识到："对了！今日董卓必定很晚退朝。我倒不如趁此时去见貂蝉。"

吕布被相思的火焰灼烧着，焦躁不安。终于他再也按捺不住，立刻一路飞奔回到相府。

吕布来至相府之后，知道董卓不在，于是独自溜进后堂。他匆忙之中连画戟都忘记放下，压低声音呼唤："貂蝉！貂蝉你在哪里？"

他悄悄走进貂蝉的房内，向帐中窥探。

“何人呼唤？”

貂蝉此时正凭窗独坐，望着后花园的景色出神。回头之下，发现竟是吕布站在她的面前，她忍不住轻叫一声，跑过去扑到他的怀中。

“太师大人不是上朝去了么，将军怎么一个人回来啦？”

“貂蝉啊！我太思念你了！”

吕布怀抱貂蝉，心如刀割。

“整日只能远远地望着你，你能够体会我现在心中的苦痛吗？我是趁着太师上朝的时候溜出来的，我太过思念于你，想着能见你一面也好。”

“所以将军就一个人回来找奴家了是吗？知道你如此思念貂蝉，奴家甚是高兴！”

这时，貂蝉看到吕布眼中的欲火，想到现在正和他独处一室，不禁有些畏惧。

“我们不能在这里，会被人看到的。你现在去后花园里的凤仪亭稍等片刻，奴家这就去。”

“你一定来啊！”

“奴家怎么会骗你呢？”

“如此也好，我这就去凤仪亭等你！”

吕布兴冲冲地走到后花园，穿过重重树林，来到密林深处的凤仪亭，静候貂蝉。

貂蝉见他离去，也匆忙更衣化妆，避开众人偷偷赶往凤仪亭密会吕布。

这晚春时节的秘园之中，柳绿花红，悄无人迹，只闻花香。

貂蝉从柳枝的缝隙之中偷偷张望凤仪亭。只见吕布正执戟而立，站

在曲栏之侧。

曲栏之下是一座莲池。

貂蝉窈窕的身影一步一步走近凤仪亭。她今天这身装扮，分外美丽，让人怀疑似乎是嫦娥下凡。她踏上朱桥，拨开柳枝，笑意盈盈地向吕布走来。

“吕将军！”

“哎……”

两人紧紧相依，靠在亭子之中，相顾无言。吕布只觉得全身热血沸腾，望着怀中佳人的容颜，一时分不清这是真还是梦。

“貂蝉，你这是怎么啦？”

“……”

“貂蝉！你怎么哭了？”

吕布轻轻摇晃她的肩膀。而貂蝉将云鬓靠在他的胸前，抽泣出声。

“我们难得能够密会，你难道不高兴吗？为什么要哭啊？”

“不是的，貂蝉喜极而泣，实在是太高兴了。吕将军，其实奴家并非司徒大人的亲生女儿，而只是一个孤儿。王大人从小将我抚养长大，视如己出。他从小就告诉我，长大以后要为我找一位盖世英雄，作为夫婿。因此王大人在宴请将军的那夜，让我来与你见面。奴家一见之下，就倾心于将军，以为终于能嫁给一个真正的英雄豪杰了，梦想终于能够成真了。从那天晚上开始，奴家整日思念将军，快乐得好像生活在梦中一般。”

“我都懂的！”

“可是到了后来，奴家这一番深情却被董太师践踏殆尽。貂蝉畏于太师的威势，不得不委身于他，日夜煎熬。奴家夜夜垂泪，而我的身子已不再纯洁，不配再成为将军的妻妾，日夜服侍将军。即使貂蝉对将军的真心一如往昔，但将军一定看不起奴家，不想要奴家了。每当想起这

些，貂蝉好悔，好恨，好害怕！”

貂蝉难以抑制心中的悲苦之情，呜咽出声。她将云鬓埋在吕布胸前大哭不止，忽然貂蝉挣脱开他的怀抱，大叫一声：“吕将军！你切莫忘了貂蝉！我们来世再见！”

说着，跑向曲栏，就要纵身投入莲池。

吕布大惊，连忙紧紧搂住她：“你这又是何苦？”

但貂蝉却拼命挣扎，要甩开吕布的约束，她哭叫道：“不！你放开我！奴家不想活了！就算我苟活一日，也无缘与将军共度。我现在内心的苦痛，将军又能明了吗？我的身子只能沦落为太师泄欲的工具，夜夜受尽折磨。你放手！就让我去死吧！让我们来世再会，再结姻缘！”

“你别说傻话啊！你不能死啊貂蝉！我等不得来世，我只要你的今生。貂蝉，你听我说！有我陪着你！我一定会娶你回家的！你一定要为了我，珍惜自己啊！”

“将军！你说的是真的吗？你方才讲的可是你的真心话吗？”

“自然是真心！我不能娶得一心思慕的女子为妻，还算得什么英雄好汉！”

“将军！你若是真心，就来救救貂蝉吧。奴家只愿和你在一起，再也不愿在此度过一夜了！”

“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们还需再耐心等待。我今日是趁老贼上殿的空当，才匆忙赶来的。若是他一会儿退朝回来，我们就会被发现的。你且再忍耐几日，待我再做安排，下次再会吧。”

貂蝉立刻紧紧抓住他的衣袖，怂恿道：“奴家听说，将军乃是盖世的大英雄，武功超凡。为何会惧怕那个老头子，每天唯马首是瞻地跟随于他呢？”

“也不能这么说。”

“奴家现在只要听到太师的脚步之声，就会吓得全身发抖。貂蝉只盼能和将军永远相守！”

貂蝉又紧紧依偎在吕布胸前，委屈落泪，惹人怜惜。

而正在此时，董卓已经退朝回府，正神色异样地四处寻觅。

“奇怪！貂蝉不在房中，吕布也不知道跑去哪里。”

董卓四下搜寻，面露怀疑。

他退朝之际，却不见吕布如往日一般在阶下执戟而立，而他的赤兔宝马却还拴在原处。董卓心生怀疑，于是独自回到相府。他回到卧房之时，却发现貂蝉也未如往日一般等他归来，只剩衣裳挂在衣架上。

“真是怪了！”

董卓盘问了貂蝉的侍女，便四处寻找这对男女，一路向后花园走来。

这时吕布和貂蝉二人正依偎在凤仪亭下，互诉衷肠。而貂蝉忽然发现董卓的身影出现在树林之中，她慌忙从吕布怀中抽身而出，叫道：“不好！太师大人回来了！”

吕布亦是大惊，暗道：“糟糕！这可如何是好！”

正在两人整理衣襟之时，董卓已经走了过来，他见此情形，怒不可遏：“大胆！你们竟然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密会，到底在干什么呢？”

吕布无言以对，只得跨上凤仪亭旁的朱桥，向岸上飞奔而去。在两人相错之时，董卓一把夺过吕布的画戟，大声质问：“你还想往哪跑？”

吕布只轻轻撞了一下董卓的手肘，他刚抢到的画戟就掉落在地。董卓体肥，费力地弯腰拾戟的工夫，吕布已经趁机逃出五十步之外了。

“大胆狂徒！”董卓跳着脚，晃着他肥胖的身子，大声叫骂，“站住！我让你站住！你还敢跑！反了你了！”

这时，李儒从对面急奔而来，他竟误打误撞和董卓撞个满怀。董卓站立不稳，一屁股坐到地上，几次挣扎还难以站起。他简直怒不可遏，对着李儒吼道：“好你个李儒！居然敢拦着我！你是要帮那个混蛋吗？还不叫人，把那个色胆包天的不义之徒给我拿下！”

李儒急忙将董卓从地上扶起，问道：“太师大人恕罪。您说谁是不义之徒？属下刚才听到后园之中有嘈杂之声，就赶快过来查看。我刚才碰见吕将军，只听他说太师大人正在发狂，平白无故要追着打他，请我赶快想办法救他。我这才赶紧跑过来，看出什么事了。”

“一派胡言！他居然敢说我发狂，他才是吃了熊心豹子胆！那吕布居然敢趁我上朝之际，偷偷回府，在这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貂蝉。好险被我撞见，他才狼狈不堪地逃走的。”

“如此说来，难怪属下刚才发现吕将军神色有异，面白如纸，颇为狼狈。”

“你还不快下令，捉拿吕布！立刻斩首！”

“请太师大人息怒。少安毋躁，少安毋躁。”

李儒将董卓跌倒之时踢掉的鞋子摆正，又搀扶他回到书房坐下，然后拜倒在地，向太师请罪。

“属下刚才冲撞了太师，还望太师大人恕罪！”

董卓依旧怒气冲冲，他对李儒摆摆手说道：“那倒无妨。你现在立刻传我的命令，派人马速速将吕布拿下，我要他的脑袋！”

李儒一直保持冷静，他知道这是董卓的一时气话，宛如小儿耍赖。于是听他发泄完了，李儒才进谏道：“恕属下直言。此事万万不可啊！太师大人，若您现在砍下吕布的首级，就相当于把刀刃架在您自己的脖子上一样。”

“有何不可？我一定要惩戒那个不知廉耻，不仁不义的狂徒！”董卓仍然不听劝阻，大声嚷嚷着立刻派人去斩杀吕布。

李儒再三劝阻：“太师大人，想斩杀吕布容易，但此事万万不可啊！”

他还冷静地分析道：“太师大人此时怒气冲天不过是因为一己私事。而属下则为了社稷江山考虑，请您三思。从前曾有过这么一个故事……”

李儒为了平息董卓的怒火，娓娓道来一则故事：

传说在楚庄王的时期，有一天，楚庄王大排宴席，犒劳有功之臣。

宴会进行中，突然刮来一阵大风，吹灭了满堂的烛火。

楚庄王立刻吩咐侍从，迅速点亮烛火。但在座的诸位将官在一片黑暗之中反而比较自在，也比较凉快，席间一时骚动不止。

在宴席之上，楚庄王的一位宠姬被叫来倒酒，黑暗之中，有一名武将趁机在她唇上亲一口。这位宠姬原想大声喊叫，却又改变了主意，她一把揪下这名武将头上的帽缨，然后逃到楚庄王身旁。

她委委屈屈地趴在楚庄王的膝上哭泣，告状道："刚才有人趁机调戏于我，幸好我揪下了他的帽缨。请大王赶快点上烛火。那个没有帽缨的人就是调戏我的人，大王可以将他拿下问罪。"

宠姬此举其实只是为了向楚庄王表功，证明自己如何纯洁。

"且慢点灯！"楚庄王却立刻制止了要点亮烛灯的侍从，"宠姬刚才向我告状，可能发生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其实本王今夜设宴就是要好好犒劳一下各位有功之臣，希望大家都能尽兴。而且这些本来就是男人们酒兴正浓时，很常见的小事。大家今夜就是要尽情享受，随意放松，我们君臣共同开怀畅饮才是。"

楚庄王又说道："既然如此，大家更无须拘束礼节，请大家把帽缨都摘掉，咱们一道饮酒狂欢到天明吧！"

然后，他待所有人都摘下帽缨之后，才命侍从重新点灯。这样一来，他的宠姬就算拿着一个帽缨也没用了，根本找不出是谁调戏于她。

后来，在楚国与秦国大战之际，秦国大军将楚军重重包围，楚庄王力战不敌，眼看就要困死于重围之中。突然有一位勇士突破敌人的包围，冲到楚庄王身边保护，宛如天降奇兵。他殊死抵抗敌军的攻击，全身布满伤口，浴血奋战，但一直身背楚庄王杀出一条血路，保住了楚庄王的性命。

楚庄王见他伤势惨重，连忙问道："请你放心养伤，寡人的一条性命已无可忧。你究竟是何人？为何如此拼命救我？"

此时，负伤的勇士才露出微笑，他说道："大王，我就是那个曾在夜宴之上调戏宠姬，被揪下帽缨的人啊。"

说罢他便气绝身亡。

李儒一口气讲完这个故事，再次劝慰道："这位勇士对楚庄王如此舍命相救，其实就是在报答他当年不追究调戏宠姬之罪的恩情。这段佳话被世间称为绝缨会。太师大人，属下也请您务必体会到楚庄王的器量。"

董卓一直垂头静听李儒的故事，听完之后已经冷静了下来，欣然接受了李儒的谏言。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了。我且饶吕布一命，不再追究了。"

其实李儒早就看出来吕布最近心生不平，对董卓颇为不满，因此他也暗想："这件事确实有些棘手！"

此时，吕布肯定在因貂蝉之故，对董卓怒火中烧。

因此李儒才会用"绝缨会"的典故，奉劝董卓要以江山社稷为重。而董卓原本是个极端聪明的人，他两厢权衡，立刻就做出了决定。

"此事暂且放在一边吧，我饶了吕布便是了。"

李儒见状，心中暗挑大拇指。董卓果然贤明，可以建得万年之霸业。于是，他立即动身去通告吕布。

董卓屏退了李儒之后，回到了后堂。只见貂蝉正俯在幔帐之上，独自饮泣。

"你还哭什么！女人不够检点，男人才有机可乘！这件事你也要负一半责任！"

董卓头一次对貂蝉发脾气，貂蝉则哭得越来越伤心："太师大人经常说，那吕布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于是奴家也将他敬为太师的养子。可谁知，他今天却趁大人不在之时，拿着画戟威胁我，逼我去凤仪亭，意图不轨。"

“不！其实我现在想来，这件事情错不在你，也不在吕布。怪只怪我董卓愚蠢啊！貂蝉，不如这样。由我做媒，把你嫁与吕布为妻吧。既然吕布对你难以忘怀，你又对他如此依恋。不如你们两人在一起吧。”董卓闭眼说道。

貂蝉立刻扑到他的脚边，紧紧搂住董卓的膝盖，哭喊道：“太师大人，您在说什么呀？难道大人要将我抛弃，送与那个粗鲁的武人吗？奴家不肯！这等奇耻大辱，奴家宁死也不肯的啊！”

说着，貂蝉突然一把拔出董卓的佩剑，作势就往自己脖子上抹去。董卓大惊失色，匆忙夺下宝剑。

貂蝉伏倒在地，恸哭失声：“奴家懂了！肯定是李儒受了吕布所托，才向太师进言要将我送走。那李儒总是趁太师不在之际，与吕布窃窃私语。奴家什么都懂！太师大人一定是听信了李儒和吕布的谗言，不再怜惜奴家了。如此也罢，大人就放奴家去死吧！”

董卓心生怜惜，他一把抱起貂蝉，将满脸泪痕的小脸贴在自己唇边，安慰道：“傻丫头，别哭了！貂蝉，你只当我刚才说的都是玩笑话！我又怎么舍得把你送给吕布那个粗人？咱们明日就回到郿坞城去。我在那里积蓄了二十年的军粮和百万雄兵。如果我的大事能成，你就做我的贵妃；如若不成，你也能当一个富家之妻，一辈子享受荣华富贵。这样你总会高兴了吧？”

第二天，李儒来到董卓面前汇报。他已于昨夜到吕布府中转达了太师的恩命。而吕布也表示深深悔罪。之后李儒建议道：“太师大人，您看今天恰巧就是一个吉日。您不妨现在就把貂蝉送往吕布家如何？吕布为人单纯，知恩图报。您若现在就送上貂蝉，他一定会感激涕零，誓为太师效忠而死。”

董卓突然沉下脸来，怒道：“你少说这些废话！我来问你，你会把自己的妻子送给吕布吗？”

李儒对董卓的出尔反尔深感意外，但见太师动怒，只得哑口无言地退下。

而董卓则迅速命令车驾出发。他将貂蝉扶上珠帘车辇，又命一万兵马护卫左右。一行人招摇过市，直奔郿坞那人间仙境而去。

第十六章 天飙

董太师要返回郿坞了——这个消息一经传来，长安城的大街两侧立刻挤满了无数百姓，以及前来送行的达官贵人。

吕布此时正在家中。

“奇怪？”他打开窗户，向街道那边张望，心中暗忖，“今天正是吉日，李儒说过要将貂蝉送来的。”

但是，他能听到大街上传来的车辇移动的车轮嘎嘎之声，以及上万人马疾驰的马蹄嗒嗒之声。太师要回郿坞的传言不像有假。

“快！牵马过来！要快！”吕布立刻冲向马厩，边跑边喊。

他飞身上马，也不带随从，策马狂奔到长安城外。此时城外的大道两旁早已挤满百姓。听说太师大人要经过，无论是种菜老媪、耕田农民、路上游贩，还是行旅卖艺的人，各式人等皆跪伏在地，形如茅草。

吕布在一处山脚勒马停步。他将身形隐藏在一株大树之后。等了不久，就见到太师的车驾人马蜿蜒通过。

他看到在车队的正中护送着一辆黄金车盖、珠帘低垂的车辇。透过四面的翠纱笼屏，看得见里面坐着一位绝色美人。那人正是貂蝉。她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容貌憔悴。

她偶然将目光投向山脚之下，发现吕布就站在那里；而吕布只想不顾一切地飞奔过去。

貂蝉摇头，脸上泪光闪烁。

而护送她的兵马扬起了滚滚红尘，将她的身影遮盖，渐行渐远。

……

吕布茫然目送车队走远。望着那逐渐消散的红尘，他才确定原来李儒果真诓骗了他。不！或许李儒并未说谎，而是那董卓老贼不肯交出貂蝉。

“貂蝉在哭！她在哭呢！她此番去郿坞，心里该是多么痛苦啊！”

吕布越想越气，简直快要发疯了。路过的百姓和游贩看到这人双目通红的样子，都忍不住侧目。

“吕将军！你怎么在这里站着？”

有一个人走过来，下马拍了拍他的肩膀。

吕布茫然地回头，待看清来人面孔，才猛地恢复神志：“哦，原来是司徒王大人啊！”

王允颔首微笑，说道：“将军怎么显得如此意外？您现在正站在我家别馆竹里馆门前啊。”

“哦，我竟不知。”

“老夫听说董太师要返回郿坞城，特来到门前目送，顺便在附近走走。正巧碰到吕将军呢。您怎么会来到此处呢？”

“王大人，您竟然问我这个。您是最该知道我是为何心中苦闷的啊！”

“吕将军这是何意啊？”

“莫非王大人不记得了？你可是答应要将女儿貂蝉许配给我的。”

“确有此事。”

“可貂蝉现在却被董卓老贼横刀夺爱，吕某却无能为力，我怎能不烦忧。”

“原来吕将军是因为貂蝉苦恼啊……”王允突然垂头叹道，“太师近来的所作所为，竟是禽兽不如。最近几天，每次太师大人看到我之时，总是口口声声说着要将貂蝉送给吕将军，我也信以为真。没想到，他竟然出尔反尔，又横刀夺爱。”

“他竟如此口是心非！我还看到貂蝉正在车辇上哭泣呢。”

“这路旁人多眼杂，并非讲话之所。请吕将军移步到我家别馆来小坐片刻。我们好好叙谈叙谈。”

王允和颜悦色地安抚一般，引着吕布来至别馆。

王允的竹里馆位于长安郊外，颇为幽邃。

吕布应邀来到此处，进入一间雅室坐下。王允吩咐安排了酒宴，但他仍然垂头丧气，愤懑不已。

“吕将军，请喝了这一杯酒吧。”

“我喝不下！”

“既然如此，我也不勉强。心情烦躁之时喝的是闷酒，越喝越愁啊。”

“司徒大人啊！”

“吕将军请说。”

“你能不能明白我现在的苦恼？吕某这一辈子，是第一次感到如此痛苦。”

“其实将军又何尝所知，老夫心中的苦痛也不亚于将军啊！”

“王大人竟然也会烦恼？”

“老夫烦恼之至啊！我多年抚养的小女貂蝉，本欲许配给将军，但竟被董太师横刀夺爱，占为己有。老夫欠吕将军一个‘义’字。而且世人也在背后嘲笑将军，说所爱之妻竟被人夺走。老夫听到此言，真是替将军更加难过。”

“什么？世人竟会嘲笑于我？”

“董太师虽因夺人之妻也会遭到世人的耻笑，但是天下人更会耻笑我失信，也会嘲笑将军失妻。老夫业已是老朽之人，不足为道，只是吕将军这一世的英名竟会毁于一旦啊！如今世人嘲笑吕将军遭到夺妻之仇竟然毫无作为。唉！这全是老夫的过错，还请将军恕罪啊！”

“不！王大人何罪之有！”

吕布听罢，怒满胸怀。他猛然起身，将地板跺得山响。

“王大人！你等着瞧吧！吕某誓必诛杀董卓老贼，以雪夺妻之辱。”

王允装作很害怕的样子，阻拦道：“将军，切莫轻言啊！这种话一旦被董太师所知，不光你自己的性命难保，连三族都会株连丧命啊！”

“不！我已忍无可忍！身为大丈夫，我怎可一生郁郁，屈服于那老贼之膝下！”

“将军，请恕我刚才僭越谏言。在老夫心目之中，吕将军乃是稀世英雄，将军之风采堪胜那韩信百倍。老夫一直暗中观察，甚为敬仰。想那韩信也被封王，而将军如此的英雄豪杰，又怎甘屈居于小小的丞相府中，难以施展作为。”

“可恼啊！”吕布咬碎了钢牙，恨恨说道。

“事到如今，我只后悔当初听信了老贼的花言巧语，拜他为义父。倘若当初没有此约，我就可立刻举事。如今只因他有我这养父之名，我才暂且忍耐，饶他性命。”

“莫非将军是怕世人指责你弑父之罪吗？可你们这对义父义子的纠葛，世人又如何知晓呢？”

“此话怎讲？”

“将军不妨想一想，你姓吕，老贼姓董。而当初在凤仪亭之时，老贼竟然夺戟相对，意图斩杀于你，可见在他心目中早已没有父子恩情，你们之间也再无父子之名。更何况，老贼董卓至今都未让你冠他的姓氏，足以证明他只是想以父子之名约束于你，只是想借你的骁勇善战成

他自己的大事罢了。”

“噢，原来如此！吕某愚钝，竟然一直被他蒙骗至今！”

“非也！将军重情重义，才会被那老贼以此束缚。若是将军现在能幡然悔悟，斩杀窃国之贼董卓，匡扶汉室，施行善政，则将军的大名一定会名垂青史，成为世代忠臣。”

“一言为定！待我吕某斩下那董卓老贼之首级！以慰天下！”

吕布突然拔出剑来，他割破手腕，以淋漓的鲜血向王允起誓。

吕布告辞之时，王允亲自将他送到门外，反复叮嘱：“吕将军，今日之事只可你知我知，万勿向其他人透露半个字啊！”

“那是当然。不过此时若只靠你我二人，恐难办到啊。”

“可向心腹之人透露。不过，今后我会悄悄见你，再行商量。”

于是吕布跨上赤兔马，绝尘而去。王允目送他的背影离开，心中暗喜。

“吕布已然中我之计！”

当晚，王允立即将平日里志同道合的司隶校尉黄琬、谋士孙瑞二人叫到家中，透露了自己的计谋，和他们商量对策：“我计划是借吕布之手杀死董卓。但要办成此事，需要完全的规划，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有一计。”孙瑞说道，“当今天子前一阵子龙体有恙，我们不妨假传圣旨，派敕使前往郿坞城，去见董卓。”

“哦，假传圣旨，这可是十恶不赦之罪啊。”

“我们此番乃是为了社稷江山，料也无妨。”

“这诏书该如何写呢？”

“我们可以假冒天子，就说‘朕体弱多病，欲将帝位传于董太师’。董

卓见诏，必然信以为真，立刻上朝觐见。”

“嗯，确实是一个好饵，正是董卓现在心中所盼，他一定会中计而来。”

“我们可在禁门之内埋伏下大力勇士，当董卓的车辇进入之时，立刻将他团团围住，立刻斩杀于当场。此事一定要由吕布执行，以保证万无一失。”

“不过，要由谁来当这假敕使呢？”

“我认为李肃可以胜任此职。我与他是同乡，了解他的秉性为人。将此大事告知于他，亦可不必担心。”

“你说的可是骑都尉李肃吗？”

“正是此人！”

“这个李肃以前曾为董卓所用呀。”

“李肃确实曾在董卓麾下做事，不过最近遭到贬斥，已经离开董卓，现在暂住我家。他对董卓颇有怨言，终日怏怏不乐。因此我觉得他肯定会乐于办成此事。另外董卓也认识李肃，若是由他当敕使，必定不会生疑，而能相信他的说法。”

“如此甚好！我立刻通知吕布，让他与李肃见面商谈。”

第二天晚上，王允又将吕布请来，将此计策详细地解释了一番。吕布一听之下，立刻表示：“这个李肃我很熟悉。我们也是同乡，他当初替董卓赠我赤兔宝马和金银珠宝，又怂恿我杀死了义父丁原。我会亲自上门与他相商，若他胆敢拒绝，我就一刀宰了他！”

于是王允和吕布二人，趁着夜色避开耳目，来到了孙瑞的府邸。他们来到后堂，与暂居此处的李肃见面。

“李兄，许久不见，一向可好！”

吕布一见面就率先开口问好，而李肃见到这位不速之客，竟一时语塞。

“李兄，你还记得吧。想当年我与养父丁原在与董卓交兵之际，你送上了赤兔宝马和金银珠宝，怂恿我背叛了丁原，将他杀死。”

“这个嘛，已是陈年旧事了。吕兄今天是所为何事，才深夜到访？”

“吕某此番前来，是想再请李兄出山，在此充当使者。不过此次是赴董卓之处。”

吕布凑到李肃面前，在他耳边低声告以王允之计。他在身侧悄悄握紧剑柄，只要李肃露出一丝不悦之情，就会当场斩杀。

李肃听完吕布的密计，立刻拍手称快：“吕兄！承蒙你信任在下，将此密计告知于我。如此甚得我心！我一心想找董卓报仇，只恨自己难以斩杀于他，亦无挚友可以诉说衷肠。有此良机，可谓天助我也！”

李肃当场就拍板，应承下此事。

于是，王允、吕布和李肃三人连夜制定了周密的计划。第三天，李肃率二十骑人马赶赴郿坞城，他们对城门守卫高声喊道：“李肃奉天子之名，身为敕使，前来传旨。”

董卓立刻召见了李肃。李肃对着董卓施礼后，说道：“我今日敕使，特传皇帝内诏。天子体弱多病，健康欠佳，于是决定将帝位禅让于太师。请太师为天下所想，立即登九五之位。”

李肃一边说着，一边注意董卓的反应。而董卓一听之下，早已难掩兴奋之情，他乐得满脸笑出了褶子：“哦！皇上此诏确实让我意外。那朝臣又如何反应呢？”

“皇帝陛下此前召集百官齐聚未央殿，商议此事。众臣皆欣然同意，三呼万岁，这才下令传召的。”

董卓听完，又眯起双眼问道：“司徒王允对此事有何意见？”

“王大人兴奋无比，他立刻命人筑起受禅台，静候太师大人即位呢！”

“这事情竟能进行得如此顺利，倒叫老夫有些吃惊。哈哈哈！看来那些预兆都成真了！”

“此话怎讲？”

“我之前做了一个梦。”

“所梦为何？”

“我梦见一条巨龙自云中下凡而来，紧紧缠在我的身上。”

“恭喜太师大人，此乃大吉之兆啊！我以为，您应当尽快备车，上朝受禅啊。”

“好啊！我若登基，就提拔你为执金吾。”

“李肃必将效忠大人，肝脑涂地！”李肃再拜。

董卓立刻命侍臣准备车马行装，然后又跑到貂蝉的闺阁，立刻报喜。

“貂蝉啊！你记得我曾经说过吧，我若登基，就要封你为贵妃，让你享尽世间荣华。这一天终于来了！”董卓按捺不住心中喜悦，抱着貂蝉喊道。

貂蝉闻言，心中已是明了其中的奥秘。但她立刻露出了平日的女儿娇态，欣喜地娇呼：“这是真的吗！太好啦！”

董卓又从后堂请了董母出来，对她禀告了此事。董母年事已高，九旬有余，耳背眼昏，一时听不明白：“你说什么？你要去哪儿啊？”

“儿子要进宫去觐见当今皇帝，继承天子之位。”

“你说谁要当皇上？”

“是我啊，你的儿子要当皇上了！”

“你怎么能当皇上？”

“母亲啊，您的儿子生得好啊，待我即位之后，您就是皇太后了！这您还不高兴吗？”

“老身要当皇太后？哎呀！那有什么好的！”

这位九十多岁的老媪，闻听儿子所言，竟然嘴唇颤抖，悲伤地仰望天井，不肯看他。

“啊哈哈！老太太真是糊涂了！”

董卓一边自嘲，一边回到自己房中。他换上盛装，登上车辇，在数千精兵前呼后拥之下，离开了郿坞。

第十七章 人灯

董卓的队列蜿蜒而行。

千支幡旗迎风飞舞，几乎遮掩了车辇华盖。卫队配备白马金鞍、数千兵马戟光闪烁，真是威风凛凛。这一支队伍一路招摇过市，令人目不暇接。

一行队伍走了十里左右，董卓在车中忽然感觉车辇被重重地震了一下，立刻问道："出什么事了？"

侍从慌忙答道："回禀太师大人，是车轮折了。"

"什么？车轮竟然折了！"

董卓一时心情为之一黯。

"定是沿途百姓清扫道路之时有所怠慢，地面上留下了小石头。需将村长斩首示众！"

他下了车辇，换乘了另一辆马车。

又继续前行了六七里地，忽然有马匹受惊，扯断嚼辔。

"李肃，李肃在哪里？"董卓在珠帘之后大叫，疑惑地问道，"这一路之上车轮折断，马辔咬断，是何预兆？"

"恭喜太师大人！此事您大可不必担心。如今您将即帝位，此乃是弃旧换新之吉兆。"

“原来如此！你解释得很好。”

董卓闻言甚为满意。

一行队伍途中歇息一宿后，第二天一早又继续启程赶往长安。可是，一早起来就天降大雾，队伍出发时又刮起狂风，吹得天地一片昏暗。

“李肃，今日这天象如此，又该如何解释？”

董卓心情浮躁，一连碰到一些怪事，他难免心生烦忧。

李肃一笑，手指太阳答道：“太师大人，您看！此所谓红光紫雾，祥瑞之兆。”

董卓从帘后望去，果然发现太阳周围环绕彩虹光环。

车队一行进入长安外城，来到市街之上。此时，民众都跪拜于路边，无人胆敢抬头。

百官也在皇城外列队出迎。

王允、淳于琼、黄琬和皇甫嵩等人也尽数跪拜于路旁，对董卓行臣下之礼，都道：“恭喜太师！贺喜太师！”

董卓见状更为得意，命驾车的侍从道：“直接回相府。”

董卓回到相府便说：“今日我已疲惫了，明日再进宫。”

于是他当天就休息了，除了司徒王允之外，不见别人。

王允建议道：“今夜务必放松身心，明日一早斋戒沐浴，继承万尊之位。”

王允说完，又寒暄祝贺一番，方才离去。

“您现在感觉如何？”有人从董卓身后绕出来，向帐中询问。原来是吕布前来请安。

董卓一见到吕布，立刻觉得心中踏实。

“哦，有你在我就放心了，要一直好生守护才是啊。”

“请您放心，保重身体，我自会在一旁守护。”

“待我即位之后，该以何报你？我就封你为大将军，如何？”

“多谢太师恩典！”

于是吕布一如往常，手持画戟立于室外，通宵达旦守护董卓。

当天晚上，董卓并未召唤任何妻妾侍寝，而打算静心而眠。

但他一想到自己明天就要登上九五之尊，难免精神亢奋，有些失眠。

这时，他忽然听见屋外传来脚步之声。

他立刻起身问道：“门外何人？”

李肃此时正陪侍在帐幔之外，他也尚未睡下，他立刻答道：“是吕将军正在巡逻。”

“哦！是吕布就好。”

董卓这才放下心来，睡着后还发出了微微鼾声。但他并未睡熟，偶尔醒来仍能听到远处街巷之中，遥遥传来的童谣之声：

千里草，何青青。

十日卜，不得生。

在寂静的午夜时分，随风飘来儿童的歌声，显得颇为哀怨。董卓听到歌声后又叫道：“李肃！”

“属下在此。太师大人尚未睡着么？”

“你听到童谣之声了么？唱的是什么意思？”

李肃为了让董卓安心，又解释道："属下听这童谣唱的是汉室的命运已尽，帝都长安从明日就要改朝换代。童谣无心，唱的也是吉祥之音。"

"原应如此！"

在李肃的安慰之下，董卓不再追究，于是复又躺下，鼾声大作。

若是仔细分辨，就能听出童谣中所唱的"千里草"，就是"董"字，"十日卜"则是"卓"字。其实这街头歌谣是有人在嘲笑董卓，也暗示他的命运将近。但是在李肃的巧言诡辩之下，董卓这一代奸雄竟也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含义，也以为说的是汉室将尽。

一夜无话，清晨来临。

董卓一早起来便沐浴更衣，斋戒静心。他换上了更为华丽考究的盛装，仪仗队伍也更为讲究。待一切就绪后，车马动身，在清晨的薄雾中向宫门而行。路上偶遇一个道士，只见他肩扛白旗，身着青袍，在街上身影一晃便不见踪迹。

那白旗之上写着两个"口"字。

"那是何意？"董卓立刻询问李肃。

"大概是个疯道士吧。"

董卓想到，这两个"口"字叠起来就是"吕"字，不免有些担心吕布。他忽然想起吕布与貂蝉在凤仪亭密会，不免心生龃龉。

这时，前方的仪仗队伍业已抵达皇城的北掖门外。

按照禁门的规定，董卓此番将仪仗卫士都留在北掖门外。由二十名武士推着车辇，进入皇宫之中。

"怎么回事？"董卓在车里突然大叫。

他忽然发现王允和黄琬二人正手执宝剑，站在殿门两侧。

他顿时感到情况有异，立刻喝道："李肃，李肃！此二人拔剑站

立，所谓何意？”

李肃在车后大声回道：“他们二人是奉阎王之命而来，送太师上黄泉路的！”

董卓难以相信，惊道：“你说什么？”

他正欲起身而战，只听李肃一声大喝，就把他的车辇向前推去，令他站立不稳，跌坐在车中。

王允立刻大声下令：“郿坞的逆贼来啦！来人啊！冲啊！”

“冲啊！”

“杀啊！”

早已埋伏好的御林军，约有百余人立刻从各处飞奔而来。他们推翻车辇，拖出董卓。

“杀死贼首！”

“大奸之臣！”

“不得好死！”

“替天行道！”

将士们将无数刀枪剑戟统统刺向董卓，在他浑身上下乱砍一气。但是董卓一向谨慎，他贴身穿着刀枪不入的铠甲和护衣。因此尽管他已浑身染血，却尚未致命。

董卓肥大的身躯不停在地上翻滚，他大声叫道：“吕布！吕布何在！快来救义父性命！”

“吕布在此！”

吕布也应声而出，挥舞着方天画戟跳到董卓眼前，但他口中喊的是：“奉天子敕命，诛杀逆贼董卓！”

他高举画戟，对着董卓迎面便砍。

只见黑血喷射如雾，连阳光也为之黯淡。

“好啊……你！”

大戟故意砍歪，只将董卓右臂齐肩砍下。

董卓登时被血浴，他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眼，怒视吕布，口中似乎还想要骂些什么。

吕布则一把揪起董卓衣襟，大声骂道：“此乃天谴！”

便一下刺穿他的喉咙。

禁廷内外原本气氛紧张，而董卓身亡的消息立刻传开，有人不禁高呼出声：“万岁！”

于是，从文武百官到杂役卫士，大家齐聚欢腾，山呼万岁。欢庆之声持续了半个时辰，众人皆难掩喜色。

李肃走上前去割下了董卓的首级，用剑挑高。吕布则打开王允事先交给他的诏书，立于高台之上，大声诵读：“吾等奉圣天子之诏，诛杀逆臣董卓。其余人等皆无罪赦免。”

董卓时年五十四岁。

此事当流传千古。时在汉献帝初平三年壬申[(4)]，四月二十二日正午。

当人们听到董卓已被诛杀的消息之后，从皇宫内外一直到长安市街，无处不响起震耳欲聋的呼喊之声。但是人们心中仍是战战兢兢、惴惴不安。

“董卓一死就万事大吉了么？”

“这时局政治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啊。”

吕布虽然已手刃董卓，但他也建议道：“董卓身边还有一位心腹之

臣李儒，他一直助纣为虐，诡计多端。此人也一定要除掉！”

“此话有理！何人去丞相府捉拿李儒？”王允问道。

“末将愿往！”李肃自告奋勇，立刻带兵扑向丞相府。

可李肃尚未进入相府大门，就看到一群侍卫正从门里拖出一人，他不断哀号，原来正是李儒。

丞相府的下人和侍卫们七嘴八舌地说道：“兄弟们平素就恨此贼诡计多端，因此一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咱们就立刻将他绑了，现在正要把他押到皇宫去。请恕我等之罪。”

李肃因此不费吹灰之力便活捉李儒，立刻将他押至禁门。

王允下令砍下李儒首级，并命令刑吏将其挂到街头示众。

王允又问：“如今那郿坞城里还住着董卓的家人亲眷，还有大军驻守其中。有何人愿意前去扫荡？”

有人应声而出，道：“我愿前往。”

原来是吕布。

既然吕布前去，大家都很放心。但王允还是派李肃、皇甫嵩率领三万人马随同吕布，一同前往郿坞。

郿坞之中由郭汜、张济、李傕等大将统领一万兵马驻守其中。

他们忽然接到飞报“董太师已于禁廷之中惨遭诛杀”。闻此消息，众人皆大惊失色。他们料到长安城中必派大军前来此地扫荡，因此慌忙之中，早早率领全部驻军逃往凉州方向。

吕布一马当先冲进郿坞中。

他毫不在意其他人等，轻车熟路地径直奔向郿坞城深处。他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四处寻找貂蝉的身影。当他来到秘园之中时，也一直大声叫道：“貂蝉！貂蝉在何处？”

貂蝉此时正默默伫立于后堂一室。吕布冲上去一把将她抱住。

“我终于成功了！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说着，紧紧拥抱貂蝉，不断摇晃她的身子。

“貂蝉！你怎么不说话呢？是不是太高兴了？我终于成功了！是我亲手杀死的董卓！从今往后，我们二人终于可以毫无阻碍地在一起了！快来吧！现在兵荒马乱小心受伤。我来把你送到长安去吧。”

吕布立刻抱起貂蝉，一路跑出后堂。此时皇甫嵩和李肃已经带兵拥入城中，他们肆意烧杀抢掠，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奴仆随从也一律斩杀，一时哭喊哀号之声冲天。

众兵士只顾着抢掠那些金银珠宝、粮食财物。而他们在吕布眼中，只是些无知的蠢人一般。

吕布紧紧拥着貂蝉，穿过乱军，将她安置在赤兔宝马的金鞍之上，然后两人共驾，策马回到长安。

在郿坞城后园之中，除了貂蝉，还蓄养着八百余名美人佳丽。

她们难逃乱军的欺凌，宛如牡丹花被踏碎于马蹄之下，受尽侮辱，凄惨无比。

皇甫嵩并不约束部下的烧杀抢掠，而且还下了一道严命：“董卓一族，无论老幼，一律处斩！”

董卓那年已九旬老母亲从后堂踉跄而出，她跪在皇甫嵩脚边，大声求饶：“请饶了老身性命吧！”

而旁边一个士兵扑了上去，一刀砍落了她的首级。

据说，仅在短短的半日之间，被诛杀的董氏一族，男女老幼加起来竟达一千五百余人。

后来又打开了城里的十座金库，检点之下发现库中藏有黄金二十三万斤，白银八十九万斤。此外，还从其他的库房中搜刮出绫罗绸缎、珠翠珍宝无数，士兵们奉命将所有金银珠宝都堆积在郿坞城外，宛如小山一般。

王允在都城之中下令将董卓的全部财产都搬到长安，他还命令士兵打开粮仓，一半施舍给百姓，另一半则收入官仓。

郿坞城号称屯了二十年的军粮，清点之下，仅仅米粟就达八百万石。

长安的百姓闻讯，再一次沸腾了。

自从董卓丧命后，也不知是天降奇瑞还是自然的巧合，一连数日笼罩在长安城上的黑雾终于散去，狂风也停歇下来。天地之间一片晴朗，和风煦煦，人们终于可以再见到久违的阳光。

“咱们以后终于能过上好日子啦！”

人们兴奋得奔走相告。

城内外的老百姓们，无论男女都张灯结彩，饮酒作乐。大街小巷上也挤满了庆祝的人们，大家歌舞升平，兴高采烈。

“太平日子终于来啦！”

“再也不会有恶政啦！”

“从今往后，就能睡上安稳觉了！”

百姓们奔走相庆，敲锣打鼓，宛如过节一般热闹。

他们又来到董卓暴尸的街头围观，纷纷大骂道：“这就是那个逆贼董卓！”

“就是他，下了很多政令，让我们吃尽了苦头！”

“这个家伙最可恨啦！”

董卓的首级，被愤怒的百姓扔在地上当球踢。他们还在他无头尸的肚脐眼里插上蜡烛，点燃了人灯。百姓见状，无不拍手称快。

董卓生前就非常肥胖，脂肥肉厚，因此肚脐上的蜡烛竟然烧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都未曾熄灭。

董卓之胞弟董旻以及他的侄子董璜二人也被砍下手脚，暴尸街头。

李儒是董卓的心腹之臣，一肚子坏水，平素就遭人嫉恨，因此他的死状尤为凄惨。

董卓的同僚亲信已被诛杀殆尽。这一日，王允召集百官举行庆功宴。

这时，有吏官前来报告：“有一人正在街头之上，抱着董卓的残尸大声啼哭。”

王允立刻下令将此人带来。不久士兵就从街上绑来一人，众人一见之下，发现竟是侍中蔡邕，不禁非常吃惊。

蔡邕乃是一位忠孝两全之士，又是被誉为旷世奇才的学者。只是他认贼作父，将董卓视为主公，这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

众人虽爱惜他的卓越才华，但王允却不肯宽恕其罪。蔡邕被打入大牢，不久便自缢身亡。像他这种平白丧命之人，更是何其之多。

满堂欢庆之时，只有一人缺席。那人正是吕布。

他向众人告假说身体不适，但实情却并非如是。

当整个长安城中一连七天七夜的庆祝狂欢，以贺逆贼董卓之死时，吕布却独自闭门不出，痛哭不止。

“貂蝉！貂蝉！”他在自家后花园，踯躅徘徊，不断呼唤。

吕布又走进小阁之中，怀抱貂蝉冰冷的尸体，喃喃自问：“你为什么要自尽啊？”

貂蝉却不能回答。

他将貂蝉亲手抱出郿坞城大火，一路护送至长安，藏于自己的府邸之中。

“貂蝉已经是我的人了！她马上就会成为我的妻子！”

吕布满心欢喜地从战场上回来，冲到小阁来会貂蝉之时，却发现自己的美梦已被打破。他难以相信，貂蝉会选择在此时自尽。

“你究竟为什么要寻短见呢？”

吕布百思不解其中的根由。

“貂蝉原本是那么钟情于我，一心只盼能成为我的妻子，为什么？”

貂蝉却无法作答。她面容安详，似乎毫无遗憾。神色安然，仿佛没有未竟之事了。甚至在她的唇角，还流露出一丝笑意。

貂蝉的身体曾被董卓百般蹂躏，不再纯洁。但如今她终于恢复了自由，没有任何害怕和委屈了。她那倾国倾城的美貌容颜，在死后也毫无凋谢，仍然栩栩如生，美丽依旧。

吕布无论怎样也想不透其中的根由。他本是一个直肠子的武人，只会这样一味苦恼。

一连几天几夜，吕布不进水米，一直守护在貂蝉的尸体之旁。

月色晦暗之中，晚春的花朵显得黯然神伤。

吕布紧紧搂住貂蝉的尸首，将脸贴在她胸前，似乎还能闻到她身上的余香。他闭目难过之中竟睡着了，午夜梦回之时，只见周遭静谧，唯见一束月光投射在貂蝉身上。

“咦？此为何物？”

他突然发现貂蝉贴身衣物中挂着一个锦囊，便将其解下，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是貂蝉一直随身携带的护身符，散发出缕缕麝香。此外，还有一枚叠得小小的桃花笺。

打开桃花笺，只见上书几行小诗，字迹清秀，应该是貂蝉的笔迹。吕布虽很少接触诗词歌赋，但通读几遍之后，还是能体会其中深意。

自古红颜多柔弱，奴自抛镜执宝剑。

壮志自在剑中生，独自拼死入荆棘。

父恩深重无以报，斗胆献身为社稷。

翩跹舞蹈丝竹声，怀抱匕首迎暴君。

遂将毒酒饮入口，终尽此盏赴黄泉。

将死之人犹闻得，和平之声满长安。

梵音动听天堂传，从此人间不相闻。

“啊！竟然如此！”

吕布读罢此诗，才终于明白了貂蝉的真正想法。

他猛然起身，抱起貂蝉的尸体冲了出去。他毫不犹豫地将她的尸首抛入后园古井之中，立誓从此断念，再不在意这个女子。而且吕布从此改变了想法，他认为只要能掌握天下大权，像貂蝉这等美女总是有的。

第十八章 大权轮转

从郿坞城败逃而来的残兵败将，大批拥入西凉（今甘肃，兰州）。

董卓的旧臣中李傕、张济、郭汜和樊稠这四员大将，联名派遣使者赴长安以示归顺之意，请求："伏降祈赦。"

王允却一口回绝："绝不饶恕！"

他将使者赶回，并于当日发出讨伐西凉的命令。

躲在西凉的败兵大为恐慌。

这时，素有谋士之名的贾诩向四员大将建议道："此时我们决不能有所动摇，必须团结一心，对付朝廷。倘若现在我军之中人心背离，几位将军各自为战，那么寻常的地方捕快都能将我们拿下。因此我们现在唯有团结，共同抗敌，并且召集此地百姓加入我军，共同举兵杀回长安。如果顺利的话，我们此举还可以为董太师报仇，将朝廷易主，由我们接管。倘若不行，那再做打算也为时不迟。"

"言之有理！"

四员大将点头同意。

于是，他们在西凉一带散布谣言，制造恐慌。谣言道："王允从长安派来大军，誓把西凉一带斩尽杀绝，连老百姓们也难逃活命。"

趁西凉百姓人心惶惶之际，四员大将带头煽动道："老乡们！你们不能在此坐以待毙，请加入我军，咱们一同上阵杀敌吧！"

于是百姓们纷纷前来投军，原本从郿坞逃来的不到一万败军，居然一举壮大，号称有十四万之众。

这十四万大军一举推进，向长安进军。途中，又遇到董卓的女婿，中郎将牛辅，率五千残兵前来加入。于是队伍愈发声势浩大，气势高昂。

但是，当这西凉大军与朝廷王师形成对峙之时，四员大将又登时泄气，叹道："绝难取胜！"

因为他们对阵的，乃是鼎鼎威名的大将吕布。

"谁都打不过吕布啊！"

他们尚未交锋，便早已输了阵势，只得狼狈地退兵而去。

但是谋士贾诩建议，既然如此不妨夜袭。于是西凉之兵趁夜色出击，折而复返，突袭了王师大营。

出乎意料的是，王师大营实力不济。原来驻守营中的并非吕布，而是李肃。即那位伪装成敕使，前往郿坞城诓骗董卓的将官。

由于李肃的无能，导致王师大营中兵马折损大半，一路败逃了三十里，狼狈不堪。

镇守后营的吕布闻讯大发雷霆："岂有此理！首战即败，长了地方的威风，挫了我军的锐气，其罪当斩！"

吕布立刻下令，将李肃以军法处斩。

他还下令将李肃的首级高悬于军门，然后亲自率军与西凉之军交战，此战速胜，牛辅之军溃不成军。

牛辅慌忙撤退，他吓得脸色惨白，便与心腹之臣胡赤儿偷偷商量道："有吕布在，我等绝无胜算。不如咱们抢些金银就逃命去吧。"

"正合我意！咱们趁早动手吧。"

于是，牛辅只带了四五个随从，趁着黎明天色未亮之时，私自出

逃。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胡赤儿趁一行人渡河之际，突然动手，从背后砍死牛辅。然后带着他的首级，跑到吕布寨中投降。

“此为牛辅首级，但求收降。”

可是，早已有人向吕布告发胡赤儿乃是嫌分赃不均才砍杀牛辅。

因此吕布见他便怒道：“只凭牛辅首级尚不足矣。把你的脑袋也留下吧！”

吕布不顾胡赤儿投诚有功，二话不说砍下他的首级。

牛辅遇害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而且胡赤儿虽杀死牛辅投诚，但也被吕布斩首。

“既然打也是死，降也是死，咱们唯有拼了一条性命决一死战！”

四员大将决心已定，唯有拼死一战。

四将之一的李傕建议道：“若与吕布正面冲突，恐怕绝无胜算。”

李傕看出吕布徒有骁勇之能，却无谋略之才，于是诈败撤退，将吕布大军诱至山谷之中，又故意拖延时间，令其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而趁吕布自顾不暇之际，张济和樊稠二员大将早已绕道而行，迂回攻向长安。

“长安危急。请速撤兵回防！”王允一连下了几道急令而来，但吕布却深陷困境，自身难保。

每当吕布欲突围冲出山峡隘地之时，李傕和郭汜的军队就会从附近的沼泽、山峰和溪谷等地，出其不意地攻出来，一路埋伏，一路游击，阻击吕布之军。

吕布无奈被陷入各处的游击之战，不堪骚扰，延误战机，难以及时折回增援长安。

而另一方面，张济和樊稠之军已经逼近都城长安，而且越战越勇，势力也越发壮大起来。

“为董太师报仇雪恨！”

“我们要侍奉朝廷！”

西凉之军以决堤之势，逼近城下。

长安百姓原想，长安城向来号称是铜墙铁壁，易守难攻，即使西凉大军攻来，也会无功而返。但没想到，这长安城里还潜伏着不少董卓的残党。他们见大军攻来，认为此为良机，于是从城里将各处城门大大敞开，让西凉大军一路进城，畅通无阻。

“天助我也！”

西凉军队见状无不欢呼雀跃，他们蜂拥城内，势不可当。

这些军队多由杂兵乱民组成，原本就无纪律。一旦进入长安城的大街小巷，立刻露出贪得无厌的本来面目，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而长安百姓昨日还在歌舞升平、饮酒狂欢地庆贺董卓之死，今日就被暴军所迫，四散奔逃，家财被抢，妻女受辱，凄惨无比。

在政权的纷争之下，每次遭殃的都是百姓！

长安城中被暴兵纵火焚烧，冲天的黑烟遮蔽了日月光芒，使得大地之上阴沉晦暗，百鬼横行，民不聊生。

吕布得到快报，长安危急，终于放弃与敌军游击队伍的不休缠斗，日夜兼程赶回长安。

他赶到城外数十里处之时，只见长安的天空已被火光染红。那冲天的火焰黑烟预示着，城中敌军早已占得先机。

“大事不好！”吕布扼腕长叹。他远眺那一片火光冲天的景象，一时茫然若失，无可奈何！此时即使像吕布这样天下无敌的大英雄，也无力回天，束手无策了。

“如今我也走投无路，不如去投奔袁术，以图后计。”

吕布心灰意冷，于是解散大军，只留百余骑随从。他临时改道，不再前往长安，而趁夜色悄悄逃走了。

吕布失去了心爱的女人貂蝉，现在又失去了争霸天下之所，这位英雄豪杰的身影也显得落魄寂寥，没了往日的凛凛风姿了。

可惜吕布这员骁勇善战的好汉！但他有勇无谋，又德行不足，因此落得如此下场。不知命运又将把这位稀世勇将送往何处呢？

长安市街之上的骚乱之声隆隆震天。

骇人的哀号哭喊由远及近，无论黑夜白天都无比清晰，一直传到皇宫深处。

而在深宫大内之中，献帝坐在龙椅上，面色苍白。

他仿佛已经看到长安街头的凄惨之景，火势狂飙，如鬼魅横行。

“皇宫危急！”侍从频频来报。

而没过多久，又有侍臣慌慌张张地跑过来禀报：“西凉军队已如潮水一般攻到禁门之外了！”

献帝早就明白，暴军攻入长安市街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皇宫了。他闻讯之后闭上眼睛，只是点头，回道：“嗯，下去吧。”

此时人心惶惶，朝臣百官人人自危，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有一个侍臣斗胆奏请献帝道：“这伙儿暴军也知道天子威仪。若陛下肯登上宣平门城楼，亲自与暴军对话，应该可以暂平暴乱。”

献帝应允，于是移步宣平门。而那些在禁门之外暴虐血战的西凉之军，也突然发现天子华盖遥遥现于禁门城楼之上。

“皇上来了！”

“天子出来见我们了！”

于是暴兵们纷纷向城楼之下拥过去。

李傕、郭汜二将连忙制止手下：“都老实点！不许造次！”

他们努力将激动的暴兵先安抚下来，自己也来到宣平门下。

献帝从门楼上大声责问：“尔等不经朕的允准，为何擅自闯入长安？”

李傕指天，高声叫道：“皇帝陛下！董太师原为陛下股肱，社稷重臣。然而他却遭王允一伙的无故迫害，谋杀致死，暴尸街头，受尽侮辱。我等曾受董太师恩泽，此番前来只为替太师大人讨还公道，并非谋反。如陛下能交出王允，不再庇护于他，我等必当立即从禁门撤兵！”

暴兵全军也纷纷呐喊响应，一时喊声震天。他们欲威逼朝廷，看献帝究竟如何处置。一时之间，形势紧张。

献帝向身侧看了一眼。

司徒王允正侍立在皇帝身侧，他的面孔苍白，牙关紧咬，怒视城下大军。当他发觉献帝正注视着自己时，突然跃起，大喝一声：“王允一命，有何足兮！”

他纵身一跃，跳下城楼，将自己跌落至暴兵的戟枪之上。

“哎！那就是王允！”

“他就是罪魁祸首！”

“替董太师报仇！”

刀枪剑戟统统刺过来，王允的尸首立时被碎尸万段。

然而这些残暴的乱军仍不满足。他们不肯退兵，仍然聚集在城门之外商量其他无理要求，甚至有人提议不如趁此机会，一举弑杀天子，以成大业。

“如此不可！如果我们今日擅自弑杀天子，只恐难服民心。倒不如我们慢慢削弱天子势力，再行打算，才为明智之举。”

樊稠和张济等人的意见得到众人的认同，暴兵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但他们仍堆在城下不肯退兵。

献帝见状，又在城门之上颁下口谕：“还不从速撤兵！”

而城墙之外的暴兵们却纷纷开口，讨要官职：“不行！我们是王室有功之臣，还等着分封赏赐呢！”

这些暴兵都拥在宫门之外，讨要官职。虽然献帝认为他们举止恶劣，但却无可奈何，只得无奈应允。

于是，封李傕为车骑将军，郭汜为后将军，樊稠为右将军，张济也被封为骠骑将军。

一时之间，这群匹夫之辈平步青云，竟与朝廷重臣平起平坐，位列朝堂。而好不容易才诛杀了董卓，从他手中夺回的军政大权，现如今又落入这四人手中。

而这些一夜登天的暴徒却处处猜疑，生怕有一天自己的官职又一夜之间被夺去。于是他们又在献帝身边安插了众多心腹密探，阳奉阴违。如此的朝廷政体，又怎能让人民安居乐业，长治久安。

果然，就在不久之后，西凉太守马腾和并州刺史韩遂二人以“讨伐朝堂之贼”为名，集结了十余万大军攻向长安。

李傕等四位董卓旧臣赶紧和谋士贾诩共同商议对策。而贾诩此番的意见是利用长安城固若金汤、易守难攻的特点，以守为攻。

他们下令加强了长安的守备力量，巩固了城墙，垒垒挖沟。除此以外，下令军队无论进攻队伍如何挑衅，都紧闭城门，只守不攻。

如此一来，拥在城门以外的西凉和并州大军竟难以攻下长安城。连续作战百日之后却毫无建树，这让大军中的士气消沉。另一方面，军粮供给不足，将士们的士气更是低落到了谷底。当雨季来临之后，瘟疫流行，军中病患大增。

而一直固守城池的长安守军，则趁此机会一举攻出四座城门，冲杀敌军。西凉军一战即败，不得不仓皇撤退，四散奔逃。

在逃亡途中，并州韩遂被右将军樊稠紧紧追赶，命悬一线。

韩遂在危急之下，只得求饶，希望樊稠念在旧日情谊，饶他一命：“樊稠啊樊稠！你与我乃是同乡，何苦苦苦相逼？”

“少说废话！樊某乃是为国而战，上了战场怎能还论私人情谊！”

“原应如此，但我此番率兵而来也是为国而战！你若同样是忧国忧民之士，一定会理解我的行为。我韩遂死不足惜，但请放我军将士一条活路。”

樊稠最终还是放了他一马，不再穷追不舍，班师回城。

第二天，长安城内举行宴会庆祝胜利。正在杯盏交错之际，李傕悄然绕到樊稠背后，断喝一声：“我宰了你这背信弃义的叛徒！”

他当即手起刀落，就砍下了樊稠的首级。

被封为骠骑将军的董卓旧臣张济一见之下，惊慌得跌落在地。李傕将他扶起后解释道：“张将军莫慌！我斩樊稠乃是因为他昨日在战场之上卖国通敌。他手下留情，故意放走韩遂，实不可恕。”

告发樊稠的人正是李傕的侄子，名叫李别。他于席间大声向众人讲述了昨日樊稠在战场之上的言行，以及所犯之罪。

听李别言罢，李傕又拍了拍张济的肩膀，说道：“如他所述，樊稠罪无可赦，因此我不得不将他除去。张将军乃是我的心腹之臣，忠心不二，我自然会将你重用的！”

于是樊稠的军权和人马全部移交到张济手中。

第十九章 秋雨时节

各地的闲散学者和流浪武人，最近都对曹操颇有好评：“听说近来兖州曹操频频招贤募士，对有能之士都给予优待。”

这个说法经众人的口口相传，激发了很多文人武将的兴趣，大家都萌生出去兖州（今山东省西南部）投奔曹操的念头。

虽然从去年起，帝都长安被各路军阀率兵围攻，动荡不堪，但山东一带还是相对稳定。

“听说当今的朝廷被李傕和郭汜等人控制了，他们手握军政大权。”

“前去讨伐的西凉之军也被他们打败，一时难以作为，恐难东山再起啦。”

“那个李傕如今在朝野之中也是一手遮天。看来死了一个董卓，来了一个李傕，并无好转啊。”

国家之大，民众关心其政局变动，时常会谈论起长安的种种局势。

这时在青州一带（今山东省，济南以东），又有黄巾余党兴风作浪。正所谓朝堂一乱，则天下动乱。这帮草贼见到长安动荡，就想趁机起事。

于是朝廷下令曹操，讨伐黄巾之贼。

而对于曹操来说，他并不愿听从这帮朝廷新臣的指挥，也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但是既然朝廷下令，他便不得不从。

另外，曹操希望利用此次机会操练兵马，并借讨贼之名壮大势力，以谋有所发展。于是他接受了命令，前去讨贼。

他率兖州之军一举扫荡了青州黄贼。朝廷为嘉奖其功，于是封曹操为“镇东将军”。

但是，曹操并不看重这个封号，因为他通过讨贼之行，谋取到了更大的利益。

经过近百日的交战，曹操获得三十万降军。他同时又挑出众多壮丁，使自己的队伍达到百万之众。而且他所处的山东乃农业大省，济北济南更是土地肥沃，因此军粮军资充足，他丝毫不用为此发愁。

时为初平三年(5)十一月。

见曹操的势力日益强盛，不断有各路贤才勇士前来投奔，而荀彧就是此时来投靠曹操的。

曹操一见此人，便赞许道：“你就是我的张良！”

荀彧当时年仅二十九岁，他和侄子荀攸一同来投。荀攸也因其兵学之才而得以重用，被任为行军教授。另外，还有从山中招来的程昱，以及之前隐居山野的大贤人郭嘉等，皆被曹操奉为上宾，加以重用。一时之间曹操身边人才济济，众贤人志士齐聚一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留的典韦，他率领手下数百名武人来投靠曹操。此人身高近一丈，眼若明镜，双手各持重八十斤的铁戟。他还夸口说自己杀人如同薅草一般。

“这未免难以令人相信啊！”

见曹操面露怀疑，典韦立刻试炼一番。

“如若不信，请您亲眼见证便是！”

典韦立刻纵身上马，要展现武功。这时恰巧一阵狂风大作，连营中央的曹字大旗都被刮歪。有数十名兵卒连忙前去撑旗杆，但旗杆架不住风力之强，摇摇欲坠。正在众人骚然之时，典韦大喝一声：“全部闪开！”

他跑上前去，只以一只手便握住旗杆。而之前十几个人都扶不住的旗杆，在他的一只手下却稳如泰山，任凭风势再强，也难以撼动旗杆。而典韦却仅仅用了一只手就做到了。

“真了不起！真不逊于古时名将恶来！”

曹操见状，也忍不住惊叹不已。他立刻将典韦纳入麾下，并赠以白金襴战袍和名马。

恶来乃是古殷纣王的属下大将，以力大无穷而闻名。由于曹操的赞美，从此之后人人称典韦为恶来。

有一天，曹操忽然生思乡之情。他暗道：“虽然我已小有名气，功成名就，但却未曾对父亲尽过孝道，实在遗憾。”

那时，曹操的老父亲已不住在故乡陈留了，听说是隐居在一个叫琅琊的地方。

曹操既然已在山东安身立命，颇有根基，就想接父亲到身边，以便照顾。

“请将我的父亲接来此处。”

于是他派泰山太守应劭为使，前往琅琊。

当曹父曹嵩见到派来的欢迎队伍时，一时欣喜若狂，仿佛是在做梦。他连忙向邻人夸耀儿子：“你们都来看看啊！”

他对儿子赞不绝口，颇为得意：“想当年我儿曹操年幼，他的叔父总嫌他品行不端，前途无望，还说他是个不良少年。可我一直看好他，相信他，认为他自有好处。你们看！我果然没错啊！”

曹嵩一家男女老幼共有四十余口，还有百名左右的佣人。他们将全部身家财产装车，差不多装了有百余辆车。一行人浩浩荡荡向兖州进发。

时值仲秋，霜叶红于二月花，他们一行宛如在画中而行，颇有南画《枫林停车》的意境。曹嵩欣喜之余，也时常命车停在枫林红叶之侧，欣赏一番美景，感叹一番命运。

“我今天又对着红叶赋诗一首。等见到了我儿曹操，一定要让他品味品味。”

车队在经过徐州时，徐州太守陶谦亲自来到郡界迎接，殷勤邀请道：“请老人家今晚留宿城中，稍事歇息吧。”

陶谦将曹嵩一行迎进徐州城，奉为上宾，一连两日热情款待。

“陶大人尊为一州太守，却如此厚待老夫。皆因我儿曹操文韬武略，受人尊敬。我能有如此福分，皆因有这么个出息的孩子啊！”

曹嵩心中骄傲，每日也是不住炫耀儿子。

其实这位徐州太守陶谦素来仰慕曹操，却一直无缘结交。他此番听说曹操派人请老父亲举家迁往兖州，正巧路过此地，认为此乃良机。于是陶谦亲自出迎，并邀请曹父一行宿于城中，又倾力招待，以图增加亲近。

“看来这陶谦人很不错啊！”

曹操的老父亲经过一番接触，对陶谦颇为看好。这陶谦乃是一名温厚君子，天下皆知。

第三天一早，曹嵩再三表示感谢后，离开徐州。临行前，陶谦特意安排部下张闿率五百兵马护送。

“沿途好生护送，切莫有失！”

车马一行来到华费山中之时，天气突变，一时阴云密布。随着一道闪电划破天际，竟然下起瓢泼大雨。风卷树叶，浓雾乍起，天地之间昏沉一片，煞是恐怖。

“赶快找个地方躲躲雨吧！”

“前面好像有座庙，不如到那避一避。”

“快去庙里避雨！”

于是这一行车马赶紧冒雨前行，跑进庙中避雨。

不久便天黑了，于是张闿命令兵卒道：“你去告诉庙里的和尚，我们今天就留宿这里，让他们把大殿借给咱们住下。”

这个张闿貌似平时并不受部下爱戴。如今五百兵士都被大雨浇成了落汤鸡，显得愤愤不平。

秋雨阴冷萧条，一直下到半夜。

张闿睡在冰凉的过道之中，辗转难眠，他把带兵的小队长叫到无人处，窃窃私语道：“我怎么发现士兵们都情绪不高，面露不满呢。”

“张大人啊，您还不知道么？咱们军饷也不多，平日里又没什么肥差。如今要护送这个老头儿到兖州，一路辛苦不说，也没什么功劳。摊上这么个破差事，哪个人高兴啊？”

小队长说的是老实话，本以为张闿可能要训责，没想到他反而煽动大家说：“你们说的也有道理啊！本来咱们都是黄巾一族，吃香的喝辣的，日子过得自在。但无奈遭到陶谦的讨伐，才归顺当了官兵。如今咱们饷钱又少，日子又难过，难怪兄弟们会抱怨啊。要不咱们干脆不干了！再绑上黄巾，回去过自在日子去多好。”

“张大人，您说得挺好，可是咱们现在又有什么办法？”

“其实也不难，只要咱们兜里有银子，去哪都不怕。我看咱们护送的这个老头儿就挺趁钱的，他带了一百多车家财呢。要不咱们把他的金银都抢走，回去自立山寨去！”

此时，曹嵩正搂着肥硕的爱妾在一处房间呼呼大睡，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贼人惦记上了。

待到夜半三更时分，忽然在寺庙周围响起无数呐喊之声。

“出什么事了？”曹操的弟弟曹德就睡在父亲隔壁，他听到声音后立刻跑到廊下，却被张闿一剑斩杀。

“啊！”一时庙中悲呼之声无数。

“了不得啦！出人命啦！”曹嵩的爱妾也尖声叫道，她原想爬过围墙逃命，但身子太胖跌落下来，被张闿的手下乱枪刺死。

原本负责守卫的官兵，摇身一变成了打家劫舍的匪徒，对曹嵩一家痛下毒手。

曹嵩偷偷躲进茅厕，也被一把揪出来，乱刀捅死。曹家男女老幼，连同侍从佣人共计百余口，都被赶尽杀绝，惨遭灭门。

被曹操派来迎接曹家亲眷的使者应劭，闻讯大惊，被数名随从保护，匆忙逃出生天。但他怕曹操迁怒，不敢回兖州，只好改道投奔袁绍去了。

如此凄惨的一夜终于过去了。

秋雨依旧阴冷，而山庙已被烈火烧尽。张闿率领众人，将曹家那一百余车的家财统统卷走，落荒而逃。

曹操在兖州得到噩耗之后，怒不可遏："徐州陶谦竟敢害我父亲和全家！我曹某与你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他恨陶谦恨得睚眦俱裂，疯狂地要向陶谦寻仇报怨。

他早已忘记，多年以前，他曾因一时猜忌而斩杀吕伯奢一家。而事到如今，天道轮回，他也惨遭灭门之灾，曹操却怒不可遏，尤其当听闻父亲惨死之时，忍不住痛哭不止。

"立刻出兵！讨伐徐州！"曹操命令大军即刻出发，杀向徐州。队伍高举着大旗，上书四个大字"报仇雪恨"！

正当曹操欲替父报仇，举兵讨伐徐州的消息传开之时，有人来到大营门外，求见曹操。他说："请务必通禀一声，在下求见！"

来人名叫陈宫。

陈宫曾在曹操刺杀董卓未遂，从洛阳出逃的途中将其解救。两人也曾推心置腹，共盟未来。但他在与曹操一路同行时，特别是曹操因一时怀疑杀害吕伯奢全家，又说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言论之后，识破他的本来面目。陈宫认为："此人绝非端正守法，忧国忧民的真英雄，而是欺世盗名，只图私利的大奸雄。"

他与曹操道不同，便独自离去，不知踪迹。说起来也算是曹操旧

识。

“陈兄现在哪里高就？”

听曹操问话，陈宫有些尴尬地答道：“哪里哪里，不过在东郡谋个差事而已。”

曹操闻言，面露一丝促狭的笑容。他其实早就明了陈宫的来意了。

“这么说的话，陈兄一定与徐州陶谦交往密切吧。此番前来，恐怕是为他来求情的。陈兄，我可以对你明讲，如今任何人说任何话，都难消我心头之恨。你也大可不必多费唇舌，在此盘桓一阵便回去吧。”

“曹兄果然精明。我此番前来确是因为陶谦。他乃是一位世间罕见的仁人君子。而令尊遭此劫难，实际罪不在陶谦，而是黄巾旧党张闿所为。陈某不愿见陶谦无辜受难，因此前来说和。希望曹兄三思，此番举兵恐损将军声望啊。”

“休得胡言！”曹操收起了刚才的微笑，高声叱道，“曹某此番举兵，乃是为父兄报仇雪恨，又岂会损我声望！想当初，我身处逆境之时，你却弃我而去，如今又有什么资格来教训于我？”

陈宫被曹操一番抢白之后觉得没脸，只得告辞。此番游说不成，他也不好向陶谦复命，只得径自投靠陈留太守张邈去了。

于是，曹操一路直下，高举“报仇雪恨”的大旗，直奔徐州城。誓将陶谦挖胆啖肉，让他永世不得超生。

这支军队狂暴无比，甚至任意掘开百姓坟墓，无情斩杀疑似通敌之人，搞得人心惶惶，无不忌惮。

徐州太守陶谦召集诸将：“曹军威势难挡，我们取胜无望。陶谦无德，遭曹操怨恨，不若我自缚去降，献上老夫一颗项上人头，以求换徐州百姓太平，士兵活命。”

但诸将皆大声反对：“万万不可！我等怎能见太守大人牺牲自己，只保自己活命！”

众将集思广益，最终决定紧急派遣使者赶赴北海（今山东省寿光

市），向孔融求援。孔融正是孔子第二十代孙，泰山都尉孔宙之子。

而此时黄巾残党又有抬头，四处闹事。北平公孙瓒也在讨伐黄贼。而正在他旗下的刘备听说徐州兵变，打算前去增援陶谦。刘备此举完全处于公义，他认为陶谦素有仁人君子之美名，因此向公孙瓒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公孙瓒却反对刘备前去搭救，他说："此事不如作罢？你既与曹操无怨无仇，亦与陶谦无恩无德。何苦为之？"

但刘备认为，当今世道公理渐废，此时举义抗曹，正能彰显义字。于是他执意前去，同时借来公孙瓒麾下的赵云同往。他们共率五千人马，突破曹操的包围，进入了徐州城。

徐州太守陶谦迎接刘备时，执手落泪："陶某竟不自知，当今之世，竟有刘公这般大义之人！"

第二十章 死里逃生

徐州官兵气势大振。

他们原本孤立无援，与曹军苦战无望。如今却有刘备来主动增援，岂不欢欣鼓舞，高声庆贺。

老太守陶谦也欣喜若狂，他激动得声音也颤抖了，说道："请刘公听那欢庆之声，皆是因你所致啊！"

他将刘备让到上位就座，并解下太守之佩印递给他："请刘公接受此印。从今日起，就由你来代为管理徐州吧。"

刘备大惊之下赶忙推辞，说道："老太守，这可使不得！"

"请刘公万勿推辞。老夫听说你乃大汉宗室之后，有皇族血脉。在这天下动乱之时，只有你能平复纷争，恢复朝纲，匡扶社稷，最终君临于万民之上。而老夫年事已高，已如残烛之末。不应贪恋这太守之职，而应让贤于人，否则只能阻碍时代之发展。老夫本已打算让贤，而刘公恰为最合适的人选，能让我安心托付。请体谅老夫的情谊，欣然接受为盼。"

陶谦言辞真挚，诚意深厚。他确如传闻所言，是大公无私的一州太守，忧世爱民的仁人君子。

但刘备却依旧推辞："我此番前来增援，乃是出于公义。刘某虽年轻力壮，却无太守大人的威望和德行。我威浅德轻，难以服众，更难以担当太守之职，否则将是人民不幸，动乱之本。"

无论陶谦如何劝说，刘备却坚决不肯接受太守之印。

关羽和张飞一直侍立于刘备身后，他们两人对视一眼，心中暗忖：“我家大哥太过客气，又固守理义，毫不似现在之人。其实欣然应允也就罢了。”

太守陶谦一再谦让，而刘备又一再推辞，两人一时僵持不下。于是家臣糜竺在一旁调和道：“此时大敌当前，让贤之事容日后再议如何？”

“如此也好！”

两人点头，立刻召开会议，商量对策。他们决定先礼后兵，由刘备遣使，将劝解双方休战的文书送予曹操。

曹操读罢刘备的文书，怒道：“他竟教训我先不顾私仇，解救国难！想我曹操胸怀大志，岂能凭他一封信就退兵！”

他将文书撕个粉碎，同时下令：“把来使砍了！”

正当此时，从曹操的根据地兖州，频来快马报讯：“大事不好！吕布竟趁将军出兵徐州之际，攻入兖州。”

吕布为何要趁曹操出征之际，攻入兖州呢？

说到底，他也是个落魄出逃之人。

因当今的朝廷由李傕和郭汜一伙一手掌握，吕布不得不逃离长安。他一开始曾投靠袁术之处，后来又辗转各地，最后又投靠到陈留张邈，暂居此处。

有一日，他从马厩中牵出赤兔宝马，正欲出城游玩，却遇到一人在一旁讽刺道：“看来这天下名马，竟也不过如此，肥而无用！”

——此人说的什么怪话！

吕布一脸疑惑地盯着说话人。

说话之人，便是陈宫。

陈宫此前曾受陶谦之托，去游说曹操停战息兵，但却遭到拒绝，无功而返。他无颜回徐州去见陶谦，便来投奔陈留张邈。

“何为马肥无用？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吕布一脸不悦。

“非也！我只是替将军惋惜啊。”陈宫立刻改口，态度也为之一正。

“赤兔宝马乃天下良驹，吕布将军更是妇孺皆知的盖世豪杰。只可惜如今天下分崩、群雄竞立之时，却寄人篱下，空度日月，岂不让人为之一叹！”

“你究竟是何人？”

“我叫陈宫，不过是个无名之辈罢了。”

“陈宫？你莫不是那个中牟县令，曾在曹操落难之时，为助他而弃官出走的陈宫？”

“正是在下。”

“久仰大名！只不过你方才所说之话，究竟何意？吕布猜不透哑谜。”

“敢问吕将军，你真的打算终其一生只做个手牵名马、四处游历的食客吗？”

“并非如此！我吕某志在天下，只是现在时机不对而已。”

“时机正在眼前！如今，曹操正在出征攻打徐州，而他的根据地兖州却后防空虚。若将军此时能突发奇袭，便可轻而易举获得兖州。那曹操的根据地不就尽归入将军囊中么？”

吕布闻言，不禁心动。

“此话有理！听君一席话，如醍醐灌顶。我也不应再闲散懒惰，而应有所作为才是！”

于是，兖州兵乱。吕布乘虚而入，不仅占领了曹操的老巢，还乘势突击到濮阳（今河南省，濮阳）一带。

“我竟失策！”曹操恨得咬紧嘴唇。

后悔为时已晚。他现在身处徐州城外，正待进军，却收到根据地陷落的消息，一时进退维谷，有些不知所措。

但曹操本就有奇才，他脑筋灵活，又器量过人。他经过一番思量，马上就找出问题的症结，立刻下了决定，不再慌张。

“那个刘备的使者还未处斩吧？万万不能斩！快把他带回来！”

曹操一改刚才的冷脸，对刘备的使者说道：“我经过一番思量，觉得刘备的休战建议颇得我心。我愿接受此策，退兵而去。请来使回去转达吧。”

他还亲自护送使者出城，同时下令撤兵。于是这报仇雪恨的大军就如潮水一般，迅速涌来，又迅速地退去了。

刘备一封书信便可退兵！虽是机缘巧合，但徐州将士无不欢欣鼓舞。老太守陶谦也再三道谢，并又逼刘备务必要接受太守之印，他说道：“刘公此次万勿推辞，一定要接受徐州太守之印！我的儿子过于优柔，不能当其重任啊！”

然而刘备却仍不肯接受。他向陶谦要了城外一个叫小沛的村子，在此练兵，并守护徐州。

曹操快马加鞭，率领大军撤回兖州。

曹操的特点是，越是面临困境，就会越发意志坚定，越发斗志昂扬。

“吕布算老几啊！”

曹操觉得自己气势如虹。他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地回到兖州，而且认为不消几日便能夺回。

他兵分两路，一方面让旗下的曹仁包围兖州，另一方面自己则率兵攻向濮阳。因为他断定，吕布既然已经占领濮阳，一定会留在城中。

临近濮阳城下之时，他下令全军将士们：“原地休息！”

一路飞奔而来，兵马也有些疲倦了。因此在大战之前先让大家喘口

气。直到夕阳西下，他仍未下令进攻。

他忽然想起此前曹仁提醒他的话。

“吕布武功高强，骁勇善战，无人能敌。而且他最近又得陈宫追随参谋，旗下有文远、宣高、郝萌等几员猛将。要对付他一定要万般小心，否则恐难取胜，反而会损及自身。”

曹操在心中不断思索这几句话，但并未感到特别恐怖。他认为吕布乃是有勇无谋之人，而所谓的谋士陈宫，更不过是个落魄之人。况且陈宫曾经背叛自己，私下出逃。这种卑鄙小人这次应该受到惩罚。

另一方面。吕布得知曹操来袭，便立刻翻越泰山，一路克服艰难险阻，从藤县返回濮阳应战。在他心目中也认为：“曹操算个什么东西！”

他还拒绝了陈宫的建议，不带大军对敌，而只率五百余骑人马与曹操对峙，意气风发。

曹操纵观战局，断定：“吕布的西寨防备不足！”

于是他率领李典、曹洪、于禁和典韦等人，趁着夜色翻越山路，发动突袭。

吕布当日在野战之中将曹军一举打败，正骄傲自满之时，陈宫及时提醒道：“将军的西寨恐怕有危！”

吕布则毫不在意，倒头便睡。

曹军奇袭成功，一举攻入濮阳城内。西寨很快落入敌手，换上了曹军的大旗。

吕布这才如梦初醒，但他也夸下海口道：“待我单枪匹马就能将营寨夺回来。我们绝不能让一个敌人活着回去！”

在吕布镇定的指挥之下，军队很快恢复了秩序，又擂起战鼓，向敌军包围过来。

而曹操率领的这支奇袭部队人数不多，而且翻山越岭而来对地形也不熟悉。他们占领了吕布的西寨，在大军的包围之下反而自困其中。

经过一夜的混战，天色逐渐泛白。曹操环顾身边，发现带来的将士几乎已经死伤殆尽，自知身陷绝地，不由得暗叫一声：“大事不妙！”

他顾不得别的，打马便逃。

他刚欲向南而逃，可南面的原野之上布满敌兵；他又欲往东而逃，但东面的密林里也满是敌兵。

“这可如何是好！”

他勒住坐骑，左右分辨方向，发现一时竟无路可逃。无奈之下，只得顺着昨夜翻越的崇山峻岭飞奔而去。

“快看！曹操向那边逃跑啦！”

吕布的军队紧随其后，而吕布也正在其中。

一路逃奔，但曹操还是在城中一个十字路口转了向。他只得不断鞭打战马，仿佛要将鞭子打断。这时，前方又出现一伙敌军，耳畔听得“梆梆梆梆”的传令之声。刹那之间，乱箭飞来，全都瞄准曹操，一时难以躲避。

“吾命休矣！谁来救我！”

曹操绝望地哀鸣，只得不断挡开疾射而来的箭。

“嗷——”

这时，不知何人发出的一声吠叫。

只见一人飞奔而来，他左右两手各提一把八十斤重的大戟，劈开敌军，杀出一条血路。他身上的铠甲和胯下的战马身上都浴满鲜血，宛如一团火焰一般冲将过来。

“主公！主公！请快快下马，卧倒在地，躲避敌箭！”

来人越跑越近，待靠近四面受敌的曹操之时，他大叫提醒。

原来来人正是曹操新近招入麾下的“恶来”典韦是也！

“哦！是恶来救我！”

曹操二话不说，跳下马来，趴在地上躲避箭雨。

恶来也跟着下马，他一边将两支八十斤重的大戟舞得虎虎生风，宛如风车一般挡开箭矢，一边大踏步走向敌军，大声叫骂：“就凭你们这帮人，还想射中我吗！”

“大胆狂徒！纳命来！”

一支五十骑的人马立刻冲了出来，杀向恶来。

哪知恶来异常骁勇，他根本不将这五十骑放在眼里。抡起大戟就将敌军砍于马下，血肉横飞。他又夺来敌军的十支短剑，把已经砍豁齿的大戟掷向敌军，然后转身对曹操说道：“敌军被我打跑了，主公，我们赶快逃跑才是！”

他扶曹操上马，之后自己徒步而行，牵着曹操的马辔飞奔，后面又紧跟几名随从。

但敌军的箭雨不断向他们主仆袭来。恶来拉紧头盔,藏好颈项就向前冲去。当看到又有一队敌军赶来增援时，他大声喊道。

“兄弟们！都打起精神来！”

然后对随从下令：“咱们不要减速，一直往前冲。若是敌军追到离我十步远时，就告诉我！”

于是恶来以头盔护住头颈，在箭雨之中安然不动，宛如一只睡鸭。

“十步了！”随从大喝道。

“好嘞！”

恶来短剑出手，头也不回地向后掷出。

一名追赶的敌军应声中剑，栽下马鞍。

“又十步啦！”随从又喊。

“知道喽！”

恶来又一把短剑出手，又一名敌军战士应声落马。

“十步！”

短剑呼啸，闪着冷冷的寒光。

恶来以此方法用十把短剑解决了十骑敌兵。追兵心生畏惧，慌忙掉头散去。

“哈哈哈！这帮跳梁小丑！”

恶来回身，又牵住曹操的马缰，冲入慌张逃窜的敌军之中。他抢来敌人的武器，一通劈砍，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

当他们逃到山麓之下，正好碰到了也逃至此处的夏侯惇。他的部下也只剩下十几名。经过一夜奇袭，曹操带来的兵马已经死伤过半。曹操能在如此惨败之中保命而归，简直就是奇迹。

“若没有恶来相救，曹某今日性命恐难保啊！”曹操非常感激恶来。

入夜之后，大雨如注，曹军来时翻越的山路被山洪所淹，一路回程艰险无比。

“恶来”典韦因救主有功，被升为领军都尉。

吕布近来百战百胜。

他原本四处漂泊，孤独无主，如今却坐拥一城，摇身而变为濮阳城之主。他昨夜又痛击曹操，打得曹军大败而归，此时正骄傲满满，军中的士气也高涨无比。

“主公是否知道，濮阳当地有一个大户，名为田氏？”

有一天，谋士陈宫忽然对吕布如此说道。吕布大为倚重他的计谋，闻言料知他一定又有好计，便答道：“那个田氏吗？我听说他是此地的富豪，光是佣人仆从就达数百人之多。”

“正是此人。主公不妨私下召见于他。”

“哦？是命田氏奉上军费吗？”

“并非如此。若我们只从治下富豪那里榨取金银，则相当于杀鸡取卵，白白将自己囊中的钱财榨光。只要将军成就大事，这些地主乡绅就会蜂拥而至，抢着送来钱财粮食。”

“那叫田氏来做甚？”

“属下可设一妙计，取曹操性命。”陈宫附在吕布耳边，低声道出他的计谋。

过了不几天——

在曹操寨门附近出现了一个农民，他扛着一个竹竿，竿头挑着一只荷叶包鸡。

“此人形迹可疑。”曹兵立刻将他拿下。

“小人只是想将此鸡献给将军。”农民伏地跪拜。

“你一定是敌军的探子！”

于是曹兵不由分说将他押到曹操面前。而那农民模样的人此时态度为之一变，对曹操说道：“大人，请屏退闲杂人等。我乃密使，并非与您为敌之人。”

曹操答应下来，让身边士卒退下，只留下几名心腹之臣。这位农民剖开竹竿，从中取出一封密信。

密信为濮阳城中的富豪田氏亲笔写成。信中写道：吕布暴虐无比，城中百姓无不愤恨。如由此人统领全城，大家只得远逃他乡，别无他法。

接着，密信中还说：

现在，吕布已赴黎阳，而濮阳城已是一座空城，只有少量兵力留守。希望曹将军能立刻进军。我等会里应外合，在城中制造乱象。届时

会在城墙上竖起“义”字白旗。就以此旗为号，将军尽可一举歼灭濮阳之兵。万勿遗失战机为盼！

曹操见信不禁喜从中来，他笑道：“好一个天赐良机！让我可以一雪前耻！濮阳城业已在我掌控之中啦！”

他大大犒赏来使，并允他必将出兵。

“主公，此事看来不可大意。”谋士刘晔对此密信中所提之事抱有怀疑。

“不如我们兵分三路，以其中一支进城先为试探。那吕布虽然有勇无谋，身边的陈宫却不容小觑。还是慎重为好。”

曹操认为此话有理，于是将大军分成三股，徐徐逼近濮阳城下。

“哦！那不是那面白旗么！”曹操见旗便笑道。

城墙之上虽然插满敌军的旌旗，大大小小，迎风飘扬。只见一面白色大旗翻卷飘扬，远处可见。曹操手搭凉棚极目望去，能看见白旗上书一个大大的“义”字。

“事已成半！”曹操自言自语道，之后告诫左右，“按兵不动！在入夜前只许小打小闹。若敌人前来挑衅，也不可缠斗。”

此时，城墙边上各个商铺早已紧闭门窗，老百姓们早已逃荒而去。因此尽管天色大亮，却市井萧条，寂如深夜。曹操将兵马驻在城外，埋锅造饭，以备夜间进攻。

城中兵马见曹军来袭，果然攻了出来。但人数不多，冲突也不激烈。在双方的拉锯战进行之间，天色渐黑。

在薄暮之中，一个当地百姓慌忙跑进曹操寨中。兵士将其抓住，他拿出密信道：“我是田氏派来送信的。”

曹操立刻派人将密信送来，展开发现果然是田氏的笔迹。信中写道：

待到初更时，星光璀璨夜。

静待城头锣，铛铛响起声。

望君勿犹豫，趁机速进城。

百姓盼将军，如盼父母至。

城门自内开，全城尽归君。

“如此甚好！时机已到！”

曹操立刻按照密信所示，安排作战部署。

他派夏侯惇和曹仁两人率领队伍留在城门之外，封夏侯渊、李典、乐进为先锋，命典韦等四员大将率领中军，曹操则亲自坐镇指挥。曹军摆出如此严整的阵形，徐徐逼近内城大门。

但李典却感到此时城中寂静无比，不禁心中生疑。他向曹操建议：“请属下先行进城，以作试探。大将军且慢进军，待局势明朗再行动也不迟。”

曹操闻言不悦，说道：“战机怎可轻易错过！若失去先机则毫无胜算。若田氏的锣声已响之时，我军却踯躅不前，那就只会错失良机，功亏一篑。”

曹操非但不肯暂缓进军，反而率先策马前行。

此时月亮尚未升起，而漫天星斗已经璀璨动人。随着嗒嗒嗒嗒的马蹄声声，曹操率领大队兵马靠近了濮阳门。队伍直奔西门，正在这时，忽然响起一阵阴森的法螺之声。

“咦？什么声音？”

诸将闻声皆心生怀疑，踯躅不前。而曹操早一马当先地冲过护城河吊桥，他回头喝道：“此乃田氏的信号之声！你们还磨蹭什么，此时正为战机，快点冲啊！”

他喊声未落，城门就从里面迎面而开。这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以为田氏果然里应外合，打开了城门。于是纷纷策马扬鞭，冲入城中。

但是，突然之间，从黑暗之中传来了呐喊之声，不知是敌是友。

“喔——”

此时曹军已经势如怒涛，冲向城内。人多马急，根本难以驻足观察周边情形。

而正在此时，忽然从城墙之上掷下无数巨石滚木，同时在各处石墙和官府之后又点起无数火把。

“怎么回事？”

众人见状，正在疑惑之际，那些点燃的火把统统向曹军掷来。一时之间众将士的头盔和盔甲之上都沾满了火星，连战马的鬃毛也燃烧起来。曹操终于清醒过来，大声呼喊：“不好！我们中计啦！全军撤退！”

曹操发觉中计，立刻拨马撤退。但正在此时，忽然传来一声隆隆炮响。

听到炮响之声，战马皆受惊不听指挥。而大队进城的兵马立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惊马四散而跑，兵士被马蹄踩踏，而城门之外还不断有大队曹军继续拥入。只见情况越来越糟，大家也迷失了方向，简直乱成了一锅粥。

“出什么事了？”

“后面的快点回去！”

“快撤出去！”

“别再进城了！”

一片兵荒马乱之中，后续的兵马仍不断冲进来，混乱的局面已经无法控制。

这时，城楼上的石块之雨和火把之林刚刚停歇，城内的四门却突然关闭。只见吕布一马当先，率军而来，他大声喝道：“不要让一个曹军活着回去！”

吕布的军队从东西两面，夹击而来。

曹兵此时正如瓮中之鳖，插翅难逃，只能由人宰割。在惊慌失措之下，一时之间死伤无数，被斩和被俘者更是不计其数。

而曹操也一改之前的狂妄，现在也追悔莫及，扼腕叹道："失策！真是失策！"

他本欲从北门逃走，但北门堵满敌军；他又想从南门而逃，但南门早已烧成一片火海；等他跑到西门之时，因有伏兵，西门附近正喊杀喧天。

"主公！主公！我已在此杀开了一条血路，请快点跑啊！"

恶来典韦正在大声呼唤。只见他咬紧牙根，怒瞪双目，在一片敌军之中疯狂砍杀，为曹操杀开一条通向吊桥的血路。

曹操闻声立刻向城下奔去，打马如飞，恶来也紧随其后，却三转两绕看不见曹操的身影。

"主公在哪里？主公在哪里？"

恶来正四下寻找曹操，忽见来了一队人马，打的是曹军的旗帜。

"是典韦吗？你看到主公了吗？"

"原来是李典，我也正在寻找主公！"

"主公跑去何处了？"

两人分头搜寻，却怎么也找不见曹操的踪影。

而曹操此时也并不清楚自己身处何处。他举目四望，只见四周都是熊熊火焰，浓浓黑烟，以及四处冲杀的敌兵。他早已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自己在往何处奔跑。他头晕目眩，惊慌失措，早已丧失了希望。

在一片烟雾迷茫之中，他看到前方巷口之处出现一路兵马。他们举着火把，正冲自己的方向走来。

曹操自知，来人肯定是敌军无疑。他心中暗叫糟糕，却来不及转身撤退。于是假装镇定，趁乱走过。

当队伍走近之时，明晃晃的火把之下映出来人竟然是吕布！他右手横握那把令人恐怖的大戟，左手牵着赤兔马的缰绳，大踏步迎面走来。他高大的身影看在曹操眼中，煞是恐怖。

曹操大吃一惊，但此时已经无路可逃了。他只得径自前行，同时微微侧脸，用头盔遮住面孔，假装自家兵士与吕布擦身而过。

正在此时，吕布突然拿画戟的前端，轻轻地敲了两下曹操的头盔。他也误以为曹操是自家将领，便随口问道："哎！你看见敌将曹操了吗？知道他往哪里跑了吗？"

"哦！"曹操只得哑声答道，"我也正在捉拿曹操。听说他骑着一匹黄色骏马，向那个方向跑了。"

他随手一指，便拼命向那个方向逃去。

"咦？这人看来真是奇怪。"

吕布心中暗道奇怪，等他回过神之时，曹操的身影早已消失在烟雾弥漫的街巷之中。

"啊！好险好险！"

曹操拼命出逃，一路狂奔，待到他终于勒马停下时，才觉得刚才真是将将逃出虎口。

可是，他此时已经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更不知身在何处，一时如坠云里雾中。

曹操犹豫彷徨之时，正巧又遇到前来寻他的恶来。于是在恶来的保护之下，主仆二人又杀开一条血路，逃往东门的方向。

"糟糕！此处也难以逃身！"

曹操不禁叹息。他的坐骑也猛地停下步伐，使劲在原地踏步不前。

东街尽头的城门就在眼前，但已经燃起熊熊大火。绵长的城墙已经俨然变成一条火龙。烈火狂焰，高温灼人，似乎天地之间只剩这火势汹涌。

“咚！咚！”

在一片热风烈焰的烘烤之下，战马受惊，不受掌控。铺天盖地的火星也纷纷落在曹操的鞍座和头盔上。

曹操只得再回顾来时之路，绝望地说：“恶来！看来我们只能原路返回了！”

恶来此时也已经急得脸色赤红，他瞪着后方说道：“主公！如今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穿过此门就可得生，留在此处只有死路一条！我在前面开路，请主公紧随我身后冲出来便是！”

东门的城楼已经陷入一片火海，城墙下还堆满许多薪柴，更是愈燃愈旺。此时这城门就宛如一座地狱之门。若要从此门中穿过，必定九死一生。

但是，要想活命，只有这一条出路。

恶来下定决心，猛抽胯下之马，一人一骑纵身跨出火海。

曹操紧随其后，一边拨开柴薪，一边纵马冲入火门之中。

一瞬间，灼人的热气袭来，熏得人简直窒息过去。

曹操感觉自己的须发睫毛都已被烧焦，但仍咬紧牙关，向前冲去，眼看就要跨出城门洞了。

——就在这一瞬间！

城楼已燃烧多时，梁木再也无法支撑，就在曹操即将跨出之际，城门一角突然崩塌落下，大梁裹着火舌直坠下来，正好砸到曹操坐骑的臀部。战马被一砸之下，后腿断折，跪倒在地。而曹操则被大力甩了出去。那根梁木正朝他的身体翻滚过来。

“不好！”

曹操仰卧在地，只得慌忙用手抵住燃烧的大梁。霎那间，他的手掌和手肘都被火焰烫伤，浑身上下也冒出烟来，发出烧烤人肉的焦煳味。

“上天救我！”

他吃痛打滚，躺在一片火海之中，竟痛晕了过去。

在朦胧之中，曹操隐约听到有人在大声呼唤自己的名字，但他又再次晕厥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曹操又恢复一些知觉，感觉自己被人抱上马鞍。

“恶来？是恶来救我吗？”

“主公！是我恶来。请您放心吧，我已救您逃出敌军之手啦。”

“我真的得救了吗？”

“主公！你能抬头看见满天星斗吧？”

“星斗……能看见！”

“那就无碍了！您的性命无忧，只是受了一些皮肉的烫伤，经过郎中调理，料也无妨。”

“我怎么觉得星斗在上下旋转呢，是不是我眼花了？”

“主公不必担心了，闭目休息吧。夏侯渊正在殿后呢！”

“是吗……”

曹操这才放下一颗心，而此时突然感到一阵剧痛袭来。可能是因为紧张的心情一旦放松下来，身体的剧痛也就显露出来了。他浑身严重烧伤，更是疼痛难忍。

天色也已大亮。

曹军将士陆陆续续地返回营地。每个人都是灰头土脸，满身狼藉。大家神情疲惫，却庆幸着能从惨败中死里逃生。

然而能够生还的人数，还不到全军的一半。

当众将士看到奄奄一息的曹操被恶来和夏侯渊救回，一路架在马鞍上回到营地，全军将士的士气更是降到谷底。整个营地之中宛如坟场一样死气沉沉。曹军早已失去斗志，就连营中大旗都沾满朝露，无力地趴附在旗杆之上，难以飘扬。

“什么？曹将军受伤了吗？”

“情况严重吗？”

闻讯而来的众将官，纷纷聚集到曹操的大帐之外，打探消息。

“嘘！”

“大家肃静！”

听到帐中传来的训斥之声，在帐外云集的众位将士心中不由得一沉。大家都表情严肃，缄默不语。

正在此时，前来救治的郎中也轻轻走了出来，他眉头紧锁。看到郎中的神情，众将士更是大为紧张，心里胡思乱想。

“哈哈哈！啊哈哈哈！”

这时，大家忽然听到从帐中传来曹操的笑声，而且听起来他的声音比平素还要高亢。

众将官大惊之下，纷纷拥向帐中，靠近曹操的床头，观察伤势。

只见曹操已经被烧得血肉模糊。他从右手、右肩，直到后背和大腿，大半个身子都被严重烧伤。如今在郎中的治疗之下，全都涂以药膏又敷以绷带，团团缠住。曹操的半张脸上也涂着药膏，被白布裹住，只露出一只眼睛。他的眉毛须发皆已烧焦，如玉米须一般焦脆卷曲。

“好啦好啦！我这点皮肉小伤，不足挂齿！”曹操用仅剩的一只眼睛环视幕僚，勉强说笑道，“仔细想来，曹某此次负伤并非敌人有多强大，只是我一时不慎，输给大火而已。看来人是不能跟火斗啊！你们说是吧？”

他又接着说道："我此次也是失策，过于轻率行事。因一时失察，竟中了吕布那匹夫的奸计。真是吃了一个大亏！曹某定然百倍归还，以报今日之仇！定要他吕布的项上人头！"

说完，曹操想翻身坐起，但挣扎几下却难以挪动身体。他只得勉强抬头说道："夏侯渊听令！"

"属下在。"

"我命你为我主持葬礼，一定要大操大办！"

"将军何苦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非也！此乃我的计策。你们今晚就要发丧，说是曹操已死。只要吕布听到此讯，必定认为我们营中空虚，群龙无首，会趁机出城来攻。你要安排葬礼，将假的灵柩葬到马陵山去。"

"是！"

"然后咱们就在马陵山的东西两侧埋下伏兵，只等吕布率兵前来。待到他们进入包围之中，就来个瓮中捉鳖，将他们全部歼灭。你们听明白了吗？"

"属下明白了。"

"各位以为如何？"

"真乃妙计是也！"

曹营诸将皆披麻戴孝，连营中大旗也按大丧的传统，升起挽旗。

"曹操已死！"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濮阳城更是最早得到消息。吕布闻讯，喜不自胜："太好啦！我终于除掉曹操这个劲敌了！"

吕布为了慎重起见，还四处派出密探前去侦察。多名密探皆回报，说敌营正在服丧期间，一片死寂，将士们皆披麻戴孝，准备为曹操操办葬礼。

于是吕布计划在曹操出殡之日，率兵攻出濮阳城，在马陵山将敌军一举歼灭。但他如何能料到，这场葬礼是一个障眼法，送殡的队伍也是诱他深入的假招子。

当吕布大军踏上马陵山之时，从山后传来战鼓隆隆之声，曹军从四面八方拥来，将他们团团围住，几乎全歼了吕布的兵马。

吕布只得拼命逃跑，他把带来的万名将士抛在身后，也将自己的颜面抛在了马陵山。从此之后，他有所忌惮，紧闭大门不出。无论曹军如何挑衅，他也绝不轻易出城。

第二十一章 牛与蝗虫

所谓老虎不出山，猎人无办法。

尽管曹操使出种种办法，刺激挑衅吕布，吕布就是死活不出濮阳城，他说道："吕某再也不中你的阴谋诡计！"

但是即使吕布的大军按兵不动，前线之上的大小摩擦依旧不断。小股士兵每天火拼不断，游击战日夜持续不绝，只是不成规模。但是这样一来，百姓难以平稳度日，商贩更难从事买卖。在各路军阀的冲突之下，百姓才是最遭殃的。

事实上，各种战争、纠纷和冲突，并不只限于此。但凡有人居住的地方，都难免遭到血雨腥风的洗礼。

但在如此政局动荡之时，又发生了一件比战争更让百姓遭殃的事件。

有一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忽然从西方飘来一片黑云，这黑云逐渐席卷而来，不多时便遮天蔽日。

"是蝗虫！蝗虫来了！"

百姓开始骚动不安。

当蝗虫来袭的消息散播开去，百姓们无不茫然失措。他们深知蝗灾的恐怖，也深知自己的无能为力。他们只能扔掉锄头锹铲，逃进狭窄的土屋之中，悲伤嗟叹："啊！这可叫我们怎么办啊！"

大批的蝗虫接连不断地飞来，它们的阵势比蒙古刮来的风暴更为剧

烈。就连阳光都被蝗虫之云遮掩，天地之间一片阴暗。

大批蝗虫过境，瞬间就将庄稼蚕食殆尽，只剩枯杆。待席卷了所有可食之物后，蝗虫又会再次起飞，席卷到其他地方，继续如风卷残云一般蚕食掉所有的一切。

等到最后，再也没有粮食可食之时，蝗虫便会互相啃食。万亩良田被蚕食殆尽之后，便会空剩无数的残尸，一片萧条。

粮食被毁，百姓也无粮可食，极度饥饿之下，人与人之间也开始互相吞噬，只为活命。

“太饿了！没有东西吃了！”

“我们实在活不下去了！”

饥饿的灾民为了活命，只得四处逃荒，以找上一口吃食。而农田被毁，农民受灾，军队失去军粮供给，也无法再承担军队的职责。

如今，各路军队必须四处购粮。即使是土地肥沃的山东，也因蝗灾而物价暴涨。如今即使出价一百贯钱，也难买到一斛米。

“如此情形，无可奈何！”曹操面对如此天灾也只能徒然嗟叹，无能为力。

如今不要说率兵打仗，天灾之下军粮供给不上，士兵都饿得虚弱不堪，军不成军。他迫不得已，只得拔寨而去，移驻他州。并且下令全军将士要节衣缩食，以熬过这次的饥荒。除此以外，他也别无他法。

而困守在濮阳城里的吕布，也遭到了这场天灾的洗礼。

“曹军已经拔营而去了，濮阳的包围解除了。”

“嗯，曹操终于走了吗？”吕布听到前线来报时，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声。

他正在为蝗灾而愁，每天愁眉不展。看起来蝗灾比曹操更难以对付。他对粮官下令：“严格管制食物供应，开源节流！”

如此蝗灾当头，曹操和吕布的领地之争不得不停战。

但是，尽管蝗灾如此骇人，但它必将过去。不久之后，春天还会如约而至，然后夏天会接踵而来。这片荒芜的大地之上会再次长出新鲜的谷物庄稼，昏黄的土地上会再次被绿油油的作物所覆盖。万物必将重获生机，而蝗虫不会年年来袭。但是，只要庄稼能够生根发芽，人类的战争就永无停止之日。

此时，徐州的太守陶谦已经病入膏肓。他整日躺在病榻之上反复思量，在自己行将就木之际，应该将徐州托付给可靠之人。

“除了刘备以外，再无他人可当此职。”

陶谦年届七十，此次身患重病，自知命数将尽。但他整日却因国事动荡，徐州难安而烦恼不已。

“众位卿家如何考虑？”他勉强抬起昏花的老眼，对前来床边探望的重臣糜竺、陈登问道。

“曹操撤军皆因这蝗虫之灾，但不出来年，他必定会卷土重来。若那时我们还能蒙吕布在后方牵制于他，徐州城就能自保。但只怕明年不会再如此幸运啊。老朽自知，天命将至。在此之前，一定要将徐州城托付给可靠之人才是。”

“大人此言有理！”糜竺早已深知老太守的心中所想，于是他建议道，“如此说来，不如由太守大人再次邀请刘备来此，以情理相商如何？”

陶谦见众位大臣也首肯此事，精神大振，连忙下令：“如此速速派人去请刘备。”

刘备听说老太守病重，立即动身，从小沛前往徐州城探病。

陶谦一见到刘备，十分高兴。他用枯木般的双手紧紧握着刘备的手，恳求道：“请你无论如何一定要答应我这行将就木之人啊！请为了徐州百姓，为了大汉江山，接受太守之印。否则我死不瞑目啊！”

“承蒙太守大人抬举。这如何使得！”

刘备依旧婉拒如前，他的理由正如前述。

“太守大人尚有两子，可当此职。”刘备在此话出口之前，又硬是咽下。他生怕一提起那两个儿子，陶大人又会激动起来，不利于养病。于是只是淡淡说道：“刘某无德无能，难当此职啊！”

刘备最终没有接受陶谦的请求，而老太守不久之后就长辞人世。

徐州为陶谦举办了隆重的葬礼。由于老太守为官清廉，在百姓中威望极高，因此举州上下无不伤心悲痛，人民自觉自愿为其身着孝服。在葬礼之后，刘备回到小沛。而糜竺、陈登等重臣立刻登门拜访，并再三恳请道：“太守大人生前便已属意于您，就请勉为其难，接任此职，成为徐州之长。”

第二天，小沛的官府门外已经聚集了很多老百姓，还有不少人络绎不绝地拥来。衙门之外一时人声鼎沸。刘备连忙携关羽和张飞出门一看究竟。

“刘大人请容禀！”

门外的百姓一见到刘备的身影，便齐齐跪在地上，他们异口同声地请愿道，“刘大人啊！请您一定要担当我们徐州的父母官啊！如今连年战乱，百姓苦不堪言，今年更遇到蝗虫之祸，民不聊生。我们只盼有一位好太守，能够施行仁政，让我等贫苦之人能过上太平日子。我们恳请您能接任太守之印，不然的话，我们只能继续彷徨无措，绝望不堪。不如一死了之，落得清净啊！”

人群中已有人忍不住痛哭出声。

当刘备看到这些饱受饥荒之苦的贫困百姓，体会到人民的拳拳之心，他终于下定决心，接受徐州太守之印，从小沛移居到徐州。

刘备至此终于得到一州太守的职位。

他得此徐州，并非靠巧取豪夺，亦非靠军队攻击。他没有用任何阴谋诡计，更没有暴虐百姓。因此可谓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

刘备从涿县的一个小村庄发迹至今，一直都能持守节义，静观风云

变化却不急功近利，因此名望极佳。虽然有时关羽和张飞会心生抱怨，觉得“大哥有些不通人情，不合时宜”！但如今看来，他的这些固执和古板其实才是正道，在获取功名之途上貌似迂回而行，其实是走了捷径。

刘备上任徐州太守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祭拜老太守陶谦之灵位，并在黄河平原上为其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仪式。他接着上奏朝廷，表彰陶谦的德行和功劳。又起用糜竺、孙乾、陈登等旧臣，大施善政。

在刘备接手徐州之时，正值蝗灾泛滥，兵荒马乱之际。他让利于民，以图恢复民力，在他的努力下，徐州重获了生机，百姓也重获了希望。

百姓对刘备的讴歌之声，不久便传到曹操耳中：“什么？刘备得了徐州？那个落魄的刘备，居然坐上徐州太守的位子了吗？”

曹操颇感意外，他对此十分轻蔑，对刘备的评价也十分低下。另外曹操对此还非常愤怒，他觉得：“我与徐州前太守陶谦有杀父之仇，这个刘备是知道的。我此仇未报，而他却手无寸功，倒落得徐州太守的官位，真是岂有此理！”

在曹操心目中，徐州已是他的囊中之物，他连未来的计划都已经盘算好了。而此时，忽然冒出一个刘备来抢了他的地盘。不仅如此，刘备还大施善政，颇得民心，让他的如意算盘落空，自然非常仇视刘备。

“这个刘备明知我和陶谦的过节，还敢出任徐州太守，就是明摆着和我曹操与敌。我看他是明知故犯的吧。既然他不仁就休怪我不义！待我先将刘备杀之后快，再将那陶谦鞭尸，以报杀父之仇！”

曹操立刻下令整顿兵马。

荀彧对此事有不同意见，于是大胆进谏。这个荀彧是曹操颇为看重的谋士，曾称他为“余之张良”。

“将军请三思，如今我们所处之地乃是天下要冲，也是我军重要的根据地。兖州目前已在吕布手中，若要收复失地，则剩余兵力不足以攻下徐州。而若我们坚持拿下徐州，则对付兖州的兵力亦将不足。届时只会让吕布巩固地盘，将兖州牢牢握在手中。将军请想，若我们一边攻不下徐州，另一边也夺不回兖州的话，又将何往？”

“可是，此地粮食匮乏，土地贫瘠，若我军一直停留此处，绝非良策！”

“为今之计，可在汝南（今河南省，汝南）颍川一带休养生息。当地仍有些黄巾残党兴风作乱，若我军前往，既可以讨伐黄贼，受到朝廷嘉奖，又可以夺其财粮，以为我用。此举必将深受百姓拥戴，何乐而不为呢！”

“如此也好！我们就去汝南！”

曹操一向任人唯贤，决断干脆利落，这也是他的一大优点。因此他立刻采纳了荀彧的谏言，整顿兵马，直指汝南。

是年十二月，曹操的远征军首先袭击了陈地，又紧接着进军到汝南颍川之地。

——曹操来啦！

——曹操来啦！

曹操的威名如冬季朔风，响彻山野。在颍川一带一直盘踞着黄巾残党，为首的叫何仪、黄邵。他们以羊山为中心，扰民不断。

“什么？曹操怎么会大老远地攻到这边来？他的大本营不是在兖州吗？这个肯定是个冒牌货，咱们给他赶走了就是！”

于是何仪和黄邵二人率领一众黄巾之匪，埋伏在羊山山麓，准备袭击曹军。

曹操在两军交锋前对恶来下令：“恶来，你去前方探一探对方情况。”

恶来典韦得令，打马上前打探一番后，回来复命：“我看那伙黄巾之贼约有十万之众，但看起来不过是些滥竽充数之徒。他们连阵形队伍都站不齐，毫无纪律可言。将军不妨正面布置强弓，一方面万箭齐发，另一方面我可带兵从右翼将之攻破。”

曹操如是而为。战果确如恶来的预测，这帮乌合之众的黄巾贼瞬间被打得四散奔逃，死伤无数。更有大批贼人前来投降。曹军一战而胜。

“这些乱贼，全是废物！这么多人，好歹出来一个中用的让我们兄弟好好打一仗啊！”

曹军的将领们站在羊山之上，无不掐腰大笑。

第二天，敌营里出来一名彪形大汉，率领一队强悍的士兵前来对战。

这名大汉徒步而来，身高七尺有余，手持铁棒，眼角上吊，满脸漆黑的胡须被山风刮得狂野。他来到阵前大声叫骂：“呔！你们知道爷爷是谁吗？我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截天夜叉何曼是也！那个叫曹操的在哪里？若不是假冒货就出来和爷爷打一场啊！”

曹操觉得有趣，于是大笑着问左右道：“你们谁去把他打发走？”

“我去就是了！”李典刚准备出征。那厢曹洪却争着应战。他下得马来，提着大刀徒步走近何曼，骂道：“你想与曹大将军打还轮不上资格！像你这种面目丑陋，长得像野猪精的小子，不配曹将军动手！速速受死吧！”

曹洪说罢，抬手便砍。何曼闻言大怒，举起大棒应战。

此人甚是彪悍，两人战在一处之时，就连曹洪也没讨到什么便宜。于是曹洪作势要败，趁他追赶之际向后横扫一刀，利落地将何曼拦腰斩断。

李典也纵马上前，活捉了黄巾贼的大将黄邵。而另一个贼将何仪，见势不妙立刻带着二三百名手下，落荒而逃。

正在此时，从另一边的山间突然拥出一支队伍。他们未打旗帜，领头一位壮士，突然堵住何仪的去路。只见他飞起一脚，就将何仪踢下马来。何仪一骨碌爬起来，抄起枪来，怒道：“来者何人？报上名来！”

那位壮汉却不言语，三下两下就将何仪拿下，绑了起来。

贼兵大骇，匆忙跪倒于地，求壮士饶命。此人将这两三百人都收至麾下，显得颇为得意，随之就要从原路返回。

恶来典韦追赶何仪而来，他见状有些莫名，就对壮士大呼：“且

慢！且慢！你要把贼将何仪带到哪里去？把人交给我！”

那壮士岂可听从。于是两位猛将又拉开架势，准备再来一场龙虎相争。

——这位壮士究竟是何人？

恶来典韦一边和他交手，一边心里琢磨。看他刚才活捉何仪的样子，应该不是黄巾一伙儿的，但他又对自己刀兵相向，应该也不是自己人。

“且慢！壮士！请先住手！”恶来收回大戟，叫道，“咱们先讲清楚再打不迟。我看你不像黄巾残党，只要将贼将何仪献给曹将军，就能饶你不死！”

壮士却闻言大笑：“曹将军算老几啊？他是你们的将军，我们可不认识他，也没得过他的好处。我凭什么把自己亲手抓住的何仪，平白无故献给他啊？”

“你究竟是何许人也？”

“我乃谯县许褚。”

“你是黄巾贼子，还是落魄兵士？”

“我什么都不是，就是个平头老百姓。”

“哼，小小草民，竟敢如此嚣张！”

“你若真想要我活捉的何仪，有本事就来夺我手中的宝刀。若夺得宝刀，我就把他交给你。”

恶来典韦听到许褚的戏弄之词，不禁怒火中烧。

他挥舞手中双戟，向对方当头就砍。而许褚却刀法精妙， 反而令恶来渐渐有些难以招架。

恶来向来自负，认为自己勇不可当，因此他一开始时小觑了对手。但几个回合下来，发现自己竟有些不敌，心中不免有些吃惊，暗

想："看来这小子有点真本领！"

可是，恶来越打越觉得吃力，逐渐有些处于劣势。恶来的额头上渐渐冒汗，手脚也有些应对不及，而那许褚却越战越勇，如有神助。

"好小子！纳命来！"

恶来抖擞精神，使出平生的本领，他将双戟上下挥舞，累得浑身是汗。但那许褚竟毫不吃力，他单手挥刀，虎虎生风，甚至有几度刀锋几乎擦着恶来的头皮掠过。

如此两雄相斗，从辰时一直打到午刻，打了小半天的时间仍然未分胜负。而他们的胯下战马早已累得浑身大汗。夕阳西下时分，两人才住手，约好明日再战便各自回阵。

曹操一直站在高处远观两雄缠斗，于是叮嘱恶来："明日再战，你可佯装不敌，诈败而逃。"

第二天两人再战，恶来按曹操之计，打了三十来个回合就假装不敌，转身便逃。而曹操也指挥大军故意撤退五里，用意让对方轻敌。第三天，恶来又到阵前对战。

许褚一见到恶来前来，立刻打马上前，骂道："你小子，不是被我打跑了么！怎么还敢来找死啊，不怕爷爷再把你打趴下！"

恶来佯装惊慌失措，他大声嚷着让部下使劲往上冲，自己却作势逃跑。

"好小子！爷爷今日可不放过你啦！"

许褚打马便追，岂知自己正中曹操下怀。他追了一里多地，就连人带马掉进曹操事先挖好的陷阱之中。

一见许褚落网，曹军官兵立刻从四面八方冲出来，用铁耙、钩棒将许褚勾住，吊上地面。

许褚招架不得，只得被众兵士五花大绑去见曹操。

众兵士吵吵嚷嚷，一路用铁耙钩棒将许褚架着，像拖野猪一样把他

押到曹操跟前。

“混账！人都绑了，还用这么押着吗？”曹操一见便大声训斥道，“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的英雄好汉！还不快快松绑！”

曹操此言令众人出乎意料。

其实，曹操那日远观许褚与恶来两强相斗时，已经起了爱才之心。他看许褚武艺高强，甚至不输恶来，更是心想一定要将其收至麾下，为自己所用。

曹操就是这样一个人，若被他视为敌人，则性命难保。反之，若被他看中为贤才，则一定会恩宠有加。

他一方面懂得惜才爱才，另一方面若他憎恶某人，也是会不惜一切手段将其毁掉的。例如这个许褚，曹操可是一眼就看中了。他觉得一定不能将其杀掉，而要设法将他收入麾下。

“快快赐座！”曹操喝退了将许褚绑来的兵士，走上前去，亲自为许褚松开绑绳。

许褚本以为会遭受一番羞辱，没料到竟受到如此礼遇，不禁心生感动。他并不挣扎，而是老实地坐在座位上回答曹操的问询，详细地介绍自己的身世。

“我生于谯县，名叫许褚，字仲康。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迹，足以夸耀。我一直住在附近山寨，因此地盗贼猖獗，农耕不得安生，粮食也总被贼人所抢，性命堪忧。所以我决定带家人和村民上山扎寨，以抗匪徒。”

许褚老老实实地说明原委，接着又说了自己的一番经历。

他的寨中都是普通的庄稼汉，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兵器。为抵挡贼军的袭击，他们只得收集大量的巨石滚木，待敌兵来袭时就抛掷石块抵御。

他还说，自己并非夸口，但他投掷起石块来可谓百发百中。贼军也会忌惮三分，最近也很少前来冒犯。

——不过有一次。

那时寨中缺粮，他们必须设法搞些米来。还好他们寨中有两头耕牛，于是就跟贼军提出，打算以牛换米。贼军同意了，就送来粮米，他们也按约定将两头牛交与对方。但是贼兵上前来牵牛时，牛却死活不肯挪动脚步。好容易给牵出寨中，没想到牛走到半道上又犯了牛脾气，甩开贼兵又跑回寨中。

“于是我就用双手拽着两头牛的尾巴，硬是将牛倒着拖到贼人兵营里。把那帮贼人吓得魂飞魄散，根本不敢将牛收下。然后他们第二天就拔营而去，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啊哈哈！我实在有点自吹自擂啦。不过我这样倒拖牛尾的一搞，才吓走了贼人，让一村人过上太平日子。我看将军的大军整齐有素，想必能够扫荡贼军。即使我不出手，我们村的男女老少也能回去务农耕田。如今我已死而无憾了。将军，要杀要剐由您动手吧！”

许褚说完，笑意不减。而曹操不但没有杀他，反而大加褒奖，令许褚大为意外。他欣然投至曹操门下，成为曹操手下的一员大将。

第二十二章 愚兄与贤弟

曹军背井离乡，远征漂泊，宛如蝗虫一样伺机而动。

在行军期间，曹操听说如今的兖州老家是由吕布属下的薛兰和李封驻守。这两个人治军不严，军纪涣散，以致兵士们在城里强取豪夺，行凶作恶。而这两个人更是设下苛捐杂税，搜刮民脂民膏以供自己奢靡腐败。兖州百姓苦不堪言。

“此时正是讨伐兖州的良机！”

曹操闻讯，心中下定决心。于是率军转向，挥剑直指兖州。

“是时候回老家了！”

曹军势如破竹，一举拥到兖州城外。

李封和薛兰刚刚听闻曹军将至，心中正在怀疑。没想到曹军已经转眼而至，他们不禁心中惊慌，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出城应战。

这时，许褚来到曹操面前请战。

“这是我首次上阵杀敌的大好时机，待我亲手拿下二将，献于主公。”

许褚言罢，立刻冲到阵前，和薛兰、李封二人打在一处。许褚十分利索地解决掉李封，而薛兰见状惊恐不已，正待落荒而逃之际，却被冷箭射中。原来是曹操的一员大将，名叫吕虔，他从曹军阵后射出一箭，正中薛兰的颈项。因此，不待许褚动手，薛兰便已跌落马下。

于是兖州重回到曹操之手。之后，曹操又下令：“一鼓作气，收复濮阳！”

曹军乘胜进攻吕布所在的濮阳。

谋士陈宫进言，以守为攻，他劝道：“此时出战，敌军士气正旺，于己不利啊！”

“一派胡言！”

吕布并不听从陈宫的建议。他仍然争强好斗，并且深知曹操的为人。吕布认为，如若不能击退曹军，收复兖州，则会毁掉自己的百年大计。因此吕布调集了全城之兵，森严对阵。

吕布如今骁勇依旧，宝刀未老。他年纪稍长，却更加擅长骑射之功，骁勇善战的本领愈发高强，正所谓万夫不当。如今的吕布已经成为一名身经百战的强将，简直练就了一个金刚不坏之身。

“此人不错，正好做我对手！”

许褚见到敌将吕布甚是英武，不禁斗志昂扬，想要一场势均力敌的恶战。

“来啊！大战三百合！”

他大喝一声，向吕布扑去。

但吕布岂能容他近身，许褚紧咬牙关，围着吕布团团而转，伺机寻找机会。两人一通缠斗，正杀得难解难分之际，只听恶来典韦大喝一声，前来相助。

“许褚莫慌！我来助你！”

吕布虽被两人夹击，却依旧挥舞方天画戟，战得游刃有余。

这时，夏侯惇等人都加入战营。曹操军中的六个大将纷纷打马上前，欲以车轮战恶斗吕布，誓不让吕布逃掉。而吕布此时也暗道不妙，于是大戟一挥，突出重围。他猛催赤兔宝马，奋力而逃。

当吕布逃回城下之时，却猛地勒马停步，气得瞪圆双眼。他面前的吊桥高悬，将他阻在护城河外。吕布大怒，高声向城内骂道："速速打开城门！放下吊桥！你们哪个当值，怎么这么糊涂！"

没想到这时城墙上探出一个人头，仔细一瞧，却是那位当地的富豪田氏。这个田氏曾替吕布写信诓骗曹操进城，害得曹操险些丧命。

"吕将军啊，这城门可是不会打开了！"田氏站在城头之上，对吕布讥讽道，"吕将军啊，昨日之友可能正是今天之敌。我是个商人，一开始就说得明白，我只跟随赢家。您看，我也不是武人，不讲究什么忠君报效的死礼。我看曹将军势力更旺，他们的大旗颜色也漂亮，决定从今天起就投奔曹将军了。嘿嘿嘿嘿……"

吕布恨得咬牙切齿，破口大骂："你这大胆小民！还不赶快开门！胆敢不开，看我怎么收拾你！"

但是此时吕布被困在护城河之外，除了大骂几句，也是无可奈何。田氏在城头见状，更是一番讥笑嘲弄："吕将军啊，你省点力气吧！如今这城已不姓吕啦，我早已将它献给曹将军啦。你也不用对我摆一张臭脸，倒不如趁天还亮，赶快逃吧！看你一代英雄，竟落得如此地步，我也看不下去啊！"

此人当初逐利而来，如今也因利而倒向敌人，倒也无可厚非。不过吕布当初利用小人而得到的功绩，如今又因小人背叛而前利尽失，可谓天道循环。吕布在城下一通吼骂，却无能为力。他若再耽误时间，便会遭到曹军围剿。无奈之下，吕布只得拨转马头，一路逃往定陶（今山东省定陶）。

陈宫在营中闻讯后，不禁后悔莫及。

"我先前利用田氏，之后却对他掉以轻心，是我识人之错。"

陈宫好一通自责。他连忙赶到东门，与田氏一番好言相求。然后他接上吕布的家眷，匆忙追随吕布而去。

如今吕布落难，又失去了根据地，那些原本追随吕布的将士心想他大势已去，不若各自逃命，于是大家各谋生路，四散而去。

可以说这个世上像田氏这样的人不计其数，大家因利而聚，也因利而散。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

待众多士兵纷纷四散逃跑之后，吕布原本麾下的将军和幕僚反而倍感轻松。因为这几十万大军所需的军粮物资也是一笔大数字，如今他们已经落败而逃，再养一支大军未免吃力。若一支一两千人的兵马进入一个村庄，那村里的粮仓就像蝗虫过境一样，颗粒不剩。更何况一支几十万的大军，要想填饱将士们的肚皮就需大笔开销。

吕布一路逃到定陶，却也无法久留。于是他与陈宫商量道：“我们如今已经无处可去，不如去冀州投靠袁绍如何？”

陈宫并未立刻表态，而是不置可否。他心中明知，吕布因三番五次改换门庭，虽名声在外，但名气却不佳。因此他建议先派人打探一下袁绍的口风，再做打算。

袁绍闻听此讯，就向谋士审配相商。

审配非常直率地谏言道：“此事万万不可！那吕布虽有天下之勇，却性如豺狼，反复无常。待他有机会东山再起，一定会杀回兖州。若他仍有余力，说不定会回来谋取冀州。如今我们倒不如与曹操结盟，趁机除掉吕布，方可安定。”

“言之有理！”

袁绍立刻下令，由颜良率领五万兵马与曹军联合，追缴吕布。同时，他给曹操去信，表示结盟。

吕布得知此讯，难免惊慌无措。他本已无处投奔，现在又被两军追缴，只得仓皇而逃，继续飘零。

“对了！听说刘备已继承陶谦之职，担任徐州太守。我们不妨投奔于他。陈宫，你看如何？”

“正是！听说这位徐州新太守的风评极佳。若刘备能收留于我，倒也是一个好的去处。”

于是吕布差人去向刘备求助。

刘备听说吕布一行欲来徐州请求收留，不禁叹道：“吕布乃是一代英雄豪杰，竟落得如此境地，令人可惜啊！”

刘备立刻就要带着关羽和张飞，出城迎接吕布一行。

“主公，此事万万不可！”

谋士糜竺立刻拦住去路，极力反对。

糜竺建议道：“吕布之为人，想必主公早已深知。如今就连那袁绍都不肯容他，可见一斑。自主公出任徐州太守以来，上下一心，正在蓄养国力以图平稳发展之际，又何必将吕布这等饿狼之将迎入国中？”

一旁的关羽和张飞也频频点头，表示支持糜竺的建议。但是刘备虽然也颔首点头，却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此言不错！我确实深知那吕布绝非善类。但倘若当初在曹操进攻徐州之际，没有吕布在后方扰乱攻打兖州，可能徐州就已落入曹操之手了。虽说吕布并非刻意相助，但我仍要心存感激。如今吕布穷途末路，登门乞怜，或许也是上天有意安排。我又怎能拒绝他的要求呢？”

“若您如此想的话，也只好这样。”

糜竺见刘备执意如此，也不好多说。

张飞见状，回头跟关羽抱怨道：“唉！没办法啊！咱们大哥就是心肠太软啦，容易被一些心怀诡计的人利用。那个吕布算什么东西，还要我们亲自去迎接。”

他话虽这么说，依旧心不甘情不愿地跟随刘备出城迎接。

刘备出城三十里去迎接吕布。吕布漂泊多日，见刘备竟以如此隆重礼节接待自己，颇为惶恐。他一看到刘备下车，也连忙下马，抱拳答谢：“刘公竟以如此盛情，迎接我等。如此好意，吕某感怀于心，无以为报！”

刘备也拱手欢迎：“哪里哪里。刘某一向尊重将军一代英雄，骁勇无比。此番听说将军壮志未成，浪迹天涯，实在心生遗憾。”

吕布见刘备竟如此谦虚恭谨，心情愉悦。他不禁昂然，直起腰杆说

道："刘公果然明察秋毫！自从吕某当年诛杀朝堂之贼董卓，为天下除奸之后，又遭李傕一派作乱，我对大汉江山一片丰功伟业也化为泡影。我离开都城，欲赴地方培养势力，谁料各地诸侯气度狭小，不能相容。因此吕某只得东奔西走，以求好男儿可以尽情挥洒的天地。"

吕布一边苦笑自嘲，一边握住刘备的手，恳切地说："吕某愿助刘公一臂之力，共同合作，以成大事。不知刘公意下如何？"

吕布如此一番亲近致辞，刘备却没有回应。他从袖中取出老太守传于他的徐州官印，递到吕布面前，说道："吕将军，不如我将此物让给你吧。自从陶老太守去世之后，徐州无人统领，我无可奈何才代为治理。如蒙吕将军承继此位，想必是极好的。"

"什么？你要将太守之印送于我吗？"

吕布非常意外，但他已经下意识地伸手去接，似乎就要欣然接受。但是他忽然瞥见刘备身后站着的关羽和张飞二人，正怒目而视，紧盯自己。

"哈哈哈！"吕布连忙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大笑摆手，说道，"我当是什么东西，竟然是太守之印！刘公竟然要把徐州让于我，实在出乎意外了。我一时没听清，都不知该如何作答。吕某原本是一介武夫，无德无才，岂能担此重任。请刘公收回去吧！"

吕布含糊其词，一番客套，谋士陈宫也赶忙在一旁帮衬推辞。

此后，刘备在头前带路，以国宾之礼将吕布一行迎入城内。他又在晚上大排酒席，盛情款待。

第二天，吕布派人邀请刘备前来客舍，说要以酒宴回请刘备。

关羽和张飞心生怀疑，轮番前来劝阻刘备。

"大哥，吕布的酒宴你真打算去吗？"

"自然是要去的。吕将军难得一番好意，怎可辜负。"

"他哪存得什么好意？依我看啊，他一定心怀诡计，意图夺走徐州。还是回绝了他吧。"

“不可如此。咱们要以诚待人才是。”

“您以诚相待了，关键是对方也得值得啊。”

“这也无妨。人各有异，我若能以诚相待，无愧于真心也就是了。”

刘备立即命人备车。

关羽和张飞无奈，只得相陪，他们一行来至吕布暂居之所。而吕布见他们应邀前来，自然非常高兴，连忙殷勤招待。

“今日酒宴，因身在异地，可能难以准备周全。请诸公见谅。”

吕布客套一番后将众人引至后堂。刘备一向简朴，因此在他眼中看来，这场盛宴无比奢华。

宴会进行之中，吕布请出自己的夫人，介绍她与众人认识，并在身旁相坐奉陪。

吕夫人容貌美丽，举止婀娜。她向众人见礼之后，回到丈夫身边坐好。

吕布心情极好，于是说道：“想我吕某流寓山东期间，身处逆境，饱尝人间冷暖。此番前来徐州，承蒙刘公款待，着实感慨。想当初曹军包围徐州之际，我占了他的老巢兖州，也因此将徐州解救于危难之中。若非我当日之举，恐怕徐州今日会大有不同。我如今说出此话，似乎显得有些自夸，要你们卖我一个人情似的。不过刘公必然不忘我当日之举，吕某非常高兴啊！”

刘备闻言，微笑点头。吕布又握着刘备的手，说道：“没曾想我如今会来至徐州，有劳贤弟关照。看来我们很有缘分啊。”

吕布醉意正浓，举止也愈发亲近。

酒宴到现在，张飞一直板着面孔默默饮酒。当他听到吕布此言，突然把酒杯摔到地上，握剑起身，怒道：“你刚才管我大哥叫什么？你有本事再叫一遍试试！”

大家一时不知张飞发的哪门子脾气。而吕夫人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她尖叫一声，连忙躲到丈夫身后。

“喂，吕布！你居然称呼我家大哥为贤弟！真是岂有此理！我家主公乃是汉室之后，金枝玉叶。你不过汉室奴仆，竟如此羞辱于他，真是无礼之至！有本事咱们到外面比试比试去！走！”

张飞寻常醉酒之时，总会说些胡话。如今见他已经伸手拔剑，那些不明就里之人无不大惊失色。

“你要做甚？”

刘备连忙大喝一声，制止张飞。关羽也急连忙上前，拦住张飞，把他推到墙边暗道：“三弟住手！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但张飞却不肯善罢甘休，他继续骂道：“你听听他说的什么话来！就是因为他在这里说这种话，我才咽不下这口气！他算老几啊，张嘴闭嘴就管我大哥叫什么贤弟。谁是他的贤弟！”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岂止这句！我刚才就一直听他胡扯！吕布他明明是为了自己私利，才去攻打兖州的，如今却要卖乖，让我们领他的恩情。他这不是欺负人么！明明是我们谦让，他就这么口出狂言！”

“你少说两句吧！你这么满口酒气地舞刀弄剑，就算是说的真心话，人家也会说你是酒后闹事。”

“我说的就是真心话，哪里闹事了！”

“那就住嘴！”

“哼，气煞我也！”

张飞气哼哼地坐回席上，但仍愤愤不平。他一个人端起大碗，大口大口地喝起酒来。

刘备略显尴尬，他连忙笑着向吕布致歉：“难得吕将军设宴款待，却现出如此丑态，万望切莫怪罪。舍弟张飞性格率直，尤其他一喝起酒来就容易暴躁，让您见笑了。”

吕布被张飞这么一闹，被骂得脸色僵硬。幸好刘备的一番话给圆了场，于是他装作毫不在意，也笑着回应："哪里哪里！我并不会在意，酒后失态是常有的嘛。"

张飞一听吕布之言，又瞪起眼来，仿佛在说："我哪里酒后失态！"但他又看到刘备的脸色，于是只要强忍，并不吭声。

经过这么一遭，酒席也就悻悻而终。而吕夫人早已吓得躲进内室，不再出来。

"承蒙款待。现在已经很晚了，我等也该告辞了。"刘备拱手致谢，向主人告辞。

吕布起身将他们一行一直送到门外。没想到，之前提早出门的张飞此时突然冒出来，把刀一横，大声骂道："来来来！姓吕的，有种你我在此星光之下大战三百个回合！咱们一决雌雄！若俺老张三百个回合里赢不了你，就留你一条性命！"

刘备见状大惊，连忙呵斥张飞不要莽撞。关羽也冲上前去，抓住张飞战马的缰绳，拼命拉住喝道："三弟！你闹够了没有！"

关羽强拽着马缰绳，硬是将张飞连人带马拉到一旁。

第二天一早，吕布登门拜访刘备。他一脸萎靡，说道："承蒙刘公深情厚谊。但令弟似乎对我有所误解，可能我与徐州无缘吧。如此看来，吕某还是投奔别处而去为好，因此今日特来向刘公告辞。"

"原来如此。既然吕将军执意要走，刘某也难以强留。舍弟的失礼之处，万望将军海涵。将军也不忙急走，不若在小沛暂住，休养兵马。那里虽然地方狭小，但风水极好，军粮充沛。"

刘备极力挽留，并提出将自己以前所住的小沛宅邸让给吕布。吕布确实无路可走，于是欣然接受了刘备的好意，将自己的家眷和兵马屯驻到小沛。

第二十三章 以毒攻毒

所谓窃一文谓之贼，窃一国谓之英雄。

当时，汉室朝廷在都城长安早已乱成一团。他们自身难保，对世间之事也屡屡失察，更有许多莫名其妙的毁誉褒贬。

之前曹操被夺去了自己的根据地兖州，又遭蝗虫之灾，走投无路之下只得远征汝南、颍川等地。他以征讨黄巾余党为借口，实为搜刮百姓，强取豪夺，聊以为生。但当朝廷闻听此讯后，居然对曹操大为嘉奖。他们认为："曹操讨伐乱贼，平定地方有功，封建德将军费亭侯。"

曹操获得朝廷奖赏，在兖州又重振旗鼓，恢复势力。他的声威也逐渐壮大，但朝廷却依旧如故，得过且过，不谋新政。

自从迁都长安之后，这座古老的城市被几年前的兵乱焚烧近半。当一代奸贼董卓被诛杀之后，百姓还以为终于有几天好日子过了。但是后来又出了李傕、郭汜之流，他们手握军政大权，横征暴敛，只顾中饱私囊，毫不自律。因此，民众怨声载道："死了一个董卓，如今朝廷又来了两个董卓！"

但是却无人胆敢大声抱怨。如今李傕自立为大司马，他和大将军郭汜两个人只手遮天，文武百官无人不被其牵制，受其恶政。

有一次，太尉杨彪和朱儁一起，暗中向献帝进谏："启禀吾皇。如今庙堂混乱，朝廷堪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臣等闻听曹操如今在地方拥兵二十余万，其帐中猛将谋士数不胜数。若我等能利用曹操的势力，由他剿灭这两个朝堂奸贼，不知陛下意下如何？我等文武百官忧心忡忡，如今天下百姓也怨声载道，哀其恶政啊！"

他们希望献帝能下旨诛杀李郭二奸。

献帝闻言，潸然泪下：“何须你们进言，朕深受二贼之苦，为时已久。每天每时朕都忍受羞辱。如若能诛此二贼，朕就同天下人民一样，一解愁苦之情！只是如今无计可施，朕也无可奈何啊。”

“非也！计谋是有的，但须陛下下定决心才行。”

“哦？爱卿有何好计，可以诛杀二贼？”

“臣在心中已设下一个好计。想那郭汜与李傕势均力敌，不妨施以离间之计，让其二贼互相猜忌，彼此撕咬。同时，陛下请密诏曹操，令其趁机诛戮二贼。”

“此计行得通吗？”

“臣有相当的把握。臣听说那郭汜之妻善妒，因此打算利用她的心理，布下反间之计。郭汜后院着火之后，其他事情就好办了。”

献帝欣然同意。于是杨彪回到家中，周密计划如何实施此反间之计。他计谋已定，于是立刻来到夫人房中，将双手放在夫人肩上爱抚，与平常判若两人。

“夫人，你最近还和郭汜夫人常见面吗？我记得你说过夫人们之间经常聚会是吧。”

杨妻闻言很是疑惑，她不禁揶揄丈夫道：“你怎么这么问？今天出什么事了？”

“何出此言？”

“你什么时候对我这么温柔过了？”

“哈哈哈哈！”

“你冷不丁这样，我倒觉得有些奇怪呢。”

“是这样吗？”

“你直说吧，是不是有事求我呀？”

“你真不愧是我的夫人，一眼就识破了。我此番确实有事要求助于你。”

“什么事呀？但说无妨。”

“我听说郭汜夫人善妒，吃醋的劲儿可不输你。”

“去你的！我什么时候吃过醋？”

“好啦好啦，我的夫人大人大量，我说的是郭汜夫人嘛。”

“哼！她那个大醋坛子，要是你跟她过日子，肯定受不了。”

“是是是！我娶的是个贤妻，我已经很满足啦。”

“切！你少拿花言巧语哄人！”

“不开玩笑了，我跟你说正事啊！你能不能去拜访一趟郭汜夫人，以你的本领，让她吃上一大坛醋。”

“好端端的，让她吃谁的飞醋呀？我来问你，你叫我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

“我这是为了国家社稷而为。”

“切！你少开玩笑了！”

“夫人啊，我所言不虚。你此番行为不仅对汉室江山有利，而且对你的夫君我也有好处啊。”

“你这么说我就更不明白了。让我做这种无聊之事，怎么就是为了江山和你啊？”

“夫人，你待我慢慢与你解释。”

杨彪放低声音，附在夫人耳旁，如此这般对她言说了今日对天子的密奏，以及自己心中的计谋。

杨妻边听边惊得瞪大了眼睛。她起初还有些犹豫，但看到丈夫眼中坚定的神情之后，终于下定决心，说道：“好吧，那我就去试试！”

杨彪又再三提醒夫人，万勿小心，还叮嘱道：“此事事关重大，一定要全力而为，不得掉以轻心！若是你万一失败，这可是株连九族的罪名啊。夫人啊！此番就拜托于你，一定要化身毒妇，将此事做好！”

第二天，杨妻换上考究的盛装，带上珍奇礼物，乘轿前去郭汜府上拜见郭夫人。

“哎呀！又让你破费了，总是送我这些珍贵礼物，我怎么好意思啊。”

郭汜夫人见到杨彪夫人很是高兴。她感谢杨夫人的礼物，又客套一番她的妆容好看。

“你今天这身衣裳可真是漂亮极了！”

“我穿得漂亮有什么用啊，我家那口子从来也不正眼看我。我倒是觉得夫人的头发梳得很好，真是美艳无双。我每次见到夫人，都觉得实在是艳冠群芳，是个不可多得的美人。只是可叹啊，男人都不懂得珍惜好女人啊！”

“哎？你怎么看着我，却好端端地落下泪来？”

“唉！别提了，也没什么的。”

“到底出什么事了？你不要哭嘛，有什么事就说出来啊。”

“唉！我一时没忍住，竟然落下泪来，还请夫人见谅。”

“到底怎么啦？”

“那我就直说了吧。不过你可一定要保密啊， 这事可不能告诉任何人。”

“好的，我答应你，一定保密。”

“其实啊，我是因为看到夫人之后，觉得您一直被蒙在鼓里，才替

夫人觉得委屈。”

“哦？我怎么委屈了？我竟不知道呢！你赶快告诉我吧！”

郭夫人闻言有些着急，逼着杨夫人一定讲明白。

杨夫人故意做出一副同情不已的神情，卖着关子：“夫人，您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

她压低了声音，凑到郭夫人身旁，神情神秘，似乎知道什么秘密。

郭汜夫人此时已经被她吊足胃口，急急钻入她的巧言圈套。

“我不知道什么啊？难道你说是我丈夫，他有什么事是我不知道的？”

“嗯！夫人啊，请你把我今日所言藏在心里就好，不要深究。你可认识那位李大司马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夫人吧？”

“我自然认识。李傕和我丈夫是刎颈之交，所以我和他的夫人也很亲近啊。”

“难怪大家都替你觉得委屈啊！夫人你心地太善良了。只可惜那位李夫人跟你家郭将军早就……”

“你待怎讲？我丈夫和李夫人竟然……”

郭夫人闻言，脸色大变。她难以置信地询问，声音忍不住颤抖：“这……难道是真的吗？”

杨夫人凑过去，握着她的手，柔声安慰道：“夫人啊，你也不要太过介怀了。那些臭男人啊都是一样的。你就假装不知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了。也埋怨不得你丈夫。只是，我觉得李夫人实在过分，她明知夫人你心地善良，还如此待你，实在可恨啊！”

郭夫人不禁潸然泪下，她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哭道：“我就觉得我丈夫最近样子奇怪嘛。他最近常常深夜才回家，对我态度也不如以前体贴了。”

杨夫人挑拨成功，告辞离去，而郭夫人则大哭一场，把自己关在房里。正巧当天郭汜将军深夜才归宅，而且醉醺醺的。

“啊？我说你又是怎么啦？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

“我怎么知道！你少管我吧！”

“哼，你这是又置什么气呢，真是的！哈哈哈！”

“……”

郭夫人并不理会他，只是背身哭泣。

四五天之后，大司马李傕下了帖子，邀请郭汜前去赴宴。郭夫人却拦在丈夫前面，不许他出门：“你今天别去他家！我不让你去！”

“你别闹了好不好！我们只是好友聚会，喝点酒而已，为什么不让我去啊？”

“我就是不让你去！那李大司马一定对你恨之入骨。”

“他为什么恨我啊？”

“不为什么！你听我的就是了！”

“你这个女人，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不讲理啊！”

“你应该明白。古人说，一山容不得二虎。更何况，那李司马在私情上也对你有所不满。若他在酒宴上下毒，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让我们娘们怎么办啊？”

“哈哈哈！你最近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对李大司马有什么误会啊？”

“无论如何，你今晚不可去李司马府上。就算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郭夫人揪住郭汜的衣襟，嘤嘤啼哭。郭汜见状也难以扔下她不管，自己去喝酒，于是未去赴宴。

第二天，李傕专门派人送来昨晚精心准备的菜肴和礼物。郭夫人故

意去厨房，在其中一道菜里偷偷下了毒，然后端到丈夫面前。

“嗯！菜式精美，味道一定也不错！”

郭汜毫无戒心地就要品尝。郭夫人立刻拦住他的筷子，说道：“你这么金贵的人，怎能随意就吃别人家送来的食物。你应该先验一下是否有毒，真是太大意了！”

郭夫人说罢，就用郭汜的筷子夹了一点菜，扔到院中喂狗。家中的狗立刻就一口吃掉了。

“怎么回事？”

郭汜大惊。只见那条狗吃下之后，忽然如陀螺一般打转不止，狂吠一声之后，竟然吐血而亡。

“哎呀！好可怕呀！”

郭夫人揪住丈夫，靠在他身上不停颤抖。

“我不是曾经警告过你么，看来李司马送来的菜肴里，果真有毒。真是人心隔肚皮啊！”

“这个……”

郭汜看到院中惨死的狗，一时无言以对。不过这件事之后，他在心中已对李傕产生怀疑。

从此，郭汜看李傕的眼神也完全不同于从前，凡事都加着小心，心中总抱有顾虑。于是看他的角度也有所倾斜。

约在一个月之后，有一次郭汜下朝后正欲回家，李傕硬是将他拉去府中做客。郭汜无奈，只得跟去。

“今天有个喜事，咱们哥俩要喝个痛快啊！”

李司马照例布置了一顿山珍海味，还叫来美女作陪，非要和郭汜一起一醉方休。

郭汜酒足饭饱之后，才衣衫凌乱地带着醉意而归。

回家途中，郭汜忽然警醒起来。他在喝酒过程中一直绷着一根弦，所以并未完全喝醉，他心想：“李傕在今晚的菜肴中不会也下毒了吧？”

他心中一动，不自觉就紧张地想起那日中毒而亡的家犬，以及那濒死的狂吠之声。

“这次应该没事吧？”

他神经兮兮地，忽然就觉得胸口憋闷，仿佛食物已经涌到嗓子眼儿了。他恶心得马上就要吐出来。

“哎哟！不好！”

他拿手指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催促车夫。

“快！速速回府！”

一回到家里，郭汜赶忙叫来夫人，难受地倒在床榻之上，呻吟道：“夫人啊，可有什么解药没有？”

郭夫人一问之下，得知他去李傕府上赴宴了，就赶忙取了粪汁，给丈夫喝下，然后轻轻拍他的后背。

郭汜本已恶心无比，如今大口喝下了粪汁更是胃肠之间一阵翻腾。他突然起身，大口呕吐，将今晚的酒食全部吐了出来。

“官人，幸好你及时吐了出来，现在舒服一些了吧。”

“哎哟，我刚才实在是难受极了！”

“没关系的，你现在已经保住性命啦。”

“真是好险啊！”

“你怎么不听我的规劝呢？我一再提醒你要提防李大司马，不可相信此人啊！”

“如今我算看清楚李傕的用心了，怪只怪我太过耿直，过于相信他。既然他不仁，就休怪我不义了！”

郭汜面色苍白，懊悔地用拳头在自己头上捶了两三下，然后一跃而起，立刻行动。他连夜召集兵马，准备当即杀至李傕宅邸。

而此时，李傕也得到了消息，他狠狠说道：“哼！郭汜竟然说翻脸就翻脸！我倒也可以趁机将他除掉，独揽大权。有本事就打吧！”

李傕立刻准备兵马，迎战郭汜。两军在长安城的市街之中展开肉搏巷战，一打就是两三天。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城中血流成河，变成一副血雨腥风的地狱模样。

战事一时相持不下，于是两人又各自增派人手。长安城中再次被众多乱兵所包围，陷入一片巨大的混乱之中。

在混战中，李傕的侄子李暹忽然灵机一动，献策道：“对了！我们得将皇帝先拿下，以占先机！”

他随即闯入禁宫，将皇帝和皇后强行架上龙辇，并派谋士贾诩和武将左灵二人负责监视。皇帝的车辇之后无数内侍随从纷纷啼哭追赶，但李暹毫不理会。他带领车辇从后宰门而出，直奔乱箭横飞的街头之上。

“皇上被李傕的侄子挟持上御辇，如今不知被劫到哪里去了。”

郭汜听到部下的急报，显得非常狼狈，他扼腕道：“糟啦！我真是大意了！若是李傕将皇帝占为已有，那可不好办了！”

他急忙派兵赶到后宰门附近，准备劫驾，却为时已晚。

皇帝的车辇被奔马和狂兵一路拖拽，颠簸动荡，扬起漫天黄尘，直奔郿坞方向而去。

“就是那辆马车！别让他们跑了啊！”

郭汜的士兵呐喊着，拼命射箭追击，而李暹在皇帝车马殿后的士兵也拼命射箭还击。一时乱箭纷飞，沿路死伤无数。

“居然让他们劫走皇帝了！太可恶了！”

郭汜一时气急，觉得自己失策，于是带兵杀入禁阙，杀人泄愤。他肆意斩杀平素不合的朝官大臣，又劫了大批后宫佳丽美女，统统拉到自己的营寨。

他见这皇宫内苑也不顺眼，于是点起一把火来烧着空无一人的皇宫。他看着那冲天的火光，痛快地大叫：“我要把你们统统毁掉！”

另一边。

皇帝和皇后的车辇被李暹劫持到李大司马的军营之中。他们又怕两军交战之际，军营也不保险。于是李傕和李暹叔侄二人私下商量一番后，决定把皇帝和皇后转移到郿坞城中。郿坞城为前相国董卓所建，城墙高筑，易守难攻。

此后，献帝和皇后就被监禁在郿坞城中的一间幽室之中。他们一连被关了十几天，毫无行动自由。

李傕提供的食物非常粗鄙，甚至有时上的饭菜都已腐坏，令人难以下咽。

皇帝见到这些饭食根本不动筷子，而几位内侍勉强吃了一口，几乎呕吐出来。君臣几个心生悲凉，只得泪眼相对。

“李大司马，跟随我的侍从如今口粮不足，饥寒交迫，叫人心酸。朕恳请略施薄恩，善待他们。”

献帝请人通禀李大司马，恳请能送来一袋米和一块牛肉。而李傕过来见皇帝之时，却口出不逊：“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如今天下大乱，食物原本就不够吃了，连给你送来的这些饭菜都是从士兵的口粮中拨出来的。你们不知道感恩，反而还敢提要求！”

他全无臣下对君上的尊重之情，还将插嘴的侍从暴打一番，之后扬长而去。不过后来，李傕好似良心发现，在当晚的饭食里多添了些米饭，还加了几片馊牛肉。

“啊！这些就是他所谓的良心吗？”

内侍们闻到腐臭的食物，不禁掩面扭头。

而皇帝简直怒不可遏："李傕啊李傕！你也太无法无天了！你还把朕当皇帝吗？"

皇帝情绪激动，气得浑身颤抖。他用龙袍衣袖不断拭泪，唉声叹气。

杨彪也在随侍的臣子之中，一并幽禁。他此时百感交集，悔恨难当。

当初是他出的计谋，又派夫人施展反间之计，造成李郭二人反目。而引起今日之混乱局面的人，也不是别人，正是他杨彪自己。

可以说他的反间计已经成功了，郭汜和李傕相互猜忌，兵马相向。这些都在杨彪的计划之中，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是，结果会让皇帝和皇后遭到如此对待。

"陛下，请莫要伤怀，万万保重龙体！李傕残忍无情，请陛下权且忍耐一时。"

正在此时，他们突然听到幽室之外传来一阵兵马急驰之声。郿坞城中不知发生什么事了，忽然喊声大作。

献帝闻听此声，大惊失色。他茫然地环顾左右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属下这就去看看。"

一个侍臣慌忙跑出去打探，他很快回来报告："糟了！是郭汜的大军，他们如今已经攻到郿坞城下，正擂鼓呐喊，要求李傕交出陛下，城中一片大乱。"

皇帝听了此讯，心惊胆战，恸哭不止："如今这前有狼后有虎。两名奸贼都以朕为赌注，正在磨尖利爪。朕现在无论被谁带走都是死路一条，这叫朕如何是好？！"

侍中杨琦也在一旁抹泪。他安抚献帝道："陛下您想想看，那李傕原本是边疆满族，因此显得残暴无礼。但您看，他后来的行为也是有所悔意的。说不定再过一阵，他也会对自己犯上的行为感到后悔，而设法保全皇上周全的。如今我们只能静观其变，别无他法。"

不久之后，城门外的一场混战似乎稍为停歇。一时间互射的乱箭和兵士的呐喊之声也稍为停顿。这时有一员大将打马从郭汜阵中一跃而出，他大声叱道："逆贼李傕！皇帝陛下乃是天下万民之天子，你怎敢擅自胁迫皇帝，将他绑架到此？我郭汜是代表天下万民来向你问罪。你赶快回答我！"

李傕闻言，亦从城内跃马而出，他迎面喝道："你真是一派胡言！我特地将皇帝御驾移至此处，就是为了躲避你们这些乱贼。李傕在此护驾，而你们却要追杀皇帝不成？为何要向着天子射箭？"

"住口！你哪里是护驾，完全是挟持天子！如此险恶用心，天下皆知！你还不速速交出皇帝陛下，否则我立刻将你当场斩首，把你的脑袋扔到百尺空中！"

"口出狂言！"

"你到底是要交出皇帝，还是要交出自己的脑袋？"

"少说废话！"

李傕根本不理，挥舞长枪，过来便战。

郭汜也怒视对方，咬紧嘴唇，挥舞着大剑冲上去迎战。

两位骁勇大将战在一处，刀光剑影，金鸣铮铮，只见他们的坐骑口喷白沫，不断嘶鸣。两匹马不断盘旋，扬起沙尘。而鞍上两人则怒吼声声，杀得难解难分。

"住手！请二位将军都住手！"

这时，忽然从城中飞奔而出一人，他竭力制止双方对打。原来正是太尉杨彪，他刚从皇帝身旁赶来。

杨彪昂首而立，面对二人大展雄辩之才："皇帝陛下有口谕，请两位将军休战，各自回营。如有违御命者，则为天下逆贼！"

他此言一出，李郭二人都有所忌惮，于是匆忙收兵回营。

第二天，杨彪又请来六十多位朝堂重臣到郭汜营中，劝他早日与李傕讲和。

谁能想到，引发这场战乱的人就是杨彪。但如今发展到如此局面，他也仓皇无措了。于是他只得又从中调停，假意逢迎。看来，此人也不简单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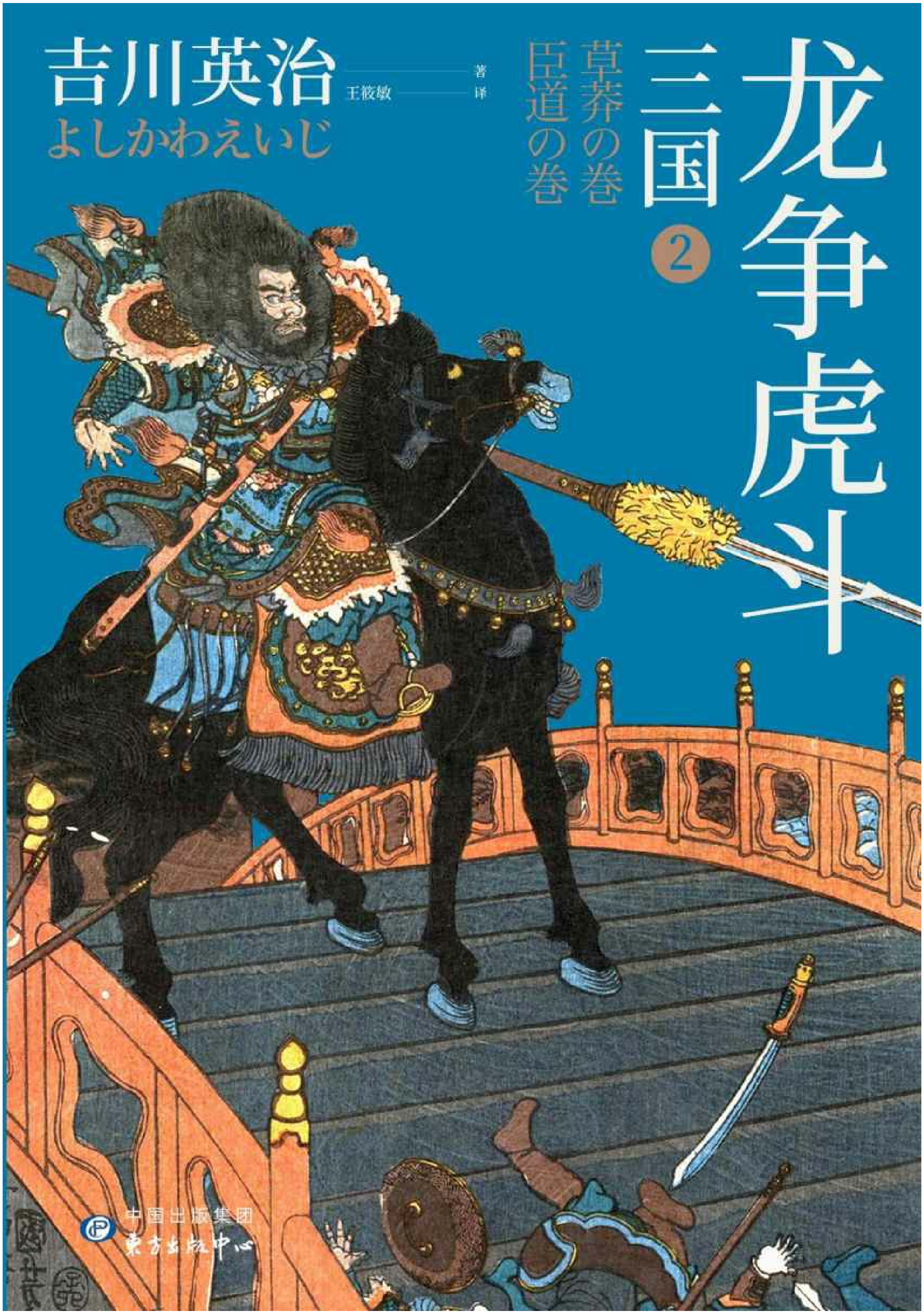
(1) 译者注：公元前221年。

(2) 译者注：公元前219年。

(3) 译者注：公元192年。

(4) 译者注：公元192年。

(5) 译者注：公元192年。


龙争虎斗
三国 ②
草莽の巻
臣道の巻
吉川英治 著
王筱敏 译
よしかわえいじ
中国出版集团
東方出版中心

龙争虎斗

第三卷
草莽之卷

第一章 巫女

“什么？你们竟让我无条件和李傕讲和？门儿都没有！”郭汜完全置之不理。

他完全不顾这六十多位朝中大臣的苦口劝和，还突然下令将杨彪等一众朝臣都绑了起来。

“郭将军！你这是何意！我们众人仅仅是前来调停议和的。你为何要绑我们？”杨彪怒声质问。

“少说废话！那个李傕连皇上都敢抓起来，我怎么就不能抓朝臣呢？如今他有人质，我也有人质，看谁怕谁！”郭汜出言不逊。

“这是什么世道啊！你们两位将军原本是朝廷的栋梁之材、立国之柱。而如今一人挟持天子为人质，另一人又扣押朝臣为筹码。难道这世间已变得如此不堪了吗？”杨彪大声诘问。

“你简直是胡言乱语！”郭汜怒拔宝剑，想把杨彪斩杀在当场。这时，中郎将杨密连忙将他拦下。经过杨密的一番好言规劝，郭汜终于放下剑来。但他却不肯放过那些朝廷群臣，而仅把杨彪和朱儁赶了回去。

“啊……”朱儁已经老迈年高，今天的一番折磨令他难以承受。他跌跌撞撞地走在路上，不住仰望天空，大声嗟叹。他回顾杨彪，凄然叹道：“你我皆为社稷之臣，而如今既不能侍奉皇上，也不能拯救世人，

还有何脸面活在世上？”

他与杨彪相拥而泣，扑倒在路旁。之后更因悲伤过度，昏了过去。

朱儁终于回到家中，不久便吐血而亡。杨彪一接到消息就立刻前去吊唁。他发现朱儁的头骨尽碎，原来他是悲懑难当，以额头撞柱而死的。

而在当时，如朱儁一般对世间乱象失去信心，悲愤而死之人更不在少数。李傕和郭汜两军每天在长安的街头巷尾展开混战，持续了五十多天。

如此连日混战，每个人都无暇顾及战斗的意义究竟为何。似乎战斗既是一份工作，又是生活的一部分，或者更像是一种乐趣。两军盲目地对战着，不问原因，也不问结果，更是没有眼泪。

长安城的大街小巷上尸体横陈，水沟里流淌着腥臭的黑血。树荫花草之侧也都是血肉一片。虽然城中有青草野花，但却不见蝴蝶飞舞、蜜蜂采蜜，只见牛虻马蝇，四处乱飞。

马蝇与乱兵同处乱世，并无不同。不过起码马蝇还能得些凉风绿荫，野花缤纷。它们倒比这些乱兵还要幸运一些。

“我几欲求死，却又难成。为何朕竟如此苦命，这天子竟如此难当！”献帝天天以泪洗面，意气消沉。

“陛下容禀，”侍中杨琦悄悄附在皇帝耳边低语道，“在李傕的谋士之中，有一位名叫贾诩之人。据微臣暗中观察，此人似乎尚存一颗赤子之心。他心中敬重皇上，应该算是一位贤士。皇上何不暗中召见于他，以谋计策。”

有一次，贾诩因故来到了幽禁献帝之处。献帝立刻屏退他人，突然对贾诩深施一礼：“望你能体谅于朕，为汉室平乱。”

贾诩见状大惊，连忙跪地叩首：“微臣近日对陛下多有失礼之处，请陛下见谅。那些并非微臣的本心。另外，还请陛下多加耐心，等待时机。”

谁料到正在此时，李傕居然走了进来。他横握长刀，手提铁鞭，眼

睛紧紧盯住献帝。吓得献帝面无血色，浑身颤抖。

“糟糕！”一同被幽禁的朝臣内侍都担心李傕对皇帝欲行不轨，于是立刻将献帝团团围住。他们每个人都手按宝剑，欲以性命相搏，守护皇帝。

李傕见到他们个个摆出以死相拼的架势倒有些顾忌，于是佯装哈哈大笑起来：“啊哈哈！看你们吓得这副样子！贾诩，你看他们这样子是不是很有趣啊？”

李傕大笑着掩饰这场紧张的对峙，不久便出去了。

李傕在营中养着很多巫女，他非常器重她们。这些巫女可以随意出入军营，每逢有些大事小情，巫女们就会对着祭坛祈祷，或者焚火调伏，或者请大神上身。

她们会口念“大神如此谕道——”，然后对李傕讲一些玄之又玄的妖说。

李傕对这些巫女的巫术深信不疑，因此他每当做些大事之前，总会请巫女来做一番法事，然后根据神谕的指示而行。

这些巫女信奉的是一种邪神，因此李傕更加不畏天道人怒。他越来越好战，与郭汜的军队誓死血战。他的一道道命令传下去，战场之上便有无数将士因而命丧黄泉，长安百姓更是备受折磨。

有一次，李傕的同乡皇甫郦到他的营中拜访，皇甫郦规劝道：“李将军啊，你的这场兵乱差不多就收兵吧，再打下去也毫无意义了。你如今已是国之上将，尽享爵禄，还有何图呢？”

李傕对此却不以为然，反问他道：“你此番前来，究竟有何目的？”

皇甫郦笑眯眯地答道：“李将军如今已是神灵附体之身，我此次而来是想借将军之力，驱赶妖魔邪神。”

他口才滔滔，辩才绝伦，历数李傕以一己私怨而危害百姓，囚禁天子之罪，还说他若是不思悔改则必遭天罚。

李傕闻言，突然拔剑直指皇甫郦的脸，怒吼道：“一派胡言！还不

快滚！再信口雌黄，我就叫你尝尝这把剑的厉害！”

他停了一下，接着说道：“我看你是不是得了什么皇帝的口谕，才来劝我退兵的吧？哼！皇上可能觉得我退兵更有利，但我却偏偏不为之！来人啊！有谁愿意试试自己的刀快不快，便把此人给我斩了！”

骑都尉杨奉对李傕劝道：“请将军将此人交给在下吧。他既然是奉皇帝密旨而来，如果将军斩杀敕使之消息走漏出去，恐怕会对将军不利。到时候天下人就会站在郭汜一边，将军也会失去百姓的支持。”

“好！那我就把皇甫郦交予你处置吧！”

“遵命！”于是杨奉将皇甫郦悄悄带到外面，放他走了。

皇甫郦确实是奉献帝之命来找李傕劝和的，但他却没完成使命，于是羞愧得直奔西凉，自我流放而去。

不过，他一路之上不断散布消息：“李傕大逆不道，以下犯上，很快就要弑杀皇上，自立为帝。他是个背信弃义的畜生之辈，必然不得好死！”

李傕的谋士贾诩也暗中与献帝相通，他也趁机在军营之中散布皇甫郦的言论。这个说法印证了许多外面对李傕的恶评，以便瓦解军心，削弱李傕的兵力。

“哎呀！李将军看来真是逆天而为啊。连谋士贾诩都这么说，咱们这个仗肯定打不赢了。”

李傕军中有越来越多的士兵开始偷偷逃跑，或者改投他处。

于是贾诩又叮嘱这些士兵：“皇上已经知道你们的赤胆忠心了。请大家在各处耐心等待时机吧，不久之后就有战斗檄文给大家的。”

李傕的军队一队接着一队纷纷脱逃，尤其是每天早上点兵之际，能很明显地看出士兵的减员。

贾诩见状，心中窃笑。他立刻向献帝献策道：“请陛下趁此时机，将李傕官拜大司马，并赐他丰厚恩典。此事必有好处！”

李傕近来很是烦闷，因为他每天早上都会发现，自己营中的兵士又少了很多人。

“这究竟是为何呢？”

他正在为此事烦忧之时，突然听到献帝意外地下旨，要封赏于他。他不禁有些得意，照例把巫女叫来，褒奖一番。

“正如你们之前预言中所说，今天皇帝赐我大司马一职。看来你们近期的祈祷十分灵验，我要好好地赏赐你们啊。”

他送给每个巫女丰厚的奖赏，鼓励她们为他多加祭拜，膜拜邪神。

但他却对整日辛苦战斗的将士们严加斥责，不给予任何奖赏。尤其最近逃兵众多，他更是气愤地对带兵的将领们一通训斥。

“喂！我说杨奉啊。”

“哎！是宋果啊。你这是干吗去啊？”

“也没什么。我就是想私底下跟你聊一聊。”

“什么事啊？放心好了，这里也没别人，你尽管说吧。不过我说你最近怎么了？看起来闷闷不乐的。”

“唉！岂止是我一个人不开心啊。你看我手下的那帮兵士，一个个都无精打采的。你说说咱们的李将军啊，怎么能这么对待手下将士呢。他但凡一遇到什么好事，就会去奖赏那些巫女。一遇到什么坏事就责罚手下将士。李将军也太不懂得爱护属下了。”

“可不是么！跟着李将军干，咱们这些当兵的日子真难熬。咱们每天吃野草枕石块，又要上阵拼杀，把性命置之度外。可是咱们再怎么拼命立功，还是比不上那些巫女的恩典重啊。”

“杨奉，咱们都是平时带兵的军官，也都觉得这些兵士实在可怜啊！”

“当然了！可是咱们就算可怜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既然如此，我不妨和你明说。”

宋果闻听杨奉此言，于是附在他的耳边私语一番，将自己的决心道出。原来他决定要发动兵变。杨奉与他一拍即合。于是两人决定背叛李傕，辅佐天子。

他们商定就在当夜的二更时分，以宋果在中军举起火把为号，杨奉则率兵埋伏在营外，见机行动。

可是杨奉一直在营外等到二更天，却始终未见有火把亮起。他忙派出探子前去打探消息，却回报说消息走漏，宋果已经被李傕抓起来斩首了。

“糟糕！”

正在杨奉手足无措之际，李傕已经带兵杀到杨奉所埋伏的阵地。整个计划全盘大乱，一时之间杨奉方寸大乱，只得奋力抵抗。这一战就打到四更时分，杨奉的这支队伍被李傕杀得丢盔卸甲，难以招架。而杨奉也趁着天色未亮，早就趁乱逃跑，不知去向了。

李傕虽然识破兵变，获得胜利，但他却高兴不起来。因为经过自己营中的将士们一番内讧之后，他实际上又折损了一大块兵力。随着逃兵的增加以及内讧的消耗，李傕的兵力明显减弱。

另一方面，郭汜的军队经过连续不断的作战，也早已筋疲力尽。这时，曾与他们一同共事的张济从陕西率兵而来。张济此番前来的目的是调停，强行迫使两人讲和。若是此时不同意讲和，那么李郭二人就有可能被新来的张济大军打败，于是两人不得不和解。

“既然如此，我们今后就同心协力，重整朝政！”

既然两军和解，之前被郭汜扣押的朝廷众臣也皆被释放，献帝也终于舒展愁眉。于是献帝嘉奖张济劝和有功，封他为骠骑将军。

“如今长安已经毁坏殆尽，难以维持。不如迁都至弘农（今河南省，灵宝市北）如何？”

张济对献帝建议迁都，而献帝也颇为动心。

其实献帝非常怀念旧都洛阳。洛阳城无论四季变化，总是那么充满魅力。

而弘农距离洛阳很近，于是献帝很快就传旨下来，迁都弘农。

就在当年的仲秋时节，献帝和皇后的御辇就在御林军的层层保卫之下，离开了早已破败的长安城。他们一行浩浩荡荡，向着空旷的山野前进。

一路奔波，一路漂泊。

这茫茫旷野，一眼望不到边际，似乎无论如何催促车马快行，也走不到尽头。此时献帝乘坐的御辇已经残破。一路之上，献帝无心吟诗，也无暇欢笑，心中只有苦楚。

旅途之中，风餐露宿，条件艰苦，就连献帝的龙袍之中竟然也长出了虱子。皇后的乌发也毫无光泽，而且她也用尽了能够掩藏泪痕的胭脂花粉。

“我们到什么地方了？”献帝在珠帘后问道。

寒风透帘而入，吹得他瑟瑟发抖。薄薄的车幕完全不能遮挡这寒风苦雨。在一片薄暮之中，能看到不远处有一条河流，宛如一条白练一般蜿蜒流淌。

李傕答道：“这里是霸陵桥附近。”

不久，御辇就驶到桥旁。谁知，前方拥出一队人马，挡在桥上，他们大声问道：“前面车上所乘何人？”

侍中杨琦立刻上前叱道：“这是大汉天子还幸弘农之御驾车辇。你们竟敢阻拦，实在不敬！”

两位大将模样的人物闻听天子名号，立刻翻身下马。

“我等乃是奉了郭汜将军的命令，来此守卫此桥，以示警戒。倘若天子从此经过，必将保卫其通过。请允许我等拜见皇帝陛下。”

杨琦无奈，只得掀起御辇的珠帘一角。守桥的将士远远望见天子的

身影，无不忘情地跪倒在地，高呼万岁。

待御辇通过不久之后，郭汜才急匆匆赶到。他立刻将两员将领叫来，怒骂道：“我把你们放在这里守桥，你们都干什么了？怎么把御辇放过去了？”

“郭将军，您只命我们守桥，并未吩咐我们拦截皇帝啊。”

“还不闭嘴！我当初听从张济之言，暂时收兵，只是蒙骗于他罢了。我并非打算和李傕讲和。你们还都是我的属下，怎么连我的心思都不懂吗？”

郭汜二话不说便把两员将领绑起来，当场处斩。然后他又高声命令：“立刻全力追赶皇帝！”

他一边大骂，一边率兵急行。

第二天，当献帝的御辇经过华阴县时，忽听后方传来呐喊之声。

回头一看，原来郭汜的兵马正追赶而来，大批兵马沿路扬起黄尘阵阵。献帝不禁惊呼一声不好，而皇后早已吓得全身发抖，扑到献帝膝上，痛哭失声。

此时在皇帝身边护驾的御林军人数极少，而李傕也失去仗势，早没了当初在长安时的威风。

“是郭汜追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啊？”

“啊！他们已经追过来啦！”

侍从们有的吓得四散而逃，有的躲在车辇之后，瑟瑟发抖。正在此危急存亡之时，忽然从前方的树林和山丘背后，传来声声战鼓，杀出了一队人马。

意外！

真是出乎所有人的意外！

无论是保护献帝的御林军，还是追赶御辇而来的郭汜，都没有料到

此处会出现一队兵马。

只见这队人马有一千余骑。他们黑压压一片，直奔此处而来。队伍打的旗帜上面写着“大汉杨奉”四个大字。

“啊！来人竟然是杨奉！”

众人看到此旗，都不禁目瞪口呆。杨奉不就是那个背叛李傕，被打败后逃离长安的将领么！原来他一直藏身于终南山上，当得知皇帝赶赴弘农的途中，将会路过此地，杨奉就立刻率领一千名兵士，如暴风骤雨一般，疾驰而来。

第二章 绿林宫殿

杨奉的部下中，有一位勇士，名叫徐晃，字公明。

此时他正跨在一匹栗色骏马之上，双手挥舞一对巨斧，呼啸而来。郭汜的兵马哪是他的对手，沾到他的大斧立刻就血肉横飞，惨死当下。

徐晃一举将郭汜的队伍打得四散而逃。杨奉又趁势下令道：“这些贼人妄想挟持御驾，其罪难恕！你将他们统统扫荡，一个不留！”

“得令喽！”

徐晃立刻打马追去，他挥舞开一双巨斧，上面早已沾满鲜血。

李傕和他的部下原本一直躲在御辇之后，他们见到徐晃的英姿之后，更是不敢应战，仓皇而逃。只有那些内侍不忍将皇帝抛下，于是都一齐席地而坐，听候杨奉发落。

杨奉很快就收住兵马，令手下整齐列队，全军对着皇帝的御辇拜倒在地。杨奉更是将头盔摘下，跪在献帝的珠帘之前，不住磕头。

献帝见杨奉爱国尊君，大为欣慰。他亲自走下御辇，握住杨奉的手，夸奖道：“如此危难之时，你能前来搭救于朕，这番功勋着实令朕感动。此恩此情朕将铭记于心。”

献帝又接着问道：“朕方才看见一位挥舞大斧的勇士，他是何人？”

杨奉立刻把徐晃叫来御驾跟前，并奏道：“此人乃是我手下大将。他名叫徐晃，字公明，是河东杨郡人氏。”

献帝见到徐晃更是爱惜有加，也大大地褒奖了一番。

当晚，献帝的御辇一行赶至杨奉的营寨之中歇息。此处营寨位于华阴的宁辑村。

队伍趁着天亮正准备出发，此时却传来哨兵的呼喝之声：“又有敌人来袭了！”

原来是昨天被杨奉打散的敌人，他们企图趁拂晓之际偷袭。而且，此次的人数竟是昨天的数倍之多。

昨天，李傕和郭汜都被杨奉打得惨败，两人境遇相同，同病相怜，于是携起手来准备孤注一掷。他们连夜勾结附近的山贼无赖，组成一支杂牌队伍。这支队伍一路呐喊而来，想包围杨奉的营寨，劫走皇帝的御辇。

他们都认为只要两人携手，就能除掉杨奉，否则后境凄惨。

徐晃立刻抖擞精神，挥舞巨斧上前迎战，但无奈寡不敌众。而且御辇的大队车马和大批侍从又碍手碍脚，令他难以施展手脚，所以一时之间，情势十分危急。

幸好此时又有援兵赶到。献帝宠妃的父亲——老将董承刚好率领一队兵马追随御辇而来。献帝才得以逃离虎口，驾车匆忙而逃。

“千万别让御辇跑啦！”

“快把皇帝交出来！”

李傕和郭汜的部下一路呐喊，一路追赶御辇。

杨奉发现，虽然追赶的敌军人数众多，却都是些乌合之众。于是他灵机一动，立刻对献帝和随从说道：“快解下随身值钱的东西！将珠玉和财物都丢下车去！”

皇后二话不说，从头上身上摘下珠冠胸饰就撇到车外。皇帝更是将重要的符册典籍，毫不吝惜地扔了出去。随从的内侍和武将们也纷纷解开衣服，将玉带金冠统统扔到路上。正所谓千金难买一条命，在此危难之际，这些身外之物又算得了什么呢。

“哎哟！这有一串珍珠！”

“那还有一根大金钗呀！”

“这件金襕袍挺值钱的呢！”

前来追赶的杂牌兵都纷纷停下脚步，他们都被路上的金银财宝所吸引。这群人争先恐后地抢夺这些御辇上抛下的宝贝，哪里还顾得上追击敌人。

“你们这帮废物！不许捡了！赶快给我追啊！别让皇帝的御辇跑了！”

可是不管李傕和郭汜如何拼命催促，甚至驱马踢踏，这些士兵就是不走。他们都趴在地上争抢那些值钱的宝贝。对于这些兵士来说，只要能抢到些财宝，就比追赶皇上那苦差事强多了。

当时在陕西的北部，还居住着许多未开化的蛮族。他们所住之地皆为远离文明的偏僻之所。

李傕和郭汜二人原本彼此仇恨，如今却为其肮脏的目的而狼狈为奸。他们两人勾结在一起，对御辇穷追不舍，逼得献帝一路奔波，仓皇而逃，最后竟跑到蛮族居住的偏僻之地来了。

“我们如今无路可退了。倒不如请陛下下旨召见白波帅之流，如今只有利用他们，才能打退郭汜和李傕的追兵了。”

献帝身边有人谏言。献帝只有依计下诏，但他尚不知道白波帅究竟是何许人也。

在如今这乱世之中，每天都有各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发生。当白波帅的头目接到皇帝陛下的诏书时，真是大为意外，不知如何是好。

白波帅这些人一直居住在原始山林中。他们是占山为王，靠打劫过往旅人和打家劫舍为生的绿林之徒，其实不过就是一些山贼强盗之辈。

“依我说啊！咱们出去走一遭吧。”

白波帅的这些大小头目，翻来覆去地看着诏书，商量着对策。

“这能是真的吗？皇帝怎么会给咱们下诏书，还要见咱们？”

“当然是真的！我听说啊，长安大乱，那个皇上逃出来啦。我估计他现在也是走投无路了。”

“你说这会不会又是官兵设的陷阱吧？他们会不会把咱们都给诓骗出去，然后一网打尽吧？”

“不可能的！当今的朝廷哪有那么多闲工夫管咱们啊。再说了，他们也打不过咱们啊！依我说啊，咱们老这么占山为王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倒不如趁此时机，一举下山，谋个出人头地的营生。咱们去吧！带着咱们的兄弟们一起去会会这个皇上去！”

白波帅的三个头目，李乐、韩暹和胡才经过一番商议，决定下山。他们把手下的千余名喽啰都集合起来，然后大声训话：“兄弟们听好了！咱们从今天开始，就要改当官军啦！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啊！”

然后他们带领手下，应诏而来。

皇帝得其援助，于是赶紧再次上路，匆忙向弘农疾驰而去。但是很快，他们又在途中碰到郭李联军。

两军的队伍里都混杂着不少土匪山贼，因此打起仗来异常血腥残忍。就如同野兽互相撕咬一般，战事十分惨烈。一时间，日月蒙尘，黯然无光。

“保护皇帝的士兵里好像也有绿林强盗之徒。”

郭汜发觉到这点之后，立刻回忆起之前自己的经历。那次在追击途中，从御辇上抛下无数财物，而自己召集的杂牌军全被吸引过去，无暇战斗。于是他灵机一动，将从兵士手中没收上来的财宝也撒向战场。

他这一招果然见效。李乐等人的手下立刻见财眼开，顾不得打斗，纷纷拼命争抢财物。

因此，这支临时拼凑的杂牌官军完全不顶用，他们被郭李联军趁机打了个落花流水。原白波帅的头目胡才战死，而李乐也跟着皇帝御辇一路狂奔，才勉强逃命。

保护皇帝的队伍只剩下零星人马。他们一行匆忙赶路，一直逃到黄河岸边。李乐涉险爬下断崖，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小船。但是若想渡河，就要先爬下陡峭无比的河岸断崖。献帝站在断崖之上，向如屏风一般陡峭的河岸看了一眼，便绝望悲呼。皇后更是坐在地上，哭泣不止。

“这可如何是好啊？”

杨奉和杨彪等人此时也有些束手无策。后面的追兵马上就要追上来了，但看看自家的随从护卫却只手可数，难以自保。

这时，还是皇后的哥哥伏德想出了办法。他从车上搬下几十匹锦缎，然后用这些锦缎将皇帝和皇后的御体紧紧裹住，再与众人合力，用绳子把他们从绝壁上垂到河岸之上。

最终，除了献帝和皇后之外，最终能够登船的不过十几个人而已。而其他的士兵和落后的随从只能纷纷跳进黄河水之中，设法跟着逃走。甚至还有几个人拼命扒住船舷，想一同渡河。

“不行！你们得下去！人太多，小船载不动，要不大家都没命！”

李乐发狠，当即拔剑，将那些扒在船舷上的人统统砍断手腕。一时间，鲜血染红了河水，小船周围变成一片红色。

那些好不容易跟随献帝逃至此处的内侍随从，大部分因为未能登船而被追兵砍杀殆尽。而跳进水中抓住船舷的人也被李乐砍断手腕，随波逐流，最终葬身鱼腹。

献帝见状不禁心痛不已，他泪流满面地悲呼：“朕对不住你们啊！等有朝一日，朕一定会在祖庙之上祭祀尔等的在天之灵！”

面对如此残酷的现状，皇后也只得面无血色地呆坐在船中。而随着船逐渐驶向对岸，风浪越来越大，小船颠簸起伏，令人心惊胆战。

小船在不断地摇曳之下终于抵达对岸。这时献帝的龙袍已经尽被浪花打得湿透，而皇后可能晕船，趴倒在小船上难以动弹。伏德背起皇后，蹒跚前行。

此时秋风阴冷，河边芦荻被吹得倒伏下去，沙沙作响。此时天气阴沉，大家被打湿的衣服都湿漉漉地贴在身上，难以晾干。每个人都被冻

得嘴唇发紫，瑟瑟发抖。

此时，御辇已被弃在对岸，献帝无车辆代步，只得赤脚而行。一国之君素来很少徒步走山路，很快献帝的双脚磨得皮开肉绽，走一步就会渗出血来。他痛得简直寸步难行。

“陛下，请您再坚持一下。前方不远就有村子可以歇息了。”

杨奉搀扶着献帝，不断鼓励他再多加忍耐。

殿后的李乐忽然粗野地大声催促：“你们赶快走啊！别磨蹭了！你看对岸有敌人找到渔船，正在渡河了！咱们再走这么慢，就要被追上了！”

杨奉闻言，连忙四下观瞧。

“陛下请再稍候片刻。臣见前方有处民宅，请准臣去去就回。”

杨奉说着，匆忙跑去前方。没过多久，他就拉来一辆牛车。

这牛车看来简陋无比，只是一辆农耕用的旧车。杨奉在车上铺了些稻草，请献帝和皇后暂时移驾上车。他拉起牛的缰绳，说道：“陛下，请您委屈一下，坐在这里。咱们这就赶路！”

李乐则捡来一根细竹，一边抽打牛屁股，一边催促：“驾！驾！快跑呀！”

这驾临时拼就的牛车御辇一走起来就颠簸无比，皇帝和皇后坐在车上，仿佛身处巨浪之上一般。在牛车行进的嘎吱嘎吱声中，他们在天色擦黑之时才走到一处名为大阳的村落。侍从们借到一间农家小屋，暂且当作皇帝的落脚之处。

村民们纷纷议论，是不是村里来了贵人。但他们何尝知道，今晚这小村庄里迎来的竟是当今的天子。

村中有位老妇人，她煮了一些粟米饭送了过来，热情地招呼道：“区区粗粮，请贵人慢用。”

杨奉连忙双手接过，献于皇上。献帝和皇后两人饥寒交迫，赶忙拿

来食用。怎奈这金枝玉叶的贵人，却难以下咽这些粗茶淡饭。

天亮之时，太尉杨彪和太仆韩融二人带着手下人马找到这里，他们之前在乱军混战之际走散了。

“啊！原来你们在此处落脚，叫我们一通好找。”

“若是这样的话，紧随我们过河的人原来是你们啊！”

杨奉和众人都非常高兴。而献帝也感觉心里踏实了许多，他的自己人又增加了。他激动地落下泪来，说道：“只要你们都能平安无事，朕也就放心了！”

不过此处也并非久留之地。随从们又在牛车上铺好稻草席子，扶献帝和皇后坐在上面。一行人匆匆离开了小村庄。

太仆韩融在行进途中告诉众人：“我想现在回头去找李傕和郭汜，劝说他们收兵。我与他们有些旧缘，也曾颇得他们的信任。虽说是否能成功我也没有太大把握，但是我打算豁出命一试，说不定他们能够听从。”

太仆韩融与众人告辞之后，独自回去。

献帝虽为堂堂一国之君，如今却不得不漂泊天下，形同流民。这种情况又持续了好几天。

之后又有一些护卫的官军追赶上队伍，但那些几乎都是李乐原来的手下。他们原本是绿林强盗出身，异常粗野，面目狰狞。因此在这一行人中，只有李乐能号令这二百多前任山贼，嚣张无比。

太尉杨彪对献帝进谏：“不如我们先去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暂时寻个落脚之处，让皇上和皇后休养一下身体如何？”

“就按你的意思办吧。”

献帝似乎心灰意冷，根本无所谓去往何处。

一行人护送乘着牛车的献帝和皇后赶往安邑，但一路之上都是穷乡僻壤，连一间像样的民房都没有，更难以找到临时的落脚之所。

“陛下，就请您权且在此忍耐一下吧。”

在这旷野荒原，唯一能住人的只有一个破败的土屋。只是这土屋早已没有门窗，只剩土墙能稍避风雨。

“皇后啊，你看这个地方倒是应景。这房子四周尽是荆棘，这就是朕的荆棘之狱啊！”献帝对皇后如此说道。

但是，无论条件如何艰苦，只要这里是天子落脚之处，就要严格按照宫中的规矩，设置禁宫禁门，礼仪规矩是不能免的。

李乐原本是绿林强盗，自从他投靠献帝以来，也被封为征北将军。他没有见识过长安和洛阳的气派，因此无论处于什么境地，他的心态都是十分轻松，也毫无规矩可言。

“陛下！你看我的弟兄们成天为您上阵杀敌，吃苦受累，您好歹也得封他们个一官半职。比如什么御史校尉的官儿，让弟兄们也得有点甜头啊。”

李乐常常不容通禀，就直接跑到皇上身边，无耻地讨要封赏。内侍们稍加阻拦就会被李乐怒目相视，甚至随手就被扇上一个耳光。

“你们算什么东西，胆敢管我！”

李乐动不动就掌嘴还算轻的，若是他发火的时候，甚至会将献帝的侍从一脚踢开，或者揪着耳朵拉到门外。

献帝看到李乐残忍暴虐，也无可奈何，只得事事依他，不敢违背。只是封官加爵之时都需皇帝的玉玺盖章，目前他们只有笔墨和纸张，而玉玺却不在身边。于是献帝安慰他道：“请爱卿少安毋躁。”

李乐却根本等不及，他认为所谓的玉玺就是皇帝的印章而已。既然是印章那手刻一个也就罢了。

“我这就去砍根荆棘树干来，现在刻个章不就行了！”

献帝被他所迫，只得以一块木头当作印材，没有刻刀就用锥子雕刻，终于刻出一方粗陋的印章来。

李乐拿到此印，不免扬扬得意。

他回到部下的营中，摆出一副牛气冲天的样子，对下属们炫耀："兄弟们！你们看，跟着我李乐干就能当大官！来来来！我封你当个御史，封他当个校尉。咱们今天晚上就要好好庆祝一下。要是没有酒的话，就去村里搜刮一圈。那帮老百姓总是把好东西藏在床下，你们四处翻检，搜出一两缸好酒回来！"

他粗鄙的丑态，令众人非常反感。

这时河东太守王邑送来一些食物和衣服，真可谓雪中送炭。献帝和皇后也幸好凭着这些救济，勉强度过饥寒交迫的困境。

不久前——

那位太仆韩融辞别了献帝一行，独自回去劝说李傕和郭汜收兵。他很快就带着众多宫人和士兵回来了。

太仆韩融在献帝面前跪拜，并上奏道："吾皇请放心！那李傕和郭汜二人已经听从了我的规劝，同意收兵，不再追赶陛下。另外，他们还释放了很多俘虏，我把他们都带来了。"

如李郭二人一般的暴躁军人居然能听从规劝，大家都感觉很纳闷。韩融详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之后，众人才恍然大悟。

"其实他们也不见得是听从我的规劝，他们是被现实所迫，实在撑不过大饥馑才休战的。"

是年秋末冬初之际，一场罕见的大饥馑席卷全国，老百姓们更是广受影响。由于农业歉收，填不饱肚子，人们只得啃食野果，煮草喝汁，忍饥挨饿。待到冬季，能找到的食材都已枯萎之时，百姓们只能吃草根甚至泥土。而献帝暂居这个破草屋之中，虽然宫人和侍从陆续增多，心中有所慰藉，但是众多人口却难寻口粮，大家每天也都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朕想回洛阳！"献帝频频催促。

李乐却大唱反调："到哪去都一样，洛阳也有饥荒。"

不过，朝臣们都支持献帝的意见："此处毕竟地处偏远，陛下也不可久留。而洛阳一直就是历代王都，回去可谋后计。"

大家的内心深处，对于洛阳还是充满向往，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去。

只是李乐总是执意不肯，因此大家的讨论只能作罢。

有一天晚上，当李乐又带手下去村里寻欢作乐之时，事先准备好的朝臣和将领们立刻趁机请献帝迅速登车，连夜离开。

"陛下，臣等护您回去洛阳！"

一路之上，杨奉、杨彪和董承等人守护着御辇，趁着夜色赶路。他们日夜兼程，一路奔波，终于来至一个叫箕关（今山西省垣曲和河南省济源间）的关卡。当夜四更时分，忽然从四周漆黑的山谷中亮起熊熊的火把，又传来呐喊声声："李傕、郭汜在此恭候圣驾！"

杨奉闻声并不惊慌，他安慰献帝道："陛下放心。他们二人此时不会在此。微臣以为这是李乐使诈。徐晃！徐晃何在？"

"末将在此！"徐晃在御辇之后答道。

杨奉立刻下令："徐晃听令！命你殿后，必将全力以赴，打败敌人！"

"得令！"

徐晃听说要战李乐，立刻兴奋得摩拳擦掌，他催促御辇在前方先行通过，而自己则留在原地，准备迎战李乐。不久，便见到李乐从山谷中追击而来。徐晃立刻伸手拦住去路，并大声喝道："你这个畜生还不快站住！前面就是洛阳都门，陛下还幸可不是你们这帮匪类能去的地方！"

"什么？你敢管我叫畜生！你这个混账！"李乐怒气冲冲，冲过来便战。

而徐晃则挡开他的攻势，怒喝一声："战便战！我哪能容你活过今日！"

徐晃奋力对战，将平日积累的万般怒气全部发泄出来。他一刀就把李乐劈成两截！

第三章 改元

献帝沿路奔波，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旧都洛阳。

“什么？洛阳竟变得如此模样了吗？”

献帝面对眼前的模样，竟然无语凝噎。

随驾而来的朝廷百官也感慨万分，泪湿衣襟：“没想到，洛阳竟已面目全非。”

洛阳王师原本繁华无比，而那千门万户、紫琉金玉的城楼宫门，如今安在？

极目所望，只剩一片茫茫原野，杂草丛生。只能凭借仅剩的一些石头瓦砾才能分辨得出，这里曾是楼台遗址，那里原是旧日朱栏或水亭玉池的遗迹。

无论是官衙，还是民舍，如今都仅剩草丛中一片焦石和枯木。正值秋末冬初，洛阳却萧索无比，更不闻鸡犬之声。

献帝走进废墟之中，徘徊而行，不断分辨着。

“这边莫非是温德殿的遗址吗？那里可是商金门的遗迹？”

当目睹这些断壁残垣之时，献帝不禁回忆起当年被董卓所迫，抛弃洛阳而强行迁都长安的暴行。那时兵荒马乱，场景凄惨，难以回首。再看到如今洛阳这一片惨状，献帝难免心中隐隐作痛。

不过时至今日，无论是董卓还是当时暴臣，都已化为一片白骨，葬

于他乡。只剩郭汜和李傕这两个董卓旧臣，依旧是汉室毒瘤，仍对献帝充满威胁。

汉室与董卓，竟结下了如此深厚的恶缘。

“这里面已经无人居住了吧？”

献帝见此处荒芜，就回顾随从问道。

“回禀陛下，听说以前靠近城门这一带，还残存着几百间破旧的草屋，有一些百姓曾在那里居住。不过受最近的饥馑和疾病所害，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侍臣如是答道。

不久之后，各位朝廷官员重新编制户籍账册，调查了居民人数，同时更改了年号。

此年为“建安元年”[(1)]。

本想继续重建皇宫，但客观条件却不容许。朝廷此时缺人也缺财，根本难以大兴土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迅速搭起一座简易的临时皇宫，聊以遮风挡雨、处理政事。

但是此时仍是饥荒之时，皇帝难以果腹，百官更是填不饱肚子。

于是，所有尚书郎以下的官员，都脱掉朝靴，赤足耕田。他们清理了园中废瓦，播种耕地。又以树皮做饼，草根做汤，每个人都从事劳作，以图糊口。

而既然朝中并无政事可议，尚书郎以上的官员也会进山采集野果，捕抓鸟兽，砍伐薪柴，辛苦操劳以凑出献帝的贡粮。

“启禀陛下。如今世道炎凉，生计难觅。长此下去，不是办法。恐怕连贤臣忠良也难以忍受此间辛苦，更难以重建千楼万舍，恢复洛阳昔日的辉煌。此时我们必须要对未来有所规划，以图后计啊。”

有一次，太尉杨彪上奏献帝。

献帝本来也在思索，能否有好办法来解决当时的困境。杨彪立刻将自己的意见禀告给献帝。

“如今曹操在山东聚集了众多良将谋士，其兵力也已多达数十万之众。为今之时，曹操唯一或缺的，就是他那大旗上标榜的大义名分。如果皇帝现在下敕，命其保卫社稷，曹操必定会望风而来。”

献帝采纳了杨彪的意见。不久便派出敕使赶往山东。

山东虽地处遥远，但却很快得知了献帝还幸洛阳的消息。

黄河之水日流千里。每天都会有众多船只抵达各地，而旅客也会将天下新闻带至各处。

“宇宙时刻运行，而我等仅能远观，却无力改变。日月星辰，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多么伟大！我生为丈夫，长于这天地之间，亦要实现大志，成为群星之中最夺目的一颗！”

曹操仰天而叹。

山东此时也进入了晚秋。他站在城楼之上，仰望银河一片朦胧，这静夜中的星空格外迷人。

曹操此时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热血激昂的白面青年了。

自从他远赴山东讨贼立功以来，被朝廷封为建德将军，袭爵费亭侯。如今他麾下拥兵二十万，帐下更是云集了众多谋士骁将。他胸中的宏图大志，指日可成。

“一切的一切，就要从现在开始！”

曹操在心中暗下决心。

“我曹操发誓，从现在开始，要真正把握自己的命运！从现在开始，以此山东发迹。等着瞧吧！”

曹操绝非甘于现状的平凡人，如今他所拥有的成就和荣华都难以满足他的欲望。

他的将士，不仅是保卫一方平安的警戒卫兵，更是开拓进攻的威武之兵；他的城池，亦非是让人贪图享乐的温床，而是谋划进取的根据地。曹操胸中的抱负之大，常人难以衡量。他的梦想或许有着诗人式的幻想，但他的意志却绝不似诗人那般脆弱。

“曹将军！原来您在这里啊。刚才宴席上不见您的身影，大家都在担心。”

“哦，是夏侯惇啊。我今晚有些醉意了，所以出来透透风，醒醒酒。”

“如此良宵，正适合彻夜长宴啊。”

“这些小欢小乐，对我来说，还远远不够。”

“但是大家都已心满意足了。”

“他们不过是一帮小人，岂知我心中之志！”

正在这时，曹操的弟弟曹仁神色慌张地跑了过来。

“兄长！”

“干什么这么慌张？”

“刚刚有县衙派来的快马来报，皇上从洛阳派来敕使了。”

“皇上派敕使来此？”

“是的。据说敕使一行已从黄河登岸，差不多明日就会进入我们的地盘。”

“终于来啦！终于来啦！”

“咦？难道兄长早已得知消息了吗？”

“并非如此，不过该来的自然会来。”

“哦？”

“今晚恰好大家都参加了宴会吧？”

“是的。”

“那你立刻去告诉众人，漱口净手，洗净酒颜，然后赶到会议厅集合！我有要事要说。”

“是！”曹仁立刻快步离开。

曹操随后也走下楼台。他亦洗漱更衣，整理仪容之后，大步流星地走过石廊，佩剑锵锵作响。

此时群臣早已在会议厅中聚集整齐。刚刚还在酒席上推杯换盏的诸位将领，转眼间已经换上军人的威仪。人人正襟危坐，目光炯炯地迎接大将军曹操的到来。

“荀彧。”曹操指名叫道，“你把你昨天对我所讲的意见，在这里原原本本地再讲一遍。众所周知，如今天子敕使已至山东，而我意已决。现在就请荀彧将其中大义讲于你们。荀彧，有劳了！”

“是。”荀彧应声而起。他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一番演讲，将昨日所述又重新叙述一遍。他认为辅佐当今天子，匡扶汉室乃是英雄大德，同时，此举必将收揽天下人心。

距离敕使下山东大约一个月之后。

“了不得了！出大事了！”

洛阳的朝臣百官人心惶惶，如在树梢飘摇欲坠的秋叶一般。此时树根已被撼动，人人难以自保。他们在临时搭建的皇宫中跑进跑出，个个面色如土。

一骑快马飞奔而至。转眼之间，又一骑也已经抵达。

这一日，接连不断有快马来报。前来报信之人个个在简陋的宫门之前跳下马来，冲进门内报讯。

“董承你说，朕该如何是好？”献帝此时唯恐当初的噩梦再次重现，他的脸上充满惊恐。众多快马来报，说李傕和郭汜两军现已整备了兵

马，打算卷土重来，直指洛阳。

“如今已经时隔一月有余，朕派往曹操处的敕使仍未归来，你说我们该去向何处啊？”献帝急召群臣问策，他在心中也为自己的命运多舛而叹息，欲哭无泪。

“此时微臣也别无他法。”董承垂头丧气地建议献帝。

“为今之计，只有请陛下弃掉这所临时宫殿，去山东投奔曹操，方为上策。”这时杨奉和韩暹二人提出不同意见。

“我们此时并不了解曹操的真心，若是盲目去投奔于他，便无从知晓他的野心。请陛下派我等上阵，率领所有兵力去阻击敌军。”

“你这话说得真是轻巧！如今咱们连可抵挡的城门和城墙都没有，兵马又寥寥无几，究竟如何抵挡？”

“你说的什么丧气话！咱们也是堂堂习武之人，不可坐以待毙。”

“非也！若是你们阻敌不成，可就为时已晚了。天子应该提前移驾，以护周全。若是落入贼人手中，你们还到哪里去逞英雄？”

正在他们几人理论之时，忽闻外面有人大呼：“你们怎么还在这里争论不休！此时哪有时间再理论这些！敌人的先锋已经迫近洛阳，沙尘可见，战鼓可闻，马上就要攻过来啦！”

献帝大惊，吓得立刻站起来。他拉住皇后的手，匆忙奔向皇宫后面停放御辇之处。众多内侍随从和文武百官，有人追随御辇而去，有人选择留在原地。一时之间，临时皇宫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御辇一路落荒而逃，直奔南方。沿路之上，倒卧着许多饥民。

饥饿的孩子和老人正在四处挖掘枯萎草根。若是他们找到冬眠的僵虫，也会毫不犹豫地一口吃掉。小孩大多腹胀如鼓，大人则舔食着观音土，聊以充饥。

——为何我会生在此世啊？有人呆滞地仰天发呆，似乎如此嗟叹。

奔马牵引着皇帝的御辇呼啸而过，百官群臣赤着双脚随后狂奔，还

有持枪荷戟的将士们蜂拥而逃，一行人卷起漫天沙尘，惊呼连连，从这些饥民面前呼啸通过。

“咦？这是什么人？”

“管他是什么人！”

饥饿的灾民根本无暇顾及这些。即使他们看到枪戟的寒光，听到战马的嘶鸣，也难以有任何反应。他们已经失去了恐怖的感觉，更失去了认知的本能。

可是，当李傕和郭汜的大军黑压压地追赶而来，其声势浩大，转瞬之间，原野上就不见任何饥民的人影，天空之上，也看不见半只鸟儿。

御辇扬起漫天沙尘，随着阵阵哀号，一口气跑出十多里地。此时，忽见前方山丘之上扬起阵阵马烟，似有大部队将至。

“那是什么人？”

“是哪里来的军队？”

“不会敌军来堵截吧？”

“怎么会啊？难道前面也有敌人啦？”

侍从们一阵惊慌，而献帝在御辇之内也眉头紧锁。

如今之时，众人皆感到进退维谷，无所适从。随从之中已有人吓得惊呼不止，而御辇之中，皇后早已吓得痛哭失声，献帝急得隔着珠帘大声命令：“咱们赶快改道吧！”

可是事到如今，就算临时改道又能逃往何方呢？现在前后都被敌军包围了，插翅难逃。

一想到这些，有些随从逃命的文武官员已经陷入绝望，他们大呼着死期已到。还有人想要逃命，睁大血红的双眼，伺机行动。

这时，从对面飞奔过来两三骑人马，他们未着戎装，一路飞奔一路呼喊。

“哎？那人看起来很眼熟啊！”

“那不是咱们的朝廷大臣吗？”

“就是他！那是之前派去山东的敕使。”

真是出乎意料！不多时那几个人就已赶至御辇之前，他们气喘吁吁地下马跑到跟前，跪奏道：“陛下！我们回来啦！”

献帝却满脸不解，立刻问道：“既然如此，那前面的军队又是谁率领的呢？”

“陛下容禀。微臣抵达山东之时，曹将军立刻将我们以重礼相迎，拜受敕诏，而且当天就调集军队前来护驾。曹将军此番派夏侯惇率领帐下十余名部将和五万兵马，作为先锋部队，日夜出兵赶来洛阳。”

“如此说来，前方是赶来护驾的自己人喽？”

拥在御辇周围的众人，听到敕使所言，立刻欢欣鼓舞，情绪高涨。

这时，从前方驰来一队骏马，马上众将各个军容齐整，盔甲铮亮。这一队人马正是夏侯惇、许褚和典韦等十几位山东将领。

“行礼！”来至御辇跟前，随着一声令下，众人立刻翻身下马，动作整齐划一，一看就是训练有素。之后众将整齐地向前十步，向献帝敬礼，并由夏侯惇代表上奏：“请陛下恕罪。臣等长途跋涉而来，不及解下甲胄，因此带剑面圣，以军礼直奏，请陛下恩准。”

他一番做派不愧为山东名将，不仅语言恭谨清晰，态度更是落落大方。

献帝一见夏侯惇等众将，喜不自胜，心中也倍觉踏实。他大为褒奖：“众爱卿一路奔波，旅途劳顿，何须讲究仪容。今日驰援护驾之功，朕铭记于心，他日必当重赏。”

夏侯惇诸将再拜致谢，并且奏报献帝：“臣等的主公曹操因需几日时间调动大军，故派我等先行赶来，特为护驾。请陛下放心，我等必将全力保护，万事尽可托付我等办理。”

献帝这才放下心来，紧锁的眉头也舒展开来。环绕在御辇四周的文武百官和内侍随从也都高兴得山呼万岁，以示庆祝。

这时，有人来报：“东面似有敌军来袭！”

“不见得是敌军。请大家少安毋躁！”

夏侯惇立即驱马上前查看，他不久就回来告知：“果不出微臣所料，东面来军并非敌军。那是曹将军的弟弟曹洪率领的三万步兵，由李典和乐进为副将，紧随我们而至。”

献帝闻言，更加高兴，他笑道：“甚好！又有自己人来了！”

献帝刚才看到夏侯惇之时已是放下心来，如今看到又有援兵赶来，更是觉得圣心大安。

不久，曹洪的步兵队伍就在军鼓声中，步伐整齐地抵达此地。将士们山呼万岁，大将曹洪来至圣驾之前，以君臣之礼拜见献帝。

献帝一见到曹洪，就立刻称赞道：“汝兄曹操，真乃社稷重臣！”

如今御辇逃离洛阳之时的车辙尚在，而献帝已有八万精兵的保护。他们立刻踏上了返回洛阳的路程。

郭汜和李傕的联军继攻破洛阳之后，又继续追杀御驾。他们哪里知道献帝已有八万精兵援军，因此当看到前方大军袭来之时，不禁目瞪口呆。

“怎么回事？”

“说来奇怪！难道他们之中有人会施行障眼之法？献帝明明刚刚带着几名近臣逃走，怎么会一下子拥有这么多兵马？这一定是有人用幻术蒙蔽我们！咱们无须害怕，冲过去也就是了！”

说完便冲了上去。

但他们岂知这些变幻而来的兵士十分厉害，尤其这些山东军队的装备精良，斗志高昂，更是来势汹汹。

郭李联军相较之下，不堪一击。

他们的军队原本就是临时拼就的乌合之众，一战之下就被彻底打垮，四散而逃。

“首战告捷！以血祭之！大家不要松懈，誓将敌军赶尽杀绝！”

夏侯惇频频下令，为已杀红眼睛的士兵再鼓舞斗志。

血！血！血！山东军一路追杀，一路劈砍。从荒野到洛阳的一路之上，已被鲜血所覆盖。

只经过半天，被山东军所斩首处死的敌军，已达一万有余。

黄昏时分，献帝再度还幸洛阳，而且毫发未伤。夏侯惇将八万兵马驻扎在城外，埋锅造饭，犒劳全军。

洛阳此时又驻屯了八九万兵马，这番情形，许久未见。是夜，城外军营的篝火染红了半边天空，而献帝终于可以安枕无忧。

不久之后，曹操也亲自率领主力部队抵达了洛阳。他的声势浩大，令敌军闻之丧胆。

“曹将军到洛阳啦！”

“曹操的大军也到啦！”

当时人人都热盼曹操的到来，仿佛他是东升朝阳一般能带来希望。他的人气越来越旺，直冲洛阳的云天之上。

曹操进入洛阳的那天，旗下众人皆着红盔红甲、红底金襕战袍，手持红旗，迎风飘扬。他的队伍摆出八卦之形，吉瑞之势。在队伍整齐有素的簇拥之下，祥乐之中，曹操入城而来。

夹道欢迎的百姓见此情形，无不深深佩服：“此人了不起啊！这才是真正的统兵之帅！”

可是曹操的态度非常恭谨，他一抵达洛阳就立刻觐见献帝。在献帝未宣召之前，曹操则一直低身屈于阶下。他无视这临时皇宫的简陋粗

鄙，严格遵守礼仪规矩，决不无召上殿。

第四章 火星与金星

曹操面圣之时，向献帝宣誓效忠：“臣生为大汉子民，蒙受皇恩浩荡，必当矢志报国。今日承蒙陛下召见，领受君命，心愿已偿。臣旗下拥有二十万精兵，人人皆为忠良之士。望陛下万勿担忧，静候太平之日，千秋万代。”

众人山呼万岁，曹操躬身而退，这座临时皇宫也难得一片喜气洋洋。

而另一方面，李傕和郭汜贼军却蠢蠢欲动，企图再次挑衅。

“曹操算什么东西！他是远道奔袭而来，必定兵马疲惫。”

两人一拍即合，急功近利。但谋士贾诩却进谏规劝，他说：“二位将军，这曹操不容小觑。此人乃是当今天下难得的勇猛之将，更何况其麾下云集了众多的贤才良士，文经武略皆有建树。若我们与他硬碰硬，恐怕难讨便宜，也会贻笑大方。如今之计，不如请两位将军暂时顺应时势，主动受降，如此方为上策啊。”

但正所谓忠言逆耳，李傕和郭汜两人岂肯听他。他们怒道：“你竟然临阵劝降！在大战之前竟说出如此丧气的言论，真是胆大妄为！”

他们一怒之下就要将贾诩以军法处斩，但幸好其他谋士同僚苦苦相求，请两位将军念在他忠心耿耿的分上，饶其性命。他们这才作罢，改为暂时关押。

“看在众人相保的情面上，暂且留你一条活命。若再敢出言不逊，定不饶你！”

当夜，贾诩趁守卫不备，以牙齿咬破幕帐，逃得不知所踪。

第二天早晨，二将下令贼军进攻，正面强攻曹操的大军。

李傕有两个侄子，李暹和李别，二人常常自夸本领高强。他们在贼兵出击之时，冲在最前方，一举冲散了曹操的前线部队。

“许褚！许褚听令！”

曹操唤来许褚，立于中军以手指点，命道：“看好了吗？你去把那两员敌将给我收拾了！”

“末将遵命！”

许褚得令，如巨鹰飞离主人手臂一般，打马向前，冲到前阵。他挥舞大刀，一招就将李暹劈成两半。李别见状大惊，连忙拨马就逃。

“往哪里跑！”

许褚哪里容他逃走，从后面飞起一刀，砍下李别的首级。然后拾起二人首级，拨马回营。

贼军看到许褚如此冷静从容，皆吓得不敢阻拦。于是许褚回到曹操面前，把两颗首级放于地上，轻松得好像刚去捡来两个柿子一样。

“曹将军要的是这个吗？”

曹操重重地拍了两下许褚的肩膀，夸奖道：“不错不错！我要的就是这个！许褚啊，你不错啊！仿佛当世樊哙一样啊！”

许褚原本是农家子弟出身，听到曹操的夸奖，一时羞赧，脸也涨得通红，回道：“将军过奖了，我也不过如此。”

许褚转身钻入众将之中。曹操见状，竟不顾如今热战正酣，开怀大笑起来：“啊哈哈！这个家伙真是有趣！哈哈哈哈！”

众将目睹这番情形，心中不免羡慕。他们也想着，有生之年一定要被曹操抚背称赞一次。

两军对战，曹军自然又是大胜而归。

李傕、郭汜所率的乌合之众怎能是训练有素的曹军对手。经过一番混战，大败而逃，郭李二人也仓皇逃奔西方了。

曹操的英名响彻四方。

他讨贼成功之后，将斩获的敌军首级高挂街头示众。他又广发公告以安抚百姓，曹军则一直严守军纪，屯于城外。

“长此以往，咱们就被曹操比下去了。咱们所有人都成曹操平步青云的垫脚石啦。”杨奉冷眼旁观，看到曹操的势力蒸蒸日上，越来越感觉心中不平。于是，他这样对韩暹说道。

韩暹现在虽在禁门守卫，但他原本和李乐一起，身为白波帅的绿林之匪。当听到杨奉所言，他立刻显出自己的强盗本性，毫无掩饰地道出对曹操的妒忌之心。

“我也是这么想的啊！咱们一路辛苦，保护皇上周全，忠心耿耿。可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结果现在曹操一来，所有功名全归他了。这样下去哪还了得！曹操一定会把那些自己人扶植上去，咱们兄弟就惨了！”

“是啊，这是必然的。”

杨奉在韩暹耳边密语一番，之后观察韩暹的反应。

“嗯！如此也罢！说干就干！”

韩暹听完，顿时精神百倍。

两人秘密策划了四五天时间，然后趁一天晚上，他们将禁宫处的所有守兵统统带走了。

朝廷闻讯后大惊，连夜寻找。最终得知，杨奉和韩暹二人佯装要率兵追赶贼兵，实际却带兵投奔大梁而去。

“我不如先问曹操的意见，再做决定不迟。”

献帝一番思量之下，决定在与朝官们商议之前，派一位敕使前往曹操的大寨。

敕使立刻手捧圣旨来到曹操大营。

曹操毕恭毕敬地迎接敕使，当见到这位敕使之时，他忽然心生感慨。

……

此人之人品何其高雅！

此人之人格何其高尚！

“此乃何人？”

曹操初见敕使，不禁有些恍惚。

可能是由于近来世风日下，人们的面容气质也大不如前。再加上连年的饥馑所累，人们无暇休养内在，而这些都由内而外反映在每个人的外貌上。因此目之所及，都是眼中无神、耳垂单薄、唇色发乌、肤色无光的面孔。

有些人骨瘦如柴，有些人尖嘴猴腮，还有人凸目鼓舌，好似乌鸦。世间众人，多呈现鸟兽态。

“但此人却如此与众不同！”

曹操一时失神。

只见这位敕使眉目清秀，唇若涂丹，皮肤白皙，但并非那种久违阳光的病态之白，而是从内而外发散出来的清雅缥缈之气质。

“此等上佳人品，许久未见了！”

曹操在心中暗挑拇指，但是又无名产生一种反感。

其实并非是反感，而是觉得有些胆战心惊。曹操蓦然发觉，这位敕使清澈的眼神似乎已经将自己的心底看穿了。

曹操暗想，若是此人不为己用，即使不能为敌，也会对自己造成重大阻碍。

“请问您是因何被选为敕使，而前来此处？足下出身何处呢？”

换席坐定后，曹操装作若无其事的表情问道。

“曹将军问起这个，在下不免羞愧，”敕使董昭简短地回答道，“在下为官三十年，徒领蒙恩禄，寸功未建，实在惭愧。”

“那请问敕使如今官居何职？”

“区区一个正议郎之职。”

“故里何在？”

“我乃济阴定陶（今山东省）人氏，名叫董昭，字公仁。”

“哦！原来敕使亦是山东人氏啊。”

“正是。我曾仕于袁绍麾下，担任从事之职。自从闻听天子还幸之讯，便立刻驰来洛阳。虽无德无能，亦蒙恩为朝廷做事。”

“啊！请敕使恕罪，曹操一时好奇，竟如此刨根问底地询问，太过无礼了！”

曹操设宴款待董昭，又命荀彧作陪，三人共论时局。

这时，传来消息说洛阳城中有禁卫军陆续出关，赶去地方。

曹操闻讯，急欲出兵拦截。

“陛下禁门之守卫，责任之大。竟有人胆敢随便调动，其罪不可恕。速去拿下！”

董昭立刻制止道：“调动禁卫军之人，乃是杨奉和韩暹。一人心怀不满，一人为绿林出身。此二人嫉妒将军威望，私自带领禁卫兵出逃大梁，难成大事。曹将军不用费心理会。”

“可那李傕、郭汜等人也已率兵逃至地方，这几股势力都无须理会吗？”

曹操再次问道，董昭闻言只是微微一笑，答道：“这些杂兵之流，不必担忧。对付他们，不过就像将树梢上的枯叶都摇动下来，只消伺机扫拢，就可一举焚之。与其相比，曹将军其实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挂心才是。”

“哦？所谓何事？愿闻其详！”

“曹将军功勋卓越，当今天子感恩于心，天下百姓也人尽皆知。但是在如今的朝堂之上，仍存有各种旧势力旧传统，还有很多心胸狭窄的官僚重臣。他们对于将军之功勋，心中存异，眼中有疑。而旧都洛阳百废待兴，亦不适合革新政事。当今之际，不妨劝天子迁都许昌（今河南省）。届时便可大刀阔斧，对朝堂各部进行革新。”

曹操洗耳恭听，不断颔首，最后感激地说道：“董大人今日所言，令曹某如醍醐灌顶。今后也请不吝赐教。曹某一旦功成，定当厚报答谢。”

董昭告辞后，当晚又有客来，他对曹操报告了一个消息。

“近来，侍中太史令王立夜观天象，他发现自从去年起，太白星斜传天河，而且火星与其相对而行，两星就要相会。此乃千年难遇的异常天象，此时人间朝代更替，必将出现新的天子。因此王立认为，此为上天预兆，大汉气数将尽，而新朝天子必将兴于晋魏之地。”

曹操默默听完客人所讲，待其离开后就与荀彧一同登楼议事。

“荀彧，所谓天象变化，我并不甚了解。此事你如何看？”

“属下认为，此天象变化乃是天意。汉室家族以火德发家，而主公乃是土命。许昌之地亦属土。若迁都许昌，曹氏一门势必隆盛。”

“原来如此！荀彧，你速速派人到王立那里，严禁他传出此天文之说。如此可好？”

天象之说并非全迷信。

对于天象的解读更是一门哲学，以及对人世间的一种追求。而且，在汉朝那个时代，上至知识分子，下至普通百姓，人人都对天文历数和易经五行八卦深信不疑。

在当时的人生观和命运观之中，人们深信各种天象，包括日月星辰的运行、各种奇异的天象奇观，都能在易经中找到对应的说法，也对朝代的更替、帝王的兴衰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以天之异相做出的预言，也令人信服。这些理论的出发点，皆出于人们对自身的关注。

在这片黄天后土之上，上至汉室天子，下至曹操、袁绍、董卓、吕布、刘备、孙坚等各位英雄人物，人人都深知，面对茫茫宇宙的无边无际，以及大自然摧枯拉朽之力量，小我是如何微不足道，而且大家世世代代都确信无比。

例如：黄河和长江的洪涝泛滥；蝗虫过境带来的饥馑之灾；从西北高原刮来的沙尘之暴；还有暴雨、巨雪、狂风，以及各种不可抗拒的自然之力，无论多么伟大的英雄豪杰，都对此束手无策。

因此，为了消除对大自然的恐惧之情，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发挥所有的创造力进行改造和建设，然后再肆意破坏，纵情毁灭；人们经历战争与和平、太平盛世以及腐败萧条。在盛衰之间不断轮回，似乎人类的发展有规律可循，又似乎毫无章法。但是，无论如何解释，通过万年的世事变迁，人们唯一能够相信的法则只有一点——人类必须服从命运的支配。

而事实可能亦是如此。

每个人的命运，并不由自主，也难以预测。但上苍有知，大自然也会预言。

天文和易经就是能解读命运的最高学问。不！应该说人世间的万般学问，例如政治、兵法、伦理等各种理论，都可以用阴阳二元和天文地象作为学理基础。

曹操恭谨地上奏天子：“启禀陛下。微臣以为，如今的旧都洛阳早已形同废墟，重建复兴并非易事。另外，若以文化兴旺的角度看，此处交通不便，天灾不断。而如今民心已散，若此时抛舍此地，百姓必然不会留恋。”

见献帝并无异议，曹操又继续奏道：“相比之下，河南许昌之地更为适合。那里土地丰饶，物产丰富，人民充满朝气。更何况那里有现成的城郭宫殿，无须再大兴土木。因此，微臣恳请陛下考虑迁都之事。臣已将所需的仪仗、御辇以及其他事宜皆准备妥当了。”

“……”

献帝闻言，默默点头。

群臣也无人发言，也无人提出异议。一方面大家畏惧曹操势力庞大，另一方面，曹操所言非常有理，难以辩驳。

于是献帝再次迁都。

献帝又坐上御辇，在大仪仗和禁军的护卫之下，离开了洛阳。一行人出城刚刚十余里地，就来到了一处山丘，这时前方拥出大队人马。

“曹操！哪里走！”

“你胆敢劫夺天子，欲往何处？”

这一队人马，呐喊声声，冲将过来。

原来正是杨奉和韩暹所率的禁卫军队伍，杨奉的下属徐晃一马当先，冲在前面。

“你们这些喽啰闪开，我要的是曹操的脑袋！”徐晃双手挥舞大斧，边跑边骂。

“许褚！许褚听令！那员大将就交你处理！将他的首级取来！”

曹操下令，许褚打马而出，宛如一只猛鹫一般，向徐晃冲了过去。

徐晃武艺高强，英勇绝伦。

许褚被誉为“当代樊哙”，骁勇无比。

“来呀！战个痛快！”

许褚执枪应敌，而徐晃也挥舞大斧，大声叫骂：“好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今日定要一决雌雄！”

两雄你来我往，大战了五十多个回合。他们胯下的战马累得气喘吁吁，满身大汗，而马上两人却毫无疲态。

“究竟何人能胜？”

两军将士皆驻足观战，忘记厮杀。只见这两名勇将斗在一处，枪斧相撞，铮铮作响。两人又势均力敌，皆是以命相搏，打得异常激烈。这场对战打出了气势，也打出了美感。力量与力量的对决，充满悲壮凄美之能量，令观战之人看得忘情。

曹操正站在远处观战，他忽然心有所想，立刻命道：“鼓手！速速鸣金！”

“立刻鸣金收兵！”

“遵命！”

鼓手立刻敲响铜锣，发出全军即刻收兵之令！

全军听到鸣金之声，不知所谓何事，但立刻遵令而行，罢战回营。许褚也立刻拨转马头，撤回寨中。

曹操立刻召来许褚等众将，解释道：“我刚才忽然鸣金收兵，大家可能心生不解。其实是我爱惜徐晃骁勇异常，武功卓绝，不忍让其有损。今日远观徐晃与许褚一战，发现其本领超群，又有稀世之勇，必将成为一代大将。虽说徐晃此战为敌，但若因此而丧命，未免可惜！我愿将其召至旗下，有何人能去游说于他？”

有人应声而出，主动领命。

“属下愿往。”

此人乃山阳人氏，名叫满宠，字伯宁。

“原来是满宠啊。也好，就命你走一遭吧。”曹操点头应允。

满宠于是趁夜潜入敌阵，悄然造访徐晃的营帐。

他从帐外窥视，只见月光透过缝隙照进帐中，徐晃身不解甲，在帐中端坐。

“帐外何人？”

“是我啊！许久未见！徐将军，别来无恙？”

“咦？竟是满宠来访！你今夜怎么会到此处？”

“我是念在你我二人曾为旧交，特意过来探友。”

“哼！如今两军对阵，你我身处敌营，哪里顾得上旧情！”

“徐将军说得如何话来。曹将军特地命我前来密会于你，因此我才潜入此处。”

“哦？是曹操派你来的？”

“曹将军今日远观你与许褚这一战，想那许褚乃是曹军之中第一猛将。曹将军爱惜你武功卓绝，心生爱才之情，才立刻鸣金收兵，怕两强相争，有所损伤。”

“哦！原来如此！”

“徐将军啊！你骁勇异常，武功高强，何苦要认杨奉这等暗愚之人为主？区区百年人生，怎可独留恶名？有道是良禽择木而栖，良将择明主而投啊！”

“非也！我也深知杨奉无能，但既已结成主从，牵绊至深，如今也无可奈何！”

“何以见得？”

满宠对徐晃附耳低语，但徐晃闻言，只是摇头。

“我亦仰慕曹将军英迈气度。但杨奉既然一日为主，我也不能私自背叛，斩其首级求降。”

第五章 二虎竞食

此时，有部下向杨奉密告：“徐晃已将敌人引入帐中，正在进行密谈。”

杨奉顿起疑心，下令道：“速将徐晃拿来审问！”

于是，数十骑精兵立刻前去准备包围徐晃的大帐，孰料曹操早已在附近设好伏兵，杨奉的人马被打败，满宠和徐晃则被救下，一同投入曹操寨中。

曹操终于如愿，将徐晃纳入麾下，他开怀道：“此为近来最令我高兴之事！”

曹操爱惜贤才远胜于爱护女人，所以徐晃在曹营之中，自是恩赏有佳。

杨奉和韩暹原本欲奇袭曹军，但如今失了猛将徐晃，便再无胜算。他们只得逃亡南阳（今河南省），投奔袁术去了。

不久之后，献帝的御辇和曹操的大军就赶到了许昌。

许昌之地建有旧时的宫门殿阁，城内街道贯通，纵横交错。曹操先安置好献帝所住的宫殿，之后又营造宗庙，增建司院官衙，使许都的面貌焕然一新。

同时，封十三名旧臣为列侯，曹操自己则任大将军武平侯之重位。此外，董昭被封为洛阳令。许都令则封给了满宠，因他前日之功，颇为受宠。荀彧任侍中、尚书令，荀攸为军师，郭嘉任司马祭酒，刘晔任司空仓曹掾。毛玠、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催督钱粮；夏侯惇、夏侯渊、曹

仁、曹洪等重臣也分别提拔为将军，乐进、李典、徐晃等勇将则被封为校尉，许褚、典韦被举为都尉。

曹操麾下人才济济，威震八方。他出入之时跟随三百铁甲精兵护卫，弓箭戟光，闪闪夺目。而那些朝廷元老此时徒有虚名，无论是大臣还是元老，都逐渐被人淡忘。

朝堂之上的众人早已屈服于曹操的威望之下，他们无论大事小情必先禀告曹操，之后再禀奏天子。此风已成为常态。

这一日，曹操麾下的众人在酒宴上畅饮。各位军师谋士，以及众多铁血战将，齐聚一堂。曹操端坐中央，畅谈天下，气势如虹。他偶尔提到了刘备：“想那刘备居然当上了徐州太守，如今他又收留了吕布，将其安置到小沛。若是将来，以吕布之勇加上刘备之量，则可堪忧。若是二人齐心协力，前来攻击，恐怕也会让我们很棘手。不知众位卿家有何良策，可以防患于未然？”

“此事简单！请将军授我五万精兵，我去斩下吕布和刘备的首级，挂于马鞍两侧带回来便是。”许褚如是夸口道。

于是有人笑道：“哈哈哈！他们的首级又不是酒坛子！”荀彧边说边笑。他笑嘻嘻地吃着酒，眼睛斜瞟着许褚。谋士之目，精光闪闪。

荀彧一笑，许褚立刻闭上了嘴。他知道，在这些智者的眼中，自己粗野无比。

“我说的计策不行吗？”

“你说的算不上什么计策，只是一时口舌之勇而已。若以此肤浅的眼光看待刘备、吕布，对我们是很危险的。”

曹操转过头来问道：“荀彧，你来说说，有何良策啊？”

“良策自然是有的。”荀彧在座位上挺直了身子，“依属下所见，目前这个时期不宜出战。汉室刚刚迁都，百废待兴。如今刚刚整顿好宫门等处，还需再建其他设施，制备军备设施，所需甚多。”

“嗯，请接着说。”

“因此，属下认为，目前我们应以外交手段对付刘备、吕布，若能挑拨离间，让他们自相残杀，方为上策。”

“我也有同感。也就是我应佯装与他们交好吗？”

“此计老套，且反而对刘备有利。属下认为可采用二虎竞食之计。”

“何谓二虎竞食之计？”

“比方说有两只猛虎，平时相安无事，各自呼啸山月。但在二虎饥肠辘辘之时，若投以诱饵，则两虎必定争抢食物，互相撕咬。等到两败俱伤之时，我们再去谋取其皮，岂不轻而易举么？”

“说得不错！”

“虽然刘备已占据徐州，但并未得到朝廷的正式认可。我们不妨以此饵，请皇上下诏给他，同时附上密信，命他除掉吕布。”

“此计可行！”

“若此计成功，则相当于刘备以自己之力，除掉一只左右手。若万一失败，则会激怒吕布，待他与刘备反目之时，必将打得两败俱伤。”

“此话有理！”曹操闻言重重地点头，之后对此绝口不提。

可是，曹操早已暗下决心。几天后，他就奏请献帝派敕使赴徐州，正式授予刘备太守之印。这位敕使身上也一并带了他给刘备的密信。

刘备将敕使迎进徐州城，举行敕拜之礼。之后又请敕使于别室休息，自己则回到房中。

刘备立刻打开敕使暗中递给他的密信。“曹操要我除掉吕布！”

刘备难以置信地反复阅读了好几遍来信，而侍立其后的关羽和张飞忍不住发问道：“曹操到底写的是什么？”

“你们自己看看吧。”

“他只是让我们杀死吕布！”

“正是。”

“想那吕布原本就是个寡义之人。我们不如趁此机会，将他除掉可好？”

“不可！吕布已经无路可去，因此他才来投奔我的。我如今杀他易如反掌，但会令天下人认为我刘备乃是无情无义之人。”

“可是大哥，他那种无情无义之人，反复无常。若有一天他做出祸国殃民之举，又当如何呢？”

“我们可以耐心引导，动之以情。我相信他终将变为一个有情有义之人。”

“怎么可能？我不相信吕布那种小人能变好！”

张飞坚持要诛杀吕布，但刘备毫不动摇。没想到第二天，吕布就从小沛前来拜访。

吕布看样子对信中内容毫不知情。他只是昨天听说了刘备收到敕诏，正式拜印领徐州太守，因此特意从小沛赶来庆贺一番。

吕布与刘备闲谈了一会儿便告辞了。当他悠悠走过长廊之时，忽然从前面暗处跃出一人。

“且慢！吕布休走！纳命来！”原来张飞在此处等候已久。他拔出大剑迎面劈来，仿佛立刻就将吕布砍为两半。

“啊呀！”吕布见势不妙，双脚往后一蹬，七尺之躯轻盈地跳到后边，巧妙地躲过了这一剑。

“你是张飞！”

“正是你爷爷！”

“因何杀我？”

“我要替天除害！”

“你待怎讲？”

“你这人无情无义，无礼无节，反反复复，令人生厌！虽然武功了得，但却不为正路所用。曹操写来密信，要我家大哥将你除掉。哼！我张飞早就看你不顺眼了，你傲慢不逊，其罪当诛。少说废话，速速来战！”

“你痴心妄想！吕某怎可不敌于你！”

“有本事跟我打一架啊！”

“张飞！你住手！”

“我忍不了啦！”

两人都举手挥剑，只听得剑破空气飕飕作响之声。但是双方都没砍中对方。因为此时有人从背后拉住了张飞的手臂，将他紧紧抱住。

“何人捣乱！快放开我！”

“你快住手！不得造次！”

“啊！是大哥呀！”

刘备厉声斥道：“我问你，是谁命你杀吕将军的？吕将军乃是我座上贵客，你竟敢对我的客人刀剑相向，这就如同要杀我刘备一样。”

“可是大哥啊！他这个食客人品恶劣，你何苦保他？”

“住口！休得无礼！”

“我怎么无礼啦？”

“你莫要对吕将军无礼！”

张飞恨得歪头吐了口唾沫。但他牢牢记得，在刘备面前自己是属下的身份。如今被刘备怒目而视，他也只得压下自己的满腹不平，大踏步地走开了。

“请吕将军恕罪！义弟其实若孩童一般，任性而为。”刘备一边为张飞的粗暴举止道歉，一边请吕布到自己房中，解释道，“方才张飞所讲，曹操密令我杀你，确有此事。但我绝非存有此意。我原本想将此事按下不提，只因担心将军多虑。不过既然事已至此，就请听我解释清楚。”

刘备立刻拿出曹操的密信递给吕布，以解疑惑。吕布不禁被刘备的真挚诚意所感动。

“我明白了，原来是那曹操作怪，他欲离间你我之间的关系！”

“确实如此。”

“请刘公相信吕布！吕布发誓绝不对刘公做出不义之事！”

吕布经过此事，反倒对刘备心存感激。

曹操的使者暗中监视，只得无奈道：“看来曹将军此计失败啦！二虎竞食之计并无效果。”

第六章 碎杯禁酒

张飞虽然离去，但心中仍是愤愤不平。当他看到刘备又亲自将吕布送到城外时，更是怒火填胸。

“大哥啊！你对那吕布也太过客气了吧。要是总做好人的话，就会被人看不起的！”

张飞等到刘备一回来，就气哼哼地把刚才的委屈一股脑说出来。

“三弟啊！你怎么今天这么大火气呢？”

“我哪里火气大了？大哥难道觉得此事不应该生气么？”

“若是我照你所说，现在就除掉吕布，对我们又有何好处？”

“杀了他就可以永绝后患！”

“你啊，只看到了眼前。曹操正希望我和吕布能两相残杀，他好坐收渔翁之利。一山难容二虎，因此他才会设下如此老套的计谋，你连这些都看不出吗？”

一旁的关羽不禁拍手赞赏道：“啊！大哥果然是明察秋毫啊！”

张飞听到此言，心服口服，便不再闹事了。

第二天刘备来到敕使下榻的驿馆回复道：“关于诛杀吕布的密令之事，微臣恐怕一时无法成事。请容刘某再择机而行，宽限些时日。”

他也给曹操写了复函，将此意见落在纸面上，与谢恩表一起托付给

敕使。

敕使返回许昌后，立刻照实复命。

曹操召来荀彧。

“看来此计不成，那刘备竟然如此应对，并未中计。”

“无妨！我们可以用第二步的计谋。”

“还有他计？”

“将军不妨遣使告知袁术，诈称刘备最近奏请天子，意欲攻取南阳。”

“嗯。”

“另一方面，将军可以再派敕使去刘备处，就称袁术有违朝廷谕旨，命他立刻出兵讨伐南阳。想那刘备一向正直，决计不敢违抗召命的。”

“很好，你再接着说。”

“将军此计可引出猛虎扑豹，而使其巢中空虚。那么此时，必有饿狼觊觎空巢。主公以为这饿狼是何人？”

“那必定就是吕布了！你此计有理，吕布狼性未改，必有所图。”

“此所谓驱虎吞狼之计。”

“妙计！好计！”

“此计十有八九可以成功。因为此计正中刘备的弱点。”

“不错！若我们是以天子之命让他服从，刘备必定无法拒绝，而只能领命执行。”

于是，曹操立刻派急使飞奔南阳。

同时，朝廷再次派出敕使赴徐州，带去了新的敕命。刘备出城迎接，拜受诏书。他连忙召集群臣，商议对策。糜竺谏道：“此乃曹操的奸计。主公万万不能从之。”

刘备低头沉思片刻，然后抬起头来，坚定地说：“但是，无论这是否是曹操的计谋，我总不能违背敕命。咱们只能准备，立刻进军南阳！”

这到底是刘备的弱点还是美德呢？

正如敌人所料，一道敕命就让刘备难以拒绝。

刘备决心已定。

谋士糜竺和其他众臣都知道难以改变他的心意，于是只得闭口不言。只有孙乾说道：“如果主公执意奉旨出兵南阳，那么必然需要巩固后方。您打算由谁留在徐州守卫呢？”

“这个嘛，确实重要，”刘备也在思索，“不如请我二弟关羽或三弟张飞，留下其中一人。”

关羽立刻自告奋勇道：“请大哥放心将徐州留给我守护。我一定会杜绝大家的后顾之忧。”

“二弟，由你留守徐州其实我是最放心的。但是出征南阳之时，也需要你陪伴我左右，以助我早晚议事及其他事宜。我一刻也离不了你。不过，这徐州该留给谁呢？”

刘备还在思索之时，张飞突然向前踏上一步，大嗓门一如往常：“大哥，这有什么好发愁的？您说的就像咱们徐州城内无人可用似的。你就把我张飞留下不就得了，你们都放心打南阳去吧！”

“三弟啊，留守这个任务不太适合你。”

“大哥何出此言？”

“以你的性格，擅长攻城拔寨，却不见得适合守城啊。”

“此话怎讲？难道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么？”

“三弟啊，你的毛病就是嗜酒如命，而且一旦喝醉就殴打士兵。如此行事，未免轻率。而且你醉酒之后根本听不进去别人的规劝。所以我担心让你留下，可能会出事。守城的这个任务还是交给别人吧。”

“啊呀，大哥！你的批评我都记住了，其实我之前也在反省。倒不如趁你们出征这个机会，我将酒戒掉。你看！这是我的酒杯，我这就给砸了！”

张飞说罢，当着众人将随身所带的白玉酒杯狠狠掷在地上，砸个粉碎。

这只酒杯乃是张飞在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可能是某位敌军大将遗失的宝贝。此杯是由夜光宝玉雕刻而成的马上杯。张飞甚至说过：“此杯乃是上天赐我的宝贝，给我一座城池也是不肯换的！”

他每日杯不离身，逢酒席必用此杯。

对于不喝酒的人，这酒杯不过是个杯子。但对张飞而言，这酒杯却是他爱不释手的宝贝。如今他立下重誓，坚决戒酒，还砸杯以示真诚。刘备也不禁被他的诚心感动，于是点头道：“你已出此言，知错能改，我也就不必担忧了。既然如此，就由你来守卫徐州城吧！”

“多谢大哥信任！我张飞一定戒酒，而且会爱惜士兵，听从规劝，决不鲁莽行事。”

张飞闻言，情绪高涨。他心中十分感动于刘备的信任，于是立刻表态。

糜竺在一旁讥笑道：“张将军话说得漂亮，但你酒后闹事的习惯就像人长耳朵一样，是与生俱来的。留他在此守城，我总觉得很悬。”

张飞闻言，勃然大怒，甚至要挥起拳头了。

“你胡说些什么？我什么时候失信于我家大哥过？”

刘备连忙一通安抚，同时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守城之时要万事忍耐，还任陈登为军师。

“三弟啊，你凡事一定要和陈登商量，然后再做决定啊！”

于是，刘备亲自率领三万余骑兵马，直奔南阳而去。

当时，袁术屯兵于河南南阳，势力正旺。袁术的兄长袁绍，曾在几年前任讨伐黄巾的总帅。而在名门袁氏家族之中，袁术为人最为豪放粗犷，人人敬畏。

“许都的曹操派来急使。”

“可有来信？”

“有的。”

“犒赏来使。”

“遵命！”

袁术立刻打开书信。

“来人呐！”

“在。”

“立刻传我命令，众将官即刻到城中紫水阁集合。”袁术见信，颜色大变。

而满城的文官武将不知何事，闻令后都匆忙赶来集合。袁术先命一名侍臣朗读曹操的书信：

近日，刘备上奏天子，欲攻打南阳以偿其野心。你我乃是多年至交，操不忍坐视不管。因此密相告知，切勿大意为盼。

“你们都听到了吧？”

袁术气得满面通红，他高声骂道：“那刘备算什么东西？不过是个卖草鞋的匹夫之辈，他几年前侥幸得了徐州，就敢封自己为太守，还与各诸侯平起平坐，真是岂有此理！他现在又妄想攻我南阳，也不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我要立刻出兵，征讨刘备为先，以示天下！”

袁术随即下令：“攻打徐州！”

于是十万铁骑当日便从南阳出发，大将是纪灵将军。

另一方面，南下的刘备大军也迎面而来，两军在临淮郡的盱眙（今江苏省，淮安市下属县）相遇。

大将纪灵乃是山东人氏，手执三尖大刀，以臂力惊人闻名。

“刘备你这匹夫！为何要侵我南阳？也不看看自己算老几！”

纪灵在阵前叫骂道。

“我攻南阳乃是奉了陛下的敕命，你们难道还敢反抗，想谋逆吗？”

刘备不卑不亢地回道。

纪灵手下有一员猛将名叫荀正，他纵马而出，叫道：“待我取来刘备的项上人头！”

关羽哪里容他造次，立刻挥舞着八十二斤的青龙刀，堵住他的去路：“休想靠近我家主公！你留下命来吧！”

“你算什么东西！还不闪到一旁！”

“想跟我家主公动手么？你还不配！”

“你说什么？”

荀正气得不再理会刘备，举刀就砍向关二爷。但任他拼命厮杀，累得满头大汗，却未伤得关羽一根毫毛。

两人缠斗之下，来到一处河流中央。关羽已被他缠得不耐烦，于是一声狮子吼：“哦！呀！”

青龙刀高举过头，应声落下，将那荀正砍成两半，一时血溅河中。

荀正被斩，纪灵也被徐州军追赶。南阳军溃退而逃，一直撤到淮阴一带。纪灵重新整顿阵容，亦担心刘备难缠，于是两军每日仅以箭矢互相射击，再无强攻之势。

再说那张飞留守在徐州城中。

他每日巡逻，督促将士：“弟兄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不可懈怠！”

张飞每日感念大哥刘备出征辛苦，连睡觉都不解甲胄，枕盔而眠。

“张将军果然了得！”

属下的将士们见状都不禁心生佩服。全体以他为榜样，纪律严明。

这一日，张飞又来巡视城内防务堡垒。他看到众将士们皆不遗余力，兢兢业业，而且虽然军队屯于城中，人人都依旧保持野战作风，睡在土地上，吃着粗制的军粮。

“大家都辛苦啦！”

张飞在兵士之中一边巡视一边称赞。但他又觉得这样的口头表扬，显得虚头巴脑的，没给将士们带来福利，他心中过意不去：“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若总是将弓拉满，则弓弦容易损坏。因此需要偶尔松一松弓弦，这样到急用之时，弓才可以派上用场！”

说完，张飞下令打开酒窖的封印，他又派士兵抬出一大缸酒，放在众将士中间。

“我张飞请大家喝酒啦！我看大家每天辛苦，就奖你们一顿好酒。大家不要客气，都来饮上一杯。”

“将军，我们可以喝酒吗？”

部将们又惊喜又未免担忧。

“怎么不行！是我让你们喝的！赶快去抬酒啊！”

将士们闻言，无不欣喜若狂，大家纷纷靠拢过来。但看到张飞却没有什么高兴的神情，只是呆呆看着大家喝酒，不禁问道：“张将军，您不喝酒吗？”

“我不喝酒！我已碎杯戒酒了！”张飞摇头道，站起来就走。

他一路走回自己的兵营，看到那里也有许多将士辛勤工作，守卫城墙，便又吩咐道：“你们去酒窖抬一缸酒到这里来！”

张飞希望全城各处的将士皆能喝到美酒，以示公平。而管酒窖的官吏却不敢再搬酒了。

“这一晚上就搬出十七缸酒了，可不许再搬了。”

随即，官吏锁上了酒窖的门。

这时，城中各处的将士们无不开怀饮酒，肆意喧嚣。而无论张飞走到哪里，都是酒香扑鼻，让他无处可躲。

“张将军，我们来敬您一杯。您就喝一口总没关系吧。”

士兵们反复前来敬酒，张飞终于磨不过众人，接过酒来，一饮而尽。结果，这一杯酒立刻勾起他的馋虫。张飞哇哇叫道：“快！赶快给我再舀一勺子酒！”

他如同以酒解渴一般，咕咚咕咚连喝了两三勺酒，还嫌不过瘾。

“什么？酒窖值班的不让搬酒了吗？哼，真是岂有此理！你去告诉他，这是我张大将军的命令，赶快去搬酒来！若是他胆敢啰唆，咱们就派几个人去，把酒窖给拿下！啊哈哈哈！”

张飞几缸酒下肚之后，自己的肚子也变成酒缸一样。他不断说着胡话：“哈哈哈!真是痛快呀！来来来！你们谁来唱些雄壮的歌？我也能跟着唱唱。”

负责酒库的官吏连忙去通禀曹豹。曹豹闻听张飞酗酒，不免大惊。他赶忙跑来查看，见到如此丑态，只能哑口无言。

张飞见曹豹来了，就塞给他一个酒勺，邀请道：“曹豹啊！你也来陪我喝一杯吧。”

曹豹一把推开，喝道：“张将军！你难道忘了自己发的誓吗？你连酒杯都砸了，怎么还会喝酒呢！”

“你在那里啰唆些什么？还不快来喝酒！”

“你太让人失望了！”

“什么？你敢骂我！找揍啊你！”

张飞挥起酒勺就打向曹豹的脸。曹豹刚一惊正要躲闪，又被张飞一脚踹倒。

曹豹勃然大怒，他喝道：“张飞！你竟敢羞辱于我！居然还当众踢我！”

他一骨碌爬起来，上前质问。而张飞则打了个酒嗝，喷了他一脸酒气。

“我踢都踢了，你又能怎样？你不过是个文官，却对我大吵大嚷的，踢你还算轻的！”

“我说的完全是善意的忠告！”

“你也配做我张飞的朋友！连酒都不让我喝，还不快滚！”

张飞说罢，又抡起铁拳对着曹豹的脸就打。

一旁的将士们看到张飞又要起了酒疯，连忙上前制止。他们有的抓住张飞的手臂，有的抱住他的腰。

“少来烦我！”

张飞只轻轻一晃身子，众人便统统被甩了出去。

“哇哈哈哈！你们看！曹豹那家伙溜了！我这一拳下去他那张脸肯定肿啦，哈哈哈！真是痛快啊！谁让他胆敢来管我的，就让他抱着肿脸，疼得叫唤去吧！”

张飞拍着巴掌大笑。他转身又要和众将士比赛掰手腕，但见他那副样子，哪个人敢上前。

“你们这帮东西，居然不陪我戏耍！”

张飞立刻伸出大手，四处追赶躲避的兵士。这副情景，宛如老鹰捉

小鸡一般。

而另一边，曹豹捂着滚烫的脸，赶紧溜走躲起来。他的脸被张飞打了之后肿起来很高，一碰就疼。

“张飞太可恨了！竟然下手这么重！”

脸上越疼，他心里就越是怨恨张飞，气得简直发狂。

“我一定要报仇，让他也尝尝我的厉害！”

他冥思苦想，忽然想到一个毒计。于是立刻写了一封密信，派亲信即刻送往小沛城。

小沛距离此处非常近，若是走路过去也就两三个小时，而骑马奔去则不到一个时辰，大约只有四五十里地。

此时为傍晚，吕布刚刚上床躺下。

他的心腹之臣陈宫刚刚接待了曹豹的亲信，他听了事情的经过后，连忙拿着密信进来找吕布。

“将军，快请起来！将军，将军！我有一个好消息要禀报您！”

“何人喧哗？我正要睡觉，明天再说吧。”

“将军啊，这觉一会可以再睡，现在您一定要起来了！”

“原来是陈宫，你有何急事？”

“将军，请您看看这封密信。”

“拿来我看。”

吕布这才起身，展开曹豹的密信。只见信中写道：

现在徐州城防务空虚，仅有张飞一人负责。而他今夜却喝得酩酊大醉，全城守军亦皆饮酒沉醉。吕将军不如趁此大好时机，举兵攻城。曹豹必将从城内打开城门，迎接将军。

“将军，你看这可是天赐良机啊！咱们赶快派兵吧。”陈宫不断催道。

“且慢！此事是否有些蹊跷啊。想那张飞素来仇视于我，如今他一人留守徐州，必定提高警戒，不会让我有机可乘的。”

“将军此时不必担忧，这样的大好机会可是一旦错过就会遗憾终身啊！”

“陈宫，你觉得此事确有把握吗？”

“将军，你如此犹豫不决，不似往日决断。固然那张飞骁勇异常，但他的弱点是不能沾酒，一旦喝醉便发酒疯。我们刚好可以利用今夜他酩酊大醉之机，趁虚而入！若将军错过今夜，我陈宫恐怕就只能挥泪而去了。”

听到陈宫此言，吕布终于下定决心。

他跨上赤兔宝马，抱着雄心壮志，一路飞奔四五十里，直奔徐州。

而他手下约八九百名将士，也纷纷骑马徒步，拿着各式武器，争先恐后地飞奔徐州城而去。

“开门！快开城门！”吕布来到徐州城外，大声呼叫。

“刘公在前线有急事，特派我前来报于张将军。你们快开门啊！”他边说边敲打城门。

守城的官兵向下张望，总觉得有些蹊跷，便回应道：“你且稍候，待我们通禀张将军一声，才能开门。”

五六个守兵立刻跑去找张飞禀告，但是怎么也找不见他的身影。

而就在此时，忽然从城内传来呐喊之声，原来是曹豹，他率领一众兵士叛变了。

这伙叛军将徐州城门从内部打开。

“冲啊！”

早在城外埋伏多时的吕布人马，立刻拥入城来。

张飞此时早已醉得不省人事。他后来又和将士们一通开怀畅饮，自己迷迷糊糊来到城内的西园。他随便躺倒在地，看着满天星月璀璨，心中涌起一个念头。

——啊！今晚的月色好美啊！

然后他就醉得不省人事了。

因此，守兵们四下寻找张飞，却哪里找得到他。众人在望楼和他的房间中都寻他不见。

“什么声音？”

当张飞被城中的呐喊之声惊醒时，顿时酒醒了大半。

“糟糕！”

张飞连忙朝城门处冲过去，但是为时已晚。

城内早已陷入一片大乱，城中守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街道之上。

“哼！一定是吕布前来偷袭！”

张飞立刻想到原因，于是他连忙上马，提着丈八大矛冲到广场之上。只见曹豹率领叛军，正和吕布的手下一起攻打守军，他们肆意砍杀，已占优势。

“你们太不把我张飞放在眼里了！”

张飞气得打马向前，砍入敌军阵中。无奈他仍酒意未醒，头晕眼花。他不住地揉着眼睛，对面的敌军仿佛漫天盘旋，而天上的明月又好似有三四个重影。

一片混乱之中，守卫徐州的将士早已无法集合指挥。各处守兵被吕布的人马打得大败而逃，还有不少人干脆跪地投降。

“将军快逃！”

“我们必须离开此地，暂时躲一躲！”

如今的徐州守军之中，只剩下十八员部将。他们将张飞从混战中架出来，然后拼命冲破东面城门，一口气逃出城外。

“我们这是去哪里？你们要把我带去哪里啊？”

张飞挣扎着叫道。但他酒意未消，感觉今夜如同做梦一般。

这时，有人率领一百多骑人马从城内追赶而来。

“呔！你个胆小鬼！张飞你有本事别跑啊！”

原来来人正是曹豹，他为了报仇雪恨，特地率领一百多骑精兵，想要捉拿张飞。

“你胡说什么！”

张飞气得拨马回头，势如秋风扫落叶一般，一口气冲散了百余骑追兵。他冲过去把夺路而逃的曹豹一劈两半。

一刀之下，血溅七尺，喷薄的血雾遮蔽了月光。

张飞此时满身大汗，酒意也彻底消散。他长吐一口气，忽然意识到自己丢了徐州城，落荒而逃。突然咧开大嘴，哇的一声，失声痛哭。

第七章 母亲妻子和朋友

吕布终于露出了他的禽兽本色，宛如豢养的野兽竟咬住了饲主的手。

不过，他毕竟不是一个十足的恶人。他做事原本就不会深思熟虑，制定周密计划，而是简单直接。当他获得了满足之后，尚存的良心也会让他有所不安。

因此，当吕布占领徐州城后，当天就在城门和各处路口张贴告示。告示上写道：

吕布久蒙刘备恩遇。今日虽情势有变，却绝非忘恩负义之举。只因城中私斗，故而前来征讨通敌之辈，以除后祸。望各处军民速返平日之务，安于我之所治。

吕布赶到城中后阁，告诫兵士道："传我命令！绝不可虐待被俘的老弱妇孺！"

吕布知道刘备的家眷亲人都住在此处，他以为如今城郭陷落，刘备的家眷们早已趁乱逃走了，剩下只是些仆从侍女之辈。但他竟然发现，有一位气质高贵的老妇人以及年轻貌美的妇女，她们带着一个小孩正处于后阁中的一室之中。

"哦！你们莫非是刘备的家眷吗？"

吕布立刻察觉到：一位正是刘备的老母亲，旁边的是刘夫人，她手中牵着的小孩应该是刘备的儿子。

"……"

刘母只是沉默。

刘夫人也双目无神，唯有晶莹的泪水潸然滚落。

刘备的家眷们似乎心存担忧，她们面色苍白，口唇颤抖，无言而立。

“哈哈哈！哈哈哈！”

吕布忽然纵声大笑，他此举是做给别人看的。

“刘夫人，刘老夫人，你们尽可放心！我吕布绝不会杀害妇孺之辈，我并非那种残暴之人。不过我倒奇怪，你们的仆从竟然将你们丢下，私自逃跑，简直太无耻了！他们如此对你们，还有何面目再见刘备！我吕某最看不上那等狼狈之人！”

吕布傲慢地说道，又立刻下令道：“立刻派一百名兵士，前来保护刘备的家眷。此处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看护之时，也要善待她们，不可造次！”

吕布说完，又观察了一下刘母和刘夫人的脸色。他以为她们此时可以放心了。

但他看到两人脸色苍白，面沉如水，而且毫不为之所动。

在她们的脸上，泪水肆意地流淌着，但她们咬紧嘴唇，不发出一丝声音。

“你们如今就可以放心了吧。”

吕布自以为安排周全了，但刘夫人和刘母根本不理会他。她们根本不领吕布的这番人情，在婆娑泪眼之中，流露出的是对吕布的怨恨之情。这逼人的目光，直直瞪向吕布。

“那个……我还有事，要先行一步。来人啊，一定要将刘备的家眷看护周全，否则我拿你们是问！”

吕布自欺欺人一般交代一通，便匆匆离开。

刘备出征在外，并不知道徐州已发生如此异变。他一直追击敌将纪灵。这一天，大军驻扎在淮阴河畔。

黄昏时分，关羽正率领部下巡视前线归来，一位哨兵忽然疑道：“那里是何人前来？敌军吗？”

“可能是敌军吧！”

远远望向旷野的尽头，果然可以看到有一堆人马正向这里赶来。他们从西面而来，正将夕阳甩在身后。

关羽也很疑惑，他驻足瞭望。不久，跑过去查探情况的哨兵回来报告道：“来人是张飞将军！张将军和其他十八骑部将一起来啦！”

“什么？张飞怎么来了？”

关羽心中一沉，张飞此时应该在徐州守城才是，如果真是他来此处，那绝无好事。

“到底出了什么事？”

关羽脸色阴沉，静静等候。

果然，没过多久张飞就连同其他十八骑部将赶到关羽的面前。他们一个个失魂落魄，来到跟前下了马。

关羽一看到张飞这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心中暗道不妙，立刻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发现张飞跟平常判若两人，显得垂头丧气的，毫无笑容。张飞原本豪放磊落，平时喧闹无比，如今这么大一条汉子竟然显得萎靡不振，站在自己面前时也一直垂着头。

“三弟！出什么事了？”关羽拍了拍张飞的肩膀问道。

张飞这才有气无力地回答道：“二哥啊！我丢人了！我实在没脸来见你和大哥！我今天是来向大哥请罪的，请转告大哥！”

关羽连忙带着张飞来到刘备的帐中。刘备看到张飞也非常惊讶，他问道：“哎？张飞你怎么来了？”

“大哥啊！我对不起你啊！”

张飞匍匐在地，向两位哥哥讲出了事情的经过。他说由于自己的疏忽，导致徐州城被吕布所夺。他还毁了自己戒酒的誓言，因喝醉酒才酿成大错。他一直将头埋在地上，为自己的错误悔过。

“……”

刘备一直默默地听完张飞的讲述，然后他开口问道：“事已至此，也没办法。不过，家母现在状态如何？我的妻儿都平安无事吗？只要他们没事，就算丢了徐州也不打紧的。若时机一到，我必能夺回徐州。”

“……”

“张飞，你怎么不作声？”

“那个……”

张飞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叫，一点不像他平时的做派。他抽着鼻子，哭着说道：“我死了算了！那晚我喝醉了酒，然后敌人就攻进来了。我实在来不及去后阁将她们救出来。”

关羽闻言大怒，他喝道：“什么？你难道把老夫人还有大嫂和侄儿都扔下，一个人逃出来的？那现在她们岂不是都落到吕布手里啦？”

“啊！我是个混蛋啊！大哥请恕罪！二哥，你打我一顿吧！”

张飞也是哇哇大哭，他使劲拿拳头狠狠地砸自己的脑袋，恨自己简直太蠢了。他砸了几下仍不解恨，突然拔出剑来，就要架在脖子上。

刘备一见张飞突然拔剑要自刎，连忙惊呼：“关羽，快把他拦住！”

“哎呀！”

关羽立刻冲上去，一把夺下张飞的剑，骂道：“你又胡闹什么！别乱搞了！”

张飞拼命挣扎，大哭道：“二哥，你就算成全我吧，替我动手把我的脑袋砍了吧。我现在哪里还有脸活在世上啊？”

这时，刘备也走到张飞旁边，轻声地安抚他，宛如安慰病人一样。

“三弟啊，你切莫慌张。此时着急也无济于事，你也不要再责备自己了。”

张飞听到大哥恳切的安慰，心中更加难过。他觉得还不如让大哥狠狠鞭打他一顿来得痛快。

刘备这时也屈膝同他一起跪在地上，紧紧地抓住他的手，说道：“古人有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若破了，缝补一下还可以穿，但如果一旦离开手足，又怎能再复原啊。三弟，你忘了吗？你我三人曾在桃园结义，成为结拜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你可是我的手足兄弟啊！”

“嗯……是的大哥！”

张飞点了点头，放声大哭。

“咱们兄弟三人，各有各自的欠缺之处，但三人一心，就可以互相弥补，成为真正亲如手足的兄弟。三弟你不是神仙，并不完美，而我刘备也不过是个凡夫俗子。连我自己都做不到完美，我又怎能要求你毫无缺点。如今吕布虽然夺走徐州之城，也无可奈何。我相信，他绝非残忍冷血之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杀害我的妻儿老小。所以你也不要过于自责。我刘备仍希望你这个弟弟能够时时与我在一处，帮我出谋划策，助我一臂之力。三弟啊，你知道我的心意了吗？”

“嗯……我知道了……”

张飞一直跪在地上，低垂着脑袋。他听到刘备一番肺腑之言，不禁感动得扑簌簌掉下眼泪，重重地砸在地面上。

关羽在一旁，听到刘备这番话，也忍不住落泪。在场的众将官也无不动容。

当晚，张飞独自来到淮阴河边，他抬头望月，心中激动未平。

“我真是蠢啊！太蠢了！我竟然犯傻想自杀，还以为以死谢罪就能对得起大哥了，实在是愚蠢之至！我想好了！一定要好好活着！为我大哥刘备粉身碎骨！唯有如此，我才能弥补自己今日之罪，洗刷今生之

耻。”

张飞在月下大声宣泄心中的感慨，就连河边饮水的战马都不禁闻声抬头，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马儿们在月光下互相追逐，在河滩上饮水，在草地上吃食。看起来马儿也在为明天的战斗养精蓄锐。

当夜并无战事。

第二天也没有正式的战斗。敌我僵持在各自的阵地之上，连续好几天。前线的兵士们仅是偶尔互相对射飞箭。

但是，袁术却在这个期间做足了功课，他开展外交攻势，游说徐州的吕布。

“吕将军若能趁此时机，从背后攻打刘备，则于我南阳大军相当有利。战胜之后我必赠你五万石粮米、五百匹军马、一万两金银以及一千匹绸缎。”

袁术用此为饵，笼络吕布。

吕布欣然同意了袁术的密约。

他立即给部下高顺调拨了三万人马，命他们立刻攻打盱眙。

“你们去偷袭刘备背后！”

而刘备处于盱眙的寨中，早已得到了这个消息，他与幕僚商议道：“吕布派兵来袭，我们当如何应对？”

关羽和张飞立刻表示：“大哥不用担心，就算我们腹背皆有敌军，貌似不利，但也不足为惧。想那纪灵、高顺之流又算得了什么！”

他们二人主张孤注一掷，以破釜沉舟之势与敌人决一死战。

但刘备此次却不肯听从，他认为一定要谨慎，反而劝他们道：“不妥！此时乃是生死存亡之时刻，我们必须深思熟虑。此次出征，我总觉得万事不顺，可能此时的运势不佳。若我们如今逆天而行，恐怕为逆水

行舟，难以取胜。不如顺应天命，顺势而行。若执意直面风浪，则恐巨轮倾覆。那岂不是自取灭亡，愚蠢之至！”

“既然主公此时无意作战，咱们又能如何？”

其他将官也规劝关羽和张飞还是听从主公的意见。最后大家决定逃亡。

这一夜，大雨倾盆。

淮阴河口因此水势大涨，刘备料定纪灵大军无法追击。于是趁此风雨交加的夜色，刘备大军拔去盱眙大寨，往广陵（今江苏省，扬州）而去。

而高顺的三万骑人马更是迟到一步，他们在雨后第二天才赶到盱眙。他们极目所及只见拔寨而去的一片旷野空地，草伏木折，河水泛滥。但人马踪影全无，甚至连一坨马粪都没有。

“看来刘备听到高顺将军的威名，就吓得溜走啦！真是太可笑了！”

高顺立刻来到纪灵的寨中，向他提出：“袁太守与我家吕将军有约，赶走刘备大军后即可换取财物。请你将约定所述的金银粮米、马匹和绸缎等物交给我吧。”

纪灵却答道：“原来如此！但我家主公与吕将军的此番约定，我并不知情。另外如此众多的财物我这前线阵地上也凑不出来。请容我回去禀告主公，再做回复。高将军不妨先回徐州等待消息吧。”

高顺听他言之有理，于是返回徐州复命。

而随后袁术送来的信函上，却如此回应：“刘备如今藏身于广陵。请你即刻前去取他的首级，以换取前约之财物。做事怎能不付出代价，却只知一味索求？”

“岂有此理！袁术以为我是好欺负的吗？明明是他自己说的赶走刘备即可，如今却又改口说要拿刘备的首级来交换。如此出尔反尔，难道是诓骗于我？”

吕布见信，勃然大怒。他打算出兵去攻打袁术，以报此番之仇。

陈宫此次又如往常一般，前来安抚。

“吕将军，您可不要忘记，袁氏家族中还有袁绍这么个大势力。而且袁术目前正盘踞在寿春，他在河南一带的势力也是最大的。将军若要攻打袁术，倒不妨先将那逃亡的刘备请回来，加以巧用。可以将刘备暂时安顿在小沛，等待时机一到，就以刘备为先锋，攻打袁术，进而再消灭袁绍。到时候，大半个天下就都归将军掌握了。”

第二天，吕布就派出使者前去广陵。

此时，刘备正和少数心腹之臣藏身于广陵的山寺之中。

身处于这乱世之中，若走错一步，则可能酿成全局失败。所谓“三日为官，一夜成乞”。这句话放在当时，正好可以形容那些浮沉兴亡于转瞬之间，无数英雄豪杰和诸侯的人生之旅。

刘备如今也难以置身于风云之外。他们在逃亡广陵的路途之上，不断受到袁术的阻击。他们被打得落花流水，难以翻身。由于发不出将士们的饷银，兵士们便偷偷变卖战马和武器。更有许多将士干脆一走了之，投奔他处。在如此乱世之中，这些也是司空见惯之事。

刘备此时藏身于山中的破庙之中。他环顾四周，发现身边仅剩关羽、张飞，十几名近臣以及数十骑兵士而已。

正在这时，吕布的使者来了。

“那吕布又有什么阴谋诡计？”

关羽闻讯，哪管那使者如何巧舌如簧，立刻反对。就连张飞也阻止道：“大哥，你万万不可听信吕布之言啊！”

刘备却已打算应吕布之邀，前往小沛。他耐心规劝二人说道：“吕布如今良心发现，欲对我施以援手，乃是同情我处境落魄。他的此番好意怎可拒绝，难道我们连所有人的善意都要以怨报德不成？在此黑暗浊世之中，我们之所以尚未堕落成兽类，皆因人性本善。因此我们更要尊重他人的善意才是。”

张飞暗中咂舌，抱怨道：“大哥受孔夫子那套理论的影响太深了。你可知道，咱们习武之人和读圣贤书的，各有不同。还有啊，二哥，你

也有不好的地方。”

“哦？我又怎么了？”

“你看你，每次稍有空闲，就总是对着大哥显示自己的学问，还老让他多看书。看那么多书有什么好的！你这都是当初童学草舍的教书先生那套嘛。”

“休得胡说！若像你说的，一个人只会武功却不知道念书，那会变成什么样子？还不就是我眼前这样，莽撞的汉子嘛！”

关羽用手点了一下张飞的鼻子，而张飞无言辩驳，只得按捺下来。

不久之后，刘备便抵达了徐州之境。

吕布为了消除刘备的顾虑，特意将刘母以及他的妻儿亲眷送至半路之上，与他相见。

刘备见到自己的妻儿老小，不禁将他们紧紧拥入怀中。他激动地感叹道：“你们都平安无事，真是谢天谢地啊！”

甘夫人和糜夫人也告诉他说：“吕布一直派人严密地保护我们，还时常送来礼物，自己也常亲自探望。”

赶到徐州城之时，吕布亲自迎出城门，还对刘备解释道：“刘公，我绝非有意夺此城池。当时只因城内发生内讧私斗，我担心酿成大祸，才临时前来安抚，以防患于未然而已。”

“吕将军说的哪里话来，刘某最初就有意将徐州让与将军。如今由吕将军管理此地，正是恰如其分。望将军兴政爱民，保护一方百姓周全为盼。”

吕布假意地再三推辞，而刘备则退居到小沛城中，以满足吕布的野心。他还经常安抚左右，说道：“屈身守分，以待天时。蛟龙潜于渊，只为腾空出世。”

第八章 大江之鱼

大江大河乃是中国的动脉所在。

这两条大动脉，分别是北方的黄河和南方的长江。

吴国沿长江而立，故被称为“江东之地”。

如今，长沙太守孙坚的遗子孙策已长大成人，成为一名二十一岁的青年豪杰。

“孙策的才干远胜于他父亲。他是当之无愧的江东麒麟之子！”

无论是世间之人还是孙坚旧臣，有很多人对孙策寄予厚望。当年战败之后，十七岁的孙策将父亲孙坚的遗体带回东吴，葬于曲阿原野，又率领败军回到长沙。之后他便招贤练兵，希望自己能够复兴家业。然而他屡屡受挫，最终连长沙城都难以保全，饱受人间冷暖。

“请母亲暂居此处乡间，待时机成熟，儿子就来接您。”

孙策只得将老母亲和一干家眷托付给曲阿的亲戚，之后在十七岁的年纪，开始漂泊各地。

他将自己的鸿鹄大志藏于胸中，不断游历各国，体会每一处的风土人情、地理军备。这一路之上，他更是饱经风霜，历尽艰辛。

约在两年多前，孙策暂留在了淮南的寿春城，成为袁术门下的一名食客。

袁术与其亡父孙坚曾有交情，而且孙坚战死于曲阿之地，也是因袁

术唆使他攻打刘表。因此袁术很同情孙策，对他说道：“你不如就留在我身边吧。”

袁术对孙策视如己出，刻意栽培。

自从跟随袁术之后，孙策参加了泾县之战，立下大功；也去讨伐过庐江的陆康，功勋显著。

他平日酷爱读书，手不释卷，又举止文静，结交贤士，因此孙策被众人称为“大江之鳜”，颇受瞩目。

孙策刚满二十一岁，正值青春年少。他一有时间就练习武功，或者上山打猎，锻炼身心。

有一天，孙策带着几名随从上伏牛山打猎。休息的时候，他坐在半山腰的岩石上，远眺着壮观的落日红霞。从此处他可以将袁术的州府寿春城，甚至远到淮南一带的城乡村镇，尽收眼底。

极目望处，可以看见淮河之水蜿蜒流淌于其中。

淮河比之长江，未免显得过于狭窄。但孙策仍不免感叹：

“啊！不知何日，我亦能施展宏图大志，若这大江之水一般，奋勇奔流！”

他面对着江东的天空，不禁心驰神往。

“不知母亲如今在曲阿过得如何？”他又生起思乡之情，独自叹息道，“我这不孝之子，何时才能有所作为，才有颜面回到先父墓前祭扫啊？”

这时，一名在树荫下歇息的随从忽然起身走来，他说道：“公子，你为何在此连声叹息？你是一位有为青年，前途大好。就算看见夕阳西下而伤感，可要知道，太阳明早依旧会升起的！”

孙策一惊，回头望去。来人名叫朱治，字君理，是他父亲孙坚从前的家臣。

“原来是君理啊。我是想着又过去了一天，而我只是在山中打猎，

并无作为。我如此虚度时光，深感愧于天地，于是烦恼嗟叹。我并非因思乡而泣，那是妇人的行径。”孙策认真说道。

朱治听了孙策的一番肺腑之言，不禁一同叹道：“哦！原来你是有这种想法。年少时光短暂，会郁结叹息也是常有的。”

“君理，你能理解我吗？我内心的苦闷之情你真能懂吗？”

“我懂的，我其实早就有所察觉。说到底，我也是个吴人啊！”

“我难保先祖传下之地，而沦为别国食客。如今虽然正值二十一岁的青春年华，却虚度时光，整日在山野之中追逐鸟兽。每当我想起这些，不禁难以承受。”

“孙策！既然你真有此意，为何不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去继承先父的大业呢？”

“可是，我现在只是一介食客。而袁术无论有多宠爱我，也最多让我手持弓箭猎捕兽禽，他是不会容许我手握兵马，操纵战事的。”

“既然你有此想法，更不可安逸于温床之上。你正值青春年少，若是享受了过多的宠爱，过着锦衣玉食，骄奢淫逸的生活，是会损耗你的大志的。”

“但我又怎能背叛袁术的情分，那不是不义之举吗？”

“你若总是如此优柔寡断，相当于自暴自弃，一生都将碌碌无为。你看如今这世间，风起云涌。你既然生于此时，又怎能如此痴愚，阻己成事！”

“是的。我其实也明白的。君理，你说我要摆脱这个温床，那我该如何做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与苦难斗争，成为一名时代青年呢？”

“你不是还有个舅舅么，就是曾经的丹阳太守。我听说他正时运不济。”

“有的。那是我的娘舅吴景。”

“我说的就是他！我听说吴景现在失了丹阳，落魄潦倒。你可以此

为名，向袁术告假说要救助这位舅舅，然后趁机向他借兵。”

“此计甚妙！”

孙策闻言，不禁睁大双眼。他仰望天际之上候鸟飞过，静静思索着。

从刚才开始，在一旁的树荫下，有个人一直认真聆听这两个人的对话。

二人的话音刚落，此人立刻走上前来，张口说道：“啊！你是江东的麒麟之子，此时又因何犹豫不决？你若奋起继承父业，在下愿率领一百名部下，助你一臂之力。”

二人惊道：“来者何人？”

原来此人名叫吕范，字子衡。他是袁术的属下，担任此地郡吏。

吕范是一位出色的谋士，他的才能广受认可。孙策能得到他作为知己，非常高兴，他说道：“莫非你也暗中同情，有意扶助于我？”

吕范在二人面前立下誓言，辅佐孙策。之后他凝视着孙策双眼，说道：“你若渡过大江，吕某必将誓死效忠。”

孙策也被他眼中的热情所感动，回答他道：“正是！我要渡过大江！我还要溯江而上！我原本就是大江之鳜，又岂能屈居于小池之中，整日与一些鱼蛙贝类为伍，空度光阴！”

孙策激动得高声呐喊。他突然跃起身来，对着天空挥舞拳头。

吕范连忙制止他过于激动的情绪，提出很现实的问题：“据我推测，袁术绝不会轻易借兵给你的。若是无论你如何恳求，他都不借兵的话，又当如何？”

“二位不必担心。我既然决心已定，一定会有办法的！”

孙策年纪轻轻，但通过这几句话就可以看出他的心胸，以后必成大器之材！

“你如何才能向袁术借兵？”

朱治和吕范猜不透孙策的想法，而孙策则充满自信地微笑，答道：“我只要把袁术平日觊觎之物暂且给他当作抵押，就一定能借到兵马。”

——袁术觊觎之物，究竟为何？

这两个人还是满脸不解，追问他解释清楚。孙策双手抱臂，坚决地说道：“他想要的就是传国玉玺！”

“什么？传国玉玺？”

二人更为惊诧。

所谓传国玉玺乃是天子之印章，是继承大统所不可或缺之朝廷宝物。可是相传，那传国玉玺早在洛阳大乱时便不知所踪了。

“如此说来，这传国玉玺如今在你手里？”

吕范压低声音问道。他突然想起之前听说过的一件事：传说在洛阳大乱时，孙策之先父孙坚曾在禁门古井中发现传国玉玺，后来偷携玉玺返回江东。

“嗯，一直在我这里。”

孙策警惕地察看了一下四周，又紧紧怀抱住双臂，护住胸前。

“先父将此物传于我之后，我一直随身保护。而袁术必定早已得知我有此物，垂涎已久。他原本就自不量力地想要得到帝位，因此一定想将玉玺据为己有。”

“原来如此，难怪袁术会将你视如己出，原来他另有所图啊！”

“我明知他的野心于此，却佯作不知。我才因此能够得到袁术的宠爱至今。而事实上，是这方玉玺一直守护于我。”

“可是，你真的肯将如此宝贵的传国玉玺交给袁术吗？”

“无论此物如何珍贵，我孙策都不会吝惜于它，而将自己的鸿鹄大志寄于此小小玉玺之上。我志在天下！”

两人看到孙策的气概，都大为折服。于是三人在当日就立下盟约。

过了几天，孙策来到寿春城的内苑之中，对袁术禀告道：“自我漂泊至此，被您收留，不知不觉已蒙恩三年。如今尚未报恩，又有事相求，实在心中有愧。只因我近日听到故友来告，得知娘舅吴景原本为丹阳太守，可他遭到扬州刘繇所袭，如今战败逃亡，无处安身。而且我又听说，我那留在曲阿的老母亲以及姨婶和一众子侄，如今都处境堪忧，难以聊生，不免心中难过。”

孙策埋首于胸前，泣不成声：“如今我已二十有一，却一直未能替亡父扫墓，每日空度时光，难免心生不安。我今日斗胆，请您借我一支杂兵，得以渡江去搭救娘舅。另外我欲去亡父墓前祭拜，探望一下母亲和弟妹等家人，待安顿她们之后便会回来。”

孙策说完，毕恭毕敬地将盛着传国玉玺的小盒子，放在袁术前面。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袁术原本沉默不语，但他一看到这个小盒子立刻难掩激动之情。他脸色通红，眼中喷出熊熊的欲火，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我愿以此玉玺为质，请您暂为保管。也请您务必恩准我的请求为盼。”孙策说道，袁绍则立刻满口答应，显得十分迫不及待。

“什么？你要将此玉玺交我保管？好的好的！当然可以！我先借你三千兵士，五百战马。另外，你若身上没有一官半爵的职位，威严不足，难以号令兵马。”

袁术得到玉玺，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心中大喜。于是他立刻封孙策以校尉之职，又冠以“殄寇将军”之名。他还替孙策安排了一应物品，包括武器马具。

于是，孙策当日便领兵出发了。

他所带的人员中，除了之前的朱治和吕范，还有先父孙坚的旧臣，程普、黄盖和韩当等人。他们在孙策游历各地期间，一直在身旁不离不

弃，十分可靠。

当他们走到历阳附近时，迎面来了一位年轻武将，他下得马来招呼道："孙兄，请留步！"

此人仪表堂堂，面如美玉，年龄也与孙策相仿。

"哦！原来是周兄啊。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的？"

孙策连忙下马，上前紧握住对方的双手。

此人名叫周瑜，字公瑾，庐江（今安徽庐江县）人氏。他与孙策自少时相识，乃竹马之友。周瑜听说孙策举事，便急匆匆赶来支援。

"果然是我的好朋友！你此番来得正好，有劳助我一臂之力！"

"只要是为了你，周某当效犬马之劳。"

二人并马而行，边走边谈。

"对了，孙兄可曾听说过江东二贤？"

"江东二贤是什么人？"

"他们是两位隐居山野的高人。一人名叫张昭，另一位叫张纮。也有人称之为江东二张。"

"竟有此等人物啊？"

"此二人德才兼备，必能成为得力的谋士，你一定要将此二人召入麾下。张昭博览群书，天文地理无不通晓。张纮则才华横溢，精通经史，他的才学之高，江东江南的百家无人能出其右。"

"我该怎样做才能请到这两位贤人呢？"

"此二贤性格高洁，你若以权势相招，则必不能成。若是搬去金山银山，他们更是视之如粪土。因此你不妨亲自拜访二人，以诚意感动对方。对待他们的态度更要非常恭敬，礼数周全。如果你能将自己的胸中大志以实相告，或许能请得动贤人出山相助。"

孙策于是亲自来到偏僻的乡下，登门拜访张昭。

孙策以自己的热情打动了张昭。

“我年纪尚轻，请先生督促，以为亡父报仇雪恨。”

张昭被他的这句话所感动，决定出山相助。

此后，孙策又请张昭和周瑜代为前往，说服了另一位贤人张纮也答应相助。

自此，孙策的帐下纳入两位贤人，成为其左右手。

他尊张昭为长史、中郎将，张纮为参谋、正议校尉。他所率领的这支军队日益壮大起来。

而孙策准备攻打的头号敌人，就是袭击他娘舅的扬州刺史刘繇。

那刘繇是长江沿岸的名门望族，而且他的血脉流淌着汉室之血。兖州刺史刘岱是他的兄长，太尉刘宠是他的伯父。

目前他驻扎在临江的寿春（今安徽省六安市），麾下拥有众多骁勇战将。因此孙策若想与之为敌，可谓难上加难。

第九章 神亭庙

牛渚（今安徽省，涂县西北）面临长江，背靠山岳，素有长江铁门之称。此地乃是一处天然关卡。

“孙坚之子孙策，已经南下攻过来了！”

当听到此讯，刘繇立刻召集众将商议对策。他立刻调拨十万石军粮到牛渚阵地，又命大将张英率领大军于牛渚防备。

开会之时，坐在末席的太史慈主动请战：“请命我为先锋。区区不才，必将击破敌军！”

刘繇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就将他驳斥回去。

“还轮不到你去！”

太史慈不禁面目通红，默默坐下。他年纪尚轻，刚满三十岁，追随刘繇的日子也不久。作为新人他受到如此待遇，尤其众人都觉得他实在不自量力，让太史慈非常尴尬。

张英一将当关，把守住牛渚要塞。他将军粮全部屯在一个叫邸阁的地方。防备森严地静等孙策来袭。

而此前，孙策已经整备好数十艘战舰，舳舻相连，溯江而上。

“啊！前方就是牛渚啦。”

“看样子，敌人的戒备十分严密。”

“将士们！敌人的飞箭何足惧，给我一鼓作气登陆啊！”

孙策、吕范和周瑜等诸将，皆各率一船，分头指挥。

见孙策的舰队抵达了，牛渚阵地上立刻飞来无数箭矢，连阳光也为之黯淡。

白浪拍舷，呐喊喧天。

“大家跟我冲啊！”

孙策带头从船上跳下来，冲到岸上，杀入敌军。

“保护公子！”

将士们见状都纷纷登陆，战马也被牵到岸上。

抢滩之战进行得异常惨烈，将士们跨过一波又一波己方士兵的尸体，每一寸土地都是血肉铺就的。在将士们前仆后继的战斗之中，全军分批次登陆成功。

那一天，孙策军中的黄盖显得最为英勇。

他在阵中发现敌将张英的身影，于是大喊一声：“张英休跑！”

黄盖立刻打马上前，举起大刀，对着张英便猛砍一刀。

“休得张狂！”

张英也不是吃素的，他奋力对阵，和黄盖战在一处。但岂料技不如人，经过几个回合便落败而逃。见到主将落败，张英的将士们也如溃堤一般，纷纷四散而逃。

谁知当大军撤到牛渚要塞之时，却发现从城门内冒出滚滚黑烟，粮草库着火了。

“哎呀糟糕！这是怎么回事？”

张英见状惊慌失措。只听得自家士兵纷纷逃出城来，大喊道：“有

叛徒啦！”

“叛徒放火烧军粮！”

此时大火已经熊熊燃烧，火舌不断舔舐着城墙。

张英无奈，只得带领败兵残将逃往附近山中。而孙策大军在身后紧追不舍。

“怎么回事？难道我军营中有人叛变？那孙策是如何潜入我军之中的呢？”

张英匆忙率军躲进深山，待他好不容易喘上一口气，立刻陷入沉思。他仔细思索为何此番会战败。

孙策大军首战全胜，而且他对于今日之战也有意料之外的地方。

“今日究竟是何人在城中放火为我军做的内应呢？”

他正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忽然从城后山道上出现一队兵马。他们有三百多人，钲鼓齐鸣，旗帜高举，他们边走边喊：“喂！请不要放箭！我们是自己人，并非刘繇手下的敌军！”

从这队人之中，走出两位头目，他们请哨兵通禀。

“我等求见孙将军！”

孙策召见此二人，只见他们其中一个面如涂漆，鼻梁高挺，虬髯浅黄，一颗虎牙暴出。一望便知这是一个勇猛大汉。另一个则眼光清朗，眉毛粗重，身材高挑，四肢修长。二人有些呆愣愣地站在孙策面前，唐突地说道：“久仰久仰！”

“你就是孙将军吧？”

这两个人说话完全不讲礼数，如此粗糙的问候就显出自己的野人风貌。

“请问，阁下究竟是何人？”

孙策也直接问道。

大鼻黑面的汉子立刻回答："我们哥俩本是九江浔阳湖上的水贼头领。我叫蒋钦，字公奕，他是我弟弟，名叫周泰，字幼平。"

"哦，你们是水贼？"

"我们以船为家，每天打劫长江上过往的客船，也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已。"

"我孙某的军队乃是守护百姓之军，而你们打劫客船，让百姓遭殃便为贼人，也就是我的敌人。既然如此，你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来到此处，究竟是为何？"

"不不，孙将军你听我说啊！我们不是听说你要过来了嘛，于是我们兄弟两个商量着，我们也不能当一辈子水贼。我们想着孙坚将军的儿子，肯定错不了，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你要是过来征讨我们，那就糟糕了。我们还不如金盆洗手，不当水贼了，重新做人吧。"

"原来如此！"

孙策不禁苦笑，但是见二人直言不讳，又心生怜爱。

"我们也知道，要想投奔孙将军总不能空着手来，那就有点不像话了。所以我们总得先立点功，好作见面礼。这样再来求你收留我们，也能硬气一些。于是我们就想着一定得干一票大的。我们前天晚上就跑到牛渚大寨的后山躲起来了。等着今天早上一开战，城里的兵马都出城的时候，我们就溜进城内，然后放了火，还把所有留下守卫的士兵都杀掉了。孙将军，你看我们干得还行吧？你就痛快说一句，能不能让我们加入你的队伍啊？"

"哈哈哈哈！"孙策不禁拍手而笑，他看着周瑜和两位谋士说道，"这两个人实在有趣！只是有些规矩还是要教一教的，不如我就把他们交给你们如何？你们来调教一番，将他们训练成真正的武将。"

两人一听孙策肯收留他们，立刻喜形于色。他们还郑重地对着诸将行礼问好。

"各位大哥！小弟今后就有劳你们照顾，有什么就交给我们干吧！"

大伙儿见状都觉得十分有趣，哈哈大笑。可这两个人却一本正经的，认为加入了正式军队。之后，他们还去抢了敌军的兵器库和粮草库，又召来了附近土匪强盗等匪徒，因此孙策的人马很快发展到了四千多人。

刘繇听说，那固如铜墙铁壁的牛渚要塞居然被攻破，而且仅仅只用半日时间，他不禁大惊失色，愕然道："张英在那里搞的什么名堂？"

当看到张英带着残兵败将逃回零陵城之时，刘繇不禁怒不可遏。

"你连牛渚都守不住，居然还有面目活着回来，我要砍下你的脑袋，以儆效尤！"

刘繇气得怒火填胸，众将百般规劝，这才保住张英一条性命。

但此时刘繇的战势就比较被动了。

为了迅速加紧零陵城的防守，刘繇亲自坐镇，还把指挥部退至神亭山以南。

而孙策已在一天前率领四千兵马，来到神亭山以北，与敌人的大军仅有一山之隔。

屯住了几日之后，有一天，孙策叫来当地百姓的里长问话。

"我听说这山上有祭祀着汉光武帝的灵庙。现在这座庙还在吗？"

"有的有的。不过那灵庙虽在，早已断了香火。没人去祭扫，早就破败不堪了。"

"这座灵庙就在山上吗？"

"那庙就建在半山腰上。要是爬上去，就能一眼望见鄱阳湖和长江，还可将江南江北一览无余。"

"我打算明天一早就去灵庙祭拜，自省吾身，清扫庙宇。请你为我带路。"

“小人遵命。”

里长回去后，张昭规谏道：“将军想去祭祀先帝灵庙倒是未尝不可，只是如今战事正紧，打完了再去也不迟嘛。”

“不，我此番定要先去祭扫，否则内心难安。”

“所谓何故？”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什么了？”

“我梦见光武帝站在我的枕边，对我招了招手，之后就消失在神亭山顶。只见松籁飒飒，山顶之上还出现了一道彩虹。”

“只是如今之时，那敌军的大本营就设在神亭山以南，若遭到埋伏岂不危险！”

“无妨！我有神明庇护。此番前往乃是受神之召唤，何足为惧！”

第二天一早，孙策就命当地里长为向导，打马上山。

随同孙策一同上山的还有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十三员大将。他们各自提枪持戟追随其后。一行队伍越爬越高，视野也是越发开阔。在云雾的掩映之中，只见广袤大地一望无尽，长江之水蜿蜒其中。长江已经流淌了千年万载，在此处望去，不见来处也难觅尽头，只能看见这滚滚江水，滔滔不绝。

长江沿岸零星分布着无数湖沼，显得黄土大地的十分之一都由水洼组成。而大小村庄，星罗棋布，铺满了神州大地。在村落汇集之处，便形成了城市乡镇。

“哦！灵庙就在此处。”

当抵达灵庙之时，众人下马。大家动手清扫落叶，打扫灰尘，又奉上供品。

孙策焚香跪倒，朗声祈祷。

“灵帝在上，请佑我继承亡父遗业。待平定江东之地后，孙某必将再兴灵庙，四时祭祀不怠。”

离开灵庙后，孙策却没有原路返回，而打算朝南下山。诸将无不惊慌，赶忙提醒他道：“孙将军，你走错方向了！这么走就会跑到敌人的大营里了。”

第十章 棋逢对手

“没错！我没走错！”

孙策策马而行，头也不回。

众将不禁疑惑，再次提醒道：“可我们的大营在此山以北，孙将军这是向南边的敌营而行啊！”

“孙某就是要向南边的敌营而行。咱们现在已经到了这半山腰，若是回去岂不遗憾！现在咱们只要顺着山谷下去，再越过对面的山岭，就能探看到敌军的动静。到时再回去也不迟。”

孙策这才说出自己的打算。听到此言，连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将们都不免大吃一惊。

“什么？孙将军难道要凭这十三骑人马去探敌营？”

“人少也有人少的好处！我们反而可以悄悄接近，不引起敌人注意。若是谁怕了，回去便是，我孙某也不强求。”

见孙策话已至此，众将便不再规劝，更是无人回去。

一行人马沿路而下，在溪边饮马之后又翻过一道山梁，只见山南的平原跃然眼前。

刘繇的先锋早已在此处布防，他们见到这一队人马，立刻派人回去中军大帐急报：“孙策好像率了十余骑人马，从山上而来。”

“怎么可能！”

刘繇自然不信。

接着，又有探哨来报："来人确是孙策。"

刘繇仍抱怀疑，暗道："这很有可能是孙策的计谋，我们不可轻举妄动。"

在刘繇的帐中，有一个品阶较低的年轻军官。他听到探子频频来报，心中按捺不住，便自告奋勇地冲出来请战："此乃天赐良机！不容错过！请主公派我出战，活捉孙策！"

刘繇瞥了他一眼，不悦道："太史慈！你怎么又说些大话！"

"末将并非说大话。末将只是觉得错过这等天赐良机，万分可惜。我们上战场不就是为了捉拿贼将的么？"

"既然如此，你就去一趟！"

"末将遵命！多谢将军恩准！"太史慈连忙拱手行礼，他还跃跃欲试地招呼众将官，"将军已经恩准我出征，还有哪个愿意跟我一起来？"

说罢他抢先跳上战马，飞驰而去。

见他出征，另一位年轻武将也立刻站起来，摩拳擦掌道："孙策是位有名的骁将。末将也要去会上一会！"

他说完也纵马尾随太史慈而去。

而其他功高位重的大将们，见此二人毛手毛脚的样子，不禁哈哈大笑。

另一边，孙策越过山岭，观察了一下敌军的布阵后，便下令道："我们撤回山北吧。"

他刚欲拨马转身，忽闻山下有人大喊："孙策！有种你别逃啊！"

"来者何人？"

孙策猛转身，只见年轻的太史慈已经纵马上山，横枪大骂："你们

哪个是孙策？”

“我就是孙策！”

“哦？原来孙策就是你啊！”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来者何人，报上名来！”

“我乃东莱太史慈是也！此番前来，要将孙策生擒活捉！”

“哈哈哈！就凭你一人就想捉拿我吗？好大的口气！”

“哼！我一人对付你们这十三骑也是绰绰有余！孙策，你准备好了吗？”

“有什么好准备的？纳命来！”

两人言语不和，打在一处。只见两枪相对，火花四溅，战马盘旋，缠斗了五十多个回合。两人势均力敌，打得十分精彩，观者无不沉醉。忽然太史慈拨马就走，奔入树林。孙策则紧追不舍，还将手中钢枪掷向他的背后。

孙策掷出的钢枪险擦着太史慈的身侧，扎在地上。

太史慈不禁吓得一身冷汗。

他加紧打马向树林深处驰去，心中暗暗思忖：“传闻孙策武功高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我可大意不得，否则性命难保！”

孙策在他身后紧紧追赶，心中也在暗道：“此将好生了得！我应该亲手将他捉住，纳入我军帐中，为我所用。不过如此骁勇战将，怎么会委身于刘繇的手下呢？”

因此，孙策故意大声叫骂：“且慢！休走！你若是一介不知名的小兵也就罢了。如今你既已自称东莱太史慈，却又只知逃跑，莫非不要这一世英名了？赶快回来，与我再大战三百回合！如若不然，我就将你这只知逃跑的恶名传遍天下！”

太史慈充耳不闻，只顾拼命打马狂奔。待跑至一处山脚之下，他才

勒住战马，回头叫骂："好你个孙策！果然追了上来，算你小子有种！你若有胆量，我们就在此一决雌雄！"

孙策飞奔而来，口舌也不饶他："匹夫！你不过就爱逞逞口舌，算什么本领！莫说大话，休得再逃！"

"哼！什么叫只会逞口舌之能？看招！"

太史慈挺枪便刺，直指孙策眉间。

"不好！"

孙策见来势不妙，猛然低头，将脸都扎到马鬃之中。太史慈的长枪尖"当"的一声掠过头盔。

"看招！"

骑马对阵的难点在控制战马，一边在瞬息之间操纵缰绳，指挥战马的方向速度，一边还要手持兵刃，对阵厮杀。手掌对于缰绳的掌控要非常精准。

而这位太史慈却是个罕见的骑马作战高手。当敌人在身后追击，他立刻能纵马转身，绕到对方身后。这两个人缠斗在一处，战马如同两叶小舟一般，在浪尖上下起伏，彼此时而靠近，时而分开。两人操纵缰绳，指挥战马或进或退，虚虚实实，打得难解难分，更难以分出胜负高下。这两个人来来回回大战了一百多个回合，无不汗水淋漓，气喘吁吁。

"嚯！"

"哈！"

两人对阵的喊杀之声在林间回荡，山林走兽早已吓得四散奔逃，树枝上的枯叶也纷纷落下。但那孙策却是越战越勇，而太史慈更是精神焕发。

两人都是年轻力壮，孙策廿一岁，太史慈三十岁。正所谓棋逢对手，难分高下。

“我一定要生擒此人！”

孙策坚定了决心，而太史慈则分外焦急，急于分出胜负。

“此地不可久留，若孙策的十三骑大将赶来相助就糟了！”

两人错身之时，“咯噔”一声，脚踏相撞。而两人竟然心意相通，企图一招之内抓住对方。

“来吧！”

孙策躲开对方刺来的长枪，左手抱住枪杆，右手使剑劈向对方。谁料到这必中之剑竟然被太史慈巧妙地躲开，反而被对方抓住手腕。两人互相抓住了对方的兵器，互不相让，在拉扯之间，竟然齐齐滚落马背。

两匹战马陡然轻松，于是撒腿飞奔而去，转眼不知去向。

孙策和太史慈落在地上也毫不松力，两人扭作一团，仍然滚在一处。孙策这厢一个踉跄，太史慈一把揪住他的头盔，大声骂道：“看你往哪儿跑！”

太史慈用手抓着孙策的头盔，牢牢不放。

“太史慈现在正与孙策单挑，胜负难分。若将军派兵相助，定可生擒孙策。”

一员兵士飞奔至刘繇大寨急报。

“出兵！”

刘繇闻言，立刻下令。他率领一千多骑兵马赶去增援。

一时之间大军飞奔而至，战鼓隆隆，马蹄声声。

而此时，太史慈和孙策还彼此纠缠，揪打在一处，累得气喘吁吁。

“大事不好！”

孙策听到敌军的人马之声越来越近，心中焦急，急于解决掉对手逃

命。而太史慈却始终紧抓着他的头盔不放手。

“你给我撒手！”

孙策只得用力摇晃，如狮子摆头；又将手越过太史慈的肩膀，打算抽出他身后所背的短剑。

正在这时，孙策的头盔绑带断裂，脱落下来。于是两人纷纷向后摔倒。

只见孙策的头盔抓在太史慈手中，而太史慈的短剑也握在孙策手中。

正在这时，刘繇的大军已经赶到跟前。

“主公，没有事吧？”

这时孙策手下的十三骑大将也赶了过来，大家担心地询问孙策的安危。

敌人见面，分外眼红。孙策的人马立刻和刘繇的大军打成一团。

可是孙策和手下十三骑寡不敌众，被敌军逼进一道狭窄的山谷之中。

正当此时，忽闻神亭庙一带呐喊声声，有一队精兵飞驰而至，宛如从云中而来。

——天助我也！

恰如孙策梦中预言的，仿佛汉光武帝显灵，庇护孙策。其实是周瑜因见孙策等人迟迟不归，便率领五百精兵前来寻找。

此时太阳西沉，突然乌云密布，瞬时下起沛然大雨。

此雨下得正是时候，如有神助。

双方避雨，各自收兵。待各自回营之后，大雨终歇，天空之上还升起了一道彩虹，仿佛孙策梦中所见一般。

第二天，孙策暗暗下定决心：“今天定要取下刘繇首级，活捉太史慈。”

于是趁着拂晓之时，他就率大军翻过山岭，逼近敌人阵前。

“呔！敌将太史慈，你且来看！”原来孙策命士兵将他昨天和太史慈缠斗之时抢来的那柄短剑绑在旗杆之上，高高举起，不断摇晃。

“你堂堂一员武将，竟然丢了武器，只顾逃命，莫非你不知羞耻吗？大家都来看吧！这就是太史慈的短剑啊！”孙策大声嘲笑。

而刘繇军中竟也高高地竖起一根旗杆，上面顶着一个头盔。

“哟！孙大将军别来无恙啊！”太史慈也驱马来到阵前，高声回骂，“看看这是什么！这不是你孙策的项上人头吗？一员大将把自己的脑袋都交给敌人了，如今晒在旗杆上,你还有何话说！啊哈哈哈！哈哈哈！”

第十一章 小霸王

孙策当着众人遭到太史慈的嘲笑，脸上有点挂不住，于是忍不住要策马上前。

“哼！我与你今日定要分出胜负！”

“将军，且慢！”

心腹之臣程普连忙上前拉住他的马缰。

“将军，敌人伶牙俐齿，你万万不可上当！今日你还有更为重要的任务！”

程普立刻将孙策的战马牵回阵中，又嘱托别的大将牢牢牵住不可放松。自己则上前迎战太史慈。

太史慈却不把他放在眼里。

“我乃东莱太史慈，不与你这等无名之辈交锋。你速速回去，换孙策过来迎战，否则我的战马就将你踏在当场！”

“哼！毛头小子，口出狂言！”

程普闻言大怒，举刀便砍。

两人正斗在一处之时，刘繇却在后方鸣金收兵。

“出了何事？”

太史慈听到鸣金之声，不得不听令撤回。但他心中愤愤不平，见到

刘繇之时，忍不住诘问：“将军！今日收兵实在可惜！末将本欲诱来孙策，将其活捉。请问究竟为何要收兵？”

刘繇却皱着脸，颤抖地说道：“唉！还活捉什么孙策啊！都怪你们只顾着阵前逞能，现在好了，咱们的大本营都被人家拿下了！”

“啊？大本营被敌人拿下了？”

太史慈闻言大惊。

原来孙策在阵前诱敌之时，却悄悄派出一支人马前往曲阿。这支队伍从曲阿方向攻打到刘繇的大本营——零陵城。

另外有一员大将名叫陈武，字子烈，庐江人氏。此人与周瑜是同乡，于是暗中相通。他认为此时机不可失，于是渡江与孙军汇合。两军齐攻，刘繇的后方立刻沦陷。

刘繇一日之间就失去了自己的根据地，变得相当狼狈。

“如今我们只能撤到秣陵（今江苏省，南京以南凤凰山），再做打算。”

于是刘繇大军拔营而去，仓皇而逃。

败兵一路奔逃，精疲力竭。当夜他们在野地扎寨之时，又遭到孙策兵马的夜袭。这支队伍原本就人心涣散了，如今更被打得四分五裂。

有一部分败军逃进薛礼城，被孙策团团围住，难以逃生。此时那刘繇认为牛渚的守备松懈，硬是前去攻打。孙策闻讯，不禁骂道：“哼！他来了便好，正好瓮中捉鳖！”

孙策立刻派兵，攻打刘繇的侧翼。

战场之上，敌军猛将于糜冒死来战，却被孙策生擒拿下。孙策手擒于糜，挟在马上准备回营。

刘繇旗下一位名叫樊能大将，想要搭救于糜，便策马追赶。

“孙策！休走！”

孙策回头问道：“你想要他吗？”

孙策使劲勒住于糜，顿时把他勒得双眼迸出。孙策又将于糜扔给樊能，将对方砸下马来。

“哼！我送你们两个一起上路去见阎王！”

孙策一枪挑死了樊能，又在于糜胸前补上一枪，这才回到自家阵地。

刘繇孤注一掷地妄想奇袭牛渚，以败中取胜，但是大败而归，而且损失了于糜和樊能两员大将，不禁心灰意冷。

刘繇原本打算撤到秣陵重整旗鼓。但是他一连惨败，全军支离破碎，连他自己都失去了斗志。

“我已无能为力，只能前去投靠刘表吧。”

当时荆州由刘表占据，而刘表可称为一代英雄。

于是刘繇率领残勇拼命向荆州方向一路狂奔而去，老弱病残的将士统统被他抛弃，沿路死伤的士兵多过万余。

“这个刘繇靠不住啊！”

刘繇的属下见此情形，纷纷前来孙策寨门投降。请求收编的兵士络绎不绝，不计其数。

但那刘繇毕竟曾经称霸一方，他的旧臣之中也有些有骨气的不愿投降。这些人会合于秣陵城，彼此商定要和孙策拼死一战。

“咱们就再跟孙策打上一仗！将士要死也要死于沙场之上！”

这些人就是张英、陈横等人。

孙策一路追击刘繇，并沿江扫荡残兵败将，不久就逼近了秣陵城。

张英站在箭楼之上观察敌军的情形。只见敌军已经攻到护城河边，而阵中有一员年轻将官，非常醒目。他正左右指挥，号令进攻。

“看来那人就是孙策！”

他连忙搭弓，瞄准那人便射。

他的箭法了得，飞箭正中那位年轻军官的左腿。只见他从马背上翻身跌落。周围的士兵立刻大惊失色，匆忙围到他身边。

看来中箭的果然是孙策。

张英远远望见孙策一直躺在地上，没有动弹。拥过来很多士兵将他抬起，送到后面的大营之中。

当晚，孙策的攻城大军后撤五里。营中寂静无声，在漆黑的夜色之下，能看见营中遍插丧旗。

“孙将军受了箭伤，射中了要害，不幸过世了。”

将士们听到这个消息不禁悲伤痛哭。虽然此时秘不发丧，但大家仍口耳相传，猜测可能近日就会将灵柩送到后方，或者在此战场之上择日埋葬。

张英派出的密探打探到这些消息之后，立刻赶回秣陵城通禀消息。

“孙策已死！”

张英乐得拍起大腿，大声炫耀：“我料那孙策也难保命！凡是被我的飞箭所射中之人，定难活命！”

但陈横仍不放心，他为了慎重起见再次派出多名密探。这些密探看到第二天早上，有很多村民合力抬着一口巨大的棺椁走进孙策的营中。

“孙策定已丧命，属下们已经确定。而且他的营中正在准备操办葬礼。”

密探们皆如是呈报，认为消息确凿。

张英和陈横不禁相视一笑，乐道：“事情成了！”

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

有一队兵马静悄悄地行进，宛如一道溪流蜿蜒于原野之上。

队伍之中奏着丧乐，铜角婉转，羯鼓倥偬，钲板声声。只能听到悲伤的哀乐顺风飘扬，众位送殡的将士们皆默默无语。萧萧夜风也似在呜咽。

一簇簇火把照亮了一个巨大的棺椁。队伍打着五色丧旗，在夜色之中分不清颜色。

众将官护在棺椁前后，皆长吁短叹，神情悲伤。看来这是给孙策送殡的队伍无疑，他们打算悄悄安葬。

张英和陈横派出的密探早已得知此讯，因此他们决定偷袭送殡的队伍。待他们高举旗帜，呐喊声声，正欲冲击之时，却见路边的草木石头居然都移动了起来，众多士兵从埋伏中现身而出，反向他们扑了过来。

原本默默前行的送葬队伍，也并未显示出丧失主帅后的狼狈之态。将士们在令声所指之下立刻分为五列，阵容有序。

“别让张英和陈横逃走了！”

张英闻声大惊。

“啊！看来敌军早有防备！他们的阵形如此齐整，定有阴谋！”

张英匆忙告诫自己的队伍不可轻率从事。但是他们这支秣陵城中出击的小队伍很快就不敌对方，纷纷后撤。

“快撤！快撤！撤回城里！”

不料在他们撤退途中，从密林中冲出四五骑将士，其中一人大声呼喊，拦住张英的去路。

“孙策在此！秣陵城已经落入我军之手！你们想撤回哪里？”

“大家不要怕！一鼓作气冲过去啊！”

张英不免怀疑自己刚才是否听错了，但他仍鼓舞将士们拼命厮杀，自己更是拍马上前，决一死战。

“你就是张英吗？”

正在这时，有一位年轻将士纵马直奔张英而来。张英定睛一看，竟是昨日被飞箭射中的孙策是也。

“孙策不是死了吗？原来是装死！”

张英惊慌之下，拨马便逃。

“无脑之徒！休走！”

孙策嗤之以鼻，纵马上前追击张英。他挥刀便砍，张英的头颅立刻飞离出去，血溅三丈。

陈横随即也被孙策的队伍当场斩杀。

原来孙策诈死，以此计引诱敌人出城，以便全歼。斩杀了张英和陈横两员大将之后，孙策立刻率兵直入秣陵城。先行入城的兵士早已打开城门迎接孙策的大军。众人山呼万岁，庆祝胜利。此时天色微明，长江之水在晨光的映射下泛出银白色的粼光，秣陵城旁的凤凰山和紫金山也被朝阳掩映得分外秀丽。

孙策当天立刻发布告示安抚民心，他只在秣陵留下部分兵马，主力部队立刻攻打泾县（今安徽省，宣城市西）而去。

从这时起，孙策愈发广为人知，人人称他为“江东孙郎”，或是“小霸王孙策”。

第十二章 日晷

小霸王孙策的名望，如东升之旭日一般。江东一带莫不慑服于他的威武之下。但是在江东还残存着一股顽固的势力，如坚固的牙齿一般，难以拔除。

那就是太史慈率领的小股势力。

虽然他的主公刘繇早已落荒而逃，但太史慈仍未变节。他召集各处散兵游勇，据守泾县，坚持抵抗孙策的势力。

而孙策率领大军四处征战。他昨日方才溯江而上前往九江，今日却已转战到秣陵城，明日又打算攻打泾县。他正可谓南船北马，征战不断。

“泾县虽然城池不大，但是城北一带都是沼泽地，而且城后靠山，实可谓易守难攻。据说守城的士兵只有两千之众，不过事到如今他们还坚持到底，必定都是视死如归的勇士。”

孙策抵达泾县城外之时，并未怠慢。反之，他告诫将士切勿轻举妄动，又将兵营扎得颇远。他打算慢慢打探城中情况，并不轻易进攻。

“周瑜何在？”

“末将在此！”

“我来问你，若是你来坐镇的话，会如何攻打泾县？”

“嗯！此战必是艰难无比。我们得做好伤亡惨重的准备。”

“哦？看来你也以为此战不易啊。”

“不过末将确实有一计。那就是选一位不惜死命的大将，招募十个决死壮士，挑着易燃的树脂和油布，趁有风之夜潜入城中，四处放火。”

“为何要以此计才能入城呢？”

“因为如果夜袭的人数稍多，就会被敌人发现。”

“只是那泾县城墙颇高啊！”

“只要得法，想攀上去也是可以的。”

“那么，我该派何人前去呢？”

“陈武可担此任。”

“陈武是刚刚降入我军的大将，将来必有用武之地。若派他执行此任，万一有失，未免可惜。这个太史慈虽然是时为敌方，但我非常看好他的武功。若能将他生擒活捉，为我所用，岂不更好。”

“若要生擒太史慈，不妨如此行事。我军可在外严阵以待，待兵士们进得城中，四处放火之时，我们可从东南西三门同时进攻。而北门只放少量兵力，引诱太史慈从北门出城。到时我们将他紧逼不放，在沿途设好埋伏即可。”

“此计甚妙！”

孙策鼓掌赞同。

陈武立刻准备，招募敢死队员。他设下条件，若是圆满完成任务回来，即可提拔为统领百人的伍长，还有丰厚赏赐，因此士兵们纷纷报名。

陈武又从这些人选之中挑出十名精壮之士，静静等待时机。

这一夜，月黑风高，正适合夜袭。

十位敢死队员身背油布、树脂等物，陈武也是一身紧身的夜行衣，未带盔甲。他们一路在树木高草的遮掩下，匍匐前进到泾县城下。

此处的城墙并非是石墙，而是用高温烧制的土砖砌成。城墙厚约一丈，高约数十丈。由于经年的日晒雨淋，砖缝之间已经长出蔓草，砖石剥落，甚至在空隙之处还有鸟儿筑巢，整座城墙显得破败荒芜。

“你们听好了！我先由此攀墙而上，到顶上就会放下绳索，你们到时沿着绳索就能登上了。现在你们负责蹲在原地盯着敌人的步哨。听明白了吗？千万小心别发出任何动静，以免被发现。”

陈武交代之后，就只身一人攀登城墙。他先将短剑插进砖缝之间，以充作扶手脚蹬。然后利用这个剑梯，一步一步地攀了上去。

“着火啦！”

“城中走水啦！”

“快救火啊！”

瞬时之间，守卫钱粮仓库、城楼、马厩等各处的守兵纷纷大叫着报火警。泾县城中顿时陷入混乱，太史慈连忙登上城楼，大声指挥。

“大家不要惊慌！这是敌人的圈套！都冷静下来，先灭火就可以了！”嗖！咻！

城外无数飞箭纷纷掠过太史慈的身侧。

那夜月黑风高，吹得太史慈几乎难以站稳。

火借风势，兵士们拼命扑火，但这厢火势稍弱，那厢火势又猛。转眼之间大火已经烧至全城。

正在这时，从城外的三个方向又攻来了敌兵。一时之间呐喊声、战鼓声响成一片，宛如惊雷一般顺风而来，吓得城中守军自顾不暇，哪里还有心思扑火。个个惊慌失措，狼狈不堪。

“将北门打开，我们冲出去！”太史慈眼看城中形势大乱，连忙下令突围，“将士们！跟我一起从北门冲到城外，与孙策大军决一死战！万

幸那敌军兵分三路围城，北门一处的兵力薄弱！”

说罢，太史慈一马当先，顶着烈风，冲出北门。

城中的守军已被大火折磨得难以呼吸，如今见太史慈如此英勇，于是立刻跟随他冲出北门。

他们原本听到北门之外的喊杀声最弱，待他们出得城门，却发现此处敌军的人数众多，出乎意料。

“快看！太史慈逃出来啦！”

只听一声号令，忽然从四面八方的黑暗之中射来无数飞箭。太史慈的人马猝不及防，伤亡惨重。

“不要怕！冲啊！冲去敌军的主阵！”

太史慈毫不畏惧，他大声嘶吼，鼓舞将士。待他奋力砍杀一阵之后，环顾四周，却发现跟随他出城的其他将士早已四散而逃，如今只剩下他孤身一人。

“如此也罢！”

他勒马回首，遥望大火中的泾县城池，不禁咬紧了嘴唇。如今大势已去，他也无力回天，于是打算暂时回老家东莱黄县，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太史慈心意已定，便再度催马，冒着疾风和乱箭，趁夜色的掩护驰向江岸。

“别让太史慈跑了！”

“太史慈休走！”

狂风嘶吼，呐喊不断。太史慈一路舍命狂奔，但跑了十几二十里地，身后的追兵仍然毫不放松，一直紧追不舍。

他来至一处，遍布沼泽池塘。这里是长江涌进芜湖的沿路，芜湖之水又在潮涨潮落之际在陆地上形成了无数水洼。水洼之中还遍布无数野

草芦苇。这些芦苇高可遮人，太史慈几度差点迷失方向。

“糟糕！”

太史慈的战马不慎踏入一片泥沼之中，马失前蹄将他抛至芦苇丛中。这时从四周立刻伸出无数长钩、绳索，将他的身体紧紧勾住不放。

“吾命休矣！”

太史慈终于被孙策之军生擒活捉了。

他随即被兵士们押解着，五花大绑带往孙策大营。一路之上，他愤恨地仰望苍天，忍不住泪水横流。

“我命已绝！”

太史慈很快就被押到孙策的大帐之中。

“万事休矣！”

太史慈心灰意冷，以为此命已绝，于是绝望地闭上双眼。

这时，只听有人呼唤：“啊！太史慈，久违啦！”

太史慈微睁双目，却见一人掀开帐幕而来，亲切地跟他打招呼。此人正是敌军大帅孙策！

太史慈愤然说道：“孙策！你不就想要我的脑袋么，速速了事吧！”

而孙策却大步走到他面前，笑道：“想死容易，活命却难。你这么着急寻死又是为何？”

“并非我着急寻死！只是我不堪忍受你侮辱于我！”

“我何时侮辱你了？”

“哼！如今我败在你的手里，也无须多说。你也休得多问。速速拔剑，给我来个痛快吧！”

“不！我并非要杀你。我很了解你是一名忠义之士，又怎么会眼睁睁将你杀掉呢。你以为自己是败军之将，但刘繇落败完全归结于他自己愚昧，与你无关。”

“……”

“孙某只是可惜，你资质英敏，却投错主君。宛如一只良蚕混于蛆虫之中，又怎能吐出好丝呢？”

“……”

太史慈默默地低下头来，并不说话。而孙策则亲自俯下身来为他松绑。

“你可愿不再将此生虚度，在战场上施展作为？我且问你，若我有意召你入我帐中，成为我孙策的左膀右臂，你可愿意？”

太史慈干脆地回答：“我愿意！请孙将军将我纳入麾下，我愿效犬马之劳！”

“爽快！你果然是个痛快人！毫无扭捏之情，我就喜欢这样的将官！”

孙策立刻拉着太史慈的手，将他请入自己的私帐之中一叙。

“你记不记得，前不久在神亭山上，咱们两人打了一仗，滚作一团。你说实话，如果当时再打下去，你觉得能不能打赢我呢？”

孙策闲话笑谈，太史慈也笑着答道：“咱们两个要不再打一仗，要不怎么知道谁胜谁负啊。”

“我倒知道，若我当时输了，肯定会被你绑起来的。”

“那是自然！”

“若你将我抓起来，你会如同我现在对你一样，将我松绑，饶我一命吗？”

“恐怕不会！当时我若赢了，可能你的项上人头早就不保了。再

说，就算我有心饶你，那刘繇也不肯啊。”

“哈哈哈！此话有理！”

孙策闻言，拍掌大笑。

孙策当即下令大摆酒宴，款待太史慈。两人在席间一边对饮，一边畅谈。孙策对太史慈说道：“我希望以后你会给我提出行军作战的良策，我必定会认真听取。请你一定不吝赐教！”

太史慈则谦逊地回答：“哎！败军之将不言兵！”

孙策立刻反驳：“此言差矣！你看那昔日韩信，他也向降将广武君问计。”

“如此说来，我愿献计一则，以示诚意，不过恐怕孙将军不会喜欢我这个主意。”

太史慈微笑地注视着孙策，等待他的答复。

孙策也报之以微笑道：“哈哈哈！莫非你认为我孙策没有肚量接受你的计谋吗？”

“正是！”

太史慈耿直地点头。

“我确实有此担心，不过孙将军但听无妨。”

“好！请讲。”

“孙将军可知，之前刘繇帐下有很多优秀将士，在他落败之后四散流亡，难觅良主。”

“你说的是刘繇的旧臣是吗？”

“若将他们视为残兵败将，则会让人误认为他们软弱无能，无处投奔。但是我知道刘繇的旧臣之中有不少能人良将，只因如今时运不济而流落各地。”

“既然如此，我又该如何处置呢？”

“若你现在将我太史慈放了，给我三天时间。我可去说服这些残兵败将，将他们带回来效忠孙将军。我觉得大约能带回三千精兵，为你所用。不知孙将军能否同意。”

“既然如此，你就去吧！”

孙策当即拍板，爽快地答应了。

“不过，请你务必于三天后的正午午时回来。”

孙策与太史慈做好约定，便赠他一匹骏马，将他放走了。

第二天早上，帐下众将官不见太史慈在押，更不知孙策昨夜是如何处置的。于是孙策告诉他们，自己给了太史慈三天期限，约定带回三千精兵。

“什么？孙将军把太史慈给放了？”

众将官闻言无不错愕，他们认为费尽功夫才将太史慈生擒活捉下来，如今却好似放虎归山。大家都认定他必定一去不复返了。

“孙将军，搞不好您上了太史慈的当。他说不定一去不归啊！”

孙策摆手道：“你们未免多虑了！我相信太史慈是一位忠义之士，我正是看中了这点才饶他性命，将他纳入麾下的。若他一去不复返，则代表他是一个不仁不义之人，放掉他也无甚可惜！”

“既然如此，只好这样。”

众将官闭口不言，但是心中仍存疑惑。

到了第三天，孙策命人在营外架起一座日晷，并派了两个兵士观察日影。

“辰时已到！”

执勤的士兵每个时辰都来向孙策报告一次。过了不久又来报

告："巳时已到！"

据说，这个日晷最早是秦始皇时期在作战时使用的。《宋书》中记载何承天始立"表候日影"。明朝有晷影台，这是由最原始的日晷发展而来的。

在他所处的东汉时代，日晷的结构还非常原始。人们将一根直竿立在沙土中央，根据影子的方向和长度计算时刻。

此外，还有通过将影子投在木板或墙上的方法记录时间的。

"午时已到。"

报时的兵士大声报告之后，孙策立刻带领众将官来到营前，手指前面："请看南面！"

只见远处的旷野之上扬起漫天马尘，太史慈果然率领三千人马准时回来了。

众将官不禁疑惑尽消，拍手欢呼。大家佩服孙策的慧眼，钦佩太史慈的忠信，更是欢迎太史慈率兵归来。

第十三章 名医华佗

如今，江东业已平定。

孙策的军事实力蒸蒸日上，威名远近传扬，可以说孙策的大业已经迈入下一个阶段。

“此时尤为重要。我的当务之急究竟是什么？”

孙策不禁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

“对了！我该将母亲接回来了。”

孙策第一个决定就是尽孝。

他的母亲和家眷自从其父孙坚死后，一直生活在曲阿的偏僻乡下，生活窘迫。

于是孙策派出珠帘车舆，锦盖华车，以及众多大将和护卫赶去了曲阿，将孙老夫人和其他家眷亲族一并接来。

许久未见，孙策亲自牵着母亲的手，将她迎入宣城。

“母亲，请您在此安享晚年。儿子已经长成大人，可以照顾您了。”

孙母白发苍苍，她看到长子孙策如此有出息不免欣喜。她连连啜泣道：“若你父亲尚在人世，他一定为你骄傲！”

孙策交代弟弟孙权道：“我派大将周泰与你共守宣城，请你一定要替我孝敬母亲。”

孙策安顿好家眷之后，再次出征，打算争霸南方。

每当他得到一座城池村庄，首先会重视治安，以得民心。

孙策施行法治，救济贫民，扶持产业，而对于恶意违法乱纪之徒则毫不留情，严加惩罚。

“孙策来啦！”

每当听到这句话，百姓们立刻为其开路，并拜于路旁；而恶人们则吓得肝胆俱裂，逃得销声匿迹。

“孙郎爱护百姓，广纳信义之士！”

听到这个消息，有许多之前弃官归隐的官吏都纷纷返城，申请重新从仕。

孙策尽量多任用文官，利用他们的治国之才，让各地在和平的气氛之下，恢复经济，产业复兴。

为了稳定据实，长治久安，孙策又准备亲自南征。

当时，在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一带，有一个人名叫严白虎，他自称为“东吴德王”。此人一向欺压百姓，当他听说孙策即将南征而来之时，不禁吓得胆战心惊。

“大事不好！”

严白虎的弟弟严舆，紧急布置军队到枫桥（今江苏省，苏州附近），巩固防御。

孙策来到此地视察之时，认为不过是区区一座小城，只要他亲自督战，必将一战而下。但是谋士张纮规劝他道：“孙将军乃是三军之首。你只需在中军帐中坐镇即可，无须事必躬亲。”

“此话有理！”

孙策认为张纮的建议很好，于是派大将韩当担任先锋。陈武和蒋钦二将则搭乘小船，绕到枫桥之后，形成夹击之势。

严舆难以抵挡，只得退入吴城。

孙策立刻率军迫近吴城，他亲自立马于护城河畔，指挥全局。

这时，有一位大将模样的人从城内箭楼的高窗中探出上半身。他左手扶在梁上，右手指着孙策，嘴里不干不净地破口大骂。

“竖子可恶！”

孙策回头看了一眼，太史慈早已心领神会，拉弓瞄准了那人。

只见太史慈的手指放开弓弦，飞箭离弦直奔那人而去，竟将他扶着栏杆的左手钉在了梁上。

孙策不禁拍鞍叫好：“好箭法！”

全军也被太史慈精准的箭法折服，高声欢呼，气势简直已如攻破吴城。

那员大将的手被太史慈一箭钉在梁上，不禁哀号声声。

“快来人啊！给我拔下此箭！”

旁边的士兵赶快过来帮他拔下箭来，扶他回去。

这名将官成了大家的笑柄，而太史慈却因这一箭而声名远扬，被人们誉为神箭手。而浙江一带盘踞多年的“东吴德王”严白虎，他的自负之心也开始有所动摇。

“此为奇耻大辱！”

他观察敌方的阵容，发现包括统帅孙策在内，他的旗下诸将，人人年轻有为。这些新时代的新锐之秀，斗志昂扬，并辔而来，不容小觑。

“严舆，我有一个想法！”

他看着胞弟，双臂抱胸，慎重地说道。

“哦？兄长有何想法？”

“我认为我们必须忍辱负重，在受到敌人的打击之前讲和为好。”

“兄长是要投降吗？”

“非也！我们只是给他冠个虚名，实权还在我们手中。这些人太年轻了，肯定不会深谋远虑。待我们讲和之后，就能争取到时间，我总有办法对付他们的。”

于是严舆作为胞兄严白虎的使者，来到孙策营中求和。

孙策在帐中接见了他，还毫不客气地盯着严舆说道：“你就是东吴德王的弟弟吗？来吧！我们坐下来，边喝酒边说话吧。”

孙策立刻摆上酒宴，频频劝酒。

严舆在心中暗中思量：“看这孙策果然飒爽英姿，不愧人称江东小霸王！只是他年轻气盛，乳臭未干。看来也只是一个心比天高，只知道追求理想的年轻人罢了。如今他只不过时运有佳，手握兵马，便如此的得意忘形！”

严舆虽然心中暗下判断，却在嘴上一味阿谀奉承。

待两人喝至半酣之时，孙策突然莫名其妙地问道：“你怎能如此大意呢？”

“将军这是何意？”

严舆反问，而孙策突然挥刀，砍断他的椅腿，说道：“孙某就是此意！”

严舆立刻失去平衡，仰面摔倒。而孙策则捧腹大笑，说道：“孙某明明提醒过了，你怎么还会这么大意呢？”

孙策若无其事地责备对方不留神，收剑入鞘，伸手将脸色苍白的严舆拉起，说道：“起来吧！孙某只是玩了一个酒后的游戏罢了。不过你这位东吴德王的使者，到底打算给我什么条件？你家兄长究竟许了我什么好处？不妨直说！”

“家兄曾说……”

严舆只好强忍着腰痛，试图重新拾起东吴德王之使的威仪。

“是这样的，家兄认为两军相争，并无益处，只是平白损兵折将。因此希望与孙将军共修长久和睦，平分江东之地。”

“平分江东之地？”

孙策突然瞪眼怒骂：“就凭你们这些无赖之徒，竟然想与我们平分江东？简直是自不量力！还不给我滚回去！”

严舆一见孙策发怒，心知讲和必定不成，便想默然离去。而孙策从后面追来，一刀砍掉他的首级，鲜血四溅。

孙策将剑上的血渍擦净，转身对着一旁瑟瑟发抖的严舆随从说：“把你家主人的人头捡起来，带回去吧！”

他又指着严舆首级说道：“你回去禀告严白虎，这颗首级就是我的答复！”

随从匆忙抱起严舆的首级，急匆匆赶了回去。

严白虎在后方等候回复，结果等到的竟是弟弟的首级，他不禁对孙策这般暴力的挑衅而胆寒，根本不敢为胞弟报仇。

“我在此处与孙策单打独斗，危险之至。”

严白虎心生退意。他决定撤到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到那里可以依靠浙江的诸雄，再图后计。他打定主意后，舍弃吴城，打算连夜逃跑。

太史慈和黄盖等人在他身后紧追不舍，孙策大军又下一城。

他这个昔日的“东吴德王”如今却被打得落花流水，毫无反抗之力。严白虎一路逃亡，沿途只得躲进百姓家中抢粮食，或者藏于山野之中，历经坎坷才抵达会稽。

当时的会稽太守名叫王朗。王朗答应帮助严白虎，于是举兵抵挡孙策的进攻。

王朗的手下有一个谋士，名叫虞翻，字仲翔。虞翻对此表示反对。

“王大人，孙策已占尽天时，若我们此时逆天而行，只会自取灭亡。请大人一定要避开此役。”

“何为天时？”王朗问道。

“天时即是如今的时势浪潮。”虞翻立刻回答。

“你的意思就是让我放任孙策来袭，却袖手旁观吗？”

“王大人可抓起严白虎送给孙策，如此与他修好，方能保全一方的平安。这才是顺应天时。”

“一派胡言！我堂堂会稽太守，又怎能对那乳臭未干的孙策小儿献媚？难道你想让我成为世人笑柄吗？”

“王大人请明鉴。孙策尊崇信义，广布仁政，颇得民心。而那严白虎骄奢淫逸，实施恶政，少有善举。更何况，他脑筋守旧，不知道与时俱进。大人即使不出手相救，他也必然被时代淘汰。”

“不可！严白虎与我渊源已久，而那孙策才是外敌，远征而来坏我秩序。如今我正要联手抵抗他的侵略。”

“唉！如此而来，王大人也将被时代所淘汰啊！”

虞翻不禁嗟叹，而王朗闻言勃然大怒。

“好你个虞翻！竟然咒我灭亡！我不愿再见到你。快给我滚出去！”

王朗对他下令放逐，而虞翻则毫无怨言，自去流亡。

虞翻被逐出之时，身上未带一物，除了一只鸟笼，笼内有一只云雀，便只身离开了会稽。

“鸟儿啊，你跟我走吧。我看你也不愿被没心肝的主人豢养，对吧？”

他对王朗所说的时代风浪，一方面很多隐居山野的贤人被浪潮推入

世间，另一方面又将身处官府的能人赶入山林之中。

虞翻就是其中之一。

此时，他正默默徘徊于原野之上，寻觅可以建起隐居草庐的合适地点。

当他来至一座无名山前之时，才放心地将云雀放出鸟笼。

“鸟儿啊，你也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去吧！”

虞翻微笑注视着鸟儿展翅高飞的身影。他觉得鸟儿开始新生活的姿态，和自己的选择完全一样。

当虞翻放飞笼中鸟之时，会稽城已经和孙策的大军展开了数日的激战。

这一日，会稽太守王朗打开城门，亲自驰骋到阵前，他高声骂阵：“黄口小儿孙策！尔有胆量上前来吗？”

“孙策在此！”

只见一位英姿飒爽的年轻将军应声而出，剑甲锵锵，奔到王朗的跟前。

“原来你就是孙策！就是你跑到我们浙江来，搅乱大家的太平日子！”

孙策根本不予理会，他也骂道：“你这老猪真是啰唆！全因你们这帮贼人，整日贪婪自私，只知道吸食民脂民膏，害得百姓遭殃。孙某此番率军前来，就是要将你们赶出老巢！你休做无益抵抗，速速交出城来！”

王朗大怒，扑上前来。

“痴心妄想！”

孙策正要应战，却见一位大将从身后冲出来，挡在他身前。

“孙将军，斩这老猪哪用得上你出手？”

来人正是太史慈，他冲上来挺枪便刺。

王朗旗下也有一员大将纵马而出，此人名叫周昕，他直冲太史慈而来。

“别让王朗逃跑了！”

“活捉太史慈啊！”

“包围周昕！”

“活捉孙策！”

双方的士兵各自呐喊，一片混乱。而周瑜、程普二将早已趁乱绕到敌军身后，形成包围之势。会稽城的军队前后受敌，立刻骚乱起来。

王朗拼死一战才撤回城里，但却折损了大批将士。从此之后，他再不敢轻易出征，而是窝在城里当个缩头乌龟，还下令全军“绝不许轻易出城”。他以守为攻，闭门不出。

此时的会稽城中还藏着东吴逃来的严白虎，他分析道：“孙策率军奔袭而来，如果我们能坚持守城一个月，他们就会供给不足，兵粮匮乏。因此如果打持久战的话我方有优势，我们只需巩固防守，谅那孙策也毫无办法。”

于是严白虎也承担起了一部分防守任务。他高筑城墙，严加防备。

时日已久，孙策那方果然渐生疲态。而且无论如何到城前讨敌骂阵，百般挑衅，王朗就是不为所动，坚决不开城门，也不应战。

“如今青麦未熟，一路运粮又花费时日。即使我们去抢占百姓的积粮聊充军粮，也不足几日开销。更何况若是抢劫百姓，则为不义，与我军宗旨不符。如此困境，我该如何是好呢？”

正在孙策愁眉不展之时，他的叔父孙静提出了建议：“孙策啊，我倒有个法子。”

“叔父，请但讲无妨！”

“你是否知道，这会稽城的金银兵粮并不设在城中？”

“侄儿不知。”

“王朗将金银钱粮都藏在城外数十里远的查渎。因此，若我们此时突袭攻打查渎，王朗绝不会坐视不管。”

“此言极是！”

孙策立刻采纳了孙静的建议。当晚，他就命各营点起无数篝火，竖立许多旗帜，摆出要去夜袭会稽城的架势，而大军则暗中转战查渎。

会稽城里的守兵自然不知这是孙策使的障眼法。他们看到敌军营中篝火旺盛，以为会展开夜袭，于是不眠不休地彻夜盯防，互相提醒：“我们绝不可大意！敌人可能马上就攻上来了！”

但是一直等到天亮，敌营的篝火都熄灭了，城外却仍不见敌军一兵一卒的身影。

“查渎遇袭！”

王朗闻讯不禁大惊失色，他只得匆忙带兵出城，赶去营救。但在他奔往查渎的途中，遇到了孙策设下的埋伏，一战之下被几乎全歼。

王朗拼死脱逃，跑到海隅。而严白虎在逃往余杭（今浙江省杭州市）的途中，被一个叫作董元代的属下灌醉，在熟睡之时被砍下头颅。

元代将严白虎的首级献给孙策，获得了赏赐。

自此，会稽城也落入孙策手中。如今南方几乎尽在孙策的掌握之中。他封叔父孙静为会稽城主，又任心腹之臣朱治朱君理为吴郡太守。

这时，有快马来报，他在宣城的家眷出了状况。

“有一天晚上，宣城附近的山贼和各州的残兵败将联合攻打了宣城。令弟孙权和大将周泰奋力抵抗。为了营救被敌军包围的孙权，周泰来不及披挂盔甲，就赤身裸体地冲入敌军。如今孙权无事，但周泰却因

大战众贼，全身负了二十余处重伤，目前生命垂危。”

孙策闻讯，匆忙赶回宣城。他惦念母亲是否平安，但回去后才发现周泰的伤势异常严重，日夜煎熬。

“我一定要救活他的性命，谁知道哪里有好大夫好药材？”

他匆忙向家臣问计，那位献出严白虎首级，后归顺为臣下的元代说道：“我曾于七年前遭到海盗袭击，受了致命的箭伤。我有一个朋友叫虞翻，当时住在会稽。他给我介绍了一位名医朋友。在那个名医的救治之下，我的伤势仅用了十日便痊愈了。”

“虞翻，就是那个虞仲翔吗？”

“您也认识他吗？”

元代惊诧于孙策竟认识自己的旧友，不禁瞪圆眼睛。

“我并不认识虞翻，只知道他曾是王朗的属下。只因张纮曾推荐此人给我，才有所耳闻。若是如此，你们一定要速速将虞翻找来，也把那位名医带来。”

于是孙策立刻下令，各地的官吏也马上命令属下：“急寻虞翻！”

此时虞翻正隐居于山野之中，他被四处搜寻的官吏找到。当听到孙策命他带名医救人时，他说道：“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虞某便随你们走一趟。”

于是他立刻找到那位名医朋友，两人一同赶到宣城。

这位名医是虞翻的好友，果然异于常人。

他是一位白发童颜的老人，气质更是清新脱俗。

他抵达之时，手里拿着一束白蔷薇，边走边嗅。仿佛他不愿闻到人多混乱的气味，而更加眷恋野地的芬芳。

孙策接见之时问到他的姓名，名医回答：“我叫华佗。”

他是沛国谯县人，名叫华佗，字元化。华佗虽然颇有来历，却不愿多说。

名医华佗立刻诊察病人，他点点头，自言自语道：“你这病花上一个月左右就能医得差不多了。”

果然，在他的治疗之下，经过一个月，周泰的箭伤就痊愈了。

孙策见状，非常高兴，夸奖道：“你果然是一位名医！医术了得！”

华佗也笑道：“将军也是一位治国名医啊。我们只不过医治的对象不同罢了。”

“你想要什么作为诊费呢？”

孙策问道。

“我没什么所求，若将军能任用虞翻，便感激不尽了。”

华佗微笑着回答。

第十四章 和平主义者

江南江东的八十一州，如今已尽归孙策掌握。孙策已成为一代骄子，不仅兵强马壮，而且坐拥一片肥沃的土地。所辖之地文化繁荣，各处都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他江东小霸王的地位业已巩固。

孙策将所属各地要害分派给旗下众将，令其分别管理，又广集贤才，实施善政。不久之后还上表朝廷，与在中央的曹操修睦，施展他的外交手腕。不仅如此，孙策又向淮南袁术处派去使者，信中写道：

许久未见，疏于联络。昔日我曾将传国玉玺寄放你处。因其乃是亡父孙坚的遗物，因此希望予以归还。当时所借之兵马，必当十倍奉还。

在孙策四处征战的日子里，淮南袁术的势力也有所壮大。袁术以淮南为中心，逐渐加强了在江苏、安徽一带的势力。因为袁术心中一直抱有称霸的野心，因此他特别重视军事设施的建设。

“袁某今日请各位来相聚议事，是因为孙策突然来信，要求归还传国玉玺。袁某该如何回复为好？请诸位爱卿畅所欲言，但讲无妨。”

袁术收到孙策来信之后，立刻召集三十多名将官询问对策。以长史杨弘、都督张勋为首，纪灵、桥　、雷薄、陈兰等大将全部列席。

“将军不用理会孙策，也无须回信。”一员大将立刻说道。

他旁边的大将则张口就骂：“孙策真乃忘恩负义之徒。他之前被主公收留多年，又使诈借走三千精兵和五百匹战马。一走之后再无联络，如今他终于捎来了消息，却只是要求归还所存之物。他真是太过无礼！”

“此言极是！”

袁术闻言，脸色极好。

其实在座的诸臣人人皆知袁术的心思，于是投其所好，齐声说道：“将军应当立刻派兵，打到江东，教训一下孙策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唯有杨弘一人持反对意见：“若将军欲讨伐江东，必须渡过长江之险，此为一难；孙策如今气势如虹，士气高昂，此为二难。两厢比较，将军不如立足本地，先除北方之忧。待我们巩固了自身的势力之后，再进攻南方，岂不更加轻松。”

“你所言的北方之忧，说的就是如今在小沛的刘备，以及徐州的吕布吧。”

“小沛的刘备势单力薄，想消灭他易如反掌。而吕布却比较棘手。因此我们需设计离间他们。”

“哦？要用何计才能挑拨他们二人反目呢？”

“这倒不难！主公之前允诺给吕布五万斛兵粮、一万两金银以及马匹、绸缎等物，此时不妨先交给他。”

“给他就是！”

袁术当场拍板答应。

“若这些东西能换取小沛和徐州，那这个代价相当划算！”

在袁术之前与刘备交战之时，曾答应若吕布协助攻打，便给他粮米金银等财物。如今袁术将这些许诺的物资筹备整齐，大小车队绵绵不绝地运至徐州。

袁术此举全为讨得吕布欢心。他设此计意欲先将刘备孤立起来以便斩杀，之后再擒吕布。

但是吕布并非那么轻易就会中计之人。

“哦？袁术现在忽然送来如此巨额的财物，究竟是为何呢？”

他一下收到如此众多的财物自然欢心，但难免又疑心重重。

“陈宫，依你之见，袁术此举究竟何意？”

吕布的心腹之臣陈宫笑道：“呵呵，袁术的伎俩昭然若揭，他是想要牵制住主公，以便攻打刘备。”

“我亦如是认为！”

“如今刘备居于小沛，他的位置就相当于徐州的前沿哨卡，于己并无害处。而若袁术将小沛拿下，则他很可能会与北方泰山诸雄结盟，则徐州再无高枕无忧之日。”

“哼！吕某才不会轻易中计！”

“正是！既然袁术送来了财物，我们收下便是。之后静观事态变化即可。”

果然在数日之后，有探子来报，淮南兵马正势如破竹，大举进攻小沛。

袁术帐中大将纪灵担任前锋，率领十万大军，长途奔袭至小沛。

他们并不担心徐州的吕布插手，因为袁术刚刚投之以巨额财物。

而小沛的刘备却处境困难，他心知肚明自己难以抵抗此番大军的进攻，而且自己的兵器粮草也远远不足。于是刘备立刻向吕布提出增援的请求。

“刘某如今面临大敌，请吕将军紧急增援为盼！”

吕布接到刘备的求援后不仅暗中派部队增援小沛，自己也亲自率军挡在两军之间。淮南大军对吕布此举非常意外，责备他不守信义。大将纪灵还专门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送到吕布寨中抗议。

吕布此时正处于刘备和袁术中间的夹板位置，但他却似乎毫不在意。

吕布自认为他可以做到不偏不倚，不被袁术或刘备任何一方所埋怨。

陈宫对于他的这种自信十分怀疑，不确定吕布是否能想出好办法把一碗水端平，于是只得静静观察。

吕布分别修书，邀请纪灵和刘备于同一天来到自己营中。

此时刘备正在率领不足五千人马，离开小沛城与敌军对阵。他接到吕布的邀请后，立刻表示非去不可，便准备动身。

而关羽立刻阻止。

“大哥！如果吕布心怀不轨，我们又该如何是好？”

“我对吕布一直以礼相待，从未做过任何让他为难之事。他又如何会加害于我？”

刘备边说边向外走，而张飞也拦在他面前，说道：“大哥！虽然你一直对他以诚相待，但我们却信不过吕布。请两位哥哥稍等片刻，我去去就回！”

“张飞，你这是要去哪里？”

“吕布此时不在徐州城中，而来到城外扎营，这可是我们难得的机会。请哥哥借我一些人马，我现在就杀到他的中军之中，砍下吕布的脑袋。回来路上还能将纪灵的先锋队伍打散。一来一去不消两个时辰，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刘备并不担心吕布的邀约，但是更害怕张飞的鲁莽。他立刻命令左右：“关羽！孙乾！你们快快拦住张飞！”

张飞已经拔剑出鞘，飞奔出帐外，但还是被大家拦了下来。

关羽对张飞一番说教：“刚才你说怀疑吕布居心不良，那你为何不陪着大哥一起去赴约，好在身旁保护大哥。”

张飞呸了一声：“谁说我不去了！我自然是要陪大哥一起去的！”

张飞说完，立刻跨上马，追随刘备出营。关羽见状不禁一脸苦笑。张飞不服气地说道：“二哥你笑什么笑啊？你刚才不也没拦着大哥么？”

张飞那气哼哼的样子，完全如同小孩子在吵架一样。

刘关张等一行来到吕布的寨中，张飞一直拉着一张长脸，毫无一丝笑容。看起来他就像带了一副吓人的面具一般，只有一双眼睛左右转动，上下巡视。

关羽则一直侍立在刘备身后，绷紧了神经。

“刘公大驾光临，有失远迎！”

吕布请诸位落座，先寒暄了一番，接着又说：“吕某此番为你解困，可是煞费苦心。万望刘公莫要忘怀啊！”

关羽和张飞闻言，不禁气得满面通红，而刘备却颔首说道：“吕将军的大恩大德，刘某没齿难忘。在此深表谢意！”

此时，吕布的一位家臣来报：“淮南大将纪灵已到帐外！”

“哦？他来得这么快，快快请进。”

吕布轻松地说道，仿佛若无其事一般，而刘备闻言大惊。只因如今是战时，而纪灵乃敌军大将，如此见面岂不荒唐。于是刘备连忙起身离座，告辞道：“吕将军既有客人，恕刘某先行告退。”

刘备正待离席，避开纪灵，而吕布却阻止他道：“刘公且慢！吕某今日是特意请你和纪灵同处一室，以便商议事情。请你少安毋躁，请坐吧！”

不久，纪灵也被引至帐外。

他正与吕布的家臣聊些闲话，只听得他豪爽的笑声越来越近。

“纪将军请！”

带路的家臣掀起大帐的幕帘，请纪灵进入。

纪灵毫无防备，刚欲进门，却“啊”的一声变了颜色，驻足不前。

他看到刘关张三位敌军主将就坐在面前，不由得大吃一惊。

这时，吕布指着自己身边的一个空席，说道：“纪将军，请进来，坐在这里吧！”

但纪灵心生疑虑，在恐惧之下转身就往外走。

“纪将军，你有什么好客气的，来就来嘛！”

吕布走过去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就像抓着一个孩童一样，硬将他拉了进来。纪灵忍不住求饶：“吕将军！吕将军且慢！我纪灵何罪之有，你为何今日要杀我？”

吕布哧哧地笑道：“我杀你做甚？”

“那你莫非是要设计斩杀刘备，才请他同来的？”

“非也！我今日谁也不想杀。”

“那……那你摆这个阵势，意欲何为？”

“吕某今日之举，全是为了你们双方着想。”

“这我就更听不明白了！吕将军，你就别卖关子了，请问你如此而为，究竟是何意呢？”

“我吕某人主张和平，希望世间少一些战事。因此我决定今天安排你们双方见面，以便停战修睦。由我来做个中间人，你看我够不够资格啊？”

真正主张和平的人听到吕布此话，肯定都会嗤之以鼻。

这话别人说说也就罢了，而吕布夸口自己崇尚和平，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纪灵自然不会相信他这个人所说的和平。他非但不觉得好笑，更是因疑惑而感到恐惧。

“吕将军，你所说的两军停战修睦，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让你们讲和，别打了，这有什么难理解的？”

纪灵闻言，仍然满脸狐疑。

吕布不管纪灵如何反应，只顾拉着他来到席上，硬按他坐下。

这个场面十分怪诞。

虽然帐中坐满众将官，桌上摆满酒菜，但却透着一股肃杀之气。纪灵与刘备虽然同席为客，但他们却是刚刚在战场上以命相搏的敌人。

双方皆是怒目相视，神经紧绷，显得非常尴尬。

“请各方落座开宴吧。”

吕布将刘备安排到自己的右侧入座，将纪灵请到左侧。

酒宴正式开始。

在这种气氛之下喝酒，毫无乐趣，双方都只是默默举杯，浅尝辄止。

只有吕布一人兴致盎然，将杯中美酒一饮而尽，然后举杯高呼：“干了这杯酒，你们就是朋友了！从此停战，大家可以重修旧好了！”

但是，整个帐中只有吕布一人高举酒杯。

而纪灵再也难以忍受了，他霍然起身，几乎要踢翻餐桌。他对着吕布大吼道：“吕将军，你开的是什么玩笑！”

“我没开玩笑啊！”

“我纪灵奉袁将军之命，率领十万兵马征讨刘备。我发誓一定要生擒刘备，否则绝不罢休！”

“此事我知道。”

“若是私斗便罢，但我此番领命而来，怎能轻易收兵！待我生擒活捉了刘备，自然会停战！到时候我将他的首级挑在枪尖，奏凯而还！此处自然就会重获和平！”

……

刘备默不作声，但站在他身后的关羽和张飞，早已按捺不住满腔的怒火。

只见张飞突然大脚一跺，踩得地板山响，他怒道：“纪灵！你在那里说的什么大话！俺老张站在这里不出声，你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吗？我等追随大哥刘备南征北战多年，虽兵力不足，却与你们这些蝼蚁不能相提并论。当年，我们只靠几百人就打败了上百万的黄巾贼人，你难道没听说过吗？倘若再敢口出狂言，看我张某人怎么收拾你！”

张飞几欲拔剑上前，拼个你死我活。关羽连忙抱住张飞，阻拦道：“三弟！少安毋躁，每次你都最先沉不住气，哪还容得别人说话？”

“二哥！我最恨跟他们掰扯来掰扯去的！我说，纪灵！你不是要打仗么？不是想要我家大哥的人头吗？有本事你现在就来取走试试！”

“三弟！让你少安毋躁，怎么就是不肯听呢！吕将军应该自有好办法，你要学大哥那样，按捺住性子，静观其变。看吕将军会如何处置！”

“哼！我觉得那吕布也不是个好东西！要是惹急了我，谁也饶不了！”

张飞此时早已怒发冲冠。他张着血盆大口，不断喘着粗气。

面对张飞如此凌厉之势，纪灵自然不好示弱。

“好你个匹夫！”纪灵说着就亮出剑来。

吕布站在二人中间，大声喝止：“你们少在这里嚷嚷！都给我住手！”然后吕布大声吩咐，“来人呐！”

左右立刻上前领命，吕布厉声命道：“拿戟来！把我的方天画戟抬出来！”

吕布发现自己让双方修睦停战的计划并不顺利，一时怒火填胸，露出暴躁的本性。而吕布一旦发狂，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纪灵一时恐惧，而刘备也屏住呼吸。

“不知吕布意欲何为？”

不久家臣就将方天画戟抬出，吕布手握大戟，怒视四座：“吕某今日将大家请来讲和，并非我欲为之，而是天意！若你们再各说各话，不肯修好，就是逆天而行！”

事到如今，吕布仍未卸下自己那副主张和平的面具。

这时，不知吕布想到什么，他突然跑出大帐，一口气冲到远处的辕门之旁，又将画戟插在地上，重又回来。他大声说道：“你们都来看好！从这里到辕门之间，正好有一百五十步距离。”

大家看向他手指的方向，都十分疑惑。

“吕某此时会瞄准画戟的枝尖射箭，如若射中，就是天意命大家修好，你们各自收兵；如若失败，那也是天意，你们若要再战，我吕某便会撤手，两不相帮！”

吕布这个建议提得十分蹊跷！

纪灵认为吕布绝无可能射中，于是当场表示同意。

刘备只好回应道：“但凭吕将军处置！”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再饮一杯！”

吕布回到座上，又劝众人喝了一巡酒。而他自己则一边望着画戟，一边干尽杯中之酒，不久便微带醉意。吕布随即命令手下：“拿弓来！”

吕布持弓走到帐前，单膝跪地，做好射箭的标准姿势。

他手中所持的是一把小弓，此弓又被称“弭”或“满弓”。在弓背之上贴有薄金属板，并用漆带紧紧缠住，因此力量巨大，射程甚至超过一般的强弓。

只听“咻”的一声，弓弦轻弹，一支飞箭发出凌厉的哨音离弦而去。随着一道箭光，只听远处咔嚓一声，画戟的枝尖竟然火星迸溅，飞箭也断成了三截。

“成了！”

吕布将弓掷在地上，大踏步回到席间。他对纪灵说道：“既然我射中了，你们就接受天命吧！若是担心无法向主公交代，我会给袁术修书一封，解释清楚的。”

吕布把纪灵赶回去后，立刻得意扬扬地向刘备邀功：“刘公，你看怎么样？若不是吕某出手救你，就算你这两位贤弟再英勇，也难逃灭顶之灾啊！”

刘备明知他在卖恩，仍旧拜谢一番：“吕将军的大恩大德，刘某没齿难忘！”

之后，刘备便收兵回到小沛。

第十五章 新嫁娘

“此处不宜久留！一方面刘备肯定会进军不说，另一方面吕布也一定会说我违背约定，而率兵来袭！”

纪灵异常畏惧吕布。

他一方面觉得上了吕布的当，另外他也害怕吕布强大的实力。

无可奈何之下，纪灵只得退兵回到淮南。

袁术听到纪灵的汇报之后，勃然大怒。

“这个吕布简直是无耻之至！他一方面收下我的财物，另一方面却庇护刘备。逼迫双方讲和，这就是他对我的回报吗？”

袁术怒火填胸，拍案而起：“既然他吕布不仁，就休怪我袁某不义！待我亲自率军，一举踏平徐州和小沛！”

“袁将军，此事万万不可！吕布之骁勇天下闻名，而如今我惊讶地发现，他并非有勇无谋，倒十分机智且有谋才。吕布目前据守徐州，占尽地利之优势。将军若是此时贸然出兵，恐怕难以取胜啊。”

纪灵虽因未能完成任务而羞愧难当，但仍鼓起勇气向袁术进谏。

“照你这么说，只要那家伙盘踞北邻，我袁术就是将来也无法向南向西发展了？！”

“我有一计，请主公看看是否可行。属下听说吕布有一个女儿，正值妙龄，容貌姣好。”

“这个女儿是嫡出还是庶出的？”

“此女乃是吕布的正妻严氏所生，非常合适。”

“此话怎讲？”

“令郎正值适婚的年纪，正待遴选佳人。将军不妨对吕布投以通婚的美事，以笼络人心。若吕布欣然接受此门亲事，则可将其拉拢过来。若是不肯，则可知其心。”

“此话有理。”

“若吕布同意将爱女嫁给令郎为妻，两家结为亲家，则万事大吉。他一定会替将军杀掉刘备的。”

袁术闻言，拍腿赞道：“此乃妙计也！你献计有功，将功赎罪，我就不再追究你此番的过错了。”

于是袁术依计修书一封，对吕布劝和修睦之事表示感谢。隔了两个月，袁术又派出使者去提亲。

“愿与吕将军府上结为姻亲，永享荣华富贵。”

吕家当时按惯例回复道：“承蒙厚爱！待我们考虑之后，改日回复。”

吕布见袁术先来感谢自己劝和之事，如今又来提亲，不由得费心思量。

“与袁家结为亲家一事，你看如何？”

关乎爱女的婚姻大事，吕布连忙与妻子严氏商量。

“待我好好想一想。”

吕妻只有这一个独生女儿，因此异常慎重。她不禁将纤纤玉手支在脸上，默默思量。

此时后花园的木兰花开得正艳，阵阵花香透过窗棂飘进室内。吕布

虽为一位铁血硬汉，但面对爱女之时，也不过是一位慈祥的父亲。

吕布娶了两位夫人，一位妾室。

正妻为严氏夫人，侧室为曹氏夫人——曹豹的女儿。曹氏夫人不幸早逝，未育下一儿一女。

他的妾室名叫貂蝉。

貂蝉本为绝世美女，吕布在长安之时曾为之癫狂。他为了貂蝉而背叛董卓，推翻其政权。但那貂蝉早已香消玉殒，又怎会出现在吕布的府中呢？

“貂蝉啊！貂蝉！”

吕布将他的妾室称为貂蝉，并将这名字时时挂在口边。只不过此貂蝉非彼貂蝉，吕布的妾室与王允的养女并非同一个人。

或许两人的眉目之间有相似之处，但年纪不同，性格迥异。

看来吕布也是个多情人。他从未对殒于长安大乱中的貂蝉忘怀，因此他在各地苦苦寻找与貂蝉容貌相近的女人。最终老天不负有心人，吕布终于找到一个眉目酷似貂蝉的女人，便将其纳为妾室，并将她唤作貂蝉。

这位妾室貂蝉亦无生育一儿半女。因此，吕布至今只有和严氏夫人所生的独生女儿。

吕布对此爱女宠爱有加，视为掌上明珠，相比起自己的事业，他更关心的是女儿的幸福。

“这门亲事该如何是好呢？”

吕布接到袁术的提亲之后，一直困扰不已。他左思右想，却毫无思绪。一方面他认为此乃一段良缘，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此事颇为危险。

“我倒觉得这门亲事挺合适的。听说这个袁术有朝一日会成为天子呢。”

严氏夫人说道。

“你这话听谁说的？”

“我听侍女仆从们都这么说呢，据说袁术有成为一代天子的资格。”

“哦，他们不过是在说袁术手上有传国玉玺这件事。如今各种说法皆有，此事真假也未可知。”

“所以我看这门亲事不错，咱们女儿要是嫁过去，说不定能当上皇妃呢！”

“你个妇道人家，就知道做美梦！”

“我这个当娘的自然希望女儿嫁得一个好人家。不过咱们得先打探打探，看那袁术家里有几个儿子。万一咱们过门了才发现是最不中用的儿子，不就追悔莫及了。”

“这倒不用担心。袁术只有一个儿子。”

“如此说来，咱们就更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既然夫人都点头了，吕布也没有二话了。袁家和吕家看来很快就要同享荣华富贵了。

而袁术似乎显得迫不及待，他又派韩胤为使，上门来再次提亲。

“吕将军，不知你们考虑得如何了？我们都盼着袁吕两家能结为亲家，成就一段好姻缘呢。”

吕布热情地在驿馆中款待韩胤，请他回去转告袁术，家人经过商量已答应了这门亲事。为表诚意，吕布还赏赐使者一行许多银两。待韩胤临行前，吕布又将大批嫁妆装上马车，请他们带回去转交袁术。

“袁家若得知您已同意这门亲事，一定非常满意。”

韩胤走后的第二天早上，陈宫忧心忡忡地赶来吕府后阁，等待吕布起床。看他那样子，肯定又要提出反对意见了。

不久,吕布就起床了。

“陈宫，你今天来得好早啊！”

“吕将军，我此番前来，有事回禀。”

“哦？什么事啊？”

“属下要说一说您与袁家的亲事。”

吕布一看到陈宫满脸的严肃，心中难免别扭。他觉得这位多事的谋士又要进言劝阻。而自己已经答应了这门亲事，若是陈宫现在节外生枝就麻烦了。

“……”

吕布难掩一脸的不耐烦，将尚未清醒的睡颜扭向一边。

“将军，属下可否在此与您说一说？”

“陈宫啊，你是反对这门亲事吗？”

“非也！属下并不反对。”

吕布见陈宫这个表态才放下心来。

“这边侍女仆从进进出出的，说话不方便。咱们出去到亭子那边再说吧。”

于是陈宫随着吕布走出阁楼，来到木兰树下的凉亭，两人围桌而坐。

“此事我尚未告诉你。我与内人商量之后，认为这门亲事不错，于是答应了对方，将女儿许配给袁家公子。”

“嗯，应该不错。”

陈宫含含糊糊地回答道。

“莫非你反对吗？”

吕布担心陈宫又提反对意见，于是再三追问，以确定他的看法。

“属下以为这段姻缘很好。只不过属下考虑的是婚期会定在何时？”

“哦！我们只是刚刚答应，还没到谈婚期的地步。”

“自古以来，这结亲的规矩都是一样的，从两家定亲到迎娶过门，都是有一定期限的。”

“我们自然会按规矩来。”

“这倒不可！”

“为何不可？”

“若按世俗的规矩，从定亲到正式结亲的时间，根据身份不同一般分成四种。”

“天子的封后仪式为一年，诸侯为半年，士大夫三个月，老百姓则是一个月。”

“所言不错，”吕布似乎略有醒悟，继续说道，“你的意思是，因袁术持有传国玉玺，有可能成为天子，因此这个婚期要按天子之例吗？”

“非也！”

“那么，就是按诸侯的半年之期？”

“并非如此！”

“抑或是依士大夫的三月之约吗？”

“不可！”

吕布显得有些不耐烦。

“难道你想让我吕布的女儿出嫁，像平民老百姓一样，只需一个月

吗？”

“属下并非此意。”

“陈宫，你这人说话吞吞吐吐的。我到底该如何是好？”

“虽然将军嫁女乃是您的家务事，但将军身为天下豪杰，则应体察天下风云，再为行事。”

“那是自然！”

“将军骁勇无敌，世间皆知。袁家拥有传国玉玺，富可敌国，坐拥强兵。如今将军要与袁术结为亲家，试问天下诸侯闻听此事，谁不会嫉恨？”

“我哪里管他们怎么想。若怕他们，我这女儿就嫁不出去啦！”

“属下认为此事要有完全的把握才好，这也是为了令嫒小姐着想。说不准有人会认为迎亲的日子是个好机会，半路设伏，劫走新娘。”

“此言有理。依你所见，应当如何处置？”

“将军不妨不择良辰吉日，也无须顾忌身份和习俗，倒不如趁周遭各国尚未准备之时，将小姐急送至寿春城，嫁于袁家。”

“此话有理！”

吕布认为陈宫的进言十分有理。

“只是，如今想要将小女立刻嫁于袁家，恐怕有点难办。”

“将军有何为难？”

陈宫立刻问道。

吕布一边挠头，一边说道：“我与内人商量此门亲事之时，她十分欢喜。因此没有征求你的意见，就直接回复了袁术的使者，答应了这门亲事。”

“这样岂不正好！属下并非前来阻挠这门亲事的。”

“只是，如今这位使者韩胤已经回到淮南去了。”

“那也无妨！”

“此话怎讲？”

吕布见陈宫非常沉着，反倒觉得奇怪。而陈宫则如实告知。

“是这样的，属下已在今天早晨去拜会过韩胤，与他做好约定了。”

“什么？你私下去见了袁术的使者？”

“正是！属下对这门亲事有所担心，因此登门拜访，一探虚实。”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属下在驿馆见到韩胤之时，便单刀直入地挑明，‘你们如今找吕将军提亲，就是为了要刘备的脑袋，对吧？新娘倒是其次，袁术真正想要的，是刘备的脑袋吧！’韩胤听到我如此说，顿时大吃一惊。”

“那是自然。那么韩胤是如何回应的？”

“韩胤观察了我一会儿，然后压低声音说道：这种事，不要声张嘛。他如此回答，十分巧妙，不愧为袁术之使。”

“嗯！后来如何？”

“韩胤说道，按世间的说法，新娘子过门之日总为不祥，因此他会回去劝告主公从速办理，也请禀告吕将军，加紧准备为好。说完他便回去了。”

“韩胤并未对我说过这些啊。”

“他自然不会对将军挑明的。韩胤是袁术的使者，怎能告诉将军这是一场政治婚姻呢？”

陈宫说罢，便观察吕布的神情，以为他会因为这是一场政治婚姻，

而重新考虑这门亲事。但吕布想的全是该如何准备，以及何日成亲的事。

“如此说来，婚期自然是越近越好。我现在就有些焦躁了。”

吕布一边思索，一边走向后室。他与严氏夫人交代此事之后，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张罗女儿的出嫁事宜。

他置备了许多奢华的嫁妆，又缝制了大批金襕绫罗，出嫁的马车华盖也造得十分华美。

到了爱女出嫁之日，从黎明时分开始，整个徐州城就已鼓乐齐鸣，歌舞喧天。其实，从前夜起就已经开始举行祝宴会，举城欢庆。

待到雄鸡破晓、晨光初现之时，徐州城门大开。白马金盖的车辇载着新娘子，在侍女侍童和盛装武士的簇拥之下，出得城去，宛如一片祥云出山。

有一位叫作陈珪的人，老迈年高。他一直住在儿子家养病。

他的儿子就是刘备的属下陈登。

“我听着外面锣鼓喧天的，是有什么喜事啊？”

佣人回答：“老大人一直闭门不出，难怪不知道如今这天大的喜事。”

佣人告诉陈珪，吕布要将女儿嫁给袁术的公子，现在送亲队伍正要出徐州城，将新娘子送到淮南去。街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陈珪闻听此言，惊得立刻大叫：“大事不好啦！我不能坐视不管啊！”

他一边说着，一边走出病室，又吩咐下人立刻备马车进城，无论何人阻止他都不听。

陈珪拖着病体赶到徐州城，求见吕布。

“老大人啊，您身上不爽，不必特意前来祝贺的。”

吕布客气道。而陈珪用力摇头，说道：“非也！老朽并非前来祝贺，而是见你死期将至，特来吊唁的。”

“臭老头！说的什么丧气话，你说你自己死期将至吧！”

“非也！吕将军一定会走在我这个病老头前边的！”

“一派胡言！”

“你如今天命至此，也无可奈何！是你自己一步步自取灭亡啊。”

“今天是我吕某人嫁女的大喜之日，你少在这里咒我！”

“若你认为嫁女是大喜之事，就距死期不远了。你可知道，这门亲事完全是袁术之计谋。如今你和刘备联手，袁术便奈你不得。而如今他将你的爱女当作人质，然后便可毫无顾忌，攻打小沛。”

“……”

“如此一来，你受其所制，难以援助刘备，只能见死不救。而当刘备一旦被除，也就相当于你自断手脚，再也无力阻挡袁术的大军！”

“……”

“可惜啊！可叹啊！你此般下场全是命中所定，袁术的计谋实在是妙啊！”

“哦！”

吕布沉吟片刻，忽然将陈珪一人丢在身后，大踏步走出房中。他一出门便大声喊道：“陈宫！陈宫在哪里？”

陈宫听到吕布的呼喊，立刻从办公之处跑过来。而吕布一见就大声骂道：“你这个人实在愚蠢！害了我女儿也害了我！”

吕布立刻集合了五百骑兵，命令道：“你们立刻追上去，将小姐的轿子带回来。这门亲事我们不结了！”

吕布经常出尔反尔，但如今退亲却令属下惊慌失措。五百骑兵立刻

飞奔而去，追赶送亲的队伍。

吕布立刻修书一封，派人快马急送至袁术之处。信中写道："小女突发疾病，难以成行。因此出嫁之事，暂且延期。万望袁将军见谅。"

老大人陈珪一直留在徐州城，等着骑兵队伍接回吕小姐。到了傍晚时分，他才回到自己的家中。他一边捋着稀疏的胡须，一边叹气道："啊！终于办妥了！我儿子的主公终于得救了！"

第十六章 盗马之人

第二天，陈珪卧在病榻之上，脑中不断思量。他越是想到人心之险恶，世间之无常，越是觉得刘备如今身在小沛，实在危险。

“吕布恰如前门之虎，袁术则为后门之狼。如今刘备前后受敌，被夹在中间，总有一天会被他们其中一人所害。”

陈珪越想越是担心，于是立刻在病榻之上修书一封，又着人送给吕布。信中献上一计：

老朽听闻，袁术获得传国玉玺，意欲有朝一日登基称帝。此乃大逆不道之举。

吕将军幸好之前回绝了与他的亲事，可以撇清与袁术的瓜葛。此时应该立刻派兵，追赶来使，并将其押往许昌朝廷，以明顺逆。

曹操必将铭记您的一番功劳。届时，将军可以率领官军，以曹操之兵为左翼，以刘备为右翼，讨伐袁术。

如今正是将军不可错失之良机。

将军应该趁此机会，扬名立万，成就大业，时不我待！

“官人，你在想什么呢？”

吕妻严氏夫人见丈夫一直陷于沉思之中，不禁开口问道。她也轻俯在吕布的肩膀上，浏览陈珪的来信。

“我认为陈珪所言，极有道理！因此正在考虑该如何处置。”

“陈珪一介老朽，病病歪歪的，他的几句话就让你改变主意了吗？你如今真的打算放弃女儿的这门亲事吗？”

“对了，咱们闺女现在如何？”

“唉！她回来之后一直在哭。真是可怜得很啊！”

“此事确实麻烦。”

吕布一边皱着眉头，一边走向吏员办事的楼阁。

此时，只见很多吏员们正在议论什么，显得十分嘈杂。

侍臣打听后回禀吕布说：“听说小沛的刘备正在四处买马，众位官吏正在议论此事。”

吕布闻言，哈哈大笑道：“身为武将，自然会买马以备不时之需。他们也犯不着为这等小事而浪费精力。我也想买些良马，前不久刚派出宋宪等人去了山东。想来他们也快回来了吧。”

三天之后，去山东买马的宋宪等人回到徐州，而他们却显得十分沮丧，表情呆滞。

“你们此番去山东办差，一定买到不少良马吧？快牵出几匹骏马来，让我看看！”

宋宪等人听到吕布此问，吓得匍匐在地，不断磕头。

“回禀将军。属下们罪不可恕，请将军息怒。我们从山东买了三百匹骏马，但前天晚上路过小沛之时，遇到一伙强盗，被抢走了两百多匹骏马。这两天属下等人拼命寻找他们的踪迹，但山贼和马匹都难觅其踪。无奈之下，属下只得将仅剩的几十匹马牵了回来。”

“什么？你们被强盗抢走二百多匹良马？”

吕布闻言暴怒，气得他头上青筋暴露。

“你们这帮废物！只知道领俸禄，却不干正事！”

吕布大怒，冲着宋宪等人大声责骂。

“你们丢了这么多马匹，居然还有脸回来！你们不都是当官的嘛，怎么遇到强盗还不将他们当场抓住！”

“将军有所不知，请容属下解释。”吕布发怒之时宛如狮子发狂，宋宪跪在他的脚边，努力解释道，“属下以为，这些强盗并非普通山贼。他们全部蒙面，个个武功高强。其中为首的一人，身材非常魁梧，打起仗来无人能敌。他将我们的士兵像抓小孩儿一样，抓起来就扔。我们难以近身，更无法抵挡。这伙儿强盗行动迅速，纪律严明。抢到马匹之后，那个头目一声令下，众人便组织有序，赶着马群而逃，片刻便难觅踪影。如此盗马，实在罕见。我们暗中调查之后，才发现这些蒙面强盗原来是刘备的义弟张飞和他部下！因此我们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什么？竟然是张飞盗马！”

吕布此时已将愤怒的对象转向了小沛，但他心中尚存怀疑，于是反复确定。

“你敢肯定是张飞盗马吗？”

“属下肯定！”

“哼！是可忍，孰不可忍！”

吕布咬碎钢牙，拍案而起。

他立刻召集城中大将，待人员到齐后，吕布立刻宣布：“我吕某人今日就向刘备宣战！全军进攻小沛！”

而他自己立刻披挂上阵，骑上赤兔宝马，领兵直奔小沛而去。

刘备闻讯，大惊失色：“吕布此番来袭，究竟是何原因？”

吕布大军来势汹汹，因此刘备也只能布置防守。他立刻率军来至小沛城外，大声问道：“吕将军！吕将军请出来！您此番如此大动干戈，究竟为何？我与你共享福祸，如今兵戈相见，刘某心中实在不明啊！”

“刘备小儿！休要啰唆！”吕布现身阵前，大声骂道，“好你个刘备

匹夫！居然恩将仇报！吕某先前在辕门射戟，救你于危难之中，如今你却命义弟张飞强抢我二百匹良马！这是何意？！你人面兽心，虚伪无比！难道你竟要让结拜兄弟变成强盗不成？！”

刘备闻言，脸色大变，他从未受过如此大的诬蔑。但他并不知道详细的经过，只能茫然得哑口无言。正在这时，张飞提着丈八蛇矛走上前来。他站到刘备前面，对吕布吼道：“你这个小气鬼！抢你二百匹良马有什么大不了的！告诉你，听清楚了！就是我张飞一人抢的那些马！你竟敢管我叫强盗！我呸！我要是强盗，你就是粪贼！”

“什么，粪贼？”

吕布一时听不懂张飞的意思。他听说过盗马贼、盗车贼等等各种各样的贼人，却没听说过盗粪之贼。张飞说话毫无逻辑：“你就是个大粪贼！想当初你无处投奔之时，跑来徐州。若不是我大哥肯收容你，你还不知道在哪里漂泊。而如今你私占了徐州城，就把自己当作太守了。连嫁女儿都要苛捐重税，如此吸食民膏民脂，你好不知道羞耻！如今天下乃是多难之秋，可你们一家人有什么本事？干过什么好事了？只知道拉屎！所以啊，像你这种杂碎，叫你国贼你都不配！所以我叫你粪贼！现在听明白了吗，吕大将军？”

张飞兀自在那边破口大骂，而吕布早已气得须眉倒竖，忍无可忍了。他挥舞方天画戟，冲了过来。

“好你个混账东西！”

张飞立刻勒马立起，躲过吕布的一击，还大声喊道：“没打着！”

吕布受到揶揄，怒发冲冠。他立刻拨马回转，大骂一声：“匹夫！纳命来！”

张飞毫不示弱，架起丈八蛇矛，双目如炬，紧盯吕布，应道：“你有本事就来拿啊！”

张飞和吕布都是当今世上数一数二的骁勇猛将，此二人对阵，可谓天下奇观。

两人虽然武艺高强，但是性格迥异。张飞是打骨子里憎恶吕布的为

人，平时只要一看见吕布，就会无故怒火填胸，恨不得打上一架才解恨。而吕布也是只要看见张飞的脸，心中就会顿生厌恶之情。

二人彼此看不对眼，互相憎恶，却难有出手的机会。因此今天能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地对打一番，自然使出十八般武艺，招招夺人性命。

两人你来我往，打了二百多个回合。他们的汗水打湿了盔甲，滴在马背之上，过招之间的呼喝之声，震天动地。两匹战马，彼此盘旋，扬起漫天灰尘。不知不觉竟战到日暮时分，双方仍未分出胜负。

“三弟！三弟！大哥已经鸣金收兵了，你怎么还不撤退！”

听到身后关羽的呼喊，张飞才猛然意识到，天色已晚。自方的队伍早就收兵了，而敌军远远地包围过来。白色的暮霭笼罩在原野之上，而这偌大的战场之上，原来仅剩他自己一人。

“二哥！我听到了！”

张飞一边应道，一边继续与吕布缠斗不休。而自家阵地上传来了鸣金收兵之声。

“你速速回来！不要再打了！”

关羽替张飞在敌军的包围圈中冲开一角。张飞也不免慌张，虚晃一招，转身就跑。

“吕布，待我们明日再战！”

吕布在他身后大声谩骂，但夜色已深，对方的人影很快就看不清了。关羽见张飞归来，立刻赶来低声提醒：“你赶快回去认错！大哥非常生气！”

待二人撤回城中，刘备立刻将张飞叫来诘问道：“三弟！你怎么又惹祸了！你从吕布那里抢来的马匹，现在究竟在何处？”

“大哥啊，我把马都拴在城外了。”

“我命属下购买骏马，而你竟然冒充强盗，前去劫持马匹！这样的马我是不会用的！二弟！你赶快替我跑一趟徐州，把那些马匹给吕布送

回去！”

于是关羽连夜将二百多匹马全都送到吕布寨中。

吕布见到失物复返，情绪转好，正打算退兵。而此时陈宫却进谏道：“将军此时不可收兵。若此时不杀刘备，则必为后祸。他在徐州的人望甚高，以后你的臣民恐怕会投奔刘备而去啊。”

吕布闻言，想到刘备素日的德行与善举，反而觉得有些忌惮。

“不错！我此时不该心软！”

于是第二天，吕布又率军攻打小沛，这区区一座小城再也难以抵挡。

“如今我该如何是好？”

刘备立刻向左右问计，而孙乾提出建议：“看来此时唯有放弃小沛，赶往许昌。我们可以请一揽大权的曹操收留，日后再待时机，报今日之仇。”

刘备无奈，只得从之。于是趁夜半三更之时，刘备仅带几名心腹和少数人马，弃城而逃。一路在月光的映照之下，向许昌方向而去。

第十七章 胡琴夫人

关羽和张飞负责殿后。他们率领两千余骑兵马来到小沛城外，意欲在临行前给吕布最后一个打击。

两人奋力厮杀，将吕布的部将魏续、宋宪等人打得落花流水之后，这才算出了一口恶气。然后追赶刘备而去。

此时是建安元年的冬天。

刘备此时一无封地、二无粮草。他有的仅是胯下的一匹瘦马，以及追随他的亲族兄弟。一行人很快便来到许昌都城。

曹操接见他们的时候，却丝毫未显露厌恶之情。

“刘备与我情同兄弟。”

曹操热情款待刘备一行，并将他让到上座，又摆下酒宴招待关羽和张飞。刘备对此再三表示感谢，一直逗留到傍晚才告辞回到驿馆。

曹操的心腹之臣荀彧，站在门口目送刘备走远，不由得感叹道：“刘备此人果然名不虚传！”

“嗯！”

曹操默默点头。这时荀彧靠近曹操耳畔，窃窃私语，教唆杀人：“此人了得！若将军今日不将他除掉，可能以后会有后患！”

曹操闻言，似乎很是诧异。他举目远望，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

这时正巧郭嘉求见，曹操便与他同商此事。郭嘉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立刻摇头否定道：“将军此事请三思而行！刘备若是一个无名小卒倒也罢了，但是如今，刘备以重义气爱百姓而闻名，若您此时杀他，则势必失去天下贤才的尊敬。您一向标榜的大义、仁政，也会被认为是一纸空谈。若您只因害怕刘备会成为后患，而将其除之，乃至失信于四海，实在是下下之策。属下认为万万不可。”

“此言有理！”

曹操思维敏捷，虽有时会情绪激动，甚至热血偾张，但他善于纳谏，能够从谏如流。

“我亦如是以为。刘备现在正处于逆境之中，我不妨略加施恩，成雪中送炭之好。”

于是曹操上朝之时，奏请天子为刘备谋得豫州太守之职。待皇上恩准之后，他便立刻告知了刘备，卖给他一个人情。

在刘备去豫州赴职之时，曹操又赠他三千人马，以及万斛粮米，以壮声势。

“曹某祝君前途万里。区区小礼，不成敬意，请君笑纳。”

刘备对曹操的一番好意再三感谢。临别之际，曹操又在他耳畔说道：“请刘公放心，待时机一到，我必将与你联手报仇的。”

曹操所指的敌人，自然是吕布这个奇人。

“……”

刘备不置可否，只是点头微笑，然后便出发前往豫州。

可是，曹操征讨吕布的计划尚未实施，许昌却陷入危机四伏之中。如今的许昌乃是天子之府，而曹操身为丞相，位居要职。

“何人胆敢觊觎此城？”

有探子来报之时，曹操手扶宝剑，愤然起身。

在献帝迁都许昌之前，董卓一门在长安威震一方。而如今董卓的一位旧臣张济，成了败军之将。

前不久，张济召集董卓一门的残党，举起“复兴王城、打倒曹贼”的旗帜，企图进攻许昌。这支军队以张济的侄儿张绣为首，又任贾诩为参谋，势力不断壮大。如今他们又与荆州太守刘表建立军事同盟，以宛城为根据地，进一步扩张势力范围。

“此军绝不可任其发展！”

曹操闻讯后决定立刻讨伐张济张绣，但他又对徐州的吕布有所顾虑。

“若我此时出征，讨伐张绣，时间一旦拖得久些，那吕布必会趁机出兵,袭击刘备。届时他会在歼灭刘备之后，进而攻击许昌。曹某不在朝，许昌防卫空虚，势必难以抵挡吕布之袭。那就大事不好了！”

思前想后，曹操对于出征一事仍十分犹豫。而荀彧此时进谏道：“曹丞相不必为此担忧！”

“此话怎讲？别人倒还罢了，唯有那吕布，曹某不得不防啊！”

“吕布不过一介唯利是图的小人，也好对付。”

“哦？对他要以利诱之？”

“正是！吕布此人利欲熏心，丞相正可趁此时机给他升官加爵，赐以重赏，要求他与刘备修睦即可。”

“好！”

曹操一拍大腿，打定主意。

他立刻派出奉军都尉王则作为使者，赴徐州转达此事。吕布闻讯大感意外，但他受到重赏，心情大好，便对曹操言听计从。

于是曹操终于放心下来：“解决了吕布之后，曹某便再无后顾之忧了！”

曹操随即整备大军，派夏侯惇为先锋，向宛城进发。

十五万大军集结在淯水（今河南省，南阳附近）一带，营盘排开宛如云霞一般。

时为建安二年[2]五月。此时正值春末夏初，池塘边的垂柳嫋嫋，淯水河水潺潺如绢。河面上还漂满了粉红色的桃花瓣。

张绣得知曹操亲率大军而来，不禁大惊失色，连忙与谋士贾诩商量："先生，依你之见，我们对付曹军，可有胜算？"

"属下看来，若曹操全力来攻，我们毫无胜算！"

"那我们该如何是好？"

"此时主公唯有投降，别无他法。"

贾诩很有自知之明，了解自身与曹操巨大的实力之差。于是他规劝张绣在开战之前便举起降旗，自己还亲自充当使者，来到曹操的大寨之中。

贾诩虽然身为求降之使，但态度不卑不亢，能言善辩。在谈判之时，他尽量为己方谋取权益。曹操见状，也对贾诩另眼相看。

"曹某看你人品极佳。你愿不愿意离开张绣，投入我的旗下啊？"

"承蒙曹丞相看中，贾某不胜惶恐。只是张绣非常依仗我的智谋，此时也难以弃之不顾。"

"你之前仕于何人？"

"贾某曾经追随李傕，但此经历为我今生之耻。如今我共担污名，为天下人所憎。因此我只有自重其身才是。"

宛城原本大军压境，战事一触即发，但因贾诩的外交谈判，使得城中百姓也免遭战火。

不久后，曹操进入宛城暂居。一天夜里，他与张绣等人举杯畅饮之后，回到寝室。曹操忽然仿佛听到什么似的，环顾左右，开口问

道：“咦？莫非这座城中有美妓不成？

我仿佛听到胡琴之乐。”

由于曹操远征在外，他的一应琐事杂役皆由侄儿曹安民负责。

“安民啊！你听到那胡琴声了没有？”

“听到了，仿佛昨夜也听到胡琴彻夜哀鸣。”

“到底是何人拉胡琴呢？”

“操琴之人并非乐妓。”

“哦？你怎么知道的？”

“我偷偷窥视过了。”

“好小子！你竟然做出如此之事！”

曹操不禁笑指曹安民，戏谑道：“那操琴之人究竟是个美女，还是个丑八怪啊？”

“此人乃是一位绝代美女！”

曹安民回答得异常认真。

“哦？果然是个美人啊？”

曹操为了春宵苦短不禁轻轻叹气，吐出一阵酒香。

“你派人将她带来见我！”

“带谁来见您？”

“你小子明知故问！把那操胡琴的美人带来！”

“只是那位美人是个寡妇。她原是张绣的婶婶，先前嫁于张济，待张济死后，张绣才接她过来照顾。”

“寡妇也无妨。你跟她说过话吧？请她过来叙话便是。”

“侄儿未曾与她说过话。此人身处深闺之中，根本难以接近。”

曹操毫不客气地下令道：“如此说来，你现在就带上五十个人，身着盔甲。就说是奉曹操之命，直接从大门走进去，到后院找到这个张济的遗孀，命她立刻过来！”

“遵命！”

曹安民见叔父如此执着，哪敢阻拦，只得匆忙领兵出去。过不多时，就在一群士兵的簇拥下，一名美女被带回。

此时，走廊之上烛光摇曳。

曹操立在门中，拄着佩剑，两手叠放在剑柄之上。

“丞相，人已经带来了。”

“知道了。你们都退下吧。”

曹安民和兵士们连忙退下。脚步声渐渐远去，走廊之上只剩一位丽人伫立，悄然无声。

“在下是曹操。夫人，请进来说话。”

……

美人微微抬头，眼眸忽闪。一副幽怨凄美的绝世容颜映入曹操的眼帘。她颤抖的睫毛，映衬出一双秋水一般的眼眸，似乎正在揣测曹操的心思。

“夫人莫怕，曹某只不过是想与你叙谈一番。”

曹操一见之下，竟然有些神情恍惚。

所谓的倾国倾城之美色，想必不过如此吧。只见美人低垂云鬓，慢慢走进房中。

“夫人怎么称呼？”

曹操的视线一直未离开美人的面孔，而她轻声答道：“奴家是已故张济的未亡人，邹氏是也。”

“夫人知道我是何人吗？”

“奴家久仰曹丞相的大名，难以得见。”

“刚刚莫不是夫人在拉胡琴吧？音律十分动人。夫人是喜欢胡琴吗？”

“并不喜欢。”

“那为何彻夜操琴呢？”

“只因寂寞难耐，操琴打发时间罢了。”

“曹某一直听说，这宛城之中有一只孤鸟，日夜啼哭，诉说寂寞。因此，我虽长途跋涉，远征而来，却没有烧城，而是从宽处置。夫人啊，你可知道这是为何？”

“……”

曹操突然上前几步，双手抚在美人肩头：“夫人，你能否明白曹某的一番苦心？”

邹氏夫人羞红了双颊，肩膀也不由自主地缩成一团。

曹操将嘴唇凑近她羞红的耳畔，轻声说道：“曹某并非向你卖恩。想必你是知道的，张绣一族的命运全部掌握在我的股掌之间。而我又为何格外施恩，宽大处置。你能懂得其中道理么，夫人？”

邹氏夫人被曹操抓在怀里，不由得轻抬鹅颈，与他目光对视。当她看到曹操眼中火一般的热情时，不禁一个颤抖，身子软了下来。

“夫人会不会觉得曹某过于热情，过于迫切？”

“并非如此。”

“那么，你愿意我如此待你吗？”

邹氏夫人在曹操一连串的逼问之下，浑身颤抖，泪流满面。曹操紧咬嘴唇，审视地看着她的脸庞，问道：“夫人，你到底是否欢喜，曹某想听个明白！”

曹操在攻城夺地的战场之上总是慷慨激昂，如今在闺中谈情说爱也不由得急躁起来。对这温香软玉的夫人也要出武人的派头。一时之间，房中的气氛变得十分低沉。“怎么？你为什么不回答我？”

美人被曹操的气势吓得泪珠儿滚滚，宛如梨花带雨一般。她又将云鬓垂下，口中不知低声嗫嚅些什么。

曹操却听不清她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只是被那泪水惹得心烦。

“你哭什么哭？赶快把眼泪擦了！”曹操一边说，一边在屋里来回踱步。

第十八章 淯水之红

第二天一早，就有属下到贾诩那里密告道：“军师，您听说了昨夜之事吗？”

“你是说曹操吗？”

“正是！”

“哦，我听说他突然撤出宛城里的住处，搬到城外住了。”

“小人所说的并非此事。”

“那是何事？”

“唉，让我怎么说呢，怪不好意思的。”

部下小声将昨夜曹操召来邹氏夫人，到房中留宿一夜的事情说了一番。

贾诩听后，立刻赶往主公张绣的住所。

张绣听到此事之后，立刻心生不悦。他当着贾诩的面，大声咒骂，以解心中郁闷。

“那曹操竟然做出如此下作之事，真是岂有此理！他傲慢自负，但也总该有个分寸。我今日受到奇耻大辱，再也不能屈服于曹操了！”

贾诩为了不刺激张绣，只是静静回答：“那是自然。只不过此事不宜大肆宣扬，毕竟男女之事，旁人不便多言。”

“可邹氏是我的婶娘啊！”

“请将军少安毋躁，我自有办法，让曹操付出代价的！”

于是，贾诩支开闲杂人等，与张绣密谈计谋。

第二天，张绣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来到城外曹操的营中。他对曹操抱怨起来：“曹丞相，我如今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张某无能啊，百姓也不服我这城主，近来城中秩序日益松懈。而我的手下将士更是纷纷四散而去。叫我该如何是好呢？”

曹操闻言露出一丝微笑，似乎认同他确实无能。

“这种小事，何难之有？你只需在四处城门安插哨卡，再派督军在城内巡查。若有士兵偷偷逃走，抓到便以军法处置，立即斩首。只要严加戒备，处理这些不费吹灰之力。”

“丞相所言极是，张某亦有此想法，只不过身为降军，我不便擅自调动原班兵马。还需丞相恩准才是。”

“你想得太过谨慎了。若你自己无法严正军纪，也会给我军带来麻烦的。你自去处理就是！”

张绣闻言，心中暗喜。曹操准他调兵，这正中他的下怀。但他表面不动声色，回到城中后，立刻召来贾诩，暗中相告。

贾诩点头道：“请将军将胡车儿唤来，我自会吩咐他如何行事。”

胡车儿乃是张绣军中第一猛将。他的须发赤红，面貌如鹫。此人乃是一个奇人，据称他可背负五百斤，一日飞驰七百里。

“胡车儿，我来问你！若你和曹操身边的典韦交手，有没有赢的把握？”

贾诩问道，而胡车儿闻言却十分惶恐，他摇了摇头。

“我在这世上谁都不怕，唯独这典韦，我却战他不过！”

“可是，若不先除掉典韦，则杀不了曹操。”

“不过我倒有个法子。那典韦生性好酒，我若想办法把他灌醉，再假意扶他回营，便能混入曹操的大营之中。”

“嗯，此计甚妙！我亦想到若是灌醉了典韦，便可趁机夺戟。若是他赤手空拳而战，想必你是可以战胜于他的。”

“若是这样，我自然能胜！”

胡车儿咧开大嘴笑了起来，露出满口大牙。

典韦总是站在曹操的帐外守护。他瞪大双眼，从不放松，仿佛庙门口的门神一样。

“啊！今日有些困乏。”

这一天闲来无事，典韦在帐外伸了个懒腰，看着翻飞的蝴蝶打个了哈欠。

“看来夏天快到了。”

他百般无聊，在原地来回踱步。手中拎的长戟在此次远征中尚未染血，他不免为之惋惜。

想当初，曹操在兖州起事，广募四方勇士。而典韦应檄而来，投靠在曹操的旗下。他在操练场上施展了一身怪力，被曹操评价为“宛如当代的恶来”。因此有人叫他典韦，也有人称他恶来。

不过，这样天生神力的恶来典韦，如今却整日像看门狗一样守卫，难免会懒散。

“哎！你往哪里走呢？”

典韦忽见有一名士兵跑过来，在走廊边上探头探脑的。于是他大声呵斥一声，以解无聊。

那个士兵吓得立刻跪拜下来，拿出一封书信，问道：“您就是典韦大人吗？”

“是我啊！什么事？”

“我是张绣将军派来送信给您的。”

“哦？张绣送信给我？他要干什么啊？”

典韦展信一看，是张绣给他的一份请柬。上面写着：为解将军寨中无聊，张某特备薄酒，请将军于明天傍晚来城中一聚。

“嗯！我倒是好久没有喝顿大酒了。”

典韦心中暗喜。他算着明天下午没有轮值，于是满口答应下来。他让士兵转告张绣，明日必然赴约。

到了第二天傍晚，典韦就进城赴约。他与张绣一直痛饮到二更时分，才告辞而去。当时他已经烂醉如泥，步履踉跄。

“张将军吩咐我务必将您送回去，请靠着我前行吧。”

上来一个士兵将他架起，动作显得十分亲密。

“哦？你不是昨日来送信之人嘛！”

“典韦将军今天喝得真是尽兴！”

“那是自然！我今天喝了整整一斗酒啊！哈哈哈！现在我满肚子都是酒！”

“那您还要再喝一些吗？”

“不行啦！今天喝得不少啦！不过我说，我也算个大个子的人了，你竟然也这么高，跟我差不多呢！”

“将军！您别这么紧紧勒住我的脖子啊！我都走不动路啦！”

“你这人怎么长得这么奇怪？胡子和头发都是红色的。”

“将军，您不要摸我的脸了。”

“你长得好像个鬼一样，真是太少见了。”

“将军，咱们到了，你的大帐就在那边。”

“哦？我们这么快就走到了？”

典韦在走近曹操大帐时，忍不住紧张了一下。不过距离他明日当值的时辰还有一段时间，于是他一钻进自己的帐内，倒头便睡。

“典将军，您小心着凉。那我走啦。”

典韦一躺下便鼾声大作，将他送回来的士兵使劲摇晃他的身体，但典韦毫无反应。

“哼！睡熟了就好办了！”

这位赤发红须的士兵退出帐外，典韦的大戟不知何时已在他手中。

今晚，曹操又与邹氏夫人共饮美酒取乐。

他忽然放下酒杯，侧耳倾听。

“哪里传来的马蹄声？”

曹操立刻派侍臣前去查看，侍臣不多时回来报告道：“是张绣的队伍，他们为防止有士兵逃走，正在巡逻。”

“哦。”

曹操闻言放心下来。

到了二更时分，只听得中军帐外响起嘈杂的喊声。

“出什么事了？快去看看！”

侍臣连忙前去打探，之后回来复命道：“好像是因为士兵不慎，火把将装运粮草的马车点燃了。大家正在灭火，很快就能扑灭。丞相不用担心。”

“哦，很快能扑灭是吧。”

过了不久，大帐的窗缝之中映出一道红色火光。曹操原本泰然自若，此时也难免吃惊。他连忙推开窗户，才发现大营之中早已燃起滚滚黑烟。呐喊声声，人影攒动。

“典韦！典韦在哪里？”

曹操立刻大声呼唤，可典韦却迟迟不来。

“大事不妙！”

曹操慌忙套上铠甲。

那厢帐中，典韦正在呼呼大睡，不省人事。直到滚滚黑烟将他呛醒，他才赶紧翻身起床。可为时已晚。

只见曹营之中四处火光冲天，他的耳畔又传来阵阵喊杀之声，以及战鼓雷鸣。典韦立刻明白，一定是张绣起兵背叛了曹操。

“糟糕！我的大戟怎么找不见了？”

典韦在帐中上下摸索半天，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自己的兵器。

因天气炎热，他刚才半裸而睡，如今情急之下哪有时间披盔戴甲，只得半裸着身体冲到帐外。

“典韦在那里！那就是恶来！”

一见典韦现身，敌军的步兵士兵立刻四散奔逃。

典韦一把抢过一柄腰刀，随意劈砍，冲入敌阵。

他仅凭一人一刀就夺回了一处寨门。但此时，却冲来一队手持长枪的骑兵，他们驱驰马匹，将步兵替下。

典韦毫不畏惧，他一共斩杀了二十多名敌军的步兵和骑兵。手上的刀被砍断了就去抢来一把枪，枪扎钝了就随手丢掉。后来他干脆两手各抓一个敌兵，打着转将他们扔向敌军，以作武器。

见典韦如此善战，敌军再也不敢靠近，而改为远远围着射箭。一时

之间，万箭齐发，齐齐瞄准半裸的典韦。

尽管如此，典韦依然如一尊门神一样，稳稳地屹立在寨门正中。过了好半天，敌军才探头探脑地走上前去，这才发现典韦身上早已插满箭矢，双目瞪天，气绝而亡了。

而在典韦奋力杀敌之时，曹操则暗道：“我命不当绝于今夜！”

于是他跨上战马，夺路而逃。

曹操一声不响地偷偷逃跑，敌我双方都无人发觉。唯有随身伺候的侄儿曹安民一人，赤脚跟在后面。

不多时，敌军就发现曹操逃跑了，于是立刻奋力追赶，不断在他身后放箭阻拦。

曹操的坐骑中了三箭，左肘也被箭射穿了。

徒步逃跑的曹安民没能逃过追兵。他被敌军抓获，最后被折磨致死。

曹操不断鞭打战马，冲到淯水河边之时，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当他奋力冲过河流，正要登岸之时，冷不防射来一箭，正中马眼。战马一声悲鸣，重重倒地。

此时天色漆黑，淯水也显得黑漆漆一片。若是在白天，就能看出河水早已被鲜血染得通红。

曹操如今浑身浴血，他的战马也倒在血泊之中，难以站立。

曹军已经四散奔逃，逃至淯水河边之时，几乎都被敌军追上，砍倒在河岸之上。

曹操只得抛下战马，一人挣扎着爬到岸边。

忽然，黑暗之中响起曹昂的声音：“父亲，是你吗？”

曹昂乃是曹操的长子。他被一群武将保护，历经磨难才逃到此处。

“请父亲上马！”

曹昂立刻将自己的战马让给曹操，自己则徒步而行。

“啊！我居然能在此处遇到你！真是天助我也！”

曹操一见儿子，大喜过望。他立刻跨上马背，飞驰而去。而曹昂在他身后徒步而奔，尚未跑出百步就被敌军乱箭射死。

曹昂在临死前还大声呼叫：“父亲！你不要管我！赶快逃走！只要你能保住性命，就能替儿子报仇雪恨。你快跑啊！”

曹操心痛不已，懊悔难当。他狠狠地用拳头捶打自己的头，哀号道：“曹某能有曹昂这样的儿子，是我做父亲的福气。可如今他却因我而死，让我何其烦恼！如今我远征在外，只顾怀抱美人，却怠慢了寨中事务，真是可恼啊！如今曹昂竟替我受死，都是我害了他！儿啊儿啊！请原谅你这无能的父亲吧！”

曹操奔回去，抱起曹昂的尸体放在鞍侧，彻夜奔逃。

几天之后，曹军之中逃散的残兵败将才得知曹操无事的消息。他们又慢慢集合起来，围绕在曹操身旁。

正在此时，又有兵士从青州而来，带来坏消息：“于禁谋反，将丞相在青州的兵马夺去。”

青州乃是曹操的股肱之臣夏侯惇的领地，于禁则是曹操手下的一员大将。

“于禁趁老夫落难之时，竟然图谋叛乱。是可忍，孰不可忍！”

曹操勃然大怒，立刻率兵征讨于禁。

于禁原本作为前军，负责攻打张绣的一翼。他早已布置好了阵地，此番听说曹操亲自率兵而来，并不慌张。他命令道：“深挖战壕，巩固防备！”

于禁的属下发现此举非比寻常，于是进谏道：“于将军，您为何不向曹丞相阐明事实？如今因那青州士卒进了谗言，才令丞相大怒，带兵

来袭。若您执意抵抗的话，不就真的如他所言，变成了叛军么？将军不妨立刻差人，对曹丞相禀明实情，如此可好？”

“不妥！此时哪有时间辩驳！”

于禁执意坚守，不肯变阵。

后来，张绣先率兵攻到于禁的阵地，但由于于禁准备充分，有条不紊，防备有力，最终击退了张绣。

战事暂时停歇之后，于禁登门拜访曹操，并当面禀明真实的情况。他解释道：“青州之军捏造事实，陷害于我。原本是他们趁乱打劫，于禁才前去征讨，结果被他们怀恨在心，这才来到丞相面前造谣生事。”

“既然如此，为何你不事先讲明，而要和我派去的军队对抗呢？”

曹操忍不住质问于禁，而于禁坦坦荡荡地回答道：

“若于某只顾撇清自己，保我一人的身家性命，则容易将心思放在此事之上，又何以抵御张绣之袭？于某认为，既然是自家营中之事，若有误解，之后解开也就罢了。”

于禁回答之时，曹操一直默默审视着他的脸。待于禁解释清楚后，曹操点头说道：“很好！我已听明白了。曹某之前曾对你有所怀疑，现在也统统打消了。”

说罢，曹操紧紧握住于禁的手，对他的言行夸赞不绝。

“你能做到公私分明，临危不乱，非常难得。尤其在我大兵压境之时，仍能抛开个人得失，不顾他人谣言诽谤，坚守阵地，击退敌军。这点更是难能可贵！毋庸置疑，你是一名真正的将帅之才！”

曹操为表彰其功，封于禁为益寿亭侯，并当场赐他一套金器，作为奖赏。

另外，曹操严惩了诽谤于禁的青州士兵，并训斥其主将夏侯惇督导不力之责。

曹操此次远征遭遇大败，险些丧命。但他恢复到三军统帅之位时，

立刻能重拾自信，赏罚分明，严整军纪，毫不手软。

待处理完论功行赏，因罪施罚之事后，曹操又架起祭坛，以告慰战死之士的英灵。

曹操在全军祭拜之前，登上香烟缭绕的祭坛。他举起三支香，眼含热泪地说道：“典韦！请受我曹某一拜！”

曹操在祭坛前闭目沉思良久，仍不忍离去。然后他转身面对三军将士，说道：“我曹某人此次远征痛失长子曹昂、爱侄曹安民。但我最为心痛的是失去了爱将典韦。他平日对我忠心耿耿，一直奋战，杀敌至死。每当我想起典韦已死，就难免伤怀啊。”

说话之间，曹操更是潸然泪下。

全军将士肃然而立，看到此情此景，也不禁为曹操的一片表白而深深打动。大家都觉得，若能为曹丞相奋战杀敌，真是死而无憾！将士们更加深刻体会到，平时要更加效忠丞相，为丞相分忧。

曹操此番战败而归，但是他却利用这个机会，重新收拢军心。他此举效果甚佳。这就是曹操的能力，他总能将情势扭转到对自己有利的局面，甚至在逆境中争取进步。

或许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当回顾曹操的人生时就会发现，每逢处于逆境之际，便是曹操进步之时。

曹操收兵回到许昌之后，徐州的吕布派人给他送来一名俘虏。

使者是老大人陈珪的儿子陈登，而俘虏则是袁术的属下韩胤。

“曹丞相，您想必已经知道，韩胤奉袁术的命令，前往徐州做媒。而吕布将军因受丞相之恩，被朝廷赐为平东将军，因此身怀感激之情。于是吕将军决定撕毁与袁家通婚的前约。而且，吕将军希望与您更加增进亲密往来，于是命在下将韩胤押来都城，以示诚意。”

陈登一通鼓舌，将自己的使命道出。

曹操闻言大悦，他立刻表示：“若曹某能与吕将军永结亲善，则于双方皆有利，更是我之大幸啊！”

他当即下令将韩胤斩首。刑吏立刻将韩胤拉到街上，将他斩首示众。

当晚，曹操在府中设宴，为使者陈登接风洗尘。

第十九章 陈家父子

曹操大排酒宴招待使者陈登。席间双方互相试探，彼此揣测。

陈登对曹操悄悄耳语道：“吕布的本性如豺狼一般，虽然他骁勇善战，但却不可重用。曹丞相听我此言，恐怕会怀疑我的居心。但在下此番前来担任使者，全因家父目前身在徐州城中为人质，我才不得已而为之。我虽身为吕布的属下，但对其人极其厌倦。”

“嗯！我对吕布亦有同感啊！”

曹操心中其实早有打算，他见陈登直言不讳，便也从实相告。

“正如先生所言，那吕布为人反复无常，不足以信之。既然我心中明知此事，与他交往之时就会多加留意。即使他性如豺狼，只要我多加提防，应该不至于有大碍。”

“丞相既然有此想法，陈某也就放心了。”

“曹某今日有幸与先生结为知己，请从今往后也能在暗中助我一臂之力。我久仰令尊陈大夫的大名，还请先生回去后代为问候。”

“陈某多谢丞相的抬爱。若丞相在日后想要采取什么非常手段之时，我们父子定将里应外合，以尽犬马之劳。”

“如此曹某就先行感谢了！老夫竟没想到今夜之宴，收获颇丰。万望先生莫忘今日之约。”

曹操与陈登共同举杯，彼此心领神会。

曹操后来上奏朝廷，封陈登为广陵太守，其父陈珪亦食禄两千石，以为养老之用。

而淮南袁术也很快得知，自己派去给吕布提亲的使臣韩胤，竟被斩首于许昌街头。

“吕布简直是岂有此理！”

袁术对吕布的做法异常恼怒。

“我派去提亲的使者竟被吕布交给曹操！简直毫无诚信！吕布毁坏婚约，更是辱我袁氏门庭！如此深仇大恨，袁某是可忍，孰不可忍！”

袁术当即动员二十余万大军，分成七路逼近徐州。

袁术的精兵十分了得，他们一路如秋风扫落叶般打败吕布的先锋队伍。其中的一股人马更是势如怒涛，一路直捣小沛。而在其他各处的战场之上，吕布的徐州兵马全线溃退。一时之间，残兵败将撤回徐州，挤满城下。

吕布未料到事态竟然如此迅速恶化，不由得惊慌失措。他连忙召集群臣商议。

“请各位爱卿畅所欲言！只要能解救徐州今日之危，吕某愿闻其详！”

陈宫立刻应道：“将军，您如今方能体会那陈珪父子的险恶居心了吧！您如此信任陈氏父子，命陈登出使许昌，面见曹操。但结果又是如何？他们父子只知一味谄媚朝廷，讨好曹操，为自己赚取高官厚禄！如今将军大难临头，完全归罪于此二人之上，可他们现在又身在何处？”

“正是！说得不错！”

座间有人鼓掌赞同陈宫的说法。

陈宫不禁激动起来，要求吕布严惩陈氏父子。

“将军，为今之计，只有将陈珪父子一并斩首，将二人的首级献给袁术。相信得此二人首级，袁术必定会息怒退兵的。此乃陈家父子的因

果报应，另外也是解救徐州的唯一办法。”

吕布听了陈宫之言，立刻派人捉拿陈珪父子，欲将其斩首献于袁术。

而陈珪被抓到他面前之时，却是哈哈大笑。

“老朽竟然未死于病榻之上，如今却被将军拿来杀头。我这残病之体，行将就木，一颗头颅还比不上一颗梅子。若将军想要犬子的首级，给你便罢了！只是老朽原不知这堂堂吕大将军竟然如此胆小怕事，你有何面目面对天子啊！哈哈哈！”

陈珪仰天大笑。

“你有什么可笑的？”吕布怒目瞪视陈珪父子，大声诘问，“你竟敢说我胆小！如此口出狂言，难道你有办法破敌不成？”

“老朽自然有办法！”陈珪一脸笃定地回答。

吕布立刻追问：“你若有办法就立刻讲来！若真乃良策，能解危急，我便饶你不死！”

“老朽确有一计，但不知将军肯不肯用啊！若不肯用，那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

“但讲无妨！”

“虽说袁术的淮南大军号称有二十余万之多，但那不过是些乌合之众。将军请想，袁术野心膨胀，急欲称帝，因此迅速扩张军容。请看那第六军的大将韩暹，不过就是陕西山中的绿林强盗而已！而第七军的杨奉，他原本是叛贼李傕的手下。他背叛了李傕之后又被曹操驱赶，走投无路才去投了袁术。”

“呃，此话有理！”

“吕将军既然知晓这些带兵大将的背景，又因何忌惮袁术？您不妨先与这些将领暗中相通，以利诱之，让他们成为我军的内应，以便从内部扰乱敌军的部署。同时应该立刻派人赴刘备之处请求增援。那刘备乃是温良高洁之士，纵使你们之间曾有龃龉，他如今也不至于对将军的困

境置之不理。”

陈珪巧舌如簧，能言善辩，将那吕布听得如痴如醉。最后吕布不服输地说道：“非也！我吕某怎会忌惮他们，只不过广纳谏言，与臣下议事而已。”

而陈氏父子原本性命不保，如今却被吕布委以重任。吕布派他们去煽动敌军，背叛袁术。于是二人被准回家。

“儿啊！我们父子好险才逃生啊！”

“父亲刚才一番大胆言论，儿子在旁听得也担惊受怕，真不知吕布听完会如何处置我们。”

“为父也只能放手一搏了！”

“不过，父亲是否真有良策？”

“没有，现在还没想到什么办法。”

“那该如何是好啊？”

“到时候我们再见风机行事吧！”

陈珪说着回到自己的房间，一时放松了下来，恢复为一个病恹恹的老人模样。

而袁术一边检阅三军，意欲征讨毁弃婚约的吕布，另一边他终于将自己的多年野心公之于世，自称即将登基为帝。

所谓怀璧其罪。孙策当初将那枚传国玉玺寄存于袁术之处，最终引得他贪欲大发。

“当初，汉高祖于泗上一名亭长发迹，创立了四百年汉室大业。如今汉代天数将至，再难治理天下。我袁氏一家经过四世三公，百姓归服，传至我这一代，更是众望所归。为顺应天命，我袁术今日登上九五之位。愿众位卿家能够尽心辅佐，忠于政事。”

袁术以皇帝自居，告谕群臣，建帝号为仲氏，设台省官府之制。他

出入乘龙凤之辇，赴南北之郊祭祀先祖。又立冯氏为后，后宫收纳数百名佳丽，尽着绫罗绸缎。立嫡子为东宫太子。自此以皇帝的礼仪典制生活起居。

很少会有臣子能在自大的暴君面前舍命规谏，但有一位名叫阎象的主簿之吏上谏道："自古以来，未有逆天道而行却荣而不衰者。古代的周朝，从后稷传到文王，建功积德，尚且只得部分天下，服事殷纣王。尽管袁氏一族历代繁盛，但也不及周代之盛。而如今汉室末代虽然衰微，却也未像纣王那样暴虐施恶。"

袁术闻言，大为不悦，不及他说完便厉色而骂："你说此话究竟为何意？"

"属下只是……"阎象一时害怕，颤抖得难以出声。

"简直一派胡言！你这种人冒充学者，其实只会卖弄小聪明！想那传国玉玺落于朕之手中，绝非偶然之举！朕如今登基乃是顺应天道，如若不然，则为逆天而行。你们这等坐而论道的学究，只会抱着故纸不懂得识时务。还不给我速速退下！"

从此之后，袁术为了禁止人们谈论他登基之事，下了命令，道："胆敢议论朕之帝业者，无论何人，当场处斩！"

之后，袁术继现行大军之后，又亲自率领两个军团进攻徐州。

出征前，袁术命兖州刺史金尚掌管兵粮，但金尚却对此有所怨言。袁术得知后，立刻派兵将金尚抓来，斩首祭旗。

先行的二十万大军见袁术亲自率军而来，不由得精神振奋。

"终于到了大决战的时刻了！"

这二十万大军被分为七股，从不同方向杀往徐州。他们沿路之上烧毁民房，践踏田地，掠夺财物。

第一路将军张勋，攻打徐州大路；第二路将军桥蕤，攻打小沛路；第三路将军陈纪，攻打沂都路；第四路将军雷薄，攻打琅琊；第五路将军陈兰，攻打碣石；第六路将军韩暹，攻打下邳；第七路将军杨奉，攻打浚山。

吕布见到如此庞大的阵势，不禁心中忌惮。他原本期待陈珪父子的“内应之计”可以奏效，但自从上次将他们放走后，这对父子却未在城里再露过面。

“他们卖的什么关子？”

吕布差人到陈家宅邸查看，才发现陈老大人正在家悠闲地养病晒太阳，丝毫没有赴敌营游说的动静。

吕布闻讯大发雷霆。他原本就性情暴躁，尤其如今袁术的大军兵临城下，他正焦躁不安之时，发现陈珪竟然偷懒，而未依前言去敌营策反各路将军，于是立刻派人去抓捕陈珪。

吕布心中打定主意，虽然上次被陈珪一通巧舌如簧诓骗了，这次无论如何都要砍掉他的脑袋。

他派的人立刻赶去陈家，而吕布一直咒骂不停，气哼哼地等着当面教训陈氏父子。

兵士赶到陈家时正值黄昏时分。陈家大门紧闭，全家围坐在桌旁吃饭，陈珪正坐在上首位置。

“咦？这是什么声音？”

他们在餐厅之中听到大门轰然倒地之声，房中都被震得摇晃起来，随着佣人们大呼小叫之声，大批捕吏和士兵闯进屋来。

陈珪父子被这伙儿士兵架起来就带走了。

吕布一看到他们，就怒视而立，骂道：“好你个老东西！居然敢诓骗于我！吕某今天一定要砍掉你的脑袋！”

说完，他大声喝令手下，立刻将这颗白发头颅砍下来示众！

陈珪见他如此暴躁，却仍然从容不迫。他只是摆了摆手，苦笑着说：“吕将军啊，你怎么这么没耐性。性子未免太急了。”

吕布闻言，更加怒发冲冠，他发了一大通脾气，把近日的紧张焦躁

都发泄而出，吼声震得房梁直颤。

“你脑袋都要落地了，还在这里讥笑我，难道你不怕死吗？”

“哦？是我的脑袋还是你的脑袋啊？不知道咱们两个谁的头颅先落地呢！”

“好啊！我现在就让你知道知道！”

吕布伸手握剑，而陈珪却仰天大笑：“看来您的命数将尽！吕将军是一代名将，却如此短视，简直难以救药！老朽莫非要眼睁睁看着你自斩其首不成？”

“一派胡言！”吕布闻言，心虚不已。

陈珪见自己的一番话引得吕布脸色大变，于是趁机继续鼓动唇舌：“老朽几天前就曾告诫将军，若将军对于良策置之不理的话，只等于纸上谈兵。今天您若砍掉老朽这颗人头，还有谁能实施良策，又有谁来为徐州解困呢？因此，将军拔剑不就相当于自绝性命吗？”

“少用你的花言巧语来蒙蔽于我了！你不过就想保住你的身家性命，逃回家来过你的安闲日子罢了！明明是你这只老狐狸不肯使用计谋，哪里还说我的不是！”

“老朽就说将军没有耐性，难道还错了不成！几天前我早已暗中联系，协调好了之后的安排。过不了几日，便会与率领第六路军的韩暹密会。此事早已安排妥当。”

“此话当真？”

“自然不假！”

“既然如此，为何大战在即，你却紧闭大门，悠然度日？”

“正所谓以静制动，将军不懂得吗？”

“哼！我看你是想诓骗于我，趁机逃跑吧。”

“哎！将军怎能如此揣测老朽的作为。如今我全家老小都在将军的

手中，难道我这行将就木之人会将他们抛下，自寻生路去吗？”

“因此，你将去密会韩暹，依约加以挑拨，以解徐州之困吗？”

“老朽本是此意，只是不知将军如何判断啊。”

“这个……我自然心有此意。但时间紧迫，你不能如此拖延时日。抓紧行事为好！”

“恐怕将军心中对老朽还有顾虑。不然这样，我将犬子陈登留在城中作为人质，一人前往就是。”

“你孤身探敌，恐怕不妥，还应带上随从才是。”

“随从自然是要带的，不过老朽比较挑剔。”

“你要带谁？尽管开口，部将也可以。”

“无需部将，只要有一头就够了。”

“一头什么？”

“请将军从牧场之中为我挑选一头母羊。听说韩暹的大营扎在下邳的山中，因此老朽准备一路吃些野果为食，再喝点羊奶，以补充力量。等我赶到下邳大营，自会设法游说韩暹。同时，请将军立刻派人拜访刘备求援，做好万全的准备，不能有差。”

于是当天之中，陈珪就牵着一头母羊，从南门飘然出城而去了。

第二十章 高大金冠

下邳位于徐州城东面方向山地。大将韩暹任袁术的第六军将军，把守此处通往徐州的道路。他将大营设在山中的啸松寺。只等袁术一声令下，发动进攻。

通往此处的道路全被第六军的将士们封锁，漫山遍野都设有军营。

而陈珪却毫不在意，而且一路畅行无阻。

他一路而行，悠闲地牵着一头白羊，稀疏的胡须迎风飘扬。

“那个老人家在做什么呢？”

看见他的士兵都觉得这就是个平常村夫，放羊而行，并不觉得有何危险，于是并不理会，任他通行。因此他一路走过关卡，士兵们仅是指指点点，却无人盘问。

“差不多快到下邳了吧。”

陈珪来到山边，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歇脚。此处没有山泉，他便挤些羊奶解渴。

此时正值盛夏时节。

漫山遍野蝉声聒噪。一路之上，尽是茂密的松林。陈珪很快就走到半山腰，树顶之上显现出啸松寺中宝塔的塔尖。

“老人家，您这是往哪里去？”

陈珪被哨兵在中军门外拦住，于是指了指身边的母羊说道：“老朽特来向韩将军献羊。”

“老人家，你是附近村里的百姓？”

“不是，老朽自徐州而来。”

“哦？你是从徐州来的？”

“正是！烦请通禀一声，就说徐州陈珪，携羊求见将军。”

哨兵听说来者是陈珪，不免惊愕不已。他们早就听说有一位叫陈珪的老者住在徐州，其子陈登乃是吕布的客将。而且这位陈老大人前不久还受曹操的举荐，被朝廷奉以二千石的厚禄。他们可没想到，这个牵羊的老爷子，竟然来头这么大。

韩暹听到哨兵的通禀后，尤为吃惊。他也早就闻听过陈珪的大名。于是韩暹亲自将陈珪迎入中军大帐，热情招待。

“区区薄礼，请将军笑纳。”

陈珪将白羊交给韩暹的侍从，开始随意闲聊，却绝口不谈自己的来意。

不知不觉天色已晚。

陈珪望着窗外说道：“今夜月色皎洁，而室内闷热。老朽想请韩将军移坐松树之下，畅聊一番，如何？”

于是两人将闲杂人等支开，移坐在松下密谈。在那里，只有清风明月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陈大人，您身为吕布的客将，为何在此时只身来访呢？”

韩暹忍不住发问。而陈珪则正色说道：“将军此言差矣！我怎是吕布的家臣！老朽乃是朝廷命官，虽目前暂居徐州，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又岂能背叛朝廷！”

接下来，陈珪话锋一转，滔滔不绝地针砭当今时局。他评论天下英

雄，指点风云变幻，大开大合，颇有雄略。说到最后，他忍不住摇头叹道：“韩将军如此英雄豪杰，老朽实在为您惋惜啊！”

“陈大人，您何出此言？韩某请大人明示。”

“既然如此，老朽不妨以实告知。此番老朽拜访将军，正为此事而来。想当初，当今天子自长安还幸洛阳之际，将军从始至终，尽心护驾。人人皆知韩将军忠诚勤勉、品德高洁，乃是一名国士。但如今，将军却被伪帝袁术驱驰，背负不忠不义的骂名。老朽以为，袁术的伪帝之运难以持久，而将军必将在有生之年见证他的灭亡。难道将军愿为短短几年的衣食俸禄，而断送一世的英名吗？若将军执迷不悟，又岂止老朽一人为您惋惜啊！”

陈珪随后取出吕布的书简，请韩暹过目。

“老朽此言，并非一人之辞。吕布亦有同感，请将军速速过目。”

韩暹一直默不作声，洗耳恭听陈珪的言论。待他仔细阅读吕布的书简后，才开口吐露心迹。

“不瞒陈大人，韩某对袁术称帝的所作所为，早已心生厌恶。我本欲尽早回归汉室，只是苦于没有门路。”

陈珪闻言，知道韩暹已上钩，不由得心中暗喜。他笑道：“老朽听闻第七军的杨奉和将军交情很深，不知能否请杨将军一同筹划大事？”

“一同筹划大事？”

韩暹压低了声音，呼吸急促起来。此时此刻，他的内心正在挣扎，这是决定他一生命运沉浮的关键时刻。

陈珪也低声说道：“不如这样，在袁术大军总攻徐州之日，你和杨奉可从大军后方纵火，而吕布会率领精兵从正面出击。两军前后夹攻，里应外合，不消半日便可取得袁术的首级。”

“也罢！我韩暹誓将效忠朝廷，摘下袁术的人头！”

韩暹对月起誓。此时，月朗星稀，露水在松树的枝头点点闪烁。不知何人正在吹笙，曲声悠扬。士兵们因酷暑难当而辗转反侧。

夏夜短暂，不久天就亮了。

陈珪不知何时归去，天亮之时已经不见踪迹。

而没过几天，又是一个酷暑难当的大晴天。袁术派出飞骑，向四面八方发出了总攻的命令。

七路大军接到命令后，一起行动。

这日乌云压城，远处传来雷鸣的隆隆之音。

各路大军从四面八方逼近徐州城。

不久天昏地暗，只有偶尔的闪电劈过天际，能陡然照亮城墙的一角。这时，大颗的雨珠噼里啪啦地倾泻下来，炸雷之声不绝于耳。在此风雨狂飙的时分，袁术的大军终于发动了总攻。

七路大军早已将徐州城团团围住，战士们呐喊滔天，从各个方向冲击城墙。而吕布早已严阵以待。

瓢泼大雨，洗刷着这片被鲜血染红的大地。

这场混战一直打到入夜时分。正在这时，七军忽然阵形大乱。之后流言四起，士兵们竟然开始自相残杀。一时之间七军将士无所适从，只得各自保命，四散奔逃。七军的战线也全面崩溃了。

“有人叛敌！”

实际情况直到第二天早上方才揭晓。原来第一军的张勋，被第七军的杨奉和第六军的韩暹在后方纵火，并加以攻击。

“将士们！随我冲啊！”

吕布闻讯，知道反间计奏效了，他立刻率兵出城。将固守在军中央的纪灵、雷薄、陈纪三路军队逐一瓦解，直捣大本营而去。

杨奉和韩暹也在左右夹击，予以协助。吕布一路势如破竹地正面冲击。袁术的二十万军队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溃不成军。

吕布如入无人之境一般策马飞奔。他四处搜寻袁术的身影。正在此时，前面峡谷中突然驶出一彪人马。他们分成两队，挡住了吕布的去路。

“匹夫吕布！你自来寻死不成？”

“啊！”

吕布大惊，勒马抬头。只见袁术正端坐在黄罗伞下。他的身边遍插日月龙凤旗，左右簇拥着手持金瓜银斧的侍卫。这位伪帝袁术，正身披金铠金甲，傲然地俯视着他。

正如地上虎遇见云间龙。吕布仰头，对着山上的袁术骂道：“老匹夫袁术休走！待我到你面前，再来说话！”

吕布打马便冲，将敌人的中军冲散，立刻来到了山腰之上。

“吕布冲上来了！”

“护驾！不得让他靠近！”

这时，袁术的人马更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山上飞奔而下，他们高喊着：“杀死吕布！”

“不能放走他！”

袁术一声令下，万千将士蜂拥而上。他本人则得意地在山上督战，指挥将士们加紧包围。

宛如山上的巨石滚落下来一般，吕布被团团围住，密不透风。

“就算吕布是头猛虎，也架不住车轮大战。今天我定要取下吕布的首级！”

正在这时，突然从山谷一侧出现一支队伍，正是昨晚叛敌的韩暹和杨奉。他们两路合一，抄近路赶来增援，从侧面冲击袁术的队伍。

——功亏一篑！

袁术欲打败吕布的计划，转瞬间成了一场空。

援军加入之后，形势随即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原本袁术军队已形成合围之势，就要将吕布拿下，如今却被吕布和援军追杀，只得抱头逃窜。袁术带着残兵败将翻山越岭，又狂奔了二里多地，才得以逃脱。

但谁知祸不单行！

袁术在落败路上，忽见对面飘来一片云雾。走近一看，竟然是一队人马踏出的尘埃马烟。他尚未分辨来者是敌是友之时，只见对面纵出一匹墨色如漆的骏马。马上坐着一名红脸将军，他倒提一把八十二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挡住了袁术的去路。

“我乃豫州太守刘备的义弟，名叫关羽，字云长是也！如今奉大哥刘备之命，特来驰援吕布。对面可是伪帝袁术？大胆叛贼，背天而行，今日关某就要替天行道，将你送上西天！”

袁术闻言，胆战心惊，夺路而逃，一众护卫连忙在身后保护。

关羽哪肯放他而逃，他一路追赶，将袁术殿后的侍卫尽数砍杀。待他逼近袁术身后之时，高举青龙偃月刀，奋力劈砍。

“袁术！纳命来！”

关羽举刀便砍，袁术立刻缩头趴在马背之上，因此大刀只劈落几缕马鬃，将将擦着他的头皮而过。这一刀没能砍掉袁术的头颅，却削掉了他的头盔。袁术称帝后一直戴在头上的皇帝金冠，被关二爷砍落下来，飞到空中。

袁术狼狈而逃，勉强保命。他又命纪灵殿后，一路大败而归至淮南。

而吕布趁机全歼了袁术的残兵败将，奏凯而还，回到徐州。他立刻召开了盛大的庆功宴，犒劳三军。

“此战大捷，实属不易，一方面陈珪父子献计有功，另一方面韩暹和杨奉，里应外合，也建奇功。另外，豫州刘备不计前嫌，雪中送炭，命二弟关羽前来相助。此外，徐州将士团结一心，舍命奋战。我吕某无以为报，仅以薄酒表示谢意。”

众人闻言，无不鼓掌欢庆。席间大家开怀畅饮，共庆胜利。

庆功宴之后，吕布对有功之人论功行赏。

第二天，关羽便告辞吕布，率军返回豫州。

从此之后，吕布对陈珪父子更是信任有加，凡事均与他们商量。有一天，他向陈珪问计：“我有意从韩暹和杨奉之中，遴选一人留在身边。请问您有何看法？”

陈珪答道：“如今将军帐下人才济济，又何须再加新将。而且，若放新鸡入笼，则必然引起整个鸡群的暴躁相斗。将军不如将此二人派往山东，去稳固山东地盘，这一两年间必会颇有成效。”

“此话有理！”

吕布点头认同。

于是韩暹被派去驻守沂都，杨奉则去琅琊。两人领命赴任。

陈珪之子陈登闻讯后，有不同意见，于是私下与父亲商议：“儿子对父亲的计划难以苟同。依儿子之见，若此二人留在徐州城中，必会在我们举事之时，成为帮手。”

陈珪忙劝儿子打消这个想法。他低声解释道：“若想要帮手，则需彼此信任。而韩杨二人，因其身为降将，心中自卑。时日久了，此二人必定会疏远我们，而去阿谀吕布。待二人成为吕布的走狗，岂不是让吕布如虎添翼。到时反而会成为我们诛杀吕布的障碍。”

从此之后，陈珪抱病，闭门不出。即使吕布派人相邀，即便是大事，陈珪也会婉言拒绝。

梧桐树叶开始飘落之时，炎夏渐远，秋日渐近。

淮南一代的江水澄澈，秋色宜人。万里无云的晴空之下，红蜻蜓上下翻飞。

而伪帝袁术却对美景视而不见，整日惆怅。

“可恼啊！吕布！他竟敢叛朕！”

他每当想起前不久受到的奇耻大辱，就气愤满怀，恨不得咬碎钢牙。

这时，他突然想起了孙策。

孙策已经占据了长江沿岸以南的大片沃土，人称江东小霸王。东吴孙策如今早已成为一股劲旅，势力庞大。袁术心想，他曾经收容少年孙策，视如己出，因此若自己提出要求，孙策想必不会拒绝。于是他立刻修书一封，派使者去东吴游说孙策共同讨伐吕布。

“想当初你在朕的门庭之下，受到庇护，如今朕见你有所成功，颇感欣慰。你与朕之间，情谊深重，又岂能忘乎？听说东吴在你之治下，繁荣昌盛，文武大将，人才济济。若你能助朕讨伐吕布，分割其财产土地，定能增添吴国之势。不知你意下如何？朕皆是为你着想，尽快回复为盼。”

袁术之使乘船渡江，来到东吴拜会孙策，并当面递交了袁术的信函。

孙策阅信后，随即写下回信。他交代信使道：“请将此信带回，回复尽在信中。”

于是信使领命而回。

袁术收到回信后，立刻展开阅读。只见信中写道：

“老匹夫！你将我寄存的玉玺私自存下，拒绝归还。如今又僭称帝号，背反汉室，乃是大逆不道之罪！我必将兴兵问罪，又怎会助你讨敌？等我起兵之时，必是你命绝之日！”

“好啊！孙策这个小混蛋，他竟敢如此羞辱于朕！真是气煞我也！”

袁术一怒之下，将信函撕得粉碎。他当即下令出兵，幸亏群臣苦苦相劝，才暂且按下怒气，日后再算账。

第二十一章 仲秋风雨天

“不知道袁术看了我的信，会做如何反应呢？”

孙策将淮南的信使打发走后，暗自思量。

“袁术有可能勃然大怒，然后率兵渡江而来，攻打东吴。”

孙策思虑至此，便开始着手调兵遣将。他在长江沿岸布置战船，严阵以待，以备袁术来袭。

正在这时，曹操自许昌派来使者，使者带来了天子的旨意，封孙策为会稽太守。

孙策接受了天子的册封，同时使者又告知了曹操的要求，同时也是朝廷的命令：“特命会稽太守孙策，立刻出兵淮南，诛伐伪帝袁术！”

孙策自然不敢违命。他深知这传国玉玺落入袁术之手，他也要负一定责任。

“下官谨遵圣命。”

许昌使者很快就回朝复命。而东吴长史张昭则及时进谏：“主公，此番圣旨传来，我们接得不妙啊。想那淮南之地，土地丰饶，袁氏一族家世显赫。虽然袁术在与吕布之战中落败而逃，但他的势力也不容小觑。与之相比，东吴成立不久，锐气有余而财力军备不足。与之抗衡，难有胜算。”

“莫非你欲进谏，阻我出兵不成？”

“非也！主公既已领旨，自然不得反悔，否则朝廷会认为我们怀有异心。”

“那依你之见，我该如何是好？”

“依属下看来，主公不妨立刻致信曹操，告知东吴愿意出兵渡江，攻击袁术的侧翼，希望许都派来大军攻击其正面。这样一来，我们的压力就小了。让那曹军去负责主要战场，我们只需作为援军增援即可。”

“此计甚好！”

“主公此次出兵，乃是出于援助曹操的立场。因此，若是将来东吴有难，也可开口向曹操求援，到时他也难以拒绝。”

“先生妙计！孙某感激不尽。既然如此，我依计而行就是。”

孙策立刻修书一封，派人急送至许昌的曹丞相府。

今年秋天，丞相府里人人忧心忡忡。

“丞相近来性情大变，竟有些痴愚之态。”

曹操近来忧愁甚多，不免每日发呆，少言寡语。

他于春天率远征军征讨张绣，最后惨败而归。可能那次大败动摇了他的自信心，抑或是他生性多愁善感，难以忘怀芙蓉帐中的美人明眸，以及晚春之夜的胡笳奏鸣。这个秋天，他仿佛觉得秋意异常萧索，他的身影也无比落寞。

“不会的，丞相不是那种自寻烦恼的人。”

相府中有人常常看见曹操前往祠堂祭拜，因此出言辩解，打消了他人的臆测。

这所祠堂是为恶来典韦特意兴建的。典韦战死于征讨张绣之战中，而曹操返京之后，立刻为他专门设立祠堂，又提拔其子典满为中郎。可以看出，曹操对典韦之死十分遗憾惋惜。

这时，东吴孙策的急信送到。曹操毫无异议，立刻回信允准，并于

当日整备三十万王师作为中军。曹操的性情中，有多愁善感的一面，也有果敢决绝的一面。在指挥三军，统领兵马之时，当断则断，十分威武。

三十万王师大军离开许昌，向淮南挺进。

时为建安二年秋九月，许昌当晚，月朗星稀，秋色宜人。

此番南征的王师虽号称三十万之众，实际上只有十万步兵、四万骑兵和千余辆辎重车队。

在离开许昌前，曹操对豫州刘备和徐州吕布分别发文，邀请一同参战。文中写道："秋天将至，吾将南下淮水，征讨袁术，望与众位将军途中会合。"

刘备接到檄文后，立刻率关羽和张飞带领精锐部队，在豫州边境等待曹操。曹操一见到刘备，立刻喜笑颜开。

"刘公果然是遵信守义之人！今日得蒙相助，曹某十分欣慰。"

两军会于一处，军旗交相掩映。趁将士们稍作调整的工夫，曹操和刘备坐下来共议战略。

刘备回头示意关羽，让他将某样物品拿来。

关羽立刻出去，不多时便手捧两颗人头回来。

曹操惊道："此乃何人之首级？"

刘备答道："一个是韩暹，一个是杨奉。"

"哦？这两个人是不是在战时背叛袁术，投奔吕布的韩暹和杨奉？后来听说吕布将他们派到地方镇守。刘公怎么会得此二人的首级？"

刘备答道："正如丞相所言，此二人被吕布分别派往沂都、琅琊两地驻守。但他们横征暴敛，设置各种苛捐杂税，老百姓苦不堪言。他们还纵容部下奸淫掳掠，作恶多端。我不忍见百姓受苦，决定为朝廷匡正吏道。于是命关羽和张飞以酒宴相诱，于席间诛杀了两贼。"

“原来如此！”

“刘某在此恭迎丞相大军，并请丞相降我独断杀人之罪，我等甘愿受罚。”

“刘公何出此言？你们诛杀此二人乃是肃正吏道，为民除害，乃是有功之臣，又何罪之有。”

“承蒙丞相大度，宽恕我等之罪。”

“那是当然。日后我也自会替你向吕布解释，请刘公安心就好。”

一连几日，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只有中午时分比较炎热。

但在南下行军途中，却有一麻烦。由于今年徐州以南的淮水流域普降大雨，导致河水泛滥。而堤坝也难堪重负，崩溃决堤。在淮南平原上形成了许多大小湖沼。南征队伍的人马和载负辎重的车辆，在泥泞中裹足不前，辛苦跋涉。

“丞相一路前来，路途辛苦！”

大军一路艰辛，终于抵达徐州地界。吕布也在边境上相迎。

曹操一见吕布，立刻恭喜他先前的战果。

“听闻吕将军打败袁术大军，曹某不胜佩服啊！”

几人寒暄礼毕，暂将大军驻于城外。吕布则在驿馆之中安排了盛大酒宴，欢迎王师南下。刘备也受邀参加，一时之间，讨伐袁术的气势更为壮大。

曹操处事圆滑，首先给吕布戴上高帽。

“此番南征，需要仰仗吕将军威武之势。曹某已经奏请朝廷，封赏你为左将军。待凯旋之时，必将赐予印绶。”

吕布最喜此等封官加爵之事，闻听曹操此言，更是大喜过望，便立刻表示：“吕某愿为丞相尽犬马之劳！”

于是，曹操、刘备和吕布的三支队伍合为一体，阵容庞大，一同南行。

这支队伍以曹操为中军，刘备为右军，吕布则为左军。

而面对曹、刘、吕这三支军队组成的讨伐大军，那位身处淮南的伪帝袁术，又将如何应对呢？

“糟糕！有敌军来袭！”

淮南边界之上，哨兵见此阵势，立刻放出狼烟。

哨所之中更是派出数次飞骑，向寿春急报而去。

“什么？曹操、刘备和吕布已经结盟，率领大军前来征讨？”

袁术得到急报后，惊得险些晕厥在地。

“速召桥蕤进宫！”

袁术立刻下令召见大将桥蕤，命他作为先锋，前去抵抗。又紧急召开重大军事会议，商议对策。

下一封急报随即而至：“敌军已经突破边境线，不日即将抵达寿春城。”

袁术闻讯终于下定决心，亲自率领五万骑兵前去驱敌，但行军途中又传来消息。

“我军的先锋遭遇大败！”

没过多久，前线又传来噩耗。

“我军的先锋大将桥蕤，遭遇敌军先锋夏侯惇。两人交战之时，被对方挑于马下，当场刺死。”

除此之外，还有数骑急报传来，皆是一个又一个坏消息。袁术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将士们的士气也有所动摇。

有士兵小声议论道："你们看呐！前方的尘土飞扬，莫不是敌军已经杀过来了吧？"

将士们闻讯，不禁骚动不安。见士气如此涣散，袁术立刻下令"不准后退"，却仍无法提高士气。既然军队难以进攻，袁术也只得率兵逃回寿春城。

他下令紧闭八个城门，打算以守为攻。

袁术别无他法，只得困守城池，与敌军展开长期作战的准备。他鼓舞手下将士们："敌军皆是远征而来，早已疲惫不堪了。我们只要坚守城门，就能保卫寿春城！"

就在这时，敌军已经兵临城下。

吕布率军从东翼而来，刘备则带兵从西翼而来。曹操的中军则越过城北的高山，扎在寿春城外不远处，俯视淮南。

寿春城中，人人惊慌失措。诸位大将只知道每日开会，议论敌情，却无人有好的计谋破敌。而且正在这时，从西南方面又传来一则急报，给早已动荡不安的局势雪上加霜。

"东吴孙策已经整备战船，正在大举渡江，与曹军呼应，一起攻城。"

袁术得到西南方面的急报之后，如闻晴天霹雳一般，大惊失色："怎么？孙策竟然也在此时攻我？"

他忽然忆起不久前，孙策写来的那封言辞无礼的回信，不禁气得浑身发抖："孙策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竟然在此时加害于我！"

但如今，无论袁术如何咒骂于他，都已经毫无意义了。

袁术已经山穷水尽了。他日日听到城外曹军震耳欲聋的呐喊之声，又想到来自东吴的数百艘兵船在身后威胁。袁术早已吓得胆战心惊，夜夜难以成眠。

袁术早已心灰意冷，白天和手下将领开会商议之时，只觉得众人聒噪。在今天会上，长史杨弘建议道："陛下，臣以为如今已无计可施，

我们也无法再死守寿春城，否则只会自取灭亡。陛下不若率领御林军，横渡淮水，暂时移居别处避难。然后等待时机，以谋后计。”

第二十二章 饥饿与餍足

——暂时舍弃寿春城，移师他处。

杨弘所提出的建议未免过于悲观，只是暂时的保命之法。但是，从袁术到在座的诸位将官却无人反对，更无人开口评价此计太过消极。

究其根本，众人都三缄其口是因为，目前寿春城中正面临一个大问题。

这一年中，寿春地区水患频发，五谷难熟，瘟疫横行。目前连军粮都难以筹措，而敌人大兵压境，因此军心不稳，士气低落。想与敌人硬碰硬的打仗，恐难有胜算。

若依杨弘的建议，暂时将大军主力军队转移到未受水患的地区，就可以保存实力。一来，军粮供给的问题能得到解决；二来，可以避开敌军高涨的锐气。另外，敌人的大军远征而来，在野外度过寒冬将成为一道艰难的关卡。待到敌军疲惫不堪之时，淮南军再发动奇袭战可能会有奇效。

“也许这才是万全之策吧。”

沉默良久之后，众将官也都点头表示同意。

袁术最后也痛下决心，说道：“如此说来，便依此法办理吧。”

于是，袁术不再坐而枯守孤城，而是立刻开始筹备移师。他命李丰、陈纪、梁刚几员大将率领十万兵力留守寿春。

另外整备了二十四万主力兵马保护袁术及其家族成员一同出城。袁

术又命人将城中所有库藏的金银珍宝、军需物资，以及各类重要的文书官册，都装车运出。所有的这些物资都被装上货船，顺着淮水而下运往安全之地。

袁术和他的随从重臣迫不及待地渡过淮水，远远地避难去了。寿春城现在剩下一个空壳，曹操大军即使杀来，也只有空对浩浩江水叹息的份。

就在袁术率军逃离后不久，曹操的三十万大军赶到寿春城下。而他们也面临着难以预料的艰难。

大军一路前行，就发现越是接近寿春，水患的灾害就越是严重。整体的状况之糟，完全超出了曹操的想象。

目前还不能判断寿春城内的情况，但就曹操极目所见，城外数百里之所在，处处都是洪水泛滥后的惨淡景象。农田尽被冲毁，变成一片片的泥沼；原本的大道小路也都泥泞不堪，军队通行十分艰难；当地的老百姓自家也无粮可吃，只能啃食树皮草叶，才能勉强维生。

出发之前，他们认为沿路会缴获敌人的粮草，并未料到会面临如此艰苦的情形，因此军需所带不足。辎重队伍中也并未携带足够的军粮，而是装载了大量的武器。如今却又烦恼不已。

“如此军粮匮乏之际，要想供给三十万大军吃饱饭，该如何是好？”

他们从许昌出发时携带的粮草几乎消耗殆尽，曹操也是头疼不已。

“粮草不足，该如何是好！”

负责军粮供给的总管王垢看到附近的水灾惨状后，不禁茫然无措。

现在所剩的粮草还可以勉强对付八九天，可再过半个月，若还是这种情形可就麻烦了。

如今大军已在城外驻守了近一个月，曹军马上就要面临着断粮的危险。

“不可再等！我军势必一举攻陷寿春城！”

曹操虽然下令紧急攻城，但是战事胶着，而且水灾对进攻部队带来很大阻碍。曹军将士深陷在泥水之中，难以展开快速战斗；另外寿春城的守城将士负隅顽抗，想急攻下城池简直难于登天。

因此，曹操百般无奈之下，连忙给东吴孙策修书一封，差人急送江东。信中写道：

在如此秋高时节，淮南此地却遭水患。如今我军人马皆食不果腹，疲惫不已。还望东吴可以援助军粮，以船只迅速运来。目前这十万斛粮米，更胜过百万骑雄师。

孙策此时不在江东。他与曹操早有前约，双方在军事和经济方面互相协助。因此，孙策早已率军渡过长江，正在奔赴寿春的途中。这时，他获知了曹操缺粮，向他求援的消息。

孙策见信后立即发布命令：“立刻组织粮草，派兵船送往淮南！”

但是，江南距离淮南路途遥远，中间还横亘长江，运输粮草之时需要大批士兵护送。

因此，待粮草运抵曹营，仍需一定时间。而在此期间，曹营中的军粮已经难以为继，负责军粮的总管王垢连忙求见曹操，颤声说道：“丞相！属下有要事禀告！”

“何事慌张？王垢、任峻，为何你们两人如此憔悴，出了什么事？”

任峻专门执掌仓库管理，他与王垢一起面见丞相。他说道：“启禀丞相，如今咱们的仓中粮草所剩无几，只够勉强撑几日而已。”

“哦，那又如何？”曹操摆出一副不关己事的样子，明知故问道，“军粮不足，你们找我又有何用？我一不管储粮，二不管运粮。谁负责就找谁去处理！”

“这个……”

“如果你们不能胜任此事，不如辞职吧！竟然连这种芝麻大的小事都来找我解决，我还留你二人有何用！”

“属下无能！”

“你们怎么就不知道多动动脑子，若是将分配军粮的量斗，从今天开始改用小斗，问题不就解决了！”

“若是量斗由大改小，咱们倒是还能多坚持些时日。”

“这不就得了嘛！”

“属下遵命！”

任峻和王垢二人只得无奈退下，他们从当晚开始，就改用小斗计量军粮的分配。

原本每个士兵每天可以分配到五合粮米，而王垢改用小斗计量之后，每合的粮食中又要少一半左右的分量。而且如今分配的粮米中掺杂着大量的粟黍和草根等杂物，士兵们原本就吃不饱，如今更是难以果腹。

“不知道现在士兵们的反应如何？”

曹操偷偷跑到兵营之中，窃听基层兵士的议论。而他所听到的都是高声咒骂之辞。

“丞相居然克扣我们的军粮，实在太过分了！”

“当初曹丞相带我们出征时，可不是这么说的！”

“咱们连肚子都吃不饱，还打什么仗啊？”

曹操一听之下，发现士兵们将怨气都发在自己身上，他这三军统领一时成了众矢之的。于是他立刻叫来了王垢，对他说道：“你听说了吗？如今将士们都怨声载道。”

“属下听到了。无论如何都得把士兵们的这股怨气压下去。”

“你有什么主意吗？”

“属下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法子。”

“嗯，那曹某倒想向你借一个东西，可以用之服众。”

“属下惶恐，丞相想要何物？”

“王垢啊，把你的人头借老夫一用吧。”

“我的人头？”

“正是！现在能够压住士兵们非议的，唯有你的一颗人头。如若不然，士兵们整日饥寒交迫，就会发起暴乱，到时候则难以收拾。所以我要用你一颗人头，换三十万大军的平稳。这件事是老夫对你不住，所以待你死之后，曹某自会安排好你的妻儿老小，你就放心去吧！”

“这怎么使得？丞相，饶命啊！”

王垢闻言，吓得涕泪横流，但曹操毫不理会，他对身旁侍从使了个眼色。随侍立刻上前，挥刀将王垢的头颅砍下。

“把王垢的人头挂出去示众！”

曹操随即下令。

于是，王垢的头颅被高挂在长竿上示众，旁边还贴出了告示：

粮官王垢盗窃军粮。他以小斗计量，中饱私囊，其罪状昭然。如今依照军法，处以斩首！

“原来是王垢克扣军粮，而非曹丞相的命令。他简直太可恶了！”

士兵们纷纷指责王垢，而先前对曹操的怨气早就一扫而光。趁此士气大振的转机，曹操立刻传下了总攻的命令：“从今天开始，三天之内务必攻下寿春城！若有违令懈怠者，立刻处斩！临阵脱逃者，斩立决！”

当晚，曹操就一马当先冲到护城河边，加紧督战：“立刻填满壕沟，堆草焚烧寿春城门箭楼！”

城内守兵见曹兵来袭不敢怠慢，他们从城头不断投下滚木大石，又派人不断放箭，形成箭雨。

曹军死伤惨重，有的被滚木大石砸中而亡，也有的被乱箭射中身

亡。一时间，壕沟几乎被死亡将士的尸体填平。士兵们见势心怀胆怯，畏缩不前，而曹操又见到有两员副将居然也混在士兵之中，不敢上前。

“懦夫！”

曹操高声叱道，立刻砍下两人的首级，扔进壕沟。

他又大声命令：“哪个再敢畏缩不前，就先斩哪个！否则此战难以取胜！”

曹操自己也跳下马来，亲自动手，与士兵们一道运土投草，一步步逼近城墙。

士兵们看到曹操身为丞相，却事必躬亲，表现得如此奋不顾身，大家都备受鼓舞，士气大振。士兵们争先恐后地越过壕沟，攀上城楼，翻入城中，奋力拼杀。他们将城门的巨锁砍断，从里面打开城门，放外面的军队突入城中。

城门一开，曹军蜂拥而入，宛如大坝决堤一般。曹军冲到城中后，就展开了血腥的肉搏战。寿春守将李丰率领士兵负隅顽抗，但几乎遭到全歼。城中新建的皇宫、禁门朱楼、殿堂馆阁等建筑都被曹军点起大火，付之一炬。一夜之间，寿春城被烧成一片火海，远远望去宛如一朵盛放的红莲花。

大获全胜之后，曹操勉励众将士：“此刻并非庆功之时，我们要立刻动身，准备船只渡河。沿路追赶袁术，以绝后患！”

这厢，曹操正忙于追击袁术，突然从许昌传来急报：

张绣与荆州刘表勾结，他们意欲直捣许昌。王都有难！

曹操闻讯不禁紧皱眉头：“张绣倒不值得一提，不过若连荆州刘表都参与进来，恐怕就不好办了。”

曹操迫不得已，只得放弃追赶袁术，班师回朝。

返回许昌之后，曹操派快马给东吴孙策送去一封书信：“请君务必以兵船布阵，佯作横渡长江之势，以此恫吓上游的荆州刘表，令其不敢造次。”

曹操又对吕布和刘备说道："你我三人，旧情重温。曹某唯愿二公可以精诚合作，守住徐州和小沛。未来时日很长，在并肩作战之中，恳请二位能够更加紧密合作，重新结为同盟。"

曹操作为见证，请刘备和吕布共饮美酒，以示结盟。之后他又对刘备说道："既然吕布不会反对，请刘公不如离开豫州，继续回到小沛可好？"

刘备谢过曹操的好意。而在他告辞之前，曹操趁吕布不在身旁，在刘备耳边低声叮咛："刘公此番驻守小沛，意在猎虎。如今陈珪、陈登父子正在设计，安排陷阱。望君可以与陈氏父子携手，共同筹划，精心准备。"

曹操将一应事宜都安排妥当，这才率军返回许昌。

在他出征期间，有段煨、伍习两人率领义军起义。他们不仅战胜了李傕和郭汜，还将此二贼的首级献于朝廷。

李傕和郭汜乃是长安大乱的罪魁祸首，因此文武百官闻讯，无不大喜过望。于是朝廷重臣联名上奏皇帝，恩赏段煨、伍习两人，封官加爵，命他们二人镇守长安。

"咱们终于能过上太平日子了！"

许昌城中，人人拍手称快！无论是朝堂之上还是百姓家中，都准备了丰盛的酒食，隆重庆贺。李傕和郭汜两贼的首级被悬于许昌街头，一连示众七天。曹操此时也率领三十万人马抵达许昌，恰逢此时的盛会，于是他也与民同乐，共同庆祝。一时之间，许昌处处都洋溢着欢庆吉祥的气氛。

第二十三章 望梅止渴

建安三年[(3)]的元旦。

曹操业已四十几岁了，他不仅威严有加，而且气质高贵，一副意气风发的派头。闲暇之时，曹操常常独自一人，在春兰之室中看书作诗。他还时不时与绕膝子弟享受天伦之乐，俨然一副慈父的模样。曹操如今已经万事俱备，他身为丞相，功成名就。看到他这副悠闲的做派，人们不禁疑惑，是否曹操早已忘记弓马剑枪的沙场厮杀？

正月之中，曹操进宫觐见皇上，在拜贺新年之后，他笃定地说道：“臣打算于今年继续西征之业。”

袁术占领的淮南之地，经过曹军整整一年的征讨，损失惨重，只得暂保安定。

而张绣则仍在西面，盘桓于南阳（今河南省，南阳）至荆州一带蠢蠢欲动。

曹操于这年的初夏四月，下令西征。大军整然有序，出发前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讨伐张绣！

将士们慷慨激昂，纪律严明。

皇上亲自乘坐銮驾，将曹操及西征大军送出城外。

此时正值初夏时分，田间麦穗业已成熟。当军队浩浩荡荡地离开许昌都城，走进田间小路时，不少劳作的农民见状纷纷四散奔逃，躲避官兵。

曹操看到此情此景，立刻派人将村官和老者们叫来。他告诉这些胆战心惊的村民："各位老乡，你们不用怕。如今是麦子喜获丰收的好时节，你们一年的辛勤劳作终于有了收获。曹某此番带兵出征，乃是奉了天子的旨意，去讨伐逆贼。因此途经此地，并非前来掳掠。乡亲们，你们尽可回到地里继续劳作，我已下达军令，任何人员马匹都不得毁坏庄稼，践踏良田。若哪个发现我手下的官兵有掠夺百姓财物的情况，请立刻报告我们。必定军法处置，严惩不贷！"

农民们听到这个大官模样的人都发话了，这才放心下来。于是他们回到田间地头，目送大军通行。连一些老弱妇孺也敢挤在人群之中，观看热闹。

曹操既已下达军令，大军立刻严格执行。尤其当兵马穿过田间小路之时，将士们小心翼翼地一手勒紧缰绳，另一只手分开麦穗，生怕践踏了农田，但是，没想到曹操的坐骑突然被野鸽惊扰，一时不听指令，冲进了麦田，糟蹋了不少庄稼。

曹操立刻下令全军停止前进，并叫来执行军纪的行军主簿说道："曹某自己不慎，惊马践踏了农田，破坏了自己制定的纪律。作为大军统帅，更应该严于自律，如今知法犯法，罪应当罚。若身为上级，自己不遵守规则，又如何要求属下。因此，我要立刻执行军法，自裁以正法纲。请诸位将士莫要悲伤。你们要继承我的遗志，继续为天下百姓造福，遵纪守法，报效朝廷！"

曹操说罢，立刻拔剑，作势就要向脖子上抹去。

"丞相！万万不可啊！"

众将士眼看曹操要拔剑自刎，急忙扑上前去将他拦住。其中一名属下劝阻道："依《春秋》之义，'法不加于尊'。丞相身为一军之统帅，您的生死就是全军的生死。请丞相为一军将士所考虑，千万不可行此短见。"

"哦？既然有春秋古例在先，我亦不可不从。身体发肤乃父母所赐，今日曹某就将头发割下，替我领受斩首之刑。"

曹操说罢，揪起一把头发，用短剑齐根割下，将它交给了主簿，以作受刑之凭证。

秋霜严烈，纪律严明！

众将士在一旁目睹丞相如此作为，不禁深深感动，以为警醒。

远征大军一直长途跋涉，从五月走到了六月，恰逢炎暑。

河南伏牛山的山路崎岖难行，大军一路叫苦不迭。

士兵们汗流浃背，大军过后的土地都被汗水打湿。土地干旱，龟裂成片，就连山上的草木也被蒙上一层厚厚黄尘。整座山上都覆盖着滚烫的红岩，而没有山泉，更没有绿荫。很多士兵饥渴难忍，更有人因中暑晕倒。

“水！给我水！”

“谁能给我点水啊？”

中暑的士兵无意识地喃喃道，而尚未倒下的士兵也痛苦不已，难以维持。

曹操也是喉间干渴难忍，他灵机一动，忽然用马鞭指向前方。

“将士们！大家再坚持一下！等咱们翻过此山，前面就有一片梅林。赶快赶过去的话，就能在树荫下乘凉休息。那有满树梅子，又甜又酸，可以随意摘取。”

士兵们闻言，不禁精神为之一振。

“有梅子吃就好啦！”

“再坚持一下，翻过山后就有梅林了！”

将士们心中振奋，便打起了精神，继续行军。

而且当大家心中想到要吃酸酸的梅子，就不禁口中生津，也忘记了干渴之事。

——这就是望梅止渴的由来。

曹操平时博览群书，他此次也是将阅读时所得来的知识即兴发挥，今日得以巧用。后世的兵学家将此事作为曹操兵法的代表之一，他们认为这是曹操运用智慧，巧妙地解除了士兵酷暑中行军，口渴难忍的好方法。

曹军翻越伏牛山时，扬起的满天黄尘，被远在南阳宛城的守军看得十分清晰。

而张绣闻讯后，惊慌不已。他立刻向荆州刘表求援，请求其在后方支持。

张绣将军师贾诩留下守城，亲自率军出城迎敌。

“曹军远征而来，早已力竭。并不足惧！”

第一战时，张绣派出手下勇士张先，结果不敌许褚，首战大败而归。张绣只得仓皇逃回城中，闭门不出。

曹军立刻攻到城下，将宛城的四门紧紧包围。

攻守双方，僵持不下，战事异常胶着。

守城的宛城之军不断将铁水烧沸，倒下城头，将攻城的士兵烫得摔落下去。他们又将各种屎尿封边，战士的死尸以及各种污秽之物灌满护城河，希望以此将曹军吓退。

但是张绣的这种卑鄙下流的手段却没有奏效。曹操亲自督战：“将士们，曹某此城不破，誓不为人！”

曹军集中大半兵力，专攻宛城的西城门，攻城战不眠不休，持续了三天三夜。

曹操也不眠不休，指挥了三天三夜，将士们更是拼命进攻。

攻城部队用尽了各种方法，他们架设云梯，堆土填壕，乱箭齐发，又向城内投掷油渍火炬，攻势猛烈，声势浩大。

而张绣也早已难以支撑，城内的物资用品也快告急了。他慌忙咨询军师贾诩：“荆州刘表怎么还不派援军？咱们马上就要守不住了，他们

再不来的话就晚了！”

张绣仔细观察军师贾诩的脸色，以寻求一点心理安慰。只见贾诩从容地答道：“主公尽可以放心！”

“我怎么放心得下呢？”

“自然可以放心！若宛城负隅顽抗，不但守得住城，说不定还能顺道将那曹操生擒活捉。”

“什么？能活捉曹操？”

“正是！我并非说大话，不过只要主公能相信我的话，必能将曹操拿下！”

“哦？军师莫非有何妙计？”

张绣急忙问道。

贾诩的心中到底有何妙计呢？

他对张绣坦言：“曹军来临之时，我曾登上箭楼，瞭望敌情。我发现曹操在攻城之前，曾经绕城三周，仔细地观察过四门的守卫。他最关注的应该是东南的巽门，因为那里的栅栏已经非常破旧，城墙也刚刚修整过，新旧城砖混砌在一起。因此，他应该认为东南的巽门是我们防守最为薄弱之处。”

“哦，确实如此！”

“既然曹操已经有此判断，心中一定已将巽门当作攻城的突破口。而他在巡视之后，立刻就布兵主攻西门。而且曹操还亲自督战，身先士卒地站在西门布置攻城。”

“这又是为何？既然曹操已经打算重点攻击东南的巽门，他为何转而打西门呢？”

“这就是所谓声东击西之计！曹操貌似主攻西门，这样就迫使我们也将主力守军集中在西门。而到时候，他会突袭东南巽门，这样就更容易突破入城，杀入宛城之中。”

张绣闻言，不禁不寒而栗。

“请主公放心，让我来督办此事吧。”

贾诩说罢，立刻排兵布阵。

曹操其实早就知道贾诩作为张绣的军师，正在宛城。他也知道贾诩智谋高深，不可小觑。但他十分自负，认为自己的才略过人，贾诩不足道也。实际聪明反被聪明误。

集中攻打西门之后的一夜，曹操果如贾诩所预料的，佯装主力攻打西门，却暗中调精兵来到东南巽门之外。曹操率领精兵，一举跃过木栅鹿寨，迫近城墙之下。而此时，却未发现守军前来迎战。

曹操不禁非常得意，他笑道：“哈哈哈！敌军果然中了我声东击西之计！如今他们都到西门去守城，根本不知我们的目的是东南巽门啊。”

于是曹军一举攻破城门，率军冲进城中。只是眼前的情形有些异常，城门之内漆黑一片，寂静无声，没有一丝篝火。

“怎么有些不对劲？”

曹操勒住战马，驻足观察四周，侧耳倾听。只听一声炮响，周围狼烟四起。

“糟糕！中了敌军的埋伏了！赶快撤退！快撤！”

曹操这才发现他们反而中了敌军诱敌深入之计，慌忙大声呼喊，命令将士们撤退。

但是，为时已晚。

只听得敌军的呐喊之声如山呼海啸，守军从黑暗之中一拥而出，众人纷纷嚷道：“活捉曹操！”

曹操无奈，只得拼命鞭打坐骑，落荒而逃。但当晚在巽门城内，无数曹军都惨死于守军之手。

除此之外，由于曹军在西门只是布置了少量兵力，佯作攻城。在贾诩识破曹操的伎俩之后，守军主动出击，将西门曹军打得落花流水。一夜之间，曹军大败而归，不仅折损了五万余人不说，更是被张绣率领的宛城军一路追击。从五更时分一直逃到天亮之时，曹军退守二十里。

而正在此时，曹操又得到消息："荆州刘表已出兵，将我军的退路截断。而且他貌似要进攻许昌。"

曹操闻讯，脸色大变。他咬碎钢牙，撂下狠话："哼！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咱们走着瞧吧！"

然后曹操以退为攻，指挥大军掉头，折返许昌。

当大军行至半路，又得到一个情报："荆州刘表虽然率军而出，但听闻东吴孙策已经布置兵船，有意溯江而上。他唯恐出兵之后荆州防务空虚，因此立刻收兵，不知将来是否再出战。"

古今战将之中，少有可以像曹操一样连获大胜者，更少有能像他一般遭此败仗之人。

曹操之于作战，就如曹操之于作诗一样。他酷爱作诗，也同样热衷于作战。

曹操的热情和他宏大的构想，总会注入自己的诗歌之中，抒发心中的情怀。这种作诗的情怀与他作战沙场，指挥三军时的做法是非常相似的。

因此，可以说曹操所经历的每场战斗，都是他独特的创作。而在其中，自然有杰作，也不乏败笔。

无论如何，曹操是一介武人，他生性好战，因此并不会因经历一城一池的得失而过于伤怀，更不会因此消沉萎靡。

但此番大败而归之后，曹操也难免紧锁眉头，面容憔悴。他于马上作诗一首：

梅酸为酸，败战亦酸，异类相同，心舌犹甘。

曹操性格坚韧，因此他即使身处逆境，也能够苦中作乐，决不被困

难和挫折所压倒。

当曹军经过襄城，来到淯水之畔时，曹操突然停住战马，低首徘徊。

忽然，这位丞相大人啊的一声，泪水滚滚而下。

诸将见状，不由得问道："丞相大人，何事悲伤？"

"此处可是淯水？"

"正是！"

"我去年就是在此处攻打张绣，由于一时疏忽，折我一员大将典韦。睹景生情，如今又到淯水之畔，我不禁怀念典韦，心痛难当。"

曹操下得马来，将战马系于一处柳树上。他命人在河滩的一处小丘之上垒石成塔，又杀牛屠马，祭奠典韦之英灵。曹操亲自祭拜，一时动情，忍不住放声大哭。

一旁的将士们看到曹丞相如此怀念故将，也不禁心生感动，纷纷跪倒祭拜。

之后，曹操又祭祀了长子曹昂之灵，以及侄儿曹安民。

河岸之上，柳枝低垂，秋水萧瑟，水雾凝结。天空之中，归巢的黑鸟聒噪声声，而全军将士，悲声不止，回荡于淯水之上。

就在不久之前，曹军在初夏之时踏上征程。全军将士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而如今到了凉秋八月，将士们满身伤痕，大败而归。难怪他们都要大哭一场，以宣泄胸中郁闷之气。

曹操回顾四周，他的心腹大将吕虔和于禁等都身负重伤。而当初一路带来的辎重补给也被丢在前线之上。他不禁对天长叹，如今暮色昏沉，晦日不明。

"前方有人来了！"

"来的是我们的急报。"

士兵们看到远方人影，正在猜测之际，一骑快马飞奔而至。

原来是留守许昌的荀彧派来的信使，他带来书简一封。

曹操急忙展信阅读，只见信中写道：

荆州刘表，业已出兵。他正屯兵于安象城附近，意图拦截丞相之军。他已与张绣联手，请加强警戒为好。

“此事早已在我的意料之中！”

曹操见信并不惊慌，他交代荀彧的信使已知此事，便打发他回去。

当大军行至安象地界后，果然发现刘表的荆州兵和张绣的军队已经合为一处，组成联军，还将一路之上的险要关卡都把控住。

曹操说道：“既然敌人利用地利之优势，我军也需根据地形布阵才是。”

于是，他命令部队依山势布阵。他们趁着夜色行动，从黄昏一直干到次日黎明，在一座荒山之上辟出一条新路，并将八成的军队都埋伏在山谷之中。

天明之时，晨雾散尽。刘表与张绣的联军将士纷纷远眺曹军阵地，他们不由得心生奇怪。

“怎么曹军只有这么一点人啊？”

“恐怕他们就只剩这么些人了吧。”

士兵们看到曹营阵地的阵势，不禁议论纷纷。

“曹军在宛城之战中就战死了五万多人。他们节节败退之后，肯定又有不少逃兵，而伤病的战士被丢弃不顾也是常有的事。这一路跋涉之后，他们可能现在只剩下这么点将士了吧。”

带兵的将领们亦是如此看法。因此他们毫无忌惮地率兵出关，放弃了据守的要塞，向貌似空虚的曹营攻击而来。

联军打算先好好地羞辱曹军一番，趁他们出战之际，再一举歼灭。

正在这时，曹操突然现身于山头之上，他高声号令道：“将士们，听我号令！以蛟龙出渊之势，冲出山谷！将他们团团围住，全歼敌军！咱们痛痛快快打一场狠仗！掀起那血雨腥风吧！”

霎时之间，曹军仿佛从地下涌出一般，兵力一下猛增八倍之多。他们将联军的退路截住，从四面八方收紧口袋。而刘表和张绣的联军见状，完全出乎意外，一时不知道如何应对。

曹军形成围剿之势，将联军尽数全歼，一时之间，尸横遍野，血染草木。而侥幸逃脱的联军将士也不敢逃回关隘之中，而是径直逃进了山对面的安象城中。

“放火！烧城！”

曹军沿路追击，意图泄愤。而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后方竟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故。曹操接到了许昌有难的急报。

河北袁绍趁许昌防备空虚，业已动员全军，意图趁虚而入。

“好你个袁绍！竟然想趁火打劫！”

曹操闻讯大惊，不得不放下追击联军的战斗，日夜兼程赶往许昌。

张绣和刘表见曹操此时慌张撤兵，便欲掉头追击。而张绣的军师贾诩力劝道：“现在万万不可穷追败勇，否则必将惨败而归！”

两人却根本不予理会，他们率军一路狂追。而半路之上，果然遭到曹军强兵的埋伏，不敌而归。

贾诩眼见二人惨败而归，神情落魄，又连忙鼓舞道：“此时回来做甚？既然你们一击不成，此时正是良机。如今再去追击，定可获得大胜！”

既然军师贾诩如此自信，张绣和刘表便不再犹豫，再度领兵追击。而此番交战之时，曹军显然不敌，联军大获全胜，奏凯而还。战后，两人都忙向贾诩讨教其中的奥妙：“先生实在料事如神！请问如何可以预知胜负？我等实在百思不得其解。”

贾诩笑道：“这些并不足道之，仅仅是兵法中最基本的常识罢了。第一回追击之时，敌人早有准备，因此会以强兵断后，此乃退兵之道也。而第二回追击之时，敌军并未料到会再有追兵，因此以强兵在前，弱兵在后。我军趁敌军疏忽懈怠之机，正好乘虚而入。因此我可判定，再次追击必定获胜，不过如此道理罢了。”

第二十四章 北客

曹军日夜兼程，一路被敌军骚扰，但终于安全抵达许昌。在解散之前，曹操对众将官说道：“我军之前在安象城遭遇敌军之时，有一将率领不足百人的队伍前来援助。那是何人，属于哪支军队？”

一位幕僚根据曹操的指示，站在将台之上，向全军传达了此事。

不多时，从队伍末端走出一名武将，他腋下携着一杆枪，来至曹操面前回话道：“启禀丞相，属下乃是刚刚所说之人。”

曹操向那人瞥了一眼，问道：“你乃何人？报上名来！”

“可能丞相不大记得我了。我名叫李通，字文达，曾因征讨黄巾贼之战中建功，受封为镇威中郎将，后来因故回到家乡汝南。”

曹操与此人虽不相熟，但对其名有所耳闻，于是如获至宝一般高兴地说：“你很不错！既会把握机会，解救我于危难之中，又让我及时关注到你。实有将才！既然你的家乡在汝南，不如就由你主持吧。”

曹操当即封李通为稗将军、建功侯。

之后，留守许都的荀彧前来拜见曹操，他问道：“属下有一事不明，请丞相明示。之前我派快马向您报告，刘表和张绣会成联军，占据险要位置意图阻击大军通过。而丞相当时回复‘已知此事，在意料之中！’属下奇怪，当时丞相怎么会未卜先知的呢？”

曹操微微一笑，耐心答道：“你说的是那个时候啊。那时我军溃退而归，兵困马乏，而刘表和张绣既已联手，一定会对我们痛下狠手。在面临如此困境之时，全军将士置之死地而后生，必然拼死一搏。人往往

如此，只有在死中求生之时，才有可能寻求转机。我正因为领悟到此道理，才会有充足的把握，可以取胜。”

众人闻言，皆心悦诚服。大家交口称赞道：“曹丞相果然了得！深得孙子兵法之精髓！”

因此，曹操此番远征虽然惨败，但人们却对他尊重有加。只是此番班师回朝，并未如上次那般兴师动众地举行庆贺仪式。

秋凉时节，候鸟南飞，但许昌都城之中的各家客栈却人满为患。各州各县进贡来的时令瓜果蔬菜纷纷而至，还有各式绢布、骏马也被一批批地送到都城。货品丰富，无比繁盛。

这一天，有一行人来到王都许昌，他们带了大约五十名随从，个个衣着华丽，来到客栈投宿。

“听说他们乃是冀州袁绍派来的使者，要好生招待才是。”

旅舍老板不敢怠慢，对这些人殷勤招待。

袁绍的大名，在这普天之下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袁家世代在朝为官，是远近闻名的名门望族。袁绍本人受封大片北方领土，可谓占据几分天下。一般人都会先入为主地以为，无论是名望还是地位，袁绍皆在曹操之上。

一日，曹操下朝之后，回到相府休息。这时，郭嘉求见。

“丞相容禀，属下有一物要呈给您。”

“哦？是书信吗？”

“正是！袁绍特遣使来到许昌，如今使者住在驿馆之中，委托我将此信转交丞相。”

“哦？袁绍能有什么事？”

曹操当下拆开书简，一边浏览，一边发出喑哑的笑声。看罢，曹操说道：“袁绍真是痴心妄想，竟然提出如此荒唐的要求。之前他趁我远征之时，意图派兵攻占许昌。而如今他又说，因与北平太守公孙瓒之间

有边境纷争，而目前粮草不足，人马缺乏，竟来问我能否与他联手合作。不仅如此，袁绍在信中文辞甚为傲慢，简直不把我曹操看在眼里。真是岂有此理！”

曹操见信，面露愠色。他心中不悦，将书简扔到一边。

曹操余怒未消，转头对郭嘉说道：“袁绍一向傲慢无礼，不仅今日这封书信如此荒谬，就连平日我与他往来文书之时，他也常口出不逊，完全不将我视为一国之相，而只当作普通小吏。我平时多有隐忍，就等着有朝一日能压过他的威风，煞煞他的锐气。但是冀州一带皆为袁绍旧部，我亦对他奈何不得。如今袁绍自己的粮草不足，人马缺乏，居然反来向我求援。他想吃我的粮草，用我的兵马去攻打北平，真是异想天开！他当我曹操是什么人，能听他如此调遣！”

“丞相息怒！”

郭嘉待曹操脸色稍霁后，才说道：“有些道理，妇孺皆知。比如当年汉高祖灭掉项羽之时，若论权势兵力，项羽要远远高于高祖之上。但他最后仍是被高祖所灭。若论其究竟，那是因为项羽只崇尚武力，而轻视智谋。而且属下认为，取胜的关键也在于高祖的隐忍。”

“此话有理！”

“属下妄评丞相的功过，实在罪该万死。今日斗胆，先请丞相恕罪。属下认为若将丞相与袁绍相比较，则丞相有十处强项，而袁绍有十处短处。”

于是郭嘉开始屈指历数曹操和袁术的各种长短优劣之处：

一、袁绍不明时势，思想保守，倒行逆施。而丞相则顺应时势，勇于革新。

二、袁绍注重繁文缛礼，趋炎附势。而丞相崇尚自然速效、亲政爱民。

三、袁绍号称宽大仁政，而百姓常有轻蔑之态。丞相施政严谨，赏罚分明，百姓虽心怀畏惧，但尊重丞相的做法。

四、袁绍虽然表面宽容，实则心中多疑，用人之时多有猜忌，因此

常常任用亲眷为官。而丞相用人不分亲疏，且明察秋毫，用人不疑。

五、袁绍虽然善于谋划，但缺乏决断之力，犹豫不决。而丞相机敏善断，临危不惧。

六、袁绍虽出身于名门，却徒有虚名。而丞相则爱才惜才，任人唯贤。

……

“好了好了！已经足够多了！”曹操哈哈大笑，摆手说道，“要是再听你这么夸奖下去，恐怕曹某也要变成第二个袁绍啦！”

当天晚上，曹操一人独处一室。

“如今曹某正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上，是向左还是向右，如今必须做出选择了。”

当曹操面对袁绍这个重量级的对手时，他不得不慎重思考。这个严峻的问题，令他整夜辗转反侧。

“我已不用再畏惧袁绍了。”

他的心中鼓起了勇气，但同时又有一个声音在提醒自己：“可是那袁绍不容小觑，我还要小心，否则自取其辱。”

他回想起郭嘉历数自己与袁绍的相异之处。郭嘉说过“丞相有十长，袁绍有十短”。

而在曹操自己的心中，他也早已有此判断。他十分认可郭嘉之言，认为自己远胜于人。但仅凭这些优点，还不足以将袁绍打败。

在袁氏一门中，虽有淮南袁术那样的谋逆之贼，但门下也豢养了许多贤才义士，忠臣良将。

袁绍家世显赫，历代为官，堪称国之元老。而曹操在出身等方面远远不及于他。曹父原为宫中官吏，但早已退隐乡间。而且曹操年少之时，整日游手好闲，不过是个浪荡子弟而已。

而当袁绍在洛阳都城担任军府要职之时，曹操只不过还是个守城警吏罢了。

袁绍虽然急流勇退，曹操开始借势而起，但袁绍的势力依然不容小觑，有不少保守派的重臣暗中拥护。而曹操作为一股新势力，除了几名心腹之臣外，其他朝臣对他仍是充满嫉妒和反感。

如今曹操已位居丞相之职，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天下人仍认为他只顾谋私。民众只是畏其武力，但心中多有不服。

天下人如何看待自己，曹操并不在意。他最在乎的是自己的事业，他对能否成就大业而感到不安。

曹操深知，他如今坐拥重兵，可以靠武力征服袁绍，但他更明白，如果只靠武力，则有损德望。

思前想后，曹操仍然十分迷惘，若此时与袁绍硬碰硬，到底会出现何种后果。

若从地理上看的话，目前以许昌为中心，西面的荆州和襄阳一带有刘表和张绣蠢蠢欲动，而东面有袁术贼心不死，北面则有袁绍虎视眈眈。曹军一旦出征，必将四处受敌，各个方向的敌人都会趁虚而入，让他自顾不暇。

曹操又想到："如今我身处许昌王都，虽身为丞相，却四面受敌。若我静而不动，则最后会被劲敌压迫，窒息而亡。既然曹某如今的成就乃是各种风云际会之中而来的，便更应该威慑天下！因此我须得时刻警醒，向前跃进。而那些陈腐势力，敌军封锁，都将为我所破。"

思虑至此，曹操终于要做出一个重大的决断。

"没错！若想开辟蹊径，必然伴有风险！而那袁绍又何足惧也！天地万物之法乃是推陈出新之准则。而如今我为新，那袁术为旧势力的代表！曹某必会将他取而代之！如此便罢！"

当他做好决定之后，立刻安心就眠。第二天一早，他为确定自己的决断正确与否，吩咐一名小吏道："立刻叫荀彧过来！"

没过多时，荀彧便应召前来。

曹操特意支开旁人，在秘阁中等待荀彧。

“荀彧，我今日特召你来，是问询你的意见。你先看一下此物。”

“是这封书简吗？”

“正是。此为袁绍使者带来的亲笔书信。”

“属下遵命。”

“我来问你，读了此信之后，你有何感想？”

“属下以为，袁绍他狂妄至极。他不但词句无礼，而且提出如此要求，简直欺人太甚！”

“我亦如是认为。他多年来皆是如此。曹某本来一直隐忍，纵容袁绍的无礼狂妄，但如今竟被他如此愚弄，实在难以忍耐。”

“那是自然。”

“不过，我也深知若是此时讨伐袁绍，恐怕实力不足，尚无多少把握。”

“丞相所虑乃是事实。”

“若我此时决定出兵征伐袁绍的话，你待如何？”

“丞相当真要出兵吗？”

“不知爱卿能否支持？”

“属下自然从命。”

“我的胜算有多大呢？”

“丞相若决心出征，则出兵必胜。属下认为丞相有四胜之长，而袁绍有四败之短。”

荀彧居然和昨天的郭嘉一样，将曹操和袁绍两人的优势和劣势进行比较，从而得出结论。

曹操哈哈大笑，将荀彧打断：“爱卿所言，竟和郭嘉如出一辙。曹某深知自己尚有很多缺点，并非完人。”

曹操又接着问荀彧：“既然决心要战，我现在就将袁绍来使斩杀于许昌，以此宣战如何？”

“此时尚且不可！”

“哦？不能斩杀来使吗？”

“属下以为，此时绝非良机！”

“何以见得？”

“丞相一定要将吕布考虑进去，他若一只猛虎一般，一直觊觎许昌。另外，荆州刘表方面也可能随时起事，不得不防。”

“那我到底还要如此忍耐袁绍到何时？”

“短期之内，恐怕必须如此。丞相只需要暂时忍耐，以至诚之心辅佐天子，以至仁之心关爱士农，时势必将慢慢有所扭转。待到时机成熟之时，丞相无需采取任何行动，袁绍这些旧官僚旧势力必将被时代所淘汰。到时丞相只需放上最后的一棵稻草，便会将他压倒。那时无需一兵一卒，便可成功。”

“如此说来，我仍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吧。”

“属下以为，这段时间转瞬而逝。风云变化，难以预测，非人力所能及。正如植物生长，幼童长大一般，这样的变化在一时之间难以觉察，但我们只要耐心等待，必将有显著的变化。天地运行之道理亦如是。丞相此时只需稍加忍耐，不日便会有新的契机出现。”

曹操见郭嘉与荀彧两人意见一致，于是不再犹豫，他第二天就将袁绍的特使请来丞相府，并告诉来使说道：“请回去禀告袁绍大人，他的要求曹某全部照办就是。”

之后，曹操立刻筹备军粮、马匹以及各种军需用品，又特别设宴款待使者。之后曹操还特别上奏朝廷，封袁绍为大将军、太尉，将冀州、青州、幽州和并州四州交与他统领。

第二十五章 天下第一嗜食者

渡过黄河，越过平原。袁绍的使者兴高采烈地带着众多物资，踏上归程。沿路之上，数百辆马车蜿蜒前行，马车上沉甸甸地装载着曹操提供的兵粮和军需用品。

抵达之后，使者将曹操的回信献于袁绍。

袁绍见到如此众多的物资用品，异常高兴，而且当他读到曹操回信之后，更加欢欣鼓舞。曹操在回信中写道：

曹某恭祝袁将军大获全胜，出师大捷！

此番听闻将军欲征伐北平，曹某深感敬佩。在此送上衷心祝福，祝愿将军一切顺利，旗开得胜！

将军信中所提之军粮、战马等军需用品，曹某已准备妥当。将军无须顾虑河南方面，曹某绝不为君增添后顾之忧。

将军此番讨伐北平的公孙瓒，乃是为天下万民安居乐业而战，曹某十分佩服将军镇护国家之功绩。

另有一事，请将军见谅。曹某身居此位，兼有守护许都之重责，而平常事务繁杂，且需维护治安，兵力难以抽调出来。因此此番无法借兵于将军所用。

此外，当今皇上已经颁布敕令，敕封袁将军为大将军、太尉，统领冀、青、幽、并四州。望将军接旨为盼。

袁绍读罢曹操的回信，不禁心中感叹：“曹操这封信写得有水平。

他谦虚谨慎，又面面俱到，可谓一个实诚之人啊！”

袁绍至此便对曹操放心了。他立刻开始对北平展开攻势，对许昌方面也放松了警惕之心。

徐州吕布近来十分逍遥。他晚上怀抱貂蝉，饮酒作乐，白天又与陈家父子无话不谈，大事小情都与他们二人商量。

陈宫见状，非常担忧。有一天，他特意赶去向吕布谏言道：“属下认为，陈家父子智谋过人，但主公不应万事都以实告之，不加任何怀疑。他们二人对主公刻意讨好，阿谀奉承，不得不防啊！”

“陈宫，莫非你笑我吕布生性愚蠢是吗？”

“属下并非此意。”

“那你为何总是如此聒噪，莫非要陷害忠良之臣不成？”

“将军难道真的以为他们父子乃是忠良之臣吗？”

“自然！我吕布觉得这两人是难得的忠臣良将。”

“唉……”

“你为何要在我面前如此作态？莫非你是看他人受宠，便心生嫉妒不成？我看你就是在诽谤好人！”

“既然如此，属下无话可说了。”

陈宫被吕布训斥一番，沮丧地离开了。他心有不甘，觉得自己的一番好意竟被吕布骂为是诽谤他人，不禁郁闷满怀。

“我不管了就是！在家里闭门不出便罢！”

陈宫一赌气，就将自己关在家中，不愿再踏入徐州城半步。在他闭门期间，听闻北方的公孙瓒与袁绍之间展开了战斗，引得四邻形势骚动不安。而陈宫只得自我解愁：“我不如去出外打猎，以解心中抑郁之情。”

这一日，陈宫带着仆人，来到秋林之中的山野里打猎。

打猎途中，陈宫偶遇一名男子。只见那人背负行囊，宛如一个旅人，但他一见到陈宫就显得十分慌张，意欲逃离。

“此人形迹可疑！”

陈宫歪头静思片刻，突然举弓便射。一支羽箭立刻向那男子飞去。

陈宫箭法稳准，一箭射中了那人的腿脚。

陈宫的仆从立刻扑了上去，陈宫也扔下弓箭，在男子身后奋力追赶。最终那人虽极力挣扎，却仍被陈宫主仆捉拿下来。

陈宫立刻严加拷问，得知此人乃是一名信差，他刚从小沛而来，带着刘备给许昌的回信，正欲返回。

“这么说，你之前已将曹操的密信交于刘备手中，是吗？”

“……是的。”

“既然如此，你身上必定带着刘备给曹操的回信！”

“没有没有！之前刘备已派快马将信送走了。我手上没有信。”

“一派胡言！”

“小人句句属实！”

“我哪会听你信口雌黄！”

陈宫手抚宝剑，气势逼人，而那男子见状吓得拔腿就跑。但陈宫早已拔剑出鞘，只见刀光一闪，男子已经身首异处，倒在当地。

“你上前去检验一番！”

陈宫命仆人去搜索男子所带之物，不多时，仆人便手捧一物，献于陈宫。

“回禀大人，我解开那人的衣襟，发现藏有此物。”

“不错！这就是刘备的回信。”

陈宫展信细读一番，回头吩咐仆人道：“今日之事，不得外传。我现在要速去徐州办事，你带着弓箭先行回府去吧。”

仆人领命回家，而陈宫则立刻快马加鞭，赶去徐州。他直奔吕布的府邸，向他说明原委，并呈上刘备写给曹操的回信。吕布展信一读，不禁怒发冲冠，大声咒骂：“好你个刘备！你真是个忘恩负义，内外串通的小人！你居然胆敢勾结曹操，暗中联手欲灭我吕布！你们想得美！”

他立刻将兵权授予陈宫和臧霸，命令道：“你们代我前去小沛，誓将城池踏平，活捉刘备！”

陈宫身为谋士，深知小沛虽然城池狭小，但是不可小觑。

于是他主动联系在附近泰山的强盗匪徒，并对强盗头子孙观、吴敦、昌豨、尹礼等人唆使道：“小沛的州兵，你们要打便打。他们的土地金银，你们要拿便拿！”

陈宫又派宋宪、魏续二将迅速占领汝颖，以掐断小沛的后路。之后陈宫又亲率主力部队，从徐州出发由正面逼近。如此形成三方的封锁之势。

刘备在小沛闻讯，不免大惊失色：“糟糕！可能是信差在归途之中被捕了，而吕布得知了曹操的意图，因此才会发兵而来。”

之前，曹操在密信中说道，此时乃是征讨吕布的良机。因为如今北方的袁绍正忙于攻打北平公孙瓒，因此无暇顾他。而吕布和袁术之间原本也没有什么交情，若此时两家联手，一同攻打吕布，那吕布必将陷于孤立无援之境地。因此，此时出兵乃是最佳时机。

曹操来信，希望刘备尽快布置好战局，以向吕布发动进攻。而刘备当即应允。如此回信，让吕布看到，自然是会勃然大怒的。

“听我号令！关羽驻守西门，张飞负责东门，孙乾保卫北门，我将亲自领兵，负责南门的防守。”

刘备紧急下令，仓促部署了小沛城池的防守计划。由于事出突然，将士们匆忙应战，准备军需等物资，城里一时混乱不堪。

而正在此大乱之时，关羽和张飞却在西门下争吵起来。

在临战之前，如此危急之时刻，关羽和张飞究竟在为何事争吵？

关羽和张飞两人是结拜弟兄，关系一向融洽，因此士兵们看到二人争吵，都好奇地围在一旁看热闹。

“二哥！你明明取胜了，追上去就将敌将斩于马下了，为什么又不追了？如果你以后都这么干，还打个什么仗。”

张飞愤愤不平地责问道，而关羽则解释说：“并非我不想追他，那张辽人虽身在敌营，但他武艺高强，识礼知耻。我觉得可以将他劝降，因此才放他一条生路。这是对武将应有的态度嘛。”

关羽耐心地给张飞解释，但张飞就是不听，因此两人争辩起来。

刘备听说此事后，立刻赶来。

“二哥！你让大哥给评评理，看咱们两人谁对谁错。”

张飞不服气地将关羽拉到刘备面前，等着刘备给评个公道。于是双方各抒己见，刘备这才了解事情的原委。

当天早上，他们与敌军对阵。吕布手下的大将张辽，率军攻打关羽把守的西门。

关羽站在城头之上，扬声高呼：“我当是哪位英武大将，来将可是张辽将军？像你这等人才，竟然认吕布为主，屈尊在那粗暴浅薄之徒的旗下，委实可惜！你如今被吕布指示，打的都是师出无名之战。你身处叛贼之营，又与强盗匪徒有何两样？关某同样身为武将，实在为你感到惋惜。大丈夫在世上一场，就应为正义而战，为国效忠。可叹啊！张将军却明珠暗投，所托非人。”

张辽闻言，似有所虑，于是他突然掉头，转而攻向由张飞把守的东门。而关羽也立刻赶至东门。他极力阻止张飞出战，希望能够挽回这名敌将。

“三弟，此时休要出城与张辽交战！敌将张辽乃是一员好汉，他有心加入正义的一方，知耻守义，难能可贵啊！我们不妨将他劝降，然后收入麾下才是。”

而张飞哪里肯听从。

“这里是大哥派我来负责把守的，二哥干吗非跑来指挥我啊？”

于是两人一直争论不休，而张辽一直在东门之外讨敌骂阵，却见毫无动静。最后他心生疑虑，并不架梯攻城，无奈之下只得收兵回营了。

“真是太可惜了！我本来想和张辽好好打上一场，但是二哥他总是拦着不让我出战。大哥，你快给我们评评理，你说二哥这样拦着我应该吗？”

张飞满腹怒气，抓着刘备抱怨不停。而刘备闻言，一时难以判定，便打了个圆场。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也不用再吵了。今天无论能不能抓到张辽，也无大碍。他不过是大海之中的一条小鱼而已。就算我们抓住一个张辽，也不会对天下大势有什么根本性的影响。”

他极力安抚，才让双方作罢。

而此时的徐州城中，不知从何处传来了一个少女娇俏的歌声。

徐州城外，兵荒马乱。而在这一处花苑之中，却十分静谧。秋日暖阳之下，芙蓉花开得分外妖娆，木樨树沁着花香，粉蝶飞舞，鸟儿鸣叫，好一派鸟语花香的悠闲所在。

只听得少女唱道：

韭菜花儿开满园，金簪枝枝哟！银簪尖尖哟！

姑娘待嫁插满头。

嫁个女婿驼背翁，上床要背哟！吃饭要背哟！

几世姻缘终不休。

这所坐落在徐州城北的花苑，乃是吕布宅邸的后花园，其中只有吕布家眷可以出入。一个十四岁左右的少女正在一边摘着芙蓉花，一边唱歌。少女还背着一个小女娃，看起来应该是她的妹妹。

少女见四周无人，便将摘下的芙蓉花插进自己的鬓发，又唱起来另一首歌：

妹是桂花千里香，哥是蜜蜂万里来。

蜜蜂见花团团转，花见蜜蜂朵朵开。

吕布听到歌声后，不禁从后阁窗口探出头来。

他眯起双眼，陶醉于少女的歌声中。

……

这对姐妹大的十四岁，小的只有五岁，都是吕布的掌上明珠。

十四岁的姐姐，之前险些被父母嫁给袁术的儿子。那天晚上，她的父母亲为她举行了盛大的庆贺晚宴，将她扶上装饰华丽的车辇，要送她去淮南出嫁。而形势突变，吕布又派兵将她的出嫁队伍在半道拦下，带回徐州。从此她又被养在深闺之中。

这位十四岁的小新娘如此年少，她并不懂得诸侯之间的计谋攻略，也不懂得为什么会发生战争。她更不清楚父亲心中到底在想些什么，也不知道徐州的命运究竟会变成如何。

她会的只是高声唱歌，以及带着妹妹在花园玩耍。忽然，她瞥见父亲吕布从后阁窗口探出头来。

“啊！”

她一声娇呼，羞红了粉脸，背着妹妹跑进了母亲所住的北苑之所。

“哈哈哈！令嫒果然天真无邪，煞是可爱！”

吕布的部将郝萌，也从窗口看到少女娇态，不禁失笑。

“是啊！她尚未成年，还是个小孩子。委实惹人怜爱！”

吕布双臂抱胸，望着女儿的背影，思索着她的终身大事。

吕布今天避开闲杂人等，将郝萌召来后阁。两人密谈了许久。

在吕布缴获了刘备给曹操的密信之后，当天就派出部将郝萌出使淮南。

吕布密令于他：“你立刻赶往淮南面见袁术。就说上次的婚约全因曹操阻挠，因此不得不推迟，告诉他我吕布如今依然愿意与他联姻。你要尽快将此事办好，说服袁绍，早日成亲。”

郝萌领命，立刻动身赶去淮南，今天他刚刚带着袁术的回信返回徐州。

吕布之所以在此时突然向袁术提出恢复婚约的请求，实际上隐含着政治目的。他希望两家联姻之后，就可以结为同盟，袁术可以助他一同抗击曹军的攻击。

对袁术来说，他一是想给儿子找个门当户对的儿媳妇，另外最重要的是，和吕布联姻可以建立军事同盟关系。他与众臣慎重评议之后，决定同意与吕布的这门儿女婚事。但他对吕布反复多变的性格十分顾虑。因此他在给吕布的回信中特意写道：“请将令媛先行送至淮南，以示吕将军的诚意。”

袁术方面对于这场政治婚姻的要求就是，吕布必须先把爱女送来当人质，这样才能显示诚意。

吕布在听了袁术的条件之后，心中犹豫不决。

“他说必须要先把我的爱女送到淮南袁家去是吗？这让我好生为难啊。”

吕布左右为难，但为了自己的事业和大事，他痛下决心：“如此也罢！只能按他的意思办了！”

吕布刚刚准备狠心答应之际，突然听到了爱女在花园中的歌声。女儿如此娇娇可爱之态，让他这个铁血硬汉也软了心肠。

“不行！我怎么可以将自己的爱女送到淮南，变成人质。那里路途遥远，不知道她会受到怎样的待遇。我吕布就算再落魄，也不能把女儿嫁过去！袁术向我提出如此严苛的要求，吕某恕难从命。郝萌，你此番出使辛苦了，先回去休息吧。”

于是，吕布此番拉拢袁术的政治联姻，又无疾而终。吕布已经放弃了牺牲女儿成全自己的想法。

吕布对小沛的刘备并无惧意。

他真正害怕的人，只有曹操。

若是攻打刘备，就意味着自己公然与曹操为敌。若是与曹操作对，则会对吕布非常不利，甚至可能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他本应竭力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但如今又骑虎难下，不得不出兵讨伐刘备。况且他早已下令，命手下兵分三路，将小沛城团团围住。

第二天，吕布亲自披挂上阵，指挥小沛的战事。

“如此小小一座城池，你们居然连攻数日都未拿下！真是没用！待我将小沛一举攻破！”

吕布将手下训斥一番，便纵马来至小沛城下。

这时，刘备发现吕布的身影，于是立刻在城楼上高声招呼：“吕将军！吕将军！您为何将我们困在城中，团团包围？刘某与将军之间，情谊深重，绝非是仇敌啊！之前，曹丞相奉天子之诏，命我攻打徐州。刘某万般无奈，只得回信表示遵命。您要知道，我绝不会放弃与将军的情谊，轻易加害于你啊！如今，若我们两军交战，损兵折将，不仅遭天下人耻笑，更使得一些人可以坐收渔翁之利。请将军一定不要让他人在背后占了便宜才是啊！”

吕布闻言，沉默良久。然后，他命令手下道：“继续围城！不得松懈！”

而他自己则拨转马头，回到己方的阵地。

吕布一向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这可以说是他最大的弱点，也可以说他富有人情味。在他听到刘备的一番表白之后，心中不禁反复思量，

这件事的背后是否确实如他所讲的那样呢？

吕布一边思量，一边纵马回到了徐州。

而刘备只得在小沛城中困守度日。之前他派出向曹操求援的特使在突围之后，业已抵达许昌。

特使见到曹操，立刻禀明小沛的困境。

“请丞相见信便知，我家主公将一应详情都已写明。目前小沛危在旦夕，但求丞相尽早出兵相救！”

曹操立刻召集众将官至丞相府，告知了小沛目前的处境，并询问众人的意见：“若此时我对刘备见死不救，恐怕会被天下人耻笑我曹某背信弃义。如今，袁绍正与北平的公孙瓒困斗一处，不足为惧。但仍有张绣、刘表之流在我身后虎视眈眈，不可不防。但是，我却不能对吕布掉以轻心。如今他的势力越来越强，总有一天会难以控制。我打算兵分两路，一部分人马留守许都，另一部分大军随我去增援刘备。不如借此机会，两军联手，灭掉吕布。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荀攸起身，代表众将官说道：“我等皆认为丞相的出师之名，确已分明。想那刘表、张绣之徒此前被我军打击惨重，此番想必无力出兵。目前若是我军顾虑太多，放任不顾，则吕布极有可能和袁术联手，两军共同纵横泗水、淮南一带，从而威慑许昌。因此，我等认为务必在其未起事时严加打击，斩草除根，以杜绝后患。”

曹操以左手抚胸，右手高举，问在座各位：“荀攸此言极是！各位若有异议，但讲无妨！”

“没有异议！”

诸将起立，异口同声地表示赞成。于是曹操下令：“事不宜迟！整装出兵，解救小沛！”

曹操命夏侯惇、吕虔、李典三将为先锋，率领五万精兵急奔徐州而进。

他们一举突破了吕布麾下高顺的阵地，战势顿时陷入混乱。

“什么？曹军的前锋部队竟来得如此之快？”

吕布顿时惊慌不已。他意识到，如今已到和曹操正面对决的地步了，于是立刻下令：“侯成！速带郝萌、曹性前去支援高顺！如今曹军远道而来，疲惫不堪，你们要将他们一举歼灭！”

一声令下，徐州军立刻调动起来。

由于吕布将军队全部调动，因此原本紧紧包围小沛的部队也改变了战术，他们全线后撤，驻扎在三十里外。刘备在城中发现这个异常的军力调遣，立刻判断：“看情况，曹操已派援军从许昌而来了！”

于是，刘备命孙乾、糜竺、糜芳守城，自己则亲自率领关羽、张飞，组成三路纵队出城进攻。刘备率领的主力部队和另两支侧翼组成凸字形阵容。

这个阵势成守势则静如山林，但一旦形成进攻状态，则如泰山压顶一般，势不可当。刘关张率领的小沛军队配合着曹军的先锋部队，在各自战场与吕布军分头激战。

当天，曹操麾下的大将夏侯惇对阵吕布手下大将高顺。两将大战了五十余个回合后，高顺不敌，拨马便逃。

“竖子！休走！”

夏侯惇高声叫骂，纵马紧追不舍。

而曹性在自家阵中，发现情况不好，立刻张弓搭箭。待二人赶至阵前之际，他便对准夏侯惇的脸上放了一支冷箭。

飞箭一出，正中夏侯惇的左眼。他的半张脸上立刻染满鲜血。夏侯惇吃痛，“啊”的一声，惨叫出声。他仰面向后栽去，但幸好蹬住马鞍，才没掉下马去。

待他重新坐正于马上，便伸手拔剑。只见箭头拔出之时，正带出他的左眼，一片血肉模糊。夏侯惇举着扎着自己眼珠的飞箭，粗声高叫：“此乃父母精血，怎可随意丢弃！实在浪费！”

说罢，他将箭头放在嘴里，一口吞下了自己的眼珠。然后他用单眼

怒视曹性，张开血淋淋的大嘴骂道：“纳命来！”

夏侯惇大喝一声，打马上前，一枪将曹性挑于马下，报了一箭中眼之仇。

能将自己的眼珠生吞下肚，这天下第一的嗜食之人非夏侯惇莫属了。

夏侯惇此举成为日后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他自己也会将此事随意说笑。但当时在战场之上，如此吞下眼珠，却要继续拼杀的惨况，却是悲壮无比之举。

当时，夏侯惇失去一眼，脸上一个偌大的血窟窿不断冒血。他剧痛难忍，视线不清，又被敌军团团包围。

“恐怕今日就是我的死期了！”

正当此危难之际，夏侯惇心生绝望之时，他的弟弟夏侯渊突出重围，将他从万军之中解救下来。

“兄长，咱们先撤吧！”

于是两人打马回营，撤至李典、吕虔驻守的自家阵地。

吕布趁势发动全面的攻势。

“此乃良机！不容错失！”

吕布亲自上阵，一马当先，率兵全线押上。而李典和吕虔的部队不敌，只得一路撤到济北。

吕布根据战况，坚信胜券在握，于是以怒涛之势，直奔小沛而来。而关羽和张飞早已严阵以待，准备和吕布硬碰硬，血战到底。

吕布若对曹操还有忌惮，在面对刘备的小沛军时，则毫不手软，猛攻不止。

他令高顺和张辽两军合攻张飞，自己则单挑关羽。

一时之间，两军混战成一团，金戈铁马，乱箭横飞。而短兵相接之时，更是血肉模糊，战况惨烈。天地都为之黯然。

刘备率军奋起反抗，但无奈人少势弱，终难敌徐州之军。虽然关羽和张飞都拼命杀敌，浴血奋战，但最后不得不退入小沛城中。

吕布发现刘备随着一路队伍撤退的身影，便高声喝道："大耳贼！休得逃跑！"

刘备生来就大耳垂肩，耳朵长于他人，从小时候就有人给他起外号叫长耳兔子。因此吕布气急败坏之下，便如此骂道。

刘备听得吕布的声音就在身后，不禁心头发慌。

"不好！吕布紧追不舍！"

吕布咬牙切齿，杀气腾腾，一路追杀而来。看来刘备若是被他追上，今日必定命丧方天画戟之下了。

"你往哪里逃！"

吕布穷追不舍，而刘备在前面头也不回地策马狂奔。

不料，当刘备逃到小沛城下的护城河边时，却发现吊桥早已被高高地吊起，急得他纵声大叫："我是刘备，快快放下吊桥！让我进去！"

守城的士兵一见刘备回来，连忙放下吊桥。而刘备刚刚跃上吊桥，吕布已经杀至跟前，也要跃过吊桥，杀入城中。

"糟糕！吕布跟进来了，不能让他进城啊！"

守城士兵匆忙举起弓箭，想要以乱箭阻挡吕布。但是他和刘备紧紧相随，几乎齐头并进，弓箭手们担心情急之下，误伤主公，一时犹豫之下，竟然未放一箭就放吕布进城而来。

吕布进得城门，前面就出现十多骑将士挡住去路。但他毫无畏惧，挥舞着手中的方天画戟，将拦路之人一一砍杀。

高顺和张辽也率兵紧随其后，跨过吊桥，杀入城中。他们四处纵

火，烧杀抢掠。一时之间小沛城中变成一片火海，各处的楼台城阁都燃起了熊熊大火，终于难逃被徐州军的铁蹄践踏的噩运。

第二十六章 黑风白雨

此时小沛城已尽被焚毁，无力回天。城中到处火光冲天，惨叫连连。而刘备的军队群龙无首，自顾不暇，更无力救火。大难临头，各自逃命。百姓们争先恐后地拥出城门，士兵们也四散奔逃，哪里还顾得上主公的下落。

刘备也混在人群之中，逃出城去。

他一路策马狂奔，待他远远逃离小沛城之后，才发现早已和随从们失散，如今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了。

“这一仗，败得太惨了！”

刘备扼腕不已。他忽然想起城中尚有老母和妻儿未及逃出，便想返回去再战。

“我怎么只顾自己逃命，却不顾家眷的生死呢？”

刘备自责不已，他回望黑烟冲天的小沛方向，忽然又想到：“且慢！我现在若是回去，只会白白送命。若要对母亲尽孝，对妻子尽责，则需保全自己的性命。吕布上次饶过我的母亲和妻儿性命，此番想必也会照办。若我此时返回小沛城，只会徒增吕布的怒火。事到如今，只能让吕布完全占领小沛，获得完胜。也许这样，他才会心中大悦，宽恕城中百姓，以及我的妻儿老小一家的性命。”

刘备思虑至此，便不再回头，独自前行。

而以后的事实证明，他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

吕布攻占了小沛之后，立刻叫来糜竺吩咐道：“我将刘备的妻儿老小交付于你照顾。你将她们送至徐州城中，好生守护，不得有误。若有士兵胆敢欺侮那些俘虏的老弱妇孺，你便以此剑，格杀勿论。”

说罢，吕布解下自己的佩剑交给了糜竺。

糜竺跪领佩剑之后，将刘备的妻儿老小扶上车辇，送至徐州。

之后，吕布又命高顺、张辽二将驻守小沛城，自己则前往山东、兖州之地，扫荡敌军。

吕布的目标主要是关羽、张飞、孙乾等刘备手下的干将。但这些人一路藏身于山林之中，躲过了吕布军的搜索，并未被抓获。

而刘备在独自逃亡的路上，决定赶往许昌。他每每想到，自己孤身一人居然能从小沛城中逃脱出来，简直是老天保佑。

一路之上，刘备风餐露宿，辛苦奔波。

这一天，当他行至一个山谷之时，忽听身后有人呼唤：“主公！主公！请留步！”

刘备回头，定睛一看，只见山谷中跑出十余骑人马，原来正是孙乾等人。

“我们在一路之上未见主公，还担心您是否已经遭不测。如今见到主公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孙乾不禁喜极而泣。

刘备连忙安慰他道：“好了好了！我不是挺好的么。此处并非讲话之所，我们迅速赶往许昌，待见到曹操后再做打算。”

于是，他们一行十几个人继续向许昌出发。

天将暮时，他们来至一座小山村前。此时大家皆已疲惫不堪，于是准备投宿一晚。

村民们围拢过来，竟然有不少人认得刘备。

“那人不是小沛的刘备吗？听说他与吕布交战落败，竟然逃到咱们这里。”

“正是他！那就是刘豫州大人！”

“刘大人竟落得如此下场，实在可叹啊。”

刘备等人刚刚下马进村，各家各户的男女老少就纷纷从家中走了出来。他们眼含热泪，跪拜刘备等一行。

这些山野村夫在刘备落难之时，表现出富贵人家所没有的真诚和热情。村民们纷纷从家中带来食物，以供刘备等人充饥。一位老妇人甚至跪在地上，以自己的衣袖擦拭刘备鞋上的泥迹。

这些穷苦的老百姓认可刘备，认为他是一个清官，能为百姓谋福利。

当晚，刘备等人在一个猎户家里借宿。

房东是个猎户，他为能接待到刘备而激动不已，眼含热泪，跪拜在地：“有贵客光临寒舍，实乃小民之大幸。只是如今家徒四壁，唯恐怠慢了大人。”

刘备见他谈吐不俗，不似普通猎户，不禁问道：“你一直都是住在这个村子里吗？”

猎户边磕头边答道：“说来惭愧，其实我先祖也是汉室传人，我也是刘氏后裔。小人名叫刘安。”

当天晚上，刘安烹肉招待刘备一行。

刘备等人早已饥肠辘辘，他们一边食用，一边随口问道：“这是什么肉啊？”

刘安答道：“这是狼肉。”

第二天一早，众人出发赶路。孙乾从房后打算牵马时，竟发现厨房里有一具女尸。

孙乾连忙前去质问刘安：“这女尸是怎么回事？”

刘安潸然泪下，答道：“那人乃是小人的爱妻。因为家徒四壁，没有可以用来招待的，我只得杀妻烹肉，以给大人们食用。”

刘备听说此事后，不胜感伤。他对刘安说：“既然如此，你跟我一同去许昌吧，寻个功名如何？”

刘安摇头说道：“承蒙大人不嫌弃，小人感激涕零。只是家中尚有老母无人照顾，小人不能远游，因此只得拒绝大人的一番美意了。”

致读者的一封短信：

请各位读者在此容许我插入一段自己的感想。对于文中所述，刘安杀妻烹肉以供刘备食用这件事，恐怕日本的读者是难以理解的。因为这与我们从来的情爱观和道德观都是大相径庭的，甚至对于某些读者而言，这完全违背了美感和洁癖，可能会引起反感。

在此前，我曾认真考虑过，是否要将这一段情节删除。但我发现，原作者对于刘安的这种行为是一种赞美的态度，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道义观和民情之态。读者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小情节，了解彼此之间的不同。我想这也是我重写《三国志》的意义所在。因此我并未做出任何改动，而是按照原著的观点，如实写下了这件事。

另外，我希望各位读者可以将这个情节，与日本的古典小说《盆栽树》中的一个情节相比较。《盆栽树》中描写了一个最明寺的时赖和尚，他在一个寒冷的雪天赶去佐野渡口。为了取暖，招待他的武士将自己心爱的梅树砍下，扔进火炉作为薪柴。这两个情节是多么相似！刘安杀妻宴客与镰仓武士砍梅为薪的精髓是一致的。他们两人内心之中的情感是如此真实，那么读者们是否还会感到狼肉之味与梅花之香有区别吗？

闲话休提。

且说第二天，刘备等人便离开此地，到了梁城附近。只见对面烟尘飞扬，迎面来了一支部队。

原来是曹操亲自率领的精锐部队，特地日夜兼程，赶来增援。

刘备一路历经艰难险阻，竟在此地与曹操相逢，宛如绝处逢生，遇到救命菩萨一般。

曹操听了刘备讲述小沛之战的整个过程之后，安慰道："曹某既已率兵来此，刘公尽情安心就是。"

接着，刘备又告知他刘安杀妻宴客之事，曹操感其义举，于是派人送去若干金银，并告知刘安："请好好侍奉老母亲！"

曹操率领大军抵达济北之时，先锋夏侯渊就首先带着失掉左眼的夏侯惇，前来拜见。

"末将恭迎丞相！"

"夏侯惇啊，你的眼睛怎么没了？"

夏侯惇歪着半张脸，笑着答道："回禀丞相，我在战场上把眼珠子给吃了。"

曹操听了夏侯惇讲述的战场经历，不禁哈哈大笑："哈哈哈！真是闻所未闻！夏侯惇啊夏侯惇，曹某看你是自古以来，第一个吃掉自己眼睛的人。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原来你才是最守孝道的人啊！看你伤势严重，我给你放假，速速回许昌养伤去吧。"

曹操又接见了先锋众将，询问了战场的情形："如今，吕布方面有什么动静吗？"

一位将官答道："如今吕布为了扩张势力，竟然勾结土匪强盗，将这些乌合之众统统编入自家军队之中。他目前人马颇多，吕布也以之为傲。另外，他还率军侵入兖州等地。吕布军队如今确实人数众多，势力庞大。"

"那小沛城的情况如何？"

"小沛城现在由张辽、高顺二将防守。"

"既然如此，我军就先攻小沛，替刘备报仇，将城池夺回来！"

曹操当机立断，一声令下，诸将官于是按照指令，回到自己阵营中

做好准备，就等发布最后的总攻之令。

曹操与刘备一起率军来到山东境内，直指遥远的萧关。

此处负责防守的都是些泰山附近的强盗，孙观、尹礼、昌豨以及他们手下三万多人的地痞无赖。他们虚张声势，布置阵线，身为贼军，却毫不畏惧都城来的王师。

“咱们最擅长的就是打山地战，那帮都城来的官兵懂得什么，不足为惧！”

“许褚，你先带人冲上去！”

曹操见状，立刻命许褚冲锋陷阵。

“得令！末将都等不及了。”

许褚摩拳擦掌，得令后立刻率领一众将士，向敌阵奋勇冲锋而去。泰山大盗孙观、吴敦等人见有人来战，立刻舞刀弄枪，咋咋呼呼地冲上去应敌，但却无人能抵挡许褚，几招便败下阵来。

贼兵见势不妙，兵溃如山倒一般，匆忙撤回萧关。

“全面追击！誓将敌军全歼于今日！”

曹操下令乘胜追击，这些山贼组成的杂牌军在曹军的追击之下，尸横满地，血染山谷。

当曹操在萧关杀敌之时，他另拨出三千骑人马，命曹仁抄近道赶往小沛城，并对城后门发起进攻。

小沛守军立刻急报徐州。

此时吕布刚从兖州回到徐州，席不暇暖，紧急军情便接踵而至。每件急报都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小沛城乃是徐州的咽喉之地，事关重大！我需亲自前去督战为好！”

吕布立刻找来陈珪、陈登父子，共商对策。他又令陈登随行，派陈珪留在徐州，负责守卫。

“属下明白！”

陈氏父子领命后退下。他们趁城中一片混乱之时，躲进一间密室，暗商对策。

“父亲大人，我看此番吕布的死期就要到了。”

“嗯！你我父子二人一直隐忍至今，我看这番苦等没有白费。”

“儿子此番随同吕布前去小沛，可随时见机行事，巧施妙计。若吕布战败而回，最后只得逃回徐州。请父亲届时一定要紧锁城门，绝对不可让他入城。父亲觉得此计如何？”

陈登坚持己见，而陈珪却仍有些犹豫，没有立刻答应。

“父亲，您为何不说话？”

“我只是有所顾虑。届时并非我一人独守徐州。城中还有不少吕布的妻儿老小和亲眷家属，因此即使我不开门放吕布进城，他们若见到吕布被敌人追杀而返，必定会强令打开城门的。”

“父亲言之有理，不过儿子倒还有个主意。”

陈氏父子在密室里低声私语，这时从旁边的兵器库中传出人声。

“陈珪大夫现在何处？”

“就连陈登也不见踪迹了。”

陈氏父子生怕隔墙有耳，于是以眼神示意保密，然后趁四下无人之际，分头走出密室。

“你跑哪里去了？”

吕布一看到陈登，就立刻怒喝一声，颇有责怪之意。

原来此时一应出发的准备已经就绪，军队已在楼外集合完毕，整装待发。而临行时发现独缺陈登一人，难怪吕布会大发雷霆。

陈登随机应变，他立刻跪下解释道："主公息怒！属下刚才被家父叫去，共商留守徐州之事。家父认为责任重大，于是属下不免劝勉一番，因此来迟了。"

吕布紧皱双眉："陈大夫竟为留守之事担忧么？莫非他有所顾虑不成？"

"家父认为，此番作战与以往不同，若曹军突袭而来，将徐州团团围住，届时主公的妻儿老小，亲眷家属，以及金银粮马等物资难以及时转移，因此深为担忧。我宽慰家父，不用过于担忧，将军和家眷必然吉人天相，定能逃脱困境的。"

"原来如此！陈大夫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吕布立刻急召糜竺而来，叮嘱他道："我命你和陈大夫一同留在徐州，另外把我的妻儿老小、金银军粮等一应财物立刻转移到下邳城。不得有误！"

吕布安排好后这才放心下来，觉得后方万无一失了。于是他立刻领兵出城，前往小沛应战。而他哪里知道，糜竺早已和陈氏父子暗中相通，他们此番布置好陷阱，只等吕布落网。

——可惜啊可惜！吕布却一直被蒙在鼓里。

吕布原打算解救小沛之危机，没想到刚刚率兵出了徐州城，就接到急报。

"萧关危急！请速支援！"

吕布不得不改变方向，命令大军改道萧关。

"曹操亲自率兵攻打萧关，我们不得不防啊！"

陈登立刻进言："主公，请莫要心急，不要匆忙上路为好。"

"这是为何？"

“目前萧关的防守，除了有我军的陈宫和臧霸之外，大部分的人马都是泰山孙观和吴敦等人的手下。这些人原本都是绿林强盗，重利轻义，若是被曹军引诱，暗中投奔敌营也未可知。请主公准我先行率数十骑人马前去萧关试探，待观察一番形势之后，再回报主公。”

“还是你想得周到！如此胆大心细，忠心耿耿，实属难得！如此也好，你快些去吧！”

“因此请主公放慢速度，属下先行一步。”

陈登说完，一路急行，赶至萧关。他抵达之后立刻会见了陈宫、臧霸，在询问了战况之后，他又小声问道：“我觉得主公迟迟不肯进入萧关，是否是出于不信任之情？你们想一想，有没有做过什么会令主公起疑的事？”

“哦？我们并未做过任何事啊。”

陈宫和臧霸听罢面面相觑。他们辛辛苦苦在前线浴血奋战，但此时竟听说主公对他们有所怀疑，心中不免产生郁闷之情。

当天夜里，陈登趁人不备，独自登上望楼。他向曹营的阵地方向射去一支信箭，之后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下楼回营。

第二十七章 奇计

陈登当即离开萧关，连夜策马飞奔，不得停歇。天明时分，已经回到吕布大营之中。

吕布正等得心焦，见他回来，立刻问道：“萧关的情况如何？速速报来！”

陈登故意装出一副神情凝重的样子，皱着眉头说道：“果然不出所料，萧关的情形，恐怕不妙啊！”

吕布闻言，脸色为之一变。

“陈宫是否在出城之前，就早已怀有叛变之心了？”

“属下原本以为，那孙观、吴敦等人原非善类，担心他们见利而动，被敌军收买。但我万万没有想到，陈宫屡受恩宠，身为重臣竟然也会反叛主公。看来实在是人心叵测，难以预料啊！”

“看来陈宫近来因屡次谏言不被我采纳，而心生不平。若我毫不知情，贸然前往萧关，恐怕会葬送吕某一生的大事啊！好险好险！”

吕布对陈登又立奇功而大加赞扬，他想出一计，命陈登再返萧关。

“你现在就返回萧关去见陈宫，和他谈话聊天，尽量拖延些时间。晚上你再用酒把他灌醉，之后在城楼上以举火为号，并打开乾门。我在城外埋伏，待看到火光之后，便可立刻冲进来，将陈宫拿下！”

吕布颇为自己拟定的万全之策感到得意，他趁太阳下山之时开始拔寨移军，趁着夜色逼近萧关。

而陈登已按吕布的安排先行一步赶往萧关。他抵达时恰好是日暮时分。陈登匆匆下马，气喘吁吁地对陈宫说道：“陈将军！大事不好！今日主公得到急报，说曹操大军临时改道，正越过泰山的险要之地向徐州进攻。因此主公认为再守此地已无甚作用，命你迅速带兵赶往徐州，以作增援，不得有误！”

“竟有此事？”

陈宫闻言，一时惊愕。他的神情颇为沮丧。

陈登也不管他答应与否，又跳上战马，疾驰而去，不久便消失在黑暗之中。

陈宫对于陈登的说辞也是不得不从。于是他率领全部萧关的守军，用了不到半个时辰的工夫就全员离开城池，匆匆赶往徐州。

没过多久，萧关便人去楼空。而这时，一个人影登上了望楼，原来竟是那先前离去的陈登，他又去而复返。

陈登将一封密信绑在羽箭之上，然后对着曹营所驻扎的山中，“嗖”的一声放出箭去。

之后，他静静地注视着黑漆漆的山谷。只见不久后，山腰处晃动起火把，发回了暗号，表示已经明白的意思。

不久后，曹营中拥出一路人马，他们未打旗帜也未点火把，如夜潮一般，在夜色的掩映之下悄无声息地分为两队，从萧关的乾门和巽门两处进城。之后，萧关还若一座空城一般，陷入一片死寂。

陈登待万事俱备之后，在望楼上放出狼烟，给吕布发出信号。跳跃的火光，直冲云霄。

吕布此时正埋伏在城外十里之处，他看到陈登发出的信号后，大声号令：“听我号令！向萧关进军！”

于是徐州军在夜色之中，杀向萧关而去。而他们迎头撞到另一支在夜色中急行军的队伍。

那正是陈宫率领的部队，他听信了陈登的谎言，匆匆赶往徐州去增

援。

吕布并不清楚来者是何人，而在黑暗之中也难分敌友。双方都满腹狐疑，生怕对方先行进攻，于是先下手为强，两军不由分说，战在一处。如此同室相残的战况异为激烈，也尤为令人心酸。

“情况不对！”

吕布过了好久之后才感觉出异状。

而与此同时，对面军中也传来陈宫的呼喊之声：“对方的大将拿着方天画戟，莫非是吕将军的队伍？大家快住手！别打了！对面不像是曹军，应该是自己的队伍！”

“混蛋！自家人打自家人！”

吕布怒不可遏，破口大骂。

而此时双方已经交战许久，当发现打了一场乌龙战为时已晚。两军都死伤无数，损失惨重，大家都有些不知所措。

“好啊！竖子陈登！他居然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真是岂有此理！待我们赶去萧关，再做打算！”

吕布心中本已猜疑不定，如今在此处与陈宫会合，还大打一仗，不免尴尬不已，他只得虚张声势地大骂一通陈登，然后将两军聚在一处，急奔萧关而去。谁知，他们刚刚来到城外，却发现城池内喊杀震天，一支队伍冲了出来。

这回才是真正的曹军，他们被陈登的飞信引导入城，埋伏下来，静候吕布前来。吕布和陈宫毫无准备，在曹军猛烈的攻势之下节节溃败，伤亡惨烈。将士们死伤无数，四散逃窜，吕布此番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吕布大败而退，只得借夜色策马逃命，直到天色渐明之时，才勉强脱身。

吕布的败兵刚好遇到了陈宫的残勇，于是两军再度合为一处。这时吕布叹道：“我们不妨先回徐州，待整顿兵马之后再做打算。”

于是吕布带着陈宫，急奔徐州而去。

队伍刚到徐州城下，吕布正放松地想回城之时，城楼之上竟然箭如雨下，将他们挡在城外。

“这是怎么回事？”

吕布勒住战马，抬头望去，只见大将糜竺赫然立于城楼之上。

“好你个匹夫吕布！还回徐州做甚？”糜竺高声叫骂，“想你当初从我主公刘备手中夺去徐州，今日此城又回到原主手里。别以为徐州是你的地盘了，你速速离开，天涯海角，任凭君走！”

吕布猛踩脚蹬，恨得咬碎钢牙，他大声叫道：“陈珪何在？让他出来见我！陈珪你这老匹夫，快点出来啊！”

糜竺纵声大笑：“痴心妄想！如今他老人家正在城里喝酒庆祝呢！你中了他的计谋，难道还要让他亲眼看看你这狼狈落魄的样子吗？”

糜竺说罢，不再理会吕布，转身闪进城楼之中，只传来一阵大笑拍手的声音。

“可恼啊！老匹夫陈珪竟然用计害我！”

吕布气得怒发冲冠，他反复驱驰赤兔宝马，在城外来回穿梭，不愿离去。

陈宫在他身后见到此状，暗暗冷笑一声：“将军，你既然未能识破恶人的奸计，如此纠结也是无用，怪只能怪自己不懂识人。可惜啊可惜！我的主公都快死到临头了，仍看不清人心！”

陈宫见到吕布在城门外抓耳挠腮的丑态，满腹怒火。他独自一人拨马就走，而吕布连忙跟上。他跟在陈宫身后，有气无力地说道：“如今我们只能去小沛了。那里有我的心腹张辽和高顺驻守，我们不妨暂且将其作为据点，再图后计。”

如今为了躲避敌人，也唯有去小沛这一条退路了。事已至此，陈宫也无计可施，只好跟随吕布默默而行。

但是，他们忽然看到一幕奇怪的场景，这是怎么回事？

只见对面急冲冲过来一支队伍，正是由张辽、高顺率领的小沛之兵。看样子他们将全部的小沛守军都带了出来，尘沙翻滚，大队人马十万火急地迎面而来。吕布和陈宫不禁目瞪口呆。

“出了什么事？莫非……”

两人张口结舌，呆然而立。

另一边，高顺和张辽正狂奔而来，此时迎面碰到吕布等人，心中也非常纳闷。

“主公！您怎么会在此处？”

“我倒要问你们！为何你们不按命令在小沛驻守，现在率兵是要赶往哪里？”

高顺和张辽听到吕布如此发问，于是更加疑惑了。

“主公容禀。我们一直按您的命令，在小沛驻守，以防曹军来袭。可是就在两个时辰之前，陈登忽然飞马而来，他告诉我们主公昨晚中了曹操奸计，深陷重围，难以脱身。因此特命他前来报信，命我们火速赶往徐州，去援救主公。陈登在城门之处说完，就立刻拨马离去了。我等闻听主公遇难，于是立刻整备人马，将全部驻军都带上，正往徐州赶去。没有想到，居然在这里遇到了主公。”

陈宫站在一旁，轻轻地摇了摇头，他似乎过度愤怒，却又无力发火了。最后他只是哑声说道：“陈氏父子，设计谋害主公，这一切都是他们设好的局。我们被玩弄于其股掌之间，如今一切为时已晚。可叹啊！”

陈宫气得长叹一声，扭头不看吕布。

吕布对陈氏父子简直恨之入骨，他忽然仰面朝天，诘问自己：“可恼啊！这陈氏父子简直是给我喝了一杯苦酒，真是痛彻心扉！想当初我对他们宠信有加，关怀备至，而他们竟然如此待我！简直是恩将仇报！我若逮住他们，绝不能轻饶！”

陈宫在一旁冷冷地说道："主公，他们的真实用心你终于了解了，但如今早已于事无补。我们接下来该如何是好？"

"全军出发，攻打小沛！"

"属下以为不妥！此番若是前去小沛，只是白白受辱。陈登现在一定早已将曹军放入城中，只怕他们现在正饮酒作乐，共庆胜利呢！"

"哼！我偏偏要去！陈登算是什么东西，我立刻率兵前去，就能将小沛踏平！"

吕布怒火填胸，根本不听他人之言，一催胯下战马，就直奔小沛而去。众人无奈，只好在他身后跟随。

到了小沛城外之时，他们才发现果然如陈宫所料，此时城头早已遍插曹军的大旗。陈登听说吕布率兵而来，便登上城楼，指着吕布，高声讥笑："我当是谁？原来骑红马的乞丐又来讨饭了！你若是饿了，我便赏你几块石头吃吧！哈哈哈！"

"好你个陈登啊！你忘恩负义，投敌叛主，不得好死！想我当初对你们父子厚待有加，是谁供你吃穿，是谁奉你如上宾，你竟然全忘了吗？"

"休得胡言！陈某乃是大汉朝臣。怎么会认你这个逆贼之主？你无情无义，暴虐残忍，就是一介小人！"

"好啊好啊！吕某今日一定要斩下你的狗头,否则誓不为人！有种你就出来，受吕某一戟！"

正当吕布在城下叫骂之时，忽然传来一阵喊杀之声。有一彪人马自北方而来，正从高顺阵营的后方攻来。

"怎么？城外竟有曹军的埋伏吗？"

吕布之军见状立刻左右分开，顿时形成仙鹤展翅的阵形。

"好啊！要打便打吧！我吕布哪会怕你！"

吕布在手上吐了一口唾沫，倒提方天画戟，静候敌军来袭。

等到这支队伍靠近之后，他才赫然发现，他们并非是曹操的军队。只见队伍之中的士兵，衣衫并不统一，他们显然是一个杂牌队伍。队伍之中战马羸弱，军械不整，但气势十分惊人。他们对敌军布阵毫不在意，每个人都奋不顾身地冲锋陷阵。两军立刻陷入短兵相接的肉搏战，一时之间喊杀震天，血光四溅。战况异常惨烈，鲜血染红了大地。

这时，来军之中跃出两骑大将，他们高声喊道："我乃是刘备的义弟关羽！"

"我叫张飞，是刘备的三弟！你们都给我记住喽！"

两将通报了姓名之后，纵马跃起，若猛狮一般威风凛凛。

只见两将相貌不凡！他们一人豹头虎眉，勇猛无比；另一人赤面长髯，豪气滔天。

"原来是刘备的两个义弟！"

"那不是关羽和张飞两员大将来了！"

吕布的将士们见到这两名威风凛凛的大将之后，个个吓得胆战心惊，不敢上前。关羽和张飞二人挥舞起刀枪，如入无人之地一般，杀得吕布之军抱头乱窜。

"你们这帮废物！跑什么跑！还不冲上去！"

大将高顺见手下们如此无用，不禁破口大骂。他硬着头皮冲上前去，挡在张飞的面前，两人便战在一处。只见刀枪相碰，火花四溅，几个回合下来，高顺自然不敌张飞。他只得拨马便逃，不敢再战。

此时，关羽不顾敌兵溃败而逃，他手提着八十二斤重的青龙偃月刀，直奔吕布的中军杀去。一见吕布，关羽便立刻喝道："好你个吕布！大胆狂徒！你的赤兔马可还健在？"

吕布见敌军威猛，不禁心中紧张。听得关羽的挑衅之声，不免大惊。但他久经沙场，很快就镇定下来，掉头就与关羽战在一处。

张飞在一旁发现关羽在与吕布缠斗，立刻大喝一声，也赶来助阵："二哥，让我替你收拾吕布！"

吕布原本疲惫不堪，如今又被两人合力围攻，不免有些吃力，他在心中暗道：“看来我吕某今天走背字！运气实在糟糕啊！”

他觉得与关张两人再缠斗下去，并无胜算，于是虚晃一招，拨马便逃。

“吕布！休走！你家爷爷还没打过瘾呐！”

张飞见吕布逃走，拍马便追。关羽也跟随其后，紧追不舍。

张飞奋力催马，眼看就要追赶上吕布之时，赤兔宝马突发神力，加快脚步，一下子将张飞和关羽的坐骑远远甩在身后。关张二人无奈，坐骑远不如人，只得眼睁睁望着吕布的背影绝尘而去。

吕布此番乃是被这匹赤兔宝马所救。他纵马狂奔，才勉强保住一条性命。

此时徐州被夺，小沛也无法进入，吕布无处可去，只得败走下邳。

下邳原为徐州城外的一座小小城池，不过是个弹丸之地，但因被吕布的部下侯成防守，还算一处要害所在。吕布暂时将手下安顿在下邳，稍事休整，又趁机将原本失散逃跑的残兵败将收归编制。

曹操此次取得了大捷，他特意对刘备说道：“徐州原为刘公的地盘，因此曹某此番攻克徐州，就是特来物归原主的。请刘公进城，重任太守之职。”

刘备的妻儿老小原被吕布幽禁在徐州城中，幸而由糜竺和陈珪多加照顾，因此安然无恙。

刘备进得徐州之后，与糜竺、陈珪相见，关羽和张飞也同入城中。时隔很久之后，刘关张重新聚首，一众君臣亲信也终于团聚。

刘备不禁问道：“二弟、三弟，当初小沛遇袭，你我弟兄离散。之后你们都在何处藏身？”

关羽答道：“我暂时藏身于海州的一处乡下。”

而张飞则大大咧咧地说：“俺老张上了芒砀山，落草当山贼去了！”

众人闻听，不禁哈哈大笑。

几日后，曹操在大营之中大排盛宴，庆功祝贺。

席前，曹操将刘备请到自己的左手就座，而右边却虚位以待。

待众位文官武将纷纷落座之后，曹操才起身说道：“此番大捷，智取徐州和小沛，全靠陈珪和陈登父子足智多谋，立下了头等功劳！因此，我请陈老大夫坐于我的右手之席。”

在座众人无不起立鼓掌，陈老大夫在儿子陈登的搀扶之下，从末席移座到了曹操的右手席位。

“陈老大人，你立得头功，朝廷赐你十县之禄，令郎陈登也加封伏波将军之职。”

曹操当席对陈氏父子大加犒赏。

席间，众将官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共庆胜利。大家又不断讨论该如何生擒吕布，抑或是将其斩杀，气氛欢快。曹操最后决定，在吕布之事悬而未决之际，暂时不返回许昌。

吕布逃入了下邳小城，犹如钻进了一个牢笼。

他如今已成为一头栏中困兽。

只是俗话说，狗急跳墙，人急造反。如今想对付他这头困于栏中的老虎，却并非想象中那般简单。一着不慎，反而会被其反噬。

在庆功宴上，陈昱发表意见：“对付吕布应该如炭火烤鱼一般，要慢慢来才可取胜。若我军此时贸然进攻，恐怕吕布会背水一战，鲁莽而行，反倒容易被他占了上风。”

吕虔也赞同陈昱所言。他说道：“吕布如今势力单薄，兵马缺乏，他只得依靠臧霸、孙观这等泰山贼寇，才可守备下邳之地。只是依吕布的高傲个性，这并非长久之计。若想一举翻身，他必将前往淮南，投靠袁术。然后借助袁术之力，奋起反攻，以图东山再起。”

曹操认为两人所言都极有道理。

“二位的两种分析也正是我所担心的。若此时吕布前去投靠袁术，两相结盟，则会难以收拾。我看这样办吧，我将派兵去山东各处通关要道负责拦截，请刘备督促部下，在下邳到淮南之间的路段之上严加警戒。”

刘备恭敬从命。

“在下一定不负重托。”

庆功宴结束之时，众人山呼万岁，之后便各自回营。

刘备立刻行动，他当日就部署战斗，安排兵马。他令糜竺和简雍二将驻守徐州，自己则亲自领兵，率领关羽、张飞和孙乾等人一同出发，负责截断下邳到淮南之间的交通。

刘备担心此次行动被困于下邳的敌人察觉，而敌军势必会拼死抵抗。因此他率兵迂回行进，悄悄地翻过山岭，才绕到下邳城后。

他们依照地势而布置关卡，命士兵结栅设关，搭造圆木小屋作为瞭望之用。警戒严密，多方监视，眼线遍布大小道路，甚至不为人知的小道。不消说敌军难以通过，连一只山猫都难以穿行。

寒冬将至。

此时泗水尚未冰封，但原野上草木枯萎，满目萧条，寒气逼人。

吕布下令在下邳城四周的泗水河岸多筑鹿寨，又于城中屯集兵器粮草。

“如今唯盼天降大雪，能够早早封山，以防敌军来袭！”

吕布常常对天祈愿。

陈宫见吕布愚蠢到要靠天力，而非人智来取胜，不禁嗤之以鼻。他分析道：“曹军远征而来，人困马乏，配给必定不足，如此严冬气候，他们难以抵御。若我军此时反攻，出其不意，必然会取胜。”

吕布听了却连连摇头：“此时不宜出兵，一来胜算不大，二来我军连败，士气低迷，怎能应付再一次失利？如今我们只能固守下邳，若曹

军来袭再一举出击，将他们淹死在泗水河里为好。”

“就依你吧。”

陈宫最近不再热衷对吕布连连苦谏了。他见吕布不听，也不反驳，只是面带讥讽，退下便是。

就在此时，曹军早已陆续占领山东一带。他逐渐收缩兵力，再次逼近下邳城，以重兵将这座小小的城池团团围住。

攻守之战持续了两天，双方皆以乱箭互射为主。第三天早上，曹操带着二十余骑随从，来到了泗水岸边的下邳城下。他高声喝道：“吕布出来见我！”

---

(1) 译者注：公元196年。

(2) 译者注：公元197年。

(3) 译者注：公元198年。

第四卷
臣道之卷

第一章 攻防变换

不久后，吕布现身于城楼之上。他故意大声问道：“何人在叫我？”

曹操在泗水河对岸高声呼喝，声音随着水波传来：“吕将军啊！我乃许都曹操是也！咱们两个斗了这么久，也算是老交情了！话说你我二人，并无深仇大恨。曹某此番远征而来，乃是因你要和袁术联姻所致。你须知袁术僭称帝号，意图谋反，天下人人得而诛之。你若与他联姻，也是与天下人为敌。”

吕布闻言，沉默不语。

此时寒风劲吹，河面上掀起一片涟漪。河岸两侧，芦荻萧萧，两军旌旗，瑟瑟飘扬。吕布一直默不作声，但也未令手下放箭伤人。

“吕将军！曹某相信你并非正邪不分、是非不明之人。若肯缴械投降，曹某必定既往不咎。不仅如此，我还将上奏天子，保你的封土和封号。”

“……”

“如若不然，吕将军啊！曹某可以保证，你城池陷落之时，也将是你的身死之日。到那个时候，不仅你的妻儿老小都难逃一死，就连几世之后，你的恶名也将在泗水河上遗臭万年，遭人唾弃。吕将军！请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曹操一番攻心之辞，似乎打动了吕布。他不再沉默，高声应道："曹丞相！你所说之言，吕某已经听明白了。请宽限一些时日，容我好好考虑。待与众将官商议之后，再派遣降使。"

陈宫一直站在一旁，听到吕布如此回答，大为吃惊。他激动地跳脚大骂："主公说的什么傻话？"

他为了收回吕布意欲投降之言论，自己跑到城头，大声辱骂曹操："好你个曹贼！你向来善于卖弄口舌，哄骗别人！我陈宫可不信你那一套花言巧语，有我在就休想诓骗我的主公！你快滚回去吧，再在此处摇唇鼓舌，我陈某必定饶不了你！"

陈宫骂完，怒气未消，便从旁边士兵手中一把抢过弓箭，瞄准曹操飞去一箭。此箭不偏不倚，正中曹操的头盔。

曹操气得睚眦欲裂，怒吼一声："陈宫，你给我记住！你要是有一天栽在曹某手中，老夫定将你踏在脚下，以报今日之仇！"

曹操随即命身旁随从回去传令，即刻向下邳发动总攻！

吕布见状，心生惧意。他连忙在城楼上大喊："曹丞相！且慢发兵！刚才只是陈宫一人之辞，绝非是我的本意。吕某已有意投降了！"

陈宫听到吕布此言，气得将弓箭掷在地上。他怒气填胸，冲着吕布大声吼道："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大敌当前，居然说什么投降，让全军将士如何瞧得起你！曹操此人我最了解，他最会花言巧语蒙骗别人。到时候你被他杀了脑袋，再要后悔可就晚了！"

"陈宫！你快住嘴！你一个人胡言乱语，说的什么鬼话？"

吕布被陈宫骂得脸上挂不住，竟要拔出剑来，一副要立刻将陈宫的脑袋砍下来的模样。

这主从两人，在敌人面前争吵不休，简直是丑态百出。站在一旁的张辽和高顺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们赶紧上前，好言相劝，才将两人分开。

"主公，请少安毋躁。陈宫所言绝非有意冒犯。他乃是忠义之人，只是说话耿直。如今我们正缺他这样足智多谋的谋士，凡事还要仰仗他

的计谋啊！”

吕布被众人劝服，心中也是明白陈宫的重要性，于是他赔着笑脸向陈宫请罪：“刚才之事你不要放在心上。若先生还有良计，请告知才是啊！”

吕布有时觉得陈宫很啰唆，而陈宫有时也觉得吕布令人失望，但他终究是自己认定的主公。如今吕布对自己赔礼道歉，他便立刻怒火全消，继续尽职尽责地为主公出谋划策。

“良计倒还真有一个，”陈宫低声答道，“能否成功就看主公是否配合了。我想此时可以用‘掎角之势’。意即主公可率一部分精兵出城，我则与其他将官留在城内。如此一来，形成两相呼应之势，曹操不得不两头兼顾，很容易顾此失彼。”

“这便是掎角之势吗？”

“正是！若用此计，当主公出城扎营之时，曹操势必转而攻击城外营地。届时我便可从城内出兵，攻他的背后；若是曹操向下邳攻来，则主公可以反过来威胁他的后方。我们两相呼应，以掎角之势夹击曹军，如此便能打败曹军，直取曹操的项上人头。”

“噢！原来如此！此计甚好。若是孙子在世，也不得不佩服于你的。”

吕布顿时燃起了斗志，他立刻下令准备率部分精兵出城驻扎。

如今正值寒冬时节，若到野外驻扎，必定天寒刺骨，因此众将士都在战袍下面裹上了厚厚的棉衣。

吕布回到家中，吩咐妻子严氏将他御寒的皮裘等贴身衣物准备妥当，以备出城之用。

严氏奇怪地问丈夫：“官人此番要出城去何处？”

于是吕布告诉夫人，自己打算出城作战。他还说道：“陈宫这个人委实厉害，他足智多谋，此番又献上‘掎角之势’。我若依计而行，必将大破曹军。”

吕布一边说着，一边自顾自地收拾行装。而严氏夫人却大惊失色：“官人啊，你是要将下邳交由别人掌管，而自己却带兵出城是吗？”

严氏夫人期期艾艾，潸然泪下。她一直在吕布耳旁劝阻道：“想我每次跟着你东征西战的，你哪里晓得我们娘们有多可怜。若是你此番依照陈宫之计，出城驻扎，你就不怕陈宫在城中有变么？想来那陈宫原本是曹操身边之人，后来叛主前来投奔于你。当年曹操对他如此重用，陈宫尚且会叛主，而如今官人对他冷面相对，他心中是否存有异心，也未可知啊。”

……

吕布听到夫人如此语重心长的话语，不禁放慢了手上的动作。他若有所思地站在房中，听严氏夫人继续说道：“那个陈宫既然当初能背叛曹操，如今又为什么不能叛你？若你出得城去，怎可保证他不会另有所图？若真的出了事，为妻今生恐怕难以和夫君再见面了！”

严氏夫人情深意重，如今已是泣不成声。

吕布听完，心中似冰山消融，感动不已。他解下身上的皮裘和战袍，好言安慰夫人道：“好了好了！你这妇道人家只知道哭鼻子。你可知道，男人出征前是最见不得眼泪的么。我今日不出城了，看看情况明天再说吧。”

然后，他话锋一转，问道：“咱们家两个乖女儿此时在做什么呢？”

于是，吕布与严氏携手，夫妻二人情意绵绵，一同往女儿的闺房而去。

第二天，吕布并没有下达出城的命令。等到第三天、第四天，他仍是毫无表示，仿佛忘记出城扎营的“掎角之势”一般。

陈宫等得心焦，他见吕布毫无动静，于是又赶过去规谏道：“主公，若我们不趁早出城备战，只怕曹军的包围会越来越严密，到时就失去战机了！”

“哦！陈宫啊，你说的我都知道了，但我认为此时加固防守更为有利啊。”

“非也！此时正是战机！据报，有大批军粮从许昌调来，如今已快抵达下邳城外的曹军驻地。若主公此时率军出城，一举截断粮道，打击曹军，正可谓一举两得！此时若不出兵，更待何时！”

“哦？你说曹军从许昌调来了大批军粮，快要抵达前线了？那我一定要出城拦截！”

吕布闻言，不禁重新燃起斗志。陈宫见状也终于放下心来，他一再催促：“主公！此番劫粮，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行动迅速！”

说罢，陈宫便不再多言，躬身而退。

当天晚上，吕布进入侍妾貂蝉的房中，却见她正独自啼哭。吕布不明就里，只见貂蝉的一张俏脸之上洒满泪水，犹如雨打海棠一般。她的眼眶红肿，垂泪说道：“妾身舍不得将军！一想到此番要和将军别离，就难过不已。若没有将军照顾，我又怎么活得下去呢？”

貂蝉这厢痛哭失声，吕布则不解地劝道：“你竟胡说！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我不过是要出城对付曹军，你们在城中一有军粮过冬，二有精兵守护，有什么好怕的？”

“妾身只是听夫人说了，将军要出城扎营，将我们妻妾二人抛在城中不顾，是不是这样？”

“我出城扎营是为了打胜仗的，又不是去自寻死路。”

“妾身就是心里担心得很嘛。听说那个留守城中的陈宫和高顺素来不和，若将军一旦出了城，这两个人又心不齐，说不定敌人会乘虚而入的。”

“哦？那两人的关系竟如此不和？”

“就是的嘛！还有啊，陈宫那个人怎么值得相信呢？他有那么多主意，谁知道他是向着哪头的。再说夫人也对他信不过呢。将军如今把城池交给他来守护，不就是把我们娘们几个都交在他手上么？请将军一定要为你的妻儿着想，可怜可怜我们这些弱女子啊。”

貂蝉扑到吕布胸前，哭得梨花带雨一般。

吕布爱怜地轻抚她的香肩，强作欢笑："你啊你！我真是拿你没办法。好了好了，别哭了好不好？我不出城就是了。我手持一杆方天画戟，胯下一匹赤兔宝马，又有何畏惧？你尽管放宽心吧。"

吕布轻拍着貂蝉的后背，陪她一起休息片刻。又命侍女送来酒食，两人对饮情深。

第二天，吕布觉得自己一再出尔反尔也有些尴尬，于是特意召来陈宫，对他说道："我仔细思考了一下你的建议，认为有关曹军在调运军粮之事，恐怕不大可能。这极有可能是曹操为诱我出城而捏造的假情报。若我贸然率兵出城，恐怕就中了曹贼的奸计，遭到埋伏也未可知。因此，我再三思索，决定还是固守城池，暂不出城作战。"

陈宫无奈退下，他忍不住长叹一声："唉！如今再说什么都于事无补了。我们此番必定死于此处，再难逃生！"

自此之后，吕布终日纵情于酒宴，他总是躲在鸳鸯帐里与貂蝉嬉戏，或是与妻女共享天伦之乐。但他一旦酒醒之后，就又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

这日，许汜和王楷经过通禀，前来拜见吕布："属下有要事求见。"

吕布知道这两个人都是陈宫的部下，因此颇为警惕。

"找我有何事？"

王楷首先说道："属下听说，近来淮南袁术的势力日渐壮大，而主公之前曾答应与袁术结为儿女亲家，当时已经在徐州城内操办了盛大的婚礼仪式。若此时派使者去向袁术求援，想必他会念在这个婚约尚未解除的分上，派兵增援的。我等愿为主公出使淮南，游说袁术，以期谅解。"

"没错！亲事确实没有解除过，可以之与袁术相商。"

吕布犹如在黑暗中乍见一丝曙光，登时燃起希望。他立刻问二人："你们可愿出使淮南？"

"此时主公有难，我等必将舍命相待。此番若能出使成功，则必将尽忠报效。"

“也好！你们二人能有此心，吕某十分感动。我这就修书给袁术。你们可以带着此信前往淮南。”

“遵命！不过目前下邳城被曹军重重包围，通往淮南的道路又有刘备重兵把守，严密监视。属下恳请主公能派人护送我们突围，以便顺利抵达淮南。”

“那是自然！我来派将护送你们一路前往淮南。”

吕布立刻召来张辽、郝萌二将，各授五百余骑人马，并再三叮嘱道：“你们二人负责将两位使者送往淮南，不得有误！”

两将随即领命准备。张辽率五百余骑在前，郝萌率五百余骑负责押后。待城门一开，一行人便如飞龙一般，奔出城去。

此番突围特地选在深夜时分，趁曹军不备,一行队伍便突出了重围。第二天晚上，他们又顺利突破了刘备的封锁。

“太好了！咱们终于冲出来啦！”当队伍来到淮南境内时，许汜和王楷两位使者情不自禁欢呼起来。

“突围容易，不过待二位使者返回之时，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

两将商议后决定由郝萌率五百余骑人马，继续护送使者到淮南。而张辽则原道返回。

果然，张辽在回程之时，遭遇到刘备的巡视队伍。

“何人竟敢擅闯关卡？”

一队刘备的兵马拦住了张辽的去路，而为首的正是关羽。张辽在不久前攻打小沛之时，曾与关羽有过一面之缘。当时关羽正义凛然地好言劝慰，两人英雄相惜。如今再见，双方仍为敌人，但并未剑拔弩张。关羽一见来者是张辽，也未勉强，反而还交谈了几句。后来有从下邳城赶来接应的高顺、侯成抵达，张辽便转身离开，返回城中。

许汜和王楷抵达淮南后，立刻拜见了袁术，并呈上吕布的书简。

两使极尽所能，游说袁术与吕布再结儿女亲家之好。而听到最后，袁术终于被打动了："吕布此人一向反复无常，为表诚意，请他先将女儿送来淮南。待新娘抵达之后，再出兵前去救援，方为上策。"

许汜和王楷立刻答应下来，匆忙赶回下邳。他们又趁深夜时分突围，但在二更时分，正当他们穿越刘备军的关卡时，突闻一声大喝："深更半夜！何人在此闯关？"

来者正是张飞，他立刻率兵将两使的队伍包围起来。

郝萌无奈，只得上前与张飞对战，但他哪里是张飞的对手，几个回合就被打落马下，生擒活捉。而郝萌手下负责护卫的五百骑兵也是尽数被剿。

许汜和王楷两人趁乱，侥幸逃脱。他们一路奔波，仓皇逃回下邳城。

当晚，张飞押着郝萌，将他五花大绑地拉进刘备的大营。

"大哥！我抓着吕布手下的一员大将，他想趁夜色偷偷通关。此人护送吕布的使者往来淮南，一定要好好拷问一下，看他是何等企图。"

刘备立刻夸赞张飞擒敌有功，之后审讯郝萌，让他招出此行目的。但郝萌嘴硬，不肯轻易吐露实情。

张飞在一旁气不过，他立刻下令手下士兵："来人呐！大刑伺候！不狠狠地打这小子一顿，他是不会招的！"

几名士兵围拢过来，手持鞭子，照着郝萌连打上百鞭。郝萌吃痛，难以忍受，只得哀声求饶。

"手下留情啊！刘将军！我招！我都招了！"

于是刘备解下郝萌身上的绳索，听他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都一一招供。然后刘备连夜修书给曹操，将郝萌的供词全部送上。如此折腾了一夜，派人将书信送出之时，天色已是大亮。

曹操回信来得也快。

“速将郝萌斩首。今后更要严加戒备，断不可让吕布及其手下任何使者再通过此处前往淮南。”

刘备依信，立刻召集手下诸将，严肃纪律：“如今我们的任务艰巨。吕布目前已是穷途末路，他必然会设法通过此处，逃往淮南。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来，严加防范，连一只老鼠都不能放过。所谓王法无情，若有玩忽职守、消极懈怠之人，刘某必以军法处置！”

“属下明白！”

诸将得令，立刻各自回营严加戒备。他们日夜不休，衣不解胄，负责警戒。

众将之中，只有张飞有些恼火，他嘟囔着：“这个曹操怎么只字不提我生擒郝萌有功，反而要求我们严加防守。他分明是责备我们警戒不力嘛。”

刘备听到此言，立刻叫来张飞，低声提醒道：“曹丞相日理万机，统率几十万大军，怎能面面俱到，在短短的回复之中将众人之事都一一提到？三弟，你这般胡乱猜忌，可见你以己度人，乃是自己的问题。以后我不准你再随随便便，胡说八道，否则于人于己，都招来骂名。你可记住了？”

“嗯，我听大哥的。”

张飞惭愧地以手抚颊，讪讪退下。可惜他因一句牢骚，而抹杀了之前一夜辛苦的功劳。

此时，许汜和王楷两位使者已经回到了下邳城中。他们立刻向吕布禀报了袁术的反应，并说道：“目前袁术似乎对主公还心存顾虑，他并未立刻答应前来增援。但他也说，袁氏公子对吕小姐心存眷恋，愿意继续此门儿女亲事。因此依属下看来，我们应当立刻将小姐送到淮南，以解袁术的顾虑。而且此事要抓紧办，否则下邳之危则难以解决。”

吕布听后，面上颇有难色：“我倒是可以将女儿送去淮南，只是如今曹军将下邳重重包围，这让我如何是好呢？”

“小姐久居深闺之中，贵为千金，其他人护送都为不妥。属下认

为，只有主公亲自护送，方为上策。”

“吕某珍爱小女，将她捧为掌上明珠。自她出生以来，从未让她见识过战场凶险，更未曾让她经历任何艰难险阻。若要此时突围将她送到淮南，我必须亲自前往，否则也放心不下。”

“主公，今日主凶，不宜外出。不若明夜的戌亥之时再出发吧。”

“如此也罢！速召张辽、侯成前来！”

吕布终于痛下决心，率张辽和侯成，以及三千骑兵，一起护送女儿前往淮南。

到了戌亥时分，新娘的车辇准备完备，却不见新娘上车。原来，为了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吕布决定亲自背负女儿才能安心。于是这个十四岁的小新娘，便被裹在重重棉衣之下，被父亲牢牢绑在胄甲之后，准备出嫁了。

寒月皎洁，映照在清澄似镜的泗水河面。

在这一个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的冬夜，一队人马策马急行，马蹄踏在雪地上，发出咔咔之声。

张辽和高顺率领的三千骑兵，将吕布的赤兔马牢牢护卫在队伍中间。一行人悄然出城，前往淮南。

吕布警惕性很高，他下令道：“派人到前面，立刻侦察，随时回报！”

这一行人步步谨慎，如履薄冰。探子轮流在前方侦察，随时汇报前面的情况。

有探子回报：“如此寒冷冬夜，敌人的哨兵不知去向，可能都畏寒没有出来。”

“此乃天助我也！”

吕布催马快进，走到了队伍的前面。

他之所以能有今天，功劳首推胯下这匹赤兔宝马。今夜，这匹赤兔宝马分外抖擞精神，吕布也端坐马鞍之上，任意驱使。

众人仰头望着吕布端坐马背上的英姿，感觉他今夜也与往常判若两人。今夜他显得格外雄伟挺拔，令人望而生畏。

只是，这位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今夜却惴惴不安。他背负爱女，不惜派部将守卫，以及三千骑兵护送。即使如此，他仍十分担心自己被敌军发现。就连偶尔一羽鸿雁在冬夜里展翅而过，都会令他的心中为之一颤。

“乖女儿，不要怕！爹爹会保护你的。”

吕布一边赶路，一边不断安慰身后的爱女。

他并不知道，背负在身后的女儿，早已在出城之时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这位十四岁的小新娘被层层包裹在棉衣和锦缎之中，实在不堪夜深困乏，朦胧中听见父母亲说道：“你此番嫁到寿春城，做了袁家的媳妇，以后会当上皇后的。”

她的母亲在临行前泪水涟涟，舍不得女儿远行。

她其实心中疑惑，为何出嫁之时一定要选在这天寒地冻的冬夜？她那白嫩嫩的小脸蛋早已被冻僵，浓密的睫毛沾满泪水，几乎睁不开眼。

头一夜，这一行人小心翼翼地行进了百余里。第二天晚上，他们又在月色中上路，只是今晚的月光过于明亮，让人心生畏惧。

突然之间，战鼓雷动，震天动地。

寒林之中冲出一队剽悍骑兵，宛如千鸟出林。

“啊！是关羽的队伍！”张辽立刻察觉，转身提醒吕布，“主公！千万要当心！”

吕布立刻催马向前狂奔，马蹄踏雪，扬起一片雪雾。

敌军乱箭连发，有一支箭正中吕布，将他一片铠甲射碎。只听得他的周围惨叫连连，众位将士为了保护主公，纷纷中箭，鲜血染红了洁白

的雪地。

“爹爹！我怕！”

吕布之女惊声尖叫，宛如裂帛一般，刺痛吕布的心肠。

她在身后被牢牢绑住动弹不得，只得用双手紧紧抓住父亲的甲胄，被此骇人的场景吓得连声尖叫。

正在此时，赤兔马竟然受惊，悍然人立而起。

吕布是头一次为了操纵宝马而急得浑身是汗。他心中焦虑，担心爱女的安危。若是背后的女儿中了敌军的一枪一箭，他又该如何为人？

“今日闯关之人身手了得！”

“那员大将似乎是吕布！敌人主帅吕布来闯关啦！”

敌军此时一拥而上，呐喊声声。

“若在此处被关羽缠住就麻烦了！”

吕布思虑至此，担心女儿，只觉得手上的方天画戟仿佛重若千斤，他竟难以提戟应战。

“我现在顾不得别人了，一定不能让爱女受伤！”

吕布判断就此闯关不成，于是立刻拨马回头，向下邳城夺路而逃。

而沿路之上，敌军不断派出大将拦截。

“我乃曹操手下大将徐晃！”

“我乃曹操手下大将许褚，领教了！”

吕布对这些将官的邀战毫不理会，他只是不断策马加鞭，催促赤兔宝马将父女两人带回下邳城中。

第二章 破瓶之叛

吕布原本指望将女儿送去淮南，以换袁术的救兵。而如今这最后的计策也失败了，吕布只得困守城中，日日以酒浇愁。而城外的曹操，此时也是焦虑难安。

“我军围城已有六十余日。但敌军固守不出，我军又久攻不下，如此下来，倘若后方遭遇不测，则全军恐将葬身于此寒冬旷野之中。”

曹操每日焦虑不已。

此时已进入了冬季，曹军大量的人员兵马耐不住寒冷，患病冻死者众多。另外军粮运输困难，粮草将尽。如今大雪封山，即使想立刻退军，也是势比登天。

“此时该如何是好呢？”

曹操远眺下邳小城，眉头紧锁，独自沉思。此时大雪肆虐，寒风不断吹袭着曹营。这时，一匹快马随风而至，带来最新战报：“河内张杨与吕布素有旧交，他欲起兵支援吕布，但其部下杨丑叛主，杀了张杨，夺取军权。如今河内之军陷入混乱，大将眭固后为张杨报仇，诛杀了杨丑。目前眭固已掌河内之兵，一直攻到了犬山。”

曹操立刻召来大将史涣，令其带兵前往应战。

“史涣听令！速带一支队伍，前去犬山，消灭眭固。莫让他溜走了！”

史涣领命，连夜冒着风雪，前往犬山。

待史涣走后，曹操更加心神不定。在这漫长的冬季之中，举目所望之处，无论是天空还是原野都是灰茫茫的一片。白天和黑夜也难以分辨。天地之间，只有皑皑白雪，徐徐而落。

“此番围困下邳，若再数日不下，则难免引起更多忧患。如今已有不少贼人，蠢蠢欲动。趁我军后防空虚，不断制造事端。且如今之时，西凉之患尚未平息。而东有刘表，西有张绣，二人虎视眈眈。倘若一着棋错，则他们就会立刻趁虚而入，到时便难以收拾了。”

曹操心灰意冷，于是召集诸将开会。他有些颓然地宣布道：“如今，我军只能班师回朝，别无他计。讨伐吕布之事，只能从长计议，择日再战了。”

荀攸立刻提出不同的意见：“丞相此言，不似往常。不错！此番围城，旷日持久，我方将士辛劳异常，无以言表。只是丞相须知，我军将士辛苦，而敌军则更苦。敌军长期困守城中，濒临绝望，他们日夜期盼我军可以早日撤军。此时的较量，不仅是敌我双方实力之争，更是意志之争。谁能熬到最后，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在如此情况之下，若我军懈怠，只想着回朝撤军，则毫无胜算。丞相身为主帅，更绝不能轻言撤兵之事，否则如何提高士气？如何鼓励将士？”

荀攸态度强硬，极力进谏曹操不可撤军。他句句中肯，不容辩驳。

郭嘉也开言献策道：“属下以为，下邳城借助泗水和沂水的地形之利，易守难攻，因此我军久攻不克。若我军能将两河之水巧妙安排，变为己用，应该可以转变战局。”

郭嘉建议在泗水河和沂水河的上游修筑堤坝，蓄积河水之后，再破堤淹城。

郭嘉之计，颇为奏效。

曹军立刻动员两万兵士，日夜赶工筑坝，以将两河之水汇合在一处。此时恰逢天气转暖，雨水连绵，两河之水不断高涨。而不久之后，处于下游的下邳城很快就被浊流所淹，守军和居民都不断爬上高处，以躲避水灾。站在曹营之中，也可以看到城内水势高涨，城内守军都爬上城墙，毫无抵挡之力。

二尺、四尺、七尺……

每到天亮时分，曹军都能看到下邳城内的水势又高涨了许多。如今整个城池都被泡在浊水之中，而水面之上，还有不少被泡肿变形的马尸兵骸以及各种垃圾，随波逐流。

“大水淹城，我们该如何是好？”

城中的居民和守兵被浊水侵扰，如今已无驻足之地，他们日夜担心，不知明天又将如何。而吕布似乎并不在意，在其他将官都狼狈不堪之时，他竟大言不惭地说道：“不过是水嘛，有何足惧？吕某胯下一匹赤兔宝马，涉水如履平地一般。你们这些人也不必过于焦虑，只要注意不落入水中就是了。等过不了多久，就会来场狂风暴雪，到时候就将曹军阵地掩于百尺积雪之下，届时下邳之危，立刻可解。”

吕布宛如白日做梦一般，整日沉溺于酒乡。他其实内心孱弱，只得躲避在酒精之中长醉不醒，来忘却现实之苦。

直到有一天，他从宿醉中醒来，无意间揽镜自照，不由得大吃一惊：“啊！我现在已经变成这副模样了吗？须发皆白，眼圈乌青，我竟变成如此老态！”

吕布忙将镜子扔到一旁，他浑身战栗，久久难以平静，口中喃喃道：“酒乃是穿肠毒药，古人诚不我欺！我尚处壮年，怎可有如此老态，全因饮酒所致。从今日起要断然戒酒才是！”

经过此番刺激，吕布终于警醒，痛下决心戒酒。他又向全城发布了禁酒令，要求全城将士一律不许饮酒：“全军禁酒，违令者斩立决！”

此时正巧发生一件事。大将侯成有十五匹骏马，而一夜之间尽数被盗。经调查得知，原来是饲马的士兵监守自盗，打算将马匹献于城外敌营，以换取酬金，满足私欲。

侯成闻讯后，立刻追出城外，杀死盗马之贼，抢回马匹。

“此事办得漂亮！”

众将官都大加赞扬，还怂恿道：“既然马匹失而复得，侯将军应该请客庆祝一番才是啊。”

当日正好有人从山上猎来十几头野猪。于是侯成立刻命人杀猪摆宴，招待众将，以作庆贺。

“今日甚喜！一定要一醉方休！”

侯成还特意亲自将五坛美酒和一头肥猪送到吕布府上，又将找回骏马、严惩盗贼之事向吕布进行了汇报。他还说道：“此番骏马失而复得，全是仰仗主公之威。今日属下恰得几头野猪，便想请同僚众将做宴庆祝一番。现特向主公献上美酒肥猪，请您笑纳。”

侯成将美酒肥猪献于吕布面前，却不料吕布见状，勃然大怒。他飞起一脚将一个酒坛踢倒，高声喝道：“此为何物？”

吕布这一脚，将酒坛踢了个粉碎，整坛美酒全都泼洒在侯成身上，将他浇透。吕布闻到酒香扑鼻，更加怒火填胸，他高声喝道：“吕某自己以身作则，断然戒酒，又向城中颁发了禁酒令。但你们这些身为大将之人，却不知道以身作则，反而饮酒作乐，公然违令！如此这般，我这禁酒令成了一纸空文，又当如何服众？”

吕布怒不可遏，立刻就要按禁酒令中所言，将侯成推出去斩立决。众人连忙上前劝阻，还有一名近臣也赶紧叫来其他将领，一起跪倒在地，为侯成求情。

“主公息怒！您就饶他一命吧。”

但是，吕布满面怒容，不为所动。

“主公请三思！如今我军正处于危急之关头，侯成乃是难得的将才，不可或缺！若此时将其斩首，只会亲者痛而仇者快！请主公刀下留人啊！”

众将官跪倒一地，苦苦相劝，都为侯成求情。

吕布也并非铁石心肠，他见众人求情，终于松口下来：“大家请起！既然你们都为他苦苦求情，我便饶他不死。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既然侯成违反了禁酒令，我便罚他重责百杖，以示惩戒。”

于是，他命两名执行士兵，将侯成按倒在地，手持皮鞭，照着他的

后背轮流鞭打。

“一！”

“二！”

“三！”

“四！”

士兵一边鞭打，一边口中报数。

只见侯成的衣服被皮鞭打烂，露出了皮肤。而随着一鞭鞭的抽打，他的整个后背皮开肉绽，血肉崩开。再有几鞭下去，他的皮肤几乎被抽烂，宛如鱼鳞一般翻起血肉。

“三十！”

“三十一！”

众将在一旁不忍心观看，纷纷别过脸去。

而侯成咬紧钢牙，硬挺着不吭一声。只能听到此起彼落的鞭打之声，以及士兵大声的报数之声。

“七十五。”

“七十六。”

此时侯成再也支撑不住，他闷哼一声，晕厥过去。

吕布见状，转身回到阁中。

众将见吕布离去，赶忙向执行士兵使了个眼色，余下的鞭数都跳着计算，草草几鞭之后便赶快停手。

良久之后，侯成这才悠悠转醒。他睁眼四顾，发现自己趴在一间房中，一位幕僚正在身旁煎汤换药。他此时心中酸楚不堪，不由得潸然泪下，面露痛苦之情。

“侯将军，可是后背很疼吧？”他的好友魏续上前慰问。

“我乃是武将出身，这些皮肉伤又算得了什么？”

“那你因何事落泪呢？”

听到魏续这样问，侯成警惕地抬头看看四周，向魏续问道：“此处只有你和宋宪两人，没有旁人在吗？”

“是的，你我三人，平日无话不谈，堪称挚友。如今你有什么话，尽可放心言说。”

“那我就跟你们实话说了吧。我恨那吕布！恨他将手下将士视如草芥！他对妻妾的媚言总是言听计从，哪管咱们的死活！如此下去，我们若丢了性命，对吕布而言也不若死了一条狗一般，毫不在意。心想至此，我心中悲楚，难免落泪。”

“侯成！你切莫高声！”宋宪连忙靠近侯成身边，凑近他的耳边，低声说道，“见你受鞭刑，我们都为你感到不平，也同你一样心中酸楚。既然吕布这边没法待了，咱们不如出城降曹，你看如何？”

“降曹也罢。只不过如今下邳城被浊流所困，咱们如何出城？”

“你有所不知，下邳的东门位于山腰之上，地势甚高，尚未被河水淹没。”

“既然如此……”

侯成睁大充满血丝的双眼，盯着前方思索片刻，然后忽然翻身而起，厉声说道：“咱们说干就干！我想好了，吕布那人最爱那匹赤兔宝马，我看他爱马甚于爱护我们这些大将。而且他平日只顾妻子女儿，哪里顾得上咱们。不如这样，我去他的马厩之中将赤兔马偷走，然后逃出城去。你们暂且留下，等待时机，以便生擒吕布。”

“如此甚好！只是……你刚刚受了鞭刑，这身体还撑得住吗？”

“区区小伤，何足挂齿。”

侯成忍痛起身，做好准备，打算待夜深便展开行动。

等到半夜四更时分，侯成悄悄出门，疾步来到吕布的马厩附近。他探头而望，发现当值的士兵正鼾声大作，睡成一团。

第三章 命丧白门楼

清晨时分，寒意逼人。曹操却在此时被侍从叫醒，他在帐中问道：“何事聒噪？”

“有一位叫侯成的大将从下邳而来，他此刻正在门外等候，说要投降。”

曹操听说过侯成乃是吕布帐下的一员大将，于是立刻命人将其引入帐中，与他会面。

侯成说明来意，告知自己愿降曹的决心，并将盗来的赤兔马献于曹操。

“你竟把赤兔马也带来了！很好！很好！”

曹操不禁大喜过望。他之前正为久攻不下下邳而焦头烂额，困扰不已，没想到居然否极泰来。侯成此时带赤兔宝马来降，简直是曹操的天赐福音。于是他大大地褒奖了侯成一番，并且询问了城中的情况。

侯成告诉他：“我有两位亲密同僚，名叫魏续和宋宪。他们二人留在城里，作为内应。若丞相可以相信侯某，此时大举攻城，他们二人会在城内举白旗，打开东门，迎接曹军进城。”

曹操闻言，更是拍手称好。他立刻命人写好招降的檄文，命弓箭手将檄文射入城中。檄文中写道：

大将军曹操奉天子明诏讨伐吕布。若有抗拒大军者，满门悉诛。城中将士或黎民百姓，凡有生擒吕布者，或献其首级者，重加官赏。

曹大将军（签字）

清晨时分，当火红的朝霞染红了城东的天空之时，曹军派弓箭手将几十封檄文射进下邳城中。与此同时，曹军擂起战鼓，呐喊喧天，十万大军冲下山坡，开始攻城。

吕布见曹军来袭大惊，他从清早便奔忙于各个关口，并亲自督战。他手持方天画戟，将翻墙而来的敌军逐一砍下。

战斗正酣之时，看守马厩的小吏前来禀报："启禀将军，赤兔马忽于昨夜不见了。"

吕布眉头紧皱，破口大骂："你们肯定又在晚上偷懒睡大觉了！赤兔马乃是一匹宝马，它会不会是挣断缰绳，跑到后山吃草去了？你们还不派人立刻去查看一下！"

战事激烈，吕布忙于应战，要不然一定狠狠责罚马厩主管。他此时根本无暇顾及此事，因为敌军又一波攻势袭来。

当日，曹军陆续乘着自制的木筏渡过浊流，不断向城墙发起冲锋。攻势一波又一波，毫无停歇。从清晨一直战到午后，两军将士的鲜血将城墙染得血红一片，而城下河中也浮沉着无数战士的尸体。

攻城的战事一直打到了夕阳西下，曹军见今日无法攻陷城池，于是暂时撤退到远处山上。而吕布从清晨开始，便一直忙于应战督战，自己一整天滴水未进。他此时也稍微松了口气，说道："终于熬过今天了！"

吕布安顿好一应事务，回到房间。一放松精神，他立刻瘫软下来，斜倚在榻上闭目养神。一时之间他并未睡熟，朦朦胧胧地打起了瞌睡。

这时，有一个人在门外听到吕布的鼾声，便蹑手蹑脚地走进房中，观察吕布的睡姿。此人正是魏续。

魏续见吕布正撑着方天画戟，斜倚在睡榻旁。他便上前，用力将画戟从吕布手上夺过。吕布此时尚在梦中，他一时失去了重心，"啊"的一声，跌落在地。

"我拿到方天画戟了！"

魏续得手之后，立刻跑到门外，示意同伙。宋宪闻声，也立刻闯进屋来，一脚将吕布踹倒。

“你们要造反吗？”

吕布虽然倒在地上，仍如猛虎一般英勇。他双脚踢出，将两人踹翻在地。但是此时魏续和宋宪的手下已经鱼贯而入，他们一起扑上前去，将吕布压在身下，不顾他一直大声怒骂。不多时，吕布就被包粽子似的五花大绑起来，再也动弹不得。

“抓到吕布了！”

“我们将吕布绑起来了！”

将吕布拿下之后，这伙反叛之军高声欢呼，而城楼上的同伙闻讯之后，立刻竖起了白旗，向城外的曹军发出信号。

“打开东门！”

曹军在外看到信号，正欲进入城中，而主将夏侯渊却心存顾虑，他迟迟未下达进城的指令：“这竖白旗的信号，会不会是敌人的诡计呢？”

宋宪见状，明白曹军有疑，于是他立刻取出一物，扔到城下：“将军请看！这是何物？”

夏侯渊凝神观看，发现宋宪扔下的正是吕布从不离身的方天画戟，这才放下心来：“看来城中的叛军确已得手，我们可以放心了。此时需立刻进城才是！”

夏侯渊说罢，立刻率兵杀入下邳城中，其余将领也随之入城。

如今，下邳城中早已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此时，吕布被捕的消息已传遍全城，众将士群龙无首，不知如何是好。在混乱之中，曹军迅速歼灭了大部分不知所措的守军。而一部分士兵见情势不妙，立刻缴械投降；另一部分士兵顽固抵抗，也被曹军围攻而全歼于城中。

高顺、张辽二将听说城中有变，立刻整顿队伍，妄图从西门逃窜。

怎耐西门之地洪水泛滥，污泥堵门，他们难以脱身，最后被曹军尽数俘获。

而陈宫负责镇守南门，他以必死的信念，坚守城门一直到最后一刻。无奈曹操派出勇将徐晃攻打南门，陈宫最终不敌，也被活捉成了俘虏。

直到当天的日落时分，下邳城终于完全落入曹操的掌控之中。经过一夜，晨曦来临，城头遍插曹军的旌旗，瑟瑟飘扬。

当日，曹操站在主城楼的白门楼之上，发布政令，安抚民心，又请刘备在他身旁就座。传讯犯人，逐一审判。

“把咱们抓到的犯人押上来看看！”

第一个被押上来的自然是吕布。吕布本是一个身高七尺的彪形大汉，如今被将士们捉拿之后，层层捆绑，简直就像一个大粽子一样，苦不堪言。

吕布被士兵们押到白门楼下的台阶下面，他歪着头，对着石阶上的曹操说道：“曹操！如今我已落到你的手里，你也莫要欺人太甚！赶快命人给我将绑绳松开一些，我如此绑着委实难受。”

曹操不由得苦笑道：“吕将军，请见谅！曹某手下的弟兄为了擒拿猛虎，自然绑得紧了一些。你此番被俘，莫要嘴上逞强为好。若实在难受，我便让人将绑绳放松一些吧。”

主簿官王必闻言，连忙上前阻拦道：“丞相！绝不可放松绑绳！吕布此人异常勇猛，切莫心软放松啊！”

吕布目露凶光，怒视王必，骂道：“滚开！你算老几，少给我多事乱插嘴！”

吕布咬牙切齿，似乎欲扑上前去，将他的喉咙咬断。

他又转头望向曹操身旁的诸位将官，却见自己原来的手下魏续、侯成和宋宪等人也赫然站立其中。吕布心头怒火难按，这些人昨日还在自己旗下，如今却叛投到曹操门下。吕布瞪着这几个人，破口大骂道：“你们这些背信弃义的东西，如今居然有脸见我？一点也不念我对

你们的恩情？”

侯成哈哈大笑，嘲讽道：“你还有脸跟我们讲恩情？你把这番话说给你的老婆侍妾听去吧！你成天只知道哄着闺房里的女人们高兴，对我们这些冲锋陷阵的大将却只会用刑罚，严苛的管束。我们什么时候得到过你的恩情了？什么时候见过你给的笑脸了？啊呸！”

吕布闻言，难以辩驳，只得羞愧地低下头来。

命运多舛，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演绎各自的人生，而未来和命运不可预测，因此生活之中总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化。

陈宫与曹操的相遇、相知，到后来的互相视之为敌，正是其中一例。对于陈宫来说，他的命运是从与曹操相遇的那天开始改变的。想当初，陈宫还只是一名中牟县的县令。一天，他搭救了落难的曹操，从此人生的轨迹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那个时候，曹操还只是一个白面书生，在洛阳王城之中谋个小吏之职。后来他暗杀董卓未遂，逃亡天下，无处容身，幸得陈宫搭救，才逃出生天。

但如今，世事变化，两人的际遇竟然如此不同。

曹操如今已为当朝丞相，位高权重，其势力早已远超当年的董卓。而他此刻正冷眼看着败将陈宫，后者如今已是他的阶下之囚。

陈宫昂首挺胸，傲然直视曹操。他在心中也暗暗想道：“若非当年我将曹操搭救下来，今日也不会落得如此地步。”

思虑至此，他不禁悔不当初，眼神中也难免流露出悔恨之情。

“你赶紧给我跪下吧！”

押解他的士兵见他仍站立不跪，就照着他的腰眼狠狠踹了一脚，陈宫应声扑倒在地，跪俯在阶下。

曹操目睹了这一切，并不露声色，只是淡淡地说道：“陈宫啊，你我自从当日一别，许久未见。你一向可好啊？”

“哼！我好与不好，你一望便知！何须假惺惺地在那居高临下炫耀你的好意！在我听来，不过是嘲讽之词，不堪入耳。你当初就是个虚伪小人，如今依旧冷酷无比。实在可笑！”

“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我君子之腹。你如今已经落得如此地步，还有何话讲？”

“我今日受辱，也远比在你身边为虎作伥的好！幸而我当初早早离开你这个奸贼，陈某心中毫无悔意！”

“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不义之人，那你又为何甘心居于吕布之下，食其俸禄？你啊你，不过是个虚伪至极的伪君子，打着正义的名号，实际上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委实可笑！”

“休得胡言！”

陈宫昂然答道：“吕布虽然为人鲁莽，愚蠢无知，但他心地善良，正直。毫不似你这般为人刻薄，满口谎言，狂妄自大！是一个大胆犯上的大奸贼！”

“哈哈哈！你如今只剩嘴硬，又于事无补。如今你是我的败军之将，阶下之囚，还有何话说？”

“胜败乃兵家常事！怪只怪如今我时运不济，满腹良策却不为人用！”陈宫说罢，狠狠瞪了一眼身旁的吕布，“否则以我的满腹才华，又怎会容你这般小人得逞？”

曹操连连苦笑：“既然如此，我又该如何处置于你呢？”

陈宫毫无畏惧，凛然说道：“陈某如今唯有一死。你就给我个痛快吧！”

“陈宫啊，你身为人臣，则是不忠，为人儿子，更是不孝，确实只有一死谢罪。只不过，你一死了之后，堂上老母又有何人赡养呢？”

陈宫一怔，没想到曹操会问到家中老母。他之前只顾征战，确实未想到这一层。一时之间他默默垂泪，难以回答。

不久之后，陈宫毅然抬头，他试图以情动人，打动曹操。

“为人之道，想必你从小便知。所谓‘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陈某堂上老母之事，全凭你来处置。”

“那么，除了你的老母亲，妻子儿女又该如何是好？”

“所谓‘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祀’。想必陈某死后，你也不会为难她们。”

“……”

曹操一直犹豫不决，不忍杀死陈宫。该如何抉择，他心中矛盾不已，是法外施恩还是依法处决，让他左右为难。

陈宫早已觉察到曹操心中的犹豫，于是他将后事托付之后，便大声喊道：“曹贼！你无须多言！陈某如今但求速死！今日在此的一时一刻，陈某都觉得深受奇耻大辱！”

陈宫说罢，毅然起身。他冷冷地瞥了一眼蜷伏在阶下的吕布，独自走下长阶，来到行刑场上。

曹操望着陈宫独自赴刑的萧萧背影，“啊——”的一声站起身来。他心中不忍，两行热泪夺眶而出。而廊上的众人也不免为其决绝之姿所动，纷纷站起身来，关注刑场上的情形。

只见陈宫端坐在行刑的草席之上，默默将脖颈伸直。此时天空中飞过两三羽鸿雁，哀叫声声。陈宫抬头看着鸿雁飞过，不留一丝痕迹，然后他回过头来，对刀斧手说道：“兄弟，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刀光一闪，陈宫喷出一腔热血，立刻身首异处，他的头颅滚到四尺之外。

而曹操宛如大梦初醒一般，大声喝道：“下一个，带吕布！将他立刻拖出去斩了！”

吕布闻言，吓得浑身颤抖，如同筛糠。他大声求饶道：“曹丞相！丞相饶命啊！吕布确实曾与丞相为敌，但我今天改邪归正，决定投奔丞相，为您驱驰。请丞相饶命啊！从今往后，我要忠心于丞相，为您征战沙场，攻打天下，平定四方！请丞相手下留情！吕某降了！降了啊！”

曹操扭头询问刘备的意见："吕布所言，刘公都听到了吧。如今该如何决断，是斩还是留呢？"

刘备不置可否，只是陈述事实："对吕布的处置确实要慎重为好。刘某今日忽然想起过去之事，他当初杀害养父丁原，投奔董卓，后来又背叛董卓，酿成洛阳大乱。此人反复无常，性情难测。"

吕布在阶下听到刘备之言，吓得面如土色。他破口大骂道："大耳贼！还不住口！我当日辕门射戟，对你有救命之恩，你就如此回报于我吗？"

曹操当机立断，一声令下："来人呐！将吕布拖出去！立刻绞刑示众！"

刑吏们立刻手持绳索，要将吕布押下。吕布拼死挣扎，终难敌对方人多势众，被押到脚手架上，当场以绞刑处死。

而张辽被押上来时，他已做好心理准备，知道今日必死无疑。不料此时刘备却突然起身，为张辽求情："张辽为人正直，乃是下邳城中难得的忠良之臣。刘备愿意作保，请丞相饶他不死。"

曹操恩准了刘备，决定饶过张辽不死。而张辽却觉得受到奇耻大辱，他挣脱而出，从身旁士兵的手上夺过一剑，便架到脖子上。

"堂堂大丈夫，死得其所。张某怎可在此苟且偷生！"

幸而关羽站在一旁，他原对张辽英雄相惜，此时眼疾手快，将宝剑夺下，这才保住张辽一命。

曹操此番平定了吕布之乱，又寻到陈宫妻儿老小，将她们抚恤之后，便立刻班师回朝。

第四章 许田之猎

凯旋大军离开下邳城，返回徐州。沿途百姓夹道相送，欢呼阵阵。

有一群老者携手跪拜在曹操马前，诚心恳求道："启禀丞相大人。我等特为刘大人而来。如今吕布已除，徐州百姓终能安心务农经商，若刘大人能继续留在此处，担任徐州太守，则是百姓之福。若非如此，大军离开之后，又恐生变，恳请丞相恩准才是。"

曹操在马上答道："老乡们，请大家放心。刘公此番立下汗马功劳，他只是随我进京面圣，待论功行赏之后，必将返回徐州的。"

百姓们闻言，不禁齐声欢呼。

刘备在当地的威望之高，得民心之胜，有些出乎曹操意料之外。他心中隐隐生出妒意，却未流露出一丝不悦在脸上。他回头对刘备微微一笑，说道："刘公，看来你在此处威望颇高，颇受百姓爱戴。待你随我进京面圣之后，请早日返回，徐州百姓都等着你回来呢。"

几日之后，三军凯旋而回。

曹操回到许昌之后，依照惯例，论功行赏，还特准城中百姓庆祝三日。此后，接连数日，京城之中的大街小巷，无不欢声笑语，歌舞升平。

刘备原本下榻的旅社就在相府附近，而曹操又特意赐他一座宅院，以示礼遇。

不仅如此，第二天当曹操更换朝服，准备上朝面圣之时，又特邀刘备与其同乘一辆马车。

看到曹丞相的车辇而来，京城百姓无不焚香清道，跪拜相迎。当有人看到车上还有一人时，不禁纳闷："是何人得到丞相如此青睐，能同乘一车？真是难能可贵。"

皇上在召见众臣之时，看到刘备跪在远远的阶下，特意准他到近前回话。皇上先对他慰问一番，又随口问道："刘卿的先祖是何方人氏？"

"这个……"

刘备一时感慨，仿佛有千言万语，却不知道从何说起。他如今处在金碧辉煌的皇宫大殿之中，却不禁忆起当初自己在楼桑村的破旧茅屋，与老母亲相依为命，靠编席贩鞋聊以为生。思虑至此，他难免喉头哽咽，一时感慨万千，潸然泪下。

皇上见刘备默默流泪，心中纳闷，不禁问道："朕问你先祖的事，爱卿何故流泪？"

"皇上容禀……"

刘备擦了眼泪，理正衣襟，恭谨而答："蒙陛下询问先祖之事，臣一时想起一些伤心往事，因此不禁落下泪来。不肖刘备乃是中山靖王之后，景帝之玄孙。臣之祖父名为刘雄，父亲名为刘弘。臣之祖刘贞曾被封为涿县的陆城亭侯，而后来时运不济，家道中落。臣这一代，只能以制席贩鞋为生，实在有辱祖先的英名……思虑至此，臣感慨万千，不免伤怀落泪，还请陛下恕臣殿前失仪之罪。"

皇上闻言，睁大双眼问道："莫非你也是汉室一员吗？"

皇上立刻派人取来皇室谱系，命宗正卿朗读有关记载。

景帝生十四子，第七子乃中山靖王刘胜，胜生陆城亭侯刘贞。贞生沛侯刘昂。昂生璋侯刘禄。禄生沂水侯刘恋。恋生钦阳侯刘英。英生……

刘备听着宗正卿大声朗读谱系，心想今天终于认祖归宗了，不禁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依据皇室谱系，刘备确为景帝第七子的后裔。

景帝第七子中山靖王的后裔们，也曾作为朝廷命官，在地方任职。他们此后历代皆为地方豪族，声名显赫。但在诸国治乱兴亡之时，家道沦落，变为一般平民。到了刘备的祖父两代，只得以编制草席贩卖草鞋为生，勉强糊口度日。

“若按世谱所记，朕还要叫你一声皇叔呢！朕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竟有刘备这位皇叔！”

献帝十分激动，他没想到自己居然还有一位皇叔尚存，不禁热泪盈眶。

于是，两人立刻改口，以叔侄之名相称。皇上立刻设宴，殷勤招待刘备，并邀曹操参加。

皇上当日格外高兴，频频举杯，龙颜大悦，面色潮红。近侍们都看出皇上今日与往常分外不同，兴奋异常。他们并不知道，刘备的出现，为献帝的心中点起了一盏希望的明灯。

自从汉朝迁都许昌以来，按道理说，如今王道昌隆，汉室复兴，正是普天同庆之时，但皇上却毫无高兴之情，反而整日怏怏不乐，郁郁寡欢，少有笑颜。

但是今日在酒席之上，皇上开怀大笑，近侍们不由得心中纳罕：“当今皇上鲜有笑容，今天难得开怀，究竟是为何呢？”

几天后，皇上下诏封刘备为左将军、宜城亭侯。从此之后，朝野上下，人人都尊称刘备一声“刘皇叔”。

但是，也有些人看到刘备受到皇上眷顾，而心中有所看法。

例如荀彧及丞相府中的诸位大将，就对这个皇上新认的皇叔颇有微词。

“丞相您可知道，皇上如今对刘备尊为皇叔，信任有加。属下担心，有朝一日他会对丞相不利，请您多加留意为好！”

曹操的心腹谋臣荀彧和刘晔有时会对曹操提醒，让他多加留意。而曹操却显得毫不在意，反而哈哈大笑：“我与刘备情同手足，他又怎么会于我不利呢。你们多虑了！”

刘晔出言提醒道："丞相对刘备信任有加。但据属下观察，刘备此人绝非等闲之辈，有朝一日，他必将成为盖世英雄。若是他一旦得势，不知还能否甘于屈居丞相之下。因此丞相即使视他为手足，也不可不防。"

曹操敛起笑容，对刘晔正色说道："人际交往，要彼此相交二三十年，方可看清是否真心。所谓良友损友，也皆因自己的态度而变。我心中自有分寸，你们无须多言。"

曹操如是说道，显得丝毫没有在意。

而他与刘备的交往日益深厚，两人亲密，经常同乘一车，同坐一席。

这一天。

程昱来到丞相府中，与曹操在阁中密谈。

曹操一向野心勃勃，因此他将程昱视为心腹之臣，经常与其探讨天下大事。这天程昱说道："丞相，您想做之事，如今不妨放手做吧！切莫犹豫，错失良机。"

曹操故作听不懂的样子，反问他道："所谓何事？"

"属下所言乃是丞相应早日实行霸道改革之事。如今这世上，王道政治衰落已久，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若此时丞相可以顺应民意，实施霸道强权，方为良机。"

程昱此言，无不透露出他内心对朝廷的藐视，以及谋反之意。但曹操闻言却不置可否，只是说道："现在恐怕还为时过早。"

程昱于是继续说道："如今丞相已灭吕布之势，天下为之震动。众多雄才大略的有识之士，不知何去何从。在此混乱的局面之中，若丞相能够因势利导，断然施以霸道的话……"

曹操突然将凤眼瞪大，以自己的声音盖过对方："休得胡言！你可知道，如今时机尚未成熟，朝廷又有许多守旧之老臣，若贸然行事，定会招致恶果。"

但是，曹操虽然嘴硬，他的心中其实早就有了非分之想。他不甘屈于人臣，野心勃勃想要谋取天下。他先制止程昱将这层窗户纸捅破，而后沉吟片刻，打定了主意。当他再度抬起头来之时，脸上散发出得意的光彩，双目也如往常一般炯炯有神。他自言自语道："对了！这些日子我总是忙于战事，不得闲暇，已经许久未曾出去狩猎了。今日不妨邀皇上赴许田狩猎，以此试探群臣的向背。"

曹操主意已定，便立刻准备。他派人安排好狩猎所用的一应器具，又备好飞鹰走犬，调兵于城外。安排好之后，曹操便入宫面圣，奏请道："臣有请皇上，今日不妨行幸许田，与朝中众臣共享狩猎之乐，不知圣意如何？臣见近日天气晴好，空气清新，正是适合出游踏青之时节，望陛下恩准才是。"

皇上却摇了摇头："田猎并非圣人所喜之事，朕也同样，并不热衷于此事。"

"田猎虽非圣人所喜，但却是历代帝王钟爱之事。为帝王者，春日应校阅兵马，夏日则巡视耕苗，秋日应泛舟湖上，冬日则要狩猎练武。一年四季之中，帝王皆需出得宫中，行事郊外。一来可以亲近民土，二来又可树立皇威。臣见吾皇常年幽居深宫之中，鲜有机会外出走动，不免为陛下的健康忧虑。在此天下多事之际，陛下与朝廷百官料理国事，辛劳无比。臣以为此时更应行猎郊外，以亲近自然，培养浩然之气。臣的此番不情之请，万望陛下恩准！"

皇帝虽然心中并不情愿，但却不知该如何婉拒曹操。事实上，曹操早已通过他的实力和强势气场，压制了皇上。这种气场在他的言谈话语间流露出来，吓得皇上不敢多言，只得问道："既然如此，要何时去狩猎呢？"

皇上无可奈何地答应了曹操的请求，但他并不知道曹操要求立刻出发，而且早已将一应车辇器物准备妥当，只差皇上一人登辇出发。皇上一向深知曹操野心膨胀，见到今日的阵势，心中预感不妙，于是出宫之时又突然宣刘备同行："不若请刘皇叔同往，一起赴许田狩猎吧。"

于是，献帝换上一身猎装，手持雕弓，身背金箭，胯下一匹逍遥马，在众将士的簇拥中出了宫门。

曹操早已做好准备。他派驻了大批兵马沿路守卫，加强戒备。而刘

备应诏，赶来禁门之外等候御驾。他一看到皇上骑马出宫，便立刻上前执辔，随侍身旁。

关羽和张飞等其他官员，也分别手持弓箭刀戟，跟在刘备之后，一同随侍御驾。

此番御驾赴许田狩猎之行，号称动用了十万兵马护卫。骑兵步卒的队伍，浩浩荡荡地穿过京城街头，蜿蜒不绝。将士们着装整齐，手持旌旗翻飞，远观之下，宛如群星流动，又如彩云绕日，煞是好看。天子狩猎的仪仗并不多见，于是京城百姓，不分贵贱老幼，纷纷拥到街道两旁看热闹。

“你们看！皇上旁边那个人就是刘皇叔吧。”

百姓们不顾巡逻警戒的士兵，纷纷在街旁指指点点，小声议论。

这天，曹操也换上一身猎装，他胯下一匹名叫“爪黄飞电”的宝马良驹，紧靠着御驾车辇之旁。

在曹操的前后左右簇拥着他的心腹大将，他们各持斧钺钩叉，簇拥着皇上的御辇和曹操的坐骑。而其他的文武百官根本无法凑到近前，只得远远跟随。

御驾一行浩浩荡荡终于抵达了许田猎场。这个猎场面积巨大，方圆二百余里，十万大军驰骋其上也不过星罗散布。皇上抵达后便下得车辇，改为骑马，他紧紧握住雕弓金箭，回头对刘备说道：“皇叔啊，朕今天狩猎只为消遣，若是皇叔能尽兴的话，朕便开心了。”

刘备连忙在马上拜伏：“皇上说笑了。”

这时，四处围赶动物的士兵们发出呐喊，他们从草丛里赶出一只野兔，就在前方不远处狂奔逃命。

天子看见野兔，忙大声催促道：“猎物来了！快射！快射！”

“遵命！”

刘备立刻纵马上前，追赶野兔，同时在马上射出一箭，正中目标。

皇上见刘备箭不虚发，一箭就中，野兔倒在地上，立刻一解愁容，对刘备大加赞赏："皇叔好箭法！"

皇上此时兴致起了，便对刘备说道："皇叔随朕一同去前面小山丘上走一圈看看吧，莫要离开朕的左右。"

于是皇上纵马向前，直奔前面的山丘。此处灌木丛生，矮树密布，不经意间，一头大鹿突然闯了出来。此时皇上也起了好胜心，他手挽雕弓，于飞马之上瞄准大鹿，射出一支金箭。只可惜差之毫厘，金箭从鹿角的缝隙间飞了过去。

"可惜！可惜！就差一点！"

皇上心有不甘，在大鹿身后穷追不舍，接连再放数箭，但都射空。

大鹿被人追赶，从山丘之上一路往下逃跑，却又被附近围捕的士兵吓回。它走投无路，又转身往山上逃去。皇上见追赶不上，便大声叫道："曹操！曹操！你来射它！"

曹操应声而出，他胯下一匹爪黄宝马飞驰如电，旋即赶来便从皇上手中接过雕弓金箭。只听一声弦鸣，曹操放箭而出。

只见金箭正中大鹿的后背，大鹿中箭之后只踉跄跑了百米之远，便轰然倒地。

文武百官以及将校步卒都在远远的山下，没有看清山丘上的情景。他们只道金箭射中大鹿，都以为是皇上命中了猎物，于是齐声祝贺，高呼万岁。

文武百官和十万将士齐声欢呼，声音动天，传遍山野，回声阵阵。而曹操纵马而出，挡在皇上前面，高声喊道："此鹿乃是曹某所猎！"

他又高举起手中的雕弓金箭，宛如自己在接受群臣的欢呼之声。

众人见状，不禁大为错愕。而关羽站在刘备身后，简直怒火中烧，他忍不住面露愠色，对曹操怒目而视。

"大胆曹贼！狂妄自大！如此作为，分明是置皇上于不顾！实在可恨！"

关羽心中恼怒，咬碎钢牙将这些话咽在肚子里。但他止不住胸中激荡，面露怒色已难以控制。

关羽只觉得热血沸腾，右手不自觉地已经按住剑柄。刘备见状，连忙移步上前，挡住关羽。他在身后不断摆手，又使眼色，示意关羽冷静下来，不可造次。

这时，曹操突然望向刘备这边，刘备立刻挤出笑容，对着曹操挑起拇指："丞相好箭法！刘某好生佩服！"

"哈哈哈哈！"

曹操纵声大笑，得意扬扬："你太过奖了！曹某只是一介武夫，骑射之技本非我之所长。而曹某所长之计，唯有治军治国耳。通过我悉心地治理国家，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而刚刚一箭得此鹿，还是仰仗皇上之福。"

曹操此言虽将猎鹿之功让于皇上，但实则夸耀自己治国安邦之才。而且曹操佯装忘记，一直手持雕弓金箭，并不归还给皇上。

待当日狩猎结束之时，士兵们升起篝火，烘烤当日所猎之鸟兽。众臣皆分享酒肉，围火共饮。但此颇有一番野趣之事，大家却食不甘味，为今日之事心中各自思量。

之后，御驾回宫。

刘备返回之后，有一夜特地召来关羽密谈训诫。

"许田之猎那日，你何以对曹丞相目露凶光？幸好未得别人发觉。但你当时如此行为确实不妥，你可知道？"

关羽垂头虚心听大哥教训。但他闻言后，又反问刘备道："大哥看到曹操当日的行为，难道心中并无感觉吗？"

"并非如此。"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大哥当时为何要制止我呢？心中实在疑惑。自从我们此番来到许昌，虽然每日锦衣玉食，但耳闻目睹之事，皆为曹操的暴戾武权。他绝非一个忠于朝廷忠于皇上的立国重臣，而是一个企

图实施霸道的奸雄。如此狼子野心，其心昭昭！狩猎之日，曹操竟然在文武百官以及十万将士之前，公然领受万岁之声。如此以下犯上、狂妄自大的态度，关某看得心中愤恨。若非大哥当时制止我，恐怕我将愤然而起。如今想来，依旧怒火满怀。”

“你所说的，我都理解。”

刘备对关羽轻轻地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二弟啊，请听大哥一句劝。所谓投鼠忌器，我们行事之时，更要深思熟虑。狩猎之时，何人为鼠，何人为器，各自价格几许，你都要心中有数。咱们兄弟的性命是何等珍贵，你是最清楚的。若当时你愤然而起，将曹操杀于当场，那么他随行的诸位大将以及十万兵马必将为其报仇。恐怕我等也会葬身于许田之上。不仅如此，如今除了一个曹操，难保在时局动荡之时又出现第二个曹操。如此简单的道理，张飞不知道还情有可原，连你都如此短视，我就更担心了。从今以后，甚至在做梦或者说话之时，都要留意，不能露出破绽。”

关羽听了刘备的一番教诲，心下佩服。

当他走出密室，仰望漫天星斗之时，不禁一声长叹：“今日不除此奸雄，他日必成祸害。天下乱兆，根源于此！”

第五章 暗授密诏

皇宫的后花园中，珍禽啼鸣，婉转动听，鲜花盛开，绚烂多姿，但皇上却紧锁愁眉，郁郁寡欢。

这一天，献帝仍然在房间内枯坐，若有所思。

掌灯时分，三名宫女进来点亮了烛火。而火光下，皇上的脸色却显得更加阴郁。

伏皇后见状，不免轻声询问："陛下，何事令您如此忧伤呢？臣妾愿为您分忧。"

"朕并非担忧自己，而是想到国家的前途，便寝食难安……唉！为何朕的一生如此坎坷，莫非是前世造下业障不成？"

皇上一边诉说心事，一边泪洒衣襟。

"自朕即位以来，没过上一天安生日子。逆臣频出，先有董卓作乱，后有李傕、郭汜之变。好容易平定了混乱，迁都许昌，却又冒出一个曹操。此人专横霸道，令朝廷威望尽失。"

伏皇后垂下云鬓，陪着皇上默默伤心落泪。她雪白的鹅颈低垂，显得烛光愈发暗淡了。

"如今上朝之时，哪一样政事不是听曹操指挥？文武百官忌惮曹操，他的一颦一笑都吓得众人心惊胆战。在这朝堂之上，没有一人敢坦然进言。朕每次上朝之时，都感觉如坐针毡。呜呼！不知何日朕才能摆脱曹操的侮辱，不再受此痛苦？堂堂汉室，四百年历史，如今连一位可以为朕解忧之忠臣良将都没有！朕不得不叹，这汉室气数将近，四百年

的江山就要断送在朕的手中。”

这时，帘外忽然传来一阵脚步之声。皇上和皇后都吓得匆忙捂口。幸好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伏皇后的父亲伏完。

“陛下莫要叹息！微臣伏完在此，愿为陛下分忧。”

“国丈，你何出此言？莫非你竟知道朕的心中之苦吗？”

“那日许田射鹿之时，百官群臣见曹操的专横行事，无不切齿愤恨。他竟敢拦于陛下之前，接受百官众将万岁之呼，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微臣以为，他当日之举，便是要在群臣面前耀武扬威，试探忠心，而众臣早已心知肚明。”

“国丈，切莫高声。如今这皇宫大内之中也遍插曹操的耳目，不得不谨言慎行。”

“陛下，请放宽心吧。微臣今夜来到此处，已将一众侍从护卫打发走了。如今外面只有几名忠良亲信守在远处。”

“这么说，国丈心中已有打算了？请但讲无妨。”

伏完于是直言不讳，对皇上道出自己的心里话：“若非臣乃是皇亲国戚之身份，恐怕绝不敢对任何人言说此事。臣以为，曹操当诛，无奈臣年老体衰，威名不再，难以担此重任。若要假借他人之手除掉曹操，唯有车骑将军董承一人可为。请陛下速召董承进宫，亲授密诏，董承定会奉诏行事。”

此事非同小可，事关重大，因此皇上经过一番深思，终于决定行动。他将手指咬破，写下血书。又命伏皇后将此密诏血书缝入玉带的紫锦夹层之中，准备择时交给董承。

第二天，皇上密召国舅董承进宫。

董承自迁都长安之时，便一直担任皇帝身边禁卫之职。尤其在长安之乱，皇上颠沛流离之际，他一直守卫在皇上身边，乃是一名忠良之臣，朝廷元老。

“陛下，急召微臣所为何事？”董承进宫之后，便急急问道。

皇上不想开门见山，便改口先寒暄一番：“国舅，最近身子骨还硬朗吗？”

“托陛下的洪福，微臣身体康健，安享晚年。”

“如此甚好！昨夜朕同皇后忽然聊到之前长安陷落之事，那时李傕、郭汜在身后穷追不舍，幸得国舅舍命相护，朕每每思虑至此，总是感动落泪。而时至今日，朕都未能给予你应得的奖赏。国舅，从今往后，请你不要再离开朕的身边了。”

“陛下心中能记得此事，微臣便心满意足了。”

董承听到皇上如此肺腑之言，感动异常。

之后，皇帝携董承，穿过殿廊走入御花园。一路之上，两人又聊起洛阳、长安、许昌，三度迁都所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皇上真诚地说道：“朕以为，汉室曾经几次浩劫，深陷混乱，但至今宗庙社稷香火不断，全仰仗国舅这般忠义良臣啊。”

接着，皇上又移步，带着董承走上太庙前的石阶。之后，皇上直奔功臣阁中，他焚香拜祭，缅怀历代功勋之臣。

太庙是供奉着汉室历代祖宗的场所。左右两侧则挂着自汉高祖以来二十四代皇帝的御像。

皇帝转身面对董承，正襟问道：“国舅，朕来问你，朕的先祖是从何处发迹才创下大汉江山？请国舅不吝赐教。”

董承闻言，有些慌张：“陛下在同微臣说笑吧？”

皇帝正色言道：“朕岂敢以圣祖之事戏言？请不要顾虑，但讲无妨。”

董承不敢违抗，只得一一道来：“高祖皇帝原为泗上亭长。曾携三尺之剑，斩白蛇于芒砀山。举义兵，纵横于乱世，三年而灭秦，五年而平楚，建立了大汉王朝四百年之统治，奠定下万世之基业。这些事不但微臣知晓，连妇孺儿童、商贩走卒人人皆知之啊。”

皇帝听他讲完，心中自责，热泪盈眶。

“陛下，您今日何故悲伤？”

董承见皇帝神色有异，不禁问道。而皇帝一声慨叹：“诚如国舅所言，汉室先祖丰功伟业，功劳卓著，而朕身为汉室子孙，却如此软弱无能。让朕如何不感到悲伤？国舅，请你再对朕讲一讲，那高祖皇帝画像两侧都是什么人？”

董承此时能体会到皇帝今天心有所想，这些问题都隐含深意。而皇帝的目光也异常肃穆，董承不禁心中有感，嘴唇喏喏颤抖。

皇帝指着墙上的画像，要董承讲明站立在高祖两侧的都是何人。

董承谨慎地答道：“此二人自然是张良和萧何。”

“嗯。那么张良和萧何二人，又有何功能站在高祖之侧呢？”

“张良运筹帷幄之中，而决胜千里之外。萧何则制定国家法令，安定百姓，重视治安，加固边防。高祖皇帝常常赞其德政，每到一处，必请两人侍立在侧。因此，后世之人也将二人尊为建业之两大功臣。在画高祖皇帝像时，必令画上这两位功臣。”

“嗯，看来他们是真正的社稷之臣了。”

“正是。”

董承一直低垂着头，他只听得耳畔传来皇上的叹息之声，似乎内心充满自责之情。

这时，皇帝忽然弯下腰来，执起董承的手。董承一时不知所措，只听得皇帝的声音在他耳畔响起：“国舅啊，请你也如张良、萧何一般，一直不离朕的左右，勤勉有为！”

“微臣岂敢和他们相提并论？”

“国舅有不便之处吗？”

“臣不是不从，只恐资质愚驽，功劳微浅，有辱皇上的希望。”

“非也！国舅休得谦虚。想当年长安大乱，全凭国舅之功才可救朕

于水火之中。国舅的一番功勋，朕岂可忘记。现将此物赐予你，以作回报。”

皇上立刻解下衣袍和随身玉带，当场赐予董承。

董承得此赏赐，感怀良深，他拜领了御衣玉带之后，便谢恩出宫了。

消息很快传到曹操耳中。

曹操在皇宫上下安插了众多耳目，有人立刻将皇上密召董承，又赏赐御衣玉带之事禀报曹操。

“竟有此事……”

曹操闻讯，眯起一双凤眼。他抿紧嘴唇，心中猜忌。

他认为此事必有蹊跷，于是立刻命人备车，直奔宫门而来。

来到皇宫门外，曹操立刻询问侍卫，口气如同对待自己的属下一样：“皇上今天去了何处？见了何人？”

门吏回答：“回禀丞相，皇上刚才召见国舅董承，两人去了太庙，还去了功臣阁。”

曹操闻言，面色阴沉，心中有所了悟。他立刻丢弃马车，徒步而行，快步走向宫中。

无巧不成书，曹操赶到南苑中门之时，正巧遇到刚刚退出的董承。

董承一见曹操来了，脸色大变。他匆忙将御赐的御衣玉带藏在身后，打算从另一侧苑门躲开。

董承看到曹操之时，一时不知所措，他浑身颤抖，吓得不可名状。

“国舅大人，你这是刚面圣出宫啊？”曹操打着招呼，快步走近董承。

“原来是曹丞相，每次都见您精神饱满，今日巧遇真是有幸。”

董承也只得强打精神，说些客套话。曹操闻言只是微微一笑，毫不客气地上下打量着董承："承蒙问候。国舅今日是因何事而来啊？"

"嗯，这个……"董承一时有些口吃，但不敢怠慢，立刻答道，"今日得蒙皇上召见，我原以为有些重要的事情要交办，哪知皇上赐我锦衣玉带。我深感皇恩浩荡，正欲回家供奉起来，才在此巧遇丞相大人。"

"哦？皇上赐你锦衣玉带了是吗？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大好事。不过，国舅是因何功劳，才得皇上如此恩赏的呢？"

"皇上说，他念及当年从长安迁都之时，我不离不弃，果敢护驾，建有功劳。因偶尔想起此事，才特召我进宫领赏的。"

"这么说，你今天领的是当日之赏了？虽然这赏赐未免有些迟了，但聊胜于无啊。尤其是皇上亲赐的御衣玉带，这可是无上的荣耀。"

"丞相说的是啊！皇恩浩荡，微臣不敢居功自傲，唯有感激感泣。"

"国舅太过谦虚了。曹某也要以你为榜样呢，能得此恩赏，我也羡慕不已。国舅大人，能否将御衣玉带借我一看？"

曹操逼近一步，伸手就要接过来。他一直紧盯董承的反应，毫不放松。而董承手足无措，却无力拒绝。

董承回想起今日在功臣阁中，皇上的举止颇为反常，所说之话又耐人寻味，似乎另具深意。他料想今日之事绝非小事，这御赐的御衣玉带中说不定会藏有密诏。但此时曹操眼神锐利，步步紧逼，他只觉得深陷险境，背后冷汗飕飕。

"请国舅借曹某一看！"

曹操又上前一步，伸出手来。董承无奈，只得捧出御衣玉带，交于曹操。

曹操一把接过御衣，立刻将折好的衣服抖开，对着阳光仔细观赏。然后又随意地套在自己身上，又挂上玉带。他转头问随从道："你们来看！我穿上是不是更合身啊？"

在场众人，无人开口。

“曹某也觉得此衣颇为合身。甚是喜欢啊！”

曹操兀自得意，满面笑容。

“国舅，这御衣玉带曹某甚是喜欢，能否请你割爱给我。我以后必会再选别的东西转送于你。”

“万万不可！此乃皇上亲赐之赏，我怎会轻易送人。丞相不要说笑了。”董承闻言，立刻正色说道。

“你紧张什么？莫非刚才皇上与国舅在密谋些什么吗？”

“丞相若是怀疑于我，那就将御衣玉带拿去就是。”

“哈哈！曹某只不过开个玩笑嘛，”曹操连忙改口，“君子不夺人之美，此乃皇上对你的赏赐，我又怎会横刀夺爱呢。国舅不必紧张。”

曹操将御衣玉带还给董承，转身向宫内走去。

第六章 灯花揭秘

“好险好险！”

董承仿佛虎口脱险一般，心有余悸。

他一回到家中，就立刻进入房间，将房门紧锁之后，仔细查验这御衣玉带。

“奇怪！这御衣玉带之中并未夹藏任何东西啊？”

董承心中纳闷，再次将御衣抖开仔细摸索，里里外外反复查验玉带，可是查验良久，也未发现只言片纸。

“莫非是我想多了不成？”

董承将衣物重新折好，放在桌上。他整夜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他反复回忆皇上将两物交给他时的情景，总觉得皇上当时别有深意，眼神中也仿佛在暗示他什么。皇上那欲言又止的模样，他牢牢地印刻在脑海之中，反复思量。

过了四五天之后，董承又在房中查验御衣玉带。他两手托腮，默默沉思，一时疲劳，竟不知不觉坐着打起盹来。

此时，桌上的油灯昏暗。一阵风吹过，将火苗吹得摇曳，一朵灯花竟溅了出来。

……

董承正坐着打瞌睡，忽然闻到一股焦煳之味。他睁眼一看，发现油

灯的灯花正落在玉带之上，溅起点点火星。

“糟糕！”

董承惊呼一声，连忙伸手拍灭火星。但玉带上已经烧出一个拇指大小的焦洞，就在绣有双龙戏珠的紫锦之上。

“这可麻烦了！”

虽然只是一个小洞，但毁坏御赐之宝，可是一项重罪。董承吓得睡意全无，盯着这个玉带上的破洞发愣。但当他仔细观察之时，竟然发现在破洞之中仿佛有白绫夹杂其中，上面还有血色呈现。

董承再仔细观察破洞周围，才发现这玉带之上的接缝处，有一尺左右的地方有新补的针线痕迹。他一见之下，料到里面定有夹藏之物，心脏立刻剧烈地跳动起来。

董卓立刻用小刀挑开这段新缝制的接缝。果然从中拿出了皇帝血书的密诏。他立刻面对密诏深施一礼，然后颤抖着双手展开密诏，凑近油灯仔细阅读。

只见密诏上写道：

朕闻人伦之大，父子为先；尊卑之殊，君臣为重。近日曹贼弄权，横行宫门，假借辅助，实欺君父；营结私党，败坏朝纲；敕赏封罚，不由朕主。朕夙夜忧思，恐天下将危。卿乃国之元老，朕之至亲。当念高祖帝创业之艰难，纠合忠义两全之烈士，殄灭奸党，复安社稷，以保祖宗之治业大仁永续万世。

仓皇之间，破指洒血，书诏付卿，再四慎之，勿负朕意。

建安四年春三月诏

董承读完密诏，泪水滂沱。他俯身拜倒在地，久久不起。

“皇上心中，竟然隐藏如此悲痛。而我们身为人臣，竟不曾知道啊！”

董承心中暗暗起誓，要以此身报效皇上的信任，自己决不负皇上之托，毫无畏惧，万死不辞！

他心中明白，此事非同小可。

董承将血书密诏藏入袖中，向自家的书斋走去。

侍郎王子服乃是董承生平之唯一挚友。他身为朝廷命官，平常很少外出。刚巧这一日，他难得闲暇，便去好友董承家拜访。他遍寻董承不见，便与其家人在府中叙话，等了他一整天。

“你们家老爷在做什么？怎么不见他的人影？”

一直到黄昏时分，仍不见董承露面，王子服有些不悦，便问一位家丁。

家丁老实作答：“我们家老爷今天倒是一直没有出府。他几天前说要查阅一些资料，便将自己关在书斋之中，不见任何人。”

“什么人都不见？这倒怪了！他到底在查些什么？”

“回禀大人，我等也进不去老爷的书斋，不清楚他在查些什么。”

“他这个人啊！一旦投入起来就废寝忘食的，这样身体怎么撑得住呢。待我进去劝劝他，今晚与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地乐一乐。”

“万万不可啊！王大人，若是我们贸然领您去书斋的话，恐怕我们家老爷会责怪于我的。”

“他生气就让他生气去！我们二人是挚友，他总不至于因为我进了他的书斋，就跟我绝交吧。”

王子服对董承家简直是轻车熟路，也无须别人引路，自己便信步向书斋走去。董家人也不好阻拦，想他是老爷的挚友，便由得他去，而径自准备晚餐去了。

董承将自己关在书斋中一连几日，他冥思苦想该如何除去曹操的势力，以报君恩。他几日以来通宵达旦，废寝忘食。这时正以手拄桌，苦苦思索。

“好你个董承！一个人躲在书斋里睡觉呢？”

王子服轻手轻脚地走进书斋，心中暗暗笑道。而他也同时发现董承肘下压着一物，隐约能看出是写着血书的一块白绫。而且他还仿佛看到血书上露出一个“朕”字，心头不觉一震。董承似乎有感，猛地回头，却发现王子服正站在自己身后。

“你怎么进来了？”

董承立刻神色慌张，匆匆忙忙将血书白绫塞入衣袖，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

王子服浅笑着站在他面前，眼神扫向他的衣袖，轻声问道：“你刚才把什么东西藏起来了？”

“没，没什么……”

“我看你怎么满脸疲惫之色啊？”

“哦，这几天我一直在看书，可能有些憔悴吧。”

“看的什么书？孙子兵法吗？”

“倒也不是。”

“你还想瞒着我吗？我看你脸色就看出来了。”

“真的没什么，我只是有些疲劳罢了。”

“哦？你这是身体疲劳还是心理疲劳呢？你所思之事，一着不慎便会令朝廷不保，你也会株连九族，搞不好要天下大乱的。”

“你！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国舅大人啊，若我现在跑去曹操府上，向他告密可好？”

“对曹操告密？”

“是呀！王某一直当你是亲密挚友，刎颈之交，本以为你也是如此

待我，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却把我当外人，有事竟然还要瞒着我。”

“我原本以为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如今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既然如此，我便去曹操府上告发于你吧！告辞了！”

“且慢！王兄请留步！”

董承大惊，冲上去一把拉住王子服的衣袖，他泪流满面哀求道：“王兄请听我一言。若你将今日在此所见之事告于曹操，只恐这汉室江山也不保了。你我同为朝廷命官，深受汉室恩泽，怎能做出此等事来！我们二人乃是亲密挚友，你若对我有所不满，那只是两人的私怨罢了。我相信你绝非那种因个人私怨而不顾大义之人啊！”

董承本视王子服为亲密挚友，但见他要去曹操处告密，立刻激动起来，摆出一副恨不得要拼命的架势。王子服见状，反而笑了。

“董兄啊！敬请放心，王某身为汉室朝臣，又怎会忘记皇恩浩荡？适才与你开个玩笑罢了。只不过你忠心于朝廷，却将此事对我隐瞒，一个人独自承受。这一点我这个老友可是有所不满。”

董承闻言，想到王子服平时为人，才放下心来。他拉住挚友之手说道：“王兄请见谅。我对你了解极深，本不该将你怀疑。只是这几日我冥思苦想，却难以理出头绪来。若王兄肯帮我，那简直是再好不过的了！”

“我有能帮得上忙的地方，你但说无妨。王某必定舍命相助。”

“多谢王兄！既然如此，待我关上门来，对你一一道来。”

董承紧闭房门，低声将之前皇帝密召他进宫，又赏赐御衣玉带，后来他偶然发现内里夹藏的血诏白绫等事，一一如实讲与王子服。他终于能一吐心中秘密，说得情绪激动，声泪俱下。

而王子服也听得义愤填膺，热泪盈眶。于是二人秉烛而谈，细细筹备。

“承蒙董兄能信任王某，将此机密之事如实相告。王某发誓，定要讨伐曹操，以安圣心！”

当夜，两人就在董承书斋的密室之中，以烛光照亮，歃血为盟。之后，董承取出一块白绢，在上面书写下义盟之文。两人都分别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并咬破中指，盖上血印，以示义盟成立。

“你我如今已歃血为盟，王兄可知，如今还有何人值得信赖，可以共谋此事？”

“我认为吴子兰吴将军乃是志同道合之人。他与我交往密切，为人忠义。若是对他晓以大义，必定会拔刀相助。”

“既然如此，吴将军就由王兄联络。另外我还想到校尉种辑、议郎吴硕二人。他们皆为朝廷的忠良之臣，我当另选吉日，告知他们。”

两人一直密谋到深夜，王子服于是留宿在董家。第二天一早，两人继续在书斋里商议。到了中午时分，家仆通报有客人来访。

“哈哈！好巧好巧！真是想到谁，谁就到。”

董承看到家仆送上的名刺，不禁拍手笑道。

王子服问道：“来者何人？”

“我昨夜正和你说要择吉日告知议郎吴硕和校尉种辑二人，你看看，他们自己就上门了。”

“哦？他们两人是一起来的吗？”

“正是。王兄怎么知道的？”

“我与他们只是在朝中打过照面而已，并不熟悉。如今尚未知此二人的心意，我不妨躲在屏风之后观察吧。”

“如此也好。”

于是董承命家人将两位客人引至书斋，自己则亲自出迎。

“承蒙二位光临寒舍。董某今日无聊，正在读书解闷，恰逢贵客临门，实在倍感高兴。”

“国舅大人在读书呀，如此闲情雅事，看来我们反而叨扰了。”

“哪里的话。在下正读得有些疲倦。但是这史书无论何时读起来，都甚是有趣啊。”

“您可是在看《春秋》或是《史记》？”

“今日看的是《史记·列传》。”

吴硕突然打断了寒暄之词，唐突地说道：“上次御猎之旅，国舅大人也去了吧？”

“许田之猎吧，我去了。”

“那么，国舅大人对那天的经历，有什么想法吗？”

董承没想到对方竟然抢先问出了自己想问之事。他心中一惊，眉头紧蹙。

董承心中暗想，对方来意不明，心意难测，现在只能不动声色地打探一番再说。于是他敷衍道：“当日的许田之猎可谓难得的盛事，君臣可以同赴山野踏青，心情好不愉快！”

吴硕和种辑闻言，觉得他如此若无其事，反而语气不善，分别诘问道：“国舅当真只有这些想法吗？”

“我们二人如今仍为那日之事愤恨不已，国舅竟然说很愉快？许田御猎那天简直是汉室的受辱之日！”

“此话怎讲？”

“国舅您竟不知吗？那天您不也是眼睁睁地看着曹操是欺君罔上，竟然会毫无想法？”

“你们切莫高声！隔墙有耳，曹操乃天下英雄，怎可妄议。你们这些话当心不要传出去为好啊。”

“我才不怕曹操！曹操只能算一个奸雄，天理难容。我们都有赤胆忠心，愿意舍身保卫国家社稷，乃是朝廷忠臣。即使如今势力不如他强

大又待如何，何足为惧？”

“你们所言，可是出自真心？”

“如此大事，岂敢戏言？”

“但徒有愤恨之心，又能如何？如今曹操势力强大，难以撼动。”

“我们站在正义一边，定得老天保佑。如今只需等候时机，以寻乘虚而入之机。即使是巨木高楼，也会被义风所摧，而树倒楼崩。因此我们二人今日结伴而来，就是想探问一下国舅的本心，究竟站在哪一头。”

……

“国舅大人，我们听说您近日受皇帝密召，前往了太庙的功臣阁。敢问当日是否接到皇上的密诏？请您万勿相瞒，我等乃是汉室朝臣，食君之禄，愿为君分忧。”

这两位青年朝臣此时完全不顾其他，也无任何忌讳，咄咄逼人地追问着董承。

这时，王子服突然跃出屏风，现身而出，大声喝道：“好啊你们！居然图谋不轨，意欲陷害曹丞相！你们且等着，我这就去相府告密，把你们全都捉拿归案！”

种辑和吴硕二人却毫无畏惧之色，他们神色凛然，对王子服说道：“我们既然敢来，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你若想要告密的话，悉听尊便！”

两人说着，已经手按剑柄，戒备森严。只待王子服一个不慎，他们便会立刻击杀。

王子服扭头对董承说道：“我如此试探，确实看出此二人忠心可鉴啊！”

之后，董承连忙将二人好生安抚，讲明实情。又请他们进入密室，百般致歉，将皇帝的血诏白绫，以及他和王子服的血印义状都呈于二人观瞧。

“此乃当日皇上赐我的密诏，请二位一看。”

种辑和吴硕看后连连感叹：“我等愿同结义盟！”

他们再拜血诏，痛哭不止，随即在结盟的义状上署上自己的名字，也按上血印。

这时，有家仆前来通报：“西凉太守马腾大人,近日即将返回。特来上门话别。”

“他怎么此时前来？实在讨厌。”

董承咋舌道。王子服和吴硕等人也不禁眉头紧皱。

“既然马大人返回西凉之前，特地上门话别，国舅大人也不便推脱吧？”

董承却不住摇头：“我和此人没有交情，见面也没意思。派人将他打发走了就得了。”

董承叮嘱家仆，回禀马腾大人，就说老爷自从许田御猎回来之后，身体有恙，不便见客，好生婉拒。

只是没过多久，家仆又跑回来禀报说道：“我已经告诉门口那位马大人了，说我家老爷病了，可他非说要来病床前头见上一面。小人再三推托不掉，只能前来回禀老爷。”

家仆哭丧着脸，继续禀告道：“马大人还说，老爷怎么能从御猎回来就病了呢？他前些日子还看见您进宫面圣来着，不像身染重病的样子。无论小人怎么说他都不肯走，一定要见到您！”

“这个马大人，还真是执着！那我就只好见他一面罢了！”

董承无奈，只得命家仆将马腾请进府来，自己则装出病歪歪的样子，硬着头皮去见客。

不久，西凉太守马腾怒气冲冲地大步走进客院，一见到董承立刻大声质问：“国舅大人好大的派头！我敬你为天子外戚，国家重臣，因此此番离开京城之前，特地登门辞别。您却屡次三番派家仆前来回绝，让

我在门外坐冷板凳。这就是国舅府的待客之道么？实在是欺人太甚！”

“马大人切莫见怪，只因在下偶感风寒，一时招待不周，请恕我失礼了。”

“马某不才，为朝廷远赴西凉之地，镇守边关，抵御西藩。因此难得进京面圣，更难与国舅大人见上一面。此番离京，又不知何日再见。临行之前特来府上探望，怎想到国舅竟然托病，避而不见，给我吃个闭门羹。马某实在不解其中缘由，请国舅大人赐教！”

……

“为何闭口不答？”

……

“你为何低头不言，好像个哑巴似的，究竟为何？哼！怪只怪我马某看错人了！”

马腾愤然起身。见董承仍不言语，便撂下一句狠话，转头便走：“你算得上什么国家柱石！不过是一颗河沟里的臭石头罢了！”

董承听到他嗵嗵的脚步声要走远，立刻抬头叫道：“将军，且慢！”

“你还有何话讲？”

“将军为何说我并非国家柱石？董某不才，不得领会，望详告为盼！”

“国舅大人可是生气了？既然你会生气，就说明你这块顽石尚有一丝天良。你且看那日，曹操于许田之猎是如何的欺君罔上。他当着满朝文武百官，如此明目张胆地以下犯上，简直令人发指！马某每当想起那日的情景，都忍不住义愤填膺，难以抑制。”

“曹丞相手握重兵，又乃当朝宰相。马将军如此激动，也无能为力啊。”

“住嘴！”马腾大喝一声，剑眉倒竖，“原来你是如此贪生怕死之辈！马某不屑与你们共论大事。马某告辞了！国舅大人好好在府上养膘

吧，待满身肥肉，满头白霜之时，就变成一块真正的臭石头了！”

马腾满面怒火，大步离开。而董承这才赶上前去，拦住马腾的去路：“请将军留步，听我这块臭石头一句真心话再走也不迟。”

董承强拉硬拽着马腾的衣袖，将他领入内室之中。待四处无人之时，董承才将皇帝密诏与自己的心意和盘托出。

马腾听了董承的一番真心告白，又拜读了密诏血书之后，竟然恸哭失声。马腾在西凉之地镇守一方，骁勇善战，令西藩人人闻之丧胆。但即使是这样一位铁血硬汉，也是一位侠肝义胆，会垂下男儿泪的热血汉子。

“马将军，董某得知你与我为同道中人之时，心中热血沸腾。之前请将军吃的闭门羹以及适才的言语相激，乃是为了试探将军的真心而为，请一定不要介怀。董某若能得将军相助，那诛曹之事可谓已有大半的把握。我等已经立下生死义盟，不知将军可否愿意画押参加呢？”

马腾未等董承说完，便咬破手指，立刻在盟约之上按了血印。之后，他又郑重承诺：“待你们于京城举事灭曹之日，马某必在西凉举义相助，以应今日之约！”

说话间，马腾须眉倒竖，睚眦欲裂，一派英武之气，令风云为之一变。

而董承则请出王子服、种辑、吴硕三人，互相引见。几人皆在义状上立下血誓，一日之间已有五名之众。

“择日不如撞日！看来今天真乃良辰吉日，你我心想之事必能成功！我们不妨这样，请王兄将吴子兰吴大人也一并邀来如何？”

众人对董承的提议非常赞同，于是王子服二话不说，立刻骑马去吴子兰府上。

就这样，吴子兰也于当日加入了义盟。一时之间，同道之义士已达六名。

“若要合十人之力，如此义盟必定能成就大事！”

董承立刻在密室中设下酒宴，众人共同举杯，互相祝贺。席间大家推杯换盏，兴奋异常。

“我不如趁此机会，将朝中排序的鸳行鹭序拿来，请大家一同商量合适的人选吧。”

董承忽然想到一个主意，于是立刻命人取来鸳行鹭序。

所谓的鸳行鹭序，乃是一本名册，里面记录着文武百官上朝之时的排序表。他们众人聚在一起，逐行点检，却发现这朝中虽官员众多，但能推心置腹信赖之人，却寥寥无几。

而马腾忽然看到一个名字，不禁失声大叫道：“有了！此人甚为妥当！”

马将军本是一介武人，底气十足，声如洪钟。此时兴奋之下，更是声如炸雷一般，将众人吓了一跳。大家纷纷聚拢过来，看他所指何人。

“马将军所谓何人？”

“你看，此人还是汉室宗亲，真可谓老天保佑。那位豫州刺史刘备，乃是皇室宗亲，这表中列得明明白白！”

“原来如此！”

“若是我们能将此人加入义盟，那么他一人远胜于我们十人。此人必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最为难得的，是他的两个结拜兄弟都有诛杀曹操之心。”

“马将军是如何得知此事的？”

“马某记得在许田行猎那日，当曹操以下犯上，挡于皇上之前领受众人万岁之声时，刘备的二弟关羽神色愤慨，他手按宝剑，几欲上前击杀。我料那刘备必定也对曹操心怀不满，只是隐忍下来了。”

众人闻言，心中顿时信心百倍，犹如在黑暗之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觉得前途一片大好。

但是，如今众人虽知刘备，却并不清楚能否轻易邀他共举大事。此

事尚待从长计议，于是众人各自散去，以待时机。

第七章 鸡鸣之约

董承认为，白天拜访刘备恐怕惹人注意。于是他趁一天傍晚时分，怀揣密诏，又以头巾遮面，变装而行。出门前，他还对家人编了个谎话，说道：“老夫有一友，乃是一位风雅之士。他偶得一方秦代名砚，便召开诗会，邀我同去鉴赏。老夫此番去去就回。”

于是董承未带随从，他独自一人，骑一头小驴，便往刘备府的方向而去。

董承心思细密，恐怕直接前去被曹操的密探发现，或遭遇尾随。于是他特地先去拜访一位风雅老友，与之攀谈到深夜时分。待到三更天时，董承佯作吃惊状，连连致歉：“你看看我！只顾一味攀谈尽兴，竟忘记时间，一直叨扰到半夜。请先生恕罪，董某告辞了！”

董承匆忙告辞而去，出门便直奔刘备府上。但那位老友家处郊外，待他赶到刘备的家门口时，已经是四更天了。

刘备闻听董承深夜造访，心中也颇为疑惑。但他心中暗想，国舅深夜前来，必有深意。于是刘备特命家仆在院中点起了蜡烛，以便看清董承的表情。

“请国舅大人不妨到小阁中一叙。”

刘备又亲自带路，将董承带过小径，来到西园一处小阁之中。

在刚抵达许昌之时，曹操曾经赠予他一座宅院，位置就在丞相府旁边，但刘备百般推辞，说道：“此处宅院地处市中心，颇为奢华。我等只是乡下人，住不惯的。”

之后他便搬到现在这个地方。

“请国舅恕罪，刘某只有粗茶，以供待客。”

刘备命人在小阁之中掌起油灯，在桌几之上摆出几个杯盏。这些精致的餐具可谓小阁中唯一的点缀，如此粗茶陋室却足见此中主人的品位，以及其闲雅之好。董承见状，心中不禁对刘备更加几分好感。

两人寒暄了几句，刘备便问道：“不知国舅深夜前来，有何指教？”

董承则开门见山地说道：“老夫就直接挑明了吧。董某记得许田之猎那日，令弟关羽神色愤慨，几欲上前击杀曹操，而皇叔则施以眼色，将其拦下。董某且问，可有此事？”

刘备闻言不禁大惊失色。他没想到董承竟说到此事，那他恐怕是代替曹操来兴师问罪的。

既然对方是有备而来，刘备一时之下就不好撒谎，也更难以隐瞒。于是他只得开口辩解道：“舍弟关羽性格固执。那天，他见曹丞相的言行颇为不妥，触犯帝威，因此一时气愤，而有此举动……哎？国舅，刘某是否说错了什么，您为何忽而落泪呢？”

“董某只是一时想到，如今这朝中内外，鲜有关羽这般忠贞爱国之士，一时悲楚，所以落下泪来。”

“如今的朝廷有曹丞相辅佐，又有国舅这般的忠良之臣，正是天下太平之时，国舅又因何焦虑呢？”

“刘皇叔啊！”董承眼含热泪，郑重说道，“皇叔或许认为我是受曹操所托，特来打探真心，因此对我处处提防。其实，你不必对我有所顾虑，你乃皇叔，我是国舅，你我之间不应再有所隐瞒。董某今日前来，所为此事，请皇叔过目一看便知。”

董承清了清嗓子，移席到刘备身边，并从贴身衣物中拿出了献帝的密诏血书。

刘备将密诏血书凑近油灯，仔细观瞧。没看几行，他便止不住热泪滚滚，以手遮面。油灯下，只见他凌乱的鬓发随着颤抖的身体而不住摇曳。

“请国舅速将密诏收好才是。”

刘备以衣袖拭泪，再拜过密诏后，交还给董承。

“国舅的一番苦心，刘某全都了解了。”

“我适才看见皇叔落泪，是否愿为天下而为？”

“那是自然。”

“若是这样，董某就先替天下苍生对皇叔一拜。”

董承闻言，自然是狂喜不已，他起身对刘备施礼。然后又掏出结盟的义状白绢，为刘备展开一阅。

“还有一物，请皇叔过目。”

只见车骑将军董承、长水校尉种辑、昭信将军吴子兰、侍郎王子服、议郎吴硕、西凉太守马腾六个人都在白绢上签名，并盖下了血印。

“啊！原来我们已有这么多同道的志士了！”

“是啊皇叔，董某相信这世间终归正气尚存！在这动荡的浊世之中，总有许多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他们只是一时隐忍不发，待到时机成熟，必定会汇聚在一起的。”

“正是啊国舅！刘某也一直相信，无论世间如何腐朽不堪，也绝不能轻易放弃。因此即使魑魅魍魉横行于世，刘某也从未放弃对正义的希望，从未消极悲观。反而，刘某坚信在我不曾知晓的地方，总有仁人志士隐藏于民间。他们宛如一泓清泉，将人世间的浊流涤荡而净。而终究这世间万物，终将被清洗一新，化为清泉，万古流淌。”

“皇叔啊，董某闻听此言，终于放下心来。我活了这一大把年纪，第一次感悟到天地之间有如此浩然之气。只可惜董某现在人微言轻，不知皇叔能否鼎力相助？”

“国舅所言之事，刘备必定全力相助。如今我们已有众多同道之士，刘某也愿加入其中，贡献犬马之劳。”

刘备立刻起身，取来笔墨。

小阁之外，已现曙光。

此时已是黎明时分，回廊之上笼罩着缥缈的晨雾。而这晨雾之中隐约浮现出两个人的身影，似乎正在出声而泣。

刘备尚未有所反应，而董承却在大惊之下，探首而望。

董承看到门外有两人站在廊下，彻夜守卫，那正是刘备的义弟关羽和张飞。他们二人早已听到阁中的对话，不禁感慨万千，抱头而哭。

“看来他们二人听到了我们昨夜的密谈。”

董承对刘关张的结义情深非常羡慕。他相信，参加义状的忠义之士，若是都像刘备兄弟这般，那么举义之事必能成功。

刘备默默取回笔墨，在义状上的第七行签上自己的名字：左将军刘备。

他落笔后说道：“国舅，这举义之事，事关重大，决不可草率行事。请国舅也转告各位义士，莫要轻举妄动为好。”

此刻，远处雄鸡报晓，刘备的脸庞映照在晨曦之中，显得分外动人。

“那是自然。皇叔，我们来日再会。”

董承复又骑上毛驴，匆匆走入晨雾之中。

第八章 青梅煮酒论英雄

“三弟啊，你怎么又困了，还打起呵欠来了？”

“哦，二哥！我不是觉得无聊嘛。”

“莫非你又喝酒了？”

“绝对没喝！我早就戒酒了！”

“嗯！你看这天气，已经快到夏天了。”

“可不是么，想必树上的青梅也快成熟了。不知我们家那位大将军究竟想干什么呢？”

“我们家大将军是谁啊？”

“我说的是咱们大哥呀。”

“三弟啊，你啊你！咱们如今住在京城，说话行事都要处处谨慎，不可大哥大哥的把江湖上的称呼也说出来。”

“为何不可？咱们原本就结拜为兄弟了啊。”

“你说得倒是轻松。如今咱们大哥身份尊贵，当今圣上都尊称他为皇叔，朝廷内外也称他为左将军刘豫州。你若再像以前那样称呼为大哥，未免不妥，也有损主公的威望。”

“哦！我听你的就是了。”

“那你为何露出一副不服不忿的样子？”

“不为什么。那你说，咱们那位左将军大人最近都在忙些什么？”

“我自然知道。”

“我就是担心啊。你看他每天看起来挺好的，其实心中烦闷吧。”

“你为何人担心？”

“还能有谁，我当然是担心主公了。”

“为何担心？”

“为何担心？那可说来话长了，不过咱们这么站着说话，议论主公，是不是有失恭敬啊？”

“少说废话，你这小子，竟也跟我耍起嘴皮子来了。”

关羽不禁露出苦笑，他拉着张飞同坐在一块大石之上。此处正能看到对面的马厩，以及后面的空地，旁边则是下人的房间。

此时，恰逢庭院中的桃树开花，两人见此情景，不禁忆起楼桑村的桃园。刚才张飞就一直独坐在桃树下，以手拄头，呆望着桃花想心事。

“你和我说说，对主公有何处感到不满？”

“我看最近他就好像农民一样，总是去宅中后院里种地干农活。而且他什么粗活累活都做，锄草耕地、担水施肥的，我还见他去摘菜挖萝卜，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哦，那又如何？”

“他若是想当平民老百姓，那回楼桑村不就得了。何必在京城之中的左将军府中干这些？他干的这些挑粪砍柴的，那帮当大头兵的都不肯做呢，大哥倒做得起劲。”

“不可这么口无遮拦地说大哥！”

“我说的就是实情啊，所以我一直在担心，搞不懂他到底怎么想的。二哥，你说呢？”

“所谓晴耕雨读，此乃君子修身养性之法。既然主公要实践这种君子的生活方式，也无甚奇怪之处。”

“那他要是真想当隐士，为什么不去山里，而偏要在京城做？咱们兄弟出来打天下，为的难道是要成为隐士吗？”

“这也是自然。”

“当隐士有什么意思啊，学君子有什么用呢？”

“自然是有用的。”

“我说，咱们大哥今天又去种地了吗？”

“应该是去了吧。”

“那咱们两个现在就找他去，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现在就去吗？”

“说走就走！你还有什么担心的？难道你今天说我乱说话有损主公的威严，你自己却也不敢在他面前说话了不成？”

“当然不是！”

“那走吧！咱们俩一起去！忠行难为，忠言逆耳，咱们就一起走上一趟，大不了赐个死罪呗。”

啪嗒！啪嗒！刘备不断挥锹而耕，泥土之腥气扑面而来。

他此时的装束就像一个务农的百姓，不时以衣袖拭汗。

……

他以手拄锹，直起腰来休息一下，举头望了望初夏的太阳。然后喘了口气，又把铁锹放在田垄上，转而挑起粪桶，给刚刚掘好的田地施肥。这时，只听身后传来张飞的大嗓门。

“主公，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在耕田种地啊？简直让人看笑话

呢！”

刘备闻声回头，问道：“找我何事？”

听刘备说话的语气，倒还是那位左将军刘皇叔，因此张飞更觉得心中烦恼。只是他一向不善言辞，骂人的粗话说得顺嘴，但此时要对主公进谏，他倒有些打怵了。

于是他退了一步，将关羽推到前面说：“二哥，你先说吧！”

“什么？明明是你小子拉我过来的，现在又不吭声。”

“等你说完了，我自会说。”

关羽无奈，只得上前一步，跪在田地之上。

“大哥，请容小弟今日造次。”

“你这是做什么？”

“我与张飞，生性愚钝，难以理解大哥心中所想，于是特来请教。”

张飞听关羽如此说法，在一旁嘀咕道：“二哥，你这样进谏差点意思啊！不是说忠臣当坦率直言么？”

“你别插嘴！好好听我说话！”关羽回过头来教训了一句张飞，又对刘备接着说道，“我明白大哥做事，一定有其深意所在。只是最近这两个月来，我们每天见你都到菜园中干农活，而且干的都是锄地挑粪的粗活儿，这又是为何呢？若说是为了锻炼筋骨，那不妨骑马射箭，又何苦做这些粗笨之事呢？”

“就是的！”张飞也插嘴说道，“大哥啊，你现在是不是想过那种隐士、君子的生活了？但是我就想不明白了，既然你一心想当小老百姓，那当初干吗和我们在桃园结义，一路南征北战地走到现在？我是个粗人，说话也直，反正我是搞不懂你在想什么了。”

刘备听着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点评，一直默默含笑。待他们都说完，才张口说道：“我做的这些自有深意，你们现在无须知晓。还是回去吧，做好你们本分里的事就行了。”

“这怎么行！”张飞急得高声叫嚷，“咱们当年结义的时候，一个头磕在地上，发誓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大哥那时候还说，要三人一心。但现在呢，我和二哥两人成天摆弄兵器，而大哥一个人在菜园里挑大粪，这算哪门子三人一心啊！”

“哈哈哈！三弟啊三弟，我真是拿你没办法了。”刘备摇摇头，对张飞安抚道，“你们说得都对，我如此这般在菜园中锄地施肥，确有目的。你们少安毋躁，不久便会知道我做事背后的深意所在了。”

两人见刘备如此说法，也不便多问了。不过再仔细一想，就能联想到刘备的这种行为，是在那日与董承密会后才开始的，因此说不定大哥此举与诛杀曹操之事或有关联。

既然如此，关羽和张飞只得作罢。他们二人相伴，整日消磨时光。直到几日之后，一次他们外出归来到菜园寻找刘备时，却发现四处都寻不到他的身影。

“主公到哪里去了？”关羽和张飞一时紧张，赶紧询问府上的家臣。

“回禀两位将军，主公去丞相府了。”

“啊？曹操来请主公前去吗？”

“是的。曹丞相似有要事，特派人来请主公前往。”

两人闻言，不禁目瞪口呆。

“糟糕！曹操召主公前去，不知有何企图。若我们二人能同大哥一同前往就好了，还能保护大哥周全。”

尤其是关羽，虽然他素来稳重，但心中也惴惴不安。他又问道：“相府派来何人迎接主公？”

“来迎接主公的乃是曹操的两名心腹，许褚和张辽，他们特带马车前来。”

“咦？这就更奇怪了。”

“二哥，咱们没时间犹豫了。现在赶快去追吧，到了丞相府咱们撞

开大门闯进去就是了！”

“好，事不宜迟！我们走！”

两人打定主意，立刻策马而追，直奔丞相府而去。

话说在几个时辰以前。

刘备正在菜园耕地，忽闻曹操派人来召他入府议事，他不免有些吃惊，心中猜测究竟所为何事。当他对前来迎接的张辽和许褚询问时，对方也只是淡淡地回答：“我等也不清楚。待皇叔去了，一问丞相便知。”

刘备见状，也清楚不容拒绝，只得如履薄冰随他们前往相府。

相府的家仆未将刘备引入客厅，而将他一路带到与相府紧邻的南苑阁中。曹操早已在此等候。

“皇叔，久违了！”

曹操瘦躯长面，凤眼有神，近来的威武风度更加气派，相貌品质卓然不俗。

“已有两个多月未来请安，不知丞相一向可好？”刘备恭谨地向曹操施礼。

曹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刘备，说道：“皇叔看起来非常健康，只是晒黑了些。曹某听说你最近常在菜园劳作，若寻常百姓一般锄草耕田。怎么？皇叔最近有这样的爱好了吗？”

“务农其实别有一番情趣，我乐在其中。”刘备听到曹操问及他务农之事，心中稍安，于是答道，“如今丞相的政绩不俗，政令通畅，天下一片太平。我也闲来无事，便在后园中开垦一块菜园，平时消磨时光，耕田劳作。一来无需消费，二来强身健体，干了一天农活，晚饭也能多吃一碗。”

“原来如此！如此务农确实无需什么开销，原来皇叔竟是如此爱财之人啊！”

“丞相说笑了！”刘备故作难为情的样子，低下头来。

“哈哈！曹某只是和皇叔开个玩笑而已，不要见怪啊。其实，我今日特邀皇叔来府上做客，是想请你一同品尝梅园中的梅子。近日梅子成熟，曹某忽然忆起当年，在酷暑之时征讨张绣的路上，将士们口干舌燥，难以忍耐。我便诈称前方有梅林，引得众人想到青梅便口中生津，不由得加快了行军速度。若不是我用此计，恐怕当时难逃厄运啊。”

曹操说到此处，脸上颇有得意之情。接着，他又说道：“今日我已命人在梅园之中摆下酒席，因此特意请皇叔过来，青梅煮酒，对坐小酌，不失一番风雅之趣。请皇叔随我先至梅林一游，再小坐一番，如何啊？”

曹操说罢，便将刘备引至梅园之中，一同信步游览。

“啊！好一片梅林!”

刘备随着曹操，走进梅园之中。他也发觉此处梅林虽在城中，却占地颇广。刘备边走边感叹，赞不绝口。

“皇叔，这梅园你可是第一次前来？”

“正是，我竟不知有此妙处，确实是头一次来南苑。”

“既然如此，待到梅花盛放之季，曹某再带皇叔前来赏花如何？”

“承蒙丞相相邀，刘某能在此赏美景，已是荣幸之至。”

“酒席就设在对面亭中，待你我穿过梅溪即可抵达。那里临水而眺，风景独好。”

他们在林中小径上行走之时，只听见“啪嗒”“啪嗒”之声。原来成熟的青梅被大风摇曳得落了下来，砸到地上和人的身上。

只见树枝摇曳，簌簌作响，刹那间天昏地暗，狂风大作。而就在这时，大家都看到一个奇异的现象，在对面的山中，忽然升起了一柱卷云。

“龙！是真龙啊！”

“快看啊！飞龙升天！”

随行的家仆和童子惊呼出声。而霎时之间，狂风夹杂着暴雨，劈头盖脸地浇落下来。

“这雨恐怕来得快，去得也快。”

曹操连忙拉刘备躲到茂盛的树冠下避雨，等着暴雨停歇。趁着这个工夫，曹操又说起了新的话题。

“皇叔，你对宇宙变化运行之法，有所了解吗？”

“我不甚了解。”

“曹某认为，龙可以体现这宇宙运行之法。龙时大时小，大则腾云驾雾，翻江倒海；小则埋首伏爪，潜于深渊。龙升而飞扬于大宇宙中；龙潜而隐于百年深渊。龙本乃世间阳物，在此春深之际，龙行活跃，飞于九天。因此可以说龙与这世间英雄相似，待到得志之时，便可纵横四海。”

“丞相认为，这世上真的有龙吗？”

曹操微微一笑，手指苍天说道：“此物信则有，不信则无。比如刚才，我们都看见那边山中升起一道云柱，直升入天。或许这其中就有真龙隐藏其中，而如此云雾的神秘变化，自然的神奇，又有几人能分清其中的奥秘呢？”

“从古到今，我们只听到无数有关龙的传说，但有几人见识过真龙的一鳞片甲？”

“非也！曹某就见过，亲眼所见。”

“噢？丞相果然了得。”

“只是我之所见并非天上之龙，而是风云际会时的所谓人龙。因此，依我之见，龙即是人也。”

“哦？此话怎讲？”

“曹某认为皇叔也是一条人龙！”

“丞相太过抬举在下了。刘某既无风驰电掣的神通，也无自在伸缩腾挪的鳞爪，更无显隐自如的本领。丞相若说我是龙，恐怕也只是条土龙吧？”

“皇叔太过谦虚了。您走遍大江南北，游历各地，一定认得许多当世的英雄。当今世上究竟何人是英雄，可否与曹某说来听听？”

“真英雄岂是我这等肉眼凡胎之人能识得的，丞相不要为难我了。”

“没关系，就请皇叔讲一讲你所见识到的英雄，万望不要推托为好！”

刘备见曹操执意要他说出答案，便知难以推托。他只得先一步走出树冠，举首望天，说道：“哦！大雨已经停了。”

第九章 雷声惊人

避雨之时，曹操的几次追问都被刘备四两拨千斤地躲过了，曹操也并未介意。

此时，刘备先行一步，走到小径之上，在前面等曹操。

“刘某看来，还有几朵雨云，恐怕一会雨还会下起来。”

“雨中赏景，也颇有一番情趣啊。”

“恐怕刚才的一场暴雨，会将许多青梅打落在地。”

“若是如此，岂非更如同诗歌中情景。”

曹操忽然看到什么，停下脚步。

刘备也驻足观瞧。

原来有不少后阁中的侍女正在前方，她们见暴雨方歇，便提着篮子捡拾青梅。这些美人莺歌笑语，争先恐后，不断捡拾青梅，还互相比较看哪个捡得最多。

“啊！丞相过来了。”

侍女们发现曹操的身影，纷纷娇羞地躲回了阁中。曹操被此良辰美景所触动，也被众位美人娇艳的身姿所吸引，他不禁面带笑容，望着这些佳丽的身影出神。然后他意识到客人就在身边，于是对刘备说道：“美女让人心旷神怡，与美女相伴也是生活一乐。”

“不愧是许昌王朝，能有如此硕大的梅林，更有众多丽人，刘某也心生向往。”

“哈哈哈！等到梅花盛开之时，满园芬芳，美不胜收。恐怕这些美女的娇容也远远不及那盛况。只可惜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啊。”

“不过美人终有迟暮之日啊。”

“人生如梦，只有短短七八十年的光景。如佛家所言，这几十年的人生，不过转瞬即逝。”

“此言有理。”

“曹某并非无条件接受佛家的说辞，可能因为我这个人生来就有叛骨。但是大丈夫处世之道，自当有所为，亦有所不为。”

曹操顿了顿，与刘备继续举步而行。而他又旧话重提，再次问道：“皇叔，曹某刚才所问，如今这当代英雄是为何人，请不吝赐教。”

“丞相所问之事，刘某从未深思。如今刘某想的只是报答丞相的恩顾，报效朝廷而已。”

“皇叔不必多虑，若是一时想不起民间的英雄，请不妨说一说当今世上知名的几位英雄。请你逐一点评一番，如何？”

曹操一再追问，内心十分迫切。而刘备见再也难以回避，便直言道来：“我听说淮南袁术文韬武略，精通兵法，兵粮充足，可谓一个当世英雄吧。”

曹操闻言，纵声大笑：“袁术此人不足为惧，在我眼中他即将变为坟中枯骨。曹某已将他握在掌心之中，不日必定生擒活捉。”

“河北袁绍如何？他家四代三公，门生故吏众多。如今他虎踞冀州，谋士勇将不计其数，前途不可限量。此人可算一位英雄吧？”

“哈哈哈！那个袁绍吗？”

曹操又是摇头大笑，他面露轻蔑，说道：“袁绍此人，胆小无断，乃是一个疥癣之辈。他惜命重利，毫无决断，哪里称得上时代英雄？”

曹操无论听到谁的名字，都会毫不犹豫地一票否决。他态度坚决，对那些人毫不在意。

曹操对众位英雄的否决，毫不留情。

他完全没有顾忌，一口否决，将自己的意志直递听者心中。

而刘备也觉得曹操的点评颇为有趣。于是两人一边漫步，刘备一边列举当今的英雄人物，而曹操则会逐一贬损一番。当两人议论得正为热烈之时，抬眼望，临溪小亭已在眼前。

“皇叔来看此处如何？确实是个风雅之所吧？”

“曲径通幽，临水而建，果然不错！”

“梅花盛放之际，曹某常常在此宴客，颇有野趣。皇叔，你我今日不拘礼数，一同赏梅煮酒一番。”

“承蒙好意。”

“皇叔，我们一路之上，点评了众多当世英雄。看来曹某如今一把年纪，仍未改当初指点江山的书生意气。我们今天不妨畅所欲言，聊个尽兴，如何？”

曹操谈兴大发，毫不掩饰地向刘备坦承胸襟。

此时的曹操宛若一个热血赤子，似乎他还是当年那个洛阳城中的穷酸书生一般。只是不知，他所展示出来的胸襟，是否是那个真实的自己。

而刘备则不会轻易被曹操所感染，只因一时谈兴大发而向对方畅所欲言。因为他深深知道，若他也如曹操今日那般毫无顾忌，则会将自己的真实内心暴露在外。刘备做事一向周到谨慎，他绝不愿被他人洞察内心的真实想法，因此总显得十分软弱胆怯。

若说刘备的优点的话，可以说他懂得藏拙，处事圆滑，善于与人相处。但若说缺点的话，也可以说刘备戒心过重，难以与人坦诚相待。他可谓是一个性格复杂的多面体人物。

而从这点来看，曹操反而要比刘备直接得多，也痛快得多。他不介意张扬自己的个性，将喜怒哀乐形于颜色，而别人也更容易洞悉到他的真实想法。

但并不能因此而评判刘备与曹操，孰优孰劣。因为曹操貌似感情外露，心直口快，甚至显得有书生意气，而其背后却隐藏着无数机智巧谋。他也会利用一些玩笑话或者自我嘲讽，制造轻松的氛围，而令对手放松警惕。只是曹操素来熟练地应用各种计谋，甚至他自己也难以分清自己何时是出自本心，何时是运用机智。这两者早已融入他的血液之中，言谈举止，无不为之所影响。

临溪亭中，野趣盎然，宴席布置，更是古朴别致。

只见木几上摆着丽玉酒杯，美陶酒瓶。一盘新鲜的青梅，则放在正中间。侍酒之人正是刚才捡拾青梅的几位佳丽，她们特意前来，为二人斟酒布菜。

“啊！我竟有些醉意了！或许因这青梅煮在酒中，才令酒意更浓吧。”

“我今日也喝得痛快，这美景佳酿，令人不得不多进几杯啊。”

“‘青梅煮酒论英雄’。皇叔，我刚得了一句，正在琢磨下文。请你为我一续可好？”

“我哪里能接上丞相的好句？”

“皇叔很少作诗吗？”

“我原非风雅之人，哪里懂得这些。”

“哎！皇叔不好诗词，少了很多情趣啊。”

“让丞相见笑了。”

“这倒无妨，皇叔多进几杯就是了。咦？你为何不喝了？”

“刘某已经喝多了，不敢再叨扰，在此告辞了。”

“不可不可！”

曹操递过自己的酒杯，大声说道：“皇叔，我们尚未聊得尽兴啊！适才谈到当世英雄，你只说到袁术、袁绍二人。莫非这天下之大，就再无其他英雄豪杰了不成？”

刘备见曹操一直举着酒杯前来相邀，又抛出了刚才的问题，一时难以推托，只得应付地回答：“适才我所说之人，不过是我平日听闻的坊间之谈罢了。”

刘备只得接过曹操的酒杯，又进了一杯。而曹操则继续逼问：“坊间之谈也无妨，这当今世上，除了袁绍和袁术，还有谁能算得上英雄人物？”

“除了他们，就数荆州刘表了吧？”

“荆州刘表？”

“听说此人威镇九州，名列八俊，领治统帅也颇为不俗。”

“不行！这个刘表可不够格！他的领治统帅全靠的一帮部下谋士所为。他自己总是沉迷酒色，与吕布倒是一般货色，又何论时代的英雄？”

“那东吴孙策呢？”

“嗯，这个孙策嘛……”

曹操听到这个名字，却没有立刻讥笑出声，他反而侧首思索了片刻。

“不知在丞相眼中，这孙策又是如何？此人年纪轻轻即为江东领袖，正值弱冠之年，人称江东小霸王。治下百姓，对其颇为敬重。”

“孙策嘛，不过一介黄口小儿！他只因曾施展才略，奏得一时之功。但多为仰仗父亲盛名，不值得一提。”

“那么，益州刘璋怎么样？”

“他充其量是条看家之犬！”

“那么，张绣、张鲁、韩遂等人如何？这些人都不能称为英雄吗？”

“哈哈哈！皇叔在乱点名了。”

曹操抚掌大笑。

“这些碌碌之辈，又怎能攀附英雄之名？皇叔啊，你还知道不知道一些像样的人物？”

“恕我孤陋寡闻，刘某确实想不起别的人来了。”

“皇叔太过谦虚了。所谓真英雄，当胸怀大志，腹藏万计，行而不怯，不为时代的潮流所滞后，且能领悟宇宙之法，天地之道，善于指挥万民。”

“丞相以为如今这世上，还有谁能具备如此资质？恐怕这个标准太高了吧。”

“非也！如此人物，自然有的！”

曹操伸出手指，点向刘备，然后又反过来，指了指自己。

“能成为当今之英雄者，唯你我二人耳。”

正在这时，只听“咔嚓”一声，青光一闪，一道闪电划破天际。紧接着，大雨瓢泼而至，雷声滚滚，一棵大树应声折为两半，轰然倒地。

“啊！”刘备骇得一声尖叫，丢了手中的筷子。他以手捂耳，蜷缩到桌子旁边。

虽然刚刚这声霹雳闪电声势浩大，但刘备受惊的反应还是出人意料。陪坐的侍女见状，都忍不住哧哧地耻笑他胆小。

曹操一直注视着刘备，对他的举动心存怀疑。他面无表情地审视着蜷缩在地的刘备，判断他是否是假装出的样子。直到听到侍女们的哄笑之声，曹操不禁露出一丝苦笑，安抚刘备道：“皇叔啊，没事了，这雷雨已经停了。”

刘备似乎如梦方醒一般，颇为尴尬。

“啊呀！好大一声雷啊，我方才被吓了一跳。”

“雷鸣乃天地之声，有什么可怕的呢？”

“唉，可能是因为我天生胆小吧，小时候每当下雨打雷，我都得找个地方躲起来。”

“原来如此。”

曹操见到刘备如此胆怯，不禁心生优越之感。他今日原本要试探刘备的深浅，却发现此人竟如此怯懦无用，但他孰知，此乃刘备深藏不露之计。

正在此时，南苑大门一带，忽然人声鼎沸，传来一阵炸雷般的吼声。

“开门！快点开门！不开门的话，我们就把门砸倒了！”

守门的警卫大吃一惊，喊道：“何人在此造次？”

可外面砸门之人也不回答，只是猛烈摇晃大门。只听得门扉山响，两三片琉璃瓦也被晃得掉了下来，摔得粉碎。

“休得胡来！来者是谁？竟然跑到这里撒野！”

只听门外一声高喊：“少啰唆！赶快开门！外面乃是刘备的结义兄弟。”

“哎呀！外面可是关羽和张飞吗？”

“开门！快开门啊！”

“你们此番前来，得到丞相的允许了吗？”

“少说废话！再不给你家爷爷开门，我就用石头把门砸开啦！”

守门的警卫心中暗暗叫苦，他们可惹不起这两位大爷，忙应声

道："别砸门！千万别砸门！我这就开门行了吧！"

"快点！别让我等着！"

"真是没法子啊。"

警卫正哆哆嗦嗦地要打开门闩，只听得门外传来制止之声。原来是相府的卫兵正在追赶关羽和张飞而来："不许开门！他们并未得到丞相的同意，不能放他们进去！否则出了事，谁兜得住！"

卫兵们叫嚣着，左右围攻上来。

"你们这帮小兔崽子，居然敢来拦我！找死吧！"

关羽和张飞对付几名卫士还不是小菜一碟，不多时，相府的卫士们就被打得屁滚尿流，抱头鼠窜。张飞也懒得追赶，手举大石将南门打破，一头就闯了进来。两人进得门来，直奔梅林方向一路而去。

这时，刘备正准备告辞回府，却看到关羽和张飞迎面而来。

"主公！"

"大哥！我们来晚啦！"

两人来至小亭跟前，双膝跪倒。他们见刘备平安无事，不禁喜极而泣。此时放松了下来，他们才稍感疲惫，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气。

曹操见此二人奔来，开口说道："关羽和张飞啊，你们怎么来了？"

"这个嘛……"

关羽一时语顿，想了片刻才勉强找了个借口说道："回禀丞相，我们听说丞相今日于梅林设宴，特意赶来舞剑助兴。无礼之处，万望见谅。"

曹操听到关羽如此煞费苦心编造的借口，不禁放声大笑："哈哈哈！你们二人实在有趣，我摆的又不是鸿门宴，又怎么用得着你们来充当项庄和项伯呢？刘皇叔，你说是不是？"

刘备也赶忙替他们打圆场："请丞相恕罪，我这两位义弟实在冒失，请丞相莫要怪罪于他们。"

"他们俩可不冒失，皇叔连打雷声都害怕，你这两个义弟倒是真有本事啊！"

曹操站在亭中，紧紧盯着关张二人，只说："二位既然难得到此，就不必舞剑了。请这两位'樊哙'喝上一杯吧。"

张飞拜谢一番，一屁股坐下来便开怀痛饮。而关羽则只是将酒含在嘴里，趁曹操不注意时再转头吐到地上。

雨后的天空出现了一道彩虹。傍晚时分，刘备在两位义弟的护送下，坐车离开相府，平安回家。

第十章 逃脱凶门

几天之后，刘备命人准备车马，打算登门拜谢曹操的青梅之宴。

关羽和张飞闻讯，齐声反对："大哥！曹操此人心术不正，相府更是凶险无比，大哥还是少去为妙。"

刘备的这两个义弟原本天不怕地不怕，但如今他们都对曹操充满戒心。他们对刘备要赴相府之事极力反对，让他一定要提高戒心，慎重从事。

刘备闻言，微微一笑："我心里自然有数。你们看我前一阵子整日在菜园务农，又在赴宴之时假装被雷声所吓，丢筷捂耳。这些都是专门演给曹操看的。想那曹操何等机敏，若我们此时回避疏远，反会引他猜忌。因此，我为保命，只有收起锋芒，任他奚落，才能换来平安。"

这是关张二人第一次听刘备说起这些，他们现在才知道，之前大哥的一些反常举动，原来背后都有深意所在。既然刘备已经做了周到缜密的安排，那么此时再见曹操，自然也无所畏惧。于是他们跟着刘备的车马，一路护送他前往丞相府。

今日曹操一见刘备登门来访，果然兴致高昂。

"皇叔，今日风和日丽，绝无雷电之忧，我们今日可以聊个尽兴。"

于是，他一改那日清雅淡味的风格，换上一桌丰盛的美酒佳肴，款待刘备。

席间，忽然一名侍者来报："满宠回来了，他此前前往河北打探形势，如今带回了情报。"

曹操睥睨一下刘备的脸色，然后命道：“满宠既然回来了，请他到这里见我。”

不多时，满宠便被侍臣引了进来，站在桌旁回话。曹操则立刻问道：“你此番前往河北，打探当地的形势如何？袁绍的虚实探明了吗？但讲无妨。”

满宠回道：“河北的形势并无大变，只是北平公孙瓒已被袁绍所灭。”

刘备在桌旁闻言，难免大吃一惊：“怎么？公孙瓒被袁绍所灭？他势力强大，德才兼备，怎么会如此轻易被灭呢？可惜啊可惜！”

刘备一声哀叹，手中的酒杯也空举着忘了饮用。而曹操见状，不禁问道：“皇叔，胜败乃兵家常事，你为何独对公孙瓒之死如此感叹呢？”

“丞相有所不知，公孙瓒乃是我多年来的恩人和好友。当初黄巾之乱时，我与关羽和张飞结拜，只为一心报国。而那时，我一无兵器，二无势力，心有余而力难为。因此我们一起投奔了公孙瓒，受其关照，建了些功绩。请问满宠，能否再讲得详细一些？”

曹操闻言，不禁发话：“原来皇叔当年与公孙瓒还有此渊源，既然如此，满宠啊，你就再详细地将公孙瓒的灭亡之情形讲一讲吧！”

“遵命！”满宠点头答应，一一道来。

满宠此番前去河北，目的即为收集情报，因此他将一应形势打探得十分详尽。

据他所言。

北平公孙瓒近几年在冀州的要地，兴建了一座城郭，名为易京楼。工程完工后，举家迁至其中。

这座易京楼规模宏大，所见之人都会觉得公孙瓒实力雄厚，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近年来，公孙瓒的领地常遭袁绍的步步蚕食，势力有所衰减。他认为之前所住的旧城岌岌可危，因此大兴土木，兴建新城，又率全家移居至此。这一切行为只能证明，公孙瓒的势力在不断衰落。

公孙瓒在城中屯聚了三十万石粮食，又派了重兵驻守，在与袁绍的数度征战中，总显得国力强盛的样子。但在与敌军对阵之时，当有自己的部分士兵被敌军所围困时，公孙瓒却见死不救，害得己方将士被包围剿杀。如此一来，公孙瓒的威信扫地，士兵们也一蹶不振。

有一次他出城作战，一时不敌，撤回城中。而待他们进城后清点人数，才发现尚有五百将士未来得及撤回。未及撤回的这些将士被袁绍之军所围困，溃不成军。

城中的将士们救人心切，他们争先恐后地要求组织援军，出城救援，否则那些落在城外的士兵必定惨遭不测。而公孙瓒却下令：“不可开城门！为了救这五百个士兵，敌人可能会趁开城门时蜂拥而入，那样则会损失更多的将士。得不偿失！”

在此之后，情势便发生了转变。

当袁绍的大军拥到城下之时，公孙瓒手下有很多将士，心怀不满，他们集体打开城门，出城投降。这些兵士约有千人之众。

投降的士兵纷纷表示：“公孙瓒不把咱们当人看！打仗的时候催我们上前拼命，而落难的时候却将我们轻易抛弃，见死不救。之前我们有五百多兄弟被落在城外，他不许我们开城门，让我们眼睁睁看着弟兄们白白送命。我们这次想明白了，既然他顾不上那五百条人命，我们就让他再损失一千名将士。”

而这一役中，公孙瓒所损失的将士何止这区区千人，其他留在城中的将士们也被公孙瓒的冷漠寒了心，士气一降到底，难以恢复。后来公孙瓒无奈，只得向黑山张燕求援，企图两厢夹击，攻打袁绍。但后来走漏了消息，再战又以惨败告终。

从此之后，公孙瓒退守易京楼，坚决不出城应战。而袁绍久攻不下，也毫无办法。城中屯有三十万石军粮，因此若是想要将易京楼困到弹尽粮绝，只能等军粮耗尽，也颇费时日。

好在袁绍幕中有军师献计，不再一味围城，而改为暗挖地道。袁绍命士兵日夜赶工，从地下挖出一条直通城内的地道。待到地道竣工之日，袁绍的士兵一举攻入城中，跳出地道，在城中各处放火杀人。同时他们又打开城门，将袁绍的大军引入城中。如此里应外合之下，易京楼

惨遭屠城。

公孙瓒发觉大势已去，无路可逃，于是心灰意冷。他先将妻儿杀死，随即自刎而亡。

满宠最后说：“公孙瓒死后，袁绍一举侵吞了他之前的领土，势力扩大，兵马增强。而且其弟淮南袁术之前僭称皇帝，他有意将自己的帝号和传国玉玺均让于袁绍，转而谋求实利。因此如今袁绍和袁术二人齐心协力，图谋不轨。若此二人联手，恐怕势不可当，普天之下，难觅能与之匹敌之人。”

曹操听了满宠的汇报，脸色凝重。

“丞相，刘某有个不情之请，万望丞相恩准。”刘备见曹操满面怒火，及时站起身来，开口说道。

“皇叔，你有何要求，但讲无妨。”

“刘某斗胆，想向丞相借一支军队，不知能否恩准。”

“要借我一支军队？所为何用？”

“刘某方才也听到满宠的汇报。如今淮南袁术欲将自己僭称的帝号，以及传国玉玺一并转让其兄袁绍。如此一来，兄弟联手，河北与淮南之力形成一体，而他们又可向中原伸展羽翼。这将成为丞相一大劲敌，不可置之不理！”

“嗯！此事确实事关重大，皇叔莫非有良策么？”

“我在想，若是袁术欲从淮南赶往河北，必定途经徐州。因此想请丞相借我一军，我便可赶往徐州，半路拦截袁术之军。如此一来，能为丞相除去心头大患，也可阻止袁绍僭越帝位。若一击而成，便能粉碎其染指中原的狼子野心。”

“哦？此事颇需要些胆量，你为何突然有此想法呢？”

“刘某希望能杀了袁术、袁绍，以慰恩公公孙瓒的在天之灵。”

“皇叔果然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要为恩公报仇。如此也好，袁绍

既是你的敌人，也就是我曹某的敌人。我们不如明日一同面圣，将此事禀明圣上。若皇叔肯带兵出征，曹某也就放心了。”

于是第二天上朝时，曹操陪同刘备一同向皇帝上奏，欲前往徐州拦截袁术大军之事。皇帝准奏，眼含热泪，依依不舍地将刘备送出宫门。

刘备带上印绶，退朝后便去了丞相府，领了五万精兵，又借来两员大将。之后他便离开了许昌的住地，率军赶赴徐州。

“什么？刘皇叔离开许昌了？”

董承闻讯，不禁大吃一惊。他快马加鞭赶出城去，在城外的十里长亭赶上了刘备。

刘备安抚董承道：“国舅放心，刘某一日不忘义盟之约。我此番离京，虽身不在此，但我会时刻惦念皇上，惦念国舅，以及义盟之约的诸位英雄。义盟之事请国舅万万小心，不能让曹操有所发觉。”

之后，两人挥袖而别。

刘备命这五万精兵日夜兼程，向徐州急行军而去。

关羽和张飞对此颇为奇怪，便问刘备道：“大哥，我们此番赴徐州，为何要如此赶路？究竟有何原因呢？”

刘备此时才对他们吐露真言：“此时我终于可以对你们一吐肺腑之言了。说实话，在许昌的每一天，我都难以安心。我感觉自己宛如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时时刻刻都有危险。若曹操哪天改变主意，可能你我兄弟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如今我们终于等到机会，逃离许昌，就好比鱼入大海、鸟归青天，因此一定要逃得越远越好！”

关羽和张飞闻言，深感赞同。他们回想起在许昌的日日夜夜，虽然貌似过着太平日子，但是刘备心中一直备受煎熬，整日忧虑。

而在许昌方面。

郭嘉巡视各军后归来，他一听说刘备借兵离京的消息，大为错愕。他立刻赶往丞相府，面见曹操，直言相谏道：“丞相放走刘备，则为放虎归山，借兵给他，更令刘备如虎添翼。您恐怕过于低估这个刘备

了。”

“不至于此吧？”

曹操见郭嘉指责自己无谋，也不禁心生动摇。

“丞相是被他所蒙蔽了！”郭嘉痛心疾首道。

“此话怎讲？”

“刘备此人，韬光养晦，绝非您表面所见的那般老实单纯。”

“可是，我一开始也觉得他是深藏不露，但后来发现并非如此啊。”

“哦？那丞相如何解释，刘备初入京城，为何忽然跑去菜园务农耕地，宛如一般闲散隐士一般？他做出如此假态，就是为了蒙蔽丞相。您一向识人，却为何偏偏低估了刘备呢？”

“那么，刘备从我这里借去五万精兵，声称要去拦截袁术，莫非也在说谎吗？”

“这倒不尽然。刘备拦截袁术，是为了报公孙瓒之仇。他的种种行径乃是为了自己，并非为了丞相着想啊。”

“糟糕！”

曹操捶胸顿足，唉声叹气。没想到他精明一世，却被那个佯装害怕雷声的胆小鬼给骗了。

正在这时，只听帐外有人说道：“丞相，您如今后悔也于事无补。不如派我快马加鞭，追上刘备，将他带到您面前可好？”

说话之人原来正是虎贲校尉许褚。

“许褚啊，如此也好！我命你即刻出发，将刘备给我追回来！”

许褚得令，立刻点了五百轻骑，直奔徐州方向飞奔而去，捉拿刘备。

许褚一行，日夜兼程，一连追了四天四夜，才赶上刘备的队伍。刘备见曹操派来追兵，不敢怠慢，立刻将队伍一字排开，与许褚隔阵相望。

刘备高声问道："许将军，请问你此番前来，究竟为何？"

许褚亦高声作答："刘皇叔，我此番是奉了丞相之命，讨回五万精兵，并带你回京。"

"许将军此言差矣。刘某此番出征，乃是圣上所准，奉诏而行。临行之时，我得皇上所授的军令，乃是师出有名。如今哪里轮得到你，来将军队带回？我看你正如郭嘉、程昱之流，简直就是个无耻的乞丐之徒！"

"你好大的胆子！敢叫我是乞丐？"

"哼！你是不是自己心里清楚！刘某出发之前，郭嘉和程昱二人前来找我，欲收取贿赂，被我一口回绝。我看他们一定是怀恨在心，才会对丞相颠倒是非，又命你前来追赶。他们也真有本事！就凭三寸不烂之舌，便能蛊惑人心，还将你也诓骗而来，要将军队带回。"

刘备耻笑出声。

"许将军，你若想来硬的也可以。我自有关羽和张飞两位义弟，他们尽可奉陪。只是我不忍将你的首级取下，送予丞相。你不妨好好思量一番，将我这番话转告丞相吧。"

刘备说罢，便命大军前行，只见军容齐整，绝尘而去。

许褚听了刘备的一番话，一时呆在原地，不知真假。他见难以得手，便只得返回许昌，将刘备的话原原本本回禀曹操。

曹操闻言，勃然大怒，他立刻找来郭嘉，责问索贿之事。郭嘉面白如纸，答道："丞相容禀，刘备又以谎话骗人，请您一定不要被他所蒙蔽。属下绝未做出此等事来！"

曹操听了郭嘉的辩解，忽然有所醒悟。他明白又险些被刘备所骗，于是换上一副笑脸，安抚郭嘉道："今天之事，简直是一场闹剧。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要再计较过去的得失了。怪只怪我们自己识人不清，被

那刘备所蒙骗。不如我们一起喝上一杯，以解郁闷之情。待到日后，我必定将今日之仇，以百倍加于刘备！来吧，郭嘉，随我一同上楼喝酒去！”

第十一章 袁术之死

西凉太守马腾，也就是曾亲自登门拜访国舅董承，并参加义盟的铁血战将，也得知了刘备借兵离京的消息。他也意识到诛讨曹操之事，仍需等待时机。于是当得知胡族欲犯凉州的消息之后，他也毅然离京，返回西凉，以谋后计去了。

时为建安四年六月。[(1)]刘备已率军抵达徐州。

驻守徐州的乃是曹操的幕将车胄，他见到刘备大军来临，心中疑惑。刘备所率之军乃是丞相府直属的大军，而他们突然赶来，究竟是为何呢？

车胄虽然心存疑虑，但仍在城中大排盛筵，为刘备一行接风洗尘。

刘备与车胄在开席之前，单独约在一处会面。为解车胄疑惑，刘备说道："刘某此番奉诏而来，从曹丞相处借来五万精兵，日夜兼程赶来徐州，为的是截杀袁术，以防止他前去河北。袁术此前窃得传国玉玺，又僭立帝号。如今他欲将玉玺和帝号都让于其兄袁绍，自淮南赶往河北，而两军会合。请车将军速速派人查明袁术的近况如何，以及探明淮南的形势。还望车将军鼎力协助为盼。"

车胄恭敬地答道："遵命！车某听闻丞相还派了两位大将同来，不知是哪两人？"

"朱灵和露昭二人，随我一同前来。"

两人谈话之际，刘备的旧臣糜竺、孙乾等人同来拜见。他们见到主公平安无事，十分欣喜，之后一同赴会，参加酒宴。

之后，刘备便携糜竺、孙乾一起出城，回到旧宅，探望妻儿老小。

刘备回家后，首先来到母亲的房间。他一进门就跪倒在地，给母亲磕头问安。

“母亲在上，不孝儿刘备回来了！儿子给母亲请安。”

“啊！是我儿吗？快来让为娘看看，你瘦了没有。”

刘母忙将刘备拉起，她摩娑着儿子的双手，又抱住刘备的面颊，仔细比量。

“我儿回来就好，为娘甚为你担忧呢。”

刘母见刘备平安归来，惊喜之余又落下泪来。她年事已高，眼花耳背，走路也需要别人搀扶。但她身体还算硬朗，那瘦小的身躯包裹在锦衣之下，每日每夜为儿子烧香拜佛，请老天保佑儿子平安。

刘备立刻向母亲禀告了认祖归宗之事，他说道：“母亲，儿子有件事，说了您一定高兴。此番上京，我随曹丞相面圣之时，承蒙天子垂询，我将自己是汉室宗亲之事禀明皇上。皇上立刻派人查阅宗谱，发现父亲与我的名字确在谱系表之上。皇上还说，我不仅是汉室后裔，论辈分还是皇叔。儿子闻言，感到皇恩浩荡。如今，我们一族又重归汉室族谱。我们也可再度祭祀祖先。儿子以为，这一切都归功于母亲的支持。母亲含辛茹苦，将儿子养大，如今儿子可以报效国家，孝敬母亲。请您一定要长命百岁，见证咱们家再开鲜花之日。”

“皇上认了咱们了是吗？太好了，太好了！”

刘母闻言，惊喜交加，又忍不住热泪盈眶。

不一会儿，刘备的妻儿也来相见，全家人其乐融融，团聚一堂，欢声笑语，享受天伦之乐。

淮南袁术自从称帝后，生活起居皆按皇室建制，极尽骄奢淫逸之能事。为了支撑他如此奢靡的生活，这些巨额的费用就都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他横征暴敛，设置各种苛捐杂税，又施以暴政，以维持他伪帝的名号。

如此一来，势必造成民怨四起，内部纷争的局面。

他手下的几员大将，雷薄、陈简等人不堪与其为伍，纷纷离去，隐居嵩山。加之近年来水害频发，朝政几乎瘫痪。

见处境艰难，袁术便生了一个起死回生之计。他打算将帝位让于兄长袁绍，再献上传国玉玺，以求兄长的庇护。

河北袁绍原有狼子野心，有意称霸天下，因此对袁术的提议欣然同意。

此时他刚歼灭了北平公孙瓒，领地扩张，威望也与日俱增。此时正为兵强将广，军粮充足，财货丰饶之际，因此他也向袁术建议："贤弟不若放弃淮南，搬来河北，与为兄共图大事。"

袁术立刻答应，他丢下淮南当地饱受水患之害的百姓于不顾，径自率领全部人马，带上财物，直奔河北而去。

他迁移的队伍，声势浩大。他调度了几百辆马车装载他的御用物品，再加上运载后宫嫔妃和族人老幼所用的骡马、车辆。同时，他还派重兵护驾而行，保护其财物和家眷的安全。这一行队伍规模之大，简直前所未有。如此庞大的车队如蚂蚁搬家一般，一路向北，翻山越岭，渡河过桥，日出而行，日落则停。

队伍一天一天临近徐州，而刘备早已率五万精兵严阵以待。

刘备派朱灵、露昭二将镇守两翼，自己居中指挥，形成鹤翼之阵，拦住袁术的去路。

"好你个刘备！不就是个卖草鞋的匹夫！"

袁术的先锋大将纪灵，口中叫骂，出阵挑衅。

张飞立刻提马上前："来啊！我已等候多时了！"

张飞与纪灵立刻战在一处，短兵相接，你来我往。只消十几个回合，张飞便一枪把纪灵挑于马下。

"还有何人来战，俺张飞在此等着！"

张飞大喝一声，将纪灵的尸体抛向敌阵。

大将已死，袁术麾下再无强将能抵抗张飞，阵中大乱。而此时，从队伍的后方忽然冲出一彪人马，直取袁术的中军。他们来势汹汹，劫走众多军粮财宝、后宫佳丽，以及运输的车马。

袁术仔细观瞧，原来趁乱来袭的不是山贼，而是之前离去的旧臣陈简、雷薄之辈。

“好啊你们！当初叛逃，如今又来趁火打劫，实在是不忠不义的逆贼！”

袁术怒不可遏，为了解救被劫走的女眷，他连忙提枪前去追赶。而跑到一半，他回头发现自己的先锋队伍早已被刘备大军所歼灭，连第二道防线亦被攻破。冷月凄凄，原野之上，袁军死伤无数，尸横遍野。

“糟糕！恐怕我自身难保了！”

袁术发现不妙，只得仓皇而逃。他本来所剩的将士就不多，而逃亡路上又屡遭强盗所扰。虽然兵强马壮，但士兵们纷纷私逃。待袁术抵达江亭地界之时，才发现所剩不足千人。而且大半还是肥胖的族人以及无战斗能力的老仆与妇孺。

时值农历六月大暑，酷暑难耐。

袁术一行在骄阳下痛苦不堪。

“再也走不动了。”

“水！快给我水！”

老弱伤员呻吟着，惨叫着。不断有人倒下，再也没能站起来。

每走十里，便减少十人，走五十里，便减少五十人。

袁术只顾自己逃命，哪管别人的死活，他下令扔下这些累赘，继续前行：“你们要是走得动，就跟我走!否则就留在这等死吧！别拖了我们的后腿，被刘备的追兵追上，就全完啦！”

又过了几日，他们早已将所剩无几的军粮吃光。袁术只得连吃了三天麦麸，而如今连这些都被吃光了。

饿死的将士不计其数，他们一路上又遭山贼抢劫，身上的贵重财物，乃至衣服鞋子也被抢走。袁术如此强撑了十几天，随从士兵尽失，最后只剩下他与弟弟袁胤两人相依为命。

“前面好像有户人家，咱们去那里要口水喝吧。”

袁胤把奄奄一息的袁术撑在肩上，顶着烈日，赶向前面人家。他们一到门口，就累得扑倒在地，袁术爬到人家厨房门口，哀求道：“有人吗？快给我水喝！最好水里掺些蜂蜜。”

一个男子走出来，他嗤笑着：“我到哪给你找蜂蜜水去？想喝水，没有！喝血或者喝马尿，随便你！”

袁术哪里受过这等气？他只觉得求生无望，双手举起，直问苍天：“老天爷啊！想我堂堂一国天子，竟然讨不到一口水喝！这是为何啊？”

袁术气得恸哭失声，他悲愤交加，呕出一口鲜血，便轰然倒下，气绝而亡。

袁胤抚尸大叫，却得不到回应。无奈之下，他只得将袁术的尸体掩埋，独自一人逃往庐江方向。路上，他又被广陵的徐璆所俘获。在搜查时，徐璆竟意外地搜出了一个宝贝，那就是袁胤随身密藏的传国玉玺。

“这个东西你从何处得来？”

徐璆立刻严加拷问，于是袁胤交代了得到玉玺的经过，以及袁术最后的下场。徐璆闻言大吃一惊，立刻派人将报告文书和传国玉玺急送许昌，献于曹操。

曹操见玉玺失而复得，认为徐璆有功，立刻封他为广陵太守。

而另一方面，刘备为恩公公孙瓒报了仇，逼死袁术后，便令曹操所借的两员大将朱灵和露昭返回许昌。而他以守卫徐州为名，留下了五万精兵。两将返回后，立刻向曹操报告了刘备的意思。曹操闻言，勃然大怒：“你们竟敢将我的兵马擅自留在徐州，简直是废物！”

曹操一怒之下，欲将二将斩首。而荀彧竭力阻止：“丞相息怒！您借兵之际，已命刘备担任主帅，他自然可以号令全军。朱灵、露昭两位将军身在军中，只得听令而行，不得不从。如今之计，唯有授计于车胄，令他接应，以便对付刘备。”

“此话有理！”

曹操采纳了荀彧的谏言，便饶过两将，转而准备对付刘备。他命人偷偷传书给车胄，命他里应外合，除掉刘备。

第十二章 雾中破敌

陈珪之子陈登自从智取徐州后，一直留在徐州辅佐车胄。这一日，车胄召他前来议事，陈登立刻赶去。

“陈登啊，我接到曹丞相的密信，要我们设法除掉刘备。此事一定要谨慎而为，你帮我想一想，有何妙计可为？”

陈登闻言，心中暗惊，但他假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将军欲除刘备，非常简单。我们只需先在城内埋下伏兵，待刘备进城之时便关上城门，来个瓮中捉鳖。到时候伏兵四起，枪剑齐下，刘备必定难逃生天！我可于城楼之上指挥弓箭手，待刘备的余党亲信登上护城河的吊桥之时，将他们一一射杀。”

车胄闻言大喜，立刻下令：“此法甚好！你快去安排！”

车胄将兵力埋伏好，又派人将请柬送予刘备。请柬上写道：

时值凉秋八月，乃是赏月佳时。在此月白风清之夜，诚邀阁下莅临楼仰月台。特备好酒美人，与君共度良宵。

当天，陈登回到家中便立即将此事禀告了父亲陈珪，只见陈大夫的脸色大变。陈珪待刘备之心一如从前，忠心耿耿，毫无改变。他告诉儿子：“刘备乃一代仁者。你我父子虽受曹操恩禄，但也不可妄杀如此贤良之人，你看如何？”

“儿子亦是如此想法。我告知车胄之话，并非出于本心。”

“此事应该提前通知刘备，让他好有准备。”

“好的。派别人去的话，儿子不放心。待到天黑之后，儿子亲自去一趟。”

是夜，陈登趁夜色漆黑，骑着毛驴赶去刘备郊外的旧宅。他一路上避开大路，只拣小道而行。恰巧刘备不在府上，陈登便将车胄的阴谋告知关羽、张飞二人。

张飞一听，便恨得高声骂道：“原来车胄派人送来请柬，说什么邀我们参加观月宴，竟是设下圈套要害人啊！真是个无耻小人！”

张飞气得咬牙切齿，准备率七八十骑人马，立刻冲到城中，斩下车胄的首级。

“三弟不可莽撞！敌人早有准备，你此时前往，讨不到便宜。”

关羽按捺下张飞的冲动行为，而后想出一计，只待夜深之时动手。

“此乃小事一件，不必劳烦大哥费心，咱们二人悄悄解决了就罢了。”

张飞听了关羽的计谋，大感佩服。于是，两人决定依计行事。

他们从许昌出发之时，率领五万军队的同时也带来了曹操的旗号。关羽将此曹操大旗打出，在露重天昏的清晨时分，带领一行人马，来至徐州城下。关羽在城下大呼：“开门！快开门！”

“来者何人？”守城官兵见来了一支队伍，不敢怠慢。

关羽大声答道：“我乃曹丞相的使者张辽是也。有急事前来，有此曹丞相的大旗为证。”

他挥舞起大旗，趁着月色星光，城头上的官兵能够看清旗上有一个大大的“曹”字。

守城官兵立刻禀告车胄。车胄听说曹操派来急使已到城下，不免心生怀疑。而陈登早已返回城内，他见车胄犹豫不决，立刻催促道：“将军何必犹豫？张辽乃是丞相的使者，又带着丞相的大旗。应当速开城门，前去迎接，以免怠慢才是。”

但不管陈登如何催促，车胄一直坚持己见，执意不肯立刻打开城门："少安毋躁！如今天色漆黑，情势不明，待天亮之后再打开城门也不迟。"

可是关羽深知，若是等到天亮之时，则万事休矣。于是他高声喊道："为何还不开门？你们听好了！我乃曹丞相的使者张辽，有十万火急的大事要禀告城主。为何至今还迟迟不肯开门？莫非车胄已心怀异心不成？如此也罢，我这便回去，禀明丞相，你可不要后悔！"

关羽转身，高声发下命令，领队伍返回。

车胄见此情形，一时慌神，他急忙到城头上高声喊道："张将军！请留步！车某刚才出于谨慎，方要辨认来者的队伍。如今东方既白，我已看清了，你们确为曹丞相的使者。待我开门相迎！"

于是车胄下令，将城门打开。而此时护城河上的白雾升腾起来，只能闻得兵马走过吊桥的马蹄之声，而天色未明，仍然看不清来者的面目。除非打了照面，才能看清来人的面孔。

"莫非你就是城主车胄？"关羽一靠近车胄，突然发问。待车胄看清来人的面目，立刻惊叫道："啊！怎么是你？"

未待关羽动手，车胄便落荒而逃，消失在晨雾之中。

而关羽带进城的军队也立刻开始四处斩杀，城中守军不备，瞬间便被掀起的腥风血雨裹挟，死伤惨重。

由于时值清晨，大半守军尚在睡梦之中。而关羽和张飞带来的千余名将士早已按捺不住，他们冲入营房，将守军悉数剿灭。

陈登则登上城楼，对弓箭手下令道："立刻放箭！对车胄的部下放箭！"

弓箭手原本也是车胄的部下，因此听到这个命令后不知所措，他们不忍心向自己的战友放箭。陈登见众人犹豫，立刻拔出利剑，亲自督战。无奈之下，弓箭手只得乱箭齐发，将无数仓皇而逃的守城士兵悉数射死。

车胄见城头之上放出乱箭，自己的部下死伤无数，他于是跑去马

厩，牵出一匹快马，想趁乱躲过风头，逃出城门。

“车将军！你往哪里走！”

关羽这次不容他再度逃脱，策马追到身后，一刀砍下了车胄的首级。

此时，朝阳升起，天色大亮。

刘备终于听说徐州城有变，惊道：“糟糕！我一夜不在，竟然生出如此大事！”

他匆匆赶出家门，急奔徐州城而去。而刚行至半路，迎面遇见关羽奏凯而还。只见关羽的马鞍上正挂着车胄鲜血淋漓的首级。

刘备面带愠色，对关羽和众人说道：“车胄乃是曹操心腹之臣，还是徐州的城主。你们此番将他杀了，必会激起曹操大怒。我若早知此事，绝不准你们如此胡来。”

刘备四下张望，没看见张飞。正待出言相问时，只见张飞全身浴血，骑马从后方赶来。他嚷道：“这仗打得真是痛快！我真想痛饮一番，庆祝一下。”

刘备皱眉问道：“你将车胄的妻子家眷如何处置的？”

张飞昂首答道：“哦，我方才来得迟了，就是去将车胄的全家老小都杀光了。斩草除根，大哥可以放心了。”

“你怎么能这么没有半点慈悲心啊？”

刘备怒喝道，他严厉地责备张飞不该如此残忍，但如今为时已晚，无论他再如何痛斥张飞，也不能挽回了。而在他的心中，更加担忧的是此事必会激起曹操的震怒，若是派大军来寻仇，当如何是好。

第十三章 一纸抵万兵

刘备又回到了徐州城中。此番回来，是受形势所迫，而并非出于他的本愿。如今时局变化飞快，容不得他再如以前那样暧昧从事了。

刘备的性格总有些被动，他不愿勉强别人做事，也不愿被别人所强迫。但事到如今，关、张二人已经杀掉城主，惹起事端，对曹操无异于火上浇油。刘备也不得不进入城中，严加驻防。

“曹操若得知此事，必定恼羞成怒，定会亲率大军，攻打徐州。而我们又有何能力去抵御他的来袭呢？”

刘备整日忧心忡忡。而陈登见状，便开口安慰。

“皇叔不必忧虑。”

刘备见陈登如此笃定，料知他心中自有安排，于是连忙求教。陈登说道：“徐州郊外，住着一位世外高人。他擅长琴棋书画、品位优雅，还曾在桓帝时担任尚书一职。此人不仅家境富足，而且人品风流……”

陈登开始侃侃而谈一位世外高人的闲情逸事，让刘备听得十分纳闷。

“陈登，你别再卖关子了，你究竟想说什么？”

“在下认为，皇叔如欲解忧，不妨前去拜访这位高人郑玄。”

“陈登啊，我的担忧是难以于琴棋书画之中得到解脱的。”

“此人虽是位世外高人，但您前去拜访，不见得只谈风月啊。郑玄

曾与河北袁绍同朝为官，且三世通好，关系十分亲密……”

刘备闻言，心中顿悟。他不禁凝视陈登，听他下面的说辞。

“即使曹操如今位高重权，势力庞大，而他对河北袁绍也顾忌三分。袁绍坐拥河北四州的百万精兵，手下文官武将，人才济济。另外，河北原本地产富饶，而袁家在当地名声显赫，势力强悍。恕我直言，皇叔虽民望极高，但恐怕曹操并不把您当成他的对手。”

“嗯……”

刘备闻言，不禁露出一丝苦笑。他如今又算什么呢？思虑至此，难免心酸。而陈登接着说道：“皇叔可以亲自登门，拜访郑玄，并求他修书一封，请袁绍派兵支援。若您能求动郑玄写下此信，袁绍看在他的面子上也必定会应允的。到时皇叔与袁绍联手，又岂用再为曹操忧愁。”

“先生果然妙计，只不过恐难成功。”

“此话怎讲？”

“我前不久刚刚歼灭袁绍之弟袁术，他又怎会与我协力抗曹呢？”

“这便需要郑玄从中斡旋调停。在下此计，就是想利用这位世外高人，一转乾坤。”

于是，陈登陪同刘备，亲自登门拜访这位世外高人郑玄先生。而郑玄爽快地答应与刘备会面。不仅如此，郑玄与刘备交谈之际，被他的远大志向所感，欣然允诺替刘备向袁绍求援：“皇叔果然是位贤良仁者，老朽愿为你出山，过问世间俗事。此乃一件快事！”

于是他立刻提笔，修书一封，信中写道：“愿阁下将私怨抛却，与刘备同心同德，协力破曹。青史昭昭，万代不灭，今日时运皆向大义大道之人。若刘备能得阁下相助，来日袁家必得昌盛兴旺，本人亦欣然玉成此事。”

“这样写大概就行了吧？”

郑玄写罢，又将书信吟诵了一遍，之后才仔细封好信封。刘备接过信后立刻告辞，骑驴返回徐州。之后他又命孙乾作为使节，赶往河北，

将此信交给袁绍。

袁绍听说徐州刘备派来信使，心中颇为诧异，于是当日就于将军府接见了孙乾。

孙乾立刻呈上刘备的亲笔书信，并恳请道：“若袁将军出兵许昌，讨伐曹贼。大者，可保汉室江山，小者，可解我家主公之围。此乃生死存亡之际，愿将军毅然兴兵，大展宏图。”

孙乾态度诚恳，言辞真切，唯愿自己能以言语打动对方。

袁绍闻言，微微一笑：“原来刘备派人来是想让我出兵为他解困。他想得倒美！前不久他刚刚害死了吾弟袁术，如今我还未及杀去寻仇，他倒想求我救助。真是狗急跳墙，痴心妄想！你这个使者也是好大的胆子，竟然胆敢前来游说于我！”

“袁将军此言差矣。令弟之死，全因曹操无道，您若是想要寻仇，也应找他算账。如今曹操虽位居丞相，实为庙堂之贼。他把持朝政，伪托朝命，将违抗他的人以抗旨为名尽数诛杀。我家主公刘备乃是受其所迫，才征战徐州，拦截令弟。而之后曹操不但不论功行赏，反而命人加以谋害。如今我家主公一忍再忍，而忍无可忍，于是命我前来，求助袁将军。万望阁下三思而行，方不可被曹贼所害。”

袁绍听罢，沉吟片刻，说道：“你此言不假，想那曹操原本奸邪狡诈，刘备是个老实人，会吃亏上当也是难免的。不过我听说这个徐州刘备为人正直、重信守义、民望极高，若他此番真有悔意，我自当鼎力相救。你且退下，待我与旗下众臣商议之后再回复你。”

“我必将静候佳音。另外，我这里还带来一封密信，此乃世外高人郑玄先生亲笔所书。郑先生信任我家主公，因此特修书一封，托我带来。”

孙乾临行之际，又将郑玄的密信转交袁绍。而袁绍读了来信后，确实心有所动。他此时已统华北四州，一心想将中原之地纳入治下。如此一来，势必与曹操一争短长。而刘备此番来信，恰为良机。他深思熟虑之下，决定暂时放下与刘备的杀弟之仇，而转为与其联手，共同破曹。

第二天。

袁绍将旗下众谋士武将召集一堂，议论讨伐曹操之事。

“今日请大家前来，是为商议征伐曹操之事，可行还是不可行，请大家畅所欲言。”

由于此事事关重大，众位谋士武将皆发表意见。大家立刻分为两派，一派主和，一派主战。两派舌战纷纷，难有定论。

田丰，人称河北第一英杰，见识高明。他起身说道：“如今连年混战，兵祸不断，仓廪的贮存早已有所匮乏，而百姓的赋役也一直很沉重。因此，属下认为，如今的当务之急乃是处理境内之忧，巩固边防，修船造舰，储备粮草。同时，我们应该耐心地等待时机，想必在三年之内，不待我们出手，许都必生内讧。而在此之前，我们应当韬光养晦，按时纳贡，休养生息，重农安民，以积蓄实力才是。”

田丰的话音甫落，立刻有人起身，大声反驳道：“田丰此言，大为不妥，我绝不赞同！如今我们坐拥四州之精兵，而主公威武骁勇，震慑四方。以今日之力，区区曹贼何足畏惧？兵法所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所讲的即是要把握先机之利。如今天下局势，瞬息万变，若我们停滞三年，独想韬光养晦，实属痴人说梦！此番徐州刘备遣使而来，意图联手破曹，此乃天赐良机，转瞬即逝。主公正可趁此时机，问鼎中原，怎可犹豫不决，贻误战机？”

只见说话之人仪表堂堂，原来正是大将审配。此人字正南，乃是魏郡生人。

又有一人，立刻起身反驳。

“不妥不妥！阁下所言看似豪迈，实则乃是匹夫之勇。出兵破曹，乃是将一国之沉浮设为赌注，实属不智之举。所谓义兵必胜，骄兵必败。如今曹操居许都而制天下，挟天子而令诸侯。其兵将有精练骁勇之能力，其人更具机变妙胜之胆识。一命而出，万夫莫从，再者……”

“且慢！”

审配愤而起身相驳：“沮授，你怎么说话长敌人的威风，灭我们的锐气。我们哪里是骄兵了？”

“事实如此。”

“此话怎讲？”

“知己知彼，方可百战百胜。我说的都是实情。”

“你说的哪里是实情，我看你明明就是胆小怕死之徒。”

“我怕的是出兵破曹，困难重重。哪里像你，难道以为曹操和公孙瓒一样好对付么？”

“哈哈哈！”审配闻言，不禁纵声大笑，引得满座文武也被其震动，“既然你这么怕曹操，我还和你在这废什么话。”

审配一边说，一边观察大将郭图的脸色。郭图素与沮授交恶，只要是沮授支持的，郭图必定反对。而他此番果然立刻起身，大声声援审配：“征讨曹贼，本为天经地义之举，为何有人说它为无名之战？古有武王伐纣、越王倒吴，皆为顺应时机、随机应变之例。若我们仅求国内安泰，而置时局变化于不顾，又怎能立下百年基业？如今，一代贤士郑玄先生亦修书力劝主公出兵，为今之计，当以援助刘备为名出兵，然后联合徐州之力，一举讨伐曹操。如此大好良机，岂可白白浪费。主公啊！您不要再犹豫不决了！靠口头辩论是灭不了曹贼的，请您下令出兵，臣等必当肝脑涂地！”

郭图态度堂堂，声音朗朗，语意明确。一时之间，堂中众人都止住议论，鸦雀无声。

“正是！郑玄乃是一代贤士，他绝不会劝我去做不智之事。”

袁绍思虑至此，决定出兵。因此主战派的郭图、审配等人兴奋异常，回去备战，而主和派的田丰、沮授等人也无可奈何，只得默默退下，等待出征的命令。

进军许都！挺进中原！

袁绍迅速集结十万大军，封审配、逢纪为统领大将，田丰、荀谌、许攸为参军谋士。此外，颜良、文丑同为两翼先锋。两万骑兵、八万步兵组成了远征队伍，并配备各式辎重武器。

孙乾原本一直守在驿馆，焦急地等待袁绍的回复。当他看到大军出征时扬起的漫天尘埃时，终于放下心来：“成了！我家主公有救了！”

孙乾即刻快马加鞭，返回徐州。而他的怀中，紧紧揣着袁绍“愿往救援”的回信。

有时候，一个江湖闲人的一封书信，也能在危机之时起到关键的作用。比如此番世外高人郑玄，就以一封书信调动了河北的十万兵马，直取曹操而去。

第十四章 曹字大旗

此时，北海（今山东省寿光市）太守孔融被任命为将军，正在许都逗留。孔融得到情报，河北袁绍已举兵而来，如今已抵达黎阳（今河南省，浚县附近）。他忙赶去禀告曹操，并说道："末将以为，袁绍举兵而来，此时不可正面冲突。我们不妨以退为进，答应他的条件，日后再图反击之机为好。"

"以退为进？你如是以为么？"

"袁绍此番前来，志在必得，我们若是仓促应敌，恐怕为愚蠢之举。"

"兵法有云，避其锋芒，攻其弱处。如今袁绍耀武扬威，恃骄而来，若我们以轻骑小队，发动奇袭，也是绝妙之计。"

曹操喃喃自语，却未得出定论，于是说道："不如待我召集谋士武将共同商议一番，再做定论。请孔将军务必列席。"

曹操立刻召开军事会议，并要求众人畅所欲言，就对付袁绍之事是主战还是主和，发表意见。荀彧首先说道："袁绍乃名门望族出身，代表陈腐势力。守旧派不知时代进步，只顾一味固守旧梦。属下以为，我们若将其迎头痛击一番，方可打消这些腐朽势力的旧梦。"

孔融听他说罢，立刻反驳道："此言差矣！河北土地肥沃，民性勤勉，国力之强，远胜你我所见之状。不仅如此，袁绍麾下网罗众多文武精英，例如有善于用兵之审配、逢纪，计谋出众的田丰、许攸，还有骁勇善战的颜良、文丑。另外还有沮授、郭图、高览、张郃、淳于琼等人，皆为天下闻名的名人高士。袁绍旗下的阵容之强，绝不可轻视！"

荀彧对孔融的说法不以为然，他微微一笑，继续说道："足下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我绝非轻敌，而是深入了解敌人的虚实。你说得没错，若论其河北领地，袁绍堪称富强第一，但其人却固守成规，冥顽不化。他固执守旧，毫无容纳新人或新思想的雅量，执法难以公正而为。若细评便知，田丰虽然为人刚毅，但屡次犯上；审配只会争强好胜，而缺乏远谋；逢纪虽然识人入微，却难辨机会。至于其他武将，如颜良、文丑之辈，也不过是有勇无谋的匹夫，只需一战便可轻易将其拿下。另外，袁绍麾下虽人才济济，但都是碌碌无为的小人，彼此争权夺利，急功近利。区区十万大军，又何足惧？此番袁绍举兵而来，正乃天赐良机。我们若是不趁机将其一举歼灭，而去委曲求和，只会让他愈发骄横。"

曹操一直默默不语，静静聆听两人各执一词。此时他终于开口，下令说道："我意已决，此仗必打！你们不要说了，准备应敌吧！"

当夜，许昌城中，灯火通明。

前后两营，马嘶人沸，铁甲铮鸣，彻夜不停。待到天明之时，二十万官兵浩浩荡荡地离开许昌，直奔黎阳方向而去。

此番出征黎阳，曹操自然亲率大军而行。他着一身戎装，先上朝辞别皇帝，之后自宫门出发，直取黎阳。临行前，他又命刘岱、王忠二将率领五万兵马，分头而行。

"你们二人，带此五万人马，速往徐州，捉拿刘备！"

曹操又将曹字令旗交于二人，亲授技艺道："你们务必要将此旗高悬于中军，让敌人以为我在场亲自督战。"

两将领命，高擎令旗，出征徐州。程昱立刻进谏道："属下以为，仅凭刘岱和王忠二将，难以对付刘备。丞相不妨再派一将去协助作战为好。"

曹操胸有成竹，颔首说道："我自然知道，仅凭此二将难以攻下徐州，因此我才令他们高悬曹字令旗。在作战之时，故意让敌方看到此旗，误以为我曹某就在阵中。那刘备知道我的能力，若他信以为真，则必定不敢贸然进攻。我以此计拖住刘备，待打败袁绍之后，便会转战徐州。到那时我要亲自捉拿刘备，将他一网打尽，奏凯而还。"

曹操说罢，得意地纵声大笑。

“丞相果然有先见之明！”

程昱闻言，十分钦佩曹操的智谋。

曹操此次出征，主攻目标乃是黎阳。只要曹军大破袁绍，那么徐州自然沦为曹操的掌中之物。

而若是将徐州作为重点攻击目标，派良将重兵去攻击徐州的话，袁绍必来增援。到时恐怕不仅攻不下徐州，也丧失了攻打黎阳之最佳时机，说不定两头落空。

“以后我不可再轻易对曹丞相进谏，以免暴露自己的浅薄之处。”程昱暗暗提醒自己。

出乎意料的是，两军在黎阳竟陷入持久的对峙局面。

曹操与袁绍两军相隔八十里，各自按兵不动。这一对峙就持续了两三个月，从八月到十月期间，双方均未积极出战。

“怪哉！袁绍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曹操疑心对方有诈，于是只得按兵不动，以静制动。同时他派出密探，前往敌营打探虚实，这才了解背后的真实情况。

原来敌将逄纪，自从抵达黎阳以来便一病不起，审配只得单独指挥。但沮授之前素与审配不和，因此事事为难，处处设卡，使得审配之令难以执行。

曹操闻讯，不由大喜：“哈哈哈！看来袁绍果然优柔寡断。他大军已至，却迟迟不肯出战，长此以往，必将出现内讧。到时候我军便可不战而胜了。”

曹操看清此处情势，于是放心下来，领一支队伍自回许都去了。黎阳大营仍留下臧霸、李典、于禁等诸位大将，由曹仁统领。因此，即使曹操离去，曹军依旧严守自青州、徐州之境到官渡等地，毫无懈怠。曹操自许善于寻找战机，他认为：“既然如此，我也没有必要再留在此处了。”

曹操决定离开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徐州方面。

第十五章 抓阄对阵

曹操返回许都，便立刻召集有关众将，了解徐州的战况。

一名官员禀告道："自八月以来，徐州战况并无大的变化。刘岱和王忠两位将军按丞相所授之计，一路高举曹字令旗，令敌军误以为丞相亲征。他们又驻军于徐州城外一百里处，叮嘱全军不可轻举妄动，至今尚未发动过一次攻击。"

曹操闻言，不禁大为错愕，他怒道："这两个蠢货！居然一点都不知道变通。若我告诉他们不可轻易出兵，难道他们打算守个十年吗？若曹某真在营中，又怎么可能距敌百里而驻军，而且几个月来都毫无作为？他们这样的举动太过反常，只怕敌人早已生疑。"

于是，曹操急遣一名军使前往徐州，命他督促两将立即进攻徐州，探明敌人的虚实，不得有误。

军使快马加鞭，不日便赶至徐州阵地。刘岱和王忠两将立刻出迎，他们问道："请问丞相有何指示吗？"

军使于是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曹操的指令："丞相命我问你们，既然率领五万人马前来徐州，为何按兵不动，如稻草人一般？丞相非常不满，命你等立刻出兵，不得有误！"

刘岱闻言，立刻点头称是："丞相所言极是。我方在此驻兵时日已久，若空举丞相令旗而无所作为，也不是办法。王将军，不如你先率兵攻打一番，探探敌军的虚实？"

王忠立刻摇头："你怎么如今说出这样的话，真是让人意外。当初丞相对你亲授技艺，自然该由你出战才是。"

“不可不可！我乃攻城元帅，怎可亲自上阵杀敌。你为先锋出征即可。”

“你为何如此讲话，此番出征，你我平起平坐，为何指示我出征，将我视为下级？”

“我何曾将你视为下级？”

“你听你刚才说的话，明明就是以上对下的口吻！”

两人吵吵闹闹，争论不休，军使只得耐心劝道：“二位将军，不要再吵了。如今尚未开战，我们就起内讧，实属不该。不如用个笨法子，你们抓阄，这样便能决定谁做先锋，你待如何？”

“这个方法好！”

王忠和刘岱两人立刻同意。于是军使写了两个阄，让他们抓阄。

结果，刘岱抓的阄上写着“后”，而王忠抓的阄上写着“先”。王忠无奈，只得愿赌服输，率领军队来到徐州城下，讨敌骂阵。

刘备在城中，得知曹军前来攻城。他立刻加强警戒，又向陈登问策。

陈登此前见曹字令旗久立于敌军之中，却迟迟不来攻城，认为其中必定有诈。因此他说道：“既然敌军来讨战，就派人去对付一番，以探明虚实。之后我们再定对策不迟。”

“要打仗吗？交给我吧！我定能探明敌人的虚实。”

座中立刻跳出一人，大声讨令。不用问，一定是张飞。

张飞说罢，转身就要领兵出城，而刘备则面露不悦之色，将他叫住：“且慢！你平日行事莽撞，此时更需谨慎。”

刘备只是暂时叫张飞留步，却未明确指示让他是留是走。张飞愤愤不平道：“我乃一介武夫，此时不去应战，更待何时？”

而刘备则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很担心你做事一向不分轻重，若此

番派你前去，只恐将事情搞砸。”

张飞气鼓鼓地说：“若今日当真是曹操来攻城，而我被他大败而归，那大哥担心也就罢了。不过我要真见到曹操，就将他一把擒住，押回城里就是了。”

“休得胡言！你少在这胡说八道，果真是个莽撞之人。你要知道，虽然曹操对汉室怀有谋逆之心，但他名分上乃是当朝丞相，有当今皇上在其背后。这些你绝不能忘！若我们与他为敌，则相当于与朝廷为敌，与天子为敌，这样正中他的下怀。”

“人家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在意什么名分不名分的。那他真来攻城了，莫非我们就要毫不抵抗，乖乖投降不成吗？”

“此时若得袁绍来救，方可解围，只是如今看来也来不及了。我们若真与曹操为敌，那无论如何都是死路一条。今日看来刘某的生死，就在此一举了。”

“大哥啊，你怎么如此胆小，竟说些长敌人威风，灭自家志气的话来。”

“知己知彼，方可百战百胜。我不肯应战，自有顾虑所在。如今城中军粮所剩无几，还能支撑多少时日？另外，我们虽坐拥五万兵马，但他们皆为曹操旧部，一心想返回许昌。如今他们吃不饱肚子，又如何上阵，与曹军硬拼？我本指望袁绍能派兵增援，只是现在看来也难解今日之难。”

刘备一声叹息，在座之人皆为之一动。

张飞心中暗自嘀咕，大哥实在太过懦弱了，这么瞻前顾后的让人难以行事。但他咬紧牙关，默不作声。

此时，关羽离座而起，说道：“主公之言，关某赞成。只是既然敌军已攻到城下，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理。请派我出城一探，看来者究竟虚实如何，以便主公再做定夺。”

陈登立刻同意关羽之言，而刘备也认为此举妥当，于是他点头应允，派关羽出城。

于是关羽率领三千兵马，出城迎敌。此时正值寒冬十月，天色灰暗，鹅毛大雪飘然而落。

这三千兵马一路卷起地上的积雪，直奔王忠之军而去。

一时之间，两军将士被漫天飞雪卷在一处，交织在一起。

“来将可是王忠？你快出来应战，休要在盾牌后面躲躲藏藏！”

关羽手提青龙偃月刀，策马直奔敌军而去，大声骂阵道。

王忠也不甘示弱，纵马向前：“好你个大胆贼子，见到丞相令旗在此，还不赶快投降？曹丞相就在军中督战，你若降了，就饶你一命！”

关羽不畏风雪，张口大笑：“若是曹操果真在此，便立刻叫他出来。他才算我关某的对手！”

王忠闻言，啐了一声：“啊啊呸！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和我们丞相动手？下辈子也轮不上你吧！”

“少说废话！看刀！”

关羽拍马上前，挥刀便砍，王忠也举枪迎击。你来我往，两人战在一处。大约十几个回合后，关羽佯装不敌，拨马便走。

“哼！我当你有什么本领，原来只会虚张声势！”

王忠见状大喜，连忙拍马追上前去。

“既然你说我虚张声势，不如放马来追，我借你半个马鞍坐坐吧！”

关羽将青龙偃月刀换到左手，腾出右手忽然来抓王忠。王忠见势不妙，刚欲拨马逃跑，却已被关羽抓住腰带，一把提起，夹在腋下，奔回城中。

“给我老实点！”

见主将被擒，曹军大乱。关羽此战缴获战马百匹、武器二十驮，又生擒敌方主将，奏凯而还。

回城后，关羽立刻押着王忠，来到刘备面前。刘备对王忠诘问道：“你究竟是何人？为何假冒曹丞相之名？”

王忠老实作答：“此计乃是曹丞相所出的。他交代我们高举曹字令旗，令你们误以为丞相就在营中。”

他又放出豪言：“丞相很快便可打败袁绍。到时候他会率兵来此，将徐州一举踏平！”

刘备沉吟片刻，亲自为王忠解开了身上的绑绳，他说：“王将军所言极是，曹丞相果然神机妙算。如今刘某触怒丞相，据守徐州，皆不得已而为。刘某原非有意与丞相为敌。王将军既已至此，不如盘桓几日，待形势平定自可离开。”

刘备命人将王忠引至一间环境优雅的房间，赠以衣物酒食，暂将其软禁其中。之后，刘备又召来众人，继续商讨对策。他问道：“不知还有哪位能人，能将曹军另一员大将刘岱接来？”

关羽悠然开口道：“看来我的猜测是对的，大哥本意即是生擒此二将。在刚才两军对战之时，我原本可以一刀将王忠斩于马下。但我心中想到，或许大哥并不想与曹操从此变为仇敌，而采取不战不和之态度。因此我才收刀，将王忠生擒回来。”

关羽说罢，也直率地问道，自己的猜测是否准确。刘备闻言，会心一笑：“知我者，二弟也！如今我心中对于曹操的态度，即为他所说的不战不和。因此刚才张飞要去应战之时，我有所顾虑。我担心张飞性子急躁，一上阵肯定将敌将斩首。若是这样的话，恐怕只能令曹操更为恼怒，变本加厉前来进攻。若留他们一条性命的话，或许曹操不至于勃然大怒，而态度会有所缓和吧。”

张飞听罢，立刻起身，再次讨令：“大哥的意思我明白了。这次就派我去应战吧，我一定能把刘岱生擒活拿！”

“既然你一定要去，也并非不可。但这刘岱与王忠截然不同，不可掉以轻心。”

“有何不同？”

“那刘岱曾担任过兖州刺史，虎牢关之战连董卓都拿他没有办法。此人决不可小觑。若你能做好准备，便可前去应战。”

第十六章 张飞之计

张飞听到刘备的说法似有轻视之意，心中不服，一跺脚说道："我自然知道那刘岱在虎牢关一战中立下战功，但我又岂能怕他！一会我出城一战，定将他一举拿下，大哥就等好吧！"

"三弟，我深知你武艺高强，只是性子暴躁，因此为兄才会担心。你务必要小心才是啊！"

张飞越听刘备叮嘱，心中越是火大。

"真是的！大哥总是嫌我暴躁！简直把我当成耳中之虻、怀中之蟹一般。若是我今日真将刘岱杀了，再骂我也不迟啊。就算你是我家大哥，也是我家主公，也不能总瞧不起人吧。"

张飞带着一肚子气走出阁外。他点检了三千兵马，站在校场之上厉声训诫道："你们现在随我出城应战，目的是生擒刘岱。你们都打起点精神，俺张飞可与关羽不同，我治军严谨，绝不容任何人消极懈怠！"

张飞立刻率领将士出城。而这三千将士对敌军倒还无所畏惧，反而对张飞有所忌惮。而另一边，曹军大将刘岱得知来者是张飞，颇为担忧，他立刻下令全军将士："传令下去！坚守各处栅栏、堑壕和阵门，决不可出战迎敌！"

张飞本打算两军对阵，速战速决，岂知曹军竟然变成缩头乌龟，紧锁营门，就是不肯出来应战。张飞无奈，只得每天派出士兵到曹军营前大声叫骂，言语极其下流猥琐。可是无论他们如何讨敌骂阵，曹军就是坚守不出，甚至连头都不探出一下。

张飞性急，见一连几日毫无办法，便粗声粗气地对士兵们下令

道：“我再也忍不了啦！咱们今晚二更时分，准备发动夜袭。将士们一举冲进去，将曹营踏平！大家速去准备。”

待夜袭的工作准备就绪，张飞又命人搬出酒缸，犒劳众将士。张飞说道：“晚上要出兵，白天一定要喝顿好酒！”

他不仅命众将士喝个痛快，自己也拿起酒杯，咕咚咕咚地大口饮酒。

“张将军好酒量！咱们也跟着沾光啦！”

将士们一边喝着美酒，一边齐声感谢张飞。但不知为何，有一位士兵引得张飞大怒。张飞一边对他拳打脚踢，一边高声痛骂道：“今晚夜袭之前，我就要拿你开刀，以血祭旗。来人呐！将他吊在那棵大树上。”

士兵哭喊着拼命求饶，可张飞心意已决，不肯答应。于是这名士兵被吊起双手，挂在大树枝头，痛苦万分。

傍晚时分，早有大群乌鸦落到树上。这士兵被张飞打得皮开肉绽，身体乌紫，因此乌鸦以为这是具死尸，便轮流飞到跟前啄食他的皮肉和眼睛。一时之间，士兵被一群乌鸦所包围，远处看去，通体漆黑，凄惨无比。

“畜生！滚开！”

士兵拼命挣扎，大声惨叫，才将乌鸦吓走。可他一旦低下头来，大群乌鸦又汇集而来，不停啄食他。

“救命啊！谁来救救我啊！”

受刑士兵不断哭叫，声音凄惨无比。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从张飞营中偷偷潜来一人，他对受刑士兵轻轻耳语几句后，便将绳索割断，把他解救下来。

“张飞！你这个混账！我一定要报仇！”

被解救下来之后，受刑士兵早已痛得仿佛丢了半条命一般。他对着

张飞的营地愤愤骂道，然后被战友架起来，落荒而逃。

此时，张飞还在营中独自喝酒。

一个伍长慌慌张张地跑来报告：“属下失职，因守卫疏忽，让犯人逃跑了。请将军恕罪。”

伍长将受罚士兵突然失踪的事情报告了一番，又怕张飞发怒，吓得一直跪倒在地，颤颤发抖。

“好了好了！这点小事还用专门禀告我干什么？你下去吧。哈哈哈！看来没问题了。”

张飞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样子颇为得意。又走出营帐，仰望星空，派人传令下去：“快到二更天了。三千兵马，兵分三路，分别行动。一千人绕行小路，一千人翻过山头，一千人正面攻击。行动！”

张飞一声令下，头两队人马立刻行动，悄悄没入漆黑的夜色之中。他们的目的是绕到敌后，安下埋伏。

“现在还早，我大可再喝一杯。”

张飞命最后的一千人马留在原地不动。而自己则一杯接着一杯地豪饮，约一个时辰之久，只是偶尔看一下星斗的移动。

当晚，刘岱得到消息，得知张飞欲在今夜实施夜袭，于是全营上下，戒备森严，高度紧张。

“咱们不可过于惊慌，夜袭的消息乃是敌人的逃兵带来的，难辨真假。快把那两个人带过来，我要亲自审问。”

刘岱对手下安抚道，同时也是给自己壮胆。他又命人带来那两名告密的逃兵。

两人带来之后，刘岱看到其中一人不过是个寻常士兵，而另一人则满身伤痕，貌似受过酷刑。于是他问道：“你们两个逃兵，跑来告密，是何居心？莫非是受张飞所托，用的苦肉计不成？哪里有什么夜袭，你们分明是想来扰乱军心！赶快实话实说！休想欺诈于我。”

“将军容禀！我们绝非奸细，只是与那张飞有深仇大恨，发誓要报仇，将他碎尸万段不可！因此我们才前来告密的。”

“你们与张飞何仇之有？”

“刚刚我们已经将事情的详情禀告了您的属下，就如同我们所说的，小人没有其他补充了。”

“按你们所禀告的，张飞无事生非，你们本来无错，却遭到一通暴打，还将你吊在树上。可是此事？”

“张飞实在暴虐残酷，小人们心里不服，所以才逃跑出来，向他寻仇的。”

“来人啊！把他的衣服扒了，让我看看他所说的可是实情。”

刘岱吩咐手下，立刻将受刑士兵的衣服扒光。

受刑士兵不待别人动手，自己就主动脱了衣服，将一身伤痕展示在众人面前。只见他浑身皮开肉绽，布满了条条鞭痕，还有被绳索紧紧勒住所留下的瘀青。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皮肤，简直惨不忍睹。

“竟伤得如此之重，倒也不像是假装的。”

刘岱见此情形，仍然将信将疑。他始终难以决断，因此没有积极部署防御夜袭的准备。

待到二更时分，只听得哨楼之上警报大作，哨兵高声呼喊：“有敌人夜袭！”

黑夜之中，刘岱营外忽然响起震天的呐喊之声。只见敌人拥到营门之前，架起柴草，以火攻企图烧毁营门和栅栏。一时之间，火光冲天，映得半面夜空都变得通红。无数乱箭射入营中，甚至落到了刘岱的中军帐中。

“糟糕！看来那两人的情报是真的，敌人果然夜袭而来。传令下去，给我守住了！”

刘岱无奈，也只好抄起兵器，冲到战场上去。

火光冲天，乱箭横飞，战鼓齐鸣，呐喊声声。张飞的夜袭果然声势浩大，激烈无比。

而刘岱却心中暗想："张飞这厮有勇无谋，看似攻击猛烈，实际的指挥毫无章法，不足为惧。"

刘岱打定主意，指挥全军奋力抵抗。而在其指挥之下，营中守军渐渐逆转战局，不仅抵抗住了几轮攻击，反而乘势发起反击。而张飞之军竟无招架之力，在刘岱强有力的指挥之下，渐渐不敌，仓皇逃散。

只听得张飞在军中怒骂："谁也不许跑！"

但是很明显，这一轮夜袭以失败告终。他们被自己烧起的熊熊烈火熏得头晕眼花，难辨方向。张飞无奈，只得率领残部，仓皇而逃。

刘岱见状，心中大喜，他高声下令："给我追！今夜咱们就要拿下张飞的首级！别让敌人活着回去！"

刘岱下令将营门打开，全军将士倾巢而出，追击敌军。

而张飞原本在前头逃命，见此情景，心中大喜："敌人果然中计了！现在轮到我大显神威的时候了！"

张飞突然拨转马头，传令下去，全军掉头，捉拿刘岱。

而原本张飞的部队正在落荒而逃，貌似溃不成军，却在一举之间掉过头来，反扑而上，而且来势汹汹。刘岱见状，心中大惊。

"这是怎么回事？"

刘岱见势不妙，赶紧传令全军撤回，但却为时已晚。

按照张飞的布置，当晚正面攻击的队伍只有全军的三分之一，而另外两支队伍早已悄悄埋伏到刘岱的大营周围。待刘岱大军倾巢而出追击之际，他们早已按照计划占领了空营，将刘岱的阵地据为己有。

"哈哈！没想到你中计了吧！"

刘岱欲撤兵，却无路可撤。而张飞见状，哈哈大笑，催马上前就将

刘岱拿下，命令士兵："给我把他绑了带回去！"

这时，从刘岱营中冲出两人，一边跑一边喊："张将军！让我们二人来将他绑上！"

来者正是那两个告密的逃兵。原来他们是被张飞暗授命令，使出这苦肉之计，然后特意逃到刘岱营中来告密夜袭之事的。幸亏有这两人的里应外合，才让张飞之计顺利进行。刘岱这时才明白过来，心中暗暗叫苦。

张飞点头道："你们二人劳苦功高，就由你们来绑他吧！"

此二人得令，亲自将刘岱五花大绑，跟着凯旋的队伍，将他押解回去。

刘岱的残部大半归降了张飞，而原本的营地也被烧毁。张飞押着刘岱，以及大批俘虏回到徐州。

刘备听到张飞用计拿下刘岱，非常高兴，立刻将其大大地褒奖了一番。

"没想到我这三弟虽然脾气暴躁，这次却懂得运用计谋，立下战功。看来他已经有了能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

刘备亲自出城，迎接张飞的凯旋队伍。大老远就听到张飞得意地嚷嚷："大哥！大哥！你看看我厉害不厉害！你平时老说我莽撞，如耳中之虻、怀中之蟹一般。今天你可得好好夸奖夸奖我了吧！"

刘备见状，不由得笑道："好啊好啊！你今日立下赫赫战功，果然了得！可以称得上是一员难得的大将之才。"

关羽也在一旁调侃道："三弟啊，要不是当初大哥反复提醒，再三训诫于你，你又怎能打下胜仗呢！恐怕你不会将刘岱生擒回来，而是拎着他的脑袋回来吧？"

"嘿嘿，二哥说的是，我肯定一刀就把他砍了。"

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人大笑出声，而刘岱一旁被五花大绑，只得假装与己无关，面无表情。

刘备这时注意到被绑缚在一旁的刘岱，他突然上前，亲自为刘岱解开绳索，并说道："请随我来！"

于是刘备在前，将刘岱引至一座楼阁之中。此处乃是软禁敌将王忠之所，此时他正穿着刘备送来的衣服，享用美食。

刘备也请刘岱更衣，并请二人坐下，共同饮宴。并劝酒道："你我虽原本为敌，但两位将军皆为曹丞相的爱将，刘备也钦佩有加。希望二位不要客气，尽情享受美酒佳肴。"

刘备非但未因对方是敌将而百般羞辱，反而殷勤敬酒，毫无轻蔑之色。他又说道："刘某此番与两位将军作战，实属不应。刘某感念曹丞相恩重于山，又传达的是朝廷御令，怎敢不从。刘某知恩图报，常念必当报答曹丞相的恩情。此番阴差阳错，发生了误会，令丞相迁怒于我，刘某不敢辩解。只盼二位将军能在返回许都之后，向丞相美言几句为好啊。"

刘岱和王忠听到刘备所言，颇感意外，皆被他的诚挚所感动。

因此两人也由衷地回答道："皇叔之言我们二人已口服心服。只是如今我们身在徐州，被你所俘，又当如何将你的此番情义告知曹丞相所知呢？"

"刘某此番请两位将军来徐州小住几日，令二位深受被俘之苦，绝非有意而为。两位如今尽可随时离开，刘某绝不会阻拦。此乃在下恭顺朝廷，以及丞相之军的一个表示。若得二位将军理解，刘某必当感激涕零。"

第二天，刘备果然言而有信，他不仅亲自将刘岱和王忠两人送出城外，还将所有俘虏的士兵全部归还。

"这刘备果然未食言，他不仅毫无敌意，更可谓是少有的性情中人。"

刘岱和王忠心存感激之情，匆匆检点兵马，立刻启程返回许昌。

谁料半路之上，忽然从一处林中冲出一队人马挡住去路。定睛一看，竟是张飞前来拦截。

张飞手持丈八长矛，怒目圆瞪，高声叫骂："我们兄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人活捉，怎么大哥说放就给放了？哼！你们休以为我大哥肯放你，我就能饶了你们！"

刘岱和王忠见到张飞的威势，早已吓得瑟瑟发抖，哪里敢应战。好在此时关羽从后面赶来，原来他受刘备之命，特地前来保护，以免节外生枝。关羽见张飞正拦路在前，立刻高声叫道："三弟！休得胡来！大哥既然已经答应将他们放了，你再拦着不是违抗军令吗？"

"二哥，你来得正好！咱们既已将这两人抓住了，又哪有放走之理？他们必定会搬来救兵，回来向咱们寻仇的。"

"哪又有何足惧？他们若是敢来寻仇，咱们再将他们拿下就是。"

"那不又费二遍事吗？"

"我说放走你就得放！怎么连二哥的话你都不听了？"

"我就是不想放他们走嘛！"

"既然如此！你就先跟我关羽打上一仗，你打赢了再说！"

"二哥，我不是这个意思。"

张飞见关羽态度坚决，也不敢硬拦，只得骂骂咧咧地闪到一旁，让出路来。刘岱和王忠见状，赶紧一边道谢，一边拨马而逃，再不敢久留。

刘备因此事，考虑到徐州不利守备，于是将兵马再度转移到小沛城。他又令关羽将自己的妻儿老小护送至吕布曾住过的下邳城定居。

第十七章 奇舌祢衡

刘岱、王忠一路马不停蹄，匆忙赶回许都。他们立刻谒见曹操，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禀告了一番，然后又说道：“依属下们的愚见，那刘备并非是个野心家，他确实一心侍奉朝廷，尊敬丞相。而且我们发现他在当地颇具民望，且善于用兵，对我们这些敌将也以德相待。此人可谓人中之杰，若加以敌视，未免有失公允。”

曹操闻言，须眉倒竖，怒视二人，大声骂道：“休得胡言！你们二人如今到底是哪头的？是我曹某之臣还是那刘备之臣？我当初令你们打着我的旗号，带着我的军队，去徐州是干什么的？”

曹操吩咐左右的武将，厉声说道：“我留着你们还有何用？此去徐州，原本是为曹某征讨刘备，却被人所俘，如今竟回来替敌人说话。真是气煞我也！如此无用之人就该拉出去各营示众，好好羞臊羞臊他们的面皮，然后以军法论处死罪！”

孔融在一旁见状，连忙上前宽慰曹操道：“丞相息怒。您当初派刘岱、王忠赴徐州之时，原本知晓他们并非刘备的对手。如今此二人果然兵败而返，原在意料之中，若丞相将其定为死罪，如何服众？若众人以为丞相处事不明，奖惩不公，则会大失人心，反而于事无补啊。”

曹操听完孔融的一番劝慰，这才略消怒火。他将其二人的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削其官爵，日后再定夺具体的处罚。

几日之后，曹操又召集众将议事，打算自己亲率大军征讨徐州。孔融再次出言相劝道：“值此隆冬之际，倘若出兵，未免有失天时之利。属下以为，不妨等到明年春天，天气转暖之时再为出兵，为时不晚。如今当务之急，应当外交内结，巩固内政。另外，此时尚有荆州刘表和襄城（今河南省，许昌西南）张绣暗中相通，公然对抗朝廷。为今之计，

丞相应速派使者前往安抚，若以利益诱之，以真情动之，则此二人必能心动，转而为丞相所用。到时候，荆州和襄城都将纳入丞相手中，丞相更可一呼百应，天下群雄也会闻风而至，纷纷归顺。”

曹操点头，表示答应：“此计甚合我意，不妨速派人前去为使者吧！”

于是，当即决定由刘晔为使，前往襄城张绣处交涉。

刘晔抵达襄城之时，由张绣的第一谋士贾诩亲自相迎。贾诩热情欢迎，并询问来意。刘晔答道：“值此乱世之际，若论仁、勇、德、信、策兼备之人，类似汉高祖一般的英雄豪杰，恐怕除了我家主公曹操之外，再无他人。在下久闻先生乃是独具慧眼的高明之士，不知您如何看待？”

贾诩闻言，立刻答道：“先生所言不假，在下亦是赞同。”

贾诩确实赞同刘晔之言，于是对主公张绣极力进谏，劝其归顺曹操。他忙说道：“主公此时不妨顺应大势，服从曹丞相，此乃上策。”

而正在此时，河北袁绍也遣使而来，希望张绣可以归顺袁绍的旗下。

曹操和袁绍原本是敌对的阵营，而如今他们两家皆派出了秘密使者来到张绣的地盘上，而且这两位使者都背负着同样的秘密使命。

刘晔作为曹操的使者，听闻此事时颇为焦躁。他倒不是担心与对方碰面时会有辱主公的威仪，但也恐难成使命，所以有些忧虑。

“先生先不必多虑。不妨请您移步暂居寒舍，静观事态的发展吧。”

刘晔去与贾诩商议时，得到对方如是回答。既然贾诩应承会给予帮助，于是刘晔便搬到他的府邸暂居，以候下一步发展。

贾诩这厢将刘晔安排妥当后，立刻出城，将袁绍的使者迎入城中。他直接询问对方来意：“听闻不久前袁将军兴兵攻打曹操，恕我孤陋寡闻，不知此战的胜败如何？”

来使闻言，立刻答道：“如今正值隆冬时节，双方暂时休战。待明

年开春便要开始真正的决战。此番我出使而来，盖因我主袁绍素闻荆州刘表和襄城张绣二位的大名，认为两人乃是真正的国士，因此诚邀两位英雄加入我方阵营。在下前来，足以彰显我主公的诚意，万望先生可将此番情形转达你主为盼。”

来使拱手，拜谢贾诩，道出了他的一番目的。

贾诩微微一笑，面带讥讽：“原来是此事。恐怕你这趟辛苦奔波是白费功夫了！劳烦特使回禀你家主公袁绍，就说他连对自己的骨肉兄弟袁术都尚存疑心，不能相容。如此狭小的器量，又岂能容得天下的国士？”

贾诩言罢，将袁绍的亲笔信一把扯碎，又将使者赶了回去。他的主公张绣听闻此事，大惊失色。张绣责问贾诩道：“你怎可擅自做主，将来使赶走，未将对方的来意转告于我呢？”

贾诩则态度恬然，镇定地答道：“若是同处下风，我们还是降曹为好。”

张绣连连摇头，反驳说道：“这怎么行？我与曹操交战多年，如此深仇大恨岂可忘？我们双方宿怨已深，水火不容。若我如今接受其相交之邀，归顺曹操，日后难免在他之下，被其所害。”

“非也非也！主公您多虑了，曹操乃是一代豪杰，胸怀大志，又岂会因之前的一点得失耿耿于怀？和袁绍相比，曹操占有三个优势：其一，他坐拥天子；其二，曹操顺时而为；其三，他胸怀大志，善于治国理政。”

“尽管如此，如今的袁绍国富兵强，曹操难以与之匹敌。”

“以属下所见，不可只看重当下，而应放眼于将来。若是主公只想着投靠袁绍能图上一两年太平日子，那就尽管去吧。”

贾诩如此这般态度决绝，倒让张绣的自信心有所动摇，一时拿不定主意了。第二天，贾诩陪着刘晔来见张绣，刘晔也郑重承诺：“曹丞相绝非心胸狭窄之人。若他对您怀恨于心，又怎会特地命我出使此地，厚礼有加呢？”

张绣闻言，这才点头应承下来。他遂离开襄城，投奔至曹操门下宣誓效忠。

曹操得知张绣到来，亲自出城相迎，又与其一同携手步入堂中。张绣被封为扬武将军，而贾诩则因斡旋有功，被封为执金吾。

曹操仅仅施以外交手段，便得来了襄城的归顺。而荆州方面，则彻底失败。

诸侯割据，群雄各自为政。在此之中，荆州刘表可谓是独霸一方。

他不仅坐拥长江两岸，连绵沃土，又兵强马壮，实力雄厚。另外，当初江东孙策之父孙坚意欲进攻之时，也惨遭失败，战死沙场。孙策为此特地立碑一块，以表对父亲的哀思。此番大胜，更令刘表颇为得意，自信满满。

正因如此，刘表见曹操遣使劝降之时，只是付之一笑，不以为然。他根本未将曹操放在眼里，随意打发使者回去了。

使者回禀的内容被张绣得知，他因初到曹操麾下，很想一展身手，于是主动提出："臣与刘表相交多年，颇有一番情谊。此番不如容我修书一封，以阐明大意吧。"

张绣立刻修书给刘表，在信中对于天下趋势、利害关系深加剖析，他极尽所能，努力说服，声称于公于私都有好处。当他终于写完此信，还特意叮嘱曹操："请丞相务必派一位能言善道之人为使者，只要带上此信交于刘表，必定马到成功！"

"哦？那我应该派哪位当说客为好？"

正当曹操暗自思量之际，孔融起身说道："据微臣所知，只有平原祢衡一人才能胜任此职。若派出祢衡出使荆州，一定会不辱使命，更不会如先前的使者一般，辱没丞相威名。"

"这个祢衡究竟是何许人也？"

"此人乃是我家近邻。他不仅才学横溢，更是奇舌善辩。只不过他的性情狷介，嘴不饶人，常以口舌伤人。如今他的家境贫困，亦无亲近友人。但他与刘表曾有同窗之谊，据说二人至今还有书信往来。"

“如此说来，此人确实是最佳人选。”

于是曹操立刻命相府中人前去召见祢衡，请他立刻前来。

平原祢衡，字正平，此人衣衫褴褛，其貌不扬。他被请到相府之中，却对正坐堂上的曹操及其手下众人不屑一顾。只见他四处张望，口中高呼：“啊！没有人啊，没有人啊！天地虽阔，何无一人也？”

曹操闻言，不禁大声责问：“先生何出此言？莫道天地之间，众生纷纭，就我这殿中更是人才济济，先生怎得视而不见？”

祢衡哑声而笑，声音尖刻：“哼！哪里有人才？你倒叫我见识一下，丞相所谓的人才究竟有何德何能？”

若非曹操事先对这位奇人异士略有知晓，知道他性格古怪，行事乖张，否则早就出言相责。而如今闻言，曹操徐徐答道：“先生所问，倒是有趣。若您不识我帐中人才，便请容曹某一一道来，请先生擦亮眼睛，仔细看清楚。自右手边起，依次是荀彧、荀攸，此二人深谋远虑，用兵如神，远胜古代的萧何、陈平之流。其侧为张辽、许褚、李典、乐进，他们都是骁勇善战之武将，驰骋于千军万马之中，亦是如入无人之境。你待再看左手边的于禁、徐晃二人，才能更是远胜古代的岑彭、马武；更有夏侯惇，乃是军中的第一奇才，曹子孝有治国之才，乃是世间福将。如此人才济济之所，先生还认为无人乎？”

不料祢衡闻言，却捧腹大笑。他笑得前仰后合，旁若无人一般：“哈哈哈！原来丞相眼中是如此看人，与我之所见，迥然不同也。”

曹操问道：“所谓观臣莫若君。若曹某对手下众人有不察之处，恐出大事。先生有话直言，但讲无妨。”

“既然如此，那小老儿就直言评判一下在座众位，话不入耳，万勿见怪。在我看来，那荀彧只可吊丧问疾；荀攸可以看坟扫墓；程昱可以看门守户；而说到郭嘉，不过只能作些风月文章；张辽可以击鼓鸣金；许褚可以牧牛养马；那个李典嘛，最多就是个上传下达的文书小吏；满宠生性嗜酒，做个敲杯奏乐的戏子也就罢了；徐晃可以屠猪杀狗；于禁可以筑墙盖房；夏侯惇这个独眼龙嘛，提溜药箱，当个卖眼药的就是了。其他人更是不足道也，不过是些酒囊饭袋，衣服架子罢了，不值得

一一点评。他们手舞足蹈，出口能言，姑且为人。但那螳螂尚能挥舞手脚，蚯蚓也会发出声音。丞相莫非将这些东西视之为人吗？可笑乎！可笑也！”

一时间满堂皆静，只听得祢衡一人在大殿之上独自狂笑。他的一番狂妄之言，早已惹怒在座众人。大家怒不可遏，只是按而不发。

而曹操一见面就不满其傲慢之态，如今闻言，更是满腹怒火。虽然他早知此人粗鲁，但此时不好发作，于是暂且按捺怒气，恶声问道：“既然先生已将我帐下众人一一点评了一番，曹某倒要问了，先生自己又有何能耐呢？”

祢衡昂起下巴，鼻息沉沉，一副大言不惭的样子，坦言说道：“若是说到我的能耐，可谓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再到三教九流，一应事物，皆了然于心。这一派说辞，正是用来形容我祢衡的。非也非也，此尚不足道我之才能。不如说我上可致君为尧、舜，下可德配孔、颜。若是你们这帮俗人理解不了，我就再说得简单一些。我祢衡胸怀治国安邦之大略，毫无任何私欲干扰。因此，我所怀有的才是真才能、真本领，也只有我才能称得上真正的人。跟你们这些酒囊饭袋同处一室，让我觉得真是俗不可耐。”

正在这时，只听得坐席之中一阵铮铮剑环之声，一人持剑怒起，大声喝道：“好个信口胡言的酸腐书生！丞相府中，岂能容你造次！”

此人正是张辽，他被祢衡一番说辞气得怒火填胸，再也按捺不住。于是仗剑而起，就要冲祢衡扑将过来。

“且慢动手！”

曹操出言相止，让张辽不得造次。他灵机一动，改对众人说道：“如今这宫内乐坊正缺一位击鼓之人，恰逢近日将举行朝贺酒宴，我看祢衡正可担任此职。他既然无所不能，想必可以胜任。你看如何？先生应该不会推托吧？”

曹操此举显然是有意刁难祢衡；谁料祢衡欣然应允，甚至神色颇为得意。

“哦？击鼓又有何难？我去也！”

祢衡领命，翩然而去。

第十八章 击鼓骂曹

这位胆大妄为的祢衡乃是孔融当初推荐的。如今见他如此造次，出言羞辱众人，孔融不禁又羞又愧，心里担心曹操会责问自己这个推荐人。

于是孔融趁人不备，偷偷溜出堂中。

而当下，满座众人皆是怒火滔天，大声责骂不已。

在这众人当中，要数张辽最是愤恨难平，他一边大声咒骂祢衡，一边向曹操申诉：“丞相！这个臭秀才竟然胆敢在丞相府中造次，末将应该将他立斩于此才是。丞相何以阻挠，任他自在离去？”

曹操答道：“此言差矣。曹某其实心中更为愤慨，难以按捺。一忍再忍之下，才未将祢衡立斩于殿中。盖因此人乃是天下闻名的奇舌善辩，其乖张无礼的言行更是众人皆知，可以说祢衡乃是一代奇人。而我身为一国之相，若因他几句说辞便大动肝火，甚至斩杀于他，此事若被百姓知晓，只会被人指责我的器量狭小。可能原本看好老夫之人，亦会因此有所失望。若是如此，则是得不偿失。这个祢衡实在愚蠢，既然他自称无所不能，那我便让他去当个鼓吏。若是他当场出丑，我们大可羞辱于他，岂不更好？”

过了几日，到了建安四年八月初一那天，禁宫省厅之内举行了一场朝贺酒宴。

曹操先去谒见天子，之后便在文武百官以及一众随将的簇拥下，来到了宴会现场。一时之间，宴会上百官云集，热闹非凡。

众人举杯庆贺、觥筹交错。敬酒礼毕之后，便有乐坊伶人演出助

兴。歌舞升平，一派祥和景象。

祢衡也在乐坊之中，作为鼓吏专司击鼓之职。他演奏一曲《渔阳三挝》，音律美妙，节奏顿挫，俨然一派大家风范，令闻者无不沉醉其中。

而一曲终了之时，众人从鼓声中晃过神来，见击鼓的祢衡衣衫破烂，不修边幅，便齐声指责，怪罪祢衡不讲礼数：“此乃禁宫酒宴，宾客皆盛装出席，乐坊伶人更是身着华服。而你偏偏穿如此肮脏的服装，臭不可闻，怕是都生了虱子吧。还不如不穿！”

而祢衡听到众人如此奚落，却毫不在意，反而当场宽衣解带，自言自语道：“在你们眼中，我竟肮脏得生了虱子吗？”

祢衡不慌不忙地脱下全身衣衫，最后几乎一丝不挂，仅剩一件内衣遮住私处，站在大殿正中。

众人完全没有料到祢衡会有如此反应，他竟真在庙堂之上脱个精光，不禁瞠目结舌，手足无措。而祢衡却不以为然地拿起鼓槌，连连擂鼓。

就连曹操麾下那些征战沙场的将领们，见到祢衡此举也纷纷惊慌失措，面有惧色。曹操见状，不禁拍案而起，大声叱问：“放肆！祢衡你竟敢在庙堂之中赤身裸体！简直胆大妄为，太为无礼！”

祢衡闻声，转过身来，坦荡荡地将自己的裸体正对大堂之上曹操的席位。他大声回应：“欺天罔上，谓之无礼。身体发肤皆父母所赐，清清白白露于人前，怎谓无礼？我坦荡荡把自己展现给世人，若是丞相觉得不妥，不妨如我一样将衣冠尽除，让大家看看你是否表里如一？”

“放肆！还不住嘴！”

曹操终于露出怒容，当下一声断喝，宛如雷鸣一般，直震得整座殿堂嗡嗡作响。

曹操声色俱厉，开口责问：“你是个读书人，太过迂腐。张口闭口号称自己清白，别人则是污秽。莫非在你眼中，世人皆为污浊？”

祢衡闻言，立刻反驳道：“污浊之人怎知其臭。看来丞相也没有自

知之明啊。”

“放肆！你竟敢诬蔑我乃是污浊之人！”

“然也！丞相貌似贤明，却目不识贤愚，分明就是眼浊！”

“岂有此理！”

“你号称熟读诗书，却不知净化心灵。如今你口吐恶语，所谓话由心生，分明是口浊！”

“这个……”

“你不听别人的忠言，分明是耳浊。你不通古今，固执己见，乃是情浊。你恣意妄为，胡作非为，乃是身浊。”

“……”

“你身上此诸污浊却无人可以抑制，长此以往，不仅滋生傲慢，更会生出僭越叛逆之心。多行不义必自毙，你竟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懂，真是可笑之至！”

“……”

“想我祢衡，乃是天下名士，此番应召前来，但丞相非但未加礼遇，反而命我击鼓，意欲羞辱于我。如此的小人行径，恰好比阳货加害孔子，或者臧仓唾弃孟子。你心中暗自想要推行霸道之政，却又做出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这种扮鬼吓人的行径，实乃匹夫之为。如今这殿堂之上，只剩下这些跳梁小丑。曹操啊曹操！你这样当丞相，真是太了不起了啊！”

祢衡拍着巴掌，大骂曹操。这副狂态让人不知他究竟是个伟大的狂人，还是个不知死活的蠢货，抑或是老天假借他之口，坦然而言的贤者？真是令人难以分辨。

曹操闻言，本已苍白的脸上满是怒容。岂止如此，满堂众人都被祢衡一人的气势所压倒。

文武百官皆在心中打鼓，咬紧牙关，满堂静默，不知丞相会如何处

置。而祢衡的举荐人孔融，早已吓得满身冷汗，心中暗道，估计丞相今日必定会杀了祢衡。

孔融吓得闭上眼睛，只听得堂上回荡着宝剑出鞘的铮铮之声，武将们纷纷拔剑，大声骂道："好你个长舌祢衡！竟敢口出狂言，对丞相如此放肆。待我等将你大卸八块，叫你再随口放屁！"

一时间满座骚然，孔融的冷汗已经打湿了衣衫。他偷偷睁开双眼，想要一看究竟。

而曹操的反应却出人意料，他站起身来挡住剑拔弩张的武将，张开双手拦在剑锋之前。他大声制止道："大家休得造次！我没有下令，谁都不许对祢衡动手！他只不过说我是个匹夫，不过是口头的污蔑罢了，不值得动这勃然大怒。他不过只是一个迂腐的书生，就像个见不得光的耗子。他哪里见识过苍天和太阳，只不过躲在天花板或地板下，一个人编排什么说辞罢了。今日他能登上这大雅之堂，让他能搬弄一些唇舌，大家将他看作是偶尔见到阳光的小人也就是了。杀他又有何用，倒不如将他派上点用场，为我所用。"

待安抚住诸位武将之后，曹操叫祢衡穿上衣服，带到自己面前问道："不知先生和荆州刘表尚有来往吗？"

祢衡仰起头颅，直言说道："不错，我和刘表乃是多年至交。"

曹操闻言，立刻下令："既然如此，你现在就启程去荆州，为我充当使者。"

曹操素来令行禁止，他一旦下令，便需立刻执行。但祢衡闻言，却摇头拒绝："我可不去！"

"何出此言？"

"你派我去出使荆州，其中缘故我皆知晓，但我偏偏不肯。"

"哦？那你倒是说说看，我此番派你前去，究竟是何目的？"

"你定是让我前去游说刘表，劝其投奔于你，以讨你心头之好。"

"此话不错！我正是要你替我面见刘表，以三寸不烂之舌，对他分

析利害，让他投入我的麾下。待事成之后，我会封你为公卿，主持官学，加以重用。你待如何？”

“哈哈哈！那你不是让老鼠穿衣，滑稽可笑。”

“你刚才诬蔑于我，我却未加惩罚，可以说你这条命是欠我的。如今出使荆州乃是你将功赎罪的机会，休得啰唆，立刻出发！”

曹操随即命令手下：“速给祢衡先生备上骏马华服，摆上好酒好菜，为他饯行。”

众人见状，立刻一拥而上，哄着祢衡喝酒吃菜，然后又将祢衡推至东门廊，把他扶上骏马，整好马鞍。

曹操又下令：“祢衡先生此番为曹某出使荆州，劳苦功高，大家立刻到东门外列队相送。”

曹操听到刚才祢衡在殿上击鼓骂他没有礼贤下士，因此立刻摆出阵势大加礼遇，想要讨好于他。只是文武百官虽然能理解丞相的用意，却心不甘情不愿。他们心中暗想：“祢衡不过是个酸腐书生，哪里用得着我们去列队相送呢？”

因此众人虽迫于丞相之命，不得不从，却无人肯自行前去。其中荀彧等人更是大为不满，他告诉属下道：“那个祢衡前来出门时，众将士也不需要整齐列队。不如放轻松坐下来，那个家伙看到咱们这样，肯定会被气哭的。”

不一会，祢衡身着华服，骑着骏马，来到了东华门。

当祢衡来到东华门内时，只见一派欢歌笑语的情景，前来送行的人们笑容满面，音乐之声震耳欲聋。当他驱马走出东华门外时，却见荀彧率领大批队伍在此，众人皆是东倒西歪地盘腿而坐。不仅如此，众位将士和官兵都笑嘻嘻地看着他如何应对。

“唉！可恼啊！”

祢衡见状，立刻勒住骏马，大声号哭起来。

门里门外的人们见他大哭，都忍不住笑出声来。而始作俑者荀彧更

是心情大悦，他嘲笑祢衡道：“先生身为丞相之使，多么光荣，为何一出得门来就哭呢？”

祢衡一边大放悲声，一边作答：“我看到四周都是瘫软俯倒的人，有成千上万之多，此处宛如一个死人滩。我行走在这一片死人中，怎能不伤心落泪呢？”

“你竟说我们都是死人？哼！我看你才是个无头狂鬼呢。”

“非也！非也！我乃是堂堂汉朝臣子。”

祢衡若有所思的回答似乎别有深意。荀彧闻言，连连眨眼，思索究竟是何目的。

“你为何称自己为汉朝臣子？你我不皆是汉朝臣子么？”

“在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是汉朝臣子。而你们嘛，都是曹操的臣子。”

“这有何不同吗？”

“胡扯！你看不到此中不同，就是个瞎子。”

“我怎么会是瞎子？”

“哼！这世道如此黑暗，令人难辨是非！尔等蛀虫怎能与我祢衡一样，我岂能与谋逆之人同流合污。”

“你说谁是谋逆之人？”

“谋逆之人自然是曹操，你如今说我是无头狂鬼，岂知你才是谋逆者之臣，难保你的项上人头。”

荀彧的手下将士听到他们的对话，难按心头怒火。他们抄起手边的刀枪剑戟，一边挥舞一边大喝：“荀彧！这人好生啰唆，快将他揪下马鞍，待我等将他碎尸万段！”

荀彧听了祢衡一番嘲讽也是杀气陡生，他原想挥刀下去，了结此人性命。但转念一想，这个祢衡虽然聒噪，但连曹丞相都要忍他三分，还

一再礼遇，派其充当使者。若是我在此意气用事，将他杀了的话，恐会被丞相怪罪坏了大事。于是荀彧只得强按怒火，安抚众将官道：“万万不可！此人乃是丞相特使，若是此时将其斩杀，不好交代。更何况他只是一介鼠辈，杀他只会脏了我们的刀剑。请大家少安毋躁吧。”

祢衡在一旁，将荀彧所言字字听清后，他目光炯炯地环视了一圈跃跃欲试的武将们，说道：“你们将我比作老鼠，我觉得老鼠尚有人性。但你们不过是粪桶里的蛆虫，实在可悲！”

“你放屁！”

武将们怒喝一声，抽刀就扑向祢衡。荀彧赶紧拦在中间，好说歹说才安抚住众人。

“莫听他胡说八道！他这张破嘴去荆州劝降，看来只会将丞相的大事搞砸。到时候他受辱而归，那项上人头自然有人去摘的。”

众人哄笑起来，而祢衡毫不理会地骑马从他们中间穿过，径直走出宫门之外。

有人担心祢衡不会前去荆州，而是偷偷躲回家中，于是一直有几名士兵在后面紧紧尾随监视。但见此人一直不紧不慢地悠然骑在马背之上，直奔荆州而去。

几日之后，祢衡便抵达了荆州。

刘表念其是故交，立刻前来接见。但刘表其实心中厌烦，觉得祢衡这个人很是麻烦，这种不耐烦的神态也挂在了脸上。

祢衡见到刘表之后，一开始还顾及自己的使者身份，对他歌功颂德一番。但不久后，又难以收敛自己的戏谑之习惯，对刘表大加挖苦讽刺。刘表厌恶他的毒舌，自然不肯就范。

刘表想起此时江夏城由属下黄祖镇守，而此人与祢衡为旧交。于是刘表建议他不如前去江夏与故人一会：“黄祖也常常思念先生，他此时身在江夏。那边有美景佳酿，先生不如前去盘桓数日为好。”

祢衡离开后，有人向刘表问道：“这个祢衡来到咱们荆州，非但不收敛，反而一再言语冒犯于您。主公为何不将这个乱鼓唇舌之人杀了，

反而要送他去江夏呢？”

刘表微微一笑，悠然答道：“此人一向毒舌，但曹操都一直隐忍不去杀他，这其中是有缘由的。曹操特地将祢衡充当使者派来荆州，就是想要借刀杀人。若我被祢衡激怒，将其杀死的话，那么就中了曹操的奸计。他定昭告天下，称荆州刘表乱杀贤人志士。哼！我才不会上他的当呢！”

第十九章 命丧鹦鹉洲

正当祢衡前去江夏之际，曹操的宿敌袁绍也差使者前来，向刘表示好。

这样一来，荆州立刻成为曹操和袁绍两家争夺的焦点。究竟自己该向哪方靠近，刘表一时也没了主意。自己宛如一只风筝，被两国所争夺，刘表利欲熏心，进退两难。

“韩嵩，你来说说看，此时我是该与曹操结盟，还是接受袁绍的请求？”

韩嵩时任从事中郎将，他的意见也代表群臣：“主公应该对当前的情势有所判断。若要得天下，建立伟业，那么主公应该跟随曹操；而若您无意于天下，只求自保的话，只需择两者之中的强势一方，与其结盟即可。”

看刘表的神态，似乎他对天下并无奢望，于是，韩嵩补充道：“如今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每次出征，皆称顺应天意。这点主公莫要忘记。”

“你说的我也知道，只是袁绍目前国力强盛，其势力也不容小觑啊。”

“因此，一旦曹操失败，产生破绽，立足不稳的话，我们即刻趁机取而代之。”

刘表一时难以决定，但第二天一早，他又召来韩嵩，说道：“我昨夜对你的说法一再权衡，仍难以决断。我想先派你去一趟京城许都，你去打探一下朝廷和曹操内部的情形。待你回禀之后，我再做打算。如

何？”

韩嵩面露难色，他犹豫片刻后说道：“微臣乃是遵守节义之人，将军若意欲归顺天子，投奔曹操，那么我此行便可心安理得。如若不然，岂非陷我于不义？”

“你何出此言？请详解为盼。”

“主公此番派我为使前去京城，曹操必定盛情接待，更可能奏请朝廷为我封官晋爵。从其他各州的臣子进京时，常被封官，便可一想而知。到那时，属下深受朝廷的恩典，身为汉朝的臣子，我又怎能一身侍二主，你我君臣之分也将告终，便难以再为主公效劳了。”

“你啊，多虑了吧。现在各州雄藩之中，也有不少臣下曾受过朝廷的封赏，领着官爵。这有什么要紧的？你切莫顾忌太多，速速出发许都，为我打探曹操的虚实才是正事。”

刘表一再坚持，无奈之下韩嵩只得领命。几日后，他便满载大批珍宝和荆州土产，前往许都。

韩嵩抵达许都后，立刻前往丞相府去拜访曹操，将自己带来的荆州土产和珍奇珠宝献于曹操。

曹操派祢衡为使前往荆州，原本还有顾虑他会捅出娄子。但祢衡还未回来，而荆州的特使已经到了。曹操虽心中存疑，仍举行了盛大的酒宴，为韩嵩接风洗尘。此外，正如韩嵩之前所料，曹操立刻奏请天子，封韩嵩为侍中、零陵太守之职。

韩嵩在京城盘桓了半月之久。待他离开后，荀彧就来面见曹操，问道：“丞相此举是为何？韩嵩此番前来许都，是作为刘表的使者，意欲刺探京城的情形。而丞相却奉为上宾，一再礼遇。属下以为，对这样的使者，应该存有戒心，勿让他打探到真实的消息才是。”

“嗯，言之有理！”

曹操听了荀彧的说法，笑着点了点头，然后胸有成竹地说：“老夫一生征战天下，靠的是自身的实力，又有何虚实可言。韩嵩既然来京城是为了刺探内情的，正好让他见识一下咱们的实力。如今他所闻所见，

皆是曹某的正面实力，将这个印象回禀那荆州刘表，正是于我有利。老夫求之不得呢！另外，我此前派祢衡出使荆州，正欲假借刘表之手除掉祢衡。正因如此，我们无需在韩嵩面前再耍什么手段。”

曹操一番高论，令荀彧心悦诚服。众人闻听，更是佩服有加。

那厢，待韩嵩返回荆州，立刻将许都的情况禀告刘表。他说到，许都城内，上上下下皆是生机勃勃，形势大好。之后极力奉劝道：“依微臣所见，主公可将一子送到许都，在朝廷为官，以充人质。这样一来，曹操就会完全打消猜忌，主公也定会家运长久。”

韩嵩这厢竭力劝说，而刘表坐于堂上，却心生不悦地别过头去。突然，他大喝一声：“你分明早已心怀异心！来人！将韩嵩绑起来，推出去斩了！”

持刀武士立刻上前，就要将韩嵩押下。韩嵩大惊之下，连忙跪倒在地，连连叩首，极力辩解道：“主公饶命！微臣当初在领命出使前，曾一再推辞，表示可能有此情况。如今微臣所述，皆由心生，并无虚言。微臣一心想着主公的利益，以及荆州百姓的生计，请主公明鉴。是否采纳，也全听主公处置。”

在一旁的侍臣蒯良也上前为韩嵩求情：“主公明鉴。这韩嵩说的乃是实情。当初他并不肯领命，是主公一再坚持，他才去出使许都。临行之前，他也曾说过这样的话语，并非是他走后才改弦易主的。如今他已受朝廷封赏，加官晋爵，若立刻处斩，实为不妥。恐怕朝廷会有所不满，对主公也无益处。还望主公从轻发落，饶其性命为盼。”

蒯良一番肺腑之言，令刘表消了大半怒气。但他仍不肯饶过韩嵩，命令道：“韩嵩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将他打入大牢，严加看管。”

韩嵩被推推搡搡地押下大殿，他大声嗟叹道：“我心中早已明了，此行出使许都，必定是这般下场。若当初有所坚持也就罢了，如今万幸我逃过死罪，却被打入大牢，落得如此下场。这人世间的道路，左选右选都难选啊……”

刚刚押走韩嵩，这厢有江夏来人，禀告刘表：“祢衡做客江夏，被黄祖所杀。”

众人闻讯，不禁目瞪口呆，错愕不已。

“哦？原来是那个嘴不饶人的书生，他怎会被黄祖所杀？”

刘表虽心知祢衡此行，定难生还。但他闻讯仍是一惊。他连忙叫过江夏来人，让他详细禀告事情的经过。心中又是好奇，又有些担心，该如何向曹操交代。

“黄祖是因何杀了祢衡的？你速速讲与我听。”

江夏的来人便原原本本地将事情的经过向刘表报告。

话说祢衡去了江夏之后，仍是那副高谈阔论、旁若无人的模样。有一天，太守黄祖见他打了一个哈欠，便揶揄他道：“先生在此觉得无聊了吗？”

祢衡轻哼一声，毫不客气地说道：“那是自然，这里也没有和我交谈的对象。”

“此话怎讲？江夏虽小，我也在此，一众将领人才济济，哪里就没有人能和先生交谈呢？”

“此处没有一个人能配得上和我交谈。若说那京城许都皆为蛆虫，荆州则是苍蝇满堂，那么江夏便是蚂蚁巢穴。”

“看来连我也不被先生放在眼里了。”

“那倒未必。我在这里总感觉无聊至极，只能和蝴蝶飞鸟交谈而已。”

“我还以为君子乃是不视无聊的。”

“那都是胡扯！哪里有人会不视无聊，除非他的感觉太迟钝。健康的人会感觉无聊，本是最自然的事。”

“不如这样，今晚我设宴，以供排遣这无聊之感。”

“酒宴有什么趣，我也并不稀罕。可能在你们眼里，宴会上酒池肉林的，甚为享受。但于我而言，不过是一群狗遇到一堆垃圾而已。身处

其间，我感觉难受之至。”

“好好好！那就不摆酒宴，我就备上一壶薄酒，两人对饮便罢。这样先生总不会拒绝了吧？”

祢衡终于默许，而黄祖便离去准备。不多时，有童子前来邀请祢衡赴宴。

祢衡欣然前往，来到南苑之中。只见黄祖在那里已经恭候多时了，地上只铺着一张草席，当中放了一壶酒而已。

“如此甚好！”

见此情形，即使是挑剔的祢衡也露出笑容。他第一次说出赞赏之言，兴冲冲坐在草席之上。

此处正在一棵巨松之下。江风袭来之时，松枝摇摆，飒飒作响，仿佛诗韵天成。两人相对而饮，很快就喝完了一壶酒。于是一旁侍立的童子不断添上美酒。

“我有一事，想请教先生。”

黄祖喝至酒酣之时，凑近祢衡问道：“请教先生，您在京城许都盘桓甚久，有没有遇见过了不起的人物啊？”

祢衡不假思索便答道：“许都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孔文举（孔融），另一个便是杨德祖（杨修）。”

黄祖继续凑近祢衡，口齿不清地问道：“那在先生眼中，看我黄祖如何？”

祢衡面露讥讽，哼了一声：“就你嘛，不过就是个小庙里的雕像罢了。”

“小庙里的雕像？此话怎讲？”

“这小庙里的雕像啊，就是受些路人的供奉，却从来不曾灵验。”

“啊！你胆敢再说一遍！”

“哈哈哈！这你就急了？果然就是个木头人，骗骗那些小老百姓的供品吧。”

“可恶啊！”

黄祖闻言大怒，挥剑就将祢衡砍成两半。他无视自己被溅了一身的鲜血，大声怒吼道：“快来人，把这厮的尸首抬走！你看他死了之后，嘴巴还在那边骂人呢。”

事情的经过即是如此。

刘表听了江夏来人的讲述后，也不禁为之一叹。他立刻命人将祢衡的尸体从江夏运回，厚葬在鹦鹉洲。

祢衡这么一死，曹操原本与刘表结盟的想法，也难以实现了。

曹操很快便得到了祢衡的死讯，他只得付之一笑，评价道：“这祢衡终究是死于他自己的口舌之下。此人是如此聪明绝顶，却恃才傲物，被自己的聪明所害。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啊！”

第二十章 太医吉平

多年以前，曹操还只是一个白面书生。他年纪轻轻，只不过是洛阳皇宫里的一名普通警吏。那时他就请人看相，被评判道：“你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看相之人乃是洛阳名士许劭许子将，他一向知人识人，言而不虚。而当年的那个贫苦的青年曹操，听到他的评判后非但不生气，反而扬扬得意，十分欣赏奸雄这两个字。

如今，许子将当年的预言成真了。

时光荏苒，匆匆之间数十年过去了。如今天下风云变幻，那个当初的白面书生，现已经成了叱咤风云的曹丞相，这又有几人能料到呢。

恐怕曹操本人也并未料到，自己竟能翻云覆雨改变天下形势，更未料到自己能够攀到如此高位吧。

如今曹操正是四十多岁，野心勃勃，对权利和天下的渴望更甚于前。

曹操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取得今日这样的成就，一方面是由于他个人资质超群，才华横溢，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辅佐他的谋士良将。

尤其是荀彧这样的良臣，兢兢业业地辅佐曹操，为他出谋划策，年纪轻轻就已经成为曹操身边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

荀彧比曹操小七岁，三十岁出头，却老成持重。

他生于颍川，乃是后汉荀淑之孙，可谓名门之后。

所谓名门之后中，确实有不少青年才俊。不过像荀彧这样，才学有加的人物却不多。他自求学之时，就被老师何顒赞为“有王佐之才”。这就是说他具备辅佐君王的才干。在这乱世之中，他可谓是难能可贵的人才。

河北袁绍曾听闻荀彧之才，一再礼遇，欲将其纳入麾下。但自从荀彧与曹操相见后，便肝胆相照，投奔到曹操的帐下。

曹操本人是具有很大个人魅力的。他最大的魅力所在，正是他的包容性很强。他惜才爱才，对荀彧这样的良将谋士非常重用。当初荀彧前来投靠他时，曹操就说：“你就是我的张良。”

张良乃是汉高祖的军师，国之重臣。一方面曹操此言是夸奖荀彧，才华横溢，堪比张良；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透露出曹操心中的秘密，他暗中将自己比作汉高祖。

正因如此，当曹操听说奇舌书生祢衡横死江夏的消息时，付之一笑，认为他那是自取灭亡。

只不过，这祢衡出使荆州，是以曹操使者的身份去的。如今被刘表的部下杀了，这足以挑起一场纷争。

“如此一来，正给了我讨伐刘表的好借口。”

曹操意欲借此发兵，夺取荆州。诸将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支持作战。但唯有荀彧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耐心地向曹操提出谏言：“如今尚未战胜袁绍，徐州又有刘备健在。若此番出兵荆州，东方又起祸端的话，正如未治心腹之患，先顾手足之疮一般，不足为取。微臣以为，处理袁绍才是治病之根本，处理刘备次之，将荆州放在最后处理也不迟。”

曹操从谏如流，暂时取消出兵荆州的计划。

对于荀彧的意见，曹操几乎言听计从。

曹操之所以能够取得今日的成功，全因当初他在朝廷的危急存亡关头，将汉献帝奉迎到许都。那时，荀彧首先对曹操提出这个建议。他说：“主公应该尊奉天子，以得民心。而且这样将使你的官运平步青

云，此事务必抢在别人之前，抓紧行事。”

当时，各地军阀混战，从洛阳到长安，兵燹马乱。他们各有所图，长年累月地互相攻伐。只有年轻的荀彧能着眼于此，为曹操提出这个建议，确实有真知实学。

其实，袁绍的谋臣沮授等人也具有同样的先见之明。他们以同样的建议奉劝袁绍，将天子迎到许都。只不过那袁绍天性优柔寡断，一直犹豫不决，因此被曹操抢占先机。因此，袁绍虽然出身名门，原本势力强大，而如今却只能落得个偏守一隅的境地。

不仅如此，荀彧协助曹操处理内政方面，也颇有功绩。

比如说，他建议以许都为中心，实施屯田政策，在地方选择一名有德望的人担任户长。在各州郡均设置田官，负责组织农民，进行指导，奖励农耕。因此，即使在战乱仍频之际，由于这个政策，许都产业兴旺，五谷丰登，每年都能收获一百万石以上的粮食。

如今，许都在军事、经济两个方面的强盛，都是前所未见的。

但是首都繁荣的景象，并不代表朝廷的势力强大，而显示了曹操的势力日益兴旺。曹操以武权治国，丞相府凌驾于朝廷之上。天子和朝廷的权威日益被削减，越来越弱。

话说另一头。

随着时间的流逝，曹操的势力日益增强，可是却有一个人整日备受煎熬。此人正是那位国舅、车骑将军董承。

自从那日，他在功臣阁里接受了皇上的血书密诏之后，便整日忧心忡忡。

“我该怎样做才能除掉曹操？又该怎样做才能推翻武力弄权的丞相府，恢复王政如初呢？”

思虑至此，董承便寝食难安，日夜焦虑。而光阴转瞬即逝，不仅值得依靠的刘备已经离开京城，而且马腾将军也回西凉去了。

此后，董承又和王子服等人在密室中商议对策。但毕竟实力悬殊，

难有对策。其实当时朝廷中，也有一些官员对丞相府的武力弄权十分反感，尤其是当曹操随意出入宫门之时，文武百官心中皆为不满，但大家不敢表露出来，只是暗中慨叹：“如此形势，实难为力啊！”

形势不利，于是大家只得选择明哲保身，三缄其口。

长久下来，董承一直心力交瘁，终于一病不起。

皇上听说董承染疾，暗中着急，于是立即命太医吉平前去探病。

吉平奉皇命，即刻来至董府看病。此乃无上荣耀，董氏满门相迎。一个名叫庆童的仆从接过药箱，将太医吉平引入府中。

吉平是洛阳人，精通医药，妙手仁心，本人又颇具神采，堪为当世第一名医。

来到董府，吉平首先对董承的家人转达了皇上的问候。之后他来到董承的病室，为他把脉，诊断病情。

“国舅不必过于担心。”

吉平从庆童手中接过药箱，从中取出八味药，按比例配好，嘱咐道：“请将这些药每天早晚服下，大约十日内便可好转。”

吉平交代了服药方法后就告辞了。

董承遵医嘱每日服药，果然很快见效。他恢复了食欲，脸色也变得红润，只是依然难以下地，还需卧床。

“您最近好些了吗？”

吉平每天都会来董府探病，他会为董承把脉，并查看舌苔。

“您身体应该已经恢复了，去花苑里散散步吧，一解忧郁之情。”

“多谢先生诊治，只是现在身上疲倦，不愿出门。”

董承仍躺在床上，双手紧捂胸口，双眉紧锁地摇头谢绝。

“怎么会这样？按理说您现在应该已经恢复如初了才对啊。”

“可是我仍觉得很乏，还不能下床走动。”

“您是胸口不舒服么？”

“正是。就连和您说几句话，都会觉得气虚得很。”

“哈哈哈！可能您是比较敏感了。”

吉平虽然嘴上说笑，但也认真思索病情。他曾经仔细检查过董承的身体情况，发现他虽生病体虚，但并无顽疾发作。于是吉平关切地问道：“或许是由于公务过于繁忙？或者国舅有什么事情耿耿于怀，劳心伤神吗？”

“并非如此，我不过就是担个闲职，并无什么公务操心。”

“既然如此，还望国舅振作精神，恢复好转才是。皇上日夜牵挂国舅的身体，这两天还特地召我前去，探问您的病情呢。”

董承听到吉平谈及皇上之时，忍不住心中酸楚，老泪纵横，打湿了枕巾。

吉平见状，心中不由得一动。他想起董承只要谈及皇上，必定会神色恍惚，焦虑哀伤，于是断定董承患的乃是心病，而皇上必定与他的病情有关。

大约过了一个月，正值正月十五元宵节。当董府上下齐聚一堂，欢度佳节之际，唯有董承依旧卧床不起。他应景地喝了几杯小酒，朦朦胧胧地睡着了。

……

董承于朦胧中似乎听到有人着急地在对他说道：“国舅！国舅！请快些起来！我们之前拟定的计划业已开始行动了，终于就要到时候了！此时荆州刘表和河北袁绍已经兵合一处，起兵五十万之众；另外西凉马腾、并州韩遂和徐州刘备等人也各自起义，听说总兵力达七十万。曹操见势不妙，连忙四处派兵讨伐。如今城内空虚，相府之兵加上京城守军也不过千人。今晚恰逢上元佳节，丞相府正在大排盛宴，众人皆醉，难

以抵抗。我们不妨趁机前去，一举歼灭曹操！国舅快些起来，大家都已准备妥当，在门口等待您一同出发了！”

董承连忙四处张望，想找到何人说话。这才发现，原来自己床边正站着王子服、种辑、吴硕、吴子兰等人，这都是当初尊奉天子血诏，密盟起事的伙伴。

董承四顾周围的伙伴，心中尚在疑惑，早已有人抓住他的手，大声说道：“此乃天赐良机！你我应该冲在起义队伍的最前面，歼灭曹贼！”

说罢，大家将董承从病榻上拉起，拥着他走出病室。

来到大门以外，董承看见大批士兵已经集结完毕。他奋臂高呼，鼓舞战士的士气。队伍整装出发后，董承也振奋精神，跨上战马，直奔丞相府而去。义军来到丞相府前，宛如怒涛一般，奋勇进攻。

八方起火之时，董承和勇士们一起冲进了丞相府。

“逆贼曹操，休得逃走！”

火光冲天，战士们奋勇杀敌，只见一片刀光剑影、枪折剑断，战况激烈。这时，董承透过熊熊火焰，看到曹操的身影，宛如神祇一样立于堂前。

“好你个曹贼！休走！看刀！”

董承一声高呼，跳上前去，挥刀便砍。他一刀便斩下曹操的头颅，只见那颗断头变成一个火球，飞向空中。大家仰面观瞧，却见曹操的头颅径自蹿上黑漆漆的天空中。当火光散尽，乌云消散，一轮圆月显露出来，董承在惊疑之间，仿佛看到那轮明月在嘲笑人间一般。

……

“嗯，嗯嗯……”

董承痛苦地挣扎着，想要高声大叫，却发不出声音。

董承耳畔忽然听到有人大声呼唤，身体也被剧烈摇晃着。

“国舅！快醒醒！国舅！”

他突然睁开眼睛，却发现眼前站着一个人，正是前来探病的太医吉平。

“原来我只是做了个梦啊。”

董承只觉得满身冷汗，通体冰凉。他惊魂未定，双眼四下张望着，这才确定自己仍旧躺在病榻之上，从未离开过这个房间。

“您先喝口水吧，精神会好一些。”

“谢谢……我刚才可曾说了梦话吗？”

“国舅……”

吉平忽然一把抓住了董承的手，低声说道：“我终于找到您的病根了！原来您的病不在身，而是在心中。国舅忧国忧民，难免气血郁结，而且整日忧愁，废寝忘食。久而久之，便成为今日之重疾。”

“太医……”

“您不必再费心瞒我了，那样只会加重您的病情。我与您多日相处，早已心知肚明。您肯为皇上抛弃自家性命，忠心耿耿，我吉平好生佩服，也盼可助您一臂之力。待我悉心调养，一定将您的病治好。”

“太医，您这是说的什么话？所谓隔墙有耳，您说话可要负责任啊。”

“国舅看来还是对我有疑啊。我以为，为医者，可以治病疗伤。而为国医者，能医治国之大患。吉平无能，难当国医之力，但也心存大志。我并非意志薄弱之人，请国舅莫要再有意隐瞒了。”

吉平说罢，叹了口气，将手指放入嘴里，一口咬断，以血明志。

董承见此情景，不禁大惊。他定定地注视着吉平，心中已有所动。于是他决定不再隐瞒，便捧出血书玉带，将事情的真相和盘托出。

吉平手捧血诏，领悟到天子苦心，与董承抱头痛哭。随即，他擦干

眼泪，坚决地说道：“我有一计，定可除掉曹贼，不仅无须动用兵马，更可让百姓免去兵燹之苦。请国舅让我一试。”

“您有何妙计？愿闻其详。”

“曹操貌似强健，实则患有头风的宿疾。他的头风发作之时，痛彻骨髓，难以忍耐，而我是唯一为他施药医治此病之人。”

“啊？你莫非打算下毒？”

董承惊呼一声，两人立刻闭口沉默下来。此时，帐外无风，却好像能听到什么响动。

第二十一章 美童之叛

冬日渐远，枝上蜡梅开得正艳，董家人终于一展愁眉。近来，国舅董承的病情大有好转，他不仅可以下地走动，更是常常到后花苑中散步，一览新春之景。

“大雁南归，春燕北来。如今春日已至，想必吉平很快就能有好消息了吧？”

董承精神大好，面色红润，眉眼之间闪烁着希望之光。他一心想着：“只要吉平下毒成功，能让曹贼服下毒药，便可一命归天了！”

正月十五月圆之夜，太医吉平真切的低语，在他脑海中不停回响。他这把年纪忽然又一次热血沸腾，对未来充满期待，宛如重新焕发了青春一般。董承觉得天地之间的阳气纵横，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有一天晚上，董承吃过了晚饭，又独自一人去后花苑散步。是夜明月皎皎，疏梅摇曳，微风阵阵，好一幅良辰美景图。

突然之间，董承停下了脚步。

他看到在梅树的掩映之下，有一对男女正在卿卿我我。

只见这二人互相依偎，互诉衷肠。在那暗香疏影中，身影掩映其中。董承此时正伫立于月光的阴影下，不忍打扰他们，因此两人未察觉董承就在附近。

“此情此景，宛如一幅画一般啊。”

董承心中暗暗感慨，望着他们的身影，不禁出了神。

月光如水，仿佛为这对情人的身影披上了一层薄绢。男子背对着董承，看起来有些害羞，正低头咬着手指甲。

而女子则侧身偎在男子身边，脸儿冲着梅树，好像在赏梅花。这时，女子转过头来，好像对男子说了句话。而男子闻言竟是不肯，他缩起肩膀，连连摇头。

“怎么了？莫非你不愿意吗？”

女子一个娇嗔，转身投入男子的怀中。

刹那间，董承瞥到女子的侧脸。一瞥之下，董承发现那女子竟是他的侍妾，而男子则是日夜伺候他的奴才，名叫庆童。他只觉得浑身血液倒涌，怒满胸膛：“好一对狗男女！”

董承一声怒喝，把这对小情人吓得魂飞魄散，连忙抱头鼠窜。

在他不察之际，自己的侍妾竟然在花园中私会家奴，自然令他气血倒涌，怒不可遏。

“混账东西！你吃了熊心豹子胆了！还敢逃跑！”

董承三步并作两步，冲过来一把薅住庆童的衣襟。他高声喊道：“来人啊！快来人啊！来将这对狗男女给我绑起来，用家法给我打！”

家丁们很快赶来，他们依命将侍妾和庆童五花大绑起来。董承气得浑身颤抖，下令狠狠地打！于是这对被当场捉奸的男女各被打了一百个板子。

用过家法后，董承仍是不解气。他又命人将庆童绑在树上，把侍妾锁进后阁，打算明天再发落。

董承生了一肚子气，身心疲倦，于是当晚先回房休息。

而庆童则趁着四下无人，连忙用牙齿咬断绳索，趁着夜色逃脱出来。

他努力翻过董府后院的高墙，在漆黑的巷子中一路狂奔。他边跑边

回头咒骂："哼！走着瞧吧！看我怎么收拾你！"

庆童自幼被董承买下，作为家奴养在府上。他与董承并没什么深厚的情义，只因他相貌俊美，甚得董承喜爱。近来被董承留在身边伺候，待如家人一般。

在一顿鞭打之后，庆童对董承仅有的主仆之情早已打散，如今只剩下满腹怨恨。他一心想着报仇，于是撒开脚丫，一路直奔丞相府跑去，打算告密。

深夜之中，万籁俱寂，忽然有人将丞相府的大门叩得山响。

"快开门啊！我有要事举报！有人要谋害曹丞相！"

庆童一边用力砸门，一边大声呼喊。而相府的门房被惊醒后，难免大吃一惊。

当曹操被从梦中唤醒，听到有人来举报后，连忙出来亲自审问庆童。他听到董承等人密谋陷害自己后，不禁更为吃惊。

曹操佯作不信，对庆童威胁道："你不过是一个家奴，怎能如此了解家主的密谋？莫非你与他们一起串通起来，谋害于我不成？"

庆童连忙摇头，辩解道："大人冤枉！小人岂敢蒙骗大人。只因前几日，正值正月十五。太医吉平前来探病，他与我家主人窃窃私语，边说边哭。小人那时就在隔壁，隔着垂帐偷听到他们的对话。听他们说打算密谋给丞相下毒，小人简直吓得胆战心惊。从那天之后，小人都不敢再直视主人，心中觉得他实在可怕。"

曹操心中翻江倒海，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仿佛很平静。他吩咐家人道："此事要慎重。将这家奴藏在府内。知情之人皆要注意，不得外传！"

他紧接着对庆童说道："你先躲藏几日，待来日若能证明你所说属实，老夫必有重赏。"

接连几日，丞相府似乎上下行事皆如以往，但全府上下都笼罩着一股莫名的气氛。

大约过了四五天之后，一骑快马一大早就赶到吉平的医馆："太医大人，请赶快到相府走一趟吧。曹丞相的头风病又犯了，一大早就嚷着头疼。"

吉平闻言，心中暗喜。他觉得此时正是下毒之机，便佯装若无其事地打发来人回去。

"你先行一步，我准备一下，立刻赶去。"

吉平趁人不备，将事先备好的毒药藏在药箱底下，又带上一名随从，两人骑着毛驴赶往丞相府。

他抵达曹操的卧室之时，只见曹操正横卧在床上，似乎痛苦不堪。他不断用拳头敲打着自己的头部，仿佛头疼欲裂，见吉平来到，便着急地叫道："太医终于来了！你速速配药，老夫头疼得很啊！"

吉平上前，假装为曹操切脉，然后禀告道："丞相不必担忧，依您的脉象所示，并无大碍，您只是旧疾发作。微臣为您熬上一服汤药，趁热喝了就好。"

吉平如往常一样，亲自调配草药，熬制出一碗浓浓的汤药。他双手捧到曹操床前，说道："丞相，请趁热服药吧。"

"哦？这个药嘛……"

曹操以肘相撑，半坐起身。他并未接过药碗，而是盯着碗中冒出的热气，喃喃道："今天这药似乎气味有所不同，是不是把以往的药方改了？"

吉平闻言，心惊肉跳，但他努力掩饰自己紧张的心情，佯作镇定地回禀曹操："微臣特意去媚山采集了新药，为的是根治丞相的头风症。这味道与以往的药方确实有所不同，丞相能够闻出来，果然厉害。"

"什么神药？哼，我看你下的是毒药吧！"

"丞相，何出此言？"

"你还嘴硬吗？好吧！那你现在自己将这碗药喝下！"

……

“怎么不肯喝？你的脸色怎么变成这样了？”

曹操突然猛地起身，一脚将药碗踢翻，正好打中了吉平的下巴。他随即一声断喝：“来人！把这个叛贼给我抓起来！”

一伙家丁立刻冲进房中，将吉平五花大绑，按在地上。

众人将吉平捆得结结实实，推推搡搡地来到后园之中。

“快老实交代！是谁指使你给丞相下毒的？”

“要是不说实话，小心棍棒伺候！”

吉平被倒吊在树枝之上，被家丁轮流鞭打拷问。但他咬紧牙关，拒不承认。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吉平无论对方如何拷问，始终未哼一声。

曹操听得下人禀报，得知寻常拷问无用，于是吩咐道：“看来这个老匹夫实在嘴硬！把他押回来，我亲自审他！”

曹操坐在听诉阁中，命人将吉平押来。一代神医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但曹操只是冷冷地审问道：“老匹夫！你给我抬起头来！好你个堂堂太医，竟敢对当朝丞相下毒，真是好大的胆子啊！我劝你速速招出幕后主谋，否则我定难饶你的性命。”

“哈哈哈！”

“你因何发笑？”

“曹贼！你所问之事，简直太滑稽了。老朽只笑你竟不知世事，有多少人想杀你而后快。你欺君罔上，为非作歹，世间之人无不想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我哪里说得过来，真是可笑啊！”

“好你这个饶舌的庸医，还要嘴硬吗？”

“多问无益。”

“看来不上大刑，你是不会松嘴了？”

“老朽如今事情败露，但求速死。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哼哼，如今你想求速死，哪有这等好事。来人啊！把他打入大牢，给我往死里打！留个活口就行。”

狱卒得令，于是对吉平施以酷刑。他们夜以继日，鞭打拷问吉平。没过多久，吉平便被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但他依旧不肯招供。

曹操见对吉平施以重刑，却未见成效。反而他的很多部下觉得用刑过重，难以接受。他生怕再拷问下去，自己就丢了民心，更可能令臣下反感。于是他只得狠狠啐了口唾沫，命令道：“将吉平丢进大牢，上点金疮药，别让他死过去。”

吉平这才躲过一劫，未被酷刑折磨而死。曹操接连派人去问他的口供，但吉平始终一言不发。在种种折磨之下，吉平的身体早已瘦成皮包骨头，不成人形。

“看来对他用刑是没用了，我得另改对策！”

曹操见使硬的不行，便另使一计。他以自己之前偶患微恙，如今身体痊愈为名，广发请帖，邀请文武百官到他府上赴宴。

宴会当晚，丞相府前络绎不绝，宾客们接踵而至，热闹非凡。丞相府的家臣来回奔走，引领客人。只见满堂灯火辉煌，布置得十分富丽堂皇。

曹操当晚也显得异常英姿矫健，他举着酒杯,穿梭于酒席之间，亲自招待客人。乐师们献上精彩的表演，宾客们沉浸在乐声之中，其乐融融。相府上下，一派歌舞升平的太平景象。

宾客们相互议论：“虽说那宫中古乐十分雅致，但比不上相府的乐师如此别出心裁。这旋律高亢激昂，全不似宫中旧曲那般萧索。这样的新曲，听得人很振奋，连酒也要大口喝干，才显得爽快。”

“听说这乐谱乃是丞相的乐师新谱制的，其中的歌词乃是丞相亲自

填的。”

“哦？丞相还会填词？”

“你可真是孤陋寡闻啊，竟然不知曹丞相的诗歌吗？曹丞相乃是一代诗词大家，诗歌颇有名气。”

席间众人谈笑风生，觥筹交错之际，曹操起身招呼道：“适才请众位宾客听了一些慷慨之乐，聊以解闷。曹某今日想给大家酒后助兴，特准备了一个节目。这就奉上，希望能博得大家一笑。”

说罢，曹操转身，低声吩咐了家臣几句。

来宾们不知曹丞相准备了什么好节目，于是都鼓掌庆贺，期待大开眼界。

哪知道，只见一众衙役押着一个五花大绑之人上了殿，这般情景令众人不由得大为惊骇。

……

原本歌舞升平的欢乐盛宴突然变成坟场一般死寂。只听得曹操高声说道：“这是哪位想必大家都认识吧？他虽身为太医，却与恶人勾结，密谋作恶。如今他事情败露，被我所捉，可谓是自作自受。老夫今日就要大家见识一下他的下场，聊以助兴。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看吉太医如今还神气得起来么，宛如动物一般，为人耻笑。”

……

满席寂静，无人敢鼓掌，甚至没有人敢咳嗽一声。

而吉平此时尚有一丝余息，他毅然昂首，大骂曹操：“曹贼！你无情无义，无德无能！你若一刀给我个痛快，别人反倒不会怪你。如今你如此残暴无情，虐杀于我。众人所见，虽口中不说，心中必定与你离心离德。”

“真是可笑！你死到临头，竟还在胡说八道，想要蛊惑人心。哼！你若求速死，那就赶快招供。到底谁是你的同伙，还不老实交代！”

曹操见吉平仍不招供，便命狱卒在堂中用大刑拷问。

一时之间，歌舞之堂变成了人间炼狱，皮鞭的挥舞之声、棍棒的拷打之声不绝于耳。吉平原本伤痕累累的身体更是被折磨得血肉模糊。

满座之人早已被此情此景吓得毫无醉意,更有几人吓得浑身颤抖，难以站立，正是王子服、吴子兰、种辑和吴硕四人。

曹操转身命令狱卒道：“哦？那老匹夫又痛昏过去了？用水泼醒，再给我打！狠狠地打！”

吉平昏死过去，又被喷水淋醒。他满头是血，仍张口骂道：“我自知必死无疑，只想求你给个痛快。如今看来，求你就好比缘木求鱼，实在是愚蠢。曹贼！你比王莽更狠毒，比董卓更奸佞。你等着吧！天下人人对你皆恨不得得而诛之，食你皮肉，以解心头之恨。”

“居然现在还敢嘴硬！你越这样狡辩便越会吃苦头，看你还敢不敢再说？”

曹操大怒，抬脚便踹。吉平被他踹中颜面，苦不堪言，又悠悠昏厥过去。

“别把他给打死了，泼点水，让他醒来！”

见到曹操怒叫，席中宾客无不夺路而逃。王子服等四人也趁乱，混在宾客之中，溜到门边。

“呔！你们四人留步！”

曹操突然手指他们四人，高喝一声，目光如炬。

一众士兵立刻将王子服等人团团围住。曹操则一边冷笑着，一边走至他们跟前。

“干吗那么急着走啊？曹某请四位再赴一宴，就咱们几个人。来人啊！将我这几位贵客送到后阁，不得有误！”

“遵命！你们几个，还不快走！”

士兵们拿枪押着四人，把他们架着向后阁走去。这几个人宛如犯人一般，不敢不从。吴子兰和王子服早已吓得腿脚发软，魂飞魄散，几欲跌倒。

不多时，曹操也大踏步走入后阁。

王子服等四人心虚之下，都不敢抬头，更不敢正视曹操的眼睛。

“有人举报，你们几人常常聚集在董承家中，密谋杀害老夫，可有此事？”

曹操此时情绪激动，难免显露出他的本性。想当初他在洛阳担任宫门警吏，审问犯人的手段他自是谙熟于心。因此他厉声责问，想迫使四人招供。

“不，不……丞相大人……并无此事，定是有误会。”王子服仍然妄图装傻，竭力否认。

曹操立即给了他一个耳光：“你还想骗人！老夫怎会再被你愚弄！还不招供！”

“丞相冤枉，我们去董承家，不过是寻常聊天，并无密谋啊！”

“什么寻常聊天？你们难道是一边聊天一边拜皇上的血书密旨吗？”

“什么？丞相说的哪里话来，并无此事啊！”

“哼……”

曹操轻哼一声，不为所动。他转身对门外高喊：“来人！那个庆童带到了吗？”

“人已带到！”

“来得正好，将他带来，当面对质！”

“遵命!”

门外士兵传令下去，不多时便押来一个美少年。此人被推进门中，

跌倒在地。曹操手指此人，对四人问道：“此人是谁，你们可认得？”

王子服和吴子兰一见此人，顿时吓得面无血色。种辑见他，吓得大声问道：“庆童！你怎会在这里？”

庆童做出一副扬扬自得的神情，说道：“我怎么会在这里？你们也不动脑子想一想。要不是我举报，丞相大人怎么会知道你们做的好事，还不老实交代，装什么无辜！”

“狗奴才！休得胡言乱语！”

“我哪里胡言乱语！你们难道忘了，那天你们几个，还有马腾、刘备一共六人，意欲谋害丞相，在义状上按印签名。怎么几天工夫就给忘了啊？”

“休得胡言！”

种辑怒火中烧，就要向庆童扑去，但他被曹操一脚蹬在小腿上，踢倒在地。曹操怒喝道：“你还敢在我丞相府中撒野，是想在我面前杀了证人吗？真是好大的胆子！你们赶快给我招供，否则小心我诛你们的九族！”

“……”

“你们四人，赶快老实交代！老夫或许能饶过你们性命。”

可王子服等四人此时下定决心，坚决不肯招供，于是齐声作答：“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记不得了！”

“我也无话可说！”

“你别浪费口舌了，我们是不会说的！”

曹操见四人咬定牙关，不肯松口，于是打算另施它计。他恶狠狠地瞪着四人，威胁道：“也罢！你们好自为之！”

曹操扔下这句话，便转身出门，把几人留在层层的包围圈之中。

这四人立刻被软禁其中，门窗紧锁，士兵看管。这座小小的后阁立刻成了一座牢笼，使四人插翅难逃。

次日一早，曹操率领千余骑兵马，直奔董承府杀去，将董府围得水泄不通。

第二十二章 曹操之怒

无奈之下，董承只得出来会见曹操。而曹操一见面便劈头问道："国舅，曹某特意给您下了帖子，诚邀赴宴，不知您收到否？"

"收到了，收到了。老朽因故无法出席，一收到帖子就立刻回了帖，以表遗憾之情。"

"曹某府中，昨夜召开盛宴。席上百官齐集，唯缺国舅一人，甚是想念。不知国舅为何不能赏光出席啊？"

"老朽只是旧疾发作，难以成行，没想到给丞相扫兴了。恕罪恕罪啊！"

"哈哈哈！国舅这旧疾嘛，想那太医吉平下得一手好毒，若曹某服毒而死，国舅便会痊愈吧？"

"这个……丞相说的哪里话来，老朽怎么听不懂啊？"

董承闻言，一时慌张，他哑着嗓子，颤抖不已。

曹操见他这副模样，冷冷地说道："国舅近来是否常与太医吉平私会？"

"没有没有，老朽许久未见过他了。"

曹操闻言，回头吩咐手下，带人过来。不多时，三十多名士兵将太医吉平押来，推推搡搡，将他推到客堂阶下。

吉平一路踉踉跄跄，被推倒在地。他满身是伤，蓬头垢面，宛如厉

鬼一般。只见他双目如炬，气息急促，高声骂道："曹贼！你倒行逆施，欺君罔上，总有一天会遭天谴的！你休想再从我嘴里得到任何情报，我是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

曹操对吉平的叫骂，置若罔闻。他径自问道："如今叛党王子服、吴子兰、吴硕和种辑四人业已被捕。只剩一名贼首尚未归案，不知国舅知不知道那贼首是谁啊？"

……

董承此时，早已灵魂出窍。他心中打鼓，只得摇头否认。

"吉平，那贼首是谁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说！是谁与你密谋害我？又是谁指使你给我下毒的？"

"我又不是个三岁的孩子，用不着别人来教。是我吉平一人，策划下毒杀人，为朝廷为天下除掉你这大恶贼！"

"你倒会狡辩。说！你少了一根手指，究竟为何？"

"我自断一指，对天鸣誓，定要诛讨曹贼。"

"事到如今，竟然还不悔悟！"

曹操震怒之下，命令狱卒立刻砍去吉平剩下的九根手指。

吉平的十指全失，却毫不畏惧，他仍昂起头来，高声怒骂道："我还有嘴，定将你曹贼吞入肚中！我还有舌，要骂你曹贼不得好死。"

"把他的舌头给我割下来！"

曹操怒不可遏，大叫着指挥手下，对吉平施展酷刑。而此时，吉平忽然哀叫道："且慢！刀下留情！丞相，先不忙割掉我的舌头，请为我松绑，我现在就为你指认犯人！"

"来人！给他松绑。看看他到底还有什么话要说。"

士兵得令，上前解下了吉平身上的绳索。

只见吉平跪在当地，面朝宫门方向连连拜倒。他涕泪横流，悲声说道：“微臣不幸，命终于此，实非所愿，请陛下恕罪。臣纵死也要变成厉鬼，追讨逆贼，守护宫门，以慰圣心。”

曹操闻言，暴跳如雷。他厉声断喝：“赶快给我斩了他！”

士兵们得令，立刻举剑便砍。但吉平哪里等他们动手，他自己抢先一步，一头撞在台阶一角，自绝而亡。

一时之间，满堂凄怆。

曹操下令：“把庆童带过来！”

此时的曹操声色俱厉，杀气逼人，宛如阎王驾临，前来提命一般。

庆童立刻被人带了上来。此时的曹操，早已暴跳如雷，大声咆哮。他的部下见状，也都躲得远远的，不敢上前。

董承原本一问三不知，无论曹操如何拷问，他都是装傻充愣。可如今庆童在一旁，总是大唱反调，而且罗列证据，令董承难以招架。董承最终再也难以推脱，颓废得趴倒在地。

“这下你知道害怕了吧？”

曹操看到董承的神情，知道自己已经胜券在握，颇为得意。

董承翻身而起，扑向庆童。他紧紧揪住庆童的衣襟，想要杀了他灭口。他咬牙切齿地骂道：“好你这个孽畜！”

曹操连忙下令：“赶快把他给我绑起来！”

曹操的手下听令，立刻将董承拿下，五花大绑，押在阶下。

随后，曹操派出上千名士兵，对董承府抄家。他们搜索了所有房间，包括客堂书斋、卧室后宅、祠堂仓库，以及所有佣人的房间，里里外外，彻底搜索。最终搜到了血诏玉带，以及联名义状。曹操命人将所有物证全部没收，带回相府。

董家上下，男女老少，一应人等都被逮捕，关在丞相府内。众人哀号悲泣，哭声震天。

当时，荀彧[(2)]正好来到相府。他偶然闻得府中哭号震天，于是前来询问。

“丞相息怒。您打算如何处置这些人呢？”

“你来看看，如此大逆不道之事被我抓到，让我如何忍气吞声，坐视不管？”

曹操正怒火填胸，于是他将搜到的血诏密旨、义盟义状等物证全部拿来。他双目充血，怒不可遏：“这献帝小皇帝能有今日，那不全是老夫的功劳吗？想当年，都是老夫平定叛乱，重建新都，恢复王威。哪件事不是我亲力亲为，呕心沥血，攻坚克难？没想到如今，这小皇帝却要除掉我？老夫也绝不会善罢甘休！如今我偏要以牙还牙，纵使被人称作乱臣贼子，老夫也要废除献帝，另立他人。”

“万万不可啊！”

荀彧立刻出言相止，他分析道：“许都中兴,乃是丞相之功。但是，若非您拥戴天子，出师有名，也不会有今天的成绩。”

“此言不差，的确如此。”

“若您此时废帝，恐怕从此再也无法正名。今后您再发兵之际，无大义之分，亦将师出无名。同时，天下人看您，必定有所改变。”

“言之有理，无须多说，我已想通了。”

曹操虽然已经接受了他的说法，但仍一时怒火难消，他只得强忍心头之恨。

曹操的智力过人，逻辑清晰，同时也拥有极其炽烈的情感。因此他竭力以理智压制心中的愤怒，心中也愤懑不堪。一连几日，他双目充血，情绪激动，难以平复。

为了泄愤，曹操斩杀了董承以及王子服、吴子兰等五人，并将他们几人的满门，七百多人分别押往京城各地，全部斩杀殆尽。

董承之女自幼貌美，待入宫后立刻被封为贵妃，深受皇上眷恋。在天子的宠幸之下，董贵妃目前正怀有身孕。

这一日，董贵妃莫名觉得烦躁不安，心中郁闷，于是她信步走进后花园中。

初春时节，百花初绽，香气袭人。宫中的瓶花也含苞待放，满室清香。

“贵妃，朕见你脸色不好，是否哪里不适？”

皇上与伏皇后一同到董贵妃的宫殿，前来探望。

“有劳陛下和皇后牵挂，臣妾并无不适。”董贵妃轻摇云鬓，低头蹙眉，“只是臣妾近日，总是梦到父亲，因此心神不宁。”

闻得此言，皇上和皇后都难免愁眉不展。他们已经得知董承惨死之事，只是未敢告诉董贵妃。

这时，忽然听到宫外传来骚动之声。众人正在诧异，不知发生了何事。只见宫门霍然被打开，曹操率领一众带刀武士，昂首阔步踏入后宫，直奔此处而来。

曹操来到皇上面前，并不施礼，反而高声诘问：“皇上可知，那董承意欲谋反之事？”

天子假装未听清，反问道：“董卓不是早就死了么？”

“我说的不是董卓！而是那车骑将军董承！”

“哦？董国舅么？他出什么事了，我竟不知。”

“陛下怎么忘了？当初不是你自己咬破手指，写下血诏赐给董承的啊！”

皇上闻言，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他面色苍白，嘴唇哆嗦，难以成言。

曹操继续高声喝道：“一人谋反，诛灭九族，此乃国法，不容违

背。来人！速将董承之女董贵妃拖出门外，立刻斩首！”

皇上和皇后见到曹操如是严命，吓得惊慌失措。两人涕泪横流，不顾自己九五之尊的身份，苦苦向曹操求情。

曹操此时怒火满胸，他毫不理会皇上和皇后的求饶之声，面目狰狞地喝令手下迅速行刑。此时的曹操，早已被愤怒的火焰填满了。

董贵妃见求生无望，只得跪在曹操脚下，痛哭哀求：“丞相大人！臣妾死不足惜，但请您念在我腹中的龙子无辜，请您宽限几日，待我诞下皇子再杀我不迟啊。”

曹操闻得董贵妃已身怀有孕，心中一时犹豫。但他转念一想，此时不能手软。于是他狠下心来，不让自己为之所动，更加大声喝道：“你真是痴心妄想！我怎会让逆贼之子留在世上。等来日他长大成人，定会向我寻仇。你趁早死心吧！不过我今日大发善心，给你留个全尸。”

曹操立刻命人拿来三尺白绫，扔在董贵妃面前。这三尺白绫意味着赏赐给董贵妃，让她自绝而亡，免遭刀剑斩杀。也更意味着，他今日定要董贵妃的性命！

董贵妃手捧白绫，痛哭失声。

皇上见再也难以挽回，更是悲痛欲绝。他仰天长啸道：“爱妃啊！休要怪朕！你先去吧，朕随后就去九泉之下与你相会！”

“哈哈哈！皇上说话怎么像个妇人一样。”

曹操冷笑一声，甩手而去，全然不顾皇上和后宫嫔妃的哀号之声。

那一日，后宫之中满布哀云。董贵妃之死，宛如一声惊雷，撼动整座宫殿。就在同一日，还有数十位官员，也因平日与董承亲近，而被冠以谋逆之名，惨遭杀身之祸。

曹操身披斑斑血迹，踏出宫门。紧接着，他又令三千亲兵驻守禁宫，美其名曰御林军，并命曹洪为御林军大将军。

第二十三章 小儿有恙

曹操铲除异己，直闹得整个京城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下。如今事情平息下来，百姓们这才过上安稳日子。

曹操表面上风平浪静，似乎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不再为叛臣逆党而头疼，转而开始全身心投入应对其他事务。

“荀彧，你来说说看，我们还应当担心哪些人？”

“剩下的余孽就只有西凉马腾和徐州刘备了。”

“没错！这两个人都是董承同党，在义状上签名画押，叛逆之心昭然若揭。我怎能轻饶他们。”

“正应如此。”

“对付他们，你有何良策？”

“西凉之兵素来彪悍，对付他们，应当用心。如今刘备占据徐州要地，而且在下邳和小沛之间已成掎角之势。这两股势力虽然不甚强大，但若出兵征讨，我们仍占不了便宜。”

“你何须只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家的士气。这两人既然都难对付，老夫又当如何是好呢？”

“丞相只需记得，您真正的敌人乃是河北袁绍。微臣听说，他近来一直增兵官渡，似乎有所动作。这袁绍才是与您争夺天下的劲敌。”

“正因如此，我才欲先攻徐州，灭了刘备，相当于断了袁绍的左膀

右臂。”

“微臣以为此时出兵徐州不妥。若贸然出兵，则会造成许都空虚，无疑是一道险招。倒不如施计安抚西凉马腾，将其诱来许都后杀之。之后，我们再集中力量对付刘备，散布流言，孤立徐州而除其锐气。同时还可挑拨刘备和袁绍之间不和。如此一来，方为万全之策。”

“如此倒是周全，只是所费时间过久。再妙的计谋若不能及时，便赶不上形势的变化。若是拖得时间太久，而错过良机，那岂不是下下策吗？”

曹操此时，下定决心，誓要攻打徐州刘备。虽然他曾经下了大功夫去拉拢刘备，但如今他对刘备已经心生厌恶。曹操在制定国家大策时，总会掺杂几分个人感情，这也是他的特质之一。

两人闭门密谋良久之后，郭嘉也加入了进来。郭嘉也是曹操重用的谋臣之一，见到他来，曹操立刻问道：“你来说说，我们该如何行事？”

郭嘉毫不迟疑地说道：“属下以为，如今我们应该一鼓作气，发兵徐州，征伐刘备。如今刘备治理徐州，立足未稳，尚未深得民心。另外，袁绍虽然颇有气势，但其属下意见不合，田丰、审配、许攸等将领常有争端。再加袁绍自身优柔寡断，因此我们若是立刻出兵徐州，他必定左思右想，延误战机。因此，属下以为，兵贵神速，请丞相定夺。”

郭嘉此言与曹操的心意不谋而合，于是曹操立刻下定决心，迅速召见各监军、参谋、部将，以及粮草运输官。他于军事会议上部署指令，下令出兵徐州，讨伐刘备：“老夫欲起兵二十万，兵分五路，从三个方面一同进攻徐州！”

众将领命，立刻集结部队，直指徐州。

曹操发兵的消息立刻传到了徐州。

孙乾闻讯后，立刻急报下邳城守将关羽，同时快马加鞭，前去通知刘备。

刘备此时身在小沛城，他听到此讯后并未惊慌：“当初皇上的玉带血诏被曹贼所获，董国舅等人都被残忍杀害。那时我便知道，曹贼必定

来讨，果然这一天就到了。”

孙乾进谏道：“此时不如由您修书一封给袁绍。我立刻携书赶往河北求援，此外别无他法。”

刘备立刻写信求援，由孙乾亲自携带，日夜兼程，赶往河北。

孙乾快马加鞭，不日便抵达了冀州。

他一进城便先拜见了重臣田丰，并由田丰安排，第二天便得以谒见袁绍。

孙乾见到袁绍之时，发现袁绍显得异常憔悴，衣冠不整，形容疲惫。

田丰初见袁绍此状，也不免吃惊，他连忙问道：“主公，您为何如此，莫非出事了？”

袁绍有气无力地答道：“看来袁某此生的子女之运颇为不佳。我虽有众多儿女承欢膝下，但一个个都资质平平。唯有第五子天性聪颖，他虽为幺儿，但却能继承传我衣钵。可是最近，他却身患疥疮，生命垂危。想我袁某纵有家财万贯，无一不缺，可若无寿消受，无子嗣安康，那又有什么稀罕的？”

袁绍不顾刘备的使者在侧，只顾低头叹息，忧心小儿的病情。

田丰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安慰袁绍，只得应道：“主公还请放宽心才是。”

田丰先顺着袁绍的话应对两句，然后他寻机将话锋一转，说到刘备之事，为袁绍打气，他说道：“启禀主公，现下倒是有个绝好的消息。徐州刘备遣使快马来报，曹操此时已率领大军攻打徐州，目前许都兵力空虚。此乃天赐良机，主公此时若起兵，定可一举攻克许都，此战必胜。届时，百姓更会歌颂主公，上扶天子，下泽万民，乃是深得民心之举啊。”

“嗯……”

袁绍轻哼一声，反应冷淡，似乎并未听进一个字。

田丰并未气馁，接着说道：“主公可记得，俗话有云，天与弗取，反受其咎。如今天下马上就要落入主公的掌控，机不可失啊。”

“你无需多言，我自然晓得。只是如今我心中郁闷，难以出征，更何谈取胜。”

袁绍摇头，神情郁结。

“您何出此言？”

“我目前只是忧心犬子的病情。他整夜啼哭，我整夜看护，难以成眠。”

“令郎既然身体有恙，不妨交于医生和他母亲看顾，也是妥当的。”

“犬子乃是我至亲之人，此时生命垂危，我怎能顾及其他？若是你的孩子命在旦夕，有人邀你出门狩猎，你可会去？”

田丰无奈，哑口无言。

孙乾虽感激田丰悉心斡旋，但会过袁绍后，心知此事无望。他对田丰使了个眼色，便打算退下了。袁绍虽依旧阴郁，但见孙乾走时，仍反复叮嘱道：“请先生回去后转告刘公，若届时他难抵曹军，失守徐州，袁某的冀州随时向他敞开大门。此番我难以出兵救援，还望刘公海涵，莫要怪罪。”

田丰引着孙乾退出之后，连连顿足，哀声长叹：“可惜，甚是可惜！只因我家主公挂心于小儿之病，错失了大好良机！”

孙乾上马，拜谢田丰：“多谢先生多方关照，孙某感谢不尽。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随后，孙乾拨转马头，未作半刻停留，直奔徐州而去。

第二十四章 刘备投冀州

此时，小沛城危在旦夕，如风中残烛。

城中，刘备对于曹军来袭殚精竭虑，却毫无办法。他虽遣使孙乾前往冀州求援，但无功而返，袁绍并未答应出兵相助。

刘备此时，愁眉不展。张飞见状，开口说道："大哥，你不用这般烦忧。这样难有好点子不说，更会影响到将士们的士气啊。既然我们必定要和曹贼干上一仗，那就打起精神来，跟他拼了！"

"三弟啊，你言之有理。为兄只是担心这区区小沛城，兵马不足，而曹军有二十万之众，敌我悬殊啊。"

"二十万兵马又如何，他就算来一百万兵马又怎样？大哥不必担忧。曹军长途跋涉，远道而来，到达小沛必定兵困马乏。到时候他们再排兵布阵，还需花上四五日，如此算来，不足为惧。"

"话虽如此，但待曹军休整完备，排兵布阵之后，必然将小沛团团围住。到时候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可如何是好？"

"正因如此，我们不妨趁曹军初到，人困马乏，未及整备之际发动奇袭。三弟我愿领一队精兵，突袭敌军主力，到时候我们会和下邳城的二哥，上下联动，协同作战。届时敌军前后受敌，难以应付。曹军人数众多，难以调动，反而是其弱点。大哥，您说是不是？"

张飞斗志昂扬，一番话说得掷地有声。而刘备的个性却非如此，他处事谨慎，万事都想考虑周全。如此前思后想，自然不似张飞这般率性而为。

“曹操没什么可怕的。大哥，你把这个差事交给小弟处置，必可成功。你待如何？”

“三弟，为兄以为你的主意甚好。以前，我总见你勇猛过人而智谋不足，可自从你上次设计生擒了刘岱，足以见你已经深谙兵法之道。我对你非常放心，此次言之有理，我便准你带兵迎敌，替为兄打赢曹军才是啊！”

刘备对张飞的看法有所改观，又一向宽厚为怀。因此他觉得此计可行，便派张飞出战。

张飞领命，斗志昂扬：“哼哼！曹贼！这次让你见识见识俺老张的厉害！”

他立刻清点人马，为突袭曹军抓紧准备。

此时，二十万曹军业已抵达小沛附近。

一日，忽然一阵狂风大作，曹军的一面牙旗被大风折断。曹操平时对这些神鬼之事并不在意，但毕竟出战在即，心中难免有些不爽。

“不知老夫此战，战果如何。”

曹操端坐马背，微微闭目，心中盘算着此次出征之事。少顷，他转头询问身边诸将：“大家来说说看，牙旗被狂风折断，这是凶是吉？”

荀彧走上前来，问道：“请问丞相，这风从何处来？”

“风自东南方向来。”

“那么折断的旗子是什么颜色？”

“旗子是红色。”

“红旗被东南来风吹折吗？如此说来，这正是兵法天象篇占风诀中所示的一种，乃是敌军夜袭之兆。”

这时，又有先锋毛玠策马而来，他对曹操禀告道：“禀报丞相，刚才有东南风将红旗吹倒，正是兵法中所示敌人夜袭之兆。请丞相多加留

意为好。”

曹操听闻两位文官武将都如此说法，不禁对天拱手道谢：“苍天在上，送我警示，曹某感激不尽啊。众将士要打起精神来，兵分九阵，在大营的四面八方埋伏起来。只待敌军夜袭，让他们有来无归！”

曹操布下了天罗地网，埋伏在大营四周。只待夕阳西沉之时，敌军来自投罗网。

“大哥，你准备好了吗？”

“我这厢差不多准备妥当。三弟，你那边如何了？”

“那是自然。我这边整装待发，就等大哥一声令下了。本来孙乾也要一同出战，我想着得留下一人守城，以防敌军攻城。”

“今夜月朗星稀，真是天公不作美啊。这样的月夜去夜袭，恐被敌军发觉吧？”

“若是今夜是个大黑天，恐怕敌军还会对夜袭有所戒备。正巧今晚是个大月亮，这样敌军才会毫无防备，这才是个夜袭的好机会啊。”

“此话有理。”

“既然曹军初至，人困马乏，此时必定都在休整。大哥，您快下令出战吧！”

刘备原本计划由张飞一人负责夜袭，不过他有些担忧，唯恐出差错。于是刘备自己也披挂上阵，与张飞各率一军，兵分两路，夜袭曹营。

张飞见大哥非常肯定自己，并采用自己出的夜袭之计，心中欢喜。他格外斗志昂扬，决定好好打上一仗，因此做好万全的准备，以确保稳操胜券。

夜色降临之时，他顶着皎皎月色，带领手下兵马，蹑手轻足，悄悄向曹军大营接近。

“曹营的情况如何？”

张飞频频派出探子前去打探。每次探子都回报：“敌营安静，哨兵都没精神，打瞌睡呢。”

张飞心中暗喜：“嘿嘿！俺老张果然料事如神！”

他立刻下令，全军放开手脚，向曹营冲去。

但是当兵马冲上前去之时，大家不禁疑惑，这曹营到底在何处？敌人又在何处？

张飞心中纳闷，举目观瞧，只见本该是二十万曹军的大营之地，却不见敌军的营寨，只有一片山川水沼。而且此时四下静谧，只能听到潺潺的流水之声，唯独不见一个曹军的影子。

“咦？这是怎么回事？人都跑哪去了？”

张飞和手下众将士心中起疑，不禁有些慌张。

而正当这一队夜袭的兵士无所适从之时，只听得从四周的山川树林之间传出人声，仔细分辨，更是爆发出阵阵笑声。

“糟糕！我们中了敌人的埋伏！”

张飞一拍大腿，后悔莫及。此时呐喊喧天，敌军从山川树林之中冲出来，将他们团团围住。

“别让张飞逃走了！”

“擒贼先擒王，先抓刘备啊！”

刘备和张飞此次出战，原本想着趁敌人不备，搞个夜袭占取主动。没想到的是他们竟然中了敌人的埋伏，一时之间没有防备，军心大乱。他们的队伍在黑夜之中被敌人冲散，难以招架。曹军兵分几路，东路由张辽领兵，西路由许褚为首，南路于禁，北路李典，另外还有东南方是徐晃的骑兵，西南方是乐进的弓弩队，东北方是夏侯惇的大刀队，西北方是夏侯渊的飞枪队。这十几万曹兵将张飞和刘备团团围住，宛如铁桶一般，令他们插翅难飞。而刘备和张飞的队伍还不及敌军的十分之一，根本难以与之抗衡。

“一个人都不能跑掉！”

曹军山呼海啸一般，包围圈逐渐缩小，将刘备等人困在当中。

张飞发现回天无力，于是大啸一声：“苍天有眼，不得亡我！”

他震开双臂，虎目圆睁，挥起兵器冲进敌阵，将曹军杀得人仰马翻。但一波敌人倒下，马上又有更多的敌人冲上前来。张飞身边的将士被敌军斩杀殆尽，少数几人也只得缴械投降。一阵突围之下，张飞浑身浴血，身上也布满伤口。

他咬定牙关，打马猛冲，这厢被徐晃追击，那厢又被乐进阻拦。好不容易才杀开了一条血路，待到冲出一个缺口逃出包围，张飞回头点看身边的将士，只剩下区区二十骑人马。

张飞咬了咬后槽牙，招呼道：“这仗没法打了，大伙儿跟我撤吧，再这么死撑下去也不是办法。走！”

张飞原本想退回小沛，无奈退路已被曹军截断，只得掉转马头，向芒砀山方向逃去。

此时的刘备也险中冲出敌军的包围，前途叵测。

刘备被夏侯惇和夏侯渊率领的曹军连连夹击，所率人马几乎被全歼，所剩残部仅有三四十骑。刘备率领这一小队人马向小沛撤退，哪知刚到护城河畔才发现，小沛城早被曹军攻下。城内烈焰滔天，哪里还有归处。

刘备无奈，只得拨马再逃。他在夜色之中一路狂奔，一直跑到天亮时分。此时他难回小沛，只得吩咐手下，暂时去徐州，别无他法。

没想到，当刘备一众来至徐州城下，却看见城头上换了曹军的大旗。晨光下，硕大的曹字旗帜迎风飘扬，煞是醒目。

刘备心里一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对如今的败势毫无准备，如今该逃到何处，实在难以抉择。

旭日东升之际，刘备茫然四顾。他看到在徐州附近的森林山川之侧，隐约露出大军营寨的旗帜，还有行军造饭的炊烟飘起。他这才明

白，原来曹军真正的营地是扎在这里。

“可恼啊！我自恃聪明，却低估了敌人的能力。怪只怪我错用了三弟张飞的夜袭之计，反而中了埋伏。”

刘备后悔莫及，眉头紧锁，但他立刻自省：“此战失败，原因不在三弟。我身为主帅，未能带领手下获取胜利，责任应当由我一人承担。”

刘备的当务之急就是立刻决定该去往何处。究竟该如何做才能脱离险境？这天下之大，又有何处可以容身呢？

刘备心思一转，立刻做了决定。

“此时我可以暂去冀州，投靠袁绍，别无他法！”

他心中想到，当初派孙乾去冀州后，袁绍答应一旦对曹操的战事有问题，可以前往冀州。那里是现在唯一的去处。

刘备此时正是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地，既然袁绍说过冀州的大门永远对他敞开，他便只有去那里了。

他打定主意，率领一众残部立刻赶往冀州方向。一路之上遭遇了乐进和夏侯惇多次围追堵截，原本剩下的兵马就不多，在敌军的追击之下，又损伤惨重。但刘备率兵一路苦战，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摆脱了曹兵的追赶，于第二天踏上了青州的土地。

刘备一行身上并无半分军粮，无奈之下只得风餐露宿，靠鼠肉草根充饥。他们历经艰难险阻，才终于来到了青州城下。

这青州的城主名叫袁谭，乃是袁绍的长子。

袁谭见到刘备一行前来，立刻热情招待，还安抚他道：“刘皇叔，久仰大名。家父命我若见到皇叔，一定要留下款待。您暂且住下，不必过于担心。”

他请刘备在驿馆安顿下来，随后立刻命人向袁绍送信，信中写道：“徐州、小沛失守。刘备与妻子家眷离散。如今他只身逃至青州。儿臣该如何处置，请指示。”

袁绍见信后，指示道："我此前答应刘备，一旦战事失利，可以投奔于我。袁某既然答应了，便绝不会食言。"

他立刻派出一队人马赶往青州，迎接刘备来冀州。待刘备一行快要抵达之时，袁绍还特地出城三十里，到平原之地亲自迎接刘备。可谓重礼相迎。

来到冀州城下之时，刘备下马，拜谢袁绍："在下不过是个流亡败将，有何德何能受将军如此礼遇？惭愧之至。"

他遂下马，步行进城。

进城后，袁绍对之前未能出兵相援之事解释道："请刘皇叔不要怪罪老夫当初未能出兵之事。那时犬子病重，袁某忧心忡忡，无暇顾及其他。如今皇叔兵败曹贼，又失去安身之所，老夫实在惭愧。好在我这里物产丰富，尚能供养皇叔，请您安心留下，长住下来，莫要见外才是。"

"袁将军如此礼遇在下，刘某实在感激不尽。如今刘某妻离子散，只剩孤家寡人，投奔于袁将军的门下。没想到您厚待如斯，实在令在下惭愧不已。再次拜谢袁将军。"

刘备感谢袁绍的收留之恩，一再谦虚感恩。

第二十五章 英雄相惜

曹军一战便攻下小沛、徐州二城，军威大盛，宛如旭日东升。

徐州原本由刘备麾下的简雍、糜竺二将防守，但曹军兵临城下之后，两人仓皇出逃。当时城中只剩下陈登父子，他们无奈打开城门，引曹军入城。

曹操见到陈登父子，厉声说道：“你们父子二人曾追随于我，食我的俸禄。之后投靠刘备，与我为敌，现如今又开门献城。你们如此反复，令人生疑。老夫现在给你们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你们速去抚恤城中百姓，不得有误。”

陈登父子慑于曹操的淫威，只得遵命：“臣等领命，立刻执行。”

他们有感曹操的宽容，于是尽量安抚城中百姓，安于生产。因此徐州的治安十分稳定。

徐州百姓原本受刘备所管，安居乐业。在曹军初至之时，一时民心不稳，骚动异常。但通过一系列的安民政策，百姓最终放下心来，徐州城中百业也恢复了日常运作。

事实上，无论战事如何变化，政治如何发展，两者都是交互而行的。

“如今徐州稳定了，老夫就要转攻下邳一城了。如今只差这一处了。”

曹操见徐州安稳，立刻将注意力转移到接下来的行动之上。

虽然曹操对攻占下邳城很有信心，但他还是十分慎重，首先向陈登问策。陈登久居此地，对下邳城的情形比较熟悉。

“启禀丞相。下邳城如今由关羽守城，您对此人也比较熟悉，他乃是一员了不起的大将。丞相起兵之际，刘备担心守不住徐州，便将两位夫人和全家老小都托付给关羽。因此如今刘备的家眷全在下邳城中。”

陈登又补充道：“刘备为何要将家眷送往下邳城？究其原因是下邳的城池稳固，乃是当初猛将吕布所建。丞相曾起兵攻打过下邳，也是无功而返。因此刘备特命关羽守城，也放心将家眷安置于此。”

曹操闻言，不禁回想起了当年一战。他感慨道：“想那下邳，老夫确实曾兴兵攻打，也算是个故地了。当初与吕布一战，拖延时间太久。而此时袁绍已在北方有所行动，因此，此次攻打下邳绝不能拖延战机，一定要打一场快仗。”

曹操又向荀彧问策，想看看他能否提出攻城的妙计。

荀彧闭目沉思片刻，才开口说道：“若是那关羽死守城池，那么我军无论如何进攻，也是难以攻克的。因此微臣以为，倒不如设下妙计，将关羽引出城外，才有希望取胜。”

“哦？你且细说。”曹操继续追问。

荀彧答道：“我们可以派一支部队，佯装攻城，然后假意溃败。这样待关羽轻敌，出城追击之际，我们再派大军拦截，将其困于包围之中。到时候，关羽走投无路，只能孤军困战。”

“此计甚好！只要能活捉关羽，那么下邳城也就唾手可得了。”

曹操立刻采用了荀彧的计谋，随后，他也对手下人吐露了心中的真言：“说实话，老夫仰慕关羽，为时已久。老夫敬此人性情刚毅，作战勇猛，心胸坦荡，乃是一条真正的好汉。而且他武艺过人，勇冠三军，是个难能可贵的英雄。此战乃是良机，我正可将他收入麾下。因此请众将官出征之时，务必保他性命，将其生擒而归。老夫要将他带回许都，留为己用。”

曹操讲完一番话，众将不禁面面相觑。

郭嘉首先发言，直言这个要求的难度过大，他说道：“关羽武功高强，万夫莫当。与他对阵，将其斩杀尚属不易，若要将其活捉，谈何容易。若是丞相执意要生擒关羽，恐怕要折损众多弟兄，更难保被其逃跑之险。”

郭嘉言毕，张辽出列自荐道：“可派末将前去，定可说服关羽投降。”

程昱、郭嘉和荀彧闻言，不禁觉得蹊跷。大家齐声问道：“你当真有办法劝其归顺？”

“自然是有的！”张辽毫不犹豫，点头肯定，“众位只晓得关羽武功盖世，但此人最大的优点不在于其武勇，更在于其忠义无比，崇尚信节。我与关羽并无私交，仅在战场上有几面之缘。相逢之时，彼此惺惺相惜，互相爱慕对方的才干。因此我以为若是我前去下邳，关羽定然会记得我，也会被我的言语所动。”

“既然如此，便由张辽前去劝降。”

曹操立刻准了张辽之请。他深信英雄知英雄，因此若是张辽和关羽之间彼此欣赏，劝降之事必定成功。

但是程昱和郭嘉并不同意劝降的方法。他们认为一旦劝降失败，则敌人会变得更加充满斗志，更不好对付。因此他们觉得此法不好，应该采取别的战术。

但是张辽对此打了包票，信心满满。他说：“我已做好万全的准备，可保证马到成功。如今只希望丞相能将在徐州俘虏的两百名士兵交给我，我便能一举攻取下邳城。不仅如此，我还可做到荀彧所说的那样，将关羽引至城外，使其孤立无援。”

众人不禁疑问，攻打下邳，为何要用上徐州的俘虏？张辽解释道：“我首先会释放徐州俘虏，将他们赶到下邳城外。这些徐州士兵与下邳守军原本就是一个部队的，因此关羽自然会迎其入城。待到我们攻城之际，他们便如同预留的火种，只待风起之时，便可燃遍城池。”

曹操听罢，拍手称快：“果然是一举妙棋，到时里应外合，正好攻城。张辽，你放手去干吧！”

曹操又与众将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之后由张辽挑选了两百名俘虏，以利相诱，将他们收买下来。又让这两百人在夜里四散离去，离开了曹营。

这些降兵趁夜而行，第二天一早便来到了下邳城下。

守城官兵一看，来人全都是本部队的人，便将他们都放进城中，并未有疑。

降兵一进城，便放出消息："曹军大部队主攻徐州，我们难以抵抗，导致徐州失守。如今曹操得意于自己的赫赫战功，将大军都驻扎在徐州城内，止步不前。如今只派来夏侯惇和夏侯渊两支部队追赶我们。这些曹军经过长途跋涉，早已是强弩之末。如今若是关大将军出城迎击，必定一举获胜，全歼敌军。我们此言不虚啊！"

降兵们带来的消息不久便传到关羽耳中，但他并不以为然，而是立刻派出探子，打探曹军的情形。探子不断带来消息："敌军确实为数不多。"

"此次攻打下邳的兵力，只占敌军的五分之一而已。"

关羽听得探子之言，终于大开城门。他跨上战马，雄姿英发地率兵杀出城外，一片苍天碧野之中。

关羽来至城外，手搭凉棚，远望敌阵。只见夏侯惇和夏侯渊早已拉开架势，布上了黑压压的阵势。曹军的旌旗招展，充满整片旷野之上。

这时，一员大将拍马而来，他身着银盔亮甲，脸上只有一只独眼。此人来到阵前，便口出恶言："呔！好你个长髯村夫！居然想披挂上阵，装腔作势，想充当武人，横行霸道？你那个大哥刘备，还有三弟张飞，皆是一介无赖，见我家丞相的威风便被吓破了胆子，落荒而逃。而今你苦守这孤零零的下邳城，还有何意义？你听我一句劝，速速回你的村里，去教小孩子念书吧，替他们擦擦鼻涕，或者抓抓胡子里的虱子，也比在这丧命强啊。"

关羽听到对方一番挑衅，并未反唇相讥。他依旧保持着沉着冷静，只是盯着来人，冷冷地问道："来将通名！你可是曹操手下的夏侯惇吗？"

关羽虽未厉声高骂，却也燃起了胸中的熊熊怒火。霎时间，他催起胯下坐骑，只见战马举蹄狂奔，宛如掀起一阵黑旋风。关羽高举青龙偃月刀，刀光冷冷。他一声断喝：“独眼贼人，休走看招！”

关羽提马过去，劈头便砍。那夏侯惇虽是战场老将，十分英勇，这次却佯装落败，掉头便逃。他边逃边骂，意图激怒关羽，让他追赶到己方设好的包围之中。

关羽果然中计。他心中大怒，命令手下的三千将士追赶敌军，自己更是纵马狂追，猛追了夏侯惇二十余里。

他如猛虎扑食一般，越跑越远，将自己的队伍落下一大截。

关羽心中闪过一念，猛然勒住马缰，意欲返回。

“糟糕！我追击太远，小心有埋伏！”

关羽正欲折返，谁料左右两边冲出两支敌军，将他挡住。定睛一看，左边以徐晃为首，右边以许褚为首，带领曹军，牢牢堵住他的退路。

曹军派出弓箭手，弓弩齐发，铺天盖地的箭矢射向关羽。关羽连忙挥刀拨开箭矢，拨马向另一个方向奔去。哪知道刚跑了没多远，只听得呐喊声声，那个方向也有埋伏。

关羽左突右撞，而曹军却逐渐收缩包围圈，如同猎人狩猎一般，将关羽关入铜墙铁壁的牢笼之中。

此时已到日薄西山之时，四下暗淡，关羽被曹军困在一座小山之上。他抬目眺望，只见下邳城的方向火光冲天，将那一处的夜空点亮。

原来那些降兵混入下邳城之后，他们不但散布谣言，还在城里纵火制造混乱，又大开城门将夏侯惇的部队迎入城中。下邳城虽然易守难攻，却因此也落入了曹操的掌控之中。

“唉！只怪我一时糊涂，居然中了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如今丢了下邳城，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主公呢。待到天亮之时，我便杀下山去，和敌军决一死战，以死谢罪。”

关羽下定了必死的决心，于是他平静下来，稍事歇息。他放战马吃草，自己也休息片刻，只待日出东山，便要下山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当朝露初起，东方泛红之时，关羽站起身来，向山下眺望。只见山头谷地，曹军的营地星罗棋布，首尾相连。大军压境之下，军旗将云霞也染得变了颜色。

“看来曹军这次可是做足了功夫了。”

关羽不禁面露一丝苦笑。

他心中释然，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于是悠然坐在一块山石之上，将铠甲的革钮系紧，又摘下草叶以露珠润了润嘴唇。然后他霍然起身，屹立于山上。

此时，有个人影从山脚下缓缓走来。

关羽注视着来人的身影，只听得对方亲热地招呼自己的名字。

“来者何人是也？”

关羽心中纳闷，远望来人越走越近。待看清眉目之时，才发现正是张辽。只见他满面笑意，迎面而来。

关羽和张辽虽然平时没有交往，但因曾在战场上数度交手，彼此十分敬慕。英雄相惜，却有常人没有的一番交情。

“来者可是张辽张将军吗？”

“正是在下，关将军别来无恙啊！”

两人相见，彼此击掌，颇有感慨。

关羽心中纳闷，不禁问道：“张兄为何会到此处？莫非是那曹贼命你来取我关羽的首级不成？”

“非也非也。张某此番前来，乃是念及你我素日的情分，不愿关将军命丧此处。”

“如此说来，张将军是来劝降的说客？”

“并非如此。关将军曾经搭救在下，有恩于我，张某此番是报恩来的。”

张辽伸手一指，招呼关羽在一旁的大石上坐下，对他从头道来：“关将军想必已经知道，徐州、小沛陷落，刘备和张飞不知去向。但是如今的下邳城中还有刘备的一家妻儿老小，若是下邳被破，那他们的生死存亡可就落在曹丞相手中了。”

“唉！想当初主公对我寄予厚望，将他的妻儿老小托付于我，而如今关某却无力搭救。实在无颜再见大哥了。”

关羽一念至此，不禁垂首感叹。他心想自己一命并不足惜，宛如朝露一般，转瞬便会消失。但是他一想到两位嫂嫂和大哥的幼子落入敌人手中，便心如刀绞，落下一把英雄泪来。

“关将军不必担心，你大哥一家的安全有所保障。曹丞相在攻陷下邳城之后，立刻派人把刘备的妻儿家眷安置在安全之所，并派卫兵把守。并下令，擅闯者格杀勿论。因此他们的安全你大可放心。”

“你此言不虚？”

“我绝无半点虚言。张某此番上山，也是奉了丞相之命，特来告知于你的。”

关羽闻言，神色一凛。他目光似剑，瞪着张辽，厉声说道：“绕来绕去，你果然还是来劝降的。还说什么要报恩于我，真是令人笑掉大牙。曹操竟然也不知英雄之心。关某今日虽然身处绝地，却也视死如归。人生短暂，宛如朝露，有何足惜？张将军今天居然也想劝降于我，未免太过小看关某了。我劝你速速下山，你我真刀真枪，打个痛快吧。”

关羽说出一番慷慨激昂之辞，便别过脸去，不看张辽。而张辽眼见关羽的态度改变，心中了然。他故意放声大笑，对关羽的侧脸说道：“关将军虽然自称英雄，可器量未免太小了些。若你今日当真战死于此，则会千秋万载，遭人耻笑的。”

“关某一战而死，保全忠义，有何可笑？”

“关将军，请你想一想，若你此时此地战死，便会犯下三桩罪名。而你全部的果敢忠义，则会功过相抵，毫无用处。”

“哪三桩罪名？请张将军直言。”

“其罪之一，当年你与刘备桃园结义，发誓同生共死。若今日你战死，而刘备仍侥幸逃生，你难以帮助义兄成就大业，此为不义。其罪之二，刘备将全家老小全都托付于你，而你却不顾他们的生死，只顾自己一人壮烈赴死，此为不仁。其罪之三，如今天下大乱，关将军不顾汉室之危，不能匡扶社稷，却急于赴死。此举只是你逞一时的血气之能，又怎有忠义可言？张某素闻关将军武艺高超，更颇有学识。我倒要问问你，如何解释这三桩罪名？还请关将军三思之后，再为定夺才是。”

关羽闻言，低头不语。

他清楚，张辽所言不虚。张辽作为朋友，既出自朋友的真情，也很有道理。关羽一时受到情与理两方面的纠结，心中痛苦，难以抉择。

张辽又继续说道：“关将军当务之急应该是设法保命。一旦你今日能得以逃生，便可慢慢打探你家主公刘备的消息。另外，你也可以保全你家嫂嫂和侄儿的周全。如此一来，才是真正的忠义之举。若关将军能信张某一次，在下也必当设法相助。”

关羽躬身说道：“多谢张兄提点。关某一心想要以死明志，若无张将军劝解，恐怕此时已经马革裹尸，葬身于这山林之中了。现在想来，那只是目光短浅之为。关某如今作为败军孤将，别无他法，只得如你所说，为义而生。因此便要咬紧牙关，忍受百般耻辱。”

“既然如此，那就委屈关将军暂时投入曹丞相的帐下。不过关将军乃是堂堂君子，自然也可以向丞相提出条件。不知关将军有何想法？”

“关某确实有三个条件。想当年，关某在桃园与大哥刘备义结金兰，只为了中兴汉朝。因此，关某今日解甲下山，也是降汉不降曹。这是第一个条件。”

“好，那第二个条件呢？”

“其二就是，一定要善待我家主公的两位夫人，以及他的幼子，看护周全。不仅如此，一应奴仆随从皆要确保安全，给予礼遇。”

“这个自然没有问题。关将军还有什么条件？”

“至于最后一个条件么。关某如今不知主公的去向，一旦有一天关某得知大哥身在何处，我绝不会多留在曹操帐下一天。纵然与主公相隔万里，也必定会赶回大哥的身边。这就是我说的三个条件，若是曹操能答应，我便解甲下山。若是不应，那关某宁愿身负不义之名，遗臭千古，也要拼死相搏。今日便是我关羽的命绝之期。”

“张某明白了。我现在速速下山，向曹丞相转告你的意思。请耐心等待片刻，听我的好消息。”

张辽匆匆告别，立即下山。关羽见他如此赤诚相待，不禁眼眶为之一热。

那厢，张辽急匆匆打马下山，直奔下邳城而去。他立刻禀告曹操，将他与关羽相谈的原原本本，都从实禀报。

曹操听到张辽的汇报，对关羽提出的三个条件颇为吃惊。他一向刚愎自用，自然明白这三个条件的意义。

“不愧是我看中的英雄，这关羽果然是一位忠义之士。他要求降汉不降曹，这倒好办。他哪里知道曹某乃汉朝丞相，汉即是曹，曹即是汉，又有什么分别。他要我照顾好刘备的二位夫人，这也简单得很。只不过这最后一条有些为难。若是他得知刘备的消息便会离开，这让我如何是好。”

张辽见曹操面露难色，便积极地谏言道：“丞相不必为难，其实满足他的这个要求并不难。关羽之所以对刘备忠心不二，关键在于刘备善于收买人心。因此如果丞相也能对他以诚相待，更胜于刘备，假以时日的话，关羽必定会被丞相的诚意所感动。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丞相想得此良将的忠心，必定要下一番功夫才是啊。”

张辽百般劝说，曹操最终答应了关羽的三个条件。他命人立刻前去接关羽下山，心情早已急不可耐了。

第二十六章 降汉不降曹

一只猛鹫收敛羽翼，落于山顶的岩石之上。一双鹰目俯视大地，风起云涌。

关羽孑然一身，屹立于山巅之上。

“关将军，我回来了！”

张辽气喘吁吁地再次爬上土山。他满心欢喜地告诉关羽好消息：“关将军，我已经向曹丞相汇报了你的三个条件，丞相都应允了。我这次来是特地接你下山的，请您快跟我一起走吧！”

不料关羽却又说道：“且慢！我刚才思量再三，还是觉得不妥。我刚才提的条件，只是我关羽一人之想法，并未和两位嫂夫人商量。请容我跟两位嫂嫂商量之后，再做答复才是。”

“关将军何苦拘泥于这些细节呢，您一个人拍板做决定就可以了。”

“非也非也。如今我的兄长不在，万事都要听嫂嫂做主。若是两位嫂夫人不同意的话，关某也绝不投降。请容我现在回到下邳城中，与两位嫂嫂禀明经过，商议之后才可入曹营。烦请张兄再跑一趟，请曹操退兵三十里，容我入城。”

“关将军的意思是，禀明了两位嫂夫人之后，一定会再去曹营受降是吗？”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请容我再禀告一次。”

张辽得到关羽的承诺，便立即动身，回去禀报曹操。

曹操听到张辽的汇报，二话不说，立刻下令全军：“全军立刻解除包围，后退三十里，原地待命！”

谋士荀彧听到曹操的命令后大惊，他匆匆前来阻拦曹操道：“丞相万万不可轻率行事。如今我们尚不清楚关羽的真实意图，若是他趁退兵之际逃走就糟糕了。”

曹操微微一笑，并不在意：“如若那关羽果然是那种不重信义之人，我又岂会答应他的要求？若他真是失信而逃，那逃走也罢，并不足惜。”

关羽站在山上，注意到曹军纷纷拔营而去。待曹军撤退殆尽之后，他便手提青龙偃月刀，策马下山。他一路之上，打马疾驰，直奔下邳城而去。来到城中，他注意到城内局势比较稳定，便一路穿街绕巷，来到了一处僻静之处。

那是一座隐蔽的小院。此时四下寂静，只能听到偶尔传来一两声小鸟的啼鸣。

守护的士兵将院门打开，将关羽引至内室的帘外。

刘备的两位夫人，甘夫人和侧室糜夫人惊呼道：“可是关将军回来了吗？”

她们俩手牵刘备幼子的手，走出内室。

“关某回来晚了。不知幼主和二位嫂夫人是否安然无恙？”

关羽在台阶之下便拜倒在地。他见到二位夫人和幼主都平安无事，心中才稍有安定。只不过叔嫂相见，关羽想到这降曹之事，便心生惭愧，抬不起头来。

糜夫人含泪说道：“昨晚破城之际，我们以为必死无疑。没想到曹操非但并无加害之意，而且派人严加保护，给予如此优待。如今又得见关将军，平安归来，我们实在是喜极而泣。请关将军一定要爱惜自己，才能保护我们娘几个再次得见皇叔才是啊。”

甘夫人也一起掩面哭泣。她们两个都担心刘备生死未卜，不知今后的生活要何去何从，一时悲从中来。

关羽见状，便向两位嫂夫人禀告了曹操派人劝降，以及自己提的条件。他保证道，自己会身在曹营，打探主公的下落。二位夫人止住悲声，惊得瞪大了眼睛。她们责问关羽道：“若是此时我们进了曹营，待到他日得知皇叔的下落，恐怕也不能立即赶过去吧。关将军，此事你可想清楚了吗？”

中国古代素有一夫多妻的习俗。像刘备这样有一妻一妾两位妻室的男子，十分寻常。

甘夫人年纪稍轻，她是沛县人,面目清秀，通情达理。而糜夫人年纪稍长，虽已年过三十，但仍美貌动人，依稀能看出她年轻时是个倾国倾城的美人。她与刘备夫妻二人举案齐眉，感情十分要好。

话说那是十几年前的旧事了。

刘备还不是如今的刘皇叔，他只是一个编制草鞋为生的匠人。青年刘备一次远游之时，来到黄河岸边，想从洛阳商船上买些茶叶孝敬母亲。他在归途之中，因为机缘巧合邂逅了一位名叫鸿芙蓉的美人，此人便是这位糜夫人。

她原本寄居在五台山的刘恢家中。后来刘备登门提亲，终于将她娶回家中。

刘备育有一子，现在刚满六岁，只是体弱多病。

刘备的老母亲能够见到儿子出人头地，在徐州城中颐养天年，最后寿终正寝。她虽生于乱世，但去世之时了无牵挂，安然辞世可谓是喜丧。

因此，刘备的家眷就是这两位夫人、一个幼子，以及几位仆从佣人。

刘备如今音信全无，他的两位夫人和幼子日思夜想，十分挂念。如今她们虽然已经沦为曹操的俘虏，却也仍心怀侥幸，盼望能有朝一日再度全家团圆。虽然身为汉室血亲，但她们仍只是两个弱女子。让她们在

这弱肉强食的战乱之时保存性命，已属不易。

关羽能够理解两位嫂夫人焦急的心情，于是耐心安慰道：“请两位嫂嫂放心，关某虽然答应受降，却也是有条件的。曹操答应了我的三个条件，而且应允我若是打探到了主公的下落，就可以立刻带着嫂夫人和幼主离开，去投奔主公。关某答应，一旦得知大哥的消息，便立刻带着两位嫂嫂离开这里，让你们全家团聚。在此之前，只能委屈你们多加忍耐。”

两位夫人闻言，感动于关羽的至诚之情，于是眼含热泪，应允道：“既然如此，我们就听凭二弟做主。”

获得了两位嫂夫人的首肯后，关羽这才率领残兵数十人，来到曹操阵前。

得知关羽到来，曹操非常欣喜，他亲自出来迎接。关羽未曾料到会受到如此高的礼遇，他立刻跪拜在地。曹操连忙施礼，拉关羽起来，但关羽执意不起，说道：“关某不才，拜谢丞相大人。”

曹操十分高兴，连忙让道：“关将军何须多礼，快快请起啊。”

关羽跪着答道：“关某蒙丞相大德，已有不杀之恩，万万受不得如此礼遇。”

“关将军这就是见外了。曹某被将军的忠义所动,见到你的到来，不胜荣幸啊。你我同为汉朝之臣，本也不是外人，而今仅仅是官位不同而已。曹某前来迎接，全因仰慕将军的情操高尚。请关将军快快起来，随我一同入营。”

曹操大步走在前头，将关羽请至营中。

关羽看到一路之上，士兵们忙前忙后，准备杯盘碗筷，正在布置一场盛宴。来至帐外之时，整队而列的近卫军队，一见到关羽，便齐齐敬礼，待他之情颇为隆重。

关羽虽然身为降将，却受到上宾的礼遇。曹操请关羽来到帐中，毫无怠慢之情。他说道：“今天曹某实在是高兴啊，可谓是梦想成真。曹某能得到关将军一人，远远胜于夺下十座城池。不知道关将军有何感

想？”

“关某只能一言答之——实是毫无颜面。”

“关将军讲得哪里话来。这世间普通的败军之将可能会毫无颜面，但对于关将军来说，您乃是实践臣道，降服有名。此举绝不会有辱将军的一世英明。”

“张辽将军转达了我的三个条件，承蒙丞相大人应允。关某永志不忘丞相的大恩大德。”

“这是自然，你我之间的约定，坚如金石，不会更改。虽然曹某寡德，但也愿昭信四海。曹某可以当面再对关将军承诺一遍，决不食言。”

“多谢丞相大人！关某相信大人的诚意。另外，如同我之前所言，若是我打探到了主公刘备的去处，请准我届时拜辞而去。关某先请丞相恕罪了。”

“哈哈哈！关将军，您不必担心，曹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绝不反悔。”

曹操虽然哈哈大笑，心中却也不是滋味。他转而说道：“曹某已在那边帐中设下酒宴，请关将军随我一同前往，容曹某为你一一介绍帐下诸将吧。”

曹操起身，引着关羽来到别帐之中。

觥筹交错一番之后，帐中人人心情大悦，皆有醉意。关羽素来是个红脸大汉，此时饮了些酒，脸色显得更加红润。

曹操见关羽兴致不错，趁机说道：“关将军，您日思夜想欲见之人，此时怕是已经命丧乱军之中了。我们此时一同举杯，也可以悼念一下亡灵，表一表情义就罢了。”

关羽手捋长髯，面带醉意，微微一笑说道：“若是果真如此，关某此时便不会在这里了。”

“此话怎讲？莫非刘备若是已死，你还有何处要去不成？”

“非也！丞相大人，”关羽以指点胸，郑重说道，“若真如丞相所言，关某这一把长髯就会变成一只乌鸦，飞也要飞去寻找故主的遗体。”

关羽深知曹操所言仅为试探，他无意强辩，于是说了句笑话，谈笑间也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曹操闻言，拍掌笑道：“哈哈哈！关将军说得有趣！你这一把美髯若能生出翅膀，大概会变成十只乌鸦。”

曹操一句戏言，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如今徐州的战事已定，曹操不再多留，第二天便拔寨而去，班师回朝。

关羽也将两位嫂夫人和幼主扶上车辇，连同二十余名旧部一起，护在四周，保护周全。

经过几天行军，大军便回到许都。

之后，诸将归营，关羽得到一所宅院，他便将两位嫂夫人和幼主安置在那里。

该馆分内外两院。关羽请二位夫人住在内院，自己则和其他旧部住在外院。他还命卫兵严加把守，终日站岗守卫。

关羽自己也在闲暇之时，来到门卫的小屋中读书消遣，又时不时地替士兵站岗，一同守卫。

回京以后，曹操立刻开始处理公务。远征的这段时间里，朝廷有许多内政外务的文书，都堆积在他的案头，亟待处理。

曹操处理政务的热情超乎常人，在他的治理之下，许都的文化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民生得以提高，工商百业得以振兴。百姓的生活越过越红火。

曹操对自己的成就非常满意，他曾说道：“在这人世间，唯有政治才能实现人的最高理想。政治才是真正的大事业。”

曹操对这一点深信不疑，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他对政治的热情也在不断增长。

待他将积压的公事处理完毕之后，才稍微得以休息。有一天他忽然想起了关羽，便问起属下："关羽来京后，过得如何？"

属下答道："关羽自从抵达许都之后，一直足不出户。他经常住在侍卫的门房之中，为两位嫂夫人看守门户。听他的家丁们说，关羽整日在门房中读书自娱。"

曹操闻言，心中暗挑大拇指，对关羽的操守十分佩服。他自言自语道："关羽果然是一位真豪杰，如此行为也是理所应当的。只是恐怕他如此度日，未免憋闷了些。"

曹操一直留意着关羽的动向，几日后便陪同关羽一同面圣。

曹操带关羽进宫面圣，由于关羽的身份为陪臣，因此不能进殿，于是他便在阶下拜谒。

皇上对关羽的名声早有耳闻，又知道他是刘皇叔的结拜义弟，因此格外偏爱，于是开金口说道："此人的前途不可小觑，应当有匹配的官职才是！"

曹操立刻请旨，册封关羽为偏将军之职。关羽默默谢恩，便退下了。

过了几日，曹操特地在府上大排酒宴，为关羽庆贺升职之喜。他邀请文武百官陪席，一同为关羽庆祝。

关羽受邀，作为主宾坐在上首位置。

"曹某敬关将军一杯！"曹操亲自举杯，向关羽频频敬酒。

整晚的宴席之上，关羽只是默默饮酒，别人看不出他的心情是高兴还是迷茫。

宴会结束后，曹操特意命人送关羽回府，另外还赏赐了他绫罗百匹、锦绣五十匹，以及金银财宝不计其数。这些赏赐都被一辆大车承载，送到关羽的府邸之中。

但是这些金银财宝在关羽眼中，不过同瓦砾一般，他毫不在意。关羽命人直接将一车财物都送到两位嫂夫人的住处，并说道：“这些都是曹操送的东西，请两位嫂夫人收下。”

曹操得知此事之后，又不禁大为赞叹：“关羽果然是一位高洁的真英雄！”

他因此事，对关羽的敬重更加了一分。

从此以后，曹操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想方设法地接近关羽。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武将礼贤下士的传统，所谓上马赐金、下马赠银，传为佳话。但曹操厚待关羽的诚意更甚于此。

曹操特意挑选了十位美女，并且严加叮嘱：“你们谁若是能取悦关将军，曹某便重重地赏赐。”

曹操在一次酒席之上，命这十位美女陪伴关羽。关羽似乎并不嫌弃，难得喝得酩酊大醉。他大笑道：“美女如斯，关某宛如置身于满园春色之中，真是目不暇接了。”

关羽当场便收下了一众美女。但一回到家中，他便将这十个美女统统送进二位夫人的内院，作为侍女伺候夫人。

第二十七章 破衣锦心

某日，关羽到丞相府上找到负责的人员，称二位嫂夫人居住的内院漏雨，屋瓦破败，希望及时得以修缮。负责人立刻满口答应，表示会马上禀明丞相，即刻派人修好。

关羽闻言，心中满意，便欲离去。此时恰巧曹操在楼上看到关羽的背影，便连忙挽留："可是关将军来了？"

于是曹操立刻着人将关羽请到阁中一叙。

"丞相有何吩咐？"

关羽来到曹操面前，面色如水。

曹操拿出一对珍藏的琉璃杯，与关羽共饮了一杯，又说道："曹某见关将军一直身着绿袍，只是这锦袍已旧，已经褪色了。今日阳光正好，远看让人愈发觉得这绿袍略显寒酸。曹某特命人按关将军的尺寸做了一件新袍，请你试试是否合身。"

曹操立刻命人捧来一件崭新的锦袍，做工精致，色泽艳丽，十分华丽。

"如此贵重的礼物，关某受之有愧啊。"

关羽一再推辞，但曹操十分坚持。最后关羽只得收下锦袍，揽在手中带回府去。

几日后，曹操发现关羽的衣着有些奇怪，他将那件华丽的新袍穿在里面，而外面仍罩着那件破旧的绿袍，全然不顾旧袍破烂。

曹操不解，于是问道："关将军，你竟如此恪守勤俭，一件旧袍竟也爱惜如此？"

"非也。丞相有所不知，关某既非爱慕奢华，也并非特别节俭之人。"

"关将军过于谦虚了。你不要有所顾虑，曹某赠袍于你，并无他意。关将军何故不着新衣，而特地在新袍之上再罩一件旧衣？"

"原来您说的是这件旧袍。"关羽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衫，解释道，"丞相有所不知，这件旧袍乃是我家主公刘皇叔所赐之物，关某从未将其脱下。即使如今锦袍破旧，关某仍在修补之后，每日穿在身上。只要穿着这件绿袍，我就仿佛能见到主公一般，心中安稳快乐。因此虽然丞相赐了新袍，关某仍不忍脱下旧衣。"

曹操闻言，颇为感动。他心中暗想："这位关羽果然重情重义，是一位真汉子！"

曹操对关羽的倾慕之情，自然又加深了一层。

这时，一位服侍二位嫂夫人的部下前来，禀告关羽说道："请关将军速速回府。二位夫人此时恸哭不已，请您速回府一趟。"

"哦？究竟发生了何事？"

关羽闻言，匆匆离去。仓促间，未及向曹操告辞。

若是旁人如此无礼，曹操肯定绝不容许。但这次曹操却并不动怒，他只是有些怅然若失地目送关羽离去，喃喃自语道："这位关羽啊，果然是真性情，真忠义。若他能如此待我，该有多好。"

曹操在心中将自己和刘备暗自比较。他只觉得自己无论在文韬武略，还是在人品威望上，处处强于刘备。但为何自己的麾下，出不了关羽这样忠贞不贰、一心为主的忠臣呢？

他心中暗想，或许这一点就是自己不如刘备的地方吧。

曹操想明白这一点后，心中燃起了熊熊的征服欲望。他暗自发誓，一定要让关羽转而臣服自己，成为他的臣下。

话说那厢，关羽随着部下回府后立刻赶往内院，只见二位嫂夫人相拥而泣，哭得好不伤心。他连忙问道：“关某回来了。请问两位嫂夫人，究竟为何事悲伤？”

糜夫人和甘夫人见关羽回来，擦了擦满脸的泪水，悲悲戚戚地说道：“二弟你总算回来了。我们娘儿两个心里没主意，只想一死了事。你回来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关羽见状，连忙劝阻道：“两位嫂夫人说的哪里话来，万万不可寻短见。有千难万难，请尽管吩咐关某就是。我一定会处理妥当的。今日恸哭到底所为何事？请嫂夫人明示。”

待两位夫人擦干泪痕，道出事情原委，关羽才稍微放心。原来是糜夫人今日在小睡之时，忽然梦到刘备。她梦中见到刘备的惨死之状，恐是凶兆，因此醒来心中担忧。

关羽听了之后，连连替她们宽心。他笑着说道：“哈哈哈！我当是出了什么大事，原来是嫂夫人做了一个噩梦啊。您不必过于担忧，不过是一个噩梦而已，不能当真。主公身为皇叔，一定能遇难成祥。请嫂夫人放宽心才是啊。”

关羽见两位嫂夫人惊魂未定，连忙转了话题，让她们不再为噩梦所惧。

但是关羽也十分清楚，他如今生活在许都之中，即使曹操再三保证将信守承诺，她们却始终无法真正自由地生活。如今两位嫂夫人心中焦虑，一个噩梦都会吓得连连痛苦，心理非常脆弱。再多的笑话也难以令她们真正一展笑颜。

于是关羽又安慰道：“关某相信，不久之后我们就会再与主公重逢。关某发誓，一定会努力寻找主公的下落。也请两位嫂夫人多多保重，养好身体才是。”

谁料这时，有曹操的使者来到关羽的府上，他趁人不备，已经偷偷来到内院之中。原来曹操见关羽匆匆忙忙回府，又说两位夫人有要事相商，于是心中猜疑，便派人来打探消息。

曹操之使见关羽发现了自己，便立刻禀告道：“曹丞相早已备好酒

席，只待关将军处理完家事，便可前往赴宴。”

关羽无奈，只得随着来人又回到丞相府。

关羽其实心中并不愿意见到曹操。往日他赴丞相府的酒席之时，总是要压抑着心中的不快。今日见面，他更是心中思念故主刘备。但是他毕竟身处曹操的地盘之上，也不敢扫了曹操的兴致，否则难以自保不说，更难保两位嫂夫人的周全。于是关羽只得咬紧牙关，将泪水擦干，对曹操唯唯诺诺，应付了事。

关羽回到丞相府之后，发现此次的宴会格外隆重。不仅庭阁中布置得花团锦簇，而且美女如云，穿梭于酒席之间。桌上更是摆满了美酒佳肴，色香味俱全，简直美不胜收。

曹操见关羽到了，立刻关切地问道：“关将军，府上还好吧？”

“回禀丞相。刚刚关某不辞而去，还请丞相恕罪。”

“关将军何罪之有。老夫今日高兴，希望能和关将军痛饮一场。”

“关某愿陪丞相不醉不归。”

曹操举杯，正欲敬关羽。抬眼观瞧，发现关羽脸上泪痕未干，似乎刚刚哭过。于是问道：“关将军莫非刚刚落泪了么？怎的如此伤心？”

“关某惭愧。刚才关某回府之时，因两位嫂夫人思念皇叔，恸哭不已，关某也不禁一时悲从中来，落下泪来。倒让丞相笑话了。”

曹操见关羽毫不掩饰，坦坦荡荡，更加赞赏。他们频频举杯，待酒至半酣之时，曹操突然指着关羽，戏问道：“关将军一把长须，真是美髯。不知你这长髯究竟有多长啊？”

关羽一把长髯，十分出众。

他的这把美髯黑漆漆，油亮亮，所见之人无不赞叹，称他为“许都第一美髯”。

关羽听闻曹操问起自己的胡须，于是手捋长髯，答道：“关某这一把长髯，起身时可垂过半身。每当秋季之时，胡须也如同落叶一般，自

然掉落百根旧须。到了冬天百草枯萎之时，长须也会失去光泽。因此每逢极寒之时，我会以布囊裹住胡须，予以保护。只有在会客之时，才将布囊取下。”

“原来关将军十分爱惜这一把美髯，难怪你的胡须如此漂亮。特别是在将军醉酒之时，这一把长髯宛如被酒洗过一般，分外有光泽。”

“丞相过奖了。只是关某空留一把美髯，又有何用？如今我空有一身本领，却白食俸禄，难以报国。关某违背了故主之约、兄弟之情，而是饮酒度日，不思进取，实在是卑鄙之至，关某每每思及于此，觉得好生惭愧。”

曹操见关羽无论说到什么话题，总会首先自省其身，又难免流露思念刘备之情。于是他尽量岔开话题，心中却不是滋味。一方面，他为关羽的忠义所感动，另一方面，却也觉得醋意大发，苦涩不已。曹操的心中可谓百味杂陈。

次日，当曹操邀关羽一同上朝之时，特意赠给他一个护髯的锦缎套子。

皇上看到关羽的胸前挂着一个锦囊，十分好奇，便特意问道：“关将军所戴何物？”

关羽立刻解下锦囊，露出胡须，解释道：“回禀陛下，因微臣的髯须过长，曹丞相特以锦囊相赠。这是保护长髯用的。”

皇上看见关羽那一口长髯，长可及腹，黑漆漆的十分漂亮，于是夸奖道：“关将军果然是一个美髯公啊！”

从此，关羽“美髯公”的名声人尽皆知。

回府路上，曹操见关羽骑着一匹瘦马，与他魁伟的身材极不相称。他觉得可能是关羽虽是武门大将，却并不懂得照顾马匹，于是调侃道：“关将军怎的不好好喂马，不舍得用些好粮食？你骑的这匹马未免太瘦了。”

“丞相有所不知，只因我身材高大，这马难以胜任，怎么喂都喂不胖。这老马瘦弱，却也骑惯了，不碍事的。”

“关将军如此人才，普通马匹怎能匹配。良将应配好马才是啊。”

曹操立刻命手下备马，不多时，便牵来一匹骏马。只见那匹马通身赤红，宛如火焰一般。一双铜铃般的大眼，炯炯有神。

“美髯公，你可认得这匹马吗？”

“这个……”

关羽定睛一瞧，觉得此马甚是眼熟，仿佛哪里见过似的。他突然拍膝叫道：“这不是吕布的那匹赤兔马吗？”

“关将军好眼力！这正是赤兔马。当年我派人费了好大力气才抓住此马，却一直无人能够驾驭。若是关将军喜欢，曹某便送予将军吧。”

“哦？丞相果真要将此马送给关某吗？”

关羽一时大喜，他连连拜谢。曹操多日以来第一次看到关羽如此高兴，不禁问道：“曹某几日前赠你十个美女，也未见将军如此高兴。今日怎的为一头畜生，关将军会如此开心呢？”

关羽笑道：“关某得此千里马，一旦得知皇叔的行踪，便可立刻飞奔前去，与故主见面。关某岂能不高兴呢！”

关羽骑上赤兔马，兴高采烈地回府而去。曹操望着关羽的背影，牙关紧咬：“失策！这次老夫又失策了！”

曹操原本练就了一副天塌下来都面不改色的本领，而这次他却追悔莫及，整日郁郁寡欢。

张辽从曹操近臣处得知了当日的情况，觉得自己也有责任调解。于是他面见曹操，提出自己会以好友的身份前去探访关羽，打探一下他的真实想法。曹操无奈之下，便准其前往。

几日后，张辽特意来到关羽府中。一阵闲谈之后，张辽逐渐试探问道：“当初，张某将关兄引荐给了丞相。如今你来到许都，不知是否住得习惯？”

关羽答道：“关某对张兄的深情厚谊，以及丞相的大恩大德，永记

在心。只是关某心中记挂皇叔，如今虽然身在京城，但觉得自己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了无生趣。”

“关兄言重了！”张辽打量着关羽的颜色，劝慰道，“身为大丈夫，本不应拘泥于琐碎小事，而应从大局着眼。关兄也很清楚，如今曹丞相乃是当朝重臣，你如今舍丞相而恋故主，未免有些迂腐了吧。”

“丞相待我，恩重如山，关某不敢忘记。丞相的封赏众多，却不及我与皇叔的情谊深重，那才是心灵之约。”

“关兄这么想就不对了。曹丞相待你乃是一腔赤诚。他的心意绝不会亚于刘皇叔的。”

“想当年我们尚无一兵一卒，皇叔和我自那困境之时便相识，结下的情谊深厚。我们发誓同生死，共患难，这份深情叫关某如何忘怀。但是关某同样感激丞相的恩情，只求有朝一日能报答丞相的大恩大德，之后才能安心离去。”

“关兄可曾想过，若是刘皇叔早已离开人世，你待如何？”

“我们兄弟本已约定同生死。黄泉路上，关某也必将追随到底。”

张辽见关羽如此坚定，知道自己难以劝他回心转意，于是作罢。

离开之后，张辽暗自思索：“丞相为主，我当忠君如父；而关羽为友，我们义同兄弟。我如今不能因兄弟之情而欺君背主，更不能做不忠不义之事，背叛兄弟。如此一来，我当如何是好呢？”

张辽思前想后，最终决定对丞相实言相告，绝不隐瞒。于是他回到丞相府中，对曹操禀告道：“回禀丞相，属下已去见过关将军了。言语之间，我百般试探，但关将军对刘皇叔的情谊忠贞，不肯久留京中。他对丞相的大恩大德深受感动，不能忘怀，但是他也绝不肯效忠二主的。”

曹操的器量超群，因此听到张辽的禀告，也并未发怒。他只是长叹了一声：“事君而不忘根本，关羽果然是天下真义士。既然他执意要走，老夫终是留不住，也罢。”

张辽又说道：“不过，关将军还有一言。他说有朝一日，一定要拼

尽全力报答丞相之恩，之后他才能安心离去。”

谋士荀彧闻言，立刻献策道：“关羽乃是一个忠节之士，言出必行。丞相若不想让他离去，就不给关羽报恩的机会。他无法立功，自然就不得不留下了。”

第二十八章 白马之野

刘备近来无所事事，整日烦忧。

自从他投奔袁绍以来，一直寄身于河北首府冀州城。虽然他身为宾客，礼遇甚佳，但依旧心中烦闷，终日难展欢颜。

此时的刘备，正寄人篱下，又与妻儿老小相隔万里，杳无音讯。他时常惦念家人的安危。

“不知我的妻儿如今是否安在人世？两个义弟如今又身在何处？”

如今已是满园春色之时，他却无法安然度日，整日苦闷，甚至产生了自暴自弃的情绪。

“身为一介丈夫，刘某上不能报效国家为君分忧，下不能保全家人的安危。如今我一人苟且偷生，又有何用？”

夜灯初上之时，刘备独坐孤灯之下，每每想到这些只觉得心如刀绞。春江水暖之时，满园桃李芬芳。刘备看到这满园的桃花盛开，又不禁想起当年与两位义弟的结义之景。他心中惦念着：“关二弟，你是否还在人世上？三弟啊，你如今又身在何处呢？”

刘备举头问天，而苍天无语，唯有一朵春云悠悠飘过。

他久久地仰望天空，泪水不自觉地滑落。这时，忽然有人来到他身后，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头。刘备连忙回头，只见袁绍正笑盈盈地站在他旁边：“春色迷人，莫非皇叔也在伤春不成？”

“刘某惭愧。”

“袁某正好有事欲请教皇叔，请不吝赐教。”

“袁将军但讲无妨。”

“皇叔也是知道的，如今小儿大病已愈。我见这隆冬已去，积雪融化，便想一展夙愿，挥师而上，一举拿下曹贼的人头。只是我帐中的田丰有不同意见，他一直苦劝我应巩固防守，应该加强国防，训练兵马，发展农业。而不要轻易进攻。他说只要假以时日，两三年内那许都的曹操必然露出败象，我们只需稍加忍耐，待到时机成熟之际再一举出兵，必能取胜。不知皇叔如何评价他的说法？”

“田丰是出于保险的考虑，因此才说出此言，并非全无道理。只不过这个田丰是个读书人，纸上谈兵罢了。若要让我带兵，绝不会有此打算。”

“皇叔以为，当如何是好呢？”

“刘某以为，兵贵神速。虽然如今看来，曹操的兵强马壮，用兵奇策也非常了得。但他如今自视甚高，狂妄自大，令朝野人士日益疏远。特别是不久前，他当街斩杀国舅董承及同党数百人，触怒天下万民。袁将军若此时出兵，正可谓时机正好。若只听信那书生之论，贪图安逸，只怕你会留下百年之悔。”

“皇叔所言有理。依我所见这田丰素来喜欢掉书袋，只知道守住自家之财。他达到现在这个官位，想必是心满意足，再也不思进取。他如此消极，不让我出征，都是为了保住自身。”

袁绍越想越气，觉得田丰太过消极，只知道保存自身。于是特别将他叫来，大加训斥：“田丰啊田丰！若是我听信你这一面之词，便险些错过获取天下的良机了。”

田丰生性耿直，坚持己见，因此他大胆反驳，不惜顶撞袁绍道：“曹操今日之力，不可小觑，远超将军的想象。若是我们今日草率出兵，极有可能大败而归。”

“你身为河北老臣，居然要如此大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家的士气不成？”

袁绍大怒，欲将田丰斩首示众，幸亏刘备等人替他求饶，才保他不死。袁绍余怒未消，严令道：“田丰这人真是丧气，给我把他关起来！”

袁绍痛下决心，决定讨伐曹操。他立刻发出檄文，广发河北四州，列举了曹操的十大罪状。同时下令：“各路兵马，各领其兵，会兵白马之野！”

白马之野位于如今的河北省和河南的交界之处，是一片开阔的大平原。

河北四州的各部收到了袁绍的开战檄文，立刻整装出发，开赴白马。袁绍所统帅的河北一地，物产丰富，兵强马壮。集结的军队也是队伍整齐，战士精壮，武器精良，防卫周详。

这一次的出兵被各部看好，都觉得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因此他们立下战书，希望一举灭曹，大获全胜。在这些意气风发的人群之中，唯有一个名叫沮授的人，持有不同的意见。

这个沮授原本与田丰一同工作，他们都在中军的枢要部门担任谋士。他与田丰素来交好。

因此他也目睹田丰因仗义执言，最后惹恼主公被打下大牢的情景。经历此事之后，沮授心中深感担忧。他觉得世事难料、人世无常。因此在大部队出发的前夜，沮授召集一众亲族，将自己的家财全部散尽，好像在分配遗产一般。沮授还对众人告辞道：“主公此次出征，胜算不足千分之一。倘若我军能侥幸获胜，我们便能一举名动天下。但倘若落败，则下场凄惨。只是到时无论胜败如何，我沮授怕是难以生还了。”

沮授言罢，拂袖而去。

出征伊始，白马之野上只有少量曹军把守。因此当袁绍大军铁蹄初至之时，这些守军难以抵挡，立刻成土崩瓦解之势，四散奔逃。

袁绍大军由冀州猛将颜良出任先锋。他欲乘胜追击，一举攻到黎阳。

这时，沮授立刻提醒袁绍道：“颜良之勇虽然可用，但此人思虑不周。先锋之职最好派两人同行。”

但是袁绍根本不听劝告，反而怒斥沮授道：“胜仗之际，临阵换将，哪有这个道理？若依你所言，换下连胜的猛将，那么全军士气定会萎靡。你且退下，此事休得再提。”

而曹操那边，由于突然得到边防军情危急的消息，他立刻开始集结兵马粮草。一时之间，许都城中上下动员，宛如天地翻覆一般混乱无比。

正在此时，一名长髯将军踏着春风，缓步来至丞相府中。

来人正是关羽关云长。

关羽求见曹操，主动请战道：“关某不才，深受丞相大恩，无以为报。请命我出任前锋，为丞相上阵立功。”

曹操闻得关羽主动请战，不由得面露喜色。但他立刻想起之前谋士的建议，于是连忙婉言谢绝：“哪里哪里。关将军言重了。如此区区小事，怎敢劳动关将军亲自出马。待到危急之时，曹某自然要请关将军帮助的。”

见曹操拒绝，关羽不再坚持，便默默离去。

几日之后，曹操亲率十五万大军来至白马之野，他在西方山脉排兵布阵，亲自坐镇。

曹操立于山前观阵，只见那一马平川的原野之上，颜良的十余万精兵正呈凸字形列阵。待他突击之时，攻势猛烈，迅速穿破了曹军的右翼防线，直逼曹军大营而来。

“宋宪，宋宪何在？”

随着曹操一声号令，立刻有人答道：“末将在此！”

“宋宪，你原是吕布帐下大将。你且看如今敌军先锋，乃是号称冀州第一的颜良。他如此耀武扬威实在可恼。你于我速去上阵，将他的首级砍下复命。”

宋宪欣然领命，飞马来到阵前。谁料他刚刚靠近敌将颜良，尚未来得及通报姓名，便被一刀砍倒，化作一抹红雾。

第二十九章 关羽报恩

颜良骁勇善战，纵马而过之处，草木倒伏，血迹斑斑。

曹军来者数万，猛士虽多，却无人能敌颜良，纷纷败退。

“颜良欺我曹操军中无人吗？有何人能为我拿下颜良，将他的人头砍下？”曹操站在高地上，大声骂道。

“末将愿往，为我的好友宋宪报仇雪恨！”

“魏续，老夫准你出战！”

魏续得令，手提一杆长矛，飞身上前，直奔颜良杀去。只见一阵黄尘陡起，两人你来我往，战了七八个回合。突然颜良一声断喝，将魏续连人带马砍倒在地。

不仅是魏续，其他上前迎战颜良的曹军将士，不管是有名的还是无名的，都纷纷落败，成了颜良的刀下之鬼。曹操站在后方观战，只觉得浑身冷汗，胆战心惊，心中暗忖：“颜良果然厉害，我军之中竟无人能敌。”

在颜良的突击之下，曹军右翼已经溃散，敌军直奔中军而来。曹操正心生寒意，唯恐曹字大旗也被一击而倒之际，忽听得将士们惊喜高呼：“徐将军来了！徐晃出阵了！”

曹军众将士晓得徐晃的厉害，知道他出战定能一举取胜，人人又立刻恢复了信心。

曹操回头观瞧，只见一员猛将纵马跃出。他身跨一匹霜毛战马，手

提一对白晃晃的巨斧，嘴上哇呀呀大叫：“颜良，休走！看你家爷爷来了！”

来人不是别人，正是曹操手下爱将徐晃。他年轻力壮，号称许都第一勇士。

徐晃来至颜良跟前，不由分说举斧便砍。只见两人刀斧相交，战在一处，金属相撞之声震动天地。

两人你来我往，大战了二十回合、五十回合、七十回合，仍然不分输赢。

颜良正值壮年，骁勇耐战，而徐晃终究年轻，经验不足，逐渐露出破绽。徐晃心中暗叫不好，知道自己不是对手，于是虚晃一招，将手中巨斧掷向颜良，拨马便逃回阵中。

此时已近日暮时分，双方退守营中。曹操无奈，只得令全军后退十里扎营。今日首战不利，不仅连折了宋宪、魏续两员大将和众多将士，又令敌将颜良威名大震。曹操盛怒。

第二天一早，程昱便前来谏言：“属下以为，只有关羽一人能胜颜良。请丞相速招关羽上阵，方可力挽狂澜。”

曹操其实已经想到了要起用关羽上阵，只是他担心若是关羽一战而胜，立下了军功，很可能就会趁机报恩而去。因此即使如今战事惨败，曹操仍然犹豫，要不要请关羽出阵。

程昱劝道：“关羽平素常说要报答丞相的恩情，此时正是用人之机。倘若关羽大败颜良，丞相可以万般恩宠。若是他打败了，未能立功，自然便也走不了了。”

曹操闻言，立刻同意：“此言有理，速召关羽前来。”

他立刻修书一封，派人快马送到许都，命关羽立刻前来，驰援战场。

关羽见到曹操的亲笔信后，不由得大喜：“这正是关某立功的机会！”

关羽立刻披挂铠甲，又来至内院，与两位嫂夫人话别。两位夫人听说关羽要为曹操上阵杀敌，不禁以袖掩面，落下泪来：“请二弟多加保重。倘若上了战场，也要留意皇叔的消息才是啊。”

关羽耐心宽慰她们：“两位嫂嫂不必担心。关某定将悄悄打探主公的消息。希望趁此机会能够离开许都，与主公再次相聚。请你们莫要悲伤，关某去去就回！”

关羽说罢，手提青龙偃月刀出门而去。两位夫人也一直送到外门。他跨上赤兔马，一路疾驰，直奔白马之野而去。

这日，曹操正在中军帐中，与一众金铠金甲的将官一同讨论战术之际，忽听兵士来报：“启禀丞相，关羽关将军已到营外，等候召见！”

“哦？来得好快！”

曹操闻言，不由得大喜。他立刻快步出帐，亲自前去迎接关羽。

关羽刚刚抵达营外，还未下马便看到曹操亲自相迎。他连忙跳下赤兔马，拜倒在地：“关某领命之后，立刻跨上这匹丞相所赐的赤兔马前来。一路快马加鞭，也想试一试这马的脚力如何。”

曹操立刻对关羽讲述了这几日的败况，毫无隐瞒。他又拉着关羽的手说道：“关将军请随我来，看看如今的战况如何。”

曹操回头，命人立刻备酒，便引着关羽走上山头。

关羽登上山头，以手抱胸，环顾战场的情形，不禁长叹一声：“果然是一场硬仗！”

放眼望去，只见一片旷野之上两军相对布阵。各路精兵，手擎兵刃，列队而立。站在山头之上，正好能将这阵形图看得清清楚楚。

袁绍的河北军按周易八卦之形而列，分别摆着“大象阵”和“鱼鳞阵”这样的进攻阵形。而曹军以“乌云阵”应战，相对分散。

此时两军正在交锋，你来我往，各自攻守。只听得战场之上喊杀声震天，刀剑相向，被日头映得熠熠闪光。双方的红白之旗和黄绿之旗交相挥舞，战事激烈。

正在这时，一名哨兵飞马而来。他来到曹操脚边翻身跪下，大声禀报战况道：“敌将颜良又出来讨敌骂阵。我军将士一听说是颜良前来，心生怯意，不敢上前迎敌。”

曹操一声长叹：“这袁绍果然厉害，北方一地，兵强马壮，不容小觑。曹某一生四处征战，却鲜见如袁绍之军这般的强敌啊。”

关羽闻言，微微一笑：“丞相果然以为袁绍的兵马了得吗？在关某眼中，他们不过是些陪葬的纸马泥偶罢了。”

“关将军果然威风。曹某见敌军士气旺盛，马如龙，人如虎一般。再看那面袁字大旗，迎风飘扬，叫老夫看着心生不悦。”

“哈哈哈！他们只不过虚张声势罢了。这些金弓玉箭的花招子，不足为惧。”

“关将军且看那里！”曹操手指着前方说道，“那面锦幡之下，有一个敌将正在歇息。那人便是颜良，斩杀了我军数员猛将。关将军看他是不是有万夫不当之勇？”

“在关某眼中，那颜良不过是个背插草标、沽价待售的草包，等人前去摘他脑袋罢了。”

“哦？曹某见关将军今日豪气冲天，全无平素那般谦逊。”

“可能关某今日来到战场之上，难免意气风发。”

“关将军此言是否过于轻敌？”

“非也！”关羽凛然答道，“丞相若是不信，便看看关某是否是口出狂言。”

“关将军能否为曹某带来颜良的首级？”

“军中无戏言！”

关羽命人立刻牵来赤兔马。他摘下头盔系于鞍上，然后手提青龙偃月刀，跨上战马，冲下山去。

正值春季。

此时春草萌发，远山之上添了一抹青绿之色。江风和煦，吹拂在关羽脸上，他那一把美髯迎风飘拂，赤兔宝马的鬃毛也随风摇摆。

赤兔马久违战场，今天来到这硝烟四起的阵前，兴奋不已，摇尾长嘶。

“你家关羽关云长老爷在此，挡路之人，速速躲开。否则休怪我不客气了！”

关羽胯下一匹宝马，手提青龙偃月刀，一路纵马向前冲入敌阵，砍得敌军人仰马翻。

袁绍的河北军原本在战场上大获全胜，如今遇到关羽，纷纷溃逃。他们不由得议论纷纷：“此人是谁？”

“他说他是关羽，谁知道关羽是干什么的？”

河北兵见他来势凶猛，连忙躲闪。可他们哪里躲得过赤兔宝马的追击，关二爷纵马向前，宛如一阵旋风一样，所到之处都人仰马翻，尸殍满地。

颜良远远望见关羽一人一骑冲进阵来，心中暗想：“原来此人正是那刘备的二弟，关羽关云长！来得正好！待我前去会会他！”

颜良立刻跨上战马，离开旗幡之下，冲着关羽就飞奔而来。

关羽原本冲着颜良这面旗幡冲击，因此两人相对而行，眨眼就来至近前。

赤兔马高抬马蹄，宛如一道红色闪电一般，以雷霆万钧之势扑到颜良面前。

关羽问了句：“来将可是颜良？”

“正是你爷爷！”

颜良尚未及再说一句，便见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劈头便砍，力压于

顶。其来势之凶猛，用力之快速，令颜良毫无招架的能力，更无余力闪身躲避。

颜良一刀未出，便被关羽劈头砍倒。

只听“锵”的一声金属鸣响，颜良所罩的铠甲被劈成两半，一腔鲜血喷射至一丈开外，在半空中溅起一道血雾。他的尸首轰然倒在地上。

关羽随即砍下颜良的首级，将之系在马鞍上。然后他又纵马而去，在敌阵之中宛如穿过无人之境一般，扬长而去。

河北军见主将丧命，立时丢盔卸甲，溃乱而逃。

曹操站于自家阵中观战，见此良机立刻命令击鼓进军：“众将士！给我冲啊！”

曹操一声令下，曹军立刻发起总攻。曹军一改多日的败势，转守为攻。

张辽和许褚等诸位将官各自领军，冲锋出击，一雪前几日溃败的大辱。

关羽此时已纵马回营，来至曹操面前，献上了颜良的首级。曹操啧啧赞道：“关将军神勇过人，非一般凡人能及！”

关羽摇头说道：“我这些并没有什么稀奇的。想我那义弟张飞更有本领，他能于万军之中取大将首级。这颜良之首级，对我三弟来说宛如探囊取物一般，轻而易举。”

曹操闻言，不禁吓得胆战心惊。他立刻对左右部将言道：“你们这些人赶快给我记住张飞的大名！记不住的就把他的名字写在腰带之上。若是日后碰见张飞，万万不可对战于他。”

第三十章 横渡黄河

主将颜良被杀后，整个先锋队伍立时败退而归。

幸好后阵的部队极力顶住，才止住了全面溃退的败势。尽管如此，袁绍的主阵已经遭到根本性的打击。

袁绍听说颜良被斩，立刻问询身边谋士：“究竟是何人斩杀了颜良这等豪杰？敌军之中莫非有高人不成？”

沮授回答：“这世上能一刀砍死颜良的，恐怕只有刘备的二弟关羽了。除他以外，绝无他人。”

袁绍闻言，心中起疑。他摇头说道：“想那刘备已投入我的帐下，此次又随军而来。此事绝无可能！”

袁绍虽嘴上否认，但仍叫来一位从前线溃败回来的兵士，问他道：“你且告诉我，斩杀颜良的大将是何等人也？”

那个兵士立刻如实禀告道：“对方大将好生厉害，他生得一张红面，胸前一把长髯，使得一把大刀。他一刀便砍死了颜良将军，将他的首级系在马鞍之上返回阵地。一路之上，只听他大喊，莫挡我关羽关云长，挡我者死。”

袁绍听罢，满腹怒火。他立刻对左右大喊道：“你们快把刘备给我带过来！”

他手下将士立刻领命，冲进刘备的营帐，不容他辩解，便反绑双手将他押到大帐之中。

袁绍一见到刘备，劈头就骂：“好你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假意投奔于我，却又做曹操的内应，派二弟关羽斩杀了我的手下爱将。我痛失大将颜良，如今便要将你的人头割下，来祭奠颜良的亡灵。来人哪，给我将这贼人拿下，砍头示众！”

刘备听得袁绍一番怒骂，心中坦荡。他毫不畏惧，慷慨陈词：“袁将军刀下留人！刘某不懂，袁将军乃是一名睿智之人，为何今日在震怒之下，竟然难分真伪呢？想那曹贼，多年以来意欲诛杀于我，我怎会助纣为虐？又怎么会恩将仇报，帮那曹贼对付自己的恩公呢？再说，虽然对方是位红面长髯的大将，可这世上除了我的二弟关羽，也有其他如此相貌之人。那曹贼善用诡计，难保是他特意找来如此相貌的一个人，令我们败于内讧。刘某请袁将军三思而行，莫要听凭一人之辞，便要斩杀刘某。袁将军素来对我恩重如山，此时此刻，绝不至于如此反复。”

袁绍闻言，心中怒火稍有缓解。他点点头：“刘皇叔此言颇有道理。”

身为武将，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处事果断。而这种能力是基于敏锐的直觉之上的。恰恰袁绍的直觉太过迟钝，这是他的一大缺点。

刘备继续说道：“袁将军可以想一想，自从当日徐州沦陷，刘某孤身投奔将军。至今为止，妻子儿女的音讯皆无，更不知道关羽和张飞的下落。袁将军对此不是知晓的吗？”

“刘皇叔所言极是。都怪那沮授出言蛊惑，害我与皇叔之间产生嫌隙，还望皇叔原谅我一时冲动之过。”

袁绍立刻为刘备松绑，请他坐在上首。又命沮授向刘备行礼谢罪。他们接着讨论，该如何力挽狂澜，改变败势。

这时，有一名将军从众将之中挺身而出。他高声应道：“末将愿往，代替颜良的先锋之职，替兄报仇！”

只见此人蟹面獠牙，发髯赤卷，相貌丑陋。此人平素性情严肃，沉默寡言，乃大将文丑是也。

文丑与颜良情同兄弟，同为河北名将。

“原来是文丑，你既然主动请战，我便准了。你一定要为颜良报仇雪恨啊！我等你的好消息！”

袁绍对文丑大加赞扬，又拨了十万精兵给他。文丑领兵，立刻来到黄河岸边。

曹操此时已将军阵布置在河南一带。他下令道：“敌军不敢轻举妄动，你们只需严加防守即可。”

文丑命十万精兵分乘船只，依次横渡黄河，意图攻向对岸。

沮授深表担忧，他立刻苦谏袁绍道：“文丑只知进攻，用兵之道毫无应变能力，难有退路应对。此时我军应该兵分两路，分别从官渡和延津两处徐徐推进，才是上策。倘若文丑此时横渡黄河，一旦发生意外，则有全军覆没之险啊。”

袁绍往日并非顽固不化，不听谏言。但此时他偏偏不听沮授的谏言，而是怒骂道：“你难道不懂兵贵神速的道理吗？速速退下，休得多言，影响士气。”

沮授只得默默退下。他来到帐外，长叹一声：“悠悠黄河，我军难渡啊！”

他自此托病，再不参与军事会议。

袁绍事后也有些后悔，觉得自己话说得重了些。但以他的性格来说，是绝不会轻易对属下道歉的。于是他索性对沮授不闻不问，置之不理了。

此时，刘备向袁绍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袁将军对刘某恩重如山，但一直无以为报。此番将军派出文丑出任先锋，刘某希望能与文将军同赴前线。刘某要亲自查一查究竟斩杀颜良将军的是何人。请袁将军准我出征。”

袁绍闻言，立刻应允。刘备即刻动身，赶往前线。

谁料不久之后，文丑独自一人搭船来到了中军。他气呼呼地质问袁绍：“主公派末将担任先锋，莫非心存有疑不成？”

“文将军说的哪里话来？为何如此气愤？”

“想那刘备素来不善作战，性情十分软弱。为何主公如今却命他同当先锋大将？究竟是何用意，属下心里不服。”

“非也非也。文将军莫要怪罪于我，袁某无非是想试试看这刘备究竟有何本领。”

“既然如此，我便分给他四分之一的兵力，命他安守第二线阵地。主公意下如何？”

“如此也好。”

袁绍立刻应允了文丑的意见，将刘备的职务进行改变。

由此也能看出袁绍性格的另一个缺点，即他遇事缺乏决断之力，做事反复无常。行军打仗，更是缺乏己见，没有自信。

袁绍乃是名门之后。他仰仗自己祖辈的门风，以及代代相传的威势来统御麾下将士。虽然他看上去仪态雍容，平时难以窥其缺陷，但是只要真正站在战场之上，他的所谓名门风采便不复存在。行军打仗之时，真正的统帅需得智勇双全，明断是非，洞察局势。如此方能掌控全局，取得胜利。

待文丑回到前线后，便以袁将军之命为借口，只分派了四分之一的弱兵给刘备，又命他退居二线。而他自己则率领大部的精兵强将，在前线阵地步步推进。

第三十一章 灯花占卜

自从关羽一战而胜，斩杀河北猛将颜良之后，曹操对他更加重视。

他在心中暗暗发誓：“无论如何，曹某绝不能让关羽离开我的帷幕。”

因此，曹操不仅立刻上奏天子，大大夸耀了一番关羽的军功显赫，又特命朝廷的铸工赶制了侯印。他命张辽作为使者，将封印绶送予关羽。

“这封印是赐给我的吗？”

关羽先谢过张辽，再接过封印仔细观瞧。只见印上刻着五个大字——“寿亭侯之印”。

关羽看罢，将封印递还给张辽，说道：“这个封印，关某不能收下。请张兄带回去吧。”

“关兄难道不想收下此印吗？”

“正是。请转告丞相，关某对丞相的一番好意，心领了。”

“关兄这是为何？”

“不为什么。关某确实不能收下此印。”

张辽一再劝说，无奈关羽仍是不肯接受此印，他无奈之下，只得带回印绶复命。

曹操听得张辽的汇报，沉思片刻，问道：“关羽是直接拒绝接受此印，还是看了印文之后才说不要的？”

“他接过封印，看过印文上的五个字之后才说不要的。”

“如此说来，老夫明白了。”

曹操似乎想到了什么。他立刻叫来铸工，在封印上重铸，并加了一个“汉”字。因此封印上的文字变成“汉寿亭侯之印”。

张辽带着这枚重铸的印绶，再次前去送予关羽。关羽一见重铸的印文，不禁呵呵一笑，说道：“丞相果然明白关某所想之事。倘若他能堂堂正正实践臣道，我与他其实可以结为好兄弟的。”

关羽不再拒绝，爽快地接受了封印。

不久以后，便有快马来报前线的重大军情：“袁绍派出另一名大将文丑，他乃是颜良之弟。他们横渡黄河而来，直指延津。”

曹操听到急报后，显得成竹在胸，并未惊慌。

他先派出行政官员将当地百姓迁往两河之地，又亲率部队赶往延津。行军之际，曹操下了一令，颇为古怪：“粮草辎重先行，战斗部队在后，远远跟随。”

“丞相怎么会下这样的古怪命令？”

大家听到军令后心中嘀咕，却不敢违抗军令。于是将粮草置于前头，改变队形赶往延津。

刚抵达延津，便遭遇了敌军的阻击，无奈之下曹军只得将粮草物资等辎重丢弃，其他人等四散而逃。

“莫要惊慌！”

曹操安抚军心后，又下了几条命令：“军粮物资暂时丢弃。我军兵分两路，一支队伍沿黄河向北迂回，扼住敌军退路。另一支队伍佯作逃跑之状，退到南边的山丘之上。”

曹军此次部署令全军呈现分散的状态，各个方面缺乏互通凝聚之力，颇有败军之相。文丑见状，心中窃喜，他夸口道：“哼哼！那曹军见我带兵而来，势如破竹，立刻闻风而逃。你们看，如今的曹军已经不战而败了。”

文丑心中骄傲，命令军队一鼓作气，追击曹军。

而当曹军的士兵退到南面山头上，摘下盔甲休息的时候，心中未免觉得憋闷，他们之中有人发起了牢骚：“这仗没打就先撤退，真是窝囊。恐怕到时候真打起来，咱们也难取胜啊。”

有些曹兵心中打鼓，想趁机逃跑，不当败军之士。曹操的谋士荀攸见状，连忙上前阻止。他从隐蔽处对这些逃兵大叫道：“你们知道什么！这乃是丞相的良计。”

荀攸话音未落，就见曹操狠狠地瞪着他。荀攸一惊，心中了然。他急忙捂嘴，不再多言。

荀攸其实早就知晓曹操的意图。因此当他看到有逃兵的迹象时，忍不住泄露了一些情报。

但是，此时正值两军对垒，危急存亡之时。因此曹操立刻以颜色提醒他，不要多嘴。荀攸立刻领会，连忙捂嘴退下。

曹操此计先从自己内部下手，连曹军自己的士兵也被蒙蔽了，敌人自然也会陷入他的圈套之中。

果然，文丑统领河北军一路冲锋，旁若无人。七万大军一路深入敌区，而不顾身后空虚，离后方的第二阵地已经相隔甚远，难以呼应。

文丑虽然鲁莽，但也发现这样颇有危险，因此决定：“我军如今已经取得巨大战果，但也不能过于骄傲。孤军深入是极其危险的。”

文丑一声令下，当日入夜之前，各部队集结，整顿兵马。

此时他们占领的地方，到处都散落着曹军逃走时丢弃的军粮，还有各种辎重和军需品。文丑立刻下令让各部队自行补给。

于是，河北军一边集结，一边捡敛曹军丢弃的物资，互相还争抢军

粮辎重。

这时，天色逐渐由明转暗。哨兵及时向曹操汇报敌军的动向，曹操立刻下令：“全军动员，攻下山去！”

曹操一声令下，众将士抖擞精神，直奔山下扑去。另一头，已有士兵奉命燃起了狼烟为号。

狼烟一起，只见从山沟树林之中拥出无数曹军。原来他们之前佯败逃跑，早已埋伏妥当，只待看到信号，便一起出动，反攻而上。

曹操一马当先，冲在队伍最前端。他高声叫道：“白天咱们丢下的军粮乃是诱饵，只为引诱敌军步入埋伏网中。如今正是收网之时，兄弟们冲啊，不能有一条漏网之鱼！”

紧接着，他又下了军令：“给我拿下文丑！哪个能活捉文丑，与斩杀颜良同等军功。”

听了曹操的命令，他手下的张辽、徐晃等大将更是个个争先。他们一路追击敌军，终于在乱军之中发现了文丑的身影。

“好你个文丑！看你往哪里逃！”

文丑逃跑之中，忽闻背后传来叫骂声。他怒从胆边生，大吼一声：“休得胡言！”

他放开马缰，搭弓射箭，回身便射。

只见一支利箭直冲张辽的面门射来。

张辽匆忙低头闪躲，险险躲过要害，但头盔的纽带被箭头所中。

“你小子，放冷箭！”

张辽破口大骂，策马追赶。谁料文丑又回身，连放两箭。这回张辽躲闪不及，箭头直射面部。他啊呀一声，滚落马背。文丑立刻掉转马头，欲取下张辽的首级。

“休走！大胆狂徒！”

在一旁的徐晃哪里容他造次。他大喝一声，迎了上去。张辽趁乱赶紧退回阵中疗伤。

徐晃惯用一对白焰巨斧，此时他抡起斧子，挡住了文丑的去路。文丑见又来了一员敌将，不慌不忙地收弓换剑，对着徐晃叫骂起来：“想和本大爷过招，你还嫩了点！”

“少废话！看招！”

徐晃年轻气盛，哪里容得文丑废话。他武艺高强，文丑一时也难以占到便宜。

只见两人抡起兵器，你来我往大战了三十余个回合。徐晃被震得虎口发麻，文丑也是满头大汗。曹军的队伍趁机包围上来，将两人团团围住。

文丑趁一队兵马横冲之机，拨马便跑。只见对面驰来十余骑人马，为首的一将背插一面白旗，文丑一时看不清旗上的文字。他心中纳闷：“来人是敌是友？”

文丑正心中生疑，待来人来至跟前，他才看清白旗上洋洋洒洒写着几个大字：“汉寿亭侯关羽。”

难道此人就是关羽？杀我兄长颜良的关羽？

文丑猛然勒马，想起死去的兄长颜良，心中一阵酸楚。他并不看向关羽，而是定定注视着波光粼粼的黄河之水。

这厢关羽其实早就认出了文丑。他骂道：“败将文丑！你还在那里等什么？速速将你的项上人头交给我吧。”

关羽说罢，提马而来。只见他胯下一匹赤兔宝马，赤面长髯，不是关羽还是何人！

“原来你就是关羽！叫我好找，我要杀了你为我兄长颜良报仇雪恨！”

文丑一声怒吼，挥起长剑便迎了上来。

两人立时刀光剑影，战在一处。关羽舞起青龙偃月刀，寒光凛凛；文丑挥起手中大剑，呼呼生风。两人都使出了平生的本领，战了几十个回合，险象环生。金属相撞的铮铮之声，撼动天地，震得黄河之水也掀起了滔滔波浪。这两人打起仗来宛如神祇一般，不相上下，以命相搏。

正在两人酣战之时，文丑忽然瞅了个空隙，拨马便走。关羽哪能容他逃走，立刻催马便追。

文丑其实又想使出之前用的招数，即当敌人在背后追赶之时，他会换剑为弓，回身发射冷箭。

他此番又欲故技重施，哪知道他的这些小伎俩对关羽根本不起作用。文丑连射几箭，都被关羽轻松拨落在地。待到关羽催马追上文丑之时，只见关二爷提起青龙偃月刀，轻轻一挥，便将文丑的项上人头砍下。他的身体轰然倒在马背之上，任由战马一路狂奔，逃向黄河的下游处。

“敌将文丑之首，已被我关羽砍下！”

关羽高喝一声，震得地动山摇。四处作战的河北兵闻听主将被杀，更是群龙无首，吓得四散奔逃。

“乘胜追击！杀得敌人片甲不留！”

曹操得到关羽已斩杀文丑的情报后，精神大振。他立刻命人擂起战鼓，全面反攻。

于是曹军阵地上角笛声声，战鼓隆隆，宛如风雷巨响，压向敌军。

河北军不敌曹军，溃退而逃，不是被曹军斩杀，就是跳入黄河淹死。待到第二天一早，文丑的先锋部队被曹军歼灭大半。

刘备坚守的第二阵线，由于受文丑命令，严守在后阵，距离前线甚远。待到有从前线逃回来的士兵带来了消息，刘备才得知先锋部队遭遇惨败的消息。

他心中暗想，先锋若是惨败，后阵也会危急，于是立即下令巩固防线。

与此同时，那些从前线逃回来的士兵口径一致，他们说：“这次斩杀文丑将军的敌方大将，就是之前斩杀颜良将军的那位赤面长髯的大将。”

刘备心中起疑，于是他趁天色初亮之时，便带了一小队人马，赶到前线附近观察敌情。

黄河的支流在此处流速较缓，因此一片广袤的大地上，遍布了无数大小湖泊。此时蒸腾一夜的春雾散尽，朝霞显现，照得一片青山碧水分外明艳。只是经过一夜的激战，黄河对岸还有数不清的曹军，熙熙攘攘，嘈杂不堪。

“看！那个身背白旗之人，便是那位敌方大将。”

一个前线归来的士兵大喊。他手指黄河对岸的一处，刘备顺着他指点的方向望去，可以远远看到那里有一员大将端坐战马之上，身插一面白旗。只觉得他宛如一头雄狮一般，好不威武。

刘备眯起眼睛，仔细辨认白旗上的文字。只见在朝阳的照耀之下，“汉寿亭侯关羽”几个大字分外醒目。

“果然！那就是我的二弟关羽啊！”

刘备不禁闭上双眼，心中默默祈求二弟平安无恙。

此时，后方传来消息，原来曹军为切断河北军的退路，已经绕到后方。刘备只得匆忙赶回阵地。为了避过曹军的攻击，他急率部队退后几十里。

直到此时，袁绍派来的救兵才赶到此处。两军合为一处之后，移阵到官渡。

此时，郭图和审配两员大将来到袁绍面前，义愤填膺地告起状来。

“袁大将军，现在已经搞清楚了，杀害颜良、文丑两员大将的，就是那个刘备的义弟，名叫关羽的人。”

“此话当真？”

“千真万确！这次斩杀文将军之时，那人背上还插了个白旗，写有‘汉寿亭侯关羽’几个大字。绝对错不了！”

“哼！速传我的口令，把刘备给我带过来。看他还如何巧言令色，蒙蔽于我！”

袁绍连损两员猛将，心中恼火。他见刘备被押来帐中时，更是满面怒色。他毫不留情地大骂道：“好你个大耳贼！此时还想狡辩什么！你说什么都没用了，我袁某人今日要定了你的脑袋！”

他随即命令左右：“把他给我拖出去，斩首示众！”

“且慢！袁大将军，您莫非中了曹贼的奸计不成？”

“老夫砍的是你的头，怎么会中曹操的奸计？”

“袁大将军请仔细想一想，那曹贼利用关羽斩杀了颜良、文丑两员大将，目的就是为了激怒您，再借您的手杀了我刘备。想我刘备不才，本为败军之将却受到将军如此礼遇，如今又被授命统领一军。刘备又有何理由，能做出如此之事，而不利于将军呢？还望将军明察。”

刘备态度恳切，这是他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如今他虽被押于帐中，却未滔滔不绝地施展狡辩之术，而是用了几句最平白的话语，展示他的诚意。姑且不论他心中的真实想法为何，只凭他的态度和话语，就让人觉得此人委实质朴，不会做出如此耍弄把戏之事。

袁绍这人毫无主见，更无智谋。因此他一见到刘备显出如此诚恳的态度，立刻心中就有些触动，于是就改了口：“如此说来，老夫确实有可能错怪了你。若是我一时冲动，将你杀死，恐怕后人就会嘲笑我袁某，说我是个嫉贤妒能之辈了。”

袁绍面色稍霁，又对刘备以礼相待，请他坐到上座椅之上。然后问道：“因皇叔的义弟关羽之故，如今我军连遭败仗。不知皇叔对此，有何想法？”

刘备歉然垂首，不住道歉：“这全怪刘某无能，不能管好义弟，是我之责。”

“既然如此，能否请皇叔出面，让那关羽改投阵营？”

“这倒不难。若是我二弟能够知晓我身在此处，他必定会连夜赶过来的。”

“既然如此简单，为何皇叔不早点献策，害我连遭败仗呢？”

“只因我与关羽之间，至今音讯皆无，如此尚且遭到猜疑。若我当真与他暗通书信，恐怕早就招致祸端了。”

“皇叔说的哪里话来，袁某不再怀疑你就是了。请皇叔立刻修书给关羽，若他能投奔我的麾下，那要比颜良和文丑复活，更让我高兴了。”

刘备拜诺，便回到自己的阵地。

此时，营外星光璀璨。刘备坐在帐中的一盏孤灯之下，提笔修书。

他写的自然是给关羽的书信。

他忽然顿下笔，闭目沉思。恍惚之间与关羽的过往种种都涌上心头，不禁生出万般感慨。

晚风轻送，透过帐门，吹得油灯的火苗忽明忽暗。灯花四溅，噼里啪啦，不停跳动。

“我们兄弟终于能够重逢了。”

《易经》有言：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

刘备见此灯花跳动，心中一动，升起了与兄弟重逢的希望。

第三十二章 密信暗送

战事拖得越来越久。

此时，黄河沿岸之上的春意正浓。袁绍为地利之便，将河北军移阵到阳武（今河南省，原阳附近），守住要害。

曹操此时暂返许都。他召开了一场盛大的庆功宴，抚慰将士。

宴席之上，曹操说道：“延津一战，老夫以军粮队为首，施计引敌人步入埋伏之中。当时能体察到此计的妙处者，唯有荀攸一人。只是荀攸的口风不紧，险些误我大事。”

正在此时，有汝南（今河南省）而来的快马急报，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原来汝南之前有刘辟、龚都两股匪贼，他们原是黄巾余党。如今，曹洪的军队正在当地剿匪，而匪贼的势力庞大，攻势猛烈，打得曹洪的军队连连败退。

来使又说道：“请丞相速派兵支援，剿灭黄匪。此番若是不能彻底铲除黄匪余党，恐怕以后更会生出事端。”

此时酒宴正酣，众人听到此讯，皆议论纷纷。唯有关羽一人起身请命：“关某愿往，替丞相讨贼。”

曹操听了自然高兴，他又疑惑地问道：“关将军若是肯去，自然能够一举剿灭这伙匪贼。只不过关将军刚刚从大战归来，一路劳顿，老夫尚未论功行赏，关将军何以又匆匆离开，赶赴前线？”

关羽答道："关某惯于征战，如今身处这华堂之中，倒是不习惯了。若是再这样安闲下来，我这身上就不舒服了。百姓都说，常常下地干活之人，一旦放下了锹锄就容易病了。关某如今如此安逸度日，更是浑身不舒服。"

曹操闻言，哈哈大笑。他拍着膝盖，赞了一声："壮哉！"

遂准许关羽出征，并交给他五万兵马，又命于禁、乐进两人为副将，一同出征。

事后，荀彧对曹操进言道："丞相需当心，那关羽恐怕一去不返。我一直暗中观察他的情形，似乎关羽心中仍旧依恋故主刘备。"

曹操点头说道："此言有理。待关羽此番从汝南归来后，老夫不再派他出去便是。"

且说关羽率大军直奔汝南。抵达后，他命人利用一座古庙，作为临时大营，着手准备作战。就在当天晚上，巡逻的哨兵捕获两人。他们形迹可疑，很可能是敌人的探子。

当哨兵将二人押到关羽面前，在帐中摘去了蒙面纱巾之后，关羽一看之下，大吃一惊。他看到其中一人竟是昔日同僚孙乾。

"竟然是故人？"

关羽连忙上前，亲自为他们两人解开绑绳。他立刻屏退左右，以便一续旧情。

关羽首先问道："你是否知道我大哥如今身在何处，请速告我知。"

"自从当日徐州一战，我与主公便失散开来。我四处流浪，来至汝南。后因一个机缘巧合，结识了刘辟和龚都两个黄巾头目，之后便加入他们的队伍，落草为寇了。"

"什么？你们竟然身为黄匪？"

"关将军且莫生气，我们这样做也是有原因的。那河北袁绍一直为这一伙黄巾军送来钱物，他希望我们能从侧面攻打曹军，以助他一臂之力。正因如此，我便时常能得到河北方面的消息。就在不久之前，我听

说主公目前正在袁绍麾下，此消息甚为可靠。关将军请放心，我们主公健在人世之中啊。”

关羽听说大哥刘备如今身在河北，心中燃起了希望，眼中炯炯有神。他直勾勾地望着孙乾，长舒了一口气，难掩喜悦之情。

“孙兄，此话当真？大哥如今真在河北吗？你可不要哄骗于我啊。”

“关将军请放心。此事也是孙某从袁绍家臣口中得知的，不应有假。”

“感谢老天！”

关羽不禁闭目祈祷，心怀感恩。

孙乾压低声音，接着说道：“关将军如今也知道了，这汝南贼军和袁绍来往密切。不过，明日打起仗来，刘辟和龚都这两个领头的都会诈败而逃，希望关将军不要斩尽杀绝为好啊。”

“他们为何要诈败而逃呢？”

“这二人虽然身为黄巾军头目，但十分敬慕关将军。听说此次是关将军前来作战，他们觉得有缘见面，心中是欢喜的。但是他们因为袁绍的缘故，也不得不装装样子，打上一仗。”

“关某知道了。若他们当真有此心意，我便会放他们一马。关某此行是为了平定汝南，完成任务即可收兵而去。”

“待关将军返回许都之后，不如立刻护送两位夫人来汝南吧。”

“这个么……关某如今虽然打探到了大哥的下落，一心只想早日团聚。但大哥他如今身在袁绍的麾下，我贸然前去恐怕不妥。不久前，关某刚刚斩杀袁绍手下的两员大将，颜良和文丑。此时前去，怕是操之过急吧。”

“既然如此，就由我先去河北，打探一下袁绍那边的情形，再做定夺。”

“如此甚好。关某一人之命，绝不足惜。只是惦念大哥身在袁绍帐

中，稍有差池，便生祸端。还请孙兄多加费心。”

“关将军，你我本是一家人，大可放心。待孙某打探清楚袁绍那边的情况，再设法与你联系。到时候，便等你护送二位夫人过来。”

“关某归心似箭，只想尽快见到主公一面。他若是平安无事，关某便心满意足了。到时即使送命，也心甘情愿啊！”

“咱们尚未开始行动，关将军怎么就说得如此悲观。这不像你素日的作风啊。”

“关某此时竟是近乡情怯了。为了能早日见到主公，还要在曹营继续忍耐些时日啊。”

待他们叙谈完毕，夜色已深。

关羽便将孙乾二人悄悄地从后门放走了。

“关将军怎么把捉到的敌军给放了，此中难道有什么蹊跷不成？”

副将于禁和乐进一直躲在暗中监视。他们注意到关羽帐中的情形，心中起疑。但又因忌惮关羽，见他放走敌军士兵，也不敢上前阻挠。

第二天作战之时，关羽按照事先说好的计划，摆开架势。而那贼将刘辟和龚都二人，亦是摆开一个大战的架势，虚张声势一番。待到真正和关羽交手之时，却佯装不敌，转身而逃。关羽假意在后面追击，却不忙取他们的首级，只是作势追赶了一阵。

趁关羽追击的途中，贼将龚都趁四下无人，回身对关羽说道：“关将军，今日有幸得见，我等不胜荣幸。我们虽身在黄巾，却怀有忠义之心，不愿再做土匪。待到关将军改日再来之时，我们便将汝南城拱手相让。”

关羽于是下令鸣金收兵。他只折损极少的兵马便平定了贼患。于是胜利地班师回朝。

曹操见关羽得胜而返，军功卓著，自然又是大加犒赏了一番。于禁和乐进虽然一直暗中伺机告状，但见曹操对关羽宠爱有加，找不到机会开口，终不敢告状。

曹操大摆庆功宴。宴席之上，关羽对各方的敬酒来者不拒。他频频举杯，喝了个酩酊大醉，这才趁兴而归。

但是关羽虽然烂醉而归，一回到府中，便立刻赶往内院，向两位嫂夫人请安。

“关某此番从汝南凯旋，两位嫂夫人别来无恙？”

久别重逢，关羽先对两位夫人施了大礼之后，便坐下闲谈。只见甘夫人眼含热泪，悲切地说道：“关将军，我们身体倒还好。能否告知你此次出战路上，是否打探到主公的消息？我们真是心急如焚啊。”

关羽一身酒气，舌头也不太利索。他含糊地说道：“此番出战，确实没打探到主公的消息。不过两位嫂夫人敬请放心吧。有我关某在，一定没问题的。请你们安心住在此处，再稍加忍耐吧。”

甘夫人和糜夫人两人闻言，心中失望，不禁大放悲声。甘夫人对着关羽埋怨道：“关将军一再说没有消息，只怕是我们的夫君早已战死沙场了吧。关将军是不是不肯将真相告诉我们，怕我们受不住呢？你什么都不肯说，叫我们如何是好啊？”

女人家总爱胡思乱想。她们一旦想到什么伤心处，眼泪便止不住地掉下来。糜夫人也陪着甘夫人一起大哭起来。她看到关羽此时酒气熏天的样子，更是满腹怒火。她说道：“我们看关将军现在也变了。你如今受到曹丞相的厚爱，想必要报答他的一番恩典。我们倒是阻了你晋升的路了吧？若真是如此，请关将军明说便是。或者不如你一剑杀了我们两个，我们也无话可说了。”

“两位嫂夫人说的哪里话来！”

经过两位夫人这么一闹，关羽的酒醒了大半。他赶紧清了清脑子，对两位夫人说道：“两位嫂夫人，请体谅一下关某的苦衷。虽然那曹操对我百般恩宠，但关某心中的苦楚又有何人知晓。此番得知到主公的下落，关某心中才稍有慰藉，只是不敢轻易告知两位嫂嫂。若是这个消息走漏出去，那么我们和主公重逢之事，只怕会化为泡影。关某之前的所有努力，也就全部白费了。我因此才将这个秘密深藏心中。”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当真得到主公的消息了，是不是？”

“既然事已至此，关某便如实相告。我已打探到，主公如今身在河北袁绍帐下。不久前我出征黄河之战时，他就在后阵之中镇守。这些消息如今还不确实，还待关某一一核实。”

“关将军，此话当真？你是从哪里听来的消息？”

“关某在外之时，偶然碰到了孙乾。是他告诉我主公下落的。我们已经约定好，若此事确实，他会在途中迎接我们一行。”

“你是说，我们终于能离开这个小院，逃出许都了？”

“嘘……”

关羽突然做了个手势。他回头看向内院的院外。此时无风，只能听到树枝树叶沙沙作响。

关羽再次郑重叮咛道：“刚才关某的一番话，请两位嫂夫人绝不要外传。如今为了能与主公早日团圆，请你们少安毋躁，耐心等待。其余的就交给关某处理。你们只需佯装不知此事就好，更要提防隔墙有耳。”

第三十三章 高悬避客牌

不久之后，曹操也听说了刘备身在河北的消息。他立刻唤来张辽，问道：“你可知最近关羽的情况如何？”

张辽答道：“我听说他最近似乎有心事，酒也不喝了，整日闷头待在内院的门房之中，只顾看书。”

曹操闻言，心中不安，一时拿不准主意。

张辽见曹操神情焦躁，于是说道：“属下这几日就去拜访一下关羽，试探一下他的心意。”

他遂退下。几日后，张辽飘然而至，现身于关羽看书的门房之外。

“原来是张兄来了，好久不见啊。”

关羽连忙放下手中的书本，起身迎张辽进来。这原本就是个狭小的门房，待两人落座后，便被挤得满满登登的了。

“关兄读的什么书，看得如此入迷？”

“我读的是《春秋》。”

“原来关兄爱读《春秋》啊。这书中记载着管仲和鲍叔牙之交，两人的情谊可谓感动千古。不知关兄如何看呢？”

“关某对此倒没什么想法。”

“关兄不觉得他们二人的情谊值得钦佩吗？”

“不甚觉得啊。”

“怎么会呢？凡是读过《春秋》之人，皆知管鲍之交，人人羡慕不已。书中管仲名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一品之下，令人为之感动啊。”

“关某已有大哥刘备，他是我的至交知己。我已足也，并不羡慕什么古人的情谊了。”

“哈哈哈，关兄所言张某明白。你与刘备的情谊远超于那管鲍之交，可是此意？”

“正是。我与大哥乃是生死之交，管仲和鲍叔哪里能够比拟。”

河中巨石，被激流冲刷，虽过百年，却岿然不动。

张辽不得不承认，关羽对刘备的情谊果然坚如磐石，令人佩服。他心生感动之外，又不免开口追问道：“那么，关兄与我的交情又待怎讲？”

张辽直话直说，出言试探。关羽闻言，也直言答道：“我与张兄虽然偶得相识，却也情谊深厚，可谓患难见真知。但若张兄想让我做违背君臣大义之事，恐怕关某实难做到。”

“关兄是说，你与刘备之情谊虽是君臣，更胜于君臣，是吗？”

“张兄既知答案，又为何发问呢？”

“既然如此，当初刘备大败徐州之时，关兄何以不舍命死战呢？”

“那时将关某拦下的，不正是张兄么？”

“张某自然是见不得关兄丧命，才出言相拦的。”

“若是关某知道大哥已死，必定不敢独活。”

“那么，关兄应知那刘备如今就在河北的消息了。你难道立刻就要去寻他不成？”

关羽闻言，转向张辽，对他拱手一揖。

“多谢张兄提点。关某一诺千金。来此之前，关某曾与曹丞相提过三个条件。如今既然已经得知大哥的下落，必定会依诺而去的。烦请张兄向丞相转告此事，关某在此施礼了。”

张辽闻言，料定关羽必然会尽快离开，转投故主。他不敢耽误，匆忙离开此处，向丞相府而去。

关羽的去意已定。他的心思早已飞到河北刘备那里。

张辽将从关羽那里探听到的消息据实禀告给曹操。

曹操闻言，默默叹息，良久才蹙眉说道：“关羽果然是个赤诚之人。只是，我曹某待他不薄，难道竟也留不住他吗？”

他微微摇头，面露失望之情。但他心思一动，转而说道：“既然我留他不住，只得使点计策了。”

从那天起，他便命人在丞相府的门柱外高挂一张避客牌，谢绝一概人等的拜访。

那厢，关羽一直等候张辽的消息。可几天过去了，仍未等到丞相府那边的消息。他心中纳闷：不知曹操听到张辽的回禀，会有什么反应。

某夜，正当关羽离开门房，准备回房歇息之时，忽然有个人从暗中走出。此人来至关羽跟前，压低声音说道：“关将军，请收好此物，回去再看。”

那人将一封书信塞入关羽手中，然后便飞也似的离去了。关羽一怔，见那人转瞬即逝的背影，心中愕然。

待关羽回到房中，他掌起一盏油灯，打开书信。当他看到那熟悉的字体时，眼泪便止不住地落了下来。

那正是他大哥刘备的笔体，这是一封写给他的亲笔信。

刘备在信中追忆兄弟情义，情真意切。他还在信中写道：

愚兄与贤弟自桃园结义以来，便以生死为誓。如今愚兄不才，战事屡败，令贤弟劳体动筋，艰辛不已。若贤弟欲求富贵，愚兄愿献项上首级助之。书不尽言，望弟体谅。愚兄日夜遥望河南云天，敬待来命。

关羽看到刘备的亲笔书信，心中又是想念，又有些埋怨。他喜的是终于得到了大哥的消息，恨的是大哥竟然不懂他的苦衷，甚至以为自己贪图富贵，还说出要将自己的项上人头交出来，以助他谋取功名。他关羽若当真是那种贪图享乐之人，又何苦忍辱负重，寄人篱下，为那曹操所用呢？

关羽又转念一想，便明白了："我所持的忠义之情，原是自己的想法，又怎怪大哥不能体谅呢？"

当晚，关羽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第二天，他又独坐在门房看书，可是满脑子都是书信的内容，书却是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正在这时，一个商人打扮的男子走来。他靠近门房的小窗，对里面枯坐发呆的关羽小声问道："关将军写了回信吗？"

关羽猛然抬头，原来此人正是昨夜送信之人。

"你是何人？"

关羽心中起疑，四下张望，低声喝问。

来人答道："我乃袁绍属下陈震是也。今日便会赶回河北，请问关将军是否有信要带给刘皇叔呢？"

"关某心急如焚，愿即刻便赶往河北。只是两位嫂夫人和幼主尚在此处，我需护其周全。若是我一人的话，现在便可出发。"

"那么关将军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带她们一起顺利离开？"

"关某一时还没想好。不过当初我来到许都之前，曾和曹操约法三章。曹操虽对关某有恩，但我已立下军功，还清了他的恩情。待我向曹操禀明情况，便立刻告辞而去。关某来便要清清白白地来，去也要光明正大地去。"

"若是到时候曹操不放关将军走，你又如何是好呢？"

关羽微微一笑，答道："若他强留，那关某便舍去这一身皮囊，纵使化为魂魄，也要回到大哥身边。"

陈震见关羽如此回复，便不再多问。他立刻离开许都，赶回去复命。

次日，关羽便欲向曹操告辞。但是待他来到丞相府门口时，却见门口高悬一块"避客牌"，上书几个大字：谢绝见客！

避客牌高悬，就意味着无论来客有何要事登门，主人都绝不会见客。

而来客若是见到主人挂上了避客牌，便也会知趣而去。无论有再要紧的事，来客也不便再上门叨扰。

曹操正是猜到关羽定会来向他辞行，于是先挂起了避客牌，关门谢客。

关羽看到这避客牌，心中知道今日曹操是不会开门见客了。他在丞相府门前伫立良久，便打道回府。

第二天一早，关羽又早早来到丞相府门外，而门口依旧避客牌高悬。

关羽第三次特意等到傍晚时分才来。可令他奇怪的是，挂着避客牌的大门依然紧闭，整座相府悄然无声，谢绝一切来客的到访。

关羽几次登门，皆无功而返。

待他回到府中后，关羽立刻将一众亲信召集而来。这二十几人自下邳城之战时，便一直追随关羽左右。关羽吩咐道："我们很快便会离开此处，护送两位夫人出城。大家需立刻收拾整理，此事切莫声张。"

待关羽向两位嫂夫人禀明此事时，甘夫人面露喜色，连忙问道："关将军，我们何时动身？"

关羽淡然答道："这几日便动身。"

之后，关羽又对一众下人严加叮嘱道："你们在打点行李的时候，

不要动这屋中院内的一草一木。曹操之前所赐的金银缎匹，要全部封存留下，一样东西也不许带走。”

之后，关羽每日都去丞相府门口张望。但避客牌一直高挂门外，他一连去了七八次，次次扑了空。

关羽心中暗想：“这曹丞相一时不见客，我不如去找张辽，请他代为辞行。”

但没想到待他来到张辽府外时，张辽竟然也称病在床，避而不见。无论他好说歹说，看门的家丁都不肯转告。

“如此一来，关某只得不告而别了！”

关羽心中无奈，只得长叹一声，打定主意。

关羽生性正直，信守承诺。他打定主意要辞别曹操而去，便一心想着要当面告辞，然后光明磊落地离开。但如今曹操高悬起避客牌，看样子他即使再等上一百年曹操也不会开门见客。关羽只好改变心意，不辞而别。

“关某原想当面辞别，如今看这情形，却由不得自己了。”

关羽心意已定，便回到府中，修书一封。他将这封亲笔告别信，连同汉寿亭侯之印一并放在库房之中。

除此以外，他还命人将曹操所赐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以及各式珍宝全部封箱入库，还一一列了明细，将库房封印起来。

最后，他要求众人在府中清扫：“请大家彻底打扫，将院中清理干净。”

众人一起动手，一直打扫到后半夜。待清理结束后，小院在月光映照下显得一尘不染。

“好了！我们走！”

关羽一声令下，众人便带来一驾马车，护送两位夫人上车坐定。二十几名随从在车驾左右，严密保护。

关羽翻身骑上赤兔宝马，手提青龙偃月刀，来至车驾之旁，沿路护送。他们一行人马离开府邸，直奔北城门而去。

北门的守城官兵见到来了一行车马，不敢怠慢，连忙挡住了去路。

关羽提马上前，怒目而视，高声喝道：“哪个胆敢挡我的去路，便休怪关某刀下无情了！你们还想不想要自己的项上人头了？”

关羽提起刀来，微微一笑。守城官兵见状，吓得魂飞胆丧，四散而逃，遁入夜色之中。

关羽回头命令手下随从：“你等先护送车马前行，不可令两位夫人受惊。待到天明之时，曹操必定会派兵追赶。关某在此断后，你们速速走吧！”

关羽言罢，护送车马前行。他自己则在车后断后。他沿着北城门的大道，一路不紧不慢，悠然骑马而行。

---

(1) 译者注：公元199年。

(2) 译者注：文中此处写的荀彧，而《三国演义》中，此处原为程昱。


谋事在人
三国 3
孔明の巻
赤壁の巻
吉川英治 著
王筱敏 译
よしかわえいじ
中国出版集团
東方出版中心

谋事在人

第五卷
孔明之卷

第一章 关羽千里行

曹操所辖的巡逻队，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来此巡视。

这日清晨，一弯月牙尚留天边，这支巡逻队便如常巡视。

他们沿着城墙而行，一路经过官衙，越过一道沟渠，便来到了关羽居住的院落门前。忽然，一名士兵惊呼出声：“怎么回事？这天还没亮，怎么院子的大门已经敞开了？”

另一人也说道：“可不是嘛！你们看这院子里面干干净净的，好像已经被清扫过了似的。”

“这是怎么回事？”

“咦？有点不对劲！”

“你们看，他们院子的大门敞开，门房却没有人值班。这院子里面也看不见一个人影。”

巡逻的士兵们一边四下张望着，一边走进了院中。忽然一个人大叫道：“糟糕！一个人都没有！他们都跑了！”

士兵们惊呼着，赶忙向后院跑去。来到后院，他们发现那里站着十个美女。她们每个人都默默站着，好像哑巴似的不出声音。

“怎么只剩你们几个人了？这满院子的人都跑哪去了？”

巡逻士兵高声责问，而几个美女依旧默默无言，只是其中一人举起手来，向北方指了指。

这十个美女原本是曹操特意选来，赏赐给关羽的。而关羽当场接受下这些美女后，带回家里却直接送给了两位嫂夫人作侍女。

关羽临行前，命人将曹操所赠的金银财宝全部封箱入库，这十个美女也全部留在府中。他们一行只带着随身的物品离开。

同一天早上，曹操刚刚起床，召来文武群臣在阁中议事。

这时，忽然传来了巡逻队的急报：“启禀丞相，今早巡城之时，发现关羽府中人去楼空。属下们发现府中的库房中封存着丞相所赠的金银绸缎，而且汉寿亭侯之印也在其中。后院之中，只留下十个美女。关羽只带着随身家丁，护送两位刘夫人的车驾，一行人在天亮之前便从北门离开了。”

席间众将闻讯，不禁大惊。大家都将今日所议之事停下，而猿臂将军蔡阳更是立刻请命：“丞相，末将愿立刻前去捉拿关羽。只要丞相给我三千人马，我定能将他生擒而归。”

曹操默默不语，只是低头诵读那封关羽留书。良久后，他才开口说道：“也罢！若是此时派人去追他，倒显得老夫无情无义了。关羽他来也明白，去也明白，坦坦荡荡乃是一位真正的天下义士。他可是你我的楷模呀。”

蔡阳闻言，羞臊难当，只得退下。这时，程昱却是不服，他直言道：“丞相，那关羽有三大罪状，而您却对他如此宽宏大量，臣等不服啊。”

“程昱啊，你说那关羽罪在何处？”

“其罪之一，忘恩负义；之二，不辞而别，私自潜逃；之三，暗通河北使者。此乃其三大罪状。”

“非也！你有所不知，那关羽初来之时，我们便有所约定。老夫那时便承诺当他得到刘备的消息，可以立刻离去。如今关羽并未食言，而

是老夫一再躲避，未曾履约。若有罪的话，那也应怪我而非关羽啊。”

“可是我们如今纵容关羽离去，前往河北，投靠袁绍。这无异于放虎归山，我们现在不拦关羽，以后必酿成大祸啊！”

“不可！老夫不能食言。若此时派兵拦截关将军，则会被天下人耻笑我曹操不讲信义。既然他忠心于刘备，老夫留不住他，便由他去吧。毕竟人各有其主，不追也罢！”

曹操转过头去，遥望北方，怅然若失。他最后呢喃这几句，仿佛也是告诫自己该放手时要放手。

关羽终究是出走了。

他终究还是离开自己，回到那个刘备身边去了。

曹操心中明白，自己单恋着关羽那样的大丈夫，难免辛苦啊！当然，这里所谓的“恋”，说的乃是男人之间惺惺相惜的情谊。

“像关羽这样有情有义的英雄，恐怕老夫此生之中再难得一见了！”

尽管如此，曹操的心中却不对关羽存有丝毫的恨意。他知道关羽来得明白、去得也明白。关羽的所作所为皆是光明磊落，曹操也难以对他怀有任何愤恨之情。

此时，曹操遥望北方，神情孤寂。而他的眼角也落下滚滚热泪，肆意流满脸颊。曹操心中的苦涩和心酸，也在他合上双眼的一刻尽情流露在外。

见到丞相此状，众臣都不敢直视他的面容，但程昱和蔡阳却心中暗有打算：“丞相如今心软，纵容关羽离去，他将来必定后悔莫及。我们应该现在就追杀关羽，刻不容缓，否则会酿成大祸啊！”

两人心急如焚，不解曹操今日为何如此惆怅。

少顷，曹操起身，对众人解释道：“你们有所不知，此次关羽出走并非不告而别。此前他曾经七次登门，意欲请辞。只怪老夫心有不舍，高挂避客牌，将他挡在门外。关羽不得当面告别，只得改为留书而去。因此，关羽此番出走，只能怪老夫有错在先，恐怕他此时还会嘲笑我心

胸狭小，不是个言而有信之人。老夫因此心中难过得很啊！只怕他此时尚未走远吧，我若是现在去追，应该能赶得及和他一番告别。如此一番情谊，也算得上有始有终，才对得起我们二人这一段交情。也罢！张辽，你速速备马，与我一同前去送一送关将军！”

曹操说罢，立刻起身离座。他命人牵过马匹，即刻飞奔而出，去追赶关羽。

张辽本欲先行，但曹操叮嘱他要带上金银等物给关羽作盘缠。于是他立刻准备好盘缠，又带上一袭锦袍，之后才快马加鞭，紧随曹操去追赶关羽。

“丞相这是怎么了？我等都猜不透他的心思了。”

阁中的众将先是被曹操的一席话所震惊，又对曹操快马追赶关羽送别感到错愕。程昱和蔡阳更是一脸茫然，百思不解。

此时正值深秋时分，山中枫叶如霜，道上黄叶翻飞。

正是一派草长马肥的金秋景象。

“咦？好像有兵马的动静。”

关羽警觉地勒住马缰，屏息静听。

“等一等……”

他果然听到秋风送来的呼喊之声。

“看来是曹操派来的追兵到了！”

关羽对此并不慌张，他心中早有准备。只见他一提马，赶至两位嫂夫人的车驾之旁，缓声说道：“你们护送夫人的车驾一路向前，不要停留。待关某殿后，收拾一番后自会赶上。”

关羽此番说法，是为了避免惊动二位夫人。他叮嘱一番后便拨转马头，立在当下严阵以待。

只见一人一骑从远处奔来。来人正是张辽，他见到关羽的身影，便

大声呼喊道：“云长兄，请留步！”

张辽一边呼喊，一边已经策马赶到关羽跟前。

关羽展颜一笑，说道：“在这里能直接叫我表字的人，也只有张兄一人了。你此番前来，是不是奉丞相之命，前来捉拿于我的？你我虽有一番情谊，但关某绝不会束手就擒。你想拦，就来试试吧！”

关羽一边说着，一边手按青龙偃月刀，目光警戒，蓄势待发。

“不不不！关兄误会在下了！”张辽连忙辩解道，“你看，我未着寸甲，也未带一件兵器，怎能是赶来捉拿于你的？丞相大人随后就到，他说关将军将要远行，要赶来送一送。张某只是先行赶来，请关将军留步，稍等一等。我真的并无他意啊！”

“哦？曹丞相也要亲自赶来吗？”

“正是！丞相想要亲自来送一送你。”

“关某怎敢劳动丞相大驾？”

关羽闻言，策马登上霸陵桥上。他在桥中央勒住缰绳，立在当场。

张辽见状，心下明白，关羽并不相信自己所言。关羽此时上桥，是为了占据地利之势，以防曹军赶来追击。他一人挡在窄桥中央，可以抵挡万军。

“关兄，你不信我也罢。待到曹丞相到此，你便明白我所言不虚了。”

张辽苦口婆心，反复解释，但关羽依然立在桥上，不改姿势。

不多时，只见后方疾驰而来六七骑人马，原来是曹操匆匆赶到。

曹操只带着几位心腹大将，如许褚、徐晃、于禁、李典等人，而且一行人皆未身披铠甲，仅腰挂佩剑。众人未持应手的兵刃，便服而来。

关羽立在霸陵桥上，远远望到曹操一行的装束，心中暗想：“曹操一行确实不像是赶来捉拿我的样子，看来张辽所言不虚。”

关羽面色稍霁，但是心中依然困惑。他不解为何曹操会仅带数人赶来此处。

此时曹操已经赶至桥边，他命众人勒马停住，对关羽说道："关将军，何以不告而别？曹某未及与将军辞别，难免心怀遗憾。不知关将军为何如此行色匆匆？"

关羽闻言，在马上躬身为礼，答道："丞相容禀。关某来此之前，曾与丞相约法三章。此番离开，乃是因关某得知故主刘备如今身在河北，心中急见故主，方才不告而别。请丞相恕罪。"

"如此说来，曹某便明白了。你我相处时间不长，未免可惜。不过曹某既然身为丞相，绝非言而无信之人。只是，未能与将军多相处些时日，曹某心中实在不舍啊。"

"关某不才，承蒙丞相收留。如此大恩大德，关某此生莫敢忘！但如今关某既然已经得知故主的下落，必定以忠义为先，日夜奔驰，赶往故主身边。此番情义，还请丞相理解。关某此前曾七次登门，想要当面辞别。只可惜丞相府上高挂避客牌，因此未能如愿。还请丞相恕罪，关某并非有意不告而别。"

"关将军说的哪里话来。其实此事错在曹某，我心知将军必定会上门辞别，心中不舍才命人高挂避客牌。如今想来，未与将军当面说清，曹某心中实在惭愧。因此曹某特意赶来此处，想亲自送一送将军，还望关将军莫要怪罪才是。"

"丞相言重了。丞相宽宏大量，无人能及。关某对此，深有体会。"

"既然关将军能够体谅，曹某此番相送，也算得偿所愿了。万望将军能记得曹某的深情厚谊，不枉费你我相处之情谊啊。张辽，你去将东西送予将军。"

曹操回头招呼张辽，命他将事先准备好的金银送给关羽，以作盘缠。但关羽却断然不收。他说道："关某在京城期间，愧领了丞相无数恩赐。关某原本出身贫寒，习惯了如此四海飘零的生活，并不需要这么多金银。还请丞相收回，用来犒赏将士们吧。"

曹操却坚决不收回，他恳切地说道："关将军切莫再拒绝，辜负了

曹某的一番心意。莫让曹某心中再留遗憾。将军若肯笑纳这些盘缠，是不会有损你忠信的名节的。曹某知道将军能够忍耐贫困潦倒的生活，但莫要忘了你还带着两位嫂夫人。这些盘缠就权且当作曹某赠予两位夫人的一点心意，让她们免于路途煎熬，请将军务必收下才是。”

关羽闻言，不再吭声。他见曹操谈及两位嫂夫人，想到两位嫂夫人将随自己一路颠沛流离，不禁心中酸楚。最后他终于开口答应：“丞相一番心意，关某愧不敢当。若是用于两位嫂夫人的盘缠，关某必将转达此番美意，愧领收下。关某在京期间，深受丞相关照。他日有缘相见，关某必定竭尽所能，以报答丞相的大恩大德。”

曹操闻言，这才展露笑颜：“关将军太客气了。你我相处虽然只有短短数月，但是有了将军这般忠义之士，令京中士风为之一振。曹某也从将军身上，深受启发。无奈你我今日不得不暂时话别，缘分未尽，他日必定相逢。人生至乐，不过如此啊！”

曹操说罢，亲手从张辽手中取来金银，赠与关羽。他又命人送来一袭锦袍，送给关羽，说道：“如今秋意已深，寒风初起。关将军此行翻山越岭，万望多加保重身体。曹某此番送上一件粗袍，聊以御寒。万望关将军收下此物，并不有损你的忠义节操。”

曹操示意手下将锦袍送上。那人立刻下马走到霸陵桥上，跪在关羽马前，将那袭锦袍举过头顶。

“关某多谢丞相赐袍！”

关羽端坐在马背上，岿然不动。他心中警戒曹操会不会耍花招，眼神一直注视曹操，充满警戒，“丞相此恩，关某绝不敢忘，有缘再见，必当全力以助”。

关羽说罢，并不下马。他伸出青龙偃月刀，以刀尖挑起锦袍，披在肩上。随后，他道了一声“有缘再会”，拨转马头，一路向北而去。

“啊！关将军果然英姿飒爽！”

曹操目送关羽远去，颇为动容。而他身旁的李典、于禁、许褚等将却勃然大怒，破口大骂：“关羽怎敢如此傲慢？”

“他收到丞相赐袍，竟然不下马接受，反而以刀尖挑起！”

“关羽简直欺人太甚！如此对丞相大不敬，定要严惩！”

“咱们快追，他尚未跑远。容末将们杀了关羽这个忘恩负义之人！”

这厢曹操的手下众将义愤填膺，纷纷摩拳擦掌，就欲纵马追杀关羽。而曹操却制止住众人，宽慰道：“大家莫怪关将军防备咱们。刚刚他一人单骑匹马挡在桥上，而咱们一行数人，个个都是骁勇善战的大将。因此依他所见，虽然我们未着甲胄，他又怎能不加提防呢？”

之后，曹操在众人返回的路上，又再三训诫众将道：“无论关羽将来是敌是友，就凭他的人品高尚，老夫能与之相处数月，已是喜不自胜。在与他相处之时，老夫只觉得天地万物，美好无比。此正乃其人品的感召之力。这种人格魅力对于他人的熏陶和影响，可以流芳千百年。你等若也能结识关将军这样的义士，也要心存感激。老夫希望你们可以用心效法于他，方能流芳百世。”

从曹操的一席话中，我们可以领会到他的用人之道。同时也能听出，曹操对自己人性深处的善恶品性，也是有所体会。他时刻在努力扮演成一位任人唯贤的善将良帅。

关羽因刚才的耽搁，落在两位夫人的车驾之后。他匆匆催促战马，飞驰了二十余里前去追赶。但不知何故，一路之上却未见到这一行车马的踪迹。关羽心中纳闷：“怎么回事？莫非我转错路口不成？”

关羽纵马驰上山顶，驻足张望。正当他毫无头绪之时，只听得对面山顶传来一人的呼喊：“关将军！请等一等！”

“何人呼唤？”

关羽凝神观瞧，只见对面山头立着百十来人的队伍，为首一员大将坐在马背之上。

只见那员大将年龄在二十岁上下，他头戴黄巾，身披蓝袍，十分威风。此人一边呼喊，一边纵马下山，越过溪河，不多时便来到了关羽面前。

关羽见此人迎面而来，立刻擎起青龙偃月刀，准备给对方一个下马

威。

“呔！来将何人？速速报上名来，否则关某刀下无情！”

来人纵马来至跟前，利落地翻身下马，抱拳答道：“小人是襄阳人氏，名叫廖化，字元俭。小人对关将军绝无恶意，请您放心。”

“既无恶意，你因何挡我去路？”

“关将军容禀。只因身处乱世之中，小人便少小离家，闯荡江湖。后来落草为寇，手下有五百个兄弟，在此处扎寨。寨中有一人名叫杜远，他今日巡山之时，撞见了两位夫人的车驾，于是将她们一行人都劫到山上去了。”

“大胆！尔等竟敢劫持两位嫂夫人的车驾！”

关羽立刻怒目圆睁，变了脸色。

廖化见状，连忙说道：“请关将军稍安雷霆之怒，容小人解释。小人在寨中见到劫持上山的一行人，又窥见车帘内的二位夫人，觉得她们气质不俗，不似普通人家。于是我私下打探跟车随从，却得知这两位竟是刘皇叔的夫人。小人心中惊诧，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因此立刻质问同伙杜远，为何劫持两位夫人，究竟意欲何为。小人还规劝他立刻放行，以免祸端。谁料那杜远顽固异常，不仅不听从劝告，反而欲染指夫人。小人无奈之下，只好杀了杜远，将其首级摘下。请关将军息怒，小人这就献上杜远的首级。”

廖化说罢，立刻献出杜远的首级，并跪倒在关羽的马前一再施礼。

关羽见状，心中起疑，便问道：“既然你说自己落草为寇，因何会砍下同伙的首级，来刻意讨好于我？你我素昧平生，此事关某想不通。”

“关将军所言极是，”廖化似乎因关羽称他为山寇，心生自卑之情，“小人从两位夫人的随从口中，得知关将军身为忠节之士，心生向往。虽然小人为绿林中人，却也长着一颗人心，而非禽兽之辈啊。”

廖化说罢，立刻跳到马上，纵马返回山寨。

不多时，廖化再次出现。他手下一百余人，将两位夫人的车驾推下山道，一路谨慎小心。

关羽见状，方才打消疑心，相信了廖化。

关羽连忙纵马上前，赶至两位夫人的车驾之前，反复道歉。他认为让两位夫人遇劫，全因自己的失职，心怀忏悔。

甘夫人端坐在车中说道："三弟啊，我们娘们几个此番若无廖化的照应，恐怕凶多吉少。你要好好感谢他为好。"

那些随车守护的随从也纷纷开口，向关羽称赞廖化的好心："关将军，那个叫杜远的竟然胆大包天，还跟廖化商量要将二位夫人各自收为压寨夫人，可是廖化断然拒绝。他一怒之下还将那杜远斩于刀下。像廖化这样的仁义之人，定然不会一直甘于落草为寇的。"

关羽闻言，立刻向廖化施礼道谢："看来此次两位嫂夫人能逢凶化吉，全仰仗壮士相助。关某这厢感激不尽。"

廖化连忙回礼应道："关将军过奖了。小人只是做了应尽之事，何足挂齿。想来我也确实不甘于一直沦落绿林，被人当为草寇。因此今日也有一个不情之请，请关将军准我同行，守护车驾，保护夫人。我这百十名手下也必将尽心追随，为将军助上一臂之力。"

关羽对廖化的好意感激不尽，却并未答应他同行守护车驾的请求。只因关羽对这些绿林之人还有些顾虑，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与他们为伍，担心会有损刘皇叔的声名。

廖化见关羽不准自己同行，并不坚持，反而取出一些金帛权当盘缠。关羽感叹廖化虽身在绿林，却志向高远，断然不肯接受他的财物。分手之时，关羽抱拳，与他约定道："壮士今日对嫂夫人的救命之恩，关某绝不敢忘。千山万水，后会有期。待我主刘备大业已立之时，你若前来相投，关某必当重谢。"

于是两人话别，关羽再次护送两位嫂夫人的车驾上路。

车驾前行，山高水远，秋日苦短。

这日黄昏时分，一行人来到一片树林之中。

只见眼前落叶纷纷，炊烟袅袅，似有隐士居住于此。

关羽准备今夜在此落脚，便派人前去打探。来至一处院落之外，便遇到一位老人家步出草堂，上前招呼道：“敢问来者何人？”

“老人家，在下名叫关羽，是刘备刘皇叔的义弟。”

“哦？莫非你就是那位斩杀颜良和文丑的关羽关将军？”

“正是。”

老翁闻言，面露惊色。他不禁又问道：“那敢问这车驾之中，又是哪位贵客？”

关羽不加隐瞒，将车中人的身份将如实相告。老翁闻言，更加惊惶。他不敢怠慢，连忙毕恭毕敬地迎接一行人马来至当院。

待两位刘夫人步下车辇后，老翁又立刻将家中女眷唤来，叮嘱她们好生伺候，不得怠慢。

“贵客迎门，蓬荜生辉！”

老翁连忙又到内室，换了一套体面的衣袍后才来到两位夫人暂居之室请安。

来到房间后，老翁看到关羽正垂手侍立在两位夫人的身侧，不禁心中纳闷，便开口问道：“关将军，您既然身为刘皇叔的结义兄弟，那么这两位刘夫人就相当于您的嫂夫人了。你们一行已经长途跋涉，身困体乏，关将军因何不坐下休息，反而还如此讲究礼数呢？”

关羽微微一笑，答道：“老人家有所不知。虽然皇叔与我和张飞三人义结金兰之好，情如兄弟，但关某明白，于义于礼，我们乃是君臣。关某铭记此点，坚持礼数，决不可任性僭越。因此我的两位嫂夫人于我来说，乃是主公之妻，尊贵无比。如今我等一行护送嫂夫人赶路，虽旅途颠沛，但关某也绝不敢轻僭君臣之礼。如此说来，老人家便不觉得奇怪了吧？”

“原来如此！老朽实在眼浊啊。不过今天见识到关将军是如此重节

守义之人，真是难能可贵啊。”

老翁被关羽的忠义之行深深折服。他当下恭请关羽来至自己的书斋，奉上茶水后道出了自己的身世。

原来老翁名叫胡华，当年曾在恒帝朝中任官，身居议郎之职，如今隐居于此。

老翁还欲将他的儿子引见给关羽。

“老朽有一个犬子，名叫胡班。他如今正在荥阳太守王植手下担任从事官。将军一行若沿途经过那里，不妨会一会犬子。”

老翁当下立刻提笔，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介绍关羽一行的情况。第二天一早，当关羽一行启程时，老翁便将介绍信交予关羽。

第二章 过五关斩六将

关羽一行谢过老翁胡华后，继续打马上路。秋风萧索中，一行人簇拥着两位夫人乘坐的破败车辇，日夜不休，连日奔走。

在一处通往洛阳的关卡之处，一行人遇到了一些麻烦。此关名叫东岭关，此处的守关之人名叫孔秀，他是曹操的部下，在此率五百骑兵，牢牢把守。

关羽心中暗想："此乃前往三州的咽喉重地，我等一行若能平安通过是再好不过的。"

于是关羽命人将车辇停下，自己一马当先来至关下，自我通报："各位军爷请了。我等此番欲前往河北。请行个方便，让我等通关吧。"

守军闻言，连忙通报。不多时，孔秀便现身关上，手提利剑，高声问道："来者可是关羽关云长？"

"不错，正是在下。"

"那你们推的可是两位刘夫人的车辇，此番欲前往何处？"

"你既然已知此事，关某也不再隐瞒。我等欲前往河北，投奔故主刘皇叔，请孔将军行个方便，让我们通关吧。"

"你要通关，那身上可有曹丞相的文书？"

"我等一行出来得急，并未带来丞相的文书。"

“关将军也是明白人。若是寻常商旅，通关尚且需要符契。此番关将军欲通关，怎么也得拿着丞相的文书才成啊。”

“关某与丞相早有约定，待投奔故主之时，可以不告而别。孔将军莫非不肯通融，一定要文书不成？”

“孔某不敢，不过那河北袁绍乃是曹丞相的大敌，因此但凡通关之人必须有丞相的批准，否则孔某也不敢做主。不如这样，请关将军先在关内委屈几日，稍加等候，待孔某立刻差人回京请示一下，再做决定。”

“你让我们等，可此番我等急着赶路，哪有时间等你派人往返京城，去请命令！”

“关将军，不是孔某不肯通融，只是如今兵荒马乱的，没有丞相的命令，孔某是万万不敢将你们放出关的。丞相命孔某在此严加把守，请关将军见谅，这国法怎能任意罔顾呢？”

“曹操之令因其敌人而定，对其百姓适用。关某乃是丞相请来的客人，我既非他的臣民，亦非他的敌人。孔将军，若你执意阻拦，不许我等通关，那关某只得用强了。你若不想难堪，还是速速让我们过关吧。”

“好你个关羽！啰啰唆唆，如此聒噪！你若真想过关也不难，只要你将车辇留下，随从留为人质，孔某便准你过关。”

“绝不可能！”

“既然如此，是走是留就由不得你了！”

“此话怎讲？”

“少说废话！”

孔秀此言一出，立刻命人将关门紧闭，不许关羽一行通关。

关羽大怒，剑眉倒竖。他扬起青龙偃月刀，举至孔秀面前，大喝一声：“好你个孔秀！有眼不识关某的大刀不成？”

孔秀为人莽撞，低估了关羽的武功，也高估了自己的能耐。他一把握住关羽的刀柄，显得毫不在意，还随口骂道：“你少在我面前逞威风！”

孔秀觉得关羽无礼，便回头招呼手下，命他们前来包围，将关羽捉拿下来。

“不要命的就上！”

关羽大喝一声，将青龙偃月刀抡起。

孔秀原本抓住关羽的刀柄，此时惊呼一声，被关羽挑下马来。他正待拔剑相对，却听那关二爷一声怒吼，举刀砍下。孔秀被一劈两半，血溅当场，死于非命。

主将一死，剩下的守军群龙无首，只得四散奔逃。

关羽将剩下顽抗的士兵驱散，护送车队安全通关之后，他又回头告诉那些士兵：“关某已在霸陵桥上对曹丞相告了假，丞相已准我离开。今日关某光明正大地前来通关，但那孔秀却百般不肯。落得如此下场，皆是他咎由自取。你们尽可将今日的情形报告京城，告诉他们关某是如何过得东岭关的。”

关羽护送车队一行继续赶路。这日天降冰雹，打在车辇之上乒乓作响。关羽并不在意天气之变，只是催促随从，匆忙赶路。

赶至一处，似已能遥望到洛阳的城门了。

此处自然也在曹操的管辖之下，由太守韩福镇守其中。

从昨夜开始，洛阳城郊的函门突然开始戒备森严。在常驻守军的基础上，突然增设千余名骑兵。这些骑兵个个训练有素，早早来到附近的山坡洼地里埋伏下来。

就在昨日有消息传来，说关羽不仅强行闯关，而且将孔秀立斩马下。洛阳守军听说关羽正朝此处而来，不禁人人惊惶，难免加强戒备。

但这一切关羽并不知晓，因此当他来至函门外时，依旧高声通报：“我乃汉寿亭侯关羽是也。我等欲通关前往北方，请行个方便吧。”

守关的军士听说关羽前来通关，不禁情绪紧张，议论纷纷："我的妈呀！那个关羽来了！"

只听得锵啷啷铁门巨响，大门应声而开。

洛阳太守韩福亲自披挂上阵，他一马当先来至关羽面前，出言挑衅："你欲通关容易，只要拿出通关的文书即可。"

关羽自然是没有文书，于是韩福又大放厥词："既然你没有通关文书，韩某只得将你当作京城的逃犯。你快快受降，如若不然，我们便要用强了。"

关羽见韩福如此傲慢，不禁勃然大怒。他坦然告知自己昨日通过东岭关时，孔秀试图阻拦，而自己将他斩于马下。之后，关羽怒目而视，瞪着韩福说道："莫非你也如孔秀一般，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吗？"

不等关羽说完，只听得四外金鼓齐鸣，城外山中亦响起战鼓之声。

"好啊！看来你早已事先设下埋伏，想要捉住你家关二爷啊？"

关羽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却暗自催马向后退去。

韩福以为关羽要逃，立刻对众将官大声命令："给我活捉关羽！决不能让他跑了！"

众将官得令，立刻扑上前去将关羽团团包围，试图将其拿下。

谁料关羽竟是假意退却，他猛催战马向前跃去，挥开臂膀抡起青龙偃月刀便向人群砍去。一时间杀得敌人人仰马翻，血流遍地。那太守韩福帐下有一员猛将，名叫孟坦，他不自量力地冲到关羽面前，意图拦截，被关羽挥刀斩落马下，命丧黄泉。

"关羽砍了孟坦啦！"

众人见状，吓得魂飞魄散，哪个还敢上前迎战。

太守韩福看到军心涣散，气得咬牙切齿却也无可奈何。这时，他看见关羽纵马而来，宛如一只雄鹰追赶雀鸟一般杀气腾腾。韩福暗中放了一支冷箭，直奔关羽而去。

冷箭正中关羽的左臂。

“好大的胆子！竟敢伤我！”

关羽拔掉冷箭，顺着来箭的方向抬头望去，只见韩福鬼鬼祟祟地藏在众人身后。他猛催赤兔宝马，呼啸而至。韩福见关羽追来，吓得掉头就逃，但他的战马哪里是赤兔马的对手。只见那赤兔马几个腾跃就追上了韩福的坐骑，关羽赶到韩福身侧，咔嚓一声，便将韩福的人头砍落下来。

一见主将被斩，其余部将早已吓得魂飞胆丧。他们见关羽催马来追，纷纷抱头鼠窜，狼狈逃命。

“来人！快马加鞭，速速过关！”

关羽见敌人逃窜之时露出缝隙，连忙大声招呼后面的车驾队伍过关。一行人匆忙赶着车驾，闯过刀光剑影的战场，一路颠簸直奔洛阳城中而去。

初进城门之时，尚有一些负隅顽抗的守军频射冷箭，意图阻拦车驾的前行。但当众人得知太守韩福已被关羽斩于城外，就连勇将孟坦也命丧黄泉的消息，再也无人敢于上前阻拦，人人岌岌自危。

关羽一路护送车驾穿过洛阳城的大街小巷，又来到城外。一路上，关羽不敢耽搁，沿着山路日夜兼程，匆忙赶路。两位刘夫人坐在车中身不由己，她们心中惴惴不安，只得互相依偎着，彼此打气。

一连数日，关羽护送着车驾趁夜间赶路，而白天则将车马赶至山林溪谷的僻静之处，以便休息。因此他们抵达汜水关时，正是夜半时分。

汜水关的守将名叫卞喜。此人原是黄巾部将，投降后被曹操派来镇守此地。

此关旁边有座高山，山上有一座镇国寺。这座镇国寺兴建于汉明帝时期，颇为古朴。

当晚，那守将卞喜召集全体手下在镇国寺议事，他们生怕关羽前来闯关，共商对策看该如何应付。

夜深人静之时，山风呼啸，松涛阵阵，群星点点。

忽然，镇国寺中的大钟被敲响，悠扬的钟声传向四方。

“钟声响了，是他们来了！”

“他们人已经到了！”

有两名士兵从镇国寺的山门方向飞奔而来，高声通禀消息。

卞喜和手下众人原本在大堂中议事，他们听到消息连忙走出堂外。只见院中烛火通明，他们站在栏杆之前，互相议论。

“别喊了！别喊了！有什么好惊慌的！”

卞喜喝住那两名士兵，不准他们大声聒噪。他和手下众人一起站在廊下，远眺空山寂静。

“你们确定是关羽护送两位夫人一行到了吗？”

“小的确定。”

“他们抵达山下时，守关的将士有没有为难于他？”

“小的们按您的命令，并未多问便将他们放进关了。”

“很好很好！想那些洛阳和东岭关的守将不知变通，一味使强，意图拦截关羽，但他们哪里是关羽的对手，只会招致杀身之祸。我才不会强攻，只会智取。如今关羽已经送上门来了，我便要用计将他拿下。哼哼！咱们现在就出发，到山门那里迎接关羽一行，把那些和尚们也都叫起来，一同列队欢迎。”

“是！刚才钟响，想必那些和尚们早已在山门外等候了。”

“也罢，你们都随我来！”

卞喜吩咐左右跟随，自己大踏步走下台阶，来到山门处。

当晚，关羽一行抵达汜水关。他们顺利通关后，沿路上山，来到镇

国寺外。一行人正欲上前叩门，求僧人允许他们投宿一晚时，没想到寺中钟声大作，全寺的僧人们一字排开，特地出门迎接。关羽一行见状，十分纳闷。

镇国寺主持大和尚法号普净，他快步上前，来到两位夫人的车驾前深施一礼，说道：“阿弥陀佛！施主一路颠簸上山，一定十分疲乏。老衲这一方古寺已备好厢房，请施主稍事休息，以便赶路。”

普净和尚又命人奉上香茶，献于两位夫人。

关羽见到老方丈如此恭敬有礼，十分欣慰。他也以礼相待，与老方丈寒暄一番。老方丈客气地问道：“不知关将军离开故乡蒲东已有几载？”

“在下离开故乡，已近二十年了。”

关羽坦诚回答。

“哦！你我很有缘啊，老衲也是蒲东人士，能与关将军攀个老乡。老衲在出家之前，俗家的旧居与关将军的故乡只有一河相隔哩。”

“关某没想到，竟能在这里遇到故乡之人，真是缘分啊。”

两人正在山门外叙谈之际，只听得佩剑铿锵，脚步纷杂，一伙人大步而来。原来是卞喜率领一众将官走上前来。他毫不客气地对普净和尚骂道：“老秃驴，你在这里啰唆什么。贵客临门，你怎么不将客人迎进堂中说话，站在这里吹什么山风啊！”

卞喜一脸狐疑，骂完和尚，又转头对关羽谄媚地讪笑着，躬身有请关羽入内。

老方丈趁他不备，暗自对关羽递了个眼色，一切尽在不言中。

关羽见状，立刻心领神通。他提高戒备，随卞喜来到堂中。

果不其然，来到堂中后，卞喜立刻鼓动唇舌向关羽百般献媚。他说自己久仰关羽的大名，倾慕他的为人，此番还在寺中备下了酒宴，愿陪关羽畅饮一番。但关羽发现，在堂外的廊下树边，设有埋伏，暗藏杀机。

卞喜端起酒杯，假意说道：“今夜卞某真是三生有幸，得见关将军。我等久仰关将军的忠义信节，今日得见，果然风采奕奕。不知道关将军能否赏光，干了这杯酒啊？”

卞喜的话语虽然客气，但眼底的凶光却难以掩饰。关羽见状，毫不在意，他立刻回道：“关某岂止是喝你一杯酒，还要让你尝尝这个的味道！”

说罢，关羽抡起手边的青龙偃月刀，趁卞喜猝不及防之际，将他劈成了两半。

血溅满地，在烛光照耀下，显得满室狰狞。关羽随即踹开房门，跳到当院，高声喝道：“还有谁想求速死，尽管过来！你家关二爷在此恭候！”

关羽声如洪钟，震得整个镇国寺都摇了三摇。

埋伏的官兵见状，哪里还敢上前拼杀，纷纷匆忙四散逃窜。不多时，镇国寺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只闻松涛阵阵，不见敌军滋扰。

关羽催促手下，趁凌晨时分便离开镇国寺，护送两位夫人继续赶路。

临行前，关羽特地向老方丈普净和尚辞行，感谢他之前的善意提醒，另外担心寺中出了事，恐怕会牵连到诸位僧人。但老方丈却坦然而对，他说道：“老衲已经遣散了众人，自己也准备离开这镇国寺了。从今往后，老衲云游四方，了无牵挂。”

关羽心中充满歉意：“此番因关某之故，连累了老方丈。关某绝非忘恩负义之人，他日有缘，定报老方丈的恩情。”

老方丈微微一笑，口出偈语：“停岫出岫皆如云，相逢相别亦如烟。聚散离合无常数，问君何处觅云烟。关将军，你我有缘自会相逢的。”

老方丈率领全寺僧众，列队站在山门之外，对关羽一行目送告别。

天刚蒙蒙亮，关羽一行已经离开汜水关，来到洛阳的管辖之外。

此时荥阳太守王植早已得信，知道关羽一行立刻抵达。王植吩咐手下大开城门，自己还亲自出城迎接。他恭敬有加，将关羽一行请入城中，奉为上宾。

日暮之时，有人前来客栈，对关羽送上请帖：“王太守为给关将军接风洗尘，特在府中设下酒宴，请赏光赴宴。”

关羽此时正率手下收拾马匹，他告知来人，自己要随时保护两位夫人，感谢王太守的盛情邀约，但恕不能从命。

王植听到手下回禀说关羽婉拒宴请之事，不怒反喜。他立刻唤来从事官胡班，两人设计，密谋加害关羽。

“属下明白了。我立刻布置，捉拿关羽。”

于是胡班带领千余人马，趁午夜时分，暗中将关羽一行下榻的客栈团团围住。

他们按计划在客栈外的栅门外堆满干柴，撒上火药，只待客栈中人睡熟之际，向里面投掷火把，以便火烧客栈。

胡班带人埋伏在外，只等客栈内灯光尽灭之时，便一声号令，便可投掷火把。但他们一直等到夜深时分，客栈内其他房间都已吹灭烛火，就寝休息，只有一面窗中一直烛火闪耀。胡班心急，唯恐窗中之人未睡，不便动手。

“究竟是何人？为何一直点灯熬油不肯睡觉？”

胡班命人原地等候，自己悄悄摸近客栈，从窗外探视屋中情形。

只见屋中桌前端坐一名男子，此人赤面如枣、长髯如墨，好一派名士之风。此人正在灯下，以手支案，揽书苦读。

“此人莫非就是关羽关云长吗？看他好一派丰神俊逸的相貌，果然如同传闻所说，他绝非人间之将，宛如武曲星下凡啊！”

胡班一边心中感叹，一边不由得推门进屋，倒地便拜。

关羽正在读书，发现有人进屋，便轻声问道：“你是何人？”

胡班此时毫不隐瞒，对关羽如实通报姓名道：“在下名叫胡班，是王太守手下的一名从事官。”

“哦？原来你就是胡班啊，你来得正好。”

关羽立刻掏出一封书信递给胡班，说道：“你看看，我这里正好有一封给你的信。”

“啊？关将军怎么会有家父的亲笔信？”

胡班接过信来，心中纳闷。待他展开信笺，读过父亲的来信后，他不禁沉默良久。之后，他仰天长叹一声：“幸亏胡某今夜得见父亲的亲笔信，如若不然，恐怕我就会犯下滔天大罪，伤害了天下忠臣啊！”

胡班随即对关羽和盘托出太守王植的计策，告知他如今外面已经将放火烧客栈的火把准备就绪。他劝关羽赶快护送两位夫人离开此处，以免祸端。

关羽闻言，心中大惊。他立刻吩咐下人收拾行装，请两位夫人匆忙上车，从后门撤出客栈。

胡班这厢等到关羽的车队刚刚离开，立刻假意下令放火。他带来的一千余人立刻点燃火把，投掷到客栈之中。一时间，上千个火把一同袭来，将旁边堆积的干柴点燃，又有火药助燃，客栈轰的一声陷入火海之中。大火熊熊燃烧，直冲云霄。火焰的光芒也为关羽的车队一行照亮了道路。

太守王植当晚亲临城门，以防止关羽一行逃脱。但他哪里是关羽的对手，最终被关羽一刀毙命，惨死城中。

胡班假意追击关羽，率兵虚张声势地追了十余里。在黎明时分，他才命人在车队之后放了几箭，以示告别，便不再追赶了。

关羽一行又赶路数日，来到了黄河之畔的滑州城外。

滑州太守刘延赶来城外迎接，他率领一众弓枪队整齐列队，显得甚为隆重。

刘延低声向关羽询问：“关将军请看，这关外就是黄河。不知关将

军打算如何渡河？”

“渡河自然是要划船的。”

“关将军有所不知，那黄河渡口是夏侯惇的部下秦琪把守。此乃关卡重地，恐怕秦琪不会轻易借船给将军渡河的。”

“既然如此，关某便要向刘太守借一艘小船，以便渡河了。”

“刘某虽然有船，但如今没有曹丞相之命，也恐难出借啊。还请关将军恕罪。”

“不借也罢。”

关羽不以为意，对他付之一笑。

随即，关羽命手下护送两位夫人的车辇，直奔秦琪的营地而去。

黄河渡口之上，有一猛将端坐马上。他正横眉冷对，指使兵卒做事。只见此人生得虎面獠牙，看上去十分恐怖。

他见到关羽一行前来，立刻大声喝道：“站住！你们是什么人？竟敢擅自靠近军营！”

“你可是秦琪吗？”

“没错，我就是秦琪！来者何人？”

“我乃汉寿亭侯关羽是也。”

“你们要向何处去？”

“我们打算前往河北地界。”

“你把通关的文书给我看看。”

“我们没有通关的文书。”

“既然你们没有曹丞相的通关文书，我秦某人就不能让你们过去。”

“你说的曹丞相乃是汉朝臣子，关某亦是汉朝臣子。我要过河，凭什么要曹丞相的许可？”

“嘿嘿！那就休怪我恕难从命了。你要有本事你就自己飞过去，否则我秦某人是绝不会让你轻易渡河的。”

“秦琪，恐怕你还有所不知吧？”

“你待怎讲？”

“你可知道，关某这一路走来，凡是挡路之人，无不在我青龙偃月刀下丧命。就凭你的武功，可比得过那颜良、文丑不成？关某今日饶你不死，你速速离开，莫要阻拦为好。”

“放屁！关羽你少在那里夸海口，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你家爷爷的厉害！”

秦琪气得哇哇大叫，催马上前，抡刀便砍。他身后的兵卒也跟着冲了上来，摇旗呐喊。

“如此也罢！那就休怪关某不客气了！”

关羽说罢，便挥起了青龙偃月刀，与秦琪斗在一处。不出几个回合，只见血光四溅，秦琪便身首异处。他的首级滚落在地，被战马践踏又被众兵卒踩踏，血污混杂，脏如泥球。

关羽又催马踏断围栏，冲到船坞上面，将残兵败将驱逐尽散。之后，他又夺得一艘大船，便立刻请两位夫人下车，移驾登船。带两位夫人坐稳后，关羽立刻命人张帆起锚，迅速出发。

大船扬起风帆，乘风破浪，横渡滚滚黄河。他们一行从南岸出发，向北而行，而黄河以北便是河北的地界。

关羽站在船头，面对浩荡碧波，心生感触，不禁仰天长啸。

河北就在眼前，而回首这一路走来，关羽由不得豪气冲天。他自从离开京师，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接连闯破东岭关、洛阳、汜水关、荥阳、滑州这几个重要关卡。

“关某竟没想到，为了投奔故主，我们已经跋涉了这么远的路，经历了这么多的事！”

关羽仔细回想这一路遭遇，不禁感慨良多。

眺望对岸，关羽心生茫然。他不知道接下来到底还有多少山要翻，多少路要走，也不知道究竟何日才能与主公重逢。他们接下来将要走的路仍然未有定数。

两位夫人也同关羽一道站在船头，心中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她们觉得如今业已离开了曹操的管辖之地，即将抵达河北，那么与夫君的团圆便指日可待了。她们一边在心中美滋滋地幻想与夫君重逢时的情形，一边望着滚滚黄河，陷入沉思。

第三章 浪子回头

当大船抵达黄河北岸之时，关羽便命手下先将车辇推到平地上，请两位夫人上车，又将车帘掖紧，以保护周全。之后，关羽便率领一行人，抛下大船，护送车辇上路。

寒风瑟瑟，原野茫茫，这一行人又踏上了征程。

一连行进了数日，关羽突然发现一人一骑迎面而来。他定睛一看，来者正是孙乾。自从汝南分别后，两人便失去联系，如今在此不期而遇，两人都兴奋不已。

关羽立刻问道："孙兄，你我当初约定在河北会合，关某这一连几日未见你的身影，心中正在纳闷呢。你为何没在黄河北岸迎接我们，如今才迟迟出现呢？"

孙乾解释道："关将军请容我解释。孙某此番迎接来迟，实因那袁绍帐中出了内乱。原本孙某打算代表汝南的刘辟、龚都出使河北，也因此作罢。孙某只得劝说袁绍将刘皇叔派往汝南，我自己则赶来与你们会合，共议团聚之事。"

"那么主公如今身在何处？他现在是否还在袁绍帐中？"

"非也。两三日前，孙某潜回河北，面见主公。之后他便离开河北，动身赶往汝南了。"

"不知主公如今是否无恙啊？"

"这个么，孙某确实不知。孙某一心惦记着与关将军的约定，生怕两位夫人出现什么差池，因此急匆匆前来迎接。孙某是怕关将军不知现

在情形有变，若护送两位夫人直接去了河北，可就麻烦了。如今咱们的当务之急就是立刻改道，直奔汝南。”

“原来如此！幸亏孙兄及时赶来相告，那我们速速赶往汝南，尽早与主公团聚为好。”

“正是。刘皇叔在河北已经无立足之地了。自从他来到河北后，深受排挤，而且袁绍有两次起意，意欲将他杀害，实在危险之极。”

孙乾于是将刘备在袁绍帐下的经历和盘托出。他讲到刘备是如何隐忍度日，到处受人排挤，还被袁绍猜忌。两位夫人闻言，心中难过，不由得掩面哭泣，关羽听了也心酸不已，潸然泪下。

“既然如此，大家一定要加倍小心。虽然我们离汝南很近，但若此时大意的话，恐生事端。孙兄，烦劳你在前面带路吧。”

关羽招呼众人，打起精神再度上路。实际上他也在提醒自己，不得掉以轻心。

“属下明白！”

众人齐声呼应。于是，关羽带领众人，改道汝南，匆匆上路。

行不多时，只见身后烟尘大起，有数百骑兵马喊杀喧天，追将过来。关羽见势不妙，马上派孙乾护送车辇前行，自己则一人一骑留在原地断后。

关羽定睛一看，只见领头的是个独眼将军。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曹操手下第一猛将夏侯惇。夏侯惇武艺高强，关羽也有些忌惮，但他立刻抖擞精神，端起青龙偃月刀，准备迎敌。

“呔！前面可是关羽吗？”

夏侯惇高声叫道。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正是关某也！”

关羽坦然作答。

两将相见，还未交手，这一番问答如同虎啸龙吟，掷地有声。双方各执刀枪，杀气腾腾。

夏侯惇大骂："关羽啊关羽！你擅自离京，过五关、斩六将，将我的手下爱将秦琪也杀了。你可知罪？还不给我乖乖投降，让我绑了，回去向曹丞相请罪！"

关羽闻言，朗声大笑："夏侯惇你有所不知，当初关某跟曹操约定，降汉不降曹。而且若得知主公的下落，关某可以不告而别。若有阻拦，关某就算杀出一条血路，也是一定要走的。曹操当初答应了我的三个条件，如今关某按照约定，离开京城去投奔故主，有何不可？怎么？莫非你也要来阻拦吗？你就不怕命丧这把青龙偃月刀下不成？"

"好你个关羽！出言不逊，当真是找死！"

夏侯惇瞪起独眼，高声叫骂。

说时迟那时快，夏侯惇举枪便刺。他的鱼骨枪直取关羽的前胸而去，将关羽的长髯挑得四散飘扬。

"铿锵！"

刀枪相击，火花四溅。关羽也挥起青龙偃月刀和他战在一处。两柄刀枪，你来我往，不断撞击，战况空前。

关羽胯下的赤兔宝马也使出浑身力气，它不住喷气嘶鸣，气势如虹。

两人缠斗在一处，打了几十个回合，刀枪相撞，异常凶险。两人都以死相拼，打得难解难分。

"快住手啊！两位将军快住手啊！"

突然，身后驰来一人一骑，他一边纵马飞奔，一边高声呼喝。原来是曹操派来的特使赶到了。

特使未及下马施礼，便扯出曹操的亲笔信，高声诵读：

余感念关羽之忠义，特命各处关卡渡口放行，不得阻拦。曹操亲

笔。

曹操特意派使者前来传令，以免手下将领拦截关羽。但是夏侯惇对此却不以为然，他大声诘问特使道：“丞相是否知道，那关羽过五关、斩六将，伤我将士之事？”

特使回答：“丞相尚不知情。此信是之前发出的。”

“既然如此，我恕难从命。若曹丞相得知关羽如此大逆不道，他也绝不会轻饶，而且绝对不会下令对关羽放行的。我要将关羽生擒活捉，押回京城，等候丞相发落。”

夏侯惇仗着自己军功显赫，不肯听命，执意要将关羽拿下。

于是两人又战在一处，打得险象环生。

这时，又有一骑特使赶来。他见到两人缠斗，立刻大叫：“曹丞相有令，两位快些住手，不要再打了！”

夏侯惇对此充耳不闻。他继续挥舞手中的鱼骨枪，招招夺命。他还对特使怒吼道：“你且稍等。待我将关羽生擒活捉！放心吧，我会留他一条性命的！”

第二位特使见夏侯惇不予理会，便催马绕着两人打转，同时高声将曹操的命令喊出来：“曹丞相发出第一道命令后，唯恐关羽因身无通关文书，处处受阻。因此急发第二道命令，命各关卡的将领不得阻拦关羽离开。”

夏侯惇毫不理会，将手中枪舞得飞快。而关羽也自然不敢掉以轻心，继续缠斗不休。

两人又战了几十个回合之时，又有一骑飞奔而来。这第三位特使高声喝道：“夏侯惇！你竟敢抗命！是要造反吗？”

原来这第三位特使不是别人，正是张辽。

夏侯惇见到张辽赶来，这才退后一步，将手中枪放下。他擦了一把满脸的汗水，回头对张辽打了个招呼：“张兄，你也是丞相的特使不成？”

“夏侯将军，曹丞相就是担心你会执意拦截关羽，因此特地派我前来传令的。”

“丞相担心什么呢？”

“曹丞相得知东岭关的孔秀阻挠关羽过关，被其斩杀后，懊恼自己当初未给关将军带上通关文书。丞相还担心如果关羽一路之上被各地守将拦截，一定会损兵折将，这才连发两道命令，派特使快马传令。但丞相还是怕有意外，便派我亲自赶来传令。”

“我真是搞不懂丞相，为何要对关羽如此厚爱？”

“关羽为人忠义，夏侯将军要是与他亲近些便懂了。”

“哼！我才不稀罕与他亲近！”

夏侯惇狠狠地对地上啐了口唾沫，又对张辽一通发牢骚：“关羽斩杀了我手下爱将秦琪，那位秦琪原是猿臂将军蔡阳的外甥。蔡阳将他托付给我，我便命他把守渡口。如今秦琪被关羽杀了，你说，我该如何向蔡阳将军交代啊？”

“夏侯将军少安毋躁，张某负责去对蔡将军解释。今日还请将军遵从丞相的命令才是啊。”

张辽苦口婆心好一通安抚，夏侯惇这才悻悻地收兵了。

张辽见夏侯惇走了，这才转过头来问关羽：“关兄，你不是要去河北嘛，为何突然改道而行？”

关羽对他毫不隐瞒：“关某只因在路上得知故主已离开袁绍而去。如今他不在河北，去向不明。”

“既然如此，关兄若是一时找不到刘皇叔的话，不如随我回到许都，曹丞相定然恩典有加。”

“关某既然已经来到此处，断然没有回去的道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关某即使走遍天涯海角，也定要投奔主公而去。”

张辽见难劝关羽回心转意，只得作罢。在他返回许都之际，关羽请

张辽回禀曹操。一方面感激曹操遵守承诺，另一方面对自己斩杀了他的数名大将，深表歉意。

那厢孙乾趁机护送两位夫人的车辇，早已遥遥在前。关羽急催赤兔宝马，不多时便追上了他们的队伍。

一场秋雨不期而至，一行人无处躲避，都被浇得透心凉。

天刚黑时，关羽带领众人借宿在一处民宅之中。大家都将淋湿的衣服脱下，放在火炉旁边烘干。

此处的房主名叫郭常，他为人和善。见到关羽等人投宿，郭常特地温酒宰羊，热情接待。

此处虽是乡野人家，但也设有内室。两位夫人就暂时在内室中歇息。

待到衣服烘干后，关羽便和孙乾一起到外面喂马，之后享用酒食。

正在这时，这户人家的围墙外来了一个年轻人。他满脸狐疑，不断打量关羽等人。后来他干脆站在院子当中，大声骂道："你们是些个什么人？破衣烂衫的，怎么住到我们家了？"

"混账东西快住嘴！这些都是贵客，你休得无礼！"

房主郭常立刻训斥他道。

郭常将他骂走后，便与关羽、孙乾一起坐在火炉边，聊起家常。说到那个年轻人时，郭常忍不住伤心落泪，他说："各位大人有所不知啊，刚才那个混账小子是我的儿子。但他不学无术，整日只知道游手好闲，打猎玩乐。我管教无能，真是头疼啊！"

关羽和孙乾只得好言相劝："老人家也不要如此悲伤，这年轻人会打猎也是一门本领嘛。你若从现在开始教他读书写字，他若能帮衬帮衬家里，也是好的。"

"他啊，根本不学好啊！他整日和村里那些闲汉混在一起，就知道吃喝嫖赌，不干好事。我被他气得不行，怎么生出这个孽障！"

当晚，当众人入睡时，有贼人前来偷盗。

有五六个人钻进马棚，想要将赤兔马偷盗出去。但谁知那赤兔宝马异常彪悍，哪里容得贼人近身。赤兔马不仅高声嘶鸣，还踢踏歹人。这伙儿贼人不仅没有得手，反而被马蹄踢伤。马棚中闹出了好大动静，将众人惊醒，大家连忙跑出来抓贼。

孙乾率领手下将这伙儿贼人尽数拿下，没想到房东郭常的儿子也在其中，跟他们一起被绑在一处，捆成一串。

“给我将这些人都砍头！”

孙乾大怒，下令处斩。

房主郭常见自家儿子也在其中，连忙跪倒在关羽面前，苦苦相求：“求大人开恩，饶了我这混账儿子吧！这犬子虽然干了坏事，但毕竟是我家的一棵独苗。我的老伴儿最疼这儿子，若儿子死了，她也活不下去了。是我教子无方，大人要罚就罚我吧。求求你高抬贵手，饶他一命吧！”

郭常拜倒在地，涕泪横流，求关羽开恩。

关羽见状，于心不忍，便下令将这伙儿贼人放了。

第二天一早，郭常夫妇又专门来找关羽，对他千恩万谢。

“老人家，你不要多礼了。你们二人身为父母，为人善良，想必令郎只是一时糊涂，才犯下错事。你们把儿子叫来，关某好生将他训诫一番，让他幡然醒悟，重新做人。就当是关某报答二位一餐一宿之恩了。”

郭常夫妇闻言，心中大喜，他们连忙去叫儿子过来。但听家中的帮工说，他们的那个混账儿子一早就跟昨夜那五六个贼人溜出去了，如今不知跑到哪里鬼混。

第二天，关羽一行启程，沿路进了山。

刚刚翻过一座山，前方忽然出现上百名歹人，拦在路上。为首的那人跨在马背上，大言不惭地高叫：“我乃黄巾军大将裴元绍是也！你们

如今到了我的地界，就乖乖把钱物都给我交出来！我看你这匹马不错啊，将马留下，我就饶你一条性命！”

关羽闻言，不怒反笑。他抬手轻捋长髯，轻声说道：“你想要我的马？你可认识我是谁吗？”

裴元绍上下打量一番，忽然双目圆睁，恍然大悟地喊道：“人说关羽长髯赤面、丹凤细目。难道……难道你就是关羽不成？”

“不错，正是关某。”

“什么？你当真是关将军吗？”

裴元绍闻言，大惊失色。他立刻滚落马鞍，回身从众多手下中揪出一人。然后裴元绍揪住那人的发髻，将他反剪双臂，按倒在地。

关羽见状，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只听裴元绍说道：“关将军，你认得这小子吗？他是郭常的儿子。”

“果然是他！他怎么跑到这来了？”

“关将军，这个臭小子昨晚跑上山寨，告诉小人今日有人要从此过路。他还说这批人赶着马车，带着金银财宝和绝世美女，其中还有一匹宝马良驹。他特意前来告密，求我劫道掠财后能分他一杯羹。关将军，您别看小人只是个占山为王的山大王，我倒没在乎金银财宝和美女佳人，只是听到他说能抢到一匹宝马良驹，小人便心里痒痒。今日率领手下前来，就是想抢马的。没曾想，竟然撞见了关将军，小人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原来如此。那郭常之子昨晚就想偷我的马，被我们拿下后逃了出去。没想到他竟然又跑到你的山寨里来搬救兵。”

“哼！小人这就宰了他这个白眼狼！”

裴元绍狠狠掐住了那人的脖子，拔出一柄匕首，就要当场杀了他。

“且慢！住手！此人不能杀！”

“关将军，为何不能杀？让小人亲手宰了他，好孝敬您老人家。”

“此人杀不得！他的父母收留我们住宿，对关某有恩。若是将他杀了，关某怎么对得起郭常夫妇。所以你还是住手吧，留他一条性命，好为父母尽孝。”

“果然是关将军！义字当先，小人佩服！”

裴元绍应道。说罢，他将郭常之子揪着领子扔到一旁。那人立刻夺路而逃，跑进山里去了。

关羽见裴元绍虽然身为山大王，却对自己的名字非常熟悉。他心生好奇，便询问他是如何晓得自己的。裴元绍答道：“关将军有所不知，我认识一个叫周仓的好汉，他就住在离此二十里地的卧牛山上（今河南省开封附近）。此人是关西人氏，生的黑脸虬髯，两臂有千钧之力。周仓非常崇拜关将军，因此小人才有所耳闻。”

“哦？此人是什么来头？”

“这位周仓曾经追随黄巾军的张宝，如今避世，隐居山林。他十分仰慕关将军的忠义之名，希望有缘能当面拜见关将军。小人从周仓那里听说很多关将军的义举，心生佩服。”

“原来此地也有这样的豪杰，不错不错。你既然仰慕于我，便不如改邪归正，休要再拦路抢劫。你看如何？”

裴元绍立刻拜倒在地，决定听从关羽，从此金盆洗手，改过从新。他还亲自带路，引领关羽一行穿过山路。一行人向前走了十多里地，忽然发现前面路上出现一大群人，都跪倒在地。

待他们走到近前，才发现为首的是一位大汉。此人跪在路边，不住地对关羽、孙乾和两位夫人的车辇行礼叩拜。

裴元绍立刻停下来，对关羽介绍道：“关将军，此人便是那位关西周仓。不知关将军能否见一见他？”

第四章 古城窟

关羽闻言，沉吟片刻，便下马来至周仓面前。

“阁下便是周仓吗？何须多礼，快快请起。”

关羽伸手将周仓扶了起来。周仓起身，面露赧色：“关将军容禀。小人原是黄巾部将，当初诸州大乱时，小人便于战场上一瞥关将军的英姿。后来黄巾军被剿灭后，小人只得隐居山林，与山匪强盗终日为伍。今日小人得见将军，却是以此盗贼之身，实在心里惭愧。只愿关将军能不嫌弃小人出身卑贱，收留我，将小人救于水火之中。如若应允，小人定要感激老天，能让小人有改过从新的机会。”

“你想让我收留你？”

“小人是真心实意想要追随关将军，让我喂马挑担也行啊。小人想要改邪归正，求关将军成全。”

“看来你确实有悔过之心啊。”

“小人恳请关将军收留，不然小人唯有以死明志。”

“你一人想要我收留，那你手下这么多人又该何去何从呢？”

“关将军有所不知，小人手下的将士也素来仰慕关将军的威名。他们希望能和我一道追随将军，为您鞍前马下，誓死效忠。”

“你且稍等，容我禀告两位嫂夫人，再做答复。”

关羽说罢，转身来到两位夫人的车辇之前，隔着门帘禀告此事。

甘夫人答道：“我们女流之辈，不便干涉。全凭三弟做主就是。”

之后，甘夫人也提醒道，之前也曾有东岭的廖化真心投靠之事。当时关羽顾虑到他身为山寇，将他招致麾下唯恐有辱刘皇叔的声名，于是断然拒绝。如今若是将同样身为山寇的周仓收下，不知世人会如何评判。

“夫人此话有理。”

关羽也点头同意，他回到周仓面前，婉拒道：“关某刚刚请示了两位夫人。她们顾虑到你们之前的身份，请恕关某此番难以收留各位。请你们少安毋躁，来日方长吧。”

“关将军说得极是。小人只是一介匹夫，而且身在绿林，竟然斗胆请关将军收留，实在是胆大妄为。但请关将军可怜小人，今日之会乃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小人就像是溺水之人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一般，不肯放弃。请关将军大人大量，将小人收下，不要让小人再在邪路上走远。小人真的想改邪归正，求您成全。”

周仓声泪俱下的一番肺腑之言，令人十分感动。他又跪在地上，不住叩头，恳请关羽恩准：“关将军，请您给小人一个机会吧。小人一向仰慕关将军的忠义之心，也想像您一样，能够堂堂正正地做人。今日老天有眼，让小人得见关将军，小人是断断不能放弃的。倘若今日不得偿所愿，小人可能今生今世都再难有机会重返正途了。若是两位夫人担心小人手下的弟兄一起投奔过来，可能有辱刘皇叔的声名，遭到世人非议。小人就将所有手下人都留给裴元绍。小人愿为关将军牵马坠镫，只要您能收留我。关将军，求您给小人一次机会吧！”

关羽闻言，为周仓热诚所动，于是他又来到车辇之前，再次向两位夫人请示道：“关某看那周仓诚意有加，请两位嫂夫人恩准，让关某将他收留下来吧。”

两位夫人终于点头同意了，关羽得到恩准十分高兴，那个周仓更是惊喜若狂。他乐得直蹦高，振臂高呼：“谢天谢地！小人终于如愿以偿啦！”

裴元绍见关羽收下了周仓，便紧跟着也求关羽收留下他。周仓对他说道：“裴老弟，为兄请你替我留下，安置众人。要是咱们两个都走

了，恐怕他们回头群龙无首，又会回到乡里为非作歹。请你放心，有朝一日，我定然将你带走，一同追随关将军。此时就请你稍加忍耐，暂留此处吧。”

裴元绍无奈，只得率领部下，回到山寨。

周仓此番投靠关羽旗下，积极性很高。他万事都冲在前头，唯恐落后。周仓还亲自推着两位夫人的车辇前行，一路之上任劳任怨，绝不偷懒。

一行人继续前行，不久之后便到了汝南地界。

这一日，关羽一行赶路之时，遥望到前面山上有一座古城。古城建在陡峭的山腰之处，白云穿行，香烟缭绕。

“那里有座古城似在云间。不知是何人住在其中？”

关羽和孙乾二人举头远眺，正在心中纳闷。周仓非常伶俐地找来一个当地猎户，向他打听那里的情形。猎户答道：“那里原有一个古城，被一伙占山为王的强盗抢了去，当作是山寨。就在三个月前，忽然来了一员大将，名叫张飞，长得十分可怖。他只带着手下几十骑人马便攻进了古城，将那些山匪强盗全都剿灭了。那个张飞又命人在古城里挖了战壕，筑起工事，还向附近乡里招兵买马，囤积军粮。他这几个月招了不少人，听说如今这古城里已有三千多人马了。张飞如今占在山上，连当官的也不敢管，路过的人都远远避开，根本没人敢靠近山下。你们若想经过这里去汝南，小人也建议你们绕点路，从山南过去，才能保住平安。”

关羽闻言，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十分欢喜。

待那猎户走远，关羽立刻对孙乾说道：“孙兄，你都听见了吗？看来那古城中竟是我三弟张飞驻守其中。我们兄弟自当日徐州之战失散后，已有半年多没有音讯了。关某万万没有想到，竟能在此与三弟重逢。孙兄，烦请你先行一步，去古城找到张飞，告知他我们的消息，让他赶来迎接两位夫人的车驾。”

孙乾闻讯也心中激动，他立刻答应下来，当即出发，直奔古城而去。

孙乾纵马狂奔，翻山越岭，很快就来到了山脚下。他抬头望去，只见半山腰上有一座古城，不知何年何月何人建造。此城规模宏大，只是风化严重，看得出已经年代久远了。城墙之上斑驳印记显示出长年风吹雨淋的痕迹，唯有门外的石阶十分整齐，看似近来修缮过。

孙乾在山门外递上名帖，请代为转告。门将禀告张飞，说有孙乾求见。

“孙乾来访？他怎么能来这儿？肯定是有人冒名顶替的！”

张飞声如洪钟，在门外就能听到。

孙乾闻言，立刻在门外大叫起来：“张将军！真是我啊！你来看看，真是孙乾啊！”

“哟呵！没想到真是你啊！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张飞哈哈大笑，豪气冲天。他亲自来到石阶之上，前来迎接孙乾。他引领孙乾来到半山腰的一个楼阁，命人备下酒宴，两人坐下说话。孙乾说道：“张将军，你是怎么找到这么个好地方的？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只要你手下有万人兵马再加上三年的粮草，可以轻取临近的州郡啊。”

张飞闻言，哈哈大笑：“俺老张刚在这里住下三个月，现在手下已有三千兵马。不是我夸口啊，什么临近的州郡，张某若是想要，那十州、二十州都不在话下。我就琢磨着，等我四处打探大哥的消息，若是寻着了大哥，我就将这座古城完完整整地献给他。孙乾啊，你来了就别走了，留下来跟我一起干吧！”

“张将军，你我皆是刘皇叔帐下之臣，只要是对皇叔有利之事，孙某定然义不容辞。其实，孙某此番前来古城寻你，是有一事相商。关羽将军就在附近，他此番护送皇叔的两位夫人前往汝南，途经此处，听说你在此镇守。因此关将军命我先来通知于你，请张将军立刻出城，前去迎接两位夫人。”

“哦？关羽来了？”

“正是。关将军离开许都，此番正欲前往汝南刘辟处。之前刘皇叔

原本在河北袁绍那里暂居，而今他已经离开袁绍，打算前往汝南。可能皇叔现在已经抵达汝南了。”

孙乾对张飞一番耐心解说，交代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张飞闻言，并不作声。他只是下令众手下，披盔戴甲，立刻出发。他自己也抄起丈八蛇矛，回头说了声：“孙乾，你随我来！”

说罢，张飞跳上战马，如一阵黑旋风一般，从山门疾驰而下。

孙乾见张飞这个架势，心中暗道不妙。他立刻跨上战马，追赶而去。

张飞率领一众人马，沿着溪谷一路疾驰，不久便抵达了关羽一行的所在。

随侍两位夫人的仆从见张飞到来，都喜笑颜开：“太好啦！张将军说到就到，赶来迎接夫人了！”

可没想到那张飞并不理会众人的迎接，他反而挥起手中蛇矛，怒目圆睁，高声喝道：“关羽在哪里？关羽你给我出来！”

张飞面色恐怖，令人望而生畏，不敢靠近。

关羽见张飞赶来，喜出望外：“三弟，果然是你！二哥在此，你我兄弟又相聚了！”

关羽喜笑颜开地迎着张飞走去，谁料那张飞不由分说，举矛便刺。张飞一边动手，一边高声怒骂，声如惊雷劈木一般：“好你个关羽！你简直不是人啊！”

关羽见状，大吃一惊，连忙躲闪。他边躲边问：“三弟！你发什么神经？你说谁不是人？”

“哼！我说的就是你！你这个非人的败类！你这个不义之徒！俺老张真是没有想到啊，你现在居然还有脸见我！”

“你都在胡说些什么？关某究竟做了什么不义之事，你要如此对我？”

“你给我住口！好你个关羽，当初你背叛大哥，降了曹操，还被封为什么寿亭侯！啊啊呸！我看你就是个贪图富贵，背信弃义的小人！你看现在许都待不下去了，流落他乡，就想来骗我。没门！你我曾经桃园结义，结为异姓兄弟，如今你却认贼作父，哪里还配当我二哥！来来来！你我大战三百回合，让我替大哥除了你这个叛徒败类！若是俺老张没本事，杀不了你，我也不想活了！关羽！休走看矛！”

“哈哈哈！三弟啊三弟，你这说的什么胡话！你不信关某也罢，你可以去拜见两位夫人，向她们了解情况，看看到底关某曾经做过什么。”

“你还有脸笑！”

“三弟啊三弟，关某这是苦笑啊。”

“你真不要脸！俺老张绝不容你！”

张飞挥起丈八蛇矛，就往关羽要害刺去。正在此时，两位夫人再也坐不住了，她们不由得掀开车帘，大声制止：“三弟！三弟住手！你不要为难关羽，他是忠义之人！你快住手！”

张飞侧头应道：“两位嫂夫人坐好了！你们不要怕，待我将这不义之人亲手解决了，俺老张再向嫂夫人请安，接你们入古城。这个关羽两面三刀，你们不能被他给骗了！”

甘夫人尖声大叫，力劝张飞住手。她劝得嗓子都嘶哑了，可是张飞就是不肯理会，反而固执地说：“哼！嫂夫人休被关羽的巧言善辩给欺骗了。他若是当真忠义，怎能投靠二主？俺老张就是不信！”

正在这时，孙乾从山上追到这里。他见张飞不问青红皂白便要动手，十分懊恼。原来自己刚刚对他一番耐心的解释，张飞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孙乾忍不住高声叫道：“张飞啊张飞！你怎么这么不明事理啊！你怎么就不知道动一动脑子，想一想为什么关将军会忍辱负重，暂时投降？他完全是为了两位夫人的安危，这才隐忍下来，以待时机。若是遇上你这种有勇无谋的莽撞人，恐怕两位夫人早有性命之忧。你快快住手！听关将军解释一句，行不行啊？”

谁料张飞闻言，愈发大怒：“孙乾，你给我闭嘴！俺老张终于明白

了，你们原来是一伙的，是不是奉曹操之命前来捉拿于我的？休想！”

关羽无奈，仍旧好言相劝：“三弟啊，我若当真要抓你，定要带上千军万马而来。可是你看，如今我身边只有这几个推车的随从，你又何必猜疑呢？”

谁料未等关羽说完，忽然从后方杀来一队人马。只见他们疾驰而来，烟尘滔天，气势汹汹。张飞见状，心中愈发起疑，他号令手下，严阵以待。

关羽只得避开张飞的锋芒，也掉转马头，向后观望。他随即说道：“三弟你看，那是曹操派来追击我的队伍。关某现在就去迎敌，你且来看，我是否说的是真话。”

“来的原来是曹操的军队啊！我看你们就是串通好了，合计捉拿于我的！”

“三弟，你怎么就是不肯相信为兄？既然如此，关某便让你看个清楚！看看关某究竟是何许人也。你且稍等，为兄去去就回！”

“哼！我哪也不去，就在这儿看着！看我三通鼓内，你能不能取得来将的首级。如若不然，就休怪俺老张无情了！”

“如此也好！”

关羽微微颔首，催马向前，迎在路中。张飞和两位夫人的车辇远远在后面观望。

后方的人马扬起的烟尘喧天，他们高擎一面三旒的火焰旗，赶至关羽面前才停了下来。关羽见状，纹丝不动，只是高声喝道：“来者何人？”

这时，一名大将跃马而出。他身披重甲，杀气腾腾：“我乃猿臂将军蔡阳是也。大胆关羽！你离开京师后连杀数名大将，还将我的外甥秦琪杀死。蔡某今日要为外甥报仇，将你的首级砍下，献给丞相。若蔡某将你杀死，便也夺了这寿亭侯之名。关羽，今日便是你的死期，快来受死吧！”

“原来你就是蔡阳啊，实在可惜，你今日将命丧于此!”

关羽正在骂敌，后面的张飞却等不及了。他催促手下，咚咚咚擂起第一通战鼓。

一通鼓，二通鼓，三通鼓。还未等第三通的鼓声停歇，关羽已经从战场上回来，他将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抛在张飞脚下，淡淡地说了一声：“此乃蔡阳的首级。”

关羽说罢，旋即拨马，回身又杀向敌军。张飞这才释然，他也振臂高呼，招呼手下：“你果然是我的好二哥！兄弟们，给我冲啊！帮我二哥杀敌去！”

张飞也随即冲入敌军，二话不说，抡起蛇矛，见人就刺。蔡阳之军失了主帅，群龙无首，早就乱成一团，如今又被关张二人一番冲击，更是溃不成军。他们死的死，逃的逃，大败而归。

张飞从蔡阳军中绑了一个俘虏，严加拷问对出口供，更加确定了关羽的说法。他因此才彻底打消了对关羽的怀疑。

俘虏招供说，猿臂将军蔡阳听闻外甥秦琪被关羽斩于黄河之畔，心中愤恨，发誓要报仇雪恨。他再三请示曹操，要求追击关羽，未获恩准。此番出兵乃是因蔡阳领命前往汝南，讨伐刘辟之故。

但是蔡阳领命后却未直接前往汝南，而是转而带兵追击关羽。他宣称那关羽只要活着，就必定对丞相不利。蔡阳也不怕丞相怪罪，因为他坚信曹操当初放走关羽乃是一时糊涂。等以后丞相后悔了，就为时已晚了。因此他才一路狂奔，来捉拿关羽。

张飞听了俘虏的供词，心生惭愧。他低着头来到关羽面前，真心诚意地道歉：“二哥，都怪我一时猜忌，害咱们兄弟动手。请二哥一定要不计前嫌，来我的古城中歇息一下。俺老张给你敬酒赔罪。”

“你当真相信你二哥了？你真的晓得我的一片忠心了？”

“晓得晓得！你休要再提了嘛！”

随即，张飞高声号令三千手下：“听我命令，保护夫人，穿过溪谷，不得有误！”

第五章 兄弟重逢

当晚，古城之中，灯火通明，歌舞翩跹，喜气洋洋。

张飞护送两位夫人的车辇入城后，耐心安抚道："请两位嫂夫人放心，从咱们这里去汝南，只需翻过一座山就到了。今日可放心在这城中休息，其余的就交给我吧。"

第二天，突然有哨兵向城中急报："禀告张将军，前方来了四五十骑人马。他们携带弓箭，正向此处奔来。"

张飞闻言，心中纳闷："究竟是何人前来？有什么事吗？"

张飞连忙亲自跑到南边城墙观看情形，只见那几十人正在门外下马。人群中还有两个熟悉的面孔，正是当时徐州陷落时失散的糜竺、糜芳两兄弟。

张飞立刻高叫："来的可是糜氏兄弟吗？"

"正是我们！张将军，果然是你吗？"

"你们怎么来了？"

"张将军容禀，我们兄弟自从和你们在徐州失散之后，一直四处打听皇叔的下落。我们只听说皇叔可能隐居在河北袁绍帐中，又听说关将军投降了曹操。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传闻是否属实，也不敢轻举妄动，只好如离群之雁一般四处漂泊。前几日，我们正在各州四处闯荡，听说这里有座古城，城中有一位山大王正在招兵买马。我们听说此人生得一脸络腮胡须，手下还有不少徐州将士，心想可能是张将军。于是我们兄弟才日夜兼程，赶来投奔于你。"

“太好了！你们来得正巧！我二哥关羽也逃离了许都，昨天刚刚到我这城中。”

“真的？关将军也来了吗？”

“不仅是他，我的两位嫂夫人也在城中。”

“简直太好了！我们来得正是时候。”

糜氏兄弟随即进入古城。他们先向两位夫人请安，又拜见了关张二人。一伙人聚在一处，共叙旧情。

两位夫人也向众人讲述了之前的经历，尤其是关羽在许都期间的忠节之举。张飞闻言，十分羞愧。他立刻命人宰杀牛羊，准备佳肴，当晚便在古城之中摆开酒宴，庆祝众人的团聚。

关羽在酒席之中，忍不住慨叹：“倘若今晚主公能在此一同饮酒，那才是最好不过的。如今大哥不在，关某面对这一桌美酒佳肴，也是毫无胃口啊。”

孙乾在一旁宽慰他：“关将军不必烦忧，此处离汝南很近。咱们明天一早便动身，我陪你去面见刘皇叔。”

关羽闻言，心中大喜。第二天凌晨他便与孙乾出发，翻山越岭，直奔汝南而去。

没曾想，当他们赶到汝南城面见刘辟后，却听到刘辟说：“真是不巧。刘皇叔之前确实是在汝南，只不过他四天前就离开了。他见此处人马不足，觉得难以凭汝南之军起事。另外他四处打探不到你们的下落，便动身返回河北了。你们就来晚了几天而已，实在可惜啊！”

关羽闻言，心中失落，只得和孙乾空手而归。这实在让人心中难过。

回到古城后，孙乾又宽慰道：“关将军不用心焦，孙某立刻动身去河北。这次一定会找到主公的。”

张飞闻言，也要跟着去河北，但关羽却是不准：“三弟，你切莫离开。咱们兄弟如今在古城中镇守，也算是有一个落脚之处。你一定要守

好此处。”

于是，关羽派孙乾在前，自己则仅带几名随从，一行人又往河北方向追寻刘备而去。

当他们经过卧牛山时，关羽将周仓叫来：“周仓啊，此处由裴元绍驻守，你且前去，替我传个话。”

周仓得令，只身上山，见到了留守山中的裴元绍。此时裴元绍手下已有五百名将士，还有五六十匹战马。

周仓转达了关羽的消息：“关将军此番去河北迎接皇叔。待我们一行回来经过此地时，望你率军相迎为盼。”

关羽派走周仓时，孙乾亦在一旁，他深深钦佩关羽重约守诺、决不食言的做法。

第二天，关羽和孙乾等一行人便抵达了冀州。

到达此处，他们便要进入袁绍所辖之地了。因此，孙乾与关羽郑重话别：“关将军，这几天就委屈你暂住在此等候。孙某一人前去冀州，密会皇叔后，定会设法出逃，与你会面。”

于是，关羽在分别后，与几位手下乔装成商旅模样，来到附近的村庄找地方投宿。

他们来到一处大户人家敲开门，房主为人热情，将他们留下安排房间。经过几日相处，关羽觉得此人正直可靠，便在一次闲聊时，坦诚告知了自己的身份。

房主听说他就是关羽，又惊又喜。他激动地说：“小人也姓关，名叫关定。能与关将军如此结识，实乃缘分。”

关定随即唤来自己的两个儿子，请他们拜见关羽。

关定的两个儿子相貌斯文，颇有家教。哥哥名叫关宁，爱好儒学；弟弟名叫关平，爱好练武。

一连数日，关羽和他的几名随从一直隐居在此处，耐心等待孙乾的

消息。

话说孙乾潜入冀州后，很快便觅到刘备的暂居之所，两人悄悄会面了。

刘备听说自己的家眷自从徐州离散以后一直被关羽保护，平安无恙，一方面心中大喜，另一方面，也后悔自己这么早返回冀州，与他们失之交臂。

“如今我再要逃离冀州，真是困难重重。袁绍派人将我严密监视起来，可谓插翅难逃。我究竟该如何是好呢？”

刘备心系家眷，一心想要赶往古城，无奈此时行动不自由，难以成行。他左思右想，正在烦恼之时，忽然想到了一个人。

“我不如向简雍问计。此人智谋过人，而且最近颇受袁绍的赏识。”

于是刘备立刻派人，将简雍请来。

“哦？没想到简雍竟也在此？”

孙乾闻讯，不由得瞪大了双眼。

简雍原与孙乾同朝为官，只因仰慕刘备而赶来冀州相会。他担心与刘备接触频繁会引起袁绍的疑心，因此在人前时刻意对刘备态度冷淡。简雍平时为讨袁绍欢心，积极为他出谋划策，如今在城中做官。

不久，简雍便急匆匆赶来，之后又急匆匆离去。他就在这匆匆一面中，帮刘备出了计谋，助他脱逃。

第二天，刘备依简雍之计，特意去拜见袁绍。

刘备说道：“袁将军容禀，刘某以为如今您与曹操之战，已经陷入胶着局面。你们双方实力相当，难分上下，如此僵持更是难以取胜。因此刘某以为，现在正应该运用外交手段，拉拢荆州刘表。若刘表能够投向我方，那么曹操必败。”

“刘皇叔此言甚是。只不过那荆州刘表怎会轻举妄动。如今老夫与曹操交战，他正好可以隔山观虎斗，最后坐收渔翁之利。”

“因此我方更应该拉拢刘表，若是错失了与荆州的联合机会，岂不可惜？”

“这个我自然晓得。老夫早就派人前去荆州游说多次，可是那刘表就是不肯与我结盟。老夫若是再派人去，岂不显得自降身份，有失威望？”

“刘某愿作使臣，前去游说刘表。若是袁将军恩准，刘某必定马到成功。无论如何，我和他同为汉室宗亲，可以攀上亲戚。”

袁绍闻言，沉吟不语。刘备见他已被说动，又进一步说道：“刘某还听说，我那二弟关羽已经逃离许都，如今漂泊不定。若是袁将军派我前往荆州，我定能寻到关羽，将他带来，献于将军。”

“你是说关羽吗？”

袁绍听到关羽的名字，脸色一凛，怒道：“想那关羽斩杀我帐下颜良、文丑两员大将，老夫与他不共戴天。你要将他献给我，是让我将他斩了报仇雪恨吗？”

“非也非也！袁将军误会了。刘某以为，颜良和文丑两员大将好比两头雄鹿，而关羽则如同一只猛虎。若袁将军拿两头鹿去换一只虎，岂不是赚了？”

“哈哈哈！老夫适才是在说笑。想那关羽武艺高强，若能投到老夫帐下，自然是好事。刘皇叔此番愿意前去荆州，替我游说刘表，若能将关羽带来，则是好上加好。老夫求之不得啊，那你速速出发吧！”

“得令！刘某只有一个请求，此番我出使荆州，事关重大，请袁将军命人一定不要声张，切莫走漏半点风声。待我抵达荆州之前，万望严守秘密。”

刘备领命回来，连夜收拾行装，准备动身。第二天凌晨，刘备便怀揣袁绍的亲笔信，打马出城。待刘备走后，简雍便立刻前来面见袁绍，说了一番危言耸听的话语。他说：“属下听说袁将军派刘备出使荆州，游说刘表。属下心中以为不妥。想那刘备性情温和，若是反而被刘表说服，不就会为人所用吗？荆州刘表野心膨胀，又与刘备同为汉室宗亲。袁将军不得不防啊！”

“哎呀！你提醒得对啊。若刘备反被刘表所用，则终会造成祸端。老夫该如何是好呢？”

“袁将军不必多虑，属下这就出发，将刘备追回来。如何？”

“不妥不妥。老夫既然派出刘备，再将他追回，未免有损声誉。”

“既然如此，就请袁将军派我作为随员。属下一路追随刘备，保证让他不辜负袁将军的使命。”

“如此甚好！那你便即刻出发，追赶刘备！”

袁绍说罢，又将过关的契符交给了简雍。当日傍晚，郭图才听说简雍骑马出城，不知所踪的报告。郭图立刻命人查明原委，这才得知刘备早就去了荆州。

“大事不好！”

郭图心知不妙，连忙赶来冀州拜见袁绍。他进谏道：“袁将军啊，刘备此番自荐去荆州，其中必定有诈。那刘备前不久刚刚从汝南归来，皆因他以为汝南的兵力单薄，不足以成就大事。而如今则不同了，刘备此番前去荆州，他绝无可能再回冀州。请袁将军准我前去追击，将那刘备当场斩首，或者捉拿回来。请袁将军下令吧！”

但是袁绍却未同意郭图的建议。因为若是刘备一人前往荆州的话，袁绍可能会疑心，但是简雍设下了计谋，让袁绍以为此事已经处理得当了，便不再多疑。郭图见力劝袁绍不成，只能作罢。

没过多久，简雍便追上了刘备。他们此计配合得十分顺利，两人相见，不由得会心一笑。

因此，刘备和简雍二人顺利地离开了冀州。

孙乾就在前面路上等候二人。当他们汇合后，孙乾便在前面领路，三个人一起来到关定家中。

关羽为首，房主关定以及众手下皆在门前列队，迎接刘备一行。刘备和关羽历尽千辛万苦才兄弟重逢，两人都心酸不已。见面后，二人皆默默无语，泪眼相对。

“你来了！”

“我来了！”

刘备和关羽仅仅简单地打了声招呼。重逢时分，两人纵有千言万语，却是相顾无言。

关定带领两个儿子将大门敞开，引领着刘备进入客房。此处虽是乡下农庄，却饱含热情，布置温馨，远胜于富丽堂皇的宫殿。

待众人散尽，屋中只剩下刘备和关羽两人时，他们才终于泪眼相对。关羽跪倒在地，久久不肯抬起头来，而刘备则将关羽拉起，两人抱头痛哭。

关定在家中摆下了一桌简陋的酒席，席间刘备十分看好关定之子关平。刘备认为他聪敏机智、心地善良。于是开口说道：“我的三弟关羽尚无子息，我看不如就认关平为义子吧。”

关定闻言，很是欢喜。关羽也十分欣赏关平这个年轻人，于是大家一拍即合，将关平收为了义子。

“我们必须尽快离开，以免被袁绍的追兵赶上。”

大家都表示认同，于是第二天一早，便匆匆告别，启程出发。

一行人快马加鞭，不久便抵达了卧牛山。山上云雾缭绕，与他们临行时的景致相同。

关羽曾安排裴元绍率领手下在此迎接，可是当他们抵达时，却发现裴元绍的队伍显现出一派溃不成军的样子。

“你们怎么搞的？”

关羽将乱军中的周仓叫来，开口责问道。

周仓回答：“启禀关将军，我等为迎接关将军一行，今日早早便集合下山。谁料途中碰到一个怪人。此人躺在路当中呼呼大睡，于是裴元绍便上前推搡，还责问他：‘你是哪里来的？怎么大白天竟敢挡我们的去路！’可是没曾想那人跳起身来，一刀便将裴元绍砍死。我们众弟兄

见势不妙，纷纷上前围攻。但是那人武艺十分了得，我们几百人轮番上阵，却奈何他不得。他实在是臂力过人，像他这样的勇将真是世间少有啊！”

关羽听罢，提起手中的青龙偃月刀，冷笑一声说道：“此人既然武艺高强，世间少有，那关某倒是要会上一会。看看是我的这把青龙偃月刀厉害，还是他更强。”

关羽说完，一催战马，跃上高地。

刘备也紧随其后，登上了高地。

只见对面山头上立着一人一马，如孤鹰一般，气势非凡。

那人遥遥望见刘备的身影，立刻翻身下马。待到关羽催马赶至跟前时，那人已经拜倒在马前。

“哎呀！这不是赵云吗？”

刘备和关羽见到此人，不由得开口惊呼。

那人立刻抬头，应道：“子龙竟不知，能在此处与你们相见！”

说罢，他喉头哽咽，难以成言。他只是瞪大双眼，紧紧盯着刘备和关羽，不舍得眨眼。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常山赵云，赵子龙。

赵云曾在公孙瓒帐下效力，是一员不可多得的大将。他与刘备于那时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赵云曾与刘备的部下一起，在危机之时救下公孙瓒的性命。赵云武艺高强，万夫莫当，大败袁绍之军。只可惜他的时运不济，公孙瓒阵亡后，他便从此四处漂泊。虽然袁绍几次有意将他招至麾下，但赵云信守忠义，坚决不从。其他诸侯也纷纷向他表示诚意，但赵云却始终不为所动。赵云四处游历，期间听说张飞驻扎在汝南古城之中，便打算前往那里。他今日是刚好经过卧牛山，与刘备巧遇。

刘备听了赵云的叙述后，不禁叹道：“刘某今日得与赵将军重逢，实乃天意也。”

刘备还说：“刘某一直记得与你的初次相见，我也记得当时的承诺。你我二人，定能结下交好。”

赵云也感慨道：“子龙时常思念皇叔，更加敬仰皇叔。倘若皇叔肯收留我，子龙必将肝脑涂地，死不足惜。”

刘备先与关羽重逢，又偶遇赵云，可谓心情大好。虽然此时刘备手下尚无兵马，但有了这两员大将的辅佐，如虎添翼，可谓已经坐拥半壁江山了。

不久后，刘备等人便已靠近古城。

哨兵远远发现了他们的行踪，便急忙大声通报：“关将军把刘皇叔接回来了！”

古城之中，乐声骤起。两位夫人立刻整理仪容，款款出迎。兵士们也都换上了新衣服，虽然款式颜色各异，但也显得喜气洋洋。张飞整肃了队伍，下令将士们在山门外列队相迎。古城之上，打起的各色彩旗迎风飘扬，显得格外气派。

刘备一行穿过欢迎队伍，进入城中。

“此人便是刘皇叔吧？那位大将便是关羽吗？”

列队欢迎的士兵们，在看见刘备和关羽时，心中都为之一振。他们觉得能追随这样的主公，非常光荣，自己再也不是过去的乌合之众了。

古城中的奏乐之声响彻山谷，引得鸿雁停驻，燕儿飞舞，一片祥和。

两位夫人首先迎了上去，刘备与她们执手泪眼，不住点头，而关羽看到他们夫妻重逢，也忍不住泪流满面。

当晚，张飞便杀猪宰牛，在古城中大排宴席，庆祝喜团圆。

“人生得意须尽欢！”

关羽和张飞举杯共庆。

“你们现在就得意了？现在才刚刚开始！”刘备说道。

于是赵云、孙乾、简雍、周仓和关平等人都将酒杯举起，他们齐声大叫：“说的是啊！现在才刚刚开始！”

宴席前，刘备还派人邀请了汝南刘辟和龚都，他们接到请帖后皆赶来赴宴。酒席间，他们建议道：“刘皇叔，这个古城地方狭小，防守尚可，却不足以成大事。我等不才，愿兑现承诺，献上汝南城。刘皇叔可移驾汝南城，以谋后计。”

刘备闻言，欣然接受。他只在古城中留了一小支人马驻守，便带领其余人马移驻到汝南城中。

刘备等人自从徐州沦陷后便失散时久。他们费尽千辛万苦，才能重逢于此。回首来时路，他们能有今日的团聚，皆因众人能够坚守信念，卧薪尝胆。因此无论遇到再苦再难的事情，只要能拥有信念，努力坚持，便必定能够成功。刘备身边的人亦如是，他们皆坚守忠于刘备的信义，才能最终相聚一处。

那厢，袁绍在河北左等不见刘备的音讯，右等不闻荆州的回信，心中焦躁。这时有消息传来：“刘备并未前往荆州。他目前率领关羽、张飞和赵云等人，在汝南城驻扎。因此荆州方面一直没有动静。”

袁绍闻讯，大发雷霆。他意欲发兵，前去汝南征讨刘备。

而郭图则规劝道：“袁将军，此时出兵征讨刘备，万万不可。如今刘备虽然叛逃，但他尚不成气候，将军不妨少安毋躁，将他置于一旁。刘备目前只是将军的一时之痛，却绝不会伤及性命。如今将军的心腹大患还是曹操。若将军一直拖延，不与其对战的话，恐怕今后会有性命之忧。”

“此言有理。不过话说回来，如今老夫与那曹操一直僵持不下，战事胶着，一时也难将其除掉啊。”

郭图立刻进谏道：“属下以为，荆州刘表虽然兵强马壮，但他心中却无谋略。即使刘表投靠我方，也难以改变战局。此人只知一味死守，贪图安逸，消极避战，不过是个胆小如鼠之人罢了。将军与其耗费心机，联合这个刘表，倒不如拉拢东吴的孙策。东吴坐拥大江天堑，统率

六郡，威震三江，不容小觑。而且东吴之地经贸发达，文化繁荣，孙策手下有数十万精兵，一呼百应。若将军想以外交之策扩大邦交，决不可将东吴弃之于不顾啊。”

袁绍欣然接受了郭图的建议。他立刻派重臣陈震，携带其亲笔书信，前往东吴。

第六章 仙人于吉

东吴之地，近几年来，发展迅猛，令人称赞。

东吴不仅地处江浙沿海之沃土，位于长江流域入海口之要冲，而且气候温和，物产丰饶。此处不仅是南北方文化的交汇处，更因其吸取了各方文化的精粹，形成了东吴独有的地方特色。此地民风淳朴，人民安居乐业，勤劳上进。

人称江东小霸王的孙策，乃是东吴的一颗璀璨之星。他年纪轻轻，如今只有二十六岁。建安四年[(1)]之冬，孙策亲率大军攻打庐江，大败黄祖和刘勋，令其发誓永远称臣。豫章太守也甘拜下风。孙策的名声隆隆于耳，威震江东。

之后，孙策常派张纮前往许都。舟船是来回往返最便利的交通工具，张纮利用便捷的水路频繁往来于许都和东吴。

张纮每次进京，都捧着孙策写的“奉皇帝之表”，并带去大批贡品。由此可见，孙策眼中只认大汉皇帝，却瞧不上一国之相的曹操。

孙策一直暗中觊觎大司马之职，却总难如愿。论其中缘由，却非是朝廷不肯封赐于他，实因曹操屡屡从中作梗。

孙策因此，对曹操耿耿于怀。

孙策与曹操官位悬殊，彼此深知底细。但是曹操却暂无将孙策除掉的念头，他以为除掉孙策无异于与一头幼狮相争，于己不利。

只不过曹操也处处提防这头咄咄逼人的幼狮。他一方面时不时给些恩典，另一方面却不准朝廷给他授封官位。

曹操以为，对付孙策的办法是将其驯服。于是，曹操安排将族弟曹仁的女儿嫁给了孙策之弟孙匡。不过这个联姻只能带来短暂的和平，随着时光的推移，许都与东吴的表面和平之下，却波涛暗涌。孙策这头幼狮早已成熟，即使不给奶吃，也长齐了獠牙，随时准备扑食。

吴郡太守名叫许贡，他暗中派一名属下前往许都告密，但却在渡江之时遇到孙策的巡逻队。巡逻队严加盘查后将其逮捕，并送到孙策处进行拷问。经过一番严密审问，从此人身上查出一封密信。信中写道：

孙策曾屡次上疏，冀求朝廷封他大司马之职。因其未能如愿，孙策怀恨在心，已有谋逆之心。江东目前正在大兴战备，强兵备船，丞相应尽早防备，以防其进攻。

孙策见此密信，勃然大怒。他当即命人前往吴郡，将太守许贡及其全家老少，全部杀死。

太守府中有三人冲出重围，逃过一劫。这三人是住在许贡家中的食客。在当时的达官显贵之中，盛行蓄养名士武人的风气，这些人被称为食客。这三位食客侥幸逃生后，为报答许贡蓄养之恩，共同发誓："我等誓为恩公许贡一家报仇雪恨！"

三人歃血为盟，从此隐居在山野之中，伺机而动。

孙策嗜好狩猎。自从他少年时代寄身淮南袁术之时起，便酷爱狩猎。

这一日，孙策又率领一众人等从丹徒以西进山，猎捕野鹿野猪。

这三人闻讯，认为是个好时机，便蠢蠢欲动。

"看来我等为恩公报仇的机会到了！"

"我等定要将孙策杀死，以慰恩公一家的上天之灵！"

他们立刻收拾行装，不仅将枪头箭头磨尖，还抹上毒药。之后他们便赶至孙策的必经之路旁，埋伏下来，只待孙策经过时偷袭。

孙策胯下战马名叫"五花马"，乃是一匹绝世良驹。这日，孙策自恃马力神速，一马当先跑在前面，将众多属下远远抛在后面。他松开马缰

绳，任由宝马随意奔跑，放任自由。

突然，孙策看到山林中跃出一头公鹿，他立刻张开雕弓，一箭而中。

“射得漂亮！来人啊！给我将此鹿抬走！”

孙策见一箭而中，心中高兴。他回头正在召唤手下时，不料从暗中射来一支毒箭。孙策没有防备，被冷箭射中面门。他“啊”的一声，大叫着捂住脸部。

三个刺客见射中孙策，立刻从埋伏的树林中跃起，大叫：“孙策，我们是来给恩公许贡报仇的！今日你的死期到了！”

三人冲了上来，举枪便刺。

孙策来不及拿兵器，只得顺手抄起雕弓防备，但仍不及防便被长枪刺中大腿。孙策吃痛，滚落下马，但他仗着自己武艺高强，夺过对方的长枪，当场杀死一人。另外两人立刻扑来，他们手拿兵刃，在倒地的孙策身上胡乱劈砍，要结果他的性命。

孙策寡不敌众，痛苦呻吟。正在此时，吴将程普发现险情，他立刻策马飞奔而来，将刺客们全部斩杀。但此时孙策已经身受重伤，血染山坡，现场惨不忍睹。

他的属下立刻将其包扎一番，将他运回江东首府，进行抢救。孙策遇刺受伤之事若是传出，必将震动江东上下。此事事关重大，对外严加保密。

“你们去找华佗！只有华佗能救我！”

孙策在病痛之中，喃喃地叫着华佗的名字。此时他身受重伤，能够说话已经是奇迹了。只因孙策意志顽强，另外他年轻力壮，体力充沛。倘若换作旁人，恐怕早就命丧黄泉了。

侍臣们依照孙策的指令，立刻派人快马加鞭去请名医华佗，接他来治病。

华佗仔细探查了孙策的伤势后眉头紧锁，不住摇头：“孙将军受的

伤十分严重，而且刺客在兵器上涂抹了毒药。若是此毒未入骨髓，还有医治的可能，不然的话，恐怕会有性命之忧了。”

孙策整整昏睡了三天三夜，昏睡中还不住地呻吟。

在神医华佗的精心照料之下，差不多过了大半个月的时间，孙策的情况明显好转，还能偶尔与看护的亲人说笑几句。

“启禀孙将军，派去许都的蒋林回来了，您要见一见他吗？”

孙策此时已经觉得自己的身体没有大碍了，听到属下禀报蒋林回来了，立刻说道：“快快叫蒋林进来。我正要问问他京中的情况。”

蒋林很快赶来，他就跪在病榻之侧，对孙策详实地汇报了京城的形势。

孙策问道：“曹操是如何评价我的？”

蒋林如实相告：“属下听闻，曹操评说，他尚不打算与一只幼狮争斗。”

“曹操他放屁！哈哈哈！”

孙策闻言，难得开怀，他在病榻上仰天大笑。

蒋林见孙策的心情似乎很好，便继续说了下去：“属下在朝中的朋友还说，曹操曾如此说——孙策手下号称拥兵百万，想要建立些事业倒是不难，但他也难免会面临困境。孙策毕竟年纪尚轻，若是他的江东内讧，或他中了小人的奸计，那说不定会死于非命，也未可知。”

孙策听罢，神色大变。他愤而起身，凝视北方。身旁众人见状，连忙上前搀扶。

孙策咬牙切齿地骂道：“曹操算是个什么东西？我也等不得身上的小伤全好了，你们现在就去取我的战袍和盔甲，我要去杀了那老贼！”

这时，张昭进来，对孙策半是责备半是宽慰地劝道：“主公您这是要做什么啊？若您为了几句市井传闻而动怒，实在不值得。您乃是千金之躯，还是要多加保重啊。”

正在此时，有人来报：“河北袁绍的使者陈震，携亲笔信求见孙将军。”

孙策与河北袁绍曾有旧交，听说是他的使者，虽然抱病，仍出来相见。

陈震呈上了袁绍的亲笔信后，说道：“孙将军应该知道，如今能与曹操的实力相抗衡的，除了河北袁绍外，便是东吴了。若我们两家结成同盟，南北呼应，那么曹操就是腹背受敌，他即使有心称霸中原，也必败无疑。”

陈震极力游说孙策，力劝双方结为军事同盟。他还说如今世事纷乱，正是两家平分天下、长期繁荣安泰的良机。

孙策闻言，心中大悦，他觉得这是打倒曹操的绝佳方法。

孙策以为，袁绍此时派来使者，正是上天之意。他当天便在城楼上大摆筵席，将陈震奉为上宾。东吴的众多将领均来出席，以示重视。

正当宴会进行之时，东吴的诸位大将忽然开始窃窃私语，之后纷纷离席下楼。孙策见状，心中纳闷。他询问左右发生了何事。一名近侍答道：“将军有所不知，是于吉仙人来了。众将官争先恐后地上街，就是专程拜见他去了。”

孙策闻言，眉头皱起。他走近楼台的栏杆旁，一探城中的动静。

此时街上已是人潮汹涌，挤得水泄不通。只见前方路口处，有一位道人正飘然而来。此人鹤发童颜，身披鹤氅，手持藜杖，好一派仙风道骨的模样。

“于吉道长过来了！”

“那个仙人道士来了！”

街上的人让出一条通路，众人焚香拜倒，在这其中除了城内男女老幼，还有不少刚才离席而去的大将们。

“他们这是为何？那不就是一个龌龊的老头吗？”

孙策满脸不快。他怒气冲冲地立刻下令，让身边的武士们立刻逮捕那个妖言惑众的道士。

谁料他的手下非但不肯逮捕他，反而劝谏道：“孙将军，此事万万不可。这位老道长住在东方之境，经常到此地来。他每次前来都借住在城外的道观里。他整夜打坐，岿然不动。白天则焚香讲道，普施符水。他的符水特别灵验，能够治疗各种病症。因此，如今百姓们都信奉他，尊称他为活神仙。若此时我们无故将他逮捕，恐怕百姓们会怨恨于您的。”

“一派胡言！难道你们也会被那个糟老头子骗了吗？速速将他抓来，否则唯你们是问！”

孙策盛怒之下，手下人不敢不从，只得把那个老道押到楼上。

“你是哪里来的骗子，竟敢蛊惑百姓，真是好大的胆子！”

孙策厉声骂道，而于吉道长则冷静地回答：“贫道只不过将所获的神书，所修的德行，布施世间，为人祈福而已。贫道难道做了什么恶事不成？治病救人何罪之有，将军不应该谢我才是吗？”

“妖言惑众！你休想把孙某也当傻瓜耍！来人啊！给我砍下他的人头，让百姓不再受其所骗。”

但孙策一声令下后，却无人行动，更无人去砍他的人头。

张昭在一旁规劝道：“将军息怒。这个道士在此几十年来并无过错，若是将他杀死，恐怕会有失民心的。”

“哼！杀一个妖道，如同杀一条狗。我倒要看他有何能耐。把他铐上颈枷，打入大牢，再做发落！”

孙策怒气冲冲，毫无宽恕之意。

孙策的母亲满面愁容，来到儿媳乔氏的房中。

“你可听说了，我儿把于吉道人捉拿下狱了？”

“是的，母亲，我昨晚就听说了。”

“那就是了。你要知道，倘若丈夫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妻子应该规劝于他。你随我来，一会儿为娘数落他的时候，你就在一旁，也要帮我劝劝他。”

乔氏夫人闻言，十分为难。但她知道，在孙府之中，上到太夫人，下至普通侍女，人人都信奉于吉仙人。

乔氏夫人只得去请孙策。待孙策回府后，一看见母亲的脸色，心中便知道她的来意了。于是孙策干脆抢先说道：“孩儿打算今天将狱中那个妖道处决，希望母亲不要再受他蒙骗了。”

“儿啊，你当真要杀于道长吗？”

“妖人横行，国家必乱。这个老道以妖言惑众，乃是腐蚀民心的毒物。”

“儿啊，你可知道，那于道长乃是国之福神。他妙手回春，将无数病人治愈，还能预知灾祸，从未出过差错。”

“母亲啊，连您都被这妖道的诈术所蒙骗，看来孩儿是更不能留他了。”

无论母亲和妻子如何费尽口舌，苦苦相求，孙策却始终不为所动。最后他怒骂一声：“你们这些女流之辈，能懂些什么！”之后，便拂袖而去。

孙策深信，这个妖道就好比一只毒蛾，他会产下数千颗卵，而这数千颗卵会再孵化繁衍，最终化成数十万只毒蛾。这些毒蛾会飞到寻常百姓家中的油灯前，达官贵人的火烛中，宫中后阁的镜子中。这些毒蛾肆无忌惮，疯狂飞舞，便会给国家带来祸端。因此，他对母亲和妻子的规劝充耳不闻。

“牢头，把于吉带来！”

牢头听到孙策的命令后，吓得脸色大变。不多时，于吉便从大牢中被提了出来，但孙策发现，于吉并没戴着颈枷。

“大胆！是谁擅自去掉他的颈枷的？”

孙策怒目瞪着牢头，厉声责问。牢头吓得全身颤抖，不敢说话。

原来那个牢头也是于吉的信徒。其实除他之外，整座大牢的狱卒几乎都已皈依了。狱卒们生怕触犯道规，遭到报应，因此不敢得罪于吉。他们不仅将于吉的颈枷摘下，更不敢用绳子捆绑他。

“你们身为官差，非但不执行国家的刑罚，而且居然尊崇邪道，不顾司法，简直太不像话了！”

孙策勃然大怒，他抽出剑来，上前砍掉牢头的脑袋。其余所有相信于吉的几十名刑吏，也一并被处斩。

正在此时，张昭等数十名吴国重臣联名上书，恳请孙策饶恕于吉的性命。

孙策方才刚刚杀了牢头，宝剑滴血，尚未入鞘。他嘲笑道：“你们还枉称自己是读书之人，竟然也会如此愚昧？你们难道没听说过吗？从前在南阳有个人名叫张津。他虽身为交州太守，却弃汉朝法度于不顾，舍圣训而不查，自己经常头戴红巾，焚香弹琴。张津不仅迷信邪道，还常在军中施展邪术。人们一时被他所迷惑，将他视作难得的仙道。但是没过多久，张津的队伍就被南方夷族打败。他哪里有什么妙术，不是照样被敌人杀死了吗？这个妖道于吉也是这种人。我要趁其流毒尚未贻害整个国家，速速将他杀掉。你们不用再浪费口舌了！”

孙策非常固执己见，根本不听别人的规劝。吕范无奈，便又出一计：“将军息怒，属下以为，若要分辨这于吉究竟是真道长还是假神仙，不如让他求雨一试。本地久旱无雨，百姓们饱受其苦。如今土地干涸，田地无收，若那于吉果真能求得雨来，便可饶他不死。如若不然，将军再将他斩首示众，以儆效尤。如此一来，百姓们便可心服口服，不会生怨。”

“如此也好！”

孙策冷笑一声，随即下令：“传我命令，立刻在市街之中搭建祈雨祭坛。孙某一定要当众揭穿于吉的假面具。”

于是，市街之中立刻搭建起祈雨的祭坛，祭坛装饰华丽，十分夺目。杀牛宰马，祭祀天神之后，于吉沐浴更衣，登上祭坛，端坐祈雨。

于吉在祭坛上，对身旁一个信道的官吏低语道：“看来贫道的天命已尽，这次恐怕不行了。”

“您莫要这么说啊，您显灵求雨不就好了吗？”

“贫道只能在平地上呼来三尺之水拯救百姓，但却救不了自己的命啊。”

不久，孙策派手下来到祭坛下，高声传令：“孙将军有命，从今日算起，限第三日午时之前下雨。如若不然，就将你同祭坛一起活活烧死，绝不宽恕！”

于吉阖上双眼，开始祈雨。

白天，他头顶骄阳似火，满头白发直射日光；夜晚，寒风刺骨，侵入他的肌肤。祭坛上的大香炉，一直冒着袅袅香烟。但是一直到了第三天的早晨，仍旧滴雨未下。

这一天，依然烈日当空。万里长空，看不见一丝云彩，更毫无降雨的迹象。

成千上万的百姓蜂拥而至，他们都争先恐后地赶到祭坛周围，将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

午时一到，负责报时的官吏便登上钟台，根据日晷的指针，敲响了钟声。

百姓们听到钟声，心知无望，忍不住大放悲声。

“瞧瞧！那个妖道还敢自称什么神仙，他不过如此。来人啊，给我放火！把那个臭老头烧了！”

孙策坐在城楼上，下令烧死于吉。

刑吏们得令，立刻在祭坛周围架起柴薪，放下火种。突然之间，狂风大作，火焰骤起，于吉在祭坛之上立刻被熊熊烈火所包围。

火起风至，风过尘飞。只见一缕黑烟直冲云霄，霹雳一声炸响，豆大的雨点从天而至。刚才万里无云的天上，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

大雨愈下愈大，市街之中，泛滥成河。人马沙石均在浊流中载沉载浮。倘若这大雨再继续下的话，恐怕这城中百姓的房屋都要被大水淹没了。正在此时，只听得祭坛之上有人大喝一声，立刻雨过天晴。天空之中乌云尽散，又是一轮烈日高悬天空。

刑吏们一惊，他们连忙向烧焦的祭台上望去。只见于吉安然无恙，对天仰卧，显得悠闲自得。

“啊，于吉道长果然真的是神仙！”

众位大将和百姓见状，无不目瞪口呆。大家纷纷跪倒在地，对于吉顶礼膜拜，赞叹不已。

此时，孙策乘坐轿子而来。众人都以为这次求雨灵验，孙策必定会赦免于道长。哪知那孙策非但不肯宽宥于吉，反而更加憎恨他。孙策见到他的手下文武百官及众百姓，都不顾衣衫尽湿，围着于吉不住叩拜时，他面露狰狞之色，忍不住大声咒骂道：“天降大雨，烈日炎炎，这些都不过是自然现象罢了，岂是我们人能掌控的？你们这些文臣武将，见识应在百姓之上，竟然也做出如此丑态！你们哪个再敢替他求情，便是妖道同党！便是对我的背叛！便和那个妖道同罪论处！孙某当格杀勿论！来人啊！给我把台上那个臭糟老头给斩了！”

诸臣闻言，皆低头不语。如今人人敬畏于吉，哪个又敢上前取其性命。

孙策见状，勃然大怒：“你们有什么好怕的？哼！那我就亲自动手，结果了他的性命！”

说罢，孙策拔剑，上前一剑砍下了于吉的首级。

原本刚才还是烈日当头，突然之间，电闪雷鸣，大雨骤降。众人无不莫名惊诧，纷纷抬头望去，只见于吉的尸体袅袅升空，化在云里。

当天晚上，孙策的病情突然恶化。他双目充血，全身发烧，奄奄一息。

第七章 孙权继位

当晚，夜近四更时分，烛影不住摇曳。

“咦？出什么事啦？”

值夜的侍从大吃一惊。

他们只听见孙策的寝宫帷帐中，突然传出了几声惨叫。孙策连连哀号，听得人毛骨悚然。

“孙将军怎么了？”

御医和侍卫立刻赶到寝宫内，可是孙策的睡榻之上，却不见人影。

“大家快来！将军在这里，他怎么跌倒在这儿呢？”

众人连忙冲过去查看，只见孙策跌落在床后地板上，俯在地上，手中还握着剑鞘。床帏锦帐已被割得支离破碎，看来是孙策刚才所为。

值夜的随从连忙将孙策扶起，抱到床上。御医也立刻上前检查。孙策却将双眼睁大，神色和平日迥异，目露惊色：“于吉！你这妖道！你给我滚出来！”

孙策嘶哑地不住大吼。看来他这病情来得突然，十分蹊跷。

他一直折腾了一宿，直到天亮时分才昏睡过去。孙策一觉睡到艳阳高照，才清醒过来，神色如常。

孙策的母亲和夫人都守在一旁，整宿未眠。孙老夫人涕泪横流，悲

声怨道：“儿啊，怪只怪你昨日将活神仙杀掉，才会遭此祸端。你一定要听为娘的话，从今天起闭关七日。你要诚心悔过，专修善事，求得上天垂怜。”

“哈哈哈！”孙策闻言，哄然大笑，“母亲，孩儿十六七岁便随父出征。儿子的掌中剑下，早已斩过无数敌人。昨日儿子不过是杀了一个妖道，有何畏惧？哪里需要闭关悔过？”

“儿啊，你怎么还不明白？那位于道长绝非凡人，而是一位活神仙啊！你杀了神仙，难道不怕遭报应吗？”

“孩儿乃是东吴之主，没什么好怕的！”

“你啊你啊！为何如此顽固不化？”

“母亲不必多说了。所谓天命不由人，孩儿决不相信那妖道能支配人的命数。”

孙老夫人和乔氏夫人见状，知道再劝孙策也不会听的。她们只得自己代他闭关，淋浴斋戒七日，代为孙策忏悔祈祷，以求孙策得以平安无恙。

但是孙策的病情却依旧没有好转。每到夜里四更时分，孙策的寝宫中便会传来骇人的惨叫声。

每到此时，孙策的眼中似乎看到于吉站在面前。于吉或是嘲笑于他，或是绕着睡榻骚扰他入眠。孙策总是怒而拔剑，疯狂劈砍于吉的身影，但却总是砍不到。于吉的身影总是飘忽不定，转瞬消失。但是一到天亮之时，似乎一切又恢复如常。

每夜如此折腾，耗费心神，孙策一天天地消瘦下去，白天也常常昏睡不起。

孙老夫人心疼儿子，她特意来到孙策枕边，恳求道：“儿啊，你就随为娘去一趟玉清观吧。”

“好端端的我去庙里干什么？现在又不是父亲的忌日。”

“为娘已经请玉清观的道长帮忙，遍寻得道的高人在观中焚香作

法，以安抚鬼神之怒，保你平安。你一定要随为娘去一趟。”

“儿子从小也没见过父亲祭拜鬼神啊！”

“儿啊，你莫要再强词夺理了！莫说那英雄遗恨，冤魂若长留世上也会变成鬼神，更何况那于道长乃是活神仙，他被无辜杀死岂有不作祟的道理？”

孙老夫人说罢，泣不成声。乔氏夫人也在一旁苦苦哀求。孙策被逼无奈，只得顺从母亲，命人备轿，前往玉清观。

“孙将军请了！”

一国之君驾临玉清观，观主自然礼数有加。他率领一众道士列队相迎，然后亲自引路，将孙策请入法堂。

孙策跟着进入法堂，但他仍旧拉长了脸，摆出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孙策瞪着中央的祭坛，仿佛和祭坛有仇似的，冷面相对。直到观主不断催促，他才勉强焚香。

“又是你这妖道！”

突然，孙策大喝一声，仿佛看见了什么似的，他一把拔出佩剑便扔了过去。剑锋正中一名侍臣，那人立刻倒地，惨叫连连，喊声在法堂之中回响不断。

孙策在香炉上的袅袅香烟中，竟然瞥到于吉的身影，忽隐忽现。

他立刻掷出佩剑，刺中的那名侍臣已经七窍流血，倒地而亡。但孙策依旧神色大异，他不仅踢倒了祭坛，还将道士们抓伤撞伤。他神情狂躁，异于平日，乱砍乱劈，难以靠近。

没过多久，孙策累得筋疲力尽，昏睡过去。待到他清醒后，便命令一声：“立刻回去！”

孙策便急匆匆离开玉清观。

他刚一出门，仿佛又看到一个老头的身影，飘飘然紧追不舍。孙策恍惚之下，发现还是于吉。

“臭妖道！还来找死？”

孙策大叫一声，拔剑便砍，直将轿帘砍落。

一路之上，孙策都暴躁不已。轿子入城时，他又说看见于吉就站在门楼屋顶上，大吼着命令士兵张弓射箭。他还嫌不够，又命将士向屋顶投枪，如临大敌，如同对敌打仗一般。

孙策整日如此癫狂，即使身边有再多侍卫守护也束手无策。每到晚上，他还命令整个寝宫不许熄灯，到处都是灯火通明。侍臣随从也不许睡觉，无论白天黑夜都要随时伺候。现在即使刮过一阵黑风，满城上下都会惶惶不安，难以平静。

“这个破城，我住不下去了！”

不久之后，孙策也无可奈何。于是他率领三万精兵，出城扎寨。孙策的大帐之外，有无数将士手持斧钺，日夜守护。

但是情况依旧。每逢深夜，孙策总能恍惚见到于吉的身影。孙策总是看见于吉披头散发地站在枕边，阴魂不散，他也整夜与鬼魂厮杀。没多久，孙策便形容憔悴，见到之人无不惊愕。

“孙将军怎会如此憔悴？”

有一次，孙策揽镜自视，看到自己一副形容枯槁的样子，大吃一惊，忽然又扔掉铜镜，大叫道：“妖魔哪里跑！”

孙策又拔出宝剑，凭空胡乱劈砍一番。之后他惨叫一声，昏倒在地。

御医前来检视时，发现他的旧伤复发，原本愈合的伤口又迸裂开来，全身流血不止。

孙策如今的病情危急，恐怕就连名医华佗赶来，也无力回天了。孙策此时也悟到自己天命难逃，他的身体日渐衰弱，再也不能像之前那样，狂暴不安了。

有一天，孙策忽然颤声对床前伺候的乔氏夫人说道：“夫人啊，为夫恐怕要不行了。我觉得真的撑不下去了。病体如此孱弱，恐怕我再难

掌理国政了。你快派人，把张昭叫来，我要立下遗诏。”

乔氏夫人闻言，痛哭不止。御医和侍臣见势不妙，赶忙去城内报信。

张昭和朝中的重臣大将闻讯，连忙赶来，黑压压一片跪在孙策的病榻前。

孙策见众人到了，挣扎着要坐起身，被众人连忙制止。此时，他的神情平静，眼眸清澈，意识清醒。

“我要喝水。”

孙策喝了口水，润了润喉咙后，平静地对大家说道：“如今政局变动，时事纷乱。汉朝由盛转衰，日渐萧索。大地之上，黑风浊流，群雄逐鹿，难得平稳。今后之天下，必然愈加分裂，诸侯割据。不过，我们东吴地处三江之要害，据此天险便能掌握天下各州的动向，了解各诸侯的成败。此地利之优势要拜上天所赐，但国家的安危存亡还要靠诸位之力。待我死后，你们一定要好好地辅佐我的弟弟，不得怠慢。”

孙策说着，伸出一只枯瘦如柴的手，召唤道：“弟弟！弟弟！仲谋来了吗？”

“我在！哥哥，仲谋在此！”

人群中响起了一个年轻而低沉的声音。

此人便是孙策的弟弟孙权，孙仲谋。

孙权哭得眼睛红肿。他跪着靠近孙策的床边，捂住面孔，不忍直视孙策的病容：“哥哥，你不要说这些。你只要多加注意，大夫们一定能把你治好的。你若当真去了，国家岂不失去了顶梁柱？弟弟又哪里有能力保护母亲，率领臣下呢？”

孙策此时已经奄奄一息，他勉强露出一丝微笑，对弟弟摇头道：“弟弟啊，你听为兄一句，我把江东就交给你了。仲谋啊，你是有治理内政之才的，只不过若论带兵打仗，率领江东之兵与敌人一决乾坤的能力，你确实远不及我。为兄希望你万勿忘记，当初父兄创业时的艰难困苦。你一定要起用贤能之士，保卫国家，爱护百姓，孝养高堂才是

啊！”

孙策的脸上已显出濒死之兆。此时，在他的病室中，众人屏息凝神，不敢出声。因此，孙策气若游丝的临终遗言，在群臣耳中也清晰可闻。

“我啊，真是个不孝之子啊！仲谋，为兄的天命已尽，你要替我孝敬母亲，我把这一家子人也都托付给你了。群臣百官，请你们一定要尽心辅佐他，凡事以和为贵。仲谋，你要做到赏罚分明，对诸位功臣绝不可轻视。内事不明问张昭，外事不明问周瑜。公瑾在吗？可惜今日周瑜不在。待他从巴丘回来，你们定要将我的话转达于他。”

孙策说罢，解下吴国的印绶，亲手交给孙权。

孙权双膝跪地，接过印绶，泪水滂沱。

“夫人……夫人在哪里……”

孙策眼神晃动，搜寻妻子的身影。乔氏夫人早已哭得死去活来，她赶紧凑近，云鬓散乱，贴着丈夫的脸颊。乔氏夫人不住抽泣，听孙策最后的嘱咐：“夫人啊，你的妹妹已经许配给了周瑜。你定要告诉妹妹，叮嘱她转告我的意思，请周瑜尽心辅佐孙权。夫人啊，你我夫妻一场，如今到了生死离别之时了。为夫虽心有不舍，却无力回天了。你要好自为之啊！”

接着，孙策又将年纪幼小的弟妹们叫到跟前，一一叮嘱道：“从今以后，孙权就是咱们家里的顶梁柱了。你们要相亲相爱，孝敬母亲，家庭和睦，互相扶植。决不可做出辱没家门、背信弃义之事，否则为兄在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的。”

孙策说罢，便停止了呼吸。

孙策去世时，年仅二十六岁。这位江东小霸王竟然英年早逝，实在是出人意料。

年仅十九岁的孙权，拜领印绶，成为一方诸侯。

正如孙策临终时所言，孙权虽有不及兄长之处，却也有许多优点。他治理内政的才能，保守沉稳的政治作风，这些都是孙策所不具备的。

孙权，字仲谋，据说生得方颐大口，碧眼紫髯。这可能是因为孙氏血统里，有亚热带地区南方人血统的缘故。

孙权之下还有弟弟。昔日曾有出使东吴的汉朝使者刘琬对孙氏兄弟有过一段评述。刘琬精通骨相之术，他观察过孙氏兄弟之后，说道："孙氏兄弟虽然人人才华横溢，但却不能皆尽享天禄而终。唯独孙仲谋是个例外，恐怕只有孙权才能保持孙家门风，且得享高寿。"

如今看来，这段话预言了孙家的命运，和孙氏子弟的未来。孙策的命数也不幸被他言中了。

孙策死后，东吴上下都为其服丧。

大地之上，不闻歌舞之声，只能听到空中偶尔传来几声哀鸿之鸣。葬礼由孙权的叔父孙静主持，前后共计七天。

孙权悲痛欲绝，每每想到兄长英年早逝，便痛哭不已。

张昭见到孙权如此痛苦，便激励他道："你不要再这样作践自己了！你要知道，如今东吴的四周布满豺狼虎豹，敌人虎视眈眈，江东危机重重。你要振奋精神，按照你兄长的遗嘱行事。为今之计，首先要内整国政，外强军事，整顿三军，备战不懈。你要让邻国都看到，你的才能不输于兄长才是！"

周瑜得到噩耗，连忙从巴丘赶回。待他星夜兼程赶到吴郡后，与孙老夫人和乔氏夫人一见之下，难免大放悲声。之后，她们也将孙策的遗嘱转告周瑜。

周瑜在孙策的灵坛前拜伏发誓，久久不忍离去："瑜誓遵先主遗言，以报知遇之恩！"

之后，周瑜入室拜见孙权，两人促膝密谈。

周瑜认为，万事皆以人为先。若得贤才，则国家昌隆，若失人才，则国家灭亡。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谋得高德贤达之人辅助您。

孙权听了周瑜之说，不住点头，深表赞同："家兄临终前反复叮嘱我，他说内事问张昭，外事问周瑜。孙某一定按照他的遗嘱行事。"

周瑜建议道："张昭此人，实为贤士。您足可以信赖，委以大任。只是瑜生来驽钝，恐怕有负先主的重托。我想推荐一位贤士，其才能远在我等之上。他若能来辅佐于你，是再好不过的了。"

"哦？所谓何人？"

"鲁肃，字子敬。"

"鲁肃？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此人。难道这世上还有此等贤士，会隐居不出？"

"所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世上隐居的贤才奇士众多，可惜鲜有伯乐。若是不善用人，有很多人的才能就会被埋没，这也是常有的。这位鲁肃你有所不知，也是难怪。"

"周瑜，你说的这位鲁肃如今身在何处？"

"鲁肃身在临淮东城（今安徽省，定远）。此人胸怀韬略，腹隐机谋，为人敦厚，令人如沐春风。他幼年丧父，孝养母亲。鲁肃的家境殷实，如今在东城郊外生活，日子过得悠闲自在。"

"我竟然不知，所辖之地竟有此等人才。"

"这个鲁肃生性不喜欢做官。他有个朋友，名叫刘子扬，多次劝他去巢湖投靠郑宝。对方也是三番五次，诚意延揽，但鲁肃却执意不去。"

"周瑜，如此贤人若被他人招揽，必将于我不利。请你亲自跑一趟，将他请来可好？"

"正如我刚才说言，贤才若不能善加起用，则不能人尽其用。既然你有心请他，我便去说服于他，一定将他请来。"

"为了国家社稷，孙某定会重用贤才。请你速速动身出发，有劳了。"

"遵命！"

周瑜领命，第二天便动身前往东城。他没带随从，只身一人前往，

不日便抵达鲁肃家的门外。

鲁肃家是当地一家富户，从门外便可听到石磨的吱吱之声。

据说，进入一户人家的家门时，便能体会这家主人的嗜好和家风。

当周瑜来到鲁肃的家门外，便立刻能够体会到他的为人。

周瑜径直推门而入，未有阻挡。只见院中十分宽敞静谧，是一座当地典型的大户人家的院落。他听到几声牛叫，回头看到三两个村童正在墙边，与水牛嬉戏。

“请问这家主人在家吗？”

周瑜问道。

几个村童看了看周瑜，顺手一指旁边的小屋：“他就在那里。”

周瑜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在主屋旁边，有一间小小的书斋。他道过谢，便快步穿过林间小路朝书斋走去。

正行至半路，他碰到一位威风凛凛的武士带着随从迎面而来。周瑜心想，此人应该也是访问鲁肃的客人吧，便恭谨地侧身相让。那人竟毫不在意，大摇大摆地擦身而过。

周瑜并不在意，他径直走向书斋，正好遇见刚刚开门送客，站在门口尚未离去的主人。

“恕我冒昧，敢问您便是鲁肃先生吗？”

周瑜毕恭毕敬地问道。

鲁肃面露疑惑，答道：“在下便是鲁肃，请问贵客是哪位？”

“在下奉东吴新主孙权之命，特来拜访。我名叫周瑜，字公瑾。”

“啊！原来您竟是周将军！”

鲁肃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周瑜竟会出现在自家门口，显得十分惊

讶。

“有失远迎，请周将军进寒舍一叙。”

鲁肃连忙将周瑜让进书斋，询问来意。

周瑜一见之下，觉得鲁肃的人品果然名不虚传，心里十分欢喜。他放低声调，恳切地说：“周某今日前来，是想和先生商谈一件大事。此事有关东吴的未来，也事关先生的未来。所谓为人君者，当选良臣。而为人臣者，也会选择明主。周某久仰先生的大名，今日有幸得见，觉得十分投缘。众所周知，东吴先主孙策去世后，新主孙权继位。孙权虽然年轻，但他绝非一位自私之主公。相反，新主孙权亲贤礼士，广求贤才，是个难能可贵的英明笃诚之人。”

一番开场白之后，周瑜接着说道：“不知先生可愿为吴国效力？以先生之才，应当不会愿意整日关在书斋里，如普通文人雅士一般，悠闲度日。先生也更不会甘愿终身只作一名富农而已。倘若此时是太平之世也就罢了，但如今天下局势纷纷扰扰，如先生这般的贤能之士，怎能终老于一间农舍之中？周某以为，先生与其投靠那巢湖郑宝，倒不如随我一道去东吴。”

鲁肃闻言，温和地点了点头：“周将军可曾遇见刚从我这儿离开的客人？”

“是的。那位便是邀您出山的刘子扬吧？”

“正是他。此人三番两次前来造访，只为让我前去郑宝那里从仕。”

“恐怕先生是不愿轻易随他去的。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我看先生还是和我一道去东吴吧。”

……

“先生有何为难之事吗？”

周瑜见鲁肃有些犹豫，便直言道。

“这倒不是。周将军请稍等片刻，鲁某去去就回。”

鲁肃沉吟一下，请周瑜在此稍候，自己则起身离开，向主屋方向走去。

“抱歉，让周将军久等了。”鲁肃很快折返回来，向周瑜致歉。接着，他爽快地答应：“因我上有高堂老母，不便擅自离开，于是刚刚去禀明了母亲。母亲也同我的想法一致，觉得应该去报效东吴。既然母亲欣然应允了，我便答应将军的要求了。”

周瑜闻讯，雀跃不已：“如此甚好！先生能来的话，我们三江的阵营将更加强固了。”

两人没有耽搁，双人双骑立刻启程赶回吴郡。抵达之后，周瑜立刻引领鲁肃前去拜见孙权。

孙权得到鲁肃这样的贤才后，信心倍增。他将居丧以来的伤感情绪都抛在脑后，转而全力投入工作之中。他整理政务，巩固军事，并每天聆听鲁肃的真知灼见。

有一天，两人共饮后同榻而卧，半夜又秉烛夜谈。

孙权双眸闪亮，向鲁肃请教道：“请问先生如何看待汉室的现状？如今我应该做些什么？”

鲁肃答道：“汉朝的隆盛时期业已过去。曹操宛如寄生藤蔓，依附于汉室之树，并不断侵蚀，耗费老树。他必将扎根于土壤，日益茂盛，而且此势已成。我等只需静观世事变化，抓紧巩固江东，与河北袁绍一起，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同时伺机而动，方为上策。待时机成熟后，我们便可扫除黄祖，征伐荆州刘表，溯江而上扩大势力。待曹操与河北袁绍的战事胶着，不暇应对之时，恰好是我们的出征良机。”

“汉室衰弱之后，朝廷方面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像汉高祖那样的人物会再次出现，以继承帝王之业。历史会不断反复重演的。主君身处此多事之秋，占尽地利和人和，又继承了东吴基业，十分难得。请务必珍惜才是。”

孙权虚心听取鲁肃的建议，心潮起伏，十分激动。

之后，鲁肃向孙权告假几天，准备回乡探母。孙权特意赏赐华服、

帷帐等物。

鲁肃感于新主的知遇之恩，回家逗留几日便立刻赶回，他还向孙权荐举了一人。

此人的姓氏为复姓，在汉人之中非常少见，因此大家对他都有所知晓。

此人复姓诸葛，名瑾。

当孙权问及其身世时，诸葛瑾答道："我乃琅琊阳都人（今山东省，沂水以南），先父诸葛珪曾任泰山的郡丞，后在我于洛阳太学学习期间亡故了。由于河北战乱，我只得带着继母到江东避难。舍弟和舍妹则投奔荆州叔父家。"

"你的叔父是做什么的？"

"我叔父曾在荆州刘表手下做官，受其重用。只可惜在四五年前战乱中，他被当地乡民杀害了。"

"你今年贵庚？"

"二十有七。"

"你今年二十七岁！那岂不是与我亡兄孙策同岁！"

孙权不由得惊呼出声。

鲁肃插嘴道："诸葛兄年轻有为，当初他在洛阳太学读书时，便已是秀才了，精通诗文经书。鲁某特别佩服的是，他孝敬继母宛若亲生母亲一般。诸葛兄温文尔雅的情操，尤为可贵。"

于是，孙权将诸葛瑾敬为上宾，倍加器重。

这位诸葛瑾就是诸葛亮的亲哥哥，比弟弟年长七岁。

第八章 霹雳战车

当孙策病逝时，东吴上下因失去一位英主，无不茫然若失。

而年轻的新主孙权广纳贤才，辅佐国事，东吴的国防和内政更加繁荣昌盛，可谓民之幸事。

孙权治国的一大策略便是，首先与河北袁绍断交。

这个策略是诸葛瑾所提出的。他曾长居河北，因此他对袁绍帐下的各种内部矛盾了如指掌。他认为此时应该果断与袁绍断交。

另一方面，孙权假意归顺曹操，但他实际上只是等待时机，便会讨伐曹操。

诸葛瑾定下如此策略，孙权便按照部署。

东吴的新政已定，河北使者陈震盘桓许久后仍然毫无收获，最后只得无功而返，悻悻而归。

而曹操方面，也面临新的变动。曹操听闻孙策病逝，东吴上下动荡不堪时，觉得是个好机会。他立刻召开会议，首先提议："此乃天赐良机！我们应该立即派大军讨伐东吴，你们如何看？"

侍御史张纮立刻反对，他说："丞相焉能乘人国丧之时，擅动兵马？此举不仅不符合您丞相的身份，而且自古以来，未有先例。"

曹操闻言，心中羞愧，觉得自己此举确实冲动了。之后，他不仅绝口不提此事，还派出特使对东吴新主孙权多加封赏，封孙权为讨虏将军兼会稽太守。张纮也被授予会稽都尉之职。

曹操与孙权制定的政策，两相呼应，在孙策死后更是保持一致，可谓一拍即合。但河北袁绍方面却怒不可遏。他先前派去东吴的使者陈震无功而返不说，东吴竟还与曹操两厢交好。曹操甚至也肯摒弃前嫌，对孙权封官加赏。这两家对手互相扶持，联合一体，袁绍的河北军便倍感孤立，焦躁不安。

“哼！那老夫便先要对付曹操！”

袁绍一声令下，将来自冀州、青州、并州和幽州等地的七十万河北大军开赴官渡（今河南省开封附近），气势汹汹地摆开阵势。

袁绍也亲自披挂上阵。他身着华袍，率领着先锋军便离开冀州城，奔赴战场。其手下重臣田丰对此深感忧虑，极力规劝袁绍莫要攻打官渡：“主公如此倾巢而出，造成内部空虚，恐怕容易招致大祸。属下以为不妥。请将军将官渡的兵力撤回，转攻为守，方为上策。”

逢纪与田丰素来不和。他听到田丰如此谏言，便立刻反对：“你在大军出征之际，竟说出如此不吉之言，莫非是要诅咒主公出兵不利？你怎么就知道此战会招来大祸的？如此不祥之言，亏你说得出口！”

袁绍在出兵之时，十分在意一点点的吉凶征兆。他见帐下重臣出此不详之言，又被逢纪挑拨，立刻勃然大怒。他不仅怒斥田丰荒谬，还要将田丰砍头治罪。

众臣苦苦哀求，袁绍才饶其死罪。他气哼哼地下令：“将田丰戴上颈枷，打入大牢。待我凯旋之时，再治他的罪！”

袁绍说罢，立即带兵出征。

途中，行至阳武（今河南省，原阳附近）时，沮授又谏言道：“曹操有意速战速决，因其后续军粮补给严重不足。属下以为，我方在官渡部署密集，容易陷入对方的诡计。虽然我军人多势众，但曹操的手下也不容小觑。”

“住口！你也想学田丰，说这些不祥之言吗？”

袁绍大怒，下令将沮授也戴上颈枷，打入大牢。

就这样，河北的七十万大军在官渡方圆九十里的山野之内，布阵列

兵，与曹军对峙。

这一日，战马扬起的烟尘遮天蔽日。两军鼓声大作，旌旗翻飞。士兵们手持兵刃，整齐肃立。枪尖箭头闪烁着寒光，宛如天空中的繁星一般。

正午时分，太阳高挂天空。

袁绍的阵中，擂响三通战鼓。

军旗翻飞，将士列队。只见大将军袁绍催马向前。他身披金盔金甲、锦袍银带，胯下一匹骏马，名叫“春兰”，马身上的雕鞍也遍镶螺钿。袁绍一身戎装，派头十足，威风凛凛，不愧为河北的第一名门之后。

袁绍来至阵前，张口讨敌骂阵：“曹操在哪里？快出来见我！”

曹军的阵营，宛如铜墙铁壁一般。许褚、张辽、徐晃、李典、乐进和于禁等武将各率队伍，严阵以待。人马相接，宛如一道坚实长城。在这长城之中，忽然一人的声音骤响：“曹操在此！你就是河北袁绍吗？幸会幸会！”

一人一马，行出阵前。此人便是曹操，那个令天下大乱之人。

曹操首先发难道：“袁绍啊袁绍，老夫原本禀明天子，将你封为冀北大将军。你不好好管理河北治安，反而兴兵叛乱，这是为何呢？”

曹操作战前总是摆出一副奉圣命平乱的旗号。袁绍闻言，气得满脸通红：“大胆曹贼！还不住口！你算个什么东西，竟敢假借天子之诏谋私人之利，滥施朝威。你名为当朝丞相，实为朝廷逆贼，罪不容赦！袁某历代先祖都乃汉室第一直臣。如今，袁某便要替天行道，为天下人将你这逆贼除掉，以慰民心！”

双方的作战宣言一出，高下立见。袁绍之言理直气壮，更加铿锵有力。

曹操闻言，只得匆匆应了句：“休得多言！”

便立刻拨马回阵。他高举马鞭，下令道：“张辽，出战！”

“末将得令！”

曹军阵中，立刻弓弩齐发。张辽跃马而出，直奔袁绍大军杀去。

袁绍身后立刻跃出一将，他大骂道：“不知死活的家伙！快拿命来！”

此人正是河北勇将张郃。张郃一边骂阵，一边上前迎战。

两将挥舞兵器，斗在一处。你来我往，打了五十个回合，仍然难解难分。

曹操在后面观阵，见到对方越战越勇，心中纳闷：“啊？这是哪里来的怪人？”

许褚见状，再也按捺不住，他挥着大刀，前去助战。河北军方面也立刻有人迎战。一员大将高叫着：“呔！让你见识见识我高览的厉害！”

他催马而出，直扑许褚而去。

此时，站在将台上观战的河北老将审配，发现曹军正在暗中兵分两路。两路人马各约三千人，企图夹击己方侧面。他便拼命晃动令旗，大叫道：“变阵！”

一切似乎都在河北军的预料之中。他们之前埋伏下的弓箭手和铁炮队立刻出击，取得奇效。

霎时间，天崩地裂，炮声震天。河北军投出无数矢石、铁丸，将偷袭侧面的曹军打得人仰马翻。负责侧面袭击的是夏侯惇和曹洪。两将猝不及防，只得狼狈撤退，但却为时已晚。曹军连连败退，被打得溃不成军。

“乘胜追击！”

袁绍下令，全线追击，大获全胜。在头一日的战斗中，河北军首战大捷。曹军则不得不全军退守到官渡河对岸。日薄西山时分，战况已见分晓。

官渡的地势险要，因此成为了河南北方唯一的要冲。

官渡背靠高山，官渡河在山脚下蜿蜒三十余里，形成了天然的屏障。曹操在河岸一带架设起鹿砦，打算依仗此地势之险展开防守。

两军对峙，仅有一河之隔。

“如此看来，河北军想要过河，都难于登天。”

曹操占据天险之利，颇为自负。

袁绍见状，也有自知之明：“看来我们要想强攻官渡是不行的。”

因此，两军虽然对阵，却一连几天，未放出一枪一箭。

但是，似乎在一夜之间，官渡的北岸就冒出了一座新的土山。

原来这是袁绍的战术，他下令二十万兵力齐动员，填土造山。大约花了十天时间，他们就在河岸上堆出一座山丘来。

“袁绍打的是什么主意？”

曹操这厢心中纳闷。他和帐下诸将不时抬头眺望，看着对岸的土山堆得越来越高。众人议论纷纷，却始终摸不着头脑。

“你们看！敌人在土山上还架设了岗楼。”

“果真是岗楼！河北军费了这么大力气，架这个土山到底想干什么？”

没过多久，袁绍的河北军就以实际行动解开了曹军的困惑。他们首先在绵延的土山之上修筑了五十余座岗楼。又在每座岗楼上安置了五十名弓箭手。一声令下，五十个岗楼上万箭齐发，箭如雨下，落在河滩对岸。

曹操见状，不由得目瞪口呆。无奈之下，他只得下令将人马从河岸后撤，退到山后以免受伤。

“准备渡河！”

袁绍见曹军后撤，立刻按原定计划开展下一步行动。他一边命人连

夜拆除鹿砦，一边在弓箭手的掩护下，伺机渡河抢滩。

曹操面对袁绍的攻势，心中难免惶恐。他本以为可以凭借官渡河之天险，将河北军拦在对岸，没想到如今敌军破阵有望。

正在他犹豫不决之时，幕僚刘晔献计道："启禀丞相，我军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摧毁敌人的假山和岗楼，否则就非常被动。属下建议，我们可以立刻制造发石车，这样便有望破敌了。"

"发石车是什么？老夫却没听说过。"

"所谓发石车，乃是属下老家一个不知名的老铁匠发明的。他利用火药的原理，可以将巨石发射到天上爆炸，十分有杀伤力。"

刘晔一边说着，一边在纸上绘制说明。

曹操闻言，十分欢喜。他立刻命人将那位老铁匠请来，让他指导数千名工匠日夜不休，加紧制作。终于造出了数百辆发石车。

战争带来了武器的升级换代。虽然发石车还无法同现代武器匹敌，但在冷兵器时代，这个技术革新已经具有了跨时代的意义。

曹操命人在河岸上架起几百辆发石车，同时点炮。发石车的威力便立刻显现出来。几百支炮筒齐鸣，几百块大石射在空中，越过河流，打在敌人的山丘和岗楼上。将河北军辛辛苦苦搭建起来的工事一一摧毁，化为灰烬。

"这是什么东西？怎么这么厉害？"

发石车不仅令敌人闻风丧胆，就连曹兵都对这厉害的武器心存敬畏。

"这家伙好像叫'霹雳车'，据说是海外那些蛮夷之族使用的火器。"

有人装模作样地吹起牛皮，但众人却信以为真。于是，这霹雳车的叫法便流传开来了。

不过河北军很快便开展了新战术，又让曹操很头疼。

河北军组建了一支“掘子军”。

所谓“掘子军”，便是如同地鼠打洞一般，靠挖掘地道打通到敌军阵地之下。河北军以前也曾运用此战术，在攻陷公孙瓒的易京楼时发挥了奇效。当时他们也是在城外挖洞，地道直通城内。士兵们通过地道入城，之后在城中纵火得以攻城。

在官渡之战中，“掘子军”也想通过挖地道来破敌。不同的是，如今两军之间横亘着的是一条官渡河。所幸河水不深，地道挖得深些便可成功。

这个运用“掘子军”的战术，是审配提议的。

“如此甚好！”

袁绍拍板，立刻命两万多人齐挖地道。地道进展的速度很快，从河底穿过，直奔曹军阵地而去。

曹操很快便意识到河北军的行动。因为对岸阵地上布满小土堆，想必是挖地道时掏出的土所堆成的。小土堆星罗棋布，宛如蚁巢一般，一看便知必有蹊跷。

“对方要挖地道，咱们该如何防御呢？”

曹操向刘晔问计。刘晔笑道：“这有何难？他们这套把戏早就过时了。我们只消在阵地前沿再横向挖出一道长沟，再将官渡河水引入。有这沟壕拦截，敌军的地道就不起作用了。”

“果然妙计！”

曹操立刻下令挖沟。不消几日，曹军阵前便挖好一条横向的防御沟壕。

袁绍听闻探子来报，得知曹军如此部署后，只得匆匆废掉掘子军的战术。

双方各施攻防，陷入僵局。八九两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

两边都是大军压境，时间一长，军粮补给便难以为继。

曹操几欲撤兵，放弃官渡，退守许都。他犹豫不决之下，便派人回京，征求荀彧的意见，再做决定。

正在这时，徐晃手下有个叫史涣的人，他捉拿了一名敌兵。经过徐晃再三拷问，敌兵终于吐出内情：“如今，河北军中的军粮吃紧，袁大将军便派出大将韩猛筹措粮草。韩将军已从各地征收了谷物粮草，即将运往前线。小人原是被派来探路的，为保障运粮队伍能够顺利通过。但是没承想小人不慎，划伤了脚底。因此脱离了队伍，才被您抓了过来。”

徐晃判断，此人并未撒谎。他立即将此事报告给曹操。

曹操听后，拊掌大笑：“真是天助我也！这批军粮来得正是时候，刚好为我所用。这个叫韩猛的人老夫倒是知道。此人虽有一身蛮力，却脾气暴躁，容易轻敌。有谁愿前去，劫取军粮？”

徐晃立刻应道：“丞相不用叫旁人，请让末将带史涣前去。”

曹操点头应许，准了徐晃的请求。鉴于劫军粮需要深入敌区，曹操不仅派徐晃率领两千士兵打先锋，还派了张辽和许褚二将率领五千余骑兵在后方接应。

当晚，韩猛带队，押送几千辆车和驮粮的牛马，满载河北军的军粮而来。他们趁着夜黑风高，连夜赶路，沿山路而行。

突然，从四面八方的山谷间传来了阵阵呐喊。

“糟糕！有埋伏！”

韩猛大惊。虽然他率领手下押运粮草，早有防备，但此时山路崎岖，视野不明，牛马受惊后四处乱跑。他们尚未遭遇敌军，运粮的队伍已先乱了阵脚。

徐晃早就设下埋伏，他们趁乱向敌军投掷了硫磺和烟硝。这些易燃物一落在粮草车周围，便立刻引起大火，将河北军的队伍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牛马遇火，疯狂嘶叫。军粮遭劫，火光冲天，人仰马翻，一片混战。

深夜时分，大火映红了西北天空。

袁绍站在帐外，遥望天际，心中纳闷："西北方向出什么事了？"

不久，韩猛手下的残兵败将纷纷逃回阵地，报告袁绍："大事不好！军粮遭劫了！"

袁绍闻讯，心中大惊，他也恼怒韩猛办事不力。

"韩猛这个人！真是个废物！"

袁绍顿了顿，立刻高声呼唤："来人啊！张郃在哪里？快将高览也叫过来！"

袁绍命人招来张、高二将后下令，命他们立刻出发阻截敌军，务必收回军粮并歼灭曹军。

"得令！属下宁可拼得粉身碎骨，也绝不让曹军有好果子吃！"

张高二人立刻动身，他们各率大军赶赴战场，截断了曹军的退路。

那厢，徐晃顺利烧毁了军粮，正得意扬扬地返回驻地。迎面碰到赶来兴师问罪的高览、张郃二将。他们一见到徐晃之军，便高嚷道："大胆曹军！胆敢烧我军粮，你们休想逃走，拿命来！"

两人下令，将徐晃的部队团团围住，又纵马冲入敌军。

他们迎面见到徐晃，问了一声："来将可是徐晃？"

他们未待对方回答，便各自抡起兵器，左右开弓，夹击徐晃。但是打着打着，他们却发现自己的手下越来越少，纷纷逃窜。两人心中纳闷，却也只得跟着逃跑。原来是增援的曹军到了，他们赶来支援，正杀得河北军措手不及。

张辽和许褚各率一军，总共有五千骑兵赶来支援。他们呐喊震天，将河北军打个落花流水，望风而逃。

高览见势不妙，大吼一声："快逃命吧！"

然后他自顾自地逃之夭夭。张郃也难以抵挡，叹道：“我也难以抵挡啊！”

于是赶来阻截的两位河北军大将各自逃跑，不见踪影。

徐晃与张辽和许褚汇合后，悠然渡过官渡，回到自家阵地。

曹操对徐晃大加夸奖，而徐晃却面露愧色：“丞相过奖了。末将虽然有功，却并未完全取胜。”

“此话怎讲？”

“末将只将敌人的军粮烧了，却没带回分毫，害我军还无粮草充饥。”

“那又如何。谁让我手下的大将个个胃口如牛啊！”

曹操只得开个玩笑，权作安慰。其他将领也无奈苦笑。但是此番徐晃重创了河北军，令曹军士气大振，因此也算是他的大功一件。

袁绍见好不容易筹集的军粮被曹军白白烧毁，异常震怒。他立刻下令：“来人啊！给我砍了韩猛的人头，挂在门前示众！”

众将苦苦哀求，才保得韩猛一条性命。但韩猛被免了将军之职，贬为普通士兵。

此战失利后，审配提醒袁绍道：“如今乌巢吃紧，需派重兵把守，严加保护。曹军若缺军粮，饥饿难当，乌巢必然为其目标。”

乌巢位于邺都之地，是河北军囤积军粮的重地。袁绍闻言，心中惶恐，于是他立刻派审配去乌巢，检查军粮。他又紧急任命淳于琼为大将，立刻率领三万骑兵，赶赴乌巢，驻守粮仓。

淳于琼生来嗜酒，此人性情狂躁、桀骜不羁。他手下有吕威、韩莒子、眭元进等人。刚赴乌巢之时，淳于琼整日告诫自己和属下，绝不可饮酒失态，以免误事。但时日一长，他觉得乌巢地处天险，易守难攻，于是便放松了警惕，整日同属下一起饮酒作乐。

河北军中，有一人名叫许攸。此人入伍已经有些年头了，但才混到

掘子军的一个小头目，官职远不如同龄人。许攸身无寸功，怀才不遇。

许攸久久无法升职的原因，恐怕只怪他是曹操的老乡。袁绍怕若重用他，以后会生祸端。

因此许攸每次醉酒后，总会说些当年的旧事。他说：“曹操那小子我熟得很！想当初，他在乡里要么四处打猎，要么勾引姑娘。他穿的衣服很讲究，下馆子也很豪爽。曹操当年算得上乡里的老大，我当年跟着他一起混日子，也算是跟他有过交情的。”

每当许攸说起曹操来，总显得得意扬扬的，但闻者无不嗤鼻。

没想到这个许攸，却凑巧捡了一份军功。

这一日，许攸率队出去侦察。路遇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便将他抓了回来。

没想到将此人拷问一番后，竟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原来曹操曾派人携自己的亲笔信赴许都，就军粮之事征求荀彧的意见。因荀彧迟迟没有回信，亦无军粮送来，曹操便再修书一封，着人急送许都。曹操写道：军粮吃紧，士兵几乎要被饿死，命荀彧立即调配军粮送来。曹操特意命人将亲笔信缝入信使的衣襟里，以防泄密。没想到，这个信使却被许攸抓住了。

“启禀袁大将军，请给许某派五千骑兵，以供调遣。”

许攸觉得，他抓到了信使，又拿到这个情报，是他升官发财的大好机会。他可以借此一举打消他人的不屑，又能立下军功，因此便直接求见袁绍，恳请让自己带兵出征。

许攸在袁绍面前呈上了曹操的亲笔信，还有信使的口供。袁绍看了这些证据后，并不应允，反而问道：“许攸，你要五千骑兵做什么？”

“属下打算率领这五千骑兵，立刻从小道而去，直捣敌人的心脏许都。”

“混账东西！你说得倒轻巧，要是你都能打下许都，还要老夫和诸位将军做甚？你以为打仗那么容易吗？”

许攸毫不放弃，依旧极力说道："请大将军明察。属下以为此事定能成功。您想啊，荀彧为什么没有立刻将军粮送到前线呢？那肯定是因为他需要集合部队去运送军粮。如今曹军前线的军粮吃紧，若再耽搁下去，曹军就会被饿死的。如此算来，如今押运军粮的曹军大部队必然已经离开了许都。因此目前许都的兵力空虚，正是突袭的好机会。属下率兵前去，定能取胜。"

袁绍闻言大怒："你小子，说这话莫不是瞧不起我们诸位大将的智谋？这些事你说得轻巧，听着好像显而易见一般，但你怎能体会其中深意。这难道不会是曹操的计谋吗？这封所谓的亲笔信说不定是别人伪造的呢。"

"绝无可能！这封信绝非伪造，属下认得曹操的笔迹。"

但是袁绍依旧不为所动，许攸一直苦苦恳求，希望袁绍能派兵给他，以立战功。

袁绍在中途离席，去接见审配派来的使者。此时他身边一位手下轻声耳语道："您不要听那个许攸说的话。此人身份卑微，如此要求已经属于僭越。而且听说他在冀州时便行为不端，不仅欺上瞒下，收受贿赂，还经常沉溺酒色，令人厌恶。"

袁绍听罢，应道："嗯，我明白了。"

当袁绍回到帐中，见许攸还在进谏时，他瞪起眼睛训斥道："许攸！还不速速退下！老夫说了不准，你再说什么也没用！"

许攸无奈，只得悻悻退下。他满心愤懑，恨不得拔剑自刎，但他眼珠一转，便起了异心。他骂道："好你个袁绍！连个立大功的机会你都不给我，那我就让你知道知道老子的厉害！"

许攸见在河北军中无法建树，便改了主意。他当下便藏在堑壕之中，等到晚上便带着五六名手下，趁着夜色渡过官渡河，跑到曹军的地盘上了。

第九章 滚滚黄河

曹军的哨兵发现，前方有人以枪杆挑着白旗，正迎面而来。于是立刻大声质问：“不许动！什么人？”

一伙哨兵立刻将许攸等人拿下，仔细盘问。

许攸答道：“我乃曹丞相的旧相识。你们就说南阳许攸前来，他便知道了。我此番前来，有密情相告，你们速去禀报。”

当时，曹操在帐内正准备就寝。他听哨兵报告有旧相识前来报告密情，颇有些意外。

“哦？来者自称许攸吗？待老夫去看看情况。”

曹操来到辕门旁，见到了许攸。依稀间，他们还能从对方的脸上看到当年的模样。

“哎哟，这不是许老弟嘛！”

曹操假装亲热地招呼道，还拍了拍许攸的肩膀。许攸连忙伏地施礼。

曹操说道：“你我本是多年旧友，又何须多礼。若咱们俩还论官爵高下，岂不是太见外了。”

曹操一边说，一边用双手将许攸搀起。许攸愈发觉得惭愧，说道：“小人这大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想当初我投奔了袁绍，他却绝非明主。袁绍总是装出一副任人唯贤的模样，实际他气量狭小，根本不听忠言规劝。小人今天逃到故友的阵地乞降，实在是被逼无奈，毫无脸面。

曹丞相，您大人有大量，求您收下我这个可怜人吧。”

“许老弟，你说得哪里话。咱们当年就在一个乡里共事，如今老夫见你安然无恙，也是欣慰。若今日能得你相助，老夫更是求之不得。你不要再客气了，若有打败袁绍的良策，老夫定然洗耳恭听。”

许攸顿了顿，便直言道：“曹丞相，小人曾向袁绍献过一计，想求五千兵马，绕道直取京城许都。这样可以形成前后夹击官渡之势。只可惜那袁绍非但不听我的建议，反而责怪我身份卑微却妄图向主公进谏，实属僭越。小人不但未求得一兵一卒，反而被他斥退。”

曹操闻言大惊：“哎呀！你的计谋甚是危险，若那袁绍果然用了此计，恐怕老夫难以招架，此战必败啊。许老弟啊，既然你此番投奔于我，必定有打败袁绍的良策了。老夫愿闻其详。”

“小人确有一计，不过请容我先问一个问题。不知如今您营中的粮草还能维持多久？”

“军中起码还有半年左右的粮草吧。”

曹操不假思索地立刻答道。

许攸嘴角露出一丝冷笑，盯着曹操质问道：“丞相如今还在撒谎吗？小人念及旧情，对您直言相告。而你却对我有所隐瞒，这让我如何再对你吐露真言？”

“哈哈哈！老夫不过是一句笑谈而已。实话告诉你，如今军中的储粮，只够三个月。”

许攸听罢，冷笑道：“世人都说曹操乃是奸雄，是一个喜欢玩弄小聪明的鬼才。依我看来，世人所言不虚啊！为何事到如今，丞相还对我有所隐瞒呢？”

许攸一边摇头，一边叹气。曹操见他如此表示，只得慌张地凑到许攸的耳边，轻声说道：“你所问的粮草之事，乃是军中机密，老夫对手下人也未吐露过实情。说老实话，如今我营中的粮草匮乏，勉强只够用个把月的。”

许攸闻言，哼了一声，愤然离席：“曹丞相还说些什么谎话，去哄

骗小孩子都不信！如今您这大营之中，颗粒军粮也没有，人吃的都是草。还哪里有什么军粮？”

“什么？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曹操闻言，大惊失色。

许攸伸手入怀，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书简递给曹操。

“你看看，这是谁的笔迹？”

许攸皱起眉头，略带嘲讽地哼了一声。他掏出的就是曹操的亲笔信，这是曹操向许都荀彧求援粮草的密信。信中写道，前线军粮告急，再无粮草的话，将士们就会被饿死。

“怎么？老夫的亲笔信怎会在你手里？”

曹操见信大惊，他知道许攸已经了解了自己的底细，再扯谎也无济于事了。

许攸又将自己亲自捉拿信使之事如实告知曹操。他诚恳地说道：“丞相容禀，如今你以少克多，已属不易。而如今军粮告罄，更是情势危急。在如此劣势之下，丞相反而投敌人之所好，打起持久战，岂不是自取灭亡吗？小人真搞不懂丞相是怎么想的。”

曹操听了许攸的分析，心服口服。他这才坦言相告，虽然他本想速战速决，却苦于没有对策。如今战事僵持不下，军中又粮草匮乏，他却毫无办法。

许攸这才将计谋和盘托出：“曹丞相有所不知。距此地四十里外，有一个叫乌巢的地方。那里是袁绍的大粮仓，囤积着无数军粮。驻守乌巢的大将名叫淳于琼。此人生性嗜酒，管理松散，防备脆弱。若曹军此时能突袭乌巢，打他个措手不及，这粮仓不就归丞相所有了嘛。”

“那依你说，我们该如何通过河北军的防守，赶往乌巢呢？”

“确实，若是寻常强攻恐怕很难通过河北军的防线。不过小人有一计，丞相可以挑选一批精兵，让他们换上河北军的服装。这样在通关之时，只需谎称是袁绍之心腹蒋奇的队伍，增兵赴乌巢守备粮仓去的。小

人觉得，趁着夜黑风高，守军不会生疑，定能混出关去。”

曹操听了许攸之计，宛如黑夜乍见曙光，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如此甚好！若能烧了袁绍的乌巢粮仓，他的军队定然连七天也撑不下去。”

曹操拍板，当即开展夜袭乌巢的准备。

首先，他命手下伪造了大量河北军的军旗，又按河北军的样式将士兵、马匹和一应物品仿制起来。这样，五千名曹军就伪装成了河北兵的模样。

张辽见状，心中担心，他提醒道：“丞相，万一那许攸是袁绍派来的奸细，这五千兵马可就无一生还啊。”

“老夫会亲自统率这五千兵马，敌人休想诓骗于我。”

“哦？丞相莫非要亲自带军前去？”

“你放心！许攸此番投奔于我，乃是天赐良机。若老夫犹疑不决，错失良机，岂不可惜！”

曹操行事果断，这是他天性中的一大优点。正是由于他的这个特质，使得他成为了一代名将。曹操敢于冒险，不用寻常计谋。而他的这种冒险精神和敏锐的直觉，能让他瞬间判断成败。

目前对于曹操而言，他并不担心深入敌营的危险，反而更关注留守本营的安危。

因此在他出发前，对营中事务详加安排。他将许攸留在本营之中，热情款待。又命曹洪任留守大将，由贾诩和荀攸在帐中协助。夏侯渊、夏侯惇、曹仁和李典等将官也在阵地驻守。

曹操本人则亲率五千精兵，伪装完毕，以张辽、许褚为先锋，在黄昏时分出发。兵衔枚，马勒口，悄悄离开前线官渡，前往敌人后方的乌巢。

时为建安五年[(2)]十月中旬。

话说袁绍之臣沮授，他因忠言进谏，惹恼袁绍被打入大牢。这晚，当他独坐牢中仰望夜空之时，突然大声嗟叹：“啊！看来要大祸临头了！”

牢头听了觉得奇怪，便问他何出此言？

沮授答道：“今夜星光灿烂，我观察天象之时，发现太白星被妖雾遮蔽，此乃兵变之凶兆啊。”

沮授苦苦哀求牢头，希望求见袁绍，禀告急情。

袁绍当时正在饮酒，他闻讯便把沮授叫来问道：“你有何事禀报？”

沮授连忙进言道：“启禀大将军，属下认为敌人会在今夜至明晨之间，对我军偷袭。我军的粮仓乌巢应该已被敌人发现，他们必然以乌巢为目标。属下恳请大将军立刻调兵遣将，堵住各路要害之地，挫败敌人之诡计，以绝后患。”

哪知袁绍闻言，却大发雷霆：“沮授啊沮授！你这待罪之人，竟敢妖言惑众，长敌人的威风，灭我军的士气。还不快给我滚出去！”

袁绍暴跳如雷，沮授只得含愤而退。袁绍大怒之下，还迁怒于牢头，将替沮授传话的牢头砍头治罪。

沮授在狱中闻此噩耗，大哭不已：“我命已决，河北军之命也难再保了！”

与此同时，曹操亲率伪装部队向河北深处急行军。每当他们碰到一个敌军的关卡，便装模作样地说：“我们乃是九将军蒋奇的部队，奉主公袁绍之命，赶往乌巢，紧急增援。”

而个个关卡的守军见这个队伍来头颇大，也不阻拦。因此，这个队伍一路之上非常顺利，长驱直入地来到河北军的腹地。

这晚，乌巢守将淳于琼依然如往常一样，拉了几个当地美貌村姑，同属下一同饮酒嬉戏。突然之间，只听得营房周围有异常响动。待淳于琼冲出去查看时，为时已晚。只见乌巢营中火光冲天，硝烟弥漫。敌军投掷的柴火宛如一条条巨大的火龙，已将整个粮仓点燃。同时，战鼓阵阵，镝声四起，呐喊如雷。四周都是敌军振聋发聩的吼叫之声，将毫无

防备的河北军吓得魂飞魄散。

“糟糕！有敌军夜袭！”

淳于琼吓得手足无措。他匆忙想组织手下抵挡，但是毫无作用。

一夜之间，整个乌巢的守军有半数被俘，只有少数人逃生，另外还有无数士兵或被曹军砍杀，一命呜呼；或葬身火海，化为焦尸。

曹操的手下凭借铁扒，活捉了淳于琼。而副将眭元进下落不明，大将赵叡被曹军砍死。

曹军此战大捷。曹操割下了淳于琼的耳鼻，悬挂在马上。全军高唱凯歌，胜利而归。

而此时，尚未天亮。

那厢，袁绍仍在自己帐中呼呼睡着大觉，突闻急报：“不好了！那边大火了！”

袁绍惊醒，赶忙出来查看，只见乌巢方向的夜空被火光映得通红。

这时，又有快马来报，说粮仓乌巢被曹军突袭。袁绍一时之间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这时，大将张郃提议：“主公，乌巢有难，我们应速派兵增援！”

而高览却不同意，他说：“如今远水解不了近渴，与其长途奔袭，增援乌巢，不如派兵直捣曹军的官渡阵地，再截断突袭乌巢之军的退路。”

几个人在袁绍帐中七嘴八舌地争辩不休，任凭乌巢大火熊熊燃烧不已。

如此迫在眉睫之时，袁绍却迟迟拿不定主意。他听着属下们激烈的争辩，却难以痛下决心拍板决定。

袁绍并非愚钝之人，但他出生于传统的名门世家，自负甚高。袁绍最大的缺点便是难以决断。他不知该如何处理千变万化的形势，也不知

该如何判定身边的情形。

“够了！你们别再吵了！”

袁绍听了半天，终于大喝一声，让众人闭嘴。之后，他慌张地下了道命令：“张郃、高览二将听令！你们立刻率五千骑兵，渡河而去，进攻官渡的阵地。另外，蒋奇听令，你速率领一万骑兵，前往乌巢救援。马上行动，不得有误！”

蒋奇领命，立刻率领一万骑兵，火速奔往乌巢。当时山路昏暗，队伍只得摸黑前行。

当蒋奇的队伍行至半途时，他们发现迎面赶来一些骑兵。这些骑兵有的百骑一组，有的五十骑一组，零零散散地走了过来。

蒋奇一马当先，见到这些骑兵立刻警觉起来：“来者何人？”

对方便立刻回答：“启禀将军，我们都是淳于琼将军的属下。如今淳将军被俘，营地被烧，我们无奈之下，只得逃了出来。”

蒋奇看见这些骑兵穿着河北军的制服，便不再怀疑，任由他们进入自己麾下。

他并不知道，这些零散的士兵其实是从乌巢撤退的曹军。张辽和许褚这样的大将也隐身其中。他们趁着在路上行进，暗中靠近蒋奇。

“你们要干什么？难道要造反吗？”

“不好，他们是曹军！”

蒋奇的队伍突然乱成一团。由于天色昏难，难辨敌我，蒋奇便在一片混乱之中，稀里糊涂地掉了脑袋。

之后，埋伏在周围树木山石后的曹军一举而出。曹操指挥手下，金鼓齐鸣，刀枪飞舞，将蒋奇的一万骑兵瞬间便剿灭大半。

“哈哈哈！这个袁大将军实在是客气得很，追着老夫来送礼啊！”

曹操连获大捷，不禁朗声大笑。

曹操还特地派伪装的士兵到袁绍营前禀告，就说：“蒋将军已经带队抵达乌巢，大破曹军。请袁大将军放心吧！”

袁绍闻讯，果然相信。

但这一切不过是镜花水月，待他第二天早上醒来得知真相，不得不面对惨败的现实。

而另一方面，张郃和高览率兵进攻官渡也大败而归。他们并不晓得曹军营中早已严阵以待，便贸然对曹仁和夏侯渊的阵地正面进攻。结果袁军自投罗网，惨败而归。

当他们跌跌撞撞从官渡撤退，想要返回自家营地时，居然又遭遇了曹操率领的凯旋兵马。这一连串的打击宛如噩梦一般，让他们原本带出的五千名骑兵，只剩下不足千人。

袁绍此战大败，茫然若失。

之后，乌巢守将淳于琼被敌人送了回来。袁绍见到他被割去了耳鼻的模样，更是怒火中烧，立刻将其斩首。

而袁绍的手下见到淳于琼被斩的惨状后，人人惴惴不安。大家纷纷忧虑：“不知什么时候，我们也会变成这样的下场吧？”

在众人之中，要数郭图最为担忧。正是他昨晚力谏袁绍，让他派兵攻打曹军官渡阵地。郭图生怕袁绍怪罪，于是绞尽脑汁想办法保命。

郭图深知，当袁绍看到张郃、高览二人大败归来之时，必定大发雷霆，向他兴师问罪。于是，他跑到袁绍面前，抢先进谗言：“主公容禀。属下发现，虽然张郃和高览之军昨晚大败于官渡，但他们其实原本就存有二心。这两个人定是想要投降曹操，才会如此作态，令我军损失惨重。您想啊，如今敌军在官渡的守备不足，他们却大败而归。这背后一定有内情，否则我军绝不至于惨败于此。”

袁绍果然听信了他的谗言：“此话有理！老夫定要治他们二人的罪！”

郭图听到袁绍如此说法，立刻派人暗中拦截张郃、高览二人，提醒他们：“两位将军此时回去凶多吉少。袁大将军正在震怒，若是回去恐

怕性命难保。”

张、高闻讯，尚未说话，袁绍的传令官就到了。

“袁大将军命你们二人速速回营！”

袁绍的命令简单直接。

高览听后，却突然拔出宝剑，将传令官一剑刺死。

张郃见状一惊，他悲痛地说：“高将军何苦斩杀传令之人呢？你这么做，我们又如何去面对主公呢？”

高览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他摇摇头说：“我们如今回去只有一死！张将军，如今河北军已经回天乏术了，我们还是去投奔曹操吧。”

于是二人重返官渡，用枪尖挑起白旗，来到曹军营外投降。

曹操麾下有人建议此二人不能留，但他却宽宏大量。曹操不仅将两位敌将招至麾下，还封赏张郃为偏将军、都亭侯，封赏高览为偏将军、东莱侯。

“老夫有幸，得你们二人相助。以后必将大有作为！”

张、高二将对曹操的厚意自然感恩不尽。

如今敌人失去二将，而曹军获得二将。两厢比较，就有四将之差。在曹操实力增强的同时，袁绍的实力被大幅削弱。双方的差距已不可同日而语。

另外，突袭粮仓乌巢后，曹军也一举解决了自己军粮匮乏的困难。曹操的丞相大旗迎风飘扬，曹军阵地也日渐兴旺。

许攸也深受曹操的优待，于是再次谏言：“曹丞相，如今我们绝不能放松。我们应只争朝夕，一举破敌。”

于是曹军又展开了攻势，对河北军阵地昼夜不停地发起进攻。但是，河北军毕竟实力强大，兵马众多，难以轻易将其攻破。

荀彧此时开口说道："属下倒有一计。不若我们将敌军分隔为三，逐一围歼，您看可好？我们可以派兵分赴黎阳、郧都、酸枣三地，但各地只派少量兵马。敌军若见我们分兵，必然也会分兵对抗。这样待敌军的兵力分散之后，我们便可合兵一处，一举攻克袁绍的主阵。"

这是官渡之战中，荀彧的首次献策，因此曹操非常重视，对他的建议洗耳恭听。

果然，当袁绍听说曹操正向郧都、黎阳、酸枣三地派兵遣将后，非常忧虑。他担心："不知曹操此举是为了出哪招险棋？"

为防万一，袁绍立刻派大将辛明率五万骑兵赶往黎阳，派三子袁尚率五万骑兵急赴郧都，又向酸枣调拨了大量的兵力。

三路部队分兵部署之后，袁绍主阵的实力明显削弱了。曹操闻讯，心中暗喜："看来袁绍中计了！"

曹操立刻下令，命暂时分往三处的队伍立刻三方汇合，向袁绍的主阵发起进攻。

顿时，黄河澎湃，山谷崩塌。宛如盘古开天地之前的大冥晦时期再现人间。

袁绍终于难敌曹军的猛攻，他丢盔弃甲，只着单衣幅巾，落荒而逃。身后仅有儿子袁谭一人跟从。

"追啊！活捉袁绍！"

张辽、许褚、徐晃和于禁等人随后紧追。但到了黄河的一条支流边上，却跟丢了。

若是一般人逃到了寻常河流还好，严加搜索尚能找到。但是这黄河的支流数不胜数。不仅如此，在黄河两岸的冲积平原上面，还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湖沼、水塘。它们星罗棋布，又与无数条支流相互连接，纵横密布，宛如迷宫一般。

曹操手下的诸位大将，望着茫茫的黄河两岸，毫无办法。他们根本无法猜测袁绍父子究竟会往哪个方向逃去，会在哪条河的岸边上岸。

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一些成为俘虏的河北军将士称："袁绍带着儿子袁谭，还有八百名将士穿过了沼泽，向北方逃去了。"

但此时，他们听到了曹操发出的集结号声。诸将无奈之下，只得空手而归。但这一仗打完，战果颇丰。河北军伤亡八万余人，死尸遍野。不仅如此，袁绍在仓皇出逃之际，还丢弃了大量的军用粮草、图籍典卷和金银绢帛等贵重物品。另外，曹军还缴获了无数兵器和马匹。

在清点战利品时，一只被放在袁绍座侧的包金大柜被无意中发现。打开一看，柜中竟有几封重要的书简。而且写信之人竟都是朝廷命官，还有几位是曹操身边貌似忠心耿耿的大将。这些信件将他们平素与袁绍暗通款曲之事，暴露无遗。

"实在可恶！这些人暗通敌人，证据确凿。请丞相下令，将这些两面派统统按军法处置！"

荀彧见到这些信笺后，异常气愤。但曹操却不为所动，他微微一笑，说道："这又何须在意呢？想当年袁绍声势正隆之时，连老夫尚要忌惮他三分，又何况别人呢？"

之后，曹操下令，将这个盛满书简的包金大柜当场烧掉。

另外，沮授因被押在大牢之中，无法逃走，他也被带到曹操的面前。

曹操一见到沮授，立刻说道："沮先生，别来无恙。你我曾有一面之缘。"

曹操还亲自动手，将沮授身上的绑绳松开。但是沮授不为所动，反而大骂道："沮某为你所俘，决不投降，但求速死！"

但是，曹操爱才，将沮授让至帐中，款待有加。

沮授仍然毫不领情，反而乘机偷了一匹战马，企图逃跑。在他跳上马背之时，一支利箭从背后射来，将他当场射死。而射箭之人正是曹操。

"老夫德薄，竟将如此忠义之人亲手杀死。"

曹操十分痛惜失去沮授，他命人将其厚葬，并亲自祭奠。他还在黄河岸边立了一块墓碑，上书“忠烈沮君之墓”几个大字。

第十章 十面埋伏

袁绍凭借八百骑兵誓死守护，一路逃到了黎阳。

此时他与手下难以取得联系，一时不知到底该何去何从。

袁绍抵达黎山后，只得在山脚下草草睡了一晚。清晨时分，他被一阵哀号之声惊醒。

他仔细侧耳倾听，依稀分辨出男女老幼的声音。他们其中有孩子因失去父亲而哭，有兄弟离散而哭，还有寡妇因丈夫阵亡而哭。人们纷纷哀号着亲人的名字，千万个声音汇在一处，悲伤不已。

这时，有人来报："启禀袁大将军，逢纪和蒋义渠两位将军带着将士，已经赶来。"

袁绍闻言，若有所思："看来这些百姓之所以哭嚎，不是因为见到我手下的败兵。恐怕他们是发现了有亲人阵亡，才会如此悲痛。"

待到与逢纪、蒋义渠二将汇合后，袁绍才稍有精神，他命令将士返回冀州。但是，在回去的路上，袁绍不断听到百姓愤恨的抱怨之声："若是袁绍当初能听从田丰的谏言，绝不至于兵败如此。"

老百姓会抱怨是在所难免的。想当初，袁绍的七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出征而去，如今虽有逢纪、蒋义渠等将官跟随，但带回来的士兵却所剩无几。伴随袁绍的，只有一面破旗，一缕悲风，以及百姓无尽的哭嚎之声。

"百姓们说的田丰？唉！老夫当初若是肯听从他的意见，何至于沦落到如此地步呢？如今，我更无颜与他相见了。"

袁绍悔不当初。

逢纪素与田丰不睦，因此当他听闻袁绍懊悔当初未听田丰之言时，生怕等到了冀州，袁绍会重新重用田丰。于是他在袁绍耳旁造谣道："属下听闻，冀州百姓传言，说田丰虽然身在大牢，但他听说我军大败后拍手大笑，还吹嘘说那都是他早就预料到的。"

袁绍被逢纪的谗言所蒙蔽，心中记恨田丰，暗想一回到冀州就将田丰处斩。

而田丰此时身在冀州监狱，当他听到官渡大败的消息后，茶饭不思，沉默不语。

有狱卒私下敬佩田丰的学识为人，便前来相劝："田先生不必担忧。袁大将军经过这次大败，定然明白您的忠谏有理。待到大将军回来后，说不定会重新重用您的吧。"

田丰却黯然摇头道："非也！若是旁人，或许会如你所说。只是我家主公定然不会如此。他若肯听从忠臣之言，不信奸臣谗言，是绝不会遭此惨败的。主公回到冀州之时，便是田某的死期。"

"您别多想了，主公怎么会杀您呢？"

狱卒摇头，表示不信。

但是，田丰之言果然应验。袁绍回到冀州的当日，便立刻派人来牢中见田丰，并说："主公有令，赐剑自刎！"

来人催促田丰，让他速速拔剑自裁。狱卒见状，一边钦佩田丰的先见之明，一边惋惜如此贤才却落得不得善终的下场。于是，狱卒特地备了酒菜，请田丰吃了酒再上路。

田丰神态自若，步出牢房，席地而坐，饮了杯酒。之后，他慨然说道："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怪只怪田某愚昧。如今受死，田某无怨，也不会怪罪他人。我去也！"

说罢，田丰拔剑，引颈自刎。田丰之血浸入大地，使大地显得愈发晦暗，冀州上空妖星闪耀，满天红光。

田丰的死讯传出，冀州百姓无不悲痛，人人落泪。

袁绍回到冀州以后，终日闭门不出，整天垂头丧气，无心理政。

原本强大的河北深受重创，国运迅速衰退。

对外，河北打了大败仗；对内，河北更是存有隐患。

“夫君，你何不趁此时机，将继承人确立下来。这样就能促使河北各州同心一体，以推行大业啊。”

刘氏夫人反复催促袁绍尽快立嗣，她想把自己所生的三子袁尚立为后嗣。

“是啊，我实在太累了，身心疲惫。近期便会做决定的。”

袁绍常听刘氏夫人夸赞袁尚的百般好处，心中已将他视为接受自己衣钵的第一人选。

袁绍之长子袁谭目前镇守青州，二子袁熙镇守幽州，虽然袁尚深得父亲欢心，但若想越过两位兄长，直接将三子立嗣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袁绍深知此中厉害。因此虽然他十分宠爱三子袁尚，将他留在身边，但一直难以痛下决心。袁绍还慎重地先召集重臣议事，以征求意见。

他深知，逢纪和审配二人善于投其所好，会表示支持拥立袁尚，但正统派郭图和辛评更倾向于拥立长子袁谭。袁绍心知两派意见不合，但若自己明确表示心意，想必他们也会一致拥立袁尚才是。

因此，袁绍特召这四位大将于翠眉庙议事。

“老夫年事已高，是时候考虑立嗣之事了。如今我这几个儿子各守一州，各自打理政事。若论立嗣而言，老夫以为，三子袁尚最为优秀。因此，老夫打算近期将袁尚立为河北的新主，不知各位有何意见？”

袁绍虽名为征求诸将的意见，实际已经心有所属，只希望他们支持。

但是，郭图却立刻直言相谏道：“属下以为此事不妥！自古以来，若是废长立幼，则定会惹得朝野不宁。如今外患未除，若再如此立嗣，必将惹出祸端。不仅河北境内会大乱无比，人民也难保安宁。如此武断之事，请主公三思。若此时国中内乱，则给了曹操可乘之机，他必将趁乱而入。因此，属下以为，如今之要务乃是全力巩固国防。立嗣之事，还是从长计议才好。”

自从痛失沮授和田丰几位忠良之臣后，袁绍再难听到如此痛切的直谏了。他心中深深为痛失忠臣后悔不已。因此，虽然他听到郭图的狂言直谏，心生不悦，但仍按下火气，徐徐说道：“嗯，你是如此看的？容老夫再做考虑吧。”

看起来袁绍似乎有所反省，会慎重考虑立嗣之事了。

没过多久，镇守并州的外甥高干听说舅舅在官渡大败，立刻率五万大军前来支援。他的长子袁谭也从青州提兵五万赶来；次子袁熙紧随其后，率领六万大军赶到冀州城外驻下营寨。

一时之间，冀州城内外袁字大旗飒飒飘扬，大军云集一处。袁绍见状，深受鼓舞。他也一扫往日之阴霾，精神抖擞。

“如此景象，令人振奋！看来还是我的儿子和血亲才靠得住。如今河北兵强马壮，那些人困马乏的曹军，又算得了什么呢？”

另一方面，袁绍又派人搜集曹军的动向。

据各方线报分析，曹军并未乘胜而追。他们现在仍驻扎在黄河沿岸，估计正在扩充军备、休整兵马。

这日，曹操的营盘之前，忽然出现几十位当地的老翁。这些人有的满头白发，有的留着山羊胡须，有的拄着拐杖。他们个个鹤发童颜，相互扶持而来：“我们是特来向曹丞相祝贺的。”

曹操听到卫兵禀报，立刻亲自出迎。

“请问老人家高寿？”

有人回答一百○四岁，有人说一百○二岁，年龄最小的也有八九十岁。

“啊呀！如此高寿，真是好福气！”

曹操非常高兴，立刻为老人们送酒送绢帛。

“曹某非常关心老人，也尊敬老人。因为曹某觉得，在此乱世之中，诸位能活到如此高龄，实属不易啊！曹某十分敬佩你们能如此顽强地生活。要知道，恶人自是不能安享高寿的，因此，曹某认为高寿之人也必定是心地善良之人。”

老人们见曹操如此恭敬，无不欢欣鼓舞。一位自称百岁的老翁说道：“话说据现在五十年前，也就是桓帝时候，有一个辽东而来的预言家来到我们这里。他的名字叫殷馗。他那时候说过，西北处显黄星，征兆着五十年后，有位稀世英杰将暂住于此。从那之后，我们在袁绍的治下，饱受恶政之苦。没想到，已经过去五十年了，我们这些老骨头都已经绝望之时，曹丞相来了。今年恰巧刚满五十年，因此我们几个特地前来，给曹丞相道喜啊！”

老人们又向曹操献上猪、鸡等土产，用以劳军，之后才满意而归。

不久后，曹操便颁布了军令：

一、破坏农家耕地者，斩！

二、偷盗农家一犬一鸡者，斩！

三、调戏当地妇女者，斩！

四、酗酒、纵火者，斩！

五、爱护老幼、布施以德者，重赏！

“善政来了！”

“太平盛世到了！”

当地百姓纷纷歌颂曹操的德政。在他们的积极配合下，不仅曹军的军粮和马草问题得以解决，还常常能从百姓那里得到有用的情报。

曹操也听说袁绍正准备卷土重来，他们聚四州三十万士兵，业已抵达仓亭。

于是曹操也派兵押上，双方互递战书，重新布阵。

开战的第一天，袁绍出战叫阵。他仗着身后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外甥，有恃无恐。

战鼓大作，曹操出阵。他威风凛凛，一见袁绍，便骂道：“袁绍啊袁绍！你如今已是穷途末路，还来老夫的剑下找死不成？”

袁绍大怒，回头令道：“来人啊！给我把这个伤天害理的曹贼拿下！”

三子袁尚急于出人头地，欲在父亲面前表现一番。他立刻拍马出阵，直奔曹操杀来。

曹操见来了一员小将，不禁瞪大双眼，扭头问道：“那个毛头小子是哪个？”

徐晃的部下史涣答道：“他是袁绍三子袁尚，末将这就去将他拿下！”

史涣说罢，挺枪而出。

袁尚见史涣逼来，避过锋芒拨马便走。史涣紧追不舍。哪想到袁尚竟是假意逃走，他突然转身放出冷箭，射中史涣的左目。

史涣落马，烟尘四起。袁绍阵中一片欢声，袁尚也得意扬扬地立下首战之功。

袁绍见儿子如此英武，更加信心百倍。

此时，无论是装备还是士兵数量，河北军依然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因此自开战以来，头两天都是河北军大胜，而且连胜的势头似乎还要继续。

曹操眼见一连几天不见起色，急召众人商讨对策。

“程昱，你对此有何良策？”

程昱出了一计，名为“十面埋伏”。

曹操按计，将所有部队撤到黄河边上，重新布阵。他分出十支伏兵，互相保持着密切联络，设下埋伏，静等袁绍大军前来入瓮。

袁绍方面则不断派探子收集情报，同时率领三十万大军缓缓推进。

“曹军在黄河边布阵，似乎要背水一战。”

得此讯息，河北军便不敢再轻举妄动了。

一日深夜，曹操派先锋许褚夜袭，骚扰河北军。

“传我命令！立刻包围敌军！”

袁绍一声令下，五寨人马倾巢而出。河北军大军压境，将许褚的夜袭部队团团围住，声势浩大。

而许褚则按照曹操事先的安排行动。他并不纠缠，边打边逃，将大批敌军诱至黄河之畔，使敌方的五寨人马一步一步地掉入十面埋伏的陷阱之中。

“前方就是黄河了。敌人背水一战，一定会作拼死反击。传令下去，切勿深入！”

袁绍父子派出传令兵，向各寨发出命令。但此时五寨的大营却早已移动了，联络一时不畅，造成了前线与后方的讯息不通。

正在此时，忽然从四面八方的山丘湖沼之间，涌出了曹操预先埋伏的十队兵马。他们呐喊喧天，呼啸而至，反攻而上。

“大家不要慌！”

“稳住阵脚！”

袁绍父子一边大声鼓励手下，一边自信满满。他们一直坚信自己的河北军实力强大，绝不会轻易被曹军的攻击所破。

但他们此时尚不知晓，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五寨部队，早已出现纰漏。

与此同时，曹军的喊杀之声震耳欲聋，令人心惊胆战。“右翼第一队，夏侯惇在此！”

“第二队大将，张辽！”

“统领第三队的李典！”

“第四队，乐进！”

“第五队，夏侯渊！”

“左翼第一队，曹洪！”

“二队张郃。三队徐晃。四队于禁。五队高览。”

随着呐喊声越逼越近，袁绍父子这才恐慌起来。

“糟糕！我们中计了！”

连他们所处的总指挥部也陷入混乱。

他们搞不清楚，敌军何以迅速逼近？己方的三十万大军如今身在何处？但如今情势危急，他们也顾不上搞清这些了。

袁绍没有办法，只得带着三个儿子仓皇逃命。

徐晃和于禁带领曹军紧紧追击，将河北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袁绍父子几次陷入重重包围，险些丧命于曹军的铁扒之下。

他们四次换马逃跑，一路狂奔，经历九死一生才逃到了仓亭。但未及他们喘息休整，曹洪、夏侯惇的追击队伍又杀了过来，如同狂风暴雨一般，对他们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袁绍的次子袁熙和外甥高干也皆身负重伤。

袁绍见势不妙，只得连夜狂逃，一口气又逃了一百余里。待到第二天清点人数时，才发现身边只剩下不到一万名残兵败将。

袁绍一路逃跑，一路被追，稍作休息就被敌军赶上。他只得疲于奔命，备受折磨。这世间之上，恐怕再也没有比逃亡更痛苦的了！

在剩下的一万名残兵中，还有三分之一负了伤。这些伤员不断地掉队，随行人数越来越少。

“啊！父亲！您怎么啦？”

袁绍的三子袁尚在逃亡途中回头望了望父亲，突然惊恐地大叫起来：“兄长！不好了！你们慢些走！”

袁谭和袁熙听到他的呼唤，立刻赶回到袁绍身边。正在逃亡的大队伍也一片混乱，驻足不前。

袁绍毕竟老迈年高，经过日夜不休的长途奔逃，早已筋疲力尽。此时他昏倒在马背之上，口中鲜血横流。

“父亲！”

“大将军！”

“父亲你醒醒啊！”

袁绍的三个儿子和手下诸将把他团团围住，大声呼唤。

袁绍悠悠醒转过来。只见他面色苍白，任由三子袁尚为他擦去嘴角的血迹。他缓缓说道：“老夫不打紧。你们不要担心。”

正在这时，前面的先锋队伍忽然仓皇逃了回来，如临大敌。

原来，曹军早就派出队伍，迂回绕到河北军前方，将他们的去路掐断。无奈之下，袁绍的长子袁谭只得怀抱父亲跨上战马，沿小道狂奔而逃，一跑就是几十里。

“儿啊，快放我下来。为父快不行了。”

袁绍奄奄一息，在儿子膝上横卧着，不禁呻吟出声。

此时天色已经昏暗，月上枝头，惨淡的光线稀疏地洒在地上。袁家三子和手下诸将一起，将袁绍挪至树林深处，席地而卧。袁绍枕着战袍，眼中神色逐渐黯淡下来。

“袁尚、袁谭、袁熙……你们几人听我说。恐怕为父今日的天命已尽了。你们几人切莫忘记，回去之后要重整旗鼓，厉兵秣马，誓与那曹贼再决胜负！一定要为父亲报仇！”

袁绍未等说完，咯血不止，不多时后便一命呜呼。

袁氏三兄弟痛失父亲，悲痛不已。他们只得擦干泪水，将袁绍的尸身驮在马背上，立刻整肃人马，匆匆回冀州。

回到冀州城后，他们秘不发丧，而是对外宣称袁绍因病重而返，由三子袁尚临时掌权，由审配及其他重臣相与辅佐。

之后，袁绍的长子袁谭回到青州，次子袁熙回到幽州，各自镇守一方。外甥高干也回到并州，几人相约，待到时机成熟之时，定要东山再起。

曹操获得大胜，目前已率军进入冀州。属下谏言：“时值稻谷成熟之季，倘若丞相此时发兵，则必将田地荒芜，百姓的生计更加会遭受影响，难免招致民怨。而且我军如今长途奔袭，人困马乏。如今后方的粮草补给不足，十分困难。袁绍虽然一病不起，但他仍有审配、逢纪等人辅佐，实力不容小觑。此时倘若我军贸然深入，恐有危险。”

曹操欣然同意：“正是！百姓乃国之根本。既然此地即将归我所有，老夫自然会体恤民情的。”

曹操随即下令班师回朝。

返程途中，接到许都快马来报：“启禀丞相，汝南的刘备、刘辟、龚都等人，号称率兵数万，欲袭许都。京师告急！”

第十一章 泥鱼之寓

曹操原本凯旋还朝，突遇变故，便立刻改变了行程。

“曹洪听令！老夫命你留在黄河边上，其余将士随我直取汝南。待我摘下刘备的脑袋挂在马鞍上，老夫再返回许都。”

于是，曹洪率部分队伍留下，其余则按曹操的指示，改道前往汝南。曹操派兵遣将，素来干净利落，毫不犹豫。

刘备当时业已从汝南出发，当得知曹军动向后，难以置信：“没想到曹贼竟然行动如此迅速！”

他之前没料到曹军竟会突然转向，直接南下反攻。无奈之下，刘备只得颇为狼狈地改变了战术：“我等需尽快占领穰山，以占地利之优。”

于是，刘辟和龚都立刻兵力合一处，布阵五十余里。先锋则分三阵防守：东南阵由关羽统领；西南阵由张飞坐镇；刘备则居于中心的南阵，另外赵云负责率一队兵马作为侧防。

那厢，曹军大军压境，迅速赶至距穰山只有两三里的地方。而且曹军布阵迅速，一夜之间便已摆好了八卦阵。

天色稍明之时，战鼓擂响，两军交战迫在眉睫。

曹操一马当先，冲到阵前，高声叫阵：“刘备！出来回话！”

旌旗分开，刘备打马而出，来至曹操面前。

曹操一见，连声怒骂道：“好啊你刘备！你这个忘恩负义之徒！想

当初老夫待你不薄，你今日竟然恩将仇报，实在是狂妄至极！”

刘备冷笑一声，说道：“曹贼休得猖狂！你虽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你所谓对我之恩，皆为虚伪之词。你可要知道，刘某才是堂堂的汉室宗亲！”

“住口！老夫奉诏讨贼平乱，讨的就是你这样的乱臣贼子！”

“休得胡说！正因你这样的奸雄当道，天下才会大乱。你看好了！皇上的亲笔诏书在此！”

刘备取出皇帝密诏，即为当初董国舅所得那份密诏的抄本，立刻高声诵读。

一时之间，两军将士立刻安静下来，侧耳聆听刘备诵读密诏。

刘备出言铿锵有力，态度泰然自若，诵读完诏书后，己方阵中立刻响起雷鸣般的欢呼声。将士们皆因自己身为正义之师，自豪不已。

曹操每次出战，素来打着王师之军的名义，而今日自己的正义之名被打出原形，双方位置竟然颠倒过来。

曹操因此恼怒至极。他举手点着刘备，怒道：“来人啊！此人手持伪诏、冒用朝廷之名，给我拿下！”

“遵命！”

许褚答了一声，拍马跃出。

赵云也不甘示弱，上前迎战。

一时之间，两将相战，打得密不可分。双方兵器相撞，火花四溅，铿锵之声，不绝于耳，却难分胜负。

关羽此时率兵而来，从侧翼冲击。张飞也大手一挥，率部猛攻曹军的侧翼。

在刘关张三人的呼应之中，曹操的八卦阵难以抵挡，只得后撤五六十里。

“今日之胜，可谓吉兆。”

当晚，刘备面露欣喜之色，而关羽则不以为然，摇头道：“曹贼诡计多端，我们不可大意。”

“二弟啊，我看不然。想那曹军长途奔袭，想必已经人困马乏，因此退战。他们倒也未必有什么计谋。”

“不如这样。明日叫赵云前去试探一下，便知虚实。”

第二天，赵云奉命前去骂阵，但曹营一片寂静，竟然鸦雀无声。

一连过了近十日，曹军丝毫没有要出战的样子。

“奇怪？曹操因何固守不出？按他素日的风格，绝非如此消极迎战之人。此中必有蹊跷。”

关羽心中纳闷，不解曹操为何如此避战。在这些人中，只有关羽最了解曹操的秉性为人。

果不其然，很快情势就有了变化。

刘备的后方传来急报：“龚都前往汝南的运粮部队，遭到曹军埋伏，几乎全军覆没！”

紧接着，又有飞骑来报：“曹军大部远道迂回，攻打汝南城池，如今守军正在拼死抵抗。”

刘备闻讯大惊：“糟糕！我等出战在外，全军的妻儿老小都尚在城中，定已被困。”

刘备情急之下，只得急派关羽率军赶去汝南增援，又派张飞前去解救龚都的运粮队伍。

但是不久后，噩耗频传。张飞尚未来得及赶到前线，运粮队便已被敌军重重包围，难逃生天。而关羽方面更是断了联系。如今，刘备虽然率领主力部队，但是已经孤立无援。

“如今进退两难，我该如何是好？”

刘备一时茫然，难以决断。

赵云则充满斗志，愿出战与敌人一决胜负。

“如此不可，如今出战岂非白白送命！”

刘备再三思量，决定撤往穰山。

但是，周全的撤退其实要比进攻难上加难。刘备下令，将士们白天固守阵地，待养精蓄锐后，趁夜色悄悄撤退。

当晚，夜黑风高之时，刘备下令让骑兵先行，运输队和步兵殿后，悄悄后撤。大约走了五六里，来到穰山脚下时，忽闻有人大叫：“活抓刘备者有赏！”

紧接着，无数火把从山上而至，宛如一阵“火雨”一般，将刘备的兵马打得无处遁形。

曹军的声声呐喊，响彻山谷。战鼓擂响，巨石飞滚，声势浩大，难以抵挡。

敌军中有人大声劝降：“曹丞相有令！投降之人，可免死罪！尔等倘若执意顽抗，则格杀勿论！你们莫要跟着刘备去自寻死路了，要想活命的，赶快投降吧！”

刘备手下的士兵们被铺天盖地的火把和飞石所伤，伤亡惨重。他们听到劝降之声后，纷纷投枪弃甲，转投曹操的麾下。

赵云则一路护卫刘备，杀出一条血路。他不断安慰刘备：“主公放心！属下会拼死护卫！”

此时，于禁和张辽率领部队，自山上杀了下来，挡住了去路。赵云冲上前去，挺枪跃马，奋勇迎敌。刘备紧随其后，也双手挥剑，不断杀敌。

不料此时，后方又有李典率队而来。刘备不敌，只得弃马而逃，遁入深山之中。

待到天刚蒙蒙亮时，刘备忽见有一队兵马从南边翻山而来。刘备大

惊，正欲躲避，却发现来者正是刘辟的部队。

这队兵马之中，还有孙乾、糜芳等人，刘备这才放心与他们会合一处。

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是因难以保住汝南，这才护送着刘备的夫人及家眷，逃到此处。

刘备如今手下仅有千余名汝南残兵，他们决定暂时逃亡，待与关羽、张飞会合后，再谋后计。

一行人沿着山路走了三四里地，又遭遇到曹军的两员大将。高览和张郃各率一支人马，呼啸而至。

刘辟上前迎战高览，却被高览一戟斩于马下。赵云见状，立刻冲上前去，挺枪将高览刺死。

如今，这一千余残兵哪里抵挡得住曹军的围堵。刘备面临危机，生命宛如一芯灯火，随时会被暴风雨扑灭。

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

赵云疲于应战，已经有些难以招架。刘备如今进退两难，心中已经打定主意，一旦不敌，他便立刻自刎，以免受辱。

正在这时，忽见关羽的大旗从山后飘扬而出。关羽与养子关平和部将周仓一道，率领着三百余骑兵飞驰来援。

他们在后方猛攻，与赵云形成前后夹击，终于将张郃的队伍打退。

关羽的增援，宛如雪中送炭一般，解救了刘备危机。刘备不由得大喜过望，他仰天长啸：“感谢老天！刘某命不当绝！”

不久之后，张飞也历经苦战，终于突围而出。他逃到山上，与刘备意外相逢。张飞复命道：“主公，负责运送军粮的龚都，已不幸被夏侯渊所杀。”

“唉！实在可惜！”

刘备打算将残兵整合一处，固守这山中险要之处。无奈临时营寨终究难抵风雨，而且他们此时既无粮草，亦无水源。

不久，有探子急报：“曹操亲率大军，正直奔此处而来。”

刘备闻讯大惊，更为自己一家老小的安危担忧。最后他只得下令道：“孙乾听令！我命你留在此处，守护一众家眷。其他诸将，与刘某上阵，咱们和敌人决一死战！”

刘备此言，也是大多数人的心声。

刘备誓要与曹军拼死相搏。他率领关羽、张飞和赵云等将出战，与曹军以死相拼。众人浴血奋战。过了大半天，战场之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惨不忍睹。

入夜之时，一轮惨白的月亮升到半空。

当晚，曹操见刘备已无力反击，也不会再构成威胁了，于是下令：“收兵！我们不用再理会他们了。”

曹军鸣金收兵，浩浩荡荡地向许都奔去。

而刘备则只能带着所剩无几的残兵，四处逃亡。

这一日，他们历尽千辛万苦，逃到了一条江边。觅得渡船后，一行人来到了对岸。刘备等人向船夫打听，此处为何地，渔夫回答：“此地为汉江。”

可能是渔夫事先打过了招呼，待刘备一行上岸时，早有江边的百姓前来迎接。他们送上酒肉和菜肴，口称：“小人们有幸得见刘皇叔，请笑纳。”

于是刘备一行便就地而坐，在沙洲上饮酒、吃肉。

刘备举头望着江水滔滔，心中百味杂陈，不免嗟叹自己的命运多舛：“二弟、三弟、子龙以及各位大将，你们原有王佐之才、稀世勇武，却追随了刘某这个无能的人。是刘某连累了你们啊！每念及此，刘某心中愧疚不已。你们原本可以另觅良主，安享富贵，又为何偏偏跟着我受苦呢？”

刘备停住酒杯，深深自责。众将默默聆听，不免沉湎于往事，垂首饮泣。

关羽放下酒杯，恳切地鼓励道：“主公说得哪里话来。想当初汉高祖与项羽争天下，虽屡战屡败，但终于在九里山一战大胜，奠定了大汉四百年的基业。关某有幸，与皇叔结为兄弟，如今君臣之约业已二十年了。这一路之上，我们虽然历经沉浮兴亡，道路坎坷，但决不能自挫大志。关某坚信，有朝一日，我们必能实现理想，成就大业。如今遇到这点困难，又有何惧？请主公切莫伤心，休要再为难自己了。”

“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更何况人生之成败，自有时运。待到时运来时，万事自通；若是时运未到，则亦难强求。漫漫人生路，得意时戒骄戒躁，失意时莫要丧失信心。不动心，不沉溺，无论进退，皆可悠然自得。只要如此，方得始终。”

关羽滔滔不绝，慷慨陈词。他不仅在鼓励刘备一人，更是为众将打气，让大家脱离失败的阴影。

关羽环顾河洲之上，继续说道：“大家请看脚下。在江边的水汀之中，有一种东西，它钻入泥中好似蓑虫一般。但此物既非虫子，亦非藻草，名叫泥鱼。这种泥鱼极其善于生存，当天旱河水干枯之时，它便钻入泥土，连续数日蛰伏，即使是飞鸟也难以啄食。当身处干枯的河床之中时，泥鱼绝不会做无谓的挣扎。但是，一旦雨水降临之时，泥鱼便会裹着泥皮，游于河州之上。每当泥鱼游动之时，它的世界便充满生机，宛如身处浩瀚江水之中。若雨水频下，河水上涨，泥鱼更会在水中畅游，悠然自在，全然不顾曾经濒临干涸死亡的过去。诸位看来，这个泥鱼是不是很有趣呢？关某以为，我们也不妨向这泥鱼学一学处世的方式，在困难之时不妨耐心隐忍，以图后计。”

大家听了关羽之言，不由得重新思考现实的败战，更加深刻领悟到人生的真谛。

孙乾此时建议道：“此处距离荆州不远。荆州太守刘表下治九郡，此人可谓一位当代的英雄豪杰，领有一方重镇。我们如今不如暂且投靠刘表，我想他定会乐于扶助我们的。”

刘备低头沉思片刻，便答应下来：“此话有理。荆州面临江汉，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南接海隅，占尽地利之优。荆州号称军粮堆积如

山，拥有精兵数十万。刘表也是汉室宗亲，与我尚能攀一个远亲。只是刘某与他从未有过来往，如今我以败战之身，贸然前去投奔，不知刘表会怎么想呢？”

刘备顾虑对方的看法，有些犹豫。

孙乾自荐，先行前往荆州打探刘表的心意，再作决断。众人一致同意后，他便立刻动身，赶往荆州。

刘表把孙乾迎入城中，听他讲述了刘备的境遇后，当场爽快应允：“按照汉室族谱，我与刘备确为宗亲。他也可算是我的远房堂弟。刘某如今坐镇九郡十一州，若连自己的宗亲都弃而不助，必遭天下人耻笑。你速去回禀，就说刘表恭迎大驾。”

但是，大将蔡瑁却提出反对意见：“主公，此事万万不可。你可知道，那刘备一向是个忘恩负义之徒。刘备最先与吕布亲近，之后又在曹操身边做事，后来又投靠袁绍。但他最后对这几人都一一背叛，由此可知其为人如何。倘若我们今日迎他入城，必然引发曹操大怒，连累荆州受曹军威胁。请主公三思啊！”

孙乾立刻义正词严地反问道：“你说那吕布，算得上一个正人君子吗？你认为曹操，果然是汉室忠臣吗？袁绍又算得上一位救世英雄吗？孙某竟然不懂，你为何要如此歪曲事实，说这些没有意义的谗言呢？”

听罢，刘表怒斥蔡瑁道：“这里哪轮得到你来多嘴，速速退下！”

蔡瑁无奈，只得满面通红地退下。

第十二章 兄弟内乱

建安六年[(3)]九月，刘备率领一众家眷与部下诸将，在秋天前往荆州投奔刘表。

刘表来到城外三十里处相迎，双方互叙久仰之情。

“你我同为汉室宗亲。从今往后，必将维持唇齿相依之情，共助汉室昌隆。”

遂入城，刘表以上宾之礼款待。

此事不久便传到曹操的耳中。

曹操当时正率军离开汝南，欲返回许都。闻讯后，曹操不禁十分惊愕：“糟糕！如今刘备逃入荆州，无异于让落网之鱼逃脱。老夫现在便要将其斩草除根才好。”

曹操打算立刻将大军调转方向，转攻荆州，但左右诸将皆劝道：“丞相三思，我们现在进攻荆州恐有不利。不如待到明年开春，再打也不迟。”

曹操于是作罢，率军返回许都。

第二年，情势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建安七年[(4)]的春天，许都的军政事务更加繁忙起来。

曹操只得暂时搁置对荆州的进攻之策，只派夏侯惇、满宠二将负责牵制荆州之军，又命曹仁、荀彧留守许都。其余的全部大军，则在他的

一声号令之下，开赴北方官渡。

此番远伐冀北的队伍，配备双倍于去年。曹操企图再次征服北方。冀州方面闻讯，十分恐慌。

“倘若曹军攻入冀州，我方恐怕毫无胜算。”

于是，青州、幽州和并州的几路兵马立刻动员，集中到黎阳，全力防守。

但是，曹军来势汹汹，其攻势宛如大河决堤一般，一路大破河北军的防守，直指冀州而来。

袁谭、袁熙和袁尚这几位袁家小将，被曹军迎头痛击，只得狼狈逃入冀州城。

当冀州城中陷入混乱之时，袁绍的遗孀刘氏夫人在丈夫秘不发丧之时，便暴露了自己的妒忌之心。她将袁绍生前宠爱的五个侍妾赶到后花园，命手下将她们全部杀死。

之后，刘氏夫人又恐这些侍妾的亡魂与袁绍之灵再会，便命武士将她们的尸身戳烂，分处掩埋。

正当此时，刘氏夫人亲生的袁家三子袁尚先行逃回冀州，她便劝说儿子：“为今之计，你应当率先为父亲发丧，并称已得到父亲的遗书，受遗命镇守冀州城。如若不然，若你那两个哥哥占了先，我这个做母亲的哪里还有容身之处呢？”

于是，待到袁绍的长子袁谭逃回冀州城外时，发现城里已公开为袁绍发丧。同时，袁尚派大将逢纪手捧官印，拜见袁谭：“请受车骑将军之印。”

袁谭闻言，勃然大怒：“你拿的是何物？”

“此乃车骑将军之印，请大将军收下。”

“放肆！我是袁尚的长兄。哪有弟弟向哥哥封官之理？”

“奉袁大将军的遗诏，袁尚已被立为冀州的新主。”

“父亲的遗书在哪里？”

“遗书在刘夫人手中，臣等并未得见。”

“如此也罢！容我立刻进城，会会那个刘氏，看她如何解释。”

郭图见状，连忙抓住袁谭的剑鞘：“大将军！此时万不可兄弟相争。如今那曹操才是真正的大敌，待我们全力破敌后，再做处置。总是有办法的。”

袁谭只得答应：“此话有理！我们先除掉外患，再解决家务事吧。”

之后，袁谭便重整部署，再次返回黎阳的战场。

袁谭虽然重整旗鼓，企图一雪前耻，但仍是不敌曹军。他连遭惨败，折损大批兵马。

此时，逢纪心想，为今之计，应该先修复袁谭和袁尚两兄弟的关系。于是，他擅自派人，去冀州请袁尚增援。

但是，袁尚身边的谋士审配，极力反对增援。

袁谭陷于苦战，难以应付。正当恼怒之时，又听说逢纪擅自派人去冀州求援。情急之下，袁谭怒骂逢纪行为僭越，形迹可疑。

袁谭于盛怒之下，将逢纪杀死，之后又放出狠话：“倘若袁尚不发兵助我，我唯有降曹，与曹军一道将冀州拿下！”

有密探将消息传回冀州。袁尚闻讯大惊，审配也十分惶恐：“事不宜迟！倘若袁谭降曹，冀州必不能保。主公请立刻大举支援！”

袁尚听从了审配的建议，将审配和苏由二人留在冀州防守，自己则率三万余骑兵，赶往黎阳增援袁谭。

袁谭闻讯，这才回心转意：“袁尚他来了便罢。我又岂愿投降于曹贼。”

增援队伍赶来后，袁谭和袁尚各率一军，分成两翼，与曹军对峙不下。

与此同时，袁绍的次子袁熙和外甥高干也率兵来助，形成三面防曹之势。

曹军攻势渐缓，双方的战事一直处于胶着状态。但到建安八年[(5)]二月末开始，曹军又展开了猛攻，将河北军逼退，河北军只能居于一隅顽抗。

曹军一直攻到冀州城外三十里处，但冀州城身为北国第一要害，易守难攻。任凭曹军全力猛攻，却始终难以拿下这座铜墙铁壁的要塞。

“如今之势，宛如手剥核桃。冀州虽然外表坚硬，实则内部已被虫蛀。如今冀州城里兄弟相争，群臣离心，不日便会祸起萧墙。我们不妨暂且退兵，静观其变，再伺机而动。”

郭嘉判断时事后，如此谏言。曹操欣然同意，宣布暂时撤军。他在黎阳、官渡等要地部署下兵力，以待日后再战之用。

冀州似乎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又能恢复往日的平静。但是，袁氏兄弟之间的矛盾，便立刻爆发出来。

袁谭此时尚驻扎在冀州城外，他要求：“我要进城！”

但袁尚毫不相让：“不准进城！”

如此一来，兄弟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这一日，袁谭突然派人递来请柬，邀请袁尚城外赴宴。袁尚心想，既然兄长下帖相邀，一时也难以拒绝。正当他犹豫不决时，谋士审配说道：“袁谭此番设宴，绝对其中有诈。属下听闻，袁谭是打算将主公引至城外，再设计杀之。因此，主公若是要去，一定要带兵前往。大意不得！”

袁尚依照审配的建议，引五万兵马，浩浩荡荡，出城赴宴。袁谭见状，暗想：“要打便打，不用什么计谋了！”

于是，袁谭擂起战鼓，对弟弟刀枪相向。

兄弟见面，恶言相对。

袁谭骂弟弟竟谋权篡位，而袁尚则毫不示弱，骂哥哥不自量力。双方一言不合，终于动起手来。兄弟相争，打得你死我活。

最终，袁谭不敌，逃往平原。袁尚则加大兵力，将袁谭团团围住，截断了他的粮道。

袁谭急向郭图问计：“郭图，事到如今，我们该如何是好？”

郭图献计：“为今之计，只有暂时投降曹操。待到曹军进攻冀州之时，袁尚定会匆忙撤兵，退回冀州。到时候，我们便可伺机而动，脱离包围，以获胜利。”

袁谭又问：“你可有人选，能替我出使曹操，告知此事？”

“有！平原县令辛毗，可担此任。”

“我知道辛毗这个人。此人能言善辩，定能成事。就派他快去吧！”

袁谭立刻叫郭图派人，把辛毗召来，对他面授使命。

辛毗欣然前来，他从袁谭手里接过亲笔书简，答应前去说服曹操。袁谭为了壮其声势，还特地派三千骑兵护送辛毗一行。

此时，曹操正在按计划进攻荆州，刚刚抵达河南的西平。他得知袁谭派使者前来，立刻整肃仪容接见了辛毗。辛毗向曹操呈上袁谭的亲笔信，并转告袁谭的降曹之意。

“此事容老夫商议一下，再做答复。”

曹操将辛毗暂时打发下去，之后召集众人开会商议此事。

谋士大将各执一词，众说纷纭。最后，曹操听罢，认为荀攸的意见最为合理。荀攸认为：“属下以为，荆州刘表虽然坐拥四十二县，但他只甘心守境保民，在此大变革时期，他毫无积极良策。由此可见，此人胸无大志，难谋大业。因此，暂将荆州搁置，亦无大碍。而冀北四州，在袁绍死后，虽战绩不佳，但其三子尚在，坐拥百万精兵，更有堆积如山的财富。此时，他们若得贤明之士辅助，则兄弟修睦，共守家业一致对外。到那时，我军若要攻打河北，即使有高明良策，恐怕也难有神算。既然如今袁氏兄弟内斗，袁谭失利向我方乞降，此乃天赐良机。我

们不妨助那袁谭，先灭袁尚。之后再依势而定，逐步解决袁谭等人，方为上策。”

于是，曹操又将辛毗召来，厉声问道：“你从实招来！袁谭要投降于老夫，他是真降还是使诈？”

辛毗毫不胆怯，他迎上曹操的目光，如实回答：“丞相此时何须再问真假。如今袁绍虽死，冀北依旧实力强大。袁氏家族之基业，若在平常之时，尚能绵延数代。但是如今外有兵革之乱，内无贤臣出谋，几位袁氏兄弟争权夺势，自相残杀，惹得天怒人怨，再加上去年以来，饥荒、蝗害频发，昔日的金城汤池、雄兵百万，也如秋叶般随风凋零。百姓前途未卜，惶恐不安。丞相若此时弃冀州而攻荆州，岂不是放弃平路而选择歧途？丞相若此时率军攻打冀州城，定如秋风扫落叶一般，迅速成功。”

曹操不语，默默倾听辛毗之言：“辛毗，老夫实在与你相见恨晚啊！你适才所言，深得我心。如此也罢，老夫立刻增援袁谭，进攻冀州城。”

“丞相若将整个冀北拿下，必定一战而震动天下。”

“你放心！袁谭的领土，老夫是不会动的。”

“丞相无需多虑。若此地为上天所赐，又岂有不收之理呢？”

“嗯！老夫若一招走错，恐怕安危便悬于一线之间。战争如同赌博，风险不可估量，命运难以预测，全凭上天的安排，你我又如何知晓呢？”

当晚，曹操在营中大排酒宴，与众将官举杯痛饮，热闹非凡。

第二天，曹军立刻拔营动身，向着冀州方向进发。

第十三章 邯郸之野

进入十月，寒风萧索。

“曹操来啦！曹军攻过来啦！”

曹军的攻势如同西风扫落叶一般，呼啸而至。

袁尚闻讯后大惊。他不得不从平原撤退，仓皇退回冀州城防守。

袁谭见状，立刻率军出城，攻击袁尚的殿后军。之后，袁谭不仅将袁尚帐下的吕旷、吕翔招至麾下，又带着他们一同去觐见曹操。

“袁谭，你的武勇，绝不会使令尊蒙辱。”

曹操不仅宽容地接纳了袁谭，还对他大加赞赏。不仅如此，曹操甚至要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袁谭。

曹操之女娇养于深闺之中，年十五六岁。袁谭能娶到这样年轻貌美的妻子，十分欢喜。

但是，郭图始终对将来之事担忧。一天，他提醒袁谭道：“属下听闻，曹操已将吕旷、吕翔二人封为列侯，特别优待。恐怕曹操此举，意在笼络河北诸将的人心。另外，曹操还将爱女许配给你，他也是别有用心的。曹操的真正目的，便是先灭袁尚，后取冀北。因此，属下建议你要暗中联络吕旷和吕翔，万一情况有变，也好内外有所照应。”

“此言有理！只是，如今曹操身在黎阳，吕旷和吕翔也追随其左右。我该如何与他们联系呢？”

“这倒不难。主公可将他们二人任为将军，制好将军之印后，派人送去即可。”

袁谭欣然同意，特命人赶制了两枚将军的金印。

袁谭的未婚妻子见到金印，不知为何物，便天真无邪地问道：“真好看！这是什么东西嘛？”

“这个东西嘛，是我要送给你父亲大人的一个小礼物。”

袁谭手握金印，对妻子微微一笑。

“你既然要送我父亲礼物，何不也送我一个礼物？若有翡翠玉石的话，我刚好缺几颗锦带的配饰呢。”

“这有何难？待我们回到冀州城里，你想要翡翠玉石，便随意去取。这些东西数不胜数呢！”

“冀州城？那不是袁尚的地盘吗？”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那冀州城原就是我的地盘，我身为长子，父亲去世后便理应继承下来。如今，是我那不争气的弟弟硬生生夺走了。你父亲正在帮我夺回冀州城呢。”

不久后，两枚将军金印便送到黎阳，交到吕旷、吕翔兄弟手中。

袁谭并不知道，此时两位吕氏兄弟早已发誓效忠曹操。两人拿到金印，不敢怠慢，立刻禀告曹操：“启禀丞相，袁谭派人送给我们金印。”

曹操毫不在意，只是微微一笑：“他既然送来了，你们权且收下便是。袁谭的心事，老夫早已明白。他此举，不过是要拉拢你们，待时机成熟之时，作为内应，加害于我。哈哈哈！这个袁谭，毫无智慧，只会做些蠢事。”

自此，曹操暗下决心，要除掉袁谭。

整个冬季都没有发起战争，双方平安度过。

在此期间，曹操开启了一项大工程。他动员了数万名民工，开凿运

河，将淇水引入白沟。

第二年开春，也就是建安九年[6]，运河便开通了，运载军粮的船只得以沿着运河，顺流而下。

许攸乘着运粮船从许都赶来，他见到曹操便开口责怪："丞相因何按兵不动？难道坐等在这里，就有天雷把袁谭、袁尚兄弟劈死不成？"

"哈哈哈！你可真会说笑！你且等等便知。"

袁尚此时仍守在冀州城中。

审配辅佐于他，毫不松懈地观察曹军的动静。当发现曹军修成了连通淇水和白沟的运河后，审配显得忧心忡忡："如此看来，曹操的野心很大。运河一旦开通，定会立刻起兵，吞并冀州。"

于是，审配向袁尚献上一计：首先，将檄文发给武安的尹楷，令他在毛城招兵囤粮。之后，任沮授之子沮鹄为大将，令他在邯郸之野布阵。同时，审配负责留守冀州城，袁尚则亲任先锋，出兵平原，攻打袁谭。

没过多久，曹操便接到袁谭的求救信，他对许攸说道："老夫不是让你且等消息吗？哈哈哈！你看这不就等到了。"

曹操朗声大笑，同时下令："曹洪听令！攻打冀州城！"

曹操急派曹洪先攻冀州城，自己则亲率一军攻打毛城，将大将尹楷除掉。

"丞相有令！尔等若肯投降，则既往不咎！你们要想活命的，就来投奔曹丞相吧！"

曹操的劝降令十分奏效。原本溃败的士兵，便投降过来，编入曹军，重又获得生机。因此曹军每打一场胜仗，就能获得大量俘虏。这些原来的河北兵都被收编入曹军，使得曹军的势力日渐庞大。

接着，曹军又猛攻邯郸，沮鹄终于不敌，阵地土崩瓦解。

"进攻冀州城！进攻冀州城！"

曹军来势汹汹，又与曹洪之军会师，攻城部队声势浩大，不容小觑。

曹军全力总攻冀州城。

战事打响后，双方各自攻防，鲜血染红了城墙。曹军将松明点燃，如雨点一般投向城头。金鼓齐鸣，呐喊震天，战况好不激烈。但是一连猛攻了七天七夜，曹军还是拿不下冀州城。

曹军一边攻城之时，一边暗中挖掘地道。但这一招也早就被敌人预料到了，地道中的一千八百名曹军士兵惨遭活埋。

“啊！这审配果然厉害！堪称一代名将！”

曹操虽然久攻不下冀州城，十分头疼，但心中忍不住赞叹敌军的防守了得。

所谓平时为良臣，乱世为栋梁，具有雄才大略者，也许就是像审配这样的人吧！

但是，审配也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如今，袁尚远在平原，与曹军屡战屡败。而且现在冀州被围，中间的道路被曹军截断，袁尚现在进退两难。审配一直在思量，该如何将袁尚之军接回城中。

于是，袁尚只好暂时驻扎于阳平，等待接应。

主簿李孚献计道：“若我们继续与曹军对战，则城中粮草会立刻消耗殆尽。但是，如今我们城中有数万老弱残兵，他们毫无用处。若我们打发他们出城投降，则守城之军可以趁乱出城。到时候，我们再点燃柴薪，以火为号，通知阳平的袁将军。到时候里应外合，说不定能杀开一条血路，迎袁将军入城。”

“不错！如今也唯有此计才能行得通了。”

审配立刻按李孚的计谋，着手准备。待万事具备之后，审配下令将城门打开，城中数万百姓，鱼贯而出。

这些百姓手举白旗，护老携幼，如潮水一般涌出城外。他们一边朝曹军阵地蜂拥而去，还一边大声呼喊：“曹丞相！曹丞相！我们是来投

降的！请收下我们吧！”

曹操见状，立刻下令准许百姓进入：“只要有老夫在此，就绝不能让一个百姓受饿！”

曹操将这些老弱病残的百姓全部收留下来，又在营中埋锅造饭，煮粥赈灾。饥民们团团围住大锅，宛如饿鬼一般。他们全然不顾身旁战事正酣，乱箭纷飞，刀戈相撞，人人寸步不离地守在大锅旁边。

曹操早已识破审配的计谋。因此，当数以万计的饥民蜂拥出城时，他立刻派兵守在两旁。守城军刚刚尾随百姓出城，便遭到曹军的夹击，被完全剿灭。

虽然城中已经燃起烽火，染红天际，但冲出的士兵早已变成死尸，将护城河填平。所剩无几的生还者，只得狼狈逃回城内。

“冲啊！乘胜追击！”

曹操一声令下，和手下一起冲锋，跟着敌军的逃兵便进了城内。此刻，城内箭弩如雨，曹操的头盔连中两箭，摔下马来。但曹操毫无畏惧，立刻翻身上马，继续一马当先，冲锋陷阵。

审配在此危急情况下，却依然沉着应战。他晃动手中的令旗，指挥将士奋力抵抗。因此，虽然冀州城的外城被曹军攻陷，但内城却依然固若金汤。

曹操不由得惊叹道：“老夫征战多年，从没见过如此难攻之城！”

“转向！”

曹操随即下令曹军掉头。他决定随机应变，避免与敌军硬碰硬，造成更大的损失。

于是，曹军在一夜之间调转进攻方向，转而猛攻驻守在滏水境内阳平城的袁尚。

同时，曹操还派人游说马延和张顗两员敌将。两人临阵倒戈，致使袁军大败。袁尚率部队一路撤逃，退到滥口。他正待排兵布阵，严加防守之时，却见伏兵四起，火攻而来。袁尚只得仓皇应付，却难以招架，

全军溃不成军。无奈之下，袁尚只得投降。

曹操佯作爽快，答应了袁尚：“好吧，明天我们再细谈。”

他下令，将袁尚全军立刻解除武装，所有降军都安顿在一处。之后，曹操命令张辽和徐晃二将，当晚暗杀袁尚。

袁尚在千钧一发之时，侥幸脱身。他狼狈而逃，直奔中山方向。袁尚一路逃命，丢盔卸甲不说，连印绶旗帜都丢在路边，遭到曹军将士的耻笑。

这厢解决了袁尚，那厢曹操又再度率军进攻冀州城。曹操一方面命将士挖掘沟渠，引来距此四十里的漳河之水，打算水淹冀州城。

另一方面，曹操又派曾为袁谭之使的辛毗出面，以枪尖挑着袁尚丢弃的铠甲、印绶等物，来到城前劝降：“城中之人，莫要无谓抵抗了！快快投降吧！”

审配见状，立刻押来辛毗的全家老小，将这四十余人全部斩首，又将他们的人头丢到城外。审配在城头放声大骂：“辛毗啊辛毗！既然你忘恩负义，便休怪我们无情了！”

辛毗见状，气得昏厥过去。周围士兵连忙上前，将他架到营中休息。

之后，辛毗打定决心，要为全家老小复仇。他将密文绑在箭上，射入城中，暗中联络了审配之侄审荣。审荣最后答应作为内应，暗中打开了冀州城的西门。

西门打开后，滔滔江水没有阻挡，一直涌入内城。曹军也随之入城，与守军展开了肉搏战。审配虽然奋力指挥，全力坚持，但最终不敌，被曹军抓获。

曹操虽然费了一番功夫才攻下冀州城，但他反而十分珍惜审配这个人才。他问审配：“你可愿来至老夫帐下？”

辛毗站在一旁，按捺不住地喊道：“曹丞相！审配杀了我一家老小四十多人，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请丞相把他交给我，我要亲自将他碎尸万段！”

审配听后，毅然决然地对着两人喊道：“审某生为袁氏之臣，死为袁氏之鬼。你把我和这个只会阿谀轻薄的辛毗相提并论，只会让我作呕。速速行刑吧！”

审配说罢，向前走了七步。刽子手见曹操示意，刚欲挥刀问斩，只听审配突然喊道：“且慢！”

审配突然大喝一声，转身对着袁氏宗庙的方向跪拜之后，才从容地引颈就刃。

第十四章 真人在野

亡国之时，忠臣以忠烈之身牺牲，此事最为悲壮。

审配之举，深深地震撼了曹操。他吩咐道：“将审配厚葬于故主的城址之中。”

之后，曹操命人在冀州的城北为审配建造了坟墓，厚葬于他。

建安九年[(7)]七月间，曾经强大的河北袁军被全歼。如今的冀州城中，驻满了曹操的军队。

曹操的长子曹丕，时年十八。他年纪轻轻，却已多次参与父亲的战争。因此当敌军城池沦陷之时，曹丕立即带着随从准备入城。

此时曹军刚刚攻下冀州城，城门关闭，不许随意穿行。守城士兵拦截道：“站住！丞相有令，任何人都不准通行！”

曹丕的随从立刻大声怒骂：“这是谁你看见了吗？曹公子要进城你们也敢拦吗？”

他们不顾拦截，径直入城。

此时的冀州城中硝烟未散，整个城池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余烟。曹丕等人唯恐有残兵埋伏，他们一边警惕地按剑而行，一边向将军府的后堂走去。

来至后堂一个角落，他们发现在一处黑暗的角落里，有一位夫人正与一名年轻女子相拥而泣。她们哭得两眼通红，满头的珠玉金钗也随之摇晃。

“呔！你们是何人？”

曹丕驻足喝问。

夫人猛地抬头，神情畏惧可怜。她颤声回答：“将军饶命！妾身是袁绍之妻刘氏。这是次子袁熙的媳妇甄氏。”

未经拷问，刘夫人便交代，袁熙等人早已出逃。

这时，曹丕突然走到袁熙之妻前面，将她的下巴抬起，仔细端详。看着看着，曹丕又忍不住伸出锦袍衣袖，为她轻轻拭去满脸的泪痕。

“哎呀！她的眼眸竟是如此璀璨动人！”

曹丕一见之下，发现袁熙之妻生得如此花容月貌楚楚动人。他高兴得手舞足蹈，不仅告诉她们自己是曹操的长子，还拍着胸脯保证：“曹某定会救你们，保你们不死。放心，不用害怕！”

此时，曹操威风凛凛，正要进城。他那位乡里故交，也就是在官渡之战中转投于他的许攸突然出列，高声邀功：“阿瞒！你看若非当初许某授你良计，助你官渡之胜，恐怕你还要费一番功夫，才能这样风风光光地入冀州城吧？”

许攸说得兴起，他得意扬扬地高举马鞭，指挥着队伍进城。

曹操哈哈大笑：“不错！你说得正是！”

许攸闻言，愈发得意。

待来到城门前面，曹操似乎有所察觉。他厉声对守城卫兵问道：“你告诉我！何人竟敢在我之前进入这座城？”

卫士战战兢兢地回答：“回禀丞相，刚刚令公子进城了。”

曹操闻言，暴跳如雷：“放肆！即使是我的儿子，也不可违背军法啊！荀彧、郭嘉！你们去把曹丕给我抓来，砍头示众！”

郭嘉极力辩解道：“丞相息怒！如今冀州刚破，若非令公子亲自前往，断是无人能镇住城里的乱象的。”

曹操得了台阶下，便开口说道：“此话有理。”

曹操不再追究此事，直接下马进入内阁。只见到刘氏夫人正拜伏在地，连连感谢曹丕的不杀之恩。曹操不经意地看了一眼刘氏的儿媳甄氏，一下子便被她的天生丽质所折服。

他问曹丕：“儿啊，你是否对此女动心了？若你喜欢，为父便准你将她收下，也算对你的犒赏了。”

于是，曹操将甄氏赐给曹丕，当作对儿子冀州之战的奖赏。

冀州之战终于暂时告一段落。

曹操现在首先要做的，便是前去袁家的坟墓祭祀。在袁绍的墓前，曹操含泪朗诵着祭文：

“洛阳初逢，畅言己志，犹忆君发豪语，欲恃河北之富强，以谋南下之大业，弟自忖赤手空拳，仅盼纠合天下之志士，推展时代革新之策。昔日笑语，宛如昨日……”

曹操虽然身为胜利者，但掬了一把泪水，便巧妙地收揽了人心。

之后，曹操又下令，将河北百姓当年的赋税免除。原本在袁绍手下的文官贤才，也皆可留在自己营中加以录用。他还下了指示，促进土木农田的复兴建设。因此，曹操频频进出冀州城。

这一日，许褚骑马欲经东门而入，正巧遇到许攸。

“喂，许褚！看你这大模大样的，是要进城吧？你可知道，若非我许某人，你们哪能如此轻易地入城呢。你今天见了我，是不是该行个礼啊？”许攸摆出一副大言不惭的样子。

许褚记得，之前曹操初入冀州城时，许攸也是如此傲慢无礼。当时，在场诸将无不蹙眉而视。今日，原本性情暴躁的许褚闻言，更是气得涨红了脸庞。

“一介匹夫！还不给我滚！”

“什么？你敢骂我是匹夫！”

“你不就有那么一点小功嘛，整天挂在嘴边。你家爷爷才瞧不上你呢！赶快给我滚，小心我的马蹄不长眼，把你踩扁！”

“呸！你敢！”

“哪个不敢！踩死你还不如踩死只蚂蚁！”

许褚说罢，拍马而来，从许攸的头上跃过。

那一瞬间，许褚还拔剑斩了许攸的首级。进城后，许褚立刻向曹操请罪。

曹操闻言，沉默良久，才开口责备道：“那许攸确实是个难缠的小人，但他毕竟是老夫年少时的伙伴。况且此人还是有功劳的。你因泄私愤而滥开杀戒，实在不像话！”

曹操下令，将许褚禁闭七天，作为惩罚。

许褚退下后，有一人被带来，引见给曹操。此人是河东武城的隐士，名叫崔琰。

此前，曹操曾多次派人去崔琰家中拜访，因为此人擅长整理户籍等事务。曹操向崔琰请教，统计冀州城百姓户籍之事。

崔琰来后，很快将冀州城混乱的户籍情况整理清楚，成为曹操管理冀州军政经济的重要参考。

因此，曹操封崔琰为别驾从事。另外，又派崔琰四处打探袁绍几个儿子的下落，以及冀州残党的去向。

那厢，袁绍长子袁谭流落到甘陵、安平、渤海、河间等地。他听说三弟袁尚败走中山后，便率兵攻打中山。

袁尚不敌，从中山逃至幽州，与袁绍次子袁熙会合。两人齐力，共同防备兄长袁谭的进攻。另一方面，他们还秣马厉兵，发誓要夺回失地，为父报仇。他们一边窥伺着冀州的曹操，一边准备东山再起。

曹操得知后，再次试图招抚袁谭。但袁谭此时已失去对曹操的信任，对曹操的再三示好均不予理会。

袁谭此举，倒落了曹操的口实。曹操一边派人送去书信，取消婚约，另一方面，派大军前去讨伐。袁谭见势不妙，只得匆匆舍弃中山、平原等地。他派人向荆州刘表求援，希望刘表能侠义相助：

盼速来救援！

刘表见信，打发袁谭之使离开，立刻与刘备商议此事。刘备认为，袁氏兄弟几个终将被曹操所灭。他建议：“我们还是佯装不知为好。如今，我们与其管他人之事，倒不如养精蓄锐，巩固国防才是。”

袁谭本以为荆州刘表或许会派兵增援，谁知遭到婉拒。无奈之下，袁谭只得继续逃亡，躲到南皮一带。

建安十年[(8)]的正月，曹操的大军跨过冰天雪地，直指南皮城。

南皮城的城门紧闭，城墙上架起弓弩，护城河里设满了鹿砦。袁谭吩咐手下将士，全力以赴，戒备森严。曹军一到，便发动了进攻。曹军昼夜不停地猛攻，不断换人，轮番猛攻。袁谭死守城池，拼命招架。他整夜难眠，身心俱疲。

袁谭手下大将彭安也战死了，袁谭无奈，只得派辛评为使，前去乞降。

曹操见到辛评，便说：“你就是辛毗的兄长吧？你的弟弟辛毗前不久已投至老夫麾下，不如你也一并留下，兄弟两个随我一同建功立业，将来也好光耀门楣。”

“承蒙丞相抬举，只是古语云，主贵则臣荣，主忧则臣辱。舍弟有他的主公，辛某亦有自己的主公。”

辛评无功而返。对于袁谭的投降，曹操并未给一个明确的回答。众人皆知，如今曹操已经夺取了冀州，他自然不愿看到袁谭再活在这个世上。

“既然和谈无望，我们只有和曹操决一死战了。”

辛评据实以告，可袁谭却颇为不满。他觉得辛评乞降无果，便嘲讽道：“果真如此吗？我派你出使实在是我之失策。如今你的亲弟弟都投

靠了曹操，你去出使和谈还能谈出什么好结果来？”

“主公竟然如此说我！属下好寒心啊！”

辛评一怒之下，愤而高声，当场昏倒在地，气绝而亡。

袁谭见状，懊悔不已。他便又找来郭图商议对策。

郭图鼓起勇气说道：“如今彭安战死，但我军中尚有几名大将，十分珍惜自己的名声。若我们启用这些将领，再召集南皮所有的百姓入伍，拼死以战，或有生机。而且，此时天寒地冻，曹军远征而来，兵困马乏。曹操在此情况之下，未必能够轻易取胜。”

袁谭听了郭图的一番激励，决定以死相拼。

袁谭下令，将城门打开，所有兵力倾巢而出。将士们直奔曹营扑来，猛攻不断。他们或烧营舍，或烧栅门，用尽所有手段骚扰曹军。曹营驻扎在雪地之中，不胜其扰。

大雪飘扬，铁骑纵横。满天箭雨交织，枪矛剑戟相撞。一时之间，两军展开肉搏，到处都充斥着人喊马嘶之声。残酷的激战中，尸体如山，血流成河。

曹军一时竟然难以招架，被打得落花流水。但曹洪和乐进等大将拼死抵抗，扭转败势，又发起反攻。袁谭之军被曹军又逼得节节倒退，赶回护城河边。

曹洪在乱军之中一心只想找到袁谭。他不顾乱军溃退，四处搜寻袁谭的身影。他几经突击，终于找到袁谭，于是冲上去举刀便砍，终于将袁谭斩于马下。

“袁谭的首级在此！曹洪将袁谭斩了！”

曹洪声如洪钟，随着雪花传到四处。袁军闻讯，个个吓得胆战心惊，斗志顿无。他们放下吊桥，转头逃进城内。

郭图见势不妙，也混在溃兵中逃窜，不料被乐进发现。乐进一声断喝：“郭图！不要跑了！”

乐进策马便追，但无奈敌我双方混乱，一时不得近前。乐进便摘下铁弓，弯弓射箭，直取人群中的郭图。

郭图被一箭穿喉，从马背上栽倒，跌入了护城河中。

乐进过去砍下郭图的首级，挑在枪尖上，大声呼喝："郭图已死！袁谭已亡！你们还守什么城？"

至此，南皮城终于沦陷。附近黑山的强盗张燕，以及冀州的旧臣焦触、张南等人，分别率领着或五千，或一万的部下陆续来降。一时之间，曹营之中降者不断，势力又得到了扩充。

乐进、李典两将之军，加上降将张燕，重新组建成一支十万铁骑的大军。

曹操对其下令："大军进攻并州，取高干的性命！"

曹操又亲率一军进攻幽州，讨伐袁熙、袁尚兄弟。同时，将袁谭的首级挂在南皮城的北门示众，并下令："若有人见此首级而叹息，则罪及三族。"

有一天，看守的卫士抓捕了一人。此人身着黑色丧服，一副布衣百姓模样，被带到曹操的面前。卫兵报告："丞相虽然有令，但此人却在城下恸哭，跪拜袁谭之首。"

曹操见此人相貌堂堂，便亲自审问道："你是哪里人氏？"

"我是北海营陵人氏（今山东省，潍县），名叫王修，字叔治。"

"你未曾看见张贴布告吗？"

"我眼睛又没毛病。"

"那你想必知道如此做的后果吧？此乃罪及三族之罪。"

"乐则笑，悲则哭，此乃人之常情，我又有何办法？"

"你是否任过什么官职？"

“我曾任青州别驾，受过故主袁绍的恩情。”

“你这人直来直去，毫无忌惮，倒也有趣。既然你曾受过袁绍之恩，为何会离开呢？”

“只因当时我的忠谏未被主公采用，勤勉于政务，却遭小人谗言，因此退职而去，于乡野间漂泊三年之久。尽管如此，故主之恩没齿难忘。如今国破家亡，故主长子之首级高悬城门，我见此景，不得不哭。不知丞相能否施恩，准我将故主长子的首级厚葬。在下区区一命又何足惜？即使罪及三族，也死而无憾。”

王修在曹操面前毫无惧色地直言。

原以为曹操定会勃然大怒，不料他长叹一声：“老夫竟想不到，河北之地会有如此多的忠义之士！可惜啊可惜，袁绍不懂得用人，任其放之牧野，否则他怎会亡国？”

曹操不仅答应了王修的请求，还封他为司金中郎将，待之以上宾之礼。

另外，在幽州（今河北省东部）方面，听说曹军即将来袭，人人自危。

袁尚担心自己难敌曹军，于是仓皇逃往辽西方向（今辽宁省西部）。幽州别驾韩珩等人无奈之下，只好打开城门向曹操投降。

曹操接受了投降，封韩珩为镇北将军。之后，他记挂着并州的战况，便亲率大军，转而挥师直奔并州，支援乐进和李典。

袁绍的外甥高干，死守并州的壶关。曹军久攻不下。

有一天，关外来了两员大将。他们带着数十骑人马，来到壶关城外，高声呼喊：“高将军！高将军！请快将城门打开！”

高干探头张望，发现来人正是旧友吕旷和吕翔。他们高声叫道：“我等虽然曾经一度背叛故主，投降曹操。却没想到曹操只把我们当作降军看待，毫不重视。我们如今才知道，新知不如旧故，因此特地赶来投奔将军。我等愿与将军一起，同心协力对付曹操。请念及旧情，收留我们吧！”

高干有所顾虑，于是只让吕氏兄弟进城，他们所带的人马留在城外等候。吕氏兄弟献策道：“曹操刚刚从幽州奔袭而来，人困马乏。将军若趁今夜突袭，对方必然毫无防备，此战必胜。”

高干未经深思熟虑，便轻信了吕氏兄弟的计策，导致惨败。这个牢固的壶关也最终沦陷在曹操手中。

高干只得逃命。他打算前往北狄之境，投奔匈奴的左贤王，但在途中被自己的属下所杀。

第十五章 辽西辽东

如今，曹操的势力犹如旭日东升，无人企及。

北至匈奴，东至热河、山东方面，曹操已经完全占领了原先袁绍治下的全部领土。

曹操还颁布了一套新政，将那些落后的旧政一扫而光。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文化、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令人感到焕然一新。

尽管如此，曹操却仍不满足。他的野心，旁人无从而知。

“听说袁熙、袁尚两兄弟逃到辽西的乌丸（今河北省北部、辽宁省西部、内蒙古自治区一部分）。若不斩草除根，日后必然后患不绝。待辽西、辽东得以平定后，冀北和冀东才能够长治久安。”

曹操雄心壮志，再命大军准备远征。但是此次，曹洪等诸位大将却并不赞同。

曹军一再出征，远征复远征，这样毫无节制地向称霸天下的目标迈进。他们担心，万一京师许都突发事变，大军又远在千里之外，该如何应对？另外，荆州的刘表、刘备等人，一直虎视眈眈。万一他们趁机举兵，乘虚而入，又当如何是好？

种种情形的确令人忧心！

众人之中，唯有郭嘉一人支持曹操：“此番远征确实冒险。但是千里远征、成就霸业，机会只有一次。如此时机，转瞬即逝。我们此番既已离开京城远征至此，那么一千里或是两千里远征，其实并无多大差别。反之，若是任凭袁绍的遗族发展壮大，则不出数年，他们必然会起

事造反。不如我们永绝后患为佳。”

远征之事，商议再三，曹操最终拍板定了下来。

辽西、辽东皆属夷狄之地。曹军对远征异族，并无经验。因此，此番远征军的装备和粮草的补给，都做充分周详的准备。另外，辎重运输的队伍，由数千辆战车和军粮车组成。

此外，纯战斗部队便有数十万兵力，其中包括骑兵、步兵、战车队，以及弩弓队、轻弓队、铁枪队，还有挑着工具的工兵队等，声势浩大，甚是壮观。

远征大军浩浩荡荡地抵达了庞龙寨。

此处接近夷狄之境，山川的景象也为之一变。狂风劲吹，烟尘滚滚，庞大的军旅宛如蝼蚁一般，蜿蜒前行。

大军抵达易州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令曹操甚为忧心。他的属下郭嘉一向在旁为其谋划，却突然病倒了。他身体虚弱，即使乘着轿子也难以赶路。

郭嘉高烧不退，只得对曹操献计道：“此番远征，虽能获胜，但行军速度太慢，白白耗费时日。加之敌军的防守顽固，取胜难免要花费大量时日。所谓兵贵神速，丞相不如亲率精猛骑兵前往，以三倍于行军的速度猛攻，打他个出其不意。其余人马在此休整，静候佳音，等待着你们胜利归来。”

曹操采纳了郭嘉的计策，立刻将远征军重新改编。率领号称“雷霆队”的骑兵和战车队伍，飞袭辽西而去。

大军由一位袁绍的旧部负责担任向导，此人名叫田畴。

辽西之地到处都是泥河、湖沼、断崖和险径。若非田畴的向导得力，曹军不明地理，恐怕早就深陷泥潭，进退不得。

大军一路历经磨难，终于到达了夷狄大将蹋顿的柳城（属今辽宁省）附近。

时为建安十一年[(9)]，七月。

曹操伫立在柳城以西的白狼山上，俯瞰敌阵，胸有成竹：“夷族兵马虽多，却装备简陋。看来他们毕竟是夷族，这种布阵简直如同儿戏。看来咱们一战便可破敌。”

遂命张辽为先锋，命于禁、许褚和徐晃三人，分率三路部队进攻城外敌军营垒。曹军一战便斩杀了夷将蹋顿，在七天之内便攻占了柳城。

袁熙和袁尚原本躲在城中督战，柳城一破他们便失去了立足之地，于是再次仓皇逃窜，带着几千名士兵向辽东逃去。

其余夷兵全部投降。曹操接手柳城，又封赏了田畴，封他为柳亭侯。但是田畴却再三推脱：“卑职原为袁绍帐下之臣，如今苟且偷生，却为曹军带路，追击故主的遗族。卑职对此爵禄愧不能受，于情于义都难以接受。”

“你确有苦衷，老夫也不勉强。”

曹操了然，改封田畴为议郎，命其镇守柳城。

曹操的军纪严明，文化先进，施政有方，令当地边民归服。甚至附近郡县的夷族也争先恐后地带着贡品赶来柳城，向曹操表示恭顺之意。其中还有一豪族，进献了一万匹骏马，曹操的军力更是如虎添翼。

如今战事大捷，但曹操时刻担忧郭嘉，不知他留在易州，病情如何。

“郭嘉的病情没有丝毫起色，眼看着人就要不行了。”

有属下从易州赶来，向曹操禀告了郭嘉的病情。曹操闻讯，立刻下令：“这里交给田畴镇守，我们立刻启程，赶回易州。”

此时已是隆冬时节，部队行军极为艰辛。另外缺乏饮用水，时常行军二百余里也难觅一滴水，将士们不得不掘地三十丈，才能觅得水源。曹军所到之处草木不生，曹军为了果腹，只得杀马为食，病员不断增加。

最终，历经千辛万苦，曹军终于回到了易州。曹操对那些当初反对入夷境远征的大将们，表示了感谢：“感谢你们的宝贵意见，老夫受益匪浅。”

曹操分别恩赏了这些大将，又说："承蒙上天垂怜，老夫所幸取胜而归，平安无事，此乃奇迹。此番远征，确如诸君所言，收获不大，却遇到了莫大危险。老夫今后若有任何不当之处，还望诸位不吝指教才是。"

之后，曹操又去病榻前探望郭嘉。郭嘉已经奄奄一息，他挣扎着见到曹操最后一面。见他平安无事，郭嘉才放下心来，与世长辞。

"老夫霸业未成，却痛失爱将。郭嘉多年与老夫甘苦与共，难能可贵。郭嘉在老夫手下诸将中年纪最小，却英年早逝，叫人怎能不痛惜！"

曹操如丧亲眷一般，失声痛哭。他下令厚葬郭嘉，钲角齐鸣，葬礼持续了三天。哀乐动地，愁云满天。

葬礼后，郭嘉的随侍仆人悄悄送来一封书简。他禀告道："此乃郭大人的遗书。他自知时日不多，便写下亲笔遗书，命小人在他死后，呈给丞相。他还说，若按他遗书之计行事，定能平定辽东。"

曹操细细读罢郭嘉的遗书，忍不住将信笺放在额上，频频叩拜。

数日之后，曹操帐下诸将纷纷议论辽东之事。他们都认为，如今袁熙、袁尚两兄弟业已逃到辽东，投奔了太守公孙康，这难免留下隐患。

"我们不去理会他们也无妨。老夫估计，过不了多久，那个公孙康便会乖乖送来袁氏兄弟的首级。"

曹操气定神闲地说。

袁氏兄弟一路逃亡。他们失去了安身之所，只得逃往辽东，投奔公孙康。

"我应该如何是好？是扶持袁氏兄弟，还是杀之而后快？"

公孙康一时进退两难。

族人坚决反对，认为不应该扶持袁氏兄弟。

“想当初，他们的父亲袁绍在世时，屡次三番图谋我辽东之土。好在袁绍的诡计不成，自己却先阵亡了。我们对袁氏一族，有的只是恨，哪里有什么恩情可言？”

有的人态度更为激烈：“袁氏兄弟此次前来，便如鸠占鹊巢一般。倘若我们现在心软，将他们收留下来，难保将来他们不会重蹈袁绍的覆辙。我们不如将他们杀之而后快，将首级送给曹操。一方面，曹操便失去了进攻辽东的口实，辽东可得安泰日子，另一方面，主公更可受其尊重。”

公孙康听罢，欣然接受族人的意见。他暗中派人去打探曹操的动静，发现曹军暂无进攻迹象后，便打算对袁氏兄弟下手。

一日，公孙康派人去城下，请袁氏兄弟进城赴宴。

袁熙和袁尚商议一番，认为：“公孙康此番请咱们赴宴，想必是共商出兵之事吧？目前辽东深受曹军进攻之忧，他定是想请我们助其一臂之力。”

袁氏兄弟毫无防备地走进城里，被引进一处楼阁。

两人发现室中既没有火炕，坐榻上也没有褥垫。北方隆冬，天寒地冻，竟受到如此冷遇，两兄弟立刻面露不悦：“你这是要我们坐在哪里？”

公孙康哈哈大笑道：“从今往后，你们的首级便要远赴万里之行，还要什么座位？”

说罢，公孙康打个暗号，十余名埋伏在后的武士一拥而上，按住袁氏兄弟，用短剑刺入脾腹，之后割下了他们的首级。

那厢，曹军布阵在易州，始终按兵不动。夏侯惇和张辽等大将难以按捺，频频谏言：“既然丞相无意进攻辽东，为何不趁早班师回朝？我们在此长期逗留，岂不是毫无意义？”

曹操胸有成竹：“老夫在此逗留，自然是有把握的。老夫估计，可能今天辽东便能把袁熙、袁尚的首级送过来。且再等一等。”

诸将闻言，都觉得难以相信，甚至有人嗤之以鼻。

大约半个月后，辽东太守公孙康的使者终于到达了易州。使者不仅带来了公孙康的亲笔信，还呈上装着袁氏兄弟两颗首级的木匣。

之前暗中嘲笑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曹操得意扬扬地说：“郭嘉之计果然厉害！他在遗书中早已料到此事，如今便可含笑九泉了。”

曹操这才自揭谜底。原来郭嘉在遗书中，极力劝诫曹操不要再对辽东起兵：

辽东可不用兵而自得，以静制动，则袁氏二人首级唾手可得也。

郭嘉早就洞悉到，辽东之族多年对袁家势力反感。因此，袁氏兄弟前去投靠，岂不是自投罗网。

可惜郭嘉虽有先见之明，却于三十八岁时，在易州的军旅中英年早逝，令人痛惜。

曹操厚赏了辽东使者，并封公孙康为襄平侯左将军。他派人先扶郭嘉灵柩回许都厚葬，之后亲率全军返回冀州。

第十六章 食客刘备

北伐的大业终于大功告成。接下来，曹操心中隐藏已久的愿望，便是南征。

不过曹操似乎颇为喜欢冀州城，在此逗留了相当长的时间。

曹操命人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大兴土木，在漳河畔建造了铜雀台。以铜雀台为中心，两边分别为玉龙阁和金凤阁。这一组建筑雕栏玉砌，拱桥相连，宏伟壮观。

“待老夫老迈年高之时，便可居于台上，写诗自娱，多么悠闲！”

一次，曹操对儿子曹植说起此番肺腑之言。

曹操的性格之中，颇有一番诗人情怀。他虽子嗣众多，但真正秉承此诗性的，唯有曹植，曹子建。

因此，曹操平时对曹植格外喜爱。他返回许都之前，还特别叮咛曹植道：“你要好好追随兄长，守住北方，莫要让为父的北伐大业落空了。”

他命曹植与长子曹丕一起留在邺城，并命他们用大约三年时间，完成战后重建，再回许都。

之后，曹操便率领大军，班师回朝。他首先进宫参见皇上，奏表上疏。曹操看到朝中无恙，心里甚是宽慰。之后，他便展开大规模的论功行赏，提拔重用了郭嘉之子郭奕。回京后，曹操身为丞相，政务之忙碌远胜于征伐之时。

且说天下到处皆有食客。

有很多喜好养食客之人，在他们府中，高士云集，食客的地位崇高。这些食客与家主人一起共论天下，以期他日事业发展。这种养食客的风气，是当时的社会习俗。

但是，若带领两位结拜兄弟、妻子家眷，以及数十员大将，三千精兵一起，在失去故土之后，投奔他人寻求庇护，可算是一位“大食客”了。

如今，刘备身在荆州，便是如此处境。但他并不能像寻常食客一般白吃白喝，周游行乐。

当时，江夏之地突起变乱。张虎、陈生等人，统领暴徒，大肆抢掠，图谋叛乱。刘备便主动请缨，讨伐贼党。不久后，他便平定了地方的叛乱。他不仅割下张虎、陈生的首级，更得到张虎的一匹名驹。

刘备献上张虎、陈生的首级后，说道：“如今地方贼党已灭，吾兄可以高枕无忧了。”

刘表大为欢心，表彰刘备的军功。但没过几天，刘表又叹息道：“这忧愁的事怎么没有止境？如今有你这样的雄才在，荆州无忧。但是汉中的张鲁，以及东吴的孙权却总令为兄头痛不已。另外，南越边境，常受威胁。为兄又如何高枕无忧呢？”

刘备答道：“世上只要有人之处，便难保万全无缺。吾兄若信得过，便可命我的三名部下迎敌。张飞可守南越的边境；关羽可守固子城，防备汉中之敌；赵云则可统率兵船水师，严守三江之地。他们三人定能保全荆州之地，不会让敌人轻举妄动。不知兄长以为如何？”

刘表立刻点头答应。他觉得能利用刘备之将为荆州所用，实在求之不得。之后，刘表又迫不及待地将此事告诉大将蔡瑁。但蔡瑁却十分不服气：“哦？刘备的计划不过尔尔。”

蔡瑁是刘表的夫人蔡氏的哥哥，也便是刘表的大舅子。他从刘表那里出来后，便径直来到妹妹房中，与她耳语了一番。他们所说的，自然是有关刘备之事。

蔡瑁对妹妹蔡氏夫人直言道："妹妹，为兄觉得你可以私下和主公吹吹风。这些事若是由我出面，恐怕会引起矛盾。"

蔡夫人点头允诺。

之后，蔡夫人找了个和刘表独处的时机，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致，挑拨道："夫君，为妻觉得啊，你总是轻信别人。你为人处世干净利落，但世上之人能有几个像你这般？比如说那个刘备，夫君为何对他如此看重，毫不提防？为妻听说，他之前不过是个卖草鞋的。他的义弟张飞，曾经是汝南古城的强盗头子罢了。如今这些人来到荆州，把我们的风气都败坏了。为妻都有如此体会，想必你的臣下也都暗中伤怀不已。"

蔡夫人这番挑拨之词，虽然并未被刘表完全采信，但是，他听了之后，心中难免有些许不安。

这日，举行了马场阅兵，刘表见刘备骑着一匹毛色鲜亮的骏马。忍不住夸赞道："好马！果然是一匹神骏！"

刘备闻言，立刻下马，亲自将马辔献给刘表，并说道："吾兄若是喜欢，便献给你吧。"

刘表欣然接受。他立刻骑着此马回城。城门边碰到一位叫蒯越的臣子，看到刘表的坐骑后，他突然失声喊道："啊！此乃的卢马！"

刘表听了，训斥道："蒯越，你究竟何事惊慌？"

蒯越只得拜伏在地，娓娓说出理由："主公容禀。家兄乃是一个相马的名家，属下因此粗通一些相马的皮毛。主公今日所骑之马四蹄皆白，乃是一匹凶悍之马。但此马额上有一个白点，因此也叫的卢马。这是极难驯服的凶马。听说骑乘的卢马之人，必遭横祸，自古以来便有忌惮。那个张虎便是骑了此马，才战死了。"

"竟有此事？"

刘表面露不悦，下马进门。

第二天的酒宴上，刘表与刘备一边喝酒，一边说道："为兄昨日无心一言，便得贤弟赠马，心中不安。我今日还是要把此马交还于你。如此千里良驹关在我的马厩之中，实在可惜。不如由你这样的英雄骑着征

战沙场，这才不枉一代良驹的名声。”

刘表虚言相告，将心中的忌惮还给了刘备。他接着说道：“贤弟如今长居城中，整日闭居馆舍，或者参加酒宴。为兄担心你生活无聊，武艺荒废。在河南襄阳旁有一处地方名叫新野，那里粮草武器俱足。贤弟不如率领部下驻扎在新野，不知意下如何？”

刘备自然不能拒绝。数日后，他便启程前往新野。

刘表亲自将刘备一行送到城外。刘备告别了刘表之后，行了数里。忽然一位高士拦在马前，长揖相告：“之前，蒯越告诉刘表，说的卢马是凶马，会害主人遭受横祸。您还是赶快换骑其他的马吧。”

刘备仔细一瞧，发现来人正是刘表的一个幕僚。此人名伊籍，字机伯。

刘备立即下马道谢：“刘某感谢先生提醒。此事不必担心，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区区一匹马而已，又怎会左右我的性命呢？”

刘备朗声而笑，挥手道别，向新野方向奔去。

新野是一座小城，那里充满田趣。

在一片祥和的春色中，刘备也迎来人生中的一件喜事。甘夫人诞下一子，得了弄璋之喜。

据说，在甘夫人临盆那日清晨，忽然飞来一只仙鹤，到县衙的屋顶上啼鸣了四十余声，之后向西飞去。

另外，甘夫人在身怀六甲时，便梦见自己吞入北斗星，于是给男婴起了乳名为“阿斗”，大名为刘禅。

时建安十二年[(10)]春天。

此时，曹操正率军北伐辽西，许都兵力空虚。刘备得知此讯后，再三对刘表谏言：“此乃天赐良机，若此时突袭许都，可得天下。”

但刘表毫无斗志：“为兄若能保住荆州九郡，国荣家富，便心满意足了，从未妄取天下。”

刘备失望至极。他意识到刘表只忧一己之私，却不是图谋天下之人。

此时，他不禁联想起刘表的家庭问题。

刘表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琦为前妻陈夫人所生，次子刘琮系蔡夫人所生。

长子刘琦有贤才，但是性情柔弱。刘表本欲立次子刘琮为后，又恐废长立幼不合礼数，引起朝野议论，恐出内乱。而且，刘表又担心蔡夫人及蔡瑁势力强大，时常暗中挑拨，若长子继位，恐怕也难有安宁之日。

刘备时常前往荆州，与刘表共议天下之事。但刘表却总被家务事缠身，令刘备难免暗中将他看扁。有一次，在刘表的宴会之上，刘备起身如厕，回来后意兴阑珊。

刘表见他不快，便问道："贤弟有何想法？莫非愚兄之言令你不快？"

刘备连忙摇头道："非也非也！兄长酒宴款待，我怎能有所不快。只是适才我如厕时，突然发现自己的髀肉肥大，难免吃惊。恐怕这是我来至荆州之后，整日锦衣玉食之故。想当初，我整日在马上打仗，风餐露宿，而如今竟生出赘肉，实在惭愧。日月穿梭，时光飞逝，一想到我将如此蹉跎终老，便忍不住有些伤怀落泪。请兄长千万不要介意。"

刘备以手拭泪。刘表见状，似有所动："为兄听说，你当初与曹操在一起，在相府之中以青梅煮酒，品评天下英雄。曹操说道，当今天下英雄，唯有你们二人。当初贤弟来到荆州之时，为兄确实平添了巨大的勇气。"

不知为何，刘备那日异常伤感，他脱口而出："曹操之辈，又算什么？若给我同样的兵力……"

刘备话未说完，却见刘表脸色大变。他只得赶紧以笑声掩饰，又频频举杯，佯作大醉，卧倒而眠。

刘备仰面卧倒，以手枕头，鼾声大作，口角流涎。

刘表用猜疑的目光，注视着刘备的睡相。他突然觉得好似有一条巨龙横卧在自家房中，难免心生恐惧。

“此人果然是个可怕的人物！”

刘表慌忙离席而去。

此时，一直躲在屏风后面偷听的蔡夫人，最后走到刘表的身边说：“夫君可曾听清刘备最后说什么？没想到他这个人如此可怕。他平时谨言慎行，但终于酒后吐露真言，暴露出他的本性。为妻见了，都难免吓得发抖。”

“嗯……”

刘表轻哼一声，默默走进内室。

蔡夫人看丈夫对刘备的态度暧昧，心中着急。但她见刘表对刘备已有猜疑，便连忙叫来哥哥蔡瑁，暗中商议：“我们该如何是好？”

蔡瑁拍着胸脯，答应一切都包在他身上，便退了出去。

当日傍晚，蔡瑁便已暗中召集了一队兵马，只待天黑后下手。蔡瑁认为，刘备第二天便会回到新野，事不宜迟，趁夜半三更，刘备熟睡之时展开突袭，方为上策。

但是，这个万全之策竟然出现了漏洞。那个刘表的属下伊籍，也就是素日对刘备抱有好感之人，无意间听到这个消息。伊籍便暗下决心：“此事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他立刻派人送了一篮水果到刘备房中，篮中暗藏一封告密信。

刘备展开密信，见上面写着：

蔡瑁今夜将要引兵包围客舍。

刘备不禁大惊。他不顾晚饭吃到一半，扔下碗筷便慌忙逃出。他的随从也零散地逃离了客舍。

那厢蔡瑁却不知情况有变。他一直等到五更时分，忽然鼓钲齐鸣，

将客舍团团围住。哪知早已人去楼空，不见刘备的踪迹。

“只差一步！”

蔡瑁气得连连跺脚，连忙派兵去追，却也毫无用处。

蔡瑁心有不甘，只得再生一计。他命手下在墙上题下一首诗词，伪装成刘备的笔迹，又连忙亲自赶到城中，禀告刘表：“属下听说那刘备早有反意。他每次来荆州，都会暗中测量地形，研究攻城之策。昨夜，属下接到密报，刘备又在召集密会，便带人去查。哪知刘备见事情败露，在墙上题下一首诗便逃回新野。这个刘备实是忘恩负义之徒，实在可恨！”

刘表未及蔡瑁说完，脸色大变。他匆忙骑上马赶到客舍，去看一看所谓的刘备题诗。只见墙上挥挥洒洒，写着一首诗歌：

困守荆州已数年，

眼前空对旧山川。

蛟龙岂是池中物，

卧听风雷飞上天。

刘表读罢，不禁骇得须发倒竖，浑身颤抖不已。

蔡瑁连忙在旁怂恿道：“属下已将兵马备好，主公现在就讨伐新野去吧？”

刘表却摇了摇头：“此诗不过是游戏之作，岂能当真？我们少安毋躁，看看再说。”

说罢，刘表便径自回城。

第十七章 马跃檀溪

蔡瑁和蔡夫人不顾一次次的失败，变本加厉，诡计层出不穷。

“刘备必须除掉，以绝后患。”

他们难以按捺除掉刘备的野心，随时准备出击。

但是，作为关键人物的刘表，却不准他们动手。刘表一直认为，他与刘备同为汉室宗亲，若他杀了同宗的刘备，必被天下人耻笑。

另外，刘表还有一事不曾透露。明眼人都看得出，刘表一直极力避免谈论自家的继嗣之争、闺阃之事。他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凡事都很消极。

蔡夫人见丈夫一直消极应对，心中焦急不已。于是她不断地催促哥哥蔡瑁赶快行动。

虽然女眷与食客之间不和，并非少有，但是像蔡夫人这样一直对刘备怀恨在心，达到如此执拗的程度，确也罕见。

“你把此事交给我就放心吧。”

蔡瑁安抚妹妹后，便一直等待时机。一次，他在谒见刘表时恭敬地献言道：“近几年来，五谷丰登，国富民强。特别是今秋的收成喜人，各地都在欢庆大丰收。属下以为，不如请各地官员、田吏齐聚襄阳，一方面举办宴会进行庆祝，另一方面可以向百姓宣示国威。到时候，主公不妨在诸多官员面前，亲自犒赏。这既是人心所向，又显示国力富强。此次活动还可作为一个消遣，主公可以此散心，不知您的意下如何？”

刘表却一再摇头。他轻抚左腿，皱眉说道：“你这个主意倒是不错，但我去不了。就叫刘琦或者刘琮代我去吧。”

最近，刘表深受神经痛的困扰。他夜里总疼得辗转反侧，难以成眠。这个情况蔡瑁早就从蔡夫人处得知了，于是他故意说道：“这样重大的活动，主公若不出席，只派公子去的话，恐怕不足以服众吧。”

刘表便说道：“那就让新野的刘备代我去吧。刘备与我是同宗，他又算是我的堂弟，由他去主持宴会，礼数上总说得过去吧？”

“属下遵命。”

蔡瑁心中窃喜，认为自己的阴谋进展顺利。他立刻遍发请帖，请各地官吏来参加“襄阳之会”，另外，他还联系刘备，请他代表刘表出席此次活动。

自从刘备经过上次的事件后，他回到新野便一直闷闷不乐。他此次接到刘表的书简，担心又发生什么事情，难免长叹道：“这个襄阳之会，不是什么阴谋才好啊。”

张飞得知后，立刻加以阻拦：“主公啊！你可千万别去！管他什么宴会不宴会的，回他们不去就得了！”

孙乾也同样反对：“主公此次还是不去为好。这恐怕又是蔡瑁的诡计。”

但关羽和赵云却认为：“主公如果此次抗命不去，容易引起刘表的疑心。我们倒不如若无其事地去赴宴，之后也不逗留，立刻赶回。想必也出不了什么乱子。”

刘备闻言，下定决心：“如此为好。”

于是刘备点兵三百骑，由赵云陪同，立刻动身出发，参加襄阳之会。

襄阳距离新野不远。刘备一行走了约八十里路，就见蔡瑁率领刘琦、刘琮兄弟，还有王粲、文聘、邓义和王威等荆州大将，排下盛大的欢迎队伍，迎接刘备一行。

襄阳之会当日，数万宾朋齐集一堂。荆州的文武百官皆着盛装赴会。大家齐聚在礼堂会场，宛如秋夜繁星，热闹非凡。

在嘹亮的奏乐声中，盛会开始。刘备作为代理主公，步上主座。

现场的气氛一片祥和，刘备这才稍微放下心来。而赵云则一直侍立在他身后，目光炯炯，手按佩剑。赵云严肃的眼神，仿佛在警告："有赵某在此，看谁胆敢碰我主公一根寒毛！"

除了威风凛凛的赵云以外，刘备还布置了三百名精兵担任警卫，戒备森严。看得出刘备此次的保卫非常严谨。

典礼开始，刘备代表刘表，宣读了主公与民同庆丰收的贺文。

之后便是盛大的宴会。在一片管鼓琴弦的乐声中，各式美味佳肴，轮番登场，酒肉菜肴，摆满餐桌。赴宴的满座宾朋，皆食指大动，大快朵颐。

就在满堂宾客享用佳肴之际，蔡瑁却悄悄离席，来到大将蒯越旁边，悄悄耳语道："你随我来。"

两人来至一间密阁，凑在一起商议。

"蒯越啊，你可莫要被刘备所骗。这个人心怀鬼胎，绝不是表面上那般的正人君子。"

"是吗？"

"你可知道，刘备还挑唆嫡长子刘琦，企图夺取荆州？若一日不除刘备，荆州便一日难安啊。"

"那你是想今天就将刘备杀掉吗？"

"正是！今天的襄阳之会的真正目的，便是要取刘备的性命。若能将他除掉，我们又何须庆祝丰收，更该庆祝国家的百年安泰。"

"只是那刘备似乎颇有人望。他虽到荆州不久，但声名传遍大街小巷。若此时，我们将无罪的刘备杀掉，恐怕会失信于民啊。"

“没关系。咱们只要现在杀了刘备即可，之后再给他安上个罪名，那都容易得很。此事乃是主公之命，我今日叫你过来，便是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

“主公之命，我自当遵从。蔡将军吩咐吧，需要我做什么？你接下来的计划是怎样的？”

“我都安排好了，蔡和已经带着五千余骑兵截断了东面的岘山之道，蔡仲正带领三千骑兵埋伏在南面的外门之外，蔡勋的数千骑兵则固守在北门。他们严密把守，保证连一只蚂蚁也逃不出去。至于西面，有檀溪阻隔，那是天然屏障，若无渡船便难以过河。我这么布置，你看怎么样？”

“既然蔡将军已经布置周详，那就好办了。刘备此番插翅难逃，就算是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他了。此次捉拿刘备，虽说是奉了主公的命令，但为绝后患还是留下活口为好。到时候咱们把刘备押到荆州，交由主公处置。”

“只要能拿下刘备，留不留活口都行。”

“只不过那赵云一直守卫着刘备。这个人可不好对付啊！”

“确实如此，我也正在为此头疼呢。”

“我们不如用调虎离山之计，先设法将赵云和刘备分开。我可以让大将文聘、王威等人出面，拉赵云去别处饮酒。只要他们两个人不在一处就好办了。刘备去参观游园会时，再将他拿下即可。”

蔡瑁得到了蒯越的支持，又得到了擒拿刘备的良策。他深感大事已经成功一半，心中兴奋不已。

此次游园会原是刘表主持，邀请高级官员及富裕乡绅的欢迎活动。

刘备既然代表刘表出席，自然也要参加这个游园会。

他先将坐骑拴在后花园，之后便被请入堂中，在主宾席上落座。众多的官员和乡绅见他到来，便轮番上来请安。一时之间，人声喧哗，觥筹交错，气氛热闹。众人又轮番前来向刘备敬酒，大家频频举杯，刘备不自觉便多饮了几杯。

酒过三巡之后，早就心怀鬼胎的文聘、王威便来到跟前，不停向赵云劝酒："赵将军，赏脸干一杯吧？"

"赵将军，你何苦这么严肃嘛。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难得大家聚在一起热闹热闹，你就不要再这么端着架子了。要是瞧得起在下，就跟咱们喝一杯。来吧来吧！"

"多谢！"赵云不为所动，"赵某恕难从命，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

赵云恪守职责，不为所动。但文聘和王威却丝毫不放弃，两人一直缠着赵云喝酒。

刘备见状，便回头对赵云说道："赵云，你不用再推辞了。如今你一直站在这里，连那三百名将士也都不敢休息。既然主人家如此热情，咱们再推辞便有些失礼了。你就去跟他们喝一杯吧，让兄弟们也顺道放松一下。"

赵云这才勉强答应："既然是主公之命，我便只好去了。"

赵云虽然十分不情愿，但遵从主公之命，被文聘、王威等人拉到别馆用餐。

刘备又命三百名精兵解散，他们便各自寻欢作乐去了。

蔡瑁见状，心中暗喜："看来事成有望！"

蔡瑁谨慎地扫视了一下四周。

这时，人群中的伊籍对刘备暗暗使了个眼色，小声说道："您这身衣服喝酒太不自在了，不如去换一件便服吧。"

刘备立刻会意，他起身装着去如厕的样子，走到了后园。此时，伊籍果然已躲在后园的树荫下等候。

伊籍着急地说："你的性命危在旦夕，此地不可久留，你速速逃跑吧！"

刘备闻言，宛如醍醐灌顶，赶忙跑去解开马的缰绳。

伊籍又叮嘱道：“现在东门、南门、北门皆由重兵把守，你可以往西门去，那里的防卫相对松散。”

“万分感谢！此次若得逃命，刘某必有重谢！”

刘备说罢，飞身上马，头也不回地往西门奔去。西门的卫兵正待拦截，却已来不及了。刘备快马加鞭，一骑扬长而去。

刘备一路催马，跑了二里多路，发现前面道路已断，一条宽阔的檀溪挡住了去路。

檀溪河水宽阔，波涛汹涌，白浪滔天，一望无际。刘备的坐骑在岸边停下，不住焦躁嘶鸣。刘备的衣袍也被水雾濡湿了。

刘备轻拍马首，说道：“的卢啊的卢！都说你是凶马克主，今日能不能救我呢？若是你真有灵性，便救主人一命吧！”

刘备说罢，心中暗暗念佛，纵马跃入急流之中。

巨浪之中，的卢马高扬马首，载着刘备在浪中载沉载浮，向前游去。正当他们渡过檀溪中间时，的卢马突然腾身而起，一跃三丈，如插神翼一般跳到了对岸。

刘备和马匹来到对岸，各自抖落满身的泥水。

“啊，看来天不绝我！”

他回顾檀溪，见溪水奔流不息，不由得惊呼出声。但他仍旧觉得十分不可思议。

“我到底是怎么渡过檀溪的呢？”

刘备此时才觉得十分后怕，刚才的境遇果然非常凶险。

正在这时，刘备隐约听到对岸有人的呼喊之声。定睛一看，原来是蔡瑁追了过来。

蔡瑁听说刘备逃走的消息后，立刻率军追来。但抵达檀溪岸边时，才发现刘备已经抵达对岸。他自己反而被檀溪拦了下来，不禁心中懊

悔。他朝对岸高呼："刘大人，刘大人！你怎么走得如此匆忙，就要离开呢？"

刘备闻言，不禁高声作答："蔡将军！刘某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屡次三番来加害于我？刘某今日不得已，只得逃走，否则又要被你所害！"

"刘大人说得哪里话来？蔡某怎会加害你呢，是你多心了！"

蔡瑁口上说着漂亮话，却暗中取出弓箭，想向河对岸的刘备放冷箭。

刘备见势不妙，立刻拍马而逃，向南漳方向奔去。

"可恨！竟让他逃走了！"

蔡瑁气得咬牙切齿，他硬是开弓放出一箭。可那支箭却软软绵绵，如一根稻草一般落在水面上。

"可惜！煮熟的鸭子飞了！"

蔡瑁捶胸顿足，懊悔不已，但他转念一想，觉得刘备居然能跃过如此湍急的檀溪，此举如有神助，岂非凡人能及。既然此番刘备逃脱，也是老天使然，我等不可匹敌。不如暂且回去，等下次有机会再谋后计。于是，蔡瑁一边给自己宽心，一边悻悻而归。

正待他转身之时，只见来时路上尘烟乍起，有一队兵马直奔而来。蔡瑁定睛一看，来人正是赵云。他率领三百名部下，快马加鞭地飞奔而至。

蔡瑁佯装不知情，先发制人地问道："赵将军这是要去哪里？"

"我能去哪里？自然是来寻主公的。刚才主公突然不见踪影，你可知道他的下落吗？"

"哦！我也是在找刘大人的。刘大人究竟跑到何处了，蔡某甚是担心呢。"

"你会担心才怪！"

“蔡某自然担心。”

“蔡将军真是演了一出好戏。”

“我怎么就演戏了，我是真担心刘大人的安危嘛。”

“我来问你，今日襄阳之会，你在各座城门调集军队，究竟是有何意图？”

“有何意图？蔡某乃是荆州九军的大将。今天的游园会之后，明天还要举行狩猎大会，调集军队自然是为了守卫安全的。”

“也罢！与你多说无益。”

赵云不再理会蔡瑁，继续带人沿着檀溪搜寻。他将手下分为两部，分别到上下游寻找。他们高声呼唤，将嗓子喊哑也毫无回应，唯有檀溪的波涛滚滚。

黄昏时分，赵云返回襄阳城内，却依然不见刘备的身影。他只得黯然踏上归途，返回新野。

第十八章 弹琴高士

日暮时分，一望无际的天空，由澄澈转为晦暗。目睹此情此景，令人不由得产生“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情怀。刘备此时正孑然一人，怅然行走在广袤的旷野上，唯有星辰孤月相伴。

“我已经四十七岁了，在这个年纪，还要飘荡到何时？”

刘备突然勒马站住。

他茫然四顾，只见旷野氤氲。当他思索到自己的过去和未来时，觉得十分迷茫，忍不住长叹一声。

突然，他隐约听到一阵悠扬的笛声。只见迷雾深处，忽然走出一头老牛，牛背上骑着一个牧童，正吹着笛子而来。

在俩人擦身而过时，刘备忽然十分羡慕牧童，觉得他过得如此悠闲，令人向往。

牧童却突然回首问道：“将军！将军！您是不是曾经平定黄巾之乱，现在住在荆州城的刘豫州大人？”

刘备十分惊讶。他瞪大眼睛问道：“咦？你不过是个山野小童，怎会知道我是谁？我正是刘备，刘玄德。”

“哦？果然是你。我之前听师父和客人聊天时经常提起你，心中也在猜想，这个刘豫州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刚才我看到你的一双大耳，就想着会不会是那个大耳刘备。看来我果然没有猜错。”

“竟有这回事。那请问你的师父是什么人？”

“我的师傅叫司马徽，字德操，人称水镜先生。他出生于颍州，曾经历过黄巾之乱，因此对天下大事比较了解。”

“那你的师傅平时都和哪些人来往呢？”

“这襄阳的名士，都与我师傅有来往。其中襄阳的庞德公和庞统与师傅十分亲密，常常来林中拜访。”

刘备顺着牧童手指的方向，可以见到一片竹林：“请问你的师傅便住在竹林中的草堂吗？”

“正是。”

“你说的庞德公、庞统是什么人物？”

“庞德公和庞统两人是亲叔侄。庞德公字山民，比我师父年长十岁。庞统字士元，比我师父年轻五岁。我记得有一次，他俩来拜访师父，正巧师父到后山捡了一些柴薪。他们便煎茶、温酒，终日谈论世事盛衰，品论世上英雄。他们聊了许久，谈兴甚浓，毫无倦意，都是健谈之人。”

刘备闻言，立刻说道：“听你这么一说，刘某十分想去拜会一下你的师父。小童，可否请你带路？”

“这个容易。我师父见我带你这个贵客前去，定然欢喜。”

牧童骑牛在前，引领刘备走进竹林。大约行了二里路，只见林间显出灯光，一间幽雅的草堂隐于竹林深处。

走近草堂，只听流水潺潺。刘备随着牧童走过小路，推开柴门，便听到草堂中琴声悠扬。

牧童把牛拴在栏边，招呼道：“大人，您把马也拴好，请随我进来。”

“小童，我贸然前往，恐怕不妥。还是由你先通禀一声吧。”

刘备正在草堂前和牧童客套，只听草堂之中琴声戛然而止。一位老人推门而出：“来者何人？老朽适才弹琴，原本琴音清幽，但突然琴声

高亢，变为杀伐之声。想必是来了生人，刚从战场上厮杀而至。究竟是何人，速速报上名来。”

刘备闻言大惊。他暗自打量这位老者，只见此人大约五十岁，松姿鹤骨，颇有高士之风。

“失礼失礼！请问您便是水镜先生吗？”刘备躬身施礼，毕恭毕敬地说道，“有劳小童带路，在下前来拜见尊颜，打扰了先生的清居，还望恕罪。”

牧童在一旁插嘴道：“先生，这位就是您和朋友们经常提起的刘备刘大人。”

司马徽十分惊讶。他连忙躬身还礼，又将刘备引入草堂内，待如上宾。

刘备有感于今夜的奇遇，兴奋无比。他说道：“刘某未曾料想，今日得与先生见面，实在是缘分所至。”

刘备坐定之后，环顾四周。他心想，原来高士隐居，远避尘嚣，竟是如此清幽自在，心下不禁羡慕不已。只见房中的书架上堆满万卷诗书经卷，窗外遍植松竹，一张古琴放在桌上，一盆秋兰幽香怡人。

司马徽见刘备一身湿衣服，便问：“刘大人今日是否遇到无妄之灾，不妨讲来。”

“不瞒先生，刘某刚刚跃过檀溪，历经九死一生，这才得以逃生。因此衣服全湿透了。”

“哦？你既然会跃过檀溪，想必是遭遇了极其危险的情况。我听说今日召开襄阳之会，看来这会上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

“看来先生对襄阳之会也有所耳闻了？您所料不错。”

于是，刘备便一五一十地对司马徽讲述了今日之事。司马徽点头恭听，时而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他问道：“刘大人现居何官职？”

“刘某时任左将军宜城亭侯，兼豫州牧。”

“既然如此，刘大人身居高职，为人之先，又何必流落他人之土？还要受小人所害，身心俱疲，落得如此狼狈不堪的境地，岂不是虚度年华？”司马徽态度恳切，他又低声叹道，“如此度日，岂不遗憾？”

刘备闻言，甚为羞愧，只得讪讪说道：“无奈刘某时运不济，以至于此，且事与愿违……”

司马徽摇头笑道：“非也非也！这怎能归咎于命运？刘大人且容我直言，恐怕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乃是你无贤人相助。”

“哦？这倒让刘某颇感意外。刘某不才，却得到不少誓死与共的忠臣相助。文有孙乾、糜竺、简雍，武有关羽、张飞、赵云。刘某帐下多有贤人，并非无人啊。”

“刘大人果然是一位仁慈的主公，您一听到别人说您无贤人辅佐，便立刻维护自己的属下。这一点从君臣之情来看固然不错，但作为主公，光凭这些则远远不够。您的帐下不仅需要文武方面的人才，还需仔细观察、推敲，看看在整个团体中还缺少什么，应该如何弥补不足。”

司马徽又咄咄逼人地说道：“关羽、张飞和赵云之辈，虽皆有万夫不当之勇，却没有权变之才。孙乾、糜竺和简雍等人只不过是白面书生，却非经国济世之士。刘大人仅凭这些人，如何成就霸业？”

刘备闻言，陷入沉思。他对司马徽的一番话心中有些赞同，但又有些不服气。他沉默良久，终于抬起头来，诚恳地说道：“水镜先生言之有理。只是，刘某以为先生是否过于理想化，而有点脱离实际呢？刘某虽不才，但多年来四处寻访隐于山野的贤人高士，但终难实现。可能在当今之世，要想求得如张良、萧何、韩信那样的旷世之才，难于登天。恐怕现在也难有大贤之人，再隐居山野之中吧。”

司马徽闻言，连连摇头：“非也非也！任何时代都有贤才，但只缺伯乐的慧眼。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刘大人怎能说天下之大，却无贤才呢？”

“请恕刘某愚昧，不具慧眼，先生能否赐教？”

“莫非你没听说一首童谣吗？童谣里说，‘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孑遗。到头天命有所归，泥中蟠龙向天飞。’你听到歌词，是怎样

理解的？”

“刘某并不理解其中之意。”

“建安八年，太守刘表丧妻，家中纷争，荆州始现败亡之兆，此为‘始欲衰’。所谓‘至十三年无孑遗’，便是预言刘表将死，而‘到头天命有所归’，则是说天命回归之所在！”

司马徽说到此处，正视刘备的脸，严肃说道：“天命所归，则回归何处？这里正是指的刘大人啊！您乃是天命选定之人，难道竟毫无自觉吗？”

刘备惊得瞠目结舌，连忙说道：“先生不要打趣在下，刘某怎能担此大任？”

“刘大人不必再谦虚了。如今天下英才齐聚于此，襄阳的名士也对刘大人抱有很大的期望。老朽以为，您要好好把握机运，唯才是举，以此立下将来大业之根基。”

“先生所说的贤才，究竟是何许人呢？”

“卧龙、凤雏。若得其一，便可得天下。”

“卧龙？凤雏？这是人名吗？”

刘备心中好奇，不由得趋前请教。而司马徽却拊掌大笑，口中说道：“好，好！”

刘备见状，一时摸不着头脑。后来才知道这是他的口头禅。平时不论善恶，司马徽总是将“好好”两字挂在嘴边。

据说，有一次一个熟人来访，他刚刚痛失爱子，但司马徽还是连说“好好”两字。

待熟人回去后，他的妻子批评道：“你这个口头禅能不能改一改？人家没了儿子，本来心情悲痛，你再说好啊好啊的，未免过分。”

但是司马徽依旧我行我素，对妻子应付道：“好，好！你说得很好！”

这时，小童送来了简单的酒食。司马徽陪刘备一起用餐，之后还挽留道："刘大人想必身体疲乏，不如今夜在此暂住一晚吧。"

"刘某便叨扰一夜，多谢先生。"

刘备被引入一间客房休息。他躺在床上，心中反复想着司马徽说的话，久久难以入睡。

深夜时分，一声马嘶打破静寂。刘备听到外面传来人声和开门之声。

"来者何人？"

刘备平素对风吹草动都很敏感，此时更忍不住侧耳倾听。

这间草堂不大，夜深人静，外面传来的脚步声都清晰可闻。

只听司马徽的声音传来："徐元直，这么晚了，你怎么赶来了？"

接着，传来一个壮年男子的声音，只听他嗓音沙哑："水镜先生，我刚刚去了荆州一趟。人说那荆州刘表是位名主，所以我特地去投奔他。谁知见面后，我才发现此人徒有虚名。我见此人无能，心中反感，便趁夜深之时留书一封，连夜出走。"

只听那人朗声大笑。而司马徽的语气却十分严厉，他责备道："哦？你竟跑去了荆州？真没想到，连你也会做出如此草率之事。如今这个时代，贤愚难分，瓦砾可取代珠玉，越于人上，而真正的珠玉却总被埋没，为人不识。世人眼中不见珠玉，只见瓦砾，此为通病。而你纵有王佐之才，却不能深查当今的时局。如此不等时机，便自顾自地投靠刘表，未免自取其辱。你既然已经投靠了刘表，中途又逃跑了，此举叫人难以理解。你应该更加爱惜自己的清誉才是。"

"正是，看来我此举的确轻率。"

"古代贤人子贡有言'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

"正是，元直以后自会多加小心。"

不久，他便告辞离去。

刘备一夜辗转，终于等到天明。他早上一见到司马徽便问道：“请问昨夜来的是何人？”

“哦！昨夜之人嘛，他为了觅得一个好主公，恐怕已经周游列国去了。”

“原来如此。那么请问，先生昨天所说的卧龙、凤雏，究竟是何人呢？”

“好，好！”

刘备突然跪倒在司马徽的脚下，叩首拜道：“刘某不才，但求水镜先生能随我同到新野，共兴汉室，扶助万民，平定今日之祸乱……”

司马徽未等刘备说完，便哈哈大笑：“老朽乃山野闲人，怎能辅佐贤良。刘大人若想求得贤人，自有比我强十倍之人出现，只等刘大人诚心相求。”

“您所指的，可是那位卧龙先生吗？”

“好，好！”

“或者是凤雏吗？”

“好，好！”

刘备未及刨根问底，想问出其人姓名及住所，童子突然冲进来大声禀告道：“外面来了一位将军，带着好几百人马，将我们包围了。”

刘备连忙出去探看，原来是赵云和他的手下兵马。他们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觅得刘备的行踪，才赶来此处。

第十九章 吟啸之士

主从相见，欣喜若狂。

“啊！子龙！你怎么知道我在此处？”

“主公安然无恙，我们总算放心了。我们一路打探消息，路过这个村庄时，听说昨晚小童带着一位陌生的大官人过来，住在水镜先生家里了。我估计可能就是主公，因此连忙赶来迎接。”

司马徽见他们主从相见，也感到由衷高兴，不过他郑重提醒道：“连村民都已知晓您在此处，那么此地不宜久留。既然您的部下赶来，请您速回新野吧。”

司马徽的提醒十分及时。刘备于是拜别了水镜先生，率众离开了草堂。

大约走了十几里路，他们突然迎面碰到一支军队。原来竟是关羽和张飞带兵而来。他们也和赵云一样，担心刘备的安危，于是率领兵马前来接应。

刘备返回新野后，立刻召集众将官会集一堂，详述了事情的经过。刘备说道：“刘某此番遇险，害大家担心，于心不忍。昨日的襄阳之会中，蔡瑁欲加害于我。逃脱途中，刘某驾马跃过檀溪，这才侥幸逃脱，得以平安归来。”

众将官闻言，一边庆幸刘备九死一生，一边痛恨蔡瑁卑劣无耻。孙乾谏道：“此事刘表并不一定知情，但是，蔡瑁意欲加害主公，却未得逞，他很可能会为了掩饰罪行，到时候在刘表面前大讲主公的坏话。因此，属下以为我们需立刻向刘表据实以告，以免蔡瑁从中作祟。”

众人闻言，都觉得孙乾言之有理，纷纷赞成。于是，刘备立刻修书一封，派孙乾赶赴荆州，当面交给刘表。

刘表看到刘备的亲笔信后，才知道蔡瑁竟敢利用襄阳之会，加害刘备。刘表震怒，立刻下令："叫蔡瑁过来！"

刘表罕见地发了雷霆之怒。他一见到蔡瑁来到阶下，就立刻痛斥其行为不轨，令左右将蔡瑁拉出去处斩。

蔡夫人听说哥哥蔡瑁被刘表问罪，急匆匆自后阁赶来。她跪倒在丈夫面前，苦苦相求，才免除蔡瑁一死。孙乾也求情道："刘大人息怒。若将尊夫人的兄长杀掉，恐怕我的主公更不敢再来荆州了。"

刘表这才饶过蔡瑁。

但刘表仍然于心不安，他特地派长子刘琦陪同孙乾一道回去新野，要表达自己向刘备的谢罪之意。

刘备见刘琦特意代父谢罪，心中反而过意不去。刘备设宴，隆重答谢刘琦。言谈之间，刘琦无意透露了自己的烦恼："继母蔡夫人为了立弟弟刘琮为嗣，总是图谋加害于我，我当如何是好，才能逃过此难？"

"你此时更应该小心尽孝。蔡氏虽为继母，若你通过孝心打动于她，自然可以免灾。"

次日，刘琦返回荆州时，刘备与他并辔而行，送到城外。刘琦一想到要回荆州，便郁郁寡欢。刘备耐心宽慰，但刘琦始终默默流泪，沉默不语。

刘备将刘琦送走，正待拨马进城之时，忽见一侠士。只见他布衣葛巾、腰间佩剑，一边走一边唱。

刘备心中好奇，便驻马倾听。只听到在市井的噪声中，那位孤剑葛巾的侠士，飘然而行，他口中高唱道：

天地反覆兮，火欲殂；

大厦将崩兮，一木难扶；

山谷有贤兮，欲投明主；

明主求贤兮，却不知吾。

“奇怪！”

刘备细听歌词，觉得仿佛是在暗指自己。他不由得暗忖：莫非这个人，便是水镜先生司马徽所说的“卧龙”“凤雏”之中的一人吗？

于是刘备翻身下马，只待这位侠士走过身边。刘备仔细瞧他，发现此人布衣草屐，身上未带一件饰物，却天生一派凛然之气。他生得赭颜疏髯，颇有一番风度。

“壮士！请留步！”

刘备叫住了他。那位侠士闻言，转头盯着刘备，面露不解之色。他的目光犀利，声音略带粗哑，反问道：“你叫我干吗？”

“壮士！请恕我冒昧，在下只是觉得，你我之间颇有缘分，如此擦肩而过，未免可惜。”

“此话怎讲？”

“在下想请壮士随我一同进城，我们不妨温上一壶好酒，同饮同乐。若是在月白风清的良宵，能听着你粗哑的吟啸，想必令人荡气回肠。”

“哈哈哈！我这吟啸，未免笨拙，让您见笑了。既然你我之间颇有缘分，共饮一杯又何妨！”

侠士爽快地答应了。

待他随刘备入城后，才知道这个在路上将他拦下之人，竟然是新野之主。他颇感意外。

刘备以上宾之礼待之，将他迎入大堂，奉上酒菜。刘备一边敬酒，一边询问侠士的尊姓大名。侠士答道：“我乃颍上（今安徽省，颍上）人，名叫单福。略通道学，学过兵法，不过是个游历各国的书生罢了。”

单福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随即话锋一转，向刘备问道：“刘大人刚才的坐骑，能否牵来一看？”

“这有何难？”

刘备立刻派人将马牵来。单福仔细观察一番后，说道：“此乃千里良驹，但它也会带给主人祸害。你居然骑到现在还无事，有些奇怪。”

“不错。此前确有人多次提醒过我，说此马为凶马克主。但是，我逃过檀溪之难，多亏此马相助，才能死里逃生。”

“若说是此马救主，也可以说是它在自救。既然它尚未与主人作祟，将来必有后患。当然，若想除患，也并非没有办法的。”

“哦？既然有办法，请不吝赐教。”

“这方法也不难，刘大人可以让属下先替你骑这匹马，待到他替你遭受劫难后，你再将马索回，便可安心骑乘了。”

刘备闻言，突然面露愠色。他立刻叫来随从，冷淡地吩咐道：“上茶！”

这句话原意是让属下立刻给客人奉茶送饭，但其中的潜台词，则是一道逐客令。

“且慢！刘大人既然特地将我请来，为何又突然赶我走。这是为何？”

单福闻言，立刻放下酒杯质问道。

刘备也正色答道：“刘某请你入城，登堂入室，奉为上宾，皆因刘某以为你是一个节操高尚之君子。但是，听闻你刚才所言，非常诧异。你不让我以仁义之心待人，反而让我以不仁之心行事，如此谬论，刘备不能苟同。刘某此处也容不下不义之人，你速速离开吧。”

“哈哈哈！传闻刘备乃一代仁君，今日一见，果不其然！”单福闻言，竟拊掌大笑，“刘大人请恕罪。在下刚才所言，乃试探之辞。我只是想考验一下你是否有仁义之心。若蒙不弃，请将刚才之辞抛在脑后，任它付之流水吧。”

“既然如此，刘某便不再追究。请你不吝金石之言，教我仁政之道、济世经纶吧。”

“在下从颍上而来，游历途中，听到百姓之中传唱着着‘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因此，我暗中将刘皇叔的大名牢牢记住，心中仰慕你的德政。如蒙不吝，得以起用在下，愿尽犬马之劳。”

“承蒙厚爱。人生漫漫，得与贤人相会，乃为大吉之日。看来，今天也是刘某之吉日啊！”

刘备心中欢喜，难以言表。

虽然刘备此时寄居在新野，自己的兵力、军备匮乏，与曾在徐州小沛时的情形差不多。但是尽管如此，刘备也从未感到沮丧。因为此时，他心中所追求的并非“物质”，而是“人才”。尤其他和司马徽见面后，刘备更坚定了寻求人才的信念。他渴慕贤人，因此今天格外欣喜。

刘备觉得单福乃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破格予以重用，任其为军师，有指挥全军的大权。

“刘某将手下兵马全都交给你了，请任意调配训练。”

之后，刘备便在暗中默默观察。

单福操练兵马娴熟，如同活动自己的手足一样自如。另外他强调纪律，磨炼意志，强化军备，在各方面都有所建树。新野这支小小的队伍在他的操练下，短短时间内便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一支能打仗的精兵。

此时，曹操已经结束北征，凯旋还朝。但他又暗中布置，将矛头对准了荆州。

曹操命族弟曹仁为大将，率领李典、吕旷、吕翔三将，攻打樊城，以探敌军的虚实。之后，他们又以樊城为根基，逐步向襄阳、荆州等地边境逼近。

“属下听闻刘备正在新野练兵。若等他做大，日后必定造成后患。属下以为，进攻荆州之前，必须先取新野，否则阻碍重重。此乃当务之急。”吕旷、吕翔向曹仁献计道。

曹仁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当即为他们调兵五千，吕氏兄弟立刻杀至新野。

“单福，我们该如何是好？”

刘备忙找来军师问计。如此敌我悬殊，情况紧急之时，新野之军似乎没有抵抗曹军的胜算。

“主公何须烦忧。虽然我军势弱，只有两千余人，但敌军也不过五千兵力，此仗正好练兵。”

第二十章 指挥之棒

曹兵大败，逃回樊城。

残兵们悲伤地讲述战败的经过。而吕旷、吕翔两员大将却迟迟不归。

不久后，才传来消息。

“吕氏兄弟率领残兵落败而逃。返回樊城途中，于山间狭道遭遇埋伏，燕人张飞和关羽两员虎将率部袭击，将吕氏兄弟当场斩首，其余部下也被杀戮殆尽。”

曹仁闻讯大怒，跺脚骂道：“大耳贼刘备！你既然斩我大将，老夫就要踏平新野，为我的属下报仇！到时候要你拿命来抵！”

出兵之前，曹仁与李典商议战术，却遭到李典的断然反对：“新野虽说是一座小城，刘备的军力也并不强大，但先前由于轻敌，导致我军大败，还白白折损了吕旷、吕翔两员大将。如今将军再攻新野，莫非是要重蹈覆辙？”

“李典，你怎么说这么丧气的话？老夫亲自领兵，必定会一举取胜才是。”

“刘备绝非等闲之人，我们绝不可轻敌啊。”

“老夫有必胜的决心，自然会全力以赴。刘备再厉害，只怕他也抵挡不了多久。”

“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对付刘备，更应该慎重。属下以

为，我们应当呈请丞相，速派更精锐的大军前来。待我们经过充分的演练之后，再攻打新野不迟。”

“杀鸡焉用牛刀！就为了打一个新野小城，便要去呈请丞相，恐怕会遭人耻笑。”

“既然将军坚持要出兵，那我也不便阻拦。请恕我不敢盲目作战，让我留下，坚守樊城吧。”

“一说打刘备，你小子就横推竖挡，莫非怀有二心？”

“什么？属下绝无二心！”

李典遭到曹仁怀疑，怒不可遏。但他无奈，不能留守城中，只得随队出发，前往新野而去。

此次出击，曹仁一共出动二万五千兵力，是先前吕旷、吕翔军队的五倍之多。

大军即刻从樊城出发。

首先，曹仁先将所有兵船都集中在白河，又将人马和粮草都装满兵船。樯头幡旗林立，千橹齐发，沿河而下，浩浩荡荡地向新野而去。

那厢，刘备等人还来不及庆祝首战大捷，便收到快马来报曹军大兵压境的军情。

军师单福见众人骚动，便制止下来，又与刘备冷静地单独商议：“曹军此番出战，倒是他们自己送上门的好机会。既然曹仁亲率二万五千人马来犯新野，则樊城必定空虚。虽有白河阻隔，地势不利，但我们若要直取樊城，简直易如反掌。”

“可是我军兵力薄弱，连守不守得住新野都成问题，为何还要去进攻樊城呢？”

“所谓战略之妙谛，用兵之乐趣便是，胜难胜之战，成难成之事。转败而胜的机会无所不在，只需悉心把握。人生的境遇，也与此相同。无论遭遇何等困境、艰难，只要拥有必胜的信念，因势利导，便可化险为夷。反之，若盲目自信，急于求成，只会自取灭亡。”

单福不顾大敌当前，悠然镇定。之后，他对刘备附耳密授一计，刘备这才展开愁眉，面露喜色。

曹仁和李典的大军逐步逼近，抵达了离新野城只有十里的地方。这正中单福的下怀。这时，单福才指挥刘备的军队出城，与曹军对阵。

曹军的先锋李典出战，与刘备的先锋赵云对战。两军展开激战，各自死伤数百人。但是，随着战事愈发激烈，赵云逐渐深入敌阵，直逼李典而来。李典狼狈而逃，阵形大乱，大量败兵四散奔逃，甚至涌入曹仁的中军阵地。

曹仁震怒，对左右骂道：“李典毫无斗志，立刻将他斩首示众，这样才能重振士气。”

众人苦苦求情，李典才得以保命。

第二天，曹仁变阵。他自己位列中军，帅旗飘扬，李典则退居后阵。

“哼，来吧！”

曹仁摆开阵势，蓄势待发。

另一方，单福陪同刘备一起，站在对面山丘观阵。单福举起指挥棒，指点敌军阵形：“今天曹军摆的阵形，主公可知，这是什么阵吗？”

“我确不知。”

“此阵名为八门金锁阵。曹军这个阵形不错，只是中军那里有所欠缺。”

“是哪八门？”

“八门为休、生、伤、杜、景、死、惊、开八部，若从生门、景门、开门进入则吉。若从伤门、休门、惊门而入则伤。若从杜门、死门入必亡。今日观曹军摆阵，可以说几乎完美。只是中军之中，却缺少大将压阵，只有曹仁一人指挥，而李典则位于后阵。我们可以利用此处，乘虚而入。”

“要如何破阵呢？”

“我军可从生门而入，再从西边的景门杀出，必可打乱曹军阵脚。”

单福一边指点阵形，一边讲述战术。他条理清晰，了然于胸，其用兵之妙可见一斑。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过百万兵！”

刘备听罢，不禁由衷叹道。经过单福的分析，他更加坚定了必胜的信念。于是，刘备立刻召来赵云，命他率领五百骑兵，按单福的计划破敌。

“你率兵从东南角杀入，将敌人赶至西边，最后再从东南方向折返即可。”

赵云领命，立刻出阵。他率领五百精兵，摇旗呐喊着，直奔曹军八阵的生门而来。

一时之间，战马奔腾，战士高吼，战鼓轰鸣，战事激烈。

刘备的主力军也为赵云站脚助阵，将士们吼声齐发，声势浩大。

赵云率领五百骑兵，瞬间便攻破了敌军中心，令曹仁的主阵陷入混乱。溃败之兵迅速殃及中军。曹仁只得弃阵而逃。

但是，赵云并不着急追赶曹仁，而是率领部下，在敌阵侧翼厮杀一番。待赵云一直杀到西面的景门，将拦截的敌军击退之后，赵云便高声命令：“我军立刻折返，回到东南方向！”

于是，五百骑兵立刻掉头，他们尽兴蹂躏一番敌军阵地后，便向着来时之处一路反击而去。

曹军精心布置的八门金锁阵，彻底丧失了作用。整个阵形在赵云的突击之下，土崩瓦解。单福见时机已经成熟，便对刘备说道：“时机到了！”

单福立刻下令，发起总攻。

新野军虽然兵少势弱，但是出击的时机非常准确。因此，他们一举破敌，将骁勇善战的曹军打得四散奔逃。新野军全军士气鼓舞。

曹仁今天吃了败仗，摆出的阵形被敌军破解，甚为狼狈。但他在李典面前却丝毫没有流露出愧意，反而愈加虚张声势，还大放厥词："哼！老夫今夜要夜袭敌营，一雪前耻！"

李典则苦笑一声："你今日摆的八门金锁阵都被对方攻破了，可见敌人深谙破阵之法。刘备手下，定有高人指点，指挥军队。你如今又要夜袭，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曹仁不顾李典的忠言相劝，反而恼羞成怒，破口大骂道："像你这种胆小怕事之徒，就不配当武将！你少在我面前多嘴，否则革职处理！"

李典见曹仁恶意揶揄，仍然提醒道："我其实只担忧一点，敌人很可能会趁樊城守备空虚，前去突袭。"

之后，李典便不再多言了。

曹仁不以理会，径自于当晚发起了突袭。但是正如李典所料，敌军早已做好防备。

当曹仁深入敌营，正待发起偷袭时，才发觉退路已被截断。同时四面火起，曹军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刘备之军早就设下了埋伏，将曹仁的军队陷入重重火墙之中。曹仁只得仓皇突围，跨过火圈，逃到北河的岸边。但是，刚刚寂静萧索的河岸之上，忽然伏兵四起。曹军又陷入一场血腥的屠杀之中。

曹仁张望四周，只听得曹军将士哀号不断，身前身后血流成河。

在伏兵之中，突然跳出一人。他断喝一声，如响炸雷："燕人张飞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任何人都休想渡河！"

曹仁进退不得，险些就要被全歼于当地，但幸亏李典率兵及时赶到，他才得以逃至对岸。

一行人慌忙逃命，一直逃到樊城之外，未及叫门，只见城门八字大

开。城头一人高呼：“败将曹仁快进城来吧，关羽在此迎候大驾！”

只听见一声金鼓敲响，关羽率领着五百骑兵从城内冲出。

“糟糕！”

曹仁大惊失色，只得打马而逃。一路之上，他逢山便爬，遇水则泳。待到他逃回许都之时，已经衣衫褴褛，狼狈不堪。他那副丑态被众人讥笑，实在难堪。

三战三捷，刘备意气风发。

待到刘备亲率大军，进入樊城之时，县令刘泌亲自出城迎接。

刘备先在城内巡视一天，抚恤百姓，之后才进入刘泌的府邸。

樊城县令刘泌是长沙人，和刘备同姓。两人同为汉室宗亲，十分投缘，刘泌便邀请刘备到他的府邸歇息。

“得见刘皇叔，刘某不胜荣幸。”

刘泌举家出迎，对刘备款待有加。

酒宴上，刘泌带了一位美少年而来。刘备见此少年人品不俗，才华如玉，便低声问刘泌道：“这位是令郎吗？”

“不是，他是我的外甥。”刘泌面露得意之色，介绍道，“他叫寇封，原是寇氏之子，只因父母双亡，我便将他收留下来。”

刘备十分看好寇封，对他期许有加，当席提出：“我想认寇封为义子，不知可否？”

刘泌自然欢喜：“此事甚好！寇封若能追随皇叔，乃是他的造化啊。”

刘泌将寇封叫来，告知此事。寇封自然雀跃不已。刘备当场赐寇封改为刘姓，改名刘封，让他称自己为父亲。

关羽和张飞目睹此情景，便直言相劝道：“大哥，您已有了自己的

子息，何苦再要收一个螟蛉义子呢？恐怕以后会埋下祸端，此举不似你往日所为啊。”

此时刘封已经改了姓，磕了头，也对刘备改口叫了父亲。既然此事已定，刘备又非常喜欢刘封，便不了了之。

“樊城此地，不合适守备。”

既然单福如此判断，刘备便命赵云把守樊城，自己则返回新野。

第二十一章 徐庶母子

辽东、辽西也同广袤的河北一起，开始对天子之都年年进贡。许都日渐兴隆，大街小巷都繁华无比，中原之都的规模已经非常宏大。

在首都之中，天子脚下，人人目空一切。于是，当京城百姓看到曹仁狼狈逃回，又见李典只引少数残兵回京，街头巷尾便立刻议论纷纷。

“我说，吕旷、吕翔二员大将怎么没有回来？”

“听说他们两兄弟已经战死沙场了。”

“丞相派了三万大军前去讨伐，怎么如今只剩这么几个人逃回来？”

“哎哟！曹仁大败，被人打得屁滚尿流地逃回来了。”

“几万大军都被打没了，这让曹丞相的脸往哪放啊？”

“就是的！这两员败将，应该被推出去斩首示众！”

众口铄金，对打了败仗回京的两人议论纷纷。大家都猜测，曹操听闻惨败，定会勃然大怒。

但是，当曹仁和李典二人回京，向丞相请罪时，曹操仅仅微微一笑，摆手说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你们无须多言，退下休息吧。”

曹操并未过问此次战败的细节，也未追责。曹仁和李典二将也未受到任何处分。

但是，曹操始终有一件事耿耿于怀。他认为，曹仁精于战术谋略，

但在此战中却处处受阻，他的所有计谋被对方全部识破不说，还反攻得逞。这就说明，刘备此战定有高人在背后指点，才能取得如此大捷。

于是，曹操向曹仁问道：“在你看来，这次攻打刘备的过程中，他那边除了那些旧臣幕僚之外，是不是有什么新人相助？”

“不错！正如您所料，听说刘备请了一位新军师，名叫单福，此人亲自督战，调动兵马。”

“单福是何人？”

曹操仔细回想，却一无头绪，“普天之下，能人何其多也。这个单福如此了得，老夫竟然从未听说过。不知你们是否知晓此人？”

曹操环顾四周，询问满朝文武大臣，只见程昱一人，面带微笑。曹操便对程昱问道：“程昱，你可知晓此人？”

“属下对他十分熟悉。”

“这是何故？”

“盖因我与此人，乃是颍上同乡。”

“那么他为人如何？”

“义胆忠心。”

“此人的学问又如何？”

“精通六韬，饱读经书。”

“那他的才能呢？”

“此人年轻时喜好击剑。听说他在中平末年受人之托，为其报仇杀人，后被官府通缉。他只得以煤灰涂面，披头散发，浪荡街头，宛如狂人。最后被官府逮捕后，他却始终不肯说出真名实姓。后来官府将他绑在车上全城游街，询问市民中有无知其姓名者，但大家都被他的忠义所感动，无人告发。”

“嗯！”

曹操侧耳倾听，十分入神。程昱见状，继续说道：“其后不久，有一天晚上，一些与他私交甚笃的朋友们大胆劫狱，将他从监狱中救出，解其绑绳，助他逃走。从此以后，他便更名改姓，磨砺心志。而且他总是身着疏巾单衣，腰佩一剑，周游列国。他遍访高士，虚心求教，提高学识。听说他在浪迹多年之后，拜在司马徽门下，与一干风流研学之士来往密切。而这个人其实就是颍上徐庶，字元直。这个单福的名字，不过是他为避人耳目，起的一个假名罢了。”

程昱如此这般，将徐庶的身世一一道来。曹操未等程昱说完，便迫不及待地追问：“依你而言，这个‘单福’便是徐庶的假名吗？”

“正是。若是说起颍上徐庶，知者甚多，但要说起单福，则无人知晓。”

“此人甚是有趣。你来说说看，论才智来说，你与徐庶，谁高谁低？”

“与他相比，程某简直不值得一提。”

“哎，你莫要谦虚了。”

“非也。若徐庶的才识修养称得上十分，程某只不过二分。”

“原来如此！既然你如此推崇于他，看来此人果然了得。难怪曹仁和李典会大败而归。唉！”曹操长叹一声，“实在可惜！老夫之前竟不知天下还有此等人物。如今他投靠在刘备帐下，恐怕今后会为他建下奇功伟业。”

“丞相，您如今尚不必烦忧。”

“此话怎讲？”

“这个徐庶只不过刚刚投奔到刘备帐下罢了。”

“虽说时间不久，他如今已经被拜为军师了呀！”

“不错。但我们只需趁他尚未给刘备立下大功之前，设法将他召来

即可。此事也并非毫无办法。”

“你莫非有什么办法吗？”

“徐庶幼年丧父，他的老母亲住在他的弟弟徐康家里。但是，徐康最近刚刚亡故，徐母身边正缺少孝养之人。这个徐庶是个出了名的大孝子，人人知他亲孝母亲。我们只需利用这点，便能将徐庶召来。”

“具体该怎么办呢？”

“丞相可以派人将徐母恭请到京，对其热情款待，再令徐母召他归来即可。徐庶既然是个大孝子，不会不听母亲的召唤，必定日夜兼程赶到京城。”

“果然是一招妙计！我们这就请徐母来京。”

没过多久，徐母便被迎入京城。有人引领她来到丞相府，参见曹操。

乍看之下，徐母相貌平凡，衣着朴素，如同一个普通的农妇一般。她的身材矮小，又上了年纪，佝偻着腰背，走路颤颤巍巍的。她的一双老眼，如同山鸡一般，神情羞怯。当她被人迎到丞相府的贵宾阁时，乍一见金碧辉煌的庭室，难免心中惶恐，手足无措。

曹操率领一众朝臣步入贵宾阁，见到徐母时，他恭敬行礼，宛如对待自己的母亲一般谦恭。

“伯母请了。曹某听说令郎徐元直如今改名叫作单福，他还投靠了新野的刘备。他这样一位天下奇才，何苦要和贼党沦落在一处，没有领地，只得四处流浪。曹某听说后，觉得实在可惜啊！”

曹操以一番浅显的话语，对徐母劝说道。

徐母一直闭口不言，或许是她不知该如何作答，只是瞪着一双山鸡般的小眼睛，望着曹操。

曹操上下打量徐母的反应，觉得刚才一番说辞可能打动了对方，于是，他又亲切地说道：“伯母啊，请您仔细想一想。像令郎徐庶这样的人才，投靠到刘备帐下，实在是屈才啊！您做母亲的，怎么会同意呢？

您要知道，这个刘备身为叛臣，朝廷终将征伐于他。如此一来，令郎岂不是会被连累？”

……

“像令郎这样的人才，投靠了刘备，宛如明珠暗投，您也不会同意吧？”

……

“伯母啊，您不如现在给令郎写一封信吧？曹某觉得他是个人才，若他肯投奔于我，定会享受高官厚禄。曹某会代为奏请圣上，在这京城之中赐他豪宅大院，再请来众多奴仆，前来服侍您老人家。”

这时，徐母的嘴唇翕动，似乎要开口说话。

曹操见状，连忙住嘴，耐心等徐母开口。

“丞相大人容禀，老身不过就是个乡下草民，并不懂得许多事情。不过这位刘备大人，老身却从山野樵夫、耕田农民口中得知了不少传闻。”

“您都听说过些什么呢？”

“人人都说，刘皇叔乃是当世英雄，仁政爱民，他是个真正的仁君。”

“哈哈哈！”

曹操放声大笑，“你不过是听乡下黄口小儿、山野农民之言，他们哪里知道真相？刘备不过是一介匹夫，他生于涿郡，年轻时靠卖草鞋为生。趁天下大乱之机，他纠集了一帮市井无赖，成群结伙地起事，却出师无名。这个人看起来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实则用心险恶，图谋不轨。刘备是个谋逆之徒，他不仅欺瞒百姓，更是祸国殃民！”

“这倒怪了！老身所听的百姓传说，怎么和丞相大人所说的完全不同？大家都说，刘皇叔乃是汉景帝之后，有尧舜之风，禹汤之德。他不仅招募贤士，还自律甚严。人人都说他是一位仁者，因此备受百姓称赞。”

“你有所不知，那些都是刘备装出来的样子。这个人是个伪君子，令郎就是被他所骗。若不早早反省，恐怕会留下万世恶名。请伯母快快动笔，给令郎写封信吧。”

“这个……”

“伯母不要再犹豫了。您写信都是为令郎着想，他有个好前程，您也能安度晚年。纸笔都已经准备好了，就请您动笔了。”

“不妥！”徐母突然奋而摇头道，“这信我是不会写的！若是为了我儿的前途，就算搭上老身这条性命，我也是绝不会动笔的！”

“这是何故？”

“老身虽为乡下农妇，却也懂得顺逆之道。如今，这大汉朝唯一的逆臣贼子便是曹操！你现在又要诓骗我儿，让他背叛主公，岂不是害了我儿！”

“大胆！你一介乡野村妇，胆敢当面骂我是逆臣！”

“老身骂的就是你！就算生活贫苦，饥寒潦倒，我也绝不会让儿子跟着你这种逆臣的！”

徐母义正词严，毫不动摇地说。

她还抄起面前的毛笔，掷到庭园中。曹操见状，怒不可遏。他起身高叫：“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啊！把这个老太婆拖下去斩了！”

徐母不等曹操说完，又抓起桌上的砚台，向曹操砸去。

“快来人！赶快把她给我拖下去！砍了脑袋！”

曹操大声咆哮。左右武士立刻冲上去，将徐母拿下。又将她反剪双臂，不容动弹。

徐母却毫不畏惧，也不挣扎反抗。曹操见她如此倔强，愈加生气。他一把拔出佩剑，就要亲手杀了徐母。

“丞相息怒！万万不可！”

程昱见状，赶忙拦在曹操面前，恳请丞相高抬贵手。他劝道，“丞相请看，徐母的神态，是如此镇定自若。她如今唾骂丞相，实际是一心求死。丞相若当真杀了她，那么岂不与徐庶结下杀母之仇？徐庶岂不会更加尽心辅佐刘备吗？而且，如果丞相杀了这位老人家，也会失去天下人心。这不正顺应了徐母之心吗？您若今天让她如愿死在相府，她在九泉之下必定嘲笑您。”

“哼！那你来说，该如何处置这个老太婆？”

“属下以为，我们应该好生奉养徐母。徐庶惦记母亲，即使他身在刘备帐中，也绝不敢轻举妄动，得罪丞相的。”

“程昱，此事便交你处置吧。”

“遵命。属下一定会处理妥当。接下来属下还有计谋，请丞相静候佳音。”

之后，程昱便领着徐母回到自己的府邸。他言辞恳切地对徐母说道：“伯母，在下与徐庶原有同窗之谊，情同兄弟。此番能请伯母光临寒舍，宛如迎来自己的母亲，请您千万不要客气。”

此后，程昱每日悉心照料徐母的生活起居，宛如侍奉自己的母亲一般。因为徐母不喜奢华，也不愿麻烦程家，于是搬到一处幽静之所独居，这才安下心来。

程昱时常派人给徐母送些礼物，无论是美味佳肴，还是应时衣物，都安排周详。长此以往，徐母有碍情面，便会写下书简以示感谢。

程昱将徐母的书简都精心保存起来，他模仿徐母的笔迹，反复练习。待到练习成熟后，他便向曹操建议，仿照徐母的笔迹，以徐母的语气给徐庶写一封书信。伪造好书信后，曹操便派人送去新野，交给徐庶。

化名单福的徐庶，此时正住在新野。他所住之地非常俭朴，颇有士大夫之风。他也没要几个仆人，闲暇时便在家读书自娱。

一日傍晚，一个陌生人前来叩门，自称是替徐母送信。徐庶闻讯，连忙亲自开门迎接。

徐庶一见信使，便连忙问道：“是家母的书信吗，她是否一切安好？”

来人回道：“徐母手书在此，我只是负责送信，其他一概不知。”

他掏出书信，交到徐庶手上，便转身离去。

徐庶急忙回到房中，展信观瞧。信中确实是母亲的笔迹，徐庶思母心切，不由得潸然泪下。只见徐母在信中写道：“吾儿徐庶，见字如面。为娘一切安好，无须挂怀。自从汝弟徐康亡故之后，为娘时常思念于你。近日奉曹丞相之命，来到许都。因你事从叛臣，有谋逆之罪，为娘险遭牢狱之灾。幸得程昱相助，念及旧情，才保为娘安稳。为娘只盼与吾儿重逢，以慰想念。”

徐庶读罢信件，泪湿衣襟。他不住啼哭，直至夜深时分。

第二十二章 离鸟哀啼

次日清晨，徐庶一早便离开家门。

他眼窝深陷，眼圈乌青，看得出他昨晚一夜未眠。趁新野城门刚刚打开之际，他便赶忙进城。

“单福啊，你今日来得好早，莫非出了什么事吗？”

刘备见他面色憔悴，便担心地问道。

徐庶则面色凝重，他对着刘备躬身拜倒，之后才说道：“主公，属下今有一事，要向您请罪。”

“此话怎讲？”

“主公有所不知，单福并非我的真名，而是我为避故乡之难起的假名。属下原是颍上人士，名叫徐庶，字元直。之前，我听说荆州刘表乃是当代贤人，于是去投奔他。但与其论道时，我才发现，刘表不过是一介胸无大志之人，毫无作为。因此，我留书一封，不告而别。后来，我来到水镜先生司马徽的草堂，心中烦闷，便对他告知此事。水镜先生对我当头棒喝，他说我有眼无珠，不识贤愚。之后，他介绍说刘豫州就在新野，让我还是去投奔他为好。”

……

刘备闻言，回想起那晚留宿在水镜先生家，确实记得有位深夜来客，曾与水镜先生在草堂密语。

徐庶又说道：“我听了水镜先生之言，立刻赶往新野。原以为自己

不过是个浪荡之人，不敢贸然求见刘大人，于是我只有在城外等候。我接连几日都在市井徘徊，口唱戏歌，居然当真就遇到了刘大人。如今又得偿所愿，能辅佐主公，常伴身边。承蒙主公不弃，拜我为军师，赐我指挥棒。如此知遇之恩，徐某没齿难忘。常言道，士为知己者死。徐某暗暗发誓，定要报效主公，成就大事。”

……

“只是，忽然出了一件事，令我寝食难安，便连忙赶来禀告主公。”

徐庶说着，掏出徐母的家书，递给刘备，“昨夜，我突然收到家母的书信，整夜难眠。主公有所不知，家母生来命苦，不仅守寡多年，还刚刚痛失幼子。如今，家母只剩下我一个亲人，能够奉养天年。但是，家母如今被曹操囚禁在许都，性命堪忧。想当初，徐某自幼尚武，常与乡邻打斗。之后，又犯下祸事而四处漂泊。徐某不孝，让家母一直为我操心，心中有亏。因此，得知家母被囚在许都之后，徐某整夜难安。我有个不情之请，恳请主公准我告假，前去许都探母，以尽孝道。待服侍家母，享尽天年之后，如蒙不弃，我愿再入主公帐下效劳。徐某跪求主公恩准。”

“既然如此，我也不便挽留。”

刘备听罢，只得答应。他与徐庶一同泪湿衣袖，心中十分不舍。

刘备见徐庶如此孝顺，不禁怀念自己已故的母亲。

“百善孝为先。先生要为母尽孝，刘某怎能阻拦。请一定要替我转告问候，孝敬母亲为好。”

刘备与徐庶临别之际，叙谈终日。两个人难舍难分，十分伤怀。

当晚，刘备又摆下饯行酒宴，命文武群臣一道为徐庶送行。

离别之酒，千杯难醉。

刘备在饯行宴上，一直陪徐庶叙谈到深夜。

但是，徐庶饮过千杯，却无醉意。他停杯投箸，伤感而叹：“徐某自从得知家母被囚禁许都后，寝食难安。如今这金杯玉液，竟也觉得毫

无味道。为人子女者，得知母亲有难，实在于心难安。”

“刘某懂得。虽然你我成为主从，相处短暂，但如今惜别之际，刘某心生伤悲，犹如丧失左膀右臂一般。纵有龙肝凤髓，也是食不甘味啊！”

依依惜别之际，天色渐明。

其他诸将也十分难舍，大家干了最后一杯送别之酒，便各自离开。

刘备一夜未眠，便暂时靠在床榻上闭目养神。

这时，孙乾来到刘备房中，悄悄进谏道：“主公，属下以为，如今放徐庶去许都，将于我们大为不利。我们将如此奇才拱手让给曹操，岂不是会成为后患？不如我们趁他尚未动身之际，悄悄设下一计，让徐庶走不成。您看如何？”

刘备听罢，却不言语。

孙乾见状，只好再次进谏道：“徐庶身为军师，对我方兵马布置，各处设防都了如指掌。如今放他去敌军，岂不是惹祸上身？”

“……”

“属下以为，只有将徐庶留下，才能转祸为福。我们同时可以加强防备，让曹操以为徐庶归来无望，便必定会杀掉徐母。到了那时，曹操便成了徐庶的杀母仇人。他必定会对曹操怀恨在心，而专心辅佐主公打败曹操的。”

“休得胡言！”刘备一声断喝，打断了孙乾之言，“刘某岂能做出如此不仁不义之事？若我暗设毒计，害得徐母被杀，诓徐庶留下，这岂能是仁君之道？刘某宁可放走徐庶，而招来杀身之祸，也断不能做出如此不义之事！”

说罢，刘备整理衣装，出门命道：“给我备马！”

此时，门外晴空万里，黄莺脆啼。但刘备脸色阴沉，全不似今日的艳阳天。

关羽和张飞跟随刘备一道，赶到城外为徐庶送行。众人感其孝母之情，也感于刘备送行之谊。

众人一路相送，来到十里长亭。徐庶不住拱手，感谢众人："徐某不敢当。请各位留步吧。"

"徐先生，请进了这杯酒再上路吧。"

于是众人举杯，在十里长亭为他再次饯行。

刘备依依不舍："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可惜刘某再也不能向先生请教谋略之道了。刘某希望，先生今后能够不改初衷，尽心辅佐新主，才不枉先生的一世英名。"

徐庶闻言，泪湿衣襟："主公的一片肺腑之言，徐某莫敢忘。承蒙主公不弃，徐某虽才疏学浅，却得主公赏识。但是如今中途而别，实在心中惭愧。徐某此番离去，仅为孝养老母，但若要效命于曹操，徐某心中是难以保持臣节的。"

"刘某今日痛失先生，心中无奈，倍感失落。如今我竟悲观厌世，不如归隐山林而去吧。"

徐庶闻言，忙劝谏道："主公切莫如此。徐某一介庸才离去，主公定有高明贤士相助，气运更加通达才是。"

"先生乃是当代奇才，如今先生离去，刘某到何处才能寻到如此高人？这普天之下，难求与先生相当之人啊！"

刘备悲痛欲绝。他痛失军师徐庶，意志消沉。

关羽、张飞和赵云，都在长亭外相送。他们亦是多情之人，听到刘备之言，都不禁默默垂首流泪。

徐庶环顾众人，不舍地说："徐某离开后，万望诸君团结一心，辅佐主公，严于律己，砥砺忠义，则定成大事，造福百世。徐某虽身在许都，也会求上苍垂怜，盼诸君事成。"

刘备闻言，难忍悲声，不禁泪如雨下。他又继续催马前行，与徐庶并驾齐驱："先生，刘某再送一送先生吧。"

“主公，请留步吧。”

徐庶反复婉拒。

“先生不要推辞了，刘某一定要送。从此山高水远，不知何时才能重逢。”

一行人又送了十里，徐庶勒住缰绳，宽慰刘备道：“主公请留步吧。我们有缘必会再次相逢，还请主公保重身体，徐庶必会再次回归。”

刘备执意再送，又行了七八里路，来到一处僻静村落。

诸将见已经离城甚远，便也一起规劝刘备道：“主公，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我们就送到这里吧。”

刘备闻言，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拉住徐庶，执手相看，泪眼婆娑：“请君多珍重！”

“主公也要保重！”

“山高水远，与君相别！”

刘备紧紧握住徐庶的双手，难舍难分。他不仅泪湿衣襟，浑身也微微颤抖着。

“徐某去也！”

徐庶只得狠心甩开刘备的双手，将脸埋在马的鬃毛里，打马而去，不忍回头。

诸将遥望徐庶的背影，忍不住大声道别。

“后会有期！”

“多加珍重！”

诸将目送徐庶离开后，便护送刘备从原道折返。刘备仍然依依不舍，频频回头，远眺徐庶的背影。

“啊！徐庶拐过那片树林，我就看不见他的身影了。这可恨的树林，遮住了徐庶的身影！我恨不得立刻将树林砍倒才好！”

刘备情难自禁，痛哭失声。

刘备的爱才之心，感动众人。诸将连忙慰藉，唯恐刘备过于伤心：“主公不要再伤感了，要珍重自己的身子才好啊。”

一行人继续赶路，走了六七里路后，忽听到身后传来呼喝之声。大家回头观瞧，却见徐庶正快马加鞭，飞奔而来。

众人心中正在疑惑，莫非徐庶改变心意，不肯离去了？大家一边猜测，一边兴高采烈地回头迎接。

徐庶飞奔至跟前，对刘备急急地说道：“属下忙乱之间，竟忘了一件大事，连忙回来禀告。主公不必烦忧徐某离去，你只需到襄阳往西二十里的地方。有一处名叫隆中，有一位大贤人隐居在那里。您务必请那位高士出山相助。此乃徐某临别之礼，请主公切莫忘怀。”

徐庶说罢，便又调转马头，飞奔离去。

隆中距离襄阳以西，不过二十里地。

刘备心中纳闷，竟然在这么近的地方就有贤人？

刘备乍一听说，心头不禁一片茫然。但徐庶已经拨马而去，身影渐远。

刘备失魂落魄，忽然猛然清醒。他连忙高声呼喝道：“徐先生！徐先生请留步！”

徐庶闻声，便再次拨马折返。刘备连忙打马上前，谨慎地问道：“先生所言，这位隆中贤人，刘某从未听说。此人果然了得吗？”

徐庶答道：“此人淡泊名利，交友谨慎，因此知其名者很少。另外，主公初到新野，时间不长，只认识荆州的文臣武将，未听说过此人，也是自然。”

“那么先生是如何得知此人的？”

“我们乃是多年的道友。”

“若论经纶济世之才，请问他与你相差几何？”

“徐某怎可与他相比。今日世间，恐怕也难觅能与之可比之人。若比作古人，周朝姜子牙、汉朝张良或许尚能与之比肩。”

“既然此人与徐先生是多年道友，刘某敢问先生可否再盘桓一日，与我将那人请来新野可好？”

“不可！”徐庶当即拒绝，“此人不能靠徐某去请。若要请他出山，还要主公亲自登门，才可成功。”

刘备闻言，不禁喜形于色：“既然如此，还请先生指教，此人尊姓大名，出身何处？”

“此人生于琅琊阳都（今山东省，沂水以南），他乃是汉朝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其父名叫诸葛珪，曾任泰山郡丞，但英年早逝。之后，他便跟随叔父诸葛玄生活。其后，他又和弟弟来到隆中，居于草庐，时而耕作、时而读书，喜好吟诵《梁父吟》。在其所居之地，有一道山冈，人称‘卧龙冈’，因此得名卧龙先生。此人名叫诸葛亮，字孔明。当今天下，可谓奇才者，只有此一人。”

“啊！刘某确有印象。”刘备忽然长吐了口气，接着说道，“刘某忽然想起一事。当日水镜先生司马徽曾经提过，卧龙凤雏，二者得其一，便足以得天下。刘某当时再三追问，那卧龙、凤雏究竟是何人，他却只是笑而不答。莫非先生所说的诸葛孔明，便是其中一人吗？”

“正是，他便是卧龙先生。”

“那么，先生可是那位凤雏吗？”

“非也，非也！”徐庶连忙摆手，“凤雏乃是襄阳的庞统，字士元。徐某不才，尚不配有此称号。”

“刘某如今才解开有关卧龙、凤雏之疑。啊！我竟如此孤陋寡闻！如今才知道，我身边这片山河之中，竟有如此大贤之人！”

“主公若要请得诸葛亮，务必亲自前往才是。”

徐庶再三嘱咐，这才拱手拜别，快马加鞭，直奔许都而去。

第二十三章 诸葛一族

孔明兄弟，即诸葛氏一族，在以后蜀、吴、魏三国鼎立之时，各司其职，意义重大。因此，在此很有必要介绍一下诸葛氏一家以及诸葛亮之为人。

关于诸葛亮的家系背景，毕竟已有一千七百多年，难免有些偏差。但我们仍能从众多线索中，得其所详。

按先前徐庶对刘备的介绍，便先从他们的祖先诸葛丰说起吧。

诸葛丰曾在汉元帝时期，担任司隶校尉之职。他性格刚直，凡触犯律法者，即使是特权阶级，也绝不宽赦。

有一个故事，足以证明他的正直不阿。

元帝时期，有个外戚许章。他恃宠而傲，毫不把律法放在眼中，整日为非作歹，无法无天。诸葛丰痛恨其跋扈的行为，誓要让他领教国法之威。

有一次，许章又触犯了国法。诸葛丰身为司隶校尉，立刻下令将其捉拿归案。他亲自带人去抓捕，但许章见势不妙，立刻躲到宫里。

许章仗着皇帝的恩宠，以为可以躲过一劫。但是诸葛丰却毫不为之所动，他执意将其捉拿归案，因此招致天子不悦，被贬为城门校尉。

其后，又因诸葛丰对作奸犯科的达官显贵毫不纵容，于是遭到排挤，最终被贬为一介平民，告老还乡。

诸葛丰的回乡之地是否为琅琊，如今已不可考。但到诸葛珪一代，

已在山东琅琊郡的诸城县至阳都（今山东省，沂水以南）成家立业。

汉人中鲜有复姓，因此诸葛这个姓氏，或许来源于单姓“葛”。

有一种说法，是这个家族原本为单姓“葛”氏，在他们从诸城县迁徙到阳都县时，为了有别于阳都大户“葛”姓家族，便在姓氏前加上原住地诸城县的“诸”字，改为“诸葛”这个复姓。

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曾任泰山郡丞，当时的家境相当不错。

诸葛亮这一辈有兄妹五人，三男两女。诸葛亮为次子。其长兄诸葛瑾早年曾赴洛阳的太学游学。其间，生母去世，父亲又续弦。

可没过多久，诸葛珪也撒手人寰，只留下继母抚养几个子女。而诸葛亮年仅八岁。

“这可如何是好？”

诸葛亮的继母章氏拉扯三名幼子，正在走投无路之际，幸好长子诸葛瑾从洛阳游学归来。他告诉继母如今洛阳大乱，还建议道：“此时各处动乱，不知何时能休。此番黄巾造反引得各州大乱，战火也烧到了洛阳。如今整个中原一片兵荒马乱，我们不如一路向南，去投奔江东的叔父为佳。”

诸葛瑾不像寻常秀才一般刻板。此人十分忠厚，孝养继母如同亲生母亲一般，因此广受世人赞誉。

人都是趋吉避祸的，倘若遭遇战乱，便会逃向没有战乱的地方；遭遇饥馑和洪灾，便逃向没有灾难的地方求生。中国大陆幅员辽阔，百姓已经惯于如此流离漂泊的生活。

“我们去南方吧！”

当诸葛氏一家从华北向南方逃难时，正值黄巾之乱后。当时社会动荡，战祸频仍，谁也难以预测战乱将何时平息。

“逃到南方去！”

“只有南方能活命！”

华北、山东一带的农民，纷纷拖家带口、挑着行李，如同洪水决堤一般涌入江东地区。年仅八岁的诸葛亮，一路之上目睹了灾民流离失所、饱受煎熬的悲惨生活。这些情景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少年之心。

“难民是何等凄惨啊！为何人民的生活如此之凄苦？莫非他们生而为人，就是要遭受苦难吗？该如何才能让大家过上幸福生活呢？”

诸葛亮八岁，正值学习史书、经书的年纪。他时常思考：“这世间本不应如此。若有一名伟人出现，则茫茫苍生便会得以拯救。人民将不再绝望，百姓将不再寂寥。正如天之有日月，人间也必现英雄。只叹如今世上不见伟人，只落得小人结党、万恶俱出、一片大乱。成千上万的百姓实在可怜，他们流离失所，不知所终。”

在少年诸葛亮的心中，已不知不觉地酝酿出拯救万民的伟大理想。

此次南下逃难，以大哥诸葛瑾为首。诸葛瑾虽然刚从太学毕业，如今已成为一家之主。他侍奉着继母，提携着弟妹，以一辆破车载上全部家当，在几名仆从的护送下，踏上了逃亡之路。他们混杂在难民之中，夜以继日，翻山越岭，一路南下。

逃亡之路是何等的艰辛，各种危险也时刻威胁生命。灾民们不仅遭受风霜雨雪的暴虐，还时常被野兽毒虫所威胁。

在这样的逃亡道路上，十三四岁的长兄诸葛瑾，八岁的诸葛亮，以及幼小的弟妹，在艰苦之中磨炼出卓越的生存能力。

同为难民，普通人家的子弟也经历了同样严酷的生存环境。但若本身不具备一定的禀赋，这些磨难对于很多人来说，只不过是一段艰难的生活。而对诸葛氏子弟来说，他们因为这一段历练，在日后的生活中，更加具备了克服困难的品质和奋发向上的能力。

一路南行，历经磨难，他们终于抵达江东，投靠了叔父诸葛玄。此时已是初平四年[(11)]的秋天，即董卓在长安遇刺引起大乱的第二年。大约半年之后，叔父诸葛玄需迁往荆州，到刘表手下赴任。

诸葛亮和弟弟诸葛均便随叔父一家同行，一起迁往荆州。此时，长兄诸葛瑾便借机提出：“我也到了成家立业之时，该去做一番事业了。”

于是，诸葛瑾告别了叔父，带着继母章氏一道，扬帆南下，前往东吴之地去施展抱负。

在当时，凡是怀抱远大理想的年轻人，都以南方为目标，认为那里充满着希冀和热情。

汉族人民为了躲避华北的战乱，迁移到了南方。他们舍弃了北方丰富的物产资源，来到南方的土地上，重新开始耕耘。

在南迁的难民之中，绝大多数是下层老百姓，但也不乏诸葛一家这样的士大夫知识阶层。他们南下之后，择地而居，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新的文化也应运而生。他们主要分布在南方的沿海地区，如江苏、安徽、浙江；长江沿岸的荆州（今湖南省、湖北省）和益州（今四川省）等地。

诸葛瑾陪同继母，一路远下江南，正是因为他对东吴的发展充满信心。这也是他作为一个知识青年睿智的前瞻。

前文有表，诸葛瑾来到东吴的第七年，正值孙策亡故，孙权继任为新君。他得到鲁肃的荐举，投到孙权门下，走上仕途。

另一方面，诸葛亮和弟弟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及其一家迁移荆州。他们的命运却和长兄诸葛瑾大相径庭。他们原以为日子会一帆风顺，但是生活的坎坷却不断考验着他们，让少年诸葛亮不断成长。

“荆州这个城市很大，有不少新事物值得你们去见识和学习。叔父与荆州太守刘表交往甚好，因此此番乃是受刘表相邀，前去从仕。到了那里，我们会住到刘表所赐的深宅大院。你们身为臣子，年纪尚轻，时刻要留心谨言慎行。”

叔父和叔母一再叮嘱，少年诸葛亮的心中更是雀跃无比。他十分期待在荆州的新生活。对于那里的风土人情，他更是迫不及待想去体验一番。

但谁料他们来荆州不到一年，叔父诸葛玄便又接到了刘表的命令：“原豫章太守周术病故了，你去替我管理那里吧！”

诸葛玄只得领命前往豫章。

他此任为豫章太守，可以说是得到了提拔。但当诸葛玄抵达南昌后，才发现当地民风彪悍，百姓不服从这位新太守的管理。一些地方的反对势力相互勾结，还扬言道：“诸葛玄又不是正经的朝廷命官，我们凭什么要听他的！”

诸葛玄初到豫章就面临一片反对之声。

另外，还有一个叫朱皓的人，他自称持有朝廷的委任状。于是他公然挑衅，还抢先入城，坐上了太守之位，导致诸葛玄竟无处落脚。

两人之战一触即发。

“我乃豫章太守！”

“不对！我才是真正的豫章太守。”

双方先是口舌之争，后来上升到两厢抗争。

朱皓由于得到笮融、刘繇等当地豪族撑腰，势力强大。诸葛玄因此很快落败，被逐出南昌城。

少年诸葛亮和弟弟诸葛均，此时才深切地体会到战争的残酷。

他们和叔父一家在乱军中逃出城去，屯住在城郊，准备东山再起。不料一夜，当地村民突然夜袭，叔父诸葛玄壮志未酬，便命丧当场。

诸葛亮只得一面安抚年幼的弟弟，一面逃跑。乱军之中，他们与叔母等人失散，后来才得知他们也遇害的消息。

此时，颍川的大儒石韬，在游历各国后正来到了荆州。

荆州、襄阳等地历朝历代皆盛行好学之风。当时的各位文人儒者，又在重新解读儒学，阐释新意，以此探索当时的军事、法律、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所谓林泉之处，必有百鸟群集。因此，许多学者和名士因仰慕荆襄的学风而齐聚于此。颍上的徐庶、汝南的孟建等人便是其中之翘楚。

自从叔父遇害之后，诸葛亮无依无靠，饱尝人间艰辛。于是他也投

到石韬的门下。

“师傅在上，请收我为徒吧。”

诸葛亮拜师时，年仅十七岁。

第二年，石韬到附近的诸国游学。一路随行的弟子中，便有十八岁的白面书生诸葛亮，有胸怀一剑志在天下的徐庶，还有温厚笃学的孟建。

孟建和徐庶都比诸葛亮年长许多，论做学问也远在诸葛亮之上。但他们十分器重诸葛亮，觉得他的学识非凡，将来必定成为一个好秀才。

在他们眼中，诸葛亮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秀才，但诸葛亮之才远胜于此。在石韬的门生之中，诸葛亮的才学出类拔萃，无人能及。而且随着他逐渐成长，他的睿智才能日渐突出，与世上的秀才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诸葛亮在二十岁时便离开了石韬的学府。他渴望求学，却难以忍受死记硬背的读书，于是便选择了离开。

之后，究竟该何去何从呢？

诸葛亮最后决定隐居在襄阳西郊的一间草堂之中，和弟弟诸葛均一起半耕半读，以此为生。

他过着名副其实的晴耕雨读生活。

“这个年轻人实在太老气了吧？”

“他年纪轻轻的，怎么便开始隐居生活了呢？”

“怕不是他装样子给别人看的吧？”

“诸葛亮不过是个沽名钓誉之徒罢了。”

诸葛亮的同门都嘲笑他，久而久之，其他原本赏识他、尊敬他的人，也都渐渐远离。

到了最后，经常光顾草庐探望的，只有徐庶、孟建等几个人。

从襄阳城里到诸葛亮在隆中的住所，只需往郊外行走二十里。

隆中可谓山清水秀，别有天地。汉水从西北高地蜿蜒而下，在桐柏山脉与淯水汇合，穿过华中平原，人称沔水。其西南岸边，是一座以襄阳为中心的古城。

天气晴朗的时候，从他家门口便能一览大江风貌和整座城市。他的草庐位于隆中的一个半山腰上，屋后有一座山，名叫乐山。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

白天，人们经常能在田陇之中听到这样的歌谣。这并不是当地的民谣，而是古时山东地区流行的曲调，也便是诸葛亮的故乡齐国的民歌。

唱歌之人或是拿锹锄地的诸葛亮，或是割豆摘荚的弟弟诸葛均。

一天，诸葛亮的故友孟建突然来到他家造访。

"我近来想要返回故乡了，今日特来告别。"

诸葛亮凝视着学长，不解地问道："你为何想到要回故乡呢？"

"我此番返乡原因无他，只不过觉得如今襄阳的生活过于平淡。和那些名门望族之士终日厮混，研究学问，批评政治，这样的生活于我来说太过悠闲了。我这一介书生近来思念故乡汝南，返乡不过是聊以慰藉思乡之情吧。"

诸葛亮听后，摇头说道："人生短暂，如今你尚未度过半生，怎么会如此消极，竟生退意呢？你只道襄阳如今平静，可又能保几年太平？莫非百年之中都会一直平安无事？至于你的北方家乡，那里旧时的门阀割据，有多少官吏、士大夫都在蝇营狗苟地钻营，企图出人头地。而像

你这般寻常书生，毫无背景，又岂能有安身之地呢？依我之见，你不若留在南方，在这片新天地里慢慢等待时机吧！”

孟建虽稍年长于诸葛亮，在学问上也算前辈，但他听闻诸葛亮一席劝告，深受启发。他若有所悟地说道：“此言有理！我确实不应该返乡。人不能只看到眼前的不如愿，而若想做到居以观动、静中思变，却实属不易啊！”

说罢，孟建兴冲冲地起身离去。

孟建走后，便四处替他宣扬，诸葛亮便名扬于襄阳的名士之中了。

襄阳名士，以及一派文人学者，如崔州平、司马徽、庞德公等老前辈，都十分赏识诸葛亮的才华。河南名士黄承彦更是对诸葛亮推崇备至。他曾说道：“老朽若为女儿身，定非他不嫁！”

有人闻言，便主动做媒，成就好事。黄承彦的女儿终于许配给诸葛亮为妻，也算是实现了黄老先生的夙愿。

这位黄家小姐生得并不十分美丽，相貌与父亲十分相似。但是她出身名门，淑贞温雅，知书达理，无可挑剔。

“诸葛亮娶了个丑媳妇！”

有人嘲笑诸葛亮竟娶了一个丑妻，但诸葛亮却与新婚妻子非常恩爱。两人举案齐眉，琴瑟相合，倒也是一段良缘。

诸葛亮和妻子在隆中，过了几年平淡恬静的日子。

诸葛亮身材修长挺拔，玉树临风，在汉人中是少有的白皙俊秀。

一天，诸葛亮和一群朋友聊天。

他坐在朋友中间，以手抚膝，怡然自得。他一边听朋友们各抒己见，互相争论时局、志向，一边面带微笑。忽然，他开口说道：“你们几人若是从仕，至少可以做到刺史或者郡守的职位。”

一个朋友立即反问道：“那你呢，你觉得你能做到什么官职？”

“我么……”

诸葛亮笑而不答。

对于他来说，志向并非于此。无论是做大官、当学者还是光宗耀祖，都非他之所愿。

他十分向往两个人，一位是春秋的宰相管仲，另一位是战国的名将乐毅。诸葛亮自视甚高，心中暗想：“亮之文武才干，只有此二位高贤可比。”

乐毅是战国时期的燕国一代名将，曾助燕昭王指挥五国的兵马，攻陷齐国七十余城；管仲在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以富国强兵之策，称霸于列国，被齐桓公推崇为仲父，乃是一位大政治家。

如今的时局纷乱，不亚于春秋战国时期。

年轻的诸葛亮心中暗忖：“管仲、乐毅，今在何处？”

他又想：“舍我其谁？我虽不敏，但放眼天下，舍我其谁？”

于是诸葛亮不断修身养性。

诸葛亮心在天下，因此更加爱惜自己。他不断鼓励自己，要在世间有所作为。

这些心事他未曾说出口，只是默默抱膝沉思。但是，从他深邃的双眸中，显露出非凡的气概。

诸葛亮也常常会登上自家屋后的乐山，远眺一片广袤大地。

他的兄长诸葛瑾当时已在东吴从仕，吴主孙权的势力日益显赫，在南方如日中天。

而北方却依然暗无云天。自从袁绍死后，曹操愈发威震八方。但是，那些河北之民，是否对曹操真的心悦诚服？

益州位于巴蜀的腹地，似乎尚处于政治风暴圈之外。益州被茫茫的密云所隔，长江之水从巴山蜀峡飞流而下。此处目前还算风平浪静，但

早晚有一天，也会遭到溯流而上的群鱼觊觎。

“在此处观瞧，我如今所处之地，正位于几方势力的交界之处。荆州地处大陆的中央，但是能够掌控这个中枢之地的究竟会是谁？荆州刘表不成气候，若论学林宦海，此人皆难成大器。会不会有神人从天而降？或者会不会有豪杰出现在世上呢？”

诸葛亮沉浸在思绪之中，不知不觉天色渐晚。他便轻声哼唱《梁父吟》的曲调，俯瞰点点灯火，走下山来。

时光飞逝，光阴荏苒。此时是建安十二年[(12)]，诸葛亮已经二十七岁。

正是这年秋末，刘备从徐庶处听到诸葛孔明的介绍后，决定前去拜访诸葛亮的草庐。

第二十四章 卧龙冈

再表徐庶，他与刘备告别之后，策马疾行。

“骨肉分离，亲人离别，自然痛断心扉。但身为一介男儿，君臣之别也同样令人肝肠寸断！徐某今日别离主公，真正是痛彻心扉，难以自持！”

徐庶一边打马飞奔，一边思念主公刘备的恩情，忍不住屡屡回望。但他一想到母亲尚被囚禁在许都，又心头焦灼，恨不得飞奔到母亲身边。

徐庶一路上心如刀割。

他忽然又想起一事，心中焦虑。临行时他向主公荐举了诸葛亮，想必近日主公便会前去拜访。只怕诸葛亮自视清高，不肯轻易出山。

“诸葛亮这个人不见得能轻易出山啊！”

徐庶想到此处，深感责任重大。他苦苦思索，该如何帮助主公。

“我不妨就亲自跑一趟隆中，也无须绕道，还能顺便和诸葛亮道别。主公要请他出山，我也该前去打个招呼才是。”

徐庶暗下决心，拨马改向襄阳的西郊奔去。

行不多时，徐庶便来到卧龙冈前。此山冈形似卧龙，因此得名。

徐庶打马来到山冈之上。虽说他许久未曾来此处，但见到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砂一石都十分熟悉，如同旧友重逢。

此时正值深秋时节，满山红叶尽染，一派美景在前。诸葛亮的草庐似乎鲜有客人来访，满院都落满了红叶，无人打扫。徐庶下马，叩击柴扉，大声叫门。

但是院中静寂，并无人应答，只听到沙沙的落叶之声。

徐庶在门外伫立片刻，侧耳听到一个童子的歌声：

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

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

徐庶忙叫道："喂！童子，快开门！先生在家吗？请通报一声徐庶来了。"

他高喊几声，但童子似乎未曾听见，继续唱道：

荣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

南阳有隐士，高眠卧不足。

童子一边吟唱，一边抬头仰望树上的鸟巢。得意之间似乎听到门外有人说话，他才意识到有客人来了。

"咦？谁来了？"

童子跑去打开柴扉，见到门外站着徐庶，便打起招呼："原来是元直先生来了呀！"

徐庶一边将马匹系在旁边树上，一边问道："先生在家吗？"

"在啊。"

"是在书房吗？"

"是呀。"

"你刚才唱得不错。"

“元直先生也变样子了！你的佩剑、衣袍，还有这马鞍都好漂亮！”

徐庶被童子如此打趣，不禁一窘，连忙走上小径。他想起自己当年一袭破衣、一把孤剑的落魄模样，如今却要一身华服去见简朴的主人，心头不免觉得有些尴尬。

童子在一旁煮茶，宾主二人在书房落座。

徐庶开口说道：“不知不觉，竟已到了深秋。”

诸葛亮又如常一般，抱膝而坐，微笑开口：“是啊。我已经砍了很多柴薪，准备好过冬了。”

诸葛亮见徐庶几次欲言而止，便率直地问道：“徐兄，你今天前来，是否找孔明有事相商？请直言相告。”

“这个嘛，”徐庶这才开口说道，“其实，徐某有一事未及告诉先生，此前我已经投奔了新野的刘备。”

“哦？”

“家母原本住在乡下，谁料近日却被曹操软禁在许都。我接到家母托人送来的手书家信，信中说如今她孤苦伶仃，希望我能陪伴左右。徐某迫不得已，只得向主公告假，赶去许都探母。”

“这不是一件好事吗？你如今做官，功名利禄皆唾手可得，探望令堂也是应该的。”

“徐某此番前去探母，临别之际特来告别。另外还有一事相求，不知先生能否答应？”

“何事请讲。”

“是这样的。徐某一向推崇先生，因此今日主公相送之时，我特意向他荐举了先生，告诉他隆中有一位大贤人在此隐居。我想过不了多久，他便会登门造访。我以一个老友的身份恳请先生，能够应他之邀出山，不知可否答应？”

若论年龄和学力，徐庶算是诸葛亮的前辈。但如今他张口闭口尊称

诸葛亮为先生，表明他态度诚恳，推崇有加。但徐庶也十分清楚，若想让诸葛亮应允此事绝非易事。因此，他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服诸葛亮接受自己的推荐。

可谁知，刚刚还在低垂双眼，微笑倾听的诸葛亮，却勃然变色道："徐兄，你是要拿孔明做祭品不成吗？"

诸葛亮起身，拂袖而去。徐庶愣在当场，一时不知所措。

祭品？

他突然想起了一则故事。

古时候，有位国君想延揽庄子，便派使者前去，以厚币迎之。庄子如此回复道："你可曾见过祭祀用的牛吗？牛身上披着华丽的首饰锦铃，并饲以美食。但一旦被拖上大庙祭坛的时候，牛不是被刀斧砍得鲜血横流吗？"

徐庶心中觉得愧对诸葛亮，虽然他毫无将这位多年挚友当作祭牛出卖之意。但见对方因为自己的言行感到不悦，心中难免懊悔不已。

"唉！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再次登门向他道歉。"

徐庶只得黯然离去。出门之时，只见天色昏沉，枯叶飘舞，看来隆冬将至。

徐庶一直赶路，历经风尘，待他抵达许都时，已是寒冬时分。时为建安十二年[13]的十一月。

徐庶抵达后便直奔丞相府而去，请求面见曹操。曹操闻讯，立刻命荀彧、程昱隆重迎接。第二天，曹操又亲自接见了徐庶，他亲切地说道："阁下便是徐元直徐先生吗？令堂大人目前平安无事，敬请放心。"

"徐某感谢丞相的大恩大德。"

徐庶躬身拜谢，接着说道："请问家母如今身在何处？徐某只盼望能尽快母子团圆。儿子不孝，远道而来，请丞相恩准我能尽快给母亲请安。"

曹操频频点头，表示同意：“令堂由程昱看护，日夜无忧。老夫得知先生抵达许都，便已命人将令堂迎入丞相府，你们稍后便能重逢，一起叙谈家事，尽享天伦。老夫只盼你们能够母子团圆，先生能一直在令堂身边尽孝，以尽人子之道。若有得闲，老夫愿能偶尔聆听先生的高见。”

“承蒙丞相的厚爱，徐某愧不敢当。”

“老夫请问先生，像你这样的贤士，既孝心诚笃又达见高明，为何会委身于刘备门下？”

“不过是机缘巧合罢了。徐某当年流浪街头，在新野巧遇刘备，便被招揽过去的。”

曹操和徐庶二人寒暄了一番，徐庶便告辞，前往后堂拜见母亲。

“她就在此，请先生进去吧。”

带路的侍从用手往里一指，便告退了。徐庶见后堂一角有一栋华屋，想到立刻就能见到母亲了，顿时热血沸腾，心跳不止。他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前去，拜伏在堂下，喊道：“母亲在上！不孝孩儿徐庶，前来给您请安！”

徐母闻声，颇感意外地抬头，发现儿子正跪在门外。

“哦？外面可是元直吗？为娘听说你不是在新野刘备那里做事吗？为娘闻讯，甚是欢喜。你如今为何跑到许都来了呢？”

“咦？母亲说得哪里话来？不是母亲专门托人捎信给我，要儿子前来许都陪伴吗？儿子一接到书信，便立刻向主公请辞，日夜兼程赶到此处。”

“一派胡言！为娘养了你三十多年，难道你还不了解吗？我怎么会给你写信，让你前来陪伴？”

“可是，这信里难道不是母亲的笔迹吗？”

徐庶心中惶恐，连忙掏出之前在新野收到的家书，递与母亲。徐母接信一看，立刻勃然大怒。她正色怒叱儿子道：“徐元直啊徐元直！你

自幼研学儒学诗书，成人之后又在外流浪。十几年来尝尽人间疾苦，仍不忘克己求学，修养作为。这些为娘都看在眼里，暗中替你高兴。但不曾想到，接到一封家书，你竟然不辨真伪，便急匆匆抛弃明君跑来许都。你说，你可是做错了？”

“什么？难道这封信并非您亲笔所书吗？”

“为娘知道，若论尽孝，你是个大孝子，双眼澄清；但若论尽忠，你却是个如此盲眼之人！如此修为，你也不过是个半盲之人，分不清真伪。那刘备乃是帝王之胄，身具英才，受到万民的仰慕。你能为如此仁君效力，乃是你最大的福分，也是为娘的骄傲！为娘只希望你能尊崇忠义，可如今……唉！……你如此弃明投暗，岂不是一介匹夫！”

徐母越骂越生气，忍不住悲从中来，躲到帘后啜泣。

徐庶听到母亲的训斥，心中羞愧难当。他心中追悔莫及，只恨自己当初未曾查明家书的真伪，便贸然回来。他只得长跪在堂外，久久不敢抬头。突然，他听到堂中传来一阵异响。待他急忙冲进堂中，才发现徐母已经自缢身亡。

“母亲！母亲！”

徐庶紧抱着母亲逐渐冰冷的尸身，恸哭不止，当场昏厥过去。

在寒风呜咽中，许都郊外的南原上，建起了一座豪华气派的坟冢。这是曹操特为抚慰徐庶，厚葬徐母的一份礼物。

第二十五章 拜访孔明

一别徐庶，刘备总觉得心中空落落的。

一连数日，他整日浑浑噩噩，痛苦难捱。这时他忽然想起一事，连忙召集身边的文武群臣，一起商量：“徐庶临行前，曾向我举荐贤人诸葛亮。我打算前去请他出山，不知大家以为如何？”

这时，忽有守城卫兵前来禀报，“城外来了一位老人家，让我们前来通禀，说是要见主公。”

“来者何人？”

“他头戴峨冠，手拄藜杖，须发皆白，肤如桃花。属下看起来，此人的气度风范不似寻常老人。”

“莫非是诸葛亮亲自登门？”

有人猜测道。刘备也觉得有此可能，连忙亲自赶到门外迎接。出去一看，却发现来者竟是水镜先生司马徽。

“先生驾到，刘某有失远迎，快请进来！”

刘备兴冲冲将司马徽迎入堂中。他一再感谢水镜先生上次的留宿之恩，又说道：“刘某一直想再去拜望先生，怎奈军务烦身，一直未能成行。今日先生大驾光临，刘某实在心中欢喜得紧啊。”

司马徽微微摇头，说道：“不打紧的。老朽此番前来也是顺道，听说徐庶投奔到此处，便想来看看他。”

“您说徐庶吗？实在不巧，他几日前刚刚离开。”

“哦？他去哪了？”

“徐庶说，他接到了母亲的书信，如今徐母被曹操软禁在许都，他只得前去探母。”

“这就怪了。他的母亲既然被软禁起来，怎么还能送来书信？老朽实在想不通。”

“莫非先生觉得此事可疑吗？”

“老朽倒是认识这位徐老夫人，她可是一位世上难得的贤母。徐老夫人绝不会写出如此愚蠢的书信，叫儿子去许都的。”

“难道那封家信是伪造的不成？”

“老朽觉得，极有可能那信是假的。唉！只可惜若是徐庶不去，徐母尚可平安无事。倘若徐庶当真去了，徐母必然性命难保啊！”

“竟有此事？对了，水镜先生，刘某还有一事相问。在徐庶临行之际，他曾举荐隆中的贤人诸葛亮。可惜当时时间仓促，刘某不及细问。不知先生是否知道此人？”

“哈哈哈！”司马徽大笑道，“徐庶他走就走吧，何必多此一举呢？这个人啊，竟给别人找差事，真能添麻烦。”

“您是说给谁找差事？”

“自然是诸葛亮了！若是他真的离开这里，我们这些道友可就寂寞不已了。”

“您所说的道友都是谁呢？”

“我们这些道友不外乎博陵的崔州平，颍州的石广元，汝南的孟公威，还有徐庶等人，总共不到十人。”

“这些个个都是知名之士。唯独诸葛亮这个人，刘某从未听过。”

“诸葛亮原本就厌倦名利。他珍惜声名，宛如穷人怀揣珠玉一般。”

“那么在这一众道友之中，诸葛亮的才学排列几等？是上等还是中等呢？”

“若论才学，诸葛亮的学问不可妄论高低。他胸怀雄才大略，对于任何事都能抓住关键，解决难题。”

司马徽说罢，拄着藜杖站起身来说道：“老朽告辞了。”

刘备连忙起身，一边挽留一边继续问道：“为何以荆州襄阳为中心，这块地方会有那么多的名士贤人聚集于此呢？”

司马徽原本拿起藜杖，准备离开。听到刘备这个问题，他便忍不住滔滔不绝地说道：“众多贤人名士聚集此地，绝非偶然。从前有个人名叫殷馗，此人精通天文，熟悉占卜之术。他根据星辰分布，曾经预言此处必为贤人之中心。如今还有许多当地的老人记得此事。你看，此处不仅位于长江的中游，又位于几方势力之交界，占尽天时地利。时事动迁，此地也必将汇集众多有识之士。他们有的在此静观时局变迁，有的潜心修学，有的则胸怀大志。这世事变化，皆在众人的眼中。”

“此言有理。刘某听闻先生一言，才更清楚如今所处之地的意义。”

“既然你能够清楚自己周遭的环境，便踏出了迈向成功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你之所以会来到此处，并非自己意志的驱使，也非他人的邀约，而是大环境使然。你只不过是顺应着时代潮流，漂泊至此。这究竟是天意，还是偶然呢？在这片土地上，充满阳春之气，百花竞放，争奇斗艳。你难道感受不到这块土地中所蕴藏的生命力吗？你难道体会不到这蓬勃的生机吗？你的浑身热血难道不因此而沸腾吗？”

“是的！刘某确有所感。我时常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在备受煎熬，浑身痛苦不堪，甚至有时坐立不安。”

“好！好！”司马徽又呵呵笑道，“只要你能感到痛苦，其他的便不再重要了。你就继续努力吧！”

“先生留步，刘某还有一事请教。刘某想去隆中拜访那位贤人诸葛亮，但听说他自比管仲、乐毅，不知他是否真如管仲、乐毅那般了得

呢？”

“那是自然！诸葛亮绝不会过分评价自己。依老朽以为，他上可比兴周朝八百年盛世的太公望，下可比旺汉朝四百年基业的张子房，而且他毫不逊色！”

司马徽边说边走下台阶，他向刘备拱手告别。无论刘备如何挽留，他只是一笑了之，口中长叹：“卧龙啊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

司马徽哈哈大笑，飘然而去。

刘备不由得长叹。他觉得，既然像司马徽这样的高士都如此盛赞诸葛亮，那此人必定是蛰伏在深渊中的蛟龙。他决心尽快前去拜访诸葛亮，每日都对周围的人反复提起此事。

终于有一天，他忙中得闲。于是带着关羽和张飞，轻车简从，一路往隆中而去。

一路之上，冬日的田园景致令人心旷神怡。刘备心中充满期待，看到如此美景更是觉得心旷神怡。他们往郊外的村道上行走了几里路，忽闻唱歌之声。这歌谣是由田畦、菜园间劳作的农夫所唱，歌词中唱道：

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

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

荣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

南阳有隐士，高眠卧不足。

刘备勒住缰绳，向一位农夫打听此歌的作者。农夫立即答道：“这是卧龙先生写的歌谣。”

“你说这是卧龙先生写的歌谣是吗？”

“正是。”

“敢问卧龙先生家住何处？”

“你看前面山南，有一条山冈，那里就是卧龙冈。在山冈的低洼处有一片树林。走入林中，便可看到卧龙先生的草庐了。”

农夫详细地指了路，便低下头去，继续耕种。

“这一带的百姓，果然与众不同。”

刘备不禁对左右随从感叹一声。一行人继续前行，走了三四里路，便顺着乡间的小道来到了山冈下。

一路之上，景色宜人。冬日树梢，枝丫直上天，露出一片蓝天。虫鸣鸟啼，分外婉转。微风轻拂，小溪淙淙，一株巨松迎客而出，枝叶迎风飒飒作响。一行人踏在山坡之上，一会儿走在林荫小路，一会儿渡过小桥流水，沿路美景，美不胜收。这一路之上，虽然山路颇长，但他们身处美景之中，竟忘却了上山的疲惫。

“大哥，那边有一座草庐。”

关羽发现了草庐，立刻指点前方。刘备点头，下马信步而行。

走了几步，便见到一个竹篱笆围绕的小院。小院的柴门处有位童子，他正在逗一只小猴。小猴见到有生人前来，立刻跳上高枝，不停地吱吱叫着。

刘备上前，轻声问道：“童子，请问这里是诸葛先生家吗？”

“嗯。”

童子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哼了一声。他又瞪着枣子般的大眼睛，盯着刘备和身后的关羽、张飞等人。

“我有要事求见，烦请通禀一声。就说我是朝廷的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新野刘备，字玄德。特来拜访先生。”

“你说慢点！”童子突然开口，“你说得太长了，这些我可记不住。请再说一遍。”

“好的，这名号确实有些长了。那你只要说新野刘备来访即可。”

“真是不巧！我家先生一早就出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请问先生到何处去了？”

“这我可不知道。先生向来行踪飘忽不定的。”

“那他何时归来呢？”

“那可说不准。有时三五天，有时十多天也不一定吧。”

刘备闻言，十分失望。他失落地站在草庐之外，伫立良久。张飞见状，只得好言相劝：“咱们找的人既然不在家，那便赶快回去吧。”

关羽也策马上前，安慰道：“正是。我们下次不妨先派人来打探先生是否在家，再来也不迟。”

刘备原想一直在此等候，直到诸葛亮回来。但见两位弟弟催促，只得请小童代为转告，这才黯然离开了卧龙冈。

下山之时，刘备沿路观察，只觉得此处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清澈。松竹茂盛，猿鹤相嬉，好一派山清水秀的景致。刘备不禁赞不绝口，流连忘返。

来到山脚下时，他们迎面忽见一人。只见他身着青色布衣，头戴逍遥巾，正拄杖上山。

待走近一看，便发现他眉清目秀，一副高士之风。初见此人，便如同得见空谷幽兰一般，馨香四溢。刘备心头一动：“莫非此人便是诸葛亮吗？”

刘备一念至此，便立刻下马，紧走了五六步上前。

这位乌巾青衣的高士，见刘备突然下马上前，又向自己殷勤施礼，不禁吓了一跳。他驻足问道：“请问阁下可有事吗？在下似乎与您并不认识。”

刘备恭敬地说道：“在下刚去拜访先生的草庐，不巧先生不在家，只得怅然而归。没想到竟能在此与您相遇，真是不胜荣幸。”

青衣高士仍一脸不解地问道："您恐怕认错人了。敢问将军的大名是？"

"在下是新野的刘备。"

"哦！原来是刘大人。"

"请问您就是诸葛先生吧？"

"非也，非也！我和他比，如同乌鸦与灵鸟之别。"

"那您是……"

"我是诸葛亮的朋友，博陵的崔州平。"

"哦！原来是诸葛先生的朋友。"

"崔某久仰将军的大名。不知您今日如此轻车简从，突然造访他的草庐，有何贵干？"

"也罢。我们正好叙谈一番。那边有块大石，我们坐下来说吧。"

于是，两人坐在路边大石上，说起话来。

"刘某此番拜访诸葛先生，志在寻求治国安民之策，想请他指教一二。"

崔州平忽然仰天大笑："这本是件好事。不过依崔某所见，您似乎不懂得治乱之理。"

"哦？不知阁下有何高见，刘某愿闻其详。"

"若蒙将军不弃崔某仅为一介山野儒生，出言不逊，在下便斗胆一言。自古以来，治乱无常。治之极则生乱，乱之极则入治。于今而论，自光武中兴以来，至今已有二百多年，可谓是太平盛世。但如今四处动乱，遍地干戈，战鼓冲天，这岂不是治极生乱之时吗？"

"不错。从乱兆至今，已有二十年了吧。"

“若以人的一生来讲，二十年之乱可能显得太长了。但放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之中，这二十年不过是短短一瞬，不过是暴风雨前的一阵冷风而已。”

“正因如此，刘某才愿求得贤人，救万民于水火，或者将灾难降到最低。这也是刘某今生的使命。”

“难得将军有此理想，崔某佩服。只不过这世上万物，生生灭灭终无尽头。君请看，自从这片黄土地上有了人类，历经秦汉政体，各国制度的种种转变，历史的车轮总是循环往复。万事万物，生生灭灭，此乃天理轮回。你看那大自然之中，新叶吐绿，转而变成枯叶飘落，不过是万物轮回，亘古不变的道理罢了。”

“我等是凡夫俗子，不能像高士那样冷静地观察世事。但是刘某实在不忍心眼看生灵涂炭，千千万万的百姓在水深火热中痛苦地挣扎，逃脱不了无谓流血的宿命。”

“这恐怕就是英雄自寻烦恼罢了。将军想拜访诸葛亮，难不成是要他去改变宇宙的天理吗？纵使诸葛亮能够斡旋天地，补缀乾坤，也只是枉然。战争是永恒的，不会因一人之故而消亡。况且诸葛亮亦非健壮之体，自知生命有限啊。哈哈哈！”

刘备一直听得认真，待崔州平讲完，他便深深道谢：“承蒙赐教，非常感谢！”

之后，他又言归正传，说道：“刘备今日得到先生指点，实在有幸。只是此番拜访诸葛先生不见，未免遗憾。您可知道他去哪里了吗？”

崔州平起身，摇了摇头：“崔某也不知道。我此番也是去草庐寻他的，才到这里便听说他不在家。那我也只能回去了。”

刘备也起身，邀约道：“不知先生可否愿意与在下一起回新野？刘某愿继续听取您的高论。”

崔州平摆手说道：“崔某不过是一介山野儒生，并无心追逐世上名利。就此别过，有缘再会。”

说罢，崔州平长揖告别，翩然而去。刘备也上马，离开卧龙冈，踏上归途。

途中，关羽低声问道：“刚才那位隐士所说的治乱之论，大哥当真以为是正确的吗？”

“非也！”刘备微笑答道，“他所说的，只是他们那些人以为的真理，而非天下苍生的真理。这片大地是亿万百姓赖以生存的地方，而所谓的高人、隐士，不过只有区区数人。真理岂可让他们寥寥数人玩弄于股掌之中？不过他们尽可以对理想高谈阔论。”

“既然大哥已然明了治乱之理，那为何还会任那个崔州平喋喋不休呢？”

“你有所不知。我只不过觉得，若能通过这次交谈，从中获得一言半句有益于救世济民的金玉良言，便很值得了。因此才会耐心倾听。”

“大哥听了半天，不还是一无所获吗？”

“的确，并无收获。他确实有些自己的独特见解，只不过并非我之所需。看来我只能寄希望于那个尚未谋面的诸葛亮，看看他会说出何种高论。”

回到新野后，没过几天，刘备便派人去打听诸葛亮是否在家。来人回来禀告说：“诸葛先生这几天已经回家了，但他马上还要出去。如今在草庐闭门不出。”

“那么我们今天就出发。”

刘备连忙命人备马，准备出发。

张飞走向马侧，愤愤不平地对已跨上马的刘备说道：“诸葛亮不过是个低贱的农夫，大哥何必三番五次地亲自前去？如此大费周章，倒让百姓见笑。干脆派个人去，把诸葛亮叫来不就行了！”

“不可！诸葛亮乃稀世贤人，如此举动太过失礼。刘某一定要亲自相迎才是。”

“那个诸葛亮算什么大学问家，大贤人，我可不清楚。他不过有十

几亩地，整天躲在小书斋里，不问世事。倘若这次他还推脱不来，俺老张就把他揪来新野！”

“你啊你，如此鲁莽，怎么不会吃闭门羹？你还是该多读读书，学习孔孟之道，再来发表意见吧。”

刘备又一次轻车简从，出了新野城，走向郊外。行不多时，灰蒙蒙的天空忽降霏霏雨雪。

时值十二月中旬。朔风凛冽，寒凉刺骨。雪越下越大，几乎将道路都遮盖了。

第二十六章 千丈雪

刘备一行一路踏雪前行，接近隆中的村落时，天地万物都已经覆盖在皑皑白雪之下。

随从们一步一挨，艰苦跋涉。马蹄也深陷雪地，艰难前行。

鹅毛大的雪花纷纷打落在人们的衣服上，寒意刺骨。马鼻呼出的热气，在严寒中形成阵阵雾气。马鞍上都结下了冰挂，连人们露在外面的眼睫毛上，也结起了薄薄的冰片。

“好冷啊！这大雪天出来真遭罪！”

张飞愁眉苦脸，大声抱怨。见刘备没有反应，他又凑到跟前劝道：“大哥啊！你看这天寒地冻的，咱们能不能商量一下，要不就别去了。如今又不是行军打仗，这大雪天里去找个人也没啥用，要不干脆咱们找个地方避避雪，然后就回新野，如何？”

刘备闻言，勃然大怒。他站在风雪中，怒斥张飞道：“你说的什么蠢话！你到底是不想去，还是怕冷？”

张飞涨红着脸，不服气地辩解道：“俺老张要是行军打仗，就是再冷也没得话说。可是今天这么辛苦，实在没必要。我们这么忍饥挨冻地去找人，大伙儿嘴上虽然不说，肯定也满腹牢骚。”

“我们如此雪中拜访，就是向诸葛亮表明诚意。”

“得了吧！大哥您这是剃头担子一头热。人家可不见得领您的情。这样的大雪天，人家在家正休息呢，忽然来了这么多人，说不定觉得麻烦呢？”

“谁能料到今日下大雪呢。三弟，你要是跟着我，就把嘴闭上。要是不打算去了，就自己回去吧！”

一行人来到了隆中的小村里，道路两旁是几处农舍。妇女和孩子透过大雪掩映的窗口，好奇地望着这一行不速之客。袅袅炊烟中，不时传来婴儿的啼哭声。

刘备走到村子中，看到村庄如此破败，农民如此贫困，不由得想起自己家乡涿郡。那里的农村同样破败，村民同样贫苦。

在这块土地上，有无数可怜的百姓正在承担着沉重的宿命。

正是这些贫苦的众生，激起了刘备的志向，以及他为之奋斗的信念。二十多年来，他一直被他们所激励着。

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久不遇阳春。

君不见，东海老叟辞荆榛，后车遂与文王亲。

八百诸侯不期会，白鱼入舟涉孟津。

此为何处？

是何人在唱歌？

有人正吟唱着这首令人荡气回肠的歌谣。

“嗯！这歌唱得真不错！”

刘备不由得驻马倾听。

大雪纷飞，遮人视线。刘备目之所及，皆是被大雪所覆盖的村舍。忽然，他发现旁边有一间快要倾倒的土屋，门上贴着一副对联，门前还插着酒幌。

歌声似乎是从那里传来的。虽然嗓音略微沙哑，但充满着歌者意气风发的情怀。

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久不遇阳春！

君不见

东海老叟辞荆榛，后车遂与文王亲；

八百诸侯不期会，白鱼入舟涉孟津；

牧野一战血流杵，鹰扬伟烈冠武臣。

又不见

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楫芒砀隆准公；

高谈王霸惊人耳，辍洗延坐钦英风；

东下齐城七十二，天下无人能继踪。

二人功绩尚如此，至今谁肯论英雄？

刘备听得十分入神，几乎忘了置身风雪中，竟险些被大雪所淹没。

接着，又听到另一人击桌而歌，身边的人则以筷子击碗相和。

吾皇挺剑清寰海，创业垂基四百载。

桓灵季业火德衰，奸臣贼子调鼎鼐。

青蛇飞下御座傍，又见妖虹降玉堂。

群盗四方如蚁聚，奸雄百辈皆鹰扬。

吾侪长啸空拍手，闷来村店饮村酒。

独善其身尽日安，何须千古名不朽。

“哈哈哈！”

“呵呵呵！”

唱毕，又传来一阵几乎震落梁尘的笑声。

“莫非……”

刘备心中暗忖：“这歌者之中，想必有一位便是诸葛亮吧。”

于是刘备赶紧下马，大步走进了那家小酒馆。

只见有两位居士在店中，正凭桌而饮。他们见刘备突然进来，笑声戛然而止。两人都上下打量着来人。

对门而坐的是一位老人，白面长须。背门而坐的是位壮士，正与老人对酌。此人容貌清奇，风骨高雅。刘备一时判断不出两人是什么关系，但发现他们十分亲密。

刘备连忙拱手施礼，为扰其酒兴而道歉，然后恭敬地问那位老人：“敢问您可是卧龙先生？”

“非也。”

老人摇头苦笑道。

刘备又转头问那个年轻人：“您就是诸葛先生吧？”

“不是。”

年轻的壮士也同样摆手。

接着，老人望着刘备，疑惑地问道：“请问您尊姓大名？在如此风雪天特地来拜访卧龙，所为何事？”

“恕我忘了介绍。我乃汉左将军领豫州牧刘备。此次专程拜访诸葛先生，想要向他讨教治理乱世、济世救民之道。”

“哦，您可是那位新野的城主吗？”

“正是。刘某方才路过门外，听到了两位慷慨高歌之声，以为其中必有诸葛先生，因此一时忘情才推门而入。”

“原来如此。”

两人对视一眼，然后答道："那就要让您失望了。我们二人并非诸葛孔明，而是他的朋友。我乃颍州的石广元，这位壮士是汝南的孟公威。"

刘备闻言，并不失望。因为他知道，这二人皆为襄阳一带的名士。能在此有缘相逢，他也很高兴。

刘备立刻相邀道："不知二位是否愿同刘某一道，前去拜访卧龙先生？"

石广元摇头，婉拒道："将军恕罪。我等二人只不过是山野之中的懒散隐士。您想讨教的治国安民之道，我等既不明白，也无兴趣。将军若要拜访卧龙，便赶快上路吧。"

刘备无奈，只好告别二人，走出了小酒馆。

门外大雪依旧纷纷而落。关羽、张飞和随从皆顶风冒雪，默默前行。

一行人好不容易来到卧龙冈上，站在诸葛亮的草庐门外。刘备上前敲门，问童子今日先生是否在家。

小童一指书房，说道："先生在书房里，你们自己过去吧。"

随从和马匹留在门外，刘备只带着关羽、张飞二人，踏着积雪，进入院子里面。

他们来到一间像书房的小屋外面。

小屋整个都被冰雪所覆盖，屋内静悄悄的。刘备透过芭蕉叶掩映的窗户，向屋内探望。

——果然是他吗？

他看见里面有一个年轻人，正靠在火炉边抱膝而坐。这个年轻人长得眉清目秀，似乎并不知道屋外有人。他忽然张口独自吟唱道：

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

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

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

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

刘备悄然走上台阶，候在走廊的另一端。他觉得不便轻扰，便躲在廊上侧耳倾听，却发现吟唱之声戛然而止。

刘备只好再从门缝向屋中张望，只见屋中那个年轻人竟抱着膝盖，闭目养神，睡姿宛如一个无邪的婴儿。

“先生，您可是睡着了？”

刘备只得走进屋来，张口轻声低唤。年轻人立刻睁开双眼，他见到刘备，镇静地问道：“来者何人？”

刘备立刻深施一礼，答道：“在下久仰先生大名，特来造访。此前曾得徐庶举荐，赶来草堂拜会先生，可惜失之交臂，怅然而归。今日在下再度冒雪而来，能得见先生，实在荣幸。”

年轻人闻言，慌忙起身答礼，说道：“将军想必是新野的刘皇叔吧？您是来拜访家兄的吧？”

刘备一愣：“您不是卧龙先生吗？”

“不是。我是他的弟弟。我们兄弟三人，大哥诸葛瑾如今效命于东吴孙权帐下，二哥诸葛亮，字孔明。我是三弟，名叫诸葛均。”

“哦，原来如此。”

“将军远道而来，有失远迎。”

“那么，请问卧龙先生在家吗？”

“实在不巧，家兄今天不在家。”

“您可知道他去了何处？”

“今天一早，博陵的崔州平来访，邀他出外闲游去了。”

“他们在何处闲游？”

“他们有时白天在江湖上泛舟，有时夜里借宿山寺，有时去荒僻村庄拜访朋友，有时在各处玩赏琴棋书画。他们随性而游，我确实不知去向何处。”

诸葛均望着窗外大雪，十分无奈，但也爱莫能助。

刘备长叹一声：“唉！看来我与诸葛先生竟是如此缘浅。”

诸葛均默默起身，走入另一个房间，在土炉上生火，煎茶待客。

“大哥！大哥！诸葛亮既然没在家，咱们还是赶紧回去吧。”

屋外大雪飞扬，张飞忍不住，在阶下大声嚷道。

诸葛均向刘备奉上一杯热茶，恭敬地说道：“您顶风冒雪而来，请喝上一杯热茶，休息一下吧。”

刘备并不理会张飞的催促，他喝着热茶，与诸葛均聊了起来。

“在下听说诸葛先生精通六韬三略，他是否每天熟读兵书？”

诸葛均答道：“这个我不清楚。”

“那他亲自演练过兵马吗？”

“这个我也不知。”

“除了你一个弟弟之外，先生可有门生吗？”

“没有门生。”

张飞等在门外，顶着大雪，早就失去了耐心。他又对着屋中大喊：“大哥，咱们走吧！你跟他啰唆也没意义。这么大的雪，天色也快黑了，咱们赶快走吧！”

刘备回头叱道：“你老实一会儿，等在外面！”

然后转头对诸葛均说道：“今天上门打搅，请勿见怪。既然如今风雪很大，想必卧龙先生今日也不会回来了。刘某就此告辞，改日再来。”

“岂敢岂敢。让您扑空，实在抱歉。改日待家兄回来之后，让他去新野拜访您吧。”

“哪里哪里。刘某怎能劳驾卧龙先生登门，还是我改日再来。请问能否借纸笔一用，我给先生留几句话吧。”

“这倒不难。”

诸葛均立刻取来文房四宝，摆在刘备面前。

刘备见毛笔也被冻住了，便呵开冻笔，拂展云笺，提笔写道：

备久慕高名，两次晋谒，不遇空回，惆怅何似！窃念备汉朝苗裔，滥叨名爵，伏睹朝廷陵替，纲纪崩颓，群雄乱国，恶党欺君，备心胆俱裂。

写到这儿，刘备放下笔墨，遥望窗外的霏霏雨雪，若有所思。

张飞又大声讽刺道：“大哥这是要作诗吗？这大雪天里作诗可真是风流啊！”刘备对他不予理会。他沉思片刻，举笔一气呵成：

虽有匡济之诚，实乏经纶之策。仰望先生仁慈忠义，慨然展吕望之大才，施子房之鸿略，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先此布达，再容斋戒熏沐，转拜尊颜，面倾鄙悃，统希鉴原。

汉左将军宜城亭侯司隶校尉领豫州牧刘备

建安十二年十二月吉日再拜

“写好了，请收起纸笔吧。”

“好的。”

“烦请等先生回来后，将此信转交给他。”

刘备说完，便走出门外。关羽和张飞只得默默跟在身后。

他们刚刚走出柴门，要骑马离开之时，只见送客的童子忽然向前方高喊：“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

童子迫不及待地跑了过去，刘备也连忙跟了上去。

只见在长长的篱笆尽头，一座窄溪的小桥上，正有一个老翁骑着毛驴过桥。老翁头戴暖巾，身穿狐裘，后面还跟着一个抱着酒葫芦的童子。

篱笆外一角，临溪处有一枝寒梅正在雪中吐蕊。

老翁望着寒梅，诗兴大发，于是吟起诗来：

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

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

仰面观太虚，疑是玉龙斗。

纷纷鳞甲飞，顷刻遍宇宙。

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

刘备听其歌词间蕴含着高雅的节操，以为此人必是诸葛亮。于是立刻下马上前，恭敬地说道：“刘某在此恭候多时了，先生果然回来了。”

老翁见状，甚是诧异，连忙下了驴背，还礼道：“在下是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请问阁下尊姓大名？”

刘备自知又认错人了。原来这位老先生是诸葛亮之妻黄氏之父。他忙道歉：“恕在下冒昧，我乃新野的刘备刘玄德。来此处两番造访诸葛先生，怎奈无缘得见，正待返回。不知您可否知道，您的贤婿去哪里了吗？”

“哦！老朽也是来找他的。看来今天他又不在家吗？”

老翁也露出失望之色。他看着漫天大雪，嘀咕着："来都来了，那我就去看看闺女吧。今日好大的雪，路上难行啊。"

于是，老翁告别，骑驴走进草庐。

风雪一阵紧似一阵，将道路掩盖，异常难行。刘备一行十分沮丧地踏上归程，待经过来时的那家小酒馆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刘备心想，上午遇见的石广元和孟公威二人，无论酒量有多大，此时也应已经离开了。但小酒馆里仍然热闹非凡，有不少客人在饮酒作乐，人声嘈杂。

经过门口时，他们听到里边有人敲着碗唱着歌：

莫学孔明择妇，只得阿承丑女。

歌词中说，要想选个新媳妇，莫学孔明好榜样。挑来挑去选不定，最后挑个丑姑娘。

这首歌谣是在讽刺诸葛亮的妻子相貌丑陋，遭到村中众人耻笑。

刘备刚才在小桥上偶遇了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据说当初黄老先生在嫁女之前，就曾经表示过："吾有一女，肤黑发红，容貌一般。但她才学深厚，可与君相配。"

就连亲生父亲都说女儿外貌平平，可见她长得肯定不好看。

张飞听到小酒馆里传出的俚曲之声，颇为高兴，立刻说道："嘿嘿！大哥你听，村中人把他们家里的事都编成曲子了。看来那个诸葛亮是因为不喜欢家里的丑媳妇，所以才老往外跑，不回家吧？"

刘备并不答话，面露怏怏之色，如同昏暗的天空一般。

第二十七章 三顾茅庐

一年已尽，转眼已是建安十三年[(14)]。

新野城里正在举行辞旧迎新的活动，但刘备每天都惦念着再次拜访诸葛亮的事。待立春的祭典一结束，他便立刻命人占卜吉日，斋戒沐浴三天。

他又叫来关羽、张飞，宣布道：“我打算第三次去拜访诸葛亮。”

二人闻言，皆面露不悦，同声劝阻道：“大哥，咱们前两次去拜访都扑了空。如今还要第三次去，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了。想必那诸葛亮不过浪得虚名，毫无真才实学，因此才躲着不敢相见。大哥若一再屈尊而去，岂不被世人嘲笑吗？”

“非也！”

刘备充满信心，他反问关羽道：“二弟，你熟读《春秋》，岂不知当年齐景公为了见东郭的山野之人一面，也不惜屈尊，五次寻访的事吗？”

关羽长叹一声：“大哥仰慕贤人，真有如周文王之于太公望。果然执着！”

张飞则插言道：“哼！周文王算老几？太公望又是哪根葱？咱们兄弟三人加在一起，天下谁人可比？可如今我们却要对区区一介农夫三顾茅庐，实在是太抬举他了。依我看，大哥想见诸葛亮还不容易嘛，一条麻绳就足够了。我这就去把他绑来!”

刘备呵斥道：“张飞，你好生狂躁！想当初，周文王于渭水之滨拜

见太公望时，太公望毫不理会，只是专心钓鱼。周文王便恭敬地等在身后，直到天黑。最后，太公望被周文王的诚意所感动，这才答应辅佐。周文王之所以立下了赫赫战功，打下周朝八百年的基业，也全因此。古人尚且能如此敬慕贤人，如今我们三顾茅庐，又有何难？三弟，你实在要好好养养你的性子，如果这次在草庐那里，你再口无遮拦的话，大哥的礼数也是枉然。不如你这次留下吧，就让关羽一人陪我去即可。”

刘备说罢，转身上马出发。

张飞虽然遭到刘备的训斥，心中不服。但见关羽一人陪同前去，心里又很别扭。于是他跟在后面大叫：“大哥！你们要去，我自然也要同去的。我实在不愿离开哥哥们！”

张飞连忙上马，追上队伍。

初春时分，春寒料峭，但天气晴朗，因此众人一路前行，心情十分欢悦。

过不多时，刘备一行便抵达了卧龙冈。刘备下马，又步行了近百步，来到草庐的柴门前。

“请问卧龙先生在家吗？”

一位年轻书生飘然而出，开门迎客。

“哦，是你呀。”

一见之下，并非别人，正是上次见过面的诸葛均。

“欢迎再次光临寒舍。”

“请问今日令兄在家吗？”

“在的。家兄昨天傍晚刚刚回家。”

“如此便好。”

“你们请进去见他吧。”

诸葛均说完，对刘备三人深施一礼，便飘然离开了家门。

张飞见诸葛均径自离去，不禁抱怨道：“这人可真是不懂事！他既不通报，也不带路，倒叫我们自己去见诸葛亮。这小子真没个礼数！”

一行人来到院子中，走了几步，便看见一扇雅致的内门。

这扇木门平常总是敞开着的，今日却反而关着。刘备上前敲门，只见墙上梅花缤纷而落。

“谁呀？”

童子探出头来问道。刘备忙笑着说道：“小童，刘某又来麻烦你了。烦请你通报一声，就说新野的刘备来访。”

童子今日见到刘备，态度也明显客气了许多：“先生今天在家，不过正在草堂午睡，还没醒来。”

“先生正在午睡吗？那就先不要惊动他。”

接着，刘备回头对关羽和张飞说道：“你们且在外面等候，待我进去等他睡醒。”

于是，刘备便一人悄悄地走了进去。

草堂四周，春光和煦，景色幽雅。刘备探视堂内，果然有一人正安卧在几上。

此人想必就是诸葛亮了。于是刘备在阶下叉手而立，静候他午睡醒来。

此时，寒阳正高悬空中，阳光撒入堂内，一寸两寸地在墙上移动着光影。刘备丝毫不感觉疲惫，他等在阶下，耐心等诸葛亮醒来。

“啊！困死我了！大哥啊，我们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这时，墙外传来连天的打呵欠声以及说话声。想必张飞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咦？大哥，你怎么还站在阶下呀？”

张飞透过墙缝朝里窥望，看清情形立刻气得满脸通红。他立刻向关羽告状：“这不是在开玩笑嘛！二哥你看！咱们大哥等在阶下那么半天了，那个诸葛亮竟然还在呼呼睡大觉。真是太过分了！他对咱们大哥如此无礼，俺老张绝不可轻饶！”

“嘘——”

关羽见张飞虎髯倒竖、怒气冲冲，连忙使眼色制止他：“你别嚷嚷！小心里面听见！再等等，看看情况再说。”

“我才不怕他！里面听见就听见了！待我点起一把火，把这个草庐烧了，看他还起来不起来？”

“你少说两句吧！”

“二哥，你别管我！”

“三弟！你怎么又犯暴脾气了？不许胡闹，要不我先把你的胡子烧了！”

关羽瞪眼将张飞按住。此时，太阳已经渐渐西斜，夕阳的光辉已从草堂的墙上移到窗檐上。而诸葛亮依然沉睡不醒。

“……”

突然，诸葛亮翻了一个身。

原以为他就会醒过来了，不料他以脸对墙，又沉睡过去。

童子走过来，本欲进屋唤醒诸葛亮。刘备则默默摇头表示不可。

又过了半刻钟。

诸葛亮终于醒来了，他先起身低吟了一首诗：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吟罢，诸葛亮翻身下床，唤道："童子！童子！"

"来了！"

"可有客人来了？那边好像有个人影。"

"是来客人了。是刘皇叔，就是新野的将军。他在阶下等了很久了。"

"……是刘皇叔吗？"

诸葛亮将细长的眼睛转向刘备。

"为何不早通报？"

诸葛亮责备了童子一声，又入后堂，梳洗一番。他重整衣冠才出来会客。

"有失远迎！"

诸葛亮恭敬地把刘备迎入堂内，继而抱歉道："在下刚刚小睡之时，梦见有祥云降临我家茅屋。醒来一看，竟果然有贵客驾临，让您久等了，请恕罪。"

刘备面露微笑，从容就座："哪里哪里！先生家常有神云而至，刘某不过是一介汉室鄙徒、涿郡愚夫罢了。久仰先生大名，今日得见先生神韵缥缈的身姿，实在有幸。万望先生多加指点。"

"皇叔实在谦逊。孔明不过是南阳一介农夫，生性懒散。恐怕要让将军失望了。"

双方一番寒暄，分宾主落座。相谈之下，气氛甚为融洽。

童子献上茶来。诸葛亮一边喝茶，一边说道："将军在去年下雪之日留下的书简，在下已经拜读了，不胜惶恐。将军的忧国忧民之情，也十分了解。只不过孔明才疏学浅，恐怕没有报答将军厚望的能力，十分遗憾啊。"

刘备听到诸葛亮开口，只觉得话语清新，闻之悦耳。他的声调不高

不低，不强不弱，语韵间透着一丝香气，令人闻之欲醉。

诸葛亮的外形同样气质不俗。他身材修长，身穿一件淡绿色的鹤氅，头戴纶巾，面如冠玉。眉聚山川之秀，胸藏天地之机。开口说话，令人宛如春风拂面，如香花修竹一般清新自然。

“先生过谦了。司马徽和徐庶都一再推崇您，他们之言绝不会有假。还望先生莫要嫌弃刘某愚昧，恳请赐教。”

“司马徽和徐庶皆为当代高士，在下岂可相比。孔明不过是一介农夫，怎能妄议天下大事？将军莫要舍弃美玉而就顽石，这不就大错特错了。”

“顽石自然不可视若美玉，但即为美玉，也绝不可贬为顽石。世人再愚，也不会犯下如此错误。先生既然怀有经世奇才、救民天赋，又怎能深藏不露？先生年纪轻轻，便早早归隐山林，刘某说句失礼的话，这样做岂不违背了忠孝之道？我也实在替先生觉得可惜啊。”

“何出此言？”

“先生请想，想当年，圣贤孔子于乱世之中，混迹于民众之中，周游天下，教化诸国。而如今，国势危乱、民无宁日，岂不更甚于孔子的时代？先生一人闲居草庐，只求自身的安全，又岂能心安？诚然，如今出世问政，难免会被人视为俗物，受人嘲谤，声名受损。但倘若以天下为重，这些个人的名誉，又何足惜？倘若愿为国尽忠，又岂能在山谷间为之？刘某恳请先生，务必敞开心扉，对在下一吐真言吧！”

刘备躬身再拜，态度诚恳。他的眼中充满热情，话语间透露出自己无所畏惧的信心。

……

诸葛亮细长的眼睛为之一亮。他心中一动，久久地凝视着刘备。

---

(1) 公元199年，译者注。

(2) 公元200年，译者注。

(3) 公元201年，译者注。

(4) 公元202年，译者注。

(5) 公元203年，译者注。

(6) 公元204年，译者注。

(7) 公元204年，译者注。

(8) 公元205年，译者注。

(9) 公元206年，译者注。

(10) 公元207年，译者注。

(11) 公元193年，译者注。

(12) 公元207年，译者注。

(13) 公元207年，译者注。

(14) 公元208年，译者注。

第六卷
赤壁之卷

第一章 孔明出庐

人际相处，人情冷暖，千差万别。有些人相识十年，却彼此隔心；而有些人，却能在一夕之间，成为百年知己。

刘备和诸葛亮之间便是一见如故，意气相投。

诸葛亮被刘备的诚意所动，沉吟片刻后，开口应道："如蒙将军不吝，孔明且冒昧发言。"

"先生请莫要顾虑，刘某虚心聆听指教。"刘备紧接着又说道，"如今汉室的衰兆已难以遮蔽，奸臣辈出，祸乱内外。当年皇上不得不痛舍洛阳，移驾长安，而贼寇又起，御驾只得二度蒙尘。刘某虽为草莽微臣，日夜忧心而力所难及。无奈逆徒猖獗，以至于时局乱象，民不聊生。刘某一片赤诚忠心，从未改变。请问先生，如何在当今这乱世之中，力挽狂澜，有何良策吗？"

"自董卓谋逆以来，天下英雄辈出，豪杰群起。其中以河北袁绍的势力最大，只可惜其气运不佳，竟被实力较弱的曹操所败。"

"曹操以弱胜强，是否是因为天时、地利之故？"

"人力为其主要原因。无论是做学问、做生意，还是指挥作战、谋划政治，这其中人力的影响最大。现曹操地处中原之地，挟天子以令诸侯，独揽军政大权，其势犹如旭日中天，无人可与之争锋。"

“噢！那先生的意思是，刘某如今已错过时机了？”

“非也！若看江南一地，东吴孙权之国已历三代。此地地势险要，物产丰富，百姓悦服，又有众多贤臣。因此，东吴的地盘稳固，国力强大。若以外交手段兼而并之，则尚有可能，若想以武力强攻，则绝无可能。”

“言之有理。”

“放眼天下，曹操和孙权两家并立，南北对峙，可谓两分天下。但尚有一处未被其所及，那就是荆州和益州。”

“哦？”

“荆州之地足以养武兴文。若论地利之优，荆州地处要冲，四道八达，南可通商贸易，北可得丰富物产，可谓天府之地。另外，对将军而言，还有一个天赐之优势。荆州刘表优柔寡断，且年迈多病。其子刘琦、刘琮皆平庸之人，不足以托付江山。至于益州，地处长江之天险，又被万山环抱，沃野千里，物产丰饶，是个大有可为的福地。而其藩主刘璋却不知时代变迁，昏聩无能，信奉妖教，人民饱受恶政之苦，怨声载道，只盼有明君出现。因此，若将军能以此处突破，先夺荆州，后征益州，跨据两州之后，便可居君临天下之势。以此，便足以与曹操相抗衡。而对于吴国，不妨以外交手段谈和。如此一来，复兴汉室便大有希望了。这绝非痴人说梦，而势必可以实现，亮相信，事在人为！”

诸葛亮巨细靡遗地详解天下大势，这可能是他第一次说出自己的抱负。

诸葛亮今日所讲的，即为他平时一贯的主张，天下三分之计。

中国大地，幅员辽阔，因此在统治不力之时，便容易引起各地骚乱。而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往往一地暴动便会引发全国之祸。

若要全国统一，则绝非易事。如今之天下，北有曹操，南有孙权。唯有荆州、益州等五十四州，尚在风云之外。

虽然时机稍晚，但若此时想起事争锋，则唯有以此地才可撼动大势。

“曹操盘踞北方，已得天时，孙权地处江南，尽占地利。将军则需力谋人和，才足以形成鼎足之势。如此，三家才能三分天下，分庭抗争。”

刘备闻言，拊掌长叹：“先生高见！刘某听君一席话，终于茅塞顿开，犹如拨云见日。如此高屋建瓴的分析，让刘某平添自信。为今之计，唯有养兵于益州，西出秦川，方为上策。如此谋略，刘某此前竟从未想过！”

刘备憧憬未来，眼神炯炯，炽烈得仿佛要放出光来。

诸葛亮又唤来童子：“你去书库，把那幅地图取来。”

不多时，童子便抱来一幅比他还高的画轴，将它挂在墙上。

这便是西蜀五十四州的地图。

诸葛亮手指地图，说道：“将军请看，这天下是如此之大！”

他此言，似在嘲笑世上的芸芸众生，虽然抢占地盘却眼界狭小。

刘备对于诸葛亮之计，仍有些犹豫。他说：“荆州刘表和益州刘璋与我同为汉室宗亲，刘某怎能忍心夺其领地？天下人又岂不笑我同族相残？”

诸葛亮对此，态度坚定。他胸有成竹地说：“无须担心！刘表已经病入膏肓，性命危在旦夕。已有襄阳名医透露，刘表身染重病，虽非痼疾，但其年事已高，天命将至。其二子皆不足与谋。另外，益州刘璋虽然健在，但其国内政治混乱，民不聊生。若举兵将其推翻，则无人会指责是不义之师，反而是解救民众之正义之举，必将被百姓所拥护！解救生灵于涂炭，这不正是将军的使命吗？将军不正待登高一呼，与曹操、孙权分庭抗礼，形成鼎足之势吗？”

刘备闻言，顿时心服口服。他对诸葛亮连连谢道：“刘某如今才幡然醒悟，原来之前我将大义和小义混为一谈，因此错失良机。今日听了先生的教诲，才豁然开朗。”

“此乃人人皆有的弱点，并非将军一人所独有。”

“刘某恳请先生能成为我的军师，朝夕之间可以指教于我。”

“恕难从命。”诸葛亮冷然应道，“今日亮之所以对将军直言以告，盖因前几次多有失礼之处。但是我难以常伴将军左右，还是过自己晴耕雨读的本分日子为好。”

“先生若不肯出山，天下苍生当如何安生？大汉天下必将终结，如此怎能令人不惋惜？”

刘备说罢，泪如雨下，难以自持。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刘备落泪乃是为天下而落泪，绝非为了一己之私利而泪湿衣襟。

“……”

诸葛亮注视着刘备，沉默良久。之后，他开口，平静而坚定地说：“将军的心意在下已经了解了。若蒙不弃，在下愿为将军尽犬马之劳。”

刘备闻言，大喜过望：“先生果然答应了吗？先生当真愿随刘某出山吗？”

“正是！看来你我之间，颇有缘分。将军游历诸州，为求贤人。而在下独居草堂，与您相逢。看来今日才得见良主，在下也宛如得见阳光。”

“刘某喜不自胜，宛如做梦一般！”

刘备立刻将关羽和张飞叫进屋来，告知诸葛亮答应出山之事，又奉上金帛等礼物。

“请先生收下，权当是刘某的一件信物吧。”

诸葛亮原想婉拒不收，但既然刘备坚持此为信物，也代表自己的一片诚意，这才勉强收下。他道谢后，便将刘备的礼物交给刚从外面回来的弟弟诸葛均保管。

之后，诸葛亮又叮嘱诸葛均道：“为兄不才，承蒙刘皇叔三顾茅

庐，诚意相聘，委以重任；虽然天性懦弱，但焉有不奋起而殚精竭虑之理？为兄近日便要随刘皇叔去新野城了。你要好生在此耕读，侍奉嫂子，守护草庐，以待天时。为兄功成名就之时，必将返乡归隐，再与你们团聚。”

“知道了。我一定好生守护草庐，静候兄长归来。”

诸葛均恭谨地从命。

当晚，刘备在诸葛亮的草庐中歇息了一晚。第二天，便与诸葛亮并辔离开隆中，返回新野。

先前返回的随从已经知会了新野，因此待二人刚走下卧龙冈时，便看到迎接的车驾停在村口。

刘备恭请诸葛亮上车，两人便同乘一辆车，返回新野。一路之上，两人边走边聊，相见恨晚。

当年，诸葛亮不过二十七岁，而刘备则是四十七岁。

回到新野后，刘备与诸葛亮形影不离，两人同吃同住，十分亲密。

他们终日议论天下大事，品评英雄人物，共读史书文章，研究战略对策。

诸葛亮见新野的兵力薄弱，仅有数千之守军，财力也非常匮乏，便建议道：“荆州一地绝非人口稀少，但户籍管理不清。主公不妨建议刘表彻底普查人口，整理户籍。众多流动人口也应登记在册，以便赋税征兵之用。”

另外，诸葛亮又以自己作保，向南阳的富豪大户借贷一千万铜钱，以充刘备的军资，增强实力。

若论诸葛亮一家，从其叔父诸葛玄，到其长兄诸葛瑾，以及他的岳父黄家，皆为当地名门。而且诸葛亮行事稳重，品格高尚，深受当地人的尊重。因此，刘备将其揽入帐下，不仅得到诸葛亮本人的倾力相助，还获得了其身家背景的依靠，获得了当地民众的支持。这对其之后的发展，不无裨益。

所谓“天下三分之计”，如今仍秘藏于刘备和诸葛亮二人心中。他们为了实现大策，便逐步充实内容，同时静观中原时局，顺应当地的变化潮流。

第二章 东吴之变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此时再看南方，东吴近年来，又有何发展动向呢？

若论其对手，曹操已经完成北伐大业；刘备则不断在逆境中沉浮，隐忍不发，艰难为生。如今刘备终于求得诸葛亮出山，得到奇才相助。

曹操已经占据北方的大片领土，剑指天下，指日可待；刘备则刚刚从山野之中，挖掘到大贤才。两厢比较，谁优谁劣，谁的胜算更大，目前尚无定论。

在此期间，东吴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令人不容小觑。

继先主孙策后，继位的孙权年纪尚轻。他年仅二十七岁，比曹操小二十七岁，比刘备则小了二十岁。

加上南方的物产丰饶、交通便利，人才云集于此，因此东吴的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同时促进了军事、政治的蓬勃发展。

时为建安七年[(1)]，也就是诸葛亮初出茅庐的前六年。

一艘华美的大船顺长江而下。大船的桅杆上挂着许都朝廷的旗帜，承载着朝廷派来的使者。

使者一行住入东吴客栈后，便入城向孙权传达了曹操的命令：“丞相有令，孙权的长子年幼，应立即入朝受教。以便其成人之后，委以重任。此乃皇上的一番关爱之情，请领旨谢恩吧。”

从表面上看，孙权的儿子得以入宫随驾，似乎是件光宗耀祖的好事。但实际上，这不过是曹操要将其儿子当作人质之举。

东吴自然对曹操的诡计心知肚明。孙权深知其中奥妙，他只得恭敬谢恩后，答道："请容孙某与家人商量一番，再作回答。"

如此一来，孙权得以拖延了一些时间。

但曹操不断派人催促，要孙权赶快将长子送往许都。曹操此时手握实权，控制朝廷，因此一再拖延也不是办法。

"母亲，我们当如何是好？"

孙权只得求教母亲吴老夫人。吴老夫人答道："我儿无须慌张。既然你手下有众多良臣辅佐，何不召集开会，一起商议对策？"

孙权思量之下，认为此事并非仅是其家事，更关乎不送长子入京，则招致曹操怨恨，会举兵来犯东吴，因此不可轻视。

于是，孙权召集群臣，召开一个大型会议，以商讨此事。

会场之上，东吴的能人汇聚。他们以张昭、张纮、周瑜、鲁肃等为首，还有彭城的严曼才（严峻）、会稽的阚德润（阚泽）、沛县的薛敬文（薛综）、汝南的程德枢（程秉）、吴郡的朱休穆（朱恒）以及陆公纪（陆绩）、乌程的吾孔休（吾粲）等人。

水镜先生曾说的"卧龙凤雏"之中，与诸葛亮齐名的"凤雏"，也就是襄阳的庞统，也参加了此次会议。

除此之外，与会的还有汝南的吕蒙、吴郡的陆逊、琅琊的徐盛等人。一时间，人才济济，足可见东吴之兴，人才之重。

"如今，曹操要求我们派出人质，这也是他牵引其他诸侯之策。如若我们应其要求，则等同于向曹操宣誓服从。如若拒绝，则表明与其敌对。我们此时进退两难，犹如立在十字路口中央。请各位畅所欲言，提供意见。"

张昭首先讲出开场白。他资格深厚，因此担任此次的主持人。

一时之间，众说纷纭。文武群臣各抒己见，意见不统一。有人说应该送长子去许都，也有人反对。

最后会议形成了两派意见，仍无结果。

“周某不才，有一言不得不发。”

周瑜沉默良久，这才起身发言。

周瑜与先主孙策同年，两人情同兄弟，还分别娶了乔国老的两个女儿——大乔和小乔为妻，互为连襟。因此他略长于孙权，却在诸将中年纪最轻。

“周将军但讲无妨，我等洗耳恭听。”

众人皆侧耳倾听，期待周瑜的发言。

周瑜起身说道：“请恕周某僭越。我想起了当年楚国方兴之时，位于荆山之侧，方圆不足百里，势力微弱。但因其广纳贤能之士，才终于创建了九百年的基业。如今我东吴之地与之相比，远胜其上。孙将军继承父兄遗业，坐拥三代之基础，兼辖六郡之众。东吴不仅兵精粮丰，而且拥有铸铜煮盐之利。如今民不思乱，将士劲勇，所向无敌。”

……

周瑜开口，令众人耳目一新。大家听他滔滔不绝的精妙发言，颇为震撼。

周瑜继续说道：“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何可怕的？何须向曹操谄媚，而自贬身价？若将公子送去许都，则相当于东吴臣服于曹操。到那时，他随时要召见主公上朝，那么主公便不得不领命而去。而主公在许都之时，还将屈尊于其下，品阶不过是寻常地方官吏一般。行走在许都之时，主公不过只能配几匹马、几辆车，处处要受到品阶礼仪所制。我堂堂东吴之主，又何惧争霸天下？周某以为，为今之计，我们绝不可送公子入京，而应静观曹操的变化。若那曹操当真为汉朝忠臣，以正义临天下，我们便可与之邦交；倘若曹操为暴虐之徒，谋逆于朝廷，那东吴便可顺天之道，举兵诛之。东吴之天下霸业，势必能成！”

“此话有理！”

“没错！我们应该把握时机。”

待周瑜说完，落座之时，众人皆被其言语所动。一时之间，大家皆陷入沉思之中。

最终，大家皆得出不送公子去许都的结论。在沉默之中，众人的思想得到了统一。

另外，当日吴老夫人一直在帘后倾听了整场会议。她也将周瑜的一番肺腑之言听在耳中，心中对他十分器重。于是，吴老妇人在会后还将周瑜叫到身边，恳切地叮咛道：“公瑾啊，你和孙策同岁，只比他小一两个月而已。老身一直将你视若己出。只盼你日后能够更加用心，好好辅佐孙权才是。”

于是，送人质进京之事，最终被东吴沉默相对，不了了之。这无疑对朝廷的威严带来了一次巨大的伤害。

自此之后，曹操再也没派过使者南下江东。可见他已经对东吴做出了重大的决定。

两国进入冷战状态，双方已在沉默中处于断交状态。

唯有滚滚长江，还在许都和东吴之间流淌，永不停歇。

到了建安八年[(2)]的十一月，孙权突然发兵，讨伐荆州所辖的江夏，对付黄祖。

满载士兵的东吴战船溯江而上，军容威武，声势浩大。

此次战役，首先在江面上展开了兵船之战。

当时，吴军兵强势壮，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吴军的将士们都认定“黄祖的脑袋，已尽在我们掌握，取之如同探囊取物一般”。

正因为东吴过于轻敌，导致战势发生逆转。待双方从江面打到岸上后，吴军竟遭到大败。

首先，吴军折损了大将凌操。他因率军深入，遭到敌军包围，最后

惨遭黄祖手下的大将甘宁一箭射死。

吴军惨遭大败后，士气低落，众将士四散溃逃。就在此危急紧要的关头，一名东吴猛将挺身而出。他豪情万丈，力挽狂澜，誓为父亲报仇。

他便是大将凌操的儿子凌统。凌统当时年仅十五岁，听说父亲在乱军之中被敌人射杀后，他毅然一人一骑独闯敌营，抢回了父亲的遗体。

孙权见势不妙，认为再与敌军缠斗下去终将不利，于是下令撤兵。

此战之后，凌统虽年未及弱冠，却一战成名。人人皆知东吴有一位少年英雄，名叫凌统。而且还将他的名字传唱开来：“少年英雄小凌统，上阵杀敌父子兵。”

待到第二年，建安九年(3)冬天。

孙权的弟弟孙翊出任丹阳太守，前去赴任。

孙翊年轻气盛，脾气暴躁刚烈，而且嗜酒如命。他动辄就会打骂手下官员士卒，遭人嫉恨。

“孙翊太可恨了！我真想杀之而后快！”

“好啊！你要肯动手，我就给你帮忙。”

丹阳都督妫览和郡丞戴员都遭到孙翊打骂，对此怀恨在心。于是二人暗中勾结，企图加害孙翊。

但是，孙翊平素戒备森严，出入皆带佩剑。妫览等人观察多日，却难有机会下手。

之后，妫览和戴员二人只得再生一计。他们主动表示，要求去讨伐附近的山贼强盗。

孙策欣然应允，之后妫览又暗通孙翊手下大将边洪，召集县令和诸将一起开会商议。会后还安排了盛大的酒宴。

孙翊作为太守，自然要出席此会。他出门前，向妻子招呼道：“我

出去开个会就回来。”

孙翊的妻子叫徐氏。吴地佳丽众多，这位徐氏夫人自然也是位出众的美女，而且她自幼喜好易学，善于占卜。

那天，丈夫出门时，徐氏正在卜卦。她见卦象不吉，于是对丈夫说：“夫君，为妻正在占卜，但这卦象显示今日出门不利。要不你随便编个由头，莫要出门开会了。”

孙翊对此却毫不介意：“你胡说些什么？不过是男人们开会喝酒，能出什么事？哈哈哈！”

孙翊说罢，便出门而去。

会后举行了酒宴。孙翊一直喝到半夜三更，才踉踉跄跄地走出门外。这时，事先埋伏好的边洪立刻一跃而起，将孙翊当场砍死。

妫览和戴员闻讯赶来。他们见到孙翊遇刺后，却假装惊惶，反而将边洪拿下，定了个“害主逆贼”的罪名，便要立刻将其处斩灭口。

边洪不服，大声喊冤：“明明是你们二人指示我动手的！如今居然反咬一口！孙翊是被你们害死的！”

但不容边洪喊完，便已人头落地。

妫览不仅设计杀死孙翊，还另怀野心。

那厢，孙翊之妻徐氏在家中久久不见丈夫回来，心中不免担忧：“今日卦象如此凶险，夫君怕不是出了什么事？”

徐氏一边心中暗暗念佛，祈祷丈夫平安，一边焦急地等待着。但是，她发觉今夜十分不对劲，就连烛火也反复摇曳不停。

“为何我会如此心神不宁？”

徐氏一边思忖，一边掀开门帘，仰望星空。突然，她看见有一队士兵闯了进来。为首的一人横腰佩剑，蛮横地问道：“你便是徐氏吗？”

徐氏定睛一看，发现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都督妫览。

妫览逼近十几步，来到徐氏面前，高声说道：“孙夫人，你的丈夫孙翊刚刚被部下边洪斩杀在会馆之外。妫某已将凶手拿下，立刻处斩。夫人的杀夫之仇，妫某已经替你报了！”

妫览巧言令色，仿佛向徐氏邀功一般。接着，他又压低声音：“孙夫人请节哀。一切有妫某在，你也无须害怕。咱们来商量商量孙将军的后事吧。”

妫览说着，上前抓住了徐氏的纤纤玉手，半哄半推地就要进她的卧房。

……

徐氏一时有些茫然无措，她只得甩开妫览的手，说道：“我现在心中烦闷，有事以后再说。”

“那妫某以后再来！”

“你来那么早做什么？那么多人都看着呢！等到月底再说吧。”

妫览见徐氏未曾流泪，反而态度暧昧，眼神娇媚，便喜滋滋地点头：“如此也好！你要等着我哟！”

于是便兴冲冲地回去了。

这个妫览暗中心怀鬼胎。他早已垂涎徐氏夫人的美貌，因此解决了孙翊之后，便企图对他的夫人下手。

徐氏咬紧牙关，强忍泪水操办了丈夫的葬礼。之后，她暗中召来丈夫生前的两位武艺高强的好友孙高和傅婴，对他们哭诉道：“他们都说是边洪造反，杀了我的丈夫。但我心中清楚，杀他的人实为都督妫览。这些并非是我通过占卜得知的，而是有确凿的证据。另外，还有一事我虽不齿说出，但必须如实告知你们两人。那个妫览竟然调戏于我，欲行苟且之事，还欲将我纳为妻子。我为了替夫君报仇，只得假意不知，还诓骗他在月底约会。希望到那时，你们可以埋伏在院中。待时机成熟，我会发出信号，你们便可以合力杀死这个贼人。小女子别无所图，只求你们能帮我报仇！”

徐氏知道，孙高和傅婴二人是丈夫生前好友，皆为忠义之士。他们

听了徐氏之言，也难忍泪水，誓言要为孙翊报仇。

于是，徐氏忍住悲伤，只待仇人自投罗网，替夫报仇。

妫览果然如约而来。徐氏特意浓妆艳抹，备下酒菜，企图灌醉仇人。

待妫览几杯黄酒下肚，立刻露出本来面目，醉醺醺地说：“夫人啊，你便跟了我吧！”

妫览按捺不住，扑上前去，以剑抵住徐氏的胸口，逼她就范。

徐氏一笑，问道：“你当真要我跟你吗？”

“那是自然！妫某仰慕夫人已久了，请夫人成全！”

“那你告诉我，是不是你杀了我丈夫的？”

“你说什么？”

徐氏反手抓住妫览的剑柄，拼命大叫道：“我要为丈夫报仇！傅婴、孙高！快杀了此贼！”

“我们来也！”

两人应声而出，在妫览背后狠狠地砍了一刀。徐氏也趁机夺过妫览手里的利剑，刺入仇人的腹中。妫览不敌，当场毙命。徐氏见终于手刃仇敌，才俯倒在血泊之中，放声痛哭。

第三章 丧钟之声

当晚，孙高和傅婴二人又率五十名士兵，袭击了戴员的官邸。

“仇人已死，大仇已报！”

他们砍下了戴员的首级，献给了徐氏夫人。

徐氏再度披麻戴孝，祭奠先夫之灵，又将妫览和戴员两人的首级祭祀在灵堂上。

“夫君！为妻已为你报仇。我将终身守节，决不再嫁！”

不久后，吴主孙权便得知丹阳之变。他盛怒之下，立刻率兵赶到丹阳城。

“杀我弟弟者，为孙某不共戴天之仇人！”

孙权将妫览、戴员的同党一概诛罚，之后又把孙高和傅婴封为牙门将。

他安慰弟媳徐氏道：“弟妹，你已为夫报仇，之后的生活便随心而为吧。”

孙权为徐氏夫人赐下禄田，准许她返回故里，安度余生。

江东百姓敬重徐氏的贞烈，尊她为“东吴之奇女子”，留名史册。

此后三四年间，东吴呈现一片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但到了建安十二年[(4)]冬十月，孙权的母亲吴老夫人突然患了重病。

吴老夫人病情危重，令众人担忧。

她自己似乎也有所察觉，因此召来张昭、周瑜等重臣，留下遗言：“我儿孙权继承东吴之基业，他年纪还轻有所不足，还望你们二人务必以师傅之心，耐心辅佐于他。满朝诸臣需齐心协力，辅佐孙权，保住东吴之江山。另外，江夏的黄祖杀死了先夫孙坚，他是我们东吴不共戴天的仇人。你们一定要报仇雪恨！”

她又叮嘱孙权道：“儿啊！你有很多优点，也有诸多不足之处。想当年，你的父兄皆以寡兵起事。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才奠定了东吴的基业。而你则一帆风顺，生长于吴城的乐园之中。东吴的三代基业，如今由你继承。你一定要戒骄戒躁，强国富民，绝不可将你父兄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毁于一旦。”

“母亲请放心吧！”

孙权紧紧握住母亲的手。那双手竟如此枯瘦，握得孙权一阵心酸。

吴老夫人又说：“张昭和周瑜皆为国之良臣，你一定要敬重他们的意见，平常多听他们的教诲。另外，我的妹妹尚在人世，你要好生孝敬于她，视为亲生母亲一般。”

“孩儿记住了。”

“想当初，老身年幼之时便父母双亡，只能和弟弟吴景搬到浙江钱塘生活。那时老身便嫁给了你父亲孙坚，生养了四个子女。可如今，长子孙策英年早逝，三子孙翊又死于非命，现在只剩下你和妹妹。仲谋，你的小妹如今是你唯一的亲人。你一定要为她择得贤婿，不然母亲在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啊！”

说罢，吴老夫人气绝而亡。

众人皆呜咽垂泪，痛悼太夫人的离世。

孙权厚殓了母亲，将她葬在父亲的墓旁，一片高陵之上。唁丧期间，禁止歌舞娱乐。于是长达一个多月期间，东吴上下只能闻到丧钟之声，和鸟啼之音。

转眼来到建安十三年[(5)]。

服丧期已过，江南的春树吐露了新芽，阳光普照，天气和暖。

年轻的吴主孙权，一早便召集群臣开会议事。孙权当日开会的目的是：“我打算现在就讨伐黄祖，你们认为如何？”

张昭说道：“现在尚处于太夫人的忌年之中，此时动兵恐怕不妥吧。”

周瑜则与他意见相反：“讨伐黄祖也是太夫人的遗言。此时动兵，也非不可。”

孙权一时犹豫，不知该听取哪方的意见。

正在这时，都尉吕蒙禀报道：“属下近日在龙湫渡口巡逻之时，发现从上游江夏驶来一艘木船，里面有十几名江贼。”

吕蒙接着描述当时的情形：“属下立刻将这伙江贼包围起来，统统拿下。经过盘问，其中一位头目自称是黄祖手下的大将，名叫甘宁，字兴霸，生于巴郡的临江。

“甘宁年轻时喜欢武功，整日与人打架。他还与一群地痞无赖为伍，自称老大。甘宁带着这伙儿人，整日寻衅滋事，为所欲为。他们手持强弓大钺，披挂重铠，腰佩利剑和铃铛，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百姓们一听到铃铛之声，便会吓得四散而逃，口呼‘锦帆贼来了！赶快逃命！’

“甘宁四处闯荡，纠集了八百多名手下，整日为非作歹。但他后来看到形势恶化，才幡然醒悟，决心痛改前非。于是他率领手下前去投奔荆州刘表，但他发现刘表胸无大志，并非良主，于是打算投奔东吴而去。他认为既然要金盆洗手，便要择得良主。东吴之地人强马壮，他们前去投奔，定然可以施展拳脚。

“没想到当甘宁离开荆州，来到江夏之时，江夏的黄祖却多方阻挠，不放他们通过。无奈之下，甘宁只得暂时留在江夏，追随黄祖。谁知那黄祖却十分无情，他将甘宁留在身边，却不予以重用。甘宁无论如何表现，甚至曾多次在乱军之中救下黄祖的性命，却始终未得到任何恩

赏。甘宁在江夏的地位，只不过是个普通将士而已，毫无尊重可言。

“黄祖的手下有个叫苏飞的人。此人非常同情甘宁的境遇，他也屡次推荐，希望甘宁能得以重用。但那黄祖却一口回绝，认为甘宁不过是一个江上水贼，不堪重用，更不能任其进入帷幕，成为入幕之宾。黄祖只把甘宁看作一头猛兽，将他养在笼中罢了。

“苏飞见状，更加同情甘宁的处境。于是，他不仅将黄祖的意见透露给甘宁，还劝他另投明主。他告诉甘宁，若要留在黄祖身边，则无论他如何建功立业，终难有出头之日。苏飞还建议甘宁在去鄂县赴任之时，可以借机逃脱。甘宁感其信任，拜谢苏飞后便静候时机。

“之后，甘宁带着几名心腹，在赴任之时伺机乘船脱逃。他们在江上漂流了几天几夜，才抵达东吴。他将自己的一番经历全部告知于我，求我前来禀告主公，转达他的投奔之意。”

“竟有此事！”

孙权和诸将一边听着，一边重重地点头。

吕蒙又接着说道：“这位甘宁骁勇善战，是黄祖手下鼎鼎有名的一员大将。没想到他的境遇竟然如此坎坷，难怪他会愤然离开黄祖，私自出走，其情可悯。属下既然了解此中情形，也体会了他的苦衷,于是答应他，会将他的要求转达给主公。属下以为，主公身为明君，应该不计前嫌，广纳贤士。而甘宁更是为了表示诚意，折箭发誓，甘愿效忠东吴。不仅如此，他还将几百名手下都召集起来，如今正屯驻在龙湫的岸边，静候佳音。”

“他来得正好！”

孙权不禁拊掌大笑，“正当我们商议讨伐黄祖之际，甘宁便率领数百人前来投奔于我，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看来天时已到，此乃黄祖必将灭亡之兆。快把甘宁叫来！”

吕蒙领命，立刻快马折返，去龙湫报信。

几日后，甘宁便被吕蒙带到城中。

孙权率领群臣接见了甘宁，他一见面便开口说道：“孙某久仰甘将

军的大名，前几日已听吕蒙禀报了你出走江夏的情况。请问甘将军是否有妙计，能助我东吴灭掉黄祖？请不吝赐教。”

甘宁拜见了孙权，之后答道：“汉室之社稷如今濒临灭亡，曹操的骄横也日盛一日，恐怕不久便会暴露其篡权夺位的野心。”

“荆州与我们东吴相邻，请问那边的局势如何？”

“荆州一地河水长流，群山阻隔，可攻可守，地理极佳。加之土地肥沃，百姓富足，简直是一个绝佳的所在。只不过荆州也有弱点，刘表家门不和，他与宿老重臣也有意见分歧。”

“世人都说刘表温良博学，善于培养人才，重视教育。因此，天下贤才皆集聚到荆州。”

“您说得不错。只不过那是刘表当年之旧事罢了。如今刘表步入晚年，体弱多病，精神不济，因此他原先的长处变成了如今的缺点。此人十分优柔寡断，胸无大志，造成家族之中矛盾重重，嫡庶之间明争暗斗。荆州内忧外患，正是衰败之兆，因此将军若欲征讨荆州，此时时机正佳。”

“这荆州该如何拿下呢？”

“欲攻荆州，则先灭江夏的黄祖。黄祖此人，并不足惧。此人老迈年高，昏昧迟钝，唯利是图，因此上下人心，皆不服他。”

“江夏的兵粮武器，又如何呢？”

“江夏的军备虽然充足，却不知该如何活用。另外黄祖治军的军纪不整，因此一旦遭到攻击，势必遭到歼灭。吴侯不妨一举攻打江夏、襄阳要冲，拿下楚关，则进而可攻巴蜀。”

“将军说得好！真是金玉良言，孙某受教了。此时出兵，正乃良机！”

孙权下定决心，便命周瑜尽快准备兵船。

张昭却担忧地反对：“若此时出兵，属下唯恐国内空虚，会有人乘虚作乱。不如等到太夫人的丧期过去，再兴兵也不迟。”

甘宁立刻凌厉回之：“你既然为东吴重臣，有如国之萧何。若是担心国内动乱，你便要殚精竭虑，保家卫国，将后方稳固，才好让主公在前线征战无忧！”

“此事我心已定。张昭，你无须多言了，咱们一起举杯，以示此事已定。”

孙权做下决断，众臣便不再多言。之后，他又吩咐甘宁：“一杯酒下肚，甘将军便要气吞山河，助孙某征讨黄祖。如若此战告捷，便都是你的功劳！”

孙权将酒杯斟满，与甘宁痛饮。

孙权任命周瑜为大都督，吕蒙为先锋大将，董袭、甘宁分别为两翼的副将。他们率领十万吴军，溯流而上，直奔江夏而去。

鸿雁高飞，乌云翻滚，杨柳狂舞，天色阴沉。江南一带的风云忽然为之一变。

数百艘吴军战船溯江而上，声势浩大！

飞马快报黄祖：“大事不好！吴军来袭！”

黄祖闻讯，大惊失色。但他转念一想，认为自己曾经大胜过吴军，便稍有安心。他只不过奇怪：“东吴那小子有何居心？”

黄祖不敢怠慢，又派苏飞为大将，任陈就、邓龙为先锋，让他们组织水师在江上迎击。一时之间，兵船集结，紧张准备防守。

只见江上的波涛汹涌。

吴军的战船组队穿过沔口的水面，逼近江夏的港口之处。

此处的防守阵势十分严密。黄祖的手下将大量小船集结在一处，沿着江岸组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防御工事。而在这道由船组成的工事之上，又配备了大小弓弩。万箭齐发，杀得吴军狼狈而逃。

吴军被箭雨逼迫得无处可躲，匆忙逃跑时，又被江夏军事先布置在水下的纵横绳索所困。一时之间，不少吴军船只桨断舵折，难以动弹。

“情势不利，我军莫非要再遭败仗？”

周瑜一时愁楚，不禁眉头紧锁。

这时，甘宁则挺身而出：“末将愿打头阵，请都督派我出战！”

他催促董袭，按事先布置好的计划行事。首先，将船头插上信号旗，之后又下令急攻。

上百艘快船立刻布置妥当，冲锋而上。每艘船上都载着二三十名士兵，誓死冲锋陷阵。

波涛汹涌之中，突然金鼓齐鸣，喊杀喧天。吴军的敢死小船冒险登陆，拼命冲击。

他们有的将水底绳索割断，有的冒着矛戟大刀冲锋，同时在后面吴军大船之上，弓箭手也轮番射箭，掩护敢死队冲锋。

“加强防守！”

“阻止吴军上岸！”

江夏军立刻组织反攻，但设在江边的小船工事不断遭到吴军的攻击。敢死队向小船上投掷火把，泼洒燃油。

江上波浪汹涌，江边火光冲天。两军将士死伤无数，鲜血将江面都染红。与夕阳辉映，天地之间一片血红。

黄祖的先锋陈就逃到岸上大嚷：“不妨事！虽然敌军攻破了我军第一道防线，我军还有第二道防线。速速加固岸上的防守！”

陈就一边布置，一边撤退，正好被刚登陆的吕蒙撞见。吕蒙大吼一声：“呔！你往哪里走！”

吕蒙立刻冲到前去，与陈就缠在一处。

“啊！你可是东吴的吕蒙？”

陈就见敌人冲到面前，只得匆忙逃窜。他大声喊道：“注意啦！吴

军已经登岸啦！”

陈就不敌吕蒙，勉力支撑几个回合，便掉头就逃。吕蒙见状，哪肯放过：“打不过就跑！你小子太没种了！”

吕蒙在身后紧追，一箭将他击中后背，之后又补上一刀，将陈就的首级割下。

江夏大将苏飞也赶至岸边，振臂高呼，想要巩固防守。吴军将士一见之下，都想立得头功，纷纷挥舞兵器，奋勇向前。

但那大将苏飞的武功好生了得，吴军将士虽将他团团包围，却难以伤到他分毫，反而被苏飞杀得死伤无数。一时间，吴军将士宛如飞蛾扑火一般，血流满地，尸横遍野。

吴军猛将潘璋见势不妙，立刻跃马上前。他直奔苏飞而去，伸出一只猿臂便将苏飞一把抓住，让对方无法动弹。紧接着潘璋又在吴军将士的协助下，将苏飞押在马鞍上，生擒回吴军战船之上，献给孙权。

孙权一见苏飞，立刻怒目圆睁：“就是这厮当年害我父亲！将他处斩简直是太便宜他了。先把他押入囚车，待我胜利归来后，要将他和黄祖的两颗人头祭在我父亲的坟前，以示报仇！来人啊，把他押下去！”

第四章 蜜蜂和世子

吴军在攻克江夏之时取得大捷。之后，吴军又乘胜追击，直奔江夏城而去。

黄祖盘踞江夏已久，号称此地固若金汤，他为当地之王。而如今，从未败给东吴的江夏之军，却遭到吴军的猛烈攻击。

吴军将江夏城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甘宁对此地最为熟悉，他一马当先，怒目眦裂，誓要拔得头功：“甘某誓要亲手斩了黄祖的首级，别人休要和我抢！”

东吴的大军猛攻江夏城的西门和南门，而尚未攻到东门。甘宁暗忖，黄祖若是想逃，必定会从东门逃出。因此甘宁立刻率兵，埋伏在东门外数里之处，静待黄祖经过。

江夏城中火光四起，浓烟滚滚。城中的各式建筑、望楼殿阁都被大火焚为灰烬。黄祖自知不敌，只得带着手下二十余人，从东门夺路而逃。还没等他跑远，就见道路两旁冲出五六名将士，身披铁甲，挡住了黄祖的去路。

“是何人与我争头功？”

甘宁见状，心中纳闷。

待他定睛一看，发现不是别人，正是东吴老将程普。

程普对此番江夏之战极其看重，他早就暗中发誓，定要拿下黄祖的人头。

老将程普曾经追随孙坚远征，但当年孙坚惨死在黄祖刀下。自从那时起，程普历经孙策和孙权，整整追随了三代孙家之主。他一心想为故主报仇，因此怎能放过今日的机会？见到黄祖仓皇逃出，程普誓要拿下仇人的首级。

甘宁见程普在前，不甘心被他抢得头功，但怎奈已经落在人后。甘宁连忙摸出铁弓，向黄祖射出冷箭。

黄祖被冷箭射中后背，一声惨叫，栽落马背。

“是我射中的！哈哈哈！我射中了黄祖！”

甘宁大喜，连忙上前，和程普一起砍下了黄祖的首级。

占领江夏城后，甘宁和程普二将一起将黄祖的首级献给孙权。

孙权将黄祖的首级用力扔在地上，骂道：“这个杀父的贼人已死，孙某终于得以报仇！来人啊！把黄祖的首级装入木匣，带回去。待我取下苏飞的首级后，将他们一起送到我父亲坟前祭奠！”

之后，孙权便论功行赏：“甘宁此战立得头功，封为都尉之职。”

孙权打算留下若干兵马，负责镇守江夏。但张昭却认为不妥，希望孙权能够三思而行：“主公若向此处派兵镇守，恐怕并非妙策。江夏一座孤城，若要派兵镇守，则难以维持。若弃城而走，则刘表必然会派兵而来，为黄祖报仇。我军不妨再趁机一举打垮刘表，乘胜直逼荆州城下，则势必事成。虽然敌军所处地势险要，但若我军一而再，再而三地进攻，攻克荆州也非难事。”

张昭此计意在将江夏城作为诱饵，引得刘表出兵后再将他歼灭。

“果然是妙计！”

孙权认为张昭此计甚好，大为赞成，于是决定放弃所占地区。东吴大军又乘上兵船，高唱凯歌，得胜回国。

黄祖手下大将苏飞被俘，他被关入囚车，先行送回了东吴。当他听说吴军已经凯旋，心中惶恐，于是盘算：“我曾经救过甘宁一命。若是现在求他，念在旧情的份上，可能我会保住性命。”

于是苏飞暗中写下密信，托人带给甘宁。

东吴大军胜利而归，孙权立刻来到父兄的墓前祭扫。他告诉了父兄大仇已报、远征告捷的喜讯后，又与诸位有功之臣举杯畅饮，共庆胜利。

庆功宴上，甘宁突然跪倒在孙权脚下，苦苦哀求道："末将有一事求主公恩准。"

"甘将军快快请起，你有何事？"

"末将承蒙主公厚爱，恩赏有加，如今唯愿以此换取苏飞一条性命。想当初，末将若非苏飞出手相救，便不得逃生，更不得为主公立下寸功。因此求主公开恩，饶恕我的恩公苏飞吧！"

甘宁不断叩头，请孙权恩准。孙权思量再三，确实若非苏飞当年出面搭救，甘宁早已人头落地，哪来的今日东吴的大捷？

但他还是摇头道："如此不妥！若我今日饶了苏飞一命，他日后恐怕会反过来向东吴复仇吧？"

"绝无可能！甘某绝不会让苏飞做出如此事来！"

"此话当真？"

"末将以性命担保，请主公开恩啊！"

"既然如此，那我就看在你的面上，饶过苏飞一命！"

孙权当即便赦免了苏飞的死罪。

不仅如此，孙权还赏赐了当初引荐甘宁的吕蒙，封他为横野中郎将。

不过，孙权的话音未落，却传来一声断喝，打破了庆功宴的欢乐气氛。

"竖子！拿命来！"

一人持剑而起，从宴席一角直扑到甘宁面前。

“啊！你要做甚？”

甘宁仓皇地打翻餐桌，踉跄地躲过了对方的剑锋。

“凌统！快些住手！”

事出突然，孙权根本来不及招呼手下，只得自己冲上前去，将出剑之人从后面押住。

这位仗剑暴起之人，便是凌统。

在建安八年[(6)]之战中，其父凌操率领东吴大军攻打黄祖，立下大功。但不幸却殒命于战场之上，杀害他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位降将甘宁。

凌统当时年仅十五岁，他初上战场便痛失父亲。从此他便忍住泪水，练习武艺，发誓要为父亲报仇雪恨。

孙权清楚凌统的心境，因此他并不责罚于他，反而宽慰道：“凌统啊，你一心要为父报仇，孝心有加，因此才会有今日冲动之举。这些我都可以不追究。甘宁当日之举，乃是因他当时效命于黄祖，为主公出战也情有可原。如今，黄祖已亡，甘宁效命于东吴，我们便是一家人了。既然是一家人，便不要再提旧日恩怨才是。我知道你的孝心，十分感动，但也希望你不要执着于私怨。为人臣者，不仅要知孝心，还要知尽忠才是。请你看在我的分儿上，将过去与甘宁的恩怨一笔勾销吧！”

主公既已开口，凌统只得放下手中之剑，跪拜在地：“凌统晓得了。我自幼深受主公的恩情，怎敢忘记。主公的教诲，我必铭记在心。但请主公体谅我的苦衷，我的杀父仇人就站在眼前，我又怎能咽得下这口气来？”

凌统恸哭失声，连连叩首，额头上的鲜血将地砖都染红了。

“你莫要悲伤，待我妥善处理。”

孙权和诸将一起宽慰凌统。

凌统虽然年仅弱冠，但随父出征江夏以来，骁勇善战，赫赫有名。孙权对他十分爱惜。

事后，孙权封凌统为承烈都尉，又将甘宁远调在外，率兵船百艘和水军五千去镇守夏口去了。

如此安排，凌统的宿怨也便逐渐淡忘了。

东吴的势力日益膨胀。

南方的天空，也弥漫着一派兴盛昌隆之气。

如今，东吴的军事力量也日益增强，特别是组建了水师。造船技术也突飞猛进。

周瑜时任水军大都督，东吴大兴造船业，鄱阳湖上囤积了大批新建兵船，频繁演习。

孙权自己也毫不放松，他命叔父孙静镇守吴会，自己则亲率大军，屯守在鄱阳湖附近柴桑郡（今江西省,九江西南）一带。

与此同时，新野的刘备已迎来了军师诸葛亮。他们每日殚精竭虑，筹划大计。

“哦！荆州派来了急使，说有大事相商，邀我前去。我到底如何是好呢？”

一日，刘备接到了刘表的来信，左右为难。

诸葛亮则立刻做出明断，他建议道：“主公前去为好。吴军刚刚斩杀了黄祖，想必那刘表是打算请你前去，同商报仇之事。”

“那我见到刘表后，该如何应对呢？”

“主公不妨说些当初襄阳盛会、檀溪逃难之事。但若刘表要你率军攻打东吴的话，万万不可答应。”

于是，刘备便带着张飞、诸葛亮等人，离开新野，前往荆州。

到了荆州后，刘备命张飞和五百名随从士兵留在城外待命，自己则只带诸葛亮进城。

刘表来到阶下相迎，他一见面便先致歉："上次在襄阳盛会上，都怪刘某照顾不周，令贤弟受惊了。为兄原想将那蔡瑁斩首问罪，好来谢罪，但见他本人已经悔过求饶，众人又苦苦哀求，我才留他一命。为兄替他向你赔不是了，万望贤弟海涵，将此事付之一笑吧。"

"哦！上次之事恐怕不能怪蔡将军，可能是些小人挑拨。您若不提起，我倒是已经忘了。"

刘备微微一笑，客气答道。

"贤弟可曾听说，江夏之败，黄祖战死之事？"

"黄祖傲慢无礼，战败也是咎由自取。他战死沙场也只是时间问题。"

"我欲率军征讨东吴，为黄祖报仇，贤弟怎么看？"

"若是荆州南征，只怕北方的曹操会乘虚而入，进攻荆州啊！"

"唉！此事确非易事啊！为兄如今老迈多病，领兵打仗已是力不从心。如何应对此局面，我冥思苦想，却难觅万全之策。不过好在还有贤弟，你我既是汉室宗亲，又是刘家同宗，若愚兄战死，就有劳贤弟替我统领荆州吧！"

"这怎么成？荆州乃是刘兄之荆州，玄德不才，怎能担此大任呢？"

诸葛亮闻言，在一旁频频向刘备使眼色。但刘备毫不理会，只是一味推脱："您莫要再说如此丧气的话了。请您好生调养身体，待精神好些了，定能为国制定良策。"

见过刘表后，刘备一行便下榻到城下的驿站中。诸葛亮立刻问道："主公刚才为何不接受刘表的提议呢？"

"刘表于我有恩，如今他深陷危难之中，我又怎能乘人之危呢？"

"我们势必要取得荆州的，此乃良机。"

“虽然此番刘表要将荆州让给我，但恩人之不幸便是刘某之不幸。我是绝不能趁此时机取得荆州的。”

诸葛亮只得长叹一声：“主公果然是一位仁君啊！”

这时，门卫来报：“刘表之子刘琦求见。”

刘备闻言，心中纳闷，但立刻出迎。

“公子来访，所谓何事？”

刘备将刘琦让进房中，殷勤询问来意。刘琦却突然泪水满眶，颤声说道：“上次与您相见时我便说过，虽然我生为长子，乃是荆州的继承人，但继母蔡氏却欲立其亲生之子刘琮，因此屡次设计害我。如今我若再留在荆州城中，只怕不日便被加害致死。我走投无路，只求您能搭救于我！”

“此事刘某确有所闻，但这毕竟是你的家务事，岂容外人插手。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你也当好生孝敬继母，以图全家和睦才是啊。”

“我何尝不想全家和睦啊，可是如今性命堪忧啊！”

刘备转头问诸葛亮：“孔明，你可有良策能救他一命？”

诸葛亮表情冷淡，摇头说道：“那是他们的家务事，轮不到我来插手。”

……

刘琦无奈，只得起身告辞，怅然而返。

刘备心中不忍，便送出驿站，在他耳边轻轻低语道：“不如这样，我设法请诸葛亮明天去找你一趟。到那时，你再求求他，为你出谋划策吧。”

第二天，刘备对诸葛亮说道：“昨晚世子来访，今日理当还礼。可是我今日腹痛不止，麻烦先生代我走一趟吧！”

于是，诸葛亮奉命，前去刘琦的馆舍还礼。他原想速去速回，可不

料刘琦盛情接待，还备了美酒佳肴殷勤招待。诸葛亮难以推脱，只好留下饮酒。

酒至半酣，刘琦又说道："今日先生能莅临寒舍，刘某心中欢喜得紧。我这里有些稀世孤本的古书，想请先生一览，不知可否？"

刘琦知道诸葛亮是位好学之人，便以观看古书为名，请他来到书阁。诸葛亮进入书阁，四下观看一番，便问道："你说的古书在哪里？"

刘琦见四下无人，便一头拜倒在诸葛亮的脚下，含泪说道："先生，请恕在下冒昧。今天将您请上书阁，只为求您搭救于我。昨日我所说之危难，求先生赐我良计，救我性命啊！"

"我哪有什么良计？"

"求先生垂问！"

"你们家的家务事，我哪有资格插手？你要的良计，我一概不知。"

诸葛亮说罢，正要拂袖下楼。却不料下书阁的楼梯早已被刘琦的下人撤走了。

"啊！你居然诓骗于我！"

"先生，如今能搭救于我的人，只有您了！求求您，救救我吧！"

"我哪有什么良计？你要想避难保命，只有自己想办法，拿主意！"

"您难道真的不肯为我出计吗？"

"所谓'疏不间亲'，请恕在下难以从命。"

"也罢！那我只有死路一条了！"

刘琦绝望地拔剑，便要当场引颈自裁。

诸葛亮连忙按住他的手臂："且慢！"

"先生别管我了，反正我也难逃活命了。"

“既然如此，我便授你一计，你一定要保密。”

“真的吗？”

刘琦这才松开手中剑，跪倒在诸葛亮面前，聆听良计。

诸葛亮诚恳地说：“春秋时期，晋献公的夫人生了两个儿子。哥哥叫申生，弟弟叫重耳。”

诸葛亮以史为背景，展开话题。刘琦全神贯注，侧耳倾听。

“后来，晋献公的如夫人骊姬也生了一个儿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亲生儿子继承王位，便常在晋献公面前挑拨申生和重耳的是非。但晋献公十分疼爱正室的两个儿子，因此无论骊姬如何费尽心机，也难以说动晋献公废嫡立庶……”

“这位申生的境遇竟与我如此相似。”

“有一日，骊姬设计陷害申生。她趁春色和暖，请晋献公登楼赏景。她将窗帘拉开，请晋献公在窗前观赏。自己则暗中在衣襟之上涂抹蜜糖，再将申生请入园中赏景。很快，野蜂闻到蜜糖的香味后，突然成群结队地飞到骊姬周围，落到她的头上、衣襟上。申生毫不知情，但见成群的野蜂袭来，便匆忙护住骊姬的身体，拍打她的衣领、后背，为她驱赶野蜂。晋献公坐在楼阁之上，远远见到申生如此举动，以为他是在调戏骊姬，非常愤怒。从此之后，晋献公对申生愈加反感。”

“啊……蔡夫人也是如此。她屡次三番对我父亲挑拨我们父子之情，因此我也逐渐遭到冷落。”

“此计得逞后，骊姬便变本加厉。她又设下一条毒计，在祭祀祖先之时，她暗中在祭品里下了毒药，之后又告诉申生说这些祭品不要白白扔掉，不如送给父亲品尝。申生便按她的吩咐，将供品献给父亲品尝。哪知骊姬却突然闯入，佯装不知的样子，反而说献给晋献公的食品需要测试是否有毒。骊姬随手将供品扔给狗吃，狗立刻毒发而亡。晋献公见状大怒，以为申生有意陷害于他。终于在骊姬的毒计下，申生被害，死不瞑目。”

“那申生的弟弟重耳又当如何是好？”

“重耳得知哥哥惨遭杀害，深知自己也将面临杀身之祸，于是立刻远走他国，隐姓埋名起来。待到十九年后，重耳返回故国，复辟成为晋文公。如今，荆州东南的江夏之地自东吴灭了黄祖之后，一直荒弃，无人镇守。你不妨向父亲要求去江夏驻守，便可避开继母之害，得以远走避难。”

“多谢先生指教，我终于可以有活下去的希望了！”

刘琦连连拜谢，又击掌命下人搬来梯子，送诸葛亮下楼离府。

诸葛亮回去后，便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刘备。刘备听后，忍不住连连赞叹：“此计甚好！”

不久后，刘表又派使者来邀请刘备议事。刘备立刻登城拜见了刘表，只见刘表十分困扰地说道：“不知为何，我的长子刘琦突然提出要去驻守江夏，贤弟以为如何？”

“这是好事嘛！您的长子如今能独当一面，独自驻守边疆，确实能够磨炼自己。另外，江夏邻近东吴边境，地处战略要地。您能将自己的长子派去那里驻守，必定会提高荆州将士的士气。”

“是吗？”

“总之，荆州东南的防守由你们父子负责，我会承担好西北的防守。”

“嗯！我听说最近曹操在玄武池大造兵船，演练水师，似有南征的野心。西北方面就有劳贤弟了。”

“请放心吧！”

刘备辞别刘表，返回新野去了。

第五章 首战告捷

此时，曹操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朝廷内外呈现出一片清新的政风。他不但大规模提拔贤才，还大幅度增强内阁的权力。

在曹操的治理之下，全国上下处于战备状态，随时都能应战。

毛玠被任命为东曹掾，崔琰被任命为西曹掾，另外主簿司马朗的弟弟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人，被任命为文学掾。

司马懿负责文教和官吏的选拔，才干超群，充分展示了其文官的能力，但他军政方面的才华，尚未显露。

当时把持军务方面的，依然是夏侯惇、曹仁、曹洪等大将。

某日，曹操召开军事会议，商议南方局势。夏侯惇进言：“如今刘备盘踞新野，又拜诸葛亮为军师，日夜操练兵马，充实国防。末将以为，若对其置之不理，则必将发展为后患。我们不如先除掉刘备，解决掉征讨南方的绊脚石，再谋大计才是。”

诸将之中，尽管有人持反对意见，但曹操当即拍板：“好！就这么定了！”

曹操他当场决定征讨刘备。征讨军由夏侯惇担任都督，于禁、李典为副将。十万大军将择吉日，远征新野。

在准备出兵的期间，荀彧曾两次向曹操提出异议：“听说诸葛亮绝非普通军师，倘若我军此时贸然出兵，可能只会取得小胜。但若一旦失败，则中央威严将严重受挫。对刘备之战，得失之间，并不划算。请丞相三思啊！”

夏侯惇则在一旁冷笑道："刘备和诸葛亮这帮人，不过是一群没有固定领地的鼠辈。你这么说，不过是杞人忧天罢了！"

"非也！将军绝不能小看刘备！"

突然，传来一个声音，附和荀彧的说法。一看之下，原来发言之人是徐庶。他前不久刚从新野而来，对刘备近况非常熟悉。

"噢，是徐庶吗？"曹操一见徐庶开口，立刻问道，"你可知道，刘备的新军师诸葛亮，究竟是何等人物？"

"诸葛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先生。他上通天文，下悉地理，精研六韬三略，神算鬼谋，是个世上罕见的奇才，绝非寻常人。"

"他与你比，又当如何？"

"我与诸葛亮，毫无可比之处。我若是萤火之光，诸葛亮便是天上皓月之明。"

"此话当真？"

"绝无虚言！"

夏侯惇闻言，却毫不以为然。他觉得徐庶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还夸口道："诸葛亮不过是个凡人，又有什么了不起的？既然是人，便不会与他人差别太大。在我看来，诸葛亮不过是草芥之辈。他一次带兵打仗都没有，有什么可怕的？若此战不能将他生擒，我愿献上我的项上人头！"

曹操见夏侯惇如此豪情壮志，也受其鼓舞。出兵当天，曹操亲自立马于丞相府门口，为十万将士送行。

另一方面，自从刘备请来诸葛亮之后，新野之中就有一片不和谐之声。

众人心中不悦，常常私下议论："那个诸葛亮年纪轻轻，却位居众人之上，难道我们都要听从他的指挥？如今主公和他同进同出，亲密无间，寝同床食同桌，恩宠过盛了。"

关羽和张飞也心中不快，他们见到诸葛亮总是面带不悦，甚至直接对刘备发起牢骚来：“那个诸葛亮究竟有什么本事？为什么大哥对他如此深信不疑？”

“你们不用担心。”刘备微微一笑，答道，“我得诸葛亮，宛如鱼儿得水。”

张飞听后，更是愤愤不平。他每次只要见到诸葛亮，便会面露讥讽，刻薄地嚷嚷：“大家注意！水来了嘿！水过来啦！”

诸葛亮则宛如一潭静水，在众人身边也总是沉静无声，鲜少多言。

而有次，他偶然发现刘备帽冠镶上了装饰，便立刻皱起眉头，不悦地问道：“那是何物？”

刘备颇为喜欢修饰仪容。他常在帽冠上镶贵重饰物，还镶嵌珍珠。见诸葛亮如此责问，他便慌忙解释道：“这个嘛，这是牦牛的尾巴，是之前一位襄阳富豪赠我的。据说此物十分珍贵，因此我将它戴在帽冠上。先生莫非以为不妥？”

“确实不错。只是，真是可叹啊！”

“因何发叹？”

“主公竟然像女子一般，喜欢修饰容姿。这不就证明主公已经丧失大志了么？”

诸葛亮正色而言，刘备听后立刻摘掉帽冠，讪讪地答道：“先生怎能如此说呢？刘某把玩此物，只不过为了暂时忘却心中烦忧。”

诸葛亮闻言，便开口问道：“主公以为，你比刘表如何？”

“刘某远不如他。”

“和曹操相比，又当如何？”

“我丝毫比不上他。”

“既然如此，主公自知如今比不得他们二人，而且我们此处兵力只

不过数千人，倘若曹军明日来袭，我们又当如何防守呢？”

“这个嘛……刘某也非常忧心啊！”

“忧心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应该想办法，找出对策。”

“请先生明示，有何妙计？”

“这倒不难，我们从明天开始便抓紧办吧！”

诸葛亮抵达新野之后，便重新整理了户籍典册，招募壮丁。因此，他认为除了目前的数千名守城官兵以外，可以组建民兵队伍。

从第二天开始，诸葛亮便亲自上阵，操练队伍。他组建了三千多人的民兵队伍，教导他们各项行军打仗的技巧。不仅教会民兵们集合列队、埋伏进退以及摆阵站位，还要求他们如军人一般克己守纪。民兵们还学习了使用武器，刺杀敌人的技术等。

通过两个月的操练，这三千名民兵已经熟练掌握了各项本领，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这支民兵队伍成为诸葛亮手下一支精锐强兵。

正当诸葛亮密集操练队伍之际，便传来了曹操命夏侯惇率十万大军，前来征讨新野刘备，南征而来的消息。

“曹操派十万大军南征而来，我们该如何是好？”

刘备闻讯大惊，匆忙召来关羽和张飞共商对策。

张飞嘿嘿一笑，说道：“曹军来了，宛如猛火。大哥既然有水，去浇灭不就得了。”

值此危急紧要的关头，张飞竟然说出风凉话。

刘备自然不能让他们有任何矛盾，于是恳切地劝说二位义弟：“诸葛亮能出谋划策，但若论行军打仗，为兄还要仰仗你们二人之力啊！”

张飞和关羽退下后，刘备便召来诸葛亮，向他问策。

“主公倒不忙担心曹军。”诸葛亮恳切地说道，“如今我们的外忧尚

不如内患。关羽和张飞二人若不能服我，无法贯彻军令，那么无论再好的良策，也注定会失败。”

“刘某也很担忧此事，不知先生有何好办法？”

“既然如此，请主公将自己的宝剑和印绶借我一用。”

“这倒不难。”

“还请主公召集众将听令。”

刘备立刻拿出自己的佩剑和印绶一并交予诸葛亮，又立刻召集诸将上堂议事。

议事堂上，刘备正坐主位之上，诸葛亮居于军师之位，起身安排各处如何布阵。“离新野城九十里之外的地方，有一个博望坡，地处险要。左有豫山，右有安林，我们便要在那里布下阵来。”诸葛亮手点地图，继续说道，“命关羽率一千五百人，埋伏在豫山。待敌军通过一半之后，你们掩杀后卫，直攻曹军的辎重车，放火焚之。命张飞率一千五百人，进入安林，埋伏在后面山中。当看到南面火起，便立刻率兵杀出，堵住曹军的先锋队伍。命关平、刘封各率五百人，准备硫磺、烟硝等易燃之物，从博望坡的两面投掷而出，放火烧敌。”

接着，诸葛亮又命赵云道：“命赵云担任我军先锋。”

诸葛亮知道赵云骁勇善战，但他却嘱咐道：“赵云，你若要取得战功，必须十分谨慎。此战只许诈败，不可抢胜。你要负责诱敌深入，不得延误战机。”

之后，诸葛亮又给诸将逐一下达命令，命众人在各处布置。而张飞却突然发难，他大声嚷道：“军师给我们大家都布置了任务，可你到底给自己布置了什么任务啊？”

“主公也将率一支队伍在后，与赵云形成首尾之势，以阻挡曹军进攻。”

“我没说别人，问的是你！打这个仗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待着呢？”

“在下便在新野城中指挥作战。”

张飞咧嘴大笑，讥讽道：“嘿嘿！我算看透你了！诸葛亮可真是聪明过人啊！大家伙都听清楚了吗？”

张飞指手画脚，大声笑道：“诸葛亮这个计策真好啊！他把主公和咱们都派到前线去，自己却留在新野城中。咱们上阵杀敌，拼上性命，他自己倒好，留在城中，过得太平。这是什么道理啊？哈哈哈！他可真是太高明了！”

诸葛亮大喝一声，打断张飞的指责，凛然斥责道：“主公的印剑在此，违令者斩！军纪你都敢不从吗？”

诸葛亮凌厉的眼神，瞪着张飞。张飞正欲反抗，但见刘备示意，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讪讪而退。

表面上，众位将官都领命而去，各自奔赴前线，但大家内心都十分怀疑诸葛亮的才能。关羽和张飞尤其不服，但关羽奉劝张飞道：“我们姑且按诸葛亮的布阵行事，看他的指挥是否有效。你还是听命吧！”

时为建安十三年，七月。夏侯惇率领十万大军，逼近了博望坡（今河南省,新野北方）附近。

他叫来当地的向导，询问博望坡的情况。向导答道：“这个后面是罗口川，左右是豫山和安林，前面就是博望坡。”

于是，夏侯惇命令军粮辎重留在后方，由于禁、李典二将看管，自己则带着副将夏侯兰、护军韩浩向前行进。他带着几十名轻骑，来至一处高地探看敌军的情形。夏侯惇一见之下，忍不住哈哈大笑：“哈哈哈！这也不过如此嘛！”

“将军因何大笑？”

“我只笑出发之前，想那徐庶在丞相面前将诸葛亮吹得神通广大，不比凡人。如今我看他布的阵势，也不过如此。他们新野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兵力，这么脆弱的阵容又怎能与我军抗衡？我们拿下他们，就好比虎豹拿下犬羊一般容易嘛！哈哈哈！”

夏侯惇止不住又仰天大笑。他曾在曹操面前夸下海口，说要生擒刘备和诸葛亮，如此看来，岂不是易如反掌。

夏侯惇自以为胜券在握，于是立刻下令发起进攻，自己便一马当先地冲在最前面。

这时，赵云拍马而来，他直奔夏侯惇杀来。夏侯惇见状，立刻高声大骂：“呔！赵云你不过是食鼠辈刘备米粮的一介毛贼，你们犯上作乱，今日我夏侯惇在此，便要你的性命！”

“休得胡言！”

赵云哪容他造次，立刻跃马舞枪，与夏侯惇斗在一处。两个人打了十几个回合，赵云佯装不敌，转身就逃。

“想跑？没门儿！”

夏侯惇不知有诈，紧追不舍。护军韩浩见状，立刻追上来谏道：“将军小心有诈！属下觉得那赵云的样子恐怕要诱敌深入，小心前面有埋伏啊！”

“休得胡言！”

夏侯惇冷笑一声，“他就算有埋伏又有何足惧？遇到埋伏我便一并歼灭就是。像新野军这样的孱弱之辈，就算设上十面埋伏，又能如何？咱们如今就要乘胜追击，将他们斩尽杀绝！”

夏侯惇毫不理会，一直追进了博望坡。

果然不出韩浩所料，突然传来一声炮响，战鼓齐鸣，乱箭如雨。一面刘字大旗飘扬而出，刘备领兵拦在面前。夏侯惇见状，却哈哈大笑：“哼！你们这也算埋伏吗？你们只会卖弄这些小伎俩，待我将你们一一歼灭！”

说罢，夏侯惇催起战马，杀入敌阵。

夏侯惇率部一路追击，恨不得一天之内便可以攻克新野城，将敌军一网打尽。

而刘备则并不恋战，他作势招架一阵便退下阵来。按照诸葛亮部署下的计策，他佯装不敌，与赵云会合一处，落败而逃。

此时天色渐晚，日落西山，夕雾轻薄，皎月初升。

“喂！于禁！等等我！”

于禁回头，只见李典正气喘吁吁地追上来：“李典啊，出什么事啦？”

李典焦急地说：“夏侯都督哪里去了？”

“他那个急性子，哪里肯等我们啊！他早就纵马冲到第一线了，咱们落下他已经两里多路了。”

“这可不行啊！恐怕会出危险的！”

“怎么说？”

“轻敌深入，他可是犯了兵家大忌。”

“新野这帮破破烂烂的弱兵有什么可怕的？咱们直接冲进去就取胜了。你看咱们这一仗打得他们落花流水的，你又有什么担心的？”

“我倒不怕新野军，只不过兵法有言，狭路之上，山川相逼，草木芜杂，应忌火攻啊！你看这一带的地形，是不是很险要？”

“哎！这么说来，这块地方确实很险要啊。”

于禁闻言，立刻勒住马缰。他同时下令部队停止前进，之后对李典说：“这里就由你留下来防守，做好警戒。我瞅着这里的地形也有些怪异，我这就追上去，提醒都督要小心为好。”

于禁说罢，立刻飞奔向前，赶上了夏侯惇。待他将李典的意见告诉夏侯惇后，夏侯惇这才醒悟：“不好！我们过于深入了，你怎么不早说啊？”

夏侯惇此时忽然觉得背后一凉，只觉得周围杀机四伏。这个久经沙场的老将都忍不住打个寒战，觉得毛骨悚然。

“快撤！”

夏侯惇一声大喊，话音未落却见熊熊的火光从四面的峡谷山川升起。他来不及掉头，却见狂风大作，火仗风势将曹军周围的树木荒草全部点燃。溪水也沸腾起来，宛如灼灼热流。

“糟糕！有伏兵！”

“敌人用火攻啦！”

曹军为躲避火势，乱作一团。人马互相踩踏，死伤无数，惨叫声声。而此时，却闻呐喊喧天，金鼓齐鸣，吓得曹军魂飞魄散。

“夏侯惇，你还敢逞能吗？”

赵云的声音悠悠传来，充满讥讽。

夏侯惇陷在一片火海之中，眼睁睁看着手下的士兵或是坠入溪川被淹死，或是四处逃窜被马蹄践踏而死，自己却无能为力。此时他怎敢再冲上前去，与赵云单挑独斗。

“骑马逃不出去了！大家快弃马，走水路逃跑！”

夏侯惇一边命令手下赶快逃命，一边自己也弃马而行，企图逃生火海。

李典当时位于后方，他突见前方火光冲天，心知不好。

待他匆忙引兵上前救援时，却被关羽率领的一彪人马挡在前面。李典又想退回博望坡保护军粮，却发现张飞早就带兵赶到，将全部辎重尽数焚烧。

“烧死他们！一个都休想逃走！”

新野军摇旗呐喊，从后面夹击而上。曹军不敌，死伤无数。夏侯惇、于禁和李典等人眼见全部辎重车队都被敌军烧毁，毫无办法。

“大势已去！”

夏侯惇懊恼地顿足不止，他只得率领残部向山上逃命。逃跑途中，夏侯兰被张飞一刀毙命，护军韩浩虽侥幸生还，却身受重伤。

此战直到拂晓时分才停息。

博望坡的草木植被都已化作焦炭，曹军死伤无数，尸横遍野。待关羽和张飞检点战场时，不禁意气风发，他们的战果颇丰。

“敌军尸骸超过三万，看来能安全逃走的士兵不到一半而已。”

“咱们几乎全歼敌军了！”

“首战大捷，真是个好兆头！咱们此战缴获了大量军粮，还有数不清的战利品。咱们能取胜，都靠的是平时的刻苦训练啊！”

“刻苦训练只是一方面。”

关羽与张飞并驾齐驱，他面带微笑，继续说道，“若是没有诸葛亮指挥得当，咱们也难以取胜。军师功不可没啊！”

“嗨！诸葛亮的策略确实不错，这次也算他的运气好！”

张飞虽然心中还有些不服气，但不得不暗挑拇指，觉得诸葛亮果然足智多谋。

两人一路得意扬扬，返回新野。

走到半路，忽见迎面来了一驾座车，旌旗招展，由五百兵士和数员大将簇拥保护。

“来者何人？”

待二人仔细观瞧，却见军师诸葛亮悠然端坐车上，车驾两侧是糜竺和糜芳两员大将。

“恭喜关将军、张将军得胜而归！”

“军师在上，请受我等一拜。”

关羽和张飞一见诸葛亮，不敢怠慢。他们连忙下马，跪在诸葛亮的车驾之前，报告昨夜大捷之事。

“此战得以取胜，一来是仰仗主公的御德，二来是依靠诸位大将的忠诚勇武，实在是可喜可贺啊！”

诸葛亮坐在马车上，谦逊地慰勉关张两位大将。虽然关羽和张飞比他年长许多，但他们都觉得，诸葛亮的言谈举止浑然不似一位刚满二十八岁的年轻人。

过了不久，赵云、关平和刘封等人，也各自率部集合而来。

关羽的养子关平缴获了曹军大量军粮，还有七十余辆运粮车。他初战获胜，气势轩昂。

不多时，刘备也跨坐在白马之上，与众人会合而来。诸位大将立刻簇拥上前，高呼胜利。

“恭喜主公，贺喜主公！”

“你们都辛苦啦！”

“如今取得胜利，我们速速返回吧！”

众人皆欢欣鼓舞，向新野走去。

回程的路上，将士们高唱凯歌，高举旌旗。新野的老百姓们夹道欢迎，他们欢呼雀跃，向凯旋的将士们表示感谢。孙乾负责留守新野，他也早早率领一众守军，出城相迎。

老百姓们齐声夸奖：“都靠刘大人的英明领导，才让我们这些百姓免受敌军蹂躏，我们都感谢您啊！”

众人皆赞刘备的领导有方，也敬诸葛亮的才德过人。

但是，诸葛亮却并不满足于此战胜利，也没有陶醉于自我满足中。

回城后，刘备对诸葛亮百般夸赞，但诸葛亮却依旧紧锁双眉，他谏言道：“主公过奖了。孔明认为，此战虽胜，但我们尚不可高枕无忧。此番夏侯惇率十万铁骑而来，虽被我们歼灭了大部，得以暂时休息。但下次出兵之时，曹操必然亲率大军而来。因此，我们现在一定要设法考虑如何应对。”

“你说得不错。倘若曹操亲征而来，恐怕我们难以对付。曹操曾大败袁绍，之后又打下了冀北、辽东和辽西等地。你以为，曹操当真会亲率大军，南下征讨新野吗？”

“那是自然。因此，我们需早早准备。新野地方狭小，各处要害设防薄弱，难以抵抗曹军劲敌。”

“莫非先生是让我们退出新野吗？”

“是的！我们必须离开新野，再觅他所。”

诸葛亮一边说着，一边谨慎地环顾四下。

第六章 刘备借荆州

“孔明已有一计，”诸葛亮凑近刘备耳边，低声说道，“如今荆州刘表病入膏肓，我听说他已经形容枯槁，不日便会撒手人寰。此乃天赐良机，倘若我们能因此巧借荆州，便可谋得万全之策。一旦荆州落到我们手中，我们不仅可以依靠那里广阔的地势，险隘陡崖，还能得到大量军需财源。”

刘备听罢，却连连摇头：“此计不妥。刘表于我有恩，刘某之所以能取得今日之成就，全靠他的提携。若要让我乘人之危，夺走恩人的领地，刘某怎能做到？”

“主公应以大义着眼，而不该执着于这些小节。倘若我们此时不取荆州，则日后必定会后悔莫及。”

“不行！若刘某取刘表的荆州，岂不是背信弃义之举？”

“主公若此时不取荆州，那么当曹操的大军来袭之时，我们又当如何是好？”

“无论如何，刘某不愿做一个忘恩负义之徒！”

“果然！我主乃是一代仁君啊！”

诸葛亮只得住嘴。

夏侯惇惨遭大败，只身逃回许都，觉得深受奇耻大辱。他自行绑缚，跪在丞相府的阶下。他如此举动代表他深受悔过，无颜面对丞相。

曹操见夏侯惇此状，只得露出一丝苦笑。

“来人啊!给夏侯将军快快松绑！”

曹操一边说，一边示意手下人为夏侯惇松绑，之后，又让其到堂上说话。

夏侯惇拜在大堂中央，一五一十地向曹操汇报了此战失利的情况。他痛定思痛，悔不当初：“末将罪该万死。当率部抵达博望坡之时，竟未察觉到敌人欲用火攻之计，导致深入溪林，折损众多将士。请丞相治罪！”

“夏侯惇，你自幼便操练武艺、学习兵法。如今久经沙场，身为一员老将，怎能不知狭道之中必用火攻之兵法？你到底是怎么搞的？”

“末将知罪，也不再开脱自己。当日于禁也来提醒我小心火攻，却为时已晚了。”

“于禁确实有胆识，足以胜任大将军之职。但夏侯将军也绝非寻常将官，从今以后，你要严加操练，以雪今日之耻！”

曹操只是口头上斥责了夏侯惇，却未治他的罪。

待到同年七月下旬，曹操集合了八十万大军，准备再度南征新野。他将部队分为先锋四个军团，中军五路人马，还有机动、游击、辎重等队伍。此番南征军的队伍庞大，声势浩大。

待南征军即将启程离开许都之时，中大夫孔融特来谏言：“启禀丞相，想当年，我军北伐袁绍之时尚且无此番之声势浩大。属下以为，此番出兵规模过于庞大，恐怕会掀起类似当年洛阳之乱、长安惨案的祸端。待到那时，将士牺牲，民不聊生，国家动乱，恐怕天下人会怨叹丞相好战。况且那刘备乃是汉室宗亲，不曾背叛朝廷。东吴孙权亦无任何不义之举，他坐拥江南六郡，又兼长江之险，要想取胜，绝非易事啊！”

“一派胡言！还不给我住口！大军出发之时，你竟然如此口无遮拦！”

曹操怒发冲冠，大声责骂道，“再敢造次，便拖出去斩了！”

孔融只得怏怏退下。走出大门，孔融仰天长叹：“以不仁讨伐仁

义，怎会不败啊！”

不料，孔融的话语却被附近马厩一名仆从听见，他立刻将此事禀告给主人。而此人正是素与孔融不睦的郗虑，他立刻向曹操告状，添油加醋地进谗言。

所谓小人，总能抓住细枝末节的小事，夸大其词，再利用主人的弱点，巧立名目地挑拨是非，便能顺利地将谗言送到主人心中。

曹操原本并不是一个轻信谗言，不辨忠奸的昏庸之辈。但是，一旦拥有了一个庞大的组织，并且处于上层地位已久，心态难免会有所改变。他当初立志之时所具有的克己、反省的初心，也会渐渐失去。而当他失去对自身约束的制约，其表现会变得愈发露骨。

有许多的无能小人，他们擅于摆弄甜言蜜语，并将运用佞智当成一种习惯。虽然在曹操周围，有荀彧这样的忠臣良将敢于苦谏，能压制一部分小人作恶，但佞臣也绝非少数。

“孔融似乎对丞相的斥责心怀怨恨。昨晚他离开丞相府时，还大骂道‘以不仁讨伐仁义，怎能不败’！反观他平素的言论，似乎早有不满之意。”

进谗言之人总是惯于卖弄口舌，将平素搜刮的各种“罪状”一一道出。

“记得之前，丞相发布禁酒令之时，孔融便讥讽道：‘天有酒旗之星，地有酒郡。倘若没了欢喜泉之源，人间怎会再有笑声？丞相若想让百姓禁酒，倒不如禁止婚姻了。’如此反对丞相的言论，孔融经常言说。”

……

“另外，孔融一直与那位在朝廷御宴之上，赤身裸体辱骂丞相的祢衡有来往。听说当初祢衡在朝堂上所为，便是孔融指使的。”

……

“不仅如此，孔融从很久之前便与荆州刘表有书信来往，据说他和刘备也有交情，因此他才会一直向着刘备说好话。丞相如若不信，便可

突袭他的宅邸，一定能拿到他们私自往来的证据。明天丞相便要率军远征荆州了，在此之前，一定要彻查此事才妥当啊！”

……

郗虑一直喋喋不休，鼓唇弄舌地讲了许久。曹操一言不发地听了半天，面露厌恶之色，对他喝道：“真是啰唆，快退下吧！”

曹操让手下像赶苍蝇一般，不耐烦地将郗虑赶走。曹操貌似洞悉了他进谗言的险恶用心，实则相反。他在赶走郗虑之后，立刻叫来了廷尉。

“速去孔融家搜查！”

曹操一声令下，吩咐廷尉前去搜查。

廷尉领命出发，带着一队人突袭孔融的宅邸。孔融来不及做出反应，便被捉拿了。

一位仆从急匆匆奔入内院，带着哭腔禀告孔融的两位公子：“大事不好！老爷被廷尉抓走了！你们快跑啊！”

两人正在下围棋。他们闻讯却毫不惊慌，只说了一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之后，两人又下了二三盘棋。

这时，捕吏们已经闯入后院，将孔融的两个儿子都斩于刀下。不仅如此，他们还一把火烧了孔融的宅邸，父子三人都被枭首示众。

荀彧事后获悉此事，长叹一声：“惨啊！”

事已至此，荀彧便不再向曹操进谏言。他对此事一直沉默不语，他的沉默本身也代表他的意见了。

曹操亲率八十万大军南下，铁蹄铮铮。而此时荆州刘表已经病入膏肓，他急召刘备而来：“你我原是汉室同宗，我视你情同手足……”

刘表斜卧在病榻之上，奄奄一息地对刘备交代道：“待我死后，这

荆州便由贤弟统领，此事不会有人怪罪于你的。我已经立好遗嘱，无人会说你夺取荆州的。”

刘备却连连推辞：“这个使不得啊！您尚有子嗣可以托付，我怎可代替他们继承您的领地呢？”

“他们不行啊！我那两个儿子都不成器，荆州交给他们我怎能放心。请贤弟不要推脱，我把我的儿子和荆州就托付给你了！”

刘表一再恳求，刘备却执意不肯接受。

诸葛亮事后得知此情，不禁长叹：“我主如此固执，反会给荆州招致大祸啊！”

之后，刘表的病情日愈恶化。当他听闻曹操率八十万大军前来征讨的消息后，更是吓得魂飞魄散。他留下遗嘱，一切后事皆仰仗刘备，他还嘱咐：“倘若刘备不肯答应继位，便立长子刘琦为荆州之主。”

蔡夫人对刘表的遗嘱十分不满，他的兄长蔡瑁和心腹张允更是连夜商讨对策，打算除掉刘琦，拥立刘琮继位。

而正在此时，刘琦听说父亲病危，立刻日夜兼程，从江夏赶回荆州。他一刻也不肯耽误，连在驿站落脚的时间都没有，便急匆匆要进城探望父亲。

可是无论他如何叫门，荆州城门却始终对他紧闭。

“你们快开门啊！我是刘琦啊，刚从江夏赶来为父亲探病的。快开门让我进去！”

只听得城楼之上传来蔡瑁的声音：“刘琦啊，你不是领命去江夏守卫国境的嘛，如今竟敢擅自返回荆州？你好大的胆子啊！是哪个准你弃边境于不顾，擅离职守的？虽说你是嫡子，但也决不能违背军令让你进城。你啊，还是速速回去吧！快点走吧！”

“讲话之人可是舅父蔡将军吗？我是你的外甥刘琦，远道从江夏赶来。请让我进去见父亲最后一面，便即刻离去。请舅父莫要如此绝情啊！”

“不行！”蔡瑁以舅父之名，疾言厉色地斥责刘琦，“你既然知道父亲身染疾病，如今违令而归，只会惹他生气，使病情恶化。你岂不是要背上有违孝道之名？你大老远地赶回来，难道就为了气死父亲吗？”

刘琦万般无奈，只得在城门外大哭一场，惆怅而归。

同年秋八月的戊申之日，刘表终于撒手人寰。

蔡夫人、蔡瑁和张允等人伪造了刘表的遗嘱，声称由次子刘琮继承荆州的大统。

蔡夫人之子刘琮，年方十四岁，天资聪敏。有一次，在众将齐集一堂之时，刘琮公开发问道：“母亲、舅父，你们都说有亡父的遗嘱，立我为后。但是，如今我哥哥在江夏，叔父刘备在新野，倘若哥哥和叔父兴师问罪而来，我当如何是好？”

蔡夫人和蔡瑁听了顿时脸色大变。

刘琮发问之下，立刻从末席站起一人，此人正是幕僚李珪。他立刻直言而答：“少君问得好！你年纪轻轻，天真烂漫，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说明你的本性善良。所谓君臣有道，长幼有序，如此弃长兄而不顾，却强行立幼，违背人伦。于今之计，应当立刻派使者去江夏，迎接长公子刘琦回荆州，立他为主。这样，荆州在刘备的扶持下，可以内整军务，北防曹操，南拒孙权。如若不然，则难以做到上下一体，同心卫国，荆州势必大乱啊！”

李珪慷慨陈词，毫不隐晦。而蔡瑁一听之下，暴跳如雷：“大胆狂徒！你竟敢妖言惑众，有辱先主遗言，扰乱人心！你这个逆臣赶快给我住嘴！”

蔡瑁立刻带领手下，冲到李珪身边，大喝一声：“给我把他押下去！”

李珪被众人推搡，却仍然无所畏惧，他大声骂道：“你们结党营私，伪造遗命，废长立幼，将荆州的法纪置于不顾！荆州被你们这些人毁于一旦，如何抵抗外敌？荆州就要毁在你们手里了！”

李珪不住叫骂，终于激怒了蔡瑁。蔡瑁手起刀落，将李珪的人头砍

下。

之后，李珪的尸体被丢进城外乱坟岗里，城中百姓听闻此事，无不伤心落泪。

故主刘表被厚葬于襄阳以东四十里的汉阳，墓地华丽壮观。在为刘表举行了国葬之后，蔡氏一族立刻拥立刘琮为主，之后又下令迁都。

如今曹操的大军压境，荆州危在旦夕。此时迁都旨在避难，但此举能否真正奏效，却令众多有识之士感到忧心。

新主刘琮在蔡夫人守护下，迁都至襄阳。

此时，曹操亲率大军南下，不时有快马急报："曹军已逼近宛城了！"

幼主刘琮和蔡夫人居于主座之上，召集蔡瑁、蒯越等宿将群臣们，整日开会，商讨如何应敌。

"我们和曹军拼了！"

武将主战居多，而文官却大多持不同看法。其中，东曹掾傅巽，字公悌，提出："荆州如今有三大弱点。"他列举荆州的种种不足，以劝主公不要硬拼。

第一，刘琦身在江夏，他身为国主之长兄，却被排挤在外，心怀不满。倘若他趁荆州全力抵抗曹军之时，却举兵从背后偷袭，则两面夹击之下，荆州必亡。

第二，刘备身在新野，新野与襄阳只有一江之隔。如今我们尚不清楚他的向背如何。

第三，故主刘表刚刚故去，为时不久，如今朝中众臣人心惶惶，内政未理，难以应战。

傅公悌说罢，立刻有一人起身附和道："公悌此言不错，我亦有同感。另外，我认为还有三个不利之处。"

说话之人名叫王粲，山阳高平人，字仲宣，他力陈交战的害处。也

是三条：

“其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亲率百万雄师而来，打着朝廷的名义，我们若与之对抗，便背负了违抗皇命的罪名。

其二，曹操威震四方，手下更是兵强马壮。而荆州之军却人少势寡，难以抗衡。

其三，倘若我们求助刘备，他也绝非曹操的对手。而且，如果刘备有能力抵挡曹操，恐怕他更不愿委身于我军之下吧？”

听了傅巽的三弱之说和王桀的三害之论，大家再判断，以目前的荆州之兵，该如何抗衡曹操的百万大军？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于是荆州不战先降，刘琮立刻派出使者，从襄阳出发赶赴曹军所在之处，递上降书。

第七章 舍弃新野

当时，曹操已经率领百万大军开至河南宛城（今河南省,南阳）。他广征粮草军需，为了打仗做好了一应的准备。

正在这时，降使宋忠代表荆州方面，抵达了曹军的营地。

宋忠在宛城拜见了曹操，并递上了降书。

曹操收下降书，心中大悦。他哈哈大笑，说道：“不错！看来刘琮的帐下，倒是有几个识时务的贤臣。”

随后，曹操重赏来使，并保证：“曹某会禀明皇上，将刘琮封为忠烈侯，永为荆州太守。不久之后，我便要率军进入荆州，让刘琮到时候出城迎接。见面之后，我便会对他交代下一步的事项。”

宋忠拜谢了曹操，带上封赏之物兴高采烈地返回荆州复命。

半路之上，他们来至一处渡船，准备过江之时，忽见一队人马急驰而来。

“且慢！前面的人等一等！”

宋忠回头观瞧，只见来将不是别人，正是负责此处防守的关羽。

“糟糕！”

宋忠心知不好，却也无处可逃，只得硬着头皮禀告了关羽自己此行的来由。

“你竟带了降书去投降曹操，还被他接受了？”

关羽初闻此讯，大吃一惊。他说道：“此事需立刻禀告我的主公，就烦劳你跟我回一趟新野吧。”

关羽说罢，便将宋忠一行带回新野。

刘备听闻荆州投降曹操之事后，大为震惊。他一声悲呼：“竟有此事！”便几欲昏厥。

而张飞更是压不住火爆脾气，他顿足高呼：“实在可恶！咱们先把宋忠的脑袋砍下来血祭，然后立刻发兵，攻克荆州。看哪个还要降曹！”

张飞四处鼓动，众人也不禁摩拳擦掌。

宋忠吓得魂飞魄散，自知难逃一死，只得战战兢兢地看着新野众人。刘备无可奈何地对宋忠说道：“事到如今，就算杀了你也于事无补。你快走吧！”

刘备挥挥手，准许宋忠离开。

正在这时，荆州幕僚伊籍来访。放走宋忠后，刘备正和诸葛亮召集群臣议事。刘备见伊籍也并非外人，便邀他一同参会，并为平时疏于联系而致歉。

伊籍此番前来，正因其对蔡夫人和蔡瑁等人废长立幼之事极为愤慨，因此前来找刘备倾诉。

“对他们心怀不满之人，并非只有你一人啊。”刘备一边安抚伊籍，一边对他说道，“其实不止于此，还有一事我也刚刚得知。此事你若知晓后，肯定会更为忧心啊。”

“您所谓何事？怎会让我忧心呢？”

“刘太守刚刚故去，尸骨未寒，便有人要将这荆州九郡拱手相让，送予曹操，连降书都送上了。”

“竟有此事？

“千真万确。”

“倘若此事当真，你何不以吊丧为名，赶赴襄阳，将幼主刘琮掳到新野后，一举夺权，将蔡夫人等一干人等一网打尽？”

伊籍素来温厚儒雅，但他闻听此讯后，立刻对刘备提出一个满怀杀机的对策。

诸葛亮也一起劝道：“伊籍所言极是。主公现在应该痛下决心才是。”

刘备却只是默默垂泪，过了半晌才答道：“不行！刘表临终时曾托付我，要辅助他的孩子，我怎能违背对他的承诺？”

诸葛亮咂了一下嘴，又劝道：“主公此时不取荆州，更待何时？如此犹豫不决，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他们将荆州拱手让给曹操不成？”

诸葛亮以激将之法，欲刺激刘备赶快拿定主意。

“难道没有其他办法吗？”刘备喃喃自语，他始终不肯做出决断，最后只得下令，“我们只得舍弃新野，暂避樊城去吧。”

正在他们商量之时，又有探马急报而来，说曹军前锋已经迫近博望坡一带了。

伊籍匆忙告辞而去，新野城中也立刻紧张起来，充满了临战的氛围。

“大家不必担心，有我在此，自有办法。”

诸葛亮一边安抚刘备，一边传令排兵布阵。

“防战的第一步，需在四座城门高挂布告牌，写清楚：城中的百姓商人，男女老幼，皆要速速逃出避难。若有延滞迟行者，将遭曹军杀害。”

之后，诸葛亮又一一布置：“孙乾，命你在岸边调集船只，协助避难百姓渡河。糜竺，命你引导百姓们前往樊城。关羽，命你率一千人马，埋伏在白河上游，以土囊沙袋堵住白河之水。”

诸葛亮顿了顿，环顾了一下在座诸将，他又凝视着关羽，接着说道：“待到明天半夜时分，若你听到白河下游人马纷乱，声音嘈杂，便可判断曹军已经溃乱，你便要在上游立刻移走土囊沙袋，让河水决堤而下。同时，命张飞率一千余兵马埋伏在白河渡口，与关羽之兵会合后，便能打乱曹操的中军。”

诸葛亮将目光移向张飞。只见张飞摩拳擦掌，对诸葛亮的命令十分赞成。

“赵云听令！”

诸葛亮高呼一声。

“末将在！”

赵云应了一声，从诸将的队列中挺身跨出。

“授你三千兵马，”诸葛亮下令道，“命你准备大量柴芦等易燃之物，掺入硫磺、烟硝，将之堆积在新野城楼之上。我也观测过天象，大约在明日傍晚时分便会刮起大风。曹军若得胜，必然会先进新野城。届时，你便要兵分三路，从西门、北门、南门三处投掷火箭油砾，再以铁炮轰之，令三处城头起火。之后，你便可率兵杀入东门，城内的曹军必定会向东门仓皇而逃。你们便可趁乱歼敌。待大事已毕，你要立刻引兵后撤，与关羽和张飞的队伍在白河渡口会合，之后，速速赶往樊城。”

诸葛亮一番排兵布阵，众将立刻各自领命而去。最后还剩下糜芳、刘封等将领。

“你们过来，拿着这个，如此这般行事！”

诸葛亮又将他们二人叫到身边，低声吩咐一番后，授给糜芳红旗，交给刘封蓝旗。他们二人也立刻领命而去，各引一千人马，向离新野三十里地的鹊尾坡方向急驰而去。

曹操将其大本营设在宛城，以纵观全局。他命曹仁和曹洪作为先锋大将，率前锋第一军十万人，以及许褚率领三千精兵，已经逼近新野城外。

正值午时，曹军的前锋部队原地歇息。曹仁和曹洪叫来当地的向

导，问道：“从此处到新野还有多远？”

“到新野不过三十多里地。”

“此处叫什么名字？”

“鹊尾坡。”

正在这时，有数十骑探子带回情报：“从此处向前，有一座大山。我等发现有敌军埋伏，他们沿着山峰布阵。敌军看见我们后，这边的山上挥舞蓝旗，那边山上挥舞红旗，互相呼应。似乎敌军已有了充分的准备，但不清楚到底埋伏了多少人。”

许褚闻言，并不完全相信。他相信眼见为实，于是亲率三千人马，前去探看。

待许褚的部队抵达那座山前的时候，他仔细观察地形，发现此处层峦叠嶂，树木茂盛。加上地形复杂，一时无法看清敌军的情况。突然，许褚发现前面一座山上，有一面红旗招展。

“啊！果然如此！”

许褚屏气凝神，盯着那面红旗，却见对面山上也有蓝旗挥舞，而且两厢呼应，频繁交流。许褚不知情况如何，心中十分纳闷。

此处草深木长，山势险要，气氛森森，让人觉得敌阵深不可测。许褚觉得敌军的实力难以估量，于是下令道：“绝不能轻举妄动！”

他命手下在此等候，便一个人赶回去向曹仁汇报。

曹仁闻讯，却不以为然地一笑说道：“你打便是了！今日不过是首次交手，彼此必定会十分慎重。而且兵有虚实。我看你说的那红旗蓝旗，不过是敌人故弄玄虚罢了。你莫非怕了不成？”

许褚领命，只得再次回到鹊尾坡。他下令部队前进，但奇怪的是，敌军连一个人影也不见。

“奇怪？敌军跑哪去了？”

许褚一边率兵行进，一边紧张地防备伏兵。只是一路之上却不见敌军的身影，令人心中起疑。

一路走来，精神紧绷，曹军个个心中紧张，有些不知所措。

不知不觉中，太阳已经西沉，天色昏暗。月亮升上天空，月光微弱，照得道路模糊不清。

“啊！那是什么声音？”

三千余骑曹军立刻戛然止步。大家一边侧耳倾听，一边借着月光，四下张望。

月光微弱，夜空如洗，天色澄净。只见前方山头之上，忽然有一名敌军吹起了号角。

“呜……呜……”

角声悠长，拖着长长的尾音，不知在召唤什么，回声响彻山谷。

“咦？怎么回事？”

许褚正心中起疑，待他仔细观望之时，又发现在山顶处簇拥着一片旌旗，旗下有一把伞盖遥遥可见，伞盖下还有两个人影，相对而坐。待月光渐明之时，可以看清楚，那伞盖下对坐的人影竟是刘备和诸葛亮。他们二人正相对而坐，饮酒赏月。

“实在可恶！他们竟敢故弄玄虚，戏弄本将！”

许褚觉得受到了愚弄，不禁大怒。他立刻下令，向山顶冲击。曹军得令，立刻登山，宛如一群豺狼虎豹一般。但就在这时，从山上滚下无数巨石大木，将曹军砸得人仰马翻。

一块巨石砸下就能伤几人，一根檑木滚落便能砸死几个人。曹军一时之间，死伤无数。

许褚见势不妙，立刻下令后撤，再寻进攻良机。

但是，前面山头和后面山谷一直号角声声、金鼓铮铮，细听之下，

好像两厢呼应，传递信息。

“我到底该如何切断敌人的首尾呼应？”

许褚再三思索，始终觉得难以捉摸。

正在这时，曹仁和曹洪率领着主力部队也赶到了前线。曹仁冲过来对着许褚便是一顿臭骂：“他们的把戏不过是儿戏一般！倒把你吓住了！赶快向前进啊！快点！”

于是曹军不敢怠慢，只得匆匆忙忙地向前行进，终于来到了新野城下。

“你看看，咱们这才到了敌军的大本营了吧！”

曹仁忍不住得意扬扬，觉得自己有先见之明。

但这新野的城中竟也没有敌军的踪影。不仅敌军没有，就连百姓家、商铺里也都空无一人。整个城市就像一座空荡荡的死城一般，毫无声息。

曹洪和许褚见状，却得意地大笑：“看来那刘备和诸葛亮早已技穷了，他们打不过咱们，便只得带着将士和老百姓们逃跑了。哈哈哈！他们逃得倒快！”

有人立刻提议：“将军，咱们不如马上去追，将敌人全部歼灭！”

但曹军此时已经人马困乏，晚饭也没来得及吃。于是，曹仁和曹洪决定在此暂住一宿，第二天一早再去追击也不迟。

“扎营！造饭！”

一声令下，全军休整。

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曹仁和曹洪等将领立刻进入城中，钻进帐篷里饮酒。

半夜时分，突然听到哨兵大喊：“不得了啦！着火啦！”

门外一阵骚动。帐篷里的一些将领也连忙放下酒杯，就欲起身。曹仁却毫不在意，反而让众人不要慌张：“可能是炊事班埋锅造饭时不慎失火的吧？大家无须慌张，咱们得沉住气，将士们便不会过于紧张。”

但是，门外的骚乱却毫不平息，反而愈演愈烈。而且听说西、北、南三座城门都已变成火海。恐慌随着大火一起蔓延，门外人马嘈杂的声音越来越近。

“糟糕！敌军来袭！”

“敌人发动火攻啦！”

曹仁和曹洪此时才意识到情况有变，他们吓得魂飞魄散，等他们冲出帐篷时才发现为时已晚。

整座城也被浓浓的黑烟所笼罩。将领们想上马迎敌都已是不可能，战马们四处狂奔，铠甲武器被四处丢弃，人们无处可逃。

浓烟熏得人们睁不开眼睛，呛得难以呼吸。

大火借着风势，愈来愈烈，迅速蔓延到四面八方。城中高阁和楼台，也在熊熊大火中轰然爆炸，爆出无数火球，纷纷砸向城中。

曹军将士连连惨叫，抱头鼠窜。他们逃向西门，发现西门是火；逃向南门，发现南门着火；而北门更是被烈火笼罩其中，炙热的火焰灼烤着大地。

“往东门逃！那里没着火！”

只听得有人高叫，于是成千上万的曹兵拥向东门。一路之上，人马互相践踏，头顶燃烧的火雨，又使曹军死伤了无数。

曹仁和曹洪抱头鼠窜，好不容易从东门夺门而出后，却不料被赵云迎头拦住。他们抵挡不过，匆匆向后方撤退，却发现刘封和糜芳率领一哨人马，将他们的退路封死。

“这该如何是好？”

情急之下，他们只得一路向白河岸边逃去。

来到河边，马儿饮水，将士们也纷纷掬起河水解渴。而事先埋伏在上游的关羽，听到下游方向传来人喊马嘶之声，立刻会意。

“时机已到！”

关羽立刻命令手下，按军师之前所授之计，拆掉土囊沙袋，任河水决堤而下。被积蓄已久的河水顿时奔腾而下，翻起浊浪涌向下游。可怜几万名的曹军将士，在黑暗之中不明所以，便被洪水吞没，喂了鱼虾。

第八章 流离失所

滔滔河水，席卷而来。在这排山倒海的浪涛之下，无数曹军溺死水中，大批人马都难以生还。

第一波破堰而出的洪水，在瞬间便倾泻而尽，但后续的激流势头依然不减，怒涛拍岸，令人生畏。

曹仁和曹洪两员大将侥幸生还。他们匆忙逃跑，领着仅剩的残兵败将逃到博陵渡口。可刚一上岸，他们又被一标人马拦住了去路。

“曹军败将，往哪里逃？燕人张飞已在此等候多时！”

曹军只得勉强抵抗一番，却终归不敌，又死伤大半。曹仁自己也险些遇难，还好有许褚勉力截住张飞，这才给曹仁拖得时机，侥幸逃脱。

张飞虽见这条到手的大鱼逃脱了，但心中仍是快活：“哈哈！俺老张好久没打得如此畅快了！曹军再想张狂，就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

张飞按计划收兵，赶到白水河边与刘备、诸葛亮等会合。

刘封和糜芳早就将船只准备妥当，等在江边。

刘备率领全军渡江，抵达对岸之时，天色已经大亮。

诸葛亮又下令道：“所有船只，全部烧毁！”

之后，一行人便安全进入樊城。

这时，曹军先锋大败的消息终于传至宛城，曹操闻听诸葛亮设计而

胜，不禁勃然大怒："好啊你个诸葛亮！卖弄些伎俩便伤我将士！待老夫亲自出征，将你们碎尸万段！"

于是，曹操立刻下令，准备率大部队直扑新野、白河、樊城，要血洗三城。

正在这时，谋士刘晔前来进谏道："丞相的威名和仁德，在华北一带可谓家喻户晓。只可惜我们初到此地，当地百姓对您只有畏惧，尚未体会到您的仁爱恩德。刘备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才蒙骗百姓，畏我军如畏惧豺狼虎豹一般。因此，他才能率领当地百姓一起逃向樊城。倘若我军在此时，一味长驱直追，血洗新野、樊城的话，恐怕只会徒增当地老百姓对丞相的恐惧，更对我军避而远之。因此，丞相得不到民心，纵然攻占了城池，却无人顺从。这就宛如在枯野中采寻芳草，难有收获。以属下之见，丞相不若宽大为怀，派人前去刘备处招降。若那刘备不肯降服，民心生怨，荆州岂不是唾手可得。待我们拿下了荆州，再取东吴，便易如反掌。天下统一的霸业，指日可待。区区一个刘备，不过一时得意，丞相若上了他的当，兴师问罪而去，恐怕招致民心离叛，得不偿失啊！"

刘晔之言颇为中肯，他从大局着眼，深得曹操赞许。曹操只得按下火气，点头答应。不过他在人选问题上，有些犹豫："你看，老夫该派何人前去劝降？"

刘晔立刻答道："当然是徐庶！"

曹操眼睛一瞪，便要出口责骂。但他缓了一缓，才轻声问道："徐庶要是去了刘备那里，岂不是有去无回？"

"丞相不必担心。正因为刘备与徐庶交情很深，天下皆知。因此倘若徐庶当真背信弃义，出使不归，他便会被天下人耻笑。属下正是因此，才建议让徐庶前去劝降，非他莫属。"

"此言有理。"

曹操随即命人唤来徐庶，命他劝降刘备。

徐庶领命，来到樊城。

“什么？徐庶奉曹操之命，赶来樊城见我？”

刘备听说徐庶前来城下，想起与他的情谊，便立刻带诸葛亮出城相迎。

“刘某真没想到！竟能再次与先生重逢。”

阔别已久，双方再次相见都十分唏嘘。

徐庶虽与刘备情深义重，但如今已经身在敌营。他寒暄了几句，便立刻道出来意：“曹操假意命我前来劝降，表面上是来求和，实际上却非他的本意。曹操不过是以此奸诈之计，打算煽动百姓，将这场战争的起源转嫁于你。你切莫中其诡计，只贪图一时的安逸而遗恨百世。徐某虽然身在敌营，老母离世，但我食其俸禄，若趁此出使时机而逃，必会被世人耻笑我不忠不义。徐某无奈，不得久留，只盼你能听我之言，也便尽了我的心愿了。”

临行前，徐庶又再三嘱咐道：“你如今深陷逆境，难免心有不安。但请你记住，如今你的处境与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你现在有诸葛亮辅佐，定能成就霸业。如今的困境，总会过去的，日后也不过是一段笑谈罢了。徐某虽然痛失老母，但身不由己，不能在你身边出谋划策。但我远在曹营，也会暗暗为你祈祷，祝你早日功成。徐某去也！”

徐庶说罢，便赶回去复命了。刘备只得再次丢弃樊城，另谋去处。

刘备深知，待曹操听到使者回报，告知刘备拒绝劝降之后，一定会将“刘备不顾百姓，执意一战”这个罪名强加于自己。到那时，百万曹军席卷而来，定会将本地百姓任意蹂躏。

“我们离开樊城，可先去襄阳。那里更利于防守。”

诸葛亮建议道，刘备立刻采纳，但是转念想道：“我若离开了，那老百姓们怎么办？他们一路追随于我，信赖于我，如今又该如何是好？”

想到这里，刘备不禁又犹豫起来。

“主公不必多虑。百姓们既然仰慕于你，便一定会追随于你的。虽然带着老百姓一同撤离十分麻烦，但我们也一定可以做到的。”

既然诸葛亮如此说，刘备也无可奈何地同意了：“就这么办吧！”

然后命关羽做好渡江的准备。

关羽在江边准备好舟船之后，又将所有百姓召集在一处，宣布道：“愿追随刘皇叔的人，便与我等一同渡江，不愿者便可留下，或者返回老家安心耕田。”

数万百姓不分男女老幼一面放声恸哭，一面说道：“即使要开山垦荒，斫石为水，我等也愿意追随刘皇叔！纵然性命难保，我等也决不怨恨刘皇叔！”

于是，关羽同糜竺、简雍等将领一起，将数万百姓分批安排上船，一一渡江，送往对岸。

刘备上船后正欲渡江，却见一队曹操兵马疾驰而来，约有五百人左右。这队骑兵正沿着樊城城池直奔江边追来，来势汹汹。

“糟糕！曹军追来了！”

百姓见状，纷纷吓得魂飞魄散。有的人还等在岸边，未及渡江，登上船的人则吓得大哭不止，慌乱之中，还有人落入江水。一时间，悲鸣之声响彻江天，令人闻之心酸。

“这都怪我啊！这些百姓们是无辜的，他们遭此横祸，全是因为我的缘故啊！”

刘备站在船舷之侧，目睹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见他纵身一跃，便欲跳江自尽。

左右连忙上前，将他抱住。

“求死容易，求生不易。人生于世，总是要历经磨难，才能死中求生。主公，你怎可丢下这些誓死追随你的百姓于不顾，自己却先走呢？”

众人苦苦相劝，刘备这才打消了寻死的念头。

关羽留在后面殿后，他扶老携幼，护送老弱病残的百姓上了船，横渡大江。待到全部百姓都平安抵达江北后，刘备下令，所有人等刻不容缓，立刻向襄阳城急速前进。

在襄阳城中，荆州的幼主刘琮和其母蔡夫人，已经先他们一步从荆州避居至此。

刘备来到襄阳城下，勒马站住，朗声向城头高呼：“贤侄刘琮，请快快打开城门，救百姓于危急矣！”

但是，城头却无人应答。待刘备的声音刚落，却见城楼箭垛上闪出无数弓箭手，他们瞄准城下，箭雨齐发。

锋利的箭矢如大雨一般对着百姓袭来，激起一片悲鸣惨叫之声。百姓们慌忙躲避，人仰马翻，混乱不安，一时之间，天地昏暗，一片阴霾，百姓凄惨的叫声让人仿佛置身于地狱之中。

就在这时，襄阳城中有一员大将坐不住了。此人姓魏名延，字文长，他目睹城下如此惨状，忍不住义愤填膺。他一跃而起，振臂高呼：“刘皇叔乃忠厚仁义之人。如今咱们故主尸骨未寒，你等却已向曹操摇尾乞降。如此卖国之贼，实在卑鄙无耻！俺魏某偏就不屑与你们为伍，我现在就打开城门，放刘备入城！”

说罢，魏延召集一队人马，便向城门冲去。

蔡瑁闻讯大怒。他立刻对张允下令：“给我把这个叛徒的脑袋砍了！”

但是，此时魏延已经率领手下，从城中杀向襄阳城门。他击散守城官兵，放下吊桥，对着城外高呼：

“刘皇叔！刘皇叔！快快进城来吧！”

张允和文聘这时才赶到。他们于城门口挡住魏延，与他厮杀成一团。

张飞和关羽在城外见吊桥放下，城门洞开，心中大喜。他们正欲拍马驰入城中，却听见城中异常喧闹，好似一口煮沸的大锅。他们唯恐事情有异，连忙勒马停步，又命令手下：“大家且慢进城！”

又转身询问军师：“诸葛军师！如今这襄阳城，咱们是进还是不进？”

诸葛亮在后面答道：“我看这城中之人，已经开始自相厮杀。我们不可趁乱入城，还是转道前往江陵（今湖北省,沙市）为妙。”

“什么？现在要去江陵？”

“没错！江陵虽然距此路途稍远，但那里乃是荆州第一要冲，地处险峻，钱粮充足。”

“既然如此，我们便动身吧！”

襄阳城中仰慕刘备的将士们，见城下的大军竟突然折返离去，于是纷纷倒戈。他们趁乱出城，追随刘备一行离去，人数甚众。

在这些将士之中，要数魏延最为光明磊落。他敢于公然与蔡瑁等人对立，便被张允、文聘等人困在城中。一番鏖战之后，魏延手下将士死伤殆尽，但他仍单枪匹马酣战不息，不肯投降。

魏延从巳时一直战到未时，终于趁敌人不备，杀开一条血路逃出城去。但此时刘备一行早已走远，魏延浑身浴血，万般无奈之下只得独自奔往长沙，转投长沙太守韩玄帐下。

而刘备一行从襄阳城下掉头，转道江陵。数万百姓一路追随，其中不乏老弱病残之人。他们行动迟缓，拖家带口，车担混杂，前进的速度十分缓慢。一路加紧，也最多一日前进十里路。

诸葛亮见状，十分发愁。最后，他只得眉头紧锁，言语悲切，对刘备谏言：“主公请看，此处乃是一片平原，敌军若追上来，不但我们无处藏身，无数百姓更是难以抵抗。请主公赶快拿个主意吧！”

此时的情况确实十分危急。不仅手下将士们的生命岌岌可危，这数万名老百姓也十分危险。倘若一旦遭遇敌军，他们毫无招架之力，只能坐以待毙。

“主公，此时我们顾不得百姓了！”诸葛亮对刘备如此谏言。他深知刘备的宅心仁厚，但他更知道，在残酷的战场上，能够取胜的是杀敌的

能力，却非一颗仁爱之心。

“主公，请你痛下决心，放弃百姓吧。他们如今已经成了我们的累赘，我们实在拖累不起了。为今之计，我们必须尽早赶至江陵。倘若您再不下定决心的话，我们便会全军覆没，被曹军一网打尽的！”

刘备这次却不肯听从诸葛亮的谏言，他毅然决然地说道：“百姓之所以追随于我，乃是出自对我的一片仰慕之心，宛如孩童仰慕父亲一般。如今我又怎么忍心，将他们抛之不顾？国家以人为本，在此家破国亡之际，我得其所拥，实在三生有幸。如今我只愿与百姓同生共死，也决不抛弃！”

诸葛亮见状，心知无论如何劝说也难以打动刘备的心了。于是决定继续带着百姓们撤离。众将士和百姓听到诸葛亮的转述，得知刘备的决心，十分感动，忍不住泣不成声。诸葛亮一方面叮嘱百姓一定要互相提携，互帮互助，另一方面又吩咐关羽和孙乾各带五百兵士：“我命你等带上这封书信，立刻赶往江夏，面见刘表之子刘琦。你们要将我们如今的情况如实告之，请他速派兵至江陵，与我们会合！”

诸葛亮将刘备的亲笔信交予两人，派他们去江夏搬援兵。

再表曹操这边。他亲率大军，浩浩荡荡从宛城向樊城进发。

刚到樊城，曹操便命人送信至襄阳，信中说道：“曹某欲见幼主刘琮。”

年幼的刘琮见信，吓得屁滚尿流，只会连声求饶，绝不肯前去。无奈之下，只得由蔡瑁、张允和文聘三人作为代表，去樊城会见曹操。

正在这时，幕下有人对刘琮建议道：“如今荆州已经降服，曹操必会骄慢大意。主公不如此时出兵，打曹军个出其不意，则曹操的首级唾手可得。如此一来，天下都会归顺荆州。此乃天赐良机，不可错过！”

但这番话很快便传到蔡瑁那里，他立刻派人打探，发现进言之人名叫王威。

蔡瑁闻讯后勃然大怒，他破口大骂道：“王威怎么如此多事！他此时进谏，蛊惑幼主，罪该万死！”

蔡瑁大怒之下便要将王威捉来斩首，幸得蒯越竭力劝慰，才肯作罢。

襄阳城中如今形成了两派。一方面有人因同情刘备而反戈，不时有不辞而别的人出来；另一方面主降派还是占了多数。这两派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争执之下导致城中各派严重对立，荆州的统治阶层之中，已经矛盾重重，难以维系。

但是，蔡瑁却一直执意孤行，完全不顾如今纷乱的局势。他一再向曹操献媚，企图通过曹操的势力压制内部的分裂。当他抵达樊城谒见曹操时，不仅献上了重礼，更是俯首称臣，谄媚无比。

曹操居于高位，俯视蔡瑁等人，神色倨傲。他开口问道："如今这荆州之中，还有多少军马、钱粮和兵船啊？"

蔡瑁不敢隐瞒，连忙叩头回答："回禀丞相大人，如今这荆州之中尚有骑兵八万，步卒二十万，水军十万，另有兵船七千余艘。金银钱粮大半存储在江陵城之中，其余各城之中，常备有一年的军需。"

曹操闻言，十分满意。他随即对蔡瑁保证："当年刘表在世之时，便曾想受封为荆州王，怎奈他未及称王便先故去。曹某一定奏请圣上，日后封刘表之子刘琮为荆州之王。"

曹操心情大悦，于是乘兴封蔡瑁为平南侯、水军大都督，又封张允为助顺侯、水军副都督。

两人受封领赏，连连谢恩。如今他们的故国降于敌军之下，他们并不为此感到羞耻，反而为深受曹操的赏识而感到幸运。两人乐颠颠地回去了。

"丞相怎么会如此不识人呢？像他们这样的奸佞小人，却授以高官，难道真要将水军交给他们指挥不成？"

待他们离去之后，荀攸立刻低声嘀咕道。

曹操虽然身在远处，却听到了荀攸的抱怨。他忍不住撇了撇嘴，对着荀攸的方向漫不经心地说道："老夫怎能不识人？要知道我军兵士皆是在北方长大，擅长山野作战，但对于南方作战所需知的水利及水兵之

法、兵船的构造和修建等，却并不熟悉。如今老夫虽然将他们二人任为水军大都督和副都督，但当不需要之时，随时可以削去他们的官职嘛。没想到荀攸竟然不识老夫之心，实在可惜啊！”

虽然曹操并未当面斥责，但这几句话更令人羞愧难当。荀攸闻言，连忙赤红了脸，匆匆躲到人后去了。

与此同时，蔡瑁和张允一回到襄阳，便将情况一一汇报给蔡夫人和幼主刘琮：“恭喜主公，属下们此番前去樊城十分顺利。曹丞相大悦之下，还答应要上呈圣上，将您封为荆州之王。”

第二天，曹操便下令，曹军进驻襄阳城。蔡夫人连忙领着刘琮，亲自赶到江边渡口迎接，恭迎曹操登城。

这一日，襄阳百姓都沿街跪拜，荆州的文武百官也列队出迎。欢迎的人潮从城门一路排到大殿之前。大家对曹操一行敬献鲜花，表示欢迎。

曹操来至大殿之上，端坐宝座正中。他不由得得意扬扬。在他的两侧则是他的手下大将和武士，将他保护严密，护在当中。

蔡夫人代替刘琮，将刘表的印绶和兵符以锦缎包裹，献给曹操。

“很好！刘琮很快便可飞黄腾达，受朝廷重用的。”

曹操接过印绶和兵符，百官山呼万岁，便完成了入城仪式。仪式结束后，曹操又召来荆州旧臣蒯越，对他说道：“老夫虽得荆州，却并不甚欢喜。能得你所助，才是真正的幸事啊！”

于是，曹操当即便封蒯越为江陵太守。

之后，他又封五名旧臣为列侯，王粲和傅巽被封为关内侯。

最后，曹操才轻慢地对刘琮说道：“你就去青州吧，封你个青州刺史。”

刘琮皱起眉来，连连哀求：“丞相开恩！我可以不做官，只求能留在亡父的故土之上，为他看守墓地。”

曹操则冷冷地摇了摇头，断然拒绝道：“不行！青州是个好地方，离都城也不远。待你成年之后，老夫还会准你随驾做官。你且去吧，不用多说了。”

数日之后，刘琮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跟随母亲蔡夫人，一路哭哭啼啼地离开故国，踏上了赴青州的旅途。追随他的仅有老将王威等几个人，他们守护着车马，一路前行。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令人唏嘘。

待刘琮启程之后，曹操便唤来大将于禁，交予他一道密令。于禁得令，立刻带领五百余精锐之师，随后追赶而去。

一场杀戮就如此展开了。那是一处无名的河川之畔，荒草野花都被鲜血染红了。于禁率领五百余名兵士，追上刘琮的车队。他们宛如一群饿狼一般，直扑向蔡夫人和刘琮，将他们碎尸万段。一时间，日月昏暗，天地无情。悲号之声直传云霄，惨不忍闻。

老将王威被众多兵士团团围住，终于寡不敌众，命丧当场。一应随从，无一生还。

第九章 妻儿离散

四天之后，于禁才回城复命。

在此期间，曹操一直在焦急地等待消息，始终心神不宁。

“回禀丞相，属下完成了您的命令。我带人一路追击，终于追上了蔡夫人和刘琮的队伍。现已将一应人等全部诛杀，保证没有留下活口！”

听到于禁的回复，曹操这才放下心来。如今刘表的亲族几近绝灭，之前的一门望族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实在令人唏嘘。而曹操只不过轻描淡写地应了一声：“知道了！”

之后，曹操又派出武士前往隆中，搜寻诸葛亮的妻子兄弟等亲族的下落，打算将他们一网打尽。

曹操对诸葛亮的仇恨之深，由此可见一斑：“纵然将隆中的土地翻遍，你们也必须把诸葛亮的三族赶尽杀绝！”

曹操的命令一下，他的将领连忙督促手下出动。他们将诸葛亮曾居住的卧龙冈的旧宅及其附近都一一搜遍，却一无所获。原来诸葛亮早就料到曹操会有此行动，于是将所有亲族都事先接走了。另外，当地的邻亲素来敬佩诸葛亮的德行，因此，当曹操的手下前去搜查之时，也三缄其口，不肯透露任何线索。

自从攻克荆州之后，曹操整日忙于政务，整顿治安、安置旧臣、赏罚手下、发布新令等，忙得不可开交。

“丞相，请喝杯茶，歇一歇吧。”

一日，谋士荀攸忽然在一旁劝告道。

“也好。老夫确实有些乏了。”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丞相忙中偷闲，喝杯清茶，也是一件乐事。”

“哎呀，这些税务的事，还未理清楚，不敢偷闲哟。”

“比起税务之事，丞相还有更加急迫的事情，不是吗？”

“哦？还有何事，如此急迫？”

“刘备他们已经逃走十多日了。倘若他们逃窜至江陵，占据了那里的金银和军粮，我们可就被动了吧？”

“哎呀！正是！”

曹操一拍案桌，腾然起身：“哎呀！我这几日忙来忙去，被这些蝇头小事所缠身，竟然忘记了这么重要的事！荀攸啊，你为何不早点提醒我？”

“这个——属下以为，丞相绝不会忘记如此大事的。”

“放肆！老夫日理万机，怎么可能万事都记在心里。你赶快传我的命令，准备好兵马，立刻追击刘备！”

“丞相现在下令，便是不迟。想那刘备一路逃亡，却带着数万难民百姓，他们顶多一日行进十里地而已。您只消派出数千铁骑，一路疾风般追击，不出两日，定能将刘备一举歼灭。”

曹操立即命荀攸召集群臣，集合议事。曹操在发令前，环顾四下，却发现荆州的旧臣之中独独少了文聘一人，不禁心中纳闷：“文聘怎么不来？”

曹操立刻派人去传唤，文聘这才姗姗来迟，立于末位。

“文聘，你因何迟到？莫非不愿前来么？”

受到曹操的斥责，文聘不得已，只好愁容满面地答道：“属下迟到，无可申辩。只因我心中感到愧疚。当年故主刘表在临终前曾托付于我，让我发誓坚守汉川边防，防止外敌入侵，不让敌人踏上主君的土地一步。但没想到如今事已于此，我觉得无颜见人，因此迟到了。”

说罢，文聘早已泪流满面。曹操闻言，心中不由感慨，他点头说道：“这果然是个忠君之臣啊！”

曹操立刻提拔文聘为关内侯，领江夏太守。

接着，又交给文聘五千铁骑，命他立刻上路，追击刘备。

刘备一行带着数万难民，但他手下的兵马却不足两千。

千里荒野，崎岖难行，众人前进缓慢。

“何时才能到江陵城啊？”

“咱们才走了刚刚一半路程吧。”

一行人已经离开襄阳十多日了。照现在这个速度，不知何时才能赶到江陵。刘备不禁忧心忡忡。

“关羽前去江夏搬援兵，怎么一直毫无音讯？军师，就烦你亲自跑一趟吧！”

“也好。我立刻动身。我们尚不清楚江夏那边的情形，但如今我们只能指望刘琦了。”

“倘若军师亲自前去求援，想必刘琦是不会拒绝的。上次若非你明虑察断，授他良策，恐怕他早就被继母蔡夫人所害了。”

“既然如此，我便动身了。”

诸葛亮立刻带领五百名兵士，改道直奔江夏而去。

刘备这厢刚刚送诸葛亮上路，第二天中午就见身后的旷野上刮来一阵狂风。众人回头观瞧，只见尘土飞扬，遮天蔽日，地上也传来声声异响，仿佛地壳都在震动，发出隆隆之声。

“怎么回事？马匹也在躁动嘶鸣，莫非有什么兆头？”

刘备正在纳闷，站在身旁的糜芳、糜竺和简雍等人则战战兢兢地说道：“坏了！绝对是凶兆！马匹的嘶鸣声实在古怪。”

这时，众人齐声劝道：“主公，危机当前，咱们得赶快抛下百姓，赶快逃命去啊！”

刘备浑然不听，反而指着前方问道：“前面是何处？”

“前面是当阳县，之后河那边便是景山。”

刘备立即命赵云在前，张飞断后，护着百姓向前方赶去。

时值秋末，荒野之上野花缤纷，野草疯长。每到入夜时分，气温骤降，寒风刺骨，入夜后更是让人觉得如置身于冰窖中一般。

那日的半夜时分，只听到一声悲号传来，声音穿透了整片旷野。黑暗之中，喊杀声乍起，一队人马疾驰而来，杀气逼人：“刘备休走！”

刘备见势不好，立刻召集手下将士，决心和敌人以命相搏，冲出重围。

“主公！快往东面跑！”

张飞一边奋力抵抗，一边高声叫道。

“贤弟！有劳了！”

刘备高呼一声，催马便跑。他一路逃到南面的长坂坡边，却又遭遇一队人马。为首的一员大将立马横枪，大声喝道：“刘豫州，你往哪里走！你的气数已尽，再跑也是无益。干脆乖乖留下你的首级吧！”

刘备一见来人竟是荆州刘表的旧部文聘，他心知文聘素来深晓大义，是一位了不起的骁将，于是故意辱骂他道：“这不是荆州武士之楷模的文聘，文大将军嘛。没想到啊没想到，如今国难当头，你却卖国求荣，倒戈向自己人，充当了敌人的走狗!文聘啊文聘，刘某实在想不明白，你怎会做出如此事来？你还有何颜面面对荆州父老？你还如何堪当武士之楷模？”

文聘闻言，羞臊得面红耳赤，只得拨马掉头离去。

但是没过多时，曹操的手下爱将许褚又从后方追了过来，所幸张飞及时赶到，将许褚拦了下来。他杀开一条血路，刘备才得以逃生。

张飞毕竟力量有限，他将追兵缠住一阵，让刘备得以先行逃脱。

但不断有追兵袭来，他们呐喊声声，直扑刘备：“哪里跑！”

“拿命来！”

刘备和张飞二人催马便逃，追兵在身后紧紧跟随，不计其数。一路之上，又遭遇伏兵，铺天盖地的箭雨向他们袭来，他们只得夺路而逃。

一连逃了一夜，刘备疲于奔命，几欲昏厥。他的眼睫毛都被汗水打湿，只觉得视线不清，天昏地暗。

“不好！”

刘备失去知觉，竟从马上跌落下来。待他恍惚清醒过来后，四下张望一圈，却已不见随从的人马，也不见糜芳、糜竺、赵云和简雍等人，更不见自己的妻儿老小。他不知何时，已同众人失散了。

“百姓们都去哪里了？我的妻儿怎么不见踪影？我怎么一个人也看不到了？人非草木，岂能无情，我又该如何是好啊？”

刘备悲从中来，忍不住大放悲声。

此时，糜芳浑身是血，踉跄地赶了过来。他来不及拔取身上的箭头，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悲愤地诉说道：“真没想到啊！那赵云居然临阵变节，投奔到曹操门下了！”

“什么？赵云变节了？”刘备大吃一惊，但随即他厉声叱责糜芳，“胡说八道！想那赵云与我是患难之交，我非常信任他。子龙的志操清如雪，血气如铁，是个铮铮铁骨之人！他绝不会做出此等事来！若你说他贪图富贵，背信弃义，不顾自己的志操和名节，转投敌营，我是断然不会相信的！”

“可是主公，属下亲眼看见赵云抛开自己的人马，直奔曹军冲进去

了。绝不有假！”

这时，旁边也有一个人插嘴道：“他说得没错！好多人都亲眼所见。”

此人便是刚刚赶上来的张飞。

只见他目眦尽裂，义愤填膺：“哼哼！待俺老张返回去寻他。倘若赵云当真投降了曹操，我便要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主公不如先行离开，好生歇息罢。”

“三弟，你莫要冲动！子龙是绝不会背叛我们的。你去寻他也罢，绝不可莽撞行事！”

“我看着办吧！”

张飞气哼哼地打马离开，带领二十余骑人马，调头杀去。

只见前面有一条大河挡住去路，河上架着一座木桥。桥上写着“长坂桥”三个大字。

桥的东岸有一片密林。张飞心生一计，低声交代手下前去布置。手下们依计而行，他们砍下树枝拴在马尾上，又纵马在密林来回驰骋，溅起满天烟尘。

“嘿嘿！如此一来，敌军怎会知道我只有二十余骑人马，看着烟尘也有四五百骑的人马！”

张飞微微一笑，立马横刀站在长坂桥上。他将丈八长矛横在胸前，朝西面张望。

再说赵云，他究竟是否投降了呢？

原来赵云自离开襄阳城起，便一直负责护卫刘备的家眷等人。甘夫人、糜夫人，还有幼主阿斗的安危都落在他的肩上，他怎敢有丝毫怠慢。

但是从前夜起，赵云便一直同曹军厮杀。乱军之中竟走失了幼主阿斗和二位夫人，赵云自责不已。他一夜未眠，但心中打定主意：“若走

失了二位夫人和幼主，我还有何颜面去见主公。”

于是，赵云四处寻觅，誓要找回主公的家眷。

赵云率领仅剩的三十余骑人马，反复涉险，在敌阵中杀入突出。

“你们可曾见过二位夫人？可曾见到幼主？”

赵云疯狂地搜寻着她们的下落，逢人便问。

他驰骋在马背之上，四处突围，反复搜寻。数万的曹军人马完全阻挡不住赵云，任他几进几出，如入无人之境一般。

一路之上，赵云看到数万百姓四散奔逃，有的被流箭射中，有的深陷泥塘，有的被误伤踢倒。他听到母亲在召唤孩子，孩子在找寻父母，女人在呼唤丈夫……各种凄惨的悲声震动天地，令他宛如置身于地狱之中。

“咦？那个人难道是他？”

赵云忽然远远看到一人，正卧倒在地，他连忙下马，走上前去查看。只见那人浑身是血，将身下的野草也染红，赵云将他抱起，发现正是自家大将军简雍。

“还好，伤得不太重。醒醒！简雍！”

简雍悠悠醒转过来，他睁开眼睛，茫然地四下张望：“赵将军，原来是你！”

“你怎么样？打起精神来！”

“哎？二位夫人呢？幼主阿斗呢？他们都去哪里了？”

“我正要问你呢。简雍，你把夫人和幼主阿斗送到哪里去了？”

“不错。我护送两位夫人和幼主至此，忽然遭遇一队敌军。我上前与敌将一番厮杀，将他砍落马下，然后立即赶回车旁，但为时已晚。”

“什么？难道他们被曹军擒了去？”

“不是的。我听手下说，两位夫人抱着阿斗幼主，弃车而逃。我正要前去寻他们，却不知被什么从身后击中，便昏了过去。之后的事，我便不知道了。”

“简雍，你的伤势要赶快处理，你立刻回去，追上主公！”

赵云立刻将简雍扶上马背，又嘱咐随从将他护送回去。自己则瞪圆双眼，誓要找到两位夫人和幼主的下落。

“纵然是上穷碧落下黄泉，赵某也一定要找到主公的家眷。否则我今生都无颜回去面见主公了！”

赵云立下决心，便纵马向长坂坡飞奔而去。

他远远遇到几个兵卒，那些人对他高声招呼道：“赵将军！赵将军！”

赵云走近一看，发现这些人正是负责护送夫人和幼主的兵士。于是停下来询问：“你们可知夫人的下落？”

兵士们一致抬手指向南面，诉说道：“二位夫人披头散发，赤裸双脚，夹在百姓之中，向南逃去了！”

“知道了！”

赵云立刻打马向前，飞奔而去。他一路追赶到百姓，便嘶哑着嗓子，大声问道：“你们见到二位夫人了没有？见到幼主了没有？”

百姓之中无人回应，赵云又再次打马向前。前方又有一群老百姓，扶老携幼，正在逃命。赵云依旧声嘶力竭地大喊，只听得有一人放声号泣，哭倒在马蹄前。此人正是甘夫人。

赵云大惊，他连忙将长枪夹在腋下，翻身下马，扶起夫人。

“都怪赵云无能，让主母受惊，请夫人恕罪。糜夫人和幼主如今又身在何处？怎么不见踪影？”

“之前我们还和幼主及糜夫人一起逃难。但是后来突然遇到一股敌兵，我们四散逃开，便与她们走失了，如今并不知道去向。”

甘夫人满眶热泪，正对赵云诉苦，忽然见周遭的百姓一片大乱，如鸟兽惊散。

第十章 青釭宝剑

原来是曹仁手下猛将淳于导，正率兵追赶而来。

淳于导领命正在追赶刘备，在半路之上撞见糜竺。两人大战一番后，他将糜竺生擒，缚于马背之上，但他毫不停歇，依旧向前追赶。

“我只要能生擒刘备，便可立上头功！如今只差一步，咱们要赶紧将刘备拿下！”

淳于导振臂高呼，招呼手下一路向前，追杀刘备。

淳于导率兵打马向前，四散的难民他毫不放在眼里。忽然，他发现人群之中有一匹战马，料想定是刘备麾下的大将，于是他一催战马，直向赵云扑来。

“哎？缚在敌将马背上的人，不是糜竺吗？”

赵云一面迎敌，一面心中暗暗吃惊。

淳于导与对方交战了几个回合，心中也暗呼不好。他发现这员敌将好生了得，自己竟然不是对手，再战恐怕要吃亏的。于是他虚晃一招，拨马便走。赵云哪里容他逃走，一个枪尖挑过去，便将淳于导从背后挑起。只见淳于导被枪尖挑落马下，血溅当场。

赵云又挥枪，将剩下的敌军都驱散后，将糜竺解开绑绳，扶下马背。他顺手牵过敌军的战马，让糜竺和甘夫人分别坐上马背，又护送他们向长坂坡方向疾驰而来。

这厢，张飞正岿然站在长板桥上，宛如一尊石雕一般，纹丝不动。

胯下战马也是四蹄站立，毫不动摇。只见张飞横举丈八长矛，眼如铜铃，双唇抿紧，只有脸上的络腮胡须随风飘动。

“呔！来者何人？是人还是畜生？”

张飞冷不丁吼了一嗓子，赵云听了也一抖。

“甘夫人在此，怎敢无礼！”

赵云怒斥一声，提醒张飞不可造次。

张飞这才看见，原来赵云身后还跟着甘夫人等人的马匹。

“这不是赵将军嘛？俺老张听说你投奔曹操去了，怎么又回来了？”

“休得胡言，赵某何时投了曹操？”

“俺老张也是道听途说，因此特地折返回来，在此等候。倘若你路过这里，俺的丈八长矛也好和你打个招呼！”

“赵某一路搜寻幼主和两位夫人的下落，一夜未曾合眼。曹军的阵营杀了个几进几出，这才寻见甘夫人，正欲送回主公的身边。主公如今身在何处？”

“主公就在前面的树林中歇息。原来你也惦记着二位夫人和幼主的安危啊？”

“那是自然！张将军，请你先护送甘夫人和糜竺前去主公身边，待我折返回去，再去搜寻糜夫人和幼主。”

赵云不待张飞回话，便拨转马头，又向曹军阵营冲去。

只见有一员敌军小将迎面而来，其后跟着十余名兵士。一行人款款而行。这员小将身后背着一口长剑，手中持一杆长枪，看样子官阶不低。

赵云单人独骑，打马而来。因此这员小将并未认出他是谁，待到双方碰个当面，对方才惊呼一声不好。赵云也不打话，抖枪便刺，便一枪将敌将挑下马来。十余名兵士立刻四散奔逃，各自逃命去了。

赵云低头一看，发现敌将的尸身之后，露出一个剑柄，看样子是背了一把好剑。于是他跳下马来，踢翻敌将的尸身，将宝剑抽了出来。细看之下，发现剑柄上嵌有“青釭”两字，他这才了然：“原来此人竟是曹操的宠臣夏侯恩啊！”

原来这夏侯恩乃是曹操麾下猛将夏侯惇的弟弟，深受曹操宠爱。曹操有两把秘藏宝剑，一名倚天，一名青釭。曹操将倚天剑整日不离身，青釭剑则赐给夏侯恩佩带，还鼓励他道：“你莫要辜负这把宝剑！”

以示期许有加。

青釭宝剑！

赵云得到此剑，欣喜若狂。他从未想过，这把天下闻名的宝剑竟然被自己所得，难免兴奋。

“此乃天赐之剑！”

赵云慎重地将宝剑插在背后，之后便重新跨上战马，又向敌营冲将过去。

正在这时，曹操大军漫山遍野，蜂拥而至。他们不仅将早已溃败的刘备之军赶尽杀绝，更对手无寸铁的妇孺百姓痛下狠手。赵云见状，忍不住义愤填膺。他高声骂道：“曹兵！休得猖狂！”

之后，便一催战马，直奔敌军。他左右驱驰，将曹军杀得人仰马翻。他一边驱赶敌军，一边向人群中高呼：“夫人在何处？幼主在哪里？”

他四下搜寻着糜夫人和幼主的踪影，全然不顾自己已经置身于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他忘却了自身的危险，只顾继续深入曹军深处。

正在这时，一个摊躺在地上的百姓抬头叫住赵云：“将军！小人方才曾看到一位贵夫人，她的左腿好像受伤了，手中还抱着一个孩童。她好像躲在前面的农房之后，不知是不是您要找的糜夫人。将军到那里找找看吧。”

说完，那人便气绝而亡。

赵云闻言，匆忙向前赶去。他飞奔至那个百姓所指的方向，发现那里果然有一所破败的民宅。民宅早已被兵火烧毁，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被烧得焦黑。赵云跳下马来，仔细沿着墙脚搜寻。忽然，他听到破墙之下传来一声幼儿的啼哭之声。

“啊！果然是小主人！”

幼儿的哭声戛然而止。一位躲在荒草之中的贵夫人匆忙捂住他的口鼻，抱起孩子便要逃走。但她显然身负重伤，刚欲起身便不支倒地。

“糜夫人莫要怕，我是子龙啊！赵某特来接夫人和小主人回去的。夫人不用惊慌。”

“原来是赵将军来救我们了！孩子，不要怕，赵将军来了！那就劳烦赵将军了。一定要将孩子安全送回去才是啊！”

“那是自然！夫人也请随我一同上马，赵某护送你们回去！”

“我便罢了！”

糜夫人颓然地摇了摇头。她将幼主阿斗小心地交予赵云，便再也撑不住似的，黯然瘫坐在地。

“我恐怕回不去了。我这伤实在太重了，即使侥幸逃出此地，恐怕也性命难保了。赵将军能带着孩子突围出去便是万幸，若是我占了将军的战马，那你便只能徒步而行，又怎能穿过曹军的千军万马呢？赵将军，你带孩子先走一步吧，就不要管我了。”

“夫人不要如此悲伤，赵某没有战马，也能照样护送夫人和小主人平安回去的！”

“赵将军不要争了！你听喊杀声渐紧，定是曹军又逼近了！你赶快护送小公子逃离此处吧。不要顾虑我了，你们快走！”

“夫人赶快上马！赵某决不会抛下夫人先行的！夫人请上马！”

赵云牵过马来便要请糜夫人上马，谁料她竟挣扎转身，滚到旁边一口废旧的古井边。糜夫人趴在井口，回头说道：“赵将军！我就将小公子的性命托付给你了。不要被我拖累了，你们快走吧！”

说罢，糜夫人投井而亡！

赵云怀抱幼主，来不及上前拉住糜夫人，大惊之下不禁痛哭失声。之后，他用衣袖擦干了泪水，便将一侧的土墙推倒遮住井口，又将杂草铺在其上，用以掩盖。之后，赵云解下胸前的甲胄，将幼主阿斗塞入怀中，再紧紧系住。如此一来，阿斗幼小的身子便被裹在赵云的胸铠之下，保得周全。

幼主阿斗当年，不过是一个三岁的幼童。

赵云将阿斗裹好，便跨上战马向外走去。而在此时，破墙之外早就麇集了无数曹军将士。

“别把敌人放走啦！”

曹军的大批兵马呐喊声声，直向此处逼来。

赵云根本不将他们放在眼里。他猛催战马，从破墙的豁口处一跃而出。

带着先锋兵而来的曹军将领，是曹洪手下的一员部将，名叫晏明。此人善使一把三尖两刃的怪剑。晏明眼见赵云一人一马跃出，便挥舞着手中怪剑，叫嚣着冲上前来：“何人在此？报上名来！”

赵云一声大喝：“阻我之人，休想活命！”

赵云的声音宛如炸雷一般，晏明一听之下便吓得魂飞魄散。正当他一愣神的刹那，赵云一抖长枪，便将他刺死，挑落马下。

赵云随即拍马而去，但无数曹军兵马将他围在当中，不能轻易突围。赵云如同陷入一片云雾一般，他刚将曹军的包围冲开一个豁口，便有更多的曹军蜂拥而至，将他团团围住。赵云左突右进，将无数曹军将士踏死在马蹄之下，但却始终冲不出曹军的包围。

正在这时，前方闪出一员大将，又挡住了赵云的去路。这员曹将身后一面大旗，旗上写着“张郃”二字。此人手持一条长长的铁链，链子两端系着两只硕大的铁球。这个兵器实在怪异，只要张郃施展开臂力，抖起手腕，抡起铁链，便能巧妙地将敌人手上的兵器出其不意地夺走。

“糟糕！”

赵云虽然武功盖世，却也被张郃趁其不备，夺走了手中的长枪。他手中一空，心中便是一惊，紧接着又见一对铁球迎面砸来。赵云难以招架，只得连连后退。

赵云心中大惊，但他马上意识到此时并不能逞强，与强敌鏖战。当务之急便是将胸铠之下藏着的小主人，平平安安送回主公身边。

赵云一念至此，再也不同敌人纠缠。他拨转马头，躲开张郃的猛击，策马而去。

张郃哪里肯就此放过赵云。他在身后连声大骂：“赵云休走！你是怕了张某不成！来来来！与我大战三百回合！”

张郃拍马在后紧追不舍。

赵云纵马奔驰，但不知是他命运不济，还是幼主阿斗命薄，只听他“哎哟”一声，竟连人带马栽入一个深坑之中。

“哈哈哈！这下你可跑不掉了！”

张郃见赵云坠坑，乐得心花怒放。他紧赶两步跑到坑边，立刻抡起一只铁球，冲着赵云便砸去。哪知那铁球擦着赵云的肩膀滑过，并未伤到敌人，反而陷入土坑之中，被紧紧埋进土中。张郃使劲拽了拽铁链，却不能撼动丝毫。他只得一边破口大骂，一边铆足了力气用力拖拽铁链，想把铁球从土坑中拉出来。

赵云见状，心中大喜。他高叫一声：“休得猖狂！此乃天赐良机！看剑！”

赵云从马背上一跃而起，抽出背后长剑，直冲张郃劈下。只见他手起剑落鲜血喷涌，张郃胯下的坐骑竟被劈成两半，张郃见状，匆忙逃走。

后来，此情此景被人们津津乐道：“赵云武艺高强，他从坑中一跃而出，手中闪过一道红光，张郃的坐骑便被赵云劈成了两半。若问这是为何？只因那赵云怀抱幼主阿斗，阿斗乃是日后的西蜀之主，自然是有神功护体，命不当绝。赵云更是马蹄生风，腾云驾雾，足见阿斗幼主的

洪福齐天。”

回到当时，无论是红光还是云雾，只不过是赵云挥舞青釭宝剑之时，溅起的鲜血和剑锋罢了。但是在围观的曹兵眼中，赵云武艺非凡，常人难敌，自然对其惧怕三分。这所谓的红光便是赵云的武士之光辉，云雾便是青釭宝剑之剑光。

赵云一剑砍下，没曾想青釭宝剑竟如此锐利，他也不由得愣了一愣。但他不敢怠慢，立刻仗着宝剑，保护着幼主阿斗，继续策马向前，直向主公身边奔驰而去。

第十一章 长坂桥

在那日的战场，曹操站在景山之上，俯察战况。

他猛然发现异状，连忙手指着下面，问道："曹洪，你且来看！那人是谁？竟然在我几万大军之中几进几出，如入无人之境！"

曹洪及众将官连忙手搭凉棚，向下张望。大家议论纷纷，都不知那人究竟是谁。

曹操一时焦躁，立刻下令："快去！给我探来姓名！"

曹洪不敢耽误，连忙纵马下山。他一路飞奔，拦在赵云面前，大声喝道："来将何人？报上名来！"

赵云一挥青釭宝剑，朗声作答："我乃常山赵子龙是也！拦我者，留下命来！"

曹洪拨马便撤，他赶回山上回禀曹操。曹操一听，立刻击股说道："原来他便是赵云赵子龙啊！传闻他武艺超群，世间少有，一见之下，果然名不虚传！他真乃一员虎将。此人要是能为我所用，老夫便不愁能称霸天下了！立刻传我的命令，绝不可伤赵云一根毫毛！凡赵云所经之处，不得放箭，不得射弩！他孤身一人，一定要生擒拿下，团团围住即可！不得有误！"

既然丞相有令，众将官不敢耽搁，赶忙各自领命而去。他们派出传令官，将曹操的命令立刻传达下去。十数骑传令兵立刻纵马从山腰直冲而下，将曹操的命令传达到战场各处。飞奔的马蹄扬起十几趟尘烟。

曹操一向爱才，尤其是遇到有真才实干的良将贤臣，即使是在战场

之上，也会忘记敌我，想要立刻将有才之人招至麾下。

曹操求才若渴。一旦碰到良士，他会立刻展开疯狂的追求，这种追求有时甚至很盲目。想当初他被关羽所倾倒，不顾一切将其招至麾下，之后又痛失爱将，懊悔不已。如今他听说前面是常山赵云，又生出爱才之心，想要立刻将其招揽至自己麾下，否则决不罢休。

曹操的一道命令一下，对于赵云和幼主阿斗来说，仿佛安上了一个保护伞。赵云所到之处，曹军都将他层层包围，却没人敢上前伤他性命。因此赵云得以一边顾及胸铠下的三岁孩童，一边与曹军进行厮杀。一路下来，他也战果累累，他砍翻两杆曹军大旗，夺得三条长矛，还斩杀了无数曹军将领。而赵云身上，却未中一箭一石。最后他终于突出层层包围，一路穿过旷野而去。

赵云刚走进山间小道，却不料被两员敌将挡住去路。一人是钟缙，一人是钟绅，他们兄弟二人分列左右，各自布下兵马。

哥哥钟缙持一把大斧，弟弟钟绅持一杆方天画戟，两人互相一点头，便催马直奔赵云而来。

“来将休走！快快下马受降！”

赵云又听见身后的呐喊喧天。他回头一瞧，只见张辽和许褚等人也各率精兵猛将追赶而来。追兵声势浩大，誓要将赵云生擒活拿。

“糟糕！后有追兵，前有阻拦，看来不妙！”

赵云无奈，便将生死置之度外，与钟缙、钟绅两将纠缠在一处。

但是纵然虎将赵云武艺超群，他与敌军厮杀了整整一天一夜，如今粒米未进，早已精疲力竭。他强撑最后一口气，将钟缙、钟绅兄弟二人挑落马下，便再也支撑不住了。赵云累得气喘吁吁，满身大汗，胯下战马也脚步踉跄，单人独骑挣扎着突出了重围。

待到赵云跌跌撞撞地赶到长坂桥前，远远望见桥上昂然立着一人。他手持丈八长矛，威风凛凛地端坐马上，正是张飞张翼德。

“啊呀！张将军救我！”

赵云心中大喜，连忙举手招呼张飞。在他的后方，曹军人马乌泱泱追到身后，便要将赵云生擒活拿而下。

“张将军！快些救我！”

赵云情急之下，高声喊叫，嗓音依然嘶哑不堪。

此时他已人困马乏，再也支撑不住，更难以奋起迎敌。而曹军的骁将文聘及其麾下强兵已经杀过来，马上就要追上赵云了。

此时张飞正立于长坂桥上，他手搭凉棚，一直向战场方向张望。他只见人马嘈杂，尘烟滚滚，大批曹军正迎面而来，难免心中暗喜。宛如月下猛虎发现了猎物一般，便立刻精神焕发起来。

“敌军来了！来得正好！”

猛张飞刚欲下桥躲避，忽然发现前面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赵云！子龙快过来！后面就交给我了！”

张飞连忙高声招呼赵云。

“张将军！有劳了！”

赵云猛催战马，才踉踉跄跄越过长坂桥，将血腥的战场甩在身后，匆忙向刘备等人藏身之处驰去。

“快来人啊！赶快接过幼主！”

赵云一看到刘备，便浑身一软，立刻滚落马鞍。他浑身浴血，瘫软在地，全身颤动，大口喘气。

“哎呀！子龙回来了？你怀中抱着什么？”

“我抱的是幼主阿斗。”

“什么！竟是犬子！”

“主公请恕罪，赵云有愧于主公。”

“赵将军莫要这么说。阿斗可还好啊？”

“幼主毫发未伤！一开始时，孩子有些受惊便大声哭闹，之后可能过于疲劳便昏睡过去了。只是属下未能将糜夫人带回。她身负重伤，难以行动，属下虽然让出战马请夫人骑乘，但她却担心连累幼主。糜夫人最后叮嘱我一定要保护好幼主，便投井自尽了！”

“什么！糜夫人投井自尽了？”

“是的。属下无奈，只得推倒土墙，掩住井口，以免糜夫人的尸身被曹军发现。之后我便单枪匹马，怀揣公子，突破曹军重围。可能也是糜夫人在天之灵一直保佑吧。”

赵云解开胸铠，发现阿斗靠着自己的身体，正安然熟睡。甚至当赵云将他递给刘备时，孩子仍熟睡不醒，毫无察觉。

刘备见到孩子安然无恙，忍不住赶紧和阿斗贴贴脸，又上下检查了一下，发现孩子没有受伤。他刚刚放下心来，怀抱幼子，忽然又脸色一变：“你这家伙，险些害我折损一员大将，可恶！”

刘备说着，竟将阿斗向一旁的草丛扔了过去。

“啊！主公这是做什么？”

赵云等诸将一时不知刘备所为，赶紧将孩子从地上抱起。阿斗原本睡熟，一扔之下受了惊，哇哇啼哭不止。

“这个孩子！就知道哭！要你有什么用！”刘备愤愤地说道，“诸位将官可知，子龙与我情深义重，乃国之良才。而为了刘某这个不成器的乳儿，子龙竟险些命丧战场之上，叫我怎能不伤怀。儿子没了我可以再生一个，而如子龙一般的国之良将又如何失而复得？你们休怪我扔孩子，他的哭声只会扰我心境，又怎能在战场上明断秋毫？这孩子，我宁肯不要了！”

……

赵云闻言，忍不住匍匐在地，不住叩拜。他的心中感动不已，刚才所经历的一番磨难，与敌人厮杀的劳顿早已抛之脑后。赵云在心中暗暗起誓，刘备待我恩重如山，我愿为他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那厢，曹操步下景山。

旌旗飘扬，漫山遍野，仿佛将山谷也染成红色。曹军擂起战鼓，催促进军。闻听鼓声，各路兵马立刻动员，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

曹仁、李典、夏侯惇、乐进、张辽、许褚等曹军各大将领，纷纷率领麾下兵卒，齐头并进直扑长坂桥而来。

“赵云向那边逃去，因此刘备定然在那里！”

曹军洞悉这点，于是立刻派遣全军兵马，直奔长坂桥猛扑过来，想要一举擒获刘备，将其彻底歼灭，斩草除根。

正待大军向前进军之际，忽见文聘及其手下溃败下来，十分狼狈。待众人一问，文聘才回答：“我一路追击赵云，一直追到长坂桥畔。只见刘备麾下有一员名唤张飞的猛将，正立于长坂桥上。他长得凶神恶煞一般，手执丈八蛇矛，煞是骇人。我军不敢妄进，方令赵云得以逃脱。”

许褚和乐进将官闻听此言，不禁气得咬碎钢牙。他们怒而高呼：“你怎能如此胆小！那张飞不过是一人当关，竟骇得你不敢上前，还溃退下来，真让人笑话！想我十万大军，再加上丞相的赫赫威名，纵然是敌人有神兵相助，也难以逃生。你且在这里等着！我等这就上前，将他拿下！”

诸将说罢，立刻催马，来到了长坂桥西。

长坂桥横亘在河上，将隔河相望的两军相隔开来。按理说，此处应当有重兵把守，但此时却不见人马云集，只见河水清淙，垂柳无力。宽阔的桥面之上只有单人独骑，立于桥头。

“那是何人？”

诸将心中纳闷，不禁放慢速度，来到跟前。他们只见桥头的这员大将好不威风！他手握一杆丈八蛇矛横于胸前，头盔解下，搭于马鞍。他端坐马上，怒视前方，胯下战马也是跃跃欲试。其人不怒而威，好一派大将风度。

“啊！他就是张飞！”

诸将一声惊呼，战马也感觉到对方杀气腾腾，不自觉地向后蜷缩倒退。

……

张飞一言不发，怒目圆睁，须发倒竖。模样可怖。

“那便是燕人张飞！”

“他又有什么可怕的？”

“看来敌将只有他一人，不足为惧！”

“别管那么多，兄弟们，给我冲啊！”

诸将们交头接耳，互相鼓励，这才站稳脚跟，整好队伍刚要踏上长坂桥。

突然，身后传来高呼之声：“诸位将军且慢！”

发出声音的不止一人，只见李典、曹仁和夏侯惇等大将从后方匆匆赶来，他们挤过人马，来到桥畔。

“传丞相的口令，所有兵马不可轻举妄动，切莫中了敌军奸计！”

命令一下，诸将不敢耽搁，立刻吩咐手下人马停步不前。各支队伍一字排开，分列长坂桥畔。队伍之中留出中间一个通道，以便人员通行。一时之间，各色军旗飘扬，各路人马汇集，把长坂桥的一侧河岸挤得满满登登。

过不多时，从后方出现一队人马，在众人的簇拥之下浩浩荡荡而来。只见旌旗翻飞，五彩幡飘扬之下，一员白马金鞍的大将端坐马上，好不威风。在他的两旁，护卫手擎白旄黄钺，青罗伞盖之上镶满珍珠，华丽无比。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丞相曹操曹孟德。

“诸位将军，此时切不可轻进，小心这是诸葛亮的诡计。你看那桥上一人，不过是敌军的诱饵，想必在对岸的树林之中，必定埋伏有兵

马。”

曹操摆手将众将止住，又瞥了一眼桥上的张飞。

张飞依旧岿然不动。

他双目如炬，气势汹汹，高声呼喝道：“来者可是曹操曹丞相吗？我乃燕人张飞，刘皇叔是我的结拜哥哥。你有种就过来，俺老张陪你耍一耍！”

张飞一声大吼，宛如虎狼一般凶猛。声浪发散开去，宛如一声霹雳，震得大地摇三摇，震得河水抖三抖，就连曹操身旁的卫兵都被震得虎口发麻，难以自持。士兵们被他一声大喝吓得魂飞魄散，哪里还顾得上擎着旌旗、伞盖。这张飞的吼声将数万曹军吓得瑟瑟发抖。

曹操也不禁为之一惊，他稳了稳神，对身边将领说道：“老夫似乎记得之前关羽曾经说过，他有一个结拜弟弟名叫张飞。他还说自己远远比不上张飞，说其人威猛无比，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这个张飞名不虚传，是一员猛将啊！”

曹操边说边连连赞叹。

而一旁的夏侯霸听罢，十分不服气。他立刻大叫道：“丞相这么说不就是长了敌人的威风，灭了咱们的锐气嘛！待末将上前，与他比试比试，让他不敢小瞧咱们丞相的手下无人！”

说罢，夏侯霸一拍马便跃上了长坂桥，来到张飞面前。

张飞大嘴一咧：“好小子！第一个来送死！”

话音未落，他便挥出蛇矛，宛如一道闪电一般，夏侯霸便被劈落马下，死于非命。

数十万曹军目睹大将夏侯霸被张飞立斩于马下，不禁大惊。曹操生怕动摇了军心，于是连忙下令：“撤！”

军令一下，曹军宛如退潮的江水一般，争先恐后地抱头鼠窜。他们生怕跑得慢了会被张飞追上，自己也死于非命，于是个个你追我抢地向后方撤去。退兵的时候完全失去了方寸，士兵们丢盔弃甲，争相逃命，

一片大乱。混乱之中，人员推搡，马匹受惊，还有不少人被拥挤踩踏而死。一时间，哀号遍野，好不凄惨。

曹操没料到一个张飞竟能将自己的手下数十万大军吓得如此狼狈。他自己身边的近侍也慌张不堪，无暇顾及丞相的安危。曹操被逃命的士兵挤得东倒西歪，马匹受惊，带着他一路狂奔。曹操勉强勒住马缰，但他自己早已冠簪落地，蓬头散发。

张辽见势不好，赶忙从后面追上来牵住曹操的马缰，将战马稳定下来。他大声提醒道："丞相莫慌！张飞不过区区一员敌将，怎可与我军数十万大军相抗衡！"

曹操在张辽的提醒之下，这才有所醒悟。他连忙再次传令，全军停止后撤，各自稳住阵脚。为了挽回一些面子，曹操只得尴尬地解释道："区区一个张飞，曹某何以惧之？只不过我方才看见对岸树林之中隐约有人影晃动，疑有伏兵，又恐这是诸葛亮的诡计，于是才命令后撤的。"

他话音刚落，前方敌军忽然出动，扬起一片烟尘。敌军的行动恰巧替曹操解了围，他们放火将长坂桥烧毁后引兵退去。

曹操见状，立刻传令："敌人断桥而去，显然是人马不足，害怕我军追击。立刻传我的命令，架起三座浮桥，追击刘备！"

而刘备率领残兵败将，本欲前去江陵。如今情势不利，投奔江陵无望之下，他们只得临时改道。一行人日夜兼程，经沔阳往汉津方向逃去。

第十二章 孤帆下东吴

刘备军旅一生，此番败退之行，可谓最为惨重。

曹操一开始还毫不在意，只命几员大将追击。但是荀彧再三进谏：“丞相若不趁此机会，歼灭刘备，恐怕今后再难碰到如此良机了。倘若不慎一旦任刘备逃脱，便如放虎归山，日后势必酿成大患。”

曹操欣然同意，于是下令立刻增派数万骑兵马，又下达严命：“追击刘备，格杀勿论，决不可懈怠！”

正因如此，刘备等人不仅在长坂桥遭到曹军痛击，而且当他们一路退败到汉水渡口之时，曹军依旧紧追不舍。刘备等人勉力抵抗，十分狼狈。

“莫非天要绝我不成？”

刘备腹背受敌，深陷绝境。

恰好正在这时，援军终于赶到了。关羽从江夏的刘琦手上借得一万援兵，他们一路奔袭赶至汉水，解除了刘备的困境。

“啊！感谢上苍，刘某得以逃生！”

刘备被援兵所救，忍不住再次嗟叹。在这风雨飘摇的时代，人的命运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很大程度是靠运势而决定的。对于他来说，人生经历曲折坎坷，宛如一叶小舟，任巨浪暴雨折磨，飘忽不定。

“大家快上船！”

刘备一行连忙登上关羽备好的渡船，驶离渡口，这才安然脱险。

关羽在船上才得知了糜夫人投井自尽的死讯，他不禁扼腕道：“想当初，在许田会猎当日我便欲将曹操杀掉，可大哥却将我死死按住，不得出手。若非当日大哥阻拦，曹操早就命归西天，咱们今日又怎会落得如此狼狈？”

刘备听到关羽抱怨，只得好生安抚道：“贤弟啊！此言差矣。当初许田会猎之时，我之所以会劝阻贤弟，也是为了天下大计。况且那时为兄尚对曹操惺惺相惜，倘若此番我等安然脱险，总有一天会东山再起的。”

正在这时，忽闻江上传来一片喧闹之声。水面之上，浪花大作。

“糟糕！莫不是曹操的追兵到了！”

刘备不禁大惊失色。而关羽则急匆匆登上船头，朝后方张望。

只见后方江面遥遥驶来无数船只，列队而来。为首的一艘战船更是扬起风帆，破浪而来，速度飞快。船头之上，有一员小将挺身而立。他身披白袍银甲，飒爽英姿，好不气派。见到刘备等人的船只，那员小将便朗声高喊：“叔父等一等！侄儿来也！”

小将的声音清脆，顺风传来，原来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刘琦从江夏城赶来接应。

刘备和关羽等人见到刘琦前来，心中大喜。待双方船舷相接，两人相见之时，刘备忍不住与刘琦执手相望，泪眼蒙眬：“有劳贤侄特来相助！”

一行船只继续前行。不多时，后方又有兵船飞速赶上，为首的战船之上，有一位高士昂首立于船头之上。只见他纶巾鹤氅，神采奕奕，其威风丝毫不逊武将。此人自然便是诸葛亮。

孙乾则乘另一艘船同时赶来。

众人正在纳闷，为何诸葛亮能恰巧在此处追上众人？而诸葛亮则微微一笑：“孔明早料到会在此与主公会合，因此已率夏口（今湖北省，武汉附近）之兵马，在此恭候多时了。”

在此危急紧要的关头，即使去搬救兵，也往往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此番若非诸葛亮亲自出马，则难请得到刘琦火速增援。但诸葛亮并不愿过分夸口自己的功劳，而是随口带过。

“于今之计，我们需着眼接下来的战术。依我之见，主公应先赶到夏口，那里地处险要，且有水利之便。我们可在那里与曹操大军对峙，争取时间。同时，刘琦公子可返回江夏，这样双方首尾相助，互为犄角。再各自收拾军器，整顿兵船，方为上策！”

诸葛亮对下一步的安排，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刘琦一拍即合，他说道：“侄儿觉得，皇叔不如先随我一起回江夏，待准备妥当后再前往夏口不迟。倘若如此前去夏口，毫无准备，可能不妥。”

刘备和诸葛亮都点头认可：“就依你之见从事。”

之后便命关羽先率领五千人马赶往江夏城。确认无事后，刘备、诸葛亮及刘琦等大队人马才入城。

而曹操那厢一路追击刘备，却被其逃脱。曹操无奈，只得下令停止追击，又命各路追兵到汉水畔会合。他认为倘若刘备乘虚进入江陵，恐为后患，于是再度挥兵南下，夺取了湖南。之后，曹操在当地留下部分兵马镇守，便率其余人马迂回到荆州。

此时的荆州由邓义、刘先等刘表旧部踞守。但是此时幼主刘琮已被曹操所杀，而襄阳更是早已落入曹军之手。荆州百姓，人心归顺，早就想投靠曹操。

“既然如此，这荆州便是曹丞相的荆州，我等何以为战？”

邓义和刘先想通了这一点之后，便自觉地将城门打开，将荆州拱手相让给曹操。

曹操进入荆州之后，便一心想要解决东吴。他一直思索着该如何才能收服东吴。东吴一日不收，曹操一统天下的霸业便一日不成。

“起草檄文！”

曹操立刻命荀攸拟好檄文，发往东吴。文中写道：

刘备、诸葛亮之辈，今亡命于江夏、夏口一带，伺机逞乱。我率三军，于江汉之间击之，望君亦可率吴军共同撒网，定可将其变成网中之鱼。待擒得刘备后，你我可将荆州之地分而为二，更可永结盟好。

曹操自然并不指望这一纸檄文发出，便可令吴国降服。所谓外交，便是通过一种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而另一方面，倘若对方拒绝，自己也有实力换一种方式解决问题。因此，曹操一边派人赴东吴发送檄文，一边部署了水陆两路的兵力。

曹军整备了八十三万人马，号称百万雄师。西起荆陕，东至蕲黄，连绵三百里的连营，直逼东吴而来。

却说吴主孙权早已屯兵柴桑郡。他见曹操大军压境，事态危急，于是立刻招来东吴大贤的鲁肃，商议对策："事到如今，我们东吴必须得表明立场了。到底是与曹操结盟为佳？还是与刘备联手为好呢？这个方针的制定，是关系到东吴兴亡的大事，请一定不要有所保留，畅所欲言。"

鲁肃慎重地提出："刘表新丧，主公不如派我出使荆州，前去吊丧。"

"这是为何？"

"我打算在归途中，潜入江夏去会一会刘备。与他说明利害，签订密约。"

"不过，倘若此时答应助刘，势必惹恼曹操，他岂不是会将矛头对准我们？"

"此言差矣。曹军之所以会大兵压境，直逼我国，盖因刘备势微，不足为惧。倘若如今刘备势力强盛，则在曹操攻我东吴之时，会成为他的背脊之忧。曹操对其有所忌惮，便绝不敢犯我。联刘之策倒不急，可待日后再定，鲁某此番秘密出使，一来可以一探刘曹双方在荆州至江夏一带的实力，二来可助主公制定今后的谋略。"

东吴此时的决定，不仅决定了吴国自身的生死存亡，对受曹操百万大军威胁的刘备，同样重要。

因此，诸葛亮在江夏城内也频繁召开会议，讨论应对之策。诸葛亮胸有成竹地说道：“如今东吴甚远，而曹军压境。若欲实现三分天下的大愿，我们需联吴抗曹。倘若孙权和曹操开始互相争战，我们便可坐山观虎斗，趁机强大自己。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宏图大志。”

“可是，我们该如何才能实现此愿呢？”

刘备提出了自己的疑虑，这个问题也代表着众人的意见。

而诸葛亮却充满信心：“我相信，不出几日，东吴必派使者前来。到那时，我愿随同使者一同前往东吴。我要说服孙权，讲明个中厉害，以三寸不烂之舌，令东吴与曹操开战。如今我们在江夏，不需要投靠他们当中的任何一方，只需静观其变，坐收渔翁之利。我们若要开战，则只打必胜之战，此乃三岁小儿也明白的道理。”

众人闻言，却仍然不安。每个人见到诸葛亮如此有把握，不禁纷纷议论：“诸葛亮为何会如此自信？难道当真会有奇迹发生？”

而果不其然，诸葛亮所说的奇迹，过了数日后便出现了。

江岸的守备兵来报：“由东吴来的一艘船刚刚靠岸，来人自称鲁肃，乃东吴重臣。他说奉命代表吴主孙权，来为刘表吊丧，路经此地。”

众人不禁问道：“此事军师何以能事先料到？”

诸葛亮答道：“无论东吴如何强盛，听闻百万曹兵大举南下而来，也未免惊慌失措。而且东吴虽然富强，却缺乏实战经验，更不清楚其他国家的兵备情况，以及作战能力。因此，我才会判断，东吴会派出使者前来，意图说服主公在背后牵制曹操。”

诸葛亮又问刘琦，当初东吴的孙策死时，荆州有无派使者前往吊唁？刘琦答曰没有。诸葛亮闻言，便笑道：“这就是了。想那东吴与荆州世代为仇，东吴此番竟然不顾前嫌，派出使者吊唁。如此可见，他名为吊唁，实则是来打探虚实的。”

鲁肃被引至迎宾阁后，先是按外交礼仪对刘琦表示一番吊慰，之后又向刘备赠送了礼物，说是吴主孙权向刘备表示问候。

之后，在后堂摆开酒筵，为远道而来的鲁肃接风洗尘。

鲁肃痛饮一番后，借着酒意，直截了当地问刘备："鲁某深知您为曹操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多年以来，您与曹操屡战不休。不知依您看来，曹操是否当真暗怀统一天下的野心？还是他只不过是要满足自己的私心？"

"这个嘛……刘某也不是很清楚啊。"

"您可知道，曹操手下众多谋士中，谁最受重用？"

"这个我也不知道。"

"既然如此，"鲁肃仍然不死心，接连问道，"曹操手中的兵力到底有多少，您总是知道的吧？"

"这个我也不清楚。"

无论鲁肃抛来什么问题，刘备就是一问三不知。这种装糊涂的应对方式，也是诸葛亮事先交代的。

鲁肃面露不悦，不禁诘问道："刘皇叔在新野、襄阳等地，曾与曹操多次交战。怎么会对敌人的情况一无所知？"

刘备装出一脸的茫然，答道："鲁先生有所不知呀，每次一听说曹操兵来，我们自知敌不过，便先逃走了。曹军到底什么情况，刘某是当真不知道啊。不过，诸葛亮应该清楚些吧。"

"那诸葛先生此时身在何处？"

"我正想介绍孔明先生给你认识。"

说罢，刘备立刻命人去请诸葛亮。诸葛亮不一会儿便到了，他文质彬彬，入席坐定。

"孔明先生，鲁某与令兄乃是多年好友。"

鲁肃一见面，便先同诸葛亮拉起家长来。

“哦？原来先生认识家兄诸葛瑾啊？”

诸葛亮眯起眼睛，似乎追忆起过往，表情十分轻松。

“正是。鲁某此番奉命出使之前，还和令兄见过一面。本想替他捎一封家书给你，但因此番公务在身，只得作罢了。”

“这些家务事倒是不慌。我家主公早就有意同东吴建立联系，共同对付曹操。不知鲁先生意下如何？”

“这确实是件大事！”

“请恕我直言，吴国若是与我们结盟，自然是利大于弊的。否则若是我家主公为了一己之故，投奔了曹操的话，恐怕会对东吴造成巨大的威胁。到那时，吴国不仅要面对曹军南下的压力，还要顾忌我们，恐怕会吃不消哟。”

诸葛亮的话有礼有节，但言外之意却带有一种威胁。鲁肃闻言，心中不禁惶恐不已，因为他十分清楚，诸葛亮所说的并不为假。

“鲁某虽然身为一介使臣，但看在刘皇叔面子上，可以保证一点。倘若您肯派人随我回到吴国，前去交涉，相信我家主公孙权是决不会不为所动的。您的使者作用重大，一定要派一个慎重的人选才是。”

“看来先生对使者的人选已经心中有数了？”

“这是自然。如今孔明先生的兄长是东吴谋士，深得主公信赖。因此，鲁某以为，若是孔明先生作为使者最为妥当。不知先生可否愿意随我走一趟？”

刘备坐在一旁，闻听此言后大惊失色。他生怕东吴会在其中做些手脚，因此鲁肃越是竭力相邀，刘备越是不安。

诸葛亮只得再三安抚刘备道：“事已至此，出使之事不能耽搁。主公请放心，孔明一定不辱使命。”

刘备这才答应下来。于是，几日之后诸葛亮便与鲁肃同乘一船，前往东吴。

第十三章 舌战群儒

滔滔长江，日夜不休，奔流不息。从黎明到日暮，江岸的风光毫无变化。唯见江水滔滔，水浪不住拍打船舷，声声入耳。

一叶小舟载着诸葛亮和鲁肃，顺流直下，向东吴北部的柴桑郡而去。路上，鲁肃暗忖：“刘备虽说有些落魄，但仍是一方不可小觑的势力。诸葛亮身为军师，竟然不带一兵一卒，敢于孤身一人随我前往东吴，看来他的气魄了得，非常人能及。由此可见，诸葛亮此番前来，早已做好了大义赴死的决心，打算说服东吴，共同抗曹。”

鲁肃与诸葛亮同舟共济几日，对他的悲壮情怀不免生出几分同情和敬重。同时，他心中又不免有些担忧：“万一我家主公孙权被诸葛亮说服了，联合刘备共同抗曹。这仗要是打赢了则罢了，倘若败了，这罪过可就要落到我的头上了？”

一想到自己的责任重大，鲁肃未免又担忧起来。

一次，两人在船舷边闲谈时，鲁肃便对诸葛亮嘱咐道：“孔明先生，到时候你去面见我家主公孙权时，他定会问你许多问题。关于曹军的情形，我觉得你还是装作不知情的好。”

“这是为何？”

诸葛亮早就识透了鲁肃的心思，但他仍然微微一笑，反问他道。

“这倒也没什么，只不过我以为倘若你说得太多，反倒会让我家主公生疑，以为你们和曹操早就串通好，来打探东吴的虚实。那就对你不利了。”

“哈哈哈！孙大将军竟会如此猜忌在下吗？”

鲁肃闻言，忍不住羞得面红耳赤。

由此可见，诸葛亮是不会轻易被人摆布的，鲁肃之后便愈发谨言慎行了。

船行至浔阳江（今江西省，九江）江口，两人便改走陆路。他们继续沿鄱阳湖前行。

抵达柴桑郡后，鲁肃先将诸葛亮安顿在驿馆，自己衣不暇整便前去面见孙权。

孙权当时正召集文武百官于殿上议事。一听说鲁肃归来了，孙权连忙说：“速传鲁肃进来！”

鲁肃进入大殿，添席就座。孙权迫不及待地问道：“荆州形势如何？”

“不甚明了。”

“什么？你千里迢迢赶往荆州，难道在一路之上什么都没打探到？”

“属下确实没打探到什么消息，但是有一件要事要禀告主公。”

“哦？”孙权不再追问，反而递上一张檄文给鲁肃，“你且看这个。”

这檄文是曹操派人送来的，文中催促东吴速速投降，共同伐讨刘备。否则，就是与百万曹军为敌，东吴势必亡国。望吴侯从速回复为盼。这俨然是一个最后通牒。

“主公召集群臣议事，莫非是针对这份檄文商讨对策？”

“正是。我们已经从早上一直商议到现在。”

“结论如何？”

“迄今尚无定论。不过，文武百官大多数倾向主和，认为不应与曹操百万大军对抗。”

孙权说罢，又再次陷入沉思。

张昭等一班重臣见状，又齐声说道：“主公若欲保全东吴六郡，保住现在的繁荣与安定，只需一时降曹，避其锋芒，以图后谋。”

主和派的言论占了上风。

对于东吴而言，曹操的百万陆军尚不足为惧，可如今曹操已经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水军。倘若曹军派出千艘战舰，水陆齐下，挺进江南的话，东吴若要想与曹操一战，便需做好自身的兵马战船会损一半的准备。

文武百官极力主和，他们也痛数开战的弊端：“倘若我方取胜，但也会被战事带来的巨大消耗所拖垮。到时候没有三五年是不可能恢复元气的。还是议和为好啊！”

会议开了一天，众说纷纭。孙权一时拿不定主意，感到有些疲倦：“先休会片刻。我去更衣。”

他起身离开，走进侧殿。他此举也是让众人稍事休息。

鲁肃则赶紧尾随过去。孙权明白鲁肃是有话要说，便和蔼地问道：“子敬，方才你说有要事禀告。究竟是何事，你说说看吧。”

鲁肃刚才参加会议，听到众多重臣都主张投降，心中十分反感。另一方面，他对诸葛亮十分敬重，便趁此机会向孙权提出自己主战的意见：“我刚才听到会议之上，诸位宿将重臣众口一词，力劝主公投降曹操。他们这么说，无非是只考虑自身的身家性命罢了，哪里将主公和国家放在心上。对于他们来说，投降曹操不过是换一个主公罢了，他们的官职、阶品依然从前，车马、待遇依然如故。到时候，那些人可以悠悠然交游于仕林，顺利的话，还能晋升，当上州郡太守之职。但是倘若投降之后，主公又当如何？作为一个投降的将帅，顶多只有一辆车、几匹马、十几个随从罢了。到那时，您如何面南称孤？如何成就霸业？那些宏图大志至死也难以实现啊！”

孙权被鲁肃这一番劝说打动了。他非常年轻，因此虽然他偶尔会被一片消极之声所迷惑，但听到谏臣这样积极的建议，他本能地热血沸腾起来。

“我此番从江夏回来，还请来一位客人。主公若想再深入了解的话，不如向他请教。”

“哦？来者何人？”

“这个人是诸葛瑾之弟，诸葛亮，字孔明。”

“哦！那不是卧龙先生吗？”

孙权久仰卧龙先生诸葛亮的大名，又知道他是自己谋臣诸葛瑾的弟弟，心中十分向往。他本欲立刻召见诸葛亮，但想到今日事情繁杂，于是决定暂时休会，明日再议。

第二天一早，鲁肃便到驿馆延请诸葛亮。其实诸葛亮头一天晚上已经得到消息，于是提前斋戒沐浴一番，整装戴冠，做好了准备。

“先生请记得，今日面见我家主公之时，若他问起曹操的兵力情况，先生莫如实回复。如今我们朝中的文武宿老，大多主和，先生说话还是要留得三分。”

出发前，鲁肃一再恳切叮嘱。而诸葛亮似乎成竹在胸，他只是微微点头，并不回话。

这一日，听说诸葛亮要来，东吴二十几位谋士都早早聚集到柴桑城。这些人都是东吴资深的元老、智囊团，个个峨冠博带，正装以待。这些人无论白须黑髯，吊睛塌眉，肥躯瘦骨，皆是肃穆威严，等着一睹诸葛亮的真面目：“这个诸葛亮究竟是何等人物？我们倒要见识见识。”

众人心中充满了好奇。

诸葛亮被鲁肃引入大殿后，神态自若。他先是逐一向在场各位询问姓名，又逐一问好施礼，朗声道出：“各位请了。在下见过了。”

之后，他静静落座于客席之上。

诸葛亮双目有神，举止脱俗，其风范宛若巍巍山峰缥缈云中，又如朗朗明月隐于山谷。

“此人必是来游说东吴的。他胆子倒不小，单枪匹马便想来叫我们

东吴与曹操为敌。”

张昭不愧是东吴第一名士，他一眼便识破了诸葛亮的来意。

待众人与诸葛亮一一寒暄后，张昭便首先对诸葛亮出言挑衅：“张某早就听闻，刘豫州曾三顾先生于草庐，幸得先生出庐相助，如今如鱼得水一般。这段佳话，传颂甚广。张某只是不知，怎么自从得到先生之后，刘豫州为何未得荆州，又失新野。一路之上，被曹军打得落花流水，毫无抵抗之力。我真是想不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众人实在大跌眼镜，还望先生当面指教这个中奥秘啊。”

张昭此问非常辛辣。

诸葛亮注视张昭良久。

他心中思忖，这张昭乃是东吴第一的谋士重臣，我若不能说服他，则更难以说服孙权和其他人。于是，诸葛亮微微一笑，答道：“先生有所不知，我家主公若要取荆州，实在易如反掌。如今之所以未取荆州，只因我家主公与已故的刘表乃是同宗之亲，他不忍趁其家中不幸而夺其领地。这样乘人之危之举，可能别人做得出来。但我十分清楚，我家主公刘备乃一代仁君，他是断不会如此而为的。”

“这倒不然。我以为先生的言行不一，多有相违。”

“此话怎讲？”

“我曾听闻，先生常自比春秋时期的管仲、乐毅。这些古代英雄所立之志，便是为天下除害，保百姓安康。他们抛却了小义私情，成就大义公德，如此方可成就霸业。但如今反观先生，你虽自比管仲、乐毅，出庐辅佐刘备，却总是被小事私情所左右。你们一遇到曹军，便丢盔弃甲，狼狈而逃。如此看来，天下人觉得先生也不甚高明啊！”

“哈哈哈哈——”诸葛亮朗声大笑，“你们会如此看，我是可以理解的。古有大鹏之鸟，展翅高飞，高达千里之遥，而斥　安知大鹏之志？古人有云，良君治邦，百年功德犹在。正好比治疗重症之人，需先喂以粥食，再服温补之药，待五脏调和，血气理顺，方可喂以肉食，再下猛药祛其病根。倘若反其道而行之，在患者气脉未得和缓之时，便灌以肉食、猛药，则患者的性命堪忧，愈发病情恶化。放眼当今天下，正

处大乱之时，宛如重症之人的气脉失调，生灵涂炭宛如濒死之人，气息将绝。如此乱世，若要定国安邦，又怎容得投以猛药，一蹴而就？

“我主刘备，便如天下医者。自从兵败汝南之后，他便避难于新野僻地，但如今城郭不坚，甲兵不全，粮草匮乏之际，又遭遇曹操百万大军强袭。难以对敌之际，便只好先去逃生。倘若正面迎敌，便如以卵击石，自寻死路。避其锋芒，保存实力才是兵家之道。百年大志，又岂在一城一池的得失，又何须急于一时？

“即使退败，我军也依白河之水，智破夏侯惇、曹仁之辈，在博望山谷以火攻，烧退曹军先锋部队。我军即使撤退，也是堂堂正正地撤退，而非狼狈而逃。诚然，我军曾在襄阳遭遇惨败，一度流离，但那是因为有数万新野百姓，因仰慕仁君刘备而自发随行。我家主公不忍抛弃百姓，只得一日行军不过十里，因此才无法进入江陵。这些足以证明，我家主公仁爱厚德，又岂是抱头鼠窜地溃退而逃？

“想当年，楚霸王项羽每战必胜，最终却在垓下大败而亡；而韩信初仕高祖时，虽然屡战屡败，却在最后一仗大获胜利，为高祖打下了江山。如今我并不想妄言国家社稷之事，因为我深知一胜一败只是暂时的。这些又岂是那些坐而论道的无能之辈所能理解的？”

诸葛亮言辞恳切，语速平缓，他的神情也始终得体，不卑不亢。

张昭闻言，竟无言以对。他被诸葛亮所说服，表情有些狼狈。

众人也被诸葛亮的说法打动，陷入了沉默。正在这时，大殿一侧忽然站起一人。此人名虞翻，字仲翔，是会稽郡余姚人。

“请恕虞某直言。如今曹操坐拥雄兵百万，猛将千员，有气吞山河之势。我想请教先生，对此有何对策？”

“曹军虽然号称百万雄师，实际不过七八十万兵马。而这些兵马之中，还包括攻陷袁绍之后，收编的北方降兵，还有一些荆州刘表的旧部。一群乌合之众，又有何惧？”

“哈哈哈！诸葛先生真爱说笑啊！想当初你在新野放火烧城，自断后路、又在襄阳惨遭大败，好不容易才从虎口逃生。如今先生竟然说曹操不足为惧，岂不可笑？看来先生真会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啊！”

“此言差矣。我家主公刘备虽然所拥之兵马并不多，但人人皆是仁义之兵。在碰到残暴至极的曹操大军之时，也不会蠢到以死相搏、自掘坟墓。而东吴的情况又怎样呢？东吴不仅山川肥沃，粮草充足，兵强马壮，而且坐拥长江天险。只可惜在座诸位，虽然身居要职，本该为主分忧，如今却只顾一己之安危，忘乎国耻，竟一心要说服自家主公投降曹贼，成为亡国之奴。你们如此卑劣的行径，又怎可与我家主公及麾下众臣相提并论？简直是笑话！”

诸葛亮此话说完，面颊已经略略泛红。他的语气也不似刚才那般和缓，而渐渐变得激烈起来。

虞翻刚被驳倒，闭上嘴巴，立刻又有一人起身来辩。他便是淮阴人步骘，字子山。

“诸葛亮，你听着！”

步骘毫不客气，直呼其名：“我倒要直言问上一句，你是不是学过苏秦、张仪的诡辩之术？今天你卖弄三寸不烂之舌，便是要游说我家主公应战的吧？你说，这才是你来东吴的真实目的吧？”

诸葛亮面露微笑，立刻作答：“原来在你眼中，苏秦、张仪仅仅是卖弄嘴皮之辈吗？想那苏秦挂六国之印，张仪则二度官拜秦国宰相。他们二人都是经世济国、扶持社稷的大贤之才。而对比之下，你们这些东吴谋士，一听到曹军要来便先吓破了胆。你们只顾劝说主君投降，又怎么好意思耻笑苏秦、张仪这样的贤才？如此小人辱骂之语，我实在不愿认真回答！”

步骘被斥得面红耳赤，只好默默躲到一边。

这时，旁边又有人唐突地发问：“请问，先生觉得曹操如何？”

诸葛亮不假思索答道：“他乃汉室的贼臣！”

发问的人是沛郡的薛综。他听到诸葛亮的回答，立刻自以为是地开口驳斥：“古人有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因此，才会有尧让位于舜，舜又禅让于禹。如今只怪那汉室命数将尽，曹操的势力已占天下三分之二，又得民心归顺。你若说曹操是贼，那么舜也是贼，禹也是贼，武王、秦皇、高祖等人岂不都成了贼吗？”

“住口！”

诸葛亮厉声叱道：“你怎能说出如此无君无臣的混账话！人生在世，本应以忠孝为立身之本。曹操原是相国曹参的后裔，四百年来侍奉汉室，食汉之俸禄。如今汉室衰微，他不知恩图报，反而怀有谋逆之心，露出一派乱世奸雄的嘴脸。他意图篡窃皇统，又怎不是一介贼子？

“历史更迭乃是天数循环，又怎能是一人窃取天下之根据？你竟说出如此不忠不孝之言论，其心可诛。敢问阁下，倘若东吴势力衰微，你是不是也会像曹操一样，认为自己应该取代吴主孙权呢？”

薛综满面羞惭，只得退下。

吴郡的陆绩，字公纪，也起身与诸葛亮争辩道：“正如先生适才所言，曹操乃是当年相国曹参的后裔，世代为汉室之臣。可是刘豫州刘备又如何呢？他虽然自称是中山靖王的后裔，却早已无据可考。我听说他当年不过是一个织草席卖草鞋的老百姓罢了。两相比较，谁是珠，谁是瓦，也就不言而喻了。”

诸葛亮闻言哈哈大笑，说道：“你可是当年在袁术宴席上，将橘子揣入怀中想带给母亲品尝的陆郎吧？你且坐稳听好。昔日周文王虽占得天下三分有二，但仍仕于殷，故而孔子称颂周文王至德。之后，殷纣王因暴虐至极，武王起而伐之，伯夷和叔齐都曾拦在马前力谏于他。但曹操却不同，他既对历代汉室无功，反而时常伺机加害天子。因此，他虽然门第高贵，但罪责更加深重。

“再说我家主公刘备，大汉四百年，由于治乱兴衰，许多皇室亲族流落于穷乡僻壤，隐于田间。这又何耻之有？只待时机成熟，便可于草莽之中起身，洗去泥土，一显金玉之质。

“而编制草席又如何便羞耻了？你竟以这样狭隘的眼光来看世间百姓，实在毫无水平。像你这样的人竟然会参与一国政事，实在是百姓之不幸啊！有你这样盲目的为政之人，对百姓而言，比天变地异更为可怕！”

陆绩闻言，气得心口郁结，不再吭声。

之后，又有人起身争辩。此人便是彭城的严畯，字曼才。他酸溜溜

地说道："诸葛孔明果然辩才了得！我国之俊杰逸才个个败在你的强词夺理之下，实在惭愧。敢问先生治何经典？怎会如此博学？在下求教了。"

诸葛亮立刻大声回复道："若是只抓住细枝末节来议论，或是拘泥于寻章摘句，此乃世之腐儒所为。如何能知晓兴邦安民之大计？殊不知昔日辅佐高祖匡定天下的张良、陈平等人，也未听说他们曾治何经典。孔明虽不才，却不愿整日于区区笔砚之间数黑论白，白白浪费翰墨和大好光阴。"

"自古以来，文治天下。先生好大的口气，竟说治学毫无用处？"

汝南的程秉驳斥道，而诸葛亮却摇头说道："请勿断章取义。读书之人分两种，有舞文弄墨的小人，也有以文章济世的君子。小人只念一己之私，却毫不顾国家之事。他们只顾挥笔写就春秋之赋，徒然浪费翰墨而已。甚至蛊惑世间，混淆人心，笔下总有千言，胸中却无点墨。而君子则胸怀天下，忠君爱国，厚植人伦，使文化升华，政治和谐，且为世间苍生带来乐趣，为黑暗的世界带来希望。

"所以说虽然以文治天下，需看政治引领之善恶。倘若国内颓败则腐文盛行，若政治清明则文笔流芳。适才我听到各位的议论之声，只觉得贵地的学问实在卑鄙可怜。我的评价是否有不公之处，请诸位不妨指出来吧。"

满座之上，鸦雀无声。众人不敢出来应战，所以诸葛亮主动发问，抛出来一个问题。

举座无声之时，却听到外面有一人闯了进来。

第十四章 火中取栗

外面咚咚咚脚步山响，闯入一人。众人抬眼一瞧，却是零陵的黄盖，字公覆，现为东吴的粮草官。

黄盖进得大殿之中，环顾四周，朗声说道：“你们在做什么呢？孔明先生乃是当今天下第一英雄！如此贵客光临，你们却摆弄口舌，自曝其短。你们之行径，实在是给我东吴丢脸，给我家主公抹黑！你们休得对贵客无礼了！”

黄盖声如洪钟，不怒自威。之后他又对诸葛亮殷勤说道：“孔明先生，他们刚才多有得罪，请先生不要见怪。我家主公孙权早已将清堂打扫干净，正在恭候先生。请先生不吝赐教才是。”

之后，黄盖在前引导诸葛亮走入内殿。

文武诸臣心里清楚，黄盖如此叱责，并非是他自己的意思。定是有人到后堂向孙权告状，引得孙权不快，之后才派黄盖过来给诸葛亮解围。

这时，诸葛亮才受到正式的国宾之礼。鲁肃也与黄盖一道，引导诸葛亮一路向内，穿过中门。只见前面两扇门扉洞开，金碧辉煌。一位东吴大臣正在默默恭候。

“哎呀！”

“是你！”

诸葛亮顿时停下了脚步，对方也静静地凝视他。

眼前人便是吴国谋士、孙权帐下重臣，也就是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

他们兄弟二人分别已久，竟然在今日重逢了。

一时间，他们心中都浮现出当年的情景。他们彼此携手，与继母和随从等人一路逃难，从山东一直流落至南方。当年他们是如何在凄风苦雨中苦苦挣扎，是如何在颠沛流离中彼此鼓励，一时之间都涌上心头，两人百感交集。

“弟弟，你到东吴来了？”

“是的。我这次是奉主公之命，前来东吴。”

“你长大了，哥哥都有些不敢认了。”

“哥哥也变化很大。”

“你既然来到东吴，为何不早点来我家坐坐？哪怕从驿馆通报一声也好啊。”

“我此番前来，身为主公刘备的使者，公事未毕，不敢及私。请哥哥见谅！”

“你说的不错。那日后我们再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吧。吴君已经等候你多时了，请进吧。”

诸葛瑾重又恢复了东吴大臣的身份，殷勤地将贵客迎入内殿，之后飘然退下。

诸葛亮来到一座富丽堂皇的大殿之中。他提起衣襟，一步步走上威严的珠栏玉阶。

正座一人缓缓起身相迎，此人便是吴主孙权。

诸葛亮叩拜孙权，孙权也大方回礼，并让出上座邀请道：“先生请上座。”

诸葛亮却执意不肯，转而坐在了侧面的座席上。

宾主落座后，诸葛亮首先转达了刘备对孙权的问候。他的声调和缓、言语简洁，令对方如沐春风。

“先生远道而来，辛苦了。”

孙权也礼貌地寒暄道。

东吴的文武重臣远远地排列两旁，静静地注视这位贵客。

诸葛亮的目光轻轻向孙权脸上扫去。

孙权人称“碧瞳紫髯”，即眼眸发蓝，须发微紫，与正统汉人的相貌十分不同。他端坐在正座之上，上半身十分魁梧，但腰部以下的下半身却甚短。这也是孙权的体貌特征。

诸葛亮心里暗忖：“此人果然是一代俊杰！但是看样子，他的情绪容易激动，内心十分固执，纵然他精明勇武，但是也容易暴露缺点。看来我要想说服此人，只有靠激将法来激他。”

仆从奉上香茶。孙权一边请诸葛亮品茗，一边悠悠地开口说道：“不知新野之战，战况如何呀？那是先生辅佐刘豫州后，打的第一仗吧？”

“新野之战我们败了。我们的兵不足千，将不过五，且新野不宜防守，战败也是难免的。”

“那么曹操的兵力如何？他究竟率领多少兵马而来，你可清楚？”

“曹军大约有百万之众。”

“那不过是个虚数吧？”

“非也！曹军的确有百万之众。曹操在平定北方的青州、兖州之时，已有四五十万兵力。之后，他讨灭袁绍，又增了四五十万兵力。他手下直属的精锐少说也有二三十万。所以说百万大军，也是我保守的说法。曹军实际兵力应该有一百五六十万上下。”

“那他帐下的大将有多少人呢？”

“良将二三千人。其中足智多谋的谋士、万夫不当的勇者，大约有四五十人。”

“如先生这样的人才，又有几个？”

“像我这样的人，多得可以车载斗量。”

“那么，曹操接下来打算进攻何处？”

“曹操的水陆两军正徐徐南进，除了意图东吴之外，还有哪里需要曹操动用如此多的兵力？”

“那么东吴该不该战呢？”

“呵呵……”

诸葛亮一声轻笑，回避了这个话题。孙权意识到了这点，立刻殷勤地说道：“子敬十分推崇先生的德操，孙某也是久仰大名，因此希望听到先生的金玉良言。如今的东吴，究竟该何去何从，还望先生不吝赐教。”

“我的一点愚见，但说无妨。只是恐怕不称将军的心意，一番无用之言，将军若听了，可能更加无所适从。”

“孙某洗耳恭听。”

“既然如此，请恕我直言。自从天下大乱以来，将军的先祖起于东吴，振兴江东，孙家之业可以说是旷世奇观。另一方面，我家主公刘皇叔起于草莽之间，倡义救民，敢与曹操一争天下，更是前所未有的壮举！只可惜我家主公的兵少将寡，又无地利之优，所以与曹操首战便告失利。只得将胸中的万恨交集，托付我此番前来为使，以江水之缘与东吴合流，联合抗曹。将军阁下若想继承父兄所创下的基业，发扬其伟大志向，则唯有与刘皇叔合作，动员吴越全部之兵力，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立刻与曹操断绝国交。假使将军并无父兄之志，自认没有资格与曹操争夺天下，也可罢手，另寻他计。”

“先生是说，尚有方法，可以不发动战争，也能保江东百姓民康物阜？”

“有的。”

“愿闻其详？”

“投降曹操。”

“投降？”

“诸位东吴大将之前已向将军提议过，只要您肯对曹操卑躬屈膝，投降乞怜即可。到那时，将军除去甲胄，舍弃城池，将领土拱手相让，任其处置。想必曹操也不会寡情至极吧！”

……

孙权无言，默默地低下头来。他除了对父母的坟前磕头以外，还不曾对他人屈膝过。

诸葛亮也默默不语，观察着孙权的表情。

“恐怕在将军阁下的心里，是不愿对曹操摇尾乞怜吧？”

诸葛亮径自说道。他见孙权一直低头不语，便愈发言辞激烈：“将军心中定有宏图大志。您身为一介堂堂男子汉，胸怀家国，志在天下。只可惜啊，东吴的宿将元老们却都不同意。他们力劝将军，说国家一定要安稳。将军心中的烦恼，可想而知。但是如今事态危急，假如您再迟疑逡巡的话，恐怕会坐失决断的良机。到时候，大祸将至啊！”

……

孙权更加沉默，兀自低头不语。诸葛亮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恐怕这江东百姓今后的命运，就全都交到将军的手上了。你最好赶快决断，是否让百姓免遭涂炭之苦。要战便战，要降便降，趁早决定为好。若是决定投降曹操，那索性便丢掉自己的羞耻心，反正也不过一时受辱罢了。”

“先生，你说的什么话！”

孙权猛得抬起头来，满心的愤懑全都写在脸上：“先生说话，好不风凉。孙某倒有一问，先生为何不劝你家主公刘备投降？与孙某相较，

刘备抗曹更无胜算。先生为何不将刚才那一席话，原原本本地说给你家主公刘备听呢？”

“将军问得好！只是我家主公与将军大有不同。想当年，齐国田横身为区区一介处士，尚不肯降于汉高祖。他为守节操，不惜自戕。何苦我家主公刘豫州乃是皇室宗亲，英才盖世，万民仰慕，他与百姓，如鱼得水，悠然和睦，无须受降。再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一时战败在于天命。我家主公又怎能向曹操之辈屈膝投降？我若将刚才对将军所言之事，如实讲给我家主公的话，必当立遭斩首，否则也会被他鄙视一世。”

不待诸葛亮的话说完，孙权已经勃然大怒。他腾地起身，跨大步离席而去。

原本远远列队而站的东吴重臣大将见状，心中却暗自叫好。他们不禁嘲笑诸葛亮不自量力，纷纷露出不屑的眼神，各自散去。

只有鲁肃一人留在原地。

“先生，你何苦说这些话呢？”

“我说什么了？”

“先生，鲁某之前再三提醒，你却怎么毫不在意。现在可好，先生白白辜负了这个给我家主公进谏的好机会。你刚才一番不逊之言，难怪孙将军会发怒。你这话说得太过分了些吧！”

“呵呵！你觉得我适才的话十分不逊吗？我还自以为十分谨慎呢。看来，孙将军实在没有容人的雅量啊！”

“请问先生，是否还有什么妙计不成？”

“妙计自然是有的！如若不然，我刚才所言，岂非一场空论？”

“先生既然有妙计，便当说给我家主公听才是啊。”

“倘若孙将军有容人的雅量，愿意真心前来请教的话，我自然会献上破曹之计。纵然曹操拥有百万之师，但在我眼中，他们不过是聚集在一处的蝼蚁罢了。我只消一挥指，便叫他们粉身碎骨，一挥手，便叫大

江之水逆卷而上，吞没他的千百只战船。”

诸葛亮说完，双眸炯炯，望向天际。鲁肃注视着诸葛亮的眼神，他深知此人之言绝非妄语。

于是鲁肃连忙追赶孙权，一路来到后殿之中。此时，孙权正在更衣。鲁肃连忙跪倒在地，苦苦进谏道：“主公未免太性急了。诸葛亮还未来得及开口，将他腹中的神机妙策说出来呢。他说，破曹大计岂能轻易吐露。他还大笑不止，说主公器量未免狭小。请主公再次向他请教良策才是啊！”

“什么？诸葛亮竟说我器量狭小？”

孙权佩戴上玉带，满脸怒气。

此时正值国家兴亡的非常时期。孙权也努力按下性子。

“子敬，既然如此，我便再向诸葛亮讨教一番！”

“啊！主公果然英明！”

“诸葛亮现在在哪里？”

“他还在大殿之中。”

“好！我且去会他，闲杂人等一律不许进来！”

孙权屏退左右，独自一个人又来到诸葛亮跟前。

“先生，请恕孙某刚才失礼了。”

“岂敢岂敢。我适才冒犯了将军威严，实在罪该万死！”

“孙某刚刚仔细想来，觉得曹操一直将我东吴和刘豫州视为敌人。”

“正是。将军看来想明白了？”

“可是，我东吴只有十余万兵马，而且多年以来，疏于征战。我们似乎难以抵挡曹操的强马精兵啊。敢于和曹操正面对抗的，恐怕只有你

家主公刘豫州了吧。”

“将军请放心。我家主公虽然之前在襄阳遭到失败，但是离散的兵士因仰慕其德行，之后又聚集回来。关羽近来也募得万名新兵，除此以外，还有江夏刘琦的一万兵马。另外，最重要的便是将军的决断如何。如何扭转乾坤，并非比较兵数的多寡。胜败之间，全在于将军内心的决断！”

“我意已决。孙某堂堂七尺男儿，岂有甘拜曹操下风之理？”

“好！既然将军有心，则大事成矣！曹操虽率百万大军来袭，却疲于远征。尤其是在襄阳之战中，曹军由于求胜心切，一日疾行三百里，如今已是强弩之末。另外，北方士兵大多不善水战，一旦受挫，必定导致内部纷乱。再加上荆州军民只不过是一时屈于曹操的暴威，才不得已归顺。他们心中并非真心事曹，因此背叛也是在所难免。将军若欲抗曹，便应与刘豫州联手起来，形成鼎足之势。如此一来，既可以强固东吴外廓，又可以安抚民心，以图长治久安。”

“太好了！听了先生之言，孙某茅塞顿开。我不会再犹豫了！——子敬！子敬在哪里！”

“臣在。”

“传我的命令，即刻准备兵马，痛击曹操！传令下去，全体准备开战！”

鲁肃接到命令，立刻传令而去。

孙权又请诸葛亮先回驿馆稍事休息，之后，自己便迈开大步，坚定地向东殿住处走去。

“要打仗喽！”

“准备出征！”

“全体准备，赶快出征！”

接到开战的命令后，屯驻在各所的文武大将们，莫不惊慌失措。他们甚至怀疑：“将军不是当真的吧？”

这也难怪。因为就在刚才，他们刚刚目睹诸葛亮在大殿上顶撞孙权，吴侯孙权十分不快，气得拂袖而去。他们大家刚刚还在讥笑诸葛亮，觉得他惹怒了孙权，怎么才过一会儿，就传令要开战了呢？

“是不是搞错命令了？”

大家议论纷纷之际，却见鲁肃意气风发，正在各处传达孙权的命令。大家这才恍然大悟，意识到果然是要开战了。众人大惊失色，召集其他反战的同盟商议对策：“糟糕！咱们被诸葛亮算计了！大家不如一同前去面见吴侯，劝他更改主意！”

于是，张昭带着众人，急匆匆闯到孙权面前。而孙权似乎早已料到他们要来，见到他们并不感到意外。

“主公，请恕臣冒昧。但此事事关重大，因此不得不直言相谏。”

“哦？你有什么事？”

“请恕臣无礼。敢问主公，你自比河北袁绍，又当如何？”

……

“想那河北袁绍当年如此辉煌，却败在曹操的手下。而如今曹操的势力，更胜于当年啊！”

张昭一边进谏，一边眼中泛起泪光。

“臣恳请主公三思。您万万不可被诸葛亮的诡辩所蛊惑，万万不可将东吴毁于一旦啊！”

除了张昭以外，顾雍等众位大臣也齐声向孙权进谏：“您要知道，刘备如今已经穷途末路，因此他才会派诸葛亮前来游说。诸葛亮此番前来，便是要拉拢我方，与他联合，一同抗曹。但是等到时机成熟之时，刘备一定会伺机扩大自己的地盘。”

“主公啊！您不要轻易为诸葛亮之言所动。如果我国现在与曹操百万大军相抗衡，无异于负薪投火啊！”

“主公！请您三思，莫要做火中取栗之事呀！”

此时，鲁肃正站在殿外。他听到群臣激烈的进谏，心中不免担忧：“主公又要为难了！”

孙权被群臣围绕，听众人纷纷的劝谏，难以忍受，只得应道：“好好好！那容我再考虑考虑吧！”

说罢，便起身躲进后室。

此时，鲁肃早已等在廊下。他拉住孙权的衣袖，再次进谏道：“主公请明鉴。刚才这些进谏之人，要么是文弱之吏，要么是年迈老将，他们只考虑自己今后如何颐性养寿。他们之所以要力劝主公投降，无非是想和家中妻妾多过几年富贵日子罢了。主公万不可被他们所说服，而酿成大错呀！您要记得，先祖孙坚如何辛劳才能建立东吴霸业，尊兄孙策如何勇略才能继承其事业。在您的体内，也流淌着与他们一样的热血啊！”

“你给我走开！”

孙权甩开衣袖，闪入内室。

正在这时，后堂前阁的花园中，也传来了众人的喧闹之声：“应该开战！”

“不行！打不得！”

文臣武将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争执不下。按人数来看，大部分的武将和所有文官都反对开战，只有少数少壮派武将支持主战论。主和与主战的比例大约是七比三。

而孙权只得躲进内室，以手拄额，像个病人一般。他举棋不定，心情沮丧。一连几日，他都恼烦不已，寝食难安。

对于孙权来说，他是东吴的第三代君主，这也是他遭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大国难。孙权在父兄的保护下，生活安逸，如今接收到平生第一个巨大的挑战。

“儿啊，你这是怎么了？”

见孙权茶饭不思，他的母亲吴老夫人十分担心，于是前来一问究

竟。

孙权对母亲如实相告。他一五一十地告诉母亲，如今东吴面临着事关危急存亡的大难题，但是群臣却意见分歧。他自己也难以决定，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因此十分烦恼。

“儿啊！你怎么像一个大少爷似的，竟然遇到这么一点小事便茶饭不思？这个问题，又有何难？”

“哦？母亲莫非有办法？”

“当然有办法。”

“请赶快指点儿子。”

“当初你哥哥孙策临终时留下的遗言是什么？你莫非忘记了吗？”

……

“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他说过的话，我还记得啊。”

“啊！正是！多亏母亲提醒，兄长当时的声音，犹在耳畔。”

“你啊！看来你就是忘记了当年父兄的教导，因此才会如此恼烦。如今且不说内事，遇到外患外交之类的难题，你须得请教周瑜才是啊。”

“母亲教训的是！”

孙权如梦初醒，立刻传令：“立刻召周瑜前来！我要咨询他的意见。唉！我怎么没早些想到该问他？”

孙权立刻唤来一名心腹大将，命他带上自己的亲笔书信，即刻起程赶往柴桑旁边的鄱阳湖。水军都督周瑜正在那里，整日操练军船水夫。

第十五章 醉计二花

周瑜与东吴先主孙策同岁。周瑜之妻是孙策的妻妹，因此孙策与周瑜之间实为连襟关系。

周瑜字公瑾，生于庐江，深得孙策赏识。他年仅二十四岁便被擢拔为中郎将，可谓青年才俊。

当时，吴人都十分推崇这位年轻的周将军，人称军中美周郎。因此在当时，人人称他为“周郎”，这也成了一时髦的称呼。

周瑜曾经出任江夏太守，当地名门乔家有两个女儿。乔家姊妹皆为当时的大美女，只要在东吴提起乔家姐妹花，便无人不晓。

后来孙策娶了乔家的大女儿，周瑜娶了乔家小女儿。后来孙策英年早逝，大乔便成了年轻寡妇，而小乔则一直陪伴在周瑜身边，夫妻和睦，受尽宠爱。

当时东吴人对乔家姐妹十分艳羡，大家都说：“乔家二花虽饱尝战祸，流离失所，但是她们双双觅得天下第一夫婿，可谓这世上最幸福的女人了。”

周瑜年轻英俊，不仅武艺高强，而且精通音律，是个多情的风流才子。在酒宴之上，周瑜即使酒醉，也会侧耳倾听乐人的演奏。

当乐人的节奏或音律稍有差池时，他也会立刻意识到，忍不住抬头瞥一眼乐人，似乎在示意：“哎！曲子弹错了！”

人人称奇，因此当时还流传这样一句话：

曲有误，周郎顾。

在孙策死后，周瑜便担任东吴的水军都督，屯驻于鄱阳湖上，日夜操练水军。他既不能日日宠爱娇妻，也无闲暇聆听音乐了。

如今，东吴水军将要发挥重要作用。

当时，曹操近百万的水陆大军正逐步逼近南方。曹操还送来了最后通牒，言辞极其傲慢：

遣我质子，降我军门乎？遣我兵马，为我粉碎乎？

周瑜自然不可能不知道此事，只是他人在朝外，不便过问政事。周瑜只得一心一意扑在建设水军上。

这一日，周瑜刚刚检阅完船手的操练，回到湖畔的官邸之中。忽闻孙权派来的快马来报：“有请周将军速回柴桑郡，主公急召。”

来人将孙权的手书交予周瑜，便匆匆回去复命。

“果然如此。”

周瑜早已对此期盼已久，于是他稍事休息便准备动身。正在这时，却不料素日好友鲁肃忽然造访。

“周都督，主公派来的使者来过了吧？鲁某也是为此事而来的。”

于是鲁肃一五一十地道出，他是如何请来诸葛亮到东吴，朝中大臣是如何意见分歧，以及自己是如何考虑的：“倘若东吴降了曹，那毕竟国将不国！”

“子敬兄，我知道了。请你先安排我会一会诸葛亮。待我探听明白诸葛亮的意图后，再去柴桑拜见主公。你只管安排就是。”

鲁肃得到周瑜的首肯，信心倍增，立刻赶回去安排。

不料同一日的下午，张昭、顾雍、张纮和步骘等主和派也相约而来。

“周都督，鲁肃是不是来过了？这个人不知道在想什么，他为了一个诸葛亮，竟然到处煽风点火，怂恿主公出战。这不是欲涂炭生灵，祸国殃民嘛！值此危急存亡的关头，不知周都督有何高见？”

几个人围住周瑜，众说纷纭。

周瑜一边打量着四名访客，一边慢条斯理地问道：“请问，你们都一致主张不战而求和吗？”

“那是自然！我们几人一致主和！”

听到顾雍肯定的回答，周瑜便点头说道：“周某也有同感。其实我从一开始便觉得不应该开战。咱们只有向曹操求和，才是真正为东吴着想啊！待我明日入柴桑镇，定会如此向主公谏言的。请各位放心回去吧！”

四人得到周瑜的一番回答，便欢天喜地回去了。但没多久，又有一拨访客不请自来。原来是黄盖、韩当和程普等名震东吴的武将。

一行人被引入客厅后，程普和黄盖便迫不及待地开口说道：“我等一直追随先主，破虏将军，开创东吴基业。从军之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只求能保家卫国，镇护先祖英灵，便已足矣！但是如今，主公居然听信那帮庸庸碌碌、只求一己安稳的孱庸文官之言，竟然意欲降服曹操！实在是令人扼腕不已啊！”

“我等绝不可容忍如此屈辱！誓死也不愿屈膝于曹操面前！不知周都督有何看法，我等今日特来此处，想问上一问。”

众人围着周瑜，齐声问道。周瑜则反问他们：“看来各位都已下定决心，不惜一战？”

黄盖不等周瑜说完，立刻跳起来，指着脖子上说道：“黄某头可断，也誓不降曹！”

其他武将也异口同声地发誓，人人情绪激动，恨不得立刻开战。

“周某知道了。其实我也绝不想投降曹操的。请诸位少安毋躁，暂且回去。明日自会有定论。”

周瑜一番安抚之后，打发众位武将回家。

到了傍晚时分，又有属下通报客人来访：“阚泽、吕范、朱治和诸葛瑾等人，说是务必要面见都督。他们还说，事关国家大事的。”

这几位是中立派，他们一直难以定夺究竟是主战还是主和，因此来找周瑜商议。

周瑜直言询问诸葛瑾：“你的意见如何？听说你的弟弟诸葛亮，奉刘备之命出使东吴，游说我国与其联手抗曹。可有此事？”

“确有此事。正因如此，我目前的处境十分尴尬。人人皆知，我是诸葛亮的哥哥。因此我故意不参与朝中的商议，打算置身局外。”

“这个周某可以理解。”周瑜抿着嘴唇说道，“不过，虽然我能体谅你的立场，将兄弟的情分放在一边，但是此事事关国家，而非你们的家务事。诸葛亮是刘备之臣，你则是东吴重臣，相信你十分清楚此中事理。那么，你作为一名东吴重臣，究竟是主战还是主和？”

诸葛瑾沉默良久，才缓缓开口：“投降则可以保持平安，求战则可能危及国体。若是从吴国的安危考虑，我认为还是不战为上。”

周瑜这才舒展笑颜，说道：“看来，你是要和你弟弟唱反调了！周某理解你的苦衷。不过此事非同小可，待我明日见过主公之后，再做定论吧！各位还是请先回去。”

一直到入夜之后，仍有吕蒙、甘宁等文官武将相继来访。一时之间，都督府门庭若市。

来访者中，有人主张：“应该开战！”

有的则主张：“不，还是应该求和！”

虽然来来去去数十拨人，但众人所说的皆为这两种论调。

此时，有属下悄声在周瑜耳旁禀报：“鲁肃已经遵照您的吩咐，带诸葛亮来求见。”

周瑜也轻声吩咐道：“好！先把人引到别的房间等候，千万莫要被

其他宾客撞见！对了，就让他去水榭吧。”

之后，周瑜对这些犹在喧嚣的访客说道：“天色已晚，多说无益，一切等明日主公定夺就是！请各位回去好好歇息，养精蓄锐为好。”

之后，他剪灭烛芯，下了逐客令：“抱歉了，周某也需休息去了！”

众人闻言，只得告辞，各自散去。

周瑜更衣后，便同鲁肃一道，向诸葛亮等候的水榭快步走去。

“不知道对方究竟是何许人？”

他们主客双方都在互相揣摩。

周瑜一进门，诸葛亮便立即起身，深施一礼。周瑜也连忙回礼，态度谦逊，互相寒暄一番。

此时，夜色已深。鄱阳湖上，水波不兴，一片漆黑。只能听到夜色之中，浪花拍岸的水声。云层低矮，候鸟翻飞，从窗口吹进的徐徐夜风，引得烛光晃动。

恍惚之间，满室寂静。宾主相视而立，静默不语。

不多会，便有美貌女子含笑而来，她们摇曳着纤腰，仪态万方地手持美酒佳肴，穿梭于宴席之中。席间不时传来笑语欢声，诸葛亮和周瑜二人仿佛相识多年的知己一般，亲密无间，把酒言欢。

但是，在诸葛亮心中，究竟对周瑜的印象如何？而在周瑜心中，又是如何审视诸葛亮的？

这些旁人自然是无从得知。

待酒宴结束，美女们尽数退下，只余下主客三人的时候，鲁肃便单刀直入地问周瑜：“都督，你该拿定主意了吧？”

“嗯，周某已经想好了。”

“都督可是要准备开战了？”

“非也！”

“那么，你打算求和吗？”

鲁肃瞪圆了眼睛，目不转睛地盯住周瑜。

“求和也是万不得已。周某已经深思熟虑过了，唯有求和。”

“此话当真？鲁某实在未曾料到，竟然连周都督也主张投降曹操！”

“降曹虽然屈辱，但此举可以保国卫民，岂非最上之策吗？”

“鲁某实在意外！没想到都督口中，竟会说出如此话来！想我堂堂东吴，自从先主破虏将军以来，已经历经三代之基业，如今更是日益强大。而如此富强的国力，绝非基于只图安稳的怯懦之举。先主孙坚苦心经营，奠定第一代的基础。之后孙策以满腔热血，浇灌出第二代的辉煌。东吴历经风雨，方才建立，又岂能轻易拱手相让？都督怎能只求荣华富贵，一己的安逸？鲁某一念及此，简直气得怒发冲冠！”

“可是，我们要考虑江东百姓，也要考虑东吴的安危，又能如何呢？我们总要维护孙氏一门三代的安泰吧。”

“不！这些不过是你随口说来，用以掩饰自己懦弱的借口罢了！我东吴既有长江之险可凭依，又有无数勇士甘愿同仇敌忾，誓死抵抗。任那曹操百万大军又如何？我们一寸土地也誓死不让！”

两人互相激昂相辩，而诸葛亮却一直在旁冷眼旁观。看着看着，诸葛亮将手插入袖笼中，独自哧笑出声。

周瑜见诸葛亮的行为十分无礼，于是向他不满地瞥去一眼，愤然问道：“先生，何事如此好笑？”

“失礼失礼！孔明并非在嘲笑都督，只是觉得子敬兄如此不识时务，才觉得可笑。”

鲁肃闻言，怒睁双目。他盯着诸葛亮，正色问道：“哦？你说我不识时务？你有什么资格说我？这话实在不中听！”

诸葛亮清了一下喉咙，说道：“你可以想想看，曹操用兵之神妙，

较古时的孙武、吴起更有殊胜之处，当今之世更是无人堪与匹敌。只有我家主公刘备深明大义，不存私心，誓死与之决一雌雄。惜败之后流亡江夏栖居，将来的前景如何，现在仍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此番前来贵地，看到朝中诸位大将，人人贪生怕死，只求一己安稳。个个一不知羞耻，二不顾大义，眼见到国家濒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却是袖手旁观。可这众人之中，唯有子敬兄一人不死心，坚持己见，费尽口舌地想要说服周都督。孔明看在眼里，实在觉得可笑啊。”

周瑜闻言，气得心中恼怒不已，鲁肃听了，更是十分不悦。鲁肃心想，诸葛亮刚才一番话，怎么反倒变成一个反战派了？他好不容易才从中牵线，介绍诸葛亮与周瑜相见，这片好意却被他白白辜负，心中怎能不气愤呢？

“这么说来，先生莫非是希望东吴君臣，皆向逆贼曹操投降，成为千秋万世的笑柄不成？”

“非也！孔明怎会希望东吴陷入不幸？其实我早已谋划好一计，只要按我的计策行事，一来可以保全东吴的名誉，二来又可不误国运，可谓万全之策啊！”

“哦？先生果然有妙计？你真的既能无须开战，又能维护东吴的尊严和国土？”

鲁肃一脸的难以置信。他睁大眼睛，盯住诸葛亮。周瑜也被这番话所吸引，他急切地问道：“倘若先生所言不虚，果然有此妙计，则是我东吴之大幸啊！请先生快些讲来，你我初次见面，也要让我心服口服才是啊！”

“这计谋其实很简单。你们只需要驾一艘小船，送两个人给曹操就可以了。”

“哦？先生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当然不是开玩笑。你们只要按我说的去做便是了。必定立竿见影，效果惊人。”

“那是哪两个人呢？我们要送谁过去？”

“送两个女人。”

“女人？”

“东吴的美女多如繁星一般，因此选两人出来，不过就像从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上，摘下两片叶子一样，非常容易。比起从粮仓中取出两粒米还要轻而易举，毫无损失。而且，两个女人便可令曹军的势头转向，何乐而不为？”

“这两个女人究竟是何人？身居何处？请先生不要卖关子了！”

“孔明之前在隆中闲居之时，曹军正在黄河以北讨伐群雄。有朋友从战乱之地前来避居，他曾说起曹操平定北方之后，便于漳河畔修筑了一座楼台，名铜雀台。这座铜雀台修建了千日之久，豪华壮观，前所未闻。”

诸葛亮故意卖起关子，迟迟未言明话题的核心，意图激起听者强烈的好奇心。

“曹操虽身为一代英雄豪杰，也仍有其人性的弱点。由铜雀台的修建，便可见一斑。他如此大兴土木，而修筑铜雀台却只为满足一己的虚荣，可见此人极其傲慢，让人实在感到可悲！”

“先生，这些暂且不提。周某十分想知道，为何只需送上两个女人，便能令曹操的百万大军改变侵吴计划，转而回师北方呢？请先生明示！”

周瑜耐不住性子，便开口催促道。

鲁肃也心中疑惑。他注视着诸葛亮，似乎在嗔怪为何此时要喋喋不休，描述铜雀台的奢华呢？

“要是由我那位朋友讲，必定说得更为详细呢。我也就记得一个大概意思。听说曹操建成铜雀台后仍不满足，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曹操久闻东吴乔家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姐姐叫大乔，妹妹叫小乔。两个人皆有倾国倾城的美貌，因此曹操有心将‘乔家二花’养在铜雀台，能够整日花前月下，坐享齐人之福。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看来曹操也不例外。所以，周都督不妨立刻派人去乔家，奉上黄金以求得乔家二花。

这两名女子一旦送给曹操，定能讨得他的欢心。如此一来，也会延缓攻势，东吴之困境便可迎刃而解。此计宛如当年范蠡送美女西施，进献给夫差，而使其亡其国之计呀！”

周瑜闻言，面色大变。他立刻质问诸葛亮道：“这些不过是以讹传讹的流言蜚语罢了。先生有什么真凭实据，能证明流言为实？”

“倘若没有确凿的根据，我也断然不会如此说的。”

“好！那就请先生拿出证据来！否则周某是决然不信的。”

“都督可知，曹操的次子名叫曹植，字子建。此人颇有其父曹操的文采，十分善于写辞赋文。曹操曾命他为铜雀台作赋一篇。从这首赋中便可看出，曹操暗示有朝一日称帝之时，将迎二乔到铜雀台。这首赋也可谓曹操一番英雄情操的抒发，一种美好理想的歌颂吧。”

“先生可否记得这篇赋的内容？”

“我十分喜爱此赋的文辞靡丽，因此时常背诵。”

“那么，周某能否请先生为我们吟上一吟？”

“好啊！今夜月朗星稀，你我皆酒意微醺。我便来吟诵几句，二位权当酒后助兴吧。”

诸葛亮微微合眼，沉思一下。在摇曳的烛光中，他悠然低吟起诗句。他的声音清朗，语调顿挫，令闻者无不陶醉其中。

从明后以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

见太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

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

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

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

……

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

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

俯皇都之宏丽兮，瞰云霞之浮动。

欣群才之来萃兮，协飞熊之吉梦。

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

……

只听得“哗啦”一声脆响，原来周瑜手中的酒杯落地。他早已气得怒发冲冠，面色凝重。

“哎呀！您的酒杯怎么打碎了？”

诸葛亮立刻停止吟诵。而周瑜此时早已怒发冲冠，大声吼道：“哼！这只酒杯便如同天地之兆，曹军定如此杯一般，被周某打得荡然无存！先生，待我换一只新杯，你我再共饮一杯吧！”

“都督为何如此恼怒？莫非在下有何冒犯之处不成？”

“周某之前听闻曹操父子所作有《铜雀台赋》，但今夜先生吟诵之后，我才头一次听到其中的内容。他们果然词句傲慢，更对乔家二女觊觎之心，昭然若揭！如此侮辱致辞，令人忍无可忍！曹贼其心可诛，周某誓与他不共戴天！”

周瑜一杯接着一杯，不停饮酒，他的脸色被酒气和怒气激得赤红。而诸葛亮反而故作镇静，又假装诧异地问道：“想当年，匈奴的势力如火如荼，不断犯我领土。汉朝不堪其扰，当时的皇帝不得已，只得忍痛将爱女下嫁给胡族之主，期以和亲政策换取一时之安宁。另一方面，他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另外，元帝将王昭君远嫁胡地，以和亲换取和平，这些不都是先例吗？今日国家面临危笃，为何都督为了区区两名女子而抱屈，如此震怒呢？”

“先生莫非当真不知道吗？”

“哦？我不知道什么？”

“乔家有两女儿不假。姐姐大乔是先主孙策的妃嫔，而妹妹小乔则被我娶过门，她是我周某之妻！”

“啊！竟然如此？原来乔家二女竟已出嫁。我竟对此事毫不知情！请都督恕罪！刚才一番言论，多有失礼之处，冒犯了都督，真是罪该万死！”

诸葛亮故作大惊，他连连道歉，向周瑜请罪。

而周瑜则说：“不知者不怪罪。周某之前只道这些都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从不肯轻信。但是今夜听了先生吟诵的《铜雀台赋》后，周某却不得不信啊！曹操已将他的狼子野心公然扬言，我等又岂能任他如愿，而白白牺牲了先主之妃和我的妻室呢！周某定要高举破邪之旗，挥舞讨伐之剑，率领东吴万千水军、强兵肥马，誓将曹贼击破！”

“都督请三思啊！”

“哼！我今日岂止是三思，关于东吴是该开战还是该求和，今天不知在心中盘算了几百回啊！周某不才，身负先主遗言所托，如今担任水军都督一职，平日操兵研磨究竟是为何？不就是要与大敌一决雌雄，绝不会对曹贼受降！我意已决，就这么定了！”

“可是，今日众将官前来拜会都督，返回柴桑郡后，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周将军是反对开战的呀！”

“那些人都是懦怯之辈，周某怎会对他们轻易吐露真心？我只不过是虚以逶迤，为的是探听清楚究竟谁是坚持开战的，谁是主张降服的。如此才能分辨每个人真正的立场，体会己方的士气。”

“周将军果然了得！”

诸葛亮这才挺起胸膛，对周瑜肃然起敬。周瑜又说道：“只要东吴的兵船一出鄱阳湖，开往长江，周某便有把握占据江水的优势。曹军不谙水战，因此打败他们，不费吹灰之力。但是若与曹军拼陆战，恐怕我方相对逊色不少，因此还望先生能助我一臂之力。”

“好！只要周都督开口，在下一定不惜效犬马之力！只盼东吴主君以及众位重臣，也能与都督齐心才好啊。”

“这个好办。待周某明日去拜见主公之时，定会向主公进言的。任凭其他众臣如何意见纷纭，也不是问题。只要一声号令，便立刻开战！”

第十六章 一声号令

今日一早，在柴桑城的大殿之中，文武百官便已分班侍立，等候吴主孙权上朝。

大家都听说，昨夜主公派出数个快马，前往鄱阳湖畔通知周瑜，一定要参加今日的商议。

当一轮红日划破东边的朝霞，照得殿中人人脸上红彤彤时，只听殿前传来侍卫的一声通禀：“周都督到！”

孙权也仪容整肃地在等候周瑜的登殿。分列两旁的文武重臣，左有张昭、顾雍、张纮、步骘、诸葛瑾、虞翻、陈武、丁奉等一班文官，右有程普、黄盖、韩当、周泰、蒋钦、吕蒙、潘璋、陆逊等武将，总计三十六人。个个都衣冠楚楚，剑佩锵锵。

“周都督所下的最后决断，将决定东吴的命运！”

此时此刻，众人都异常紧张，屏气凝神地等待周瑜的到来。

自从昨夜诸葛亮告辞后，周瑜便立刻动身从鄱阳湖直奔柴桑城。他几乎一夜未睡。

周瑜不愧是东吴第一的英才，尽管他一夜未眠，脸上仍不露半点倦容。他拜见了孙权后，又与在场的诸位重臣一一施礼，之后才悠然落座。众人见状，不禁心中暗忖：“今日的大会，因有此人参加，方有意义！”

孙权率先开口道：“如今的情势急转直下，险恶至极，再也不容延宕了！周都督，请畅所欲言，将你意见说与我们听吧！”

“好的。不过在回答您的问题之前，周某有一事想请教一下。听说为了此事，已经商议了数十次，不知诸位大将的意见如何？”

“唉！孙某正为此事头痛啊！现在众臣之中有的主战，有的主和，分为两派，莫衷一是。正因如此，我才想听听都督的高见！”

“那么，是何人主和呢？”

“张昭和他那一排的文官皆为主和。”

“噢……”

周瑜将目光转向张昭，开口问道：“张昭，依你之见，我国应该投降，对吗？”

“是的！”

张昭果断地答道，但他的语气中却隐隐透着些许不快。他昨晚亲自前往周瑜官邸之时，明明周瑜的态度与今日截然不同啊！

“我们为何要向曹贼降服？想我东吴自从破虏将军以来，已历三世，正值国强民强之时。那曹操不过是个乱世之中投机的奸雄罢了，岂可与我们相提并论！周某实在想不明白，为何你偏偏力劝主公投降啊！”

“不错！都督所言极是。奈何如今的时势如此，曹操依凭风云，此乃顺应局势的上策啊。”

“想我东吴，辖江东六郡，承三代基业，文化繁荣，产业隆盛。要说顺应时势，我东吴才更顺应时势！而那曹操，又岂可一人便可以左右天下！”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威势愈大。这点不容争辩，我等不服气也不能奈何啊！”

“哈哈哈！”周瑜仰天大笑道，“曹操不过是一个僭越之臣！他欺天瞒地，为汉室之贼子！因正如此，人人应该讨伐他才是！既然他伪托天子之命，我们便可名正言顺地征讨国贼，将这有污朝纲的暴贼拿下才对！”

“都督，曹操率领百万水陆大军而来，纵然我东吴与之对战乃名正言顺，但如今我国兵寡，且军备不足，又如何对抗其精兵强马？敌我实力悬殊，都督莫非有何妙计不成？”

“所谓兵多未必常胜，大船未必优于小船。打仗最重要的是士气！若我们能以士气破其疏漏，此乃用兵之妙机也。你身为文官之长，不懂用兵之道，也是难免。”

周瑜苦笑道。

周瑜虽然貌似端丽，但也暗藏心机。他此番特意在吴侯面前，众臣环视之下，首先激怒张昭，然后再将他的意见辩驳回去，甚至嘲笑于他。他这个做法，便是要彻底封住求和派的嘴。

之后，周瑜这才面对孙权，悠然道出自己的意见。

他之所以首先挑出张昭，与其论争，无非是以张昭为陪衬，用以衬托自己的主张更为高明。

“众所周知，曹军十分强勇，不过他们的优势仅限于陆战之上。曹操手下那些兵将皆生于北方，这些山兵野将如何能胜任江上水战？他们无非占些马上的优势，但要是比上水战，则对我堂堂东吴水军一筹莫展，毫无办法。”

周瑜发挥辩才，将求和派的理论逐一击碎，又继续说道：“另外，在比较两方的军事实力之外，还需考虑到一方自身的情势，及其地理位置。看我堂堂东吴，南方环海，东方可据大江之险，西无可忧之邻。反观曹操，他初平北方，其残军与旧敌皆怀恨在心，期盼曹操早日灭亡。另外，其身后还有马腾、韩遂之辈隐患，前又有刘备、刘琦等人的威胁。另外，曹操的百万大军远离许昌，征战于山野江川，此乃兵家之大忌啊！如今曹操危如累卵，却欲求我东吴之地，宛如自掘坟墓。此乃千载难逢的良机，我们非但不利用，反而要屈膝求和，献国土于阵前，岂不是遗羞于百世！我等东吴诸君，竟然懦怯于此！恳请主公明鉴，授臣兵船数万，待我击溃曹操大军，将那些求和之辈的怯懦之风一扫而空！”

周瑜这番话，说得求和派的文官们大惊失色。

他们只得尽量压抑住惊恐之色，紧咬双唇，只求吴主孙权能带来最后一丝希望。

“周都督所言极是！曹贼在朝中横行，早就对朝廷野心勃勃。他宛如凶神恶煞一般，不断征讨各州，以图称霸天下。袁绍、吕布、刘表等数雄均曾与之为敌，只可惜已被曹军所灭。如今，天下能与其抗衡者，唯有我孙某独存。我又岂能坐以待毙，任凭曹贼宰割，而重蹈袁绍、刘表等人的覆辙？”

“主公，您是否已经下定决心，与曹贼开战？”

“正是！还请都督领率全军，鲁肃协助督领陆军。东吴誓死讨灭曹贼！”

“得令！臣等愿为东吴，决一血战，万死不辞。臣唯一担忧的是，主公是否已经下定决心，不会再犹豫不定？”

“无须多虑！”孙权霍然起身，抽出佩剑，高声喝道，“在擒得曹操的首级之前，孙某需先自断迷惘！”

他猛然挥剑，将面前几案砍为两段。之后，他又高举佩剑，大声喝道：“从今往后，休得再提此事。倘若朝中文武重臣并军中吏卒，胆敢再提投降曹操者，便与此案同样下场！”

孙权声如洪钟，响彻大殿。他的一番宣告不仅传至阶下，又迅速传到中门、外门，不久便传遍了整个柴桑郡。全城都被孙权这番掷地有声的宣言所震动了。

“周瑜，请佩上此剑，率兵出征吧！”

孙权将自己的手中剑赐给周瑜，当场封他为吴军大都督，程普为副都督，鲁肃为参军校尉。他又下令道：“若有不听从号令者，即以此剑斩首！”

孙权痛下决断，宣布开战。张昭等一班主和派唯有哑然。

周瑜拜受孙权的赐剑后，立刻当众宣布：“周某不才，今奉主公之命，担负起击退曹操的大任。战时以军律最为重要。自今日起，凡违抗军令者，一律从严惩治，绝不宽贷！明日拂晓前，各自备妥出征之具，

于江畔集合。大家各自的任务，也会到时一并通知。”

文武百官默默散去。

周瑜回家之后，立刻派人请来诸葛亮。他将今日殿上议决的经过详细告知，之后悄悄问道：“事已至此，可否请先生明示妙计？”

诸葛亮心中知晓大事已成，脸上却不动声色，反而劝道：“不过，我仍有些担心，恐怕吴侯心中的不安未除。所谓寡不敌众，想必吴侯此时也定为此事而忐忑不安，忧心忡忡，以至于自己的自信不足。我认为，为今之计，须得都督不辞辛劳，在大军拂晓出征之前，再次登殿觐见吴侯。都督须将敌我双方的军事情况再次交代给主君，令其重新树立信心才是。”

东吴的一进一退，对于诸葛亮来说关系重大。诸葛亮为了主公刘备的利益，行事万分谨慎。

“此言有理！”

周瑜同意诸葛亮的意见，于是再次入殿。

此时已值三更夜半时分，但明日大战在即，东吴的兴亡在此一举，因此孙权也是毫无睡意。

孙权立刻召周瑜入内：“都督，这么晚了，有何要事求见？”

“明日一早，臣便要率大军出征。主公的决心，没有动摇吧？”

“事已至此，自然是不会改变。只是，我只要一想到曹操兵多，便担心我军寡不敌众啊！”

“臣后来也想到了这一点，唯恐主公会有此担心，因而夜半时分还赶来面见主公。请主公不必多虑，那曹军虽然号称百万雄师，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

“曹军有夸大的成分，那是自然。但我国的兵力与之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吧！不知那曹军真正的兵力，到底是多少？”

“据臣判断，曹操的直属兵力不过十五六万人。他们虽然收编了袁

绍旧部，大约七八万的河北兵力，但那些无非是残兵败将，士气低迷。这些人缺乏忠勇之心，只不过寄人篱下罢了。毫不足惧！”

“他手下还有刘表之前的荆州将士，人数也不少吧？”

“不错。只是荆州之兵更不值得一提。他们追随曹操时日尚短，本身就团结不足。再加之曹操对这些人也多存疑心，绝对不会委以重任。因此算来，曹军的可用之兵顶多也只三四十万。他们根本无法与我东吴清一色的勇士相提并论！”

“我方的兵力究竟有多少？”

周瑜充满信心地大声禀报：“明日一早，可于江岸集结的兵力约五万。主公可再征召三万人，备足兵粮、武器、船只，随后进发。臣将率领五万将士作为先锋，同时水陆两路并进，必能击破曹军！”

听了周瑜一番话，孙权这才重拾信心。他们两人又互论破曹大计，直至天色微明之时。

此时天地之间，尚晦暗不清。距离天明，仍有一段时间。

周瑜走在回家的途中，心中暗想：“诸葛亮果然了得！他竟能一眼看破吴侯的心思，甚至超过我们这些主公身边的重臣。所谓读人心如览镜，指的大概就是他这种人吧。此人论慧眼和智虑，看来都在我周瑜之上啊！”

叹服之余，周瑜心中感到十分恐惧。他暗想，此时应趁机除掉诸葛亮，以防他日成为东吴的祸患！

“嗯！必须如此！”

周瑜进了官邸门，便重重地点了点头，似乎下了决心。他随即派人将鲁肃请来。

“如今东吴出战的方针已定，今后你我需同心协力，击破曹军。诸葛亮这人，留之无益，今后难免成为东吴后患，不如趁现在将他除去。你意下如何？”

鲁肃瞪大了眼睛，惊呼出声：“什么？都督要杀诸葛亮？”

鲁肃十分惊诧，竟然难以再说出第二句话。

“不错。我打算除掉诸葛亮！”

周瑜继续说道：“倘若今日不除诸葛亮，只怕他会趁机辅佐刘备。待其羽翼丰满之后，以他的智谋，只恐怕会对我东吴不利。我确有此番担心。”

“不可！万万不可啊！”

“哦？你不赞成除掉诸葛亮吗？”

“当然不赞成！如今尚未开战，曹军一兵未破，便要除掉诸葛亮。这种做法，绝非男子汉大丈夫的所为！另外，诸葛亮并非我东吴之敌，倘若今日杀了他，此事传出去，我们岂不遭到万人耻笑！”

“此话有理。”

周瑜闻言，一时难以决断，陷入低头沉思。

鲁肃见他半晌无言，为了彻底打消他的疑虑，便不失时机地献上一计。

鲁肃建议，派诸葛亮之兄诸葛瑾前去，游说诸葛亮，劝他与刘备一刀两断，改投东吴。如此一来，若能说服诸葛亮为东吴出谋献策，对东吴来说也最为有利。

“果然是好计！我也确实应该找个机会和诸葛瑾聊一聊，让他去说服弟弟诸葛亮吧！”

周瑜这才打消杀意。

两人叙话之间，窗外已经天色初晓。

“告辞了！”

周瑜与鲁肃道别，披挂上铁甲金铠，跨上战马，精神抖擞地朝江边驰去。

江水拍岸，激起滔天浪花。晨曦升起，洒下一片耀眼的金光，映照在三军身上。旌旗林立，将士肃立。五万大军集结在岸边，等候号令。

大都督周瑜在喧天的阵鼓声中，下马来到队前，登上插满中军幡帜的高台。

“听我号令！”

周瑜向全体将士发令：“如今曹操把控朝廷大权，对内将当今皇上囚禁于许昌城内，对外则不断派遣暴兵，甚至企图侵犯我东吴。其罪孽之深重，比当年的董卓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讨伐此等贼人，乃人臣的义务，也是伸张正义的有为之举。所谓王法无亲，一旦开战，则应当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军令如山，望诸位将士恪尽职守，奋勇争先，誓死剿灭曹贼，卫我国土！

“行军之中，以韩当、黄盖为先锋，率大小兵船五百余艘，沿三江之岸构筑阵地，向前推进；命蒋钦、周泰为第二阵，随后出发；凌统、潘璋任第三阵；太史慈、吕蒙为第四阵；陆逊、董袭为第五阵。另外，吕范、朱治率二队为督军。以上务必遵行，勿忽勿怠！”

这天一早，诸葛瑾独自乘马，来到诸葛亮下榻的客栈。

他昨夜忽然接到周瑜的密令，要他去游说弟弟诸葛亮，转投至东吴麾下效力。

“大哥，你来了！咱们上次见面是在城中，只可惜碍于使命在身，不得不强抑思念之情。许久不见，大哥还好吧？”

诸葛亮紧紧握住兄长诸葛瑾的手，携手走进房中。一时之间，他百感交集，既有久别重逢的喜悦之情，又有满腹的委屈。他仿佛又想起当年牵着哥哥的手逃荒的时候，不知不觉之间，泪水已经滑落脸庞。

诸葛瑾也十分动情，他的眼角湿润，将弟弟拥入怀中。两人默默伫立，久久难以平静。

之后，诸葛瑾稍微平复了一下情绪，才开口说道：“弟弟，你如何看待古时候的伯夷和叔齐？”

“哦？伯夷和叔齐吗？”

诸葛亮听到兄长唐突的发问，心中一愣，但随即便领悟了其中的含义。

诸葛瑾这厢饱含感情地训示起弟弟，说道：“伯夷与叔齐两兄弟为了争相让位，而弃国避走他乡。后来他们又因进谏周武王却未被采纳，最后宁愿隐居首阳山，终生不食周粟，饿死在山中。你我兄弟二人虽为骨肉同胞，却自小背井离乡，如今又各事其主，多年不得一见。如今好不容易重逢，却各自身为人臣。弟为他国使节，兄则为东吴之臣，终究难以尽叙亲情。相比之伯夷和叔齐两兄弟，他们是何等的手足情深！对照之下，你我难道不免有愧疚之情吗？”

“哥哥，我却与你有不同的想法。诚如哥哥所说，义与情乃是人道之情，但是义与情却非人伦的根本。忠和孝岂不更为重要吗？”

“不错！所谓为人之道，忠、孝、义，三者缺一不可。但是倘若你我兄弟一体、和睦无间，则正可称之为孝。孝乃忠节之本啊！”

“非也！哥哥，你我不都是汉朝的后裔吗？汉朝便是我等人臣之父母，我如今所仕的刘豫州刘备，正是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的玄孙呀！倘若哥哥能改变阵营，随我一同回去改仕刘备的话，那么我们的父母在地下有灵，不知会多么高兴啊！这也是他们最殷切的期盼！如此而为，才更合乎忠义之道！哥哥，请你不要拘泥于小义，重新回归忠义之本吧。另外，我们的父母之坟，皆葬在江北，而不在江南。待有朝一日，我们平定了朝廷逆贼，便可奉刘备为汉朝之君。到那时，你我兄弟可以一道祭拜父母之坟，岂非人生之大幸事？到了那时，想必世人再将你我兄弟与伯夷叔齐去比较时，绝不会觉得有可耻之处吧！”

诸葛瑾闻言，竟无语以对。他原本是前来规劝弟弟的，如今却反而要被弟弟说动了。

正值此时，江畔方向传来出征的鼓号之声，喧闹滔天。诸葛瑾仍然低头不语，但诸葛亮却早已洞察到哥哥的心思，于是催促道：“那不是东吴大军出征的金鼓吗？兄长也身为吴将，如此重大军事行动岂可迟误？好了，不必在意我，赶快出征去，你我兄弟之情容日后有机会再悠悠相叙吧！”

“如此也好。那你我改日再见吧！”

诸葛瑾起身离去。他一边走出客栈，一边意识到，自己竟然完全没有说出准备好的说辞。无奈之余，诸葛瑾却不禁想道：“嗯！我的弟弟，果然了得！”

他一面为弟弟感到自豪，一面却忍不住担忧起来。

周瑜得到诸葛瑾的回禀，知道劝说不成，十分不悦，甚至板起脸来质问诸葛瑾：“这么说来，你不会是想同诸葛亮一道，回江北去吧？”

诸葛瑾气愤地急忙应道：“绝无可能！我怎会如此辜负主公平素的厚恩？都督怎会如此怀疑在下！”

周瑜只得赶忙打个圆场，说不过是句玩笑话罢了。但在他的心里，对诸葛亮的加害之意却更为加深了。

第十七章 独闯绝地

如今，诸葛亮此番出使的使命已成。吴国大军也已出征，诸葛亮便辞别了吴主孙权，搭上一艘兵船，准备随军同行。

同一艘兵船上，满载着赶赴前线的东吴将士，程普和鲁肃二将也在其中。

程普素来与周瑜关系不睦。之前对于此次出兵，他本心存异议。但此时，程普却连声夸赞起周瑜来："我之前还担心周都督年纪虽轻，不知他是否靠得住。但今天早上，看到他在江岸边号令三军，做出征动员，发布军令时，果然是有大将之风啊！周都督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才！连我那犬子程咨都说，咱们东吴真是出了一个英雄啊！"

鲁肃也在一旁附和道："是啊！周都督青年时代就是一个风流人物，但他外柔内刚，此番带军出征，则更能发挥出他的英雄本性来！"

程普连连点头，继续说道："看来我之前对周都督认识不足，缺乏了解，所以才会有所误解。从今往后，我再也不自诩年纪虚长他几岁，或者有过多少实战经验了。我如今只听周都督的号令，对他尽忠尽节。我之前对他会有误解，实在不应该！如今我这话也说了，对周都督绝对一片真心。以前我实在无知，得向他告罪！"

程普一边说，一边露出十分忏悔的神情。

诸葛亮一直站在二人身旁，却始终一语不发。他只是独自倚在船舷之上，遥望江水，若有所思。

距离江口七八十里处，大小兵船如云集，整齐有秩。周瑜命人沿江岸各处构筑起了水寨，他的大帐则位于居中的位置，背靠西山，作为水

陆总司令部。营帐、栅门全部林立，连绵五十余里。旌旗翻卷，几乎遮云蔽日。

“听说诸葛亮也跟来了？”周瑜在帐中一见到鲁肃，便立刻问道，“派人去将诸葛亮接来吧。”

“都督是要接孔明先生至此吗？”

“正是。”

“这倒容易。我去接他就是。”

鲁肃说罢，立刻赶到江岸处的营寨，把正在那里休息的诸葛亮请到周瑜帐中。

周瑜见到诸葛亮，以一副轻松的口吻问道：“对了，周某还有一事不明，想要向先生请教。”

“都督请讲。”

“周某想了解一下白马之役和官渡之战。”

“哦，此战乃袁绍与曹操的战役。都督怎么会问我呢？”

“先生饱读兵书，精通兵法。周某想请教，为何曹操能以寡兵而大胜袁绍，究竟原因何在？周某愿听先生的高见。”

“士气的高低与用兵的神速与否，这些是曹操与袁绍两者最大的差异。但最重要的是，曹军以奇兵烧毁了袁绍的乌巢粮仓。这一奇招最终决定了曹操取得大捷。”

“果然如此！”周瑜情不禁以手击膝，“果然是英雄所见略同。周某也觉得那次突袭，成就了官渡之战的胜负。如今再反观我们，曹操手握八十三万大军，而我军实际只有三万人马。曹操现在拥有绝对的优势，我军若想击破曹军，也可以切断他的军粮运送之道，方为上策。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曹军的囤粮之地，都督可否探明了？”

“周某已经派出探子，大概查明曹操的军粮全部囤于聚铁山。先生自少年时代起，便一直居于荆州，对那一带的地理想必十分熟悉。如今既然决定你我联手，共同抗曹。因此周某打算借先生千余骑敢死队，趁夜深入敌境，烧毁曹军的粮仓。这件事恐怕除了先生，再无人能够胜任了！”

诸葛亮立即明白了，这正是周瑜想借敌人之手，加害自己的计策。

但他却欣然同意了：“遵命！”

当即约定好当晚出发，诸葛亮便告辞回到营地。

鲁肃听闻此事，不免替诸葛亮担忧，于是便尾随其后，也来到了诸葛亮的营地。

诸葛亮回去后，立刻披挂好盔甲，挂上佩剑，全副武装地等候夜色降临了。

鲁肃见状，忍不住现身出来，充满感情地问道：“先生，今夜出击，你是否有把握必胜？还是会害怕，难免一死呢？”

诸葛亮含笑答道：“这么说可能有些大言不惭，但就凭在下的本事，不论是水上的船战、马上的骑兵战，还是战车之战、步兵枪手之原野作战，在下对其战法之妙无一不精通。若是知道会有赴死之险，我又何须出战呢？”

“可是像曹操这样的人，定然不会对粮仓掉以轻心的，毕竟军粮关系到全军的生命啊。先生倘若只率领少数人马前去，无异于自寻死路啊！”

“这是周都督和你的想法，但就算将你们二人的本领加在一起，恐怕也比不上孔明的一人之才。”

“何以见得？为什么我们二人抵不上先生一个人？”

“常常听东吴人说，陆战有鲁肃，水战有周瑜。恕在下冒昧，子敬兄虽擅长陆战却丝毫不懂水战，而周都督以水战闻名，却完全不懂得陆战。依我看来，一个优秀的将官必须智勇兼备，同样精通水战陆战才行。你们如今貌似精通作战，实际并不擅长，不过是半吊子的本领罢

了。”

“哦？先生竟然好大的口气啊！你这么说鲁某还则罢了，可你要说周都督是个半吊子，未免太过分了！”

“我这么说，毫不过分！你且想来，便能明了。周都督仅仅借我千骑之兵，便要我去聚铁山烧毁曹军的粮仓，如此做法，岂不正好证明他完全不懂得陆战之实！倘若孔明今夜阵亡，那么周都督的昏愚之名，便会立刻传遍天下了！”

鲁肃闻言，不禁大惊失色。他慌忙告辞，立刻前去面见周瑜，将刚才的一番对话如实转告。

周瑜本来就十分意气用事。他一激动，便将所有理智抛之脑后。待他听到鲁肃转述的诸葛亮的一番嘲讽之词，立刻怒道：“好一个诸葛亮！竟敢说我对陆战一窍不通！还说我是一个愚夫，半吊子的将才？……如此也罢！请子敬再跑一趟，告诉诸葛亮，说他今夜不必出师了。待周某今夜亲自领兵偷袭，将曹军的粮仓烧为灰烬。让他瞧瞧我的厉害！”

周瑜受诸葛亮一番冷嘲热讽，便立刻头脑发热，急于显示一番自己的能力。他立即向部下发出夜袭的命令，出兵的人数也增至五千，打算入夜之后便动身出发。

而诸葛亮从鲁肃那里听到消息后，却大声嘲笑：“周都督无论是带五千兵马，还是八千兵马，都将成为曹操的刀下冤魂！搞不好他自己也会成为俘虏。周都督乃东吴至宝，岂能遭遇如此下场。子敬兄，你是周都督的心腹好友，一定要对他言明利害，叫他打消此念才好啊！”

之后，诸葛亮又托鲁肃带话：“如今东吴若与我家主公刘豫州能真心一体，共抗曹贼，则大功可成！倘若反其道而为，互相矛盾，彼此猜忌，则必为曹操提供可乘之机。此次战役，若选择陆战为首役，非常不妥。东吴应该发挥水战优势，将首战放在江上战船之争，以与曹军一决雌雄。待首战告捷，挫敌锐气之后，方可伺机再寻陆战之良机。”

此时天色渐晚，暮色苍茫。

周瑜已经备好马匹，与五千兵士一道，站在薄暮之中整装待发。只

待一声令下，便要出师而去。

鲁肃匆忙赶回，赶紧将诸葛亮的建议传达给周瑜。周瑜侧耳听罢，不禁长叹一声："唉！看来周某之才，远不及诸葛亮啊！"

他只得连忙下令取消夜袭，从此打消奇袭聚铁山的念头。周瑜并非愚钝之人，他也深知此番夜袭极其危险。即便诸葛亮不明说，他对此其实心知肚明。

但是，周瑜虽然打消了夜袭的念头，但却丝毫没有打消对诸葛亮的加害之意。他忌惮对方的睿智，心头的杀意变得愈发强烈了。他在心中暗暗发誓："日后总有机会下手的！"

此时，东吴的情势已变。诸葛亮身上有一团凶云笼罩。而刘备则命江夏刘琦镇守领土，自己则率部下从江夏进发至夏口。

刘备心中牵挂诸葛亮，于是他每天都登上樊口的山丘，遥望南方："不知诸葛亮那里如何了？"

诸葛亮如今音讯全无，刘备只得将忧思之情寄予滚滚长江之水。他有时也会凝视江南的白云，暗暗思忖："不知东吴的动向究竟如何？"

正值刘备愁苦之间，有一艘船从东吴而来，带来消息："东吴要向曹军开战了！现在已经布下数千兵船，舳舻相继，连绵数里，正溯流而上。吴国还在三江口的江岸一带，构筑起规模空前的水寨。至于北岸的形势，曹丞相已经率领百万大军，从江陵、荆州一带出发，水陆并进，日夜兼程。黑压压地逼近南方！"

刘备不待听完全部的消息，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欢欣，他面色潮红，高声叫道："成了！我计已成！"

刘备的性格本不是这种喜怒形于色的人。以往无论遇到什么大事，他都极少如此欢喜雀跃。他常常面无表情，不动声色。就连他身边最亲近的人，也常常摸不透他的心思。

但是此时此刻，刘备的兴奋之情，早已溢于言表。他立即召集众臣到夏口城楼前，宣布道："如今我们得知，东吴已经起兵。但诸葛先生却至今音讯全无。不知谁愿为我下一趟江南，探视东吴兵阵，以及诸葛

先生是否平安？”

糜竺自告奋勇地说：“末将不才，愿意前往。”

“哦，那就有劳爱卿了。”

刘备觉得糜竺正是胜任此职之人。

糜竺颇有外交才能，且足智多谋，能够随机应变。此人生于山东，他家是郯城当地首屈一指的富商。想当年，刘备还在广陵（今江苏省，扬州）之时，一无钱财，二无兵将。正当他十分窘迫时，糜竺身为富商之子，便与他投契。糜竺不仅资助刘备钱财，还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自那以后，糜竺便负责刘备的财政事务至今，他也算刘备手下的一员有特殊才能的重臣。

“若是你能去一趟，我便放心了。”

刘备点头应道，又命人准备了一艘小船，装满酒肉、茶叶以及礼物，命糜竺带着满船大礼，顺江而下。

糜竺抵达吴军阵地后，将来意告知了哨位，之后便被领去周瑜的大帐。

“远道而来，感激不尽啊！”

周瑜愉快地收下了礼物，又在帐中设宴款待糜竺。

“请回头代周某向刘豫州转达谢意！”

周瑜礼貌有加，但却只字不提诸葛亮的事。

接下来的两三天里，两人见面会谈了两三回，可是周瑜每次话语间，都似乎回避提及诸葛亮。

到了第三天早上，当糜竺前去辞行之际，周瑜才突然说道：“孔明先生目前也在我军中。周某以为，共商讨曹大计，不如请刘豫州也一并前来。倘若刘豫州能亲临此地，就太好不过了！”

糜竺闻言，不敢答应，只得谨慎地回答：“这个糜某不知主公的意

见如何。不过，在下一定会将都督的意思转达过去。”

縻竺告辞后，鲁肃心中不解，便问周瑜：“我不明白，都督为何要请刘备来此？”

周瑜则神态自若地答道：“要他来，自然是为了杀他！”

周瑜心目始终坚信，只要除掉诸葛亮，再杀死刘备，便是为东吴的将来扫清障碍。

而鲁肃就这一点来说，却与周瑜的想法背道而驰。他认为，此时双方尚未与曹操交手，而自己内部却先开始内斗，这绝不是什么好事。但此时周都督主持工作，因此鲁肃也不便强烈的反对，只得含糊其辞道：“都督这又何必啊！”

另一方面，刘备在夏口焦急地等待，当他从縻竺那里听说了事情的原委后，便决定：“也罢！我便亲自去吴军中走一趟！”

刘备立即命令备船，以便动身。

但是关羽以及其他重臣，都反对刘备的轻率之举。他们认为：“主公请想，縻竺此番前去，但周瑜却不让他见孔明先生。如此看来，周瑜的用心实在令人生疑。不如请主公先修书一封送去，再打探一番为好。”

刘备却执意不听，反而说道：“孔明此番出使东吴，好不容易才促成我们两家同盟。倘若此时刘某不去，反而有违结盟的约定。刘某此番前去，便是以信义为重。”

刘备命赵云和张飞等留下，自己只带关羽一人，及随员数人前往。

一行人驾着一叶小舟，很快便抵达了吴军的阵地。

江岸部队立即将此讯禀告周瑜。

“来得正好！”

周瑜闻讯，心中暗喜。他立刻问兵士：“刘备这次带了多少兵马来？”

“他只带了二十余名随从。”

“哦？只带了二十多人？”

周瑜不禁窃喜。他知道，此事已成！

之后，刘备一行人便在兵士的引领下，走进吴军的中军营门。周瑜迎出帐外，双方互相施礼后，周瑜将刘备请入帐中，并让至上座。

“幸会幸会！在下便是刘备、刘玄德。久仰周将军的大名。将军之威名不仅名噪南方，在北方也是赫赫有名。今日得见尊荣，实乃幸事！”

“皇叔客气了。周某不才，让皇叔见笑了。周某久仰刘皇叔之英名，可惜军中不便，多有怠慢。还请皇叔恕罪。”

周瑜一番客套，便在帐中支起酒宴，款待刘备一行。

诸葛亮对这一切都毫不知情。这日他偶然从江岸的兵士口中听说，今日光临的贵客是江夏的刘皇叔时，他十分错愕：“什么？主公来了？”

诸葛亮闻讯后，急匆匆赶往周瑜的中军大帐。他来至帐外，并不进去，而是从帐篷的缝隙里向内张望。

第十八章 滔天巨浪

既然是诸葛亮的主公来到了东吴军中，那么按道理，诸葛亮自然应该受邀出席酒宴。但此时，诸葛亮不仅没有收到邀请，甚至连自家主公刘备抵达东吴之事都毫不知情。

由此可见，周瑜此举必定包藏祸心。

诸葛亮不得进入大帐，只得一直站在帐外观察里面的动静。他此时的心情，就宛如一位母亲知道孩子遇难，或是孩子见到母亲被关入牢笼一般。

他见到帐中的刘备神态自若，似乎毫无戒备，一直同周瑜把酒言欢。

他又看到在刘备旁边，关羽侍立在后，手按剑柄，神态威严，宛如一尊战神一般，负责警戒。

一看到有关羽在侧，诸葛亮这才放下心来："既然有关羽在，主公应该没有大碍。"

诸葛亮这才松了口气，轻轻地离开周瑜的大帐之外，飘然返回江岸边上。

而在大帐之中，刘备全然不知诸葛亮刚刚的举动，他与周瑜觥筹交错，畅谈天下之事。他们既谈起了军事部署，又谈到了孙刘两家联合抗曹。待酒过三巡之际，刘备回头对着陪坐的鲁肃问道："先生，刘某听说我的军师孔明先生此时也在军中。不知能否将他唤来相见，我们一同欢叙一番？"

不待鲁肃开口，周瑜便抢先说道：“自然是应该请孔明先生过来的。不过，如今我军与曹军开战在即，待你我大破曹军，共唱凯歌之时，你们君臣再一同庆贺胜利，岂不更妙！”

周瑜立刻岔开话题，开始说起破曹的对策和细节。

关羽悄悄扯了一下刘备的衣袂，趁刘备回头之际，以眼神示意。刘备立刻领悟，马上开口说道：“都督所言极是！刘某今日已经尽兴。待来日共破曹贼，你我再举杯同庆吧！”

说罢，他趁机起身告辞。

刘备突然辞别，周瑜也有些措手不及。他其实早就做好了安排，打算在酒宴之上将刘备灌醉，最好能将关羽也一道灌醉。然后他欲以摔杯为号，命四周埋伏的数十名士兵一拥而上，将刘备和关羽二人乱刀砍死在帐中。

但刘备现在突然告辞而去，周瑜来不及反应，更来不及发出暗号。他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刘备等人走出营帐。一直到他们二人走出了营门，周瑜还在兀自盯着两人的背影，懊悔地发愣。

刘备和关羽走出了吴军的营盘后，立刻跨上马匹，飞驰到江岸边，与带来的二十多名手下会合一处。

正在这时，只见岸边的柳树之下，有个人不住地招手示意：“主公！你们平安回来就好！”

定睛一看，原来正是诸葛亮站在那里。

“孔明先生！别来无恙！”

刘备连忙跳下马背，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跟前。两人相见，喜不自胜。

诸葛亮对刘备说道：“请主公不必担心。虽然臣身在东吴军中，如临虎口一般，实则非常安全。倒是主公要格外小心才是。待到十一月二十日那天，正是甲子夜祭祀之日。主公一定要命赵云在那日轻舸齐发，停泊在江南岸边，等我归去。我虽然一时难以脱身，但在东南风起之日，必得顺利归去。”

“先生如何得知，那天是东南风起之日？”

“当年孔明尚在隆中卧龙冈闲居之时，每年都会观察春去夏来，秋去冬至的季节变化。每天都会眺望滚滚长江与皑皑白云，以及观测朝夕之风。我每日观测天象，已有十年之久，因此对于观风测雨之事，非常熟悉。预测天象的变化，也大抵不会有误。倒是主公最好赶快离去，快些上路吧！”

诸葛亮目送刘备一行登船离去，之后便返回吴军阵地的住处。

刘备一行辞别了诸葛亮，便命令扬起风帆，立刻乘船返回上游。

刘备一行驾船溯流而上，大约行了五十里路，忽见前方横亘一列兵船，挡住了江上的去路。待他们驶近时，才发现来人正是张飞等人。原来他们十分担心刘备的安危，于是特意前来迎候。

“太好了！主公平安归来了！”

大家见到刘备平安无事，这才放下心来。一众船只簇拥着刘备的小舟，返回夏口。

而那厢，待刘备安然脱身后，周瑜在东吴的中军大帐之中失魂落魄。他觉得煮熟的鸭子却飞走了，懊悔不已。

鲁肃见状，却故意用话来逗他：“都督不是要杀刘备吗？为何错失今日的大好机会，眼睁睁看着他走掉呢？”

周瑜万般无奈地说道：“周某本欲在宴席上动手，但无奈那关羽一直守在刘备身后。每次我端起酒杯，关羽都紧紧地盯着我，令我不敢轻举妄动。我只是担心，可能我们杀不了刘备，反而会先死在关羽的刀下。实在是因关羽太过威猛，我才难以下手啊！”

但是鲁肃心中却是另一番打算。他认为从长远看，周瑜刺杀刘备不成，才对东吴更为有利。

几天之后。

有士兵前来禀报：“曹军派来使者抵达江岸，说是携有曹操的亲笔

书信。”

周瑜立即传令：“将使者带进来！看看曹操的信里怎么说！”

周瑜稳坐大帐之中，静候来使。

不多时，一位手下兵士拿进来一封皮革密封的书简，递给周瑜。不用说，这便是曹操的那封亲笔信了。

周瑜接过书信，一看之下便脸色大变。他起身喝道：“让那使者休走！”

说着，便将书信撕得粉碎。

鲁肃见状，不由得一惊，连忙上前问道：“不知那曹操到底写了什么，让都督如此震怒？”

周瑜气哼哼地将书信扯烂，扔在地上：“哼！那曹贼竟敢自称为汉朝大丞相，还称我为都督！他算个什么东西，难道以为我是他的臣下不成！”

“曹贼的野心天下皆知，都督请息怒。”

“给我将使者的头颅砍下，便是周某对曹操的答复！”

“可是所谓两国相争，不斩来使。都督请三思啊！”

“哼！两军开战在即，焉能墨守成规！传我命令，将来使的头颅砍下，挂在营门，长我军的士气，灭敌人的威风！方为对敌打仗的做法！”

说罢，周瑜大踏步走出去，命令左右将使者押下。他不顾曹军来使大声咒骂，上前挥出一剑，砍下来使的头颅。

“哼！拿着这颗头回去！这便是我给曹操的回答！”

曹军使者的随从只得抱起血淋淋的头颅，仓皇而逃。

周瑜随即向水陆两军发布号令：“准备开战！”

周瑜封甘宁为先锋，蒋钦、韩当为左右两翼。命令东吴大军凌晨四更起床，埋锅造饭，五更便列好船阵，启程出发。江岸之上，又架起了无数弓弩、石炮，戒备森严，只待曹军来袭。

果不其然，当随从抱着使者的头颅，仓皇逃回对岸后，曹操便立刻明白了周瑜的意图。于是，曹操痛下决心：“小小周瑜，不自量力！”

曹操立刻召来水军大都督蔡瑁和张允，传下命令：“传我命令!大军出征，击破周瑜的水军，踏平东吴的领土！”

此时，长江之上，风平浪静，凌晨时分，水波不兴。

时为建安十三年十一月。

曹操派出水军船阵，以荆州降将为先锋，徐徐南下三江口。

晨光昏暗，江雾弥漫，视线不清。

曹军的战舰驶在江面之上，根本不知所以然，更分辨不出东吴的巨大船阵已经近在眼前。直到双方几乎相撞，才恍然惊醒。

“不好！前方有敌船！”

“赶快敲战鼓啊！”

曹军惊慌失措，只得在战船之上擂起战鼓，喧闹一气。之后又按陆战的方式，长驱直入，将战舰直直闯入东吴的船队之中。曹军的舰船掀起道道白浪，企图将东吴的船阵一割为二。

在东吴船阵的前面，有一艘大船为旗舰。船首昂然立着一员大将。此人头戴海龙头盔，身披铠甲，他看到曹操的水军如此愚蠢的行径，忍不住朗声大笑：“哈哈哈！你们算得上什么水军！曹军不过是一帮荆州的井底之蛙，或者北方的鼠辈，这样的人也配驾驶兵船，真是让人笑掉大牙了！要论水陆作战，当然还要看我的！来来来！某家就让你们见识见识，到底要怎样操作船只，让你们知道是如何送死的！”

他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命令船楼上的弩弓齐发，铺天盖地的箭雨便落在曹军的战船之上。

曹军水军大都督蔡瑁站在船楼之中，将对方的一席话听得清清楚楚。他气得火冒三丈，正欲登上船首骂将回去。他的弟弟蔡薰早就按捺不住，一个箭步蹿上船首，指着对方骂道：“啊呸！你戴个破龙头头盔，不过是个渔夫罢了！速速报上名来！我乃曹军大都督之弟蔡薰！你赶快过来，让我一刀将你斩落江中，葬身鱼腹！”

对方却不以为然地冷笑道：“哼！我乃甘宁是也！我今天就要长长你的见识！你这只荆州之蛙，懂些什么？这里可是长江！不是你住的那口小井，可以任你嬉戏！”

甘宁一边大骂，一边操起弩弓，“啪啪啪”射出一束弩箭。

数枚石弹应声而出，飞过船舷，打到曹军的战船上。有一颗正中蔡薰的面门，令他吃痛捂面，连连倒退。这时，又有一支利箭射来，正中他的脖颈。蔡薰躲闪不及，便一个跟头栽落船舷，坠入江水的狂澜之中。

两军相逢，水战尚未开始，而自己的亲生弟弟便被敌人所杀。曹军大都督蔡瑁气得浑身发抖，他一边登上船楼，一边嗓音嘶哑地下令：“来人啊！将东吴的兵船都给我毁掉！”

此时，江雾渐渐消散。曹军和东吴的数千艘兵船终于可以勉强分辨敌我。

待旭日东升，驱散江雾之时，两军的水战已经陷入胶着状态。只见江水翻卷，浪花激荡，惊涛拍岸，掀起一片血战。两军的战船你争我抢，混战在一起，宛如一黑一白两条巨龙，彼此撕咬，异常激烈。

曹军的船列以蔡瑁的旗舰为首，纵深直入吴军的船阵之中。但他们却不曾料到，他们中了吴将甘宁的计策。甘宁将不擅水战的曹军吸引，诱敌深入，进入早已设好的包围之中。

待曹军的船队深入的时机成熟，从吴军的船阵左右突然冲出两支船队。左侧的船队由韩当率领，右侧则由蒋钦率领。两员吴军大将指挥着两支船队，破浪而来，直逼曹军的船队而去，将对方主力团团围住。两侧船队同时开火，在凶猛的火力之下，曹军几乎难以招架。曹军战船的四周被重重铁箭石弹所覆盖，船帆被打得千疮百孔，船体也左倾右倒。曹军的将士或被箭石所伤，或在甲板上站立不稳，落入水中。一时之

间，哀号不断，战船无人掌控，径自在江水之中上下浮沉。

“将士们！杀啊！”

吴军的将士趁曹军自顾不暇之际，纷纷驾驶自己的兵船向前，以船首锐利装甲撞向曹军的船腹。在猛烈的撞击之下，曹军的战船难以抵抗，被撞得七零八落。曹军将士无所依靠，或掉入水中淹死，或被吴军的箭石射杀，或被大火所吞噬。

曹军的主力船队几乎被全部歼灭，后阵的船只见状，只得仓皇而逃。曹军的将士有的被迫弃船，有的干脆投降，只有少数船只来得及转向，逃回大本营。曹军的水师出征，首仗便告惨败。

甘宁下令鸣金收兵，东吴队伍高唱凯歌，得胜而归。

此时，战事已休，但江面之上却留下一片狼藉。四处都飘着残破的旗帜，折断的橹舵，还有数不胜数的兵士之尸。曹军战死的将士大多无人收尸，只得随着江水随处漂泊，甚为凄惨。

当曹操得到战败的讯息后，勃然大怒。他高声传令：“给我把水军都督蔡瑁叫来！还有副都督张允！”

曹操异常震怒，形于颜色。

在堂上侍立的众位将官见状，也不免惶恐不安。首战大败，丞相大怒之下，不知是否会迁怒于别人？

第十九章 群英荟萃

蔡瑁和张允二人得到丞相的传令，自知性命不保，吓得面如土色。

他们战战兢兢地来到堂上，跪下便不住叩头，以此请罪。

曹操正色说道："老夫此番召你等二人前来，并非是要治你们的罪，也不是要看你们磕头。你们要想清楚，以后该怎么办！倘若水师下次出战，再大败而归，令我军蒙羞，老夫便会立刻将你们就地正法，绝不轻饶！今日就先免你们一死！"

蔡瑁得到曹操的宽大处理，心中大感意外，不禁连连谢恩。他又连忙报告道："启禀丞相，我等此番战败，固然是因为我等指挥不利。但是，属下以为，主要原因还是荆州的水手平素的训练不足所造成的。想那东吴的将士原本生于水乡，自幼便精通水性的，再加上他们长期在鄱阳湖上练兵，日夜操练，因此船战十分熟练。而我军自北方而来，将士大多不擅水战。因此，虽然我军在陆战上十分占优，但在水战上却处于劣势啊！"

曹操其实对此心知肚明。但他也知道，若要拼水战的话，将士的本领要靠长期的积累、训练才能够养成，又岂是一日之功。于是他问道："既然如此，你可有良策吗？"

蔡瑁立刻献计道："属下认为，我军不妨先暂停进攻，改为积极防守。另外，我们需巩固渡口，构筑要塞，再于江岸之上建一座大水寨，用以迷惑敌军。待敌军疲怠之后，我军便可出击，破敌之后便可顺江而下。不知可好？"

"此言有理。你们二人身为水军大都督，既然有好的想法，便可自行实施。不必事事报我。"

由此可见，其实曹操本身也缺乏水战的自信。他在两名水军都督大败而归后，不仅不加责罚，反而好言鼓励，可能也是由于他一时找不到更好的水军人才。

蔡瑁和张允闻言，这才松了口气。他们不敢怠慢，又开始筹划水军整备之事。他们命人在长江北岸各处要地兴建水寨，又在江边造了四十二座水门。各处水寨绵延相连，以小船往来，以作交通，大型船只则停靠在水寨之外。列队摆放，好不壮观。这座庞大的江边水寨也彰显了曹操大军势力之盛：每当入夜时分，这座绵延三百里的水寨便灯火通明。长江北岸的水陆之上，同时点起篝火，各处烽火台以烟火传递信息。当千万盏灯火齐明时，将岸边照得恍如白昼一般，能与天上的银河相媲美。大批车马日夜运输粮草军需，络绎不绝。

“子敬啊，周某近来观察，发现上游的北方天空，入夜后常常漫天霞光。不知是为何？”

一日，周瑜坐镇在长江南岸的吴军阵中，对鲁肃道出了心中的疑惑。

“都督有所不知，曹军近日在江北的河岸之上修建了水寨，才会觉得每夜篝火烟火灯火一齐点燃，咱们远远望去，才会觉得霞光漫天吧。”

周瑜因甘宁首仗告捷便有些骄傲，觉得对付曹操的数十万大军也不在话下，但此时听到鲁肃的描述，心中难免不安。他连忙吩咐下去，打算亲自去探一探曹军水寨的虚实。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当天入夜时分，周瑜便带着鲁肃、黄盖等八名大将，只乘一艘快船，便悄悄前往上游，探看曹军水寨。

他们要深入敌军之地，自然配载了充足的武器，小船上不仅架起二十张弩弓，还配备了弩弓手；船上又支起了一张幔幕，把将士们的身影都遮蔽起来。周瑜又命人弹奏音乐，以掩人耳目。一行人悄悄靠近曹军的水寨之侧。

此时，月朗星稀，夜深人静。

他们驶到北岸附近后，到一处便抛下锚石，悄悄进行侦查。

他们仔细探看了曹军兴建的四十二座水门，连绵数百里的水寨大营，以及大小船只的布置。各处细节都看了个仔细之后，周瑜不仅连连咋舌。他十分精通水军兵法，因此忍不住问道：“这个水寨果然厉害！到底是谁能布下如此阵来？”

鲁肃见周瑜如此惊讶，不禁笑着答道：“曹军之中能有此才能的，莫过于荆州降将蔡瑁和张允二人。他们两人之才，不容小觑啊！”

“看来是周某大意了！我只道曹操手下无人精通水军之兵法，今日一见这座水寨布阵之妙，方知周某错了。看来一日不除蔡瑁和张允，我东吴便一日不除水战之忧呀！”

几人在船上一边观察，一边佯装饮酒作乐的富商。小船在江中走走停停，四处观察，直到黎明时分。

他们的行动很快便被曹军的哨兵发现，并立刻报告给了曹操。曹操闻讯，立刻下令：“我军的水寨之外，哪里容得他们如此明目张胆地侦查！赶快派人去追，一定要将此船捉拿回来！”

丞相一声令下，立刻从水寨之中驶出一列船队，直扑周瑜的小船而来。

但曹军大船哪里比得上周瑜的小船轻巧。他们顺流而下，转眼之间便摆脱了曹军的追击。

第二天一早，曹操听说让周瑜的小船逃脱了，十分失望：“看来我军的布阵情形已被敌方所知，无奈之下，只得改变战备方可。唉！白白修建一个水寨，不过是个外博中虚之物，要想打败吴军，又要花费多少时日方可啊？”

这时，只听阶下有人朗声应道：“丞相不必担忧！请派我前去东吴，定能说服周瑜投入丞相麾下！”

众人闻言，不禁吃惊。大家都回头望去，想看看究竟是谁夸下的海口？原来是曹操帐下的幕僚，名叫蒋干，字子翼。

“哦？原来是子翼啊！老夫记得你与周瑜曾是同窗吧？”

“丞相记得不错。我生于九江，与周瑜自幼生长一处，是少年时的同窗好友。”

“如此甚好！倘若你出马，定能说动周瑜。倘若东吴失去周瑜，便宛如失去栋梁之材。此番就请子翼跑一趟吧，需要什么尽管说。”

“蒋某无须带什么礼物。只要一名童子、一叶扁舟便可出发。”

“果然豪气！如此也好，你速速动身吧！”

于是曹操立刻为蒋干召开盛大的壮行宴，又亲自把他送至江边。

蒋干特意换了一身飘逸的衣衫，头戴纶巾，只带一壶酒，一名童子，驾一叶扁舟，便顺流而下，大摇大摆地来到吴军阵前。

“禀告都督，江边来了一位高士模样的人，自称是您的多年老友，特来拜访。”

周瑜听到哨兵的报告，不禁朗声大笑：“哈哈哈！这个蒋干现在在曹操帐下，如今果然来了！正好，快请他进来！”

周瑜一边等待，一边和左右议论：“咱们倒要看看，这次蒋干前来，会有何等说辞？”

于是，东吴的诸位将领便在帐中一起等待。

蒋干被兵士引领，进入吴军的主阵之中。他一边走，一边惊恐地瞪圆了眼睛。只见吴军四五百名兵士整齐地列队在辕门之外，服饰华丽。走入大帐之中，又见数名东吴大将，身着华服，列坐两旁。周瑜被众人簇拥在正座之上：“哟！这不是子翼兄嘛！好久不见，老兄怎么来了？”

“公瑾兄别来无恙，蒋某此番是特别来看你的。”

双方见面，互相施礼，蒋干也显得格外亲热。

周瑜故意轻松地开口道：“子翼兄一路前来，竟然未受一矢一弹，能够平安抵达，实属不易。如今两军开战，你不辞辛苦渡江而来，究竟有何贵干呀？莫不是受了曹操之托，来当说客的吧！哈哈哈！开句玩

笑，子翼兄勿怪。”

周瑜看到对方变了脸色，赶紧打个哈哈。

蒋干虽然心中忐忑不安，但表面上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答道：“公瑾兄，你怎能如此怀疑于我呢，真是让我心寒啊！周瑜周都督的威名可谓家喻户晓，我也一直为你感到高兴。此番前来，全因念在你我之间当年的情谊，想与你叙叙旧，你竟然怀疑我是曹操的说客，真是气杀我也！”

蒋干故意面露不悦。周瑜则一边拍着他的肩，一边笑道：“子翼兄莫要怪罪，周某不过是随口开句玩笑罢了！咱们二人交情甚好，我才敢和你如此口无遮拦的嘛！子翼兄特地来看望我，周某也十分高兴，如今在军中没什么好款待的，今晚咱们二人就好好聊一聊吧！”

说罢，周瑜便亲热地挽着蒋干的手臂，邀他至酒席宴上。

席上陪坐的文官武将皆着华丽的锦袍，盛酒菜的器皿也都是金樽、银皿、琉璃杯盏以及汉铜花器。放眼望去，只觉得十分豪奢，令人想象不出这是在军中。

宾主落座后，一旁的乐队便奏起嘹亮的凯歌，随后周瑜起身向众人宣布：“诸位请看，这位蒋干先生乃是周某当年的同窗好友。他今日虽从江北来访，但绝不是曹操的说客。请大家不必心存顾忌，尽情把酒言欢好了！”

蒋干坐在一旁，听到周瑜对自己的一番介绍，虽然觉得十分隆重，但仍觉得惴惴不安。

不仅如此，周瑜还特意将太史慈从诸将中唤出，把自己的佩剑交给他：“今夜，周某要与这位老朋友彻夜痛饮，畅叙友情。酒席之上，绝不许任何人对客人失礼。我十分担心，有人会将他误认为曹操的说客，对他白眼相向。因此，你拿着此剑，倘若有人在酒席之上提起曹操的名字，或者孙刘会战之类的话题，便将他立刻处斩！”

太史慈得令，立刻接过宝剑，立于席侧。蒋干见状，更是如坐针毡，惶恐不定。

周瑜举起酒杯说道："自从周某此番领军出阵以来，一直恪守军纪，滴酒不沾。但今夜见到老友蒋干来访，心中十分高兴。周某今夜便要与他痛饮一番，一叙旧情！诸位也请多向客人敬酒，一扫之前军中沉闷的气氛！"

之后众人便开怀痛饮。

酒宴之上，众人皆兴致高昂，大家觥筹交错，兴高采烈。只见佳肴美酒轮番送上，众人酒兴正盛，还站起身来载歌载舞一番，十分热闹。

"今宵有酒今宵醉！来来来，子翼兄，请随我到外面透透气，咱们回来再接着喝！"

周瑜又挽起蒋干的手臂，与他携手走到大帐之外。他们在军中四处闲逛，周瑜则有意无意地领着蒋干观看储备军粮武器之处，让他见识到军备之丰富，士气之旺盛。

"子翼兄，我还记得当年我们同窗读书时，曾经谈论起将来的理想抱负。你看，如今周某身居大都督之高职，统率三军，吴侯对我言听计从。周某想当初是连做梦也想不到今日会如此出人头地、飞黄腾达！如今，即使是古时候的苏秦、张仪复出，任凭他口若悬河、舌似利刃，周某也心如磐石，绝不动摇！若是还有些迂儒，想用陈词滥调来说服我，岂不是滑稽！"

周瑜一边说，一边大笑不止。而一旁的蒋干闻言，已吓得醉意全消，面色如土，浑身颤抖不止。

"哈哈，子翼兄！咱们逛一逛酒意消了大半了，来来来，不如我们换大杯继续喝吧！"

周瑜又拉着蒋干返回席上，他硬给蒋干斟满酒杯，又招呼诸将一杯接一杯地上来敬酒。他看到蒋干在众人轮番敬酒之下，十分无奈的样子，大声说道："今夜在此欢聚的，都是东吴的英雄豪杰，可算得上是'群英会'了！周某今日也如常，要为大家献上一曲剑舞，请诸位随我一同唱吧！"

说罢，周瑜挥剑起舞，剑光与烛光相应，流光溢彩，煞是好看。

大丈夫处世兮立功名，

功名既立兮王业成，

王业成兮四海清，

四海清兮天下泰平，

天下泰平兮吾将醉，

吾将醉兮舞霜锋……

周瑜挥舞宝剑，载歌载舞，众将则在一旁唱和，不住拍手欢呼。不知不觉之间，夜色已深，但众人仍然意犹未尽。

“啊！今夜真是痛快啊！子翼兄，今夜不如你我同床共睡，聊个通宵吧！”

周瑜踉踉跄跄地站起身来，搂住蒋干的肩膀，带着他一同走向自己的卧室。但一踏进卧室，周瑜尚不及宽衣解带，便一头栽倒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

“都督！周都督！你快些起来，这么睡会受凉的！”

蒋干不住地摇晃周瑜，但周瑜却似乎越睡越沉。他鼾声大作，整个房间都弥漫着一股难闻的酒味。

而蒋干受了一夜的惊吓，此时醉意全无。他心惊胆战地，难以安然入睡。

接近四更时分，军营中响起巡夜的警板声。蒋干借着烛光观察周瑜，只见他仍然大醉不醒，全然不顾睡相极其难看。现在在一盏残灯下，房中只有他们二人。

“咦……”

蒋干突然看到桌子上散乱着许多文书信件。他偷偷拾起落在地上的几封，打开一看，竟然全是军中的机密文件。

“噢？”

蒋干紧张得双手发颤。他赶忙一边瞄着熟睡的周瑜，一边展开桌上一封又一封的文件，偷偷查阅。

蒋干忽然看到其中有一封信，顿时脸色突变，十分惊愕。他对那笔迹似曾相识，仔细阅读内容，才发现果然是曹操麾下张允的亲笔信，信上写道：

蔡瑁、张允拜奏周都督：

我等之所以一时降曹，非图自身之仕禄，而是迫于情势。如今，我等已略施小计，骗得北军困守寨中，盖以复仇为念，出此牵制之策。今托南风之便，捎来一封书信，不日我等便将发动内乱，将曹贼的首级献于吴军。以此，才能一洗故土亡主之恨，亦是我等当为之举。我等将派人过去详告内情，望速与接应。先此敬覆，深乞察照。

“唔……”

周瑜突然翻了个身，蒋干连忙熄灭灯火。他静观片刻，见周瑜又发出阵阵鼾声，这才悄悄躺下，佯作睡觉。

蒋干刚刚躺下，就听见帐外有人轻轻叩门。蒋干立刻屏气静息，假装熟睡。只听得佩剑铿锵之声，一人走进帐中，估计此人是周瑜的一员心腹大将。他使劲摇醒周瑜，又伏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

周瑜这才从沉睡中醒来，他坐起身来猛然看见蒋干睡在一旁，惊呼道：“咦？这是何人？怎么会睡在我的榻上？”

那员心腹大将答道，此乃都督的老友蒋干，周瑜却装作错愕地说道：“糟糕！是蒋子翼吗？咱们要小声点！”

于是两人压低声音，轻手轻脚地走出营帐。

两人站在帐外嘀咕了好一会儿，蒋干隐约能听到他们提到张允、蔡瑁的名字。

没过多久，又听到一个操着北方口音的人的声音。蒋干心中奇怪，为何在东吴军中会有北方人？他立刻竖起耳朵，仔细聆听。

蒋干判断，此人绝非东吴兵士，听起来更像是江北派来的密使。每当他提及蔡瑁、张允二人时，都会尊称他们为蔡大人、张都督。可见此人是蔡瑁、张允的部下，或者是他们的心腹之人。

“不知他们在密谋什么？”

蒋干一边听，一边联想起刚才看到的密信，不由得不寒而栗。他心想江北这是出了内奸了，他躺在床上假装熟睡，却越想越胆寒，又怎么睡得着？

不多时，几人密谈结束。那位密使与大将放轻脚步，悄然离去。周瑜也回到卧室，拉开幔帐，重又躺下休息。

蒋干一夜未眠，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时分。他轻轻欠起身来，瞄了一眼旁边的周瑜依旧鼾声大作。他心想此时正好离开，窗外已经透着亮光了。

“哎哟！真是好睡！”

蒋干故意伸了个懒腰，又偷看周瑜，见他依然沉睡着。于是蒋干偷出张允的密信，佯作解手，从卧室飞也似的跑出来。此时帐外一片昏暗，东方刚刚泛出红光。

蒋干一路跑到辕门之外，只听哨兵大声喝问：“喂！什么人？”

蒋干吓了一跳，但他立刻佯装镇定，还毫不客气地回敬道：“你嚷什么嚷！我乃周都督的贵客，你这么嚷嚷成何体统！看清楚了，我可是周都督的老朋友蒋干是也！”

蒋干横着脖子应道。

哨兵见状，不加阻拦，而蒋干却毫不理会，从容不迫地走出辕门。等他离开了哨兵的视线后，便立刻一路小跑，跳上早已停靠在岸边的小舟。

曹操满心期盼周瑜能被蒋干劝降，十分期待他的归来。因此，当蒋干复命说：“回禀丞相，属下劝降一事并不顺利。”

曹操闻讯，立刻面露失望。但蒋干舔了舔嘴唇，又说道：“不过子

翼此番前往江南，却发现了一件更了不起的大事，也算不虚此行了！”

遂递上他在周瑜卧室中偷来的密信。

曹操拿来一看，发现这封密信竟是己方的水军都督蔡瑁和张允二人写的。他们不仅私自通敌，还要取自己的首级献给吴军，打算替旧主刘表复仇！曹操立刻大声喝道：“给我把他们两个人叫过来！”

曹操盛怒之下，立刻派人将蔡瑁和张允二人押到面前。曹操睥睨着两人，仿佛在看着两条狗似的：“哼！你们想不到吧，私通敌人之事竟然会被老夫识破！你们可真是不自量力啊！胆敢通敌谋反，还要为故主报仇！只可惜你们命运不济，来人哪！给我把这两个家伙的脑袋砍下来！”

曹操说罢，便解下佩剑递给手下。

蔡瑁和张允见状，心中大骇，他们脸色苍白地问道：“丞相请息怒！我等并不清楚，究竟做了什么事，会引得丞相大怒啊？”

曹操却不容分辩，他将那封密信掷到地下，喝道：“你们居然死到临头，还敢狡辩！你们自己看，这是什么？”

张允拿来一看，立刻大声辩解：“丞相容禀！这分明是伪造的！请莫要中了敌人的奸计啊！”

但他话音未落，身后的武士手中长剑一挥，戛然一声，便人头落地；蔡瑁也来不及躲避，被武士一刀斩为两截。

第二十章 军中无戏言

东吴的探子很快便得到蔡瑁、张允被曹操斩杀，曹操的水军都督另换他人的消息。

周瑜闻讯后，得意扬扬。他向鲁肃夸耀道：“嘿嘿！我这招借刀杀人高明吧！前一阵子，我还因为曹军有蔡瑁、张允二人统帅水军，不敢轻言必胜而忧心忡忡。现在咱们就再无后顾之忧了，曹军也没什么可怕的！就连曹操的命运，也已尽在我的掌控之中！”

他接着又说：“我看，恐怕没有一个人能洞察我这番深谋远虑。不过，还不知道诸葛亮是怎么看的。请子敬兄佯装无事，替我去探探诸葛亮的口风，看他是如何评价此事的。为了今后着想，还是需要了解一下他的想法。”

翌日，鲁肃便造访了诸葛亮临时的栖身之处。诸葛亮住在一艘停靠在江岸边的小船上，此时竹帘低垂。

“子敬近来军务繁忙，好久未来看望先生，不知一向可好？”

“我近来确实十分无聊。不过，我正要去一趟中军，向周都督贺喜！”

“贺喜？此话怎讲？”

“哦？子敬兄怎会不知道？”

“我近来忙得晕头转向的，还真不知道先生所说的贺喜，究竟所为何事？”

“周都督不是派你来打探我的想法吗？我的想法便是要贺喜都督。”

“哦……”

鲁肃闻言，大惊失色。他一边茫然地看着诸葛亮，一边问道：“先生，你是如何得知这些事情的？”

“子敬兄啊，你这么问，倒未免不太高明了！周都督睿智过人，不将那蒋干骗得团团转才怪。不过事到如今，应该已经真相大白了。”

“噢！先生果然明察秋毫，在下只能佩服不已！既然你已知道此事，子敬便无可隐瞒了。”

“呵呵！周都督能借用蒋干之手，除掉蔡瑁、张允二人，实可谓大功一件。据我所知，曹操在误杀这二人之后，已经拔擢毛玠、于禁继任水军都督。他们重整士气，日夜操练，不敢有半点松懈。但是，毛玠、于禁二人皆无水军大将之才，让他们统帅水军，曹军只有自取灭亡，最终无法收拾！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这些事情，似乎根本逃不过诸葛亮的眼睛，鲁肃从头到尾都没有张口的份儿。鲁肃只得尴尬地看着诸葛亮，说些无关紧要的闲话，最后狼狈而回。

临走前，诸葛亮特意将他送到船外，并且一再提醒道：“子敬兄回去之后，请千万不要告诉周都督，说我已经知道他的计谋。否则的话，周都督一定会设计再害我的。人的心理很微妙，总会被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所左右啊！”

鲁肃虽然点头答应了，但在他面对周瑜时，却忍不住感慨：“诸葛亮果然神机妙算啊！鲁某对他，实在是不得不服！”

于是，鲁肃将诸葛亮的说法和盘托出。

果然不出诸葛亮所料，周瑜听了鲁肃的报告后，愈加认为诸葛亮是个可怕的人物。他认为，如果让诸葛亮这般慧眼明察的人物，留在自己军中，让他尽情刺探吴军的机密，无异于养虎遗患。

但是，即使如此，若此时放任诸葛亮返回夏口，便无异于放虎归山，必将成为日后的心头大患。刘备虽然目前尚依附于东吴，但得到诸

葛亮的辅佐，又怎能甘于寄人篱下？

只怕到那个时候，诸葛亮便定会根据今日在东吴军中所了解的内情，而对东吴不利。所以，于今之计，便需不择手段地除掉诸葛亮，以绝后患！

“对！必须这么办！”

周瑜喃喃自语道。鲁肃不明就里地问道：“都督，必须办什么？”

周瑜笑道：“这还用问吗？自然是要除掉诸葛亮了！周某已经下定了决心，绝不可留诸葛亮一条生路了！”

“都督请三思啊，如今我们若毫无理由便杀了他，岂不要遭人一辈子唾弃吗？何况若是被世人认为东吴不守信义，还如何自处？您不怕这么做会对我东吴带来不好的影响吗？”

“周某要杀他，自然不能出于私怨。我要找个借口，光明正大地将他除掉。”

几天之后，周瑜召开一个军事会议。会上除了吴国的大将列席，诸葛亮也应邀参加。在会议即将结束时，周瑜突然话锋一转，向诸葛亮问道：“先生，请问水上作战，最需要准备的武器是什么？”

“以后或许会有新的武器发明出来，不过就目下而言，还要数弩弓最为适合水战。”

诸葛亮说完，周瑜立刻点头说道：“听说周太公望曾在阵中督励百工制造武器，不知先生可否也替吴军制造十万支箭，以备军需？我军中自有无数工匠，尽可听先生调遣。”

“东吴军中缺箭吗？”

“周某只是担心，一旦开战，如今军中所储之箭恐怕不足以支撑几日啊。”

“好吧！都督要几日完成？”

“十天如何？”

“十天？”

“先生觉得时间太短吗？”

“非也！我觉得如今战时，情势瞬息万变，十天未免太久了。都督既然要十万支箭，我可以在三日之内完成！”

“啊？三日之内？”

“不错！”

“军中无戏言！先生，你不要开玩笑！”

“孔明怎敢用军令来开玩笑呢？”

散会后，鲁肃悄悄问周瑜：“今日之事十分蹊跷啊！孔明怎么会如此夸下海口，莫非是有诈？”

“不会吧，他既然在众人面前许下承诺，决然不敢说谎的。”

“可若他想在三日之内造出十万支箭来，毫无可能呀！”

“哼！周某量他未免太过自负，才如此夸下海口。不过这也是他自己咎由自取，自寻死路！”

“那他会不会借此逃回夏口？”

“这倒不会。就算他诸葛亮再爱惜性命，周某也量他不会逃走，否则必遭天下人耻笑自己丑态百出。不过，为了慎重起见，请子敬再去他那里走一趟，探看一下动静。”

此时夜已深，于是鲁肃第二天一早便动身，前往诸葛亮船上拜访。

鲁肃抵达时，诸葛亮已经身在船外，正用江水洗漱。

“子敬兄今日来得好早啊！”

诸葛亮见鲁肃前来，便笑呵呵地道了声早。他向前走近几步，来到一株杨柳树下，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子敬兄啊，昨天因为你的缘故，

我可倒了大霉了。”

鲁肃见诸葛亮十分悠闲地开口，自己也强装开朗，笑着回道：“先生怎么这么说？子敬又做什么了？”

“自然是要怪你了！我之前再三提醒过你，绝不可将我所说的话如实转告周都督，但你还是和盘托出了。如今，周都督觉得我是一个威胁，不可掉以轻心，所以会故意给我出难题，让我在三日之内造出十万支箭来。现在我若不能如期造出来，周都督定会按军法将我处死。子敬兄啊，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我该怎么办才好？”

“先生若是这么说，我可不承认！周都督明明是给了十日之期的，而先生却自己主动提出三日足矣。你这不是惹祸上身吗？我也没什么好法子帮你了。”

“我倒也不是让你替我求情，求周都督解除军令。我只不过想向你借两样东西，请借我五六百兵士，还有二十余艘船。不知子敬兄能否答应啊？”

“先生要这些有何用处？”

“每艘船上配备三十名兵士，船身用青色布幔包裹，并以束蒿覆盖，停泊于岸边。只要这样，我便能在三日之内献出十万支箭，送至周都督的营中。但此事还要请子敬兄替我保密，否则周都督若是知情的话，恐怕会从中阻挠。”

鲁肃回去后，自然又将诸葛亮的一番说辞如实报告给周瑜。这是因为鲁肃实在觉得诸葛亮的要求很奇怪，猜不透他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很想听听周瑜的看法。

“实在怪哉！”

周瑜也歪头沉思。两人都搞不懂诸葛亮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于是索性放手让他去，倒要看看他耍什么花招。

“都督，我该如何是好？”

“诸葛亮要什么，你尽管给他就是。不过，要务必注意警戒。”

“那我就借他二十艘船还有兵士喽？”

“好！切莫掉以轻心！”

“知道了！”

两天的时间一晃便过去了，转眼已到了第三天的晚上。在这期间，鲁肃已按诸葛亮的要求借来二十艘船，以束蒿布幔遮盖，每艘船上还配备了三十名兵士。一切准备停当，但是船一直停在岸边，兵士一直待命。

“先生，三日之期已经临近了！”

鲁肃又来打探情况，有些焦急地提醒道。

“不错，三日之期只剩今夜了。不知能否请子敬兄陪我走一趟？”

“哦？去往何处？”

“去江北。”

“去江北做什么？”

“自然是去拿箭呀！”

诸葛亮面带笑容，不顾鲁肃满脸怀疑，一把拉起他的手便走进船舱。

第二十一章 草船借箭

夜色深沉，江雾重重。

二十余艘兵船以缆绳相连，组成一支船阵，朝着北方徐徐溯航而上。

“鲁某实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

“子敬兄有何事不明？”

“我不明白这个船队到底有什么用？孔明先生的计谋究竟为何？”

“哈哈哈！你很快便会知晓的！”

诸葛亮和鲁肃一同坐在为首的船上，两人伴着细柔的烛光，对酌交谈。

为了防止灯光透出船外，整艘小船的窗框门口处都垂着布帘。江水拍打着船体，引得船身晃动，连带烛光和酒杯也随之倾斜。

“咱们这二十余艘兵船，皆以布幔束蒿遮掩，简直就像蒙面大盗一样！”

“蒙面大盗？子敬兄说得不错，我们确实要将船只伪装得敌人看不清楚。”

“这究竟有何用呢？”

鲁肃一直忍不住发问，而诸葛亮却只是悠悠地卖着关子：“待浓雾

消散之后，子敬兄便会明白了。不用担心！”

之后，诸葛亮又自斟自饮，似乎颇为悠然自在。

在鲁肃依旧心生狐疑之际，船队继续溯流而上，向江北驶去。

“难不成诸葛亮是打算将这二十余艘兵船兵士，还有我一并当成礼物，送到夏口不成？”

鲁肃翻来覆去地猜不透诸葛亮的心思，心中忐忑不已。

今夜江雾浓重，浓浓的大雾不仅笼罩江南的三江地带，也弥漫在江北一带。此时江北也陷入一片浓雾之中，灯火也模糊不清。

“今夜大雾，绝不可掉以轻心！各营寨务必加倍小心！”

曹操也发现了天气的异象，于是下令加强江岸的警备。

他如今心中十分担忧，东吴的士兵善于水战，而自己带来的北方兵士却缺乏水战的训练。因此在警备上绝不可掉以轻心。

曹操此时虽拥有胜于东吴数十倍的大军，但他却丝毫不敢骄慢，反而更加抱有戒心，随时提防敌军来袭。这不仅因为曹操是一代奸雄，更是因为他身经百战，目睹过无数因骄慢而灭亡的先例。曹操从别人失败的教训中汲取了经验，诫勉自己不要重蹈覆辙。

因此今夜曹操一再督促部下严加防范，而且自己也迟至深夜仍不敢就寝。

果不出所料，大约在四更时分，忽然听到江面上传来擂鼓呐喊之声，由远及近，响彻水寨。

“快！”

徐晃和张辽二将也和曹操一样，不敢入睡。两人听到擂鼓之声，立刻冲出营帐一探究竟。他们发现有一支吴军的船阵，忽然在夜雾中显身，正向水寨逼近。张辽和徐晃大惊，立刻飞报曹操：“吴军前来夜袭了！”

“不必惊慌！”

曹操心中早有准备，他立刻亲自出马来到江边各营寨视察。他又命张辽、徐晃带领三支弩弓队，每队三千人，登上水寨的望楼高处，向江上发箭。

浪涛澎湃，乱箭如雨，曹营整晚向浓雾中射出无数箭矢。但是当天色渐明，一轮旭日东升，浓雾尽散之时，从曹营水寨望楼望去，昨夜那鼓声如雷的东吴船队，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谢曹丞相赠箭，这些箭已经足够了。再见！”

诸葛亮立于船头，一边顺江而下，一边向曹军水寨挥手喊道。

以诸葛亮的船为首，二十余艘船满载箭支，飞快地顺流而下。这些船只皆以布幔和束蒿包裹，如今从船腹到船楼之上都插满了箭支，宛如一个大刺猬一样，浑然不见船身。

“糟糕！中计了！”

曹操这才惊觉中计，他立即派出无数轻舸全速追赶。但是无奈诸葛亮这边的船员不断以昨夜所获之箭频频回射，再加之风满帆正，船轻水急，他们与追击的船只转眼间便拉开了二十余里的距离。曹军无奈，只得眼睁睁看着东吴船队远去。

“子敬兄，你看看这些箭够不够呀？”

诸葛亮笑问鲁肃，而鲁肃昨夜目睹诸葛亮巧施智谋，不禁对他的神机妙算感到心悦诚服。

“这么多箭，实在数不清！先生曾夸口说三日之内能造出十万支箭，原来是如此靠智谋巧得呀！”

“那是自然！这十万支箭要是只靠工匠来造的话，十天也完不成啊！而且周都督虽然表面上是要我造箭，实际上他不过是巧立名目，想要取我的性命罢了！”

“啊？先生连这些都看出来了？”

“对鸟兽施以杀手，它们都会有所感觉而逃，何况我们身为万物之灵，又岂会毫无感觉呢？”

“子敬只能佩服！不过，先生怎会在三日之前便知道昨夜会有大雾？倘若不是恰逢大雾的话，恐怕此计也不能成功。”

“身为将领之人，倘若上不通天文，下不知地理，不懂得奇门布阵之术，又怎能带兵打仗呢！就好比身为一个渔夫，必然要懂得风云变幻，冬冷夏暖，风速洋流之类的道理，这皆是一样的。孔明之所以敢与周都督约定三日之期，便是因为之前便已算定昨夜会有浓雾。若是周都督有意刁难，在七日或是十日之前提出这个要求，那我恐怕也没有把握了。”

诸葛亮仿佛在说旁人的事情一般，十分淡定。他毫无夸耀自己足智多谋之意，也没有沾沾自喜之感。

此时，浓雾尽散，阳光照在诸葛亮的脸上，显得他容光焕发，愈发透露出他内心的强大。

不久后，一行船队便顺利返回吴军营寨。诸葛亮督促士兵们一一拔下满船的箭支。清点之后，查明每条船上约插有六七千支箭，合计达十几万支。

之后，兵士们又将箭镞不利的、箭柄折断的废箭除去。剩下的结实箭矢则被一把一把扎成束，十万支箭转瞬间已堆积如山。

当鲁肃向周瑜报告事情的经过时，周瑜始终垂着头。他静静听完后，不禁仰天长叹：“唉……”

他面露惭愧，慨然说道：“看来我错了！大错特错！都怪周某一向自视甚高，一味嫉恨诸葛亮的才智，甚至还想加害于他。我现在才明白，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岂是周某所能及的？”

周瑜绝非等闲之人，他经过一番反躬自省，觉得十分羞愧。于是他又派鲁肃前去请诸葛亮过来。

一听说诸葛亮抵达，周瑜便立刻亲自走出辕门外迎接。他不仅殷勤施礼，还特地恭请诸葛亮上座。

诸葛亮见周瑜如此客气，反倒觉得奇怪："周都督，为何今日会如此礼遇于我？"

周瑜则坦言道："周某不仅要对先生礼遇有加，更要向先生道歉。请先生一定要恕周某之前的冒昧与无礼之罪啊！周某听鲁肃说，你们昨夜深入敌境，智取十万支箭。先生如此神机妙算，周某实在惊叹不已！"

"哪里哪里，那些不过是雕虫小技，哪里称得上什么神机妙算？倘若让一些智者方家所知，必然被认为不耻啊！周都督言重了，在下实在受之有愧啊！"

"哎！周某说的绝非是恭维之辞。恐怕连古代的孙子遇到先生，也要吓得退避三舍吧！周某今日特邀先生前来，便是要向先生致歉的。请让我敬孔明先生一杯酒，也请先生不要客气，对我与子敬二人，尽授破曹之策！"

周瑜命人摆上酒宴。在席间，他又说道："先生有所不知，昨日吴侯孙权又派使者前来，要我们早日击破曹军，胜利而归。如今我们调来了大军驻守在此，却毫无动作，实在有违吴侯的命令。其实，周某何尝不想尽快破曹，班师回吴，无奈胸中尚无必胜之策，更缺应战之法呀！如今周某面对曹操的庞大兵力，以及坚固的水寨，实在是束手无策！既然我们孙刘两家联手抗曹，还请先生不计前嫌，明示破曹之法，周某在此请教了！"

"哪里哪里！周都督乃江东第一豪杰，孔明不过是一介碌碌之辈，又怎能指教都督呢？实在是僭越了！我又哪里知道什么破曹良策呢，都督实在过奖了。"

"先生一向过于谦逊。周某还请先生今日一敞胸襟吧！前些日子，周某曾带领子敬等人趁夜前往江北，探察曹营的虚实。周某发现，曹军无论是水陆以连锁相系结，还是兵船配列、水寨构筑，均非常完备，着实难以攻破。回来之后，我便一直潜心琢磨破阵之法，但始终毫无办法。"

"既然如此，"诸葛亮沉思片刻，这才开口说道，"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过，想必都督心中也绝非毫无想法吧？"

“周某确实也想到一个对策。”

“既然如此，我们便将各自心中所想，写于掌上，再同时张开。看一看都督和我的计策，是否一致。不知都督以为如何？”

“此法甚好！”

于是立刻命人取来笔砚，两人各自在掌心上写下一字，握紧拳头。

“写好了！”

两人一起伸出拳头。

“好！我们一起打开吧！”

诸葛亮和周瑜同时亮出了掌中字。只见诸葛亮的掌心写着一个“火”字，而周瑜的掌心上也同样写着“火”字。

“哈哈哈！果然英雄所见略同！”

二人彼此相视而笑。鲁肃也举起酒杯，祝贺两雄心有灵犀。之后，他们又相约，绝不可泄露此计。三人一直聊到深夜才分开。

第二十二章 呼风杖

近来，在曹军江北阵地上，士气非常低迷。

只因之前曹军中了诸葛亮的计策，白白损失十万支箭矢。待事后得知真相后，曹军将士懊悔不已。

谋士荀攸经过一番苦思冥想，才向曹操献上一计：“东吴如今得诸葛亮相助，周瑜又是一员智勇双全的名将，敌我之间横亘一条大江，因此我军难以得悉对方的军情。属下以为，我们可以从军中挑选一两个人，混入吴军，待吴军吞下这个毒饵之后，我们便可伺机而动。主公以为如何？”

所谓毒饵，便是以糖衣包裹剧毒之物，人吞咽之后，身体内部会先溃烂，最后死亡。

“好计策！不过要想此计实施妥当，最关键的是人选。你有合适的人选吗？”

当曹操发问后，荀攸立刻吐露出自己的打算：“前些时候，丞相处斩了蔡瑁。他有蔡和、蔡仲两个族弟。他们因堂兄蔡瑁被处死，目前仍在服丧期间。”

“哦？那这两个人一定恨透了老夫！”

“是的，此乃人之常情。不过这也是我们可以利用之处，也是此计成功的关键！”

“你是说，蔡和和蔡仲二人是潜入东吴的人选？”

“正是。丞相不妨召他们二人前来，好生宽慰一番，再以名利晓之。之后，便可将他们二人派往江南，令其诈降吴军。敌人必定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他们的哥哥蔡瑁刚刚被丞相所杀！”

“不过，万一这两个人因为心中忌恨于我，趁机投降了吴军，岂不弄巧成拙？”

“这倒不必担心。蔡和和蔡仲的妻子儿女如今身在荆州，他们岂会置家人于不顾，而背叛丞相呢？”

“此言有理！”

曹操点头许可，放心让荀攸去筹划此事。

第二天，荀攸便亲自前去拜访二人。他先递上了曹操的赦免令，施以恩德，之后将二人带到曹操面前。

曹操主动向两人斟酒，一边温和相向，一边提到此毒计：“如何？若你们能办成此事，不仅可以一洗令兄的污名，还可以立下大功一件啊！”

“好！”

“末将遵命！”

蔡和和蔡仲都摩拳擦掌，表示愿意前往。曹操见状，大为满意，立刻保证在事成之后必有重赏。他还答应定会重用两位功臣。

“丞相请放心！我等必将摘下周瑜和诸葛亮的首级，献于麾下！”

两人表了一番忠心后，便在第二天一早动身出发。他们仅带了五百余名部下，驾起数艘船，假装临时脱逃的模样，匆忙逃出曹军营寨。

这几艘船扬起风帆，顺流而下，很快便抵达了东吴的营地前面。周瑜此时正好在营中巡查，听到哨兵来报，说有两员敌军大将临阵脱逃，还带来数百名兵士前来投降。周瑜顿时大喜过望，吩咐一声：“好！立刻带他们来见我！”

不多时，蔡和和蔡仲二人便被侍卫引进大帐，来见周瑜。周瑜则直

言道："你们二人为何会从曹营临阵脱逃，来投奔东吴？这等背主行为，是英雄好汉所不齿的啊！"

二人皆低头垂泪，并答道："我二人乃曹操水军大都督蔡瑁的族弟，如今我家堂兄被曹操无罪处斩，此等血海深仇，无以名状。虽然我们身为男子汉大丈夫，不应该对故主指手画脚，被人误解我们反复无常。但如今堂兄已死，我们却也遭曹操等人的猜忌，以致全无容身之所。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只得铤而走险，伺机逃离江北。只求将军能够收容我们，让我们死得其所！"

周瑜闻言，十分高兴："既然如此，只要你们二人能誓死为东吴效力，从今日起便可留在我军中！"

之后，周瑜将这二人派给甘宁管理。

二人心中窃喜不已："嘿嘿！看来我们的假降之计成功了！"

但他们仍装作十分抑郁难过的神情，谢恩后便退下了。

鲁肃心中生疑，不禁问周瑜："都督，咱们收留他们，是否妥当？"

周瑜微微一笑，毫不在意一般："蔡瑁对曹操如此忠心耿耿，却被无罪而杀，他的亲人心中怎能不忌恨曹操呢？如今蔡瑁的两个弟弟前来投奔我们，就如候鸟随南风移居南方一样，又有何可疑之处呢？"

周瑜的分析似乎很有道理，鲁肃心中仍是生疑，便于当日又来拜访诸葛亮。他不断叹息，觉得周瑜对此事的处理，过于轻率。

谁料诸葛亮却一直笑而不答。鲁肃见状，便追问他究竟为何事发笑。

"子敬兄实在是杞人忧天，叫我怎能不笑？"

诸葛亮知道周瑜自有打算，便对鲁肃分析道："蔡和和蔡仲显然是诈降东吴，因为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还留在江北。周都督想必早已看破此计，便将计就计了。如今两军隔江对阵，一时都没有破敌良策。既然此时二人前来诈降，周都督便趁机将其为我所用，岂不是很妙！"

"原来如此！"

“你说，是不是你现在也笑自己是杞人忧天了？”

“唉！我实在笑不出来。我就是觉得自己实在愚钝，竟然完全看不透你们的心中所想。愚钝啊！”

鲁肃说罢，告辞而去。

当天晚上，黄盖暗中来到周瑜帐中，两人密谈了许久。

黄盖是吴军中资历最老的将领，他辅佐了孙坚以来的三代吴君，是位功臣元老。此人生得白雪寿眉，双目炯炯，可谓老当益壮，丝毫不输于年轻人。

“都督，末将深夜来访，只因咱们与曹操两军对阵旷日已久，必须找到破敌之法。如今曹操在江北修建要塞，固若金汤，水军也日日操练，大有进展。另外，目前敌我双方仍然是敌众我寡。我以为，只有以火攻，才能打破曹军，除此之外别无他计。周都督，你觉得火攻如何？”

“嘘！”周瑜赶紧制止黄老将军激昂的声音，“黄老将军，切莫高声！这条计谋，是谁教授于你的？”

“这还用别人教我？黄某戎马一生难道还不懂兵法吗？这明明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计谋！”

“黄老将军与周某英雄所见略同啊！我不妨如实相告，今日蔡和和蔡仲兄弟假意前来投降，周某虽然识破，却将计就计将他们留在军中。实际上，我打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噢？果然是妙计！不知都督打算如何利用那两个家伙？”

“周某以为，倘若也能派一个人去曹营诈降，倒不失为一个良策。只是一时想不到合适的人选。”

“为什么没有合适的人选呢？”

黄盖见周瑜叹息不已，不禁凑到跟前焦急地问道，“自东吴建立以来，已历三代，如此关键时刻，周都督居然连一个胜任的人选都想不到，未免眼力不济啊！黄某不才，愿意效劳！”

“哦？黄老将军是来主动请缨吗？”

“黄某这身老骨头，自孙坚将军以来，一直承蒙重恩。实在有幸，可以侍奉三代主君。如今东吴处于危急存亡之关头，黄某即使肝脑涂地，也死而无憾啊！”

“好！黄老将军勇气可嘉，周某佩服不已，此乃东吴之大幸啊！”

周瑜说罢，警惕地四下环顾。此时大帐内外静寂无声，帐中唯有一盏青灯摇曳，而无旁人偷听。

于是两人密议许久，一直到黎明，黄盖才悄悄离去。

周瑜小憩片刻后，立刻赶往中军，他命擂鼓召集众人前来议事。

诸葛亮也到场了，他搬了一个矮凳，坐在阵席之中。

周瑜下令道：“近日曹军已经兵临东吴边境，我们必须展开战斗。传我的命令，所有部队、所有人员做好准备，兵船上各备三个月的粮草，准备应敌！”

周瑜的话音未落，先锋部队的大将黄盖便挺身而出：“都督的命令实在是荒唐！你说要准备几个月的粮草？”

“周某方才说了，要准备三个月的粮草。”

“莫说三个月，恐怕就是备上十个月的粮草，也无济于事！以如今我们区区数万人马，怎能破得了曹操的百万大军？”

周瑜闻言，勃然大怒：“一派胡言！如今敌我尚未交战，你竟然说出如此不吉利的话来，扰乱军心！来人啊！把这个老糊涂给我拖下去！”

黄盖也不甘示弱，怒目圆睁，骂道：“周瑜，你别在我面前嚷嚷！别以为你平时仗着主公恩宠，就可以如此目空一切！黄某曾经侍奉东吴三代主公，劳苦功高。你明知毫无破敌的把握，不仅不谦虚向我请教，还居然恣意妄行，乱下命令，要打没有把握的仗！黄某凭什么要唯唯诺诺地听你的调遣！你一意孤行，只会害我军平白无故地损兵折将！”

“哼！你这个老东西，只会搬弄口舌，我看你就是故意扰乱军心！周某今日若不砍下你的脑袋，又岂能正明军纪！来人啊！给我将他押下去！”

“周瑜，你放屁！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个嘴上无毛的小孩子，竟然敢对黄某这个三代老臣吆五喝六的！你有本事就砍我脑袋啊！”

“来人啊！把他推下去斩了！”

周瑜气得满脸通红，头上的青筋暴起。他大声咆哮，宛如阎王下了死令一般。

“都督！可使不得啊！”

大将甘宁见势不妙，赶紧出来求情，求周瑜饶恕黄盖。

但是黄盖一直破口大骂，周瑜更是怒气难消。他不仅不肯饶恕黄盖，还将求情的甘宁也一通斥责。

“糟了！看来周都督是真动怒了！”

诸将一看，都不禁大惊失色，大家纷纷上前求情。他们一面责怪黄盖不该出言顶撞大都督，一面苦苦求情：“周都督，请息怒啊！黄老将军是我们东吴的老臣，请看在他年事已高，求都督饶他一命吧！”

周瑜一直大口喘着粗气，露出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但他经不住众人苦苦相求，最后撂下一句：“哼！周某今日看在众将的面上，姑且饶他一条性命。但是，军法岂能是儿戏，不可不正！黄盖死罪饶过，活罪难免，罚他杖责百下，闭门思过，不得外出！”

于是，黄盖被处以杖责百下之刑罚。黄盖被人扒下全身的甲胄和衣裳，露出瘦骨伶仃的躯体。在众目睽睽之下，他要遭到狱卒一百下的杖责。

“来人啊！给我狠狠打！谁胆敢再求情，便与他同罪！”

周瑜气得浑身发抖，哪里听得进诸将的苦苦哀求。

“一杖！两杖！三杖！”

两名狱卒手持棍杖，分别站在黄盖两侧，一左一右轮流落杖，打在黄盖的臀部。黄老将军脸朝下趴在那里，刚开始的五六下还能咬着牙关，不吭一声，但没过多久，便吃痛发出阵阵呻吟。

“十杖！十一杖……”

一杖又一杖，板子打在老将军瘦骨嶙峋的身上，将他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横流。他的白髯被染成了红色，满身的铮铮铁骨也仿佛被打散了。

“九十！九十一！……”

当打到将近一百杖时，就连行刑的狱卒都已经精疲力竭，双手发软。受刑的黄盖更是奄奄一息，昏厥过去。此时，周瑜脸上也毫无血色，他狠狠地瞪着黄盖，丢下一句：“哼！你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便径自回帐中休息去了。

众将见周瑜离去了，赶紧上前将黄盖抱起，送回他自己的营帐。黄盖浑身血流不止，几度苏醒来又昏厥过去。那些曾与黄盖同患难共甘苦的老将，见他如此凄惨，不禁悲从中来，伤感落泪。

诸葛亮目睹了整个过程，他只是默默回到自己的船屋。回去后，独自倚栏，若有所思地凝望着江水。

鲁肃在其后尾随而来，他一坐下，便迫不及待地说：“唉！今天竟然出了这么一档子事，真没想到啊！周都督是东吴的一军统帅，而黄老将军又是劳苦功高的老将，鲁某虽然有心劝解，但就怕都督气在头上，再规劝反而是火上浇油，会愈发不可收拾。没有办法，我只得待在一旁静观。但先生就不同了，您身为远道而来的贵宾，又颇受周都督的尊敬，因此不仅是我，就连营中诸将都觉得，先生若能站出来为黄老将军求情，或许能有转机。只是鲁某不明白，为何先生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一直冷眼旁观呢？莫非先生有什么顾虑不成？”

“哈哈哈！子敬兄，你怎么倒反怪起我来了？我正要问你呢，为何要欺瞒我呢？”

“哦？我哪里欺瞒你了？自从鲁某陪同先生来到东吴，可不曾欺瞒过先生啊！”

“看来，子敬兄尚不晓得兵法中，所谓‘兵者，诡道也’这个道理吧。别看周都督今日貌似气得怒发冲冠，愤然将黄盖狠狠地处以百杖刑罚。其实他不过是在表现出军中的内讧，演给外人看的。否则，他如何欺骗曹操呢？既然周都督有如此打算，我又何必上前规劝呢？”

“什么？这竟然是一个计谋？”

“自然如此。另外，子敬兄啊，孔明方才所言之事，请切莫对周都督提起。莫要再让他晓得，我已经了解此计了。”

“好的。我自然不会说。”

鲁肃心中仍然半信半疑，于是他悄悄来到周瑜帐中。不待自己提起，周瑜便首先说起这件事：“子敬，你可知道今日之事，军中将领们有何反应呀？”

“大家都从未见过都督生那样大的火气，现在仍然心悸胆寒呢。”

“那诸葛亮呢？他怎么评论的？”

“孔明先生十分惆怅，觉得都督如此对黄老将军，未免太寡情了。”

“哦？诸葛亮真的这么说？”周瑜乐得一击掌，“哈！我这下终于瞒过诸葛亮了！既然连他也信以为真的话，我的计谋势必万无一失！太好了！我终于如愿以偿！”

周瑜露出得意的笑容，向鲁肃吐露了心中的秘密。

第二十三章 一竿翁

黄盖已经在病榻上躺了四五日了，他身体虚弱，每天只能喝少许薄粥，日夜呻吟不止。

“唉！黄老将军太惨了！”

众将纷纷前来探视，见者无不伤心落泪。还有人觉得周瑜过于薄情，忍不住为黄盖鸣不平。

阚泽与黄盖素日交好，前来探视时，一见到黄盖如此凄惨，就忍不住潸然泪下。黄盖见他来了，便屏退左右，挣扎着坐起身子说道：“你来看我，比别人来看我都好，我可真是太高兴了！”

阚泽十分感伤地问道：“黄老将军，你莫非与周都督有什么过节？”

黄盖摇头答道：“没有，我与他并无旧怨。”

“那这么说的话，周都督对您的责罚实在太不合情理了！我们在一旁看着，都觉得十分气愤。他这么惩罚您，实在是太过分了！”

“唉！也就是你来能说句真心话，所以我真是盼着你能来啊。”

“黄老将军，依我看来，那日你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到如此刑罚，莫非是演的一出苦肉计？”

“嘘！你小声点！你是如何看出来的？”

“周都督平素不会那般激烈苛责，也不会那么严苛地责罚属下，另外，黄老将军平素与周都督交情不差。从各方面考量，我便猜到八九分

了。”

“阚泽，你果然观察得细致入微。事实确是如此。黄某不才，蒙受东吴三代主公的恩泽，无以为报，因此就算拼上这把老骨头，我也死而无憾！此次是我主动向都督献上苦肉计，因此甘愿领受一百杖责，为的是瞒过自家人。只要东吴能够早日破曹，我受的这点皮肉之苦，又算得了什么！”

“果然如此！既然承蒙黄老将军如此信赖，将如此绝密之事向我和盘托出，莫非是要让我前往曹营，将你诈降的消息带过去？”

“不错！你果然料事如神。除了你之外，我还能信得过谁？还能将如此重大的机密告诉谁？这个重任，非你莫属啊！”

“承蒙黄老将军的信赖，你果然知我！”

“那么，你肯不肯去？”

“阚某能得到黄老将军的信任，委以如此重大的使命，岂能不去！大丈夫生于当世，便要建功立业，否则，只能徒然老朽而死！既然黄老将军甘愿为国慨然捐躯，我也愿将生死置之度外，又何足惜？”

“我果然没看错人！”

黄盖不禁拉起阚泽的手，抵住自己的额头，不觉潸然泪下。

“事不宜迟，请黄老将军立刻给曹操修书一封，我一定想尽办法，将信件送达。”

“信我早就写好了，一直就藏在这里。”

黄盖说着，便从枕下取出一封书信，交给阚泽。

阚泽将信收好，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告辞离开。入夜之后，他便悄然潜出吴军营地。

没过几天，在曹军的水寨之旁，突然冒出来一名独钓寒江的渔翁。

悠悠千里的大江两岸，住着不少渔民和百姓。他们靠打鱼为生，对

连年的战事早已习以为常了。因此，在没有战事的日子里，有不少渔民会在江上垂钓、撒网。这并没什么稀罕的。

但是这次，这个渔翁实在离水寨太近了，惹得曹军哨兵十分警觉："这个老头实在奇怪，先拿下问话！"

于是，曹军立刻派出一艘轻舸，飞驶上前便将渔翁拿下。不容得对方分辩，便将他拖到了岸上。

曹操的帐中，有侍臣点燃了烛火。曹操也从寝室中走出来。此时已是夜半三更时分，气氛十分肃穆。

曹操之所以从睡梦中惊醒，是因为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启禀丞相，一个自称阚泽的吴军谋士，装扮成渔翁模样，说要谒见丞相。"

那位被曹营哨兵拖上岸的渔翁，一进曹军，便立刻主动招供，称自己是吴军谋士阚泽，有要事禀告丞相。

不多时，一名衣衫褴褛的渔翁被带到曹操面前。此人不愧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人物，只见他端然在阶下而立，丝毫无视四周慑人的氛围。

曹操厉声质问："老夫正与东吴交兵之际，你身为东吴的谋士，怎么跑到我的营里来，莫不是失了心疯？"

……

阚泽并不回答，只是默默地盯着曹操，之后便忍不住摇头笑道："看来百闻不如一见啊！阚某之前听说曹丞相求贤若渴，如大旱之望云霓。但今日一见，竟为谣传。唉！看来黄盖将军看错人了，他竟然对此等冒牌的英雄仰慕不已，真是大错特错啊！"

阚泽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不住摇头。

曹操闻言，不禁皱起眉头。他心中不断盘算，不知此人究竟有何用意，因此强压怒火，和颜悦色地说道："你身为敌国谋士，却孤身一人装扮成渔翁模样跑到此处，自然令人生疑。你究竟有何居心，还不从实招来！"

"丞相所言极是。只不过，阚某拼死才来，却被骂作失了心疯，怎

能不感到心寒？您如此揶揄，让我觉得之前的千辛万苦化为乌有，心中又怎能承受？因此，我才忍不住叹息呀！”

“老夫毕生的夙愿便是要消灭东吴，倘若能达成此愿，我便向你赔礼道歉。请恕老夫刚才多有得罪，我愿洗耳恭听，聆听先生高见。”

“请丞相仔细听阚某之言，此乃喜从天降的大好事啊！东吴的黄盖黄老将军，字公覆，目前驻扎三江营中兼任先锋大将，而且兼任吴军的粮草总管。黄盖此人事吴三代，身为东吴元老，以忠节闻名。但是就在几日前，只因他说了几句话忤逆了周都督，竟遭到当众羞辱。可怜他身为三代老臣，竟遭到杖责百下，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的一介老迈之躯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在场的诸将皆心中为他打抱不平，认为周都督未免过于薄情寡义。阚某与黄老将军相交多年，情义深重，因此黄老将军在病榻之上交给我一封亲笔书信。他一边痛苦呻吟，一边叮嘱我设法联系上曹丞相。他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因为对周瑜已恨之入骨，想要报仇雪耻。黄盖目下担任东吴粮草总管之职，因此只要丞相一句话，他便可将吴军的军粮、武器等尽数装船，投效丞相。”

曹操闻言，不禁睁圆双眼，仔细倾听阚泽所言。之后，他更是迫不及待地问道：“哦？黄盖的书信现在何处？”

“就在我这里，藏在内衫之中。”

“你快拿出来，让老夫看看！”

“请丞相过目。”

阚泽把书信交给侍臣，之后被呈到曹操的案桌上。

曹操展信阅读。他前前后后读了十几遍，忽然拿拳头一拍桌子：“哼！你们未免太小看老夫了！这不过是一个苦肉计，又岂能骗得过老夫？如此明显的骗局，竟敢来诓我！来人啊！把这个糟老头给我拉出去斩了！”

说罢，曹操一把扯碎黄盖的亲笔信。

阚泽不仅面无惧色，反而放声大笑：“哈哈哈！曹丞相也未免太过谨慎了吧！您若要取阚某的项上人头，我随时奉上便是，又何必如此夸

大其词来加罪于我呢？唉！我竟没想到，曹丞相竟然比传言中更要卑鄙！”

“住口！你胆敢耍些小儿把戏来诓骗老夫。如今老夫识破你的伎俩，便要砍下你的人头来提振我军士气，此乃我的职责所在，有什么好奇怪的？”

“阚某并非是笑曹丞相，而是在笑黄盖啊！我笑黄盖实在是高估丞相了！”

“你休想用花言巧语来哄骗老夫！老夫自幼熟读兵书，精研孙子兵法，你这些雕虫小技或许诓得了别人，但老夫又岂会上黄盖的当！”

“那便更加可笑了！既然丞相自幼熟读兵书，为何却对阚某带来的书信真伪难辨？世上还有比丞相更加傲慢自大的人吗？”

“既然如此，老夫便告诉你黄盖书信中的破绽所在，好让你死而瞑目。若黄盖真心来降，他定会约定来降的时日，但为何书信中却只字未提？这便足以证明，黄盖并非真心来降，而是一场骗局。”

“这算什么骗局的证据？亏得丞相还敢说自己熟读兵书，精通兵法！看来不过是囫囵吞枣而已，你完全不懂得如何活学活用兵书中所学，这比不学无术更为糟糕！像你这般毫无慧眼之人，虽统帅百万大军，但若碰到东吴周瑜，则必败无疑啊！”

“何出此言？老夫怎么会败给周瑜？”

“你必败无疑。像你这样，只学了一点兵法的皮毛，便骄傲自满，而不懂得研究兵理。就像现在，你见到一封书信，却连辨明真伪的能力都没有，又如何能战胜东吴的精锐之兵呢？”

……

曹操一时语塞。他紧闭双唇，上下打量阚泽，不发一言。

而阚泽则指着自己的脖颈，咄咄逼人地说：“丞相要杀便杀，阚某绝无二话！”

曹操此时却摇摇头：“老夫倒不忙杀你。你且说说，为何你会说老

夫必定不敌东吴之兵？”

“哼！丞相既然不懂礼遇贤士，阚某岂非多说无益？”

“老夫适才多有失礼之处，请先生恕罪。愿闻先生高见。”

“丞相是否听过‘背主作窃，不可约期’的道理？如今黄盖对周瑜深恶痛绝，才下定决心，打算背弃自己侍奉三代的东吴，转而投至丞相麾下。倘若此时他便提前约定了日期，临时发生变故，难以如约前来，而这里反来接应，岂不事情败露？到时候，不但曹丞相心中会怀疑黄盖，黄老将军也必将进退两难，自身难保。因此，他才在信中不约定时日，而会伺机而动。由此足见，黄老将军是真心投曹，也证明他是一个深谙兵法，谋事周到之人啊！丞相却因此生疑，不察事实，阚某实在觉得遗憾！”

“嗯！此言有理！”曹操闻言，颇为认同，“是老夫一时不明，多有得罪，还望先生恕罪！”

之后，曹操摆下酒宴热情款待阚泽，还将他恭请至上座之位。酒席之上，曹操还不断向阚泽征询有关兵法的意见。

正说话间，只见一名侍臣从外面进来，交予曹操一封书信。曹操连忙将书信塞入衣袖之中。

“这一定是混入东吴的奸细，蔡和和蔡仲写来的密函。信中定会汇报黄盖受刑之事。”

阚泽见状，心中暗喜。但他表面上不动声色，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与曹操频频举杯，又商议双方日后接应之事。

第二十四章 将计就计

曹操在酒宴之上，得到蔡和、蔡仲送来的密报。他拿来便匆匆在桌下浏览一遍，之后便塞入袖中，悠闲自若地说道："阚泽，老夫现在已对你毫无怀疑了。请你返回东吴后转告黄老将军，老夫等他充分筹划之后，择日投奔我军。相信你们二人定会顺利而来，另外，小心莫被周瑜看破端倪。"

阚泽却摇头回绝道："丞相，阚某既然来了，便不打算再回东吴了。转告之事，还请丞相另派别人去吧。"

"何出此言？"

"阚某出来之前，便没打算再返回东吴。"

"不过，此事从头至尾只有你最清楚。倘若老夫另派他人前去，恐怕黄老将军也未必会信任。"

曹操再三劝说，阚泽这才勉强答应。因为阚泽一直心存戒备，唯恐曹操是在借机试探自己。

后来，阚泽发现曹操已经对自己非常信任，这才心中窃喜，不虚此行。他从容地和曹操告辞，便乘小舟返回东吴。

临行时，曹操赠予大批金银，而阚泽碰都未碰，只道："大丈夫岂能为金银所动，而冒上身家性命？"

回到吴军营地后，阚泽便立刻前去密会黄盖。黄盖觉得大事将成，心中欢喜，但待他谨慎地思考片刻后，又开口问道："曹操为何开始非常怀疑，之后又转为完全信任？"

阚泽答道："依我看来，光凭我的三寸不烂之舌，是绝对难以赢得曹操的信任的。恰好在当时，蔡和、蔡仲的密报及时送到。曹操即使对阚某之言存异，却不至于不相信他派去卧底的奸细之言。正因为卧底的报告与我所说的完全吻合，他才打消了疑虑。"

"嗯！言之有理。既然如此，还请你去甘宁的营寨走一遭，探看一下蔡和、蔡仲二人的动静。"

阚泽领命，立刻赶往甘宁营中。

甘宁见阚泽唐突来访，不由得一愣。他纳闷地问道："阚兄前来，有何贵干？"

阚泽假称，近日他在营中事事不顺心，心中郁闷，故此前来散散心。

甘宁仍露出一副不相信的神情，淡然一笑道："哦？竟有此事？"

正在这时，恰巧蔡和、蔡仲二人走进营帐。

阚泽立刻向甘宁使了个眼色，对方立刻会意。于是，阚泽故意摆出一副郁郁寡欢的神情，开口说道："唉！近来事事不如意，样样不顺心！周都督的才智过人，我等好生敬佩。但是他却过于恃才傲物，视我等如草芥一般。真是气杀人也！"

甘宁也连声附和道："莫不是又出了什么事？唉！近来我军内部每日纷争不断，这可如何是好？"

"若有意见不合，就事论事地争辩一番也就罢了。但是周都督每次都恶语伤人，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我等，让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阚泽做出一副咬牙切齿、愤恨不平的样子。他假装刚瞟见一旁的蔡和、蔡仲，便立刻小声说道："甘宁，你随我近来说话！"

之后，他故意将甘宁拖入隔壁内室密谈。

蔡和、蔡仲二人四目相交，虽然默然不语，却心照不宣。

之后，阚泽与甘宁时常趁四下无人，密会交谈。

这一日傍晚，二人又躲在帐中窃窃私语。蔡和、蔡仲兄弟一直留意两人的动静，便躲在帐外侧耳偷听。突然，一阵风将帐幕吹起一角，正好露出蔡和的半身，被帐中密谈的二人所发现。

“糟糕！有人偷听！”

“何人在外面！”

帐内二人惊呼出声。

甘宁和阚泽三步并作两步冲出帐外，来到蔡和、蔡仲面前：“你们听到了什么？我们刚才说的话都听到了吗？”

阚泽仍在不住逼问，甘宁却已弃剑在地，顿足慨叹道：“我等大事未成，却已败露。看来此地是一刻也不能留了！”

蔡和、蔡仲兄弟对视了一眼，点了点头，便对甘宁、阚泽说道：“二位不必绝望！如今告诉你们也无妨，我们兄弟二人其实是诈降东吴的。我们之前是奉了曹丞相之命，前来卧底的。”

甘宁和阚泽都瞪圆双眼，毫不相信地盯着兄弟二人问道：“啊？你们此话当真？”

“此等大事，岂能开得玩笑？”

“既然如此，我们便可以放心了！没想到啊，你们二位诈降竟是曹丞相深谋远虑的一着棋，我等好生佩服！如此机缘巧合，看来曹之将兴、吴之将亡已是必然之势了！”

之前，甘宁与阚泽多次避人耳目，躲在帐内密谈。他们所谈的内容不外是对周都督的反感之词，以及两人商议要从吴营中脱逃，向周都督报复等等。他们甚至还谈论过，要发动同样心怀不满的将士，引起暴乱等事。

他们所有的密谈内容，都是故意让蔡氏兄弟偷听到，以便让他们相信自己已经怀有异心。

蔡和、蔡仲兄弟根本没有察觉对方的计谋，反而被步步带入圈套之中。他们对阚泽和甘宁毫无怀疑。这两个卧底的奸细原本在敌人营中作

乱，却没想被将计就计。

兵法之奥妙，正在于其变化莫测。倘若没有过人的远见，又不懂得随机应变，那么即使计谋再为巧妙，也会被对手利用，反而陷入对方的圈套。

这个晚上，四人同处一室。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计谋成功，每个人都暗中欢欣鼓舞。四个人一直酌杯畅谈至深夜。

不管真心流露还是假意委蛇，几个人都借着酒劲一吐胸襟。他们皆为今后在曹丞相这样的英主麾下，能够建功立业而喜不自胜。

蔡和、蔡仲二人提议道：“咱们应该立即修书一封，派人送给曹丞相才是。”

于是他们当即写好一封密函。阚泽也写了一封书简，两封密信一并交予一名部下，偷偷送至江北的曹军营中。

阚泽信中的内容，大致如下：

甘宁与我志同道合，夙仰丞相之德，且早有怀恨周都督之心。今我二人俱奉黄盖为主谋，将于近日偷运粮草军需等，伺机渡江而去，投奔曹军。几日之后，我们便会驾船而来，船头竖有青龙牙旗。请丞相见此便为降船的暗号，莫要发射弩弓为盼。

曹操收到书信后，仍然将信将疑。他从头至尾，一字一句地反复阅读。

第二十五章 凤雏出巢

“当今之世，堪比孙子、吴子之人，除了老夫，还有谁人？”

曹操常常如此自负。

因此，当他收到这封期盼已久的密报后，他首先冷静下来，疑信参半地审阅多遍。

蔡和、蔡仲二人虽然是自己的心腹之人，奉命潜入东吴收集情报。但当曹操收到他们送来的密报之时，仍然不敢怠慢。曹操慎重起见，立刻召集群臣前来判别情报真伪。

“蔡氏兄弟与重返东吴的阚泽，分别发来密信。不知其中是否有什么可疑之处，请诸位帮我把把关。”

既然曹操咨问下臣，众人便纷纷各抒己见。

蒋干提议道：“丞相请恕在下冒昧，请让我再去一趟东吴，戴罪立功如何？我上次奉命使吴，本欲说服周瑜投降，不料有辱使命，无功而返。我心中一直愧疚不已，希望丞相能再给我一个机会。这一次，我一定抱着誓死的信念，务必将蔡氏兄弟与阚泽之间的真伪虚实，查个水落石出，以弥补前次的罪过。倘若今次我再徒劳而返，甘愿受军法处置！”

曹操一时难下结论，又疑心重重，于是便答应下来：“既然如此，你便再走一趟东吴吧！”

蒋干便又像上次那样，打扮成一副高士模样，乘坐一叶扁舟，飘飘然前往吴军营地。

此时，却有一位贵宾先行抵达东吴。此人正在吴军营中，与周瑜高谈阔论。

此人便是襄阳名士庞德公的侄儿，名叫庞统。

庞德公的声名在荆州一带，可谓家喻户晓。就连水镜先生司马徽，也曾投其门下，拜他为师。

司马徽时常对自己的门生或朋友提起“卧龙”“凤雏”两位高士。所谓“卧龙”即指诸葛亮，而“凤雏”便是庞德公的侄儿庞统。这二位的声名在文人雅士之中，可谓如雷贯耳。

庞统既然为司马徽如此看重，难免有些人会疑惑不解：“既然卧龙业已出庐，为何凤雏还不出巢？”

庞统今日翩然来到东吴军中，是以宾客身份造访的。庞统比诸葛亮年长两岁，非常年轻，因此与其盛名相比，他显然是一位青年才俊。

“听说先生近日隐居山中？”

“正是。在荆州和襄阳陷落之后，庞某便在山林中结草为庵。”

“不知先生可否愿意出山，在我东吴军中助我一臂之力？周某真心诚意地邀请先生相助啊。”

“荆州故土遭受曹军蹂躏，庞某早已视其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周将军不必客气，庞某自会鼎力相助。”

“如此甚好！周某若得先生相助，堪胜百万大军！不知依先生之见，如今敌众我寡的情势下，我们应该如何击破敌军？”

“唯有火攻一途。”

“哦？火攻？果然英雄所见略同！”

“正是！只不过，曹军处于浩渺大江之上，倘若一艘战船着火的话，其余的必然立刻四下散开。因此，在使用火攻之前，还须设法将曹军的兵船连成一处。如此一来，火攻方可奏效。”

“哦？先生有好计吗？”

“有一招‘连环计’！”

“曹操精通兵法，怎会轻易上当？我们该如何做，才能使其落入连环计中？就像捕鸟一般，即使鸟网再精巧，倘若鸟儿不上钩，也是徒劳无获啊！”

二人交谈之际，忽闻部下来报，江北的蒋干又来再次拜访都督。

于是，庞统适时告辞而去。

周瑜送走庞统回到帐中，心中不由得感谢上苍，喜不自胜：“今日他来到访，必能促成此大事！”

之后，蒋干便由侍卫领入帐内。而周瑜却一反上次的热情相迎，反而高居上座，态度倨傲地睥睨着来客。蒋干虽然心中很不舒服，但仍装作若无其事地走上前，刻意亲热地说道：“都督多日不见……”

周瑜立刻打断他，竖起眉毛，凛然喝道：“蒋干！你少来这套！这次又是想来骗我的吧？”

“咦？都督何出此言？子翼何时骗过都督了？你我乃多年的旧交，子翼如何会做出如此恶毒之事？我此番前来，便是念在你上次的盛情款待，特来告诉你一件大事的呀！”

“少来这一套！”

周瑜咬牙切齿地说：“你肚子里打的什么主意，还以为周某看不透吗？你定是来劝我投降的吧？”

“都督息怒，今日怎么如此气愤嘛？请你暂息雷霆之怒，不如你我坐下来，饮酒叙旧吧。子翼今日前来，当真是有件事要告诉都督的。”

“好你个蒋干！竟然如此厚颜无耻！周某已经说得如此明白，竟然还在假装糊涂？你别想凭你一番卖弄口舌，费尽心机，便要让周某变心动摇！休想！即使海枯石烂，周某也绝不会投降曹操的！上次，周某念在你我旧日的情分，才设下酒宴与你开怀痛饮，同床共寝。没想到啊！待我醒来之后，竟发现卧房内的军事机密不翼而飞！一定是你！偷了我

的重要文书！你还敢狡辩不成？”

“什么？你说的什么重要文书？子翼完全不知啊！都督莫要再和我开玩笑了，子翼怎么会偷你的东西呢？”

“还不给我闭嘴！”

周瑜大喝一声：“就是因为你偷走了重要的文书，导致与我们暗通声息的蔡瑁、张允二人暴露。他们尚来不及举事内应，便遭曹操毒手。害得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关系，便从此斩断了，这明明就是你向曹操告密的结果！周某真没想到，如今你居然又敢再跑到我这里，肯定是又想使什么诡计吧？蔡和、蔡仲兄弟刚刚脱逃出曹营投奔我麾下，你是不是又想设计害他们？周某是绝不会让你得逞的！”

“都督何苦要这么说呢？你难道当真怀疑我不成？”

“你还不承认吗？要知道，蔡和、蔡仲兄弟是真心投奔我东吴而来，周某岂能容你从中作梗，让他们再回到曹营去？！”

“子翼怎么会做这种事呢？你多心啦！”

“哼！多说无益！周某本当按军纪将你的人头砍下，如今念在旧日情谊上，姑且饶你一命。我不妨告诉你，过几天我东吴大军便会击破曹军了。这段时间，将你绑在这里反倒碍手碍脚。来人啊！将他拖去西山背后，关到小茅屋里去！待我打败曹军之后，赏他一百大板，赶回江北去！”

周瑜势如猛虎一般，怒目圆睁，高喝左右。

“得令！”

武士们立刻一拥而上，将蒋干压倒在地，拖出营帐；之后又将蒋干扔到马背上，直奔西山而去。

西山上有一间小屋，本是放哨所用。蒋干便被关在此处，由卫兵看管，不得放出。

蒋干被囚禁于此，日夜愁闷，寝食难安。一天，他趁着卫兵疏忽之际，逃了出来。

“我该往哪里逃？”

蒋干见此处层峦叠嶂，方向不明，不由得暗自叫苦。待他放眼望去，能看到山下布满了吴军的营寨，而他身处险峰峭壁之间。虽然好不容易逃出小屋，如今却不知该去往何处。

“唉！我该如何是好呀？”

天色渐晚。在他茫然无助之时，蒋干忽然看见前方山林中有荧荧灯光。走近一瞧，好像有一户人家。于是蒋干顺着林间小径，走过那里，能听到琅琅书声。

“咦？在这深山老林中，怎么会有读书人？”

蒋干推开柴扉，只见屋中有一名三十岁左右的隐士。这位隐士正独坐案前，苦读兵书，还有一柄短剑斜挂灯前。

“哎？此人莫非是人称‘凤雏’的襄阳高士庞统不成？”

蒋干正在喃喃自语时，屋中人突然开口问道：“外面是何人？”

蒋干赶忙趋前几步，跪倒于地：“不才蒋干拜见先生。请问您便是庞统先生吧？子翼日前有幸曾见过先生一面。”

“正是。我想起来了，你不就是从曹营来访的蒋子翼吗？”

“正是在下。”

“这么多天，你一直留在吴军营中吗？”

“不是的。在下曾返回江北，此次是二度前来。可惜遭到周都督无端猜忌。”

蒋干于是将自己被囚禁在山中小屋，以及来龙去脉讲了一遍。庞统听了却笑道：“你能留下一条性命，已经是幸运之至了。倘若换成我，恐怕决不会留你性命！”

“先生莫要见笑。”

“哈哈哈！庞某一句玩笑之谈，请不要介意。”

庞统挑亮灯烛，邀蒋干落座。

两人一面畅聊，蒋干一面觉得庞统果然是一个胸怀大志之人。不过他心中纳闷，虽然世间对凤雏的评价甚高，但以其今日的处境来看，庞统似乎并未从东吴得到应有的礼遇与器重。于是蒋干试探着问道：“以先生的雄才大略，为何会屈身于深山之中？此处既是属于东吴的势力范围，但先生为何没有仕吴呢？若是换成曹丞相的话，他非常爱才惜士，是绝不会委屈先生至此的呀。”

“庞某确也听闻，曹操爱惜人才，礼贤下士。”

“既然如此，先生何不离开东吴，投效曹操呢？”

“唉，那样做岂不太过危险？庞某既为东吴之人，倘若要投奔曹丞相的话，恐怕他也不会无条件任用我吧？”

“先生多心了！”

“依你之见，我该如何是好？”

“在下愿意将先生引荐给曹丞相，请先生放心就是。”

“哦？你能有如此本领？”

蒋干见四下无人，便凑近低声说道：“不瞒先生，在下此番前来东吴，是奉了曹丞相之命，来劝说周瑜投降的。”

“哦？那你果然是曹操派来的奸细喽？”

“怎么能说是奸细呢？我不过是一介说客而已。”

“这有什么不一样？庞某适才一句玩笑话，居然还说中了！”

庞统露出一副出乎意料的神色。

“嘿嘿，先生刚才真把我吓了一跳呢。”

“这倒无妨。庞某不食东吴的俸禄，不会告发你的。”

“既然如此，先生不如离开此地，随在下一同投奔曹丞相，如何？”

“你如此说来，倒让庞某十分心动啊！”

蒋干趁热打铁，继续说道：“只要有我的引荐，曹丞相那里自然不在话下。更何况曹丞相有识才之慧眼，先生不用多疑，尽管相信在下吧！”

“也好，那庞某就随你去吧！”

“如此甚好，既然先生决心已定，那我们就今晚出发？”

“自然是越快越好！”

二人一拍即合。当晚，庞统便离开草屋，与蒋干一起上路。

庞统对此处的地理自然比蒋干更为熟悉，于是两人顺着山谷而行，沿樵夫经常走动的小路前行，很快就来到了江边。

二人雇了条小船，急匆匆赶往江北。当小船抵达曹军水寨后，蒋干便去安排一应事务。

曹操听说鼎鼎大名的襄阳凤雏庞统先生到来，心中喜不自胜。

宾主坐定后，曹操便殷勤地问道：“凤雏先生大驾光临，曹某实在荣幸之至！不知阁下何故而来？”

庞统也开诚布公地表示：“庞某此番前来，与其说是为了追寻理想而来，倒不如说是仰慕丞相而来。庞某素闻曹丞相敬士用贤，是一位旷世名将，心中十分仰慕。此番有幸在蒋兄的引荐之下，得见丞相尊容，实乃三生有幸！”

曹操闻言，非常高兴。他先大大褒奖了一番蒋干的功绩，又设宴款待。第二天，曹操又亲自邀庞统一同骑马，登上一座山丘。

曹操之所以请庞统登山，就是想听听这位高士对魏军布阵的看法。

不料，庞统却只是赞赏道：“沿岸百里之阵，不但依山傍林，而且占尽水利之便；各阵之间首尾相顾，互为倚靠，出入各有门户，其中进退章法巧妙。果然是好阵啊！即使孙子、吴子再生，恐怕也未必能布下更好的阵法啊！”

听到庞统如此激赏，曹操却觉得有些意犹未尽，于是又请教道：“先生请不要客气，倘若有不备之处还望不吝指教。”

庞统连连摇头：“庞某绝不是只说些甜言蜜语，来讨得丞相欢心。庞某是真心以为，即使是再高明的兵家，再殚精竭虑的指摘，也绝找不到这江岸一带布阵的缺点呀!”

听了庞统的一席话，曹操觉得如饮甘饴。接着，他又邀庞统下了山丘，参观各处的水寨、港坳以及大小兵船的布阵。

曹操指着江面上停有二十四艘艨艟战舰的船阵，得意扬扬地问道：“先生请看，我军的水上布阵如何？”

“妙哉！”

庞统忍不住击掌而赞：“丞相善于用兵，此乃人尽皆知的事情。但是庞某没有想到，丞相竟然连水军的配属也如此出神入化啊！周瑜啊周瑜！他竟如此傲慢，还以为东吴水战占优势。除非他败在丞相之下，可能才会醒悟，自己是多么的狂妄自大！”

回到营中，曹操又再度设宴款待庞统。

席上，两人聊兴大发，上至古代孙吴的兵略，下至当时的诸家的阵法，逐一分析点评。两人说到尽兴处，竟不知不觉夜色阑珊。

“抱歉，庞某去去就回。”

其间，庞统频频离座，走到帐外。不久后便又回到席上，继续和曹操欢谈。

“先生，您的脸色有些难看，是不是身体不适啊？”

“这倒无妨。”

“您若是不舒服，请告诉老夫才是。”

“不妨事的，大概是之前舟船劳顿所致。庞某不善水性，经过四五日的江上行船，难免有些疲劳，只觉得浑身绵软无力。刚刚我已经到帐外，呕吐了几次，现在已经好多了。”

“先生不舒服，千万不要勉强啊！老夫立刻叫大夫给先生看一下吧！”

“丞相阵中应该有很多名医吧，那就有劳了。”

“先生怎么知道的？老夫阵中确有很多名医。”

“丞相手下的将士大多为北方人吧，他们大多不善水性，也不习惯舟船上的生活。如今，硬要将他们操练成水军的话，想必会有很多人与我一样身体不适。可能很多将士不仅会晕船，还会身患奇病。倘若如此，一旦开战，便难以发挥全力投入作战。”

庞统的一番话一针见血，正好道出曹操心中的担忧之处。

如今在曹军的大营之中，每天都有很多病号出现，这成为曹操的心头大患。他不知如何应对，因此此事成了军中的第一大问题。

“老夫确实在为此事头疼，不知先生可有良策？请您不吝示教。”

曹操初有些吃惊，也觉得很狼狈，但他最终虚心地请教庞统的意见。

庞统也面露尴尬，讪讪地开口说道：“丞相的布阵兵法非常缜密，精妙之至，只可惜这也是兵士们患病的原因所在。”

“哦？老夫的布阵与将士晕船居然有关系？”

“这是自然，这两者的关系紧密。只要去掉布阵的这个缺点，便不会再有一兵一卒晕船的！”

“竟然如此？请先生指教。老夫过去只听多位名医说是水土不服，用过许多药方，但是见效甚微。其他的我倒不了解了。”

“北方的士兵大多不谙水性，如今让他们长期生活在船上，江上，将士们久未踏足于实地，身体自然感觉不适。倘若遇到狂风暴雨来袭，船上颠簸不堪，将士们更会难以承受。长期如此，士兵们便难免气虚体弱，食欲低下，血行不畅，因此导致耗损得病。若要想祛除此病倒也不难，只要让他们离船登岸，便可不治而愈。但是兵船之上又怎能一日无兵呢？因此，庞某只要略施小技，改变布阵之法，便可成功：“丞相可以先将大小兵船全部集结在一处风浪小的港湾，之后按船体大小，纵横排列。大船以三十艘为一排，中船以五十艘为一排，小船则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各船之间以铁锁系结，首尾相续，船船连环，并以粗缆绳作为扶手，架上渡桥，使人们可以在各船之上自由行走。如此一来，不仅是众将士，就连战马也可以如履平地，随意走动。即使遇到天气恶劣，惊涛骇浪之时，船只也不至于剧烈颠簸，将士们身体舒适，军务也能顺利执行。到那时，自然不会再有兵士晕船生病了。”

“果然是好计！凤雏先生果然高见啊！”

曹操一再道谢，而庞统却若无其事地答道：“哪里哪里！这不过是庞某一人的浅见罢了。丞相还须深入探究原因，再仔细研究对策才是。另外，曹军中病号频出之事，切莫让东吴知悉。请丞相尽快处置妥当之后，再一举出击，必能击破东吴！”

“不错！此事若是让敌军知悉就糟糕了！”

曹操立刻感到此事刻不容缓，于是立刻采纳了庞统的建议。他第二天便亲自来到码头察看，又急召诸将领，下令让所有工匠立刻赶制连环锁、大钉。

庞统在魏军营中悠然做客，他见到曹军如此动静，心中不禁窃笑。

这一日，当他又与曹操畅谈军事之时，庞统又伺机说道：“庞某能认识丞相，得投名主之下，可谓达成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庞某不才，愿在有生之年誓死报效丞相，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据我所知，吴国诸将对周瑜并非真心服气，大多心中怀有忌恨，甚至有不少人已有谋反之意。以大将来说，至少有五人心中已有谋反之心。倘若丞相容许，庞某愿以三寸不烂之舌，前去游说。我想这些大将必定会得以劝降，转投丞相麾下。到了那时，丞相别说生擒周瑜，即使平定刘备也不在话下。庞某以为，平定刘备乃我军的当务之急。虽然东吴不可小觑，但刘备才是丞相真正的敌人！”

庞统的一番说辞，正中曹操心坎。曹操一边深幸得到凤雏，一边说道：“烦请先生再回一趟东吴，劝降诸将，秘密举事。倘若成功，曹某定封先生为三公之列！”

第二十六章 竹冠之友

此时更要万分小心才是！

庞统心里再三告诫自己，此时尚不能放松丝毫警戒。因为曹操极其奸诈，倘若自己此时松懈下来，可能立刻会被曹操探明自己的底细。

因此，当听到曹操许诺会将自己封为三公之列时，庞统立刻连连摇头，郑重说道：“多谢丞相的厚恩。庞某之所以投至丞相麾下，并非为一时的利益，或是将来的富贵。庞某只愿拯救天下苍生于苦难之中。因此，庞某只有一个请求，请丞相在击破吴军，入主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之时，能够善待百姓，切莫滥杀无辜。这便是在下唯一之所愿！”

曹操被庞统的清廉深深感动，更是对庞统的言辞深信不疑。他见庞统面露忧伤，于是连忙宽慰道：“待老夫灭了东吴之后，当地百姓便是我属下之民。老夫又怎么忍心杀戮无辜的百姓呢？先生只管放心就是。”

“庞某知道，丞相素来替天行道，以安四方之民。我相信您的慈爱之心，只是当大军一旦入境，难免会波及无辜的百姓。此番庞某奉丞相之命返回江东，若能得丞相的一纸保证，那我的家人也可以安心了。”

“先生的家人现居何处？”

“我的家人自从被逐出荆州以来，一直避居在乡间。倘若能求得丞相的赦免之文，那么我的家人就可保周全，免遭兵火骚扰了。”

“小事一桩！”

曹操当即取来纸笔，提笔写下：

曹军所有将士，当大军进入东吴之际，绝不可暴乱伤害庞统一族，违者一律处斩！

之后，曹操还加盖了丞相之印，交予庞统。

庞统暗忖，曹操既然爽快地答应此事，便足见他已完全信任自己。于是庞统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向曹操谢恩后便辞别：“庞某这就动身前去！”

“先生小心，切莫让周瑜察觉有异！”

曹操再三叮嘱，并将庞统亲自送出营门外。

庞统故作依依不舍的样子，屡屡回望。之后便走出曹营寨栅之外，打算登上停靠在岸边的一艘小船。

正在这时，忽然从岸边杨柳树下跑出一人。他紧走几步，从背后将庞统一把抱住：“好你个贼人！休想逃跑！”

庞统心中大惊，身上挣脱不开，只得扭回头，向后看去。

只见那人身着道服，头戴竹冠，而且力大无比。庞统拼命挣扎，竟仍难以挣脱那人的束缚。

“我乃曹丞相的贵客，现在正要回去。你怎么骂我为贼人？我看你才是个疯子！”

庞统厉声叱喝，而那人也使尽气力大声答道：“哼！你少给我装模作样！你这副样子，或许骗得了丞相，可难逃我的法眼！东吴的周瑜与黄盖先是演了一出苦肉计，又派阚泽假扮渔夫通风报信，之后蔡和、蔡仲也被骗发回密报。这些都是东吴早就设好的圈套！如今你又亲自跑来，当面欺骗丞相，还献上所谓的连环计。我看你就是打算一开战便要火攻，到时曹军的兵船全都连在一处，正好来个火烧连环！这是不是你们的计谋？庞统！你休想回到江南，这就随我回去见丞相！”

糟糕！看来我的计策被人看破，我命休矣！

庞统一见事情败露，吓得魂飞魄散。

庞统不禁绝望地闭上双眼。

万事休矣！他心如死灰，于是不再做无谓的挣扎，只得问道："你究竟是何人？是曹操的部下吗？"

"这还用问？"

说着，那人又将庞统的双臂反剪在背后，箍着他说道："哎！你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你莫非不认得我了？"

"咦？我怎么会认识你？"

"我是徐庶呀！"

"啊！你是徐庶？"

"对啊，我便是水镜先生的门生徐庶徐元直呀。想当初在水镜先生门下之时，我和先生、石广元、崔州平，还有诸葛亮等人曾有过数面之缘。先生不记得了吗？"

"哦，原来是元直兄呀！"

徐庶松开了抱紧他的双手，庞统仍然惊魂未定。他只得呆立在原地，茫然地盯着徐庶说道："元直呀元直，若真是你，便该了解我吧。此番便请你高抬贵手！庞某一人的性命倒也不足为惜，只可怜东吴八十一州的百姓，将遭到曹军铁骑的蹂躏。请你看在千千万万东吴的百姓的分儿上，莫要声张，放我一马吧！"

虽然庞统苦苦哀求，徐庶却说："这不过是你的一面之词。暂且不论东吴的百姓能否获救，若是以曹军的立场，倘若徐某此时放了你一马，那我方的八十三万兵马便会落个烈火焚身的下场。我又岂能坐视不管？"

"唉！庞某今日在此被你撞见，只能怪天运如此。你想怎样处置，悉听尊便！庞某既然敢来此地，便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如今，你要杀要剐，还是要将我交给曹操，庞某都无话可说，任凭你摆布！"

徐庶闻言，忽然正色说道："凤雏先生果然不是浪得虚名！"

之后，他又爽朗地哈哈一笑：“庞兄不必担心！徐某可以如实相告，我虽身在曹营，但时刻不忘刘皇叔的深情厚恩。想当年，我与刘皇叔在新野主从相契的那段时间，徐某一刻不曾忘记。当年只因家母被曹操所掳，徐某不得已之下才投在曹营之中。如今家母已不在人世，我便再没什么可牵挂的了。记得与刘皇叔惜别之际，我曾坚定地保证，即使我身为曹操的谋士，也绝不会为他出谋划策！正因如此，我近来暗中观察到有些吴人来往曹营，心中已经知晓所有的计谋，但我却从未将此事泄露给任何人。”

徐庶这才敞开心扉，也一面安慰惊魂未定的庞统。之后，他又露出一副为难的表情，和庞统商议：“请放心，徐某会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不过，待庞兄返回东吴之后，倘若使出火烧连环之计，必定会一举摧毁曹操的百万大军。但是徐某尚且身处曹营之中，我该如何能够逃脱此厄运，得以逃出生天呢？请庞兄指教。”

“这倒不难。”

庞统凑近徐庶耳边，窃窃私语了几句。

“嗯！果然是好主意！”

徐庶立刻鼓掌叫好。之后，庞统便跳上小船，驾舟而去。二人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分了手。

其后不久，曹操的阵中不知由谁开始散布出这样一个消息：“西凉的马腾、韩遂正发动大军叛变，目下他们正向后防空虚的许昌逼近。”

这个消息一传出，对远征在外的将士们来说，造成了极大的震动。

第二十七章 寒鸦绕树

此地距离许昌有数千里，曹操时刻惦记那里的后防空虚。

因此，当他听闻西凉马腾、韩遂乘虚起兵谋乱的传闻后，立刻召集群臣商议。

“有谁可代老夫回许昌防守？虽然此事只是风闻，难辨真伪，但也绝不能坐视不管！诸位有谁愿去一趟，还请速报名为盼！”

“我愿前往！”

徐庶立刻应声而出。而其余众将却因大战在即，唯恐错失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因此皆沉默不语。

曹操马上欣然同意：“好！元直啊，那就请你尽快动身吧！”

“遵令！徐某不才，立刻赶回许都，绝不会让那帮叛军得逞！我会固守住要塞，万一有什么临时变化，再尽速呈报！”

徐庶信心十足，之后便率领三千余骑精兵疾奔许昌而去。

“有徐庶回去防守，老夫便放心许多。”

曹操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之后便又将全部心思投入到如何攻破吴军上来。

时为建安十三年的冬十一月[(7)]。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曹操巡视了一圈陆上营寨，之后便回到旗

舰之上。这艘大船之上竖有“帅”字大旗，船舷两侧架设着千张弩弓、无数黄钺银枪。曹操端坐在将台之上，召来所有水陆众将，摆开了一场江上盛宴。

大江之水，宛如素练一般横于眼前。皎皎明月，映照其上，更显得波光粼粼。从船上向东望，可将柴桑山的层峦叠嶂尽收眼底，南望樊山，北觑乌林峰，西观夏口入江，好一派壮丽山河，尽入杯中。

“啊！多么畅快啊！好男儿志在四方，此时老夫眼中看尽山川胜景，胸中回荡着云影月光，觉得心驰神往！俯首凭桌，有饮不尽的美酒佳酿；起身拔剑，便要将东吴尽收掌握。啊！东吴乃江南富饶之地，若能将东吴纳入我的治下，今日在座的各位，也必将与老夫共享无尽的富贵荣华！请大家奋勇杀敌，不负大丈夫之志，以免遗憾终生！”

曹操举杯勉励众将，在座的众人也深受鼓舞，意气如虹。

“我等深受丞相信任，深孚众望，练习武艺，便是为了迎来这一天！我等岂能落于人后，令丞相蒙羞呢？”

众将慷慨激昂，跃跃欲试，尽显武将的风范。

饮至酒酣耳热之际，曹操心中深埋的激情也全被激发出来，浑身炙热，双眸炯炯发亮。

“你们看那边——”他用手指着下游说道，“可怜周瑜、鲁肃这班人，竟不知天命已尽！如今咱们在他营中安插了众多内应，更有多人已暗中倒戈，不日就将举旗暴乱。吴军如今早已内部腐朽，名存实亡。他们又怎堪我水陆大军的致命一击！”

他最后又说道：“这是老天助我曹操啊！”

曹操之所以会说出这番话，目的是激励军中士气。

但荀攸在一旁听到此言，立刻醉意顿消。他立刻上前扯了扯曹操的衣袖，提醒道：“丞相！丞相！您莫要再多说了，恐有泄露啊！”

曹操却不以为然地耸肩大笑，还说道：“今日这船上诸将，人人都是老夫的股肱之臣。这船舷之外便是滔滔江水，何足惧，你还怕什么隔墙有耳吗？”

曹操仍然意犹未尽，自己的豪情已经被激发起来，十分振奋。他望着上游的夏口方向，悠然说道：“待老夫讨灭东吴之后，还有一个心腹大患须尽早除去，那就是刘备、诸葛亮这帮鼠辈。哼！他们这些亡命之徒，只会逃窜于山林水泽之间，称其为鼠辈还是太抬举他们了！就凭他们几个，竟敢与老夫作对！”

曹操喝下一口酒，放下酒杯，静默了许久。

此时夜色更深，月光却依然皎皎。

曹操虽胸有不坠青云之志，但在凛冽的冬夜寒风吹拂下，也觉得甚有寒意。他体会到自己毕竟是个血肉之躯，于是恳切地说道：“唉！老夫今年已经五十四岁了！在连年征战之下，势力日益壮大，可在不知不觉之间，老夫已经两鬓斑白了。诸将切莫见笑，老夫在剿灭东吴之后，还有一个愿望。那便是我要一访旧交乔公的两个女儿！”

曹操很少向麾下众将袒露自己的心迹，但今夜他正在兴头之上，便难得敞开了心扉。他想到自己初老便未免感伤起来，由此又引发了自己的几许诗情。曹操借着酒意，大发诗兴，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之中。

乔家的两个女儿，是吴国家喻户晓的两位美女。

曹操多年前便认识她们的父亲乔公，也曾表示待二女长大后，便会迎娶她们至江北。但后来，大乔小乔二人，分别嫁与了孙策和周瑜。即使如此，曹操仍然难舍对她们的爱慕之情。他一直有一个愿望，便是有朝一日平定东吴，必将大乔小乔迎至漳水之畔的铜雀台。曹操愿与两位美女共享风花雪月，以此来结束自己的戎马一生，安享天年。

众将听了曹操的一番感怀，连连称赞丞相老当益壮，情怀不老。大家还频频举杯：“干杯！干杯！”

又祝他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以得偿所愿。

正在众人举杯言欢，谈笑风生之时，恰好有一只乌鸦飞过帆樯，在月光下啼鸣而去。

曹操忙问左右：“适才老夫看见一只乌鸦飞过，它向南飞啼而去。不知乌鸦为何夜啼？”

一名近侍回答道：“乌鸦必定是看见月光皎洁，误以为天色将晓，便离树而鸣吧！”

“嗯，原来如此。”

曹操很快便将此事抛之脑后。之后，他起身立于船头，斟了三杯酒洒于江中，以祭奠水神。接着，曹操抚剑，对众将慷慨说道：“早年老夫便执此剑平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老夫也曾率兵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如今老夫又驰临江南，即将一举粉碎强敌东吴孙权。想到这些，老夫十分感慨啊！纵使满腔壮志，也不禁泪湿沾襟。面对今宵如此的良辰美景，回顾一生壮烈，远眺东吴，老夫不由得作歌一首，请诸位一同和之！”

之后，曹操即兴吟了一首诗，众将则在旁边附和。

诗中有这么几句：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岂料曹操刚刚吟毕，扬州刺史刘馥却站出来说，歌赋中有几句不太吉利。曹操本在兴头之上，忽然觉得被浇了一盆冷水，不禁勃然大怒。他立即拔剑，亲手将刘馥刺死。但到酒醒之后，曹操又感到十分沉痛，懊恨不已。最后，曹操只得命刘馥之子刘熙，护送父亲的尸首回乡，将其厚葬。

第二十八章 铁锁之阵

数日后，水军大将毛玠、于禁二人恭恭敬敬来到曹操面前报告：“启禀丞相，所有江湾上的船只均已配备铁锁。完全遵照丞相的命令，或五十艘，或六十艘连环相结，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开战。”

“好！”

曹操立即登上旗舰，逐一检阅水军，并当场分配任务。

中央船队一律升起黄旗，作为毛玠、于禁统领中军的标志。

前列船队则在樯头升红旗，由徐晃统领。

悬挂黑旗的船队，由吕虔率领。

船阵左侧可见青旗飘扬，便是由乐进所率的船队。右侧悬挂着白旗的船阵，担任大将的则是夏侯渊。

此外，还有夏侯惇、曹洪各率一队，作为水陆接应；老将许褚和张辽二位，负责交通护卫和监战使。密密麻麻的船阵、船帆层层叠叠，宛如重岩叠嶂一般，从江边一直延伸到岸上。整个曹军的水师阵营严阵以待，异常森严。

曹操手搭凉棚，眺望船阵，信心十足：“老夫平生经历过大小战役无数，但论规模之雄伟，军备之充盈，没有一次能胜得过此次会战。”

曹操的意兴遄飞，气概吞吴。

“时机到了！”

当日，他便号令三军，庞大的船队立刻逼近东吴。

以三通鼓声为号，各队船只从三处水寨的栅门鱼贯而出，驶入大江之中。

这一日，江上风浪滔天，航路凶险。但是，由于曹军船队各船之间有连环锁结，晃动不大，将士们如履平地，故而士气大振。

曹操道："凤雏先生所献之计，果然神妙！"

江上的风浪持续不止，整个船队顺江而下行驶了数十里之后，便在乌林湾口暂时停泊。此处仍为曹军要塞，南岸吴军的主阵已近在眼前，天气晴朗之时，清晰可见。

"丞相，请恕属下直言，也请丞相勿怪属下出言不吉。只不过，如今这寒风猎猎，丞相真的心中毫无担忧吗？"部将程昱忍不住问道。

"有何事值得担忧？"

曹操反问时，程昱便立刻说道："现在，我军所有的船队都以连环锁联结首尾，因此虽然狂风大作，船体也很少动摇，士卒也不会晕船。如此做法，确实看起来非常有利，但是属下担心，万一敌军使用火攻怎么办？到时候，恐怕全部船队便付之一炬！"

"哈哈哈！你多虑啦！如今是十一月，刮的是西北风，而非东南风。如今咱们的所有营阵都在大江以北，吴军则位于南岸。他们若是胆敢使用火攻，岂不是引火自焚吗？东吴就算没什么能人，但也不至于搞不懂这点浅显的气象常识吧！"

"丞相所言极是！"

众将们闻言，甚是佩服曹操的智慧。事实上，曹操麾下的将士大部分是来自青州、冀州、徐州、幽州等地的北方人，他们原本就不习水上生活，因此没有人反对连环之计。

在等待风平浪静的这段时间，原为袁绍手下大将，如今则改仕曹操的燕人焦触、张南二人，自告奋勇地主动请命道："我等自幼便习于水性，今愿借丞相二十艘船舰，以作为首战之用！"

“你们二人不都是北方生人嘛，怎么突然就习于水性了？老夫借你们二十艘船又有何用？行军打仗怎能被你们如此视若儿戏，徒遭敌人嗤笑！还不退下！”

曹操反而斥责了二人一通，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

焦触、张南仍然不肯死心地叫道：“丞相这么讲，未免有失公道！其实我们二人自幼便生长于长江边上，无论是驾舟还是潜水，都十分擅长，如履平地一般。请丞相给我们一个机会，万一吃了败仗回来，我等甘愿领受军法处置！”

“嗯！你们二人勇气可嘉，但如此心高气傲也使不得，莫要白白葬送了自己的性命啊！另外，如今所有的大船、战舰均以铁锁相连，现在能够自由出入的，唯有走舸和艨艟了。”

“我等原未打算借大船或战舰，只求丞相借我们五六艘艨艟、十数艘走舸，合计二十艘便足矣。”

“哦？你们准备如何作战呢？”

“张南与我兵分两路，趁吴军不备，从他们把守的江岸攻入。我们打算先挫一挫敌人的锐气，以揭开大战的序幕。”

焦触十分热切。曹操见状，禁不住二人恳切的要求，这才答应。

“可是你们只带二十艘未免太少，过于冒险了。”

为了慎重起见，曹操又命文聘率三十艘兵船，并另行加派五百兵士随行。

有关当时船舰的种类及装备，在此有必要简略介绍一下。

当时最大、最坚固的船为战舰。首尾备有石炮，船舷四周围以铁栅，船楼上则架满弩弓。另外，还有锣鼓手立于其上，指挥船只的进退行动，与今日的现代战舰并无很大的差异。

最普通的船是大船，相当于今日的巡洋舰的角色。大船既可以用来水上运输兵力及军需用品，也可以直接参与作战，发挥辅战威力。

艨艟是一种快速中型船。其整条船体皆以强韧的牛皮所包裹，专门用来袭击敌人的大型船队，或在奇袭时搭载六七十名士兵，展开快速战斗。

走舸是一种轻型战舰，可搭载二十人左右。走舸通常散布于江面上，以其轻便灵活的特点，向敌人的大船投掷火石，或展开近身肉搏，用以骚扰敌军。

除此之外，当时还有许多船型，大小不一、作用各异。所有船只的船首处均饰有华丽彩饰，船身也被涂满浓浓的油彩，船舱之上插满旌旗刀枪等，华丽无比。这些船只漂在江面之上，与水天共映，壮观得令人难以用言语形容。

再说那厢，吴军阵容中也时刻警戒，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他们派出无数轻舸，络绎不绝地在江面上穿梭往来，刺探敌情。

另外，营地附近的山坡上也布满哨兵，他们时刻监视江面，昼夜不息。哪怕是有一丝风吹草动，都逃不过哨兵眼睛。

突然，一队负责放哨的士兵发现有异，于是大呼："敌人来了！"

"曹操的船队驶过来了！"

哨兵们一路狂奔，跑下山坡，来至周瑜的主阵前，大声报告："启禀大都督，敌人兵分三路，驾驶艨艟、走舸，乘风破浪向我军阵地逼来！敌军来了！敌军来突袭了！"

同时，山上瞭望台也燃起了狼烟，将敌情迅速通告全军。

"有敌情了！"

周瑜立刻现身于辕门前，对惊慌失措的众将士发号施令："大家切莫惊慌，那不过是敌人的几艘小船而已。有谁愿自告奋勇出去迎击，将他们粉碎，为序战立下首功？"

韩当、周泰立刻挺身而出："末将愿往！"

之后，他们立即解开十余艘系于江岸边的牛皮船，左右鼓手擂起战鼓，向敌船疾驶而去。

周瑜立刻登上阵后方的山丘，站在瞭望台上向下看。此时，江面上白浪滔滔，两家交锋已经开战了。

敌军有三四十艘快舟正在向岸边突进，同时张弓乱射。那便是曹军的焦触、张南率领的船队，正不顾一切地试图抢滩登岸。

两人一边指挥进攻，一边沙哑地大声激励兵士奋战。

“弟兄们！谁第一个登上岸的，必呈报丞相，在军功簿上记上第一笔！给我冲啊！”

吴军大将韩当手执长枪，立在一艘快艇之上，正面迎敌：“大胆曹军！谁不怕死，就尽管上来吧！”

韩当一面厉声大喝，一面驾船从侧面横撞向敌船。

焦触毫无惧色，他挺起长矛迎上前来。两人各立船头，战了十几个回合，竟然势均力敌，难分胜负。而同时风急浪大，两船纠缠在一处，不知要战到何时。

周泰见状，立刻拨船来相助。

“韩当！对付这种货色，哪需如此费力？”

一语未毕，周泰立刻掷出手中枪。

这杆长枪不偏不倚正中焦触，将他刺得跌入水中。副将张南见状，大骂一声：“休走，看箭！”

张南下令张满弩弓，乱箭齐发，径直朝周泰的船逼近。

漫天箭雨之下，周泰只得躲在船舷之后，才勉强抵挡一阵。突然“轰”的一声巨响，两船相撞，掀起一片水雾。周泰趁此时机，哇呀呀一声大吼，飞身一跃便跳上张南的船。他手起刀落，一刀砍死张南，顺势夺得敌船。

两军水上的初次交锋，便以曹军两员大将被斩，大败而终。曹军的其余船只见势不妙，只得仓皇逃窜，四散而去。

“哈哈哈哈！我方大捷！首战便如此顺利，看来与曹军的江上决战，我军必胜！”

周瑜伫立在山上瞭望台观战，见此情景不禁喜形于色。

但是，随着战场上的局势万变，周瑜的脸色渐渐阴沉下来。他甚至觉得有些毛骨悚然，心中惴惴不安。原来，曹操获悉首战失败后，异常愤怒。他大声咆哮，下令所有战舰、大船及艨艟一并出击，恨不得将东吴的水军立刻歼灭。魏军的大小船只齐刷刷向东吴挺进，黑压压驶过大江，直溅得浪花翻涌，气势宏大。

“哎呀！曹军果然厉害！百万大军一起出战，船阵如此壮伟，周某虽掌管水军十年，却从未见过如此阵势！这该如何是好？”

目睹眼前这一切，周瑜几乎被曹军的气势完全震慑住了。如今，他心中只剩懊恼、战栗，除此之外则是一筹莫展。

但是，此时江面上忽然卷起一阵狂风，惊涛骇浪掀起数丈高的水雾，曹操所乘的旗舰上竖立的“帅”字大旗，竟然硬生生被狂风吹断了。

“快看！”

江面上立时呈现一片慌乱。今日乃是会战的第一天，帅字大旗折断正是人人忌讳不祥之兆。最后，那些连环相接的曹军战舰、艨艟，只得转舵而归，返回乌林湾港口。

“真是天助我也！苍天在上，庇护我东吴啊！”

周瑜见状，不禁连连鼓掌，狂喜不已。

正在这时，江面上又卷起一股龙卷风，紧接着乌云密布，雷雨大作。凄厉的风雨席卷而来，更引得江水汹涌，浪花滔天。

“啊！”

只听得周瑜突然一声绝叫，众将连忙冲到跟前，一看究竟。原来竟是有一杆旗杆被狂风吹断，将周瑜的整个身子压在底下，难以动弹。

“不好！周都督吐血了！”

众人惊慌失措，连忙将旗杆撤到一旁，将周瑜抱到山下。而周瑜一言不发，已经昏厥过去。

第二十九章 借东风

周瑜此番伤得不轻，只得整日躺在大帐之中，不断呻吟，昏昏沉睡。

军医竭力抢救于他，同时，也派出急使，将情形禀告吴主孙权：“周都督意外受伤，病情严重！”

这个消息传开，吴军上下士气一落千丈，大家都觉得十分沮丧。

鲁肃心中颇为担忧，尤其孙曹两家刚刚开战，周都督便一病不起。无奈之下，他只得急匆匆前往诸葛亮的住处，商议对策。

“先生想必已经听说了周都督的病情了，我们现在该如何是好呢？”

诸葛亮却显得十分镇定。他反问道：“子敬兄是怎么想的？”

“我还能有什么想法？周都督忽然遭到这种意外之伤，肯定对曹军来说是天降福音，而对我东吴却是一个致命打击！”

“致命打击？子敬兄未免小题大做了吧。只要周都督的病能好起来，便是无碍。”

“周都督的病情若能尽快好转，那便是东吴之大幸啊！”

“孔明随你一同去探病吧！”

诸葛亮立刻起身。

两人离开船屋，便骑着驴子直奔周瑜所在的主阵。进入周瑜的大帐

后，他们只见周瑜正和衣卧在榻上，频频呻吟。

诸葛亮来到周瑜的病榻旁，轻声问道：“都督现在觉得怎么样？”

周瑜微微睁眼，干涸的嘴角微微移动：“嗯！孔明先生来了。”

“周都督，请你打起精神来！”

“唉！我只要一起身，就觉得头昏眼花，一闻到药味就想吐。”

“周都督是为了何事烦忧？依我看来，您的身体应该并无大碍。”

“烦忧之事吗？周某哪里有什么烦忧之事？”

“既然如此，周都督便下床走一走吧。来！我来扶你起床试试！”

“不必啦！周某一离开枕头，便觉得头晕目眩，眼冒金星。”

“依我看来，周都督得的是心病啊！这些病症不过是你的心理作用！都督请看，日月星辰，有晴有阴，宇宙万象，自有规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常有的。请都督万事想开，顺其自然便会拨云见日，重获希望的。”

“嗯，嗯！”

周瑜一边呻吟，一边又将眼睛阖上。诸葛亮不禁笑道：“只要都督能够心平气和，这些病症便会在一呼一吸之间，逐渐离你而去。若想彻底祛除病根，只需服用些寒凉之药便可。”

“哦？先生有何寒凉之药吗？”

“自然是有的！我保证，只要都督服下此药，便能立刻气脉顺畅，病情痊愈。”

“孔明先生……”周瑜这才勉强支撑着坐起身来，“请先生不吝赐教，这不仅是为了周某一人，更是为了东吴百姓啊！”

“好吧！不过这个秘方不可泄露给他人，否则便不灵验了。请都督先屏退左右。”

于是周瑜立刻命左右近侍都退下，帐中只留鲁肃一人。诸葛亮这才取过纸笔，写下十六个字，交予周瑜：

欲破曹公，宜用火攻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周都督，这便是您的病源所在吧！”

周瑜惊愕不已。他目不转睛地注视诸葛亮良久，最后才笑着说道：“周某佩服！先生果然眼力通神，看来没有什么事能瞒得过先生啊！”

目前正是寒冬时节，吹的是东北风。如果周瑜贸然对江北曹军发动火攻的话，极有可能被风势引得火焰扑回南岸，造成己方船只和营寨的损失。

诸葛亮洞悉了周瑜心中的苦闷，并且一语道破。周瑜之前本不愿向诸葛亮吐露心声，不料却被对方早已识破。他在惊愕之余，心中十分佩服诸葛亮的见识。他也清楚，面对如此睿智的诸葛亮，他再想隐瞒，是毫无意义的。

“如今军情急迫，天气又不遂人愿，周某该如何是好？”

此时，周瑜只得虚心向诸葛亮请教。

诸葛亮答道：“在孔明年轻之时，曾经得到一位高人指点，传授给我八门遁甲的天书。其中，有祈祷风伯雨师之秘法。周都督若想求得东南风，孔明愿穷尽毕生之心血，根据天书所示，为都督祈得东南风。”

诸葛亮此时早已成竹在胸，因此非常笃定。他熟悉天象，知道虽然冬季常刮东北风，但在每年的十一月，会因大气洋流的作用，刮几天东南风。在隆冬之际刮起东南风时，总令人难以置信。这便是后世所称的信风。

诸葛亮在隐居隆中之时，年年观察气象，发现每年都会刮起信风，没有一年例外。他知道今年尚未刮过信风，因此深信，今年的东南风不久便会刮起。

“只要在十一月二十日甲子这一天，孔明便可祭拜天神，借来三日的东南风。周都督只需在南屏山上筑一座七星坛，我便可一心一意做法，借来东风！”

周瑜一听，喜出望外。他全然忘记了身上的病痛，立即走出帐外，亲自布置筑坛之事。鲁肃也随诸葛亮一同催马，赶往南屏山。他们勘测地形，监督工程进度。

周瑜足足派了五百士卒前往南屏山修筑祭坛，祭官则有一百二十人。

祭坛的一应布置都按传统古礼，做好准备。

他们取了东南方之红土，砌了一座方圆二十四丈，每层高三尺，总共九尺的三重祭坛。

最下面一层插着二十八宿的青旗，作苍龙、玄武、白虎、朱雀之状。

第二层竖有六十四面黄旗，按六十四卦，分八位而立。

最上一层有四人肃立其上，各人带束发冠，穿皂罗袍，凤衣博带，朱履方裾。

左侧之人手执长竿，竿尖上以鸡羽为顶盖，以招风信。

右侧之人则举系有七星号带的长竿，以表风色。

后面二人则分别手捧宝剑和香炉。

祭坛下方有旌旗、宝盖、大戟、长戈、黄钺、白旄、朱幡、皂纛等，由二十四名士兵各持一件，负责护卫，以免邪魔靠近。从规制上来看，这个求东风的祭坛非常隆重，规模浩大。

待到十一月二十日那天。

诸葛亮已在前一日沐浴斋戒。此刻，但见他身披白色道服，跣足散发，步上祭坛。只待吉时一到便开始三日三夜的求东风的仪式。

就在开始之前，诸葛亮突然高声叫道："子敬兄，你可在否？"

鲁肃立刻在坛下回应："子敬在此。"

诸葛亮向他招了招手，说道："请你近前说话！"

之后，诸葛亮严肃地吩咐道："从现在起，孔明便要开始祈风了。若蒙苍天垂怜，被我一片赤诚所动，便会在三日之内吹起东南风。到时候，便可按之前的计划，立刻向敌军发起火攻，不得有误。请子敬兄将此意转告周都督，请他在三日之内做好万全的准备，只待东风一到，便立刻出兵！"

"子敬明白！"

鲁肃立刻快马加鞭，奔下南屏山。

待鲁肃离开后，诸葛亮又告诫坛下的护卫将士："在我祈风之时，所有人不得擅离方位！不得交头接耳！不得失口乱言！倘若有任何异象发生，也不得大惊小怪！违令者斩！"

说罢，诸葛亮转身，缓步登坛，面南而立。

他焚香、注水，默默祈祷了约莫两个时辰。

但见诸葛亮口中念念有词，三唱祝文，又默祷许久，仿佛真能通灵一般。坛上坛下，所有士卒不敢作声，只是望着诸葛亮作法。此时，就连天地万象，也出奇静谧。

不知不觉之间，天色已暗，天边星光闪烁。诸葛亮这才走下祭坛，回到帷幕之中稍事休息。之后，他吩咐祭官和护卫将士道："大家休息一下，轮流吃饭。"

到初更时分，诸葛亮又再度登坛作法。深夜的星空，料峭凄冷，四周只有一片死寂，却不见有任何起风的征兆。

那厢，鲁肃已将诸葛亮的口信飞报给周瑜，调兵遣将做好万全的准备。同时，派出快马向吴主孙权报告了事情的始末。一切准备妥当之后，东吴大军便静等时机来临。倘若诸葛亮此番祈风灵验，江上当真吹起东南风，他们便会立刻发起全面总攻。

另一方面，除了这个祈风仪式之外，黄盖也按之前的计划行事。他暗中准备了二十余艘快舟，船上载满干柴枯草，以及硫黄烟硝等物，又以青布油单遮盖。另外，黄盖还调拨了三百名熟悉水性的精兵，分配在各船之上，只等大都督一声令下，便可行动。

当然，这些布置都极为保密，并未声张。在黄盖暗中布置的同时，甘宁和阚泽二人则巧妙地控制了曹操的奸细蔡和、蔡仲兄弟。甘宁等人将蔡氏兄弟一直留在大营之中，整日拉着他们饮酒作乐。为了使他们放松警惕，还不断讨论："咱们怎样才能顺利逃脱东吴阵营，平安抵达曹丞相营中？"

东吴始终不放他们上岸。

第二天傍晚时分，夕阳映红了天边的晚霞，也将奔流不息的长江染得通红。

吴主孙权派人传令："吴侯已亲率旗下所有兵船溯江而上，现停靠在距此地前线八十里处。"

如今，整个东吴的所有军队都严阵以待，无论是吴侯孙权的船队，还是前线的所有将士，只等周瑜大都督一声令下，便要冲锋杀敌。

各阵将士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们每个人都蓄势待发，心中想着："就要开战了吧？马上就要上阵了吧？"

夜色愈深，愈显得十分静谧。

此时星光澄澈，云朵在没有一丝风的夜空中，静止不动。三江之水也陷入一片黑甜乡中沉睡，只有偶尔才能见到粼粼波光晃动。

周瑜忍不住埋怨道："这诸葛亮到底在做什么？他祈风怎么毫无作用！会不会是他又在耍花样？再不然，就是他自己信口开河，如今正在南屏山的七星坛上进退两难，懊恼不已吧！"

鲁肃连忙在一旁打圆场道："不可能的！孔明先生并非那种轻率行事之人。他不会做引灾上身之事的。还请都督再等等吧。"

"可是，子敬兄你且想来。如今已是冬末时节，怎么可能会刮东南风呢？"

然后，就在周瑜说完此话后不到两个时辰，忽然之间，天象就发生了变化。水雾飒飒，乌云飑飑，人们能感觉迎面吹过缕缕微风，正是略带暖意的东南风。

“咦？起风了？”

“对呀！真的起风了！”

周瑜与鲁肃情不自禁大叫起来，一起冲到辕门之外。

两人抬眼望去，只见无数旌旗旄幡，此时皆朝西北方向飘舞着。

“啊！刮的果然是东南风！”

“确实是东南风！”

两人见状，竟目瞪口呆，久久难以成言。

突然，周瑜身子一震，颤声说道：“这诸葛亮究竟是人是妖？他怎么竟能扭转乾坤，神鬼莫测？倘若留得他在，岂不是祸国殃民？他一人之力竟比黄巾之乱，还有各地的旁门邪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此人绝不能留，应该尽早除掉！”

周瑜立刻唤来丁奉、徐盛二将，命他们率领水陆兵士五百人，立刻赶往南屏山。

鲁肃不解地问道：“都督，您派他们做什么？”

“以后再说。”

“都督！你不会是要他们去杀孔明先生吧？如今决战在即，您怎可胡乱杀人？”

……

周瑜却紧闭双唇，一言不发。他瞥了一眼鲁肃，眼神似乎在怪他：“子敬啊子敬，你这个人实在不明事理啊！”

周瑜的眼光炯炯，发丝拂动，温煦的东南风正轻轻拂过他的脸庞。

五百兵士水陆并进，直扑南屏山而来。丁奉更是抢先率领三百人，爬上山头。

他们遥遥仰望七星坛，只见几百名士兵正手捧祭具、擎着旗帜，人人坚守岗位，宛如雕像一般。但在人群中，却唯独不见诸葛亮的身影。

“诸葛亮在哪里？”

丁奉高声喝道。有一人回答：“先生正在帐中休息。”

正巧徐盛也带兵乘船赶到，于是两人立刻扑进帐幕，却大吃一惊：“帐中怎么没有人？”

“诸葛亮跑哪去了？”

他们连忙四下搜寻，却不见诸葛亮的身影。正在大家狐疑之时，就听一个兵士叫道：“诸葛亮肯定逃跑了！”

徐盛气得连连跺脚：“大家赶快追！诸葛亮一定还没跑远！今夜一定要将他的头砍下！”

丁奉唯恐落后，于是快马加鞭冲下山坡。当他赶下山麓来到一处岸边时，正撞见一人。他连忙揪住此人问道，是否见一人经过。那人答道：“刚才确实见到一个身穿白袍、披头散发的人。他从这里上了一条小船，划向大江，又换上一艘等在那里的大船。大船向北边驶去了，一转眼便消失无踪。”

徐盛、丁奉心道不好：“那一定是诸葛亮！咱们赶紧追！千万不可让他跑了！”

二人打定主意，便连忙沿着长江岸边向北追寻过去。

徐盛立刻又率领水兵，搭上来时的兵船，张满风帆，向上游疾行而去。

追不多时，他们便见到前面有一条行迹可疑的船。

“等一等！等一等！前面坐在舟中之人可是孔明先生吗？周都督有要事相告，特派我等前来。请先生等一下！”

徐盛一边挥手，一边大叫。

果然，身穿白袍的诸葛亮出现在前方船尾。他呵呵大笑道：“各位辛苦了！周都督欲告之事，我早已知道。请你们速速回转，告诉周都督，东南风已起，可以向敌军发起攻击了！我也该返回夏口了，有缘再会！”

说罢，身穿白袍的人影倏地隐入船舱。只见这艘大船乘风破浪，愈行愈远了。

第三十章 南风北春

“别让诸葛亮跑了！”

徐盛见状，连忙催促划船兵士。他一边不停敲击船舷，一边大声喊道：“快追啊！绝不能让他跑了！”

诸葛亮稳坐在船舱之中，望着其后紧追不舍的敌船，一直面带微笑。而坐在他身边的一员大将却按捺不住了。他愤而起身道：“这帮家伙实在可恶！待我前去教训他们！”

他立刻走到船尾，对徐盛的船骂道：“你们看清楚了，听明白了！我乃常山赵云赵子龙！今日奉刘皇叔之命，将船等在此处，恭迎孔明军师返回夏口。尔等东吴将士，凭什么阻拦我家军师返回？你们如今穷追不舍，究竟意欲何为？”

徐盛立于船上，大声应道：“赵将军不要多心！我等岂敢加害孔明先生？实在是周都督托我们转告要事啊！请你们慢些开船，等等我们，何必走得如此仓促呢？”

“啊呸！你们说笑话不成！虽然你们口口声声说并无恶意，却带了无数兵士追赶，又是做什么？你睁眼说瞎话，糊弄小孩子吧！呔！你且看这个！”

赵云一边说，一边举起手中的铁弓：“赵某只消放出一箭，便可轻易取你的性命！不过我们夏口对你们东吴，绝不会像对待曹操那样冷漠。赵某如今不放箭，是不想伤了两军的和气。倘若你还是不知好歹，胡搅蛮缠，那就休怪赵某不客气了！”

话音刚落，赵云便张弓射出一箭，直奔徐盛而来。

“啊呀！”

徐盛吓得连忙缩起脖子。但赵云此箭并不想伤他的性命，而是瞄准了他身后的帆索。

帆索被射断，船帆立时应声而落，落入水中。整艘船失去了风帆，不得前行，径自在江上打转。船上的士兵惊慌失措，生怕船只倾覆，乱作一团。

赵云呵呵大笑，将弓箭丢到一旁，回到船舱之中。他与诸葛亮相对而坐，继续谈笑风生，毫不在意。

待徐盛命人匆忙捞起风帆，想再度追赶时，诸葛亮的船早已远远驶在前面。他们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帆影，隐约浮现在烟波浩渺的江面上。

“徐盛！咱们追不上啦！不必再追了！”

只听得江岸上有人扯着嗓门大喊。徐盛定睛一看，原来是丁奉赶来了。

在徐盛水路追击诸葛亮的船时，另一边丁奉也快马加鞭，沿着江岸追赶而来。因此，他从岸边将刚才的一幕看得一清二楚。

“诸葛亮果然神机妙算，岂是我等所能及！而且你看，驾船前来接应的不是赵云吗？常山赵子龙可是一位万夫莫当的勇将啊！他在长坂坡一战后，威名远扬。今日就凭你我这些兵马，追上他也是白白送死！咱们还是赶快回去复命吧，否则白白搭上了性命！”

丁奉向徐盛打了个手势，便径自拨马，先行回转了。

徐盛无奈之下，只得下令船只掉头，回营复命。

“可恼啊！咱们这次又被诸葛亮耍了！”

待二人回营，将追击的经过报告后，周瑜气得后悔不已：“周某一直提防诸葛亮，时刻不敢掉以轻心。我早该知道，诸葛亮来吴军的目的，绝非是为助我东吴一臂之力！早知如此，周某便早该杀之而后快！如今，只要诸葛亮活着一日，周某便一日不得安眠！”

周瑜之前曾一度对诸葛亮心悦诚服，但如今当他发现诸葛亮的才智远胜于自己时，心中不禁异常恐惧。他甚至在心中萌发了一个念头：“既然如此，我们倒不如先征讨刘备、杀了诸葛亮，之后再来对付曹操决战。”

“都督！岂有舍本逐末之理？况且，如今我们已将计划准备就绪，就要与曹操展开决战。如今万事俱备，怎可半途而废？”

周瑜并非迂愚之人。他听了鲁肃的劝谏，便同意道：“子敬所言极是！”

东吴与曹军大战在即，于是周瑜立刻展开相应的作战准备。

---

(1) 公元202年，译者注。

(2) 公元203年，译者注。

(3) 公元204年，译者注。

(4) 公元207年，译者注。

(5) 公元208年，译者注。

(6) 公元203年，译者注。

(7) 公元208年，译者注。



成王成臣

三国 4

望蜀の巻 図南の巻

吉川英治 著

よしかわえいじ

译

为你解读一代枭雄
称王称霸的历史密码！

日本“国民作家”吉川英治
颠覆演绎三国

YOSHIKAWA
EIJI

金庸 — 松下幸之助 — 川端康成 — 渡边淳一 — 井上靖 — 司马辽太郎 — 倾情推荐

史书 — 权书 — 商书 — 三合一

全新视角——立体刻画——快意阅读

中国出版集团
東方出版中心

成王成臣

第七卷
望蜀之卷

第一章
降曹之船

“现在乃是天赐良机，又岂容错过？”

周瑜听了鲁肃的劝谏，重新振作精神，下令道：“唤甘宁前来！”

此令一出，营中立刻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属下甘宁求见！”

“好！你来了就好。”

“都督，是否叫属下出战？”

“甘宁听令！”周瑜立刻严肃起来，发布军令，“根据我们事先的安排，以混入我军的曹军奸细蔡和、蔡仲二人作为诱饵，将计就计，一举大破敌军！你那边准备妥当了吗？”

“准备好了！”

“好！那你便可让蔡仲在前引路，佯装要向曹操投诚，同时驾船靠近北岸的敌阵。你们在乌林登岸后，便可打着蔡仲的旗号，逼近曹军的

储粮仓库，放火烧毁曹军的粮仓。之后便可趁乱迫近敌营，从侧面骚扰敌阵，搅个天翻地覆！”

“明白了！蔡和如何处置？”

“蔡和另有用处，尽管留在阵中便是。”

甘宁领命退下后，周瑜又命人召来太史慈，吩咐他道：“命你率三千骑兵，直奔黄州，攻击当地的曹军。在突入敌军主阵之后，四处放火。若见到举红旗的队伍，便可知是吴侯率领的人马。”

周瑜唤来的第三名大将是吕蒙。他对吕蒙说道：“命你率三千人马，立刻渡江，前往乌林，配合甘宁，助他一臂之力！”

随后又授给凌统三千兵马：“命你赶往彝陵，只要见到乌林方向起火，便立即赶去接应！”

最后，周瑜又命董袭率三千兵马从汉阳赶往汉川，另命潘璋率三千兵马接应董袭。

于是，这六路先锋部队，各引三千兵马，以白旗为号，立刻动身。

而吴国的水军，更是摩拳擦掌，斗志昂扬。老将黄盖尤为激动，他早就盼着反间计能早日成功，于是立即派人给曹操送信，信中写道：

久盼的时机终于到了！今夜二更时分，我将竭尽所能，夺取吴军的兵粮军需，满载兵船，依约投效贵军麾下。若届时发现挂有青龙牙旗的船只，便知是从吴阵逃脱而来的降船。

黄盖向曹操通报之后，连夜抓紧布置。他率二十艘火船打头阵，后面尾随四队兵船接应。第一船队由韩当统领，第二船队的领队是周泰，第三船队为蒋钦，第四船队为陈武。大大小小三百余艘船只，首尾相接，严阵以待。

夜幕降临之时，江面之上风浪汹涌。一早便刮起的东南风，整日不休。随之带来的暖意，直到黄昏时分，仍是余温尚存。整个江面都笼罩在一片氤氲水雾之中，黄盖见时机已到，便命人解开缆绳，让船队出发。

于是，三百余艘艨艟战舰，乘风破浪齐向北岸进发。周瑜和程普等人也登上大型战舰，跟在其后。负责断后的是丁奉、徐盛二将，他们分别率护卫船队在左右护航。鲁肃与庞统则奉命留守大营。

这一夜，吴主孙权已经亲率兵马，越过黄州之界，向前不断推进。

周瑜接到兵符，得知吴侯已经出兵，便立即派出一支人马，赶往南屏山举旗接应。待迎到先锋大将陆逊之后，周瑜便立刻派人向孙权报告道："一切都已布置妥当，只待一入夜，我军便展开行动！"

暮色渐浓，浪涛狂暴，东南风劲吹，北岸的树木林草倒卧一片。天际之间乌云密布，杀意逼人，令人感到莫名惊恐。

而此时身在夏口的刘备，自从诸葛亮孤身赴吴以来，整日忧心，唯盼军师能早日归来。当他昨日忽然意识到东南风起，便忆起诸葛亮临行前说的话，于是立刻叫来赵云："子龙啊，请你速速前去，迎接军师归来！"

赵云昨夜便领命出发，于是今天一早，刘备便登上望楼，举目天涯，只盼他们早些归来。忽见一叶小舟溯江而来，宛如一条银鱼一般。待驶近了，才发现来者不是孔明，而是江夏的刘琦。

刘备将刘琦迎上望楼，急忙问道："公子为何不事先知会一声，便赶来了？莫非有何急事？"

"皇叔有所不知，从昨夜起便不断有探子回报，说是东南风起之后，吴国的阵中便开始紧急备战，一应兵船与士兵都动员起来。依我看来，在这风吹息之前，吴曹两军必有一场恶战啊！"

"原来如此！昨夜起，刘某确实也频频得到急报，只不过孔明军师尚在吴国，还未回来，我也一时难以抉择。"

正在两人合议期间，忽有属下来报："启禀皇叔，江面发现一艘小船，正从樊口方向而来。看船首插的旗帜，应该是赵将军！"

"莫非是孔明军师回来了！"

刘备与刘琦闻讯，连忙下楼，赶至码头迎接。来船之上，果然是诸葛亮和赵云。

刘备再次得见诸葛亮，喜不自胜。君主二人互报平安后，刘备立刻请诸葛亮来到夏口城上一处小阁叙话。首先问及吴曹两军的情况，诸葛亮答道："主公请恕孔明一时难以详述，如今情况紧急，请您告诉我，是否按我临行前嘱咐的，已经安排妥当了？我军是否已经做好周详的准备了？"

"是的，刘某早已安排下去，现在水陆各路人马都已准备妥当。只等军师回来，便可立刻应战！"

"如此甚好！请主公准我先做应战准备。我们需立即做出战斗部署，向各军下达命令。"

"原应如此！军师不必有任何顾虑，请下令吧！"

"好的！"

诸葛亮说罢，便立刻起身，召来赵云："赵将军，请你率领两千人马，立刻渡江，埋伏于乌林的小径中。待今夜四更时分，倘若遇到曹操的逃兵，需放过先头的队伍，再从中间截断曹兵，来一个便杀一个。不过倘若曹兵逃走，赵将军也无须赶尽杀绝，只消纵火烧之，粉碎敌军的核心。"

赵云领命退下，忽又转身问道："乌林有两条路，一条通往南郡，一条通往荆州，曹操会走哪一条路？"

"曹操必定败走荆州，之后转回许昌，必然如此！"诸葛亮胸有成竹地答道。

随后又传唤张飞，对他下令道："请张将军率三千骑兵渡江，切断曹军通往彝陵之路！切记，务必将兵马埋伏在葫芦谷，因为曹操必定会避开通往南彝陵之路，而朝北彝陵方向逃窜。待明日雨后放晴，曹操的败军必来此地埋锅造饭。你只要一见炊烟升起，便可一举出击！"

张飞见诸葛亮对曹操的预测显得十分有把握，心中虽然有疑，还是应道："得令！"便径自领兵而去。

诸葛亮又唤来糜竺、糜芳和刘封三人，吩咐道："你等三人各自搜罗船只，沿江岸巡视动静。只要见到曹军阵营陷入溃乱之际，便可趁机

掠夺兵粮军需，全部装船。此外，若有掉落于地的马具、器械等，也一并装船带回！”

之后，诸葛亮又嘱咐刘琦道：“武昌之地，甚为紧要，务必要守好。公子需得巩固江岸防守，若发现有敌军逃来，便可俘虏下来，将降军加入我方阵营。”

最后，诸葛亮催促刘备道：“请主公立刻登上樊口的高地，在那里可以远眺战场，看到周瑜在大江上指挥作战的情形，请立刻动身出发吧！”

“哦？他们已经开战了么？待我整装出发。”

刘备立刻披盔戴甲，换上一身戎装，打算与诸葛亮一同登上樊口的瞭望台。

这时，有一员大将一直默默伫立在侧，他自始至终都没得到军师的任何任务。

“那个，军师……”此时，他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原来此人正是关羽。

不知诸葛亮是不是有意而为，当他望向关羽时，只是若无其事地问道：“关将军，有何事？”

关羽神色不满，眉头微皱，开口抱怨道：“此番出战，关某本以为会被委以重任，因此一直在旁默默等候。没想到等了半天，却没等到军师的任何指示，关某心中不解，不知这是为何？关羽虽不才，但追随主公以来，身经百战，哪一次不是冲锋在前，奋勇杀敌？为何今日大战在即，军师却偏偏将关某晾在一旁？这是何故？”

诸葛亮听罢，淡然答道：“关将军所言不错。只不过如今我虽有心用你，却未免有一些顾虑，因此才不派你出战，只让你留守营中。”

“军师对关某有何顾虑？请当面讲明！莫非你说我不忠不节？”

“非也！非也！关将军忠节过人，有目共睹。不过想当初，关将军确实曾受过曹操的恩遇，在你离开许昌之时，还曾说过，他日必报曹操

的这番深情厚谊，可有此事？现如今，曹操兵败乌林后，必走华容道。若我命你在华容道埋伏下来，一举擒之，则拿下曹操的首级如同探囊取物一般，轻而易举。只不过，我却有所顾虑。关将军知恩图报，乃性情使然。因此，当你见到曹操身陷绝境，必定会念及旧情，放他一马。”

“绝无可能！军师未免多虑了！关某早已报答过曹操的恩遇了。在曹营之时，关某曾出战，在阵前斩了颜良、文丑，解了白马之围，力挽狂澜，使曹操东山再起。关某早已将曹操的恩情报完了，今日相见，双方已是对阵的敌人，又怎会放他一条生路？请军师放心，就派关某前去，立下战功！倘若我徇私情而坏了军师的计划，愿领军法处置！”

刘备在一旁，见关羽言辞恳切，也忍不住向诸葛亮劝道：“军师有此顾虑也可以理解。不过如今大战当前，若将关羽这样的猛将留在营中，恐遭世人耻笑，甚至自家将士也会大失所望。就请军师派他上阵杀敌，一显身手，如何？”

诸葛亮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说道：“既然主公也为关将军说情，那么就准他出战。只不过要请关将军立下军令状，若是在战场之上有违军令，便以军法处置！”

关羽二话不说，立刻手书了一份军令状，交与诸葛亮。他气哼哼地反问道：“关某已写下了军令状，若违抗军令，甘愿受罚。不过，倘若曹操不像军师所料，没有败走华容道，军师又当如何？”

诸葛亮闻言，微微一笑：“这个容易。倘若曹操不走华容道，而逃去别处，我也甘愿受罚。”

随后，诸葛亮便向关羽下令：“请关将军埋伏于华容山，在山口架起干柴，点火升烟，之后再伏击曹操，堵住退路，则必可置其于死地！”

“哎？这样做不对吧？”关羽立刻打断诸葛亮的话，“倘若我军在山口处点火升烟，岂不让败逃的曹操心中生疑，转而逃往别处么？”

“非也！”诸葛亮胸有成竹地说，“兵法讲究有虚有实，曹操深谙兵法，洞悉虚实之道。他若是见前行的山道上有烟火，必定会以为这是敌人的虚招，反而会执意前行。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番我与曹操斗智，便料到他会如此行事。关将军，无须多疑，赶快去吧！”

“遵命！”关羽一边叹服，一边领命而去。他带了养子关平和心腹周仓，率五百人直奔华容道而去。

待关羽走后，刘备却反而更加担心起来：“我二弟关羽这个人啊，重情重义，远胜他人。虽然军师刚才用了激将法，之后才委以重任，但刘某也担心，恐怕到时他仍忍不住违抗军令。不如这样，还是将他召回来，让他按原计划留守此处吧！”

诸葛亮却断然拒绝：“留他在此也未必能解决问题，倒不如派他上阵，反而更合乎情理。”

刘备甚为不解，于是诸葛亮又解释道：“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根据我观察天象，便可推断出曹操的命运。曹军经过此番大战必然衰败，但曹操却命不当绝于此，他还尚有天寿。因此，倒不如让关羽去还曹操一个人情，让他去把未报之恩给报了，也是好的。”

“哦！原来军师早已洞悉了这一切，才派关羽前去的？”

“这是自然，若是连这些都看不透，我又如何调兵遣将，让人尽其能，各得其所呢？”说罢，诸葛亮又催促刘备赶紧登上樊口的山顶，远看下游方向已是烈焰焦红一片了。

东南风劲吹！东南风劲吹！吹来了南国的湿暖，在隆冬时节，显得格外反常。

从昨夜开始，天气便如此反常。那么曹操面对这些，会有怎样的反应？曹营之中又有什么动静呢？

谋士程昱向曹操建议道：“天象异变，此乃不吉之兆。我军绝不可掉以轻心啊！还望丞相明察！”

他此言并非卖弄自己的才智，但曹操听了，却不以为然：“这有什么的？不过是刮一阵风罢了，怎么能说是不吉之兆？你想想看，时值冬至，万物枯槁，所谓否极泰来，刮一阵东南风又有何怪？”

正当这时，忽有哨兵来报，说是从江南方向驶来一叶小舟。借着东南风的推动，小舟一路轻快而来，迅速来至北岸。

“我们是黄盖黄将军派来送信的。”小船上的人递来一封密信，便迅

速离去。

“哦？是黄盖送来的书信？”

曹操对此早有准备，因此在展信阅读之时，神情极为镇定。

黄盖在信中大致这样写道：

自从上次我们约定之后，由于周瑜军令甚严紧，我苦于无法下手，只得静待良机。如今时机已到，恰逢有大批兵粮军需品，将由鄱阳湖运抵江岸前线，我奉命督办此事。此乃天赐良机，绝不可错失。如江南万事皆备，我将依此前所约，于今夜二更时分，杀几名江东名将，并满载军需兵粮，驾船投奔贵军。降船的船樯上悬有青龙牙旗，请丞相凭此辨认，以为暗号。

黄盖谨言
建安十三年冬十二月十一日

“看来老夫前几天的担心是有些多余了。这个黄盖，不愧是一只老狐狸了，选了如此好时机！恰逢今天东南风，他若借着风势逃脱吴阵，便是最轻松的！大家都听好了，今日将有重要的任务，绝不可出错！”

曹操得到密信之后，心情大悦。他立刻向各阵大将传达了命令，之后又亲率一众将士前往水寨，并登上停在那处的旗舰。

此时，夕阳西沉，被铅云遮挡。夜色渐深，江上的风势愈烈，吹得江面之上波涛澎湃，宛如无数条黄龙不断翻腾。

夜色降临之时，吴军营中忽然掀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此时，黄盖与甘宁已经离开中军，赶往前线，只留蔡和一人留守。

突然，一队兵士闯入，朝他大喊：“周都督召见！你赶快去！”

兵士们不由分说，便将蔡和团团围住，绑了起来。

蔡和大惊，匆忙叫道：“怎么回事？我犯了什么罪？”

“我们就是来拿你的，具体什么事一概不知。你若有什么辩解，向

周都督去解释吧！”兵士们二话不说，便将蔡和拖了出去。

周瑜早已在帐中等候。他一见到蔡和，立刻拔剑怒骂道：“好你个蔡和！你就是曹操派来的奸细！周某再也留你不得，今日临战在即，我便要砍下你的首级，来祭我吴国的军旗！”

蔡和大声哀号，大叫在阵营之中还有同党，要杀也要将甘宁和阚泽杀掉，不能只杀他自己一人，否则便有失公道。

周瑜却发出一阵大笑：“哈哈哈！他们都是周某安排好的反间计！”

说罢，周瑜便一剑砍下蔡和的首级。

第二章
赤壁之战

近初更时分，蔡和的首级已被供在水神火神案前，祝祷之后，以其鲜血祭了军旗。周瑜随即下令：“出征！”

在此之前，第一、第二和第三船队早已出发。此时船队正列队前行，驶在广阔的江面之上。

黄盖所乘坐的那艘旗舰之上，打着一面硕大的“黄”字帅旗，而其余大小船只则一律高挂青龙牙旗。

狂风随着夜色渐深而趋于和缓，但吹的仍是东南风，江面上的波涛也依旧汹涌。透过天上乱云的缝隙，可以隐约望见微弱的月光，忽明忽暗。晦暝的天色更显得天地之间的气氛十分凄怆。

三江水天夜深沉，千万银蛇自跃腾；

鼙鼓止鸣舷畔咏，水寨将士入梦魂。

北岸的曹军之中隐约传来吟诗之声。曹操站在旗舰之上，忍不住向程昱问道：“阵中是何人在吟诗？”

“大概是在船尾放哨的士兵吧。丞相是个诗人，属下们耳濡目染，自然也能吟上几句诗呀。”

“哈哈哈！暂且不论他这诗句如何，军中吟诗却颇有一番情境。赶快去把吟诗之人唤来，老夫要赏他一杯酒喝！”

侍卫立刻起身向船尾走去，与此同时，楼橹上有人高声叫道：“江

面有动静！似乎有船队正从南面向我方靠近！”

“哦？果然有船队来了！”

众多将士纷纷站立起身，有人直奔船尾，更有人直接登上船楼去一看究竟。

只见一支船队正破浪前行，向北岸徐徐靠近，在皎洁的月光中，更是显得十分清晰。只不过，忽来一片乱云蔽月，江面上又变得一片漆黑。

“你们可看清船上挂的什么旗了吗？可是挂着青龙牙旗？”曹操在船楼下大声询问。

船楼之上，众将官齐声答道：“看见了！确实是青龙牙旗！”

“每艘船上都挂着青龙牙旗，没错的！”

“我们看清楚了！船上挂的是青龙牙旗！不会有错！”

曹操立刻喜形于色，连声说道：“太好了！太好了！”

他迈开大步，充满信心地向船首走去。

此时，另一位站在船楼上瞭望的将领又报告：“属下看到在这几条船的后面，还跟着一条大船，船上挂着‘黄’字大旗！”

曹操一拍大腿，叫道：“那就错不了了！那一定是黄盖的船了！他果然没有爽约，现在依约来投效我军。太好了！此乃天助我也！”

曹操又环视了一圈四周的幕僚诸将，说道：“看来东吴的败局已定，我军已经胜券在握！现在的东吴，已经逃不出我的掌心了！”

来船凭借东南风之力，驶进的速度飞快。说话之间，就见数艘艨艟船只已快到众人面前了。而正在此时，突然听到程昱惊叫出声，发出警示：“咦？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儿！这来船甚是可疑，切不可掉以轻心！”

曹操闻言，十分不悦。他瞪了一眼程昱：“程昱！哪里有可疑之处？”

程昱立刻答道：“丞相且看，倘若来船是满载兵粮军需等物，船体必沉，吃水很深。而再看眼前来船，吃水非常浅，根本不像是载满重物的样子。此中有诈啊！”

曹操闻言，这才恍然大悟，口中大叫：“你说得有道理！有道理！”

他紧紧盯着江面，双眸炯炯发亮。过了片刻，忽然失声叫道：“糟糕！今夜刮的是东南风！倘若敌人使用火攻之计，我们便遭殃了！快！赶快去拦住来船，千万不可叫他们闯入水寨！”

他当机立断，打算先拦住对方，却根本来不及想随后之事了。

文聘立刻挺身而出：“丞相！末将且去阻挡敌船!待我出战之时，丞相便可从速拟定应对之策！”文聘说罢，立刻跳下旗舰，换乘小艇出阵。

文聘一行还带了七八艘兵船和十余艘快艇。他们奋力逆风而行，迅速挡在了对方大船的航路上。

“且慢！等一等！”文聘站在船首，高声叫道，“曹丞相有令，前来的船只需一律在水寨外落碇停泊。你们赶快止舵下帆！”

然而来船却置若罔闻，径直向前疾行而去。突然，只听“嗖”的一声，从最前面的大船上射出一支箭，正中文聘的左臂。

文聘应声倒地，同时大声叫道：“不好啦！他们是诈降！”

这时，双方舰船也已交手。只见乱箭齐发，你来我往。

在东吴的奇袭船队之中，由黄盖亲率的旗舰忽然长驱直进，在一片水烟之中，径直闯入了曹营的水寨。

黄盖身先士卒，登上船楼，以嘶哑的声音大声指挥作战。他一把抽出腰间大刀，鼓舞士兵道：“冲啊！杀啊！曹贼如此傲慢，现在他的战舰就在咱们眼前，就等着咱们今夜把他攻破！现在敌军正狼狈不堪，咱们要趁势突进，打得他们措手不及！将士们！随我冲啊！咱们一举将曹军拿下！”

在他的号令之下，船队迅速冲击。船上原本就载满了烟硝、油柴等

易燃物品，被精心伪装，由油布遮盖。如今这几艘快艇，早已燃起火焰，直奔曹军的大船巨舰冲了过去。

风助火势，当小艇轰然撞上巨舰，立刻发出爆炸的巨响。三江一带瞬间便陷入一片火海之中，风声、浪声和爆破之声此起彼伏，轰然齐鸣。

吴军的小艇仿佛数只火鸟一般，在水面上翱翔一段距离，便冲向了敌船。而且当小艇碰到敌舰之后，便会紧紧咬住不放。原来这些小艇的船头部分都钉满了枪尖似的钉子，在钉上敌船之后，驾艇的吴兵便立刻放下小舟，向后撤退。

因此，无论曹军的那些木头船和皮革船造得如何庞大，如何结实，也经不起这样的攻击。在如此火攻之下，曹军的巨大舰船皆宛如山之将颓，腾起一团团火球，随后便沉入江底。

另外，由于曹军采用了连环结船的方式，将每艘大船与小艇之间由铁锁紧紧相连，因此只要有一艘船着火，便会立刻蔓延，无一幸免。曹军的船队根本来不及准备交战，便已悉数沉入江底。在整片江面之上，大火焚烧着无数船只，将乌林湾染成一片赤红，黑烟冲天，火焰狂乱旋卷。

曹军的船舰一艘接一艘地发生爆炸，烟焰冲天。随后，无数大船接连倾覆，先像风火轮似的在江面上不住打转，之后便激起数丈高的水雾，沉没在江底。

狂风烈火，疯狂肆虐，而且大火很快便随着风势，从江面蔓延至曹军的陆上阵地。乌林、赤壁两岸的岩石、树林，以及各处的营帐、粮仓、寨栅、马厩无不遍及。举目所及之处，全都陷入了火海之中。

“火攻之计果然奏效！大家打起精神来！绝不可错失良机！要乘势一举将曹军击溃！”

吴国的水军都督周瑜，见到火艇突入敌阵引起连环大火之后，立刻亲率大军，摆开船阵，向乌林与赤壁之间猛攻。在周瑜的指挥下，吴军不仅趁势登陆，而且将士们更是奋勇向前，不甘落后。

而曹操所在的旗舰，已经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在旗舰周围，匆忙集

结了几艘船舰护航，勉强编为船阵。

“放下小船！往右边去！”不知是程昱、张辽还是徐晃，在层层黑烟之中拼命大叫。在此紧要关头，曹操的手下爱将都竭力守护他的周全。

“快！快！”在一片火海之中，忽然冲进一条小船，船上之人在小船靠近曹操的旗舰之后便大声喊道。这时，旗舰四周的江水翻滚，仿佛业已沸腾，热浪灼人，眼看就要将整艘旗舰吞没入火焰之中。

“喂！快跳船吧！”

“丞相！快些跳船逃生吧！”

曹操的手下众将纷纷跳上小船，曹操也紧随其后，忙不迭地一跃而下。如今人人都丢盔弃甲，只顾逃生，显得狼狈不堪。

东吴的兵船走舸，岂能放过如此的立功良机？

“那就是曹操！”

“活捉曹操啊！”

“千万别放他们跑了！”

吴军的战船立刻乘风破浪，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此时，整个江面之上一片狼藉：焦黑的人马死尸，余烬未熄的木板，还有各种器物。曹操等人乘坐的小船，从这片废墟之中破出一条路仓皇而逃。

黄盖是率领吴军奇袭船队的主将，他见状立刻明白，此时正是生擒曹操的最好机会。这样的良机转瞬即逝，因此他毫不犹豫，立刻跳下大船，改乘一条艨艟战船，亲自前去捉拿曹操。

“曹贼！哪里走！你身为堂堂一国丞相，如此狼狈而逃，就不怕被天下人耻笑吗？”黄盖立在船头，手提一把铁耙，一边大骂，一边拼命追赶。

“休得放肆！”突然，张辽从曹操身旁冲出来，他拉满铁弓，一箭射出，正中黄盖的肩膀。黄盖不备，“啊呀”一声，栽入水中。

吴兵见状，连忙停船，纷纷跳入水中去救黄盖。而曹操的船则趁机逃跑，来到乌林的岸边。然而，就连曹军岸上的阵地上也已陷入火海，无论他们向任何方向逃跑，都有灼人的热浪相逼。

虽然风势稍减，但无奈火势凶猛。因此，风助火势，火涨风高，两者相加，更是迸发出无穷的威力，直叫土崩石裂，声势浩大。

“老夫莫不是在做噩梦吧！”曹操举目四望，心中茫然。他有些不明白，为何一会儿工夫，眼前的情景竟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

无论是对岸的赤壁，还是北岸的乌林，甚至西面的夏水，曹操触目所及，皆为火魔狰狞，敌影幢幢。而原先簇拥在自己周围的大小舰船，也都难觅踪影。所有的船只或是沉入江中，或是被熊熊烈焰所焚烧。

“这竟然不是一场噩梦！”曹操仰天长叹一声，然后立刻跨上马背，继续夺路逃命。

赤壁之战留名青史，三江鏖战更是流传百年。但今日之战，却叫曹操吃尽了苦头。

此番战役的主战场在今长江中游，湖北省嘉鱼县南北两岸一带。此处水陆交错，地势十分复杂。

第三章
山谷一声笑

曹军号称八十余万大军，经过赤壁之战，一夜之间只剩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

江上之兵，或落水溺死，或被火烧死，或中箭而亡；岸上之兵，或被马踏而亡，或遭枪捅剑刺。一时之间，曹军尸横遍野，死者堆积如山。侥幸逃生的士兵则纷纷自寻活路，从三江要塞溃逃而去。

吴军方面也死伤无数。

“救命啊！快些救我！”在一片混乱之中，忽然从江中的浪涛间传来呼救之声。吴将韩当立刻命人用铁耙将人勾上来，这才发现，救上来的竟是今夜居功至伟的黄盖将军！

黄盖的肩膀中了箭，韩当立刻为他剜出箭头，又扯下一绺军旗帮他包扎，还脱下战袍为黄盖包裹妥当后，立刻将其送回后方。

另一方面，甘宁、吕蒙和太史慈等人先后突入曹军要塞，在十几处敌阵放火焚烧，将曹军阵地化为一片火海。而另一路的凌统、董袭和潘璋等人，也冲入曹军阵地，如入无人之境，他们横冲直撞，大举杀伐。其中一人还砍下了蔡仲的首级，挑在枪尖上，在战场中四处驰骋，作为示威。

直至此时，曹军仍然没有组织成一个像样的反攻，众人纷纷四散逃命，哪里还顾得上抵抗。将士们争相逃命，甚至不惜踩踏战友的身体。有的曹军为了躲避追兵，甚至爬到树上，却不料被吴兵放火焚之，连树带人都被烧为灰烬。

“丞相！丞相！您的袖子着火了！”张辽骑马从后面赶上来提醒。曹操只得一边快马加鞭，一边匆忙拍灭袖口的火星。

他们一路逃命，毫不停歇。但无论跑多远，总似乎逃不出火海的包围。山川溪流似乎也被大火烧得沸腾起来，烟尘漫天。胯下的悍马也被大火呛得狂躁不安，难以控制。

“喂！前面可是张辽么？张将军！等一等！”这时，从后面追上来几十骑人马，原来是己方的毛玠。文聘也身负重伤，被属下扶着追赶过来。

“这里是何地？”曹操气喘吁吁地问道。

张辽回答：“此处仍是乌林境内。”

“什么？我们跑了这么半天，竟然还在乌林？”

“正是。只有此处尚为平地，可以跑马。只不过属下担心，敌人的追兵也会追上来了。咱们可能没有时间歇息了。”

曹操回头点数，发现身边不过二十余骑人马，不禁心中黯然。但所幸，他的胯下战马仍然有力，于是策马扬鞭，带领众人继续逃命。

突然，从前面的林中传来一声怒吼，还有火光旌旗舞动：“呔！曹贼！你往哪里跑？”

一看之下，原来是东吴的吕蒙率兵前来堵截。

张辽立刻勒马止步，向曹操高喊：“丞相先走！末将断后！”

他们又继续向前，刚跑了一里多路，前面又闪出一票人马：“东吴凌统在此！曹贼，快快下马乞降！”

曹操简直吓破了胆，匆忙策马拐进林中。不料，林中竟也埋伏了一票人马，曹操刚刚暗叫不好，想拨马而去，却听得对方大叫：“丞相！不必惊慌！我是您麾下的徐晃呀！末将已在此守候多时了。”

“哦！原来是徐晃啊!”

曹操总算松了一口气，稍微安心一些。他连忙说：“徐晃啊！张辽还在后面苦战，你且前去助战吧！”

徐晃得令，立刻率一队人马赶回去。他奋力击退吕蒙和凌统的重围，将张辽救了出来。

曹操的部下重新合成一队，继续朝东北方向奔逃。不想，此处竟有一票人马据山等候。

“不好！有敌兵！”

徐晃和张辽刚打算和敌人决一死战，却发现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己方的马延、张顗二将。他们原是袁尚的旧部、后来改投曹操麾下，一直盘踞在北方一带的。

二人立刻面见曹操，说道：“启禀丞相，我们二人原本召集了千余名北国兵士，想要投入乌林之战，以助丞相一战。不料昨夜刚刚抵达此地，却发现满天火光，于是下令停止前进，在此防备。”

曹操不料竟然在此获得一支生力军，于是将人马分成两部，由马延、张顗率五百人马在前面开道，又命五百人马殿后。至此，曹操才稍感安心。

一行人又行了约十里，忽然前面一支兵马挡住了去路，人数超过自己一倍。黑压压的大军之前，有一员大将提马向前，口中念念有词。

马延本以为对方也是自家旗下，赶来救驾的，于是上前问道：“前面是何人？”

只听对方大喝一声：“我乃东吴大名鼎鼎的甘宁是也！休走，看刀！”说罢，甘宁纵马向前，一刀将马延斩落马下。

张顗在后面观战，吓得一身冷汗：“来人竟是东吴大将？”随后上前应战，无奈不敌，也被甘宁毙命。

曹操在后方眼见马延和张顗二将被来人逐一砍死，知道甘宁勇猛无比，只得拨马而逃。他避开眼前通往北彝陵之路，转而向西逃去。

所幸途中遇到自家的残军，于是曹操连忙下令：“你们快去，将后

面的追兵挡住！”之后，曹操自己马不停蹄，拼命奔逃。

一直逃到五更时分，曹操回头一看，发现赤壁的熊熊火光已被远远抛在身后。他这才稍稍松了口气，一面等着落后的兵士，一面问左右：“此地是何处？”

一位家在荆州的手下禀告道：“此处是乌林以西，离宜都不远。”

“哦？宜都？我们竟然跑到这里了！”

曹操坐在马上，四下环顾周围的山川地势。但见山川巍峨，林木深茂，道路十分险峻。

“哈哈哈！啊哈哈哈！”曹操突然纵声大笑起来。他身边的众将士不禁面面相觑，十分不解：“丞相！有何事如此好笑？”

曹操回答：“倒也无甚。适才老夫观察此处的山势地形，只觉得那周瑜小儿才识固陋，无谋少智，诸葛亮也未免经验尚浅，因此发笑。倘若老夫是周瑜或诸葛亮，必定会在此处设下埋伏，将逃兵一举全歼。如此想来，赤壁之战不过是他们侥幸取胜，如今有如此好的地形，他们却不懂得利用。由此足见，周瑜和诸葛亮仍然未成气候，不足为惧啊！”

虽说败军之将不言兵，但曹操此时却端坐马背，指点起四野山林，给部下们教导兵法。

只可惜曹操的话音未落，突然从左右山林中冲出一支人马，将前后左右的道路团团围住。

“曹贼休逃！常山赵子龙在此等候多时了！”

听得赵云的大名，曹操惊得差点从马背上栽落下来。

一逃再逃，曹操和手下一帮残军可谓是历经千难万险。若非张辽、徐晃等人拼死相搏，他们必定难逃虎口。

“唉！怎么下起雨了！”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他们一路逃命之时，天上又下起雨来。滂沱大雨打透了曹军的铠甲，寒意渗入肌肤。时值隆冬十一月，一阵冰

雨浇得曹军人人成了落汤鸡。道路泥泞，天色漆黑，曹操和手下众人，已经疲惫至极。

“前面好像有个村子！”将近黎明，曹操这行人才走到一处贫穷的小村子。

堂堂一国丞相，如今竟然沦落至此，实在令人可叹。

“快去看看灶里有没有火？有没有能吃的东西？”

曹军争先恐后地闯入农家，翻箱倒柜，想找点东西充饥。不一会儿，他们便纷纷抱着饭桶、酱菜坛子、鸡肉、菜干和油盐出来，将村里能吃的东西都洗劫一空。

饥肠辘辘的残兵们根本等不及烧火做饭，便各自将食物胡乱地塞进嘴里。正当此时，村后的山上又有火光升起。

“糟糕！追兵来了！”

众人仓皇而逃，根本来不及吃饭了。

“大家别慌！我们是自己人！”原来是虚惊一场。待那支人马赶来后，众人才发现来的竟是自家大将李典、许褚。他们带着手下百余人，翻山越岭逃到此地。

“许褚！你没事就好！李典也来了，太好了！……”他们的到来就是雪中送炭，曹操心中大喜。于是他们合成一处，继续赶路。此时艳阳高照，大雨停歇，就连昨夜那场夺命的东南风，竟然也渐渐停了。

忽然，曹操勒住马缰，停在道中。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分岔路，于是曹操回头询问。

一名属下回答道：“这边的路通往南彝陵，那边的则是通往北彝陵。”

“哪条路能更快到达南郡？”

“走南彝陵，经过葫芦谷，便可抵达南郡。”

“好！那就走南彝陵！”曹操当机立断。

众人加紧赶路，在晌午时分，便抵达了葫芦谷附近。此时人困马乏，曹军饥肠辘辘，几乎难以前行。曹操也觉得身心俱疲，只得下令：“停下！咱们在此处歇息片刻再走！”

曹操说完，自己便先下马休息。众人也纷纷拿出之前掠来的干粮，架起木柴，生火做饭。士兵们没有炊具，便纷纷以头盔和铜锣做锅，煮起粥米。

“啊！咱们总算是死里逃生了！”

将士们纷纷靠近火堆，脱下昨夜淋湿的战袍和内衣，铺在一旁烘干。曹操也靠近火堆取暖，之后便独自走到林中坐下。

只见他怅然仰望苍天，默默无语。半晌，他却不知为何，忽然又失笑起来：“哈哈哈！啊哈哈哈！”

诸将见状，不由得吃惊。于是纷纷侧脸问道：“丞相方才也是一声大笑，却引来了赵云的伏兵！如今又是因何发笑？”

曹操却犹自大笑不止：“老夫笑那诸葛亮、周瑜之辈，虽然身为大将，却智谋不足！倘若是老夫用兵，则必在此处设下伏兵。以逸待劳，便可将敌军歼灭。他们还是不行啊！”

曹操的话音未落，只听得战鼓隆隆，呐喊声声，周遭的山川树木竟瞬间化作了敌军兵马，从四面八方扑来。

敌军中有一人高呼：“曹贼！燕人张飞在此等候多时了，你有种就跟我比试比试，否则小命休矣！”

张飞一抖丈八蛇矛，披着金光闪闪的盔甲，一催胯下黑马，便如流星一般，向他杀来。

“张飞！”

曹军一听到张飞的大名，不禁吓得魂飞魄散。那些将战袍和贴身衣物脱下烤火的士兵，更是来不及穿衣服，便赤身裸体地仓皇而逃，好不狼狈。

许褚也十分慌张，连忙大叫：“丞相快跑！不能叫张飞追上了！”他说罢，立即跳上马背，冲到张飞面前，勉强抵挡一阵。

张辽、徐晃趁机披盔挂甲，掩护曹操先逃，然后转身回来，夹击张飞而去。

无奈张飞的武功十分了得，将一杆丈八蛇矛舞得虎虎生风。三人勉力围攻，不过稍微拖住张飞而已。

而曹操只得捂住耳朵、紧闭双眼，头也不回地一路狂奔，逃出去数里地。之后，掉队的自家将士才纷纷赶上，但人人身上都伤痕累累。

“前方又是一个岔路口，我们该走哪条路？”

曹操连忙询问手下，一位熟悉地形的士兵答道：“前面两条路都可通向南郡，只不过那条大路要多绕五十余里。”

曹操听罢，立刻派士兵上山去探查究竟。稍后，探子回来禀告：“属下观察到，前方山谷之间，有烟火升起，恐怕必有埋伏。”

“哦？”曹操听罢，展眉说道，“咱们走山路！翻过前面的山头而行！”

众将闻言，心中不免称怪，于是按住马头，纷纷问道：“丞相，山路险峻，又有敌兵埋伏，为何要走山路呢？眼下大家都已精疲力竭，为何偏偏要走这条呢？”

曹操苦笑着道：“老夫曾闻，华容道坎坷难行，且人马在其中难以遁影。因此才特意选这条路啊！”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丞相此举，属下们难以苟同呀！”

“你们啊，还是需多向老夫学习。兵书中有云：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想那诸葛亮善于用计，因此老夫估计他定会派些人手，故意在山谷间燃起烟火，佯装已埋伏下了重兵。倘若我们被他的虚张声势唬住，便会改走大道，而诸葛亮则必定早已埋下伏兵，只等我们自投罗网。因此，那边的缕缕烟火并非真正杀气，而显然是诸葛亮使的诈！我们倘若因此避开山路，改从大道而去，想必四面受敌，比以往要更为危险，咱们这些人将难逃生天！因此，我们还是快快走这条山路吧！”

众将士听罢，佩服不已："丞相果然智谋过人！"

正说话间，陆续又有残兵赶来，于是又合成一军："咱们只要抵达了荆州，便好办了。"

一众人等一边气喘吁吁，一边爬上华容山麓。

此时的曹军早已筋疲力尽，他们不仅要翻山越岭，还要扶持负伤的将士，前进的速度十分缓慢。好容易赶了十里山路，先头的兵士便停了下来。而且此时天色有变，山中云气氤氲，雪花纷纷而至。

第四章
关羽报恩

由于山路崎岖难行，全军一时停滞不前。再加上雨雪霏霏，积雪愈来愈深，曹操终于忍不住发火叱责道：“前面怎么回事？为什么停下来了？”

这时，打头的队伍中有人哭丧着脸来报：“启禀丞相，由于昨夜暴雨，导致山涧崩陷，道路损毁，无路可走。另外山洪形成了条条溪涧，就连马匹也难以前进。”

曹操闻言，勃然大怒：“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当兵的连这些都不会吗？遇到这么点小事，便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

随后下令老弱伤兵一律退后，由身体强健者走在前面。另外，砍伐附近山木用以架桥，割下柴草用以铺垫泥路。

“大家不要怕冷！若是觉得身上冷，就更要卖力干活，干到出汗为止！大家要想活命，就不许偷懒！违令者莫怪老夫的掌中剑不客气了！”

曹操一把拔出佩剑，亲自督促手下将士。于是士卒们与泥雪相搏，与溪涧格斗，与林木滚作一团，一个个勤奋得如同老黄牛一般。但是，仍有不少兵士难以抵御严寒和饥饿，死于山中。

“咱们当兵的，没在战场上被敌兵的箭矢所伤，却跑到这里干苦力！”曹军怨声载道，不满曹操的苛酷命令。但是曹操却充耳不闻，反而变本加厉：“生死有命，你们还抱怨什么？倘若再让老夫听见谁发牢骚，立斩不饶！”

于是，在曹操严厉的叱责声中，将士们只得披荆斩棘，拼命涉险过关。待到翻过山来再次清点人数，却发现只剩不足三百骑人马了。而剩下的这些将士，也早已丢盔弃甲，人人满身泥土，活像泥人一般。

“荆州就在前面！大家再加把劲啊！”曹操举鞭指点前方，为身心俱疲的将士们打气，“大家咬紧牙关！待我们赶到荆州，便可以好生休息。最后这段路，大家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又行了五六里路，曹操忽然又叩着马鞍，哈哈大笑起来。

诸将不解，于是问道：“丞相又为何事发笑？”

曹操兀自仰天大笑，之后才说道：“老夫来至此地，方觉得周瑜和诸葛亮实在愚钝啊！之前赤壁之战他们打败我曹军，不过是侥幸而已。就像平时不会射箭之人，偶尔摆弄几下弩弓，也会凑巧射中靶心一样，完全是侥幸罢了。倘若今日换作老夫用兵，必然会在此处设下伏兵，将溃败而来的敌人全部一网打尽！今日看来，他们二人实在是疏忽了。他们只知道虚张声势地在山谷中燃些烟火，便以为能迷惑住老夫，将我们诱至平坦的大道之上。这些哄骗小孩子的把戏，哪里骗得了老夫？他们简直是可笑之至啊！”

曹操笑得前仰后合，双肩不住抖动：“哈哈哈！老夫早就看破他们的诡计啦！”

但是，曹操的笑声未歇，便听到“轰隆”一声，一发铁炮在他身旁的林中炸响。随后，冲出两支铁甲人马，前后包抄过来，队伍激起一阵风雪，裹着一股寒气，便将为数不多的曹军将士团团包围起来。

为首一员大将，手提青龙偃月刀，胯下一匹赤兔宝马，不是别人，正是美髯公关羽关云长！

“糟糕！吾命休矣！”曹操一声惨叫，吓得浑身颤抖，茫茫然丧失了斗志。

不仅是曹操，这三百名曹军将士也吓得瑟瑟发抖，面如土色，知道这次必死无疑：“关羽来了！关羽追来了！”

在众人之中，唯有大将程昱十分镇定，他大声疾呼道：“大家不要

慌！不要灰心啊！虽然我们身处绝境，但不到最后，也绝不要丧失希望！大家请看，来者不是别人，而是关羽将军啊！想当初在许昌之时，程某曾有幸与关将军共事，深知其为人。关将军侠肝义胆，不为金钱所动，却会对弱者抱有同情之心。关将军知恩图报，其忠义之风，天下皆知。想当年，关将军暂留许昌，侍奉刘备的两位夫人之时，深受曹丞相恩宠。双方虽为敌人，但曹丞相对他关爱有加，此事众人皆知，想必关将军也决然不会忘怀！”

曹操不禁合上双目，过往的种种似乎历历在目。他忽然想到了什么，立刻睁开眼睛，眼神炯炯发亮。在风雪之中，敌军的呐喊声逐步逼近，关羽伟岸的身姿也跃入眼帘。

“原来是云长啊！”曹操脱口而出他的名字，然后不由自主地打马向前，来到关羽面前，“关将军许久未见，曹某甚是挂念！云长别来无恙？”

就在刚才，关羽还率领大军呼啸而至，宛如武神降临。但他见到曹操之后，也忍不住勒住马匹，将青龙偃月刀反手背后：“关某见过曹丞相！”关羽端坐马背，向曹操略施一礼，“关某不料，今日竟在此地与丞相重逢。本欲一叙久别之情，无奈今日关某是奉了主公之命而来，不得念及私情。曹丞相，关某曾闻英雄将死，天地亦将为之痛哭。请你不要抵抗了，自己献出项上首级来吧！”

曹操咬紧牙根，脸上的表情莫可名状。他微笑着说道：“关将军，英雄也未免有落难之时啊！只怪老夫一时失算，战败至此，并无怨言。只可怜我手下的这些将士们，他们随我一路逃亡，翻山越岭，饥寒交迫。老夫一死并不足惜，只是一想到一世的英雄大业便要毁于今日，实在是心有不甘！不知关将军可否念在你我当日的情谊，手下留情，放我等一马吧！”

“丞相何须有此一言！想当年，关某身在许昌之时，虽蒙受丞相厚恩，但已在白马一战的危急之中，挺身而出，报答了丞相之恩。今日倘若再提旧日恩情，让关某免你一死，也请恕关某实难从命！”

“不，不！想当初，关将军一时与主公刘备失散，在曹某的保护下，你得以在敌营之中守护刘备的两位夫人周全，这明明是公事，而绝非私情啊。曹某之所以对关将军厚待，也是被你的忠义所动，又怎能说是老夫徇私呢！老夫素闻关将军熟读《春秋》，那想必你也熟悉庾公追

子濯的故事吧。倘若人生在世，无信无义，那作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又岂不是白活了？”

在曹操言之谆谆的游说之下，关羽低头静思。他是该杀了曹操还是该放了他？关羽一时在情感与理智之间迷惘了。

关羽抬头之时，却见曹操身后的残败将士一齐下得马来，伏拜在地，人人痛哭流涕。

“唉！他们不过是依主从之情，追随而来。关某又如何忍心对他们痛下杀手呢？”关羽的情感彻底战胜了理智，他默不作声，拨马回到自己阵中，不知在说着什么。

曹操恍然大悟：“关羽莫非是要我们趁机逃走？”于是他赶紧率领手下士卒，仓皇往山口逃去。

待曹操一行人顺利逃走后，关羽才下令追击：“快！咱们赶快去追！”

关羽催马向前，特意先带队伍兜了个圈子，才赶去追击。

途中，他们又撞见一支凄凄惨惨的队伍。原来是张辽的人马，他们为了抵挡张飞而落在后面。此时他们的武器尽失，人人负伤，战马也只剩下几匹而已。

“太惨了！”敌兵遇到关羽，都吓得涕泪横流。关羽见状，心中不忍，于是长叹一声也将他们统统放过。

张辽与关羽本是旧交，情谊匪浅。他也深知，关羽乃是性情中人，见到老友沦落至此，自是不忍追杀。张辽心中感动不已，赶快打马而过，得以逃生。之后很快便追上了曹操。两支队伍合而为一，却仍还不足五百人马，甚至连一面将旗也没有。

“唉！堂堂一国丞相，没想到竟然沦落至此。实在凄惨！咱们怎会落败到这种地步……”

二人相顾，唏嘘不已。

当日黄昏时分，曹操一行人又遇到一支精锐之兵。幸好他们并非是

提前埋伏于此的敌军，而是留守在南郡城（今湖北省，荆州市）的曹仁，特来迎接族兄曹操的自家队伍。

曹仁见到曹操平安无事，不禁喜极而泣：“愚弟闻听我军在赤壁大败，本想立即驱兵前往，又恐南郡城内空虚，只得默默祈祷。好在丞相平安归来，太好了！”

曹操死里逃生，心中庆幸不已，自然也顾不得埋怨了。他恍如隔世地连声说道：“老夫真没想到，今生今世还能与贤弟重逢！”

一行人一边叙话，一边进入南郡城里。自从他们赤壁鏖战以来，曹操已经折腾了三天三夜。如今他才稍微安心，仿佛重回人间一般。

曹操洗去战尘，吃下温热的食物，又大睡一觉之后，忽然仰天长叹：“唉！唉……”

曹操大声呜咽，泪如雨下。

他身边之人不解地问道：“丞相！为何如此痛哭？虽然我军在赤壁之战不幸惨败，但如今总算来到南郡，只要重整兵马，必定可以卷土重来呀！”

不料曹操却摇头说道：“老夫适才做梦，梦到了故人。我梦到了远征辽东之时病逝的郭嘉，如今若是他还活着该多好啊！倘若郭嘉尚在，老夫绝不至于沦落于此啊！思念故人，我不禁悲从中来！你们若要笑，就尽管笑吧！”

之后，曹操又捶打着胸脯，大声号泣：“郭嘉呀！你怎么就去了呢？还有谁能像你一样为老夫出谋划策啊？”

哭罢，曹操又唤来曹仁，吩咐道：“老夫只要一息尚存，便必报赤壁之仇，以雪前耻！如今，我们唯有尽快赶回许昌，重整军备，以图他日再起。你一定要好好守住南郡，切莫让敌军乘虚而入。倘若敌兵前来挑衅，你也绝不可出城还击，只需固守便是。”

荆州的南郡至襄阳、合淝（今安徽省，合肥市）二城，形成了曹军的重要前线。

曹操返回许昌之前，一再叮嘱曹仁：“老夫已写下一封手书，其中

布置了详细的守城计策。假如南郡危急之时，你便可展信而读，然后依计照办。切莫忘怀！”

此外，曹操还将夏侯惇留下守备襄阳城。由于合淝一带十分重要，曹操又命张辽留守，以乐进、李典二人为副将。

做好了万全的布置之后，曹操才动身离去。他将大部将士皆留了下来，只带了七百人马一同返回许昌。

而另一方面，夏口城内正在高奏凯歌，庆祝胜利。

张飞、赵云及其手下将士先后从战场获胜而归，他们献上敌将的首级，以及各色战利品。将士们纷纷在军功簿上，争相记下各自的战功。

在议事堂上，刘备居中而坐，诸葛亮侧立一旁。大家众星拱月，庆贺大胜。这时，关羽也率兵回来了，但他只是默默地见礼之后，便退在一旁，毫无喜色。

“哦，关将军回来了！我们早就等候多时了！恭贺关将军摘下曹操的首级，立了头功！”

“……”

“关将军！你这是怎么了？为何你脸色这么难看啊？你请快来，大家等着给你在军功簿上记上一笔呢！”

“不，关某没什么可记的。”关羽的头垂得更低了，声音也扭扭捏捏的。

诸葛亮一皱眉，开口问道：“关将军！您这是怎么了？莫非怪我们未曾出帐迎接，怠慢了不成？”

“其实……关某没有立下寸功。此番回来，关某是来负荆请罪的。请军师依军法惩罚我吧！”

“哦？莫非是曹操并未逃向华容道？”

“不！军师神机妙算，曹操确实逃向华容道去了。只不过，是关某无能，未能将他的首级拿来。”

“哦？关将军没有杀了曹操？那些从赤壁逃散的曹兵，早已困顿不堪，而关将军率领强马精兵，居然打他不过吗？”

“并非如此，曹操他们逃走了。”

“好吧，那既然没拿下曹操的首级，请问关将军至少拿下了几员大将吧？”

“关某也未拿到人。”

“那么斩获多少敌人首级呢？”

“一个也没有。”

“啊？原来如此！”

诸葛亮抿起嘴来，清澈的双眸紧紧盯着关羽。

“关将军……”

“在！”

“你是否是念及曹操旧日之恩，才故意放曹操逃脱的？”

“事已至此，关某无可争辩，任凭军师处置……”

“住口！”

诸葛亮白皙的脸庞已经变得通红。他大声呵斥左右武士道：“王法乃国之根本，你又怎可徇私枉法！关羽藐视军令，罪不可赦！来人啊！给我把这个懦夫拖出去斩了！”

刘备是头一次见到诸葛亮如此动怒。

诸葛亮平素温文尔雅，但一旦动起怒来，让人觉得十分可怕。况且诸葛亮平素身居军师之位，一直严以自律，极少大声斥责手下。但今天，他厉声下令，要将关羽处斩，不由得令在场所有人都战栗不安。大家一时都不知该如何应对。

“军师！刀下留人啊！”突然，有一个人冲到诸葛亮面前，神情悲切，急于求情。仔细一看，来人正是刘备！

“军师！想当年，刘某与关羽桃园结义，我们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倘若军师今天要斩关羽，那不如一并斩了刘某吧！刘某深知，关羽今日之罪实难赦免，只求军师能看在我的情面上，免他一死。来日让他戴罪立功，弥补今日之罪！军师，刘某绝非让你罔顾军法，只是求你暂且手下留情，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吧！请军师刀下留人啊！”

刘备虽然贵为主君，却为了救臣下一命，几乎要对诸葛亮跪下来求情。

诸葛亮岂有不肯之理，他只得微微别过头去，开恩说道：“关羽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军纪是严明，但就依主公所说，暂且留他一条性命，待他日后戴罪立功吧！”

另一厢，赤壁之战之后，数万名曹军俘虏被送至东吴。并编入吴军之中，缴获的大量战利品也使得军中装备得到增强。

一日，周瑜正在帐中，听到兵士来报：“刘备派的使者到了！使者名叫孙乾，带了大批礼物，说是来庆祝我军得胜的！”

自从赤壁大捷以来，周瑜率领的全军将士，各个身先士卒，意气风发。吴军更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就连最底层的士兵都豪气冲天，仿佛东吴已经是天下无敌。周瑜正打算乘势攻打南郡，如今已经连拔敌人的五处城寨，兵临南郡城下。

“哦？刘备派了使者来了？快请他进来！”

周瑜一声令下，孙乾很快便被带了进来。

宾主一番寒暄之后，周瑜突然问孙乾：“你家主君刘备和军师诸葛亮，如今身在何处？”

“在油江口。”

“哦？他们在油江口？”

周瑜十分诧讶，之后的谈兴也不那么起劲了。酒宴快要结束时，周瑜说道："感谢贺礼。回头周某也会前去回礼。"这就相当于是下了逐客令。

第二天，鲁肃问周瑜道："都督，为何昨日神情如此凝重？"

"嗯，刘备已经屯驻在油江口了。此事非同小可，周某怎能坐视不管？"

"这是为何？"

"刘备既然已将阵地移至油江口，说明他已有攻取南郡的野心。我们吴军耗费了那么多的军马钱粮，好不容易才取得赤壁大捷。现如今连胜利的果实还未尝到，怎能让刘备先捡了便宜，取得南郡？那我们费那么大力气打仗，岂不是白打了么？"

"嗯，鲁某也觉得此事不可掉以轻心。"

"因此，周某打算尽快动身，去刘备那里走一趟，探密一下他的动向。你赶紧替我准备兵马，再准备一些礼物吧！"

"好！那鲁某也一并前去！"

第五章
连下三城

另一方面，孙乾回到油江口后，便向刘备报告此行的情况，还说：“周都督说，他改日会亲自前来回礼。”

刘备与诸葛亮对看一眼，心中生疑：“周瑜居然要亲自上门回礼，未免礼数过于周到了吧！他此行的目的究竟为何呢？”

“周瑜自然是担心南郡城，故而前来探察我方的动静。”

“万一周瑜带兵前来，我们该如何是好？”

“主公不必担心。周瑜不过是前来刺探情况的，待双方会面之时，主公只需照我说的做就可以了。”

之后，诸葛亮便向刘备暗授机宜。

是日，油江口两岸摆开迎宾的阵势，兵马齐整，军旗飒飒，恭候吴郡大都督周瑜大驾光临。

周瑜带着随从及护卫兵士三千人马乘船而来。上得岸来，便见到水陆两处，兵马战船排列得井然有序。

“周某没想到，刘备的兵马竟如此训练有素！”周瑜心中暗忖。之后在赵云率队迎接下，周瑜一行走入主阵的辕门之中。

刘备、诸葛亮以及其手下部将悉数出迎，以贵宾之礼待之，将周瑜请至酒宴的上座。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刘备频频举杯，连声称赞赤壁大捷，又故作轻松地说道："听说周都督打算继续进攻江北，为了助你一臂之力，我们特意暂将阵地移至油江口来。周都督若是无意攻打南郡城，刘某可就要出手拿下了！"

周瑜闻言，微微一笑："皇叔说笑了。我东吴渴望吞并荆州已久，如今南郡已在我军的掌控之中，就不须阁下再费心了。"

"都督没听过一句俗话么，煮熟的鸭子也会飞啊！如今曹仁奉曹操之命，固守南郡。这个曹仁可是在北方万夫难敌的勇猛之士！都督想取荆州，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吧！"

周瑜横眉立目，眼中怒火熊熊。但他强压怒火，哼了一声："哼！要是周某拿不下，阁下再去拿也无妨！"

"哦？那就多谢都督承让了！今日在座的子敬、军师权且作个证人，周都督今日的诺言，可要作数啊！"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皇叔又何须找什么证人？"

"那到时候周都督可不要后悔哟！"

"那是自然！"周瑜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哂笑着说。

诸葛亮也连声赞赏周瑜的豪爽："周都督一言九鼎，果然豪爽！吴郡的风范可见一斑啊！荆州之地，自然该由吴军先攻。待吴军攻克不利之时，主公不妨再试试。"

周瑜回去之后，刘备这才责怪起诸葛亮来："方才与周瑜对谈之时，刘某都是按先生事先吩咐的行事。可是为何你自己反倒鼓动周瑜先攻南郡呢？这是何道理？"

"孔明之前一再劝主公先取荆州，可是您一概不听啊！"

"如今刘某的族人和手下皆已失去了立足之地，身陷孤穷之境。现在的情势不同，过去的事就不必再提了！"

"主公无须担心。孔明还有一计，定保主公不日便可顺利进入南郡城！"

周瑜一回到自己阵中，便立即下令攻打南郡城，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鲁肃问道："前日都督与刘备对谈之时，为何要答应他若吴军攻不下南郡，便可让给他去攻呢？"

"我不过随口一说罢了！你想想看，咱们在赤壁大战都可取得大捷，取那小小一座南郡城，岂不是易如反掌么？南郡哪里轮得到刘备的份儿，周某不过送他一个顺水人情罢了。"

之后，周瑜任命蒋钦为大将，丁奉、徐盛为副将，率领五千人马作为先锋部队。周瑜自己也亲率中军，浩浩荡荡地逼近南郡。

此时，曹仁则坚守曹操临行前留下的吩咐"固守勿出"作为铁律。因此只是下令加强防备，却不肯轻易开城迎战。

这时，他的部将牛金献策道："丞相命我们固守，可是咱们要守多久呢？自古以来，哪有攻不破的城池？如今吴军势如破竹，已经兵临城下，倘若我们只是一味防守，不求应变之道，恐怕不但会影响城中士气，而且到头来只会坐以待毙！"

"言之有理！"于是曹仁授牛金五百兵马，命他伺机对吴军发动奇袭。

牛金立刻打开城门，冲向敌军先锋丁奉的队伍。丁奉迎上前来与牛金单打独斗，没打几个回合便拨马而逃。

牛金立刻率领五百人马一路追击，待离开城门已远之时，丁奉却突然转回头来，命令击鼓集合，吴军又将精疲力竭的牛金及其五百兵士团团围住。

"哎呀！这该如何是好？"曹仁一直站在城楼观战，见此情景，不免心中焦急。他正要亲率人马出城相救，却被长史陈矫拦住。陈矫竭力规劝道："将军且慢！你还记得丞相将此城托付给你时，曾说的话么？"

"曹某自然记得！但是牛金乃城中大将，他率领的五百将士也都是城中的精锐之兵。倘若我此时坐视不管，任凭他们被敌人消灭，那这南郡城也保不住啊！"

曹仁不听劝告，执意出战，率千余人马冲出城外。陈娇不得已，只得登上城楼，擂鼓助威。

曹仁一路冲入东吴阵营，他先是击退徐盛，又与牛金合为一处，两人相互配合，终于一道突出重围。但此时尚有五六十骑兵马身陷重围，曹仁大喝一声："曹某来也！"

于是曹仁又身先士卒，冲入敌阵，将全部将士解救出来。

此时，吴军先锋大将蒋钦出马，再次挡住去路。但曹仁凭借自身的勇猛，左冲右突，再加上牛金的协助，以及曹仁之弟曹纯从城中赶来支援，终于突破重重敌兵，顺利退回城内。这一仗，充分让吴军见识了曹仁的厉害。

当晚，南郡城中摆开酒宴，庆祝胜利。

"首战告捷！打得漂亮！"曹军将士们无不开怀痛饮，互相举杯祝贺。

与之相对，吴军首战便尝到败绩，周瑜把蒋钦、徐盛等人唤进帐中，痛责了一顿："我军人马多于敌人数倍，却竟打不过城中的敌人！你们是干什么吃的！真是没用的东西！"

"待周某亲自率兵，踏平南郡城！"

周瑜盛怒之下，发出如此豪言壮语。

由于之前连战皆胜，周瑜的气势正盛，因此他觉得蒋钦此番失利，根本无法容忍。

"都督，切莫轻率出阵啊！"甘宁上前规劝道，"如今彝陵与南郡形成掎角之势，相互呼应。曹仁命曹洪守住彝陵，自己则固守南郡。倘若我军不加以防备，唯恐有变啊。属下以为，应该从侧面攻击才是！"

"那你说怎么办？"

"请都督借我三千人马，首先去攻打彝陵！"

"也好！那周某就来对付南郡城！"

一切准备停当之后，甘宁便渡江进攻彝陵城。

曹仁正在南郡城楼上瞭望，见此情景不禁大吃一惊：“糟糕！敌军正有一支人马逼近彝陵。此时曹洪在彝陵，防守尚未周全啊！这该如何是好？”

曹仁马上召来陈娇商议对策，陈娇也十分慌张，建议道：“请将军即刻命曹纯和副将牛金前去救援。倘若彝陵城落入敌手，南郡城也难保周全！”

曹纯、牛金得令之后，立刻率兵悄悄赶往彝陵增援。他们与城内的曹洪取得联络后，便约定一计：“咱们此番对阵，切不可一味以蛮力相拼。最好采取一个谋略，骗过敌人。”

而甘宁不明就里，只知道一味猛攻，一举打败了彝陵城的守兵。

“哼！曹军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甘宁打算一鼓作气，拿下彝陵城。而曹洪刚开始还装出奋力抗敌的架势，后来佯装不敌，难以支持，便假意弃城而逃。却不知这些都是做样子的计谋。

待到日暮时分，甘宁便率领全军，高唱凯歌，进入城门。他们哪里料到，曹纯和牛金已经率兵而至，将彝陵城团团包围起来。而原本诈败的曹洪也去而复返，切断了所有通往城外的大小道路及粮道。甘宁反而被锁于孤城之中，难以进退。

如今情势倒转，消息传回来后，周瑜紧锁眉头，连忙召诸将议事。他问程普道：“程普，现在这个局势，你有何良策么？”

程普答道：“甘宁乃东吴忠臣，我们绝不能见死不救！但是，属下担心倘若兵分两路，去彝陵搭救甘宁的话，若南郡之敌出城夹击，就难办了！”

吕蒙也发表自己的意见，说道：“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便是搭救甘宁。末将认为，可将此地暂交凌统指挥，他应该可以应对。我与都督二人，一为先锋，一为后援，立刻驰援彝陵。相信我们在十日之内，便可得胜而还。”

周瑜点头同意，又对凌统说道：“凌统，你留守此处，应该没有问题吧？”

凌统立刻领命，正色说道：“属下觉得可以撑上十日。十日之内，我必当奋力杀敌，但倘若超过十日，你们还不归来的话，我便会战死于此了！”

“我们肯定不需要那么久，便可及时赶回来的。”

于是，周瑜留给凌统一万人马，自己则率主力部队，向彝陵疾速开拔。

途中，吕蒙又向周瑜献计道：“末将知道，彝陵以南有一条偏僻险要之道。都督可派五百兵士埋伏在那里，并堆积柴薪，阻断敌人撤退之路。此计必获奇效！”

周瑜点头答应：“果然是一条妙计！”

于是，周瑜立刻依计布置妥当，其余人马继续赶往彝陵。

此时的彝陵城，被曹军紧紧围困，宛如铁桶一般。周瑜便问帐下将士，谁愿自告奋勇突入敌军，与困守的甘宁取得联络。只见周泰挺身而出，高喊：“末将愿往！”

周泰挑了一匹脚力最健的骏马，他二话不说，策马扬鞭便冲向了敌人的包围圈。

曹洪和曹仁的手下正在紧紧围城，见有单人独骑而来，不知是敌是友。待对方跑到近前，才连忙大声询问：“来者何人？”

“快停下！停下！”

周泰催马向前，同时拔出刀来，一边挥舞，一边高叫：“我是奉曹丞相之命，自许都而来的使者！你等快快闪开，休要挡我去路。胆敢靠近，格杀勿论！”

趁敌军一愣神的工夫，周泰便策马闯进重围，一路奔到城下，高声喊道：“甘宁！快开城门！”

甘宁正站在城楼上观望，一见周泰过来大喜过望，连忙打开城门迎入。

“甘将军请放心！周都督已经亲率大军，前来搭救于你了！具体的作战计划是这样的……”

两人一番商议之后，便将援军的消息传递给了城中的困军。

而在曹军阵中，曹洪、曹纯却觉得莫名其妙。他们得知昨日忽然来了一人，单人独骑便闯进城去。而今日却发现守城将士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振。他们不禁暗道糟糕。

“怕是周瑜的援军到了。咱们要是不赶快动手，恐怕会遭到内外夹击！”

“只不过，如今这彝陵城一时难以攻陷啊！如此看来，当初咱们设计将甘宁诱入城中，再加以围剿之计，貌似良计，实际是个下下之策啊！”

“唉！如今再说这些无益。咱们还是赶紧派人通知南郡，等兄长曹仁的援兵吧。”

“也好，那咱们再困守他一两日再说吧！”

这两个人，有勇无谋，不知应变，于是犯下大错。

第二天，周瑜的大军便杀到了。曹洪、曹纯和牛金等人只得仓促应战，但他们哪里是周瑜的对手，很快便溃败而逃。

周瑜一路紧追不舍，而曹洪等人为了躲避追击，便翻山越岭。等他们逃到一处偏僻的小道时，却被堆积如山的柴薪挡住了去路。曹兵们被困在道上，有的连人带马坠下山谷，有的弃马而逃，却仍遭追杀。

吴军乘势追击，不仅虏获敌军三百余骑马匹，还逼近至南郡城外十余里处。

曹洪和曹纯逃入南郡城中，面对兄长曹仁之时，显得懊悔不已：“唉！咱们若是当初谨遵丞相的叮嘱，绝不出城应战，肯定不至于沦落至此啊！”

“哦！我倒忘记了！”曹仁忽然一拍膝盖，想起一件事情。当初曹操在起程返回许昌前，曾留下一封手书，让他在危急之时依计行事。如今他只得从这本守城秘计中寻找最后的一线希望了。

如今的周瑜，春风得意。他俨然已是一名常胜将军了。

他不仅平安救出甘宁，还攻占了彝陵城，逼近了南郡。接着，他便开始集结数倍的兵力，准备攻打南郡城了。

“咦？敌人好像正准备弃城而逃。你们瞧！他们腰间都系着兵粮袋子。”

周瑜命人在城外搭起一座高高的瞭望台，以便观察南郡城内的防御情形。

此时，周瑜正站在瞭望台上，手搭凉棚，举目远望城中的情形。只见城内的敌兵分成三队，分别从箭仓和城门撤离。城中各主要垣墙下，则插着零落的纸旗，却不见人影，只是在虚张声势。

“看来敌将曹仁也早知此城守不住，于是只摆出顽强抵御的架子。实际上，他早已做好逃跑的准备。我军正好一举将其攻破！”

于是，周瑜亲任先锋，命程普为后阵，向城内突击而去。

忽然，从敌阵之中飞身跃出一人，高声叫道：“来者可是周瑜？我乃湖北骁将曹洪是也！来来来！我们大战三百回合！”

周瑜付之一笑：“哦？你就是丢了彝陵，落败到此的曹洪啊？周某不屑与这等败将交手。来人啊！谁替我宰了这只丧家之犬！”周瑜一扬马鞭，召唤部下。

“末将愿往！”吴将韩当应声而出。

韩当与曹洪两马错蹬，打在一处，众人则在一旁观战。大约打了三十余个回合，曹洪不敌，败下阵来。

之后，曹仁又纵马跃出：“周瑜小儿！你给我出来！咱们比画比画！”

吴将周泰立刻出战，又将曹仁击退。至此，南郡城内的敌兵全线崩溃，吴军乘势杀向敌阵。

只听得战鼓擂得山响，喊杀之声惊天动地。战事如火如荼，杀得正狠。

“追啊！大家给我冲啊！绝不可错失良机！”周瑜一边大声下令，一边亲率吴军，像潮水一般扑向敌军。

在吴军紧追不舍下，曹仁和曹洪及其手下显得方寸大乱。他们根本来不及逃回城中，只得纷纷向城外西北方向逃去。

待周瑜冲到城下，只见南郡城的四门洞开，城中空无一人。足见敌人逃得如何狼狈。

“快！咱们赶快登上城头，插上吴军的大旗！”

至此，周瑜便觉得已经攻下了南郡城。他一边下令，一边身先士卒地率先冲进城门。

此时，在城门上观望的陈矫，不禁大声喝彩道：“哈哈！敌人果然中计了！曹丞相的秘计，果然厉害！”

陈矫说罢，迅速点燃一旁的烽火筒。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在南郡城楼上空，腾起一片黄烟。

随着信号弹升空，南郡城的四周垣墙之上，突然架起无数弩弓石炮。箭雨齐发，直向周瑜射来。周瑜大惊，匆忙勒住马头想要退后，无奈却被身后盲目拥入的己方兵士挡住退路，一时难以进退。

正在这时，周瑜脚下的地面突然陷落，出现一个一丈许深的大坑，原来这是敌人提前设下的陷阱。

于是，原本争先恐后进城的吴军，统统掉入大坑。当他们好不容易爬出坑来，却又遭到敌人枪林箭雨的灭顶之灾。

周瑜好不容易爬上一匹战马，正欲夺门而逃，却不料“嗖”的一声，飞来一支冷箭，正中周瑜左肩。

周瑜中箭，滚落马背。敌将牛金见状，连忙纵马向前，准备砍下周瑜的首级。幸得吴将丁奉、徐盛及时赶到，他们砍断牛金坐骑的腿，让牛金坠下马来。

丁奉和徐盛这才架着周瑜，匆忙逃回吴阵之中。

吴军此战伤亡惨重，有人跌落深坑而死，有人被流矢击中而亡。南郡的四个城门都挤满了混乱的吴军，惨不忍睹。

“赶快鸣金！赶快收兵！”

程普连忙下令撤退，于是吴军的残兵败将匆忙撤出南郡城。

“都督的伤势如何？军医在哪里？赶快医治都督！”程普立刻唤来军医，命其赶快为周瑜疗伤。

“不妙啊！这箭头刺得很深，扎入肩骨了！”

军医看过之后，面露难色。随后命助手拿来工具：“赶快拿凿子和木槌来！”

程普闻言，吓了一跳，他连忙问道：“要你疗伤就疗伤，拿那些做什么？”

“程将军有所不知，这箭头已经深扎入骨，如果外行人胡乱拔箭，便会导致箭头断在骨中，那就非常棘手了。如今我们只得借用工具，将箭头挖出来才是啊！”

“那就有劳大夫了！”

军医拿起凿子和木槌，在周瑜肩膀敲敲打打，为他治疗箭伤。

“疼！好疼啊！”周瑜痛得不断挣扎，涕泪横流。军医和助手连忙招呼程普道：“都督要是乱动，就更治不好箭伤了。你们快上来将他按住！”军医一边吩咐，一边手脚不停，“嗵嗵”地在周瑜肩膀敲击。

手术最终顺利结束。

经过数日高烧，周瑜一退烧便迫不及待地想下床活动。

“都督千万不可轻举妄动！您身中的箭头上涂有毒药，如今您的毒未全解，倘若一旦动怒，便会引起感染，再次高烧。”

程普按照医嘱，不让周瑜离开营帐半步。同时，他还传下命令，吴军紧闭营门，无论敌方如何挑衅，都绝不出战。

曹军重返南郡城，气势愈盛。曹仁的部将牛金，每天都到吴军阵前讨敌骂阵：“喂！吴军的人都跑哪去了？还有喘气儿的没有？赶快出来投降吧！要不就打起铺盖卷儿滚回去！”

但是吴军阵中却毫无反应，阵中一片静寂，仿佛守灵一般。于是牛金隔日又来叫阵，一次比一次骂得恶毒。

“都督不要理会，自己养病重要！”程普担心周瑜的箭伤复发，于是一再宽慰他。

牛金不死心，整日出来骂阵。他极尽所能，羞辱吴军，前后骂阵七八次。

程普见此情况，于是提议不如先收兵返回吴郡，待周瑜的伤势痊愈之后再做打算。但阵中诸将一直众说纷纭，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

在这期间，曹军已经打探到吴军的苦衷，于是曹仁也亲自出来骂阵。虽然吴军百般遮掩，但那震耳欲聋的骂阵之声还是传到周瑜的帐中。周瑜毕竟是武将出身，一身血性，哪里忍得了如此辱骂。于是，他突然从病榻上撑起身来，问道：“外面的呐喊声，是怎么回事？”

程普哄骗他道：“那不过是阵中将士的操练之声罢了。”

周瑜侧耳聆听片刻，蓦地跳下床来，大喊：“拿我的铠甲、佩剑来！”

之后丢下一句：“男子汉大丈夫，既然出征在外，便要马革裹尸而还，才算完成大志！周某身上这点儿小伤不打紧，你们不必担心！”

说罢，他大踏步冲出帐外。

周瑜不顾箭伤在身，依然披挂上阵。当他跨上战马，率数百骑人马一跃而出时，曹仁麾下的兵士见了，都吓得大声惊呼：“不好了！原来

周瑜还活着！”

曹仁手搭凉棚，远眺战场的情形。他一看到周瑜出阵，便下令：“不错，周瑜果然被激出来了！大家不要怕，此时他的箭伤未愈，最忌动怒，否则伤口肯定复发。大家听我的命令！一齐骂阵，好好气气周瑜！”

于是，曹仁带头骂道：“周瑜小儿！你被我们打怕了吧？今日伤养好了吗？还举得动兵器吗？”

曹军将士们也纷纷恶言嘲讽，肆意凌辱周瑜。周瑜气得面如朱泥，叫道：“来人啊！谁去将曹仁这匹夫的首级砍下？”话罢，他自己便要策马向前，亲自上阵。

“潘璋在此！让我去吧！”

周瑜身后连忙冲出一员大将，就要上阵。正在此时，周瑜突然“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他急忙两手掩口，一晃从马背上跌落下来。

曹仁见状，连忙大叫：“大家快看！周瑜吐血啦！他就快死了！”于是曹军一股脑杀将过来。

吴军将士大惊失色，只得匆忙抱起周瑜，逃回阵中。这一次，吴军一仗未打，却败下阵来。

回到帐中，诸将正忧心忡忡地围住周瑜，不料周瑜的状态却格外精神。他一边饮着军医送来的汤药，一边向诸将解释：“周某刚才佯装跌落马下，并非箭伤迸裂。我故意咬破舌头，口吐鲜血，就是想设计让曹仁以为，他的谩骂之计成功。你们可以在军中遍插丧旗，奏起哀乐，散布周某已死的消息。”

第二日傍晚，曹仁的部下在城外捕获一小股吴军。追问之下，他们才吐露实情：“昨天夜里，大都督周瑜因箭伤迸裂，高烧不止，竟一命呜呼。吴军正准备秘密引兵回吴，我们几个商量着，东吴已无胜算，我们回去也没有半点军功俸禄，因此想投效贵军。我们愿意作为向导，带领贵军偷袭吴军营中。现在吴阵正在服丧，意气消沉。倘若趁此机会发动突袭，贵军一定可以一举全歼东吴残军。”

曹仁、曹洪、曹纯、陈矫和牛金等大将开会商议，均认为机不可失，于是当机立断，决定就在当日深夜，对吴阵发动突袭。

但是，当突袭的曹军潜入吴阵之时，却发觉阵中只插了几杆旗子，仅剩几处篝火还余焰未尽。硕大的阵中，却空无一人。

“难道吴军这么快便撤走了吗？”

正在曹军疑惑之际，只听几声信炮声响，吴军仿佛从天而降，从四面八方杀了过来：东门有韩当、蒋钦，西门有周泰、潘璋，南门有徐盛、丁奉，而北门则是陈武、吕蒙。无数吴军名将带领手下扑杀过来，将曹军团团围住，任意肆虐。曹仁一干手下将士见状，立刻傻了眼。他们来不及组织抵抗，被吴军打得溃不成军，只得四散而逃。

曹仁、曹纯和曹洪等人只得逃回大本营南郡方向，但在途中遇到甘宁率兵拦截。他们无法入城，只得转道改往襄阳方向逃去。

而周瑜此时已“死而复生”。他抖擞精神，指挥得胜的吴军一路冲杀。程普也随周瑜一道纵横于乱军之中，之后便径直向南郡城奔驰而去，准备将吴军的征旗插上南郡城头。但当他们来到南郡城下时，却见城头已经换了一排旗帜，正在迎风飘扬。

有一员武将正立在城楼之上，虎视眈眈注视城下。

周瑜心中纳闷，于是隔着城壕大声发问：“城头站着何人？”

对方也大声回答：“我乃常山赵子龙是也！奉孔明军师之命，已占领南郡！周都督，你还是迟了一步，请回吧！”

周瑜气得仰天长叹，无奈之下只得拨马便走。他立刻吩咐甘宁过来，命他立即率兵赶往荆州城。之后，周瑜又命凌统立刻夺取襄阳城。

好容易就要到手的南郡城居然被别人占了，周瑜心中郁闷不已。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立刻取下荆州、襄阳二城，之后再回头来取南郡。

但出乎周瑜之所料，突然有快马来报：“启禀都督，张飞已经率兵占领荆州城了！”

“啊？”

正当周瑜疑惑之际，又有襄阳快马来报：“启禀都督，我们迟了一步！如今襄阳城已被关羽率兵占领，城头挂着刘备的大旗！”

原来，诸葛亮乘虚而入，取了南郡城之后，立刻派人拿着曹仁的兵符，赶到荆州谎报军情：“如今南郡情势危急，请速发兵救援！”

荆州守将见到曹仁的兵符，不疑有假，便立刻派兵驰援。诸葛亮趁荆州城内空虚之时，便派张飞率兵占了荆州城。与此同时，诸葛亮又以同样手法，派人至襄阳，诈称：“荆州危急，请速派兵解围，内外夹击吴军！”

防守襄阳的夏侯惇，一见来人拿着曹仁的兵符，也毫不怀疑，立刻派兵出城，赶往荆州。

这次，诸葛亮便派关羽前去，让他戴罪立功。关羽率兵轻取襄阳城。

就这样，诸葛亮不费一箭一矢，兵不血刃，便轻松连下南郡、襄阳和荆州三城。

周瑜听到消息之后，十分震惊。他连声高叫：“曹仁的兵符，为何会在诸葛亮手上？”

程普垂头答道：“把守南郡的是曹军长史陈矫，他身上一直带有兵符。诸葛亮定是在取了南郡之后，才拿到了陈矫手上的兵符。”

周瑜闻言，“啊呀”一声，晕倒在地。

周瑜急火攻心，导致箭创迸裂。这次晕倒并非计谋，的的确确是箭伤复发了。

待众人连忙上前将其扶起唤醒后，他咬牙切齿地骂道：“周某早就料到，诸葛亮极其危险。一日不除孔明，我东吴便无一日安宁！如今看来，果然被周某言中了！”

周瑜虽然卧病在床，但仍盘算着如何夺回南郡。有一天，鲁肃前来探视：“都督！今天感觉好点吗？”

周瑜立刻坐起身来，精神百倍地说：“周某已经决定了，我要和刘

备、诸葛亮决一死战。等到夺回南郡之后，我再回东吴好好调养不迟！”

鲁肃连忙阻拦：“都督，这可使不得呀！”

他继续劝道：“都督请想，如今我军虽然在赤壁一战，取得大捷，但是曹军并未被全歼，今后如何还未可知。另外，主公孙权如今正亲率人马，攻打合淝。如果都督在此情势之下，又再与刘备交锋，恐怕会给曹操可乘之机呀！”

周瑜自然清楚个中利害，只是心中愤愤不平，难咽下这口气。他恨恨地说：“可是咱们东吴为了在赤壁之战打败曹军，花了多少努力、多少军费，投入了多少兵力，又牺牲了多少将士啊！如今，那刘备什么也未做，却白白拿到荆州，周某心有不甘啊！荆州原应是咱们东吴拿下的，怎么最后却被刘备捡了个便宜去？”

“都督所言极是。不如让子敬去找刘备，跟他讲讲道理。”

鲁肃立刻动身赶往南郡。守在南郡城头的赵云一见是鲁肃，便高声说道：“东吴的鲁公，远道而来，有何贵干？”

“鲁某此番前来，是来拜见你家主公的。”

“我家主公到荆州去了，鲁公可以去荆州找他。”

鲁肃无奈，只得掉头赶往荆州。

等鲁肃抵达荆州，发现满城上下都换上了刘备的旗帜，街头巷尾的百姓也无不称赞刘备的仁德。鲁肃见状，不禁暗自感叹。

“子敬兄许久不见，一向可好啊？”诸葛亮亲自前来迎接鲁肃，款待有加。

待宾主落座后，鲁肃便首先开口埋怨：“想当初，曹操率领百万大军浩浩荡荡南征而来，他首先便是要抓住你家主公刘备啊！如今，我东吴耗费了大量的钱粮，动员了无数兵马战舰，誓死抵抗，才得以击退曹军，保你我两家平安。无论怎么说，这荆州都该是东吴的啊！先生，我所说的不错吧？”

诸葛亮微微一笑，答道：“子敬兄啊，你这话倒是奇了！这荆州原本就是独立的，本不属于曹操，也更无理由属于东吴呀！”

“这是为何？”

“荆州之主刘表已死，而其遗孤，嫡子刘琦，目前正由我家主公代为抚养。我家主公与刘琦原本就是同宗同族的叔侄，如今他做叔叔的，扶助自家侄儿，又有何不妥么？”

鲁肃闻言，愣了一下。他并未料到，诸葛亮的深谋远虑至此。

“可是……我听说刘琦公子不是在江夏吗，他怎么会是荆州之主呢？”

只见诸葛亮小声吩咐左右：“既然我们的贵宾有疑，就去扶公子出来吧！”

不多时，便从屏风后飘然走出一名柔弱的贵公子，由左右侍臣搀扶，走到鲁肃面前施礼。一看之下，果然正是公子刘琦。

“公子既然抱病在身，不宜久坐，便不用在此陪客了。”

诸葛亮说完，刘琦便立刻转身走回屏风之后。鲁肃只得沉默不语。

诸葛亮接着说道：“刘琦公子一日在世，便是荆州之主。不过如今他孱弱多病，倘若不幸夭折，则另当别论了。”

“那么，万一刘琦公子不幸辞世，这荆州便该归还东吴吧。”

“子敬兄所言极是啊！倘若果真如此，我们也便无话可说了。”

之后，诸葛亮又命人奉上美酒佳肴，热情款待鲁肃。但是鲁肃归心似箭，酒宴后便急忙赶回去，向周瑜报告详情。

“依我看来，那位刘琦公子气色不佳，可能很快便有危笃之虞。就请都督再忍耐一段时间吧！”

正在此时，忽得吴侯孙权派出快马传令，所有人等立刻离开荆州，还师柴桑镇。

第六章
羽扇纶巾

刘备不费吹灰之力，便一举拿下了荆州、襄阳和南郡三城，一夜之间便拥有了自己的城国。刘备可谓迎来了人生中的新篇章。但他仍再三自省：“我可千万不能得意忘形啊！”

刘备找到诸葛亮，开口道：“孔明先生！”

“主公请讲。”

“俗话说，来得容易去得快。此番咱们连下三城，皆是依靠先生的智谋，才不费吹灰之力所得到的。但是刘某仍旧担心，咱们是否该想个长久之策，以免夜长梦多？”

“主公所言似乎很有道理，实则不然。我们此番连下三城，并非孔明的智谋，而全赖主公多年苦心经营而成。您怎么能说得来容易呢？”

“但是，我们一未交战、二未折损将士，便得到这三座城池。刘某的运气实在太好了吧！”

“主公不要太谦虚了！我们今日能有此番成绩，全部归功于主公多年的仁政和辛劳。换句话说，倘若没有主公锲而不舍的努力，孔明今日又怎会为主公效力呢？”

“先生，除此之外，刘某还希望能有长治久安之计，才能保咱们多年的心血不会白费。”

“长治久安之计自然是有的。一切事在人为。因此，若是主公想要

扩大领土，巩固基业，便绝对离不开人才啊！”

“荆襄一带，还有哪些遗贤么？”

“襄阳宜城有一人，名叫马良，字季常。他们兄弟五人皆颇有才名，人称‘马氏五常’。而兄弟当中，又以马良的才学最高，其弟马谡精通兵法，深谙兵书，是一名万夫莫当的武士。”

“哦？我们能将他们招至麾下吗？”

“听说幕宾伊籍与他们的交情甚笃，不妨就请伊籍去延揽吧。”

“如此甚好！”

于是刘备立刻派伊籍去马良家中招揽贤才。

马良很快便被请到荆州城。此人有两道雪白的长眉，宛如白雪覆面，因此坊间有谚曰：“马氏五常，白眉最良。”

刘备问他：“先生想必十分了解本地的风土民情。刘某近来连下了三城，还请先生赐教，该如何治理本地？”

“我以为，首先应立刘琦公子为君。刘公子既然身体有恙，便可留在荆州养病，再招其旧臣前来，同时上奏许昌，请封刘公子为荆州刺史。如此一来，荆州百姓便会感念皇叔的仁德，对您诚意相迎。民心为立国之根本，当您打下这些基础之后，便可进一步攻取南方四郡了。”

“目前四郡的现状如何？”

“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目前这四位太守各自坐拥一城。南方四郡皆为鱼米之乡，水土肥沃，而且交通便利，与中原十分相似，足以成为可作长远大计的根据地。”

“如何才能攻取四郡？”

“从顺序上说，将军可以先从湘江以西的零陵着手，其次是桂阳、武陵，最后是长沙。总之，只要沿水路而一路用兵，便可成功。”

贤者之言，自然令人心悦诚服。刘备聆听了马良的意见后，心中充

满自信，他麾下的诸位将臣也大多赞同，并未提出异议。

建安十三年冬[(1)]，刘备率领一万五千余人马，开始踏上南征四郡的征程。刘备与诸葛亮在中军，赵云担任后阵，关羽则被安排留守荆州城。

“刘备大军攻来了！”这个消息立即震动了零陵城。乱世之中，兵革不断。不管是哪一郡、哪一国，皆无法置身于风云之外，安享一己之安逸。

零陵太守刘度与长子刘贤，立刻商议对策：“我们该如何抵御刘备呢？”

刘度的神态畏怯，但其子刘贤却咬牙切齿，他规劝父亲道：“哼！虽然关羽、张飞的名气很大，但咱们也有邢道荣这样的大将啊！”

“就凭邢道荣一人，咱们能对付得了他们吗？”

“邢道荣可是一员万夫难挡的猛将，让他去摘下关羽和张飞的项上人头，也是轻而易举！他惯用一把六十斤重的大斧，上下挥舞，毫不费力。而且他的武艺高强，可谓举世无双，丝毫不逊于古时的廉颇、李牧等大将。我们平日养着这些勇士豪杰，不就是为了应对今日之战么？”

于是，刘贤请父亲拨给他一万兵马，命邢道荣为先锋大将，在城外三十里处布下阵来。

刘备的一万五千骑兵马转眼之间便已迫近，只见大军扬起漠漠尘土，滚滚黄沙，逐步逼近城下。

“呔！好你个叛国贼！胆大包天，竟然敢来侵我的领地！”

大将邢道荣从乱军之中纵马而出，厉声喝道。他抡开手中一把大斧，几个腾跃之间，便杀死不少敌军，斧上沾满鲜血。

突然，刘备军中黄旗打出旗号，一辆四轮木车推出阵中。只见一位二十八九岁的俊秀青年端坐于车上，此人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执一把白色羽扇，显得从容自得。

邢道荣见状，心中一愣，赶忙勒住悍马。这时，车上之人挥起羽

扇，对邢道荣招呼道：“喂！前面来的这个浑小子，休要卖弄你的一把大斧！你可知道我乃何许人也？你可曾听过南阳诸葛亮的名号吗？想那曹操的百万大军，我略施小计，便打得片甲不留，无人生还。你们哪里是我诸葛孔明的对手，赶快下马投降，以免百姓受难！”

“哈哈哈！原来你就是诸葛亮啊！你不就是会卖弄小聪明嘛，又有何惧！你这个黄口孺儿，竟然坐着一辆四轮车上战场，摆什么谱？你这种惺惺作态的模样，真是令人作呕！在赤壁大战打败曹操百万兵马的人是周瑜！大败曹操大军的是东吴的兵力！你又算老几？这么大言不惭地夸下海口，真是叫人笑破肚皮！”

邢道荣仰天大笑，破口大骂。之后，他又抡起六十斤重的大斧，直向四轮车冲来。

负责守卫诸葛亮的兵士，立刻护送四轮车扭头回到阵中。

“休想走！”邢道荣打马便追。

四轮车在将士们的护送下，逃回栅内。

“诸葛亮！你别跑啊！留下你的项上人头！”邢道荣紧追不舍，冲入敌阵。他抡起大斧，所到之处敌军宛如波浪一般散开。转瞬间，他便纵马越过了栅门，四下张望，寻找四轮车的下落。

忽然，他发现山腰处出现一支队伍，正挥舞黄旗，密密麻麻地向此处开进。黄旗之下，有一员大将挺矛而出，声如炸雷：“我乃燕人张飞，刘皇叔麾下的猛将，尽人皆知！今日你不幸落在我的手里，只能怪你自己倒霉！”

“休得狂言！你要跟我比画比画，倒要先问问我手中这把大斧答应不答应！”邢道荣满怀自信，他抡起大斧便上前迎战。虽然他手上这把六十斤重的大斧与张飞的丈八蛇矛不相上下，但他的力道却远远不如张飞。

“糟糕！”邢道荣自知难敌张飞，连忙拖着大斧仓皇而逃。但很快，他又被另一员大将挡住了去路。

“常山赵子龙在此！邢道荣，你速速丢掉大斧，举手投降吧！”

邢道荣无奈，只得乖乖下马，束手就擒。赵云便将他绑起来，带回主阵。

刘备一见，便传令下去：“把此人推下去斩了！”

诸葛亮则连忙劝阻，他对邢道荣说道：“邢道荣，不如这样。倘若你能把刘贤捉回来，便可免去一死。不仅如此，我还会劝主公以后重用于你，你看如何？”

“这个简单！你先把我放了，我能办成此事。”

“你说说看，你要如何拿下刘贤？”

“你们只要趁今夜突袭刘贤的营寨，我会在里面作为内应。到时候便能轻易将刘贤拿下。你们抓住刘贤，他父亲太守刘度自然会降到你们的门下的。”

刘备觉得邢道荣说话十分轻浮，难以信服：“军师，刘某观其形状，觉得此人言中有诈。这等无用之人留他做甚，还不拖出去斩了！”

诸葛亮却连连摇头，辩解道：“主公且慢。依我所见，此人说话，倒不见得是在说谎。另外，这邢道荣确实是个人物。我们如今求贤若渴，倒不妨将他招致麾下，为我所用。今晚我们便可依其计发动突袭，生擒刘贤。”

之后，诸葛亮便命人将刑道荣松绑，放他回去。

邢道荣捡了一条性命，连忙逃回自家营中。他回去之后，立刻面见刘贤，将自己如何诈降，如何诓骗诸葛亮让他们今夜前来突袭之事都如实道来：“今夜能否成功，便是我们成败的关键！”

“没错！今夜咱们绝不可掉以轻心！”

刘贤立即开始组织各项防备措施。通过白天的交战，刘贤心知肚明自己绝非刘备的对手，因此为了应对今夜的突袭，他并不敢硬碰硬地正面防备，而是采取了一些策略。

刘贤命人在营寨之中挂满旗帜，又将人马埋伏妥当。待到二更时分，果然见一队人马手擎火炬，喊声震天地朝营寨逼近，而且一到近前

便立刻放火。

“敌人来了！快将他们包围起来！”刘贤和邢道荣各率一路人马，从两边包抄过来，企图将敌兵围住全部歼灭。敌兵一时溃败而逃。

两人连忙乘势追击，追出去十里路。突然，他们感到敌兵的人数十分蹊跷。首先溃退的敌兵出奇的少，而且他们追击的一路之上，也不见后面有敌兵赶上。若论夜袭而言，这一小股敌兵，未免过于单薄了。

“停止追击！咱们不能再往前追了！”刘贤连忙叫住邢道荣，“咱们赶快先回营去灭火吧。今夜既已打退敌人，取得胜利，便已足够。现在撤吧！”

于是他们拨转马头，准备带兵回营。

“呔！邢道荣！你来来去去跑个什么劲？你家张飞大爷在此！”只听一声大吼，一员大将突然杀到眼前。

先前溃退的敌军如今正列于张飞身后，气势为之一变。将士们人人士气高昂，势如破竹，旋即便将刘贤、邢道荣的人马从中截断。

“糟糕！原来我们中了敌人的圈套！”

二人狼狈逃窜，好容易才逃回自家营中。此时营中的大火也已被扑灭，留下余烟袅袅。这时，却从余烬中跃出一队人马，为首大将一声断喝：“赵云在此恭候多时啦！”

邢道荣见状，吓得惊慌失措，拨马便逃，却被赵云一枪挑落马下，立刻毙命。而刘贤也被生擒活捉，绑了下来。

天将破晓之时，刘贤的父亲零陵太守刘度来到诸葛亮的四轮车前，伏地乞降。

刘备与诸葛亮并辔而行，进入零陵城。

刘度归降之后，刘备命其继续留任郡守之职，其子刘贤则加入刘备军中，继续向桂阳推进。

在进攻桂阳当日，刘备在帐中问道：“此战谁打先锋？”

赵云立刻应道："末将愿往！"

张飞也不甘示弱地站了出来："大哥，让我去吧！"

赵云和张飞都争当先锋，互不相让。诸葛亮见刘备一时犹豫，便在一旁说道："赵云先应，主公便命赵将军当先锋吧。"

而张飞却十分不服气："打仗哪有先来后到的说法？他嘴快便派他先去，俺老张不服！"

"张将军莫要生气嘛！"诸葛亮无奈，只好收回刚才的说法，改而说道，"那你们二人就抽签吧，抽中的当先锋！"

结果赵云抽到"先"字，而张飞抽到"后"字。

"哈哈哈！这张将军便说不得了！此乃命中注定！"

赵云十分欢喜，而张飞却十分不快，唠唠叨叨不停埋怨。

"三弟！愿赌服输！休得啰唆！"

直到刘备一声斥责，才将张飞止住，退回队中。

赵云请兵三千，诸葛亮反问道："赵将军只带三千人马，能够么？"

赵云豪情壮志地答道："倘使战败，赵某愿受军法处置！"于是赵云签下军令状，便率领三千人马，直奔桂阳城而去。

把守桂阳城的是两位举世闻名的勇将。一位名叫鲍龙，据说他能空手擒猛虎；另一位名叫陈应，据说有力拔山河的气概。

"听说刘备的兵马已经攻过来了。咱们即使现在巩固防垒、调练兵马，恐怕也来不及了。依我说，咱们还不如趁早投降，起码可以保得一时周全。"太守赵范十分懦弱，立刻便要投降。

"太守大人！您说的这是什么话！难道刘备欺负咱们桂阳城中没有大将了吗？"鲍龙和陈应二将则毫不退缩，主张与他们决一死战，"刘备虽然自称是皇叔，其实他不过是一个乡野草民罢了。要抖搂抖搂他的家底，刘备也就是一个卖草鞋的匹夫而已。至于关羽和张飞，他们也不足

为惧，都是些有勇无谋的家伙罢了！咱们凭什么要白白将桂阳城送给他们？”

“我听说，此番前来攻城的大将名叫赵云。此人曾在当阳的长坂坡，几进几出曹操的百万大军，如入无人之境一般。他可是一位了不起的勇将啊！”

“哼！待陈某会一会这个姓赵的，比比看谁才是真正的勇将。到时候再说投降不迟！”陈应拍着胸膛，十分自信。

太守赵范只好决定抗战到底。于是他派陈应率领四千人马，来到城外布阵。陈应气势汹汹地放言：“赵云若是有本事，尽管放马过来！”

两军之战，一触即发。赵云首先策马向前，向陈应叫阵：“陈应听了！我家主公刘皇叔，如今正在协助刘表之子刘琦，再度统领荆州。今日特来招安，你摆下如此阵势所谓哪端？我劝你速速丢矛弃甲，打开城门，迎接我们入城去吧！”

陈应冷笑一声：“哼！我们只认曹丞相！你们怎么不去许昌替曹丞相提鞋呢？”

陈应擅使的兵器名叫飞叉。这个飞叉十分古怪，形状好似两条长镰枪一般。但在赵云面前，再厉害的兵器也不过是一件唬人的玩意。两人只打了十数个回合，陈应便不敌败下阵来。

“休走！你这个只会耍嘴皮的家伙！”

赵云穷追不舍，陈应只得将飞叉向他掷去。不料却被赵云接个正着，还反掷过去：“还给你吧！”

飞叉掷回去，正好击中陈应胯下的战马。赵云趁机赶上，一把揪住对方的衣襟，将他拖回阵中。赵云对陈应好生教训道：“陈应啊！你们若想硬拼，总也要看清对象是谁！以你们如今这点儿兵力，若想与刘皇叔的精锐之军相抗衡，结果就好比你我今日之战一般，必败无疑。赵某今日权且饶你一命，你赶紧回去禀告太守赵范，叫他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自取灭亡！”

陈应只得抱头鼠窜，逃回城里。

“我早就说过，早降了不就好了！”太守赵范见到陈应灰溜溜地逃回来，心中懊悔不已。他只恨陈应当初逞强，硬要与刘备之军硬碰硬，于是将陈应好一顿责备。之后，赵范便亲自出城，向赵云乞降。

赵云甚为满意，对赵范等人待以上宾之礼，又在营中摆下酒宴，好生款待。

酒席宴上，赵范高兴地说：“将军姓赵，我也姓赵，所谓五百年前是一家，那么赵某也要与将军攀个亲。以后你我便为兄弟，这同族之谊要长长久久才好！”

赵范又请求赵云，要与他结拜为兄弟。于是两人分别道生辰八字，赵云比赵范年长四个月，于是赵范便一拍额头，乐道：“如此说来，您就是哥哥了！”赵范不容赵云分说，便认了这个哥哥，之后兴高采烈地回城了。

第二天，赵范又差人送来一封信，信中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辞藻华丽地恭维了一番刘备与赵云，也表示了自己的降意。

即使没有降书，赵云也已经决定入城，于是他带领五十余名部下，大摇大摆地进了桂阳城。

与许昌、襄阳以及东吴市邑相比，桂阳不过是一座小小的城池。在赵云进城当日，城中百姓纷纷出来迎接。无论是商户还是民宅，都将门前街道洒扫干净，沐浴焚香，夹道欢迎。

赵云入城之后，立刻下令：“将主公的布令，张贴在城中四门之上！”于是，手下立刻四处张榜公示。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惯例，张榜便为的是向百姓宣告，此城已被攻占下来。

之后，赵范又亲自欢迎赵云，将他请入宴席。城中的降将也逐一发誓，效忠刘备。

赵云心中高兴，喝得稍微有些醉意。赵范便趁机提议：“兄长，老弟请你换个地方再饮几杯！我还特意准备了余兴节目。”

赵云便欣然随其步入后堂。只见在后堂之中，同样摆下美酒佳肴，陪客也大都是赵范的自家人。众人殷勤招待赵云，夹菜倒酒，不敢怠

慢。

赵云喝得颇有醉意了，便起身告辞：“赵某就此告辞。”

赵范则一把将他拉住，百般挽留。正在这时，只闻一股异香扑鼻，赵云忍不住回头望去。

“咦？”赵云回首只见一名美女正迎面走来。

此女子身着缟素、楚楚动人，轻启樱唇对赵范问道：“何事唤我？”

赵范连忙点头，介绍道：“这位便是赵云将军，他与我家同姓赵。请你过来，一定要好生款待于他。”

之后，赵范便安排该女子在赵云旁边坐下。

赵云不禁好奇地问道：“请问这位是？”一见到这位女子的倾城美貌，赵云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这位是家嫂。”赵范微笑着介绍道。

赵云立即肃然起敬，并以慎重的语气道歉：“失敬失敬！赵某并不知是嫂夫人，多有得罪。请嫂夫人恕罪。”

之后，赵范虽在一旁频频请这位美女为赵云斟酒布菜，但赵云却好像唯恐避之不及，连连摆手：“不敢劳动嫂夫人。”

宴罢，赵云又责怪赵范道：“你这是何必，还要劳烦嫂夫人出来，像个婢女一般服侍于我？”

“子龙兄，你有所不知啊，我的这位嫂嫂，年纪轻轻便死了丈夫。她已为我过世的大哥守寡整整三年了。我曾问过她是否再嫁，她却说再嫁可以，须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此人须是世上有名望之人；第二，必须与她的先夫同姓；第三，此人必须文武兼备。您说，她这个条件是不是太过苛刻了？”

“这个嘛……”

赵云不禁哑然失笑，而赵范又凑近，热心地问道：“子龙兄，您觉

得如何？”

“你所谓何事？”

“依愚弟看来，家嫂当时立下如此心愿，似乎早有预知一般。今日一见子龙兄，便觉得天下怎会有如此巧合之事？子龙兄恰巧符合家嫂的这三个条件，既然如此，不知你是否有意，将她收入房中？”

赵云一听之下，怒不可遏。他横眉倒竖，怒目圆睁，举起拳头便抡到赵范的脸上：“你好不知廉耻！”

赵范被打得跌倒在地。他捂住腮帮子，委屈地大叫：“哥哥打我做什么？我哪里说错了？”

赵云怒气未消，又踢了赵范一脚，怒骂道：“赵某打的就是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

“你凭什么打我？想你来到我桂阳城中，我伏低做小，百般讨好，盛情款待于你。却未料到，你却恩将仇报，还对我拳脚相加。真是岂有此理！”

“哼！你连人伦之道都不懂，简直就是个败类！你不顾人伦，叫自家嫂夫人出来陪酒不说，还要将她配与婚嫁！这种混账做法，简直如同禽兽一般！赵某打的就是你！”

赵云还不解气，又狠狠踹了赵范几脚，之后愤然离去。赵范待赵云走后，才敢爬起身来。他挨了打，于心不甘，便立刻找来陈应和鲍龙二人，气呼呼地大骂：“赵云那个畜生！他跑哪儿去了？”

二人齐声回答：“赵云出去之后，便骑马出城去了！”

接着，二人又挑拨道：“太守大人，既然事已至此，我看咱们倒不如跟赵云他拼了！不如这样，我们二人立刻假意前往赵云营中赔罪，作为内应。您今日晚间便可趁夜色突袭赵营，咱们内外接应，一定能拿下赵云的脑袋！”

几人密谋之后，陈应和鲍龙二人便出城而去。他们带了一队人马，满载各种美酒和珠宝作为礼物。一来到赵云营中，他们便拜伏于地，不断告罪：“望赵将军宽恕我家主人的失礼之处，他并非有意冒犯。”

赵云一见便识破他们的诡计，但佯作毫不知情。他打开对方送来的美酒说道：“好酒好酒！今日赵某得此美酒，怎能不痛饮一番？”于是便拉着二人喝起酒来。

陈应 、鲍龙二人心想，大事已成，便放松了戒备。他们被赵云不断劝酒，很快便被灌得烂醉如泥。

赵云一见时机成熟，便轻取了二人的脑袋。之后，赵云又将陈鲍两人之前带来的金银财宝，分发给他们的部下，又指着二人的首级说：“你们若肯投靠我军，便可留下！如若不然，便和陈应、鲍龙一个下场！”

他们带来的五百余名士兵立刻降服，听从赵云的调遣。于是，赵云便命这五百名降兵为先锋，自己则率领千余骑在后，夜袭桂阳城。

太守赵范见有队伍来到城下，以为是陈应和鲍龙完成任务归来，便打开城门，向手下问道：“怎么样？你们这趟办事顺利吗？”

不料，赵云却趁城门打开之际，率领手下的千余人马杀入城来。赵范正欲召集部下抵抗，城池却早已被赵云攻破。

赵云进城后，立刻逮捕赵范，丢掉赵范的旗号，改换上刘备的大旗。之后，他又派出快马，通禀刘备和诸葛亮：“我已占领桂阳城。”

数日后，刘备率军入城。诸葛亮即派人将赵范带至阶下问罪。

赵范哭诉道：“末将其实原本便有心投效贵军。若能加入皇叔麾下，我觉得非常荣幸。但不知为何，当我一番好意，将嫂子献于赵将军时，却惹得他大怒。赵将军不仅率大军攻城而来，还将我五花大绑拿下。末将实在想不明白，我到底犯了何罪，会落得如此下场？”

诸葛亮回头问赵云：“天下英雄怎有不爱美人的？赵范献上美女，为何赵将军反而会生气呢？”

赵云回答：“不错，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赵某见到美女，自然心中欢喜。但是我既然与赵范结拜为兄弟，他的嫂子便也是我赵某的嫂子。倘若我迎娶他的寡嫂为妻，岂不惹世人唾骂？另外，倘若他的嫂子再嫁，便丧失了守节之信。不仅如此，赵范刚刚转投主公麾下，属下难

以判断其心思是否有异，我唯恐自己不知收敛骄奢之心，为民表率，在主公初赢荆州之时，民心尚未归顺之际，若因一个女子而坏了主公的大事，岂不是得不偿失？如今主公正是树立民望的时机，属下绝不能因一名女子之故，而乱了心志！”

刘备和颜悦色地听赵云的解释，不禁插言道：“子龙啊，如今桂阳城中已经遍插我军的大旗。既然此城已在我军的掌控之中，你若心仪此女子，只要不过于沉迷于美色，娶了她也不妨事的。不如这样，就由刘某来做媒，你看可好？”

赵云连忙拒绝：“主公，这可使不得！天下何处无芳草，这天下美女众多，又岂止她一人？赵某如今更以武人的名节为重，倘若娶结拜兄弟的寡嫂为妻，有恐损伤名节。赵某身为堂堂一介武人，又何患无妻？”

刘备和诸葛亮闻言，只得点头，不便多言。刘备虽然事后对赵云大加称赞，称他为一名真武士，但当时仅仅稍加褒奖而已。

第七章
黄忠之箭

近来张飞常常有感自己的髀肉又生，觉得自己根本坐不住，尤其现在每天要身披锦袍，规规矩矩地侍立在刘备和诸葛亮之侧，更是难受得很。

“赵云刚刚拿下桂阳城，立了大功，俺老张也是个老资格，却整天在这里穷极无聊，只能伸伸懒腰，太没意思了！”于是张飞缠住诸葛亮，若要攻打武陵城，一定派他出马。

“若是万一你败了，又当如何？”诸葛亮有意激他。

张飞一怒之下，当场写下军令状：“倘若俺老张战败，便依军法处斩，毫无怨言！”

“那就有劳张将军，前去攻打武陵！”

张飞得令，兴高采烈地带上三千兵马，赶赴武陵而去。

另一方面，在武陵城中，大将巩志对太守金旋建议道：“刘备身为大汉皇叔，以仁义之名传遍天下。此番带兵前来的是猛将张飞，咱们要与之相抗，是毫无意义的。”

“哼！好你个叛徒！我看你早就有通敌之心！”太守金旋闻言大怒，当场便要砍下巩志的脑袋，幸好诸臣苦苦相劝，才免他一死。

张飞的打法就是一味地猛攻，而金旋原本也没什么好战术，因此两军一交火，金旋便不堪一击，只得狼狈而逃。当他好不容易逃到武陵城

下，却见巩志在城头上举起了弓箭，高声大喝道：“城中百姓都愿投效刘皇叔！你还回来做甚？”说罢，巩志下令放箭，其中一箭正中金旋的面门。

于是，巩志趁机割下金旋的首级，将城门大开，欢迎张飞的人马入城。他原就仰慕刘备，早有意归顺。

张飞进城后，立刻发号施令，安抚百姓。之后，他命巩志携带书信，赶回桂阳城，当面向刘备报告战况。刘备立刻提拔巩志为武陵太守。

刘备之军，一气连下三城。之后，刘备派人送信给留守荆州的关羽，与他一同分享胜利的喜悦。

关羽立刻回信道：

翼德与子龙能够建功立业，云长十分羡慕。接下来主公若要攻打长沙，也请让云长施展一番，一了身为武人的夙愿。

关羽又在信中发了一通牢骚，说自己留守荆州，十分无聊苦闷。

刘备见信，便命张飞返回荆州，代替关羽驻守。之后，只授关羽五百骑人马，命他：“你既然想去攻打长沙，便去吧！”

关羽并不在意率领多少人马，他接到命令后，便连夜布置，准备攻打事宜。

这时，诸葛亮提醒道：“关将军熟读兵法，自然不用孔明提醒。不过两军交战，最重要的是知己知彼。那个长沙太守韩玄，并无足惧。但韩玄手下有一员良将，一直辅佐于他至今。此人年近六十，须发皆白，但能在战场挥舞大刀，拉满铁弓，有万夫不当之勇。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老将黄忠，绝不可小觑！此去攻打长沙，请关将军再向主公讨三千人马，否则只带这五百人前去，恐怕凶多吉少啊！”

可关羽只把诸葛亮的话当作耳旁风，他也不向主公再讨要人马，而只率领五百骑便连夜出发了。

事后，诸葛亮便向刘备进谏：“关羽恐怕还在为上次赤壁大战之事，耿耿于怀。我担心他一味逞强下去，反而折在黄忠手下。此番他只

带五百人马前去，未免不够。主公不妨亲自率兵尾随其后，必要时暗中助他一臂之力吧。”

刘备深以为然，便立刻亲率一支人马，尾随关羽，赶往长沙。等他赶到长沙，只见城中尘烟漫天，两军已经交战。

原来关羽已经攻破了城门，如今在城中的街市之内与守军肉搏厮杀。

大将杨龄身为长沙太守韩玄的得意爱将，担任此次防御之战的指挥官。但初一交战，杨龄便被关羽斩于马下，长沙兵士见主将被斩，立刻四散而逃，逃回内城城门。

突然，一员老将横刀立马而出。关羽一见此人，心中便明白，他定是之前孔明军师提过的老将黄忠。于是关羽一催坐骑，来到黄忠前面，大声喝道：“来将可是黄忠？”

“正是黄某！你可是关羽？”

“不错！关某此番前来，便要取你的白发首级！”

“休得猖狂！只要我黄某人一息尚存，这长沙就由不得你来造次！想取我的首级？呵呵，你休想！”

此人果然名不虚传！待关羽和黄忠交手之后，心中暗赞老将军宝刀未老。关羽挥起青龙偃月刀，无论如何劈砍，却总能被黄忠的大刀隔开，始终难以接近黄忠的身体。

两位名将相战，你来我往，势均力敌。两边的将士也都放下手上的兵刃，屏气凝神地站在一旁观战。

而一直站在城楼上观战的太守韩玄，见两人一直难分胜负，不免心中担忧。他怕万一黄忠有个闪失，则长沙城便会落入敌手。于是他连忙高声叫道：“鸣金收兵！叫黄忠赶快撤！”

黄忠听到鸣金之声，并不恋战，立刻拨马回头。战马几个腾跃，便载着他奔回城中，消失了踪影。

“呔！你我棋逢对手，休走！”关羽哪儿肯善罢甘休，于是紧随其

后，追了上去。黄忠无奈，只得又与关羽纠缠了二三十个回合，之后才趁机纵马跃上吊桥。

“小老儿！你怕了不成？亏你还是个大名鼎鼎的武将！”关羽一边骂，一边紧催战马，跃上吊桥。他越追越近，眼看黄忠的身影已在青龙偃月刀的刀光之下。关羽挥起一刀，眼看就要砍到黄忠的脖颈，突然猛地收手：“今日是你马儿不济，关某胜之不武。你且去换马，我们再来一战！”

原来黄忠的战马突然马失前蹄，连人带马都滚落在地。黄忠无奈，无马可骑，只得与自家步卒一道步行退回城中。关羽原本可以追上杀了他，却并未动手，而是放黄忠回去。

太守韩玄在城头观战，禁不住捏了一把冷汗。他见到黄忠平安而归，连忙宽慰道：“今日黄老将军马失前蹄，并非你胜不了那关羽。不如明日将关羽诱至吊桥附近，你可使出自己射箭百发百中的绝招，一举拿下关羽！”

韩玄还将自己的坐骑送给黄忠，以资鼓励。

待到第二天天亮后，关羽又率五百兵士冲到长沙城下。黄忠跃马而出，又与关羽战在一处。之后，黄忠佯作不敌，拨马而逃。待来到桥边，黄忠突然回身，搭弓射箭。关羽连忙俯身躲避，却不见有箭射来。

过了吊桥，黄忠又回身射来一箭，这次依旧是空闻弦声，不见箭来。

关羽再次躲避，催马继续追赶。谁料黄忠第三次搭弓射箭，一支箭正中关羽的盔缨根。

关羽暗道一声不好，吓出浑身冷汗。他早就听说黄忠的箭术了得，今日一见，才发现他的箭术竟然比昔日百步穿杨的养由基更胜一筹。

“哦！原来黄忠今日之箭竟是故意放空，他是要报答我昨天的不杀之恩呀！”关羽顿然醒悟，立刻下令撤退。

而黄忠刚刚回到城中，却被太守韩玄叫了过去。韩玄厉声质问道：“哼！你以为我这个城主没长眼睛？看不见你的小动作吗？这三日

来，我每天都在城楼上观战，你休想瞒得过我的法眼！今天你是怎么搞的？倘若你有心杀那关羽，之前放出那两箭便能射杀他！你为何故意放空箭？肯定是想饶他一命，真是岂有此理！我看你就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里通外敌！难道你下一箭就要射我不成？”

“主公！冤枉啊！”黄忠闻言，立刻红了眼眶。他心中委屈，急于向主公解释自己的清白。

但韩玄根本不肯听他的解释，当即命令左右，将黄忠拖出去斩首。周围的诸将见此情形，纷纷为黄老将军打抱不平，连忙上前求情。

但韩玄竟然一怒之下说道：“尔等少啰唆！凡替黄忠说情者，与他同罪！”

可怜长沙名将黄忠，如今竟被五花大绑押至法场，即将化作冤鬼不成？一众武士、大小官吏见状，无不悲愤。正当刽子手抡起大刀，即将行刑之际，突然闯入一人，他踢破栅栏，直冲进法场来。

此人面如重枣，目若朗星。正是义阳豪杰魏延，字文长。

魏延原本仕于荆州刘表，是一位得力干将。之后刘表身故，荆州沦陷，他去襄阳追随刘备不成，后来改投长沙。韩玄向来忌惮魏延之才，不予重用，只想将他逐至他郡。魏延心中记恨，只盼有朝一日，能脱离韩玄，另谋他主。今日机会便来了。

“黄老将军！快随我来！”魏延趁乱冲入法场，踢翻刽子手，之后扶起黄忠，两人一道逃出法场。不消半个时辰的功夫，魏延又率领一众手下攻入城中，砍下太守韩玄的项上人头，投到关羽阵前。

“如此甚好！来人啊！咱们进驻长沙城！”关羽立刻领兵冲入长沙城，之后便在城头插满旌旗，布告政令，安抚百姓。

待一切安置妥当后，关羽又关心起黄老将军之事：“不知黄忠现在何处？”

魏延答道：“末将当时带人冲进内城欲杀韩玄之时，黄老将军便蒙眼捂耳，径自回家去了！”

“如今战事已了，请黄老将军出山吧！”

关羽三番五次派人去请黄忠，可黄忠始终托病不出。

另一厢，刘备接到关羽的快马喜讯，得知已得长沙，不禁喜道："还是我家二弟云长厉害啊！"之后，便和诸葛亮一起赶往长沙城。

途中，忽见一只乌鸦落在前面的旗杆上，啼叫三声后，便自北向南飞去。

刘备见状忙问："先生，莫非有什么凶兆？"

"不！此乃吉兆。"诸葛亮立刻在袖中占上一卦，之后答道，"这只乌鸦是来给主公报喜的，一是恭贺咱们拿下长沙，二是恭喜主公又得良将，真是双喜临门啊！"

果然不出诸葛亮所料，当刘备一行进入长沙城，便从关羽处听说了有关黄忠、魏延之事。

"黄忠之所以托病不出，足见他难忘旧主之恩，一片忠诚之心。不如刘某亲自登门，前去请他出山吧！"

刘备立即命人备好车驾，前去黄忠府上拜访。虽然黄忠之前府门紧闭，但见刘备亲自驾临，心中十分感动，于是打开大门，降服在刘备麾下。之后，黄忠又求刘备，准他将旧主韩玄的尸身厚葬于城东。

当日，刘备便颁布了约法三章，布告民众：

一、不忠不孝者斩；

二、盗窃者斩；

三、奸淫者斩。

此外，刘备还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新政十分清明。正当刘备忙于政务之时，关羽忽然带了一名壮士进来。

"云长，这位是……？"

见刘备问起，关羽忙对身旁这位壮士说："这位就是刘皇叔。你去

见礼吧。”

这人立刻跪拜在地，对刘备行了大礼。只见他朱面红唇，浓眉秀鼻，看起来仪表堂堂。

“主公，此人便是我之前说到的魏延。此次咱们能顺利占领长沙城，全靠此人相助。主公正在封赏有功之人，云长以为该赏他才是！”

刘备这才恍然大悟，一拍大腿说道：“原来是你！你就是那位勇救黄忠、率先打开长沙城门的勇士魏延呀！刘某真是久仰大名，你有大功，理当有赏！”

正当魏延被恭敬地请至阶上之时，忽闻一声叱骂：“好你个不义之人！不要玷污了台阶！”

众人一闻皆惊，一看之下，却见出言之人竟是诸葛亮。只见诸葛亮走向刘备，直言道：“主公万万不可封赏魏延这种人啊！他与韩玄素来无冤无仇，而且曾食其俸禄，所谓一朝食其禄，一朝为其臣。魏延非但不知道报恩，反而弑杀其主，拱手出让其土，这是何等不忠不义之行为！虽然他有助于我军攻城，但如此不忠不义之举，举世难容！主公若不将此人斩首示众，以昭公理，恐怕难以服众啊！”诸葛亮说罢，立刻招呼手下，将魏延拖出去斩首。

可惜刘备却不若诸葛亮这般决断，他拦住刀斧手们：“且慢动手！”

之后，刘备向诸葛亮求情，宽饶魏延，免他一死：“魏延至少是为我军立下战功的，如今他又宣誓降服，愿意投到我军门下。若是咱们治罪废功，将他处死，恐怕以后再无人敢投靠刘某了。魏延本是荆州之士，如今又归回荆州门下，也不能说他是一个不义之人啊！韩玄向来未以诚意待他，因此魏延不得已才背叛臣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刘某还请先生高抬贵手，饶魏延一命吧！”

刘备一番真诚之词，仿佛庇护自己的亲骨肉一般。诸葛亮闻言，不便多说，只是继续提醒刘备道：“主公请看，这魏延的后脑有一块反骨隆起，这是谋叛之人常有之相。如今他虽立小功，便要将其纳入己阵，孔明唯恐其日后生变，因此建议杀之以绝后患。不过，主公既然不忍心这么做，我现在也不便多说。”

“魏延！你可听到军师所言？你切不可忘了今日之事，要衷心尽力，勿生异心，否则绝不轻饶！”刘备故作严厉地训斥道，魏延感激涕零，连连叩谢。

之后，刘备又听黄忠说起，刘表之侄刘磐，在荆州陷落之后便隐居于山野之间，于是刘备立刻派人找到刘磐，封其为长沙太守，以示大度。

第八章
死刺猬

不久之后，刘备返回荆州。

在华中的九郡之中，刘备如今已经拿下四郡。尽管他现在所辖的地盘仍属狭小，总算也可谓盘踞一方，为日后奠定下基础。

夏侯惇被逐出襄阳之后，一直困于樊城之中。其部下中途倒戈，有不少人改投刘备。

刘备将江北要地油江口改名为公安，修筑一城，又将军需用品、金银财宝等尽数储藏于此。此城北可监视曹魏，南可防备东吴。一时之间，商贾、渔夫皆慕名而来，四方贤士、侠客也云集于此，筑屋辟地。公安城逐渐兴盛起来。

另一方面，吴侯孙权手下的主力部队，在赤壁大捷之后乘势进攻合淝。由于此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在曹操回许昌之前，特命张辽在此把守。

虽然刚在赤壁大战取得大捷，但是吴军进攻合淝的战事却打得不顺利。怪只怪把守此城的除了张辽，还有李典、乐进两员副将。他们都是鼎鼎大名的猛将，在他们的把守之下，吴军讨不到一点便宜。

吴军久攻不下，只得暂时屯兵于城外五十里处，心中盘算着：“只要我们一直将他们困在城中，不久之后城中便会断粮，我们自会取胜！”

正当此时，鲁肃来到吴军营阵。孙权亲自来到辕门外下马迎接鲁

肃。

“这鲁肃何德何能？竟得到主公如此厚待！”诸将见到吴主如此厚礼相待，无不觉得惊诧。

待两人进入营中，孙权故意对鲁肃说道：“先生今日前来，孙某特意下马相迎。孙某如此厚待，不知能否彰宣先生此番赤壁之战中所立下的大功？”

鲁肃却摇头说道：“不够不够，主公如此彰宣，还是不够啊！”

孙权瞪大了眼睛，不解地问道：“哦？这还不够的话，先生请讲，孙某当如何厚遇，才足以彰宣你的功绩？”

“这个嘛……”鲁肃答道，“鲁某只愿主公能早日统一天下，奠定我东吴万代之基业。到那时，主公用安车蒲轮来迎我，才能一慰子敬之心啊！”

“哈哈哈！先生说得不错！”

两人相视，拊掌而笑。之后，鲁肃却不得不在孙权的好兴头上泼了一盆冷水，带给他两个坏消息。一是周瑜金疮复发，又病倒在榻上；二是刘备已经连下荆州、襄阳、南郡三处要地。

“哦？公瑾这次病得重吗？”

“不打紧的！周都督年轻，身子骨好得很，待他休整几日，自然又能上阵杀敌了。”

两人正说话时，忽有手下呈上一封信。吴侯孙权打开一看，却发现此信是合淝城中曹军大将张辽送来的挑战书，信中写道：

吴军好比没头的苍蝇，乱窜的飞蛾一般。你们围城而不战，到底打的什么鬼主意？

信中措辞粗鲁，言语冒犯，对吴侯极尽羞辱之词。

孙权读罢信后，一怒之下下令：“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张辽！孙某这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第二天一早，孙权便披盔戴甲，迎着晨曦，身先士卒地策马冲出了辕门。敌军也出城应战，以张辽为中心，李典、乐进为副将，列开阵势。

“吴侯，拿命来！”张辽挺枪而出，冲着对面的大人物便杀过去。

突然，只见马蹄翻腾，有一员虎将从孙权身边杀出：“贱人！休得无礼！”

来将正是东吴大将太史慈。这位太史慈，可是一位响当当的名将。他之前便为孙策手下的大将，如今宝刀不老，依旧勇猛无比。

张辽和太史慈打在一处，可谓势均力敌。两人大战了八十余个回合，仍是难分胜负。

李典、乐进见状，立刻高叫道：“兄弟们看好了！对面那个戴金盔金甲的人，便是吴侯孙权！谁要能砍下他的脑袋，就能替死在赤壁的几十万弟兄报仇了！大家一起动手！上啊！”他们一边下令，一边率先冲了上去。

李典挥舞长枪，直奔孙权劈来。眼看孙权就要大难临头，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突然从侧旁窜出一人，挡住李典的长枪：“呔！休得无礼！”

东吴大将宋谦恰好赶到，救下孙权。

乐进见状，立刻举起铁弓，骂了一句：“好小子！找死呢！”只见他张开铁弓，便朝趋近身前的宋谦射去。他这一箭射出，击透宋谦的护心甲，宋谦登时滚落马鞍。孙权一见情势不妙，连忙拨马，绝尘而逃。

战场之上，张辽与太史慈二人仍然缠斗一处。两人虽然未分输赢，但见中军已乱，只得被迫分开，各自跟着纷乱的人潮散开。

孙权一路奔逃，途中数度身陷重围，所幸大将程普及时相救，总算平安脱险。

孙权今日战败，深受打击。待他终于逃回营中，又哀啼道：“痛失宋谦！实在可惜！”

长史张纮见此情形，立刻上前规劝道：“我军此战大败，换个角度想，却是得到了一个教训。主公自恃壮年，血气刚盛，动辄暴怒，常令文武百官为之心寒。倘若主公能从今往后，不再逞强，方能奠定东吴的霸王之计呀！”

张纮之词入情入理，孙权听罢心悦诚服，只得点头答应：“孙某知道了，以后定会注意。”

但是第二天，大将太史慈前来报告：“启禀主公，末将手下有一人，名叫戈定。此人据说与城中张辽的养马小厮是兄弟。他们二人已经私下约定，准备今夜在城中纵火，再割下张辽的首级投诚。末将想向主公借五千人马，以便今夜事成，为宋谦将军报仇雪恨。”

孙权一听，十分心动，忙问：“你说的那个戈定，如今身在何处？”

太史慈答道：“他已进城了。昨日两军混战之时，他趁机混入敌兵，随他们入了城。”

“此事不会有什么差错吧？”

“保证没问题！”太史慈拍着胸脯，打起保票。

孙权以为，他终于找到了可以报仇雪恨的大好时机，于是欣然点头应允。

当天晚上，张辽的养马小厮便密会了太史慈的部下戈定，两人躲在无人处窃窃私语：“咱们今夜一定要打起精神来，丑时动手！”

“没问题！到时候咱们就在马厩和仓库各处点火，再趁乱高叫城中有奸细！”

“就这么办！你在这头放火，我在那头配合你，一边放火一边喊。”

“到时候城外的太史慈将军一见火光四起，便会攻进城来。到时候你可一定要趁乱打开西门！”

“这个我知道！咱们哥俩这辈子能不能飞黄腾达，就靠今夜一战了啊！”

“……嘘！有人来了！”听得有脚步声走近，两人赶忙分开。

长沙守将张辽虽然经过昨日城外一战，大胜了吴军，但他毫不放松。回城之后，他一不犒赏手下，二不解除甲胄，依旧严阵以待。

张辽手下的一众将领都觉得他过于小心，不禁嗤之以鼻：“张将军，吴军昨日遭遇大败，早就退出去老远安营扎寨了。既然如此，何不让我军将士好好休整一夜？”

张辽答道：“我军虽然昨日取胜，但今日尚不知胜负，明日之战更难预知结果。况且，两军交战，全面的胜败须得最后才能分出高下。你我行军打仗之人，绝不可因一时的成败而得意。因此，今夜必须加强巡夜，所有人不得解衣卸甲，另外，还要安排四拨换岗，务必严加防备才是！”

果不出所料，待到夜深之时，城中传来骚动，随即听到有人高叫：“城中有奸细！”

“不好了，出内奸了！”

张辽闻声，立刻步出帐外，四下巡视情形。只见城中已有几处冒起黑烟，还有几处已经蹿出火舌。

“张将军，大事不好！”乐进慌里慌张地跑过来，禀告道，“貌似城中出了奸细，咱们得赶紧封锁四周，禁止任何人随意走动。”

“乐进，你不要慌张，我看问题不大。”

“张将军，怎么问题不大？你没听见城中已经四处着火，还有人高喊有奸细吗？现在城中大乱啊！”

“不！张某今夜未曾合眼，因此听得清清楚楚。从头到尾只有两个人在喊叫，说什么城中有奸细，有内奸的。我猜可能只有一两个人在城中捣乱。咱们不能中了敌人的奸计，自己先乱了阵脚。你立刻前去镇乱，凡带头作乱者一律处斩！”

过不多时，乐进和李典便各绑了一人回来。他们正是刚才在城中四处放火作乱的戈定和养马小厮。

“将他们拖出去，斩了！”

两人立刻被押出帐外，砍了脑袋。但太史慈在城外，却对此一无所知。他只见城中火起，便以为事成，立刻下令：“城中已经举火为号，咱们赶快前去接应！冲啊！”说完便率领手下，杀向城门。

张辽早就料到城外必有敌军呼应，因此命令手下故意大叫道：“不好！有奸细！”还命人打开西城门。

“兄弟们！跟我进城！”太史慈一见城门顿开，心中大喜，立刻率先冲过城壕，闯入西门。但就听“轰隆”一声，地动山摇，一发石弹正中西门。同时，从城头射下铺天盖地的箭雨，直奔太史慈而来。

“糟糕！有埋伏！”太史慈一见大事不妙，便欲拨马而逃。但他已经成了曹军的靶子，被万箭穿身。他死时浑身插满箭头，其惨状宛如一只刺猬一般。

见敌军主将已死，李典和乐进立刻领兵而出，反扑过去。吴军群龙无首，只得落荒而逃，不仅攻围之阵被毁，吴军更是被逼退至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一带。

一代宿将太史慈也丧命于此战，他临死前还大叫：“大丈夫身带三尺剑，便当建功立业。奈何我壮志未酬却战死沙场！我年仅四十一岁，却有幸侍奉两代吴君，也算值得欣慰！唉！我去也！”

第九章
柳眉剑簪

此后不久，刘备这边也发生了变故——刘琦公子病逝。

刘备一直有意立刘表之子刘琦为君，奈何刘琦生来体弱多病，年纪轻轻便死于襄阳城。

诸葛亮亲自操办刘琦的后事，丧葬典礼结束后便返回荆州，并对刘备建议：“主公现在应该立刻派人去襄阳，接替刘琦守城。”

“派谁去好？”

“关羽！”

诸葛亮心中认可关羽，认为此职非他不可。

自从刘琦死后，刘备便一直心存不安，担心孙权会立刻前来讨回荆州。

“不错。东吴必定会来讨回荆州的。咱们之前曾约定在先，待刘琦死后，便会归还荆州。不过，请主公不必担忧，我自有办法应对。”诸葛亮如此宽慰刘备。

果然不出所料，二十日后，鲁肃便以使者身份前来：“鲁某谨代表吴主孙权，特来吊唁刘琦之丧。”

鲁肃先来到城中灵堂，供上吴侯孙权送的礼品。他追悼了一番后，便被请至刘备特备下的酒宴上。待双方闲谈一阵后，鲁肃便切入正题：“刘皇叔，想当初赤壁大战后，吴侯原本前来接收荆州的。那时候

您说，荆州本是刘表的属地，只要刘琦公子一日在世，荆州便一日归他。如今刘琦公子已逝，按照之前的约定，是时候该将荆州还与东吴了吧！鲁某此番前来，除了吊唁，还身负这个重任。”

“此事我们改日再谈吧！”

“改日？改到何时？”

“鲁公，今日我们把酒言欢，还是不谈国事的好。”

“既然您这么说，改日便改日。只是，鲁某希望，您切莫忘了之前的约定！”

鲁肃刚说罢，诸葛亮却突然在一旁义正词严地插嘴道：“鲁公，孔明本以为东吴群臣之中，你是唯一明事理之人。没想到，你今日竟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你怎会如此不通事理？今日，我家主公念在你前来吊唁，视为贵宾，款待有加，故此回避提及那些事情。既然你再三追问，不明事理，那这些话便由孔明代我家主公说了吧。请鲁公听好！”

鲁肃见诸葛亮面色如霜，一时被其气势所慑，唯有茫然地看着他。

“天下岂是一人的天下？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昔日汉高祖手提三尺长剑，倡义于宇内，布仁于天下，开创了大汉四百年的基业。而今，时值末世，上至朝廷，下至地方，乱臣贼子，频频作乱。百姓涂炭，民不聊生。当此之际，幸得我家主公刘皇叔，承继汉室之血脉，发誓起义，欲救天下苍生。他身为中山靖王之后，当今皇帝的叔父，又与荆州故君刘表血缘至深，是为堂兄弟。如今刘表后嗣已绝，荆州无主，那么由他这个堂弟来继承堂兄之业，也是理所应当，有何不可？有何不义？

“而反观吴侯孙权，若是论起出身门第，他本不过是钱塘小吏之子，并未为朝廷建立何等功勋。他的先祖不过是凭借武勇之力，横夺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如今孙权无德无能，凭空承继祖辈遗产。他非但不知足，反而妄自贪婪，欲吞荆州，未免太自不量力了！

“你且想想看，若是以君臣之道而论，我家主公姓刘，而你家主君姓孙。你难道不知，这大汉实乃刘氏之天下！我家主公尚未如何，他姓孙的竟敢逞强？他向我家主公乞求封侯封邑，守好自己农夫的本分，才是明智之举！

“若论到上次的赤壁大捷，孔明倒要问上一句，那究竟是谁的功绩？若非我借来东风，你们又如何火烧赤壁？我家主公今日本不愿多说此事，孔明也便不再争论了！”

诸葛亮乃雄辩奇才，逻辑严谨又滔滔不绝的一番慷慨之词，令人不得不服。

鲁肃自知诸葛亮说的是事实，在这样的雄辩之下，只得低头。但他仍有些不甘地反问道：“倘若公理昭彰，鲁某便无可辩驳。不过，先生这么做，是否太过利己了？”

“何以见得？”

鲁肃反守为攻，开口说道：“先生请看，想当初，刘皇叔于当阳大败曹军之时，是谁带领先生乘坐一叶小舟前去东吴的？又是谁力排众议，说服吴主孙权和周都督，令保守不战的东吴答应全面抗曹的？”

“当然是鲁公你啊！”

“既然如此，此番鲁某奉命出使，先生又何苦令我无功而返，到时候羞见我家主君？东吴将士也会觉得我言而无信。看来先生根本没为鲁某考虑过啊！”

鲁肃温厚的抗议，也令诸葛亮于心不忍。于是，他沉思片刻，便提出一个变通的方案：“看在鲁公的面子上，不如这样吧。荆州就算是由刘皇叔暂代东吴保管，待有朝一日，我军攻取了其他领地，便会将荆州归还东吴。我们可写一个文书，由你带回。这样鲁公总不至于无颜见吴侯吧？”

“那等刘皇叔取了哪一州，才可以归还荆州？”

“中原之地，无论哪一州都与曹、吴所属之地接壤。孔明窃以为，长江源头的西北内陆，即西川一带，还置身于世间风云之外。”

“这么说，待刘皇叔下一步要取西川？”

“不错，待我们取下西川之后，便会归还荆州！”

诸葛亮立刻取来纸笔，请刘备写下保证书。刘备接过笔来，写下保

证，签字画押。之后，刘备将保证书一边递给诸葛亮，一边问道："咱们这么做没问题吧？"

诸葛亮接过保证书，也签字画押，作为保证人。之后，他又对鲁肃说："孔明身为刘皇叔之臣，唯恐公信力不足，不如请鲁公一并连署，以示公正。"

鲁肃只得妥协。

之后，鲁肃便带着这纸保证书返回东吴。他途中经过柴桑镇，便顺道拜访周瑜，并将他此番出使荆州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周瑜。周瑜听罢，连声叹气："唉！子敬兄啊，你又中了诸葛亮的奸计了！你实在是个老实人！想那诸葛亮乃是一个狡顽之徒，刘备更是一个奸雄！他们写下一纸保证文书，又有何用？你若带这个回去复命的话，只恐性命不保，甚至可能罪及九族！"

鲁肃听周瑜这么一说，仿佛看见吴侯孙权怒发冲冠、张牙舞爪的模样。鲁肃心中担忧，却又无能为力，只得唉声叹气。

周瑜虽然生气，但觉得鲁肃实在是个大好人，心中不免同情。他犹记得当年自己穷困潦倒之时，正是鲁肃及时伸出援手，借来三千石粮米为他救急。如今鲁肃有难，自己焉能袖手旁观？

"周某该想个什么办法，帮一帮鲁肃呢？"周瑜双手抱臂，苦苦冥思。

忽然，一个人影浮现在周瑜的脑海里。正是孙权的妹妹弓腰公主。

弓腰公主其实是臣下给孙权的妹妹起的绰号。孙权这个妹妹，虽然年方十六七，久居深闺，但是个性刚毅，精通武艺，可谓红装不让须眉。她平日里头上插的发簪是一把匕首，腰间别一把雕弓不离身。就连这位公主身边的侍女，也是每人腰带一把大刀。她可谓是一名与众不同的奇女子。

周瑜忽然灵机一动："子敬兄，你可见过主公的妹妹，弓腰公主？"

"见过一两面。"

"那你不如做一回媒，设法将公主嫁与刘备。这样的话，一来可以

弥补你的失败，二来可以取回荆州，一举两得！这个绝好的机会一定不要错过！”

“什么？周都督是让吴侯的妹妹下嫁刘备？”鲁肃搞不清楚周瑜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一脸茫然。

周瑜笑道：“周某这话说得唐突，子敬兄吃惊也是难免的。不过你可以仔细想一想，周某此计绝非突发奇想，反倒是目前最合情合理的安排，一定行得通的！”

“周都督何出此言？众人皆知，刘备已有正室甘夫人了，难道让吴侯的妹妹下嫁给他作侧室？主公怎么会答应如此委屈公主呢？”

“看来你有所不知。其实刘备的正室甘夫人早已病逝了，只不过恰逢赤壁大战，之后又转战各地，葬仪因此被迫拖后了。咱们的探子回报，荆州城已挂起白幡。”

“那些挂的白幡，不是悼念故去的刘琦公子的么？”

“只因刘琦死于甘夫人之后，因为外人多以为这满城的白幡是吊念刘琦的。但据周某所知，在刘琦死前，荆州城外便已筑起一座新坟，可见一斑。”

“这些鲁某就不知情了。如此说来，刘备现在没有正室妻子了。不过，他已年近五旬，而公主正值十六七岁的花季。他们年龄悬殊，恐怕不般配啊！”

“子敬兄不要这么一根筋，只认死理，不知变通。咱们设下这桩姻缘，从一开始便只是个计谋。之前，刘备和诸葛亮算计我们，如今咱们也以牙还牙。现在最紧要的，就是找一个人从中斡旋，以两国交好为由，将这件婚事撮合成功。”

“哦？此计当真行得通？”

“子敬兄啊，你不要这么没有信心嘛！”

“可是，主公不会反对吗？他十分疼爱自己的妹妹，怎么会同意？”

“咱们这是一个计谋，虽名义为联姻，但并非公主当真要嫁过去

呀！到时候，咱们要求婚礼仪式需在东吴举行，之后才能让刘备将公主迎回荆州，想那刘备应该不会拒绝的。只要能将刘备诓骗到东吴来，让他与公主见上一面，之后我们便可趁机除掉他。”

“啊！原来咱们提出联姻，为的是除掉刘备啊？”

“那是自然！否则咱们哪里会提出联姻？”

“可是，若联姻之事由鲁某向主公提，似乎不妥吧？”

“这倒无妨。子敬兄只要敲敲边鼓即可。周某自会亲自修书一封，将此计的来龙去脉，安排策略，一一对主公言明。”

“周都督真是帮了鲁某一个大忙啊！”

鲁肃便带着周瑜的亲笔信，壮着胆子返回吴都。待他谒见吴侯孙权时，便将出使经过一五一十做了报告，并呈上周瑜的亲笔书信。

当孙权看到刘备的保证书后，果然怒发冲冠。他一气之下，便对鲁肃一通发作。直到孙权读了周瑜的亲笔信后，才转怒为喜。

“原来如此！周瑜倒出了一条好计谋！他果然有奇才！”

孙权低头沉思半晌，一改刚才气急败坏的态度，对鲁肃说道：“你走这一趟辛苦了！长途奔波，旅途劳顿，赶快去歇息吧！”

数日后，孙权再次召见鲁肃，重臣吕范也一并在座。几人秘密计策，最后，他们决定派吕范为使者出使荆州。表面上，吕范代表东吴前去修好，他真正的目的则是促成刘备与东吴公主的婚事。

吕范抵达荆州之后，首先对刘备大谈特谈两方交好的重要性，之后才逐步将话题引到婚事上：“听闻甘夫人刚刚过世，刘皇叔如今孤单一人，未免太过寂寞吧？是这样的，此事虽难启齿，但吕某此番前来荆州，还想保个媒。刘皇叔若能为子孙后代、国家社稷着想，还是应该续弦才是呀！”

“多谢关心。确实，刘某刚刚痛失妻子，倍感孤寂。不过如今先妻尸骨未寒，怎能再娶？刘某如今确实没有这个打算。”

“话是不错，不过倘若家中无妻，便如同房子无梁。刘皇叔如今大好的年华，前途似锦，未可限量，又岂能就此断绝人伦家道呢？实不相瞒，吕某此番保媒之人，正是我家主公吴侯之妹。吕某平素从未做过保媒之事，但是深觉她才貌双全、德操兼备，是皇叔的佳配之选！如果皇叔有意，便可立刻前往东吴，我主孙权一定会乐于成人之美的。至于我等臣下之人，更是盼着能促成这桩婚事，自己再辛劳也在所不辞！”

刘备静静地沉思片刻，问道：“这个婚事，是吕先生的想法，还是周瑜的意思？抑或是吴侯之意？”

“倘若没有吴侯的旨意，吕某怎能贸然而来，私自向皇叔为自家公主保媒呢？万一皇叔不肯答应，岂不是坏了我家公主的清名？因此，吕某是来探问一下皇叔的意思。”

“原来如此……这可是求之不得的良缘。不过，刘某已经年近五十，须发皆白。但东吴公主却正值妙龄，让她嫁给我这个老头子，未免太委屈她了！”

“怎么会呢！”

吕范猛摇手，说道：“你们年龄虽然稍有差异，但绝不是问题。这桩婚事可是关系到咱们两方的交好和平。你有所不知，我主孙权十分重视这个婚事，国太和公主更是对这桩婚事十分看好。此中细节，无须吕某赘述，皇叔自可想到。不过，还请皇叔屈尊，亲自走一趟东吴，以便促成此事。我家公主也盼着能见您一面。要说起我家公主，她虽身为女子，却是一个女中豪杰，志比男儿。她曾经说过，若非天下之英雄我绝不嫁！由此可见，我家公主的眼光多么挑剔。倘若皇叔能与公主结为婚配，实在是英雄美人，天作之合啊！请皇叔务必走一趟东吴，不知您意下如何？”

吕范实在是个人才，不仅颇具外交才智，更是做得一手好媒。

吕范拜见当天，诸葛亮却始终没露面。他一直藏身在屏风之后，聆听宾主对话。同时，他面前的案几上还摆着占卜用的卦，卜算吉凶。

之后，吕范返回驿馆，静候刘备的回音。

当晚，刘备便召集诸葛亮等心腹之臣议事。大家商讨是否该娶东吴

公主，以及前往东吴的利弊等事。

“主公应该答应这个婚事，而且也应该走一趟东吴。”

诸葛亮直截了当地表明态度。他在刘备与吕范对谈之时，便已占了一卦，算出此事是大吉之卦。

“咱们不妨将计就计，既得东吴公主，又保荆州万无一失。请主公尽快答应下来，尽早前去东吴。”

虽然诸葛亮十分积极，但其他人却齐声反对：“主公不能去东吴啊！这分明是周瑜的诡计！”

“主公一旦去了，岂不是羊入虎口？太危险了！”

大家都议论纷纷，觉得如今刘备去东吴的话，太过危险了。另外，如今刘备费尽千辛万苦才初得荆州，好不容易有了一块安身落脚之处。此时绝不能与东吴发生正面冲突，惹起祸端。

“请大家放心，此事我心中有数。孔明绝不会做任何蠢事，令主公陷入危境！”

既然诸葛亮如此说了，众人都十分信赖于他，于是表示：“全依军师所言，我等绝无他议。”

虽然刘备仍有些担心，但诸葛亮极力鼓励他，并决定先派使者随吕范回东吴答礼。刘备的家臣孙乾被委以此任，同时他还有个任务，就是暗中打探虚实。

过了一段时日，孙乾便自东吴返回荆州，对刘备报告说：“吴侯见到只有我去，便显得很失望。他原以为您会同吕范一道返回，能够与公主完婚的。由此可见，吴侯十分期盼这桩姻缘能成。他还一再嘱咐我转告主公，若能缔结此桩婚事，便可促进两地和平，因此希望您尽早前往。”

即便听到孙乾这么说，刘备仍然心存疑虑。而诸葛亮那边，早已按部就班地操办起聘礼来。

诸葛亮命赵云为随行大将，保护刘备一同前往。同时，他还交给赵

云三个锦囊，里面装着诸葛亮绞尽脑汁想出的三条妙计。并交代赵云，在遇到问题时，便可打开锦囊，查看里面的妙计，赵云只需依计行事即可。

建安十四年初冬，刘备、赵云以及麾下五百名随从，便坐上十艘华丽的快船，离开荆州，顺流直下前往东吴。

一行人抵达东吴时，赵云便想起诸葛亮临行前交予的锦囊。于是他打开第一个锦囊，只见其中写着：

先行拜访乔国老。

这位乔国老可是东吴家喻户晓的一位名士。他的两个女儿便是大乔和小乔，曹操都念念不忘的乔家二花。他的大女儿大乔嫁给先代吴侯孙策为妻，妹妹小乔则是周瑜的夫人。他身为东吴的元老，却不恃骄自傲，而保持伉直笃信的风格。因此，东吴上下都对他尊重有加。

乔国老这个称号更可见一斑，此人在东吴像国宝一般备受尊崇。

刘备与赵云商议后，决定依照诸葛亮的锦囊妙计而行。于是，他们带上随船带来的珠宝、特产，又命兵士牵羊担酒，在街坊路人好奇的注视下，叩响了乔国老的大门。

第十章
鸳鸯阵

此时乔国老宅邸的众多家仆，正因刘备这位贵宾的突然造访，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哦？你们此番前来，是为了刘皇叔与公主的婚事？”

乔国老初闻此讯，忍不住满脸喜色，一双眼睛也瞪得大大的。

“哦！这可是一件大喜事啊！公主若能嫁与皇叔为正室，可谓一件美事！不知皇叔可曾通报宫中，您已经抵达此地？”

刘备答道，他一抵达便来拜访乔国老了，因此尚未通报吴侯宫中。

“这怎么行啊！这可得从速通报才是！”乔国老一听，立刻派人去宫里通禀，又命家人好生招待刘备一行，而后说，“你们且坐坐，我先走一趟宫里。”

乔国老说罢，立刻跨上白马走了。

对于乔国老来说，他出入东吴的正殿后宫，十分自由。因此，他很快便来到后宫，晋见吴国太，向她不住道喜。

吴国太闻讯，却露出诧异之色，不悦地骂道：“你说什么？刘备想娶我家公主？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乔国老连连摆手：“国太不要着急！这桩婚事原是吴侯派吕范做媒，前去荆州提的亲。因此刘皇叔才千里迢迢赶来迎娶公主的。”

“此话当真？您可不要诓我！”

“千真万确！国太若不信，派人上街打听一下就知道了。”

吴国太果然不相信，于是立刻派人去城中探听虚实。

负责打听的人很快回来禀报：“回禀国太，此事是真的！如今城里热闹非凡，说是江口停了十艘华丽无比的帆船。而且刘备带来的五百名随员正在逛街采买东西。他们出手大方，采买了大批的猪羊、美酒还有特产，还到处吹嘘，说刘皇叔就要与吴侯之妹成亲了！现在整个城里喜气洋洋的，街头巷尾都在议论呢。”

吴国太闻言，忍不住大放悲声。之后，她以袖遮面，急匆匆奔至孙权的内阁。

“母亲，您这是怎么了？”

“儿啊！老身就算再老，也毕竟还是你的母亲啊！”

“母亲何出此言？”

“你若还当我是你的母亲，为何连我女儿的终身大事都不告诉我一声？”

“您到底在说什么？儿子听不懂。”

“事到如今，你还想瞒我不成？你且告诉我，你怎么会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刘备？”

“原来您说的是这件事啊！是谁告诉您的？”

“你自己去问乔国老吧！”

吴国太满面怒容，而站在她身后的乔国老连忙出来，说道：“你们母子两个就不要吵了，莫为了这些伤了和气。此事如今全城百姓皆知，老朽也是特来道喜的！”

孙权显得有些尴尬：“唉！这桩婚事其实是周瑜的一个计谋。咱们东吴若想此时夺回荆州，需要劳民伤财，大动干戈。于是我们打算假意

联姻，将刘备诓来杀之。这样的话，我们便可轻取荆州，因此孩儿才派吕范去做媒……”

“你给我闭嘴！”

孙权话说到一半，便被吴国太的吼声打断。吴国太的愤怒有增无减，她怒不可遏地指责起周瑜来：“这个周瑜好生可恶！他怎能如此卑鄙！周瑜身为东吴大都督，统领着八十一州将士，食君俸禄，但他自己拿不下荆州，倒惦记上主公家的公主了！他居然想以老身的爱女为饵，诓来刘备杀之！他简直是痴心妄想！只要老身在，就绝不准你们打我女儿的主意！也绝不准用她使什么美人计！”

对吴国太来说，她更加疼爱这个小女儿。

像她这样的老妇，对谋敌治国毫无兴趣，因此将全部心思都放在了这个小女儿身上。当她听到孙权要用自己的妹妹来做牺牲品时，她哪管这是对东吴有利的计策，只觉得心如刀割，怒气冲天。

“你们休想！只要老身活一天，就绝不答应！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耽误我女儿一生的幸福！周瑜竟然用自家主公的妹妹博他自己的功名，简直罪该万死！你立刻把他斩了！”

吴国太气得脸色苍白，让孙权也无可奈何。他是个大孝子，因此见到母亲真正动怒了，吓得不敢言语。

乔国老在一边也附和道：“咱们东吴若是以和亲为名，将刘备诓来再杀了。此事若传扬出去，咱们得了荆州，却失了天下人心！这件事会成为东吴永远的污点啊！”

乔国老又提出：“不如假戏真做，将公主嫁给刘备，再仰赖其皇族血统和德望，以为东吴之外郭，才是明智之举。”

吴国太却心有不甘地问道：“老身听说，那刘备已经年近五十了。我那如花似玉的女儿怎么能嫁给他作续弦呢？”

乔国老却不以为然：“国太所言差矣。有的人少年老成，也有人老当益壮。刘皇叔乃是一代英杰，气宇轩昂，不能以常人的年龄来考量。”

吴国太听到这里，心中为之松动，于是说道：“那你们安排一下，老身明日要见一见这个刘备。倘若顺遂了心意，便可以招他为婿。”

孙权身为大孝子，虽然心中苦闷，却不敢违逆母亲的意思。他兀自沉默，而吴国太与乔国老已经商量好，确定了明日见面的时间与地点。

地点就定在城西名刹甘露寺。

乔国老立刻兴冲冲地回到府里，同时派人到刘备的客栈去报信。

由于事与愿违，孙权一整夜都烦闷得辗转难眠，于是唤来吕范悄悄商议。吕范则泰然说道：“事既至此，咱们不如随机应变，立刻动手。主公可命大将贾华挑选一干精兵强将，大约三百人左右，让他们明天事先埋伏在甘露寺廊下。到时候，只要您一声令下，他们便可冲上去杀了刘备。”

“也罢！只有如此了！不过，此事要待母亲见过刘备之后，觉得不满意时再动手！”

“那么倘若国太满意的话，又当如何？”

“那倒未必！不过，如果万一母亲十分中意刘备，也只能等她对刘备改变看法后再说了！”

第二天一早，吕范便以媒人的身份，去客栈迎接刘备。

刘备这日盛装而行，他穿上锦袍，披上细甲，就连胯下的马儿都配上华丽的马鞍。整个人精神十足，前往甘露寺而去。赵云则率领五百名兵士，随行而去。

这一日，甘露寺的大小僧侣数十人，皆排在寺外迎接。他们恭敬地迎接这位东吴的准姑爷。而吴侯孙权、吴国太和乔国老等人，则一早就候在寺内正殿之中，等着会见这位刘皇叔。

刘备一出场，便令人如沐春风。只见他器宇轩昂，威而不猛，仪表出俗，众人一见，便忍不住心生敬畏：“刘备果然不容小觑！”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其实十分微妙。吴国太见到刘备的第一眼时，便觉得十分倾心。

乔国老也看出了吴国太的满心欢喜，于是低声问道："老亲家，怎么样？这个刘备果然是一表人才吧？如此乘龙快婿，你要到哪里去找？"

吴国太的欢喜之情溢于言表，她简直乐得合不拢嘴了。而孙权则努力按捺自己的敌意，另外，他的内心深处竟然也对刘备产生了敬畏之心。

"贤婿来了就好，咱们都是自家人，不必拘谨。来来来，咱们一起吃一杯酒！乔国老啊，你也好好敬敬这位贵宾啊！"吴国太心花怒放，满面堆笑，与昨日完全判若两人。

之后，在甘露寺的大殿中，摆开了大宴。满桌的玉碗银盘，盛满了山珍海味。七彩酒杯，装着各式南国的芳醇佳酿。红酒、青酒、玛瑙酒都被拿出来招待贵客。更有乐声助兴，平添无限醉意。

正在饮酒期间，吴国太忽然看到刘备身后侍立一员虎将，便问道："他是什么人？"

刘备答道，这就是赵云。吴国太又问："哦？那他便是在长坂坡救出阿斗公子，名震遐迩的赵子龙将军？"

"正是！"

吴国太立刻吩咐赐酒。赵云接过酒杯后拜谢，之后他俯在刘备耳旁低声说道："主公，咱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见廊下埋伏着不少伏兵。"

刘备佯装不知情，之后见吴国太兴致高昂之时，却突然放下酒杯，露出悲愁之色。

吴国太觉得奇怪，便问他何以突然悲愁。刘备的一双丹凤细眼中，满是悲色："老夫人啊！您若想取我性命，何不当场赐剑？何苦在廊下埋伏那么多伏兵，直叫刘某手脚发软，又如何拿得住酒杯呀？"

吴国太闻言，满脸愕然。她立刻转头，斥问孙权："你说！是不是你埋下的伏兵？"

孙权十分狼狈："啊！不是孩儿！可能是吕范下令的吧！"

“快给我把吕范叫来！”

“是！”

吕范来了，也坚称自己一无所知，还推诿道：“大概是贾华将军的人吧！”

吕范溜掉后，贾华被叫了进来。但他站在吴国太面前却一声不吭，既不推说不知情，也不承认是自己所为，只是默然垂首。吴国太气得立刻放声大骂：“乔国老，劳你命那些武士，立刻将贾华拖出去斩了！他竟敢在我准佳婿面前放肆，实在不知好歹！”

刘备则出面替贾华求情。他说，这么大喜的日子不宜见到血光，否则不吉。于是孙权趁机将贾华赶出门去，而乔国老则大声斥退了廊下的伏兵。于是几百伏兵连忙仓皇逃走。

酒宴一直进行至深夜。刘备喝得酩酊大醉，来到殿外放风。他乍见庭中横着一块巨石，不由得走近怔怔地看了一会儿。之后，他忽然仰天祈祷，又拔出了宝剑。

孙权在树后，目睹了这一切。

刘备在沉醉于欢宴之时，心中却始终因为前途渺渺而心中郁闷。当他走入无人的庭院，半醉半醒之时，忽然心中发愿，仰天祈祷起来：“倘使刘某难成霸王之业，则劈不开此石；若得上苍垂怜，玄德能成一生宏愿，便此石能开！”

只听“锵”的一声，火光四溅，巨石在刘备的剑下应声劈开。这时，一个身影从暗处走出来。

“刘皇叔，你在做什么呀？”

“哦，原来是吴侯。刘某刚才向上苍祈祷，倘若能有幸成为吴侯家中的一份子，两家共同抗曹，就让我劈开此石。倘若不成，则劈石不开。您看，这巨石果然被我劈开了！”

“果有此事？孙某也来试试看。”

孙权也拔出宝剑，对天暗祷一番，然后大喝一声，剑石俱鸣。

“啊！我也劈开了！”

“吴侯果然劈开了！”

这一奇迹流传至今。甘露寺中的十字纹巨石，也成为该刹的名胜古迹。

“刘皇叔，咱们再回殿中饮酒吧！今日可是通宵长宴。”

“吴侯，刘某已经醉了，喝不动了。”

“那咱们先走一走，醒醒酒再回去喝吧！”于是，两人一起步出山门散步。

此时正值半夜，他们身在半山腰，只见山高月小，面前的长江，景色壮阔。刘备不禁赞道：“啊！真乃天下第一江山！”（据说，后来在甘露寺的山门上高悬的“天下第一江山”匾额，便出自刘备当年的赞赏之辞。）

刘备远眺江面，看到有无数快舸往来江面，不禁有感而发：“俗话说，北人御马，南人驾舟。刘某今日一见，发现吴人行走水面，果然如履平地。”

孙权似乎会错了意，忙说道：“皇叔过奖了。不过东吴也有骏马和好骑手，如果皇叔不吝，孙某愿意请教一下骑乘之术。”

说罢，孙权便命人牵来两匹骏马，他与刘备各骑一匹，并辔朝江岸土坡奔驰而去。刘备虽然快马加鞭，但孙权仍略胜一筹。两人不禁开怀大笑。

后来，东吴百姓便称此地为“驻马坡”，即源于此。

之后，由于各式杂务缠身，刘备在东吴一住便是十多日。在此期间，他整日受到各式宴请，礼尚往来，又被邀各处参观，简直每天都是考验。刘备感到身心俱疲。

到后来，不仅赵云露出担忧之色，就连乔国老也开始着急。于是，

乔国老频频前往宫中拜见吴国太，请吴国太催促孙权，让刘备和公主早日成婚。

举行结婚庆典之前，赵云寸步不离刘备身旁，而且通过乔国老争取，他们带的五百名随员也皆获准进入城中，守护刘备。不过，婚礼之后便是洞房花烛之时，只有刘备这个新郎官才能进入王宫之中，赵云却难以进宫保护。

刘备由宫女引至后殿，但他一见宫中的阵势，不由得心惊胆战。

只见洞房之外的廊上灯火通明，伫立其间的侍女人人执枪佩剑，目光炯炯有神，看得刘备心有忌惮。

“呵呵！驸马爷，您别怕！咱们公主自幼便喜爱舞刀弄枪、骑马射箭，我们作宫女的，平素也人人佩剑，可不是要加害驸马爷的意思呀！”负责公主闺室内外事宜的管家婆笑嘻嘻地解释，似乎嘲弄刘备过于胆怯。

刘备赶忙以金帛打赏众人。

第十一章
风残月

全套的结婚典礼以及庆典活动总计为时七天，整座王宫内外、东吴上下都喜气洋洋。

在一片热热闹闹的气氛中，唯有一人不高兴，便是吴侯孙权。

“怎么搞成这样？”

孙权见到如今的情形，与自己之前的计划事与愿违，难免心中郁愤。他心中的苦闷无人可诉，只得装病在家，紧关房门，眼不见为净。

正当此时，柴桑镇的周瑜差人快马送来一封书信。

信的一开头这样写道：

瑜听闻公主已和刘备成亲之事，大为惊诧。奈何身上的金疮未愈，纵然想立刻赶回吴都，却难以如愿。此事令我啮齿痛心，然事已至此，纵有万般悔恨亦无济于事。我只好督励自己，于病中再献上一计，盼主公垂鉴……

之后，周瑜便详细地写下接下来行事的计策。

孙权找来张昭商议：“周都督信中献上一策，你看此计如何？如若失败，孙某也绝无他话了。”

张昭阅过周瑜的信后，拍案叫绝：“周都督果然深谋远虑，佩服之至！想那刘备生于贫贱之家，稍长又四处漂泊，流浪各地，他可从来没好好体会过富贵荣华的滋味！若依周都督此计，故意献给刘备美酒佳

肴、锦衣丽缎、美女无数、大厦玉楼，再让他沉浸于声色犬马之中。以如此大的诱惑，摧毁刘备的心志，让他流连忘返，不想再回荆州。如此一来，无论是诸葛亮，还是关羽、张飞等人，必定会心生怨恨，以至于众叛亲离！”

“好！那咱们就用穷奢淫逸的诱惑，让刘备沉迷其中，丧失斗志！”

在孙权的授意下，一条针对刘备的毒计暗暗开展起来。

他们先在东吴的东府建造了一座人间乐园。其中雕梁画栋，美不胜收，亭台楼阁，一应俱全。其建筑之精妙，布置之华丽，简直难以用语言形容。乐园之中，广植各式花木；池畔之侧，设有各色宴游船只；厢庑之间，高挂彩色灯饰；朱栏之上，嵌满金银珠宝；廊道之中，遍贴大理石、孔雀石，显得异常华丽。

“没想到王兄那么疼爱我，还专门为咱们两人成亲而建园子，真是太漂亮了！”刘备的新婚妻子弓腰公主，由衷地感谢孙权。

之后，刘备便和年轻的美貌娇妻一起，住进这座园子。从此之后，他们二人便享受数不胜数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他们食则山珍海味，饮则美酒佳酿，醉时赏钟鼓之乐，醒时观奇花异鸟。刘备在这温柔的女儿乡中，果然乐不思返。他在一天一天的奢靡生活中，逐渐忘却了世间疾苦。什么抱负和理想，全被刘备抛之脑后了。

“主公这个样子，可不好办了！”

赵云见到刘备这副样子，忍不住忧心忡忡。

“对了！临行之时军师就交代过，倘若遇到什么难事，不是还有锦囊么？看来现在我应该打开第二个锦囊了！”

赵云急忙翻出诸葛亮临行时赠予的锦囊。打开一看，却发现诸葛亮早就预料到今日的情况。孔明给的秘计正好解除赵云担忧之事。读罢，赵云便立刻请侍女通禀，要求面见刘备。

“主公！大事不好！咱们不能在此地久留！”赵云唐突来访，一句话说得刘备大吃一惊。

“子龙，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主公，属下得到讯息，曹操已经亲率精兵五十万，直奔荆州，欲报赤壁之仇啊！”

“什么？曹操要攻打荆州？你是怎么知道的？”

“孔明军师已亲自乘坐快舸，来到东吴边境迎接主公了。他说，荆州危急，因此赶紧迎主公返回，以便商议对策。否则，荆州有恐不保！”

“这可了不得了！”

“正是！请主公赶紧动身，起程回去吧！”

“嗯，这个嘛……”

刘备一顿，陷入了沉思。良久后，他才抬起头，仿佛下定了决心一般，对赵云说道：“行！咱们回荆州！”

“现在便走？”

“不忙，你且等一下。待我与夫人商量一下。”

“主公，您不能跟夫人商量啊，否则咱们一定走不成了！”

“这倒不会，刘某自有分寸。”

于是，刘备走进内室。

不料他刚刚踏入，夫人便迎上前来问道：“夫君，你是不是一定要回荆州？”

“哦？你怎么知道的？”

“为妻又不是外人，这么天大的事情，又岂能瞒得住我？”

“你知道了也好，我便直说了吧。如今荆州危在旦夕，为夫是一定要走的。若是沉溺于你我的儿女情长，而丢掉江山的话，刘某必遭天下人耻笑，可能永远被人唾骂为自己无用！”

“你自然是要回去的！夫君出身武门，倘若只知道你我情爱，不顾国家危亡，只恐一辈子无颜再见世人啊！”

“多谢夫人成全。只不过，刘某若赴战场，生死未卜。你我夫妻一场，只恐今后难以相守。刘某实在可惜，难道咱们这些日子的恩爱生活，不过是南柯一梦？”

“呸呸呸！夫君莫要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咱们夫妻恩爱，怎会是虚渺无常的梦呢？你我一日为夫妻，便终身为夫妻。倘若离开人世，咱们在九泉之下，仍是夫妻呀！”

“只可惜如今我要回荆州，咱们就得分离了。”

“为妻愿随夫君一道走！”

“什么？公主要随我回荆州？”

“那是自然！”

“这个恐怕不妥吧！你贵为东吴的公主，你若要去荆州，不仅吴侯不会答应，吴国太也断然不会应允的！”

“这我自然知道。我若要去荆州，断不可让王兄知道，否则就麻烦了。不过，母亲那里我自有办法应对。”

“可这王宫内外，把守森严，咱们如何出宫呢？”

刘夫人建议道：“既然现在已经临近岁末，夫君不如等到过完年再走。到时候，咱们便趁大家新春团拜之时，去给母亲请安，顺道提出要去江畔祭祖。母亲向来推崇孝道，肯定不会阻拦的。”

“夫人的主意不错。只不过，你我此去荆州，一路上兵荒马乱的，路上必定困难重重。不知夫人会不会后悔，离开自己的国土？”

“我身为你的妻子，独自一人留在这里，又有何意思？为妻更愿意陪伴在夫君的身旁，纵使前途坎坷，也心甘情愿！”

刘备听到妻子的一番告白，心中十分感动，不禁泪洒衣襟。之后，他便暗中叫来赵云，告诉他夫人的心愿，以及逃脱的计划。最后嘱咐

道："元日一早，你便设法避人耳目，去长江岸边等我。"

赵云仍是不放心："请主公莫忘以往诸事，切莫与军师的计谋相左呀！"

过了年便是建安十五年。在元日这一天，旭日尚未升起之时，整个东吴还笼罩在黎明的昏暗之中。

依照惯例，吴宫的正殿上灯火通明，一夜未熄。文武百官则一早便整齐列队，静候在大殿之中，向吴侯孙权拜贺新年，山呼万岁。待到旭日东升之时，孙权便向百官赐酒，正式开启了新年的庆典。

而此时，刘备正与夫人一起，悄悄来到吴国太的房中，禀告道："我们夫妻二人打算去江畔祭祖。"

因为刘备父母及先祖的坟墓均在涿郡。吴国太十分嘉许这位乘龙快婿的一片孝心，见女儿也恪守为妻之道，要随夫婿一同前往，便高兴地准他们前去了。

待两人步出宫门之际，夫人所乘坐的车马已经备妥。刘备则跨上一匹骏马，马背上的鞍子十分华丽。他们一路出了中门，又出了城门，均无人起疑心。

守城的官兵见到二人，也只是投来艳羡的目光，心中暗道："不知驸马爷和公主一大早去哪里？"

此时尚为元日的清晨，城中众人皆沉浸在前夜的酒醉酣梦之中。

待一行人步出外城大门，刘备便回头，交代推车的车夫及随行武士："前面的林中有一眼新泉，你们且去沐浴净身。咱们一会儿要去江边祭祖，最忌讳身体不洁之人。"

于是，刘备将这些随从统统打发走。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早在车内改换了打扮。她平素便刀剑不离身，如今也同样腰别短剑，身佩小弓。另外，她还特意罩了一件斗篷，将弓箭遮掩起来。

夫人一下车，便像一只蝴蝶一般轻盈一跃，跳上随从的一匹马，刘

备也立刻策鞭疾驰向前。

“夫人，还好一切顺利！”

“夫君莫急，成败在此一举！”

刘备闻言，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夫人也笑了。虽然她的脸庞被斗篷遮住大半，但仍能看到她的笑颜如花。

两人策马疾驰，很快便来到江边码头附近。此时艳阳高照，长江之水，波光涟漪，金光耀眼。

“啊！主公、夫人，你们可来了！”

“子龙，你到了就好。我们一路还算顺利，不过恐怕追兵也不远了。”

“属下早有准备。有赵云在此护驾，主公和夫人尽管放心就是！”

赵云率领手下五百名兵士，一早便恭候于此。他们护送着刘备和夫人，沿陆路直奔荆州而去。

幸好，刘备脱逃之事，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才传到吴主孙权的耳中。之前护送刘备和公主出城的官兵，沐浴净身之后回来找不到他们，只当是走散了，于是径自在江边附近找了半天。

“咦？驸马爷和公主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后来，这些官兵怕被吴侯问罪，一直不敢上报。

因此当真相大明之时，已近黄昏时分。孙权一直在大殿上宴饮，大醉之中，忽然得到刘备脱逃的报告，气得破口大骂：“实在可恨！刘备那个织席贩履的小人，竟敢恩将仇报，还拐跑了我的妹妹！”

孙权气得随手抄起一方玉砚，掷在地上，将玉砚摔得粉碎。之后，他急忙召集开会，又不顾正值元日之夜，便立刻派出五百精兵，杀出城去，捉拿刘备。

吴侯孙权余怒难消，一直大声咒骂。宫中传出的暴怒之声，令整座

都城的灯火都不断颤抖。

程普闻讯，立刻求见孙权，问道："主公，您派哪位将军率兵去追赶刘备？"

"陈武与潘璋。"

"他们带了多少人马？"

"五百人。"

"这些人恐怕不够！"

"何出此言？"

"公主如今已经嫁为人妻，既然会随刘备出逃，必然已被其所蛊惑。况且公主虽为女流之辈，却巾帼不让须眉。她武艺高强，秉性刚烈，一般东吴的将士大都要惧怕她三分，只派陈武、潘璋去，恐怕请她不动。"

孙权闻言，更加怒不可遏。他立刻召来蒋钦、周泰二将，下令道："我命你们二人，带上此剑，前去捉拿刘备！你们要当场将他一劈两段！倘若我妹妹不从，便也要将她的首级带回来！如有违抗，视为同罪！"

说罢，孙权便解下随身的佩剑，交给二将，催促他们即刻出发。

第十二章
蜂腰之剑

刘备等人一路快马加鞭，昼夜不休，此时已赶到柴桑郡附近。到了此处，刘备才稍稍松了口气，而他的夫人毕竟是个女儿身，如此连夜骑马，已经疲惫不堪。

幸好他们在途中遇到一个大户人家，向他们讨来一辆马车，才使夫人得以转乘车辆，继续赶路。

“前面的车马站住！刘备休走！吴侯有令，你们赶快下马受缚！”

突然，从身后的山谷传来一声大吼，只见有五百名东吴兵士，正兵分两路，追击而来。

赵云显得十分从容：“主公尽管带夫人先走，此处交给我就是！”

刘备点头，便留下赵云断后。

这一日，赵云很快便处理掉追兵，但之后的第二日、第三日，刘备一行面对的围追堵截愈发密集起来。

孙权和周瑜分别在吴都和柴桑郡下令，东吴各地都在通缉刘备等人。如今这通缉令已经传至东吴的四面八方，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各处往来关卡均严加设防，密切盘查。另外，徐盛和丁奉也捧着孙权的尚方宝剑，率三千人马阻断了他们的去路。

“哎呀！糟糕！东吴的追兵已摆好阵列，我们看来进退两难啊！”

见刘备如此悲观，赵云便附耳说道：“主公莫要担心！孔明军师早

已料到此事，锦囊妙计中已给出解救之法。您只需如此这般，便可逃脱。”

刘备听完妙计，心中又升起希望。他立刻走近夫人的车旁，哭诉道：“夫人啊！爱妻啊！看来你我今日的缘分已尽了！你一路陪我逃到这里，也是无用。刘某今日便要自绝于此，你快返回吴都吧！我们九泉之下再会了！”

公主掀开车帘，满脸泪痕，惊讶地问道：“事到如今，我又回去做甚？为妻既然追随你离开东吴，便断然不会回去！夫君，你何苦要这样赶我？”

“夫人啊！如今吴侯的追兵已杀至跟前，周瑜也已将咱们所有的去路封锁。看来咱们已经插翅难逃了！与其落在吴兵手中受辱，为夫索性自行了断罢了！”

这时，徐盛和丁奉已经率领大批吴军，杀至眼前。夫人忙叫刘备藏在车后，自己则掀开车帘，跳下车来。

“大胆！你们认得我是谁吗？你们谁敢动我半根手指，我母后绝不会轻饶！”公主一声断喝，声音清脆，宛如银铃一般，但闻者无不胆战心惊。

“属下参见公主殿下！”徐盛、丁奉连忙下马，参见公主。一来，她毕竟是主公之妹；二来，这位东吴公主可不好惹。她素来性情刚烈，东吴上下，无人不知。而且她从小便深受吴侯和吴国太的宠爱，人人都要让她三分。

“你们可是徐盛和丁奉？”

“正是！”

“你们身为东吴大将，拿弓佩剑，凶神恶煞地追赶主人的车马，难道要造反了？还不给我退下！”

“可是，我等是奉了吴侯的命令，还有周都督的军令而来……”

“呸！周瑜算是什么东西？难道周瑜让你们谋反，你们便也听他的？这是我家哥哥孙权与我的家务事，轮不着你们臣下来管！”

“我等绝无加害公主殿下之意，我们接到的命令是捉拿刘备。”

“住口！刘备既是大汉天子的皇叔，也是我的丈夫！我们是受母后恩赐，明媒正娶，行过大礼的。你等谁敢动他一根汗毛，便休怪我不客气了！”夫人柳眉倒竖，凤眼圆睁，手按佩剑，大声斥责。

徐盛和丁奉闻言，连忙摆手：“公主请息怒！公主请息怒！”

公主不仅不肯息怒，反而更加气愤，她大声斥责道：“你等就知道怕周瑜，就不知道怕我么？你们现在回去，将我刚才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他！周瑜若胆敢因你们违抗军令而治罪的话，我这把手中剑便也饶不了他！”

公主气势逼人，一通斥责之下，徐盛、丁奉二人也不敢造次。公主见状，便伺机跳上马车，大声下令：“咱们走！看谁敢拦我！”

刘备连忙策马，紧随于后。五百名兵士也立刻开拔，跟在后面离去。

赵云则立在道旁，怒视他们。徐盛、丁奉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开，不敢拦阻。待刘备等人离开二三里地后，才悻悻地收兵回去。

这时，忽从前方驰来两匹快马：“你们怎么回来了？”

马上正是奉孙权之命，随后追来的陈武和潘璋两员大将。

“唉！别提了。咱们追的虽然是刘备，但是公主可是主公之妹，公主一直护着驸马，咱们这些作臣下的怎么敢动手？我们刚被公主教训一通，这不空手而归了！”

“什么？你们怎么放他们跑了？你们可太不中用了！公主有什么好怕的？我等是奉了吴侯的御令而来，吴侯说了，倘若公主不从，便砍下首级回去！”

四个人一合计，便立刻打马向前紧追不舍。

公主的车驾和刘备等人正沿着江边疾走，只听得身后又传来喝止声。大批兵马一阵混乱，不得不停了下来。

公主便再次从车上跳下，等着追兵来到。只见陈武等四名大将，正快马加鞭，疾驰而至。

“哼！你们就这么参见公主么？成何体统！还不给我下马见礼！”

听到公主一声断喝，四员大将连忙飞身下马，肃立在侧，拱手行礼。但公主却不肯轻饶，她伸出一双雪白的纤手，指着四人的胸膛骂道：“好啊你们！我真不知道你们到底是绿林之徒，还是江上贼匪？咱们东吴竟有如此不懂规矩的臣下吗？你们见了主君之妹，竟不知下跪行礼？赶快给我跪下！”

四名大将摄于公主的气势，不得不遵从君臣之道，只得勉强拜倒在地，拱手在上，向公主行了大礼。

公主见状，这才面色稍霁，开口问道：“怎么回事？你们为何又追来了？”

潘璋回答：“末将是来接公主回宫的。”

公主摇了摇头，回绝道：“不成！我不跟你们走！”

“末将是奉吴侯之令来的！”

“我们可是奉了母后之命出城的。哥哥最孝顺母亲，他绝不可能违逆母后的意思。你们一定是听错了！”

“不！吴侯此番动怒，下了严令，务必砍下首级带回去！”

“哥哥要砍谁的首级？”

“……”

“你难不成要砍我的首级带回去？”

“末将失言，吴侯是要砍刘备的首级带回去。”

“你给我住口！”

“是！”

“我与刘备已经结为夫妻，如今我们夫妇一体，无论你的刀口是对着他，还是对着我，都是谋反弑主！你们若有本事，就来吧！假若我们夫妻今日死在这里，赵云将军也不会放你们活着回去！假若你们侥幸逃回去，我的母后也绝不会轻饶你们的！”

“……”

“你们若有胆量，就过来，取我的首级试试啊！”

四名大将闻言，谁也不敢起身。而刘备早已趁此功夫，逃得不知去向。只有赵云紧紧守在夫人身旁，怒目而视。

四名大将无奈，只得眼睁睁地看公主的马车离去。而赵云则一直率一队人马殿后，害得四人不仅没有机会动手，甚至连暗中串通的机会也没有。

“唉！真是没法子啊！”

“咱们遇到这么一位公主，也实在没辙！”

四人无奈之下，只得悻悻收兵回去。他们刚走出十数里地，忽见一队人马迎面而来，为首两员大将精神抖擞地对他们高喊：“刘备在哪里？”

四人一看，原来是东吴大将蒋钦、周泰。

陈武面有难色地答道：“我们实在没办法捉拿他们。”

“此话怎讲？”

“我们刚才倒是追上他们了，可是公主说，他们是得到吴国太的准许才出城的。她还说，若没有吴国太的口谕，她才不回去！”

“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公主！你们怎么不告诉她，咱们是奉了吴侯的御令前来捉拿于她的？”

“我们说了啊！但是公主说，她与吴侯身为自家兄妹，这些是他们的家务事！咱们这些作臣下的，就算拿着吴侯的御令，她也不肯听的！”

“你们怎么如此无用？既然公主不从，那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你们看，主公亲授了宝剑，倘若公主不从，便可取了他们的首级回去复命！”

“哦！这当真是主公的御剑！”

“那是自然！我看那刘备带的多为步兵，咱们只要快马加鞭，想必很快就能追上他们！徐盛、丁奉，你们二人立刻回去禀告周都督，请他备好舟船，将江面封锁下来！我等四人则一路沿陆路追赶，咱们一定要在柴桑附近将刘备等人一网打尽！”

另一厢，刘备心知如今情势紧急，便带着夫人的车马，一刻不休地狂奔，只求能尽量远离追兵。

当他们来到柴桑城外时，刘备也不敢在街市中穿行，于是众人便绕道郊外，顺着崎岖小路来到江边。他们一路奔逃，来到一个叫刘郎浦的渔村。

“怎么江上连一艘船也没有？”

“赶快找船！船都跑哪去了？”

刘备和赵云一时觉得甚为蹊跷。他们虽然身在一座小渔村中，却找不到半艘船的影子。不仅如此，当他们举目四望时还发现，他们身处之地面前只有一片茫茫的江水，若想从此地逃脱，必须乘船，否则简直插翅难飞！

“子龙啊！”

“主公，末将在此！”

“看来，咱们逃到此处，再也难以逃脱了！”

“主公不必担忧，末将手中还有一个军师的锦囊，咱们可以看看孔明军师有何妙计。锦囊中写着：‘刘郎浦头芦笛响，激浪相搏无处藏；破车汗马业终此，一舟来会解愁肠。’既然军师如此写，就说明他早有准备，咱们少安毋躁，再等等就是了。”

赵云一边打开锦囊，一边宽慰刘备。

而刘备则望着苍茫的江水，显得十分沮丧，而夫人也坐在车上一言不发，两个人都情绪低落，感到绝望不已。

正在这时，只见远处山脚之下掀起一片尘烟，又闻战鼓隆隆，呐喊喧天。他们心知，东吴的追兵已追过来了。

“怎么办？咱们该如何是好？”刘备浑身颤抖，颤声说道。

夫人似乎也下定决心，打算拼死一战。她一个纵身，跃下车来。

人马之声愈来愈近，箭雨铺天盖地地袭来，刘备手下的五百兵士难以抵挡，只得四散而逃，一时之间，阵脚大乱。

正值危急关头，忽然，从刘郎浦旁沙洲的芦荻荡中，传来“沙沙”之声。只见从一人多高的芦荻丛中，忽然驶出二十余艘快船，正向岸边急速划来。

“主公！我们在这里！”

“主公！快上船啊！”

船上之人不住挥手，正向他们高声呼叫。

这时，从船舱中又走出一人。只见他羽扇纶巾，神态自若，正是军师诸葛亮。

第十三章
气死周瑜

诸葛亮所率的荆州水兵,人人都打扮成商旅模样。他们迅速驶到岸边，将刘备、夫人以及五百随员一一接上船后，便立刻扬帆，驶离湾口。

“喂！前面的船只，不要走！”东吴的追兵迟来一步，懊悔莫及，只得对着江面叫喊。

诸葛亮站在一艘船上，对着追兵喝道：“我们堂堂荆州，你们若有心取之，可用计，亦可强攻。但你们居然使出美人计，未免实在无耻下流！你们且回去，告诉周瑜，让他以后莫要一错再错！”

说罢，诸葛亮转身进仓，而船上的荆州水兵，则哄笑不已。

东吴的追兵无奈，只得万箭齐发，作为回答。但船只已经驶离，箭矢都落入江中，像无数蒿草，随波逐流。

待船队驶出十数里后，回首观望之时，却见有百余艘兵船，正张满风帆，顺风而来。当中有一艘船上高挂“帅”字大旗，显然是周瑜都督所乘之船。其左右还有黄盖和韩当之船，正排起船阵，节节逼近。

“糟糕！他们的船队追上来了！”

刘备与众人见状，不免大惊失色。但诸葛亮却从容不迫，他一面指挥水手前进，一面安抚众人道：“不要紧！这些皆在我的预料之中，我自有准备。”

于是，诸葛亮指挥船队迅即靠岸，众人弃船，沿陆地而奔。

东吴水军自然紧追不舍，也随之弃船上岸。黄盖、韩当和徐盛等大将，改换战马，继续追赶。周瑜也在其中。

他环顾四周，问左右道：“这里是何处？”

“此乃黄州边境。”徐盛话音未落，忽听一阵战鼓声，划破了四下的静寂。

与此同时，一彪人马从山后奔出。定睛一看，为首的正是刘备的义弟关羽关云长！关羽手提八十二斤的青龙偃月刀，二话不说便冲周瑜而来。

“糟糕！敌人是有备而来！”

周瑜正欲后退，突然听到两声大喊：“黄忠在此！”

“你们可认得我魏延吗？”

只见黄忠、魏延两员大将，各率一军，分别从左右的水泽和山坡后冲出来，夹击而上。吴兵惊魂未定，一下便被冲散。

东吴的将士虽然奋力应战，却已死伤无数。周瑜见事不好，连忙撤退。他迅速返回刚才登岸之处，急慌慌返回船上。却见刚才已经行远的诸葛亮，忽然又率一军来到岸边，大声喊道：“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

荆州将士高喊了两遍，之后又纵声大笑。

周瑜闻言，勃然大怒：“你们实在可恶！待周某立刻登岸，与你再决一雌雄！诸葛亮，休走！”

虽然周瑜一再跺脚大骂，但黄盖、韩当等人见已经折损了大量兵士，剩下的残兵败将也大都丧失斗志，于是拼命抱住周瑜，劝阻道：“周都督！莫要和他们一般见识！请您忍一忍吧！”

同时又命水手：“赶快起帆！向江中驶去！”

周瑜气得目眦欲裂，眼角迸出血丝："他们简直太可恨了！周某身为东吴大都督，怎会遭到如此的奇耻大辱！我还有何面目再回去？有何面目再见吴侯？真是气杀我也！"

周瑜捶胸顿足，咬牙切齿，大声咒骂。忽然，他口喷鲜血，轰然倒地，好似一根朽木一般，跌落在船舱之上。

"都督！周都督！"

"醒醒啊都督！"

东吴众将七手八脚地抱起周瑜。

隔了好久，周瑜才悠悠醒转过来，微微睁开眼睛，气若游丝地说："把船，驶回东吴……"

蒋钦、周泰赶紧护送周都督返回柴桑。

周瑜因羞愤交集，再次金疮复发，卧榻不起。吴侯孙权得知此事后，也郁愤难消。他满心只想着复仇，对刘备恨得咬牙切齿。之后，周瑜于病中又捎来一封长信，信中写道：

主公，唯盼我军更加严格操练，兵强马壮，以便尽早讨伐荆州，报仇雪恨！

孙权原本年轻气盛，无须周瑜激励也早已满心仇恨，他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商议讨伐荆州之事。

重臣张昭闻讯，匆忙赶来劝谏："主公！此番召集军事会议，所为何事？"

张昭一直主张议和，他认为东吴应该注重文治，于是接着谏道，"主公切莫忘记，曹操为了一雪赤壁之辱，如今正在厉兵秣马，日夜操练。他之所以没有立即率兵南下，既非手下无兵，亦非惧怕我东吴。曹操真正忌惮的，是咱们与刘备联合抗曹。倘若咱们现在兴兵，攻打刘备的荆州，曹操正好乘虚而入，必定立刻南侵啊！"

"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主公莫急。在此之前，咱们还须解决另一个忧患之处。”

“哦？什么忧患？”

“咱们要想办法，阻止刘备与曹操结盟。”

孙权十分惊诧：“刘备？他怎么会与曹操结盟？”

“没错，曹刘两家结盟的可能性很大。咱们绝不可掉以轻心，以免此事发展下去。”

“唔，这么说，我们须防患于未然！”

“正是！另外，咱们必须注意当务之急是什么。臣以为，如今在咱们东吴之中，肯定潜伏着曹操的细作。因此，主公与刘备此次交恶之事，恐怕早已被曹操得知。想那曹贼，十分会把握时机，如今说不定他已暗中派人，前去游说刘备，要求与他结盟了也未可知。因此，咱们不得不早有准备，早定对策才是！”

“你说得不错！倘若刘备真与曹操结盟的话，那么咱们所受的威胁就更大了！我们该如何阻止曹刘联合呢？张昭，你可有良策？”

“臣以为，咱们应该立刻派使者去许昌，上表朝廷，请求封刘备为荆州太守。”

孙权闻言，立刻面露不悦之色。

张昭见状，又苦口婆心地劝诫道：“主公须知，所有的外交计谋，均须以隐忍为上。倘若咱们平白无故，给刘备这种待遇，想必主公是不肯的。但正因为如此，这一招却会带来奇效。一来，曹操从中难以看出东吴与刘备之间的间隙；二来，刘备也会记挂东吴之恩情，因此摒弃前恨。只要我们能设法扭转目前的局势，待日后再施计离间曹刘，使曹操和刘备两家对抗。到时候，咱们就可趁刘备疲于应付之际，再一举夺回荆州即可！”

“好计策！那你说说看，谁能有此巧谋远虑，能赴许昌出使？”

“有一人能胜任！此人名叫华歆，字子鱼，平原人。他曾颇受曹操赏识，是出使的最佳人选。”

“好！速传华歆！”孙权立刻打起精神，跃跃欲试。

第十四章
文武竞春

此时，距河北霸主袁绍灭亡，已有九年之久。政经文化，以及社会的各个方面早已改弦更张，呈现出一派新迹象。只有春秋更迭，季节改变，是永恒不变的。

今年为建安十五年春。位于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方向）的铜雀台，足足耗时八年，终于修建落成。

“如此美事，须得大肆庆祝一番！”

曹操特意为此，离开许昌，前往邺城。

与此同时，为了庆贺铜雀台的落成，各州的将军、文武百官皆受邀出席庆祝酒宴。一时之间，邺城城中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十分热闹。

此台兴建于漳河之畔，之所以命名为“铜雀台”，盖因九年前，曹操北征占领此地时，自地下挖掘出青铜之雀而得名。

这座铜雀台建筑宏大，十分气派。铜雀台位于中央，左右各有一台。左为玉龙台，右为金凤台。三座台均为拔地十余丈高的高耸建筑，其间又有虹桥相连。整座铜雀台金碧辉煌，千门万户，展现了当时文化与艺术的精髓。雕梁画栋，熠熠生辉，令人目不暇接。

“啊！此台竟是人间所造吗？这是人能居住之地么？”但凡参观过此台的人，无不交口称赞。

“这样的铜雀台，才配得上老夫啊！”自古英雄便钟爱高楼广宇，雕

梁画栋，曹操自然不例外。

一日，曹操盛装前来登台。他头戴七宝金冠，身着绿锦罗袍，腰束玉带，斜挎一柄黄金佩剑，脚下蹬一双珠履，行走之间摇曳发光。

“铜雀台何其壮哉！其规模之壮观，建筑之华丽，结构之精致，简直让人无以形容啊！”

文武百官侍立于台下，山呼万岁，举杯庆贺。

“值此佳日良辰，咱们不妨来点儿余兴节目吧！”曹操兴起，命人取来自己珍藏的一件红锦战袍，将其高挂于广场之中的杨柳枝上，下设一个箭垛，然后对武官们说道，“各位将官，一展身手吧！请站在杨柳树的百步开外，若谁能射中箭垛红心者，这件战袍便赏给他！你们谁有本事便出来比试比试吧！”

武官们兴高采烈，自动站出两队。曹氏本族的子弟组成一队，皆穿红袍，其余众将则穿绿袍，另组一队。每人都跨上战马，手执雕弓，屏气凝神地等待发令。

曹操宣布规则：“谁若射不中，便罚他饮漳河水！哪个没自信，现在趁早退出，到老夫这边先自罚一杯！”

自然无人肯退出。众将官皆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开始！”曹操一声令下，立刻擂起战鼓。

立刻有一人张弓搭箭，首先跃出。此人正是曹操的侄儿曹休，字文烈。

只见曹休策马扬鞭，在广场草坪上来回驰骋了三圈之后，在离杨柳树百步之遥的位置停住，只听“嗖”的一声，一箭射出。

“哈哈！射中了！”人群中爆发出一片赞叹之声，大家纷纷鼓掌叫好。

一名近侍刚刚跑近杨柳树旁，正欲取下战袍，递给曹休时，只听人丛中一人高喊：“且慢！丞相所赏的锦袍，怎能只许自家族人先取，我们也要争一争！”

一员大将一边呼喊，一边策马而出，奔到草坪之上。

众人都纳闷是何人发言，一看才知，此人正是荆州大将文聘，字仲业。

文聘骑在马上，将铁弓拉满，架势好不威风。只听一声弓弦响，箭矢转瞬间飞射而出。

霎时，金鼓齐鸣，众人又鼓掌叫好。

“我也射中了！来来来！那件红锦战袍归我！”文聘正洪亮地吆喝道。

不等话音落下，却又跃出一骑：“哼！你分明是夺人之美！少将军明明最先射中箭垛，战袍怎能归你？我让你见识见识我的本领，再说大话不迟！”

说话之人原来是曹操的堂弟曹洪。他拉满雕弓，“嗖”的放出一箭，不偏不倚正中红心。

顿时锣鼓喧天，叫好声不断。无论是场上的参赛将官，还是场外的围观群众，大家都兴奋莫名，狂热不已。

又有一员大将威风凛凛地纵马而出：“你实在可笑！如此箭法，与文聘又有何不同？”

此人正是大将夏侯渊。只见他飞马纵驰，宛如电光石火一般，之后突然回身，从背后射出一箭，竟然正射在之前三箭的正中央。之后便随箭策马直奔杨柳树，并高声道谢：“多谢丞相赐袍！”

他刚伸手去取锦袍时，却听到有人呵斥一声：“且慢！你这个狂徒！”

一支冷箭应声而出，直奔柳树而来。回头一看，放箭之人正是徐晃。

“啊！”众人心头一惊，正捏了一把冷汗，却见此箭直奔挂锦袍的树枝而去。树枝中箭，“咔嚓”一声折断，红锦战袍也应声落地。

与此同时，徐晃策马冲上前去，从地上一把抄起锦袍便披在自己身上。之后，他又策马返回，对台上高叫一声：“多谢丞相赐袍！徐晃谢过啦！”

众人见状，惊愕不已。

突然，一直站在绿袍诸将中的许褚一跃而出。他二话不说，冲上前去，一把扯住徐晃的雕弓，硬把他从马上拉了下来。

“许褚！你要干啥？”

“我要干啥？你看丞相还没发话呢，这锦袍归谁还不一定呢！谁想要锦袍，便凭本事取就是了！”

“你简直是无法无天！”

“你把锦袍给我！快给我！”

徐晃和许褚两人揪在一起，滚成一团，锦袍也经不住二人拉扯，被撕得四分五裂！

“好啦！好啦！快叫他们分开吧！”曹操坐在台上，只得连连苦笑。

于是响起退兵的钲声，众将官急忙归队，分列红绿两队站好。曹操对他们说道：“很好！无论是红袍队，还是绿袍队，都难分高下，可见各位平日里勤练武艺，经常切磋。老夫见到诸位如此努力，又怎会吝惜一件战袍！”

曹操兴致高昂，立刻命人赏赐每人一件锦袍，又吩咐道：“现在就请大家分阶入座，咱们共饮杯中美酒吧！”

宫中伶人立刻奏响音乐，动听的乐声，直冲云霄，就连漳河之水，也不禁随之荡漾。

山珍海味、美酒佳酿被源源不断地端上了酒桌。台上台下，觥筹交错，众人把酒言欢，整座铜雀台显得春意盎然。

“刚才，诸位大将已经张弓竞技，比试了箭术，一展武家的本领。咱们朝中还有不少饱学之士，不知能否赋几首诗，为今日的盛举平添一

些情怀？”酒过几巡，曹操稍有醉意，便乘兴提议。

于是，众人掌声雷动，一名叫王朗、字景兴的文官，起身说道：“谨遵丞相之命，在下便赋诗一首，就讲这座铜雀台。”

他立刻吟诵一首诗：

铜雀台高壮帝畿，水明山秀竞光辉；

三千佩剑趋黄道，百万貔貅现紫微。

风动绣帘金凤舞，云生碧瓦玉龙飞。

君臣庆会休辞醉，携得天香满神归。

曹操十分欢喜，还特别用自己最喜爱的酒杯，赐酒给王朗：“来！请你干了此酒！”

王朗接过酒杯，干杯后将酒杯纳入衣袂退下。文武百官又连声欢呼。

之后，又有一人献了一首诗。此人是东武亭侯、侍中尚书钟繇，字元常。这钟繇的书画十分了得，他的隶书被誉为天下第一。后人还将他与王羲之并称为“钟王”。

钟繇当场吟了一首七言律诗：

铜雀台高接上天，凝眸览遍旧山川；

栏杆屈曲留明月，窗户玲珑压紫烟；

汉祖歌风空系筑，楚王戏马谩加鞭；

主人盛德齐尧舜，愿乐升平万万年。

“好诗！写得好啊！”曹操大为赞赏，立刻赏了钟繇一方砚台。台上台下顿时响起一片叫好声。

“啊！老夫身为人臣，今日得享这般荣华富贵，可谓极致！”曹操对

着左右重臣不断感慨。他虽身处极乐之中，仍未忘记自省吾身。

“平心而论，若非老夫在，这个国家必定已纷乱不堪。如袁术一般，僭称帝王之人，不知会有多少？幸而袁绍、刘表等人，已被老夫一一讨灭。然而，老夫今日虽高居宰相之重位，却仍被人怀疑有篡夺天下的野心。

“犹记得，年少时曾读《乐毅传》，其中有这么一个故事：赵王欲起兵讨伐燕国，乐毅拜伏于地，哭诉道：‘臣昔日曾仕于燕王，如今虽已离开燕国，但我对燕王的忠节与思念，一如我对您一般无二。因此，臣宁死也不愿参与此不义之战！’老夫在年少时所读的《乐毅传》这一章节，如今仍然深深印在我脑海里，始终难以忘怀。

如今，老夫之所以平定四邻之乱，在内执宰相之职，在外掌控兵马大权，实在是因我心忧四方暴贼张狂，人民流离失所，天下大乱，无法无天之故。老夫若非如此，则如何挽救这大汉天下？文武诸将，望你等体谅老夫的用心良苦啊！”

曹操直抒胸臆，之后又连饮几杯美酒，不禁喝得醉意酩酊。

“取笔墨来！”他展开云笺，提笔写下一行诗句：

吾独步于高台，俯观万里之山河。

不料，曹操刚刚落笔写下两句，却忽有快马而至，说有要事奏报。

一场盛宴至此时，所有人醉的醉，倒的倒。但曹操闻讯则毫不怠慢，他立刻将许昌信使传至阶下问话：“出什么事了？”

“请丞相先看相府的文书。”信使毕恭毕敬地奉上官厅文书，然后口头报告道，“自从丞相来邺城之后，江南的情况有所变化。咱们派去的细作已经打探到，东吴的孙权已派华歆为使，请封刘备为荆州太守，圣上已经许可。而且，孙权还不知为何，非但摒弃前嫌，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刘备为妻，更将荆州九郡中的大半，当作嫁妆送与刘备。总之，孙刘两家结盟，对我国影响巨大。如今许昌朝中，人人忧心，因此派我快马向您禀报。”

“什么？吴侯将妹妹嫁给了刘备？”曹操错愕之下，手中之笔也掉在

地上。

曹操心中震荡不已，一时之间，他竟手脚发麻、两眼茫然，只能呆望着空中的浮云，惊得哑口无言。

程昱弯腰，从地上拾起笔来问道：“丞相！您这是怎么了？就算您曾身陷敌军重围，遭受箭矢交攻之时，也不曾如此失魂落魄呀！为何今日会如此失态？”

“程昱！你听到了吧，这件事还不够令人吃惊么？想那刘备本是人中之龙啊，他只因困在浅滩，才未得施展其志。如今刘备得了荆州，岂不如同蛟龙入海，从此便可以尽情施展了么？这不足以叫人吃惊么？”

“嗯！此事可谓晴天霹雳！不过，咱们也并非无计可施了呀！”

“孙刘联姻，宛如让这条困龙得水，两相结合，咱们要想切开他们可是难上加难啊！”

“属下倒不觉得情势如此糟糕。想那孙权与刘备原本就不和，他们两家联手也未必就牢不可摧。孙权之前一直处心积虑想要算计刘备，他恨刘备之至，一直想要除掉他。因此，他们两家联姻，说不定原本便是孙权设下的一条计谋而已。咱们若想让他们交恶，令水龙相搏，也不是没有办法呀！”

“哦？你有什么好办法？快说来听听。”

“依愚臣所见，孙权最仰赖的人只有两个，一是周瑜，二是程普。丞相可于今夜速速返回许昌，会见东吴使者华歆，暂将他留下。”

“然后呢？”

“然后丞相可以立刻奏请封周瑜为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这江夏、南郡两地如今皆为刘备占有，因此若让东吴使者华歆回去传话，恐他不从。丞相不如另赐华歆一个官职，让他留在朝中，之后改派其他敕使回东吴，向周瑜、程普传旨。他们接到封号，一定会感激丞相的恩情。”

“唔！此言有理！”

曹操将程昱此计会造成的种种结果，仔细想了个清清楚楚。

当晚，他便不顾正进行到一半的铜雀台宴乐，急匆匆安排车马，返回了许昌。

一到许昌，曹操便立即召见东吴使者华歆，赐其大理寺少卿的官爵，将他留下。又依程昱之计，派人带着敕令奔往东吴。

第十五章
往来荆州

周瑜因金疮发作，一直在柴桑静养。此时竟意外地接获敕令，周瑜不禁喜出望外，忘却了伤病。他立刻提笔，给吴侯孙权写了一封书信：

天子降诏，封不肖周瑜为南郡太守，只可惜南郡如今仍在刘备之领下，臣不能得一寸之地。刘备现为主公之妹婿，臣若是忠于朝命，则会背负背叛主公之罪名；若是忠于主公，则又会背上违逆朝命之罪。望主公明察，体恤公瑾之隐衷。

近来，孙权新搬至南徐（今江苏省，南京市附近），接信便唤鲁肃来商议。

“你看我们该如何是好？现在周瑜那边也这么说，而刘备如今成了我的妹婿，恐怕更不会将荆州归还给我们了。”

“这倒不会的。刘备他们已经保证过，只要攻克西蜀后，便会归还荆州。诸葛亮也在刘备的保证书上签字保证了的！”

“子敬啊，你可真糊涂！他们不过给了一张废纸，你居然也会相信！刘备要是有本事攻取西蜀的话，孙某又何必白白操心？你想想看，刘备若一辈子都不得入川，咱们又该怎么办？”

“主公请息怒！恕我没考虑到这一层。”

“你看你，是不是也不敢保证刘备不会食言？况且，还有诸葛亮在后面为他出谋划策，要想让刘备乖乖交出荆州，难于登天啊！”

“都怪鲁某无能，不能为主公分忧！不如这样，请准我再去一趟荆州！”

“你这次去，肯定能谈拢此事吗？”

“臣必定竭尽所能！”

虽然最近各地未燃起战火，但四周的情势依旧十分凶险。无论如何，也难显现一丝天下太平的预兆。

刘备正坐镇荆州，任诸葛亮为军师，关羽、张飞、赵云等为大将，夜以继日地操练兵马。他不仅加强军事，还在政治、经济、交通等各方面，都做足准备，以随时迎接险恶的局势。

“军师，听说东吴又派鲁肃前来出使，我该如何应对他呢？”刘备立刻向诸葛亮讨教。

诸葛亮答道：“若鲁肃提及返还荆州之事，主公尽管放声大哭即可。”

“大哭之后呢？”

“之后便由我出面即可。”

不久后，鲁肃便抵达了荆州。他被迎入堂上，请至上首就座。

“皇叔啊，鲁某不才，怎敢上座？”

“哎！鲁公不必客气。”

“咱们现在不比以往。以前我来是客，可如今刘皇叔成为我家主君的妹婿，鲁某身为臣下，怎敢僭越坐在上首呢？”

“鲁公与刘某乃是多年的旧交，就不要拘礼了。”

“不可！不可！这礼数可不能乱！”

鲁肃做事向来一板一眼，最后坚持在下首坐下。

待彼此叙礼完毕，谈话转入正题时，鲁肃便一改先前谦逊的态度，正色说道：“鲁某此番奉吴侯之命，再度前来贵地，想必刘皇叔早已料到我此行的目的了。不错，鲁某正是要再提归还荆州之事。现如今，孙刘两家联姻之后，已经是一家人了。倘若刘皇叔还是久借荆州而不还，这样的家丑传出去，两家都不好看。因此，希望刘皇叔务必给鲁某一个面子，爽快地归还荆州吧！”

鲁肃表情严肃，正慷慨陈词之际，却见刘备忽然拿袖子一捂脸，呜咽啼哭起来。

鲁肃见状，十分错愕：“刘皇叔，您……您这是怎么了？”他疑惑地望着刘备声泪俱下，有些慌乱。

这时，诸葛亮便从屏风之后走出来，对鲁肃说道：“鲁兄，你可知道刘皇叔为何会如此伤怀么？”

“鲁某不知。”

“你可知道，那蜀地的刘璋也是汉朝皇族的后裔，论起来，刘璋与我家主公亦是同宗。假若我家主公无故举兵伐蜀，则一定会遭世人唾骂其不德不悌；但若是将荆州归还给东吴，自己又落得无处栖身的下场，他怎能不悲泣伤怀呢？”

“哦！原来如此！”鲁肃听罢，立刻起身离席，拍着刘备的肩膀，宽慰他道，“刘皇叔，请不要再难过了。鲁某与孔明先生一定会想出一个万全之策的。”

诸葛亮见鲁肃心软了，便趁机对刘备说道：“主公，您莫要伤怀了，小心愁坏了身子。如今，幸好有侠肝义胆的子敬在，他一定会为我们仗义执言的，您就放心吧！另外，子敬兄啊，孔明也恳请你回去之后，务必将皇叔的这份苦衷转告给吴侯。只要你能言明其中的道理，相信吴侯是不会怪罪的。”

鲁肃听孔明如此说，这才明白过来。他连连摇手道：“不行不行！你们这是又让鲁某白跑一趟么？这绝对不行！我要是空手而归，主君一定会降罪于我的！”

“不会的！吴侯连自家亲妹子都肯嫁与我家主公了，如今眼见妹婿

陷入困境，他又怎么会无动于衷呢？即使他一时动气，也不会放在心上的，毕竟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嘛！”

鲁肃素来宅心醇厚，因此见到刘备如此悲泣，心中不免升起同情之心。另外，他暗中揣摩，觉得吴侯孙权心中，想必也存着一丝亲情吧。

最终，鲁肃只得空手而归。在回去的途中，船停靠在柴桑镇，鲁肃便顺道拜访周瑜。周瑜一听鲁肃详细说了此行的经过后，大为恼火。他指出鲁肃又中了诸葛亮的计谋，还责怪他过于心软：“子敬啊子敬！你这使者是怎么当的？你这人太过厚道，反而被孔明欺负啊！”

周瑜气急败坏，就差对鲁肃破口大骂，说他脑子有问题了：“子敬兄啊，你且想一想，想当初刘备寄身于刘表篱下之时，便觊觎他的地盘，何况对刘璋这种人，刘备又哪会顾及什么宗亲之情？总归一句话，他和诸葛亮就是存心拖延，摆明了不归还荆州嘛！”

鲁肃闻言，吓得脸色铁青。他十分担心自己回去如何向吴侯复命。

“子敬啊，周某建议你再跑一趟荆州吧！倘若你如今厚着脸皮，拿刘备那套不着边际的虚话去打发吴侯，只恐会被杀头的啊！”数落了一阵鲁肃之后，周瑜又暗授他一条秘计。

虽然被周瑜责怪自己这个外交使者不称职，但鲁肃却毫不生气，因为他自知自己的天性如此。之后，他怀揣周瑜的秘计，再一次回到荆州。

这次鲁肃一见到刘备，便说道：“鲁某回去之后，将皇叔的苦衷与困境一五一十地禀告了主公。我家主公大表同情，还召集群臣商议出一条方案，想必如此行事的话，皇叔应该不会反对。”

之后，鲁肃便说出了周瑜所授的说辞，自以为对方必定无理由搪塞。

周瑜的这条秘计便是，既然刘备觉得自己攻打蜀地无名，那么东吴将直接出兵，攻打西蜀。另外，在吴军经过荆州之时，荆州需提供军需兵粮作为补给。

刘备自然满口答应，发誓一定协力。

在此之前，诸葛亮早已预见会有此情形，并提醒刘备做好准备。因此，刘备不仅满心欢喜地答应下来，还一个劲儿地向鲁肃表示感谢：“若是由东吴出马，去攻取西川的话，刘某自然感激不尽！贵军入川会穿过荆州之境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何谈允许不允许的，自当全力配合才是。这次我们双方能谈拢，全是鲁公的功劳啊！”

鲁肃闻言，心知此事大功告成，非常高兴，便辞别荆州返回柴桑。

之后，刘备便问计于诸葛亮：“东吴怎么会自己攻打西蜀，而且会将胜利的果实让给我们呢？这吴侯心里，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孔明以为这绝非吴侯之意，而应该是周瑜想出来的计谋。唉！可怜那周公瑾！他既出此计，便死期不远了！”

“哦？先生何出此言？”

“想必那鲁肃根本未回到南徐，也未见到吴侯。他不过是回去路上途经柴桑，见到周瑜后，得了此计才折返而来的。”

“嗯，若是算鲁肃此行往来的天数，的确太快了些。”

“他说吴军要攻取西蜀，因此要借道荆州。这话一看便出自周瑜之口，东吴真正的目的，便是要夺我荆州！”

“军师既然明知这是周瑜的计策，为何还让刘某答应他呢？”

“主公不必多虑。待时机一到，您便清楚了。”

说罢，诸葛亮立刻传来赵云，交代他一番。以防万一，他也做好一应部署。

周瑜在柴桑等候鲁肃回来，待得到他的报告后，喜得不禁连连击掌叫好：“太好了！这次周某总算扳回一城，也让诸葛亮领教领教我的厉害！”

鲁肃也觉得大功告成了，便急忙乘船赶回南徐，向吴侯孙权报告出使经过。

“公瑾果然厉害！他如此智谋出众，不仅在我东吴，即使放眼天

下，周瑜也可谓举世无二！看来这次刘备和诸葛亮的命数已尽！”

吴侯孙权对周瑜此计赞不绝口，于是快马传讯，告知周瑜。他还特命程普为大将，为周瑜之计平添助力。

这个时候，周瑜原本身上的金疮之伤已经大致好转。他见伤口已不再化脓，可以下地步行，便逞强地披甲戴盔，决定亲自出阵指挥。

周瑜命甘宁为先锋，徐盛、丁奉为中军，凌统、吕蒙为后阵，率领水陆两军，总共五万兵马，自己则亲率两万五千水军，从柴桑乘船出征，前往荆州。

他心中得意，自以为已经胜券在握，于是溯江而上，直奔荆州而去。抵达夏口时，他一靠岸便询问当地官员：“咱们吴军至此，荆州方面可派人来迎接？”

对方答道：“刘皇叔命一位叫糜竺的官爷特来迎接。”

不久，果见一艘小船自江头而来，船上之人正是糜竺。

“周将军千里迢迢到此，实在是辛苦了！我家主公已备妥各种军需用品、金银兵粮。他为布置这番慰劳之事，真可谓殚精竭虑！”

糜竺登上吴军主舰，行了拜伏之礼。周瑜端起架子问道：“那刘皇叔呢？他现在何处？怎么不来迎接？”

糜竺恭敬地回答，称刘备为了迎接吴军的到来，已经出了荆州城恭候。周瑜闻言，又高傲地说道：“我军此番远征而来，为的是替刘皇叔夺取西蜀之地。贵方对我军将士，应厚加款待，不得怠慢！”

糜竺唯唯诺诺，仓皇领命而去。

周瑜下船上岸，在江岸留下兵船戒备后，率领大军沿陆路前往荆州城。

但是，当吴军的兵马一路赶至公安时，不仅未见刘备出迎，甚至连一个荆州官差都看不到。

“此地距荆州有多远？咱们还要走多久可以抵达？”周瑜心中不满地

问道。

而他的属下也皱眉答道：“只有十里路就到了。”

“哦？这倒怪了！”

正当周瑜等人停马歇息时，却有先锋部队的探子回报：“启禀大都督，属下打探到情势有异。放眼望去，荆州城里一个人影也没有。整座城头只竖着两面白旗，似乎在举行葬礼一般。”

周瑜听罢，立刻吩咐：“甘宁、丁奉，快随我来！”

于是，周瑜带着两员大将，亲率精兵千骑，直逼荆州城下。

“想那诸葛孔明也不傻，莫非他猜出了我们的意图，因此自行弃城，自己逃了吧！”周瑜自忖道。他觉得自己猜得八九不离十。

哪知等一行人来到城下时，却听得一声底气十足的喝问：“来者何人？”

“东吴大都督周瑜在此，刘皇叔为何不出来迎接？”周瑜大声叱问，话音未落，却见城头上的白旗忽然齐刷刷换成了赤如焰火般的红旗。

“周都督，你因何至此？”城头有一人问道。

周瑜抬头观瞧，却见城上有一员大将，从城下仰望，只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

“城上可是赵云？刘备究竟在搞什么花样？”

“你竟不知？”赵云怒目斜视城下，咬牙切齿地骂道，“哼！其实我家军师早看破了，你使的是‘假道伐虢’之计，因此命赵某守护此地。你若要寻我家主公，就上别处去寻吧！不然，找赵某也是一样！”说罢，赵云便将手中长枪高举过头，做出向下投掷的架势。

周瑜吓得拨马便走。这时，忽见城角处转过来一骑，此人身插一面吴军的“令”字旗，来到周瑜马前禀告说：“启禀大都督，出了怪事！据派往各地的探子回报，如今关羽正从江陵攻来，张飞从秭归杀过来，黄忠从公安山后杀来，还有魏延从孱陵小路杀到。咱们一时探听不得这四

路人马究竟有多少人，也一概不知其他详情，但能听到喊杀之声四起，恐怕四面八方大约五十里之外皆有伏兵。另外，还听说附近各处的百姓，也跟刘备和诸葛亮同声一气，嚷着要活捉周瑜呢！”

“啊！”周瑜大叫一声，伏倒在马背上。

原来他一气之下，金疮迸裂，旧伤复发。只见他喷出一口鲜血，身体打晃，便跌落马背。

众将大惊，连忙将他抱起，喂他服下药丸，周瑜这才悠悠转醒。这时，又有快马来报：“诸葛亮和刘备正在前面的山坡之上，铺着草席，支着幔帐。他们一边饮酒，一边赏景，十分逍遥。”

周瑜气得咬牙切齿，攥紧了拳头。

军医和侍卫轮流看护周瑜，让他静养休息。

“周都督啊，您若再动气的话便会使金疮迸裂，病情恶化。因此，还请您静心养病才是啊。”

东吴大都督周瑜率领大军千里迢迢溯江而来，但在登岸第一日便遭此不幸，难怪众将士都感到十分晦气，狼狈不堪。

这时，又有属下来报：“吴侯孙权之堂弟孙瑜已率援军赶到。”

周瑜立即吩咐：“我要见他！”于是派出快马，前去迎接。孙瑜赶到后，也安慰周瑜道：“周都督，切勿过于焦虑。孙某既然来了，一切可代吴侯指挥，请您先暂时回到船上，安心养病，身子最要紧。”

周瑜强忍住伤痛，但仍义愤填膺。他睁圆两眼，迸出血泪，哑声说道：“周某誓死也要取下荆州，再取刘备、诸葛亮的首级！否则今生无颜再见吴侯！”

孙瑜担心周瑜过于激动，只好故意不加理会，命人将他安顿上轿子，暂时退至夏口兵船停泊处。

途中，行至巴丘时，忽闻前方有荆州兵马截断去路。待探子打听后，才知道原来来人是关羽的养子关平和刘封二将。他们已经沿路布下阵势，打算扎紧袋口，生擒猛虎。

周瑜闻讯，便在轿子内挣扎大喊：“快放我下来！快点！好他个诸葛亮！他不过耍点小聪明！待周某亲自出马，把他打得落花流水！”

但轿夫却在孙瑜的命令下，绕路而行。原本停泊在夏口的兵船则拨出一艘靠岸，将周瑜安顿在船上。

此时，来了一个自称是荆州军使的人，交予周瑜一封书信。周瑜打开一看，正是诸葛亮的笔迹。

汉军师中郎将诸葛亮，致书于东吴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亮自柴桑一别，至今念念不忘。闻足下欲取西川，亮窃以为不可。益州民强地险，刘璋虽暗弱，足以自守。今劳师远征，转运万里，欲收全功，虽吴起不能定其规，孙武不能善其后也。曹操失利于赤壁，岂会须臾忘报仇哉？今足下兴兵远征，倘操乘虚而入，江南成齑粉矣！亮不忍坐视，特此告知。

幸垂照鉴。

周瑜读罢此信，激愤填膺。他的双手颤抖不止，面色如土。

“唉！”

他仰天长叹一声，叫道：“笔！笔！笔！快给我拿纸砚来！”

待左右取来纸笔，周瑜一把夺过来，拼尽最后一口气，颤抖地给吴侯写一封信。但他的字体已散，墨色凌乱，文不成章。写罢，周瑜掷笔叹道：“唉！周某心有不甘啊！苍天竟如此弄人……既生瑜，何生亮！”

叹罢，周瑜便昏厥过去。许久后，他才悠悠醒转，睁圆双眼，高声叫道：“诸位将军！并非周某不肯尽忠，无奈天命已绝！之后请诸君扶持吴侯，兴我东吴！”

之后，周瑜终于垂下眼睑，年仅三十六岁便英年早逝。时为建安十五年十二月三日。

第十六章
凤雏惜别

东吴兵船载着周瑜的灵柩，悬挂丧旗，奏着凄婉的哀乐，连夜驶出巴丘，朝东吴南航而下。

“什么？周瑜死了？”孙权手握周瑜的遗书，却始终不敢相信周瑜已死。他并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周瑜的遗书起首写着：

瑜临死泣血顿拜，致书主公麾下——

随后周瑜写到他壮志未酬身先死之憾、对东吴前途之忧虑，以及自己的谋划建言等，最后还写道：

望主公在我死之后，命鲁肃继任大都督之职，他是个笃实忠良之仁者，对外不至有过，对内亦可深获人心。

孙权之悲痛不言而喻。他一想到自己和东吴的未来，便觉得前途暗淡：“孙某今失周瑜王佐之才，以后还可仰仗何人？”思虑至此，便恸哭不止。幸好有张昭等重臣一再劝慰，提醒孙权要节哀顺变，他这才打起精神。首先，孙权按周瑜的遗言所建议，任命鲁肃为东吴大都督，全权负责所有的军事要务。之后又以国葬之礼厚葬周瑜，全城服丧。但孙权的悲痛之色尚未拭去，却有一叶小舟下江而来，传报说：“闻听东吴周都督辞世，特不远千里前来吊唁。”

抵达城下呈报的，正是赵云。原来诸葛亮协赵云为副使，代表刘备前来吊丧。现已率领五百余名随从上岸了。

诸葛亮此行既然名为吊丧，东吴便没有理由加以回绝，故此鲁肃亲自迎接。不过周瑜的部将们却异口同声道：“咱们得杀了孔明！”

“哼！诸葛亮这是自投罗网！咱们正好砍下其首级，供奉于都督灵前，替都督报仇雪恨！”

诸葛亮反倒神态自若，诸葛亮身边始终有赵云寸步不离地保护，东吴诸将不得机会下手。当他来至杀气腾腾的灵堂时，依旧步履轻盈如水。他默默来到周瑜的祭坛前，默拜之后，又奉上各色祭品、水酒。之后，诸葛亮便对着灵柩，吟诵起自己亲笔写就的祭文：

惟大汉建安十五年，南阳诸葛亮谨祭大都督公瑾周府君灵前致曰：呜呼公瑾，不幸夭亡！修短故天，人岂不伤？

……

诸葛亮的声音，一字一句打动东吴诸将的肺腑。他的祭文悲切，闻者莫不恸哭。

亮也不才，丐计求谋；助吴拒曹，辅汉安刘；掎角之援，首尾相俦；若存若亡，何虑何忧？呜呼公瑾！生死永别！朴守其真，冥冥寂灭。魂如有灵，以鉴我心：从此天下，更无知音！呜呼痛哉！尚飨。

诵罢，诸葛亮长跪在地，痛哭不止。其哀恸之情，令闻者无不动容。列于两侧的东吴将士见状，也随之落泪，心中暗忖：“我们从前只道周都督与诸葛亮交恶，而且都督生前曾几度想置诸葛亮于死地，诸葛亮也欲加害都督。但今日观其状，诸葛亮悲痛欲绝，宛如哀叹骨肉别离一般！看来都督之死，未必错在诸葛亮，盖因自己心胸狭隘所致啊！”

于是，东吴诸将一改之前的态度，转而十分尊敬诸葛亮。鲁肃及众人纷纷挽留多住几日，但诸葛亮并不想久留。他在众人离情依依的目光中，挥了挥衣袖，当日便乘船离开。

这时，在城门阴暗处，一个破衣竹冠、神形邋遢的流浪汉，正悄悄尾随诸葛亮而去。

鲁肃将诸葛亮送至江边。话别后，诸葛亮正欲登船，忽听一声：“且慢！”

那名破衣竹冠的流浪汉突然蹿上前来，一把扯住诸葛亮的肩膀，厉声叱道："哼！分明是你用计气死了周瑜，如今却敢来东吴吊丧！你简直不把我们东吴人放在眼里！你好大的胆子！莫非是欺东吴无眼明之人不成？"说罢，那人拔出剑便刺向诸葛亮。

鲁肃听到声音连忙回头观瞧，惊叫道："你要干什么？休得无礼！"他一个箭步折回，揪住流浪汉的手。

谁料流浪汉却跳开，狂笑道："哈哈哈！不过开个玩笑嘛！"说罢，他收剑入鞘。

只见此人短身量，塌鼻子，相貌气质都显得卑贱不堪。但诸葛亮突然笑道："嗨！我道是谁呢，原来是士元兄呀！"说完，诸葛亮还上前亲昵地捶了对方肩膀一拳。

"哦！原来是庞统先生！"鲁肃这才松了口气，直抚胸口道，"您这玩笑开得吓人！鲁某还以为是哪个愣头青要对孔明先生动粗呢！"之后，鲁肃径自回城。

庞统，字士元，是襄阳名士之一。想当初诸葛亮还隐居在襄阳城外隆中之时，当地便流传着：

庞统如凤雏，诸葛亮似卧龙。

由此可见这两人的才学出众，前途广大。后来荆州灭亡，庞统便在东吴各地漂泊，诸葛亮对此有所耳闻，却不料今日竟在此处重逢，难免大感意外。

诸葛亮启船之前，还特意写就一封推荐信，交给庞统："士元兄若在东吴不受重用，总也不想漂泊一生吧！你不妨携此书信来到荆州，我家主公刘备宽仁大度，你定可辅佐他一展平生大志。"

诸葛亮的船迅速远去，很快便消失在江面上。庞统独自伫立在江边，一直目送孤帆远去，看不见船影才飘然离去。

另一厢，周瑜的灵柩被送回芜湖。那里便是周瑜的故乡，他的嫡子、妻儿、亲族及众多亲朋好友，皆为其英年早逝而悲叹不止。

周瑜的葬礼虽然盛大隆重，但吴侯孙权却仍难掩悲痛之情。他日思

夜念，痛惜骤失英才。眼见大业将成，却不料东吴刚获赤壁一捷，便痛失股肱，怎不令他伤怀呢？孙权的哀悼之情，短时间岂能平复？

虽然鲁肃接替周瑜继任大都督之职，成为吴地之柱石，但鲁肃为人温厚笃实，他能否继续弘扬东吴之威，还令人存疑。而鲁肃自己也十分清楚这些。

“鲁某本是一介平庸之人，承蒙周都督遗言重荐，暂代都督之职。但是天下并非无人才啊！请主公务必选得贤人，比诸葛亮更胜一筹，才能胜任此职。”

听了鲁肃诚恳的进谏，孙权不得不信，却又反问道：“这天下真有这样的人才么？”

“有的！有一人选。”

鲁肃立刻推荐道，“此人出身襄阳世家，他便是庞统，字士元，道号凤雏先生。”

“哦，凤雏先生？孙某也曾听闻他的名号。不知他比周瑜又如何？”

“臣不敢妄评故人，不过就连诸葛亮也对庞统的才智大加推崇，襄阳人士皆称此二人之才不分伯仲。”

“这么说，庞统当真了得？”

“他上通天文，下晓地理，谋略不逊管仲、乐毅，枢机可比孙武、吴起。”

孙权闻言，立即露出求才若渴之色，于是命立刻召见庞统。但鲁肃派人在坊间遍寻庞统几日仍未找到，孙权忍不住催问道：“人找到了吗？”

“怎么还没找到凤雏先生？”

后来，鲁肃好不容易寻到庞统，并带他进入宫中。但是孙权一瞧见他，便大失所望。乍看之下，庞统其貌不扬。他满面黑疮显得坑洼不平，鼻子塌陷，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

“此人长得实在难看，真是少见！”

孙权一见庞统便觉得不顺眼，但仍问了几句话：“不知您有何特长？”

庞统答曰：“不过混吃等死罢了。”

“那你又有何才学？”

“随机应变而已。”庞统的态度十分粗鲁。

孙权闻言，更加轻蔑：“那您比之周瑜如何？”

“庞某与他，有如宝珠与瓯瓦之别。”

“哦？你们谁是宝珠，谁是瓯瓦？”

“这就靠您自己判断了。”庞统一脸自得，俨然是以宝珠自居。

孙权平时最爱周瑜，见他如此评价，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之后孙权又叫来鲁肃，吩咐道：“将庞统轰了出去！”

鲁肃赶忙替庞统辩白，想扭转孙权的看法：“此人虽然表面看来十分狂妄，又容貌丑陋，但他确实是大才之人！比如上次的赤壁大捷，也是凤雏先生先向周都督献上的连环计所致。臣并非削损周都督的功劳，但我们东吴能够大胜曹军，全赖庞统的智谋啊！”

“那也不行！孙某实在看不上他！”

“主公不打算用他了？”

“你不也说了么，这天下非无人也！既然如此，孙某为何非用他不可？”

“唉！那就罢了。”

鲁肃觉得没有举荐成庞统，心中很是抱歉，于是亲自送他至城外。当两人走至人迹稀少之处时，鲁肃便安慰他道：“今日之事并不顺利，都怪鲁某多事。先生心里也不舒服吧？”

庞统笑而不答。

鲁肃又问：“先生会因此而离开东吴么？”

“有可能。”

“如果另谋他主的话，不知先生会选择哪位主公？”

“那我当然是投奔曹操了。”

鲁肃一听，心中暗道不妙：“若是庞统投奔曹操，那就对东吴大大不利了！”

于是鲁肃赶紧手书一封举荐信，交给庞统：“先生不妨投奔荆州的刘皇叔，他定会重用于你的。”

“哈哈哈！庞某说投奔曹操的话，只是句玩笑而已。我不过想试试你的心胸罢了。”

“那鲁某便放心了。先生若能辅佐刘皇叔，两家联合抗曹，东吴便感恩不尽了！鲁某就送到这里，请您一路保重！”

“有缘再会！”

两人揖别而去，却仍数度回顾。

第十七章
醉县令

庞统抵达荆州时恰巧诸葛亮不在。当时诸葛亮正在四郡视察民情物产，刘备闻听有人求见，便问："来人可说是来见我的么？还是有什么事？"

"他倒没有说。多半是来求官的吧？"

"他可通报了名字？"

"来人自称是襄阳庞统。"

"哦？莫非是那位江南名士凤雏先生来了？"

刘备之前便听诸葛亮提起过这位凤雏先生，于是赶快有请。只见一人被引至堂上，但他见到刘备只是微微一笑，却长揖不拜。刘备不免心下生疑。

"这难道就是赫赫有名的凤雏先生？怎么生得如此模样？"

只见来人形貌丑陋，举止粗俗，刘备一见便觉得心中不悦，却强打精神，客套道："先生远道前来，不知有何要事？"

庞统虽然可以立刻呈上鲁肃和诸葛亮的举荐信，但他却并未拿出来，而是说道："庞某听闻刘皇叔最近在布施新政，广招贤才，故千里来投。"

"实在不巧，荆州目前的秩序已定，并无闲职。不过从此去东北百里，有一处耒阳县，还缺一个县令。先生若是有意，可前去赴任。"

“乡邑为宰？想必日子会很惬意啊！”

耒阳距荆州东北约一百三十里，是一个小镇。庞统当即领命，立刻动身赴任。但庞统到任后，却终日不办公。所有地方政事、钱粮词讼等文书案件堆积如山。

一时民怨四起，传至荆州。

温厚的刘备闻讯怒道：“这腐儒竟敢乱我纲纪！”于是命张飞、孙乾速往耒阳巡视，如发现庞统有不履职、不尽责之处，便可立即弹劾究问。

“遵命！”张飞与孙乾领命，便带了数十骑随从，以吏务监察使身份来到耒阳。

“青天大老爷，你们终于来了！”耒阳当地的官吏百姓，皆夹道相迎，但欢迎的队伍中却不见县令庞统的身影。

“谁是县里管事的？”张飞心中有气，恶声质问。

一名衙役战战兢兢地回复道：“小的……在。”

“我要找的不是你等，县令呢？”

“呃……这个……那个……”

“你别给我这个那个的！给我说清楚便罢，否则唯你是问！”

衙役无奈，只得答道：“庞县令自到任以来，从未出席过县中任何公事场合，也从不过问公事。”

“那他每日都做什么？”

“他每日除了饮酒，并无别的事情。”

“庞统每日都喝酒啊……”

张飞闻言，神色中大有十分艳羡之意，但他随之正色，怒道：“他简直没王法了！待俺老张收拾他！”

张飞一怒之下，大踏步冲进县衙，大声叫道：“庞统！你出来！”他连叫几声，才见里面摇摇晃晃走出一名醉汉。只见此人衣衫不整，双颊赤红，远看宛如一个煮熟的螃蟹似的。大白天里就一身的酒气。

“我就是庞统。谁找我？”

“你就是此地的县令庞统？”张飞瞪着一双铜铃大的眼睛，厉声问道。

“不错，就是我。”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能不能小点声，别嚷嚷啊？你这几嗓子，喊得我像蜜蜂入耳一般，嗡嗡直响。看样子，您便是张飞了？”庞统神态自若，毫无惧色。

张飞却觉得很稀罕，他还是头一次碰见不怕自己凶神恶煞样子的人呢。

“将军要不也来一杯？”

“俺老张可不是来喝酒的！此番是奉了我家哥哥刘备之命，前来监察吏务！听说你到任之后，根本不问政事，这可有假？”

“政事么，我正要处理呢。”

“哼！你休要装傻充愣的！县里的公务卷宗都拖了三个月了，岂是说处理便处理得了的？”

“将军这倒不必操心。这县中公事不比寻常事务，务求简单化之，旨在惩恶扬善便是了。若只是贬抑还不足，最好是令百姓屏除恶念，从此存善去恶。”

“哼，你说得倒是一套一套的！”

“不敢不敢！我这张嘴，只会喝酒罢了。”

张飞闻言，却突然从座上跳起，仿佛下山猛虎一般。他高叫道：“你休要再提喝酒之事！明日我便要亲自看你审案，别看你说得头

头是道，公堂上要能断案才是真本领！”

“一言为定！”庞统一笑，继续吃起酒来。

张飞与孙乾当晚借宿在民家。翌日一早，便赶往县衙。来到县衙外，便看见门外的衙役和百姓已经列好队列。

“发生什么事了？”

他们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庞统一大早便开堂办案，此时正在堂上审问裁断。

两人来至堂中，只见庞统正在决断土地纷争、生意纠葛、打架闹事、家族矛盾以及盗贼劫掠等各色事务。他一见之下便能立时判定：“此事这么办！”

“双方和解！”

“是甲方的责任，鞭笞之后放人！”

“乙方是受害者，丙方须偿还其损失！”

……

庞统将一件一状的案子理得明明白白，赏罚分明，待到傍晚时分，便已将三个月来堆积如山的案件全部处理干净。

庞统笑着从堂上走下来，说道：“张将军，你看如何？”之后又邀张飞、孙乾二人同进晚餐。此时张飞早已对庞统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连忙为此前的冒失道歉：“先生之才能，张飞生平未见！”

待张飞回荆州之前，庞统才拿出一封书信给张飞，说道：“请代庞某将此信转交给主公。”

原来是鲁肃写的举荐信。张飞带回推荐信，又报告了刘备所见所闻，刘备惊道：“哎呀！刘某竟一时眼拙，差点儿错失大贤呀！看来，人真不可貌相！”

此时，诸葛亮也已经巡视完四郡归来。他一见到刘备便问：“主公

命庞统先生任何职？”

刘备闻言，十分尴尬，只得据实告知派庞统任耒阳县令一事。诸葛亮笑道：“此人乃大贤之才，如今在一个小县任职，必令其终日抱闲饮酒，才能排遣寂寞呀。”

刘备只得苦笑：“确实如此。”

听了刘备的一番详述，诸葛亮便问：“我曾写有举荐书，庞统可曾交与主公？”

“未曾。他并未提起此事。”

“既然如此，主公不妨赶紧派人顶替他的县令之职，请庞统早日回到荆州为好！”

不久后，庞统回到荆州，刘备亲自赐酒谢罪，并对诸葛亮、庞统二人说道：“昔日司马徽、徐庶先生曾说过，卧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刘某无才无德，如今竟得二位相助，想来我这运气太好了。经过这番教训，今后我须更加谨言慎行才是！”

第十八章
马腾一族

庞统不久便被拜为副军师中郎将，在统领兵马、参谋方略方面，成了军师诸葛亮的左膀右臂。

建安十六年初夏，曹军的探子骑快马抵达许昌，向丞相府禀告道：“荆州近来的势力勃兴，刘备不仅拥有军师诸葛亮，以及关羽、张飞、赵云三杰，如今又新拜庞统为副军师。荆州同时拥有卧龙、凤雏二人，人事方面已经配备完成。而且荆州近来大举扩充兵员，囤积军粮，每日操练兵马，补充军需，连带着交通、商业等方面非常昌盛！”

曹操闻听此讯，说道：“果然不出老夫所料！时日一久，刘备已成我军最大的敌人。荀攸，你可有何建议？”

荀攸进谏道：“荆州虽不可置之不顾，但我军自受赤壁重创后，至今未愈。不宜立刻再兴征伐之举，望丞相三思。”荀攸久侍曹操身侧，对己方的军事情况非常了解。

曹操点头说道：“你所言极是。我军之事比荆州勃兴更令老夫担忧啊。”

荀攸便献策道：“依臣愚见，不妨召来西凉太守马腾，命其率领麾下猛兵，以其毫未受损的兵马征讨刘备。丞相号令一下，各地也会踊跃参战。”

“也对！西凉之地尚有精兵强将，也有无数资源，老夫竟忘了！”于是曹操立即派快马去往凉州，之后又派了几个能言善辩的使者前去，分头游说，催促起兵。

凉州位于内陆之荒，远踞黄河源头，尚未开化。其经济发展远不及中原繁荣，但因当地民众混有蒙古族血统，人人能骑擅射、骁勇善战，其战斗实力又远非中原汉人所能匹敌。

马腾身为西凉太守，字寿成，身高八尺，体貌雄异过人，但他的性格十分温良，深受当地居民爱戴。马腾的先祖马援，曾任东汉伏波将军，其父马肃一代，失官流离，生下马腾。在马腾体内，也流淌着羌人之血。

马腾生有三子：长子马超，次子马休，三子马铁。

当马腾接到许都的诏书后，说道："有朝廷诏书，不可不往。"于是马腾告别家人，让三个儿子留守西凉，自己则带侄子马岱率数千兵马前去。

当大军抵达许昌后，马腾先是拜会了曹操，领受了征讨荆州的任务，然后第二日上朝拜谒皇上。

此次征讨荆州虽名为天子敕命，但实际上是曹操的决定。因此，当皇上听到马腾的伏奏："老臣今番领受大任，讨伐荆州……"

献帝并未表态，而是默默领着马腾进入麒麟阁。待来至一个无人之处，献帝方才开口说道："马爱卿，你的先祖马援乃名垂青史的汉室忠臣，你身为忠臣之后，万不可做出辱没先祖之事啊！如今汉室没落，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才是天下第一大恶之人！刘备身为汉室宗亲，乃朕的皇叔。你自己说说看，刘备与曹操，究竟该伐哪个？"

献帝的眼中噙满了泪水。马腾见状，心中一阵难过，不禁跪倒在地。

啊！汉室朝廷竟已如此式微！

马腾此番来到许都就发现，丞相府无比繁荣，曹丞相的声威过人。

去曹操铜雀台春游一趟，更令天下人艳羡不已。但是许都之中的汉室皇宫却分外破败。置身于麒麟阁中，只见遍结蛛网，腐朽破败，就连皇帝身上的龙袍也是破旧不堪！

"马腾，想当年朕以衣带降密诏与国舅董承和你之事，你可还记

得？只可惜事情败露，董承已死，实为憾事！今日闻听你来进京，朕方又燃起希望。”

马腾含泪答道：“当年未成之事，当由老臣担当。请陛下放心，老臣一定诛杀曹贼！”临走时，为了怕人怀疑，他特地拭干泪痕才退出宫去。

回到驿馆，马腾便立即召集一干族人，先是宣布了皇帝密诏，而后说道：“曹操尚不知情，却授予马某兵马，要我南征，真乃天赐良机啊！”

于是他与族人秘密商议擒王讨贼之事。

三日后，曹操的手下黄奎来拜访马腾，他说道：“丞相希望马老将军能早日兴兵南征，届时黄某会任参谋随行。还请马老将军明后日便开拔吧。”

马腾以美酒款待黄奎。黄奎直喝得酩酊欲倒，醉吟古诗，大论时局，甚至问道：“马老将军以为，这当今天下当伐何人？”

马腾闻言，心中一惊，他听得对方话里有话，便不予搭理。黄奎见他不肯回答，随即裂眦而怒，鄙夷地叱责道：“想当年我父黄琬，在李傕、郭汜之乱时，拼死守护禁门，乃国之忠臣。黄某身为忠臣之子，却屈于汉贼门下为官，又有何面目面对先父！黄某食奸臣之俸禄，实乃身不由己，但是马老将军身居西凉之地，坐拥精兵猛将，为何却甘受奸人颐指气使？”

马腾却装起糊涂来：“你说谁是大汉之贼？”

“奸贼自然是曹操！”

马腾连忙捂住他的嘴：“嘘！你小声点儿！曹丞相不是你的主人么？”

“哼！你我皆为忠良之后，世代为汉室之臣。又怎能不顾祖宗遗训，遵照逆贼之命，讨伐汉室宗亲的刘备呢？”

“你说此话，可是发自肺腑么？”

“唉！事到如今，马老将军竟然还不肯信黄某么？”

黄奎当即咬手指，以鲜血盟誓。马腾见状，终于相信了黄奎之言。而且行军参谋能与自己志同道合，举事便容易许多。于是，马腾向黄奎吐露了自己的计划。黄奎听后，既惊且喜，一拍膝盖赞道：“黄某就知道马老将军绝非等闲！看来果不其然啊！如今既然我们已经得到了皇上的密诏，这举事的时机终于到了！”

于是两人当晚便共拟讨曹檄文，计划在西凉兵马出发当日一早，在校场集合军队，再恭请曹操校阅。事先会在四周埋伏好兵马，到时再以击鼓为号，大家一拥而上，势必将曹操当场斩杀。

当晚，两人一直密谋至深夜，待黄奎回家后因酒劲未散，便上床就寝了。

黄奎并无妻子，只有一个名唤李春香的侄女照看他的起居。这个李春香已有一个论及婚嫁的情郎，但黄奎始终觉得对方游手好闲、品行不佳，而回绝了这门亲事。

今夜，这两个小情人又在廊下偷偷私会。

那个男的在李春香耳畔低声说道：“黄奎今天回来得好晚，似乎有些不寻常啊！”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依我看，这其中必定有文章。我有个兄弟在马腾家里当差，他可私下告诉我一些大事呢！春香，黄奎最疼你这个侄女，要不你去问问他，看出了什么事了？”

春香年纪尚小，哪知世间险恶，于是言听计从。她来到黄奎的房间，摇醒他，缠着要打听当日之事。黄奎心中讶异：“什么？就连你这个小姑娘，都看出我今日不寻常了吗？”

黄奎觉得对方是自己的亲人，又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便不设防备。他借着醉意，将压在心里这个天大的机密都告诉了李春香，包括他与马腾一起密谋举大事，以及所有的细节都一一道出。

最后他还说道：“倘若事成，我便能一跃公卿之位，你也会跟着我

尽享荣华富贵。但若事情败露，咱们便只有死路一条。若你见情势不妙，便要立即逃往乡下，不要回来。待风头过去了，我自会为你择一门亲事的。”

当春香从房内出来时，她的情郎却已不见踪影。原来他偷听到此番对话后，便立刻在深夜中一路狂奔，一直跑到丞相府外，叩响大门。

“出大事啦！有逆党了！他们串通要杀害丞相！”

于是门卫报告府吏，府吏报入中堂司。经过层层上报，消息终于传入曹操的耳朵。他立刻起床：“快将那人押进听问阁！”

于是，原本沉睡的丞相府顿时灯火通明，廊下的灯火皆被点燃，将府中照得宛如白昼。

而马腾方面已经发出檄文，关西一带的各路兵马都已开拔，向许昌开进。眼见军马即将到齐，马腾便上书给曹操，称：

我军南征之兵马已经就绪，军马近日即至，届时恳请丞相立马于都门前，亲自校阅，出言勉励众将，扬我士气。

曹操见书，心中暗骂：“你们想要老夫的人头，岂是那么容易？”

于是，曹操当即派了两路秘密之兵，一路去黄奎府，另一路去马腾家。两路人马闯进去便拿下二人，将他们五花大绑带了回来。

马腾在丞相府一见到黄奎，便破口大骂：“好你个腐儒！如此机密之事，怎能随意泄露给旁人！唉！两度密谋却均告失败，莫非天不助汉？”

曹操点指着马腾，嘲笑他的狂态，之后便命武士将其推出斩首。接着，黄奎也人头落地。

与此同时，曹操派出的众多兵士与捕吏一道，前往马腾府邸四处纵火。马家的家人仆役，哀号着逃出大门的皆被斩首示众。未逃出来的，则被熊熊大火烧死在府中，满门上下，无一生还。

最不幸的是，马腾的两个儿子马休、马铁，前不久刚从西凉赶来，此番也在这灭门屠杀中遇害。只有其侄子马岱一人，得以逃出关外。

最令人感到可笑的是，之前那个告密者还妄想讨要赏赐，甚至求曹操赐婚，将李春香嫁给他。曹操大笑道：“这有何难！老夫还有更好的东西给你呢！”

曹操命人将他斩首示众，以向天下人宣示不义之徒的下场。

第十九章
不共戴天

不久之后，丞相府又从荆州方面收到重要信息："刘备正在积极筹备，欲取西川。"

曹操初闻此讯，只觉得胸中闷痛。他心里清楚，一旦刘备攻入西川，便如潜龙出渊，鱼入沧海一般，再也不会屈于一隅。倘若刘备在西南成了气候，便会成为自己的一个强劲对手。思虑至此，曹操便一连几日都将自己紧锁房中，苦思对策。

陈群是丞相府中的治书侍御史、参军。这一日，他面见曹操，并建议道："从如今的局势看来，刘备与孙权虽然暗中不睦，但表面上他们已联亲成为盟友。因此，丞相不妨利用他们的关系，趁刘备进攻西川之际，立刻出兵攻打东吴，到时候孙权若是求援于他，刘备便不得不出手相救。"

"嗯！如此一来，刘备便进也不得，退亦不得，陷入两难之境。不过，他身边有诸葛亮出谋划策，不见得会因东吴求援便令自己陷入这种境地吧？"

陈群听到曹操的顾虑，便接着分析道："丞相不用担心。倘若如此，便是咱们绝佳的机会！刘备若坚持入蜀，便无暇南顾救吴，这便是咱们乘虚而入的良机啊！到时候东吴的孙权得不到刘备的支援，只要我们调派大军攻之，便可胜券在握。没了刘备的阻挠，丞相便有十足的胜算！"

"果然是好计！"曹操一听，立刻喜上眉梢，"看来老夫思虑再三，瞻前顾后，却不如你看得如此透彻。殊不知这天下大小万事，即使再复

杂，也终能化解。”

于是，曹操立刻命三十万大军南下，同时还飞令至合淝的张辽：“汝为先锋，即刻攻吴！”

曹操大军南下的消息，立刻在东吴边境引起骚动。守防将士立刻派出快马，禀告吴侯孙权前线吃紧。

孙权闻讯，立刻召集文武重臣商讨对策，最后决定：“东吴此时需利用孙刘两家的联姻关系，应立刻派使者前往荆州求援。”

于是鲁肃修书一封，命使者赶往荆州送信。刘备接待使者后，请他暂时安顿在驿馆，之后便急召诸葛亮回来商议。

当时诸葛亮正在南郡一带，接到消息后便立刻快马赶回。诸葛亮接信读罢，又抬头望着刘备的脸问道：“主公是怎么答复使者的？”

“刘某尚未答复他。对于东吴之请，咱们是该答应还是拒绝，我都想先同先生商议后再定。”

“那不如由孔明来替主公处理此事吧？”

刘备点头应允：“也好。”

诸葛亮立刻提笔回信，信中写道：

东吴尽可高枕无忧，三十万曹军若来，孔明自有方法退兵。

东吴使者拿着回信便返回了，刘备却有些不安：“军师，你在信中的话说得太满，我们到时能办到么？”

“我自有道理。”

“可是，到时候咱们可能不只要应付许昌来的三十万大军，可能还要应付合淝张辽的兵马吧？”

“主公不必担心，孔明心中有数。”

“军师何以如此自信？”

“听说西凉马腾前不久在许昌被杀，他的两个儿子也一同遇难，但他尚有一子马超仍在西凉。请主公速派密使前去游说，如今马超遭遇父死弟丧的打击，必定容易说动。只要咱们能说动马超对抗曹操，又何惧他的三十万大军？”

话说西凉的马超，他忽然做了一个梦，醒来心中纳闷：“这个梦，是吉是凶？”

在梦中，马超身卧在一处雪地之中，忽遇一群猛虎扑咬。他一时摆脱不得，从梦中惊醒。

第二天，马超便召集麾下八位心腹大将，告知梦里之事。这八位心腹大将分别是侯选、程银、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和杨秋。

“解梦咱可说不准，这梦到底是凶是吉呢？”这八员大将都是习武出身，也说不清这梦中之兆的意思。

这时，忽然听得一人高声喝道：“此梦乃大凶之兆啊！”随之闯进一人，正是马超的心腹校尉，姓庞名德，字令明，南安狟道人氏。

“将军梦到猛虎，此乃大凶之兆。莫不是马老将军在许都遭难了不成？”庞德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大家都十分挂念马老将军的安危，人人皆露出不安之色。

“少将军也不必过分担忧，不过是一场梦罢了，有谁能说得准呢？”大家互相安慰道，还特意摆下筵席，为马超驱惊。

但不料，当晚马岱便逃回来了。他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跌跌撞撞来到马超面前，哭诉道：“惨啊！叔父与两位堂兄弟皆为曹贼所杀，暴尸街头，马府满门八百余名男女老少，皆被火烧死在府中。死的死，烧的烧，竟无一幸免，皆遭屠戮！幸亏我见势不妙，及时跳后墙逃出，这才险些逃命。一路之上，我只得风餐露宿，沿街乞讨，才逃回凉州。如此种种，不忍细说！”马岱涕泪横流，对马超讲述经过。

“爹啊！你死得好惨啊！”马超闻讯，惊得满脸惨白，哼了一声便倒在地上昏死过去。众人连忙上前施救，马超终于悠悠醒转，却难忍悲声。悲泣之声从他的寝室传出，一夜都未曾断绝。

正当此时，荆州刘备派来的密使也到了。密使首先递上诸葛亮的书信。在信中，诸葛亮先由汉室式微写起，继而写到马老将军被害身亡，之后又痛斥曹操，以激起马超的愤恨。

曹操逆贼，于君而言，乃不共戴天之杀父仇敌；于百姓而言，乃恶政专制之贼；于汉朝而言，乃谋权篡位之奸党！不讨此贼，天下武门大义何存？若将军能率西凉之兵征讨曹贼，刘备必举荆州之力，一并相助。

第二天，马腾老将军的好友，镇西将军韩遂递来帖子。马超欣然前往，被韩遂引入避人之处。

“贤侄请看，这是曹丞相刚刚差人送来的信。”

韩遂取出曹操亲笔书信，请马超阅看。只见信中写道：

“若你能将马超生擒，押赴许昌，便封你西凉侯之职。”

马超见信，立刻奉上腰中佩剑，对韩遂说道：“叔父若要我的性命，便缚我兄弟二人赴许昌就是。如今落在叔父手中，马某绝无怨言，无须叔父费尽戈戟之劳。”

韩遂怒叱道：“贤侄说得什么话？我若要你的性命，还给你看曹操的书信做甚？倘若贤侄有意为父报仇，征讨曹贼，韩某便会全力以助！你是怎么考虑的？”

马超大为感动，俯身跪倒，谢道：“多谢叔父成全，此事待小侄回府后再定。”

回去之后，马超立刻下令斩杀曹操来使，并将首级送交韩遂。韩遂赞赏道：“这就对了！这才像是马腾之子！既然贤侄有此意，我自当助你。”

于是，韩遂当日便与马超合为一军。数万名西凉的精猛之兵立刻逼近潼关。

长安守将钟繇见西凉大军逼近，吓得魂飞魄散，他只得一面派人飞报曹操，一面加强布防，率兵拒敌。但长安守军根本不敌西凉之军，先锋马岱首战而胜，吓得钟繇只得逃回长安城中，固守不出。

长安城曾是汉高祖定业建都之所，虽然如今已不再繁华如初，但却凭借其险要的地势和坚固的城郭，仍然充当一处军事要冲。

庞德见钟繇固守不出，便献计道："长安城之所以繁华难继，其因有二：一是当地是盐碱地，难以耕作；二是附近山间缺少林木，百姓无以为炊。因此，将军只需如此这般，长安城便唾手可得。"

马超听从其计，立刻下令撤除对长安城的包围，退兵至数十里外。

长安守将钟繇心疑其中有诈："敌军虽然不再围城，但说不定此为敌人的奸计。传我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城！"

但是，一连过了三四天，一直无事，也不见西凉兵有任何动静。于是长安城门便打开来，军民纷纷出城，有的挑水，有的砍柴，还有的搬运粮食入城。大家都纷纷议论道："看来现在出城也不打紧的！"

"西凉兵离咱们十几里地，远着呢！"

"没错！若是敌兵攻过来了，咱们再逃回城也来得及。"

到后来，各路江湖艺人，南北商旅也都能自由出入。不料，西凉兵突然发动进攻，老百姓们一窝蜂地逃回城内，又关上了城门。

马超一马当先，奔至长安城西门之外。他高声喝道："呔！快与我打开城门！如若不然，你家马爷爷就放火烧城了！"

守卫西门的是钟繇之弟钟进，他在城头骂道："马超休得猖狂！你耍嘴皮子可破不了城！"

但是，当晚城中却突然起火。钟进连忙带人去灭火，不料在路上，却见一人一马从黑暗处冲了出来，对方大喝一声："西凉庞德早已进城了！休走！拿命来！"

钟进一时惊慌，被庞德打了个措手不及。庞德挥起大刀，趁乱将钟进斩为两截。

之后，庞德又命部下趁乱打开西门，马超和韩遂早已在门外等候。他们见城门大开，便驱兵直入，立刻占领了长安城。

钟繇自知不敌，匆匆自东门逃走。他率残部留在潼关，同时派人飞报许昌，禀告曹操：“长安已陷，请速派援军，否则潼关也难保！”

曹操闻讯，十分惊愕。不得已下令：“征吴南伐之事，待日后再议。”

之后，曹操又招来曹洪、徐晃二人，授兵一万，下令：“立刻出发，援助钟繇，守住潼关！”

曹仁见状，便立刻请命，担任先锋。他说道：“曹洪年轻气盛，恐怕会误了丞相的大事。”

曹操却说：“他只需守得十日即可。你与我一道押送军粮，随后接应就是！”

曹操整整花费了十日时间，才安排好粮草军备，动身出发。由此可见，曹操也十分忌惮西凉之军。

待曹洪和徐晃率一万精兵抵达潼关后，便替下钟繇，还夸下海口：“有我们二人在此守备，西凉之军绝难踏入半寸！”

之后，两人便亲自督防，固守城池，等待曹操随后抵达。

此时，西凉军也暂停了攻势。他们似乎困顿不堪，于是脱下盔甲，整日躺在战壕前的草地上放懒。他们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大唱歪歌，嘲笑曹魏大军：

咱们的敌人在哪里？只躲在潼关里面藏；

抬头看城头两只鸦，就好似曹洪与徐晃；

敌人怕咱们西凉兵，曹丞相也不敢看轻；

躺着就能打了胜仗，西凉将士好不欢畅。

“这帮西凉来的贼人！竟敢嘲笑我军！是可忍孰不可忍！”

年轻的曹洪果然气盛，他听到西凉大军的讥讽之后，怒发冲冠，就要冲出去杀敌。老蒋徐晃连忙制止：“曹将军，切莫忘记临行前丞相的

命令！咱们须得固守潼关十日，切勿擅自出战！”

曹洪一气之下，哪里顾得上丞相的吩咐。他趁徐晃点检粮车之际，下令打开关门，率领大军冲出关去。西凉兵士来不及穿起盔甲，只得爬起来仓皇而逃。

“哼！谅你们再不敢嘲笑我军！”曹洪率领大军，一路追击，将落败的西凉兵驱逐得抱头鼠窜，好不狼狈。

徐晃闻讯，连忙也率军出城，追到曹洪后面大声提醒：“曹将军！不要追了！切莫中了敌人的圈套！”

正当这时，只听得长堤之后一声鼓响，随之冲出一彪人马。为首的大将高声喝道：“呔！曹洪哪里走！西凉马岱在此恭候多时了！”

曹洪一惊，勒马站住，正待列阵，却听得后方传来消息：“糟糕！敌将庞德带军杀来，截断了我军退路！”

曹洪暗道不妙，正欲撤军，却为时已晚。马超、韩遂的人马不知何时已经突向关门，曹洪和徐晃两员主将不在，城中防备薄弱，根本难敌西凉兵的进攻。只见西凉兵士精悍无比，攀爬城墙，奋勇攻城。

这时，原本奉命守城的钟繇早已逃得不知去向，曹洪和徐晃气得大骂不已，却也无可奈何。两人终不敌西凉之军，最后只得弃关而走。

马超、庞德、韩遂和马岱等人率领万余西凉大军，一连拿下长安城和潼关，但他们仍不满足，昼夜不停地紧追落败的曹兵，还立下誓言道：“我等定将曹军全歼，否则誓不罢休！”

曹洪和徐晃一路逃走，但在西凉大军的追赶下，手下尽被驱散，只剩他们两人险险脱逃。后来，幸好在半路上遇到接着赶来的曹操大军，才幸免于难。

曹操闻讯大怒，下令：“将他们两人给我带过来！”

于是，曹洪和徐晃二人被带至曹操面前，曹操大怒之下，欲以军法治罪：“老夫行前下令，固守潼关十日，不得擅自迎敌。你们非但将老夫的命令置之不理，反而轻率出击，遭到敌人的埋伏圈套！你们说，应当如何治罪！曹洪年轻气盛，也就罢了。可是徐晃啊，你可是军中的老

将了，怎么也会如此糊涂！”

徐晃辩解道：“末将谨遵丞相之命，反复劝阻曹将军切莫出关迎敌。但曹将军根本不听阻拦，执意出关，末将实在拦不住啊！”

曹操闻言大怒。他一把拔出佩剑，便要斩杀堂弟曹洪：“哼！你无视军法，今日若不斩你，以后谁还听老夫的命令！”

徐晃连忙上前阻拦：“丞相息怒！此次潼关失守，末将也有责任，丞相要斩，便将我们二人一起处斩吧！”

诸将也纷纷上前求情，曹操这才稍敛怒气，说道：“哼！待你日后戴罪立功，才可抵罪！”这才饶过两人的死罪。

第二十章
渭水之战

第二天，曹操大军来至潼关以东，与西凉兵凛然对阵。

曹军分列三队，以曹操为中军，曹仁和夏侯渊分为左右两翼。曹操一提马，来到大军阵前，同时左右两翼擂响钲鼓，将士们呐喊助威，显得声势浩大。

“呔！你们本在西凉，此去何往？待老夫教教你们，为人臣子当如何行事！”

曹操的声音传至对方阵中，不久，便听到一个高亢的声音答道：“我乃马腾之子马超，字孟起。我与曹贼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今日你既然来了，就将性命留下！”

随着战鼓声起，只见从西凉大军的阵中，冲出一名年轻武将。他身跨一匹白斑悍马，面色白皙，虎背蜂腰，银甲红袍，抖擞精神。

后面的庞德和马岱，也紧紧跟在马超身后，他麾下的心腹八员部将，也紧随其后，来到阵前。

“这员小将便是马超？”曹操远远望见来将，心中吃惊。他原以为马超来自偏僻的蛮夷之地，尚未开化，但今日一见，却觉得对方煞是威风。

“来者可是马超？”

“不错！你可是曹操？”

“呵呵！马超啊马超，你率大军而来，眼里还有朝廷吗？你还将皇上放在眼里吗？”

“曹贼住口！你这个篡权夺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贼！从你的嘴里说出皇上二字，你敢说自己问心无愧吗？”

“大胆！曹某率领朝廷兵马而来，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反贼，怎敢在老夫面前出言不逊！”

“好你个曹贼！竟然贼喊捉贼！明明是你欺君罔上，残害忠君！我们马家世代忠于朝廷，可怜我父竟惨死在你的手里！今日马某是为报仇而来，哪个敢说我不义！”

马超大义凛然，慷慨激昂。曹操见势不妙，不再理会，便回头问道：“谁来出战？给老夫拿下这个黄毛乳儿！”

于禁、张郃闻令，立刻拍马冲出，直扑马超。马超被两人夹击，不慌不忙地闪过对方的出招，然后见李通欲从背后偷袭，便一个转身，用枪尖将李通挑落马下。之后便高举铁枪，振臂高喝：“冲呀！”

听到马超的呼喝之声，西凉将士们也齐声呐喊，同时大军漫山遍野地驰骋而来，冲向曹军。西凉大军的阵势之密，作战能力之强，曹军根本难以抵挡，很快便败下阵来。

“今日定要生擒曹贼！为马老将军报仇！”马岱和庞德也纵马冲入曹军阵中，他们一边大声咒骂，一边四处搜寻曹操的踪影。

只听西凉兵士纷纷叫道：“曹操是穿红袍的！”

曹操听到，大惊之下暗道：“糟糕！看来敌人都在找老夫这件红袍！”于是曹操匆忙褪下红袍，撇在一边。

西凉兵见状，又叫道：“曹操是留长髯的！”

曹操一惊，立刻拔剑将长髯割去一半。

在马岱、庞德等人急切地搜寻曹操同时，马超想快点儿找到曹操的心情更为迫切，他发誓，今日一定要替父报仇。于是在敌阵之中往来冲荡，誓要找到曹操。这时，一名部下报告：“曹操为了脱逃，已经脱去

红袍，割去长髯，请将军注意为好！”

曹操此时正混在乱军之中，恰巧听到马超等人在谈论自己。他心虚之下，只得扯下一块军旗，蒙住头脸，纵马逃跑。

谁知，他这举动却弄巧成拙。西凉兵发现此人可疑，于是大叫：“曹操是用军旗蒙头的！”

曹操吓得魂不附体，只得拍马逃命。他刚跑进一片树林，便有一名西凉兵举枪猛刺，吓得曹操闪身躲避。枪头擦身而过，扎进树干，待那兵士拔枪之际，曹操连忙纵马狂奔，这才险些逃生。

待曹操一路逃回营中，忽然想起一事，便问左右：“今日在乱军之中，一直有一将在身后保护，阻击马超。那是何人？”

夏侯渊答道：“曹洪一直保护在丞相身后。”

曹操闻言，十分欣慰：“看来能救老夫的，还要靠曹洪啊！他今日有功，能抵消前日之罪，不用再追究了！”

不多时，曹洪便随夏侯渊来谢恩。曹操想起今日在战场上的惊险经历，十分感慨：“老夫戎马半生，经历过大小战役无数。虽然老夫也吃过败仗，却从未像今日这般惨败。看来那马超不一般啊！他真乃一员虎将，你们下次遇到他，切莫掉以轻心！”

之后，曹操整顿兵马，在渭水沿岸扎寨。他命人砍下树枝，将顶部削尖，围起寨栅。又高悬一牌，立于营中，告诫将士：

擅自行动者，斩立决！

建安十六年秋，八月将尽。

初秋凉风习习，曹军一直坚守营寨，挖深壕沟，筑起碉堡，却始终按兵不动。

“唉！那些西凉的胡兵又在对岸骂阵了。他们骂得实在难听，末将们气不过啊！”

曹军中的诸位将官许久不能打仗，心里恼火，忍不住围住曹操向他

建议道："那些胡兵擅长用枪，又有良马，因此一旦作战，他们冲锋陷阵，十分剽悍。但是他们却不通弓弹、火箭之术，咱们不妨运用弓弩，来对付胡兵的长枪，丞相您看如何？"

曹操也觉得终日坚守不出，十分憋闷。但他还是摇头，拒绝了将官们的建议："随他们骂去！现如今，与他们是战或是不战，要看老夫说了算。只可惜，如今敌我的形势不利，否则怎会不想与他们决一死战？"

之后，曹操又发布军令，再次强调："擅自行动，违抗军令者，以军法处置！军中各人不得擅离职守，不得踏出营外一步！"

但众将却摸不透曹操的心思，于是私下议论道："丞相这是为何？就算之前打过败仗，他也不至于此啊？咱们只不过败了一场，便只能固守不出了吗？"

"是不是丞相岁数大了，打不动了？你看他如今两鬓斑白，已远不似铜雀台之宴那般意气风发了。看来草木无情，人命由天，丞相果然是老了！"

曹操果真是老了么？

可能依旁人看来，曹操确实老了，但作为曹操自己，却无论如何也不会承认自己已经年迈。当然，有时候曹操确实会感觉到精力不济，身体也不似年轻时那样健壮灵活，但他却毫不在意，反而会更加激发自己的斗志，激励自己道："曹某还年轻得很呢！"

凭借自己钢铁般的意志，曹操始终坚持，毫不放松。

几日之后，又有探子来报："马超在潼关的人马又新增两万兵力，增加的都是胡夷精兵。"

曹操得报却大笑不止。有左右问道："为何丞相听到西凉增添了兵马，反而大笑？"

曹操笑而不答，只道："摆酒筵来，老夫自要庆祝一番！"

当晚，曹营之中大摆酒宴，曹操频频举杯，幕将暗自窃笑。

曹操微醺之际，睁着朦胧醉眼，扫视众人：“你等笑什么？莫非是以为老夫对付不了马超么？”

霎时间，满座鸦雀无声。曹操又接着说道：“既然大家都嘲笑老夫，想必你们已有对付敌人的办法。如有什么好法子，不妨说出来，老夫洗耳恭听。”

全场又陷入一片静寂。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沉默不语。这时，徐晃大着胆子起身说道：“启禀丞相，末将以为咱们若是困守此地，与潼关之敌隔河相对，恐怕就是对峙一年半载，也难分出胜负！末将发现，如今在渭水上下游的敌人力量单薄，不如命一军渡过蒲坂津，丞相则亲自率军，由北方越河。到时候，敌人瞻前顾后，难以两全，阵形必乱，咱们便可一击取胜。”

“唔，徐晃这个主意挺好！”曹操似乎对徐晃的提议颇为赏识，“既然如此，老夫便授你四千精兵，朱灵同为大将，你们二人一同渡过河西。渡河后，你们先于对岸山谷之间埋伏下来，等候我的信号。待老夫率大军渡河之后，你我便可伺机同时出击。”

曹操当场便安排妥当。

过了几日，有一名眼明手快的部下向马超报告道：“属下发现，曹军正在编结船筏，准备渡河。”

韩遂当场拍掌叫好：“太好了！少将军，这可是敌人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呀！兵法正有云：兵半渡可击。”

“如此甚好！全军准备！”

于是，马超派出数名探子，暗中监视曹军的渡河地点。

曹操却并不知道敌人已在暗处监视，他仍然按事先的布置，将兵马分成三队，在渭水河岸摆开队伍，由第一队率先从上游的北岸渡河。

“看来我军渡河很顺利嘛！”曹操见先头部队渡河成功，便在河岸之上摆下桌案，临时办公。不久后，便有一道报告传来：“先前登陆的队伍，已抵达对岸，开始扎营筑阵。”紧接着，又有第二、第三道报告传来：“南方出现一队人马，难辨敌我，正朝此处疾驰而来。”

待第五道报告传来时，情势已经非常狼狈了：“请丞相当心，速做准备！敌军为首的大将身穿白袍银甲，率领两千人马，自南而来，欲攻我军后方！”

此时，大部的曹军已完全渡河，在曹操身旁仅有百余名将士守卫。

“来的敌将难道是马超不成？”

众将闻讯十分惊愕，岸边顿时一片骚动。

“大家少安毋躁！无须惊慌！”曹操显得十分自信，他非但没有起身离开，反而端坐在桌案旁，佯作镇定。

正在这时，许褚驾船折返回来，他见势不妙立刻高声喊道：“丞相！敌军马上就要从我军后面包抄过来了！请您赶快上船吧！”

曹操却神态自若地挥手：“大家有什么好担心的！就算是马超来了，我们大不了决一死战就是！”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曹军的后方腾起一片烟尘，敌军的隆隆马蹄声也传来了。马超、庞德等率领着西凉八部的猛将精兵，已经逼近眼前，距离曹操只有百步之遥。

“得罪了！”许褚见情势危急，顾不得许多，便一个箭步窜到曹操身边，扛起他撒腿就跑。

许褚一口气奔至河边，见来时的小船已飘远，最近的船离岸边也有一丈多远。

“啊嗨！”只听许褚一声大吼，纵身一跃便扛着曹操跳向河中。他有如神助，竟跳了一丈多远，落在一艘小船上，这才逃离岸边。

而其他上百名的曹军将士来不及逃跑，只得纷纷跳入水中。有的不识水性便溺死了，有的挣扎着爬上近处的竹筏，还有的竟攀在曹操乘坐的小船之上，企图一同逃生。

“你们别上来！船会翻的！”

许褚见小船摇摆不已，便抄起船桨，把扒住船舷的兵士拍打下去。

由于水流十分湍急，落水的将士瞬间便被河水带向远处。

“千万别让曹操跑了！”

“船上的一定是曹操！”

西凉兵士追到岸边，纷纷瞄准小船，张弓射箭。顿时箭如雨下，小船危在旦夕。这时，许褚冲到船尾，他一手举马鞍，一手持铠甲，挡住箭雨，将曹操紧紧地护在自己身后。

曹操九死一生，才得以脱险，但他麾下的将士则死伤惨重。

整条渭水河都被曹军的鲜血染红，河面载沉载浮，或是溺毙的兵士，或是中箭身亡的人马，满眼尸骸，满目疮痍。

正在曹军遭受重创之际，幸好有一个名叫丁斐的渭南县令，他见势不妙，急忙命人放开南山的牛马牲畜。只见大群的奔牛悍马从山上疾驰而来，冲散了西凉军的追击队伍。

这些西凉兵自幼生在北地，原本身为游牧民族，一见这些牛马牲畜便甚是珍惜：“跑来这么些好马！千万不能放跑了呀！”

“这些牛好肥啊！兄弟们赶紧截下来吃肉啊！”于是这些西凉兵也顾不得追击曹操了，都放下手中兵器，去捉牛擒马去了。马超一见情势不对，只得鸣笛收兵。只可惜西凉军原本能获得一场大捷，最后却只收获了一半战果便草草收兵。

那厢，曹操终于逃到北岸，坐在河畔休息片刻。但他情绪尚好，逐一接见前来问安的曹营诸将。而许褚由于保护曹操，身上的铠甲上嵌满箭头，犹如披了一件蓑衣一般。但他记挂曹操，始终不肯除去甲胄，口中反复念叨：“丞相是否安好？”

众人连声宽慰：“丞相一切都好，许将军尽管放心吧！”听到曹操无事，许褚这才放心，被众人扶进营帐歇息。

曹操虽然经历了一场大难，却显得异常轻松。谈论起刚刚千钧一发的危机时，他也显得举重若轻，毫不在意一般。忽然，他想起一事，便吩咐道：“对了，把那个渭南县令叫来！”

于是渭南县令丁斐被领到跟前，曹操问道：“刚刚将南山的牛马放出来的人，就是你吧？”

“正是。小人一时鲁莽之举，任凭丞相发落。”丁斐连忙答道。

“好！老夫便好好发落你！”

曹操对书吏低语了几句，书吏立刻写下一份文书，交给丁斐。

“丁斐，你看看老夫是如何发落你的！”

丁斐连忙展开文书阅读，只见文书上写道：

令丁斐自今日起任典军校尉。

丁斐手捧文书，不住叩头谢恩：“小人担任渭南县令时日已久，对此处的山形地理十分了解。小人愿向丞相献上一计，以供参考！”

而在西凉军中，马超十分沮丧地说道：“唉！今日一战，最后功亏一篑啊！咱们只差一步，便能将曹操生擒活捉了。只是，不知打哪儿跑来一个生猛大汉，竟然扛着曹操跳船逃生！那人虽为我军的敌人，但他的身手实在了得！我现在还能想起他勇猛的身影。”

韩遂点头说道：“少将军所言极是，那个生猛大汉便是名将许褚呀！”

“哦？许褚是何人？”

“咱们西凉军中有八员部将，而曹操身旁也有一支由精锐干将组成的虎卫军，贴身保护他的安全。这虎卫军原有两员大将，一个是陈国人典韦。那个典韦善使一杆八十斤重的铁戟，武勇异常，只可惜早已战死沙场；另一个虎卫军便是谯国人许褚，此人也是威力十足。”

“唔，今日一见，那个许褚实在是力大无比啊！”

“没错，这个许褚的膂力过人，据说他能薅着牛尾，拖动牛身！人送外号‘虎痴’，也称‘虎侯’。”

最后韩遂还提醒马超道：“少将军以后若在两军对阵遇到他，切记

不要缠斗为好啊！”

这时有探子来报，说曹操的大军已经悄悄渡过渭水，似要偷袭西凉军后方。

韩遂分析道：“曹军若是站稳了脚跟，就会对我军不利。倘若我们继续与曹军对峙下去，那曹操势必巩固营地，构筑壕垒。曹营越来越易守难攻，那么咱们以后想要渡过渭水就越来越困难。”

马超亦有同感：“既然如此，我军不妨突袭取胜。”

“韩某愿引一支轻兵，突袭曹军的主阵。少将军只需严阵以待，守住北岸，令敌人不敢轻易渡河来袭就是。”

“马某一人即可守住，韩将军可以带上庞德，一同前去突袭。”

于是，韩遂与庞德便挑选了一千余骑西凉精兵，趁夜半三更时分，突袭曹营。

但他们这一招奇袭之策，却正中曹操的下怀。原来曹操早就料到敌人会使出深夜偷袭的手段，便采纳了丁斐的计策。曹操命人沿河堤垒起一排营寨，又遍插军旗，伪装成曹军主阵的模样，暗地里将真正的主阵大军移至他处。

不仅如此，曹操还命人在河岸附近深挖壕沟，又在其上铺上草棚，撒满泥土，做好伪装。曹军布置了许多陷阱，便等西凉军袭营。

西凉兵却不知敌军有诈，趁夜黑风高时分，突然杀入，果然中了埋伏，只觉得大地突然塌陷，众多的将士连人带马跌入沟中。将士与战马层层叠叠，压做一团，只听得哭闹声、求救声此起彼伏。落入陷阱的西凉兵士，奋力挣扎，却难逃生天。

“糟糕！咱们中计了！”

庞德奋力挣扎，好容易才摆脱了压在身上的重负，爬了起来。他一路踩着众多兵士的身体，努力爬出陷阱。却不料有埋伏好的曹兵立刻挥出长枪，十几支长枪从四面八方朝庞德扎过来。庞德抖擞精神，挥开兵器，从无数曹军的包围中冲了出来。之后，庞德又不断大叫主将韩遂的名字，四处搜寻他的下落。

没走几步，庞德便被曹仁的家将曹永拦住了去路。但他哪里是庞德的对手，只见庞德手起刀落，便将曹永斩于马下。庞德顺手抢过对方的战马在敌军的队伍里来回奔驰。

韩遂也一并跌入陷阱中，险些丧命。幸得庞德一路杀敌，才使得韩遂趁机逃出沟壕。后也从曹军手上抢过一匹战马，一路狂奔，逃出生天。

西凉军的此番奇袭，以失败收场。最后清点人马时，马超发现，原本去突袭的千名精兵被折损了三分之一。八员部将中的程银、张横二人，也在此战中不幸阵亡。失去两员心腹大将，令马超难过不已，但他毕竟年轻气盛，于是发出豪言壮语："哼！我西凉大军若不趁曹贼尚未扎稳营寨，便将其击破，否则便再无胜算！"

于是，马超立刻决定再次奇袭曹军。这一仗，马超作为先锋，由马岱、庞德殿后，几路大军直扑曹营而来。

"恐怕西凉军吃了败仗，不会服输。今夜还会来偷袭！"

曹操不愧是身经百战的老帅，他觉得马超吃了败仗，绝不会轻易罢休，另外上次突袭，敌人只折损少量兵马，还没有得到教训。因此他分析，西凉军必定会再度偷袭，于是做好了完全的准备。马超的第二次奇袭，又正中曹操下怀。

当西凉的夜袭部队迂回了六里地，终于摸到曹营主阵附近时，数千将士便高声呐喊。但奇怪的是，曹营中丝毫没有动静，只见旌旗翻卷，却看不见一个人影。

"什么？怎么营中无人？"

"糟糕！咱们又中埋伏了！"

西凉的悍马猛兵发现扑了空，连忙转身欲退。只听一声炮响，曹军的伏兵从四面八方杀来。

"冲啊！别让马超跑了！"

在此战之中，八部将之一的成宜被夏侯渊所杀，西凉兵马损失惨

重。马超、庞德和马岱虽然拼命杀敌，仍大败而归。

就这样，西凉军与曹军隔着一条渭水河，打来打去，各有赢败，却终无法决出谁胜谁负。

第二十一章
水火无情

渭水虽为一条大河，河水却并不深。支流颇多，有的地方河床宽阔，滩多水急；有的地方则暗藏旋涡，深不可测；还有的地方水缓且浅，不仅马匹可以轻易涉水，就连人也可徒步涉滩。

曹操便以这渭水为屏障，夹河立寨，与西凉军对峙。但西凉军时常晨战夜袭，令曹军不胜其扰。

曹军的营寨素来坚固，此番扎寨的任务交给了曹仁。曹操时常催促曹仁加快工程的进度，显得急不可耐。

曹仁此番监督扎营的方法，是先在渭水河上以船筏锁链连起三座浮桥，浮桥又接连两岸，之后又命两万工人不断搬运木材。于是，在河岸之上建成了三座简易的木制城寨。他监督工人，日夜不休，干得热火朝天。

西凉马超隔岸见到曹军的工事，却不为所动：“曹操要扎营，就由得他去建！”

但是，在曹营的城寨建到八九分的时候，马超却一声令下：“给我放火烧营！”

于是，西凉兵士从渭水对岸，向快完工的曹营投掷油弹，又向河水中倒上油脂，接着点火。

曹营的木制营寨遇到火攻，便立刻着火。整座营盘、浮桥还有河中的大小船只，都被点燃，火光冲天。

西凉军投掷的油弹十分诡异，外壳是桃核模样，里面装满油脂。一旦投掷过去，便满地乱滚，流出火油，令曹军扑灭不及，防不胜防。

曹操纵是身经百战，也难以对付西凉军的这个油弹攻势，为此十分烦恼。

于是荀攸献计道：“丞相不妨利用渭水之堤，高筑堤坝，深挖沟壕，将我方营寨扎在河滩之下，形成一座地下城。”

“地下营寨？这个办法好！若咱们的营盘是沙土所筑，谅他西凉兵再放火也不怕了！”

于是，曹军又征集三万工人，整日掘地不止。他们沿着渭水河岸筑起高高的堤坝，又将深挖的沙土垒成厚厚的土壁，在无数高堤和土台之下，则是数十条堑壕。整座营寨宛如一座巨大的蚁穴一般，扎在土台之下。

曹营挖沙垒堤的工事如火如荼，一直挖了一个多月。

这座人工蚁穴逐渐成形，高堤和堑壕越筑越多。西凉军对曹营的动静早已知悉，却仿佛毫不在意一般，并无对策。不仅如此，曹营修筑工事这一个多月期间，西凉军竟未发动一次夜袭或是火攻。

只不过，每天渭水河的水量越来越少，即使连下几天雨，也不见河水增多。

曹军方觉蹊跷，却不料这一夜突降暴雨，等到第二天一早，就听哨兵连连惨叫：“不好了！发洪水了！”

“快跑啊！山洪来了！”

曹军还没来得及将人马转移至高处，只见上游滚滚山洪袭来，乌黑的洪水一路直下，铺天盖地向曹营的堤坝袭来。

原来，西凉军早就在半月之前便来到渭水上游。他们悄悄地筑起土堰，将河水截断，只待暴雨一来便立刻泄洪。

这渭水河滩多为碎沙，虽然被筑成高高的土台，却根本禁不得洪水的冲刷。待山洪一来，所有的高堤土台全部被冲毁，散落的泥沙又将堑

壕填平。曹军三万工人一个多月的辛劳，一夜之间便化为乌有。

很快便进入了九月时分。

西北风劲吹，将北国的冬雪也夹带而来。渭水河上的天空灰蒙蒙的，大雪纷纷而至，使得两军不得不偃旗息鼓，改为僵持。

“老夫以为，那些西凉的胡兵生于严寒之地，他们并不怕冬季降临。另外，他们尚有潼关可退守，如今的天气对他们有利啊！反观我军的营寨却扎在野外，倘若冬雪肆虐将士们会十分辛苦。不知诸位有何良策？”

这日，曹操正在召集众将议事，忽然哨兵传报，营外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自称“老朽隐居终南山多年，道号梦梅，求见丞相。”

这位不速之客，颇有些世外高人的风骨。于是曹操以礼待之，遂问道：“不知老先生有何见教？”

梦梅居士答道：“老朽听说丞相想在渭水之畔建一座营寨，既不怕火攻，又不惧水淹。想来我倒有个法子，于是特来献计。丞相只消在刮北风之时，在渭水河畔以沙石筑起城寨，之后再以河水浇灌。这沙石为基，冰水为壳，一夜便可冻结。这样的营寨可以挺过整个冬天，一直到明年开春才会融化。丞相若建这么一座冰寨，便不需顾虑敌人的火攻水淹之扰了。”

说罢，此人便飘然离去了。

过了几日，果然刮起了北风。曹操依照梦梅居士所授之计，在一日之间便征调了三四万工人，做好准备，等待夜幕的降临。

待夕阳西下时分，曹操便发下军令：“所有人加紧赶工，必须在今夜筑好城寨！”

当晚，所有的工人和官兵都一起动手，修筑工事。他们在原有营寨的基础继续修筑，因此工程进展得十分顺利。待到天明时分，一座全新的营寨便差不多竣工了。

“赶快取水！浇筑城寨！一定要快！”

他们早已准备了数万只取水的木桶和水囊，众人列队从河中汲水，再逐个传递。冰冷的河水被轮番浇筑在新筑城寨的各处，将门窗走廊、楼台望楼都淋了个遍。不仅如此，为坚固城寨，冰水被浇了两遍。

待到天亮，西凉兵士出帐远眺对岸曹营动静时，纷纷忍不住惊呼：“奇怪，曹营什么时候建起一座城寨的？”

“分明昨天晚上还没有动静啊？”

“曹营莫非在一夜之间变出一座寨子不成？”

“不对！这城寨不是土砌的，而是冰雕的！这是怎么回事？”

马超和韩遂等人也纷纷走出营帐，他们远眺渭水对岸，发现曹营之中的新动向，都觉得纳闷。马超情急之下，索性下令出兵：“哼！不知道那曹操老儿又使什么鬼花样！咱们不管这么多，现在便冲过河去看看究竟！”

于是，西凉大军立刻擂响战鼓，集结军队，打马渡河北去。

“西凉兵杀过来了！”

曹操听到哨兵通报毫不慌张，他早已备好战马，恭候多时了。

马超远远见到曹操的身影，咬牙切齿地大骂道：“呔！曹贼休走！”

只见他直奔曹操杀去，举枪便刺。但忽然感觉有两道锐利的目光向他瞪来，侧目看去，只见曹操身旁闪出一名赤面虎髯的大将，此人正横刀立马，怒视自己。

“咦？此人莫非就是虎痴猛将？”马超不由得心头一凛。

他十分谨慎地张口骂道：“在我们西凉，男人都言行一致，无所畏惧。曹操，你却只会耍嘴皮子，打败了就逃。马某倒要和你比试比试，你敢不敢应战？”

曹操冷笑一声：“哼！杀鸡焉用牛刀？你不过是个西凉的胡兵，对付你只需虎痴许褚出手就罢了，老夫不屑与你动手！”

不待曹操说完，许褚便已挺身而出：“许褚来也！你个胡夷小子，与你家爷爷比试比试！”他气势如虹，宛如老虎下山一般，凶神恶煞。

马超记得韩遂之前的叮嘱，心中对许褚忌惮几分，于是丢下一句“后会有期”便拨马而走首，下令收兵。

两军的将士目睹此情此景，无不畏惧许褚的厉害，人人心中暗忖：“就连西凉大将马超都忌惮三分，许褚果然武功了得！”

回到营中，曹操便召集众将，对许褚大加褒奖：“今日虎侯实在威猛！吓得西凉兵不战而退！许褚实乃老夫的股肱良将啊！”

许褚也觉得十分得意，便当场夸口道：“丞相！末将明日便将马超擒来！”于是，他立刻下战帖，向马超挑衅：“胡夷小子，明日来战！不敢迎战，就是匹夫！”

马超接到战帖，怒发冲冠：“好你个许褚！明日便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

第二天一早，马超率韩遂、庞德、马岱等西凉众将，来到曹军阵前骂阵。

“许某等候多时了！”许褚立刻打马出阵，挑衅马超。

两人也不废话，便打在一处。马超和许褚两人的武艺超强，大战了百余回合，仍然未分胜负。但他们胯下的战马早已支撑不住，无奈之下，两人各自返回，换马再战。

重上战场，两人依旧是势均力敌，难分胜负。

两人你来我往，毫不让步，刀枪相撞，铿锵声声。后来，就连他们惯使的兵器也难以抵挡两人的力量，刀刃卷起，枪头磨损。两人又返回阵中，换了兵器重新厮杀。百余回合后，仍不见高下。

“打得精彩！”

两军将士各自站脚助威，人人攥着一把汗。看到如此精彩的打斗，大家不禁感叹道：“许褚号称虎痴，武艺高强，举世无双。但马超能和许褚大战如此多回合，却毫不落后，两人实在是旗鼓相当！这西凉马超

年轻力壮，许褚能跟他如此对战，也实属难得啊，不愧为一代虎痴！”

两人又打了几十个回合，许褚突然大叫道：“且慢！许某战得正酣，满头大汗，都看不清楚了！马超！你且等我一会儿，我速速就回！”

许褚说罢，转身便冲回自家阵中。

正当众人诧异发生了什么事时，却见许褚重又打马上阵，不过他此番已将外面的甲胄除去，战袍脱下，光着膀子便冲了回来：“这下凉快多了！马超，来来来！咱们再战八百回合！”

马超战了多时，也早已满头大汗。他趁许褚回阵的功夫擦了擦汗，又换一支枪，稍作休息。然后，两人又你来我往，战在一处。只见战马嘶鸣，尘土飞扬，一个如下山虎，一个似水中龙，第三次交锋，两人更是毫不留情。

许褚一声断喝，打马向前，冲向马超。马超也毫不示弱，一抖长枪，翻出无数枪花，刺向许褚。

只听“仓啷啷”一声巨响，两人的刀剑相撞，火花四溅。马超抖擞长枪，卸去刀势，但许褚紧跟着又劈了一刀。

“当心点！”

马超一个闪躲，避过刀锋，紧接着回身一枪，直刺许褚的心窝。

“来得好！”

许褚挥刀向前，拨过枪尖，随即将手中刀丢下，反而两手握住枪身，顺势夹在腋下。

如今，两人各持长枪的一头，一个要刺杀，一个要夺枪，毫不相让。他们十分清楚，倘若对方夺走长枪，自己便必死无疑。

生死攸关，两人怎能相让。就在两人各自较劲的功夫，枪身被撑得弯成了弧形，随即“咔嚓”一声，断为两截。两人的胯下坐骑也吃力，就势仰起前蹄，嘶鸣不已。两人则各持半截枪身，微微一怔，随即丢开兵刃，开始赤手空拳，继续比拼。

曹操在阵中观战，心中十分担心，生怕许褚有什么闪失会动摇军心，于是连忙下令收兵："传我命令！鸣钲收兵！"

不料西凉兵却乘虚而入，庞德和马岱趁曹军收兵之际，攻入对方阵脚，打了曹军一个猝不及防。

虽然夏侯渊和曹洪等人奋力督战，但西凉军的攻势猛烈，曹军难以抵挡，全线溃退。就在撤退途中，许褚由于赤裸上身，没有铠甲保护，手臂上还中了两箭。

"坚守勿出！"

曹操下令全军退回冰寨之中，紧闭大门。这座冰制的碉堡终于发挥了作用，护得曹军周全。

待马超率兵回营后，对许褚的武艺连声称赞："马某自幼学武，遇到对手无数。但却从未遇到许褚这般的对手，他果然勇猛善战，不愧人称虎痴啊！"

之后，曹操苦于难以应对西凉大军，无奈之下只好派徐晃、朱灵率四千骑兵，到渭水西岸结营，自己则打算亲率大军，渡过河去，攻击西凉军主力。但马超却径自率领数百人马，不请自来。他一路飙到冰城之下，如入无人之境一般。这几百名西凉军在曹营的地盘上任意骚扰了一番，才扬长而去。

曹操站在望楼观战，哀声叹道："唉！没想到这马超如此厉害！看来有他在，老夫便难得一日安宁啊！"

夏侯渊闻言，心中不服："丞相何出此言！我军勇将济济，那小小一个马超又何足挂齿？丞相莫急，待末将前去将他拿下！"

当晚，夏侯渊不顾曹操的阻拦，径自率领千余人马，出城而去。

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后便传来情报，夏侯渊等人陷入苦战，难以脱身。曹操闻讯，便亲自率兵前去救援。

不料西凉军一见曹操出马，反而士气大振，还奔走相告："曹操来了！千万别放走他啊！"

马超一马当先便冲入曹军，直奔曹操杀去。他口中高呼：“曹贼！哪里走！留下命来！”

曹操眼看不敌，只得仓促撤兵，逃回冰堡，闭门不出。但他却下令暗中分出一拨人马，从渭水以西悄悄渡河。

“曹贼！你给老子出来！你莫非怕了不成？打不过就躲起来！”马超逼至冰堡之下，整日骂阵。

这时，韩遂从后方传来急告：“后方有情况，请将军速归！”

马超闻讯，赶忙收兵返回，他这才得知：“敌军已派出一支部队，自渭水以西渡河，如今已迂回至我军后方，结营扎寨！”

韩遂也担心得捏了一把冷汗：“敌人好狡猾！倘若曹军前后夹击，我军必败！”于是向马超建议道，为今之计，不如与曹操休战。西凉军放马可暂将潼关等地归还曹操，以求和。待到冬天过去，春暖花开之时，便可再行对曹军开战，夺回地盘。

韩遂在审时度势方面独具慧眼，因此杨秋和侯选等将也纷纷附和。大家都说：“韩将军之言极是。”

于是，数日之后，杨秋便携带求和信来到曹营，面见曹操游说归还潼关和求和之事。

曹操正好顺水推舟，他先遣回来使，又召来谋士贾诩商议对策。贾诩说道：“属下以为，马超此招分明是诈降。但咱们也不该一口回绝他，丞相不妨先假意应承，答应休战，之后再寻他计。”

“哦？你可有良策？”

“马超之所以如此强悍，仰仗的是韩遂的战略有方，而韩遂的善谋也皆因马超勇猛无比，方可奏效。两人相辅相成，因此势强。但马超毕竟年轻气盛，有勇无谋，因此我们只需设计离间二人，便可击溃西凉之军。”

第二天，马超便收到曹操同意休战的回函。不过，马超见信，却心中生疑：“虽然曹操答应休战，曹军也在后方河流上架设浮桥，作引军返都之状，但马某却怀疑其中有诈。曹军是否是故作姿态，迷惑我们？

因为徐晃和朱灵设在渭水以西的队伍，至今仍未有动静。”

韩遂应道：“用兵之法，向来虚虚实实，不足为怪。不过那曹贼奸诈，我军也应小心防备。”

于是西凉兵分为二军，一军正对曹营，加强戒备，另一军则面西，防备徐晃和朱灵。全军加强警戒，毫不懈怠。

曹操得知西凉军加强警戒之后，便与贾诩相顾一笑：“此计的第一步已成！”

到了双方约好的议和仪式当日，曹操一身盛装，率领麾下诸位大将、重臣，声势浩大地赶到约定地点。

有很多西凉兵士从未见过曹操，他们便在道路两旁好奇地指点议论：“哪个是曹操？”

“就那个人啊！他就是曹丞相啊！”

曹操身披锦袍，头戴金冠，胯下一匹骏马，好不威风。他大摇大摆地对围观的西凉兵喊道：“老夫便是当今丞相曹操！你们以为我是三头六臂的怪物吗？想看便看吧，曹某生得和你们一样，也没多出两只眼睛、多长一张嘴巴！不过，老夫比你们的智谋高出许多罢了！”

曹操故作轻松，和西凉士兵开个玩笑。但围观的西凉兵目睹他的样貌，却觉得万分可憎，各个缄口不语。

第二十二章
敌中置敌

不久后，韩遂的营中来了一位曹操的使者。

“曹操找我作甚？”

韩遂打开文书一看，发现原来是曹操的亲笔手书。信中写道：

韩兄与曹某原非仇敌。令尊曾为曹某之先辈，你我亦早年同窗，尝谈兵论史，誓为天下大成而贡献一己之力。今日虽敌我两分，各据一端，然曹某时刻未忘与君之旧谊。幸今和议既成，曹某即日便启程撤离渭水之畔，唯盼能与旧友一叙。

“哦！没想到曹丞相居然还记得我这个旧友呀。”韩遂也念起旧情，于是第二天一早，身不披甲，也不带随从，孤身一人来到曹营前面。

“韩将军，一向可好？”曹操亲自出门迎接，两人并不入帐，而站在营外叙话。曹操还亲热地拉起韩遂的手，回忆往事：“不知韩兄还记得吗？想当初，令尊当年与曹某一同举为孝廉，曹某多蒙令尊提携，待之如叔父一般。后来韩兄上京，入学太学，你我同登仕路。多年来咱们竟疏于联络，实在是可惜啊！不知韩将军今年妙龄几何呀？”

“嗨！韩某已经四十了！”

“遥想当年咱们在京师时，青春年少，常在一起高谈阔论，白马金鞍，游遍芳丛。没想到啊！这一别多年，你我竟然都已是中年人了！”

“是啊！曹丞相也两鬓添霜了！”

“哈哈哈！待到天下能享清平之乐时，咱们再在一起共叙旧谊吧！今日曹某的帐中有多名部将正在商谈要情，不能请韩将军坐下来一叙，请多见谅！”

“丞相多虑了！你我有缘，改日再会吧！”韩遂拱手道别，转身返回自家营地去了。

有西凉兵士目睹了两人的阵前相会，立刻报告给了马超。

马超一听，面露不悦，于是他借机商讨军情，将韩遂请来。之后，马超还装作不经意地问道：“小侄听说，昨日叔父在渭水河畔与曹操密谈，可有此事？”

“什么密谈？”韩遂立刻连连摆手，“我们两个站在光天化日之下，连营帐也未进，何来密谈啊？另外，韩某只字也未与曹操谈论军情啊！”

“哦？那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我们不过是叙叙旧罢了。回忆了一下当初同在许昌时的往事，并没有说别的。”

“我竟不知，叔父与曹操的交情如此之深啊！”

马超心头的怒火难耐，但韩遂却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仍然神态自若。但不曾想，这件事已经埋下了导火索，接下来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

当晚，曹操叫来谋士贾诩问计：“贾诩啊，你看今日之计如何？”

“属下以为，此事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不知西凉那边，得到消息了没有？”

“西凉那边肯定早已得信了，属下猜想，此事应该已传到马超的耳朵里去了！不过，这件事还是差一点火候，咱们应该再加一把力，让马超对韩遂彻底起疑。”

“该如何是好呢？”

“丞相可以再给韩遂送一封亲笔信。”

“此番送信，无缘无故。韩遂会不会觉得蹊跷？”

“这倒无妨。此番修书，并非要以文辞打动对方，而是要迷惑对方。丞相的心中一定要写得语意含混，且在紧要之处故意涂抹删改，令人看了如坠云里雾中，摸不着头脑，却觉得非比寻常。只要做到这些，咱们的目的便达到了。”

“哎呀！这么写信，要费老夫一番功夫了！”

“丞相请想啊，您修书一封的功夫，可要比耗费兵马粮草，兴师动众地大动干戈来得轻松多了！而且，韩遂接到此信后，必定满腹狐疑。他若拿了信去同马超研琢，那么丞相的计谋就成了！”

自从上次韩遂私会曹操之后，马超便派心腹日夜在韩遂帐外监视。这日，果然有人来报，韩遂处又有异动：“启禀将军，今日傍晚，曹操又遣使者来，送给韩遂一封书信，而后离去。”

马超闻讯，气愤不已：“韩遂当真暗通曹操？”心中有了猜忌，晚餐也顾不上吃，便匆匆奔至韩遂的营帐。韩遂见马超突然而至，十分纳闷：“少将军因何突然来访？莫非军情有急？”

此时他正打算吃晚餐，见马超进来，连忙站起。

“并无要事。侄儿只是觉得休战无事，所以来找叔父，想讨杯酒吃。”

“贤侄若要吃酒，这有何难？若事先通告一声，我也好多备几盘酒菜，聊以助兴。”

“叔父不用客气，小侄只是一时兴起，才突然造访的。不劳叔父辛苦！”

“也好，待我换一副新碗筷给你。”

“不必麻烦。”

马超一边说话，一边坐下，就着韩遂的酒杯饮起酒来，“叔父，自

你上次见过曹操之后，还有来往吗？”

“我上次与曹操在帐外匆匆一会，之后便没有再来往了。不过，刚刚曹操派人送来一封书信，我正看得糊涂呢。刚刚就在自斟自饮，研琢此信中的奥妙。”

韩遂向桌案上一示意，那里正摆着一封打开的书信。

马超这才装作刚刚发现那封书信的样子，顺手拿起：“就是此信吗？”

“正是。他这信写得云里雾里，让人看了不知所云。贤侄你且看看，我是看不懂了！”

马超根本没听到韩遂在说什么，他只是全神关贯注地看信。他发现，这信中的语句颠三倒四，含混费解，还有多处关键位置，还有涂改痕迹，更令人十分生疑。

马超随手将此信揣入怀里，说道：“叔父，此信请借给小侄回去研读吧。”

“你要拿就拿吧。”

韩遂一边应着，一边纳闷，他不明白马超要这封信做什么用。

第二天，马超又专门派人来请韩遂到自己的中军主帐。韩遂一进去，就见马超满面怒容，杀气腾腾：“叔父，我昨晚仔细将曹操的书信研读一番，又对着烛光细瞧。我发现这信中多有涂改痕迹，语句不通，十分可疑。叔父啊，你不会暗通曹操，将小侄卖了吧？”

“他的来信原本如此，你怎可猜忌我暗通曹操呢？”韩遂脸色大变，连忙解释，“贤侄，怨不得你一直对此事有疑，样子古怪。我终于明白你的意思了，但事到如今，我实在冤枉却百口莫辩啊！”

“叔父，你若有什么辩驳的，尽管讲吧！”

“多说无益，倒不如以事实证明我的清白！我明日再去找一趟曹操，假意拜访，与他在阵前说话。少将军请派人埋伏在附近，到时候一举杀出，当场摘下曹操的首级即可！到时候，你就会知道，韩某绝无虚

言。”

“哦？叔父忍心让我杀了曹操吗？”

韩遂听到此言，厉声答道：“杀了曹贼，有何不可！”

于是，第二天一早，韩遂便率帐下李堪、马玩、杨秋和侯选等几员大将一道，前去曹军的营外，求见曹操。

曹操这几日一直据守在冰城之中，听说韩遂来访，便吩咐曹仁道：“你代老夫去见韩遂。”之后，又低声交代曹仁，到时要如此这般行事。

曹仁得令，打马带领众将出寨。见到韩遂后，曹仁便大声说道：“韩将军，丞相昨夜得您回信，心中大悦。请您务必小心，切莫让马超察觉才好！”

说罢，曹仁便径自掉头离去，回到寨中。马超一直躲在暗处，见到曹仁此举，心中大怒。他举枪便要刺向韩遂，幸得诸将竭力劝阻，方才罢休。

韩遂也愤然回营。不久后，八部将中尚存的五将纷纷而至，对他劝道：“韩将军，我等皆知您的忠义之心，绝无加害少将军之意！不过，今日您平白受了冤屈，我们实在看不过。依我们看，这个马超有勇无谋，终究敌不过曹操。他如今便倚仗武勇，欺凌将军，咱们不如趁此机会投效曹操，也好以后封将封侯，早日寻个出路。”

韩遂闻言，立刻正色道：“休得胡说！韩某与马腾将军亲如兄弟，如今追随马超一起讨曹，只为报答马老将军生前的厚谊。韩某素来赤胆忠心，如今又怎能背弃马超，改投曹操？”

“韩将军，您的一番苦心恐怕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如今马超已对将军有疑，自不肯放过你。您再想忠义，恐怕也对错了人啊！”

杨秋、李堪和侯选苦口婆心，轮番劝说，只盼韩遂能够改换心意。如今就连五位西凉猛将也都对马超失去信心，欲改投他主。

韩遂被众人一番劝说，心中动摇。最终，他下定决心，要背弃马超。于是派杨秋为密使，前往曹营，商讨投效之事。

“大事成矣！”

曹操见密使来了，兴奋得手舞足蹈。他当即写下回信，并奉上一计，请韩遂照办：

明日韩将军可将马超诓来赴宴，同时在营帐之后堆满枯柴，待其入帐后立即点火。曹某一见火光，便会立刻领兵杀来，一举生擒马超。

韩遂见信后，觉得曹操之计不够周全。于是，他又召来五位猛将，一同商议对策。韩遂担心地说道：“韩某若现在邀马超来，恐他心中有疑，不会前来。”

杨秋则建议道：“您不妨以请罪为名，邀他前来。马超不会有疑的。”

侯选也说：“马超毕竟年少气盛，只要多奉承他几句，肯定能成。”

李堪则夸下海口：“这件事就交给我吧！凭我三寸不烂之舌，定能诓来马超。”

于是，几人分头准备，他们在营帐之后堆起枯柴，安排下酒宴，只待马超一到便举事。待准备妥当，韩遂正与众将在营中举杯同庆，最后密议之时，突然窜进一人，大声叱骂：“呔！我就知道你们要反！你们好大的胆子！”

众人一惊，原来马超正挥舞着宝剑，大骂着闯了进来。

“糟糕！计策被识破了！”众人一见计谋被撞破，十分狼狈。此时马超怒不可遏，拔剑直劈向韩遂：“好啊你们！从昨夜起就在此密谋叛变！你们真以为马某什么都不知道吗？”

情急之下，韩遂只得抬臂相挡，于是左手被马超的利剑当场砍断。韩遂落荒而逃，马超紧追不舍，一路劈砍，高声叫骂：“大胆叛贼！休走看剑！”

杨秋等五位猛将这才晃过神来，连忙各持兵刃，上前夹击马超。

一阵大乱期间，有人趁机点燃了暗藏的干柴，顿时大火将整座营帐

点燃。马超杀红了眼睛，他喘着粗气，冲出营帐，四下搜寻韩遂的身影：“韩遂！你有胆子就滚出来！出来啊！”

马玩刚想挡一挡马超，却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被马超当场刺死。之后，庞德、马岱也带兵前来，帮助马超一起追杀韩遂。

正在此时，曹操那厢见到敌营火起，立刻率大队兵马渡过渭水杀了过来。曹兵直奔火起之处而来，喊杀之声滔天：“冲啊！活捉马超！”

“别管别人，抓着马超就有赏啊！”

前来攻营的曹军之中，不仅包括虎痴许褚，还有夏侯渊、徐晃和曹洪等曹军大将。马超一见，心中大惊：“原来他们早与曹贼勾搭一起！”见势不妙，立刻跨上战马，一路逃命。此时，他与庞德、马岱等人业已失散。只见西凉军的军营之中一片火光，混乱不已。

此时正是傍晚时分，西落的残阳映着冲天的烈焰，极目所及，全是赤红的炽火，就连渭河之水也被映成了一片血红。

第二十三章
兵法之妙

从军打仗，最忌讳的便是自相猜忌，不够团结。若此，便如同在自家军中替敌军安插助手。曹操此次运用离间之计，便在西凉军中使了“敌中置敌”的奇策，大获成功。

原本精猛强悍的西凉军，已分崩离析。他们原本想与曹操达成的议和条件，也彻底破裂。马超自食恶果，抱头逃窜，最后逃到一座渭水河畔临时搭建的浮桥之上。

举目四望，他早已和庞德、马岱失散，如今身边追随的兵士不足百人。正在他彷徨无措之际，眼前突然出现一队人马。

“太好了！来的是李堪！”

马超一见来者正是自家的心腹八部将之一的李堪，倍觉欣慰。哪知道李堪来至跟前，却大喝一声：“呔！马超在此！大家快上！别让他跑了！”说罢，举枪便刺。

马超一见，心中大惊：“哼！连你也反了吗？”心里怒火填胸，拼死相战。李堪见对方气盛，唯恐吃亏，连忙闪到一边。

这时，曹操麾下的大将于禁，也率领手下兵马直奔此处而来。二话不说便飞出一箭，直指马超而去。

马超冷不丁听到弓弦声响，连忙低头，箭头险险地贴着他的头盔射偏过去。哪知此箭却正好射中李堪的脊背，李堪“哇呀”一声，倒地而亡。

马超则咬紧牙关，拼死冲进于禁的队伍，将敌人杀得人仰马翻。待他杀出了一条血路，重又奔上渭水之桥，已经满身浴血，疲惫不堪。

此时已近黎明时分，东方破晓，将漆黑的大地逐渐点亮。

马超横刀立马，在一座孤桥之上苦苦撑了一整夜。他原只盼能有自家队伍前来接应，但却始终不见西凉兵的身影，唯一能见的只有一浪又一浪的曹军，一阵又一阵的箭雨。

当马超发现，赶来桥下的敌兵越聚越多，包围越来越紧时，只得数度冒险，试图冲出重围。但终究寡不敌众，每次都难以突围成功，又被逼回桥上，身上也徒增了更多流血的伤口。

在他几次试图突围之时，身边的部下前仆后继，但每次回到桥上的人数越来越少。

最后，马超心一横，声嘶力竭地对部下喊道：“大家跟我冲啊！既然要死，那就拼死冲进去，揪住敌人垫背！冲出去了，咱们又是一条好汉！若是困在这里，就变成敌人的活靶子，死了也白死啊！冲啊！”

马超一边激励剩余的残兵，一边一跃而起，宛如一头猛牛，身后被烈火所驱一般。他拼了命，向桥下狂奔而去。

“大家跟着我！”

“千万不要离队！”

于是，最后仅存的四五十名西凉兵士，也拼命追随马超，一同向桥下猛突。曹军的包围圈终于被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

但是，那些拼死追随马超的兵士，却一个个死在曹军的围堵截杀之下。到了后来，又只剩下马超孤零零一个人，独立在数万敌军之中。

“老子跟你们拼了！不怕死的就上来吧！”此时，马超手中的长枪已被折断，他便随手丢开，直奔着一名曹兵扑了上去。他硬生生从敌人手上夺下一支长矛、一张弓箭。一番肉搏战之后，马超与他胯下的战马，已经全身被鲜血覆盖，宛如从地狱里走出来的鬼怪一般。

但是，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马超突然心中一凛，意识到自己好

像已经没有力气了。如果一个人产生了放弃的念头，那么无论如何也难以继续下去，往往会以失败告终。但是，他心头突然又涌起一个声音，大声提醒自己："打起精神来！别给西凉军丢脸！只要我站着，就要战斗至死！"

马超猛地晃了晃头，打消软弱的想法，重新抖擞精神。他大喝一声，又投入战斗，与蜂拥而来的敌兵拼死相搏。

正当此危急存亡的关头，忽然西北方出现一彪人马，疾驰而来。原来是大将庞德和马岱，他们率兵赶来救援。他们猛烈冲击曹军的侧翼，将曹军一举冲溃。

"主公！快走！"

庞德让给马超一匹战马，在马臀上怒抽一鞭。战马奋起四蹄，驮着马超，扬起一片尘烟，倏忽而逃。

当初，曹操见自己一招"敌中置敌"之计大获成功，甚为得意。

现在听说马超业已逃脱时，曹操自言自语道："我军未擒得马超，此计便有瑕疵。这画龙还须点睛之笔啊！"

随即问道："现在马超身边的残兵有多少？"

一人答道："马超身边如今只剩庞德、马岱率领的一千骑人马。"

"什么？他只剩一千骑了？那他们简直毫无还手之力！传老夫命令，全军立刻追拿马超，立功者重重有赏！斩获马超首级者，赏千金，封万户侯！生擒马超者，不问身份贵贱，立刻入诸侯之列！"

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曹操这大手笔的悬赏之下，曹军上下，无论是将官还是走卒，无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于是众人便策马扬鞭，拼命追袭马超。马超见身后的敌兵紧追不舍，只得停下与之周旋。但他的一千骑兵马又怎是曹军上万部队的对手？在曹军的频频围追堵截之下，马超身边的人马几乎被全歼殆尽。最后他身边只剩下三十余骑残兵，他们一路昼不食夜不寐，逃命一般地向西凉逃去。

庞德与马岱在途中与马超失散，无奈之下只得绕道逃往陇西。

曹操得知此讯，为了斩草除根便下令道：“掘地三尺也要将他们捉到！万万不可让他们潜藏起来！”

待曹军一路追袭，来至长安郊外时，却忽然收到许昌来的快马急报。原来是荀彧派人送来的一封密信，信中写道：

北云见急，南江之水亦欲破堤而出。盼主公尽早回师京城，切莫耽搁为盼！

曹操一见到荀彧的密信，立即传令：“全军停止追击，即刻回师京城！”

于是，曹操将失去左手的韩遂封为西凉侯，同时也封一并投奔而来的杨秋、侯选等人列诸侯之位。曹操命他们：“你们且留在此地，驻守渭水河口。”

凉州参军杨阜进谏道：“马超之勇实不输韩信、英布，倘若我军今日未将其剿灭便班师回都，恐怕会留下星星之火，十分危险！请丞相三思！”

“你说的这些，老夫都清楚。老夫自然想要斩下马超的首级，再将余孽一扫而尽之后才收兵。老夫原本打算再花上一年半载的时间，将此地的事情打理清楚，才回京城。只是如今许昌多事，南方告急，老夫不得不走啊！”

杨阜推荐道：“杨某想向丞相保举一人，他名为韦康，曾为凉州刺史，与我共事过。韦康熟悉凉州情况，民望极高，因此若请他来守护冀城，十分稳妥。倘若马超再图兴兵作乱，也将自取灭亡。”

“好！老夫便将此地防务交你主持，由韦康辅佐。你们务必要打起精神，不能使马超余党死灰复燃。”

“长安乃要害之地，也请丞相置重兵把守。”

“这个老夫已经安排妥当，长安四周已留下重兵把守，另派一员良将为统帅。”曹操转身吩咐夏侯渊道，“老夫虽命长安城由韩遂驻守，但他断了左臂，身体残疾，勇猛不复当初。你乃老夫的心腹大将，一定要替老夫分忧，镇守边疆！”

夏侯渊接令后说道：“末将得令，另愿向丞相保举一人，此人名叫张既，字德容，高陵人氏。若由他任京兆尹，与我一同驻守边疆，则可保丞相再无西凉之忧。”

“好！就命张既同你一起把守长安城！”曹操十分痛快地答应了夏侯渊的请求。

在班师回朝的前夜，曹操召集诸将，共享一夕之欢。席间，有一人请教曹操道：“末将想请教丞相，在我军与西凉军会战之初，马超率军据守潼关，那时渭水以北正是敌方防守薄弱处。当时，我等皆认为应该进击河东，可丞相冒险下令，让我军在野外扎营固守，迁延日久。直到后来才命于北岸结营筑寨。丞相此举，似不合兵法。”

“你有所不知，所谓避难击易，此乃兵法之正道也。”曹操答道。

“末将明白，但是当时丞相的命令，让我等觉得是反其道而行之。”

“老夫当时此命，便是要让敌方为我军创造避难击易的条件。倘若我军在会战之初便急于进击河东，而敌军必定将各寨分守渡口，则我军难以渡过河西。因此，我派驻大部队驻扎敌军势力最强的潼关，与敌正面对峙。这样才能引诱敌军，也将全部兵马押向正面，正因如此，之后徐晃、朱灵才能趁敌人不备，悄悄渡河至敌势薄弱的河西一带。”

“原来如此！看来丞相最初便设下伏笔，打算派奇兵暗渡河西了。”

“正是如此。”

“那么，末将还有一事不明。之后我军主力北渡之时，丞相还数次调集数万人力，沿河堤修筑城寨。我军所建之城寨，屡屡遭到敌兵摧毁。先建木寨被火攻，后建土寨被水淹，最后又建了冰寨，耗尽功夫。莫非丞相从一开始便清楚，这场对峙要持续经年不成？”

曹操摇头说道：“并非如此。不过老夫数次修建城寨，却另有他意。我军数次建寨又数次被敌军所摧毁，无论是木寨、土寨还是冰城，无非是为了显示自己无能，令敌人心生骄矜。另外，西凉夷兵的性情急躁，犹如悍马一般，十分威武却耐性不足。因此老夫才慢慢修寨，为的是显示我军气定神闲，而令敌军焦急难耐。此举也是为了挫一挫西凉军的锐气。”

“那么，丞相的那招敌中置敌之计，是否早已成竹在胸呢？”

“这倒不是。统帅在作战期间，也要及时观察情势变化，以做到随机应变。这一招可谓是临时偶得之计。所谓兵法之变，固非一道，我们在运用兵法的时候，要灵活善变。在仔细研判整个局势之后，精心研判方能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另外，所谓兵贵神速，在我们打击敌人的时候，一定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调动全部兵力，将敌人一举歼灭。在两军对阵期间，敌我双方都在殚精竭虑，斗智斗勇。双方都希望运用奇招，而占领先机，将敌人置于死地。倘若这个时候，一方能够做到随机应变，以奇招挫败敌人的常道，才能完全取得胜利。所谓兵法奥义，有千般变化，此中奥妙，一言难尽啊！用兵之道在于变通，做到这点，便可以神鬼莫测！”

曹操对兵法的讲解十分透彻，循循善诱，耐心分析，众将听此教诲，十分受益。

之后，又有人问道：“丞相，在我军出阵之初，您听到叛贼又新增了西凉精锐兵力，且八员猛将俱集，却大笑不止。是何道理？”

“西凉地处偏僻，路途险峻，是王化所不及也。我军不待前往西凉，而西凉暴军却自动麇集于此。如此一来，西凉军便好似陷入围场的麋鹿野猪一般，尽在我军的掌握之中。而且西凉众人的长期离散，人心不一，便于我军从中进行挑拨离间。如此便可一举歼灭西凉之军，老夫心喜自然大笑不已。”

诸将闻言，无不佩服：“丞相果然神谋！我等难及项背！”

“这些西凉暴君倘若固守西凉而不出，他们不服王威，只在边塞逞威施暴的话，老夫若想发兵征讨，恐怕要耗费大量的粮草兵力还有精力。另外，前往西凉之征途遥远，西征一趟，恐怕就算耗费几年的工夫，都不见得能取得今日的战果！因此，当老夫听闻西凉之军大举进攻中原时，便忍不住开怀。倘若你等也发觉老夫最近的表现有异于常，便说明你们也该仔细琢磨兵法了。切记，与敌交战绝不可只满足于耍小聪明，你等还须不断锤炼大智慧、大机谋才是啊！”

说罢，曹操举杯邀众将共饮。诸将皆口服心服：“丞相果然厉害！您实在是宝刀不老啊！”

回到许昌后，献帝愈加畏怖其威，特意排銮驾亲自出郭相迎，恭贺凯旋。从此，献帝更准许曹操携剑、踏履上殿，而且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其待遇宛如当年的一代名相萧何。自此，曹操更加威震中外。

第二十四章
蜀人张松

近年来，有一个名为“五斗米教”的组织在民间十分流行。

这个“五斗米教”的名称，是因为凡入教之人，皆携五斗米而来。

“太灵验了！我家的瘫子都能走路了！”

“以前我家常闹小偷，当我把五斗米教的神符贴在门上之后，再也不闹小偷了！”

……

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市井流言，整日在街头巷尾被人们口口相传。五斗米教被传得神乎其神，百姓皆信以为真。到了后来，这个组织的信众越来越广，势力越来越大，渐有凌驾地方郡守之势。

五斗米教的教主自称“师君”，名叫张鲁，字公祺。其父张衡是个道士，曾在西川鹄鸣山的道观中出家，总装神弄鬼地愚弄百姓。后来，张鲁承袭其父衣钵，来到汉中之后，更是创立五斗米教。他四处宣称：“受苦的百姓！你们只要追随我，我便会为你们祛除疾厄苦难！”

当时，普天之下皆受战乱所累，劳苦百姓的日子异常艰难。无论身处何地，无一家一户能享受安乐日子。而对于这些愚夫愚妇来说，他们饱受苦难，毫无希望，这位师君张鲁宛如天使一般，专门下凡拯救苍生。于是百姓们便手捧着五斗米，赶来入教。张鲁门前整日车水马龙，门庭若市。

在五斗米教中，除了师君张鲁，其下还设有“治头大祭酒”和“祭酒”等大小职位。再往下，还设有数百名祭官，称为“鬼卒”。

如有疾病、残废者前来，便命其在一暗室之中忏悔，之后教众再为其祈祷。七日之后，祭酒便会写下三张符咒，符上写着病人的姓名及忏悔之辞。这三张符咒一张放于山顶，以奏天神；一张埋于地下，以奏地神；还有一张则沉于河中，以奏水神。祭酒会祷祝道：“请水神洗刷你的罪孽！”

百姓竟然对这套把戏深信不疑。偶有奇迹发生之时，教众们便会举行盛大的享祭活动。他们会在汉中的街市之上以重彩涂抹门户，将猪鸡茶食、织物沙金等奉纳品供在寺庙之中。这些供奉品堆积如山，盛米的袋子也塞满粮仓。

五斗米教的势力逐渐强大，至今已割据汉中三十年。由于此处地理偏僻，朝廷难以征伐，故一直纵容并未禁止此教的兴盛。后来，朝廷干脆采取招安的政策，将教主张鲁封为镇南中郎将，领汉宁太守，命其每年向朝廷进贡。

如此一来，五斗米教俨然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其发展愈加壮大。在汉川一带独立自治，形成一国。

恰在此时，有一个百姓在自家田里挖出一枚镶金玉玺。他不敢私藏，献至官府。

张鲁的手下见到玉玺，便纷纷怂恿他自立为王：“师君，此乃天授神意，您就该当汉宁王呀！”

有一位心腹之人，名叫阎圃，他进谏道：“如今曹操刚刚击败马超，权重气盛，位极人臣，目空一切。此时正是挫其骄锋的好时机！属下以为，师君应当先取西川四十一州，再以此据守，抗衡曹操。不知道师君意下如何？”

张鲁的弟弟名叫张卫，为其麾下大将。他也连声附和道：“阎圃说得好！这样做可谓深谋远虑！”

后又趋近献计：“近来，由于西凉马超兵败，导致西凉治内大乱，众多百姓纷纷逃难。我听说，逃难到咱们汉中的西凉人便不下数万。想

那汉川之中，有十万余民众，财丰粮足，加之地理十分险峻，高山叠嶂，易守难攻。因此，那里自古便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假若兄长能将这西蜀纳入治下，则文武兼备，四民畏服，可以称帝，奠定下千年的基业。愚弟愿为兄长分忧，亲自率领兵马攻打西蜀，实现兄长的宏愿。”

张鲁一听二人所言，心中向往，于是答应道：“如此甚好！张某全赖你们相助了！”

汉中这边开始招兵买马，意图攻取西川之时，西川那边又是什么情形呢？

所谓的西川隶属益州，其地理位置相当于成都平原及其以北以西雅砻江以东的广大地域，俗称巴蜀。在汉朝时，益州的势力范围囊括今天的四川省、云贵高原及陕西汉中盆地。

在巴蜀之地，扬子江水绵延千里，宽阔的江面在三峡一带倏然收窄，滔滔江水，奔腾直下，景色十分壮观。倘若人们泛舟江面，航行数日，便会发现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一片广袤的高原。

亚洲屋脊的帕米尔高原之上，昆仑山系此起彼伏。当山系蔓延至中国西部后，便形成了岷山山脉。在层峦叠嶂的群山之间，山川小溪汇聚成江河，岷江、沱江、涪江和嘉陵江这四条巨大的河川，最终都汇入长江之中。四川也由此得名。

四川作为盆地，由于汇聚河川，也带来了肥沃的土壤。当地物产丰富，盛产米麦、桐油、木材等各式农林产品。盆地之中的气候十分温暖，因此自汉初便有大量汉人移居至此。汉人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巴蜀之地迎来了繁盛时期。首府益州位于盆地中央，文化经济十分发达。

但是，巴蜀之地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往来交通极其不便。若想北出陕西，则须翻越剑阁险道；若要向南行，则有巴山阻绝。通向关中的四条道路，以及通往巴蜀的三条道路皆崎岖蜿蜒，人们须翻越重重山谷，攀岩根、缘藤蔓而行，最狭窄的地方仅容一人一马通过，世称蜀道。

尽管交通如此不便，巴蜀之地也难与外界永远隔绝。

当时的益州牧刘璋，字季玉，乃汉室鲁恭王的后裔，其父刘焉死后继承封号至今。由于巴蜀常年太平无事，刘璋的性格也变得懒惰怯懦。

刘璋听说张鲁欲兴兵取川，急忙召集众官商议：“汉中张鲁打算率兵攻打西川，我们该如何是好？”

大敌就在眼前，但在座蜀中大将皆惊怯不答，唯有一人起身自荐：“主公放心！张某不才，愿以三寸不烂之舌，叫那张鲁不敢犯我西川！”

众人回头一看，发现说话之人名叫张松。此人生得五短身材，其貌不扬。额镬头尖，塌鼻露齿，额头宽广，宛如青龙刀面一般。

“张松啊，你有把握可解张鲁之危？”在座众人见他十分自信，不禁发问。

“百万之师，一念动之。张某只要能说服一人，让那个能在动念之间便能兴百万之人相助，张鲁的区区数万兵马便不足为惧！”

接着，张松便侃侃而谈，说出自己的计策。他打算前往许昌面见曹操，对其分析利害，争取说服曹操出兵，帮助巴蜀抵抗张鲁的进攻。

刘璋也不清楚他究竟打的什么算盘，不过还是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张松被任命为巴蜀之使，尽早动身赶赴许昌。

张松一面准备，一面在家中雇请画工，精心绘制了一幅西川四十一州的鸟瞰地形图。

不料这幅地图十分耗费功夫，最后画工耗费了五十多天，才绘制完成。在整条数十尺长的画卷上，不仅绘出了巴蜀四十一州的山川溪谷、都市村落、大小道路，就连航运货运、舟船驮马、物流集散的情形都描绘出来，配以文字，更显得十分细致。

张松纵览画卷，十分满意：“嗯！无论是谁，只要浏览此卷，便如同亲历西川一般。这个地图画得不错！”

之后，张松便拜别刘璋，准备起程。刘璋也命人准备了无数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分由七匹白马驮运，让张松一并带往许都献给曹操。

于是，张松便跋山涉水，一路艰辛。抵达许昌时，正赶上曹操再度重游铜雀台归来。

虽然江南之地风起云涌，频生巨变，但自从曹操在渭水之战中击败西凉猛军，他的态度便愈发不可一世，就连曹操的部下也变得愈发骄纵起来。

“哦哟哟！许都果然名不虚传！繁华无比，好似天上人间一般啊！”

张松一到许都，便被繁华的许都街市晃得头晕目眩。他发现许都的商品极为丰富，相比之下，自己千山万水赶着七匹白马驮来的礼物，反倒显得粗鄙不堪，拿不出手了。

他先在客栈安顿下，之后便径直前往相府求见曹操。但他只见到一个负责登记访客的小吏，对方一笔一画地登记下他的姓氏官职后，便打发他回去：“你且回去，等信儿吧。丞相得暇自会召见于你的。”

张松无奈，只得依言返回客栈，静候通知。没想到他连等数日，却音讯全无。张松正觉得奇怪，以为错过了消息，便向店家打听。店家嘿嘿一笑，提点这个外乡来客：“客官啊，您登记的时候，可曾打点好小吏了？您不送礼，就算等到猴年马月，也难见丞相一面哟！”

张松这才醒悟，于是又前往相府，拿上金银打点官吏。之后，他又在客栈连候五日，才终于得到传唤，张松大喜，连忙再赴相府。

曹操见后，却不赐座，反而斜眼嗔道：“你是从巴蜀来的？那个刘璋为何连年不进贡啊？”

张松恭敬地回答：“请曹丞相见谅，所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在下一路前来，路途险峻无比，盗贼频发，确实难以按岁纳贡。”

曹操闻言，认为扫了自己一国之相的威风，于是怒道：“老夫早已平定天下，如今中国威震四方，这太平盛世，哪有什么盗贼劫路之事？”

“丞相怎么会以为天下太平呢？您请看，汉中有张鲁，荆州有刘备，江南有孙权，如今诸王并存，各地绿林草莽，哪里就天下太平了呢？”

曹操闻言，愤然离席而起，转入后堂。张松只得眼睁睁立在当下，目送其离去。

这时，其他肃立的官员见丞相愤然离去，纷纷过来责备张松过于迂腐：“你不是作为巴蜀使者而来的嘛？既然你不远千里来求见丞相，又怎能如此言语冒犯，真是太没规矩了！你啊，趁丞相没有降罪之前，赶快回蜀地去吧！”

孰料张松的两只塌鼻孔一哼，发出几声嘲笑：“怪哉！看来你们这些人都好虚伪，只会巧言令色。在我们西川却没那么多谗佞小人！”

“住口！你说什么西川没有谗佞小人，难道我们中原人士便皆是谗佞之辈不成？”

只听一人激昂地应道，张松不禁循声望去，心中纳闷：“咦？说话的是何人？”

只见一位年轻人款步走出，来到他的面前。

此人面色白皙，眉细眼长，长得十分英朗。原来他就是杨修，字德祖，弘农人。杨修身为一门六相三公的名士杨震之孙，如今在曹操门下担任掌库主簿之职。

“因为你是蜀地使臣，杨某便只在一旁默默静听。没想到你却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有话与你说，请随我来。”杨修说着，便拉着他走进书房。张松被这位青年的魅力所摄，默默跟着他而去。

第二十五章
孟德新书

“此地是内书房，寻常俗吏不得入内。我们就在此地谈话吧。请坐！”杨修请张松落座，亲自煮茶，之后还亲切地慰劳道，“蜀道崎岖，天下尽知，张兄远道而来，实在辛苦了。”

张松摇头谢答：“张某奉命出使，纵使千里万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杨修又问道：“小弟对西蜀的地理风情实在知之甚少，以前只是从书上读到，或是从长辈口中略闻一二。今日得见张兄，还望能不吝指教！”

张松道：“西蜀位于中原以西之郡，不仅有锦江之险，还有剑阁之艰，纵横三万余里，若想绕行一圈，则须二百八十天。鸡鸣狗吠日日相闻，市井闾阎点缀其间。我们那里土地肥沃，又无水旱之忧，物阜民丰，处处可闻丝竹之声。人情谦厚，文武同盛，身居其间却不知百年之乱。”

“真是好地方！听张兄如此描述，杨某都想亲身去游历一番！对了，不知张兄在蜀中现任何要职？”

“在下位卑，仅在刘璋家中担任一个小小的别驾。敢问杨公在朝廷担任何职官？”

“现为丞相府主簿。”

“哦！张某久闻中原杨家世代簪缨，父祖皆为汉朝名相重臣，杨公

既为杨家子孙，为何不立于庙堂之上，辅佐天子？为何会甘愿委身相府门之下，只作一名区区小吏呢？”

杨修闻言，不免羞愧。他涨红了脸自辩道：“张兄有所不知，杨某如今在相府中负责军政钱粮，可以学到兵粮管理的实务。另外，小弟还兼管书库，可以尽情浏览库中的万卷藏书，还蒙丞相时时教诲，受益匪浅。”

张松笑道：“哈哈哈！张某竟不知，跟随丞相之人还能得到时时教诲？我只听说曹操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达孙吴之机，他最拿手的便是强权霸道了，杨兄也学这些不成？”

杨修辩驳道：“张兄身居边隅，所见难免流于褊狭，丞相大才，你非亲眼所见，自然是体会不到的。”

“此言差矣！你倒说我久居边陲，因此褊狭，可你们身居京城之人，只知道傲睨天下，岂不更加病态，更加可怜？曹丞相究竟有何大才，在下倒想听听。”

“这有何难！张兄请过目。”杨修起身从书库的架子上抽出一卷书，交给张松。

书的封页上写着“孟德新书”四个大字。张松拿起书卷，迅速浏览了一遍，发现全书共分十三卷，记的都是兵法要谛。张松问道：“此书何人所著？”

“此乃丞相在军务闲暇之时，为后世研究兵法而著之卷。”

“想不到曹丞相还会这个！”

“丞相在著书之时，不仅斟酌前人之学，还参考当世之说，比照孙子十三篇而写就，由此可见丞相之才学深厚。”

张松不屑地冷笑一声，递还此书：“这书里的内容，在我们老家，就连三尺小童皆能暗诵，私塾之中也有讲授，怎能称是《孟德新书》？这书中之辞，哪里有什么新鲜的？”

“哦？张兄是曾听说过此类著作不成？”

“自然是见过的。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便有如此内容的书卷在世了。只不过作者不详，曹丞相索性照抄，将别人的著作剽窃为自己的文章。他想哄骗无知小儿，向不学无术的子弟炫耀也就罢了，这样的文章怎能够为‘新书’？”张松兀自冷笑不止。

杨修原本还对张松抱有些许好感，但见他如此毫无忌惮地冷嘲热讽，也不由得心生反感。他面带一丝轻蔑，冷冷说道：“丞相所著的兵书，内容深奥，岂是三尺小童能诵读的？恐怕他们要读都读不懂呢！张兄如此说笑，哼哼，真是让人笑破肚皮！”

“你以为我是在说谎？”

“那是自然！你若要人相信，便亲自暗诵一段。不知张兄能否做到？”

“这有何难？三尺小童都能轻易做到，张某又怎能不会？”

“张兄的大话不要说得太满。你背出来我才信！”

“也罢！那我便诵给你听！”

张松立刻挺胸抬头，双手抚膝，就像学堂中的小学生一样，摇头晃脑地背起《孟德新书》。他从头至尾背诵一遍，竟然一字不差。

杨修大吃一惊。待张松诵毕，杨修立刻离席，对着张松恭恭敬敬地深施一礼：“哎呀！请恕小弟眼拙！杨某虽然见识过无数学高名重的学者贤士，但从未遇到过张兄这样的旷世奇才！请张兄稍候片刻，我这就去面见丞相，禀报此事，求丞相答应重新召见张兄。”

杨修说罢，兴高采烈地赶去见曹操。一见面杨修便问，为何丞相会如此冷遇这位西蜀来使。

曹操答道：“曹某见此人相貌丑恶，身短臂长，像只猴子似的。所以心中不悦！”

“丞相以貌取人，难免引来奸佞之人，而错失贤士啊！想当初，祢衡多么狂妄，恃才傲物，丞相都有雅量容他。如今张松仅仅容貌丑陋，为何难容？”

“张松怎能和祢衡相比？祢衡的文章传世，能聚天下之士。那个小小的张松又算什么？”

“哎！这个张松可是不容小觑啊！他雄辩之才，宛如翻江倒海一般。刚刚他不过浏览了一遍丞相所著的《孟德新书》，便能暗记于心，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此人博览强记的本领简直深不可测啊！他还说此书乃战国时代无名氏之作，就连蜀国的三尺小童都能背诵如流。”

杨修毕竟是个年轻人，说话时不知轻重。他只顾着替张松多加美言，却没注意到曹操的表情越来越阴沉。

“哼！张松太过狂妄，看来他根本没见识过我大国威仪，才敢如此口吐狂言！杨修，你过来！”

“是！”

“明日老夫要在西教场点兵校阅，你带张松一同去，让他见识一下我军的威容。”

杨修不敢抗命，翌日果然领着张松一起来到西教场。

这日，曹操也已在卫府西教场集合了五万虎卫雄兵，他自己则披盔戴甲，骑着龙爪宝马，正仪态威严地进行教场点兵。

只见在西教场之上，有五万虎卫军、三千枪骑队、一千仪仗队，还有无数干戈队、铁弓队，战车、火炮，弩弓手、鼓手、螺手……旌旗招展，整齐有素。兵阵先摆出白鹤亮翅的阵型，之后又分五列站立，最后散开。数万人马令行禁止，聚散自如。

点兵仪式后，曹操便拨马回到检阅台前。他脸上微微出汗，面色红润，难掩得意之色。他对着人群中的张松，大声问道：“敢问贵使，你们蜀地也有这般壮大的军势么？”

张松向场内瞥了一眼，笑着答道：“没有没有！我们蜀地向来以仁义治理，直至今日尚无兵革之需，这倒是与贵地有所不同。”

杨修在一旁看了，不免暗中担心，生怕这话让曹操听了，会觉得颜面挂不住。

第二十六章
西川四十一州图

行霸道者，最恨他人气势凌己。曹操一见张松的神情语态，便打心里觉得不舒服。而张松在见识到曹操引以为傲的虎卫军，却仍显得如此不屑，更令曹操为之震怒。

“张松！你不是说蜀地以仁义治理，故不需要军马兵革么？倘若老夫率领这支精锐之师前去攻打西川，那你们蜀中之人岂不抱头鼠窜，狼狈而逃么？”

“哈哈哈！丞相所言甚是可笑！”张松撇了撇嘴角，说道，“听说丞相昔日在濮阳攻打吕布之时，便曾遭其戏弄；在宛城与张绣作战，也大败而逃；在赤壁大战中，见了周瑜便着慌；在华容道上与关云不期而遇，竟然哭诉求饶；还有潼关之战，若非割髯弃袍，便难以逃生。若以此军来攻打蜀地的话，恐怕纵有百万雄师而来，我们蜀人也能凭借天险和勇敢，打败敌人！丞相若是向往蜀地的山川美景，欢迎随时前往一游，不过只怕这一去么，便再无返回铜雀台的那天了！”

以往，凡是来许昌拜谒曹操的外国使臣，哪个敢像张松一样说话放肆。一时间，曹操被气得浑身发颤，转头命令杨修：“岂有此理！快把这厮的头颅拧下，腌在盐桶里，给我送回去！”

杨修极力替张松说情，称自己甘愿代他受罚。又说张松虽然出言不逊，但确实是个奇才，希望曹操能够宽大为怀。

曹操根本不听，直嚷着：“此人可恶！老夫绝不容他！”

这时荀彧也前来劝谏，今日若斩杀此奇能之人，他日必为天下人指

责丞相不德。荀彧求丞相免其死罪，从轻发落。

曹操无奈，只得下令：“给我带出去，杖责一百，立即赶走！”

众兵一拥而上，将张松拖到教场之外，一顿好打。张松被打个半死，又被赶了出去。

“可惜啊！实在太可惜了！”

张松本想立即回蜀，但一想到自己当初来许昌的本意又忍下了这个念头。实际上，他主要是发觉刘璋昏庸，无力治蜀，蜀地难保不受汉中侵犯。因此张松才希望借由此次出使，探一探曹操的为人。倘若曹操果然是一代英雄，便会献上西川四十一州的地图，使其能够参照地图，攻入蜀地，以保西川百姓的平安。

“唉！这仇张某早晚会报！定叫曹操老儿吃不了兜着走！只不过，我此行之前，曾在众人面前夸了海口。如今挨了打再回去，倒不好办了。”张松包扎了伤口，在客栈休息一晚后，第二天一早便自行离开了许昌，并未知会相府。

许昌百姓见他一副狼狈模样，纷纷嘲笑：“你们看！那个蜀地小子，被丞相打了一顿，如今没脸逃回去喽！”

谁料张松在回去途中突然转向，直奔荆州方向去了。他刚来到郢州地界，就见前面迎来一队人马，军容严整。为首一员大将发问道：“敢问，前面来者可是益州别驾，张松先生？”

张松点头称是，对面大将立刻翻身下马，对张松深施一礼：“在下是荆州的赵云，奉我家主公刘皇叔之命，特在此处恭候先生大驾光临。先生一路旅途劳顿，请稍事歇息，再赶路吧！”说罢，赵云便领着张松到附近驿亭，奉酒煮茶，还准备了沐浴更衣之处。

张松此番出使无果，满怀失意和屈辱。没想到落魄至此地，却受到对方如此礼遇，颇感意外。

“请问赵将军，刘皇叔为何会如此厚待张某？”

赵云答道：“我家主公素来好客，若有客人来访，必当竭诚相待。”

张松闻言，这才安心下来。便由赵云指引，继续前行。连行几日，终于抵达荆州之境。一行人在黄昏时分，来到驿馆门外。

只见驿馆门外早有百余名兵士分列两侧，他们一见张松，便擂鼓欢迎。张松不由一惊，止步不前。这时，馆内走出一员武将，胸前一口长髯显得十分英武："先生一路辛苦，关某在此恭候多时了。"此人一边见礼，一边亲执马辔，在前面引路。

张松慌忙下马，回礼问道："您莫非就是关羽将军？"

"正是，在下就是关羽。"

"哎呀！张某不知是关将军亲自出迎，实在多有得罪，请受张某一拜！"

"先生不必客气，关某也是奉命行事。您远道而来，是荆州的贵客，千万不必拘礼。我家主公交代关某前来迎接，请先生有事尽管吩咐。"

之后，关羽将张松引入驿馆，殷勤地安排好一切歇宿事宜，当晚更是款待备至。

第二天入城，只见荆州的大小街道皆净水泼街，黄土垫道，打扫得十分干净。前方迎来一个队伍，吹吹打打，十分热闹。张松仔细一看，发现为首三人三骑，正中的便是刘备，还有卧龙先生诸葛亮和凤雏先生庞统两人，分侍左右。

张松大惊失色，连忙下马，跪倒就拜。刘备也连忙下马，扶起张松，执手说道："刘某久仰张公的大名，苦于云山相隔，难以当面聆听赐教。近闻先生自许昌返蜀，便自作主张派人在路上迎候，希望能略尽地主之谊。请先生到府里稍坐，以解渴慕之情！"

"刘皇叔言重了！张某满身尘垢，却承蒙刘皇叔不吝，遣麾下将军鞍马驱驰，专程款接。今日还亲自相迎，张某惶恐之至！"之前在曹操面前，张松态度非常桀骜，现今面对刘备，却是显得谦虚有礼。

人与人的交往就是这样，彼此之间的态度宛如镜像互映。若以骄纵之态对人，则必得到骄纵的回应；若以谦逊有礼的态度对人，则对方也

必然回以谦逊。

刘备的欢迎仪式虽不算豪奢，但对远道而来的张松来讲，却体会到了亲切的诚意。接风酒宴上，刘备天南地北地与之闲聊，却压根没有提起西川的话题。后来还是张松自己忍不住提起：“不知刘皇叔治下领土，除了荆州，还有多少州呀？”

诸葛亮在一旁代刘备答道：“如今我家主公所领的州郡，不过是暂借而来的。虽然我等曾力劝主公将此处据为己有，但主公却不愿背弃与东吴孙权的舅婿之义，故而至今尚无一寸自己的领土。”

庞统也附和道：“我家主公虽为汉室宗亲，但却从不自傲，仁政爱民。可有些位极人臣之人，却十分跋扈专政，连那些乡野村夫都不如啊！”庞统一边咬牙切齿地骂道，一边对着张松举杯邀饮。

“凤雏先生所言极是！”张松一面举杯回敬，一面频频点头，忍不住说道，“当今天下，唯有归依有德之人，方能保太平，百姓也才能安居乐业。刘皇叔既然身为汉室宗亲，且仁德淳备，四民景仰，张某以为您不应以暂领荆州为足，而应该继受正统以居帝位。以您的资格，天下人绝不会加以非议！”

刘备却只是叉手端坐，缓缓摇头说道：“先生太过奖了！刘某资庸德浅，怎能担此大任。”说完便惭愧地一笑。

张松一连在荆州城内住了三天，每天被殷勤款待，烦恼全抛，如沐春风。第四天，他告辞回西川，刘备亲自送至城外十里长亭。众人在亭内稍事休憩，又设宴饯别。大家一同举杯，祝张松一路平安。

刘备眼含热泪：“刘某此番与先生相处，虽短短三日，却受益匪浅。希望先生返回蜀地之后，虽公务繁忙，也请一定不要忘记荆州的刘备呀！每当鸿雁西行之时，刘某也会思念先生。”

张松此时已暗下决心，他觉得一定要迎刘备入蜀。他认为若想为西川开创一片新天地，除了刘备，再无其他人选！因此，张松便开口说道：“张某承蒙刘皇叔以诚相待，无以相报，今日惜别，愿以一言相赠：荆州一地，南有孙权，常怀鲸吞之气，北有曹操，常怀虎踞之势，因此刘皇叔不宜在此地久居啊！”

“先生，我也深知这一点，奈何哪里能有刘某的安身之处呢？”

张松立刻应道：“皇叔以为西川如何？益州西川之地，四方据天险，但若由三峡沿水路入蜀之后，便是沃野千里，民勤国富。倘若皇叔举荆州兵马入蜀，便唾手可得西蜀之地啊！”

“先生，这不妥吧？益州刘璋与我同为汉室宗亲，刘某怎能兴兵去犯宗亲的领地呢？”

“皇叔此言差矣！称霸天下之时，又怎能拘小节而不顾大义呢？想那刘璋不过是个庸碌无为的太守、一个无能的烂好人。如今时局动荡，他又如何保全西蜀太平？长此以往，西川定会被汉中张鲁所占，又遭五斗米教军的蹂躏。张某此番上京，本打算迎曹操入川，想借由曹军抵挡张鲁大军，保全我西川百姓免遭涂炭。”

“但是，我进入许都之后，才发现那里一片糜烂之象，忍不住攒眉心痛。许昌的官吏，人人贪财受贿，急功近利。而曹操本人，更是恣逞奸雄、轻贤慢士，十分霸道。张某以为，曹操不日必将为汉朝招致祸端。刘皇叔，张某此言绝非违心媚谄，更不是卖主求荣，而是希望您能以天下大局为重，切勿拘于小节。请您看在天下苍生的份上，一定要成就霸业啊！”

说罢，张松便召来随从，从马背行囊的箱子中取出一幅画卷。将其展开，只见其上千山万水，道路纵横，沃野良田，都市集镇，皆历历在目，旁边还有文字注释。这便是张松出使之前特地绘制的《西川四十一州图》。

“刘皇叔请过目，这就是巴蜀地理图。”

“真是好图啊！这一幅画卷之上便能看清道途之远近、地形之高低、山川之险要，还有府库钱粮、人口户数！应有尽有，巨细无比，先生之图，实在厉害！”

刘备一看到此图，便被吸引住，完全无法将视线移开。张松见状，则在一旁催促道：“刘皇叔，请不要有所顾虑了，尽早入蜀吧！我还有两位至交，一位名叫法正，字孝直，另一位名叫孟达，字子庆。他们两人十分可靠，过些日子便会来荆州。皇叔见此二人便如同见我，凡事皆可放心交办。”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来日刘某必当重谢！”

“张某今日便奉上西川四十一州图，以供他日入蜀之用，请皇叔笑纳！”之后便告别刘备，踏上归途。

刘备与张松挥别后便返回荆州城，关羽和赵云等人则继续往前，又送了张松数十里路，之后道别。

张松历经多日，长途跋涉，终于返回益州。抵达成都附近时，他的两位至交早就在路旁相迎。

“多日不见，别来无恙啊！”

“久别重逢，甚是欢喜啊！”

张松见到两位好友，也兴奋地跳下马，拉住两人的手：“孝直，子庆，久违了！”

“张兄旅途劳顿，一定口渴了。我们已在前面松树下搭了茶炉，煮了香茗为你接风。我们歇一歇再走吧！”

三人携手来到松下，喝茶聊天，十分快活。闲谈间，张松忽然问道：“两位想必已经参破，益州若依旧如此，必然灭亡。你们觉得，有谁能挽救蜀地，让益州重获生机？”

法正面露惊讶：“张兄，你此次远赴许都去见曹操，不是正为此事么？莫非谈得不顺利么？”

“岂止是不顺利，曹操令我大失所望。你们有所不知，我后来见情势不妙，改变了主意。这西川若是献给曹操的话，则大祸临头，蜀中百姓亦难保太平！”

“那到底谁会比曹操更能统领西川呢？”

“此事我便要听听你们的意见，请二位不吝赐教！”

“你当真要问？”

“请直言相告！”

法正沉吟片刻，说道：“这个么……我觉得荆州的刘备不错，可以托付于他！”

张松又望向孟达，孟达也点头说道：“我也觉得与其把西川献给曹操，却不如献给刘备！其实张兄一开始，便不该去许昌，而应该直接去荆州！”

张松听罢，莞尔一笑：“两位有所不知啊……”他一边开口，一边四下张望一巡。之后他便凑近二人，压低声音，将自己离开许昌之后，如何见到荆州刘备，以及刘备是如何礼贤下士，两人相交之事和盘托出。

两人闻言，喜不自胜：“太好了！既然咱们三人不谋而合，此事定成！张兄啊，你以后一定要万事小心为好！”

“我自有分寸！到时候刘璋若召你二位商议此事，切莫走漏消息才是！”

“你放心吧！”

张松、法正和孟达三人，歃血为盟，之后各自散去。

第二天，张松便进入成都城，向刘璋复命。在他详细汇报出使经过时，极力贬弹曹操，称他早有夺川的野心。若不严加防范的话，恐怕不等张鲁攻入，这益州也早就变成曹操的天下了。

第二十七章
进军

刘璋闻言，十分惊惶：“什么？没想到曹操竟然对我西川居心不良？如今前有张鲁跃跃欲试，后有曹操虎视眈眈，我究竟该如何是好啊？”他原本便孱弱无谋，一听说曹操也有意夺蜀，更加方寸大乱，慌慌张张地赶紧向张松问计。

张松见状，便加重语气说道：“主公勿扰！您不妨邀荆州刘备相助。一来刘备与您同为汉室宗统，倘若主公相求，他必定伸出援手。二来，我一路之上听到不少传闻，皆说刘备为人宽厚，德高望重！”

“可是，我和刘备并无来往，我只听说他是景帝之后，如此而已。”

“这倒无妨，主公若能郑重修书，送给刘备，想必他会念在同宗之情相助，不会袖手旁观的。”

“哦！那你说，我该派谁为使呢？”

“孟达、法正二人即可。”

这时，却突然听到门外有人大叫：“主公！您绝不可听张松之言啊！若是依了他，恐怕我西川四十一州便会拱手让给他人啊！”

张松闻言，大吃一惊，连忙扭头观看。只见从门外闯进一人，汗流满面。此人名叫黄权，字公衡，担任主簿之职。

刘璋见状，不悦地皱起眉头：“黄权啊，你何出此言？这里没有你说话的地方。”

黄权非但不从，反而出言顶撞：“主公您还不清楚刘备是何等人吗？此人自赤壁之战后，就连曹操也要忌惮三分。刘备素来以仁政收买人心，不仅麾下有卧龙、凤雏两位军师辅佐，还有关羽、张飞、赵云等大将追随。倘若我们将他们这般厉害人物迎入西川，则民心难免转而归顺于他。所谓一国难容二主，如此一来，您的地位必将危如累卵一般！另外，张松奉命出使许都，却在归途中擅自改道荆州，此中种种蹊跷之处，还望主公明察！”

张松见状，便无法保持沉默，而是大声诘问道：“倘若如你所言，我蜀地今日便已危机重重！若是张鲁与曹操联手来犯，我们当如何应对？以我蜀军之力，如何抵挡大军进攻？你既然反对刘备入蜀，若有其他良策，张某愿闻其详！”

这时，门外又有一人高呼：“主公！您切莫轻信张松之言啊！”

只见说话之人是从事官王累，他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刘璋面前，顿首拜道：“汉中张鲁虽然与我为敌，兴兵来犯，但他不过是疥癣之疾。倘若主公召刘备入川，则势必导致心腹大患，无异于自求死路啊！请主公万万不可听信张松之言，决不能让刘备入川啊！”

但刘璋此时已先入为主，张松刚才的一番慷慨陈词，已经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他觉得，既然张松亲自出使，得到了第一手的情报，而黄权、王累之辈却不过是道听途说，根本不清楚各州的情势而妄下决断。于是便怒斥道：“你们不要说了！倘若刘备缺乏实力、毫无人望，刘某也就不求他帮助了。既然他与我同宗，又被曹操忌惮三分，咱们就更需请他出马，解除益州之难了。我已决定，你们多说无益！”

最后，刘璋采纳了张松的建议，命法正为使者，带自己的亲笔信前去荆州。

法正之前已私下与张松通了气，因此接到任命后便立刻携信动身，连日赶往荆州。

“哦，益州的法正来了？”刘备一听到这个名字，便想起张松临别前叮嘱的话，于是立即召见法正。他当场拆开法正所带书信，只见信中写道：

族弟刘璋，再拜致书于玄德宗兄将军麾下

当晚，刘备正独自一人整理思路。

庞统进来问道："孔明现在何处？"

"哦，他送蜀地使者法正去驿馆了，尚未回来。"

"益州方面的请求，主公打算如何答复？"

"此事我尚在考虑之中。"

"张松临行时的叮嘱，您莫非心存怀疑？"

"我对他并无半点儿怀疑。"

"那主公现在又为何事心烦呢？"

"我来问你，如今世上，何人与我水火不容？""毫无疑问，自然是曹操！"

刘备又说："我们过去与曹操抗争，一直是反其道而行之。曹操以急，我以宽；曹操施暴，我行仁；曹操弄诈，我布诚。我们行事与曹操相反时，事定能成。但是如今，我却要打破这个方式，还有何颜面对世人？"

"恕士元鲁钝，您此谓何意？"

刘备接着解释："倘若我听从张松、法正等人之计，起兵伐蜀，岂不是要将族弟刘璋赶下台，取而代之？我若做出讨伐同族之事，势必背负骂名。刘某奉守至今的仁义，必将荡然无存，我怎能贪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呢？"

庞统付之一笑，说道："若身处火场，仍苦守常理而不知变通，则势必寸步难行。主公之言虽合乎天理人伦，但如今世事纷乱，我们无异于置身火场之中。因此，主公又怎能再拘执于常理？更何况，兼弱攻昧、伐逆从顺，本就是兵家一贯之道，安民之法。如今西川的局势，我们便可如此判断。主公不妨先替天行道，之后再施行仁义之政。倘若主公今日因避嫌而不取蜀地，明日西川必被他人所夺。主公若不愿违背同族之义，也可采取其他方法，对刘璋表达仁爱之心，以此弥补。主公不应拘泥小节，而应以正道为重啊！"

庞统的一席话，点醒了梦中人。刘备这才放下心理包袱，终于决定入蜀。

其实，刘备有意西蜀已久。由于荆州连年战祸不断，且强邻环伺，东南有孙权，北方则有曹操，不得不时时严加戒备，防御敌人的攻击。而西川与荆州相隔不远，刘备详观张松临别所赠地图，只觉得那里地广民富，又有天险可据守。西蜀的优势远非荆州可比。

刘备终于点头说道：“多谢先生的金玉良言，刘某一定铭记于心。如今张松等人如此热切地希望迎刘某入蜀，看来这些都是天意吧！”

“主公下定了决心，当真要入蜀了？”

“不错！等孔明一回来，我们便一起细商对策！”

不多时，诸葛亮自驿馆返回，三人聚首商议军事部署。次日，他们便将商议结果告之法正，同时着手布置，动员军队做好入蜀的准备。

出发之时，刘备位于中军，坐镇指挥。庞统为军师，与关平、刘封同在中军。黄忠任先锋，魏延为后军。远征军的兵马总共五万，皆为荆州的精锐之师。

在入蜀的同时，荆州的守备也尤为重要，绝不容半点儿闪失。万一远征不幸失利，南方的孙权或北方的曹操，均会趁机蠢蠢而动。为了避免发生严重的事态，他们也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只有摒除了后顾之忧，刘备方可安心踏上征途，专心入蜀事宜。

最终决定由诸葛亮留守荆州。其他各处也配备妥当，由关羽驻守襄阳，赵云守卫江陵城，张飞巡逻沿江四郡。荆州派出三员大将，镇守在各个要冲，又以诸葛亮坐镇中央。荆州便如铜墙铁壁般坚固。

第二十八章
鸿门之宴

建安十六年[(2)]冬十二月，刘备引兵入蜀。荆州大军的队伍刚行至荆蜀交界处，便见道路旁有四千余骑兵马一起出迎。为首之人说道：“奉主君之命，特在此恭候刘皇叔。”

问来者姓名，他只回答了简短的几个字：“在下孟达。”

刘备望着孟达的眼睛，眼神带笑。孟达同样以眼神示意，两人会心一笑。

对于刘备愿意入蜀援助之举，刘璋欣喜若狂，下令各地官吏守将务必竭诚款待荆州之军。不仅如此，他自己也打算离开成都，亲赴涪城迎接，为刘备举办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

而这时，黄权又再次劝谏：“主公！这五万大军自荆州远道而来，我们并不清楚底细。您若亲自迎接，恐怕太过危险了！”

侍于一旁的张松，不等刘璋发话便先声夺人：“黄权！你怎么竟说丧气话？盟友不远千里驰援，你怎能如此猜疑？你莫非要挑拨主公与刘皇叔的宗族情义不成？”

刘璋也训斥：“黄权，你休要啰唆！刘皇叔与我同宗，不辞辛苦赶来助我，解我西蜀之难。你莫要再进谗言！”

黄权悲愤不已，他跪倒在地，连连磕拜，只磕得额头绽开，血流不止：“主公啊！臣平日食主公恩禄，而今日却难报君恩。臣心有不甘，请主公三思啊！”

“休得胡言！”刘璋气得拂袂而去，但黄权仍不放弃，还张口咬住了他的衣袂。刘璋狠狠一甩，黄权的两颗门牙硬生生被扯下。

一路走到城门口，又有一人拦住车驾，使刘璋不得前行。原来是家臣李恢，只见他泪眼纵横地哭诉道：“自古有言：谏天子者，有良臣七人，必不失天下；谏诸侯者，有善臣五人，则国虽乱亦不失也；谏大夫者，有忠仆三人，则虽无道，可保一家。如今主公不肯听黄权之谏，执意要迎刘备入蜀，岂不是自取灭亡么？”

刘璋以双手捂住耳朵，命令车夫：“咱们快走！倘若他不松手，就将他碾死！”

这时，突然跑来一名下人，他如癫似狂，大哭不止：“我家主人是从事官王累，王大人为了求您回心转意，已用绳索将自己吊在榆桥门前。求主公救救我家主人吧！”

张松见状，赶忙对车驾前后守卫的卫兵喊道：“你们在等什么？赶快护送主公前进！”

之后，他又走到车旁小声地对刘璋说道：“主公，这些人都是故作忠义，或者以狂态威胁您罢了。其实无非是不愿与汉中发生战端，让他们失去如今的安逸生活，不能与妻子美妾继续贪欢而已。”

当刘璋的车驾来到榆桥门下时，仰头一望，众人皆惊呼不已。原来城门上果然倒吊着一个人，正是刚才下人所说的从事官王累。

只见王累右手执长剑，左手执谏书，他的双脚被绳索倒吊在城门上，头颅冲地，双眼正怒视着众人。众人见状，不免惊慌，只得将车马停住。

王累艰难地开口说道：“主公！且慢前行！”之后便如泣如诉地念诵起谏书来，还吼道：“倘若主公执意不听，臣便会以此剑斩断绳索，以头撞地而死！”

刘璋事先听信了张松的谗言，认为自己的一干臣下都要胁迫自己，因此毫不为之所动，反而怒斥王累道：“住口！你休要让我为你摆布！”

王累闻言，大叫一声：“惜哉，西川！”之后便用右手挥剑割断绳

索，以头触地，摔死于刘璋的马车前。

刘璋率领扈从三万余人，押运了千余辆马车，满载着金银粮草，来到距成都三百六十里的涪城，恭迎刘备。

而刘备一行自从入蜀一来，沿途受到军民的夹道欢迎，如今已来到距涪城不足百里的地方。

引领刘备入蜀的法正接到张松快马送来的密信后，便将其交给庞统，并商议道："张松提醒我们切不可错失良机。应当趁早将益州拿下为好！"

庞统也觉得此时正是好时机，便也提醒法正要谨言慎行："请先生也要多加留意，切莫走漏风声，被人察觉了。"

这厢，刘璋早已在涪城城内准备与刘备的初次会面。

"天下纷争，世事多变，但你我同宗同族，一脉相承，这血缘之情是不会改变的。今日相逢，实乃快事一件啊！为汉室复兴，你我兄弟必当同心协力才是啊！"刘备一见到刘璋，便诉起宗族之情，感动之余还淌下热泪。

刘璋也欣慰地执起刘备的手，发自肺腑地感叹："你我兄弟联手，便可保蜀地太平，不怕外敌侵犯了！"随后便摆下盛大的酒宴，为刘备接风。

欢宴之后，刘备便告辞离去。因为他在进涪城前，将随行的五万荆州大军驻扎在城外的涪江之侧。

待刘备走后，刘璋环顾左右，说道："果然是百闻不如一见啊！刘备果然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可笑王累、黄权之辈，竟无识人之明，误信世人的毁誉褒贬而对他妄加猜疑。哼！王累若还在世，又有什么颜面来见我？"

在座的文武官员闻言，心中暗暗担忧。更有邓贤、张任和冷苞等人纷纷开口进谏道："主公啊，所谓人不可貌相！臣等听说，这个刘玄德其心难测啊！您此番如此信赖他，万一以后出现差池，岂不是后悔莫及了？"

刘璋笑道："哎！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都照你们这般猜忌，刘某如何能成事？"

其实论起这个刘璋，倒是可以称为一个冤大头。倘使生在平民百姓家，恐怕纵有万贯家财，也会被别人坑得一个子儿也不剩。这样的人由于心无城府，会得到很多人的喜爱。不过他如今身为益州太守，执掌一郡，却显得不太称职。

另一方面，刘备回到营中后，庞统便问道："皇叔，您此番与刘璋会面，感觉如何？"

刘备只说："他倒是个实诚人。"

庞统闻言，体会到了刘备的话中有话，于是反问道："哦？恐怕他有些愚诚吧？"

刘备并未应声，但他的神态已经默认了庞统的猜测。同时，刘备眼中也流露出一丝对刘璋的怜悯之情。

"看来主公还是对他于心不忍啊！"庞统洞悉刘备心中所想，索性直谏道，"主公！您可要记得，我们当初是为何集结了数万大军，千辛万苦穿山越岭，一路艰辛才抵达此地的？请您切莫忘怀啊！"

后又建议道："明日，主公可以假借设宴答谢之名，邀刘璋前来。此时正是痛下决断之时，请主公切莫顾及小义而影响大局啊！"

此时法正也来到营地，一同劝道："张松前几日已派人送来密信，叮嘱我们莫错良机，而且他已经做好了内应的准备。皇叔若是不取西川，则此地迟早会被张鲁夺走，或是曹操所占。事到如今，您切不可再犹豫了！"

刘备内心深知，当初决定入蜀，便是为了取而占之。他并非事到临头却退却，只不过心中觉得有些为难，情感和理智正在做最后的较量。最终理智占了上风，决定在建安十七年春正月，邀请刘璋前来赴宴。

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关于"长夜之饮""酒国长春"的典故，可见古人是非常重视宴饮之乐的。可能很少有哪个民族会像我们一样有如此多的关于宴乐的传说了。太平之时自不消说，即使是在战乱之中，所有的

接风洗尘、婚丧嫁娶、权谋术策等事务，都是在宴会酒桌上、觥筹交错间完成的。

壬辰年的初春，刘备在营中大摆酒宴，作为对刘璋上次的答谢。宴会规模之大，实为空前。

筵席之上摆满了他们从荆州带来的各色美食，包括南方佳酿、襄阳美肴，以及蜀中各种珍馐名馔。会场四周则遍插旗幡，显得十分热闹。刘璋带领蜀中文武官员一到会场，便受到了热情的款待。

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庞统对法正使了个眼色，两人便一先一后走出帐外。来到无人之处，二人低声商议："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胜筹已然在握！现在，我们只消在席间一举击杀刘璋即可！"

"好的！我已将这些提前转告魏延将军了，他一出手，必保成功！"

"倘若场内一溅血，刘璋留在帐外的属下必起骚动。咱们须做好周全的防备，才可万无一失！"

"放心！我早有准备。"

之后，二人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到席上。席间的气氛热闹非凡，众人欢歌笑语，刘璋也喝得微醺、双颊绯红，笑意盈盈地饮酒作乐。

魏延见时机成熟，便突然起身，醉步踉跄地走到会场中央，大声说道："难得贵客光临，十分荣幸。只可惜我军远道而来，并未准备音韵助兴，未免遗憾。在下不才，愿舞剑一曲，以博在座诸位一笑！"不待众人答话，便抽出宝剑，舞了起来。

"啊呀！危险！"刘璋左右的西川文武近臣皆大惊失色。他们原本就觉得刘备设宴，来者不善。此时见到魏延舞剑，心中大骇，心知这是一场鸿门之宴，却来不及阻拦。

正在这时，西蜀的从事官张任突然抽剑在手，跃至魏延面前喊道："自古以来，舞剑必有对手。在下不才，武艺不精，也愿献丑，与魏将军对舞助兴！"说罢，也一边挥剑，一边与魏延对舞。

一时之间，酒宴现场剑光舞动。双剑齐挥，划出两道白影；双剑对

碰，擦出铿锵之声。只要魏延稍微靠近刘璋那侧，张任的眼神与剑锋便直指刘备而去，他杀气腾腾，仿佛在说："你若胆敢伤我家主公一根汗毛，我便先宰了刘备！"

张任此举，一下将魏延的剑舞牢牢牵制住。庞统目睹此情此景，心中暗暗叫苦。无奈之下，对身旁的刘封使了个眼色。刘封会意，立刻起身拔剑，说道："这剑舞实在有趣！在下也献丑了！"说罢，也挥剑下场。

这时，刘璋身边的冷苞、刘璝、邓贤等人也倏然起身，各自拔剑在手，虎视眈眈地喝道："算我一个！咱们一起来舞一段！"

"真热闹！我也来！"

"咱们一起舞剑！"

"要舞便一起舞！大家都来！"

一时之间，席上所有人都挥舞宝剑，只见剑光如虹，铿锵齐鸣。

刘备见状，十分错愕。他一把抽出佩剑，高高举起，厉声喝道："魏延！刘封！休得无礼！咱们今天摆的不是鸿门宴！你们在我刘家的宗亲团圆会上，怎能上演杀伐之事？赶快给我退下！"

另一面，刘璋也训斥自家诸将，不得无礼。他再三声言，刘备是自己的宗族之亲，任何人不得妄加揣测，破坏两人的兄弟之情。

宴会虽不欢而散，但也起到一个推进的作用，经过这个小插曲，刘璋对刘备的信任更进了一层。

第二十九章
一国之宝

此事过后，蜀中的文官武将都不断向刘璋劝谏道：“主公请三思！纵然那刘备本人没有异心，但其幕下诸将却对我们虎视眈眈。咱们还是应该赶快找个借口，打发荆州军队回去为好啊！主公意下如何？”

刘璋却始终不听，而且斥道：“你们不必多疑！也不要再对此事过多演绎，难道非要我们兄弟不和，才满意吗？”

众人见刘璋如此，便不再作声。但都暗自提高警惕，时刻监视荆州大军的动静。正在这时，忽然从西蜀边境葭萌关传来紧急军情：“汉中张鲁，率军而来，犯我边关！”

刘璋见到飞报，反而心中暗自得意：“哼！那些文武官员只知道防备刘备，哪知这张鲁才是蜀中之患！”随后立即差人将此事转告刘备，请其发兵相助。刘备也不推辞，立刻率领荆州之兵向边境骤驰而去。

蜀中诸将这才松了口气，又再三向刘璋建议：“请主公一定要趁此时机，巩固防守才是！咱们只有加强守备，才可有完全之保！”

见众臣如此顾虑，刘璋也只得顺从。他即命蜀中名将白水都督杨怀、高沛二人及其兵马驻留涪水关，自己则返回了成都。

西蜀的战事，很快便传到长江下游的东吴。

孙权将文武重臣召集而来，紧张地问道：“哼！刘备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大家来议一议此事。”

谋士顾雍说道："刘备此举，无异于火中拾栗，必先伤及自己。虽然外面还不太了解西蜀详情，不过可以得知，刘备将荆州的兵力一分为二，其中一半人马已经入蜀。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十分疲惫，如今又在险峻的边疆与张鲁之军对峙。臣以为，我们应该立即派遣精兵，突袭荆州，争取一举夺回他们强占的地盘。"

"好！孙某也正有此意。既然如此，大家就准备好，出兵荆州！"

但此时却从屏风后走出一人，厉声喝道："是何人欲加害我的女儿？"

众人闻言大惊，循声望去，只见出声之人正是孙权的母亲、国太吴老夫人。吴国太气急败坏地指着众人骂道："你们托父祖之荫，如今坐享江东八十一州，丰衣足食，何苦还要图谋荆州？到底是何居心？我的爱女远嫁荆州，那刘备可是老身的爱婿啊！"

孙权是个大孝子，见母亲训斥，只得沉默不语。今天的商议也不了了之。

"没关系，即使我今天夺不回荆州，总有一天会有机会的！"孙权回到房中思量，暗自咬牙。

此时，张昭悄悄来到他面前，低声说道："主公，您不必忧虑，咱们还可以想其他办法，智取荆州。国太是出于爱女心切，以为我们会对公主不利，才动怒的。如此看来既然国太想念女儿，我们倒可以借此定计。"

"哦？你有何好计？既可保得公主周全，又不让母亲忧心？"

"您可速派一员大将，率领五百人马赶赴荆州。到时候送一封密信给公主，就说国太病笃，危在旦夕，请公主速归探母。"

"哦！"

"另外，如果公主能将刘备之子阿斗也一并带回，我们便可利用他作为人质，到时候逼迫刘备归还荆州，谅他也不敢不从！"

"此计甚妙！你说派谁去最合适？"

“可以派大将周善前去。此人力可扛鼎，胆大如斗，忠烈无二。派他去最可靠。”

“好！立即传他进来！”

孙权当场挥笔，给妹妹写了一封密信。

当日，周善奉召而来，从张昭那里得授密计，当晚便动身出发，坐船赶往荆州。

他将五百名官兵都伪装成商旅模样，乘坐商船，假装是去做买卖，并将所携带的武器藏于舱底。

不久后，商船便抵达荆州。周善立刻托人牵线，进入刘备府中，又花重金层层贿赂，终于见到了刘备的夫人。

孙夫人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如遭晴天霹雳，十分吃惊：“什么！母亲病笃，已经危在旦夕？”她一边展开兄长孙权的密信细读，一边扑簌簌落下泪来。双手颤抖，脸颊苍白，宛如象牙一般。

“请公主速回东吴！国太奄奄一息，只盼临终前能看见公主一眼，她一直唤着您的名字！”

孙夫人听了周善的一番话，心中十分痛苦。她一边垂泪，一边问道：“我也十分思念母亲，想立刻赶回去，但……我该怎么走呀？”

周善说道：“属下知道公主的心思，若您肋下生翅，便早已飞回国太身边了。无奈长江流水湍急，乘船而行也须花费几日光景。因此，请公主即刻动身，否则只恐见不到国太最后一面了！”

“可是……我家夫君如今带兵入蜀，远征在外，尚未回还。”

“这倒不妨，待我家主公事后亲自向他致歉即可。公主是为尽孝道，想必刘皇叔不会责怪。”

“这也不行！如今军师诸葛亮负责荆州事务，不通过他，我也不能走啊！”

“哎呀！公主若是通告诸葛亮，说您要回家探母，恐怕就走不成

了！诸葛亮不会体谅公主的苦衷，只会尽职尽责地拦住公主，不许离开！”

“唉！这实在是让我为难！周将军，你可有什么办法？”

“周某之前已经设想过此事，您若是按正常的法子肯定走不成，因此早已吩咐一艘快船停泊在江岸，只待公主下定决心，便可立刻登船返吴！”

孙夫人思念母亲心切，根本来不及考虑太多，只带了随身行李便准备出发。周善一面留意各处的动静，一面低声催促道：“公主不妨一并带小公子回去吧！国太听说刘皇叔之子十分可爱，一直想抱抱呢。”

想当年这位东吴长公主可谓巾帼不让须眉，现如今听闻母亲病危的消息，不禁流露出女儿家脆弱的一面。她一心想返吴探母，因此对周善的建议都一一应下。

黄昏时分，孙夫人抱着五岁的阿斗公子登上车辇，悄悄出了城。

从东吴随嫁过来的三十多名侍女，也个个腰悬短剑，背负弓箭，趁着夜色匆匆赶路。一行人很快便来到了沙头镇码头，隐约可见船上灯火闪烁，随着黑暗的水波摇曳。不久，一艘快船从沙沙作响的芦荻丛中驶过来。只听辘轳声吱扭扭响起，船帆便如大鹏展翅，落了下来。

“停下！前面的船只快停下！”突然，从夜幕笼罩下的岸边，传来一片人马杂沓声。

周善站立船头，大声吩咐水手：“赶快划！将船赶快撑出去！”

只见江岸之上人影幢幢，人越聚越多。其中有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最前，正是江陵守将常山赵云赵子龙。

“船家！请等一等！快停船！”赵云沿着江边小路，一路追击船影。他部下的将士们也高声喊道：“大家赶紧追啊！千万别让那艘船跑了！”

他们追了十里路，赶到一处小渔村。赵云弃马，飞身跳入江边一艘渔船，命令渔夫：“快追那艘船！”

而那厢，东吴的大船鼓足了风帆，顺江而下。赵云的小船刚刚靠近

船身，船上的周善便手执长戈指挥兵士：“快刺他！把他刺死！”

情急之下，周善的声音嘶哑起来。吴兵得令，排到船舷两侧，纷纷张弓挺戟，奋力抵御，不让小渔船靠拢。另一方面，吴船则快速划过江面，向下游驶去。

“这不成！我一定得登船！”赵云暗下决心，丢掉长枪，拔出腰间的青釭宝剑，将急雨般射来的箭矢一一拨开。他命小渔船直接撞上吴船，然后在两船相撞的一瞬间，大喝一声：“休走！赵某来也！”说罢，他一个矮身一个飞跨便跳上吴船。

吴兵见他面目狰狞，十分恐怖，纷纷逃散。赵云睥睨四周，大踏步冲入船舱。他怒目圆睁，大声喝问：“夫人！你这是要去哪里？”

赵云一嗓子，宛如炸雷一般，将正在夫人怀中酣睡的阿斗惊醒。阿斗大哭不止，侍女们也吓得缩在角落里，颤抖不止。

夫人壮着胆子斥道：“赵云！休得无礼！你这是要做什么？”

“夫人，你不曾通知军师，便擅自出城，还要乘东吴的船只下江而去。你身为刘皇叔的夫人，这样做是否有失稳妥？”

“只因我的母亲病重，危在旦夕。我只不过是担心母亲，来不及通知军师罢了。难道我回乡探母，他会不准吗？”

“既然是探望母亲生病，夫人又何必带着小主人一同前往？刘皇叔呵护小主人，视为掌上明珠。阿斗公子更是荆州的无价之宝。想当年，末将在当阳长坂坡上，豁出性命从百万敌军中将他救出。今日，请夫人将小主人交给赵某带回荆州去吧！”

“住口！”夫人柳眉倒竖，凤眼圆睁，“赵云！你不过是阵前的一个武将，居然敢管主公的家务事！你好大的胆子！”

赵云回道：“夫人若要回乡探母，末将绝不阻拦。但是小主人乃千金之躯，任谁都不能将他带往国外！”

“东吴怎能叫国外？我与皇叔已结为夫妻，还分什么彼此？东吴和荆州虽有边界之分，却不能叫作国外！”

“无论如何，赵某绝不能让夫人带走小主人！请快还给我！”

“你……你说什么？”夫人又惊又怒，转身向侍女们下令，“你们快去！将这无礼之徒给我赶走！”

但赵云却抢先一步，将阿斗从夫人怀中夺走，抱于自己怀中。之后，他转身冲出船舱，奔至船尾，想跳上小渔船，却发现先前那艘小渔船已经被水流冲远，在他身后，夫人和侍女也追上甲板，唤来船上的东吴兵士，一步步逼近。

此时，他们所处的这艘东吴快船，正鼓满风帆，乘风破浪在江面上前行。

“你们谁敢靠近，赵某便将他劈作两半！不要命的只管上来吧！”

赵云一手挥舞青釭宝剑，一手抱住阿斗，站在船头。东吴士兵人人手持枪戈剑弓指着他，但见他英气逼人，无人敢上前一步，只得远远包围。不知从何时开始，有十余艘快船从附近码头驶出，呈扇形散开，向这边围拢。

船阵逐渐接近大船，船上的鼓音人声清晰可闻。

“糟糕！莫非是东吴水军赶来了？”赵云闻声愕然失色，心中暗忖，如今只得和敌军拼死一战，否则即便是要怀抱阿斗纵身投江，也不能让小主人落入敌人手中。

不料，却听到从江面上传来一个声音：“喂！前面东吴的船只请等一等！你们趁我家主公不在，要将小主人带到何处去？燕人张飞在此，赶快将船停下来！”这声音隆隆震耳，仿佛虎啸龙吟一般。

“太好了！来的是张飞！”赵云心中大喜。

“子龙莫慌！俺老张来也！”原来，张飞正在江边巡逻，得知孙夫人携幼子返回东吴，连忙率船拦截。他一声令下，荆州水军立刻抛出钩绳，从四面八方将吴船钩住。

张飞一步跃上吴船船头，迎面见周善赶来阻拦，但此举根本是螳臂挡车。只见张飞大喝一声，挥舞丈八长矛便砍了过去，斩下了周善的首级。

“你们这些小喽啰，谁敢造次？”说罢便又抡圆长矛向吴兵砍去。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众多东吴将士纷纷倒在张飞矛下。剩下的东吴兵士吓得纷纷在船上乱窜而去。

“哼！你们一个也别想逃！”张飞毫不留情，他脚踏敌军的尸体，四处砍杀不止，一直走到船尾，只见孙夫人正被众多侍女围绕，站在角落。

孙夫人把心一横，死死盯着张飞。张飞也毫不回避，瞪圆双眼，盯住孙夫人。两人对视良久，张飞首先开口道：“嫂嫂，您既然嫁给我家哥哥，便应谨守妇德。怎能在夫君不在之时，擅自离开荆州？这难道是东吴的为妻之道吗？”

“张飞，你身为臣子，怎可对主子说话如此放肆？这难道是荆州的为臣之道吗？”

“张某拼死保护主公家人，怎么便不是为臣之道了？你虽身为俺老张的嫂嫂，但私自出城就是不对！如今趁我好言相劝，快点儿回去！如若不然，休怪老张得罪了！”

夫人顿时吓得脸色苍白，颤声说道：“我此番离开，也是情非得已，还请三弟莫怪。只因家母病重，危在旦夕，才想返吴探视而已。倘若三弟强行阻拦，我也只得投身长江，宁死也不从！”

“什么？嫂嫂要投江？”张飞闻言，也不敢做主，只得叫来赵云，“子龙啊！你快过来！”

“怎么了？”

“嫂夫人不肯跟咱们回去，还说要投江而死。这该如何是好？”

“嗯，嫂夫人毕竟是主公的妻子，倘若她投江而亡，皇叔必然痛苦。咱们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那咱们就将小主人带回去，让嫂嫂独自返回东吴去探母好了。”

“只能如此！”

两人商量完毕，张飞便回身对夫人说道：“请嫂夫人记得，您的夫婿乃是大汉皇叔。我们此番为了不辱臣节，不会为难于你。我们将小主人带回，请嫂嫂回去探母之后，速速回还为好。”

说罢，他回头说道：“子龙，咱们走！”之后，便一跃跳上快船，赵云也怀抱阿斗，纵身跳上另一艘快船。

顷刻间，十余艘快船迅速驶离，返回附近的油江口码头。之后，他们改乘马匹，很快回到荆州。

“好！多亏二位及时出手，才能保幼主平安归来！两位辛苦了！”

随后，诸葛亮将此事经过写在信中，派人快马加鞭，送到驻守在葭萌关的刘备手中。

(1) 公元208年，译者注。

(2) 公元211年，译者注。

第八卷
图南之卷

第一章
焰焰红日

吴侯之妹、刘备之妻，孙夫人终于回到了东吴。

她一见到兄长，孙权立即问她：“周善怎么没回来？”

“唉！王兄啊，我们在返回途中，遭到张飞和赵云拦截，周善被他们杀了！”

“你怎么不带阿斗一同回来？”

“我本是带了阿斗的，但也被他们二人截了去！这些闲话休说，听说母亲病危，我心中十分担忧。她现在的病情如何了？”

“你自己去母亲那里探望就是了。”

“哦……那她病得还重吗？”

“她没病啊！”

“什么？母亲没有生病？”

“哎，这些话你们母女两个见面细聊吧。”

孙权冷漠地打发妹妹去后宫。之后，便步入议事厅向众臣宣布：“刘备远征，不在荆州，我的妹妹被刘家的臣下赶了回来，从此之后，东吴与荆州的联姻也中断了。既然如此，孙某打算立刻兴兵，攻打荆州，一举收回荆襄。不知各位有何良策？”

东吴众臣正在热烈地商议出兵荆州之时，忽然从江北传来消息：“曹操已起兵四十万，准备南下，欲报赤壁之仇。”

众人立刻紧张起来。此时，恰有人来禀报：“东吴重臣张纮，此前因病回家休养。已于今晨病故，临终前修下遗书一封，请上呈主公。”

“什么？张纮病故了？”

张纮，字子纲，乃是东吴一位资深元老。孙权闻得其死讯，十分痛惜，不禁潸然泪下，连忙展开遗书阅读。

张纮在遗书中写到，他十分感谢吴侯之恩情，又建议东吴迁治所。他认为，东吴的治所只有迁往中央地带，才能占尽地利之优。遍考诸州后，张纮认为秣陵（今江苏省,南京市附近）最适合。那里的山川有帝王之气，可为万世之业。在他临终之前，提出这个建议，权作对主公最后的贡献。

“既然张子纲劝我迁往秣陵，孙某如何不听！”孙权接受了张纮的建议。

于是，他一面继续观察战机，一面命人在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修筑石头城，准备将治所和全城百姓一并迁往那里。此外，孙权又听取了吕蒙的建议，开始在濡须（今安徽省,巢湖与长江之间）水口一带筑起长堤。

他调拨了数万人力，日夜不停地修筑这几项大工程，也由此可见东吴之强盛。

东吴的濡须长堤，是专门为了抵御曹操南下而建的一道防御工事。而曹操那厢，一直对赤壁大败耿耿于怀，早有意再次南征伐吴。因此，他始终没有放松军备扩充，如今已调集齐四十万大军，随时准备出征，

再挑战端。

在曹操准备率领四十万大军从许昌开拔之际，长史董昭献谄进言道："自古以来，在人臣之中，从未有如丞相之功者。曹丞相之功勋，虽周公、吕望亦莫可及。您栉风沐雨三十余年，扫荡群凶，为民除害，才使汉室得以复存。如今，以丞相之大德，又岂可与我等诸臣同列乎？窃以为，您应受魏公之位，加'九锡'以彰功德。"

纵是一代盖世英雄，也无奈会早生华发，心境变迁。随着岁月的流逝，曹操的人性缺点也难免会逐渐暴露出来。

想当年，曹操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官员，虽出身卑微，却胸怀鸿鹄之志。若见到其他人对上司阿谀奉承，便会嗤之以鼻；若见到只爱听奉承之辞的上司，也会十分鄙视。那时的他是如何伟岸！气吞山河，实乃一代豪气青年！

而如今的曹操，又变成什么样了呢？

在赤壁之战前，他在旗舰之上观赏月色时，便已开始感慨自己韶华老去，也意识到自己已不如当年那般敢于面对逆境，缺少了那份龙骧虎啸的气概，变得越来越喜欢听属下的甘言美语，而对逆耳之言十分厌恶，甚至充耳不闻。曹操今日所处的地位和拥有的权势，比当年自己所鄙视的上司更为高阶，可谓位极人臣，无人可比。而他也在不知不觉之间，愈来愈喜好各种谄谀之辞，逐渐变成了之前自己所憎恶的模样。

对于董昭"受魏公之位，加'九锡'"的建议，曹操不加思考便欣然接受了。他立刻向朝廷上表，自请尊公之位、加九锡，皇帝自然应允下来。曹操如愿以偿地被尊称为"魏公"，出入享"九锡"仪仗。

所谓"九锡"，指的是什么呢？

一指车马，马车可配大辂（车辕上用来挽车的横木）、戎辂各一，即金车、兵车各一辆，以及黑马八匹，赐予有德行者；

二指衣服，衮冕之服，外加赤舄一双，赐予能安民者；

三指乐则，定音、校音器具，赐予使民和乐者；

四指朱户，红漆大门，赐予民众多者；

五指纳陛，在登殿之时，使用特别的陛级，赐予能进善者；

六指虎贲，府前的虎卫军，可达三百人，赐予能驱退恶者；

七指斧钺，可使用斧、钺各一，赐予能诛有罪者；

八指弓矢，特制的红、黑色弓箭，赐予能征不义者；

九指秬鬯，祭礼用的香酒，以珍稀黑黍和郁金草酿成，赐予孝道备者。

侍中荀彧见状，心中不免担忧。他冷眼旁观，可以清楚地看到曹操现今的转变——曹操早已经变成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人！

“丞相，您也上了些年纪吧？”

“嗯？”

“臣以为，丞相似乎不似从前了。”

“你莫非是说老夫加九锡之礼的事？”曹操闻言大怒，立刻沉下脸来。

荀彧继续毫无顾忌地劝谏道：“正是！臣闻功愈高者，愈当谦退才是。丞相虽三十余年来尽忠汉室朝廷，为万民所崇仰，倘若当退谦而不知退谦，那么您之前所做的一切功劳，都会被他人视为满足一己之欲的行为。弱冠不惶惧生死，不迷妄富贵，百战苦斗，方才成就今日之伟业。臣实不忍见，丞相身为一代英雄，又岂能抛却节操，而贪恋那些无谓的虚荣？”

荀彧虽含泪劝谏，但仍惹得曹操含怒起身，吩咐道：“把董昭给我叫来！”之后便拂袖而去。

荀彧自知惹怒曹操，只得谎称生病，将自己关在家里。待到建安十七年[(1)]冬十月时，曹操发兵南下征吴，又召荀彧同行。但他仍然抱病不出：“请恕荀某有病在身，难以随军出行。”

之后，曹操派人送来一个食盒。来人说道：“这是魏公送给先生

的。”盒上虽然贴着“曹操亲封”的字条，但当荀彧打开盒子后，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丞相的意思，荀某明白了！”当晚，荀彧便服毒自尽。

曹操率领大军分水陆两路南征东吴，途中得到了许昌急报：“荀彧已死。”

“哦！他莫非是自戕而亡？”曹操闻讯，紧锁眉头。沉默半晌后开口说道：“荀彧不过五十岁，实在可惜！传令厚葬荀彧，谥敬侯！”说罢又陷入沉默，可见其颇有悔意。

经过连日行军，四十万曹军终于抵达东吴边境。他们在濡须长堤的对岸扎下阵脚，布下两百里连营。

“走！咱们去观察一下局势。”扎营之后，曹操立刻登上山坡，遥望东吴营寨。

只见濡须当地有数条长江支流，九曲百转，将一片冲积平原割据开来。在无数蜿蜒的支流之上，其中最宽阔的江面上停泊着数百艘吴国兵船。东吴占据此地，作为主阵，兼备水陆两军。船橹接天蔽日，旌旗随风翻卷，十分壮阔！将士们举刀执枪，处处人声鼎沸，声势浩大。

曹操见到东吴兵马如此壮大，感叹不已。想必东吴的男女老少，树木山川，都会为了保卫家园而奋起一战！

“东吴果然是南方的一大强敌！你们看，吴军士气正旺，咱们绝不可掉以轻心。还望诸位将士努力奋战，莫要再像赤壁之战那般轻敌才好！”他观察完情势，步下山坡，同时不住告诫随行，切莫怠慢。

突然，只听轰然一声，不知何处炸响一声石炮，惊天动地，威力无比。

“冲啊！杀啊！”附近山川江面上忽然喊杀声四起。无数小艇自埋伏的芦荻深处齐齐划出，东吴水军越过大堤，直奔曹军阵营突进，势如破竹。

“大家不要慌！敌人是来偷袭的，他们的人马不多！”曹操从容地下山，昂首立于阵前，指挥将士稳住阵脚。

正在这时，只见对面的大堤之上涌出一簇人群。正中央一顶青罗伞盖，东吴将士众星捧月，现出吴侯孙权的身影。

孙权远远望见曹操，立刻拍马向前，高声叫骂："呔！好你个赤壁败将！竟还苟且偷生？真是好不要脸！"

曹操循声望去，只见对方碧眼紫髯，体长脚矮，手舞长枪，精神饱满，心中已知晓对方的身份。但他故意大喝一声："来者何人？"

曹操自恃比对方年长许多，并不愿直接真刀真枪的比拼。于是虚张声势，便转身退下阵来。

"曹贼休走！拿命来！"东吴诸将哪里容他逃走。韩当、周泰二将立即从孙权身旁冲出，他们一左一右，向曹操包抄过来。

曹军见势不妙，立刻擂鼓出兵。诸将也拍马向前，直向孙权而去。一时之间，两军便展开了肉搏战。许褚一马当先，挥刀逼退韩当和周泰，将曹操救出，回归本阵。

当晚，吴军又趁夜幕降临，再次突袭，用火把点燃曹营营帐，火光映天。

曹兵远征而来，刚刚扎下营来，正疲惫不堪。吴军趁其不备，屡次偷袭，直杀得曹军仓皇逃窜，死伤无数。最后只得后撤五十里，再重新扎营。

"唉！居然首战便败，真是晦气！"曹操心中郁闷，于是命令曹军一连数日固守不出。他自己也闭门不出，整日闲看兵书，苦思对策。

大家都清楚，曹操心中定是想求得一招神来妙计，冲破困境。

程昱悄悄走进曹操的大帐，轻声说道："丞相，您想必累了，请稍加歇息吧。"

"程昱，你来了。你看这东吴阵营，十分坚固，咱们毫无应对之策。之前敌军几次突袭，攻势猛烈，咱们只能勉强招架。这可如何是好，你可有何妙策？"

“所谓兵贵神速，咱们此番起兵，一拖再拖，所耗的时日颇久，使得东吴有时间防备。他们耗尽人力，修筑了濡须长堤，牢不可摧，我军确实一时难以攻破。属下以为，丞相不妨暂时撤兵，日后再觑时机，南征东吴。不知丞相以为如何？”

当晚，曹操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天空中挂着一轮红日，忽然狂风大作，红日径直坠入江心，一声巨响如炸雷。他猛地醒来，浑身冷汗，惊魂未定。

第二天，曹操仅带着五六十名随从巡查营阵。一行人来到江畔，恰逢一轮红日西垂，正落在大江上游的群山之间。曹操见此情景，不由得忆起昨夜的怪梦来。

“老夫昨夜做了一个怪梦，不知是凶兆还是吉兆？”曹操随口向左右问道。

正在此时，只见夕阳与大江相接之处，一片灼人目眩的霞光之中，忽然露出一面旌旗，接着又是一面、两面……无数的吴军大旗挥舞而来。

“糟糕！吴军又攻来了！”

果然，东吴大军再次出阵。为首一人，金盔金甲，他用马鞭指着曹操，开口说道：“来者何人？竟敢犯我江南！”

“你便是孙仲谋吧！老夫便是当今丞相曹操，此番出兵，乃是奉了天子之命，特来征讨你这个不尊王室的逆贼！”

“哈哈哈！真是笑话！”孙权哄笑道，“天下人皆知，曹贼挟天子以令诸侯，你才是天地不容的逆贼！孙某身为汉室之臣，又怎会容你猖狂！曹贼！拿命来！”

曹操闻言，难忍怒火，于是调动大军，对抗敌人。但他却中了东吴的圈套，当日战况十分惨烈，曹军又大败而归。

“唉！今番远征，丞相竟然全无昔日之威！”在连日的战败之下，曹营诸将纷纷私下议论。还有人以为，可能是在许昌出兵之际，丞相听闻荀彧吞毒而死，因此心中难以振作之故。

总之，当年的战事一直持续到年底，曹军屡战屡败，毫无胜算。转眼来到第二年，即建安十八年正月[(2)]。两边的战况仍旧如故。

进入二月之后，每日大雨滂沱，寒湿连绵，吴魏双方只得休战，僵持对峙。这场雨的威势，几乎百年不遇。连绵的大雨，终日不停，就连曹军在江边扎下的营帐马厩，也在一夜之间被洪水冲走。曹操只得命士兵扎起竹筏，将营寨迁至山坡之上。

过了不久，曹营的粮草补给也出了问题，将士们更是思乡情切，毫无斗志。

曹军诸将议论纷纷，却难以达成共识。有人建议曹操尽早收兵，而有人则提出，趁天气转暖，正好与吴军相持。即使粮草不足，也可暂以死去的战马充饥，不灭东吴誓不回朝。主战派认为，天气回春之时，正好可以激勉士气，与东吴再决胜负，否则此次南征便出师无义了。

正当曹操犹豫不决之时，他收到了孙权送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孤与丞相，彼此皆汉室之臣。丞相不思报国安民，乃妄动干戈，残虐生灵，岂仁人之所为哉？即日春水方生，公当速去。如其不然，复有赤壁之祸矣。公宜自思焉。

建安十八年春二月吴侯孙权书

书简背面还有一行字：

足下不死，孤不得安

曹操见信，只得苦笑。

“班师回朝！”第二天，曹操便爽快地下令撤军。见曹军已撤，吴兵也随之返回秣陵。

经过此次交锋，孙权信心大增。返回后，便召来群臣商议：“曹操率四十万大军前来，也畏我东吴无功而返。既然刘备此时尚在西蜀，我军何不趁机收回荆州吧！”

每逢出兵的关键时刻，张昭素来劝诫，以免孙权年轻气盛，贸然出师。而这次，张昭却一反常态，大加支持，而且还建议：“主公不妨修

书一封，送给益州刘璋。您可告诉他，刘备请求联结东吴以为后盾，对西蜀志在必夺。这样会令刘璋对刘备生疑，以攻之。同时，主公再给汉中张鲁也发去一封书信，提出可为其准备军需物资，助其进攻荆州。如此一来，刘备腹背受敌，难以自顾。我军便可轻取荆襄，此为上上之策。”

第二章
上策、中策、下策

葭萌关位于四川与陕西交界处。如今，汉中张鲁的人马正与刘备大军在此对峙。

葭萌关地形险要，攻守皆不易。因此两军恶战数月，仍未分胜负。

一日，刘备召来庞统问策：“听说曹操率大兵南下，正与孙权在濡须隔堤相峙。孙曹两家，展开对战。我们该如何是好呢？”

刘备有卧龙凤雏两名军师，如今诸葛亮留在荆州，庞统随行。刘备便向他问计。

“他们两家交战，远在江南。与我们有何干系？”

“自然有干系。”

“主公何出此言？”

“你且想想看，吴魏交战，一旦曹操获胜，定会率兵转而进攻荆州。而反之亦然，倘使东吴孙权取胜，他也必定乘势发兵，吞并荆襄。此中道理，明若观火。因此，无论他们两家交战的胜败如何，都与我荆州存亡，唇齿相关！”

“主公不必担忧！荆州有诸葛亮在，想必能保得周全。若是孔明得知，主公远在征地，却如此担忧荆州之事，定会感叹。主公莫不是觉得孔明无能，不能为主公分忧么？”

“刘某并无此意。”

“依士元看来，您不妨趁机修书一封，送于刘璋处。信中就说如今曹操挥师南下，吴侯孙权求救于荆州。东吴与荆州原本便是唇齿之邦，又有联姻，亲上加亲，因此我军需紧急驰援。但是，我们如今只有区区数万兵马，实在难以抵挡曹魏大军。另外，军需粮草也尤为不足。因此，恳请益州太守刘璋念在同宗之谊，助以精兵三四万，以及粮草十万石，以供军需。”

“哦？我们要兵又要粮，刘璋会不会嫌多不答应？”

“这倒无妨。既然主公与刘璋有同宗之谊，此番又为其代守边疆，想必他不会不应。另外，我们正好借此来试一试刘璋的真心。倘若他真的送来军马粮草，庞统自有应对。”

“也好！便依你之计！”

于是，刘备派出使者前去求援。

使者一路奔波，来至涪水关。此时，关上哨兵正在巡逻，见到山下小路行来一人，便向守将汇报：“启禀将军，关前来了一人，他手持小旗，好似刘备的属下。咱们放他进来吗？”

涪水关的守将是蜀将杨怀、高沛二人。他们整日无事，便下棋解闷儿。当他们听到刘备派来使者，吓了一跳，立刻嚷道：“不行不行！咱们可不能轻易放他过去！”

之后，二将低声合计该如何应对。

使者无奈，只得呈上刘备的亲笔信。高沛与杨怀二将见信之后，才吩咐开关：“放使者通过！”

之后，他们不仅将书信还给使者，杨怀还亲自率领一队人马，美其名曰：“沿途护送！”

其实，在西蜀的众将之中，人人反对刘备。杨怀便是其中之一。因此，当杨怀抵达成都后，便立刻对刘璋谏言：“主公，刘备在信中向咱们借兵又借粮，属下以为其中有鬼啊！他原本发兵入蜀便来势汹汹，倘若如今咱们再借军马和粮草给他，岂不是火上浇油！主公万万不可答应他啊！”

但是刘璋仍然犹豫不决。他一直顾及自己与刘备的同宗之情，又惦记刘备代为镇守边疆之恩。正在这时，旁边一人忍不住厉声高嚷：“主公！请您不要再拘于私情，否则我巴蜀将不存！倘若我们借给刘备军马粮草，便是纵虎归山，于我巴蜀大大不利啊！”

说话之人名叫刘巴，字子初，零陵人氏。

黄权也在一旁急忙劝谏：“主公！请您听取杨怀、刘巴之言！他们忠君报国，提出的是肺腑忠言啊！”

刘璋挨不过众臣的一致反对，但又不愿直接拒绝刘备的请求。最后，他便挑选了四千名老弱残兵，一千石谷子，还有一些残次兵马，派人送到刘备处。

刘备一见，勃然大怒。

刘备素来温和，难得动怒，但这次他一把撕碎刘璋的回信，扔到使者面前：“刘某率领大军，不远千里赶来协助益州之军。我们打仗全是为了你们西蜀！如此劳心费力，劳民伤财且不说，如今只向刘璋借一些兵马粮草，他竟然也不肯！你们派来这些老弱士兵，能上阵打仗吗？押来这一千石的粮草，又够大军吃几天？如此积财吝赏，真是成何体统？你让我手下的荆州将士如何吃饱？饿得孱弱的兵士，又怎能为益州而战？刘某该如何统军？你且回去，将我刚才所说之话，原原本本转告给刘璋！”

使者无奈，只得狼狈回成都。

庞统说道：“人人皆知刘皇叔宅心仁厚，甚少动气。今日毁书发怒，却是难得！不知主公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刘某偶尔发作一次，倒也无妨。下一步该怎么做，我倒没想好。请问先生有何高见？”

“计策有三条，任由主公决定。其一，既然刘璋已经做出这等事来，倒落了口实。我军可以星夜兼程，一路杀进成都。将刘璋一举拿下，此事定成。此为上策。”

“哦！还有呢？”

“其二，我军可以诈称返回荆州，集中兵马，准备拔营。杨怀和高沛一直期盼我军离开，因此闻讯必定心中欢喜。但他们却仍要装模作样地赶来践行，到时候，咱们可以趁他们抵达我军营地之时，一举斩杀这两名蜀将，之后起兵去打蜀中，占领涪水关。此为中策。”

“除了这两条外，还有一计是什么？”

“还有一计，就是我军可暂时退兵，返回白帝城，以巩固荆州防守。之后，再静观事态，另图进取。此乃下策。”

“嗯！这下策太消极，而上策又过于激进，倘若一旦失手，我军便一败涂地了。”

“那主公的意思是，用中策？”

“好！就用中策！也是刘某平素为人之道。”

几日之后，刘备派人给成都刘璋送了一封信。信中称，如今吴境的战况愈演愈烈，且有扩大之势，荆州危在旦夕，他只得驰援。因此，刘备恳请刘璋，另择良将驻守葭萌关，他则将率兵立刻返回荆州。

“哎呀！你们终于把刘备赶走了！”

刘璋见信，心里十分难过。

而蜀中诸将原本便反对刘备入蜀，闻讯自然心中暗喜。

在众人中，还有一人同刘璋一样失落。此人便是张松，当初他巧用计谋才将刘备大军迎入西蜀，如今见其要回荆州，顿时感到自己的情况岌岌可危。

“不如我给刘皇叔修书一封，激励他留下！”

张松回家后便立刻取出纸笔，洋洋洒洒修书一封。信中写道：

刘皇叔，如今大事已尽在掌握，为何却要返回荆州？倘若现在回去，过去的一切努力将前功尽弃，十分可惜，令我倍感遗憾。还望皇叔能尽快发兵，直取蜀中，成为益州太守。我等在成都翘首以盼，张某更将作为内应，以助皇叔成功。请切莫错过良机！

不待张松写完密信，便有家人通禀：“来客人了！”

张松只得匆忙收起书信，揣入衣袂，迎到客厅。原来来客是他的兄长张肃。张肃向来嗜酒，如今不待张松到来，便已自酌自饮起来。

“兄长来了！”

“嗯！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不过是公务繁忙所致，我近来颇为惫倦。”

“来来来！咱们兄弟一起喝上几杯，解解乏吧！”

张松于是坐下，陪兄长饮酒。两人觥筹交错，喝了许久，张松不免有些醉意。他起身离席，去了三趟茅厕。可张肃忽然告辞而去，没过多久，张松家中便闯入一队兵士。张松被拿下不说，他全家老小、仆役随从也统统被捉了回去。

第二天，在成都的闹市之中，便摆开法场，将张松一家全部处斩。罪状是卖国。

有市井传闻，张松喝醉后从衣袖中不小心落下一封密信，被兄长张肃检举上报。

第三章
酒后失言

另一厢，刘备率领荆州之军离开葭萌关，来到涪城城下。他在城下扎下营来后，便命人给驻守涪水关的蜀将高沛、杨怀二人送信,信中说道：“刘某欲率军返回荆州，明日由此过关，恳请放关通行。”

高沛见信，兴奋得手舞足蹈：“杨兄啊！刘备这是送上门来了！等他明天过关之时，你我可设下酒宴，佯作为他践行，到时便可当场杀之而后快。只要除了刘备，我西蜀再无后顾之忧了！”

两人摩拳擦掌，只盼早日计成。

第二天，刘备与庞统一边说话，一边并辔而行，率兵向着涪水关款款而来。

忽然间狂风大作，竟将帅旗刮断。刘备蹙眉，驻马问道：“先生，此乃何等征兆？”

庞统笑答：“帅旗折断，本当是凶兆，但我们也可认为是上天预先提醒，因此也可视其为吉兆。这一定是因为那涪水关的杨怀、高沛二人，有意刺杀主公。请您切不可掉以轻心！”

“这倒无妨！”

刘备立刻披盔戴甲，佩带宝剑，一身戎装打扮，将一应防备都布置妥当，哪怕阎王老子来也不必担忧。

庞统则向魏延、黄忠等将提前嘱咐下来，做好应对。

行不多时，只见前方山峡处的关门跃入眼帘，涪水关就在前方。同时，又迎来一队人马，手擎大旗，鼓乐齐鸣。

为首一将拱手客套："前面可是刘皇叔？杨将军和高将军听闻，您将率军返回荆州，特命末将在此恭候。他们已经略备薄酒，以慰远途之劳，还望刘皇叔笑纳。"

庞统开口应道："两位将军太客气了，这叫我们实在过意不去！刘皇叔会欣然前往，请代为致谢。"

"末将先送来了一些薄酒，请稍事休息。两位将军一会儿还要亲自来军中劳慰。"

说罢，他们便搬来无数酒坛，还将烤羊烧鸡等美食搬在道旁，之后返回。

荆州将士就地休息。他们支起帐幕，饮着美酒，吃着美食，就在这山野之间，享用起酒菜来。

不久后，杨怀、高沛二将带着三百将士前来慰劳："刘皇叔这么快便要返回荆州了，我等实在不舍！今日，我等略备薄酒，请荆州将士开怀畅饮一番，聊尽惜别之情！"

他们装模作样地客套了一番。

待杨怀、高沛二人走进帐幕之时，发现荆州将士都在畅饮美酒，刘备也一反常态喝了不少，庞统则面露不安之色。正在这时，关平和刘封二人悄悄离开酒席，到帐外将杨高二人带来的蜀兵引至远处。

过不多时，关平和刘封突然闯进帐幕，大喝一声："大胆刺客！休走！"

两人一个箭步冲了上来，将杨怀一脚踹翻在地，又将高沛扑倒。随即扑上来的荆州将士立刻将杨高二人五花大绑。

杨怀大惊，哑声问道："你们这是做什么？怎么竟对我们动手？！"

关平并不答话，直接去搜杨怀身上，果然摸出一柄匕首。之后，他们也从高沛身上搜出短剑。

“我且问你，面见刘皇叔，为何暗藏凶器？”

杨怀犹在强自狡辩：“我等武人，常带刀剑护身，有何不可？”

关平和刘封二人则不约而同拔出腰间佩剑：“哼！我们身为武人，佩带长剑，堂堂正正。今日就叫你等知道，此剑专为杀你这等卑劣之人！”

说罢，他们便将二人拖出帐外，砍落首级。

“主公为何沉默不语？”庞统见刘备兀自沉默，便开口问道。

“刚刚我们还在和杨怀、高沛二人一同饮酒，如今他们却已头颅落地。刘某实在有些于心不忍啊！”

“主公怎会如此忧愁？您早已身经百战，竟还会怜悯敌人不成？”

“咱们这不是没上战场嘛。”

“这怎么不是战场？我军这便要攻占涪水关了！”

“哦，那三百名随行而来的蜀兵如何处置？”

“他们正由我军将士陪同，一并喝酒吃肉呢！他们对杨怀、高沛二人已死之事，毫不知情！”

“哦？为何如此善待蜀兵呢？”

“他们现在自然是被款待有加，因为属下还有一计，需要他们配合。待天黑之后，便可奏效了。”

庞统附在刘备耳边，将妙计告知于他。刘备听罢，十分赞许。

待到夕阳西下之时，荆州士兵还和蜀兵一起，在营中喝酒作乐，兴奋处甚至高歌一曲。欢乐的时光，似乎无休无止，直到月上柳梢头后，才听一声号笛吹响。

庞统立刻集结队伍，缓缓靠近涪水关。

那三百名西蜀士兵，如今早已倒戈。他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按照庞统所授之计，来到陡壁的关门下便纷纷高喊起来：“杨将军、高将军有急事赶回！快开门呀！”

“好！”守关的蜀兵对白天所发生之事，毫不知情。他们见是自家将士叫门，便立刻将关门大开，毫不犹豫。

“冲啊！”荆州兵马一声呐喊，便像潮水一般拥入关门。他们不费一兵一卒，便轻松地占领了涪水关。

刘备立刻下令，将荆州将士分派各处把守，之后他振臂高呼：“西蜀已尽在我手！”

荆州将士高唱凯歌，欢歌笑语，震动山谷。

他们将涪水关库房中的酒坛子都捧了出来。所有将士都开怀畅饮，同庆胜利。

刘备白天便已贪杯，进了不少酒。如今又与属下诸将一起庆功，难免又多喝了几杯。他很快便大醉如泥，昏昏欲睡，于是便靠着酒坛子呼呼大睡。待刘备睡醒一觉后，发现庞统仍在独饮。

“士元啊，怎么天还没亮？”

庞统放下酒杯，微微一笑：“晨鸡已报晓了。主公再喝一杯吗？”

“不喝了！没想到已经喝了一整夜了！”

“人生得意须尽欢，正是此理。”

“哈哈哈！刘某确实得意！兵不血刃，只喝了杯酒，便拿下一城！”

“主公果然得意吗？”庞统塌陷的鼻子上蔟起几条皱纹，他冷冷地说道，“伐人之国而以为乐者，非仁者之兵！主公平素不是以温厚的形象示人么？今日怎么不似往常了呢？”

刘备冷不防被庞统戳中要害，十分不快。他酒意上头，怒火填胸，于是厉声斥道：“哼！昔日武王伐纣，先歌而后舞，莫非武王之兵也非仁义之师不成？你胡说八道，赶快给我滚了出去！”

庞统一惊，只得又羞又怕地退下。

之后，刘备仍然酒醉不醒，只得被侍从搀扶，回去躺下。待他酒醒之后，便听侍从说道：“主公刚才酒醉后发了大脾气，连庞统军师也被骂得退下了！”

“哦？刘某竟会呵斥庞统？”

刘备闻言，连忙一面整理衣装，一面派人请来庞统。见面后，刘备赶忙上前赔礼道歉：“请先生恕罪，刚才刘某酒醉，竟然对先生无礼，实在是不应该啊！”

庞统却默默伫立，不发一语。

刘备无奈，只得深施一礼，又好言相劝。最后，庞统才开口道：“主公何须多礼！你我君臣，情如水鱼，酒后失言也是在所难免。士元怎会介意呢？刚才我也多有得罪，还请主公不要怪罪才是！”

两人哈哈大笑，尽释前嫌。

第四章
魏延与黄忠

刘备占领涪城之后，便以此为据点。消息传开后，蜀中各处大乱。

刘璋闻讯，更是难以置信："什么？事情怎么会到了如此无法收拾的地步！刘备竟真的反了！"

在众人唏嘘不已之时，只有刘璝、冷苞、张任和邓贤等人，一直冷眼旁观。他们冷冷的眼神仿佛在说："我们早就预料到了！"

但他们此时却不得不将内部矛盾先置于一边，继续出谋划策："主君请放心，我们四将率成都五万精锐之师，立刻赶往雒县，据其天险以退刘备之军！"

刘璋这才如梦初醒，点头应道："那就全依爱卿了！"

之后，刘璋便将成都的防卫，全权委任这四个人。

大军出发当日，刘璝忽然与其他三将说道："我曾听说，那座锦屏山上有一处岩窟，里面住着一位老道，名叫紫虚上人。据说此人精通卜占，能卜凶吉祸福，非常灵验。如今咱们即将率军出发，征讨刘备，不妨前去找他卜上一卦。咱们跑一趟也不白跑，说不定能一窥天机，有助我军取胜。你们看怎么样啊？"

张任笑道："你这不是说笑吗？一国之兴亡，要看领兵作战之人的能力。若去向一个山野道人问吉凶，岂不显得咱们毫无自信？主将既然如此，又如何激励士气呢？"

“非也！非也！刘某想去问吉凶并非是自己怯战，盖因此战会影响西蜀之命运，但凡能避免不祥之果也好。我此举乃是为蜀地着想，怎能说是没有自信呢？”

“既然如此，我们便不阻拦，刘将军自去就是。”

于是，刘璝便自领了数十人，赶往锦屏山。

一行人来至一处岩窟前，只见紫虚上人正在吐纳生息，打坐凝神。

刘璝上前拜道：“请问上人，您看见什么了？”

紫虚上人淡然答道：“贫道看见了蜀中。”

刘璝又问：“您只看到西蜀四十一州么？可曾看见天下？”

紫虚上人不耐烦地答道：“多说无益。你要问的贫道自会告诉你。童子过来！”

一名童子取来纸笔，紫虚上人在纸上写下几句话，交给刘璝。刘璝见纸上写着：

左龙右凤，飞入西川

凤雏坠地，卧龙升天

一得一失，天数如然

宜归正道，勿丧九泉

“请问上人，此番我西蜀可否取胜？”

“定数难躲。”

“那么，我等四人的命运又如何？”

“未在定数之外。”

“这个定数是什么意思呢？”

“贫道能说的只有这些！”

“那么，刘备之军夺取西蜀，究竟是成是败？”

“上面写得清楚，一得一失，你既看见，何须多问。”

紫虚上人说完，便闭起双目，无论再问什么，都绝不开口。

刘璝只得下山，见到三将后，转述了紫虚上人的话：“依我看，咱们此番出兵需要十分谨慎。紫虚上人所言，似乎对西蜀十分不利啊！”

“刘将军怎么会迷信这些？他不过是一介山野狂人，如何能将他的话当真。是不是无论马嘶犬吠，他都会引为预兆？如今大敌当前，我等要以退敌为重，不要被那些话蛊惑了才是！”

第二天，大军便向雒县出发。

雒县附近，群山环绕，其地势险要，位置又恰好处于成都和涪城之间的咽喉之处。

刘备自涪城派出探子，不久后得到消息，仓皇回报：“蜀中四名大将率领五万大军，分为两路，一路踞守雒城，另一路则背靠雒山险要处，扎下坚固的营寨。”

刘备召集众将，说道：“听说敌军先锋派出了益州名将冷苞、邓贤。若能打败他们二人，便可为入蜀的头功一件！不知哪位将军愿往？”

这时，荆州军中年纪最长的黄忠出列，他摇晃着身体应道：“老夫愿往！”

话音刚落，一个年轻清脆的声音立刻响起：“黄老将军年事已高，若要对付益州这么厉害的敌人，还是要派末将作先锋吧！”

说话之人，原来是魏延。

首战的胜负，关乎整场战役的成败。魏延不放心老将黄忠，于是自告奋勇，想冲到前头担任先锋。

“哼！你说的什么话！”黄忠被抢白后，大声反驳道，“魏将军想立头功，老夫可不与你计较。但你为何说黄某年事已高，难道不中用了吗？想当年，老夫打仗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你且说来，我哪里比你差了？”

魏延也毫不示弱：“这还用我挑明吗？所谓人老气先衰，这是人人都难以回避的自然规律。黄老将军确实战功显赫，不过如今您的岁数已经大了，如何去和益州年轻力壮的两员名将比拼呢？您还是服老吧！”

“住口！黄某虽然一把老骨头，但有的是行军打仗的经验，又怎会输给那些乳臭未干的益州小将！像魏将军这样血气方刚，去作先锋才不妥！”

“只因你年事已高，魏某已经口下留情。既然你如此不识抬举，咱们便在主公面前比试比试，看看谁的武艺高强，打赢了才能做先锋！你敢不敢？”

“打就打！黄某奉陪到底！”

黄忠一边命左右拿来兵刃，一边步下台阶。魏延也撸起袖子，抄起兵刃。两人毫不相让，就要出手相斗。

刘备见状大惊，急忙从大堂上出声喝止：“二位将军都请住手！你们都是我军中大将，你们二人比武，便宛如龙虎相斗，必有一伤。无论是谁受伤，都于我军无益！还请你们二人不必再争了，这先锋之职，你们谁都不许去！”

这时，庞统便开口说道：“如今黄老将军和魏将军都欲争先锋重任，主公若是将此任务交于别人，恐怕他们两个会更不服气。不如庞某出个主意，请主公定夺。”

刘备原本见到自家帐下诸将如此斗志昂扬，心中十分欢喜。他不过是假意发火，镇住两人罢了。如今一见庞统开口，他立刻点头应准：“全凭庞统处置。”

于是庞统回头对二将说道：“我军的探子已经查明，如今西蜀的冷苞、邓贤二将，分别在雒山左右各扎一寨。请你们二人各领人马，各打一寨。若是谁先攻破敌寨，插旗为号，头功就是谁的。”

黄忠、魏延听罢，奋勇争先，立刻领命而去。庞统又对刘备建议道：“他们二人为争头功，途中恐有争执。为防万一，还请主公引一军作为后应为好。”

“也好！那么谁来守涪城？”

“庞某自来守城。”

“那就有劳你了。”

于是，刘备便带上关平、刘封二将，领五千人马，随后赶往雒县。

黄忠与魏延率兵，很快便逼近敌人前方，布下阵型。

魏延悄悄派人去黄忠阵前刺探情况：“黄忠布好阵了么？”

“他们已经布好阵了。而且在天黑后，阵中还升起炊烟，恐怕是打算趁夜深时出发，在天明前从左路发起攻击。”

“好！我军也决不能落后，否则会被他拔了头功！”

魏延生怕自己落后于黄忠，因此根本无暇思考该如何攻打敌人。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决不能被黄忠抢了头功，自己一定要抢先下手才是。

“传我命令：我军二更起灶，三更起兵，一定要在天亮之前，赶到冷苞寨边！”

魏延急促下令，令手下将士大出意外。阵中顿时陷入一片手忙脚乱。

两人在涪城领命出发时，由刘备各授一令：“黄忠负责攻打敌将冷苞，而魏延负责攻打敌将邓贤！”

虽然领到的军令如此，但魏延却想，即使自己攻破敌营，也显不出优势来。于是他打算背着黄忠，先去破冷苞的营寨。待得胜之后，再转而攻击邓贤。到时候，在主公面前，我便得了两处军功，这才显得我魏延有本事！

魏延打定主意，便匆忙提前起兵，同时改道山左，抢在黄忠之前攻

击冷苞。

魏延率领手下，三更便起兵，摸黑在山路中跋涉。在黎明之前，便已远远望见了敌人的营寨。

“太好了！看来敌人尚在沉睡，不备我军来袭。弟兄们，给我冲啊！”魏延振臂一呼，他手下的兵马便争先恐后地向敌营冲了过去。

“呔！大胆魏延！我们恭候多时了！”

突然，敌军将寨门打开，一声号令，弓箭铁炮齐发。原来敌人早有防备，正等着魏延来夜袭。

蜀将冷苞策马而出，直奔魏延扑来。魏延见状，也是毫不示弱，提刀便战。两人你来我往，战在一处。正在这时，魏延发现身后阵脚大乱。

“出什么事了？”

魏延趁两马错蹬之际，忙回头观瞧。这才发现，从山路两侧，涌出无数伏兵，将他们团团包围住。

“糟糕！中埋伏了！”魏延见势不好，便虚晃一枪，拨马便逃，一口气奔出四五里地。

可就在这时，对面又涌出一队人马，呐喊连天：“魏延！你往哪里逃？”

“赶快下马受降！”只听战鼓和呐喊声喧天，向魏延逐步逼近。

“糟糕！这是邓贤的队伍！”魏延十分狼狈，只得拨马再逃。

“你跑什么？有种跟我打呀！”背后有人追来。

魏延回头一看，原来蜀中名将邓贤已经追到马后。

“魏延！看枪！”邓贤展开猿臂，舞起长枪，双手高举，便要将长枪掷向魏延的后背。

就在魏延命悬一线之时，忽听“嗖”的一声，一支白色的箭羽破风直奔邓贤而来。只见这一箭正中邓贤的咽喉，他一声惨叫便跌下马来，手上还紧紧握着长枪。

冷苞见邓贤战死，立刻快马加鞭赶上，继续紧追魏延。此时，魏延只身一人，并无任何同伴保护。

正在这时，魏延面前忽然冲出一彪人马，他们一边擂响战鼓，一边冲过山野，直奔冷苞杀去。

“魏将军莫慌！黄忠来也！”

原来正是老将黄忠领兵而来。只见他手中还执着一柄铁弓，不消说，刚才放箭搭救魏延的正是黄忠。

黄忠率兵而至，将冷苞所率的蜀军冲散。蜀军原本乘胜追击魏延，如今却被打得节节败退，只得仓皇而逃。待他们逃到自家营前时，却大吃一惊。只见原本蜀兵的营盘之上，如今翩然飘舞着陌生的军旗。

原来关平一军先行而至，他们奉了刘备之命，乘虚夺了敌人的营盘。

“什么？敌人是什么时候干的？”

冷苞原本想退回自家营寨，如今却发现走投无路。无奈之下，他只得拨马上山，仓皇逃去。

“快撒网！别让他跑了！”忽听山道两旁一声高呼，无数绳索、铁钩从四面八方的树林中飞来，冷苞被大网勾住，落马被擒。

“嗨！咱们抓住敌人的大将了！”原来是魏延埋伏在此，将冷苞拿下，取得奇功！

魏延十分得意。之前他违背军令，提前起兵，改道攻击冷苞想抢头功，功亏一篑，军中也折损了不少人马，正不知回去该如何解释。于是他打定主意，要想方设法再立一功，才好向主公交代。于是便赶回此地，设下埋伏，还捉拿了敌军大将，自然十分欢喜。

众多被俘蜀兵均被送至刘备的后军。此战虽惊险，但终在荆州之军

的齐力进攻下取得胜利。于是刘备重赏了有功之将，对俘虏也优厚有加。降兵皆收入编制，分配在各将麾下。

老将黄忠上前一步，来到刘备面前说道：“魏延违背军令，擅自行动，更是触犯了军法。主公若不加以惩戒，难以服众。”

“传魏延进帐！”刘备召唤一声，魏延便立刻押着敌将冷苞进得帐来。

其实，刘备心中十分爱惜魏延，认为他年富力强，骁勇善战。虽无心惩戒，但仍板起脸来训斥道：“魏延，刘某听说，当你身处危急关头，幸得黄老将军及时相救。你还不赶快上前感谢黄老将军的救命之恩！”

魏延连忙对黄忠叩首谢道：“多谢黄老将军出箭搭救，否则魏某只怕早成邓贤的枪下冤魂了。多谢您的救命之恩，魏某誓不能忘！”

刘备听罢，便让他接着说。魏延心中明白，刘备是提醒自己说擅自抢功之事，于是接着说道：“都怪魏某年轻气盛，将出兵的时辰和路线弄错，才导致身陷绝地，实在汗颜。不过，魏某所做的一切，只为报答君恩，对黄老将军多有冒犯之处，还请您海涵。”

黄忠闻言，便不再多说。

刘备赞赏了黄忠此战的功劳，还特别强调：“待我军攻入成都之后，定要再次褒奖黄老将军的军功！”之后，又对敌将冷苞说道：“刘某可以将鞍马还给你，放你回雒城。若你能说动其他人投降，打开城门欢迎我军，日后必有重用。刘某也保你的族人，还可照享从前的荣华富贵。”

随后，便解开冷苞的捆绳，将他放走。冷苞得以生还，大喜过望，赶紧奔归雒城。

魏延见刘备放走冷苞，不免担心：“主公将他放走，恐怕一去不归啊！”

刘备却说：“他若不归，便是他失信。于刘某之仁德无妨。”

果然不出魏延所料，冷苞一去不归。他一进雒城，便找到刘璝和张

任二将，假称："我方才被敌人擒住，幸亏之后拼死杀了他们十余人，方才逃脱。"

他还说，虽然他们这头一仗打败了，但他却觉得刘备用兵并不高明。虽然身为败将，气焰却更加嚣张。他主张："刘备人马众多，咱们还得求主公多派兵力才是。"

三人于是又向成都方面频频求援。

不久后，成都方面果然派出刘璋之子刘循，由刘璋的岳父吴懿挂帅，率领两万人马驰援雒城。另外，刘璋还派来两员大将，分别是吴兰、雷铜，他们被誉为蜀军的常胜将军。

"如今这涪江的水位正高，水流湍急。敌人既然将营地扎在山脚下，咱们正好可以利用涪江之水，冲溃敌营！"

吴懿统领大军刚刚抵达雒城，便决定采取水攻之计。他命五千兵士，肩荷锄锹，趁天黑去掘溃江堤，准备水淹三军。

第五章
短发壮士

刘备命黄忠与魏延进驻夺下的两处营寨，镇守涪水一线，自己则返回涪城。

此时，有先前派出的探子回报，说关外情势有变。

“东吴孙权派出密使前往汉中，暗会张鲁。使者表示，东吴十分同情其处境，愿意借兵相助。张鲁受其煽动之下，便率兵再度对葭萌关发起攻势。”

刘备闻讯大惊失色，连忙召来庞统问计：“这可大事不好了！倘若张鲁攻下葭萌关，便会掐断西蜀与荆州之间的联络之路。到时候咱们便进退不得了！先生以为，咱们该派何人守葭萌关？”

“孟达最合适。”

于是刘备召来孟达。孟达又提议：“末将请主公派霍峻同行。他曾任荆州刘表手下的中郎将，此人忠厚踏实、十分低调，虽之前并无显赫军功，但若能与他同往，必保万无一失！”

“就依你的意思办吧。”

霍峻得令，当日便动身，与孟达一同赶往葭萌关。

庞统将孟达、霍峻二人送走，刚回到住处，便有门卫慌慌张张进来禀报：“咱们门口来了一位怪人！”

“怪人？他如何奇怪了？”

“此人身高七尺有余，身材伟岸，仪表堂堂，只不过他头顶短发，披垂于肩上。”

“哦？这究竟是何人？”

庞统听着纳闷，亲自出门来一探究竟。

只见门前有一人仰面朝天躺在地上，虽然庞统自己也曾流浪多年，但见此也忍不住瞠目结舌：“请问你是何人？”

“哦？你可是这家之主？”

“正是，请问您怎么称呼？”

“你懂不懂规矩？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吗？你还未礼待客人，便先开口问我，我又如何会与你谈论天下大事呢？”

“你这海口夸得不小哟。”

“我既然敢说，自然是有真本事。怎么样？你不信吗？”

“请你起来说话吧！”

“好！那你得先给我备下好酒好菜，让我吃饱喝足再说！”

“好好好！庞某照办就是。”

“也罢，你带路吧！”

“请随我来。”

于是，庞统将这个怪人引入堂中，将他奉为上座，又献上酒菜款待有加。怪客毫不客气，大快朵颐，又吃又喝。

可他却全然不提天下大事，只顾径自饮酒吃肉。吃饱喝足之后，又径自躺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

“这个家伙！怎么如此无礼！”

正当庞统无可奈何之际，法正赶来了。原来庞统并不熟悉蜀地的人士情况，便在酒席之时派人去请了法正。

“有劳先生走这一趟，庞某十分感激。不知道你可认识此人吗？”

法正走上前，看了看那怪人的脸，便乐得一拍巴掌：“这不是永年嘛！此人就是蜀中名士彭永年！”

听到法正的声音，怪人也一骨碌翻身坐了起来：“法正！你怎么在这里？”

两人见面，相视而笑。

庞统见状，好奇地问道：“敢情你们两个认识啊？”

“正是！”法正一边回答，一边对庞统引荐道，“这位便是蜀中名士彭羕，彭永年是也。他之前因直言进谏，惹怒了刘璋，被削去官职，还被断发为奴，所以才变成这副模样。哈哈哈！”

“哈哈哈！”永年也哈哈大笑起来，仿佛在听别人的故事似的。

刘备等人进兵西蜀之前，并不了解蜀中的真实情况。只知道蜀地的力量弱小，人才不济。但当他们真正进入蜀地之后，才大呼意外。此地不仅良将众多，而且名士云集。

一个地方的真正实力，若非经过一场大难，是不会显现出来的。

庞统心中暗暗感慨，于是再次向彭羕郑重见礼，之后说道：“先生来得正好，我家主公刘皇叔一定渴慕先生这样的人才。”

法正也对好友鼓励道：“永年啊，咱们一起去涪城面见刘皇叔吧！”

彭羕爽快地答应：“好！彭某原本有要事相告，自然要去拜见刘皇叔。”

于是三人立刻动身，赶往涪城。

彭羕一见到刘备，便开口说道：“刘皇叔您可知晓，如今您在涪水布阵的荆州将士，正身临绝境！”

“你说的可是黄忠、魏延的营寨吗？”

“正是！”

“他们何以身临绝境呢？”

“您有所不知，他们扎营之处，貌似地势平坦，是一处平原。但实则地势低洼，处于涪水下游，就宛如身处大湖的湖底一样！”

“什么？他们处在湖底？”

“不错！涪江实际是被长堤所围，被堰在上游。一旦敌人毁掉长堤，涪江之水势必决堤而出，将那一带淹成湖泊，水可达一丈余深。到时候，您的荆州之兵就会葬身湖底，难以逃生！”

刘备闻讯，十分吃惊。庞统也恍然醒悟过来。

“多谢先生提醒！”

刘备立刻延揽彭羕作为幕宾，同时立刻派出快马，飞报黄忠、魏延二人：“此处地势低洼，一定要严防江水决堤！”

黄忠和魏延得到消息之后，立刻派出兵士，日夜轮番巡视长堤。谨防敌军偷袭，破坏堤坝，一刻也不放松。因此，虽然雒城方面早就派出部队决堤，却一直苦于对方把守森严，根本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这一日，突然刮起狂风，天降暴雨。

“时机到了！”

破堤部队趁着暴雨，连忙扛起锄锹，摸黑来到涪江大堤。他们正待抡起锄锹，开始掘堤，忽听身后喊杀四起。原来这里早有敌人设下埋伏。

雒城之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暴雨之夜，根本不清楚敌人来了多少人马，只得胡乱抡着锄锹，四下劈砍。但他们没砍到敌人，大多劈到了自己人身上，最后只得狼狈地逃回营寨，却发现大将冷苞竟不知去向！

原来冷苞是在两方混战中被魏延生擒回去的。

蜀军吴兰、雷铜二将闻讯之后，一心想要救回冷苞，便立刻追出城来。谁料在半路上又遇到黄忠之军设下的埋伏，一阵乱战之后，被拦截回城。

第二天，两度被俘的冷苞被押解至涪城。刘备冷冷地斥道：“刘某对你以礼相待，又对你信任有加，放你回去。可你竟然恩将仇报！刘某已对你仁至义尽，今日砍下你的首级，如同拍死一只苍蝇一般，丝毫不会怜悯！”

说罢，便命人将他拖出去，砍下头颅。

魏延、黄忠二将各自得赏后，刘备又特意感谢幕宾彭羕：“多亏先生出言提醒，才救了我军将士之命啊！”

从此之后，刘备更是十分重用彭羕。

这时，荆州方面的使者马良恰好赶到。他是奉诸葛亮之命，从荆州一路跋山涉水而来，送上亲笔书信的。

第六章
落凤坡

“哎呀！许久不见孔明，真是见字如面啊！”

刘备迫不及待地展开诸葛亮的亲笔信，顿时便被其中的墨香，以及孔明熟悉的字迹所吸引。

刘备浑然忘记庞统就站在身旁，而完全沉醉在诸葛亮的书信之中。他逐字逐句地研读，又反复看了好几遍还不肯放下。他只觉得信中的每个字都透露着诸葛亮的智慧，令人回味无穷。

由于多日未见，两人相隔遥远，刘备和诸葛亮之间的君臣情谊更是显得十分笃挚。

庞统不禁暗暗叹息。他自己也觉得这一声来得蹊跷，甚至无法解释自己心中为何会觉得十分异样。这种难耐的感觉，恐怕就是庞统心中的嫉妒之情吧。

刘备一边看信，一边对庞统说道：“你看，孔明虽然远在荆州，却一直挂心我们这里的情况。他信上说，荆州平安无事，只是他近来暗察天象，见西方罡星闪耀，太白星降临于雒城，客星昏暗，预示着远征军会有不利，恐会损伤将帅。他要我们千万多加小心为好！”

“哦？是么？”庞统心不在焉地应道。

而刘备又接着说：“刘某以为，此事至关重要。我看可以先让马良回去，之后我也回一趟荆州，与孔明当面商议，方为万全之策。”

“这个……”

此时在庞统心中，正在进行一番天人交战。他一方面为心中涌出的嫉妒感到羞耻，另一方面，这种情绪却愈演愈烈，根本无法控制。

最终，庞统的情绪终于战胜了理智，导致他开口说道：“主公怎能如此犹豫呢？所谓人的命运乃是上天注定，又怎能随意趋避？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攻到此处，主公却只因孔明一封书信便打算放弃，实在说不通啊！”

庞统说出此话，便已经是公然反对诸葛亮。他在心里想到，既然诸葛亮如今远在荆州，不在主公身边，正是我庞某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他如今特意送来一封信，无外乎阻拦自己立功，而将刘备的身心一直抓在自己手中，也好让征伐西蜀的功劳分给他一半。

思虑至此，庞统便更加坚定。他积极地对刘备谏言道：“庞某不才，也略通天文。我此前也已经算过，虽然罡星在西，却不见得是凶兆，而是预示着主公入主西蜀。另外太白临于雒城，恰逢蜀将冷苞被斩，已应凶兆。因此庞某建议，主公应该尽速进兵才是，而不应一直让魏延、黄忠驻守涪水，虚耗时日。”

刘备经不住庞统的再三激励，于是第二天便动身赶赴前线。

“雒城乃西川第一险要，我军该如何攻破此地？”刘备展开张松所赠的西川四十一州图，苦思破解之法。

法正拿来一幅当地地图，说道：“主公请看，雒山以北有一条秘密小路，我军可沿路抵达雒城东门。另外，此山以南也有一条捷径，那里直通雒城西门。您可以将这两幅地图互相对照，便可看清。”

刘备将两幅地图仔细对照查看，发现法正说得不错，顿时信心大增：“将兵马一分为二，由庞统率一队人马走北面小路，刘某则率兵从南面进山。两队在雒城会合！”

庞统面露不解。因为山北之路比较宽阔，容易通行，而山南之道却颇为狭窄崎岖。刘备此番安排，让庞统难立奇功。

刘备见庞统的神色有疑，便解释道：“刘某昨晚做梦，梦见一尊神

仙用铁如意打我的右臂，今早醒来，这右臂犹觉得痛呢！因此刘某十分挂心先生的安危，还请你留在涪城防守如何？”

庞统闻言，只得一笑了之。

但到了出兵之日，庞统的坐骑却突然发狂，折断了前蹄，将庞统甩落马背，滚到地上。

刘备见庞统落马，连忙下马，上前搀扶：“先生这匹坐骑实在顽劣，不如换一匹马吧！”

庞统从地上爬起，纳闷地说：“我骑此马已久，倒从未见它这般暴躁过。”

刘备闻言，不禁皱起了眉头。出兵之前，马失前蹄，这些并非吉兆。于是，他将自己的白色的卢马牵来，让给庞统：“先生不妨暂骑刘某这匹马吧！”

庞统得到刘备赠马，体会到主公的恩德，心中十分感动。他噙着热泪，再三谢过刘备后，便骑上白马，话别刘备，往北边山路而去。

然后，这条宽阔的北方之路，却将庞统送进了鬼门关！

张任身为蜀军名将，再加上蜀中猛将吴懿、刘璝，皆欲为冷苞报仇。他们屯兵于雒城，正商议该如何行事，只听得探子来报，说是刘备大军正兵分两路，由南北两路齐向雒城进发。

三人闻讯大喜：“哼！刘备既然送上门来，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

诸将立刻做好部署，张任更是挑选了三千名弓箭手，埋伏于山道险峻处，静候探子的消息。

“敌人来了！已经看见了！”

不久，探子便气喘吁吁地赶来报告，“将军所料不差！敌军正向此地赶来，主将胯下一匹雪白的战马，正在指挥全军，攀越山路而来！”

张任一听，便乐得一拍大腿：“咱们的机会来了！”

他立刻命令三千弓箭手：“那个骑白马的，一定是刘备！到时候，你们只要见到白马，就一起向他射箭。传我的命令！所有箭矢石炮，一律对准骑白马之人，一定要将他拿下！”

众人得令，便架好弓弩，迫不及待等着敌人自投罗网。

此时正值夏末，酷暑之下，无数苍蝇蚊虫，直向人的头上脸上扑来。

庞统率领一路人马，顶着烈日，翻山越岭地行军。人人都热得汗流浃背，满脸通红。兵士们一边走路一边喘着粗气，五步一停，十步一歇，行进得非常困难。

爬了一段山路后，众人举目望去，只见道路狭窄，两侧绝壁压迫，树木繁茂，枝叶遮天。在这险峻的山势之中，仅有一条小路得以通行。

行军至树荫之下，才稍感凉爽。庞统一边歇脚，一边召来一个投降而来的蜀兵：“只有你们西蜀，才会有如此险峻的山道吧！此地叫什么名？”

蜀兵答道：“此地叫落凤坡。”

“什么？落凤坡！”庞统闻言，脸色大变。他匆忙勒马站住，心中盘算：“不好！我道号凤雏，此地却唤做落凤坡，岂非对我十分不利？”

庞统思虑至此，立刻拨马向后，并大声传令：“大家退回去！改从别处上山！”

他一边大声传令，一边举鞭甩了一声鞭哨。

谁料，他的这声鞭哨，却变成催死的号角。

突然之间，弓弩石炮之声大作，隆隆的巨响将整座山谷震得不住摇晃。

“糟糕！”

所有的飞箭石炮，全部瞄准了骑白马之人。庞统来不及躲闪，便被射成一个人肉靶子。就连他胯下的的卢白马，也飞溅鲜血，当场毙命。

这位凤雏先生，空怀稀世之才，却惨死于落凤坡上，年仅三十六岁。

蜀将张任知道骑白马的主将必定是刘备，因此当他站在绝壁之上，远远望见庞统被射杀的情景，顿时喜出望外。他扯着嗓子高呼：“敌军的主帅已死！咱们快上啊！别让一个荆州兵跑了！让他们所有人都葬身谷底！”

蜀兵立刻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他们一边呐喊，一边冲下山谷，直扑庞统之军。可怜这些荆州兵，群龙无首，只有逃命的份儿，哪里又能招架蜀兵的杀戮？

蜀兵将他们堵在谷中，宛如瓮中捉鳖一般，将荆州兵杀得人仰马翻。剩下的也根本无心抵抗，他们或是被蜀兵砍死，或是拼命逃上山崖，但终究还是被身手敏捷的蜀兵追上，无人幸免。

与此同时，魏延先行领军出发，与后面的庞统之军相隔较远。他在途中接到飞报，称：“后面的大军已与敌人打起来了！”

魏延闻讯后心想：“敌人一定是打算切断我军与后军的联络！”

于是，魏延立刻带兵掉头向后去接应。

途中经过一处绝地，山谷中的岩石天然形成了一个拱门。那里正由张任率兵设伏，见到敌人过来，蜀兵便从石拱门上方泄下无数箭矢和岩石，劈头盖脸地砸向荆州大军。

“糟糕！咱们中了敌人的埋伏了！”

“怎么办？前面的人马死尸，还有无数大石头将道路堵住了，咱们怎么过去？”

魏延眼见前面的兵士纷纷倒退，狭窄的路上进退两难，只得孤注一掷地下令：“为今之计，咱们只能掉头去攻打雒城，到那里与主公的南路之军会合！”

魏延拿定主意，便掉头按原计划继续向雒城进军。

一行人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才翻过雒山，沿着西麓下山，便远远望见雒城的西城郭。再向前走近，便能望见城中的蛾眉门、斜月门、铁鬼

门、棘冠门这些高大的建筑。整座雒城倚山而建，城中的脊角高挑，屋宇错落，十分壮观。

各门的守军一见到敌兵袭来，立刻鸣鼓警告。紧接着，无数蜀兵宛如猛虎下山一般，杀出城门，将魏延团团围住。

这时，有一人高声大喝：“给我将这帮荆州兵统统杀了！不许留一个活口！”

在此指挥作战的，是西蜀名将吴兰、雷铜，他们一声令下，蜀兵便杀了过来。

“哼！休得猖狂！魏某来也！”魏延已与后军失联，独自闯入敌军深处，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只见他抡起长枪，拼命砍杀，直至浑身浴血，精疲力竭。

正在这时，只听北面山上传来一片战鼓声响，有一队人马气势如虹，直扑过来。

“莫非是刘皇叔的人马到了？”魏延正欲招呼，却发现来者竟是敌将张任。

“吾命休矣！看来今天我军在劫难逃了！”魏延见状，难免心中绝望。

这时，突然从南面山路上传来一个声音：“魏将军莫慌！黄忠来助你！”

原来是刘备的先锋部队恰好赶到，不久后，大部队也从南面山路赶来。两军势均力敌，展开了激烈厮杀。

激战之中，刘备遍寻不见庞统，暗道不妙，于是下令：“赶快退回涪城！”

随着刘备的一声令下，荆州大军便如潮水一般退去。

关平、刘封在涪城留守，见大军归来，便开门迎入刘备等人。至此，刘备才得知，原来军师庞统惨死在落凤坡，他万分悲恸，大呼道：“这难道是天意如此？”

刘备忽然想起此前的种种异样，难免心生寒意，追悔莫及。当晚，便命人在城中筑起祭坛，祭祀庞统。远征而来的荆州将士前来拜祭，无不泪湿衣襟。

魏延、刘封等年轻将官狠狠发誓：“咱们要为军师报仇！一定要踏平雒城！”

在众人主张立刻一战，报仇雪恨之时，唯有刘备不同。他虽然也很难过，但是却下令紧闭城门，坚守不出：“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出城！”

同时，命关平立刻赶往荆州传递书信，请诸葛亮迅速赶来蜀中。

第七章
破军之星

七夕之夜，荆州城内各处张灯结彩。虽然主公刘备远征，诸葛亮仍按往年惯例，召开酒宴，犒赏官兵。

夜深之时，忽见一颗斗大的星星划破天际，直落西方。流星拖着一道光芒，消失不见，仿佛被吸入大地。

“啊！是破军星！”诸葛亮忍不住惊呼一声，他的双手颤抖，酒杯倏然落地。

满座之人见状，顿觉不妙。大家的酒意顿消，连忙放下酒杯，向诸葛亮问道：“军师，您为何事悲伤？”

诸葛亮哀道：“诸位，近日必有凶报传来，请各位切莫远行。”

果然不出诸葛亮所料，七天之后，关平便从征地赶来，递上刘备的书信：“军师庞统战死！主公及众将困守城中，四面受敌，进退两难！”

诸葛亮见信，不由得泪湿衣襟。他见主公有难，立刻下令出兵前去搭救。不过他唯一担心的是，自己若离开荆州，该派何人守卫。

思来想去，他最终确定了人选，于是诸葛亮召来关羽：“关将军，孔明前去搭救主公期间，请你与关平二人守卫荆州。一方面，你们须防备东吴偷袭，另一方面，还要提防北面的曹操。在这段时间，荆州就交给你们了，请你务必保荆州不丢寸土。这个任务的意义重大，比远征西蜀更加重要。孔明唯有将荆州托付给你一人，方可放心。请将军念在和主公桃园结义之情，一定要尽心尽力才是！”

关羽听罢，点头应道：“关某与主公，曾在桃园歃血为盟，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主公的事便是我关某的事，请军师速往西蜀营救主公吧。荆州交给关某就是了！”

“多谢关将军了！”

诸葛亮取出刘备临行前留下的荆州总帅之印，交给关羽。

关羽拜受后，说道：“关某既然领了印绶，便必当尽心尽责，万死不辞！”

诸葛亮听到关羽提到死字，心中稍有不悦。他认为，既然关羽如今肩负荆州大事，便不可轻言生死。诸葛亮想了想，便试探关羽道：“关将军既然应允下来，孔明便十分放心。若是东吴的孙权和北方的曹操同时来攻，将军如何处之？”

“自然是分兵拒之。两军各守一路，先击溃一敌，再讨另一军！”

“如此处之，荆州便危险了！孔明有八字，授予将军！”

“哪八个字？”

“北拒曹操，东和孙权。请关将军切莫忘怀！”

“好！关某必当铭记肺腑！”

“如此便有劳关将军了！”

诸葛亮还留下一众文官武将，辅助关羽一同守卫荆州。文官有伊籍、糜竺、向朗和马良，武将有关平、周仓、廖化和糜芳。

诸葛亮将大部队留在荆州，自己只率少量兵马出发，并命张飞率一万精兵，两军分头沿水路和山路挺进巴蜀。出发前，诸葛亮叮嘱张飞：“请张将军取道巴郡（今重庆市），直奔雒城之西，孔明会与赵云乘船，由水路赶往雒城。”

出发当日，诸葛亮在野外设宴，共同举杯，预祝胜利：“无论你我谁先抵达，便可先入雒城！祝此行顺利，马到成功！”

临别之际，诸葛亮忠言张飞道：“西蜀之中，英雄豪杰众多。犹如张将军这般，英武之士便有不少。而且西蜀当地的地形犹如剑山刀谷，十分险要，请张将军切莫轻敌。另外，要严格约束三军，绝不可盗掠虐杀。我军所到之处，须得体恤百姓，安抚老幼，以德服众。另外，请张将军既要严格整肃军律，又不可轻易鞭笞部下。孔明恭祝张将军一路顺利，尽早赶到雒城，建立头功！”

张飞拜谢过后，便踊跃出发。他率领一万精兵，一路所向披靡。因其军纪严明，沿途绝无掠夺杀戮之事，因此所到之处，受到军民的欢迎。大家一见到张飞的大旗，便纷纷来投。不久便逼近巴郡。

当地的守将名叫严颜，是一位巴蜀名将。严颜虽然年事已高，但犹能拉铁弓舞大刀，豪气不输当年。

张飞行军至城外十里，先派使者进城传话：“老匹夫严颜！你居然见到俺老张的大旗，还不快出城受降？如若不降，休怪张某将你这小城踏平，血洗全城！”

严颜听到传话，怒不可遏：“哼！这是哪里来的野狗乱吠！”随后便命人割去使者耳鼻，赶出城外。

张飞一见，简直气炸了。他横眉立目地叫骂：“好你个严颜，如此不识抬举！等俺老张今日便踏平巴郡，化作一片瓦砾！”

他立刻催动战马，直奔城壕。

但是，巴郡却将城门紧闭，坚守不出，无人应战。只有守城将士站在城楼上，对着城下破口大骂。气得张飞不住回骂：“你们等着！敢骂你家张爷爷的，回头都不得好死！”随后立刻下令全军发起猛攻。

攻城一直持续至天黑，但城中坚守不摧，却难以攻破。荆州将士沿着城墙，向上攀爬，却被城内的守军投下无数箭矢石块。不少荆州将士都跌下城墙，尸体堆积在城壕之中。

张飞见久攻不下，只得下令大军先在野外扎营，次日再攻。第二天，守将严颜才出现在城楼之上，他对着城下戏谑道：“张飞听好了！你之前不是派人来，说要血洗全城么？原来你的意思是以自家将士的鲜血涂满城墙呀！严某实在佩服！佩服得紧呀！”

张飞闻言，气得满面通红，宛如涂了一层朱漆一般。他一抖虎髯，张开血盆大口骂道：“好你个老匹夫！俺老张定要吃了你的肉！”

话音未落，严颜突然射出一箭，弓弦微颤，一支冷箭划破晨雾，直取张飞而去。

“不好！”张飞一声惊叫，身子猛地伏在马背，这支箭正钉在他的头盔之上。好在头盔坚固，才保住一条性命。纵是这样，张飞也被这一箭，震得头皮发麻，鼻尖酸痛，眼冒金星，只得下令：“赶快收兵！”

经过这一战，张飞才对巴蜀的将士有了直接的认识。一方面他十分敬佩对手的实力，另一方面，他也领悟到，若只靠蛮力攻城，恐怕只是徒然。

他在城外的山丘上登高远望，只见城中兵力部署井然有序，一时难以突破。

于是便想用激将法。他挑了数名嗓音洪亮的部下，让他们日夜对着城内辱骂。但无论荆州士兵骂得有多难听，城中守军始终不予理会。

张飞只得又施一计。他只派一小部分士兵靠近城下，又佯装逃跑，打算将守军诱出以便捉拿，之后再冲入城门。严颜识破张飞的诡计，大笑道：“张飞这点小把戏，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张飞一筹莫展，无论用何计策，严颜都丝毫不为所动，绝不上当。

第八章
割草之人

张飞绞尽脑汁，忽然灵光一闪，又生一计。

人生往往便是如此，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他召来七八百名兵士，命令道：“我命你们，每天扛着镰刀锄锹，上山去割草用来喂马。记住了！你们尽量往城后的山里去割草，不得有误！”

士兵们领命，便拿着镰刀，进山割草去了。

第二天、第三天，割草部队照旧进山割草，然后将大捆马草运回营中。

城中的严颜得知此事后，大为疑惑：“这个张飞到底打的什么主意？他为何每日派人进山割草？”

之前，张飞整日在城外骂阵，城里却闭门不出，一概不予理会。张飞几欲攻城却无计可施，整日闷闷不乐，这些都看在严颜的眼里，但近日之举却让他糊涂了。不再整日骂阵，也不急着攻城，而是让士兵每天进山割草。张飞这葫芦里究竟装着什么药？

严颜叫来十名密探，吩咐他们：“你们也带上镰刀，到后城门集合！”然后，又下达了一道密令：“你们今夜便潜入后山，待明天天明之后，等到张飞的人进山割草，便混入其中，随他们一同回营。到了荆州营中，你们需设法探明敌人的用意，然后回来禀告。若能探清实情者，必有重赏！”

于是，十名密探便趁天黑进入后山，潜伏下来。

到了第二天傍晚，张飞手下的士兵又照旧从后山割来马草，由马驮运回营。为首的士兵一见到张飞，便忍不住高声喊道：“张将军，小人并非偷懒，但我们连日割马草的时候，发现巴郡的山后有一条直通雒城的小路。咱们何苦再在此处攻城，倒不如从那条小道绕过巴郡得了！”

张飞一听，便瞪圆了眼睛：“哦？山后竟有一条小路？你们这帮废物！怎么不早说！”

张飞嗷嗷大叫，宛如狮吼一般。割草的士兵和全军将士听了，都忍不住抖三抖。

“小人也是割草时无意发现的。”

“少说废话！还愣着干什么？传我命令，莫管巴郡了，全军出发，从山后小路直捣雒城！大家立刻准备拔营，今晚便动身！”

张飞一声令下，营中立刻忙乱地准备起来。

二更造饭，三更集合，四更动身。

张飞率领荆州将士，在皎洁的月光下，踏着露水出发。整个队伍人衔枚，马摘铃，蹑手蹑脚地往山后小道疾行而去。

之前混入营中的探子，此时早已趁乱脱逃出去，陆续赶回城内。

严颜听了头一个回来的探子禀告之后，又听了其他探子的报告，发现情报属实，他乐得直拍巴掌：“原来如此！看来那张飞是连日攻城不破，气得没有办法，才想出绕过巴郡，直奔雒城的办法！嘿嘿！这个张飞好生糊涂啊！严某这就等你自投罗网！”

说完便立刻调拨城中守军，分为几路，埋伏在城后山道两旁。他特意吩咐手下众将，待敌军过来时，要放过先头的部队，辎重车马必定落在后面。到时候便以鼓为号，一拥而上，将敌军的队伍截断，之后再逐个击破，将敌人就地全歼。

果然，过了不久便见到张飞的先头部队和主军陆续通过。伏军也透过草木的掩映，看到张飞骑马的身影。当辎重队伍逐渐跟上来时，严颜

便下令擂鼓。

“冲啊！杀啊！”一声令下，伏军四起，喊杀震天。

埋伏在山道各处的伏军，听到击鼓声，立刻一拥而上，将敌军截断，并将后面的辎重队伍包围起来。

但是，明明刚才已经骑马随主军通过的张飞，此时竟然从辎重部队中冒了出来，大出蜀兵的意料之外。张飞哇哇大叫：“严颜老匹夫！张某等的就是你！”

严颜一见，吓得险些栽下马来，只见眼前这员大将长得好不威风！豹头环眼，燕颌虎髯，手中执着一柄丈八蛇矛，不是张飞更是何人？

“幸会了！张飞，你不要走！老夫与你大战三百回合！”严颜在手下面前，只得硬着头皮应战。他一声断喝，便向张飞冲去！

“老匹夫！来得好！”张飞咧嘴一笑，根本没用兵器，他伸出一只大手，抓起严颜盔甲上的腰带，嚷了一声，“走你！”

只见张飞提起严颜的身子，随手一扔，便将其扔进自家队伍中。

幸亏严颜练武出身，虽然年老但身体灵活，他跌入人群，却未受伤，好不容易站定后，又被张飞手下的将士一拥而上包围在中间。终究是年迈力衰，严颜寡不敌众，被敌兵绑了起来。

原来，张飞特地找了和自己身形相似的士兵，假扮自己骑马随主军先行通过，自己则藏在辎重队伍中。然后，先前通过的荆州之军也折返回来，将蜀兵团团围住。

“你们听好了！我已经活捉了你们的主将！若肯投降，便饶你们不死，如若不然，俺老张便将你们剁成肉泥，拿去喂狗！”

张飞声如洪钟，蜀兵闻言，吓得丢盔弃甲，束手投降。

至此，张飞顺利进入巴郡。不久，他便命人在城中张榜，约法三章：

一、不得犯民、扰民；

二、不得破坏旧城文物；

三、爱抚旧臣、百姓。

法令一出，巴郡百姓人人拍手叫好，对他好感顿生："张飞将军果然仁义，百闻不如一见啊！"

之后，张飞又命人将严颜带至堂前，但严颜见了张飞，却昂首而立，不肯下跪。

张飞一拍桌子，凶神恶煞一般，叱道："呔！你为何不跪？"

严颜冷笑一声，毫不惧怕："严某跪天跪地，却不知道还要跪敌人！"

张飞一个箭步跃下堂来，手按佩剑，杀气腾腾："老匹夫！你死到临头，还在嘴硬！你若再不投降，我便砍了你的脑袋！"

"哼！严某这颗头颅已经顶了我一辈子了，你要砍便送给你！"说完，便将脖颈送到张飞面前。

谁料张飞却绕到严颜背后，解开绑绳，然后拉着他的手请到上首坐下，然后屈膝拜倒："严老将军，您果然是一位真豪杰！张某佩服！我若是砍了你这位忠义之士的脑袋，恐怕要被大哥怪罪了！之前我多有冒犯，得罪了！"

严颜见张飞态度大变，一时有些糊涂："怎么？你也知道节义二字？"

"那是当然！严老将军，你可知道我与刘皇叔和关羽在桃园结义之事？"

"嗯，这我倒是听过。若连你这个粗人都知道节义，想必刘备和关羽也不用说！"

"我家大哥和二哥是无比忠义之人，不知严老将军是否愿意跟我们一起，为蜀中百姓谋福利？"

"让蜀中百姓能得安宁，严某倒可以答应！"

严颜感激张飞恩义，终于降伏，并出言献策，授以入川之计：“张将军可知道，从巴郡到雒城这一路之上，途中大小关卡有三十七处之多。倘使将军一味以兵力硬闯，恐怕纵有百万大军，花费三年也难攻破。不过，若是让严某为先锋，我可前去招降。所到之处，各处关门守将皆会拜降。到时候，张将军不费一兵一卒，便可过关，岂不更好！”

于是，张飞便命严颜为先锋。果然处处闻风而降，关门洞开，城道尽扫，一路顺畅过关而去。

第九章
金雁桥

诸葛亮于七月十日写下一封手书，命信使从荆州快马传给刘备。

“军师的信上说，他们即日启程，分水陆两路并进，立刻星夜赶来支援。哎呀！不知刘某何时何日才能等到他们？”刘备整日困守涪城，翘首期盼。他盼星星、盼月亮，只盼诸葛亮能尽快抵达。

一日，老将黄忠对刘备建议道：“主公，末将根据探子所报，发现蜀兵因我军坚守城池，不开门迎战，已经逐渐懈怠。他们现在人心涣散，毫无斗志。而若军师诸葛亮率领援军赶到的话，蜀军反而会因此重抖精神。因此，我们与其一味等待援军，不如趁此时机，一举出门克敌制胜。这样一来，咱们也好尽早进入成都啊！”

刘备一向心思缜密，闻言也表示同意：“此言有理！”

之后又得探子回报，证明了黄忠的判断准确。于是刘备下令出兵，一直笼居涪城近百日的荆州之军，终于打开城门，一举出击。

他们这次行动，当然是趁深夜搞的突袭。蜀兵一直在野外扎营，对荆州军的突袭毫无防备，被打得落荒而逃。荆州军不仅一举获胜，还缴获大量的粮草武器，于是他们一鼓作气，直逼雒城城下。

蜀兵溃败，尽数逃入城中，之后便将四门紧闭。如今雒城由蜀中名将张任指挥，将士们令行禁止。

雒城以南有两条山道，城北邻涪水。因此刘备在攻城之时，自领一军攻打西门，黄忠、魏延二人则攻打东门。

但是，雒城的守备固若金汤，两路人马久攻不下。荆州军连攻了四日，直累得嗓音嘶哑，手脚瘫软。

这个时候，蜀将张任说道：“嗯，看来时机成熟了！”

吴兰、雷铜二将也认为时机正好。

由此可见，城中的守军一直在保存实力。他们之前故意死守不出，为的便是诱敌军攻城，直至疲惫不堪。

蜀兵当晚便悄悄出城。他们分为两个队伍，一队出南门，绕道来到阵前，另一队出北门，趁夜乘船渡江，来到对岸，以便切断刘备的退路。

张任胸有成竹，下令道：“城内只需留下百姓防守即可。我军只留小股部队在城中，其余人马全部出城，务必一举全歼敌军！”

于是，蜀兵举狼烟为号，顿时锣鼓喧天，喊杀如雷，城门洞开。

此时正是黄昏时分。荆州军连日攻城不下，正值人困马乏之时。他们刚刚埋锅造饭，没想到敌军突然在此时展开反击，根本来不及组织抵抗。

霎时之间，荆州兵四散而逃，宛如黄河决堤一般。极目所望，只能见到荆州兵马一溃千里的惨状，毫无举手还击之力。

“弟兄们！冲啊！”

“杀尽荆州败兵！”

之前从南门北门分头行动的两路蜀兵，早就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在吴兰、雷铜率领下，从山路和水路齐头并进，奋勇争先，穷追不舍。

“唉！打雒城之前，我怎么没料到这些呢？”刘备后悔莫及，但也只得伏在马背上，仓皇而逃。

待他终于向后方匆忙一瞥时，才发现左右早已无人。

目之所及，只见秋风咻咻，冷月寒星。刘备心中稍感清醒，还好此

时夜黑风高，逃得还算及时。他不敢怠慢，加紧催马，跑进山路。

一路之上，蜀兵穷追不舍，喊杀之声在山谷间回荡，令刘备胆战心惊。

“苍天啊！莫非真要弃刘某于不顾了吗？”刘备心灰意冷，忍不住泪湿衣襟。

正在此时，他忽然察觉前面山上驰来一彪人马，逐步逼近。刘备只得擦掉泪水，准备应对。

“哎？前面好像有一员敌将！大家快前去擒拿！”

从对面军中传来一声大喝，之后又响起一个声音：“且慢！不得鲁莽！”

刘备觉得这个声音异常耳熟，只见对面驰来一将，定睛一看，来人竟是张飞！

“是三弟吗？”

“大哥！是你吗？”

张飞滚落马鞍，跳在地上，上前一把就拉住刘备的手。两人在此处相见，百感交集，都红了眼眶。

此时后面追兵已至，两人来不及叙话，张飞便立刻部署手下将士摆开阵势，迎头痛击蜀兵，将其逼退。

蜀将张任发现前方突现敌人的援军，不仅兵强马壮而且来势汹汹，势不可当。于是只得匆忙下令：“赶快收起吊桥！关闭城门！”

后来，人人对此称道：当时雒城一战，荆州军告急，刘皇叔危在旦夕，但恰巧张飞及时赶来救援。跋山涉水、穿越巴郡，又得老将严颜的指引，援军才能及时赶到，仿佛和刘皇叔之前约定好了似的，恰好解救下他的性命。刘皇叔九死一生，足见其遇难成祥，洪福齐天，日后可当蜀汉之帝。

张飞也在刘备面前大大褒奖严颜。刘备闻言，当场脱下贴身的黄金

锁子甲，赐予严颜："严老将军，请收下此物，略表刘某的谢意。若非您在前引路，我家三弟又岂能一路顺利通过三十多处关卡，及时赶到，解救于我？"

正是严颜带路之故，张飞之军途中遇到的三十余座关卡才望风而降，并接受了大批投诚的降兵，手下的人马扩充数倍之多。

如此一来，荆州兵又占了上风。

但是雒城内的蜀军并不清楚这些，几日之后，吴兰、雷铜二将再次故伎重施，领兵出城迎战。他们此番中了张飞、黄忠和魏延等人的埋伏，两人大败被俘，当即倒戈，投在刘备帐下。

"哼！他们真是没用！"雒城内的吴懿、刘璝闻讯后，气得咬牙切齿。

他们决定："既然如今敌我力量悬殊，我们唯有拼死一搏。另外，还需快马向成都告急，以求增援！"

张任无奈，只得背水一战："咱们跟荆州兵拼了！"他一边说，一边在地图上指指点点，与吴懿、刘璝细说密计。

第二天，张任便一马当先，领军打开城门应战。

张飞一见，便立刻迎上："嘿嘿！你就是张任！拿命来！"

二人大战了十数个回合，张任忽然佯装不敌，扭头便逃。张飞哪肯罢休，立刻提马便追。

张任跑着跑着，忽然没了踪影。张飞一路从城北追进山中，一直追到涪水岸边。那里的地形十分复杂，张飞带着手下，找不见张任的身影，便四下寻找。忽然，只听山中战鼓齐鸣，旌旗晃动，四下的伏兵骤起。

"来人啊！将那个大胡子的拿下！"

蜀兵得令，将张飞及手下重重围住。张飞的手下不敌，尽被杀戮，唯有张飞一人，使出浑身解数，才冲出一条血路，逃往涪水岸边。

“张飞！有种别跑啊！”蜀将吴懿一边高声叫骂，一边策马急追。

不料，突然从江堤之上跃出一员大将，对着吴懿举枪便刺。吴懿大惊，只得匆忙应战，但他根本不是对手。几个回合之下，便被对方夺过兵器，一招擒下。

那员大将高声喝道：“张飞！张将军！有我在此，咱们将这帮蜀兵杀退便是！”

张飞听着这声音十分耳熟，于是回头张望。一看之下，来者不是别人，正是随军师诸葛亮而来、担任先锋的赵云。

诸葛亮一行溯江而上，行舟千里，终于抵达涪水。

这厢，赵云率先锋军救下张飞，又歼灭蜀军残兵之后，便问属下道：“军师可抵达涪城了？”

“军师应该快到了！”

赵云闻言，便一挥手：“好！咱们立刻进城！”

于是赵云一行，押着蜀将吴懿，回到了涪城。

刘备一见吴懿，便好言相问：“不知吴将军可愿追随于我？”

吴懿见刘备的人品高洁，于是欣然臣服。

此时，军师诸葛亮也进得城中，他对吴懿等蜀中降将以上宾之礼待之，一番款待之后问道：“不知雒城之中，有多少守军？主将张任是何许人也？”

吴懿答道：“如今城中守将有两人，刘璝倒不足为惧，不过那个张任十分了得！他智勇双全，武艺出众，乃是蜀中响当当的一员名将。如今由他在城中指挥防守，雒城易守难攻啊！”

“既然如此，我们只需先拿下张任，便可破城了。”

吴懿听了诸葛亮的话，不禁侧目以对。他心想：“这个诸葛亮谈论攻城的架势，怎会如此轻描淡写。是不是在夸海口？”

第二天，诸葛亮便请吴懿作为向导，探看了附近的地势。

回营后，诸葛亮立即唤来魏延、黄忠二人，吩咐道：“离金雁桥南五六里，两岸尽是蒹葭，那里可以设下埋伏。我命你们二人前去设伏，待到开战之日，魏延率铁枪队千人，埋伏在左侧，只要敌兵到来，便戳他们身上；黄忠率长刀队千人，埋伏在右侧，待敌兵到来，便砍他们的人腿马蹄。张任到时见势不妙，必会向东面山坡逃窜，咱们便在那里将他拿下。”

之后，诸葛亮又向张飞、赵云各传计策。他派兵遣将的风格，确实如同拨弄棋盘上的棋子一般，显得胸有成竹。

不久，荆州兵便抵达雒城城下，大擂战鼓，呐喊喧天，前来挑衅。

张任站在城楼之上，四下观瞧。他发现敌军的前后缺少呼应，显得破绽百出，于是心中暗忖：“诸葛亮原来不过尔尔！”

他下定决心，诱敌深入，之后将其一举歼灭。

过不多久，荆州兵便冲近城下，沿城墙向上攀登攻城。

“时机到了！出兵！”张任一声令下，城门大开，蜀兵蜂拥而出。

与此同时，他事先埋伏于南北两侧的蜀兵也围拢过来，几支队伍宛如大鹏展翅，形成了合围之势。

荆州军抵挡不住蜀兵的进攻，不禁溃退而逃。

“哼！张某今日便要全歼你们！”

张任一马当先，冲到战场之上。他一边舞起长枪杀敌，一边指挥手下作战，只想全歼荆州之军。不知不觉之间，他已冲出城外数里，距离金雁桥只有二里多地。

“糟糕！”

张任无意回头一瞥，发现后面赶来一路敌军，而前方的金雁桥已被破坏殆尽，无法渡桥而逃。

“张将军小心！敌将赵云就在后面！”

张任正想返身迎敌，不料却从左边茂密的芦苇丛中，伸出无数枪尖，直戳蜀兵身上，右侧又伸出无数砍刀，专砍人腿马蹄。蜀兵一时之间难以招架。

“快！退到南面去！”

他们刚欲退向南面，却发现退路已被荆州军堵上，无奈之下，张任只得带着残兵败将沿涪水支流，逃向东面山地。他们狼狈地涉过浅滩，爬上岸来。不料，在前面的一片旷野之上，却见一队敌兵迎面而立，队伍之中簇拥着一辆四轮车。

“咦？那是何人？坐在车上，手摇羽扇？”张任问左右。

立刻有人答道：“那个就是刘备的军师诸葛亮吧！”

张任一见之下，不禁失声大笑：“哈哈哈！那个便是诸葛亮？”

张任一见诸葛亮，便放声大笑，盖因他见对方的架势太奇怪了。

原来守卫诸葛亮的四轮车的兵士，皆是老弱残兵和体型臃肿的杂兵。

“哼！这个诸葛亮实在是名过其实！众人传言，说他用兵如神，堪比孙子、吴起，是个百年不遇的兵家奇才！如今张某见他，不过如此罢了！今日我便要将他拿下，如同踩踏草芥一般！冲啊！大家给我上！”

张任一声令下，蜀兵便吼声震天地向前冲去。

只见荆州军簇拥着四轮车掉头就逃。他们左拐右转，狼突豕窜。

“呔！把车停下！”

张任一催战马，跃上前去。他根本不理会护车的杂兵，径直伸长手臂，向车中抓去：“抓着你了！”

忽然一声大喊，却是从张任脚下传出的。张任向下一看，见一名强健的敌兵竟抓住他的马腿，将战马掀翻。

“扑通！”

张任的战马被扳倒，自己也跌下马来。之后，又冲上来一名敌兵，将他的胳膊按住，反绑过来。张任挣脱不开，心中大惊：“这是什么人？怎么有恁大的气力？”

他这才发现，那两个按倒他的敌兵，原来是混在兵士中的大将张飞和魏延。

其实，金雁桥并未被毁坏，只不过伪装了一下，让张任一见便放弃过桥而逃的念头。诸葛亮算准了张任一定会掉头逃往涪水上游，渡过浅滩，绕道逃往雒城。于是，他便事先藏身于芦苇丛中，待张任一掉头，便命军士推起四轮车过桥，抢先抵达对岸，静候张任。

蜀兵四处逃窜，或被荆州兵赶上歼灭，或举手投降，无一漏网。在这其中，还有刚从成都赶来增援的大将卓膺。

张飞、黄忠和魏延等人各自引兵，层层收紧，将此地围得水泄不通。各支部队集合在一起，声势极为壮观。而蜀军则如落花流水，逐渐凋零。

“唉！可怜我西蜀，终要落入别人之手！”张任被押在槛车之中，忍不住仰天长叹。

到了涪城，刘备耐心地问他：“蜀中诸将皆望风而降，你为何不降？”

张任却一瞪双眼，厉声叫骂：“张某虽不肖，姑且算个蜀中忠臣。忠臣岂能事二主？”

刘备十分爱惜他的才华，不忍杀他，于是费尽口舌劝他投降。但是张任抵死不从，反而高声嚷道：“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诸葛亮只得劝道：“主公，此人终究是一介忠臣，无论如何劝降，也难成功。您不如成全他的忠义之心，尽早送他上路吧。”

刘备无奈，只得将张任斩首。之后将其尸首葬于金雁桥畔，并立了一块忠魂碑以表其忠。夜深之时，鸿雁聚集，绕碑而啼，哀号声声。

如今，雒城陷入包围，岌岌可危。

吴懿和严颜等一班蜀中降将，来到城下，高声喊话：“你们快开门吧！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再不投降，只会让全城百姓遭殃！我们已经投靠在刘皇叔帐下了，你们还等什么？赶快开门投降吧！”

城中唯一剩下的大将刘璝，来到城楼之上，破口大骂：“哼！你们承着君恩，却叛了主公。还有何脸面回来？”

这时，不知有谁从身后将刘璝踢下城楼，刘璝坠城而亡，同时城门洞开。

就这样，刘备之军未费吹灰之力，便将大旗插遍城头。而约七成的城中军民，也皆降服。

刘璋的公子刘循不料会有此遽变，只得仓皇从北城门逃走。他走得匆忙，只带了几名随从，一路逃往成都。

“之前是谁将刘璝从城墙上踢下来的？”刘备入城后，便问道。

一人答道：“那是武阳人氏，名叫张翼，字伯恭。”

刘备立即召来张翼，重赏于他。

之后，雒城之中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逃难而去的百姓，也陆续返回城中。

“看！新政令贴出来了！”百姓围在城门下，争先恐后地阅读新政令，人人称赞刘备的善政。

诸葛亮微服巡视了一遍城中各处，体察民情，之后回来向刘备报告：“孔明看来，主公的威德已令全城百姓臣服了。不过，如今我们的根基不稳，州郡未宁，切不可急于攻打成都。我认为，应该徐徐渐进，先以雒城为中心，安抚附近州郡，之后再图攻打成都之事。”

“就依你之言！”

刘备点头赞同，之后便分派诸将，赶赴各州郡宣抚：严颜、卓膺引张飞前往巴西德阳；张翼、吴懿引赵云前往定江犍为。

与此同时，诸葛亮招来一众蜀军降将，探讨进攻成都的策略。

诸葛亮问：“从此地前往成都，途中有何关隘？”

降将答道：“从雒城到成都，唯有绵竹一处要塞。那里有重兵把守，若我们拿下绵竹，便可轻取成都。其余各关，只不过盘查来往人员，不足为道。”

此时，法正正巧赶来。他先前作为刘备的内应，早已成为重要谋士。由于法正精通蜀中事情，因此他的意见十分可贵：“雒城既破，成都指日可取。既然成都百姓不日便会成为主公的治下之民，因此我以为，不宜立刻出兵，令百姓涂炭。主公不妨广施仁政，以德服人。我同时会给刘璋修书一封，陈说利害。若是他能明白，百姓之心日渐离反，必然会主动投降而来。”

“言之有理！”

诸葛亮十分认同法正之计，便立刻依计而行。

再说成都这厢，众人得知刘备不日便要攻打而来，人心惶惶。

刘璋只得匆忙召集众官，商议该如何拒敌。从事郑度献策道：“西蜀危难，众志成城。只要我们蜀地的军民一心，必能抵御外敌，任凭荆州之军也奈何不得！如今刘备虽然攻城夺池，却不见得服众。他既无补给，又无粮草，势必难以为继。主公可将巴西百姓，驱至涪水以西，并将当地的庄稼、粮食全部烧毁，水中投毒。这样一来，刘备大军不消百日，必定粮绝而死。与此同时，我们便有时间巩固成都、绵竹的防备，再以奇袭日夜骚扰敌人，令其疲惫。到了冬天，刘备之军必然败退。不知主公以为如何？”

众人闻言，皆沉默不语。良久之后，刘璋才徐徐开口：“我以为，你此言差矣。素来只闻拒敌以安民，却从未听说要迁民而防敌之说。你这个提议实在不好！不好！”

刘璋素来犹豫，今日却一反常态，当场否掉郑度的提议。

正当众人商议对策之时，忽闻法正遣使者送来一封书信。刘璋展信观瞧，却见法正在信中痛陈大势，又讲应该与刘备讲和，最后还说，这

是刘璋保得全家太平之上策。

“好你个法正！你卖主求荣、忘恩背义！居然还写下这样的劝降信！”

刘璋大怒，一把将书信扯碎，命人将使者拖出去斩了。

之后，刘璋一方面派重兵赶往绵竹，巩固防备；另一方面，他采纳家臣董和之策，急派使者赴汉中面见张鲁，请汉中派兵增援。

刘璋此举，实在是走投无路的胡乱所为。他在危急关头，竟求另一个敌人帮忙，实为下下之策。

第十章
再战西凉

建安十八年[3]，秋八月。

在北方出现了一彪人马。他们以胡夷精兵，横扫陇西一带，所向披靡，声势渐盛。率领这支大军的，就是此前被曹操击败逃入羌地，马腾将军之子马超。

“马某必报杀父之仇！否则誓不为人！”

马超身怀家国大恨，隐身于游牧部落中。他卧薪尝胆，结交胡羌，终于东山再起，二度率兵而来。

“只要曹贼一日在世，马某便绝不善罢甘休！我一定要亲手拧下他的人头！”

马超之军所到之处，民众望风而降。唯有一城却久攻不下，那便是冀县冀城。

冀城的守城大将名叫韦康，他派人去向夏侯渊求救，夏侯渊却回复道：“没有曹丞相的命令，恕我不得擅自动兵！”

韦康一见夏侯渊的回信，十分绝望。他自知这一座小小的城池，绝难抵御胡夷强兵，于是打算开门受降。

但他手下的参军杨阜，坚决反对投降。韦康最终不听杨阜之谏，开城投诚。

“投降就好！”

马超见韦康投降，便欣然接受。但他进城之后，却将韦康等四十余名将领全部砍头处死。

“哼！你投降不过是情势所逼，却非真心，留你何用？”

侍臣乘机进言道：“参军杨阜曾力劝韦康不可投降。他既然如此反对将军，为何不杀了他？”

“杨阜守义，乃武士之道，怎可杀之？”

马超非但不杀杨阜，反而任他为参军，守卫冀城。

杨阜表面顺从，心中却另有打算。几日之后，他向马超请假道：“两个月前，拙荆死于故乡临洮。由于战乱之际，杨某尚未安葬她。特向将军请假，请准我回家葬妻，以慰故乡父老！”

马超当即准许：“你回去就是！”

杨阜拜谢，离开冀城。但他并未回家，而是改道历城，去拜见自己的姑妈。他的这位姑妈素以“贞贤之妇”闻名乡里。

“姑妈，侄儿无颜见你啊！”杨阜一见到姑妈，便跪倒在地，大哭不止，“侄儿虽不得已仕于贼人，实则心有不甘。我只不过留一条性命，为的是为故主报仇！”

“杨阜，你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你既然问心无愧，又何必在乎世人的毁誉褒贬？”

“多谢姑妈教诲。侄儿并非为了自己哭泣，实在是为了我那表弟而落泪啊！”

“他又怎么了？”

“表弟他坐据历城，竟毫无讨贼之心！他任由乱贼马超蹂躏，全然不管一州百姓之辱！他徒为一介男儿，却只顾自己的安稳日子！姑妈啊！您的儿子如此，叫侄儿如何不哭，如何不落泪呢？”

“来人！赶快去叫姜叙过来！”姑妈一听，忍不住厉声责问。

只见门帘一挑，一位青年迈步走进：“母亲，不必高声，孩儿来了！”

此人便是历城的抚夷将军——姜叙。

姜叙与杨阜是表兄弟，而姜叙与韦康又身为主从。

他本想率兵驰援韦康，但不料韦康突然开门受降，姜叙还来不及整备人马，冀城便已易主。

“我刚才已在帘后听到你们的对话了。阜兄愤愤不平，觉得我只顾着过自己的安稳日子，不肯发兵驰援冀城。我倒要问上一句了，阜兄啊！你不也是一战未打，便降服马超了吗？你不是拱手将冀城让与他人了么？怎么你不先反省一下自己的过错，反而跑到家母面前，告我的状？你把自己摘得干净，倒搬弄别人的是非，如此行径，岂不是更加龌龊？”

年轻的姜叙不顾母亲在前，便狠狠反驳了一通表兄杨阜。

杨阜闻言，非但不怒，反而十分赞扬。杨阜解释，自己之所以降服马超，只不过忍一时之辱，为报故主之仇。

“你若能集结乡党，攻打冀城，杨某定会作为内应，与你里应外合，一举擒住马超，为民报仇！杨某此番向马超扯谎，假称回乡葬妻，告了两个月的假，为的便是与你商议此事！”

姜叙是一位热血青年，在杨阜的鼓舞下，更不惜慷慨就义。于是，二人结下义盟，打算秘密举事。

历城之内，姜叙最为信任两人，一是统兵校尉尹奉，另一个是赵昂。

赵昂之子名叫赵月，在冀城投降后，如今在马超手下任职。因此，赵昂回到家中，愁得长吁短叹：“今日姜叙密召我前去，说要举事诛讨马超，为韦康报仇。但是我儿如今正在马超手下，倘若马超得知我追随姜叙，必定会害我儿的性命。唉！我该如何是好啊？”

赵昂之妻闻言，立刻落下泪来。但是，她擦了一把眼泪，立刻鼓励丈夫：“你还在犹豫什么？若你只顾自家儿子，一不顾主命，二辜负乡党，实在是有辱武门，玷污先祖，更令子子孙孙背负骂名！夫君！若是你丢弃大义，而行不义之事，为妻也没有脸面活在人世了！”

赵昂与妻子相濡以沫多年，听到她如此毅然之词，深感其贤德，立刻下定决心：“既然如此！赵某便不再犹豫！”

于是，姜叙、杨阜屯兵历城，又命尹奉与赵昂率乡党之兵进军祁山。

赵昂之妻子变卖了家中的衣物饰品，换成银两，送到祁山军中：“请各位略进薄酒，以壮出征之威！”

将士们接过酒壶，和泪饮下，顿时斗志高昂：“这些酒，可是赵校尉的夫人变卖了衣裳首饰换来的啊！”

另一方面，马超在冀城闻听此讯，怒不可遏：“将赵昂之子赵月斩首，血祭全军！”

他一声令下，立刻点兵出征。庞德、马岱立刻动身，马超更是亲率大军，直奔历城杀来。

大军来至城下，只见前面一队敌军，堵住道路。全军上下，皆穿戴孝服，手举白旗。为首的姜叙、杨阜，也是披麻戴孝，神情悲壮。

“马超！我们誓死将你讨灭，为故主报仇雪恨！”众人披挂孝服，高喊口号。

“哼！你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竟敢口出狂言！”马超冷笑一声，扬鞭策马，便冲向白色军团。

马超号称有万夫不当之勇。在他的冲撞之下，历城之兵被打得落花流水。姜叙、杨阜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相继败逃。

但是屯兵在祁山的尹奉与赵昂，却擂鼓进军：“哼！我们誓要将马超拿下！”

他们率兵攻来，冲击马超的侧翼。与此同时，姜叙和杨阜又折返回

来，两相夹击：“马超中了咱们的圈套了！”

乡兵备受鼓舞，豪气冲天，立刻奋勇向前，征讨敌军。

马超的兵马一时难顾首尾。但是，历城之兵的装备简陋，又如何抵挡武器精良的胡兵猛将？马超迅速扭转了战局，再次占了上风。他率兵反扑而上，直将姜叙所率的历城兵砍得人仰马翻，死尸遍野。

正在此时，却有一支人马如从天降。他们直扑马超之军，大肆劈砍。原来是长安的夏侯渊率兵赶到。

“我等奉曹丞相之命，征伐乱贼马超！若想活命，便乖乖受降，投入朝廷的旗下！”

夏侯渊等人高声招降。

马超虽然厉害，但是难耐三军的夹击，尤其是夏侯渊所率的兵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他最终不敌，只得仓皇而逃：“马某终有一天会回来的！”

马超连夜逃窜，赶回冀城。但他刚到城下，却见城中箭如雨下，直冲他们射来。

“你们好大的胆子！也不看清楚就放箭！”马超一边拔掉箭矢，一边破口大骂。

不料，城头突然抛下几具尸骸，直落在他的马前。

“什么？！”马超定睛一看，不由得气噎塞胸。原来城上抛下的是自己妻子杨氏的尸骸，还有三个幼子，都在城头被斩杀。

城上不断将马超的家人至亲一一砍杀，抛下城来。

“哎呀！”

马超气得几欲晕厥，马岱、庞德连忙劝道：“定是城中的梁宽、赵衢二人趁机造反，与夏侯渊串通一气了！此地不宜久留，将军，咱们赶快往别处去吧！”

于是，三人只得带着随从落荒而逃。一路之上，他们历尽坎坷，被各路人马围追堵截。三人只得一路奋战，且战且退，逃了整整一夜。

忽然，他们看到晨雾之中显现出一座城池。马超忙问：“这是何处？”

庞德答道：“这里便是历城。”

“啊？我们竟然跑到历城了？”

马超点数身边人马，不过五六十骑残兵，于是心生退意，不敢再战。

正在众人计穷力竭之时，庞德忽然灵机一动，安抚了马超、马岱一番，便独自打马直奔城下。

“我们是姜叙将军的队伍！”庞德一边高呼，一边径自入城。

历城守军昨夜连闻捷报，心中早已放松警惕。他们大意之下，放入庞德，却让城中混乱骤起。

马超等人径自冲入城中，一路砍杀。他们来到姜叙家中，见姜叙的老母亲不从，便当场砍死。之后，他们又围住尹奉、赵昂的家，将他们的全家老小、仆从奴役尽数杀死。赵昂的妻子因在军中，才侥幸逃生。

历城守军原本人数不多，他们被马超等人追赶劈砍，纷纷逃出城外。于是，马超只凭五六十人，便轻取历城。

不过，他们在历城只停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夏侯渊、姜叙和杨阜便领军杀回历城，一举夺回城池。马超和马岱、庞德等人虽然奋力抵抗，终于寡不敌众，仓皇逃窜，不知往何处去了。

第十一章
马超与张飞

至此，陇西各州郡才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夏侯渊令姜叙等将领，各自负责陇西诸州郡的治安，又赞杨阜道："此次叛乱之中，数你的功劳第一！"

夏侯渊敬重杨阜，便命由马车载着他，回到许昌面见曹操。

到了许昌，曹操敬其忠义，欲封杨阜为关内侯，杨阜却执意推脱："杨某既无捍难之功，又无军功之实。故主命丧冀城，亲眷又惨死敌手。如今，敌人马超未死，我又有何面目独受光荣？"

曹操劝慰他道："杨将军，你果然谦逊有加，在西土早已传为美谈。曹某若不嘉许你的忠义之举，百姓必以为老夫不识人才。曹某对你加官晋爵，并非只是嘉奖你一个人，更是督励万民效仿之意啊！"

杨阜只得拜谢，领了关内侯之职。

而此时的马超，去向何处了呢？

马超、马岱和庞德等人，带着几名随从，一路辗转流离，逃到汉中，投到了五斗米教主张鲁的旗下。

张鲁得到马超，大喜过望。他膝下有一个妙龄女儿，于是想要招赘："马超乃当世无双的英雄豪杰，张某若将女儿许配给他，我们便是一家人。到时候得到马超的辅佐，张某的汉中基业，必然牢不可破！"

当张鲁与手下大将杨柏商议此事时，杨柏却不赞成："这个么？恐

怕不妥吧！”

“哦，你何出此言？”

“主公，你一定要三思为好！”

“这是为何？”

“马超虽然勇猛过人，但他有勇无谋。他的德行欠佳，只顾自己建功立业，全然不顾妻子儿女。他对自己的亲人尚且如此，又如何能善待他人呢？”

张鲁听罢，便打消了招赘的念头。

但杨柏的这番评论，却传入了马超的耳中。马超心中不悦，对杨柏心生杀意。杨柏得知此事，觉得性命堪忧，连忙找到兄长杨松求助。

“哥哥！你可一定得帮帮我啊！”杨柏一见到杨松，便大哭着求助。

恰好此时，刘璋派来使者黄权，杨松与其定下约会，便将弟弟留下，自己独去驿馆会见黄权。

黄权一见面，便直言说道：“我们蜀中此前曾派使者前来，求张鲁将军出手相救，只可惜张将军当时并未答应。但是，若是刘备得了西蜀，则汉中也势必难保周全！您熟知我们两地的地理和历史，西蜀和汉中，实为唇齿相依啊！”

之后，黄权又施展外交手腕，提出：“倘若汉中肯出兵击退刘备，我们愿意以蜀中二十州相酬。”

杨松闻言大喜：“既然如此！杨某便禀告张鲁将军，商议此事。”

杨松告别黄权后立即赶赴张鲁所在的法城。张鲁听后立刻召集众官，商议此事。

正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马超突然向前一步，高声说道：“主公，马某请借一旅人马，保管攻破葭萌关，一路入蜀，生擒刘备，以报厚恩！”

张鲁见马超自己请战，有必胜的决心，遂拨给他一队人马，并任杨柏为随行监军，择日入蜀。

日暮时分，战云依旧赤红。荆州军与蜀军已对峙整整一天。

如今对刘备来说，成都已经近在咫尺，两者之间仅隔着一道绵竹关。一旦突破绵竹，则整个蜀中便落入刘备掌中。反之，倘若荆州军战败，那么全军也便如树叶凋零一般，众多将士将化作战地怨魂。

“咦？什么声音？”

刘备正在中军大帐中，只听得帐外钲鼓轰鸣，由远及近而来。他侧耳倾听，不久便等到了阵前传来的捷报：“魏延将军擒获了绵竹第一勇将李严！”

“哦！难怪将士们大唱凯歌！”刘备大喜过望，起身迎接魏延。

不久，魏延便押着俘虏李严归来。刘备先是嘉许了魏延，之后便亲自为李严松绑，还敬他道：“世人皆称李将军为楷模，纵使战败，也万万不可轻辱。”

李严感念刘备之恩，便发誓转投荆州，之后他又自荐返回绵竹关。

绵竹关的守将费观与李严乃莫逆之交，因此一回到关内，李严便极力称赞刘备之仁。费观闻言，欣然说道：“既然李兄对刘备刮目相看，想必他定是一位仁君。你我本是生死之交，费某便听你的，交出绵竹关。”

于是，李严与费观一同出关，将刘备大军迎进关中。

几乎同时，西凉英雄马超的名字忽然传遍了蜀中。不断有快马来报，说马超已经率领汉中兵马，杀到了葭萌关。

“看来成都的刘璋穷途末路，这才出此下策。他居然对张鲁割地求兵，委身于张鲁之下。”刘备连忙召来诸葛亮问计。

诸葛亮命人唤来张飞，面色凝重地说道：“翼德啊，我有一事想与你商量。”

“军师有何事请讲。”

“我要说的事是关于云长的。”

“我二哥怎么了？军师不是派他驻守荆州么？”

“荆州倒是无事，只不过我有事需请关羽过来才能应付。因此想请张将军暂时回去荆州，将关羽替换下来。”

“哦？军师让我回荆州，换二哥来应付什么事？”张飞一听，便立刻满脸不高兴。他觉得诸葛亮小瞧了自己，非要他给个解释不成。

诸葛亮便直言相告，说如今敌军赶来增援葭萌关之人，正是西凉第一勇将马超。此人武艺非凡，只有关羽才能与之匹敌，因此请张飞回去替换关羽，好来应付马超。

“军师未免太小看俺老张了！那个匹夫马超，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可不要忘了，是谁在长坂桥上，双目一瞪便吓退曹操百万大军的！”张飞一边怒气冲冲，一边又瞪圆了虎目。

诸葛亮则微微一笑，接着说：“这个马超勇猛无比，恐怕不逊于那个长坂桥上的英雄哟！”

张飞怒道：“哼！俺老张若拿不下马超，愿受军法处置！”

说罢，他立刻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军令状，气哼哼地递给刘备和诸葛亮。

“张将军既然如此痛快，那就将此任交给你吧！”

诸葛亮这才同意派张飞应战，不过慎重起见，他还命魏延为先锋，又由刘备亲自殿后。由此可见，诸葛亮对于葭萌关十分重视。

葭萌关位于今四川与陕西两省的交界处，位置极其险要。马超清楚，若是刘备的援军赶到此处加强防守，势必此关难破。于是他下令：“趁刘备的增援未到，我军务必攻破！”

马超连日猛攻不歇，但没过多久，荆州军的先锋和中军便陆续抵达。

这一日，城头便插上许多新的军旗。

“荆州军远道而来，尚未站稳，不足为惧！”马超丝毫不减弱攻势，反而更加逼近城下。

这时，忽然从关内冲出一支人马，为首一员大将，直扑汉中军而来。

“你们可听说过，刘备麾下的大将魏延？”

听说魏延出战，杨柏便叫道：“他倒是个好敌手！杨某来也！”

杨柏立刻拍马而出，与魏延你来我往战了十几个回合。可惜终不敌魏延，只得带领手下掉头便逃。

“懦夫！休逃！”

魏延哪肯放过，立刻乘胜追击，渐入敌人深处，一直追到马岱的阵地。

魏延一见马岱，误以为是大将马超，立刻舞起手中大刀，大喝一声：“呔！马超拿命来！”

马岱手提一杆红缨枪，毫不示弱。待他与魏延一交手，便晓得厉害：“此人实在了得，我决不能大意！”

马岱想罢，便趁机拨转马头，想要避到自家盾牌之后。

“哪里走！”魏延一声大喝。

马岱立刻回头骂道：“拿命来！”

说罢一扬手将手中的红缨长枪掷向魏延。魏延连忙一弯腰，躲过这枪。

马岱紧接着解下佩弓，毫不迟疑射出一箭。魏延躲闪不及，右臂中箭，幸亏左脚牢牢扣住马镫，才没有落下马来。但鲜血却直流下来，将马镫都染得一片鲜红。

魏延见势不好，连忙掉转马首，驰返葭萌关内。

马岱立刻重整人马，排山倒海一般，杀向关下。

这时，关上又有一员大将飞驰而出，高声自报家门：“桃园结义的燕人张飞来也！”

马岱一听，立刻迎上前来：“你便是燕人张飞？马某久仰大名，早就想会一会你！既然你送上门来，就休怪马某不客气了！”

张飞却不慌不忙地问道：“你就是马超吗？”

“不是！我是马超的堂弟马岱！”

“马岱？俺老张没听过你的名号，你不是我的对手。快快退下，叫马超过来！”

“哼！想见我家哥哥，你先问我手中的刀答应不答应！”

马岱二话不说，抡起刀来便砍向张飞。

张飞随手一抖丈八蛇矛，便轻松地将马岱的刀挑落在地。马岱大惊之下，掉头就逃。

“马岱！留下脑袋再走！”张飞一声吆喝，就欲追赶。

只听关上有人高叫张飞的名字，回头一瞧，原来是刘备。刘备居高临下叮咛道：“三弟！不可轻敌！咱们今日方才抵达，兵马俱疲，不如先闭紧关门，歇息一晚再战！”

之后，刘备登上高楼远眺敌阵，能看见对面的山麓附近，旌旗如林。一员大将策马来至阵前。此人生得好不威风，只见他狮盔银甲，手拿长枪，果然是一派英雄风范。

“哦！这个马超果然了得！人称他为西凉锦马超，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张飞听到刘备对马超的赞扬之辞，气得咬牙切齿，就想立刻收拾了马超。

马超来至关下，大声喝道：“张飞在哪里？你赶快出来！莫非你见了马某，吓得跑了不成？休要再当缩头乌龟，有本事出来比画比画！”

张飞在城上听到马超的叫骂，气得青筋暴起。他扒着城墙对下面大骂：“我呸！你给我住口！”

刘备连忙制止住张飞：“三弟！今日不许出关！”

到了第二天，马超又带兵到关下讨敌骂阵。

“三弟，你去会会他吧！”刘备这才点头答应。

张飞立刻跨上战马，手提一杆丈八蛇矛，不待关门大开，便打马而出。他来到马超面前，大声喝道：“呔！你可认得俺燕人张飞？”

马超轻蔑地大笑：“马某世世代代皆是公侯之家，怎会认得你这个村野匹夫！”

两人话不投机，立刻战在一处。

这两个人皆是世上少有的猛将，斗在一处宛如两只猛鹫互相搏斗。他们把两杆长枪舞得虎虎生风，互相向对方的要害下手，毫不留情。

待两人大战了上百个回合，仍是不分胜负，于是换了战马再战，又打了五六十个回合，仍是平分秋色，于是两人分头返回阵中，喝了口水再战。

双方的兵马均退得远远的，在后面呐喊助威，擂鼓击钲，各自为自家大将叫好。见到如此精彩的对决，大家都不禁捏一把冷汗，同时又被两人你来我往的出招所震撼，不时爆发出喝彩声。两军犹如在观看一场美妙绝伦的比赛，双方的喝彩声宛如海浪一样，惊涛拍岸。

两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一仗从正午时分打到夕阳西下，但仍没有分出高下。

待天色昏暗之后，两军便各自派人去对方阵前提出：“如今天色不明，不如各自收兵。请两位将军回营休息，待养精蓄锐之后，明日再战。”

于是双方鸣金收兵，马超和张飞二人也各自打马回营，身上均是大汗淋漓。

可是张飞刚回帐里坐了一会儿，又嚷着要出去接着比试。刘备连忙挡住他的去路：“三弟！夜深了！要打明天再打！”

刘备在阵前观了一天的战，心中清楚马超英勇非凡，因此担心，若是张飞一不小心，恐怕会吃亏。

可汉中军明明收兵了，却一直留在城下不走。他们四处点起明晃晃的火把，升起篝火，还在关外大声嘲笑：“嘿嘿！恐怕那个张飞早没气力再战了！”

“你们放屁！”

张飞一听，气得火冒三丈。他不顾刘备百般阻拦，擅自打开关门，出去迎战。

马超一见他出来，立刻转身就逃。

其实马超是使诈，佯败诱敌深入。张飞自然一望便知，但他心中不服：“马超！你刚才还说大话，怎么转眼就忘了？”他心中气不过，忍不住一催战马，追了下去。

待张飞一直追至敌军深处，马超突然一个回身，放出一支冷箭。张飞一个侧身躲过，直奔马超扑来。

马超见势不好，丢掉弓箭，改操铜锤，只等张飞过来。张飞一挺手中长矛，向前伸去。他的猿臂本来就长，再加上长矛，向前一伸足有两丈余远。

正在这时，身后却有一个声音大喝：“三弟！且慢！”

原来是刘备从身后追来。他喝止住张飞，又对马超说道：“刘某向来以仁义为本，从不使诈。马将军，今日我们便战到这里，待你我休整一晚，明日再战如何？你退，刘某绝不追你。”

“好！明日再战！”马超拱手一礼，便引兵退回阵中。

当晚，军师诸葛亮也赶到了关中，听人禀报了整个战况后，便对刘备提出了一个忠告。

“若明天让张飞和马超再这么恶战下去，两人势均力敌，必会折损一人。这两人都是当今难得的英雄，无论是谁战死，都十分可惜，也会有损主公的威望！”诸葛亮认为，决不能再让两人如此打下去。

其实刘备也早有同感。但是，在两军阵前若是想保敌方大将不死，唯有招降一计，否则，若对方过分伤害自己的利益，只有将他除去。

“还好有老天庇护，孔明确有一计可叫马超归顺主公！我此番赶来，正为此事。”见刘备尚在犹豫，诸葛亮继续解释道，“马超之所以近来显得尤为英勇，乃是因其处境不佳，进退两难。他无论进退，皆会遇敌，因此只得拼死奋战。”

接着又说道：“马超今日之所以会陷入绝境，乃是孔明故意造成的。想那汉中张鲁，素有野心，他一直想当汉宁王。我曾派人给其心腹杨松送去一封密信，杨松此人贪得无厌，用金银财物便可贿赂。我特意在信中告诉他，若能协助我家主公攻取西蜀，我们便会奏请天子，封张鲁为汉宁王。不过交换条件就是，汉中必须尽快将马超从葭萌关召回。”

“原来如此！”刘备十分佩服诸葛亮的深谋远虑。

“张鲁一向对称王之事野心勃勃，杨松又得了我们诸多好处，因此经过数次交涉，这个计划进展顺利。如今，汉中一改之前的做法，多次派快马而来，命令马超即刻收兵！”

“哦！如此甚好。”

“但是，马超怎会任由张鲁摆布。如今他有家难回，无处栖身，此番领兵出征之际，正好可以趁机扩充实力和地盘。他绝不会错过如此良机。因此，马超才会全然不顾汉中之令，反而加紧攻势。”

“嗯。”

“张鲁见到马超抗令，自然对他的态度恶化。另外，张鲁之弟张卫，素与杨松交好，他们两人共进谗言，称马超借得汉中兵马，便会在

击败刘备夺取西蜀后，再将矛头对准汉中。这个流言如今已流传颇广了。”

“那张鲁作何反应？”

“张鲁自然大发雷霆，立刻派张卫守卫边境，将马超拦在汉中之外，决不容许他返回。同时，张鲁还派人告诉马超，要求他如果不肯退兵，必须在一个月内立下三件大功：第一，夺取西蜀；第二，砍下刘璋的脑袋；第三，将刘备的荆州军赶出蜀地。如若不然，则要他的人头！马超如今身陷绝地，我们刚好可以解救于他。孔明愿以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去劝降马超！”

“军师莫非是想亲自去说服马超？”

“不错！若非如此，则不足以表现我们的诚意。”

“不行不行！你去太危险了！万一发生意外可怎么办？”

“主公不必担心。待明日一早，我便去求见马超！”

“还是请军师三思而行啊！”

刘备始终不肯答应诸葛亮亲自去劝降。到了第二天一早，仿佛天意安排，一个妥当的人选便出现了。

此人便是李恢，字德昂，在蜀中被誉为贤士，广受士民尊敬。他持了绵竹守将赵云的推荐信，特来投效刘备。

李恢问刘备：“请问诸葛亮军师可曾到了？”

“昨夜刚到。”

“他可是为了招降马超而来？”

“哦？你是如何得知的？”

“所谓旁观者清。李某冷眼旁观，自然能想到诸葛亮军师会如何想，也会猜到他对汉中张鲁用了什么计策。就如同从戏班的后台看着前台一样，可以看得分明。”

“那么，先生今番前来，所为何事？”

“在下可以前去劝降马超。”

“哦？先生果真有信心能说动马超，转投我军麾下么？”

“那是自然！恐怕除了诸葛亮军师，这天下只有我能担当此任。”

“刘某听说，先生之前是刘璋的谏臣，如今又替刘某如此出力。我实在是不清楚，先生到底是要尽忠刘璋，还是欲从于我呢？”

“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李某身为人臣，自然要力谏主君。如今刘璋必亡，而您布仁政于蜀中，将来必然入主蜀地。李某自然愿意为蜀中百姓择良主而仕。”

这时，诸葛亮走出屏风之后。他一直听着二人对话，于是出来劝谏刘备道：“请主公让李恢代我去游说马超。由他出马，此事定成！”

于是，刘备写下一封书信，交给李恢。

之后，李恢便怀揣着刘备的书信，离开葭萌关。

马超在帐中接见了李恢，开门见山地问道：“你是来给刘备做说客的吧？”

李恢毫不迟疑地一点头：“在下确实是来做说客的，不过却非刘备所托。”

“哦？那你是做谁的说客？”

“是马将军的先父。”

“你说什么？”

“马老将军托梦给我，让我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孝之子！”

“哼！你少在那里胡说八道！马某新磨了一把好剑，就在那边盒中。你可要替我试一试这剑快不快？”

“马将军，这剑早就架在你自己的脖子上了，你可要小心！”

“大胆！”

“李某实在不愿你再误入歧途，才会前来见你的！马超！你不要忘了，究竟是谁，杀了你的父亲？究竟是谁，才是你不共戴天的仇敌？究竟是谁，才是你当初发誓要举西凉之兵征讨的人？那个人不正是曹操吗？！”

“马将军，你之前被曹操所败，逃入汉中，之后又为张鲁所用，为他卖命。如今你被杨松这般小人中伤，弄得自己腹背是敌，进退两难。你在这里舍命而战，究竟是为何？可惜你一个有为之人，怎么会陷入如此无意之战！你好糊涂呀！倘若你的父亲在世，他会多么伤心！”

“我……”

“你摸着自己的良心，想想你的先父！他如今身在九泉之下，是多么寒心！你为何想不到，若你打败了刘备，高兴的人是谁？是你自己吗，还是曹贼？”

“先生！马某知错了！多亏你一席忠言相劝，我才幡然醒悟！”马超“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浑身颤抖，哭泣不止。

而李恢则目视周遭，大吼一声：“将军既知自己错了，还不叫藏在帐外的杀手滚开！”

帐外埋伏的士兵大惊之下，赶快撤走。李恢则一把挽住马超的胳膊，说道：“马将军，你现在就随我走！刘皇叔正在等我们。你放心，有我陪着将军，一切无事！”

第十二章 成都陷落

马超的内心终于动摇了。他原本就不是一味逞强蛮干的人。如今为情理和感情所动，终是醒悟了。

李恢又说：“刘皇叔以仁义施政，广闻天下，礼贤下士，大有作为。马将军若能追随此等明主，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倘若将军能投效刘备，助他讨灭了曹操，大可为天下百姓除害，小可为父母报仇！”

马超听了，连连称是。于是，他与李恢辔行来到葭萌关拜见刘备。

马超英气勃发，又诚心来投，刘备自然十分欣喜，对其待如上宾：“刘某与将军，今后共谋大事，共享荣华！”

马超感激得五体投地。谢恩之后，他一边走出大堂，一边心中感慨：“马某今日终于拨云见日，得投明主！”

这时，马岱又提了一颗人头进来，正是汉中军监军杨柏的首级。

“马某以此头表明心迹，请主公明鉴。”

于是，马超便将杨柏的首级献给刘备。

至此，葭萌关之急终于解除。刘备命霍峻、孟达二将驻守此地，自己立刻率军重返绵竹城。

刘备抵达绵竹时，蜀将刘晙、马汉正奋力攻城。

虽然城外人马喧腾，黄忠、赵云却如常迎刘备一行入城，之后又在

城中大摆酒宴，庆贺刘备等人凯旋。

酒席之间，赵云放下酒杯，告退而去：“赵某去去就回。”

不久，又见赵云提着蜀将刘晙与马汉的两颗人头回来。

“赵某仅以此头，为今日的酒宴助兴！”

满堂将士齐声鼓掌称赞，马超暗暗咂舌：“看来刘备麾下真是能人辈出啊！”

能与这些英雄豪杰一起共侍一主，马超觉得十分荣幸，于是，他又向刘备建议道：“马某不才，愿与堂弟马岱一同前往成都，面见刘璋。我打算告诉他张鲁欲吞蜀的野心，以及汉中内情，让他明白不要再抵抗刘皇叔了，不要再做傻事。马某愿劝降刘璋，请主公答应！”

刘备询问诸葛亮是否妥当。诸葛亮点头答应，还暗授马超一计：“马将军，若刘璋不答应，你便可如此这般而行。”

过了十数日，马超与马岱来到成都城下，站在城壕边高声喝道：“我等有话，要对刘璋说！”

不久，刘璋便出现在城楼一角。只听马超在城下说道：“你如今困守孤城，是不是只盼汉中援军速到？我告诉你吧！就算你再等上一百年，也等不到援军的！”

马超继续高声说道，“马某此番前来，带着张鲁的部队。但我们不是来救你的，为的是夺取蜀地而来！你根本想象不到汉中的内情有多黑暗，也想象不到张鲁的野心有多庞大。我已经看透了张鲁，彻底失望了。如今，我已经杀了监军杨柏，投效了刘皇叔！”

刘璋一听，惊得当场昏死过去，侍臣赶紧将他扶回楼中。这一幕，马超与马岱在城下看得清清楚楚。

于是，二人拨马而去，就在城外扎下营来，静等刘璋的回复。

此时，城中众臣各自为营，有的主战，有的主和，有的坚持守城。他们整整吵了两天两夜，毫不相让。最后得出两个结论：或为玉碎，或为投降。

在这期间，已经有很多官员对刘璋失去信心，而出城投降。就连蜀郡太守许靖，也逾城而出。刘璋闻讯，整夜放声大哭：“唉！想不到成都便要亡了！”

第二天，刘备派来幕宾简雍为使，来到城下。刘璋命人开门：“让他进来说话。”

简雍乘车径直入城。他对前来相迎的蜀将十分倨傲，眼神傲睨。一名蜀将气不过，拔出宝剑直指简雍的鼻子：“呔！你以为你在哪里？休得欺我蜀中无人！”

简雍这才慌慌张张地下车，连声道歉，态度转而变得恭谨起来。

“先生来此，有何贵干？”

刘璋并未计较简雍的失礼之处，还是将其请入堂中，以礼待之。

“简某此番而来，是为蜀中民众请命的。还望您深思熟虑，以免百姓涂炭！”

之后，简雍又详述刘备之仁义善政，且与人为善，绝不会加害之意。

刘璋请简雍留宿一夜。第二日一早，刘璋仿佛幡然醒悟一般，交出印绶文籍，与简雍一同出城投降。

刘备亲自相迎，拉住刘璋的手说道：“从私而言，你我之间的兄弟之情，玄德莫不敢忘！奈何情势如此，我不得已才率兵攻打成都，今日受你投降，请贤兄切莫怪罪于我，莫将私谊与公义混为一谈！”

刘璋看着刘备眼中的热泪，心中十分感动，这才发觉自己醒悟得太晚了。

成都得以和平移交，百姓感恩，于是纷纷擎着鲜花焚香，洒扫街道，夹道欢迎。

刘备与刘璋并辔进城，来至正堂。

“今天，刘某正式入主蜀地，乃万象更新的第一天！若有人对刘某

心有不服，或者贪恋过往，请自行离去，刘某绝不阻拦！”

刘备对蜀中的文官武将朗声宣告。蜀中文武齐聚阶下，宣誓效忠刘备，绝无异心。当日，唯独黄权和刘巴二人，在家中闭门不出。

“他们两人胆大包天！”

“他们想反了不成！”

……

众人大声非难此二人，刘备察觉气氛不对，忙出言制止：“若有人胆敢擅自加害此二人，立刻按重罪，诛三族！”

待入城式结束后，刘备便亲自到黄权、刘巴二人府上拜访。他论以时势变迁和新政之意，还说，若他们逆势而为也不会对大局有益。

于是，黄权打开大门，拜倒在地，接着刘巴也开门称臣。

至此，刘备已将成都收服，整个蜀中平定了。

此时，诸葛亮建议道：“请主公趁此时机，将刘璋送去荆州。”

“可是刘璋现在已无任何实权，就算他留在成都也并无大碍。军师，刘某不忍将他远送至荆州啊！”

“一城难容二主！主公，切莫对他存有妇人之仁。”

“……也罢。”刘备这才点头答应。让他决定这件事，确实需要一些勇气。

之后，诸葛亮便做好一应部署。刘璋被封为振威将军，令他携其一族老小迁往荆州南郡的公安。从此，刘璋便远离蜀中的是非，他改换了身份，在荆州一隅度过余生。

之后，刘备又一一封赏有功之人。荆州本部人马自不必多说，就连投降而来的诸位将士也皆有封赏，人人大悦。

刘备不仅封赏了身边的众位将士，他也不忘远在荆州留守的关羽，

同样重赏他驻守有功。

不仅是关羽及其部将，刘备也还封赏了所有驻守后方的将士们。他专门派人从成都运回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钱五千万、蜀锦一万匹用来封赏将士。

接下来，刘备大开粮仓，广施粥米，接济蜀中穷苦百姓。他还奖励民间孝子贞女，为老者送上寿米，施行了一系列善举。与刘璋时代相比，百姓们对刘备的新政拍手称赞，人人安居乐业，家家充满笑声。

自开国以来，蜀地第一次焕发出生机，处处显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时，由刘备的荆州军带来的新文化，也注入蜀地，为当地带来前所未有的源源动力。

“刘某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领地！”这一刻，刘备热泪盈眶，百感交集。

此时，刘备所拥有的不仅仅是一片领地，身边更是人才济济，人事空前壮大：军师诸葛亮、荡寇将军寿亭侯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张飞、镇远将军赵云、征西将军黄忠、扬武将军魏延、平西将军都亭侯马超。

此外，他的旧部还有孙乾、简雍、糜竺、糜芳、刘封、吴班、关平、周仓、廖化、马良、马谡、蒋琬、伊籍等一班重臣。

新加入刘备麾下的，则有前将军严颜、蜀郡太守法正、掌军中郎将董和、长史许靖、营中司马庞义、左将军刘巴、右将军黄权，这些皆是在当地负有盛名的人才。

此外，还有吴懿、费观、费祎、费诗、彭羕、卓膺、李严、吴兰、雷铜、张翼、李恢、吕义、秦宓、霍峻、邓芝、孟达、杨洪等人，皆为能人。

一时之间，刘备身边群星璀璨。

“如今刘某已拥有西蜀之地，理应为众将分赐田宅，令其安置自己的妻子老小才是。”

有一次，刘备吐露了自己的想法，赵云却立即反对：“主公，子龙以为此事万万不可！想当年，便有朝廷良臣曾经说过：一日不灭匈奴，

臣便一日不成家！如今，若您走出蜀外，各地仍是多有凶暴之徒。我等身为习武之人，岂可安于小功小业，而图田宅之享？待天下之事安定之后，我等只求于乡里置一灶、与百姓同耕良田，方不失初心。”

诸葛亮也点头赞许：“赵将军所言极是啊！蜀之民众苦于恶政已久，加之兵革不断，如今已经非常疲惫。为今之计，我们应该将田宅归还，鼓励百姓发展农耕，同时减轻各种税赋。如此一来，百姓才得以安居乐业。只有百姓们体会到真正的富足和安乐，蜀地才会更加兴盛。”

之后，诸葛亮便一直埋首于堂中，为当地起草新的法令。由于条文十分严厉，法正便在一旁提醒道：“蜀民都盼着刘皇叔能够施行仁政。我们何不仿效汉高祖约法三章，从宽立法如何？”

诸葛亮笑着解释道：“你只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在汉朝之前，百姓经历过商鞅变法等苛政，苦不堪言，因此高祖才约法三章，以宽仁得人心。而如今，之前由于刘璋昏庸懦弱，无法可依且有法不依，导致百姓无所适从。如今，百姓盼着能有一套合适的规则法律遵照执行，因此我们不能一味从宽。刘璋因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而导致失败，我们也切莫将宽政等同于仁政，否则蜀将必乱！”

诸葛亮又接着说：“为政之大要即为让百姓知恩，但若只以宽政收买人心，久而久之民众则会疲怠。若是让民众对宽政习以为常，则容易更加放纵。到那时，若再想制定严苛的法令，规范行为，则会令民众难以接受，更会心生不满。到了那时，上下不齐心，互相怨恨，蜀必生乱。

“如今蜀中的战火方歇，百姓正准备恢复生产，重新振奋之际，正是施行严峻法令的时候。可能严政貌似并非仁者之政，其实却不然。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现在能够设立严格的法令，让百姓有法可循，他们会十分乐意接受。因为相比较之前刘璋时代的无法可依，这样的做法能够令百姓安心。当一个国家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之后，才能带给百姓安全感，令百姓真正地体会到国家的惠民之处。

“拿一个家庭来比喻国家的话，若家中只有慈母，而无严父，则家门必衰，子女嗟叹；若是家有严父，而无慈母，子女必不能骄奢淫逸，而严肃的家训也能令这个家更加繁荣，子女得享安乐。大到治国，小到治家，皆是如此！”

“原来如此！我只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让军师见笑了！”

法正听了诸葛亮的一席话，颇为受益，他对诸葛亮的才能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数日之后，新的宪章、法令、军律等各项法律法规纷纷出台。西蜀四十一州中，各州皆设立兵部，负责对内治乱安民，对外抵御外敌。至此，蜀川重获新机，初展规模。

这时，有关蜀地的消息，也顺着滚滚长江，传播到各处，东吴也有所耳闻。

“刘备已经占领了成都！”

“他在蜀中发布新政，匡正治安。”

“前任益州太守刘璋，听说被送到荆州去了。”

“……”

东吴的群臣每次在议事堂碰头时，总会交头接耳地传递各路消息。

一日，吴侯孙权召集群臣，说道：“想当初，刘备再三保证，只要他能攻取西蜀，便将荆州归还我方。这句话孙某听得耳朵都磨出茧子了，但如今他当真拿下西蜀了，却又不提了。刘备言而无信，实在可恨！孙某打算发兵攻取荆州，收复失地，各位怎么看？”

只见吴中宿老张昭摇头说道：“主公，此事不可啊！”

孙权问道：“哦？您莫非不赞同出兵？”

张昭点头道：“魏、蜀、吴三方之中，要数我东吴最有优势，这皆因我们占据了地理优势。如今国泰民安，军队则养精蓄锐已久，不宜轻言兴兵。”

“但是，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要回荆州呢？”

“主公不必着急，我自有一计，可保荆州安然回归。”

“哦？有何妙计？”

“这倒不难。如今刘备最为器重的人，便是军师诸葛亮。而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在我东吴为官，这便好办了！您可以派诸葛瑾出使西蜀，令他游说刘备归还荆州。倘使刘备不还荆州的话，便威胁将诸葛亮的兄长一家，全部问斩。这不就得了！”

“哈哈！果然是好计！这样一来，诸葛亮迫于亲情，刘备迫于义理，自然不得不归还荆州。不过，诸葛瑾在东吴为官多年，一直坦坦荡荡无甚过错，孙某该如何将他的妻子儿女治罪呢？”

“这倒不难。您只需对诸葛瑾讲明其中的缘由，告诉他不过是暂时禁锢其家人，便不会有什么问题。”

第二天，诸葛瑾便奉召来到吴宫，面见孙权。

第十三章
临江亭会谈

这一日，刘备叫来诸葛亮，尴尬地问道：“听说令兄到蜀中来了？”

“是的。家兄似乎是昨夜到的。”

“你们兄弟二人尚未见面吗？”

“他此番乃是作为东吴使者而来的。我既然身为蜀中之臣，怎能擅自与他会面。”

“令兄此番前来，所谓何事呢？”

“家兄恐怕是为了要荆州之事而来。”之后，诸葛亮凑近刘备身边，耳语了几句，“主公如此这般行事即可。”

“好的！刘某明白了。”刘备这才喜笑颜开。

当晚，诸葛亮突然造访驿馆。诸葛瑾一见到弟弟，立刻放声大哭起来。

“哥哥，你为何大哭？”

“弟弟啊！为兄的全家老小，都被吴侯关进大牢了！”

“什么？莫非是因为我家主公未还荆州，害你们受了牵连？”

“正是啊！弟弟，你一定要帮帮为兄啊！”

“那是自然！兄长和嫂嫂因为孔明而深受牵连，我怎会坐视不管？你且放心，我这就去禀告主公，请他将荆州归还给东吴。倘若我们归还了荆州，想必东吴不会为难兄长了吧？”

“多亏弟弟帮忙！”诸葛瑾这才拭干泪水，面露喜色，再三对弟弟道谢。

他次日便去谒见刘备，说道：“此乃吴侯命我转交刘皇叔的书信。”

刘备展信一看，立刻满面怒容。

诸葛瑾见状，心中暗暗吃惊，就连侍立一旁的诸葛亮也不禁瞪大了眼睛。

只见刘备一把撕碎手上的书信，他遥指东吴的方向，大声怒骂道：“好你个孙权！竟然如此霸道！刘某本欲一取下西蜀便归还荆州，你却玩弄小计，将我的夫人诓回东吴！你不顾我们的夫妻情深，硬生生拆散了刘某的姻缘，刘某如今对你恨之入骨！想当初刘某虽只领荆州一地，尚且没把你放在眼里，如今我坐拥西蜀四十一州，精兵数十万，战马无数，粮草丰鼎，百姓齐心。无论你万般手段，哪怕是兴兵来伐，也休想拿回荆州！”

刘备异常激动，他慷慨陈词，仿佛要一吐胸臆。诸葛两兄弟也吓得不敢出声，只能默然垂首。过了良久，诸葛亮才掩面哭道：“请主公明鉴！如今我的嫂嫂和侄儿都被吴侯囚禁。倘若荆州不还，他便要将他们全部诛杀！若真的如此，我也无颜苟活于世了！请主公看在我的分儿上，再三思啊！”

诸葛亮一边说，一边仰头吞泪。他的肩膀也哭得颤抖不止。

刘备虽然面色稍霁，但仍余怒未消。他慢慢平复了一下情绪，才体谅地对诸葛亮说道：“军师莫要如此伤怀，刘某怎能不理解你的苦衷？我虽不愿归还荆州，但也不能让军师太过为难。唉！……不如这样吧，刘某最多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归还东吴，这样既可以保住东吴的面子，又可以解救令兄的妻儿。刘某做这些让步，全是看在军师的情面啊！”

“多谢主公！多谢主公！”

诸葛亮连连拜谢，感激地说道：“主公既然肯让三郡，便请写下一封书信，好让兄长携此信去荆州见关羽关将军，与他商议交割之事。”

刘备当即挥笔，写好书信交给诸葛瑾，并提醒他道：“我那义弟关羽的心地十分率直，性情如火，连刘某也要惧怕三分。你去见他之后，须用好言相劝，莫要与他冲突。”

诸葛瑾于是怀揣书信离开成都，一路上跋山涉水，花了十多日才抵达荆州。一到荆州，便立刻求见关羽。

关羽的养子关平，侍立在他身旁。

诸葛瑾递上刘备的亲笔信，对关羽说道：“刘皇叔已经答应将荆州三郡归还东吴，望关将军从速安排。”

关羽一言不发，只是瞪着眼睛盯着诸葛瑾。诸葛瑾无奈，只得哀求道：“倘若关将军不肯归还三郡，只怕我的妻子儿女会立刻被吴侯诛杀。我无颜再回东吴，还望关将军能体谅我的苦衷！”

关羽一拍剑柄，大喝一声：“不行！荆州三郡绝不能还！这些都是吴侯的诡计罢了，关某怎会上当？你休得啰唆，否则关某这柄剑就要不客气了！”

关平在一旁劝道：“爹爹请息怒！这位也不是外人，他是咱们军师的兄长嘛。”

“我知道！若他不是军师的兄长，我早就饶不过他！”关羽满面怒容，十分可怖。

诸葛瑾无奈之下，只得返回成都，打算向刘备申诉。可刘备却卧病在床，医生不准他见客。诸葛瑾又想找弟弟诸葛亮商量，怎奈诸葛亮也去各处巡察，不在成都。

诸葛瑾千里迢迢，往返折复，却徒劳无功。无奈之下，他只得返回东吴，向孙权报告事情经过。孙权一听，气得连连跺脚，他断定一定是诸葛亮从中设计。但他仍对诸葛瑾道：“此事你并无过，你的妻子老小也是无罪。你们回家便是了。”

孙权命人将诸葛瑾一家放还回家。之后，孙权又派几位官吏去荆州

赴任："刘备已经答应归还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无论关羽肯不肯，东吴都得接收过来。你们这就去这三郡赴任，将当地的官吏赶走，接管政务！"

孙权除了派出官吏，也派了军队一同前往。

但没过多久，他派去的几名官吏都逃回来了。他们说不仅没有接管成功，反而被关羽赶了回来，带去的兵马也被对方打得落花流水，仅剩三分之一生还。

这时，鲁肃建议道："看起来，若用寻常手段，我们恐怕难以要回荆州。主公可以将此事交给我来办，待我溯江前去陆口边寨，择日于临江亭设宴，邀关羽前来商议。假如他肯听从好言相劝便罢，若他执意不从，便当场将他刺死。主公认为妥否？"

鲁肃作为东吴数一数二的贤臣，虽然有人反对，但吴侯孙权却执意采纳了他的计策。孙权说道："恐怕咱们不这么做，便难以收回荆州！请你快些去吧！"

于是，鲁肃佯作亲睦使者，却暗率满船将士，溯江而上。抵达陆口后，他便在风光俊秀的临江亭上，大摆酒宴。鲁肃还分别叮嘱吕蒙、甘宁等大将："待你们见到关羽，便如此行事。"

临江亭位于如今的湖北省境内，与荆州隔江相对。鲁肃派人渡江送上请帖，送信之人身着华服，侍者手擎华盖，显得十分悠然。小舟破江而去，水声清脆。

使者在对岸下船，进荆州城拜见关羽递上请帖。鲁肃在信中洋洋洒洒写到两人的深厚情谊，态度十分恭谨，令人难以回绝。

"好！关某定会去赴约！"关羽答应下来，便打发使者回去了。

关平一见，颇为担心："父亲，这鲁肃虽然是个东吴贤者，素有长者风范，但如今时局如此，也难保他使诈来陷害您啊！父亲您这千金之躯，怎可轻易涉险？请您三思啊！"

"不必担心！"关羽毫不在意地说，"我只带周仓一人同去。到那天，你可率领精兵五百，乘坐快舟在岸边待命。若见为父在对岸举旗招

呼，便立刻驶快舟来接应就是。”

“孩儿遵命！”关平只得听从父亲的命令行事。

到了约定的当日，关羽特意打扮了一番。他身着绿袍，头扎青巾，峨冠美髯，十分华丽。他乘坐的小舟也特意装饰一新，显得十分隆重。同行的周仓面如青蛟，唇露白齿，两条晒得铁青的臂膀，力能提千斤。但周仓没带兵刃，而是拿着关羽那柄八十二斤重的青龙偃月刀，侍立在关羽身后。这柄大刀关羽自桃园结义以来，从未离身。

他们乘舟而来，舟上立着一面红旗，上绣斗大一个“关”字。江风吹过，波浪不兴，关羽双目微闭，似睡非睡。

“他们来了！只有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关羽？”

东吴兵士远眺江面，见此情景不禁惊奇地瞪圆了双眼。他们皆以为关羽必定引大队兵士前来，因此鲁肃便早已计划好，吕蒙与甘宁以铁炮为号，各率两路人马将其包围，一网打尽。

怎奈关羽却不以为然地只带了一名随从而来，导致东吴的计划不便执行。

鲁肃和手下众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改计行事。

他们在临江亭的后园埋伏了五十名身强力壮的兵士，专等关羽前来。另外，还在沿路各处，山林泉边都埋伏好刀斧手。任何人一旦踏足此地，绝难逃出生天。但是在表面上这些刀光剑影都被遮掩周详，看不出一丝破绽。

临江亭之中大摆宴席，各式雕花盘碗之上，盛满远道运来的美味佳肴，再配上松林翠柏的掩映，以及林间各色莺鸟的婉转啼鸣，显得格外隆重。

鲁肃一见关羽前来，连忙热情地将他让至上座。东吴将士轮番敬酒，歌伎乐女殷勤服侍，整个宴席显得十分热闹融洽。但鲁肃却一直躲闪着关羽的视线，因心中有愧，始终不敢正视关羽。

待宾主双方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鲁肃才提起话头，他对关羽说道：“关将军想必还记得，当初鲁某奉吴侯之命，多次出使，请刘皇叔归还荆州。只可惜难如人愿啊！”

“此话怎讲？”

“鲁某如今在东吴落得个言而无信的名声，刘皇叔坑得我好惨！”

“我家主公向来遵守承诺，他绝不会做背信弃义之事！”

“可是，事到如今，荆州尚未归还啊！”

“呵呵！”

“关将军啊，不怕您笑话，鲁某曾为刘皇叔作保，如今荆州再不归还的话，我实在难圆其辞了啊！想当初刘皇叔保证，只要得了西蜀四十一州，便将荆州归还东吴。如今既然已得益州，他却仍不归还荆州。之前刘皇叔终于答应，先归还荆州三郡，无奈关将军又拒不答应，这让鲁某如何是好啊？”

“鲁公请看，这荆州来之不易啊！想当初我家主公率领我等将臣，在乌林几番激战，抛头颅洒热血才夺了下来。关某身边的无数兄弟，都葬身此处，如今东吴说要便要，我等又岂能轻易让出？请你替我等想一想，倘若你是我，又会如何处置？”

“关将军啊，您也莫要忘了，想当年当阳之战时，关将军大败而归，无处立足之际，是谁向你们伸出的援手？若非东吴及时出手相救，你们便无家可归。如此雪中送炭的恩情，关将军怎么忘了？”

鲁肃不愧是东吴数一数二的大贤才，当他谈到涉及东吴利益的时候，立刻慷慨陈词，咄咄逼人：“鲁某并非是一定要关将军报答东吴的恩情，但您且想一想，想当初，刘皇叔东奔西躲，无处容身之际，只有我家主公肯出手相助。之后，东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战斗，终于在赤壁一举击破曹操的百万大军，刘皇叔因此才得以重获生机，得到荆州，得以立足。刘皇叔曾答应得了西蜀便归还荆州，如今既已将西蜀四十一州拿下，若再迟迟不肯归还荆州的话，只恐遭天下人耻笑啊！刘皇叔素来以信义为先，为天下人景仰，关将军还是不要辱没刘皇叔的美名才是！”

“……”

关羽闻言，一时语塞，只好低下头来。他只得无奈地应道：“我家主公做事，必然有所缘由，岂是我等可以揣摩的？”

鲁肃继续咄咄逼人地追问道：“关将军，您与刘皇叔曾在桃园结义，发誓生死与共。天下人都知道，你就代表刘皇叔啊！”

这时，原本侍立在关羽身侧的周仓，见主人受窘，忽然大吼一声：“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凭什么荆州非得归还东吴，你家主君孙权怎能一人独占？”

周仓一声大吼，震得屋宇颤抖，人人皆惊。关羽顿时变色，他起身一把夺过周仓手执的青龙偃月刀，呵斥道：“周仓！还不住口！此乃国家大事，岂容你信口开河！快给我退下！”

关羽不顾亭中一片骚然，伸手扯住了鲁肃的胳膊便向亭外走去。此时，周仓早已会意，先一步奔至江边，举起红旗向对岸摇晃示意。

“随我来吧！”关羽佯作酒醉，拉扯着鲁肃，快步走向外面，“鲁公，如此国家之事，怎能在筵间轻谈？今日我已大醉，恐谈此事而伤了酒兴，更坏了你我的故旧之情。不如我另择一日，在荆州设筵款待鲁公，你我再饮一场。今天就此告别，你送我去江边可好？”

还不等东吴将士反应过来，关羽已经快步走出亭子，穿过园子，步出门外。鲁肃的胳膊被关羽扯住，只得一路紧紧跟随，毫无能力反抗。

鲁肃此时醉意全消，他踉踉跄跄地跟在关羽身后，只听得耳旁呼呼的风声。很快，他们便来到江边，只见江上浪涛汹涌。

吕蒙与甘宁原本在江边埋伏下重兵，但当他们看到关羽一手提青龙偃月刀，另一只手扯着鲁肃时，只能干瞪眼。他们生怕伤着鲁肃，于是互相提醒道：“且慢动手！”

“大家都不可轻举妄动！”

这时，周仓已将小船靠近岸边，关羽这才放掉鲁肃，纵身跳上小船。他说了一句：“有缘再会！”

话罢，小船便像箭一样，飞驰而去。

甘宁与吕蒙见鲁肃平安，这才下令放箭。所有东吴将士立刻搭弓瞄准，齐向小船放箭。但小舟顺风而去，轻快地划过江心，汇入对岸迎来的数十艘快船之中。

鲁肃交涉失败，两地势必断交。

之后，鲁肃立刻写明事情经过，派快马急送至吴都秣陵。

与此同时，还有快马带来了另一个消息，曹操又率三十万大军南下。

第十四章
冬叶萧瑟

魏军要攻打东吴的消息，尚不确切，但也绝非空穴来风。

曹操一直计划在冬季到来之前兴兵讨吴。他已将南征军调遣完毕，各位将官的任务也已确定。但就在这时，参军傅干却写了一封长长的谏书，谏书中写道：

一、此时征吴，时机未到；

二、汉中张鲁、西蜀刘备的动向，不得不防；

三、东吴新城秣陵修筑得非常坚固，凭据长江天险，使作战非常困难；

四、魏军应先充实实力，做好战备，之后再行征讨之事，云云。

曹操读罢谏书，再三斟酌，终于暂时打消征吴的计划，转而专注于内政文治方面。他不仅改革了文部体制，还兴建多所学校，大兴教育。

曹操刚刚推行了一些善政，便有不少朝臣争相逢迎。宫中侍郎王粲、和洽、杜袭等人，大肆叫嚣："曹丞相的功劳千秋万代，应被封为魏王，名垂青史才是！"

而中书令荀攸听到这个说法后，却坚决反对。荀攸身为辅佐曹操的忠臣，斥责他们道："曹丞相官至魏公，获赐九锡之荣，已是位极人臣了。倘若如今再晋为魏王，只怕快要破顶而出，其野心暴露，只会对曹丞相有百害而无一利！到时候，你们这些人，也难脱干系！"

番话被添油加醋地传入曹操耳中，令曹操非常不快："荀攸说的这是什么混账话！他莫非是想仿效荀彧么？"

曹操随口一句又被人传到荀攸那里。荀攸一气之下，病倒在家，从此托病不出。到了当年的冬天，终是抑郁而终。

曹操闻讯，十分伤感："荀攸不过五十八岁，便已离世，实在可惜！他可是辅佐老夫的一大功臣！"

于是曹操加封魏王之事暂且搁置，但毕竟纸包不住火。此事经由宫廷谏议官赵俨之口，传到了皇帝耳中。

过了几日，便有人禀告皇上道："听说那个赵俨，被曹操拖至市街，当众斩首了！"

献帝听后，龙躯颤抖："啊？赵俨昨晚还在宫中，没想到今日竟已命丧街市！曹操的野心膨胀，朕与皇后早晚也必将遭此噩运啊！"

在禁宫深处，皇帝与皇后抱头痛哭，泪洒栏杆。曹操的势力日益隆盛，而朝廷却日渐式微。就连百姓也几乎忘记了，这个献帝的存在。

"咱们与其再过这般如坐针毡的日子，倒不如请皇上早下决断，请家父伏完相助！他早有意除掉曹贼，不如请宦官穆顺出马。此人十分忠义，可将密敕带出去。"伏皇后忍无可忍，劝献帝反抗曹操。

献帝已经隐忍多年，受到伏皇后的激励后，胸中的怒火终于压倒了理性，同意了皇后的建议。

之后，献帝召来宦官穆顺，命他将密敕交给伏完。穆顺十分忠顺，于是将密敕藏于发髻之中，冒死出宫。

朝臣及官宦之中，埋有众多曹操的耳目。因此，立刻有人向曹操报告："穆顺鬼鬼祟祟地出了宫，去了伏完的宅子。"

曹操十分敏锐，立刻猜出了端倪。于是，他亲自率领数名卫兵，守在宫门一侧，专等穆顺回来。

夜半三更时分，穆顺才悄悄回来。由于他出宫事急，早给宫门守卫塞了红包，因此见此时门外无人，他并不起疑。正当他快步走近宫门

时，只听身后一个声音响起：“请留步！”

穆顺一歪头，只见曹操从黑黢黢的宫门旁走了出来，吓得他汗毛倒竖。

“你这是去哪儿了？”

“啊……是啊……”

“怎么口吃了？老夫在问你，你刚才到底去哪里了？”

“那个……皇后傍晚忽然腹痛不止，命我出宫求医。我刚从医馆回来。”

“一派胡言！”

“不，……是真的！”

“宫中不是有御医嘛，为何要派你出宫去医馆？老夫看你不是去找大夫吧？”

曹操大手一挥，立刻从黑暗中窜出数名卫兵，给穆顺搜身。

他们将穆顺的衣服剥去，从头到脚搜了几遍，却始终没找到任何证据，只得将他放了。

穆顺仿佛虎口脱险，赶紧穿上衣服，匆忙离开。突然，风将他的帽子吹落，穆顺慌张地弯腰拾起帽子。

曹操却突然叫道：“且慢！”

他抢过穆顺的帽子，里里外外仔细查看，仍未发现任何线索，厌恶地将帽子丢掉，喝了一声：“快滚！”

穆顺上前拾起帽子，戴在头上，脸色惨白。

“等等！你回来！”曹操第三次叫住穆顺。这次他一把扯掉帽子，去摸他的发髻。

“哼！果不其然！”

曹操细摸之下，从穆顺的发髻深处摸出一枚纸片。只见纸片上密密麻麻写满蝇头小字，是伏完的笔迹。他写的是给女儿伏皇后的回信，大意如下：

今夜得见密诏，我不禁感然落泪。凡事皆须看准时机，还请皇后少安毋躁，等待时机。依我之见，皇帝应暗中联络西蜀刘备，令他诱引汉中张鲁举兵向曹，到时曹操必引兵向外，将矛头转向，其军政重心也会倾斜。到那时，我们便结密党，倡大义。如此行事则定可成事，陛下的宸襟可安。事成之前，切莫被人觉察。

曹操见信，狂怒至极，反而冷笑一声，将伏完的回信揣入袖中，之后下令：“把他带走拷问！”

到了第二天天明时分，狱卒跪于阶下禀告：“我们给穆顺上了大刑，他却始终一字不吐！”

狱卒严刑拷打一整夜，也显得十分疲惫憔悴。

另外，曹操还派了一路人马，突袭伏完之宅。他们从他家中搜出伏皇后的亲笔密敕，立刻带回来呈给曹操。曹操面如冰霜，下令道：“将伏氏三族统统拿下，打入大牢。凡有干系者，统统拿下！”

又命御林将军郗虑，去宫内将皇后的玺绶夺下，贬为平民。

“魏公有令！”

在这倒行逆施的世道，曹操的命令甚至高于圣旨。郗虑奉丞相之命，便大摇大摆地带着三百御林兵，直闯皇宫禁地。

此时，献帝正在外殿，忽听宫中人声嘈杂，忙派人前去打探：“去看看外面怎么了？”

这时，大将郗虑闯入大殿来，用极其无礼的态度对皇帝说道：“我等是奉了魏公之令而来，来收皇后的玺绶！请皇上行个方便吧！”

献帝闻言，吓得脸色惨白：“哎呀！”

他明白，一定是穆顺落到曹操手中了。

宫中顿时大乱，宫女们哀声哭嚎，卫兵们横冲直撞，揪住人就喝问："皇后藏到哪里去了？"

原来，伏皇后见势不妙，被宫女们搀扶着，躲进了后殿的朱户之中。那里有一面夹墙，可容人藏身。

郗虑也来到后殿，下令道："此处必有机关，快去把尚书令华歆叫来！"

可是，当众人一同凿破夹壁，进到里面搜寻，却依旧没有发现人影。正当郗虑想退出时，华歆却知道其中还有夹层，于是他抽剑刺入夹壁。立刻从夹壁中喷出鲜血，伏皇后也惨叫一声，滚落出来。

此情此景，令人惨不忍睹！

虽然世人还尊朝廷，讲臣道，甚至有人自诩国之有道，但是一旦人的野心膨胀，便会不可一世。如此倒行逆施之事，竟然在皇宫内发生了！

伏皇后披头散发，拼命求情："求求你，饶了我吧！"

华歆却毫不留情："哼！你自己去向丞相求情吧！"

他揪住伏皇后的头发，将她推推搡搡地带到曹操面前。曹操怒视着伏皇后，冷冷地说道："老夫素来不曾害你，没想到你倒要加害于我！今日我便要让你知道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说罢，曹操便命手下对伏皇后痛下毒手。伏皇后不堪重刑，呜呼一命而亡。

伏皇后临死前的惨叫，以及曹操的怒骂之声，一直传至廊下。献帝揪着自己的头发，悲痛欲绝："天啊！这是什么世道啊！这到底是人间？还是地狱？"

见皇帝几乎啼血，郗虑便命手下将献帝关入秘宫幽禁起来。

曹操仍不罢休，他杖毙伏皇后之后，当晚又将伏完一族及穆顺一族

全部斩首。与他们有丝毫牵连的人也不放过，最后男女老少，共约两百余人，都惨遭杀戮。

时为建安十九年冬十一月[(4)]。天地为之变色，黑漆漆的乌云压在许昌上空，草木含悲，枯叶萧瑟。午门前的冷霜，累日不消。

这一日，曹操入宫，假惺惺地对献帝说道：“臣听说陛下一连数日茶饭不思，心中十分担忧。臣绝无异心，更非无情，只是既然出了状况，只得尽职处理罢了。”

之后，曹操又强行迫使皇帝封自己的女儿为皇后。献帝只好依从，任凭曹操摆弄。

翌年的春天，曹操之女便正式入宫为后。曹操也凭着国丈的身份，更加有恃无恐。

第十五章
吞并汉中

“魏公有事，急召您与夏侯惇密议，请速回许昌！”曹操派贾诩给堂弟曹仁送上一封信。

“哦？何事召我回京？”曹仁立刻动身，赶往许昌。

来到丞相府，曹仁便大摇大摆往里走。他本身便是曹氏一族，又功勋卓著，进丞相府自是轻车熟路。

但待他正要进曹操的正厅门口时，却听到一声断喝：“站住！”

曹仁一看，只见许褚仿佛看门的石狮子一般，按剑立在门旁。刚才出声的自然是他了。

“许褚，怎么了？”

“阁下这是要往哪里去？”

“我是奉命来见魏公的。哎？你又不是不认识我，为何不让我进去？”

“魏公此时正在午睡，任何人不得进去！”

“别人不得进去，我却非要进！午睡不午睡都不妨事。”

“不行！你也不能进去！”

“什么？你怎能对我如此无礼？我可是魏公的血亲，你也敢阻拦不

成？”曹仁一听，气得剑眉倒竖。

“无论你是魏公的血亲，还是什么人，我没得到魏公的同意，便不能让任何人进入。虽然我许某的身份卑微，但既然奉命在此警戒守卫，便要恪守本职。有我守在这里，谁也不能进去打扰魏公！你要想见魏公，便在此候着，等他醒了再进去！”

许褚硬是不肯放曹仁入内。曹仁无奈，只得在门外等候。直到曹操午睡起床，曹仁才进去。他一进去，就对曹操抱怨道：“唉！我今天真是倒霉！碰到许褚这个死脑筋！”

曹操听后，却对许褚大加赞赏：“不愧是我的虎痴许褚！老夫正因有他守卫，才得以高枕无忧！”

不久后，夏侯惇和贾诩也先后赶到。

曹操见三人到齐，便开口说道：“老夫召你等前来，不为别的，只因我近日在想，若是听任西蜀发展下去的话，早晚会酿成大患。你们说说看，有什么办法能将刘备从蜀地赶走？”

夏侯惇答道：“汉中好比西蜀的屏障。魏公欲取西蜀，必先取汉中。”

“言之有理！那么汉中如今状况如何？”

“末将以为，以眼下之势，汉中可一举攻破。汉中如今缺少帮手，孤立无援。”

“好！那老夫便急令编成西征军团，先讨张鲁！”

贾诩接着说道：“待魏公取下汉中之后，西蜀便失去屏障，宛如仓中之鼠一般。他们虽可以先挺上一阵子，但很快便会弹尽粮绝，被我们拿下！”

之后，汉中闻讯便骚动起来。张鲁一连数日，召集属下商讨应敌之策。

“听说魏军分为三路，来攻我汉中。一路是夏侯惇，一路是曹仁，还有一路是夏侯渊同张郃，曹操则自率中军而来。”

“我们该如何对付呢？”

“我们要凭借汉中第一险要阳平关的地势，以此为中心守备才是！”

于是，张鲁任张卫为大将，与杨昂、杨任等人一起，动身前往阳平关。

阳平关左右皆有高山为屏障，那里遍布森林，平原辽阔，又据有多处险阻。实乃一处绝佳的防守之处。

阳平关外十五里处，已有曹魏西征军的先锋部队在此扎营。

第一仗，魏军便在阳平关吃了败仗。

究其缘由，一是魏军对此处的地势不熟；二是汉中军采取奇袭，他们将魏军的先锋部队截为数段，之后各个击破，加以歼灭。

“哼！你们打的什么仗！简直如儿戏一般！”

曹操见先锋部队头阵便打了败仗，立刻大怒，将先锋大将夏侯渊和张郃狠狠训斥了一番。

第二天，曹操便亲自出马，带着许褚和徐晃二将，登上一处高地，眺望敌军的营寨。那里能将山下阳平关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

曹操以鞭点指说道：“那里就是张卫的营寨，他有什么精妙的布阵？这还攻破不了吗？”

曹操的话音未落，忽听后方山上一声哨响，箭如雨下。曹操大惊，转身观瞧，只见敌将杨昂、杨任、杨平的大旗显现，敌人高呼：“别让网里的鱼溜走了！”

同时，汉中军还将通往山麓的退路阻断。

这一日，大战一直持续到第二天。魏军遭到了迎头痛击，大败而归。第三日，魏军依然无法逆转败势，曹操也身陷苦战，好不容易才九死一生，逃了回去。

之后，曹操下令退阵七十里。两军对峙五十余日，曹操依旧毫无办

法，他这时才明白阳平关是块硬骨头，只得无奈下令：“大军撤回许都，他日再讨汉中！”

于是，一夜之间，曹军便全部撤退，旌旗也消失了。而这时，在汉中军的帐内，却又分作两派。杨昂激励主张追击：“主公！咱们应该乘胜追击，一举全歼魏军！”

而杨任却不同意：“绝不可穷追败军！想那曹操诡计多端，我们绝不可贸然追击！”

可是，杨昂自作主张，带着五寨兵马赶去追击，只留少许人马留守。

却不知，他的贸然行动，却最终酿下苦果，直接将汉中引入灭亡的深渊。汉中军虽然一开始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却最终中了曹操的计谋，而一败涂地。

这一日，山中云雾缭绕，阳平关内外的浓雾更重，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杨昂执意率兵出关。当日傍晚时分，只听关下有人高叫：“开门！快开门！”

关上守军只道是自家兵马返回，便未加思索打开关门。谁料关门一开，却是夏侯渊率三千精兵径直闯入。

汉中军素来惯于奇袭，却不料此番竟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魏兵一进关，便四处放火。当时浓雾缭绕，视野不清，守关的将士又没剩几个，无力扑火。因此大火迅速蔓延开去，守军不敌，阳平关很快便改换了魏军的大旗。

主将张卫得知阳平关陷落，只得仓皇逃往南郑（今陕西省，汉中一带）。杨昂听说后方火起，大惊之下只得停止追击，急急折回，欲救危急。

“哈哈！等的就是你！”

杨昂在折回途中，却不料被许褚率军拦个正着。全军被剿灭不说，大将杨昂也战死疆场，曝尸荒野。

另一员大将杨任也被夏侯渊、张郃前后夹击，只得随张卫一道逃往

南郑关。张鲁得到此讯，勃然大怒，他立刻下了死令：“任何人胆敢临阵退兵，立刻斩首！”

杨任无奈，只得再度领兵出战，试图夺回阳平关。孰料他在途中遇着夏侯渊，力战不敌，也战死疆场。

曹操亲率大军，紧随先锋部队之后，先得阳平关，进而攻到南郑关。至此，魏军的大部队距汉中已经在咫尺之间。

张鲁这才发觉事态危急，急忙又聚集文武百官商议：“汉中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有谁能力挽狂澜，拯救汉中？”

汉中大将阎圃，高声应道：“事到如今，唯有庞德才能救汉中！此人是西凉马超的旧部，字令明，如今在我汉中。只有他，能敌曹操！”

“哦？西凉马超既然早已离开汉中，为何庞德却独留此地？”座中文武纷纷议论道。

张鲁其实是清楚此中原委的。之前马超奉命征讨葭萌关时，庞德因病未能同往。如今庞德已经病愈，安好如初。

“哎！庞德确实能担此任！”张鲁被阎圃提醒，立刻想起此人。他乐得一拍大腿，连忙命人召来庞德。

庞德临阵授命，立刻应道：“庞某虽自西凉而来，但深受汉中之恩。如今主公有难，庞某焉敢袖手旁观？”

之后，庞德拜领了张鲁手中的帅旗，点齐一万余骑兵马，立刻赶赴前线。

“庞德来了！”

曹操闻讯后，立刻吩咐道：“庞德乃西凉勇将，又是马超当年的股肱之臣。此人现在委身于张鲁之下，想必难展其志。老夫欲将他招致麾下，请诸位务必将他生擒！”

“魏公既然要生擒庞德，须先用计将他的体力耗尽才是。”他们试图使出车轮大战，由诸位将官轮番上阵。一军战上一会儿，便换另一军再战，务必累得庞德没有喘息的时机。

可是那庞德似乎根本不知疲倦。他连续应战张郃、夏侯渊、徐晃等几员大将，尤其是和“虎痴”许褚的一战，两人大战了五十余个回合，仍然未分胜负。庞德战罢许褚，不仅不显得疲惫，反而愈加精神抖擞，还能与下一员大将比拼。

“西凉庞德果然了得！他的武艺高强绝伦，世间少有啊！”魏军诸将也不禁佩服这位敌将，纷纷夸赞庞德。

“如此猛将，老夫一定要招降于他！”

曹操一边观战，一边十分爱才。他远远望着庞德奋战的身影，心中暗喜，脸上的笑容仿佛是林间逐鹿的少年一般。

他一边啃着手指，一边思量该如何拿下庞德。

贾诩立刻献上一计。

于是，第二天，魏军一与汉中军交战，便溃退了十几里。

庞德一鼓作气夺下魏军的营寨，但他丝毫不敢大意，加强警戒，提防魏兵来劫寨。

果然，当晚夜半，魏军便从四面八方杀来。

“哼！庞某才不会上你的当！”

庞德心中打定主意，于是并不恋战，立刻引兵退回南郑城内。

他之前在魏军营中虏获了大量敌人的粮草军需，于是庞德命人将战利品尽数运回城中，同时向汉中张鲁送去捷报：“末将攻下魏军一寨，虏获大量战利品。”

庞德并不知道，在向城中搬运战利品的士兵里混入了魏军的奸细。那人一进城里，便立刻找到杨松府上。

“我是魏公曹操的心腹之人。特来拜见先生，送上金甲为信。”那人不仅对杨松亮了身份，还立刻取出贴身穿的黄金护心甲，以及一封曹操的亲笔书信，“请先生过目。”

杨松虽身为汉中重臣，却素来贪财。他一见到那件用黄金打造的铠甲，立刻乐得眯起双眼，露出垂涎之色。当他看到曹操信中，以高官厚禄诱他离反，心中更是贪婪不已。

“请你回禀魏公，就说杨某晓得了。”

杨松送走来人，立刻连夜赶往汉中求见张鲁。他在张鲁面前一通搬弄是非：“主公可要多留心那个庞德才是啊！他毕竟是马超的人啊！属下看他此番替汉中出阵，根本就没使出全力。您看他虽然占了魏军的营寨，后来又轻易还给了敌人，最后又退回南郑城。恐怕庞德早就暗地勾结了曹操，您可一定要明察才是！”

张鲁被杨松的谗言所蛊惑，立刻召回庞德问罪。

庞德见张鲁急召自己回汉中，并不清楚所为何事。他只得匆匆赶回，谁知一见到张鲁，便被不由分说地劈头骂道：“好你个庞德！你忘恩负义！竟敢与曹操串通！你胆敢出卖于我！”

张鲁气急败坏，当场就要下令将庞德斩首。

阎圃连忙出列苦苦相劝：“请主公暂息雷霆之怒，此事尚待确认，您不忙杀庞将军啊！咱们且听一听庞将军如何解释。倘若他要自证清白，便不妨让他将功补过，岂不更好？”

张鲁闻言，答应了阎圃的建议：“哼！看在阎圃的份儿上，我姑且留你一命。我命你再次出战，若未立功而归，必当依军法砍下你的首级，挂在城楼示众！你给我记仔细了！”

张鲁军令一出，庞德只得退下。他被主公冤枉，心中十分不快，却迫不得已重返战场。

“唉！庞某想报张鲁的收留之恩，真是难啊！”

第二天，庞德单枪匹马冲进敌军，此时他俨然已失去了动力，只求速死罢了。

而正在此时，曹操却出现在前方山坡之上，对他高声叫道：“庞将军，为何急于赴死？何不归顺老夫，保全性命，再图大业？”

“住嘴！”

庞德眼见曹操在前，立刻打马冲上山坡。捉到曹操便是立了大功，他可向张鲁自证清白。若就此赴死，庞德也心甘情愿。

正待庞德毅然决然地冲向曹操之时，却忽然连人带马都凭空消失。原来魏军在那里挖了一个深二十尺许的大坑，庞德不备，正栽入坑中。

曹操见心仪已久的猎物终于落网，十分高兴。庞德被俘后，也甘愿归顺，加入曹操的麾下。

张鲁得知庞德降曹的消息后，便说：“看来杨松的判断果然不错！”

从此之后，张鲁更加器重杨松，凡事必找他相商。

但是，在南郑陷落之后，如今汉中也难敌曹军的包围。

张鲁之弟张卫，听说汉中外郭的防御已破，守军纷纷逃窜，便对张鲁建议道：“主公，咱们不如放火烧城，什么都不留给敌人！”

而杨松却反对焦土政策，他希望保存实力，于是建议：“主公，咱们还是降了吧！”

张鲁虽然十分惊惶，但头脑中尚存一丝理智：“城中的一草一木，仓中的一砖一石，皆为民脂民膏。若张某今天一把火烧了城，天理难容啊！”

于是，张鲁命人将城内仓廪府库全部贴上封条，自己则带着全家老幼，趁当夜二更逃出南门。

魏军很快便攻占了汉中，曹操说道：“张鲁能将官库的金银全部贴上封条，防止遭受战乱受损，原封不动地留给新城主，看来此人确实心存善念，实在是难能可贵！”

于是，曹操特差人前往巴中劝降张鲁一族，承诺只要肯投降，便可保其全家周全。

杨松虽然力劝张鲁投降，但无奈其弟张卫却坚持抵抗。张卫最后拼尽全力，抵御曹魏大军，最终战死沙场。

曹操派军扫荡残敌之际，亲自来到巴中。张鲁只得开城，拜于曹操马前称臣。

杨松也随张鲁出城投降。他露出得意之色，心中暗想，自己此番对曹操有功，定会得到封赏。

曹操却丝毫不理会杨松，他下马之后，亲自将张鲁搀起，安慰道："你能封印仓廪，使城中财产不受兵乱所害，实属难得。上天也会感激你的行为，曹某愿封镇南将军嘉奖于你。"

之后，曹操又挑选了五名汉中旧臣，封为列侯。其中，包括忠心耿耿的阎圃，却唯独没有杨松之名。

杨松到此时还尚自揣测："看来曹丞相会授予我更大的恩赏！"

过了几天，城中大庆汉中平定。街市上又有游街示众的囚犯，即将问刑。只见囚车之上，一人正垂头丧气地被押在其中。

百姓们从四处赶来瞧热闹。他们一边嚼着零食，一面纷纷催促："什么时候砍头啊？"

死囚怨毒地环顾众人，却无能为力。他不是别人，正是杨松。

第十六章
剑、戟、盾

司马懿，字仲达，时任中军主簿。此番曹操吞并汉中的战役中，他也随军前往。

战后，汉中百废待兴。司马懿全面参与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其政治才能初显头角。一日，他对曹操建议道："如今我们一战攻取汉中，震动西蜀，想必对刘备的震动更大。刘备那个人，行事很不机敏，您不如此时以迅雷之势攻之，定能立刻攻克西蜀，让刘备刚刚建立的基业土崩瓦解。"

重臣刘晔也表示赞同："仲达所言极是，我们也有心如此从事。如今西蜀刚刚立足未稳之际，文有诸葛亮安邦治国，武有关羽、张飞、赵云、黄忠和马超五虎勇将，待经年累月之后若再想打败他们，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丞相若有心讨伐刘备，此时正是时机！"

若是在以前，曹操一定二话不说便带队出征。可自从赤壁之战后，曹操逐渐呈现老态，心气也大不如从前了。他听了二人之言，摇头说道："得陇望蜀，老夫岂不是过于贪心了？如今大战方歇，人困马乏，还是先休整一段时间再说吧！"

另一方面，西蜀听闻曹操已吞并了汉中，民众深感人心惶惶，各路流言都在散布魏军即将攻来的消息。

此时，刘备正在西蜀推行新政，由于根基尚浅，百业待兴。刘备也生怕曹魏大军此时攻来。

在与众人商讨对策时，诸葛亮指出了应对的方针："对于曹操来

说，他的野心博大，本能地渴望扩张势力范围。我们只需将他的精力引向别处扩张之中，便可暂保西蜀无事。同时，我们一定要巩固军事防务，绝不可松懈。”

立下前提之后，诸葛亮又接着说：“在如今的时局之下，我们应该派一位能言善辩之人出使东吴，称我们要按约定规划荆州三郡。同时，还要言明实事利害，促使孙权主动出兵，攻打合淝城。那里乃曹魏重地，之前曹操特命张辽驻守。一旦合淝危急，魏军势必立刻转头南下，力保合淝。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西蜀的燃眉之急。”

“军师果然深谋远虑！不过，该派何人去东吴出使好呢？”

刘备环顾四周，他的目光与一人相对，那人立刻起身，自告奋勇地说道：“请主公派我去吧！”

众人定睛一看，原来是伊籍。

“若是伊籍肯去，最为妥当。”诸葛亮也点头同意，在座皆无异议。

于是，伊籍便揣着刘备的亲笔信，沿江而下。

在前往东吴的途中，伊籍先在荆州靠岸，探望关羽，言明刘备和诸葛亮的计划。

之后，他便来到东吴，提交了刘备的亲笔信。东吴接到来信后，众说纷纭，意见不一。有人还提出关羽之前百般无礼，称：“此时绝对不能答应！”

但大多数人则表示：“若我们立刻拒绝刘备，则等同于自己放弃荆州。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先收回三郡才是！”

使者伊籍则力劝道：“倘若东吴能出兵攻打合淝，曹操在汉中也难以安心，他一定会立刻率兵返回许昌。到那时，我家主公便会夺取汉中，同时将关羽召回，荆州自然可以归还东吴。”

换言之，东吴须答应出兵攻打合淝，才能收回荆州三郡。

最终，张昭、顾雍等人皆倾向于答应刘备的条件，孙权这才点头答应，再度派鲁肃前往荆州，接收三郡。

荆州之地，到底是姓孙还是姓刘，一直是吴蜀之间悬而未决的一大难题。如今，虽然尚未完成交割，但至少荆州的归属问题已有眉目可以解决了。

待荆州三郡顺利交割之后，吴蜀两方才重修旧好。东吴果然调动大军，屯于陆口，并制定好作战方针：“先取皖城，后攻合淝！”

但是，攻打皖城的战役很不顺利。

东吴派出大将吕蒙和甘宁作为先锋，蒋钦和潘璋作为后阵，孙权则亲率中军。同行的还有周泰、陈武、徐盛和董袭等勇将智臣，可谓阵容浩大。但是，虽然东吴做好了完全的准备，最后也拿下了皖城，但是自身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攻城之后，满城鲜血未干，孙权便在攻占当日，大摆盛宴激励将士：“首战告捷！非常不错！以后的仗也这么打！”

此时，凌统刚刚从余杭赶到，方才入席。他对身旁人惋惜地说道：“哎呀实在可惜！我若早两天赶到，就能赶上打皖城了！”

“凌将军不必遗憾。改日攻打合淝之时，你便可像我一样当先锋、立首功了！”坐在一旁的甘宁如此劝道。

甘宁在攻打皖城时，担任先锋，领了首功。刚才的庆功宴上，他还得到吴侯孙权的封赏，得了一件锦袍。因此，甘宁十分得意，觉得自己功勋卓越，酒也不禁多贪了几杯。

“哼！甘宁算什么东西！”凌统十分不屑，嗤之以鼻。

甘宁今晚一直喜笑颜开，他仗着自己有功，四处邀酒，趾高气扬。

当凌统不经意地与他对视之时，忽然在脑海中浮现了亡父的身影。想当初凌统的父亲便是被甘宁所杀，凌统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甘宁也在那一瞬间想起此事，但他心中对凌统十分不屑，暗道：“哼！你不过乳臭未干罢了！”

甘宁的酒劲上头，竟将心中话说了出来。他一指凌统，喝道：“凌统！你哼什么哼！莫非你不服吗？”

他话音刚落，自己的脸色却变了。原来他看见凌统已经手按宝剑，怒气冲冲地瞪视着他。

凌统也忽然意识到自己失态了，他竟在此时此地上露出杀意，实在不合时宜。

“啊！凌某此战未建功立业，不如给大家舞一段剑，聊以助兴。”凌统趁机抽剑在手，走出座席，当场舞起剑来。

甘宁立刻察觉其真正目的，于是也将自己的兵刃长戟抄在手上，走下场来：“好！凌将军舞剑，甘某便舞戟，一同为大家助兴！”

二人下得场来，各自将兵刃舞得虎虎生风。虽然貌似两人在舞剑舞戟，但实际上他们都将对彼此的恩怨情仇灌注在锋刃之上。你来我往，虚实相间，杀意重重。

这厢凌统只盼能一剑为父报仇，而那厢甘宁则想教训教训凌统。两人越舞越快，险象环生，随时会置对方于死地。

“呵呵！你们两个人舞得太过生猛，仿佛两团火焰一般！来来来！吕某给你们掺点冷水，降降温吧！”

吕蒙看出端倪，连忙抄起一面盾牌，纵身跃入场中。他横到两人中间，用盾牌卸掉剑戟的杀机，好不容易才制止住两人的性命相搏。

刚开始，孙权只道是两员大将喝酒助兴，并未在意。后来他才忽然意识到其中的问题，登时酒也惊醒了。幸得吕蒙机智地化解了一场危机，才让庆功宴上不见血溅当场的情况。待甘宁和凌统两人各自住手，回到席上，孙权这才招呼道：“漂亮！你们二人这剑戟实在舞得精彩！来来来！孙某各敬你们一杯，且近前来说话。”

孙权分别给两人倒了一杯酒，语重心长地说道：“如今，咱们刚刚踏上曹魏的领地，你等肩负着东吴兴亡的大任。孙某请你们莫要再念旧仇，要为东吴效力才是！”

第十七章 张辽来了

自从张辽奉命驻守合淝城以来，可谓恪尽职守，就连在睡梦中也不曾放松警戒。

他深知此处的关键。合淝城位于魏国边界第一要冲，他驻守的责任十分艰巨。

当东吴十万大军逼近边关，卫城皖城瞬间便失守了。如今，敌军又犹如决堤的洪水一般，逼近合淝，无数快马送来前线的急报，形势非常严峻。

此时，曹操正在征讨汉中，一听说合淝危急，立即派薛悌携了一个木匣前去。木匣上书有“敌人临近，即刻打开”的封条，里面盛的是曹操拟定的作战指示。

“快打开看看！丞相究竟是让咱们出城迎敌，还是坚守不出？”张辽一接到木匣，副将李典和乐进便急切地催促他打开，一探究竟。

“丞相如此吩咐：此番东吴来犯，是因窥我远在汉中，才想趁机而入。因此，如果你们只是一味地守城，则会让东吴过于骄傲，而轻视于我。但是，如果你们贸然迎敌，去抵挡东吴的十万大军，也讨不到便宜。因此，对待吴军时，你们应该首先奋力迎敌，挫一挫他们远征而来的锋锐，以安我军心。之后，你们应该坚闭勿出，不要再与吴军交锋才是。这就是丞相的指示，大家都要记住！”

“……”

李典素与张辽不睦，他听罢并未出声。而乐进却立刻开口，大发牢骚："丞相这是什么指示啊？从古至今，哪有守城的能战胜攻城的一说？而且我们与东吴的兵力太过悬殊，根本没有胜算啊！"

张辽毫不理会乐进的意见，因为他觉得讨论毫无意义。他径自说道："你们要是想发牢骚，就请自便。张某照旧会遵照丞相的指示，自己出城应战。待我挫掉吴军的锋芒之后，再闭城坚守。"

之后，张辽二话不说，便命人牵来战马，领兵出城应战去了。

李典见状，也不再顾忌许多，开口说道："对！国家事大，李某岂能惜命而误大事！"

李典也跨上战马，随张辽出城应战。乐进见此情景，只得老实地闭上嘴，跟着跃马出城。

此时，东吴大军已开至逍遥津（今安徽省,合肥市内）以北，先锋大将甘宁遭遇到魏军大将乐进，两军对战不久，魏军便败下阵来。

孙权得知此讯，十分得意："魏军不过尔尔，谅他们无人能够阻我！"

于是继续催兵疾进。

在孙权正要渡过逍遥津的时候，突然轰轰几声炮响，从两侧的芦苇荡冲出无数敌军。张辽在左，李典在右，席卷而来。孙权的中军毫无准备，被打个措手不及。

由于吴军的先锋吕蒙、甘宁追赶敌军，此时已与中军拉开了一段距离。而后阵的凌统此时尚未渡河，一时难以接应。

当凌统遥遥望见中军大旗摇晃，队伍大乱的情形，立刻大惊失色："糟糕！中军出事了！"他顾不得手下的将士，单人独骑赶了上去。

待凌统赶到，却见孙权及其率领的七百余名将士已被魏军层层包围，深陷苦战之中。

凌统立刻高声对孙权叫道："主公！主公！莫要对付这帮杂兵，快过小师桥！"

孙权于乱军之中听到凌统的呼喊，连忙答应：“凌统！头前带路！”

孙权连忙奋力突围，与凌统会合。

两人突围来至小师桥畔，却见桥已被敌军破坏大半。桥身上有一丈余的空档，上面没有木板铺盖，人马难以通过。

“哎呀！不好！”

孙权的战马被河水所惊，立刻扬蹄而立，不敢前进。

身后，张辽率领的三千人马发现了二人的行踪，一边放箭一边逼近，情势十分危急。

“凌统，咱们该如何是好？”

孙权吓得胆战心惊，只得俯在马背上躲避箭矢。

“主公不必惊慌！你跟着我照做便是！”

凌统说罢，拨转马头向后退了几丈，之后纵马向前冲刺。在他快到断桥边之际，拼命抽马。战马吃痛，高高跃起，一跳一丈多远，正好落在对面的断桥上。孙权也照着凌统的方法，奋力催马，冲过了断桥。

这时，河面上出现了吴军后阵徐盛、董袭率领的船队。凌统站在断桥上高声招呼：“你们照顾好主公！凌某去去就回！”

之后，凌统又跃回岸上，他并不逃走，反而又冲着敌军的方向，疾驰而去！

这时，吕蒙和甘宁才发现追敌过深，匆忙掉头，想要接应中军。但魏军趁其人马掉头之际，乘虚而入，将吴军冲散然后分而围之。吴军的中军与后军一时调动不及，被魏军冲荡，死伤惨重。

吴军当中，凌统的部队损伤最为惨重。因主将凌统抛下队伍赶去救孙权，导致队伍无人调度，失去阵型，被李典的兵马所包围。一番恶战之下，凌统之军几乎被全歼，死尸累累，惨不忍睹。

凌统奋力杀回其中，解救手下将士，但为时已晚，他的队伍伤亡惨

重，几乎无人生还。凌统自己也身中数枪，浑身浴血，跌跌撞撞逃到小师桥畔。

此时的凌统已疲惫殆尽，再无气力催马跃过断桥了。头上的鲜血模糊了他的双眼，任凭他努力睁大眼睛，仍看不清眼前的情形。

孙权在船上远远望见凌统的身影，他拼命拍打船帮，哑声喊道："凌统回来了！你们快去救他！快去！"

在他的吩咐下，吴军迅速派出一只小船，靠岸救回凌统。之后还救下不少溃退到岸边的东吴将士，但无奈追兵逼近，小船只得匆匆驶离岸边，有不少来不及登船的东吴将士惨遭追兵杀戮，或是落水溺亡。船上之人目睹此情此景，心中悲痛，却无能为力。

"失策！孙某实在是失策！这一仗竟败得如此之惨！"孙权清点残军，见将士们伤亡惨重，懊悔不已。

这时，凌统包扎好了伤口，对孙权直言说道："主公，看来之前我军在皖城轻易取胜，才导致了今日的惨败。全军将士皆恃胜而骄，过于轻敌，才会酿成今日的惨剧。我们不但要吸取今日败仗的教训，更应该引以为戒。此番幸得苍天保佑，主公才保平安无事，也是万幸！"

"唉！孙某实在惭愧！今日之战，我必当终身谨记！"孙权泪洒衣衫，悔不当初。

东吴之军受到此番重挫，难以为继，只得撤回东吴，重新招兵买马，以图后计。

而张辽在逍遥津一战成名。在东吴，老幼妇孺皆知曹魏有一员大将张辽，威震天下。甚至若有儿童啼哭，妇女们便会吓唬道："张辽来了！"

不仅民众皆知张辽的威名，他自己也觉得："张某此番大胜，确实出乎意料。"

他立刻急报汉中，向曹操报告了具体情况。另外，为了防止以后吴兵再犯，张辽也请曹操增派大军，以加强合淝城的防守力量。

"老夫是该继续攻打西蜀？还是转而讨伐东吴呢？"

一时之间，曹操心中犹豫，不知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第十八章
鹅毛之兵

此时，曹操已将汉中收入囊中，但南征东吴一直是他多年的梦想。

每当提起东吴，曹操便会想起赤壁之恨，如鲠在喉，难以忘却。

最后，曹操终于下定决心：“将张郃、夏侯渊二将留下，足以防守汉中。老夫欲挥师南下，攻取东吴的濡须！”

从曹操的决断中足见其雄心壮志。于是，曹军立刻调转方向，水陆两路并进：百帆兵船，沿江而下；千车万骑，陆上疾行。曹操率领百万兵马，以席卷江南之势，直奔吴都秣陵以西的濡须扑去。

“哼！曹魏的远袭疲兵！看你们有多大本领！”吴军也早早做好准备，想给敌人迎头痛击。

此番争当吴军先锋的，正是甘宁和凌统两个死对头。他们两人都争当先锋，互不相让。

孙权见他们都争当先锋，互不相让，便说道：“好！孙某便派你们二人同去！凌统为头阵，甘宁为二阵！”其余大将也随后率军赶赴濡须。

一时之间，濡须一带化作了血腥杀戮的战场。曹操派的先锋，正是令东吴闻风丧胆的大将张辽。这个连孩童听到都会吓得止住啼哭的魏军大将一来，便给了吴军一个痛击。

凌统原想首战建功，他尚未清楚来者是谁便匆匆上阵，最后惨遭张

辽一顿蹂躏。先锋队伍登时被击破，宛如拍岸之浪，阵型破碎大乱。孙权在后方见到先锋部队溃败之惨状，连忙下令：“凌统有难！吕蒙！快去搭救先锋！”

“末将遵令！”吕蒙得令，立刻自引一军，赶去助阵。

之后，甘宁又对孙权说道：“看来此番敌军十分强悍，恐难攻破。此番曹魏四十万大军远征而来，却丝毫不见疲顿之色。我们原想以逸待劳，对敌军正面硬抗，如今看来战术有误。末将想请主公借我百名精兵，我打算夜袭敌军的大本营，打他个措手不及！”

“什么？百人够吗？”

“够了！甘某若是失败，任凭主公责罚！”

“好！有劳甘将军！”

孙权按甘宁所求，特从其直属精锐军中，选出一百名精兵由甘宁调派。

傍晚时分，甘宁将这百名勇士请至阵中，令其围成一圈坐下。之后，又拿出十樽美酒和五十斤羊肉，分赏给众人：“此乃吴侯所赐，请大家尽情享用，不要客气！”

之后，甘宁自己斟满银碗，一饮而尽，并对众人敬酒。

百名精兵大快朵颐，他们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吴军纪律森严，鲜有酒肉，因此各个吃得酒足饭饱，心满意足。

甘宁待众人酒意正浓时，大声宣布：“大家尽量吃饱喝足！今晚，甘某便要领着你们百人，突袭曹操军中。明日之事，尚未可知，今朝有酒今朝醉吧！”

百人闻言，惊得面面相觑。他们醉眼惺忪，一时闹不清就他们几个人去夜袭敌军，究竟会落得如何下场。酒醉之下，人人满心不解。

甘宁一把拔出佩剑，腾身而起，慨然陈词：“甘某身为东吴上将，宁愿为主公和东吴，拼尽一身血肉，在所不惜！你们还怕死不成？何人胆敢违抗军令吗？”

甘宁此言，也暗示众人，若有违抗命令者，立斩不饶。众人一听，横竖也是一死，与其死得窝窝囊囊，不如捎上几个敌人一同赴死。于是，百人皆拜于甘宁剑下，齐声宣誓：“我等愿往！随将军一同赴死！”

“好！你们每人以此为记，插在头盔之上！”

甘宁发给每人一支白色鹅毛，插在头盔上为记号。

当晚二更刚过，百人敢死队便乘坐竹筏，从水路迂回。他们沿着大堤，神不知鬼不觉地绕到曹军后营。

“鸣锣！给我喊！”

甘宁一声令下，众人便拼命鸣锣呐喊。他们冲进曹营，杀死哨兵，涌入营中，四处放火，高声呐喊，将曹营搅得一片大乱。

月黑风高，曹兵惊慌失措，不分敌我。他们只顾四处逃窜，撞到自己人也不清楚，最后全部自相残杀起来。

甘宁带着百名勇士在曹营之中横冲直撞，然后见好就收。他重新召集所有勇士，全身而退，百人之中，竟无一人伤亡。

“甘将军果然厉害！一番夜袭定吓得曹操魂飞魄散！实在痛快！”

孙权见甘宁夜袭成功，十分高兴，立刻赐大刀百口、绢千匹。甘宁全部都分赏给夜袭的百名勇士。

吴军因此士气大振。众人皆言：“魏有猛将张辽，吴有英雄甘宁！”

第二天一早，张辽为了一雪昨夜被偷袭之辱，突然率兵闯入吴军营地。

“太好了！今天轮到凌某立大功了！”

凌统摩拳擦掌，迫不及待要上阵杀敌。甘宁昨夜突袭，再立奇功，更令吴侯孙权对其刮目相看。凌统得知后，心中愤愤不平：“我凌某哪一点不如甘宁？我一定要立大功，胜过他！”

凌统与甘宁早有杀父之仇，此恨在心中埋藏已久，今日更加爆发出

来。因此，当他透过翻滚的战尘，见敌将张辽在前，李典、乐进紧随其后，杀进吴营宛如进了无人之境时，心中登时一把火起。

凌统立刻立马横刀，从斜刺里疾驰过去。

“张辽！你往哪里走！”凌统高叫一声，便举刀向对方砍去。

“去你的！老子是乐进！”对方应了一声，挺枪接招。

凌统正寻思自己认错人了，乐进却不容他分神，与他恶战在一处。凌统无奈，只得与乐进缠斗了五十余回合。

正在这时，曹操之子曹丕从张辽身后，射出一支冷箭。他瞄准的正是凌统，却射偏了，射中凌统的坐骑。

“看招！”

凌统的战马中箭，痛得人立而起，将凌统掀翻在地。乐进一见，乐得大吼一声，便将枪尖指地，欲将凌统刺死当场。

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忽然从吴军之中，也射出一支冷箭，正中乐进的眉间。乐进“啊呀”一声，扔了枪，滚落马下。

吴将落地，魏将也落马，两军也顾不得再打了，立刻一拥而上，护送各自大将退回营中。

“唉！凌某又吃了败仗，实在惭愧！”

凌统回到帐中，深感无颜再见孙权。孙权连忙安慰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凌将军不必过于挂怀。”

他又接着问道，“你可知道，今日是谁替你解围的？”

凌统疑惑地抬头，只见在座唯有甘宁低头不语。他心中一震，猜到一二。之后孙权便对他说道：“不错！今日射中乐进眉间，将你解救下来的，正是甘宁！你们二人的情谊果然非比寻常啊！”

凌统十分感动，热泪盈眶，走到甘宁面前拜谢。从此之后，两人的前嫌尽释，成为生死之交。

第二天，曹军又以数倍于前日的兵力，从水旱两路迫近吴阵。

“看来曹操心浮气躁，迫不及待发起总攻了！”

吴军立刻做好准备，摆开阵势，并在濡须大堤之外，用兵船筑起了一道屏障。

当天的战斗中，吴军大将徐盛、董袭表现得最为英勇。他们不仅率军将李典的人马冲散，还乘势长驱直入，威胁到曹操所在的中军。正当曹操陷于危急的关头，却不料狂风骤起，一时之间白浪滔天，沙石狂飞。虽是白日里，天地间却是一片昏暗。

巨浪之中，董袭所乘的兵船翻覆在河中，他也不幸丧命。其余的东吴兵船，帆桅也被大风折断，船只摇晃不止，被冲至岸边。徐盛率领的人马也被魏军趁机围住，歼灭大半。

“大家快去增援！”

孙权匆忙指示，大将陈武立刻冲出吴阵。正在这时，却从河堤的角落冲出一支魏军：“别让东吴兵跑了！”

魏军提前埋伏在此，欲将吴军将士全部歼灭。率领这支伏军的正是庞德，他从汉中而来，加入曹军阵营，意欲立功。

在曹军猛烈的攻击之下，吴军抵挡不住，溃不成军。在此败势之中，孙权犹自气盛，依旧不肯服输：“胜败还不一定呢！”

孙权立刻亲率中军，赶向濡须大堤。但他未料到，那里早有张辽、徐晃布下天罗地网，等他入瓮。

第十九章
休战

曹操身经百战，富有作战经验。与他相比，孙权却鲜少战斗经验，易逞血气之勇。

此时，以濡须为界，曹军四十万和吴军六十万，两厢对垒，展开了惨烈的全面决战。天气的突然变化，对东吴水师十分不利，但孙权年轻气盛，依旧率兵与敌军正面硬碰硬。他一踏入前线，便落入张辽、徐晃布下的天罗地网，进退两难。

曹操站在后方山坡，见孙权落网，十分兴奋："孙权插翅难逃了！今日务必将他拿下！"

许褚见到曹操如此激动，仿佛对自己的激励一般，他立刻纵马跃出，直冲血腥的前线而去。

濡须大堤已经成了绞肉机，吴兵的尸骸不断堆积，累成了一座小山，流淌的鲜血染红了濡须河水。在前线战场上，人人浴血，分不清敌我，也没有人知道吴侯孙权究竟在何处。

东吴大将周泰奋勇作战，他好不容易才杀开一条血路，冲到河边。但他回头发现吴侯孙权仍陷在包围之中，兀自苦战，难以脱身。

"周泰在此！主公，快到我这边来！"

周泰一边高喊，一边冲到敌兵身后，奋力劈砍，才终于将曹军的包围圈撕开一角。

“主公！这里就交给我吧！”

孙权得周泰保驾，才得齐驱而出，逃脱敌军的包围。魏军这才有所察觉，连忙拉弓射箭，试图拦截。

正在此时，东吴大将吕蒙因担心中军危急，率军渡江赶来增援。周泰连忙冲着江上大喊：“船来！快把船划过来！”

周泰声嘶力竭地大喊之下，吴军的兵船才在附近靠岸。他连忙护送孙权上船，驶离前线。

孙权站在船头，望着岸上的战场激战不休，战烟漫天，血色满地。他不禁哀声叫道：“徐盛怎么样了？徐盛在哪里？”

“末将且去看看！”

周泰说罢，扭头返回战场，他的身影很快便消失在黑压压的曹军之中。孙权不禁叹道：“周泰之前为了救我，明明已经杀出重围，却又返回敌营。如今，他又为了救徐盛而再次涉险。周泰侠肝义胆，求苍天保佑，他能平安归来！”

孙权捏着一把冷汗，默默伫立船头，盼着周泰能够无事。

不久，周泰终于回来了！他还搀着徐盛，两人一起归来。

他们二人全身浴血，疲惫不堪，互相搀扶逃到岸边，这才放松下来，口中叹道：“太不容易了！”说完便像耗尽所有力气般，瘫软在地上。

吕蒙早已安排一百名弓箭手守在岸边，只待周泰归来便立刻向远处放箭，阻住追来的曹兵。之后，边放箭边后撤，直到孙权等人安全上船离岸。一行人这才乘船逃离前线，驶向下游。

在此战之中，东吴大将陈武不幸牺牲。他遭到庞德追击，无路可退，最后被逼至山间一处狭路。二人原本旗鼓相当，只可惜在搏斗之中，陈武的衣袖挂住树枝，一时摆脱不开，被庞德抓住破绽，当场砍下首级。

曹操原本见昨夜中军遇袭，十分恼火。今日一战，大获全胜，十分

欣喜，精神抖擞。他听说孙权逃脱，被几名大将保护，乘船逃向濡须下游，立刻下令：“莫要放走孙权！”

曹操亲自沿河追赶，还命兵马齐向江中射箭，阻止孙权的战船远去。只可惜当天狂风大作，多数箭矢都被大风吹落在江面之上，甚至吹回了岸边。孙权乘坐的小船在江中一路顺风，躲过了箭雨。

待孙权等人逃至长江入江口处时，忽见对面数百艘兵船赶来接应。原来是东吴陆逊率领十万吴兵前来救援。

孙权见到陆逊，这才如释重负，重获生机。

虽然东吴又赶来十万援兵，但吴侯孙权及诸多大将皆负伤在身，于是打算：“今日不如休战吧！”

陆逊却断然反对：“主公，我们若就此退兵，不仅灭了自家的士气，也会长了敌人的威风。倘若失了军心，以后难以再战曹军啊！末将以为，咱们撤退之前，也要让曹军见识见识咱们东吴的厉害！”

孙权被陆逊的豪言壮语所激励，于是决定将伤员留在船上，由残兵看护。陆逊则率十万生力军登岸，为东吴的荣誉而战。

陆逊的兵马一上岸，便攻入曹军之中。曹军遭此突变，来不及反应，被杀得人仰马翻。曹操见势不妙，也大惊失色：“糟糕！”

陆逊发现敌人的破绽，立刻进一步发动攻击：“冲破敌人的阵脚！”

陆逊一声令下，十万东吴大军立刻重捣曹军，他们或踢，或踹，或扑，或刺，直杀得曹军死尸遍野，惨不忍睹。

陆逊之军兵力雄厚，精锐无比。他们对阵曹军，呈现了压倒性的优势。不仅斩获了七百多颗敌军大将的首级，杀死无数曹军士兵，还缴获了千余骑战马。

陆逊率兵将曹军尽数驱散，扭转了败势。之后，他又回到之前孙权之军战败的战场，收敛自家将士的尸首，捡起军旗、兵器，打扫战场。

清点之后，这才发现东吴此战不仅大将陈武牺牲，董袭溺水，还有无数东吴宿将亲兵战死沙场。孙权闻讯后，十分悲痛，他吩咐：“咱们

一定得找到董袭的尸骸！”

便有精通水性的兵士下水，寻着董袭的尸首，将其与陈武一同厚葬。

待众人回到濡须城，孙权宴请三军。他念周泰有功，亲自为其斟酒，并含泪说道：“周泰，今日孙某能站在此处，全赖你舍命相救。你两次冲入敌军，忠肝义胆，实乃东吴的大功臣！孙某今生今世，绝不会忘记你今日之功！”

孙权还体贴地问起周泰的伤情：“你的伤好些了吗？”

孙权请周泰解下衣袍。周泰原本羞于在众人面前裸露身体，但碍于主命，只得除去上衣，露出满身伤疤。只见他的身上布满各式伤疤，盘根错节，几乎覆盖了他的全身。那一道道伤疤仍然赤红，他的皮肤依旧滚烫。目睹此情此景，诸将都感其忠义，深表佩服。

“周泰！这些伤疤就是你的军功章啊！每条伤疤都是你忠义的见证！诸位请看，这就是我东吴真猛士啊！”

孙权一边抚摸他的伤口，一边赞叹不已。

之后，孙权为彰显其功，特赐青罗伞，出入时可用。

此外，陆逊及其他诸将各有恩赏。众人都表示：“如今凭借坚固的濡须之堤，以我东吴之强，何惧曹贼？”吴军士气高昂，丝毫不被先前的败仗所影响。

之后，东吴和曹军在濡须对峙，整月有余。

其间，曹操并未轻易发动攻势，而是悄悄充实战备，增加兵力，筹备再来一场大规模的作战。

东吴的老臣张昭建议道：“如今，我方的形势并不乐观。以曹操的兵力而言，他绝不会轻易退兵。如此一来，连年累战也对东吴有损。主公不妨体恤百姓，暂且求和吧。”

于是，孙权派步骘为使，去曹营求和。曹操心知东吴十分烫手，不易攻下，便答应下来，并提出：“东吴须向朝廷岁岁纳贡。”

东吴立刻应允下来。但双方都清楚，这不过是权宜之计，而非真正的和平。

之后，曹操班师还朝，而孙权留下周泰、蒋钦留守濡须口，自己则返回秣陵。两方均加强各自边境防守，濡须和合淝城的守备变得更加坚固。

第二十章
柑子与牡丹

东吴既然应承下来，年年进贡，便意味着曹操的此番远征硕果累累，加之汉中又纳入版图，可谓捷报频传。许昌的百官都纷纷表示对曹操景仰有加，争相提议立曹操为魏王之事。

侍中王粲甚至特意作了一篇长赋，为曹操歌功颂德，还经由侍臣递到曹操的手上。

“哦？看来这是众望啊！”曹操自己也一直对魏王之位颇为垂涎。

但是，在一次文武众官商议拥曹操为魏王时，尚书崔琰却公然反对道：“此事简直是无稽之谈！”

众官反驳道：“你何出此言？你胆敢公然反对曹丞相，莫不是忘了荀彧和荀攸吗？”

崔琰却毫不服气，他宣称：“哼！自古亡国之人，皆非外敌，而是你们这般只会谄媚奉承的小人！”

“你说什么？”众臣大怒，与崔琰激烈争辩。

此事很快便被恶人先告状，禀告给曹操。曹操闻言大怒：“这个崔琰，好生多嘴！”

之后便命人将崔琰打入大牢。

崔琰被押下狱时，仍破口大骂：“曹贼欲篡大汉天下！天理难容！”

曹操闻讯后，对廷尉说道："他太啰唆了！"

于是，崔琰从此便再难以出声，他被廷尉活生生杖毙在狱中。

建安二十一年五月[(5)]，群臣上表献帝：

魏公曹操，功高德宏，极天际地，虽伊、周莫及。宜晋爵为王。

献帝无奈，只得令钟繇起草诏书，册立曹操为"魏王"。

诏书下达后，曹操却假惺惺地上书，固辞不受。直到献帝又反复下诏，曹操才勉强说道："圣命难违！"之后，便即"魏王"之爵。

成为魏王后，曹操头戴十二旒的冠冕，乘金银车，驾六马，使用天子的车服銮仪，出入警跸。

曹操的野心极度膨胀。他又在邺郡大兴土木，建造魏王宫，并挖掘了玄武池。曹操的亲兵近卫队便在此操练兵马船术。魏王宫十分宏伟，玄武池分外绮丽，两厢辉映，仿佛此处为人间天堂一般。

之后，曹操又准备立世子之事。他的正室丁夫人无后，侧室生有四子，分别是曹丕、曹彰、曹植、曹熊。曹操当上魏王之后，便黜丁夫人而立侧室卞氏为后。

四个儿子之中，曹操最心爱三子曹植。曹植字子建，自幼擅长诗词，十分聪颖，颇有其父之风。

长子曹丕十分担心父亲会立三弟为世子，便问计于中大夫贾诩。

"你只需如此这般即可。"贾诩十分了解曹操，便对曹丕暗授计议。

从此之后，每当曹操远征动身之际，三子曹植总是吟诗作赋，为父亲践行。而长子曹丕却按贾诩的吩咐，一言不发，只顾垂泪流涕与父亲拜别。

曹操见状，心中暗想："曹植的诗文十分精巧，但是曹丕每每含泪相送，却恰是一片真心啊！"

从此之后，他看待诸子的眼光也有了些许变化。

不仅如此，曹丕还经常暗中授以金银，拉拢曹操身边的近臣。众人得了他的好处，自然对他另眼相看。大家都说："还是大公子最具备仁君之德！"

立嗣之事愈发急迫起来。一日，他召来贾诩问道："老夫该立曹丕，还是曹植？"

贾诩先是默不作声，还假装出一副不敢明辨之色。曹操再三询问之下，他才开口说道："此事请莫问属下，去问问袁绍与刘表就行了！"

刘表、袁绍皆是废长立幼，从而导致内政外患。曹操闻言，朗声大笑："哈哈哈！如此明明白白的事，老夫怎么竟然糊涂了呢？哈哈哈！"

曹操从此打定主意，不久后便公布："立嫡子曹丕为王世子。"

同年冬十月，魏王宫终于竣工。为举办庆祝宴会，丞相府差人去各州郡："请各州郡献来当地土产名物，以示庆贺。"

吴地福建盛产荔枝、龙眼。温州的柑子十分美味，闻名天下。接到魏王令旨之后，吴郡便精挑细选了四十担柑子，送往邺郡。

这四十担柑橘经由舟行马背，又通过人力肩挑，一路赶至邺郡。这一日，挑夫在山脚歇息，忽然来了一位独眼跛足的老人，过来搭话："这么沉的担子，你们累够呛吧？"

这位老人身穿青懒衣，头戴白藤冠。一名挑夫半开玩笑地说："可不是么！我们累坏了！老大爷，您要不帮我们挑吧，我们还要赶上千里的路呢！"

"行！挑就挑！"

老人二话不说，便挑起一副担子，对众人招呼道："贫道一会儿帮你们轮流挑担子。你们只管跟着我就是，保管一路上轻若无物一般。跟我来吧！"

说罢，他便快步如飞地向前走去。挑夫们生怕贡品柑子有闪失，连忙跟在他后面。只见那位老人虽然担着重担，却身轻如燕，令众人十分诧讶。

临别之时，挑夫的头儿请教老人的来历。他答道：“贫道乃是魏王曹操的同乡旧友，姓左名慈，字元放，道号‘乌角先生’。回头你们到了邺郡见了魏王，不妨提一提贫道的名号，说不定他还记得。”

曹操听说东吴送的新鲜柑子到了，想尝个鲜，立刻从担中取来一颗。但他剥开一看，里面却没有果肉。曹操觉得奇怪，连剥了三四个柑子，都只有空壳。

“这是怎么回事？快把运柑子的人叫来！”

负责人被叫到曹操面前，他吓得浑身颤抖，一问三不知。不过，最后他回忆起来，说运送途中遇到一名叫左慈的怪老头。曹操听完纳闷：“哦？”

他歪着脑袋左思右想，却始终回忆不起有过这样一位同乡旧友。他心中纳闷，这个左慈究竟是何人呢？

正当这时，忽闻通禀，说是门外有一位老人求见。

曹操召那人进来，负责人认出正是左慈。曹操便叱道：“你是不是对老夫的柑子动了手脚？”

左慈一笑，露出仅剩的两颗门牙，说道：“柑子没有果肉？不可能啊！”

说着，左慈亲自从担中取来一颗柑子，剥开一看，只见里面大粒的果肉十分美味，新鲜的果汁也流了他满手。

“大王，您来尝尝这颗柑子吧。这么新鲜，就像刚从树上摘下来似的。”

曹操心中惊诧，不敢大意，便说：“这么新鲜，就请你先吃吧。”

左慈一笑：“若要贫道品尝柑子的鲜美，恐怕吃上一山的柑子也不够啊！请大王先准备些酒肉，之后再吃柑子才好。”

于是曹操命人拿来五斗美酒，又命人端来一整只烤全羊。左慈二话不说，将五斗酒都喝掉，将一整头羊都吃掉，却还嫌不足。

“此人绝不一般！”曹操心中暗想，于是放缓语气，问道：“请问老道长，你是否修了仙术？”

左慈答道：“贫道自幼离家，流浪到四川嘉陵的峨眉山中，学道三十年。如今我已学到遁甲之术，什么腾云驾雾，穿山透石，藏形变身，飞剑取首，简直易如反掌。今见大王已经位极人臣，享尽人间之福。何不放弃人间的荣华富贵，做贫道的弟子，回峨眉山中修永生之术？”

“呵呵！老道长言之有理。并非老夫不想急流勇退，只是如今天下未定，我怎能轻易离开，而置朝野的安危于不顾呢？再说，如闲云野鹤一般度日，也并非老夫的本愿。”

“朝廷的事您大可不必担心。西蜀的刘备是皇室宗亲，若大王不在，朝廷大可仰仗于他，百姓岂不更加安心？”

曹操闻言暴怒，青筋暴起。他活到今日，还从未如此人前失态过。

“大胆左慈！你终于说出真心话了！是刘备派你来的，对不对？”

曹操立刻下令将左慈拿下，五花大绑押入大牢。之后，数十名狱卒轮番拷问，但左慈非但不露丝毫痛苦之色，反而大笑不止。

“不得让他睡觉！”

狱卒在左慈的脖子上夹上枷锁，又在他的脚上安上铁锁，令其贴在牢中的立柱上，不得倒卧。但没过多久，却从他的牢中传出雷鸣般的鼾声。狱卒上前查看，只见左慈身上的枷锁尽散，他安然躺在地上呼呼大睡。

曹操闻讯，又下令:“不许给他吃饭喝水！”

断粮断水了十日左右，左慈却依然神采奕奕，面色红润。

“你到底是不是人？”

曹操命人把左慈带到面前审问，但左慈却大笑道：“贫道一日吃一千头羊也不饱，十年不吃不喝也不饿。大王如此对待贫道，有违天理啊！”

这一日，曹操为庆贺魏王宫落成而大排酒宴。席间摆满了从各州郡献来的山珍海味、各色美食。王宫之中，文武百官云集，十分热闹。

这时，左慈足蹬木屐，头戴藤冠，打扮得像个叫花子一样也来到殿中。他放肆地说道：“哟！今天人来得还挺全的，东西也不少啊！”

曹操觉得可趁今日刁难一下左慈，权当给宾客助兴，于是问道：“你不请自来，可带来什么贺礼吗？”

左慈哈哈大笑：“现在是冬天，可惜这筵上虽然百味俱全，却独缺鲜花的芳香。贫道便献上一朵鲜花吧。”

“老夫最喜欢牡丹花。你能从这大花瓶中变出牡丹花来么？”

“这有何难？”左慈含了口水，喷在花瓶上。只见一株牡丹花立刻从瓶中探了出来。

第二十一章
藤花之冠

宴席中的上千宾客都目睹此情此景，十分惊诧。大家还以为自己的醉眼昏花，看错了。

这时，厨师为宾客端上来一道鱼。左慈瞥了一眼餐盘，说道：“魏王难得举办一场盛宴，却怎么只给客人吃这种不知名的鱼？这也太过寒酸了。为何不上松江鲈鱼宴请客人呢？”

曹操觉得脸上无光，只得解释道：“这松江鲈鱼可比不得江南的柑橘，须得宰杀活鱼之后立刻上桌。从千里之外的松江运来新鲜的鲈鱼，又谈何容易？”

“怎么不容易？”

“左慈，你休要乱开玩笑，坏了我们的兴致！”

“贫道觉得很容易啊，请大王借钓竿一用。”

左慈拿到钓竿，便来到堂外玄武池边。他在池中垂钓，不多时便钓上数十尾大鲈鱼。

“大王，这些松江鲈鱼够不够你宴请客人？”

“左慈，你钓的都是老夫放养于池中的鲈鱼。像你这样钓鱼，那些厨师又不是不会。”

“大王别着急，要知道普通鲈鱼只有两鳃，而松江鲈鱼有四鳃。你自己来看看这是什么鱼！”

有宾客上前察看，果然他钓上来的鲈鱼，条条都有四鳃。

举座皆惊，曹操只得再想办法刁难左慈，于是说道：“做松江鲈鱼须配以紫芽姜。你有吗？”

“紫芽姜啊，有啊！”左慈随手从左袖笼里抓出一把紫芽姜，装在黄金盆中。

“咦？好生奇怪呀！”

曹操十分纳闷，便命近侍端过黄金盆来。但拿来一看，那一盆的生姜竟变成了一卷书，书名就是《孟德新书》。

曹操觉得被左慈所戏耍，心中不快，暗生杀意。他假装不识此书，问道：“这书是何人所作？”

“哈哈哈！管他谁写的，反正写得不怎么样！”

曹操伸手取来书一看，发现与自己当年所著竟然一字不差。于是曹操更觉得此人古怪，决不能留他的活口。

这时，左慈走到曹操身旁，伸手取下他冠冕上的一颗珠子，在桌上的酒杯上比画了一道，自己先饮一半，然后递给曹操：“大王，此乃长生不老之酒。请！”

曹操饮了一口，只觉得寡淡无味。他放下酒杯，正待发作时，只见左慈抄起杯子便掷向天花板。

举座皆惊，大家抬头看去，却见那酒杯突然化成一只白鸠，拍打翅膀绕殿而飞。白鸠任意俯冲下来，打翻桌上的盘碗花瓶，还扑打在宾客的脸上身上，令人不胜其扰。

正当宴中众人乱作一团时，左慈却不见了踪影。曹操立刻下令：“关上宫门！别让他跑了！”

近侍连忙通报各处宫门，却有门吏来报：“那个身穿青衣、头戴藤冠的老头，正趿拉着木屐，在外面街上游荡！”

“快给老夫将他抓回来！不惜一切代价！”曹操大吼着下令。

许褚领命，立刻率五百亲卫兵，前去追赶。

没追多久，便见到前面正是左慈。他跛着一足，慢条斯理地走着。但是无论许褚带人如何拼命追赶，却始终追不上他。

一行人一路追到一处山脚下。

许褚眼看追不上左慈，只得擦着满头大汗，下令放箭："给我放箭，射死那个老头！"

于是，五百名将士一起放箭，只听得五百张弓弦鸣响，箭雨铺天盖地射向左慈。左慈却突然消失了，只有一群羊在原地吃草。

"他一定藏在羊群之中！"

许褚不顾三七二十一，带领手下将那数百只羊都杀死。

返回途中，见一名牧童哇哇大哭。

"喂！你哭什么？"许褚问道。

牧童恨恨地说："都怪你！把我家的羊都杀死了！你太坏了！杀了我的羊还问我为什么哭！"

牧童骂完便逃。一名士兵觉得蹊跷，便张弓向牧童射了一箭。但那箭却软软地落在地上，并未射中。牧童跑回家，继续大哭不止。

第二天，牧童的父亲来到王宫谢罪，他称家中的顽童误以为自家羊群被王府的士兵所杀，大骂之后逃回家中。但今早起来一看，却发现昨天死去的羊群一夜之间全部复活了，还如常在山坡吃草。他觉得此事离奇，却不敢隐瞒，因此特来为小儿谢罪，请求宽恕。

曹操昨日听了许褚的报告，如今又听到此等怪事，心中后怕："左慈果然古怪。一定要找到此人，斩而后快！"

于是，召来画师画了左慈的肖像，发往各地，张榜捉拿左慈。

"捉到了！"

“捉到左慈了！”

不到三日，各县郡便送来近三四百名“左慈”，立刻塞满了大牢。这几百人都生得一个模样，独眼跛足，身穿青衣，头戴藤冠。

曹操嫌逐一盘查太费事，便下令在城南演兵场设下法场，泼上猪羊之血，然后将这三四百“左慈”全部斩首。

这时，从三四百名尸首堆中升起一道青烟，左慈骑着一只白鹤，现在空中。他在魏王宫上空悠悠盘旋，拍手高唱：“土鼠随金虎，奸雄一旦休！”

曹操立刻指挥众将对天空射箭，并以铁炮轰之。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人们只得以手掩面，趴在地上。

当日，太阳出奇的闪耀，云霞呈现万道彩虹，如醉人眼。城中和乡间的百姓见状，都惊呼：“这是何等征兆？”

突然，从城南演兵场卷起滚滚黄沙，直扑向魏王宫。

之后，百姓才知道，原来城南演兵场上的三四百具死尸，突然全部站立起来。他们夹着滚滚沙尘，扑进王宫。这几百具死尸来到池畔的演武堂后，突然化身为三四百个“左慈”，手舞足蹈，齐声怪叫。闹了一个时辰后，忽然风住沙落，这些“左慈”忽然消失了。

曹操手下的诸位将官，本都是战场上勇往直前的猛将，但见此情景也吓得毛骨悚然。

曹操吓得手脚发软，被搀入后堂躲避。当晚，他还连声对近侍说道：“老夫怎么觉得后背发凉？是不是受了风寒？怎么一点也没有胃口？”

第二十二章
神卜

太史丞许芝被召至曹操的病榻前。

曹操久病不起，面容憔悴，见到许芝便问道：“许昌可有善卜之人？老夫这病生得蹊跷，得找人算上一卦才行。”

“大王，此处便有善卜之人，何须远赴许昌？”

“哦？如此甚好，你说的是何人？”

“此处有一名神卜，名叫管辂，在当地可谓无人不晓。”

“哦？老夫近日正觉得无聊，你便说与我听听此人究竟有何神通吧。”

“也好！要说起此人的神通，确实厉害！”

许芝便娓娓道来，“管辂字公明，是平原人氏。看外貌的话，人们都觉得他的容貌丑陋，而且他嗜酒成癖，性情疏狂。此人貌似平淡无奇，但其实他自幼便被誉为神童。”

“神童？那想必他如今也没什么过人之处吧？”

“丞相有所不知，这位管辂如今十分神通，并不辱其神童之名。他幼时便十分聪明，九岁喜好天文，经常夜观星辰，观测风角。他父母一直不明白他为何如此，管辂却说：‘家鸡野鹄，尚自知时，晓风雨，何况为人在世乎？不知天文，岂能为人？’稍长之后，他又研究周易。在他十四五岁时，四方学者难出其右。”

曹操闻言，插话道："哦！像他这样的人，世间多见，不过是一个学究而已。但这样的人除了博学之外，也并无甚了得。"

"不然！管辂非平常学究，他早年便游历各国，日读古书百册。"

"嗯！这么说来，他倒像个学者。不知他的易学如何？"

"说到易学，他可十分灵验！有一次，他在旅途中投宿一户人家，主人听说他善卜，便说之前有一只山鸠停在屋顶，哀啼数声，不知为何。管辂卜后说道：'午时过后，会有亲友携酒肉来访。客从东来，带来祸事。'当天午时，果然有主人叔母之婿携酒肉来访，与主人共饮。主人命仆人射鸡做下酒菜，不料箭却误中邻家之女，引来一场祸事。"

曹操听到这里，露出感兴趣的神情。许芝便接着道："安平太守王基听说管辂善卜，便请他过来，为其病妻卜占，病根立刻除去了。馆陶令诸葛原还特意延请他，想与众臣一道考考他的卜占之技。"

"哦？他们是怎么考的？"

"他们暗中取来燕卵、蜂巢、蜘蛛三物，分别装入三个盒子，令管辂卜卦。管辂卦成之后，便在各个盒子上写下答案。其一是：'含气须变，依乎宇堂；雌雄以形，羽翼舒张——此燕卵也。'其二是：'家室倒悬，门户众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巢也。'其三是：'觳觫长足，吐丝成罗；寻网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他占卜的三个答案都正确，令满座皆惊。"

"哦？还有什么？"

曹操听得入神，便要许芝接着讲下去，以解他的病中无聊。

"管辂的家乡，有一位老妇人丢了一头牛，她便哭求管辂占卜寻牛。管辂卜道：'北溪之滨，七人宰烹；急往追寻，皮肉尚存。'老妇人便依言去寻，果然在一间茅屋后面看到有七个人正在饮酒吃肉。老妇人便将他们告至官府，牛的皮肉也被归还。"

"老夫竟不知，占卜能如此灵验！"

"那位太守听了老妇人找牛的经历，也觉得神奇，便请来管辂，还将印囊与山鸡毛封于盒中，令其卜占。结果管辂果然一卜便中，分毫不

差。”

“哦！”

“这些都是雕虫小技，其实管辂闻名于世还是靠赵颜的故事。据说有一天，管辂信步走在路上，与一名美少年擦身而过。管辂观相已成癖，因此一见那人的面相，便忍不住说道：‘实在可惜！你如此年轻貌美，却活不过三日！’这话若是出自常人之口，不会有人当真。但是神卜管辂所言，少年便信以为真。这个少年名叫赵颜，他奔回家中告诉父亲此事。其父立刻追上管辂，询问如何才能去灾避祸，保住儿子的性命。”

“然后呢？”曹操听得津津有味，连忙问道，“老夫想听的正是这个！若他只能卜知过去之事，或是猜中盒中藏物，并无多大的益处。如果他有办法能教人如何防患于未然，趋吉避祸，老夫倒十分感兴趣。你快说说，那个管辂是如何回答的？”

“他并没有答应，只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便一口回绝。但那对父子十分可怜，不断哭求，管辂最终心生恻隐之情，便教了他们一个办法。他让两人准备美酒一壶，鹿脯一块，于次日登上南山。到了那里可见树下有两人对弈，一人着红袍面北而坐，容貌俊美，一人穿白袍面南而坐，容貌丑陋。此二人皆为贵人，你们需谨慎以对，奉上美酒鹿肉，之后再求其延寿。你们一定要记得，断不可说出此事是管辂所教！

“于是，第二天一早，父子二人便携酒肉登上南山。他们在幽谷中行了五六里路，果然见穿红白袍的两人在树下对弈。于是他们安静地等候在一旁，趁两位仙人对弈兴致正高，便及时递上酒肉。仙人吃喝完毕，又只顾着下棋。待终于对完棋后，父子俩才拜倒哭求延寿之事。红袍仙人和白袍仙人闻言皆惊，只道：‘他们定是管辂指示来的。无奈我等既已食人酒肉，不得不救。’于是各自取出一本簿籍检看，得知少年本只有十九年寿命，如今在前面多加一个九字，寿至九十九岁，之后便召来仙鹤，骑鹤飞去。

“两人返回后，少年的父亲便问那两位在树下对棋的仙人是谁。管辂答道，身穿红袍相貌俊美者为南斗星，身穿白袍面貌丑陋者为北斗星。少年原本只有十九年寿命，当年便会死去。如今受管辂所救，请仙人延寿至九十九岁，令人十分羡慕。但管辂唯恐再泄露天机，便立誓再也不为任何人占卜。”

曹操一听管辂不肯再为其他人占卜，心中大急。他连忙急切地喊道：“快请他过来！你务必要将管辂请来魏王宫！他如今身在何处？”

“管辂现在平原乡下。”

“好！你立刻出使去平原，一定要将他请来！”

“遵命！”

许芝领命，连忙退下。

管辂一开始坚决不肯赴召，但经不住许芝再三恳请，也架不住魏王所托，这才勉强答应入宫，来见曹操。

曹操一见面便问道：“神卜，可否请你为老夫看相？”

管辂答道：“大王业已位极人臣，又何须看相？”

“那便请你为老夫卜一下病情，这病是否有妖魔作祟？”

曹操便将左慈如何神通，把自己惊吓一番的事讲给了管辂。

管辂一笑：“这不过是世间的幻术而已。妖道以咒语蛊惑人心，以奇形怪状之事物迷惑人眼。这些不过是幻象罢了，大王又何必担忧？”

曹操闻言，心中释然：“原来如此！多谢先生指点，老夫这才茅塞顿开。老夫倒不在意这些蝇头小事，天下大事才最让我挂怀，还请先生不吝指点。”

“茫茫天数，岂是管某能够洞悉的。请恕小人无能为力。”

管辂十分自谦，并不愿就此道破天机，对天下大事避而不谈。

曹操并不责怪，而是对此高谈阔论。他不动声色地一路点评刘备、孙权，还评判各地的局势，滔滔不绝地说起各地文化、军事等情况。管辂应对之间，也不自觉地透露了自己的见解，对照天数运理对诸事点评数语。

曹操一听之下，为之倾倒。他本人便对天文、阴阳造诣颇深，因此

一听管辂的点评，便知道他绝非寻常的江湖术士。于是曹操诚心说道："老夫欲封你为太史官，就留在魏王宫中，仕于老夫可好？"

管辂摇头说道："多谢大王错爱垂盼，但小人却无为官之相。我额无生骨，眼无守精，鼻无梁柱，脚无天根，背无三甲，腹无三壬。倘使一旦为官，恐怕只会折损阳寿。我只可泰山治鬼，而不能治人。"

"此人难得清醒！"

曹操对管辂更加信服。于是接着问道，治人者需有何能？他身边谁具备这种才能？管辂却不肯讲明，只道："大王慧眼识珠，定然看得更加分明。"

曹操又问起敌方的运势："东吴近来的凶吉如何？"

管辂答道："东吴将折损一名重臣。"

"西蜀如何？"

"西蜀兵气旺盛，只怕近日之内便会举兵犯界。"

果然，几日之后便有快马从合淝城报信："东吴忠臣鲁肃病亡。"

更令曹操吃惊的是，从汉中返都的使者也急报道："刘备自蜀中发兵，已派马超、张飞二军为先锋，欲犯我汉中！"

管辂所言皆中。曹操正欲立刻调兵出征，管辂则又预言道："来年春天，都城必遭火光之灾。此时大王不宜远征为好。"

于是曹操欣然接受他的建议，改派曹洪率五万兵马驰援汉中，自己则留在邺郡。

第二十三章
正月十五夜

曹操派曹洪去驰援汉中之后，心中仍然惴惴不安。他一直惦念管辂的另一则预言，即来年春天，许都可能会有一场火灾。

魏王宫所在的邺郡应该无事，于是曹操召夏侯惇前来，授他三万人马，吩咐道：“你立刻带兵，屯于许昌城外，以防万一。另外，命长史王必掌管御林军马。”

司马懿闻言，皱起了眉头：“大王，王必掌管御林军马似有不妥。此人生性嗜酒，且行事懈怠，恐难当此任。”

“老夫自知王必有所短，但他追随老夫多年，历经磨难，为人忠厚。因此，令他掌管御林军马，也不算破格提拔。”

曹操此番展现了他人性中宽厚念旧的一面。正因他对旧部十分照顾，充满人情味，也令众多将领愿意生死相随，不离不弃。

夏侯惇领命后，便引兵屯于许昌郊外。王必则任御林军统领，负责每日禁门与市街的巡查警备，本部设于东华门外。

对于曹操来说，他如此调度是为了防范消防火灾的策略。但对于在都城中的文武百官来说，曹操先是僭称魏王，如今又派重兵屯于都城内外，此事严重刺激了他们脆弱的神经。

“曹操命王必统领都城御林军，又命夏侯惇率三万兵马屯在城外。恐怕这绝非意外，曹操定然有所企图！”

“看来曹操的野心膨胀，他已不满足于魏王的头衔了。恐怕他不久便会谋权篡位，自称为帝！”

朝中对皇帝忠心耿耿的这帮老臣，之前见曹操晋为魏王，出入皆用天子车服仪仗，本来便切齿扼腕，义愤填膺。如今被此事刺激，更加不平，于是他们暗中相约，联合同志，决定秘密举事。

这些人之中，有一人名叫耿纪，字季行，任侍中少府。耿纪平素便总为朝廷式微感叹不已，如今又找来好友韦晃，与他商量：“你我同为汉室之臣，怎能与曹操同流合污？”

韦晃赞同道：“没错！我们怎能坐以待毙，必须先发制人！另外，我还认识一人，与我们的志向相同。”

“哦？如今这朝中，众臣皆谄媚于曹操，怎么还有咱们的同道中人吗？”

“有的！此人名叫金祎，原是汉车骑将军金日口的后人。我与他平素交往甚密，觉得此人十分靠得住。”

“此人当真妥当吗？”耿纪一听到金祎的名字，心中失望。他竟不知好友居然与这等人结交甚密，“你说的金祎，不是王必的好友吗？想那王必乃是曹操身边的红人啊！你竟会与他交往，恐怕不妥吧！”

“非也！非也！金祎与王必的关系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韦晃连忙澄清道，“你若还不放心，便随我同去见他一面。到时候用言语一探他的真心即可！”

“好！那我便随你一探究竟！”

两人相约，一同来到了金祎府上。

金祎住在郊外一处闲静的所在，院中布置十分朴素雅致。

“韦兄多日不见，十分想念。难得你们光临寒舍，请品一杯香茗吧！”

“金兄不要客气，今日我携好友耿纪同来拜访，实是有事相求，改日再与你谈诗论画。”

“哦？所谓何事，但讲无妨。”

“我等不妨直言相告吧！根据目前的种种情势，我们推测魏王曹操不久便会承继汉统，自登大宝，恐怕不会有假。”

“哦？”

“想必到那时，金兄定会平步青云。我等此番特来相求，希望到那时金兄能念在旧交情的份儿上，提携我们二人。在此先谢过了！”

金祎闻言，闭口不言，却将仆人奉上的香茗连盘子一并掷在地上。他厉声说道：“哼！既然如此，这茶也不用上了！”

韦晃立刻起身，耿纪也随之站起，齐声发难道：“金兄，你这是什么意思？莫非要赶人不成？”

“哼！我原以为你们是客人，才请你们登堂入室。但我竟没想到，你们居然提出如此无耻的要求！你们快走吧！金某恕不奉陪！”

“金兄！你怎么说出如此话来！我算是看透了，你不过是知道自己即将高升，便不将我们这帮旧友放在眼里了！枉我与你交往多年，你只顾自己的前程，竟连这点小忙也不肯帮！哼！咱们求不动人家，还是走吧！”

金祎闻言大怒，他一步上前堵在门口，大声喝道：“你们这些蝼蚁之辈，竟敢口出狂言！”

“什么？你竟骂我们是蝼蚁之辈？我倒觉得你是个不懂人情的畜生呢！你就算求我留下，我也不待了！快闪开，让我们过去！”

“金某绝不留你，只为告诉你一句话：想当初，金某将你视为朋友，盖因你我都是汉朝旧臣，时常感叹朝廷式微。我以为你与我一样，盼望有朝一日能重振汉室。我今天才认清你的本来面目，你居然想助魏王谋权篡位，还想为自己从中捞得好处！你真是痴心妄想！我且问你，你家祖祖辈辈，哪个曾作过曹操的家奴不成？你的先人，难道不曾侍于历代汉室天子吗？如今你说出这些混账话，你的列祖列宗在九泉之下若有知，岂不会大哭不止吗？他们听了我今日如此教训于你，难道不会击掌相庆吗？好了！我要说的话都说完了，直吐胸臆，实在痛快！你们现

在便走吧，我与你们从此绝交！快从后门滚出去吧！”

耿纪、韦晃听到这里，不由自主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两人同时靠近金祎，齐声问道：“你刚才所说的，可都是真心话？”

金祎余怒未消：“当然是真心！金某还怕你们告密不成吗？快给我滚出去！”

说罢，金祎闪开身，满面怒容指着门外。

“金兄，请恕罪！我等并非果真要求你提携，而是为了要试一试你对汉室的忠心，才会说出刚才那番言语。一试之下，发现你果然忠心义胆，毫不变节。我等十分佩服，请金兄恕罪！”

韦晃与耿纪说罢，双双拜倒在金祎脚下。

金祎一时十分茫然，不知两人这是何意。

之后，二人便对金祎吐露心声。他们认为，如今乃汉室生死存亡的关头，倘若不能与同道中人一起举事，便会让曹操的野心成为现实。他们还就眼下的形势推测道：“我们为了举事抗曹，必须先杀了王必，夺其御林军权，之后便可扶助天子。我们还应派急使前往西蜀，求刘备结为外援。如此一来，便不难讨伐曹贼。还请金兄亲自指挥此事，助我们举事成功！”

韦晃与耿纪说到此处，已经感愤泪流。金祎也不禁被他们所动，也流着热泪与他们共同发誓：“誓除国贼！”

自此以后，这三个人便日夜躲在金祎家中，避开曹操的眼线，商讨举事之计。一日，金祎对二人说道：“已故太医吉平，留有二子，兄名吉邈，弟名吉穆。想当年，太医吉平曾与国舅董承一同密谋，欲除曹贼，可惜事情败露被曹操所杀。若我们能邀吉太医的两个儿子一同举事，讨伐曹贼，想必他们一定会为报父仇而欣然答应。我想拉他们兄弟二人入伙，你们看可好？”

“好，咱们立刻找他们来！”

耿纪和韦晃都欣然同意，于是金祎便派人去寻找吉氏兄弟。

没过多久，在一个深夜，两个英武的青年便来到金祎府中，他们正是太医吉平的两个儿子。他们听说了金祎等人的计划之后，立刻拍掌称赞，表示这便是他们苦等的良机，皆说愿意一起举事讨贼。

当时已近年尾，不多时便是正月十五日的上元节。许都之中张灯结彩，热闹非凡。

几人决定，要在上元节这一晚举事。

他们计划，先在东华门的王必御林军营放火为号。之后各处内应外合，先杀死王必，会合一处便闯入禁宫。到时候他们会奏请皇上，请他登五凤楼，召集百官，发布诏令，共同讨贼。

与此同时，吉氏兄弟便在城外放火，并大声疾呼："今天，我们奉皇帝之命，讨伐国贼，为的是安民护纲！年轻人，快投入我们举事的大旗之下，同我们一同杀向邺郡！曹操恶逆无道，残害百姓，咱们一起前去杀了那个恶贼！不要怕，西蜀的刘皇叔也已经调动大军，赶来助一臂之力了！大家快点加入吧！"

他们打算以御林军为根本，再集结众多民兵百姓，一定要壮大声势。

计划已定，诸人便对天发誓，严守秘密，积极筹划。

终于等到了正月十五上元节那一天，当晚按照往年的惯例，取消了宵禁。

耿纪和韦晃等人在之前便已请了假，各自回家准备。他们召集家丁、仆从共约四百余人，在原地待命。

城外的吉氏兄弟也集合了亲戚族人，共约三百多人。他们将这些人集合出城，假称要出外打猎。

城里城外，举事的人已经各自准备好武具器械，以及马匹坐骑。之后，他们又派人秘密到街上察看动静。

金祎因与王必交情深厚，受邀去营中做客。于是，当晚金祎便赶往东华门，进入王必的御林军营之中。

第二十四章
御林之火

正月十五，一轮朗月当空，分外明亮。

月光下，京都许昌的大街小巷都张灯结彩，各个城门外都点上了熊熊的篝火。车水马龙，花灯耀眼，惹得行人不断驻足观赏，分外热闹。

在东华门王必的御林军营之中，从傍晚便摆下了庆祝的酒宴。御林军上上下下，皆开怀畅饮。将士们一边喝酒，一边划拳，营中也显得热闹非凡。

“金某实在不省酒力，就此告辞！”

金祎在营中畅饮一夜，眼见时辰将至，便假称醉酒告退。

王必兴致正高，瞥见金祎要走，连忙加以挽留：“哎！金兄急什么？咱们今天高兴，要喝个通宵！来来来！你快坐下，不喝痛快了可不许走！”

王必招呼身边人赶紧拦住金祎，又是劝酒又是挽留。恰在此时，外面有人报信，说是营中有两处起火了。众人皆放下酒杯，议论纷纷：“什么？营中怎么会起火了？”

“出什么事了？”

“火是怎么着起来的？”

“估计是花灯不慎点燃的吧！”

“不对！火势太大，怕是有人故意纵火！”

霎时，营中火光冲天，黑烟也飘进帐中，呛人眼鼻。看起火的方向，似乎是在营门附近和南门先起火的。

金祎此时已经悄然不知去向。

王必心中暗道不妙，他意识到定是有人故意纵火，急忙跳上战马冲向南门。不料正在这时，只听“嗖”的一声，一支冷箭射来，正中王必的肩膀。王必“啊呀”一声，跌下马来。战马兀自跑远，消失在烟尘之中。

只见从西门和南门处，杀来几路人马，冲入御林军的营中。为首的不是别人，正是耿纪！他刚刚射出一箭，正中王必。但耿纪却没料到，自己竟一箭射中御林军的主将，他一心以为王必一定在营中深处。

“别管这些小喽啰，赶紧捉拿王必去啊！”

耿纪无视滚落马下之人，带领手下径自向前奔去。

王必九死一生，捡了一条性命。他趁乱又抓了一匹战马，匆忙逃出南门。

王必一路奔逃，提心吊胆。忽见身后有人追来，他正吓得魂不附体之时，浑然不知那其实是逃出来的御林军部下。王必只以为是敌人发现了自己，追赶上来，连忙打马加速逃命。

王必本想跑到城外，去夏侯惇的营中告急，哪知仓促之间，一时迷失了方向。他左冲右突之际，只觉得肩膀上的箭疮发作，疼痛难忍，几欲跌落马鞍。

“对了！好像金祎的府邸就在附近。我不如先去他家中包扎伤口。”

王必踉踉跄跄来到金祎的府门外，举手叩门。

奇怪的是，金祎府中悄然无声，平素的家丁奴仆都不知去向。王必忍痛打门良久，才隐约听到里面有人答应。一簇烛光从内院闪出，竟是金祎的夫人亲自来开的门。

金夫人还以为是丈夫回来了，于是毫不怀疑地一边开门一边问

道："来了！官人，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杀了王必没有？"

"啊呀！"王必闻言大惊。

他方才悟到，原来金祎竟是今夜叛乱的主谋。他只得应付一声："抱歉！我认错门了！"

王必掉头就跑，径直奔向曹休的府邸。

曹休的家丁此时已经打扮齐整，拿好兵器列好队，只待主人下令出发。忽听门外来报："王必身受重伤，来到门外！"

曹休忙传王必进来。待听了王必汇报详细情况之后，立刻下令："叛贼想必筹划已久。如今皇帝处境十分危急，咱们赶快进宫护驾！"

于是，曹休连忙率领手下，不顾熊熊大火，径直奔向宫中。

此时，城内四处燃起熊熊的大火，还有此起彼伏的叫喊之声："杀死曹贼！匡扶汉室！"

"大家不要怕！今晚拼尽性命，也要杀死曹贼！"

义士们视死如归，他们遭遇到曹休率领的队伍，便在街口宫外展开了巷战。一时之间，他们不敌曹氏一族的精兵强将，死伤无数。

大火继续蔓延，从东华门一直烧到五凤楼。献帝只得移驾后宫，不知宫外的情势如何。

另外，夏侯惇原本率三万兵马驻扎在城外，当夜他发现城中火光冲天，暗道不好："城中着火，恐怕有变！"

于是夏侯惇立刻点齐人马，入城接应。

当夏侯惇的兵马入城之后，金祎、耿纪和韦晃等人便失去了取胜的把握。按照原计划，他们本想闯入后宫，请献帝登五凤楼下诏讨贼，但无奈曹休早已先行一步，将兵马布在宫门之外，牢牢地将他们的去路堵住。

另外，金祎和耿纪也未按计划集合，导致韦晃孤身一人，陷入了苦战。御林军将士见势不妙，踌躇不前，他们不肯按计划集结于锦旗之下，高喊反魏王、反曹操的口号。

另一厢，吉邈、吉穆两兄弟在街市之上奋力厮杀。他们一边呼吁百姓，一边纠集义士，正打得起劲时，却恰巧遭遇了夏侯惇的大军。他们毫无能力抵挡夏侯惇的铁骑，最终惨遭杀戮。

城中的骚乱一直持续到天明之时才平息。当朝阳初升之时，各处的余烬仍未熄灭。

夏侯惇派遣急使赴邺郡，向曹操报告道："昨夜，许都发生叛乱。目前属下已将为首之人全部逮捕，平息了暴乱。请不必忧心。"

曹操接到报告后，不禁想起："原来管辂当初所言，果然灵验！"

他思虑至此，不禁毛骨悚然，于是立刻下达严令："老夫绝不可姑息叛乱，此事务必斩草除根！传我的命令，所有汉朝旧臣，无论品阶高下，一律解送到邺郡来！"

当然，此次反魏王行动中，也有不少朝廷旧臣并不知情，也并未参与。但是，凡与金祎、耿纪稍有牵连，或是平素言行令人怀疑的，皆被押至街市，惨遭斩首。

耿纪被反缚双手，拖上法场，一路兀自仰天咒骂不止："曹贼啊曹贼！耿某今生不能杀你，就算化作厉鬼也绝不会轻饶于你！你等着吧！"

韦晃也被拉至法场之上，在他即将被斩首之际，突然大喝一声："刽子手！且慢动手！"

他挣扎着高仰头颅，自嘲般地说道："可恨啊！韦某只想尽臣道，却不得上天垂怜！"

他大喝一声，不待刽子手动手，便自己重重地以头撞地而死。

金祎被株连九族，全家老小惨遭杀戮。

上元节灯会之后，许都的白昼仍分外昏晦。深宫内外，黑烟缭绕，

绕藤枯鸦，叫声凄凄。唯一令百姓稍觉心安的是，御林军统领王必，箭疮发作，不治而亡。

朝中的汉朝旧臣，无论是否曾仕于汉室多年，都被押上车马，发往邺郡。

抵达之后，这些朝中旧臣才见识到曹操的魏王宫，均被其华丽壮大所震撼。

大家心中暗道："唉！看来许昌早不是都城了，真正的都城在邺郡啊！"

曹操下令，将百官带至魏宫的庭园之中，说道："几日之前，许都之中有人造反，放火烧城。你们之中，何人外出救火，何人闭门不出，老夫今日也不一一追究了。你们看，前面有两面旗子，一面是红旗，一面是白旗。出门救火者，自立于红旗之下，闭门不出者，便自立于白旗下！赶紧去吧！"

曹操的做法，宛如将这些朝中众臣像孩童一般戏耍。这些天子之臣无奈，只得强忍泪水，按捺住怒火，唯恐曹操稍不满意，便会对他们横加杀戮。

百官面面相觑，不知如何从事。最后，约有八成官员站到了红旗下面。他们皆猜测："按魏王的说法，若我们自称闭门不出，恐怕会以怠忽之罪被责罚。倘若出门救火，应该不至于招致罪过。"

但是，曹操看到他们如此行事，仍然高呼一声，下令道："凡立于红旗下者，皆有异心！将他们统统拉到漳河斩首，一个不留！"

站在红旗之下的四百余名官员闻言大惊，他们纷纷对着高台求饶道："魏王饶命！我等有何罪过！"

"魏王刀下留人啊！"

"魏王！魏王饶命！您怎可如此无情！"

"魏王啊！求您发发慈悲，饶了我们吧！"

曹操听到众人的求饶，却置若罔闻。他面无表情地伫立在台上，宛

如一尊冰冷的石雕一般。只是默默对着漳河，沉默不语。

白旗之下，还剩下少数的官员，最后被免罪，遣返回京。

之后，曹操将朝廷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皆予以调动。

钟繇任相国，华歆为御史大夫，另外，王必死后，曹休取而代之，成为御林军统领。

曹操还更改了侯爵之制，定为六等十八级，金印紫绶，关内外侯则银印龟纽墨绶，五大夫为铜印环纽墨绶。所有定爵封官之事，皆凭曹操之意，无须请示朝廷。

从此之后，曹氏一族及其党羽更加专横、嚣张。他们为虎作伥，飞扬跋扈，令人发指。

反之，与曹氏没有关系的人，则会遭受非人的待遇。许都之中，这些已经成为一条惯例，人人兴叹。

曹操对管辂精准的预言所倾倒，对他更是深信不疑："若非先生提醒，老夫恐怕便出征去了汉中。到时候，恐怕许都之火便会演变为不可收拾的下场，又怎会如现在这般得以迅速解决？先生果然是一代神卜，您若有何要求，尽管张口。老夫一定满足！"

管辂拒不接受赏赐，他说："我一无事先防火之力，二无取水救火之功。大王未曾远征，而选择留在邺郡，皆为天数。许昌之乱，亦为天数。我此番被大王召来，预言此事，恐怕也是天数所定！既然如此，管某身无寸功，怎可接受赏赐。多谢大王错爱！"

第二十五章
阵前美酒

此时，西蜀的巴西、下辨一带，战云密布，兵气正浓。鸟兽沉默，不敢作声。

曹魏派出五万大军，从汉中开赴汉蜀边界。此地地势险要，层峦叠嶂，对于压境而来的魏军，他们仿佛在宣告："休想犯我寸土！"

将要迎战的蜀国大将是马超。如今马超据守下辨，而张飞则负责巴西的守备。

这厢曹魏大军由曹洪挂帅，大将张郃随行。相比较而言，魏军的兵力装备远胜蜀军一筹。

两方的首次交锋，是曹军主力与马超部下吴兰、任夔交战。结果蜀军首战告败，西蜀大将任夔阵亡，吴兰败逃。

"你们太过轻敌！居然等不及我下令便轻易出战！传我的命令，从今往后，我军需紧守隘口，切勿轻易出战！"

马超晓得魏军的厉害，因此见吴兰过分轻敌，十分恼火。

曹洪一连数日骂阵，却始终不见马超出门迎敌，他难免心中生疑："奇怪！我军骂阵之下，马超却坚守不出！想那马超十分剽悍，他如此做法，必定有诈！"

曹洪心有顾虑，便退兵至南郑城。

张郃见曹洪退兵，十分不满："曹将军，张某有一事不明！咱们既

然头一战便大胜蜀军，还斩获敌将的首级，您为何不乘胜追击，反而却退兵？”

“张郃啊，你有所不知。曹某离开邺郡时，曾得管辂预言。他说我军将在此地折损一员大将，因此我才分外小心。”

“哈哈哈！您已年近五旬，怎么还会信这些占卜的鬼话？您可是一员堂堂武将啊！唉，看来大丈夫也难免气短。”

张郃不以为然地说道：“既然曹将军不肯出兵，张某愿借三万兵士，去巴西会一会张飞，长长我军的威风！”

曹洪见张郃十分轻敌，心中觉得大为不妥：“张郃啊！想那敌将张飞十分了得，你决不能低估他的实力啊！”

张郃却毫不在乎地大打保票：“人人皆言张飞可怖，张某却不以为然。他不过是一个村野混混儿而已！您若是对他忌惮三分，恐怕我军将士更是对其闻风丧胆，这仗还怎么打？还是让我将他拿下，为我军建立军功吧！”

曹洪无奈，只得答应张郃出阵。他觉得张郃十分固执，让他去吃点苦头也好。于是接着问道：“张郃啊，你此战若不能建立军功，又当如何？”

“张某若不能生擒张飞，愿受军法处置！”

“好！那你先写下军令状！”

“这有何难！写就写！”

于是，张郃从曹洪那里借来三万大军，自己担任主帅，得意地向巴西出发了。将在外，不受军令约束，张郃十分自在，可以按自己的想法肆意用兵。

巴西到阆中（今重庆市以北）一带，地势险要，险峰幽谷，林木低垂。在这样复杂的地势之中布阵，也是一件费脑筋的事。

张郃考察再三，终于筑下了三处营寨。这三处营寨分别凭借山形险峻而立，一名宕渠寨，一名蒙头寨，一名荡石寨。

张郃兵分两路，一路留下守寨，另一路则攻向巴西。

另一厢，张飞也与部下商议对策：“魏军已经杀至跟前了。雷铜，你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魏军派来的是大将张郃。”

“哼！张郃不过只带来一万五千兵马。咱们要想对付他们，宛如碾碎蝼蚁一般容易。你说说看，咱们该怎么个打法？”

“这有何难！此处地势奇峻，咱们不妨出其不意，发动突袭，说不定能收获奇效！”

“如此甚好！咱们这就出兵！”

于是，张飞与雷铜各领五千人马，分率两队出发。两军行至距阆中还有三十里处，恰与张郃相遇。

“张郃就在前面！”

张飞闻言，立刻打马向前。他几个纵跃，气势非凡，宛如下山猛虎一般。

张郃根本没想到会在行军途中遭遇敌人。待他举头张望之际，才发现满山遍野都插着蜀军的大旗。不仅前面的路上是蜀旗，就连后面的退路上也是蜀旗。张郃只觉得四下山谷之间，都是敌人的呐喊之声，一时心生畏惧。

张郃不知所措之间，他所率的一万五千兵马更是吓得魂飞魄散。张飞遥遥望见张郃，立刻大喝一声：“燕人张飞在此！张郃休走，留下命来！”

张郃见状，早忘了自己先前在曹洪面前夸下的海口，只顾得掉头逃命。而张飞则从容不迫，他声声高呼张郃的名字，仿佛在招呼好友喝酒一般轻松。张郃心惊胆战之下，只得下令撤退：“快点撤退！退回营寨！”

魏军更是吓得抱头鼠窜。他们瞥见蜀军的军旗便绕开逃走，不过事后才得知，原来那是蜀军用的诈。雷铜早已派部下提前将军旗插在各处

山头，又故意摇旗呐喊，虚张声势。

但魏军早已吓得溃不成军，只得匆忙退回营寨，不敢对阵。

“快关门！关上寨门！”

张郃率兵一路逃回寨中，立刻下令关紧寨门。他一边命人加固溪谷栅子，一边置起檑木炮石，决定依靠山势，在寨中死守不出。

张飞一路追击魏军，赶至对面山上，也扎下营寨，与魏军对峙。但无论蜀军如何骂阵，张郃就是坚守不出。

张飞在这厢山上向魏军营中眺望，只见张郃每日都登到宕渠寨的山坡之上，还摆开宴席，与营中将士整日饮酒，好不惬意。

“张郃倒会享受！”

张飞恨不得立刻夺下营寨，却无奈天险难以攻破，只得远远望着敌营，咬牙切齿。

“雷铜，你看看那个张郃，好生气人！”

“可不是嘛！张将军！咱们怎么办？”

“哼！俺老张倒要让他领教领教我的厉害！我看他如此做派，说不定暗怀阴谋诡计！咱们切莫轻举妄动才是！”

“属下明白！”

于是，雷铜带领一队兵士，整日对着敌营骂阵。

但魏兵却对他们污秽的叫骂充耳不闻，似乎横下心来，硬要坚守不出。蜀兵骂得喉咙嘶哑，也不见对面营中有任何动静。

“咱们回去！明日再来！”

无奈之下，雷铜只能带兵回营。第二天，又派了能言善道的兵士前去骂阵，但山上的魏军就像没听见似的，根本不予理会。

“哼！你们不出来，我们便攻上去！”

雷铜气得火大，立刻率领将士跃过溪流，闯向魏军营寨的大门。他们踏破寨栅，便欲直攻进去。

不料，从魏军营中响起一声信炮。只见无数滚木巨石、箭矢石炮从山上砸下，宛如狂风暴雨一般砸向蜀兵。

“你们来得正好！找死吧!”

蜀兵一战便损伤数百人，只得大败而归。

张飞得知雷铜战败，心中十分不快。于是，他便亲自带兵去对面山下，就像雷铜前几天所做一般，自己骂阵去了。

张飞声如洪钟，骂起人来更是中气十足。他扯开嗓子一通咒骂，听得自家将士都直捂耳朵，但对面营中的敌人却不为所动。魏军不仅坚守不出，而且根本不搭茬。

“好你个张郃！你真是挨骂没够啊！俺老张骂得嘴巴都冒烟了，你却连个屁都不放！哼！你不出来我也没办法，等等再说吧！”

张飞像霜打的茄子一样，无功而返，回到自家寨中。

谁知，蜀兵这厢回营了，魏军却开始出声了。张郃阵中不再沉默不语，而是爆发出阵阵恶骂之声。

只见魏军派兵士齐齐聚在山头之上，对着蜀军的营寨齐声叫骂，不堪入耳。

雷铜远远望见此情此景，不禁气得怒发冲冠：“魏军好生可恶！待我出去一战！”

张飞却一把拉住他：“且慢！我们若现在冲出去，岂不是中了敌人的圈套？还是少安毋躁吧！”

两军这一对峙，便僵持了五十余日。在此期间，双方轮流骂阵，互不相让。有一天，张飞忽然下令，他带领着将士们下山，到魏军的寨门之外摆下阵来。之后，张飞又命人运来美酒，自己就和手下一起喝酒猜

拳，好不热闹。蜀军将士们在张飞的带领下，各个喝得酩酊大醉，还一边喝酒一边指着魏军营寨大骂不止。

张郃见状，冷笑道："哼！张飞果然坐不住了！咱们静观其变，任他自暴自弃！"

于是，魏军营中毫不理会，面对一片骂声，沉默不语。

而刘备那厢留在成都，十分记挂张飞与魏军对峙的情况，于是特遣人到前线犒军，视察军情。

使者返回成都后，对刘备报告道："张将军已与张郃在阆中以北对峙五十余日。他们轮番讨敌骂阵，但张郃一直坚守不出。如今张将军自暴自弃，整天在阵前与属下饮酒。"

刘备闻言，大吃一惊。他连忙召来诸葛亮商量对策。

诸葛亮听了使者的汇报，却微微一笑，说道："张将军既然要喝酒，那便要让他喝个够！只怕阆中无好酒，咱们应速备五十瓮成都美酒，立刻差人送往阵前，供张将军与属下痛饮才是！"

"先生何出此言啊？想我那三弟，他曾因阵前饮酒，而误我大事！如今他又酒瘾发作，先生为何不拦着，反而要给他送酒呢？若他整日醉酒，难免被张郃所败啊！"

刘备一见诸葛亮的举动，立刻上前阻拦。诸葛亮却微微一笑，解释道："主公，您虽与张将军手足情深，相处多年，但恐怕仍不了解他的心思。您还记得张飞初入蜀中之时，是如何义释严颜的吗？从那件事上就可看出，张将军胆大心细，有勇有谋，绝非一介粗野莽夫。如今，他与张郃在宕渠寨前已经对峙五十余日，忽然一改常态地整日在阵前喝酒骂阵，可见他并非是犯了酒瘾，而是早已设下计谋，要智取张郃才是。"

刘备闻言，这才领悟张飞此举的一番深意，他不禁心生惭愧。诸葛亮接着说道："既然张将军已经用出此计，便是要蒙蔽张郃，主公不妨助他一臂之力。"

刘备点头说道："就依先生之言。想那张郃也不好对付，不如派魏

延前去送酒吧。”

刘备首肯之后，诸葛亮便唤来魏延，着他速筹成都名酒五十瓮。

魏延不知所以，但仍照办，立刻筹齐了美酒。诸葛亮将酒坛上写了“阵前美酒”几个大字：“速以三驾马车，承载酒坛，立刻送至前线，交予张飞！”

魏延不敢耽误，立刻押送车马赶赴宕渠。沿途百姓看到浩浩荡荡的车马开往前线，而车上装满美酒，都觉得十分蹊跷。

魏延迅速赶到宕渠，将三车美酒送到张飞面前。张飞一见，立刻乐得咧开大嘴：“太好了！承蒙军师赠酒，俺老张这事准成了！”

张飞乐得绕着酒瓮，连连拱手。之后，他对魏延和雷铜下令道：“魏延为右路，雷铜为左路，以军中摇晃红旗为号，到时咱们一并杀出，誓要一举击破张郃！”

张飞布置完战术之后，立刻命人将几十坛美酒摆在阵前，又命人送上美食。蜀军将士便热热闹闹地在阵地上开起了酒宴。将士们于军旅之中，哪有机会能这样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因此众人皆兴高采烈，一边吃酒一边划拳，笑声震动山谷。

曹魏的哨兵发现了蜀军阵前的情形，觉得奇怪，便连忙禀告张郃。

“哦？蜀军阵前饮酒作乐，竟有此事？”

张郃心中纳闷，忍不住亲自来到山上探查。他远远望见张飞正带领众手下吃酒，还有两名壮汉在阵前摔跤，为大家助兴。

张郃见状，难忍怒火。他闭关已久，如今忍无可忍，遂下令：“可恼啊！张飞欺人太甚！今晚咱们就打出去！”

之后，他又命蒙头、荡石二寨做好准备，当夜便要展开夜袭。当他们悄悄逼近张飞的营寨外时，探子回报张飞仍在帐中饮酒。

“好！冲进去！”

张郃一声令下，手下立刻摇旗呐喊，擂响战鼓。魏军喊杀震天，冲

进蜀军的营盘。

张郃一马当先，冲进营中，四处搜寻张飞的身影。他见大帐之中一人烂醉卧倒，料想必定是张飞无疑。他立刻冲上去，刺出一枪。

“咦？”张郃一枪刺出，才发现不对。原来那并非是张飞，而是一个稻草扎成的假人。

他暗道不妙，正待拨马退后时，却听得耳畔“轰隆隆”几声炮响，有一员大将挡住了他的去路。

张郃定睛观瞧，只见那人黑面虎髯，眼如铜铃，声似炸雷，不是张飞又是何人！

“呔！张郃！燕人张飞在此，你还不受死！”张飞大喝一声，挺一杆丈八蛇矛便刺。

张郃连忙拼死相抵，二人你来我往，战了五十来个回合。

就在张郃劫寨之际，魏延和雷铜却趁机杀入蒙头、荡石两寨，将其中的魏军赶走，夺下寨来。

张郃一边与张飞较量，一边暗盼两寨来救。但他不知道后方有变，自己怎么也等不到救兵。

这时，忽然山上火起，原来蜀军又攻下了宕渠寨。如今魏军势单力薄，蜀军越围越多，张郃自知难以抵挡，只得虚晃一枪，转身而逃。

张飞哪里肯放他逃走，于是召集兵马，乘胜追赶张郃而去。

第二十六章
败将

张飞率领追兵，穷追不舍，魏延和雷铜两翼也战果颇丰。他们攻破敌军，胜利而归。

另一厢，张郃原本带了三万人马出来，如今折损了两万有余，他一路仓皇逃命，才退至瓦口关。

蜀军打了一场胜仗，将魏军打得落荒而逃。张飞一扫多日来的胸中郁闷，立刻派快马向成都报捷。

刘备得到捷报，喜笑颜开："孔明果然料事如神！张飞用计在阆中取胜，果然厉害！"

而张郃那边只得悲戚戚地向曹洪求救。

曹洪得知张郃兵败，勃然大怒。他不仅不派救兵，反而下令："哼！张郃不肯听我劝告，轻敌导致兵败！如今他丢了紧要关隘不说，竟然还有脸向我求救！曹某偏不救你，着张郃自己夺回关口，不得有误！"

张郃得到命令，万般无奈，只得定下计策。他将所剩的一万兵马分为两路，埋伏在关前险僻之处。然后他打算自己出战，诈败之后诱敌深入，再以伏兵图之，以图能够挽回败局。

"此战事关重要！众位切莫大意！"

这日，张郃一马当先，率领一路人马向蜀军挑衅。蜀将雷铜奉命出

击，但两人战不多时，张郃便佯装不敌，掉头就逃。雷铜不知是计，在身后穷追不舍。张郃将雷铜诱至伏兵之处，一声招呼，两路伏兵齐出，将雷铜的退路截断。雷铜正欲拨马撤退，却不料张郃杀了个回马枪，将雷铜一枪刺死，挑落马下。

张飞见状，气得怒发冲冠，他一拍战马，冲上来便与张郃打在一处。张郃得了便宜，想故伎重施，于是又佯装不敌，想诱张飞追赶。张飞知其设下伏兵，因此站住不追，张郃无奈，只得再次迎上与张飞缠斗在一起。没几个回合，张郃又佯败而逃。如此反复几次，张飞偏不肯上当。张郃见此计不成，只得鸣金收兵，再寻对策。

张飞也退回阵中，叫来魏延商议："张郃使诈，设下伏兵杀了雷铜。我刚要替雷铜报仇，没想到那小子又想故伎重施。我知他用计，因此没有追赶。如今看来，咱们不妨将计就计，让他自食其果。"

"哦？咱们该如何破敌？"

"我打算明天自引一军去对付张郃。到时候你可以率领精锐，埋伏在后。待我被敌人的伏兵截断退路之时，你便立刻分兵而上，一路对付伏兵，另一路则用车辆装满干草，堵住小路，再放火烧之。到时候，我便能擒住张郃，为雷铜报仇！"

魏延欣然领命，立刻布置下去，做好埋伏。

第二天，张飞便一马当先，来至魏军阵前挑衅。张郃亲自上前迎战，两人打了十几个回合之后，张郃又故伎重施，佯装落败而去。他开始还担心张飞不会上当，后来见张飞果然追赶上来，不禁心中暗喜。于是张郃一路诱张飞深入，来至他先前设好伏兵的地点。

那里位于山腰，来去只有一条小径。倘若张郃的伏兵将敌人的退路阻断，便宛如瓮中捉鳖一般，敌人插翅难飞。

"张飞总算落到我手里了！"

张郃来至伏兵跟前，立刻抖擞精神，拨转马头，摆开阵势，打算拿下张飞。

自从前日张郃一枪挑死了蜀将雷铜之后，魏军上下士气高涨。此番

张郃对阵张飞，更是早早动员全军，誓要一鼓作气，拿下张飞。

此时，张郃一声号令，左右两路伏兵齐出，与主路部队合并一处，截断了张飞的退路。谁知正在这时，却忽见杀出一路蜀军，不仅将魏军冲散，更将张郃团团包围。

张郃被蜀军打了个出其不意，阵势大乱。无奈之下，他只得狼狈突围，逃入山谷之中。岂料那里竟有无数柴车堵道，车上的干草被点燃，立刻火光冲天，将旁边的林木也尽数点燃。

山谷之中浓烟四起，令人看不清道路。张郃带着手下的残兵败将左冲右突，却难逃火海。魏军被大火烧得死的死，伤的伤，一败涂地。

张郃侥幸杀出一条血路，逃回瓦口关，他如今只剩寥寥的残兵败将，只得紧闭城门，不敢出战。

张飞一战得胜，便欲一鼓作气攻破瓦口关。但无奈瓦口关地势险峻，城坚壁厚，竟然数日连攻不下。

张飞只得下令退兵二十里，扎下营寨。

这日，他与魏延只带了数十骑人马，打算去探查小路。忽见有数名百姓，正背着行囊，似欲攀藤附蔓，越过山去。

张飞见状，忙唤来魏延，手拿马鞭，点指着道：“魏延！你且看来！咱们欲破瓦口关，唯有请教那几个百姓不可！”

魏延一时并未会意，只是望着那些百姓的身影，直到他们消失在山林之间。

张飞吩咐左右：“你们快去，追上那些百姓！记得切莫高声惊吓他们，将他们带来就是！”

于是，几名兵士便带回了那数名百姓。这些人里有老有少，一见到张飞，都吓得簌簌发抖。

张飞好言相问：“我说你们为何不走山路，反而攀藤翻山而行呢？”

其中一名老人战战兢兢地答道：“老汉我本是汉中百姓，此番欲同

乡亲一道返回故里。路过此处时，听说前面有两军交战，便想改道而行。从此处翻过之后，渡过苍溪，便可以从梓潼山桧口川回到汉中。”

“嗯！”张飞点了点头，继续问道，“你们如此翻山，若要去瓦口关还有多远？”

“不远不远！梓潼山有小径，可直达瓦口关背后。”

张飞闻言，乐得差点从马背上掉下来。他命令手下将百姓带回阵中，奉上美酒佳肴，好生款待。

之后，张飞叫来魏延，吩咐道：“着你立刻率兵，正面攻打瓦口关。我则由百姓为向导，自引精兵沿小路抄到敌人背后！”

张飞与魏延相约，两人待瓦口关胜利之后会合，便就此分开。

张郃躲在瓦口关，凭借关门坚固方保平安。他遭到蜀军数次进攻，却不见援军来救，只得坚守不出。

他日日思，夜夜盼，只盼援军能快点赶到，将他救出关去。

这一日，张郃正在郁闷不堪，忽听哨兵来报：“启禀将军，关外来了一路人马！”

“可是咱们的援军到了？”

“不像是援军，倒似魏延的人马！”

“唉！”

张郃一听敌军又攻来，十分沮丧。不过他料想关门尚可抵抗敌军，魏延攻不下自会退兵，这才稍微放心。他下令道：“敌军攻来，咱们便要加强关门处的防守。我要亲率一路人马，给予他们痛击！”

张郃打定主意，便披挂上阵，打算迎战魏延。正在这时，却听得关后火光冲天，关中一片骚乱。

这时，有兵士从后方前来急报：“将军！后方突然出现一支人马，正在四处放火。咱们抵挡不住，关兵大乱！”

张郃立刻奔向后方，发现敌军的将旗之下，挺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一见之下，心中大骇。

他毫无斗志，只顾着掉头就逃。仓皇之中，他胡乱择了一条小路就钻了进去。怎奈道路崎岖，多有沙石，马匹寸步难行。

张郃只得拼命催鞭，但身后的张飞紧追不舍，最后张郃只得弃马，改为徒手攀爬岩石，扯着藤蔓逃跑。他被山石划得满身是伤，终于逃脱追兵。

他一路狂奔，逃回了南郑城，这时他身边仅剩十四五名随从，好不悲惨。

曹洪见到张郃，更是怒从中来："曹某当初再三要你不要轻敌，你却不听，还自作主张立下了军令状。如今你屡战屡败，不仅丢了关口，还折损了我三万大军。如今你竟还有颜面回来见我！你若不以死谢罪，曹某便要亲手砍了你！"

见曹洪盛怒不息，行军司马郭淮，字伯济，太原阳兴人，出面劝阻道："曹将军请息怒！俗话讲：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呀！张郃虽然痛失关口，罪无可赦，但他毕竟也是魏王看重的一员大将啊。您不如再授他五千人马，命他前去攻打葭萌关。葭萌关乃蜀军重地，蜀军得知那里有难，必定派兵救之。到时候，自可解汉中之危了！"

曹洪听郭淮所言十分在理，便稍缓怒气。于是郭淮又接着说："倘若张郃将军此番再败，您可以两罪并罚，也不迟嘛！"

于是曹洪听从其计，授张郃五千人马，命令攻打葭萌关。

第二十七章
老将之功

郭淮出言相救，才保住张郃的性命。张郃也准备抖擞精神，带领人马一战而胜，洗刷前耻。于是他立刻领着五千人马，直奔葭萌关杀去。

葭萌关由西蜀大将孟达、霍峻防守。他们一见张郃来犯，便开会商议。

霍峻认为：“咱们守的葭萌关本就具天险之势，因此不应贸然出关，反而得不偿失。为今之计，便应闭关坚守，方为上策。”

而孟达却毫不赞同，他觉得只守不攻才是下策。他认为蜀军一定要全体出关应战，将敌军打退。

两人各持己见，后来孟达说服了霍峻，于是蜀兵开关与张郃交战。孟达亲自上阵迎战张郃，却大败而回。

霍峻见情势不妙，立即派快马飞报成都求援。

刘备一见葭萌关告急，忙召诸葛亮商议。诸葛亮随即召集众将，问道：“刚刚葭萌关报紧，不知哪位肯去一趟阆中，请张飞调兵支援？”

法正立刻起身道：“张将军此时屯兵于瓦口关，正处于镇守阆中的紧要之地。若我们此时召他去葭萌关，则有恐阆中吃紧。我以为，不妨请张将军继续镇守阆中，再另派他人驰援葭萌关为好。”

诸葛亮闻言，微微一笑：“张郃虽曾是张飞的手下败将，但他仍是曹营数一数二的名将，不容小觑。咱们营中，恐怕除了张将军再无人能

敌！”

诸葛亮话音刚落，便有一名老将腾地起身，怒气冲冲地嚷道：“军师未免太高看张郃了吧！咱们营中怎么就无人了？黄某不才，愿领命出战，将张郃的首级割下，献给主公！”

满座回头，一齐望去。只见发言之人不是别人，正是老将黄忠。

诸葛亮微微颔首，却说：“黄老将军果然英雄不减当年，不过您如今年事已高，绝非张郃的对手。”

黄忠气得须发倒竖，大声说道：“黄某虽然年纪不小，但气力未衰。我可开三石之弓，双臂能抵千斤之力，何谓年老气衰？”

“黄老将军，您已经年近七旬，还说不老？”

黄忠听了诸葛亮一番话，心中气急。他不再分辩，大踏步迈下堂来，取了大刀便舞了起来。之后，黄忠又摘下两把硬弓，将他们一并折断。

诸葛亮见黄忠如此卖力，便道：“黄老将军果然厉害！就由你领兵去驰援，不过你还须带一位副将。你看何人同去为好？”

黄忠这才转怒为喜：“多谢军师！我不如带老将严颜同去。倘若不敌，我们两员老将宁可马革裹尸而还！这两颗白发首级便献给主公！”

刘备一直在一旁听他们几人的辩论，沉默不语。当见到黄忠如此英勇，气概如此豪迈，他不禁大为满意，准许黄忠、严颜二人前去。

众将见到刘备竟打算派两员老将前去，纷纷表示意外。赵云更是急迫地起身劝阻道：“主公！此事万万不可啊！张郃如今率大军攻打葭萌关，情势十分危急。军师此时派两员老将前去，岂不是将此战视为儿戏！万一葭萌关有失，那么益州便难保了！还请军师三思啊！”

诸葛亮却心意已决，他摆手说道：“无妨！你们休要小看这两员老将。他们定能破张郃、取汉中！”

众将对诸葛亮之言，只能报以冷笑，纷纷散去。

待黄忠、严颜二人率兵抵达葭萌关后，孟达、霍峻见到救兵，竟也冷笑道：“军师竟然派这两员老迈年高的老将出马，这不是开玩笑吗！”

之后，两人面带嘲笑之色，将关守之印交给两员老将。

黄忠、严颜二人先命人在山上竖起两人的旗帜。之后，黄忠又悄悄对严颜说道：“老兄弟，你听见他们在背后是怎么议论咱们老哥俩儿的吗？既然他们都笑咱们老了，此番咱们偏要建立奇功，让他们见识见识老将的厉害！”

二人商议之后，便带兵出关。

张郃一见关门大开，立刻打马上前，破口大骂：“呔！黄忠老儿！你一把年纪不回去看孩子，竟然还敢上阵作战，真是不知羞耻啊！”

黄忠大怒，大声骂道：“呸！好你个张郃！你不妨问问黄某手中这把大刀，看看是你的嘴皮子厉害，还是黄某这把大刀厉害！”

说罢，黄忠便打马冲向张郃。张郃挺枪来迎，两人你来我往，战了二十余个回合。

忽然，只听张郃身后喊杀震天，原来严颜带领一支人马，抄小路绕至张郃身后。在黄忠与严颜的前后夹击之下，张郃不敌，只得仓皇而逃。黄忠率领手下，将魏军追了八九十里，方才收兵。

曹洪听说张郃大败而归，气得火冒三丈。他正要两罪并罚，狠狠治张郃的罪，郭淮又在一旁劝道：“将军，您若是现在便治张郃的罪，他肯定改投蜀军麾下了！此时您不如另派一员大将，助张郃共同拒敌才是啊！”

曹洪欣然答应，于是命夏侯惇之侄夏侯尚，以及降将长沙太守韩玄之弟韩浩，率五千兵马前往援助。

张郃一见有援兵赶来，十分欢喜。他立刻召集诸将商议：“看来那个黄忠虽然年迈，但他的思虑颇为深远。另外，再加上严颜在旁相助，两人委实难以对付啊！”

韩浩开口说道：“黄忠此人，十分难缠。韩某先前在长沙时，便晓得他的厉害。当年，他同魏延合力杀了我家兄长，如今与他在此地相

遇，我一定要为兄长报仇！”

韩浩说话的同时，眉宇之间呈现出决绝之色。

之后，韩浩便与夏侯尚一起，在此安营扎寨。

黄忠则每日派出哨探，在关内外勘察地形。这一日，严颜忽然灵机一动，提议道：“这附近有一座天荡山，是曹操囤积粮草的所在。我们若是能夺下天荡山，便是断了曹操的军粮，到时候叫他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于是，两人研究战术，誓要巧夺天荡山。

合计好战术之后，严颜便自引一军离去了。

黄忠负责留守阵地，他听说夏侯尚、韩浩率援兵而来，便立刻应战。

韩浩一马当先，冲到阵前，指着黄忠便骂：“逆贼黄忠！还不快快受降！拿命来！”

说罢一挺枪冲了上来，黄忠抡刀便战在一处。这时，夏侯尚伺机绕到黄忠身后，一起夹攻。

黄忠以一敌二，见势不妙便边战边退。夏侯尚、韩浩乘胜追了二十里地，还将黄忠的营寨也夺了去。

次日再战，黄忠依旧且战且退。夏侯尚、韩浩又追了二十里，再下一寨。

他们接连两日，都大胜而归，夏侯尚和韩浩二人简直锐不可当，不可一世。于是他们便叫张郃守营，两人打算继续追赶。

张郃心存顾虑，便对二人劝谏道：“黄忠一向为人刚烈，如今他连退两日，令人生疑。你们切莫大意，恐怕其中有诈。”

夏侯尚闻言，却不以为然地说：“张郃啊！你输了几战，这就怕了么？我看啊，就因为你胆怯惧战，才会连吃败仗，还白白丢了宕渠寨，折损了大量兵马！如今你就不要再说了，待我们二人建功立业吧！”

夏侯尚和韩浩二人对张郃的思虑嗤之以鼻，张郃羞愧难当，只得退下。

第三天，黄忠又败退二十里。

一连退了三天，黄忠直退回葭萌关，之后便坚守不出了。夏侯尚和韩浩便在葭萌关前扎寨布阵。

孟达一见情势不妙，连忙派快马去成都给刘备送信，说黄忠连败数日，被敌人夺取五处营寨。刘备闻报大惊，他连忙召来诸葛亮问计。

但诸葛亮却泰然自若："主公不必惊慌，此乃老将黄忠的骄兵之计！"

但赵云等人却不得安心，加之刘备也深感不安，于是便命刘封率一军，悄悄接应黄忠。

黄忠一见刘封前来，便嗔怪道："你来做什么？"

刘封答说："我父亲担心老将军辛苦，便命我前来助阵。"

黄忠笑道："你们听说我连退三日便慌了，殊不知那是黄某的骄兵之计。今夜一战，我们便可将所有营寨全部夺回来。那五处营寨，不过是暂借魏军罢了，他们还替咱们屯了辎重粮草。今夜我们便出营而战，你且看来！"

黄忠当即下令，关中兵马备战。

当晚夜半时分，黄忠便亲率五千骑人马，打开关门，蜂拥而出，直捣敌营。

而魏军则因见敌人一直闭关不出，因此毫无戒备，正呼呼大睡。待他们听闻动静之时，已遭到黄忠的五千人马踩踏。魏军一时之间来不及抵挡，只得抱头鼠窜，四处奔逃。

夏侯尚和韩浩也在混乱中失了坐骑，只得徒步逃走。一夜之间，魏军死伤无数，三座营寨也被蜀军夺走。

第二天一早，黄忠便命孟达将敌人留在营中的粮草兵器搬运入关，

自己则顾不得歇息，打算继续追击。

刘封劝道："黄老将军，如今将士们已经打了一夜，十分疲惫。不妨让他们先歇息一下吧？"

黄忠则摆手说道："古人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今我们唯有拼死向前，方可建功立业。现在还不是歇息的时候！"

然后，黄忠便身先士卒，向前追击。他所率领的五千人马也士气高涨，一路穷追不舍。

魏军早已人心涣散，溃不成军，又怎能抵挡？最后，魏军一溃千里。不仅夏侯尚和韩浩的人马一路败走，后来就连后寨也丢了。他们一路溃逃，被蜀军追赶至汉水之滨。

此时，张郃才勉强得以喘息，他向夏侯尚、韩浩建议道："天荡山乃我军囤积粮草之所，旁边的米仓山亦为汉中的生命线。倘若此处有闪失，则汉中便会遭殃。请两位将军切莫大意才是。"

夏侯尚说道："米仓山有我叔父夏侯渊亲自率军镇守，且与定军山相连，想必安保无忧。而天荡山则是我兄长夏侯德负责守护，我们可以前去投奔于他，助他共保天荡山。"

于是他们三人便率领残部前往天荡山，见到夏侯德后告知之前的情形："那个黄忠十分可恶，他之前使出骄兵之计，将我等诱至关前。之后，他又趁机反攻偷袭，连夜追杀。我们无奈，丢下粮草武器，才逃到此处。"

夏侯德说道："这有何难？我这山上有十万大军，拨给你们一些，你们去夺营寨便是了！"

张郃却不同意："夏侯将军，咱们此时不应反攻，而应坚守阵地才是啊！"

他的话音未落，却听门外战鼓喧天。有哨兵来报："启禀将军，大事不好！黄忠率军攻过来了！"

众人一阵骚动，但夏侯德却不以为然："哼！看来这个黄忠实在不懂兵法！他竟敢贸然攻我天荡山，实在徒有蛮勇罢了！"

张郃则告诫他：“请夏侯将军千万不要轻敌。想那黄忠，可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啊！”

“什么智勇双全？你看他远道而来，皆是疲兵，却胆敢贸然攻山！他分明是不懂兵法！”

张郃却仍然苦苦劝道：“夏侯将军请听张某一言！黄忠此举，恐怕有诈，咱们应该加紧防守，切莫轻易下山迎敌才是啊！”

但夏侯德对张郃的苦谏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毫不理会。韩浩更是开口嚷道：“请借韩某三千精兵，待我下山打败黄忠，取下他的首级回来！”

夏侯德闻言大悦，立刻拨给韩浩三千精兵。韩浩抖擞精神，便率军纵马下山。

那厢，黄忠坚持立刻攻山。此时天色渐黑，天荡山的山势险峻，刘封生怕有失，便开口劝道：“老将军，如今天色已晚，军士疲惫。咱们不如先扎营歇息一晚，如何？”

黄忠听到刘封的劝谏，却笑道：“所谓‘哲人顺时而动，智者因机而发’。今日老天爷正欲赐我良机，成就奇功，倘若黄某不从，岂不是违逆天意？”

说罢，黄忠便率领手下一路攻上山，同时擂鼓呐喊不止。

韩浩正从山上冲下，与蜀军在半山腰相遇，于是他冲到前面便与黄忠交起手来。黄忠一把大刀舞得虎虎生风，将韩浩一刀斩落马下，一命呜呼。

消息传回山上，夏侯尚得知韩浩被砍，连忙自引一军下山迎战。正在这时，却听山上喊杀震天，四处起火，各营各寨都着起火来。

原来，黄忠早就命严颜率一军埋伏下来，待夏侯德匆忙命手下救火时，严颜立刻抢上前来，将夏侯德砍落下马。

严颜早命手下四处放火，将整个天荡山烧成一片火海。大火逐渐向山上蔓延，将山上的魏军烧得无处躲藏。

此时，严颜更是与黄忠趁着火势，前后夹攻。张郃与夏侯尚根本无力抵挡，又见韩浩和夏侯德二人被敌人砍死，斗志全失。无奈之下，他们只得舍弃天荡山，带领残部逃向定军山，投到夏侯渊处。

黄忠、严颜喜获大胜，立刻将捷报飞传回成都。刘备接到喜讯后，立刻召集诸将，大摆庆祝酒宴。

席间，法正提议道："想当初，曹操一鼓作气破张鲁、定汉中之后，却未立刻乘胜攻取蜀地。他自己班师回朝，却只留下夏侯渊、张郃二将屯守汉中，如今看来，曹操此举乃是一大失策！"

满座文武皆点头称是，众人聆听法正的点评，十分用心。

"如今，曹操苦于内乱，无法亲自出征。而负责守卫汉中的夏侯渊和张郃，未免器量不足。主公若是此时出征，必定能轻取汉中，易如反掌！"

众人闻言，皆拍掌叫好。

"一旦我们攻取了汉中，便可加紧储存粮草，勤于练兵。同时我们应当尊崇王室、固守险阻，拟定计划来讨灭曹贼。这些皆是主公的大计所在，一旦时机成熟，便绝不容错过！"

刘备被法正的一席话深深打动，他立刻动员十万人马，备齐粮草武器，准备择日进攻汉中。

时为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6)]。

刘备率领十万大军，以赵云为先锋，浩浩荡荡离开葭萌关。同时，他派人去天荡山，召来老将黄忠和严颜，重赏二人。刘备对他们二人赞道："之前，众人皆道两位将军年老气衰，唯独军师诸葛亮深知其能，派你们二人去前线杀敌。你们立下奇功，刘某深感欣慰。如今我欲攻打汉中，想那定军山乃是南郑的屏障之所，也是敌人囤积军粮之地。若我们能先攻下定军山，那么汉中的阳平关便尽在掌握了。不知老将军可否为我去取定军山？"

黄忠欣然受命，正当他要领兵出发之际，诸葛亮却阻拦道："黄老将军英勇非凡，却并非夏侯渊的对手。想那夏侯渊精通韬略，用兵如

神，眼光独到。曹操对他十分倚靠，之前便命他镇守西凉，如今又命他屯兵汉中，盖因曹操深知他乃是大将之才啊！黄老将军虽胜得了张郃，却未必能胜夏侯渊。孔明以为，还是去荆州请关羽将军过来，才能战胜夏侯渊！”

第二十八章
绝妙好辞

黄忠听到诸葛亮这一番话，深感意外，他愤然变色道：“古人廉颇年八十，尚能食斗米、肉十斤，天下诸侯皆畏其勇，不敢犯赵国。如今，黄某年未七十，军师何以轻视于我？此番征讨定军山，黄某只要三千人马就够了，定能斩得夏侯渊的首级而归！”

诸葛亮却不肯答应。黄忠再三恳求，诸葛亮才说，必须要附加一个条件才准他出征：“黄老将军既然要去，便需由法正担任监军同行。凡事皆与他商量，谨慎行之。我随后率人马来接应。”

黄忠满口答应下来，之后便带着法正领兵出发了。

黄忠走后，诸葛亮才暗中对刘备说：“对老将黄忠，若直接派他前去，恐怕会有闪失。我刚才特地用话激他，让他深感责任重大，才会重新认识对手。既然黄忠已经出发了，可再派一队，助他取胜。”

刘备点头答应，诸葛亮便召来赵云：“请赵将军引一军从小路出奇兵，暗中助黄忠一臂之力。若黄忠胜，则不必出战；若一旦黄忠有难，你便立刻赶去支援！”

另外，诸葛亮又命令刘封、孟达各率三千人马，于山中险峻之处遍插西蜀军旗，以壮声势，迷惑敌人。还命严颜前往巴西、阆中，将张飞、魏延替回去支援进攻汉中。除此以外，诸葛亮还派人去下辨，向马超传授计谋。

至此，诸葛亮将各处安排周详，各路人马皆按指示行动。

另一厢，张郃、夏侯尚二人兵败天荡山，只得一路逃往定军山。见到夏侯渊后便禀报道："天荡山一战，我军大败，死伤甚重！此外，听说刘备亲率大军，来取汉中。请尽快向魏王求援，派兵增援才是啊！"

夏侯渊闻言大惊，他立刻派人，将此讯通知曹洪。曹洪闻讯后，立刻派快马赶回许昌，禀告曹操。

曹操接到急报后，连忙召集文武，商议发兵之事。

长史刘晔建议道："汉中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人口众多。那里是我们的一个天然屏障。倘若丢了汉中，必将震动全国。还望大王不辞辛劳，亲率大军对抗西蜀才是！"

曹操听罢，连连点头称是："老夫当初没有采纳你的建议，如今才致如此。实在后悔不已呀！"

于是，曹操不再征求他人的建议，立刻动员四十万大军，亲自领兵出发。一行人七月离都，九月进入长安。

四十万曹魏大军兵分三路，前军由夏侯惇任先锋，中军则由曹操自率，后军由曹休押后。

曹操跨上配着金鞍的白马，玉带锦袍，头顶红罗伞盖，好不威风！

他的四周由武士簇拥，人人手执金爪银钺，镫棒戈矛，仪仗堪比天子銮驾。

此外，曹操身边还有两万五千人的龙虎近卫兵，分为五队，其中是龙凤日月旗，四周执五色旗幡，整齐划一，十分雄壮。

魏王大军气势汹汹地列队行进，来至潼关。

曹操远远望见前面有一处茂盛的林木，便问道："此地是何处？"

"此处名蓝田。那边林木之间，便是蔡邕的山庄。"

曹操闻言，不由得想起往事，便前去山庄一访。

想当年，曹操与蔡邕交往甚密。蔡邕有一女名蔡琰，字文姬，先是

嫁给了卫仲道，后被匈奴人掳去，强逼为妻，育有二子。

蔡琰被掳之后，日夜以泪洗面。她身处沙漠，不毛之地，时时思念故乡，整日垂泪。胡人擅长吹笳，其声悠扬，更加平添她的乡愁。后来，蔡文姬将自己的思乡情节谱成音律，创作出《胡笳十八拍》。

此曲辗转传入中原，曹操偶然闻之，大为感动，于是命人前往胡地，以千两黄金赎回蔡琰。胡地的左贤王有畏于曹操，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将蔡琰送回中原。后来，曹操还将她许配给董祀为妻。

因此，此番曹操行至蓝田，听说前面便是蔡邕的山庄，难免心生向往。他令大军先行，自己则仅率百余侍卫，前去拜访董祀的宅邸。

当天董祀恰好有事出门，蔡琰得知曹操亲自登门，又惊又喜，连忙到门口将其延请入内。

曹操在堂上坐定，与文姬寒暄一番，见对方生活安然，心中甚喜。这时，曹操举头四望，只见墙上挂着一副碑文，于是问道："这是什么碑？"

蔡琰恭敬答道："此乃曹娥之碑。相传当年和帝之时，会稽郡上虞有一名巫师名叫曹盱。此人擅长奏乐，通达神意，某年五月五日，他大醉之后登船，却不慎跌落江中，溺水而亡。他有一个女儿，年方十四，在河畔啼哭了七天七夜，之后自己投江身亡。"

曹操被蔡琰一番故事所吸引，一眨不眨地听她讲述。

"五日之后，那个女儿背负着父亲的遗体，浮出江面。邻里乡亲感其孝行，怜其遭遇，便将父女二人厚葬。后来上虞令度尚将此事上奏和帝，和帝被其孝行所动，封其为孝女，请邯郸淳作诔，刻石为碑，以彰孝烈。邯郸淳当时年仅十三岁，却能文不加点，一挥而就。家父得知此事，特地赶去立碑之处，欲睹其文。可惜当日天色已晚，无法辨认石碑上的文字，于是以手抚碑，默读其文。家父读罢，十分感慨，于是在碑背上书八个字。后来有人便将那字也刻于碑石之后。这堂上挂的，便是家父当时所书之字。"

曹操顺着蔡琰所指，抬头看到图轴上题的八个字：

黄绢幼妇　外孙齑臼

曹操一边读，一边问蔡琰：“你可知道你父亲写这八个字，所谓何意？”

蔡琰脸一红，答道：“我只认得这八个字，却始终不解其意。”

曹操又转头，问在座诸将：“你们谁能明白碑文之意？”

众人面面相觑，皆不能答。这时，忽有一人，起身答道：“我来试试！”

原来是主簿杨修。

而曹操却不让杨修开口，而是说：“你先莫要说，容老夫自己想。”

之后，曹操便辞别主人，离开了山庄。行至半路，曹操忽然面露微笑，转头对杨修说道：“来！你说说你是怎么解的？”

杨修便开口说道：“这个碑文是一则隐语。黄绢即为有色之丝，色旁加丝，便是‘绝’字；幼妇即是少女，便是‘妙’字。外孙乃爱女之子，便是‘好’字；齑臼乃受五辛之器，则是‘辞’字。连在一起，便是‘绝妙好辞’，这是蔡大夫赞赏邯郸淳所作碑文之语。”

曹操大愕，夸赞杨修与自己所想的不谋而合。

一行人很快便追上了主军，不日便抵达汉中南郑。

曹洪恭敬出迎。他一见到曹操便禀报了张郃屡战屡败之事。

曹操十分大度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莫要怪罪张郃。”

之后，曹洪又向曹操汇报了现在的情况：“刘备亲率大军而来，命黄忠攻打定军山。夏侯渊听说大王将至，始终坚守不出。”

曹操闻言，立刻下令：“哎！既然敌人打上门来了，便要大胆地跟他们打！否则岂不让对方笑话我们无能！传老夫的命令，命夏侯渊立刻出战迎敌！”

刘晔谏道："夏侯渊的性情刚烈，恐怕会中敌人的奸计，还是让他坚守为好。"

曹操却不肯听他的谏言，立刻写下命令，命人送给定军山夏侯渊。夏侯渊正盼着王命，因此立刻拆开曹操的亲笔书信，只见内写：

凡为将者，当以刚柔相济，不可徒恃其勇。若但任勇，则是一夫之敌耳。我今屯大军于南郑，欲观卿之"妙才"，勿辱二字可也。

夏侯渊见信大喜，他准备立刻出关迎战。他叫来张郃，与他商议道："魏王大军如今已到汉中，命我讨灭刘备。如今咱们不能只是一味守城，应该立刻出城迎战才是！身为武将，若不征战沙场，岂不徒生髀肉？我打算明日便出战，与敌人恶斗一番，誓要生擒黄忠！"

张郃十分担忧，极力阻止道："夏侯将军切莫轻敌！想那黄忠智勇过人，法正更是精于谋略，两者相加，不得小觑！我们如今守在定军山上，凭借山路险峻、工事坚固，还是以守为上啊！"

第二十九章
伤折一股

夏侯渊听到张郃的一番劝谏，觉得十分不悦。他沉下脸来，道："我在定军山坚守已久，若是此战被别人夺了功劳，又有何面目见魏王？你若是怕了，就在山上守着便是！待我亲自下山，与敌人决一死战！"

之后，夏侯渊又对诸将问道："谁愿第一个下山出战？"

夏侯尚挺身而出："末将愿往！"

"好！你便担任先锋！你需记住，与黄忠交手之后，要诈败而退，我自有妙计能取胜！"

夏侯尚领命，立刻率领三千人马，下山迎敌。

另一厢，黄忠与法正已抵达定军山麓。之前他们数次挑战敌军，无奈夏侯渊始终坚守不出。他们本打算硬攻山寨，又因山路险峻，担心敌人会凭借天险拒敌。于是，黄忠便命人在山下扎寨，不断派出探子打探情形。

忽有探子来报，说是魏军攻下山来。黄忠刚要引军出战，大将陈式劝阻道："杀鸡焉用牛刀！老将军不用亲自出马，待末将引一军从山后小路而上，到时候两面夹击，定能破敌。"

黄忠点头答应。于是陈式率领一千人马，从山后小路绕行，之后喊杀震天，杀向敌军。夏侯尚见敌军攻来，立刻上去迎战。

夏侯尚打了几个回合之后，虚晃一枪，诈败而退。陈式不疑有假，立刻率兵紧追不舍。

黄忠在远处观战，料想敌人有诈，连忙派兵前去支援。但不料从山上落下巨木大石，将去路堵塞，难以向前。

陈式这才发现不妙，刚想掉头返回，却被夏侯渊拦截下来。陈式难敌夏侯渊，最终被生擒过去。他的手下兵马一见主将被擒，也只得降了敌军。

黄忠见首战告负，大为烦恼，忙与法正商议对策。法正建议："那个夏侯渊，生性十分急躁，他有勇无谋，不足为惧！如今咱们打了一关败仗，将士们士气低落，还请黄老将军多多激励将士。咱们应该逐步向山上推移，步步为营，逼得夏侯渊不得不再次下山来战。到时候，我们反客为主，便可以守为攻，以逸待劳。待敌军疲惫之时，我们再以精锐之军一举攻破敌军。如此一来，必能生擒夏侯渊！"

黄忠听从法正的建议，立即犒赏三军。将士们深受激励，士气高涨。之后，黄忠带领手下构筑营寨，每隔几日便向前推进。蜀军步步为营，逐渐逼近定军山下。

夏侯渊从山上眺望敌情，发现敌人逐渐逼近，便欲再度引兵出战。张郃又再三劝阻道："将军，黄忠用的是'反客为主'之计。此时我们绝不可轻易出战，否则必败。"

夏侯渊却根本不听张郃所言，他命夏侯尚下山迎敌。夏侯尚领命，立刻率领数千将士下山，趁夜色攻入黄忠寨前。

果然如张郃所料，夏侯尚不敌黄忠，几个回合便被对方生擒过去。

剩下的残兵逃回山上，禀告夏侯渊："启禀将军，夏侯尚将军被敌军擒走！"

"哎呀！大事不好！"夏侯渊闻言，大惊失色。

侄子夏侯尚被敌人所擒，夏侯渊不能坐视不管。他原想立刻带兵下山劫营，又担心连累夏侯尚被杀，反而害了侄儿的性命。他一夜未眠，苦思该如何应对此事。

第二天，夏侯渊终于决定，用陈式交换夏侯尚。于是他派人向黄忠建议：“蜀军大将陈式如今在我营中，愿以他交换夏侯尚。”

黄忠回复：“好！我也正有此意。咱们明日便于阵前交换！”

第二天，两军便来到山前一处开阔地带，各自列下阵来。黄忠、夏侯渊各自立马于本阵之前：“魏将夏侯尚在此！”

“蜀将陈式在此！”

两名俘虏皆被除了武器，只着单衣，准备进行俘虏交换的仪式。

一声令下，两人各自奔向自家阵营。但是，夏侯尚刚刚跑到自家阵前，便被身后飞来一箭射中后心，当即倒地而亡。

原来这正是黄忠之计，那箭也是他放的。

夏侯渊勃然大怒，他奋起战马，便扑向黄忠。岂知他正中了黄忠之计，两人刚战了十几个回合，忽闻曹军阵内鸣金收兵。夏侯渊不敢怠慢，只得拨马后撤，但黄忠看准机会，趁势追杀。曹军死伤大半，大败而归。

夏侯渊好不容易才撤回营中，大声责问：“是谁下令鸣金收兵的？”

属下答道：“盖因四面山谷中，隐隐浮现蜀兵的旗幡。我们担心黄忠设下伏兵，故而鸣金招将军回营。”

夏侯渊这才罢休。

此战之后，夏侯渊固守不出，无论蜀军如何挑衅，坚持不肯出战。

黄忠一边步步为营，逐渐逼近定军山，一边与法正商议对策。

一日，法正与黄忠探察地形时，遥指山上说道：“定军山之西有一座高山挺立，山势十分险峻。倘若我军能先攻下此山，便可从高处将定军山的敌阵尽收眼底。到时候，咱们不仅了解敌人的配备，还清楚他们的调度。要想攻克定军山，就容易多了！”

黄忠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抬头望向那里。只见定军山一旁果然有一

座巍峨的山峰，山顶处平缓，只有少数魏军把守。

于是，当夜二更时分，黄忠便亲率人马攻向山顶。

山上只有魏军的一员副将杜袭镇守，所率人马不过数百人。他们一见到蜀军喊杀喧天地攻上山来，吓得掉头就逃，将山头拱手送给对方。

黄忠攻下山顶之后，便向下瞭望，将定军山的敌阵一览无余。

法正又拟定了新的战术："如今咱们占了山头，便可守在此处，只等敌人来夺。我会在半山腰观阵，待敌兵攻来之时，请将军先按兵不动。待敌军疲怠之时，我便举旗子，到时候将军可立刻攻下山区，以逸待劳，必当一举取胜！"

黄忠欣然应允。之后他便布置下去，在山中遍插旗帜，调兵遣将。上上下下都做好了诱敌深入的准备工作。

杜袭逃回营中，将丢了山头之事禀报夏侯渊。夏侯渊闻讯大怒，他以为如今黄忠居高临下，若不赶紧夺回山头，对己方大大的不利。

张郃连忙又劝阻道："将军不可轻易出战啊！这定是法正的主意，他们肯定已做好防备，等咱们上钩。"

夏侯渊则不以为然地斥道："哼！如今黄忠就在对面山上，整日可以窥探我军的虚实。长此以往，我们得不到半点好处，怎能不夺回来？"

张郃再三劝告，夏侯渊却执意不听。最后，夏侯渊留下一半兵马在定军山，自己则率半部人马，攻向对面的山头。

他们冲到山下，大声对着山上骂阵，但不料黄忠却坚守不出，毫不理会。

魏军叫骂了半日，各个累得昏昏欲睡，人人都在马背上疲惫不堪。法正一见魏军失了初到时的锐气，立刻招展旗子，发出信号。黄忠瞅准了法正的信号，立刻喊杀喧天地冲下山来，气势夺人。

黄忠希望能一战便决定输赢，因此他一马当先，冲向敌阵，势如破竹。魏军一见对方来势汹汹，根本无力抵挡。说时迟那时快，黄忠纵马

来至夏侯渊跟前，手起刀落，将夏侯渊劈为两段。

魏军一见主将被砍，树倒猢狲散，自顾自逃命去了。

黄忠乘胜追击，打算一鼓作气拿下定军山。

张郃留守在营中，正为夏侯渊不听劝谏遗憾不已，忽见黄忠攻来，立刻出营而战。却不料黄忠早命陈式迂回到身后，两面夹击。张郃不敌，只得弃营后撤，打算逃回主阵。

正在此时，忽然从山旁闪出一军。张郃定睛一看，来将挂的“赵”字大旗。为首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常山赵子龙！

张郃一见之下，心中大惊。他担心定军山主阵的安危，便想另辟蹊径返回定军山。谁知前面忽然又来了一支人马，却是杜袭率领的败军。杜袭急告：“定军山已被蜀军大将刘封、孟达夺走了！”

张郃吓得魂不附体。他自知不是黄忠和赵云的对手，只得带着杜袭逃到汉水，扎下营来。两位败军之将面面相觑，凄惨无比。

之后杜袭对张郃建议道：“既然夏侯渊将军被杀，如今群龙无首难免军心动摇。不如请张将军代任都督一职，以安军心。”

张郃闻其忠言，便欣然领受夏侯渊之职，同时派快马飞报曹操。

曹操得知夏侯渊被斩，定军山已失，不由得放声痛哭。这时，他又忆起之前管辂的预言：“三八纵横，黄猪遇虎；定军之南，伤折一股。”原来“三八纵横”指的是建安二十四年[(7)]；“黄猪遇虎”是正月己亥；“定军之南”便是定军山以南；“伤折一股”说的是夏侯渊，他与曹操情如兄弟，却难逃一死。

曹操十分感慨：“管辂果然是一代神卜！快将他找来！”

可无论曹操如何命人搜寻，却始终找不到管辂的下落。他已经飘然不知去向了。

第三十章
常山赵云

黄忠一战斩获夏侯渊的首级，可谓立得大功一件，十分自豪。

当他回到葭萌关，向刘备献上夏侯渊的首级时，更是难掩喜色：“主公请看！”

刘备连连称赞黄忠老当益壮，立刻封他为征西大将军。还特别摆下酒宴，为黄忠庆功。

“黄老将军立下大功，可喜可贺！”

这时，前线大将张著派人传来急报：“曹操听闻夏侯渊被杀，亲率二十万大军前来，要替夏侯渊报仇。先锋大将为徐晃，如今已经逼近汉水。不知何故，他派张郃负责在米仓山搬运粮草，似要将军粮移向北山。”

诸葛亮立刻对局势做出了判断，对刘备建议道：“此番曹操亲率二十万大军，大军未动，粮草先行，此举无疑暴露出他的弱点，只要我军深入敌后，烧其粮草，夺其辎重，便可立下此战第一大功！”

黄忠在一旁听到此言，立刻请战：“军师，请派我前去，立此军功！”

诸葛亮却摇头说道：“黄老将军，此番负责粮草的敌将是张郃，他与夏侯渊十分不同。想那夏侯渊不过是一介勇夫，而那张郃却有勇有谋，不好对付啊！”

黄忠却执意要求抢得头功，反复在军师面前软磨硬泡。

诸葛亮被黄忠磨不过，只得松口道：“既然如此，就派黄老将军前去。不过赵云需任你的副将，万事你们两个需商量才是！”

黄忠这才满意地领命而去。

两人很快便抵达了汉水，赵云开口问道：“黄老将军，你之前在主公面前打了保票，定能夺来粮草。看来您是早已胸有成竹了吧？”

“赵将军谬赞了。黄某倒是没什么妙计，只知道冲锋陷阵，死而后已，此乃我一生取胜之根由所在！”

“赵某佩服！不过此战十分危险，请让赵某先打头阵！”

“这怎么行？黄某好不容易才求军师准我出战，自然应当由我打头阵才是！赵将军身为副将，且在后面为黄某压阵吧！”

赵云劝道：“哎！黄老将军此言差矣，你我皆为主公之臣，又何论谁是主将，谁是副将？既然你我僵持不下，不如抓个阄儿定夺。”

“如此也好！”

于是两人做了两个阄儿，各自抓了一个,伸手摊开。黄忠抓了“先”字，赵云抓了“后”字。

“好！黄某便打头阵而去。倘若我午时尚未归来，赵将军便可发兵去救。”

两人相约之后，黄忠便径自前去准备。

赵云待黄忠离去后，便对部将张翼说：“黄老将军明日会率兵去夺粮草，与我以午时为约。倘若他未按时归来，赵某便领兵救援，到时你需守住营寨，站好岗！”

当晚，黄忠便与部将张著一道，悄悄率领五百兵士渡过汉水。待黎明之时便已迫近北山之下。

“敌人的营寨虽严密，但此时哨兵不多，是我军进攻的良机！咱们

只需冲进敌营，四处放火，便能烧了曹军军粮！”

黄忠的嗓音沙哑，随着他一声令下，五百兵士立刻冲出晨雾，直扑曹军营寨，将曹军从梦中惊醒。

张郃原本将营寨扎在汉水以东，这日清晨，他远远望见北山营地上腾起烟火，不禁暗道一声“糟糕”，立刻引军而来。

当他抵达北山之时，只见营中各处早已起火，满山粮仓皆在一片火光之中。黄忠正率领手下大举进攻，曹军守兵被逼得退到山路之上，奋力厮杀。

“大胆蜀兵！实在猖狂！来人啊！给我杀！摘下黄忠的项上人头，献给魏王！为夏侯渊报仇雪恨！”

张郃厉声高呼，激励部下。

于是，一时之间，北山之上陷入一片火海。两军将士在浓烟烈焰之间，跳跃腾挪，奋力相战。一场异常残酷的贴身肉搏，打得昏天黑地，直到晌午时分。

与此同时，曹操在主阵之中也接到战报。一见北山的粮仓遇袭，曹操立刻下令：“徐晃！你且前去，保护军粮！”

另一厢，赵云从一早便做好准备，他见巳时已过，心中暗道：“虽然此时尚未到午时时分，但那北山之上，早已浓烟翻腾。我若再苦等下去，只恐黄老将军那边有失！”

主意已定，赵云立刻命手下张翼道：“我命你留守此地，寨前摆设弓弩，一定守好营盘！”

之后，赵云立刻点齐三千人马，越过汉水，向浓烟腾起之处，疾驰而去。

“什么人？”

前面路上忽然闪出一支人马，堵住了去路。率队之人正是文聘的部将慕容烈。

“哼！就凭你，也敢挡我的路！”

赵云二话不说，挺枪上前。慕容烈刚想举刀招架，却不料被赵云一枪挑落马下，命丧黄泉。

赵云继续领兵向前，来至北山麓之时，前方又闪出一支人马，为首大将自报家门：“魏将焦炳在此恭候多时了！”

赵云一声断喝：“我军将士，身在何处？”

“哼？你们早上来的那几百人，早被我们赶尽杀绝了！连黄忠也已身首异处！你来得刚好，将人头留下吧！”焦炳嘴上一边骂着，一边挥舞一柄三尖刀，冲到跟前。

“大胆狂徒！”赵云怒喝一声，提马上前，一枪将焦炳的胸膛刺穿，又将他的尸身高高挑起，喝住敌军，“赵子龙在此！哪个还敢过来送死？”

之后，赵云不由分说，便单枪匹马闯进曹军之中。他被曹军包围在中间，却毫无惧色，只将敌军视若浮云。只见他挥舞手中长枪，东突西闯，直扎进敌军深处，所到之处，尸骸堆积，鲜血翻飞，杀得曹军闻风而逃。

赵云一路所向披靡，不可阻挡，没过多久，便单枪匹马冲破了张郃和徐晃设下的重重包围。

“赵云将军来救我们了！”

黄忠所带领的蜀军将士，原本陷入北山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几遭全歼。如今听说赵云率兵赶来增援，不禁精神为之一振，纷纷向赵云的方向靠拢。

黄忠原本带来的五百骑人马，在半天的激战之中折损了近三分之一。黄忠浑身浴血，依旧在与敌军奋战。赵云冲至跟前，将黄忠一把扶上马鞍，安慰道：“赵某增援来迟，黄老将军久等了！咱们现在便一同回营！”

黄忠坐在马上，四下张望。他口中叹息，怎么寻不见张著。赵云立刻抄起长枪，重又冲进曹军包围之中，将张著从敌军之中解救出来。

曹操站在山上观阵。他眼见一员敌将在曹军之中四下奔走，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大惊之下连忙下令：“那人定是常山赵子龙！除他之外，怎会有人如此骁勇善战！赵云实在了得，不愧是当年在当阳长坂坡杀入我军阵中，几进几出的大将啊！传老夫的命令，所有将士严阵以待，不得怠慢！”

曹操一边振臂高呼，一边亲率将士冲下阵前。他领兵至汉水河畔，重整旗鼓，打算亲讨赵云，挽回败势。

赵云将黄忠、张著等将救出敌手凯旋回营后，便略备薄酒，要共祝平安，他开口说道：“诸位今日得以平安归来，实在是可喜可贺啊！”

正待众人欲举杯相庆之时，只见负责殿后的张翼狼狈地冲进营门，所率人马也神情惊慌，匆忙逃命一般：“赶快关寨门！收吊桥啊！”

赵云闻听帐外人声嘈杂，忙问左右：“出什么事了？”

张翼慌里慌张地冲进帐中，大声禀报：“不好啦！赵将军！曹操亲率大军追来了！黑压压几万大军，已经渡过汉水了！”

赵云怒目圆睁，瞪了张翼一眼：“慌什么慌？想当年，赵某孤身一人在长坂坡杀得八十三万曹兵，几进几出，也不曾怕过！如今有军有将，区区几万曹兵又如何？”

之后，赵云下令道，“将全部寨门统统打开！弓弩手埋伏在寨外战壕之中，营中的军旗全部放倒，寨中金鼓不鸣，全军肃静，任何人不得轻易走动！”

吩咐之后，赵云便提起长枪，跨上战马，单枪匹马立于营门之外。寨中如他交代的一般，寂静无声，只能偶尔听到几声马蹄声响。

只见前方不远处，扬起大片烟尘，绵延数里，正是曹操率领的大军逼至跟前。但是曹军原本气势汹汹地压向前来，却忽然停滞下来，众将官还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哎呀？为何敌人营中鸦雀无声？”

“怎么回事？敌军的寨门大开，仿佛空无一人？”

“营前吊桥上倒像有一个人，怕是个假人吧？”

“恐怕敌人有诈！大家小心，不可轻举妄动！”

……

曹军的先锋部队远远望见前方的情形，不禁心中狐疑，不敢贸然向前。而曹操却十分心急，催促兵马赶紧向前：“你们怕什么？还不快给老夫进兵！”

待曹军赶到寨门之前时，天色已近黄昏，暮霭低沉，视线不清。

徐晃与张郃各领一支人马冲到敌人营外，却只见赵云独自一人，单枪匹马挡在吊桥之上，纹丝不动。徐晃、张郃不敢怠慢，便打算先回到阵中观察一番。

而赵云却突然高叫出声：“呔！大胆曹兵！你们既然来了，怎么不打一仗便要逃？来来来！快与我大战三百合！”

此时，曹操已经率领中军，浩浩荡荡地抵达前线。张郃、徐晃不得已，只好抖擞精神，再次冲向敌营。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赵云手挥长枪，口中下令，突然从前方的战壕之中弓弩齐发。一时之间，箭如雨下，冲锋的曹军将士被箭射中，死伤无数。曹操见势不好，连忙下令全军撤退。

可是，曹军此时想跑却为时已晚。

一方面，一支蜀军从米仓山下迂回杀来，更有一支人马自北山脚下杀来。另一方面，赵云下令金鼓齐鸣，蜀军大军压境，穷追不舍。曹军惊慌之下，根本不清楚敌人究竟来了多少人马。

曹操匆忙引兵后撤，退至汉水河畔时又被蜀兵追上。曹军或是跌入河水溺亡，或是被蜀兵赶上砍死，一时之间，血流成河，惨不忍睹。

经过一番大战，黄忠和赵云不仅夺下曹军营寨，夺得大批粮草，还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可谓收获颇丰。

第三十一章
智取汉中

军师诸葛亮早有准备，他事先布置刘封与孟达率领两支人马，分别从米仓山、北山迂回杀来。这两支天降神兵出乎曹操的意料之外，给予敌人痛击，也为黄忠和赵云平添一份助力。

此战大捷，除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之外，黄忠和赵云二将也功不可没。刘备也连连夸奖赵云：“子龙浑身都是胆！”

曹操连遭惨败，损失惨重，只得远远退至南郑，打算休养生息之后再卷土重来。

在曹军之中，有一人名叫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此人熟知当地形势，因此被曹操擢拔为牙门将军，时任徐晃的副将。

徐晃与王平退至汉水之畔，两人商量对策之时，徐晃提出要渡河列阵，而王平却并不赞同：“徐将军，若我军此时渡河，必成背水之势，大大的不利啊！”

徐晃却不听从王平的劝告，执意说道：“哎？何出此言，想当初韩信背水为战，正应了孙子兵法中‘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计谋。你若不肯渡河，便自引步兵在此拒守，徐某自己渡河就是！”

他二话不说便下令搭起浮桥，立刻渡河来战。

徐晃原以为他率兵一登陆，敌军便会立刻上前迎战。谁料他气势汹汹冲上岸来，却不见一兵一卒前来迎战，甚至连一支箭都不曾射来。他沮丧之下，只得冲入敌人的营寨，将敌人的设施损坏殆尽。天色渐晚，

徐晃还嫌不过瘾，便下令向蜀军阵地胡乱射了一通箭。

黄忠和赵云一直站在刘备身后，远观敌人的动静。他们见状，便低声说道："主公，徐晃如今下令胡乱放箭，看来他是看天色已晚，打算退兵了。"

他们默默忍耐徐晃在营中放肆，如今早已摩拳擦掌，打算一举出击，截断敌人的退路。

刘备也觉得徐晃的锐气已消，此时正是出兵的良机。他一声令下，黄忠和赵云便立刻率领人马，直奔敌军而去。

"哼哼！等了一天你们才来！我看你们是吓得躲起来了吧！"

徐晃在敌营里晃了一天，冷不丁天要黑的时候才发现敌兵。他犹如一头嗜血的饿虎一般，嗅到猎物的味道，顿时兴奋起来。

"嘿嘿！黄忠你终于来了，今天徐某绝不轻饶！"

徐晃远远觑见黄忠的军旗，立刻张牙舞爪地扑上前去。黄忠则命令手下擂响战鼓，喊杀喧天。他率领手下与徐晃周旋了一阵，便四散逃走，消失在浓浓暮霭之中。

"呔！见你家徐大爷在此！你们怕了不成？"徐晃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对黄忠紧追不舍，只想着将他一举抓获，立下大功。但他忽然意识到，身后突然传出敌军山呼海啸一般的呐喊之声。

徐晃心中一惊，立刻回头观瞧。他发现，自己原本架设在汉水上的浮桥，已被敌人放火点着。他心中暗道不妙，若是浮桥一断，则退路全无。

徐晃情急之下，连忙招呼："大家快撤！赶快渡河啊！"

但不待曹军退兵，河边的芦苇荡便化作了一队队蜀兵。赵云率领一支精锐，挡在前面，黄忠则率领一支人马，截住曹军的退路。徐晃及其手下来不及渡河，便被蜀军团团包围。赵云一声令下："给我杀！不让曹军逃走一人！"

徐晃使尽浑身解数，丢下手下一众人马，自己杀出重围，逃回对

岸。他一见王平，便将满腹怒火都宣泄到他身上，对王平破口大骂："好你个王平！你眼见浮桥被毁，我军形势严峻，却袖手旁观！待我回去之后，要向魏王好好说道说道！"

王平却默不作答，任凭徐晃百般咒骂。他此时心灰意冷，早已看清徐晃外强中干，料到曹军必败。于是，王平当晚便在自家营中纵火，然后趁乱悄悄渡过汉水，转投蜀军门下。

"刘某今日喜得王平将军相助，攻取汉中，必定能成！"

刘备十分欣喜，立刻封王平为偏将军，担任行军向导。

另一厢，曹操大败之后十分懊恼。他沿着汉水河畔重新布下阵来，准备重整旗鼓。

刘备和诸葛亮在一江之隔外，审视着对面的局势。

诸葛亮提议道："汉水上游有一个地方，那里由七座小山丘环绕而成，貌似莲花一般。在这七座山丘之中，有一块洼地，可供众多兵士藏身其中。若有六七百名兵士埋伏在那里，手执铜锣，定可奏奇功。"

"此事该派谁去？"

"此事事关重大，若是被敌军发现，恐怕有去无回。如此艰巨的任务，唯有赵云才能胜任。"

第二天，诸葛亮又隔岸登高，查看对岸曹军的情势。曹军则派了一支人马渡过河来，跑到蜀军营前骂阵。蜀军在军师的授意下，对曹军毫不理会，既不派军出阵，也不射出箭矢，让曹军自讨没趣。

曹军虽然气焰嚣张，却始终不敢妄自闯入敌阵，于是趁天黑便又渡河回营了。

到了当晚，待曹军将士都上床休息了，却忽听营外轰隆一声炮响，敌人呐喊喧天，战鼓轰响，似乎已到跟前。

"糟糕！敌人来劫营了！"

"哎？敌人在哪里？"

“怎么只听见敌人的声音，却不见一个人影呢？”

曹军将士乍闻炮响，纷纷从梦中惊醒，慌乱一片。曹操心存怀疑，便亲自巡营，点检一番，未见异状，于是下令：“你等不必慌，回营睡觉！”

这厢，曹操刚刚安顿睡下，却又听到营外炮声震天，呐喊声起。他派人四下搜寻，却始终找不到敌人一个人影。

如此情况，一连持续了三天。每晚一到曹兵刚刚入睡的时候，便时不时地响起炮声和呐喊声，吓得曹操和手下诸位将士不敢怠慢，难以成眠。三天下来，营中所有人都面露菜色，萎靡不振。曹操见此情形，只得下令全军后撤三十里，改在一处平原扎寨。

诸葛亮闻讯后，笑道：“曹操虽知兵法，却被我的计谋所骗！”

不消说，这连日的炮声呐喊，就是之前派出的赵云所为。他暗中率领人马藏身于山丘之间的洼地，白天休息，夜晚骚扰敌军。

到了第四天，蜀军便在夜幕低垂之际悉数渡河，背靠汉水扎寨。

“咦？为何蜀兵背水扎寨？”

曹操一见，心中疑惑不已，但他不想错过战机，打算一举将蜀军歼灭，于是派人送去战书：“曹某愿与贵军明日五界山前决战！”

刘备和诸葛亮接下战书，颔首答应。

第二日，两军清晨时分便已在中路五界山前各摆阵势。双方都毫不示弱，各自擂鼓奏乐，一显自家的威风。

那厢，曹军当中竖起一杆魏王大旗，大红色旗上用金线绣着一个斗大的“魏”字。大旗两旁，各色龙凤旌旗招展，随风飘扬，威风凛凛。

“通通通！”

三通军鼓敲响，曹操纵马跃出队伍。他巍然立于阵前，高声叫道：“刘备何在？”

刘备此时正在蜀军阵中，左右由刘封、孟达二将守卫。他闻声也纵马上前应道：“曹操，你我许久未见，不想今日相见却是你的死期！”

曹操怒道：“大胆叛贼！你忘恩负义、以下犯上，还不知反悔！”

“哼！刘某乃是汉室宗亲，怎会背叛朝廷？倒是你啊，曹操你竟敢自立为王，还居然僭用天子銮舆，你才是背信弃义，朝廷之贼！”

一言不合，双方立刻展开大战。战线绵延数里，战火一直蔓延到中午才结束。曹军取得大捷，而蜀兵丢盔弃甲，狼狈而逃，直退到汉水河畔。

“传我的命令！不要追！快鸣金收兵！”

曹操不让追击，反而命令收兵，众将官正疑惑之间，他才解释道，“老夫见蜀兵溃退的情形，疑似有诈，不追为妙。”

曹操自诩诡计多端，却往往也败在自己的智谋之下。诸葛亮深谙曹操多疑的性格，因此在调兵遣将上，往往利用这一点，达到克敌制胜的效果。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正因为曹操的自负多疑，他才更会掉入诸葛亮的陷阱之中。

因此，蜀兵趁曹军收兵之时，忽然反扑而上。曹军将士正收兵之际，气势衰竭，一时不敌蜀兵之势，反而溃散而逃。曹军一路溃退，从南郑、褒州退至阳平关。

刘备趁机将势力扩展到南郑、阆中、褒州一带，并张榜抚恤百姓，整顿治安。

曹军退至阳平关后，一日得到快报，得知军粮被劫。曹操立刻唤来许褚：“老夫派你速去护接粮草，定要将粮草全部押运到后方，妥善安放！”

许褚领命，立刻率一千精兵前去。抵达之后，押粮官喜出望外，赶忙拜谢许褚道：“许将军来得太及时了！您若不来，恐怕这些粮草尽不能保啊！”

押粮官大喜之下，立刻命人奉上好酒好肉，大宴许褚。许褚吃饱喝足，打着醉嗝便要押运粮草上路。押粮官连忙劝阻，说前方褒州的地势

险要，此时天色已黑，不如明日再走。可许褚却大手一挥：“有许某在，没什么好怕的！我看今天晚上就挺好，趁着月色咱们正好赶路！”

一行人沿着官道向褒州而去，刚过二更天，忽听得山谷之中响起一声炮响，一支蜀兵从山上疾驰而至。

“曹兵在溪谷低洼处，拿巨石砸！”

许褚正四下张望，想借着山势拒敌，却无奈自己处于溪谷之中，被蜀兵兜头盖脸，砸了一通岩石。

他们连忙向前奔去，却不料此处山上尽是伏兵。他们只得沿着崎岖的山路，推着粮草，赶着车辆急匆匆向前，却发现前方正有一支人马挡路。

为首的大将不是别人，正是猛将张飞！张飞一见到许褚，立刻大骂：“呔！许褚！拿命来！”

张飞一抖长矛，纵马向前，奋力一击，正中许褚的肩膀。

许褚这厢酒醉未醒，还来不及招架便中了张飞一矛。他身子一晃，险些跌下马来。而张飞哪里容他躲闪，紧接着又刺了一矛。谁料张飞的坐骑此时挨了一记石头，战马吃痛，躲到一边，张飞的第二矛才失了力道，被许褚的手下勉强用枪戟抵住。

许褚侥幸逃生，未丧命在张飞的矛下，但他负责押运的军粮却被夺去。他一路在手下的护送下，本欲逃往阳平关，刚到城下，却见阳平关内火光冲天。曹兵纷纷溃退下来，将阳平关内外堵了个水泄不通。许褚连忙问曹操的下落，却始终找不到他。

许褚好不容易才从一名偏将口中得知：“魏王自北门出关，往斜谷方向去了！”

许褚暗道不妙，赶忙从向斜谷方向追赶。

而曹操那厢失了阳平关，只得带领几名随从，匆忙逃往斜谷。他刚刚来到斜谷界口，却见前方人马嘈杂，似有大队人马。

“糟糕！此处若碰上了诸葛亮的伏兵，老夫难逃生天！”

曹操见状，心中大惊。待走近前一看，却原来是次子曹彰率五万曹军在此接应。

曹操的次子名叫曹彰，字子文，从小善骑射，膂力过人，武艺高超。曹彰原本奉命远赴代州（今山西省，代县）乌丸平定胡夷之乱，在他得知汉水之战告负后，便径自引军赶来，增援父亲。

“儿啊！多亏你在！你不仅平定了北国之乱，还解了为父之难，立下了大功！为父得你增援，何惧刘备！”

曹操此处得见曹彰，十分欣喜，他紧握着儿子的手，不肯松开。

第三十二章
鸡肋

曹操连遭惨败，不得已退至斜谷，幸得次子曹彰赶来接应，这才重整旗鼓。他凭借曹彰带来的五万兵马，又集合其他部队，打算东山再起："老夫一有斜谷之险，二有五万精锐之兵，更有我儿曹彰在此相助！凭借这三点，老夫便可轻取刘备，宛如探囊取物一般！我们只需在此扎下寨来，待良机一到，便可举兵破敌！"

于是，曹刘两家皆就地屯兵，加紧休整，以准备迎接第二场大战。

另一厢，刘备也在营中鼓舞将士道："刘某料想，曹操下一仗必先派次子曹彰出战。我军只要能够一举打败曹彰，便可挫掉敌人的锐气。赢了曹彰一人，远胜于斩杀曹军万千，足以奠定胜局。且问哪位将军愿意出战，打败曹彰？"

"派我出战！"

"愿为主公杀敌！"

刘备的话音刚落，孟达和刘封便首先抢出队列，想领首发之席。孟达见刘封也欲争功，稍显迟疑。他心中明白刘封的身份，知道他是刘备的养子，而对手曹彰亦是主将曹操的儿子。这一仗似乎由刘封出战，更为妥帖。

但刘备却并不以为然，他对手下的众位将士皆一视同仁，并未因刘封与自己的关系，而给予他优先特权。

"好！那就派你们二人，各引五千人马任左右先锋！你们只要遇到

曹彰，就放手干！争取为我军立下头功！”

“遵令！”

孟达和刘封两员小将领命，跃跃欲试。

待两军对阵，摆开阵势之后，从曹军阵中先跃出一人一骑。只听那人高声呼喝：“呔！大耳贼刘备在哪里？我乃魏王次子曹彰！今日代父出战，定要拿下刘备的性命！”

只见此人衣裳华丽，正是曹操的次子曹彰。

孟达一见曹彰，正欲上前迎战，心中又惦记要谦让刘封，便慢了一步。而刘封则义不容辞要为义父立功，他毫不犹豫便迎上前去，与曹彰捉对厮杀。两人交手没几个回合，便已被众人看出端倪。刘封的武艺不敌曹彰，交手占不到便宜。

孟达见状，连忙上前增援。他一催战马，高声提醒道：“刘封，你快退下！让开我来！”

说时迟，那时快。孟达已经挥舞兵刃，挡在刘封身前。

刘封自知不敌曹彰，因此并不多言，掉头回阵。曹彰气哼哼地一边招架孟达，一边破口大骂：“好你个刘封！打不过就跑！你不是刘备的义子嘛，就这么点能耐，真给你义父丢人！”

曹彰虚晃一招，便要追赶刘封。正在此时，忽听曹军后阵一阵骚乱。曹彰掉头望去，却见马超和吴兰引一支蜀军自斜谷山脚杀来，冲散了曹军的后阵。

曹彰颇有其父当年的风范，心中判断战局，立刻意识到曹军虽受到冲击，但不至于惨败。于是他当机立断，立刻召集人马，冲破吴兰之军。

曹彰率领队伍返阵途中，正巧与吴兰撞个正着。曹彰二话不说便将吴兰刺落马下。果然虎父无犬子，他的威风不亚于曹操当年。

刘封退回阵中之后，心中羞愧，不愿面对义父刘备。他甚至对来替他解围的孟达心生怨恨，觉得要不是孟达这么一嚷，自己也不见得会败

得那么难堪。

从此以后，孟达和刘封二人便心生芥蒂。

刘封虽身为刘备的义子，但武艺不精，气度也不及其父。

另一方面，曹军虽然取得首战大捷，但军中士气却不振。究其原因，盖因蜀军势力强大，张飞、魏延、马超、黄忠和赵云等大将各自率领队伍，首尾呼应，逼近斜谷。

而曹彰虽首战便打败刘封，但他也因此成为蜀军的头号攻击目标。在接下来与蜀军的交锋之中，他被诸位蜀将围追堵截，苦不堪言。

曹操自知若此时收兵返回邺都，则大功未成而退兵，必招人耻笑；但同时他也十分清楚，如此坚守斜谷也不是办法。蜀军的势力日益强大，如此对阵，曹军占不到丝毫便宜。

曹操因此烦闷不已，只得屯兵不出，整日自己闷在大帐之中苦想对策。

一日，伙房又将晚餐送进曹操帐中，他们深知最近魏王烦躁，因此放下食盒就立即退下。

曹操打开食盒一看，送来的是他爱喝的鸡汤，但由于心情烦躁，却觉得这汤寡淡无味。熬汤的鸡肋也在其中，曹操一边喝汤一边想心事，正巧夏侯惇进帐请示当天的口令，曹操便不假思索地答道：“口令么？就叫‘鸡肋’吧！”

当晚，夏侯惇便将这个奇怪的口令传至全军。众人得知都心生疑惑，不知“鸡肋”二字从何而来。而行军主簿杨修，一听到这个口令，便吩咐手下：“你们赶紧收拾好回去的行李吧！”

夏侯惇不解地问杨修：“咱们与蜀军大战之际，你为何开始收拾回去的行装了？”

杨修答道：“杨某从今晚的口令便已能猜中魏王的心思了，鸡肋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在魏王心中，如今正处于进退两难之际，与蜀军一战正如鸡肋一般。因此魏王很快便会下定决心，班师还朝。我现在收拾行李，免得到时候慌乱。”

“你果然厉害！”

夏侯惇这才如梦方醒，他也将这个消息悄悄转告众人，大家都开始收拾行装。

夜里，曹操心中烦闷，便走出大帐，在营中散步。他忽然发现异状，立刻唤来夏侯惇。

“他们在搞什么名堂？”

曹操一见到夏侯惇，立刻怒声问道：“怎么营中将士都在收拾行装，这是怎么回事？”

“盖因杨修说，魏王今日便会下令返回，属下们这才开始提前准备。”

“杨修说的？快叫他过来！”

曹操一听此言，心中恼怒，见到杨修进帐更是气得火冒三丈。

杨修进帐后，连忙跪倒在地，辩解道：“属下只因听到今晚的口令为‘鸡肋’，以为魏王以此寓意，这才提前收拾行装。”

“一句口令你就肆意解释！真是胆大包天！”曹操大怒，随即下令，“杨修扰我军心，将他斩首示众！”

可怜杨修精明反被精明误，他徒有一介英才，却如今身首异处，化为战地冤魂。

杨修此人的生平十分传奇，由于他才华横溢，时常能揣摩出曹操的心思，常令曹操深感不安。可以说曹操早对杨修心存忌惮，想要除掉他了。

某年，曹操曾下令在自家后院修建了一座花园。这座花园之中，奇花异草缤纷，假山奇石林立，十分奢华。竣工后，曹操前去视察，他不发一言，只拿笔在门上提了一个“活”字便离开了。手下众臣不知其意，便向杨修求教。杨修一看，便立刻明白：“曹丞相认为园中过于奢侈，因此才提了这个字。‘门’中加一个‘活’字，正是‘阔’！”

众人这才明白，赶紧将花园重新改造一番，又请曹操前去视察。曹操此番进园十分满意，便问道："你们是受何人指点啊？"

众人答道："多亏杨先生指点。"

曹操一听，面露不悦。

当曹操被封为魏王之后，心中犹豫该立谁为世子，他便在暗中考核几个儿子的本领。有一日，曹操吩咐："明日叫曹丕和曹植出邺城，同时严令门吏不得放出任何人！"

第二天，曹丕刚欲出城，便遭门吏阻挡。他一听说是父王下令不许任何人出城的，便悻悻而归。而曹植遭到门吏阻挡时，却怒道："我乃奉父王之命出城，看你们哪个敢拦！"

曹操听说两个儿子的不同表现后，对曹植的行为十分赞赏。但他后来得知，曹植此举全为杨修暗中所授，便对杨修产生了厌弃之心。

杨修还曾受曹植所托，撰写了三十余条《答教》。举凡曹操会问到的话题，其中均有涉及，因此曹植只需将杨修所书熟记于心，便可在每次曹操提问之时对答如流。

曹植依仗着杨修之才，处处争先，甚至显得比长子曹丕更加优秀。兄弟之间的差异，使得曹丕十分懊恼，他深感自己的世子地位受到威胁，因此常常在父亲面前批评杨修。

"哼！小小杨修，竟敢依仗自己的一点小精明，插手老夫的家室。他若再不收敛，老夫迟早要让他付出代价。"

也许在曹操心中，早有这样的打算了。

过了几日，斜谷的战事更加证明此战犹如"鸡肋"。曹军将士们虽然口中不敢说，但却在心中暗赞杨修当时所说不假。

蜀军对斜谷连续发动猛攻，曹营危在旦夕。最后一日，战事进入胶着状态，战况尤为惨烈。曹操派出庞德，迎战蜀将魏延，但前线正在交锋之中，忽听后方大乱："不好！有叛徒！有人在斜谷中放火！"

事实上，并非曹军内出了叛徒，这把火是蜀将马超放的。他趁曹军

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前线战场之际，暗中率人从后山悬崖攀入，潜入斜谷城中，再四处纵火，使得曹营前后被困，自顾不暇。

曹军被大火所逼，蜂拥出城避火。在后阵一片慌乱之中，前线的曹军不知情况，也慌成一团。曹操见己方的阵型大乱，将士不听从指挥，心中大怒。他抽剑在手，高声怒骂："哪个敢逃！老夫立斩不饶！"

而那厢，张飞和魏延一眼便望到曹操举剑大喝的身影，忙大声下令："兄弟们！冲啊！曹操在那里！"

庞德一见不好，立刻飞身上前，挡在曹操跟前。他大声催促曹操："主公！有属下在此，您快冲出去！"

魏延和张飞哪里肯放过曹操，他们率领手下，轮番攻击。庞德只得以命相搏，保护曹操撤退。

但他们哪里抵挡得住蜀军的轮番进攻。庞德在前面御敌，忽闻一声弓弦响，身后曹操发出"哎呀"一声。庞德暗道不妙，慌忙冲出一条血路，赶去查看曹操的情形："主公！主公！"

只见曹操已经掉落马背，他的头面中箭，只得用双手捂脸。原来一支冷箭射中曹操的人中部位，虽未伤及性命，却也害他丢了两颗牙。曹操满脸是血，顺着他的手指缝滴答滴答流满衣襟。

庞德只得扛起曹操，将他扶上马背，然后护送曹操杀开一条血路而逃。

斜谷城已经回不去了，整座城池此时已变成一片火海，附近的山林草木也腾腾燃烧，宛如人间地狱一般。

曹军惨败而归。此时曹操脑海中忽然响起杨修所说的"鸡肋"之语，他心中懊悔，倘若当时能尽早放手，何至今日如此！

最终，曹操只得匆忙处理了箭疮，带着半口惨牙，卧在毡车之中，惨败回朝。

回许昌途中，曹操仿佛想起什么似的，对左右吩咐："杨修的尸身葬在哪里了？他家里还有什么人？不能让他流落异乡，还是得将他的尸身装殓了厚葬才是！"

曹军回朝路上遭到蜀兵的不断侵扰，只得日夜奔走，一路逃回京兆府。

第三十三章
汉中之王

刘备率军一路追击曹兵，同时收复沿路各郡。汉中、上庸、金城等郡纷纷收入刘备囊中。汉中旧将申耽和申仪等人，得知曹操败北，早已撤逃，也打定主意不再为他卖命，于是他们率领旧部，投到刘备麾下。

之后，刘备在各郡广发安民布告，抚恤民心，同时大力发展军政文化，振兴经济。如此一来，汉中等地的风貌为之一振，百姓重获生机。至此，刘备的势力范围不仅包括四川全境还加上了汉川。如今的他，真正成了统领一方，傲视天下的一大势力，拥有了与东吴、曹魏相抗衡的实力。

诸葛亮预判了时局之后，向诸位将臣提出了他的看法："主公如今深受东西两川百姓的敬仰，此时应该不负民望，及时称王。如此一来，不仅讨贼征乱有名，更能安定民心啊！"

众人也齐声称是："吾等正有此意。此事不能再让主公推脱了，还请军师及时劝谏主公，早日称王。"

于是诸葛亮作为代表，与法正一同谒见刘备，劝道："主公，您如今威德兼备，百姓臣服，手握两川之地，得掌天下之实。请主公顺应天理人法，及时称王，以安民心！"

刘备闻言大惊，连忙摆手："哎！军师何出此言？刘某身为汉室子孙，无时无刻不敢忘记自己身为人臣的本分。之前已有曹操僭越称王，而如今天子尚在京中，我岂能步其后尘，自封为王？倘若如此，刘某还有何面目替皇上征讨国贼呀？"

“主公此言差矣！我等并非是劝主公称帝，而是成为汉中之王。看当今天下，群雄逐鹿，南有东吴孙权，北有曹操称霸。主公若执意拘于义理，一再谦让而不肯为王，只怕令天下仁人志士寒心，甚至怀疑您是否立志一统汉室。不仅如此，一路追随您至此的三军将士，也盼望着以王师之名，征战天下。请主公三思，您此时正应顺应民心，南面称王才是啊！不仅如此，您以汉中王的身份，更该颁赏三军将士、加官定爵，与百姓同享胜利的果实。如此一来，才更能够安聚人心，安定社稷！请主公再勿推辞了！”

但是，无论诸葛亮如何劝说，刘备坚决不肯自立为王。他说，没有皇上的敕命，哪怕称汉中王是众望所归，他也是断断不肯的。

诸葛亮毫不放弃，他和法正、张飞、赵云等人轮番劝谏，终于令刘备推辞不过，应允下来。于是，命谯周起草了一道表奏，送至许昌奏请皇上恩准。

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8)。

一座高大雄伟的宫殿，以及一方九重坛在沔阳（今陕西省,汉中以西）高筑而成。整座祭坛方圆九里，分布五方，各设幡旗。刘备的加冕仪式便要在此举行。

当日，文武百官依序排列，许靖和法正恭请刘备登坛，正式面南称王。同时，刘备的嫡子刘禅，也被立为世子。

其他文武重臣也各有封赏：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诸葛亮依旧为军师，总理军国要事，兼任兵务总督；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为五虎大将；魏延为汉中太守……其余文臣百官也论功行赏，各有晋爵。

在刘备呈给皇帝的表奏之上，还有诸葛亮及一百二十余名蜀臣的联名举荐。当年秋季，皇帝授意朝廷正式恩准刘备为“汉中王领大司马”的印绶。

曹操在邺郡闻讯，怒不可遏：“哼！好你个刘备！你不过是个卖草鞋的出身，怎敢僭称汉中王？你分明是不把老夫看在眼里啊！哼！曹某与你势不两立！”

曹操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召集群臣议事。他打算立刻起兵百万，与刘备一决雌雄。

这时，有一人起身进谏道："大王，请您稍安雷霆之怒，听臣一言。您不应因一时之怒，而舟车劳顿，远赴汉中征战。其实，臣有一个妙计，可令刘备自受其祸。到了那时，大王若再派兵征伐，其实力已衰，定能一举制胜！"

原来发言之人正是司马懿，字仲达。他是一名青年才俊，近来被曹操十分看重。

曹操一见司马懿发言，连忙问道："仲达啊！你有何妙计赶快说来！"

"是！大王知道，之前吴侯孙权曾与刘备联姻，将自家妹妹嫁给他，但之后两家交恶，孙权又将妹妹召回。两家自此一直颇有嫌隙，再加上刘备一直霸占着荆州，不肯归还东吴，因此，吴蜀两家早有积怨，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臣以为，您不妨派一个能言善辩之人出使东吴，只要稍加挑拨，便可劝说孙权兴兵伐蜀。到时候，大王只需在旁侧应，牵制刘备即可。只要说动孙权，大王只需坐收渔利！"

"哦？你是说，劝东吴去打刘备？"

"正是！东吴只需攻打荆州，则会危及汉川。汉川若失，则蜀地危如累卵。只要刘备一想到东吴孙权虎视眈眈，他必将辗转难眠。到时候，刘备定然倾两川之兵也要救荆州之急。到了那时，大王只需一举出击汉中之地，则刘备难顾首尾。孙子兵法所言'战未尝不胜、攻未尝不取'，届时我军必战无不胜！"

"果然是妙计！"曹操大赞司马懿的妙计，立刻派满宠出使东吴。满宠曾多次出使东吴，可谓往来熟络的老外交官。

那厢，吴侯孙权一直关注着魏蜀争霸之战。虽然东吴此时能偏安一隅，但他心里清楚，这太平日子过不了多久。

正在此时，他得到曹操派来使者满宠的消息。孙权首先向老臣张昭问计。

张昭说：“曹操此时遣使而来，必定是为两方修好之事，主公不妨先听听使者怎么说。”

于是孙权立刻召满宠觐见，双方见礼后，分宾主落座。

满宠开门见山地说道：“想我魏国与东吴原本无仇，之前由于受了诸葛亮的挑拨，才中其诡计，致使两方连年征战。我们两方交战，但却并未从中得利，反而刘备坐享其成，如今盘踞蜀汉两川！魏王曹操特遣满某前来，一来是反省过去的过错，二来是想与东吴结盟，共讨刘备。”

说罢，满宠便呈上曹操的亲笔信。

孙权读罢曹操的来信，心中欢喜，于是摆下酒宴，盛情款待满宠。

满宠立刻心领神会，他满意地想：“看来此事已经成了！”于是在酒宴之上喝得畅快淋漓，十分尽兴。

待满宠回驿馆歇息，东吴王宫却依然彻夜灯火通明。东吴的文武百官全被召集而来，紧张地帮吴侯孙权商议，该如何回复魏王之事。

“曹操一心想要统一天下，因此他此番派遣使者而来显然是别有用心。不过，我们若是不肯答应，便会直接与魏国为敌，倘若吴魏争战，只会令蜀坐享渔翁之利。那就得不偿失了！”

谋士顾雍首先发言，他也道出了文武百官的忧虑。

若以战略性的眼光来看，对于东吴当下的情势来说，最为理想的状态是不和不战。只要东吴能够避免与魏展开正面冲突，将其兵锋诱转至别处，则东吴便可以趁机大力发展实力，争取崛起。

诸葛瑾建议道：“主公，我们先不忙着回复满宠。不如先请他返回许昌，改日再专遣使者前往回复为好。我们可以趁机遣特使赶往荆州，向关羽送上主公的亲笔书信。使者需对关羽陈说天下大势，请他与东吴协力破曹。倘若关羽答应，我们便可拒绝曹操之邀，联合关羽与魏决战到底。我们两家若是联手，便不会让曹操讨到便宜，我们也不会失败！”

张昭不待诸葛瑾说完，便插口问道：“若关羽不肯联手怎么办？”

“那就简单了！若关羽不肯联手，我们便可以立即答应曹操的请求，联手曹操对付荆州！”

“好！诸葛先生果然高明！你这一招通达权变，实在是妙啊！不过，依张某判断，关羽极有可能不答应与我方合作啊！他一向忠于刘备，深得其信任，恐怕很难被主公的一封书信轻易说动，改与我方联手！”

“是的，一封书信确实难以撼动关羽，不过据我所知，关羽十分重视情谊，因此若主公提出联姻的请求，他不会不从。听说关羽膝下有一儿一女，其女尚未许配。若主公主动向关羽提亲，就说吴侯世子愿意迎娶关羽之女，这样的好姻缘想必会令关羽欣然接受的！”

孙权闻言，欣然应允。他决定派诸葛瑾为使，暗中赶往荆州。同时，先遣曹操来使满宠返回，决定待情况落实后，再做决定。于是吴侯立刻命人准备了丰厚的礼物，请满宠先行带回许昌。

这厢满宠的船只刚刚出发，那厢诸葛瑾也随后赶往荆州。

待诸葛瑾抵达荆州时，关羽虽心知他是自家军师的兄长，但因其此番前来的身份是作为东吴之使，因此并未出迎，而是端坐堂中，等诸葛瑾进来。见面后，关羽也并未客套，而是开门见山地问道：“你来做什么?”

诸葛瑾非但未因关羽莽撞的态度感到冒犯，反而十分欣赏他的直截了当。他开口说道：“我此番前来，是来提亲的。吴侯听说关将军膝下有一女，适值妙龄。吴侯膝下亦有一子，尚未婚配，人品绝佳，因此特来向关将军提亲，为吴侯世子来求佳偶。”

关羽不听则已，一听到提亲之事，气得怒发冲冠。他强压怒火，冷冷答道：“不行！”

诸葛瑾连忙追问：“关将军，为何不行？”

关羽再也难捺怒火，厉声答道：“哼！关某的虎女安能嫁给吴侯的犬子！”

诸葛瑾被吓得直冒冷汗。他不敢多言，生怕关羽会按捺不住怒火，

将他立斩于堂上。

第三十四章
烽火连天

诸葛瑾提亲不成，只得悻悻返回东吴，据实向吴侯汇报。孙权闻言怒不可遏：“哼！关羽好大的胆子！竟敢说我的儿子是犬子！他欺人太甚，就不怕我东吴率兵一战吗？”

孙权大怒之下，立刻召集群臣于建业城，打算立刻动兵攻打荆州。

参谋步骘当即表示反对：“主公，若此时出兵攻打荆州，并非良好的时机。想那曹操觊觎荆州已久，倘若此时攻打荆州，岂不是为他所用吗？”

步骘的话音未落，堂中早已议论纷纷。文武百官有人赞同，有人反对，但反对者居多。东吴韬光养晦已久，如今所有人都深信以东吴现在的实力，可以挑战魏和蜀。尤其是主战的武官，更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步骘不顾众人的反对之声，又开口说道：“我以为，不仅我军不应该为曹操所用，而且更要让曹操之军，为我东吴所用！你等只知聒噪，却并未想过，此番出兵，我们会付出何等代价？只为出兵夺取这区区一州，我们要付出多少年才积累下的兵力物资？这是多么大的浪费，你们怎能不考虑？”

众人闻言，竟群起攻之。主战派大声反对：“要夺取荆州，自然要消耗兵力！但是，若不肯轻易进取，我东吴又怎会兴旺昌隆？”

步骘保持着冷静，他当即提出了更为可行的方案：“你们不要激动，且听我一言。此前，曹操之弟曹仁已率大军自襄阳出发，如今他已

抵达樊川一带。曹仁此行的目的即意在荆州，他们只等我军攻下荆州后，再坐享其成。因此，我们既然已经决定要与曹操联手，与其结盟抗蜀，不妨也提出条件，即由曹仁出兵攻下荆州。曹操为与我方结盟，必定会答应这个条件，如此一来，情势便对我方有利！”

孙权听罢，觉得步骘此言十分可行。他为了能够收复荆州，便立刻派出使者，同意与曹操结盟。

当东吴使者抵达许昌魏王府时，曹操正在镶牙。之前他在斜谷之战中丢了两颗门牙，今天正好召牙医将门牙镶好。

“牙镶好了就方便了，吃饭说话都不误事了。”

曹操听到东吴使者抵达，立刻快步走进会客室，在盟约书上签字画押。

其实此番与东吴结盟之事，一直令曹操挂在心上。他一直惦念着之前刘备与孙权的结盟之约，生怕此番合作失败。既然如今东吴答应放弃蜀吴之作，改为与魏结盟，曹操心中十分欢喜，因此虽然东吴提出了附加条件，他也欣然应允。

东吴结盟的条件便是请曹操发兵攻打荆州。于是曹操立刻派满宠为随军参谋，命其赶往樊城辅佐曹仁。

另一厢，汉中王刘备大力发展蜀中的建设防务，他不仅在成都兴建宫舍，册立百官，还在成都至白水（今四川省,广元市西北）之间的四百里官道之上修建驿站，修筑粮仓。在刘备的治理下，西蜀落后的交通得到了大力提升，商业也得到振兴。

刘备的这一系列治民理政的举措，都由诸葛亮所构建和实施。正当西蜀忙于大力发展的时候，却收到荆州送来的急报：“曹仁起兵来攻荆州！”

刘备闻讯大惊，但诸葛亮对此却并不担心：“荆州有关将军镇守，主公敬请放心！”

诸葛亮接到急报后，沉着处置，派司马费诗赶赴荆州。他一见到关羽，便立刻传达了汉中王刘备的旨意：“如今荆州的安慰，全赖关将军

一人了。主公希望将军不只固守荆州，更可以调动全州兵马，攻取樊城。”

关羽深感主公刘备对自己的信任，不禁感激涕零。他为报答主公的知遇之恩，决心全力以赴抵抗敌军。

费诗又说道：“关将军，我此番前来，还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您已被封为五虎大将军之一。请您快来领受印绶吧。”

关羽不动声色地发问：“五虎大将军？所谓何物？”

“关将军有所不知，这是主公新设的封号，可谓武将顶级的封号了。”

“哦？五虎分别是哪些人啊？”

“除了关将军之外，五虎大将军还有张飞、马超、赵云和黄忠四位将军。”

“哈哈哈！那有何意义？”

关羽的笑声中透露着他的不屑，“马超不过是西域归服的降将，黄忠则年事已高。就连他们都被封为五虎大将军，主公是要将关某置于何处？”

“哎！关将军须知，主公设下这五虎大将军的封号，乃是为了保护西蜀、辅佐王业而特设的。请您切莫将此封号与您和主公的情谊所相提并论。关将军乃是与主公桃园结义的兄弟，又怎能与黄忠等人等同呢？在主公心目中，您的地位又怎能与他人相同呢？因此，请关将军切莫纠结，主公此举绝非将西蜀与私情相混淆的。”

关羽听了费诗所言，心生惭愧。他拜谢道：“多亏您的提醒，才解除关某的疑虑。关某险些误会了主公，酿成大错！”

关羽一面感到惭愧，一面赶紧接过印绶，并遥对成都方向叩拜谢罪道：“关某一时失言，还请主公切莫怪罪！”

关羽立刻点兵，一夜之间荆州城内外便集合了大批精兵强将。集合的迅速足见关羽平日治军严谨。兵马集结完毕后，关羽便登上高台，阐

明如今樊川曹仁犯境，他将率领一众官兵出城。此番，为保荆州和西蜀的平安，他将先发制人夺取曹军的根据地樊川。

三军将士一致誓师，呐喊震天。

关羽命廖化为先锋，关平为副将，任马良、伊籍为参谋。留驻荆州的守将，以及各部队的分工，也都安排妥当。

当晚，荆州城中燃起了熊熊篝火，将士们饱餐了战饭，马匹喂足了粮草，还备了薄酒，为三军将士壮行。一应的准备已经做好，只待凌晨出发。

关羽也披挂上阵，倚着盾牌在帅旗下歇息。正在这时，不知从哪里冲来一只黑漆漆的大野猪，上前一口就咬住了关羽的护腿具。

“哎呀！”

关羽一惊，立刻拔剑劈死野猪。他一个激灵，发现原来刚才是在做梦。

“父亲，您怎么了？”养子关平听到关羽的叫喊忙赶过来。

关羽笑着答道：“为父不过是做了个梦，被野猪咬了脚，这梦倒很逼真。”

关平说道：“父亲，想那猪有龙象。此乃吉兆啊！”

另外，还有人说这梦是个凶兆。关羽笑道：“关某已经年届五旬，哪管这梦究竟是吉是凶。只要能为主公，为西蜀而战，关某战死疆场也在所不惜啊！”

此时，曹仁已率大军攻入襄阳城。

曹仁听说关羽已从荆州率兵而来，不敢怠慢。他连忙在襄阳以西布下重兵，只待蜀军到来。

事实上，参谋满宠和夏侯存在作战方针上一直各执己见，曹仁难以立下决断，因此曹军虽然早早就从樊城出发，但挺进的速度很慢。

而关羽所率的军队却出兵迅速，他们一赶到襄阳郊外便立刻摆好阵势。

曹营大将翟元首先出马，挑战蜀军先锋廖化，两军二话不说，便动起手来。

战鼓声声，两军将士呐喊着向前突进，展开了一场肉搏战。混战之中，廖化佯作不敌，转身便逃。

另一边，关平正与夏侯存捉对而战，也拨马而逃。一时之间，整个荆州军都溃败而逃，仿佛不敌曹军。曹仁和夏侯存大喜，他们紧追不舍，一直追了二十里地。但突然之间，两军的情势发生了逆转，曹军忽然阵脚大乱。

“咦？身后的鼓声是从哪里来的？”

“那边来的是什么人？”

曹军将士一时顾不得追击敌人，反而发现身后的战尘中传来阵阵战鼓之声。

浓烟散开，闪出一面大旗和一彪人马。只见旗上一个斗大的“帅”字，原来是关羽率大部队杀来。

“糟糕！咱们无路可退了！”

曹仁心中大惊，连忙下令撤退，可哪里容得他逃走。一匹赤红色的高头大马奔袭而来，卷起漫天尘埃，将他的退路截断。

此马正是赤兔宝马，马上端坐的不是别人，正是关羽，关云长！

“关羽！”

曹仁一见，吓得失魂落魄，他不敢招架，拨马便逃。关羽见他狼狈而逃，一边挥动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一边纵声大笑：“喂！魏王之弟！你逃得不要那么急嘛！关某今天放你一条生路就是！”

另一方面，先前佯败在前的关平和廖化二将，一听到背后己方的战鼓之声，立刻率领手下反扑，两厢夹击曹军。

荆州军此计果然奏效，曹军无路可逃，成了瓮中之鳖。

此战之前，关羽就定了此战的基调，即“首战但挫敌胆足矣”。因此，虽然荆州军大胜，但并不拼全力追击，只将残兵败将一扫而光。

此战之中，荆州军以微小的代价，对敌人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更彻底打击了曹军的军心。

曹仁拼死才逃回营中，但夏侯存却不敌关平，命丧战场，翟元也被廖化砍死于乱军之中。曹军首战告负，而且折损了两员先锋大将，可谓损失惨重。

两军接下来两天的交锋，曹仁更是失了先机，被荆州军打得落花流水。无奈之下，曹仁只得率军撤退，将襄阳城让于关羽。

关羽进襄阳城时，城中百姓夹道欢迎。大家纷纷洒扫街道，奉上美酒佳肴，口中欢呼着：“欢迎关将军！欢迎荆州军！”

正在全军欢欣鼓舞之时，司马王甫却在此时劝说道：“关将军，我军虽然首战告捷，军心正旺，但我们绝不能沉浸在一城一池的胜负中。我军此战虽胜了曹军，但别忘了还有吴军在后！属下担心，如今东吴大将吕蒙正率军驻扎在陆口一带。若他们趁荆州空虚之时，一举攻击，那我们就得不偿失了。”

“关某也正担心此事。不过我们如何能得知陆口一带敌军的动向呢？”

“这倒好办，我们只需在各重要位置搭起烽火台，一旦敌军有动静，便燃起烽火送信即可！”

“好！此事就交给你办，立刻修起烽火台！”

“得令！”

王甫立刻拿出地图，按照关羽的部署，开始筹备烽火台的建造事宜。

王甫首先返回荆州，勘测地形，招募工人，然后开始动工兴建烽火台。

他所兴建的烽火台绝非只设一两处。为了观察驻扎在陆口一带吴军的动向，王甫安排从陆口对岸山丘上搭起第一座烽火台，之后沿江边每隔十几二十里地便再择一处高地建下一座烽火台。每个烽火台里派五六十名士兵驻守，负责日夜监视。

倘若陆口对岸的烽火台发现吴军有任何异动，守台的士兵会立刻升起烽火，夜晚则会放出信号弹。之后的烽火台会在观察到烽火后，立刻点燃烽火，进行接力传递。其余烽火台也会照此执行，烽火接连点燃，很快便能让荆州城中得知几百里外的吴军动向了[9]。

待王甫安排好烽火台的建设后，便返回襄阳向关羽复命："如今兴建烽火台的工程进行顺利，不过属下建议，关将军需指派烽火台的统领。如今，江陵方面虽由糜芳和傅士仁二将负责，但实在难以应付全部烽火台的统领事宜。而且，现在驻守荆州的大将潘濬办事不牢，且为人贪婪，难以统领烽火台之事。关将军需知，即使建成了烽火台，但若无人监督，则将形同虚设，难以确保荆州的安全啊！"

"没错！督阵的人选十分重要！"

关羽并未将王甫的话十分当真，只是点头答应，便放置一旁。他以为，自己已亲自安排了荆州留驻的将领以及沿江巡防的守将，便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因此，关羽认为已经建好了烽火台，便可免去后顾之忧。之后，他便立刻下令，命在襄阳休整好的蜀军，全部渡过襄江。

关羽为了这次渡江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不仅调集船只，更为避免敌军抵抗制定好完全的战术。

一江之隔的曹军理应也在这期间做好御敌准备，但当荆州军渡江之时，却没有遭到意料之中的抵抗。所有船只皆顺利渡江，成功登岸。

荆州军此次成功渡江，反而能看出如今樊城之中，曹军内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曹仁刚刚死里逃生，逃回城中，他如今如同惊弓之鸟一般，一想起关羽便浑身颤抖。

因此，他虽然早就发现荆州军马打算渡江，却方寸大乱，只会不停向满宠问计：“怎么办啊？我们究竟该如何应对？”

而满宠则一贯主张不应与关羽正面抗衡，应该坚守。之前他就曾力劝曹仁，不应从襄阳出兵。如今见关羽要渡江，便对曹仁建议道：“曹将军，咱们还是应该巩固工事，坚守不出。此时若要出战迎敌，断无胜算。”

但是，大将吕常却与满宠意见相左。吕常认为应该按兵法所言，所谓“敌半渡时即击”，若一味固守，不过是最后的抵抗。他极力主张应该在关羽大军渡江之时就攻击，否则便错失了战机。吕常力劝曹仁而失败，心中十分懊悔，大叹与如此守将共事，只能白白葬送樊城。

这厢，曹营之中众人各执己见，争执了一夜。那厢，关羽的大旗一早便竖立在岸边。

即使如此，吕常依旧要为魏一战：“哪怕只有吕某一人，也绝不能坐以待毙！”

之后，吕常便毅然率领手下，出城迎击荆州之军。但是，虽然吕常英勇，他的手下曹军却早已对关羽闻风丧胆。曹军远远望见长髯公关羽的身影，便吓得不战而退。他们抛下主将吕常，径自掉头而逃，争先恐后地逃回城中。

第三十五章
抬棺出战

此时，樊城早已被荆州军团团包围。在西蜀的五虎大将军关羽的率领下，精壮威武的荆州将士奋力攻城，樊城告急。

“快派人给魏王送信！速派援兵！”

曹仁差人急报求援。收到急报后，魏王不禁也面露愁色。曹操立刻召集百官开会，他从众人中点了一员大将，下令：“于禁！就派你去增援樊城！你立刻出兵，解曹仁之围。”

于禁能在危急关头得到魏王任命，一方面感到脸上有光，但另一方面又顾虑到去搭救的是魏王之弟，倍感压力。于是，他也向曹操提出多派一将的请求：“末将得令！还请魏王再派一员先锋大将，作为增援。”

“可以！你们有谁愿做先锋大将，一举击退关羽？”

立刻有人挺身而出，大声应道：“请魏王派末将为先锋，以报国恩！”

众人侧目，只见发言之人生得一副异于汉人的样貌。他的肤色苍白，头发棕黄，一望既知他出生于西凉，有胡夷血统。此人便是庞德，字令明，他是一员汉中降将，归顺曹操以来一直在魏王麾下食禄。

曹操知道庞德的武艺高强，因此此番要对付关羽，恐怕只派于禁一人前去，难以应付。于是他点头答应：“也好！就由庞德出任先锋。老夫再将七军拨派给你，以助你们一臂之力！”

曹操此令，足见他对迎战关羽十分慎重。所谓七军，便是由他亲自挑选出来的七名大将所率领的禁卫军精锐。每一名将士都是从几百万曹军中精挑细选出来的精兵强将。

曹操当堂便授予二人印绶，众人并无异议。但是当晚，七军大将中的董衡却暗中联络于禁说道："末将能追随于将军一同出征，深感荣幸。但是，我等得知将由庞德担任先锋，不禁感到前途渺茫啊！忧心之际，特来找于将军商量。"

"为何忧心，董将军不妨有话直说！"

"盖因庞德原本是西凉马超的心腹大将，其旧主马超如今正在刘备手下效力，前不久还被封为五虎大将军，深受重用。而庞德的兄长庞柔，如今也在刘备手下任职。如今两军交锋之际，魏王却派庞德前去，我等担心他若念及旧主和兄长的旧情，有恐于我军大大不利啊！因此，恳请于将军能禀告魏王，重新考虑先锋的人选！"

"嗯！你们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于某这就去禀告魏王，请他三思为好。"

于禁匆忙抵达魏王宫时，已值半夜时分。他连忙将七军将士的顾虑禀告给曹操。曹操听罢，也深感不安。于是他对于禁说了声："你且退下，老夫自有分寸。"

之后，曹操连夜召来庞德，通知他暂时收回印绶，先锋会另选他人。

庞德闻言，十分不解。他涨红了脸辩解道："主公，您今日刚刚下令，为何突然改变？末将已经集合了手下将士，正在连夜准备，积极备战，明天一早便要出发。究竟为何，您会突然改变主意啊？"

"这个嘛……老夫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但是我手下的诸将却心存顾虑，他们一是担心你的故主马超如今是刘备的五虎大将军，二来担心你的兄长也在刘备麾下。他们是怕你会念及旧情，因此才提出异议的。"

庞德闻言，百口莫辩，只得沮丧地垂头而立。曹操见状，便开口安慰道："你放心，老夫对你是一百个放心。但是我也不得不顾虑到众人

的情绪，因此才做出这个决定。你可莫要怪罪老夫啊！”

庞德立刻摘下乌纱，跪伏在地。他在魏王面前痛陈心迹：“庞某不才，自汉中归顺以来，一直食君俸禄，承蒙君恩，无以为报。此番本以为能为主公征战沙场，以死相报，却无奈遭到同僚猜忌。庞某不怪他人，只恨自己无能，徒添主公烦恼，还望主公明鉴！”

庞德十分激动，他跪倒在地，浑身颤抖。他对曹操敞开心扉，痛陈自己的身世。他说，他与兄长庞柔各侍一主，早已没有联系，而与旧主马超更是断然绝交已久。想当初，马超毅然撇下自己而投靠刘备，他也绝不会再念旧情，更不消提会与他暗中勾结。庞德越说越激动，满面通红，青筋暴起。

曹操听了庞德此言，心中明白。于是他亲自上前，将庞德搀起，并安慰道：“庞将军，你不用再说了，老夫已经了解了。庞将军对老夫的忠心，我自然清楚，此番将众人之言说与你听，也不过是激你吐露实言，打消他们的顾虑。我想，于禁和七军大将听了你的肺腑之言，定能与你一释前嫌。你立刻准备出征吧，立个大功回来，让他们心服口服！”

曹操说罢，重又将先锋印绶交还庞德。庞德感激曹操的知遇之恩，泪洒前襟，跪地叩谢不止。他发誓效忠曹操，定要立下军功方才回来，之后便回府准备。

此时，庞德的府中聚集了众多亲朋好友，特来为他饯行。而庞德却命手下立刻去采买一口棺材回来。他问妻子李氏道：“客人们都在前厅饮酒吗？”

“是的。大家闻讯便来了，正在一边饮酒一边等你。”

“好，那我就去酒席上见客，你让下人把棺材也抬过去。”

“棺材？你要那东西做什么？太不吉利了！”

“你懂什么？照做就是！”

庞德更衣后便来到会客厅，客人们正在饮酒，忽然看见侍从抬了一口棺材进来，都在议论，不知此为何意。一时之间，众人安静下来，原

本热闹饮酒的会客厅也变得灵堂一般寂静无声。

“众位亲朋好友，多有得罪之处，请见谅！庞某原本明天一早便要出征，却刚刚被魏王召见。庞某深受魏王之恩，因此才决定抬棺出征。”

之后，庞德便将众人如何猜忌他，他又如何对魏王剖露心迹，现在他此举更是表达对魏王的一片忠心。他慷慨说道：“庞某明日便要前往樊川，与关羽一决死战，以报君恩。庞某此番出征，视死如归，这口棺材将随我一道出征，或者装着敌人的首级回来，或者装着庞某的尸身回来。不论如何，请各位亲朋好友来作证，庞某此番出征，视死如归。来来来！你我共饮了这杯酒，来日相会，不知何期！”

之后，庞德又嘱咐妻子李氏道：“为夫此番对阵关羽，可能凶多吉少。若我战死沙场，请你一定要将咱们的儿子抚养长大，让他为父亲报仇！夫人，苦了你了！庞某谢谢你了！”

众人闻言，无不为庞德视死如归的决心所感动。大家纷纷感动得落下泪来。而庞德的妻子李氏，一整夜都在指挥奴仆，伺候丈夫和客人的践行之宴。一整晚，她都强忍悲痛，不肯在外人面前落下一滴泪来。

第二天一早，出征的战鼓声便响彻邺都的大街小巷。于禁及七员大将整装待发。

在一片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之中，庞府的四门洞开，街道洒扫整洁，庞德气宇轩昂，步出府门。

于禁等人一见到庞德，不禁大吃一惊。只见庞德的队伍最前面，抬着一副木棺，盖着白绫。众人一望之下，还以为这是一个送殡的队伍。

“诸位请看！”庞德一马当先，来到众人面前，将自己的肺腑之言吐露给大家，“庞某深受魏王厚恩，无以为报，唯有誓死一战，哪怕战死沙场也绝不后悔！庞某此番出征，倘若不幸被关羽所杀，便请以此棺装殓我的尸体，带回京师。庞某乃是习武之人，便是抱着这样的决心出征的，倘若上天垂怜，让我得以斩杀关羽，那这副棺材就是给他预备的！”

魏军将士见到先锋大将如此的决心，不禁深受鼓舞。庞德此言传至

曹操耳中，令曹操非常赞许：“嗯！庞德是这么说的吗？好！很好嘛！”

贾诩见状，便在一旁问道：“大王，您为何如此高兴啊？”

曹操虽知道贾诩是明知故问，但仍忍不住答道：“老夫果然没有看错人！庞德此言，令我倍感欣慰啊！”

贾诩却说：“魏王鉴人的本领自然不错，只不过可能派庞德出征却未免不妥。想那关羽，乃是一代武功高手，三十多年来，鲜有败仗，更从未犯过轻敌的错误。其实，庞德武艺高强，骁勇善战，除他以外，实难再有人能与关羽一决雌雄。您派庞德为先锋，实在是一招好棋！只不过，抛开武功而言，庞德的谋略却远不如关羽。如果一任庞德逞血气之勇，无非是自寻死路啊！所谓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因此我以为，庞德抬棺上阵，但求一死，实在于我方无益。倒不如立刻派使者前去追赶，让他莫要如此莽撞，挫一挫他的锐气才好啊！”

“言之有理！”

曹操欣然接受了贾诩的建议，立刻派使者追赶庞德。待使者赶上庞德后，便对他传达魏王的旨意：“魏王有令：想那敌将关羽，智勇双全，请庞将军切莫轻敌，切莫逞强，勿损兵力为盼。”

“遵令！”庞德当面领命下来，待使者走后，却又放声大笑起来。

“庞将军，您为何发笑？”大家疑惑地问道。

“庞某笑的是，魏王此番特派使者传命，未免过于谨慎了。庞某只得大笑一声，再盟誓言，以振军心。”

于禁听到庞德如此狂妄之言，不禁皱眉忠告道：“庞将军英雄气概，于某十分佩服。但既然魏王送来训诫，我等需得遵从才是。待我们遇到关羽时，还需审慎而为，不可轻举妄动为好。”

“哎！咱们既然带军出征，还哪里顾得上那么许多？你们成天关羽长、关羽短的，倒是长了人家的威风，灭了自己的士气！关羽不过一介武夫，哪里就那么可怕了？”

庞德摆手，不予理会。他兴致勃勃，一直在队伍最前面，率领魏军一路突向樊川。

第三十六章
关平

此时，樊城已被荆州军包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关羽端坐在中军帐内，连夜听取各路军情速报。

报——“曹操派出援军数万骑！”

报——“大将于禁、副将庞德与魏王直属七军大将，各率精锐兵马，正在快速推进！”

又报——“先锋庞德放言，誓取关羽首级方才撤军。他还在白色旌旗上写上‘必杀关羽’四个大字，命兵士抬棺而行。如今，魏军已于三十余里外布阵，锣鼓齐鸣，气焰十分嚣张！”

关羽闻言，勃然大怒。他一抖美髯，骂道：“哼！庞德这个匹夫！他竟敢如此羞辱关某？既然他抬棺而来，关某便成全他，让他躺到棺材里回去！”

关羽说完，立刻上马。他唤来养子关平，吩咐道：“待为父与庞德对战之时，你需要继续攻城，加紧包围。倘若城中魏军得知援军已到城外三十里，必然会士气大振，趁势反扑。”

关平一把拉住关羽战马的缰绳，拦在前面：“父亲，您奈何屈尊前去迎战？那个庞德不过是大放厥词罢了，无须父亲亲自上阵对付他。杀鸡焉用牛刀，就让儿子去会会他！”

“好！就派你上阵！”

关羽听到儿子的一番忠言，十分高兴。他见到关平历经磨炼，不仅能独立上阵，还可以为父亲杀敌，十分欣慰。

“儿子去也！请父亲静候佳音！”

关平纵身上马，一挥宝剑，便指挥一队人马气势汹汹地杀向阵前。

不多时，只见敌军阵前涌起一片旌旗，关平已经冲到魏军的阵前。只见魏军阵中有一面黑旗上书“南安庞德”，另有一面白旗，上书“必杀关羽”。

关平催马上前，大声骂阵：“呔！西羌匹夫，失节降将！你还不赶快出阵，与真正的武将一决胜负！”

庞德在阵中瞭望，不识得敌将，便问左右：“对面那个小子是谁？”

可曹军阵中，却无人识得关平。庞德听敌将一直骂阵，勃然大怒：“臭小子！待我一枪解决了你再说！”

庞德分开众人，提马跃出阵来，来到关平面前大声叫骂：“呔！来将何人？你这个毛头小子，口气倒不小！”

关平答道：“哼！小爷今天就让你认识认识我！我乃五虎大将军关羽的养子，关平是也！”

“哈哈哈！果然是个乳臭未干的臭小子！原来你是关羽的养子啊。庞某今日不杀你，你且回去！转告你父亲，庞某此番前来，是奉魏王之命来取关羽的项上人头的，你一个毛头小子，还不快跑！叫你父亲莫要胆小怕阵，来与庞某大战三百回合！”

“休得胡言！”关平不由分说，立刻纵马向前，举刀便劈向庞德。

庞德见敌将来势汹汹，便举刀来迎。两人一番厮杀，却不分输赢。

待双方鸣金收兵之时，关平累得浑身大汗，气喘不止。他虽然年轻气盛，却也未从庞德身上讨得便宜。

关羽听了关平的汇报，心中暗忖，看来明日再派关平上阵，恐怕难以抵挡。于是关羽命廖化接替自己攻城，第二天一早，他亲自来到阵

前。

关羽告诉关平，今日自己将亲自出战，会一会庞德，让关平在一旁观战。之后，他便一催赤兔宝马，悠然来到阵前。

关羽胸前的长髯在微风中轻轻抖动，他一声断喝：“庞德何在？”

只听敌军阵中应了一声，宛如猛虎啸月一般。

“来也！”

随着这声长啸，魏军将士呐喊喧天，战鼓齐鸣，旌旗翻飞，振聋发聩。

在魏军的助威声中，庞德跃马出阵，直奔关羽而来。待他来到关羽面前，勒住缰绳之时，两军震耳欲聋的助威声立刻停止。

庞德大声喝道：“庞某此番出征，乃是奉了天子之诏、魏王之命，前来讨伐关羽。你昨日畏阵，竟然只派养子上阵，代你受死，实在卑鄙！你如此贪生怕死，就不怕手下人笑话吗？关羽，你若想留一条性命，速速下马投降吧！”

关羽闻言，轻蔑地一笑：“西羌鼠贼，没想到你借来一套盔甲，竟然也学会说人话了！关某实在不想让手中这把青龙偃月刀受辱，沾上你这人的脏血。看来是你自己讨死啊！庞德，快让你的手下把棺材搬来，为你收尸吧！”

“一派胡言！”

庞德一催战马，手舞大刀，便如同狂风暴雨一般向关羽袭来。关羽立刻舞起青龙偃月刀，和他战在一处。只见两员大将各舞一把长刀，刀光剑影，交织在一起。两匹战马也为主人助威，四蹄错蹬，毫不示弱。两人斗在一处，难分输赢。

关羽和庞德两人在阵前奋力厮杀，双方将士都看得手中捏汗，目不转睛。待双方大战了一百多个回合，蜀军之中鸣金示意收兵。同时，曹军也鸣金收兵。两员大将不再恋战，各自回到阵中。

关平在蜀军阵中观战，他见父亲虽然威风仍在，但毕竟已非当年，

唯恐有失，才急令鸣金收兵的。

待关羽回营之后，便对众人评说：“这个庞德果然厉害！他武艺非凡，骁勇过人，算得上关某的一个好对手。”

“父亲，庞德不过是一个北方胡将，名不见经传。您与他交战，岂不是杀鸡用了牛刀！您若杀了他，也非大功，但您一旦有失，不仅汉中王会难过，更是对西蜀有失。明天还是请派儿子上阵吧，请您不要再与他对战了！”

关羽对于关平的劝谏，只是一笑了之。他并不在意自己的年龄，更不畏惧与敌交锋。

另一厢，庞德回到曹营，也跟大家称赞关羽的武勇。

“庞某之前听人们提起关羽便胆怯，尚不以为然。今日一交手，才发现他果然名不虚传！这个关羽确实是一位难得的英雄！庞某此番能与他对敌，也算幸运。无论胜负与否，能遇到如此强劲的对手，也算不枉此生啊！”

于禁听到庞德如此表态后，连忙劝谏：“关羽绝非等闲之人，请庞将军切莫以命相搏，还是要慎重啊！”

庞德根本不理会于禁的劝告，而是说：“庞某习武出身，哪有遇到对手便逃的道理！待明天我与关羽再大战三百回合，争个你死我活方才罢休！请于将军在一旁观战，为我助威吧！”

第二天，庞德一早便跃马出阵，大声叫骂：“关羽！快出来受死！”

那厢，关羽早就等候多时了，一见庞德出阵，关羽立刻上前：“来得正好！”

两人战在一处，刚打了五十几个回合，忽然庞德拨马就逃。关羽知他有诈，但仍紧追不舍。

“庞德！你打不过就使诈，好不要脸！来来来！再与关某大战三百回合！”

关平见事不好，连忙飞身而出，赶来助阵。他大声提醒父亲：“父

亲！当心！小心庞德放冷箭！”

正在这时，庞德转身一箭，直奔关羽面门而来。关羽举臂挡箭，箭头正中他的手臂，鲜血飞溅到他的脸上。

“父亲！当心！”

关平催马赶上，将关羽护送回营。正当两人向阵中撤退之时，庞德又掉头追上，扔掉弓箭，挥舞大刀赶上。

阵中的蜀军立刻摇旗呐喊，毫不示弱。但毕竟主将受伤，军心动荡，阵脚大乱。庞德趁机率领曹军，直扑蜀军而来，两军展开了一场肉搏战。

关平一心顾着保护父亲，便弃阵地于不顾，先将关羽护送回营地。

正当庞德率领手下，越战越猛之时，却听魏军之中传来鸣金收兵的信号。庞德心中纳闷，担心后方生变，便急忙收兵回营。一回到营中，他便问于禁：“于将军，为何收兵？”

于禁答道：“哦，是这样的。想当初，咱们出征之际，魏王特地派人再三叮咛，说那关羽足智多谋，切莫轻敌。我刚才担心他用计，才下令收兵的。”

庞德闻言，心中十分懊悔。他只恨于禁错失战机，否则他早就摘下关羽的首级，立了大功。

之后，曹军将领之中流言四起，大家纷纷议论，觉得于禁突然鸣金收兵，是怕被庞德抢走大功。

另一厢，关羽中箭回营。他一边疗伤，一边恨恨地说道：“哼！关某一定要报今日这一箭之仇，宰了那个庞德！”

虽然关羽的伤势不重，但也需细心调养。为了让他安心养伤，关平与荆州军诸将并未告知具体敌情，都宽慰他让他少安毋躁。

而魏军却整天前来骚扰。庞德更是下令，命手下士兵整日骂阵，为的是激关羽出战。

“咱们接连骂阵数日，关羽却一直闭门不出，看来他不会轻易上钩的。咱们不妨改变战术，命一军主动出击，突破蜀军阵地，争取与困守樊城的曹仁将军取得联系？”

虽然庞德如此提议，但于禁却毫不为之所动。他只会搬出魏王的训诫：“要知道，关羽如此精通兵法，绝不会轻易让敌军突入阵地的。庞将军此言未免过于轻敌了，咱们行军打仗，靠的不是一人之功，而需上下齐心，方可奏效。依于某之见，我们还是静待其变，伺机而动为好。”

话虽如此，于禁却命七军进驻到樊城以北十里之处，自己则亲率主力，准备正面进攻。另一方面，他派庞德的先锋军改到山后扎营，不便出入。由此可见，于禁的内心深处，十分担心庞德拿下所有战功。

第三十七章
水淹七军

关羽的箭伤日渐痊愈，关平这才放下一颗悬着的心，向父亲建议道：“父亲，您的身体无碍，儿子就放心了。当务之急便应是转守为攻，挫一挫曹军的傲气，也让他们见识一下蜀军真正的实力。”

关平说罢，便同蜀军诸将围在地图前，仔细研究起战术。

恰在此时，外面传来曹军改变布阵的消息，他们将阵地移至樊城以北十里。大家闻讯后立刻将情况报告了关羽：“关将军，莫非是曹军畏惧我军的攻势，因此这么快就变阵？”

“是吗？曹军变阵了？”关羽闻讯，心中纳闷，于是立刻登上高地，举目远望。

只见樊城之中的曹军因陷入蜀军包围，与外界失联已久，如今显得士气低迷，旗鼓不振，显然他们尚未与援军取得联系。

而再望向城北十里的方向，只见七位曹军大将分率队伍驻扎在城外山阴山谷，以及河畔之上，显然他们是想伺机与城中取得联系。

“关平，你去找个熟悉情况的向导来。”

关平去不多时，便带了一个人回来。

“父亲，此人对本地的地形风土十分了解。”

关羽便对向导问道：“你看，敌人现在布阵的地方叫什么名字？”

“罾口川。”

“旁边的河是什么河？”

“那里是白河与襄江，水流很急。只要一下雨，水位就会高涨，一直将山谷淹没。”

“哦。那个地方的山谷看来十分狭窄，地势险恶，是不是没有几处平地？”

“正是！这山的一面通向樊城后门，地势险要无比，人马难以通行。”

“哦？那就好办了！”

向导退下后，关羽已经露出胜券在握的表情：“哼哼！如今那敌将于禁，已尽在关某的掌握之中！”

诸将闻言，纷纷上前请他明示。但关羽只说：“如今，于禁是自投罗网啊！‘于’入‘罾’中，正如‘鱼’入‘网’中！你们且拭目以待，不出数日，于禁的七军也必呈死相！”

之后，关羽便亲自督兵，在附近砍伐树木，打造了无数船筏。

蜀军都对他的举动十分不解：“关将军，我们在陆上打仗，为何要造这么多船筏？”

不久后，进入了八月之秋，接连不断地下起雨来。

襄江之水与日俱增，每夜都会涨高数寸。不消几日的光景，白河的浊流就泛滥而出，与各溪流河川汇聚一处，淹没了四周的陆地，形成了一片泥海。

关羽每日登高观察敌情。只见曹军原本驻扎在岸边谷底，如今因为水位上涨，原有的营盘被泥水淹没，曹军只得每天向高处转移。

这一天，眼见敌人的军旗终于插到了山脊上，已无法再朝更高的地方转移，关羽急呼道：“关平，快来！”

“孩儿在！”

“时机已到！你可曾记得为父告诉你上游的那条河？你现在速去，掘开河堤，泄洪下来！”

“遵命！”

关平立刻出发，他率领一队士兵冒雨出营。在襄江上游七里处，有一条支流，关羽早在一个月前就派了数百名士兵前去，和当地数千民众一起修堤挡水。如今这堤坝之中已经蓄积了连日的雨水，只待今日派上用场。

一日，督将成何来访，提出了一些令于禁感到刺耳的建议：“于将军，近来这场大雨连日不停，不知何日才会放晴。万一襄江之水继续上涨，恐怕我军的营地便会悉数淹到水底。希望您能尽早下令，全军撤离罾口川，转去别处。”

之前，成何已经打探到蜀军早已将营地移至高处，而且还打造了许多船筏。蜀军如此行动，肯定有所图谋，因此成何力劝于禁，需得早做提防才是。可是于禁却显得十分不耐烦：“好了！我知道了！刚下几天雨而已，你未免多虑了。”

不仅如此，于禁还数落他道：“我从未听说，从古至今，下几场雨就能让襄江之水淹没大山之说。你若怕了关羽，就明说，身为督将，却如此危言耸听，真是岂有此理！”

成何十分羞愧，愤恨地退出帐中。但他仍然满怀忧心，于是便来到庞德帐内，将自己的担忧和于禁的反应告诉了庞德。

庞德听罢，一拍大腿，怒目圆睁：“你所说的极有道理，庞某也正有此意！只可惜主将于禁刚愎自用，难以采纳我等的劝谏。眼下形势危急，你我只好违犯军令，先把部队转移到安全地方再说。”

此时帐外的潇潇雨声一直不停，庞德见一时难以成行，便取来美酒，要与成何一同借酒消愁。正当二人开怀畅饮，浑然忘我之际，突然听到帐外传来轰隆隆的巨响，仿佛大浪滔天，又仿佛万鼓齐鸣，宛如天翻地覆一般。

庞德心中一惊，连忙放下酒杯，叫道：“怎么回事？”

他连忙拉开帐幔，只见前方正排山倒海地拥来巨浪，营地之前波涛翻滚，白浪滔天。

“糟糕！山洪来啦！”

成何也连忙冲了出来。他本想立刻上马，返回自己的营地，却不料巨浪的速度更为迅速。只见他的营盘迅速被大水所吞没，营帐和人马在浊浪之中载浮载沉。之后，又一波的巨浪涌来，将所有人马拍到浪尖，又吞没在浪底。直到最后，所有的一切都被洪水吞噬殆尽。

而在这浊浪翻天之中，却依然有人可以屹立不倒，不沉不溺，欣赏着洪水肆虐的情景。此人便是关羽，他此时正坐在战船上，手下的将士全部背着箭弩，立在船头。

关羽在兵船上从容地下令：“若敌人攀附在船筏之上，或者漂到船舷之畔，一律视为投降者，可以施以救援。若敌人即将被洪水溺毙，则不必浪费弓箭了。”

原来关平一早便奉命去上游，掘开了堤坝，令积蓄已久的雨洪倾泻而下。滚滚山洪汇同白河、襄江之水，将驻扎在罾口川的曹军全部水淹。曹军的大半人马被冲散，各处营房也消失到水底。

关羽率领兵船，整夜在洪水中划来划去，搭救起众多漂在水中的曹军降兵。不久，晨光初现，照亮了一处山脊，只见山上插着曹军的旗帜，有约五百名敌军正在那里集结。

“看来那个山头上还有庞德、董超和成何等曹军残党。他们几个将军集中在一处，正待我军将其包围，射箭将他们全部杀死！”

蜀军得令，纷纷划着兵船，将魏旗林立的山头包围起来。

霎时之间，雨点般的箭矢纷纷射向山头，原本五百名曹军很快就只剩下三百人，两百人……董超与成何见无路可逃，心灰意冷：“唉！事已如此，只有向关羽举白旗投降了。”

庞德却依旧弓不离手，他高声叫道：“你们若想投降的就投降吧！庞某绝不向魏王以外的任何人屈节下跪！”

他一边说，一边放箭，继续奋力抵抗。

“就剩这么几个残兵败将，咱们还不赶快拿下，更待何时？”

关羽的兵船也来到了附近，他命令手下加紧发射弓箭与飞石，猛攻敌军。

曹军将士纷纷中箭落水，唯有庞德一人，他依然不屈不挠地向关羽的兵船发箭。他一边激励残存的部下，一边对身旁的成何大叫：“所谓勇将不怯死以苟免，今天就是庞某的死期。你也不能将污名留给后代！”

成何闻言，也决心死战到底。他仰天长啸一声，便挥动长枪，冲下山去。

此时恰逢一艘蜀军的木筏登陆，成何刚刚冲到木筏边，就被大批蜀兵用乱刀砍死。蜀兵一边高喊，一边冲到庞德附近。庞德一见，立即扔下弓箭，弯腰抱起一块大石，吼道：“你们休想抓住我！”

庞德举起大石，便向蜀兵砸去，将攀爬山岩的蜀兵砸得粉碎，血肉横飞。

庞德不断举起巨石，砸向山下。那些沉甸甸的巨石在他的手中，仿佛轻得没有分量一样。庞德的神力无比，实在难以用语言形容。

在庞德的神力之下，没有一个蜀兵、一艘木筏能靠近他跟前。当庞德重新弯腰，拾起弓箭时，他的四周全是蜀军的尸体，无人能活着靠近他。

此时，又来了一阵箭雨飞石，庞德的神力仿佛也已经消耗殆尽，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一直包围在附近的蜀军一直伺机而动，一见庞德倒下，立刻划来一艘兵船，企图登上山背。不料，庞德只是装死，他突然一跃而起，踢翻一名蜀兵，一把夺过兵器，纵身一跃，跳上船去。

庞德挥舞兵器，转眼间便砍翻了船上七八名士兵。他随即撑船离岸，企图驶入浊流，径自逃命去。此时，船上被鲜血染红，蜀军被庞德勇猛的表现所惊呆，无人敢上前阻截。

正在这时，忽然划来一艘战船，宛如离弦之箭一般。船头猛地撞向庞德的船腹，船上众人又用铁耙、钩枪勾住船舷，使劲将庞德的船掀翻在浪中。

“庞德落水了！”

“那艘船上是谁？这一招太漂亮了！”

大家一见庞德落水了，不仅欢欣鼓舞，交口称赞。

但刚才撞翻庞德之船的蜀将却不肯罢手，他纵身跃入水中，游过激流旋涡，与庞德在水中展开一番搏斗，最终将他擒拿上岸。

此战直到这时才结束。关羽也乘船返回岸上，等着那位勇士把庞德带过来。原来正是蜀军中水性最好的周仓所为，他生擒庞德的事迹也立刻传遍全军。

曹军大将于禁也被俘，带到关羽面前。于禁不住哀号求饶，关羽见他可怜，冷笑道：“如此猪狗之徒，杀他却嫌污了关某的斩刀。来人啊！将他押至荆州大狱，等候发落。”

接下来，庞德也被带了过来。

但庞德却昂然而立，不肯下跪。关羽怜惜他铮铮铁骨，于是好言相劝：“既然你兄长庞柔如今侍于汉中王，关某也可保你在西蜀任官，不知你意下如何？”

庞德听罢，纵声长笑，他不屑地说：“庞某不稀罕！你莫要多管闲事！庞某只尊魏王一人，绝不侍奉二主。过不了多久，刘备也会像我这样，被绑到魏王面前去，那时你也会劝他食他主俸禄，苟活于世吗？”

关羽大怒：“既然如此，那关某就成全你！让你带来的那口棺材派上用场！你给我跪下！”

庞德这才默然跪下，引颈就刑。只听“咔嚓”一声，他的脖子被一剑砍断。

连绵几日的大雨终于停歇，但洪水却未立刻退去。在庞德曾拼死抵抗的山头之上，冒出了一个坟墓。据说那是关羽感其忠心，让人为庞德

所造。

洪水一路蔓延到樊城，城墙被大水所泡，逐渐坍塌。不过，即使没有这场洪水，曹军被困城中已久，早已士气低落。大家都在抱怨：“为何老天如此无情，我等要受如此待遇？”

曹军身心疲惫，早已丧失了斗志。

而所幸原本围城的荆州军，也因洪水之故，撤到远处高地上，才得以让攻城防守战暂告一个段落。

在此期间，众多城将聚在曹仁身边，进言道：“曹将军，咱们再这么守下去，要么饿死，要么失守。还不如趁早弃城而逃，趁夜坐船离开，换个去处隐蔽起来，方为上策。”

曹仁二话不说便点头答应，随即开始做出逃准备。

“怕什么怕！”满宠十分愤慨，大骂出声，“这场洪水盖因连日大雨，山洪暴涨所致，虽然一时泛滥成灾，但只要等上十天半个月，必会自行退去。而且，据说许昌也同样遭水害，饥民暴乱，百姓难以为继。如果那边的情势再恶化下去，关羽便应赴许昌平乱。他十分清楚，如果他一旦分兵而去，我们会立刻从樊城反扑，因此他才不敢轻举妄动。”

满宠先分析了一番时局，之后又对曹仁说道：“曹将军，您贵为魏王之弟，一举一动都对全军乃至全魏造成很大影响。如今，您若弃城而走，只会给关羽提供可乘之机。到那时，黄河以南之地便会立刻被荆州兵马平定。当真如此的话，您还有何脸面去见魏王与国人？”

曹仁听了满宠的一席话，这才如梦初醒。他立刻承认自己的错误想法，并再三致谢道：“多谢先生及时提醒，曹某险些铸成大祸。”

之后，曹仁为了及时扫清城中的负面情绪，立刻召集众将：“曹某一时糊涂，打算弃城而逃，实在倍感羞耻。我身受魏王宏恩，被委任守此一城，却临危生惧，实在羞愧难当。你等提出弃城之说，也应感到羞耻。从今往后，倘若再有人提出要出城逃命，便如此马一个下场！”

曹仁说罢，拔剑将自己坐骑白马一劈两段。众将一见，无不变色，立即异口同声地宣誓：“我等愿与樊城共存亡！城在人在，城毁人亡！”

后来，果然如满宠所料，洪水逐渐消退下去。城中魏军逐渐恢复了生气，他们修缮城墙，填垒固壁，修筑碉堡，增设弓弩。守军将士们心中想着：“蜀军有本事就来攻城！我们定会死守到底！”

大半个月过后，洪水尽退。而关羽生擒于禁，怒斩庞德，水淹七军的事迹，威震八方，名扬四海。啼哭的孩子只要听到关羽的名字，便会止住哭声。

此时，关羽的次子关兴从荆州而来，他将关羽及诸将的战功记录成册，并带着这本厚厚的军功册，立刻赶赴成都，呈给汉中王刘备。

同时，关羽也积极部署，准备再次攻打樊城。

(1) 公元212年，译者注。

(2) 公元213年，译者注。

(3) 公元213年，译者注。

(4) 公元214年，译者注。

(5) 公元216年，译者注。

(6) 公元218年，译者注。

(7) 公元219年，译者注。

(8) 公元219年，译者注。

(9) “烽火传信”的方式据说早在日本的战国时代也开始应用。比如在川中岛之战时，武田信玄便在统兵制度中规定：需在善光寺平原至甲府之间，遍设烽火台，以便紧急军情能快速传递。他此举是为了防备越后的上杉谦信的进攻。——作者注

巨星陨落

三国 5

出師の巻
五丈原の巻

吉川英治 著
よしかわえいじ
王筱敏 译



谋大局英雄白头，
一代英才一生为国筹。

日本“国民作家”吉川英治
颠覆演绎三国

YOSHIKAWA
EIJI

金庸
松下幸之助
川端康成
渡边淳一
井上靖
司马辽太郎
倾情推荐

史书——权书——商书——三合一

全新视角——立体刻画——快意阅读

中国出版集团
東方出版中心

巨星陨落

第九卷
出师之卷

第一章
刮骨疗伤

关羽以罾口之水，水淹七军，将曹军远道而来的援军尽数歼灭之后，毫不放松，立刻整理队伍攻打樊城，誓将樊城攻下。

这日，关羽来到樊城北门下，对着城上的曹仁破口大骂：“好你个曹仁！事到如今，还不赶快投降！”

曹仁吓得胆战心惊。如今城中曹军仅剩老弱病残，而城外的蜀军则是精锐之师，此时正士气高涨，他们实难抵抗。正在这时，他瞅见关羽单人匹马而来，而且身上未披甲胄，于是眼珠一转，想出毒计。

曹仁一声令下，命城上埋伏的五百弓箭手一起向城下放箭。顿时，铺天盖地的箭雨向关羽袭来。

“父亲！当心！”

关平见势不好，赶紧策马上前，挥舞长枪替关羽拨开箭矢。但正在这时，一支冷箭“嗖”地飞来，正中关羽未痊愈的手臂。关羽“啊呀”一声，落下马背。众人连忙上前，将关羽救回营中，暂且收兵。

曹仁这才松了一口气，樊城姑且又挺过一日。

某天，关平和王甫几人聚在一处，压低声音议论道："此事事关重大，关乎全军的生死存亡，咱们绝不能坐视不管啊！"

"依我看啊，攻打樊城倒不急于一时。依眼下的情形看，咱们不如先撤回荆州，再做打算。"

"可如今箭在弦上，真是进退两难！"

正当几个人嗟叹之时，忽从关羽帐中跑来一名随从，他大声宣布："关大将军有令：明日拂晓便开始总攻，务必在一日之内拿下樊城。关大将军会亲自上阵！着令各营，各自准备，不得有误！"

"什么？关将军竟然打算亲自上阵，攻打樊城？"

众人闻言，不禁面面相觑。他们不敢怠慢，连忙一同走进营中深处关羽的大帐。他们小心翼翼地问道：

"关将军，您今日感觉如何？"

关羽正坐在席上，只见他的脸色苍白，眼窝深陷，显得十分疲惫。虽然他整个人憔悴了许多，但声音依然洪亮如常。

"关某的身体不打紧的。你们一同前来，所为何事？"

"属下们刚才得令，得悉您打算亲自上阵。我们担心您的病体未愈，此时上阵恐怕对箭疮不利。还请您以身体为重，悉心养病为好。"

"哈哈哈！关某这一点箭伤何须你们挂心？没关系，大丈夫不过受些皮肉之伤，不影响关某带兵打仗！明日我便披挂上阵，誓要踏平樊城！"

王甫心中担忧，只得跪倒在地，苦苦规劝："属下们见关将军精神如此饱满，不禁深受鼓舞。只不过，属下们还是担心您的身体，自古英雄好汉，皆不能逃脱生老病死。我们知道您近来食欲不佳，容颜憔悴，甚至晚上睡觉时会忍不住呻吟出声。属下们心里清楚，您箭疮未愈，一直强忍病痛。关将军，您身为西蜀重臣，无人能及。我等恳请您以身体为重，先回荆州休养，樊城不如再做打算。万一您的身体有失，不只是荆州一军，更是整个西蜀的损失！请您三思啊！"

关羽听着王甫之言，并不插话。待他说完，才从容地端坐起身子，开口说道："王甫，关某晓得你和关平他们担心我的身体，其实无须如此费心。你们须知，关某一生从武，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我生是西蜀的人，死也要为西蜀而死啊！如今咱们攻打樊城，倘若未获胜便返回荆州，恐怕世人不仅要耻笑关某无能，更会耻笑咱们西蜀啊！区区箭伤，何足挂齿。咱们每次上阵打仗，谁不是顶着枪林箭雨，拼命杀敌？你们无须多言，就按我的命令去办吧！"

众人闻言，只得默默退下，不敢再劝，但大家心中却依然担心关羽的身体。

当晚，关羽又发了一整夜高烧，被病痛所折磨。他的左臂被庞德射伤处一直隐痛不已，仿佛庞德死鬼缠身，令箭伤作祟。

主将病倒，对樊城的总攻便取消了。王甫和关平心急如焚，派人四处遍访名医。正巧此时，恰逢一名郎中云游而来。此人名叫华佗，沛国谯郡人氏。他由东吴泛舟而来，只随身带了一名童子。

巡江的队伍发现了他，连忙引着华佗来见关平。

"关将军，我们听说这是一位东吴的大夫。想着您最近遍访名医，于是特将他请来见您。"

关平一听是位大夫，十分高兴，连忙让进帐内，毕恭毕敬地问道："不知您尊姓大名？"

"在下名叫华佗，字元化。"

"哦？莫非您就是曾为东吴大将周泰疗伤的那位名医华佗？"

"正是。我十分敬仰关羽将军的忠义，听说他身受箭疮，特从东吴赶来救助。"

"家父身为西蜀大将，而您是东吴人氏。不知为何要不远千里赶来救助？"

"所谓医者无疆，行仁而已。"

"既然如此，请您快为家父诊治吧。"

关平立刻引华佗来到关羽的帐中。此时关羽正与马良对弈。他虽然高烧不退，口干舌燥，疼痛无比，身体都在微微颤抖，但他强忍着伤痛，仍与属下对弈，仿佛身体并无大碍。其实他只是不愿向他们暴露自己的伤痛罢了。

“父亲，这是一位东吴的名医，可否请他为您查看一下箭伤？”

“好的，请稍等。马良，该轮到我下了吧？”关羽一边说，一边除去上衣，露出受伤的左臂。然后用未受伤的右手将棋子摆到棋盘上。

“马良，看我这一子，是不是一招好棋？”

“关将军，您这一招虽然妙，我自然有应对的方法！”

关羽和马良继续认真对弈，并不理会华佗验伤。华佗径自走到关羽身后，解开衣袖，仔细查验手臂上的箭伤。

只见关羽左臂受伤之处红肿不堪，仿佛即将破溃。众人这才亲眼看见严重的伤势，不禁瞠目结舌。华佗一边看，一边轻声叹气：“看来伤到将军的箭头上涂了‘乌头’之毒，如今毒已入骨。倘若再耽搁几天，恐怕这条手臂就保不住了！”

关羽闻言，这才第一次抬眼望他，问了一声：“那你治得了吗？”

华佗点了点头，坚定地说：“在下确实有法子治您的胳膊，不过这治法恐怕有些吓人。”

“哈哈哈！大丈夫连死都不怕，又怎会怕大夫治病？你尽管动手就是。”关羽将手臂伸给华佗，重又低头去研究棋局。

华佗命童子递过药囊，从中取出两个铁环，一个铁环挂在帐中柱上，另一个则套入关羽的手臂，又命人取来绳子，要将伤臂绑起来。

关羽十分错愕，便开口问道：“大夫，你治病就是了，为何绑我？”

华佗答道：“我的治法是用刀割开皮肉，使臂骨外露，然后将被乌头毒腐蚀的烂肉切掉，将深入骨髓的毒物刮净。若要经受此等手术，几乎无人不会疼得昏厥过去。因此今日疗伤，想必关将军也会疼痛难当。为了固定您的手臂，我只有暂时将您的胳膊绑在铁环上，方能行医。”

“原来你是怕关某吃痛，乱动手臂。这有何难，你无须将我绑住，我保证不动就是。你就下手医治吧。”

关羽从铁环中抽出手臂，请华佗立刻治疗。

于是华佗便直接开刀。他一刀下去，伤口绽开，鲜血迸溅，不仅流满接在下面的银盆，更是溅得华佗满手满身都是血浆。他紧接着剔除腐败的烂肉，之后便用手术刀刮骨疗伤。满室只听得刀刃刮骨头的声音，“咯吱”作响。而关羽却神态自若，他并不领会伤口，而是与马良谈笑风生，继续下棋对弈。关平和一旁的侍从见此情景，不禁吓得脸色苍白；更有人直接跑出了帐外，不忍观看。

不久后，华佗处理干净臂骨上的残毒，为创口消毒，并缝好伤口。众人再看华佗，已是满头大汗。

第二章
建业大会

第二天，华佗又来关羽帐中，探视伤情。

“关将军，您昨夜休息得如何？”

“关某昨晚睡得很好。今早醒来，伤口也不疼了。全赖先生诊治及时，您果然是一位高手啊！”

“在下愧不敢当。不过，我行医多年，诊治过无数患者，还从未遇到过像您这样的病人。这么痛苦的手术您都不喊痛，实在厉害！”

“哈哈哈！我这样的病人加上您这样的大夫，这箭疮肯定可以根除了。请问治好后，伤口该如何保养？”

“箭疮最忌发怒，请您一定不要生气就是了。”

“好！关某一定做到。”

关羽欲赠百金酬谢华佗的救治之恩，却被华佗婉拒。

“所谓大医医国，仁医医人。在下虽无医国之术，但能为关将军医治身体，便心满意足了。我此番远道前来，并非为了酬金。”

华佗说完，又乘小舟飘然而去了。

在此期间，许都和邺都两府一直笼罩在恐慌的气氛中。

快马频频带来急报，急报中皆是曹军在樊城前线战败的噩耗：先是

水淹七军，后是庞德受死，于禁投降……消息传来，上下一片哗然。更有人生怕关羽一举攻进城来，纷纷收拾东西，准备逃难。

魏王也屡次在宫中召集众臣开会商议，甚至有被关羽吓破了胆的朝臣，一开始便建议迁都躲避。

众人之中，唯有司马懿挺身而出，批驳了迁都之说："我军在樊城大败，并非因实力不济，而是因关羽借助洪水，以计谋取胜。如今，东吴孙权绝不会允许关羽如此嚣张，借机扩张地盘。因此，只要我们能派人说服东吴去突袭关羽后方，孙权肯定不会拒绝。"

丞相府主簿蒋济也出言表示支持。他哭诉道："我与于禁相识三十多年，却想不到他会临危投降，还不如那个胡人庞德！如今仲达所出之计非常得力，还请魏王速派使节，出使东吴，去劝说孙权助我们一臂之力。此仇此恨，一定要向关羽讨回来！"

曹操对司马懿提出的策略思考再三，认为若魏国只派一个说客出马，难以令东吴心服口服，唯有自己先有所作为，令东吴为之所动，才能请出东吴相助。

曹操打定主意后，便命徐晃统领五万人马，急速赶至阳陵坡待命。只要东吴答应相助，便由徐晃率先攻打关羽之军。

徐晃得令，立刻率军星夜赶往阳陵坡，之后他按兵不动，蓄势待发。

魏王也派出使节赶至东吴建业。他一方面大造舆论，称如今只有东吴可以撼动天下大局，曹军只待东吴出兵相助，另一方面他也私下拉拢一些朝臣，各方面施加压力。

而在建业城中，东吴众臣却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他们认为，无论魏王使节如何口吐莲花，东吴都需要做出极其慎重的决定。而且，东吴已经暗中得知，如今曹操的处境十分尴尬，东吴也想趁机夺取江北的徐州。只不过，曹操此番提出的条件十分慷慨，令人难以拒绝。

"东吴是该攻打关羽，夺下荆州，还是该拒绝曹操，进而夺取徐州？"

在孙权身边，两种意见各执一词，令他难以抉择。

正当孙权左右为难之际，原本防守上游陆口的大将吕蒙突然返回建业。他说体察到主公的难处，特地赶回献计。

孙权立刻召他觐见，问道：“吕将军有何妙计，快快说来！”

“启禀主公，如今东吴凭借长江天险，可以先取荆州，再图蜀魏，以此拓展疆界。而且，我们只要以长江上游天险之势，再加上秣马厉兵，养精蓄锐，区区一个徐州，自然不在话下。”

之后，吕蒙便胸有成竹地道来具体战术。

吕蒙一番建议，直接影响了吴侯孙权的决策。由于吕蒙负责防守长江上游的陆口重地，乃是魏蜀吴三方利害交错的重要地段，而且他身领陆口防卫司令之职，在东吴的地位举足轻重，就连孙权也要向他讨教对策。

“好！我已经做出决定了！吕将军，今后陆口便由你全权处置，你可随机应变，无须事事禀报。”

孙权最终拍板做出了决定，他也同时确定了东吴整体的战略，以及对魏的策略。

吕蒙得令后立刻乘快船赶回陆口，并向荆州各处派出探子。不料探子竟带来消息，说蜀军对他们早有防备。

原来，蜀军早已在长江沿岸每隔二三十里的要冲上，建好烽火台。只要东吴在边境上有任何举动，烽火台便可以立刻将消息传回荆州城内。蜀军及早布置下灵活的防御机制，准备充分，荆州可谓牢不可破。

吕蒙得知烽火台的消息后，大感意外。他一面感叹关羽用兵果然周密，一面只得长叹：“万事休矣！”

从此，吕蒙便抱病不出，整日把自己关在房中。就连他的家人亲信都以为吕蒙痼疾复发，卧床不起了。

孙权身在建业，却听说陆口部队按兵不动，大将吕蒙也抱病不出。他大为意外不说，更觉得蹊跷。

“吕蒙为何突然病倒了？”

孙权心中焦急，于是一见陆逊从吴郡赶来，便连忙吩咐：“你来得正好！替我跑一趟陆口，看看吕蒙到底什么情况。”

陆逊领命，宽慰道：“主公莫慌。我看吕蒙病不在身，恐怕是有心病。”

陆逊清楚吕蒙的症结所在，于是迅速赶往陆口。只见吕蒙称病，闭门谢客。而营中将士无不忧心忡忡，偌大的营盘显得冷冷清清。

陆逊登门去见吕蒙，一见面便笑呵呵地说：“吕将军，您别躺着了。陆某一来，您的病就好了！”

“陆逊啊，你莫要笑我，我是真病了！”

“哎！陆某此番奉吴侯之命，探望吕将军的病情。依我看啊，您几天前去建业之时，便已有出兵荆州的打算，但回来探听到前线的情形之后，却忽然一病不起，不按计划出兵。看来荆州的情况出乎您的预料，因此心中焦急，才抱病不出。我说的没错吧？”

吕蒙闻言，一骨碌爬起床。他紧张地望了望四周，低声说道：“陆逊！你说话小点儿声，仔细别让外人听到！”

“吕将军不要紧张，我进来之前已让外面的人都退下了。依我看，关羽虽然身在樊城前线，却丝毫不肯放松对东吴的警戒。他四处修建烽火台，还增强了防守兵力，您得知这些才生病的，对不对？”

“唉！你说得果然不错！”

“既然我说得不错，倒不如请吕将军借机称病，就对外宣称痼疾复发，需回建业治疗。陆某本就是来探病的，正好接您一道回去。”

“我回建业又能怎样？”

“您需知道，您可是东吴数一数二的强将，您驻守在陆口边界，关羽岂敢大意？只要您称病引退，主公再派他人接替，仿佛对荆州望而生畏。关羽若知道您不在陆口，便会将对岸的守兵调往樊城前线。到了那时，咱们再大举进攻，岂不更好？”

第三章
吕蒙与陆逊

论年龄，陆逊要小吕蒙十几岁，而且为官只任一个地方副职，无名无望。但陆逊精明强干，年轻有为，深得吴侯赏识，吕蒙也颇为看重他，觉得此人前途无量。

于是，吕蒙随陆逊一道乘船返回建业。抵达后，他立刻面见孙权，禀明荆州防守严密，自己只是称病迷惑敌人。他还特别致歉，令主公挂心自己的身体。

“主公，既然吕某称病返回，您可以速派别人去守陆口，关羽定会放松防御。”

“嗯，你称病而归，确实可以迷惑敌人，堪称好计。只不过陆口乃是吴郡边境重镇，我该派谁去接替你呢？”

“您不妨派陆逊前去，此人甚为妥当。”

“陆逊？”孙权闻言，面露难色，“想当初，周瑜大都督曾说过，陆口乃是吴郡边境的第一要冲，因此他特地派鲁肃前去镇守，之后又推荐你去驻守那里。接替你镇守陆口的下一任，总该挑一位德才兼备、威震四方的大将才好吧？”

“吕某之所以推荐陆逊，正因为此人德才兼备，非常适合此任。他如今不过资历尚浅，无名无望，倒正可以以此欺瞒关羽。倘若派一个比他更具威名的大将，恐怕关羽就不会中计了！”

经过孙权与吕蒙的此番密谈，陆逊被破格提拔为偏将军右都督，负

责陆口防卫。这个消息传开，最为惊讶的便是陆逊本人。

“陆某资历尚浅，实在难以接替吕将军而担此重任。臣有恐难负重任，还请主公另择他人为好！”

孙权却不顾陆逊的再三推辞，硬是赏赐他骏马一匹、锦缎两匹，还特意赐酒，催他上路：“你不要多说了！快快走马上任吧！”

陆逊无奈，只得赶赴陆口，接替吕蒙之职。他抵达之后，便派出使者携带书信和礼物过江，特以新官到任之名向关羽请安。

关羽一见使者，便仰天大笑，他暗忖：“没想到大将吕蒙病倒了，孙权却派了一个青瓜蛋子来。这样看来，陆口的守军形同虚设，荆州更是固若金汤，无须防范了。”

关羽心中十分高兴，大笑不已。

使者回来向陆逊禀告了关羽的反应，陆逊也十分高兴：“太好了！看来关羽果然放松警惕了！”

陆逊自从到任之后，故意摆出一副不理军务的样子，但是他一直不放松暗中观察关羽的动静。关羽经过华佗刮骨疗伤之后，箭疮愈合，于是便开始准备攻下樊城。他见东吴在陆口的守备减弱，便暗中将对岸的守军调拨去增援樊城。

“时机到了！”陆逊侦察到关羽的动向，立即禀报给孙权。

孙权得讯，马上命令吕蒙：“如今时机已到，我命你即刻出发赴陆口，与陆逊一道攻取荆州！”

孙权还派弟弟孙皎上阵，作为副将，另派韩当、蒋钦、朱然、潘璋、周泰、徐盛和丁奉等东吴的骁勇战将一同出发。

当晚，东吴的三万精兵便分乘八十余艘快船自建业出发。其中，还有十艘战船被伪装成商船，当日便提前高挂船帆，逆流而上。船上的东吴将士也打扮成商人模样，甲板上伪装成堆满货物的样子。

第二天，这些东吴的假商船队便抵达了上游浔阳江北岸。虽然他们靠岸的时候已是深夜，但早已被巡岸的蜀军发现。还没等他们将船帆落

下，蜀军便已登船检查了。

“你们是什么人？打什么地方来的？”

巡岸的蜀军二话不说，便把船上的七个假商人带回营中盘查。

这些巡岸的蜀军都是关羽布置在沿岸负责巡防的。此处有一座象山，山上便建有烽火台。不仅在这里，从此绵延至荆州一带，大约几百里之遥皆修筑有烽火台。此处的军营就设在象山之下。

船上下来的七个假商人便是由东吴武将假扮的。他们面对蜀军的盘问，轻松说出早就准备好的答案：“各位军爷，我们是途经此地的商旅之客。我们就如同鱼儿逐水一般，随季节变化而沿江上下贩运货物。每年我们都将北方的货物顺江水运至南方，再将从南方采购的物资溯江而上，运回北方。今日我们原打算将商船停靠在对岸的港口上，以便卸货。但偏遇到狂风大作，浪花滔天，因此只得暂时停靠在此处，等明天天亮之时便会离开。还请您高抬贵手，准许我们在江边停靠一夜。”

假商人们一边央求，一边从船中取出各式礼物，还奉上南方的美酒送给蜀军。守营的将士接过礼物，便展开笑颜：“得了得了！按说呢这里可是烽火台重地，你们是不能停靠在这儿的。既然天公不作美，那你们就只能待一宿，天一亮就赶紧走啊！”

“多谢军爷！”假商人假意感谢，连忙献殷勤，“小人这就告诉大伙儿，感谢军爷成全！”

他回到船上，不一会儿便领来十几个船夫，人人手捧美酒佳肴，送给蜀军，以示感谢。

“你们既然如此客气，那我们就收下了！”

蜀军的将领收到美酒便先打开享用，他一喝就停不下来，很快便醉意上头。其他的巡岸士兵也跟着一同喝起酒来，不一会儿都喝得七倒八歪。假商人们还特意为他们唱歌助兴，各种民谣小调唱得十分热闹。

正当众人觥筹交错、喝得尽兴之时，忽然有一个士兵察觉到异样，他警醒地说：“不对！外面有动静！”

“你听错了吧？”

“确实有动静！我出去看看！”

这个士兵放下酒壶，跑出营房向外张望，发现烽火台方向果然传来奇怪的响动。

“糟糕！敌人来了！”

士兵未及发出警报，早冲来一队人马将蜀军营地团团包围起来。原来，这支吴军的人马早就从山后爬上烽火台，完全将局势控制起来。

此时，晨光初现。被俘的蜀军这才目瞪口呆地发现，江面之上已经布满了八十余艘东吴的兵船。

大将吕蒙登岸以后，便劝降这些蜀军俘虏：“你们不要怕！我们也不会为难你们。只要你们能配合我们，立下军功，我保你们在东吴军中升官发财！”

之后，吕蒙还拿出金银珠宝，赏赐给几个真心降服的蜀军，吩咐他们：“只要你们能劝降下一个烽火台的守将，吕某必有重赏！”

就这样，吕蒙以重赏换来蜀军俘虏的效忠，他们主动前去劝降其他烽火台的守将。随着烽火台系统的瓦解，吕蒙的大军逐渐逼近荆州。关羽原本设下的烽火台，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便被敌军瓦解了。吴军此时已逼近荆州城下。

此前，吕蒙还以重金诱使一批降兵混进荆州城里。这些人沿途造谣生事，闹得人心惶惶。不仅如此，他们还派出另一队降兵，到荆州城下叫门：“出事了！快让我们进去！”

守军一见来的是自家人马，便打开了城门。而这伙降兵闯进城中便四处放火，致使荆州城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第四章
斗笠之罪

正是由于关羽一心只重视樊城战场，而轻视后方防御，才导致荆州城如此脆弱。这些盖因他对内政和后防的严重失误。

荆州的陷落，一方面是由于过于依赖烽火台系统，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关羽在选人用人上的处理不当。荆州守将潘濬的资质浅薄，而公安城守将傅士仁也能力不足。

关羽之所以选这样的两名将官守城，并非因其可靠，而是因为他们两人皆在出征前犯过错。关羽将他们留下来守城，而不带他们上前线，完全出于惩戒两人的目的。因为，在他心目中，带兵打仗才光荣，被留下来守城实在是比受罚还要丢人的惩罚。

倘若潘濬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么他如此受罚便更应该奋发向上。但他与傅士仁非但不知悔改，反而对关羽怀恨在心，认为自己的前途黯淡，因此心灰意冷。一方面潘濬不理荆州大事小情，另一方面烽火台也没有传来任何预警，东吴大军仿佛天降神兵一样，一举攻到荆州城下。可以说，荆州落入敌手也是必然的。

在吴军攻下荆州城后，孙权尚未进城，吕蒙便已在街头巷角四处张榜：

一、不得滥杀一人！

二、不得私取一物！

三、不得造谣惑众！

凡违犯军令者，立斩无赦！

东吴大都督吕蒙

荆州百姓皆归顺了吴军。而关羽留在荆州的家人，也被吕蒙妥善地安置到别处，不仅得到吴军保护，而且出入自由。荆州百姓听闻此讯，皆对吕蒙心悦诚服。

每天，吕蒙都会带着几名随从，四处巡视。某日，在吕蒙的巡视途中忽遇骤雨，他不顾衣衫尽湿，仍然继续骑马向前。这时，有一名吴军一边快步躲雨，一边随手摘下一名老乡的斗笠，戴在自己头上遮雨。吕蒙一见，立刻举起马鞭，高声喊道："来人啊！将那名戴斗笠的拿下！"

他的手下立刻向前，将那名戴斗笠的吴兵拿下，绑了过来。待他们将那人带到吕蒙面前，却发现此人竟是自己的老乡。

吕蒙冷着脸孔，对他说道："虽然吕某曾说过，不杀同乡同姓之人，但此事乃是公事，而非你我的私事。今日，你在雨中顺手拿了百姓的斗笠，便是公然违背了吕某公告上的禁令。吕某不能念在你是我的老乡，便对你网开一面。来人啊！将他砍首示众。"

那人吓得扑通跪倒在泥地上，不住磕头："吕大都督！小人知错了！求您饶我一命！那不过是一顶斗笠，小人还给他就是了！"

吕蒙却是不依："不行！虽然你不过是拿了百姓的一顶斗笠，但你终究是违背了禁令。吕某不得不杀你，否则今后如何执法！"

最终，吕蒙将那名吴兵斩首，还将他的首级和那顶斗笠悬在城门上示众。荆州百姓听闻此事，无不挑大拇指称赞吕蒙法度严谨。而东吴三军从此之后更是小心谨慎，不敢取百姓的一针一线，连遗落在路上的失物也不敢捡了。

不久之后，孙权才率领东吴诸将进入荆州城。他首先接见了降将潘濬，答应将其收编，又将曹军俘虏于禁放出，亲自为其摘下头枷，规劝他道："于将军，请你也为孙某助一臂之力吧！"

第五章
荆州易主

荆州城一直是东吴的一个心病。刘表死后多年，他们这才终于进入荆州，可谓是多年夙愿，终于实现。不仅孙权十分欣喜，吴军上下也欢欣鼓舞。

陆逊也特地从陆口赶来庆贺。众将齐集一堂之时，吕蒙便问陆逊道：“陆将军，如今我军虽已占领荆州城，但并未完全掌握荆州全局。公安城还有傅士仁驻守，南郡则有糜芳镇守。咱们该如何对付他们，您可有高见？”

不等陆逊开口，旁边便有一人抢先起身，高声答道：“这有何难？无须一枪一箭，便可将他们拿下！”

众人定睛一看，发言之人正是虞翻，会稽余姚人氏。孙权一听，便笑问道：“虞翻啊!你何出此言？有何妙计不妨说来听听。”

虞翻对孙权一拱手，便答道：“吴侯，我与那傅士仁自幼交厚。倘若派我前去说降，他定会听从，公安可不战而胜。”

“如此甚好！就派你去！”

孙权拨给虞翻五百兵马，命他立刻赶赴公安招降。虞翻对傅士仁的为人十分笃定，因此立刻领命而去。

而此时，傅士仁正在公安城中瑟瑟发抖。他生怕吴军大举攻来，只得深挖城壕，紧闭城门，每日派人打探消息。

当他听说故人虞翻率五百兵马赶来招降，更是吓得闭门不出。虞翻只得命人向城中射进一支裹着信笺的箭，以便取得沟通。

“哦？城外射进一支裹着信的箭？快拿给我看！”

傅士仁连忙命人带来虞翻的信，从头至尾反复阅读。他将整封信上每一个字都一再揣摩，试图发现背后的玄机，但并无可疑之处。傅士仁心中暗道：“唉！待关羽不日归来之际，想必他会追究我上次的过错。今日这公安城，傅某若是坚持死守，最多功过相抵。倘若吴军强攻，而关羽又来不及赶来救援，恐怕傅某会被困死城中，白白送命！故人虞翻确实为我着想，我不如降了吧！”

傅士仁心念至此，便命人打开城门，迎虞翻进城。

两人相见，免不了叙叙旧情。之后，傅士仁便拱手谢道：“虞兄，傅某以后便多靠您指点！”

“好说好说！你听我的没错！”

之后，虞翻便带傅士仁赶回荆州。孙权一见公安城不战而胜，十分高兴。他一边重赏虞翻，一边规劝傅士仁道：

“傅将军，孙某多谢你前来归顺，今后自然将你与其他臣下一视同仁。你此番回去后，可以告诉旧部，若肯效忠东吴，你便还能当公安的守将。”

傅士仁千恩万谢，便打算动身返回。这时，吕蒙暗中扯了扯孙权的袖子：“主公，您就这么让他回去了？”

“那是自然。他既然已经投降，还要杀了他不成？”

“吕某并非此意。就这么让他走了，岂不是丧失了立功的良机？我以为，倒不如派他再跑一趟！”

吕蒙靠近孙权，耳语几句。孙权听罢，忙命人将傅士仁召回。

待傅士仁回来，孙权便问：“傅将军，你与南郡的守将糜芳关系如何？你们同为蜀军大将，应该比较熟悉吧。”

“正是。我与糜芳有些交情。”

孙权接着说：“如此甚好！不如请你跑一趟南郡，替我劝降糜芳。若是你能将他劝降，一来我会重用糜芳，二来你也立了大功。你看如何？”

“遵命！我这就去南郡！”

傅士仁领命，匆匆而去，孙权与吕蒙二人相视而笑。

“劝降糜芳，这可不好办啊！”

傅士仁拿不定主意，便跑去找虞翻商量。他愁眉苦脸地说道：“唉！虞兄啊，早知道我当初就不听你的了。刚才吴侯交代我的任务，实在难办啊！要想劝降糜芳，简直有如登天啊！但是，若是当面拒绝，肯定会被吴侯疑心，当场将我斩首，那公安城岂不是白白送他？你要知道，糜芳可是一员蜀军老将，他自刘备未得势之时便一直追随左右。以他对刘备的忠心，岂是我三言两语就能说动的？”

虞翻嘿嘿一笑，拍拍他的肩，劝道：“哎！傅兄何必多虑！你若能办成此事，于你的前途大大有利啊！糜芳是多年老将又如何？他也不是石雕的菩萨，毕竟人心也是肉长的嘛！想当初，糜芳家里原是荆州富商，因资助了刘备举事，才得以使糜竺、糜芳两兄弟在他帐下从事。既然如此，想必糜芳十分清楚如今这危局之下该如何自处。咱们若是要对付不顾名利的人，倒没什么办法。但那个糜芳是个聪明人，明白利害，反倒容易说服。你只要听我的，必定能够劝降于他。”

“哦？虞兄有何妙计？”

“妙计倒谈不上，你只消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即可！”虞翻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下几个字。

傅士仁一看之下，立刻恍然大悟：“虞兄果然高啊！”

他对虞翻的妙计十分佩服，这才安下心来。“既然如此，傅某这就去也！”傅士仁立刻动身，只带了十名部下，便赶奔南郡。糜芳亲自出城相迎，他问到关羽的音讯，感叹荆州失守，愁得唉声叹气，泪流不止。

“糜将军，不瞒您说，傅某此行正为此事而来。”

“哦？所谓何事？”

“傅某是个粗人，忠义之事也不甚明白。只不过我觉得，如今荆州已失，大势已去，还不如早早投降东吴，免得手下送死，百姓遭殃。不瞒您说，我已经降了东吴！”

“什么？你降了东吴？”

“正是！糜兄，不如你也随我一道，收起那蜀汉大旗，归顺了东吴孙权吧！吴侯十分年轻有为，咱们跟着他，以后前途无量啊！”

“傅士仁！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背叛主公，还要拉我下水！莫非你不知道我已追随主公多年，怎会轻易被你说动！”

“糜兄且听我说嘛……”

“你给我住口！我与汉中王君臣情深，食君俸禄，又怎会在如此危难之时投降敌军呢？你莫要再说了！”

正当两人拉下脸来互相争执之时，忽然一个随从跑进来，禀报：“关将军派来了使者，现在已到门口。”

糜芳连忙吩咐：“快快有请。”

使者随即快步走进来，因情况紧急他顾不上喝一口水，便向糜芳传达了关羽的命令。

“关将军吩咐，由于樊城连发洪水，虽然我军进攻取得连胜，但是粮草不足，将士们难以果腹。因此着令南郡、公安两地，紧急运送十万石粮草至前线。如有懈怠，必将禀告主公，严惩不贷！”

糜芳闻讯，不由得瞥了傅士仁一眼。他心中清楚，关羽的这个命令实难完成。一来他如今根本无从凑齐十万石粮草，二来即使凑齐了粮草，也难以绕过东吴占领的荆州，运到前线去。

“唉！我该如何是好？”

糜芳一筹莫展，忍不住掩面发愁。他知道，如今公安的傅士仁已经投靠了敌军，而自己又难以完成关羽的命令。如此下去，恐怕要违背军令不说，更会自身难保。

“哎呀！”忽闻一声惨叫，正在发愣的糜芳，被惊得站起身来。只见面前一片血迹，傅士仁已经一剑砍死使者，正提着滴血的利剑，向自己走来。

糜芳大惊之下，脸色发白。半晌，他才挤出一句话：“傅士仁！你背叛了主公不说，为何还要杀掉关羽的使者？”

傅士仁却铁青着一张脸，说道：“哼！我杀关羽的使者，一来是为了让糜兄能痛下决心，二来也是保全你我的性命。事到如今你还看不出来吗？关羽此举，无非是为了刁难你我。他特意下了一道无法完成的命令，为的就是将荆州沦陷的罪名安在咱们二人头上。糜兄，不要执迷不悟了，你难道还要留在这里束手待毙不成？快！随我速速出城，去见吴侯！”

傅士仁收起宝剑，上前一步，拉起糜芳就往外走。其实，刚才的使者根本不是关羽派来的，而是虞翻派人假冒的。这些皆是虞翻出的计谋，为的就是引糜芳上当。

当时，糜芳仍然举棋不定，他对傅士仁的说辞心中尚存疑虑。正在这时，忽听城外几声炮响，随即传来喧天的呐喊声。糜芳心中一惊，连忙快步登上城墙向外观看，只见东吴大军已经杀至城下，将南郡城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起来。

“糜兄！你何苦在此白白送死，快随我出城吧！”

傅士仁见糜芳尚在迷茫，便上前扯住他，硬把他拖到城外。之后，又由虞翻引荐给吕蒙，吕蒙便带着糜芳一同面见孙权。

此时，东吴也派出特使到了许都面见曹操：“吴军已攻入荆州，魏王何不趁机讨伐关羽？”

曹操闻讯，心中大喜。他一直在观望东吴的态度，如今既然双方的协议达成，他自然不肯错失良机。

“好！老夫现在正可出师！”曹操立刻亲率大军出征至洛阳以南。之前，他派徐晃率五万人马从洛阳南下，如今正在阳陵坡与蜀军对峙。

曹操派人传令徐晃：“魏王此番亲征而来，欲全歼关羽之军。魏王近日打算推进几十里地，特命徐晃先行攻打蜀军前线。”

“末将遵命！”

徐晃得令后，便先命徐商和吕建率两路人马，举着徐字大旗从正面进攻。而他自己，则率领五百人，沿着沔水，暗暗迂回到蜀军控制的偃城之后。

关羽之子关平正在驻守偃城，廖化则负责把守四冢。他们在两地之间的广袤之地，筑起了十二个连营，一面负责包围樊城，一面负责防备曹军。

“启禀关将军，我们发现驻扎在阳陵坡的曹军打着徐晃的大旗，已经拔营出发。”

关平听到属下的汇报后，点了点头：“好！徐晃若敢来，关某倒要会会他。”

于是，关平命各营严阵以待，自己则亲率三千人马出城，摆开阵势，锣鼓齐鸣。

他却不知，前来迎战的并非徐晃，而是曹军大将徐商和吕建。他们二人冲到阵前，一边两面包抄，一边哇哇大叫：“哼！你这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拿命来！”

关平见状，抡起兵器便与二将战在一起。他左突右攻，将徐商、吕建打得落荒而逃。关平随后紧追，连追了十几里地。

正在这时，突然从侧面冲出一队人马，为首大将高声叫骂：“呔！关平！荆州都已落入东吴之手了，你还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夹起尾巴快逃！”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徐晃。

第六章
英雄白头

“什么？荆州落入敌手了？”关平一听，心中大惊。

他顾不得追击，也不与徐晃缠斗，连忙拨马回营。他心中忐忑：“徐晃肯定是在诓我，荆州怎么会落在东吴手中？”

关平刚跑到偃城附近，远远便望见城上火光冲天，黑烟弥漫，蜀军四散奔逃。关平大惊之下，连忙询问逃出的士兵发生了何事。蜀兵慌慌张张地答道：“启禀关将军，徐晃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四处放火，偃城保不住了！”

关平恨得连连顿足：“糟糕！我中了徐晃的奸计！”

他见偃城不保，只得率兵退向四冢。到了四冢，廖化便匆忙问他：“关将军，我听说荆州被东吴夺取了，此事当真吗？”

关平愤而拔剑，对着全军高呼：“弟兄们！大家不要相信谣言！敌军四处散播谣言，无非是想瓦解我们斗志！从今往后，擅自传谣者，立斩不赦！”

之后，关平下令去加强巡逻，做好防备，同时密切关注敌人的动静。由于四冢城前面是一条沔水，后面背靠大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再加上往来要道上层层设卡，敌人想攻进来，简直有如登天。

“廖将军，如今徐晃已经突进到对面山上。那里并无密林掩护，毫无地利之优。我军虽然退守四冢，兵力不足，但可以凭借地势之险拒敌。我打算趁天黑去劫营，你看如何？”

关平在偃城大败后，心中一直愤愤不平。他急于报仇，便与廖化一道，率领一队精兵强将前去偷袭。

关平一行首先抵达一处蜀军据点。此处位于蜀军的最前沿地带，一共有十二个据点，连成一线。

这个由十二个据点组成的前沿防线至关重要，倘若一个据点被攻破，则其余的据点都会受到影响，导致全线崩溃，造成难以挽回的局面。廖化也深知这些据点的重要。

“廖化，你留在此处防守，今夜我独自带兵去攻打敌营。你若见我们击溃了敌军，就立刻率领这十二个据点的人马将他们围剿歼灭，誓将曹军打得一败涂地！”

关平吩咐后，便将廖化留下，自己带兵去夜袭敌人所在的秃山。

他们趁夜悄悄摸到山上，却赫然发现敌营之中空有军旗舞动，根本连一个人影也没有。

“糟糕！我们中计了！”

关平心中暗道不妙，他正欲掉头下山，却见敌营之外的山谷森林之中，传来震耳欲聋的呐喊声。曹军从埋伏好的地点扑了出来，将他这一队人马团团包围。

关平见势不妙，掉头就跑。曹军大将吕建和徐商一边率队追赶，一边叫骂：“呔！你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你除了会逃还会什么？”

关平头也不回地逃下秃山，却发现围追堵截的曹军越来越多。他吓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廖化虽然率领十二个据点的蜀军全力抵抗，但是曹军的攻势太猛，他们一时抵挡不住，全线守卫的防线也挡不住曹军的攻势。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身后忽然火光冲天。原来四冢的营地上失火了，窜天的火苗映红了夜空。待他们狼狈地撤到沔水岸边时，却发现徐晃立马横枪，早就恭候多时了。

“蜀军今日休想渡过河去！”

徐晃早已埋伏在河边，布下了天罗地网，只待将蜀军一网打尽。

关平打不过徐晃，只得带着廖化一路败逃，逃回樊城。他们一见到关羽，便涕泪横流地告罪：“都怪我们无能！请关将军治罪！”

关羽却没有责怪他们，反而安慰道：“胜败乃兵家常事。”

之后，关羽听取了关平的报告。当他得知荆州失守的消息后，立刻勃然大怒：“简直是一派胡言！陆口不过由一个娃娃守着，对岸也有我们的烽火台，荆州万无一失，你们怎么会听信敌人的谣言？”

曹操的中军和徐晃的先锋军一路势如破竹，逼近关羽的阵营。数十万曹军漫山遍野，声势浩大。

“来的可是徐晃？”

关羽虽然左臂的箭疮初愈，但也提着青龙偃月刀再次来到前线。

关平一再劝慰：“父亲，您还是不要跟徐晃对战为好。”

关羽闻言，一甩长髯：“你胡说些什么？徐晃乃是为父的故友，我要让他知道知道，关某的宝刀未老！”

于是，两军对阵的这一天，关羽便亲自出阵去会徐晃。徐晃身后则跟着十几位曹军猛将。

徐晃一见关羽，便先在马上施礼道：“关将军，你我一别多年，再度相见没想您已鬓发皆白。想当年，徐某多蒙关将军教诲，没齿难忘。今日得以重逢，实在心中高兴，也生出无限的感慨。”

“徐晃！关某听闻你近来立下赫赫战功，威名远扬，不禁为你高兴。不过，你为何要对我儿关平如此赶尽杀绝？你若未忘记咱们当年的交情，便应该手下留情才是！”

“哎！关将军，您当年便教导我要‘大义灭亲’，徐某一直牢记在心。今日就休怪我不客气了！弟兄们听好了！谁能摘下对面那颗白发首级，老子重重地赏！”

“关某的宝刀未老！我也没有老！”

关羽心中暗暗给自己鼓劲，同时抖擞精神，挥舞着青龙偃月刀与敌人战在一处。他在众多曹军猛将的围攻之中，奋力拼战了几十个回合。

但是，关羽毕竟箭疮初愈，而且老迈年高，再加上病后身体虚弱，一时身处危境。关平在后方观战，一直捏着一把冷汗，他见关羽难以抵抗，立即下令鸣金收兵。

蜀军在前线收兵之时，樊城的曹军突然打开城门，宛如久困牢笼一般奋力冲出。在曹军将士拼命地冲锋之下，蜀军的包围圈被冲破，关羽的部队反而被逼得退到襄江边上。

一时之间，关羽的部队腹背受敌，全面溃败。他们只得连夜逃往襄江上游。在撤退的路上，蜀军更是遭遇到曹军的围追堵截，实力大为削弱。当吕常再来偷袭之时，蜀军再也无力抵抗，有无数人溺死江中。

待关羽一行好容易渡江进入襄阳，再点检身边的人马时，发现只剩下寥寥的残兵败将。关羽见此惨状，忍不住仰天长叹。

直到此时，关羽方才知道荆州陷落并非敌人的谣言。而当他听说在东吴大将吕蒙的保护下，自己的家人老小尚在人世，他不禁仰天长叹，久久难以成言。

没过多久，曹军也渡过江来，追至襄阳郊外。关羽眼见襄阳难以防守，便打算撤往公安。正在此时，有人回来告诉关羽，说公安城已被傅士仁拱手送与东吴，而南郡城的糜芳也被其诱降，两人皆转投了孙权。

“可恨！可恼啊！”

关羽闻讯后勃然大怒。他怒目圆睁，忽然感到一阵眩晕，俯倒在马背上。原来盛怒之下，他手臂上的箭疮崩开，再度发作了。

众人忙将关羽抱下马来，重新包扎伤口。关羽扼腕不已，尤其是当他得知了吕蒙的计策，以及烽火台失守的整个经过后，关羽忍不住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唉！都怪关某中了竖子奸计！如今酿成了大祸，我还有何脸面回去面对哥哥？”

这时，曹仁早已突破重围，转守为攻。他的谋臣司马赵严进言道：“我们不宜再对关羽赶尽杀绝。现在倒不如放他一马，让东吴去对

付他。”

曹仁听从了赵严的建议，于是收拢残兵，回到曹操的大本营。

曹操重重嘉奖了徐晃，为其记一级功勋，封平南将军，命他镇守襄阳。

第七章
关羽走麦城

如今，关羽前有吴军占领荆州，后有曹军的围追堵击。进退维谷之际，直叫人肝肠寸断。

这时，部将赵累进言道：“关将军，我们不如给吕蒙去信一封。您还记得吗？当初在陆口之时，吕蒙多次写信来愿与您结为生死之交。而且他还承诺，待时机一到，愿与咱们联手抗曹。如今我们只有求他这一条路了。”

“那就给他去封信试试吧。”关羽只得依从。

此时的他宛如在黑夜之中赶路，奢望着哪里能有一线光明的希望。

关羽给吕蒙写了一封亲笔信，由使者拿着来到荆州。吕蒙得知关羽的使者抵达后，特地亲自赶赴城外迎接，还并辔齐行与使者一同进城。

“吕蒙要让荆州百姓都知道，关羽将军的使者来了。他们的家人多在军中，一定想知道亲人的消息。”

一时之间，满城都传开关羽派来使者的消息。人们蜂拥到城外，将使者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问他：“你知不知道我儿子还活着吗？”

“我家丈夫从军未归，不知现在怎么样了？”

“我家弟弟、叔叔，他们都还好吗？前线还在打仗吗？……”

使者被人群包围在其中，应对不暇：“还好还好！各位请回吧……”

使者最终好不容易挤出人群才进了城。

吕蒙看过关羽的亲笔信后，抬头说道：“关将军的信我看了，他的意思我也理解，但请恕吕某难以从命。过去我和关将军的交情我绝不能忘，但那毕竟只是私交，如今涉及国家大事，两者岂能混淆？还望您能替我向关将军告罪，请他好自为之！”

之后，吕蒙设盛宴款待使者，还送了不少土产和金银，将他恭送出去。

使者刚要出城，却见众多荆州百姓围拢上来。百姓们纷纷将家书和物品塞给使者，托付他转交给自己的亲人。

不仅如此，百姓们还交相称赞：“如今荆州城归吕大人管，我们都服他是个好官！我们的日子过得更好了！生病的人，吕大人给发药；穷苦的人，吕大人给发钱。请您转告我们的亲人，不用担心我们的生活，我们一切都好！”

使者闻言，十分羞愧，只想赶快捂住耳朵逃走。

关羽的营地扎在一片光秃秃的旷野上，使者返回后，将情况如实禀报。关羽听后，仰天长叹：“唉！看来关某一把年纪，竟然远不及吕蒙老谋深算。看来他早有打算，已收买荆州的人心！此人实在不一般！”

关羽的眼眶中闪着泪光，陷入了沉默。

他们的营地扎在野外，并不宜久驻。几场大雨过后，营地形成一片泥泞的沼泽。

关羽心中明白，事到如今，唯有挺进荆州，与吕蒙决一死战。这也不失为一件快事。

于是关羽下令，第二天一早便拔营出发。但是，天亮之后他才发现，手下的士兵已逃了大半，如今营中只剩下不多的人马。而那位出使荆州的使者更后悔莫及：“唉！早知如此，我就不该把荆州百姓托我捎的东西带回来，更不该替他们传话！”

所剩不多的士兵个个满脸乡愁，毫无斗志。

“你们要走就走吧！哪怕只剩关某一人，也定会杀回荆州！”

关羽毅然决然地领兵出发。但是殊不知，在他前进的途中，早有东吴的蒋钦和周泰率兵于险路设下埋伏。关羽只得一路战到河边，又一路退到旷野。他从清晨一直战到天黑，与吴军又在山地之间厮杀。

而就在此时，又有东吴徐盛加入战斗，大批吴军伏兵蜂拥而来，将关羽牢牢困在中间。

“百万敌军，又奈我何！”

倘若关羽能够维持平日的沉着冷静，想必不难杀出重围。但是，在皎洁的月光下，狭窄的山谷中，却回荡着声声呼喊。这声音让他听了，立刻感到无能为力。

原来，山谷中回荡的，是荆州百姓呼唤亲人的声音。

母亲在呼唤儿子早归；儿子在呼唤父亲回家；妻子呼唤丈夫归来……亲人们声声呼唤之下，关羽旗下的士兵再也按捺不住，纷纷扛着白旗，朝荆州方向跑去。

“唉！这肯定是吕蒙的离间计！”月光惨淡！关羽怆然伫立，毫无回天之术。

群鸟飞去难回首，流水逝去不回头。

行军打仗最怕将士们患上思乡病。一旦将士们开始思念故乡，便很快会丧失斗志，一门心思只顾着回家。当士兵们想方设法要回家的时候，任何人也无法阻止。即使是名将关羽，面对这种情况也是束手无策。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手下士兵纷纷逃走，却无法命令他们重新归队。

“万事休矣！”

关羽望着远方，默默伫立，宛如一尊冰冷的石像。现在，他身边仅剩下四五百人。但是，关平和廖化一直没有丧失信心，他们将剩下的人员集中在一起，奋力杀敌，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逃生。

“关将军，咱们不如先去麦城歇息，之后再作打算吧。”

此处离麦城不远，于是关平和廖化一路护送关羽向那里狂奔。

麦城是一座先秦时期建立的城池，如今年久失修，无人居住，放眼望去不过是一片断壁残垣罢了。

一行人在麦城落脚后，廖化大声鼓舞士气：“只要咱们五百壮士齐心协力，也能将麦城守成铜墙铁壁！”

关平也紧跟着发言，显得十分豪迈：“没错！那些贪生怕死之徒都走了，留下来都是精锐之师！你们个顶个都能以一当百，哪怕人少也没关系！”

虽然关平和廖化嘴上这么说，但他们心中明白，现在的处境是多么麻烦。于是，他们又私下劝告关羽：“关将军，离此处不远，有一座上庸城,镇守上庸的大将是刘封和孟达。咱们如果派人向他们求援，或许可以调来援军。只要咱们有人马了有力量了，肯定可以将曹军击溃，再重新夺回荆州！”

“就按你们说的办吧！”

关羽点头答应，随后登上高楼观察城外的形势。一望之下，他大吃一惊，原来麦城之外，目之所及皆是东吴的军旗和部队。他们将麦城里三层外三层包围成一个铁桶，连一只蚊子也飞不出去。而且东吴大军各个士气高昂，各阵整齐有素，战马嘶鸣之声都震耳欲聋。

关羽观察过城外的局势，便回头问道：“如今东吴铁桶一般将咱们包围其中，突围实属不易！你们谁愿去上庸求援？”

廖化立刻站出来：“关将军，请派末将去吧！倘若我冲不出重围，战死城下，再请您另派他人前去！”

当晚，廖化便将关羽的亲笔信缝进衣服里，又辞别众人，暗中潜出麦城。

谁知他刚一出城，立刻就被对方发现。东吴大将丁奉的岗哨察觉到城中有人潜出，立刻上来围追堵截。关平见势不好，连忙率一队人马冲出城来，与吴军缠在一处，这才掩护廖化突围而出。

一路之上，廖化历尽千辛万苦，待他抵达上庸城时，满身褴褛，仿

佛乞儿一般。他顾不得喘一口气，便立刻去面见刘封，将此行的来意禀明对方：“刘大人，如今关将军身陷麦城，动弹不得。倘若您不及时发兵援救，恐怕他便难以生还了！还请刘大人从速发兵啊！”

刘封听罢，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应道：“我知道了。待我与孟达商量一下。”

刘封让廖化暂候片刻，又派人找来孟达。

之后，两个人一起来到后堂，关起门来商议对策。如今上庸城中的兵力并不多，他们之前派出了多支分队去平定各处的治安，如今兵力单薄。两个人心中都不愿意再分兵出去，远道增援麦城。

孟达也十分为难，对刘封说道：“刘大人，咱们现在哪里还有能力去增援关羽，解麦城之围呢？如今在荆州九郡之中，至少有四十万吴军，而且在江汉地区，还有四五十万曹军。咱们最多只能派出两三千人，又如何与敌军抗衡？而且，倘若分兵出去，恐怕咱们上庸城也难保周全啊！”

刘封深知孟达所言不假，但他碍于情面却更加为难。关羽是他义父刘备的兄弟，按辈分刘封需称关羽为叔父。他又如何能开口拒绝援救叔父？

孟达明白刘封的苦恼所在，便开口劝道：“刘大人，你完全无须为难。你身为汉中王刘家的养子，原来可以当上世子，但正是由于关羽反对，才沦落于此。想当初，汉中王就立世子之事曾询问过诸葛亮，但那个诸葛亮多聪明啊！他立刻避嫌，说那是刘家的家事，应该去找关羽、张飞商量。于是，汉中王去问关羽，而关羽却称‘自古至今，庶子岂能立为世子？刘封不过是一个养子罢了，赐一座山城足矣！’在关羽心目中，您的地位如同草芥一般，您还要给他留什么情面呢？”

“你说的虽然不假，但我身为侄儿，却对关羽见死不救的话，恐怕会遭到世人非议的。”

“既然救也救不成，又哪里有人会责怪你不施那杯水车薪呢？”

刘封在孟达的劝说下，终于下定决心，通知廖化不能增援。廖化一听之下，大惊失色。他扑通跪倒在地，一边拼命磕头，一边涕泪横

流："刘大人啊！您一定要发兵啊！您若不救关将军的话，他必死无疑啊！您怎么能见死不救啊？"

"刘某只有一杯之水，岂能救那一车薪火？"刘封说罢，拂袖而去。

廖化只得再去求见孟达，但孟达却一直称病不出。廖化气愤之至，又无可奈何。他只得一边破口大骂，一边飞马赶往成都。事到如今，他唯有舍近求远去成都搬救兵了，因为他心里明白，如今能救关羽的，唯有汉中王了。

另一厢，麦城之中的情况却日渐恶化。困守城中的关羽、关平和五百将士整日盼星星盼月亮，只盼廖化早日带援军归来。他们翘首以盼，却不见援军的旌旗，只见偶尔掠过的枯鸦。

到最后，所有的干粮已被耗尽了，所有的力气都用光了。在这坟场一般死寂的古城之中，唯一充满生机的只有蔓延的野草而已。

关羽在一处闭目养神，赵累上前问道："关将军，如今麦城危在旦夕，我们该如何是好？"

关羽未睁眼，只答了一句话："守！咱们要坚持到最后！"

正在这时，忽闻有人叩门而来。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东吴的督军参谋，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

"关将军！许久不见，别来无恙。"诸葛瑾此番前来，目的是转达吴侯孙权的招降之意，"关将军，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如今大势已定，你看这荆州九郡之内，只剩关将军苦守麦城一地。如今麦城已被吴军包围了，我们知道您早已弹尽粮绝了。既然没有援兵来救，您又何苦继续守节下去呢？我家主公孙权特意命我前来，想请关将军赏脸出城，去东吴享荣华富贵。不知关将军意下如何？"

关羽微微一笑，开口说道："可惜啊可惜！看来吴侯孙权毫不了解关某啊！我岂是如此甜言蜜语便能被说动变节的懦夫？关某自知此时已经弹尽粮绝，但我乃习武之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你回去吧！替我转告孙权，关某改日出城，誓与他决一死战！"

"关将军，您何苦如此执迷不悟？"

“还不住嘴！”

关平一声大喝，从一旁跳了出来，拔剑就要砍向诸葛瑾。关羽上前一步，按住他的手臂，呵斥道：“不得无礼！此人乃诸葛亮的兄长，看在军师的情分上，让他走吧！”

关羽命人把诸葛瑾逐出城去之后，又阖上了眼睛。

第八章
蜀山远矣

无论我们是从一千七百多年前的视角观察当今中国社会，还是从现在的视角回顾历史中的三国，都可以发现，历史是如何惊人的相似。

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往今来发生过大大小小无数战事，而这些战事几乎都是围绕黄河、长江这样的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所发生的。

中国历史上很多的伟人和代表性人物，皆是生于战乱，或长于战乱。他们由战争之中观察人生，积累经验。而老百姓则被迫在战乱之中四处逃亡，在饥荒之中生儿育女，在流亡之中苦中作乐，在人生的夹缝之中寻求生机。

尤其是在后汉三国鼎立的时期，熊熊战火以燎原之势席卷了中国的各个角落，北至蒙古新疆、南到云南边陲，战火甚至烧到了印度地区。整个三国时期，可谓是这片黄土大地的狂风暴雨时期，人们都处于大乱世的熔炉之中。

三国的领导人分别是：刘备刘玄德，他以仁爱救民闻名，由底层揭竿而起；有魏王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有坐拥江南之富及雄兵百万，一直有意争霸的吴侯孙权。

建安二十四年[(1)]，曹操野心膨胀，自立为魏王，冒渎天子车服。随后不久，刘备也在诸葛亮的建议下，在成都自称为汉中王。同时，关羽驻守荆州，处于魏吴两方边防的最前沿，正在积极充实内政。但是，随着关羽之死和荆州沦陷，那里也成了蜀国历史上最大的问题。

之后众多史学专家都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说，正是由于刘备成事的

过程相对顺利，从而对此事失察所致。还有人说，此事怪就怪诸葛亮督导不利。可以说，很多人将矛盾的焦点放在了刘备和诸葛亮身上。

但是若我们放大视野可以发现，蜀地与中原对抗的核心部位并非在荆州，而是在汉中。曹操一直企图亲率大军南下，夺回汉中。因此，蜀国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范曹操大军上。

曹操和孙权自赤壁之战以来成为宿敌，但双方都没有料到，两国的宿怨竟然由于第三方的蜀国而化解了。双方在共同的利益下，化干戈为玉帛，同时东吴的舰队也一举溯江而上，攻下了荆州。

但是不得不说，刘备和诸葛亮过于仰仗关羽，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虽然关羽毋庸置疑是一位忠烈名将，但他毕竟只是一个人，也有自己的弱点和局限所在。因此，当关羽得知荆州陷落后，便迅速萎靡，陡露颓相。正当三方的交战在如火如荼之际，一代名将却不幸命丧麦城。

关羽的去世可以说是整个三国时期的分水岭，他生前的时期称为“前三国”，死后的时期则称为“后三国”。在“后三国”中，主要以诸葛亮为主人公，讲述其忠义至死，直至命丧五丈原的一生。诸葛亮的《出师表》感人至深，有人说能读《出师表》而不落泪者，非真男人也。笔者以为，说这句话的，一定是一位东方人。而对于今日的日本来说，笔者仍然认为《出师表》的影响意义十分深远。笔者也希望本书的读者能够体会到这其中的意义，这样也有助于对中国的理解，能够体会到经常遭受战乱和摧残的中国，究竟是怎样的。

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一直处于左右为难的立场。他总是被委以一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诸葛瑾为人温厚，博学多才，不失为一名极佳的谋士。但是，因其弟弟诸葛亮的声名远扬，远胜于他，因此相较之下，他这位兄长却常被人遗忘。

他自仕从吴侯以来，从未因其弟弟诸葛亮身为蜀相，而自身遭到吴侯或其他人的怀疑。由此可见，诸葛瑾其人是多么的正直守节。

但是，吴侯每每派给他艰巨的任务，命他或对蜀地进行外交，或对关羽设法拉拢，他的工作往往都是要与自己的亲情为敌，因此让他内心十分痛苦。

他不久前刚刚出使荆州无功而返，此番又被派去麦城劝降关羽，这让诸葛瑾心中可谓百味杂陈。因为，他对关羽的为人十分清楚：“关羽早年便与刘备桃园结义，他身为义弟对军师诸葛亮也并不大尊敬。对关羽劝降可谓有如登天，因为他不会被任何甜言蜜语所诱惑，也不会被任何威逼利诱所屈服。”

诸葛瑾虽然明知这些，但心中仍然尚存一线希望：“如今麦城的局势已毫无悬念。关羽既无粮，亦无兵，更无后援。他说不定会怜惜那五百名饥寒交迫的属下，而甘愿投降吧。”

但是，诸葛瑾在见到关羽后，发现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关羽对于自己的劝降毫不为之所动，其大义凛然的态度让诸葛瑾也不禁折服，令他为自己开口劝降的举动而感到羞耻。关羽对他所有的说辞只是付之一笑，最后关羽的养子关平还对他拔剑怒喝，将他赶出城去。

“唉！关羽一代名将，落得如此下场实在可惜！”

诸葛瑾虽然被狼狈地赶了出来，但他仍为关羽感到惋惜。

吴侯孙权此时正在大本营翘首以待，一见诸葛瑾回来便立刻问道：“如何？你事情办成了吗？”

“关羽根本充耳不闻！”诸葛瑾便将自己是如何进的麦城，又如何劝降，以及关羽和关平是如何愤慨地将自己赶出来的经过，一五一十地禀报孙权。之后，他又无不感慨地说，“看来关羽这个人，心如铁石一般！我对他各种劝诱只是徒劳，反而显得我在拿主公的好意，白白任他嘲笑一样。”

一旁的吕范听后，便说：“待我来卜一卦。”

吕范其实早已猜透孙权的心思。他越是听到关羽对蜀国的忠贞不二，越是爱才惜才，反而越是不想杀他，而是想尽量将他招至麾下。

“好啊！你且卜上一卦。”孙权欣然答应。吕范便退下，换上白衣，走上祭坛。他在伏羲神农灵位前伏身祈祷，一刻之中占卜三次，得“地水师卦”。

入夜之后，吕范便将他卜得的卦呈给孙权。当时孙权正与吕蒙下

棋，吕蒙见卦后说道：“此卦看来甚准！卦象上看，敌人即将远奔。属下也猜测，如今关羽应该正在考虑如何脱逃。他一定不会走大路，而是想趁夜色自城北狭窄的山路逃走。”

孙权听罢一拍巴掌：“好！着令我军埋伏在山路上，一定要活捉关羽！”

而吕蒙只顾对着棋盘微笑。

“主公，咱们来把这盘棋下完吧。该您了！”吕蒙指着棋盘催促道，但孙权的心思却早已不在这里。

“咱们还下什么棋？赶紧商量一下如何派兵吧！”

吕蒙却说：“主公不用担心。我早已做好了布置！纵使关羽有通天入地的本事，也绝难逃出我们的包围。”

“你已经在麦城后门和后山方面设下伏兵了？”

“正是！主公，您该下棋了。”吕蒙一边说，一边指点着棋盘。孙权这才稍微放下心来，重又坐在棋盘前。

而对面的吕蒙忽然想起了什么，起身对属下吩咐道：“糟糕！我之前布在北门的人马还是太多了。你们快把潘璋叫来！”

手下立刻召来潘璋，吕蒙则一边下棋一边命令：“你将原本守在麦城北门的三千人马减成八百。让其他人马埋伏到西北山中。从速办理！”

潘璋走后，吕蒙又对卫士说：“给我把朱然叫来。”

朱然一到，吕蒙便立刻吩咐：“着你带四千骑人马，在麦城的东、南、西三个方向施加压力。另外，你自己再率一千骑兵，加强城北的山地小路的巡逻。”

吩咐完后，吕蒙推开棋盘，欣然一笑：“主公，您看到底我还是赢了！就算是您，也无法让我投降的！”

孙权虽然输了棋，但心情愉快。如今吴军已在麦城之外布下天罗地

网，破城只在旦夕之间。他一想到立刻能生擒关羽，便喜不自胜。

另一厢，麦城之内的情况更是较前两日更为凄惨。

原本五百士兵，如今只剩下三百来人。而且不仅伤员日增，人数更是逐日减少。每天晚上，便会听到城外吴军的荆州老乡的呼唤之声：“老邱啊！你快出来吧！”

“李四！你怎么不跟我们跑啊！”

城外的声声呼唤，对城内蜀军来说，犹如在心头刀刀见血。

关羽面对这一切，也毫无办法。万分懊恼之下，他对王甫和赵累说道：“看来如今大势已去了！我们招致如此大败，怪只怪关某无能。廖化的援军咱们可能等不到了，他恐怕凶多吉少，已被敌军杀害了。”关羽的声音之中，透露着绝望。

王甫见关羽这位如此忠肝义胆的一代英雄好汉，竟也落得如此下场，忍不住心酸。他连忙劝慰关羽道：“关将军！咱们还没到穷途末路的时候呢！一定有办法可以逃生的！末将听说如今北门外的敌军不多，只要咱们能从北门突围，再绕到北面的山路，一定可以逃回蜀地！只要能有一线生机，咱们以后就不愁没机会找敌人算账！请关将军先行，我负责殿后。哪怕还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力保将军能够早日回到蜀地！”

城内如今的粮草兵器早已消耗殆尽，王甫答应留下，无异于自寻死路。关羽只得挥泪告别王甫，率领不到二百人马，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从麦城北门突围而去。

关平和赵累一马当先，先冲散了北门附近的吴兵。之后关羽便率领二百骑兵，迅速冲向山中。

他们一心想着，只要能越过麦城北面的几座山峰，就有一条通往蜀地的大路。他们只要能冲到那里，就可以摆脱吴军的包围。

“咱们只要一鼓作气，冲过山去就行！”

“到达大路之前，即使遇到敌人的伏兵也不要理会。只要冲散伏兵，加紧赶路就行！”

出发前，关羽下达了命令。于是二百名蜀军将士冲出北门后，立刻护送关羽进入黑漆漆的山路。所幸一路之上，没有遇到一个伏兵。唯有路旁的草木摇曳，却并无吴军追赶。

一行人翻过一座山，又来到一座山。这是一处山间的谷底，淙淙的水声清晰可闻，高耸的山石四处林立。关羽一行踩踏着山石草蔓，在漆黑的夜色中摸黑前行。

突然之间，前方水泽之中亮起无数火光，左侧山腰也有一队火炬快速向下移，而右边的山上以及背后，也陆续点起火光。顷刻之间，关羽一行就被无数火把所包围，原本漆黑的山谷变得灯火通明。

“不好！是吴兵！”

“咱们中埋伏了！”

刹那之间，吴军的箭雨已经铺天盖地地袭来。关羽早有准备，他立刻挥起青龙偃月刀，大喝一声：“关平！给为父开道！”

“是！父亲，请随我来！”关平高呼一声，第一个冲入敌阵，关羽随后催马跟上。

吴将朱然从一旁冲出，高声喊叫：“关将军，请莫走啊！”

关羽瞥了他一眼，却不敢恋战，径直从他面前冲了过去。朱然则在身后出言挑衅：“关将军，朱某听说关将军不会轻易背对敌人而逃，看来不过徒有虚名啊！”

“看来你是想拿头来为关某试刀？”

关羽闻言，立刻勒住马头，回身举起青龙偃月刀便向后挥去。朱然匆忙伏倒在马背上，才险险躲过。之后，朱然又奋力举枪迎战，难耐自己的武功不济，几个回合便处于下风，只得狼狈而逃。

“关平，不要追击！”

关羽虽然下令不准追击，但此时已经骑虎难下。关平早已追着敌人不知去向，自己带来的两百名将士也被吴军冲散。他身不由己，来到一处山间狭路上。

此地名叫作临沮，狭路崎岖，就连砍柴人也会时常辨不清方向。

忽然，只听两侧山上轰隆隆巨响，有无数巨石从四面山间滚落。关羽连人带马，全被巨石堆所困住，难以动弹。而他身边的七八名亲随，皆被巨石砸死。

“这是何地？莫非是地狱不成？”

关羽见势不好，连忙催马调头而走，谁料吴将潘璋却从后面赶来，不停地投掷火炬，将他的退路封死。在吴军的封堵之下，关羽单人匹马孤立无援。正在这时，又听得吴军鼓号齐鸣，将士们放声呐喊，宛如捕兽一般，将关羽困在当中。

“父亲！父亲你在哪里？”

关羽忽闻儿子关平的声音，心中不禁大乱。他十分担心儿子的安危，更不知道赵累此时身在何处。

潘璋此时高呼：“关将军啊关将军！赵累的首级已被潘某摘下了。你何必再如此苦战？还不速速卸下盔甲，投靠东吴吧！”

关羽气得一口长髯簌簌飘动，他纵马上前，举刀高呼：“匹夫！今日关某倒叫你见识一下什么是武魂！”

关羽举刀便劈，潘璋哪里是他的对手，几个回合后便拨马逃入密林之中。关羽紧随其后，追进密林，哪知忽然从四面八方投下无数钩绳、套索。关羽的坐骑也被绳索绊住马腿。

“吾命休矣！”

关羽从鞍上跌落下来，被潘璋的手下马忠立刻按倒在地。众人一拥而上，将关羽牢牢捆住。

第九章
马不食草

另一厢，关平在四处搜寻父亲之时，也被朱然、潘璋的手下拿下。关平也被五花大绑，带往吴侯孙权的营中。他一路之上一直呼唤父亲，十分凄然。

孙权得知生擒关羽父子，第二天一早立刻走出帐外，命马忠带来关羽。孙权望着关羽，语气诚恳："孙某素来景仰关将军，甚至曾有意迎娶令爱为我的儿媳。为何您一再拒绝孙某的好意呢？"

关羽面对孙权，始终默不作声。孙权便继续问道："关将军自诩天下无敌，如今怎么会被我军俘获？看来此乃天意啊，你不如顺应天意，对吴称臣吧！"

关羽这才觑了孙权一眼，冷冷地说道："碧眼小儿！你真是痴心妄想！紫髯鼠辈，你给我听好！"

之后，关羽大声骂道："我与刘皇叔曾于桃园结义，立志要扫清天下奸贼。关某这半生戎马，身经百战，无论遇到多么艰难的处境，都绝不敢有丝毫背叛之心。今日，关某中了你东吴的奸计，沦落至此。纵使我命丧九泉，也绝不会背叛当年桃园结义之时的誓言！关某死后，九天之上的亡灵也绝不会放过你们！你们想让我投降！啊呸！赶快砍下我的首级来吧，关某誓死不降！"

说罢，关羽便不再开口。他伟岸挺立的身躯，宛如一块屹立不倒的巨石。

"唉！关羽乃是一代英雄豪杰，如此赴死未免可惜！你们看如何是

好？”孙权环顾左右，向众臣征集意见。

主簿左咸便上前一步进言：“主公，您万万不可心软，此人留不得啊！您可记得？以前曹操得到他时，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还封他为汉寿亭侯，甚至又送了十位美女给他。曹操做了那么多讨好关羽的事，关羽都不肯留下，最后离开时还过五关斩六将，只为能回到刘备身边。任凭谁也难以打动关羽的，请主公千万不要放过他啊！”

“……”

“您可以想见，想当年曹操如此讨好于他，关羽尚且不肯留下。如今他又怎会甘心留在东吴？曹操为了得到关羽而吃尽苦头，烦恼不已。您此时若不肯杀他，势必成为后患。”

孙权听罢，抿紧嘴唇。他再三思忖之后，猛然起身，以平生最大的声音下令：“来人啊！把关羽推出去斩首！”

手下一拥而上，将关羽押到帐外的广场，将他与关平一道，斩首示众。时为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当日，麦城之上乌云密布，烟雨迷蒙，让人觉得异常的寒冷。

“马忠既然生擒了关羽，就把他的坐骑赏给你吧。希望你能效仿关羽，为我立下汗马功劳。”

关羽的爱马就是举世闻名的赤兔宝马。孙权将赤兔马赏给马忠，又将青龙偃月刀给了潘璋。

人人皆仰慕名将。关羽虽身为敌将，但他的遗物却遭东吴众人哄抢。哪怕是一片衣袖，或是一枚缎带，都被众人追捧。马忠得到了赤兔宝马，自然成为众人艳羡的对象。

可没过四五天，马忠却再也开心不起来了，他整日发愁：“这该怎么办啊？”

原来，孙权赐给马忠的那匹赤兔马，自从关羽死后便开始绝食。马忠想尽了办法，无论是将马牵至秋阳下，饲以新鲜的牧草，还是带到河边饮水，赤兔马都既不吃草也不饮水，总是扭开头，始终遥望麦城方向，不住悲鸣。

麦城之中本有一百多人坚守，但王甫得知关羽的死讯后，便从箭楼上跳下自杀；而号称关羽左膀右臂的周仓，也愤而自刎身亡。

关羽以其忠义勇武闻名于世，受到老百姓的爱戴。他去世之后，世间也流传了许多有关他的传奇。老百姓们将他的事迹口口相传，又加上自己的杜撰和演绎，更为关羽的故事平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

传说在荆州玉泉山上，有位叫普净的老和尚。此人曾任汜水关镇国寺的住持，曾与关羽早年相识相交。

据说在一个风清月白之夜，普净正在独自一人打坐，忽闻半空中传来呼唤声："普净！普净！"

那个声音清晰可闻，一直在呼唤着："为我寻头！请为我寻头！"

普净抬眼观瞧，却见关羽的身影幻化在云间，右边是周仓，左边是关平，还有其他随从列在身后。普净大声问道："云长，你在哪里？"

那个声音高声回答："关某中了吕蒙的奸计，如今已被吴侯所杀。普净，请为我将头寻回来，让我得以安宁！"

普净起身，对着空中应道："关将军！你为何还是执迷不悟？你可曾见，你当年走过的每一处山野林间，处处都埋葬着因你而含恨至死的累累白骨？你与刘备桃园结义的誓言早已实现，你可以安眠于九泉之下了！快去吧！"

说罢，普净挥起拂尘，凭空一击，关羽的幻象便消失在空中了。

从此以后，每当明月夜或雨雪天，玉泉山上总会听到叩击庙门的声音。还隐约能听到有人说："师父，乞请教诲。"

老乡们知道这是因为关羽的冤魂未得超升，便在当地建起一座庙宇，为关羽安魂。

此外，还有一件怪事。在吴侯孙权占领荆州之后，他特意摆下酒宴犒赏三军。筵席之上却不见吕蒙的身影。于是孙权命人去请吕蒙，还特意传话："孙某此番能得荆州，全赖您的妙计。今晚的庆功宴一定不能少了您的光临。您若不来，孙某也不会举起酒杯的。"

吕蒙听到侍者传唤，匆忙诚惶诚恐地赶了过来。孙权见吕蒙到了，这才满意地举起酒杯，为他敬酒：“想当年，公瑾在赤壁大破曹军，可惜却英年早逝。子敬虽胸怀安邦韬略，却也一直未能收复荆州。他们二人乃孙某平生所见最了不起的人才，而如今吕蒙为我夺得荆州。今日我们举杯畅饮，孙某十分欣慰！你是我们东吴的英雄，你的才能远胜于公瑾和子敬啊！”

之后，孙权又亲自为吕蒙递过酒杯。

谁知吕蒙刚接过酒杯，却突然神色骤变。他猛地将杯子掷在地上，指着孙权，高声大骂：“碧眼小儿！紫髯鼠贼！你休要猖狂！”

众人见状，都以为吕蒙在发酒疯，连忙上前劝阻。可吕蒙突然浑身充满蛮力，他不仅一把甩开众人，还三步并作两步地从惊恐万状的人群中踩过，径直跑到孙权的座位上。他满面凶光，双目喷火，破口大骂道：“关某戎马一生，纵横沙场三十余载，却被吕蒙的奸计夺走性命。如今，我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蜀军，不灭东吴，誓不罢休！尔等知道我是谁吗？我乃汉寿亭侯，关羽关云长是也！”

孙权和众人见状，吓得抱头鼠窜，躲进另一座高楼。过了很久，只见宴会厅中一片漆黑，毫无声响，而吕蒙也一直没有出来。众人这才提着胆子，小心翼翼地进去查看，却见吕蒙手抓自己的白发，已经气绝身亡。

这不过是当时民间的一种传闻，但是吕蒙确实在东吴攻占荆州后不久，便因病去世了。

第十章
国葬关羽

吴侯孙权十分痛惜吕蒙之死，他潸然落泪的同时，还追赐吕蒙爵位，下令厚葬。之后，孙权又下令："去将建业的吕霸叫来。"

吕霸为吕蒙之子，几天后便由张昭带到了荆州。孙权见到吕霸，想到他已是一位可怜的孤儿，于是安慰道："你父亲的职位就由你继承吧。"

这时，张昭开口问孙权："关羽的尸身是如何处理的？"

"斩首之后尸身便丢弃了。关羽的首级大概封在盐里保存起来了。"

"哦！既然如此，那咱们只能另想他计了。"

"你是说关羽的葬礼之事吗？"

"不仅是葬礼，我们还需做好完全的防备。关羽当年与刘备和张飞桃园结义，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如今关羽被斩，刘备必定会发动全部蜀军来为他报仇。若他们凭借诸葛亮之智、张飞之勇，再加上马超、黄忠和赵云等众位猛将的能力，全力进攻东吴的话，我们又当如何抵挡呢？"

"这个嘛……"

孙权闻言，吓得浑身冷汗。他在下令处斩关羽之前，确实没有考虑过这些。如今一听张昭所言，孙权这才意识到斩杀关羽的严重性。在惊慌失措之下，孙权这才重新审视此事的严重性。

张昭又接着说："而且，目前对于我方来说，还有一事更为紧要，也更加值得担忧。那就是蜀地为了报仇，可能会不顾一切地转而与曹魏联手。倘若刘备肯将自己的土地分给曹操，到时候曹刘两家联手，转而共同对付我方的话，恐怕我们不仅会被瓜分得四分五裂，更无法再称霸江东。"

"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主公，我以为咱们应该慎重处理关羽的后事。想当初，是曹操主动派使者送来书简，要求我们攻打荆州关羽的，或许可以将祸端转嫁给曹操，假说斩杀关羽其实是曹操的旨意。我们不妨派使者将关羽首级送与曹操，他定然不会拒绝，反而会感激我们的好意。"

"言之有理！"

"不仅如此，我们还需不断散布消息，就说关羽乃是被曹魏大军所灭，大肆张扬曹军的功绩。这样一来，刘备会将矛头对准曹操，我们便能摆脱干系，坐山观虎斗。"

张昭想出了这一道妙计，无人能及。孙权立刻依从这位东吴老臣的意见，派使者将关羽的首级送给曹操。

曹操刚刚胜利归来，便听说东吴派使者献来了关羽首级。他十分欢喜地说道："这么多年过去了！老夫的头发也白了，终于等到了关羽人头落地的这一天！"

曹操一边唏嘘往事，一边夸奖孙权态度恭谨。他召集群臣一起检视关羽首级。

忽然，有人从众臣的队列中高声发言："魏王！您可不要高兴得太早！您收下关羽的首级，也就收下了东吴送来的祸端啊！"

众人都对发言者侧目而对。曹操则问他何出此言，只见那人立刻大声断言："魏王，此乃东吴嫁祸于我们的毒计！他们是想将蜀汉的矛头对准我们。您若是收下了关羽的首级，刘备必定要为他报仇，而对我国开火。到时候，东吴便坐享渔翁之利了！"

出言之人便是司马懿。

曹操的帐下能人辈出，东吴的雕虫小技自然不能骗过他们。谋士司马懿便立刻觉察到此举乃是东吴的诡计，当场戳破。

曹操闻言，不禁一惊。他称赞司马懿明察秋毫，一语道破天机，接着问道：“那老夫将关羽的首级原物奉还如何？”

司马懿表示不妥，他说道：“若您此时奉还关羽的首级，倒显得您器量狭小。依臣所见，咱们不妨先收下首级，打发使者回去，再作打算。”

东吴的使者前脚刚走，曹操后脚便下旨为关羽发丧。他不仅下令洛阳全城禁放音乐，还命人以沉香木雕出关羽身体，连同其首级一道，厚葬在洛阳南门外的山坡上。关羽的葬礼不仅按王侯之礼举行，还由司马懿亲自主持。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在洛阳穿城而过，全体魏国官员，无论官职大小皆为关羽送丧。送葬的仪仗队伍共有数百骑，奉上的牛羊祀供更是不计其数。曹操为关羽操办了盛大的国葬仪式不说，还专门奏请皇上追封关羽为“荆王”。

这么一来，东吴想嫁祸给魏国的伎俩完全无效，反而被魏国将了一军，同时还向蜀汉卖了个好。

由此可以看出，魏、蜀、吴三方的争斗，早已不再局限在尸山血海的沙场征战，而更多地展开于以虚实相间、外交纵横来夺取民心的攻心战上。这与当初曹操与刘备早期的时代完全不同。如今，三国争霸的形势已经转变了，没有任何一方会满足于某一次战役的得失，他们不仅重视军事实力，更加重视外交斡旋。在如今三国鼎立的时代，三者之间或为一对一捉对厮杀，或成为二对一的格局。三国的领导人一方面依靠武力征战，另一方面也在幕后运用更多的外交智慧。三国这个时代的精彩，正在于这种表里兼备的复杂关系。

另一厢，我们不妨向前追溯一段时间。

蜀地的汉中王刘备将成都同宗刘瑁的遗孀吴氏收入后宫，立为新后。

吴氏贤良贞德，而且容貌出众。她为刘备生了两个儿子，长子为刘永，字公寿；次子为刘理，字奉孝。

有人从荆州而来，道出了一段趣事："听说吴侯孙权为了拉拢关羽，特意向关羽提亲，打算迎娶关羽的女儿为自己的儿媳，而关羽却拒绝道'虎女安肯嫁犬子'，断然拒绝了这门婚事。"

此事过了很久才传到诸葛亮的耳中，他立刻察觉到荆州的局势有变，打算立刻派人前去接替关羽，否则荆州恐有危险。

但当他去提醒刘备之时，荆州的战事已起。刚一开始，每日都传来荆州军打胜仗的捷报，刘备自然非常放心。在十月的一个傍晚，刘备靠着桌子打盹，忽然被吴氏唤醒。刘备醒来后忆起刚才朦胧一梦，不禁吓得毛骨悚然。

第十一章
成都鸣动

此时一轮明月高挂，苍白的月光透过屋檐，洒在刘备身上。吴氏见房中烛火尽灭，便命人重新掌灯。

吴氏体贴地问道：“夫君，您这是怎么了？”

“哦，我看着看着书，忽然睡着了……”刘备呢喃一句，忽然抬头问吴氏道，“爱妃，你可曾听我梦中呓语？”

“嗯，听到您这边有动静。”

吴氏笑了笑，并不多言。其实她刚刚听到刘备在梦中大喊两声，这才赶来查看。

“哦？我方才好像做了一个噩梦，却不记得梦到了什么。”

刘备方从梦中醒来，还不很清醒。他瞪着烛光半晌，这才回过神来，等夫人和儿子聊了几句闲天，才又睡下。

但当晚接近黎明时分，刘备又做了一个完全相同的梦。

在他的梦中，夜色如墨，残月如钩，殿外凄风卷着乌云，在这一片惨淡的气氛之中，刘备似乎听到一声呼唤，又见帐外出现一个人影。

刘备望着那个人，错愕地叫道：“帐外可是关羽吗？贤弟，你怎么来了？”

帐外那人似是关羽，又却有些不像。那人听到刘备的声音却并未抬

头，只顾低头垂泪。良久之后，他才开口说道：“大哥，你我当年桃园结义之缘，如今已尽。请您速备兵马，为我报仇啊！”

说罢他对刘备深施一礼，身影便飘然离去。

“贤弟！你且慢走，请等等我啊！”

刘备连忙起身追至殿外，他忽见明月坠入西山，不禁“啊”的一声瘫倒在地，惊醒过来。

这时，刘备才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做了一场梦，但此时他确实身在前殿的回廊处。第二天一早，诸葛亮得知此事后便立刻赶到刘备殿中。

“主公，您昨晚没睡好吗？脸色似乎不大好。”

“军师，你来得正好，我正在等你。”

刘备一见到诸葛亮，连忙仔细描述了一遍自己昨夜所梦之事：“我昨天晚上连做了两个梦，梦中所见是一模一样的，正想请你为我解梦。”

诸葛亮听罢刘备的讲述，微笑着劝慰道：“主公不必多虑，您想必是日夜牵挂关羽，才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如您趁今天风和日丽，与王妃和小殿下在花园中散散心为好。”

诸葛亮退下后，刚走到中门外便见太傅许靖神色慌张，匆忙赶来。诸葛亮上前拦住问道：“太傅，何事如此慌张？”

许靖立刻禀报：“军师！大事不好了！今晨有快马来报，荆州城被敌人攻下了！”

“什么？荆州被敌人攻破了？”

“正是。而且关将军中了吕蒙之计，如今困在麦城。”

“嗯！此事只怕不假。我近日观察天象时，一直觉察到荆州方向飘着一片凶云，原来正是此事。太傅，此事还请暂且不要禀报汉中王，我担心他的身体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

此时，廊角处出现了刘备的身影，他老远便叫道："军师，不必多虑！刘某的身体还能撑得住。我其实早有预感，恐怕荆州有难、关羽有失。"

之后，马良和伊籍也相继赶来，带来了荆州陷落的噩耗。当日午后，关羽的部将廖化也经过一路乞讨，终于抵达了成都。

廖化一到，荆州的事态便完全明朗了。刘备也不再顾得上悲痛，转而变得异常愤怒。

廖化据实禀告了前线的情况。当刘备得知驻守上庸的刘封和孟达在得到荆州城破的消息，却拒绝出兵搭救关羽时，他简直怒不可遏。

"这两个人好大的胆子！他们明知我的义弟关羽落难，却拒不出兵，见死不救！哼！待我好好严惩这两个人，重重地治他们的罪！"

刘备立刻下令，命三军做好出征的准备。他还打算亲自披挂上阵，并同时派快马急召张飞："局势有变，即刻赶回！"

诸葛亮则极力安抚刘备，让他抑制心中的悲愤之情："主公，您请少安毋躁。臣打算先亲率一支部队去麦城，将关将军搭救出来。至于对刘封、孟达二人的处分，倒不如等到日后再说。"

不久后，张飞便率领蜀中人马抵达了成都。一时之间，三峡一带的战云密布。但就在出兵之际，忽然一匹快马捎来噩耗，令蜀地上下悲恸不已。信使在宫门外禀报："某夜，关将军率军自麦城突围，正向蜀国疾驰之际，不料在临沮被吴将潘璋部下马忠所擒。当日在吴军营中，关将军父子双双被斩，已经牺牲了。"

此消息虽然在刘备的意料之中，但是在听到确实的报告时，仍忍不住失声痛哭："云长！贤弟！你当真走了吗？"

刘备悲恸欲绝，甚至昏倒在地。之后，他三天三夜，不思茶米，也拒不见人。直到第三天，诸葛亮才强行闯入他房中，见刘备仍然兀自悲痛不已，便正色劝谏："主公，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您与关将军当年桃园结义的感情再深，也难以违抗人的生老病死。还是请主公节哀，莫哭坏了身子。"

“孔明啊，你莫笑我如此像妇人一般哭哭啼啼。我实在是想念二弟，情难自已啊！”

“臣深知您与关将军手足情深，但您不能只顾哀伤，而不为关将军筹划报仇雪恨之事啊！”

“我怎么没想为云长报仇，这三日以来，我日思夜想，该如何为他报仇！刘某发誓，从此之后，我与东吴有不共戴天之仇，此仇不报，死不瞑目！”

“主公倘若当真想给关将军报仇，便不该像个妇道人家一般，整日闭门不出，以泪洗面。这三天以来，每天都有快马送来各方的急报，但因您不肯见人，很多急报无法处理，大家都十分焦虑。”

“我知道了！我会抖擞精神，重新勤于政务的。”

“主公，今晨有快马来报，说孙权将关将军的首级送去魏国献给了曹操，曹操按王侯之礼已为关将军举行国葬。”

“哦？孙权此举的用意何在？”

“臣以为，孙权斩杀了关将军后，担心您为他报仇，因此才将关将军的首级送去魏国，想要嫁祸于魏，让咱们的矛头转向魏国。”

“哼！孙权小儿这些小伎俩岂会让我们上当？为今之计，我们应该立刻起兵讨伐东吴，为云长报仇雪恨！”

“主公，此时起兵并非良机。”

“何出此言？你方才还劝我，应该抖擞精神，为云长报仇，为何现在又说并非起兵的良机？你如此说法，实在自相矛盾。”

“是这样的，倘若关将军此时尚困在麦城，我们必须立刻起兵，不遗余力地赶去救助。但如今关将军已经归西，我们此时起兵，并非最佳时机，反而可能徒劳无功。依臣之见，我们此时应该按兵不动，以等待时机成熟。待东吴和魏国之间一旦不睦，发生摩擦，便是时机成熟之时，我们可以立刻出兵，必定能事半功倍。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暂时将此仇此恨按捺下来才是。”

于是，刘备又在蜀地以汉中王的名义为关羽发丧。葬礼的祭坛设在成都蜀宫南门之外。

那一年，蜀地的冬天异常寒冷，寒风料峭之中，丧旗和挽联都结上了冰霜。

第十二章
千古梨树

曹操戎马一生，征战沙场，从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如今班师还朝，尽享荣华富贵，终于过上了安逸的日子。但一旦放松下来后，身上的各种毛病便逐渐找上他了。

如今，曹操已经是一位六十五岁的老人了，到了这个年纪，难免疾病缠身，但他自己不肯服老，反而将自己的病痛归结于其他原因："老夫近来身子不大爽利，可能是关羽的亡灵在作祟。"

有一次，近臣劝他道："魏王，您如今的洛阳行宫已经年久失修，难免会有些蹊跷的事发生。所谓'择所而居，改换气运'，不如另建一座新殿，您看可好？"

曹操一直有意再建造一座宫殿，名唤"建始殿"，但苦于难觅能工巧匠。因此，近侍建议道："听说洛阳附近有一位名匠，叫苏越，此人技艺高超，不会让您失望的。"

于是曹操便命贾诩找到苏越，苏越接受任务后很快便完成了设计图样，又请贾诩呈给曹操。曹操一见设计图样便十分满意。苏越设计的九间大殿，两侧连接南北楼台，正是他心中所想。

不过曹操又想到，这九间大殿虽然宏伟壮观，但需要一个长长的栋梁，这该到哪里去找呢？于是曹操召来苏越问道："老夫看你的设计不错，但要建好如此宏伟的宫殿，需到哪里才能找到栋梁之材？"

苏越答道："启禀魏王，小人知道离洛阳三十里有一处跃龙潭，旁边有一座祠堂。那堂前有一棵梨树高十几丈，号称千古神树，正可以砍

来作为新殿的栋梁。”

“哦？用梨木做栋梁？老夫倒从未听说过，看来你果然能造出独一无二的宫殿。”

曹操虽已年迈，但好奇之心却不减。他立刻派出大批人力去伐梨木，但谁料无论是用斧头砍还是锯子锯，都难以撼动那棵神树分毫。一连过了数日，木材仍未运来。

曹操闻言，料想必定是工人畏惧神树的传说，不肯砍伐，于是他打算亲临现场，破除工人们的迷信。因此，他立刻吩咐准备车马，在数百骑的簇拥下，来到洛阳城外的跃龙潭旁。

抵达之后，曹操下车仰望，只见梨树高耸入云，根如百龙盘绕潭旁。

曹操走近树根，挥起宝剑便劈向树根，同时口中念念有词：“普天之下，尚无妖神敢于对我作怪。今日老夫便要伐你，做我建始殿的栋梁。你若当真有灵，应该感到荣幸才是。”

一剑劈下，周围的当地父老以及祠堂元老都放声大哭。在众人的哭声中，梨树的叶子哗啦啦掉落在地，从宝剑劈开的树根中，也流出了股股鲜红的树汁。

之后，曹操对苏越和众人说道：“好了！老夫已经劈了梨树一剑，倘若树精要作祟，也会冲着我来。你们莫要再怕了，只管砍树就是！”说完便上车返回洛阳。

但当车辆刚入宫门时，曹操突然脸色大变，感觉天旋地转，十分难受，连忙回到寝殿安歇。

御医立刻赶来诊治，皱着眉说：“大王怎么突然发起高烧！”

御医开了药后，一边摇头一边离开了。

之后，寝殿之中不时传出曹操痛苦的呻吟。侍臣听到后，连忙进去探视，只见曹操一直睁大眼睛，四处张望：“梨树怪神跑到哪里去了？”

侍臣回答根本没见到什么怪神，曹操却只顾摇头大喊：“你们骗

人！刚才我分明看到一个白衣之人，自称是梨树精。他三番五次压住我的胸口，让我难以呼吸，你们还不快给我去找！”

到了第二天，曹操的情况更加恶化，他不仅头痛欲裂，更胡言乱语地说又看到了梨树怪神。

御医给他开出各种药方，但曹操的病痛却有增无减。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曹操的面容仿佛壁画的粉彩剥落下来一般，愈发形容枯槁，逐渐脱相。

有一天，曹操稍微感觉好了些，便坐在床头与来探病的华歆闲聊。华歆说道：“既然宫中的御医已经使尽千般手段还医不好您的病，倒不如去金城将华佗召来试试。此人可是一位天下名医。”

曹操身为病患，听到名医的称号也不由心动：“老夫久闻华佗的大名。我知道他是沛国谯郡人，曾给东吴周泰疗伤，你说的可是此人？”

“正是此人！我听说，只要求到华佗，无论什么病，他都能治得好。若有人患有内伤重症，他便先灌以麻沸散，令病人昏睡过去失去知觉，之后用刀剖开腹部，以药清洗腑脏之后迅速放回原处，再以线缝合。据说一般二十天后，病人便可痊愈。”

“哦？华佗给人治病，每次都要开膛剖腹不成？”

“这倒不见得，不过听说剖腹的病人丝毫不觉疼痛。我还听说，甘陵相的夫人怀孕六个月时忽然腹痛不止，一连疼了三天三夜。甘陵相请华佗来诊治，他把过脉后叹道：‘夫人原本孕有一子，如今食物中毒，可惜胎死腹中。此时若不医治，恐怕危及母命。’于是华佗立即调药，请病人服下。之后夫人产下一个死胎，身体也在七日之后痊愈了。”

“既然此人的医术了得，就速传他过来为我诊治吧。”曹操立刻下令，眼中闪出希望的光芒。

华歆立刻派使者，以魏王之名，从速赶往遥远的金城，日夜兼程将华佗请来洛阳。

华佗一到，便立刻进殿为曹操诊视。他慎重地检查过曹操的眼睑，并为他把脉后说道：“此乃风涎不出之病。”

曹操点了点头：“嗯，老夫向来便有偏头疼的老毛病，一旦发作，有时会疼得几天吃不下饭。老夫不远千里，将你这位名医请来，一定要为我除去这个病根。”

“这个嘛……”华佗面露难色，他沉吟片刻后开口说道，“大王，要想去掉病根，也不是没有办法，只不过比较麻烦。您的病根是在脑部深处，一般服药很难奏效。我只有用手术去除。首先请您服用麻沸散，昏睡过去，之后将头骨剖开，将风涎的病根切下。我做这个手术，有八九分的把握。”

“哦？那手术中若不巧赶上了十之一二，又当如何？”

“那我便束手无策了，只能说命该如此。”

曹操听罢，勃然大怒：“好你个华佗！分明是一个庸医！你竟要将我的头骨打开，拿老夫性命开玩笑不成？”

“哈哈哈！我如此说法，不过是稍微自谦。这样的手术若无十成的把握，我也断然不会做的。想当初，关羽身受箭疮之苦，日夜难安，正是我前去为他刮骨取毒，才得以痊愈。大王不过也是动一个手术罢了，为何如此害怕？还怀疑起我的医术来了。”

“大胆庸医！别人的手臂岂能与老夫的脑袋相提并论！看来你和关羽交情不浅啊！依我看，你是想假借替我看病，趁机下毒手，为你的好友关羽报仇，是也不是？来人啊！把他拿下，关进大牢！”

曹操怒发冲冠，大声咒骂，仿佛发疯一般。

第十三章
曹操离世

曹操病危之际，不远千里请来了名医，却不肯让名医治疗。不仅如此，他还怀疑华佗的诊断，并将其打入大牢。这些迹象都显示着，曹操的天寿将尽。

华佗被打入大牢之后，遇到一位人称吴押狱的牢头。此人见华佗平白蒙受冤情，十分同情，于是时常偷偷送他一些铺盖和酒食，也不严刑拷问。

华佗感其恩惠，于是趁无人之际，含泪说道："吴押狱，你的盛情我心领了。你这般照顾于我，若被上司知道，恐怕会连累你丢掉官职。我已经老了，自知不久于人世，你以后也不用管我了。"

"大夫，您可别这么客气。您要是当真作奸犯科，我也绝不会包庇。想当年我在东吴之时，就十分敬仰您的大名，知道您医术高超，医德高尚。什么连累不连累的，您以后可别再这么说了。"

"哦？你是东吴人吗？"

"正是，我也姓吴。我年轻的时候本想从医，也曾拜师学医，却未能如愿。这不，如今在这牢中混饭吃。"

"既然如此，华佗为报你的恩情，就将家中秘传的医书送给你吧。待我死后，请你善用书中之学，治病救人。"

"啊？大夫，您此话当真？"

“当真！我现在就给家人写一封书信，你可持此信去我金城家中，取得医书。那书我一直藏于家中，从未示人。”

华佗立刻写好书信，交与吴押狱。此时，忽然传出曹操病重的消息，宫门内外戒备森严，吴押狱只好将华佗的书信贴身藏好，等了十多日之久。

一日拂晓，突有七名武士提剑而来，他们来到狱中下令：“魏王有令，把牢门打开！”

狱卒依令，打开了华佗的牢门。七名武士闯进之后，只听到一声惨叫传来，令人心惊肉跳。

吴押狱前来查看之时，正遇见七名武士出来。他们提的宝剑上尚在滴血，冷冷地说道：“吴押狱，我等是奉了魏王之命，前来斩杀华佗。魏王近日时常梦见华佗，日夜难安。”

之后，武士们便离开大牢。

吴押狱当日便辞去狱吏之职，赶去金城，找到华佗的老家。他将书信递上后，取到《青囊书》，便回到乡里。

“我以后不干牢头了。凭着这本书，我便能学会医人之术，将来定要成为天下名医。”

他一边喝酒一边与妻子闲聊，之后便睡下了。

一早醒来，他无意望向院子里，发现妻子正将院中落叶点燃，似乎在烧书。吴押狱大吃一惊，匆忙大叫：“蠢妇！你在做什么？”

他赶过去踩灭火苗却为时已晚。那本华佗的医学秘书《青囊书》，早已与落叶一起烧成灰烬。

妻子见他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却面色如槁，冷冷地说道：“你啊，就算哪天真的成了天下名医，也不怕再被抓进大牢吗？反正我把书已经烧了，要打要骂都随你。我身为你的妻子，怎么能眼看着你死在大牢里！”

从此，华佗的《青囊书》便失传了，而曹操的病情也在华佗死后愈

发严重。洛阳城当年的冬天，似乎异常的寒冷。

初冬，曹操的身体曾一度传出病危消息，进入十二月，他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

吴侯孙权特派使节携书简来慰问，书简中写道：

魏若讨蜀，吴军便可立刻攻入两川，作为魏军一翼，忠心不贰。

书简的落款是“臣孙权”，极尽献媚之能事。

曹操在病榻上读罢信笺，不禁嘲笑道：“孙权小儿，竟想骗老夫火中取栗！”

朝廷中的侍中、尚书等人，见汉室式微，便暗中谋划拥戴曹操登上大魏皇帝之位，废掉名存实亡的汉朝。他们这么做，无外乎是想为自己谋求高官厚禄。

曹操对他们只应道：“我只想仿效周文王罢了。”

曹操的言下之意是，他自己并不想当皇帝，但希望自己的子嗣能够即位。他只要能当上太上皇，被人祭拜便心满意足。

又有一次，司马懿来到他的床前，为他出谋划策道：“既然东吴派来使节，俯首称臣，魏王何不趁机施恩于孙权，以此来昭示天下？”

曹操点头称是：“多亏你想得周全！传我的命令，封孙权为骠骑将军、南昌侯，把印绶给他送去，命他担任荆州牧。”

当晚，曹操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三匹马同时将头伸进一个槽里，互相争食。第二天一早，他将此梦告诉贾诩。贾诩笑道：“大王梦见马是个吉兆啊。老百姓若是能梦见马，还要举家庆贺呢！”

贾诩此言不过是哄曹操开心罢了。后世有人附会，这个梦正预兆着司马一族终将取代曹氏一族，掌管天下。

到了十二月中旬，曹操的病情再度恶化。一代枭雄终也难敌疾病的

困扰。曹操接连几天，都做噩梦，洛阳宫中也被他大声的嘶吼所震动。据说，在曹操的梦里，那些当年死在他手下的人皆出现了。他梦见伏皇后、董贵妃、国舅董承等人皆立于半空黑云之中，染血白旗纷飞，云中鼓声隆隆。众人齐声哄笑，振聋发聩，之后又转瞬即逝。

“大王，您做噩梦不过是妖魔作祟。要不咱们广招天下道士，为您作法消灾吧？”

近侍如此提议，但曹操则苦笑道：“纵然耗费千金，却又怎能延长天命，换得一日之寿？老夫身为英雄，却在临死前招道士作法，岂不遭世人耻笑？你们不要胡乱建议了。”

之后，曹操召集所有重臣到床前：“老夫育有四子，皆为俊才。我平素已经叮嘱过你们了，以后要拥护我的长子曹丕，共谋长久大计。”

曹操说完这番话后，自己这六十多年的人生也迅速在脑中过了一遍。他忍不住落下泪来，在群臣的呜咽声中，辞别人世。

时为建安二十五年[(2)]的正月下旬，洛阳城忽降冰雹，块大如石。

第十四章
武祖

曹操死后，连春光也显得黯淡许多。不仅在魏，蜀地和东吴的人们也纷纷想起“天命难违”四个字，每个人也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每个人都对曹操有不同的看法：“死后方知其人之伟大。”

“曹操这般人物，实乃百年难遇，甚至千年难求的人物。”

“曹操虽然有不少弱点，但亦有很多优点。倘若没有曹操，历史恐怕会被改写。他是一代风云人物，一代奸雄。曹操死后，世间顿显寂寥。”

在曹操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洛阳百姓聚在一起，都会悼念曹操。人们乐于谈论他、评判他、品评他的一生。

“我乃汉朝相国曹参的后裔。”

这话虽是曹操生前亲口所说，但事实却值得考证。

曹操的祖父曹腾曾任汉朝中常侍，是一名宦官，当然不可能有子嗣。曹操的父亲曹嵩则是曹腾的养子。论及曹操的家世，并无甚可彰显之处。

当年曹操与袁绍作战，陈琳在为袁绍写的檄文中，指曹操为“赘阉遗丑”，恰好戳中他的痛处。

曹操自少年时代起便负笈游学洛阳，他生性放荡任侠，后来当了宫门警吏。他所领的薪饷十分微薄，穿着的是生满虱子的旧官服，但是他

依然个性不改，满口狂言，无人理会。在当时无人看好曹操之时，唯有许子将初次见面，便评价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曹操听了这话，并不意外，反而回应许子将说："正合吾意也。"

可能，曹操虽然当时还是一名拿着微薄俸禄的弱冠小吏，但他心目中一直渴望能够出人头地，成为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

曹操的外貌和气质根据古书记载，也可见一二。综合各种古籍，可以知道他的体型不似刘备一般肥胖，也不像孙权那样身长腿短，而是属于瘦高体型。在《曹瞒传》中，对他有如下描写：

操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　　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

这些描述可以令人想象得到曹操平日的生活状态。另外，曹操的瘦高身材也可以从《英雄传》中的一段可知：

一日，吕布被押至曹操面前，揶揄地对他说："公！何其瘦耶？"

曹操回答："拨乱反正。吾瘦，乃为国事也。"

由此可见，曹操对自己瘦削的身形颇感自豪。

曹操习惯夜读经典，朝咏诗赋。他在自己博览群书的同时，还为地方建立童学精舍。另外，曹操府内设有书库，珍藏古今兵书，自己也著书立说，绝非一介寻常武夫。

可惜的是，曹操的奸雄本性到了晚年愈发变本加厉。他非但不听忠臣的善谏，而且还擅称魏王，更进一步觊觎汉朝的帝位。他年少时的歌赋中便曾向往君临群雄的地位，因此，在他所谓"尊朝救民"的背后，实则暴露出其争夺霸权的本质。在曹操晚年时，所有对他真诚直谏的忠臣良将，全部命丧黄泉。

自此，进入了曹丕统领的时代。在曹操去世时，曹丕身在邺都。当曹操出丧的队伍从洛阳到达邺都时，曹丕跪迎在城门外号啕大哭。

曹丕是曹操的长子。

他将父亲的灵柩迎到邺都魏王宫后，心中无比的悲伤和困惑。如今，他面对父亲留下的庞大产业，在悲痛之余更感到彷徨无助。古书中有言："魏宫之上忧云闭，殿里香烟告晨临。日夜相祭，哭声大震。"这种形容并不夸张。

这时，陪侍的司马孚进谏道："世子，现在不是您悲伤消沉的时候。"

他同时也愤而指责朝中重臣："你们这些朝中重臣，身为人臣为何不勉励嗣君？你们应该早日提出治国安邦的良策，以安定民心才是！"

重臣们遭到指责，连忙辩解："这些事我们自然知道，无须您来提醒。不过如今最重要的事，就是世子先登上魏王之位，无奈如今仍未接到朝廷的诏命。"

兵部尚书陈矫走出，粗声粗气地喝道："哼！你们这些人平素便优柔寡断，让人好生着急。国不可一日无主，如今魏王已薨，世子就站在灵柩之侧，朝廷的诏命不过是迟到一些罢了。如今咱们要请世子即位，有何人胆敢不从？谁若觉得不妥，现在便开口吧！"

陈矫说罢，拔出剑来，怒目相向。

重臣们见状，吓得不敢再言。

这时，忽有原来曹操的重臣华歆，从许昌飞马而来。众人一见华歆到来，不禁脸色大变，大家猜测："不知出了什么变故？"

只见华歆抵达后，先向曹操的灵前祭拜，之后又向曹丕施礼，最后才起身，指着满堂诸臣大骂："百姓们得知魏王薨去，便如天上无日而整日哀哭，无心做事。你们这些朝中重臣，多年食国家俸禄，当此需要你们出力之时却只知道退缩！你们到底有什么好犹豫的？为何不立刻拥立世子，制定政纲，向天下展示我魏国的实力，安定民心？"

重臣只得辩解，说他们虽然早已议过此事，但苦于朝廷诏命不来，这才暂且搁置。

华歆闻言，仰天大笑："想那大汉朝廷早已名存实亡，许都之中一

无良臣，二无行政能力。你们这些人还想着等待皇上下诏命吗？等有什么用？我只有亲自赶赴许都，面见天子，求得诏命，今天便将朝廷的诏命带回来了！”

华歆一边说，一边从怀中取出诏书，示与众人：“跪下听旨！”

之后，华歆便大声宣旨。

在诏书之中，首先歌颂了魏王曹操的功德，命其嗣子曹丕继承魏王之位。最后写明颁诏的时间为“建安二十五年春二月”。

跪在堂下的一干重臣听罢诏书，心中自是欢喜。十分明显，汉帝并非出于本意而颁布的诏书，而是由于华歆在辨清大局之后，强迫汉帝答应的。

如今诏书已宣，曹丕的名分已正，便立刻举行即位仪式。

曹丕即位为魏王当日，文武百官皆来朝贺，同时昭告天下。

此时，突有一骑快马来报：“鄢陵侯曹彰亲率兵十万，自长安而来。”

曹丕听闻此讯，心中十分惊慌。他心中猜测曹彰的来意。曹彰为曹操次子，也是弟兄之中最为勇武之人。曹丕担心弟弟是来争夺王位的，只得战战兢兢地开始思量起对策。

曹操育有四个儿子。

他生前最疼爱三子曹植，但曹植奢靡成风，心思也犹如文人一般细腻，因此曹操虽然一方面疼爱曹植，却也深知三子的个性并不适合继承王位。

另外，四子曹熊一向多病，次子曹彰虽勇猛善武，却缺乏经世之才，不足委以大事。唯有长子曹丕十分笃厚谦恭，虽然其智谋并不如几个弟弟，但若得良臣辅佐，必能为曹门争光。曹操的这个心思也多次向重臣吐露过。

曹氏兄弟之间，原本便为继承王位之事私下角力。他们也利用各自的臣下明争暗斗，因此，当曹丕听说曹彰率十万大军从长安而来，不免

产生疑心。

“大王不必烦恼。曹彰的性格我非常了解，不如让我先去探探他的本意。”

谏议大夫贾逵说完，立刻出城迎接曹彰。曹彰见面便问：“先王的印玺现在何处？”

贾逵正色答道：“家有长子，国有储君。先王的印玺自然在其该在之处。你这么问，到底是什么意思？”

曹彰默然无语。

来到宫门，贾逵又问：“你今日来此，是为父王奔丧而来？还是争夺王位而来？你是打算当一名孝子？还是要当一名逆臣？”

曹彰生气地说道：“我为奔丧而来，怎会有异心？”

“既然是来奔丧，你又何须带十万士兵进城？还不叫全部退下？”

曹彰于是不带一兵一卒，只身进入拜见兄长曹丕。兄弟二人一见面，便抱头大哭。

自曹丕即位之后，汉朝便正式改元。从建安二十五年春天开始，改为延康元年。

华歆因功升为相国，贾逵获封太尉，王朗晋封御史大夫。其余大小官员也皆得褒赏。曹操丧事操办完后，便葬于高陵，谥号武祖。

待诸事完毕，相国华歆面见曹丕，建议道：“鄢陵侯曹彰将他从长安带来的十万大军全部留下，只身回去了。大王对他可以放下心来。但临淄侯曹植、萧怀侯曹熊均未参加先王葬礼。您即位之时，他们也未送上半句贺词。我们应该追究他们的罪责，不可对他们不闻不问。”

于是，曹丕下令，分别向两个弟弟问罪。

派往曹熊住处的使者很快便回来了，他含泪禀报：“萧怀侯曹熊身患重病，得知大王问罪，当夜便自缢身亡！”

曹丕闻讯，悔恨不已，令人厚葬曹熊。过了几天，派去曹植处的使者也回来了，但他带回的报告却令曹丕震怒不已。

第十五章
七步成诗

从曹植处回来的使者报告之后，曹丕怒不可遏。他听使者禀告：“回禀大王，属下到达临淄后，发现果然传闻不假。临淄侯曹植由丁仪、丁廙等宠臣陪伴，日夜饮酒不止。而且他们明知我是魏王派来传旨的使者，应该以礼待之，躬身相迎，但他们却完全不为所动，仍然自顾自饮酒。不仅如此，他还纵容手下的丁仪对我以手点指辱骂，他说：‘你不必多嘴。原本先王在世时，就曾公开表明要立吾主临淄侯为世子，无奈被谗言所阻，不待事情解决，先王便已撒手人间。如今，先王的尸骨未寒，你们居然便向吾主问罪，其心可知。难道曹丕身边都是如此小人？满朝上下，竟无良臣？’

另外，丁廙也插嘴说道：‘人人皆知，我家主人品学盖世，他下笔成章，生来既备王者之风。你们的主子曹丕与我主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可惜你们这帮庙堂之臣，竟是有眼无珠，分不清贤主昏君！’属下在当场受尽侮辱，忍无可忍便匆忙赶回。”

曹丕听罢使者的讲述，气得火冒三丈。他再也顾不上兄弟之情，立刻下令由许褚率领三千精兵，立即杀入曹植所在的临淄。

“王军来了！”

“胆敢反抗者，立斩无赦！”

许褚率兵抵达了临淄，立刻将城下守兵包围歼灭。他们径直闯入了曹植的府邸，将正在喝酒的丁仪、丁廙连同曹植一道，全部五花大绑，带回邺都。

曹丕满面怒容，命令将曹植等人押至阶下。曹丕狠狠瞪着他们，下令：“先从丁氏兄弟开刀！”

许褚得令，二话不说便挥剑砍下丁仪、丁廙二人的脑袋。鲜血喷涌而出，仿佛从地上涌出了血泉，栏杆抹上了朱漆。

正当此时，突然在曹丕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位老妇人泣不成声地跪倒在他脚下。曹植眼见两位宠臣在面前被斩首，骇得满面苍白。他茫然地抬起头来，才发现原来是他们几兄弟的母亲卞氏来了。

“娘啊！救我！”

曹植痛哭失声，向母亲伸出双手，仿佛婴儿乞怜一般。卞氏望着曹植，泪眼婆娑：“植儿，你为何不来为你父王奔丧？你怎能如此不孝！”

之后，卞氏又跪在曹丕脚下，揪着他的衣角，苦苦求情：“丕儿啊！请听为娘一句话吧，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求你，请你一定要听我说啊！”

卞氏将曹丕强拉到偏殿一角，试图以亲情打动曹丕，求他念在一母同胞的情分上，饶了弟弟曹植一命。卞氏伤心欲绝，一双老眼几近失明。

“母亲，您不要再哭了。儿子心里有数，我怎么会杀自己的亲弟弟呢？杀两个手下，吓唬他一下就罢了。”

曹丕安抚了母亲后，便接连几日闭门不出，也不肯上朝。

华歆私下来访，向曹丕打探道：“前些日子，太后对您说过什么话吗？她是不是劝您不要杀曹植？”

“这些话，你由何得知？”

“这些并非是臣偷听所得，而是通过推测想到的。太后必定是劝您看在兄弟的情分上，对临淄侯手下留情。只不过，臣并不清楚您究竟意下如何。”

华歆又说道：“临淄侯的能力早已被外人传得神乎其神，此人不除，以后必将成为大王的心头之患啊！”

“唉！无奈我已经答应母亲了。”

“你都答应什么了？”

“我答应不杀曹植。”

“大王！您怎能答应这种事呢？”华歆一边连连惋惜，一边继续劝说道，“您若是留着他，那曹植更会显现出其过人的才华了。而且如今世人都说他出口成章，吐唾成珠，这不更加显得您这位兄长不如他吗？”

“那我又能如何呢？”

“倒不如我们设个小计，便可成事，您可以如此这般……”华歆凑到曹丕耳边，低声耳语。

曹丕一向妒忌弟弟的天分，如今华歆进的谗言又正巧切中了他的要害，于是立刻答应下来。

华歆打算请曹植过来，假意当场测试他的诗才。倘若曹植答不出，便可以此为口实，治他的罪；假如他对答如流，便可责备他只顾醉心诗文，而荒于政事，以此为罪贬其官爵，放逐远地。他出的这个计，可谓一举两得。

“好！立刻将曹植叫来！”

曹植接到兄长的召唤，立刻诚惶诚恐地过来。曹丕冷冷地对他说道：“弟弟，不，我还是唤你为曹植吧。虽然我们在家里是兄弟，但在国法面前，你我是君臣。这一点你要牢记。”

“是。”

“先王生前酷爱诗文，你也经常赋诗讨好于他，因此在我们兄弟之中最得宠。不过，我们一直不知，那些诗文究竟是你写的，还是假借其他名家代笔。我也一直对此有所怀疑，所以今天便要当堂考考你。倘若你确有真才实学，便饶你不死；如若不然，就以你长年欺骗先王之罪，当堂问斩。你可有异议？”

曹植一听，喜上眉头：“我没有异议。”

曹丕随手指着一幅墙上的古画，画中有两头牛互相顶角，旁边有书：

二牛斗墙下，一牛坠井死。

曹丕命曹植当场做一首斗牛诗，而且不得与题词中的任何字重复。曹植立刻说：“请拿纸笔来。”

曹植当场挥毫泼墨，立刻赋诗一首，交给曹丕。只见他当场挥就的这首斗牛诗，与题词无一重复的字。

曹丕与群臣对此十分惊叹。华歆则偷偷从案下递来一张纸，曹丕看罢，便立刻高声出题：“曹植，你站起来，在堂内走七步。若七步之内无法作成一诗，你的人头便会在第八步落地！”

曹植只得站起，面向墙壁一步一步走去。他一边走，一边哀声吟道：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闻言，忍不住潸然泪下，群臣皆落泪。曹植一首《七步诗》，既表达了内心的悲痛，又因此打动曹丕，捡回一命。他只是被贬为安乡侯，责令即日离开。于是曹植形单影只地离开魏国王宫，悄然而去。

第十六章
斩断情丝

建安二十五年春天，汉中王刘备正好六十岁。他比曹操小六岁。

当曹操的死讯传到成都之后，刘备痛失多年对手，心中也不禁感到寂寥。他忽然也意识到，自己已经年满六十周岁了。一方面，他感叹世间少了一位与他旗鼓相当的对手，另一方面，也感叹自己也终将迎来寿终的那天。

壮士白头，英雄气短，人皆如此，无一例外。

刘备逐渐上了年纪，更加踌躇满志。他一心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见到征吴亡魏的夙愿，但现在他不免感到焦虑。

他听说曹丕继位为魏王，更加藐视大汉朝廷，于是刘备立刻召集文武百官，大加痛斥曹丕的大逆不道，同时痛惜关羽的早亡。

“刘某打算向东吴讨回关羽之血海深仇，之后再征讨曹魏。你们以为如何？”

众人闻言，纷纷精神百倍，眼中放光。如今蜀地的力量已经恢复，兵马也加紧训练，大家都觉得此时出征是个绝佳的时机。

这时，廖化进前一步说道：“主公，关将军之所以被敌军所困最后牺牲，皆因我方刘封、孟达二人不肯施救之故。我军如若打算讨伐东吴，首先应该处分他们二人，否则怎么能替关将军报仇雪恨？”

刘备点头称是，他说自己绝未忘记此事，因此便立刻要将刘封、孟

达召来治罪。诸葛亮则在一旁劝谏："主公切莫着急发出诏令，否则恐生异变。您不妨先任命此二人为郡守，将他们先分头调开，以后从长计议。"

诸葛亮深知倘若不小心处置的话，极可能引起那两个人的叛离。众人闻言，也纷纷佩服诸葛亮处事有方。

但是，当日议事之时，群臣中有一个叫彭羕的人。此人平日与孟达交往甚密，因此会后他便匆匆出城，回家给孟达写了一封密信：

君命危矣。倘若接到调令，请一定小心，可能关羽之事会被再度提及。

之后，彭羕便派一名密使送信，但不巧的是，密使刚到南城门外，便被马超巡夜的属下撞见，连人带信都被送到马超手上。

马超一见密信，不免大吃一惊。他为了慎重起见，亲自登门拜访彭羕，来探清楚他真正的打算。彭羕并不知情，见马超来访便热情接待："马将军大驾光临，彭某三生有幸啊！"

彭羕吩咐家人备上美酒，与马超一起豪饮至深夜。席间，彭羕更是将心底的秘密和盘托出："马将军，倘若有一天上庸的孟达揭竿而起，还希望到时候您能在成都城内给予内应，如此一来，此事便能稳操胜券。像马将军这样的大丈夫，一定不会甘心做蜀地的一只看门狗的。"

彭羕的言语十分豪迈，仿佛已有成竹在胸。

第二天一早，马超便拿着彭羕的密信求见刘备，刘备当即下令逮捕彭羕下狱，同时严刑拷问是否还有同党。

彭羕被关入牢中才后悔莫及，他在狱中写了一封悔过书，托人送给诸葛亮，乞求能免于一死。刘备见信后，心中动摇，便问诸葛亮道："军师，你看该怎么办？"

诸葛亮却毫不为之所动，只是冷漠地说道："主公，这些不过是他狂人痴语，不足以采信。他生有反骨，即使一时感恩，以后会依然叛心不变。"

刘备随即下令，当夜就将彭羕处斩。

孟达得知彭羕被杀的消息后，感到自己的处境危险。他原有反叛之心，再加上申耽、申仪两弟兄在旁挑唆：“孟将军，咱们不如去投曹魏吧。您说不定会得到曹丕的重用！”

于是，孟达便私自带了五六十骑人马，背着刘封连夜逃往曹魏。

刘封第二天一早才得知孟达叛逃的消息，他却始终不敢相信：“奇怪，孟将军的部下都还留在城内，他昨天也毫无异状，怎么会叛逃呢？他可能是去打猎了吧。”

虽然左右部将都口口声声证明孟达叛逃，但刘封却不肯相信。

就在此时，边境关门快马来报，说有五十余骑人马硬冲关门，逃往曹魏。刘封这才慌了神，匆忙集合兵马，亲自领兵追赶。但他早已赶不上叛逃的孟达，只能无功而返。

“孟达这是为何？他怎么忽然抛家舍业地逃去曹魏？”

刘封正对孟达叛逃之事百思不得其解时，忽然来了一位成都信使，同时带来汉中王的急令。

“孟达的反叛之心，昭然若揭，为何你刘封却视若不见？汉中王命你立刻率领上庸、绵竹之兵，征讨他这不义之贼，务必取其首级，回成都复命！”

这道急令其实是诸葛亮出的妙计。刘备得知孟达叛逃的消息后，原本打算从成都调兵去追，但诸葛亮觉得不妥，反而应该由刘封前去追讨。之后不管事成与否，刘封都会回成都复命，到时再做处理也不迟。

另一厢，孟达投奔魏国之后，被带到曹丕面前。曹丕一方面十分欢迎敌方投奔而来的猛将，另一方面心中仍半信半疑。他不禁问道：“刘备之前待你不薄，不知孟将军为何要来投诚？”

“大王有所不知，想当初关羽被困在麦城之时，孟某拒绝出兵救援。此事已惹得刘备十分恼火，近来还从成都传来消息，说是刘备要治我的罪，为关羽报仇。我才不得不降啊！”

此时，恰好从襄阳方面送来急报，说刘封率领五万多兵马侵入边

境，四处烧杀，逼近此处。曹丕便拿此事试探孟达，下令道："襄阳城由我军的夏侯尚和徐晃两位大将把守，应该不会有差池。请孟将军前去襄阳助阵，只要取下刘封的首级，本王定会对你大加封赏。"

之后，曹丕便封孟达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命他立即赶赴襄阳。

当孟达赶到襄阳时，刘封的队伍已经逼近城外八十里处。孟达便修书一封，令军使送至刘封的阵地，要求军使取得回函而返。

刘封拆开书信一看，才发现孟达写了一封虚情假意的劝降书：

孟某经过几番考虑，已成为魏臣。为将来荣华富贵之计，您亦不妨降魏。您与汉中王虽名为义父子，但汉中王的嗣子终将即位。您不如归顺魏国为好。

刘封一把将来信撕得粉碎，大声骂道："我曾与孟达有些交情，但今天他竟让我做如此不忠不孝之事，就休怪我不念旧情了！"

刘封命人斩下军使的首级，立刻率兵攻打襄阳城。

但是，刘封的进攻却连遭败北。孟达每次都率兵攻到最前线，对蜀军旧部毫不留情。

另外，襄阳城中还有魏国名将夏侯尚和徐晃等人，刘封根本招架不住，频频战败。

刘封的人马在敌军三将的围攻之下连战连败，无奈撤至上庸后，却发现那里不知何时也已被魏军占领。

最后，刘封只得带着百余骑残兵败将，逃回成都。这一切都正如诸葛亮所料想的一样。

刘备听到刘封大败而归的消息后，吩咐道："不准刘封上堂，就让他在阶下等着。"

说罢，他与诸葛亮相对叹息。

之后，刘备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堂外，看了一眼伏在阶下的养子刘封，说道："竖子！你还有脸回来！"

刘封抬头辩解道："父王，当时叔叔有难儿臣不发兵，其实根本不是我的本意。都怪那孟达执意如此，我受其煽动，才做出这等违背良心的事，请父王明察！"

刘备见刘封径自狡辩，不禁气得怒眉倒竖，大声怒骂："你还在狡辩！你这些借口，我一概不听。看看你啊！你长得一副人模样，为什么会听孟达那个狗东西的诡计！你为何对有恩于你的叔叔见死不救！你如此不仁不义，简直就是个畜生！你给我滚！我一看到你就生气！"

刘备生气归生气，但一想到刘封毕竟是自己抚养多年的义子，忍不住又顾及亲情。刘备的眼泪止不住地落下，只得回过头去，不忍再看跪在阶下的刘封。

"父王！都是儿臣不好！儿臣有罪，请父王饶儿臣一命吧！"

刘封也泪流满面，跪在阶下连磕了几十个响头。刘备心中难过，但他只得强忍着悲痛，让自己犹如一块木石一样不为所动。

突然，刘封突然啼哭起来，哭声宛如婴儿一般，撩动着刘备的心弦。他紧锁的眉头也不禁舒展开来，就要化作一个慈父模样。

诸葛亮一直默默站在一旁，并不开口。他发觉刘备心软了，便以眼色提醒刘备，要早做决断。刘备只得愤然起身，大声喝道："来人啊！把这个不孝之子押出去，给我斩了！"

说罢，刘备夺门而出，脸色铁青地躲进内阁。

他回身锁起房门，任凭自己独自面壁悲伤。这时，一名老侍郎心惊胆战地到门外禀报道："刚才我问了许多从襄阳战败而归的将士，他们都说，刘封在上庸的时候便已经痛悔前非了。他得知孟达投奔魏国之后，更加自责不已。而且，在襄阳开战之际，孟达曾递过劝降书，也被刘封一把撕碎，还当场斩杀了魏国军使，发动攻击。由此可见，刘封已经知道错了，既然他心中已经悔过，我等还请主公垂怜，免他一命吧。"

刘备正有饶过刘封之意，见老侍郎求情，立刻顺水推舟："看来刘封的良心未泯，还是多少懂得忠孝之义的，罪不至死！"

刘备立刻奔出房门，急命老侍郎速去传令，自己也随后赶去。

他刚走了几步，就见对面走来几名侍卫，手里提着刘封的首级复命。刘备一见刘封已经身首异处，几乎瘫软在地。

“什……什么？你们怎么已经斩了他？我不过一时动怒，竟将一名得力之臣给斩了。唉！我好生后悔啊！”

不久，诸葛亮闻讯赶来，他一边将唉声叹气的刘备搀进屋内，一边冷静地劝道：“主公请节哀。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您现在心中难过也是难免的。但请您以国家的长久之计为重，何须怜惜一个竖子的性命呢？您若一直像一名凡夫俗子一般止不住哀伤，又该如何创建大业？您要记住，您是汉中王啊！请您擦干泪水，摒弃妇孺之仁，坚强些吧。”

刘备只是无力地点了点头。但是，这件事对于已经年届六旬的刘备来说，埋下了他日后身患重病的病根。

第十七章
改元之年

建安二十五年，魏国已改元为延康元年。

当年夏六月，魏王曹丕巡游四方，来到亡父曹操的故乡沛国谯县，祭祀祖坟。随行的有文武百官及护卫精兵三十万之众，可谓声势浩大。

沿途之上，官民清扫街道，跪拜迎接。谯县的乡民更是争相在路旁献酒供饼，大家纷纷议论："高祖虽然当年也曾返回乡里，但没有今天这么大的排场。"

但是曹丕只在谯县停留不久便离开了。他在祭完祖坟后，便立刻回了都城，乡民不免大失所望，他们不知曹丕是接到夏侯惇病危的消息，才急匆匆赶回的。但曹丕抵达邺都时，夏侯惇老将军已经离世。

曹丕为夏侯惇挂孝，并对这位功臣元老以礼厚葬。

"唉！最近真是祸事多啊！从正月以来，这大半年一直丧事不断。"

曹丕暗中嘀咕，群臣也都感到晦气。但从八月起，却有不少喜事接踵而来。

"石邑县乡下出现凤凰来仪。此值改元之年，真是个大吉兆！当地老百姓推举了代表，特来向魏王祝贺。"

曹丕听到侍者的报告，喜不自胜。没过几日，又有人来报告："临淄城里发现了麒麟。老百姓将其围在栏中，献给大王。"

当年秋末，邺都又传闻有黄龙显灵，不少人都说曾经亲眼所见。

一时之间，各地有各种祥瑞吉兽出现，大家都频频称奇。而曹魏的官吏们则凑在一起，编织起阴谋来：“如今天降吉瑞，正是在暗示汉朝将亡，魏将取而代之，一统天下。我们应该顺应天时，建议魏王说服汉帝，实行禅让。”

他们俨然是以这些吉兆，变成篡夺汉室天下的良机。

于是，以侍中刘廙、辛毗、刘晔，尚书郎桓阶、陈矫、陈群为首，大约有四十余名文武官员，最终决定联署奏章，去见太尉贾诩、相国华歆、御史大夫王朗三公，进行游说。

“诸位所想之事，正与我等的心意不谋而合。先君曾有遗言在先，魏王想必也不会反对此事的。”

贾诩、华歆和王朗三位重臣也意见一致。他们绘声绘色地描述各地麒麟现身和凤凰降临之事，仿佛自己亲眼所见一般，而非道听途说。

在中国，黄龙显灵、凤凰降临或者麒麟现身这样的传说，并不少见。民众们也乐于相信这种传说，很多人都宁可信其有，而不肯信其无。另外，中国的皇帝常与祥龙、凤凰这些吉兽关联在一起，因此士大夫们更懂得顺应潮流，将所谓的天象和吉兆加以解释，以此来酝酿时机，以便于其游说运作。

之后，王朗、华歆、李伏和许芝等一众魏臣，一同前往许都进殿上奏：“臣等惶恐，但汉朝的运数已尽，还请陛下禅让与魏王，以顺天命。”

众臣逼迫汉帝退位。

献帝当时三十九岁。他九岁时被董卓拥立，就万乘之尊后，历经战火频起，几度迁都。他一路坎坷，挨饿受冻，最后才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定都许昌，暂得片刻安宁。但无奈曹操专横，魏臣无礼，朝臣隐忍，大汉朝廷早已名存实亡。

与其他历朝历代的皇帝相比，献帝可谓福薄之人。他的一生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十分不幸。

如今，他在一众魏臣的逼迫之下，被提出如此无理的要求，他内心

的痛苦并非常人可以想象。

但献帝没有立刻答应群臣的要求：“朕虽不德，又怎么忍心抛弃祖先奠定的大业？此事应付诸朝议，再做决定。”

之后，献帝便拂袖走入内殿。

但华歆、李伏紧随其后，进入内殿，以麒麟、凤凰等瑞兆相逼，之后又以天文历数相迫：“臣等夜观天文，发现炎汉之气数已衰，帝星隐晦无光。与之相反，魏王乾象大盛，此乃魏应取代汉的预兆。司掌天台的众历官皆如是以为。”

他们甚至说道：“昔三皇五帝，均行禅让之礼，以无德让于有德。倘若陛下不遵天理而不行禅让，则势必被后代之皇帝所灭亡。大汉王朝四百年国祚已告终结，并非陛下之不德，怎奈时日已届。还望陛下不要再执迷不悟，以免招致祸端。”

如此言辞，实则已是威胁，但献帝却仍摇头拒绝：“你们所谓的祥瑞、天象，皆无稽之谈。”

随后又道：“想当初，高祖以三尺之剑，灭秦亡楚，至朕已是四百年的基业。如此大汉基业，怎能一朝舍弃！”

说罢，他便厉声将奸臣斥退，毫不退让。

而另一方面，魏王威逼利诱、贿赂分化朝廷众臣，逐渐显示出效果。如今的朝廷之中，已经没有真正效忠汉朝的忠臣存在。众臣或已辞世入土，或告老还乡，再无刚直良臣。

而剩下来的朝臣，皆畏惧曹魏权势，只能极尽谄媚之能事，唯曹魏马首是瞻。

因此，近来献帝上朝之时，发现文武百官的人数越来越少。朝臣们或称病请假，或返乡祭祖，甚至无故缺席。到后来，偌大的宫殿之中，只剩下献帝一人。

“唉！这是什么世道啊！”

正当献帝垂泪叹息之时，曹皇后从后殿款款而来，说道：“陛下，

吾兄曹丕唤我回去。您以后请多多保重龙体。”

之后，曹皇后便欲离去。

献帝清楚曹皇后一去便不会回来，忙拉住她的衣袖：“竟然连你也要离开朕吗？”

曹皇后头也不回地离开，外面早有车驾等候。献帝紧随其后，等在车旁的华歆无礼地说道：“陛下，您若不听臣等的谏言，不仅皇后会离开，之后还会有大祸临头。还请陛下三思！”

见到臣下如此无理，献帝即使性情再温和，也忍无可忍，他雷霆大怒：“你身为臣子，竟敢如此与朕说话，真是好大的胆子！朕即位三十余载，兢兢业业，从未下错一道旨令。若是天下有半句怨言，也是魏王专横所致，引得人神皆怒！”

华歆却毫不理会，他上前一步揪住献帝的衣裳，低声威胁：“陛下，您可不要误会。臣所说之话并非不忠，而正是担心您惹祸上身，才忠言相告。我们现在只需要您给一句痛快话，到底行还是不行？”

献帝紧紧地咬住嘴唇，不肯作声。

王朗对华歆使了个眼色，华歆才放开了献帝。献帝气愤之下，拂袖奔入内殿。

这时，突然从后宫各处传来纷杂的脚步声，只见魏王族人曹休、曹洪等人携佩剑跃上殿阶，大声喝道：“符玺郎在何处？符玺郎出来！”

所谓的符玺郎，就是宫中负责保管皇帝玉玺的官吏。只见一位品貌端正的老臣走上前来，面无惧色地答道：“我就是符玺郎祖弼，找我何事？”

“哦？你就是符玺郎？快将皇上的玉玺给我交出来！”

“你们要皇上的玉玺？”

“怎么？你胆敢抗令不成？”

曹洪立刻将宝剑挥到祖弼面前，但祖弼却毫不动摇，大声回

答："哼！即使三岁的娃娃都知道，玉玺是皇上所用的宝物，怎能轻易让臣下触碰？你们这些无礼之辈，还不给我滚下去！"

曹洪、曹休大怒，他们不由分说就将祖弼拖出去斩首，尸身扔进井中。

之后，魏兵闯进后宫门禁，他们着甲持戈，涌至后宫的南殿北厢、各处庭苑。献帝只得紧急召集朝臣，他双目含泪，悲怆地宣布道："祖宗的历代基业，今日竟毁在朕的手里。朕不德，无颜面对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无奈事已至此，唯有禅让于魏王，别无他法。朕只希望，万民安泰……"

献帝一边说，一边泪湿双颊，朝臣也呜咽成一片。众人的哭声，犹如雨落秋池，十分萧瑟。

此时，魏臣贾诩大步进来催促："皇上既然已经下定决心，就不要再耽误了。请赶快下诏，以免再度发生流血事件。"

献帝只得答应。他一边泪流满面，一边宣布禅让。贾诩立刻唤来桓阶、陈群等人，当场拟下禅国诏书，由华歆为使，捧着诏书，大摇大摆地出宫而去。

沿途百姓见到这一行的队伍十分招摇，却并不知刚才在后宫竟发生魏王篡权的行径。

曹丕一见华歆捧着诏书回来，立刻兴高采烈地要去领诏。但司马懿却连忙上前阻止："大王，你不可轻易接受禅让！"

一个人越是想要一件东西，就越不能伸手就拿。当别人送到面前时，我们更须反复谦让，才能接受，这样才符合礼仪规范。同理，曹丕越是想要得到禅让，就越须再三婉拒，表示谦恭，才不会招致天下人的非议。

在司马懿的提示下，曹丕心领神会，便假情假意地推脱："曹某何德何能，怎能受万乘之尊？"

不仅如此，曹丕还特意写了一封辞表，请敕使将诏书玉玺退回。

敕使回到宫中回禀之后，献帝大惑不解，环顾左右问道："曹丕为

何不接受禅让？他这是何意？”

献帝心中刚刚燃起一丝希望，却见华歆在旁说道：“想那古时，尧帝在位，欲禅让给舜，但舜拒不接受。尧帝便将娥皇、女英两位公主嫁之，而后再禅帝位……望陛下贤察。”

献帝闻言，刚刚燃起的希望也被打破。他唉声叹气，声泪俱下。次日，又派高庙使张音为敕使，把自己最钟爱的两名公主连同玉玺一道，送往魏王宫。

曹丕一见公主驾到，更是大喜。但贾诩仍对他摇头，示意时机还不成熟。

曹丕只得再次遣返敕使，之后他满脸不悦地问贾诩：“既然有尧舜禅让的先例可循，为何我此次还要拒绝？”

“大王不必如此着急。臣担心的是世人的舆论。您且想一想，若是世上的有识之士群起而攻之，指责曹家篡夺帝位，您不就十分被动么！”

“那么，我们难道还要让献帝三次下诏？”

“这倒不必。不过我们现在可以动手准备禅让的典礼。您可密令华歆造一座高台，为受禅台。再选择良辰吉日，举行大典。到时候，只需皇上亲捧玉玺，您便可接过禅让了。”

由此可见，魏王篡位是在如此慎重的预谋之下进行的。

受禅台定在繁阳一地，当年十月竣工。这是一座三层高台，配上仪典四门，装饰华丽。台下的朝廷与王府官员多达数千，另有八千御林军，以及三十余万虎贲。只见受禅台四周的旌旗林立，匈奴黑童与外族来宾也在其中观礼。所有大小官员及王府中人都争先恐后地赶来参加禅让大典。

十月庚午日，寅时。

这一天，天上飘着薄云，一轮红日却隐隐透着寒意。

献帝登上受禅台，以微微颤抖的嘶哑之声，宣读了册文。

大礼完成之后，曹丕便上台接过玉玺，献帝则率领旧臣，眼忍热泪至台下。

瞬间，鼓乐齐鸣，震耳欲聋，山呼之声，响彻云霄。当晚，天上下起冰雹，足有石头大小。

曹丕自封为魏帝，改国号为魏，再度改元为黄初元年，定都洛阳。其父曹操改谥为“太祖武皇帝”。

此时，献帝退位，境遇悲惨。魏帝的使者立刻来到他的住处，传达了苛刻的命令：“皇上心存仁慈，不忍杀你。特封你为山阳公，立刻赶赴山阳，永远不许回到都城。”

献帝无奈，如今的山阳公只得带着几名旧臣，骑着一头骡子，落寞地消失在初冬的田野之间。

第十八章
蜀国效仿

曹丕即位大魏皇帝的消息传来，蜀地刘备悲愤不已，破口大骂："曹丕真是岂有此理！"

献帝被逐出都城后，据说第二年便在封地死去。刘备悲悼不已，举行追祭仪式，奉谥为"孝愍皇帝"。之后，刘备更是闭门不出，为献帝服丧，将一切事务委托诸葛亮处理。他茶不思饭不想，消减了不少。令不少臣子担忧他的身体。

由于刘备不理政事，诸葛亮需要处理内政外交等诸多事宜，十分苦恼。

这一年，刘备已经六十一岁了，而诸葛亮只有四十一岁。诸葛亮十分有耐性，认为"百忍自无忧"，于是他无论多么繁忙，也会安慰自己，此为天命。

诸葛亮速来沉默寡言，生性沉静，让外人觉得有些忧郁。而在刘备闭门服丧期间，诸葛亮独自负担重任，更显得郁郁寡欢，甚至让人怀疑他是否能力不足。

但实际上，诸葛亮无时无刻不在思考问题，毫不松懈。

在后汉灭亡翌年的三月，襄阳有一个名叫张嘉的渔翁，特地来求见诸葛亮。

"小人在襄江撒网捕鱼时，忽见一道闪光，接着从河里捞起来这个东西。"

渔翁将捞起的东西献给诸葛亮，只见那是一颗黄金大印，金光灿烂，刻着八字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诸葛亮一见之下，大惊失色："这才是真正的传国玉玺！据说当年在洛阳大乱之时，皇后将玉玺带走，后来下落不明，莫非正是这个玉玺？看来曹丕手上的玉玺，定是仿造的赝品。"

诸葛亮急忙召来太傅许靖、光禄大夫谯周，命他们调查此事。众人纷纷传说："此乃天意啊！定是上天特送玉玺到蜀地，请汉中王继承汉朝正统。"

还有人提道："最近夜观天象，可见成都西北的天空，每夜霞光万道，祥光蒸腾。"

诸葛亮也认为，如今蜀地的气运已至。因此，他率诸臣一起来到汉中王的寝宫，说道："请您顺应天意，及时登基，恢复汉室，告慰祖庙之灵，安抚万民。"

刘备愕然："我怎能这样做？你们难道要陷刘某于不忠不义之境地吗？"

诸葛亮正色说道："主公怎么会这么想呢？我怎敢将您和欺君叛国的曹丕相提并论？曹丕这种大逆不道之人，应由谁来惩治？除了您是身为景帝后裔以外，还有谁能胜任呢？"

"但是，刘某不过是一国人臣，涿县一介村夫。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尚无一处得施王德。如今汉室既亡，若由我来承继帝位，恐怕会像曹丕一样，遭世人唾骂。你们不必多言，刘某不会称帝的！"

刘备执意不肯。

诸葛亮只得退下。但是从此以后，他便称病不出，既不理政务，也不见任何人。

刘备闻讯后，心中十分担心，

"孔明似乎病来得很急啊！"

终于，刘备按捺不住，亲自到诸葛亮的住处探病。

诸葛亮听说汉中王驾临，立刻从病床上起身，整理衣装，恭迎刘备。刘备忙说：“孔明，你快躺下休息。你本是生病之躯，莫要顾虑君臣之礼，躺下就是。”

“臣惶恐，您居然亲自驾临寒舍，探视病情，我真是不知说什么好。”

“孔明啊，我见你清减了许多，你可曾好好吃饭？”

“臣确实没有胃口。”

“你突然之间病倒，得的是什么病？”

“臣是心里烦躁，身上倒没什么不适。”

“你莫非得的是心病？”

“愿主公明察。”

诸葛亮说完便闭上了眼睛。无论刘备如何再询问，他只是回答身体无病，只是心急如焚。

“军师，你是不是因为之前刘某拒绝你的提议，才心中烦闷的？”

“正是！臣自出茅庐以来，至今已有十余载。一直以来，孔明尽心尽力侍奉主公，如今取得巴蜀，总算实现了部分的理想，不曾辜负主公的期盼。但是，值此建立万代基业，大展不朽宏图的时机，我却不知为何主公会拘泥于世俗舆论，在意个人名声，而丧失安定天下的志愿。倘若能一统乱世，奠定万代太平基业，唯有天选之人方能为之，而他人不可为。臣虽不肖，但当初我答应出茅庐侍奉于您，是因为我深信，您便是那位天选之人。您自己当年不是也确实踌躇满志，愿为百世万民而举义，以安天下吗？然而在今日，孔明却见您居然也同常人一般，安于小成，明哲保身，一想到此事，臣的心病便与日俱增。”

诸葛亮将自己心底的担忧和盘托出，而且他的言语之间并无半点私心，令刘备不得不服。

本来，刘备非常注重名份，他十分看重世人的毁誉褒贬，因此当诸葛亮向他建议称帝时，他难以轻易允诺。但是，考虑到如今周边的形

势，以及蜀地的态势，刘备已经不能再继续犹豫下去了。

“刘某明白了。看来我此前的顾虑过于肤浅了，如果我再沉默下去，恐怕会被世人以为我默许了曹丕的篡位，反遭世人耻笑。如今刘某的心意已决，待军师痊愈后，我们再来讨论登基之事。”

刘备答应下来后，便回宫去了。

没过几天，诸葛亮便重新回到蜀地朝廷，而且显得神采奕奕。他每日与太傅许靖、安汉将军糜竺、青衣侯向举、阳泉侯刘豹、治中杨洪、昭文博士伊籍、学士尹默，以及其他文武官员讨论登基大典的种种细节。

建安二十六年四月，成都举行了建都以来最隆重的大典。礼台设于武担之南，銮驾出宫门时，军队前呼后拥，文武百官群星捧月，山呼万岁。刘备接过玉玺，正式称为蜀帝。

礼毕后，定国号为大蜀，改元章武元年（公元221年）。

于是，中华大地上大魏与大蜀并肩而立，两位皇帝先后登基。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千古铁则被打碎了。而另一面，东吴的孙权会采取什么行动呢？

刘备在登基为大蜀皇帝后，容颜也为之改变。如今的刘备比起当年汉中王时代，显得更加庄重，气宇轩昂。

他做起事来，气魄也大有不同。刘备曾一度瞻前顾后，拘泥于名分及人情，令人怀疑他是否已经丧失了当年的远大志向。但在他与诸葛亮深谈一次之后，刘备这才顿悟，对于文武政务的更加投入，愈发体现出老年人的成熟。

“朕此生还有一个心愿未泯，就是攻打东吴，为义弟关羽报仇！我大蜀的军备可以说正是为此而准备的。朕要倾全国之兵，实现当年结义的誓约，汝等要戮力从事。”

有一天，蜀帝刘备慷慨激昂地宣布。朝廷之上虽然百官云集，但显得纪律严明，无人喧哗。听到蜀帝的宣告后，大家都精神百倍，目光炯炯，附和蜀帝的号召。

而只有赵云不以为然地说道：“万万不可！我国现在绝不能出兵攻吴，魏国灭后，东吴便会不战而亡。我们若先不攻打魏国，而先去伐吴，势必导致魏吴两家联手，到时候会使我蜀国陷入苦境。”

“赵云！你怎敢如此说话！”刘备呵斥道，“东吴乃是我大蜀不共戴天之仇敌。孙权不仅杀了朕的义弟关羽，还收容了叛徒傅士仁、糜芳等人。朕恨不得要生啖其肉，灭其九族，让世人知道为非作歹的下场！否则朕即位大蜀皇帝，还有何意义？”

“无论是骨肉之仇，还是惩治叛臣，这些都是陛下的私怨罢了。臣希望您能更重视大蜀的国运才是。”

“关羽乃是国家重臣，傅士仁、糜芳之徒则是国贼。朕身为一国之君，必须分清忠奸，洗雪冤仇，这自然是国事，又怎能说是私仇？如今，我们应该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才能获胜。你说的那些，并不适用！”

刘备对于出兵攻打东吴一事十分坚持。

他命敕使前往南蛮，与之修好，南蛮答应借五万兵马相助。

而正在此时，张飞却突然罹难身亡。

张飞此时人在阆中（今四川省阆中市），被封为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封西乡侯。

“我家大哥如今虽然已高就万乘之位，但看来没忘记我这不成才的弟弟啊！”

张飞重视情谊，受封之后，竟在敕使面前落下泪来。

自从张飞得知关羽的死讯后，就变得更为感情用事。他一喝便醉，一醉便怒，一怒便骂。他还会时常对着东吴的方向赌咒发誓，拔剑挥舞，誓要为关羽报仇。

而且，张飞如此暴躁，也常常迁怒于手下将士。他动辄就对手下拳打脚踢，招来许多怨恨。

这一日，在张飞领受官职之后，便设酒宴款待敕使。席间，张飞不

停抱怨：“你怎么不建议皇帝早日发兵，征讨东吴呢？”

张飞此言，仿佛在责怪敕使一般。

第十九章
桃园春残

张飞素来酒量大，纵使饮斗酒都难以一醉。但是，今天张飞却喝得头上青筋暴起，满脸通红，眼中布满血丝。他口沫横飞地说道：“我看啊，现在不光是朝臣，就连诸葛亮这个众臣之首，也忒窝囊了！诸葛亮现在当上了大蜀的当朝丞相，跟那帮文武群臣一样，人人贪图荣华富贵，哪个还肯外出打仗，受苦受累去？张某不肖，今日得封爵位，实在是荣幸之至，也更应对蜀王感恩戴德。只不过，我只要一想起二哥关羽已不在人世，便恨不得立即攻打东吴，给二哥报仇雪恨。可惜啊可惜！如今东吴未灭，蜀国之人便只想安于太平，张某真是无奈啊！倘若我二哥地下有知，肯定会怪我不给他报仇！”

张飞一边说，一边号啕大哭。

张飞乃是性情中人，每当酒醉或者动情之时，总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他今日的一番话也并非醉话，而是自己的真情流露。

因此，当蜀王的敕使离开后，张飞便亲自前往成都，准备敦促刘备发兵攻打东吴。

而对于刘备来说，他也和张飞一样，时刻不忘当初桃园结义时的誓言。而且他已经年过六十，更坚持言出必行，保持晚节。近来，他每天都会亲临练兵场，督导兵马加紧操练。

但是，诸葛亮及其他文武官员，大多认为应以社稷久安为重，反对出兵。

“陛下，您才初登九五之位，现在便发动大战不利于宗庙之重啊！”

刘备无奈，只得尊重大家的意见，暂缓出兵。

正在这时，张飞抵达了成都。他一到便听说刘备不在宫中，而去练兵场了，张飞直奔练兵场去寻刘备。

两人相见，张飞先是跪倒在地，行完君臣大礼，之后便抱住了刘备的双腿，放声大哭起来。

刘备安抚地拍着张飞的后背，柔声安慰道："三弟啊，你来了就好啊！如今二弟已经不在了。咱们桃园结义的三兄弟如今就剩咱们老哥俩了。你的身子还硬朗吧？"

张飞一边胡乱抹了把脸上的泪水，一边说道："陛下，您还记得咱们当年桃园结义之情，俺老张就知足了！二哥没了，我一心想着为他报仇，要什么荣华富贵又有何用？"

刘备闻言，也不由得伤心落泪："唉！还是三弟与朕想的是一样的！你愿不愿意同我一道，去攻打东吴？"

张飞闻言，乐得撒开刘备的双腿，雀跃而起："陛下！只要您肯去攻打东吴，俺老张随时奉陪！他们那些文官武将只顾贪图自己家太平，哪管咱们兄弟的血海深仇呢？若只听他们的话，二哥的仇怕是一辈子也报不了啊！"

"还是贤弟说得对！"刘备在张飞的鼓舞下，勇气倍增。他当机立断，直接对张飞下令道，"朕命你立刻返回阆中，整备人马，向南进发。朕也将率大军，到江州与你会合。咱们兄弟一道，一同伐吴。"

张飞连连叩头，然后跃下阶梯，立刻返回阆中，准备出征。

但是，刘备欲同张飞一道发兵攻吴的计划，立刻遭到群臣反对。学士秦宓等人更是直谏劝阻，可刘备却发怒道："朕与关将军犹如一体。现关羽被杀，朕岂能任东吴再猖獗下去？朕的心意已决，若有谁再敢阻拦，朕便下令拘捕，立刻斩首！"

刘备的性格原本十分温和保守，但晚年却变得十分固执，根本不理会别人的劝谏。

诸葛亮也反对此时出兵。他特意上表，向刘备指出虽然可以伐吴，

但此时却时机未到。只是刘备却对他的谏表无动于衷，毫不理会。

于是，在大蜀章武元年的七月上旬，蜀国便派出七十五万兵马，从成都浩浩荡荡远征出发。这其中，也包括从南蛮借来的赤发黑奴之军。

刘备将诸葛亮留在成都，命他保护太子，镇守后方。此外，马超、马岱兄弟二人则赴汉中，与镇北将军魏延一同驻守汉中。汉中为前线的大粮仓，因此刘备特地布下了重兵防守。

蜀军远征军，由黄忠担任先锋，冯习、张南为副将，中军由傅彤、张翼负责，另外赵融、廖淳负责殿后。七十五万大军，旌旗招展，坚阵如云，浩浩荡荡从蜀中南下而去。

但是此时却忽然飞来横祸，令蜀国备受重创。

原来张飞从成都赶回阆中之后，便立刻下令："大家准备，马上出征！"

张飞气势如虹，恨不得一口便将东吴吞掉。他还召来部将范疆、张达，吩咐道："此次我们发兵讨吴，是为了吊唁我的义兄关羽。因此，全军都要为我二哥披麻戴孝。咱们全军上至兵船的船帆，下至将士的旗甲战袍，都要用白色。将士们举着白旗，身着白袍出征。这件事就交给你们二人，三天之内必须办妥，大军第四天一早便从阆中出发，不得有误！"

"遵、遵命。"两人闻言皆心中暗暗叫苦，要在三天之内便完成张飞交办的任务，简直是强人所难。

但他们深知若当场抗令的话，可能张飞会大怒，因此只得先退下来商议一番，再请张飞更改命令："属下们为了完成张将军之命，粗算了一下。大概需要十天时间才能完成，请您宽限几日。"

"什么？三天完不成？"

张飞一听便暴怒而起。此时他已与左右参谋在制定作战计划，自己也仿佛置身于和东吴对阵的战场上。他怒斥道："哼！如今我军出发在即，哪有十天的功夫等你们磨蹭！你们胆敢违抗军令，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说罢，张飞便命人将范疆、张达五花大绑，押出帐外。还将他们绑在树上，用鞭抽打。范、张二人在全营将士面前受尽羞辱，觉得十分委屈。

“张将军！请饶命！我们一定想办法，在三天之内将您吩咐的物品置办整齐。”

张飞听他们求饶，这才不假思索地答应道：“哼！这还差不多！你们赶快滚，办不好差事便唯你们是问！”

之后，张飞才下令将他们松绑。

当晚，张飞与诸将一同饮酒，之后便独自回帐中休息，一如往常。只不过那天张飞喝得酩酊大醉，倒头便睡，鼾声如雷。

到了二更时分，忽然出现两个蒙面男子。他们偷偷摸摸地潜入了张飞的帐中，原来正是范疆和张达二人。他们探了探张飞的鼻息，确定他已睡熟，这才掏出怀中短剑，互相使了个眼色，便一起上前将张飞的首级割了下来。

之后，他们二人提着张飞的首级，向黑暗中飞奔而去。他们跳上早就等在岸边的一艘船，带全家几十口人，迅速逃往东吴。

可惜张飞就这么白白丧生了。怪只怪他的性格粗暴，目光短浅，又不知道体恤下属，才招来怨恨。张飞之死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年仅五十五岁。

第二十章
雁儿骚动

大暑七月，蜀国的七十五万大军从成都开拔，向东吴挺进。

诸葛亮一直将刘备送到城外百里之外，刘备一直催促道：“丞相不用送了，请回吧！太子之事就全权委托给你了。”

诸葛亮这才惆怅而返。

第二天，刘备刚刚扎下营来，便遇到张飞的部将吴班率一队人马追来。他们大声禀报：“皇上！大事不好了！”

吴班一边气喘吁吁地擦着汗，一边递上一封奏表。刘备从侍臣手里接过来一看，大叫一声：“什么？三弟！”

刘备一见信，便觉得一阵天旋地转，险些晕倒。众人见他脸色发白，浑身颤抖，冷汗不停地滚落下来。

过了好半天，刘备才缓过来，开口说道：“朕昨夜两度惊醒，觉得心惊肉跳。没想到，竟是三弟出事了！”

说罢，刘备这才痛哭失声。过了好久，他才勉强止住悲声，无力地说道：“看来这是他的命啊！今晚朕要好好祭他，设坛！”

第二天一早，正在大军开拔之际，忽有一员小将，身着白盔白袍，率领一彪人马急急赶来。

“我乃张飞之子，张苞！”

小将自报家门后，立刻被带到刘备面前。刘备一见张苞，倍感欣慰。他问道：“你同你父亲当年，果然十分相像，都是威风凛凛啊！你可愿与吴班一起，当朕的先锋？”

张苞答道：“张苞愿为陛下担任先锋，代替父亲为您杀敌立功，以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就在同一天，关羽的次子关兴也自率一队人马，赶来会合。

刘备一见到关兴，忍不住又落下泪来。

刘备身边的部将见皇上在出征路上数度落泪，便奏道：“古人有云：龙泪落地，亢旱三年。还请陛下为社稷着想，节哀顺变，保重龙体，以提高我军的士气才是。”

“你们说的正是。”刘备这才擦净眼泪，重新抖擞精神。

刘备深知，自己如今已是一名六旬老翁，以如此高龄率领七十余万大军出征，倘若自己在迎敌之前便自损身体，是绝对无法战胜东吴的。

而且，刘备的一颦一笑，都会影响全军的士气，他十分清楚自己应该振作精神，才能取得战场的胜利。

有一次，陈震对刘备建议道：“臣听说，前面有一座青龙山，山上有一名李意大师。据说此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可谓当世神仙。既然我们已经到此，不妨请他出山，为此番出兵卜一下吉凶。”

刘备原本对此举并不热心，但见众人皆希望占卜一下，便派陈震前去，请这位大师出山。

陈震领命，立即前往青龙山。一踏上山路，便觉得此处山间清云缥缈，果然十分有人间仙境的气派。

陈震一路登山，只见山路越来越崎岖，峰回路转闻山溪叮咚，雾霭袅袅，鸟语花香，果然是一派世外胜地。陈震一边走，一边观景，几乎忘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忽然，陈震发现迎面过来一个童子，到他面前便停步，笑问道：“请问您可是陈震先生？”

陈震闻言，十分诧异。他分明不认识这个童子，于是问道："咦？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昨天师傅就说了，今日有一名蜀国使者，名唤陈震，会上山来。"

"哦？敢问尊师可是李意大师？"

"正是。不过我师傅也说了，无论何人前来拜访，一概不见。"

"仙童，请一定带我去拜见尊师。我身为天子使者，倘若不见大师而返，难以复命啊！"

"好吧！我就破例为您通报一声。请随我来！"

于是童子带着陈震继续登山，走了几里山路，来到一处平地。童子让陈震在外等候，自己则走进庵内禀告师傅。李意无可奈何，只得出来相迎。

"天子使节到此，不知有何贵干？"

陈震见到大师便恭敬地告知蜀帝南征的旨意："有请大师出山，随我一同见过皇上！"

李意虽然不情愿，但只得答应下来，跟着陈震一起下山。

刘备一见李意，便立刻对其表明远征伐吴的心愿："多谢大师亲自下山。您想必已经知道，朕自弱冠便与关羽、张飞结为刎颈之交，戎马半生，已经三十余年。如今终于平定了蜀地，因朕为中山靖王之后，被众人推举为帝，创立基业。可是，朕却万不曾想到，两位同生共死的兄弟却先后被害，仇人俱在东吴，因此朕才决意伐吴。如今途经此地，得闻大师在此，便想请您占卜此行的吉凶祸福。"

李意却冷漠地回答："天数，一切皆为天意。我又如何知晓？"

"朕听闻大师善于观测天象，还请明示。"

"在下不过是一个山中贱人，如何得知宇宙万事？"

"您太谦虚了，哪怕一句金玉良言，也请不吝赐教。"

在刘备的再三请求下，李意才说："请拿纸笔来！"

之后，李意提笔在纸上画了一些图案。

他画的皆是兵马武器之类的图案，每画完一张，便立刻撕碎丢弃。他如此这般画了撕，撕了再画，不多时便已经扔掉了近百张纸。

画到最后，李意画出一个人仰卧在地，旁边还有一人似乎在掘土将其埋葬。画到此处，李意才停下笔来，在画旁空白处写了一个"白"字，搁笔说道："多有得罪了！"

之后，李意又说了一些高深玄妙的话，对刘备拜了数拜，便飘然离去。

刘备见此情景，心生不悦。他对身旁大将说道："哼！找这等狂人来占卜，真是浪费时间！把这些东西都烧掉！"

这时，张飞之子张苞来到他的座前，报告道："启禀陛下，前方发现吴军，请派末将去打头阵！"

"好！你果然有志气！朕就命你打头阵，快去立功吧！"

刘备刚取出先锋印绶，打算交给张苞，却听一人高叫："且慢！陛下，这先锋印绶应该交给我才对！"

众人心想，何人如此无理，举目观瞧，原来发言之人正是关羽的次子关兴。

只见关兴抢上前几步，拜伏在地，一边流泪一边乞求："陛下，如今亡父的尸骨未寒，正在拭目以待，我定要为他报仇雪恨！这先锋之职，请您交给我吧！"

张苞却是不肯："关兴！你有何本事，要抢我的先锋？"

关兴答道："我精通箭术，箭无虚发！"

张苞却毫无退让之色："若要比试武艺，我绝不会输给你，不然怎配做张飞之子？"

刘备夹在他们二人中间左右为难，便开口说道：“既然你们二人都想当先锋，那就较量一下。赢的人便领先锋印绶。”

“好！小爷便要你看看我的厉害！”

张苞立刻自信满满地下场比试。他命人在三百步外竖起一根旗杆，挂着一个小小的红色靶子，之后便开弓放箭，连中靶心。

“好箭法！果然虎父无犬子！”

在众人的喝彩声中，关兴向前，不屑地说道：“这等雕虫小技不足挂齿，且看我的身手！”

随后关兴便张弓搭箭，拉至满弦。

这时，只听云端传来几声雁叫。关兴屏气凝神注视天空，当雁群飞过上空时，便放出一箭。只听弓弦声响，一只大雁应声落地，身上正带着关兴那支箭。

众人见到如此高超的箭法，掌声雷动：“好箭法！射中了飞雁！”

张苞不服，跳起来大叫：“关兴！在战场上不是光靠弓箭取胜的，你敢和我的长矛较量较量吗？”

关兴当然不甘示弱，他立刻跳上马背，用剑指着张苞大叫：“哼！关某别的不行，赢你这杆长矛却绰绰有余！”

“你好张狂！”张苞怒喝一声，抄起父亲遗留下的丈八长矛，便要下场和关兴决一死战。

“孩子们！快住手！”刘备见状，连忙出言呵止，“你们的父仇未报，怎么先自己打起来？你们的父亲生前是义结金兰的生死之交，情同手足。万一你们两人动手，谁受了伤，让你们的父亲多么伤心？”

“啊！”

两人闻言，这才跳下马来，扔掉兵器，伏下磕头。

“从今往后，朕命你们要像你们的父亲一样，结为兄弟，永不再争

斗。”

两人听罢，发誓永不争斗。关兴年长张苞一岁为兄，张苞为弟，结拜为兄弟。

之后，又不断传来东吴敌军接近的消息，于是刘备分别任命关兴和张苞二人为水陆先锋，自己则率军殿后。从那天起，蜀军戒备森严，进入战备，势如破竹一般杀向东吴。

第二十一章
吴国外交

另一厢，范疆和张达二人刺杀了张飞之后，将他的首级藏在船舱之中，偷偷从蜀国逃亡。他们顺流直下，到达了东吴都城建业。之后，两人献出张飞首级，交给孙权，并宣誓效忠。他们还泄密道："如今蜀国已经集结七十余万大军，准备讨伐东吴。请您尽早派军到边境部署为好，否则此番刘备为了给义弟关羽报仇，将率军席卷而来，扑向整个江南和江东。"

孙权闻言，大惊失色，他立刻召集众臣商议："如今刘备终于举全蜀之力，攻来我东吴。看来他为关羽之死而对我东吴恨之入骨，我们应当如何阻止蜀军的猛攻呢？"

但是，孙权问完话后，却无人回答。大家都能想象蜀军拼死一战的决心，全都噤若寒蝉。

这时，诸葛瑾挺身而出："臣愿冒死出使，为主公求和。"

可是众人听了，却都报以冷笑。大家都清楚，诸葛瑾此前出使游说，从未获得成功过。但孙权想到，纵使诸葛瑾此番出使再次无功而返，也至少能拖延一些时日，可以让东吴有时间做出军事准备，便欣然答应下来："好！就烦你去蜀军营中试探一番。"

诸葛瑾得令，马上吩咐备船，怀揣孙权的书信溯江而上。

时为章武元年（公元221年）秋八月。

此时，蜀帝刘备已将大军推至夔关，大本营便设在白帝城。蜀军的

先锋则已挺进至川口一带。

刘备一听到东吴派诸葛瑾前来，便猜到了他的来意。刘备本不想见诸葛瑾，但黄权却劝他会见一下为好：“陛下，如果我们不见使者就将他赶走，未免显得器量狭小。您不妨请他进来，将我们的来意告诉他，让他给孙权捎个话。这样我们此番出征更出师有名，可以大张旗鼓地对东吴兴师问罪。”

刘备依黄权之言，传令召东吴使者诸葛瑾进来。诸葛瑾跪拜后，开口说道：“因臣弟诸葛亮在陛下身边已久，我主孙权思量着您或许会因此对我多眷顾几分，这才命我前来为使。”

“我来问你，你此行的目的是什么？”

“我此番前来，一来是为关将军之死求您的谅解。吴蜀本来无仇，何况陛下娶了孙权之妹为妻，两家联姻，因此荆州无论是您的还是东吴的，并无差异。只不过关将军与我国大将吕蒙不和，这才平地生波，最后才发展到如今境地。当时若非魏国逼迫，我们绝不会置关将军于死地。我主孙权每每谈及此事，总是懊悔不已。”

刘备闭上双眼，并不理会。诸葛瑾则继续滔滔不绝地说道：“无论是关将军之死，还是吴蜀两方交恶，归根结底都是中了魏国的奸计。倘若我们两方作战，会让魏国坐收渔翁之利，实属不智之举。因此，我恳请陛下能够收兵，我们两方继续恢复以往亲善关系。东吴愿将主公的妹妹送返蜀国，与您相伴，蜀吴得以永久维持唇齿之交。我此番前来，便是带来我家主公孙权的这番诚意的，请陛下深思。”

刘备一直默默无语，不肯吭声，那厢诸葛瑾继续发挥其雄辩的口才，接着游说道：“陛下想必已经知道了，魏国的曹丕竟然废掉汉皇，篡位为帝，令万民悲愤不已。陛下身为汉室后裔，应该去向曹丕报仇，而非对东吴开战。您这样做，会让天下人笑您只故小义而不知大义啊！还望陛下三思……”

这时，刘备忽然睁开双眼，挥手制止诸葛瑾继续说下去。

“吴使，够了！你可以回去，告诉孙权，就说朕近日便会亲临，请他洗颈待刃吧！”

“……”

诸葛瑾心头一凛，垂下头来。他听到椅子声响，再抬头看时，刘备已经离开座位径自回去了。

诸葛瑾深知，刘备的个性一直温厚仁慈，甚至让人觉得有些过于保守。但此番他竟然对一位敌军来使说出如此重话，可见其决心之坚决了。诸葛瑾知道自己这趟出使终告失败，他只得叹道：“唉！东吴此番无计可施了！”

一来他看到刘备的态度，二来看到弟弟诸葛亮并未随军前来，由此足见刘备讨吴的决定是无从回转的余地了。

诸葛瑾只得返回东吴，他此番带回的这个消息，再一次引起满朝震动。

东吴将面临一场空前绝后的大决战。一时之间，整个东吴上下，进入紧急状态。

一方面，东吴派出大批兵马，从水陆两路送往前方；另一方面，中大夫赵咨则出发去魏国。

赵咨此行是为东吴之使，出使魏国。对于北方国家来说，战争靠的是兵强马壮，但对于南方的东吴来说，他们更善于运用外交力量。因此，赵咨此行是打算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说魏国。

“哦？东吴也派来使者，向朕呈表？”

曹丕微微一笑，抬眼浏览了一遍东吴的表章。

看来，曹丕近来的日子过得十分悠闲。他接见赵咨时，也显得谈笑风生，闲聊一些东吴的民风民情。

“你来说说看，你家主人孙权是何等人也？”

赵咨生得其貌不扬，天生塌鼻，身材矮小，但气度却很坚定。他回答得不卑不亢：“我主孙权是一个聪明、仁智、雄略过人之人。”

他一边直视曹丕，一边眼睛也不眨地反问：“不知陛下为何嗤嗤发

笑？”

“朕自然会笑，我听你刚才这一番赞颂主君的话，实在言过其实，好笑得很啊！”

“陛下怎么会这么说，臣深感意外。”

“这有何意外？”

“在陛下面前我本该谨言慎行，但此时却不得不说出实情，恐怕陛下听到后，就再难发笑了。”

“何以见得？孙权有何过人之处吗？”

“我主孙权，从凡人之中提拔鲁肃为都督，是他的聪明之处；从士卒之中提拔吕蒙为大将，是他的明智之举；俘获于禁而不杀，是他的仁爱之行；占领荆州而不损一兵，是他的智慧体现；据三江虎视天下，是他的雄伟之处；屈身从魏，是他的谋略所在。这些还不能体现出吴侯是一位聪明、仁智、雄略集于一身的君主吗？”

曹丕闻言，笑容收敛下来，重新审视起面前这位其貌不扬的塌鼻之人。尤其是当他不假思索地说出“孙权屈身从魏，是他的谋略所在”时，在场的群臣也都愣住了。

曹丕此时怒目圆睁，他感到自己身为皇帝的威严受到了侵犯。

半晌后，他似乎出言戏弄赵咨道：“若朕现在要兴兵伐吴，你以为如何？”

赵咨摸了摸额头说：“无妨！大国虽有攻城略地的能力，小国也有自我防备的本领，没什么可怕的。”

“哦？你是说东吴从来都不惧怕魏国吗？”

“我们不是不怕，是因我东吴既有百万精兵，百艘舰船，又有三江之险，大家相信自己的实力可以抵御魏国。”

曹丕听罢，不禁真心佩服。他问道：“在东吴，有多少像你这样的人才？”

赵咨朗声大笑："如我之人，车载斗量。"

曹丕连叹三声，对赵咨十分佩服："所谓'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形容的就是你这样的好汉。来人啊！赐酒！"

赵咨凭借自己出色的外交本领，赢得了曹丕的尊敬，被奉为上宾。不仅如此，他的一番言行也对曹丕产生了影响，令曹丕对东吴的判断大为改变。因此，赵咨的此番出使，也算得上是东吴在外交上的一次大胜利。

之后，魏国答应赵咨会支援东吴，并封吴侯孙权为吴王，加以九锡之尊。曹丕还命太常卿邢贞亲自持印绶，随赵咨一同返回东吴。

当时，魏国朝臣并未当场反对曹丕的决定，但当吴使刚刚离开，大家却纷纷埋怨起来："这个东吴的矮子，将咱们耍得团团转！"

刘晔更是谏道："吴蜀两方交兵，天亡之也。陛下何不立即发兵，突入吴蜀之间，内破吴，外攻蜀，这样吴蜀必将土崩瓦解。您现在答应援助东吴，岂不是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请陛下不如佯称援吴，实则暗中捣乱，同时立刻制订伐蜀的计划。"

"不行！朕怎能失信于天下？"

"陛下，如今东吴诡诈，您又赐予吴王之位和九锡之尊，正如为虎添翼。待日后东吴变得日益强大，咱们再想令其臣服恐怕不易啊！"

"如今孙权已对朕称臣，他又不曾反叛，朕何来的讨伐之名？"

"孙权如今之所以不反，乃是因其官位尚低之故，他如今不过是骠骑将军南昌侯而已。待他被封为吴王之后，身份仅比陛下低一级，难免会心高气傲，不见得会再对陛下如此谦逊了。到时陛下若再想发兵伐吴，恐怕会被世人以为您是贪图江南之富饶，以及南方美人啊！"

"好了，朕都知道了！朕现在便静观情势的发展，既不助蜀，也不救吴，就看他们自己斗得你死我活。你们不用再说了！"

刘晔见皇帝如此决定，也不便多言，默默退下。

赵咨出使魏国获得外交成功，以及孙权被封为吴王的喜讯，立刻轰

动建业城。

不久，魏国使臣邢贞的船便抵达东吴，孙权早就迫不及待地等待受封，急匆匆准备亲自去岸边迎接魏使。

建业城中不乏颇有骨气的老臣，他们一见孙权心浮气躁的模样，不禁心中不满。顾雍忍不住劝阻道："主公，您身为江东之主，为何要亲自迎接魏使？咱们何须要魏国来封什么吴王之位？"

"顾雍，你这话未免器量太小。想当年，汉高祖不也曾受封于项羽么？咱们赶快准备，出去迎接吧！"

于是孙权带上东吴群臣，出城迎接。

邢贞却自恃为上国敕使，态度显得十分傲慢。他见到孙权亲自出迎，甚至倨傲得不肯下车便要直接入城。东吴老将张昭大声怒斥："你快些下车！真不知这车上坐的是个不懂礼数的野人，还是假冒而来的使者？你莫要欺负我东吴无人，便如此羞辱！"

站在道路两旁的东吴众臣也齐声高喝："想我东吴三代以来，从未向别国屈从过。如今受魏国册封已是委屈，又何须受你这个小人的侮辱！"

激动的人群之中，甚至有人痛哭失声。

邢贞这才匆忙跳下车来道歉，他好奇地向路旁的群臣问道："刚才是何人大哭？"

只听一人出声："是我哭的，有何贵干？"

出言之人正是偏将军徐盛。邢贞连忙上前赔罪，他心中不由得对东吴多了一番敬意。

孙权此番接待魏国来使，可谓是厚待有加。他一面兴高采烈地接受魏帝的册封，一面立刻昭告建业全城，接受百官的祝贺。

邢贞见到孙权此举，倍感安心。他临回魏国之前，还被吴王请至酒宴，奉以山珍海味，隆重践行。席间，孙权还命人拿出无数谢礼，请他带回魏国。

“区区礼物，略表心意。”

邢贞虽然在魏国宫中见惯了各种大场面，但如今眼见如此堆积如山的珍奇礼品，未免还是十分吃惊。

吴王的礼物有珠玉、金银、绸缎、犀角、玳瑁、翡翠、孔雀等奇珍异宝，由百匹金鞍白马驮着，一直送到江边魏船之上。

事后，东吴元老张昭小声诘问吴王：“大王，您如此厚待魏使，又奉上贵重的礼物，未免对魏帝显得过于献媚了些吧？”

孙权轻轻一笑：“曹丕原就是一介贪得无厌之辈，唯有以利相交。若眼光看得长久一些，这些金银珠宝不过是一堆瓦石而已。”

“主公英明！”

张昭这才舒展开紧皱的眉头，赞许地点了点头。他已经侍奉了东吴三代主君，身为一介老臣，见到原本稚嫩的孙权竟有如此谋略，他欣喜得几乎热泪盈眶。

东吴其他臣子也深深为孙权的谋略所折服。

第二十二章
一战成名

与此同时，蜀国大军已经驻扎在白帝城，蓄势以待地静观南方与江北的动静。

有探子来报："东吴急求魏国增援，魏仅赠孙权以吴王之位，曹丕依旧保持中立。"

"果然如朕所料，曹丕是想坐收渔翁之利。"刘备闻讯后，果断下令进军。

蜀国大军再加上南蛮王沙摩柯的数万名勇猛番兵，以及洞溪方面的大将杜路、刘宁的助阵，一时之间水陆两路一起进发，气势如虹地迅速抵达秭归一带。

正如长江的波涛汹涌一般，自上游而来的滚滚杀机也顺流而至。

东吴人人心知国难将至，感到异常地紧迫，但也有不少人还幻想着魏国能出兵相助。

直到最后，东吴一直没有等到魏国增援的一兵一卒。孙权才幡然醒悟，认识到要依赖别人的援助，是既危险又愚蠢的想法。

直到这时，孙权才终于决定要打一场吴蜀决战。但是，在他召集群臣商议时，大家竟吓得无人敢发声，更无人敢于与蜀国迎战。

这时，忽然从角落传来一个慷慨激昂的声音："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虽年纪尚轻，但也愿以兵书中所学，报效主君。请派我上阵杀

敌！”

众人侧目观瞧，发言之人是孙权的外甥，武卫都尉孙桓，年仅二十五岁。孙权闻言十分欣喜，立刻答应他的要求。

“听说你家里还有两位食客，李异与谢旌皆是万夫莫敌的勇士。如此甚好！就派你与他们一同出战，老将虎威将军朱然给你当副将。”

于是，孙桓与朱然立刻率领五万吴军，赶至宜都（今湖北省，宜都市）。孙桓和朱然分任左右都督，各率一路人马成左右两翼与蜀军对峙。

蜀军则从白帝城开拔，经秭归来到宜都。百姓纷纷自愿加入队伍，蜀军的势力越发扩张，呈现出一派席卷之势。

“听说吴军的孙桓也是一员小将，请派末将出战会会他！”

一日，关兴前来请战。刘备考虑到之前他与张苞争做先锋的事，故此下令：“你和张苞一起去吧！”

于是关张两员小将各自上马，分别率领队伍如同两道黑旋风一般，杀向吴军阵营。刘备又令冯习、张南二将：“他们两员小将都是初次上阵打仗，朕派你们二人率精兵在身后照应。”

首战蜀军大胜。吴军小将孙桓也是初次上阵，毫无经验，被关兴、张苞一阵冲杀之下，阵地大乱。而孙桓的两名副将，谢旌被张苞所杀，李异则中箭，逃走途中被关兴追上，惨死于大刀之下。

那厢，张苞准备返回之时，却四下寻不见关兴的身影。他着急地在敌阵中左突右冲，高声喊叫：“哥哥！哥哥你在哪里？”

倘若他们的父亲在地下有灵，见到两位小兄弟的情谊，一定会感到万分欣慰。

旷野之上，太阳西坠，天色渐渐变得阴暗。但是张苞没回来，关兴也没出现。

“今日之战，我方大胜！”

刘备听到蜀军将士凯旋的声音，反而愈发担心起来。

“他们两个跑哪儿去了？”

刘备心中不安，便亲自走到帐外极目远眺，盼着两人归来。

终于，关兴和张苞二人并驾齐驱地返回营地。随他们一同回来的，还有一名吴军的俘虏。他们所俘之人正是吴军名将谭雄，关兴一路追赶他，才走脱了队伍。后来遇到张苞，两人才一道回营。

“好！你们颇有乃父遗风，果然是虎父无犬子！”

刘备拍了拍两员小将的肩膀，大声赞扬。之后又命人砍下谭雄首级，燃起篝火，祭奠阵亡的将士，还赐酒犒劳大家。

而东吴由于首战大败，又折损了三员大将，孙桓无奈只得阵地后撤。他惭愧之余又愤恨不已：“今日之辱，定要报复！”

孙桓年轻气盛，他立刻重整旗鼓，打算与蜀军再战。

另一厢，蜀军也在观察敌情，策划下一步战术。

“看孙桓如今的部署情况，咱们若再用上次的战术，恐怕难以取得如前次一般的速胜。”

冯习、张南、张苞和关兴等人对此英雄所见略同，他们便又拟定一个计策，开始暗中施行。

上一仗中，吴军左翼陆军大败，但江岸附近的右翼水军却未受到影响。一天，东吴哨兵在巡逻时俘获一名蜀兵，便将他带到水军都督面前。

“你是怎么被我方哨兵抓到的？”

“小人迷路了。”

“哦？蜀军阵地并不在此，你因何会在江边迷路？”

“小人是奉冯习将军之令，埋伏在此，准备晚上潜入孙桓营中放

火，进行夜袭。我们一行五十人，在运油途中，小人迷路了，便被抓了过来。”

朱然都督闻言，心中大喜。他拍掌说道：“立刻传令，全体水军上岸。咱们先截断蜀军夜袭的退路，到时候和孙桓之兵两面夹攻。”

他立刻命人将此讯送到孙桓营中。

但送信人刚上岸不久，便被伏击在半路的蜀兵所杀。其实这就是冯习和张南拟定的计策，他们早就料到朱然会派人给孙桓送信。

但是朱然却对此全然不知，当晚，他正打算按计划率军上岸夹击，大将崔宇提醒道：“都督，此事有些蹊跷。咱们只凭一个蜀军小兵的说辞便要展开如此大的行动，恐怕有些轻率。还是请都督守在此地，末将先去探路为好。”

朱然觉得有理，便命崔宇带一万人马上岸，先行探路，自己则留在水军观望。

果然，刚到二更时分，孙桓营里便起了大火。虽然朱然早就获悉此事，也派人向孙桓告信，但崔宇却不知送信之人早在途中便被蜀军所杀。因此崔宇一心赶去支援。

不料，一行人行至途中，却遭遇到蜀军的伏兵。张苞和关兴率领手下一拥而上，将崔宇俘虏，一万名吴军也被打得溃不成军，只得退回江边。朱然见势不妙，当晚便将战船后撤至五六十里外的下游地带。

吴军连战连败，孙桓深受打击。如今连营地也被敌人烧毁了，他只得退守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东）。

而蜀军却穷追不舍，还将崔宇斩首示众。这些噩耗传至建业，令众人陷入一片愁云之中。

“大王，您不要灰心。虽然东吴的名将已经所剩无几，但咱们仍有不少精兵良将可用。您不妨将大将甘宁召来吧！”

老臣张昭见状，立刻出言勉励孙权。

第二十三章
冬将军

冬天来了。

蜀军连战连胜，在巫峡、建平、夷陵连绵七十余里的战线上，迎来了章武二年（公元222年）的新春。

刘备在与近臣同饮贺春之酒时，略有醉意地感慨道：“看这山河之中一片瑞雪皑皑，想起自己已经鬓发如霜。不知不觉间，朕也老了，身边的大将们也多已年迈，着实难耐这冰雪严寒啊！不过，所幸还有关兴和张苞这些年轻人已能独当一面，令朕倍感欣慰。”

当日午后，便有人前来禀报：“陛下，黄忠带着十骑人马投降东吴去了。”

刘备闻言，摇头说道：“黄老将军今早还与朕一同饮酒，他是不会投降东吴的。想来定是怪朕出言不慎，伤了黄老将军的自尊，他定是不服老，私下去攻打东吴。唉！他已是年届七旬之身，倘若此行有个三长两短，都是朕的罪过。关兴、张苞，你们速去增援黄老将军！”

刘备的推断完全正确，黄忠正是赌气打算去攻打吴军，因此他仅带了十名随从。当他路过蜀军的夷陵阵地时，大将冯习和张南问道：“黄老将军，您怎么来了？”

黄忠端坐在马背上，实言相告：“陛下在贺春酒席上说，如今手下都是些老朽之将，难耐这冬日严寒。黄某虽年逾七十，尚能吃得下十斤肉，拉得开二石硬弓。因此，我打算亲自上阵，攻打敌军，好让吾皇安心。”

“黄老将军，您这是何苦呢？”张南好意劝慰，但黄忠却觉得对方仍然是念他年迈，因此并不领情。

张南只好接着解释：“黄老将军，您有所不知，如今吴军已经变阵了。小将孙桓因为经验不足已被撤至后方，换上来的是老将韩当和周泰率领的建业大军。现在吴军的先锋大将是潘璋，还有东吴第一猛将甘宁率的机动队接应。您如今只领十骑人马要去对抗东吴的十万大军，岂不是以卵击石？”

黄忠根本不听张南的劝阻，只撇下一句：“无须多说，你们且等老夫的捷报！”之后，便径自率领十骑人马冲向前线。

张南和冯习大惊：“不好！黄忠此去凶多吉少，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于是两人只得急率一支队伍随后跟上。

却说黄忠一行一路冲入吴军前线，来到潘璋阵前，竟然未遇到任何阻拦。不待吴军的哨兵示警，黄忠便高喝道：“我乃蜀国老将黄忠，单骑而来，要为关将军报仇雪恨！”

东吴士兵一见不好，纷纷从前线围拢到中军之中，而黄忠早已和吴军大将潘璋动起手来。

张南和冯习此时及时赶到，不久后关兴和张苞也率数千骑人马席卷而来。两军迅速陷入一场混战之中，乱军之中虽未将潘璋拿下，却也将吴军杀得落花流水，蜀军再次获胜。

“黄老将军，幸好您平安无事，咱们还是回去吧。”

关兴和张苞正劝黄忠见好就收，黄忠却将眼睛一瞪：“胡说！老夫还未替关将军报仇，回什么回！我明天也要去打敌人，后天还要去！此仇不报，誓不回还！”

于是，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将军又突袭进吴军营中。他一边冲一边高喊：“潘璋！出来！”

但今日的吴军早有准备，他们将黄忠引入一险要处。黄忠刚想杀出一条血路突围，却不料被无数飞石袭击。在黄忠的前后左右，分别有吴军大将周泰在右山，韩当在左溪水，马忠和潘璋在背后山谷，吴军从四

面八方包围上来，将黄忠困在正当中。

黄忠此时身陷绝境，已经无路可走。他身中数箭，坐骑也被乱石砸死，只觉得精疲力竭，两眼昏花，已经无力支撑。

“天绝我也！”

黄忠宁死不降，于是拔刀欲自行了断。突然，他看见吴军大将马忠疾驰而来，马蹄扬起漫天飞尘。黄忠一见，哈哈大笑：“老夫临死还来个垫背的，你跟我走吧！”

黄忠拼尽最后一丝力量站起，宛如一尊神明的雕像一般。

“老匹夫！你满头白发，还想留恋人间不成？”

马忠冲到近前，挺枪刺向黄忠，却被对方握住枪柄，两人僵持不下。正在此时，四面吴军突然骚乱起来，马忠不愿再战，撒手扔枪。黄忠顺势夺过枪来，抬手便刺了回去。

原来是关兴和张苞听闻黄忠被吴军困在险境，急袭赶来搭救。马忠见事不好，连忙拨马就逃，躲进山谷。

“黄老将军，我们来救你了！”

黄忠听到熟悉的声音响起，便昏了过去。当他再度苏醒时，发现正躺在自家营中，关兴和张苞在一旁侍候。

黄忠感到有人在轻抚自己的脊背，忍痛回头一看，竟是蜀帝刘备。

“黄老将军，请恕朕失言啊！”

“陛下……”黄忠大惊，想从床上起身，无奈失血过多，体力不支。他起不来身，只得忍痛望着刘备说道，“陛下，您可不要这么说。黄某能一直服侍贤君，直到七十五岁，可谓足矣！我的命不足惜，还望陛下保重龙体啊！”

说罢，黄忠气绝身亡。

此时，帐外暴风吹雪，暗如黑夜一般。

黄忠的灵柩被送回成都之日，刘备目送出营，望着漫天飞雪的灰色天空，他长叹一声：“黄老将军，你且走好！”

之后，刘备下令，拔起冻住的帝旗，全军挺进到猇亭（今湖北省，宜都市下辖区）。

在此，蜀军与吴军韩当不期而遇，展开会战。张苞一举打败韩当手下大将夏恂，关兴也摘下周泰之弟周平的首级。刘备远远观战，不由得击掌感叹：“真是虎父无犬子！”

就这样，蜀军一边作战一边推进，越过尸山，渡过血河。刘备御驾的白旄黄钺、黄罗伞盖在这冰雪严寒之中都结了冰挂，宛如水晶珠帘一般，一路摇动前行。

而东吴水军大将甘宁那边，他自从建业出发时便已身体有恙，如今入冬之后，更是饱受病体困扰。他虽有心扭转吴军败势，却已无力应对。因此，他只得在陆军撤退时，也上岸换乘马匹一道撤退。

谁料甘宁在撤退途中，却遭到蜀军南蛮兵的埋伏。由于甘宁将主力留在船上，身边仅带少数随员，南蛮兵凶神恶煞的猛攻之下，甘宁的手下根本无力抵挡。一战之下，甘宁的人马几乎被斩尽杀绝。

甘宁也被沙摩柯一箭射中肩膀，只得一路逃命，来到富池口（今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他自知死期已至，便在一棵树下弃马，靠在树根处慢慢死去。

到了二月。

吴蜀两军一直在猇亭附近反复激战。蜀军的将士，士气越战越旺，而吴军连战连败，人人自危，节节败退。

这一日，蜀军再度大胜而归。在众人凯旋之时，天色已暗，唯有关兴一人迟迟未归。

“你们分头去寻关兴！朕十分担心。”

刘备命令张苞和其他将领分头去找关兴，自己则担心得直至夜深也难以成眠。

第二十四章
慰灵宏愿

关兴一直追击东吴的败军，忽在乱军中发现了杀父仇人潘璋。关兴一见仇人便红了眼，发誓：“我决不能放仇人逃走！”

关兴一路追赶，直到深山老林，却不见了潘璋的踪影。天色已暗，他在山里转来转去竟然迷了路。

此时，他远远看到一处人家亮着灯火，便上去敲门但求一饭一宿。

“请进。”

一位老翁打开柴门将他引进屋内，关兴刚一进门，一愣之下忽然拜伏在地。只见房门正中设有一处牌位，明晃晃的烛火照耀下，亡父关羽的画像被供奉其中。

“老丈，为何家父的画像会供在你家中？”

“哦？您是关将军之子吗？”

“不错，我是关兴。”

“哦！我们这里原是关将军的辖地。在将军生前，百姓们便感其恩德，早晚敬香，如今更是将关老爷奉为神明，每日敬拜。”

老翁竟然在家中迎来关兴，十分高兴，忙从床下掏出好酒款待于他。两人饮至深夜，忽闻一通拍门之声。门外一人大叫：“快开门！我乃东吴大将潘璋，因迷路至此，借宿一晚。”

关兴立刻跳起来：“哼！竟然送上门来了！今天我就要为父亲报仇雪恨！”只见他一把拉开房门，冲出室外，大喝一声：“潘璋！拿命来！”

关兴一把将潘璋按倒在地，砍下脑袋。他大喜父仇已报，便将潘璋的首级挂在马上，辞别老翁而去。

关兴走在半路，忽遇潘璋的手下马忠迎面而来。

马忠发现潘璋的首级挂在对方鞍上，立刻大喝一声：“何人如此大胆！”

说着便向关兴冲来。关兴也知对面正是仇家，二话不说便上前相斗。

正在这时，忽见一彪人马举火而来。正是张苞奉命来寻关兴的队伍。

马忠见势不好，转身便逃。张苞和关兴两人一起回到营中，献上潘璋的首级。

两军交锋以来，吴军屡战屡败，如今又折损了大将潘璋，士气低迷。这支吴军本有不少当初投降吕蒙的荆州士兵，原本便心有不甘，如今又见到吴军难以抗衡蜀军，便有不少人起了投蜀之心。

这些吴军私下商量：“蜀国的皇帝最恨的人就是麋芳和傅士仁二人。要不是他们当初叛蜀投吴，出卖关将军，关将军决不致死。咱们若能取这二人的首级，献给蜀帝，定可获得重赏。”

麋芳和傅士仁也发觉营中的异动，他们心中担心，便暗中商量：“咱们哥俩可得多加小心。如今吴军之中那些老荆州兵一直蠢蠢欲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先对咱们二人下手。蜀帝最恨的人是马忠，咱们不如将他杀了，献给蜀帝，发誓痛改前非，说不定能换回一条活路。”

二人商定以后，连夜砍下睡梦之中马忠的首级，逃往蜀军阵地。

刘备见到麋芳与傅士仁伏在脚下，龙颜大怒。他怒声骂道：“好啊你们！这两个背信弃义的畜生！你们竟然还有脸回来！上次你们为了自

保将朕的义弟关羽出卖！现如今又因自己有难杀了马忠，背叛东吴！你们的所作所为，卑鄙之极，猪狗不如！朕若饶了你们，便有辱百世武门，对不起世间节义！关将军的在天之灵更是容不得你们！——关兴！这两个仇人就交给你！你去砍下他们的脑袋，给你的父亲献祭！”

关兴立刻谢主隆恩，然后揪住两人的领口，扯到关公灵前，斩首供在牌位前。

关兴的父仇得报，高兴得欢呼雀跃，相比之下张苞则有些落寞。刘备觉察到张苞的心情，便安慰道：“张苞啊，你不要着急。待朕攻破东吴之时，便是为你的亡父报仇雪恨之日！”

与此同时，张苞的杀父仇人范疆和张达，却已被押入囚车，从建业押解而来。他们的囚车一路沿途示众，受尽百姓的侮辱。

这又是为何呢？

盖因东吴建业城内一直接到吴军在前线连遭惨败的消息，令朝中的主战派和主和派激烈辩论，最后主和派占了上风。他们认为：“吴蜀原本联手，现在蜀国上下同仇敌忾，举全国兵力前来征讨东吴，无非是由于吕蒙、潘璋、傅士仁和糜芳等人酿下的大祸。如今，这些人死的死，亡的亡，所剩的只有杀死张飞的范疆、张达二人。我们没有必要为他们两个小人而付出昂贵的代价。为今之计，应当立刻将此二人逮捕，连同张飞的首级一起送还蜀国。之后，我们再将荆州之地奉还刘备，呈表求和，再送还夫人。如此，一来可以平息蜀国的怒气，立即收兵，二来也不至于东吴的威信扫地。如若不然，任凭现状持续发展，恐怕不日之后蜀国大军就会兵临城下啊！”

虽然主战派猛烈地驳斥这种论调，但孙权眼看战况愈发紧张，情势愈发危急，只得采纳了主和派的意见。

于是，孙权派出程秉为使，携书赶往猇亭。同时，他还将锁进囚车的范疆、张达，以及装在沉香木匣盐浸的张飞首级一并奉上。

刘备接过木匣，指着范疆、张达二人对张苞下令：“贤侄，这两个畜生就交你处理！”

张苞按住额头，大喝一声：“此乃天意！”

张苞几步上前，将囚车的铁门扯开，拖出二贼，将他们乱刀砍死。之后，张苞又将二贼的首级供到父亲灵前，号啕大哭。吴使程秉见状，不由得毛骨悚然。他试探地问道：“我家主君还愿将王妹送还，与陛下重修和睦。”

不料刘备却断然回绝：“此事想了结，可并不那么容易。朕打算继续讨伐东吴，之后还要灭了魏国，仿效光武中兴，一统天下乐土。”

第二十五章
一介书生

吴使程秉仓皇逃回东吴，据实禀报。孙权闻讯后，只得再次召集群臣议事。东吴的文武百官这才真正体会到蜀国的决心，个个吓得瑟瑟发抖。

“各位，你们因何会如此惧怕？蜀国有攻城之将，东吴也有栋梁之材。我们何须惧怕他们？”发言之人名叫阚泽，字德润。

孙权一听，连忙问道：“哦？我东吴还有这等人才，我竟不知！值此危难之际，正需要栋梁之材，我甘愿为他提靴。”

阚泽答道：“不是别人，正是镇守荆州的陆逊是也。”

众人闻言，不禁一阵骚动，还有人出言讥讽。

“原来是他？”

孙权不发一言，众臣皆连连反对，而张昭和顾雍也苦笑着摇头。

“东吴的栋梁之材，首推周瑜，次为鲁肃，而后吕蒙继之。他们三人的威望已经无人能及。如今，这三公皆已故去，大难当头，你竟会将陆逊那个黄毛书生推举为栋梁，简直是在开玩笑！”

顾雍也接着张昭的话说道：“陆逊不过是一介书生，对领兵作战一窍不通，况且他少不更事，又怎能率领吴军力挽狂澜？如果我们临危而胡乱用人，也恐难服众，俗话说‘不服则生乱’。此时想凭借陆逊来击败蜀军，简直是痴心妄想！”

虽然大多数人都持反对意见，但孙权还是力排众议，下令道：“传陆逊速回建业！”

于是，立刻有快马驰去荆州传令。阚泽则以身家性命担保举荐：“倘若此人不能获胜，阚某愿以人头来换！”

孙权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实是因他忽然想起吕蒙生前常对陆逊推崇有加。他心想：“这个书生陆逊虽然资历不足，但吕蒙都愿拔擢他替自己守荆州，至少说明其必有过人之处。”

另一厢，陆逊接到命令后，立刻赶回建业谒见吴王。当孙权欲将统兵的任务交给他，问他有无自信时，陆逊如此回答：“临危受命，臣万死不辞，谨遵授命。”

他的回答之中颇有自信之意，之后陆逊又接着说道：“大王虽亲口下诏，但臣希望您能召集文武群臣，举行一个庄严的授命仪式。并请大王在众臣面前，向臣授予宝剑。”

孙权立刻命人日夜赶工，在建业城北筑台。授权仪式当天，东吴的文武百官列于台下，仪仗队伍十分威严。之后，陆逊登上高台，从吴王孙权手中庄严地接过宝剑，以及白旄、黄钺、印绶、兵符。孙权庄重地向全国上下宣告：“拜陆逊为大都督，护军镇西将军。从今日起，陆逊掌管东吴六郡八十一州兼荆楚诸路军马。”

当陆逊被拜为东吴大都督的消息传来，前线的吴军将士纷纷觉得不满，大家议论道：“陆逊不过是一介黄口书生，怎能担任咱们东吴的大都督？”

“一介书生也要带兵打仗？他有什么能耐？”

“大王究竟是何意？莫非是建业城中那帮贪生怕死的小人给出的烂主意不成？”

大家心中纷纷表示不服，甚至觉得东吴的气运将尽了。

就在军心浮动的状况下，新任大都督陆逊到任了。

陆逊一到任，便首先召集荆州各路兵马，以及丁奉、徐盛等诸将，首先在中军营将帅旗立了起来。但是，那些原本在前线作战的东吴大

将，却人人态度傲慢，无人前来拜贺。

陆逊对这些前线大将的倨傲态度毫不介意。他选定一天，发出通告，命各营部将前来共商军机。

当日，众人纷纷前来之后，陆逊便登上将台，高声宣布："陆某从建业出发之时，吴王亲自授我宝剑和印绶，并下令，'城门以内，孤主之；城门以外，将军制之。'吴王还吩咐，军中但凡有不从之人，可以先斩后奏。陆某承蒙吾王之信任有加，甘愿赴汤蹈火，为东吴尽忠。"

陆逊当众一番慷慨陈词，立刻杜绝了军中的谣传。他又继续说道："军中自有法度，所谓'王法无亲'。陆某望各位能严守军纪，如若不然，在攻敌之前，必然先斩以肃军纪！"

众人闻言，皆沉默不语。唯有周泰冲到台前，高叫："之前，吴王的义侄孙桓曾在前线与敌人恶战。他如今被困在夷陵城中，内无兵粮，外无救援。幸得大都督到此，如果将孙桓救出，一来可安吴王之心，二来可提高士气。请问大都督，您有何妙计吗？"

陆逊似乎根本不在意孙桓的死活，他只说："夷陵之困并非关乎我军生死存亡的困难。只要孙桓知人善用，必会死守，因此现在无须分兵解救。只要陆某攻破蜀军的中枢，待蜀军瓦解后，夷陵之围便可迎刃而解。"

诸将闻言，心中暗笑陆逊无谋，纷纷散去。而韩当和周泰二人却十分担忧："哎呀！大王怎么拜了这么一个大都督！我军恐怕撑不下去了！"

他们满面愁容，却束手无策。

第二天，陆逊下了大都督令，命各营盘严守隘口，不得擅自出战，也禁止单人匹马出阵迎战。

众将得令后，都气得围拢到中军帐中，纷纷指责道："大都督，我等从军之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只盼能为国杀敌。如今您如此下令，实在荒唐！咱们吴军，怎能只是坚守不出，坐以待毙？咱们心中不服，特来向您请愿！"

诸将之中，韩当和周泰带头说道：“大都督，您如此消极避战，如何取胜，为吾王分忧？”

陆逊见众人围拢过来，纷纷发难，立刻拔出尚方宝剑，斥道：“虽然陆某只是一介书生，你们难免不服，但要记住，我身为东吴大都督，掌管六郡八十一州兼荆楚诸路军马。陆某下的命令，即是吴侯的命令！胆敢违抗者，格杀勿论！”

众人只得散去，但心中的不满情绪却愈发强烈，愈发不服气。诸将愤懑之下，对陆逊冷嘲热讽：“哼！陆逊刚当上大都督，就要派头，摆威风！啊呸！”

吴军这厢闭关不出，而蜀军那厢却士气正盛。刘备在猇亭到川口一带的广大区域里，设下了足足四十余处营寨。蜀军阵中白天旌旗如云，夜晚烛火通红。

刘备听说吴军换了大都督时，便问左右：“这个吴军的新都督陆逊，朕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你们可晓得他的情况？”

马良答道：“这个新都督陆逊我倒听说过。他原本默默无名，本是江东一个书生，不过听说吕蒙曾十分敬重他，还奉他为师。此人善于谋略，绝非等闲之人。”

“既然此人如此出众，为何东吴之前却不曾用他？”

“说不定这个陆逊一直被众人小看，就连自己的至亲好友也不知道他的才能究竟如何。不过吕蒙独具慧眼，启用此人一举攻破荆州，打败关将军，听说背后陆逊出了不少主意。”

“哦？看来陆逊也是杀害我义弟的仇人？”

“正是。”

“你们怎么不早说？既然仇家就在对面，朕又岂能容他？传令立刻发兵攻打！”

“陛下，您且慢出兵。这个陆逊之才，恐怕不输于吕蒙和周瑜，咱们还是谨慎应对才好。”

“什么？难道朕用兵还比不过他那个小书生？”

刘备大怒，不听马良的劝阻，立刻下令全军阵地向前推进。

吴军诸将见蜀军的来势汹汹，连忙聚集到陆逊的中军帐中，等待陆逊分派任务。但陆逊仍是吩咐：“各营固守阵地，不得擅自行动。”

之后，陆逊又突然想起：“韩当是不是在对面山上防守？他的杀气太重，我需亲自去提醒他注意。”

于是陆逊立刻骑马来到韩当营中，直接下令：“韩当，你部不得擅自下山。”

韩当本已准备好人马，正打算立刻下山迎敌。如今被陆逊阻拦，韩当愤而高喊：“大都督！你看那里，刘备正在对面的黄罗伞盖下端坐。咱们凭借着这么好的地形，不一举冲下山和敌人交锋，还守个什么劲儿？”

“不错，刘备确实貌似近在眼前。但你需想清楚，刘备行军打仗多年，怎会愚蠢得将自己暴露在咱们的枪口之下？咱们现在若是贸然下山，岂不是自投罗网？如今恰逢盛夏的大暑天，只要我军坚守不出，蜀军便会在旷野之中，烈日之下白费力气。待蜀军被晒到口干舌燥，难以忍耐之时，便会转移到山林阴凉之处。到那时，咱们只要一声令下，冲出营寨便可将敌人歼灭。韩将军，陆某早有考虑，您只管放心。我军在山上正凉快，而敌人在骄阳下暴晒，终究谁胜谁负，我们很快便可知晓。倘若敌人来骂阵，你也无须理会就是了。”

韩当无奈，只得握紧双拳，在山上坚守不出。而蜀军则整日在山下骂阵，极尽侮辱之词，令山上吴军恨得咬牙切齿，却只能忍耐。

第二十六章
白帝城

自古以来，兵法之中便有计谋，用骂阵激怒敌人，得以请君入瓮，落入预先设好的陷阱。但这次，无论蜀军如何叫骂，吴军只是坚守不出。

无奈之下，蜀军便改变战术。他们特地将弱兵布置在前，又故意在布阵之时暴露弱点，千方百计要引吴军来攻。但是吴军就宛如鼹鼠一般，连头也不肯冒出来。

蜀军整日在酷暑之中守在寸草不生的旷野之上，夜里且不说，白天的骄阳暴晒下，令人暑热难忍。而且水源也在远处，整日要从远处运水来解渴。蜀军在如此恶劣的暑热天气之中，一个接一个病倒，士气愈发低落。

“天气如此酷热，我军将士实在难挨。看来只有先将阵地转移到可以避暑的山谷才是，那里也能解决饮水问题。”

刘备见势不好，便打算转移阵地。马良立刻提醒道：“我们不能一下子将所有士兵都转移走，否则陆逊一定会趁机大举追击的。”

“这些朕清楚。我们可以先留下一支弱旅殿后，之后佯装败逃，倘若敌军趁机追赶，朕就命埋伏好的精兵加以伏击。只要敌人发觉中计，便不敢继续追赶。”

众人皆对刘备的神机妙算赞赏不已，唯有马良仍觉得不踏实，他继续建议道：“听说诸葛丞相近来巡视各处要塞，此时身在汉中。汉中距此不远，我们不妨将此处的地形布阵画成图纸，派人送去问问他的意

见，之后再转移阵地也不迟。”

刘备笑道：“这倒不用。朕也懂一些兵法，更何况我们何须凡事都去请教孔明？不过既然他人在汉中，你可以跑一趟，将朕的近况和战场形势给他讲一讲，问问他的意见也好。”

马良立刻领命，并将此处的地形和双方布阵绘制成册，一共八个图本。他带着这些图本亲赴汉中而去。

第二天，东吴的哨兵急匆匆从山上跑来，对韩当、周泰报告道：“蜀国大军正陆续向远处山林转移。”

“哦？蜀军真的退了！”

他们立刻赶往中军帐汇报。大都督陆逊听闻消息，宛如久旱逢甘露一般，乐得眉开眼笑：“好！”

“大都督，您下令吧！咱们得去追击！”

“且慢。你们先随我去看一看。”

随后，陆逊与韩当和周泰一道，立刻驰上一处高地。陆逊并不全部听信哨兵所说，他需亲眼所见，才可以确定。

“果然壮观！”陆逊一望之下，不禁发出感叹。只见蜀军撤退得井然有序，数十万大军迅速撤退，却不见一丝溃败之相。很快，原本遍布旷野之上的蜀军撤得只剩吴军阵前的一万人马。

周泰气得直跺脚：“唉！咱们怎么不快追啊！大都督，您这一犹豫，咱们就错过了稍纵即逝的追击良机啊！要不我和韩当现在下山，将那一万残兵剿灭了也算出气啊！”

陆逊却仍不准，只说：“再等三天！”

之后，陆逊将目光转向别处，丝毫不理会诸将懊悔的埋怨之声。

周泰听说还要等三天，愤愤不平地向地上啐了一口吐沫：“这上阵打仗，最讲究的是战机。还要等三天，那黄花菜都凉了！”

陆逊却不理会他，反而以手中的马鞭点指远处山谷，说道：“你们看，那边的山谷之中杀气腾腾，必然有蜀国的精兵埋伏在那里。刘备撤兵之时，却仅留下一万残兵殿后，必定是要诱敌深入。只待我们追击之时，再以伏兵攻击。果然是雕虫小技！”

陆逊再次严令，众人不得出阵。

“胆小怕事！”

“真是个穷酸书生！”

诸将纷纷嘲笑陆逊怯懦，却又顾忌他的军令，只得一边嘲讽一边回营。

另一厢，留下殿后的一万蜀军故意羞辱吴军。他们将盔甲都脱下，光着膀子在阵前乘凉打瞌睡，或者大声骂阵：“吴军胆小鬼，没胆量下山！”

周泰和韩当等人忍耐不住，熬到第三天便又到中军帐请战。但陆逊仍是摇头，苦笑着不准：“你们莫要逞匹夫之勇！”

周泰瞪着眼睛，急吼吼地催问：“之前蜀军撤兵也不追，如今这一万蜀兵若也退走，你说怎么办？”

“退了正好！”

众将一听，哄堂大笑。他们觉得陆逊果然胆小怕事，不过是一介鼠辈。

正在这时，忽有一名哨兵进来禀告：“今晨雾霭未散之时，蜀军剩下的一万残兵也已撤走。之后，山谷中又涌出七八千蜀军，簇拥着黄罗伞盖悠然离去了。”

“不好！肯定是刘备跑了！”

陆逊见众将惋惜不已，便开口解释道：“刘备乃一代英雄，倘若正常的天气下，我们很难攻破他的布阵。正巧近来暑热难当，蜀军作战的时间也长，才使得蜀军之中的病患增加，士气低迷。刘备不得已才只得转移阵地至山谷水边，但他特意留下一万弱兵，目的就是诱我追击，自

己则将精锐兵力埋伏在山谷之中。如今他撤兵后又等了三日，见我军不曾追赶，方才离去。你们等着瞧吧，不出十日，定让蜀军土崩瓦解！”

众人皆表示不肯相信，韩当更是出言讽刺道：“大都督，你讲起理论，可真是一套一套的！”

陆逊却并不理会众将的讥讽，而是立刻写信，派人送给吴王孙权：

臣不日便可攻破蜀军。大王及建业城中的诸公，均可高枕无忧！

蜀军此时已将主力移向近水处。刘备想到，陆逊重兵把守着陆路的猇亭要塞，十分顽强，蜀军整日在此无所事事，忍不住有些焦躁。刘备也想尽快攻破吴军，杀入东吴，与孙权决一雌雄。

因此，连日来蜀国军船便沿长江而下，将东吴的守岸之军驱散，扎下无数水寨。

蜀吴两军开战以来，魏国最为高兴。魏国派往各处的情报网，也展开了空前的侦察活动。

一日，大魏皇帝曹丕接到情报后，忽然仰天大笑：“哈哈哈！蜀国的水军如今突进东吴，以每天一百多里的速度进发。看来刘备的死期将至！”

侧臣问道：“陛下，您为何这么说？”

“这还看不出来吗？蜀军在陆上已建有四十多处营寨，如今又在水路推进了几百里。蜀国原本出征了七十五万大军，如今却分散在这七百里的阵线上，势必兵力薄弱。刘备不去攻打陆逊的陆军，反而打算改由水路突进，乃是兵家之忌啊！古语有言：包原隰险阻而结营，此兵家大忌。刘备如今犯了忌，必将自食其果。”

魏国群臣对曹丕之言并不相信，反而十分惧怕蜀国军势，劝道：“我国也要巩固国防为好！”

“不用！一旦陆逊战胜蜀国，我们便可趁机出兵，攻取东吴。”

曹丕静观吴蜀之争，心中非常自信。他立刻派出曹仁，命其率军进往濡须，又将曹休派向洞口，曹真领兵赴南郡。曹丕如此兵分三路，直

指东吴，不愧为曹操之子！

另一厢，马良怀揣地图抵达汉中，见过诸葛亮言明来意，并出示了地图："军师，我特前来请教您的意见。如今我军已布下绵延七百里的战线，还沿江据山修建了四十余处营寨。如今正以水军率先攻向东吴。"

诸葛亮一边观察地图，一边听马良汇报，他突然一拍膝盖，大叫道："糟糕！这是何人出的主意？"

"这些皆是陛下一人决定，并未听从他人的意见。"

"唉！莫非是蜀汉的气数将尽？"

"军师，您为何如此说？"

"虽说顺水进攻容易，但逆水而退却异常困难，此为其一。我军在岸边林间搭营，乃是犯了兵家大忌，此为其二。如今战线过长，导致兵力分散，力量薄弱，此为其三。马良啊，请你立刻赶回战场，一定要将我今日之言奏明皇帝，要力劝他避开祸端才是啊！"

"军师，倘若我来不及传话，我军便已败北了呢？"

"这倒无妨，量那陆逊也不敢穷追不舍。他也在忌惮魏国，会乘虚而入去攻打东吴。不过若是事态紧急，你就请皇帝进入白帝城。我此前已在鱼腹浦（今重庆市，西奉节城以南）埋下十万伏兵，倘若陆逊追来，便会被我军一举拿下。"

"哦？我此前几度经过鱼腹浦，却并未见到一兵一卒。您在哪里设下十万伏兵？"

"到了时候，你自然就知道了。"

诸葛亮急匆匆写就奏折，催促马良速归。

此时，陆逊已经开始展开行动了。他认为时机已到，便分派部队，首先直捣蜀军布在江南的第四营盘。

那里由蜀国大将傅彤把守。东吴方面为了对付他，准备展开夜袭，

东吴大将凌统、周泰和韩当等人都纷纷争当先锋，但陆逊仔细考虑过，指派淳于丹为先锋。授他五千人马，由徐盛、丁奉殿后，一同出兵。

淳于丹认为自己被大都督陆逊选定，能担任先锋是一个荣誉。但是，他当晚率兵去偷袭蜀军时，却遭到了南蛮军和蜀将傅彤的顽强抵抗，吴军损兵折将，淳于丹也险些丧命，幸得丁奉和徐盛及时赶到相助，才得以全身而退。

回到营地，淳于丹来不及拔掉身中的敌箭，便来到陆逊面前请罪：“末将作战不利，还请大都督治罪。”

“此战失利并不是你的错。”陆逊非但不责怪他，反而说道，“此战失利，是陆某的过错。派你去奇袭，盖因我欲探一探蜀军的虚实，现在我已想到破蜀之法。”

徐盛立刻追问道：“咱们不能再像昨夜那种打法，否则损兵折将可折腾不起！您有什么好法子？”

“陆某的这个计谋，恐怕当今天下，唯有诸葛亮能识破。所幸此时他不在刘备身边，真乃天助我也！”

陆逊命令号手吹号召集各阵将士聚齐，之后，陆逊登上高台，大声宣布道：“我军已经连续数十日不曾出兵，而天不降雨亦有月余，如今我军尽占天时、地利、人和。朱然，我令你将茅草木柴堆于船头，驾船于江中等候。明日午后，若有东南风起，便立刻将船靠近北岸敌营，投以硫黄焰硝，顺风烧尽蜀军营盘；韩当，我令你率领一支队伍，在江北上岸；周泰，你从南岸进攻；其余各部，听从陆某调遣。不到天明之时，我们便能拿下刘备的人头了！各就各位，速去准备！”

这是陆逊担任大都督之职以来，第一次下令全军出击。吴军大将朱然、韩当和周泰等人各个跃跃欲试，等不及要去出兵。

果然不出陆逊所料，第二天午时刚过，江上便刮起东南风。呼啸的大风中，蜀军的中军帅旗忽然折断。刘备一见，便皱眉问程畿：“此为何兆？”

“此为夜袭之兆。”

正在这时，负责巡江的哨兵来报：“昨夜江上便飘来无数船只，在此狂风大浪之中，仍然不肯离去。”

刘备说道：“朕知道了。这恐怕是敌军迷惑我们的虚阵。传朕的命令，各营盘不得轻举妄动。”

接着，又来一报：“有一队吴军正在向东移动。”

“这也是敌人的诱兵之计，暂且按兵不动。”

黄昏之时，忽然从蜀军的江北阵地冒出无数浓烟，与此同时，下游的蜀军营中也冒出了火光。

“风助火势，恐怕不妙！关兴，你且去查看一下。”

但在入夜之后，火势不见减小反而向各处蔓延。不仅如此，蜀军设在南岸的营地也起了火。刘备立刻派出张苞去巡查。

“奇怪！这火来得好生蹊跷！”只见大火逐渐蔓延开来，将夜空也映得通红。一时之间，狂风大作，沙石翻滚，波涛拍岸，人马嘶鸣之声不绝于耳，甚为可怖。

“糟糕！中军附近也着起火来了！”

忽闻一人大叫。刘备才发现，他所在的中军周围，树林中已经火光冲天，难以扑灭。

“不好！”刘备只得匆忙跑出帐外，却见眼前烟雾迷蒙，视物不清。有无数人影在晃动着，却难以分清是敌是友。

“吴军来了！”

双方见面，立刻开始激战。刘备在众人的簇拥下，爬上马背，驰向冯习的营地。在一片大火之中，刘备身上的袍袖和胯下的马鞍都被烧着了。他一路奔驰，却总也冲不出大火的包围。

当刘备在众人的保护下，抵达冯习的营地时，却发现那里也是一片混乱。他们不仅遭到火攻，更有吴军大将徐盛趁机发动的猛攻。两厢夹击之下，蜀军毫无抵抗之力。

“这是怎么了？”刘备一时茫然得搞不清状况。他发觉自己落入了敌人的圈套，却一时难以判断情势，更不知如何处置。

他只听到随从大叫：“这里太危险了！陛下，咱们快去白帝城！”

刘备的坐骑受惊，一直在烈火浓烟之中左冲右突，但刘备却仍不知如何应付。冯习见状，高声喊道：“陛下！我来护驾！”

冯习带着十余骑人马保护在刘备身后，不料在途中，吴将徐盛杀出，将冯习等人尽数剿灭。

徐盛砍下冯习的首级后，又继续追赶：“刘备在那里！大家快追啊！别让他跑了！”

刘备只得拼命催马狂奔，不料前面又出现一支伏兵，原来是吴军大将丁奉。如今前有丁奉堵截，后有徐盛追赶，刘备真是进退两难。

就在此时，突然蜀军大将傅彤和张苞率军赶来。他们杀出一条血路，才驱散了吴军的追兵，一行人保护着刘备，跑到了马鞍山上。

刘备逃到山顶之时，才回过神来。他居高临下眺望整个局势，发现整座蜀军的营盘皆陷入大火之中，连绵七十里的火海，将夜空映得通红。他此刻才明白，陆逊的火攻计划是如此庞大缜密。

“陆逊此人，果然了得！”

刘备懊悔不已，他一时失算，竟然酿成如此大祸。但此时醒悟，已为时过晚。陆逊已经指挥人马将马鞍山团团包围，千百条火龙沿着山路向上烧来，刘备的性命危在旦夕。

刘备等人在山上，只听得山下吴军的钲鼓齐鸣，喊杀震天，不断逼近。唯有小将关兴和张苞建议冒死突围：“陛下，请看我们二人的！”

两人说罢，便不顾一切地顺着一条火势较弱的山路冲了下去，向江边突围。

但是，这条山路两旁，却埋伏着陆逊之军。他们一路突围，却有无数吴军追击。

“火攻须用火防！”

不知是谁出的主意，他们迅速将身后的草木点燃，打算以火势阻击敌人。但无奈火势太弱，被吴军反复冲破。蜀军便纷纷折断弓箭，砍倒旗杆，脱下战袍，将一应可用来助燃的东西都丢进火里，以助火势。

就这样，蜀军身后的树枝林木燃起大火，烧向追击而来的吴军，才将追兵堵住。

但是，当刘备一行突到江边，却见东吴大将朱然正率军等在对面，转身欲逃，又见山谷之中涌出无数吴军，打着陆逊的帅旗而来。

“朕命当绝！”正当刘备陷入绝望之时，忽然有一支援军出现了。

率军来救援的不是别人，正是常山赵云赵子龙。赵云此前正驻守在江州，离战场不远。诸葛亮在送别了马良，返回成都前，曾着人飞马送信，命赵云去增援。

正是由于赵云的增援，才令刘备等人脱险，捡回一条性命。他们这才得以回到白帝城。

想当初，刘备意气风发，浩浩荡荡初到白帝城时，带了七十五万大军。而如今，刘备二进白帝城，身边仅剩几百骑人马。

待刘备安全入城后，赵云与关兴和张苞一起，重新折返回战场，去寻找失散的蜀军。

第二十七章 石兵八阵

蜀军原本连绵七百余里的大小营地，如今在吴军的火攻之下，被逐一隔断，各营各寨宛如洪水中所阻隔的一个个孤岛。而且各营之间失去联络，难以呼应，只得各自为政，奋力与一波波涌来的吴军厮杀。

在这样的恶劣战况之下，一夜之间，蜀将死伤无数。

首先，蜀国大将傅彤遭遇吴将丁奉的围追堵截。对方劝他投降："傅彤，你如此困兽犹斗，有何意义？不如速速投降东吴，与我们共享荣华富贵可好？"

傅彤巍然挺立，毫不为之所动："傅某乃汉朝大将，怎能投降东吴！"

之后，他便视死如归地冲入吴军，奋战至死。

另外，蜀国的祭酒程畿与刘备失散，他率领十余骑残兵一直奋力厮杀。后来，他冲到岸边，打算与自家水军会合，却不料兵船也已被东吴水军所占。一时之间，程畿进退两难。

"程祭酒啊程祭酒！你看这四面哪里还有一杆蜀国军旗？你还抵抗什么？快快降了吧！"

程畿听到吴军的高喊，气得怒发冲冠，他断喝一声："程某追随主公多年，只知道上阵冲锋杀敌，从不知投降为何物！"

说罢，他大喝一声，策马闯入吴军阵中四处冲杀，最终力竭自刎而

亡。

还有蜀军的先锋大将张南。他原本负责在夷陵围困孙桓，忽得赵融飞马来告：“我军的中军大败，全线溃散，皇帝下落不明。”

张南大惊之下，顾不得再围困孙桓，立刻调兵打算去寻刘备，与中军会合。

城中被困的孙桓一见蜀军撤退，心想时机已到，便立刻出城追击。他与外围的吴军内外夹击，将张南和赵融困在当中。最终张南和赵融难以抵抗，战死在乱军之中。

不仅蜀军将领折损大半，蜀国从南蛮借来的援军将领沙摩柯，也被周泰捕获，斩首示众。而蜀将杜路、刘宁之辈，见势不妙便立刻率部投降，留下一条性命。

“好！陆某的计谋奏效了！如今只待活捉刘备了！”

东吴大都督陆逊第一次出手便大获全胜，十分得意。但是他丝毫不肯放松对蜀军的追击，继续亲率大军，向刘备逃走的方向追赶，不给敌人一点喘息的机会。

追到半路，来到一处叫鱼腹浦的地方，那里原是一个古隘口。陆逊便下令在此扎营休息，再做追赶。当天傍晚，陆逊登上城关，向前方眺望。

“咦？这里有些古怪！”

陆逊一望之下，满面惊诧。他回头对左右大将说道，

“你们看，对面靠山临江之处，怎么杀气冲天？看来那里一定埋伏有大批蜀军。我军需加强警戒，贸然追击必遭危险。”

于是，陆逊决定将营地后退十里，之后再派人去打探。

但是，派去的探子陆续回营后，却皆说：“我们没有发现对面驻扎着敌军。”

“此处必有蹊跷！”陆逊心中生疑，便又爬到高处眺望。这次他久久

凝望远处的天空，口中不断自言自语道，“对面确实杀气冲天，怎么可能没有伏兵？定是之前的探子查得不够仔细，我还需派有经验的老兵再去打探。”

傍晚时分，夜幕低垂，陆逊却依然十分焦虑。他几番走出阵外，远眺鱼腹浦的夜空。

“实在奇怪，怎么夜里的杀气竟比白天更重？那里埋伏的是天兵天将不成？”

陆逊一夜辗转反侧，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拂晓时分，探子回营后禀告道：“那里确实有古怪。”

“快说来听听！”

“小人仔细探过那里，确实不见敌军的一兵一卒。但是，我们发现从江岸开始，一直延续到山间的小路，一路上堆着无数大小石头垒成的石堆，仿佛站着无数石人一般。尤其晚上路过时，觉得阴气森森，鬼气扑面。”

陆逊听后，决定亲自过去打探。天蒙蒙亮的时候，他带着十几骑人马，赶往鱼腹浦。

行至途中，对面遇见四五个渔夫，陆逊便停马问道：“老乡，这里从江边到山上堆了许多石堆，究竟是为何？”

其中一名上岁数的渔夫答道：“前年，有一个名叫诸葛亮的人，他去蜀国时曾路过此处。然后从蜀国兵船中下来许多士兵，日夜在此操练，过了数日便离开了。我们这才发现，他们在附近一带修起许多石门、石塔，还用石头堆成石堆，摆起阵来。从此以后，此处的江水流向也与以往不同，有时还会突然刮起旋风。我们附近的百姓觉得害怕，无人敢靠近那里。”

“哦！果然是诸葛亮摆的阵！”陆逊听罢，心中明白，便立刻催马上山，一望究竟。他这才看出，那些貌似杂乱堆积的石堆，实际非常有章法，四面八方皆有出入之口。

陆逊这才笑道：“原来诸葛亮摆下这些石头阵，竟是诈人的把戏。

我一直担心此处蹊跷无比，看来毫无必要。”

说罢，陆逊不以为然地准备下山。但是他沿着山路在石头阵里转了半晌，又发生了怪事。

“怎么回事？这里是死胡同！”

“咱们换那条路走走看吧。”

“不对，那么走咱们不就回山上去了。”

陆逊这十几个人在石头阵中绕来绕去，好似立刻就能下山，却又总也走不出去。

而且，一行人走着走着，天色就渐渐阴沉下来。突然之间，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江水拍岸之声宛如钲鼓声响，天地之间竟透露出一派凶险之相。

“你听！似乎有军鼓声响！”

“不对！不像是鼓声，倒似浪声。”

“不好！陆某原本以为这是诸葛亮摆的障眼之术，竟没想到有如此古怪。咱们要是天黑前还走不出去，恐怕要被困在这山里了。”

“大都督，咱们赶紧趁天色尚明，找到出口就是了！”

正当众人气急败坏地找不到出口时，忽然看到对面走来一位白发老翁，笑意盈盈。陆逊询问对方身份，老翁答道：“老朽是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的一个朋友，住在对面山上。老朽看你们怕是迷路了，特来领你们出去。请随我来。”

之后，老翁便在前拄杖带路，陆逊等人紧随其后，这才走出阵外。

“你们快走吧！今日老朽带你们出阵之事，一定要保密，否则会对黄承彦不利。”说罢，老翁又拄着拐杖，飘然走回山色朦胧之中。

“陆某今日错入此阵，实属不该！我军不宜追击，速速撤退为好。”陆逊这才晓得厉害，立刻下令撤军，吴军便即刻返回。

第二十八章
魏国讨吴

吴军刚刚狂风暴雨一般攻破蜀军，如今又急如闪电一般撤退。将士们正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却接到退兵的命令，便跑去向大都督陆逊询问：“大都督，咱们已经逼近白帝城了，您为何一见到乱石阵就急着退兵？诸葛亮又不在那里！”

陆逊则认真地答道：“诸葛亮虽然不在那里，但陆某仍打算撤兵，其中原因，两天内你们便会知晓。”

众人开始还以为这是陆逊的推辞，没想到不出三日，果然从东吴各地传来急报：“魏军兵分三路，曹休攻往洞口，曹真迫近南郡，曹仁则逼近濡须。各路大军直向我军扑来。”

陆逊闻讯，猛地一拍巴掌，庆幸自己所判无误。之后，他便下令，立刻准备迎战。

另一厢，蜀帝刘备在陆逊的痛击之下，毫无喘息之力。自从他躲进白帝城，便再不复往日的意气风发。

“唉！朕无颜面回成都，面对众臣啊！”每当刘备一想起回成都，便难掩伤心。

不久后，马良从汉中赶回来，将诸葛亮之言一一转告。刘备听罢，长叹一声：“唉！如今你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朕若之前便听从丞相所言，何至于会落到今日这个地步？”

刘备苦闷之下不肯回成都，便一直滞留在白帝城，还改名为永安

宫。

在这期间，又传来消息说蜀国水军大将黄权投降了曹丕。有侧臣向刘备进言道：“陛下，您应将黄权的妻儿斩首，以儆效尤。”

而刘备却摇头道：“黄权之所以会投降，乃因他被吴军截断退路，进退不得。罪不在他，而在朕弃了黄权。”

于是，刘备不但不斩黄权的妻儿，反而命人加以保护。

黄权降魏之后，曹丕任他为镇南将军，他却流下泪来。曹丕奇怪，便问道：“怎么？你嫌镇南将军的官职不够吗？”

黄权只是摇头拒绝：“败军之将，得以免死，便以为幸。”

这时，一位魏臣故意大声进殿禀报：“咱们的人已经探明，刘备听说黄权投降，震怒之下将其妻儿处斩。”

黄权却不肯相信：“这消息定是谣传。蜀帝绝非那等小人！”

曹丕见黄权不肯相信，便令其退下，之后他召来贾诩，一同展开三国地图，问道：“朕打算统一天下，你说是该先攻蜀国，还是先攻东吴？”

贾诩沉默了许久，才缓缓开口：“取蜀难，攻吴亦难。不过，只要能攻其不备，以陛下的天威，定能如愿。”

“如今我军正兵分三路，开往东吴，正好趁其不备。你看有几成胜算？”

“恐怕我军此番取胜很难啊！”

“哦？你刚刚说可以攻其不备，现在又说很难胜，岂不是自相矛盾？”

在曹丕的一番质问之下，贾诩也有些无言相对。

不过，贾诩很快镇定下来，回禀道：“陛下请想，若是在前些时候，吴军被蜀军打得节节败退，倘若我国趁机攻打东吴，定能一举成

功。但是这样的战机转瞬即逝，如今情势逆转，东吴大都督陆逊刚刚打了大胜仗，吴军的士气正旺，锐不可当。此时若是要攻打吴军，咱们并不能讨到便宜。”

“好了！朕知道了，我军已向吴境进发。朕进攻东吴的决定，不容改变！”

曹丕不顾贾诩的劝阻，一意孤行决定攻打东吴。不仅如此，他还增派了兵力，并且亲自前去督战。

另一厢，吴军虽然刚刚打败了蜀军，但在陆逊巧妙的调兵遣将下，沉着地对付三路魏军。

在魏军攻打的三条战线之中，由于濡须城的位置重要，靠近吴都建业，因此两军都对此处加派了重兵。

魏国大将曹仁负责攻打濡须，另有王双和诸葛雯两员大将作为副手，五万魏军将濡须围得水泄不通。

“只要我军能攻下濡须，直捣建业，便可大功告成了！”

魏帝曹丕十分重视濡须，因此特地御驾亲临，到此督战。魏军将士的士气高昂，喊杀之声震动天地，江南一带的天空也染上晦暝之色。

东吴方面负责防守濡须的是一位年仅二十七岁将官，名叫朱桓。此人的年纪虽轻，但胆量非凡。他立刻分兵出去，增援羡溪。众人见城中的守军不多，便劝道：“朱将军，我们如今兵力单薄，难以抵抗魏国大军。不如后撤，与后阵会合，或与后阵一同入城防守，等待建业的援兵抵达之后，再与魏军交战。”

朱桓见众人心中畏惧魏军，便召来几位主要的部将，说道：“诚然，魏军的人数众多，但是他们远道而来，已是疲兵，加之现在的天气十分炎热，定会饱受疾病和缺粮之苦。我军则反之，虽然兵力不足，但我们得以驻扎在山中的阴凉之地，并有天险作为屏障。此地南面大江，北临高山，我们可以逸待劳。兵法有云：‘客兵倍而主兵半者，主兵尚能常胜客兵。’我们在平原野外作战，自古以来便有很多以少胜多的例子，胜负在于哪方的士气更胜。请各位将军相信朱某的判断，服从调令，拿出必胜的信念。明天请随我出城一战，涨一涨我军的士气！”

于是，第二天朱桓便率军出城，特意露出破绽诱敌深入。

魏将常雕果然中计，他立刻领兵攻到城下，只见城门之中一片静寂，也看不到吴兵的身影。

“看来敌人吓得逃走了，咱们赶快追！”

常雕心中轻敌，便下令魏兵立刻攻城。哪知忽然传来轰隆一声巨响，从箭楼、城楼、城墙和城门之上伸出无数吴军的旌旗。面面旌旗迎风招展，煞是威风。

与此同时，从城内射出无数箭矢，宛如疾风骤雨一般向魏军罩下。同时，城门大开，朱桓单骑冲出城来，闯入敌阵，将常雕一刀斩死。

曹仁在中军之中听说前锋告急，立刻领兵赶来增援。但不料从后方的羡溪山谷之中，忽然杀出一支吴军，金鼓齐鸣将自己的退路截断。无奈之下，曹仁只得收兵回营。

魏军在濡须之战失利之后，与吴军的交锋更是屡战屡败。尤其是面对朱桓所率的吴军时，根本讨不到一丝便宜。

之后，魏军在洞口、南郡等地也皆遭败绩。魏帝曹丕见势不妙，甚至自身难保，只得收拾起残兵，抱憾而归。

第二十九章
刘备托孤

当年四月，刘备在永安宫一病不起，身体每况愈下。

“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听到刘备的呢喃之声，一直在床旁伺候的御医立刻答道：“陛下，现在是夜里三更天，您醒啦？”

刘备撑着身子坐了起来，半梦半醒地自语道：“朕刚才又做梦了……”

之后，刘备对侍臣讲起他刚刚做的梦，以及他与关羽和张飞两位义弟的种种往事。刘备十分动情，一直讲到天明。侍臣趁机劝道：“陛下，咱们还是回成都养身体吧。”

但刘备一直对自己被吴军打败的事耿耿于怀，每次提到成都，他都会紧锁眉头，摇头说道：“唉！朕遭到如此大败，哪里还有颜面回成都啊！”

到了后来，刘备自知病体无望，来日无多，便召来侍臣：“朕十分想见孔明。”

于是，侍臣立刻将蜀帝病危的消息急报至成都。

诸葛亮闻讯后，立刻准备行装，让太子刘禅留在成都，自己则带着刘永、刘理两位世子，日夜兼程赶到永安宫。

诸葛亮一见到刘备，发现他几个月不见，竟然已经形容枯槁，不禁

悲从中来，跪倒在床前痛哭。

“孔明啊，你近前说话。”刘备让诸葛亮坐在龙床之上，轻轻拍着他的后背，说道，“丞相啊，你原谅朕吧。朕之所以能以浅薄之才成就帝业，全是仰仗丞相所赐……如今我却不肯听从你的忠谏，才落得此番地步，实在是悔之晚矣，命在旦夕……待朕去后，朝中的内外大事全都由你负责了。朕只能靠你了，才能安心地闭眼啊！”

刘备说罢，已是泪如雨下。诸葛亮更是哭得泪眼滂沱，他安慰道：“陛下，您不要这么说。只要您保重龙体，定能等到太子长大成人之日。”

刘备却微微摇头，还令其他人都退下。众人之中，还有马良之弟马谡，他哭得十分悲痛，双眼红肿。

刘备低声问诸葛亮：“丞相以为马谡如何？”

“他十分年轻有为，将来必成大器之才。”

“朕不这么看。据朕病中这段时间的观察，此人不可重用，请丞相要谨慎用他。”

之后，刘备又问：“大家都来了吗？”

诸葛亮答道众人都在外面等候传唤，刘备便命众人进来。

这是蜀帝刘备最后一次接见群臣，他命太子刘禅即位，请众臣辅佐之后，便疲惫地阖上双眼。过了一会儿，他又低声对诸葛亮说道：“朕出身贫贱，读的书不多，如今领悟到一些人生的道理，也算无憾。”刘备郑重地道出自己最后的遗言。

刘备的气息将尽，眼看就要与诸葛亮阴阳两隔。诸葛亮连忙将耳朵凑近刘备的嘴唇，一边流泪一边说道：“陛下，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请尽管吩咐。孔明不才，一定会尽力替陛下分忧。”

“朕深信丞相的忠诚之心，临终之前，想托付给丞相一件事，请务必答应。”

“陛下请讲。”

“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朕对你的所托之事，还望你切勿谦虚推辞。你的才能，十倍于曹丕，更远胜孙权。蜀国得你，必能兴国安邦。只是太子刘禅尚幼，将来之事无从得知。倘若他有帝王之才，望你尽力辅佐，如若不然，就请丞相自立为帝，安抚蜀民为盼啊……”

一代君王，竟能将百姓国家置于自己的子嗣之上。刘备的临终遗诏是何等英明，又何等悲壮！诸葛亮竟无言以对，只得不住地在龙床下叩头，直至额头渗血。

之后，刘备又将刘永和刘理叫过来，嘱咐道：“待为父走后，你们兄弟二人要视丞相为父。若你们不肯遵从丞相所言，便是不孝！”

刘备慈爱地注视着两个孩子，之后对诸葛亮说：“丞相，你请坐在这里。朕这两个孩子得向你磕头。”

于是刘备命两位儿子跪在诸葛亮面前，磕头行礼，尊其为父。之后，刘备才松了一口气，转头对赵云说道：“子龙啊，你追随朕多年，身经百战，同甘共苦。今日咱们就要分别了，朕望你能保持晚节，与丞相一道辅佐幼主。”

之后，刘备又叮嘱了李严，最后对众人吩咐：“朕的天命已到，无法对你们逐一嘱咐了。只希望你们能齐心协力，扶持社稷，各自保重吧！”

说罢，刘备便阖目而去。时为蜀国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四月二十四日，刘备享年六十三岁。

永安宫中笼罩在一片悲痛之中，诸葛亮奉灵柩返回成都，太子刘禅出城相迎，哀痛至极，日夜守灵。

之后，刘禅在拜读了刘备遗诏之后，便当众宣誓：“我谨遵父王遗诏，让他得以在九泉之下安心。”

众臣宣誓，遵从先帝遗志。

“国不可一日无君。”诸葛亮与百官商议后，便立刻举行大典，请刘禅登基。自此，章武三年改为建兴元年。

新帝刘禅，字公嗣，即位时年仅十七岁。他遵从父王遗诏，由丞相

诸葛亮代理国事。按刘备的遗诏，诸葛亮加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同年八月，刘备葬于惠陵，经国议决定，将刘备谥为昭烈皇帝，同时发布大赦令，令蜀国民众感怀先帝遗德，拥护新帝，共护蜀国长治久安。

第三十章
观鱼生计

刘备之死震动蜀国。魏帝曹丕闻讯后，则是喜上眉梢，他立刻召集群臣，商议攻蜀之事：“刘备一死，正是大好良机，我军不妨一鼓作气攻下成都！”

“陛下，刘备虽死，孔明还在啊！我们还是谨慎为好！”贾诩第一个出声反对。

这时，旁边站起一人说道：“孔明有何可怕的？此时正是伐蜀的良机，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说话之人正是司马懿。曹丕闻言，十分欢喜，便问道：“司马懿，你有何妙计？”

司马懿躬身施礼，说道：“陛下，我军若只从中原一路进攻，很难取胜。但是，若以五路大军，齐头并进，则能使诸葛亮首尾不能相救，便可一举攻破蜀国。如今刘备去世不久，刘禅年仅十七岁立足未稳，此时正是进攻的最佳战机。”

“哦？你打算派出哪五路大军？”

“首先，请陛下先遣使去辽东，以金帛相赠，向鲜卑国王借兵十万，进攻西平关。此为第一路。”

“好！第二路呢？”

“您可以送密信给南蛮国王孟获，以利诱之，请其发蛮兵十万，攻

打益州、永昌、越嶲等处，从南方威胁蜀中。此为第二路，”司马懿信心十足，侃侃而谈，“第三路，请陛下与东吴重修旧好，说服吴军出击两川峡口。第四路，命蜀国降将孟达，率上庸的十万兵马，西攻汉中。第五路，则是命曹真将军为中原大都督，率大军自阳平关正面进攻蜀军。在五路大军的联合进攻之下，谅那诸葛亮的智慧也无法抵挡！”

司马懿的五路大军之计，滴水不漏，再加上他的信心满满，口若悬河地一番点评，更是让在场的众人都心服口服。魏帝曹丕更是喜得当场拍板：“好！就按司马懿之计！立刻动员大军！”

于是，几位使节分头向各地疾驰而去，魏都上下也紧张地动员起来。不过，由于老将张辽、徐晃等前朝名将已受封为侯，各自被赐领地养老，并不参与此次作战。

尽管如此，魏国仍是人才辈出。就拿司马懿来说，他在曹操时代不过是一介文官，如今却初崭头角，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这无不预兆着新朝新时代的到来。

至于蜀国境内，由于刘禅登基后，大小国事仍由诸葛亮管理，前朝旧臣悉心辅佐，因此境内的局势比较稳定，并没有大的震荡。

蜀国唯一的一件大事，便是刘禅迎娶了张飞之女，年方十五的张氏成了新帝的正宫皇后。

刘禅新婚宴尔之际，得到消息，说魏国杀来五路大军直奔蜀国。但是国家危难之际，却不见了丞相诸葛亮的踪迹。

成都不断接到边境告急的快马报讯。

一封封急报不断带来防守吃紧的消息，令蜀国朝野不知所措，这五路魏军分别是：第一路——辽东鲜卑率领的十万羌兵，在西平关（今甘肃省附近）进攻西川；第二路——南蛮国王孟获率领的十万军队，向益州南部席卷而来；第三路——东吴孙权率领十万大军，溯江而上，从峡口攻入两川；第四路——叛将孟达率领上庸的十万人马，进攻汉中；第五路则是由魏国大都督曹真，率领十万魏军主力大军，突破阳平关，与其他四路大军遥相呼应，打算一举攻入成都。

这五路的兵力加起来有五十万之众。幼主刘禅毕竟年轻，从未见过

如此阵势，吓得只会大声呼唤："丞相在何处？诸葛亮在哪里？快快有请！"

刘禅本来就将国政要事交由诸葛亮管理，如今危急之下，更是三番五次派人去请丞相。但是，无论刘禅几次三番派人上门，丞相府却一直不肯开门，只是推说身体有恙，不能上朝。

无奈之下，他只得请黄门侍郎董允、谏议大夫杜琼再去求见丞相，请他出来主事。

董允和杜琼二人领旨后，立刻赶往丞相府，果然见大门紧闭。他们叩门，也遭到门人的阻拦。两人只好在门外高声质问："诸葛丞相！魏国曹丕起兵五路来攻打蜀国，如今边境频频告急，而你身为丞相，却托病不出，你到底是有何用意？先帝临终前托孤于你，如今他在惠陵的尸骨未寒，你却如此应对，真是岂有此理！"

这时，只听门内传来一阵脚步声，一个声音隔着紧闭的大门说道："丞相说了，明日一早会去上朝，共议国事。请两位大人回去吧。"

于是两人只得回去复命。第二天一早，文武百官齐聚堂上，等候诸葛亮。可是一直等到中午，仍然不见丞相的身影。众人等到了傍晚时分，见诸葛亮还是不肯现身，便纷纷抱怨，各自散去。

刘禅见状，心急如焚，第二天一早便又将杜琼召来，问道："爱卿，国家危难，丞相却不肯露面，朕该如何是好啊？"

"陛下，臣以为您需亲自去丞相府走一趟，探明他的心迹。"

刘禅听罢，便先去西宫问太后的意见。太后听罢大惊："什么？诸葛亮难道胆大包天，他敢违抗先帝遗诏不成？"

太后一怒之下，打算亲自去找诸葛亮问个究竟。刘禅连忙安抚下太后，自己则亲自赶往丞相府。

当今皇帝御驾亲临丞相府，门吏再也不敢阻拦了，只得吓得跪地迎驾。刘禅下车后，径直走过三道门，高声问道："丞相何在？"

门吏立刻答道："丞相一直在内苑，观看鱼儿游水。此时他一定在那里。"

刘禅听罢，便不入正堂直奔内苑而去。果然，他一进内苑便见到一人正手拄竹杖，立在池边，注视着池水若有所思。

“丞相，你在看什么呢？”

诸葛亮闻声便立刻辨别出刘禅的声音，他忙抛开竹杖，拜伏在地，说道：“陛下，您怎么光临寒舍了？臣接驾来迟，还请恕罪。”

“无妨！丞相，如今魏国派出五路大军，正在进攻我国边境。此事您可知道？”

“先帝驾崩之前，将陛下托付于臣，嘱臣辅佐国事，魏军犯境臣怎会不知？”

“丞相既然知道，为何不上朝与众臣议事，反而独自观鱼？”

“陛下，臣之前一直没想出解决的法子，如此上朝，反而增添众人的烦恼。因此臣才暂且留在家中，思索如何应对。这几日，臣每日一边观察鱼儿游水和池中涟漪，一边思索。如今，臣刚刚想出了一条绝妙的好计，可以击破魏国的五路大军，您可以安心了。”

之后，诸葛亮将刘禅让进堂中，屏退闲杂人等，对后主禀报：“蜀将马超本生于西凉，被羌人尊为神威天将军，颇有威望。如果派马超去镇守西平关，他定能随机应变，制伏羌兵。魏军这一路便不足为忧。”随后又对第二路魏军的防守提出建议：“南蛮兵速来凶猛异常，但他们却消极懒战，十分散漫。他们速来多疑，容易中计，因此可令魏延多设陷阱，令南蛮兵疑神疑鬼，便可轻易解决对方。”

刘禅一边听，一边点头。

诸葛亮接着说道：“另外，汉中一路的魏军是上庸叛将孟达。此人原本苦读圣贤之书，并非贪生怕死之徒。可命其旧交李严防守汉中一路，并命李严将臣的一封书信转交孟达。倘若孟达良心发现，必定陷入进退两难之境遇，到时候他只得装病，而不思进攻。另外，魏军大将曹真攻打阳平关一路，是曹军攻打的重点。阳平关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我们派赵云将军防守那里，想必万无一失。由此，曹军的所谓五路大军，均不足为惧，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另外，臣为了慎重起见，

已让关兴、张苞二人各领三万人马，游击作战。哪方有难，他们会迅速赶去增援。陛下敬请放心。”

诸葛亮将如何应对魏国五路大军的一应安排禀明刘禅之后，又郑重其事地说道：“陛下，我们如今最大的问题是东吴。”

诸葛亮一改刚才的侃侃而谈，有些慎重地继续解释道：“臣以为，虽然魏国百般催促东吴发兵，但东吴念在与我国的旧交，应该不会轻易从命。但是，一旦魏国的四路大军捷报频传，蜀国露出败象，东吴便不会再有顾虑，而会一举从峡口打过来。只要我国能将魏国的四路大军死死防住，东吴便不敢轻举妄动。臣正在考虑派使者去东吴游说，此任十分艰巨，究竟派谁去好，臣一直举棋未定。”

众人见后主与诸葛亮一直在房中密语，不知有何事相商。他们只得交头接耳地议论。

“他们怎么还不出来？”

“丞相到底在和皇上密谈什么呢？”

说话间，便见到诸葛亮陪同后主一道走了出来。刘禅此时一改来时的满脸焦虑，而显得十分开怀。众人见状，心中不禁各自揣摩圣意。

这时，在人群之中忽然有一人仰天大笑，诸葛亮见状，拦下那人：“请你留步。”

待诸葛亮将圣驾恭送走后，对那人说道：“请你进来说话，我有事问你。”

于是便带领那人入府，请他坐下后问道：“请问你是哪里人氏？”

“在下是义阳新野人氏。”

“怎么称呼？”

“在下名叫邓芝，字伯苗。”

“你现在所任何职？”

“现任户部尚书，负责蜀中户籍调查。”

“哦？这个差事倒不适合你。”

“是吗？我倒未曾想过此事。”

“我来问你，刚才在队伍中为何独自发笑？”

“刚才发笑，是因在下心中一时高兴，情难自禁。”

“哦？何事会令你如此高兴？”

“丞相已为蜀国拟出抵御魏国五路大军的妙计，在下身为蜀国子民，怎能不高兴？”

“你倒有一双慧眼！”诸葛亮深深地注视着邓芝，心中涌起惜才之情。于是他进一步说道，“如果换做是你，你会如何解决当前的困境？”

“在下并不是大政治家，我只是觉得魏国的四路大军倒容易抵抗，东吴的态度却不容小觑。”

诸葛亮见他如此回复，心中便有了主意：“好！我有一件重要的差事，正好由你来做。”

之后，诸葛亮便将邓芝引入密室，与他密谈许久，之后更是以酒宴招待，才让他回去等候消息。

第二天一早，诸葛亮上朝立刻上奏道：“臣已找到出使东吴的绝佳人选，此番要对其破格提拔，请陛下恩准。”

之后，诸葛亮便推荐邓芝为使。邓芝感激地说：“臣一定完成使命，不负丞相赏识。”

邓芝领旨后，立刻动身赶往东吴。

另一厢，东吴此时已改元为黄武元年（公元222年），其实力十分强大。不久前，孙权接到曹丕密信，要求东吴与魏国一道，联手对付蜀国。曹丕写道：

我国目前已发出四路大军，欲攻取西川，请贵军一道起兵，溯江而上，联手攻蜀。此战得获的领土，魏国愿与贵地分享。

接到密信后，朝中众臣意见不一，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孙权无奈，只得急召陆逊问计：“请大都督陆逊前来，看看他会怎么说。”

于是，立刻派人赶赴荆州请陆逊回建业城回话。

陆逊回来之后，在建业城的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为左右摇摆的策略指明了方向：“我方如果现在拒绝魏国的要求，曹丕必定会怀恨在心。到时候魏国可能将攻打蜀国的矛头转向，改为攻打我方。但是，倘若我东吴任凭魏国颐指气使，立刻出兵攻打蜀国，便会消耗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待我东吴的力量耗损之时，也正是敌人入侵之机。魏国虽然贤才众多，蜀国亦有诸葛亮坐镇，两国交锋，时日会耗得许久。因此，我们不妨先退后一步，进而不进，战而不战，以此拖延时日。到时候，我们静观魏军的战绩，倘若魏军顺利地攻入蜀国，我方再出兵攻蜀不迟。”

第三十一章
吴蜀修好

陆逊给孙权的建议是：一不直接违抗魏国的要求；二不与蜀国再结新怨；三则是要加强自身军备，见机行事。

孙权采纳了陆逊的建议，命吴军进而不战，而且多方派出探子，收集魏蜀两军的情况。

据各路探子传回的消息来看，魏军果然并未顺利地一举攻入蜀地。四路魏军之中，首先，辽东军在西平关被蜀将马超击退；其次，南蛮军中了蜀军的圈套，在益州南部被打得溃不成军；另外，上庸的孟达一直称病不出；主力部队曹真一路，也因对手赵云占据了险要隘口，只得由阳平关退兵。总体来看，魏军在战势上，已处于败局。

“好险啊！倘若当初我没有听从陆逊的建议而贸然出兵，恐怕就会陷入困境了。看来陆逊果然有先见之明！”

孙权一边心中暗道侥幸，一边更是对陆逊信任有加。

这时传来消息，蜀国派来使者邓芝求见孙权。张昭说道：“看来这个使者定是诸葛亮派来的。”

“那我该如何应对他？”

“您不妨先试探此人的胆量，之后再做应对。”

于是，孙权命人在殿前放置一个大鼎，倒入数百斤油，再以柴火煮沸，之后下令：“传蜀国使者觐见！”

孙权与群臣高居阶上等待，阶下数千名武士整齐列队，各持刀戈斧戟，虎视眈眈。

那一日，邓芝接到传召，便离开客栈，被带进宫门。他虽然身穿粗布衣裳，看起来其貌不扬，但神色却毫不怯懦。

邓芝一进宫门，便见到从宫门一路排列至殿上的数千荷枪持剑的武士，他微微一笑，面无惧色地走上前来。殿前的大鼎里热油滚滚，他也熟视无睹一般，目不斜视地走到阶下，笑对孙权。

孙权令人卷帘，瞪了他一眼，厉声叱道：“大胆！居然不拜，是何用意？”

邓芝昂首而立，朗声答道：“上国敕使何须跪拜小邦国主。”

孙权闻言，脸涨得通红，接着骂道：“哼！你不过是一个小小使者，竟也想学郦食其，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说齐王吗？既然如此，那你也像他一样下油锅吧！你休想说动孙某，我谅你可怜，速速滚回去吧！”

“哈哈哈！”邓芝非但没有被孙权吓住，反而纵声大笑起来。

“呔！你笑什么笑？”

“真是可笑！我原以为东吴的贤人众多，没想到你们竟会害怕我这一介蜀国来使！”

“一派胡言！哪个怕你？”

“既然如此，你因何会怕我游说呢？”

“你肯定是诸葛亮派来的！想来，他肯定是想让你游说我东吴，与魏国决裂，与蜀国重修旧好，是也不是？”

“邓某身为一介儒生，却也是蜀帝选出来的御使，没想到贵国竟以刀枪阵势相迎，更以大鼎煮油相逼，这究竟是何礼数？莫非这堂堂建业城，东吴之主，竟毫无器量，连一名使者也容不下吗？邓某只能大呼意外！”

邓芝在殿上几句话，便令东吴众人十分羞愧，孙权也感到此举确实

有失水准，便立刻撤下武士，并将邓芝请入上座。

“你既然身为蜀国说客，究竟打算来游说何事？”

“大王刚才说得不错，在下此行，正是为蜀吴重修旧好而来。”

“此时两国重修旧好的时机并不好啊！刘备尸骨未寒，后主又年纪尚幼，东吴此时与魏国断交，恐怕过于冒险。”

孙权所讲的也有一定道理，但邓芝早有准备，便立刻接话道：“大王乃世之英豪，诸葛亮亦一代之俊杰，东吴有三江之固，蜀国亦有山川之险。吴蜀两国互为唇齿，若两相联手，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大王的实力如此之强大，何必屈尊对魏国称臣？另外，魏国为了逼迫东吴就范，定会要求送去王子，作为质子。倘若大王不服从魏国的号令，魏国必会兴兵来伐，说不定还会与蜀国结盟。倘若蜀国一旦答应了魏国的请求，则两国的水陆两军，便会顺流而下直逼东吴。到了那时，大王觉得，东吴能够抵挡得了吗？”

“……”

“大王，您考虑过这一层吗？”

“……”

“唉！邓某看来竟是白费唇舌。您心里只将我视为说客，心中设防，怕被我说动。但是，邓某今日之言并非为了一己之功，此事事关蜀吴两方能否和平相处，因此才来到贵地，拼死相劝。我所要说的，已经说完了，如今只有一死，才能令大王相信我所言不虚啊！”

邓芝说完，起身离座，走下台阶，便要跃入装满滚滚沸油的大鼎之中自绝。孙权连忙阻止道：“先生！使不得啊！”

朝中群臣也立刻围拢过来，将邓芝拦腰抱住。

“先生，孙某已经完全相信您的诚意了。蜀国能有您这样的使者，能不辱君命，又有诸葛亮那样的宰相，能知人善用，足见贵国的前途不可限量。先生请上座，孙某定会慎重考虑贵国的要求的。”

经过此事，孙权的态度全然改变。他不仅命侍臣在后堂设宴款待邓

芝，更是奉为上宾，殷切接待。

邓芝此番出使东吴的使命大功告成，究其原因，盖因其诚意感动了孙权。不过，孙权当时心中已有了放弃魏国的念头，因此才能一拍即合。

邓芝在建业城受到热情款待，逗留了十天之久。另外，东吴特命张温作为答礼使者，随邓芝一起返回蜀国。

张温与邓芝相比，风采和态度皆难以望其项背。他虽然身为使者，却态度倨傲，总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似乎吴蜀能否顺利结盟，还要靠他亲自判断才能决定。

另一厢，蜀国方面皆认为已经初步达成与东吴的邦交，上至后主刘禅，下至普通百姓，皆欢欣鼓舞。蜀国上下更是对东吴使者张温十分欢迎。

张温受到蜀国的款待，却依旧摆出一副倨傲的面孔。他不仅对朝中百官十分不屑，更是擅自坐在刘禅的左侧上位，显得目中无人。

之后，蜀国后主在成都宫星云殿之中，专门设宴招待张温。张温依旧显得十分狂妄，而诸葛亮却一直对其态度恭敬有加。

诸葛亮酒过三巡之际，毕恭毕敬地对张温说道："先帝遗孤刘禅刚刚即位，私下一直仰慕吴王。还望贵使归吴之后，奏请吴王与蜀国结成永久之好，联手对付魏国，以便共享荣华。还望您多多美言才是！"

"哦！我自有答复。"

张温斜觑了诸葛亮一眼，并不直接答复，显得盛气凌然。

在他返回东吴之际，不仅蜀国的后主赠了许多金帛，诸葛亮及满朝文武也均以金银、绸缎相赠。张温接到这些礼物，乐得喜形于色。临行前一晚，诸葛亮特在丞相府设宴，为张温饯行。酒宴之中，有一壮汉径自坐到张温身旁，说道："张先生，您明天就要回去了。不知您这趟来我们蜀国，看得怎么样啊？来！我敬你一杯酒！"

张温见此人毫不客气地坐在身边，举杯就喝，十分不悦，便回头问诸葛亮："他是何人？"

诸葛亮介绍道，此人为益州学士秦宓，字子敕。张温一听便嘲笑道：“哦？连他都能当学士？看来贵国的学士都是年轻后生啊！”

秦宓听了并不生气，而是正面答道：“您有所不知，我们蜀国人三岁就开始学习，到了二十岁自然人人学问皆可独当一面。”

“你都学了些什么？”

“秦某不才，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凡是三教九流，诸子百家，乃至古今兴废，圣贤之书，无一不学。”说罢，秦宓又反问张温道：“请问贵地的学士要到多大年纪才能学成？若是活到六七十岁，才学到学士，恐怕没有多少时间去经世济国了吧？”

张温见秦宓十分不客气，顿时大怒。他觉得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便板起脸来，想要教训教训对方：“既然你这么说，我便出题来考考你！”

张温立刻连出几道难题，想要难倒秦宓。哪知道不论天文、地理，还是经史、兵法，秦宓不仅一一作答，更是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甚至能背诵出许多书中的辞章。一旁的听众也都听得入了神。

张温大吃一惊，这才酒醒过来，他脱口问出：“答得好！蜀国像你这样的人才，不知还有多少？”

张温的话一出口，又觉得不妥，却难以收回。诸葛亮见他神色黯然，连忙将他请进别室，安慰道：“张大人，您精通安邦定国之道，岂是秦宓这些晚辈能相比的。他们不过是喜欢卖弄些学识罢了，请您莫要和他们计较才是。大家酒后之言，并不当真的。”

张温闻言，这才神色稍霁：“他们后生晚辈的酒后戏言，张某怎会放在心上。”

第二天，张温便启程离开，蜀国又派邓芝回礼。不久之后，吴蜀同盟正式通过交换文书的形式，定了下来。

第三十二章
全力造舰

近来，魏国接连失去两位重臣——大司马曹仁和谋士贾诩先后病逝。这两位重臣的离世，可谓魏国的一大损失。

这时，又有噩耗传来：“吴蜀又结同盟。”

皇帝曹丕听到侍中辛毗如此禀报，仍然不肯相信，他一口断定：“这一定是谣言！”

但是，吴蜀结盟的消息不断从各个渠道传来，曹丕这才信以为真，不禁大怒：“难怪吴军迟迟不肯出兵，进攻峡口，原来他们竟在背后与蜀国有如此勾当。既然如此，朕便不再客气了！”

曹丕正待一声令下，命攻蜀的大军调头攻打东吴，辛毗赶忙劝阻道：“陛下，咱们进攻蜀国的大军刚刚战败，如今又起兵征吴，恐怕对国内安定有所不利啊！”

“哼！你们这些迂儒，不懂带兵打仗便少插嘴！你们要知道，蜀吴究竟为何结盟！他们还不是要联合在一起，对付我国吗？”

司马懿一见曹丕如此震怒，连忙安抚说道：“陛下，东吴的优势是水军，且他们还有长江天险。我国首先需创建一个水军舰队，否则难以与之抗衡。”

司马懿此言，正中曹丕的下怀。他深知，如今魏国水军拥有两千支小船与百余艘舰船，要对付东吴水军是不够的。于是，曹丕立刻下令，数十所魏国船厂开始日夜赶工，建造战舰。

在此番的造船计划中，曹丕还特地制造了一种巨大的舰船，其龙骨便有二十余丈之长，可搭载两千余名士兵。魏国光这样巨大的龙舟就建造了十几艘之多。龙舟正式试水之后，便于黄初五年（公元224年）秋八月，连同其他三千余艘大小兵船一道，组成一道“水上长城”，浩浩荡荡，南下攻吴而去。

魏国水军从蔡水、颍水进入淮水，又经寿春（今安徽省，寿县）、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抵达长江，打算与东吴水军正面对决，之后便在对岸南徐（今江苏省，镇江市）强行登陆，直接威胁建业。

魏国此番出征的先锋是大将曹真，此外还有张辽、张郃、文聘、徐晃等老将辅佐，以及许褚、吕虔任中军护卫。曹丕的御驾亲征伞盖，位于大军正中央。

东吴得知魏国发兵而来的消息，十分震惊。

“魏军竟然来得如此之快！”

孙权首先便失了方寸，东吴群臣更是十分惊慌，唯有顾雍及时奏道：“大王，魏国此番起兵，盖因吴蜀结盟所致，因此蜀国必当协助我方，抵抗魏兵。请您及时通知诸葛亮，让他立刻出兵攻打长安，并协助我军加强南徐的防守才是。”

孙权深知，魏军来势汹汹，蜀国即使答应相助，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这时，他忽然想起陆逊：“快召陆逊回来！他一定能抵挡得了魏军！”

孙权匆忙下令，急招镇守荆州的陆逊回来督战，但站在一旁的徐盛却心怀不满地开口道：“陛下，您为何只看重陆逊一人？末将均愿为您赴汤蹈火，您为何却不肯理会我等呢？”

徐盛，字文向，琅琊莒县人，素以武略闻名。

孙权闻言，注视着他，开口说道：“徐将军，你说得不错。既然你能来守卫江南，孙某何足惧？既然如此，就命你为兵马都督，统领建业、南徐的人马，你意下如何？”

徐盛得令，坚定地答道：“不肖徐盛接受成命，纵然舍出性命，也

要抵挡魏军，为您分忧。倘若末将不成，您尽管诛臣九族，我也绝不喊一声冤！”

此时，由魏国一路远征而来的舰队已从蔡水、颍水进入淮水，先锋也已靠近寿春一带。徐盛闻讯后，立刻集结吴军，准备与魏军决一死战。他与全军将士宣誓“誓与国家共存亡”！显得十分慷慨激昂。

但此时却有一人一直与徐盛大唱反调，令徐盛十分头疼。此人便是孙权的侄子，名孙韶，字公礼。孙韶一直主张：“我军不应该只是一味抵抗，而应率先渡江，在淮南之地阻截魏军。如今，咱们在此地死守，万一魏国大军抢滩登陆，便会危及建业城。到时候，咱们便会更加被动了。”

徐盛则摇头道：“不妥！倘若我军渡江作战，则十分不利。魏军先锋部队皆是成名的将官，早已做好准备，我军若打算偷袭，则难以成功。只要我们静等他们渡江而来，便可取胜。”

之后，徐盛便按这样的战术部署部队，而并未采纳孙韶的意见。

不久后便传来战报，魏军舰队一路进入淮水，将吴军的大小要塞皆攻破。孙韶闻讯后，急不可待，屡次三番地催促徐盛：“徐将军，如今魏军势如破竹，你怎能坐视不管？”

孙韶见徐盛一直对他的建议不肯理睬，更是连连批评徐盛身为吴军都督，却一直消极避战。他甚至还说，倘若自己领兵作战的话，一定立刻率兵渡江，一举斩获魏帝曹丕的首级。不仅如此，孙韶还私下声称，他愿召集有志之士，当夜便私自渡江作战。

徐盛忍无可忍，怒斥孙韶道：“你竟敢扰乱军纪，其罪当斩！”说罢，便立刻下令左右，“来人啊！将孙韶推出去，斩首示众！此人若留在营中，军令如何执行？”

手下人只得听令，将孙韶押到辕门之外，但大家都深知此人是吴主孙权的爱侄，哪个都不肯第一个动手，便互相推诿。

“你来动手吧！”

“不不不！我可不敢砍他，要砍你砍！”

趁此时机，立刻有好事之人将此事报给孙权。孙权一听爱侄有难，立刻亲自飞马来救。

孙韶这才捡回一条小命。他趁机告状道：“我曾在广陵住过，对那里的地形了如指掌。因此，侄儿恳请徐盛赐我一队人马，打算偷袭魏军。哪知道徐盛却觉得我害他下不来台，才打算将侄儿斩首的。”

孙权一向疼爱孙韶，觉得他有担当有志气，此时听他一番辩解，更是十分心疼：“哦？这么说，你是打算在魏军渡江之前，提前出击喽？”

“正是！侄儿以为，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否则东吴必亡。”

“既然如此，你便随我一同回营，咱们当面去质问徐盛，他究竟存何用心！”

孙权带着孙韶和手下一道，直奔中军帐而去。

徐盛见吴主突然造访，未免有些吃惊。他一见孙韶紧随其后，心中便明白了，于是毫不客气地直言问道：“大王，您既然封臣为吴军都督，为何在臣整肃军纪之时却破坏军纪呢？”

孙权闻言，一时语塞，只得说孙韶不过年轻气盛，替他求情：“徐将军，请你饶了他这一次吧！”

第三十三章
淮水之战

孙韶其实并非孙权的亲侄，而是他义兄的独子，本姓俞。孙权念着倘若孙韶一死，义兄家便会绝后了，因此十分为难。同时，孙权位居吴王，也清楚军法如山，任何人不得擅自干涉。无奈之下，他唯有亲自向徐盛求情，为侄子乞命。

徐盛见吴王如此请求，也只得退一步说道："既然如此，看在大王的面子上，便暂留孙韶一命，待战后处置。"

孙权闻言，连忙推孙韶向前："你还不快来谢徐都督不斩之恩！"

不料孙韶却将头一摇，执拗地大叫："侄儿偏不谢他！此人是个贪生怕死之徒，我凭什么要听他的号令？纵然我违反了军纪，也全是出于对东吴的一片忠心！我宁愿为国捐躯，何惧一死？"

孙权见状，只得恨恨地骂道："你这个孩子，好生任性！徐将军，以后你不要再用他就是！"之后便头也不回地返回王宫了。

当晚，忽有急报传来："报！孙韶私领三千人马，搭乘兵船，渡江去了。"

徐盛在梦中被惊醒，又气又恨："这个臭小子！怎么如此任性！"

徐盛虽然十分气愤，却也不能见死不救。他只得派丁奉立刻率领三千人马，前去支援。

那一日，魏军的船队正好抵达广陵。

先锋的侦察船立刻出动，打探吴军的动向。只见长江之上，一片水色，丝毫不见一条往来的船只。曹丕听后，心中起疑：“朕倒要看看，吴军打的什么主意。”

于是曹丕命龙舟旗舰从河口驶入江面，他还亲自登上船楼，眺望江南。

这艘旗舰十分威风，龙凤日月五色旌旗招展，白旄黄钺簇拥，显得格外富丽堂皇。魏军的大小船只皆点亮火把，映照在广陵江面乃至附近的大小湖泊上，璀璨夺目，令满天星斗都黯然失色。

曹丕发现江南岸边，一片漆黑。侍臣蒋济则说：“陛下，看来吴军的防守不过如此，我军倘若一举登陆，想必也不会有多大抵抗。”

“不可！”刘晔连忙在旁阻止道，“兵法之中，虚虚实实，神鬼莫测。咱们不妨观察几日，再做打算。”

“对！少安毋躁。”曹丕点头道。

之后，在一个明月之夜，魏军派出几艘快船，深入江南侦察。不久后，便回来禀报：“东吴沿江一带，均寂然无人。所有城镇皆无一盏灯火，宛如一片坟场般寂静。想来定是当地百姓听说魏军攻来，早就弃城逃难去了。”

曹丕闻言，洋洋自得地大笑道：“哈哈哈！看来确实如此！”

五更时分，江面上忽起一片浓雾，令人分辨不清近在咫尺之物。直到第二天一早，江风吹散了浓雾，太阳东升，可以一眼望见对岸十里之外。

“咦？那是什么？”

船上的哨兵发现一件怪事，连忙跑去禀告曹丕。

原来吴军大都督徐盛早已做好准备，他不肯渡江而战，而是坚持固守，于是早就部署妥当，只等积极进攻的时机。

曹丕听到哨兵的报告，走出船舱，眺望江南的情形。在当头烈日的照耀之下，他眼前的景色竟与昨晚夜色之中所见迥然不同，难怪将士们

都有些惊慌失措。

昨夜深入吴境的侦察船回报，说对岸静寂无人，市镇毫无灯火。而如今却发现，东吴一侧，不仅筑有连绵的水寨，山中更是遍插旌旗。岸边的高地上，只见有箭台炮楼，港口各处更是停泊了无数兵船，令人难以相信这与昨夜竟是同一处所在。

曹丕拍栏长叹："东吴的战术果然了得！竟差点连朕也蒙蔽了，看来东吴的人才也不可小觑啊！"

其实，徐盛不过是使了一个障眼法，才能营造出如此对比强烈的冲击效果。他首先迁走百姓，又对各个城楼工事施以伪装，又以稻草和粗布遮盖了江边阵地，用以迷惑敌人。当曹丕率魏国舰队出淮河入长江之际，徐盛便下令拆除所有伪装，令魏军一望便知，吴军已做好决战的准备。

"吴军摆出如此阵势，恐怕也已做好周密的计划了。"

曹丕见状，便下令掉头撤出长江，回到淮水。但是魏军的运气实在倒霉，龙舟旗舰在河口沙滩处搁浅，进退不得。

待旗舰好容易驶离浅滩之时，又遭遇了狂风骤起。魏军的大小船只在飓风中被吹得载沉载浮，船上的水兵也被吹得东倒西歪，难以支撑。在狂风巨浪之中，魏军度过最黑暗的一个夜晚。

"小心！船要搁浅了！"

飓风之中，船只难以控制，互相碰撞，导致桅杆折断，船帆掉落。魏军完全失去了对船只的控制，只能任狂风和巨浪摆布，无能为力。

曹丕并不习惯乘船，因此在巨浪的颠簸之下，他晕船晕得难以动弹，更无力站起。文聘只得将他背上小船，划至岸边，在淮河的一处港口上岸。

上岸之后，曹丕的晕船症才得以缓解。他只得将此处设立为临时总部，召集手下将士，长叹道："今夜我军遭遇风浪，实属运气不佳。但愿明天一早便会风平浪静。"

当晚的深夜时分，忽然两骑快马，冒着暴风雨带来情报："蜀将赵

云已出了阳平关，正向长安攻去！”

曹丕闻言，顿时面无血色：“糟糕！长安乃魏国之核心所在。看来诸葛亮是趁着朕远征之日，想乘虚而入。不行！咱们不能在此耽搁，必须立刻赶回！”

曹丕立刻下令，命魏军的水陆两军连夜撤退，自己则打算趁风浪稍平后，再返回旗舰。

正在这时，忽然三千吴兵不知从何处渡江而来，他们冲入魏军营中，四处放火，并直奔曹丕而来。

慌乱之中，魏军将士只得保护着曹丕，一边试图摆脱追兵，一边躲避烈火的袭击。瞬时之间，魏兵便抛下无数尸体，狼狈而逃。哪知刚乘上龙舟向淮河上游行了十里左右，又见两岸和前方湖泊火起。

原来吴军将两岸的芦苇荡中浇灌了大量鱼油，才引起大火，令魏军的船只无处可逃。

在吴军的火攻之下，淮河两岸皆化为一片火海。魏军的数千艘大小舰船皆被点燃，或者沉没，或者爆炸。一连几天，火势都未被扑灭，淮河之上，近百里的河道上都散落着烧毁的船只，飘着浓浓的黑烟。

第三十四章
蜀征南蛮

曹丕的壮志未酬，只得铩羽而归。

淮河一带在几日之后仍是一幅萧索的景象。不仅两岸的芦苇荡已尽被烧焦，大小船只的残骸，漂浮在河面上，更有无数魏军的死尸被弃在岸边，触目惊心。

此番征吴的失利重创了魏国，其损失与当年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的失利相当。魏国不仅人员伤亡超过三分之一，而且还被迫抛弃了无数舰船、军粮和武器，这些又都被吴军缴获，增长了敌人的实力。另外，魏国名将张辽也在此战中牺牲，令东吴人心振奋，更让吴军对自己的军事实力增长了信心。

战后，东吴在论功行赏时，都督徐盛特意上表，推举孙韶为头功，他说："孙韶十分勇敢，不仅深入敌地，还伺机突袭魏营，令曹丕在乱军之中难以指挥，更逮杀了敌将不计其数。"

孙权却摇头道："都督过谦了。若非都督提前部署，将魏军诱出淮河，并在狭窄河口处痛击敌人，怎能取得全面胜利？孙韶的功劳比不得都督，这头功非徐盛莫属！"

于是，军功之中，徐盛为第一，孙韶第二，丁奉第三，其他官兵均有犒赏。

翌年，蜀国上下一片太平，迎来了建兴三年（公元225）的春天。

在丞相诸葛亮的悉心辅佐下，蜀国内政平稳，国力充实。国中人民

安居乐业，不受外敌所扰，家家夜不闭户。另外，这两年农产品丰收，人民富足，争先恐后地帮助国家建设，一派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

但是，东吴和魏国的军事威胁依然存在，因此蜀国时刻做好准备，能够抵御强敌。近来，南方频传快报："南蛮国王孟获屡犯边境，建宁（今云南省，昆明市）、牂牁、越嶲等郡亦与之勾结。目前，唯有永昌郡太守王伉孤军奋战，忠义可嘉。但恐怕他也抵挡不了多久了。"

诸葛亮闻讯后，立刻于当日早朝之时，谒见后主刘禅，奏道："陛下，如今南蛮犯境，我国若不加以讨伐，以示帝威，则必将成为大患。臣以为，如今必须派大军前去镇压。陛下年少，还是留在成都料理政务为好。臣亲自领军前去即可。"

刘禅一听到丞相要远行，立刻露出怯色："丞相，听说南蛮的气候酷热，您何须亲自前去，不如另派一员大将去就是了。"

诸葛亮明白后主是不愿自己离开成都，但他仍摇头说道："陛下不用担心，臣即使离开，我国四境仍可牢靠。东吴方面，已有白帝城的李严镇守，东吴陆逊一旦造次，李严自可应付。而魏国方面，由于去年征吴不成，损耗了大量国力军力，一时不能对外起兵。请陛下尽管放心就是。"

刘禅听到诸葛亮如此解释，终于放下心来，同意诸葛亮前去征讨南蛮。但谏议大夫王连，却在旁阻拦道："丞相乃是国家之栋梁，您若深入南方险地，条件恶劣，怎能不让陛下担心？另外，南蛮之乱不过是疥癣之疾罢了，即使我们置之不理，自然过一阵子便会自行痊愈。何劳丞相亲自跑这一趟呢？请您三思。"

诸葛亮谢过王连的好意，但仍决定亲自征讨南蛮："南蛮地处偏远且瘴疫肆虐，土民多不习王化，因此若要收服南蛮，不能单凭武力解决。此番前去征讨南蛮，需刚柔并用，以武为主，以仁教化，更要审时度势，采取各种手段，因此还是我亲自前去为妥。"

王连再三苦劝，诸葛亮仍是不听。不仅如此，诸葛亮当日便选定几十员大将，各授部队，总共率领五十余万兵马向益州南部出发。

动身不久，忽有一人单枪匹马追赶上来。此人正是关羽的三子、关兴之弟，名叫关索。诸葛亮一见，又是惊喜又带责备地问道："孩儿

啊，你这么久都去哪里了？”

关索在荆州之战后一直不知下落，大家皆以为他已战死沙场。如今突然现身，要求加入征南的队伍，令众人十分惊喜。

“荆州之战后，我身负重伤，只得藏在鲍家休养。如今听说丞相要征讨南蛮，便日夜赶来相投。”

“太好了！你就加入先锋部队，替你父亲为国家建功立业。看来你此番前来，乃是先父的精魂所引，孩子呀！你定要不负众望才是啊！”

诸葛亮喜得关索来投，十分高兴，立即准他加入部队。

不久之后，蜀军便进入益州南部。那里的山川险恶，气候炎热，行军极为困难，与在中原征战的状况完全不同。

建宁太守雍闿在当地是反叛头目，他暗通南蛮国王孟获，并与附近越巂郡的高定、牂牁郡的朱褒互相勾结，反叛蜀国。因此，当雍闿听说诸葛亮亲率大军前来时，反倒暗中高兴：“诸葛亮既然送上门来了，咱们正是求之不得！”

于是雍闿立刻召集了六万人马，埋伏在诸葛亮的必经之路上，准备突袭。

统领六万突袭队伍的大将名叫鄂焕，面如涂墨，暴牙外露，形状仿佛恶鬼一般。此人善使一支方天戟，有万夫不当之勇，为云南第一猛将。

首战当日，蜀将魏延与他对阵。诸葛亮暗授魏延计议，并不与鄂焕正面硬拼，而是采取迂回战术，将敌人拖至疲惫。一直到了第七日，魏延才与张翼、王平等人一道，将鄂焕俘虏下来，带回营中。

鄂焕被带进中军帐后，诸葛亮便命人为他松绑，放他回去。还特地叮嘱他道：“你家主人可是越巂郡的高定？高定本是一位忠义之人，必是受到野心家雍闿的鼓惑，才参与谋反。待你回去之后，要劝他莫要再犯才是。”

鄂焕捡回一命，连忙返回自家营中。见到主人高定后，鄂焕便将蜀军之强大与诸葛亮之仁德如实告知。不巧，雍闿突然在此时拜访，他一

见鄂焕，便瞪圆眼睛问道：“咦？你不是今天被敌人抓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高定便代替他答道：“诸葛亮果然是一位仁者，他对鄂焕晓喻情理之后，将他放了。”

雍闿一听，却嗤之以鼻：“哼！你们竟然都被诸葛亮给蒙蔽了！蜀国明明是我们的敌人，他怎会对咱们讲什么仁义之道？”

正在此时，传来蜀军夜袭的消息，雍闿只得匆忙赶回自家营中。

第二天，雍闿又再次出城，与高定一道击鼓对蜀军挑战，但诸葛亮却只是微笑不语，不加理睬，还吩咐道：“敌人若再来挑衅，我军无须理会。”

之后一连几天，蜀军都不出战。直到第七天，蜀军阵中仍然没有动静。

叛军认定蜀军是不敢迎战，因此在第八天又展开了大举进攻。

这个时候，叛军并不知道，他们已经落入诸葛亮的设计之中。在严阵以待的蜀军面前，叛军根本不堪一击，大批兵士被蜀军所虏。

蜀军将俘虏之中雍闿和高定的人马分别收容，同时故意对他们散布谣言道：“由于高定原本为忠蜀之人，因此他的人马会被释放，而雍闿则是叛军，他的部下将全部被斩首。”

听到这样的传言，俘虏营中之人一处大喜，一处大悲。

第二天，诸葛亮吩咐手下分批带来所掳的雍闿人马。他分别对每批俘虏都问道：“你们是何人所属？”

“回禀大人，小的们都是高大人的人马。”

“哦？此话当真？”

“千真万确，我们皆是高大人的人啊！”

雍闿的部下每人都咬紧牙关，不肯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都一口咬

定自己是高定的人马。

“高大人对蜀国忠义，既然你们是高定的手下，我放你们回去就是。”

诸葛亮当场下令，为俘虏们松开绑绳，放出营中。

诸葛亮等到第二天才将关押在另一处的高定部属带来，为他们松开绑绳，并款待以酒食。诸葛亮不仅端起酒杯，与他们同饮，还轻松地与众人闲聊道：“你家主人高定实乃真君子！高大人忠心蜀国，绝不可能轻易叛变，我量他定是被雍闿和朱褒所骗。你们有所不知，几日前我们已接到雍闿送来的密信，称若蜀帝答应保其领地，赐其封赏，他便将高定和朱褒的首级拱手奉上。若非我坚信高定对蜀国忠贞不二，早被雍闿所骗，因此将他的密使赶了出去。由此可见，高大人定是被雍闿所蒙蔽啊！”

高定的手下信以为真，被放回营中之后，便对高定交口称赞诸葛亮的宽宏大量，还一再提醒道：“那个雍闿看来早与蜀国勾结，请大人一定要小心才是！”

高定闻言，心中起疑，便派人暗中去雍闿营中打探。探子发现，雍闿营中人人对诸葛亮赞不绝口，言谈话语之间仿佛诸葛亮远非敌人，反而是自己人一般。探子见状，便回来禀报道：“回禀大人，雍闿果然已暗通诸葛亮。”

高定闻言，却仍抱有怀疑，于是又派了一名心腹密探去蜀营侦察。哪知密探刚到蜀营附近，便被蜀军的哨兵所俘：“此人行踪鬼祟，快将他拿下！”

之后，哨兵便将高定的密探带到诸葛亮面前。诸葛亮一见他，便露出高兴的表情，招呼道：“你上次不是刚替雍闿送来密信吗？怎么一走之后便毫无音讯，叫我一顿好等。你此番来得正好，我正有密信一封，请替我捎给你家主人雍闿。”

诸葛亮立刻修书一封，交给密探，又命手下将他送回。密探假装答应，但一离开蜀营便连忙赶回高定的营地。高定一见到他，便问道：“快说说！蜀营那边有何动静？”

密探捡回一条性命，正大呼侥幸，见到高定追问便连忙递上密信：“高大人，小人此番去蜀营十分惊险，差点小命都丢了。好在被诸葛亮错认作是雍闿的信使，还托我将密信捎回，您快看看里面都写了什么吧！”

高定接过密信，打开一看，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见信中写道：

雍大人若肯奉上高定、朱褒的首级，并降服蜀国，吾自会在皇上面前多家美言，保你荣华。请尽早行事为盼。

高定读罢密信，心中震荡不已，连忙召来部将鄂焕，一边将密信递给他，一边问道：“没想到啊没想到！那雍闿竟然已有如此打算。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鄂焕身为一员猛将，本就性如烈火，他读罢密信，立刻火冒三丈：“大人，这密信就是铁证，您还犹豫什么？您若还疑其中有诈，不妨在营中设宴，请雍闿前来赴宴。他若敢来，便证明他光明磊落，倘若不来，则其人必有邪心。”后又接着说道，“雍闿倘若不敢来，其心可诛。请您趁夜半时分，从营前进攻，属下在营后策应。”

高定听取了鄂焕的计策，立刻派人去雍闿营中下帖，请他前来赴宴。但雍闿却称军务繁忙，未曾赴宴。

高定得到回报后，当夜便调兵出击，打得雍闿毫无防备。雍闿的手下早已一心向蜀，没人肯全力抵抗，甚至还有人暗中指路，协助高定直奔雍闿的中军大帐。雍闿一见情势不妙，只得自己仓皇而逃。

此时，鄂焕正守在营后，一见雍闿逃来，立刻迎面一戟，将他刺死。

天还未亮，高定便已取下雍闿的首级，来到蜀军营中投降。但不料诸葛亮看了一眼首级，却厉声下令：“来人啊！将高定推下去，斩首示众！”

高定原本满心欢喜，以为诸葛亮会欣然招降，并赐予封赏，却不料竟被如此对待。他大声喊冤：“刀下留人！丞相，高某实在想不明白，您一直称我为忠义之人，屡次厚待。高某感念丞相之恩，这才真心来降。为何我斩下雍闿的人头，却反遭杀戮？这究竟为何？丞相，难道您

不信任高某吗？”

“大胆狂徒！我早已看出，你此番前来，必是诈降！”诸葛亮一边说，一边抽出一封信简，扔到高定面前，“你还要狡辩吗？”

高定疑惑地取信来读，却见信中竟是朱褒的笔迹。高定一边读，一边气得怒火填膺。诸葛亮趁机说道：“我要杀你，便要你死得明明白白！朱褒早已在信中说明，你与雍闿沆瀣一气，还警告我万不可对你大意。你此番来降，定是与雍闿合谋前来诈降，这颗人头也定然不是真的。你可知道，朱褒早已对蜀乞降，我自然对他更加信任。”

高定不服，大声喊冤：“丞相！您被奸人所蒙蔽了！那个朱褒，实在是一介小人！他当初便拉我与雍闿一起谋反，如今竟然如此陷害于我，叫我好不甘心！高某若是就此被斩，必将死不瞑目啊！丞相！请您借我几天性命，请刀下留人！”

“哦？为何要借几天性命？”

“高某誓要向奸人朱褒报仇，取下他的人头，再请丞相处置！到那时，倘若丞相再要问斩，高某也绝无怨言！”

诸葛亮这才勉强点头道：“既然如此，就留你暂活几日。你去吧！”

高定千恩万谢，掉头而去，三天之后，又带着大批兵马回到蜀军营中投诚。他一边将朱褒的首级献予诸葛亮，一边说道：“这就是朱褒的人头，千真万确！”

诸葛亮这才微笑道：“看来这颗人头确实是真的！”之后，他便安抚高定道：“高大人忠心可鉴，我自然是相信的。上次你所奉上的首级，也定是雍闿之头。我当时之言是故意激你，好让你能戴罪立功，斩下两名叛贼的首级。如今你大功已立，甚好甚好！”

之后，高定便被封为益州太守，统摄三郡。

第三十五章
《平蛮指掌图》

自从诸葛亮亲自平定了益州之乱，将叛贼雍闿和朱褒尽除，便安定了蜀蛮边境。

不仅如此，之前将永昌郡团团包围的叛贼见事不好，也自行退去，解除了包围危机。永昌太守王伉守得云开见日出，涕泪横流地开城迎接诸葛亮。

“丞相到了！微臣就有救了！”

诸葛亮一进城，便赞王伉奋勇抗敌，忠贞不贰，之后还问道：“如此边陲小城，王大人独自坚守，实属不易，身边有何人相助？”

“丞相说得是，有一人名叫吕凯，正待引荐。”

“好！”

吕凯，字季平，立刻接召拜见诸葛亮。

诸葛亮对吕凯以高士之礼相待，之后向他请教今后征伐南蛮的方法。吕凯立刻取出一幅图卷，展开介绍道：“丞相，臣欲献一图，请您参阅。此图所绘之事务，远胜小人愚见。”

“哦？此为何图？”

“此图名为《平蛮指掌图》，盖因南方蛮族，远在王化之外，其文明落后，且天性蛮勇。我国若欲使其归服，恐非一朝一夕之功。小人多年以来，暗中遣人深入蛮境，了解风俗民情，考察其武器战法，调查其

山川地貌，之后绘成此图。丞相查询地图之时，也能参阅图上文字，以了解当地情况。”

诸葛亮对此图爱不释手，更连声称赞吕凯：“看来你平素默默积累，才因此得以战时立功啊！”

之后，诸葛亮当场提拔吕凯，封他为征蛮行军教授。

诸葛亮率领大军在永昌城中休息补给，又深入了解了蛮地情况，之后便再度率军南下。

蜀军浩浩荡荡，赶着车马，押着军粮，每天都要赶上百里的路。南方的烈日灼烤着大军，大队人马整日在崎岖的山路上缓缓而行。诸葛亮特命军医随队而行，照料将士们的身体，他更严加控制入口的粮食安全，以及防范蚊虫，防止水土不服，可谓做了周全的准备。

一日，忽然得报：“敕使到了！”

诸葛亮闻言大感意外：“哦？皇上派人所为何事？”

诸葛亮连忙迎到帐外，却见敕使正是马谡。不过马谡全身着素，似乎身穿丧服，诸葛亮一见之下，心中一惊。

马谡一见诸葛亮的神情，立刻明白对方的担忧，连忙在禀报公事之前先稍作解释：“丞相请恕马谡戴孝在身，盖因家兄马良亡故，才作此番打扮。”之后，才说出来意，“皇上心中挂念丞相，因此此番派我前来，并非成都有变。马某奉旨，带来成都佳酒百驮，犒劳征南将士。马队随后就到。”

果然，当天傍晚时分，蜀帝御赐美酒便由马队运到前线。诸葛亮一边感念天子之恩，一边将美酒分与各部。之后，诸葛亮便和马谡二人一道，露天而坐，对月共饮。

诸葛亮一边饮酒，一边闲问马谡：“幼常，还望你对我此番征讨南蛮，不吝赐教才是。”

马谡沉默半晌，才开口说出肺腑之言：“丞相讨南实属不易。只不过建军功不难，要收战果却不易啊！”

诸葛亮闻言，立刻追问：“难在何处？”

马谡直言答道：“自古以来，各国讨伐南蛮之师皆未成功。不过，此番既是丞相亲自率军来伐，必然志在必得。不过马某担心的是，一旦我军撤退，恐怕蛮地又会继续作乱，难以征服。”

诸葛亮一边点头，一边问道：“若想让南蛮之族识得王化之德，畏服王道，究竟如何是好？”

“丞相所担心之事正是难中之难！用兵之道，贵在攻心，而非兵战。倘若丞相能令其忠心归顺，服我蜀国，才可在我军班师回朝后，永保此地安泰，蛮族不再叛乱。”

诸葛亮听罢，长叹一声：“幼常果然知吾肺腑！”

一番深谈之后，诸葛亮十分欣赏马谡之才，于是派使回禀天子，准其将马谡留在阵中担任参军。诸葛亮素知马谡高才，此番与他探讨平南之道，盖因其对征南一事十分重视。

诸葛亮此番亲率五十万大军南征，任务十分艰巨。不仅如此，由于蛮荒之地多为深山老林，人迹罕至，风土天气又与北方迥异，军粮押运也极为不便。倘若此战失利，必将导致吴魏连手，以决堤之势，涌入蜀中。而如今后主尚幼，独自一人，根本无力守住蜀都。虽然先帝的忠臣良将犹剩不少，但若诸葛亮所率的五十万大军葬身他乡，成都便危如累卵。内忧外患之际，蜀国必将毁于一旦。

诸葛亮整日思虑国事，一方面操心前线战事，另一方面担心后方的情形，彻夜难以安眠。

但是诸葛亮深知，倘若此番征南之役不能取得彻底胜利的话，今后蜀国将后患无穷。无论今后蜀国对吴魏两国采取任何战略，都将担心南蛮随时起事。因此诸葛亮才坚持亲自征讨南蛮，为蜀国永绝后患。

正是抱有这样的信念，诸葛亮才会克服万难，率领五十万大军，坚持向蛮地深处进发。

南国的深山老林之中乍遇蜀国大军，走兽飞鸟，纷纷逃窜。南蛮之族更是风闻诸葛亮亲率大军来伐，家家户户，如临大敌。南蛮国王孟获

誓要粉碎蜀国的进攻，他立刻集结了军队，离开蛮都，迎战而上。

蛮军共约六万人马，兵分三路，由三洞元帅各自统领两万人马。中路大军由第一洞金环三结亲自统领，左路大军的统领为第二洞董荼那，右路统领为第三洞阿会喃。

诸葛亮得报后，立刻调兵遣将："王平前往左路迎敌，马忠赴右路迎敌。赵云、魏延，你们随我对付蛮军中路之兵。"

赵云与魏延皆争当先锋，因此对诸葛亮的调遣有些不悦。诸葛亮便安抚道："王平和马忠二人十分老到，又对此处地形更为熟悉，不妨由他们自险道进攻为好。"

之后，诸葛亮命左、右两翼先行，自己则率领中军押后。在一片南国的奇花异草之中，他手摇羽扇，身坐四轮车，一路前行。

蛮军在一处叫五溪峰的地方驻下营寨，将所率的六万名三洞之兵驻扎其中，他们信心满满地叫嚣："蜀兵远道而来，如此险峻之地，他们休想登上！"

王平和马忠利用捕到的蛮兵探子，趁夜顺着山间小溪，沿着林间密道攀上险峰。在夜半蛮兵熟睡之际，突袭敌营，成左右夹击之势。

一时之间，蛮军阵地陷入一片混乱，四处起火，浓烟冲天，蛮兵仓皇逃窜。

蛮将金环三结见状，连忙大声呵斥将士不要慌，之后一头冲出火场。蜀军将士一见敌将窜出，连忙上前迎战。经过一番恶斗，将金环三结一枪结果了性命。蜀将用枪头挑起金环三结的首级，高声喝道："你们的大将已死！蛮兵休要反抗！"

蛮兵见状，惊恐万分，只得溃逃到董荼那、阿会喃的营中。

这时，魏延和赵云率军及时赶到，将溃逃的蛮兵团团围住。蛮兵见事不好，只得仓皇逃窜，大部分或是跌下山崖，或是葬身火海，惨不忍睹。所剩无几的蛮兵只得投降。

第二天一早，战场上余烟未消之际，诸葛亮便集合众将，询问昨夜的战绩："各位将军辛苦了！三洞蛮兵经过一夜之战，已经尽被我军歼

灭。哪位将军斩下了敌方大将的首级？”

“丞相请看！敌将金环三结的首级在此！”

“好！赵云将军果然勇猛，立得今日头功！其他敌将，身在何处？”

“蛮军的敌将似乎逃脱了。”

“不！我早已将他们生擒了。”诸葛亮说罢，回身对帐后吩咐带人。

众人一看，几名武士押着蛮将董荼那和阿会喃进帐，将两人按倒在地：“你们老实点！”

“咦？丞相是怎么拿下的他们二人？”

众将正诧异不已之际，诸葛亮这才讲明其中机妙。原来诸葛亮之前便与吕凯仔细研究此处地形，在正式攻打之前，早已派张嶷、张翼绕小路，埋伏在敌营后的道路两旁。

“丞相果然厉害！这二人不过是南国蛮将，速速处斩吧！”

诸葛亮却并未如他人所言，将两位敌将斩首，而是命人解开绑绳，将他们放走。临行前，诸葛亮不仅赐以酒食，还以蜀锦战袍相赠，并叮嘱二人：“请你们换上锦袍再上路吧！还望两位将军能望袍思恩，勿忘蜀国的恩情才是。”

董荼那和阿会喃感念诸葛亮的恩情，不禁泪流满面。诸葛亮这才知晓各位：“南蛮王孟获明日会亲自攻来！还望诸位将军务必将他活捉。”

之后，诸葛亮调兵遣将，第二天一早便派出赵云和魏延各领五千骑人马，王平和关索也各自引兵，纷纷按计划部署。

第三十六章
蛮王孟获

在南蛮语中，“一洞”即为“一城”。因此一洞之帅，便为一城之主。

当南蛮王孟获听闻诸葛亮生擒了己方的三洞元帅，还俘虏大批人马，损兵折将，不禁怒火填膺：“哼！待我亲自出马，让他领教领教我们的厉害！”

在整个南蛮国中，以孟获的实力最强。孟获所领的强兵铁甲手执赤幡红旋，各个骁勇善战。他的人马皆为当地蛮人，肤色黝黑，十分好战，丝毫不逊于蜀军。

这一日，孟获带兵出击，恰逢蜀军先锋王平。王平立刻大声叫阵：“蛮王孟获，快快出来受死！”

只见单人匹马以猛虎下山之势冲出阵来，正是蛮王孟获。只见他头顶嵌宝紫金冠，身披瓔珞红锦袍，腰系碾玉狮子带，脚穿鹰嘴抹绿靴，骑一匹卷毛赤兔马，悬两口松纹镶宝剑。孟获出得阵来，昂然观望，轻蔑地耻笑蜀军：“哼！都说诸葛亮厉害！我却偏偏看不上他！诸葛亮再厉害，还能有大象豹子厉害吗？小小蜀军，有何可怕？忙牙长出列！你去上前，将那蜀将的人头摘下！”

忙牙长得令，立刻奋力一鞭，哇呀呀大吼着冲出阵来。待他来至阵前，王平才发现，原来这员蛮将骑的不是战马，而是一头巨角蛮牛。

王平毫不惧怕，与忙牙长战在一处，不出五六个回合，便将蛮将击伤，逃下阵来。

孟获一见手下受伤败下阵来，登时勃然大怒。他大吼一声，催马扑向王平。王平一见孟获冲来，立刻转身佯败而逃。

“哼！小小蜀将，见到我就怕了吧！休走！”

孟获心中得意，立刻紧催卷毛赤兔马，紧追不舍。

孟获一追，正中蜀军的圈套。关索早已埋伏在一旁，他瞅准时机，立刻冲出，截断孟获的退路。另一厢，张嶷和张翼也各率一支人马，分别从左右杀出，将孟获的追军牢牢包围。

孟获率领的蛮军一味硬突，却不知早已落入诸葛亮的预料之中。蛮军一见伏兵四现，心中恐惧，只得仓皇而逃。

孟获这才明白，原来落入了蜀军的圈套之中。他一通奋力厮杀，才勉强冲出重围，径自逃向锦带山方向。待他奔至山谷附近，却听耳畔猛然传出战鼓之声，他晓得此处也有伏兵，便拨转马头，逃向山道之中。他刚入山道，却又听到金鼓铮铮之声，一队蜀兵从密林深处冲了出来，挡住他的去路。迎面一看，竟是大将赵云正怒目而视。

孟获吓得根本不敢应战，只得慌不择路地催马跃入溪流，做困兽犹斗。孟获此时才知道，原来这座山上早已被蜀兵设好埋伏，自己已经深陷重围，无处可逃。

惊吓之下，孟获口干舌燥，他刚刚逃至一处无人之地，遇见前面一条溪流，连忙翻身下马，想饮一口溪水解渴，却不料刚刚弯下腰来，还未及喝水，又听到身旁传来呐喊声声，金鼓铮铮。

孟获大惊之下，不敢逗留，只得舍弃战马，徒步而逃。他攀附着山石树根，钻入丛林之中，想翻山而去，却不料早被等候多时的赵云守个正着，被蜀军生擒。

孟获虽然身负绑绳，却毫不服输。他拼命挣扎，大声嘶吼，竟将绑绳挣断。几名看押他的蜀兵立刻上前再次将他扑倒，改用牛皮绳将孟获五花大绑，押向诸葛亮的大帐。可这孟获天生神力，竟然再度挣脱，甚至将押解他的蜀兵也踢死了三五人。

蜀兵又增派了人手，好不容易才将孟获押解至营中。孟获抬头一

看，却见蜀军营中好不威风，旌旗林立，篝火通明，蜀军将士分列两旁，显得十分庄严肃穆。孟获虽身为南蛮之王，也觉得心头一凛，不由得垂下头来。

另一厢，诸葛亮正在对营后的蛮兵俘虏训话，他说道：“你们虽然今日身为蜀军俘虏，却并非自己之错。你我皆为人夫人子，皆有父母兄弟，你们的家人若得知你们随孟获出征却被敌人所俘，必定伤心难过。今日，我姑且饶你们一命，放你们回去！从今往后，你们不必再为蛮军卖命就是，如若不然，必定性命不保！”

诸葛亮下令为被俘的蛮军解开绑绳，还分赐酒食。不仅如此，诸葛亮还命蜀军的军医为他们治疗伤口，敷以药品，之后便将俘虏全部释放。

南蛮人的心性十分单纯，他们见诸葛亮如此厚待俘虏，不仅不杀，反而将他们放走，心中十分感激。离去的时候，众人频频回首。

诸葛亮释放了蛮兵俘虏之后，刚回帐中坐定，便见众人将孟获五花大绑，押至帐中。孟获抬头一见，便猜到对面坐的是诸葛亮。他气得张牙舞爪，便要扑上去将诸葛亮一把撕碎。无奈众人将他牢牢押住，令他难以挣脱。

诸葛亮见状，微微一笑，缓缓开口说道：“对面可是蛮王孟获么？先帝一直对你推崇有加，还尊你一声蛮王，为何你偏偏忘恩负义！你先勾结魏国，对付蜀国。如今见魏国大败，自己又蓄意谋反！我且问你，你该当何罪！”

孟获心中十分不服，他一声冷笑相对，对诸葛亮的质问毫不理会。之后，他又难压心中的怒火，挣扎着对诸葛亮大吼道：“诸葛亮！你少来这套！你说什么先帝先帝的，明明是你们将两川之地占为己有，然后自称为帝，算什么本事！这益州以南之地，本就是我们南蛮之地，我们在自己的地盘上，又与你们蜀国有何干系？你说什么谋反不谋反的，都是你们自说自话，我听不懂！啊呸！”

“好啊！看来你心中有所不服，不过你如今已被我蜀军打败，成了我们的阶下之囚，你还有何话讲？”

“我就是不服！若论武艺，我又何怕你们蜀军分毫！要不是那锦带

山上道路狭窄，我又怎会被俘？”

“哦？这么说你被俘却仍然不服？”

“我自然不服！我只不过一时大意，才落入你们的圈套罢了！”

“既然如此，看来我只好放你回去了。你若不服，绑着你又有何用？”

听见诸葛亮说要放人，孟获非但不感恩戴德，反而愈发嘴硬：“要放就快放！待我回去，重整人马，再与蜀军一决雌雄！”

“好！那我便更要放你回去！非要打得你心服口服！”

诸葛亮说罢一挥手，命人替孟获松绑。众人一见之下，纷纷上前阻拦。大家都觉得捉来孟获不易，放他回去，便如同纵虎归山一般。诸葛亮却毫不理会众人的劝阻，反而命人取过美酒，送给孟获：“请你饮了杯中酒，再上路不迟！”

孟获一见诸葛亮送酒，反而心中狐疑，不肯伸手。诸葛亮见状，微微一笑，自己先倒了一杯，饮入口中。孟获见状，这才放下心来，痛饮一壶美酒。之后，他一抹嘴角，大踏步走出营门，头也不回地走了。

蜀军众将眼睁睁看着孟获远去的背影，无可奈何。大家纷纷抱怨：“丞相啊！您怎么这么轻易就将他放了！”

诸葛亮却一摇羽扇，微微一笑：“想擒孟获，已如同探囊取物！”

第三十七章
过流沙口

“大王！您回来了！”

“大王活着回来了！”

孟获很快便赶回自家营中，众人一见之下，十分惊讶。被蜀军打得七零八落的蛮军残部很快聚拢而来，纷纷问道：“大王，您不是被蜀军抓住了么？您是怎么逃回来的？”

孟获哈哈大笑几声，对属下假意编造谎言：“哈哈哈！这有何难？我不过是一时大意，才被蜀军抓住，关入牢中。一到晚上，我便踢开牢门，夺了兵刃，杀了他们十几个蜀兵，逃了出来。蜀军派来大队人马追击我，我冲出重围，夺了一匹战马，便逃了回来。这次我也不亏！我进蜀军营地里转了一圈，还将他们里里外外看了个仔细。我这一看才发现，他们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

南蛮兵士听了孟获所言，皆不疑有假。

另一厢，董荼那、阿会喃虽然被蜀军所俘，但终被诸葛亮以仁相待，放回本阵。他们自此便驻在城中不出，无奈孟获屡次派人命他们出战，两人畏惧孟获，只得不情不愿地引兵而来。

孟获不仅召来董荼那和阿会喃之兵，还集结了其他各洞的精兵强将，迅速将兵力扩充至十几万。南蛮兵虽然在首战大受损失，但如此迅速地又集结出大批人马，可见南蛮之大及孟获之威。

南蛮兵集结之后，身着各自的服装，携带自己的兵器，显得制式不

一，样式各异。孟获站在兵士之中，详解重新制定的战术：“弟兄们听好了！那个诸葛亮，会使些神鬼把戏，咱们要是直接跟他硬碰硬，恐怕会吃亏。咱们以后就不要再与他们直接对战。想那帮蜀军远道而来，初到南国定然水土不服，兵困马乏。咱们可以移至泸水对岸安营扎寨，到时候咱们面水倚崖，将城池箭垒建得连成一片。到时候将那帮蜀军拖也拖得够呛，谅那诸葛亮也无能为力。待蜀军累得精疲力竭之后，咱们再全力杀出，定然一举取胜！”

于是，孟获一声令下，南蛮之军一夜便撤走，不见踪迹。蜀军见状，心中起疑，大家纷纷猜测，莫非是孟获被诸葛亮所感化，全面撤兵了不成？诸葛亮命蜀军继续向前推进。

于是蜀军拔营向前。一路之上，蜀军深入蛮地，不知尽头是何处。沿途道路崎岖难行，行军十分困难，蜀军所携带的大量辎重也使行进难上加难。

此时已近初夏时节，五月之末。蜀军的前锋部队已赶至泸水附近，大河横亘于前，水流湍急，尤其遇到暴雨时节，更是河水暴涨，狂风巨浪，难以通行。

在这个时节，南国连日降雨，每日都会骤降几场倾盆大雨。虽然雨水能为行军消解片刻烈日之暑，但蜀军的人马整日身着湿漉漉的衣衫，十分难过。而且军粮也难免浸水，前方道路被大水所淹，令兵马进退维谷。

当蜀军前阵终于抵达泸水岸边后，兵士们遥遥望向对岸，却见南蛮军早在对岸的山崖上修筑连绵土城。他们这才知晓：“咦？原来蛮军退驻在泸水对岸了！”

“蛮军修筑了如此连绵的土城，前是泸水，后为山崖，实在是易守难攻啊！”

蜀军从未见过南蛮军这般的工事，纷纷挠头，苦恼该如何进攻。

被泸水大河所阻，蜀军一时难以通行，被迫停驻了大半个月。恰逢夏日酷暑当头，加上终日暴雨不断，蚊虫毒蛇骚扰，蜀军苦不堪言。

诸葛亮见状，便下令后撤：“我军从泸水岸边后撤百里。各部可自

行在依山傍树之处安营扎营，以做休整。人马需防止疾病，保存体力，不可急于渡河进攻！”

此时，参军吕凯之前所献的《平蛮指掌图》便派上了用场。各部依图所引，各自选取适当的地点安下营寨。

选好地址之后，蜀军各部便随地取材，以当地的椰子树叶铺作屋顶挡雨，又以芭蕉绿叶垫在地上防潮，以便人马的休整。

一日，参军蒋琬出言提醒道：“丞相，我军此番又在密林之中扎下十数里的联阵，其阵型恰似当年先帝被东吴陆逊火攻时的排阵。属下担心，倘若敌人前来火攻，我军防不胜防啊！”

“你说得不错！”诸葛亮微微点头，笑答道，“我军扎下连营，虽有缺点，却亦有其奥妙之处。你且静观其变就是。”

从后方成都运送了大量军粮及药品，诸葛亮问及押运的将领，兵士回答说：“此番是马岱将军率三千人马，押运粮草药品而来。”

诸葛亮立刻命人召来马岱，先慰问其旅途劳顿，之后便说：“你所率的三千人马，可否派上前线一用啊？”

马岱立刻答道：“丞相何须一问，末将自己并无人马，所率之军皆为朝廷之军。您若要用，尽管吩咐，末将为国尽忠，万死不辞。”

“好！马将军，那泸水之侧一百五十里处，有一个流沙口。那里水流和缓，我军可在那里过河。过河之后，有一条山路，便是南蛮军运粮的要道。倘若我军能将此路截断，董荼那、阿会喃之辈必定先起内讧。马将军，可否请你前去，截断敌军的运粮之路？”

“末将领命！”

马岱立刻率领三千成都军，前去流沙口。

待一行人抵达流沙口处，发现那里的泸水十分浅，人马可以徒步涉水通过。马岱立刻下令渡河，谁知行至河中，渡河的人马忽然不知缘故，倒下溺毙。马岱见状大惊，连忙命令渡河将士撤回，其他人马暂时留在河岸。他们寻到当地土人，一问之下，方知此处的河水有毒。尤其在烈日炎天之时，水面毒气蒸发，人马渡河之时，摄入毒气，必死无

疑。欲渡此河，只需等到夜幕降临，天气凉爽之时，才可保人马安全，不会中毒。

马岱闻言，不敢怠慢，立刻下令人马沿岸砍树结筏。等到夜半十分，才命人马渡河，果然安然无恙。

渡过对岸，人马进山，发现山路崎岖，当地土人告知，那里正是夹山羊肠之处。马岱立刻在羊肠小路之侧布下埋伏，当天便截获了南蛮的运粮队伍，一举夺得蛮军一百多辆运粮车，以及四百头水牛，第二天又俘获一批粮车。在泸水对岸土城之中驻守的十余万蛮军，一时断了粮草。

早有人将这个消息急报孟获：“报大王！平北将军马岱率领一支新军，渡过流沙口。”

得报之时，孟获正与手下饮酒，他不以为然地笑道：“哼！蜀军要渡流沙口就让他们渡去！他们不晓得那里河水的厉害，一旦过河，恐怕早被毒死大半了。”

“蜀军已经趁夜渡河，渡过流沙口了。”

“什么？是谁教敌军渡河的方法的？若是土人向敌军泄密，立刻抓来砍头示众！”

“大王，现在再砍泄密之人也无济于事了。如今敌军埋伏在夹山羊肠之路，连日偷袭咱们的运粮队伍。他们截去了军粮，咱们营中已经断炊了。”

“营中已经断粮了？你怎么不早说？快去叫忙牙长过来！”

忙牙长是南蛮军中一员骁勇大将，其人样貌可怖，惯使一杆怪枪。他一听孟获召唤，连忙提枪而来：“大王！您找我什么事？”

“我命你速带三千兵马，赶去夹山羊肠，将马岱的人头提来见我！”

“得令！”

忙牙长不敢怠慢，立刻抄起怪枪，引着三千蛮军，赶往夹山羊肠。孟获在营中静候佳音，却见那些刚出营的蛮兵大败而回：“大王大事不

好！忙牙长被马岱一刀砍死，未及出招便丧命了！”

第三十八章
二擒孟获

“什么？忙牙长怎么会一招就被敌人杀了？”

孟获闻讯大惊，心中仍是不信，直到晚上，当地土人将捡到的忙牙长首级送来才相信。他气得将酒杯砸得粉碎：“哇呀呀！忙牙长死得好冤，谁去替他报仇，取下马岱的首级？”

“末将愿往！”

“哦？既然董荼那自告奋勇，就派你前去！”

孟获在此前三千人马的基础上，又增派两千人马，于是董荼那领兵赶往夹山羊肠。

同时，孟获授阿会喃一队人马，命他守在泸河之岸：“我们要小心蜀军主力趁机渡河！”

此前，孟获本打算一直固守不出，只待拖得蜀军疲惫不堪时再出兵。但如今，他的运粮要道被敌军所断，营中缺粮，为了缓解燃眉之急，他只得匆忙出兵。

马岱正率兵牢牢扼住夹山羊肠的延后，忽见南蛮大队人马赶到，为首大将是董荼那。他立刻来到阵前高呼：“董荼那！没想到竟是你来了！你虽身为蛮人，不识王化，但人心是肉长的，不能不知恩情啊！当初你被我军所俘，若非丞相开恩，你早已身首异处了！马某听说蛮人最重情义，你却竟然这么快就将丞相的恩情抛在脑后！也罢！你且前来，马某倒叫你死个明白，在黄泉路上与忙牙长做伴去吧！”

董荼那其实早已被诸葛亮感化，无意再与蜀军作战了。如今在阵前被马岱一通教训，更觉得羞愧难当，立刻卷旗退战。

孟获见董荼那如此无功而返，怒目而视：“你杀了马岱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董荼那只得假称：“大王，那个马岱实在难以对付，我不是他的对手。”

孟获一听，怒发冲冠，他本来就面目狰狞，一气之下更是涌得满面黑红：“好你个背信弃义的东西！我看你就是被诸葛亮俘虏之后，被他收服了！你里通外国，我定要斩你示众！”

孟获一把拔出腰刀，便要将董荼那立刻斩首，其他蛮将连忙上前求情。孟获盛怒之下，大声喝道：“哼！本王便饶你不死，但活罪难逃！来人啊！将董荼那拖出去，罚他一百军棍，让他清醒清醒，让众人看看通敌的下场！”

蛮兵立刻将董荼那拖出帐中，在众人面前剥下他的衣裳，重重地打了一百军棍，将他的后背打得血肉模糊。董荼那的皮肉受苦不说，更是觉得丢了颜面。他被部下搀回营中，心中愤恨不平，便对心腹手下吐露真言：“唉！我们虽然生在南蛮之国，却一直未受中原之军的骚扰。如今却是孟获一人主动开战，他先与魏国联手，之后更是与蜀国为恶，挑起战端。与他相比，蜀国丞相诸葛亮倒是一名真君子。诸葛亮神机妙算却并不自大，而是尽心尽力辅佐国君，广施王化之仁。他为人真诚，实在是难能可贵啊！”

董荼那一番深思之后，下定决心：“兄弟们！咱们还跟着孟获干什么？还不如杀了他献给诸葛亮，才能让父老乡亲多享几日太平。谁肯跟着我干？”

董荼那的部下闻言，纷纷点头赞同：“您可说到我们心里啦！我们也正有此意！”

众人一拍即合，董荼那带人摸到孟获营中，趁他午睡之时一拥而入，将孟获从被子中揪出，五花大绑起来：“呔！你还睡什么睡！起来受死！”

孟获从梦中惊醒，根本无力抵抗，只得咒骂不止。

“大王出事了？”

“怎么搞的，咱们该怎么办？”

孟获被擒完全出乎众蛮军的意料之外。中军营中立刻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之中，众人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根本来不及阻拦董荼那。

“快！咱们需速速渡河！”

董荼那趁乱，扛着孟获，带着一百多名心腹手下逃出营去。

他们迅速赶到泸水岸边，那里早已准备好了独木舟。董荼那将五花大绑的孟获先扔进船去，之后自己也跳上船，迅速赶往对面蜀军营地而去。

诸葛亮这边也得到消息，得知蛮军中军异变，他并未惊讶，只是应了一声：“他们差不多快到了吧？”

诸葛亮命蜀军将士一路列队至营门，持枪擎旗欢迎董荼那一行。待接到董荼那之后，诸葛亮更是对其行为大加褒奖，不仅犒赏了董荼那本人，更是对一道而来的蛮军将士各有赏赐。之后，他请董荼那等人先回去，又下令：“把孟获带上来！”

孟获被五花大绑，推推搡搡带进帐中。诸葛亮摇着羽扇，笑道：“蛮王！你回来得好快哟！”

孟获仍然不服不忿，他瞪着一双铜铃般的大眼怒道：“哼！回来又如何？本王此番并非被你们所俘，不算你们的本事！”

诸葛亮接着笑道：“你说不算就不算！不过你身为一国之王，屡次被抓到敌营之中，恐怕手下再难服从。我劝你趁早降了吧！”

孟获恨恨地骂道：“啊呸！我死都不会投降！今日我不过是被自家之犬咬了一口罢了，并非我之过错，也非被你们打败。你要杀便杀，蛮兵自会为我报仇！”

“蛮兵之中，有不少忠义之士。不过，倘若你们各洞的将士都仿效

董荼那、阿会喃，你又待如何？”

“哼！哪怕蛮军之中只剩孟某一人，也要杀到你们片甲不留！”

“好啊好啊！孟获啊，你如今是蜀军的俘虏，还如何杀得了我？”

“……”

“孟获啊！现在只要我一声令下，你便人头落地了。不过，蜀军为王道之师，怎会滥杀降将？我只是可惜你身为蛮王，通晓中原的兵法文化，远非一般蛮夷之辈。如此便命丧军中，实在是不值得啊！”

“诸葛丞相！既然你觉得可惜，倒不如再放我回去！”

“哦？此番将你放回去，你又待如何？”

“我必然广招蛮国猛士，苦心操练，好再与蜀军决战到死！”

“哦？”

“若我再与蜀军对战，必定大胜而归！倘若战败，我便认输，立刻投降就是！”

诸葛亮哈哈大笑，令士兵松绑：“好！我就等着你回来！望你再接再厉，莫要再被绑来我的帐中！”

之后，诸葛亮又像上次一般，赐给孟获美酒佳肴，送他上马，返回泸水岸边登船。

孟获站在船中，两次回望，但他一登岸，便立刻蹿回寨中。

第三十九章
三擒三纵

孟获一回到营中，便又编造假话，哄骗手下蛮将：“本王不过又去蜀营溜达了一趟！诸葛亮根本对我毫无办法，我的武艺高强，诸葛亮想砍我也砍不了。我趁刀砍来时，低头咬住了刀刃，之后挣脱绳索，闯出了敌营。嘿嘿！能杀掉我的蜀军还没生出来呢！”

孟获一通忽悠，将那些心性质朴的蛮兵蛮将糊弄得团团转，之后他又一变脸，厉声喝道：“此番都是那董荼那和阿会喃出卖的本王！否则换成别人，早已命丧蜀营了！来人啊！此去我定要砍下那两个叛徒的首级！”

次日的傍晚时分，孟获分派几路蛮将，埋伏在土城之外。孟获当天还特地命人假冒诸葛亮的密使，请董荼那和阿会喃趁夜色相见。

董荼那和阿会喃信以为真，依约出洞，赶来泸水方向，打算与诸葛亮的人马会合。两人刚刚翻山越岭走至途中，猛听得耳畔响起角笛之声，孟获的伏兵一拥而上，将两人杀掉，砍下首级。之后，他们将两人的尸身抛下山涧，提着首级窜回土城，向孟获报功。

孟获大喜，他提起两颗人头，对属下高喝：“哼！本王今日宰了这两个叛徒！看哪个还敢出卖我！”

孟获一雪心头大恨，便立刻与手下众蛮将一道大摆酒宴，痛饮到天明。第二天一早，孟获酒醒后扬手一挥：“到底谁是英雄，就看今天。我定要杀败蜀军，吃诸葛亮的肉，喝诸葛亮的血。你们谁不怕死，就跟我来！”

蛮将一听到又能出阵打仗了，个个摩拳擦掌，迫不及待。整个营中立刻擂起战鼓，摇响铃笛。

“弟兄们！跟我冲啊！”

孟获大刀一挥，率领手下众将官，猛虎下山一般冲出营寨，直奔夹山羊肠扑去。孟获一心想歼灭扼住粮道的马岱，可当一众蛮军赶到夹山羊肠时，却发现寂静无人。蜀军早已不知去向了。

“奇怪！蜀军怎么不见了？”

他连忙揪住几个当地人，一问才知原来蜀军在昨夜已经离去，渡河回到泸水以北。

“可恼啊！让蜀军跑了！”

孟获无奈，只得扼腕而归。当他一回到土城中，抬头却见一奶同胞的弟弟孟优来了。原来孟优听闻兄长在与蜀军交锋，生怕哥哥吃亏，便带来两万蛮兵从南方银坑山前来助阵。

孟获、孟优两兄弟见面，兴高采烈地抱在一起。他们身为蛮人，原本内心火热，全不似中原人那般内敛。两人诉过别情之后，便一起饮酒商议如何对付蜀军，直至深夜。

第二天，弟弟孟优按昨夜所定之计，命手下百余蛮兵皆披戴鸟毛，并特意穿上蛮族的染布衣衫。之后，他率领这些手下渡过泸水，来到蜀军阵前。

这百余人皆赤脚，脚腕上套着兽骨足环，手腕上戴着鱼眼贝壳手链，露出南国烈日曝晒下黑黝黝的皮肤。这些蛮人皆红发碧眼，头上戴着由各色羽毛装饰的头饰。浑身上下装饰十分艳丽，颇有异国风情。

登岸后，这百余人便在孟优的率领下，纷纷手捧金珠麝香、象牙犀角等礼物，走向蜀军营前。

一行人刚刚来至营外，便听营中几声鼓响，驰出一队蜀军拦路。为首大将正是刚从夹山羊肠撤回的马岱，他高声喝道：“来者何人？有何贵干？”

孟优一见蜀军来人，便立刻哆哆嗦嗦地跪倒在地，口称：“大人请恕罪！我乃孟获之弟，名叫孟优。我今日前来，是替我家兄长向蜀军投降的。您看，我还带来许多礼物！”

“你是来投降的？且在此候着！”

马岱闻听此言，急忙禀报中军大帐。

此时诸葛亮正在帐中与诸将议事，他得知蛮军前来投诚的消息，回头看了一眼马谡，笑问：“你说说看，他们此举是为何？”

马谡一笑，抬眼见四周人多，便匆匆手写了几个字，递给诸葛亮：“应是此意！”

诸葛亮接过纸条扫了一眼，拊掌笑道：“你我果然心意相通！看来咱们此番便可三擒孟获了！”

诸葛亮立刻召来赵云，暗中做好吩咐。之后，他又召来魏延、王平、马忠、关索等将，命他们各率人马，分头行事。

“你等速速前去就位！”

众将各自领命而去，之后诸葛亮才召孟优进帐。诸葛亮假意十分惊讶地问道：“孟优，你何故突然来降啊？”

孟优一进帐便拜倒在地，说道：“丞相大人在上，请受降将一拜。小人的兄长孟获十分倔强，他的脾气真是十头牛也拉不回来。此前兄长曾两次被丞相所俘，蒙受您的恩情，留住了性命。他非但不知恩图报，反而还催小人领兵而来，对抗蜀军。如今，不仅我南蛮各洞的首领都劝他降服，南蛮百姓更是感念蜀军之威，一心归顺。我们皆对兄长苦苦相劝，望他能够迷途知返，归顺大蜀。终于，在众人的劝说之下，我家兄长被感动，他念起丞相大人几次的饶命之恩，觉得十分羞愧。小人便代替兄长前来，向丞相大人投诚，请您接受我们的降服。”

孟优的口才了得，是南蛮人中难得的一位辩才。他口若悬河一番话，显得情真意切。之后他挥手命一道前来的蛮兵将礼物奉上。诸葛亮帐中立刻被各式各样的南国珍宝堆满。孟优又说：“现在，我家兄长正在银坑山的宫中收敛各式宝物，不日便会亲自将宝物送上，向蜀国投

降。”

诸葛亮听孟优说完，面露喜色，他起身点验蛮兵所奉上的宝物，赞不绝口。之后他表示欢迎南蛮国的投诚，还特命大摆酒宴，款待孟优及百余蛮兵。席间更是奉上了蜀国的佳酿美食，厚待有加。

蛮兵蛮将坐在酒宴之上，享受起四川的美酒佳肴，十分开怀，从午后一直延续到傍晚。入夜后，蜀军营中更是掌起灯火，奏起音乐，众人纷纷走到宴前，跳起舞来。在一片和风煦暖的气氛中，灯火与星光交相辉映，宾主推杯换盏，好不尽兴。

与此同时，孟获正率领上万名南蛮的精兵悄悄行动。他们自泸水上游渡河，趁着夜色翻山越岭，犹如夜行野兽一般钻入密林之中。他们遥望着蜀军营中的灯火，悄悄逼近。

孟获所率领的万余蛮兵皆手持硫磺火硝、兽油干柴等点火之物，待靠近蜀军帐外时，孟获大手一挥，高喝道：“弟兄们，给我冲啊！一定要给我拿下诸葛亮！”

蛮兵们呐喊喧天，在孟获的率领下冲入蜀军营中。但奇怪的是，明明见蜀营灯火通明，却无人应声，也无人上前迎战，只能看到有不少士兵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仿佛喝醉了一般。

孟获上前仔细查看，却发现躺在地上的都是今日孟优带来的蛮兵。孟优自己也躺在人群之中，正痛苦地挣扎着。他一见孟获进来，连忙指着自己的嘴巴，发出呜呜的呻吟。

“兄弟！你怎么躺在这里？”

孟获连忙赶到孟优身旁，将他抱起，而孟优却只能挣扎，难以成言。仔细查看才知道，孟优及其手下百余名蛮兵皆被灌了毒酒，死的死伤的伤，几乎无人逃生。

“哎呀呀！可恶了！”

孟获心中暗道不妙，却来不及阻止手下的万余蛮兵投掷硫磺火硝。此时，跋山涉水而来的万余蛮兵正按之前的计划，纷纷向蜀军营中奋力投掷油壶火硝，展开火攻。孟获见势不妙，只得将孟优一把抱起，冲到

帐外，高声制止道：“都给我住手！听见没有！不许再火攻了！里面都是自己人啊！”

他正大声下令之时，却见蜀军大将魏延破开火障而来：“哼哼！孟获你哪里逃！”

耳听得蜀军的战鼓声声，无数蜀兵蜀将从营外的埋伏之中现身而出。孟获见招架不住，转身便向后逃，却见赵云正率领大批人马堵住了退路。

“孟获!你已经插翅难逃啦！”

一见赵云高声喝道，孟获吓得丢下弟弟孟优，自顾自地逃向泸水上游。

孟获径自逃到泸水岸边，抬眼见一条南国小船正停靠在岸边，船中有二三十名自家兵士模样的蛮兵。孟获顾不得细问，纵声跳入船中，大声催促：“快给我开船！渡到对岸去！”

孟获还来不及喘一口气，却见这些蛮兵齐齐扑将上来，将他生擒活捉，捆得结结实实。

“太好了！咱们将他拿下了！”

“你们快放手！我乃南蛮王孟获！你们要造反吗？”

谁知那些蛮兵毫不理会，反而骂道：“哼！我们要抓的就是你这个南蛮王！我们乃是蜀兵，特意按马岱将军之命，打扮成蛮兵模样，就等你自投罗网！”

蜀兵们将孟获五花大绑，押回营中。

此战之后，诸葛亮的营中又关满了南蛮俘虏。他对众人开恩，除了收拾了十名坚决不服的蛮兵之外，其余俘虏皆赏以酒食，放回营外。之后，大家便问起孟获的处置方式。

诸葛亮来到孟获面前，面中带笑，轻声问道：“孟大王，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啦？”

孟获此前已被诸葛亮俘虏两次，因而此时并不畏惧，他径自大声嚷道：“哼！本王此番被俘得冤枉！要不是我那小兄弟喝酒误事，我的计划怎能不奏效？我又岂会被你所俘？”

“哦？这么说来，你我二人此番较量，你倒确实并未输战。不过你是自己跳上我们设好的小船，中了我们的圈套，才被我们俘虏下来。这还不算是你输吗？”

“本王不过一时失察，这也在所难免！”孟获面露惭色，却依旧嘴硬。

诸葛亮见他仍是不服，便将笑容敛起，厉声问道：“孟获！你已被我拿下三次，我如今断然饶你不得。今日便要将你斩首，你可知罪？”

孟获见诸葛亮如此严厉，这才心中害怕，他一改之前的骄慢态度，连声求饶：“丞相！请刀下留人啊！饶了我一命吧！”

“再一再二不能再三，我已放了你两次，此番断不能饶你活命！”

“丞相开恩！请再放我一条生路！”

“倘若我答应放你回去，你待怎样？”

“孟某定然重整旗鼓，再与蜀兵打上一仗！”

“倘若你再打输了，又被我军拿下，你又待怎样？”

“那我便无话可说，要杀要剐，随你处置！”

“也罢！”诸葛亮颔首一笑，将佩剑拔出，斩断孟获的绑绳，“孟获！那我就等着你读罢兵书，排下阵来，再与我交手！到时候你若再输，就怨不得我无情了！……慢着！你别忙着走啊，你不管你兄弟孟优了？”

“哦对了！我兄弟在哪里？”

“好你个糊涂蛮王啊！你连自己的同胞兄弟都不管，还如何在国中服众啊！”

“孟某之前将他从火中抱出，后来在乱军之中离散，之后便不知去向了。我兄弟……他还好吗？”

诸葛亮吩咐一声：“将孟优带上来！”

立刻有手下押上一名蛮将。孟获一见来人，上前一通埋怨：“你这个混球，怎么就知道喝酒！连毒酒也敢喝！你差点儿连命都丢了！”

孟氏兄弟二人互相埋怨，诸葛亮则从中调和：“你们二人作茧自缚在前，兄弟反目在后。孔明竟不知，这世上竟还有此等带兵打仗的战法。你们且回去吧，我在此恭候与你们再度而战！”

兄弟二人这才匆匆拜谢诸葛亮，离开蜀营。他们搭乘蜀军的船只刚刚渡过泸水，打算返回土城，却见城上一员蜀军大将昂首而立。原来土城已被马岱占领，他大声呵斥：“呔！孟获、孟优，你等还来此处做甚，想领教马爷的大刀不成？”

孟氏兄弟大惊之下连忙逃向另一个山城蛮寨，却见那里的城头也换上了蜀军的旗号。赵云在城头对二人高喝：“若非丞相开恩，你们兄弟二人怎会留下性命？赶快逃命去吧！”

他们只得掉头再去别的蛮寨躲避，谁料沿途之上，处处关卡皆是蜀兵，目之所及皆是蜀旗。兄弟二人无奈之下，只得逃回南方腹地。

第四十章
四擒孟获

放走孟氏兄弟之后，诸葛亮便号令蜀军渡过泸水，深入南蛮国的腹地。一连向前深入了几十日，蜀军都在茫茫蛮地之中行军，但是却丝毫不见蛮军的人影。

原来孟获第三次被俘之后，感到颜面尽失，倍受打击。于是他一路后撤，回到南蛮国的腹地，以图后计。

孟获一边休养，一边派心腹之人前往八番九十三甸等各处。差人不仅向各洞的首领送上金银珠宝，更捎去了孟获所拟的檄文：

如今，诸葛亮率领蜀国大军攻来我国，号称蜀军铁骑要将蛮国夷为平地，将蛮人赶尽杀绝，他们要将蜀国都城建立在蛮境之中。诸葛亮十分难缠，他不仅善用阴谋诡计，而且还带来众多武器。但是，蜀军远道而来已是疲兵，加之水土不服，身体孱弱。我等蛮军，只需齐心协力，联合出动，定然可大败蜀军，将他们赶出蛮国，不敢再犯。

孟获的数封檄文很快便发至蛮国各洞，很多洞主纷纷响应。这些人素来无事，听说蛮王孟获号召要打蜀军，个个兴致勃勃，打算一展身手。孟获很快便召集来各洞之兵，组成了一支新的队伍。

“太好了！本王得众人相助，定能将蜀军杀得人仰马翻，铩羽而归！”

孟获一扫曾三次被俘之辱，一边洋洋自得，一边派出探子打探诸葛亮的动向。

探子很快便回来报告：“回禀大王，蜀军已抵达西洱河，他们在河上架起了浮桥，在河水两岸都设下营寨，还在北岸筑起土墙，以西洱河作为屏障……”

“哈哈哈！他们如此布阵，不正是学本王当初在泸水摆下的阵型么？”

孟获听到探子回报之后，十分张狂。他如今手握南蛮国八番九十三甸的援军，早将当初被诸葛亮屡次打败的阴霾抛在脑后，

“哼！我要让诸葛亮领教领教咱们蛮军的厉害！”

于是，孟获指挥蛮军，立刻向西洱河进发。大军很快就来到河南岸，与北岸蜀军营地遥遥相对。

孟获来至阵前，只见他身裹犀牛皮所制的革甲，左持盾右仗剑，胯下一头南蛮牛，牛身上配着花梨鞍，披着缅甸制的金襕褡裢，显得威风八面。

而诸葛亮此时正在巡视南岸，消息立刻传来：“启禀丞相，孟获已率大军逼近此地。”

“好！我正等他来！速速回营。”

蜀兵护送着诸葛亮的四轮车，火速赶回蜀军营中。

那厢，孟获也得到消息，说诸葛亮就在前面不远处，他心中大喜：“太好了！给我追！”

孟获连忙率手下精兵，顺小路包抄而来，却可惜来晚一步，诸葛亮刚刚离开，赶回营中了。之后，蜀军更是将营门紧闭，数日不出。

“哈哈哈！那些蜀兵一见咱们就怕了！”

这些蛮兵由南蛮国八番九十三甸新集结而来，并未和蜀军做过较量。他们只道蜀军远道而来，疲兵怯战，便更显得有恃无恐。一连几日，蛮兵们跑到蜀军阵前挑衅，甚至将裤子脱下，光腚跳舞，去羞辱蜀军。

蜀军众将见状，个个恨得将钢牙咬碎，齐向诸葛亮请战出阵：“丞相！这些南蛮野人如此猖狂，是可忍孰不可忍！咱们不出阵将他们一网打尽，还留他做甚？”

诸葛亮却轻摇羽扇，笑道：“不忙出阵！这些蛮人的舞蹈十分有趣，以后待他们臣服王化，便难得一见此等情景了。”

蛮兵发现无论如何挑衅，蜀军坚持闭门不出，于是他们更加放肆，每日在阵前挑衅，极尽侮辱之能事。

一日，诸葛亮站在望楼查看敌情，然后发话：“嗯！终于到出兵之机了！”

诸葛亮将赵云、魏延、王平和马忠等人召来，暗授命令，又将马岱与张翼唤入帐中，仔细叮嘱：“你等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即可！”

之后，诸葛亮将关索带在身旁，乘上四轮车渡过浮桥，赶去西洱河以北。

当日，蛮兵仍如往常一样，吹响角鸣，擂起战鼓，跑到蜀军营门前挑衅。

只见蜀军营中军旗高挂，但与往日不同的是，今日竟听不到任何人声马鸣，城头也不像往常一样，射箭警告。蛮兵侧耳倾听，竟听不到营中有一丝动静。

孟获心中起疑，告诫部下小心：“那个诸葛亮速来善使诈，咱们可不能被他所骗，轻易进攻！”

蛮兵在蜀营之外等了许久，依然不见营中有任何动静，甚至直到傍晚也未见往常的炊烟升起。孟获趁第二天清晨，闯入蜀军营门。蛮军冲进去时没有遇到丝毫抵抗，这才发现，原来蜀营之中空无一人。不仅如此，营中一片狼藉，军粮堆放在数百辆车上，来不及运走，地上还散落着无数兵器马具，饭菜也被撒在地上，来不及收拾。

孟优满脸狐疑地问道：“奇怪！咱们整日都守在营前，这些蜀军是什么时候撤的？”

孟获却不以为然地笑道：“这还用说么？你看看他们营中这副乱糟

糟的样子，肯定是匆忙撤走的。我猜测，他们能放弃此地的营地，一夜之间便溜之大吉，说不定是蜀国国内出了状况，他们才不得不走的。如此紧急撤大军回去，怕不是东吴或者魏国正在围攻蜀国都城吧？如此正好，咱们需立刻追赶，将这些蜀军一网打尽！”

说罢，孟获便端坐水牛背上，发下号令，命蛮军立刻渡河，首先攻占西洱河南岸的蜀军阵地。

蛮兵站在西洱河岸边，向北岸的蜀军营地遥望，只见对岸蜀军搭建的土墙十分坚固，沿着河岸排开有几十座箭楼，整座营寨宛如一道长城一般。墙头之上还插满蜀军的军旗，迎风飒飒飘动，城头的守军各执刀枪，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点点寒光，仿佛坚不可摧。

孟获看罢，转头对孟优解释：“兄弟！你别瞧对岸如此布置，实际那是诸葛亮在虚张声势。他一定是匆忙撤退时怕我们追击才如此安排。不出三两天，北岸蜀营定然一撤而空，军旗也不拔掉。”

孟获命人砍下岸边的竹子，赶制竹筏，准备渡江。与此同时，他还一直关注对岸蜀营的动静。果然，如他所料，河北岸蜀营之中的蜀军人数一天比一天少。到了第四日，蜀营之中静悄悄毫无声响，似乎蜀军已经全部撤走了。

“哈哈！本王果然料事如神！”

孟获一见，更加洋洋自得。他见手下已经制好竹筏，便准备立刻渡河，攻占河北蜀营。不料当天忽然狂风大作，吹得河面波涛汹涌，竹筏颠簸。孟获见天气无常，只得暂罢当日渡河的计划，带队伍离开河岸。这时，有左右对孟获建议道：“大王，您看这大风一时收不住，河上的风浪又太大，难以渡河。咱们兄弟与其在此忍饥受寒，还不如回到河南面蜀军留下的空营中去避避风头。待到明日一早，风停了再渡河不迟啊！”

“此言有理！”

孟获深以为然，便对孟优交代一句，

“兄弟，你去传我的命令，全军撤到蜀营避风。”

之后，他便率先撤退，来到河南岸的蜀军营中歇息。

当晚，风势越来越大，狂风裹挟着沙石，呜呜作响。蛮军大军全部撤到蜀营之中。将士们皆被大风吹得睁不开双眼，只得随意找到帐篷休息。但谁料，刚刚合上眼睛，却忽听四周锣鼓喧天，呐喊震天，再待众人睁眼查看之时，却发现营中已经四处起火。

一见火光四起，蛮兵吓得魂飞胆破。他们四处奔逃，躲避火势，却互相践踏，死伤无数。

蛮王孟获由手下保护，从大火之中冲出营门。他尚未喘歇之时，却发现对面来了一支人马，为首大将一声断喝："呔！孟获休走！赵云恭候多时了！"

孟获心头大惊，吓得掉头就向西洱河边逃去。他一心想着那里还有众多蛮军，只要能与他们会合，便可保无事。谁料待他逃至河边，才发现那里的蛮军早已被蜀军歼灭，蜀将马岱正等着他自投罗网。孟获见事不好，掉头再逃，却发现自己的退路已被蜀兵所封死。

孟获只得夺路而逃，一路所到之处，皆有蜀军封堵。他只好一会儿逃上山路，一会儿遁入谷底。他慌不择路，被拦截的蜀军逼入深山老林之中。

到了后来，孟获与自家部队走失，身边仅剩十几名亲信保护。他们连夜奔逃，早已经累得口干舌燥，筋疲力尽。第二天破晓，孟获一行逃至西边山腰时，忽见蜀兵的旌旗展开，一辆四轮车自椰林之中推了出来。

孟获暗道一声不妙，立刻掉头欲跑。

四轮车的车帘挑开，果然诸葛亮端坐其中，羽扇纶巾，鹤氅如雪，笑道："孟获！莫要跑啊！之前几次你被俘时都会申辩，并非武艺不如人，而是被我的计谋所骗。今日我就在你的面前，你怎么不来展示展示自己的武艺了？"

孟获被激得脸红，只得回头大喝一声："诸葛亮！你休要猖狂！本王来也！"他对左右十几名心腹蛮将喊道，"兄弟们！你们看对面四轮车中所坐之人，便是敌人诸葛亮！此前，本王几次被其诡计所害，如今仇

人就在眼前，此仇非报不可！请诸位助孟某一臂之力，冲上前去，将仇人的首级砍下，永绝后患！待大仇得报之日，本王定要全国庆祝，大获全胜！”

孟获身边所剩的十几名心腹蛮将，皆是武艺高超的南蛮勇士。在他的激励之下，大家都摩拳擦掌，孟优也重燃斗志，众人哇哇怪叫，齐向诸葛亮扑去。

对面的蜀兵见状，立刻推着四轮车掉头撤退。蛮将们见状，更是加紧追赶。眼见蛮将的大刀快要砍到四轮车的后轮，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忽听“轰隆隆”一声巨响，地面崩开，孟获、孟优等十几名蛮将齐齐落入蜀军设下的陷阱，难以逃生。

孟获一落入陷阱，立刻从旁边树林之中跑出几百名蜀兵，为首大将正是魏延。魏延命手下将这伙蛮将逐个拉出陷阱，又将他们五花大绑，串在一处，押解在诸葛亮的四轮车后，返回营地。

诸葛亮回到营中，首先命人带上孟优，并耐心劝道：“孟优啊，你来替我好生劝一下你家兄长吧！孟获此番已是第四次被我所俘，他难道一点也不觉得羞耻吗？”

诸葛亮厚待孟优，将他连同其他蛮将一道，赐以酒食后放了回去。

最后，诸葛亮才命人将孟获押进中军帐中。他板起脸来，对孟获怒斥道：“好你个孟获！你屡次三番被我所俘，又被我所放，竟然还不知悔改，你好生无耻啊！在我中原之中，受人恩惠而不知回报者，便是非人，不顾廉耻之人，则被人视为牲畜一般。想那禽兽尚知报恩，你堂堂南蛮之王，竟然连牲畜都不如！我真是看错你了！”

孟获第四度被俘，此番押到诸葛亮面前时，他一改以往的张狂态度，闭眼垂首，不吭一声。

“哼！看来此番我定然饶你不得，定要将你斩首示众。”

孟获听到诸葛亮此言，仍是不肯抬头。诸葛亮见状，立刻高举羽扇吩咐道：“来人啊！将孟获拉出去，立刻斩首！”

左右武士立刻冲上前来，将孟获一把拉起，推推搡搡将他推出帐

外。此时，孟获才睁开通红的双眼，向后瞥了一眼诸葛亮。之后，他便被武士们推到刑场跪下，这时他才提出要再见诸葛亮一面。武士们哪里理会他，磨刀便要行刑。孟获只能扯着嗓子大叫道："刀下留人！诸葛亮！你出来！你敢不敢再放我一次？待本王重整旗鼓，与你再战一场，一雪前耻！你别以为我是怕死，我呸！我才不怕死呢！但是你不能说我连牲畜都不如！我在九泉之下也不瞑目啊！你快出来！"

诸葛亮这时才步出大帐，走上刑场。他低声问道："孟获，你还不投降吗？"

孟获眼圈通红，眼中带泪，但他却咬紧牙关，不肯服输："不降！我偏不降！哼！我不过是又被你的奸计所蒙蔽了而已！你敢不敢再放我回去，让我再打一场翻身仗？"

"哈哈哈！好啊，那我便放你回去，你准备好了，便再次来战吧！"

诸葛亮吩咐左右武士为孟获松绑，之后一笑而去。

第四十一章
毒泉之水

孟获被诸葛亮第四次放回营中，便闭门不出，陷入一片茫然。

他的弟弟孟优见状，上前规劝道："兄长，看来你我皆远非诸葛亮的对手，咱们还是早日投降蜀国为好！"

孟获闻言，火冒三丈："你胡说些什么？要是你再敢说一个降字，我就扒了你的皮！"

"兄长息怒！我不是看你连日以来愁眉苦脸，想替您分忧嘛！"

"你懂什么？为兄想的是，我前几次栽在诸葛亮手里，皆因不如他诡计多。如今只要我能想出一个好计，便能让诸葛亮中咱们的圈套。"

"兄长，要是您打算与诸葛亮拼计谋的话，倒不如去求一求朵思王。他算得上咱们南蛮国里足智多谋的第一人了！"

"你说得对！朵思王最是擅长使计！贤弟啊，就请你替为兄跑一趟，请朵思王出山！"

孟优只得立刻赶往朵思王所在的秃龙洞，将孟获的请求传达给对方。朵思王一听说是蛮王孟获有求，二话不说立刻集结本洞之兵，恭迎孟获而来。两人见面后，孟获便对朵思王大谈诸葛亮的诡计多端，以及之前吃过的几次亏，朵思王闻言大笑："哈哈哈！大王，诸葛亮何足挂齿？您看我这个秃龙洞，地势十分险要，他们蜀兵要是胆敢攻来，谅他几个诸葛亮也难以成功！不仅如此，我定让那些蜀军有来无回！"

朵思王又解释道：“大王，您一路前来之时，便已看到了。进出秃龙洞唯有一条崎岖的山路，两边皆是悬崖峭壁。平日里通行自是无妨，待有敌军入侵之际，我们只需用大树巨石堵住山路，敌军便绝难进入秃龙洞。不仅如此，我方的西北侧皆是山石密林，其中布满毒蛇猛蝎，就连鸟儿也插翅难飞。若人想通过，一天中只有申、酉两个时辰方可通行，其余时间若要进去，必死无疑！”

孟获连忙追问道：“这是何故？为何那里只有那两个时辰才可通行？”

朵思王接着解释道：“此中缘由，我也不甚清楚。我只知道那里十分诡异，一天之中除了未、申、酉这三个时辰之外，终日里布满瘴烟。那里的地面常有滚烫的硫黄涌出，伴以轰轰之响，人马通行，皆有如登天。不仅如此，那个地方寸草不生，宛如地狱一般，毫无生机。待翻过那座山后，在密林幽谷之中还有四道泉水，皆含有剧毒。第一道毒泉名唤哑泉，倘若有人饮用了哑泉之水，便会在一夜之间口烂肠断。不出五日，此人必死无疑！”

“哦？那第二道毒泉是怎样的？”

“第二毒泉人称灭泉，泉水色泽湛蓝，暖如温泉一般。倘若有人置身于灭泉之中，便会被烧得皮开肉绽，只剩一副白骨。”

“那第三道泉又如何？”

“第三道毒泉名叫黑泉。这黑泉之水貌似清澈见底，但若不小心溅在人的身上，便会皮肤变黑，剧痛而死。”

“好！那第四道毒泉呢？”

“这第四道毒泉人称柔泉。柔泉之水十分清冷，不知情的旅人觉得暑热难耐之时，若不小心饮用了柔泉之水，必定死无葬身之地。据我所知，凡是饮用过柔泉之水的人，从来没有存活下来的！”

“太好了！有你这狭路毒泉的阻隔，谅那诸葛亮也插翅难飞！”

“不是我夸海口，历史之上只有一位后汉时代的伏波将军马援曾通过那里。自马援之后，再无任何军队能穿过此地！”

“哈哈哈！既然如此，本王便要在秃龙洞与诸葛亮较量一番，将那些远道而来的蜀军都送上西天！”

孟获高兴得一边击掌，一边对着北方大骂：“诸葛亮！你若胆敢来此处，孟某定叫你有来无回！”

那厢，诸葛亮已率蜀军将整个西洱河流域平定下来，之后，他又率兵踏上南国的焦土之上，继续一路向南，深入南国。

有探子来报：“启禀丞相，我们已打探到前方数百里的范围内，并无蛮兵部署。当地土人透露道，孟获和孟优已在秃龙洞集结军队，准备与我军一战。”

诸葛亮闻讯后，便将《平蛮指掌图》铺到岸上仔细查看，奇怪的是，他并未在地图上找到秃龙洞的地名。

诸葛亮立刻召来吕凯，指着《平蛮指掌图》问道：“咦？为何你所绘的地图之上，找不到秃龙洞？这个地方你可曾听说过吗？”

“是这样的，我当初已将所掌握的南蛮境内全部地方绘制在《平蛮指掌图》上，若此图上没有绘制的，皆是偏僻之所，我之前并未听哪个说过。”

一同议事的蒋琬一边查看着《平蛮指掌图》，一边感叹道：“我军此番南征，已彰显蜀军之威，达到了安抚蛮民，遍布王风之效果。此时我军不如乘胜班师回朝，否则再向南深入的话，恐怕风险就更大了。”

诸葛亮闻言，回头直视蒋琬的眼睛，冷冷地说道：“你所建议的做法，不正是孟获所期盼的结果么？”

蒋琬觉得十分羞愧，立刻红着脸退下了。

之后，诸葛亮便命王平率领一军先行，自西北方的山地向秃龙洞深入。但是王平一去之后，便断了音讯，诸葛亮令关索前去，率领一千人马接应。

不久，关索便返回汇报了前方的情形。原来王平先前所率领的大部人马皆被毒泉之水所害，死伤大半。另外，关索自己所率的千名蜀兵也有个别人在口渴之时饮用了密林之中的清凉山泉水后，立刻倒毙，难以

逃生。

诸葛亮闻讯后，心头一惊。虽然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掌握丰富的知识，但是他并不清楚为何兵士们饮用泉水，便会中毒。为了解开此中奥秘，他亲自率领蜀军继续前进。一路之上，诸葛亮身先士卒，率领众将士向前方的未知险地进发。

在关索的带领下，诸葛亮乘坐四轮车，率领数万蜀国大军，踏上了南国深处的焦土之上。他们翻山越岭，跨过平原，历经千辛万苦才来到一处密林之中。他们在此处与王平会合，由他指引，来到毒泉之侧。

在经历过一番艰苦的征途后，诸葛亮及其手下蜀兵一见到如此清凛的泉水，都忍不住想去饮上一口，让清凉的泉水解除旅途的焦渴。但诸葛亮站立在当地，举头四望之时，却忽然察觉到，在这山清水秀的山谷密林之中，却听不到一声兽鸣鸟啼，这十分不寻常，甚至令人觉得有些诡异。

“咦？那里山上好像有座山庙！”

诸葛亮透过密林的掩映，瞧见山腰处隐约露出寺庙的一角屋瓦。于是，他徒步攀缘而上，去一探究竟。

待他走近一看，果然发现在峭壁之上，凿建出一座小庙，庙中供奉着一位将军的石像。据旁边碑铭所刻，才知道此处供奉的便是汉朝的伏波将军马援。马援将军曾率大军到过此地，平安通过，后来当地土人特意为其建造石像庙宇，在此供奉。

诸葛亮读罢碑铭，便跪在石像前祷告道：“在下是蜀国丞相诸葛孔明，因受先帝所托，后主所命，才南下至此。今日得遇将军，实属有缘。望将军能保佑我军，助汉室之兵摆脱困境为盼。”

待诸葛亮念毕祷词，忽听得对面有人呼唤。抬头望去，却发现前面竟站着一位老翁，他拄着一根拐杖，不知是何时出现的。诸葛亮忙上前施礼：“在下乃是蜀国丞相诸葛亮，欲带兵渡过此处，无奈被毒泉所困。请问您可知如何解除毒泉之毒？”

老翁一笑，轻声回答：“老朽乃是本地生人，对此地颇为熟悉。丞相可以由此向西，二三十里的路程即可到达五峰山下的万安溪。有一位

隐士住在那里，人称万安隐者。这位万安隐者隐居谷中数十年，在他那里有一眼安养泉，能解毒泉之毒。但凡有土人或旅人若误中了泉水之毒，只要饮上安养泉水便可解毒。至今为止，万安隐者已经以此泉解救了数千人的性命了。老朽不才，略知王化之理，今日有幸得见诸葛丞相，特来相告解毒之法。”

之后，拄杖老翁翩然而去，不知其踪。诸葛亮心中感慨：“看来定是伏波将军显灵，助我蜀军脱困！”

于是他第二天便带上随从，按老翁所指的道路，前往五峰山下的万安溪，寻访万安隐者。

第四十二章
蛮女起舞

诸葛亮率领随从一路沿着山谷穿行。在茂密树叶的遮盖下，绿荫满地，谷中显得十分静谧。一行人默默地跋涉在谷中小路上，走了二三十里路后，忽见头上的树叶分开，阳光直射在一大片谷间平地。诸葛亮猜测这里应该就是老翁所指的万安溪了，于是派手下人四处寻访万安隐者的居所。

“禀丞相，前面有一座草庵！”

诸葛亮顺着指引，来到一处密林之中，果然发现在山谷一隅有一座草庵。草庵周围长满南国的奇花异草，显得静谧非常，美不胜收。

诸葛亮一行人刚刚靠近草庵门口，守门犬便不断吠叫警示，引得一个赤膊童子跑了出来。童子将狗儿斥退后，上前迎接道：“来的可是蜀国丞相？我家主人恭候多时了。”

诸葛亮一边举步进门，一边笑问童子：“小师父，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

童子天真地一笑：“蜀国丞相率军而来，不是人尽皆知的消息吗？”

就在这时，一位碧眼黄发的老翁打开草庵的竹门，他对童子轻骂一声：“休得无礼！”之后便对诸葛亮拱手施礼，将他们一行让入堂中。

这位老翁身着一袭朱衣，头戴竹制头冠，耳戴金环。宾主落座，他问明了诸葛亮的来意后，点头笑道：“丞相若是要解四泉之毒，老朽倒可助一臂之力。想老朽久居山中，不问世事，此番竟有缘得见丞相，实

在是三生有幸啊！请您将那些中毒的兵士运至此地即可，老朽庵前这一眼泉水，定可解除泉水毒性，令众人痊愈。”

诸葛亮闻言大喜，连忙谢过老翁，命人通知王平、关索，将伤员运来解毒。

之后，老翁与童子一道，指挥众人将伤员安置在安养泉边，一边令其沐浴药泉之水，一边喂以薤叶芸香，或柏子茶、松花菜。在他的照料之下，中毒的蜀军很快便有了起色，轻者登时病痛全消，重者也痊愈大半。众人皆松了一口气，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老翁照料过伤员后，又提醒诸葛亮道：“丞相，您率兵在秃龙洞附近需得多加小心，此地的毒物甚多，毒液混入水中，导致泉水含毒。倘若人马误食，轻者伤身，重者丧命。您只需观察，若遇到的溪水之中尽是腐烂的桃叶，则表示水中毒性甚强，绝不可饮用。行军所需之饮用水，需得深挖井，汲取井水为好。”

诸葛亮拜谢老翁的提醒后，请教他如何称呼。这位万安隐者笑着说道：“老朽的身份说出来丞相可能会感到惊讶，实不相瞒，南蛮王孟获是我的弟弟，我是他的兄长，名叫孟节。”

“哦？您竟是孟获的兄长！”

“正是！我们兄弟三个，我是长子，孟获和孟优都是我的弟弟。由于我们的父母英年早逝，两个弟弟嗜好权势，一直争名夺利，无所不用其极，我虽身为兄长，却难以约束他们二人。失望之际，我只得在二十多年前退隐山林，幽居谷中，从此不问世事。”

“竟有这等事！”

诸葛亮一边感叹，一边说道，

“我只闻古有柳下惠、盗跖兄弟，原来当今世上也有万安隐者这般高士！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我定会将此事禀告蜀帝，来日将您封为南蛮之王。”

孟节却婉言谢绝：“丞相如此好意，在下心领了。老朽隐居山谷之中，正是因为厌恶功名，实不敢承受如此盛名！”

诸葛亮离开了五峰山下的万安溪后，一路感慨不已。他竟未想到，在如此远离王化的南蛮腹地，竟能遇到孟节这样的高士，果然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经过高人指点，蜀军的行动便更加有效率。他们一路艰苦跋涉，向秃龙洞进发。对于饮水之事，诸葛亮也格外小心，每到一处都要深挖井，汲取地下水，有时甚至需掘开二十余丈深。在无法掘井时，更需派精兵赶去千仞溪谷中去取回饮用水。

不仅如此，诸葛亮还命人赶制了上千个取水桶。这些桶皆由牛马所驮，用以积蓄雨水，补充人马的饮水之需。除了饮水是行军的一大难题，粮草的供应也时而遇到困难。一路之上，蜀军可谓是克服了千难万险，才得以坚持下来。

依靠着坚强的意志，蜀军终于逼近秃龙洞外。抵达之后，蜀军在洞外扎营，休养人马，补充粮草和饮水，并未立刻攻打蛮军。

蜀军貌似安心休整，其实诸葛亮已经暗地里派关索、王平和魏延等人率领几支队伍，迂回到相邻的南蛮各洞。他们已经俘获了几位洞主，控制了临近各处的蛮兵。但这一切，诸葛亮皆是在暗中操作，并未张扬。

另一厢，朵思王和孟获初得消息，听说诸葛亮已率领蜀军抵达秃龙洞外，两人皆感十分意外。

刚开始他们得到消息时，还以为信息有误，因为他们坚信秃龙洞的地势险要，再加上四眼毒泉相阻，蜀军定然难以通行。直到后来，当他们频频得到蜀军已到洞外的急报时，朵思王才和孟获将信将疑地爬上高处，远眺洞外的情形。一看不要紧，两个人吓得毛骨悚然。只见洞外蜀军的营地连绵几十里，蜀军的大旗将秃龙洞围个严严实实。

“什么？蜀国的大军竟然已经到洞外了！他们是怎么过来的？”

朵思王吓得魂飞魄散，但事到如今，他也无路可退了，只得发誓：“大敌当前，为保洞中族人安全，本王只有与他们决一死战！”

于是，朵思王便与孟获、孟优两兄弟歃血为盟，发誓同进退，共存亡。孟获得到朵思王的结盟，心中振奋，对洞中蛮将大声激励道：“大

家休得惊慌！你们不要看蜀军貌似强大，其实他们远征而来，已是疲兵。如今朵思王也发誓与蜀军决战到底，兄弟们！咱们都是南蛮勇士，定要奋勇杀出洞去，让蜀军有来无回！”

之后，朵思王和孟获更是下令将洞中的牛马宰杀祭祀，为蛮兵犒赏美酒佳肴，以壮士气。

“兄弟们！待咱们杀出洞去，将蜀军杀得有来无回，便可将他们带来的武器粮草一应缴获。蜀国的刀剑十分精良，他们又带来了无数粮草，还有金银珠宝。只要咱们宰了蜀军，这些就都是你们的啦！”

蛮兵们听了孟获的鼓惑，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这时，忽闻哨兵来报：“报大王！银治洞的洞主杨锋，已率三万援军抵达洞外。”

朵思王十分高兴，他一拍巴掌乐道：“太好了！定是那杨锋知道倘若秃龙洞陷落了，他们银治洞也会遭殃，因此才前来助战。快快有请，他们一到，我军的胜算就更大了！”

于是，朵思王立刻将杨锋和他的五个儿子及众位亲眷迎入洞中。一见面，杨锋就拍着胸脯打包票：“朵思王，你看我不请自到，就是来助大王一臂之力的。咱们两洞唇齿相依，他们蜀军胆敢冒犯你们，就是和我们银治洞过不去！来来来！你看，我把我的五个儿子都带来了，定能助大王打赢蜀军！”

银治洞主杨锋一边说，一边将自己的五个儿子推到前面，显得十分骄傲。他的这五个儿子果然生得十分勇猛，站在一起更是气势逼人，一看就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

“有你相助，我军必胜！”

朵思王和孟获一见之下，更是得意忘形。他们立刻摆宴招待银治洞的客人，众人彻夜推杯换盏，好不尽兴。

朵思王和孟获一边大口饮酒，一边欣赏南蛮歌舞，喝得十分开怀。众将通宵畅饮，仿佛已经胜券在握。

杨锋吃肉喝酒，显得十分尽兴。酒至半酣，他乘兴提议道：“朵思

王，我还带来几个能歌善舞的美人，请让她们为大王舞上一曲，你看可好？”

朵思王自然同意，孟获更是乐得直拍巴掌。孟优还借着酒劲，咧嘴大笑道：“兄弟们！美人跳舞，你们可别看直了眼睛啊！”

席间一通哄笑，人人翘首以待。杨锋挥手示意，随着一声口哨，几名娇艳的美女便步入席间，显然是杨锋提前布置好的。

只见这一队美人头发披肩，发间插满鲜花，身披鸟羽兽牙制成的装饰，裸露出健康结实的肌肤，宛如黑珍珠一般，显现出长期日晒的肤色。美人们腰间悬挂短刀，随着音乐整齐地展开舞姿，或聚或散，纤腰婀娜，舞姿迷人。

众人都被美人的舞姿所吸引，纷纷大声喝彩，以求美人回眸一笑。这些美人一边起舞，一边围绕在孟获和孟优周围，晃动腰肢，巧笑动人。正当孟氏兄弟被美人们所倾倒之际，杨锋突然将酒杯抛在地上，大声下令：“给我上！”

几位刚刚还在翩然起舞的美人得令而动，她们眼神一凛，拔出腰间短刀，扑向孟获和孟优。孟氏兄弟二人大惊之下，连忙奋力将几位美人踢翻，险险逃生。但杨锋的五个儿子和手下族人则一拥而上，将他们兄弟两个按倒在地，五花大绑起来。

朵思王心中一惊，连忙起身要逃，却不料被杨锋绊倒，也被拿下。

至于朵思王和孟获手下的那些蛮将，他们早已醉得毫无招架之力，更是被刚刚的美人起舞迷得魂不守舍。如今被杨锋的手下拿下，他们也毫不反抗，任人捆绑。

杨锋挥手示意，他的手下立刻放出狼烟报信。见到狼烟，蜀军营中齐齐擂起战鼓，轰隆隆响彻山谷之间，蜀军一拥而上，直向秃龙洞攻来。而洞中蛮兵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不顾招架便四散而逃。

孟获被俘之后，气得对银治洞主杨锋破口大骂：“好你个杨锋！你身为蛮人，竟然里通外国！亏我还将你视为朋友，对你厚待有加！实在可恶！”

杨锋则解释：“孟获，你有所不知。此前我也曾被蜀军所俘，但诸葛亮不仅饶我性命，还放我回去。我此番是知恩图报，你不如也早日降了蜀国吧！”

“啊呸！我才不降！你个叛徒！”

孟获兀自咒骂不止，而此时诸葛亮已经携带众位蜀将，款步进入秃龙洞中。杨锋及其五子立刻将身上的蛮装脱下，改换了蜀军装扮，列队欢迎。

诸葛亮笑问：“孟大王，我已经抓到你五次了。你服还是不服？”

孟获大嚷：“哼！我才不是你抓住的，明明是被叛徒所害！我自然不服！”

“哦？由别人替我抓你，你却不服么？那倘若是我亲自抓到的，你可愿降服？”

“那是自然！孟某身为南蛮之王，世代居住在银坑山。那里有三江之险，易守难攻。你要是有本事，咱们就在银坑山对阵一场！今日你又要计谋抓我，孟某是十个不服！”

孟获身覆绑绳，却咬定牙关不肯降服。

第四十三章
女中豪杰

诸葛亮见孟获依然嘴硬，便开口答应："既然你仍然心有不服，那我便再放你一次。你说要在银坑洞与我军对战，我成全你。不过，这次你可要做好准备，小心你的族人亲眷皆会丧命！"

诸葛亮命人解开孟获的绑绳，连同孟优和朵思王一道，释放出去。三人身为败将十分羞愧，匆忙上马，败走而去。

孟获所说的银坑洞是南蛮国的首府，地处今日的昆明以南，位于三江合流之处。那里独具地理优势，不仅水草肥美，而且地域辽阔，物产丰富。

若是读者有意查询今日的中国地图，恐怕已找不到银坑洞这个地方。诸葛亮和孟获所处的三国时代，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年之久，银坑洞这个名字早已不复存在。但是若仔细查阅亚洲地图，可以从河流的走向上探到银坑洞大概的位置。无论是湄公河、泰国湄南河，还是缅甸萨尔温江，这些河流全都源于西藏东部以及川滇一带。这些河流的流域正好符合三国时期诸葛亮远征的方位。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之中，也对这三江和蛮都有所介绍，他在文中写道：

那洞外有三江：乃是泸水、甘南水、西城水。三路水会合，故为三江。其洞北近平坦三百余里，多产万物。洞西二百里，有盐井。西南二百里，直抵泸、甘。正南三百里，乃是梁都洞，洞中有山，环抱其洞；山上出银矿，故名为银坑山。山中置宫殿楼台，以为蛮王巢穴。其中建一祖庙，名曰"家鬼"。四时杀牛宰马享祭，名为"卜鬼"。每年常以蜀人

并外乡之人祭之。

由此可见，他所描写的蛮都，其位置应该位于当代的中南半岛或中国云南省附近。

当获悉诸葛亮南征而来之时，孟获便离开了位于蛮国中心地带的蛮都，赶到如今中国的贵州、广西一带迎击蜀军。孟获之所以屡次对战蜀军皆失利，盖因其主要是率领蜀国的叛军和蛮国边境的士兵对阵，并未发挥出蛮军主力部队的真正实力。因此他坚信，只要回到蛮都，在他的大本营银坑洞与蜀军对阵，仰仗三江要冲这一地理优势，他一定能够取胜。

孟获背负着屡战屡败的耻辱，回到了故乡蛮都。

蛮都的宫殿之中，皆以绿沙银壁所装饰。众人听说蛮王孟获归来，纷纷聚集到蛮宫之中，上千位蛮族宗党和首领整日商议该如何应付蜀军。孟获的妻弟、八番部长，人称“带来洞主”的首领开口建议道：“大王，我推荐一人，定能打败诸葛亮。由此向西南方向，有一处八纳洞，洞主木鹿王十分厉害。只要他肯出马，必定大破蜀军。那位木鹿王深通法术，出则骑象，能呼风唤雨，常有虎豹豺狼、毒蛇恶蝎跟随，手下更有三万神兵，甚是英勇。这位木鹿王的势力十分庞大，甚至直逼邻国天竺。若是得到他的帮助，我们何须再惧蜀军！大王可修书具礼，派亲信前往求之。我想，他身为蛮人，必定不会拒绝共同抵抗蜀军的请求的。”

众人闻罢带来洞主的建议，纷纷点头。孟获也深表赞同，于是便派他担任使节，前去八纳洞拜访木鹿王。这个八纳洞大约位于现在的缅甸、印度一带。

之后，孟获又派朵思王镇守三江城，把守住蛮都的前线地带。之后，整个蛮都严阵以待，静候蜀军的到来。

另一厢，诸葛亮率领蜀国大军，抵达了三江城外。他们一路而来历尽艰难困苦。

这座三江城，城如其名，城池三面傍江，只有一面通往陆地。诸葛亮先派魏延、赵云统领一支队伍，通过旱路前去攻城，以探虚实。一探之下，发现这三江城的防守果然不简单，不仅城池十分牢固，守军也训

练有素。

蛮军在三江城的城墙上架设弓弩无数，守军善使弓弩，一次发射一弩便可射出十个箭头。不仅如此，所有的箭头都以毒药浸泡，中箭之人会皮肉溃烂，五脏暴露，痛苦而死。

魏延和赵云连续三次攻城，皆不能取胜，他们便回营向诸葛亮禀明了城头放毒箭之事。诸葛亮探查一番后，命蜀军后撤十里之外再次扎营。诸葛亮进兵神速，退兵也十分果断，战法灵活善变，是他用兵的一大特色。

蛮兵发现蜀军后撤数里，纷纷大笑庆贺："哈哈哈！看来蜀兵是怕了咱们的毒箭了！他们吓得都退走了！"

之后，蛮兵更是骄傲自大，认为诸葛亮也没什么厉害的，便放松了警惕。

另一方面，诸葛亮退兵之后便闭寨不出，时常留意天气变化。诸葛亮一向善于利用天时的优势，此次远征自然也不例外。

一日，忽然起风，狂风裹挟着沙石，看样子会连刮数日。当天，蜀军营中贴满了诸葛亮的布告：

明晚一更时分，各军将士需另备衣襟一副，不得有误。无者立斩！

众人虽然不清楚丞相下这样的命令意图是什么，但是均不敢懈怠，十几万名蜀军每人都准备好了衣襟。大家纷纷猜测："丞相让我们另准备衣服是要做甚？"

初更时分，忽然传来出战的命令。众人整齐列队，诸葛亮登台，连发三道命令：

第一，每人将衣襟包土，制成土囊。

第二，立刻出战，将土囊携至三江城下。

第三，将土囊掷于三江城下，积土为道，将士们沿土道入城，先入城者为头功，重重有赏。

这时候，众将官才明白诸葛亮前日下令的意图。重赏之下，众人摩拳擦掌，十余万蜀军，以及万余名蛮国降兵，每人肩扛手提一个土囊，向三江城飞奔而去。

守城的蛮兵见蜀军攻来，便故伎重施，架起弓弩向人群中发射毒箭。无奈蜀军进攻的速度之快，人数之多，令毒箭来不及发挥作用，其杀伤力大大削减。众多蜀军纷纷冲至城下，将土囊掷在城墙边，霎时便堆起了几座土坡。二十万蜀军就是二十万个土囊，城墙堆起的土坡令攻城易如反掌。

魏延、关索和王平等人身先士卒，将土囊堆在城下，又抢先攻占了墙头，将无数土囊掷于城内，又堆成通向城中的通道。

蜀军一拥而入，将蛮军围堵在城中。无数蛮兵惊慌失措，只得四散而逃，更有人将通往江中的水门打开，从水路逃命。

诸葛亮此战大胜蛮兵，不仅拿下了三江城，更是俘虏了无数蛮兵。他将城中缴获的珍宝都犒赏三军，还对俘虏厚待有加，令众人降服。

而镇守三江城的朵思王，此番也命丧乱军之中。

三江城陷落的消息，很快便由败兵带回银坑洞，孟获闻讯大惊：“糟糕！三江城丢了？朵思王竟也丧命了？”

他一时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应对。正在这时，只听得屏风后传来大笑之声。

“是何人如此大胆？”

一探之下，正是孟获之妻祝融夫人发出的笑声。她正与豢养的雄狮一道在床上休息。雄伟的狮子在祝融夫人面前，乖顺得如同一只猫儿一般，伏在夫人身边。

一见是夫人发笑，众人不敢顶撞，但祝融夫人又接着大笑起来。孟获觉得脸上挂不住，高声叱道：“夫人，你因何发笑啊？”

祝融夫人这才起身下地，她身边的雄狮也一道跃到地上。她来到丈夫面前，毫不留情地劈头便骂：“哼！枉你们还是堂堂男子汉，怎么如此糊涂！蜀军来就来了，何足为惧？我虽是女流之辈，也愿出战，将蜀

军打得望风而逃！”

祝融夫人世居南蛮，是上古祝融氏之后。她的武艺高强，善使飞刀，有一手百发百中的绝技。

孟获素来惧内，被她如此抢白，觉得脸上无光。其余的南蛮首领也觉得十分羞愧，不敢出声。

“夫君，你只需借我一队人马，为妻要亲自上阵杀敌，为惨死的南蛮将士报仇雪恨。哼！倒要让那诸葛亮见识见识老娘手中飞刀的厉害！”

孟获谢过夫人，立刻派出一支队伍随夫人出阵。只见这位祝融夫人披发赤足，身披红袍金甲，背插五口飞刀，手持丈八长矛，胯下一匹卷毛烈马，显得威风八面。她所到之处，宛如一团鲜红的火球一般，将蜀兵杀得人仰马翻。

蜀将张嶷正堵在洞口，远远瞧见一员女将出阵，心中诧异：“这是哪里来的奇女子？”

张嶷正欲催马，上前拦截，却不料空中飞来一把飞刀，正中他的左臂。张嶷吃痛落马。祝融夫人高喝一声：“给我绑了！”

之后，祝融夫人又策马上前迎敌。蜀将马忠见张嶷被俘，心中大怒，立刻催马上前对战祝融夫人。不料他的胯下马却被飞刀射中马头，马忠落马，也被蛮军所俘。

祝融夫人首战便俘虏了两员蜀军大将，大胜而归，孟获大喜过望：“夫人出马，果然厉害！”

祝融夫人刚欲传令，将两位蜀将斩首示众，孟获急忙阻拦：“夫人，请刀下留人啊！为夫此前被诸葛亮抓住五次，皆得以释放。倘若此番我们将这两员蜀将斩首，世人必笑我恩将仇报，无容人之量啊。请夫人暂留他们的性命几日，待咱们抓住蜀国丞相诸葛亮之后，一并将他们当众斩首！”

祝融夫人这才作罢。张嶷和马忠虽然死里逃生，却时常遭孟获嘲笑取乐。

诸葛亮得知自家两员大将被俘的消息后，一方面替他们担心，但另一方面也料想孟获应不敢加害于他们二人。于是，他召来赵云、魏延，商议如何救回张嶷、马忠。

一连几天，两国整日对战，祝融夫人也每天披挂上阵，在南国的骄阳之下，她一袭红衣，宛如一道烈火一般，满城奔袭。这日，赵云出战，祝融夫人自知不是他的对手，抛出飞刀后，拨马而逃。

“好一个奇女子！来去如风，难以擒获！”

赵云对着祝融夫人的背影不住摇头，觉得十分头疼。第二天，魏延又上前挑战。他特意派手下对祝融夫人百般嘲弄，激得对方按捺不住，紧追不舍。魏延诈败，诱敌深入，待将她引至一处，才掉头笑道：“这位夫人，你急什么？”

祝融夫人心中一惊，料想对方应该早有准备。于是她立刻抛出一把飞刀，想趁机逃走。不料正在这时，却听到旁边“通通通”一阵鼓响，原来是赵云堵住去路，大声讥讽：“哼！什么蛮族女子，祝融夫人，看来不过是只怕事的母鸡罢了！”

祝融夫人恼羞成怒，顾不得许多，挥舞着刀剑冲向蜀军。蜀军一边佯装抵抗，一边诱敌深入，将祝融夫人逐步引入包围圈。待祝融夫人被引到预定地点后，忽听一声号令，伏兵四起，一举将祝融夫人生擒。

诸葛亮派人向孟获传话：“孟大王，如今你的夫人已被我军所俘，若欲讨回夫人，请放回张嶷和马忠。”

孟获闻讯大惊，他料想诸葛亮不会加害于自家夫人，便匆忙放回张嶷和马忠两员蜀将。而诸葛亮则对祝融夫人施以厚待，还赐予美酒。这位祝融夫人跟孟获的性格一样，十分火暴。她痛饮了美酒之后，依旧不肯服软，昂首挺胸地径自回营。

第四十四章
木制巨兽

不久后，孟获的妻弟带来洞主归来。他此番出使带回了好消息：“大王，我已出使八纳洞归来，木鹿王已经答应增援我们。他不日便会亲率大军赶来增援。到那时候，咱们本洞的人马加上木鹿大军，一定能打败蜀军，让他们不能活着回去！”

祝融夫人刚刚被放回洞中，她与孟获皆喜出望外，整日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着木鹿大军到来。不出几日，木鹿王果然率领人马浩浩荡荡抵达银坑洞，孟获和祝融夫人喜滋滋迎到洞外。

“多谢大王与夫人的厚爱，我实在愧不敢当！”

木鹿王果然十分气派，他骑在一头白象背上，鞍座上镶满七彩宝石。他身佩金珠瓔珞，腰悬两口大刀，看起来威风八面，不同凡响。木鹿王来至洞前，翻身滑下象背，对孟获和祝融夫人抱拳拱手说道：“敬请大王与夫人放宽心就是，我此番前来，定将那蜀阵杀个人仰马翻！”之后，他便与孟获与祝融夫人一道，一边谈笑一边携手走入洞中。

木鹿王带来了三万人马，以及近千头猛兽。这些野兽在喂养虎豹豺狼之士的引领下，也入洞安歇。野兽们吠叫声声，气势逼人，直叫人胆战心惊。

孟获夫妇心中大喜，当晚便在洞中摆下酒宴，升起篝火，与木鹿王及其手下开怀畅饮，仿佛未与蜀军交战，便已胜券在握一般。

孟获夫妇一连三天，整日奉上美酒佳肴，招待木鹿王及其手下。夫

妻二人百般逢迎，竭力讨好，令木鹿王十分满意。到了第四天，木鹿王酒足饭饱，这才起身下令：“兄弟们，给我拿出看家的本事来！明日血洗蜀军大营！”

当晚，他便命人断了猛兽的饵食，这是为明日作战提前做的准备。猛兽们一夜忍饥挨饿，情绪烦躁不堪，这样第二日上阵，便会变得异常凶猛，将敌人视为猎物，依本能上前捕食，令人难以抵抗。当晚，猛兽的嘶吼之声响彻银坑洞，令人听得胆寒。

东方破晓之际，木鹿王便骑上白象来到洞前。他腰挂两口宝刀，手持一柄蒂钟，率领众蛮将蛮兵来到蜀军阵前。

蜀军来至阵前，尚未交战，已被蛮兵的动静所震撼。众人纷纷议论：“对面是什么？怎么竟是些怪物？”

赵云、魏延听说蛮兵出阵，便立于阵前观瞧。一望之下，两将心中也不免生寒。只见对面来的一路蛮兵不似寻常，赤身裸体，面目丑陋不说，身边更是带来了大群的猛虎野兽。众野兽爪刨尘土，虎虎生风，仰天长啸，声势非凡。

“魏将军，赵某戎马一生，竟从未见过如此阵势啊！”

“正是。赵将军，魏某也觉得稀奇，这蛮兵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赵云、魏延二将正瞭望敌阵，一筹莫展之际，忽见木鹿王手中摇起蒂钟，“哗啦啦”作响，蛮兵立刻冲到阵前，与蜀军动起手来。

木鹿王趁势猛摇蒂钟，口中念念有词，顿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虎豹豺狼、毒蛇猛兽被撤开了缰绳，直奔蜀军扑来。这些野兽已经被饿了一宿，正是饥肠辘辘之时，对面的敌人激起了它们的兽性，无须驱驰便冲到阵中，对蜀军将士扑杀撕咬起来。

蜀军哪里见过这个阵势，在猛兽的扑咬面前，只能掉头就跑。无论赵云和魏延如何督战，都难以挽回蜀军全线崩退的势头。蜀军将士你推我搡，争相逃命，全军一直退到三江城下。蛮兵则跟在猛兽身后，追杀蜀军，杀得红了眼睛。

这时，木鹿王才再度高举蒂钟，摇铃下令收兵。那些猛兽早已饱餐

蜀军的人肉，吃得心满意足，听到铃声后顺从地回到白象身边。蛮兵将猛兽驱赶进笼子后，胜利而归，回到银坑山。

赵云和魏延收拾败兵，回到营中向诸葛亮请罪。诸葛亮却并不责罚，反而笑道：“两位将军无须多虑，此战失利并非你们二人的罪过。想当初，我未出茅庐之际，便曾有闻南蛮国有驱使豺狼虎豹之法。因此出征之前，便早已有所准备。你们只需将我准备好的东西拿到阵前，便可与之对抗。”

之后，诸葛亮下令，将他提前准备好的柜车拉出来。

这时，那二十几辆神秘的柜车才被拉过来。南征的一路之上，这些巨大的柜车一直被围布包裹，由重兵把守，众人一直不清楚柜车里藏的是什么东西。

诸葛亮挥手示意：“揭开围布。”围布撤下，众人纷纷围到前面观瞧。只见每辆车上都载有一个巨大的柜子，柜上带锁，不清楚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东西。这二十几辆车，有一半载着黑油柜子，另一半载着红油柜子，似乎里面装的东西并不相同。

诸葛亮亲自上前，打开了红油柜子。只见柜门打开，里面露出十几个木刻彩画的巨兽。这些巨兽由木头雕成，身上的毛皮为五彩绒线，爪牙则是钢铁制成，显得栩栩如生。这些巨兽的形态宛如狮虎，又比真正的狮虎更加可怖。

“丞相竟制成了这么多的木头怪兽！”

“原来咱们一路之上带来的柜车，装着这些东西。不知丞相千里迢迢将巨兽运来，所谓何意？”众人见到这些木刻巨兽，皆不知其意。

第二天，诸葛亮便亲自驱兵上前，在银坑山前布下阵来。

早有蛮兵将此讯禀报孟获。孟获因前日打了一场大胜仗，十分洋洋自得，他拉着木鹿王的手来到阵前，意气风发地说：“你可知道，蜀军阵前那个四轮车里坐的便是诸葛亮！那个人十分狡猾，害我们折损了不少兄弟。祝你今日出战，也能大获全胜，将蜀军的阵地踏平！”

木鹿王毫不在意，他立刻骑上白象，摇响蒂钟，像前日一般念咒作

法。只见一道妖风袭来，猛兽被放出牢笼，直奔蜀军扑来。

诸葛亮见对面猛兽袭来，立刻命人将四轮车撤到第二道防线之后。木鹿王见状，紧追不舍，他驱驰白象，大声下令：“呔！好你个诸葛亮！给我拿命来！”

木鹿王追上前去，挥刀便砍，正砍中四轮车后辕。他见一刀没有砍中诸葛亮，便紧追两步，举刀再砍。这时，几名蜀军持着长矛绕到白象身侧，举矛便刺向白象的胸腹，无奈大象的皮肉十分坚硬，长矛刺不进象身，枪头更被折成两段。

这时，诸葛亮高举羽扇，大叫一声：“关索！还不动手，杀了此人！”

诸葛亮又回首对木鹿王高喝：“木鹿王！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你给我闭嘴！”木鹿王被气得哇哇大叫，又想举刀砍向诸葛亮。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然射来一支冷箭，正中木鹿王的咽喉。白象之侧的蜀兵也高举长矛，从下而上，刺中木鹿王的下颌，穿进他的头颅，木鹿王栽倒在地，登时倒毙。

用长矛刺中木鹿王的不是别人，正是小将关索。原来当日负责诸葛亮四轮车行进的几位蜀兵，皆换成了关索这样的蜀军小将。木鹿王自投罗网，命丧在关索之手，也算罪有应得。

而昨日在战场上肆意驰骋的蛮国猛兽，今日却发挥不出应有的威力。蜀军推出柜车，露出庞大的木刻巨兽，这些巨兽被机关所控，不停地喷出黑烟，张牙舞爪，显得十分可怖。这些虎豹豺狼见状，竟被吓得不敢向前，转身向蛮军阵中冲突而去，反将蛮兵冲散。

原来这些木刻巨兽的体内皆设有空间，能容下数名蜀兵。这些蜀兵在其中操纵机关，令巨兽左突右攻，喷射烟火，施放火药。这些木制巨兽也是诸葛亮亲自创造出来的新型作战机器。

蛮兵哪里见过这等阵势，在蜀军的攻击以及反扑的猛兽的夹击下，只得抱头鼠窜。蜀军擂响战鼓，继续追杀，将蛮都王宫银坑洞一举拿下。

孟获无奈，只得带着祝融夫人以及亲眷族人掉头而逃；之后，被蜀军一举拿下，押回蜀军营地。诸葛亮见到孟获，一挥手命人将他们的绑绳松开。

“孟获！你已被我生擒六次，竟然还不服吗？你若再不服，便放你回去，再来对战！”

孟获不敢答话，被松开绑绳便匆忙逃出蜀营。祝融夫人等人也随同孟获一道，无言退出蜀军营中，再无前次的豪言壮语。

第四十五章
藤甲蛮兵

孟获此番被蜀军夺了银坑洞王宫，宛如一条丧家之犬一般无处可去。他只得向亲眷询问：“咱们的洞府已被蜀军所占，如今该去往何处啊？”

“我们还有一处可去，定能大破蜀军。由此向东南七百里，有一个乌戈国。国王名叫兀突骨，身长丈二，不食五谷，以生蛇猛兽为饭。此人身有鳞甲，刀箭不能侵，手下统领三万藤甲军。”

“藤甲军？这是什么名堂？”

“在乌戈国中，山涧之中长满藤蔓。他们将藤蔓摘下，浸于油中，半年后方才取出晒干。之后再浸油再晒干，如此反复十余遍之后，将藤蔓制成铠甲，穿在身上。因此得名藤甲军。这藤甲军十分了得，周遭各国皆不敢与之为敌。”

“哦？为何藤甲军如此厉害？”

“这藤甲有几大好处：经水不湿，重量极轻，人马穿着藤甲不似身着金属重甲一般不灵活。另外，藤甲可以浮于水上，兵士可轻易渡河，不会下沉。另外，藤甲反复浸油，十分坚韧，刀箭皆不能入。因此藤甲军作战百战百胜。”

“哦！看来这藤甲军确实厉害，咱们速往乌戈国求助吧！”

孟获闻言大喜，立刻带领一族残兵，赶往乌戈国。

乌戈国王兀突骨一见蛮王孟获赶来求援，立刻点头答应。他集合了三万人马，皆身着藤甲，誓要为蛮国报仇。之后，孟获失散的蛮兵相继归队，与藤甲兵合并一处，组成十万人马，往西北而来，行至一处桃花江水。

这处江水因两岸栽满桃树得名，每年桃叶都会落入江中，将江水中渗入毒素。别国的旅人若饮了这桃花江水，轻则伤身，重则送命，唯有乌戈国本地人饮之无事。他们饮用这桃花江水后不仅不会中毒，反而倍添精神。

另一厢，诸葛亮率领蜀军攻占了蛮都银坑洞后，广施仁政。他们不仅毫不掠夺蛮都的金银财宝，反而加以治理，更是对当地蛮人以王化之德使其威服。待蜀军在当地休整后，诸葛亮又再度南征。

一日，他命魏延：“命你带人去桃花渡口，探听敌人的虚实。”

魏延得令，率领一队人马赶往桃花江，不想途中与乌戈国之军撞个正着。乌戈国从未与蜀兵交过手，他们仗着自己常胜不败的战绩，十分自负，见蜀军来袭便率先渡江过来进攻。藤甲大军面对魏延的小股人马，杀声震天，其威猛气势与前日孟获的蛮兵不可同日而语。

蜀军首先射箭拒敌，不料所有的箭矢竟丝毫伤害不了对方。远远看去箭头已经射中了蛮兵的身体，但竟然被弹开了。

待蛮兵渡江登陆后，两家展开肉搏。蜀军又发现，寻常的刀剑竟完全对他们无效。这些蛮兵身着藤甲，宛如金刚护体，他们丝毫不理会蜀军砍来的刀剑，只顾径自挥舞蛮刀，对蜀兵连砍带杀。

如此对战，蜀军讨不到一丝便宜，只得全线败走。而蛮军并不追击，兀突骨下令吹响收兵哨：“撤！”藤甲军令行禁止，立刻放弃追击蜀军，迅速撤退。从这点上看，这个乌戈国王兀突骨确实比孟获更擅长兵法。

蜀军发现，藤甲军在渡桃花江时十分轻松，全军身着藤甲，毫不费力地就能浮在江面之上。有感到困乏的人索性将藤甲脱去，放在水面，自己则坐于其上渡江而去。

魏延一见之下十分惊奇，连忙赶回蜀营将此情形禀告诸葛亮：“丞

相，这些蛮兵十分不好对付！”

诸葛亮闻言，便请来吕凯问道：“这些蛮兵是哪里来的，你可知道？”

吕凯查过地图后，力劝诸葛亮退兵：“丞相，我素闻乌戈国是一处无人伦者的蛮地。此地不仅有藤甲护身的兵士，急切难伤，更有桃叶恶水。此水本国人饮之，反添精神，而别国人饮之即死。与这样的蛮人对敌，我军纵然取胜，又有何益处？丞相，咱们不如早日班师回朝为好！”

诸葛亮明白吕凯之意，但他笑着摇头，对左右说道：“我此番南征，便知道其中的难处许多。既然已经远征至此，又岂能轻易退兵呢？咱们一路历尽千辛万苦，折损无数将士，如今退兵，又怎么对得起他们？你们无须担心，且守好阵地，我自有对付他们的办法。”

第二天，诸葛亮请来当地土人指引，自己亲乘四轮车，来到桃花渡口考察地形地貌。之后，他下车来到北岸一处偏僻的小山，仔仔细细地将当地的情况探察清楚后，顺原路回营。之后，他便召来马岱，暗中吩咐：“之前咱们对付木鹿王曾用过的柜车还有一半未用。你可带上十辆黑油柜车，率领一队人马埋伏到桃花江北的盘蛇谷内。到时候，你须好生利用这十辆黑油柜车才是。”之后，诸葛亮又暗中授予马岱使用黑油柜车的方法，再三叮嘱要严格保密，并训诫道：“如有任何人走漏消息，定当军法处置！”

马岱依令，当晚便率军与那十辆柜车秘密离营布置。

第二天一早，诸葛亮又授予赵云一支人马，下令：“请赵将军去盘蛇谷后，将三江的大路口把守好。所需的军备物资，立刻做好准备！”之后，他又将魏延召来，吩咐道：“命你率本部人马前去桃花渡口安下营寨，你在前线阵地，尽可择精兵带去。”

魏延以为自己此战能担当前线的先锋，正满心欢喜，又听到诸葛亮接下来一席话，好似被泼了一盆冷水。

诸葛亮又说道：“你去与蛮兵对阵，只许输，不能赢！若是敌人渡江而来，你就弃寨而退，一路往着插有第一面白旗的地方败走就是。若是敌人再来进攻，你便继续佯作溃败，向插有第二面白旗的地方逃走。

敌人若追击，你只要丢弃了营寨，向后方插有白旗的地方一路逃走就是。”

魏延闻言，心中十分不满：“丞相，你到底要我如何败走，一场胜仗都不能打么？”

“正是！你需在半个月之中，连败十五阵，丢下七个营寨。不仅如此，你需装得落荒而逃的样子，将一应军需粮草全部丢弃，带兵逃到插有白旗之处。若是只败十四阵，也休来见我！”

“连败十五阵！唉，得令！”魏延得令，心中不乐，只得怏怏而去。

诸葛亮又派张翼、张嶷和马忠各领人马前去部署，最后宣布道：“我们一战定胜负，定将蛮地之敌彻底歼灭！”

众人闻言，无不充满信心，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大展一番身手。

另一厢，乌戈国王兀突骨和孟获已在桃花江的南岸扎下营来。他们虽然首战对付蜀兵取胜，但仍互相提醒，不可掉以轻心。

“诸葛亮诡计多端，此番对付咱们，他肯定又要使出什么阴谋诡计。咱们切不可大意，若行军打仗遇到山谷林木之处，一定要提防诸葛亮的伏兵，不可轻进才是。”

“没错！咱们一定要留神！到时候我在前方打仗，还请孟大王在后方多加指导才是啊！”

正当两人互相提醒之际，忽听蛮兵来报：“启禀大王，蜀军已派大队人马，在桃花渡口北岸扎下营寨。”

“哦？他们的营寨扎在何处？”

两人立刻登上高处，向对岸瞭望：“蜀军若在此处扎寨，便会占据有利地形。咱们需尽早将它拔掉，以免对我军不利！”

两人立刻下令，藤甲兵渡江，对蜀营发动猛攻。魏延则按照诸葛亮的吩咐，佯作抵挡不过，丢下营寨便逃。蛮军恐有埋伏，并不追击，取胜后便立刻收兵，撤回南岸。

第二天，魏延又回到北岸，继续扎营，此番还得到诸葛亮新增的兵力。蛮军一见，打算再次渡江，坚决拔掉蜀军的营寨。

第四十六章
地雷之战

乌戈国王兀突骨亲率藤甲兵，渡江攻打蜀营。

蜀军依旧奋力抵抗，但终不敌藤甲军的进攻，败的败，逃的逃。蜀兵们丢盔弃甲，连兵刃旌旗都顾不得，纷纷掉头逃窜。他们一直溃逃到一处插白旗的地方，才勉强停下。

“好！看来蜀军是被咱们打怕了！咱们可以乘胜追击，全歼敌军！”

兀突骨一见连战得胜，不由得心中大喜。他对身后的孟获一招手，便率先领兵追击敌军而去。

而魏延则按诸葛亮的吩咐，虚假抵抗一番便佯败而逃。他一连几日，连战连败，丢盔弃甲不说，更是将营寨和军需全部抛舍，只顾败逃。每次都会逃到下一个插着白旗的地方。

两军交锋了七天，蜀军败逃了七天，不仅舍掉三座营寨，更是败逃了七次有余。

“咦？蜀军不是实力雄厚么？如今怎么如此连败，莫非有诈？”

兀突骨心中起疑，便招呼弟兄暂缓追击。而那厢魏延见蛮军不再追赶，反而增加了兵力，掉过头来打反击战。

魏延一马当先，迎着兀突骨便冲了上去，两人错镫之际，兀突骨一刀挥出，险些刺中魏延。魏延“哎呀”一声，拨马便逃。

“休走！拿命来！”

兀突骨哪肯放过他，一声断喝便领兵紧追不舍。

魏延刚刚虚晃一招，为的是欺骗敌人，诱敌深入。他连连逃跑几天，见蛮兵的追击减缓，生怕敌人起疑，于是掉过头来佯装再战。如此这般，魏延且战且退，终于在半个月内，连败十五阵，丢掉七座营寨，完成了诸葛亮交给的任务。

连战连胜之下，兀突骨也不禁洋洋自得起来。他之前还担心蜀军是在耍什么阴谋诡计，如今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觉得自己不可一世。兀突骨大言不惭地对手下说道：“哈哈哈！如今蜀军终于领教到本王的厉害了！一连十五天，我军连战连胜，赢了蜀军十五阵，还夺下他们七座营寨，打得蜀军望风而逃！这桃花江两岸方圆三百里之内，已再无蜀军的身影。诸葛亮定是怕了咱们藤甲军，如今胜局已定，要能把蜀军赶出蛮境，指日可待！”

连日的大胜冲昏了藤甲军的头脑，让他们沉浸在自己已经是天下无敌的虚妄之中。

接下来的对战中，兀突骨骑着大象，一马当先。他头戴日月狼须帽，身披无数金珠璎珞。他黝黑的胳膊大腿皆裸露在外，其形貌宛若一个发怒罗汉。兀突骨手举铁枪，直向蜀军阵中冲来。

魏延又似往日一样，举枪迎上，但他此战似乎依旧不是兀突骨的对手，打了几个回合便拨马而逃，绕过一座小山，逃向盘蛇谷深处。

兀突骨率兵一路追击，来到盘蛇谷外时忽然心中生疑，忙喝住大象，警惕地四下观瞧：“大家小心！当心有埋伏！”

兀突骨上下仔细审视了盘蛇谷的地形，发现整座谷中并无林木，根本无法设下伏兵。他这才放下心来，令藤甲军暂在谷中休整。

“奇怪！蜀军究竟逃到何处去了？”

兀突骨正百思不得其解之际，忽有手下蛮兵报告：“启禀大王，我们发现深谷之中有敌人丢下的十几辆柜车。”

兀突骨亲自前去查看究竟。他发现果然在谷中散乱停着十几辆大车，看样子是装载军粮的车辆。

“好！这些车想必是敌人仓皇之际丢弃的，这谷中的山路崎岖，他们不便运输，正好被我军缴获！我看这车中装的定是从成都运来的美食。兄弟们，咱们把这些车子留下自己慢慢吃吧！”

兀突骨下令藤甲兵运送柜车退出山谷。当他们刚刚抵达山谷峡口时，忽闻轰隆隆一阵巨响，无数巨石、大树从谷顶滚落下来。

“糟糕！敌人在山上设有埋伏！咱们得赶快冲出一条道出去！”

兀突骨暗道不妙，连忙下令撤退，但为时已晚。很多蛮兵来不及逃走，被巨石、大树砸死。与此同时，谷口已被堵得严严实实，无法通行。这时，他发现刚缴获的柜车之中忽然冒出了一串火花，紧接着传来几声炸雷般的响动，所有柜车都冒出火花，相继爆炸。连串的巨响震耳欲聋，将盘蛇谷底几乎炸平。沙石灰尘将山谷所笼罩，蛮兵被炸得血肉模糊，死伤大半。

兀突骨此时早已从象背上跳下来，而大象也受了惊，在谷中疯狂奔走，最后被烧死在谷底。

兀突骨一息尚存，他想攀住断崖，爬过山头逃生，但不料蜀军早已在整座盘蛇谷的山石之中都埋下火药。他刚欲攀爬，便有无数火把从山头落下，将火药引燃，引发了连环爆炸。随着轰隆、轰隆的巨响声，整座盘蛇谷变成了一座火焰地狱。

火光冲天，爆炸连连，浓浓的硝烟之中还夹杂了烧焦尸体的恶臭。

鼎鼎大名的乌戈国藤甲军，如今全军覆没。三万人马一日之间被全部烧死在盘蛇谷里。蛮兵的残肢断臂挂满整座山谷，其惨状令人不敢直视。

孔明第二天来到谷顶，他望着如此情景忍不住落下泪来：“此战虽为社稷立功，但我的罪孽深重。此番害得如此多的人丧命，看来我的阳寿也必有折损。”

闻者皆感凄凉，唯有赵云不以为然，他开口劝解道：“丞相何出此言？数千年来，兵家征伐，生命轮回，皆是如此。宛如黄河之水一般，奔流到东，经久不息。若是河水泛滥，滔天的洪水便会将两岸淹没，带走无数生灵。但洪水也会带来肥沃的土壤，江南的物产丰富正是由此所

造成的。这黄河水的涨落，便是天意所为。丞相如今征讨南蛮，也是顺天意而为之，并非一己之愿。虽然今日夺走三万蛮兵的性命，却也是广施王化的必然之举。您又何须自责呢？”

“赵将军所言极是，只不过我心中有所不忍。”

诸葛亮点了点头，他心中的悲凉之情却久久难以化解。

与此同时，蛮王孟获还在后方毫不知情。他一心以为兀突骨能打败蜀军，却不清楚藤甲军已经无人生还。

正当他焦急等待前方消息的时候，这日从前线回来几千蛮兵。这些蛮兵围在孟获身边，向他禀告道：“启禀大王，乌戈国王所率的藤甲军已连胜蜀军，将他们逼进盘蛇谷。兀突骨大王特令咱们来请您过去，一同将诸葛亮送上西天！”

孟获闻言大喜，他立刻答应：“哈哈！太好了！我等不及去赶诸葛亮的死期！”

于是，孟获立刻跨上大象，率领手下赶往盘蛇谷。可是抵达后，却发现谷中竟然不见人踪。

“咦？咱们是不是赶路赶得太急，走错路了？”

不仅如此，他还发现原先在头前带路的一千名蛮兵，竟然也不知去向。

“奇怪！这是怎么回事？”

孟获满心糊涂，便想带人原路返回，正在这时，忽听耳旁战鼓咚咚，从一旁的树林之中杀出张嶷和王平两员蜀将。与此同时，魏延和马忠也率兵从另一侧杀出，两队人马将孟获牢牢围住。

“快撤！没有退路！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孟获前后受阻，狼狈不堪，只得不顾一切地向山下闯。但他刚到山脚下便听见震天的战鼓之声。

“孟获！拿命来！”孟获一抬头，只见关索和马岱挺着龙枪蛇矛，直

冲他扑来。

“不好！”孟获心知不妙，生怕大象行动迟缓，耽误他逃命，他连忙跳下象背，逃进一条林中小路。

孟获跑至半路，忽闻前方“叮当”一声金铃脆响，迎面出现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不是别人，正是蜀国丞相诸葛亮。

诸葛亮笑望孟获，高举羽扇轻喝一声：“孟获，你如今该醒悟了吧？”

孟获一见诸葛亮，大骇之下觉得一阵眩晕。他高举双拳对天怒吼一声，气血上头，当即昏倒在地。

马岱立刻上前，不费吹灰之力将孟获五花大绑，抬回蜀营。众人见到这个不可一世的蛮王被关进牢中，丑态百出，蜀军众将不禁纷纷嘲笑，乐得前仰后合。

第四十七章
王风万里

当天，诸葛亮召集众将，先叹道：“咱们此番将乌戈国的藤甲军全军歼灭，我心中有所不忍。虽然赵将军宽慰于我，但我相信，此战定然对我的阳寿有损。”

之后，诸葛亮才具体向众将解释此战的战略：“我之前吩咐魏延，一定要在半个月内连输十五阵。此计意在令敌人骄傲自满，因此才能引诱他们进入盘蛇谷，落入咱们的圈套。诱敌深入之后，我又利用早年间发明的地雷和战车，以火攻伴以火药，炸得敌人全军覆没。这种以火药为主的作战方式，与以往的兵士肉搏战的打法截然不同。但我认为，战争是由‘人’来打的，而非由‘兵器’来打的。因此，我们切不可因持有了先进的武器而骄傲，从而懈怠了军事操练。否则，从蜀国长远来看，是绝不可取的。”

诸葛亮又接着说：“不久前，我们第一次遭遇到蛮国的藤甲军时，确实感到棘手。敌人身着藤甲可以刀枪不入，似乎令我军陷入被动，难以取胜。但另一方面，藤甲的这个特点也正是其弱点所在，所谓‘利于水者必不利于火’。既然藤甲取自山木，且反复油浸，因此其防火性能极弱。只要遇到明火，藤甲必会立刻引燃，而身着藤甲的蛮兵便难以逃生。因此我才决定对症下药，利用火药车进行火攻。”

众将听罢，皆心服口服，称赞丞相果然神机妙算。

次日，诸葛亮命人将孟获、祝融夫人，以及孟优和其族人亲眷等带到帐中。诸葛亮面沉似水，一挥手道：“你们走吧！像你们这样不识天理人伦，不懂知恩图报的人，我再也不想见了。来人啊，给他们松绑，让他们走！”

之后，诸葛亮拂袖而去。

这时，忽闻一人大声哭喊：“丞相！我知道错了！”

说话之人正是孟获。他不顾身负绑绳，双膝点地，跪爬向前，叩拜在诸葛亮脚下，叼住他的衣角。

诸葛亮微微侧头，说道：“你还有什么话说？”

孟获不住叩首，额头顿地，磕得山响。他大声哭喊：“丞相！我错了！我知道错了！孟某虽是一介蛮人，但我也懂得羞耻之心。从古至今，有何人能七次被擒，又有何人能七次放生？丞相对我七擒七纵，我怎能不感激您的恩情？孟某这次真的知道错了！”

“是吗？你说的可是真心话？”

“字字不假！”

“太好了！我就等你这句话！”

诸葛亮这才面露笑容，转过身来亲手为孟获解开绑绳，同时也命人将祝融夫人和孟优等人松绑。

“我此番南行，为的是普及王风。如今大事已成，孔明再无遗憾！”

孟获及其亲眷皆跪地臣服，并发誓道：“我等感念丞相之恩，愿受王风普及。我等南人绝不再叛！”

之后，诸葛亮再次对孟获郑重地问道：“孟获，你是否真心服了？”

“我服了！真心服了！”

“既然如此，请你随我来。”

诸葛亮拉着孟获的手，请他入帐落座，并为祝融夫人等孟氏亲眷一并赐座。诸葛亮宣布摆酒设宴，款待孟获等人，并在席间举杯说道：“蜀军此番南行，一切罪责皆由我来承担，一切功劳皆让于你。这南蛮国王的位置，还是由你来坐。请你替我施行王化，爱护子民，你看如何？”

孟获闻言，又喜又羞，忍不住掩面而泣。他的族人喜出望外，也不住叩头谢恩。

远征万里，终可回朝。

蜀军一路南行，远征至南蛮腹地，其中的艰难险阻不一而足。众人皆感叹，此征为一大奇迹。

长史费祎在撤军之时，私下对诸葛亮问道："丞相，既然您亲率大军远征蛮土，如今终于收服了蛮王孟获，为何不留一名蜀官在此治理？您不担心咱们走后，蛮族的势力又会如春草再生，死灰复燃么？"

诸葛亮摇头道："非也！若依你所言，我们在此地留下蜀吏治理的话，貌似有利，其实却有三点不利：其一，小吏恐怕难以传播王化之德；其二，此地离王都甚远，吏治无从实施，更容易懈怠贪赃，助长私威。不仅如此，蛮人素爱争斗，倘若留下外人管制，恐怕他们更加难以信服，蛮土局势会更加动荡。因此，我认为与其留下蜀吏治理，倒不如继续维持原状，由蛮王治理蛮土。我们只要与其相安无事，蛮土岁岁进贡，成都便可以以逸待劳。从此以后，我朝不费一兵一卒，便可拥有巩固的边防以及丰富的物产。这样岂不是更好！"

众人听罢，皆叹服不已："丞相果然深谋远虑，我等实在佩服！"

蜀军即将班师回朝的消息传开，蛮民争相前来赠送金珠珍宝、丹漆兽皮、香料药材和耕牛战马等物，并发誓效忠："从今往后，我等必岁岁上贡，绝不再反叛。"

另外，不知从何时开始，蛮人都将诸葛亮尊称为"慈父"。他们在各地建造了生祠，四时供奉。

建兴三年（公元225年）秋九月，诸葛亮正式率军踏上归途。

行军队伍中，在诸葛亮所乘的四轮车周围，除了中军与左、右军队之外，还有高举着无数红旗银幡、浩浩荡荡的步兵与贡品车队、骑兵队、白象队一道返回成都，声势之浩大，竟比南下之时更为壮观。

南蛮王孟获更是一路送行。他率领族人亲眷，以及大小洞主、酋长，一路敲锣打鼓，将蜀军送至泸水之畔。

在蜀军与蛮军交战的过程中，除了在盘蛇谷烧死的三万藤甲军之外，双方在泸水一带也阵亡了众多将士。因此，在抵达泸水之时，诸葛亮亲撰祭文，于当晚乘舟设坛，对天祭奠，为亡灵超度祈福。他还命人将众多供物投入泸水，以慰烈士之灵。

由于泸水每年泛滥，因此当地有一个风俗，就是将活人投入江中，作为祭品，以平河神之怒。诸葛亮为了破除旧习，命人宰杀牲畜，将肉与面粉揉作人头模样，以代替活人献祭。

用肉和面混合所制的祭品称为“馒头”。相传自从诸葛亮南征以后，当地便一改以往活人献祭的旧习，改用“馒头”作为祭品，投入泸水。

由此可见，诸葛亮在整个南征过程中，不断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宗教礼仪。他对当地的改变并非纯粹以暴力征夷，而是通过破除旧习，制定新规来安抚地方。诸葛亮通过这样的方式，对当地百姓造福，深得民心。

在舟上祭祀之时，诸葛亮口诵祭文，三军肃穆，在场之人无不落泪。之后，泸水之上风平浪静，蜀国的将士得以顺利渡河，抵达对岸的永昌郡。诸葛亮命吕凯留在当地，与王伉共同防守附近四郡。他表示：“各位征南有功，我定会禀明皇上，论功行赏。”

之后，诸葛亮便与孟获告别，再三训诫：“我此去之后，望你励精图治，安抚百姓，治理好地方。请你一定要保持晚节为盼！”

孟获含泪点头，拜别而去。

诸葛亮对左右说道：“我相信，在孟获的有生之年，蛮土必保太平。”

入冬之时，蜀军终于回到成都，在寒风之中凯旋。

第四十八章
鹿与魏太子

诸葛丞相回来了！

成都内外的百姓听说丞相南征归来，纷纷奔走相告，赶来迎接。后主刘禅更是摆銮驾出郭三十里，亲自迎接诸葛亮还朝。

诸葛亮见到御驾亲临，连忙跳下四轮车，俯首而拜：“臣不才，此番征南，不能迅速平定，且折损了诸多将士，令皇上担忧，还请皇上治臣的罪。”

“丞相，何出此言！朕只求你能平安归来，实在是喜不自胜，你又何罪之有？快快请起！”

刘禅忙命人搀起诸葛亮，又亲手将他拉入銮车同坐。

诸葛亮与刘禅一道，携手同车进城，两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胜利的微笑。一进得华阳门，只见全城百姓沿街欢迎，兴高采烈，宫中鼓乐齐奏，好不热闹。

诸葛亮回到成都后，并不坐享自己的战功，而是立刻下令遍寻死伤战士的家属，并厚加抚恤。偶有空闲之际，诸葛亮更是亲赴农村巡视。他事必躬亲地到田间地头询问庄稼收成，拜访村中的耄耋笃农，褒奖孝行，惩治邪吏，调整赋税，在治国安邦理政上兢兢业业。在他的治理下，蜀国上下，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呈现出一派安居乐业的富足景象。蜀民无不称颂诸葛亮之德。

另外，同时期的魏国之中，举国上下的焦点都在魏帝曹丕的太子

——曹叡身上。

那一年，小太子曹叡不过十五岁年纪。其母甄氏，据说是一位倾国倾城的大美人，她原为袁绍次子袁熙之妻，后在冀州城兵败之时，被曹丕所得，后诞下太子曹叡。不过曹叡的经历也并非一帆风顺，因曹丕后来专宠郭贵妃，其生母甄氏逐渐失宠。

郭贵妃为广宗郭永之女，据说姿色亦为魏国之冠，被世人尊为“女中之王郭贵妃”。

但是，这位郭贵妃虽然美艳如花，但却心如蛇蝎。她为了除去甄皇后，与廷臣张韬合谋，用桐木刻制一个偶人，并刻上曹丕的生辰八字，还有诅咒之文。她将这个偶人放在甄皇后宫中，故意让曹丕发现。曹丕一见之下，误以为是甄氏所为，遂将甄皇后赐死。

之后，太子曹叡便交郭贵妃抚养长大。虽然年幼且饱尝人间疾苦，曹叡的性格却十分开朗，并不怨天尤人。不仅如此，他的骑射俱佳，天赋过人。

在曹叡十五岁那年的春天，曹丕带他及众臣外出狩猎。

忽见一只母鹿跑过，曹丕拉弓射箭，将母鹿射中。

母鹿被射死后，小鹿受惊，慌不择路躲到曹叡的坐骑之下。曹丕鼓励他道：“叡儿，小鹿就在你的马下，快杀了它！”

而曹叡却将弓一抛，哭泣道：“父皇，您已将它的母亲杀死，儿臣怎能再杀其子！”

“好孩子！你必将是一位仁德之君。”

曹丕听罢，点头赞赏，遂封他为平原王。

就在当年的夏五月，曹丕染上伤寒重症，不治而薨，年仅四十岁。

按照曹丕的遗诏，曹叡即位成了大魏皇帝。

曹丕病危，在嘉福殿将三位重臣召至枕旁，托付遗诏：“太子年幼，但聪明仁厚，朕欲让他继承大位。你们三人需尽心辅佐于他，不得

违背朕意。”

三位重臣立刻磕头宣誓：“臣等必当尽心尽力，辅佐幼主。”

这三位托孤重臣分别是：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抚军大将军司马懿。

曹丕驾崩后，这三位重臣便拥立曹叡为帝，谥其父曹丕为文皇帝，谥先母甄氏为文昭皇后。

不仅如此，宫中众臣的职位封号也随之变动。封钟繇为太傅，曹真为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另外，又封华歆为太尉，王朗为司徒，陈群为司空，其余文武百官也多获加官晋爵。之后曹叡发布诏令，大赦天下。

三位重臣之一的司马懿被封为骠骑大将军。这个封号算不上破格拔擢，因为众人皆认为他是实至名归。另外，司马懿得知当时雍凉二州无人把守，便上表道：“臣愿为陛下镇守西凉等处。”

凉州地处边疆，条件十分艰苦。之前的马腾、马超曾去镇守过西凉，未建功劳。因此司马懿自荐前往镇守西凉，曹叡便顺水推舟地准许了。司马懿一去，不仅曹叡高兴，就连朝中众臣皆松了一口气。

司马懿领了西凉等处兵马提督之职后，立刻领了印绶，奔赴当地上任。

司马懿是自先帝曹操起便已入朝为官，他忍辱负重，位卑言微，一直不受重用。如今被委以重职，宛如脱笼的小鸟，平步青云不说，更觉得身心舒畅。

早有蜀国密探得知此事，立刻报回成都。蜀国众臣闻讯，皆不以为然地应道：“看来司马懿是被发配到西凉去了。”

而唯有一人闻讯后十分错愕，此人便是诸葛亮。另外还有一人也同样震惊，他当天便匆匆赶到丞相府，向诸葛亮讨教此事。此人便是年轻的马谡。

“丞相，您可听说司马懿去西凉赴任之事？”

“昨天便听说了。”

“司马懿，字仲达，本是河南温县人氏。我以为此人远非池中之物，他可谓当代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我也这么看。那幼主曹叡倒无须多虑，这个司马仲达以后必为蜀国之祸。”

“没错！我认为咱们应该尽早除掉司马懿，他此番赴任西凉，绝不那么简单。”

“你说，我们是否现在便出兵征魏？”

“丞相，您刚刚远征南蛮而归，不宜立刻再率兵远征。臣有一计，让曹叡除掉司马懿。”

诸葛亮注视着马谡，鼓励他继续说下去。

第四十九章
出师表

马谡解释道："司马懿此人虽然胸怀大略，却一直未得重用。他自青年时代便已在曹操手下，却仅仅管理图书典籍，不受重视。自其弱冠之年至今，他身为曹操、曹丕、曹叡三朝勋臣，却一直地位卑下，怎能不倍感委屈？"

诸葛亮不发一言，用目光示意他继续发言。马谡向诸葛亮献计道："司马懿此番自请赴任西凉，显然是想离开魏都，而魏国群臣必定对他此举存有猜忌。我们只需散布流言，就说司马懿意图谋反即可。魏国朝廷定然不会对他坐视不管，即使不杀他，也会将其革职发配。我们一招借刀杀人便可除掉司马懿。"

马谡之计与诸葛亮不谋而合。于是诸葛亮便按照他的打算，暗中实施此计。

之后，蜀国四处散发谣言，通过商旅之口广发流言。不仅如此，蜀国还伪造了司马懿的檄文，分送各州。果不其然，各地开始纷纷议论司马懿要造反。邺城的门吏还将一份檄文转递到魏宫之中。

这篇檄文的言辞激烈，历数曹氏三代魏君之罪状，并号召天下人共同起义，推翻魏国朝廷。

"这篇檄文当真是司马懿所写？"

曹叡一见檄文，脸色大变。他一时不敢相信这封檄文是否属实，便召集一众朝臣前来密议。

太尉华歆拜伏在地，说：“陛下，此事不容小觑。臣以为，司马懿之前自请守备西凉之事，便有所图谋，他一定是别有用心。”

“可是，为何司马懿要谋反？朕与他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反了？”

“您有所不知，太祖皇帝早已识破他的野心。太宗曾说过，司马懿鹰视狼顾，不可付与兵权。因此一直让他担任文职，在书库负责整理文书典籍这类闲职，而不授予兵马，否则他极有可能意图不轨。”

王朗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正如华歆所言，司马懿自弱冠起便钻研韬略，深谙军机兵法。而且他富于心机，先帝在世时，他故意隐藏不露。他等到如今陛下即位，年纪尚幼之时才蓄谋造反，露出其豺狼野心。他此番领兵镇守西凉，恐怕蓄谋已久，还望陛下尽快加以征讨，否则会形成燎原之势，那时候就不好收拾了。”

魏帝曹叡毕竟年幼未经事，面对几位大臣左右夹攻的进谏后，一时拿不定主意。这时，曹真提出：“陛下，此事尚未证实，倘若咱们凭一袭谣言便发兵征讨的话，岂不是先乱了自家阵脚，导致君臣失和？”

此事一时未决，众臣便拟了一个主意，他们打算仿效汉高祖伪游云梦，抓捕韩信的做法，请魏帝亲赴安邑巡视。到时候司马懿必来迎驾，他若确有谋反之嫌，便当场将其擒获。

于是，魏帝御驾巡视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安邑。司马懿按礼数，带数万人马，赶赴安邑前去迎驾。这时，却有人高呼：“了不得啦！司马懿率领十万大军杀过来了！”

魏帝吓得大惊失色，群臣更是惶惶然，众人皆忙于自保，担心死在司马懿的铁蹄之下。

司马懿毫不知情，仍率兵继续赶往安邑城。没想到刚刚接近城下，就见有一支队伍挡在前面，不许他们通过。

“呔！你们要往哪里去？”曹休大喝一声，拦住去路，“好你个司马仲达！你竟然枉费先帝托孤之重任，不但不尽心辅佐幼帝，竟然起兵谋反，你好大的胆子！今日曹某在此，你若胆敢造次，仔细你的性命不保！”

司马懿不知所以，见对方横刀立马拦于马前，只得下马弃剑。他百般解释不通，于是将数万大军留在城外，愿只身面圣解释清楚：“我冤枉！请容我面见皇上，自证清白。”

司马懿来至魏帝御驾之前，拜伏在地大哭道：“请皇上明察，臣此前自请镇守西凉，绝非出于私心，而是由于此地至关重要，臣愿为陛下分忧，防备蜀国而为。敬请陛下假以时日，臣誓要灭蜀亡吴，以报三代君恩。”

魏帝曹叡见司马懿一番至真至诚的辩白，大为感动。但华歆、王朗则在一旁睨视，始终对他不认可，而一心以为此人就是一个野心家。

之后，司马懿退下，众臣又围在魏帝身边商讨对策。华歆和王朗的意见占了上风，最后群臣一边倒地反对司马懿。魏帝见状，便下旨道：“朕此前授予司马懿以兵权，令其镇守西凉之旨收回。如今世间对其百般臆测，对国家稳定不利。因此，朕打算效仿汉文帝处置周勃之例，革去司马懿之兵权，令其成为无爪之鹰，无法作乱。”

于是，司马懿当场便被革了官职，去了兵权，遣回故里。他此前所领的西凉兵马，改由曹真统领。

此事立刻便有密探飞报成都，诸葛亮闻讯后，也一改往日内敛的态度，喜不自禁地说道：“太好了！那司马懿镇守西凉一日，我便难以出兵攻魏。如今我国不必再有任何担忧了！”

接下来的几日，诸葛亮将自己锁在房中，闭门谢客。此前，魏国的五路大军进犯之时，诸葛亮也曾这样闭门不出，冥思对策。不过此番他未在池畔观鱼，而是独自在房中沉思。

经过数日的沉思，诸葛亮终于在一个晚上沐浴更衣，之后挥笔写就一封奏表，这就是被千古传颂的《前出师表》。

他此时已经下定决心，打算出兵北伐。因此，他的奏表可以体现他对蜀国的赤胆忠心，字字句句皆是其心底之言。《前出师表》的词句精美之下，更体现出诸葛亮对于治世理政的良苦用心。

文中他首先讲述后主之德，其后又分析了当今的天下大势与蜀国现状。他建议重用忠臣良将，为后主所用。在回忆起自己与先帝刘备的知

遇情谊时，诸葛亮在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蜀国的忠诚。

诸葛亮在《前出师表》的一开始便自剖心迹：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之后，诸葛亮又接着劝谏幼主道：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在举荐忠臣良将时，诸葛亮写道：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写到此处，诸葛亮的笔锋一转，开始追思自己与先帝刘备的相知相遇，字字泣血，表上更是点点泪痕，足见其用情至深：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诸葛亮以实现蜀国大业为己任，在此为蜀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指明了

道路，那就是一定要复兴汉室，还归旧都。之后，他又以慈父之心，表达了对后主的忠诚，以及为蜀国献身的决心：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笔者相信，当诸葛亮写完全篇《前出师表》，搁笔沉思时，定会忆起先帝遗嘱。他也定然会暗自发誓，尽心尽力，辅佐幼主。那年诸葛亮四十七岁，时为蜀国建兴五年（公元227年）。

之后，诸葛亮才打开数日不开的房门，出府直奔宫中而去。他进宫面圣后，便立刻拜倒，呈上出师表。

刘禅连忙接过奏表，阅读之后对诸葛亮说道："相父，您刚刚南征归来，才休息短短一年时间。如今您又要再度带兵征战，身体受得住吗？您已经年近五旬，还是要多多爱惜自己的身体才是啊！朕和国家都需要相父。"

诸葛亮被皇上的一番温言暖语所感，不禁泣道："陛下美意，臣不敢不从。但臣时刻不忘先帝遗诏，即使一时得闲，也断不敢忘却先帝之未竟大业。虽然臣已近五旬，但仍愿趁自己体健无病时为陛下尽忠。若臣年迈体弱之后，只怕空有心而力不足了。请陛下不必为臣的身体担忧，臣心里自然有数。"说罢，诸葛亮便径自退下。

随后，刘禅向满朝文武告知诸葛亮决心出师北伐，也引起朝臣的议论。

大家担忧的是，刘备建立蜀汉朝廷以来，为时尚短，且连年征战，其国力远不及魏吴之强大。

前年，当诸葛亮率兵远征南蛮之时，蜀国的国库被耗费了大半。掌管国库的财务官整日担忧："这国库马上就要入不敷出了！"

就在蜀国的财政即将被耗尽之前，诸葛亮远征大捷而归。他凯旋之时，从南蛮带回大批耕牛战马、金银犀角等物，将国库重新充实起来。

如今刚刚过了一年多时间，诸葛亮又再次提出率兵北伐，蜀国朝臣人人愁眉苦脸：“如今我国根基未稳，丞相又提出大举讨魏，可谓是无谋之举。”

虽然朝臣心中对诸葛亮这个决定有所非议，但由于大家清楚诸葛亮向来做事稳妥，而且决心已定，因此无人敢于当面反对。刘禅周围也有一些臣子暗中议论。

“丞相此番北伐的胜算恐怕不大啊！”

“如今我国若是遇到敌军来袭，应该还可以勉强抵挡。但如今曹丕初丧，曹叡继位。魏国不过是一个毛孩子当朝，并不会对我国挑起任何争端。此时出征，恐怕没有必要。”

不仅朝臣心存非议，就连刘禅心中也有这些担忧。对外征战最耗费人力和财力，而同魏吴相比，蜀国人口最少，仅为东吴的一半，或相当于魏国的三分之一。

不仅如此，虽然蜀国近来的经济和国防取得了一定进展，又拥有险峻的地势，足以应付敌军的进攻，但是论及财政和人力，都远不及魏吴。

更何况后主刘禅年纪尚轻，他刚刚继位四年时间，才二十一岁。在处理政事方面还毫无头绪，远不及其父刘备的水平，另外他也从未经历过大风大浪，尚缺治国理政的章法。

因此，在如此多的不利条件下，大家都对诸葛亮的决定产生怀疑：“为何丞相非要出兵北伐呢？”

某天晚上，太史谯周前来拜访诸葛亮。他名为拜访，实际则带来群臣的担忧。诸葛亮十分清楚对方的来意，于是恳切地解释道：“我此番决定北伐魏国，正是因为此时的时机最佳，一旦错过便再难寻良机。一来，魏国的土地肥沃、兵强马壮，自曹操掌权以来，已渐有大国之势。我国若不趁早讨伐，恐怕将来等魏国做大便再难取胜，蜀国也只能坐以待毙。”诸葛亮说明天时之优，又谈到军事之力：“相比之下，蜀国尚算弱国。如今这天下十三州中，仅有益州一地是由蜀国完全管理。若论国土面积，我们也难与魏国和东吴相比。不仅如此，我们的兵源不足，军需匮乏，这些我都心知肚明，但也请你放心，孔明绝不会轻易打一场毫

无胜算的仗。”

诸葛亮拿出一本簿子，向谯周披露了自己早已秘密训练好的一支预备兵团。这个兵团主要由南征中招募的蛮兵组成，如今正在当地秘密操练。这个兵团由赵云和马忠亲自督导，编为五个队伍，分别是连弩队、爆雷队、飞枪队、天马队和土工队。如今已经操练了整整一年时间，待这支撒手锏上阵后，定能出奇制胜。

另外，诸葛亮还介绍了他对财政等方面的准备，他说道：“我这次向陛下提议北伐，并非是突发之举，其实先帝在托孤之时便已有此吩咐。因此，我几年来一直在蜀国推行以农为本，还设置了大司农、督农等职位，目的就是要振兴农业。经过多年耕耘，虽然我国连年征战，但农业的收成一直有所充裕。不仅如此，国库除了农业收入以外，还有盐业和铁资源，都已收归国营。我们从盐铁资源收来的利益，以及田赋、户税收入，可以满足北伐的后备之需。”

诸葛亮一直关心蜀国的经济大业，在南征的同时不放松经济发展。蜀地名产之一的蜀锦是由当地妇女手织的高档布料，诸葛亮对此十分重视，他鼓励增产，将蜀锦远销各地，甚至到达南蛮与西凉胡夷之地。另外，即使是魏国和东吴这样的敌对方，在销售蜀锦时，诸葛亮也大行方便。所有销售蜀锦的收益也用于购买重要物资，源源不断地带回蜀国。这样一来，蜀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国力也得到了充实。

谯周此番登门，原本是劝说诸葛亮不要出兵的，但听完一席话后，谯周便二话不说，心悦诚服地告辞而去。他转告群臣后，众人也一改之前反对的态度，转而支持道：“既然丞相早有准备，此番北征，我国必胜！”

一时间，群臣十分乐观，甚至以为很快便可以还都中原，汉朝再次一统天下了。

在众人都以为胜券在握的同时，只有诸葛亮明白此中利害。诸葛亮在做好了以上所有财力、人力、物力准备的同时，十分清楚对手魏国的强大实力。他不敢打包票，在北伐魏国的战斗中，蜀国能否最终取胜。但是，他也深深懂得，倘若自己有朝一日离开人世，恐怕便难保蜀国周全。因此，他只得痛下决心，一定要完成先帝刘备的遗托。

其实诸葛亮心中还有一个秘密，一直不能对外人倾诉。他辅佐刘备

多年，如今眼见后主刘禅远不及其父，心中自然凄凉无比。

而反观魏国，自曹操以来，人才济济，贤者高士齐聚一堂，而对比之下，蜀国的大将关羽和张飞都已撒手人寰，如今后主年幼，而朝臣也多资质平平。每每想到此处，诸葛亮都不禁十分忧心。

因此，在诸葛亮明知蜀国现状的情况下，他仍写下《出师表》，一抒己见，只盼能不负刘备的遗诏，一展忠臣的胸怀。

很快，蜀国三军便集结完毕。

这一切北伐的准备工作，都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一时之间蜀宫内部马不停蹄地动手筹备，但却未走漏一点风声。

当年春三月丙寅日，诸葛亮终于宣布：“大军准备开拔！”

后主刘禅为诸葛亮践行时，不禁泪洒衣襟：“相父，此番远行，请您多加保重！”

诸葛亮仰望着刘禅，突然脑中闪过先帝刘备的身影，于是耐心劝慰道：“陛下，请放心。纵然我此番远征要耗上五年、十年，您的身边仍有众多忠臣良将辅佐。众臣的学识渊博，经验丰富，足以辅佐内政外交之事。”

诸葛亮此番北伐，一方面操心的是行军打仗的胜负，另一方面就是挂心国内的众臣能否辅佐刘禅治理内政。

因此，诸葛亮在临行前，对朝中人事做了大刀阔斧的调整。

他将郭攸之、董允和费祎三人任为侍中，总摄宫中之事；又命向宠担任近卫大将，总督御林军马。丞相府的事务则交给张裔掌管，任长史。另外命蒋琬为参军，杜琼为谏议大夫，杜微、杨洪为尚书，孟光、来敏为祭酒，尹默、李撰为博士，郤正、费诗为秘书，谯周为太史。经过一番任命，朝中足以信赖之人，皆被委以重任，朝廷各方面的人员配备完整。

诸葛亮环视着皇帝身旁的众臣，他眼眸中沉静的神情仿佛在说：“从今往后，朝中诸事就托付给你们了！”

此时无声胜有声，诸葛亮无言的嘱托更是代表一种信任。

徐徐的春风吹动旌旗，三军将士整齐有序，列队于丞相府门前。只见蜀军的铠甲映射着阳光，十分威风。各部队的编制是这样的：前督部镇北将军领丞相司马魏延、前军都督领扶风太守张翼、牙门将裨将军王平、后军领兵使安汉将军李恢、副将定远将军吕义、兼管运粮左军领兵使马岱、副将飞卫将军廖化、右军领兵使奋威将军马忠、抚戎将军关内侯张嶷、行中军师车骑大将军刘琰、中监军扬武将军邓芝、中参军安远将军马谡、前将军都亭侯袁綝、左将军高阳侯吴懿、右将军玄都侯高翔、后将军安乐侯吴班、领长史绥军将军杨仪、前将军征南将军刘巴、前护军偏将军许允、左护军笃信中郎将丁咸、右护军偏将军刘敏、后护军典军中郎将官雝、行参军昭武中郎将胡济、行参军谏议将军阎晏、行参军裨将军杜义、武略中郎将杜祺、绥戎都尉盛勃、从事武略中郎将樊岐、典军书记樊建、丞相令史董厥、帐前左护卫使龙骧将军关兴、右护卫使虎翼将军张苞。

而这众多将领之中，却少了一员蜀国大名鼎鼎的武将。此人就是自刘备时期便屡立战功的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

赵云的名字未被列入北伐军的点将名单之中，也是另有原因的。

想当初赵云在长坂坡一战之中立下赫赫战功，如今身经百战，也已经两鬓花白了。诸葛亮念在他年事已高，不忍让他再度出征，便特意将赵云留下，负责守卫成都。

但赵云一听说诸葛亮未将他列入出征的名单之中，立刻气哼哼地去找诸葛亮理论："丞相！为何赵某不能随军出征？"

不待诸葛亮开口，赵云又抢先说道："丞相！赵某追随先帝多年，哪一次不是奋勇争先？哪一场仗赵某不是身先士卒？哪一回我贪生怕死过？您是不是觉得赵某老了，不中用了，才不派我出征的？您可不要小瞧了我，若论行军打仗，赵某绝不会输给那些年轻后生！赵某戎马一生，只愿战死沙场，马革裹尸而还，方才是大丈夫！望丞相莫要将我视为一块朽木，请准我一同出征！"

诸葛亮见赵云的态度如此坚决，只得点头答应。他生怕要是不准赵云出征，这员老将便会当场自刎寻死。

“赵将军既然如此说，我便准你出征，不过，你必须带上一员我指定的副将同行。”

“可以！丞相要我带哪位副将？”

“中监军邓芝。”

赵云欣然接受。诸葛亮将部队的编制略做调整，拨于赵云与邓芝二人五千精兵，十员战将，命他们作为前阵先锋，立刻从成都启程。

这次北伐动用的人力之多，规模之大，是蜀国前所未有的。因此，当大军正式开拔之日，成都满城的老百姓都夹道欢送，后主刘禅也不仅送出城门，还率领百官一同将大军送出北门十里之外。

大军离开成都后，沿途各村的百姓更是捧着箪食壶浆前来劳军。

而当诸葛亮的四轮车经过时，村镇田边都有无数百姓遥遥跪拜。村妇老妪更是献上井水为将士解渴，献上面饼为将士充饥。

诸葛亮见状十分感慨，他一边回望，一边想道：“看来我已无后顾之忧了！”

另一厢，魏国得知诸葛亮亲自率领大军，倾巢而出，一时朝野动荡。魏国幼帝曹叡忙向群臣问计：“蜀国大军前来，有哪位可以前去阻挡？”

但是，满朝皆静默，众人面面相觑，不发一言。这时，有一人挺身而出：“启禀陛下，臣愿去迎敌！”

众人不禁回头望去，原来发言之人名叫夏侯楙，字子休，他是夏侯渊的儿子，任安西将军兼尚书、驸马都尉。

其父夏侯渊从武祖曹操起便是一代功臣，后来在汉中一役中牺牲。因此，当听闻蜀军来袭时，小将夏侯楙立刻自告奋勇，上要报国恩，下要替父报仇，以慰亡灵。

这个夏侯楙在父亲战死时尚年幼，他由伯父夏侯惇抚养长大。曹操十分可怜他的身世，便招他为驸马，将女儿清河公主下嫁与他。这位驸马爷虽然身份尊贵，但是为人却十分轻浮急躁，在魏军中的声名并不

好。

但是，如今夏侯楙的身份和地位都完全胜任大将军一职，因此众人不便反对。曹叡便立刻授予他关西二十万兵马，命他掌管印绶，一举击破诸葛亮所率的蜀国大军。

(1) 公元219年，译者注。
(2) 公元220年，译者注。

第十卷
五丈原之卷

第一章
挥师中原

蜀国大军一路开至沔阳（今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抵达后，便证实了先前得到的情报：“魏国将关西的精兵布阵于长安，并把大本营也设在长安。”

蜀军一路历尽艰辛，从天堑巴蜀栈道远征至此，已经兵疲马困，因此诸葛亮待大军抵达沔阳，便命军队休整。他还召来马岱说道：“马超之墓就在此处，我等应前去祭奠一番。他若在地下有知，看到我军能长征至此，定会怀念往日军中袍泽。你随我一道去吧。”

诸葛亮命马岱任祭官，到马超之墓前祭祀。

一日，魏延前来自告奋勇道：“丞相，请授予末将五千骑人马，我愿为您攻下长安城。”

“哦？你打算用什么计谋？”

“沔阳与长安之间距离并不远。从此处策马而去的话，十日便可抵达长安城。末将打算率领五千人马，翻过秦岭，渡过子午谷，打敌人一个出其不意。我只要将敌人的粮库烧毁，丞相便可自斜谷进攻，抵达咸阳。到时候，我们一鼓作气便可将魏国的夏侯楙一举打败！”

“不妥！”诸葛亮闻言摇了摇头。他又紧接着解释道，“你莫要小瞧了敌人，他们只需略通兵法，便一定会派兵截断山中要道。倘若你贸然前去，恐怕连同五千人马都会有去无回。”

“丞相，如若不然，咱们只能走大路的话，又如何重创魏军呢？”

诸葛亮点了点头。他虽然认为魏延的战术不错，但仍打算按自己预先的想法，沿大路进军，对敌人展开正面攻击。

诸葛亮的这种战术，恰恰在魏军的意料之外。魏军一直认为诸葛亮善于用计，肯定会采取出奇制胜的手段。因此，魏军提前将兵力分散，牢牢把守住山道谷地之中的各条小路。但殊不知，诸葛亮却率领大军，从大路长驱直入，让魏军始料未及。

“我们不如派羌兵先去抵挡一下。”

夏侯楙首先召来韩德。之前魏军刚刚抵达长安时，韩德便带来了八万西凉羌兵，打算在此建功立业。

“韩德，着你前往凤鸣山，阻挡蜀军的先锋部队。此战是魏蜀两国初次交手，会直接影响今后的士气，望你不负众望，建立大功一件！”

听了夏侯楙的一番战前动员，韩德十分振奋。他有四个儿子，名唤韩瑛、韩瑶、韩琼和韩琪，个个精通弓马，力大过人。

“凭着我的八万强兵，再加上四个虎儿，定让蜀军闻风丧胆！”

韩德充满自信，立刻率军赶赴前线。他却并不知道，夏侯楙之所以派他打首战，不过是想让他探一探蜀军前锋的虚实，先派羌兵上前替魏军拼命。

刚到凤鸣山下，韩德立刻遭遇蜀军先锋。但是没想到的是对方的前锋大将竟是赵云。只可惜这第一战，韩德便失去了四个儿子。

当时韩德一听说遇到蜀军，便不知死活地率领四个儿子上前，想要拿下赵云，建得头功。赵云见状，大喝一声：“你来得正好！”

韩德的长子韩瑛，第一个被赵云挑于马下。

“啊！兄长！老贼，还我哥哥命来！”

韩瑶、韩琼和韩琪一见兄长被杀，立刻三面包抄，想要拿下赵云。但赵云毫不费力便将韩琼和韩琪刺死，悠然回阵。

剩下的韩德四子韩瑶见三个哥哥都被赵云刺死，急红了眼睛，紧追不舍想要砍杀赵云。赵云侧身一闪，躲过刀锋，伸手将韩瑶抓了过来，扔在马鞍上：“好小子！赵某今日杀了三人，再懒得杀你！”

赵云将韩瑶生擒回营。韩德一战之中，痛失四个儿子，无奈之下只得逃回长安。

蜀军首战告捷，正在庆贺。邓芝也挑起拇指赞道：“赵将军果然威风不减当年！您虽已年逾七旬，但敌人三员小将都不是您的对手啊！一战之下，连杀三将，生擒一将，这等功绩我等年轻人都难以取得！邓某实在是心服口服。难怪您埋怨丞相将您留在成都，实在是枉费了这一身的好本领！”

赵云谦虚地笑道：“邓将军过奖了！赵某不过是要证明一下自己宝刀未老罢了。今日只不过杀了几员羌将，实在不值得夸口！”

邓芝立刻详细记录下当日战况，并将这个捷报派人送往大本营诸葛亮手中。

而另一厢，魏军首战失利，士气不振。夏侯楙更是大为恼怒：“这个韩德实在轻敌，因此才会一败涂地！我军若不能将蜀军前锋挫败的话，只怕敌人的士气会愈发高涨了！”

于是，夏侯楙亲率大军离开长安大本营，直奔凤鸣山进发。他身跨一匹高头白马，金盔金甲十分招摇。夏侯楙身为魏帝的妹婿，果然每日摆出一副贵胄气派。当他在营中眺望前线，见到蜀将赵云在阵前的飒爽英姿时，忍不住夸口道：“哼！他不过是个白发老儿，待我明日亲自出战，将他斩于马下！”

韩德则立刻接口道：“请大将军莫要轻敌，这个赵云一阵便杀了我四个儿子。常胜将军常山赵子龙可不那么好对付啊！”

“你身为父亲，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他一阵连杀你四个儿子？”

韩德闻言，十分羞愧："杀子之仇，韩某一定要报！"

第二天，韩德手持板斧上阵。他一见赵云，便立刻通报姓名，欲为四子报仇。可是他哪里是赵云的对手，不出十个回合，韩德便被赵云一枪刺死。

当日，副将邓芝也立下赫赫战功。两军对战仅仅四天，夏侯楙的队伍便已被打得溃不成军。为了挽回颓势，夏侯楙只得下令后退二十里。

"唉！这个赵云果然厉害！"在魏军的军事会议上，夏侯楙仿佛忘了自己是他的手下败将，连连称赞赵云的武勇。

这位皇亲国戚既然发话，众将也不好阻拦，只得应道："那个赵云想当年在长坂坡一战成名，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如今他已年逾七十，满头白发，看起来应该已年迈不支，没想到那韩德的板斧也占不了他丝毫便宜。此人果然十分了得，咱们欲破蜀军先锋，必须先用计除掉赵云。"

魏国诸将七嘴八舌地策划如何对付赵云。待计策拟定好后，魏军再度前进。赵云立刻出战，他暗下决心："此番我定要将那个乳臭未干的夏侯楙拿下！"

赵云正待出战，邓芝却规劝道："赵将军且慢出战，敌军昨日刚刚败走，如今又来挑衅，恐怕其中有诈。"

赵云一挥手，毫不理会。他一路向前猛冲，仿佛入了无人之境一般未曾遭遇抵抗，但待他回头再看时，却发现已被魏军封住了退路。原来魏军早已派出神武将军董禧、征西将军薛则，各率两万兵马，提前埋伏下来。

此时，赵云已与邓芝失散，身边只剩散落的几名部下。魏军在身后紧追不舍，箭矢不断，追得赵云走投无路，难以冲出包围圈。

原来，夏侯楙派一人站在高处，手举红旗。若赵云向西突，旗子便向西指，若他往南跑，旗子就向南方挥。如此一来，魏军牢牢掌握赵云的动向，一直到天黑赵云都不得脱身。

"难道赵某真的老了吗？苍天啊！这就是赵某的葬身之处吗？"

赵云在战场上狂奔了一整日，万分疲倦之下，只得下马靠在树底一块大石上休息。他眼望明月，不自觉地落下泪来。

突然之间，他发现头上有无数石块落下。不仅如此，山上的大岩石也轰隆隆地向下滚，仿佛山崩一般。

“怎么回事？敌人来了吗？”赵云来不及喘息，连忙上马，疲惫的战马驮着他继续奔逃。

忽然，他看到前方有一支队伍顶着月光奔袭而来，赵云见为首的大将依稀眼熟。那人身着白袍，披着银甲，赵云连忙挥手大叫：“喂！来人可是张苞张将军？”

“正是！赵老将军，我来迟啦！”

“你怎么会在这里？”

“赵老将军有所不知，末将是奉丞相之命前来的。前日，丞相收到邓芝送来的捷报，立刻判定此处情况危急，令我等火速赶来增援。”

“啊！丞相果然料事如神！咦？你手里提着何人首级？”

“我路上遇到魏军大将薛则，顺手就将他拿下了。”张苞正举着薛则的首级，笑嘻嘻地向赵云展示，这时从另外一个方向，又疾驰来一队人马。

“是不是魏军的追兵？”

“不用担心，来的应该是关兴。”

果然，关兴很快领着一队人马赶来。他手提父亲的青龙偃月刀，马鞍上也吊着一颗人头。

“赵老将军，末将赶来途中遇到挡路的魏兵，就将魏将董禧的人头割了下来。”

“不错！你也杀了一个魏将？”

“咱们俩一人宰了一个嘛！”

月光下，二人各自拎着斩获的首级，彼此相视，哈哈大笑起来。

老将赵云热泪盈眶，他勉励二人：“好孩子！你们来得正是时候！如今你们斩了魏军的董禧、薛则两员大将，消息传开，敌军必定立刻溃败。赵某无妨，你们不用担心，还是尽快追杀敌军，将魏军大将夏侯楙的首级一并摘下！”

“好嘞！”

“您等我们的好消息！”

两员小将一拱手，各自领兵又冲向敌军而去。

赵云目送他们二人离开，心中十分感叹：“果然是虎父无犬子啊！倘若关羽和张飞两位将军泉下有知，也定会为自己儿子的成绩感到欣喜的！张苞和关兴二人就相当于我的子侄，如今他们也已长大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了！看来时代变迁，我虽身为五虎上将、一代老臣，也赶不上年轻人了！看来老夫也要拼尽最后的力气，为蜀国报效终身！”

于是，赵云重新抖擞精神，扬鞭赶上队伍，不顾自己老迈年高，继续奋战杀敌。

副将邓芝也不知从何处赶了上来，他们收拾起零散的蜀兵，重新整理了队伍，与增援部队一起，扭转了战局。

此时，东方泛白，一夜过去了。而魏军却一直在败退。

夏侯楙再也无力抵挡。此人与其父夏侯渊大不相同，他自视为皇亲国戚，处处讲究排场，即使溃逃时都要百余骁将保护，显得自己十分从容。待他逃到南安城中，便再次重整人马，打算负隅顽抗。

不久后，赵云与关兴、邓芝、张苞等人陆续赶来，几路蜀军将南安四面围住。这南安城果然牢固，尽管蜀军不分昼夜地接连攻打了十几天，却一直无法突破。

这时，诸葛亮也抵达了南安。他所带的兵力只有直属的一支中军，其他兵力则分给沔阳、阳平与石城。

“幸得我及时赶到，否则你们一味攻打南安的话，魏军恐怕会分兵

而动。他们若分一路兵马直取汉中，另一路去攻打你们背后，就会阻断你我之间的联系。”

邓芝接着说道：“丞相，您分析得很对。夏侯楙是魏国的驸马，如果我们能将他生擒下来，远胜于活捉一二百名大将。不知丞相可有妙计？”

“不忙，大家今晚好生休息。待我明天观察完地形再说。”诸葛亮显得十分镇定。

南安城的地势非常险峻，西侧与天水郡相连，北侧则直连安定郡。

诸葛亮仔细勘察过南安城附近的地形后，便召来关兴和张苞，交代他们该如何行事。之后，诸葛亮又挑选了一位精明老练的手下，装作使者模样，还教给他一些说辞。这些都准备妥当后，蜀军便继续攻打南安城。一边攻城，一边命人在城下大声嚷道：“你们快把薪柴硝药堆好，火攻南安城！”

夏侯楙闻讯后，非但不惧怕，反而大声嘲笑道：“哼！那个诸葛亮看来也不过如此！”

此时，位于南安城以北的安定城之中，由崔谅担任太守。一日，城门外忽然来了一名使者，高声叫门：“我乃夏侯楙驸马的手下，名叫裴绪。我有十万火急的要事禀报，请速速通禀太守。”

崔谅不敢怠慢，马上召他进来：“你有何事相告？”

裴绪答道：“启禀太守，我是奉驸马爷的命令，前来搬救兵的。如今南安吃紧，驸马命天水、安定二郡增援。请您立刻举全郡之兵，从背后攻击诸葛亮的蜀军。到时候，我们会在城头举火为号，咱们里应外合，夹击蜀军，定能取胜。请您一定依令而行，不得有误。”

“好！驸马爷可有手书为证？”

“有的！”裴绪一边说，一边从衣襟中掏出书信。

他累得大汗淋漓，汗水也将书信打湿了。随后又说道：“我在此地不可久留，我还需赶到天水郡，请他们也派来援军。”

他婉拒了崔谅招待的酒食，随即上马离开。

崔谅不疑有假，他立刻召集全郡人马，准备赶赴南安增援。两天之后，他刚刚召集齐人马，城外又来了一名使者大声喊话：“崔太守，天水郡太守已经遵令立刻发兵，赶到蜀军背后了。为何你们安定城还按兵不动？夏侯驸马命我前来催问，您莫不是要抗令不成？”

夏侯驸马的身份尊贵，乃是皇亲国戚。崔谅哪里敢违抗他的命令，吓得连忙带兵出城。刚刚走了七十里路，在夜幕之下，只见前方一片火光。

“这是怎么回事？”

崔谅不知前方什么情况，连忙派出探子前去。哪知探子却一去不复返，反而见到蜀将关兴率领一军杀了过来。

“咦？敌人怎么来得这么快？”

崔谅大惊之下连忙后撤，背后却又有张苞的人马包抄过来，呐喊喧天。崔谅防备不及，被打得落花流水，只剩他和几名亲信从小路逃回安定城。

“什么！城头怎么换了旗帜？”

崔谅刚到城下，发现安定城上全部换了蜀军的旌旗。蜀国大将魏延更是站在城头，他一声令下，立刻乱箭齐放，射向崔谅等人。

“不好！”

崔谅这才明白，原来他中了敌人的圈套。无奈之下，他只得掉头逃向天水郡，哪知半路之上，又听见一阵锣响，一队人马拦住去路。一辆四轮车被推了出来，车上端坐一人，羽扇纶巾，正是蜀国丞相诸葛亮。

崔谅只觉得眼冒金星，不自觉地滚落马背，跪地求饶。诸葛亮欣然接受他的降服，将其带回营地。

几天后，诸葛亮请崔谅进帐，笑问道：“崔大人，如今夏侯楙在这南安城中，不知你与南安太守有没有交情？”

“有的有的！我们两郡相连，我与南安太守十分密切。”

“那就好，那个南安太守是谁？”

“南安太守名杨陵，是杨阜的族弟，与我亲如兄弟。”

“这么说他很信任你？”

“正是！”

“既然如此……”诸葛亮向他倾过身去，耳语一番，“能否请崔大人走一趟，向南安太守杨陵分析利害。倘若能将夏侯楙生擒下来，对你对他都有好处。”

崔谅低下头，面色凝重地沉思良久，这才痛下决心：“好！崔某愿往，定能完成丞相的任务。”

“这就好！虽然此事办起来很难，但到事成之后，于你于社稷都有益。”

“既然如此，还请丞相先解开南安城外的包围为好。”

“没问题！”诸葛亮当场下令，退兵二十里。

于是，崔谅秘密进城，暗会南安太守杨陵。他与杨陵交好甚久，但当崔谅将诸葛亮的命令和盘托出后，杨陵却不肯答应：“崔兄，你要我生擒夏侯驸马，这岂不是一派胡言！咱们怎能做出叛魏降蜀的事来？不过既然你此番带来了诸葛亮的密令，我们倒不如将计就计，再设下一个圈套，将诸葛亮拿下！”

而崔谅心中早有同样的打算，两人拿定主意后，便一同去向夏侯楙报告。

夏侯楙听罢两人的计谋，连呼有趣。他又追问该用什么计谋，才能反制住诸葛亮。杨陵答道：“这个容易，就请崔谅先回到蜀军阵中，就说他已将我说动，只是苦于南安城中缺少同谋，且夏侯驸马的保护严密，一时难以得手。”

“然后呢？”

“崔大人可以向诸葛亮建议，若要想一举成功，不如请诸葛亮亲自率兵进城。到时候我会打开城门，同时设法让城中骚乱。他们可以趁乱生擒驸马，便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但是，咱们只要能将诸葛亮引入城中，要杀要剐，便由驸马做主。”

“妙计！好一条妙计！”

之后，崔谅便按几人商量好的计策，再次出城回到诸葛亮阵中。他按计划引诱诸葛亮进城，只盼他能上当。而诸葛亮似乎对他深信不疑，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也好！你可以带走一百名安定降军，他们都是你的老部下，只要崔大人一声令下，他们定然按您的吩咐行事。”

“这样也好！丞相若能也率兵一同进城，咱们定能一举拿下夏侯楙！”

“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诸葛亮知道这个道理，也有胆量进城。不过，我打算先派关兴和张苞两员大将，混在你的手下，与你一同进城。之后，咱们举火为号，我自会随后入城。”

崔谅面露难色，他心知要带关兴和张苞一同入城，十分不便，但他不敢拒绝，生怕诸葛亮起疑。于是他暗下决心，一进城便先对关张二人痛下毒手，之后再假装举火为号，引诱诸葛亮入城。拿定主意后，崔谅点头答应道：“那我们就约好，只要我在城中举火为号，请丞相立刻冲入城中！”

当晚，崔谅便率领一百部下来到南安城下。杨陵依约，假意在城楼上喝问道：“来者何人？”

崔谅连忙高声应道：“我们是从安定城赶来的援兵，您可以参看檄文。”

崔谅令人将一封信捆在箭上，射入城中。

杨陵打开来信，只见上面写着：

诸葛亮非常谨慎，他已派关兴、张苞两人混在军中。我们只需在城中杀死二人即可。之后便可按原计划执行，请打开城门。

杨陵立刻将来信呈给夏侯楙，夏侯楙读罢，乐得一击掌说道：“哈

哈！看来诸葛亮已中了咱们的计了！立刻开门，杀死那两个人。”

之后，他们派出数百精兵，手持枪剑埋伏在幕后，静等崔谅等人进城。

“快快请进！”

杨陵在内城门内相迎，其后便是夏侯楙临时设的大本营。这一方广场之中，搭着许多帐篷。

“崔大人，劳驾借一步。”关兴一边说，一边走到崔谅之前。

崔谅立刻侧过身来，打算将身后的张苞也让到前面，哪知被张苞灵活地躲开了。“崔大人，您先请！”随后将崔谅猛向前一推，大喝一声，“崔大人！你还演什么！”说罢，张苞手起刀落，将崔谅砍死在地。

与此同时，关兴紧走两步，从背后一剑将杨陵刺死。之后，关兴大喊道：“我乃关羽之子关兴是也！我们已经拿下南安城了，你们赶快投降吧！”

而崔谅原本十分放心的百名旧部，实际上已在蜀营期间便被诸葛亮所感化。另外，诸葛亮在临行前还许以重赏，因此当关兴带头大喊时，他们百余人便按照事先的安排，分散奔向城中的四面八方，趁乱放火。

此时，城外等候的蜀军见城中火光四起，知道关兴、张苞二人已经得手。里面早有内应将城门大开，蜀军迅速入城，攻下南安城。

而夏侯楙见到城内魏军惨遭屠戮，也无力回天。他只得带着一队护卫，从南门逃出。

他原本以为只要逃出南门便可逃生，却殊不知落入了诸葛亮的圈套之中。他们刚刚出城，便遇到一路蜀军拦路。只听得蜀军的鼓声震天，为首一员大将高声喝道：“呔！夏侯楙休走！我乃诸葛亮麾下的牙门将军王平，在此恭候多时了！”

夏侯楙的这队护卫被王平的人马团团围住，属下尽被杀死，夏侯楙被俘，诸葛亮顺利地进入了南安城。

入城后，诸葛亮立刻遍贴告示，安抚百姓，并将夏侯楙关入囚车之

中。之后，诸葛亮将众位将官召集在一处，论功行赏。

诸葛亮摆下庆功宴，与众人举杯相祝。席间，邓芝问道：“丞相，您是如何看出崔谅使诈的？”

“我不过是将心比心罢了。崔谅降服时，我觉察到此人并非出于真心，于是略施小计，反其道而行之，正好将他试了出来。”

“其实当时我们也觉得崔谅的举止古怪。您在派他去南安城中劝降时，大家还担心会不会有问题。如今我们才明白，原来丞相早有妙计。”

“其实，敌人设计陷害我们之际，也正是我们将计就计之时。我既然看出来崔谅在说谎，才故意派他入城，他之后很快回来，也足见他已与城中同谋商量妥当。当我派关兴、张苞与他同去时，崔谅犹豫再三，足见其心怀不轨。我于是将计就计，让崔谅认为我已相信他的话，这样便巧取了南安城。”诸葛亮又接着说道，“可是，我们此番攻下南安城，却仍有些遗憾。当时我也派人假扮使者去天水城施计，可不知何故，天水太守马遵却迟迟不发兵。我们如今须得立刻攻下天水，否则这进攻三郡之战，便并未取得全胜。”

于是，诸葛亮便命吴懿留守南安城，派刘琰替代魏延防守安定城。他自己则重整军马，向天水郡进发。

第二章
美丈夫姜维

在此之前，天水郡太守马遵召集满城文武，商议是否增援南安之事。

主记梁虔建议：“我们当然要去增援！夏侯驸马乃是皇亲国戚，身份尊贵，他既然被困在南安城，我们倘若不去的话，以后定然会降罪下来。还请太守立刻整理人马，尽快出兵增援才是。”

正在这时，忽闻夏侯驸马的使者驾到。不用说，来的正是裴绪，他刚刚奉诸葛亮之命去诓骗了安定城太守崔谅，如今又假冒使者身份，来诓骗天水城。马遵哪里知道背后的情况，赶忙立刻请使者进城。

裴绪一见到马遵，便立刻呈上被汗水打湿的檄文，并催促道：“太守大人，请立刻出兵，绕到诸葛亮的部队背后发起攻击。”

裴绪交给马遵的檄文，与之前呈给崔谅的是完全一样的，他的说辞也完全一样。马遵展信一读，以为是夏侯楙亲笔手书的命令，不疑有假。他忙请使者休息，自己召集群臣商议。

第二天早晨，裴绪又到天水城府衙催促，他的口气毫不客气：“太守大人，如今情况危急，为何你不尽快发兵增援，还在这里不慌不忙地开会商议？看来我只有先行回去，将此情形如实禀报夏侯驸马。你是否发兵，自己看着办吧！告辞了！”

说罢，裴绪便作势离去。

马遵一见使者发怒，心中不免慌张，他手下群臣也不敢担责任，生

怕日后朝廷降罪时会连累自己。马遵于是立刻点头，许诺尽快发兵驰援，还当场写下了军令状，请裴绪转交：“有劳您回去在夏侯驸马面前美言几句！”

裴绪接过军令状，仍不客气地叮嘱一番：“也罢！我这就回去禀报驸马。安定郡的崔谅已经出兵，请天水郡太守莫要耽搁，尽快出动全军，一道攻击诸葛亮背后。”

裴绪离去后，马遵立刻下发出兵文告，将手下人马从天水郡各地召集而来。两天后，人员整备完毕，马遵也准备亲自领兵出征。

出兵当天一早，正当所有将领聚在城中武将阁待命之时，忽然跑来一名英俊的小将。他飞快地跑到马遵的马前，揪住缰绳，大声阻止道：“不要出城！不要出城！”

众人十分惊讶，纷纷议论：“怎么回事？姜维疯了不成？”

但这名小将丝毫不顾众人的骚动，反而更加高声规劝道：“太守大人，您今日万万不可出城！倘若这一去，恐怕就回不来了！您莫要中了诸葛亮之计啊！”

此人看起来尚不满二十岁，生得面红齿白，十分好看。马遵并不认得他，便问身旁这是何人。一位小将的同乡介绍道：“他叫姜维，字伯约，天水郡冀城人氏，是个有为青年。他的父亲名叫姜冏，在之前的讨羌之役中牺牲。父亲去世后，姜维独自奉养母亲，是有名的孝子。其母姜氏也很了不起，她晚上一边挑灯缝补衣物，一边督促姜维读书，还亲自教他古今之事。白天在劳作之余，更是敦促儿子勤习武艺。这个姜维也是一个天才，年方十五六岁便学有所成。乡里的学者、耆宿们都对他十分看好，赞他是冀城的麒麟儿。”

人们正在对姜维之举议论纷纷之时，天水郡太守马遵也打消了出兵的念头。他跳下马来，在众多将领和族人的簇拥下，带着姜维又回到阁中。

姜维之前并未见到裴绪，但他听说有一位夏侯驸马的使者来到天水城，要求派兵增援，便断定那个使者是假冒的。

“太守大人，我们只需纵观全局，了解对方主帅的特点，观察敌军

阵型的变化，便可以掌握对方要采取的战术。我认为，这个人是诸葛亮派来的假冒使者，他的目的就是引太守出城，然后在途中设伏，另外，他很可能趁城中空虚之时再派一支奇兵前来偷袭。到时候，他就可以里应外合将天水郡攻下。我已经看穿了他的这个计谋！”

姜维对马遵等众将耐心分析，指出蜀军的战术，马遵才恍然大悟：“好悬！倘若不是姜维相拦阻，恐怕我便被敌人所蒙蔽，落入他们的圈套之中了！”

马遵一边心有余悸，一边对姜维充满感激之情。从此之后，马遵对姜维十分倚重，虽然姜维的年龄尚轻，但马遵对其信赖有加，逢事必与他商量。他接着就下一步行动征求姜维的意见：“依你之见，我虽躲过了今日之难，又如何化解今后的困境呢？”

姜维一指城后，说道：“太守请看，城后门的那座山上虽一时看不到人影，但想必已埋伏下大批蜀军，他们只等太守一出城，便会前来攻城。”

“什么？蜀军的伏兵在此？”

“太守不用担心。我们只需以彼之计，还施彼身即可。请您佯作毫不知情的样子，领兵出城。只需走出城外五十里左右，便立刻返回。我会另带五千人马埋伏在险要之处，只要敌人设在后山的伏兵胆敢乘虚而入，前来攻城，咱们便可合力将其歼灭。倘若诸葛亮也在其中，那咱们正好将他一举拿下！”

姜维侃侃而谈，显得十分自信。但是，马遵的族人和手下仍有人心中存疑，他们虽然认为这员小将天赋异禀，又十分精通兵法，但就此便将一城一郡的存亡托付在一个年轻人的豪言壮志上，恐怕有所不妥。但是，马遵对姜维十分器重，他坚定地说道：“就依姜维之言行事，哪怕他的判断有误，我军也不会有任何损失。”

于是，马遵再次发出号令，当天午后便亲率兵马出城，佯称去南安增援，并一路出城三四十里。

另一厢，赵云率领五千人马，奉诸葛亮之命埋伏在天水城后山中。他等到马遵出城走远后，便立刻下令进攻：“天水郡的太守已经领大军出城了，如今这城里的兵力薄弱，如一座空城一般。咱们只要冲进城

去，便可将蜀国军旗插上城头！”

但是，当蜀军涌出埋伏，冲至城门附近，却听到城门内轰然传出一阵哄笑声。

“糟糕！这城中怎么尚有许多兵力？我们不可轻敌！”

赵云话音未落，忽听身后的山岩中传来阵阵喊杀之声，一回头，却见有无数沙土、石块和大树轰然砸下。

“身后有敌人！”

赵云正待指挥迎敌，却听到另一方向的山谷中，传来震天的战鼓之声，又一支敌军杀来，打了赵云一个措手不及。他慌张之下只得下令：“快！咱们去西边谷底躲一躲！”

情势可不容大军转向，天水城头万箭齐发，射得蜀军死伤连连。

“呔！白头蜀将休走！天水姜维在此！”

只见一员小将飞马而来，赵云勒马观瞧，发现对方竟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英俊少年。

“娃娃！你小小年纪便要挑战老夫，我本不杀你，但休怪老夫无情！”

赵云一抖枪，本以为能将对方立刻挑于马下，却不料这员小将的枪法十分厉害。两人两马错镫，打了四十余个回合，赵云便觉得力不从心，拨马而逃。

另一厢，天水郡太守马遵，率大军出城三十余里，见到后面狼烟四起，便立刻率军赶回。

赵云被姜维的计谋所害，全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正待逃走之际，却遇到折返而归的马遵。他腹背受敌，一败涂地。

所幸蜀军的机动部队高翔和张翼赶来相救，他们才好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赵云得以逃回蜀营。

“丞相！赵某今天一败涂地！不得不服啊！”赵云虽身为老将，却也毫不逞强，据实相告。

诸葛亮大惊，连忙问道：“敌人竟然能识破我的计谋？”

赵云告诉他，对方不过是一员小将，名叫姜维，诸葛亮更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哦？这姜维究竟是什么人？”

蜀军营中也有姜维的同乡，便立刻将他的身世对诸葛亮禀明：“姜维奉母至孝，智勇过人，平时更是精于学习，勤于练武。此人谦逊谨慎，尊老敬贤，在乡里颇受好评，是一个难得的好少年！”

“少年？这个姜维多大年纪？”

“他不过十几岁年纪，最多二十岁。”

赵云也在一旁补充：“我看他确实是个娃娃，年纪不到二十岁。他虽然身材不高，但面目英俊，而且枪法过人。赵某年过七十，还是头一次见到如此好的枪法！”

诸葛亮听罢，不禁咋舌道：“我原以为能够轻易拿下天水郡，没料到在这穷乡僻壤的乡村，竟也有这等英雄！”

于是，诸葛亮亲自重整军备，率兵来到天水城下督战。

“大凡攻城之战，以第一天最为重要。倘若头一两天不能攻下城池，则越拖士气越懈怠，反而会助长敌人的自信和士气。到时候兵马疲困，锐气尽失，便更不利于战局了。今日我们攻打天水这等小城，应当激励将士一鼓作气攻下才是。”

诸葛亮事先对各郡将士一番训诫，之后便下令攻城。

于是，蜀军将士扬起斗志，奋力攻城。他们渡过城壕，攀上城墙，猛力攻入城中。但不料城中一直悄然无声，也并无兵马抵抗。蜀军似乎毫不费事便占领了天水城墙上的一座堡垒。

但是，忽听一声炮响，从四方箭楼里射出无数箭矢，更有巨木大石轰然落下，砸向攀爬城墙的蜀军士兵。

如此一来，蜀军的伤亡惨重。天水城墙下、战壕中都被蜀军将士的尸体所填满。天黑之后，城外四周更是亮起火光，敌人的喊杀喧天，锣鼓齐鸣，俨然已将蜀军牢牢包围起来。

“如今敌人的士气正旺，我军已然疲惫，下令撤军，明日再战！”

诸葛亮下令撤退，自己也匆忙上了四轮车。

但此时撤退也为时已晚。只见敌军的伏兵四起，更有无数火蛇截断了蜀军的退路。诸葛亮这才清楚，原来敌人在城中并未留下多少人马，而大部队则设在城外。

在火势和伏兵的逼迫下，蜀军一时难以撤退，死伤众多，惨不忍睹。

而诸葛亮所乘的四轮车也险些在火焰浓烟中迷路，更险些被敌军所俘。所幸关兴、张苞拼命冲出一条血路，才将诸葛亮解救下来。

这时，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时分，诸葛亮忽见前方出现一条火蛇，挡住去路。

“你们快去看看，前面是何人的队伍？”

关兴奉诸葛亮之命前去查探，不多时，他便回来禀报：“前方是姜维的队伍。”

诸葛亮站在高处，遥望火光掩映下姜维的布阵，不禁十分感叹：“这个小将姜维的布阵果然厉害！他所用的人马虽然不多，但这阵布得精巧，有一股排山倒海之势！”

正在说话间，敌人的火把逐步逼近，也不断有箭矢向蜀军射来。

“快撤！如今我军的阵势已破，应当立刻撤退减少损失。”

诸葛亮一声令下，带领蜀军仓皇而逃，这才勉强摆脱了敌人的追兵。待撤到远处后，他们再聚集队伍，清点人数，发现蜀军的伤亡情况竟比预想的更为惨重。

诸葛亮素来所向披靡，而今初尝失败的滋味。但也正由于这次失利

的教训，让他更加抖擞斗志，不会因常胜而变得骄傲。诸葛亮一边自省，一边紧锁眉头，苦思对策："倘若我连这一个姜维都打不过，又如何打败魏国？"

经过一番沉思，诸葛亮召来当地百姓，问道："我听说姜维是个大孝子，你们可知道他的母亲如今身在何处？"

"姜母住在冀城。"

"你们天水郡的金银兵粮都储藏在哪里？"

"天水郡的财物都在上邽城（今甘肃省，天水）。"

诸葛亮若有所思地听罢，便派出魏延赶往冀城，又派赵云攻打上邽。

消息传到天水城内，姜维大惊之下，忙向马遵求道："太守大人，我的母亲如今身在冀城。倘若母亲不测，我便是大不孝！还请您授我三千兵马，准我去解冀城之危，救出母亲！"

说完，姜维连连叩头。

马遵立刻准了姜维的要求，授他三千人马，驰援冀城。途中，他遭遇魏延的部队，而魏延不仅未强攻，反而转身便逃。

姜维顺利地抵达冀城，将母亲周密地保护起来，在城中据守不出。

另一厢，赵云则率一路人马去攻打上邽城，途中遭遇马遵派来的援军。赵云也依计战败而退，任援军进入上邽城。不用说，魏延与赵云分别战败放敌人入城的做法，都是按照诸葛亮的计谋行事。

诸葛亮带两支援军分别进城后，便派人去南安将之前俘获的魏国驸马夏侯楙带来。诸葛亮问道："驸马爷，你还想活命吗？"

夏侯楙自幼长于宫中，从未吃过任何苦，因此他的性格与其父夏侯渊也截然不同。他见诸葛亮这么问，便痛哭流涕，乞求饶命："请您高抬贵手，放小人一命吧！我绝不会忘记您的大恩大德！"

诸葛亮接着说："如今防守冀城的守将名叫姜维，他命人捎来书

信，说只要我能饶过你的性命，他便愿投降。如果我现在放你走，你愿不愿意去冀城把姜维带来？”

“愿意！愿意！只要您肯放我一马，我做什么都愿意！”

于是，诸葛亮松开夏侯楙的绑绳，赐其衣食及马匹，放他离去。

夏侯楙一被放出蜀营，便如出笼小鸟一般直奔冀城而去。途中，他遇到大批百姓逃难，勒马问道：“你们是从哪里逃难的？”

“我们是从冀城来的。”

“冀城出了什么变故？你们为什么要逃难？”

“您有所不知，守城的姜维已经投降蜀国了。还有魏延的队伍四处烧杀抢掠，我们实在活不下去了，只好逃难出来。”

其实夏侯楙原本也不打算投降蜀国，他只不过虚应诸葛亮一番，想趁机逃命罢了。听到难民如此说法，他不禁暗想：“既然姜维已经投降蜀国，我再去冀城也没用了！”

于是，他立刻改道直奔天水而去。途中，他又遇到大批逃难的百姓，众人都异口同声地控诉姜维投降，还有蜀军的暴行。众人的说辞皆是一样的。夏侯楙因此断定：“看来那个姜维肯定是已经降了！”

夏侯楙见状，心里便有了打算，直奔天水而去。来到城下，他叩门高呼道：“我乃当朝驸马夏侯楙！赶快开门！”

天水太守马遵闻讯大惊。他连忙下令开门，将夏侯楙迎入，请教他是如何安然脱险的。夏侯楙便对他讲述了经过，还说到一路上遇到难民的见闻。他气得破口大骂：“哼！那个姜维实在可恶！他竟然投降了蜀国！”

梁绪听了夏侯楙的话，却不肯相信，断然反驳道：“姜维绝不可能投降，驸马爷想必是听错了！”

当晚，忽有蜀军大举攻来，将天水城牢牢围住。他们在城下堆积柴草，放起火来。只见来了一员小将，用嘶哑的声音对城中大叫：

“你们听好了！我姜维为了救夏侯驸马之命，已经投降蜀国。你们不要再抵抗了，随我一同投降吧！”

马遵和夏侯楙一同从城楼上向下瞭望，从来人的盔甲、坐骑还有年龄判断，断定此人定是姜维无疑。但此人所说的话却让他们听不明白，只听城下人叫骂道：“呔！在箭楼上探头探脑的可是夏侯驸马吗？不是你三番五次地送信于我，让我投降蜀国，好换回你的性命吗？为什么如今我姜维奉命降蜀了，你却独自躲进天水城？驸马爷，你既然如此不守信用，就休怪我的弓箭无情！”

城下人一边破口大骂，一边下令攻城。战事直到拂晓才结束，蜀军收兵而去。

当然，城下之人并非真正的姜维，而是诸葛亮特意挑选出的一个假冒者。假冒姜维之人也是二十岁年纪，与真姜维的体貌特征有几分相似。他们特意将假冒之人装作姜维模样，趁着夜色而来。假姜维隔着城壕之远，以嘶哑的声音高喊，令城上的马遵和夏侯楙难辨真伪。诸葛亮用此计令马遵和夏侯楙相信，姜维是真的投降蜀国了。

与此同时，真姜维正坚守冀城，诸葛亮指挥蜀军将城池团团围住。

姜维此时最烦心的是粮草问题。他带兵抵达冀州时，由于情况紧急，未来得及带来足够的军粮，如今城中的粮草只够维持不到十日之用。

而同时，他每天从城中向外瞭望，总能看到蜀军源源不断地运来大量粮草。运粮的车队由蜀军护送，每天从城北大路上经过。于是姜维暗下决心，去夺蜀军的粮草：“若要解除冀州的粮草之危，必须奇袭运粮队伍！”

但姜维的这个念头，恰巧落入了诸葛亮设下的圈套之中。

诸葛亮早已派出王平、魏延和张翼等人，将伏兵设在冀州城外。姜维刚刚出城，便伏兵四起，将他回城的退路拦住。他所带的魏军几乎全被蜀军赶尽杀绝，身边的数十骑亲信也在突围时被张苞剿灭。最后只剩下姜维单枪匹马，他无奈之下只得往天水城逃去。

“我是姜维！如今冀城已被蜀军所占，我逃到此处，请开门让我进

去吧！”

姜维刚在天水城下呼喊，却见马遵从箭楼中探出身来，破口大骂：“好你个姜维！你还有脸再来！跟在你身后的，不正是蜀军的队伍吗？我看你是想诈我打开城门，好率领蜀军入城吧？你个小叛徒！还不快滚！”

姜维闻言，百口莫辩。马遵非但不听他申辩，反而厉声对弓箭手下令：“哼！你昨夜刚来作乱，今日还打算诓骗于我吗？你好大的胆子！来人啊！乱箭将他射死！”

“太守大人，我姜维到底做错了什么？”

姜维见城头万箭齐发，不禁委屈得落下泪来。无奈之下，他只得躲避箭矢，拨马逃向长安。

如今的姜维，一无手下可驱驰，二无城池可投奔。他仿佛一只无家可归的小鸟一般，不知该去向何方。无奈之下，他只得策马向魏军大本营长安飞奔，刚跑了几十里路，前方便来了数千蜀军挡路，为首大将正是关兴。

“糟糕！敌人追上来了！”

姜维此时已经筋疲力尽。他自己单枪匹马，如何抵挡蜀国大军？他只得拨马而逃，刚刚来到一处林间，只见对面又杀出一队人马，将他包围。

“姜维！哪里走？”只见蜀军的旌旗一翻，推出一辆四轮车来。车上坐的不是别人，正是羽扇纶巾的诸葛亮。

诸葛亮高声呼唤：“姜维啊姜维！事到如今，你为何还不投降？所谓求死容易，求生难，如今你就算投降，也不至于辱没武门了。”

姜维一见诸葛亮出现，不免大吃一惊，但令他更为吃惊的是，自己的母亲竟坐在轿中，由众多蜀军大将所簇拥。

如今姜维被关兴的大军所包围，又有诸葛亮相逼，更有老母已落入敌人手中。姜维万般无奈，心灰意冷，只得顺应天意，下马受降。

诸葛亮立刻下车，亲自搀起姜维，并拉着他的手送至姜母面前。诸葛亮对姜氏母子诚挚地说道：“我自离开隆中茅庐以来，一心遍寻天下贤才之人，以便将平生所学传授后人。今日有幸，得遇姜维，我才发现终于找到可传衣钵的人才。只求你能留在孔明身边，对蜀国尽忠，我也一定会倾囊相授，以为回报。你们看，这样可好？”

姜氏母子听到诸葛亮如此真诚的邀约，不禁感动得涕泪横流。于是，姜维便师从诸葛亮，投降蜀国。

诸葛亮将姜维母子二人请入营中，之后请姜维到帐中叙话。诸葛亮恳切地征询姜维的意见：“你说说看，我该用什么方法取得天水、上邽二城？”

姜维一笑：“姜维只需一支箭就可以。”

诸葛亮立刻露出笑容，命人取来一支箭。姜维则要来纸笔，当场写了两封信。这两封信是分别写给天水城内的尹赏和梁绪两人的，他将书信绑在箭上，射入天水城中。

立刻有守兵拾到此箭，将两封信呈给马遵。马遵见信大惊，连忙去与夏侯楙商议：“夏侯驸马，看来尹赏和梁绪早与姜维勾结，我们该如何处置？”

“哦？看来天水城内也出了叛徒！幸好我们提前截下来信，未让他们得以串通。咱们需先将这两个叛徒除掉才是！”

于是，他们立刻派人去召尹赏，但有一个与尹赏素有交情的人，见情形不好事先去通风报信。尹赏闻讯大惊，连忙去找好友梁绪，规劝道：“梁兄，如今太守和驸马爷要杀我们，咱们与其枉死在他们手中，倒不如将城门打开，迎蜀军入城，投降了诸葛亮吧！”

这时，早有马遵派来的士兵将梁府牢牢围住。他们二人无奈，匆忙逃出后门，直奔城门而去。

两人一到城门内，便合力将城门打开，挥旗召蜀军入城。诸葛亮在城外早已设下精兵，只待城门一开，大军立刻涌入城中，将天水城占领。

夏侯楙和马遵见大势已去，只得弃城而逃。他们只带了百余骑人马，自北门逃出，逃往羌胡之地。

而上邽城的守将梁虔，正是梁绪之弟。他很快便被哥哥说服，也打开城门，投降了蜀军。

至此，蜀军已平定三郡。诸葛亮重新整顿军容，向长安进发。大军开拔前，诸葛亮封赏各位将领，并命魏国的降将梁绪为天水太守，尹赏为冀城令，梁虔为上邽令。

“丞相为何不追那个驸马夏侯楙？”

当众人向诸葛亮问询时，他答道：“放了夏侯楙不过放走一只飞鸟，而得到姜维，却相当于得到一只凤凰！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如今我已得姜维，哪还顾得上追一只飞鸟！”

第三章
祈山之野

蜀军在建兴五年冬[(1)]，已取得天水、南安、安定三郡，武威大振，所向披靡。大军出祁山，布阵于渭水之西。

此时相当于魏国的太和元年。在大雪纷飞之际，各处将此军情急报洛阳。魏帝曹叡命皇族曹真为大都督，但曹真极力推脱："臣不才，老迈年高，难以胜任此职。"

但魏帝却不肯答应："请你不要推脱了，你既是长辈，又是受先帝临终嘱托的重臣，更要为国家分忧。如今夏侯楙已战败，如此国难临头之际，不由您来出马担任大都督，恐怕再难有他人可以胜任了！"

王朗也在一旁劝道："将军乃社稷之重臣，如此国难之时，请您万不要推辞。倘若是将军带兵出征，我虽不才，也愿随军前往，为国家拼上这把老骨头。"

曹真被王朗的言语所动，这才下定决心，担任魏国大都督，任郭淮为副将。魏帝将大都督节钺赐予曹真，并封王朗为随军军师。老臣王朗自献帝时便入仕朝廷，如今已是七十六岁的高龄。

洛阳派出二十万大军赶赴长安。先锋宣武将军曹遵乃是曹真的族弟，副先锋为荡寇将军朱赞。

大军浩浩荡荡地抵达长安后，迅速布阵于渭水之西。

军师王朗对大都督曹真献计道："大都督，我之前已经想了一个计谋，可以退敌。请您明天一早，率领各路人马列下阵来。到时候您只需

稳坐高台，看我行事。”

“哦？你有何妙计？”

“我倒没有别的妙计，只打算用一席话说得诸葛亮良心发现，投降魏国。”

王朗年近八旬，说话时显得颇有自信。

第二天一早，魏蜀两军分列祁山之前。此时山中的春色尚浅，艳阳高照，晃得两军将士的铠甲熠熠生辉，颇为壮观。

突然间，传来三通鼓响。这便是交战之前，双方先进行协商的信号。

“看来这魏国主力军的阵势，果然十分雄壮！与先前夏侯楙摆下的布阵截然不同啊！”

诸葛亮坐在四轮车上，一边轻摇羽扇，一边向前眺望。听得鼓响后，他便命人打开阵门，由关兴和张苞分护左右，将四轮车推到自家阵外，到敌方阵前停住。

“蜀汉丞相诸葛亮应约到此，王朗，请出来吧！”他向对方喊话道。

只见魏国的军旗摇动，一位鬓髯雪白的老人徐徐策马而出。此人身着锦袖黑甲，正是七十六岁的魏军军师王朗。

“诸葛孔明，老夫有话要对你说！”

“你就是王朗王大人？如此耄耋之年尚存人世，实属难得。你有话便说吧！”

“想当初，那些襄阳名士只要提起诸葛孔明的名字，人人都夸你是一位明道理、知天命、识时务的人才。但如今，你这位当年隆中荷锄耕读的白面书生，竟然乘势而起，兴风作浪，究竟是何道理？”

“诸葛亮此番远征，奉了汉朝天子之命讨伐贼人，怎可谓师出无名？你身为汉朝大臣，又为何不顺天行道，反而要陷百姓于水火？”

“你竟然信口雌黄，实在可恶！诸葛亮，你且听了！你刚才一席话，分明是对着魏国皇帝指桑骂槐！你要知道，天数虽然会改变，但唯有德之人存之。自桓、灵两帝以来，天下纷争，群雄称霸，唯有太祖武皇帝能够一统天下，扫清六合，席卷八荒，终于建立魏国。如今，四方仰德，非以权势取之，实乃天命所归。而你的主人刘备，又是怎样的人？”

王朗以博学闻名于天下，世人认为他具有大儒之风。他不仅精通经世之略，更是魏国的栋梁之材。

因此，王朗打算在两军交战之前，以自己一番辩才驳倒诸葛亮，令其降服。

首先，王朗先以魏国作为天下正义的一方，之后又将建立魏国的太祖曹操与建立蜀国的刘备两相比较。他点破两者的顺逆关系，称曹操才是正统的万邦之王。他以尧舜禅让之事为例，说明曹操登基是顺天应人之举。他更强调，刘备毫无经世之德，只是自封为汉室末裔，依靠伪善诡计夺得巴蜀一隅。王朗说，如今蜀国取得的成就，令天下人为之不齿。

王朗的言辞凌厉，不仅将刘备痛贬一番，还剑指诸葛亮，对他抨击道：“诸葛亮，我看你也被刘备的伪善所迷惑，不仅承袭了刘备荒谬的霸道之处，还妄自夸耀自己的才能。你竟然敢自比古时的贤士管仲、乐毅，真是荒谬至极，如今徒然沦为世人的笑柄罢了。若是你当真打算遵循故主遗言，辅助蜀国那位幼主的话，你为何不学一学伊尹、周公那样恪守本分？你应该痛改前非，多积德治世才是。我看你能够尽心辅助幼主，忠节有加，倒有几分可取之处，但是你如今竟然公然发兵，侵略我国，可谓一个无可救药的乱臣贼子！你身为蜀相，不知道振兴蜀国，却将蜀国突然葬送，实在可惜。古人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如今，魏国百万雄师，千员良将而来，所到之处犹如泰山压卵。你们这等蜀国刁民，便宛如腐草之荧光，又如何与我大魏皎然明月相提并论？”

王朗一篇滔滔不绝的雄辩之后，又说道：“诸葛亮啊，如今你若想保自己封侯之位，保得蜀主安泰，就应该立刻丢盔弃甲，高举降旗。如此一来，方能避免魏蜀两国将士流血牺牲，能保两国民众安享太平。如若你执迷不悟，不肯投降，必遭天诛！不仅你带来的蜀国将士难以回归乡土，这一切的罪名也要由你承担!诸葛亮，你究竟要何去何从，可要想明白了！”

王朗果然是天下大儒，辩才更是名不虚传。他一番义正词严，将魏军说得师出有名。

魏蜀两军都静悄悄地洗耳恭听，听罢王朗的发言，甚至有些蜀军也觉得对方颇有道理，阵中发出阵阵嗟叹之声。

蜀军大将见状，觉得如此一来事态严重。倘若自家的将士在开战前便被对手所惑，动摇了军心便再难以取胜。

不知丞相会如何应对？

马谡站在诸葛亮身旁，不免十分担忧。

而诸葛亮始终稳若泰山，当王朗滔滔不绝地雄辩时，仍然面带微笑。

这时，马谡忽然想起了古时的辩才季布。季布是一位善辩之人，曾在阵前被汉高祖刘邦驳倒，继而被汉军所打败。王朗今日的一番雄辩，想来也是希望能在阵前羞臊诸葛亮，从而动摇军心，令蜀军不战自败。马谡思虑至此，心中十分焦急，只盼诸葛亮能一举将王朗驳倒。正在这时，诸葛亮徐徐开口说道：“王朗，你说得很好啊！看来你的辩才确实不错，只可惜你的论点却自相矛盾，不过是一番诡辩罢了。我今日就来点破你吧！”

随后接着说道：“我本以为你身为汉朝老臣，如今虽然寄食于魏，颐养天年，但总归还抱有一些汉臣的良心。因此，我刚才念在你的身份，多少还心存几分敬意。听了你刚才一番话，我才发现你竟然能够如此大言不惭，你的良心也早已腐烂，才能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来。可惜啊可惜！你壮年时期的英才，早已消耗殆尽。你不过被魏国豢养了几年，竟变成丧家野犬不成？我今日便要好好教一教你，也让两国将士仔细听了！”

诸葛亮的声音不卑不亢，条理十分清晰，更无任何情绪的波动。他接下来继续说道：“回顾桓帝、灵帝时代，朝廷孱弱而奸臣横行，各地的农业更是连年歉收，各州动荡，一片大乱。黄巾之后，董卓专权，独自为大，统领朝政，更以一己之私凌驾诸州之上。后来，四方盗寇作乱，汉帝流落民间，民不聊生，生灵涂炭。”说到此处，诸葛亮略做停顿。他似乎在努力按压自己胸中的愤慨之情，但表面仍然不动声色。之

后他一甩衣袖，重又操起羽扇。

“每每思及这些往事，都不禁令人落泪，不忍追忆。在那个时候，庙堂宛如虚设，朝廷沦为朽木。大殿之中徒有一帮豺狼虎豹之徒当政为官，他们只会信口雌黄，颠倒黑白。其他官员更是奴颜婢膝，只图一己之私利，不顾社稷之兴衰。普天上下，好一派苍生涂炭的悲凉景象。在那时，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难以为官，只得含恨退隐江湖。王朗！你且听仔细！”这时，诸葛亮忽然提高声调，清澈之音直灌所有人的耳膜，“王朗，正如你所言，孔明年轻时身处乱世，我怀着忧国忧民之心，隐于襄阳郊外，在乡间默默耕读，等候时机。当时之人，莫不暗自切齿扼腕，只恨朝廷堕落，官员腐败。王朗，我那时候便已知道你。贵府世代居于东海之滨，蒙受汉朝之恩。你初被举为孝廉，入仕朝廷，后得皇上恩典，得以于高位上有所作为。但是，当朝廷遇难、献帝流亡各地之际，你为何不匡君锄奸，维护朝廷？不仅如此，你甚至向权贵百般献媚，还写下荒唐之辞，为贼子所用！你真是太过无耻！如今，你白白活到了七十六岁，不过是靠着卖文求荣，换来的锦衣玉食罢了，你竟然还不知耻吗？孔明纵然不是蜀军总帅，哪怕只是平凡的世间草民，也恨你入骨，食你血肉尚嫌不足！所幸上天垂怜，汉室不当绝，因此才有孔明保得汉室江山。如今我领敕命而来，与蜀汉忠勇之士同到祁山之野，共誓生死。你还以为你仍能凭借颠倒黑白的妄言战胜我们吗？你错了！你不过是一介谄谀老臣，若只缩在家中恐怕尚能安享晚年，但如今你不知死活，披上不相称的盔甲，来到两军阵前丑态百出，简直妄为人伦！事到如今，若你自绝于阵前，尚无面目去见九泉之下的汉皇二十四帝！老贼！休得多言，给我退下！”

诸葛亮最后的一声凛然呵斥，宛如利剑一般，正中王朗的肺腑。

他们二人今日在阵前辩论的焦点，正是在汉朝之后建立的魏蜀两国，孰为正统的问题。谈到这个话题，恐怕魏国有魏国的说辞，蜀国也有蜀国的道理。纵然争辩个几天几夜，也难以得出一个结论。

鉴此，诸葛亮不以哪个为正统展开辩论，而改为以情动人。他的说法在两军将士心中都引起了共鸣，因此当他的话音刚落，蜀国的三军顿时欢声雷动，群情激昂。

而另一边魏军的阵中却陷入了一片死寂。军师王朗在听罢诸葛亮一番慷慨陈词后，竟然怒气攻心，气血上涌，羞怒交加。忽然，王朗发出一声呻吟，从马背上滚落下来，气绝而亡。

诸葛亮见王朗在阵前气绝而亡，便举起羽扇，对敌军都督曹真喊道：“曹真！你且先替王朗收尸去吧！我不会乘人之危，轻易取胜的。我劝你重新整顿军马，明日再来。孔明自会奉陪到底！”说罢，诸葛亮便命四轮车转向，回营而去。

曹真在两军开战前便痛失军师王朗，感到十分受挫。

副都督郭淮为了鼓励曹真，立刻为他献上了一个新战术，曹真听后觉得十分可行，便重新抖擞精神，开始部署。

而诸葛亮当天回营后，立刻召来赵云和魏延，命令道：“你们二人立刻准备，今晚夜袭魏营。”

魏延看着诸葛亮，显得有些犹豫：“丞相，咱们今晚搞夜袭的话，未必能奏效。想那魏国曹真也熟知兵法，如今军中居丧之时，他定然加强防备，防止我军劫营。”

诸葛亮点了点头，接着解释道：“我正希望曹真准备好我军去夜袭。如此一来，他定会在祁山背后设下埋伏，只等我军夜袭之时，他们反过来偷袭我们的中军。恐怕现在魏军正在盼着我们夜袭呢。正因如此，我才打算将计就计，派你们二人前去接应，到时候如有变化，只需如此这般……”

诸葛亮低声吩咐了赵云和魏延后，又派关兴和张苞各统一军，赶往祁山险阻之处。之后，诸葛亮又暗授马岱、王平和张嶷三将各一计，命他们埋伏在中军附近。

魏军对诸葛亮的计策毫不知情。大将曹遵和朱赞遵曹真之命，率领两万人马偷偷迂回到祁山之后，窥看蜀军的动静。

很快，他们得到探子来报：“蜀国的关兴和张苞各率两军已出蜀阵，朝我方袭来。”

曹遵闻讯，以为蜀军果然中了圈套，大喜过望之下立刻带兵出发，从祁山之后攻向蜀军中军。

他们原以为此时蜀营的防守空虚，可以一举踏平蜀军营地，却并不知道自己的行动早已被诸葛亮料到，反而被将计就计。

因此，当魏军急如潮水一般，闯入蜀营中军之时，他们未受到任何阻拦，更未见到一个蜀兵，只能看到蜀军大旗在阵门飘扬。正在这时，忽见火光突起，蜀营各处堆满薪柴，被瞬间点燃。蜀营内顿时浓烟密布，火光冲天。

朱赞和曹遵见势不妙，赶紧嘶哑着大声下令：“糟糕！咱们中计了！快撤！”

但魏军的将士非但不撤向阵外，反而不断向火焰处聚拢。

这也难怪，因为蜀兵从阵外的四面八方攻来，将魏军攻至火焰之中。魏兵前有烈火，后有敌兵，难以抵挡。

包围的蜀军除了马岱、王平和张嶷所率的队伍之外，原本出营夜袭的魏延也突然折返，加入了包围圈。魏军的退路全被截断，两万人马成了瓮中之鳖。

朱赞、曹遵无力抵挡，大批魏军不是被烈焰所烧死，就是互相踩踏而死。最后，只有两员大将带着几百残兵，勉强冲出包围，向魏营逃跑。

他们原本以为可以逃生，却不料在途中又被赵云拦住去路。这几百名魏军残兵被打得落花流水，几乎全军覆灭。最后只有朱赞和曹遵逃回魏营，但那里也早遭到关兴、张苞的奇袭，整座魏营全线崩溃。

魏军在与蜀军的首次交手中，全线溃败。大都督曹真只得收拾残兵，退阵避战，以待重整队伍。

第四章
西部第二战场

在当时，所谓的西羌就位于今天中国的青海地区。

西羌国其实早在曹操时代起，便与魏国建立了贸易。西羌国时常对魏国进贡，而魏国则以朝廷的名义，对西羌国王赐予官爵封号，令其十分感恩。

因此，当魏帝曹叡得知大都督曹真在祁山打了败仗后，判断只凭自家军队难以对付蜀军，更难以对付诸葛亮。他便立刻遣使远赴西羌国，请西羌国王彻里吉发兵增援：

望你可速发高原之雄兵，攻击诸葛亮背后，在西部地区设下第二战场，分散蜀军兵力。

与此同时，魏军大都督曹真也想得到羌兵的援助。他命人赶赴西羌国，奉上大批金银珠宝，献给西羌宰相雅丹与元帅越吉。

“我国自曹操时代以来，一直蒙受魏国恩德。如今魏国遭难，我们不得不救啊！”

在宰相雅丹与元帅越吉的建议下，西羌国王彻里吉立即同意发兵。于是，他们立刻召集了二十五万羌兵，从高原而下，一路向东，赶去增援。

黄河、长江源自高原，流经众多的高山和峡谷，河水蜿蜒而出。当抵达中原地区时，无论是黄河还是长江，水质都掺满了泥沙，变得混浊不堪。但是，在黄河和长江的上游，溪流的水质十分清澈。

羌兵久居高原，并未听过诸葛亮的名号，也对他的本领毫不知情。他们自恃武器先进，再加上身处和平已久，正打算一展身手。因此，此番羌兵出征的气势十分强盛，颇有席卷川蜀之势。

西羌国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与西方接近，更与欧洲各国，以及土耳其和埃及等国交流频繁。西羌国深受西方的文化影响，当时，他们已经拥有铁皮战车和火炮，马匹也是阿拉伯血统的高头大马。因此，羌兵的武器设备要更为先进。

西羌国中的运输，主要靠骆驼驮送，同时他们还将骆驼训练得可以参加战斗，驮着荷枪实弹的羌兵进行攻击。这些骆驼的颈下和鞍座上皆挂有铜铃，行走之时铜铃大作，铁皮战车轰鸣，显得威力十足，更令这些高原羌兵十分得意。当这支大军逼近蜀境的西平关时，立刻有快马奔回祁山与渭水之间，将此消息禀报诸葛亮："报！羌兵自西面而来，不可小觑，请速派援军！"

诸葛亮闻讯，脸色大变。他垂头苦思良久，才喃喃自问道："羌兵来了，该派何人去迎战为好？"

关兴和张苞早就等不及，纷纷自告奋勇道："丞相！请派我们前去对付羌兵！"

孔明清楚，此事的情况紧急，且此处距离西部路途遥远，需要尽快赶去。另外，倘若不能速战速决解决掉西羌兵的威胁，恐怕会直接影响到整个战局。

由此可见，派关兴和张苞去迎战十分妥当，但他们二人虽然年轻勇武，却并不了解西部的地理情况。于是，诸葛亮命西凉出身的马岱同往，拨给他们五万人马，即刻出发。

这五万人马向西平关疾驰而去，很快便抵达，与羌军形成对峙。

"羌军的装备看起来十分了得，我们该如何将其击败？"关兴在观阵时，见到羌军阵中的铁皮战车和火炮，不禁大惊。他一边摇头，一边对马岱和张苞叹道，"他们的铁皮战车看起来十分坚固，这些车连绵成阵，咱们如何对付？另外所有铁皮车外都裹着尖利的铁网，将敌人保护得十分周全，我们该如何下手呢？看来羌兵不好对付啊！"

“关兴，你还未交战就怕了不成？”马岱一见关兴退缩，立刻嗤之以鼻，继而安抚道，“咱们还没与敌人交手呢，怎能先被他们的气势压倒？待我们明天与羌兵先打上一阵，探探对方的虚实后再做打算。”

未料，蜀兵在第二天的对战之中十分吃亏，被羌兵打得难以招架。

初次交手，羌军的铁皮车发挥了极大的优势。无论蜀军将士多么英勇，人的血肉也难以与铁皮的战车相抗衡。

蜀军虽然在骑兵战、步兵战上占据绝对优势，但羌军一旦发现自家步兵势弱，便立刻派铁皮战车出击。这些铁皮战车身缠铁网，蜀兵一旦碰到，便会被挂住碾压而死。另外，战车之中还能射击连弩，杀伤力极强。蜀军的骑兵和步兵都难以招架，只得任凭对方在战场上肆虐。

这时，羌军元帅越吉亲自现身于阵前。他手提铁锤，腰挂宝雕弓，胯下一匹高头大马，指挥着羌军进行射击。一时之间，羌军的黑雕箭铺天盖地，令天色也为之黯淡。

蜀军在羌军如此强大的攻势下，再也难以支撑。全线溃退之际，又惨遭羌军的追杀。大将关兴尤其受到敌人的注意，他在撤退途中险象环生，好几次险些被越吉元帅的铁锤砸中。

当晚，马岱和张苞撤回阵中，却许久也未等到关兴归来。天色入夜之后，他们不禁感到绝望：“关兴他莫非已经战死沙场？”

直到第二天凌晨，关兴才满身血污，衣衫褴褛地归来。提起昨日战场上羌军的攻势，他仍心有余悸：“关某从未见识过如此惨烈的战事！”

原来关兴在撤退途中，一直被敌人围追堵截，逼到一条山涧旁边。羌军元帅越吉亲自督战，差点就将关兴杀害。就在关兴陷入绝望之时，忽然看到亡父关羽的身影浮现在半空，他觉得是父亲显灵助自己脱身，于是重新抖擞精神，仿佛获得百人助力一般，这才杀开一条血路，冲出重围。此时关兴心中自知被羌军打败了，不免垂头丧气，毫无往日的精神。

马岱一直为他宽心：“关兴，你不用自责。胜败乃兵家常事，咱们这一阵输了不怕，之后再扭转败局就是了。”

而张苞也显得毫无头绪，只顾着在一旁频频落泪。马岱见状，提议道："如今咱们既然想不出对付羌兵的办法，也不需要逞强恃勇去和他们硬拼。我打算集结残兵，据守一处险要隘口，抵挡敌军一阵。你们二人不如立刻赶回祁山，求丞相亲自出马拒敌。你们放心，我在此守上一两个月时间没有问题。你们快去吧！"

关兴和张苞表示也只得如此，于是他们立刻动身，日夜兼程赶回祁山。

不久前，蜀军在祁山与魏军的初战中取得大捷，士气正旺。没想到分派到西部对抗羌兵的人马竟然打了败仗。诸葛亮得知这个消息后，忍不住紧锁双眉，流露出一丝不安。

在两军阵前，统帅的每一个决定，都会事关全局。因此诸葛亮苦思了一整夜后，终于下定决心，他向众人宣布道："如今，曹真在祁山战线处于守势，因此我军占有战场的主动权。我认为，即使我此时离开此地，曹真也断不敢轻举妄动。你等只许坚守阵地，不可主动出击，要避免刺激魏军。"

之后，诸葛亮宣布自己将亲赴西平关督战，他当即召集三万人马，带上姜维、张翼二将，与关兴、张苞一道赶往西平关。

诸葛亮一行抵达西平关后，马岱立刻出营迎接，并亲自带众人登上一处高地，眺望羌军连绵的铁皮战车队。诸葛亮在见识到大名鼎鼎的羌军铁皮车队后，竟然哈哈大笑。他对身旁的姜维问道："我看这羌兵的铁皮战车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是一些徒有力量的机器罢了。咱们若连这些机器都打不过，又如何征战天下？姜维，你说咱们怎么办？"

姜维答道："依我看，这些羌军有勇无谋。他们虽有铁皮战车之强，却并无什么老到的战术。只要丞相指挥有方，咱们定能将其摧毁。铁皮战车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诸葛亮对姜维之言颇为认同，于是便下山回到营地，召集众将说道："你们看，这田野上升起彤云，朔风大作，很快便会天降大雪，到时候正好用计对付羌军。姜维，你可率一支队伍逼近敌阵，若见到我摇动红旗便立即撤回。其他部将自有安排。"

于是，姜维带兵逼近羌军阵地，打算诱敌深入。越吉元帅的中军一

见蜀军逼来，立刻出动铁皮战车，疯狂追击，打算一举歼灭姜维的队伍。

姜维一见敌人上钩了，立刻且战且退。他率兵一边撤退，一边时不时地返回来逗引羌军继续追击。

而羌军由于刚刚打了一场大胜仗，正不可一世地以为自家的铁皮战车所向披靡。他们紧紧咬住姜维不放，甚至径直冲到诸葛亮的主阵之前。

正在两军交战之时，天上忽然飘起了鹅毛大雪。凛冽的北风裹挟着雪花，吹得人睁不开眼睛。这是当地冬季特有的一种暴风雪，风势和雪势都极大。见此情形，姜维的队伍便顾不得再抵挡羌军，反而如同雪花纷飞一样，争先恐后地拥进阵门之中。

羌军的铁皮战车宛如一头头金属蛮牛一般紧随其后，将蜀营的阵门挤破，攻入营中。这些战车鱼贯而入，十辆、二十辆、三十辆都闯入蜀营。另外，羌军还派出两千骑兵和三四千步兵也紧随其后，喊杀喧天地闯入蜀军营中。

但当羌军冲入蜀营后，却根本没看到蜀兵的身影。他们极目所望，只能看见无数被冻硬的旌旗，还有被暴风雪吹起的雪堆。另外，他们除了能听到暴风雪的呼啸之声外，还隐约听到一种曼妙的乐音，不知从何处传来。

“咦？有些古怪！大家都停下！”越吉元帅立刻下令，制止羌兵继续追击。他侧耳倾听了半晌，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怎么回事？是哪里来的琴声？”

越吉早已听说诸葛亮从祁山赶来增援，同时还带来了蜀军的精锐部队。他听说诸葛亮擅长用计，生怕自己落入敌人的圈套，于是立刻下令全军加强警戒，不得擅动。

羌兵得令，原地待命。而越吉元帅则继续侧耳倾听，被这琴声扰得不安。一时之间，羌兵停在当地，不进不退，任凭身旁的风雪呼啸。

这时，雅丹宰相从后阵赶来，他也听到了琴声，却对越吉元帅的判断不以为然：“那个诸葛亮擅长计谋，我看你们是被他耍的小把戏给骗

住了。这琴声有什么可怕的？害得咱们将士停在雪地里受冻。如今这暴风雪已经积了十尺之厚，咱们再退回去反而困难。因此，我们要以铁皮车队开路，继续深入蜀军阵地，并将蜀营整个占领。只有这样，我军才能借蜀军的营地避雪。我们一旦遭遇到诸葛亮，一定不得放他逃脱！”

越吉元帅听罢备受鼓励，于是他下令铁皮车队在前开路，另外，他还命士兵分头把守蜀营的阵门处，以便歼灭蜀军的残兵。

这时，羌兵忽然发现在蜀营阵的最深处有一片树林，一辆四轮车正慌慌张张地离开林后的营舍，逃往南门。这辆四轮车周围还有五六名将士和一百多士兵紧紧保护。羌兵一见之下，断定那就是诸葛亮，便欲赶去抓捕。

“诸葛亮在那里！快去追啊！”

“且慢！此事有蹊跷！”越吉元帅心中起疑，大声阻止羌兵追击。

雅丹宰相见状，不禁面露讥笑：“元帅，咱们有什么可怕的？那个诸葛亮就算想耍什么奸计，他们就靠这些兵力如何取胜？咱们只要追上去，定能将他们拿下！”

说罢，雅丹宰相亲自上前，大声下令全力进攻：“兄弟们！敌军总帅就在眼前，咱们可绝不能让他轻易逃脱了！给我立刻进攻，一举将诸葛亮拿下！”

说话间，那辆四轮车已经逃出了阵地南门，逃进后面的一片树林中去了。

“别让诸葛亮跑了！”羌军将士立刻向前追击。骑兵和步兵都奋勇向前，铁皮战车更是发动得扬起漫天雪尘，生怕落于人后。

羌军刚追出南门，忽见一支队伍拦在前面，似乎想拦住羌军追击诸葛亮的队伍。这支队伍正是由姜维所率领的。

“哼！我们先干掉你再追诸葛亮！”羌军哇哇大叫，扑向姜维。姜维虽然奋力抵抗，但毕竟寡不敌众，败下阵来。他们只得掉头就逃。

数万羌军紧追其后，沿着林中一条小路拼命追赶。

“别逃啊！诸葛亮肯定就在前面！”

羌兵穿过树林，追到一片开阔的原野处。此时原野已经被白雪覆盖，显得分外空旷。

在羌兵所处的山间树林到田野之间，有一片狭长的水泽洼地。骑兵队与部分步兵毫不犹豫地冲下山去，越过洼地。铁皮战车稍嫌笨重，行动迟缓，便列队依次越过洼地。正当这一列铁皮车队开到洼地正中时，忽然雪花四溅，一声巨响，所有铁皮战车竟消失了踪影。

“什么？战车怎么陷进去了？”

“不好！敌人设了陷阱！”

跟在铁皮战车后的羌兵立刻发出尖叫，他们大声叫喊，想阻止车辆向前。但是，下山的坡路在积雪之下显得格外湿滑，铁皮战车非但刹不住车，反而更加快速地滑向洼地。

在羌兵绝望的尖叫声中，铁皮战车一辆接着一辆滑落山坡，堆在一处，随即消失在雪原之中。单是一条路上就至少陷下几十辆战车，而在其他道路上追击的铁皮战车，也同样难逃厄运。

如果仔细观察，就能发现这片山坡连同下面的狭长洼地，其实是古时大地震后断层的裂缝。诸葛亮便是利用这个独特的地形，施展巧计。他命蜀军先在连绵数里的断裂层上铺上木板和泥土，又在其上以柴草遮蔽。在大雪的覆盖下，根本看不出这表面平常的地面，地下竟是万丈深沟。之前，羌军的骑兵队和步兵队跑步经过时，也并未出现异样，但是由于铁皮战车十分沉重，数十辆车经过陷阱时，便会深陷其中，难以脱身。作为羌军主力的铁皮战车队，一时之间已经损失大半，丧失了原有的战斗力。

蜀军发现敌人中计后，立刻从埋伏地一拥而上。无数蜀军将士呐喊喧天，从田野里、树林后、营寨旁冲了出来，将手足无措的羌兵牢牢围住。

马岱之军一马当先，首先拿下雅丹宰相。关兴也紧随其后，一刀砍死元帅越吉，以解心头之恨。至于姜维、张翼和张苞等人，也各自奋战，砍杀无数羌兵羌将。

羌军原本凭着铁皮战车和先进的武器，拥有强大的战斗能力，也极其自负，但今日却中了诸葛亮的圈套，不仅损失了大量战车不说，更是难以招架蜀军的进攻。最后，羌军伤亡惨重，侥幸未死的士兵也全部投降蜀军。

战后，诸葛亮亲自为雅丹宰相松开绑绳，并恳切地对他讲明了顺逆之道：“雅丹宰相，你需得清楚蜀国皇帝才是大汉之正统。我等此番奉敕命征讨魏国，并未对西羌国存有任何野心。请你此番回去之后，能转告羌王，莫要再受魏国之骗。”

之后，诸葛亮又下令释放全部羌军俘虏，放他们随雅丹宰相一同返回西羌国。

这边处理完羌军的威胁，诸葛亮便立刻率军返回祁山战场。他在回程途中写好奏表，命使者送回成都，向后主送捷报。

与此同时，曹真对蜀国大军的动向并不了解，他缺乏决断之力，错失了进攻的最佳时机。当他反应过来，得知诸葛亮已经离开祁山之后，才准备大举进攻，但为时已晚。诸葛亮迅速解决了西部战线的危机，已经在返回祁山的途中。

另外，蜀军留守在祁山的部队，严格按照诸葛亮的防守策略行事。曹真几次进攻非但没有讨到便宜，反而连打了几次败仗。而且没多久后，蜀军大批精锐从西线归来，左右包抄之下，曹真的魏军备受重创。无奈之下，曹真只得下令全军从渭水撤兵。

曹真在当初被授命大都督之时便缺乏自信。如今屡战屡败，他难免心中闷闷不乐，又无任何战斗计划。他只得不停派出快马，赶往洛阳，希望朝廷能提供援助，或者指点策略。

第五章
司马懿复出

一连几日，洛阳接到渭水前方派回的快马报信，都是战败的消息。

魏帝曹叡大惊失色，急忙召集群臣问计，不知此时还有何人能解此危机。

华歆奏道：“陛下，我认为现在必须由您亲自御驾出征，抵达渭水督战，如此鼓舞三军士气。倘若临阵换将，恐怕事与愿违，反而不利于战局。”

太傅钟繇则极力反对道：“古人云：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曹真原本就不是诸葛亮的对手，因此皇上即便御驾亲征，也难以改变现在的战局。更何况，万一曹真再次战败，便会危及国运。臣以为，在此非常之际，不如请一位世外高人出山，赐其印绶，由他对付诸葛亮。除此之外，咱们便没有其他办法了。”

钟繇本为魏国元老，因此魏帝曹叡一听他要举荐高士，立刻十分关心。他请钟繇马上说出是哪位高士，不必有任何顾忌。

“陛下，臣所说的高士不是别人，正是司马懿。您是否还记得，不久前他曾遭敌人的谣言所陷害，令举国上下都误以为他要造反，因此被革去兵权，放逐在外。臣一直为他感到十分可惜啊！据臣听说，如今司马懿正闲居在故乡宛城，在此国家危急存亡之际，正应该将其召来，让他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国家效劳才是。”

钟繇的一番话提醒了魏帝，曹叡不禁心中懊悔，自己当初可能错怪了司马懿。如今既然钟繇出言点醒自己，不禁面色凝重地说道：“朕一

想到司马懿，便觉得自己当初确实判罚不公。不过，他曾受过冤屈，如今又隐居于民间，朕若请他出山，不知他是否会推辞？”

钟馗点头说道：“陛下请放心。司马懿心系国家，倘若陛下召唤，他定会欣然从命！”

于是，魏帝立刻派人带上平西都督的印绶赶往宛城，并带去一封诏书：“司马爱卿，朕素来敬仰你是一位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望你能速结南阳兵马，立刻动身赶赴长安为盼。朕亦将御驾亲征，与你在长安会合，共破蜀军。”

与此同时，诸葛亮在祁山打定主意：“我军进攻的时机已到！我们只需立刻攻克长安，之后便能直取洛阳。”

诸葛亮认为，蜀军在之前与魏军的交锋中取得了连胜，士气正旺。此时正应该一鼓作气，攻击魏国首都。

正在此时，镇守白帝城的李严之子李丰，赶来祁山前线。诸葛亮闻讯大惊：“莫非白帝城出了什么乱子？难道是东吴趁乱来袭？”

要知道，白帝城地处吴蜀两国边界，位置十分重要。诸葛亮正心神不明之时，李丰已经应召入帐，他的神情颇为欢喜：“丞相，我此番前来，是受家父委托，向您来报告喜讯的。”

“哦？喜从何来？”

“丞相可曾记得蜀军的叛将孟达吗？他当初害得关将军兵败荆州，后来叛逃，投奔了魏国。”

“怎么？孟达有何异动不成？”

“丞相，待我仔细说与你听吧，是如此这般……”

李丰便将此中根由娓娓道来。原来当初孟达刚刚投降魏国时，尚得曹丕宠信。但是当曹丕病逝后，新帝曹叡并不看好他。盖因他原为蜀国旧臣，常常受到众人的轻视和猜忌。孟达郁郁不得志之下，又听闻蜀军在祁山渭水连连大败魏军的消息，他手下的蜀军旧部更是涌起了思乡之情。孟达非常悔恨自己当初判离蜀军，恨不得能早日回归。

因此，孟达特意写下一封手书，表达了自己愿意脱离曹魏，回归蜀国的愿望，并请白帝城守将李严从中调和，告知诸葛亮自己的悔过之情。因此李丰奉父命，特意前来报信。

李丰在讲完孟达送书的经过后，又接着说道："家父在接到孟达手书后，便已约他会面。孟达亲口说，在当初魏国派出五路大军攻蜀之时，他便已有归意。他的心意相信诸葛丞相已有所感应，因此希望家父能从中调停，接受其归降。到时候，孟达会在丞相大举进攻长安时，举金城、新城（今安徽省，合肥市）和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西南）的兵马，于三处同时举事，策应蜀军。如此一来，必能一举瓦解魏国的防线。"

诸葛亮听罢李丰一席话，连连拍手乐道："太好了！你果然带来一个大喜讯！既然孟达肯回心转意，愿助蜀国攻打魏国，那么我们只需长驱直入，与孟达里应外合，便可一举取胜！"

诸葛亮喜不自胜，连忙重赏李丰，之后更是设宴与众将官共饮，提前预祝胜利。席间，忽得到快马飞报："启禀丞相，我们得知魏主曹叡遣使至宛城，请司马懿出山，还封他为平西都督。魏军将由司马懿重新领兵，对付我军。"

"什么？司马懿出山了！"诸葛亮闻言，神色大变。他忽然显得有些挫败，不禁失去了方才的喜色，更是将手中的酒杯重重地放下。

参军马谡见状，连忙问道："丞相，不过是司马懿重新领兵罢了，您为何会如此重视？"

"你有所不知啊！司马懿会于我军十分不利啊！"诸葛亮叹了一口气，接着对马谡说道，"在我心目中，魏国唯有司马懿一位高士而已，也仅有此人令我感到难以应付。我们刚收到孟达的消息，以为他可以作为一名内应而欣喜，如今我却担心他会先因司马懿而丧命。唉！司马懿为何此时出山？我们遇到麻烦了！"

"既然您如此担忧司马懿，咱们便应立刻提醒孟达，要他多加留神！"

"没错！一定要快！让孟达做好准备！"

诸葛亮立刻起身离席，当场挥就给孟达的回信，并派人连夜出发，赶往孟达所在的新城。

另一厢，当孟达得知诸葛亮派人送来回信，立刻喜上眉梢。他心知定是李严已经从中调停，向诸葛亮禀告了自己的事。他忙不迭迎来信使，展信细读。只见一开始诸葛亮确实答应了其归降之事，不过他的文字话锋一转，却大书特书司马懿起来。孟达见诸葛亮十分啰唆，不仅告知他司马懿已奉魏帝之命，从宛城起兵，还大赞司马懿的才能甚高，极有可能对孟达不利。诸葛亮在信中再三提醒孟达，要万分小心，还将他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形都逐一列明，更告诉他各种应对方法。

“这个诸葛亮，果然心思过于细腻了！”

孟达对诸葛亮的警告不以为然，反而以为他多此一举。他当即写就一封回信，请信使捎回。

诸葛亮好不容易等到信使捎回的回信，展信读后却气得将信纸扯碎。“好个鼠目寸光的孟达！”诸葛亮忍不住连声骂道，“他怎能毫不顾及我的提醒！照他这样蛮干下去，早晚会死于司马懿之手！唉！我救不了他了！”

“丞相，您为何如此悲观？”

“马谡，你来看。孟达认为，司马懿定会先赴洛阳就任，才会赶来攻打新城，因此他以为至少会花上一个多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孟达便会高枕无忧，不慌不忙地加固城墙，做好准备，而不必担心司马懿会杀到。这个孟达，他太过自以为是，既不重视我的提醒，也不将司马懿放在眼里。如此一来，他便是自取灭亡了！”

“丞相，咱们再没有其他办法补救了吗？”

“所谓‘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而司马懿更熟知这个兵法。他怎么会耽误那一个月的时间，而定会径直从宛城赶往新城，只需数日便可抵达。到时候，司马懿打败孟达之后，再去洛阳赴任也不迟啊！我现在再派人去提醒孟达，恐怕也来不及了……”

诸葛亮虽然心知情况已不容乐观，但他仍抱有最后的一线希望，再给孟达写了一封信，只盼孟达能及时醒悟。他命信使快马加鞭，星夜赶

往新城：“你务必及时将此信送至新城，不得有误！”

而另一厢，自从司马懿被革职回乡后，便归隐宛城乡间，带着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过起闲云散鹤的生活。司马懿的两个儿子均是自幼饱读兵书，擅长谋略之人，司马懿更是对他们二人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一日，兄弟二人来父亲的书房请安，见司马懿的脸色不好，司马昭便开口问道：“父亲，您为何如此闷闷不乐？”

“为父哪里闷闷不乐了？”司马懿摇了摇头，以自己骨节粗大的手指，捋着稀疏的胡须。

长子司马师也看出父亲的心情郁闷，便安抚道：“父亲，您莫要再烦闷了。”

“你们胡说些什么？”

“父亲，您想必是在感叹，为何皇上还不降旨召您官复原职吧。”

“一派胡言！”

司马昭更是笃定地大声说道：“请父亲切莫为此事担忧，想必不出几日，皇上的圣旨就到了。您很快便可回去赴任！”

司马懿闻言，忍不住对儿子露出了笑容：“为父便借你吉言吧！看来我家也出了一个未卜先知的麒麟儿啊！”

果然，几天后便有朝廷敕使登门。

司马懿二话不说，立刻接受敕令。随后，他又召集族人家臣，并将檄文发送到宛城各地。

在当地，有很多人都敬仰司马懿的威名，因此他的檄文发出不久，宛城之中便立刻集聚了众多兵马。但司马懿却显得有些迫不及待，等不及所有人马都聚集整齐，他便急着动身。

于是，司马懿当即领着部分人马先行出发，其余的人马则随后赶上，逐渐加入队伍之中。他之所以如此着急，实乃事出有因。虽然司马

懿人在宛城乡下，但他却一直关心前线的战事，对魏蜀两国大军的战况了如指掌。他最近更是通过密探得到消息，说是新城的守将孟达有意谋反。

向司马懿告密的，是金城太守申仪的一名家臣。他说孟达已与金城、上庸两处太守勾结，近期便会联手举事，进攻洛阳。

司马懿认为这个消息不容小觑，因为一旦孟达叛变，则无论魏国多么强大，都必将从内部崩塌。

因此，他近几日一直为此事烦躁不安。他的两个儿子体察到父亲近期的异样神色，便推断出近日必有时来运转之机。司马兄弟如此敏锐的洞察和判断力实在了得，果然是虎父无犬子。

司马懿此时额手叹道："幸亏我预先得知孟达谋反的消息，得以提前应对，实在是可喜可贺。看来我们魏国国运亨通，皇上洪福齐天啊！要是我今日不得领兵出征，恐怕洛阳和长安便会毁于一旦。"

因此，司马懿率领着这支吉庆之师，并不赶往洛阳谢恩，而是径直奔袭新城。

他的两个儿子有些担心，对父亲问道："父亲，您是否应先返回洛阳，向皇上谢恩之后，再领命出征为好？"

"事情紧急，待为父讨灭孟达再向皇帝请罪不迟。"

司马懿日夜兼程赶往新城，其举动与之前诸葛亮所担忧的情形完全一致。

第六章
洛阳之难

司马懿下了严令，此次奔袭新城必须日夜兼程。原本需花上两天时间的行军，他要求必须在一天内走完，可谓兵贵神速。

与此同时，他还特地命参军梁畿先带着密探赶赴新城，四处散布消息："司马懿受皇上召唤，现在便赶赴洛阳谢恩。他打算为国杀敌，讨灭诸葛亮的大军。你们要想趁机建功立业，赶紧去洛阳，追上司马将军的队伍啊！"

司马懿此举，当然是要以谣言迷惑新城的孟达。而他自己则率领大军，一刻不停地向新城奔袭而去。

途中，司马懿遇到右将军徐晃。徐晃正由领地赶往长安的途中，他一见司马懿，便显得十分奇怪："司马将军，如今皇上正打算御驾亲征前往长安，督促曹真攻打诸葛亮。我却一路听到消息，说是您准备去洛阳。您既然知道皇上不在洛阳，为何还要去那里呢？"

司马懿凑近徐晃的耳边，吐露实情："徐将军有所不知，那不过是我故意放出的谣言。我真正的目的地不是洛阳，而是叛贼孟达所在的新城。"

"原来如此！"徐晃这才乐得一拍大腿，"司马将军，那我便跟你一同去，助你一臂之力。"

司马懿得到徐晃相助，更是如虎添翼，立即任他为先锋官。

而另一厢，参军梁畿带着无数密探潜入新城，他设计偷来诸葛亮写

给孟达的书信，将书信抄写下来送与司马懿。司马懿见信大惊：“好险啊！倘若孟达听从诸葛亮的警告，那我们今日的行动便毫无意义了。这个诸葛亮实在厉害，竟能洞悉我的行动。看来我们须得尽快赶至新城，以免孟达会有防备。”

于是，司马懿命自己的两个儿子先行一步，日夜兼程地赶往新城。

而身处于新城的孟达，却对司马懿的行动毫不知情。他只顾着与金城太守申仪和上庸太守申耽串联，商定尽早与诸葛亮会合之事。

但是，孟达做梦也想不到，他认为坚固的三人同盟竟是一个骗局。其实申仪早已与申耽私下串通，他们打算在与魏军对阵时充内应，反过来替魏军对付孟达。

“司马懿似乎未去洛阳，已改往长安去了。”

从新城派出的许多密探，将从各地打探到的消息回报孟达。另外，更为详尽的内情也紧接着报来：“司马懿原本打算前往洛阳，但因途中遇到徐晃的人马，得知魏帝已离开京城，因此立刻改道前往长安去了。”

孟达闻讯后，拍手笑道：“看来一切皆在我的掌控之中，如今只要定下攻打洛阳的日期即可。”

之后，孟达又派出快马将情报告知金城太守申仪和上庸太守申耽，并商议何月何日举兵，共谋大事。

但是，忽然在一天的破晓时分，城下传来阵阵金鼓之声。孟达等人从睡梦中惊醒，不知出了何事，连忙套上盔甲爬上城楼观瞧。只见在一片晨风中，魏国右将军徐晃的旌旗正在战壕外飘扬。

“啊？魏军怎么来了？”孟达大惊之下抄起铁弓，便对着旗下大将放去一箭。

旗下之人正是徐晃，可惜他的运气实在太差，刚刚领兵到城下，还未来得及进攻，便被一箭射中前额，滚落马下。

徐晃之军方抵达新城便痛失统兵大将，他的部下一时惊慌，士气顿消。前锋部队更是踌躇不前，不知下一步该如何应对。

而孟达发现自己一箭射中徐晃，心里有了底气：“魏军兵临城下，看来大事已经败露。不过敌军人数不多，而且大将徐晃已被我一箭射中，敌人的士气必然不振。我已派出快马，赶赴金城和上庸求援，不久援军就会赶来。弟兄们！咱们立刻出城，将敌人赶尽杀绝！”

他一边派人急赴金城求援，一边率领部下从各城门冲出，追赶魏军。孟达身先士卒，边砍边杀，高声呼道：“真是痛快！”

但是，他越追击敌军，发现敌兵越来越多。而且在尘烟四起的战场之上，孟达只觉得敌军的身影越聚越多，令他深感奇怪。正当此时，他赫然发现在千军万马的敌军之中，簇拥着一面绣金锦旗，上面绣着“司马懿”三个斗大黑字。

“不好！怎么除了徐晃，司马懿也来了？”孟达大惊之下，连忙想撤回城中，但此时他手下的兵马却已失去阵形。当他匆忙逃回城下，高声叫门时，城门洞开，冲出来的却是申仪和申耽两军。

“大胆叛贼！你的死期已到！”

“还不立刻就死！”

孟达眼见面前正是与他共图举事的同谋之人，不禁吃惊地大叫：“你们这是干什么？搞错了吧？”

但申仪、申耽二将却仰天长笑，对他骂道：“孟达！你还不擦亮你的狗眼！你晕头转向逃到这里，也不看清楚城头的旗子？来来来！你看那城头插着的是蜀旗还是魏旗？看清楚了，我们便送你上路！”

孟达心中糊涂，正待举头观瞧，却见李辅和邓贤等人正在城头放箭。一时之间，箭如雨下，直奔孟达射来。他只得狼狈而逃，却被申耽赶上，从背后劈了一刀。孟达惨叫一声，坠马而死，可怜他就此毙命。

而司马懿则扫荡战场，俘虏降兵，首战便取得大捷。之后他便整理队伍，当日便大摇大摆地进入新城。

孟达的首级被送往洛阳，司马懿命李辅、邓贤镇守新城，自己则带着申仪、申耽两支队伍继续赶往长安。

京师洛阳收到孟达的首级后，立刻将其悬于街头示众，并广发新城捷报和孟达的罪状。魏国百姓闻讯，不禁举国欢庆：“太好了！司马懿又复出了！”

“只要司马仲达能率领军队，定能取胜！”

一时之间，魏国上下，人心欢腾。正在行幸长安的魏帝曹叡也翘首期盼司马懿前来。

司马懿抵达后，立刻被召入宫中，来至御座之侧。魏帝和颜悦色地说道：“仲达，之前是朕一时失察，将你革职贬官。此事都是朕中了敌人奸计，至今还后悔不已。幸得你能不怀恨于心，救国家于危难，还在途中解决了叛逆孟达。若是没有你，恐怕朕的两京不保啊！朕深感欣慰！”

司马懿见魏帝如此情真意切，不禁感激涕零。他伏地奏道：“陛下，臣未奉敕命便在途中开战，实是臣的罪过，臣惶恐不安。如今得到陛下如此褒奖，臣实在无以为报。”

“爱卿快快请起！你哪里有罪过？要不是你雷厉风行，怎能取得如此大捷？你用兵远胜于古时的孙武、吴起。今后若遇到紧急事态，你也可以先斩后奏，自行处置便是。”

魏帝嘉奖司马懿，不仅准他先斩后奏，更赐其一对金钺斧。如此殊荣，可谓史无前例。

第七章
空城之计

魏军的队伍愈发壮大。

辛毗，字佐治，颍川阳翟人氏，他才华横溢，现为魏帝曹叡军师，随侍帝座之侧。

孙礼，字德达，现任护军大将军。他遵旨率五万精兵，先行赶往前线，支援曹真。此外，司马懿率二十万兵马，从长安开拔，以扇形推进。

几路魏国大军，声势浩大，令人生畏。

司马懿的先锋大将名叫张郃，字儁乂，河间鄚县人氏。此人是由司马懿上奏皇上，直接任用的。

司马懿在出征前将张郃召入自己帐中，对其促膝而谈："老夫以为这当今世上，诸葛亮是唯一的盖世英雄，无人可与之相提并论。因此，我们此番与他对战，实属不易啊！"

他顿了一下，接着说道："此处多是山地，地势险要，其间又有十多条小路。倘若是我领军攻打魏国的话，恐怕会取道子午谷进入长安。不过，我判断诸葛亮应该不会这样做，因为我观察他以往的作战方式，可以看出诸葛亮用兵极为谨慎。他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首先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司马懿一谈起诸葛亮便滔滔不绝，显然他已对诸葛亮用兵之道研究得十分透彻。张郃一边听一边心中赞叹，他们二人果然是英雄相惜。

“因此，我判断诸葛亮会从斜谷（今陕西省，眉县西南三十里斜谷关）而出，先取郿城（今陕西省，眉县），之后再分兵攻打箕谷。我已发出檄文，请曹真将军尽快加固郿城的防守；另外则要在箕谷道口埋伏下一支奇兵。倘若诸葛亮攻来，便可一举歼灭。”

“那么，都督您会如何行动？”

“老夫的行动乃是最高机密。”司马懿压低声音接着说道，“秦岭以西有一处高地，名唤街亭，旁边是列柳城。此一山一城可谓汉中的咽喉地带。诸葛亮早知曹真看不出此地的重要性，极有可能从那里进攻。张郃，你要随我立刻赶赴那里，将敌人的咽喉掐住，便可不战而胜！”

“都督果然神机妙算！我们若能攻占街亭，便可一招制敌了。”

“没错！只要我们把握街亭，便可切断蜀军的粮道，诸葛亮无奈之下，只得退回汉中。”

“没错！我们断了蜀军的粮道，陇西各郡便可不战而退！果然是好计！恐怕除了都督，再也无人能想到！”

“哎！我们不能只凭一个好计便轻敌，要知道咱们对付的可是诸葛孔明啊！此人与孟达之流大不相同，咱们绝不可轻易低估他的实力。”

“属下明白了！”

“你须知道，我军若要向前一里，便要先探得十里之外的情况。倘若要再向前，便要仔细探明是否有敌人的伏兵。我们需要胆大心细，才可运筹帷幄。”

“是！”

“你速去准备吧。”

之后，司马懿便让张郃返回前军，又命人立刻起草檄文发给曹真的中军。一方面将作战方案告知前方，另一方面又再三告诫：“请各军切勿轻举妄动，小心诸葛亮的诡计！”

司马懿打算在祁山（甘肃省，礼县东）一带展开与蜀军的第一轮会战，此地正好位于魏蜀两军之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诸葛亮也同样选择祁山作为主战场。这一地带适合展开战斗，而且他在大会战前，已命蜀军占领了各处有利地形。

当新城陷落的消息传来后，不禁让诸葛亮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他对左右说道："孟达死不足惜，不过如今司马懿来得那么快，恐怕街亭一带会有危险。他想必已经认识到此处的重要性了，不日便会发动进攻。街亭乃是我军的咽喉之地，需尽快派人前去把守，不得耽误！"

究竟该派何人去守街亭？诸葛亮环视四周，从众将中物色可靠的人选。

这时，参军马谡抬起头来向前一步，恳求道："丞相，请派末将去吧！"

"哦？"诸葛亮仔细审视着马谡，他原本未考虑过此人。

马谡深知敌人司马懿和张郃都是难得的奇才名将，因此急切地渴望与之对战，以便建功立业。他自己虽多年来研习兵法，如今也过了弱冠之年，却仍身无建树，因此迫切地想打一场翻身仗。

"丞相，倘若我连一个小小的街亭都守不住，又有何面目再留在军中？丞相，请派末将去吧！"

马谡素来追随诸葛亮身边，与他关系密切。因此他百般恳求，希望诸葛亮能准他前去。

马谡平时待诸葛亮如父如师，诸葛亮更是对他像慈父一般怜爱有加。多年以来，诸葛亮一直对他十分照顾，百般提拔。

马谡是马良的幼弟，而马良曾与诸葛亮交情深厚，在马良战死沙场后，诸葛亮便一直替他抚养遗族。马谡的才能也很出众，令诸葛亮十分欣喜。

刘备曾警告过诸葛亮："马谡有才无品，不可重用。"如今，诸葛亮对马谡十分欣赏，便也将刘备的告诫抛在脑后了。

马谡长大之后更显示出非凡的才能，他不仅精通军机兵略，更是被众人推为诸葛亮门下第一才子。因此，诸葛亮也暗中期待，他能建功立业。

此时，诸葛亮听到马谡的百般恳求时，深知他的年纪尚轻，不足以担当镇守街亭如此重的任务。但另一方面，诸葛亮又存有私心，认为应该给年轻人一个机会，若能力克强敌，得以锤炼，日后便更能够成大器。诸葛亮心中的两个念头一比较，对马谡的偏爱已占了上风。于是，他不假思索地脱口问道：“你当真要去？”

马谡听到丞相松口，立刻喜形于色地发誓：“请丞相放心！马谡一人的性命尚不足惜，倘若有失，马氏一门全凭丞相处置！”

“军中无戏言！”诸葛亮见他如此夸口，连忙耐心叮嘱，并再三告诫道，“你需得万般留神，司马懿及其副将张郃都绝非等闲人物，你一定要小心才是！”

诸葛亮又吩咐牙门将军王平：“你平时素来谨慎，绝不会轻举妄动。因此，此番便任你为马谡的副将，一道赶往街亭。你们二人一定要万般小心，不得有误！”

之后，诸葛亮立刻展开地图，将街亭等地的地形地势详加说明。他指点二人应该如何布阵，更再次叮嘱，他们绝不可擅自攻打长安。他们的任务是牢牢守住街亭，绝不让敌人擅入半步，这是蜀军攻取长安的重要一环。

“末将明白！我等一定遵命死守街亭！”

马谡与副将王平领了两万多的人马，立刻赶往街亭。

送走马谡和王平后，诸葛亮又召来高翔，授他一万骑兵，命令道：“你速赶往街亭东北山麓的列柳城。倘若街亭有难，立刻前去增援马谡。”

诸葛亮此番派马谡前往，心中始终放心不下。他也认为此次处理军机大事时，自己掺入了私情，因此感到十分不安。

诸葛亮非常重视街亭这处要地。他派高翔去列柳城后仍嫌不足，又派魏延随后出发，同时命赵云、邓芝两军急赴箕谷方面，以便策应。

诸葛亮自己则率领中军，以姜维为先锋，从斜谷攻往郿城。他认为只要能拿下郿城，便能打通一条直取长安的通路。

马谡赶赴街亭后，立刻勘察地形。他探明地形后却大笑道：“看来丞相未免小题大做，此地的山势并不甚高，不过有几条狭窄小道，勉强能通行罢了。魏国怎会派重兵攻打此地呢？看来丞相过于谨慎，反倒叫手下过于约束，难以展开手脚了。”

于是，马谡命手下在山上扎营，副将王平连忙阻止道：“将军，丞相令我们将所有山间小道都堵住，以便截断魏军的队伍。倘若我们在山上扎营，被魏军在山下包围的话，岂不是难以完成阻截敌军的使命？”

“王将军，你实在是妇人之见！大丈夫怎么会用如此谨小慎微的战术？你看这山势平缓，但三面皆为断崖，倘若魏军来攻，咱们正好可以凭此天险来诱敌深入，再一举歼灭。”

“可是，丞相只命咱们防守，并未命我们打击敌人啊！”

“你莫要再说了！孙子有云：置之死地而后生。马某自幼熟读兵书，就连丞相平素遇到事情，尚要和我商议呢！你不过是个副将罢了，休得多言，听从命令就是了！”

“马将军，既然你决定在山上扎营，我也难以阻拦。不过，请分给我五千人马，我会择一处山脚布阵，以便形成掎角之势。”

马谡闻言，立刻沉下脸来。他觉得副将不肯从命，便是有损自己的威严。马谡素来深得诸葛亮的青睐，此番被任为大将，他年轻气盛之外，更不免有些傲慢自大。

正当二人争论不休、难解难分之际，忽见附近百姓纷纷逃难。百姓们大叫道：“魏军来了！魏军来了！”

两人一见情况紧急，只得当机立断。马谡依然坚持己见，下令：“上山！布阵！”

下令后，马谡便率先爬到街亭道旁的山顶处。

而王平则自领五千人马，在山脚布阵。与此同时，他还命人将此处布阵的情况绘成地图，派快马送给诸葛亮。他希望诸葛亮能直接下令，阻止马谡的行为。

马谡在山上布好阵地后，眼见山下王平的布阵，不禁恨得咬牙切齿："哼！这个王平好生啰唆！他竟敢违背主将的调遣，实在是岂有此理！待我军凯旋后，我定要在丞相面前告他僭越，让丞相给他治罪！"

到了第三天，马谡得知诸葛亮又派来高翔、魏延在附近策应，从列柳城到街亭都已布好阵势，以便牵制魏军。他便更加有恃无恐："只要魏军胆敢靠近半步，我就率兵冲下去，将他们一网打尽！"

马谡对自己的战术十分满意，认为自己对付魏国的百万大军也不在话下。

另一厢，司马懿还以为蜀军尚未抵达街亭。

但先行出发的司马昭遇到自家前锋张郃后，才得知街亭四处已经飘扬起蜀军的旌旗了。

"此事非同小可，我需立刻禀告父亲。"司马昭不敢耽误，立刻赶回中军，向父亲禀告了敌情。

"啊！好一个诸葛亮啊！他果然眼力过人，行动迅速！可惜我们终究来迟了一步！"

司马懿闻讯大惊，感慨之余又显得茫然失措。

之后，司马懿便命中军稍加调整，又向街亭、箕谷和斜谷三地派出无数密探："需得暗中探清蜀军的虚实！"

一晚，司马懿仅率十名随从，亲赴前线暗访。

司马懿在月光的照耀下，暗中查探敌阵附近的几座山头。他更是登上高地，眺望蜀军布阵的情况。

"哦？蜀军竟然如此布阵！"司马懿望着敌阵，一时难以成言。之后，他才喜形于色地对左右说道，"看来真是天助我也！蜀军竟然在此绝地布阵，实属坐以待毙。"

司马懿连忙赶回中军，并立刻叫来帐下参军询问："蜀军是派何人把守街亭？"

当部下报告是马谡后，司马懿立刻笑逐颜开：“看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老夫竟未想到，诸葛亮也有用错人的时候！那个马谡实在是一个蠢材，他既然在山上筑阵，咱们正好瓮中捉鳖！”

于是，他命令张郃道：“此山以西十里，有一支蜀军驻在山脚下，你且去攻打那支队伍，老夫负责率申仪和申耽的两路人马，去截断山上的命脉。”

司马懿所说的截断“山上的命脉”，指的是截断山上军中不可缺少的水源。因为山上的蜀军需要由士兵下山，才能取来每日的饮用水。于是张郃领命，第二天一早便包围住王平的队伍，将他与山上的联系切断。这样，在司马懿切断山上蜀军水源时，便不会受到阻碍。

不久后，司马懿亲率魏国大军，将街亭山峦牢牢包围。魏军在山下摇旗呐喊，响彻云霄。

马谡在山上向下瞭望，依旧充满自信地下令：“待我摇动红旗之时，你等便冲下山去，将攻山的魏军歼灭！”

马谡以为自己居高临下，已占据了有利地形，因此显得十分有把握。但是他发现魏军只在山下擂鼓，却并不攻山。他得意地说：“哼！看来魏军害怕了！咱们便冲下山去！”

马谡急于建功立业，于是率领蜀军从各处小路冲下山去。经过一番厮杀，自己斩获了两名魏军大将的首级，之后收兵回山。

虽然蜀军首战取得了战功，但是在返回途中，士兵大多筋疲力尽。攀登山路时又被反攻的魏军追上扑杀。

但是马谡仍然宣布当日之战已经获胜。他刚刚为首战获胜洋洋自得，却不料当晚营中就缺水了。

“什么？魏军截断了咱们取水的通路？”

马谡刚刚闻讯时，心中一惊，却也悔之不及。他正待率兵夺回水源，却每每遭到魏军残酷的打击，蜀兵的伤亡惨重。士兵们缺乏饮用水，日子一久，人人口渴难忍，更无法烧水做饭。山上的士兵只能将粮食生吃，或者烤着食用，仍然难掩饥渴。他们苦苦等待天降甘霖，但一

连数日却滴雨未降。不久后，很多下山取水的士兵纷纷失踪了，刚开始马谡还以为这些人都被魏军所害，后来才明白，原来许多蜀军都下山投降了魏军。

到了最后，山上的大批蜀兵成群结队地下山投降。司马懿因此得知，山上蜀军已经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时机已到！立刻出动！”司马懿下令，立刻攻山。

“唉！如今唯有下山逃命了！”

马谡无奈之下，只得从西南方的一条小路冲下山去。司马懿故意让他通过，待所有蜀军都逃下山后，才率军收紧了包围圈，进行围剿。

这时，魏延、高翔匆忙从五十里外赶来增援，但途中遭遇司马懿的伏兵。此时，王平也杀出重围，与魏延等人会合。一时之间，战云密布，魏蜀两军在当地展开了一场大混战。双方杀得难解难分，难分胜负。

街亭大战的结果是蜀军大败。

虽然王平、魏延和高翔从各地赶来，力图营救马谡之军，但无奈山上的蜀军已断水断粮十几天了，身体虚弱，毫无招架之力。最终，马谡之军全线溃逃，被魏军几乎全歼。

战火一直燃烧了三天三夜。蜀军被魏军追杀得死的死，伤的伤，狼狈不堪。

司马懿早已料到魏延必来拼死营救马谡，因此命司马昭在侧面攻击，又让张郃率奇兵，打算将魏延之军团团包围，拿下这位蜀中名将的首级。幸好王平和高翔及时赶到，从侧面支援，才未让司马懿如愿。

但是，魏延之军在这次战役之中损伤惨重，王平的人马也被打得损失大半。待到第四天早上，蜀军勉强将残部集合，高翔便建议道：“咱们赶紧赶回列柳城去，再做打算吧！”

众人都点头答应，于是各领人马赶赴列柳城。不料，他们在途中又遭遇到魏军，原来曹真派副都督郭淮带兵赶来增援。

郭淮原本和大都督曹真在祁山前线布阵，与诸葛亮的主力部队对峙。当他得知魏军在街亭之战大捷的战报后，不免心生妒意：“哼！我绝不容司马懿独领战功！”

郭淮抱有私心，才赶来攻击列柳城。而魏延与高翔已发现迎面撞上魏军，便商议道：“我军已精疲力竭，不能再与这支生力军交手，否则无异于自寻死路。”

于是他们临时改道阳平关，暂时落脚。

郭淮见状，料到列柳城已唾手可得。但他刚到城下，却见城头一阵炮响，硝烟散去后，飘起了无数旗帜。

郭淮心中正在起疑，莫非城中还有蜀军镇守？却见城头都是魏国军旗，其中一面鲜红的大旗上绣着“平西都督司马懿”几个大字。

“郭淮！你怎么来了？”

郭淮循声望去，却见司马懿正站在城头。此时他靠在栏边，哈哈大笑，微风将他稀疏的胡须吹得飘起。

郭淮不由得大惊，暗忖自己果然难以与司马懿相较量。他惭愧地进城拜见司马懿，恭谨有加。

司马懿对他说道：“老夫已破了街亭，如今诸葛亮只能退兵而走。你立刻率兵前去追击就是。”

郭淮闻言，只得唯唯诺诺地离开列柳城。之后，司马懿又召来张郃，吩咐道：“敌将魏延和王平之流，如今很可能已经退守阳平关。若我们前去追击的话，诸葛亮必会从后方攻来，试图扭转败局。兵法有云：归师勿掩，穷寇莫追。因此，我们无须兴兵追击蜀军，而应抄小路绕到蜀军背后。张颌，你立刻带兵沿山路前往箕谷，倘若蜀军涌出，你无须大肆追杀将其歼灭，只要缴获敌军抛下的武器兵粮、马匹等物即可。之后，你可以立刻深入斜谷，待占领西城后，再打下一仗。西城虽只是一座山间小县，但蜀军定会在那里贮存粮草。你只需将蜀军的粮草截下，便断了他们远征而来的生路。到时候蜀军不战而败，我军也无须损兵折将。”

张郃立刻领命出发，赶往箕谷。之后，司马懿将申仪、申耽二人留在列柳城，自己则挥师继续前行。

司马懿的战法是步步为营，稳中求胜。

另一厢，诸葛亮方面也有动作。此前王平派人送信，将马谡在街亭的布阵图呈给诸葛亮。诸葛亮一看之下，立刻皱起眉头骂道："马谡！这个蠢材！"

"马谡走之前，我已交代得明明白白！如今他布下如此阵来，竟让我军自投罗网！"

诸葛亮气得眼泪也掉了下来。他此时更为自己用人无度而后悔莫及，恨得咬牙切齿，嘴唇渗血。

长史杨仪从未见过诸葛亮如此失态，赶紧上前安抚："丞相请息怒，您为何如此慨叹？"

"你自己看吧！"诸葛亮将王平的书信和马谡的布阵图扔给他，"这个马谡，实在是太过轻狂！我明明严明他把守街亭要道，他却反在山上险地布阵，简直是愚蠢至极！魏军只需包围山麓，切断水源，山上蜀军便难以生还！我竟想不到，马谡会如此无知，如此肤浅！"

"您莫要担心，我现在即刻赶赴前线传达丞相命令，命马谡立刻变阵应该还来得及吧？"

"马谡要对付的是司马懿啊，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我立刻动身，日夜兼程赶路。"

但是，就在杨仪整军出发之际，已有快马陆续赶到，带来一个又一个坏消息。原来马谡在街亭已遭大败，列柳城也已经沦陷魏军之手。

诸葛亮仰天恸哭："啊！大势已去！大势已去啊！这都是我的错！"

他又大声呼唤："关兴何在？张苞何在？"

关兴和张苞连忙跑到丞相面前领命："末将在此！"

“你们二人各领三千兵马，立刻赶往武功山的小路埋伏。如遇魏军经过，不必进攻，只需擂鼓呐喊虚张声势。待敌人撤走后，也不必追击。待敌人走得完全看不到影子后，你们立刻进入阳平关。”

“遵命！”

诸葛亮又召张翼进来，命他率一军赶赴剑阁，在荒山蔓草之间开出一条新路。之后他才悲怆地叹道：“唉！我只能退兵回去了。”

诸葛亮此时判断，蜀军除了全线退兵，再无其他办法。于是他便向各部发出命令，做好退兵的准备，又挑选马岱和姜维两军殿后。之后，诸葛亮不得不沉痛地嘱咐二人：“你们需埋伏在山谷之间，倘若遇到敌人，一定要坚决反击。另外，若你们看到离散的蜀军将士，要好生将他们收容归队，之后伺机撤退。”

另外，诸葛亮又叮嘱马忠的队伍：“你们从旁边攻击曹真的阵地。曹真被你们的气势所迫，必定不敢采取全面进攻。在此期间，我会派人将天水、南安和安定三郡的军民都撤走，迁回汉中。”

诸葛亮吩咐众人，做好退兵的准备。

他自己则率领五千人马赶往西城县，将储积在那里的粮草分批运回汉中。正在此时，忽有快马来报：“丞相！大事不好！司马懿率领十五万大军，正赶来此处。”

诸葛亮闻讯也脸色大变。此时他环顾四周，可所有武将已全部分派各地，如今只有一些文官留在身边。

不仅如此，他带来的五千人马，还有一半押运粮草赶回汉中。如今举目四望，城中可用的兵力寥寥无几。

“丞相！魏国大军攻来了！他们声势浩大，分三路席卷而来，已直奔城下而来了！”

守军吓得茫然不知所措，人人心中绝望，只顾发抖。

诸葛亮登上城楼，眺望城外魏军的阵势，不由得自言自语道：“魏军人数如此众多，还可以保持阵形队列，果然十分壮观！”

这座小小的西城县，一无将，二无兵。如今城外十几万魏军兵临城下，无论用怎样的方式来抵抗，都无异于以卵击石。

突然，诸葛亮在城楼上大声下令，城中六神无主的守兵都听到了他的声音："听我命令！将四面城门打开！清水泼街，点起篝火，咱们摆出迎贵客入城架势来！"

之后，诸葛亮又提高声调下令道："全城官兵不得轻举妄动！若有无故骚动者，立即处斩！大家将军旗排列整齐，按部队分列于旗下，不得擅动！另外，四门处的守军不要紧张，你们放松即可。倘若敌军靠近，可以闭目佯做打瞌睡的样子。"

说罢，诸葛亮也将头上日常戴的纶巾换成华阳巾，同时换上一件崭新的鹤氅。他吩咐道："拿琴来！"

携着一面古琴，诸葛亮仅带两名童子登上高楼。他来到箭楼的最高处，又下令将高楼四面的屏障全部撤去。自己则端坐琴前，焚香奏琴。

魏军逐步逼近西城县，老远便能看到箭楼高处，有一个独坐奏琴的身影。他们心中生疑，不敢怠慢，连忙急报司马懿。

"哦？高楼处有人在奏琴？"司马懿闻讯心中诧异，便亲自策马来到城下观望。

"啊！那就是诸葛亮！"

当晚明月高悬，皎洁的月光映照在西城县箭楼的最高处。只见那里独坐一人正在焚香奏琴。奏琴之人面带微笑，琴声从容，纶巾鹤氅，正是诸葛亮！

如今，四处静寂一片，这悠扬的琴声随着夜风传入夜空之中，铮铮的琴声，声声入耳，十几万魏军将士都听得如痴如醉。

司马懿忽然忍不住浑身颤抖。

——请进吧！

西城县四面的城门洞开，仿佛在迎接贵宾一般。

从城门可以看到，城中的街道已经洒扫干净，点起了篝火，而城门附近的守军竟然东倒西歪地盘腿坐在地上打瞌睡。

司马懿心头大骇，高举马鞭，大声下令：“退兵！速速撤退！”

次子司马昭不由得大声制止道：“父亲！父亲！这一定是敌人的诡计，咱们为何要退兵呢？”

“不可能！这绝不是诡计！”司马懿奋力摇头说道，“这座小小的西城县居然城门大开，他分明是要激怒我，诱我进去自投罗网。我才不会上当呢！咱们此番对付的是诸葛亮，他的诡计多端，绝不可小觑。如今这副阵势迎敌深不可测，老夫一时看不透，不如速速退兵为好。”

魏国大军奔袭至西城县，却被诸葛亮高楼弹琴的架势吓得未敢开战，便连夜撤走。诸葛亮见状，仰天长笑：“我不过是略施小计，便退却了魏国十五万大军。这个司马懿果然多疑，倘若他当真率兵攻城，孔明这区区一把琴又如何抵挡？此番实在是好险，幸得上天保佑！”

他又对部下说道：“如今我们城中只有两千兵马，如果一时惊慌匆忙撤退的话，必逃不过魏军十五万大军的追杀，恐怕现在咱们早就成了司马懿的阶下囚。那个司马懿既然从此处撤退，他定会取道北山。我早已在那里埋伏下关兴和张苞的部队，到时候司马懿遭遇埋伏，定然损失惨重。”

之后，诸葛亮领军离开了西城县。当地官民因仰慕他的德行，大都随之迁往汉中。

果然，诸葛亮的判断完全正确。司马懿离开西城县后便来到北山的峡谷，遭遇蜀军伏兵的攻击。关兴和张苞也按吩咐，未追击敌军，只是缴获了魏军的大批武器和粮草，立刻押运回汉中去了。

另外，曹真的主力部队仍驻扎在祁山前。他听说诸葛亮撤兵的消息，立刻前去追击。而诸葛亮早已派马岱和姜维二军等在路上，将曹真的主力打得落花流水，魏军大将陈造也在此战中战死。

诸葛亮带兵撤到汉中后，便立刻派人传信，通知在箕谷山中殿后的赵云与邓芝：“我已平安退至汉中。感谢两位将军殿后，请尽快平安归来。”

箕谷之中的小路是边境之中最为险要的通道。赵云和邓芝二将为了殿后，已保其他蜀军安然退兵，如今他们成了山中孤军。赵云毕竟是身经百战的一员老将，因此他接到诸葛亮退兵的命令后，仍能从容地准备撤退。

赵云让邓芝先行撤退，自己仍留在山中殿后。

果然，魏军副都督郭淮一见蜀军在退兵，便立刻下令：“看来这支祁山的孤军也打算逃命去了，咱们绝不能轻易放他们走了，蜀军统统给我拿命来！”

郭淮立刻率兵追击，还命大将苏颙率三千轻骑从小路前去堵截。

苏颙正领兵在小路上奔袭，忽见道旁闪出一位有神异面相的老将。此人手持长枪，大喝一声：“呔！赵云在此！哪个敢造次？”

“什么？赵云竟然在此？”苏颙畏惧常胜将军之威，却不得不硬着头皮迎战。果然，几招便不敌赵云，被挑于马下。

“哼！原来他不过如此！”

赵云继续率兵按部就班地撤退。这时，郭淮的手下大将万政，又率兵赶来。

“老夫要借此处的地形用一用，”赵云对手下说道，“你们且去前方三十里外山下等我，老夫随后就到。”

赵云命大队人马先撤退，自己仅率几名近侍殿后。在谷间狭窄的坡道上，赵云持枪驻马一动不动，仿佛一尊武神一般。

不久，万政便赶到。他举头观瞧，只见赵云挺抢扼住窄道，心中畏惧，只好回头请示郭淮：“那个常胜将军赵云宝刀未老，如此硬拼恐于我军不利啊！”

郭淮则嗤之以鼻：“你怕什么怕！纵然是神兽麒麟，衰老后尚不如一匹驽马。赵云那个老家伙，没什么了不起的！”

遂命魏军猛攻。

但是由于那条小路的地形十分险要，左右皆是陡峭的悬崖，而赵云伫立在坡上，将狭窄的路口堵住后，无论多少兵力上前均难以通过。魏军一拨拨地冲上坡去，又一个个地倒在赵云的枪下。

敌军一直攻到天黑，再也不敢造次。赵云见状，便掉头策马而去。

“别让赵云跑了！”万政见状，连忙率军追赶。

正追到一片林中时，只听一声断喝：“你来得正好！”赵云突然闪身而出，万政一时慌乱，竟然连人带马一起跌下山谷。

“呔！尔等魏兵听了！赵某不愿再伤得你们性命，赶紧逃走，禀告郭淮，就说咱们来日再战！”

终于，赵云未损一兵一卒安然退回汉中。

经过连日的混战，蜀军已经卷起旌旗，全部退回汉中。司马懿见状便进驻西城县，将当地百姓召集到一处后训话：“当地的老百姓有不少人追随敌人去了汉中，这些人尚未领受魏国的仁德。他们为何愿意背井离乡，抛离祖宗的故土？”

之后，司马懿又问，诸葛亮之前是如何施政，以及当时城中的情形。有一名百姓忍不住说道：“都督，您之前率领大军前来攻城时，诸葛亮手下不过两千弱兵。为何您不战而退呢？我们一直想不明白。”

直到这时，司马懿才明白自己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但他当场却不动声色，未让百姓看出他的心中懊悔。之后他才仰天长叹：“唉！我虽胜了，却终究比不上诸葛亮啊！”

司马懿下令巩固各处的防守，不久便班师还朝，胜利而归。

第八章
挥泪斩马谡

司马懿抵达长安后，立刻谒见魏帝曹叡，奏道：“臣已将陇西各郡敌军全部肃清，但是蜀军的兵马仍然留在汉中，倘若我军就此罢休，恐怕难以确保大魏的安泰。若陛下再降敕命，臣虽不肖，愿领举国之兵马攻入蜀地，以绝后患。”

魏帝十分赞同司马懿的意见，但是尚书孙资却竭力规劝：“想当初，太祖武皇帝收服张鲁时，便曾告诫群臣：南郑之地实为天狱，其中五百里斜谷道皆为石穴，非用武之地。陛下倘若打算兴兵涉险，攻入蜀国的话，只怕东吴会乘虚而入。臣以为，我们不如分兵坚守各地，趁机充实国力。待吴蜀两国自行瓦解时，再出兵不迟。”

魏帝觉得两者的说法都十分有道理，便又问司马懿：“仲达，你怎么看？”

司马懿并未反对孙资的说法，只是答道：“这么做也未尝不可。”

于是，魏帝便采纳了孙资的做法，命郭淮、张郃留下镇守长安，又分派诸将镇守魏国各处关口。布置好后，曹叡便摆御驾还幸洛阳去了。

另一厢，诸葛亮已回到汉中。此番他初尝战败的滋味，觉得十分苦涩，却不得不继续整顿各军，做好退兵之后的工作。

此时，基本上所有的蜀军部队都已撤回汉中，唯有殿后的赵云、邓芝之军尚未赶回。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

诸葛亮惦记他们两人的安危，整日茶饭不思。

后来，直至全军都安全返回汉中后，赵云、邓芝才平安抵达。这支最后回来的殿后队伍满身征尘，可以想见他们一路历经艰辛和困难。

诸葛亮听说赵云的队伍回来了，亲自到营外迎接，并赞许道："赵老将军，听说您让邓芝的队伍先走，自己亲自殿后御敌，才令全军顺利归来。您实在是老而弥坚，堪称表率！您才是我们蜀军之中最了不起的大将啊！"

诸葛亮当即便要犒赏赵云，命人立刻从库中取出黄金五十斤和绢绸一万匹，但是赵云却坚辞不受，并回绝道："丞相，此番出兵三军未立寸功，若检讨起来，我等诸将尚是负罪之身。丞相若此时封赏赵某，倒可能被人批评您赏罚不明。请您黄金绢绸暂且收回库中，待到冬季各军有所需要之时，再行分发为好。到时候，各军在严寒之中便能体会到丞相一番情义之暖。"

诸葛亮听罢，十分感动。他不禁想起先帝刘备一直重用、信任赵云，此人果然是栋梁之材。

此外，诸葛亮又想起一件亟待解决的难题，那就是该如何处置马谡。

"请王平过来！"

有一天，诸葛亮终于以沉重的语气下令，他要正式追问街亭战败之责。

王平立刻来到诸葛亮帐中，虽然他并不是街亭失利的罪魁祸首，但他作为副将辅佐马谡，有义务将前线的详情陈述清楚。

"王平，你来将街亭的战况如实说来，不得隐瞒！"

诸葛亮首先命王平发言。

王平不敢隐瞒，如实说道："您在我们去街亭出发前，已经详细指示应该如何布阵，因此末将以为只要按丞相的方法布阵定能万无一失。但是，马谡作为主将，并不听从我这个副将的告诫，不肯按丞相的方法布阵。"

王平自知今日的审判，后果将关乎军法处置，因此不敢包庇马谡。之后，他继续陈述道："我们抵达街亭时，马谡不知何故，坚持要上山布阵。我虽然反复劝阻，应按丞相的命令，在要道布阵把守，但是马谡非但不听，反而大怒。无奈之下，我只得自己率领五千人马，在山脚以西十里布阵。后来，当魏国大军攻来之时，这五千人马根本难以抵抗。与此同时，马谡所率的主力部队被敌军围在山上，切断水源，一连数日，士兵断水绝粮之下纷纷投降魏军。末将十分清楚，街亭之地事关整个战局，一旦此处失利，就算魏延、高翔等各部赶来援救也无济于事，丞相可以询问他们了解情况。我自认为从始至终严守丞相的命令，也算得上尽心尽职，这一点我可以对天发誓。"

"好吧！王平，你且退下！"诸葛亮听完王平之言，又分别请来魏延、高翔了解战况。最后他才下令："把马谡带来！"

马谡跪在帐前，神情极为沮丧。

"马谡！"

"末将在！"

"你自幼便饱读兵书，精通战法，才华出众。我惜你之才，也亲自督导。此番命你防守街亭之前，我万般叮嘱还授予布阵之法，为何你不肯听我的命令，反而铸成如此弥天大错？"

"我错了……"

"你休得多言！那街亭乃是我军的咽喉要冲。你临行之前我再三告诫，哪怕是拼上身家性命也要坚守此地，不得有误，是也不是？"

"我……无颜见人。"

"马谡啊马谡！你乳臭未干，却如此狂妄自大！我本以为你已长大成人，却没想到你竟如此不堪重用！"

马谡见诸葛亮如此怅然长叹，不禁又恢复到平日恃宠而骄的态度。他涨红了脸大叫道："是不是那个王平胡说八道？当时魏军人多势众，无论派何人驻守街亭，都难以抵挡！"

“你还不住口！”诸葛亮狠狠瞪着马谡，厉声叱道，“你休怪王平！他英勇奋战，与你的败北有天壤之别。他在山脚构筑小寨，在我军全线溃败之后，仍能保持实力，令敌人不敢造次。正因有他这一军的策应，其他的蜀军才不至于全军覆没。而你呢？你不仅不肯听我的命令，也不肯听副将的劝谏，只知道一意孤行，居然要在山上布阵。你简直是愚蠢至极！”

“可是，兵书上说，居高临下，势如破竹。难道兵书错了吗？”

“你实在是个蠢材！”诸葛亮气得浑身颤抖，直欲捂住双耳，“你这个奴才！你只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我如今对你再也无话可讲。马谡，在你死之后，我会为你照顾遗族。我要……你……我只能将你斩了！”

说罢，诸葛亮便别过脸去，对一旁的武士下令：

“将马谡拖出帐外，立刻处斩，将其正法！”

马谡听到此言，浑身一抖，放声大哭：“丞相！丞相！马谡知错了！您今日斩我，可以明大义，我死而无憾！”

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诸葛亮听到马谡此言，也忍不住淌下热泪。

而帐中武士却毫不容情，他们得令后便立刻将马谡从地上拉起，押至辕门之外，便要处斩。

“刀下留人！”

这时忽听一人高喊，原来是刚从成都赶来的使者蒋琬。蒋琬刚刚抵达，便见到马谡被押到辕门外斩首，他连忙喝止武士，冲入营中规劝道：“丞相！请刀下留人啊！如今正是多事之秋，若是将马谡这样的能人处斩，岂不是对国家有失？”

“蒋琬，你竟然为马谡求情，我却实在没想到。治天下者，更需要法度严明。如今四海纷争，纲纪紊乱，正是亟待推行法度之时，否则何以正世？你在求情之前，不妨想清楚。”

“我只是觉得，马谡实在是个人才，将他斩首未免可惜啊！”

“马谡确实是一个人才，但其罪不可恕，倘若今日我徇私枉法，并不杀他，恐怕才是一条大罪。我确实怜惜马谡之才，但却不得不杀他！传我的命令，立刻将马谡斩首，不得有误！”

诸葛亮又派左右到辕门外，督促行刑。于是，马谡被立刻处斩，首级被送入帐中检验。诸葛亮一见之下，不禁以袖掩面，倒地痛哭。

“只怪我当初用人不慎！这都是孔明之错啊！”

时为蜀国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夏五月，马谡年仅三十九岁。

之后，马谡的首级被送到蜀军各阵示众，诸葛亮同时重申严肃军纪。

马谡的首级示众后，诸葛亮命人将他的首级与躯干缝合起来，加以厚葬，其遗族也得到善待。但是，马谡之死一直久久郁结于诸葛亮心中，他总认为是自己派马谡去守街亭的，每每想到他，便难以释怀。

“其罪在我！”

每当诸葛亮想到蜀国的情势危急，自己难以完成先帝的遗托，便觉得责任重大。他一方面为马谡之死而心如刀割，另一方面又觉得未完成皇上之命而自责得欲死不能。在百般为难之下，诸葛亮写就一封奏表，托蒋琬捎回成都，代呈蜀帝。

在诸葛亮的奏表中，充满了愧疚和自责。他首先向皇上认错，承认此次征讨魏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自己用人不当。同时，他也认为是由于自己才令蜀国遭到巨大的打击，消耗了大量的军事资源，向皇上告罪。他在奏表中写道：

臣亮位居三军之首，因此不能由他人代为加罪责罚。自请官贬三等，请皇上收回丞相之职，乞留亮一命，以报国恩！

蜀帝得知远征军大败的消息后，非常痛心。待他读完诸葛亮的奏表，更是烦恼。考虑再三，便派敕使回复：“丞相乃是国之重臣，纵然有失，岂能随意贬斥？请您留任原职，继续鼓舞士气，治理国家为盼。”

诸葛亮答奏道："臣已将马谡斩首，以表严肃军纪之心。倘若不治臣的罪，如此暧昧不清，臣今后便难以肃正军纪、治理国政。还望陛下准奏。"

蜀帝见诸葛亮执意坚持，只得遵照他的意愿，将丞相一职革去。将诸葛亮改任右将军，依旧总督兵马，诸葛亮这才恭谨领命。

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若是遭遇国难，难免士气低迷，民心涣散。但是，蜀国在与魏国对战中虽然战败，但士气反而更加高涨，全国上下都燃起了同仇敌忾的斗志。

"蜀国绝不服输！"

诸葛亮挥泪斩了马谡，更以他的死警醒了蜀国民众。

后人在《襄阳记》中记载道："……时二十万兵闻此皆垂泣。"

一般的败军总会呈现涣散的情形，但正是由于诸葛亮此举，整肃了军纪。再加上诸葛亮自请贬官，自担责任，更让全军将士激情澎湃："这败仗是全军打的，为何只治丞相一人之罪？魏国之仇，我们来日定要加倍奉还！"

因此，马谡之死，没有枉费。

另外，诸葛亮又继续按照战功犒赏众将。除已犒赏老将军赵云之外，还因王平在街亭之战中严守军令，特提拔为参军。

一日，费祎作为敕使来到汉中。他安慰诸葛亮道："听说有大批西城县的百姓，因仰慕阁下的贤德，特意远迁至汉中。咱们蜀国民众闻讯，都感到十分高兴啊！"

诸葛亮闻言，却并不感到高兴，反而痛心地说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您如此说法，倒显得我蜀国的国威尚不足了。"

"请您不要多虑了。听说您还收了一员大将，名叫姜维。皇上也替您感到骄傲。"

"我不过得到一个姜维罢了，却无法弥补街亭大败的事实。此番伐魏之战，还折损了蜀国的大批将士，我实在于心有愧啊！"

诸葛亮在战后一直对自己充满责备，在旁人眼里，他对自己的批评过于苛责了。

还有一次，有人问诸葛亮："阁下有神机妙算之才，您想必已经做好再次出兵伐魏的打算了吧？您若再度出兵，定能报前次之仇！"

"不！时机未到！"诸葛亮却摇头道，"带兵打仗并非仅靠计谋便能够取胜。另外，上次我军对魏国的大战中，虽然我军的兵力远胜对方，却依旧大败，由此可见，能否取胜并不在于计谋的高低和兵力的多寡。"

之后，诸葛亮又闭目沉思了片刻，才继续说道："因此，若想在大战之中取胜，与其增加兵力，不如精减人员，加强训练。另外，尤其需要整肃军纪。如果我有不当之处，请大家一定要直言相告，这才是真正的忠君忠国之道。如果能做到这些，我相信我军定能战胜魏国，一雪前耻。"

后来，汉中的军民得知了诸葛亮的这些言论，大家都深受感动，并时时自勉。一时之间，蜀国上下皆修心练武，只盼能战胜魏国，东山再起。

诸葛亮也抱有再度卷土重来的信念，因此他一直留在汉中，孜孜不倦地做好各项准备。

蜀国军民皆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更加勉励自己奋发图强。因此，蜀国的士气不仅没有萎靡不振，反而更加旺盛。真正的失败并非对魏军的一时战败，而是自己内心认输。如今蜀国上下万众一心，国家便重新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

第九章
断发起誓

魏国在街亭大捷之后，显得更为嚣张自大。国内主战的舆论更是火上浇油，甚至有人呼吁：“我军应该乘胜追击，一举攻入蜀地，永绝后患！”

司马懿担心魏帝被这种舆论所迷惑，立刻上书，规劝魏国不可轻举妄动：“陛下，蜀国一有诸葛亮仍然统领兵马，二有剑阁之险，进攻实属不易。望陛下莫要听信那些谬论。”

司马懿之所以会如此出言规劝魏帝，并非由于他贪图安逸。他从蜀军上次在街亭战败上，预料诸葛亮必定会向陈仓道出兵。因此，他建议魏帝在陈仓道上修筑一座坚固无比的城垒，并推荐杂号将军郝昭在此镇守。

这位杂号将军郝昭是太原人氏，也是一位典型的忠勇之将，手下兵士皆十分强悍。他被魏帝封为镇西将军，领受印绶出发之前，在阙下发誓：“末将不肖，此去把守陈仓，必将保长安、洛阳平安。请陛下抱有登高观洪水之心，不必多虑。”

这厢刚刚制定好对蜀国的战略方针，那厢便接到了扬州司马大都督曹休的奏表。曹休负责防范东吴，在他的奏表中提到：“东吴的鄱阳太守周鲂，早就希望能够成为魏臣。他近来又遣密使来扬州送信，暗授破吴之计。信中尽陈东吴的机密事宜，特呈皇上御览。”

魏帝立刻召集廷议，讨论此事：“周鲂所言究竟是真是假？”

当问到司马懿时，他立刻答道：“周鲂是东吴首屈一指的良将，而

且此人素来诡计多端，因此我判断定是诈降。但倘若他是真心降魏，我们又不应该错失这位良才。我建议将大军分为三路，纵然周鲂有诈，亦可保我军立为不败之势。待我们证明他信中所说的诸事属实后，再定策略也不迟。”

于是，魏国在一个月之后，从洛阳发出三路大军，分别向皖城（今安徽省，潜山市）、东关（今安徽省，含山县南部）和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挺进。

魏国的行动立刻被东吴探知，而且东吴似乎早有准备。

首先，东吴做出了相应的军事调整，封陆逊为辅国大将军、平北都元帅，奋威将军朱桓和绥南将军全琮分任左右都督，统率江南八十一州的精兵，三路人马北上迎敌。

途中，朱桓向陆逊献上一计：“扬州司马大都督曹休是魏帝的亲族，他身为金枝玉叶才能镇守扬州（今安徽省境内）。但是此人虽然门第显赫，却不见得才智出众。而且听说他早已中了周鲂的反间计，如今尽在我方的掌控之中。因此，他只有两条退路，一为夹石道，二为挂车路。此两条退路皆为山中险峻之处，适合我们设下奇兵。元帅若下令，我愿与全琮设下伏军，定能将曹休生擒而来。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曹休为人质，一举拿下寿春（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

陆逊听朱恒说罢，仔细考虑过却不予采纳：“咱们大可不必如此操之过急，可以尝试一些其他的办法。”

之后，陆逊命诸葛瑾率军镇守江陵，防守司马懿之军。

另一方面，由于周鲂对曹休施行了反间计，因此吴军便先从扬州下手。

其实，曹休并非是那种轻易上当之愚人，若非周鲂煞费苦心地经营，曹休绝不会轻易被周鲂所骗。

曹休奏明魏帝后，魏帝命司马懿率军南下，与周鲂叛吴相呼应。之后，曹休便来到皖城与周鲂商议。

曹休见到周鲂后，为了打消所有顾虑，特意叮嘱周鲂：“魏国朝廷

已经接受了你的计谋，并派出三路大军南下。我最后问你一遍，你之前所说叛吴之言，确实当真？”

“周某绝无半点虚言。倘若都督仍有顾虑，可以扣下我为人质。”

“哎！我并不是怀疑你，只是此事关系重大，容不得半点闪失。只要我们齐心合力，便能一举打败东吴，你为魏国立下大功，也会平步青云，成为朝中重臣。此事也事关曹某的脸面，因此不得不谨慎为好。”

“都督，看来您仍对我不放心呐！”

“你也莫怪我再三确认。倘若你我互换身份，你想必也会慎之又慎，生怕出错。”

“周某明白。”周鲂说话间突然抽出一柄短剑，将自己的发髻割下，放在曹休面前。之后，他更是低头呜咽起来。

曹休惊道：“你这是何苦呢？身体发肤乃父母所赠，你应该珍惜才是……”

“都督，周某见您不肯相信于我，恨不得自刎以明心志。我以此发起誓，周某一片真心，只盼都督明察！”周鲂一边说着，一边浑身颤抖，痛哭不止。

曹休见状也不禁眼眶一热：“在下不过一句戏言，却让你割下发髻明志。你放心，我相信你就是了。”

曹休自此便将心中顾虑一扫而光，他拉着周鲂一边畅饮，一边共商对付东吴的战术，之后便回到扬州。

正巧建威将军贾逵来访，得知周鲂降魏后，贾逵却说道：“都督，这个周鲂割发明志，倒叫人觉得可疑。此事恐怕还有蹊跷，请都督切莫轻易出兵。”

“此话怎讲？”

“周鲂可曾与您约定，由他引领去东关？”

“正是如此。”

“我看都督还是先留在扬州，静观时局变化为好！”

曹休不以为然地抽了抽鼻子，揶揄地答道：“你是不是想让我留在这里，你自己去东关立头功啊？你想得美！”

第二天，曹休便毅然下令：“出兵东关！”

贾逵见劝阻无效，只得无奈地看着曹休领兵出城。他自己则落了一通埋怨，只能负责守营。

周鲂早已率领手下在途中等候。他自充向导，为曹休之军引路。

曹休在马上问道：“前方的山十分险峻，名叫什么？”

“回禀都督，那是石亭。”

“离东关有多远？”

“都督，只要我们翻过石亭山，便可依稀看到东关。您若将大军屯于石亭，则东关唾手可得。”

曹休十分高兴，立刻按周鲂的安排，在石亭山各处要冲扎下营来。两天后，忽然有探子来报：

“西南山脚一带好像有吴军走动，探不清有多少人。”

曹休闻讯连呼意外，他记得周鲂保证过此处绝无任何吴军驻扎。但没过多久，又传来了消息：

“周鲂连同自己的几十名部下，昨夜都去向不明。”

“什么？周鲂不见了？”曹休捶胸顿足地怒骂，“这个周鲂，没想到他竟敢诓骗于我！想当初他还割下发髻来起誓，真是个卑鄙小人！张普，你速领兵出击，将那些吴兵歼灭！”

曹休虽然明知已身处险境，但他仍未看清整个事态的严重性。他的部将张普也鲁莽地表示：“都督，且待末将出马，扫清那些吴军！”

之后，张普便自领一军，冲下山去。

但不料山脚处的吴军着实不好对付。那是东吴以精锐之师著称的徐盛之军。

“糟糕！敌众我寡，咱们赶紧撤！”

不多时，张普便被徐盛打得落花流水，狼狈而归。

曹休此时才觉得不妙，脸色更是不比平常。但是，他自恃所率的人马众多，仍然不肯轻易服输。他又对张普等人说道：“待我以奇兵取胜！明日辰时，我要亲率两千骑兵下山，佯装败走。张普和薛乔率领三万人马，分别在石亭南北两侧设下埋伏。到时候咱们三方联动，定能将徐盛打得望风而逃！”

曹休刚刚着手反攻，吴军则丝毫不留给他们准备的时间。当晚，吴军便发动突袭，曹休尚未准备完毕，便已被吴军打乱了计划。

原来这正是周鲂和陆逊共同制定的计划：先由周鲂诈降，将曹休引至石亭，再由徐盛围剿歼灭。如今曹休已中计而来，吴军便调动了全部兵力，早已将石亭牢牢围住。

陆逊对曹休的计谋早已有所察觉，因此特意在发动前夜便分兵绕至石亭背后，先在南北山麓设下伏兵，之后亲自指挥大军，摆出正面攻击的架势。

此前，吴军大将朱桓早已攀至石亭背后的山中设伏，不料正巧遇到魏将张普。张普正在后山巡视己方伏兵。

由于当时山中一片漆黑，张普误以为对面是自己人，于是大咧咧地问道：“你们是哪支队伍？为首大将是谁？”

“我乃东吴的精骑，大将朱桓！”

朱桓摸黑悄悄上前，断喝一声便一剑将张普砍死。

计划赶不上变化，吴军立刻展开一场夜袭，曹休的中军来不及准备行动，便已陷入了一片混乱。

曹休束手无策，只得夹在乱军之中，逃往夹石道。

那里早已设下吴军埋伏，而魏军慌不择路，正被伏兵所拦。一时之间，吴兵将魏军团团围住，砍杀无数魏兵不说，更是俘虏了上万名降兵。

仅有个别魏兵得以侥幸突围，他们早已丢盔弃甲，更遗失了马匹武器。一群人几乎赤身裸体，跟在曹休身后逃命。

此时的曹休还以为自己难逃生天，他事后想起仍心有余悸：“我竟然能死里逃生，实在是始料未及啊！”

原来，正是贾逵赶来搭救曹休。贾逵之前劝阻他出兵，而遭到一番嘲讽，但在曹休出兵后，仍感到不妥，便私自带一军追来。幸好他及时赶到，才将曹休救了出来。

曹休首战大败，令司马懿和万政所率的另两路魏军陷入被动的局面。最后，三路大军不得已，只得一起撤退。

另一厢，陆逊斩获魏军大批战利品，以及数万降兵。他班师回到建业之时，吴侯孙权亲自迎至宫门，并以天子御盖迎接陆逊，大为赞赏：“爱卿，此番你为国家立下如此大功，实乃东吴的栋梁！”

孙权更对那位断发的周鲂赞道：“你如此成就，当名垂千古！”

周鲂平步青云，被封为关内侯。

第十章
后出师表

蜀吴联盟的关系，暂时未发生变化。

早在蜀国征讨南蛮之前，也就是魏国曹丕建造大舟企图侵犯东吴之前，诸葛亮便派邓芝去东吴，希望重修旧好。东吴接受了蜀国的示好，也派张温回访蜀国，重新结成了蜀吴同盟，商定共御外敌。直至诸葛亮南征胜利归来，蜀吴的这种联盟关系一直维持着。

由此也可以看出，魏国之所以在街亭大胜蜀军后，便立刻调转矛头，指向东吴，其主要原因是魏国十分忌惮这个蜀吴联盟，而曹休误中周鲂的诱敌之计，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

蜀吴同盟的主要内容，便是在两国之中任何国家若遭到魏国侵犯时，另一个国家必须立刻举兵打击魏国，反之亦然。

正因如此，吴蜀两方在祁山、街亭展开对战时，东吴便立刻整顿兵马，攻向魏国侧翼。

魏国一直对蜀吴两方结盟十分关注，也一直严加防备。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周鲂的一招诱敌之计，便立刻点燃了魏吴两军的战火。

但是，在吴军大胜曹休后，却并未乘胜追击，而是迅速撤兵，究其原因，乃是东吴认为自己已经履行了条约，做到了在魏蜀开战时，东吴必会攻魏的承诺。因此孙权立刻派使节前往成都，向蜀帝夸耀自己信守承诺，并展示了战果："东吴一向重视吴蜀联盟，因此特在石亭狙击魏军，便是证明。若贵国军师诸葛亮欲继续攻魏，我们依旧会信守承诺，在侧面干扰魏国。到时候，在我们两方的联手之下，定能打败魏国。"

而另一厢，曹休由于在石亭一役大败而归，死里逃生。他百般羞愧下，逃回洛阳不久便染上痈疽病去世了。

曹休作为魏国的元老重臣，又是魏帝的亲族，因此曹叡敕令厚葬。

当时，司马懿原本在南境防御东吴，他听说曹休病故的消息后便立刻动身，星夜兼程地赶回都城参加葬礼。朝中众臣对此大惑不解："都督，您为何如此重视曹休的葬礼，特意急忙赶回来呢？"

司马懿答道："我军在对蜀国的战役中虽在街亭取得大胜，却在石亭败于东吴。诸葛亮得知此讯后，必定立刻起兵，卷土重来。到时候，若是陇西告急，这满朝文武又有谁能去抵挡诸葛亮？我早料到此中利害，便提早赶回准备。"

众人听罢，面露讥讽："这个司马懿，竟然好生胆怯！他定是认为吴军远远强于蜀军，生怕自己在南境对付不了吴军，才特意回来再对付蜀国罢了。"

虽然众人的毁誉褒贬不一，但司马懿却毫不在意。他依旧我行我素，每日充满自信，悠然上朝，继续留在洛阳。

而诸葛亮此时身在汉中。自蜀军在街亭之役战败撤回后，诸葛亮一直忙于整顿军备，勤于练兵，并按计划储存粮草。他时时留意天下大事，伺机向魏军发动反攻。

蜀国得知吴军在石亭取得大捷，便下令赐酒三军。某晚，诸葛亮特向众将传达蜀帝的意思，并取来美酒设宴款待众人，以犒劳蜀军坚忍的奋斗。

正当众人把酒言欢之际，忽然狂风大作，将庭中一棵老松树吹折。诸葛亮见状，眉头轻皱，却不愿因此扫了众人的兴致，仍若无其事地和大家继续饮酒。这时，忽有侍卫来报："赵云之子赵统、赵广二人，正在外面求见。"

诸葛亮闻言，脸色骤变，他险些摔了手中的酒杯，叹道："不妙啊！老松刚被狂风吹折，赵云之子便到了……"

诸葛亮不祥的预感果然灵验了——赵云的两个儿子带来了一个噩

耗：“家父已于昨夜病故了。”

诸葛亮闻讯后，十分悲痛：“赵老将军自先帝起便一直追随，乃是蜀国之栋梁。如今不幸病故，不但蜀国痛失了一位大将，我也若失去了一条臂膀一般。”说完，不禁潸然泪下。

这个噩耗传至成都，后主刘禅更是失声痛哭：“想当年，若非赵老将军舍命相救，朕恐怕早就死在当阳的乱军之中了！如今赵老将军撒手人寰，叫我如何不悲伤！”

于是，刘禅立刻颁布诏令，将赵云谥为顺平侯，并以国葬之礼厚葬，墓地设在成都郊外锦屏山之东。赵云的长子赵统被封为虎贲中郎，次子赵广为牙门将，令其为父守坟。

这时，一位近臣奏道：“诸葛亮将军从汉中派来使者杨仪，正在殿外等候皇上谒见。”

杨仪入宫后，恭敬地呈上诸葛亮的奏表。这一次，诸葛亮写就了再次誓师北伐的《后出师表》。刘禅伏案阅读。只见表中写道：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在奏表的一开始，诸葛亮便直言主战的理由。他之所以这么说，便是针对当时在成都中有许多消极的言论，他主张积极出兵的同时，也表示了个人的责任重大。

他同时提到，北伐曹魏的战争绝非一朝一夕便能达成的。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靠众人锲而不舍地攻克难关，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诸葛亮的笔调十分谨慎，他分析了蜀国与魏国实力的差异，也同时提醒众人绝不可妄自菲薄。另外，他还解释到自己长年留在汉中，不解征衣地整顿军务的六条理由。他发誓无论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一定会完成先帝的遗托。最后，他还写道：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二十倍于吾之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谨呈表以仰圣断。

建兴六年冬十一月

这篇《后出师表》读后，令人顿感悲壮。

在此之前，诸葛亮注意到魏国在边境对吴作战失利，且曹休病殁，魏国上下正处于气势削弱、斗志涣散，而且西部防守薄弱之时。因此，他才特意上表，认为此时正是出兵北伐的良机。

后主读罢表后，立刻准奏。

于是，杨仪又日夜兼程地赶回汉中，将刘禅的旨意带回。诸葛亮领旨后，立即下令："出征！"

蜀国的三十万大军，经过半年多的休整，实力大为增强。诸葛亮一声令下，大军立刻向陈仓道进发。

此时，诸葛亮四十八岁。

在隆冬的严寒之中，险峻的陈仓道更是崎岖难行，四周的高山皆被皑皑白雪所覆盖。蜀军将士在风雪中艰苦跋涉，眉毛和马缰都挂上了冰霜。

魏军的守边将士发现了汉中的行动，他们十分震惊："大事不好！诸葛亮再度领兵而来，蜀国大军有数十万人之多，我国需立刻准备应战！"

急讯飞传至魏都洛阳。顿时，洛阳城上下人心惶惶。魏军刚刚被吴军所打败，尚未恢复过来，如今蜀军又来攻击，他们一方面担心若全力抗蜀，吴军可能会乘虚而入，另一方面则顾虑到若再次挑战吴军，蜀军定会在后方攻击。如此一来，魏国难免深陷两面夹击的困境，而不久前曹休的大败也令魏军的士气大跌。

"诸葛亮再度带兵来犯，不知哪位将军愿意替朕前去镇守长安，保家卫国呢？"魏帝曹叡无奈，只得召集群臣商议。

大将曹真在廷上，面带羞愧地说："启禀陛下，此前臣曾镇守陇西，在祁山与诸葛亮对阵，最终无功而归，十分惭愧。臣日日思虑，如何戴罪立功。近日，臣得到一员大将，此人能使一柄六十斤大刀，双手能开铁胎硬弓，骑一匹千里征马，身藏一对流星锤，百发百中，十分厉害。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在此国家危难之际，正可以命他担任先锋，为国征战沙场。"

魏帝正求才若渴之时，听完曹真的介绍十分高兴，便立刻将此人召来。

过不多时，只见殿上走来一位身高膀大的武将。此人身高九尺，面黑睛黄，熊腰虎背，好一派傲岸之气。

"果然是一位英雄好汉！"魏帝曹叡一见此人便十分高兴，忙问曹真，"他是哪里人氏？"

曹真也显得十分骄傲，对那人吩咐道："王双，你还不赶快自我介绍！"

那人连忙拜倒在地，朗声答道："启禀陛下，小人名叫王双，字子全，陇西狄道人氏。"

"好！朕得此猛将，实乃吉兆啊！蜀军胆敢来犯境，实在是自不量力！"魏帝当即封王双为虎威将军，任前部大先锋，并赐锦袍金甲，"王将军，你的身材高大，需配一件合适的战袍才是。"

之后，魏帝转身对曹真激励道："过去的失败不要紧，只要我们能总结经验便足够了。朕再次封你为大都督，请你率领魏国大军出战，一雪前耻，将诸葛亮的蜀军彻底击碎！"

曹真接过魏帝赐予的印绶，领旨谢恩。

之后，他便率领十五万魏国精兵，从洛阳出发前往长安，与原本镇守长安的郭淮、张郃二将会合。曹真分兵把守各处要地，做好准备，迎战蜀军。

与此同时，蜀军已行至陈仓道的途中，忽然遇到一座城池阻住去路。此城位于三面陡壁之中，将去路牢牢堵住，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

开之势。

原来，在蜀兵撤军之后，魏国料到蜀国必定还会卷土重来，因此提前在陈仓道修筑了陈仓城，由一位忠诚名将郝昭把守。

“我军在风雪之中行军不易，如今这陈仓城将大路封住，又有魏将郝昭把守，若要从此通过，实在难上加难。我们不妨另选他路，改从太白岭鸟道出祁山如何？”

虽然众人纷纷建议弃走此路，但是诸葛亮却坚持己见：“无妨！倘若我们连这等小小的陈仓城都攻不破，即使出了祁山，又如何能破魏国的大军？陈仓道之北便是街亭，我们必须先将此城拿下，再以此作为据点，以便下一步行动。”

诸葛亮遂命魏延攻城，但是一连数日，魏延却始终难以攻克城池。

这时，阵中一位将官靳祥到帐中献计，他自称与守将郝昭是同乡好友。靳祥说道：“小人与郝昭既是同乡，又是至交。自我迁到西川之后，便与他失去了联系。若是派小人进城，对其晓以利害，必能劝他投降。”

诸葛亮思索后，点头答应，请靳祥前去劝降。于是，靳祥独自一人来到陈仓城下，对城头高喊：“我乃郝昭之友靳祥是也！与他本是故交，特来求见。”

郝昭一见之下，确是故人，便下令打开城门将靳祥迎进城来。

“好久不见！”

“是啊，郝将军，你一点没有变化啊！”

“靳祥啊，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我此番前来，是想向你引荐一个朋友。”

“噢？你要引荐的是何人？”

“不是别人，正是蜀国的诸葛孔明。”

郝昭一听，立刻勃然变色：“你走吧！立刻离开这里！”

“郝将军，你怎么生气了？”

“你还不清楚吗？我乃魏将，你是蜀官，诸葛亮更是蜀国的丞相！你若是来叙旧便好，若是劝降的，恕郝某难以从命！”

“郝将军，请你暂息雷霆之怒。今日我之所以来见你，正因为你我曾是故交。如今你仅凭这几千魏兵，如何守得住小小的陈仓城？蜀军有数十万大军兵临城下，这胜败想必你也早已分明。我是怕你白白送死，岂不可惜？”

“住口！”郝昭再也听不下去了，他愤然起身，手指城门，高声喝道，“休得多言，你快走吧！”

“哎！郝将军，你别急着赶我走啊！诸葛丞相嘱托我的差事，我还没干完，怎能回去呢？”

“哼！来人啊！”郝昭叫来几个兵士，下令，“将这位客人绑在马背上，送他出城！”

“得令！”

于是，手下牵来马匹，将靳祥强行推上马鞍，拉至城门处。郝昭命人打开城门，向马臀狠狠地抽了一下，马儿吃痛，向城外狂奔。

靳祥无奈，只得回营复命。他将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禀明诸葛亮，之后更是满腹怨气：“唉！他怎么如此固执！”

诸葛亮仍十分看好郝昭，遂命令靳祥再次进城游说。靳祥回到陈仓城下，对着城头高喊：“郝昭！我又回来了！请你好好听我一句忠告吧！”

郝昭闻声，便在城楼现身问道：“你怎么又回来了？”

靳祥在城下高呼：“郝昭啊郝昭！你不过孤城一座，又怎能抵挡蜀国大军？都是我们蜀国丞相惜才，才命我再次前来。兄弟啊，你莫要固执己见了，赶快打开城门，咱们也好一续老友之情啊！”

“呔！靳祥！你还不闭嘴！我念在你我身为故交，才没有立刻下令放箭。如今你我身在战场，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老友之情。郝某既然领了魏国的印绶，就要效忠朝廷，哪怕城中的守兵不多，也绝不会轻易投降！你这匹夫，还不速速离开，再要多言，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说罢，郝昭便转身离开。紧接着，城楼上响起了击发箭弩的铮铮之声，靳祥只得沮丧地返回营中，如实回禀：“丞相，那个郝昭十分固执，我实在劝不动了！”

诸葛亮听罢，下令道：“也罢！待我亲自出马，拿下陈仓城！”

第十一章
二出祁山

之前，诸葛亮在汉中的一年中，不仅整顿了军队，更是升级了兵器。

他将骑兵队进行了重新编制，专门选择了善于骑射的兵士并严加操练，大幅度提高了骑兵队的突击能力。另外，诸葛亮在各军中的弓弩手中选拔了能人，组成了一支专门的部队，并配备了新式兵器“连弩”。

所谓“连弩”是由诸葛亮独创的一种高杀伤力的兵器。这种连弩上可装有八寸长的铁锋短箭，只要击发机关，可以一次连续射出十支短箭。

另外，还有一种更为厉害的武器，名叫大连弩，又称飞枪弦。这个大连弩的杀伤能力更强，可以射穿铁甲。发射大连弩时，须五人合力拉开弩弦。此外，还有一种可以射石弹的石弩。

诸葛亮不仅升级了蜀军的武器，更改良了蜀军浑身上下的盔甲，使兵士行动更灵活。在辎重运输上，诸葛亮还发明了木牛流马这种特殊车辆。

后世一直广为流传诸葛亮改造兵器的故事，另外，诸葛亮对于兵法的巧妙应用也备受后人的尊崇。除了著名的八阵法之外，诸葛亮还赋予了孙武、吴起的兵法以及《六韬》等兵法以新意。他对兵法的运用也对后世战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回到陈仓城战场，郝昭仅凭三千魏兵，独守陈仓小城，陷入了蜀国大军的团团包围之中。

尽管敌众我寡，但郝昭却坚持对魏国的赤胆忠心，他手下的将士也被其所感，殊死保卫城池。

“立刻攻城！倘若魏国的援军赶到，这城便更难攻下了。”诸葛亮立刻下令发起总攻。

在攻打陈仓城之战中，蜀军首次使用了云梯、冲车这两种新式武器。

所谓“云梯”，便是可以升高，一直将士兵送上高处的梯子。士兵可以站在梯子之上，周围由木板作为盾牌，保护高处的士兵安全。这样，蜀兵便可居高临下，窥见城中动静，还可以使用连弩、石弩。将敌人打退后，云梯上还可以伸出无数短梯，如同在空中架桥。士兵可以沿着短梯爬至城墙上方，再顺着绳索进入城内。

“冲车”是搭载云梯的车辆，可以推送云梯自由移动。冲车上设有机关，连接着云梯上的吊钩，可由几名士兵操作，用绳索将各种武器吊到云梯上，以便随时展开高空攻击。

郝昭在城头看见蜀军架起了无数云梯，用冲车载着攻来，将陈仓城外包围得水泄不通。他命魏兵准备好火箭，在云梯靠近时便一声令下，从城头放出无数火箭，守城士兵同时向城下抛掷许多油壶。

云梯和冲车皆是木造，被火箭射中后立刻被引燃。可怜攀爬云梯的蜀军士兵被大火所吞噬，或坠落而死。

在魏军的火攻下，云梯和冲车的攻势被破，诸葛亮立刻下令变阵：“撤回云梯，运来土石，将城壕填平！”

蜀军从四处山上运来土石，企图将城壕填平。与此同时，城内魏军也加紧防御工事，从内部将城墙进一步巩固起来。

“挖掘地道，从地下攻入！”

诸葛亮见状，便下令从城外挖掘地道，企图从地底入城。郝昭发觉后，立刻下令在城墙内部挖了一条壕坑，并以水灌满，拦住蜀军的地道攻势。

云梯冲车不成，填平壕沟不成，挖掘地道也不成。诸葛亮在攻打小

小的陈仓城时，竟屡屡遭遇挫折。他这位身经百战的军事家也深感棘手。

“一晃便大半个月了！”

诸葛亮率领的蜀军被这座陈仓城拦住了二十多天尚难以通过，他十分感叹。此时，又接到前方的快马急报：“报！魏军先锋大将王双正赶来此处！”

诸葛亮闻讯，频频扼腕：“好恼！魏国的援军这么快就赶来了！谢雄！我命你立刻前去，阻击敌军！”

诸葛亮派谢雄为主将，又命龚起为副将，各率三千兵马去阻击魏将王双。同时，他又下令大军后撤二十里，防止郝昭乘机出城，两面夹击。

诸葛亮率领蜀军退到城外二十里处，重新扎下营寨。但未及他站住脚跟，就接到了接二连三的战报，前线的战局屡屡失利，让他颇为担忧。

不仅如此，他们还陆续接到前线败回的蜀兵。这些刚刚赶去阻击魏国援军的士兵带回来前方大败的噩耗：“谢雄将军上前阻击魏军，但没过两三个回合，便被敌将王双斩于马下。副将龚起连忙上前去增援，但他也难以抵挡，两人一交手便被王双斩死。那个魏将王双的武艺高强，好生厉害！咱们两位大将都抵挡不住，我们只得落败而逃。”

诸葛亮闻言大惊，他急令廖化、王平和张嶷三人立刻领兵，再去阻拦王双：“你们速速赶去！倘若王双的援军与城中守军会合，那么我军若想取胜，便是难上加难！”

与此同时，魏军先锋王双顾不得天气严寒，一路跋涉，日夜兼程，赶来增援陈仓城。

而蜀军却屡屡遭受打击，首先派去阻击的蜀军大将谢雄和龚起已被斩杀，之后赶去增援的廖化和王平，也难以抵挡魏国大军的冲击，被打得节节败退。

不仅如此，蜀国大将张嶷还在乱军之中被王双追杀。王双挥舞一把

重六十余斤的大刀，连连向张嶷身上砍去。张嶷刚刚险险避开刀刃，却又被王双扔出的流星锤击中后背，险些丧命。

魏将王双善使一把大刀，但他身上还藏有一件秘密武器，那就是一对流星锤。这流星锤是用链条所系的铁球，平时被王双藏在身上，趁敌人出其不意时，王双便抛出流星锤，屡屡能取得成功。

张嶷被流星锤击中后，立刻口吐鲜血。虽得到王平和廖化的拼死相救，但他再也难以支撑，生命垂危。

大将遭难，蜀军更是人心惶惶，阵形被魏军冲得落花流水。而反观魏军，连连得胜之下，士气大振。

剑指前方，一路奋进！王双率领魏军的两万先锋部队，一路直奔陈仓而来。抵达城外后，他立刻命手下升起狼烟，通知城内援军已到的消息，之后便一举将城外的蜀兵歼灭，重新布下阵势。

从蜀国大本营可以遥遥望见魏军连绵而来的车队一眼望不到尽头。不仅如此，魏军还不断运来大批木材，前线士兵加紧巩固营栅，挖掘战壕，严阵以待蜀兵的再次进攻。

诸葛亮观察到这些情形后，整日苦思对策，却总是难以想出破解之计。他不由得焦虑万分。

姜维看出诸葛亮的心事后，便开口宽慰：“丞相，您何须忌惮区区小城。陈仓城不足以牵扯如此精力。”

“哦？姜维，你此话怎讲？”

“我认为，如今我们不妨采用一个‘离’字为好。想我蜀军的数十万人马，如今却被敌人这座陈仓小城所牵制，未免有些得不偿失。”

“没错！我们确实应该‘离’了！”

诸葛亮听闻姜维说起“离”字，立刻茅塞顿开。他不再在陈仓与魏军纠结，而是立刻改变全盘战略。在陈仓当地，他只留下魏延一人与敌军对峙，同时派王平、李恢各领一支人马前去扼守住街亭的要隘。而他自己则从陈仓战线上悄悄脱身出来，与马岱、关兴和张苞等人一起绕道斜谷山路，引蜀国大军改向祁山进发。

魏国方面，当长安连连收到王双传来的捷报后，立刻举国欢腾。大都督曹真更是大喜过望：“哈哈哈！看来王双连连大胜，一扫诸葛亮的威风！蜀军连遭惨败，这场战役的胜负已定！”

正在这时，护军大将费耀从祁山山谷抓到一名俘虏，派人送至曹真营中。曹真断定此人定是蜀国的奸细，命人将他押进大帐，打算亲自审问。

可那名俘虏却支支吾吾不肯吐露实情，反而谨慎地环顾四周，伏地说道：“回禀大人，小人并非蜀国的奸细。实在是有要事禀报，请大都督屏退众人，否则小人不敢言明啊！”

曹真见此人说话吞吞吐吐，便将左右屏退。蜀兵这才一边从怀中掏出一封密信，一边吐露实情：“启禀大人，小人乃是姜维的贴身侍从。”

曹真连忙接过密信，展信阅览。只见信中的字迹果然是姜维的手笔，姜维字字滴泪，才写成此信：

罪将姜维，因误被诸葛亮设计诓骗，不得已委身于蜀营之中。我曾食魏禄，深受魏恩，却无以为报。我的老母亲身在旧国天水郡，我整日思母心切，却难以在膝前尽孝，实在惭愧。

姜维又接着写道：

今幸逢蜀兵西出，罪臣终于找到一个将功赎罪的良机。还请您能体谅罪臣对于魏国的一片忠心，依照我拟定的计谋，亲率大兵来讨蜀军。届时，我将作为内应，一举将诸葛亮擒获，献于大都督面前。罪臣此举，只愿能将前罪洗清，以便再仕大魏。请大都督体察罪臣之心，速赐来命。

姜维还另附一页纸，详细地将内应之计一一写明。

读罢姜维的密信，曹真十分惊喜。他认为姜维之计可以奏效，自己也可以一箭双雕，不仅可收回良将姜维，更可大破蜀军，说不定还能一举擒获诸葛亮。于是，他重赏来者，命他速回蜀营禀报姜维，就说自己必将依计而行。

打发来人走后，曹真便请费耀进帐，与他商量如何执行姜维的内应

之计："你看，姜维出了一个妙计。我只需假意发兵讨蜀，然后一遇到敌人便诈败而逃。姜维会在蜀阵中举火为号，到时候我们只需杀个回马枪，便可与其里应外合，一同夹击蜀军。姜维的计策，可真是妙啊！"

"大都督，臣倒有些顾虑。"

"哦？你何出此言啊？"

"想那蜀国丞相诸葛亮素来诡计多端，而大将姜维也绝非等闲之辈。他贸然派人送来密信，恐怕其中有诈。"

"哎！你何须如此多疑？"

"我以为，大都督不妨留守大本营，不可轻去。请授我一支人马，自去讨伐蜀兵。倘若姜维当真作为内应，生擒诸葛亮，则皆大欢喜，大都督也可以尽领军功。如若不然，这一切责罚，都由我来承担就是。"

曹真认为费耀言之有理，便授他五万精兵，进军斜谷方向。

魏军初入峡谷，便遇到蜀国的哨兵。那些蜀国哨兵一见到魏军的大队人马，未曾抵抗便逃走。费耀领兵一路追赶，又遭遇几队蜀军。一连几日，双方你来我往，各自试探对方，却未真正展开大战。

几日之后，蜀军的兵力日渐增多，而魏军则因高度戒备，时刻提防蜀军偷袭，而显得疲惫不堪。

这一日，魏军进军至四峡谷附近，忽听耳畔几声鼓响，四面山上旌旗翻滚。只见对面一队金铠铁甲的骑兵，簇拥着一辆四轮车来至阵前。

"不好！诸葛亮来了！"

魏军士兵一见到四轮车，便心中生惧。双方尚未交手，魏军已经自乱了阵脚。

费耀远远望见诸葛亮端坐四轮车中，立刻对手下大声督战："兄弟们！大家莫怕那个诸葛亮！咱们此番前来讨伐蜀军，正要将他生擒活捉！大都督已经布好了计谋，我们只需假意上前冲杀一番，便可诈败而退。咱们在对方军中早已设好内应，只需见到举火为号，便可再次冲击。到时候，咱们里应外合，定能大破蜀军，拿下诸葛亮，立得大功一

件！”

费耀布置完毕，立刻催马上前，对着诸葛亮的四轮车高声叫骂：“呔！诸葛亮，你刚刚败在我军阵下，怎么又胆敢再来挑衅，真是不知羞耻！”

诸葛亮则不屑地瞥了费耀一眼，不耐烦地答道：“我不与你这等无名小卒说话，快叫曹真出来！”

费耀勃然大怒，高声骂道：“啊呸！你怎敢说出我家曹大都督的名号，他贵为皇亲国戚，岂是你这等反贼说见就能见的！”

诸葛亮不再答话，一挥手中羽扇，两旁便冲上两支队伍，分别由马岱和张嶷率领，以猛虎下山之势向魏军攻去。

费耀见蜀军的势头正猛，不肯正面迎击，指挥手下按计划先行后撤。

魏军且撤且战，一路后退之时，一直留意蜀军阵中的动静，只等着内应举火为号。

费耀也在马上翘首以盼，只等着蜀军阵中火起之时。不知不觉，魏军已退了三十里地，这时，忽见蜀军背后冒起浓烟，心知事成。费耀乐得连拍鞍座，大叫道：“太好了！那定是姜维的信号！他果然叛了蜀军，接应我们了！”

于是，费耀命大军调转方向：“听我命令！立刻反攻！”

魏兵见蜀军阵中的光景和之前费耀所说一致，立刻士气大振。数万魏军将士抖擞精神，呐喊喧天，向蜀军反扑。

蜀军似乎未料到魏军会有如此激烈的反扑，一时之间阵形大乱。追击的蜀军四下奔逃，丢盔弃甲，被打得落花流水。

“奇怪？诸葛亮到底在哪里？”

费耀猛催胯下战马，一路深入蜀军，奋力追杀。他一心以为定能追上诸葛亮的四轮车，便可取其首级。

“不要去追赶蜀国的败军，大家给我追上诸葛亮！”

五万魏兵在狭长的山谷之中奋勇追击。他们直奔火光燃起的地方行进，只见大火点燃了漫山的枯树，烈焰将山上的积雪融化，滚滚浊水不断涌落谷底。

但是，无论魏军如何追击，却似乎摸不到蜀军的踪影。不仅如此，峡谷的尽头还堆满了巨树和大石，魏军一时有些进退不得。

“姜维到底在哪里接应我们？敌人到底在何处？”

费耀正在踌躇之时，突然醒悟——原来自己这五万兵马中计了！待费耀醒悟过来时，他不禁浑身颤抖。

但是，此刻为时已晚。只见从峡谷两侧的高山之上，不断滚落无数大树巨石，火药油柴。魏军被困在谷底，无处逃生，被砸死的人马尸横遍野，哀号之声不绝于耳。

“不好！快撤！”费耀惊慌失措，却也难以抵挡。他只得混在四散逃命的魏兵之中，慌不择路地逃向小路。

正当费耀仓皇逃命之时，忽听耳畔几声鼓响，迎面驰来一队人马，挡在山谷小路上。费耀定睛一看，发现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送来密信的姜维。费耀不禁怒火中烧，破口大骂：“好你个姜维！你不仅背叛魏国，更设计诓骗，你好大的胆子！”

姜维策马上前，面露讥笑：“哦？怎么曹真没来，你费耀倒来了？我本想捕鹤，不料只逮了一只乌鸦。哼！你不要再逞强了，还不快快摘下头盔，速速投降，省得姜某亲自动手！”

“啊呸！想让费某投降，你痴心妄想！”费耀虽然嘴硬，却清楚自己绝非姜维的对手。他只得趁姜维不备，拨马便逃。

但无论费耀往哪个方向逃，四面八方的各条山间小路早已被蜀兵封得严严实实。不仅如此，蜀军还不断向谷中抛掷整车的油柴和松明，熊熊大火在谷中燃起，宛如一片人间地狱一般。费耀发现难以逃生，只得长叹一声，拔剑自刎：“天绝我矣！”

与此同时，蜀军一边在谷顶高喊：“想活命的，就爬上来！”一边放

下许多绳索。魏兵争先恐后地抢夺绳索，拼命爬到山上，但仍有大半魏军难以逃生，被大火吞噬了生命。

战后，姜维回营便向诸葛亮请罪：“末将此计虽然奏效，但未能拿下曹真，还请丞相责罚。”

诸葛亮微微一笑，安抚道：“两军对战之时若想以计取胜，总会有各种情况。姜将军此番精心设下一个妙计，却未能达到设想的目的，未免有些可惜。须知计谋虽好，却不可多用。真正的好计唯有在能取得大胜之时，方可使用。此乃用计之妙处！”

第十二章
兵粮告急

另一方面，自从司马懿从魏吴边境回到洛阳后，一直留在京城。魏国群臣对他此举一直颇有微词，大家都觉得司马懿应该回到边境驻守，而不应久留洛阳，无所事事。

而到后来，每日传来魏蜀前线的战报，不仅得知诸葛亮再出祁山，而且魏国守军抵挡不利，连连惨败不说，还折损了好几员大将。这时满朝文武才闭了嘴，他们打消了对司马懿的猜忌，改而佩服他的先见之明。

在魏国都城洛阳之中，有一些只会动嘴皮子的批评家。这些人无论对于任何事情，总喜欢自以为是地点评一番，以彰显自己的智慧过人。当他们得知魏军在祁山战败时，自然将评判的矛头指向了曹真。

“我军兵多将广，到底是谁在祁山督军，竟然不胜反败？那个大都督曹真，到底懂不懂带兵打仗？”

魏帝曹叡自然也能听到洛阳中的诸多议论，大都督曹真身为皇族，受到如此抨击令他面上无光。于是，曹叡便请司马懿来商议：“仲达啊，朕倒不甚畏惧蜀国，只是诸葛亮一日在世，朕便一日不得安宁。如今他又领兵来攻祁山，咱们该如何是好？”

“陛下，您无须担忧，”司马懿轻松答道，“臣以为，蜀军很快便会自行退兵的。”

“哦？莫非你有良计逼蜀国撤兵不成？”

“陛下，若想让蜀国退兵其实不难。此时正值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在山路难以行军，更难以运输。臣判断蜀军的兵粮已经快不足了，最多估计只能维持个把月。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最希望能够速战速决，在弹尽粮绝前尽快取胜。因此，我军只需拖长战期，坚守不出，便可轻易取胜。请陛下去前线传旨，令大都督严防死守，使一个拖字诀便可将诸葛亮的蜀军拖垮。”

“仲达果然言之有理！朕立刻传旨就是。”

“陛下，我军只需拖到初春时分，待山上雪化之时，蜀军的军粮必定耗尽。到时候，诸葛亮纵使不甘心，也只得退兵了事。我们届时趁机追杀蜀军，便可轻易取胜。”

“仲达，既然你对蜀军的战术了然于胸，为何不亲自去前线督战呢？”

“臣之所以留在洛阳，并非怜惜自己的一条老命，而是在观察东吴的动向，因此不敢轻易离开。”

“哦？东吴也会出兵犯境不成？”

“臣以为，吴军目前不会轻举妄动。但是，倘若蜀军一旦取胜，吴侯孙权必定会有所动作。因此，我军绝不可轻易放松警戒才是。”

之后，不断从前线传来屡战屡败的战报。曹真也在信中反复请求皇上派援兵：

前线坚守困难，请陛下再发援兵为盼。

曹真虽然未直接写出自己的请求，但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希望魏帝能够御驾亲征，或者至少派司马懿助阵。不过司马懿却并不打算赶往祁山前线，而是一再劝慰魏帝，要坚持以往的战略：“陛下，大都督在前线坚守不出，正是他建功的好机会。请您遣使去提醒大都督，万万不可中了诸葛亮的诡计，莫要轻易出阵为好。只要他能守住阵地，我军定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司马懿虽然十分同情曹真，觉得他在第一线与诸葛亮对战十分辛苦，但他仍然坚持曹真必须坚守不攻。他的言外之意其实是，若是他自

己担任魏军的大都督，恐怕局势不会如此惨淡。

魏帝听从了司马懿的建议，遂命太常卿韩暨为敕使，赶往前线传达旨意。他的任务就是告诫曹真，万不可进攻，只能坚守。司马懿为韩暨送行时，特意一路送至洛阳城外，还再三叮嘱道："还请提醒曹真大都督一件重要的事，老夫也是刚刚想起的。在蜀军败退之时，请大都督切莫急躁地去追击，一定要当心诸葛亮的诡计才是。请您莫要说此话是老夫所言，只说是陛下的意思即可。"

司马懿心中清楚，曹真在前线作战并不得力，但他仍将韩暨送走，之后便不紧不慢地乘车返回洛阳城去了。

韩暨很快赶到前线，当面对曹真传达了朝廷的诏书。

曹真领旨后将韩暨送走，之后召来副都督郭淮，将诏书的意思传达给对方。郭淮读罢诏书，立刻笑道："看来这不是陛下之意，而是那个司马懿出的主意。"

"不管是何人的意思，你且看看，我们能否按此计行事。"

"此计自然是行得通的。这个出计之人，定是熟知诸葛亮的用兵之道的。"

"不过，万一蜀军不曾撤兵，我们又当如何是好？"

"这倒无妨，您可派人去转告王双，命王双派多路人马将各处来往小路统统封住。如此一来，蜀军的军粮难以运输，待到其粮尽之时，蜀军自然会退兵的。"

"果然是好计！"

"另外，我还有一计。"

郭淮虽然很看好韩暨带来的御敌之策，但他同时心中抱有顾虑。他认为，若前线的官兵需依靠后方的计谋方能取胜，未免显得自己太无能了。因此，郭淮想出一条妙计，暗暗禀报给曹真。曹真听后颇为心动，他正想能有一番作为，也好洗刷自己先前连败之耻。于是，两人一拍即合，立刻按郭淮之计部署起来。

众所周知，蜀军远征最大的难点便是军粮的保障。山高路远，蜀军若想运输兵粮更是难上加难。于是，郭淮看准了蜀军的弱点，打算以军粮为诱饵，诱使蜀军中计。

经过一番部署，在一个月后，祁山以西的山道上出现了一条运粮队伍。魏将孙礼负责押运数千车辆，车上似乎满载粮草，正要送往陈仓城。

这数千辆车皆被蓝布所蒙，虽然貌似运粮车，实则装满了硫黄、烟硝和油柴等易燃物。这就是郭淮设下的圈套，想以此引蜀军上钩。

与此同时，郭淮还亲赴箕谷、街亭两地，命张辽之子张虎、乐进之子乐綝为先锋，先于大队人马出发。他同时派人联络据守陈仓道的王双，请其提高警惕，防备蜀军突袭。

这厢蜀军的一名探子回来禀报："小人发现魏军由祁山以西发来数千辆车，似乎是运粮的车队，正在赶赴陈仓道。"

蜀将听闻此讯，人人大喜过望："太好了！魏军给咱们送粮来了！"

由于蜀军的粮草运输极其困难，如今军中储量已不够一个月的分量。因此众将听到魏国的运粮车队来了，都异常兴奋。

而人群之中，只有诸葛亮不动声色，他开口问道："是何人负责押运粮草？"

"魏国此番押粮的人是孙礼，字德达。"

"这个孙礼是何许人也？"

一位了解情况的蜀将答道："这个孙礼是魏国大将。想当初，他曾随魏帝去大石山狩猎，一只猛虎忽然窜出，扑向魏帝，多亏孙礼挺身上前保护御驾。他奋力将猛虎斩死，因此得到了魏帝的宠信，也因此被封为上将军。这个孙礼可谓魏军大都督曹真的心腹大将。"

"哦？那就罢了。"诸葛亮闻言，摇起羽扇，笑着说道，"这堂堂一员上将军，怎么干起押送粮草的任务？想必那些车辆上装的并非是粮草，而是魏军拿来诓骗我们的圈套。车上装的定是火药干柴，打算诱我军劫粮车，再施以火攻！"

诸葛亮一眼便看破了魏军的火攻之计。他不仅并未上当，反而想趁机将计就计，对魏军展开突袭。于是，诸葛亮立刻召集众将，商议对策。

蜀军为了了解魏军动向，派出大批密探收集情报。

诸葛亮坐镇大本营，根据密探带回的魏军动向，依次发出指令。首先，他命马岱率领三千轻骑出发，命马忠和张嶷分率五千人马出发，命吴班和吴懿率本部依计而行，命关兴、张苞率领剩余的全部蜀军分头部署。最后，诸葛亮来到祁山之上，眺望西侧的情形。

另一厢，孙礼所押解的魏军车队行进得十分谨慎。他命车队二里一停，五里一顿，频频派出探子在前方探路，待确认安全后才继续前进。两军的密探频频出动，宛如在进行一场无声的情报之战。

魏军的探子陆续带回了消息："诸葛亮已派出大队人马向此地而来。"

"看来蜀军得知我军运输粮草的车队之事，已派出多路人马来劫粮车。"

"我们已经探知，蜀国的马岱、马忠和张嶷等部都已出动。"

孙礼闻讯大喜，他自以为蜀军已经中计了，于是立刻将此讯报回曹真的营中。曹真也大喜过望，连忙向先锋大将张虎和乐綝送信："你们若今晚见到祁山的西方起火，便是蜀军已经中计。他们前来截获粮草，营中必定空虚。你们只需在火光冲天之时，趁机杀入蜀军大营即可。"

于是，孙礼依计在黄昏时分命车队停在祁山以西。他命兵士假装要在此处临时扎营，同时将这上千辆伪装成运粮车的火药车停下，只等蜀军劫营时施以火攻之计。

之后，孙礼命全体人员假装入帐休息，实际上埋伏妥当。他们静等蜀军上门，以便将火药点燃，歼灭敌军。不久后，果然隐隐传来蜀军靠近的动静，孙礼见当时西南风刮得正旺，不禁兴奋异常："哼！你们来得正是时候！"

但是，他还未来得及下令点火，却发现已有人在风口上放起火来。

孙礼一开始还有些错愕，以为是自己的人马出的乌龙，待发现是蜀军放的火时，他才突然顿悟，跳着脚大叫：“完了！看来诸葛亮识破了咱们的火攻计！”

另一头，蜀兵先悄悄点燃了魏军的火药车，之后便兵分两路，向帐中的魏军不断射箭投石。只见祁山以西的天空被火光映得通红，四处鼓号齐鸣，魏军被打得狼狈不堪。

与此同时，上风口有蜀将张嶷和马忠呼啸而至，下风口有马岱的人马夹击而来。

可怜这些魏军被困在自家火药车的烈焰之中，难以逃生。而分头埋伏在山谷和山道各处的魏兵，却因接收不到主将的命令，而不知所措。

在一片冲天的火光之中，魏兵或被大火烧死，或被蜀军砍伤，尸横遍野，十分凄惨。魏军原本打算以火攻之计对付蜀兵，没想到却引火烧身，自食恶果。

而另一头，魏将乐綝、张虎二人各领人马，一见火光冲天便以为曹真的计谋成功。他们立刻按之前的计划，向诸葛亮的中军大帐冲杀而去，却殊不知情况有变，此时进攻却是自投罗网。

诸葛亮早已将大营清空，因此乐綝、张虎二人率领人马毫无阻碍地冲进蜀营后，却见不到一个蜀兵的人影。他们这时才心知不妙，刚欲收军却听营外呐喊之声四起，蜀将吴班、吴懿从营外的埋伏中冲来，将他们团团围在营中。乐綝、张虎的人马犹如被人瓮中捉鳖一般，几乎被蜀军全歼。

侥幸有一小部分魏军奋力杀出重围，正在狼狈而逃之时，却被关兴、张苞的人马堵住，败得落花流水。

这一仗一直打到破晓时分。曹真的中军营中陆陆续续逃回一些魏军的残兵败将，各个丢盔弃甲，狼狈不堪。

曹真身为一员老将，深知战争的残酷。但他虽然懂得这个道理，却不懂得斟酌战术，草率地用计反而导致了自身的失利。

祁山的这一把火将他的胆量全部耗尽，从此曹真对诸葛亮简直达到

了闻风丧胆的地步。他自己身为魏军大都督，难以推脱罪责，更无法怪罪副将郭淮。

“传我的命令！从今往后，我军只可坚守，绝不可轻举妄动。要小心敌人诡计多端，绝不可再中计了！”

于是，魏军再也不敢轻易出营了。他们宛如惊弓之鸟一般，只知道巩固工事，加强防守，却不敢踏出营门半步。一连数十日，魏军营前的野草都未被踏足一步。不知不觉之间，春回大地，祁山之上的冰雪消融，漫山遍野都焕发出一片生机。

在每日清晨和黄昏，红色的霞光铺满大地。诸葛亮静静地站在山顶之上，遥望大雁飞过，他孤零零的身影融入霞光之中，飘飘欲仙。他整日静静凝望天空中斗转星移，默不作声。

一日，诸葛亮忽然提笔写了一封信，命人悄悄送往魏延营中。杨仪十分不解：“丞相，您为何命令魏延从陈仓道撤兵？”

“不仅魏延要撤，我们全军都要撤。”

“丞相，咱们从祁山撤去何处？”

“我们撤回汉中去。”

“这是为何？丞相，我们此时为何要撤回汉中？属下实在想不通。”

“你有何想不通的？”

“丞相，如今咱们连连取胜，士气正旺，又值春回大地，冰雪消融之际，咱们为什么偏偏撤兵呢？”

“你有所不知，我之所以选择此时撤兵，正是因为你说的这些理由。如今幸得魏军只知道固守营地，不肯出战，全因其并不了解我军的情况。我军最致命的问题就是粮草问题，而敌人却只知道一味拖延，等待我们粮草耗尽的那天。正因为敌人并未主动出击，未将我们的粮道截断，我军方能支撑到今天。我们此时若不趁着敌人固守不出之机，先行撤回汉中，恐怕拖的时日久了，反而自身难保。”

“可是丞相，属下也一直在琢磨粮草之事，咱们之前几次大胜，不

仅收获了大批战利品，也截获了魏军的军粮。我们可以依靠现有的军粮再支撑许久。不仅如此，只要我们能接着打胜仗，就能依靠敌人的粮草供给我们的士兵。只要咱们肯拼一拼，说不定能一路攻入长安啊！”

“杨仪，我们又如何喂饱自己的战士呢？倘若拔光了祁山上的野草，可能勉强果腹，但是打了胜仗，也无法拿敌军的尸骸为食啊！我判断，待魏军前线接连大败的消息传回洛阳后，魏国朝廷必定会铤而走险，举全国之军来增援祁山前线。到时候，魏军的粮草充足，我军却无粮充饥，这仗还怎么打？又何谈再打胜仗呢？我们与其被魏军打败而逃，不如自行撤兵。在战场之上，无论是进军还是撤退，都只是一种战略，大家不必过于计较。”

诸葛亮耐心地劝导杨仪，也希望他能够助自己劝慰全军，以减轻众人对撤兵的抵触情绪。

“我已经送密信到陈仓道，命人交给魏延。到时候，他自会依计行事，我们撤兵的时候也会带回战利品的。你且等几日，魏延定会斩下王双的首级，带回来的。”

果然，关兴和张苞这些小将一听到撤兵的消息，都非常抵触。但在诸葛亮和杨仪的劝说之下，他们终于点头应允，着手撤兵。

于是，蜀军的撤军行动便秘密地展开了。前线的蜀兵悄悄地小股撤走，宛如蒸发的雨滴一般，不知不觉地离开了前线。到了最后，蜀营之中只剩下几名鼓号手。这些鼓号手每日负责升旗，吹号打锣，做出一副和往日相同的架势。因此从外表看来，蜀营似乎没有变化，依旧鼓号声声，彩旗飘飘。

蜀将魏延本是被诸葛亮派至陈仓道，与魏将王双对峙。他收到诸葛亮的密信后，立刻着手撤兵事宜。

王双一直严密监控着蜀军的动向，发觉蜀军的移动，迅速带兵追击。王双追上蜀兵后，催马上前，高声叫骂：“呔！鼠辈魏延哪里走！快与王某大战三百回合！”

蜀兵头也不回地向前逃走，王双猛抽战马，紧追不放。跑着跑着，王双身边仅剩二三十骑近侍追随。

正在这时，忽有手下赶来报告：“王将军，咱们别追了！敌人被咱们甩在身后了。”

“什么？”王双心中诧异，赶紧回头观瞧，却见后方自家营盘浓烟四起，“不好！咱们被魏延抄了大本营！”

王双心中焦急，连忙拨马回头。当他赶至陈仓峡口时，险峻的峡口之上忽然滚下无数巨石，不仅将王双的战马砸伤，还将十几名手下全部砸死。

而且，巨石落下后，他们身后忽然出现一支人马，为首大将正是魏延：“呔！王双！拿命来！”

王双在巨石落下时匆忙滚落战马，不等他起身便被魏延上前，一剑结果了性命。

魏延得意地将王双的首级挑在枪头，这才率兵从容地撤回汉中。

王双战死沙场的消息很快报至曹真的中军，不久后又传来陈仓城守将郝昭病危的消息。前线屡屡遭受打击，让魏国大都督曹真实在有些焦头烂额。

这时，左将军张郃率一支人马从洛阳赶来增援，曹真赶忙上前询问：“张将军，您此番来时可曾见过司马大人？”

张郃答道：“那是自然！张某此番前来，正是司马大人的主意。”

“您来是司马大人的意思？”

“正是。都城洛阳闻得祁山前线失利的战况，十分为大都督忧心。”

“唉！都怪曹某无能，才连遭败绩。曹某如今无颜面对朝廷上下啊！”

“哎！大都督无须多虑，胜败乃兵家常事嘛。只要我们能最终赢得魏蜀之战，便无须计较一时的得失。不知最近两军对阵的情形如何？”

曹真一听张郃问到最近战况，这才稍露笑容：“张将军有所不知啊，最近我们的战事还算不错。我们虽未展开大规模的对战，但几次小

战事皆取得胜利了。”

“哦？如此说来，就不妙了！”

“何出此言？”

“张某离京前，司马大人反复叮嘱我留心前线的战局。”

“此话怎讲？我们在前线不能打胜仗吗？”

“大都督误会了。司马大人是托我提醒您，蜀军不会因营中缺粮而立刻退兵的。倘若蜀军发动大规模战争，猛烈进攻的话，说明他们贼心不死，必不会在短期内撤兵。若蜀军不打大仗，而只是小股作战，且每战必败时，咱们倒要留神了。此乃兵法之妙也！”

“哎呀！司马大人提醒得是啊！如此说来，我军近来连连取胜，看来里面也有名堂！”

曹真这才恍然大悟。他急忙派出几名老兵探子，再去打探蜀营的虚实。

不久后，便有探子接连回报：“小人们已经探明，蜀军在祁山的营中已不剩一兵一卒，只是空留军旗飞舞。”

“启禀大都督，诸葛亮已经率领蜀国大军，全部撤回汉中去了。”

曹真闻言，悔恨得直挠头：“唉！我怎么又被诸葛亮骗了！”

张郃闻讯后立刻率援军前去追赶，但为时已晚，蜀军早已撤回汉中去了。

第十三章
总兵大印

东吴冷眼旁观蜀魏两国交锋，颇有些坐山观虎斗的意味。两国交战损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东吴则巴不得蜀魏斗得两败俱伤。

与此同时，吴侯孙权也趁蜀魏无暇干预之时，实现了自己多年的野心。他终于效法魏蜀，僭号称帝了。

孙权在四月于武昌南郊筑坛祭天，举行自己称吴帝的登基典礼，同时大赦天下，改号为黄武八年（公元229年）。这一年即黄龙元年，先王孙坚被谥为吴国的武烈皇帝。

孙权的嫡子孙登成为皇太子，孙权还命诸葛瑾的长子诸葛恪为太子左辅，张昭次子张体为太子右弼，负责辅导皇太子。

这位太子左辅诸葛恪，论起来需管诸葛亮叫一声叔叔。此人天资聪慧，且品格优秀，自幼便被众人誉为神童。诸葛恪在六岁时，还有这样一个趣事。一次，吴侯孙权想和其父诸葛瑾开一个玩笑，他命人牵来一头驴子，还在驴脸上贴了一个纸条，上书“诸葛子瑜”四个字。孙权此举是暗指诸葛瑾的脸形有些长，便拿驴来揶揄他。诸葛瑾无奈，只得摇头苦笑，而幼小的诸葛恪见状心生不悦，他自己拿笔跑到驴子跟前，在孙权的纸条上又添了两个字，纸条上便成了“诸葛子瑜之驴”六个字。诸葛恪小小年纪，便懂得替父亲解围，又不伤主君的颜面，令人十分佩服。

孙权除了给太子挑选了两位辅弼，又任命顾雍为丞相，陆逊为上将军，辅佐太子镇守武昌。之后，他便自行返回建业。

在魏蜀两国忙于交战之际，吴国趁机发展国力。东吴老臣张昭主张

应及时充实国力，不仅要修文偃武，更要振兴经济，提倡教育，奖励农耕，大力发展畜牧业。他认为，东吴只有建设好自己了，才能应对局势的变化。与此同时，张昭还建议吴帝遣使赴蜀国，一方面鼓励其与魏国的对战，另一方面也是昭告孙权称帝之举，寻求蜀国的认可。

于是，孙权派出特使，先后赶赴蜀都成都和汉中。诸葛亮在汉中接待了吴帝的特使。虽然诸葛亮心中只肯承认蜀国皇帝才是正统，而且立志要恢复汉朝大统，但他却无法公然在吴使面前反对吴王称帝。因为他清楚，如果蜀国反对的话，吴国便会立刻与魏国结盟。倘若吴魏两家再度联手的话，蜀国将无一日安宁。而蜀国若是灭亡了，诸葛亮自己的人生抱负也难以实现了。

念及此，诸葛亮热情地接待了吴国特使，临走前还奉上了大批汉中特产作为贺礼，请吴使连同贺表一并捎回吴国。他在贺表中写道："此乃举天同庆之大幸事！从今往后，吴蜀两国必将更加亲密，共铸盛世。"

不仅如此，诸葛亮还在贺表中对吴国提出请求："请贵国对魏国发动猛攻，这样一来，魏国定然难以抵抗。蜀军亦会进行夹击，令魏国难顾首尾，一败涂地。"

送走吴使后，诸葛亮命人向吴国大肆散布言论，称此时正是攻魏的良机。

吴帝孙权接到诸葛亮贺表后，立刻将陆逊召回建业，向他征求攻魏之事。

"爱卿，蜀国提出请我们攻魏，你看如何？"

"陛下，我国早与蜀国有约，此番蜀国既然提出要求了，我们自然不能拒绝。陛下不妨做出兴兵攻魏的架势，与蜀国遥相呼应。到时候，我们只需观察诸葛亮那厢攻魏的战况，待魏国国内空虚之际，先发制人。只要我们能比诸葛亮先一步攻入洛阳，便是上策。"

"果然是好计！"孙权闻言大笑，十分认同。

此时，诸葛亮正打算再次出兵，三出祁山。究其原因，是因为他得到陈仓城守将郝昭已经病危的消息。

郝昭此时正病得奄奄一息，不得已之下只得禀明洛阳，希望朝廷能另派大将来顶替。

郭淮负责镇守长安，他闻讯后便立刻找来张郃商议：“郝昭此时病重，恐怕等不及朝廷派人，陈仓便有危险了。为保陈仓城的周全，还请张将军暂时去顶替他，我会立刻奏明朝廷，以便安排人选。”

张郃点头同意，于是急忙引着三千人马赶赴陈仓城。

可未等到张郃抵达，郝昭便已病逝了，而陈仓城也已被蜀军拿下。

若要问为何蜀军能如此神速，并非是远在汉中的诸葛亮大军能立刻飞来。一直在汉中蠢蠢欲动，打着诸葛亮大旗的蜀军实为姜维、魏延所属，他们大张旗鼓地行军，目的是掩护奇袭队伍。诸葛亮早已另率中军部队，无声无息地离开汉中。这支奇袭队伍顺山间小路而行，悄悄逼近了陈仓城的后门。诸葛亮命人趁着夜色摸进城来放火，同时将城门大开，放蜀兵乘乱而入。

当姜维、魏延率领部队抵达陈仓城时，这座小城已尽在蜀军的掌握之中。魏将张郃尽管赶来增援，也是为时已晚。

姜维、魏延不禁被诸葛亮的计谋所折服。他们连声赞道：“丞相，您果然神机妙算！属下平生从未见过如此雷厉风行的战斗！”

诸葛亮进城后，命士兵找到魏国守将郝昭的遗体。他说道：“这位郝昭将军虽为蜀国之敌，但我敬此人十分忠义，须得厚葬于他。”

诸葛亮对姜维、魏延下令：“如今，我军虽然拿下了陈仓城，但仍不得松懈。请二位将军立刻赶往前方的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南大散岭上）。你们务必要在魏国的援军抵达之前，拿下散关，莫让散关再成为第二座陈仓城，挡住我军进攻的道路才是。”

二人领命，来不及解下盔甲便立刻率兵去攻打散关。

幸好魏军在散关并未设下许多守军，因此魏延、姜维迅速夺取了散关。而这厢散关城头刚刚插上蜀国的军旗，没过半日，便传来魏军的呐喊之声。

“丞相果然料事如神！魏国的援军怎么来得这么快！”二将连忙登上

城楼向外眺望，只见黑压压的魏军之中，飘扬着一面金灿灿的大旗，旗上书“左将军张郃”五个大字。

张郃急匆匆来到城下，抬头一望，发现散关城头已经换上了蜀国的军旗。他心知不妙，立刻下令撤军。

“追！”但蜀军岂能容张郃退走，于是立刻出关追杀。在蜀军的追击下，张郃不但无功而返，更是损兵折将，狼狈地逃回长安。

之后，姜维和魏延便送回捷报：“丞相，我等已控制下散关。”

“好！如此良机，立刻发兵！”诸葛亮得报后十分欣慰，他立刻下令大军进发，从陈仓直进斜谷，攻取建威，一路剑指祁山。

此番已是诸葛亮三度出祁山，由于前两次蜀军并未在祁山战场得到便宜，不得不两度退兵汉中，因此，对于诸葛亮而言，祁山可谓一块伤心地。

出兵之前，诸葛亮向帐下诸将交代战术：“由于魏军此前曾两度在祁山战场打了胜仗，因此他们肯定认为我军会重蹈覆辙，先攻雍、郿二郡。我判断魏军会对这两郡严防死守，因此我们此番要剑走偏锋，改为先攻打阴平（今甘肃省，文县的鹄衣坝）、武都（今甘肃省东南部，陇南市下辖市辖区）二郡。”

诸葛亮打算先拿下阴平、武都二郡，以便诱使魏军将兵力分散过去。但是，蜀军也必须首先分兵去阴、武方向，才能促成此计。于是，诸葛亮命王平和姜维各率一万人马，分赴阴平、武都二郡，诱敌深入。

张郃败走回长安后，立刻详细禀报了陈仓前线的军情。郭淮听闻诸葛亮又率蜀军三出祁山，十分惊慌：“诸葛亮既然再次发兵，必定又要进攻雍、郿二郡。张将军，请你留在长安镇守，郭某需立刻赶去郿城增援，另外，须由孙礼前去雍城加紧防守才是。”

郭淮当机立断，立刻火速调兵，并亲自赶往郿城，抓紧部署。

张郃则坐镇长安，不停派快马至洛阳求援。他将祁山最新的战况报告朝廷，并请求：“前线吃紧，请朝廷速派援军！”

洛阳收到蜀军再度来袭的消息后，朝野动荡不安。近来噩耗连连，

早已令魏国上下难以应付，他们听闻吴国的孙权已称帝，还与蜀国互派使节，结成同盟。不仅如此，吴国也已应蜀国的要求，命陆逊调兵遣将，很快便要攻来边境。

对于魏国来说，一方面蜀军难以对付，另一方面吴军更是不容小觑。如今魏国边境两面受敌，究竟该如何对付，朝中大臣众说纷纭，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定论。魏帝曹叡更是左右为难，束手无策。

“唉！为今之计，只能请教司马懿了！”魏帝看着满朝文武，却无一人可以商议，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去请司马懿，“有请司马大人快快觐见！”

司马懿很快便应召上殿。只见他面色平静，恭敬地跪在殿上，却似乎毫不惊慌。魏帝连忙向他征求意见，问他在如今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朝廷该如何应对，他这才不慌不忙地答道：

“陛下，此事您无须惊慌，”司马懿耐心地解释了一番自己的观点，“诸葛亮之所以会煽动吴国同时发兵，乃是我意料之中的事。而吴国为了与蜀修好，答应蜀国的要求，也在情理之中。如今，陆逊独掌吴国的军权，他深知若吴国不率先发兵，也并未违约。因此，陆逊不过是虚张声势一番，佯作兴兵罢了。他无非是整顿一下国内的军备，而绝不会轻易出兵。吴国会静观我国与蜀国的战局，以便伺机而动，坐享其成。因此，我们无须担忧吴国的动向，而更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付蜀国的进攻上。如今，我们应全力以赴地应对蜀军，而后再处置吴军即可。”

“言之有理！”魏帝听罢司马懿的一番解释，顿时恍然大悟。他不禁拍膝慨叹，“大将军果然运筹帷幄！我国要对付诸葛亮，舍你其谁！”

魏帝立刻对司马懿大加褒奖，并将其封为大都督，打算将总兵之印从曹真处收回，授予司马懿。

而司马懿听了诏命后却面露难色。他很清楚如今魏军的总兵之印由曹真掌管，皇上虽然下诏，但他仍坚持道：“陛下，您如今若是下诏向曹将军收回总兵之印，难免令他难堪。还请准臣亲自拜见曹将军，向他拜领更为妥当。”

于是，司马懿立刻动身前往长安，来到曹真的病榻之前探望。两人

寒暄一番后，司马懿便切入正题：“曹将军，近日吴蜀联手，陆逊与诸葛亮两军齐发，犯我边境，不知都督对此如何看待？”

“什么？吴蜀联手，犯我边境？”曹真闻言十分错愕，他痛心疾首地落下泪来，“老夫卧病已久，竟然无人告知外面的战况。”

“还请都督多多保重才是，”司马懿连忙宽慰道，“都督不用过于担心战务，我会尽力辅佐您的。”

“这怎么行？老夫如今带病在身，无力管理战务，还请你收下总兵之印，望你能力挽狂澜！”曹真立刻艰难地起身，取出总兵之印，嘱咐司马懿收下。司马懿再三推辞，但曹真却十分坚持，“如果朝廷怪罪下来，老夫自会奏明，此事绝不会为难于你。”

司马懿难以推脱，只得暂时收下总兵之印，称暂替曹真保管。

第十四章
司马懿中计

建兴七年（公元229年）夏四月，蜀魏两军再度对阵祁山。诸葛亮与司马懿率领的两国人马，再度展开正面对决。

此前，司马懿一直留在洛阳，并未在两军阵前与蜀军交锋。在之前的街亭之战中，他虽率军来到阳平关，却被诸葛亮的一招空城计吓退。诸葛亮也因司马懿的多疑之心，才得以迅速撤回汉中。因此，司马懿与诸葛亮此前并未真正交过手。

诸葛亮深知司马懿的老谋深算，司马懿亦了解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两人都十分了解对方。

此番，司马懿率领十万人马抵达祁山前线，他所率之部皆为魏军的精锐之军，先锋大将张郃也是一位骁勇善战的猛将。因此，魏军的气势十分饱满。

抵达祁山后，司马懿便立刻召来郭淮、孙礼二人，问道："老夫得知，诸葛亮在祁山已建了三处营寨，布置妥当。在我们抵达之前，你们是否与他们交过手？"

"我们一直在等着都督的部署，因此并未擅自出战过。"

"诸葛亮再出祁山，一定是打算速战速决，但他至今却一直未与我军交手，看来其中必有蹊跷。你们最近可曾得到陇西各郡的情报吗？"

"如今各郡都在严阵以待，不过武都、阴平二郡还没有消息，我们派去联络的人一直没回来。"

“看来，诸葛亮果然在背后有小动作，他一定正在攻取这二郡。命你们立即出兵，抄小路去增援，待布置妥当，再绕到祁山之后。”

于是，郭淮和孙礼立刻整备人马，当夜便率数千人马从陇西小道进发，赶赴武都、阴平二郡。途中，二人一边行进，一边闲谈道：“孙兄，你看诸葛亮与司马大人相比，哪个更厉害？”

“这倒不好说了。依我看，蜀国的诸葛亮虽为敌人，但说不定比司马大人还略胜一筹。”

“不过，今日司马大人派兵遣将，却足以胜过诸葛亮。咱们绕到祁山之后，正好抄了蜀兵的后路，诸葛亮定然想不到。”

二将带兵连夜赶路，快到黎明时分时，前阵忽然骚动起来。二将正诧异之时，只见对面山林中竖起了“汉丞相诸葛亮”的大旗，不仅如此，在一片晨雾朦胧之中，大批兵马正冲下山来，卷起层层灰尘。

“不得了啦！”

正当众人惊慌之间，又听得耳畔一声炮响，随后四面八方的山上传来战鼓隆隆，郭淮、孙礼的四五千人马，被蜀军团团包围。

“你们二人星夜赶路，却可惜来迟了一步。如今陇西二郡皆已落入我军掌握，你们还不速速投降，休得抵抗！”

诸葛亮清朗的声音远远传来。蜀兵一边奋力杀敌，一边推着四轮车向前，诸葛亮在四轮车上向郭淮、孙礼二人远远喊话。

“诸葛亮在前面！千万不要让他逃掉！”

郭淮、孙礼一见诸葛亮，立刻想要冲上前去。但是，早有王平、姜维率两支队伍拦住，将魏兵左砍右杀。

郭淮和孙礼二人见事不好，叹了一声“赶快撤吧！”便立刻掉头逃命。

“休走！我乃张飞之子张苞，爷爷在此你们休想逃走，否则到了阴曹地府，我也不会放过你们！”

郭淮、孙礼刚逃不远，就遭遇张苞的队伍。他们哪敢迎战，只顾四散奔逃。张苞一路穷追不舍，不料追至一处山上松林处，战马却被乱石绊倒，连人带马摔进了谷底。

“糟糕！张将军跌下山去了。”

张苞的手下见状，顾不得追击魏军，连忙到谷底搜救。可怜张苞摔落时，头部磕到山岩，已经昏迷不醒，躺在山涧旁。

郭淮、孙礼终于狼狈地逃回营中，司马懿见状十分惭愧：“此次失败，绝非你们二人之过。实因诸葛亮智谋过人，将老夫的计谋识破。你们且引兵去雍、郿二城防守，老夫自有破敌之策。”

司马懿苦想整日后，又召来张郃、戴陵，吩咐道：“诸葛亮既然已得了武都、阴平二城，定会前去安抚百姓。如今蜀军在祁山的阵地虽然看上去旌旗招展，但诸葛亮必定不在其中。我命你们二人各率一万骑兵，包抄蜀军的侧翼，老夫会亲自引兵正面进攻。咱们夹击之下，定能一举将蜀军大营拿下。”

张郃领命，立刻整顿人马，打算取山间小路绕到蜀军侧翼。当夜三更时分，魏军各个轻装而行，悄悄迂回到祁山侧面。

这条山间小路十分崎岖，两侧尽是陡峭的山岩。魏军行至途中，忽见前方有无数车辆堵路。张郃见状，以为那都是蜀军为了防范而设下的路障，于是命手下绕过车辆而行。正在此时，忽见满山火光四起，伏兵涌出，拦住了魏兵的去路。

“司马懿好生愚蠢！他刚刚败在我的手下，如今不知吸取教训，又来派手下送命。他难道想不明白，孔明就在这里吗？”

诸葛亮站在山顶，大声嘲笑魏军。张郃闻言大怒，破口大骂道：“哼！你不过是一个山野村夫，竟不知天高地厚，屡屡侵我大魏境界！诸葛亮休走！待张某上前捉住你！”

张郃大怒之下，不顾山势陡峭，便催马向上冲去。只听得诸葛亮纵声大笑：“哈哈哈！你果然不过是逞匹夫之勇！好，我便等你上来！”

诸葛亮命左右动手，将巨木大石推下山去。

张郃躲闪不及，战马被大石砸中，他滚落下马。无奈之下，他只得换了坐骑，逃下山去。后来，张郃得知戴陵被困，便返回身来杀入重围，救出戴陵，之后才一同逃回魏营。

事后，诸葛亮对左右评价：“我素知张郃的武艺高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此人以后当择机除掉，否则必对蜀国不利。”

司马懿见张郃、戴陵二人败逃而回，不禁大惊失色，抚额长叹：“唉！没想到老夫的这个计谋又被对方识破，抢得先机。这个诸葛亮竟然如此神机妙算，岂是我等俗辈可及？”

虽然明知是对手，但司马懿对诸葛亮的用兵之道心服口服。他深知自己在用兵之道上不如诸葛亮，但仍不死心：“虽然老夫与诸葛亮交手，屡战屡败，但他也不过是个凡人罢了，又有何足惧！”

于是，司马懿下定决心，重新抖擞精神。他冥思苦想，又想出一计。

另一厢，蜀军连获两次大捷，缴获了魏军大批精良的武器、战马和物资，不禁士气大振。但自此之后，司马懿却不再轻易出战，只是坚守不出。

大半个月过去了，蜀魏两军并未交手，而诸葛亮则难免焦虑：“倘若魏军出兵，我们倒可伺机击破。如今司马懿却坚守不出，我们又该如何是好？再拖下去，我军难免军粮吃紧，恐怕会被魏军逆转战局。到时候，恐怕就不好办了！”

正当诸葛亮与众将商讨战局时，忽见蜀帝派来了敕使。费祎作为敕使从成都千里迢迢，赶来祁山战场。

第十五章
血色天地

诸葛亮在街亭大败后，便请辞了丞相之职。此次费祎奉旨来到前线，带来了蜀帝的诏书，请诸葛亮官复原位。

“国事未成，又无大功，我实在难复丞相之职！”

众将见诸葛亮坚持不肯接受，只好反复规劝：“请您不要推脱了，否则怎么能服蜀军将士们的心呢？”

在众人的劝说之下，诸葛亮这才拜领朝命。待敕使费祎返回成都后，诸葛亮忽然下令拔营，全军退回汉中。

司马懿得到蜀军撤退的消息后，十分警觉，立刻告诫手下：“我军不得轻易追击，小心中了诸葛亮的圈套。我们应该坚守阵地才是。”

而张郃等诸将则按捺不住，上前请战道：“司马大人，如今蜀军肯定断粮了，咱们为何不趁机追击，将其歼灭啊？”

司马懿却一直坚持己见，不仅不肯追击，反而劝阻众人：“老夫所想的与你们不同。今年汉中大丰收，而且现在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想必蜀军不会缺乏军粮，他们只不过是运输军粮需要耗费时日罢了。诸葛亮此举，定是见我们许久未有动静，才设计退兵，实则诱我们出兵的。咱们再等一等，静观前方的变化再说。”

不久后，从前线不断传来最新情报：“诸葛亮大军撤兵三十里，重新扎寨。”

十几天后，又有探子回报："蜀军再度拔营，向后退兵。"

司马懿闻讯后，对左右说道："你们看，诸葛亮退兵每次只退三十里，他定是打算诱我去追击。诸葛亮诡计多端，我们绝不能轻信，不可追击。"

第二天，蜀军又退了三十里。几日后，探子又来报："蜀军再度撤兵，在三十里外扎寨。"

这时，诸将对司马懿的意见很大，他们迫不及待地质问道："您看，诸葛亮此举分明是缓兵之计！他一边撤军，一边步步为营，定是怕我军追击，才这样小心谨慎。倘若我军再不追击的话，恐怕会遭天下人耻笑！"

众将异口同声要求追击，张郃更是摩拳擦掌，急不可耐。司马懿也难免动摇，于是命张郃："张将军，令你率精锐部队，追击蜀军。不过，你无须着急，在追击途中可以扎营歇息一夜，之后再对蜀军发起猛攻。老夫也会亲带人马押后，为你助阵。"

张郃领命，第二天便率三万精锐之军先行出发。司马懿则带了五千精兵，随后而行。两军迅速动员，宛如离弦之箭一般，随后紧追。

按照司马懿的吩咐，张郃特意在途中安营休息，待人马养足了精神，便准备一鼓作气歼灭敌军。

诸葛亮很快便从殿后部队得到消息，得知魏军终于前来追击后，他才定下心来，露出笑容。原来这果然是诸葛亮又设下的一个计谋，只等魏军追击，便可中他的计。

当晚，诸葛亮召集众将，严肃地开口道："此战关乎蜀国的生死存亡，非常重要！请众位将军抱着必死的信念，以一当十，才能取得胜利。"

他又说道："现在，我需要一位猛将绕到强敌背后，不知何人应答？"

说罢，诸葛亮环顾四周。此时，帐中一片静寂，竟无人应答。

这也难怪，诸葛亮之前已经说明，此战需由一名智勇双全又胆识过

人的良将执行。众人纷纷在心中掂量，自己是否能够承担这项重任。

诸葛亮向魏延望去，只见他垂下头去，不发一言。

这时，只见王平向前一步：“丞相，请派末将前去！”

诸葛亮看到王平出列，却不见喜色，反而开口问道：“若你战败，却当如何？”

王平毅然答道：“末将自告奋勇时并未思及成败。诚如丞相所言，此役关乎蜀国之生死存亡，因此我只愿以一己之命，报效国家。”

“好！王将军果然是蜀国之忠臣！只是如今魏军分为两路而来，前有张郃，后有司马懿，与其对战十分凶险。我此番命你潜入其中的险地，亦无兵法可依。此战十分凶险，极有可能难以生还，我再问你，你当真愿意去吗？”

“末将心甘情愿！”

“既然如此，我会再派一军为你助阵。帐中何人愿作王将军的副将，一同前去应敌？”

“末将愿往！”

“哦？报上名来！”

“我乃前军都督张翼。”

“好！张翼你果然忠心为国！只不过，敌人的副将张郃有万夫不当之勇，恐怕你不是他的对手。”

张翼闻言，神色陡变。他慨然答道：“丞相何出此言？末将必将奋不顾身，死而后已。倘若我惧死脱逃，请治我的死罪！”

“好胆量！我就成全你的一番豪情壮志，由你担任副将。你们各领一万人马，今晚夜行军，埋伏于山中。明日待魏军通过之时，你们需赶在司马懿的后阵抵达前插入两阵之间。王平向前攻打张郃的后侧，张翼向后对付司马懿的人马。我另有计谋去对付他们，你们只需坚守阵地，完成使命即可。”

二将领命后，拜别诸葛亮："我等不完成使命，誓不回还!"两人的神色悲壮，如同赴死一般，之后便各自领兵离开。

诸葛亮目送他们走后，立刻叫来姜维和廖化。他授予二人各三千人马，让他们尾随王平、张翼而去，分头埋伏在战场附近山上，伺机而动。

姜维和廖化动身之际，诸葛亮各授一只锦囊，叮嘱道："你们若遇到战况危急之时，便可打开锦囊，自有解危之策。"

之后，诸葛亮又召来吴班、吴懿、马忠和张嶷，吩咐道："你们几人需得正面御敌。明日魏军初到，锐气正盛，倘若我们一味死斗，恐怕无法坚持太久。你们只需且战且走，看准时机。之后，待关兴带兵杀到之时，再会合一处，奋力御敌，决一死战。"

最后，诸葛亮才召来关兴，吩咐道："你率一支人马，埋伏在附近山谷中。明日待我在山上舞动红旗之时，要立刻冲出。此战非比寻常，切莫大意才是！"

诸葛亮将一切安排妥当后，便径自歇息了。第二日凌晨，他一早便率领左右登上山头。只见旭日东升，朝霞满天，云朵尽染，一片鲜红。在当日两军激战之前，山川河流便已呈现一片血染之色。

今日之战，无论从两军投入的精锐力量之多，战场的地势之险恶，以及战士们的士气之旺来看，都可谓是一场决定蜀魏两国生死存亡的大决战。

蜀将马忠、张嶷、吴懿和吴班四人早早将阵势摆开，严阵以待。而魏将张郃和戴陵则率领三万魏兵，声势浩大地冲锋而来。

两军相对，立刻展开了拉锯战。战场之上，呐喊喧天。此时正值盛夏六月，蜀魏将士和战马皆汗水淋漓，大地的绿草之上，也洒满了两军将士的鲜血。

蜀军按计划，并不与魏军一味纠缠。他们时而应战，时而退走，速度急缓不定。这厢刚退却二十余里，交战一番后又退了五十里。

而另一厢，魏军从早上便展开一路猛攻，苦苦追赶蜀军。六月的烈

日当头，魏军一直战到正午时分，人马皆未饮一口水，也未曾歇息，难免渐露疲态。

此时忽见山头之上红旗飘扬，正是诸葛亮下令发出的信号。

“终于等到了！弟兄们，跟我冲啊！”

关兴在谷中埋伏已久，一见信号便立刻杀出。这五千人马一路呼啸而下，攻向魏军的侧翼。与此同时，刚刚退走的四支蜀军也立刻调转身来，向张郃、戴陵的队伍发起反攻。

一时之间，山川河流被鲜血尽染，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就连战马都在疯狂撕咬，好一场恶战。

交战之中，蜀军的损失惨重，但魏军的精锐部队也大批伤亡。张翼、王平率领敢死队绕到了背后进攻，更令魏军身陷绝境之中。

正在这时，司马懿率领后阵杀到了。

此时的王平和张翼，抱定了誓死一战的决心。他们对手下大声勉励：“弟兄们！咱们要誓死与魏军打下去！”

蜀军将士不畏生死，奋勇上前，与魏军死战到底。

只听得战鼓隆隆，角号声声，喊杀震天，大地也为之颤抖。血流成河，将战马的四蹄染得通红，无数尸身堆砌，垒成了小山一般。

姜维和廖化见此情景，突然想到：“该打开锦囊妙计了！”于是两人连忙取出锦囊，打开看到里面有一个纸条，上面写着：

你们需立刻舍弃此处阵地，去袭击渭水河畔的魏军大本营。

姜维和廖化立刻依计而行，他们绕过山岭，改向渭水方面而去。

司马懿得知此事，不禁大惊失色：“糟糕！蜀军要是拿下了渭水，长安就保不住了！”

司马懿立刻下令撤兵。他放下眼前的惨败，急匆匆率领魏军撤到渭水，保护大本营。

一场大战，终告结束。天色已经黑了下来，在惨淡的月光下，只见漫山遍野都躺满了两军的尸体，宛如人间地狱一般。

“我们打胜了！打胜了！”

魏蜀二军都在大叫，庆贺己方的胜利。但是实际上双方都伤亡惨重，可谓伯仲之间。据不完全统计，魏军在此战中折损了许多将士，远比蜀军的损失要更甚。

而就在此战之后不久，蜀营又接到一个噩耗。原来之前因伤返回成都治疗的张苞，因伤口感染严重，不治而亡。

“啊？张苞死了？”

诸葛亮得知此噩耗，不禁悲痛欲绝。他喷出一口鲜血便昏厥倒地。经过十余天的调养后，虽然诸葛亮的身体有所好转，但他因积劳成疾，身体再难恢复以往那样健康。

“你们不用为我担心，也切莫将我患病之事泄露出去。此事若被司马懿得知，他定会乘虚而入，再度来袭。”诸葛亮叮嘱众将要严格保密后，便下令蜀军全体撤回汉中。

司马懿在许久后才得知这个消息，却早已丧失了追击的最佳时机，只得扼腕长叹：“这个诸葛亮，果然诡计多端，常人所不能及也！”他安排诸将分头把守各个要处，自己则班师回到洛阳，向魏帝复命。

与此同时，诸葛亮也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成都。他在谒见后主刘禅后，便返回相府养病去了。

第十六章
长雨

秋七月，曹真上奏魏帝：“臣卧病许久，令圣上挂怀，实感不安。如今，臣的身体康复，且国家正值多事之秋，请圣上再将军务交予臣，臣定当尽心尽力，报答皇恩。”

另外，曹真还在奏表中提出伐蜀的建议：“此时正值秋凉之时节，我国的兵马养精蓄锐已久，士气正旺。另外，臣听闻蜀国的诸葛亮如今重病缠身，汉中已早无精锐兵马。我军若能趁此良机出兵讨蜀，可以永绝后患。”

魏帝读罢奏表，向侍中刘晔问道：“我们此时征蜀如何？”

刘晔答道：“陛下，倘若我国现在不伐蜀，日后您必将留有遗憾。”

退朝后，刘晔刚刚回到自家府中，便有众多文武大臣前来拜访：“刘大人，听说皇上打算今年秋季出兵，讨伐宿敌蜀国，此事当真？”

刘晔一笑了之：“诸位大人，这一路去往蜀国的道路十分凶险，你们怎么会不知道？而且，我国以往便对蜀国过于轻视，才导致屡战屡败。当今圣上对此十分清楚，他又怎会贸然发兵，徒然折损兵将呢？”

众人见刘晔矢口否认讨蜀之事，而且还再三叮嘱众人，不要心存幻想，胡乱猜忌，只得怅然打道回府。

只有一位名叫杨暨的官员，觉得刘晔的说辞前后矛盾，不免心生疑窦，因此他便上朝当面向魏帝奏道：“皇上，您可否放弃伐蜀之事？”

“杨暨，你身为一介书生，怎么也会讨论军务之事？”

“只因侍中刘晔对众臣说，陛下不会轻易伐蜀，去做蠢事。臣实在有些担忧。”

“哦？他果然是这么说的？”

“正是！刘大人乃是先帝的谋士，因此臣等都对其所言信以为真。”

“这倒怪了！”

魏帝心生疑惑，立刻召来刘晔，当面质问：“之前朕问你是否应该伐蜀，你说此时正是良机。为何你在外面又对众人说出兵是件蠢事？你的说辞前后矛盾，究竟是为何？”

而刘晔却从容地答道：“陛下想必是上次误会臣的意思了吧？臣的说法当然是前后一致的。我们不能罔顾蜀国的险要地势，而轻易出兵。否则，不仅会消耗国力，更会令魏国陷入危境。倘若是蜀军再来主动进犯，我们自然需要组织抵抗，但绝不可主动发兵进攻蜀国啊！”

魏帝听到刘晔如此说辞，一时捉摸不透，便继续听他解释。后来，刘晔见一旁侍立的杨暨离去，这才靠近魏帝之侧，低声说道：“陛下，看来您还未明了兵法的玄机啊！我国欲出兵伐蜀这样的重大国事，怎能轻易透露给杨暨等人呢？”

“哦！朕这才明白了你的良苦用心。”魏帝闻言，这才领会刘晔的深意。

此时，司马懿也从荆州返回，他也认为现在正是伐蜀的良机。他前往荆州的目的，就是观察东吴的情况，而他此行的结论是：吴国虽然一直宣称要配合蜀国，攻打魏国，但那不过是他们虚张声势罢了。吴国是不会在魏蜀再度对战时，在一旁相助的。

于是，当年十月，魏国率四十万大军向蜀国奔来。魏国大张旗鼓地宣称有八十万大军，直指蜀国的剑门关。如此大规模的调动军队，令洛阳城上下也十分震惊。

这时，诸葛亮已经彻底康复了。

作者注：此前，诸葛亮虽然已经“口吐鲜血，昏厥倒地”，貌似病情严重，如同得了不治之症一般。而实际上，在《三国演义》的书中，经常用这样的描绘表达十分震惊的意思，不过是原作者一个夸张修辞罢了。

诸葛亮得知魏军的动向后，立刻召来王平、张嶷，下令道：“着令你们二人各引一千人马，前往陈仓抵挡魏兵。”

二将听闻只有两千人马去拒敌，吓得直冒冷汗，面面相觑，不敢应答。魏军派出号称八十万大军来袭，这区区几千人马去抵挡，无异于以卵击石。

二将半晌不吭声，诸葛亮见状，明白他们心中的疑虑，于是耐心解释道：“你们不用担心，我之所以如此淡定，乃因近日观天象时发现毕星与太阴星的位置重合，预兆有雨，且是十年不遇的大雨。魏国虽然派出几十万大军逼近了剑门关，但是由于陈仓道的地势十分凶险，且沿路地形复杂，再加上一场罕见的大雨，敌人的兵马势必难行。咱们此次对付魏兵，可以以逸待劳，无须大动干戈。你们只需坐等魏军被豪雨和险地所累之时，再举兵攻击即可，我也会在后方积极做好响应。”

二将闻言，这才顿消顾虑，应道：“丞相用兵果然高明，我等过于短视，实在惭愧。此番前去保卫陈仓道，我等必将竭尽全力，不负丞相所托。”

之后，王平、张嶷二人立刻领兵出发。他们只带了两千人马，以及足够个把月的粮草，赶赴陈仓道。为了防止接下来连日的雨水，他们特地选择高地扎下营来。

另一厢，魏国大司马、征西大都督曹真，与大将军副都督司马懿、军师刘晔一道，统率魏国的四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开向陈仓道。

当魏军接近陈仓道时，只见沿途的大小村落已尽被烧毁，魏军打算就近补给，却找不到一粒谷、一只鸡。

“这个诸葛亮，竟然早有准备！实在是可恶至极！”

魏军队伍只得继续前进，没走几日，司马懿忽然对曹真、刘晔二人说道：“我军不可再向前了。老夫昨天夜观天象，发现近日必有大雨将

至。我们要是贸然前进，恐怕会有问题。”

“哦？天将降大雨吗？”

曹真虽然将信将疑，但见司马懿十分笃定，便采信了他的说法。他们立刻命大军停止前进，就地扎营，以防万一。

于是，魏军立刻就地伐木，搭建营寨。过了十几日，果然天降暴雨。这场大雨来得十分迅猛，连下数日，导致积水成河。魏军虽然扎下营寨避雨，但也远不及雨势之猛。他们临时搭建的营寨尽被大雨冲毁，粮草和器械也尽被淹在水中。无奈之下，魏军只得临时向高地转移。

可是由于连绵的大雨，山中小路也尽被雨水所淹，陡峭的绝壁上不断涌下水流，化为瀑布，谷中低地更是化为一片湖沼。魏军无处扎寨，人马无法安歇，疲惫不堪。

不仅如此，这一场滂沱大雨竟连绵不绝一个多月，魏军将士被大雨所累，溺死无数，更有许多病患。全军带来的粮草几乎断绝，且与后方失去了联系。这四十万大军竟被一场大雨所困，寸步难行，几乎全军覆没。

前线遭遇暴雨的消息传回洛阳，魏帝十分担忧，立刻下令筑坛祭天。

“恳请上苍，速速止雨！”

虽然魏帝诚心祷告，但是前线的雨势依旧有增无减。

与此同时，太尉华歆、城门校尉杨阜和黄门侍郎王肃等人也纷纷上书。他们一开始便反对出兵伐蜀，如今更将百姓的呼声呈上，劝谏魏帝：“陛下，请您下旨，召回伐蜀大军。”

魏帝无奈之下，只得下旨撤兵，命人将诏书送至前线。

当天子敕使抵达陈仓道时，这场连绵数十日的大雨才刚刚停歇。敕使目睹了前线魏国大军凄惨的情景，不禁潸然泪下。而曹真和刘晔接到撤兵的诏书，不免十分痛心，司马懿更是惭愧地说：“唉！并非苍天无情，怪只怪老夫未能安排妥当。如今我们需得原路返回，莫要再损一兵一卒才是。”

司马懿命殿后人马暂驻在退水后的山谷之中，同时兵分两路，互相照应，轮流向后方撤退。

与此同时，诸葛亮早已将主力部队派至赤阪（今陕西省境内）。一派秋色之中，蜀军得到前线的消息："魏军伤病众多，正在陆续撤走。"

诸葛亮接到此讯后，立刻传令全军："我军此时若前去追击，恐怕会中司马懿的圈套。魏军此番大举袭来，却遭到如此罕见天灾无功而返，他们必定心有不甘。他们定然已经做好准备，只待我军追击之时伺机报复。因此，我们与其前去追击，正中敌人的下怀，倒不如放他们回去就是。"

诸葛亮当机立断，改变了之前的战术。

第十七章
赌局

魏军撤走后，诸葛亮便率领八路大军，分由箕谷和斜谷推进，打算再次去祁山布阵。

众人疑惑地问道：“丞相，我们若想攻打长安，可以选择不同路线，为何您每次都选择从祁山进军呢？”

诸葛亮答道：“你们有所不知，这祁山是长安的门户所在。陇西诸郡若要调兵去长安，必须经由此地。而且祁山前临渭水，后靠斜谷，重山叠嶂，地势起伏，可谓是一处天然屏障。另外，此处的丘陵地势有利于埋伏兵马，左出右入，实乃用兵之地。因此，我军若打算攻取长安，就需要先攻下祁山之地利。”

“丞相果然厉害！”

诸葛亮数次出兵祁山，屡战屡败，但他却依然能坚持既定的战略方针，并不轻易改变阵地。众人闻言，不禁为他的深谋远虑佩服不已。

另一厢，魏军历经千辛万苦，才从险地脱身，暂时松了一口气。不久后，他们埋伏在各地的伏兵也纷纷赶上，复命道：“我等埋伏了四天，不见蜀军追赶，便自行撤走。”

魏军又等了七天，仍不见蜀军方面有任何动静。

于是，曹真对司马懿说道：“大将军，是不是前一个月的大雨早将道路栈桥冲毁，因此蜀兵无法前进？抑或是他们根本对我们退兵之事不知情啊？”

“恐怕不尽然。蜀军想必会立即出兵才是。”

“哦？这是为何？”

“诸葛亮此番未立刻追击，想必是惧怕我军设下了伏兵。如今天气晴好，恐怕他已经前去攻打祁山了。”

“大将军何出此言？曹某倒不相信。”

“大都督，老夫的判断应该不会错。诸葛亮此时定会再出祁山，而且老夫判断，他会兵分两路，分别从箕谷和斜谷进发。”

“哈哈哈！大将军恐怕是说笑了。”

“老夫判断诸葛亮定会立刻发兵祁山。因此，我们应该立即派兵赶往祁山，抢在蜀军之前进入箕谷和斜谷。到时候设下埋伏，可以挫一挫蜀军的锐气。”

可是，无论司马懿如何劝说，曹真却始终听不进去。曹真分析，诸葛亮倘若打算攻打魏国，最佳时机是在魏军撤退之时。只要蜀军展开追击，便大有胜算。他认为诸葛亮不会犯以前的错误，再次绕道攻打祁山。因此曹真坚持己见，不肯分兵去祁山。

司马懿见说不动曹真，只得改变策略，劝道：“大都督，您既然坚持己见，倒不如这样吧。咱们二人各领一军，分头据守箕谷和斜谷。倘若蜀军十日之内未曾出现，我甘愿受罚，绝无怨言！”

“哦？大将军倘若判断错了又如何？”

“倘若蜀军不出祁山，老夫愿面涂脂粉，身穿女人衣衫，到大都督帐前谢罪！”

“你可要说话算话才是！”

“那是自然！不过倘若大都督判断错了，又当如何？”

“哦？大将军莫非还要曹某受罚不成？”

“当然！咱们既然设下这一场赌局，双方就要都设赏罚才是！”

“好！那倘若大将军说得不错，蜀军果然来攻箕谷和斜谷了，曹某愿将皇上御赐的玉带一条、御马一匹转送与你。你看如何？”

“那就多谢大都督承让了。”

“哎！胜负未分，何以言谢？”

“哈哈哈，有了大都督这句话，我便已如得到皇上御赐之礼一般高兴了！”司马懿一边说，一边得意地笑了起来。

当晚，司马懿便立刻动身，率兵赶往祁山以东的箕谷而去，设下埋伏；曹真也自领一支人马，埋伏到祁山以西的斜谷中去。

埋伏是一项极其艰苦的任务，其难度甚至要超过作战。魏军设下埋伏后，一边要随时提防敌军，严阵以待；一边更要严禁烟火，将士们就算遭到毒蛇虫蚁的侵扰，也只得兀自忍耐，不可随意移动，暴露埋伏。

“唉！咱们埋伏在这里多日，却连敌人一个影子也瞧不见。那些当官的随便打个赌，为了争他们自己的面子，就害咱们兄弟在此白白受苦，真是倒霉！”

司马懿一日在巡逻阵地时，忽听手下一名将官在发牢骚。他回营后立刻命人将出言之人押至座前，喝问道：“刚才可是你在发牢骚？”

“没……没有！小人没有怨言。”

“哼！你还想抵赖！刚才是我亲耳所闻，你还不从实招来！”

那人被吓得胆战心惊，更是不敢答话。

司马懿正色斥道：“你说老夫打赌只是意气之争，那就是大错特错了！我之所以设下一场赌局，无非是为了说动曹大都督，才得以调动兵马。所谓的打赌，为的是激发曹大都督，更为的是抵抗蜀军，保卫魏国。我们如今在此设伏，如若能够克敌制胜，便能上奏皇上，尔等弟兄们皆有功劳。如今你竟然妄自诽谤主帅，动摇军心，老夫便留你不得了！”

司马懿大手一挥，将其推出斩首。

之后，这位将官的首级被悬于营门示众，当时魏军中虽也有人质疑司马懿的决定，但是见此情形，人人自危，不敢再发抱怨。众人只得坚守岗位，继续潜伏，只盼蜀军能早日前来。

与此同时，蜀国的魏延、张嶷、陈式和杜琼四员大将，正率领两万蜀军沿着箕谷向祁山而来。诸葛亮正同时率军沿另一条斜谷道前进。途中，诸葛亮派参谋邓芝告诫四将："丞相提醒四位将军多加小心，这箕谷道恐怕会有魏军的埋伏。请大家一定要步步为营，不可大意才是。"

魏延和陈式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觉得可能是诸葛亮太过疑神疑鬼了。两人付之一笑，随意应道："想那魏军之前被大雨围困了三十余日，苦不堪言。如今这些老弱残军的衣甲皆毁，他们一心只盼尽早撤回，哪有余力能设下埋伏？丞相恐怕是多虑了。"

邓芝身为诸葛亮的使者，按职责仍耐心告诫道："请两位将军还是要听从丞相的叮嘱，行军之中多加注意才是啊！"

魏延却反而讥讽道："丞相提醒小心倒是不错。只不过他若当真能处处未卜先知，也不至于在街亭惨败了。我等打算此番一鼓作气，直奔祁山，抢在人前构筑阵地。到那时，咱们再问丞相，我们做得对还是不对！"

虽然邓芝再三劝谏，魏延却一直坚持己见，不为所动。邓芝无奈，只得急忙赶回斜谷道，向诸葛亮复命。

诸葛亮听罢邓芝的报告，却丝毫不显得意外："魏延当真是这么说的？看来他已经对我的建议不以为然了。之前我几次伐魏，却屡屡失利，恐怕魏延已对我失望了。今日他不服于我，我又能如何呢？"

诸葛亮对自己的才德不济感到惭愧，觉得无力服众之余，又说道："昔日先帝曾经说过，魏延虽然勇猛，但生有反骨。我虽深知这点，但一直念在魏延勇猛无比，才予以重用。看来，现在不得不将他除掉了。"

两人对话之间，忽收到快马急报："昨晚在箕谷道上，陈式将军遭到敌军埋伏，所率的五千人马几乎全部被歼，如今仅存八百余人。魏延也遭遇魏军的埋伏，正在苦战。"

诸葛亮闻讯，只得对邓芝说道：“烦你再去一次箕谷，替我好生抚慰陈式。我担心他会怕受罪责，而临阵叛变。”

之后，诸葛亮便全力准备应对魏军之事。

派走邓芝后，诸葛亮双眉紧锁，冥神苦思。许久之后，他才睁眼说道：“立刻传马岱、王平、马忠和张翼进帐！”

四将进帐后，诸葛亮又分授秘策，下令：“刻不容缓，你等立刻出发！”

之后，诸葛亮又召来关兴、廖化、吴懿和吴班四人，面授机宜。最后，他亲率大军，赶去前线。

另一厢，魏军大都督曹真已在斜谷道埋伏了七天。他一直不见蜀军的踪影，心中暗喜：“看来和司马懿的这场赌局，我是赢定了！”

在曹真的心中，他并不真正在意蜀军是否走斜谷道，而关心的是能否胜过司马懿，以及自己的颜面是否有损。

“曹某此番打赌取胜，定让那司马老儿脸上无光！到时候，我倒要看看他面涂脂粉、身穿女衫，向我赔罪的那副尊荣。哈哈哈！”曹真一边幻想着司马懿在他面前认输的丑态，一边心中洋洋得意。

两人打赌的十日之期就要临近时，忽有探子来报：“山谷之间有蜀军的身影，但不确定具体人数。”

“不过是几个蜀兵罢了，无须惊慌。”之后，曹真命大将秦良率五千魏军到谷口，命他将谷口封住，“再过两天，便到了司马懿约定的十天之期。我军无须扬旗击鼓，只要将谷口守住，老夫便可赢了赌局。”

秦良领命，带领五千人马来到谷口。但他一抵达，就见谷中的蜀军成千上万地涌来，仿佛洪水泛滥一般。秦良大惊之下，连忙命手下将魏军的军旗竖起，以壮声势。果然，蜀军见状，似乎畏惧魏兵而改道前行。秦良一见蜀军畏战，连忙下令追击。

魏军一路追赶了五六里路，从山谷一直追到一片低洼之处，却不见了蜀军的踪影。秦良十分不屑：“哼！蜀军不过虚张声势，竟如此不堪一击！”

话音未落，忽然四面八方的喊杀声顿起，战鼓喧天，铺天盖地的箭雨射来，笼罩在秦良这五千人马的头顶。

与此同时，无数战马呼啸而至，卷起了滚滚的烟尘。只见蜀军大将吴班、关兴和廖化的人马赶来，蜀国的旌旗挥舞，令魏军见之丧胆。

魏军正吓得四散奔逃，却不料此处盆地的各个出口要道都布满蜀军，简直插翅难逃。秦良正想杀出一条血路逃走，却被廖化赶上，一刀毙命。

“放下武器！降者免死！”

诸葛亮等人的声音从谷顶遥遥传来，魏兵一听，立刻缴械投降。一时之间，魏兵扔下无数盔甲武器，堆积成山。众多魏兵老老实实地立在一旁，等待发落。

诸葛亮下令将魏军阵亡将士的尸身投入山谷，又命蜀兵换上魏军的装束，举着魏旗，伪装成了魏军。

曹真对此毫不知情，他在帐中接到战报。一名自称是秦良部下的士兵报告道：“大都督，秦良将军昨日在谷中截获蜀军，已经予以驱散，请您大可放心。”

不久后，曹真又接待了司马懿派来的信使，此人带来了司马懿的口信：“蜀军先锋陈式率四五千骑来到箕谷，已被我军歼灭。不知大都督在斜谷有何情况？”

曹真为了赌局胜利，不肯吐露实情，谎称：“我们在斜谷未见到蜀军的人影。请你转告司马大人，曹某赢了！”

等到十日之期已到，曹真便得意地对手下夸口：“看来司马懿是害怕打赌输了，才特意派人来打探。我看，蜀军到底去没去过箕谷，也未可知啊！如今这期限已到，曹某赢定了。我倒要看看司马懿是如何面涂脂粉、身穿女衫，来向我赔罪的。哈哈哈！”说罢，众人一通哄笑。

曹真正与手下哄笑之时，忽听帐外鼓角声响。曹真走出帐外，举手观瞧，原来是自家的队伍回营。队伍打的是秦良的旗号，一行人的队伍排列有序，队中还有人挥手示意。

“看来他们平安回来了！”

曹真不疑有假，也向对方挥手示意。不料这支队伍来到数十步远之处，忽然摆开架势，冲杀上来。

“前面就是魏军大都督曹真！千万别让他跑了！”

曹真大惊失色，掉头就逃。与此同时，营地之中忽然冒出火光，原来早有蜀军从营后包抄而来。一时之间，火光冲天，战鼓隆隆，关兴、廖化、吴班和吴懿从营前冲入，马岱、王平、马忠和张翼从营后包抄，夹击魏营而来。

这一战中，魏军被动挨打，死伤惨重。空气中布满硝烟和血腥的味道，四处可见横七竖八的尸体，充耳可闻凄惨的哀号之声。大都督曹真生死未卜，不知踪影。蜀军因有备而来，指挥有方，将魏军杀得人仰马翻。

最后，曹真历尽艰险，终于逃出营来。他紧紧揪住马鬃，趴在马背上，奋力挥鞭逃命，几乎将马鞭都打断了。

蜀军发现曹真后，立刻在后面紧追不舍，宛如猎人狩猎一般。曹真原以为性命不保，忽见山后冲出一支人马，将他解救下来。曹真惊魂未定，环顾四周才发现，原来是司马懿带人将他救下。

“大都督一向可好啊？”司马懿不怀好意地开口问候。

曹真一见到司马懿，羞愧得无地自容，他问道：“大将军，你不是远在箕谷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正巧解救于我呢？曹某这不是在做梦吧？”

“大都督，现在您知道这蜀军果然来此了吧？”

“唉！都怪曹某大意，这个赌局，确实是我输了。”

“大都督何出此言，你我之间，何谈输赢？之前，我曾派信使过来，打探斜谷是否有蜀军。您当时回复不见蜀兵的一兵一卒。我担心您果然以为蜀军不会过来，怕您会碰到什么意外，因此才会急匆匆翻山越岭而来，以应不测。”

“多谢大将军，我定会亲手奉上玉带和御马。请你以后切莫提起此事了。”

“大都督不要在意一场赌局的输赢，我怎能夺人之美？何况是御赐之物。从今以后，你我更要多加努力，报效朝廷才是。”

曹真又羞又愧，便把营地迁至渭水之畔。之后，他更是羞愧难当，导致疾病缠身，无法上阵指挥。

大都督曹真病倒了，若说他是被司马懿的冷嘲热讽所刺激病了，恐怕也不为过。司马懿素来直来直去，言辞苛刻，难免会伤人。

之后，诸葛亮便抵达了祁山，布下阵来。安顿之后，他论功行赏，犒劳三军。由于他赏罚分明，蜀军人人对此信服。而在封赏之后，诸葛亮又召来陈式和魏延，正色问道：“之前，我特意派邓芝为使，告诫你们需严防敌人的伏兵。为何你们不肯听令，害得我军折损众多兵马？你们可知罪？”

陈式和魏延见丞相问责，两人却互相推诿，谁也不肯为此负责。诸葛亮听完他们的说辞，呵斥道：“陈式，若非魏延及时增援，你的性命早已不保。如今你打了败仗，却将罪责推给魏延，实在是卑鄙！”

诸葛亮立刻下令，将陈式推出斩首。

诸葛亮虽然深知魏延素有反骨，此番却未责罚于他。因为此时正是军中的用人之际，他还需仰仗魏延的勇武之力，因此才不得不将魏延留下。

蜀国的人才远远不如魏国的众多，如今可用的将才更是屈指可数。诸葛亮无奈，只得暂时饶过魏延，独自咽下不满。

第十八章
八卦之阵

入秋时节，魏军前倚渭水，蜀军背靠祁山，两军展开了一场漫长的对峙。

“看来曹真的病情是越来越重了。”一日，诸葛亮巡视营地后，喃喃自语道。

自从曹真在斜谷兵败后，一直传言他身染重病，卧床不起。而诸葛亮远在蜀营，又是如何得知曹真的病情加重的呢？诸葛亮见左右十分疑惑，便解释道：“倘若曹真的病情较轻，他必会立刻返回长安。如今，想必他是因为病重才会一直留在渭水营中。魏军也是怕影响士气，才会对他的病情一直秘而不宣。”

他接着说道：“假如我判断得不错，曹真必将于十日之内病殁。你们不妨去打探一番。”

诸葛亮当即挥就一封信表，言辞刻薄，向曹真发起挑战。他派人将这封战书送到魏军营中。可战书却仿佛石沉大海，送出之后毫无回应。

七天后，有密探前来报告，说是魏军营中驶出一辆黑布覆盖的灵车，前面打着白幡，正由魏兵护送，悄然驶向长安方向。

“看来曹真果然已经死了。”诸葛亮十分肯定。之后，他训诫诸将道，“不久以后，魏军定会发动猛烈攻击。大家一定要全力防备，不可大意。”

与此同时，魏军营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诸葛亮以一纸战书，杀死

了大都督曹真。”

当时曹真原本病入膏肓，他接到诸葛亮的挑战书后，怒火攻心导致病情加剧，最终撒手人寰。

曹真在前线病逝的噩耗传回魏都，魏帝和其皇族十分气愤。他们认为是诸葛亮直接导致了曹真的死亡，国恨家仇不可不报。魏帝更是连连对司马懿下达严令，命其早日取胜，为大都督报仇雪恨。

于是，司马懿派人送来战书，文中写道：

大都督曹真虽亡，魏军营中尚有老夫。丧礼已毕，我军明日即可出兵，与蜀决一死战。

诸葛亮读罢，微微一笑：“请你转告司马懿，我在此恭候。”之后，他也不写回信，便打发魏国军使离开。

祁山巍峨，渭水静谧。八月金秋，魏蜀两军便要展开一场最终对决。

一开始，两军隔着渭水布下阵来，双方鼓角大作，互相挑衅。

魏军的大旗之下，司马懿巍然屹立正中，其他众将在两侧簇拥，来到渭水河畔。另一厢，诸葛亮也手摇羽扇，坐于四轮车上，来到河的对岸。

司马懿首先喝道：“呔！诸葛孔明听好了！你不过是一介南阳耕夫，竟然不自量力地不识天数，屡次来犯。你一再兴兵，害得百姓遭殃，究竟是何居心？如果你再不悔悟，老夫定让你横尸于野，落为鸟兽的饵食！”

诸葛亮立刻回击道：“说话之人可是司马懿吗？好你个无耻鼠辈！想当初你不过在书库中啃过几本兵书，如今竟敢披盔戴甲，在此大放厥词，岂不惹人耻笑！我孔明受先帝遗命，誓与曹魏不共戴天。多年以来，我不求暖衣，不思饱食，即使在梦寐之中亦不敢忘秣马厉兵之事。我一心只想诛灭乱臣逆贼，恢复大汉江山，哪像你们这些争名夺利的小人，如何敢与我共论天下大事！我乃正统天兵，你不过是无耻之徒，还不投降，真是好不知羞耻！”

“啊呸！你只会说大话！来来来！你我大战三百合，看看谁才是真正的正统之兵，谁才是卑鄙的无耻之徒！”

“战就战！这对战有明战也有暗战，你是打算明着对战，还是斗智暗战？”

“老夫自然要与你堂堂正正地明战到底！”

“明战也有三种方式，你是打算互相派出大将争斗，还是布阵互破，或各自发兵对抗？”

“老夫就先与你斗一斗布阵的本领。”

“倘若你输了，该当如何？”

“老夫若是输了，立刻卸甲归田，告老还乡，不再领兵。不过，倘若是你输了，蜀军必须立刻撤退，从此不可再踏上魏境半步。”

“好！一言为定。”诸葛亮当即点头答应，并请对方先行布阵。

司马懿拨马返回中军。他立刻挥动黄旗，指挥兵马移动，布好阵后，他再度策马出阵。

“诸葛亮，你可识得老夫方才布下的阵？”

“这有何难！你这座阵势，蜀军的将士都认得，叫作‘混元一气阵’。”

“好！那你也布一个阵来看看。”

诸葛亮命人将四轮车推回中军，挥舞手中羽扇，指挥布阵过后又重新回到阵前：“司马懿，你可认得此阵？”

“你这简直如同儿戏一般，这不就是‘八卦阵’嘛，老夫如何不晓得？”

“那你会不会破‘八卦阵’？”

“易如反掌！”

“既然如此，孔明便请你来破此阵！”

“老夫对此阵的阵法了如指掌，又怎能破不了？你且睁大眼睛，老夫让你好好见识一番。”

司马懿立刻唤来戴陵、张虎和乐綝三将，吩咐道：“诸葛亮所布的‘八卦阵’共有八门，分别是休、生、伤、杜、景、死、惊、开。其中，开、休、生三门为吉，伤、杜、景、死、惊五门为凶。我们只需从东面的生门、西南的休门、正北的开门攻入，便可破解此阵，赢得胜利。你们只需按老夫的指点行事即可，此阵并不稀奇。”

魏军立刻擂起战鼓，为己方助威。戴陵、张虎和乐綝三将各率一支队伍，按司马懿所吩咐，从吉门攻入蜀军的八卦阵中。但是，诸葛亮不断挥动羽扇，八卦阵也随之产生变化。魏军虽然从吉门而入，却发现面前的蜀军连绵不绝，宛如铜墙铁壁一般难以攻破。三路魏军猛烈地进攻，却始终无法攻入阵中。

不仅如此，魏军的队伍还被蜀军分隔开来，难以前后照应。虽然戴陵和乐綝率领几十骑人马孤身冲入阵中，却惨遭箭雨所伤。一时之间，魏军被蜀军杀得狼狈不已，八卦阵中如同卷起旋风一般，惨淡不堪。

之后，蜀军更是将阵中的魏军团团包围起来，乐綝和戴陵等人无奈，只好任蜀军缴械，几员大将则被五花大绑，带到诸葛亮的四轮车前。

诸葛亮看了看魏军的俘虏，说道：“你们今日的战败，早在我的预料之中。我且放你们回去，请你们转告司马懿，让他再多读些兵书。否则如此拙劣的战术，又如何能破我的八卦阵？”

戴陵等人闻言，羞愧得垂下头来，不敢直视诸葛亮。诸葛亮又说道：“你们今日踏入我的八卦阵，着实令人扫兴。若是因此便取了你们性命，也不够宽厚。但是，我还是得给你们一个教训，让你们能牢牢记住今日之事。”

遂令蜀兵将这些魏军将士的衣衫盔甲剥下，让他们赤身裸体，又以黑墨涂面，轰他们回去。在蜀军将士的哄笑声中，这群魏军俘虏狼狈地走回营中。

司马懿见此情形，气得怒火中烧。诸葛亮之所以如此羞辱乐綝、戴陵等人，便是要羞辱他这位主帅。他自以为隐忍许久，只待良机而一举破敌，因此决不肯为一时小利而轻易出战。但是，今日他竟被诸葛亮如此羞辱，实在是可忍孰不可忍。倘若他再次隐忍下去，恐怕自己无颜再去见魏国父老！司马懿盛怒之下，便不惜赌上全军的命运，打算和诸葛亮拼个你死我活。他怒拔宝剑，引麾下百余骁将，数万人马，一涌而出，向蜀军发起猛攻。

正当司马懿打算与蜀军正面交锋之际，却听后方大乱。司马懿听后方传来的竟非自家鼓角声响，匆忙回首，却见两支蜀国兵马卷起漫天沙尘，正向自己攻来。

“不好！”司马懿暗道不妙，只得收回前军，掉头应战。

原来关兴、姜维二将，早已率军绕到魏军身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来。

第十九章
掘灶

此番会战，司马懿惨败，魏军伤亡惨重，一蹶不振。从此之后，魏军便闭门不出，在渭水营中休养，不再轻易出兵。

诸葛亮虽然取胜，但仍告诫蜀军，此时绝不可得意忘形。蜀军驻扎在祁山营中，本打算继续进攻，攻入长安、洛阳，早日实现汉朝的统一大业。但正在这时，蜀军却因一件小事，导致此番出征又半途而废。

蜀国负责督办粮草的正是李严。他命都尉苟安从永安城押运兵粮，送至前线。这个苟安生性嗜酒，押粮途中更是游手好闲，导致军粮迟了十日才运抵祁山。

“我此番耽误了运粮，不知丞相要如何责罚呢。”苟安心知罪责难逃，一路思量如何狡辩。

他抵达祁山后，便在诸葛亮面前撒起谎来：“小人此番押运粮草赶赴前线之时，听说我军与魏军正在渭水激战。小人生怕路上遭遇敌军，损失粮草，因此暂在山中蛰伏数日，待战火刚停便立刻赶来。但仍耽搁了十日，还请丞相恕罪。”

诸葛亮不容他说完，便厉声呵斥道：“还敢胡言乱语！粮草是军中之根本，押运粮草的任务何等重要，你竟然因怯战而耽误运粮大事，该当何罪！我看你根本就是信口开河，一派谎言！你那肥头大耳的模样一望便知，你哪里曾经蛰伏山中，受过日晒雨淋之苦？分明是自己贪杯误事，才导致耽误运粮。押运粮草若耽误了三日，便处以劳役，超过五日，便该处斩。你的罪责难逃，莫再狡辩了，今日便要斩你正法！”说罢，便命人将苟安拖出去斩首。

长史杨仪闻知苟安将被斩首，急忙赶来，规谏诸葛亮道：“丞相请息怒！苟安押粮不利，实应按军法处斩。不过如今蜀中筹集一事皆由李严负责，这个苟安乃是他的心腹之人。丞相今日若要真是斩了苟安，恐怕会因此得罪李严，日后更难免造成不利局面，影响我军前线战力。还请丞相顾全大局，饶过苟安吧。”

诸葛亮听了杨仪所言，只得默默咽下心中的不快。他素来注重军纪，令行禁止。之前由于爱将马谡违背军令，他也只得挥泪将其斩首，为的就是严肃军纪。如今，诸葛亮为了顾全大局，只得勉强点头，饶过苟安。

“苟安的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罚他杖责八十，以儆效尤！”

杨仪体谅诸葛亮的难处，施礼道谢后便退下了。

而苟安虽侥幸被罚了杖责八十，留下一命，他却非但不谢杨仪的救命之恩，和诸葛亮的饶命之德，反而心生怨恨，竟连夜逃离了蜀营。

苟安带着五六名随从，连夜渡过渭水，径奔魏营投降。他来到司马懿面前，说尽诸葛亮的坏话。司马懿却心存怀疑：“你虽然说得有些道理，但老夫仍难以就此相信。我哪里知道你是不是诸葛亮派来的卧底，他是不是又设下什么圈套，要引我上钩？你若当真投降，便要首先立下一件大功。待事成之后，老夫自会禀明皇上，再封你个高官，让你享尽荣华富贵。”

苟安连忙拜倒在地：“将军的大恩大德，小人莫不敢忘。您要小人做什么，请尽管吩咐。”

于是，司马懿立刻面授苟安一条计策，嘱其照办。

不久后，苟安便乔装打扮，返回了蜀国。他回到成都后，立刻花重金建起一个间谍网，命人四处散播谣言，诽谤诸葛亮。街头巷尾的议论也很快传到朝廷，蜀国朝野轻信之下也开始对诸葛亮产生了质疑。

一时之间，成都各地流言四起，就连蜀国之中也开始人人议论诸葛亮打算在汉中自立为王的说法。不仅如此，更有好事者添油加醋地传言：“如今诸葛亮手握兵权，他的势力如此之大，完全可以自立为帝，取蜀而代之。他经常抱怨蜀帝无能，这不是很明显的证据嘛！”

这些诬陷诸葛亮的谣言广泛地传播，实际上都是因为苟安四处收买线人，贿赂宦官。那些被苟安收买的宦官经不住金钱的诱惑，也开始编造各种谣言，在宫中广泛传播，中伤诸葛亮。

蜀帝经不住谣言的蛊惑，心中也对诸葛亮存有顾虑，于是他派出敕使去到前线，对诸葛亮转达旨意：

朕有军机密事要与丞相面谈，请尽快返回成都为盼。

这封诏命看似短短几个字，实际却是命令他立刻撤兵还朝。

诸葛亮看到后泪流不止，不禁仰天长叹："可叹主君年幼，却受到佞臣蛊惑。如今我军刚刚得到有利的战局，一路夺取长安指日可待，却不料皇上此时突然召回，这难道是天意不成？蜀国的国运难道注定如此？倘若我此时抗命，便被那些佞臣抓住把柄，陷我抗旨欺君；而倘若我立刻奉命撤兵，魏国一定趁机巩固国防，只怕日后再想取祁山，便更加困难，更难以攻取长安、洛阳了。"

诸葛亮十分为难，整日落泪却又不得抗命。无奈之下，他只有下令蜀军撤兵。

姜维闻讯后，十分担忧："丞相，若是司马懿趁我军撤兵时追杀，该怎么办？"

诸葛亮下令："我们需分五路撤军，各自分头撤退。另外，在退兵之时要特意多掘一倍的炉灶。比如今日拔营撤退时，倘若营中有一千士兵，便要掘两千个灶坑；下一次拔营之时，要掘四千个灶坑。待到第三天，要掘六七千个灶坑；再往后来，更是要掘一万个灶坑。每次撤兵，一定要逐步添灶，不得有误。"

姜维闻言，不解地问道："丞相，当年孙膑在增兵之时，便命少掘灶坑，以此欺骗敌人，最终打胜了庞涓。为何我们此番撤军，明明是兵士减少，却要多掘炉灶呢？"

"我自然是知道孙膑的战术，因此反其道而行之。对付通晓兵法之人，便需要使用计谋，让他聪明反被聪明误。对付司马懿尤其要使用这样的战术。我们每日增加炉灶，他会怀疑我设有伏兵，便不敢贸然追击了。"

于是，蜀军按诸葛亮的吩咐，分为五路，陆续撤军。不出诸葛亮所料，司马懿果然疑心有伏兵，不敢立刻追击。

不过，魏军的探子探知一路之上蜀军并未设下伏兵，司马懿便令魏军一路跟随，步步跟进。不仅如此，他们还特意到蜀军撤离的营地点检灶坑的数目。点检之下，发现蜀军的灶坑与日俱增。

“这蜀军在撤退之时，一直在增加殿后的兵力。看来诸葛亮的布置十分周详，我们倘若贸然追击，反倒会遭到强烈抵抗。”司马懿考虑再三，终于决定不再追击，“看来老夫之前派苟安的任务，他完成得不错。苟安想必已在成都四处散布谣言，才导致诸葛亮不得不撤回蜀国。如今我更需加倍小心，以免误事。”

司马懿这厢疑神疑鬼地不敢追击，诸葛亮那厢才得以安然撤退，从容不迫。事后，司马懿才从四川旅人口中得知，那是诸葛亮故意多掘的炉灶，布下的迷魂阵。

但是，司马懿却仍是心服口服：“老夫若是输了旁人呢，一定觉得十分羞愧。可如今是被诸葛亮的计谋所骗，却也无奈。诸葛亮神机妙算，老夫确实远不如他啊！”

第二十章
麦熟之时

诸葛亮撤回成都后，立即入朝面见后主刘禅：“陛下，您突然降旨将我召回，莫非是朝中出事？”

刘禅之前本来是受到一些流言蜚语的蛊惑，才急召诸葛亮回来，因此一问之下感到十分羞愧：“其实是朕许久未见到相父，十分想念，因此才召你回来。朝中并无大事。”

诸葛亮料到如是，便接着问道：“莫非是宫中有奸臣造谣，皇上有些不放心吧？”

后主默默地低头半晌，才羞愧地开口道：“朕今日见到相父之面，所有的顾虑已经打消。朕实不该下此诏书，都是朕不好。”

诸葛亮见皇上后悔莫及，只得告辞回府，之后便派人调查宫中是何人蛊惑皇上。不久，几名散布谣言，中伤丞相的宦官被查出来，带到相府之中，由诸葛亮亲自审问。

诸葛亮见到这几个宦官，便高声质问：“你们本为皇上身边之人，理应辅佐君王安心朝政，究竟为何要散布谣言，蛊惑人心？”

其中一名宦官颇有悔意，便坦白道：“小人只是觉得连年累月的打仗，实在辛苦。要是战事早日结束，日子会轻松一些，城里也会重又歌舞升平……”

“你们这些目光短浅之辈！”诸葛亮听到这些太监的说法如此天真，不禁摇头嗟叹，“倘若蜀国上下都如同你所想的，恐怕我们以后将永无

宁日了！即使我国不想打仗，魏军又岂会善罢甘休，东吴又怎能不趁机作乱？战事岂是你们想结束便可轻易结束的？等到魏国和吴国发兵而来时，不仅是你们这些人，就连蜀国百姓都将陷入水火之中。到了那时，蜀国的土地被魏吴的兵马所践踏蹂躏，百姓则沦为牛马奴隶，终生受其驱使。今日可能你觉得生活有些不便，但较之亡国之难，你们究竟愿过何种生活？”

这群宦官闻言，心中十分懊悔，纷纷垂下头来。

“这些谣言你们是从哪里听来的？如此广泛传播貌似是敌人故意散播。你们说，你们究竟是受何人指示的？”

经过诸葛亮的仔细追问，终于查清楚这些谣言都是苟安所编造，并派人传播的。他立刻派人捉拿苟安，却为时已晚。苟安听到风声后立刻潜逃，已经逃到魏国去了。

之后，诸葛亮召集百官，向大家晓以事实，又深责蒋琬、费祎等重臣未能及时察觉。待重整纲纪之后，诸葛亮再度起兵，重又赶往汉中。

由于之前连年征战，蜀军已显疲惫。因此，诸葛亮此番出征之时，特地将人马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攻打祁山，另一部分则留驻汉中。不仅如此，诸葛亮还定下轮值的期限，以百日为期，祁山和汉中的兵马可以轮换。这样的安排，令前线的蜀军可以保持高昂的士气，更加充满战斗力。

蜀国建兴九年，亦即魏国太和五年（公元231年）的早春二月，魏都洛阳又接到前线的急报。魏帝曹叡得知诸葛亮又率兵攻来，连忙请来司马懿，共同商议。

“爱卿，如今国中唯有你一人才能抵挡诸葛亮，请你一定要担此重任，为朕分忧才是啊！”

“陛下，如今曹大都督不在人世，微臣愿意领兵出征，剿除寇贼，以报皇恩。”

司马懿立刻领命前往长安，准备兵马。他命左将军张郃为先锋，又令郭淮负责陇西各郡，自己则率领中军，在左右两翼与前后两军的护卫下，重又来到渭水之畔，扎下营来。

此时春回大地，祁山之上，红霞围绕，渭水之中，暖流荡漾。就在这一片山清水秀的战场上，魏蜀两军却一直未敲响战鼓。

一日，司马懿召来张郃说道："老夫料想诸葛亮定受军粮所困，他一定会千方百计筹集粮草。如今陇西一带的麦子熟了，他一定会暗中派兵去割麦，以充军粮。"

"陇西的麦子产量巨大，倘若蜀军分兵去割麦的话，确实能解决军粮危急。"

"没错！我们绝不能让诸葛亮得到军粮。请张将军继续留在渭水，对付祁山的蜀军，老夫要亲自去陇西一趟。"

于是，司马懿留给张郃四万人马，自己则率领魏国大军，直奔陇西而去。

司马懿的分析果然准确。此时，诸葛亮为了收获陇西的小麦，正在包围卤城，守将无奈，只得投降。

诸葛亮问道："小麦是否已经成熟？"

"陇上的小麦已经熟了，而且品质绝佳。"

诸葛亮听罢，便留下张翼、马忠驻守卤城，自己领兵赶往陇上。

途中，忽得到探子来报："丞相莫要去陇上了。那里不仅驻扎了大量魏军，而且属下还远远望见司马懿的大旗。"

诸葛亮咂舌叹道："没想到我暗中派兵离开祁山，却早已被司马懿洞悉我们是为割麦而来。既然司马懿已经提前做好布置，恐怕我军硬攻的话难以取胜。"

当晚，诸葛亮沐浴更衣，命手下准备四辆平日所坐的四轮车。之后，诸葛亮又暗中叫来三位大将，低声吩咐一番，才让他们离开。

姜维第一个走出大帐，他先推走一辆四轮车。之后马岱也走了出来，也推走一辆四轮车。魏延第三个走出来，也推了一辆四轮车回营。

最后，只剩一辆四轮车，独自停放在星空之下。不久，诸葛亮也走

出大帐，登上四轮车，对左右问道：“关兴，你准备好了吗？”

“好了！”关兴高声答应一声，立刻带来一支打扮古怪的队伍，簇拥到四轮车周围。

只见诸葛亮的四轮车四周，簇拥着二十四名武士。这些人身着黑衣，赤足披发，手执一柄锋利的长剑。不仅如此，还有四名黑衣武士擎着北斗七星旗，分立四周。车后还跟着五百名鼓手，一千余骑长枪护卫。这些武士和护卫分立在四轮车的四周，将车辆众星拱月一般保护得周密。

诸葛亮今日的装束与平日大不相同。头上未戴纶巾，而是戴上了华丽的簪冠，一身雪白的长袍，腰携佩剑，璀璨的珠玉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不仅诸葛亮改换了装束，关兴等人也改变了装束。他同几位武将都扮作天兵天将的模样，身穿红底锦袍，策马飞驰之时，宛如火球一般，十分骇人。

之后，这支扮作天兵天将的古怪队伍，便趁着夜色离开，向陇上而去。

这支队伍离开后，另一支由三万步兵组成的队伍尾随而去。这些步兵不持刀枪，而是每人手拿一把镰刀，打算趁夜收割小麦。他们前进的方式也与平日行军打仗颇为不同，显得十分怪异。

当魏军哨兵探到那支古怪的人马出现时，吓得魂飞魄散。他们连忙将消息传回大本营。司马懿闻讯，不禁嗤之以鼻：“什么天兵天将来了？待老夫去看一看！”

司马懿立刻亲自策马来到阵前探看，此时正值深夜丑时。

第二十一章
北斗七星旗

冷夜，旷野，无边无垠。星光，闪烁，阴风袭人。司马懿感到脸侧吹来阵阵妖风，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好浓的妖气！”

只见在漆黑的旷野之中，显现出一辆四轮车的身影。随着阵阵阴风，四轮车忽隐忽现，越驶越近，车旁簇拥着二十四名黑衣人，散发赤足，手持长剑。四名红袍武士擎着北斗七星旗，分于四角。

“那不是别人，肯定是诸葛亮！”司马懿紧紧盯住暗夜之中的那一幕古怪景象，他一眼就能认清，那位端坐在四轮车上，白衣簪冠的人就是诸葛亮。

“哈哈哈！”司马懿突然放声大笑。

他立即调来两千精兵，下令道：“哼！诸葛亮以为他这般装神弄鬼便能将老夫吓住吗？真是可笑之极！咱们只需挥舞利剑，便能破除奸邪，到时候他们只能掉头逃窜。那个诸葛亮只怕是跑得鞋子都掉了。来人啊！咱们立刻追上去，将他们一举拿下！冲！”

两千精兵得令，立刻呐喊喧天地冲了上去。只见诸葛亮立刻停下了四轮车，掉头就跑。护卫的二十四名黑衣武士和擎旗的四名红袍大将武将，也立刻护送而去。

“哼！你们想跑，没门！”魏军催马紧追，誓要将诸葛亮生擒活捉。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奋力追赶，却始终追不上那一行人。

在一片更深露重的旷野之中，阴风阵阵，白雾习习，诸葛亮那一行人时而近在眼前，时而又似远在天边。魏军累得气喘吁吁，却似乎总是与四轮车相隔遥远。

“怎么回事？咱们已经追了三十多里地了，诸葛亮明明就在前面，为何一直追不上他们？”

“对啊！我看那辆四轮车慢悠悠地，怎么一直追不上呢？”

“再这么追下去，到天亮也不见得追得上他们！”

追击的魏军心生蹊跷，便纷纷勒马，稍事休息。可是，前面的四轮车一见追兵停下，他们却立刻调过头来，迎上前来。魏军一见这队古怪的队伍迎了过来，立刻毫不相让地催马上前：“呔！诸葛亮休走！”

这厢魏军刚刚催马来追，那厢诸葛亮又命四轮车调头而去，一行古怪的队伍继续在前面赶路。

魏兵奋力猛追了二十余里地，只盼能一举追上四轮车。可是这两千人马累得浑身大汗，仍追赶不上诸葛亮一行。那支古怪的队伍似乎总在前方不远的地方慢悠悠地前进，却又遥不可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魏兵犹豫之间，便又慢慢停下追击的脚步。

正在这时，司马懿从后赶上，听到魏兵报告后，他大惊失色：“想来那个诸葛孔明擅长奇门遁甲之术，据说他号称能驱六丁六甲之神。今日我们一直追击不上，恐怕他是使用了缩地术。我们再一直追赶下去，被他引入幽冥之地，就有去无回了！传我命令，不得再追赶诸葛亮，快撤！”

说罢，司马懿立刻拨马，打算率兵迅速撤离。

正在这时，忽听耳畔战鼓轰鸣。司马懿等人正在愕然之间，却见西边山上冲下一支队伍。这支队伍里人人装束古怪，有二十四位披发赤足的武士，身着黑衣，手持利剑，还有四位红袍武将，擎着北斗七星旗。

这支队伍转眼便冲到跟前，只见他们簇拥着一辆四轮车，车上端坐一人，白衣簪冠，正是诸葛亮。

“怎么回事？诸葛亮怎么从这里冒出来了？”

魏兵一见之下，心中大骇。司马懿见状，急忙一边高声督战，一边一马当先冲了上去。哪知诸葛亮的四轮车一见他们冲来，立刻掉头就走。司马懿哪里肯饶，快马加鞭追了上去。可是这一追又行了二三十里路，四轮车依旧遥遥在前面，不可触及。

“有古怪！”

魏兵累得气喘吁吁之时，忽见另一侧山后又杀出一军，而且仍是那二十四位黑衣武士，一辆四轮车，四位擎旗的红袍武将。分明和前面追赶的是同一拨人马。

前面这支队伍究竟是人是鬼？魏兵吓得人人惊悚，不敢上前。

“快撤！全军撤退！”此时，司马懿也被吓得魂不附体，只得匆忙下令撤退。

魏兵一行人刚刚向后撤退，没过多时，前面的黑暗之中又传来嘎吱嘎吱的车轮之声，以及旗帜迎风摆动的声音。司马懿大吃一惊，慌忙凝神向前望去。却发现正前方又是一辆四轮车，车边还簇拥着二十四位黑衣武士，四位擎旗的红袍武将。那面北斗七星旗迎风招展，旗下正是诸葛亮。

“到底诸葛亮有几人？到底蜀军还有多少人马？”司马懿与数千魏兵被眼前的情景骇住，仿佛做了一场噩梦一般。他们只得匆忙撤退，一直到天蒙蒙亮时才逃回上邽城。

撤退路上，魏军捕获了一名蜀兵。经过一番拷问，才知道此人原是来收麦的，路上掉了队才遇到了魏军。

“原来诸葛亮半夜施计将我们调走，目的是趁乱收麦！”司马懿这才明白诸葛亮此举的用心。他也从这位蜀兵口中得知了真相，原来那支看似古怪的人马是由四队人组成的，其中只有一辆车上坐的是真诸葛亮，其余三辆车上都是假孔明，分别是由姜维、魏延和马岱假扮的。

“原来诸葛亮所谓的缩地术是这样做的。他先准备好四组人马，打扮成相同的模样。在我军追击时，他们故意向林密草深之处行进，离我

军较近的队伍择机躲起来，较远的队伍同时现身出来。这样一来，在夜色昏暗，林木掩映下，我方追兵视线不明，便会误以为是同一支队伍，造成敌人总是遥不可及的假象。诸葛亮如此诡计多端，实在是令人难以预料！”

司马懿再一次领教到诸葛亮用兵的变化莫测，心中不免畏惧，于是命魏军牢牢守住上邽城，不得轻易出兵。

而副都督郭淮却不以为然，主张应该出兵：“大都督，末将已派人探知卤城的兵力。诸葛亮不过是故弄玄虚罢了，那城中并无多少兵力。咱们只需出兵围城，那些蜀兵便成了瓮中之鳖。”

郭淮再三催促，司马懿原本苦无良策对敌，这才稍有心动：“好！咱们今夜便出兵，悄悄地将卤城包围起来。倘若此战得胜，便可以打开局面，今后必将顺利。”

当天的傍晚时分，上邽城的魏兵便全军出动，直奔卤城而去。这两城的距离不远，魏军一夜便可抵达卤城。

上邽城和卤城之间的道路十分崎岖。沿途布满了沼泽和丘陵，另外道路两旁是片片麦田。为了提防魏军的攻击，蜀军沿路布置了大量岗哨，麦田之中每隔二百米便设有一哨，埋伏于田埂之中。这些岗哨通过绳索通信，一旦发现敌情，便会立刻拉动绳索。因此魏军刚刚从上邽城出发，没过多久，消息便已传回卤城蜀营。

因此，诸葛亮早早得到了魏军来袭的军情，便可从容应对。他不慌不忙地拟定对策，调兵遣将，只等魏军来自投罗网。

卤城原是一座小城，墙矮壕浅，倘若魏军大举进攻，势必难以抵挡。因此，诸葛亮遂令姜维、马岱、马忠和魏延各自率军，开出城外迎战。

卤城之外便是大片麦田，在夜风的吹拂下，麦浪滚滚，非常适于埋伏。

因此，当魏军以怒涛拍岸之势，逼近卤城城下时，他们还以为早已胜券在握。魏军分列队伍，打算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攻入城中。不料正在这时，城头突然涌现无数弓弩手，搭弓便向城外射箭。

此时司马懿方知己方的动向早已被敌人掌握，但是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唯有奋力进攻一途。魏军按指挥攻上城墙，而守兵则将早已准备好的大石巨木掷下。转眼之间，城壕便被魏军的尸体填平。

“冲啊！给我上！一举拿下卤城！”

司马懿正在全力督战之时，却不料身后的麦田冒出无数蜀兵。魏军虽派来了精锐之师，却陷入了腹背受敌的险地，难以招架。

这一仗一直打到天明。司马懿最后被逼到一座小山之上，恨得将钢牙咬断。此战魏军死伤千余人，大败而归。

无奈之下，司马懿只得龟缩在上邽城中，再也不肯出兵。郭淮自觉难脱其咎，便冥思苦思，又生出一计。此计非常异想天开，司马懿听罢，这才一扫阴霾，展露笑颜。

此时的蜀军一直坚守卤城不出。诸葛亮因不确定魏军下一步的动作，因此暂且留在城中。

然而，诸葛亮亦深知这座卤城并非长期据守之所，更何况他得到消息，司马懿已广发檄文，调来孙礼在雍、梁两州的重兵至剑阁。一旦魏军对蜀国的剑阁发起猛攻，则无异于断绝了卤城的后路。据守卤城的蜀军若是断了各种补给，便会陷入孤立无援的险地。

诸葛亮立刻召来姜维、魏延：“近来魏军十分平静，却不免令人生疑。恐怕现在的平静是一个假象，魏军正在酝酿一个大动作。着你们二人各引一万人马，立刻赶赴剑阁。那里是蜀中至此的要地，实在令人担忧！”

二将得令，立刻出发，增援剑阁。此时，忽闻长史杨仪入帐求见：“丞相，您当初离开汉中时曾说过，每百日会轮换士兵。如今恐怕此事有些难办了。”

“哦？为何难办？”

“属下是见百日之期已到，恐怕后方赶来轮换的队伍，已经从汉中出发了。”

“既然轮换之期已到，我们便要信守承诺。让此处的士兵轮换回汉

中去吧。”

“丞相，此处有八万大军，该如何轮换？”

“可将八万人马分为两部，轮流撤退。”

消息传开，蜀军将士无不欣喜若狂。大家纷纷整装，只待早日回家。

正在这时，剑阁方面告急。原来魏国大将孙礼从雍、梁二州起兵二十万，会同郭淮大军，正对剑阁发起猛攻。与此同时，司马懿也下令总攻，卤城同样面临大军来袭的危险。

众人闻讯，十分惊慌。杨议连忙求见诸葛亮，劝道：“丞相，如今大敌当前，如何还顾得上将士轮换一事？请您下令，前线将士暂缓归乡，御敌为先。”

诸葛亮却摇头拒绝道：“万万不可！我用兵素来以信义为重，况且此番我军数万人远征而来，我更不可失信于人。否则，不仅我言而无信，蜀军更是有失光彩。如今前线的将士轮换之期已到，家中的父母妻儿一定在屈指数日，翘首以待，盼望早日团圆。因此，咱们唯有克服困难，信守承诺，绝不能让蜀国将士失望。”

杨仪得令，他随后将丞相的一番真情厚意转告了将士们。

蜀军将士原本以为难以轮换，正心中忐忑之时，却得到了丞相如此关怀，他们不禁感动得涕泪横流。

“我家丞相如此体恤我们！”

“既然丞相对我等有恩，我们又怎能对丞相无义？值此危急关头，我们怎么忍心对丞相置之不理呢？”

于是，将士们纷纷求杨仪转告丞相：“杨大人，请您转告丞相。我们愿意留下为国奋战，以报丞相大恩。”

诸葛亮闻言，依旧坚持前线的士兵轮换回汉中。但是，蜀军将士坚定地要留守阵地，一个人也不肯撤走。

蜀军将士在魏军攻来之时，各个奋勇当先。虽然魏军的人数众多，但是蜀兵的气势更加高涨，他们争前恐后地涌出城门，将魏军杀得人仰马翻，狼狈而逃。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蜀军正在高唱凯歌之际，忽然又收到一份急报。永安城的李严托人送信，其中的内容颇为出人意料之外。

第二十二章
木门道

如今，李严坐镇永安城，负责筹集粮草及运送。他专司战时的后勤补给，可谓身居军需要职。

此番李严派人送来急报，诸葛亮连忙打开一览，只见上面写着：

近闻东吴令人赴洛阳，与魏国联合。魏令吴出兵攻蜀，所幸东吴尚未起兵。我今探知此讯，特告丞相，以便早做良图。

诸葛亮读罢，大吃一惊。倘若情况属实，东吴将出兵攻蜀的话，则蜀国的局势便会十分严峻。

截至目前，由于吴蜀之间定有协议，双方互不侵犯，因此蜀军才能一门心思对付魏国。倘若吴国背信弃义，倒戈联魏的话，那么吴魏联手将会对蜀国造成致命的打击。

“此事需当机立断，一旦延误，则将酿成大祸！”

诸葛亮及时审时度势，立刻做出判断，下令全军马上撤退。

“祁山一地的将士先撤！”之后，诸葛亮又从卤城派出信使，急向驻扎在祁山的王平、张嶷、吴班和吴懿等人下令，“只要我尚在卤城，魏军便绝不敢贸然追击。望各位将军有序撤兵，不得急躁，先行撤回汉中。”

与此同时，诸葛亮密令杨仪和马忠，率一支人马赶往剑阁，在木门道处做好呼应。又命人在卤城四处遍插旌旗，城内堆柴放烟，用以掩人

耳目。做好一应准备之后，他才率军从木门道撤退而去。

张郃正负责驻守渭水，他得知蜀军正在撤退，便急忙赶到上邽，面见司马懿：“末将得知祁山驻扎的蜀军正在撤退，此事非比寻常，恐怕是蜀国的后方不稳，诸葛亮才不得不全线撤兵，大都督，此时不追击，更待何时？”

“哎！你休要慌张，那个诸葛孔明十分狡猾，咱们还是静观其变为好。”

大将魏平闻言，出言讥讽道：“大都督，您为何如此高看诸葛亮，视他如同洪水猛兽一般？您不怕天下人耻笑吗？”

这时，魏军哨兵来报，说卤城蜀兵有异动。

司马懿立刻与张郃一道，登高眺望敌情。只见卤城之中，浓烟四起，城头更是插满了旌旗。司马懿见状，忽然仰天大笑：“哼！诸葛亮还以为这些浓烟、旌旗就能骗过老夫吗？此刻卤城必定是座空城了，咱们立刻上前追击去吧！”

司马懿观察敌情后终于打消了疑虑，立刻率兵出城，一路率军出了上邽城，追击敌军。

待追兵抵达木门道时，张郃主动请缨道：“大都督，咱们率大队人马追击未免有些迟缓，末将愿自领数千名轻骑追赶，将敌军拦截住。您可率中军随后赶到，以便接应。”

“不妥！你只见我军行进迟缓，却不知这并非是人马众多所致。老夫有意缓缓追赶，为的是防范诸葛亮再出什么诡计。咱们还是谨慎为好啊！”

“大都督，您如此畏惧诸葛亮，我军又如何追得到蜀军？”

“我们与其一路冒进落入诸葛亮的圈套，还不如步步为营来得更稳妥。张将军啊，你如此急于立功，恐怕会有失徒增后悔。”

“张某身为大丈夫，唯愿以身报国，又何惧生死？”

“老夫只怕你性如烈火，过于急躁，万一身陷险境，便为时已晚。

请你还是要多加慎重为好啊！”

“所谓为孝者当尽力，为忠者当舍命。张某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只求能击败诸葛亮。请大都督成全！”

“唉！既然你执意如此，老夫便准了。你可先带五千轻骑前行，我另派魏平带两万人马随后接应就是。”

张郃一见司马懿答应，立刻摩拳擦掌地带了五千轻骑出发了。不料，他刚追了七十里，就听树林中突然鼓角齐鸣，只听一人断喝一声：“蜀将魏延在此！贼将要往哪里去？”

张郃十分急躁，发现蜀将魏延在前更是斗志昂扬。他一心只有一个念头，便是要斩下诸葛亮的首级。

一念至此，张郃一边率领手下猛冲向蜀军，一边怒吼：“休要挡路！”

五千轻骑将蜀军冲得人仰马翻，四散而逃。魏延打马上前，却又不是他的对手，只得拨马而逃。

“哼！蜀军不过尔尔罢了！”张郃见状，十分不屑。他一边讥讽魏延，一边继续带兵向前追击。

一行人继续向前，又追了二十余里。忽然从山上冲下一队人马，为首的正是蜀将关兴。

张郃立刻迎了上去，一声断喝：“呔！你可是关羽家的小畜生不成？你今日来得正好，我送你去黄泉路上追随你爹去吧！”

关兴似乎被张郃的气势镇住了，不曾交手他便自行逃走。张郃哪肯放他逃走，于是紧追不舍，直到追至一处密林前，张郃忽然心中警钟大鸣，他连忙下令道：“此处可能设有伏兵，你们快去林中搜一搜。”

张郃听到兵士回报，林中并无埋伏，自己刚刚放下心来，不料身后又杀来一队人马。原来之前逃走的魏延赶了回来，张郃正回头奋力迎敌之时，关兴又从前方折返，呐喊助阵起来。

在魏延和关兴两军轮流叫阵，轮流撤退的夹攻之下，张郃首尾不

顾，应接不暇。而魏延的真正目的，是将他引至木门道的谷口。

此时，张郃才发觉此地的地势十分险峻，他暗道不妙，刚打算稍事整顿一下，而魏延却哪里肯容他。魏延高声叫骂，掇他出阵：“呔！好你个张郃！你刚才不是横嘛，现在怎么又没动静了？你是不是怕了？你打算逃回去搬救兵了吧？”

张郃闻言，火冒三丈：“哼！你一路逃命至此，张某看你还要往哪里逃？”

“魏某乃是蜀国大将，又岂会逃走。只怕杀了你这个乱臣贼子，污了我的宝刀！”

“你的口气好大！只怕一会被张某斩得哭鼻子！”张郃一怒之下早将司马懿的告诫抛在脑后，他只顾追赶魏延，一路驰入了木门道的谷口。

此时已接近黄昏时分，残阳落入西山，弯下的余晖也渐渐黯淡，谷中一片昏暗。魏军见天色已晚，便纷纷在张郃身后催促：“张将军！咱们回去吧！张将军！您快回来啊！”

而张郃此时早已顾不得别人，只想一刀砍死魏延。他哪里顾得上身后的魏军，径自策马狂奔，一路穷追不舍：“哼！你这个胆小鬼，实在不知羞耻！你刚才夸下的海口，莫非全忘了不成？”

张郃奋力催马，追至魏延身后，几乎伸手可及。他大骂一声，猛然掷出长枪，正冲魏延后背投去。

魏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闻身后风响，连忙低头伏在马背上。张郃的长枪擦着魏延的头盔而过，只击落了一串红缨。

与此同时，张郃忽听身后的兵士惊呼：“不好了！张将军快回来！”

张郃闻言不禁连忙回头观瞧，只见身后有百余名将士，都是担心他的安危，也紧跟着进入谷中。这些将士手指旁边山头，正在连连惊呼：“将军快看！山顶怎么有火光？”

“那里不会是埋伏着敌人吧？”

“张将军，如今天色已暗，咱们还是赶紧退出谷去，明日再做打算

吧！”

众人正在催促张郃离开山谷，但是为时已晚。

忽然之间，狂风大作，无数箭矢从四面八方冲着魏军袭来。与此同时，山谷之中发出巨响，原来从山顶上滚落了无数巨木大石，正冲魏军砸来。

“大事不好！”

张郃正匆忙躲避乱箭和巨石，却不料身旁的山草林木早已被蜀军点燃，众人已被包围在一片火海之中。张郃见事不好，连忙打马，向山谷处疾驰而去，却不料狭窄的山口小路也早已被大石巨木所封死。

张郃的性如烈火，却也最终葬身于火海之中。

这时，诸葛亮的身影显现在木门道的一处山上，他对谷中余下的魏兵朗声高呼：“我今日围猎，本以为能擒得一匹良马，却不料杀了一头野猪。下次狩猎之时，我定能捕到一头稀世之兽。你们不妨回去转告司马懿，就说我请他再多读一些兵书才是。”

如今主将张郃身亡，残余的魏兵只得争先恐后逃出山谷，向司马懿报信。

张郃是魏国难能可贵的一员猛将，他一战而死，令众人十分惋惜。他一生陪伴曹操南征北战，战功显赫，魏国丧失了如此一员大将，最难过的莫过于司马懿了。

“唉！都怪老夫不好，才导致大将张郃之死。倘若我当初能拦住他，不让他孤军深入就好了！”司马懿一边扼腕叹息，一边自责不已。

他如今才明白了诸葛亮的用兵之术——诸葛亮每次都会利用地形地势，引诱敌军落入圈套，之后一网打尽。正因为诸葛亮的用计多端，才能让蜀军每每立于不败之地。

司马懿反复思量此番对阵诸葛亮，自渭水至上邽城，再自上邽城至剑阁。一连串的对战下来，原来自己竟被诸葛亮步步引诱至此，踏上了巴蜀凶险崎岖之地。

“哎呀！老夫竟未看清诸葛亮的诱敌之计，万一出了差池，就太危险了！”

司马懿幡然醒悟之后，立刻下令全军撤退。他命几员大将扼守要地提防蜀军反攻，自己便立刻返回洛阳去了。

回朝之后，司马懿向朝廷禀明了前线战况。魏帝闻讯，十分惋惜勇将张郃，群臣也不禁胆寒。朝廷上下皆为此战的凶险感到震惊：“唉！蜀国未灭，先损良将，看来魏国以后的命运叵测啊！”

在一片嗟叹声中，魏国朝中人人心上都密布阴云。就在这时，谏议大夫辛毗出列奏道：“陛下，我国历经武祖文皇，当今天子便是真龙下凡。国势之强，文武百官之众，更是天下无双。如今，我们虽痛失张郃将军，但又怎能一味悲观伤怀？百姓家中若有人去世，自当举丧怀念。而今大将殉国，我们则应立刻予以厚葬，并表彰英烈，从而鼓舞天下士气。此事不宜迟啊！”

“言之有理！朕便依你之言行事。”

于是，皇上立刻下诏，将张郃的遗体从木门道运回，予以厚葬。不仅如此，都城洛阳全城举丧，缅怀的同时，更是激起了众人同仇敌忾的热情。

另一厢，诸葛亮收兵回到汉中，他立刻派出密探，详查魏吴之间的来往。

这时，尚书费祎奉命从成都赶到，他一到汉中便当面质问诸葛亮道：“丞相，您因何故突然撤兵？皇上对此十分不解。”

“费大人，我此番撤兵是因得到消息，吴魏两国暗中结盟。我是生怕吴国到时候倒戈而来，为保周全才不得不急匆匆从祁山撤军回来的。”

“这倒怪了！我们倒对此不知情。另外，前线的兵粮充足吧，运粮之事没有问题吧？”

“大军在前线打仗，而兵粮却总是供给不上。我们在前方不仅要对付敌军，还要整日为兵粮不足而烦忧，实在是艰难啊！”

“咦？可是李严大人奏明皇上，说粮草之事一直能够保障，前线绝不会有兵粮之忧。如今丞相突然撤兵，颇让人觉得蹊跷。费某也正是为此事而来，为陛下来问一问丞相撤兵的原因。”

“真是荒谬！”诸葛亮闻言，诧异之下说道，“魏吴两国之间勾结之事，明明是李严派人送来的密报。”

“哦？既然如此，这李严想来是脱不了干系的。莫非是他督办粮草不力，才如此嫁祸于丞相不成？”

“如若此事当真，必须要对李严严惩不贷！”诸葛亮震怒，命人仔细调查，最终查明果然是李严在栽赃嫁祸。

“李严此罪，按律当斩，但念在李严是先帝的托孤重臣，因此免于死罪，将他革去官职，谪为庶人，放逐梓潼郡。”

之后，诸葛亮继续任用李严之子李丰，与长史刘琰共同负责兵粮之事。

第二十三章
有识之士

多年以来，李严一直负责军需粮秣，是一位独当一面的重臣。如今，将李严革职后，蜀国的内政也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和改制，多年征战的蜀军也因此得到了喘息之机。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正因为蜀地的险要地形，不仅造成军事作战的艰难，也为粮草的运输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无论是由谁来督办粮草，都首先需要克服天险的阻碍。在蜀国朝廷之中，又缺乏像诸葛亮一样足智多谋的人才，因此当他在外统兵作战时，内政不足的缺点便会暴露无遗，甚至会引起各方势力的争斗。

虽然蜀国朝廷有着许多问题，但最大的问题则是后主本人。刘禅天资鲁钝，处事不足，却又总是偏信谗言。

诸葛亮一直信守先帝托孤之命，对刘禅如同当年侍奉刘备一般忠贞不渝，刘禅也对其视为相父，十分倚重。但是，当诸葛亮带兵离开成都，赴前线征战之时，刘禅身边总是有小人作祟，在后主耳畔搬弄是非，中伤丞相，导致诸葛亮在前方受到牵制，难以施展。

“三年之内，国内必须大力整顿内政。”

诸葛亮为了扭转这样的局面，打算以三年为期，做好卷土重来的准备。他命蜀军勤于训练，保存实力，同时储备粮草武器，只为能实现先帝遗愿，一统汉室江山。

诸葛亮一边在蜀国日理万机，一边时刻牢记收复中原的大事，梦寐不忘。他终身的目标和愿望便是要统一汉室天下，这也成了诸葛亮人生

的信仰和准则。

三年之间，诸葛亮十分体恤百姓，认为农业生产是充实国力的基础。他还十分重视教育，让巴蜀的儿童都能接受到教育。不仅如此，诸葛亮还重视师道，认为为人师道，强调道德的教养。在治理内政方面，诸葛亮严肃纲纪，整顿吏风，若有违法渎职的官吏，则会处以严惩，并昭告众人，引以为戒。

“为官者，不得一味呵责百姓，而应以身作则，令民众效仿。为官者首先要引领新风，克己垂范，这样才能根治陋习。”

在诸葛亮殚精竭虑的管理之下，蜀国在短短三年，国力充实，朝野风气为之一新。

诸葛亮上殿对后主奏道：“陛下，我国经过三年时间，终于又到了一展身手的时候。如今国库充盈，军民齐心，都已做好了出征的准备，我军正值六度挥师讨伐中原的大好时机。臣已近知天命之年，如今再度率大军出征，可谓不知前路如何。愿陛下效法先帝，多听忠臣良将之言，慈爱百姓，维护社稷，以全先帝之遗命。臣虽征战在外，但随时心系陛下左右。请陛下施行善政，虽臣不在，也可守住成都，保全蜀国。”

诸葛亮的言语真诚，忠心恳切，后主闻言忍不住感动得掩面而泣。

就在这时，成都城里开始出现一些不祥之兆。街头巷口流传出宫门外的柏树夜夜发出悲啼之声，还有东南来的无数飞鸟忽然投江而死。但是，那些散布流言之人，又怎会与诸葛亮的雄才大略相提并论？那些流言蜚语又岂会撼动诸葛亮的胸怀家国天下的大志呢？

之后的一天，诸葛亮特意来到了位于成都郊外的刘备陵庙，设坛拜祭。他在先帝灵前长跪不起，泪湿衣襟，口中祈祷不已。

诸葛亮在刘备灵前所祈求之事，自是不言而喻。

不久后，蜀军便自成都开拔，后主亲自率领百官相送，一直送到城外。

虽然蜀道艰险，蜀水湍急，但诸葛亮不畏艰险，再一次率兵出征，

不日便抵达了汉中。

诸葛亮正待挥师出发之际，却忽然得到噩耗。原来大将关兴病殁了。

之前张苞伤重而亡，如今又逢关兴病殁，诸葛亮出师未捷，却先折损大将，难免扼腕不已。蜀军六度出兵之前得此噩耗，未免为远征军添了一抹悲壮的色彩。

蜀军此番出征集结了三十四万人马。大军在汉中会合后，便兵分五路开往祁山。

此时正值青龙二年的春二月（公元234年），传说有青龙自摩坡井内飞升而出，所谓国之吉兆，因此魏国改元为青龙元年。

司马懿夜观天象之时，发现近年来北方星气正盛，可见魏国形势大好，而反观奎星犯太白，蜀天晦暗，因而他预言道："如今天下之红运，皆在魏帝一身。"

因此，当传来诸葛亮蛰伏了三年之后，如今六出祁山的消息时，司马懿不禁精神一振："太好了！如今天有吉兆，预示我魏国的运势正盛，此番对战必定能大败蜀军！"

司马懿立刻整顿军队，做好了迎敌的准备。大军临行前，司马懿上奏魏帝曹叡道："陛下，夏侯渊将军当年战死汉中，他遗有四子。这四个孩子痛失父亲，对蜀国有血海深仇，时常扼腕叹息。请准他们此番一道出征抗蜀。"

曹叡欣然批准。

夏侯渊的四个儿子十分优秀，与此前被诸葛亮打得落花流水的那位夏侯楙驸马截然不同。长子夏侯霸擅长弓马，武艺不凡；三子夏侯惠善于谋略，是一位饱学之士；另外还有夏侯威、夏侯和两兄弟，也是洛阳的青年才俊。

此番司马懿率兵四十四万，汇聚了魏国诸州的精兵强将。大军从长安出发，赶赴渭水，又如前一样布下阵来。

此番已是魏蜀两军在祁山渭水的再一次对决，在经过之前的数轮交

锋后，双方不仅对此处的地形地貌更为熟悉，带来的军队和武器也较以往更为强大。虽然双方尚未展开全面对战，但通过几次试探，彼此已经清楚对方的实力有了显著增强。

魏军此番使用的战术与以往大不相同，他们首先派出五万工兵砍伐竹木，在渭水上搭建了九座浮桥。之后，夏侯霸、夏侯威两支先锋部队从浮桥上渡过渭水，在对岸布下阵来。

魏军此番采用了如此积极的攻势，是前所未有的。不仅如此，司马懿还在主阵之后，东部的旷野之上建起一座城池，打算作为永久性基地。

而另一方面，蜀军也同样展示了要打持久战的决心。诸葛亮不仅命人在祁山修建了五座营寨，而且从斜谷至剑阁之间，更是一路修建了十四处营寨。每座营寨都派下强兵把守，寨与寨之间更是紧密呼应，加强联系，十分牢固。

诸葛亮如此布阵，无疑是在向魏军宣布，蜀军此番出征，不灭魏国，誓不罢休！

一日，蜀国营中忽有来报：“魏军大将郭淮、孙礼率陇西兵马进抵北原，不知意欲何为。”

诸葛亮立刻召来众将：“此前我军提前截断陇西之路，因此司马懿为避免重蹈覆辙，才提前调兵赶赴北原。我们不妨顺水推舟，假意攻击北原，司马懿必定派大军前去支援。到时候我们便可趁其不备，乘虚而入，攻他渭水大营。”

北原在渭水的上游。诸葛亮打算派五千名善水性的士兵，驾着百余只木筏，其上堆满干柴，顺流而上攻击北原。若魏军的主力大军赶去增援，可将木筏引燃，这上百艘的火船便可顺流而下，将魏军的浮桥全部烧毁。蜀军届时可攻击魏军在渭水这侧的营寨，消灭夏侯霸和夏侯威的先锋队伍，同时登陆渭水南岸，一举攻占魏军大本营。

不过，虽然此计甚妙，蜀军首先需得引司马懿中计才行。

司马懿却识破了诸葛亮的计策。

“虽然如今诸葛亮派了上百木筏赶往渭水上游，作势要攻打北原。但他定是打算趁老夫不备之时，放那些木筏顺流而下，以筏上的干柴火石点燃我军架设的浮桥。”

司马懿看破了蜀军的计策后，便立刻对夏侯霸、夏侯威下了指示，同时又分别对郭淮、孙礼、乐綝和张虎诸将下达密令。

蜀军很快便展开了攻打北原之战，为两军正式交锋拉开了序幕。

蜀将吴懿、吴班按计划挑选了熟习水性的五千蜀兵，命他们在百余艘木筏上堆满干草，在渭水待命。

夜幕降临时，蜀军首先向北原发起冲锋。魏军守将孙礼率兵迎战，但魏军显得不堪一击，很快便败走而逃。领兵的魏延、马岱见敌人败得十分古怪，不免心生疑虑，不敢贸然追击。正在这时，忽听呐喊四起，战鼓大震，从隐蔽处显现出魏国的军旗。

“蜀将哪里走？司马懿在此恭候多时了！”

“郭淮在此，哪个能逃！”

两支魏兵分别从左右而出，以合围之势将蜀军逼至河边。

魏延与马岱虽然殊死奋战，但难敌对方压倒性的优势，最后大半蜀军都被逼进河中，或是淹死或是被杀，伤亡十分惨重。

魏延和马岱奋力杀出一条血路，才勉强逃生。但是与此同时，吴懿和吴班却早已按捺不住，率领五千人马放开木筏顺流而下。

但是，未等到木筏靠近魏军的浮桥，早有魏将张虎、乐綝在河中拉起绳索，拦下了木筏，同时有无数箭矢射了过来。

这些木筏上全部堆满了柴草，却未配有弓箭。蜀兵无奈，只得拼命将木筏划向岸边，以求登陆作战。但是魏军在岸边施以铺天盖地的箭雨，将这些木筏逼回河心。蜀兵在箭雨之中无从躲避，大将吴班也中箭落水，惨死当场。

蜀军的这条火攻计不仅被魏军识破，更是伤亡惨重，大败而归。

另一方面，接到密令的王平、张嶷之军，也受到了此战的连累。

王平、张嶷二将此前得到诸葛亮的密令，一直埋伏在渭水对岸，观察动静。他们只待浮桥起火之后，便立刻攻入司马懿的营中。但是两人一直屏气凝神地等到夜半时分，却始终不见上游有一线火光。

“咦？怎么回事？真是奇怪！”张嶷等得心焦，便忍不住建议道，“王将军，你看对面的魏营倒并未多加防备，咱们不如直接冲过去，夺了他们的大营，你看如何？”

王平则建议按丞相之命行动，等到上游火起再进攻不迟：“张将军，咱们莫管如今敌营的情况如何，不能单凭肉眼所见便行事。咱们还是依照丞相的计策等待吧。”

正在这时，忽有一名传令兵飞马而来，大声喊道：“丞相命我急报二位将军，我军在北原战败，计谋已被敌人识破，请赶快撤兵！”

“啊？我军大败？”

王平闻讯也不禁慌了神，他急忙传令下去，打算与张嶷一道撤退。

刚刚的渭水河岸还是寂静无声，只能听到潺潺水声与芦荻摇曳之声。突然，漆黑的岸边一声炮响，魏军呐喊喧天，涌了上来。

“王平！哪里逃？”

“张嶷！今天你的小命就交代在此！”

蜀军原本设下计谋，打算声东击西，一举夺下魏军的大营，却不料被敌人识破，将计就计，提前设好埋伏。蜀将王平、张嶷毫无防备，被魏军牢牢包围在其中，难以抵挡，伤亡惨重。

当晚，蜀军被魏军在各个地方击破，渭水上下，尸横遍野，蜀军折损了一万多精锐人马。待到天明收兵，诸葛亮只得收拾败局，暂回祁山休整。他戎马一生，善于以计谋取胜，但此番被敌人将计就计，难免令他颜面全失，扼腕不已。

一日，长史杨仪见诸葛亮一直愁眉不展，便私下建议道：“丞相，属下近来发现魏延将军在营中大发厥词，对丞相十分不满。他的举动难

免动摇军心，您可知他此举是因何而起？”

诸葛亮闻言，眉间的皱纹更加深刻了。他开口答道；“魏延此举并非近来所为，他许久前便对我有所不满了。”

杨仪惊道：“丞相，既然您了解他的所作所为，您素来又严于军纪，为何会如此任他放肆呢？”

“你有所不知，有许多事我心里有数，却难以言明。如今蜀军营中还剩几员大将，我这也是无奈之举。”

杨仪闻言，一时语塞。他仔细揣摩诸葛亮的难言之隐，这才体谅到丞相此举的万般无奈。蜀军之中原本人才寥寥，如今连年征战，更是痛失了数位独当一面的大将。如今算来，军中最骁勇善战的大将，唯有魏延一人而已。

因此，纵然魏延在军中肆意妄为，诸葛亮也只能假作视而不见。倘若将魏延除掉，蜀军中再无如此勇猛之将，诸葛亮也只能放任其所为。

又一日，尚书费祎自成都赶来祁山阵地。诸葛亮立刻委派他一项重要的任务：“费大人，您来得正好！我正有一件要务无人委托，请你一定要不顾旅途劳顿，力挑大任才是。请你立刻动身，赶往东吴，捎去一封我的亲笔书信可好？”

“丞相言重了，费某身为朝廷命官，自当从命。请您尽管交代就是。”

“好！费大人果然爽快！请你面见吴主孙权，送去我的亲笔书信，还要动用你的三寸不烂之舌，请东吴出兵相助。”

诸葛亮此番派费祎出使东吴，目的是催促吴国按两国的同盟之约出兵。他特意写下一封亲笔信，交代了魏蜀如今在祁山渭水前线的战况。他说道，如今蜀军已在此吸引了魏国的主力部队，只要吴国能遵守约定，立刻出兵攻打魏国侧翼，魏军必定抵挡不住。倘若此时吴蜀两厢夹击，定能大破魏国。到时候，吴主蜀帝便可平分中原，请吴国定不要错过如此良机。

费祎二话不说，立刻携带书信，动身赶往吴都建业。

吴主孙权对蜀国使者奉为上宾，对他厚礼款待。读罢书简，孙权开口答道："吴国自然会遵守吴蜀同盟，我们也在一直关心蜀魏前线的战况。之前一直按兵未动是因为在集结人马，等待战机。如今既然时机成熟，朕定然会遵照同盟之约，择吉日出兵。届时吴国的水陆大军便会溯江而上，与蜀国共同讨魏。"

费祎连连称好，立刻拜谢。之后，他又出言探听虚实道："陛下，只要吴国出兵，不出百日，魏国必亡。请问您打算从哪路进兵？"

孙权似乎早已成竹在胸，不慌不忙地细数既定的战术："到时候，朕会亲自率兵从居巢门而入，攻打魏国的新城；与此同时，陆逊、诸葛瑾会率兵同时攻打江夏、沔口，之后攻入襄阳；孙韶、张承等将从广陵出兵，夺取淮阳等处。到时候吴国将派出三十万大军，三路齐进，定然势不可当！"

之后，孙权设下盛筵，款待费祎。酒过三巡，宾主开怀之际，孙权似乎无意地问道："费大人，蜀军之中，是何人为孔明量度军功、统筹军粮？"

"长史杨仪担任此职。"

"是哪员大将冲锋陷阵？"

"魏延将军时常担任先锋。"

"哦？看来孔明如今只能内靠杨仪，外依魏延？哈哈哈！"孙权闻言，仰天长笑，"朕虽从未见过杨仪、魏延二人，却一直素有风闻。朕以为，此二人的风评并不佳，如何能担当蜀军中的重任？这倒怪了，你家丞相为何倚重他们这般小人？"

费祎闻言，难以应答。他只得胡乱应付几句，便匆匆赶回祁山。见到诸葛亮后，费祎将孙权的言行如实禀报。诸葛亮闻言，低头长叹一声："这个吴主孙权，果然慧眼识人。任我们如何掩饰，也难以瞒过天下人。我早已洞悉魏延和杨仪的小人行径，看来吴主也早已参破其中利害。"

第二十四章
木牛流马

一日，蜀军的祁山大营前忽然出现一名魏将。他自称是偏将军郑文，有要事求见丞相。

诸葛亮命人放他进来，当面问道：“郑将军，你见我有何事？”

郑文立刻拜倒在地，双手奉上随身佩剑：“小人不才，想投奔丞相，望您能收留。”

诸葛亮细问其缘由，郑文便答道：“小人原本魏国的偏将军，此番被司马大都督任为参军。但是司马懿用人不公，他重用秦朗，轻视小人。论功行赏之时，司马懿不仅偏袒于他，更是屡屡意欲加害于我。小人心中不服，又十分仰慕丞相，因此前来投诚。小人只愿效忠蜀国，一雪前耻。”

这时，哨兵来报营前有魏将搦战。他在营前大骂，要叛徒郑文出来。

诸葛亮立刻问道：“郑文，外面是何人来找你，你可认得？”

郑文连忙拜倒在地，如实答道：“哼！那人定是秦朗！他之前便屡屡在大都督面前进我的谗言，如今又追到营外。他定是奉司马懿之命来拿我的。”

“哦？那你们二人，到底谁的武艺更强？既然司马懿重用秦朗，想必他要比你厉害吧？”

“他算什么东西，怎么会比我武艺高强？”

“既然你当真打得过秦朗，便能证明司马懿用人不公，也能证明你投诚的真心。”

“小人自然打得过他！”

“好，你现在便去，与秦朗真刀真枪的比试一番。倘若你能割下他的首级，便能证明你所言不假，我便收你入蜀营。你看可好？”

“好！请丞相等我的好消息！”郑文转身出帐，立刻上马驰出营外。

营外之人一见郑文，怒不可遏，破口大骂道：“哼！好你个郑文！你竟敢偷我的战马，背叛魏国，投奔蜀营！大都督命我前来，将你拿下。你受死吧！”

对面之人一边哇呀呀大叫，一边挥刀砍向郑文。郑文上前应战，不出一个回合便将对方砍倒，割下了首级，奉到诸葛亮帐下。

诸葛亮吩咐道：“去！将秦朗尸身也拖过来。”

郑文立刻回到营外，将断头尸体扛到帐中。诸葛亮上前，仔细观察了秦朗的尸首，突然厉色下令：“来人啊!将郑文推出去，砍头示众！”

郑文傻了眼，绝望地求饶道：“丞相，你让我杀了秦朗，我已将他杀了，你为何还要斩我？”

诸葛亮冷笑一声：“哼！你以为这点雕虫小技便能蒙骗于我吗？我之前见过秦朗，这具尸身绝非是他本人。看来你不过是演了一出戏，便想混入蜀营。司马懿派你前来，不过是一计而已！”

郑文大惊失色，连忙承认确实是奉命诈降而来，求丞相饶命。诸葛亮转念一想，不妨将计就计，便决定暂留郑文的性命：“将郑文押入囚车，以后再治罪。”

之后，诸葛亮亲自拟好一封书信，命人将笔墨交给郑文，告诉他若想活命，便照抄一封。郑文无奈，只得拿起笔墨，依令照办。

当晚，一名蜀兵便怀揣郑文抄好的书信，装扮成百姓模样混入魏

营，将此信送给司马懿的手下。

司马懿展信细览，确认是郑文的笔迹，这才相信计谋得逞。他命人对送信的蜀兵赏赐酒食，嘱其不要声张，立刻回去禀告郑文。

郑文在给司马懿的信中写道：

明晚，我将举火为号，请大都督届时做好准备，前来突袭。我已按计混入蜀营，取得了诸葛亮的信任。届时我将在蜀营中作为内应，与大都督配合，一举拿下诸葛亮。请莫失良机为盼。

司马懿心思细密，此前已识破诸葛亮的计谋，正在得意。他却料想不到此番被对方将计就计，落入了圈套。他对郑文的来信深信不疑，立刻做好准备，只待第二天与郑文里应外合，突袭蜀营。

“父亲，请您慎重为好！”

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见父亲在做夜袭的准备，连忙出言相阻。他素知司马懿一向求稳，如今却因一封密信便要亲去劫寨，未免过于草率。

“儿啊，你所言有理啊！”司马懿听从儿子之言，决定自己退居二线，由其他大将负责夜袭。

当晚，夜朗月明，原本不利于夜袭，恰巧在魏军准备渡过渭水之时，夜雾骤起，不仅遮住了皎洁的月光，更是掩盖了满天的星光。黑漆漆的深夜正好适合夜袭，司马懿兴奋地一拍巴掌：“实乃天助我也！”

于是，魏军人衔枚，马勒口，悄悄向蜀军营地逼近。

另一方面，诸葛亮为了今晚的作战胜利，提前做好了一应准备，打算一举擒获司马懿。他首先仗剑登坛做法，祈祷蜀军可以一战取胜。在黄昏时分，他又与诸将歃血为盟，共饮血酒誓师。入夜后，他将各路人马调拨得当后，三军各自备战，只等魏军劫寨。

当晚，魏军趁着天色漆黑，夜雾深沉，悄悄逼近蜀军大营。之后，魏军突然发起冲锋，几万大军如同洪水决堤一般，涌入蜀阵的营中。但是，魏军却发现，他们冲进了一座空营，四下觅不见一兵一卒。

“糟糕！咱们怕是中计了！”魏军刚刚意识到情况有异时，却为时已晚。他们此时被困在营中，早已难逃生天。

只听一声号响，四周顿时炮声震天，呐喊之声此起彼伏，蜀军冲上来将魏军的先锋队伍立时歼灭了大半，先锋秦朗也死于乱军之中。

所幸司马懿临时换到后阵，这才免于被蜀军所包围。为了营救被包围的人马，司马懿亲自率军进攻，试图冲破蜀军铜墙铁壁一般的包围，却难以成功，白白折损大批人马。无奈之下，司马懿只得放弃了被包围的一万先锋队伍，自顾自地逃回渭水对岸。

“可恼啊！老夫竟又被孔明耍了！又被他打败了！”司马懿向来不喜形于色，此番却气急败坏，恨得连连咬牙跺脚。

司马懿刚刚逃过渭水对岸，忽然云开月出，天地之间一片晴朗。方才还是乌云蔽月，夜雾弥漫的情景仿佛是一场梦一样，顿时消失不见。随他一道逃命回来的魏兵不禁说道：“那个诸葛亮莫不是使了八门遁甲之法，他故意布下漫天乌云，如今又以六丁六甲之神力将乌云拨散了不成？”

虽然此人只是信口开河，却有众多人不住点头称是。

“你们休得胡说！那个诸葛亮是人，老夫也是人！哪有那么多神神鬼鬼的事？”司马懿立刻痛斥这种迷信的说法，告诫大家不得传谣，动摇军心。但是，众多魏军将士还是牢牢相信这个说法，他们都觉得诸葛亮神秘莫测，具有神力。

而魏军这种对诸葛亮的恐惧之心，也给司马懿的指挥作战带来了诸多困难。于是，他从此以后不再冒险出击，改为一味防守的作战方式。

在此期间，诸葛亮来到渭水河东的葫芦谷，命数千士兵整日在谷中劳作，打造某种秘密武器。葫芦谷的地形十分特殊，其间有一处盆地，状似葫芦，四周群山环抱，进出只有一条窄小的山路，仅容一人一骑通过。

诸葛亮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时常进谷监督进展情况。

魏军改为守字当先，据守不出，拖延战时，只等蜀军耗尽粮草。

长史杨仪整日为督办粮草担忧，忍不住对诸葛亮禀告道：“丞相，如今我军的粮草运输十分不便。大部分从蜀中运来的粮草，搁置在剑阁。无奈从剑阁到祁山之间的路途十分坎坷，不仅人员行进困难，就连运粮的牛马也难以为继，纷纷倒毙。运粮车一路行来，大多破损不堪。如今军中的军粮已经所剩不多，再如此下去，恐怕军中就要断粮了。”

自建兴九年开始征战祁山以来，粮草一直是蜀军的一块心病。

此前，诸葛亮花了三年时间，勤于农耕，也让士兵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如今的蜀军不仅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更拥有雄厚的装备。在他第六次出师祁山的战役中，诸葛亮自然不愿再为军粮之事烦忧。

诸葛亮先给杨仪吃了一颗定心丸：“军粮之事很快便会有所改善，你且放心就是。”

过了几日，诸葛亮带着杨仪等蜀军诸将，首次进入了葫芦谷。

“丞相在谷中竟已展开如此工程？”

一进谷中，众人便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不知从何时起，谷内已变成一座巨大的工场，规模十分浩大。

这座巨大工场中，生产的就是诸葛亮所发明的机器——被唤作“木牛”和“流马”的大型运输工具。

诸葛亮所设计的木牛、流马，曾在他远征南蛮时作为作战武器而使用。如今，诸葛亮将作战武器改装成运输工具。这样的运输工具曾在前几次出师祁山时试运行过，但效果不佳。在三年的休战期间，诸葛亮进一步对其加以改进，如今终于试验成功，投入大量生产。

“若是驱使牛马这等牲畜，不仅要投以饲食，还要棚舍与饲养员，时不时又会暴发瘟疫，折损病死。这些木牛流马，不需要耗费粮草便可运输货物，而且不知疲倦，比牲畜要便宜许多。”诸葛亮一边指点着制造好的木牛流马成品，一边展开设计图，对众人详加解释。

诸葛亮所创造的木牛流马究竟为何物？如今我们无从目睹其真貌，只能从后世流传下的一些说明来猜测其形状与构造。综合《汉晋春秋》《诸葛亮集》《后主传》等书中记载，大致可以推断其结构与使用方

法：

所谓木牛，方腹曲头，四足曲折自在，机动步行。头出自颈中，载量多而行速缓。适合为大量运输所用，不宜用于日常少量搬运。一头独行时，可日行数十里，成群行进时，日行二十里。

另外，还有其他书籍对其有所记载：

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鞧轴。牛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每牛载十人所食一月之粮，人不大劳，牛不饮食。

在《后山丛谈》中，对木牛流马有如此描述：

蜀中有小车，前如牛头，能载八石，一人可推。又有大车，用四人推，载十石，或为仿木牛流马之物。

这些书中的记载不见得准确，很有可能是人们将其他的民间运输工具牵强附会其上。但是无论如何，虽然木牛流马具体的结构不明，但其实用性却是毋庸置疑的。

之后，蜀军便将这些木牛流马实际应用起来。右将军高翔负责亲自统领，大量的军粮便由木牛流马队所运载，源源不断地从剑阁运往祁山。

有了如此得力的运输工具，又有了充足的粮草运来，蜀兵不由得士气大振。尽管魏军一拖再拖，这消极的战术却一点也不奏效了。

第二十五章
舌头玄机

“张虎、乐綝，一路赶来，十分辛苦，快快请坐。”

“大都督急召我等过来，定有要事，请您尽管吩咐。”

“老夫是听说那诸葛亮又造了木牛流马，不知你们可曾见过？”

“尚未见过。”

“据探子回报，蜀军正用木牛流马运输粮草，整日从剑阁向祁山不停运输。”

“确有此事。”

“蜀军既然能造出如此省力的车辆，咱们不妨也拿来用用。请你们二人立刻前往斜谷，在那里设下伏兵，遇到蜀军的运粮队便发起突袭，夺四五辆木牛流马回来。”

“遵命！大都督只要四五辆车就够了？”

“你们两员大将前去，自然是能大有收获就更好了。”

“请丞相放心！”二将得令，立刻分头率领一支轻骑兵和一千步兵，赶到斜谷埋伏下来。

没过两三天，张虎、乐綝果然抢了几辆木牛流马回来。司马懿大喜过望，立刻命工匠将木牛流马拆开，分零部件描绘成形，然后加以仿造。

魏军的能工巧匠很快便仿造成功，新制造出的木牛流马无论尺寸长短、机动性能，都与诸葛亮的发明一般无二。于是魏军便以此为原型，动用了数千工匠，夜以继日地赶工。不久后，魏军便也造出了数千辆木牛流马。

诸葛亮得知魏军抢走了木牛流马，并大量仿制成功后，却十分高兴："司马懿此举正合我意！看来过不了几天，魏军便会送大量军粮上门了！"

又过了七天，有探子禀告诸葛亮道，魏军正派出上千辆木牛流马，从陇西向渭水运送大量粮草而来。

"司马懿果然正如我所料，"诸葛亮闻讯后，立刻召来王平，"你率一千骑兵，装扮成魏军模样，立刻经北原前往陇西大道。此时出发的话，深夜便可抵达北原。到时候，守卫北原的魏将若是盘问你是何人的兵马，你只需说是押运粮草的队伍即可。之后，你便埋伏在陇西大道，待魏军的木牛流马通过之时，便展开突袭，截下千余辆粮车，立刻返回北原。北原的魏军大将郭淮必定不会轻易放你通过，会全力拦截。"

王平闻言，心知此番出兵十分困难，所截获的千余辆木牛流马，更是对敌作战时的一个累赘。他不禁皱起了双眉。诸葛亮看出他的顾虑，便解释道："如果你们遭遇郭淮出战，只需打开木牛流马的嘴部，扭转舌头上的机关，然后丢弃后撤退即可。魏军只要能夺回木牛流马和粮草，便不至于对你们紧逼。此后之事，我自会派他人前去增援。"

王平听了诸葛亮一番解释，这才打消顾虑，领兵而去。

诸葛亮紧接着召来张嶷，暗授奇策："你领五百人马，换上六丁六甲神兵打扮。所有士兵都戴鬼头面具，面涂五彩，黑衣裸足，装作神鬼模样。另外每人手执绣旗、宝剑，腰挂葫芦，内藏硫黄烟硝等引火之物，提前埋伏在山后。待郭淮率兵驱散王平的人马，夺回木牛流马时，你们便可上前放火，冲过去攻击对方。魏军必然被你们的模样所惊，丢下木牛流马，狼狈而逃。到时候，你们只需将木牛流马口中的机关再次扭转，便可轻易将全部粮草拉回祁山来了。"

诸葛亮接着召来姜维、魏延，另授一计。最后又召来马岱、马忠，命他们立刻赶往渭水以南。

当日黄昏时分，北原在群山的环绕下，已经进入了黑夜，只有天上点点星光照着跋涉的运粮队伍。

魏国的镇远将军岑威，正负责押运粮草自陇西穿山而行，打算在午夜时分抵达北原城。

运粮队的前进途中，突遇一支可疑的人马，正是蜀国牙门将军王平所率的假冒魏军。由于天色昏暗，视物不清，对方又穿着魏军军服，岑威一时也难以区分对面人马的真假。

虽然对面的人马貌似魏军，但岑威的手下还是觉得有些古怪，便大声喝问："对面来的是何人的兵马？"

王平的队伍走到近前才从容答话："我们是负责运粮草的。"

"我们才是负责运粮草的，你们又是哪门子人马？"

"我们是奉蜀国诸葛丞相之命，来运粮草的队伍。"

"什么！他们是蜀军！"

岑威之军闻言大惊，但此时蜀将王平早已趁对方不备，策马闯入对方队列之中，高呼道："蜀国牙门将军王平在此！你们把木牛流马和首级都留下吧！"王平一边高呼，一边挥舞大刀砍向魏将。

魏军大惊之下，四散奔逃。岑威来不及下令抵挡，一听到来将的大名便已吓得魂飞魄散，难以招架。王平上前一刀，便将他砍下马来。

原本运粮队便未携带多少武器，这些魏兵见蜀军来势汹汹，为首大将岑威也被对方斩死，顿时吓得屁滚尿流，扔下粮草和木牛流马便逃走了。王平按指令并不追赶敌军，而是原地下令："拉上木牛流马，回营！"

于是，蜀军一举截获了千余辆木牛流马，以及其上的无数粮草，当晚便急匆匆返回北原。

北原是魏国境内一处重镇，由大将郭淮镇守。岑威的残兵败将逃回北原后，向郭淮禀报了兵粮被劫之事。郭淮二话不说，立刻领兵出城，前去拦截。

蜀将王平早有准备，远远望见魏军的人马便立刻下令：“将木牛流马口中的机关扭向右边！”

蜀兵得令，伸手进木牛流马的嘴部，扭转了机关，之后便将之丢弃，撤退而去。

郭淮毫不费力夺回了木牛流马，便不再追赶。他下令魏兵立刻将这千余辆装载粮草的木牛流马拉回城中。但是，魏兵并不清楚此中的机关所在，他们仍按之前的方式驱动，却难以令木牛流马前进。无论他们如何用力推拉，这满载粮草的木牛流马却纹丝不动。

“咦？这就奇了！”

魏军对着上千辆木牛流马，正无从下手之时，忽然听到耳边传来一声鼓响。从道旁的山阴处突然涌出一队人马，打扮得如同神鬼一般。魏军见状，心中大骇，慌忙逃窜。

“诸葛亮又派来天兵天将了！大家快跑啊！”

这支队伍正是姜维、魏延所率的人马，他们按诸葛亮的吩咐，装扮成天兵天将的模样将魏兵吓退。之后，一行人再次扭转了木牛流马的机关，轻松地将粮草运回了蜀军大营。

在渭水兵营的司马懿很快便得到消息，当他得知运粮车被劫后，气得火冒三丈：“哼！诸葛亮休想轻易得逞！”

司马懿不由分说便立即出马，可不料大军行至半路，却遇到蜀将廖化、张翼，横加阻截。司马懿没提防蜀军早已设下埋伏，被杀得人仰马翻。到最后，他的随身护卫皆战死沙场，只保得他一人逃生。

在一片黑漆漆的旷野之中，司马懿难辨方向，只得放马狂奔，只求活命。

正在这时，司马懿逃生的背影被廖化远远觑见，廖化大喜之下连忙紧追不舍：“太好了！摘下司马老贼的首级，就能得头功！”

司马懿单枪匹马，被无数蜀军越追越近。他心中十分绝望：“看来今日我命当绝！”

廖化紧紧盯着司马懿，追近之时，举刀便砍。司马懿无力招架，只得绕着一棵大树而逃，试图躲避刀锋。

就这样，两人围着大树团团打转，你追我赶。这时，廖化奋起一刀，直冲司马懿砍去，却不料误中了树干。

“好险！”

司马懿趁廖化拔刀之际，连忙奋力催马，慌忙逃窜。待廖化终于费力地拔出大刀，已望不见他的身影了。

“唉！可恼啊！今日本能摘下司马老贼的首级，却错失良机！”廖化愤愤地连连跺脚，却仍不肯死心。他下令赶快追赶，直奔司马懿逃走的方向紧追而去。

一路之上，廖化都未赶上司马懿，直到来至一处林间岔路，才在地上发现一顶头盔。廖化命人捡起头盔仔细点检，发现是由黄金制成，于是判断定是魏军大都督司马懿的头盔。

“没错！咱们顺着这条路追！”

廖化一挥手，蜀军便直奔头盔所在的东岔路追去。他们却不知这是司马懿设下的迷惑之计，此时司马懿早已丢下头盔，沿着西岔路逃命而去。

廖化中了司马懿之计，错失了一举斩获魏军大都督的大好时机。司马懿最终逃离生天，令蜀军蜀将无不扼腕不已。

司马懿此番逃生，对魏国而言，实乃万幸。若廖化当时不被司马懿的雕虫小技所迷惑，在岔路口上不顺着头盔的方向，而从另一个方向追赶的话，就能一举拿下敌人，将魏蜀之战的结局改变。不仅如此，可能三国今后的历史走向，也会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

可是，历史并没有被改写。而当我们身处现在，重新审视历史之时，便会意识到影响历史走向的力量有两种：一是人力；二是天命。

因此，虽然貌似司马懿不过侥幸逃生，却仍可看出魏国之运及司马懿的命运是大吉，而蜀国之运却远不如魏国。虽然蜀国有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也有必胜的把握，而这些却难以抵挡天命之胜，总是功亏一篑。

蜀国的人力与魏国的天命难以抗衡，在魏蜀之战中也总难以最终取胜。笔者以为，运势的力量往往胜于人的力量，所谓人算不如天算。

司马懿素来谨慎，却不料还是误中诸葛亮之计，险些丢失了性命，大败而归。他逃回渭水大营后便闭门不出，深刻反省：“老夫近来连番失利，且不论那诸葛亮的诡计多端，都怨自己不够坚定。倘若不是自己首先动摇，又岂会屡次被诸葛亮所骗。看来从今以后，老夫唯有更加坚定，绝不可轻易再被诸葛亮所蒙骗。”

于是，司马懿自此之后又一个“守”字为先，无论蜀军如何挑衅侮辱，他都坚决不肯出战。

而蜀军一仗取胜，更几乎拿下敌军大都督司马懿的首级，士气正旺。廖化更是将司马懿的黄金头盔献到诸葛亮帐下，如同已经全面取胜：“丞相，末将此番前去，吓得司马懿丢下头盔，仓皇而逃，待我下次前去，定能拿下他的项上人头！”

姜维、张嶷和王平等人也纷纷回营，献上自己斩获的战利品：“启禀丞相，末将等人俘获了千余辆魏军的木牛流马，不仅如此，更劫来两万多石粮草。这下好了！我军再不会为粮草烦忧了！”

“诸位将军一路辛劳，实在可喜可贺！”

诸葛亮战后便对诸将论功行赏，他貌似欣慰，心头却无限感慨。因为他深深知道，如今帐下无人，这些将领，他们会为如此小功便沾沾自喜，还急着邀功。倘若关羽尚在，又岂能将这些放在眼里？他甚至还会到帐下请罪：“末将无能，被司马懿的雕虫小技所蒙骗，错失斩掉敌人首级的大好良机。请丞相恕罪！”

这些话在诸葛亮心中萦绕不散，更加深了他怀念关张二将的愁绪。

“关羽、张飞皆已亡故，如今蜀中更无大将了！”

虽然诸葛亮能发明精巧的机械，制定巧妙的战术，却无奈蜀中无人，难以将他的战术彻底贯彻。他也逐渐产生了力不从心之感。

第二十六章
种豆

两国交战之时，虽有时一国稍弱，却不见得对方便更强。如今魏蜀两国大战之时，虽然蜀国势弱，魏国也同样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

魏国一方面派大军到祁山渭水，迎战蜀国；而另一方面，他们也面临吴国的威胁。如今吴国依约发兵伐魏，水陆两军齐头并进，势不可当。

“糟糕！如今我国腹背受敌，如何是好？”魏帝曹叡闻之大惊失色。无奈之下，他只得急派敕使赶往渭水，向司马懿传达旨意，“请大都督定要凭城坚守，切不可擅自出战。否则一面吴军侵入，另一面蜀军突破，大魏必亡！”

曹叡无奈国难当头，只得下旨：“如今情势危急，朕愿效法先帝，御驾亲征，率领三军，扫荡吴寇！”

于是，曹叡任刘劭为大将，立刻赶往边境江夏救援，又命田豫赶赴襄阳，自己则亲率满宠等大将，御驾亲征，浩浩荡荡地从洛阳开拔，赶往合淝。

魏国朝廷对此番对付吴军犯境的对策，一直议论纷纷。直到后来，才决定沿袭先帝曹操屡试不爽的做法，采取积极的进攻战略。

满宠担任先锋大将，自引一军来到巢湖岸边。待他向东岸遥遥望去之时，才赫然发现东吴的战船已经密密麻麻地在湖口处列下阵来，船桅森森，旌旗猎猎。

“哎呀！没想到这东吴的战船舰队竟然如此壮观！看来我们魏蜀两国连年征战，国力都耗费在祁山渭水的前线之上，而东吴却得以借机发展。吴国身处江东，物产丰饶，国富民强，他们定是瞅准了如今我国疲于应付蜀国，才大举进攻而来。看来这里要展开一场硬仗，否则难以击退吴军！”

满宠被吴军的阵势所震撼，连忙赶回大帐，禀明魏帝。

曹叡毕竟是一国之君，他听了满宠的汇报并不慌张，反而大笑道：“吴军不过是富贵人家豢养的猪罢了。他们貌似强壮，实际痴愚蠢笨。他们早已养尊处优，失去了山猪的野性。看我魏国大军，经过连年在西北边境与敌相斗的磨炼，积累了无数实战经验，又怎会被吴军吓倒？”

之后，魏帝召集诸将商议，决定出其不意攻打吴军，先以一招奇袭破敌。

骁将张球奉命引五千精兵出发。他们身带大量引火之物，轻装赶往湖口。另一厢，满宠也率领五千强兵，在当夜二更时分，逼近吴军的水寨。

当晚风平浪静，水波不兴，月光如洗，四下寂静，惊鸿飞渡之声清晰可闻。就在这一片静谧的夜色中，突然响起炸雷一般的呐喊之声，宛如惊涛拍岸，震耳欲聋。

“敌人来夜袭了！”

“魏军过来了！”

吴军登时慌成一团。魏帝曹叡所料果然不错，吴军的舰队只是徒有其表，而实战能力却远远不如魏军。在一片漆黑之中，吴军将士摸不到兵器，抓不住桨橹，而魏军却接连不断地将火炬投掷过来。吴军的战舰连成一串，来不及扑灭火势。不多时，整个湖面上的东吴舰船皆陷入一片火海之中，转瞬便被烧作灰烬，沉入湖底。

吴军一直善用的战术便是火攻敌军的战船，这种战术自赤壁之战以来，已经成为吴军制胜的一招撒手锏。但是，此番对战魏国之初，却反遭魏军的火攻之计。吴军水师一夜之间受到重创，无数的战船、粮草以

及主力兵力都化为灰烬。

此路水师的统帅是诸葛瑾，他最终只能狼狈地逃到沔口，向那里的吴军求救。而魏军首战告捷，更是将此视为吉兆，士气大振。众将士信心十足，只待与吴军再战。

在吴国，能与蜀国之诸葛亮、魏国之司马懿相抗衡，最有谋略之人当属陆逊。

陆逊身为吴国统军总帅，此时将中军设在荆州。当他得知诸葛瑾在巢湖惨败的消息后，便意识到："如此下去就会陷入被动的局面了！"

于是，他立刻改变作战计划，重新布阵。陆逊不得不承认，魏军的反应能力、战术水平都远远超过他之前的预想。

"魏国已在渭水前线与蜀军对战多年，理应消耗了大量兵力物资。陆某竟未料到，他们的实力还是如此之强。"陆逊对于魏国深不可测的国力，不禁刮目相看，"我军首战惨败，不能怪罪于诸葛瑾，而只能说我们过于轻敌，没有认识到魏军真正的实力。"

陆逊立刻上奏吴帝，计划让之前围攻新城的吴军撤退，秘密迂回到敌军的中军背后，将魏帝曹叡包围起来。

之前，陆逊和诸葛瑾都认为，魏军主力定会赶去解除新城被围之危。目前看来，他们的判断失误，直接导致了巢湖之败。首战失利也直接导致陆逊不得不临阵改变战略。

但是，陆逊刚刚定下调整战术的计划，却被魏军及时截获了这个消息。

此前，诸葛瑾曾派人从沔口营地给陆逊送信，信中建议：

巢湖大败之后，营中的士气一蹶不振，而魏军的气势却与日俱增，不容小觑。如今我军军心动荡，极容易出现泄露军机的情况，我对此十分担忧。建议暂时撤兵回国，重整旗鼓后再伺机北上。不知可否？

诸葛瑾在信中还提到了如今他的人马十分疲惫的情况，对陆逊提出自己的建议。陆逊读罢来信，交代信使道："请你回去转告诸葛大人，让他莫要烦心，陆某自有手段。"

信使回去复命，诸葛瑾仍无法安心，便再次打探道：“你看陆将军营中的情形如何？是否军纪严明，正准备进攻？”

“小人观察陆将军营中的军纪涣散，将士们十分懈怠，并无半点临战的准备。”

“哦？他既不进攻，又不防守，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诸葛瑾生性耿直，他实在难以按捺心中的不安，便亲自前去拜访陆逊。

他抵达之后，便看到士兵们在营外悠闲地耕地种豆。陆逊更是安逸，在辕门处与手下摆起棋盘在下棋。

“陆将军好生逍遥！军营之中竟是一派太平景象！”诸葛瑾惊愕之下，心中不住嗟叹。

当晚，陆逊设下晚宴款待诸葛瑾。晚宴后，当只剩下他们二人独处时，诸葛瑾迫不及待地将自己对敌我形势做出一番分析，并追问对方的应对方法。

“诸葛大人，你所言不假，”陆逊十分认同他的说法，之后解释道，“陆某也认为我们应当暂且退兵，伺机行事。但是，一旦我军急于退兵，恐怕魏军便会先行反应，将我们团团包围。陆某之前制定的战术便被敌军提前得知，错失了围捕魏帝的良机。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小心谨慎，防止被魏军提前得知军机才是。”

原来无论是陆逊在辕门下棋，还是命士兵耕地种豆，都是做出来蒙蔽敌人的假象。魏军若探知吴军已在营外种地，便会判断陆逊有意久留，而不提前设下拦截。

在此之后的某天，陆逊突然率所有中军，以及诸葛瑾麾下的水陆大军，连夜开拔撤军。东吴大军宛如急流勇退一般，很快便全部撤回吴国去了。

“陆逊堪比吴国之孙武！”魏帝曹叡得知此讯，不禁连连赞叹。

之后，魏国立刻拟定了新的战术，打算增派精兵强将到前线，趁吴

军势弱之时，彻底将东吴摧毁。

曹叡对陆逊迅速退兵的举动十分惋惜，宛如错失了网中飞鸟一般。同时，这位对手的高明之举，也令魏帝十分佩服。

第二十七章
七盏灯

吴国此番出兵，来得快，去得更快。但是吴国撤兵并非是惧怕魏军，而是出于国策的考虑。

究其原因，在于吴国此番出兵原本便不积极。他们是想趁着蜀魏两国对战之时，鹬蚌相争，坐收渔翁之利罢了。

吴蜀之前曾经有过同盟之约，因此蜀国既然有所请求，吴国并无拒绝之理。只不过吴国在与魏军刚刚交手后，便发现对方的实力不容小觑。陆逊意识到他们在巢湖失利，已经是一个教训，因此连忙安排全军撤退，以便保存实力。

相比吴国的态度，蜀国就显得尤为坚定。他们深知，倘若自己只安于一时太平而采取消极的守势，过不了多久魏吴两国便会联手，共同率兵来袭，以图瓜分蜀国。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寻求活路。蜀国抱着这样的决心，一方面坚持自己是正统的汉室之后，另一方面联合他国，积极采取攻势。唯有这样，才能维持蜀国的统治。

因此，蜀军数次发兵至祁山渭水，坚持与魏国长期对垒。这样的战略无论对于蜀国还是诸葛亮，都是一场宿命之战。倘若蜀国撤退，便无后路可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祁山战线可谓蜀国的一条重要生命线。

“越界者，斩！”

正在此时，位于渭水的魏军大营接到了洛阳的命令。魏军依令采取

守势，各个阵地都需严格遵守。

蜀军屡次三番上前挑衅，可是魏军就是死守不出。对于这样的局面，诸葛亮也几乎无计可施。但他不会整日在此虚度时间，趁着敌人采取守势的时机，诸葛亮专门解决了军中的粮草问题，并安抚了当地百姓。

诸葛亮制定了屯田兵制，命蜀军下地干活放牧。不仅如此，他还要求蜀军须与百姓一同劳作，帮助百姓。收获之时，百姓可得三分之二，蜀军只取三分之一。

诸葛亮还对蜀军约法三章：

一、超量取粮，苛求百姓者，斩！

二、滥用私权，引起民怨，以及怠耕者，斩！

三、滋生事端，酿成军民不和者，斩！

在诸葛亮约法三章的严格治理之下，蜀军与当地百姓协同合作，相处和谐。

田间地头，处处可见蜀兵与百姓共同耕作的情景。他们不仅一同劳作，还一同坐在田埂上吃饭，一同休息。蜀兵更是与百姓的子女关系融洽，军民宛如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就在一同劳作的岁月里，蜀兵与当地百姓的感情逐渐培养了起来，庄稼也逐渐成长起来。

“听说祁山一带的日子过得不错哟！”各地逃难的百姓口口相传，称颂诸葛亮的贤德。许多在外躲避战火的百姓也因此纷纷回到祁山。

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听闻此状，特地到大帐拜见父亲。

“父亲，孩儿有事相告。”

司马师毕恭毕敬地站在父亲案前施礼。司马懿随手放下正在阅读的书卷，对儿子关切地问道：“儿啊，为父有四五天未见到你了。你可是招了风寒？”

“父亲，此地可是战场？”

“是啊！”

“孩儿既然身在战场，又怎会为小小风寒便告假？我这几日其实是乔装改扮，到敌前刺探，因此未曾前来请安。”

“哦，好啊！你打探到什么消息了？”

“孩儿打探到诸葛亮似乎打算长驻祁山。他命蜀兵与百姓一同耕种，逃难的祁山百姓纷纷回归故里。他们与百姓相处和睦，仿佛渭水对岸已经变成蜀国的国土。父亲，您身为魏国领军大都督，为何不对蜀军开战，却整日在此固守呢？”

司马师年轻气盛，他气势汹汹地站在父亲案前，似乎在表明他对父亲的决定十分不满。

“儿啊，为父怎会不愿立刻与蜀军大战一场，一决雌雄呢？只不过如今皇上有旨，令我固守，我又如何能抗旨不遵？”

司马师听到父亲如此说法，却只是苦笑：“父亲，咱们军中的将士们可不愿如此消极。那些洛阳发来的旨令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

“哦？军中的将士到底是怎么想的？”

“大家都觉得，您虽身为魏军领军大都督，如今却连番被诸葛亮打败。大家觉得您已经无计可施了。”

“他们说的也不假，为父确实赶不上诸葛亮的计谋多啊！”

“可是不是有个说法嘛，有智者用智，无智者用力。想我魏军坐拥百万人马，足足是蜀军的三倍兵力。孩儿想不通，父亲为何不肯一举出击，而白白浪费精兵强将和有利地形？您为何甘愿承担将士们的非议，却仍不肯积极出兵呢？”

“为父实在是因为毫无胜算可言。我已经绞尽脑汁，却仍找不出诸葛亮的破绽所在。说实话，为父现在能够固守自保，便已颇为吃力了。”

“父亲，您确实辛苦了，孩儿愿意为父亲分忧。”

司马师见到父亲尽显疲态，虽然仍有满腹牢骚，却只能无奈告退。

又过了几日，魏营外忽然一阵骚动，原来是渭水河岸的哨兵回来禀报对岸有情况。魏军将士连忙走出帐外，向对岸张望。

“他们在看什么？”

司马师也闻声走了出来。只见渭水对岸有一群蜀兵，正大吵大嚷，十分放肆。还有一人举着一根旗杆，挑着一顶金灿灿的头盔。蜀兵们互相争抢着旗杆，不停玩弄头盔。蜀兵们一边嬉笑，一边冲着对岸大声嘲讽。

“对岸的看清楚了吗？你们看我们拿的是什么？”

“这可是你们大都督司马懿的头盔哟！他上次被我们打得丢盔弃甲，灰溜溜地抱头鼠窜，真是狼狈啊！”

“你们想要回头盔吗？有本事过来拿呀！”

“窝囊都督手下只有窝囊兵！他们早就怕得喊娘啦！哈哈哈！”

司马师见状，气得将钢牙咬碎。魏军众将也连连跺脚咒骂。他们立刻冲入司马懿的大帐，将对岸蜀兵的言论一五一十地学给大都督，并要求立刻出兵，教训一下蜀兵。

司马懿却不怒反笑，他喃喃地说道：“小不忍则乱大谋。大家莫要逞一时的血气之勇，坚守岗位就是。”

司马懿丝毫不为蜀兵的辱骂所动，任凭对方连番羞辱，也决不肯出兵。对岸的蜀兵见骂了半天魏营也没有反应，只得作罢，不再谩骂挑衅。

蜀军一方面连番对魏军挑衅，一方面又命马岱去葫芦谷造起木栅，深挖工事。待完工之后，马岱便回到营地向诸葛亮复命道：

“丞相，末将依您之命已在葫芦谷中深挖沟堑，并已在各处堆起柴草，撒上硫黄烟硝。所有的地雷也已埋好，引线拉至四周山上。末将已亲自到各处点检，绝无破绽，肯定能蒙混过敌人的耳目。”

“你可是全部按照我的图纸布置的？”

“正是！绝无差错！”

“你做得很好！我们只需将司马懿引入谷中，之后送上百雷烈火。你先去葫芦谷埋伏在后面的小路上，当魏延引得司马懿入谷，便要立刻堵住前面谷口，之后引燃火线，将魏军烧死在谷中。这葫芦谷便是司马懿和魏军的葬身之处。”

马岱退出之后，诸葛亮又分头召来魏延、高翔，暗授机宜。二将依令分头而去。两军对峙已久，如今诸葛亮的大帐又重新焕发出生气。

此时，诸葛亮的神情也十分坚毅。他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准备一举将司马懿置于死地，从此完成称霸中原，汉室一统的大业。

如今的诸葛亮已经五十有四，身子也远远不如几年前那般强健。他深深地知道，自己的身体已不能再承受太多的沙场征战，蜀国也不能再承担与魏国无休无止的对峙局面。魏军却依然坚如磐石一般，难以撼动。诸葛亮心中的焦灼之情，已愈发难以按捺。

不久，诸葛亮也亲自领兵向葫芦谷方向移动。临行前，他叮嘱留守祁山的将士：“还望诸位将军，同心同德，共同守住祁山战线。倘若是其他魏将来攻，你们只许诈败；唯有司马懿亲率大军攻来时，你们才要奋力抵抗，并伺机绕到敌人身后，去攻击魏军设在渭水的大本营。”

诸葛亮耳提面命一番后，便亲率大军，转移至葫芦谷附近。他在葫芦谷布下阵后，又召来马岱：“马将军，一旦两军开始交战，你需得在南侧的山峰上，白天竖起七星旗帜，晚上则点起七盏明灯。这是引诱司马懿入谷的暗号，请你切记要做好，不得有误。我素知马将军为人忠勇，才将这个重任交给你。请你不要让我失望才是！”

马岱激动不已，领命而去，布置起来。

与此同时，魏军也注意到了蜀营的异动。夏侯惠、夏侯和二将立刻一同入帐，向司马懿请战：“大都督，请准我们二人出战。此时蜀兵出现异动，正是绝佳的战机，我们此番前去，定能一举攻破蜀营！”

司马懿却依旧不甚关心：“你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把握？”

“大都督，您有所不知，如今蜀军已经耗不下去，他们开始转移了。”

“哈哈哈！那不过是诸葛亮又布下的一计罢了，不能当真。”

“大都督，您为何如此惧怕诸葛亮？”

“抱有敬畏之心，老夫并不以之为耻。”

“大都督不怕因此丧失战胜的绝佳时机吗？”

“你们因何会以为现在是绝佳的时机？”

“大都督，您可知道那蜀军早已在葫芦谷之内构建了坚固的营盘，他们早有将主阵转移到那里的打算。另外，蜀兵一直在祁山当地和百姓一起耕种，打算长驻在此处，自给自足。如今他们已完成这两处的布置，主阵会转移过去是板上钉钉的事！”

“哦！如此说来，确实有些道理。”

“到了那时，诸葛亮已将全部人马转移到葫芦谷之中，占尽地利之优，凭着阵地之坚固，再以祁山阵线作为前沿。蜀军的粮草已再无后顾之忧，可以长期驻守。大都督，您等到那个时候再想打败蜀军，恐怕就难上加难了！”

“言之有理！你们二人暂且留下，老夫派其他人去打上一仗！”

司马懿终于被说服，于是召来夏侯霸、夏侯威，授每人五千人马，命他们立刻攻向蜀军的祁山大营。

夏侯霸、夏侯威得令，二话不说便引兵出发。途中，遭遇蜀将高翔的运粮队。魏军立刻发起攻势，将蜀军打得落荒而逃，轻易地缴获大量的木牛流马，还有蜀兵丢弃的马具、战鼓、旌旗等战利品。魏军高唱凯歌，回营报捷。

第二十八章
水火相遇

第二天，魏军再次出营攻打蜀军，同样战果不俗。

连胜两场之后，魏军信心十足，便屡次主动出兵，也屡次能大胜而归，掠回不少战利品。蜀军运送粮草去葫芦谷的队伍屡屡被劫，大批木牛流马和粮草物资被源源不断地送回魏营，蜀兵的俘虏也日益剧增。

“这些蜀兵的俘虏不如放了回去，倒可以彰显我大魏的仁德之心。”司马懿见俘虏塞满了大营，便大手一挥，下令将其全部放了回去。

众多魏将早已憋闷多时，只待一声令下便冲锋陷阵，立下战功。众人各自请战，每次出击也均能取胜，一连二十余日，魏军一直立于不败之地。

“魏军一出手，果然不同凡响！”魏军上下士气高涨，大家认为，蜀军的战斗力原本就十分薄弱，如今正在转移阵地的过程中，兵力分散，更是不堪一击。

连连取胜的消息传回中军大帐，司马懿的心思也渐渐动摇了。他一扫疲态，又显得精气十足。

一日，司马懿亲自审问了一名被俘的蜀将，之后便信心百倍地告诉左右：“如今的战局，对我们十分有利！”

原来那位蜀将供出了不少蜀军的机密军情。司马懿得知了诸葛亮的具体位置。在葫芦谷以西十里之处，蜀军还建造了一个粮仓。如今每日

向仓中运粮，待屯满之后，可以支持数年之用。

“看来把守祁山的蜀兵已经所剩不多了。”司马懿得出如此判断后，心中十分振奋。在沉寂已久的魏军大都督之帐中，他庄严下令，要对祁山发起总攻。

司马师却来到父亲座前问道：“父亲，您明知诸葛亮在葫芦谷，为何偏要去打祁山？”

“祁山乃是蜀军的根据阵地。”

“可是，擒贼先擒王。我们擒住诸葛亮方能最终取胜啊！”

“正是！为父不过是作势大举进攻祁山，等到诸葛亮派兵出谷增援之际，我便会调转方向，出其不意袭击葫芦谷。到了那时，为父便会一举踏平诸葛亮阵地，将他的屯粮一烧而光。所谓兵者，诡道。你自不必多问就是。”

“父亲果然高明！”司马师不禁心服口服。

随后，司马懿又召来张虎、乐綝：“老夫明日发兵，你们二人需多带些硫黄烟硝，即刻出发，作为后应。”

这一个多月以来，诸葛亮每日都会登上葫芦谷口附近的高地，眺望祁山渭水阵地的动向。按照他之前的部署，这一个月来蜀兵消极应战，屡屡打了败仗。

高翔负责每日押送运粮的队伍，诱惑魏军袭击。他冒着风险，战而必败，败而必逃。而这一切都在诸葛亮的意料之中，因此毫不在意。

一日，诸葛亮遥遥望到魏军的中军队伍离开营地，开往祁山。

“太好了，终于引得司马懿出洞了！”诸葛亮大喜之下，险些叫出声来。他之前做下的种种布置，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丢弃了大量粮草物资，一直消极应战，只为引诱司马懿亲自出战。如今，他的计谋终于奏效了。

诸葛亮立即派了一名心腹之人，赶往祁山传令。这次对战魏军不同以往，蜀军需得拿出十二分的精力才是。

那一厢，魏军浩浩荡荡地开拔到了渭水之畔，密密麻麻的魏兵仿佛将渭水截断一般，势如潮涌。他们不顾蜀军之前营造的大量鹿寨，避开锋芒从多处抢滩登陆。还未等蜀兵有所反应，魏兵已经先行一步，登上渭水的对岸。蜀兵方寸大乱，匆忙退向山脚下。

“哼！蜀军为害多年，老夫今日定要一战取胜，彻底将其斩草除根！”

司马懿在沙场之上决断分明，与之前的萎靡不振判若两人。生杀决断之间，宛如神明附体。

魏军此时的士气正旺，在主帅的指挥下，鼓角齐鸣，震天动地，刀剑挥舞，寒光凛凛。一时之间，渭水之畔风生水起，水雾升腾，化为云烟萦绕在祁山之上。在魏军一鼓作气的冲锋之下，祁山渭水战场上，尸横遍野，血流满地。

蜀军的祁山大营遭到了迄今以来最为猛烈的攻击。魏军在发兵之前，早已写下血书，决定以大量牺牲换取此番决战的胜利。因此他们不顾身上的血污、不顾脚下的泥泞，挥舞着刀枪，呐喊着助威，一步步逼近蜀军大营。

战至酣处，司马懿突然下了命令，全军转向：“调转方向！随我而来！”

说罢，他毅然抛下前面势头正旺的战场，带着大批中军的精锐部队，立刻向葫芦谷方向杀去。司马懿此番出战的原本目标便不在此处，因此，张虎、乐綝等人也立刻跟上，带着硫黄烟硝紧随其后。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则率领亲卫部队，寸步不离父亲身旁。

祁山的蜀军忙于与魏军厮杀，根本没有注意到敌人的后阵已经改变了方向。

截至目前，战况皆在司马懿的预料之中，因此他带着两个儿子，心无旁骛地向葫芦谷疾驰而去。一路之上虽然遇到数次蜀兵阻挡，但这些小股的蜀军少则二三百人，最多也不过七八百人。面对司马懿势不可当的精锐队伍，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司马懿父子宛如一把钢刀一般，直接插入蜀军的腹地。到了后来，

他们面前再无挡路的防线，也不见蜀兵一兵一卒的阻挡，不禁怀疑是否真的身处战场。

突然，有一股强大的压力自南面逼来。震天的呐喊之声率先传来，想必来的是一支蜀军主力。为首大将突然断喝一声："拿命来！"

司马懿定睛一看，来的正是蜀中猛将魏延。

"来得正好！"司马懿的两个儿子和亲卫部队立刻迎上前去，司马懿也挥起长枪，向魏延冲杀而去。

魏延果然武艺高强，他一人对战司马懿父子数人，却毫不示弱。正当双方打得胶着之际，从后方又赶来乐綝、张虎两支人马。魏延见状，只得下令撤退。

"追！别让他跑了！"司马懿已经在营中忍了太久，此番上阵显得十分积极。他似乎打算洗刷自己怯战的骂名，因此对战敌军时更是分外英勇。

魏延一路撤退，撤到了葫芦谷前方巍峨的群峰之前时，他又忽然重整旗鼓，转过身来抵挡魏军。无奈魏军的势头正旺，魏延抵挡不住，只得继续败逃。

魏延此番败走正是遵照诸葛亮的指示。他负责引诱司马懿入谷，甚至不惜丢盔弃甲，佯作狼狈地遁入谷中。之后他又按之前的暗号行事——"白日可望七星旗处走，夜晚便向七盏灯处退"，径自领兵逃命。

"慢着！此处的地形怎么如此古怪！"司马懿刚刚追至谷口，猛然勒住缰绳，喝止两个儿子和亲随人马。他急忙吩咐道，"先派几个人进去，探探虚实。"

几名手下得令，立刻率先驰入葫芦谷。葫芦谷的入口处只有一条崎岖的小路，司马懿的大批人马一时难以涌入。

不久后，探路的将士回来禀报："属下已经探过谷中的情形了。葫芦谷中尽是栅寨壕堑，还有蜀军新造的寨门与粮仓，目前似乎守备的蜀兵已撤到南边山上。我们能望到那里插着一面七星旗，恐怕旗帜所在之处，就是诸葛亮的大营。"

司马懿大喜，他一边拍着马鞍，一边下令道：“咱们正好将敌人的粮草全部烧光！”

司马懿深知，蜀军最为致命的弱点就在粮草上。因此，只要他们能将诸葛亮千辛万苦囤积于此的粮食烧尽，相当于兵不血刃，置数十万蜀兵于死地。

“马上冲进谷中放火，之后立刻返回！”

司马师、司马昭即刻响应，首先冲入谷中：“大家跟我来！”

之后，魏军便沿着那条崎岖小路，一匹接一匹马地通过，进入葫芦谷之中。

刚进谷口，司马懿便立刻挥手，阻止魏军前行：“且慢！魏延正横刀立马，挡在前面。”

司马懿见到魏延在前倒不以为然，但他已远远觑见蜀军原本储粮的粮仓和寨门处，却堆积了大量枯柴，不免疑心顿生。

若依常理，储粮的仓库附近必定严禁堆放易燃之物。可是，为何蜀军的粮仓旁边却堆满了干柴枯草，看起来十分可疑。之前进谷打探虚实的魏兵恐怕并未留意，但司马懿久经沙场，他一望便心中起疑。

“父亲，魏延小儿请交给孩儿们处理，我们定能一举将他斩死。您可以命手下立刻放火烧粮，之后我们便一同撤离。”

司马师、司马昭跃跃欲试，可司马懿却拦住他们道：“不行！葫芦口的进出通道过于狭窄，我们急于退兵之时恐怕会有困难。另外，如果蜀军将谷口堵住，咱们就会困在此处。孩儿们，快快随为父撤出谷外！”

“父亲！咱们怎能空手而归？”

“快撤！告诉后面的士兵不要再进来了，所有人快撤！”

司马懿立刻挥动马鞭，大声下令，要求魏军撤出山谷。但是外面的魏军却听不见前方的指令，仍是一股脑地向谷中涌入。

正在这混乱之时，众人忽然发现谷中弥漫着一种刺鼻的烟味。魏军被呛得咳嗽不止，双眼流泪。

“这是哪里来的烟？”

“不许放火！还没有下令放火！”

魏军却并不知道，这火根本不是他们自己所放。

烟火之中，听到命令的士兵开始向谷外撤退，谷外的士兵还在不断涌进谷来，只见通向谷口的那条小路上，魏军士兵你推我搡，乱成一团。

正在这时，只听谷中一声巨响。狭长的断壁兀自颤抖不已，数块巨大的岩石滚落下来。众多魏军被塞在小路上，根本来不及躲闪，便被天降巨石所砸死。没过多久，纷纷掉落的巨石已将谷口完全封死。

紧接着，从四面八方又飞来无数火矢，转瞬间便引燃了谷中的枯柴干草。葫芦谷登时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司马懿被火焰驱赶，只得四处奔逃躲避，却不想此时地雷被引燃，一时之间天崩地裂，地动山摇。葫芦谷化为了一片人间炼狱。

魏军在巨石、火矢、地雷和火焰的重重包围下，死伤过半。受惊的战马四下奔走，也踏死无数士兵。葫芦谷中浓烟滚滚，大火烈烈，哀号惨叫之声直入云霄。

“此计成功，咱们也该撤了！”魏延完成了引诱司马懿父子入谷的任务后，眼见他们被烈焰所烧，心中十分高兴。他连忙招呼手下撤退。但当他来至谷口之时，却发现无数巨石已经将谷口牢牢封死，他却无路可退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还未顺利脱身，他们怎么就将谷口封死了呢？”

魏延心中慌乱，再加上自己身上也着了火，部下也逐一被烈火所吞噬。他恨恨地骂道：“好你个诸葛孔明！你平日便对我怀恨在心，如今竟设计要将我和司马懿一同除掉。魏某今日绝不会葬身此地，我不服！”

如今，葫芦谷宛如一个蒸笼一般，哀号之声逐渐减少，活着的人也

所剩无几。司马懿父子三人逃到一处堑壕中，相拥叹息：“唉！看来我们父子三人，今日竟然要丧命于此！”

或许是司马懿父子的命不当绝，也或许是一种巧合，忽然天空下起一场骤雨。谷中的火焰瞬时被大雨浇灭，蒸腾起一片黑烟。一阵狂风吹来，刚刚将各处的火苗重新吹燃，又来了一场大雨，将各处的火焰彻底扑灭了。

“爹！咱们有救了！”

“儿啊！为父难道是在做梦吗？”

“不是做梦！定是父亲得到上苍垂怜，咱们能活命了！”

“我们得救了！”

司马懿父子三人立刻爬出堑壕，他们匆忙在谷中奔走，想逃离葫芦谷。

蜀将马岱远远发现了他们三人，但他以为这不过是魏军的几名散兵游勇，并未在意。有一队魏军驰来，正好将司马懿父子三人解救下来。司马懿等人险险逃生，捡回了性命。

正是张虎、乐綝带兵增援而来。于是司马懿父子与他们会合一处，连忙撤回渭水大营。

刚刚抵达渭水，他们却发现此处竟然战局已变。东侧的魏军阵地已被蜀军所占。魏将郭淮、孙礼正在奋力作战，与蜀兵争夺浮桥。

蜀军发现又有一支魏军赶到，担心腹背受敌，便立刻撤兵，退到渭水的南岸。

司马懿下令：“烧掉浮桥！防止蜀军卷土重来！”

魏兵立即放火烧掉了浮桥，切断了两军交战的主要通路。他们只留下几座浮桥，保证自家人马能够顺利渡河，回归大营。

其他的魏军从祁山纷纷撤退而归，也是狼狈不堪。为了指引士兵回营，魏营之中彻夜点起篝火，以便散兵游勇能顺利撤回渭水北岸。

“诸葛亮会不会迂回到我军背后偷袭？”司马懿心中担忧，便立刻调动大批士兵去守护后方。

魏军此番被诸葛亮的计谋所害，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受到严重打击。可谓是蜀魏两国开战以来，遭受到的最大打击。

而另一边，蜀军虽然取得赫赫战果，却有一人兀自黯然神伤，长叹不已：“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今日任由长蛇逃走，我又能如之奈何？”

诸葛亮煞费苦心制定下的克敌之策，却被天公一场大雨浇熄，怎能不让他扼腕不已？若非如此，司马懿父子三人早已命丧葫芦谷中，蜀国便一举取胜。多日的辛劳化为泡影，诸葛亮心中十分遗憾，却也无奈。他只得独自落泪，无限伤怀。

第二十九章 巾帼女衣

兵家错失了绝佳的战机，心中的懊悔却不能与外人相道。

而蜀营之中，众将士却为大胜魏军而欢欣鼓舞，正在大肆庆祝。诸葛亮只能独自将苦水咽下。

之后，他下令蜀军暂时移到渭水之南，却发现营中隐隐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

诸葛亮对左右闻讯原因，属下答道："魏延将军整日怒气冲冲，不知究竟何故。"

诸葛亮便叫来魏延，开口问道："魏将军，听说你近来有不少怨言，不知所为何事？"

魏延瞪着诸葛亮，不服地答道："丞相因何要问我，你自己做的好事，自己不清楚吗？"

"你何出此言？我做了什么好事？"

"丞相既然这么说，魏某也不跟你绕弯子了！"

"请讲！"

"之前，丞相可曾命魏某将司马懿等人引进葫芦谷？"

"正是！"诸葛亮坦然答道。

“哼！魏某当时引了敌人入谷，却也被巨石困在谷中，难以逃生。若非当时天降大雨，浇熄谷中烈火，魏某早就和司马懿父子一同烧死在葫芦谷了！丞相莫非对魏某心怀仇恨，才特意设此毒计，要加害于我？”

“魏将军是为此事生气吗？”

“不错！”

“实在可恶！”

“丞相骂我不成？”

“不！我是在骂马岱那厮。临行前，我千叮咛万嘱咐，命他见到你脱身的信号之后，才能推石放火。没想到他竟如此行事，险些害将军丧命。来人啊！带马岱！”

诸葛亮盛怒之下，神情激动，倒让魏延有些意外。

马岱应召入帐，便遭到诸葛亮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斥。之后，诸葛亮余怒未消，又命人将马岱的衣服剥去，重责五十军棍。不仅如此，还将马岱由统兵大将之职贬为伍长。

马岱受了责罚，黯然回到营中。他觉得无颜面对下属，只得独自饮泣不止。入夜后，诸葛亮派来心腹之人樊建，悄悄找到马岱，安慰道：“马将军，我是奉了丞相之命，特来向将军赔礼的。你有所不知，魏延素有反骨，丞相原本打算在葫芦谷一役之中一并将他除去，却被一场大雨坏了大事。不仅司马懿父子逃生，魏延也得以生还。如今丞相若是不责罚你，便难以平息魏延的怒火，恐怕会招致他的反叛。如若魏延真的反了，蜀军便难有宁日。因此，丞相才万不得已，怪罪在将军身上。丞相嘱我特地前来，就是希望将军能念在蜀国的份上，忍辱负重。待时来运转，丞相定会一雪你今日所受之辱，并重重加以褒奖。请您再多加忍耐吧！”

马岱闻言，终于心中释然，他也体会到诸葛亮在营中的难言之隐。

诸葛亮责罚了马岱，只是一时平息了魏延的怒火，而魏延却不肯善罢甘休。他打定主意要报复马岱，于是对诸葛亮提出：“请丞相下令，

让马岱归我管理。”

诸葛亮自然知道魏延的报复之心，便不肯答应。魏延再三坚持，不肯让步。马岱得知此事后，反而提出：“马某愿为魏将军效力！”

马岱为了保全诸葛亮，咽下了苦水，毅然主动请缨，成了魏延的部下。

与此同时，对岸的魏军营中也充满不安的气氛。魏军营中并无对主帅不满的意见，虽然打了败仗，却无人责怪是司马懿的过错。魏将之间也并无互相争斗，更多的不安气氛是源于将士们连连战败的憋闷之心。

到了后来，魏营之中怨声载道，众人皆是满腹牢骚。

牢骚的起因是营中各处张贴的告示：

擅离岗位者，斩！

挑拨是非者，斩！

随意出阵，挑衅敌人者，斩！

这种绝对消极，只采取守势的严令，完全钳制了魏军的行动。

在魏蜀两营的不安气氛中，进入了第二年。

如今春回大地，渭水上的冰块融化，魏蜀两军依旧在此对峙。

“大都督真厉害！苦守着军营不打仗！”

虽然军中严令不得挑拨是非，但众人的不满之情已经难以抑制。营中充满了牢骚之声。司马懿对这些充耳不闻，更招致魏兵的反感。

一日，郭淮前来禀报：“据属下观察，诸葛亮近来似乎有所动作，要转移阵地。”

“哦？你我所见略同，老夫也看出来了。”司马懿难得地对郭淮透露了自己的看法，“倘若诸葛亮举斜谷、祁山之兵，自武功处依山向东进发，则局势于我军不利；倘若他西出五丈原，我军便可高枕无忧，从容

处之。”

司马懿确实独具慧眼，他刚刚说出此言不久，诸葛亮便下令大军开拔。但是此番蜀军并未取道武功，而是向五丈原进发。

武功位于今日之陕西省。司马懿认为若是诸葛亮决心移至此处，便是表明他打算置之死地而后生，可谓是涉险而行。魏军面对这样的蜀军之时，也要更加的小心，且胜算不大。

但是，诸葛亮没有采取冒险的方式取道武功，而是相对保守地转移到了适合久驻的五丈原。

五丈原位于宝鸡以南，在蜿蜒千里的渭水之南。此处相较于其他蜀军长驻过的阵地相比，是距离中原最近的一处。五丈原距离魏国的长安、潼关，乃至于都城洛阳，皆已近在咫尺。

“蜀军此番宁愿在五丈原化为尘埃，也要直捣魏都洛阳，否则誓不回还！”

诸葛亮选择五丈原作为驻地，可以看出他的决心与气魄。但是司马懿得知此讯后，仍觉得十分庆幸：“幸好蜀军转移至此，实乃我之大幸！”

司马懿之所以如此开怀，正是因为他对打持久战更有信心。

反而是一些魏营中的将领，对司马懿颇有非议。他们行事鲁莽，看不透主帅的用心，整日讥讽司马懿胆小怕事，导致魏营中的军纪荡然无存。

为了稳住军心，司马懿便故意上奏朝廷，请求准许出战。魏帝接到奏章后，又派辛毗赴营中宣诏：“坚守勿出，不得抗旨。”

姜维得知此讯后，立刻禀告诸葛亮：“此番辛毗再次奉魏帝旨意，强调魏军需得坚守，定然降低了司马懿的士气。”

“司马懿原本便不打算出战，更何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倘若他当真求战心切，又何须多此一举？如今他不过是故意摆明姿态，以魏帝的诏书堵住众人的口舌，不过是为了稳定军心罢了。”

又过了数日，有探子来报，魏军营中不知为何，响起了山呼“万岁”之声。诸葛亮便派了一名老到的探子潜入敌营打探。几日后，此人满面愁容地带回了消息：“丞相，魏营中盛传东吴已向魏廷降服。”

诸葛亮哈哈大笑，之后又半开玩笑地责备那人：“无论如何，东吴也不会在这个时机投降魏国的。我看你一把年纪，为何竟看不透魏军编造的这个谣言？”

诸葛亮移师五丈原后，一直想方设法诱敌出战。可是魏军却总是坚守不出，令他十分无奈。

此时的蜀军已经深入到了魏国的腹地，但诸葛亮并未发起进攻，只是令蜀兵诱敌叫阵。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蜀军与魏军在军备上的差距较大。魏军在此地占得地利之优，后方的补给十分便捷不说，兵力也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增加。诸葛亮判断，恐怕此时的魏军兵马已是己方的八倍之多。

正因如此，蜀军无论在人力还是物资，都远远不如魏军的情况下，诸葛亮唯有采取诱敌出动再加以击破的战术才能取胜，此外并无他法。

显然，司马懿对诸葛亮的用意十分清楚。因此，他耐心地与敌人消耗，无论蜀军如何挑衅，他只是坚守不出，令诸葛亮无计可施。

此前，虽然蜀军在祁山、渭南一带抚民屯田，为长期作战储备了粮草。但是，倘若长久驻扎在五丈原的话，蜀军的粮草仍是一个大难题。长此以往，蜀军终究敌不过魏军日益增强的实力。

一日，诸葛亮选了一名信使，命他去送一封亲笔信和一个精美的盒子：“你且将这些东西送到魏营，亲手交给司马懿。”

使者很快来到魏营之前。自古以来，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因此魏军并未伤害这位乘车而来的敌军使者。

“使者是为何而来的？”

虽然魏军满腹狐疑，却仍准许使者进入，并带他面见司马懿。司马懿接过使者带来的盒子，只见里面装的是一条艳丽的巾帼与一件素衣。

“诸葛亮送来这些做什么？”

司马懿紧紧盯着盒中之物，双唇微微抖动，斑驳的须发也止不住颤抖。他虽然不动声色，但这次已被真正激怒了。

盒中的巾帼是未及插笄之龄的少女的发饰，蜀人称之为昙笼；而那套素衣，正是女子的贴身衣物。

司马懿自然明白诸葛亮送来巾帼素衣的用意。他明明是在嘲讽自己胆怯，无论蜀军如何较真，自己只是一味坚守、不敢出战，宛如一个待字闺中的少女一般，因此只配穿戴这些女人的服饰。

司马懿抿着双唇，拆开那封亲笔信。

果然，司马懿猜测得不错，诸葛亮在信中极尽讽刺之能事，硬是激得司马懿情绪激动。这位魏军老将早已过了血气方刚的年纪，但此番仍是忍不住怒发冲冠。诸葛亮在信中写道：

仲达既然统帅大军，却如妇人一般胆怯，不肯与敌人一决雌雄。孔明特送上巾帼素衣，正好与你匹配。倘若武门雄心尚在，便请斗胆一战！

“哈哈哈！孔明送的礼真有意思！”忽然，司马懿发出一阵大笑。他虽然已经愤怒至极，但仍以笑声掩饰自己真实的情绪。蜀国使者闻声，连忙抬起头来看他。

“你辛苦了！舟车劳顿为老夫捎来了礼物，那我就愧领了。”之后，司马懿便设宴款待信使。

席间，司马懿问道：“你家丞相睡得可好？”

使者听到对方问及诸葛亮之事，忙放下酒杯，毕恭毕敬地答道：“承蒙大都督费心！我家丞相每日早起晚睡，忙于军中事务，却丝毫不见倦容。”

“军中赏罚呢？”

“丞相赏罚分明，凡罚二十杖以上者，必由丞相亲自裁决。”

“他的早晚饮食如何？”

“丞相吃得不多，一日不过三四升而已。”

“哦！他吃得不多却仍能保持精力充沛，真是厉害啊！”司马懿听罢，连连赞叹。

但待信使走后，他才对左右吐露了真言：“诸葛亮日理万机，却吃得不多，老夫看他早已难以支撑，时日不多了。”

使者归来后，诸葛亮立刻询问魏营的状况和司马懿的反应：

“你看到司马懿发怒了吗？”

“他没有发怒，反而笑着收下了礼物，还说多谢丞相的好意。”

“他可曾问你什么？”

“他问了几句丞相的饮食起居情况。”

“你是怎么回答的？”

“他听说您的食量不大后，对左右赞叹您的精力仍然如此，十分佩服。”

诸葛亮闻言，长叹一声：“知我者，仲达也。看来我的命数将近，他也已经猜到了。”

主簿杨安抚道：“丞相整日殚精竭虑，亲自批阅军中文书。属下以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治家也分为各种职责和分工。请丞相恕我冒昧，提出一己拙见。”

“既然是进善言，我自当洗耳恭听。”

“多谢丞相，那属下便直言相告了。以治家之道打比方，外有男仆耕田，内有女婢掌炊。正如鸡报晓，犬守盗，牛负重，马行远，各当其职。一家之主则需督促众人各司其职，共兴家业，不误税赋，教育后代。妻子应是内助，整理家务，维持整洁，维系家人和睦，令丈夫无后顾之忧。如此方能令一家圆满，家族兴旺。倘若家主事必躬亲，则与仆婢一般，势必形疲神困，导致家道中败。”

“……”

“因此，身为一家之主，则需安枕宽心，保养身体，平时只需督促内外各尽其责即可。如此这般，并非主人之智比不过仆婢鸡狗，而是依照伦常，谨守家主的本分。所谓三公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士大夫起而行之，正是如此。”

诸葛亮闭目凝神，静静聆听。

“反观丞相，您每日都殚精竭虑，无论是何种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不肯委托他人办理，而往往亲自处理。因此您整日汗流不止，得不到片刻歇息。长此以往，纵是铁打的筋骨，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啊！您的精力也支撑不住啊！如今已进入酷夏，您整日伏案工作，怎么受得住呢？我们只愿您能多加珍重自己的身子，莫让属下们为您担忧啊！”

“多谢你的一番肺腑之言啊！”诸葛亮深深为其真情所动，不禁潸然泪下，“你所说的道理我怎会不清楚呢？只是每每思及先帝之重恩，以及蜀中孤君的未来，我便寝食难安。人的寿命自有天数，我只愿在一息尚存之时，能够做完未竟的事业，反而不顾及自己的身体。我担心自己的时日不多，总是心急如焚，便事必躬亲，却害得你们为我担心。我知道了，以后我会多加保养身体，按时休息的。”

众人聆听了诸葛亮这番话，无不肃然起敬。大家为其人格所感动，甚至落下泪来。

其实，诸葛亮十分清楚自己的身体情况，连年的辛劳重压之下，他早已积劳成疾。没过多久，诸葛亮的身体状况更是每况愈下，难以支撑。

第三十章
银河的祈祷

诸葛亮的病情显然是过度操劳所致，他虽未达到卧床不起的地步，但精力已远不如以往。诸葛亮却不顾自己的病情，反而宽慰众人无须担心，整日仍旧潜心军务，无暇顾及自己。

最近，魏营之中传来很多不和谐的声音，众人皆抱怨司马懿怯战，难以服众。

“如此胆小之人，如何配担当魏军大都督！”魏营中人已经得知诸葛亮送来巾帼素衣之事，群情激昂，认为司马懿被敌人所辱，仍不肯出战，实在懦弱。

更有人鼓动道：“前不久诸葛亮送来书信，骂司马大都督是妇人一般。可咱们堂堂魏军领兵大都督竟然不知道回敬敌人的挑衅。他不知羞，难道咱们魏军上下数十万将士弟兄都是不知羞耻的木偶不成？如今咱们兵多将广，有什么可怕蜀军的？凭什么被那帮蜀人看低侮辱？”

如此鼓动的声音不仅在魏营中广为流传，也传到了蜀营之中。诸葛亮虽在病中，但听到此讯后，立刻打定主意：“敌人一旦按捺不住，我军的机会就到了！”

他立刻制定作战准备，并派了一名伶俐的探子潜入敌营：“你须仔细打探，查清楚魏军是否会出兵。”

几日后，探子回来复命。诸葛亮迫不及待地召他来问道：“你打听到什么消息了？”

探子答道：“敌营确实求战心切，骚动不已，但是营门处却有一名老者镇守。此人白眉朱面，身披金甲，手持黄钺，昂然而立。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绝不容许任何人踏出营门半步。魏将虽然摩拳擦掌，但无人胆敢造次，根本出不得营来。”

诸葛亮闻言，手中的羽扇不觉掉在了地上：“啊！此人必是魏廷派来监军的辛毗！他竟然手持黄钺，堵在营门，不许魏军出战。”

诸葛亮早已顾不得自己的身体病重，只愿早日完成一统大业，为蜀国贡献终身。此时他得知魏营中辛毗禁止出战的消息，难免慨叹不已。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渭水起起落落，河滩盈而复涸，涸而复盈。日月更替，斗转星移，寒暑交替，而蜀魏双方却一直处于对峙的局面。转眼间秋风起，满地黄花堆积，凉意渐习。

“为何近来蜀营中有一丝萧索之意？”

一日，司马懿远眺蜀营，若有所思。之后立刻派出探子，潜入敌营打探消息，自己则披上许久未穿的银甲铁胄，在烛光下静静等待。他暗中打好主意，倘若打探到的消息正如自己所猜测的，当晚他便会对蜀营发动奇袭。

探子乔装打扮，混入蜀营打探了一天。当晚四更时分回来复命。探子边擦汗边禀报道：“蜀军阵容严谨，旌旗整肃，不见丝毫散漫之气。虽已夜深，诸葛亮仍乘坐四轮车巡视营地。他一如往常一样，头戴纶巾，手持白羽扇。蜀兵遇到他的四轮车，皆恭敬行礼，未有任何紊乱迹象。蜀营的军纪着实令人吃惊，可见诸葛亮治军之严。虽有传闻诸葛亮已重病在身，如今看来，恐怕是敌人刻意散布的谣言。”

司马懿听罢，长叹一声，转头对司马师与司马昭说道：“诸葛孔明才是古今之名士！如此名士，天下少有！”

在此之前，诸葛亮曾要求吴国兑现承诺，履行蜀吴同盟义务，开辟吴魏第二战线。但是一直未得到明确的回复。当年五月，吴国终于动员大军，兵分水陆三路大军进发，似乎已经依约开战。

诸葛亮盼望吴国捷报的迫切心情，可想而知。

如今传说众多，有的说吴军已占据了优势，有的说吴魏两军尚未正式交手，还有的说吴军早已不战而退。

由于此地距离吴魏前线甚远，交通联络不变，这些传闻的准确性也一直无法令人信服。

时光飞逝，转眼已是初秋时分。

一日，尚书费祎忽然从成都赶来："我是专程向丞相通报吴魏战况的。"

诸葛亮那日身体不爽，但听说费祎的来意，便强打精神接见他，一心只盼对方能带来吴魏战场的好消息："你快说说，吴魏那边战况如何？"

费祎颓然答道："今年五月时，吴主孙权举三十余万大军，分三路北上逼近魏境。魏主曹叡亲自率兵迎至合淝，由满宠、田豫、刘劭等人在巢湖迎敌。东吴的先锋舰队遭遇火攻，损失惨重，大败而归。陆逊见状，便奏请孙权，打算迂回敌后，呈两面夹攻之势。无奈消息败露，陆逊只得引兵撤退。吴军此番出兵，毫无建树，现已全部撤回。如今，咱们难以指望吴国的帮助了。"

"啊！丞相，您的面色怎么如此难看？"

"哦！不妨事的。"

"不对，我看您的嘴唇已经毫无血色了。"

费祎发现情形不对，慌忙唤人进来查看。待众人赶来时，诸葛亮已经以袖掩面，昏倒在地。

"丞相！丞相！"

"您怎么了？"

"您醒醒啊！"

诸将闻讯，纷纷赶来。他们合力抱起诸葛亮，送入静室，又请来大夫全力抢救。过了好久，诸葛亮的脸上方见一丝血色，逐渐苏醒过来。

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纷纷围拢过来：“丞相，您可算醒过来了。”

诸葛亮的呼吸急促，颇为虚弱。他环视身边每一张面孔，喃喃道：“我刚才失态了。没想到此番竟是被病情击倒了。这次旧病复发，恐怕我已时日不多。”

诸葛亮的声音宛如游丝，仿佛是自言自语一般。

当天晚上，他对侍奉在病榻前的侍从和大夫说道：“我感觉舒爽多了，请扶我到帐外走走吧。”众人扶他起身，走出帐外。

诸葛亮深深吸了一口夜晚清新的空气，举头仰望夜空，叹道：“这星空真美啊！”

诸葛亮静静地仰望了一阵星空，突然脸色一变，只说觉得身上寒冷，命左右将他搀回帐内。

之后，诸葛亮又命人急召姜维。姜维闻讯，立刻跑步前来，慌张地奔入大帐。

“方才我仰望天空，无意中发现星象预示我已命在旦夕了。人难免一死，不足为奇。今日我有要事对你交代，因此特召你来，请你莫要因我而悲痛，莫要失去方寸才好。”诸葛亮的声音非常细弱，不似以往那么有气力，他的神情凄凉，却不失刚毅。

“丞相！您怎么会死呢！您这么说，我好生难过啊！”姜维忍不住泪流满面。窗外的冷风袭来，将残烛吹得时明时暗，仿佛即将熄灭。

“傻孩子，莫要哭！”

诸葛亮轻轻呵责一声，仿佛是对亲生子女一般。自从马谡死后，他便将全部的精力投在姜维身上。诸葛亮十分爱惜姜维之才，常常加以指点，仿佛爱珠之人，时常打磨，以便他能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

“嗯！我听您的，不哭了。”

“姜维啊，我已在星象中看出自己的病势了。今夜，我仰望星空之时，看到三台星原本应该十分灿然，但客星却显得分外明亮，主星反而黯然失色，此大凶之恶兆，必有异变。我知道，我此番的病情已经无药

可救，自己的大限将至了。”

“丞相，虽然如此，我们为何不试试用祈禳之法挽回呢？自古以来便有祭星祈天，禳灾避祸之法啊！”

“确实是！若非你提到祈禳之法，我倒忘了。我确实会用这个法术，竟没想到可以以此解救自己的性命。”

“丞相，您尽管吩咐，我来负责做好一切准备。”

“嗯。那就请你选七七四十九名铠甲武士，每人手执皂旗，身穿皂衣，在我的帐外守护。”

“好！”

“至于打扫帐幔，设置祭坛之事，均不可经由他人之手，皆须由我亲自准备。此番祭祀秋日北斗，若七日内主灯不灭，我便可延寿十二年。倘若祭祀中途主灯熄灭，我便必死无疑。因此，你需得严守在帐外，切莫让闲杂人等闯入帐中，否则前功尽弃。”

姜维恭敬从命，他立刻选了两名童子，送来一应祭具供品。诸葛亮沐浴更衣，步入帐中，亲自动手，打扫祭坛。所有事务，他皆不假由他人之手，独自开始祭祷。

诸葛亮不再进食，直至天明时分，也半步不离大帐。

一天，二天，三天……祭祷一天天进行下去。

秋风萧瑟，吹拂帐幔，祭坛上的灯火与祭祀用的红纸金笺摇曳不止。此时正值秋八月，夜空之中银河高挂，夜露凝重，旌旗整肃，四下无声。

姜维亲自带领四十九名铠甲武士，寸步不离地守在帐外，宛如磐石一般，屹立不倒。自诸葛亮入帐祭祷以来，姜维也坚持不进水米，守上七天七夜。

诸葛亮在帐中的祭坛上摆了七盏大灯，四周环绕四十九盏小灯，正中置有本命主灯一盏。祭坛前摆放着各种祭品，在他焚香念咒时，盆中净水不断更换，每换七次，他便长拜于地，诚心向苍天祷告。诸葛亮的

祷念十分虔诚，帐外守护的武士皆可听见：

亮生于乱世，甘老林泉；承昭烈皇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不敢不竭犬马之劳，誓讨国贼。不意将星欲坠，阳寿将终。谨书尺素，上告穹苍：伏望天慈，俯垂鉴听，曲延臣算，使得上报君恩，下救民命，克复旧物，永延汉祀。非敢妄祈，实由情切。

每夜，诸葛亮都入帐祭祷，直至天明。虽然早上他已精疲力竭，身软如棉絮，却不顾病体，仍然坚持在盥洗之后，处理营中军务。

这一连七日的祭祷，在书中也有记载。如此惨然情景，令读者不忍读之。

拜祝毕，就帐中俯伏待旦，又扶病理事，日则计议军机，夜则步罡踏斗，每日吐血不止，频频昏迷。

诸葛亮最后的时日，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十一章
秋风五丈原

魏兵们悠然地躺卧在草地之上，宛如一群马儿一般。

此时正值一年中气候最宜人的凉秋八月，士兵们躺在草地上享受着秋夜的凉风。

忽然，有一人惊呼出声：“咦！那是什么？”

他骨碌坐起身来，伸手指着夜空。其他几人顺着方向望去，也看到了奇特的景象。

“那是流星吗？怎么如此古怪？”

“你没看到吗？刚才的那颗流星，头两次下坠又返回原位，第三次才真正落下，掉进蜀营了。”

“真是怪事！咱们赶紧禀告吧，否则恐被怪罪。”

魏兵连忙跑回营中，向上司禀告了刚才天空中的异象。不久后，这个消息也传入司马懿耳中。

此前便有天象术士送来一份星空异象的报告，报告中说：

长星划过，呈赤红之色。星坠三次，两次返回。坠时光芒极大，回时暗淡无光。最后一次陨落入蜀营。占曰：两军对峙之时，大流星坠入蜀营，终陨军中，乃其军破败之兆。

司马懿发现士兵所见与天象术士的占卜吻合，立刻神采四溢：“快

请夏侯霸过来！”

夏侯霸不知何事召唤，匆匆赶来。这时，司马懿已步出帐外仰望星空。一见夏侯霸过来，司马懿立刻下令：“老夫也在观察天象，如今将星失位，恐怕诸葛亮已经命在旦夕，说不准他撑不过今夜。你立即率千骑人马攻打五丈原，倘若蜀军立刻还击，说明诸葛亮的病情尚可。到时候你不必与敌人战斗，及时回来就是。”

夏侯霸领命，立刻召集人马，领兵即时出营。一行人披着星光，急急向五丈原奔袭而去。

当晚已是诸葛亮施行祈禳之法的第六夜。一想到只要本命主灯再亮一晚，便可延寿十二年，诸葛亮便打起精神，欣然说道：

“多谢老天垂怜，孔明的心愿就要实现了！”于是，他再度振作起来，祈祷祭祀。

姜维此时守在帐外，他同样感到胜利在望了。在这六天之中，姜维时时担心诸葛亮的身体坚持不住，生怕他会在祈祷时骤然身亡，因此他不时会偷窥帐内的情形。

他看到诸葛亮披发持剑，背对帐门，步罡踏斗，坚持祭祷。

“丞相如此祭祷，实在是太辛苦了！”姜维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在他的眼中，诸葛亮已化为忠义的象征。

正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忽然营外不知何故，传来嘈杂的呐喊声，姜维不禁为之一惊。

“快去看看出什么事了！”

他刚派人去打探消息，却迎面跑来一人，与那人擦身而过跑了过来。跑来的正是魏延，他不顾帐外武士阻挡，一把推开姜维，直直闯入帐中。

“丞相！大事不好，魏军夜袭了！司马懿忍不住了，终于出营了！”

魏延一边大喊，一边跑到诸葛亮面前，正要跪下，却身子一晃将祭坛撞倒。祭坛上的祭具供品稀里哗啦都落在地上。

“怎么回事？”

魏延一时狼狈，匆忙起身扶起祭坛，却在忙乱间踩灭了本命主灯。诸葛亮原本稳如泰山地祈祷，见状便弃剑高呼：“生死有命！灯灭了，我也该走了！”

姜维紧跟着冲进帐来，见此情形愤然拔剑吼道：“好你个魏延！该死的是你！”

姜维二话不说，举剑便砍向魏延。

“姜维！你给我住手！”诸葛亮颤抖着喝止道。姜维悲痛欲绝，却不敢抗命，只得扔掉宝剑，“姜维，这主灯熄灭并非人力所为，一切皆是天命。你不要怪魏延了，这与他不相干的。”

说罢，诸葛亮再也支撑不住，倒在地上，气若游丝。此时，蜀营之外鼓角喧天，呐喊连连。诸葛亮缓了口气才勉强支起头来，吩咐魏延道：“司马懿想必是料到我已病危，才派出一支人马试探。魏延，你且前去将他们驱散就是了。”

魏延原本因闯了大祸，垂头丧气地呆立在一旁，得到诸葛亮的命令后，立刻恢复勇猛气概，带兵出营。

魏延一出营，魏军的鼓角声和呐喊声便戛然而止。蜀军锐不可当，魏兵反而被打得四散奔逃。夏侯霸也扬鞭催马，匆忙逃回营去。

自主灯熄灭后，诸葛亮便神色枯槁，难以支撑。到了第二天，他更是每况愈下，于是再度找来姜维，托付道：“姜维啊，我平日已将多年所学撰写成册，不觉间已积累了二十四篇。所有我所言所知，以及兵法计谋皆已写在书中。遍观蜀营之人，除你之外，此书无人可授。请你好生保管，善加利用才是。”

诸葛亮亲手将这些书卷交到姜维手上，之后又说道：“我死之后，诸多事宜都要由你代劳。孔明此生能遇到你，可谓一件幸事。蜀国通往外部的通道皆为天险，你们只需固守便可无忧。我唯一担心的是阴平一处，那里十分薄弱，你需严防死守，否则便会招致亡国大祸。”

姜维眼含热泪，点头答应下来。

诸葛亮又平静地吩咐道："请杨仪过来。"

杨仪即刻来到榻前，诸葛亮低声吩咐道："魏延虽然勇猛，但其心性不正。如此之人，留下只会危害社稷。待我死后，魏延必反，到时候你只需打开这个锦囊，自有办法对付他。"说着，诸葛亮递给杨仪一个锦囊。

当晚，诸葛亮的病情逐渐恶化。他反复陷入昏迷，许久后才能苏醒过来。就这样奄奄一息地徘徊在生死边际上。

信使从五丈原赶到汉中，又从汉中赶到成都，期间屡次更换驿马，昼夜疾驰。

对于在五丈原大营等待的人们来说，蜀中竟然如此遥远。

"丞相的时日不多了，朝廷的敕使能否及时赶到？"众人在等待之中，也各自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

此时，后主刘禅已经得到了诸葛亮病危的噩耗，命尚书李福赶去慰问。李福不敢耽搁，日夜兼程赶往五丈原。无奈中间的路途十分遥远，一时难以抵达。

所幸费祎尚未离去，诸葛亮便请他来到病榻前，将身后之事托付于他："如今后主已经成人，只是他并不知晓先帝创业之艰，而且涉世尚浅，还不能洞察民心。因此，诸位佐政之人务必竭力辅佐，增加主君的德望，固守社稷，时时以先帝遗德为鉴，如此方能保全国家。另外，若有人擅自除旧制，布新政，恐会陷国家于危难。我过去在朝中所用之人，纵有微瑕，请不要轻废。马岱最为忠义，足堪委以兵马重任。你要负责总揽朝政才是。我已将平生所学全部授予姜维，虽然他对于排兵布阵的历练尚浅，但他今后必能承担重任，无须担忧。"

诸葛亮对费祎交代了这些临终遗言后，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终于露出了轻松的神情。

又过了数日，诸葛亮昏迷的时间愈发长了。

忽然一日他清醒过来，仿佛想起了什么，便吩咐左右："扶我上车。"

随从忙问丞相欲去何处，诸葛亮答道：“我要去巡视营房。”之后，诸葛亮自己起身更衣，准备出发。

诸葛亮临终之前仍然记挂军务，鞠躬尽瘁的精神令在场的大夫和诸将无不感动落泪。

四轮车被推了过来，诸葛亮最后一次乘上那辆曾载他穿越过无数次沙场，在千军万马中往来的车子。他手持白色羽扇，到营中各处一一巡视。

凌晨时分，天气十分清冷。车辙之上也有白露凝结，秋风吹过，更是寒意逼人。

“嗯！营中的旌旗整肃，可见士气不错。我即使不在了，我军仍不会落于败势。”

诸葛亮仔细巡视了一周后，似乎终于放下心来。归途中，他抬头仰望长空，对着清澈如琉璃的苍天叹道：“悠悠苍天，曷其有极！”

之后，他又喃喃自语，不胜感慨：“纵有无限抱负，无奈人世无常。”

他巡视归来便自觉体力不支，登时卧倒了。从那时起，诸葛亮的病情更加严重，他气若游丝，眉目口鼻处也显现出垂死之貌。

最后，诸葛亮再次召来杨仪，恳切交代一番，又依次召来王平、廖化、张嶷、张翼和吴懿等人，逐一托付身后之事。

姜维始终守护在诸葛亮的病榻左右，日夜不离，悉心照顾起居。一日，诸葛亮吩咐道：“备好几案，焚香，取文房四宝来。”

诸葛亮沐浴净身，坐在几前，提笔写下上奏蜀国天子的遗表。写罢，他再度召来众位亲信，嘱咐道：“我死之后，切记不可发丧，否则司马懿必会趁此良机，全力来攻。我为了提防他，事先已命两个工匠按我的样貌雕了等身大的坐像。你们届时可将坐像放在四轮车上，周围覆上青纱，勿让闲杂人等靠近。这样一来，我军的将士也会误以为我依旧健在。等到你们趁机击退魏军先锋，全军安然撤退之后，才可发丧。如此你们才能安然返回蜀国。”

诸葛亮缓了缓，又接着说道：“护送我尸身的车中，须在座坛前置一盏明灯，将七粒米与少许净水放在我口中，棺柩安放于毡车之上。你们在车旁护卫，肃步缓行。纵使归程千里，可保军中无事。”

之后，诸葛亮又告以退兵之法，最后仍不忘叮嘱：“我只愿你们能一心团结，各领职守，切莫能忘。”

众人皆落下泪来，发誓绝不违背丞相的嘱托。

当日傍晚，诸葛亮再次昏厥。大夫忙以手巾沾水，润其口唇。他许久后才渐渐苏醒，睁开双眼，无力地抬手指着窗外的一颗星星，说道：“你们看，那颗璀璨的将星便是我的星宿。现在它闪闪夺目，正在绽放最后的灿烂。看啊！快看吧，那颗星星很快便要坠落了……”

话音刚落，诸葛亮突然脸色蜡白，紧闭双眼。那两排长长的眼睫毛映在他苍白的脸上，显得尤为浓黑。

大风骤起，乌云密布，遮住了漫天星宿。北斗星也蒙在惨云之后。

一代将星将熄，只闻风声呜咽。

作者插叙：

对于诸葛亮之死，原著《三国演义》中浓墨重彩，对此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作者以诗化的表述，对这位稀世奇才的离去，深深地进行了悼念。

诸葛孔明之死，无论是对于自己的国家蜀国，还是敌国魏国来说，都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就连《三国演义》的作者似乎都不愿写到他的离去。因此原书中随处可见类似的情节。

例如，在写到诸葛亮最后一次仰望北斗，指着星宿感慨自己即将辞世后，他便昏厥过去。但是，后面又写到当他听到成都使者李福赶到时，诸葛亮竟又睁开双眼，还与李福交谈一番。这样的描写显然不合常理，也可以体现原书作者不忍他就此死去的心情。一千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深深喜爱诸葛亮这个人物，也因此喜爱《三国演义》这本书。于是笔者便将这段情节如实写下，读者也可以体会原作者的感受。

……敕使赶到后，诸葛亮复又转醒，他睁眼望着李福说道：“我误

了国家大事，实在惭愧。”

李福问道：“皇上想问丞相的意思，您认为谁可以担任国之大事？”

“我死之后，蒋琬可任丞相。”

李福又问：“除去蒋琬，还有谁可委托？”

“费祎可以。”

李福接着还想追问其他事情，却久久没有回音。众人上前，发现诸葛亮已经气绝而亡。

诸葛亮死于建兴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四岁。

对于诸葛亮生前的记述，不同书上各有描述。《三国演义》之中对于他的逝世之日以及寿数，则与其他书籍典故记载一致。虽说五十余岁去世并不能算得上短寿，但对诸葛亮而言，众人仍惋惜他英年早逝。

诸葛亮死后，远征至此的蜀军不得不无功而返，蜀国也被迫改变国策。另外，他的故去还对一些人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蜀国长水校尉廖立，曾一度恃才自傲，甚至对同僚放言：“诸葛亮不重用廖某，是他无知人之明。”

而诸葛亮不重用他的根本原因，是他刚愎自用，因此才革去官职，让他到偏远的汶山那里反省修行。

当廖立得知诸葛亮的死讯，登时觉得前途黯淡，连连嗟叹：“恐怕我终将老死在这穷乡僻壤，难以东山再起了！”

此外，还有被流放到梓潼郡的李严。他也不住悲叹：“诸葛亮一日在世，我便有希望再被召回。如今他已亡故，我活着还有何意义？”

李严从此积郁成疾，不久后便撒手人寰。

诸葛亮死后，天地也显得更为寂寥。蜀营之中，众人更觉得日月无光，天地同悲，伤悼不已。

姜维、杨仪等人遵从诸葛亮遗命，秘不发丧。蜀军暗中准备，秘密撤军。

第三十二章
死诸葛亮吓走活仲达

一晚，司马懿夜观天象时忽然一惊，随后大喜道：

“哦？看来诸葛亮死了！”他对身旁二子及左右大将兴奋地解释，“老夫发现，北斗七星中原本最亮的那颗星，光芒昏暗，且主星的位置已变。看来这次不会有错，诸葛亮定是已经死了！”

众人闻言，不自觉屏住了呼吸。虽然诸葛亮是魏国强劲的宿敌，但乍听说他已故去的消息，大家都觉得有些莫名的空虚感。司马懿虽然觉得失去一名对手，不免有些寂寥，但想到自己仍然身体强健，老当益壮，更是精神振奋，打算实现彻底击败蜀军的夙愿。他击剑喝道：“老夫此番定要一举歼灭蜀军！传令各营，立刻备战！”

司马师、司马昭生怕父亲过于冲动，连忙上前安抚：“父亲，请您少安毋躁才是。”

“你们拦我做甚？”

“那个诸葛亮善于八门遁甲之法，又通六丁六甲之神，这天象奇变说不定是他捣的鬼。”

“胡说！那诸葛亮纵然能使些本领，呼风唤雨、颠倒昼夜，也不过是欺瞒世人的法术。他怎么可能改变天上的星象？”

“若是诸葛亮当真已死，那么我军必胜，也不必急于一时。不如先派夏侯霸去五丈原，探探敌阵动静再说。”

二人所言不虚，众将皆表示同意。司马懿向来看好两个儿子，因此并不觉得他们反驳无礼，反而十分欣赏，点头应道：

“好！你们说得也有道理。夏侯霸，就请你去五丈原走一趟，小心不要打草惊蛇就是。”

夏侯霸立刻领命，他仅带了二十几名随从便连夜出发。马蹄踏着青草上的露珠，一行人在秋夜之中，匆匆赶往五丈原。

蜀营的外围防线由魏延负责防守，但是由于秘不发丧，魏延等人并不知道诸葛亮去世的消息。

魏延昨夜做了一个怪梦，醒来后仍为梦中所见十分不安。当日午后，他偶遇一位到访的朋友，行军司马赵直，便对他讲了这个梦。赵直笑呵呵地恭喜他：“魏大将军，你这个梦做得可不错！此乃吉兆，你不必担忧，我倒要向你道喜了。”

魏延听他这么说，才放下心来。原来他昨夜梦见自己的头上忽然生出一对角来。而赵直听到后，立刻为他解梦道：“麒麟头上有角，苍龙头上亦有角，倘若凡人做此梦便主凶，但魏将军这般大智大勇之人做此梦乃是大吉之兆啊！依卦象来看，麒麟、苍龙皆为变化升腾之象。看来您日后定会飞黄腾达，位极人臣。到时候可莫要忘了老朋友哟！”

赵直辞别魏延出来，路上巧遇尚书费祎。费祎随口问到他从何处来，赵直便一五一十地回答：“我刚去魏延阵中拜访，见他愁眉不展，便问他为何事烦忧。他告诉我梦见自己头上长角，我便为他解了解梦。”之后赵直便如实告诉费祎自己是如何解的梦。

费祎问道：“你的解梦可准？”

“自然不准！他做了一个大凶之梦，我怕告诉他实情后会惹他埋怨，因此不过是随口胡编一番罢了。”

“哦？为何这个梦是大凶之兆呢？”

“他梦到头上生角，‘角’字便是刀下用也。在他的头上用刀，岂不是大凶之兆吗？”赵直说完，拜别费祎，一笑而去。

费祎愣了半晌，匆忙追上赵直，再三叮嘱：“烦请你莫要将此事对

他人提起。”

“哦？哪件事不能提起？”

“就是你刚才所说魏延做梦之事。”

“好！赵某明白。”

当晚，费祎便来到魏延的营中，只字不提自己偶遇赵直之事：“魏将军，费某此番前来，便是向你宣布一个噩耗。昨夜丞相已经故去了。”

“啊！此话当真？”魏延虽然素来记恨诸葛亮，但乍闻他的死讯，仍不免十分错愕。愣了半晌，他才接着问道，“何时发丧？”

“丞相叮嘱，暂且秘不发丧。”

“如今是何人代替丞相，执掌军权？”

“杨仪临终受命，暂且接管军队。丞相还有几本兵书秘籍，生前已交给了姜维。”

“他的兵书秘籍给了姜维那个黄口小儿？哼！这倒无所谓，只不过杨仪是个文官罢了，如今诸葛亮已死，军中尚有魏某在。杨仪只需扶柩回国，为他择地安葬便够了。五丈原的大军尽可交予魏某，待我率领蜀军，打败司马懿。丞相虽然身故，也不可因他一人便耽误国家大事啊！”

魏延的气焰甚是嚣张，费祎也并不开口反驳，于是助长了魏延愈发口无遮拦：“想当初，若不是诸葛亮不肯采用我的计策，恐怕现在蜀军早已攻占长安城了。诸葛亮素来容不下我，甚至险些将我烧死在葫芦谷。若非魏某命大，早已命丧黄泉了！不过既然他已经死了，我便不再与他计较。如今丞相不在，却让杨仪那个小小的长史执掌兵权，真是岂有此理！我堂堂魏延，官拜前将军、征西大将军、南郑侯，怎能屈尊在他之下？”

“魏将军言之有理，费某也有所同感。”

“费大人，你可愿助我一臂之力？”

“自当鼎力相助。”

“好！得费大人相助，更胜百万雄师。你可愿立下文书为凭？”

“那是自然！”

费祎欣然提笔，即席挥就一篇起誓书，交与魏延。魏延大喜之下摆酒款待费祎，邀他共饮庆贺：“干杯！助你我早日事成！”

费祎痛快地接过酒杯，一饮而尽，之后又劝魏延道：“魏将军，此事需尽量谨慎。倘若我们贸然行动的话，只怕被魏营的司马懿乘虚而入。”

“那是自然，我们大敌当前，应当谨慎为好。只不过那个杨仪恐怕不好轻易说服。”

“杨仪那里就交给费某吧，我自有办法。”

“那就有劳费大人了！”

“请您放心。一旦有好消息，我便立刻派人相告。”

费祎回营后，立刻召集诸将商议：“丞相果然料事如神，魏延听闻丞相故去的消息后，立刻显露出反叛之心。我们还是遵从丞相的遗命，由姜维断后，赶快着手撤军吧。”

其他人虽仍陷于追悼诸葛亮的痛苦中，听到费祎的消息，便立刻表示赞同。于是，众人各自回营布置，第二天深夜便开始秘密撤退。

那厢，魏延兀自翘首以待费祎的佳音。他见对方迟迟不发来回复，不由得心中焦躁：“怎么回事？费祎那里出了什么情况？”

此时正巧马岱从旁边路过，魏延按捺不住，便对马岱吐露了心底的计划。马岱听罢，应道：“奇怪！昨天早晨我见费大人神色慌张，急匆匆上马回去了。”

“哦？费祎显得十分慌张？”

“我亲眼所见，他会不会心中有鬼？”

这时忽有哨兵来报，说是昨夜起，中军便已开始大规模撤军，如今已撤走大半。姜维负责殿后，也已开始撤退。魏延一听，心中慌乱。

魏延心想，倘若没有得到消息，这五丈原之上恐怕只会留自己这一支孤军了。魏延又气又急，紧紧握拳，破口大骂：“费祎这个老畜生，好生狠毒！他竟敢如此诓骗于我，魏某定要砍下他的脑袋！”

魏延连忙下令全体撤退，匆忙间只来得及携带马具兵粮，而将其他所有物资舍去，便急匆匆去追赶中军了。

夏侯霸此时奉司马懿之命，悄悄来到五丈原侦察敌情。他发现蜀军在撤退，不敢耽搁，便急忙赶回营中，向司马懿复命。

司马懿早已望眼欲穿，一见夏侯霸回来，匆忙问道：“你打探到什么消息了？”

“蜀营现在的情形颇为古怪。”

“此话怎讲？”

“末将发现蜀军正在准备悄悄撤兵。”

“太好了！”司马懿闻言，乐得两眼放光，直拍巴掌。他兴奋地来回踱步，对手下众将大声宣布，“老夫此番猜得不错！诸葛亮果然死了！这次他真的死了！现在就是最好的战机，咱们要立刻前去追击，将所有蜀军全歼在五丈原！到时候，我们要让敌人的鲜血献祭我们的刀剑！实在是老天助我啊！快！立刻吹号！集合队伍，全体出动！快擂鼓啊！”

在司马懿的催促声中，魏营锣鼓齐鸣，鼓号喧天。

几十万魏国大军整齐地迈出营盘，全军总动员。一时之间，魏营之中旌旗翻滚，战马嘶鸣，出动的兵马宛如决堤的洪水一般，向五丈原席卷而去。

司马师、司马昭两兄弟担心父亲的身体，他们一左一右护送在司马懿身旁：“父亲！您且不必如此心急赶路！如此急行军，您的身子经得住吗？”

“这算什么，为父还没老呢！”

“父亲，您素来行事谨慎，为何今日如此心急呢？”

“这还需要问吗？如今诸葛亮的魂魄已散，五脏皆毁，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我的进攻了。蜀军一旦失去诸葛亮，便是群龙无首，我可以毫无顾忌地痛斩敌人。这等快活，为父可是许久未尝到了！”

夏侯霸从身后赶上，也一同劝道：“大都督，您不忙赶路。让先锋部队先行就是，您距离前线远些即可。”

“你懂什么？不要多嘴！”司马懿回头斥责一句，继续催马疾驰，丝毫不肯放缓脚步。

当逼近五丈原的蜀军阵前时，魏军大肆鼓噪，正要蜂拥而入。但他们这才发现，此处的营盘之中早已人去楼空，不见一个蜀兵的身影。司马懿愈发心中焦急，忙对两个儿子下令：“为父要亲自带人去断掉敌人的后路，蜀军想必还未走远。你们赶快率领大军，随后赶到！”

说罢，司马懿奋力催马，径自追击而去。

行不多时，忽听前方金鼓齐鸣，魏兵惊慌失措喊道：“糟糕！蜀军有埋伏！”

司马懿连忙勒马观瞧。只见一彪人马冲了出来，他们高举蜀国的中军大旗和丞相之旗，一辆四轮车被簇拥而出，停在人马之前。

“什么？”

司马懿一见之下，吓得魂飞魄散。他原以为诸葛亮已经必死无疑，没曾想他竟好端端地坐在车上。不仅如此，四轮车四周还有姜维等数十员大将保护周详。一望之下，蜀军的气势高涨，军容整肃，丝毫没有发丧的哀伤之气。

“不好！老夫竟又中了诸葛亮的诡计！他竟然没死，我军得立刻撤兵才是！”司马懿吓得方寸大乱，他只得立刻掉转马头，飞也似的向后逃去。

“司马老贼哪里逃！还不留下首级再走！”姜维哪肯轻易放他逃走，他挺枪出击，从四轮车旁边猛冲向前。

魏军更是吓得不敢向前，先锋部队随着主帅司马懿一道，疯狂向后方逃去。一边逃，一边大叫道。

“不好啦！诸葛亮还活着！”

“诸葛亮还没死！”

魏军闻风丧胆，大惊之下陷入一片大乱。先前还如惊涛拍岸一般的魏军，一见到诸葛亮现身，顿时气焰全失。魏军仓皇地向后逃窜，哪顾得上抵挡。一时之间，人马践踏，互相拥挤，哀号不已，狼狈不堪。

那厢蜀军则是气势正旺，姜维更是一马当先，深入敌军，冲锋陷阵。他一边猛夹鞍镫，一边大骂着追赶向前：“司马懿啊司马懿！你哪里逃？今日好不容易诱你出阵，岂能容你逃走？”

司马懿哪敢回头应战，他被吓得魂飞魄散，只盼能保住一条性命。司马懿一边自顾自地逃走，一边紧抽战马，丝毫不顾身旁拥挤踩踏的魏军将士。此时他一心只求上天保佑，同时将身体降低贴在马背之上，他紧紧闭着双眼，心中后悔不已。

司马懿一刻不停地策马狂奔，身后却总有追兵不断冒出。他一口气逃了五十余里，直跑得胯下那匹名驹也步履蹒跚，口吐白沫，无论司马懿如何抽打，马儿再也不肯前行，只是原地打转。

“大都督！等一等，咱们已经跑了这么远，应该安全了。”后方遥遥传来呼喊，原来是夏侯霸、夏侯威两兄弟赶了上来。

“哎呀，原来是你们啊！”司马懿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抬手抹去满脸的汗水。他的双眼早已被汗水蒙住，脸上许久也恢复不了一点血色。

司马懿身为堂堂魏军的三军统帅，早已闻风丧胆，更何况他手下的将士，各个狼狈不堪。此番出战，魏军伤亡惨重，损失巨大。夏侯霸兄弟此时却建议道：

“大都督，我们见蜀军刚才并未追赶，而是尽快撤退了。咱们不如重整人马，再去追击一番。”

但此时的司马懿已经被吓破了胆，他已亲眼见证诸葛亮尚在人世，生怕再中计谋。因此，司马懿颓然下令全军撤退，自己则取道近路，先

行退回渭水营中。

后来，此战溃散的魏军将士陆陆续续地返回大营，附近逃难的百姓也纷纷聚拢到魏军营前。大家纷纷议论刚才的战事，司马懿也在众说纷纭中，了解到蜀军的真相。

原来，大半蜀军早在前日便已悄悄撤离了五丈原，只有姜维一军殿后。目睹了蜀军撤退的百姓又说："俺们看到前天蜀军从傍晚时分便开始集合，都退到五丈原西面的山谷。军中打着白幡，举着丧旗，还推出一辆灵车。军中人人伤痛，各个抹泪，痛哭之声彻夜不休。"

还有人说："俺们瞅着那四轮车上好像不是个真人。车的四周都罩着青纱，看不清楚，且车中之人一直举着扇子不动，好似个木头雕像。"

至此，司马懿方才恍然大悟，原来诸葛亮当真已经死了。他恨不过，连忙举兵再去追击。无奈此时蜀军早已撤远，无踪无影，徒留一抹闲云飘过。

"唉！看来我们再也追不上了。也罢！不如回到长安，让我军好生休整一番。"

司马懿追到赤岸坡附近，发觉为时已晚，只得决定折返了。回程路上，他经过诸葛亮当日构筑的营盘旧址，每处的布置皆整齐有序。司马懿不禁在各处徘徊良久，低头沉吟。追忆此前与诸葛亮数度交手的经历，司马懿不得不叹道："这个诸葛亮真乃天下奇才！恐怕世上再难有出其右之人物了！"

第三十三章
松无古今色

旌旗暗淡，人马失声。蜀军推着诸葛亮的灵车，悲凉地从五丈原撤退回乡。一行人走至蜀山的羊肠小道，打算返回成都。

“奇怪！前方为何升起烟尘？这深山老林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杨仪、姜维快撤到蜀山的栈道时，忽然发现前方的异状，便命几个探子向前打探情况，同时令大军在原地休息。

不久后，探子回来复命。原来不久前通过一支人马，他们通过后便立刻烧毁了栈道，堵住了去路。而这支队伍正是魏延的人马。

“好歹毒的魏延！果然不出丞相所料！”姜维十分愤恨，文官杨仪却十分惊慌，生怕遭遇魏延，未免一战。

姜维安慰他道：“不必担心！如果不走栈道，还可以改道槎山小路。虽然绕道需多费些时日，但仍然可以抵达南谷口。”

于是，他们命蜀军改道，翻越崇山峻岭，辗转绕到魏延之军身后。

途中，杨仪特地写下奏表，将前线的情况如实写下，命人抄小路送回朝廷。但魏延却恶人先告状，他抢先送上奏章，诬告其他人：“陛下，杨仪、姜维之流趁丞相病逝之际，强夺兵权，意图谋反。臣愿为陛下征讨反贼。”

后主刚刚接到魏延的奏表，紧接着便收到了杨仪的奏表。两者的说法大相径庭。

此时，诸葛亮的讣告刚刚传回朝廷，成都的王宫内外皆笼罩在一片悲痛的气氛之中。刘禅接到这两封奏表，只得与王后日夜叹息，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

此时，蒋琬安慰后主道："陛下，想当初丞相在远征之前，便一直忧心魏延生有反骨，恐其日后生变。丞相素来深谋远虑，想必他也料到自己死后的行动，已交代杨仪如何处置。还请陛下少安毋躁，静观其变为好。"

蒋琬的料想果然不错，他非常能体会诸葛亮的意图。

那厢，魏延通过栈道之后，便派人将其烧毁，同时率领手下数千人马在南谷另一侧扎下营来："魏某就在此地守株待兔，定要一举将杨仪和姜维打垮！"

魏延一心以为蜀军会从此处通过，却不曾想到与此同时，杨仪、姜维早已迂回到他身后。

魏延发现之时，已来不及准备。他原本信心满满，却不料被打得一败涂地。他手下的人马大半被追杀得落入万丈深渊，其他人则拼命逃跑，得以生还。

此时唯一始终在魏延身边的，唯有马岱所率的一支精兵。

魏延此时一改之前对马岱的傲慢打压之态，反而与马岱商量退路："你说，咱们如今该如何是好？不如投降曹魏吧！"

"魏将军怎能说这等丧气话？如今丞相故去，东西两川之人只认您才是唯一可承担大任之人。大家都盼着您能统领蜀军呢！您若无此自信，之前也不会毅然烧毁栈道吧？"

"正是，我当初确实是这样想的。"

"既然如此，将军现在也不应改变初衷啊！您不必忧心兵马不够，马某愿一直追随将军！"

"哦？你愿一直跟着我吗？"

"自然！马某曾与您一同在沙场上厮杀，同生共死，有过命的交

情，此时又怎会弃您于不顾？”

“好！魏某既然得你相助，便毫无畏惧了！我们一同攻往南郑吧！”于是，魏延重整兵马，向南郑突进。

此时，杨仪、姜维击退魏延后，便退出南谷，提前进入南郑城。他们刚刚安顿好诸葛亮的灵车，等殿后的人马赶到后，便一同商议对策。

“如今魏延正重整人马，向南郑攻来。他们虽然人马不多，却是蜀军中最为彪悍的一支精锐部队。不仅如此，还有马岱帮衬，实在不好对付啊！”

姜维分析之下，显得十分担忧，而杨仪却突然想起诸葛亮临终前交给自己的锦囊。他曾吩咐，锦囊之中写有妙计，专备对付日后魏延反叛时所用。

杨仪急忙拆开锦囊，看到里面的密笺上写有诸葛亮的字迹：

魏延若叛，讨伐之时，方可拆信。

杨仪、姜维立刻拆开密信，之后便按信中所授之计，改变了战术。他们打开原本紧闭的城门，姜维身披银铠，马配金鞍，手提长枪，率领两千人马出得城来迎战。一路之上鼓号喧天，战歌嘹亮，声势十分浩大。

魏延远远瞧见姜维摆开的阵势，便命手下同样擂鼓助威，逼近城池。他胯下一匹黑色骏马，身着朱铠绿带，手提龙牙刀，一马当先来到阵前。

想当初，他们一同对敌作战时倒不觉得如何，如今魏延摇身一变成为了敌对的一方，却显得格外勇猛，令人望而生畏。姜维心知此时的对手绝非等闲之辈，便心中暗自祷告，希望诸葛亮显灵，保佑己方取胜。他大喝一声：“呔！好你个魏延，如今丞相的尸骨未寒，你竟敢图谋反叛，你好大的胆子！姜某绝不容你，我看你尽早投降，自行了断，在丞相灵前献祭吧！”

“痴心妄想！”魏延狠狠地向地上啐了一口唾沫，冷笑一声，“姜维小儿，你且先交出杨仪，魏某先宰了他，再来对付你。”

杨仪闻言，立刻策马来到阵前，高声喝道："大胆魏延，你人心不足蛇吞象！斗瓶焉能容得下百斛之水？你不自量力，实在是愚蠢之极！"

"杨仪，你死到临头，还敢嘴硬吗？"

"哼！你休要如此猖狂！你敢不敢问问苍天，'谁能杀我？'"

"问什么？"

"倘若你敢连问三声：'谁能杀我？'杨某便拱手让出整个汉中。你敢不敢试一试？我谅你不敢！"

"住口！如今诸葛亮已死，天下还有谁人能伤得了我？别说连呼三声，就算三百声，三千声，魏某也不怕！你且听好了！"

魏延立刻挺起胸膛，坐在马上高声大叫："谁能杀我？到底有谁能杀得了我？我今天倒想知道知道能杀我的人在哪呢？"

不等他接下来的话音出口，只听身后一人应道："急什么？我能杀你！"

"何人？"魏延大惊之下，正欲回头观瞧，却见一道白光划过，他还来不及反应，便已被斩下头颅，滚落在地。

"魏延被斩了！"

双方人马同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这时，只见马岱提着带血的兵刃，策马来到杨仪、姜维面前。

原来这就是诸葛亮生前叮嘱马岱的锦囊秘计，此时派上了用场。

魏延虽欲谋反，但其手下却无反意，主将死后，他的人马便随马岱一同重回蜀营。

最终，众人扶着诸葛亮的灵车，平安返抵成都。此时，蜀中已经进入冬季，成都内外，愁云密布，寒风凄切，似咽似泣。后主刘禅率领满朝文武，尽着丧服，出城迎接。

诸葛亮的尸骨被葬于汉中的定军山，无论是宫中盛大的举丧之礼，还是民间自发的吊唁仪式，都极为隆重，按诸葛亮的遗嘱，他所葬身的墓冢并不大，遗体仅着一身冬装入殓。在当时而言，他的陵墓已为至俭之极。

“舍生忘死为汉中，忠魂千载定中原。”想必，这也是诸葛亮留下的遗志。

蜀国追谥诸葛亮为忠武侯，还特在沔阳修建了武侯祠，为后人供奉祭祀所用。在武侯祠中，特摆设了一具石刻古琴，为了纪念诸葛亮生前喜爱抚琴的雅兴。据说，这具古琴保存至今，仍可发出清越之音。后人睹物思人，时常怀念那位千军万马之中，淡然抚琴的丞相身影。其人之清心，其曲之动听，在那片金戈铁马的古战场上，千古回荡。

如今匆匆回顾斯人，转眼已是一千七百余年。他所留给后世儿女的智慧和故事，绝非区区一具石琴。所谓“松无古今色”，倘若我们能抽身于世俗之外，纵观古今更迭，朝代轮转，便会发现在无限天道轮回的历史之中，万古不变的唯有正道沧桑。

番外篇一
诸葛菜

在当时的中国，由于几个政治力量对抗，自然而然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大势。虽然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诸葛亮的个人理想和他的创见也发挥了极大的力量，这点也是毋庸置疑的。在他年仅二十七岁，生活在草庐之中，整日忙于农耕之时，他的脑海中便已形成了三国争霸的蓝图。以至于后来，当刘备以三顾茅庐的至诚相邀时，诸葛亮被其诚意所动，决定出庐相助，他当时便曾预言："三分天下应为当今之大方针，除此以外，再无他法可以兴复汉室，立于中原。"

诸葛亮初出庐时，便以此作为初步目标。

后来，这个目标得以实现，刘备占据西蜀，与北方的曹操、东吴的孙权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但这并不是诸葛亮最终的理想。

三分天下的状态，不过是他帮助刘备实现统一的阶段性目标。

后来，刘备死于白帝城，将后主、国家乃至未完成的遗业全部托付给诸葛亮。

——以后就靠你了！

诸葛亮接受刘备托孤，继续替他完成一统汉室的夙愿。诸葛亮后半生的丰功伟业和忠诚的情怀，可以说是从此时起才明确地显露出来。

从此之后，诸葛亮寝食难安，只愿能够辅助遗孤，完成大业。为了不辜负先帝遗诏，他殚精竭虑，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人格也在刘备死后，深刻地体现出来。

因此，《三国演义》写到诸葛亮去世后，就让所有读者都以为故事已近尾声。诸葛亮死去后，三国争霸的故事也至此截止。

或许您也和笔者一样，当看到诸葛亮死去以后，便对以后的发展不再抱有兴趣。其实我也如是，写到此处，似乎提笔也觉得更为无趣了。我相信，《三国演义》古往今来的读者都是一样，对诸葛亮身后之事，觉得兴趣索然。

自“桃园结义”开始，笔者一直以原著作为基本蓝本进行创作。但在本书的结尾处，我却不打算再遵循原著，而以诸葛亮之死作为全书的完结。

《三国演义》的原著中，在诸葛亮死后还有一系列的情节发展。在蜀军五丈原撤退、魏延火烧栈道、诸葛亮遗计斩魏延之后，书中还详细描写了魏帝曹叡的恣意生活、司马父子的居功自傲、东吴的兴衰发展，乃至蜀国政权最终走向灭亡，最后晋朝终于统一三国。其间的种种治乱兴亡，原著均有详细描写。但是，笔者认为，三国之中最为经典的角色皆已故去，后面的历史发展并无甚亮点，而且原著的笔触也全无之前那般精彩，未免让人感觉虎头蛇尾，读之不快。

鉴此，笔者并不打算将以后的内容写入书中。但可能有些读者对诸葛亮死后的历史发展会感兴趣，因此我打算在番外进行一些补充。

我认为在原著中对于诸葛亮的人品描写尚嫌不足，因此除了原著《三国演义》之外，我还参考了大量书籍典故，特别是更具史料价值的《诸葛亮遗事》，同时吸取了其他典籍评论之长，进行创作。在整理归纳相关资料后，我写就了以下篇章，相信可以以此弥补原著中的遗憾，也使本书显得更加丰满。

因此，希望您可以继续欣赏接下来的故事发展。

布衣青年诸葛亮的最初亮相，便是一位堪与曹操匹敌的后起之秀。

当时的曹操已经席卷了八分天下，将荆山楚水尽入囊中。对于他而言，“东吴不过以长江暂保太平，刘备居无定所更不值得一提”。曹操当时，可谓不可一世，是头一号的盖世英雄。

而当诸葛亮出山，便宛如一颗彗星出现，带给曹操始料未及的大挫

折。不仅如此，诸葛亮更是按部就班地推进他三分天下的理想。

在《鲁肃传》中记载着这样一段插曲，曹操最为自豪的魏国舰队于乌林、赤壁大败而归，逃回北方。之后又传来了刘备占领荆州的消息。曹操闻讯之时正在提笔写字，震惊之下，大呼不信。不仅如此，他手中的笔也不自觉掉落下来。由此可见，曹操最初是如此自负，绝不容许有人能超越自己。

从那时起，曹操心中便多了一个顾忌，那便是刘备麾下的诸葛孔明。曹操自此再也不能万事如意，至死也未能实现踏入江汉一步的雄心壮志。

在原书之中，对于曹操的描写是符合一位典型的英雄人物的。曹操不仅外貌伟岸，行动疾如闪电，就连性格也有多愁善感的诗人的情怀。曹操这些性格的多面结合起来，塑造了一位丰满的英雄形象。倘若将《三国演义》比作一首交响乐，曹操便是中篇的一道主旋律，如此说并不为过。

《三国演义》之中最有戏剧性的情节，要从刘备、关羽和张飞的桃园结义开始。但对于全书而言，曹操的出现才是三国历史中所有重要事件的起点。因此曹操可谓书中最主要的角色之一。

全书以曹操的全盛时代作为分水岭，但当诸葛亮登上历史的舞台后，曹操的存在感迅速失色。主角光环从曹操身上，被那位襄阳城外的布衣青年登时夺走。

总之，《三国演义》可谓由曹操而起，由诸葛亮而终。两位大英雄的争夺成败，形成了全书的脉络。

若比较二人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曹操可谓一个大诗人，而诸葛亮则堪比一代文豪。

曹操的性格具有许多缺点，他时而痴愚，时而狂躁。但正因为他的这些缺陷，这个人物显得比诸葛亮更加立体，也令读者觉得更加精彩。但是，若论受后世敬仰爱戴的程度，他却远远无法与诸葛亮相比。

时光荏苒，一城一池的得失早已不再重要。人们对于曹操和诸葛亮的评价，更多是还原了他们生命的价值。漫长的岁月沉淀之下，曹操永

远无法超越诸葛亮，这样的评判自在人心，也最为公正。

但若要论及诸葛亮的人格，却始终令人觉得难以捉摸，显得十分缥缈。诸葛亮作为一个战略雄才、武门之首，人们倒能够有真切的体会。若视他为一个政治家，同样令人觉得他的政治才能十分了得。

我们还可以称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道德家，甚至可以称他为一代文豪，都不为过。

当然，诸葛亮毕竟是一介凡人，他的性格方面也自然有不足的地方。但作为一个才能出众，令刘备倚重信赖的雄才，诸葛亮可谓罕见的最佳统帅。

恐怕只有诸葛亮才担得起元帅这一殊荣。他身具多重才能，也唯有他才匹配得了这样的称号。

尽管如此，诸葛亮绝不是一位圣哲贤人。他虽遵从孔孟之道，但究其根本，也只是一位忠君为国的世俗中人。

诸葛亮处世无华，生活十分简朴。

在他呈送后主刘禅的奏表中，是如此描写自己的生活态度的。他写道：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诸葛亮身居高位，但他心中一直怀有朴素的情怀，并始终将此践行于生活之中。后汉以来，武臣贪财的弊风一直延续至三国时期，仍未绝迹。诸葛亮以自己高尚的操守、忠贞的表率，为所有人树立了一个最佳的榜样。

他十分清廉，为人正直，虽然行军打仗时善于用计，常将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但若抛开战场上必要的尔虞我诈，真正的诸葛亮始终是一位诚实的人。他坚持正道，甚至有时稍显迂腐。

他挥泪斩杀爱将马谡，便可见一斑。

此外，在刘备临终前，曾有所交代：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但诸葛亮却从不曾萌生野心。

也正因诸葛亮既无野心，也无私心，无数跟随他连年北伐远征、葬身他乡、难返故土的将士，以及他们留在蜀国的遗族，都无人对他有所埋怨。

不仅如此，蜀国百姓在诸葛亮去世后，都自发为其筑庙立碑。但凡他所休息过的地方，还是系过马的树，所有与他有关的一木一石都得到百姓的保护。乡里自发建造小祠，四时祭祀不绝。

另外，诸葛亮无论在朝政还是在战场上，都坚持赏罚分明。甚至那些被诸葛亮所降职或放逐的人，也都因他的“无私之心”而毫无怨言。甚至在诸葛亮死后，这些人哀叹不已：“今后再无贤明之人，能赏识自己的才能了。”

当然，也有人对诸葛亮如此评判：“孔明贵为一国丞相，每天夜深方寝，翌日又鸡鸣即起。他不仅掌管时务军政，还要对琐碎的人事赏罚诸事费心。因此导致心力交瘁，难以支撑。这些并非真正大人大量所为之事。他虽貌似忠蜀，但如此劳心费神又怎能称之为忠？”

不仅如此，还有一些后世的史学家也对诸葛亮的缺点有所点评。但是，诸葛亮之所以劳心费神，是因其忧国忧民；之所以积劳成疾，是出于精忠报国；之所以殚精竭虑，是因为统兵作战，责任重大。如此呕心沥血为国家奉献一生的一个人，又怎能被那些终日暖衣饱食的空想家所理解？这些人不曾体会过诸葛亮所经历的战乱之苦，只会玩弄文字游戏，横加评判罢了。更何况诸葛亮晚年几出祁山，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以极大的责任感支撑着自己指挥作战。他在艰苦的前线经历风霜雨打，一面要对付强敌，一面还要应付国内潜伏的种种危机。其辛苦不一而足。

因此诸葛亮才真正希望自己能生出三头六臂，或者期盼能再延长十年之寿吧！

真正理解诸葛亮的苦衷的，反而是那些默默无闻的黎民百姓。如今，在中国各地有许多地名皆与诸葛亮有关，比如：驻马塘、万里桥、武侯坡、乐山等处。这些地方相传都是诸葛亮曾经去过的地方，有的是他曾吟诵过诗句的地方，有的是他曾系马的塘堤，有的是他与故人分别的场所。每当人们谈及这些地方时，都会带上对于诸葛亮的思念与敬仰之情。诸葛亮的故事在百姓之中口口相传，他的形象栩栩如生，他的精神也早已穿越了上千年的岁月，深深扎根在每个人的心中。

然而，由于百姓对诸葛亮太过崇拜，他的很多故事都已被流传得神乎其神。比如以下几个例子：

《朝真观记》：诸葛亮之女乘云升天，百姓为其筑“葛女祠”，祭之不绝。

《戎州志》：木牛流马乃神力之器械，不用人力便可自行驰走。

《华夷考》：诸葛亮自制时钟，此钟每更鸣鼓，到三更时，鸡声三唱。

《丹铅杂录》：诸葛亮所用之釜，今日注入清水，仍可即刻滚沸。

《晋记》：定军山为诸葛亮墓冢所在，而今每当浓云笼罩之时，仍会响起击鼓之声。汉中八卦阵遗址，每逢降雨，亦会传来声声呐喊。

此外，还有无数歌颂诸葛亮事迹的民间传说。在大多故事中，诸葛亮的形象都是质朴的，但也有些故事将他描述得如有神助。《三国演义》原作者收集了大量的史实和民间传说，他也在自己的创作中融入了很多野史和逸事。因此在原著中，诸葛亮这一人物的形象几乎无所不能，可通鬼神。诸葛亮善于用计的本领被原作者附以六丁六甲之术、八门遁甲之术这样的迷信说法。至于书中人物命运，国家运势皆由天文星象所预示的说法，也是源于中国的阴阳五行与星历之说所写就。

阴阳五行和星宿之说在中国大地上流传已久。这不仅是中国人土生土长的朴素信仰，也是他们植根于心的基本宇宙观，甚至是人生观。若全部加以否定，则《三国演义》一书的根本便无立足之处。之所以三国的故事会如此经久不衰，广为流传，恐怕也正是基于中国人的本土信仰。在创作本书之时，笔者每当遇到此类情节或内容时，处理起来总是感到颇有难度。一方面，我希望现代的读者不会认为原书写了太多迷信

的篇章而难以理解，另一方面，我又希望能保留原书的精华。鉴此，我便采取诗化的方法，寻求平衡。原作者也运用了类似的方式，而我在创作时更是希望能记录下一部中华民族史诗，因此尽量原汁原味地呈现出这些光怪陆离的情节。

在此不得不提到，由于民间传说的流行，诸葛亮的神话色彩不仅未被淡化，反而愈演愈烈。在唐代以后，有关诸葛亮的神奇传说传播得更为广泛。书中有记：

唐时有盗，掘先祖之坟。盗数名齐入，见坟中有人。两人于灯下对弈，十数名侍卫于侧。盗惊惧而拜，其时，座中一人顾盗曰：‘汝等能饮否？’遂各赠饮美酒一杯，又拿出玉带数条分颁。盗畏震而速出坑，相顾欲言，而唇皆漆闭不能开。再看手中玉带，已尽变为骇人巨蛇。后问里人，曰：此陵乃诸葛武侯所造之所也。

各类笔记小说中有很多类似的记载。

另外，相传诸葛亮著有不少书籍。而如今流传下来的所谓兵书、经书、遗表等这类文章，也大多是后人所编纂杜撰而成的。

在日本流传很广的诸葛亮的代表性著作，莫过于《诸葛亮兵法五卷》。此书也令人很难相信，是真正的版本。

传说诸葛亮常在军中抚琴，因此著有《琴经》。此书中介绍了古琴的沿革，并附七弦音谱。虽然此书的真伪无从可考，但诸葛亮是一位善于音律的风流才子，却是不假的。

《历代名书谱》中记载：“诸葛武侯父子皆能画。”还有其他书籍也记录诸葛亮擅长作画之事。只可惜如今未有一幅他的亲笔画能流传至今，甚为遗憾。

诸葛亮的性格十分严谨，处事认真，众所周知。

他所驻扎的营盘，无论是水井、炉灶、障壁，还是下水道的位置都有规整的设计，各处秩序井然，合乎规矩。

不仅如此，他对官府、驿站、桥梁和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十分重视。诸葛亮首重卫生，同时兼顾使用者的便利和朝廷的威严。这些科

学的规划在当时也是颇为先进的理念。

诸葛亮平素以“谨慎、忠诚、俭朴”作为座右铭。他表里如一地谨慎奉公、忠于王室、俭朴持身，以这三点作为他人生的信条，并坚持终身。

如此严谨的人往往也有一个不足之处：他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也经常过于苛责他人。他这种精神上的追求完美，毋宁说是一处微小的瑕点吧。

以日本的丰臣秀吉为例，他的眼光犀利，思维敏锐，观察事物十分准确，行为举止异常刚烈。他可谓日本历史上一位名副其实的英雄人物。但是，在丰臣秀吉的身上，也有不完美的一面。人往往是多面的，若他的性格分为东西南北四扇门，可能其中一扇便通往自己性格的弱点，暴露出他痴愚平凡的一面。围绕他身边的诸侯，只能从这扇门进入，以便与其拉近关系。

而诸葛亮的严谨不仅体现在他处理公务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也贯彻始终，令人稍感难以接近。在丞相府门前时常铺以净沙，蜀人为了不踩脏地面，不留下脚印，难免敬而远之。

总之，诸葛亮的日常生活也仿佛一道八门遁甲之阵，处处设有防线，令外人难以进入其中。与他相处之时，这种距离感也会令人感觉有所隔阂。这可谓是诸葛亮性格的一个短处，可能相比魏吴国而言，蜀国一直未大量涌现能人，也与诸葛亮拒人千里的性格特点有关。

在列举诸葛亮的性格缺点后，我们不妨再来探讨一下，为何蜀军多次战胜魏国，却难以保持常胜，最终沦落至灭亡呢？我对此有一个观点，即蜀国从先帝刘备伊始，便一直举着“复兴汉朝”的大旗。而他的这个大旗举得是否妥当，我认为有待商榷。刘备所谓的大义名分，是否真正被中国的亿万百姓所接受？恐怕历史已经给出了最终的答案。

在中国，朝代的更迭，帝位的传承，皆视遵循王道为正道。但是，真正的历史更迭，往往是通过霸道战争来实现的。

汉朝也是如此。王莽篡权夺位，遭到后汉光武帝讨伐，天下再度恢复太平。“大汉”之威深植于民心。但后汉时代，蜀魏皆称帝，反而失去了威信，令民心离散。

刘备在汉末时代起义，以复兴汉室为名。虽然他本意是仿效光武帝，但那时的民心早已不再独尊汉朝，因此无论他显得如何名正言顺，却已呈覆水之势，再难收复民心了。

因此，刘备虽然被赋予众望，却至死仍未取得成功，苦战恶斗多年却白费力气。我认为，最根本的理由是，他只笼络了一部分的民心而已，当时真正的天下所向，早已不是汉室复兴了。

另外，在刘备死后，诸葛亮虽殚精竭虑想要继承先帝遗业，继续举起恢复汉室的大旗，但是他也深受其累。诸葛亮之所以难撼大局，蜀地之所以始终人才不济，蜀国之所以未能取得最终胜利，恐怕究其原因，是未得天下人之心所致。

《三国演义》之中，对于诸葛亮的外貌描写是："身着鹤氅，头戴纶巾，手持羽扇。"

寥寥几个字便写出了诸葛亮的风采神韵。倘若换成直白文字，那么诸葛亮的形象就是"他总是戴着一顶粗布头巾，身穿一件白棉或白麻制的衣衫，拿着一把羽毛扇"。

由此可见，诸葛亮平素的生活是何其简朴。

最初，诸葛亮尚未有自己的子嗣时，便过继了兄长诸葛瑾的次子诸葛乔。当时诸葛瑾为吴国重臣，他将次子过继到蜀国，给了蜀国丞相作为养子，想必已征得了吴主孙权的首肯。

诸葛乔的身上兼具叔父与父亲二人的优点，成年后更是不孚众望，当上了蜀国的驸马都尉。他还曾随诸葛亮出征，只可惜二十五岁时便早早病死了。

之后，诸葛亮的家中又恢复了寂寥，直到他四十五岁时才得了嫡子诸葛瞻。诸葛亮老年得子，他当时的喜悦之情不难想象。

诸葛瞻小小年龄就天资聪慧，十分伶俐。诸葛亮在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曾捎给兄长一封家书，信中写道：

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唯嫌其早成，恐日后不为重器。

诸葛亮就算是面对年仅八岁的亲生儿子，仍是以家国天下的角度评

判的。同年，诸葛亮便在五丈原去世了，在他遗留下的文章中，还有一篇专门写给诸葛瞻的《诫子书》。

后来，诸葛瞻于十七岁时娶了蜀国公主，被任为翰林中郎将。诸葛亮的余荫一直庇护着诸葛瞻，当时只要蜀国施行善政，人人皆说乃诸葛瞻所为。当然，他的名声确有过于溢美之处。因为诸葛亮生前便早有结论："这孩子日后恐怕难以成为国之重器。"诸葛瞻的真实资质便已有分晓。

在蜀国灭亡时，诸葛瞻战死沙场，年仅三十七岁。其子诸葛尚年仅十六七岁，却能长驱直入敌人军中，最后与魏军奋战而亡。

诸葛亮的后代儿孙虽并未成为蜀国之栋梁之材，但他们共殉国难，并未辱没门庭，更不辱诸葛亮的一世英名。

民间传说诸葛尚还有一个幼弟，却名不见经传。又说诸葛亮还有母系亲族遗世，皆不可考。

诸葛一族，原本隐逸于草莽，到三国时代竟出了三位将相，且分别仕于蜀魏吴三国，实为同门之罕见奇观。

三人之中，诸葛亮仕蜀、其兄诸葛瑾仕吴，还有一位堂弟诸葛诞仕魏。有关此人的记载很少，《世说新语·品藻》中曾提到一句："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

如此评判诸葛诞，恐怕过于苛刻。此人其实早期便仕魏，是一员独当一面的大将。诞与他的两个堂兄并不亲近，因此《三国演义》中对他一笔带过。后来司马氏篡夺魏国政权时，诸葛诞起兵反叛后被打败，因此在晋人笔下只有恶评。

有关诸葛诞的故事着实不多，此处已偏正题，便略过不提。至于诸葛亮死后蜀国的局势发展，我自会在后面单说。在诸葛亮死后的三十余年间，蜀国一直能免遭侵犯，不得不说是诸葛亮的遗法余德所荫护。这么说，绝不为过。

赖山阳曾在《仲达观武侯营址图》画作中，题诗一首，其中写道："公论莫如出自敌仇。"

他的说法确实是一句至理名言。相传司马懿来到蜀军撤后留下的营地巡视，赞叹道：“此人真天下之奇才！”

赖山阳此句便是由此而出。这也是对那些专门评点诸葛亮之人的训诫，只此一句，便能封住他们信口开河之风。

对于笔者而言，我倒觉得司马懿的评价并不准确。诸葛亮与其说是一位天下之奇才，倒不如说是一位伟大的凡人。像诸葛亮这般忠贞之人，实在世上少有。诸葛亮并非孔子孟子那般，是一位至圣至贤完人，也不是一位至精至纯的英雄。对我而言，诸葛亮是个凡人，但他的平凡与一般世俗所谓的平凡却大有不同。

据说每当诸葛亮调动部队，转移阵地时，他总是在搭建营房的同时，命人在附近空地上播撒芜菁（又名蔓菁）的种子。这种蔬菜善于成活，一年四季皆可生长，而且适应各种土壤。它的根茎叶均可食用，无论是生吃还是做熟，都十分便利。不愧是行军打仗必备的快捷蔬菜。

诸葛亮对于将士们吃菜这样的细节都能考虑周全，是那些豪杰英雄难以相比的。正是由于他来自草莽，出身于农耕之家，他才既能认识到行军打仗的将士们最缺乏绿色蔬菜，又能挑选出最容易成活的芜菁进行播种。这种快速成活的蔬菜一方面解决了战士们的需求，另一方面在部队转移之时又可随意丢弃。只要在新的营地附近再丢些种子，便很快能够收获新的蔬菜。就在诸葛亮长期的转战生涯中，他的部队也将芜菁的种子撒向了蜀国四处。如今，四川的百姓都十分喜欢食用芜菁。江陵一带的百姓更是称芜菁为“诸葛菜”。

还有一个关于诸葛亮的趣事。

蜀国灭亡后，东晋桓温攻入成都，讨伐“成汉”之时，听说当地有一位百岁老人。据说此人历经后主刘禅时代，能讲出当年的许多往事，于是桓温便召来这位老翁，问道：“您既然已经有百岁高龄，想必知道一些诸葛孔明的生前之事吧。您可曾见过他吗？”

老翁得意地答道：“老朽自然见过诸葛丞相的。那个时候我年纪不大，只是一个小吏，但关于他的事都记得清楚。”

“那你说说看，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这……”老人一时语顿，思索很久。

桓温便为他提醒，列出诸葛亮以来当今各个英雄豪杰的名字，同时追问道：“你可以说说，诸葛亮比较类似这些人里的哪个？”

老翁想了良久，才开口答道：“老朽思来想去，诸葛丞相似乎与这些人相比，并无不同之处。但您说的那些英雄豪杰，却没有一个比得上他。”

或许司马懿作为敌人，对诸葛亮的赞美最准确，赖山阳作为后人，对他的评价最公平，但我觉得，这位百岁老人口中的诸葛亮，才是他真实的样子吧。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后世之中，有无数诗歌歌颂诸葛亮。其中当推唐代杜甫的这首诗最具代表性。据说后主刘禅在沔阳的武侯祠前种下了槲柏，直至唐代仍十分繁茂。杜甫见景生情，追忆孔明，因此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蜀相》。

番外篇二
后蜀三十载

接下来是一篇讲述诸葛亮死后，蜀国三十年历史的简述。

对于蜀国而言，诸葛亮生前可谓以一己之力，独挑蜀国的重担，这么说绝非言过其实。在他死后，蜀国难免将走向灭亡的下坡路。

诸葛亮在生前一直全力复兴汉室，他也担心自己之后大业难成，因此一直对身后事有所考虑。

为了稳定蜀国江山，他在自己的遗言之中将一应事务皆有交代。他对蜀国的忠贞之心，可见一斑。

在诸葛亮死后，蜀国依然维持了三十年之久，可以说是诸葛亮虽死犹生，一直庇护所致。

诸葛亮死后第二年，即建兴十三年（公元235年），蜀国朝廷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带领蜀军从五丈原撤军，后诛杀魏延的杨仪首先陨落。他被削去官职，流放汉嘉，最终自行了断了性命。

在诸葛亮生前，他帐下的魏延和杨仪便早已势如水火。魏延鄙视杨仪，杨仪也仇视魏延。诸葛亮对此了如指掌，但仍不动声色地各取所长，让他们为我所用。

他们二人当时便各自心怀鬼胎，打算在诸葛亮死后争当丞相之位，而经常明争暗斗。

之前，吴主孙权在会见蜀国使节时，询问诸葛亮重臣是何人，在听

到回答后，孙权十分同情孔明：“唉！诸葛亮竟以魏延、杨仪之流作为左右，看来蜀中果然无人了。他夹在两人之间，着实艰难。”

当时孙权便已看清魏延、杨仪的本质，也体会到诸葛亮的无奈。

对于他们二人的人品，诸葛亮生前曾评价：“延矜高，仪狷介。”

因此，在他临终前，并未对二人有所重任，而是将蜀国托付给稳健的蒋琬与费祎。

杨仪之所以在诸葛亮死后不久便落得如此下场，全因其野心膨胀，咎由自取。他除掉魏延后，率领大军返回成都时，一心以为会被朝廷重用。但他发现，最为重用的是蒋琬，自己则只任中军师。杨仪一气之下失去冷静，满腹牢骚并暴露出了自己的野心。最终蜀廷才先发制人，削其官职，流放到汉嘉。

这是诸葛亮死后发生在成都的第一件大事。当失去一个顶梁柱后，无论是国家或家庭，势必会遇到内斗的情况。蜀国自然也难免例外。

蒋琬首先被任为尚书，他不愧是诸葛亮临终前所托之人，处理内外事务十分得当。众人皆对他嘉许：“他虽然才华并不出众，但胜在不骄不躁，身居要位仍举止如常。”

诸葛亮当初之所以推举他，恐怕也正是看上他这种平淡的特色吧。

建兴十三年四月，蒋琬升任大将军、尚书令，原尚书的职位由费祎担任。此外，吴懿被封为车骑将军，统汉中之军。

当时，大部分北征军皆已撤回成都，但仍在汉中保留了大批兵力，汉中仍是蜀国的一处重要前沿。吴懿被派去汉中，便担任此要务。

与此同时，原本蜀国的同盟国东吴却生异变。他们得到诸葛亮的死讯后，便不再掩饰对蜀国的野心。

“东吴若此时不救蜀，恐怕蜀国会被魏国所吞。”

吴国以此为名号，发动数万大军，一直侵入蜀国巴丘。蜀国见状，立刻也发动大军前往巴丘，同时运用外交手段向吴国喊话：“贵国的好意我们收到了。如今我们可以自保，并无危险，还请回吧。”

吴国见蜀国的态度十分强硬，而且大军当前不便得手，自己趁火打劫的意图难以实现。于是便顺势撤军，自行收兵而去。

建兴十五年（公元237年），蜀改元为延熙元年。

蒋琬发动讨魏大军，先到汉中，窥探魏军动向。

先帝刘备的大志便是复兴汉室，入主中原。如今虽然刘备和诸葛亮都已去世了，但蜀国的许多忠诚老臣对此没齿难忘。

蒋琬因知诸葛亮当年陆路出兵时，屡屡被粮道不畅所扰，故建议此次改以水路而进，攻打魏国。但是，蜀廷却反对：“虽然我军可以利用北流之水发兵，顺流而下十分便利。但是一旦需要撤兵，便不得不逆流而上，恐怕过于艰难。”

因此蒋琬水路作战的建议终未被采纳。蜀廷否决了他的建议，也体现出当时朝中百官已不愿再进行远征。

“蜀国究竟是该坚持防守，还是主动进攻？”

一连过了几年，蜀国一直对于这个问题议论纷纷，没有定论。

到了延熙七年（公元244年）三月，魏国认定蜀国势力弱小，可以一战而破。

“此时正是攻蜀良机！”

于是命曹爽为帅，带领数十万人马出长安，打算经骆口（今陕西省，周至县西南），一举拿下觊觎已久的汉中。

但是，蜀军的战斗力仍不减当年。他们在魏军前进途中设伏，使魏军陷入苦战之中。

之后，费祎率援军及时赶到，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县）当地的蜀军准备周详，因此魏军被蜀军据险而战，遭到顽强的抵抗，反而损伤惨重。

“蜀军好生厉害！看来诸葛亮的余威犹存！”

曹爽无奈，只得退兵。

翌年，蜀国蒋琬亡故。

蜀国的贤臣良将原本稀缺，如今又如同晨星一般，随着天际渐明，逐渐消逝。蜀国的命运似乎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牵引，逐渐拉至末路。

蒋琬虽一直未能成为蜀国之相，但他始终恪守诸葛亮遗嘱，不愧是一位忠贞之士。

同年十二月，尚书令董允也相继去世了。董允是蜀廷之中仅次于蒋琬的重臣，素以刚直不阿著称。两位重臣相继去世，令人惋惜不已。

与此同时，随着他们的故去，朝廷中涌起了另一股势力。那就是以宦官黄皓为首的佞臣之流。

这些奸诈小人以为终于轮到他们掌权了。宦官黄皓素得后主宠信，原本便不可一世，如今更无朝中大臣制约，便开始伺机干预朝政。蜀国之中的忠臣良将相继辞世，轮到这帮小人取而代之，插手内政外交，蜀国今后的走势便更为不言而喻了。

不过，虽然蜀廷之上小人当道，但仍有费祎、姜维等人尚在勉力支撑。他们忠心为国，锐意改革，力图扭转蜀国逐渐衰败的命运。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完成诸葛亮的遗志，如此呕心沥血的奉献难能可贵。

虽然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但姜维其自身的缺点却导致了他最终的失败。姜维明知自己并无诸葛亮那般雄才大略，更不及其智谋多端，但他却急于求成，勉力担任自己所不能及的任务，最终反而加速了蜀国的瓦解。

其实，姜维作为一名武将，又得诸葛亮亲授兵法，是其唯一的传人，他完全可以实现更大的个人价值。但是，姜维认为自己唯有一心完成诸葛亮的遗愿，并且因此奋不顾身，才是他最大的人生目标。因此，姜维义无反顾地制定下攻打魏国的计划。他此前一直对凉州地方的羌族采取怀柔政策，如今便打算以羌族作为攻魏的主力军。

姜维在延熙十年（公元247年）秋，率军攻占了魏国的雍州。

魏将郭淮、陈泰奉命迎敌，双方你来我往，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虽

然蜀军一度攻占了几座魏城，但终因被切断了后路，加上许多蜀兵临阵脱逃，最后只得仓促撤兵而归。

此时，蜀国不幸失去了一位重臣，费祎去世了。

在蜀廷之中，唯一能继承诸葛亮之任，担任蜀相之人，朝野首推费祎。因此，当他的死讯骤然传出后，朝廷上下震荡不已，愁云密布。

刚开始，蜀廷还可以封锁费祎真实的死因，久而久之，人们才了解到他死于非命。原来在一个晚宴上，费祎正与众人相谈甚欢，魏国降将郭循却突然将他刺杀而亡。

在费祎死后，蜀国国运的重担便全由姜维一肩挑起。

延熙十八年（公元255年）八月，姜维与魏将王经战于洮西（今甘肃省，临洮县），获得了暌违已久的大捷。此战剿灭了上万魏兵，鲜血将洮西山河染成血红。姜维也因此被封为大将军。

但是，姜维接下来却遭遇了魏军名将邓艾，此战惨败于魏军手下。

尽管姜维少时追随诸葛亮，也一再仿效其作风，最后却只是学其形而未得其神。无论在人格、能力以及先天资质上，姜维与诸葛亮的差距甚远，在战场上尤为体现出来。

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姜维攻入秦川（泛指今陕西、秦岭以北的关中平原地带）。之前魏军刚刚调动了关中的人马，因此正好乘虚而入。

魏将邓艾、司马望却并不与他正面交锋，避其锋芒，无视蜀军的挑衅。姜维耗尽力气也未能得逞，最后只能无功而返。

那厢姜维努力完成诸葛亮遗志，在前线积极进取之时，宦官黄皓等人却一直在朝中营造反战的气氛。

在这种形势下，姜维在前线也屡遭掣肘，难以展开作战。蜀国逐渐滑入危急存亡的边缘。

延熙的年号仅用了二十年，之后又改元为景耀元年。后主刘禅早已厌倦国政，整日只顾迷失于歌舞升平、酒池肉林的糜烂生活。一方面他

本身便昏庸无能，另一方面黄皓之流更助长了蜀帝沉迷享乐。

“唉！蜀国已经国难当头了！”

“长此以往，蜀国便如夕阳西下，没有多少时日了！”

虽然有识之士都在为蜀国的未来嗟叹，但宦官黄皓却仗着皇上撑腰而有恃无恐。

众人之中，唯有姜维一人不怕触怒皇上，几次大胆直谏，希望刘禅能够远离宦官佞臣。

但是，刘禅已经彻底沉迷在声色犬马之中，堕落得如黄皓之流一般糜烂。宛如身在一片烂果堆中，好果子也未免被腐。他醉心于甜言蜜语的陷阱，享受美女悉心的伺候，就连肩上落下一片柳絮，也自有人为他拂去。在动听的丝竹音乐中，舞女婀娜轻摇的细腰中，刘禅整日擎着琉璃杯，满口美酒佳酿，哪里还顾得上国家，更顾不得天下。忠臣良将的直言相劝，被他全然抛在脑后。

“蜀国已成风中残烛，支撑不了多久了！”姜维屡谏无用，只得无奈叹息。

与此同时，魏国也看出蜀国的情势。

“此时不出兵，更待何时！”

景耀六年（公元263年）秋，魏国准备大举侵入，彻底瓦解蜀国政权。魏将邓艾、钟会率领数十万大军，浩浩荡荡攻向汉中。蜀国的前锋不堪一击，迅速溃败。

唯有姜维凭借剑阁天险，为国奋战，不许敌人进犯。但魏将邓艾却领兵突破了阴平之险，迅速席卷汉中，兵临成都城下。

成都消耗了太久的繁华，如今大敌当前，蜀国上下却无能为力。

蜀民原本乐享太平，因此当魏兵涌入到城下时才发现这不是一场梦。他们狼狈地四处逃亡，心中仍然不肯相信：“敌人怎么真打过来了？这怎么可能呢？”

成都守军毫无防备，遭到魏兵一边倒的打击，惨遭蹂躏。老弱妇孺，痛哭悲号，惨不忍睹。富饶的西蜀之中，无论是美轮美奂的高门豪宅，还是璀璨夺目的蜀地文化，在魏军铁蹄的践踏之下，早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蜀国在哭泣，蜀地在颤抖。

蜀国王宫此时陷入一片大乱。

后主刘禅一筹莫展，只会抱着嫔妃哭天抹泪。那些得势的宦官此时也傻了眼，根本不知所措。

魏军气势轩昂，逼近城下，齐声高唱："蜀国已亡！蜀国已亡！"他们逼迫蜀帝自觉开城投降，跪在魏旗之下称臣。

"朕该怎么办？你们谁有办法赶快说啊！"刘禅战战兢兢地召集群臣拿主意。

蜀廷重臣连夜商议，却始终意见不统一。众人吓得面白如纸，毫无生气。

"咱们应该投奔东吴！只要臣等护送陛下的御辇逃到了吴国，将来必有东山再起、重返蜀国的一天！"

"吴国怎么能倚重呢？那个孙权一心想坐收渔翁之利，从不践行同盟之约。如今魏国来袭，他定盼着我国被灭，他好分一杯羹。自从诸葛丞相死后，吴国的野心昭昭，咱们去吴国岂不是去送死！"

"要不咱们逃去南方吧！听说那里的民风淳朴，而且诸葛丞相当年曾广布王道，那些蛮人应该可以保护我们。"

群臣七嘴八舌，意见不一。刘禅听得一头雾水，难以决定。

最后，重臣谯周终于开口，他口齿笨拙，却十分坚定："陛下，世间万物均有始有终，倘若中间有变，仍能想方设法进行挽回。如今蜀国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皆是由诸葛丞相逝世所导致的。如今这个局面已是天命注定，再想改变也只是徒劳无功。臣以为，若陛下投奔吴国，实在行不通，若想去南方避难，也难以力挽狂澜，反而暴露丑态。还望您莫要令先帝御德蒙羞，勿让蜀国徒遗天下笑柄才是。"

"谯周，你这是什么意思？你难道是要朕开城投降不成？"

“臣虽未说出口，但相信陛下已有判断了。此乃天命，除此以外再无其他法子了。”

正当众人面面相觑，不敢言语之时，刘禅却出人意料地开口答道：“好吧！那就依你之见，朕也想不出其他办法了。”

说罢，刘禅紧张的神情也放松下来。蜀廷众臣不禁掩面哭泣，但并没有人出言反对。大家都深知谯周的说法不错，只是在面对亡国之时，人人都陷入了深深的绝望。朝廷之中陷入一片死寂。

关于谯周，还有一段著名的逸事。

建兴初年，诸葛亮尚在时，他得以初任为官。诸葛亮因久闻他的学识渊博，便主动将其举荐给后主。谯周这位农家出身的学者才得以被任为劝学从事。

谯周第一次拜谒后主之时，外表其貌不扬，再加上笨口拙舌，回答起问题时显得十分吃力。不仅如此，他虽满腹经纶，一开口却说了些不得体的话，令满朝文武失笑出声。

“丞相，有官员在廷上肆意出声，有违礼法，是否应惩戒他们失仪之罪？”

有负责整肃朝纲的廷官向诸葛亮报告此事，却被他拦下：“我尚且难以忍笑，何况左右？”

诸葛亮之所以这么做，意思是他自己都难以遵守廷仪之礼，又怎能因此惩罚其他人？实在有悖法理。因此他压下了这桩罪名。

后来，当诸葛亮的死讯传来，谯周连夜便起身离开成都，千里迢迢赶去迎接诸葛亮的灵柩。其他私自去迎灵的官员皆被治以擅离职守之罪，唯有第一个前去的谯周例外。

如今，谯周又独自直谏后主投降，而不为众议所拘。此人确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立刻有人将后主打算投降的消息带到城外。魏国大军一片欢腾，他们一边山呼万岁，一边唱起凯歌，震动成都内外。蜀宫上已升起降旗，

后主刘禅率领满朝文武和后宫嫔妃，打开城门，徐徐走出城外，在魏将邓艾面前宣誓投降，屈辱地向魏国称臣。

蜀国自开国以来，历经二世，总共只有四十三年的历史，如今便已亡国了。

先帝刘备的昭烈庙前，松柏森森在凄风中呜咽；定军山上，诸葛亮的墓前浓雾滚滚，似乎欲遮住他的双目；蜀国的英勇先烈关羽、张飞，还有无数人父人子，多少为国捐躯的赤胆忠魂，此刻身在九泉之下，又怎能瞑目？

为了这片河山，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青山翠柏埋忠骨，只愿蜀国江山能世代永传。如今，山河变色，大地呜咽，耳边响彻的是魏兵进军的踏步之声，蜀国上下，飘荡无数魏旗。

就连蜀地淳朴的老百姓，也人人嗟叹。蜀国怎么亡了？

但是，在蜀廷一致同意对魏投降之时，仍有一人坚决反对。此人的身上流淌着皇族的血液，他是刘禅之子，北地王刘谌。刘谌极力反对投降，坚持要作战到底："儿臣绝不做亡国奴！咱们应该战斗到底，哪怕整座蜀宫都作为陪葬！"

但是，无论他如何鼓动，蜀廷中却无人听从他的话，更无人追随他一同抗击敌人。刘谌失望之下，便带着妻小来到先祖刘备的昭烈庙前，先杀死妻儿，之后自绝而亡。

在蜀汉亡国之时，尚有这位皇子以死殉国，保留了帝国的一线尊严。

与此同时，姜维正苦苦据关而守，与魏将钟会进行对峙。这时，他得到了成都已经投降的消息，同时接到后主要求全军投降的命令。

"降！"

蜀军得知此讯，清楚自己就要成为对方敌军的俘虏，无不痛心疾首。

"功亏一篑啊！我们不服啊！"将士们心中愤恨不已，只得奋力用剑劈砍山石，聊以泄愤。

由此可见，蜀人的斗志尚在。在诸葛亮故去的三十年中，蜀军连年征战，“以攻为守”，积极进取。蜀军如此大无畏的气概令人十分敬佩。

姜维等蜀将的武勇虽值得钦佩，但他们却听不进费祎的忠告，反而一再误国。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们加速了蜀国衰落的进程，可谓自取灭亡。

费祎在世时，曾经对姜维给出金玉良言：“费某虽有些本领，但我深知自己远不及诸葛丞相之才。就连丞相那样的人都未能平定天下，费某便痛恨自己无能，思考自己又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如今看来，我们唯一能做好的，便是守住蜀国河山，严肃法纪，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如此而已。至于对外能否复兴汉室，能否一统天下，恐怕要等到日后，留给诸葛丞相那样的大贤人来达成。我们不能心存侥幸，认为自己可以轻易战胜强敌。这些都请姜将军慎思，我们共勉。”

费祎情深意切，忠告姜维要守住本分。但是姜维却一直抱有远大志向，因此将费祎的劝告抛在脑后。而他究竟是对是错，恐怕有很多人十分认同费祎最后那番言论。

蜀国在历史中短暂存在的这四十三年若谱成一首歌，属于姜维的篇章可能是最为华丽的一曲。他充满了激情，因此即使遵旨投降了魏军，他仍难以长期忍受屈辱。后来姜维起而反抗魏将钟会，被魏军逮捕，与妻儿族人一同惨遭斩首。可能姜维的命中注定，他与魏国不共戴天，不是他斩了魏将，便是将自己的热血染在魏军的刀锋之上。

魏军占领成都后，魏将邓艾拿到蜀国的记录文簿，其中记载道：

共有户二十八万，男女人口九十四万，带甲武士十万两千，官吏四万，仓粮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两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余物在库，不及具数。

蜀国的人口如此众多，财产如此丰富，可见一斑。

但是，蜀国的国力已经相当凋敝，蜀军的斗志也早已不如早年昂扬。后主刘禅走下龙椅，屈尊率领百官出城降魏，订立亡国之盟。如此富饶的蜀国就此灭亡，怎能不令人倍感凄凉？

如果要罗列蜀国灭亡之因，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后主刘禅的昏庸无能，二是杨仪被贬，三是重臣董允、蒋琬相继去世，以及费祎的不幸身亡。如此一系列的变故，最终导致蜀国运势与日俱下。

蜀汉末期，刘禅亲政，宦官黄皓干政，令原本衰败的朝政更加滑向灭亡的边缘。在中国的历史之中，几乎所有朝代在末期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比如宦官当道，以及随之而来的暴政、苛役、享乐至上等现象。蜀国的末期也是如此。

其中，蜀中学者的思想分裂，更加加速了国家的灭亡。他们对诸葛亮制定三国鼎立的国策不以为然，甚至对统一天下也不感兴趣。朝中不仅萌发出厌战的思潮，更是否定之前数年征战的意义。

在这些人中，以闭门造车的杜琼等人为代表。他们不顾前线将士的牺牲，一味搬弄《春秋谶》中的词句，甚至放言："代汉而起者，当涂高也。"

所谓"当涂高"就是暗指魏国。"魏"字有"高台"之意，即为挡路之高台。杜琼虽承蜀国俸禄，却公然宣称魏国将取汉而代之，令人难以置信。

不仅如此，学府中还有人更加危言耸听："先帝名备。备者即为准备之意。如今后主讳禅。禅者禅让之意。看来刘氏江山最终会将帝位禅让给别人了。"

一个国家之中的学者竟有如此言论，国家又怎能不出问题。蜀国早已病入膏肓，而这些流毒只是一时隐而未发而已。

至于后主刘禅在投降之后的生活又有怎样的变化呢？所有投降的蜀国朝臣，皆被委以新官，食魏国厚禄，心甘情愿仕于魏帝。而刘禅则被迁至魏都洛阳，封为安乐公，将他养在府中。

有魏人登门拜访刘禅，探听他的口风："不知您来到魏国之后，日常起居可有任何不便之处？想必您一定思念故乡，时而感伤吧？"

但刘禅却嬉皮笑脸地答道："这个地方太好了！四时宜人，又有无数美味佳肴，我早已乐不思蜀了！"

也许刘禅作为亡国之君，在敌国的土地上只能显示这种淡泊。如若这样，他倒也达到了一个难得的境地，只可惜他原本便贪图享乐，这只不过是他的真情流露罢了。他乐不思蜀只能令人感到可悲。

接下来便进入魏晋更迭的时期了。

蜀国失去了诸葛亮，魏国便能真正高枕无忧。但是，自从国家失去了外患，朝野也逐渐淡忘从前的战端。魏廷上下充满了祥和的气氛，国内便滋生出安逸享乐之风。

初时，这种风气首先体现在上层社会。魏帝在洛阳大兴土木，便是一例。魏都之中不仅建造了昭阳殿、太极殿、总章观等巨殿高阁，还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兴建了崇华殿、青霄阁、凤凰楼、九龙池这等林泉宫苑。为此所召集的工匠就有三万余人，动用的人力更达三十余万。如此劳民伤财的建筑比比皆是。

曹叡原本是一代明君，他为何会由此改变？为何会发展到滥用国库之银，陷入奢靡攀比之陷阱呢？也许这是他生而为人的人性弱点，也可能是文化上的自然循环吧。

无论如何，在耗费了无数人力财力后，这些殿堂楼阁终于落成了。其雕梁之美、华栋之妍、壁瓦之灿、金砖之丽，无不令人头晕目眩，其豪奢雄伟，更是难以名状。

在魏都无限奢华的背后，百姓已经被榨干，街头巷尾充斥着人民不满的怒火。但曹叡却仍不满足，下令继续修缮芳林阁。于是，官吏们奉旨在各地搜刮各种建材，驱使百姓宛如牛马一般搬运物资。

“即使是武祖也未曾如此奢华，驱使民力不止啊！”

曾有公卿直言进谏，但曹叡却充耳不闻，甚至将劝谏之人斩首问罪。

另一方面，自然有人曲意逢迎，讨魏帝的欢心：“人若能吸取日月之精华、天地之灵气，便可永葆年轻，长生不老。陛下只需在长安宫中建柏梁台，设一铜人手捧承露盘，每日三更时分，盆中便会接到北斗所降甘露。这种天浆，又曰甘露，以此与美玉之屑混合调和后，陛下每天服下后便可延寿百年，更可永葆少年颜泽。”

魏帝曹叡竟然接受了这等虚妄之言，并深信不疑，魏国的前途便不言而喻了。

当时的魏国虽然国运依然昌盛，或许是得益于魏廷有众多的良臣谋士。魏国自曹操开国伊始，便不乏文人良将，因此常保国富民强。

在当时的魏廷，司马懿可谓硕果仅存的几位开国元勋之首。司马一族更是都城最为显赫的名门望族。

司马懿死于延熙十四年，亦即魏国之嘉平三年。曹叡赐以国葬之礼，其遗职与勋爵皆由长子司马师继承。不久后，司马师也亡故，便由其弟司马昭继任。

司马昭被封为魏国大将军，权倾一时，威不可挡。魏帝还封他晋王九锡，功高盖主。司马昭死后，其子司马炎继任，此时已进入魏元帝时代。最后，司马炎篡权夺位，自立为王，创建了新王朝。

司马炎便是晋武帝。

自曹操开创魏国，历经五世，共有四十六年的历史。也就是说，蜀国亡国后三年，魏国也亡了。

晋朝夺取了魏蜀的江山之后，便一直觊觎东吴的领土。当时吴主孙权已故，孙皓继位后立刻实行苛政，江南各地不堪重负纷纷起义暴动。吴国所幸还有长江天险可拒外敌，江东丰饶的土地可自给，还有都城建业中的忠臣良将可倚重。晋朝一时难以得手。

但是，吴国的衰败之势也难以避免，在孙皓的暴政之下，吴国历经四世，共五十二年的国运终于走到了尽头。

这时，浩浩荡荡的水旱两路大军便侵入江南。无数旌旗翻滚，只见每面旗上皆有一个斗大的字——“晋”。

三国就此统一，成为晋朝。

(1) 公元227年。